

●卷一

政宣上帙一。

起政和七年七月四日庚寅，尽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

政和七年秋七月四日庚寅登州守臣王师中奏有辽人蓟州汉儿高药师僧郎荣等以舟浮海至文登县诏师中募人同往探问以闻。

先是政和元年朝廷差童贯副郑允中奉使辽人有马植者潜见童贯於路植燕京霍阴人涉猎书传有曰：才能文辞长於智数见契丹为女真侵暴（改作伐）边害益深盗贼[B227]起知契丹必亡阴谋归汉说贯以边事是时童贯奉密旨使觐其国，於是约其来归植数上书奏上喜赐姓李名良嗣蔡京童贯力主之以图取燕时薛嗣昌和诜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蓟并迎合附会倡为北事和诜知雄州以厚赂结纳朔方豪隽士多归之以收燕山图来上。又中山守张杲高阳关安抚吴亦猷议燕云：可取河东经略薛嗣昌得河朔谍人之辞往往润色以希禁密意每陛对论及北事辄请兴师嗣昌。又委代州安抚王机探伺辽人之隙陈攻取之策时武应等州屡来投附机悉接纳。又有王师中全家来忻代上诏令师中知登州以伺其事然未有以发会是年登州奏有辽人船二只为风漂达我驼矶岛乃高药师曹孝才及僧郎荣率其亲属老幼二百人因避乱欲之高丽为风漂至州具言辽人以渤海变乱因为女真侵暴（改作伐）女真军马与辽人争战累年争夺地土已过辽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苏复至兴浑同咸州悉属女真矣。登州守王师中具以奏闻上命中使押诣蔡京第令与童贯议京贯因同具奏国初时女真常奉贡（此二字改作遣使来）而太宗皇帝屡市马女真（改作其地）其後始绝今不。若降诏遵故事以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虚实如何上可之诏登州守臣王师中募人同高药师等赍市马诏泛海以往探问其後通好女真议举兵相应夹攻灭辽国家祸变自是而始。

蔡绦《北征纪实》曰：政和元年童贯副郑允中奉使北虏（改作庭）时虏酋（改作辽主）天祚欲与童贯一相见因使贯觐其国北讨之意已形於此而中外未知也。然其时虏酋（改作天祚）方肆纵欲见贯者但希中国玉帛奇玩而已而中国浸侈亦自是而始故贯所赍奇腆至运二浙休养漆之具火阁书柜床椅之属悉往以遗之相夸。

尚而已贯回其所得珍玩亦甚厚允中以尚书为奉使而贯以节度使为之副皆非故事也。至二年有燕人马植来归上遣承受童师敏赍御笔但书马植二字传旨询问可纳否然马植者已自藏於童贯家矣。植後赐姓李名之曰：良嗣俄。又赐姓赵累迁至修撰虏（改作辽）人以为言中国但谓无有然虏时（改作辽主）已乱虽来索亦不急也。故良嗣得以安良嗣。又时时论辽人事宜以动朝廷。且谓天祚者乃是

弑其祖老国主而自立言多摆阖童贯遂繇登州海道使之以使女真天下之衅自此始焉。

封有功编年曰：政和五年岁次乙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辽李良嗣密遣人来雄州投蜡弹云：天庆五年三月四日辽国光禄卿李诬蔑发嗣谨对天日斋沐裁书拜上安抚大师足下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已来悉登仕路虽披裘食禄（改作食禄北朝）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尧风欲褫左衽（改作投中国）而莫遂其志比者国君嗣位以来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盗贼[B227]起攻陷州县边报日闻民罹涂炭宗社倾危指日可待迺。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删此二字）军民闻之无不惶骇揣其军情无有斗志良嗣虽愚赣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良嗣日夜筹思偷生无地因省易系有云：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语不云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得复汉家衣裳（删得复至此六字）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诚不妄悯恤辙鱼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傥蒙睿旨允其愚恳预叱会期俯伏前去不胜万幸和洗具其事闻奏上令太师蔡京太尉童贯共议可否十日庚辰京与贯奏云：自古招徕国之盛德。又况辽国用兵军民不附良嗣归明故当收留乞敕和洗密谕会期後洗令良嗣会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参上谒洗洗使人掖上厅各具礼赆是日洗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阙十八日丁巳良嗣见於延庆殿上亲临轩慰劳礼优异上问所来之因即奏曰：臣国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远近生灵悉被苛政比年以来有女真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县加之溃卒寻为内患万民罹苦辽国必亡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愿陛下速。

行薄伐脱或後时恐为女真得志盖先动则制人後动则制於人上嘉纳之遂赐姓赵授朝请大夫秘阁待诏。

又曰：朝廷既有意於燕云：而蔡京为国兴利以备兵兴支用仍行香茶盐矾等法令州县立递年租额以最殿考其赏罚守令奉行罔敢少怠。又有和余均余对余衔余以备军食（旧校云：一本无衔余二字）累年於兹民力遂罢所在商人卖法重获厚利朝廷余本元降州县输纳者实未尝得悉为官吏所有天下多故京启之也。。

八月三日戊午登州守王师中既被诏乃选择将吏得七人各借进武校尉差平海军指挥兵船同高药师等行。

二十二日丁丑高药师等下船往女真。

药师等既至彼境北岸相望女真巡海人兵多不敢近船几为逻者所害遂复回。

政和八年正月三日丙戌高药师等回至真州。

高药师至青州还奏谓虽已到彼苏州界望见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守臣崔直躬奏其事，於是上为赫怒专下宣抚司委童贯措置应元募借官过海人并将校

一行并编配远恶委王师中选有智勇能吏再与药师过海体问事宜通女真军前讲买马旧好降御笔通好女真事监司帅臣并不许干预如违并以违御笔论。

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遣武义大夫马政及平海军卒呼延庆同高药师等过海至女真军前议事。

童贯与王师中选马政可委呼延庆善外国语。又办船同将校七人兵级八十人同高药师去女真军前。

太宰郑居中奏乞守盟誓罢遣女真人使。

时太宰郑居中奏乞罢使女真之人。又於朝堂责蔡京曰：朝廷欲遣使入女真军前议事夹攻大辽出自李良嗣欲快己意公为首台国之元老不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庙算。且在昔章圣皇帝与大辽昭圣立誓至今几二百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遂兴此举。且兵者不祥之器势不获已即可暂用昔景德中辽人举国来寇（改作侵）真宗用宰相寇准之策亲征後遣使议和自此守约不复盗（改作入）边者三十九年及庆历中契丹聚兵境上以求关南地为名仁宗用富弼报聘增币观真宗仁宗意不欲动兵恐害生灵坚守誓约至今。

一百十四年四方无虞今。若导主上弃约复燕恐天怒夷（改作民）怨切再熟虑无遗後悔事系宗庙，岂可轻议。又况用兵之道胜负不常苟或必胜则府库乏於犒赏编户困於供役蠹国害民莫过此也。脱，或不胜则患害不测京曰：上厌岁币二十万匹两故有此意居中曰：岁币五十万匹两比之汉世和单于岁尚给一亿九十万西域七年四百八十万则今与之岁币未为失策。又後汉永平初中诸羌反十四年当时用兵用财二百四十亿永和後复经七年用八十万亿。且前古之王岂忍以中国之富填於卢山之壑委於狼望之北哉！盖圣人重惜生民之本也。载在史策非妄言也。京曰：上意已决，岂可沮乎！居中曰：使百万生民肝脑涂地公实使之未知公异日如何也。遂作色而起。

知枢密院事邓洵武。（旧校云：洵武字子常馆之子见清波别志）上书乞守盟誓罢兵保境息民。

邓洵武家《传》曰：时上意颇动欲兴师蔡京谋起燕兵洵武屡折之而蔡京密启於上不令洵武预议洵武乃约童贯到枢密院具以利害晓之贯反说洵武曰：枢密在上前。且承当取商量也。商量得十来年里不要相拗官家上方有意相公如此说话恐为他人所夺语已而笑洵武知京贯之意遂请闲见力陈宗社大计请以上意令京条对。又上奏曰：雍熙中常有此举是时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东赵普在南阳闻之上疏切谏彬美卒无功而还因出赵韩王疏本与曹潘传进读曰：陛下审视今日谋议之臣孰如赵普将帅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练孰如国初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为将百战百胜征伐四克而独於燕云：乃至挫衄况在今日何可轻议。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何以令吾必告敌国乎！诚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

矣。上大悟翼日语京曰：北事难做则休祖宗盟誓违之不祥京色变其议遂寝契丹既衰宰相王黼复为兼弱攻昧之言以动上心洵武复从容为上言曰：自西方用兵禁旅减耗近差郊祀立仗人不能足数使天下常如今日治安固无可言设有风尘之警可为寒心上为之动容因劝上宜保境息民谨备自治无启边衅王凿言当兼弱攻昧臣独谓不。若推亡固存也。方今非独兵势如此而。又财用匱乏民力凋弊人皆知之无取言者臣今取诸路廉访使者所奏去年兵食实数作旁通册。

愿陛下置之御座时赐御览则天下虚实可知。且与强女真为邻孰。若与弱契丹乎！议复止。

枢密之孙邓椿跋曰：右先枢密谏发燕云：事勾龙中丞如渊虽书之恐未信於後世。又尝求汪公应辰跋其尾汪公曰：此段已编入徽考删定实录中矣。冯少卿方手录於家後求其真迹藏於九袭以示子孙先枢密掌兵西府不顺宰相深引太宗赵普曹彬潘美以为龟鉴有死不从既公歿黼始遂前议云：某即公黼即王黼前议即兼弱攻昧之说轻谈之误以致败国事涂炭生灵殆今腥膻河洛者几五十许年（删殆今至此十二字）则兼弱攻昧之说胜也。悲夫。

朱胜非秀水间居录曰：政和末知雄州和诜奏契丹益发燕云：之兵燕民日离叛有董庞儿者。（旧校云：庞归本俱作龙）率众为剧寇契丹不能制蔡京时领三省事侥幸一切之功遂招庞儿许以燕地王之庞儿上表自号扶宋破虏大将军（删破虏二字）董才後归朝赐姓名赵翎者是也。乞遣兵为援期取中国故地京大喜乃更戍朔方陝石之兵命江外州军制袍带欲以冠带新民邓洵武子常知枢密院为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虏（改作贼）之言而欲败百年之盟不可京不听是时童贯以太师枢密院总边事洵武。又为贯言西北虏（改作敌）势强弱不同度我之力能制彼乎！恐兵连祸结卒无已时贯亦不听洵武乃疏伐燕利害二十七条名曰：北伐问目皆有注其一云：出师之名注云：恃此盟誓百年不见兵革绝之必有名以令吾民以告敌国馀类此。又录赵普谏太宗北征疏同奏上皇颇嘉纳北议为之缓至宣和初竟出师矣。董才者易州辽水人少贫贱沈雄果敢号董庞儿募乡兵战女真败绩主将欲斩之才由是亡命山谷遂为盗剽掠州县众至千人契丹患其蹂践才逾飞狐灵邱入云：应武朔斩牛栏监军函其首来献政和七年知岢岚军解潜招降之并其党以闻其表有云：受之则全君臣之大义不受则生胡（改作秦）越之异心上召见董才陈契丹可取之状甚切赐姓赵名翎。

赵普谏伐燕疏（旧校云：按宋文鉴所载此疏题曰：雍熙三年请班师意同语异殊不可解。又云：李焘长编所载此疏亦与此不同）并子附於此疏曰：武胜军节度使臣赵普右臣自二月中伏睹忽降使臣差般粮草及详敕命知相幽州既奉指挥寻行科配非时举动莫测因由迩後虽听捷音未闻成事稍稍克复俄及炎蒸飞乌免粟以犹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师。

老将恐有之臣自此月以来转增疑虑潜思陛下万几在念百姓为心圣略神功举无遗算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东成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愤气四海咸归於掌握十年时致於雍熙唯彼番戎岂为敌对迁徙高举自古难得制之前代圣帝明王无不置於化外任其随逐水草皆以禽兽畜之此际官家（删番戎至此四十四字改作契丹二字），何须挂意，必是有人持同谄佞诬惑聪明因举不急之兵稍涉无名之议非论曲直。且觉淹延将成六月之征颇有千金之费以兹忖度深抱忧虞窃念臣虽寡智谋粗亲坟典千古兴亡之理得自简编百王善恶之徵闻於经史其间祸淫福善莫不如影随形焕。若丹青明如日月尝为大训历代宝之臣读《史记》见汉武时主父偃徐乐严安辈所上书及唐元宗时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销患害立致升平惟虑至尊未能留意医时救弊无出於斯。又闻前事为後事之师古人是今人之则据其年代虽则不同量彼是非必然无异辄思抄录专具进呈伏望圣慈特垂披览谨列逐件如後云：云：伏念臣谬以庸材叨居显位幸逢千年之运深承二圣之知从白屋而上丹霄非由智略出卑僚而登极位只是遭逢恩施何啻於车輿报效不如於犬马粗怀性识常积惊惶所恨者齿发衰残精神减耗既不能献谋阙下。又不能效命军前惟有微诚书章上奏今者伏见朝廷大兴禁旅远伐征戎（改作辄事远征）驱百万户之生灵咸当辇运致数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则何异为鼯鼠而发机将明珠而弹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且於得少之中犹难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别有关心前未见於便宜可垂意於详酌臣。又闻圣人不凝滞於物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理贵变通情无拘执故前圣谓事苦则虑易兵久则变生臣之愚诚深惧於此秦始皇之拒谏终累子孙汉武帝之回心转延宗社如忽迟晚恐失机宜而况旬朔之间便为七月窃虑内地先困边廷早凉北狄（改作地）则弓劲马肥转难擒制中国则民疲师老应误指呼臣今独兴阻众之言深负违天之过辄陈狂瞽抑有其由窃以暮景残光能馀几日酬恩报义正在今时恐劳宵旰之忧甯避僭逾之罪虑希圣听早议抽军聊为七纵之谋别有万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寝膳惠养疲羸长令外户不扃永使边烽罢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暨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

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谓万全臣。又窃料陛下非次兴兵恐因偏听其柰人多献佞事欠防微大凡小人辈各务身谋谁思国计或承宣问皆不直言尽解欺君常忧败事得之则奸邪获利失之则社稷怀忧昨者直取幽州未尝孰为谋者必无成算俱是谎言其於虚实之间此际总应彰露臣既不知头主无以指摘姓名伏望官家寻其尤者特正奸人之罪免伤圣主之明所贵诈伪悛心忠臣尽力共畏三千之法同竖八百之基臣於此时欲吐肺肝先寒毛发惊疑犹豫数日沈思。又念往哲临终尚能尸谏微臣未死争忍面谀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计但缘恩同卵翼命直鸿毛将酬国士之知岂比众人之报投荒弃市甘当此日之诛窃禄偷安不造来生之业惟祈圣明特赐察量更有细微别具子冒犯冕旒臣无任倾心沥胆忧国忘家涕泗旁惶激切屏

营之至子曰：臣滥守藩方聊知稼穡窃见当州管蜀满前多是荒凉户小民贫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县中四县居山验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昨来差配甚觉艰辛伏缘自此直至莫州往来四千馀里或是无丁有税须至雇人般粮每斗雇召之费贱者不下五百元配二万石数约破十万贯钱。且如本户自行费用无多所校乃是二万家之贫户出此十万贯之见钱所以典业卖牛十闻六七其间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加善诱偶副严期自从起发去来已及八十馀日近知内有人户累累私劫乡村皆云：装起军粮未有送纳去处原无口食在取盘缠虽不辨其虚真。又难行於审覆访闻街坊窃议前後说得多般称被契丹围却军营兼被劫却粮草及令寻看皆却隐藏盖缘臣无以知军前事宜只听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不应泄於朝廷柰百姓流言已相传於道路详其住滞必有艰难伏乞圣慈早令停罢更或迟久转费粮储潜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有徭役决定广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边境转广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见理长必因有僭滥之徒奸邪之党但说契丹时逢幼主地有灾星以此为词曲中圣旨不审戎（改作人）情上下幽州俱此生涯土宿照临阙外。（旧校云：字疑域）未可以征讨。若彼能同众意纵恶主以难轻不顺群情无灾星而亦败诚宜守道事贵无私如乐祸以求功窃虑得之而不武此盖两省少昌言之士灵台无绝艺之人而况补缺。

拾遗合专思於规谏天文历算须预定於吉凶成兹误失之尤各负疏虞之罪。若无愆责何戒後來。

邵伯温曰：崇甯中居洛因过仁王僧舍得叶子册故书一篇乃赵中令谏太宗皇帝伐燕疏并子其疏与国史所载大略相似有不同者子，则惟见於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谏云：伯温窃闻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图示中令问所以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图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太祖不语久之曰：卿可谓远虑矣。太祖自此绝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东乘胜欲捣燕蓟时中令镇邓州故有是奏太宗下诏褒其言呜呼中令从祖宗定太平尚以取幽燕为难近时小人窃大臣之位者乃建议结女真灭大辽取幽蓟卒致天下之乱悲夫。

赐进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校勘记。

自苏复至兴浑同咸等州（脱等字）上安抚太师足下（太误作大）自远祖已来（已应作以）良嗣归明（明一作朝）上亲临轩慰劳礼优异（一作慰劳礼毕）呼延庆善外国语。又辨博（辨博误作办船）公何以遽兴此举（遽误作遂）至今一百七十四年（脱七字）上厌岁币五十万匹两（五误作二）。又後汉永平初中（平字衍）。且前古帝王（帝误作之）遂请问日（日误作见）公既歿（误作既公歿）迨今腥膻河洛者（迨误作殆），必是有人附同谄佞（附误作扶）恩施

何啻於车輿（车輿一作辙鱼）可垂意於详酌（垂意一作重失）满前多是荒凉（满一作城）原无口食再取盘缠（再误作在）上下幽州俱此生涯（俱此一作惧其）而况补缺拾遗（缺应作阙）得叶子册故书一编（编误作篇）。

●卷二

政宣上帙二

起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尽十二月二日己卯

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广安军草泽臣安尧臣上书乞寝燕云：兵事

《书》曰：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草泽臣安尧臣谨昧死裁书百拜献於皇帝陛下臣观商高宗尝命傅说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说复於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读至此未尝不掩卷叹息以为天下万几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察堂上远於百里堂下远於千里以九重之深而欲尽於四方万里之远百辟之忠邪贤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顾不难哉！是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纳谏行言听则膏泽下於民天下同臻於宴安之域社稷之利也。臣闻陛下临御之初从谏如流尝下求言之诏曰：言之不当朕不加罪，於是謇谔之士冒昧自竭咸效愚忠而卜金人欲杜塞言路窃弄威柄乃荧误陛下加以诋诬之罪遂使陛下负拒谏之谤於天下久矣。比年以来言事之臣朝奏夕贬天下之人结舌杜口以言为讳乃者宦寺专命交结权臣共唱北伐之议思所以蠹国而害民上自宰执下至台谏曾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咸以前车为戒陛下复何赖焉臣愚以为燕云：之役兴则边隙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此臣所以日夜寒心者也。臣蝼蚁之微自顶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钺使上冒天威必罚无赦臣虽死无悔何惮而不言哉！愿毕其说以献焉臣闻中国内地四夷外也。（删中国至此八字）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盖自古夷狄之於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删盖自至此二十字）圣人以一身寄乎！巍巍之上安而为泰山顾而为累卵安危之机每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来也。则（删安危至此十七字）有天下国家者必固本以释末未尝竭内以事外虽羁縻制御之不失徒使为中国之藩篱而已曷尝与之谋大事图大功俾忧生乎！内也。昔王郁说契丹入塞以击晋兵定人皆以为後患可不鉴哉！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删古者至此十四字）外忧之患吾能固本以释末将贤而虏（改作敌）情即可翦灭其患不及中原泰山之安有足恃者内忧之惧由吾竭内以事外邦本凋残海内虚耗。

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惧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甚可惧也。陛下亦思之乎！方今天下之势危如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术委任奸臣竭生灵之膏血欲奉强胡（改作敌）以取必争之地使上累圣德此亿兆所同忧也。。且天生北狄谓之犬戎投骨於地奋然而争者犬之

常也。今乃摇尾乞怜（删天生至此二十七字添彼字）非畏吾也。盖（删此字）边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删此四字）安得不蓄其锐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将见四夷交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删将见至此十六字）昔秦始皇纒六世之馀烈既并六国南取北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其意非所以卫边地救民死乃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汉孝武资累世之积蓄财力有馀士马强盛务恢封略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结南寇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於用度不足算及舟车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始弃轮台之地下哀痛之诏，岂非圣人之所以悔哉！宋文帝元嘉中自比西汉文景分命诸将经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师因而国蹙陈宣帝纒业之後拓土开疆志大不已遂有吕梁之败江左日蹙力殫财竭旋为隋氏所灭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端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唐太宗定海内时称英主然而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明之役师旅数动百姓疲劳虽未致於祸败然不免有中材庸主之讥明皇开元之际宇内溢如边将邀宠竞图战伐西陲青海之戍辽东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於异域数十万人幽寇乘之天下离溃是皆穷兵贪地好功勤远罔守持盈之道不愿劳民之弊孰。若周宣中兴豸严狃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且止盖不欲弊中国怒远夷（删此三字）也。故享国日久诗人咏其美孝文专务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辍弛以利民与匈奴结和亲後乃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劳百姓是以国富刑清汉祚日永天下归仁孝元亦纳贾捐之议弃珠崖之陋後世以为美谈东汉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报曰：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可谓深达治源者乎！历观前代虽征讨殊类（删此四字）时有异同势有可否谋有得失事有成败然毒四表疮痍兆姓未尝不由好大喜功竭内事外者也。昔人谓国虽大好战必亡故圣人务德不务广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内诸侯而外夷狄（删王者至夷狄十六字）非谓中国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语不通贄币不同种类乖殊法俗诡异（删此八字）居於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险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诚不欲竭内以事外故也。樊哙尝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谓其可斩冯奉世矫诏斩莎车王宣帝议加爵赏萧望之谓矫制违命虽有功不可为法恐後奉使者为国家生事陈汤诛郅支康居匡衡劾其矫制而颺命郝灵筌斩默啜姚崇虑彼邀功者生心三朝不加赏抑有由矣。是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羈縻不绝使曲在彼乃（删此五字）圣王制御夷狄（删此四字）之常道也。在昔东胡避李牧北虏惮郅都南蛮服孔明西戎畏郝比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君臣同体因守边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删在昔至此六十八字）或有侥幸一时为国生事兴造边隙邦宪具在夫何足云

：我宋太祖皇帝拨乱反正躬擐甲冑总熊罴之众当时将相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两州之残寇（删之残寇三字）岂勇力智慧不足哉！盖两州之地犬戎所必争者（删两州至此十字）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锋镝乃置而不问章圣皇帝澶渊之役以匈奴（改作契丹）大举来寇（改作侵）不得已而与战既战而胜乃听其求和遂与之盟逡巡引兵而退盖亦欲固邦本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愿陛下思祖宗积累之艰难监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边隙务守景德旧好慎选忠义智勇之人如李牧郅都者使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扼荷戟而守之无使夷狄（删此二字）乘间伺隙窥我中国（删此四字）上以安宗庙下以保生灵，岂不韪欤臣前所谓燕云：之役兴则边隙遂开者。此也。臣观自古国家之败未尝不由宦者专政时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断而馭之故终至委靡颓弊倾覆神器不可枝梧而後已大抵此曹手执帝爵口衔天宪则臣下之死生祸福在焉出入卧内靡间朝夕巧於将迎则君心为之必移况隆以高爵分以厚禄加之以信任以资其威福之权哉！我宋开基太祖皇帝鉴前世之弊务行划革内。

品供奉不过二十人徒使供门户扫除之役宝元以後员数倍增禄廩从优咸平至和中洛苑使秦之翰雷有功因讨王均之乱既而有功授以思州刺史自後刘保信等初无纤毫功咸起侥幸之心乃樊援前文遂皆遥领团练刺史议者否之继以明道制命出於帟幄威福假於宦寺斜封墨敕授之匪人委用渐大兹风一靡先朝之典制尽废当时台谏以死争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数不知其几但见腰金拖紫充满朝廷处富贵之极忘分守之严专用设备总威权决议中禁蔽九重之聪明擅四海之生杀怀谄谀之心巧媚曲求者则举而登用励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则旋见排斥以致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府第罗列大都亲族布满丹陛南金和璧冰绶雾之积富侔天子嬙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僭拟後宫狗马饰凋文土木被缙绣更相援引同恶相济一日再赐一月累封爵禄极矣。田园广矣。金缯溢矣。奴婢官矣。缙绅士大夫尽出其门矣。非复向时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皇纲何由而振邪是以贤才嗟々志士穷栖莫此为甚昔人谓宦者专而国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贱士无官守言责不敢纤悉条具上渎圣聪请以误国之大者童贯而论之臣谨按贯起自卑微本无知谋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机密自出师陕右已弥岁矣；专以欺君罔上为心虚立城砦妄奏边捷以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将吏以植私党交通馈遗鬻官爵超躐除授紊乱典常有自选调不由荐举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资格而得防团者有放逐田里不应甄叙而擢登清禁者有托儒为奸懵不知书而任以兰省者或陵德鲜礼不通世务徒以家累亿金望尘下拜公行贿赂而致身青云：者比比皆是或养骄恃势不知古今徒以门高阀阅摇尾乞怜侥幸请托而立登要津省纷纷接踵一时鲜廉寡耻之人争相慕悦侵渔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戍战士冒石伤弓生有金帛之赐死有褒赠之荣自法权归贯纷更殫尽战伤之卒秋毫无所得死者。又诬以逃亡之罪赏罚不明兵气委靡凯还未歌书

品已崇庖人厮卒扫门执鞭之隶冒功奏赏有驯致节钺者名器一何轻哉！山西劲卒贯尽选为亲兵实自卫也。方战伐之际它兵躬行阵之劳班师之後亲兵冒无功之赏意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憾而陛下恬然不顾也。贯为将帅每得内帑金帛以济军需悉充。

私藏乃立军期之法取偿於州县依势作威倚法肆贪暴征横敛民不堪命将士为之解体贯方。且意气洋洋自为得计凶焰勃然台谏之臣间有刚毅不回之士爱君忧国一言议及则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归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谓贯深结蔡京同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共唱北伐之议经营之久国既匱乏乃更方田以增常税均余以充军储茶盐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饥谨迫之以重敛其势必无以自全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则赤子膏血不为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兹毒蠹久矣。其贫至矣。养生送死不足之恨亦深矣。昔人谓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臣愚深恐无恒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起不肖之心其患有至於不可御者。又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积怨气天心悯焉非朝廷福也。刘十谓自古宦者预军政未有不败国丧师者其言载之青史虽愚夫愚妇莫之或非陛下佞优游不断异时不固稔萧墙奸生帟幄追悔何及伏愿陛下扩天日之明塞阴邪之路制侵袭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使安其分可也。史臣亦谓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於女祸陛下何苦匿之此臣愚所不识也。恭惟陛下以社稷为心以生灵为念思祸患於未明之机戒其所当戒更其所当更断自宸衷决而行之无恤邪论之纷纷天下幸甚臣前所谓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禄沐浴陛下膏泽久矣。当此之时人各隐静以言为讳臣独辄吐狂直上触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祸从计行而身戮盖痛纪纲之坏生灵之困变乱将起社稷将危忠愤所激有不能自己不识陛下能赦之否臣闻唐贞观时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情文皇厌之欲加谪黜魏郑公谏曰：古者立谤木欲闻己过封事其谤木之遗乎！陛下思闻得失当咨其所陈言而是乎！为朝廷之益非乎！无损於政帝悦皆劳遣之今臣非望陛下之劳遣愿陛下咨其所陈摭其实而行之使纳谏之君不独专美於前代臣子之至愿也。惟陛下裁之呜呼犯颜逆鳞者人臣之尽忠广览兼听者圣人之盛德臣之所以自处者可谓忠矣。陛下所以处臣宜何如焉愿少缓天诛庶开忠谏之路永保无穷之基佞，或不容身首异处取笑士类臣亦不恤也。臣无任昧死俯伏听命之至臣尧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童贯上平燕策。

蔡绦《北征纪实》曰：是岁童贯上平燕策大抵谓云：中根本也。燕蓟枝叶也。当分兵挠燕蓟而後以重兵取云：中其语汗漫无取盖时贯尚未有名士大夫从之加以缘饰其奸尔。

八月四日甲寅马政同呼延庆等行。

马政同高药师等行赍礼物令见女真酋领（改作国主）再议旧好复依建隆雍

熙以来卖以事次可附口诏传宣抚问迤邐议及夹攻大辽事脱或有意可言次遣使来议须密谕之遂就登州乘平海军船去。

九月二十九日戊午圣旨将安尧臣书送尚书省众议以闻。

闰九月九日戊辰马政等下船达北岸。

马政与高药师下海达北岸为逻者所执夺其物屡欲杀之药师辩论再四得免遂缚以行。

二十七日丙子马政等至女真所居阿芝（改作安扎）川涑流（改作拉林）河

。马政被缚行经十馀州方至其酋（改作国主）所居阿芝（改作安扎）川涑流（改作拉林）河约三千馀里其用事人曰：粘罕（改作尼堪）曰：阿忽（改作阿呼）曰：死室（改作乌舍）皆呼郎君请问遣使之由政对以先是贵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时常遣使来买马今来主上闻贵朝攻陷契丹五十馀城欲与贵朝复通前好兼自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吊伐以救生灵涂炭之苦愿与贵朝共伐大辽虽本朝未有书来特遣政等军前共议。若允许後必有国使来也。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与粘罕（改作尼堪）阿忽（改作阿呼）兀室（改作乌舍）共议数日遂质登州小校王美刘亮等六人而遣使同马政来。

十一月己酉朔是日改元重和元年。

十三日辛酉以安尧臣上书颇有可采除承务郎。

是日御批云：（旧校云：是见周辉清波别志）比缘大臣建议恢复燕云：故地安尧臣远方书生（能陈）历代兴衰之迹达於朕听臣僚咸谓毁薄时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窜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谏之士不当置之典刑议加爵赏论未允朕独何私契勘安尧臣崇甯四年已曾许用安遗表恩泽奏补因得责降遂寝不行今虽未复旧官可特与追复正奉大夫遗表恩泽令吏部检元状先次补尧臣尚书吏部恭奉御笔比缘大臣云：云：本部寻检到崇甯四年七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故特进安妻清河郡夫人张氏陈乞补。

尧臣状详覆遵依御笔施行故追复正奉大夫遗表恩泽与亲侄尧臣文资右拟补承务郎广安军事家在哲宗朝为枢密使主上即位之初其子郊尝指斥乘輿有不欲立上之语後为族人所告敕令合州根治既得其实郊论弃市去十官至是复正奉大夫。

十二月二日己卯马政同女真人渤海李善庆等来。

女真发渤海人一名李善庆熟（删此字）女真一名（改作二人）小散多（改作小索多）生女真一名（删此五字）勃达（改作布达）共三人赍国书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为贄同马政等俾来还礼朝覲（删此二字）以十二月二日至登州遣诣京师。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校勘记。

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一作古者夷狄忧在内不在外）乃贪利而欲广大也。（利误作戾）其兼从西结南寇（一作其兼从西国结党南寇乃表河曲），岂非圣人之所以悔哉！（圣人一作仁圣以字衍）不顾劳民之弊（顾误作愿）追至太原（至误作之）乃背约入盗边令备守（误作入盗令边备守）保其有者安（保误作有）习俗诡异（习误作法）三朝终不加赏（脱终字）而严军高垒（脱严字）闭关据据（据才一作才险）则君必为之密移（密误作必）资品已崇（资误作书）养生送死之憾（憾误作恨）思祸患於未萌之机（萌误作明）人各隐静以言为讳（静一作情）臣亦所不恤也。（脱所字）俾来朝覲还礼（误作还礼朝覲）。

●卷三

政宣上帙三。

起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尽其日。

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金人李善庆等至京师。

是日李善庆等入国门馆於宝相院上令蔡京童贯邓文诰见之议事诏补善庆修武郎小散多（改作小索多）从义郎勃达（改作布达）秉义郎给全俸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删此二字）讹为女真本高丽朱蒙之遗种（删本高至此八字），或以为黑水之种（改作部）而渤海之别族三韩之辰韩其实皆东夷之小国（删其实至此八字）至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鸭绿水之源。又名阿术火取其河之名。又曰：阿芝川来流河（删。又名至此十八字）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建号曰：皇帝寨至改曰：会甯府称上京东濒海南邻高丽西接渤海铁离北近室韦《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盖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无大君长其聚落（删此七字）各有酋豪（改作首领）分治之隋开皇中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拆皆为战斗之状文帝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删文帝至此十八字）唐贞观中太宗征高丽佐之战甚力驻蹕之败高延寿高惠真以众及兵十馀万来降太宗悉俾纵之独坑三千人（删驻蹕至此三十四字）开元中其酋（改作长）来朝拜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迄唐世朝献不绝（删此七字）五代时始称女真後唐明宗时常寇（改作入）登州渤海击走之（删此三字）契丹阿保机（改作安巴坚）乘唐衰乱开国北方并谷诸番二十有六女真其一焉阿保机（改作安巴坚）虑女真（删此二字改作其）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改作哈斯罕）所谓熟女真者是也。（删所谓至此八字）自咸州之东北分界入山谷至於粟沫江中间所居隶属咸州兵马司者许与本国往来非

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删非熟至此十字）居粟沫之北甯江之东北者地方千馀里户口十馀万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为酋（删此字）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删则至此六字）。又有极边远而近东海则谓之东海女真多黄发鬢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删多黄至此十六字）其人戇朴（删此二字）勇鸷不能辨生死（删此五字）女真（删此二字）每出战皆被以（删此字）重札金甲前驱名曰：硬军种类虽一（删此四字）居处绵远不相统属自相残杀（删此四字）各争（改作为）。

长雄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土产名马生金大珠人参及蜜蜡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海东青兽多牛羊麋鹿野狗白鼯青鼠貂鼠花果有白芍药西瓜海多大鱼螃蟹冬极寒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之（删多衣至此十二字）皆以厚毛为衣非入屋不彻稍薄则堕指裂肤盛夏如中国十月西北白云：中至燕山数百里皆石坡地极高去天甚近东有苏扶等州与中国青州隔海相直多大风风顺隐隐闻鸡犬声（删多大至此十一字）其人则耐寒忍饥不憚辛苦食生物勇悍（删此字）不畏死其性奸诈贪婪残忍贵壮贱老（删其性至此十二字）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浮马而渡精射猎每见鸟兽之踪能蹶而推之得其潜伏之所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添一而字）射而啖（删此二字）之但存其皮骨嗜酒而好杀醉则缚而候其醒不然杀人虽父母不辨也。（删但存至此二十七字）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人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删此二字）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奉佛尤谨以牛负物或鞍而乘之遇雨多张牛革以为御无仪法君臣同川而浴肩相攀於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删无仪至此五十三字）饮宴宾客尽携亲友而来及相近之家不召皆至客坐毕主人立而侍之至食罢众客方请主人就坐酒行无算醉倒及逃归则已（删此七字）其衣布好白衣短巾左衽妇人辮发盘髻男子辮发垂後耳垂金环留脑後发以色丝系之（删耳垂至此十三字）富者以珠玉为饰衣黑裘（旧校云：一作木棉）细布貂鼠青鼠狐貉之衣贫者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删贫者至此十三字）其饮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P以茺萸（删以半至此二十四字）食器无瓢陶无匕箸皆以木为盆春夏之间止用木盆贮（删此三字）鲜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小木杓子数柄回还共食（删随人至此十九字）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亦冷饮却以木盛饭木宛盛羹下饭肉味与下粥一等饮酒无算只用一木杓子自上而下循环酌之（删饮酒至此十八字）炙股烹脯以馀肉和菜才寿白中糜（删此三字）烂而进率以为常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右膝蹲左膝着地拱手摇肘动止於三为拜其言语则谓好为感（改作赛堪）或。

为赛痕（改作赛音）谓不好为辣撒（满洲语邈邈也。辣撒改作朗色）谓酒为勃苏（蒙古语好酒也。苏改作博达喇苏）谓拉杀为蒙山（满洲语挺也。花不辣改作斡布噜）谓敲杀曰：蒙霜（解见上 蒙霜改作穆克珊）特姑（满州语已打之谓 特姑改作坦塔哈）。又曰：洼勃辣孩（满洲语令其杀之也。洼勃辣孩改作斡布哈）夫谓妻为萨那罕（改作萨尔罕）妻谓夫为爱根（改作额伊根）其节序元日则拜日相庆重午则射柳祭天其人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以草一青为一岁（删其人至此二十三字）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之（删贫者至此四十三字改作贫者归）後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贵游子弟及富家儿月夕饮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往返即载以归不为所顾者至追逐马足不远数里（删贵游至七十七字）其携妻归甯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乐，则惟鼓笛其歌有鹧鸪之曲但高下长短鹧鸪二曲而已（删但高至此十一字）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以禳之或车载病人之深山大谷以避之其（删病则巫至此二十四字）死亡（删此字）则以刃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槨（删以刃起至此二十一字）贵者生（删此字）焚所宠奴婢（删此四字）所乘鞍马以殉之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其道路则无旅店行者悉主於民家主人初则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饮食而纳之苟拒而去之则馀家无复纳者其市易，则惟以物博易无钱无蚕桑无工匠屋舍车帐往往自能为之其姓氏则曰：完颜（谓王删注二字）赤盏（谓张删注二字赤盏改作特嘉）那懒（谓高删注二字那懒改作纳喇）排摩（改作费摩）曰：独斥奥敦（改作鄂通）纥石列（改作赫舍理）秃丹（改作图克坦）{浦女}由（改作巴延）满酿剌梦陀曼（改作图伞）温迪掀（改作温特赫）棹索拗兀居尼漫（改作尼玛）古棹角（改作哈珠嘉）阿审（改作阿克占）孛术律（改作博多哩）兀毯孛术律（改作富珠哩）遇雨隆晃兀（改作洪果）独顶（改作通吉）阿迭（改作阿达）乌陵（改作乌凌阿）蒲察（改作富察）乌延（改作乌页）徒单（改作图克坦）仆散（改作布萨）温敦（改作温屯）庞古（唐时初称姓至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酋领每酋领有一姓通有三十姓 庞古改作蒙古删唐时至至七字酋改作首）其官名则以九曜二十八宿为号曰：谙版孛极列（大官人 谙版孛极列改作安班贝勒）孛极列（官人 孛极列改作贝勒）其职曰：忒母（万户 忒母改作图们）萌报（千户 萌报改作明安）毛可（百人长 毛可改作穆昆）蒲里偃（牌子头蒲里偃改作富埒晖）勃极列（改作贝勒）者统官也。犹中国言总管云：自五十户勃极列。

（改作贝勒）推而上之至万户勃极列（改作贝勒）皆自统兵缓则射猎急则出战其宗室皆谓之郎君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虽卿相尽拜於马前郎君不为礼役

使如奴隶。又有号阿卢里（改作阿喇勒）移赉孛极列（改作伊拉齐贝勒）粘罕（改作尼堪）为元帅後虽贵亦袭父官而不改其号其法律吏治则无文字刻木为契谓之刻字赋敛调度皆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杀人剽劫者掎其脑而死之其仇家为奴婢其亲戚欲得者以牛马财物赎之其赃以十分为率六分归主而四分没官罪轻者决柳条或赎以物贷命者则割耳鼻以志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於其中税赋无常遇用多寡而敛之法令严杀人取民钱重者死其他罪无轻重悉决柳条笞背不杖臀恐妨骑马罪极重者鞭以沙袋守一州则一州之官许专决守一县则一县之官许专决凡有官者将决杖之廊庑赐以酒肉官尊者决於堂上已杖视事如故其用兵则戈为前行人号曰：硬军人马皆全甲刀自副弓矢在後设而不发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过七斗箭簇至六七寸形如凿入辄不可出人携不满百队伍之法伍什伯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伯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伯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斗战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货之半凡为将皆自执旗人视其所向而趋自主帅至步卒皆自执无从者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人不闻声其密如此将行军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师还。又大会问有功高下赏之以金帛。若干举以示众，或以为薄复增之初叛之时率皆骑兵旗帜之外各有字记小大牌子系马土为号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二十人金装重甲持棍枪後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後结队而驰击之百步之内弓矢齐发中者常多胜则整队而缓追败则复聚而不散（删此七字）其分合出入应变。若神人自为战则胜辽国沿边置东京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汤河兵马详稳（改作袞）司东北路统军司分隶之至老主道宗避宗真庙讳改曰：女直辽主岁入秋山女真尝从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职也。辛苦则在前逸乐则不与然时为边患或臣於高丽或臣於契丹叛服不常（删或臣至此十四字）辽国谓之道縻酋（改作道）而已本朝建隆二年始遣使。

来贡方物多名马貂皮自此无虚岁或一岁再至雍熙中来诉契丹置三栅屯兵绝其朝贡之路乞遣兵平之真宗为降诏抚谕而不发兵。又尝讼高丽诱契丹侵其疆高丽陈言女真贪残不可信（删主丽至此十一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丽过其国乃与高丽合拒契丹女真众才一万而弓矢精强。又善为冰城以水沃而成冰坚不可上契丹大败丧师而还至仁宗朝遂不复通中国先是建隆以来熟女真由苏州泛海至登州卖马故道犹存元丰五年诏先朝时女真常至登州卖马後闻马行假道为高丽截隔岁久不至今朝廷与高丽往还可降诏敕王徽如女真愿市马中国者许假道而女真之使卒不至其初酋（改作部）长本新罗人号完颜氏完颜犹汉言王（旧校云：此下别本有女真以其练事以七字）为首领完颜之兄弟三人一为熟女真酋（改作部）长号万户其一适他国完颜年六十馀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馀生二子其长即胡来（改作呼兰）也。自此传三人至杨哥（改作英格）太师以至阿骨打（改作阿固

达)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身长八尺状貌雄伟沈毅寡言笑顾视不常而有志能用其人稍稍并吞傍边部族或说以诱纳叛亡或加以盗藏牛马好则结亲以和取之怒则加兵以强掠之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外则多市金珠良马岁时进奉赂遗以通情好如此者十馀年道宗末年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来朝以悟室(改作乌舍)从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愤甚拔小佩刀欲事之悟室(改作乌舍)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止得其柄胸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劝诛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远人不可杀,或以王衍纵石勒张守赦安禄山终致後害为言亦不听卒归之天祚嗣位(天祚辽国第九代耶律延禧号天祚)立未久当中国崇甯之间漫用奢侈宫禁竞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来榷场相贸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绝其下谓中国倾府库以市无用之物此为我利而中国可以困恣听之而天祚亦骄汰遂从而慕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弹子小者。若梧子皆出辽东海汉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昼则珠必大熟乃以十月方采取珠蚌而北方甚寒九十月则坚冰厚已盈尺矣。凿冰没水而捕之人以为病焉。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嚙。又有俊鹞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俊鹞而得天鹅则於其嚙得珠焉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

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馀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後得其後女真不胜其扰加之沿边诸师如东京留守黄龙府尹等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敛拜奉礼物各有等差所司嬖幸邀求百出。又有使者号天使佩银牌每至其国必欲荐枕者则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室女侍之後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删。又有至此六十四字)女真浸忿由是诸部皆怨叛潜附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咸欲称兵以拒之天庆二年春天祚混同江钓鱼旧例诸国酋(删此二字改作部)长尽来献方物宴会犒劳使诸酋(改作部)长歌舞为乐至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但端立正视辞以不能天祚谓萧奉先曰:阿骨打(改作阿固达)筵上意气雄豪可托一边事杀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谏而止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自宴渔河归即怀异志疑辽见伐粘罕(改作尼堪)曰:迎风纵棹顺坂走丸祝至速矣。不如乘其无备先并邻国聚众为备以待其变,於是并东濒西渤二海部方向盘和粘罕(改作尼堪)骨舍(改作古绅)兀室(改作乌舍)为谋主参与论议以银珠割(改作尼楚赫)移烈(改作伊兰)娄宿(改作罗索)母(改作栋摩)等为将帅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有度量善谋粘罕(改作尼堪)善用兵好杀(删此二字)骨舍(改作古绅)刚毅而强忍(粘罕兄事骨舍在内则骨舍坐粘罕上在外则粘罕坐骨舍上 注粘罕均改作尼堪骨舍均改作古绅)兀室(改作乌舍)奸猾(改作通变)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改作萨满)珊蛮(改作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改作尼堪)之下皆莫能及大抵数人皆黠虏也。(删此八字

）天庆四年率兵叛辽会集各部全装军二千馀骑首犯（改作击）混同江之甯江州攻（删此字）破之杀戮无噍类（删此五字）大败渤海之众获甲马三千。又败萧嗣先於出河店（改作珠赫店）。又败涑流（改作拉林）河黄龙府咸州好草峪四路都统诛杀不可胜计丁壮即加斩截婴孺贯槩上舞为乐所过赤地无馀（删丁壮至此二十一字）侵并诸路金拣强人壮马充军遂有铁骑十万馀天祚下诏亲征粘罕兀室（改作尼堪乌舍）伪请为卑哀乞降者既示众反以求战书上之一祚大怒下诏有女真作过大军尽底翦除之语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聚诸酋（改作部）以刀面仰天哭曰：始与汝辈起兵共苦契丹残扰而欲自立国尔今吾为。若卑哀请降，庶几免祸顾乃尽欲翦除非人人效死战莫能当也。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可以转祸为福诸酋（改作部）皆罗拜於帐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从以死拒之天。

祚率番汉兵十馀万车骑亘百里鼓角之声旌旗之色震耀原野自长春路分路而进与女真兵会女真乘契丹未阵急击之天祚大败众军溃走遂攻掠庆饶等州陷东京黄龙府。又陷苏复渤海辽阳所管五十四州杀戮汉民计数百万（删此八字）。又渡辽长春两路大肆并吞意（删此五字）有杨朴者铁州人少第进士累官至秘书郎说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曰：匠者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师者人之模范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创兴师旅当变家为国图霸天下谋万乘之国非千乘所能比也。诸部兵众皆归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愿大王册帝号封诸番传檄响应千里而定东接海隅南连大宋西通西夏北安远国之民建万世之基兴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祸如发矢大王如何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大悦吴乞买（改作乌奇迈）等皆推尊杨朴之言上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尊号为皇帝国号大金以水名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删以水至此十七字）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故曰：大金（删此四字）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旧校云：以水名至此皆小注误入正文）改元收国令韩企先训字以王为姓以为名杨朴。又称说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或求大国封册遣人使大辽以求封册其事有十乞徽号大圣大明者一也。国号大金者二也。玉辂者三也。袞冕者四也。玉刻印御前之宝者五也。以弟兄通问者六也。生圻正旦遣使者七也。岁输银绢十五万两匹者八也。（盖分大宋岁赐之半）割辽东长春两路者九也。送还女真阿鹞产（改作阿古齐）赵三大王者十也。天祚付南北院大臣会议萧奉先等悉从所请遂差静江军节度使奚王府监军萧习泥烈（改作实讷埒）翰林学士杨勉充封册使副归州观察使张孝伟太常少卿王甫充庆问使副卫尉少卿刘充管押礼物官将作少监杨邱忠充读册文官册文云：（旧校云：此文见金小史）朕对天地之闳休荷祖宗之丕业九州四海属在统临一日万几敢忘重慎宵衣为志嗣服宅心眷惟肃慎之区实界扶馀之俗土滨巨浸财布中区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构碧云：袞野固宜挺於巨植物告发飞箱畴不推於绝驾章封屡报诚意交孚载念遥芬宜膺多馘是用遣萧习泥烈（改作实讷埒）等持节备礼策为东怀国

至圣至明皇帝呜呼义敦友睦地列丰腴惟信可以待人惟宽可以驯物戒哉！钦哉！式孚于休玉辂与象辂御宝玉刻东怀国印到其国杨朴以册文非是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大怒鞭其使却回之。

大宋政和七年有苏复州民百馀户避乱泛大海至登州登岸具言其由登州具奏诏蔡京童贯议选使通好岁遣使命往来议事结盟夹攻大辽复取燕云：故地以致用兵兆乱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校勘记。

并吞诸国（吞误作谷）至於粟沫江（粟一作束）居粟沫之北（居一作自）甯江之东北者（者字衍）。又有极边远（。又有二字衍）各争雄长（误作长雄）能蹶而摧之（摧误作推）客坐食主人立而待之（食误作毕待误作侍）其衣布好白衣短巾左衽（一作其衣服则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食器无瓢陶无匕（匕应作）冬亦冷饮（冷误作冷）木盆盛羹（盆误作宛）则以刃额（误作）其家人为奴婢（家人误作仇家）小大牌子系马上为号（上误作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全误作金）至辽主道宗朝（辽误作老脱朝字）後闻马行道径为高丽截隔（道径误作假道）即怀异志疑辽见伐（即一作渐）签拣强人壮马（签误作金）。又渡辽东长春两路（脱东字）北安远国之民（远一作辽）玉辂与象辂御宝玉刻东怀国印到其国（宝下玉字衍）。

●卷四

政宣上帙四。

起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尽宣和三年正月。

三月丁未朔改元宣和。

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差归朝官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忠翊郎王环充使赍诏书礼物与李善庆等渡海聘金国。

先是归朝官赵良嗣赵有开议报聘女真仪良嗣欲用国书礼有开曰：女真之酋（改作长）止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属何必过为尊崇（删常慕至此十四字）止用诏书足矣。问善庆如何善庆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择之，於是是有开与善庆等至登州未行有开死会河北奏得谍者言契丹已割辽东地封女真（改作阿骨达）为东怀国主。且妄言女真尝祈请契丹修好诈以其表闻，於是罢使人之行止差呼延庆等用登州牒遣李善庆等归。

六月三日戊寅呼延庆至女真军前为女真所留。

呼延庆至金人军前其国主与粘罕（改作尼堪）等责以中辍。且言登州移文行牒之非呼延庆答云：本朝知贵朝与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缘疾告终即延

庆与贵朝使人同议欲得早到军前使人既死遂权令登州作移文赍走前来使人与书不来自有此故。若贵朝不与契丹通好即朝廷定别有使人共议切望明察言之不听遂拘留呼延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真遣呼延庆回。

呼延庆既被留数见国主执其前说再三辩论纷累日而国主与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议论复遣呼延庆归临行语云：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议夹攻匪我求尔家尔家再三渎吾家吾家立国已获大辽数郡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遣使人报聘者欲交结邻国不敢拒命暨闻使回不以书示而以诏诏我已非其宜使人虽卒自合复差使人止令使臣前来议事尤非其礼足见中辍本欲留汝念过在尔朝非卿罪也。如见皇帝。若果欲结好同共灭辽请早示国书。若依旧用诏定难从也。。且大辽前日遣使人来欲册吾为东怀国者盖本朝未受尔家礼之前常遣使人入大辽令册吾为帝取其鹵簿使命未归尔家方通好後既诺汝家而辽国使人册吾为至圣至明皇帝当时吾怒其礼仪不全。又念头与汝家已结夹攻遂鞭其来使不受法驾用本国守尔家之约不谓贵朝如此。

见侮卿可速归为我言其所以国主遂起翌日呼延庆辞归持其书来云：契丹讲好不成请复别遣人通好。

二十六日戊戌呼延庆离女真军前。

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庆回到京师。

是日庆入朝奏言女真所言之事赍到女真文字报与遣使大辽讲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师中遣其子环同呼延庆赴阙见童贯议事。

三月六日丙午诏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赵良嗣由登州往使忠训郎王环副之议夹攻契丹求燕云：地岁币等事。

时童贯受密旨借其外势以谋复燕诏赵良嗣王环充使副由登州以往用祖宗故事以买马为名因约夹攻契丹取燕云：故地面约不赍书唯付以御笔。

赵良嗣燕云：奉使录曰：宣和二年春二月诏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女真忠训郎王环副之以计议依祖宗朝故事买马为名因议约夹攻契丹取燕蓟云：朔等旧汉地复归於朝廷元奉密旨令面议别不曾赍文字前去三月二十六日自登州泛海由小谢基（小谷云：基疑作矾地近成岛）末岛棋子滩东城会口皮囤岛四月十四日抵苏州关下会女真已出师分三路趋上京良嗣自咸州会于青牛山谕令相随看攻上京城破遂与阿骨打（改作阿固达）相见於龙冈致议约之意大抵以燕京一带本是旧汉地欲相约夹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本朝取燕京一带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令译者言云：契丹无道我已杀败应系契丹州域全是我家田地为感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汉地特许燕云：与南朝候三四日便引兵去良嗣对契丹无道运尽数穷南北夹攻不亡何待贵国兵马来西京甚好自今日议

约既定只是不可与契丹议讲和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间事怎生和得便来乞和须说与已共南朝约定与了燕京除将燕京与南朝可以和也。良嗣对今日说约既定虽未设盟誓天地鬼神实皆照临下不可改也。食罢约八上京看契丹大内居室相与上马并辔由西偏门八并乘马过五釜宣政等殿遂置酒於延和楼良嗣有诗云：建国旧碑胡日暗兴王故地野风乾回头笑谓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釜遂议岁赐良嗣许三十万却云：契丹时燕京不属南朝犹自与五十万如今与了燕京如何只三十万。

辩论久之卒许契丹旧数良嗣问阿骨打（改作阿固达）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则并西京是也。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西京地本不要止为去阿适（改作阿古）须索一到（阿适天祚小字 注改作阿古）。若了阿适（改作阿古）也。待与南朝良嗣。又言平营本燕京地自是属燕京地分高庆裔云：今所议者燕地也。平滦自别是一路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书约已定更不可改本国兵马已定八月九日到西京使副到南朝便教起兵相应辄归。且言缘在军上不及遣使前去止以事自一纸付良嗣回约女真兵自平州松林趋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趋白沟夹攻不可违约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以二百骑护送东归过铁州遣人走马追及别有事商量请使副回相见良嗣回至女真所居阿木火（改作阿勒楚喀）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言本约到西京以兵相应却为牛疫死。且回候来年约日同举为之（删此二字）恐失信请使副见杨朴谕云：郎君们意思不肯将平州画断作燕京地分此高庆裔所见如此须着个方便后来与粘罕（改作尼堪）议事谕以两朝议约既定务在明白庶免异时计较粘罕（改作尼堪）问有几事对以将来举军之後北兵不得过松亭古北榆关之南免致两军相见不测纷争此最大事一也。其地界至临时可以理会。且先以古北松亭及平州东榆关为界此其二也。要约之後不可与契丹讲和此三也。西京管下为恐妨收捉阿适（改作阿古）道路所有蔚应朔三州最近於南界将来举兵欲先取此三州其馀西京归化奉圣等州侯了阿适（改作阿古）回日然後交割四也。两国方以义理通好将来本朝取了燕京却要系官钱物此无义理可便除去五也。事定之後当於榆关之东置榷场六也。（榆关在平州之东臣屡以榆关为言者盖欲包平州在内地）粘罕（改作尼堪）云：所言都好但蔚应州亦恐阿适（改作阿古）走去彼处候我家兵马到日来商量所要系官财物曾思量来也。系不是便待除去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云：我皇帝从上京到了必不与契丹讲和昨来再过上京把契丹墓坟宫室庙像一齐烧了已教契丹断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来和也。千万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阳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间里断绝了我亦曾听得数年前童贯将兵到边却恁空回对以此探报传言之误。若是实曾领兵上边只恁休得郎君亦莫轻信粘罕（改作尼堪）大喜云：两家都如此则甚好。若要信道将来必不与契丹通和待於回去底国书内写着打球射柳。

及所在宴饮必召同集及令上京俘获契丹吴王妃作舞献酒（妃初已配吴王既而延禧私纳之。又与其下犯法故幽囚于上京）。且言此是契丹男妇媳。且教与自家劝酒要见自家两国欢好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与良嗣把盏酬酢曰：契丹煞大国土被我杀败我如今煞是大皇帝昨来契丹要通和只为不著做兄弟以至领兵讨伐自家南朝是天地齐生底国主皇帝有道有德将来只恁地好相待通好更不争要做兄弟这个事是天教做不恁地後怎生隔著个恁大海便往来得我从生来不会说脱空今日既将燕京许与南朝使如我自取得亦与南朝，於是差使副以攻破上京俘获盐铁使苏寿吉来献其意以为既以燕地割隶中朝以寿吉本燕人故献之仍以质留刘亮等六人及因风吹逐刀渔船於立等兵级二十人并交付良嗣带朝。

七月十八日丙辰金人差女真斯刺习鲁（改作锡喇萨鲁）充回使渤海高随大迪乌副之持其国书来许燕地。

金人国书七月日大金皇帝谨致书於大宋皇帝阙下隔於素昧未相致於礼容酌以权宜在交驰於使副期计成於大事盍备露於信章昨因契丹皇帝重遭败衄竟是奔飞（改作逃）京邑立收人民坐获告和备礼册上为兄理有未慎斥令更乞希不自惟度尚有夸淹致亲领甲兵恭行讨伐途次有差到朝奉大夫赵良嗣忠训郎王环等奏言奉御笔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已许上件所谋燕地并所管汉民外据诸邑及当朝举兵之後皆散到彼处余人户不在许数至如契丹虔诚请和听命无违必不允应。若是将来举军贵朝不为夹攻不能依得已许为定从於上京已曾遣回转赴燕路复为敌人远背孽畜多疲已还士马再命使人用报前由即日据捉到上京盐铁使苏寿吉留守同知王民效推官赵拱等俱贯燕城内摘苏寿吉先行付去请发国书备言银绢依准与契丹数目岁交仍置榷场及取前人家属并余二员即当依应具形别幅冀亮遐令属秋初善绥多福有少礼物具诸《别录》今差勃堇斯刺习鲁（改作贝勒锡喇萨鲁）充使大迪乌高随充副同回前去专奉书披陈不宣谨白。

九月四日壬寅赵良嗣引习鲁（改作锡喇萨鲁）等入国门锡宴於显静寺卫尉少卿董耘押筵馆於同文馆。

七日乙巳止作新罗人使引见入见於崇政殿。

上临轩引习鲁（改作锡喇萨鲁）等捧国书以进见讫而退。

八日丙午锡宴於童贯府第。

是日谕习鲁（改作锡喇萨鲁）等今来所约惟是贵国兵马早到西京最为大事习鲁（改作锡喇萨鲁）等对以如一切约定本国兵马必不失信。又诏引习鲁（改作锡喇萨鲁）等以下三节人从往相国寺及龙德太乙宫烧香。

十八日丙辰习鲁（改作锡喇萨鲁）等入辞于崇政殿如朝见之仪。

二十日戊午习鲁（改作锡喇萨鲁）等出国门锡宴於显静寺。

良嗣押筵王环充送伴差登州兵马钤辖武义大夫马政持国书及事目随习鲁（改作锡喇萨鲁）等前去报聘约期夹攻求山後地许岁币等事左仆射王黼共议回答国书信再差马政随习鲁（改作锡喇萨鲁）过海仍求割还山後云：中府地土差承节郎京西北路武学教谕马扩随父行。

朝廷国书。

九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於大金皇帝阙下远承信介特示函书具聆启处之祥殊副瞻怀之素契丹逆天贼义干纪乱常肆害忠良恣为暴虐知夙严於军旅用绥集於人民致罚有辞逃闻为慰今者确示同心之好共图问罪之师念彼群黎旧为赤子既久沦於涂炭思永静於方陲诚意不渝义当如约已差太傅知枢密院事童贯领兵相应使回请示举军的日以凭进兵夹攻所有五代以後所陷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所有兵马彼此不得侵越过关外据诸邑及贵朝举兵之後溃散到彼馀处人户不在收复之数银绢依与契丹数目岁交仍置榷场计议之後契丹请和听命各无允从苏寿吉家属并馀二员请依旧津遣候当秋杪益介熙纯今差武显大夫文州团练使马政同差来使副还朝外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谢不宣。

谨白。

事目。

枢密院奉圣旨已差马政同来使赍国书往大金国所有到日合行理会议约事节。若不具录虑彼别无据凭今开列如後一昨来赵良嗣等到上京计议燕京一带以来州城自是包括西京在内面奉大金皇帝指挥言我本不要西京只为就彼阿适（改作阿古）去。且留著候将来阿适（改作阿古）都与南朝赵良嗣等。又言欲先取蔚应朔三州却言候再来理会今来国。

书内所言五代以後所陷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即是蓟涿易檀顺营平并山後云：寰应朔蔚妫儒新武皆系旧汉地也。（内云：州改为西京新州改为奉圣武州改为归化）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归化奉圣妫儒等州恐妨大金兵马夹攻来路当朝未去收复其西京归化奉圣妫儒等州候将来大金国兵马回归之後当朝收复一今来国书内已许尽旧日所与契丹五十万银绢之数本为五代以後所陷幽蓟一带旧汉地及汉民所以言幽蓟一带便和西京在内。若不如此则怎生肯与许多银绢一今来所约应期夹攻最为大事须是大金兵马到西京大宋兵马便自燕京并应朔州入去也。如此则方是夹攻则应得今来相约也。。若将来大金兵马不到西京以便应期夹攻其马政回於国书内分明示及举军的确到西京月日贵凭相应右付马政候到日即据具年语言事节一一开说如未信凭即出此圣旨文字并逐节照会相约不管漏落仍取的确回书庶早回归准此缴申无致留滞者。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马政至女真。

政等至女真授以国书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不认所许西京之

语。且言平滦营三州不系燕京所管政不知元传言之详及平州元系燕地但对以唯唯遂留虜（删此字）帐前月馀议论不决虜（改作金）人以朝廷欲全还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怀疑各以为南朝无兵戎之备止以己与契丹银绢坐邀汉地。且北朝所以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也。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以临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将来灭契丹尽有其地则南朝何敢不奉我币帛不厚我欢盟设。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讲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据燕地与宋为邻至时以兵厌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议未迟惟粘罕（改作尼堪）云：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当。且良图少留人使不妨阿骨打（改作阿固达）遂将马扩随行射猎。

马扩茆斋自叙曰：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一日集众酋豪（改作部将）出荒漠打围射猎粘罕（改作尼堪）与某并饬令译者相谓曰：我闻南朝人止会文章不会武艺果如何某答以南朝大国文武常分两阶然而武有兼深文墨文。

有精晓兵务者初不一概言也。粘罕（改作尼堪）云：闻教谕兵书及第莫煞会弓马否某答以武举进士取在义策弓矢特其挟色耳粘罕（改作尼堪）遂取己所佩弓授某云：且烦走马开弓愿得略见南人射弓手段某遂策马挽弓作射物状粘罕（改作尼堪）愕然马行积雪中虽晴日不消至晚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召某云：闻南使会开弓来日随我射一物如何仆答以武举射生非所长容试射之恐或有得翌早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设一虎皮坐雪上授仆弓矢各一其弓以皮为弦指一积雪使某射之再中其端阿骨打（改作阿固达）笑曰：射得煞好南朝射者尽。若是乎！仆答以措大弓箭软弱不堪如在京则有子弟所长入祇候诸班直天下禁军诸路大事艺人及沿边敢（添一勇字）效用弓箭手保甲彼乃武艺精壮之人如某特其小小者耳良久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上马顾大迪乌授某弓一射生箭一约云：有兽起即射之行二里许一黄獐跃起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传令云：诸将未许射令南使先射某跃马驰逐引弓一发殪之自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而下皆称善是晚粘罕（改作尼堪）言见皇帝说射得煞好南使射中我心上快活次日还馆大迪乌见先君语甚喜次日阿骨打（改作阿固达）遣其弟韶瓦（改作硕哈）郎君赍貂裘锦袍犀带等七件云：南使能驰射皇帝赐粘罕（改作尼堪）父撒亥（改作萨哈）相公者云：南使射生得中名听甚远可立一显名今後唤作也。力麻立（改作伊勒玛勒）译云：善射之人也。某随打围自来流（改作拉林）河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所居指北带东行约五百馀里皆平坦草莽绝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间有一二族帐每帐族不过三五十家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止稗子春粮旋炊硬饭遇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聚诸酋（改作将）共食则于炕上用矮抬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子饭一杯加匕其上列以芥韭野蒜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盛猪羊鸡鹿兔狼獾鹿狐狸牛驴犬（删此二字）马鹅雁鱼鸭虾麻（删此二字）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膻多

以芥蒜汗渍沃陆续供列各取佩刀齧切荐饭食罢方以薄酒传杯冷饮谓之御宴者亦如此自过娣辰州东京以北绝少羊面每晨及夕各以射到禽兽荐饭食毕上马每旦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於积雪上以草荐一虎皮背风而坐前燎草木率诸酋（改作将）至各取所佩箭一只掷占远近各随所占左右上马放围军马单行每骑止去五七步接续不绝两头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围尽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上马去後队。

一二里立认旗行两翼骑兵视旗进趋凡野兽自内赴外者四围得迎射自外赴内者须主酋（改作帅）先射凡围如箕掌徐进约三四十里近可宿之处即两梢合围渐促须臾作二三十匝野兽迸走或射或击尽毙之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复设皮坐撒火炙或生齧饮酒一两杯骑散止宿阿骞要（改作阿固达）尝言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其行军步阵大概出此出猎既还乃令诸郎君家各具酒肴请南使赴饮十馀日始造国书时适元日隔夕令大迪乌具车仗召南使赴宴凌晨出馆赴帐前近行五里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与其妻大夫人者於炕上设金装交椅二副并坐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二妻皆称夫人次者抠衣亲上食物以名马弓矢剑槊为献。且曰：臣下有邪谄奸佞不忠不孝者愿皇帝代上天以此剑此弓诛杀之各跪上寿杯国主酬酌之次令南使上寿杯於国主及夫人饮毕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亲递二杯酬南使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个希氏得这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辍修宫殿劳费百姓也。南使勿笑然当时已将上京掠到大辽乐工列於屋外奏曲荐觞彼左右亲近郎君辈玩狎悦乐独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不以为意殊如不闻宴毕令南使往粘罕（改作尼堪）家议事毕遣使随马政来。

宣和三年正月金人差曷鲁（改作赫噜）大迪乌充使副持书来议夹攻。

金人国书正月日大金皇帝致书於大宋皇帝阙下适纒使传遥示音华载详别属之辞备形书外之意事须审而後度礼当具以先闻昨者赵良嗣等回许与燕京并所管州镇书载。若不夹攻难应已许令。若更要西京只请就便计度收取如难果意冀为报示有此所由未言举动的期所有关封决当事後春令在始善祝多祺今差字堇曷鲁（改作贝勒赫噜）大迪乌充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录》专奉书不宣谨白。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校勘记。

忠训郎王环充使（训误作翊）四月十四日抵蓟州关下（蓟误作苏）便教起兵相应趣归（趣误作辄）南兵不得过松亭古北榆关之南（南兵误作北兵）候来年约日同举为之恐失信（为之二字一作惟）故请使副回见杨朴（脱故字）其他界至（他误作地）于立等兵级二十八人（于误作於）竟见奔飞（见误作是）已尽许旧日所与契丹五十万银绢之数（尽许误作许尽）赍凭相应（赍误作贵）至时以兵压境（压误作仄）所种止稗子舂粮旋炊硬饭（粮一作米硬一作粳）所有关封决当事後载知亦当熟虑（脱载知六字）。

●卷五

政宣上帙五。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壬午，尽宣和四年四月十日戊戌。

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午曷鲁（改作赫噜）至登州。

先是女真往来议论皆主童贯以赵良嗣上京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之约欲便举兵应之故选西京宿将会京师。又诏环应延军与河北禁军更戍会方腊叛贯以西兵讨贼朝廷罢更戍指挥登州守臣以童贯未还留曷鲁（改作赫噜）等不遣曷鲁（改作赫噜）狷忿屡出馆欲徒步至京戏师寻诏马政王环引之诣阙。

五月十三日丙午曷鲁（改作赫噜）至京师。

是日曷鲁（改作赫噜）入国门差国子司业权邦彦观察使童师礼馆之未几师礼传旨邦彦等曰：大辽已知金人海上往还难以复如前议谕遣曷鲁（改作赫噜）等归邦彦等虑失其机令师礼入奏复得旨候童贯回曷鲁（改作赫噜）凡留三月馀凡见辞宴犒并如习鲁（改作锡喇萨鲁）例王黼议复国书止付曷鲁（改作赫噜）等还不遣使。

《北征纪实》曰：时童贯方捕方腊宣抚东南未归而女真使人同马政等复至时上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

有旨喻女真人使可复回也。。

八月二十日壬子发曷鲁（改作赫噜）大迪乌赍书归本国。

朝廷国书。

八月日大宋皇帝致书於大金皇帝阙下远勤专使荐示华絨具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谕惟夙敦於大信已备载於前书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军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顺履清秋倍膺纯福今勃堇曷鲁（改作贝勒赫噜）大迪乌回有少礼物具诸别由于心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十一月金人攻破辽人中京天祚入夹山。

曷鲁（改作赫噜）自海上归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意朝廷绝之乃命其弟固论（改作古伦）国相孛极列（改作贝勒）并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悉帅师渡辽而用降将余睹（改作伊都）为前锋正月十四日以劲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谓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闻其来中夜已窜即莫知所在而天祚遂至燕山矣。。又惧追袭与其子赵王梁王数百骑复从西北走鸳鸯泊。（旧校云：纲目作鸳鸯泺）女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将至鸳鸯泊则适与天祚遇天祚大窘因仓皇从云：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军趋渔阳岭。又窜入阴夹山夹山者沙漠之北传谓有泥潦六十里独契丹能达他虜（改作人）所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驻兵鸳鸯泊欲经营之攻击云：中府暨诸

州以延引时日也。。

宣和四年三月十七日丙子辽秦晋国王耶律淳篡立於燕山遣使来告谢不受。

天祚入夹山数日命令不通宰相李处温欲图佐命恩幸外假恐军声援潜结都统萧干劝进燕王僭号燕王者秦晋国王耶律淳兴宗之孙道宗洪基弟宗本之子於天祚为从叔初洪基因其子浚欲立淳为储贰不果已而立天祚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号燕王。又谓九大王。又谓覃湘大王在府番汉百官诸军并僧道父老数万人劝进遂即位於燕号天锡皇帝改保大三年为建福元年改怨军为常胜军肆赦下诏谕国中曰：自我烈祖肇创造之功至於太祖恢廓清之业故得奄有区夏全付子孙迨後纂承罔不祇肃传二百祀之逾远得亿兆人之底甯盖太平或弛於细防而内治多遗於外患以是边鄙生兹冠仇渐为蔓草之难图公肆长蛇之荐食敢来问鼎直欲争衡敌垒尚遥王师自溃兵非不锐事止失和故使乘。

輿越在草莽地隔不果相赴旬馀莫知所归三边荡摇百姓震慑惧不相保谓将畴依咸云：六合为家不可一日无主共载<耳少>质用登至尊皆出素衷尚惭否德。又念与其长天下之乱曷。若复我家之功苟其宗社不移亦曰：神灵所望势不克避理当共知呜呼朕以久处王藩历更政教凡民疾苦与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虑自今而後革弊为先所期俾四海用甯不敢以万乘为乐敢告远迩予不食言。又下诏废延禧为湘阴王诏曰：（旧校云：此诏见叶隆礼契丹国志）大道既隐不行选授之公皇天无私自有废兴之数事系德致人难力为朕幼保青宫长归朱邸虽为人情之久系谁云：神器之可求常欲避周公之嫌未曾忘季札之节柰何一旦之无主至使兆民之求君推戴四从讴歌百和不敢负祖宗之业勉与揽帝王之权尚虑篡图之为难庶其复辟之有待近得群臣之奏陈前主之非所谓愎谏矜能比顽弃德躁动靡常节平居无话言室家之杼轴成空更滋淫费陵庙之衣冠见毁不辍常畋汉嫡之戮（实出）无名妻之乱（尤不）可托加以权臣拥隔政事纠纷左右离心遐迩解体讫无悛改以至播迁伊自始大势已去是谓绝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称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牵爱尚不忍从柰群议之为公正复见请是以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呜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岂为小子欲专位号之崇盖旬众心以社稷之计凡在闻听听朕意焉遣知宣徽南院事萧挾勃（改作塔布）枢密副都承旨王琚充告谢大宋使副承雄州牒准尚书省子奉圣旨契丹天祚见在夹山燕王安得擅立仰会问因依人使复回。

《北征纪实》曰：是岁冬末边探报天祚以兵十万屯燕京声言游猎直抵雄霸界上朝廷遽为骇惧及明年春谍报再至始知其意谓中国有谋也。欲大举讨女真而惧袭其後是以耀武尔群小既安则谋之如初三月。又报天祚败走不知所在，於是我师遂兴。

知真定府路安抚使赵奏疏乞抚存辽人。

疏曰：臣近准本月十三日枢密院子奉御笔虏（改作辽）界为女真所侵兵势

已瓦无解窃虑奔溃侵轶逼犯边境仰河北诸路帅司依已降指挥团结兵马编排器甲准备不测勾抽上边使唤仍先具知委奏闻除已具知委及逐时探到北界事节次附入内侍省递奏闻去讷臣窃详北虏（改作契丹）自澶渊既盟之後岁省。

用兵之费国享重币之利虏（改作敌）自知得计守盟修好皆其诚心然累年以来虏酋（改作辽主）失德上下离叛人不为用女真渤海寇乱其国（此四字改作并起二字）征伐不已败衄相继境土侵削士马凋残财力匮耗常疑中国密有窥伺左支右吾困日甚恭惟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举必度万全况臣当亲奉玉音屡被诏每念南北欢好力固祖宗盟誓谓非细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衅而虏（改作敌）殊不知圣神加惠两国之意如此今兹睿旨特虑他寇与奔溃之众不测侵轶姑示备御之计庙谟甚远预为之防然臣叨承闕寄职所当言苟有管见岂敢緘默伏睹边报近者虏酋（改作天祚）猎於白水川女真掩其无备全军陷没虏酋（改作天祚）不知存亡震扰未见所立。若复调兵上边虏（改作敌）将谓中国起乘其疑隙既开何可复释唯当示之安静致其怀服臣愚谓耶律氏据有沙漠历年甚多虏（改作北）人习熟贵其种类设有奸雄谁肯推服仰惟朝廷与虏（改作辽）兄弟之国共守盟好百有馀载今虏酋（改作天祚）叔兄子弟尚众。若虏酋（改作天祚）真遂不还愿陛下用家人礼特遣重臣将命彼国推急难之义念外侮之虞慰谕其宗族臣下厚加拊劳勉以忠孝雪耻戡难就其虏酋（改作天祚）叔兄子弟取虏酋（改作天祚）之所爱国人之所慕择贤立孤以主虏（改作辽）众隆其恩礼赐之封册申结信誓以继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国虏（改作彼）既以中国为重得存其宗社则中国有大造於虏（改作辽）也。陛下虽不责报虏（改作彼）归故地减岁币必有一以报陛下矣。如是则中国不待汗马之劳遗馘之费万无一失而安享大利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伏望圣慈特加采择速奋睿断施行实天下之幸。

贴黄臣愚窃谓虏（改作辽）失其酋（改作主）未知所立方疑中国乘间而攻之然陛下兼爱南北生灵务隆义好。若即恤其祸难援立新酋（改作主）当此孤遗乏助之时得倚朝廷以存其国。又名正言顺势无从不从则恩归於我必服彼心中国申固盟誓为利无穷。若使彼新酋（改作主）自立则恩非我出立而众附则势将复强增戍缘边过为提备徒足生衅以启戎心愿陛下无遽增戍开先时之隙无缓立孤贻不及时之悔孔子曰：兴灭国继绝世天下之民归心焉惟圣神亟图之。

贴黄臣契勘女真蕞尔小夷（删此四字）自昔臣属北虏势不过虏之一大族（删臣属至此十二字改作属大辽三字）其众强弱与。

虏（改作辽）不侔徒以虏酋（改作天祚）失德乘其离心遂致以寡敌众以弱凌（改作胜）强者非女真之能虏所自取也。（删者非至此十一字）然北虏（改作辽实）大国其人本不畏女真女真今虽得志亦，岂能久横行於虏中哉！虏之（删其人至此二十五字）新酋（改作主）既立得国人心事将反掌也。陛下仁圣

被於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於斯有以深结虜心（改作辽人）使之怀服自削其平日之贪傲今。若停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处以守盟存国之大义蛮貊革心固不难矣。诚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三月某日代州奏得金人边牒。

准大金彰国军（应州也。）牒近白水泊击散契丹放鹅行帐天祚皇帝脱身北走本国军马已到山後平定州县占守讷请代州戒守边人员不得辄引逃去人民为国生事自取亡灭。

四月十日戊戌太师领枢密院事童贯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勒兵十万巡边。

诏下燕京管内官吏军民百姓等（添诏曰：二字）朕惟皇天尽付中国使宅九有之师取乱侮亡拓其疆土景命所仆惟有德者能克飨之朕服绍丕基仰承先帝休德夙夜祇惧不敢荒宁荷天降康登兹极治声教所暨远逮要荒东逾朝鲜西迈积石南越之境罔敢不廷乃眷幽燕实惟故壤五季不造陷於北戎（改作契丹）惟尔邦君暨厥臣庶怀风慕义思欲来归忠愤之诚久而弥著今上帝降祸於虜秽德腥闻（删此五字改作辽）弛绝纲维亡为暴乱横赋强敛诛剥无厌谗慝作仇胁权相灭至上凌下替妖孽并兴倾国丧家自取逋窜白水之败亟闻篡攘调赋益繁人不堪命。且复盗贼蜂起所至释骚哀此下民恫怨无告朕诞膺骏命俯顺人心选将出师复兹境土是谓致天之罚仁伐不仁拯尔群黎取诸涂炭已遣领枢密院事童贯董兵百万收复幽燕故地与大金国计议画定封疆大信不渝中举外应维天之命莫我敢承王师霆击雷驱数路并进前角後犄万旅一心威以济德孰敢有遏厥志然念王师无战而天道好生兹告猷迪尔有众尔其深计远虑览於兴亡如能举城自归望风响应使市不易肆士不援旌舍覆巢之危从猷枕之逸是为自求多福惟天矜尔万民永猷一方惟朕以怍已降处分秦晋国王如纳土来朝待以殊礼世享王爵应收复州县城寨文武长官并依旧职任事平第功不次擢用军兵守戍之士并加优赏愿在军者。

厚与存录愿归农者给复三年收复之後蕃汉一等待遇民户除二税外应该差徭科率无名之赋一切除放大军所至务在安集官吏百姓不得误有杀虫剂伤或焚毁庐舍掳掠人畜犯者并行军令如或昧於逆顺干我王诛。若犹豫怀疑弗克果断身膏原野实尔自贻惟予肃将天威敢有逸罚时弗可失其尚勉哉！祸福无门惟尔自召朕言不再师听惟明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贯以环卫军为中军述古殿学士刘为行军参谋保静军节度使种师道为都统制武泰军承宣使王禀华州观察使杨可世为之副是日上微行出斋宫端圣园以观出师因饯贯仍以御笔三策付童贯如燕人悦而从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贯祇奉圣训振武而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校勘记。

又诏环庆延军（应误作应）凡见辞宴犒并如习鲁例（旧校云：考金人使宋者无习鲁名氏）十一月金人攻破辽人中京天祚入夹山（应作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金人攻破辽人中京天祚入夹山）宗本之子（宗一作敦）共戴眇质（戴误作载）使人复回（误作人使）命不于常事非得已（一作进退惟公废兴有义）诣代州戒守边人员（指误作请）贯以环卫军为中军（至）振武而行（此段应另行误连上文）。

●卷六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尽五月十三日庚午。

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贯驻军高阳关宣抚司揭榜示众。

榜曰：幽燕一方本为吾境一旦陷没几二百年比者汉蕃离心内外变乱旧主未灭（改作尚在）新君篡攘哀此良民重罹涂炭当司遵奉睿旨统率重兵已次近边奉辞问罪务在救民不专杀戮尔等各宜奋身早图归计有官者复还旧次有田者复业如初。若能身率豪杰别立功效即当优与官职厚赐金帛如能以一州一县来归者即以其州县任之如有豪杰以燕京来献不拘军兵百姓虽未命官便与节度使给钱十万贯大宅一区惟在勉力同心背虏（改作蕃）归汉永保安荣之乐契丹诸蕃归顺亦与汉人一等已戒将士不得杀戮一夫傥或昏迷不恭当议别有措置应契丹自来一切横敛悉皆除去虽大兵入界凡所须粮草及车牛脚价并不令燕人出备仍免二年税赋。

使北录曰：政和七年童贯建北伐之议大出禁旅告戒河北诸帅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军已发三月上旬卜吉贯领中军戒涂在廷无敢异议上意欲须贺正国信使归以司封员外郎陶悦假太常少卿为国信使知霸州李邈副之二月二十五日入国门适贯导从出门与国信使副相值遂得传旨令先至府中议事翌日悦与邈至贯府第贯略问使人道涂次第遂问虏中（改作辽国）有寇果否悦对不闻贯云：何以知无寇悦云：悦所行道日行一程既不留。且。又不改行他路以此积压之贯。又云：何以知他处无寇悦云：所至皆以物赂听头访其国中事宜但云：唯（时与）女真争战别无他寇贯云：见说人多流移悦云：悦所行路皆有居人田皆耕垦所过处观者满道不见有流移也。贯。又云：已有人据易州悦云：非悦所由路然每采访不闻此也。贯词色甚厉。又云：今已围霸州朝廷已起兵贤何不说悦云：悦自雄莫来去霸甚近亦不闻此此皆贯已曾虚妄奏陈欲遂实其说尔贯云：莫是初无圣旨贤不曾探问否悦云：寻常使人不待得旨自当探问虏（改作敌）中事宜回日闻奏悦。又白贯云：有谭襄者欲立九大王九大王窜入深山藏逃众人即时捕获杀谭襄以此观之彼国人心未至离离。且悦到莫州。

得雄州探报云：已差接伴人使大使姓耶律不得名副使姓李泊悦过界河与接

伴相见副使乃姓王接伴使人非机密事界河至莫数十里而探报如此乖缪。若诸事如此未可轻动也。贯大怒乃曰：虏中（改作彼国）待使人如何悦云：以前使人礼数悦所不知但随行人皆言前後礼数如此贯即云：莫是贤们得他相厚遂不说事宜否悦云：悦辈士人岂以礼数稍厚遂隐虏（改作敌）情也。贯见悦意终不相假不敢隐遂悉以所问奏知翌日道君皇帝见二府具道此说云：他甚有备三省。且收起文字以此推之北伐实非道君皇帝之意贯既狂妄误国是时在廷皆无敢拒之者圣意欲俟国信使来问而後行万一其或可缓也。而悦幸能纵横遏其说而撤其谋即日下诏抽回已发禁军拘收已降宣头而北伐寝矣。悦既对即锡章服由不得是迁吏部员外郎时中书舍人王安中行词云：持聘复命忠实可嘉当是时朝廷不敢峻其褒擢词臣不敢指其事实则贯之气焰可知矣。士大夫虽心服之而不敢昌言故其说罕传。又五年悦不幸既死贯复理前议所以成今日之祸也。以今日祸变之甚则知前日悦力排其说其为利可胜算耶建炎末臣僚以此上言有旨褒赠告词曰：故承议郎陶悦朕信赏必罚以励多士彰善瘅恶以风四方率由陟降之公靡有幽明之间以尔刚毅有守直谅不回顷自郎曹出将指使陈杜钦窥虏（改作间）之策排王恢首祸之谋时既息於起戈奸既莫逃於明罚九泉遗忠之士，岂可後於显褒疏恩闵章升华秘殿庶以伸久郁之公议责不朽之馀光尚其有知钦此茂宠可特赠秘阁修撰。

五月九日丙寅少保镇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蔡攸为河北河东宣抚副使。

《北征纪实》曰：童贯以四月十日行而攸以五月九日降旨十一日敕出十三日拜命攸辞免哪常礼批答云：朕以童贯宣抚北道独帅重兵其统领将佐及四路守臣监司并其门人故旧贯以昏耄所施为乖谬故相隐匿蔽不以闻致边事机会差失为朝廷之害莫大於此卿朕所倚毗无出右者所以辍卿为副实监军尔如军旅之事卿何预焉只专任民事及监察贯之所为可只今受命择十八日出门进发。

十三日庚午陕西河北路宣抚使童贯奏乞应副军期。

奏曰：臣仰遵睿训付以北事寅夕竭虑深恐不逮上辜委寄之重臣窃惟复燕大计昨正月间女真下中京余睹（改作伊都）往云：中契丹分力枝梧女真之际我乘机进兵收复殊省事力既失此便已为後时臣奉诏来北星夜倍道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阳关整促行军之备即见河朔将兵骄惰不练阵敌军须之用百无一有如军粮虽曰：见在粗不堪食须旋舂簸仅得其半。又多在远处将输费力军器甚阙虽於大原大名开德支到封椿各件不足，或不适用至於得地版筑之具并城戍守御之物悉皆无备盖河朔二百年未尝讲兵一旦仓卒责备颇难臣近闻易州军民万人延颈引兵

（改作领）以献城垒。又西兵未来未敢出应致彼复疑臣虽夙夜竭力经营渐向就集然尚虑将输及军须守具版筑之类备之稍缓更迁延旬日复失事机伏望指挥下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阳关路帅臣究心办集及催已差晴将兵星夜赴本司应期驱使疾速前去如少敢稽缓有误军期并军法各令知悉。

童贯至河间府分军。

贯至河间府分雄州广信军为东西路以种师道总东路兵屯白沟王禀将前军杨惟忠将在劳种师中将右军王坪将後军赵明杨志将选锋军辛兴宗总西路之众屯范村杨可世王渊将前军焦安节将左军刘光国冀景将右军曲奇王育将後军吴子厚刘光世将选锋军并听刘延庆节制。

童贯次雄州议进兵。

贯次雄州诸军既集以种师道为中军。且议进兵师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盗入邻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师出无名事固无成发踪之初宜有所失贯曰：今日之军事上既有成算第籍公威名以镇服耳第行勉旃谋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御笔俾不得辞杨可世请於贯曰：事起之由毫发未尝预一旦临利害。若仓卒失计我辈要领固不足惜恐有不虞辱国为重愿熟计而後行贯未语和洗在坐曰：公自谓有万人敌胆气绝人视堂堂之师如摧拉枯朽今日观之一懦夫耳燕蓟之民真。若沸羹望我以苏倘金鼓一鸣必便比肩系颈箠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公欲扇衅败我事耶可世默然不语贯即以洗副师道以可世为前军统制下令以（素车壮士）驰往开谕招来之意无得邀功生事。又令良嗣草书令归朝官张宪。

赵忠谕淳祸福《书》曰：月日太师领枢密院事充陕西河东北路宣抚使楚国公童贯谨致书秦晋国王阁下。盖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心者可以立国失人心者罔克守邦惟天人精相与之际乃祸福存亡必致之理明者未形而已悟愚者患至而犹安窃惟国王之於大辽亲则叔侄也。义则君臣也。白水之师播越蒙尘国王不能率兵赴难使之复立乃乘隙以处磁疗非篡而何此所谓逆天也。西京危急亡在朝夕国王。又不能遣兵命将拯人於涂炭哀此元元其将畴依失人之心无大於此扶逆天道失人心如此其甚国王如是自视可能久乎！则是燕蓟云：朔名为有主其实无主也。国王春秋高。且。又无子而乃骤用馀列庶出之侄扰攘颠错以致於此燕人何辜坐待残灭皇帝惻然念之乃命贯领重兵百万救燕人於水火灵旗北指渐次燕圻天地神人莫不悦喜于于而来者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御之想惟国王亦已知之矣。国王温恭和裕通达古今存亡之机洞然深悉善为计者因败以图成转祸以为福如能开门迎降归朝纳土使国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无蹈斧钺之患孟蜀南唐及两浙钱王昔尝纳土并享王封袭传至今子孙昌盛天下耳目众所共知国王翻然入朝岂减钱王故事如其不然当议进兵国王势蹙事穷天厌人离欲北走则无所归欲南归则安可得当此之际虽悔何追况大辽五路所管州城四京已为草莽区区之燕必不能守国王平日以仁爱为心。若能知昔人存亡之机全燕蓟一方之命其馀阴德与世无穷。若国王迟疑犹豫不断窃恐子密窃发於便室严庄遽起於帐中国王之识兼人亦，岂不能虑此乎！。若是则国王左右前後之人皆敌国也。毋蹈前车取笑後世贯与国王幸有一面之契不敢不以诚告惟审思而熟计之勿为庸人所误亮此悃诚速希

示报不宣。

宣抚司募马扩入燕招谕。

茆斋自叙曰：宣抚司使张宪等持书入燕燕王得书执二人斩之知游说不行，於是募某借卜门宣赞舍人以往临行以三事白童贯一乞戒将士勿使求取珍宝递相献遗用严军律二请勿妄杀降人用安燕人之心三愿审量事势乘机举用勿以使人念唐俭小义古人所行某一介之微得尽忠节苟利於国死无所惜时皆伟之士卒愿偕行者一十五人五月。

十八日晚过白沟食时至虜（改作辽）界新城县差到契丹汉儿官一员引伴须臾有父老数百人填拥驿外询使人何处来仆遂出榜读之众皆惊愕有汉儿刘宗吉者自後窃出相谓云：使人今夕当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见隶白沟军中愿得敕榜副本携示诸人他日南师入境愿先开门以献今夕复当密至驿中遂携二副本往晚抵涿州入小使驿祇接如国信礼夜久忽刘宗吉自壁衣下出云：今燕京戏诸处皆无军马止是四军大王有部曲二百馀骑曾历战阵（四军大王者奚人萧干小字夔离不常统军契丹渤海奚汉四军故号四军大王 注夔离不改作古尔班删统军军字）其余有马军六七百皆富豪儿郎不识战斗今白沟北岸下寨结草人相间夜饮昼睡马亦散放。若南军乘夜劫之但闻军声必自溃走宗吉欲以此事往见童宣抚少立功绩恐南军不察见害。若得一文信庶得必达仆筹虑久之乃作一书上童贯。且以贯所赠新履一只为信使宗吉去明燕京差到汉儿官牛稔充接伴使达燕京门外复遣四方馆使萧奥礼部郎中张觉（乃後来据平州者）充馆伴馆净垢寺次日有殿前指挥使姚枢密承旨萧夔都管乙信（改作伊逊）来伴食因请所持书榜样地云：两府官欲借看仆云：宣抚司令见九大王亲纳不敢先以示人辞难久之众持榜去既暮诸人亲来云：书榜中语言大段狂悖多是指斥不通商量安敢进呈今复纳回仆笑而取之谓诸人曰：贵朝不度德量力不审天时人事此何等时而较此闲事耶萧夔曰：南朝礼义之国今不顾盟好辄先举兵兵贵有名不知兵戈缘何至此仆答曰：朝廷命将出师使人不能尽知但略闻北朝兴兵累年并不相报天祚皇帝播迁不发赴难之师乃篡立於燕京邻国义均兄弟今来问天祚皇帝车驾驶员所在。又闻已削降为湘阴王事出非常兴师问罪访寻边主存亡举合礼经何谓无名夔云：国不可一日无主本朝级天祚失道奔窜宗社颠危臣民拥戴册立今上事与贵朝殊无干涉何至问罪况自古有之唐明皇奔蜀肃宗即位於灵武但期中兴，岂不与此事体一同南朝宜念邻国久和之义假借兵力共除大难今乃乘衅攘夺民土岂所望於大国哉！仆曰：明皇幸蜀太子监国既即位乃册明皇为太上皇祸乱既定迎还明皇肃宗亲步控马此则君臣父子之道尽矣。贵朝初非委托自立。又贬削湘阴之号何可少望古人况假师求救当在志诚包胥泣秦孔明趋吴皆竭诚意则。

邻国甯不相应耶贵朝泥於矫饰未常行一信使本朝虽有哀法庭之心无所施設

今大兵压境止在旦夕祸福存亡贵朝君臣自裁可也。诸人唯唯而退次夕云：门下侍郎李处温自外来未见书榜再借观之次早姚来云：已议定来日欲令宣赞朝见。若对上。且委曲庶易酬答迫暮数人者复集互发言云：南朝徒夸兵众不思天理不顺人无斗心昨日种师道发杨可世一军过白沟本朝小小迎击南朝望尘退走。若非借自来和好已直入雄州矣。既一面遣使。又一面进兵却容易退走是何颜面自此已往如何可休兼宣赞受刘宗吉之约其人已陈首即探怀取所付书履作色云：宣赞却如何归得仆徐答曰：某之此来非寻常礼貌之使每切畏谨唯恐为两国生事今次乃招纳使人刘宗吉献诚款安得不受大军之来初得朝旨不许杀戮一人昨日，必是立旗招安为贵朝军马袭取万一宣司申取朝廷降一讨荡指挥少俟西军毕集恐非燕民之福萧夔愕然曰：南朝遣宣赞来作死间耶不谓南朝弃士大夫之命如草芥也。仆答曰：某之此来本以一己之命易全燕之命悟则同生不悟则同死也。。又岂以徒归为志。且兵家用间最为下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用间以倾败或彼强我弱或彼我势均固有间以离析其势者如目今贵朝事势兵力自视南朝十分有一否百分有一否千万分中有一否。若非念自来邻国契好即分兵数道整阵齐入不识贵朝何以御之何在使人矫陈祸福为死间耶夔等唯唯而去曰：少间株津府自有行遣（析津府在燕京如京师之有开封府）仆因相送。且笑谓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错了一旦使燕人尽成血肉则甚幸自是馆伴者凡三日不至二十六日晚忽萧奥张觉押赆路锦绮衣袄并从人银绢等物来云：来日发宣赞回程仆辞以未见九大王及未得回书不敢受赆奥云：李门下传圣旨有故事支赐请留（李门下者处温也。初欲面议称藩因白沟之衄遂已）差秘书王介儒都官王仲孙赉回书同往雄州宣抚司。

封氏编年曰：马扩见燕王王俾译者责马云：两朝讲好百有馀年忽尔逾盟以兵临境曾不畏天自古违誓国祚不长马答如见姚等说及上敕与檄书呈燕王令姚读讫付门下省令听敕既至庭中具香案拜褥夔云：请舍人朝拜马云：适已见毕何云：朝拜是何礼也。夔云：舍人无怒，於是有张画二轴一云：大。

宋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孝元皇帝一云：大宋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孝明皇帝马既见帝銜积压是真宗仁宗御容即朝拜捻香礼毕（真宗御容者至和初北朝绍圣初令使先赉画像来。且言两国交欢未尝识面因请御容朝廷许之遂给使回仁宗御容者嘉二年秋七月北朝遣使求上御容以为後世子孙之夸议者虑有厌胜之术上曰：朕待虏甚厚必无是理遣御史中丞张升送之虏主具仪服迎谒见御容惊再拜退而谓左右曰：中国之主天日之表神异如此真圣人也。我。若生在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侯而已其畏服哪此所有帝銜求得中国谥号遂涂金字书於像傍 注虏改作彼虏主改作辽主删见御容至退而八字中国之主四字如此二十六字於字）夔令译者读两朝誓《书》曰：维景德元年十二月七

日章圣皇帝谨致书於弟大辽皇帝阙下有云：共遵成约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一十恨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任北朝令三司差人般取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边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於陇亩稼穡南北勿纵绎骚所见两朝城池并各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镇守封陲质於天地神只告於宗庙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其当殛之北朝绍圣皇帝答书云：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於天地誓之子孙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呜呼此盟可改後世何述云：云：又读仁宗皇帝誓《书》曰：窃以两朝修睦三祀於兹边鄙用甯干戈是偃近怀先誓炳。若日星今绵祚 ；已深敦好如故关南十县本朝传守已久愧难依从别纳金缯之仪用代赋敛之物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并前银绢般至雄州所管白沟交割两界塘淀除已前开畝者并依旧外自今已後各不得添展其见在提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量兵夫之便修垒疏导外非时霖潦大段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两地作过逃走诸色人并依先朝誓书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纵恭惟二圣威灵在天顾兹纂承各当遵奉共存大体无介小嫌。。且夫守约为信善邻为义二者关一罔以守国皇天厚地实闻此言其明文藏之宗庙副在有司依景德年两朝誓书顾惟不德必敦是盟苟或食言有如前誓专奉书咨闻不宜读讫夔请马上厅茶罢谓马曰：舍人适闻两朝誓书，岂不怀於心乎！南朝君臣忍违此约马曰：前日已尝面闻诸公朝廷虽知有此曙所以起兵者只为燕王擅行废立兄弟之情固宜问罪所举岂无名也。夔曰：舍人之言虽稍有理然。

终违誓约请公就馆燕王召李处温等看南朝皇帝敕傍事当如何盖天锡知天祚尚在大金方炽大宋兴兵意欲归顺未敢形言故云：南朝敕傍事当如何然而处温素与赵良嗣善在天祚时二人知其国祚将危共议欲归南朝遂为莫逆友密於北极庙捻香沥酒为誓後知良嗣南奔朝廷命以直阁待遇礼厚亦欲南奔值天祚奔窜乃建立燕王为天锡皇帝既有推戴之功遂已其约至是知童贯大兵压境犹豫未决天锡既问亦未敢令天锡南归惧众不协从奏云：此乃军国大事臣虽大尉位长百僚不敢以管见自处即容与大臣共议此事甚大更在陛下睿知独断令臣等参议天锡恐天祚复来。又畏大金乃召李处温等面议云：朕以<耳少>躬荷祖宗之灵获承大位本与卿等求保宗庙女真人骑复据西京未闻归国今者大宋重兵临境与大金夹攻朕观人事天时不敢当宝位欲称藩南朝与卿等同保血属未审如何言毕呜咽流涕处温亦为之下泪，於是议遣使。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校勘记。

以司封员外郎陶悦假太常少卿为国使知霸州李邈副之（此系小注误作正文）此皆贯已曾虚妄奏陈欲遂实其说尔（此系小注误作正文）陈杜钦窥虏之策

（杜钦一作娄敬）贯以毫所施为乖谬（以应作己为字衍）令归朝官张宝（宝误作宪）惟天人精神相与之际（神误作）使张宝等持书入燕（宝误作宪）访寻辽主存亡（辽误作边）不思天理不顺人情师无斗心（脱情字师字）。若非惜自来和好（惜误作借）小注（初北朝昭圣误作绍圣）所见两朝城池（朝一作边）开掘河道（掘一作拓）北朝昭圣皇帝（昭误作绍）。

●卷七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尽六月三日庚寅。

十八日乙亥河东河北路宣抚副使蔡攸进发。

《北征纪实》曰：攸行蔡京以诗寄之曰：老惯人间不解愁封书寄与泪横流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修涂好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身非帷幄。若为筹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达上听读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师好少休也。。

吴曾漫录曰：自古奸人周身之术非不至然而祸患之来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也。盖恶逆既积则天地鬼神不容其谋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辽遣王纬来乞师宰相王将明主其议以童贯为宣抚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长作诗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坚守六月行师合早归元长之为是诗也。盖欲为他日败事张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长之为是诗也。盖欲为他日败事张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长首建平燕之议招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锦袍铁帻为大将军计议已定会仔息抵罪伏诛遂止将明所为乃推行元长之意世可尽欺乎！元长始以绍述两字劫持上下擅权久之知公议不可以久郁。

也。宣和间始令其子约之招致习元学者是以杨中立洪玉父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门下客著西清诗话以载苏黄语亦欲为他日张本耳终之祸起朔方竟以不免岂前所谓其谋徒巧耶。

《北征纪实》曰：是岁夏四月十五日童贯始以河北河东燕山诸路宣抚使出师是日白虹贯日人人骇异甚出门而牙旗竿折（至五）月十八日伯氏再出师有少保节度使宣抚副使二认旗从於後次日为执旗兵逃去而二认旗遂皆失之识者以为不祥。又出师後夏五月戊寅己卯庚辰连数夕有大流星。若孟宛自紫微文昌间出不一或犯天河河鼓等越天汉牛女间亦不一所皆南向而奔曳光如匹练每夕自初夜动数十流至夜半方渐疏至是十馀夕犹或南流不已其占惧如西晋象实令人忧疑然太史皆屏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震已而雄之正寝忽元武见龟大如钱朱蛇仅。若彳董每行必相逐二帅拜之藏以银合置於城北楼真武庙明日启合视之龟蛇皆死矣。。

燕王遣王子班耶律大石（改作达实）林牙充西南路都统以牛栏监军萧遏鲁

（改作赫噜）副之领奚契丹骑二千屯涿州新城县。

马扩之说燕人也。仅脱身而归然燕王亦怀惧既议遣使随以兵屯新城。

金国遣徒姑坦乌歇（改作图克坦乌页）高庆裔充通问使持书来议军事。

先是金人缘朝廷遣曷鲁（改作赫噜）等归不遣使疑吾有谋故未尝先报军期遣其弟故论（改作古伦）相国（删此二字）勃极列（改作贝勒）及小国王等军破中京取云：中退屯於白水泊阿骨打（改作固达）亲领兵数万来会。又闻童贯举三路大兵屯边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与群酋（改作臣）议以不报军期其曲在彼深恐朝廷径取燕地便入界守关不得岁币遂遣徒姑坦乌歇（改作图克坦乌页）高庆裔充通议使乘船至登州来朝。且自临军乘机措画。

金人国书五月日大金皇帝致书於大宋皇帝阙下因旋使传继附音函会当命伐之时未报克期之约方将并采取爰审前由来书云：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兵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不言西京就便计度以此遣兵征讨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见胜捷即令拘回次得行营都统报状初到中京委谕款降不为依应即日攻破外兴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因效尤以为虽已示威本奉吊伐。若便攻拔虑益伤民候收。

辽国欲将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无何潜觉脱身逃遁只获行宫并女二名文武臣僚续往西京应朔蔚及西南路招讨司一带诸州县镇部族军戍悉皆款附後有西京德州两处相次背叛累行招诱竟不自新军令既陈无由可遁右遇兴中府左右合聚兵众约馀五万纵徒逆战杀俘殆尽後知契丹昏主窜於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馀处所并已归降夏台亦遣人使来议通好鞑鞑愿输岁贡继久称藩燕京一处留守国王耶律淳僭号称尊恳诚告和未审便行攻伐或别有朝旨即日敌国新收义当存抚愿为亲幸以快輿情由是亲临安慰怀睦邻邦前书已差大傅童贯领兵相应虽未报期缘兵马已到代北边陲虑昏主逃入贵界曾牒代州幸无容纳谅已必知而。又不为夹攻及无照会致使难见自来计议事理的实今据前後往复因由意或如何冀示端的盛炎在候顺迓天休今差孛堇乌歇（改作贝勒乌页）高庆裔等充通议使副及管押苏寿吉家属前去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五月二十六日癸未种师道裨将杨可世为大石（改作达实）林牙掩败於兰沟甸。

师道裨将杨可世闻燕人久欲内附。若王师入境必箪食壶浆以迎乃将轻骑数千直欲取之至兰沟甸为大石（改作达实）林牙所掩大败而还淳益师三万馀人渡白沟挑我军我军遇之。又北初贯至高阳召知雄州和洗询利害洗深言师出无名今宣抚司既至势不可已乞。且案兵观衅仍戒严帅臣母得妄行引惹张皇生事贯乃降旗榜称奉圣旨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吊民伐罪出於不得已而为之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又造白心旗欲给向化之人命洗兼统制副种师道。

二十九日种师道进兵白沟为大石（改作达实）林牙萧干掩击不战而还。

师道兵至白沟营幕初定或报曰：河北有警师道节制诸军如贯素约指挥诸将曰：燕吾民也。苟王师力能接纳自来归附但坚壁为备必有内变切不可杀一人尔等为我约兵卒遵依圣旨及宣抚司约束诸将既行杨可世即遣骁将赵明持黄榜旗往付之比明贼（改作敌）已对垒矣。明据桥陈其祸福或有欲榜帜者亟致与之大石（改作达实）林牙看讫毁彻骂曰：无多言有死而已语未竟矢石如雨我军不为备。又拘节制。

驰以报师道曰：兵刃既接安能束手就死战将有功诸将。又曰：若不血刃使和洗坐受其赏则我辈何故而来可世勒所部将士临河分遣赵明麾众击贼（改作敌）契丹隔水扬旗指挥骑卒随指而西可世谓诸将曰：下流必有可涉处须分兵据之会师道遣泾原将赵德来援遂呼曰：急前德未及往贼（改作敌）已渡水驰鹜德老将识利病亟避之可世大呼骂曰：匹夫安得辄北何以报国恩即舍河桥亲往战焉贼（改作敌）分左右翼围之赵明兵孤亦摧败可世中铁蒺藜箭及膏血流满靴怒发裂眦鞬臂以捍口衔堕两齿胸腹中流矢亦手杀数十人得免是夜契丹有奔突意属四边将列声金鼓贼（改作敌）惕惕（删此三字）疑我出兵遂不得前渐晓方觉即引众而来我军坚壁不能逞而还翼日西路辛兴宗驻军范村贼（改作敌）将萧干登孤山张A 1 据胡（改作行）床以觐我军须臾引去良久贼（改作敌）兵来战前军王渊刘光远翟进降将赵翎各勒所部兵接战贼（改作敌）大奋力围诸将於山下渊中枪几堕马胜败未决兴宗遣中部将杨可世援之。又亲出军门以上将节钺督战贼（改作敌）遂退和洗劝师道斩前军统制杨可世号令诸部以明宣抚司出旗榜本意师道以可世贯之爱将洗谓此何异穰苴之斩庄贾不惟可能惩戒後。且使虏（改作辽）人知朝廷无意用兵师道竟不从兵革自此始矣。。

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秘书郎王介儒都官员外郎王仲孙赍书同马扩来雄州宣抚司。

先是童贯遣张宪赵忠赍书遗燕王燕王斩之。又令赵翎差使臣谭九殿直等数人说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献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斩之宣抚司知游说不行遂遣种师道进兵压境问罪募马以往马有胆气口辩抗论不屈燕王惧遂遣王介儒来。

六月三日庚寅种师道回军雄州再为掩击童贯劾奏师道责官致仕。

种师道既知辛兴宗兵亦挫心颇犹豫。又受宣抚司牒令与诸将议乃请洗可世等共议云：宣司令师道与诸公共议可即回归诸帅皆谓非得西师兵力不济闻辛兴宗西路兵亦挫契丹。若未易图不。若回兵雄州乞暂休兵再议去就和洗以为彼此初无战意惟可世擅过界讨杀致兵结不解今虏（改作敌）才对垒而我遽归自示以弱如彼乘机袭逐事。且不测师道令洗作议状禀宣抚使司初朝廷从附会之词谓一。

举可以下燕望不及此而师道兴宗皆表以贼（改作敌）势大挠贯命两道皆解

严令至可世谓师道曰：贼（改作敌）兵方陆梁未可以指屈今知我有还意无功而归气沮疲乏必袭吾後曛晚发辎重半夜进军使锐兵为殿比贼（改作敌）知用轻骑尾击我至古城鏖战五军乱师道几不免甫达雄州贼（改作敌）兵大至宣抚下令止军不得入城中外号呼门不能闭可世与婿马彦传大将杨惟忠（邀截）战於城下贯遣辛企宗永宗领胜捷兵援之时天黑暗北风大雨震雹如拳宛我军不能相视自午至申风雨愈急师道遽呼马与监军崔诗联骑而奔契丹遽以败盟诟我追至古城南我师望南而溃虏人（改作敌师）亦遽北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相枕藉不可胜计先是既以招抚为名贯下令中军不许妄杀人及虏（改作敌）骑犯我师皆不敢施放矢石听其杀戮故虽诸将亦愤然，於是贯以契丹尚盛未可图奏劾种师道天姿好杀临阵肩輿助贼为谋以沮圣意和洗不从节制乞行军法侯益同探不实妄请兴师诏种师道押赴枢密院责授右卫将军致仕和洗亳州团练副使筠州安置侯益知濠州。

种师道责官谢表曰：领表奉告命责臣右卫将军致仕者总戎失律误国宜诛厚恩宽垂尽之年薄责屈黜幽之典孤根以托危涕自零（中谢）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旧族读智囊之遗策知黄石之奇书妄冒功名以传门户荏苒星霜之五纪始终文武之两途缓带轻裘自愧以儒而为将高牙大纛人惊投老以得侯属兴六月之师仰奉万全之算众谓燕然之可勒共知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时才非应变筋力疲於衰残之後聪明耗於昏瞶之餘顿成不武之资乃有罔功之责何止败乎！国事盖有玷於祖风深念平生大负今日岂意至仁之度不加已毫之刑俾上节麾亟归田里乾坤施大蝼蚁命轻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睿知有临神琥不杀得驾馭英雄之要道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临敌失机不出求全之过计念臣守边积岁尚收可录之微劳许免窜投获安间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发以数愆烟阁图形既已乖於素望灞陵射猎将遂毕於馀生。

康随跋曰：宣和壬寅岁四月十一日保静公自泾原帅被旨差充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司都统制从本。

司之河北招纳北人盖从河北沿路宣司申请也。宣司时已离都下公上章乞过阙日面对未上达间有旨促公便道趋本司公到高阳见宣抚使童贯极言其不可其略曰：前议某皆不敢与闻今此招纳事安可轻举童公曰：已得圣训不得擅杀北人王师过界河即箪食壶浆来迎特藉公威名以治众耳庙议已安定可改易乃大书圣训於黄旗植立军中以誓师。且督公行前月二十二日前军过界河已有北人迎敌既不敢与之交兵姑避其锐而已统制官杨可世与麾下将佐数人士卒被伤者甚多遂却军

（复回）界河之南滨河驻兵北人无日不来侵轶我军一日隔河问我师出之名公遣属官康随以河北安抚申北人申陈乞事以答之乃曰：安得此言箭发如雨以射我众公翼日乃遣康随诣宣抚司告以北人之语。且禀进退之命移兵暂回以候取旨六月三日黎明军回北人追袭直抵城下属大风雨兵士自相蹂践弃掷兵仗满郊至晚宣司

令营寨於雄州城外公坐失机会罢兵南归相继邸报有此谢表公关陕名贤之後筮仕五十年间提兵所向何战不克何城不下而此役初不与谋中则强委任之。又兵之节制皆不得专考其行事罪有所归矣。因传录於瓦桥州署之西斋他日关中亲旧间或有见问者当以示之绎味表词可以见公之本末云：是年八月十四日康随记。

賜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校勘记。

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绵袍铁帻（绵误作锦）宣和间始令其子继之（继误作约）是日白虹贯日人人骇异甚（甚字衍）。

或犯天河河鼓等（天河一作天津）及无照会至始难见自来计议事理的实（至误作致始误作使）渡白沟挑我军（挑应作迎）。且案兵观衅（案应作按）比明至贼已对垒矣。（脱至字）可世中铁蒺藜箭及骨（骨误作膏）先是童贯遣张宝赵忠赍书遗燕王（宝误作宪）我军不能相视（相视一作视敌）明旦声金鼓班师贼知之（脱之字）侯益讠同探不实（讠误作讠同）孤根有托（有误作以）读智囊之遗策（智一作皂）妄意功名（意误作冒）而臣智昧乘时才非应变（智一作昏）宣司（应作宣抚司馀同）遂勒军复回（勒误作却）因附录於瓦桥州署之西斋（附误作传）。

●卷八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尽十二日己亥。

宋昭上书论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决先败盟（删女真至此六字）。

奏曰：臣闻犬戎之性不可以信义结去来无定叛服不常虽成周盛世犹有豸严狁之难自古御戎未见上策汉唐以还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御之之术率非良策皆不足为盛世道故略而不论迄（删臣闻七十三字）我有宋（改作我国家光宅四海）寰区之内靡不归顺而景德中亦有澶渊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贼（改作敌）势瓦解当是时乘胜逐北则腥膻之种（改作契丹之兵）无噍类矣。真庙圣慈深厚特以两国生灵为念故扩天地之量贷蝼蚁之命（删贷蝼至此五字）啖（改作许）以厚利与之议和为天下後世万万年安全之计故虜（改作辽）人谨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马（删此三字）者诚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圣圣相承明明继照虽睿知神武尧仁汤德足以柔怀然实亦恃此为长城神宗皇帝熙丰之间锐意北伐选将练卒积谷理财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间仓廩实府库充貔貅之士无不一当百万是时鼓噪而。

前则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兴王之地不忍骚动安可快一时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终莫之举也。陛下即位以来御戎之术实得上策虜（改作辽）

）使之来宴犒赐予恩数曲尽故怀德畏威向风慕义稽首称藩介冑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咏歌历观三代以来倾心悦服至诚革面莫如今日实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自王黼童贯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兴边事致烦宸虑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仓廩府库为之一空官卒兵民死亡无数前所奏陈悉皆诞妄财用尚可复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国害民罪不容诛臣愿断此数人头以谢天下不唯慰安虏（改作燕）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音无复猜忌谨守盟好，庶几奸臣贼子欺君罔圣妄兴边事侥觊功赏者有所惩戒臣固知陛下圣慈不忍诛戮臣下然此数人不诛则虏（改作燕）人之猜忌未易可解臣愿陛下勿以驭贤臣之礼驭此奸贼则不胜幸甚臣间虏中（改作北边）频岁不登斗米千钱虽或请和恐非本意特出於不得已耳万一养锐数年岁谷小秋高马肥士气稍振复来侵扰则干戈相寻无时而已较其利害轻重则奸臣数人之诛不足恤也。。又况李良嗣董才皆北虏（改作庭）叛臣心怀怨望故附会边臣撰造虚语欲假中国之势以复私仇耳实两朝之奸贼岂复忠义之可望哉！臣窃料议者谓岁赐浩瀚虚蠹国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场之本意也。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於榷场岁得之息取之於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比年以来榷场之（删岁得至此二十八字添一其字）法浸坏遂耗内帑臣愿遴选健吏讲究榷场利害使复如祖宗之时则岁赐之物不足虑也。或者。又谓九州中国之地皆沃饶膏腴之田岁得甚厚是曾不虑屯戍守御之备战斗犒赏之费岁几百万计耶贪其所得既不足以偿所失而。又战斗死亡之士横被屠戮之民几人也。哉！徒有辟国之虚名而无补国之实利或者。又谓山後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改作辽人）为备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删今至此六字）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皆由边臣用人无术致探报者利於所得恣为诞漫帅臣庸暗更加缘个希妄议边事侥觊功赏或者。又谓北虏（改作辽人）比年以来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横亘千里势已窘蹙愿与女真。

合从腹背攻讨则扑灭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灭一弱虏（改作国）而与强虏（改作国）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徒为女真之利耳。且北虏虽夷狄然久渐圣化粗知礼义故（删此虏至此十五字改作辽人二字）百馀年间谨守盟誓不敢（改作肯）妄动者知信义之不可渝也。今女睦刚狠（改作勇）善战斗茹毛饮血（删此四字）殆非人类（改作易敌）北虏（改作辽人）以夷狄（改作全力）相攻尚不能胜傥与之邻则将何术以御之不过修盟誓以结邻国之外好而已本朝与北虏（改作辽人）通好百有馀年一旦败之女真果能信其不可渝乎！异日女真决先（删此字）败盟为中国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虽使伊周复生不能易此议也。臣。又闻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臣窃谓凡今之人臣不负陛下采访之意爱君忧国论奏忠赤

者间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营私苟求陛下富贵者不可胜数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见死者岂得已哉！诚以国之大大事实系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达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犹人之一身中气痞隔阳不降阴不升则百脉不调四体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虽有良医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腠是正宜投药石之时也。臣愿为陛下出疆说谕虜（改作辽）人比因虜中（改作北朝）忘失虜（改作旧）主深虑扰攘之际疆陲不戒奸人作过边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边果有群寇妄托北朝惊劫边民虽降处分不得杀戮止牒北界去可行捕捉窃虑尚怀疑贰妄兴兵马务在谨守祖宗之盟无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胜则许求援於中国报使复来厚加恩礼以释其疑使之外女真内屏中国则陛下奠枕永无忧於北顾百姓安业得尽力於南亩实天下万万年无穷之利古人谓夷狄相攻中国之福正谓是矣。（删古人至此十五字）臣固知疏远微贱辄以狂瞽冒犯天威难逃诛戮然臣闻忠臣徇义志士徇名故忠义发於内则鼎镬忘於外爱君之心切则虑患之志深也。况顽石五色尚有补天之功愚夫千虑岂无一得之长愿陛下勿以人废言留神听察则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不灰之高燭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陕州灵宝知县日因论列陕右钱法蒙恩召对面奉德音欲除监司旋致烦言犹叨贰郡未到任间复蒙。

圣恩除臣提举江南茶盐事以岁课增衍。又蒙特转一官臣每以未能仰报天地为恨今日复睹奸贼敢尔欺君义当竭节图报涓埃是敢僭越辄贡刍蕘万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断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动神灵激昂士类北虜（改作辽人）闻之恩归陛下则臣报上之疏足矣。倘或上误圣聪置诸鼎镬亦臣之所甘也。惟陛下择而处之书奏枷项编管连州宋昭相州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贯蔡攸等师既行即降旨妄议此事者必罚无赦执政廷臣皆不敢言独昭上此书论之书既上王黼见之大怒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靖康元年臣寮言宋昭书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诏赴都堂审察。

六日癸巳宣抚司礼待王介儒等发归。

茆斋自叙曰：二十七日同王介儒来起宿涿州次见走马者数辈皆夺到南军刀枪鞍马者。又有兵卒往来介儒云：两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今一旦见此凶危之事甯不恻怆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仆答曰：兴废殆非人力今者女真逼燕燕人如在鼎镬皇帝念故疆旧民不忍坐视是以兴师援救。若论父子之情谁本谓的父耶知有养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删。若论至此二十七字改作耳字）介儒笑而不答食时至新城介儒云：四军大王在白沟令勒留南使是夕宿外驿介儒云：恐见四军更须婉顺此行危险不易至此无犯虎狼（改作四军）之怒则事济而身全仆曰：四军不能止女真侵轶之患而於一介使人手无寸刃何足伸威。若言不及理某有死耳敢忘全燕安危存亡大计哉！仆窃料四军以昨日王师小衄故有留使人之意密使人访之昨日之战王师

北来耶为复燕人南攻也。既而云：燕师乘隙攻掠仆曰：留滞一日耳无害也。四军令大石（改作达实）林牙来相见云：南北通好百年何为举兵侵夺地土仆答曰：朝廷缘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献还燕地每以温言答之不敢信从近。又得其文牒具言已据山後如南朝不要燕地则渠国自取之朝廷不得不发兵救燕林牙作色云：河西家（谓夏国）累次上表欲兴兵夹攻南朝本朝每将表章封与南朝不肯见利忘义听用间谍贵朝才得女真一言即便举兵仆答夏国虽累形（改作有）不逊之言然数十年间何尝侵得南朝寸土女真所言实有应验本朝不唯救应燕地亦欲自固边隅林牙。又云：君为使人。

何得与刘宗吉结约仆云：贵朝诸公深曾理论顾仆乃招纳使耳林牙云：以两国和好不欲留使人食罢可行为传语童贯欲和则仍旧和不欲和请出兵见阵仆归过白沟至种师道营仆独扣辕门有统制官杨惟忠来迎入见师道略语燕中事仆因语种曰：凡事军必居高阳以利战道今公营东西北背逼林木恐贼乘风声而来兼白昼眺望亦费（目力）盍少迁之既而师道果移营介儒行问曰：军南迁何也。仆给曰：此更戍耳晚抵雄州入小使驿仆见童贯幕府官属环拥於後贯询燕中事宜仆具以所闻於刘宗吉者对幕属往往顿足抵掌切齿而怒盖诸公方以契丹为复盛如仆所言直易耳。又当时种师道杨可世皆失利於白沟方奏削雄州帅和洗高阳关路帅侯益以为探报不实故恶仆直言燕中之虚机宜王麟者属声言马某可斩贯因麾幕属退独谓仆曰：事尚在但勿与诸人言仆趋出幕府诸公遮路交口诮责贾评曰：吾曹不合不预教之耳仆曰：闻国家乘时复燕要在因险固而用燕人永为北塞藩篱方燕人离心日思南归而燕之精锐不满千骑耶律淳新立而女真已平山後事势逼蹙实见如此所以对太师尽言之不晓诸公恶言此保也。。且仆捐亲爱入不测之虏（改作地）实以国家安危存亡所系。又肯从诸公教语不对以实致误军国大事乎！众甚不乐时宣司议令种师道退军雄州师道力陈兵可进不可退邻敌在迩退必掩袭宣司遣参谋刘往谕之师道复不从已退果为燕兵所袭伤拆甚众军既入雄州皆上城介儒望见问之仆给曰：此陕西六路军马方到耳宣司委刘贾评王麟李子奇于景李宗振等携金玉茶具往驿中说话宾主皆谈上好云：已奏禀朝廷。且欲仍旧但未得报介儒云：燕人久属大辽各安乡土贵朝以兵挠之决皆死战於两地生灵非便仲生云：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仆答曰：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复嫁女真耳二人相顾大笑（删仲生至此五十七字）居二日以客礼见童贯毕作报书以铁骑送介儒等归。

蔡攸至雄州。

《北征纪实》曰：童贯败河朔之民故谓贯反及攸至皆沿路载斗焚香，或以手掬香炽之。且白其事而攸本与贯表里不能有所正也。。

十二日己亥宣抚司奏到诏班师。

宣抚司奏到上闻之亦惧诏班师令诸将分屯。

童贯作书约辽国李处温使为内应。

马扩既归童贯问契丹家谁为首台马曰：李处温良嗣不觉喜形於色贯召良嗣问良嗣对曰：良嗣旧在大辽与处温结莫逆交後论及天祚失德事欲与良嗣同约南奔尝於北极庙拈香为盟欲共图灭契丹今良嗣南归北极庙中之约必不虚设。若良嗣书到必以内应贯即令良嗣以书约之募谍者投书约马柔吉等令结义士开门迎降拘执契丹转祸为福往年沥酒北极庙归朝灭辽之言後处温等令子以帛书来答大率言伺隙密遣人速报相应之意欲俟王师逼燕为内应。

赵良嗣与李处温《书》曰：窃以天厌契丹自取颠覆兵连祸结弥历岁时旧君未还新主孤立扰攘之餘仰惟劳止不审迩辰台用何似伏惟眷聚上下均福顷年台旆自中朝使还植与相迎於良乡之驿舍具道朝廷礼乐文物之盛痛愤北戎腥膻（删痛愤至此六字改作契丹二字）残酷（添生民字）之弊至才腕太息既。又执手於中京景昌门外之邸中极言戎狄（改作契丹）所以将亡之状议既决乃使不肖先归朝乞收复幽蓟故地汨汨许时未克厥志上方稽天之讨察时之变至於今日然後不肖言行计从阁下闻之必已大喜自古戎狄之兴（删此四字改作兴国）未有。若女真如此之速辽东辽西已为奄有前年取上京今年取中京遂破云：中如摧枯拉朽所在肝脑涂地腥闻於天山西良民所遭如此，岂不痛心疾首邪（删所在至此十五字）尚虑女真（删此二字）乘已胜之势下居庸之孤城为之柰何我燕之人必引领南下已有来苏之望上欲拯民於水火乃遣太师楚国公领重兵百万将次於境上伐罪吊民霈如时雨已号令八路将帅以至於不校毋得荼毒良民应天意顺人心扩幽蓟安生聚集此其大略也。如或昏迷不恭邦有常宪燕地褊狭幅员不过数百里已患女真之侵疆。且虑旧君之复至军兵日益困赋役日益重此正契丹运尽天亡之时也。虽有智者何以为谋契丹五京已亡者四区区弱燕，岂能孤立阁下与诸庙堂大臣，岂不共知耶善为契丹之计者莫。若劝诱新君以全燕之地来献於朝廷以安元元以保骨肉策之上也。如新君执迷及左右用事之人不明於祸福请阁下密结豪杰拘囚首虏（删此四字）壶浆箪食开门迎降使阁下世享富贵长守全燕以伸前日之志策之次。

也。阁下父子有志於此适丁斯时千载一逢莫如今日时哉！时哉！不可失也。已奉敕旨如其旧官来降者即以旧官处之功高者别加厚赏以次者事毕日任便复业恐阁下欲知之毋或迁延自速倾覆祸福逆顺指日可待俟来报以慰我思。又与李刘范马柔吉等书云：顷年沥酒於北极庙中以归朝灭虏（改作辽）为誓倏忽十年未即如愿今幸朝廷遣大臣领兵百万将次於近境足下速集义士开门迎降如能拘执虏囚（改作燕王）可以变祸为福虏中（改作契丹）五京已陷四京矣。如能完我（删此二字）全燕人以归中国则是足下阴德与时无穷可以坐享富贵矣。勉旃勉旃人回希来谕。

处温令李回书云：顷自白拜别时接音讠毛耳可得闻目不得见至於燕饮谈笑每思而念之与待制数尝发言灭虜（改作辽）为誓近岁间内外相凌盗贼竞起虽分五路已陷四京仅有幽燕孤危将亡甚於累卵无计解其纷难也。A 1 历数之将尽相公自入枢廷顿变白首夙夜不遑怀履薄临深之惧东虜（改作女真）近日复有深入虑遭族诛之难不思往日之非惟念今日之咎愚闻慎密然後事济兵以诡道制胜大宋未有所行先形於外。若议兴行深宜密速愿救燕乡无告之民戎酋（改作天锡）成立全是相公与北枢萧公李密学处能等同立新分付得军兵事与南北面同勾当兼处分速集义士今月二日自状自备三千甲马武勇人准备防女真南来已准奏行近戎主（改作天锡）助添招军赐得七万贯及有枢吏兵刑太原山甫少卿累次於处有言亦有向化心待与耶律策高勰马谔等同志彭城范与韩堇山西路押军近日并无文解来不知存在所有文字待范来获便处管分付到相公似有风闻此事待方便呈将来书示北遂趋参善保台严谨持六候问不具表弟守太常少卿知随驾翰林医官院使痿同勾当在京军兵李上。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许涵度校刊。

※卷八校勘记。

自尔圣圣相承（脱尔字）无不以一当百（脱以字）欺君罔上（上误作圣）君为使人何得为刘宗吉结约（下为字误作与）今公营东西北皆逼林木（皆误作背）直言燕中之虚实（脱实字）厉声言马某可斩（厉误作属）复不从已退（从一作得）候来报（侯误作侯）。若议兴师深宜密速（师误作行）同立新君（脱君字）近日并无文辞来不知存在（辞误作解）比遂趋参善保台严（比误作北）。

●卷九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亥，尽九月二十三日己卯。

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死（改作卒）。

燕王自马扩之归。又闻天祚之信忧惧成疾是夜疾笃死无嗣萧干立其刀萧氏权主军国事号皇太后改建福元年为德兴元年天祚闻淳死下诏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示闻以智取古今定论历数难移是以圣人戒於盗窃故秦晋国王耶律淳九族之内推为叔父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趋朝不拜文印不名尝降玺书别颁金券日隆恩礼朕实推崇众所共知无负於尔比因寇乱遂肆窥觊外徒有周公之仪内实稔子带之恶不顾大义欲偿初心任用小人谋危大宝僭称帝号私授天官指斥乘輿伪造符宝轻发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贾为翊戴之臣以佞媚狙诈处清密之任不逾累月便至台阶刑狱滥冤纪纲紊乱恣纵将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於涂炭天方

悔祸神不助奸视息偷存未及百日一身殄灭绝嗣覆家人鬼所讎取笑天下而。又。

辄申遗令擅建长秋妄委妇人专行伪命其逆臣处温父子同恣贪婪杀戮无辜助为不法众心离散立致分崩狼狈荒迷容身地针罪诚难贷令必在行假其馀生庸示宽大据耶律淳大为不道弃义背恩获戾祖宗朕不敢赦应所授官爵封号尽行削夺并妻萧氏亦降为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据皇太叔并妃别无关碍更不施行其封爵懿号一切仍旧呜呼仰观天意俯徇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後之为臣子者可不慎欤。

初燕王病卧於城南瑶池殿李父子与陈泌等阴使奚契丹诸贵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笃处温托故归私第欲闭契丹於门外然後乞王师为声援契丹知遂不果後永休县进纳人傅遵说随郭药师入燕被擒告说李处温父子常遣易州富户赵履仁刘耀赍文字通童贯欲挟萧后纳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刘耀均州团练使见充宣抚司准备差使萧后引问处温等示其前後罪犯遂无以对处温赐自尽子凌迟处斩籍其家赀得见钱七万馀贯金银珠玉称之自为宰相数月之间四方贿赂公行初处温父子闻天祚播迁劝立燕王僭号以图恩幸及燕王死後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亦遣人北通金国俟其大军之来期以内应一南结童贯愿挟萧后纳土以归皆非至诚盖所以宛转欲为身谋而至此反为身害朝廷抚定燕山府追封处温为广阳郡王子保甯军节度使以本宅为庙。

《北征纪实》曰：李处温者辽国故相李俨之子也。尝谏天祚以国危使奉中国不纳及九大王立以推立功而相之与四军大王者对主国柄後。又辅萧后说肃后归朝乃密遣人通好二帅约日以燕山降及萧后归而二帅失信不能周旋於其闲事泄处温为四军所杀而抗王师矣。虜（改作燕）人知其国。且亡而中国必欲故地也。是以不战而听顺谓中国既得所欲而彼尚可假中国之势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国之意期於必灭之而後已是以虜（改作燕）人後复说女真犯（改作入）中原倾我根本皆以复讎也。中国失之甚者尤在，於是。

又曰：辽既无主群臣乃即燕山立其叔九大王耶律淳号天锡皇帝遂降封天祚为湘阴王适乃中国犯盟不惟我师不堪战。且九大王者素得人心我。又不直是以破贯如拉朽然及闻败群小大沮一帅议退。

师上意亦欲。且罢将复与九大王约旧好独王黼力主之百端激上意以成其奸因从经抚房降御笔以饬二帅曰：狗性从头杀便会走（删曰：狗至此九字）会九大王者适病死而辽人奉其妃号萧后为主故辽势更炽，於是再出师矣。。

七月二十六日壬午王黼再议兴师。

童贯蔡攸自瓦桥关莫州回河间府忽知中山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而来者皆以契丹无主愿归土朝廷为言朝廷犹豫未决间太宰王黼欲功高蔡京力主再兴师议手诏优允，於是悉诸道兵二十万期九月会三关诏贯攸母归异议者斩，於是伐

燕之议成矣。。

八月丁亥朔检校少傅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进兵。

封氏编年曰：朝廷以检校少傅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代种师道为都统制耀州观察使刘光世代辛兴宗同州观察使何灌为副统制。又分广信兵驻安肃遣张思政权领赐延庆旌幢七宝金枪御袍束带以宠其行议两道进兵延庆复营古城光世灌驻兵广信此时契丹以连月塞上无警留兵新城主将四军大王萧干太师大石（改作达实）要牙以燕王淳病先次并入燕结谋策立萧后不暇来白沟延庆瞰亡数遣将郑建雄李绍等渡河侵掠俘获甚众而牛栏监军领本族契丹会乡社丁出没於广信界光世出兵迎战其将冀景赵明任明等首摧贼（改作敌）锋万计贯表其功擢光世威武军承宣使宠锡甚渥俄诏华州观察使杨可世复赴朔方宣司听候差使贯令守安肃军时汉燕良民转为忧苦尝思南归未有以发因光世兵至往往来降。

宇文虚中子论收燕山利害。

契勘契丹二百年强国方其盛时自处尊行僭中国之名号（删僭中至此六字）指岁赐为献纳招携附属力制方夏今来遵奉睿算按兵临边曾未半年戎虏（删此二字）震威怀德亟遣使人祈哀请命其言逊顺至有虽循旧制惟命是从之语盖自三代以来摧强敌为附藩未有速於今日者今欲尽复燕山或使纳土临以大兵假以岁月固亦可致但天生夷狄不可尽灭（删天生至此八字）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具合计议事如後伏乞朝廷集议详酌施行一兵有胜负乃古今之常理。若十万全军出塞攻取涿易未拔或虽得涿易而守备未。

完人心未固聚兵至燕燕未肯下相守半月以上攻之不拔後无援军粮道不继利害如何一今来夏人竭国点集次第甚大。若以此兵逆旧虏酋（改作主天祚）自西而来我军攻燕未下相遇於燕城之外其利害如何一女真兵马见在中京我军十万未必能围合燕城女真守约不遣助兵入关其利害如何一。若我兵未能下燕女真入关一举而拔掠为空城以城归我不惟缮守费力。又恐为夷（改作敌）所轻其利害如何一契丹昨来遣使女真愿为附庸女真不纳求附朝廷观其意盖是畏女真爱中国避强悍归仁义今西夏以重兵压云：中狡诈窥伺托为存亡继绝之言其意甚远。若契丹北为女真所拒南为中国所弃收拾馀烬翻然决计乘夏人聚兵之地割地以为约积粮以养兵不惟王师入燕为所牵制亦恐他日西北边事未有甯息之日一。若大金取燕不得之後却与开纳许之以称藩比之今日未举大兵其恩威两全利害如何一。若果得燕地一府九州五关三十馀县。又逐旋筑寨建堡营置守备人兵粮草调发措置何所从出一女真兵马或为夏国劲兵所挫，或以久客远征一旦归国我未得燕或得燕而守备未固与女真大兵声势相远其利害如何一。若得燕之後胡虏杂类（改作关外别部）依附旁近险阻或通款旧酋（改作天祚）或别立酋长（改作新君）西后偿可久戍北兵不可倚仗永远警备利害如何一。若西夏大兵助送旧酋（改作天

祚)不能入燕不得志而归蓄怒乘虚却於陕西河东出没牵制作过其利害如何窃谓今日为国家大计须期永久安逸不费兵马钱谷公私事力坦然无北顾之忧费省力暇过於昨来与契丹通好时方为稳便。若兵连不解征伐防托或灭虜之後(删此四字)调发劳费大过於未用兵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计。

九月三日己未乌歇(改作乌页)等至国门诏以赵良嗣充馆伴使起居郎檀棹充馆伴副使中使李琮童师礼就班荆馆押赐御筵。

燕云：奉使录曰：乌歇(改作乌页)高庆裔行次多是理会旧例计较礼数如乞就都亭驿安下上殿赐宴差馆伴使副之类童师礼传圣旨令臣良嗣谕与使副贵国兵屯白水泊虽已多时亦有未是处契丹旧酋(改作主)元未曾捉得亦未杀了。又闻契丹旧酋(改作主)走入夏国借得人马过黄河夺了西京以西州军占了地土不少不知来时知子细否使副答云：来时听得契丹。

旧酋(改作主)在沙漠已曾遣人马追赶次第终须捉得兼沙漠之间系是鞑鞑蒯古子(删此三字)地分此两国君长并已降拜了本国待走那里去国书中已载矣。。

十一日丁卯引乌歇(改作乌页)高庆裔见於崇政殿。

乌歇(改作乌页)高庆裔上殿跪奏曰：臣等来时大金皇帝传语大宋皇帝为契丹昏(改作旧)主无道因举轻兵再伐辽国大获胜捷所有旧汉地事专遣使人等稟议上遣师礼传旨谕以谢大金皇帝远遣使人到阙所有回答国书待亲笔写去以见相待厚意契丹昏(改作旧)主尚在沙漠早捉了甚好有计议等事可诣宰相王黼赐第商量上待乌歇(改作乌页)等甚厚屡差贵臣主宴赐金帛不费至辍御茗调膏赐之引登明堂入龙德宫蕃衍宅别御离宫无所不至礼过契丹数倍而庆裔渤海人尤桀黠(删此三字)颇知书虽外为恭顺称恩颂德不绝词而稍稍较求故例无虚日如乞馆都亭驿乞上殿奏事朝廷以两国往来之仪未定请姑俟他日况契丹修好之初未尝如此庆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证朝廷之非请载之国书为据朝廷不得已皆从之乃赐金帛袍段与夏国锦褐皆辞而不受。

十三日引诣王黼第计事乌歇(改作乌页)等庭趋讫升堂讲宾主礼而。且受回书。

汪藻谋夏录曰：乌歇(改作乌页)辞圣旨谕使人燕中无主止是四军领兵为边患及挟女主猖獗岂金国可容早擒之为佳乌歇(改作乌页)庆裔曰：四军夔离不(改作古尔班)渔产汝何人敢尔哉！回本国当奏陈时朝廷屡以胜契丹欺虜(改作金)人而有一四军不能制反仗虜(改作金)人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辽人知易州高凤遣僧明赞诣宣抚司约来降。

封氏编年曰：知易州高凤与通守王共议云：天祚播迁燕王厌世女主初立谋迁汉人或闻欲行诛戮汉人被害吾辈安得奠枕今者南国宣抚被旨吊伐汉人往往南

归今萧干林牙见在燕京可密遣人归款南朝使南兵来此内外相应尽杀契丹我辈可免日後之苦遂谨诺得僧明赞令来宣司赞具说汉人朝暮延颈望日俟天兵欲归王化积有岁时今者伏闻朝廷诏词宽厚檄榜丁甯。又闻宣抚司日收归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师通守王少卿专遣明赞来见宣抚欲乞择起兵月日来抵易州当以内应诛戮契丹伏候钧旨贯既察来情。又使刘延庆。

审问真实密令明赞先归期以二十日约天兵前到城下贯许以事济口赏之以官先次厚劳令归。

十七日癸酉宣抚司檄刘光世令应易州。

十八日甲戌乌歇（改作乌页）等入辞於崇政殿差赵良嗣充奉使大金国国信使兼送伴武显大夫文州团练使马政充同送伴阁门宣赞舍人马扩充国信副使。

乌歇（改作乌页）等辞上令童师礼传旨契丹昏（改作旧）主尚在沙漠早捉了当为彼此之利今来国书事目并系亲笔写去以见相待厚意。

朝廷国书。

书云：使航存至聘礼增华载修睦之勤益稔缔交之厚。且承亲临军旅远抚封陲用申吊伐之二以讫威怀之略逖闻风义深慰忱诚自审举军至西京即遣童贯等领重兵相应河北河东两路屡败契丹俘馘甚众军声蚤震谅已具知所有汉地及夹攻等事并如昔遣赵良嗣所议与累次国书并马政所赍事录大信既定义无更改其余具如《别录》大军屯驻并边已久冀敦守信约来应师期共成取乱之图永洽善邻之契候当秋凜顺保天和今差大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赵良嗣等充国信副使有少礼物具诸别幅。

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事目。

一昨遣赵良嗣计议及累次国书所载并令马政赍执事录所议汉地等事系五代唐以後所陷营平幽涿蓟檀顺蔚朔应云：新妫儒武寰等州旧汉地汉民内幽州系今契丹所称燕京其馀州县有契丹废并及改正名号去处候收复讫彼此画定封疆一自闻举兵到西京即遣太师童贯等领兵相应大军自今年四月以後屯驻河北路极边累与接战大获胜捷依元约合夹攻以未见金国进兵夹攻未曾深入缘契丹日近犯边。若因追袭乘势尽收燕地不须夹攻外。若未收复即合依元约夹攻所谓夹攻者系本朝自涿易等处进兵至燕京金国自古北口等处进兵至燕京西京管下汉地候收复燕京毕日彼此夹攻其汉地外地土合属金国占据一契丹旧主见在天德军北夹山一带藏泊见带领所借夏国兵马及勾取朔州等处正军乡军护卫欲御敌金国燕京见般送银绢赴旧主处赏设夏国来人兵其旧主。若不<巢力>除於金国终为後患一夏国素务矫诈昨闻尝遣使诣金国贺功其实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诋毁金。

国甚切及勾集众兵借与契丹闻累与金国接战已占据契丹金肃州河清军天德

军云：内州。若不讨伐常作提虞必为金国深患其诋毁文字可付与使人近据河东路缴到金国深患其诋毁文字可付与使人近据河东路缴到金国军前都元帅府牒内一节称燕京路候秋凉以兵收去三国其间将欲如何。又牒称二国往来事虑有下手先後据此虽意是夹攻缘文字语言未是彼此合守夹攻元约施行。

二十日丙子刘光世进军应易州之约至白沟为牛栏军所败不得前。

封氏编年曰：是日刘光世遣冀景赵明翟进为先锋光世杨惟中为中部张思政为殿军次白沟牛栏贼（改作军）千馀从古城出与先锋人接战初我军以为易州来纳款不为之备偶尔遽战为贼（改作敌）所乘中部与殿後皆不得前前军转战至古峰台西复挫衄易州城内望风以为王师至矣。太师高凤先令汉人赵秉渊密为之备至是尽杀耶律夷（删此字）契丹或告南军不胜凤与秉渊等相顾失色僧明赞曰：事已。若此。且可闭门固守以待王师日晚牛栏贼（改作军）至易州知高凤内变以为王师诈败必有措画急反北奔凤再遣人来宣抚司言契丹耶律本州已行剿绝牛栏兵骑亦已北奔乞遣人兵前来。

二十三日己卯辽将都管押常胜军涿州留守郭药师上表以涿州来降。

是日辽人都管押常胜军涿州留守郭药师囚涿州刺史萧庆馀遣团练使赵鹤寿帅精兵八千铁骑五百一州四县来降。

封氏编年曰：药师表云：臣闻天有道则成民非后何戴是谓天人之极致，岂非古今之常情百姓系心素积北夷之怨一时翹喜咸归中国之明（删百姓至此二十字）臣躬领州县僚属豪右子弟官员僧道军吏百姓等奋臂约一万人斩首至三千级允属苏之望举怀赖庆之思。

燕云：奉使录曰：表云：药师言伏闻番汉之人实为异类羊狼之伴不可同居自生夷貉之乡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删药师至此四十一字）一昨天祚皇帝怠弃釜舆越在草莽万姓无依栖之地五都有板荡之危虽宣室嗣图旋至奄忽女后摄政尤难抚绥天命之有归非人力之能致臣药师等虽属多难莫生异心盖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废臣子之节今契丹自为戎首窃稔奸谋燔烧我里庐虐刘我士女报之。

以怨抚乃以讎臣药师等以是竟思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为虐今将所管押马步军用申恳悃伏愿皇帝陛下副兹多望悯此哀鸣特开天地之恩许入风云：之会实所愿也。非敢望焉臣药师等无任瞻天慕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臣药师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言宣和四年九月十日辽国常胜。

军都管押诸卫上将军臣郭药师等表奏先是辽人天庆十年金人苦於用兵经岁不出诸路军马依旧屯备有东南路怨军将领董小丑因差讨平利州贼坐逗留不进贼平被诛本部队长罗青汉董仲孙等倡率怨军作乱余睹（改作伊都）统兵讨之贼势稍窘郭药师等内变杀罗青汉等数人遂就招安萧干奏留二千人为四营擢用郭药师

张令徽刘舜臣甄五臣各充统领燕王即位改怨军为常胜军药师年少壮貌颇伟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众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军荐授殿直从征女真积前後功擢守涿州伪后专政契丹欲再谋杀汉人恐应南军忽得报言易州降大宋药师有意归明时四军萧干闻我军再压境自燕来涿州而药师以为图己乃与张令徽刘舜臣甄五臣袭洗赵韩璧谋叛既决乃召萧干开晏款密。且以历数符讖说其归汉四军怒曰：吾荐汝於朝授此官职，岂可背朝廷药师以为干必从请。又尝受荐恩初不敢害干干当此之际所领兵不多。又料药师既叛意其不从虑祸及身遽起启钥而去药师急召所部说曰：天祚失国女政不纲内盗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吊民伐罪命虎臣拥重兵下易州压吾境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时也。乃以高官厚禄邀吾辈傥强项不进破国亡家噬脐何及众当如何万口喧呼无不响应遂囚监军萧余庆等乃遣团练使赵鹤寿帅精兵八千铁骑五百一州四县士民奉表来降。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校勘记。

独王黼力阻之（阻误作主）复赴朔方宣抚司（脱抚字）令来宣抚司（脱抚字）赵良嗣等充国信使副（误作副使）臣闻天下有道则臣民非后何戴（脱下字臣误作成）。

●卷十

政宣上帙十

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尽十月二十日乙巳。

二十七日癸未辽人萧后遣使纳款奉表称臣。

封氏编年曰：萧后闻长胜军降甚惧召蕃汉百官议曰：大金人马已入奉圣州今。又易州高凤涿州郭药师归宋国步艰难宗社将倾今欲与卿等议其去就两国孰可倚者苟可托国吾将从之纳款臣属亦无恨也。。若使天锡有嗣断不干预只今事议去就，或谓金人方强宜附大宋百年信誓积有后曰：二说皆可取遂遣永昌宫使萧容乾文阁待制韩使本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言尚书都官员外郎张仪使金国皆奉表称臣。

萧后表曰：辽国太后臣妾萧氏言。盖闻溟海纳众流而毕会太阳舒照岂燿火以犹飞方天下之大同故圣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饮泣陈辞伏念妾先世乘唐晋之季年割燕云：之外地暨逢圣运已受齐盟义笃一家誓传百祀！孰谓天心改卜国步多艰先王遇板荡之余励兴复之志始历推戴奄致沦沮爰属。

恂俾续祀 仓祀常欲引干戈而自卫与社稷以偕亡伏念生灵重罹涂炭与其蹈执迷之咎曷。若为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为命敷文德以柔远奋武怒以训练时必将拯救黎元混一区宇仰承严命敢稽归款之诚庶保馀年犹荷永绥之惠

今差永昌宫使萧容乾文阁直学士韩等诣阙奉表陈奏以闻臣妾萧氏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德兴元年九月初十日辽国太后臣妾萧氏上表。

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

先是二十二日刘光世得宣司檄令应易州即遣别将冯宣庆以精骑五百夜趋易州僧明赞远迓王师具言已占据易州讷高凤与宣庆等共守回申都统司二十六日童贯移檄杨可世与刘光世合军兵共抚易州下涑水扶沟赴涿州与大军会稟延庆节制。且戒体国辑睦无得以私害公延庆可世素有隙忌媚略同可世部安肃兵驻军孤山与光世合发檄书复。又互争高下气相尚不服叱咄军中张有异论参谋宇文虚中与监军邓平之命分营凡三日至易州至二十九日副都统何灌日中持使节至易州城外太师高凤少卿王领军民僧道万人莫不感悦锣鼓香花迎劳王师是日入城抚定官民阅诸府库。

封氏编年曰：西路统制刘光世与契丹迎战於易州之南古燕城光世稍却易州人赵秉渊杀城中契丹疲军州人大悦，於是遣人迎王师纳款卫尉少卿王以城降。

涿易两州皆下百官诣紫宸殿称贺拜郭药师等官有差。

郭药师恩州观察使依旧知涿州军州事张令徽左武大夫洮州防御使刘舜臣武功大夫秦州防御使甄五臣武翼大夫怀州刺史赵鹤寿右武大夫 恒州刺史龚洗赵拱韩璧并朝请朝散大夫直秘阁馀将校各有差令赵鹤寿敕告敕并犒物回令於十月一日与药师等来易州与大兵曾燕京所管三十馀处连乡兵五十馀万悉应王师以常胜军八千易州义兵五千并隶刘延庆前军为乡导仍自涿州屯泊於雄州。

郭药师者渤海之铁州人也。善战虜（改作辽）以为裨将领常胜军常胜军本谓之怨军辽人始以征伐女真为女真所败多杀其父兄乃立是军使之报怨女真。

故谓之怨军然怨军初未尝报怨每女真兵入则怨军从以为乱女真退则因而复服常以为苦天祚与群下谋杀怨军除其患故其中郭药师等反杀其首领而降都统萧干遂拜金吾大将军俾守涿州屡以胜我及九大王死萧后摄位药师知燕中势将亡遂决策首以涿州来降则常胜军实反覆之徒然虜（改作燕）中号健斗者也。其副曰：张令徽其下。又有四将号彪官每彪五百人则常胜军本二千人本朝收复之後因增至二万其後。又增号五万实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宠异之。

十月一日丙戌郭药师来易州。

是日郭药师等以数骑来易州参副都统何灌犒劳讷俾赴宣抚司公参。

赵良嗣与乌歇（改作乌页）等赴金人军前。

燕云：奉使录曰：奉御笔处分由济南德博渡黄河过邢取井陘路至代州朝谷寨先是大金国主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已亲领兵甲数万初欲趋中京戏道中闻契丹主聚兵於五国崖亟领兵袭之八月十二日战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统伪（删此字）驸马萧规天祚引数骑脱身遁去及夏国引兵数万袭天德军女真都元帅遣其偏

将甯木割（改作尼楚赫）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统兵七千与夏人逆战於阿磨水夏人败走是时秋霖积潦山水适至河暴涨人马溺死者少右其数金人已再杀败契丹。又战败夏国兵骄气（改作气甚）锐所至杀掠无辜其下大厌之（删所至至此十一字）因秋成遂来傍边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屯奉圣州之东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屯应州之南甯木割（改作楚赫）娄宿（改作罗索）屯洪州之西牧马休兵请议事於朝廷。

茆斋自叙曰：是年八月宣司回军至河间府上委刘延庆都统陕西大集兵力谋复燕仆时随宣司在河间窃闻延庆与幕府议持重不可进兵使女真军马先入居庸关收下燕京然後多以岁币赎之此为万全仆以为。若使女真入关後必轻侮（删此字）中国为患甚大用兵务在神速遂条论利害上宣司言不使女真入关其利有五使之入关其害有六九月尚书省经抚房子（王黼当笔将枢密院应於边路务军事尽隶所置经抚房施行枢密院不得预）差马扩充奉使大金国使副前去济南府已来等候国信使赵良嗣同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金国通议使副（金人缘曷鲁大迪乌之回疑我有谋。又自以己不报师期一面进兵取大辽中京据山後地土闻南朝委童贯举三路大兵燕地遂遣徒姑旦乌歇高庆裔等来使以修好。

为名。且以窥覘我也。注曷鲁改作赫噜徒姑旦改作图克坦乌歇改作乌页）至青州奉御笔据代州奏按报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已到奉圣州（在云：中府之东乃唐新州契丹改作奉圣州）仰赵良嗣马扩送伴使人取代州路过界前去奉使（阿骨打。盖闻我军入燕境已数交锋虑我自取燕而已不得岁入故亲来以决机会注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仆因询良嗣今次朝廷所遣奉使欲议何事良嗣出国书副本及御笔事目云：若本朝军马乘胜已入燕京更不请大金人马过关如或未曾即请大金军马进於燕城之北本朝军马进於燕城之南依元约夹攻之仆抵掌大惊谓良嗣曰：金人方自以不报师期恐王师定燕之後守把关口彼不得岁入金币故遣使通议一则接续和议以邀岁币二则使来窥我动作趋向幸而彼未知吾种师道杨可世白沟小衄童宣抚气沮而退在我则当领彼来和之意固执前约姑与之言曰：南朝自闻贵朝举兵便发大兵相应夹攻盖昨来送曷鲁（改作赫噜）等还乃所以待回船来报师期不敢疑贵朝爽约但只猜度恐舟船海中阻风或别失误故不待报来遂急举兵於元约夹攻之说彼此别无违处既以此意答之仍亦步亦趋以此作国书须一面催督宣司进兵克期下燕以振中国之威平燕而和女真用绝日後轻侮之患可也。何得自示懦弱尽露腹心倾身倚以为助全藉彼兵直许之入关如此则大事去矣。日後窥伺侵凌之患其祸岂易量耶良嗣愕然曰：今宣司已退遁兵力不支自非藉彼兵力助取之後以金帛诱之何以得燕某曰：经图既知我军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画与女真使自取之急修我边备守白沟旧界保吾故疆，岂可含糊苟目前小利不防久远之患爰指失掌此某不敢预也。是时某父亦同行遂以与良嗣辩论事白父谓某曰：与夷狄（二

字改敌)共事当先立威以振服之於後可保无患今宣司已退沮。又,岂可以我之腹心尽露与外夷兼女真,岂可以亲结之乎!(删外夷至此十二字添一彼字)既如此论议後必误国汝宜速奏论之。若不从即乞罢无阿随误大计仆,於是密画利害论女睦不可使入关要当进兵先取燕京则金人自服边境可定乞罢使臣事自将步骑万人趋不虞之地入燕平定五关以杜女真窥觎之患。

五日庚寅郭药师等至宣抚司。

郭药师是日至宣司公参待罪云:药师僻远燕人猥守一郡久服尧化归向莫缘近聆王师已届疆场谨率同属请命於宣司童贯令僚佐抚劳有差。

御笔改燕京为燕山府。

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召公於燕以燕然山得名汉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宝元年改幽州旧号广阳郡有永清节度使燕京改为燕山府。

八日癸巳都统刘延庆与郭药师等出雄州入新城趋涿易路。

九日甲午辽人萧容韩至雄州。

萧容韩至雄州童贯蔡攸以军礼见之贯攸以其所上表不纳土止纳款称臣麾而去之斥容曰:非纳土不受笑曰:纳款即纳土地也。虏种类杂(四字改作族类多)未易图朝廷当思两全无貽後日之悔。又曰:好邻舍朝廷蹙踏了不知彼恶邻舍也。必悔之贯以萧后表即日飞奏留萧容韩於雄州令管待别听朝廷指挥。

御笔涿易八州并赐名。

山前九属县下项燕山府一十三县析津宛平都市昌平良乡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郭阴涿州四县范阳归义固安新城檀州二县密云:行唐平州三县卢龙古城马城易州三县易县涑水容城营州一县柳城顺州一县怀柔蓟州三县渔阳三河玉田景州城县赐名威塞卢龙县赐名卢城石城县赐名临州除燕山府已赐史外涿州赐名涿水郡威行军节度使檀州赐名横山郡镇海军节度使平州赐名海阳郡抚甯军节度使易州赐名遂武郡防御营州赐名平卢郡防御顺州赐名顺兴郡团练蓟州赐名广川郡团练景州赐名涑州郡军事。

十三日戊戌萧后表至上御紫宸殿受贺太宰王黼等率百官上表称贺。

表曰:制军命将用申中夏之威取乱侮亡遂复全燕之地盛超振古喜溢绵区臣闻舜肇十二州始别冀都之壤周建八百国首疏召之封当天津析木之交实上谷广阳之胜形势有金汤之险膏腴号陆海之饶石晋不纳羯胡匪茹盗藩垣以为蛇豕之窟衣冠而陷犬羊之群(删羯胡至此二十二字改作契丹始大割土地而失金河之险藉声援而定父子之称)民胥怨咨天乃震怒艺祖立极思与物而更新文考御邦益留神而经始於昭熙旦丕显燕谋帝命式于九围无远弗届王者大乎!一统有开必先方授我以故疆虏(改作敌)自窜身於穷漠允资圣算爰举师干俾收涂炭之馀肆协云:霓之望虎臣矫矫王旅单单长驱出塞者百万有奇分道并进者束。

西相属敌军效顺拔戎垒以来归伪后祈哀即辕门而纳款岂特昆夷维其喙矣。是谓燕民悦则取之雨露涵濡尽率土普天之广山川表里无此疆尔界之殊恭惟皇帝陛下性备尧仁智兼汤勇诞敷文德同四海之车书肃将天威辟三王之境土凡此濯征之策仰系独断之神料纤悉於九重契几微於万里神祇效职天地合符亟臻复古之勋仰快在天之愤受端闱之献方陈希阔之仪增輿地之图更阐文明之化臣等叨联辅弼初乏赞襄宅朔方曰：幽都护预观於伟迹至岱宗覲群后愿遂告於成功臣无任云：云：诏答之。

诏曰：朕嗣纂丕图日新庶政思加大信式协万邦每敦邻国之欢用遵带砺之约岂意酋虏（改作蕃族）自叛宗盟命帅出师巡边备寇天戈压境之未久土守来附者无馀伪后知几遣使露封而纳款燕民效顺束身请命以来归将尽复燕云：之故疆聊共成祖考之昔志君臣有庆中外交欢成此肤功赖予良弼丕扬伟绩实系嘉谋据览贺章举开欣快圣旨送秘书省。

赐新复州县曲赦。

诏曰：朕膺天骏命作民之师夜寐夙兴惟祖宗之是绍赖帝敷佑中外救甯远暨海隅罔不率俾乃眷燕云：之境实我封五季不纲陷於北狄（改作蕃落）属者虏酋（改作辽主）失道自绝於天怨结兵兴势似瓦解惟予克相上帝宠绥兆民爰命六师大申吊伐系尔有众怀德惟素霈然率吁群心奔走来归莫之能遏王师无战而先志是承四海永清惟朕心以悻兴念兹土久困暴昏上下相陵人用无告典型屏弃罪及无辜崇奸贼贤毒犹在以宽代虐帝命惟新收复及已归附州县见禁罪人除抗抵王命及谋为不顺外馀罪无大小并放见停废文武官将校公吏人并许所在自陈当议尽行甄收随材任使流配人并放还逃仁及为盗贼者并释罪令归业惟尔有官体北德意奉承罔怠以称朕惻隐之诚庶一方亟蒙休泽故兹亲札诏示咸使闻知。

又手诏蠲除科率。

诏曰：应日前无名科率抑配及积奸政一切烦苛之令敕诸州一一具闻当悉行蠲罢不必待报者宣抚司除之积久税赋。若公私子钱皆免人户委州县长吏招诱以归加意存抚贫乏饿民并以官粟赈给无令失所掠获人口者各寻付其家违者重擢典刑。

又手诏甄擢贤才。

诏见在官耆俊。若有公卿士大夫已议褒擢外有怀才抱艺湮沉下僚或素为乡里所推未被试用者敕宣抚及州县长吏询采以闻当不次擢用其以忠直得罪虏酋（改作辽）或为权幸排斥，或以诖误抵罪者并以名闻咸当甄擢永用为劝。

十九日甲辰都统制刘延庆何灌郭药师等统大军出雄州入新城县刘光世杨可世出安肃军入易州会於涿州。

先是刘延庆等至涿州抚定军民次涿水县县令负弩前驱作乐致礼令可世守涿

州延庆以可世所部兵少更付中军及熙河环庆兵二万营左军俾杨惟中副可世延庆统诸道兵与常胜军暨赵翎兵无虑五十万鼓鼙振天地自古出师之盛未有甚於此自卯至酉至良乡县泸沟河前部报曰：临河与四军萧干大石（改作达实）林牙贼锋相接矣。时贼（改作敌）兵不满二万凭河排布未究虚实延庆令五军下营开濠挖堑以备贼（删此字）出兵抗敌曛晚各憩胜负相偿。

二十日乙巳刘光世等复与萧干对垒。

是日日将晏贼（改革者作敌）鼓噪攻我战於料石冈三挝鼓还（旧校云：归本作三挝方还）。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校勘记。

张言（一作张炎）奄致沦殂（殂误作沮）爰属恂嫠（嫠误作嫠）与夏人逆战於阿磨下水（阿磨一作昂阿脱下字）宣抚司回军至河间府（脱抚字）都统陕西大集兵（集字衍）小注（而已不得岁币误作岁入）苟图目前小利（脱图字）当先立威以振服之（振应作震）易水涑水容城（易水误作易县）景州一县遵化（一误作城脱遵化二字）都市赐名广甯香河赐名清化新城赐名威城行唐赐名威塞（原脱都市二十字）石城赐名临关马城赐名安城都城赐名镇山渔阳赐名平卢（临关误作临州脱马城十八字）获预观於伟绩（绩误作迹）举闻忻快（闻误作开）应日前无名科率押配（押误作抑）及熙河环庆兵二万人佐军（人误作营佐误作左）卢沟河（卢误作泸）。

●卷十一

政宣上帙十一。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申，尽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午。

二十三日戊申宣抚司檄进兵刘延庆议入燕之策郭药师献谋捣虚取之。

是日萧干营於十里外以控我军由是逗留未得进宣司檄曰：大军至良乡连日不进可出奇以取胜况我军拟贼（改作比敌）倍万以彼较此利害皎然仰疾速趋燕京是日延庆命诸将共议入燕之策郭药师献谋曰：四军者以全师抗我则燕山可以捣虚而入可选轻骑由固安渡泸水至安次径赴燕城汉民知王师至必为内应燕城可得延庆即遣郭药师押常胜军千人为乡导命赵鹤寿高世宣杨可世可弼统兵六千可世等夜半渡河御枚倍道至三家店憩军。

二十四日己酉郭药师等入燕山军败而还。

是日质明郭药师遣甄五臣领常胜军五十人杂郊民夺迎春门以入杀守阍者数十人大军继至陈於悯忠寺分遣七将官把燕城七门各差将二人骑二百守之内外帖然不知兵至咸谓有神一般时有燕。

人马贤良者献诗云：破虏将军晓入燕满城和气接尧天油然三千里洗尽腥膻二百年（删一般至此四十一字）可世传令云：汉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诛戮万计通衢流血申宣抚司告捷我军用事者不过四千萧后登宣和门亲施箭镞以拒王师郭药师遣人谕萧后大兵入城释甲拜降可也。萧后闻诸军与燕人内应所在巷战齐杀契丹劫掠财物颇狐疑未决契丹诸军皆效死战而我军无纪律已而饮酒攘夺财物纷然恣淫后既知密遣人召萧干等回干亦知我师入燕昼夜来援或告药师曰：城外尘起必有援兵至诸将皆谓延庆遣兵来助一望则燕王冢上立四军旗帜矣。方错愕瞪视而四军人马自南暗门入内诸门皆启铁骑突出战於三市人皆殊死戮力迎敌而药师失马可世拒追者药师获免我军少却遂至双门楼下令骑皆下马。且战。且行至悯忠寺前可世谓药师曰：今日如何不。若。且至东门以待援兵而燕城汉人皆曰：汝等令我指摘契丹相助杀戮将军。若出错辈如何今已断了诸门吊桥幸无遽出以决死耳再战。又败我军三昼夜不寝食。又自早歼契丹竞功人饥马疲而四军林牙兵势狼戾（改作方锐）可世等战不胜药师复回战。又不利皆弃马登城贼（改作敌）益炽将穷搏药师先下城可世谓世宣曰：吾将家，岂能效儿女态惜微躯也。指呼战士拒战身中毒矢不顾或报药师出矣。弟可弼因其闲进曰：赵鹤寿後军不来都统亦不遣援兵今日之事黑白自明傥含糊就死百世之下无不笑为罪人矣。愿偕去是非昭著请诛於朝不其伟欤可世然之遂縋而出高世宣王奇李石洵美王端臣等皆碎贼（改作敌）手可世等既出赖契丹收弃甲捕杀残军不复追袭遂得脱去尸之填濠者可藉而过初选精兵六千至是免者数百骑而已契丹获马五千甲四千先药师与可世谋留鹤寿兵为援其实药师忌功而鹤寿亦憾之不至先是鹤寿见宣抚药师疑其有所授而不以实告故也。药师可世等夜入安次县招集将士得溃兵四百余人入涿州。

《北征纪实》曰：药师献谋於二帅曰：四军者以全师抗延庆则燕山可以劲骑捣虚而入也。，於是二帅命药师择常胜军千人为乡导。又命延庆选将乃以杨可世高一箭各千人一夕渡泸沟河直往燕山之东每旦有草车无数入门可伺其开门因车入而袭之果。

然既入则每门命骁勇使臣二人分兵守把药师乃下令曰：燕人令尽降契丹诸虏（改作人）令尽杀然不意燕山中契丹奚兵尚众而我师已虏掠故萧后者在内但闭其内门是以虏汉因（改作契丹与汉人）巷战杀伤叮当自旦至晚不解而萧后乃呼四军自其内後暗门而入忽大启内门生兵出击我师为退败药师知其不敌因縋城先遁杨可世亦得脱高世宣号高一箭者及诸名将锐卒无一得生还。

二十五日庚戌萧干出兵与刘延庆对垒於泸沟河南是日萧干陈於河南出示药师随行主管文字官赵端甫并药师可世全装甲马令延庆见之言已将诸将杀戮人骑皆降仍渡河挑战延庆军汹汹以为药师全军没诸将杀可世降契丹延庆遣人往涿州

取药师手书以安众心。

二十六日辛亥赵良嗣等同使人乌歇（改作乌页）高庆裔到大金军前。

燕云：奉使录曰：二十一日过界金国遣甲马及接伴使副迎劳是日宿於应州侍中庄二十二日见元帅粘罕（改作尼堪）。且言今来所计议事节与自家上京戏时说底话煞别也。对以大信既定本无异同之意粘罕（改作尼堪）云：候到日皇帝不错食罢遣其副帅兀室（改作乌舍）接伴往奉圣州二十五日遂至於军前二十六日见其国王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捧书传达如仪。

二十七日壬子郭药师留甄五臣张思政守涿州领兵趋雄州宣抚司恐涿州危差张令徽领二千骑戍之。

二十八日癸丑刘延庆申宣抚司乞回军。

纪实曰：刘延庆申二帅乞那回军马二帅以小竹纸亲札报之曰：仰相度事势。若可以那回量可那回不管有误差军事延庆得之一夕中军先自焚辎重不告诸将而退众军罔测遂大溃。

编年曰：刘延广大以可世行三日方进兵。又两日至泸沟河距燕城二十里下营是时偏师虽入燕城大军屯泸沟未动萧干兵才数千干得汉军两人蔽其目留帐中两人不知也。夜半伪相语言闻汉兵十万压吾境吾师。且三倍敌之有馀当分左右翼以精兵冲其中举火为应歼之无遗纵一人归报其人。又曰：昨日在贼营见战具甚广拣人选将乘夜来捣蛋营寨延庆闻燕城复失。又琉璃河护粮将士及帅王渊亦俱陷於贼（改作敌）气已丧矣。旋得此详尽动求自全之计尽召诸将密谕以粮饷不继去汉界远中道多事不。

即引还久恐生变诸将皆唯唯独曲奇力争不可延庆怒叱去之。

二十九日甲寅刘延庆烧营及辎重奔还王师大溃。

是日晚泸沟河北四野火发延庆与光国光世以为敌至烧营而奔五军杂山扰攘散走自相践踏奔堕崖涧者莫知其数捐弃一切军须之计相继百馀里将晓贼（改作敌）觉径尾吾後转战至白沟河与常胜军高望接战。又大败自熙丰以来所畜军实尽失燕人作歌及赋以诮延庆传笑虏（改作燕）中萧干陷清城杀守将路宗迪。

十一月一日丙辰朔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见赵良嗣许燕京蓟景檀顺涿易六州二十四县每岁要依契丹银绢遣李靖持书来。

燕云：奉使录曰：是日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令赵良嗣与蒲结奴（改作普绍努）议事蒲结奴（改作普结努）云：去年本国专遣使臣理会恁大军情公事屯著人马传言底等候回使相约打灭契丹却留我使人一住半年滞了军期更不遣回使只将空书令军人送过海来已是断绝之意此段休说更说一段。且如夹攻本国兵马从今年正月已到中京因甚不便来夹攻本国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中京三月到西京已是半年受了千辛万苦贵朝才於五月出兵慢慢地占稳占奸更说甚夹攻

此一段亦休说皇帝有指挥去年不遣使乃是失信今年虽出兵亦不如约便画断休说而今特将已收下西京一路州县与南朝请先交割外为契丹昏主犹领残兵不先下了燕京不惟为金国之患亦恐去南朝作过皇帝已定亲去收燕京候收燕京了却来商量或与不与在临时前遣元帅就近代州议事便是此意已於王环处仔细道来更不可改良嗣度其意欲以西京交割为名更改许燕之议乃云：本朝与贵国通好五六年自贵国兵马未到上京时已有要约今来却恁地翻变说话是甚义理据良嗣等所奉御笔处分先夹攻燕京了日然後夹攻西京须是先得燕京然後交割西京固自有次第蒲结

（改作普结努）云：今先与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旦夕守燕不能取候我得之取决临时何有不可良嗣云：大国所行必指天为言前年皇帝与良嗣握手曰：我已许南朝燕京便我得之亦与南朝不然指天为誓料皇帝守信肯违天耶蒲结（改作普结努）复传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之意曰：初以南朝失信断绝无疑缘南朝皇帝委。

曲御笔亲书今更不论元约特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汉地汉民其系官钱物等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滦州并不在许与之数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滦州归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约更不论夹攻六州谓蓟景檀顺涿易也。良嗣答以元约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县昨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滦本燕地以限榆关则平滦州已在燕京之内矣。兼御笔事目如贵朝兵马因追袭乘势更不烦兵马过关今言本朝定燕京戏借路平滦本朝果得燕必分兵戍守大国人马经由岂敢专辄蒲结奴（改作普结努）兀室（改作乌舍）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和耳况汝兵近为燕人击败。若旬日未下，岂不仰我力耶。又云：皇帝更不说元约只特许燕京六州二十四县每岁要依契丹银绢之数却微笑云：有一事说与使人莫道是与了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县如我取了燕京都不与南朝怎生不依契丹一般与我银绢良嗣等对以此只是自强底话如不夹攻契丹一应旧汉地归本朝何名可得银绢郎君等未可一向自强一概轻易汉人。且如契丹昏主七八年前煞有轻易贵国之意如今契丹之强却在何处诸郎君不要误皇帝当以信义为胜不可以力为强郎君等只见契丹之弱乃自以为强本朝大国不可容易不要错了复取出文字三封一封系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统领内备宣抚司子令报知大金国称已收下涿易不得侵越生事一封牒灵邱飞狐两县招诱归款一封系赵翎上太傅相公内言女真恣为杀戮枉害良民谕令归汉不可受辱於（删此三字改作归）女真也。令良嗣读讷却云：理会得否。且如飞狐灵邱乃山後地方未商量定便来招诱是何义理假如要一两个小县何不将文字来评夺良嗣等答以此必何观察（谓何灌）不知界至地里便发文字料必如此却云：此事。且休论赵翎元是董庞儿我与你有甚冤讎道本国杀害良民如贼一般相待蒲结奴（改作普结努）曰：此必大国之意也。如使副不许借路过关赵翎不使汉人归女真其意一同。若不是只重贵朝皇帝御笔亲写来更无好说话也。恰来皇帝有朝旨如使人隔关恐已下燕不令过关。又赵翎文字诋毁

虽已写国书待改变来却为大信已定更不改也。。且汝只知阻我过关不道汝国人马。又败便揖良嗣朝辞令其国相蒲结奴（改作普结努）传言云：到南朝日再三附。

奏乞善保圣体好理国家所有燕京等事已专遣人赍国书计议。且望教速来回早了大事至庭下有前立两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国妃遣来请降如不许称藩止乞燕京只力拒南朝及言契丹军虽寡弱。若止当南军有馀只恐大金来即不支也。对良嗣等面谕二人云：我已许南朝燕京汝到日说与汝国妃夔离不（改作古尔班）勿与南朝交斗戮及齐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辞讫留马扩遣良嗣及使人同来。

茆斋自叙曰：十月抵代州过界时黏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皆在应州南傍山作营某与良嗣既送乌歇（改作乌页）庆裔至彼见黏罕（改作尼堪）略论大概次日黏罕（改作尼堪）以铁骑二百令兀室（改作乌舍）权充陪伴良嗣与某各携一从人馀悉留黏罕（改作尼堪）军遇夜行五程抵奉圣州见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路经蔚州县邑悉无人烟人皆逃避既见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受国书御笔次日令皇叔蒲结奴（改作普结努）相温（改作详袞）并二太子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者就一毡帐中约说话皆令人通译云：前次遣曷鲁（改作赫噜）大迪乌议割还燕地贵朝不遣聘使乃是断绝今来难举海上之约但皇帝知赵皇诚心不忍绝好燕京候平定了日与，或不与临时商量今西京（谓云：中府）却已平定奉还贵朝可差军马交割当时缘郭药师已降刘延庆已逼燕故有割云：中之意良嗣错愕失词答云：元议割还燕地。若燕京不得即西京亦不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云：燕京为未了。且言临时商量西京是已了割与贵朝却言不要不成刚强与得次日复召议事相温（改作详袞）云：皇帝有旨昨日所论西京事更休理会海上之约亦是贵朝自断绝。且看赵皇面特许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如贵朝军马先入燕则本朝军马借路归国仍要在燕系官钱物。若贵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与去是时虜（改作金）人闻杨可世高一箭郭药师已入燕故有此语以为他时纷竞之端良嗣云：钱物则不较但借路事恐难从相温（改作详袞）云：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良嗣归有喜色作诗云：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庐夜色寒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某顾良嗣小器不知安危继诗和云：未见燕铭勒故山耳闻殊议骨毛寒愿君共事烹身语易取皇家万世安次日欲朝辞相温（改作详袞）云：已差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撤卢拇（改革者作察勒玛）充计议却於二国信使中留一员随军恐贵朝军马入燕地把定关隘本朝借路时要得分辨良嗣汗流不能对。

某附耳云：龙图燕人不为女真所畏。若不能免某请为留宜安方寸良嗣徐对曰：自来无例摘留使人相温（改作详袞）云：此皇帝意近晚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召辞云：二使人谁留良嗣复答以无例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行军非引例处某应曰：若必欲留愿令大使归报某请留遂辞次日良嗣与李靖等行持诣阙。

金人国书。

书云：适凭使传特示音题然已露於深斯未洽於旧约载惟大信理有所陈爰念前言义当可许昨差赵长嗣计燕京依与契丹银绢数目岁交寻许燕京并所管州县及所辖汉民如，或不为夹攻不能依得已许後来马政至更议收复西京回书只请就便计处如果难意冀为报示。又得书示候闻举兵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不言自行计度或难果意只云：并如初议及绝使轺以谓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夹攻许与之辞以故昨来遣兵及平定契丹未尝报论夹攻自来燕京国王上表称臣永修贡进薨逝後属以其妻国妃虔表请纵不许为藩辅亦无他望良嗣等始方来到。且马政元赍事录所约应期夹攻最为大事须是大金兵马到西京大宋兵马便自来燕京并应朔等州入去也。如此则方是夹攻。若将来不到西京便是失（约也。）贵朝。若依前书实欲夹攻图谋（须理会当期本）朝兵马到西京已来合依所约道路兵相应。若谓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贵朝士马发於代州比本朝远至西京地里劳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应今承芳翰再缔新欢极边屯相应之军立议复幽云：之地皆非元约者也。其於信义未合许焉盖念前书至如契丹将来虔请和听命无违必不允应方是大信故许燕京并六州属县及所管汉儿外其馀应关系官钱谷金帛诸物之类并女真渤海契丹奚及别处移散到彼汉民杂色人户兼（并平）滦营州县纵贵朝克复亦不在许与之限当须本朝占据如或广务於侵求请虑难终於信义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旧来输纳契丹岁币数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续议画定式当严律善保殊休今差勃堇撒胡绍（改作贝勒察勒玛）李靖勃堇（改作贝勒）王度刺（改作都）充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二十一日丙子金人国信使副李靖王度刺（改作都）撒卢母（改作察勒玛）来议每岁银绢。

二十五日庚辰李靖等入见於崇政殿。

燕云：奉使录曰：是日引李靖等上殿上令黄向传旨两朝计议五六年大事已定些小事各明说了却甚好西京及平滦三州地土不多可一就议定四军萧干两朝无礼如捉得执缚送来以见通欢之意赵良嗣回许定燕京更不论夹攻不夹攻如自取得亦与本朝甚荷厚意可依例赴王黼处计议寻引诣王黼赐第议事出御前文字读示所有幽蓟平滦自合依约撒母（改作察勒玛）与靖相看曰：却是和西京平滦都要靖等来时只听得特许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地与南朝今来却和西京平滦都要怎生了得黼曰：自赵龙图涉海北使从贵国未到上京已如此商议本只为五代以後所陷汉地更无二三撒母（改作察勒玛）曰：若是和燕京西京平滦州都要後方许契丹旧日银绢之数如此则空费往来和合不得黼曰：某天性爽快士大夫所共知今来商议国事须要说尽已得圣旨便将西京画断别做一项此亦顺贵国之意只以燕京平滦三州尽许契丹旧日银绢之数此乃是本朝一一相就之意如燕京系官钱物汉户人口西京

画断一一相就贵国只有平滦一事自可相从度刺（改作都）曰：此亦倾尽覆知。且如（删此亦至此八字）本国八九年来方尽得契丹旧地好处唯是一个燕京已许与贵朝平滦等州本国要做关口李靖曰：两国来往惟务诚实据靖所见先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为定岁交契丹银绢之数其平滦等州别作一头项再觅去或肯时亦不可知。若一概言之徒苦往来黼曰：此已是委曲相就。若更分平滦，岂有是理各上马归。

二十七日壬午辽人四军萧干复攻涿州安次固安两县陷之守将胡德章被俘。金人进兵趋燕。

马扩既留黏罕（改作尼堪）自广州趋奉圣州与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定义黏罕（改作尼堪）下军马於南暗口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趋居庸关挾懒（改作达兰）趋古北口分三路进军忽燕京国妃遣使诣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请和云：十月十九日南兵杨可世郭药师袭入燕城国妃据内城南师骄胜不戢士卒掠取财物国妃密遣人至卢沟河呼四军大王自内南暗门入与郭药师抗战南师气夺悉皆奔窜诸将仅以身免为四军夺马四千匹次日耀兵於卢沟河刘延庆望之丧胆士卒股栗人人自危计无所出乃焚营夜遁为契丹追杀虫剂至雄州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执各不应允之约不从进兵趋燕初童贯行。

上遣内侍李某微服於贯军中探其去就燕京既失州县复陷人民奔窜内侍尝密奏之上以手札责贯曰：今而後不复信汝矣。贯既被责大惧遂遣王环取易州飞狐路赴大金军前约以夹攻王环至大金军前见其国主奏言大宋宣抚童枢密令臣见陛下闻尝有国使交通两朝已议夹攻今来童宣抚大兵已近去燕京未敢擅入遣环等来请大兵於大金国前乞速敕台旨著都总兵元帅宣令起兵与本国兵马夹攻前去月日贵得相应不失元约金国遣兀室（改作乌舍）馆之定义克十二月一日本国大发兵马至初五日午刻度居庸关至六日午刻悉督卒齐到燕京城下先令环归。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一校勘记。

由固安渡卢水（卢误作泸馀同）百世之下无不笑为罪人矣。（无一作兄笑一作免）因缁城先遁（缁一作坠）宣抚司恐涿州危差张令徽领二千骑戍之（此条应另行低一格误连上文）蒲结奴（脱奴字馀同）以应朔旧汉地归本朝（以误作一脱朔字）当时缘郭药师已降钊延庆已逼燕故有割云：中之意（此系小注误作正文）。

●卷十二

政宣上帙十二。

起宣和四年十二月二日丁亥，尽十五日庚子。

十二月二日丁亥李靖等入辞於崇政殿。

上遣黄向传旨谕靖卿等到军前奏知大金皇帝自金国兵马未到上京时已遣使计议成就交好正在今日今来所议凡五事一切委曲俯从金国所有平滦营三州地土不多一就相许了却甚好差使副与靖等同赍国书前去。

三日戊子差赵良嗣周武仲使於金国许依契丹旧例银绢再求营平滦三州并西京。

朝廷国书。

书云：夙勤原使嗣觐緘书共闻绥抚之详备切敷陈之悉方远敦於契好宜曲尽於忱诚本朝与邻国通好自来系计使人往来之数以为礼节昨曷鲁（改作赫噜）等来系报马政之聘以故更不遣使然国书内具述夙敦大信备载前书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候闻举军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议约事宜分明别无断绝今岁自闻举军到西京即遣童贯等领兵自燕路相应四月以後累伐契丹事可询访亦累遣人移文贵朝军前报应计议夹攻之举即无失约昨燕京国妃萧氏遣萧容等进表纳款仍乞援助止退大金兵马及营平蓟景等举地来归继亦尝遣偏裨入燕城杀戮不顺契丹请和听命各无允从并未见贵朝进兵夹攻即却其使并表未尝听许及未曾分遣大兵据守元议自燕并应朔等州进兵後来以西京之议未明故止应朔之师虽奉圣应朔蔚武等州遣人请降亦以此未曾抚定敦守信义以务交欢本末可见赵良嗣回知欲入关至燕本朝议云：与贵朝讲好修睦。若本朝先自平燕亦当接待如礼良嗣固执妄有所陈所有应关系官钱谷金帛诸物之类今书欲行拘收实非元约然贵朝兵马既欲入关犒师之用义合相从其别处移散致汉民杂色人户如欲收管亦非元约所载今并如来谕以示诚意两朝守国所恃大信自初遣良嗣以至於今所议正为五代以後所陷汉地内燕京六州及属县已载来书并承谕如本朝已取了燕京自依今来已许如未取了贵国取得亦与本朝更不与夹攻外所有营平滦并西京管下州县并系五代所陷地土合依元约本朝收复爰念自贵朝未取上京之时越大海通交好使聘往来累。

年於此所当曲务允应以善初终除营平滦三州本朝收复外其西京地土候收复燕京别行计议契勘马政所赍事目已曾具言缘收复燕京一带并西京地土所以尽契丹岁交银绢今。若西京别作一计议理合减定深念久已相许义不可渝将岁交银绢数目多少交割等并依契丹旧例施行信誓分立界至等事续议画定庶应来用臻欢约属当岁凜益保天祺今差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赵良嗣朝散郎充显谟阁待制周武仲充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郭药师败萧干永清复固安安次两县。

契丹四军萧干自延庆败复攻安次固安两县陷之复围永清县郭药师至永清与虜（改作敌）相遇药师谓诸将曰：彼见我军必披靡视汉兵为轻定来冲突令部曲执汉旗帜分汉兵以弓弩翼之虜（改作敌）果望旗笑曰：南朝兵也。果击之兵刃

既接方悟常胜军虏（改作敌）战不利依山自保汉兵弯登弩听鼓声悉发贼大败斩数千级几执渠魁虏（改作敌）穷走燕城坚避不敢出。

五日庚寅金人到居庸关萧后与萧干大石（改作达实）林牙夜出燕城。

亡辽录曰：萧后才闻居庸失险夜率契丹并老幼车帐驻（城下）声言野寨迎敌其实避窜宰相左企弓以下拜辞於门外萧后谕曰：国难至此我亲统大军尽死一战为社稷计胜则再与卿等见万一失利则我誓死於阵前卿等多方保全合境汉民无使滥被残害遂（泣下数行）行至松亭关议所往耶律大石（改作达实）林牙者契丹也。欲归天祚四军大王萧干欲就奚王府立国，於是契丹奚军列阵相拒而分矣。奚渤海诸军从萧干留奚王府大石（改作达实）林牙挟萧后归阴山见天祚取萧后杀之。

六日辛卯金人兵至燕左企弓曹勇义刘彦宗等开门迎降阿骨打（改作阿固达）等入燕遣马扩归报捷。

茆斋自叙曰：二月旦经妨儒二州初五日抵居庸关契丹弃关走仆随行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谓曰：契丹国土十分我已取其九只有燕京一分地土我著人马三面逼著令汝家就取却恁生受柰何不下初闻南军已到泸沟河已入燕我心下亦喜南家故地教他收了我与他分定界至军马归国早见太平近闻都统刘延庆一夜走了是甚模样仆答曰：使人留此不得。

而知兵家进退常事恐亦非败纵使刘延庆果败亦别有大军在後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似恁统领底人败了军国大事汝家有甚赏罚扩曰：将折兵死兵折将死延庆果是退败使便做官大亦行军法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若不行军法後怎生使兵也。待一两日到居庸关你看我家兵将战斗有敢走麼初六日入居庸关摆立军马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与骨{山仑}（改作古伦）郎君并马南向立诸军马三面整旗摆立粘罕（改作尼堪）已下诸郎君皆被甲作两行相对侍立召仆当前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我已遣使副同你家大使南去想已到汴京我已许了赵皇燕京如今打了须与去城内番官人户即是我要汉儿人户都属南朝我今差人入城招诱契丹令投降你敢相随前去招谕汉儿麼仆答使人留此本了军国大事有何不敢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敢去时煞好来早同我家使臣前去入夜召仆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我亲押军来待与夔离不（即四军大王也。夔离不改作古尔班）见一阵适来已报同国妃直东走了来日可以入燕城是夜四更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召仆去颇有怒色曰：国妃与四军走去盖缘我军马入关今闻得你家军马却来搀夺如此则更无好说话也。（仆闻四军大王永清县为郭药师所败）仆曰：贵朝使人已与赵良嗣同趋关下朝廷必不许来搀夺万一南朝先入亦足可商量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意少解次日抵燕京北朝两府汉儿官左企弓于仲文曹勇义刘彦宗契丹官萧乙信（改作伊逊）等开门迎降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召仆云：今我军

先到燕京你随行尽见可回报捷已教写宣抚司牒今差五百骑相送赐仆并随行人鞍马一副仍令携涿州将官胡德章归盖德章先与契丹战为其所擒囚燕京狱中至是令归临行粘罕（改作尼堪）遣乌歇（改作乌页）来云：传语童太师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十头令送来仆南发达雄州宣抚司。

亡辽录曰：萧后行五十里金人游骑已到城下左企弓等语百官共议力拒未定已报统军副使萧乙信（改作伊逊）开启夏门放入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军登城续遣先被虏人知宣徽北枢密院事韩秉传令。若即拜降我不杀一人催促宰相文武百僚僧道父老出丹凤门球场内投拜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戎服已坐万胜殿皆拜服罪，於是使译者宣曰：我见城头绳席角都不曾解动是无拒我意也。并放罪才抚定燕山府即遣五百骑护送马扩至涿州牒报宣抚司请发兵前来。

并割。

《北征纪实》曰：金人久住鸳鸯泊往来白水以图天祚既深入夹山势不能出金人亦不克入因攻取云：中诸州。且休息往来山後视中国纷延庆既溃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始以全师自居庸关入四军大王者奉萧后由松亭关遁燕人乃备仪物以迎之其始至於燕之大内也。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与其臣数人皆握拳坐於殿之户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与其群臣皆张之中国传以为笑金人其後自大皆燕人用事者及中国。若良嗣辈教之尔是岂金之意哉！（删其始至意哉！八十四字）。

十一日丙申贬刘延庆为率府率安置筠州。

《北征纪实》曰：刘延庆者昔为陕西名将童贯忌其才素不善也。累得节度使上深眷遇向习射延庆独预後方知欲倚仗刘延庆以北征代二帅为先锋尔二帅既不纳萧后降乃令延庆将兵出界正兵十五万夫役不在数也。时药师既以涿州降涿州之良乡县亦皆属我，於是延庆出界自涿至良乡惟日行三十里住即立寨开壕暂殆至晓复行焉人皆笑之未至良乡县已为虏（改作敌）骑所挠自良乡。又行两驿抵卢沟河驻军四军大王者亦如卢沟夹河对垒日遣骑渡河或击其前或击其後左右受敌或三五十骑至千百骑渡河邀我饷道我师病之不能进矣。尝纵兵犯中军几至延庆帐下仅能御退多所杀伤延庆惧焉翌日四军使虏骑虏（改作骑士）皆乘我马朱甲耀日於卢沟河之上以是延庆心动。且以饷道不继乃申二帅乞那回军马得报遂焚辎重而退众军大溃四军者尚不知所以是夕隔河但见火光大起虏（改作敌）遂亦走久之乃知我师自溃方遣兵来追先是延庆初往卢沟也。每下寨但开前一门故背有向北门而已（删故背至此八字）及其夜走天殆晓至旧寨与诸将少歇复由寨门将出适逢虏（改作敌）追骑垂至因复入门当时立寨既固。又无他门可出遂大窘诸将自毁垣略得通马逾垣而走不胜狼狈延庆几不得脱卢沟大寨金银不可胜计。又道路每寨各有银绢一二十万当时未能般赴卢沟大寨者是时竭国力为之

一旦皆为虏（改作敌）人所得及延庆至雄州二帅拟责之延庆因抱笏厉声以抗二帅不能诘而止也。初诸路正兵十五万除二帅与诸将守雄者亲兵外其余往往因溃散乃自结队各归本路不能遏也。始出师人但。

支五百钱将士颇不乐及溃走。且虞有变乃各支绢二匹银三两以收之兵虽粗集然技穷缩手矣。先是上命小主邮事不隶宣司戒之曰：得燕山尔自遣驰报而贯亦自作牌大《书》曰：克平燕山路以伺皆谓唾手可及药师可世入燕山城是日报至贯匿之中夜始约伯氏同作奏以牌等即驰上捷才二日半至阙下然迟小犹半时许中外但见捷而不知其详谓已尽得之一矣。方降指挥择日御正衙受贺，於是好进者往往作赋颂献久之但见寂然始知药师但跳入燕城已退遁俄延庆师溃後二帅凯还白上曰：刘延庆不战而溃。且云：中今未下不有大戒厉则何以使诸将臣等所以不诘者留以遗陛下也。，於是上赫怒欲斩延庆议已定乃下延庆狱既鞫无状而延庆出二帅与那回子上乃寤延庆徒责散官筠州安置由是益不直二帅然延庆应诛但二帅反枉用其心尔。

十五日庚子赵良嗣周武仲至大金军前金人不许营平滦三州并要燕地税赋复遣李靖持书来。

赵良嗣等至阿骨打（改作阿固达）驻帐处使兀室（改革者作乌舍）传言。且云：自前年相约夹攻契丹及至寡人领兵到燕京城下并不见一人一骑更寡人自来不许与营平滦等处州城今来都要怎生去得。若坚要平州不是好意和燕京都怕别了便揖良嗣等退归所馆良嗣等至其弟国论（改作古伦）相所居以贯等所与酒果遗之以通其意良嗣欲与粘罕（改作尼堪）议事答以商量未定粘罕（改作尼堪）临上马与良嗣议以大事已定所有营平滦三州一道商议了甚好却云：则为这个事近上大人们都不肯。若更紧著恐和燕京都别了便催朝辞兀室（改作乌舍）云：坚要平州莫是待闭定关口不与通好此是皇帝已不许众人皆不肯坚不许今税（删此二字）因约与元帅粘罕（改作尼堪）等议事粘罕（改作尼堪）云：这事本不别只是为我家自著兵马取得所以须要赋税肯时便肯不肯即休即不肯时请勾退过界人马良嗣等答以税赋自古随地，岂有得地而不得税者粘罕（改作尼堪）云：不须理会只是要税兀室（改作乌舍）在旁云：此事不别许多田地州城人民都与了南朝这些赋税计较甚良嗣对曰：且如赋税之内有诸般色数。若细豆碎杂之属地理相远如何般运得莫须计算折纳兀室（改作乌舍）云：但依随得後这事易为商量复遣靖等赍书赴阙。

金人国书。

书云：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书於大枕头皇帝阙下肃驰使驿继附音徽然承邻睦之修未尽理端之素故形别幅开导深昨於天辅四年赵良嗣计议燕京。若是允肯自来所与契丹银绢依数岁交及夹攻回书已许燕京地方并所管户民。若不夹攻不

能依得已许为定平营滦等州未曾允应今承来书其别处移散到汉民杂色人户如欲收复亦非元约据上项人户前次往复未曾透漏辞意详明昨来斯刺（改作锡喇）等去时已曾具言兼契勘马政来赍到事目所约应期与日俱增攻最为大事须是大金兵马到西京大宋兵马自应朔州人去不如此则便为失约也。。且当朝兵马攻下西京以至武朔曾牒代州亦未相应夹攻。又良嗣赍到书所谓夹攻者宋朝自涿易二州等冲要处进兵至燕京金国自古北口乌鸦岩冲要等处进兵至燕京至日临期当朝兵马攻下居庸直抵燕城即日款降外贵朝兵马从无一人一骑一鼓一旗一甲一矢竟不能入燕已被战退以故李靖等去时具言已许燕京所管州县地分元管户民如或广务於侵求请虑难终於信义今书。又责许外平营滦等三州已系广务於侵求酌此事件为约分明义当不许爱念大信不可轻失。且图交好特许燕京六州二十四县等所随属县所有银绢及杂色诸项等样一一须依契丹从来献纳旧例交取兼燕京自以本朝兵力收下所据见与州县合纳随色税赋每年并是当朝收纳如可依随请差人使不过向前正旦受礼贺功及赍送今岁合交银绢外据连次所云：平营滦三州亦不在许与之外有次年已後银绢及诸项土产物件交割处所立界至及其馀事等姑俟大事议安告成献庙奏凯惠劳叙录优衄部落外再遣差人员续议画定如难依随请已後无复计议燕京令属祁寒冀膺多福今差李堇（改作贝勒）李靖王度刺（改作都）等充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天辅六年十二月日。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二校勘记。

了却甚好（却误作却）备勿数敷陈之悉（勿误作仞）即却其使并表（却误作却）越大海以通交好（脱以字）所以尽许契丹岁交银绢（脱许字）耶律大石林牙者契丹人也。（脱人字）翌日四军使虏骑虏皆乘我马（下虏字衍）先是延庆初往卢沟也。（往一作至）当时未能般赴卢沟大寨者（此系小注误作正文）延庆徒责散官（徒一作徙）请於已後无复计议燕京（脱於字）。

●卷十三

政宣上帙十三。

起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尽二十七日辛巳。

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朔金人李靖王度刺（改作都）等来议燕地税赋。

初四日戊午李靖等入见於崇政殿。

李靖上殿奉书传达如仪上遣黄向传旨云：两朝共议协力讨伐契丹今已得燕实为庆事自泛海计议累年大事已定自合结绝今来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暴师日久各不稳便早见了结当共享太平，岂不美事所有税赋等事诣宰臣王黼赐第计议靖等诣黼赐第黼谕靖等云：两朝计议累年大事已定今却忽於元约之外顿生税赋一

事何故如此靖等对以只为本朝自用兵马取得燕京献与宋朝所以要税赋黼谕以今来原约之外顿然更要税赋本朝官员上下以至朝廷议论都不肯黼亦以此为难惟是上意要成交好特地允从黼性明白自来不隐事人所共知自家心里事亦须说与使人。且如初议取燕地本要复汉地救汉民今来贵国却於元约之外生此税赋一事。且如自来与契丹五十万银绢已是煞多今。

若更要税赋须是。又添物事如何交得出委是难以依随。若便断绝即是许多年岁往来计议交好不成两国如此各不稳便今来选置官吏屯驻兵马与贵国出地税有何所利实是止欲成就交好。且如地税自燕中计脚乘到贵国如何般运得莫须别以银绢代税赋靖云：如此则甚好却是省力不知待著多少银绢代税赋黼对以燕地地税自来素有定数已得圣旨令赵龙图等前去议定。

茆斋自叙曰：朝廷差赵良嗣周武仲充国信使副仍送伴李靖等入燕仆问良嗣所以奉使事良嗣不答遂行经十馀日长嗣武仲同李靖王永福撒卢拇（改作察勒玛）回自燕中赴阙不言所议童贯呼仆谓曰：良嗣昨有占到语录与你所说不同兼你系摘留使人自合赴阙本司已作奏状可取东路驰去仆遂行至阙下奉圣旨令中使押马扩赴王黼宅议事黼云：在奉圣州摘留所论事理力争死争此一节朝廷甚多公仆曰：不意延庆遁走女真先入关不得而争也。黼起立云：据今事宜有何所见仆投黼一子云：燕地乃中国北户自祖宗以来有志恢复比者海上交结女真已许割还但缘刘延庆遁走失入燕之机会今女真先入据之轻我兵弱已肆侮慢当经形势於复地未为急而防後患乃急务也。愚请於复地之间条画徐制女真三策以杜後日之患。若女真果以山前山後故地故民尽还本朝将用我故民守我故地关山险阻易为捍御虽倍益岁赐则所入足偿所出得以复境土而绝後患是为上策倘女真必欲割留平滦营三州不全归燕地则宜各守所得彼得燕山使守燕山我得涿易即守涿易比类高丽夏国少与岁赐彼必欣然听命。若虑日後侵陵则於广信以北横斜多筑城垒严屯军马仍开掘涿易两河为塘泺连接沮洳直抵雄霸彼来则御之退则备之是为中策。若。且听金人奉圣州之约止割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全与契丹旧币姑苟目前之利徐为善後之计是为下策舍此三者。若汲汲於求地而不计劳费增岁币益礼数兴板筑姑防一隅用新附之众徼幸战胜徒劳交往事或隳成一旦使女真得志殆将敢侮於四夷（改作方）是为无策今女真虽乘胜气锐但兵少而力分加之天祚未灭张（旧校云：史作觉按因犯讳故改觉）抗衡国内空虚新民未附我。若严备边防屯集大军示以威信遣一介辩士议之彼方同顾不暇未必不成上策惟朝。

廷议而行之不可缓也。黼读至姑苟目前之利徐为善後之计是为下策黼叹曰：何谓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於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仆曰：更添物色便是无策黼云：允如公说。若彼席卷南来柰何仆曰：彼方内顾未暇南来内忧既绝然後逞志某今所论盖欲弭异时之患乞公相深思之黼云：虎狼之暴

岂复内顾兼朝廷大议已定今。又差公作计议使但著刚著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馀不须论。

初五日己未李靖等入辞於崇正殿。

靖跪殿下上令黄向传旨谕靖等到军前日传语大金皇帝谢远遣使人到阙两朝信好累年已著切不可听契丹言语此辈亡国之臣没安身处只欲斗乱两国但与鉴万必不敢复言。且如税赋本实难从只缘成就交好特依议应然亦须酌中商量方可了得所有营平滦三州地里不多只是要抵敌四军。且是一道了绝甚好本朝与贵国交好累年。且如朋友觅一物也。须与卿等到日但子细奏积压靖等云：领圣旨靖等云：奏禀去年岁币上。又令向传旨今年来要去年岁币极无名待将金帛为贺功犒军之礼靖。又再三奏上不许。又再奏告上遣向再谕靖等与去年岁币靖等欢欣不觉踊跃靖为期日已迫乞免供奉库赐宴及朝辞并门外御筵上许之。

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赵良嗣朝散郎充显谟阁待制周武仲充国信使马扩充计议使赍书再往军前许以银绢代燕地税赋令定义数日。

朝廷国书。

《书》曰：正月日大宋皇帝致书於大金皇帝阙下比闻亲提师卒远涉关封靡烦振旅之勤共底夹攻之绩夙惟信义方剧忻愉亟承使节之还旧沐书辞之悉念欲谐於欢好当曲示於忱诚本朝与贵朝数年计议汉地汉民及夹攻等事具载累书兹不费词昨赵良嗣等还自代北知欲入关讨伐即自涿易等处分遣军马夹攻三面掩杀契丹数阵大获胜捷追逐远过燕京东北实与贵朝攻取居庸之兵相应靡有差失暨国妃与四军以下奔窜城中无不顺之人似闻贵朝兵马相近於义不当争入燕城即令远驻兵马本坚守信约应夹攻者事皆有迹可考不待理辩今承来书燕地州县税赋欲行拘收不特事非元约。又非近所计议自古及今税赋随地况远隔关塞民户。

如何般运於理本难允应重念万里交欢逾海遣使积年於此信聘往还情意已笃义当勉从所谕以成交好今特许每岁别交银绢以代燕地税赋令良嗣等前去定义并契丹旧交银绢并合自今来计议毕日为始所有彼此遣使特贺礼正旦等事候计议毕议定发遣月日受理去处其银绢交割处所分立界至等事续议画定候属春和茂膺天福今差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赵良嗣朝散郎充显谟阁待制周武仲充国信使副及差马扩充计议使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贺兼谢不宣。

二十五日己卯赵良嗣至金人军前议银绢代税赋定数金人并言课程除岁币外要增添一百万贯并以货物充折令回宣抚司申闻候报。

燕云：奉使录曰：是日良嗣至军前於城西南一废寺中安泊见虜酋（改作金主）令译者传言收下燕京遣使贺功甚好不知大宋皇帝实欢喜否对以两朝共力讨伐契丹今已得燕实为庆事本朝皇帝圣心喜悦所以遣良嗣武仲充贺功使副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及其下诸酋长（改作将帅）大喜继令译者问别有无奏陈言语开

陈税赋一事即非元约。又非近所计议本难相从朝廷大臣议论皆以谓不可（惟主上圣断就出金元盖）欲成就交好特许别交银绢以代税赋专遣某等来定议然税赋所出须要赡养军民须以分数酌中参定方可了绝兀室（改作乌舍）云：此不难据燕地所出税赋并课程计数兑换自然不错某等对以国书内止言税赋今日却并课程言之，岂有此理却云：所谓税者商税盐税诸般皆是也。对以税赋课程自是两事其理甚明兼前番临时曾言夏税秋赋如碎杂豆油之类如何般运设。若本朝委曲从之莫须拆当元帅与郎君皆言甚好此本为税赋元不曾说及课程却。又生此一节况自来与契丹五十万银绢皇帝圣意甚厚欲成交好尽数许了已是煞多今来。又将银绢折当税赋一定之後不论凶荒水旱每年依例送来如是酌中方可成合兀室（改作乌舍）出文字二件一件言税赋二百年旧额每岁出乡昏钱四十万後来新额四百馀万一件通课程约六百万贯却待以多少银绢代之良嗣答以燕地褊狭，岂有元约额只四十万贯後来便顿增许多承平时斗粟不过百钱今兵火荒歉凋残之馀斗粟千钱自应十倍，岂可以此为定兀室（改作乌舍）云：贵朝国书内既言别交银绢以代税赋必有定数请分明。

说破良嗣出御笔十万之数言之兀室（改作乌舍）云：十分未有一分燕地税赋共收六百万贯。且如旧与契丹银绢五十万贯尚有五百万贯奉圣旨於内留四百万贯养赡军民只收一百万贯良嗣。又以第二项御笔二十万之数许之兀室（改作乌舍）云：二十万之数尚不及前项之半更要西京如何了得再三辩论久之遂除下西京坚执如故不免以第三项御笔二万绫数许之兀室（改作乌舍）。又云：燕地本出六百万今只要一百万已是恩义犹不相知却只待拆些银绢更做尽艰难作两三番添展如便更添得来拆当些小物必做难易不。若都休更无商量请使副回去只依契丹与贵朝旧日两地供输人户勾退涿易见存兵马。若不退便将兵巡边良嗣曰：两国继好累年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尔岂无曲直兀室（改作乌舍）曰：不是本朝要断绝自是贵朝惜物。若将就作百万便见了当遂出国书草本细计物帛钱数本待断绝恐两家不好据今来地尽在国书中。若一一从得便好如不从便休来商量。又出拆当物帛数字内二等绫价谓上等每匹五贯中等二贯五百文闰罗四贯练绢二贯。又出燕京地图云：招延州是渤海住坐本朝拘收外有居庸金坡等关贵朝占据古北松亭关本奚家族帐自本国为主西京一节候大事了可以商量也。入辞虏猷（改作金主）言为税赋事不相合本要止绝数年逾海通好。且欲相成就的确事节尽在书中一一从得时便好也。如不从得便领兵巡边。又云：古北口与此同时贵朝其松亭关本朝屯戍更不可说著使人回为我语皇帝事当亟决使人亦步亦趋疾回我欲二月十日巡边无误我良嗣云：此去朝廷数千里今正月。且尽安能往返如期莫。若使人留雄州以书驰驿奏闻为便阿骨打（改作阿固达）。

许之。

二十七日辛巳赵良嗣回至雄州即以所得回书附递奏闻。

金人国书。

《书》曰：正月日大金皇帝致书於大宋皇帝阙下远辱华函继形温问因遽成於小补感特贖於庆仪载循计议之辞未悉听从之谕致烦驰报冀示诚音自来越海计议收复燕京并所管州县元是汉地汉民已曾允应。若是夹攻则与。又承回示。若大金兵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戏并应朔等州进兵泊至遣兵攻下。

西京牒报代州不经依应直候契丹势倾力败方自涿易起兵与元约不同昨於奉圣州良嗣等来时国妃状奏称贵朝兵马窃入本京虽已杀尽幸愿款附金国尚不欲违约已报许与後国妃。又申泸沟河南大破南军虽追捉数万愿为金国臣子重念如不自取虑失元许遂遣重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县并已款降寻遣亲见副使马扩专报委细及差人就检阵地僵尸甚众俱是南人更有人暗知贵朝统制刘延庆已坐失律兼伪命林牙统军查刺（改作扎拉）等以下亦称国妃知当朝兵马过关勾退镇南军马待图逆战盖因自来已破大军别无警急及至相近不敢对敌因而遁去别不败於南军南军亦不曾到燕京左右。若是城中之人实有相顺无因尽杀入城军士依此事迹足认贵朝兵马不克夹攻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税赋今承来书事非元约税赋随地户民如何般运於理本难允应今特许每岁别交银绢令良嗣等前去定义向来燕城僥赖贵朝攻下无由更收税色实以自力收获故也。既以相许即委所司勘会据燕京管内每年收纳随色赋税共送五六百万贯乃命宣谕国信使副於内只收合直一百万贯物货回奏良嗣等称奉御笔只许银五万两绢五万匹如不允应便添十万仍议西京在内更，或不许西京别作一段犹不允从添绫二万入二十万数更，或不允绫在二十万数外以上别不奉到宣旨不敢自专愿遣使人赍书计议据年前合交银绢数内先已将到二十万两匹寻委旧曾交割官员检辨收领缘称绢货下弱不并前来今请依与契丹一般者交送据平滦等州不在许与之限已曾书报僥广务侵求难终信义无烦理会况平州已为边镇所有协虏投过民户别谕良嗣等省会去讫所据今岁代税合要物帛丝绵诸番色数并依中等价值别有目如可依从即请一就起般年前并今岁合交银绢依契丹数目送至燕京用赏军人外据代税丝绵诸物定於今岁十月交割内丝绵并须燕京土产外自今岁以後常年合交代税丝绵等物依见去数并前来岁交割银绢一（一依）准旧例分破五番般送平州路界首交付及示盟誓凡百事节不拘大小缓急上下公私皆恪遵此信约长世不违贵凭同盟所有封疆可自燕京所管州县地分与平州界至其间画立一界石以为世守（一之）界永无违盟紊乱其贺正旦信使彼此各请预。

先一日到阙生辰人使以十月三日受礼依上到来外贺贵朝生辰并依旧来契丹发行月日到阙仍於稳便处所起置榷场所有燕京并随州县民户不少。若许计议不见定一自难安抚被害流民极破散无依者苟失今年播殖将来住系何处卒难拯济如或难以准随请自今各只依向来契丹所行过体例一般施行仍速勾退过界兵马候当

春始善祝多祺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令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赵良嗣回专奉书陈达兼谢不宣谨白。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三校勘记。

，岂非美事（非误作不）周武仲（应作仲武）兹不赘辞（赘误作费）本坚守信约之应夹攻者（脱之字）金人并言课程除岁币外（至）令回宣抚司申闻候报（此段应另行低一格误连上文）某陈税赋一事（某误作开）一件连课程六百万贯（连误作通）以为世守一之界（一字衍）。

●卷十四

政宣上帙十四。

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尽二十八日壬子。

二月一日乙酉朔金人遣赵良嗣过泸沟河即焚桥梁次舍。

茆斋自叙曰：先是正月初八日以使事出京未朝见问李靖先索国书并御前目副本去次日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委兀室（改作乌舍）杨璞到馆屏去左右议事兀室（改作乌舍）云：割还燕地讲好事主上已许难以爽信前日龙图侍郎（良嗣武仲）到来所论课程税赋今贵朝御笔岁添十万匹两无一夫之数，岂能成合良嗣等相与言海上所议尽还燕民燕地是以岁输旧与契丹银绢今贵朝已将平滦营三州更不在议。又要起燕京职官富户民工匠而本朝岁。又添十万匹两亦非少也。兀室（改作乌舍）等复云：元初海上之约燕地人户合归南朝应燕中客人合归北朝两下进兵夹攻契丹即军马不得过关盖欲南朝乘本朝兵势就近自取今贵朝不能自取直候本国取了与去使贵朝坐享地土之利有何不便兼课程税赋出在地土非动贵朝物何苦吝惜元约燕地客人合归北朝如郭药师常胜一军多是燕北人药师亦是铁州人恐贵朝要此常胜军使唤故不欲请所以将些小职官相对。若贵朝不欲发只遣郭药师等军还乡亦得如平滦营三州本不属燕京所管非奉圣州已许事不须道也。（初良嗣武仲御笔三纸一添十万匹两其二各添五万匹两）良嗣折难久之兀室（改作乌舍）等语言益刚良嗣遂并出御二纸具道主上圣意欲得相就和好也。兀室（改作乌舍）等俱有喜色云：即今便去进呈至晚李靖来云：御笔皇帝见了与诸郎君商量亦不多也。次日兀室（改作乌舍）云：夜来收得贵朝流星马文字却是与龙图宣赞者何故便改燕京作燕山府皇帝已议定更不须理会课程税赋多寡但只要贵朝除与契丹岁币外每岁添一百万贯并依枯定价折作绫锦罗纴由木绵隔织绵丝木绵截竹香茶药材细果等物已具目子如贵朝辄有分毫议减即便不成和好（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今悉以物帛价充榷场之法坏矣。）兼涿易州并常胜军并旧属

契丹燕京所管自合归还。且请贵朝军马退那出城皇帝已约日亲去巡边良嗣等以理折对兀室（改作乌舍）云：事已决定更无移改请使副安排来日朝见即便朝辞本朝更不差回使也。次日就营拜辞是。

日已立契丹拔纳（即作巴纳）行帐前列契丹旧阁门官吏皆具朝服引唱舞蹈大作朝见礼仪每入帐门谓之上殿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云：我已言定岁添一百万贯一字不依更休来商量便请发常胜军来及出涿易州兵马后来别讲通和礼数我欲二月初十日巡边使人疾去应期复来不得碍我举军良嗣云：此去京师三千里正月已终何以往返臣等欲只至雄州入递缴奏等候回降却来庶可相及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从允次晚南还到雄州作语录入递待报时女真既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来畏怯。又见刘延庆败走左企弓尝上阿骞要（改作阿固达）诗云：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有败盟之意自南使过泸沟河即焚桥梁仆谓良嗣曰：今天祚复据西京张据平州女真方护送燕京所得财货归国其广邀岁币声言巡边皆所以疑惧朝廷而自防也。良嗣云：虏（改作金）人自用兵未尝败衄何自防之有仆曰：兵家当怯守猛战今女真兵少力分见处危道安得不自防故以巡边意迫试朝廷之应如仆前日所论徐制女真三策比见形势正当用之乞召使副或止令扩赴阙稟议欲申尚书省经抚房修写了申状呈童贯乞发递贯云：主上必不较些物色但得事了早班师为上后来教他别人手里理会不肯发越十日递到国书并从之御批云：不许更生他议也。（删御批至此十字）。

六日庚寅御前金字牌递到国书及御笔处分许代税钱一百万贯并银绢等令再往求西京。

朝廷国书。

书云：二月日大宋皇帝致书於大金皇帝阙下专使云：还置邮遽速嗣沐华絨之悉具知雅意之详惟交邻国者当善初终而守邦图者务敦信义既蚤通於契好宜曲徇於来所言代税物货并事目所载色数价值交割月日处所与画立界至遣使贺正旦生辰及置榷场事并如来书所谕其年前依契丹旧交银绢已指挥宣抚司津送前去今岁银绢已令自京起发候到依契丹旧交月日交割誓书亦如来示候交割燕地旋谘闻本朝缘与贵朝通好天下所知前後计议每务曲从贵朝所欲以成交契诚意之厚谅能深察所有西京管下郡县非务广土以日近边报契丹主数领兵马出没本朝当议就便计度力图备御为彼此之利茂履春祺顺膺介福今遣赵良嗣等自雄州复回递中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九日癸巳赵良嗣等至大金军前金人要取西京军兵赏设复遣甯术割（改作尼楚赫）持书来。

燕云：奉使录曰：赵良嗣得御笔山後事力争如不可争别作一段商议十一日见虏酋（改作金主）遣兀室（改作乌舍）捷鲁（改作萨鲁）二人至所馆议事良

嗣曰：本朝皇帝大度一言许尽今平州。又不肯商量唯有西京一道许了。又语兀室（改作乌舍）曰：贵朝所须不费本朝一无所吝唯西京早与庶人情无亏武仲亦曰：来时主上丁甯极留意兀室（改作乌舍）去再来云：得圣旨将西京地土与贵朝所有人户本国收系良嗣对以西京州城已蒙见许既是与了地土，岂有不与人户之理如只空得田地都无人户本国怎生做得况兵乱之後所在残破些少人户一道许了甚好兀室（改作乌舍）云：我国里军人厮杀八九年受了苦辛不少方得西京已是将西京地土与了贵朝本国只要人户有何不可便如西京地土两家分割一般我亦合得一半对以两朝既是通好如一家已许了地土乃是信义人情却不与人户实不完全何似把人民一齐许了做个人情也。是完备兀室（改作乌舍）云：与了地更要人户却待著个甚麽道理如何商量大抵地土重於人民地土已许了更和人民要更别无酬答更无致谢怎生了得因约同见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云：西京地土亦是不少已与地土。又要人民更道本国贪财莫不相应麽。且如西京地土都是两朝皇帝相重据理贵朝皇帝更添物金国皇帝道不须添物乃是好事或金国皇帝道便与西京更不要一物贵国皇帝却道须添些物乃是相顺使副只言道百万之物已多也。更添不得便著多少银绢怎生买得地土兼契丹旧银绢也。不当人情大抵契丹地土一齐都得，岂有不得银绢的道理马扩言郎君们，岂不知契丹银绢从初厮杀了数年後因讲和方才与了三十万後来。又因河西家兵契丹说谕得教称臣添了二十恨粘罕（改作尼堪）。且笑。且言贵国与契丹家厮杀多年直候敌不得方与银绢莫。且自家门如今。且把这事放著一边厮杀则个待你败时多与银绢我败时都不要一两一匹不知何如良嗣谕以马宣赞之意无他盖以谓本朝与契丹曾厮杀後来讲和未。若自来（删此二字）两家本无相争便通交好万世所无乃是好事兀室（改作乌舍）云：如此道则乃是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遂起引良嗣等望虏酋（改作金主）所居传言云：百寮军人等都不肯许西京惟是皇帝。

要与贵朝永远交好特与西京地土并民户更不欲逐年要物只是军人厮杀夺得西京不易请特与个赏设数目多少。又传虏酋（改作金主）之言信誓事须要便了此所系万年永远须是各说得重则好。又问交割期日却云：为立誓书事大兼王事已定待差一个煞近上底官人去只候来则便交割。

茆斋自叙曰：仆复至燕京兀室（改作乌舍）等云：皇帝甚喜大事已定止是商量交往礼数也。仆窃语良嗣便可理会山後良嗣不欲曰：此事间慢仆曰：御笔令力争奈何良嗣徐语兀室（改作乌舍）云：贵朝所须本朝一一从了却有山後西京地土人民并系旧汉地今燕京已了。若将西京一同割还乃是契义兀室（改作乌舍）云：西京路前在奉圣州时曾许龙图言不要後来所以只言燕京事今更不须再言也。仆曰：山後故地自海上理会使人岂敢言不要但每言燕地则西京在其中矣。兼贵朝已许本朝收取今燕京既已割还西京却在西南贵朝去远却如何占守或闻

欲与别家何。若并还南朝使得故地亦见交欢诚意良嗣等怒仆不合理会山後必致坏却山前仆答山前後相为表里阙一则不可守兼御笔令力争，岂可不尽心理会兀室（改作乌舍）三日不至良嗣仓皇云：某本不欲理会西京事公必欲为言必连山前事坏了仆曰：御笔令力争安得不言良嗣曰：但归日语录中载力争之言数段足矣。仆曰：臣事君以忠何可伪也。良嗣曰：兀室（改作乌舍）三日不来此必生变适欲呼李靖令勿议侍郎言。且更请公面议之仆曰：赖侍郎令呼某来。若龙图一面与李靖画断即他日御史台公事有所在矣。良嗣惊窘云：某意甚了燕山事节吾曹成功恐因山後坏却宣赞何苦相戾仆曰：不然吾曹苟能为朝廷得全燕之地尽复五关止出契丹岁赐使国家幅员万里因机借势控制强虏（改作邻）弭久远表去里单之患则粗可言功今既不得平滦营三州。又失榆松亭二关每岁别增一百万缗耗竭中国当自此始。又复不要山後则燕人志向不一争端在即祸衅叵量尚何自谓功耶良嗣云：纵使虏（改作金）人见许必复邀增岁赐朝廷之力已竭如何可出仆曰：龙图迩臣也。画此利害使朝廷罢浮费不急之用以为守边之资则有馀矣。公见西边争占形势虽一城一堡必力战取之缮筑之功在所不计盖要塞必争之城期於必得而後已仆料虏（改作金）人之意西京戏在其西南数千里彼必不能。

守将必归我姑少迟之良嗣云：纵使虏（改作金）人见还公观今日朝廷事势如何守得仆曰：得而弃之此在上意良嗣方忧挠间兀室（改作乌舍）杨璞至云：西京地土据诸郎君与臣下议言当初得西京时攻围四十日军人死伤无数不易得来不。若与河西家却煞得进奉唯是皇帝言赵皇大度我要岁添一百万贯物色一字不违千年万岁却是多少今却觅西京如何违得兼我在奉圣州时心上许了不。若与去共他大朝交欢也。胜似与河西家（谓夏国也。）然其间人户却待起遣将去良嗣相与辨之兀室（改作乌舍）云：此事亦得皇帝处分民土尽割还贵朝只却要些答贺仆答。若贵朝应副西京民土朝廷岂无相谢礼数兀室（改作乌舍）曰：此中亦遣使人须当道破只得一年之数赏此军人便是礼数了也。差大使银术孛堇（甯术割 改作尼楚赫贝勒删注三字）副使耶律松（度制 注改作都）等持誓书等越两日同发至阙下。

金人国书。

《书》曰：使轺荐届荣讯迭承既增岁币之仪深悉善邻之意俟成誓约永保惟和来书云：所言代税物货并事目所载色数价值交割月日处所与画定界至遣使贺正旦生辰及置榷场事并如来示所谕备详美意外今年合交银绢候到依契丹旧交月日特思元书理合一就重念春农般运不易曲从严意其银绢似前来与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国信使副请依草著誓至日当议复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孛堇甯术割（改作贝勒尼楚赫）度刺（改作都）充国信使副撒卢母（改作察勒玛）充计议使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词并誓稿陈

达不宣谨白。

事目昨者赵良嗣到上京军前计议五代已後陷入契丹旧汉地州县特许燕京再差马政更议西京回书只请就便计度收复寻为不能收复致本朝收了。又差良嗣等来议称燕西京南京已曾计议为西京不在许限不经许与止许燕京戏所辖六州来书云：其西京别作一段今来。又命良嗣等计议西京一就收复虽贵朝不经夹攻而念丙朝通和实同一家必务交欢笃於往日特许与西京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妁等州并地土民户其以西并北一带接连山後及州县地土不在许与之限据所许民户地土甚多自来攻代抚慰将帅士卒难。若不少今来无别再索经。

略请差人交割其诸事理已宣谕良嗣等去讫来书称契丹出没今差人押领大军往彼处踏地理交割发行月日已谕使人省会所有盟誓候交割日议定誓草（旧校云：此誓草也。编内载有金人誓书而本朝阙如当有脱简）大金圣皇帝创兴并有辽国遣使计议五代已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与燕京涿易檀顺景蓟等属县及所管户民缘为辽国尚为大金所有以自来交与契丹银二十万两绢三址万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税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计钱一百万贯文合值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数已载前後往复议定国书两界侧近人户不得交侵盗贼逃人彼此无令停止亦不得密约间谍诱扰边人。若盗贼逃人被并赃捉败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讫赃罚贼虽不获踪迹到处便勒留偿。若有暴贼或因别故合举兵众虽得关报沿边官司两国疆界各令防守至如将来殊方异域使人往来无得禁阻所贵久通欢好庶保万世苟违此约天地鉴察神明殛诛子孙不绍社稷倾危。

燕京管下州县所出物色勘会到在京三司制置司各管随院务课程钱及折算所辖人户输纳税色依约见值市价做钱共五百四十九万二千九百六贯八百文课程钱一百二十万八千四百十六贯税物钱四百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六十贯八百文三司计四百九十一万三千一百二十贯文内有房钱诸杂钱一百一十五万八千七百九十八贯文是院务课程钱榷永两盐院合煎盐二十二万硕合卖钱三十九万贯文诸院务合办卖随色课程钱四十三万三千二百一十二贯文三百七十五万四千四百二十二贯是人户税租正钱制置司计五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七贯八百文官民税钱四万九千三百四十八贯课程钱五十三万四千三百三十八贯八百文天辅七年二月日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指示地图自甯边州以西横斜至西京之北德州之南及天德云：内州云：此地分待与河西家。又以西京地图指示。且言天德云：内德州及龙门望云：两县要做夏国往来道路。又言将来龙平州松亭关及望云：县归化州要处做榷场良嗣遂行。

十一日乙未尚书左丞王安中除少保靖难军节度使（旧校云：史作庆远军节度使）河北燕山府路宣抚使判燕山府资政殿学士詹度为燕山府安抚使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种师中充副都总管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议犹未。

决。

童贯蔡攸将交割燕山有日朝廷因委之选命诸州守臣王黼自以为功多改易县名以张得意乃迁蔡攸少师守燕山制有之曰：王师顺天地之动无战而有征幽都望云：霓之苏克奔而弗迓降书踵至捷奏日闻鼓貔貅百万之威势如破竹收河山九郡之险易。若振枯悉求涂炭之伤咸袭衣冠之盛气振雁门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社稷不朽之图奋祖宗未雪之耻实资妙策迄建殊庸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辞仍以呕血告上令荐自代者乃举王安中安中河朔人氏生长於斯必稔知北方事黼亦以安中独相协和因用国初得蜀故事自左丞除节度使宣抚河北燕山安中之行上悉出内府金玉古器皿至於<缶并>炉砚几一包文史玩赏之属无不毕备使至燕铺陈罗列排设於州中之寝以夸示夷狄（改作远人）礼遇之隆一时迴绝黼独祖道赠以诗。且约归而相之也。。

二十八日壬子金人国信使副勃堇甯术割（改作贝勒尼楚赫）耶律度刺（改作都）计议使撒卢母（改作察勒玛）持誓书草来著誓并求军卒取西京赏赐（旧校云：金史作二月癸卯银术哥铎刺如宋）。

燕云：奉使录曰：赵良嗣辞讫虏酋（改作金主）出馆径遣高庆裔来论以甯术割（改作尼楚赫）系是北朝皇帝最亲任听干的近上的大臣权最重见积压军国重事复充西路等处都统使兼杀败夏国故特遣来到贵朝莫比寻常使人一般将就简待致伤和气以生嫌隙使数年往来计（阙）千言万语废之（阙）身上请便依契丹旧礼之例相待看管朝夕便是至於商量事节便可以一面与决兼盟誓务在长久便请主上依草著誓。又令白海上累年交好自古以来未尝有者，或欲做兄弟，或欲做叔侄，或欲结为知交甯术割（改作尼楚赫）路中有云：此行良遽恐不得如契丹旧礼只图得个花宴甚好至是甯术割（改作尼楚赫）自称都统知军国事度刺（改作都）自称谏议。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四校勘记。

过卢沟河（卢误作泸馀同）是日已至契丹拔纳行帐（至误作立）。

故以巡边意迫试朝廷之意（上意字衍之意误作之应）自雄州复回递申（申误作中）山後事力争如不可争别作一段商议（一本无力争二字）只候来到便交割（到误作则）某意但了燕山事即吾曹功德（但误作甚即误作节功德误作成功）到请依草著誓（脱到字）往彼处踏地里（里误作理）并燕京每年所出税赋（赋误作处）常年般送南京（此下有平州改为两京六字小注）。若盗贼逃人被并脏捉获（被字衍获误作败）各令防守两国界内地各如旧不得遮堵（原脱防守下十二字）各管随察院务（脱察字）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议犹未决（此应另行低格接入下段误连上条）悉救涂炭之伤（救误作求）使数年往来计（阙）千言万

语（原阙系议字）。

废之（阙）身上（原阙系一人二字）。

●卷十五

政宣上帙十五。

起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甲寅，尽十四日丁酉。

三月一日甲寅朔金人甯术割（改作尼楚赫）等至馆五日入见於崇政殿。

燕云：奉使录曰：五日甯术割（改作尼楚赫）等上殿上遣黄向传旨卿等离军前日大金皇帝安乐否累年计议事一切了绝信誓已定共享大平乃是永远奠定甯术割（改作尼楚赫）奏言来时本国皇帝令奏知大宋皇帝计议底公事已了也。不要别做则好上复令向谕旨朝廷大信既定，岂有变更令依例诣宰臣王黼赐第计议出国书并誓书草读示至西京地界事黼谕甯术割（改作尼楚赫）此非务广土地本为边州及天德云：内地分。若不屯守防托夏人定来出没要当以河为界甯术割

（改作尼楚赫）辞以不知。又读至所示誓草云：五字甯术割（改作尼楚赫）等乞不用。又云：已许了西京要绿矾二千栲栳。又言士卒取西京劳甚乞一个赏赐黼皆许之。又言今後通好不知或为弟兄或为叔侄或为知友黼谕以敌国往来只可用知友之礼上以甯术割（改作尼楚赫）屡乞花宴诏特颁春宴上屡遣黄向问劳。

诏甯术割（改作尼楚赫）就辞於集英殿甯术割（改作尼楚赫）等辞讫跪奏设赏金帛物数上遣黄向谕以二十万甯术割（删此三字）犹以为数少再三乞增加上不许遂行。

茆斋自叙曰：三月日使人至馆初五日朝见使臣退上朝奏事上问金人何故要添许多岁物及起燕京人民良嗣对以女真性贪暴（删以女六字改作曰：彼固）唯利是从他不_一也。扩奏本朝兵威不立故也。武仲云：赖陛下圣德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心服不尔边患岂易量耶上云：女真贪暴残贼民物理学虽黄巢不是过也。，岂能久耶然（删女真至此二十字）彼既入关先据燕京朕恐为後患故不惜岁增百万缗以之。且解目前之变今既同山後许还亦足见其归意斯亦卿等之力良嗣曰：计议山後马扩力最多上云：闻马扩颇知书良嗣曰：马扩系武举仆奏臣系嘉王榜尘忝久被陛下教育上云：若非知书安能专对是晚奉御笔马扩特除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兼阁门宣赞舍人。

诏吏部侍郎卢益假工部尚书及赵良嗣为奉使大金国信使持誓书著誓并议交燕山云：中月日。

茆斋自叙曰：是时再遣使燕往议交割燕山云：中月日未行往见枢密郑居中郑问守山後之道仆曰：朝廷欲如何为守郑云：见诸公议欲用彼土豪杰使世守之仆答山後自汉筑云：中朔武等郡以弱匈奴孝文时任魏尚守之匈奴不敢犯边今与

山前山後为表里乃边防要害之地倘土民有力犹不可使之守况自金人蹂籍之後烧掠殆尽富豪散亡苟延残喘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岂能守耶郑云：如此当用多少军马则可仆曰：唯多佃善苟恐费大亦须三万人万人屯云：中馀分戍要害之地择贤能将帅委之朝廷损浮费之资移以应付三五年人心乐业则边防就绪矣。郑。又问云：中帅张孝纯仆曰：孝纯久帅太原通晓山後血脉更以二统兵官辅之则可矣。郑皆然之。

朝廷国书。

书云：三月日大宋皇帝致书於大金皇帝阙下华缄荐至契好增勤爰驰预政之臣共著约神之誓惟两朝吊民伐罪之举振古所无而万世讲信修睦之诚自今伊始用监盟载永洽邻欢来书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国信使副到请依草著誓至日当议复盟银绢请似前来与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并如来谕顺履融和茂迎社福今差中大夫。

试工部尚书卢益龙图书馆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赵良嗣充国信使阁门宣赞舍人马扩充国信副使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十八日辛未赵良嗣等至燕山金人遣韶瓦（改作硕哈）郎君高庆裔来问难摘指誓书字画邀取逃去职官户口等事。

燕云：奉使录曰：赵良嗣至涿州韶瓦（败作硕哈）郎君及高庆裔来传乃酋（改作金主）言（删此字）意指摘誓草云：五字不当用及常年二字及除去後面叠道五句便令退换誓书更为所取人口未足未许过界良嗣等以其意附递奏闻复於递中付下御前降下改定誓书并誓草进至蓬头垢面差李靖刘嗣卿充馆伴至寨门执笏跪捧国书入至国主帐前面北立卜门官传国书入引至帐内跪奏问大金皇帝圣躬万福奏讫拜谢复跪问南朝皇帝圣躬万福奏讫拜起复位引出帐南面西立有卜门官赞喝云：大宋国信使试工部尚书卢益等朝见。又一卜门官引某等面北立先五拜笏舞蹈不离位奏圣躬万福。又两拜卜门官引益少进躬身致词复位。又五拜舞蹈如前遣使问某官等远来不易。又五拜舞蹈如前遂引所赍礼物金器等自西而东於国主面前过却引出第二重门外面北立卜门官称有制令先两拜起再云：赐卿等对衣金带跪受讫拜起卜门官引复入依前面北立卜门官云：谢恩。又五拜舞蹈。又云：赐卿等茶酒。又五拜舞蹈卜门官引趋帐西浮幕下少立一衣紫系犀带者认是汉儿宰相左企弓国主前拜跪进酒仿学（删此字）上寿仪国主饮讫令在位者皆拜遂各就座卜门官。又引起称传宣劝酒令劝笏饮至尽。又两拜就座自此每盏并系汉儿宰相及左右亲近郎君跪进。又将国主自食者饮食分赐至第四盏宣劝如前五盏讫乐官以下共赐绢四百二十四匹再引帐前面北立卜门官云：谢宴。又五拜舞蹈引出上马同馆伴还安下处三节人从各七事衣银十两讫传问誓书中常年每年重叠及催取户口对以誓书并系昨来将去誓草改定即无增减所有合要户口宣抚司见行

根促才获时即发遣过来杨璞高庆裔来传粘罕（改作尼堪）指挥斥字画惹笔提拔
不谨对以自来国书止是司分人修写拘於体例自无惹笔今系主上亲御翰墨是尊崇
大国之意庆裔云：誓书有不提空并惹笔须著换对以此誓书元在阙下为使人陈乞
已换了两次到涿州。

又换一次敌国往来邮有此理庆裔云：誓书要传万世亲写故知是厚意两国相
重书状往还写得真楷是厚意为复写得惹笔是厚意。又云：誓书字札。且休如誓
书所载两界逃人彼此无令停止今来所取户口只推道不见不肯发来，岂不是违誓
许大天犹自不怕更要誓书则甚。且如近有燕京职官赵温信李处能王硕儒韩越境
来南张軫带了本朝银牌走过南界须先以见还是数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
良嗣欲谕宣抚司遣行卢益马扩不可曰：诸人闻已达京师。若悉还之不唯失燕人
之心。且彼必见衙尽告吾国虚实所系非细况今已四月虏（改作彼）亦难留何虑
不交柰何随所索即与之彼得一进十何时已耶然终以人口未足移文往来事（删此
字）辩论久之未决卢益力争不可兀室（改作乌舍）云：两朝誓书中不纳叛亡今
贵朝已违誓矣。益答曰：且勿言诸人未尝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
前耶五六年计议大事已定本朝所有并已依从应付如些小人口，岂有吝惜只是有
变更姓名或在远地或闻得根取因而逃窜或藏匿山谷或走过山西如此之类如何决
要取足兀室（改作乌舍）云：且如远者尽是契丹奴婢。且道不知姓名道寻不见
如积压名人郭药师董庞儿两个莫道不见只将此二人来折当马扩答以郭药师董庞
儿系是契丹时投降过来即干贵朝甚事。若如此说即数十年前事，岂可套在誓书
中有甚涯际及交燕月日兀室（改作乌舍）云：只为所取户口未足即无交割月日
良嗣对以本朝自来每事相就无不曲尽至诚然贵朝每一番来一事未了。又生一事
此当以大事为念不可以细故相妨两朝所系利害甚重况两日只是理会誓书一事。
若今。且把复盟了当些小人口足可商量。且如向日自海外计议虽未立誓天地神
明实已临察宜各存信义本朝并无事未尽两朝敌国义均一体更宜思之兀室（改作
乌舍）与杨璞等起立云：有圣旨朕以天地眷佑并有辽国所有涿易尽属燕地。若
户口不尽数发来便请勾回涿易人马朕欲将军马前去巡边恐两军相见不测生事便
令使副朝辞往宣抚司取人良嗣云：未议之事有五一回答誓书二交燕日分三符家
口立界四山西进军日时五西京西北军未定兼赏军银绢二十万在涿州未交安得便
辞所有甯边州至天德云：内一带是旧汉地兼有黄河阻隔不知贵朝欲待自守为复
。

待与夏国。若自守时与贵朝为邻甚无害。若是夏国时恐西人出没常为边患
兼符家口系属南界有新仓永济两盐场在内朝廷岁增百万贯正为此盐场在其中莫
须改正兀室（改作乌舍）云：我以山西全境与汝，岂不能易此尺寸之地耶良嗣
不能答杨璞来云：适来三相公（谓粘罕 注改作尼堪）再奏已差下撒卢母（改

作察勒玛)。

杨天寿同龙图去不须尚书宣赞行良嗣遂行。

四月二日乙酉金国遣撒卢母(改作察勒玛)杨天寿同赵长嗣赴宣抚司取未足人口宣抚司以赵温信与之。

良嗣同撒卢母(改作察勒玛)等往雄州取户口途次撒卢母(改作察勒玛)等曰:两国议如许大事已十八九成止为人口毫末良嗣云:若张軫赵温信韩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实不闻柰何杨璞暗以微意见喻。若只得一两个絮要人来便了得良嗣既到宣抚司亦以璞言之故自以谓。若得一二絮要人如温信之徒可以必了然宣抚司颇难之盖恐已送温信愈更滋蔓终未得结绝臣思度金国如得温信乃可以毕事再三言宣抚司乞差人去取赵温信初五日赵温信来长跪求免良嗣谕温信云:本朝固不欲谏议过去(谓温信)然金国必欲因此寻兵大丈夫死生皆有道生亦为民死亦为民借谏议一身以解两国之兵为利亦不浅相顾感泣遂以温信付之。

茆斋自叙曰:孛堇(改作贝勒)等先归仆与益等留涿州十日候宣抚司发到赏军银绢三十万匹两方发至燕京兀室(改作乌舍)杨璞云:计议事已定但日近有燕京界职官赵温信李处能王硕儒韩等逃去南界请先遣回然後可议交割月日差撒卢母(改作察勒玛)同赵良嗣往雄州宣抚司取人经七日缚赵温信回粘罕(改作尼堪)释缚赦罪复以温言抚之。

七日庚寅金人既得赵温信遂交赏军银绢并定交割燕山日再遣使持书来借粮米十万石并誓书来。

兀室(改作乌舍)遣人将到秤一连云:旧例交割银五十两五分者皆不曾受(分谓钱)直到五十一两方受今来此秤系五十一两贵朝秤却只五十两方受今来此秤系五十一两贵朝秤却只五十两莫如别作一连五十两五分秤将五分作钱耗五分作润官如何某等答以凡度量权衡皆系朝廷所定颁之四方岂敢私造况此银绢系朝廷奖赏贵朝军兵非岁赐之物莫。且依秤交割朝辞国主云:卿等归去传语皇帝时热善保圣体如今军兵两处屯讨伐夔离不(改作古尔班)并天祚与你家勾当疆土欲借米粮十万石般送。

至檀州归化两处。且不要疑虑早些教来已专差使人对以今夏道路难行国主云:此一遭方始是往来礼足兼誓书事大要结千万年交好礼数专遣使去因问交割燕京日分却云:十一日先令交割底官员过来其军兵只於泸沟河南下寨更待等几日得我指挥便发过河来。又谕某等好去候到阙日传与大宋皇帝立誓已定各守信约永保万世常如今日甚好遂行。

十一日甲午卢益赵良嗣引伴金国使人杨璞持誓书来。

金人国书。

书云:累交礼聘敦讲世和复紆使传之华克示载书之信指以万世昭然一言兹

见继好息民之心而得亲仁善邻之美义欲存於坚久事更宜於宣陈据燕疆界至只依两朝差去人员同行检视分割为定所云：交西京边界夹攻契丹事皇帝已遣近上官员押领大军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应会仍报宣抚司凡关夹攻事件须令与差去官员计议从长施行其边界亦依割定领受仍已谕使人却合有回谢礼数并报复文字送付差去军下官员前次议取被掠并逃去人户虽领宣抚司交付却只推言不肯早行发遣致是亦未结绝必。若边官邀功违约展转如上不切稟从实关引惹紊乱有失将来久结欢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宜疾速发遣。又以契丹国皇帝在阴山夔离不（改作古尔班）在奚部山谷已两处勾当今取岭北鸳鸯泺坐夏相度所谋虽同如，或不泯後患地里咫尺特关贵朝自馀分遣别路兵马须是当朝供给只据收捕夔离不（改作古尔班）契丹皇帝两路兵马粮食合销米一十万石宜早分取月日於檀州归化州两县处分路般送到即候回报炎在候保畜是期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期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金人誓书（旧校云：誓书见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维天辅七年岁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书於大宋皇帝阙下惟信与义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国主失道民坠涂炭肆用兴师事在诛吊贵国遣使航海计议将来并有辽国愿还幽燕故地当时曾有依允乃者亲领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敦好以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并属县及所管户民与之如约今承来书缘为辽国尚为大金所有以自来与契。

丹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税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计钱一百万贯文合直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数已载前後往复议定国书每年并支绿矾二千栲栳两界侧近人户不得交侵盗贼逃人彼此无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人。若盗贼并赃捉败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讞赃罚贼虽不获踪迹到处便勒留偿。若有暴盗或因别故合举兵众须得关报沿边官司两国疆界各令防守两朝界地内如旧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将来殊方异域人使往复无禁阻所贵久通欢好庶保万世本朝志欲协和万邦大示诚信故与燕地兼同誓约苟违此约天地鉴察神明速殃子孙不绍社稷倾危如变渝在彼一准誓约不以所与为定专具披述不宣谨白。

茆斋自叙曰：十一日辞朝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坐所得契丹纳跋（改作巴纳）行帐前列契丹旧教坊乐工作花宴宰执左企弓以次笏捧觞为寿是时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形神已病矣。顾益等云：南朝许大事你几个使人商量了功绩不小来日好去复差杨璞为聘使报许四月十四日交割燕山及山後幸踏地里交割南归十三日达雄州宣抚司摘留仆随遂入燕。

十四日丁酉宣抚司差统制官姚平仲康随前去交割地界。

姚平仲至金人要依元约将松亭榆关外民户归国数内索取常胜军郭药师等八

千馀户元系辽东人也。宣抚司以常胜军先自归朝有功授官难以发遣点检文字李宗振一策或为参谋宇文虚中画策曰：若以燕人代之则不惟常胜军得我为军。又复得燕民田产自可供养不烦国家应办钱粮此一举而两得之申奏朝廷遂从其议请以燕人代之金人亦从之因而根括燕山府所管州县百五十贯已上家业者得三万馀户尽数起发合境不胜残扰独涿易二州之民安业者良以先归大宋也。是时燕人重於迁徙有惮其行者说於粘罕（改作尼堪）曰：燕山疆土本非大宋彼不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实所在形势之地，岂可与人金国方强盛天下莫不畏服粘罕（改作尼堪）以为然遂白於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请以（删此字）与（下添宋以字）涿易为界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曰：我与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待我死後悉由汝辈终如约交割。

宣抚司差李嗣本提兵马入燕。

先是宣抚司差姚平仲康随分疆域立烽燧回至是再差李嗣本入燕。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五校勘记。

上以甯术割屡乞花宴诏特颁春宴（此条应另行提起误与上下相连）上屡遣黄向问劳（此段应另行误连上条）仆奏臣系嘉王傍（应作系秦嘉玉榜）是时再遣使往燕（误作燕往）请以前来与契丹物色一般者（以误作似）奏乞拜起复跪（起误作谢）仿学士上寿仪（脱士字）宣抚司见行根捉（捉误作促）传语大宋皇帝（语误作与）所出税赋（赋误作利）。若盗贼并赃捉获（获误作败）。

●卷十六

政宣上帙十六。

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尽二十八日辛亥十七日庚子童贯蔡攸整军容入燕山府抚定燕城。

贯攸入燕京抚定残民羸卒捧香火迎导而行欢呼言曰：契丹既灭大金归国王师入城复见天日相庆之人家至户到燕人大悦初李嗣本提兵先入燕城其次宣抚司方来以郭药师为先锋嗣本军望见之以为金人兵至弃军即遁营中大扰药师使人往抚之方定贯攸问马扩曰：众虑虏（改作金）人劫寨尔以为如何扩曰：可保其不来不必虑也。童贯蔡攸燕山府住十日乃还。

平燕录及封氏编年王安中入燕录曰：童贯与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议犹未决贯与安中等共议言大金须索种种干求贯常愤恨朝廷。虽然应副贯实惶恐安中曰：夷虏贪婪自古如此。又况（删夷虏至此十字）我兵向为契丹所败。若非涿易纳款偏将来归未易议也。赵良嗣虽为朝廷不能挫彼之意必须军中选择其（删此字）辨博之士折彼泛议可也。遂於军中得姚平仲康随王环等以待入燕议事童贯

遂差姚平仲康随王环良嗣等各带本军人马起发去交割燕京平仲将字子豪迈俊爽以强辞折阿骨爽（改作阿克顺）一夕随定次差李嗣本统河东兵五万为前军以种师中杨可世拥陕西诸道兵三十万为中部遣郭药师领常胜军自新城入固安次勒兵博山贯攸建旌纛鸣鼓吹笙即以大军次之俾马公直将河北京畿兵为殿嗣本至泸沟河大金犹驻燕京而良嗣姚平仲康随入燕京见大金国主粘罕（改作尼堪）云：前以约十一日今後时何也。姚平复曰：大事已定并无少疑交割燕尾服京後时日乃本国敦礼。若先是而来是属僭越何问之有。若元师求衅妄生事端败其欢盟皇天照鉴岂辅曲者自古反盟不克享国。又况贵朝百色须求我皇帝宽仁大度曲就悉从不欲少违虑坏前约元帅慎莫生事是日师中等已营料石冈可世。又檄众曰：今日我辈正索一死耳乃命诸将治鞍发刃彀弓以卜鏖战督嗣本渡河阿骨爽（改作阿克顺）等闻我军前後左右周环亘二百里不绝乃谓良嗣平仲等曰：岂敢生事只为本国已先发军今滞数日所以诘耳即呼所属交割国主与阿骨爽（改作阿克顺）等卷甲移灶退舍三十里日晡嗣本提兵入城师中可世相继入焉先是。

大金盘旋燕京城几及半年久客多欲部曲利於财货剽掠燕城富豪比屋室如悬磬檀顺景蓟民始困弊而契丹。又惧大金攘夺皆逃窜山谷城市邱墟狐狸穴处。又将职官汉民分路遣行我朝所得空城而已。

《北征纪实》曰：王黼既专用设备任其事因降旨饬二帅不得动以听约束乃使赵良嗣奉使而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谓良嗣曰：我闻中国大将独仗刘延庆将十万众一旦不战兵散而溃中国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良嗣不能对乃与此其使偕来（作纪实後六年始得见马扩自叙备能言金人燕山事实甚详然独不见书纪实所取阿骨打不许燕山之语及索山後有峻拒之语却有良嗣更易语录之说。又有谓山後幸踏地里交割牒文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参商至为良嗣之奸利则一也。是故纪实尽述当时朝论不敢从他录也。注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始祖宗时虜（改作辽）使至待遇之礼有限不示以华侈。且以河朔甫（改作逼）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候次第为之燕犒而後至皆防微杜渐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务速以擅其功与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阙下凡四五往返皆然。又其每至也。渐加礼夸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负邀索不已黼遂许以辽人旧岁币四十万之数外每岁更添燕山涿易顺景檀蓟六州代税钱一百万缗金人既得所欲乃许我。又索营平二州则曰：海上脚跟底元约石晋所割则属中国契丹旧地则归我今营平二州乃阿保机（改作文巴坚）於後唐时所陷滦州乃营平地旧已入辽即非石晋所献之地当如元约，於是我无辞。又索云：中一路则曰：云：中久为我有中国安得之中国亦无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挫败之丑以塞中外之议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顺蓟景为一路而归其代税钱一百万缗。又议折中国货物以补其阙，於是。又遣良嗣议拆物凡绢三十万丝绵称是虜（改作金）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香犀玳瑁瑁

匙箸皆折阅倍偿之至如龙脑每两折八贯则皆良嗣其（改作从）中为奸也。约既定索礼数因尽还其待大辽敌国之礼唯不称兄弟而已乃遣良嗣奉誓书而往而金人取誓书副先视之。又止诸界上俾我使回更易誓书中语然後来我。又从之（誓书事具於下）事既毕彼亦遣使以誓书来时郑丞相居中亦尝白上曰：礼数既重加岁币厚必不便亦不纳金人既得燕山子女加久住气候已热遂大病而城外诸寨日夜为燕之乡兵去可挠因骂余睹（改作伊都）曰：汝劝我来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大兵居此罗网中如何归。

乃大毁诸州及燕山城壁楼櫓要害皆平之。又尽括燕山金银钱物民庶寺院一埽皆空以辽人旧大臣及仪仗车马玉帛辎重尽由松亭关去（关在东北去其国近本欲显州去尔）全师复由居庸关之鸳鸯泊才天祚出路以绝契丹之望乃尽以空城付之我时便有语谓中国修理三二年间却取之赵良嗣亦尝私谓人曰：只可保三年尔时黼即与二帅上下皆知之不能忠告也。二帅因以宣和五年夏入燕山大内毁一小殿吻受诸将贺驻兵十馀日遂凯还而归。

金人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交割燕山毕西由居庸关往白水泊过夏。

平燕录曰：金人用阿骨爽（改作阿克顺）计寸金寸土哀取殆尽将燕城职官民户技术嫖娼娼优黄冠瞿昙金帛子女等席卷而东或告金人曰：汝之东迁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胜军利汝田宅给之尔燕人皆怨说粘罕（改作尼堪）不当与我全燕粘罕（改作尼堪）欲止割涿易两州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不允由云：中留白水。

十九日壬寅金人遣使赍御押地图来宣抚司。

茆斋自叙曰：十九日：金人使赍御押地图来宣言令童太师蔡相公拜受童蔡惶惧问如何处置扩往谓之曰：若论御押一如本朝御押前此累有御笔何尝使粘罕（改作尼堪）元帅以下郎君拜受此太过当金人无对遂许不拜先是李嗣本姚平仲军交燕日运粮夫夺女真牛马杀一女真至是整留会（删此二字改作理）偿人命及牛马价复为平之。

《北征纪实》曰：金人既据燕性贪婪方自务大乃（删性贪至此八字）邀索不已而朝廷坚求燕山地则指城谓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纳钱。若干万则与尔虽燕山僧寺巨室之属指一塔一殿一屋即曰：此我物也。当折取之汝。若欲留者即纳其直故或千或万货之而後重载而去由是朝廷偿以百万缗谓之燕山路代税钱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方喜曰：荷他赵皇千年万岁是多少物乃得燕山府檀顺蓟景六州此独黼为之二帅实不预宣和五年夏四月金酋告（改作主将）还命我师交割二帅始以兵入之号曰：交割燕山府後曰：抚定燕山然所至皆空城而已人物既寡城櫓。又悉毁皆所以困我仍不与我营平等才吾之咽喉尔营平者当榆关路地平无山川之阻非。若古北口居庸关之比。且近女真故识者知其用心矣。。又

燕民破散悉流。

移近地故职官富户来奔既无以处朝廷因分遣诸州贍之凡州县动数千口至少犹不下五七百口及尝为虏（改作辽）官者等第补之自诸州通判而下皆添差以处焉自并代河朔齐郛襄汉之间遍已荡然莫有关防我之山川险易州郡虚实尽能知之州郡。又往往不_一或困於衣食其在阙下者至於揭榜通衢人物往来处称其名氏旧官封而以乞丐执政虽睹之不问也。始金人约燕地人民尽归南朝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皆属金国既议分割则常胜军郭药师铁州人其下诸将高望等。又多渤海契丹人即令归金国上下方以为挠如金人则已虏掠（改作尽取）燕地人物职官等将携之归方议欲对换而贯为群下所误谓不。若以燕地富户税产多者皆与金人去却得其田宅足以贍常胜军则不烦朝廷钱粮。又得留常胜一军为用贯然之遂亟为奏稟辅

遽许焉盖朝廷轻易弗思独以药师常胜军为重而已金人既大得所欲号职官富户（删此五字）因尽括六州之地（删此二字）上户几二三万起发由松亭关去燕中合境为之大扰由是怨怼生矣。时王安中为宣抚以抚燕既无纲领所谓富户田宅皆为常胜军即日肆意占据略不问官司安中坐视而已因是多侵夺民田故人益不聊生及後张杀金人所虏（改作得）辽臣之属已尽为常胜军所有皆立为乞丐之人方更遭其困辱甚至於杀戮无告所谓职官富户。又悉南奔归我我不得已而後纳之。且复流离困蹙使我重失燕人之心仍违新交之盟痛莫大於此。

二十二日乙巳童贯上复燕奏。

宣和录曰：陕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童贯等言恭惟陛下神机先物前知北虏（改作契丹）灭亡之兆自政和八年金国遣使通好约结夹攻至宣和四年虏主（改作天祚）播迁耶律淳篡立幽燕之民久惧涂炭延颈淳关愿归中国陛下俯顺人心特诏臣等出总戎干先行招抚及遣使以祸福谕淳使纳土内附淳先败盟寇（改作侵）边臣等仰遵睿画东由雄州西由安肃广信诸道进讨自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九日九月一日九日王师屡胜残虏（改作寇）震懾乘势开谕圣德招徠远人广出文榜遣间淳至燕中晓谕士民先是郭药师领常胜军万人驻涿州虏（改作燕）中最号劲兵易州守城契丹亦众涿易之间有牛栏寨皆契丹素屯兵马去处声援相。

接涿易仍系燕山襟喉之地臣等既进兵讨荡兼用间招诱常胜军及预行结约易州城中豪杰内应至九月二十三日郭药师领常胜万人举涿来归二十七日遣发兵马进取易州杀戮城内契丹殆尽当日收复易州十月四日攻破牛栏寨涿易之路遂通节次收复涿易归义安城固安威城涑水并良乡武清安次清化淳阴潞三河析津宛平平卢玉田等县及景蓟等州同时纳土幅员数千里天险地利尽皆有之独燕京孤城未下女主伪后萧氏遂称臣妾遣使纳款却而不受十月十八日大兵至良乡县界杀退贼众二十三日遣奇兵径入燕城杀戮城中契丹奚万众燕民鼓舞四军贼自援兵旅拒二十

五日再战於虚沟河贼首退保燕城十二月二日契丹悉燕中兵马来犯永清一带已归顺地分王师鏖击大获胜捷横尸蔽野余众溃散不能再举四军遂与伪后弃城逃遁金国十二月五日入居庸关与王师夹攻收复燕城了当臣等於四月十七日躬领大军入燕山府抚定军民布宣圣泽者全师制胜振朔部之天声举国来成获燕山之都会罄四方而无侮垂万世以有光庙社均休臣民胥庆臣等闻吉伐豸严狻仅至太原汉击匈奴但期渭上虽招徕其种落或攘斥於封圻皆仅存开拓边陲之名固未有混同宇宙之烈蠢兹裔虏（改作惟兹辽国）昔号殊邻当五季之瓜分盗（改作据）一方而穴处萧萧易水限风气於山川奕奕汉津隔星辰於象纬金缯填睿者以钜万计士庶疾首（改作引领）者殆二百年艺祖肇基已恢奄有之志神皇御极载勤继伐之谋对越在天之灵必施辟国之略属酋渠（改作阴山）之远遁复杂种（改作内族）之内（改作交）讧窃位渝盟不诛而殒积诚慕义莫止其来遂兴复古之师爰徇叩关之请破坚披敌首克六城献馘执俘何啻三捷军（改作先）声叠振丑类（改作残敌）惊奔绝其唇辅之依结彼腹心之应扶老携幼还为冠带（改作箪食）之民（改作迎）籍户提疆来入版图之会市无易肆人。若更生通地脉於九山（缺二字 添坤轴字）镇医闾之峻察玃衡於七政天文开析木之躔圣武既昭庶邦丕享虞舜舞干而苗格繇文德之诞敷文王因垒而崇降自圣谟之丕显於皇伟绩更迈前修恭惟皇帝陛下大道并抱沉机独运以顺为武威加六合之中惟断乃成智出群疑之表快列圣未摅之愤昭甯人有指之谋肫肫周原昔裂冀州之壤茫茫禹迹今归碣石之封方。且下十行之诏以。

蠲苛饶之科定三章之约以施宽大之法礼高年而教孝悌褒有德而访才能文轨同混於车书朔南咸暨於政教天讨陈於原野聿臻偃武之期成功告於神明益显无前之绩臣等远惭周辅获稟睿谋拊循幽蓟之遗黎宣布圣神之厚德御五门而奏凯将赉及於群元奉万寿以称觞当获陪於列辟。

秀水间居录曰：童贯蔡攸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称贺表中多得意语云：陛峻明堂既揭平朔之号轩藏石鼓仍题复古之名锤ね铭金则应牧野誓师之时印章篆玉则示汉将破胡之兆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阴相之旅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下临之方云：云：又曰：童贯奏中云：不受萧后纳款者先与金虏（改作国）有约不敢受也。。又云：金国入居庸关与王师夹攻者刘延庆为残虏（改作燕师）所败约金人取燕城也。。又曰：女真既破契丹驻军於燕山之北约本朝自以兵力取燕地，於是童贯蔡攸与大帅刘延庆将十五万众进屯卢沟河时虏后萧氏（删虏氏字改作萧后）与四军大王者居燕城有众才数千遣使人韩归款仍请罢岁币贯等不纳延庆分兵往救为残虏（改作燕师）击还卢沟大军闻风遂溃王黼为相因此嫉贯等。且欲自以为功会虏酋（删此二字）耶律淳死乃议遣使召女真取燕城厚许金币以赎其地女真果入燕恣为劫掠以空城归我而厚索岁币。且知中国兵弱自此有南牧之意矣。师还童贯封广阳郡王蔡攸领枢密院王黼加太傅总三省赐玉带如唐裴度

故事始议赎地但求石晋故疆不思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遗虜（此字改作契丹）虜（此字改作金人）不肯割此於三郡聚兵窥伺为内侵之计黼之疏谬如此。

二十七日庚戌以收复燕云：曲赦河东河北燕山府云：中路。

门下制军诰禁昭帝王之极功发政施仁体天地之大德朕只膺骏命嗣守鸿图聿臻熙洽之期克保盈成之业皇天全付所覆可忘疆理之修先王启佑俊人宜笃经营之念万邦作。又四夷咸宾惟羯胡（改作朔易）之旧邻侵中华之名壤虽北谓八狄同蛮貊之外区而燕曰：幽州与青徐为王土（删中北至此二十二字）割赂自五季始盗据垂二百年自艺祖之肇基洎裕陵之复古圣哲垂虑谟训具昭肆予纂承敢时怠忽顾澶渊结誓之後守其信书。且河朔息战以来重其兵举人心久郁神作有开相彼虜酋（删此四字）虐用夷种（删此二字改作其民）。

衅生於国）赋敛暴刻众怀离散之思刑罚峻深人抱怨咨之戚内亲争叛强敌肆侵遗穹帐以逋逃轻前盟而背覆五都溃决诸姓骇惊用遄将相之行往护封圻之守殆天所授其众自归箪食壶浆迎王师而来保旱霓时雨慰民望以咸苏靡勤锐旅之攻尽复连城之聚一方黎献初还礼义之乡千里山河重载版图之籍言念征徒暴露之久转饷调发之劳并及新民曲覃庆宥於戏师直为壮既昭无敌之功德化久成斯致丕平之利咨尔有众晓予至怀。

二十八日辛亥童贯蔡攸归以詹度权帅事。

詹度既就权帅府招集散民远近骈集大金出岭外可世平仲即分陕西河北诸道兵常胜军守松亭古北居庸关以下门宣赞舍人刘逸知景州惠州团练使阳可升知檀州忠州防御使任宗尧知蓟州悉发官吏赴上詹度作平燕诗送童贯曰：长亭春色送英雄满目江山映日红剑戟夜摇杨柳月旗旌晓拂杏花风行时一决平戎策到後须成济世功为报燕山诸将吏太平取在笑谈中。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六校勘记。

若先时而来是属僭越（时误作是）。且以河朔附近都邑（附误作甫）始祖宗时虜使至待遇之礼有限（此段应另行误连上文）入燕山大内毁一小殿兽吻（脱兽字）受诸将贺驻兵十馀日（一作诸将暂驻兵十馀日）或告燕人曰：汝之东迁（燕误作金）至是来整会留偿人命及牛马价（脱来字会留误作留会）。又尝为虜官者（。又误作及）结约夹攻（误作约结）朔南咸暨於政教（政应作声）宛平平卢（平卢一作卢龙）神祚有开（祚误作作）一方黎庶（庶误作献）惠州团练使杨可升（杨误作阳）。

●卷十七

政宣上帙十七。

起宣和五年五月二日甲寅，尽六月四日乙酉。

五月二日甲寅童贯蔡攸班师。

八日庚申御笔加王黼等封爵。

御笔虏（改作辽）政不纲邻国侵扰不图人心之慕义率皆革面以乡风朔蓟云：燕悉归舆地劳来还定已奏肤公安华夏之生灵绍祖考之先志所赖庙堂之策集此不世之勋当有酬庸以昭异数可依下项王黼除太傅进封楚国公郑居中除太保仍与一子推恩白时中张邦昌李邦彦赵野各进官二等以上并依恩例加勋封。

九日辛酉少师太宰兼门下侍郎庆国公王黼授太傅进封楚国公少师威武军节度使领枢密院事郑居中授太保进封燕国公太保蔡攸授少师童贯加节钺仍以太傅领枢密院事馀进秩有差。

御笔太傅三公坐而论道号为三省长官所有王黼已降指挥拜太傅其治事恩数合依太师体例可疾速照会遵守施行。

十一日癸亥太师剑南川东节度使童贯依前太师进封徐豫国公少傅镇海军节度使兼侍读直保和殿充上清保录宫使河东河北路安抚使。

十四日丙寅王黼日赴朝参奏事退聚议治事。

金人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西巡发燕中职官归国。

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交燕毕於契丹汉儿内两府中携刘彦宗出居庸关由云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冻度夏欲遣官交还本朝山後州县。且闻天祚北走鞞鞞经营擒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得燕山职官富户东取榆关平滦路以归。

辽国平州节度使张据平州叛金人杀燕京宰相左企弓等。

张者平州义丰人也。少第进士建福元年夏辽兴军节度使（乃平州）偶有兵作过能招安息乱以功权知军州事燕王死预知辽国必亡尽籍管内丁壮充军得五万人马千匹选将练兵聚粮招延士大夫有才者参与谋议潜为一方之备萧太后尝差太子少保时立爱知平州始到任张虽外示尊礼而内实不容立爱察其有异志常称疾不出依旧知军州事会金人下燕首问平州事参知政事康公弼曰：张狂妄寡谋虽有兵数万皆乡民器甲不备资粮不给彼何能为宜示之不疑图之未晚也。金人召时立爱赴军前进加临海军节度使依旧知平州军州事将发燕民由平州归国粘罕（改作尼堪）谓左企弓曰：我欲遣兵三千骑先下平州擒张然後行如何企弓辈以为然独康公弼曰：若加兵则是驱平州叛也。公弼旧在本州守官上下人情无不通也。请单骑一到观其意而徐图之遂授金牌驰驿前去见张谕金人之意曰：辽国八路七路已亡独一平州存敢有非望乡兵所以未敢解甲者北了萧干侵掠故也。今军马不来残民何幸闻皆公之力也。厚赂而归报曰：彼无足虑遂不兴兵改平州为南京加张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其实欲图之也。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大军北出居庸讨天祚为事汉官知枢密院事刘彦宗以下随行五月初燕民入平州境私有号诉於张

者具言宰相左企弓等更不谋守燕城使吾民迁徙流离不胜其苦今相公临巨镇拥强兵尽忠於辽国必使我复归乡土而人心亦望於公也。遂招诸官员将领会议皆曰：闻天祚兵势复振见出没於松漠之南金人所为全军急归不少候者契丹为。

之牵制也。。若明公勤王唱义奉迎天祚以图兴复先责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杀之放燕人归国大宋无不接纳燕人则平州遂为藩镇矣。假如金人後來加兵内用平州之军外得大宋之援。又何惧焉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学士李石智而多谋可遣人邀之密议石既至与之谋而合阴遣将官张谦领军马五百骑传留守令强招宰相左企弓曹勇义枢密使卢仲文参知政事康公弼至滦河西岸听候差议事官赵秘校就去面疏企弓等十罪天祚播迁夹山不即奉迎者一也。劝进皇叔燕王僭号者二也。讐君父过恶而降封湘阴王者三也。天祚尝遣知王有庆前来计议而杀之者四也。檄书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议五也。不谋守燕而拜降六也。臣事金国不顾大义七也。根括燕中钱帛取悦金人八也。致燕人迁徙而失业九也。教金国发兵先下平州十也。遂无以对缢杀之榜谕燕人惟留馀战马外尽放复业令各安堵如故所有逃户抛下屋宇家产什物之类已为常胜军占者悉还之燕人患迁今得归皆大悦称保六二年契丹官秩画天祚像朝夕朝谒事无大小皆告而後行燕人得归往往有至京师者上闻燕民之归诏王安中詹度加恤录士大夫之可用者复百姓田租三年。

二十九日辛巳童贯蔡攸大奏凯以入告功於朝。

《北征纪实》曰：二帅告还上御景龙门观奏凯尽以禁卫诸军迓之以入上始甚不乐故二帅赏皆薄贯遂致仕蔡攸拜枢密初二帅以宣抚司羨馀进大珠百万金四千两犀玉钱帛称是号曰：土宜上喜之。

又曰：二帅凯还上为御殿受贺礼毕赐宰臣等坐用神宗皇帝下熙河及崇甯下青唐故事解玉带以赐黼。

六月一日壬午朔蔡京进贺表。

表曰：师由义动往城於方国以和来不战而屈举全燕之故地吊介狄（改作方夏）之遗民戴白垂髻欢呼而解衽（改作倒戟）壶浆箪食充塞而载涂万国来同一方底定乾坤动色庙社用光（中贺）惟北有邦实冀之府大禹所别出心裁有虞尝巡粤我造邦之初遂为与国之敌始约兄弟尊至祖孙金缯缔交使传洽至其强弗率僭伪号者二百年有志未遑更圣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於时元丰分将隶兵联民讲武阅九军之师阵建北面之黄旗无衅可乘有训斯在皇帝陛下以重华而。

绍帝之事以下武而继文之声因其天亡之时成是席卷之势臣顾惟稚长久误眷知诗礼之庭屡趋而过军旅之事盖未尝闻察之於谈笑杯酌之间付之以疆場甲兵之事乘其万举万全之会授之百发百中之机是惟秉钺以专征，岂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归輿地之图士女臣民尽效职方之贡此盖皇帝陛下懋昭大德骏先猷人斯效

能天实助顺扬励无前之伟绩铺张不世之宏休千载君臣适遇风云：之际一门父子得为勋戚之家。

锤邦直行程录曰：朝廷诏雄州守臣和洗高阳帅臣侯益经略边事边臣上言以谓胡中（改作契丹）衰乱君臣篡夺残暴假息游魂疆场（删此八字）正取乱侮亡之时朝廷以为然大臣王黼力赞其事用兵之祸自此始也。是年二月以太师领枢密院事童贯为宣抚司使以蔡攸副之统陕西河东河北京东京西京畿六路军马十五万以击契丹五月师渡白沟五里契丹以三千骑挠我军军乱我师败绩所丧十之一是时国家与契丹盟好百馀年边防无犬吠之惊耆老白首不闻兵革之音师出无名不效命人情烦恼中外不安二帅归罪边臣以为探报不实契丹尚盛未可取也。方议班师六月虜主（改作燕王）耶律淳以病死朝廷复有冀得之心诏二帅率其兵驻高阳关以待变再召诸道兵须冬以进九月契丹管押常胜军马郭药师以所领七千人举涿易二州来降继而耶律淳妻伪（删此字）太后萧氏遣使纳款乞数州之地以为南朝外屏二帅慢骂叱退其使自以为功在须臾十月遣大将刘延庆督兵二十万入燕以应金人之约师行在道犹豫不进自雄州十一程始到芦沟河二百里契丹以数百骑乱我军延庆未常迎敌中夜辄曳兵而走契丹拔军追夺杀伤及自相蹂躪死者十二三委弃军器钱粮金帛不可数计延庆关西老将偏裨才尔平昔为人所御，岂能御人爵位已盛岂肯更效力受命之日已出悖言委任非所宜至是乃败十二月金人之师度居庸关契丹君臣望风而遁燕民具礼仪以迎金人朝廷遣使增岁币比契丹加倍以售燕蓟景顺五州之地金珠玉帛子女牛马辇载殆尽明年四月委城而去二帅提兵十万以入名曰：抚定留半月增陴浚隍振旅而还归朝幕府计功论赏等第有差原夫自古夷狄与中国迭为盛衰而夷狄之盛未有及百年者惟（删原夫至此二十五字）契丹则（删此字改添抗衡中国）。

逾二百年而常与中国抗衡岂以（删而常至此九字）澶渊之盟隆绪之诚根於心甘情愿後嗣累世保守坚固不复南牧百馀年间其所活生灵何虑数千百万阴功岂浅鲜得非天以此佑之乎！迨至崇禧世祚垂亡丁可取之时而无能取之人二帅一以阉进一以幸进自少及老立功名取富贵皆以蒙蔽欺罔而得之居内则专机政在外则握重兵是岂知兵者不知纪律不明赏罚每严刑重罚以钳天下之口虽甚颠倒错缪无敢议其非者童贯唯以一老吏李宗振参决帷幄军政一以委之幕客拱手备员而已唯勾当公事官李积中广东人年七十许以不偶於时凡三十年不赴朝（改作调）缘大臣荐以特旨入幕中两投书於二帅备言金时用兵得失与金人交通利害异日必为边患累数万言皆切实今日所验者二帅素不知今古懵然莫知为何等语漫不加省但日事虚文弥缝阙失搜擢奇异为蛊惑之计孰知为天下虑卒以是败。

童贯蔡攸以郭药师来朝。

《北征纪实》曰：童贯蔡攸既凯还以药师来药师之来礼遇甚厚赐以居第赐

之媵姬加诸燕犒因请观金明池上特命张水戏。若莫春教习者以示之仍命贵戚大臣家更互延之每率其属皆预焉遂尽见中国华侈辞归群小。又将引之入禁中，或以为不可故上特为出玉华阁之外後苑之延春小殿见之时盛夏设二大金盆贮冰殿上上御大珠纓络缝销金青纱战袍药师陛见顿首殿下流涕而言曰：臣在夷虏（改作燕山）闻赵皇真在天上不谓今日得望天颜臣死荣甚上深褒称之委以守燕地。又谓药师曰：朕。且欲托卿事可乎！药师顿首曰：臣夷虏远（改作远方之）人今日蒙天地大恩已誓效死惟陛下即使蹈汤火冒白刃正所甘心粉身碎骨矣。请问何事臣药师必死也。上乃曰：天祚未了卿为朕经营取之以绝燕人之望，於是药师逡巡色变复奏曰：天祚者臣故主也。故主亡走臣是以降归中国今陛下使臣效命万死於他所不敢辞况臣事陛下犹事故主今使反故主则非臣所以事陛下也。唯此一事愿付他人乃泣涕雨下上不觉黯然。且欲得其心乃解所御珠袍并以金盆赐焉药师感泣出谕其下曰：此非我功汝等力也。多寡当共之因剪金盆人均一片，於是群小不虞其诈交口誉之以误上听始常胜军本谓之怨军在虏中（改作辽时）常反覆者而我初不知其详及来归我其徒深虞我。

疑之也。是以每言及天祚则人人未尝不变色曰：此某等故主也。使主在岂敢遽降南朝及故主已亡誓不从女真所以归投南朝尔上闻是深虑天祚尚在系燕人心恐一旦复出则常胜这必解体散从天祚故有此谕实辅佐大臣不能远思上误圣朝者。此也。药师遂以检校少保副安中焉然上下政令实出药师安中但效平时态谄事之骄药师者。此也。我。又倾意以结之凡良械精仗莫不以往谓。若须马则尽括内官马委与之药师拣马之法作尼潦半里使人不御辔而驰焉能过则为良马不然则。又退。又选大率类此。又遣部下商贩诸路舟车遍矣。。又聚天祚时工作之人为奇巧之物多以玉带码瑙器金丝贮珍异以奉权贵下及小无不喜者及其得志自擅燕山一路有常胜军五万食粮乡兵号三十万中国虽有戍兵唯九千人无能为也。又药师及燕人终不改其左衽（此三字改作辽服）亦无如之可时人窃比之安禄山因别筑第都城增赐美人慰谕令来朝药师辞以他故不至，於是罢安中召之还伯氏因荐蔡靖以代之靖有胸襟至则开怀待药师稍能抑其权药师亦重靖然终不得其柄也。宣和六年秋黼。且罢贯复落致仕出抚河东欲擒天祚上因令巡边密察药师去就不然则拉之同来贯至燕境药师以数骑出迓贯於易州界再拜帐下贯曰：汝今为太尉视两府与我等矣。此礼何也。药师即曰：太师父也。药师唯知拜父耳焉知其他贯遂释然药师。又邀贯视师贯以数队出郊野则略无人迹药师乃下马当贯前以旗一挥，於是四山铁骑耀日莫知其数贯众皆失色归而白上谓药师决能抗金人也。当是时虽金人不犯（改作入）中原药师亦必反反亦中国不能支。

郭药师除检校少保河北燕山府宣抚副使同知燕山府赵良嗣卢益还阙卢益正除兵部尚书赵良嗣除延康殿学士马扩转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

上闻张叛金人以御笔付詹度曰：金国自燕山遣人诣平州即日复回云：张领步骑五千壁松亭关钞其车乘不敢进及闻平州止称旧府用保大年号虜（改作辽）相曹勇义等四人声言不顺南朝亦不归女真及四月二十七日辄遣兵夺清化县榷盐院铁板等物观此则之不归女真明矣。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盖亦未见。若不稍与羈縻必为边患虽未可明。

示结约要须加抚谕卿可因人谕意然不可泄方外连韩庆民等招诱迁闰等州以拒金国成败固未可知为我之计正当用卞庄刺虎之术坐观共变以为後图所虑贪功幸进辈苟希目前轻失女真所当深察遂令之婚家王倚者谕之遣张兴祐来会度复奉御笔云：营平纳款虽在女真入关之前然其後朝廷累次计议女真终不见与张固尝臣服金国用其爵号。又尝改为南京矣。本朝初与金国通好彼此著誓甚重岂当首违况金国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讨平州者止缘女真处关中而外才榆关。又我以重兵压其境。且旧酋（改作天祚）尚在是以彼姑涵容今女真既已出关他日。若自中兴府或东京之西讨伐平州则蕞尔之州恐未易当况我师既以解严酋人（改作天祚）复狼狈如此秋深女真归正是得志之时在我岂当妄有举措为今之计正合坐观其变以为後图然闻欲通韩庆民结连四军并力窥燕则不得不虑理当速示羈縻卿可慎选其才智忠信之人二三辈令密谕意许之世袭节度因归以上意语之未行间。又承御笔闻四军林牙张在居庸关北及平滦州中京集聚止留金国车乘纵还金国所迁燕京人口并意欲为我边疆之患要须经画为善後之计议者四军林牙以尝为我敌虽欲翻然甯不畏祸张久欲归附以所许不逮药师未厌其欲遂尔迁延敕詹度密遣人诱致令率众内附当厚以金爵畀之。

四日乙酉检校少保奉武军节度使同燕山府路安抚使马步军副都总管郭药师授检校少傅。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七校勘记。

据平州阴判金人（脱阴字）选将练兵聚粮（应作谷）卢仲文（卢一作虞）至滦河西岸口（脱口字）企弓无以对遂缢杀之（脱企弓二字遂字应在下）进大未百黄金四千两（黄误作万）惟北有邦实冀之野（野误作府）臣顾惟齿长久误眷知（齿误作稚）始到卢沟河二百里（二百里系小注误作正文）备言今时用兵得失（今误作金）请不问何事（请字衍）秋深女真师归（脱师字）。

●卷十八

政宣上帙十八。

起宣和五年六月五日丙戌，尽十二月三日壬午。

五日丙戌张诣宣抚司纳土。

状曰：权管勾平州节度使兼诸军都统张状自安真深入北朝皇帝西狩不返诸路寇兵充斥道途塞绝当道无所依托承天朝累遣人赍到文字招谕寻奉表款附复蒙降到赦赦并处置宣命适值女真袭下燕城远近震惧当道地隔力弱姑务应从以缓攻侵图安境土燕城本中国旧地虽为贼（改作敌）有巢穴尚遥（删此四字）固无久驻之势况与大朝要约遂议分割贼恃虎狼之强其云：中富家巨室悉被驱虏止留空土以塞前盟大朝亦非得已旋以假道当界冤痛之声盈於道路是用不忍与人共议念曰：宜抗贼命以全生灵。若许东迁是亦资虏（改作敌）即调发丁壮缮甲兵锄贼徒以活生灵区区之志必已闻之近知贼众（改作女真）已过居庸大朝必措置屯守使无回路仍念安土重迁者人之常情况万室流离祀奠无主虽居近地犹谓出乡使复父母之邦是成终始之义一则为大朝守圉之计二则快流民归国之心固无他求。

乞修旧款应西来职官百姓已分路津发过界去讫今差都统府掌书鸿胪少卿张钧将作监参谋军事张敦固谨诣安抚使司纳土归朝詹度得状不敢受而以密奏闻据状当迁之人在平滦者皆欲求归已分路遣之过界缘东迁之人田宅悉为常胜军所有无宿食之地。若盆入燕城其势必张惧为金人所知已语张无遽遂以张钧送宣抚使。

先是张叛金人用李石谋杀左企弓等放燕人归燕闻朝廷令詹度密谕之意。又得朝廷抚纳燕人之报大喜遂纳土来归拜泰甯军节度使世袭平州其属卫甫赵仁彦张钧张敦固皆除徽猷阁待制。

史愿亡辽录曰：张之拒金人也。外则送款於大宋通好於萧干而缓急求援内则奉天祚画像举事白而後行诈遣人奉迎以图兴复有燕人李安弼者翰林学士李石也。有高党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尝被虏後缘张放归恐金人来捕意欲大宋与金人变盟则虽後來取之不发才见王安中共为游说曰：平州自古形胜之地地方百馀里带甲十万馀张文武全材足以御金人制药师幸招致之不然则复恐西迎天祚北合萧干并为我患燕山岂得安而安中入其语深以为然劝朝廷纳之（旧校云：契丹国志作詹度得张纳土书不敢受密闻於朝非安中也。）有臣身任其责事关军国利害大计不敢不言差官伴送李安弼等赍奏赴阙赵良嗣力争以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乞斩安弼以徇朝廷不从。又有延康殿学士提举太一宫赵敏修辽国宰相李俨之子处能也。先在海岛萧太后诏令归俗乘驿骑赴阙将复用行次平州闻金人已下燕因越境归朝在京师赐第有母国夫人邢氏等骨肉亦自平州归三人旦夕出入王黼蔡攸府第议事朝廷遂信其说通平州纳燕人岂偶然哉！良有以也。。

九日庚寅收复全燕一行官吏将士推恩。

宣抚司收复抚定全燕一行官吏将士等宜有优恩以酬劳效述古殿直学士宣奉大夫参谋官刘除延庆殿学士更转一官显谟阁直学士管勾机宜文字蔡术已除徽猷阁待制勾管机密文字蔡 已除升一职外更转阶官二等大晟府典乐提举秘书省道

录院管勾文字宣抚使司勾当公事冯舒与除待制更转一官集英殿修撰参谋宇文虚中旧职系待制与迁一职直学士仍转一官。

金国主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殁於军前。

神麓记曰：女真始祖浦（改作堪布）出自新罗奔至阿触胡（改作阿勒楚喀）无所归遂依完颜因而氏焉六十未娶是时酋豪（改作诸部）以强陵弱无所制度浦（改作堪布）劈木为克如文契约教人举债生息勤於耕种子者遂致巨富。若遇盗窃鸡豚狗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条笞挞外赔偿七倍法令严峻果断不私由是达近皆伏号为神明有邻寨鼻察异酋（改作部）长姓结徒姑丹（改作图克坦）小名圣货（改作胜果）者有室女年四十馀尚未婚遂以牛马财用农作之具嫁之於浦（改作堪布）後女真众酋（改作豪）结盟推为首领生讹辣鲁（改作乌噜）继其父业讹辣鲁（改作乌噜）生佯海（改作雅哈）佯海（改作雅哈）生随阔（改作绥赫）自幼习射采生长而善骑射猎教人烧炭炼铁剝木为器制造舟车种植五谷建造屋宇稍有上古之风犹是邻近每有不平皆诣所请遂号孛堇（改作贝勒）臣伏契丹生三子长曰：兀列（改作乌里）次曰：失侣（改作舒噜）幼曰：乌熟（改作实鲁）为孛堇（改作贝勒）生货迺（改作呼兰）比之五祖迺然超群由是契丹拜为甯江军节度使呼曰：太师生五子长曰：劾（乃粘罕祖 劾改作和卓注粘罕改作尼堪）次劾姑逊（改作噶顺）次劾里孛（改作和里布）次蒲辣叔（改作颇拉淑）次杨割（改作英格）太师劾里孛（改作和里布）生长子兀兀（改作乌鲁斯）第二子兀古达（改作阿固达）乃太祖大圣武元皇帝太祖契丹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自辽国天庆三年甲午岁年四十七於甯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称帝号侍中韩企先训名曰：改收国三年为天辅元年共在位九年创业艰难未尝少息至燕京入内见大殿摇动出（删入内至此八字）於城东柴村建寨不旬日病殁年五十五以白矾大盐淹归阿触胡御寨（删以白至此十二字）葬之（删此字改作阿勒楚喀）後迁於坟山号曰：泰陵（旧校云：考金史世纪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六十馀部有贤女六十未嫁许归之後生二子长曰：乌鲁次曰：斡鲁遂为完颜部人神麓记所载殊误也。）。

松漠记闻曰：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八子正室生绳果（改作胜额）於次为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继室立亦生二子长曰：二太子为东元帅封许王南归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改作富勒呼）为完王太傅领尚书省事长子固伦（改作古伦）侧室所生为太师凉国王领尚书省事弟曰：三太子为左元帅与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术（改作乌珠）为越王行台尚书令第八子曰：邢王为燕京留守打球坠马死自固伦（改作古伦）以下皆为奴婢。

神麓记曰：太祖九子正室生第三子圣果（改作胜额）名宗浚（乃之父）第七子则蒲阳虎（改作费扬古）名宗朝继室生元。

帅二太子名宗杰第六子宗隼庶长子宗干（乃亮之父）贤妃生元帅三太子宗尧（乃褒之父）德妃生元帅四太子兀术（改作乌珠）名宗弼第八子阿鲁第九子阿鲁孛山（改作阿里布）。

节要曰：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有子十余人今记其八曰：阿补（改作阿巴）二曰：室曷（父 室曷改作实格）三曰：没梁虎（与室曷同母正室所生 没梁虎改作摩欢注室曷改作实格）四曰：窝里孛（人呼作二太子两寇京城者 窝里孛改作斡里雅布注寇改作攻）五曰：窝里け（人呼作三太子 窝里け改作鄂勒欢）六曰：兀术（人呼作四太子 兀术改作乌珠）七曰：窝里混（人呼作五太子号自在郎君 窝里混改作鄂尔和）八曰：阿鲁保（邢王 阿鲁保改作阿里布 旧校云：按诸书所载多与金史互异盖传闻之误）。

金国太祖实录曰：太祖生於辽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为完颜部人後因以为氏以辽天庆五年建国曰：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刚终有销坏唯金一色最为真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天辅六年八月乙未终於部堵滦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三后三妃十有六子。

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既殂於军前粘罕（改作尼堪）等遥尊其弟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为帝。

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有亲征之行也。留亲弟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名晟权知军国事天辅六年夏阿骨打（改作阿固达）病死粘罕（改作尼堪）等遥推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为大金国皇帝改天辅六年为天会元年。

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欲交割我朔武蔚三州而国主告殂不及三州而去。

金人军马来平州张拒退之。

金人母（改作栋摩）国王军二千馀骑来闻平州事作前来问罪先入营州张发兵拒战母（改作栋摩）以军少不敌不交锋退归大书州门曰：夏热。且去秋凉复来遂声言战败金人杀伤甚众妄申宣抚司以大捷闻宣抚司厚以银绢告敕赏其军。

七月七日戊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检校少保起复太尉武信军节度使充上清宝录宫使兼神霄玉清万寿观副使直睿思殿充河东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抚使谭稹授起复检校少保。

十日辛酉太师兼领枢密院事陕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徐豫国公童贯致仕拜起复太尉武江军节度使谭稹为河北燕山府路宣抚使。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围平州张走所赐诏书尽为金人所。

得。

是月宣抚司赍银绢数万前去犒赏并朝廷遣李安弼并张弟赍诏敕前去闻之喜率官吏郊迎不意金人谍知之率千骑袭破挺身走不及入城遂间道欲如京师其弟奔燕山以其母为金人所得复得诏往投之而才之母妻已为金人所戮金人得诏敕由是

大怒而憾我矣。张至燕山郭药师留之易姓名曰：赵秀才匿常胜军中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遂围平州节副卫甫参谋赵民彦张钧弃城领麾下数十人将带官库珠玉珍货弃燕京四散藏匿独张敦固与军民死守。

十九日庚午文武百僚太傅楚国公王黼等三奉表请上尊号曰：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笔批答不允。

二十八日己卯陕西河东北路宣抚使童贯河东北路宣抚使蔡攸等少保淮南节度使知燕山府王安中资政殿学士同知燕山府詹度检校少傅武泰军节度使同知燕山府郭药师等据伪永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张言中等及举人道僧耆老百姓共五千五百一十人状乞上尊号诏答不允。

八月十五日乙未宣抚司奏大破萧干於峰山获耶律德光尊号宝检及契丹涂金印。

初萧后东走也。萧干留奚王府僭号大奚国神圣皇帝改元天阜时奚人饥干以阙食六月领兵出卢龙岭攻破景州。又败常胜军张令徽刘舜仁於石门镇陷蓟州寇掠燕城其锋锐甚有涉河犯京师之意人情汹汹颇有谋弃燕者贯自京师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药师切责之已而王安中命郭药师大破其众乘胜穷追过卢龙岭杀伤过半从军之家悉为常胜军所得招降奚渤海汉军五千余人宣抚使奏夔离不（改作古尔班）即众犯顺（改作来侵）八月十五日大战峰山生擒伪（删此字）阿鲁（改作阿噜）太师获耶律德光尊号宝检契丹涂金印王黼，於是受贺奏告之议矣。。

宣和录曰：太傅王黼等表贺宣抚司奏奚贼（删此二字）四军夔离不（改作古尔班）率众出犯景蓟大兵讨伐八月十五日於峰山遇王师大捷斩获三（阙）级生擒伪阿鲁（改作阿噜）太师俘执数千人十七日追至卢龙岭招纳二万馀众获耶律德光伪（删此字）尊号宝检契丹涂金印数十辎重器甲牛马生口不可胜计及进兵抚谕招燕州令服从金国讫。

九月六日乙卯御明堂集英殿大宴御手亲制宫花幞头赐太傅王黼。

知河间府蔡靖同知燕山府与詹度两易其地。

先是六月中御笔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药师同知药师以节钺欲居詹度之上度称御笔所书有序不易药师不从兼常胜军横甚药师右之度不能制屡闻朝廷恐交恶日深故有是命。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攻破平州来索张下军中缢之函其首与之。

亡辽录曰：二太子攻破平州知张为郭药师所获藏常胜军中差人移文案取即具申稟朝廷累奉道君皇帝诏不令发遣安中与药师再三论奏。若不与则无以塞责不得已而缢杀之以水银渍其首函送平州二太子复遣使索燕人之归者宣抚司初答以下郡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挥根括发遣终岁之间使者四至而意在探军数多寡仓库虚实并密赍文字到燕中招谕辽国文武官。若复归金国者於旧上超官转三资依

格任用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换官穷困者如赵公岩赵公伦姚企望越境逃走去。

《北征纪实》曰：张者燕地之豪杰也。素领营平二州方天祚窜阴山国乱无主人心向背取天祚像挂之听事呼二州父老喻之曰：女真吾讎也。岂可从。又指其像曰：此非乃主乎！安可妄背当相约以死焉必不得已归中国未晚燕人尚义故皆从之然遣人通中国二帅遽奏以捷随克平燕山牌来亦曰：收复营平二州其後金人入燕而使不至大率如此金人入燕山不得已亦遣人诣降金人亦封爵之其後金酋（改作主）病率军西北出居庸关住鸳鸯泊白水泊将经营天祚其辎重则尽由东北出松亭关将归国其道由营平其金人所虏职官富户皆哀诉为之主因乘间诱擒辽之大臣如左企弓辈数之以国乱不能辅佐。又不死守反从仇贼等罪。且劫徙燕人皆杀之晓示燕人一行但留马外尽放令复业各归其所至於仪物尽毁去玉帛皆有之金人无一得脱者然金酋（改作主）适死（改作殂）其丧未归故未能治也。既与金人结衅乃谋复降中国因亟遣辽之大臣李石者来既至燕山见王安中安中为遣送诣阙下因密奏丐纳之（李石者後乃李汝弼也。以待制奉朝请其人颇黠实有议论後金人既寒盟独李汝弼甚有惧色曰：朝廷须著意关防须得金人其术定是一面举兵一面和议使人失措如是者三四番终灭大辽矣。时将相皆已惘然不能询访也。注册须得二字其改作之）时往返缔。

密外廷罕知其详然识者已深为之惧矣。独赵良嗣者抗章论列国家新与女真盟况女真方强不可失其欢乞斩李石以徇上大怒而黜既专以计议自为功故指良嗣以为二帅之党意欲坏成约也。故良嗣阴亦得罪初结约甚固密及中国见金人之不顾也。谓果不能治上每曰：金人必不能立国矣。故结约事寝张既得中国助适中其所俄复遣人以泰甯军牌及敕书及敕之诰命诏书与之大喜乃提亲兵远出拜迎不虞金人皆谍知之忽举大兵径以掩不克入平州因来奔燕山而我之敕书诰命皆为金人所得始之母妻家属皆寓营州及金人破营州先得其母妻等而之弟初逐走燕山也。才一夕闻已得其母遂亟奔金人然怀中携上御笔笔金花笺手诏赐者用是。又为金人所得故其後执以藉口者。此尔金人围平州日夕攻击平州因奉之从弟及侄以守我但悚视而莫敢救也。金人。又移檄曰：中国既盟矣。我来讨叛臣当饷我粮。又不得已因运粮以给之平州既不降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者以十万大兵时攻时守逾半年率我丑饷平州食既尽但遗数千人因溃围而走终不降金人金人既得平营深三州始来索曰：我讨叛臣城破今不见走在南朝当还我朝廷命安中讳之其索既急。又命斩一人似者是时大兵尚驻未散俄。又索云：此非也。实系某人自藏於王宣抚甲仗库。若不与我则举兵自取之中国情既得。且惧乃议斩矣。密旨既下安中安中数其过逼之行刑语殊不逊而死因传首金人燕之降将与常胜车上下皆为之泣药师显语人曰：若来要药师。且柰何辽东有显州者虏（改作辽）之名郡也。去金人巢穴（改作国上京）所谓阿脂川（删此五字）颇近金人物初欲徙

国籍燕地所得臣民仪物立都於显州而已初未敢（删此字）有意窥（删此字）中原及邀其辘重仪物。且得中原与诏诰等始怨诅 违盟因生不逊（改作大变初）志即扬言曰：中国与辽誓好久一旦灭之我如何哉！今设盟才罢诱张毁我仪物等使我立国不得要当取中国法物仪仗来立我国尔时用事者无不备知而终莫之虑可痛心云：

汪藻谋夏录曰：张走至燕山匿姓名隐於郭药师军中金人以谍疏我之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措置方议行刑出言大不逊遂逼斩之函。

首以送自此张令徽亦切齿朝廷而常胜军亦解体矣。。

十月六日乙酉尚书省言耶律延禧伪尊号天祚内外文字不合称呼奉圣旨令禁止。

十一月十八日丁卯检校少保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安抚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检校少傅起复检校少保太尉武信军节度使充上清宝录宫使兼神霄玉清万寿宫副使直睿思殿充河北河东路燕山府宣抚使谭稹起复检校少傅检校太傅集庆军节度十二月三日壬午御笔赵良嗣特与支节度使俸。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八校勘记。

况万家流离（家误作室）则虽後来取之必不发遂见王安中（脱必字遂误作才）燕山岂得而安（误作安而）闻金人已下燕土（脱土字）有母某国夫人（脱某字）以酬劳效（效应作勋）今记其八一曰：阿补（脱一字）赵仁彦（误作民彦）改天阜（一作天嗣）时奚大饥（大误作人）斩获三（阙）级（原阙系千字）随克营平（脱字营字）小注（朝廷须著意关防须得金人下须字衍）药师顾语人曰：（顾误作显）。

●卷十九

政宣上帙十九。

起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尽十二月十七日庚申。

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金人讞书至报其国主殂为辍朝五日。

宣和录曰：皇帝为大金主卒於内东门别次成服。

金人遣国信大使奚人富谟古（旧校云：归本谟古作莫布）副使汉人李简来。

宣和录曰：留遗使。

茆斋自叙曰：右登宝位使来阿骨打（改作阿固达）自燕师归国死（改作卒）於半涂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嗣立故遣使来谢差张璩充大使差马扩充副使至燕山。又进至蓟州接见大使富谟古副使李简。

谋夏录曰：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死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嗣立朝廷遣使吊祭故复遣使也。。

河间府詹度得萧干首献於朝。

先是萧干败於峰山其民皆失其家归怨於干其部卒白得哥杀之传首河间府詹度上之於朝。

十四日癸亥获耶律氏宝检金印及得夔离不（改作古尔班）首奏告宗庙社稷御紫宸殿受贺。

诏曰：属者虏（改作辽）政暴荒天用剿绝其国朕诞膺帝命克绍先业取乱侮亡恢复疆土施大泽於燕云：之人旧俗来归如水就下沛然莫之能御独伪四军大王夔离不（改作古尔班）悖众逆命前年首犯王师於白沟继复旅拒燕城旋命偏师攻於广阳之北敢干天之纪擅即伪位号神圣皇帝改年天嗣袭虏（改作辽）正统去年辄率其旅。若林出寇景蓊毒丑类矫诬神人罪不容诛爰饬六师大败於峰山只轮不返甲辰传首京师惟予克相上帝以遏乱略皇天助顺宗社垂休有此骏功朕敢专享

（一云：岂朕之武 删注文六字）可择日遣官奏告宗庙社稷御紫宸殿受贺夔离不（改作古尔班）首级依典礼送太社库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二十九日戊寅大金贺正旦使卢州管内观察使都孛堇（改作达贝勒）高居庆副使大中大夫守大理寺卿杨意朝於紫宸殿。

马扩至燕山与王安中论燕事。

茆斋自叙曰：扩至燕山与王安中论燕中事是时已授常胜军田约来年夏减罢请受仆因言燕地新边必知所以治之之序首当缮篱落次招流民。又次。

当置弓箭和最後授常胜军田也。至如罢常胜军请受尤宜款缓待其辟田就绪乃可罢也。仆初入燕诸路正兵有十五万馀童宣抚带还外尚有八九万人选三万备战馀尚五六万除诸处占破外可以入役者三万人离而为四。又於诸处雇募万人每城得二万馀人齐举贴筑蓊景檀顺四州每州计雇工不过五万缗更以五万缗充犒设通用四十万缗一月可以就绪边固则土疆可守人心自然安处善於安抚此缮篱落之最要者也。燕地自女真入关军民士庶往往逃窜山谷间宜招诱宽一使之归土此招流民为次也。燕中自罹兵火田地荒旷招置弓箭手如陕西新边法许诸色有武勇少壮人投充每户给田二顷五十亩官给耕牛战马种子分官统隶不唯荒田得耕兼籍兵威守边压服新附人心此置弓箭手。又其次也。常胜军见请钱粮亦不宜遽罢使无所恋将契丹自来特留放牧牛马间田分授与常胜军依仿弓箭手法官给耕牛种子俟三两岁耕垦有成渐次减罢请受则无侵夺民田之患外有开垦之功候塞外甯息议减戍兵此治燕至要也。安中云：今已授常胜军田见患侵夺民土。又天荒旷土皆为所占无复措画如公所论何以加之惜乎！後时也。。

三月谭稹奏置义胜军。

谭稹初至燕山闻常胜军恣横药师辈不为约束稹虑生事奏朝廷乞於河东军别创一军分作权势如云：朔之人以五万为率屯於州县要径处号为义胜军令李嗣本耿守忠为帅欲俾常胜军有所畏惧朝廷从之既而嗣本守忠选归朝人中少壮者籍其姓名其月粮衣赐倍於他军後常胜军知其请给丰厚往往潜来投附郭药师等犹惧其亡皆再涅其面常胜军大怨人人思乱矣。。

闰三月庚辰太傅王黼奏所俘玉检伪宝乞宣付秘书省。

太傅王黼奏耶律氏自阿保机（改作安巴坚）盗（删此字）据北土因五季之微以强闻天下艺祖志在恢复而日不暇给累圣绍休专以柔馭至庆历中遂敢忤天之命（删遂敢至此六字）妄以关南县邑为请至有轻视中原之心仁宗皇帝为特添岁币乃敢要盟（删此三字）别立要约使车旁午来易誓文至词尽理穷方少听命誓当所著必欲本朝具言别纳金缯之仪用代赋与之数是时中国威灵可谓屈矣。仰惟陛下天锡智勇师不逾时。

兵不血刃尽复燕云：境土如指诸掌夔离不（改作古尔班）传首之後既俘石晋所上玉检。又获其伪宝今者疆圉之臣复以庆历誓书来上承宗庙之宏休下快祖宗之积愤伏望宣付秘省许率百僚拜表称贺所有庆历誓书国书乞藏之宝文阁以示无穷从之。

四月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遣使来宣抚司求所许借粮。

是时二太子来讨张自军前遣使来宣抚司所许借粮粟二十万斛稹曰：二十万斛粮岂易致耶兼自宣司未尝有片纸只字许粮之文来人云：去年四月间南使赵直阁已许矣。稹曰：赵良嗣口许岂足凭终不之允遣使不得已而回。

二十一日戊申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王安中奏府西香山寺在府天甯寿观昊天延寿寺甘露降奉圣旨许拜表称贺。

五月二十七日癸卯金国大使辰州管内都孛堇（改作达贝勒）富谟古副使清州防御使李简到国门差黄潜善王宗沚楚充馆伴马扩充送伴前去宣抚司。

茆斋自叙曰：扩既受命复（改作往）太原见童贯问仆燕中事宜仆以常胜军授田利害所答王安中治燕次序之语一一白之贯惊因云：吾窃虑常胜军将来为患欲与削了如何仆答如某至愚亦知常胜军他日必为患然而自今女真顾虑未敢辄肆（删此字）举兵者盖忌此项军也。。若遽削之不唯金人窥觐兼此军即便起变是自引惹莫。若因而用之贯云：其术安在仆答曰：今药师之众止是三万馀人多是马军武勇太师诚能於陕西河东河北三路选摘精锐马步十万人分为三部择有智勇器识可及药师者三分统之一驻於燕山与药师对营相制一驻於广认军或中山府一驻於雄州或河间府犬牙相临使药师之众进有所托退有所忌则金人虽肆（改作有）他意岂易敢前贯云：甚好但十万人不易那个赞我当别有措画仆曰：国家挫威皆自延庆之遁僮当时再起种师道提许多西兵举事却不至如此误国家大事每窃叹

恨後乃置四总管罢王安中而用蔡靖也。。

八月金人复取蔚州杀守臣陈翊及陷飞狐灵邱二县先是金人逐天祚入夹山遂陷云：中府所有管内州郡皆来拜降及移军燕山如朔州节度使韩正应州节度使苏京蔚州土豪陈翊等争叛金人纳土归大宋後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分遣军马逐去苏京孙团练取蔚州杀陈翊复取上件州郡。又陷飞狐灵。

邱两县绝交割山後之意。又以谍来责我招纳叛人张拘收户口职官及不付所许粮二十万朝廷知其非遂议罢谭稹矣。。

九月癸丑谭稹落太尉罢宣抚使贬顺昌军节度副使太师徐豫国公致仕童贯落致仕领枢密院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抚使。

先是谭稹至山西与童贯议论不合稹喜事边幅怯懦无谋金人既以张怨朝廷稹复用人乖刺。且所许二十万斛粮米不以给之金人愈怒欲败盟入寇（改作边）童贯落致仕复拜河北燕山府路宣抚使如太原贬稹顺昌军节度副使。

《北征纪实》曰：谭稹者亦巨也。初无异能但梁师成党童贯致仕故师成黜引稹以为河东宣抚副使实代贯事俾交割山後云：中府其地则朔武应蔚诸州者直我河东路与代州对境皆多要害金人实不与我但浮沈其辞加我使人二三昧利求宠使朝廷日夜益生希冀然金人实不与我。及稹出师至太原经营山後会是时金酋（改作主）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死（改作殂）於白水泊以丧归国其守国之弟吴乞买（改作乌奇迈）立俄粘罕（改作尼堪）亦暂归其国初立未暇抚治山後胡朔应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改曰：朔甯军遣河东将李嗣本以兵戍焉。又运刍粮玉帛以饷之事曾未讫是冬粘罕（改作尼堪）归云：中因来治此，於是虜（改作州）将率反以归金人金人亦以兵至嗣本大败狼狈仅脱朔应蔚乃复归金人稹但坐视束手徒搜珍异珠玉以自入久之事不成怯弱退败尤玷中国威灵上怅然不乐而二帅复得入言罢稹归後乃以太原张孝纯为宣抚副使焉。

政和间有北伐之议上遣内侍谭稹衔命河北河东诸帅访其用兵可否真定府安抚使洪中孚答稹以为不可稹遽奏以老髦罢之行下中孚令具的实利害中孚遂具奏曰：（旧校云：洪公此疏乃政和四年四月上见新安文献志）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抚使臣洪中孚蒙今月十二日奉御笔以臣议论收复燕云：故疆与诸路帅臣异同仰具的确利害闻奏臣恭依圣训条具如後一臣前奏政和三年可大举者正以朝廷岁赐几百年皆积燕山暨山前山後州粮糗颇丰编氓富盛，庶几有玉帛粮草人民可因获广土地之实而谋臣不於此时建策今日徒馀空城机会已失不可复举诸路帅臣皆不知兵情而执燕云：不根之语云：我本。

汉人陷於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何啻大旱之望云：霓。若兴吊民偏师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臣久历边鄙粗知虜（改作敌）情此乃游手之人不能自存者凯觎南归以窃爵禄实非大姓之言臣契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

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诵书识字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究安能一一遽用此士人无归意也。个粥粗给者已连姻戚里昔刘六府相虜（改作辽）疾。且笃耶律洪基临问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使萌南思也。洪基乃诘其深结之道六符对以省徭役薄赋敛洪基深嘉纳之遂减税赋三分之一两地供输者皆知之以人情揆之岂肯舍姻娅而就重敛哉！此大姓无归意也。其香花楼子之语果可凭乎！一委积不厚兵家所忌稽考朔部河东粮草。若用武不免添屯租给半年如下山前山後州倾朝廷帑藏不足以支一岁第不知献谋者以何策贍其後一承平日久兵骄将惰动辄糜溃而欲以无纪律骄兵伐人之国何异缘木求鱼万举万败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国丧师而貽患说将来也。一权贵以侈丽自矜而贱节义海宇匱之小雅尽废四维不张方。且虞人乘我何暇谋人臣未见其可也。伏望圣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内修文德外谨边陲思患预防以备不虞窃勿轻忽以取不可测之祸重念祖宗积累二百年太平之基以宗庙为念福庇黔黎万万幸甚臣蒙国厚恩虽粉骨碎身未足报称苟有闻见岂敢缄默以避黜责迎合权臣上罔陛下为苟容计以危社稷。若谋臣必欲收复燕云：故疆臣虽万死不敢恭奉诏旨伏望陛下诛臣以谢谋臣专委经营收复，庶几他日诛误国者以谢天下而不得幸免也。臣暗昧不烛事机愚忠所激义不顾身语言抵忤上黷天威甘伏斧钺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谨奏。

《北征纪实》曰：政和之间臣僚赞北伐者自嗣昌始倡成其事自侯益始。又上尝遣巨谭稹衔命河北河东诸帅访其用兵可否当是时侍从之臣往往能守正，或以是被罢守正者如韩粹彦者是也。上怒张杲拒董才事误（董才後赐姓名赵诩）得罪改命粹彦守中山而粹彦当陛辞对上曰：国家之大奄有四海安用是一弹丸土上亦不之罪被罢者。若洪中孚张之徒是也。中孚答稹以不可。又以故时内臣礼待之蔑视稹。

遽以老髦罢张为保州通判以为辽人之势虽数为女真所挫然上下未叛其国尚立保州极边皆备详之但边帅往往迎合探报不实多装点事端以误闻听遂得罪自馀亦罕有唱和者独嗣昌累帅太原河朔於谋人之辞往往润色以希禁密意每陛对论北事辄请兴师多至涕泣後以刑部尚书因上殿子错定刑名遂被黜北师未兴时已先死然嗣昌每事犹关白宰相其後侯益者一切出童贯之门但入奏内侍省造端之罪莫甚於此。

十八日壬戌大赦天下。

门下禁暴者以不杀为武本仁义以行师域民者以博爱为公兼威怀而示德朕绍承丕绪统御庶民诞膺厥邦昭上帝溥将之命克笃前烈恢前人燕翼之谋兴念燕云：久沦胡虜故家望族散依四貊之酋广谷大川阻隶九畿之籍寝移巢穴窃据封圻（删沦胡至此三十一字改作阻声教三字）方艺祖肇基实軫恤民之虑逮神考嗣服

深惟复古之图欲成继代之勋必大因时之利蠢兹戎丑（改作凭兹裔土）辄背世盟既种落之内讧复神人之切愤惟春秋以王者大一统方隆广覆之恩而要荒知中国有圣人咸起来苏之望整我师旅彻彼土强寒律收威见天心之助顺壶浆载道知人意之乐从未阅再期悉平两路冈峦靡迤东逾碣石之封亭障西轶榆溪之阻分州画野兴教厚民拯百年涂炭之馀咸跻寿域还五政衣冠之旧复睹华风一新象纬之清明丕变群情之悻自今以始永绥夷夏之甯与物为春均霈遐迩之泽可大赦天下於戏兼弱攻昧辟土宇以昭章发政施仁浹海隅而丕冒咨尔有众咸体朕怀。

九月十八日壬戌秘书省秘书郎贺允中充大金皇帝贺正旦国信使。

二十六日庚午礼部员外郎王昂充接伴大金国贺正旦人使。

十一月三日丙子太傅楚国公王黼致仕仍旧神霄玉清万寿宫使。

御笔王黼陈乞致仕其应恩人数从（删此字）朝谒礼数等一切并依蔡京例施行仍给节度使俸。

童贯遣保州廉访使马扩州观察使辛兴宗入云：中见粘罕（改作尼堪）议交割云：中事。

茆斋自叙曰：扩将行童贯呼李宗振辛兴宗企宗永宗孙渥姚友仲杜常兰整泊仆十数人环列以金杯。

酌酒第饮贯曰：山前任帅非材已生弊病今割得山後择帅非细事尔等各举所知宗振等自陕西六路河东北诸路武臣遍称举之贯皆摇首云：此太平地分可作边帅山後新边须得一文武兼通智勇以廉识诸国人情者然後可用非吾马宣事不可也。如公镇守云：中用几何军马仆曰：当用三万人贯曰：国家阙乏尚可损否仆曰：至微非二万人不可。若云：中屯万人则万人分诸处已少矣。贯曰：二万人则可办每岁当以三百万缗资军凡有辟用人材当一一依从加此几年可以成就仆曰：一年则费力二年即省力三年即得力事可成矣。。

三十日癸卯马扩至云：中兀室（改作乌舍）不见而回。

茆斋自叙曰：月末抵云：中是时粘罕（改作尼堪）归国谋南侵留兀室（改作乌舍）权元帅遣人来令使人参拜仆辩论久之兀室（改作乌舍）使高庆裔来云：二观察既不肯拜不敢固必亦不敢相见山後土地窃缘国相暂归此中不敢专擅兼贵朝收了燕山逃去职官誓书所载各不得收纳叛亡贵朝已先失约山後地土虽系所许难以便行交割仆答职官富民逃归乃张之罪本朝以斩首函送职官富民见今搜刷遣回即非纳收叛亡如贵朝言定山後更别无经略及至先交了蔚州却纵兵马取夺本朝不敢占护恐致纷争朝廷已责谭稹再委童太师此望相照早得交割了当使两界生灵安堵今。若轻信群下之言则两朝和好大事何时是了庆裔曰：前日人言蔚州有贼兵本朝已发军马去翦除却得贵朝宣抚司文牒遂。且纵放教归今来山後地土已是许了到头翻悔不得只是贵朝敦笃誓好无相恼触女真家纯实必无相误处前来累

有文回去将职官户民早发过来便是交割。

十二月马扩自云：中还至太原府。

茆斋自叙曰：十二月上旬还到太原府童贯询境上所见对以金人编埽汉儿乡兵增戍飞狐灵邱每以张为言邀索所失官户观其举措甚有藏蓄愿太师速营边备移陕右兵助郭药师以防金人不测入寇（改作边）不可忽也。贯云：他国内人心未附岂敢如此我当亲到燕山措置常胜军及制置河北诸帅兵便他敢来时亦不失事。

十七日庚申卢益（阙）子久馆伴大金国贺正旦人使令先次上殿。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十九校勘记。

留遗使（应作遣留使） 谢登宝位使来（谢误作右） 依典礼送大社库（大误作太）次招流民（空格系抚字） 昊天甯寿观（脱昊字） 扩既受命复至太原（脱至字）兼此军即便起变（兼误作无） 进有所托（托一作才），於是虜将率之以归（之误作反）如此几年（如误作加） 暂归北中（北误作此）本朝以斩首函送（以应作已） 遂。且纵放赦归（赦误作教） 前来累有文书去（书误作回）。

●卷二十

政宣上帙二十。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尽其日。

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诏差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充贺大金皇帝登宝位国信使武义大夫广南西路廉访使者童绪副之管押礼物官锺邦直。

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旧校云：是录见大金国志第四十卷各有脱简无从是正）曰：金人既灭契丹遂与我为敌国依契丹旧例以讲和好每岁遣使除正旦生辰两番永为常例外非常庆吊别论也。甲辰年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忽身死（删此三字改作殂）其弟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嗣立差许亢宗充奉使贺登位并关取奉使契丹条例案牒参详增减遵守以行兼行人所须皆在京诸司百局应办纤悉备具无一阙者尽祖宗旧制也。随行三节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除副外计八十人都辖一医一随行指使一译语指使二礼物祇应二引接祇应三书表司二习驭直二职员二小底二亲属二龙卫虞侯六宣抚司十将一察视二节级二翰林司二仪銮司一太官局二务二槽头一教骏三後苑作匠一鞍辔库子虎翼兵十五宣武兵士三十冗仗则有杂载车三杂载驼十粗细马十二礼物则有御马三涂金银作鞍辔副之象牙玳瑁鞭各一涂金平级八角银酒斛二只盖杓全涂金平级八角银瓶十只盖全涂金大浑银香狮三只座全著色绣衣三袭果子十小笼密煎十{雍瓦}牙茶三斤於乙巳年春正月戊戌陞辞翼日发行至当年秋八月甲辰回程到关其行程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

程更不详叙今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於虜庭（改作金国）冒离纳钵（改作玛哩巴纳）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第二程至涿州古郡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即此地昔为契丹南寨边城楼壁仅存及郭药师举城内属不经兵火人物富盛并邑繁庶近城有涿河朝李河合范河东流入海故谓之范阳第三程至良乡县地隶燕山府经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遗帅臣复加修筑楼壁焕然一新渐次归业者数十家离县三十里过芦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於此河两岸造浮梁建龙祠宫舍仿佛如黎阳三山制度以快耳目今睹费钱无虑数百万缗第四程至燕山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广远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取其阴幽肃杀之义杜牧。

言之略矣。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楼烦白檀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自晋割赂北虜（改作契丹）建为南京析津府壬寅年冬金人之师过居庸关契丹弃城而遁金人以朝廷尝遣使海上约许增岁币癸卯年归我版图更名府曰：燕山军额曰：永清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壁共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暂三重城开八门已迁徙者寻皆归业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州宅用契丹旧内壮丽绝城北有互市陆海百货萃於其中僧居佛宇冠於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力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改作契丹）斗胜负不相当城後远望数十里间燕然一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四关四镇皆不及也。第五程至潞县是岁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於市人售之以为食钱粮金帛率以供常胜军帅之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饥死者皆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闻之宣抚使王安中方献羨馀四十万缗为自安计後奉朝廷令度支漕太仓粳米五十万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贍燕军回程至此已见舳舻衔尾舳万艘於水潞河在县东半里许曹操征乌桓蹋顿袁尚等凿渠自滹沱由？爪水入潞沙以护转输即此地（旧校云：第六程为三河县）第七程至蓟州第八程至玉田县县之东北去景州一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杂（改作及）奚人直入城劫虜（改作俘掠）每边人告急宣抚使王安中则戒之曰：莫生事四月之内凡三来尽屠军兵一火而去安中即创新筑城城改为涇州（旧校云：第九程为韩城镇）第十程至虜（改作金）界清州出城东行十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并无沟堑惟以两小津堠高三尺许其两界外东西间约一里内两界人户不得耕种行人并依奉使契丹条例所至州县备车马护送至界首前期具国信使副职位姓名关牒虜（改作金）界备车马人夫以待虜中（改作金人）亦如期差接伴使副於界首伺候两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赍国信使副门状过彼彼亦令人引接以接伴使副门状回示仍请过界於例三请方上马各於两界心对马立引接互呈门状各举鞭虚揖如仪以次马行四十里至清州会食各相劳问州原是石城县金人新改是名以兵火之後居民百馀家是。

晚酒五行进饭饭用粟钞以匕别置粥一盂钞以小杓与饭同下好研芥子和醋拌肉食心心脏瀹羹P以韭菜秽污不可向口虏人嗜之（删好研至此二十八字改作其他肴之属亦多仿佛中土但）器无陶埴惟以木元司为盂髹以漆以贮食物自此以东每遇馆顿或宿程其供应人并於所至处旋於居民汉儿内（删旋於至此七字）选衣服鲜明者为之每遇迎送我使则自彼国给银牌（下添方字）入（下添馆字 旧校云：第十一程为滦州第十二程为望都县第十三程为营州。又云：行人馆於州宅云：云：在第十三程）行人馆於州宅古屋十数楹庭有大木数十株枯腐蔽野（删此四字）满目凄凉使人有吊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间有大山数十其来甚远高下皆石不产草木峙立州後。若营卫然恐州以此得名而前人谓地当营室故名曰：营第十四程至润州离州东行六十里至榆关并无保障但存遗址有居民三数家登高四望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障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个襄松亭金城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马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出关来才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皆瘠鹵弥望黄茅白草莫知亘极岂天设此限华夷（改作南北）也。夷狄自古为寇则多云：中雁门未尝有自渔阳上谷而至者昔自石晋割弃契丹以此控制我朝第以社稷威灵祖宗功德保守信誓而禽兽无得以肆其毒尔（删夷狄至此六十一字）前此经营边事与金人岁币加契丹三倍以买幽蓟五州之地而平滦营三州不预其数是五关我得其三而金人得其二也。愚以为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五州之地则天下常不安幽燕视五关为喉襟无五关则幽燕不可守五关虽得其三纵药师不叛而边患亦终无甯岁也。比来言者论列当时主议大臣有云：以营平檀滦要害控才之地捐之金人[B227]蝎迁窠（删此四字改作使）虎兕出槛盖指此也。出榆关以东山川风物与中原殊异所谓州者当契丹全盛时但土城存居民数十百家及官舍三数椽不及中朝一小镇强名为州（删不及至此十一字）经兵火之後更觉萧然自兹以东类皆如此第十六程至习州过州东门外十数步即古长城所筑遗址宛然第二十程至锦州自出榆关东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经由十三山下欧阳文忠叙胡峤所说十三山即此山也。（旧校云：第十七程至来州第十八程至海云：寺第十九程至红花务第二十一程至刘家庄）第二十二程至显州出榆关以东行。

南濒海而北限大山尽皆粗恶（删此二字）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苍翠万仞全类江左乃医巫闾山也。成周之时幽州以医巫闾作镇其远如此契丹兀欲（改作乌云：）葬於此山离州七里别建乾州以奉陵初今尽为金人（删此三字）毁掘（旧校云：第二十三程至免见涡）第二十四程至梁鱼务有河名曰：辽河南北千馀里东西二百里地形如此辽河居其中隋唐征高丽路经由此第二十五程及咄字堇（改作摩绰贝勒）寨及咄小名字堇汉语为官人（删及咄至此十一字旧校云：第二十六程至浑州）第二十七程至兴州自过辽河以东即古之辽东地金人方战争之

际首得辽东五十一州之地乃契丹阿保机（改作阿巴坚）破渤海国建为东京路也。第二十八程至咸州未至州一里许有幕屋数间供帐略备州守出迎礼仪如制就坐乐作有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响箏笙{秦}箜篌大鼓拍板曲调与中朝一同但腰鼓下手太阔声遂下而管瑟声高韵多不合每拍声後继一小声（删但腰至此二十七字）舞者十六七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观也。（删此五字）酒五行乐作迎归馆老幼夹观填溢道路次日早有中使抚问别一使赐酒果。又一使赐宴赴州宅就坐乐作酒九行果子惟松子数颗胡法饮酒（删果子至此十一字）食肉不随盏下俟酒毕随粥饭一发致前铺满几案地少羊唯猪鹿兔雁馒头炊饼白熟胡饼（删此二字）之类最重油煮面食以密涂拌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设以极肥猪肉或脂阔切大片一小盘子虚装架起间插青{卅}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人各才以归舍虏（改作金）人每赐行人宴必以贵臣押伴是日押伴贵臣以酒醉辄（删此字）大言谄（删此字）金人之强控弦百万无敌於天下使长折之（删此二字）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员三万里劲兵数百万岂为弱耶某衔命远来贺大金皇帝登宝位而大金皇帝止令太尉来伴行人酒食何尝令大言以相罔也。辞色俱厉虏人气慑不复措一辞（删辞色至此十三字）。又赐宴毕例有谢表有曰：祇造邻邦中使读之曰：使人轻我大金国语云：蛮貊之邦表辞不当用邦字请重换方肯持去使长正色而言曰：书谓协和万邦克勤於邦诗谓周虽旧邦《论语》谓之於他邦问人於他邦善人为邦一言兴邦此皆邦字而中使何独止诵此一句以相问也。表不可换须到阙下当与曾读书人（删当与至此六字）理会中使无言虏人无以答（删此五字）使长许亢宗饶之乐平人以才被选为人蕴藉似不能言者临事敢发。

如此虏人颇壮之（删此五字）第二十九程至同州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耕种殆遍地宜祭黍乃金人破契丹国於所至处迁其民於此岁月久安居东望大山虏（改作金）人云：此新罗山山内深远无路可行其间出人参白附子深处与高丽接界（旧校云：第三十一程至信州第三十一程至蒲里孛堇寨）第三十二程至黄龙府契丹职权保机（改作安巴坚）初攻渤海时黄龙现於此地即建为府是日州守迎迓如仪有中使抚问赐果酒赐宴如咸州制第三十三程至托撒孛堇（改作苏贝勒）寨寨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之时虏（改作俘）获异国人则迁徙於此杂处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韦曷>西有女真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义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删是知至此二十一字 旧校云：第三十四程为漫七离孛堇寨）第三十五程至和里闲孛堇（改作呼勒希贝勒）寨寨枕混同江滨其源来自广漠之北远不可究自此南流五百里接高丽鸭绿江入海江而阔可半里许寨前高岸有柳数十株设行人幕於下虏（改作金）人太师李靖居，於是第三十六程至句孤孛堇（改作矩古贝勒）寨自北而南莫知远

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与女真两个古界也。界八十里直至来流（改作拉林）河行终日之内山无一寸木地不产泉人才水以行岂天以此限两国也。豹狼互相吞噬终为强者所并耳（删豹狼至并耳十三字）来流（改作拉林）河二十馀步以船渡。又五里至句孤（改作矩古）寨自此以东数处原隰间尽女真人（删此四字）更无异族无市并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旧校云：第三十七程至远寨第三十八程至蒲挾寨）第三十九程至馆行二十里兀室（改作乌舍）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状词馆伴使副於此相见如接伴礼虏中（改作金国）每差接伴馆伴送伴客省使必於女真渤海契丹内（下添选字）人物白晰详缓（删此六字）能汉语者为之副使则选汉儿读书者为之复有中使抚问赐酒果赐宴并如常仪毕。又行三十里至馆馆唯茅舍数十馀间墙壁全密堂室如（改作加）幕寝榻皆土床铺厚毡褥及锦绣貂鼠被大枕头等以女真兵数十人佩刀执弓矢守护甚严去虏（改作北）庭尚十里馀次日赐酒果至晚卜门使躬来说议约翼日赴虏（改作北）庭朝见次日馆伴使副同行马可六七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百家星罗布分蹂躪杂不成伦次（删分蹂至此八字）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

便於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馀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北（删此字）高丈馀云：皇城也。至宿围门就龙台下马行入宿围西西设毡帐四座各归帐歇定客省使副相见应付会酒三行少顷闻々鼓声八歌引三奏乐作卜门使祇班引入即捧国书自山棚东入陈礼物於庭下传进如仪赞通拜舞蹈讫使副上殿女真首领数十人班於西厢以次拜讫贵近者各百馀人上殿以次就坐馀并退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高五七丈以五色彩间结山石及仙佛龙象之形杂以松柏枝以数人能为禽鸣者吟叫山内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杰鸱吻及屋脊用墨（删此二字）下铺帷幕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厢旋结架小苇屋幕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殿内以女真兵数十人分两壁立各持长柄小骨朵以为仪卫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千百间未就规模亦（删此字）甚伟也。（删此字）虏（改作国）主所坐。若今之讲坐者（删。若今至此六字）施重ブ头（删此字）裹皂头巾带後垂。若今之僧伽帽者（删。若今至此七字）玉束带白皮鞋（删白皮鞋三字）薄髯可三十七八许人前施朱漆银装镀金几案果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箸以象牙遇食时数胡（删此字）人抬舁十数鼎镬致前杂手旋切割以进名曰：御厨宴所食物与前叙略同但差（删此字）精细而味和耳食馀颁以散三节人乐如前所叙但人数多至二百人云：乃旧契丹教坊四部也。每乐作必以十数人高歌以齐管声出众乐之表此为异尔酒五行食毕各赐裘袍带使副以金馀人以银谢毕归馆次日有中使赐酒果复赐饩（赐饩以绢帛充使副百馀匹馀人十馀匹）次日诣虏庭（删此三字）赴花宴并如仪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跷踏索

上竿斗跳弄丸挝簸箕筑球角抵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於百戏後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电母此为异尔酒五行各起就帐戴色绢花各二十馀枚谢罢复坐酒三行归馆次日。又有中使赐果酒复有贵臣就赐燕兼伴射於馆内庭下设堞乐作酒三行伴射贵臣馆伴使副国信副离席射三矢弓弩从便用胜负各有差就赐裘衣鞍马是日虏人（改作国中）名王贵臣多（改作或）微服隐稠人中以观射次日朝辞如见时酒食毕就殿上请。

国书捧下殿赐使副裘衣物帛鞍马三节人杂物帛各有差拜辞归馆铺挂彩灯百十馀为芙蓉鹅雁之形蜡炬十数杂以管弦为堂上乐馆伴使副过位召国信使副为惜别之会名曰：换衣灯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数件或帛交遗常相聚惟劝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语笑甚款不记巡以醉为度皆旧例也。次日回程起发至兀室（改作乌舍）郎君宅馆伴使副展状辞送使副於此相见如仪有中使抚问赐酒果如来时至信州涿州同此回程在路更不再叙至清州将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亦为惜别之会亦出衣服三数件或帛交遗情意甚{勤心}次早发行至界有幕次下马而望我界旗帜甲马车舆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停乐作酒三行上马复同送伴使副过我幕次作乐酒五行上马复送至两界中彼此使副回马对立马上一杯换所执鞭以为异日之记引接展辞状举鞭揖则各回马背马回顾少顷进数步踌躇为不忍别之状如是者三乃行虏人情皆凄恻或挥泪吾人无也。（删虏人至此十三字）是行回程见虏（改作敌）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改作举兵）是时行人旦暮忧虑有质留之患偶幸生还既回阙以前此有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首者赏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繇是无敢言者是秋八月初八日到阙。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校勘记。

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第一程自雄州六十里由易水界至此合流东入於海河阔止十数丈南宋与契丹以此为界旧容城县附雄州归信县寄里自壬寅年冬於河北岸创筑容城县新垒过河三十里到新城县契丹阿保机入寇唐庄宗以铁骑五千败之於新城即此地旧为契丹边面自与宋朝结好百馀年间楼壁仅存（原脱第一程一百三十七字）朝李河（一作刘李河）第三程至良乡县良乡乃唐庄宗时赵德钧镇边幽州岁苦契丹侵钞转饷乃於盐沟置良乡即此（原脱良乡三十一字）胜负不相当（不字衍）宛然一带回环缭绕（宛误作燕）自滹沱由涿水入潞河即此（涿误作汴瓜河误作沙脱即此二字下以护转输即此地应在第六程）第六程自潞县七十里至三河县三河县隶蓟州後唐赵德钧於幽州置三河县以护转输即此地（原脱第六程三十一字）。

第七程至蓟州蓟州乃渔阳也。因问天宝禄山旧事人无能知者（原脱蓟州十九字）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镇有居民可二百家并无城（原脱第九程

二十五字）其两界外东西间约一里内（外应作地间应作阔）以次马行（一作行焉）给银牌入名曰：银牌天使（脱名曰：六字）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滦州滦州古无之唐末天下乱阿保机攻陷营平刘守光据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机为主筑此以居之州处平地负麓面冈东行三里许乱山重叠形势险峻河经其间河面阔三百步亦控才之所也。水极清深临河有大亭名曰：濯清为塞北之绝郡守将迎於此回程锡宴是州第十二程自滦州四十里至望都县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机即於所居处创立县名随其来处乡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号唐庄宗以钱骑五千退保望都即此县也。第十三程自望都县六十里至营州营州古柳城舜筑也。乃殷之孤竹国汉唐辽西地金人讨张是州之民屠戮殆尽存者贫民十数家是日行人馆於州宅（原脱第十一程至是日二百四十二字）重峦复嶂（嶂误作障）第十五程自润州八十里至迁州彼中行程并无里墩但以行辙一日即记为里数是日行无虑百馀里金人居常行马率皆奔轶此日自早饭罢行至暝方到道路绝人烟不排中顿行人饥渴甚自兹以东类如此（原脱第十五程八十三字）第十七程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无古迹可纪第十八程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离来州三十里即行海东岸俯挹沧溟与天同碧穷极目力不知所际寺去海半里许寺後有温泉二池望海东。

有一大岛楼殿卒堵俱在上有龙宫寺见安僧十数人是夜行人皆野盘第十九程自海云：寺一百里至红花务此一程尽日行海岸红花务乃金人煎盐所去海一里许至晚金人馈鱼数十枚作羹味极珍（原脱第十七程至此一百五十四字）第二十一程自锦州八十里至刘家庄是後行人俱野盘（原脱第二十一程二十二字）第二十三程自显州九十里至兔儿涡（原脱第二十三程十五字）第二十四程至梁鱼务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荏苒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原脱离兔儿涡三十一字）隋唐征高丽路皆经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昼夜无牛马能至行以衣被包裹胸服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则蒿草薰烟稍能免务基依水际居民数十家环绕弥望皆荷花水多鱼徘徊久之颇起怀乡之思（原脱秋夏六十八字）第十五寨至没咄字堽寨（脱至字）第二十六程自没咄寨八十里至蒲州（原脱第二十六程十五字）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回程锡宴於此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字堽寨（原脱第三十程至此三十六字）则迁徙杂处於此（误作於此杂处）东有女真室韦（东误作西）东北有乌舍（脱东字）第三十四程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离字堽寨道旁有契丹旧益州宾州空城（原脱第三十四程三十字）至和里闲字堽寨离漫七里行六十里即古乌舍寨（脱离漫七里三十字）设行人幕次於下（幕误作）虏人太师李靖居，於是靖累使南朝此排中顿由是饮食精细绝佳时当仲夏藉树阴俯瞰长江凉飈拂面盘礴少顷殊忘鞍马之劳过江四十里宿和里闲寨（脱靖累使至此五十二字）以船渡之（脱之字）散处原隰间（散误作数）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十里至达河寨第三十八程自达河寨四十里至蒲挾

寨是日金使前来排办只候（原脱第三十七程至此四十二字）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脱至字）次日馆伴使副同行马（一作次日馆伴同行）分蹂杂错（分蹂应作纷操）至宿闾门（闾误作围下同）帘以青幕（帘误作幕）小注（以绢帛折充脱折字）国信使副（脱使字）弓弩从使用之（脱之字）送伴使副（脱伴字）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罚误作首者赏）。

●卷二十一

政宣上帙二十一。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乙未，尽二月。

正月二十三日乙未圣旨王昂接伴大金国贺正旦使事不谨可特勒停。

二十四日丙申金国贺正旦大使卢州管内观察使孛堇（改作贝勒）高居庆副使大夫守大理卿杨意入见於紫宸殿。

粘罕（改作尼堪）在云：中获天祚以兵护归国封海滨王辽国亡。

亡（删此字）辽录曰：天祚即位禽荒失御诸部怨叛潜附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咸称兵以拒之天庆四年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会集女真诸部全装军马二千馀骑首犯（改作皮）混同江之甯江州东北路统军司遽具状以闻时天祚方庆州秋山射鹿闻之不介意仰北枢密院付东京兵马都部署司量遣渤海子弟一千人以海州刺史高仙寿充统领官应援甯江州遇女真军於州东渤海大败或阵没或就擒获免者无几复攻破甯江州无少长悉杀之是月天祚出秋山赴显州冬山射虎闻攻陷甯江州中辍不行差守司空殿前都点检萧嗣先充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挞勃也。（改作托卜嘉）副之发契丹奚军三千骑中京禁军三千人别选诸路武勇人贾庭等三百馀人以中京诸路都虞候安州防御使崔公义充都管押侍卫控鹤都指挥使商州刺史刑颖副之到幽州店驻兵女真潜渡混同江掩其不备诸军未及阵而为女真所败骨肉辘（改作辘重器）械牛羊金帛悉皆弃於女真天祚自两战之败召宰相张琳吴庸付以东征事以汉军二十万分路进讨杂以番军分为四路北枢密副使耶律斡勃朵（改作鄂尔多）流涑（改作拉林）河路都统以卫尉卿苏寿吉副之黄龙府尹耶律甯黄龙府路都统以桂州观察耿钦副之复州节度使萧涅曷（改作尼格）咸州路都统以将作监龚谊副之左祗候郎君详稳（改作详袞）司萧阿姑（改作萧阿古）好草峪都统以商州团练使张惟协副之自春涉夏尽为女真攻陷天庆五年春天祚下诏亲征率番汉兵十馀万出长春路枢密使萧奉先充御营都统同知南面诸行营都部署司事耶律章奴（改作章努）副之以精兵二万为先锋馀军分五路为正兵诸大臣贵族子弟千馀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以汉军步骑三万人别遣殿前副都点检萧胡睹姑（改作呼图克）充都统以枢密直学士柴谊副之分路进发与女真兵马会契丹未阵女真三面急击之天祚御旗向西南出众军从而败溃天祚一日夜走三百里退保长

春州是岁大宋遣罗选侯益等充生辰正旦使入国道路为贼所阻中京顿程两月不得见天祚而回夏国人皆称皇叔燕王忠义。且贤。若付以东征是必乐为之用兼之辽民自渤海之叛渡辽避难而流落失所者甚众於今。若招收为军上者可以报国家下可以报私怨必能效死力天祚授燕王以诸路兵马都元帅北宰相兼殿前都点检萧德恭副之永兴宫使耶律顶（改作佛腾）延昌宫使萧昂并充监军听辟官属召募辽东饥民得二万馀始谓之怨军如郭药师者是也。别选燕云：平山路禁军五千人并劝诱三路富民依等第进献武勇军马二千人如董庞儿张关羽（改作王）者是也。期会四路军马防秋天庆八年遇女真兵阵未交而怨军先溃燕王与麾下五百馀骑退长渔泊务女真入新川州天祚幸中京昼夜忧惧莫知所措多发间探潜令内库三局提举官打包珠玉珍玩等物五百馀袋拣御马二千匹入飞龙院令畏养为备私谓左右曰：今日苟能却强敌安宗社使吾终身不食亦足矣。。若女真必来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大（改作朱）朝为弟兄夏国为甥舅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惟恐军民被害耳有识私相谓左右曰：契丹必亡矣。自古人主，岂有委弃军民而自为身谋者其能享国乎！秋女真陷东京黄龙府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通韩乌遂春靖泰五十馀州遂。又陷辽东长春两路天庆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阿保机（改作安巴坚）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圣神仙坤仪三殿乾州则凝神宜福殿显州则安元安圣殿木叶山之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器物保大元年余睹（改作伊都）叛归金国保大二年金人陷中京天祚幸燕闻余睹（改作伊都）为金人前锋引导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骑兵掩至惊骇率卫兵五千骑西走云：中府应行宫内三局珍宝库祖宗二百年所有珠玉金银匹帛皮毛之类莫积压其数尽为金人所掠道中卫兵稍稍引去天祚与诸王并长公主驸马诸子弟三百馀骑由石窟寺遁去过云：中城下留守萧查刺（改作察喇）以下接见有旨贼马不远好与军民守城但取马五十匹随行迤邐入天德军云：中云：外得土豪二百。

馀骑护卫趋渔阳岭入夹山四部族帐保大四年得大石（改作达实）林牙兵归。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改作摩古津）兵自谓天助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改作达实）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两路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及陷云：中则奔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以至举国汉地全为金人所有国势微弱至此而力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斥而不从遂率诸军乘粘罕（改作尼堪）之归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军东胜甯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战於辽水复溃遂奔山金司小胡虏（改作小博）小胡虏（改作小博）密遣人报粘罕（改作尼堪）遣五百骑去司迁入云：中初见待颇有礼即降封海滨王差兵护送长白山东筑城居之辽国亡矣。辽国自太祖阿保机（改作安巴坚）创业於其前太宗耶律德光扩境於其後吞并诸番割据汉界南

北开疆五千里分置南面汉官左右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直学士主治汉事州县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有堂後主事守挡官各一员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遍户房厅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员北面契丹枢密院或知或签书枢密院事移离毕（改作伊勒希巴）林牙如兵机差除钱谷群牧事等隶枢密院刑狱隶移离毕（改作伊勒希巴）院主治番界部落。又有南面都部署司治诸番官院诸行宫都部署司主管宫院汉民建五京五计司如燕王司两转运中度支上盐铁东户部三路钱帛司长春辽西平州大藩府八黄经兴中奚王南北王府乙室（改作伊实）王府节镇州四十三平奉圣蔚应朔丰云：中（删此字）内宜锦乾显双辽咸湍苏复辰兴同信长春庆饶骧祖川成业懿龙化宜坤建秦高利归允吉安武甯江刺史州七十观察团练防御使州八涿易檀顺景蓟营滦可汗归化武德慎陈胜甯边迁润温严降圣北安松山恩通韩乌靖寅祥雍新卫招燕海淶辽西海北安德点泽榆银铁保濒田石嘉集连演康萧赋吉文兰桓拱安远榆河金肃河清马董（改作和勒端）五花振武下州二十三徽濠衡阎随澄金义遂昌豫圆福荣康萧里河茂麓宗县二百馀如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改作阿尔威）乌隗（改作乌成）部族衙芦沟河统军司倒挾岭产衙以镇摄鞑靼蒙古迪烈（改作德勒）诸国云：中路则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改作伊实）王府山金司。

控制夏国燕山路则燕京都总管府侍卫马步军控鹤都指挥使都统军司牛栏军寨石门详稳（改作详袞）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刺（改作猛伊喇）司并隶总管府备御大宋中上京路则有诸军都虞侯司奚王府大详稳（改作详袞）司大国舅司大常袞司五院六院沓温（改作塔斡）司辽阳路则东京兵马都部署司契丹奚渤海四军都指挥使保州都统军司汤河详稳（改作详袞）司金吾营约窳（改作双宽）司空扼高丽上京长春路则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兵马详稳（改作详袞）司东北路都统军司镇抚女真室韦诸部所在分布诸番与汉军咸以牙爪相制戎器之备战马之多前古未有子孙继统二百三十馀年尝与中原抗衡曾无一日秋毫之警祖宗功业规模可谓宏远矣。迨至天祚失御女真称兵首尾攻战十二年间举国土崩瓦解古人所谓得之难而失之易者非虚言耳不可哀哉！。

茆斋自叙曰：自天祚驱鞑靼众三万馀骑乘粘罕（改作尼堪）归国山後虚空直抵云：中府袭击兀室（改作乌舍）率蔚应奉圣州云：中府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军马千馀骑伏於山谷间出鞑靼军之後鞑靼溃乱大败天祚南走兀室（改作乌舍）遣娄宿孛董（改作罗索贝勒）以马五百匹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趋武州南投大（改作朱）朝为随行僧所劝谓南朝弱必不敢留隐当为女真所索等辱不可再辱莫。若径归女真亦不失为王也。天祚意决不进娄宿（改作罗索）追及乃下马跪迎天祚请北面拜降兀室（改作乌舍）遣人护送归国削封海滨王置诸东海隅逾年而死。

松漠记闻曰：女真（改作金人）浸逼中京（中京古白城）天祚惧遣使立阿骨打（改革者作阿固达）为国王阿骨打（改作阿固达）留之遣人邀请十事欲册帝为兄弟国及尚主使数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请益坚天祚怒曰：小夷（删此二字改作彼）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报已而中京被围逃至上京过燕遂投西夏夏人虽甥舅国畏女真之强不果纳初大观中本朝遣林摠使辽辽人命习仪摠恶其屑屑以番狗（改作恶语）诋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与辱我同欲致之死廷臣恐挑衅皆力谏之杖半百而释之时天祚穷将来归以晨入恐不加礼乃走小勃律（改作博）复不纳及夜回欲之云：中未明遇谍者言娄宿（改革者作罗索）军。且至天祚大惊时从骑尚千馀有精金铸佛长丈有六尺者他宝货称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车马皆有辙迹为敌。

所及先遣近贵谕降未复娄宿（改革者作罗索）下马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馀罪因捧觞而进遂封海滨王处之东海上。

《北征纪实》曰：天祚者以老辽主之嫡孙立而淫乱。且以有力闻因游猎无度故上下皆不服以至灭国其窜入阴夹山也。久之收集散亡势亦稍振故金人往来鸳鸯白水泊以重兵屯云：中备之然契丹之人渐归金国故天祚不能出群小日夜为上谋谓天祚在必生後患乃间遣人诱之天祚者心素侈多慕中国故其失势也。亦愿来归始得一番僧者令赍御笔绢书通之因得还报初甚密也。往来既数则。又张皇矣。其往来皆由云：中故金人尽知适欲其出是以不得（删此字）顾也。及天祚许归顺乃改书为诏示欲臣之。且约来归则待以皇兄之礼位燕越二王上筑第千间女乐三百人礼待优渥天祚大喜，於是约期相接童贯是以落致仕出使河东密通之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阴夹山恨其不出出必得之盖欲以绝其国人之望而天祚者适畏粘罕（改作尼堪）据云：中屯重兵以才其前故不克出及约期之际忽报国相归金国稟议以兀室（改作乌舍）代云：中元帅职而去矣。天祚用是亦坦然遂以宣和六年之冬末领契丹鞑鞞众五万人骑并携其后妃二子秦赵王及宗属南来如履无人之境及才过云：中则兀室（改作乌舍）忽以大兵遮其归路。又报粘罕（改作尼堪）适已回云：中故为其追袭一击而天祚之众大溃势不得还。且畏中国必不可仗也。乃亟走小斛禄（改作小博）帐小斛禄（改作小博）帐者天德云：中间之一族帐旧臣属辽人及天祚至小斛禄（改作小博）避正寝事之唯谨不以其失国亏其臣节始粘罕（改作尼堪）常以兵伐小斛禄（改作小博）矣。然或胜或负及天祚在是粘罕（改作尼堪）因自讨之一举杀小斛禄（改作小博）尽收破其族帐荡然无遗种遂禽虏（删此字）其后妃诸子宗属独天祚逸去不见乃於朔州武州境上即时分兵每三十里百骑顷刻布三百里以待之果有一人驰骏马手更牵二马望北驰去骑兵围之即下马因自言曰：我天祚也。骑兵将加执缚犹顾左右叱曰：尔敢缚天子耶粘罕（改作尼堪）因使拜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像而遣之金国降封海

滨王始方讨小斛禄（改作小博）以未得天祚也。粘罕（改作尼堪）遣使谓贯曰：海上元约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杀之今中国违约招来之今。又藏匿我必要也。贯拒以无有即。又遣使迫促贯语大不逊贯。

不得已遣诸将出境上曰：遇有异色目人不问便杀以首授使人（据亡辽录马扩自叙言天祚被擒事皆大疏讹不。若纪实之详但举此一端最显者以证之则可以例其余）然金人俄自得之事乃息初金人愤我久矣。所以不敢（改作辄）南牧肆其凶（删肆其凶三字）者以天祚在阴山缀其後惧乘虚而出则契丹必响应故也。群小不克深思不唯误敌国之主致其灭亡仍以上误圣朝，於是天祚以宣和七年正月灭至八月方遣人来谓之告庆使以报我初金人得虏（改契作丹）地乃分两路其东南所忌者张也。其西北所畏者则天祚也。我始误张与除东南之患矣。终。又误天祚而致其灭亡使略无西北後顾之虑故以是冬犯（改作入）中原。

亡（删此字）辽遗录曰：天祚降书云：辽国降臣耶律延禧谨伏斧钺躬诣大金国俯伏待罪臣闻人不患其勇患其为暴也。伏念臣祖宗创二百年之基承天统位继子传孙郊祀上帝内外欢庆岂意微臣骨寒命薄无德可褒不能当此夙夜惶骇罔知过咎冒犯忌讳。若晓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涛众恶竞兴谮辞[B227]起故兹惭德激扬圣怒转加兵师忧惊之极如坐朽杨。盖闻轺道之放荷蒙矜恤况。若新安之叹例受无辜念汉皇之二恩诞敷濡泽谓项羽之过恶奚免终伤臣所忌者乞加轺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祸战栗之至仰干听聪昧死谨言。

范仲熊北记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契丹第九代道宗共基之孙昭怀太子浚之子也。浚有罪被杀而立延禧乙卯岁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长六尺有馀善骑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巳岁正月十三日即位号天祚皇帝延禧未即位也。国人怜其父之冤颇归心焉及即位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於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弊而攻之所向辄克十年之间身擒国亡可不哀哉！。

契丹之先本东胡之种（删此五字）在（改作处）横山之南鲜卑旧地元魏时自号契丹唐贞观初始置松漠府以靡会为都督会昌中赐以契丹之印，於是统有八部雄据北漠懿德之乱中国不靖後有阿保机（改作安巴坚）遂僭（改作称）帝号抗衡中国庄宗时侵云：朔等州因卢文进寇幽州为边患明宗约为兄弟。且以解边人之倒悬纾国家这外患阿保机（改作安巴坚）遂改元称制分建京阙宫室官号尽依中国并奚渤海诸国建元神册号太祖大圣大明皇帝子德光立会晋祖自河东遣。

使求援割地为献德光乃率兵十万送石祖入洛立为皇帝割代北应朔寰蔚及范阳山前幽蓟瀛莫涿易檀顺及山後儒妁新武十六州以与之仍岁与帛三十万匹少主嗣位耻称臣而称孙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德光以兵直抵汴京迁少主於黄龙府灭晋而归死（改作卒）於滦城灭胡林（删此三字）号嗣圣谥太宗其兄天皇王之子兀欲（改作乌云：）立号天授被弑谥世宗嗣圣子立号天顺谥穆宗天授子贤立号

天宝谥景宗子隆绪立景德初犯澶渊萧挞览（改作达兰）死遂请和号天辅谥圣宗子宗真立庆历中寻盟谥兴宗子洪基立 在位五十馀年号老主子浚尝有鸣镝之谋杀之而立其孙谥道宗浚之子延禧立是为天祚契丹第九代至是而亡。

三十日壬寅粘罕（改作尼堪）以擒天祚遣人献捷宣抚司请岁币中借银绢二十万赏军宣抚司从之。

二月童贯上贺耶律氏灭亡表。

童贯言昨遵奉睿训措置边事抚定燕山府涿易檀顺景蓟州及河东路先取朔甯府武州与大金计议交割云：中府路州郡已获定约外契丹旧酋（改作主）僭称（删此二字）天祚自前年窜於夹山之北稍稍甯聚借助邻国欲谋再举小番小斛禄（改作小博）之属凭藉声势潜有结约窥伺朔武新边去岁八月陛下躬授睿算令臣驻兵河东以时措置完整武备以逸待劳贼兵犯边前後斩获甚众至今年正月契丹旧酋（改作主）离夹山与大金迎敌接战兵败引馀众走甯南来朔武对境小斛禄（改作小博）处藏泊遣人赍伪诏敕招诱归附新民。又手书文字通令毛欲来归朝臣依奉睿略务敦大金信约却不受移牒大金西南西北路都统所照牒藏泊去处仍遣河东都统李嗣本领兵捍边下沿边统制官等不得妄有招纳日久整龔兵马为必取之计旧酋（改作天祚）初欲南来先遣杂类（改作其党）并边劫掠累次为朔甯府武州太山甯化军将佐杀败探知沿边军兵甚盛回徨涕泣遂於二月十九日夜北走至二十七日准大金西北西南北路都统所牒照会称昏主二十一日已自出首前来此盖两朝通欢所致牒臣照会其李嗣本及统制官军兵斩获小番杂类（删此二字）四千八百五十一级内有首领秘王浑庞（删首领至此六字）提点刘忠廉等二十三名皆是小胡录（改作小博）下总兵用事杰黠（删此二字）剽悍之人并已梟首刘庆等十四名皆是旧酋（改作天祚）帐前腹心任使招兵。

聚众之人亦皆就缚夺到鞍马器械牛羊等无数焚荡巢穴积聚粮草净尽其契丹主耶律氏今已灭亡者肃将天威仰伐（改作成）功之善继布昭圣武敌国之自亡坐糜八部之酋（改作遗）曾无一镞之费事光典籍欢叶神人尝观三代以来因考四夷之事严狃匪茹盖尝乘中国之微匈奴最强不过用单于之号蠢尔白狼之裔昔为赤狄之雄当五季八姓之扰攘招九貉五戎而臣属自为正朔僭用名称混穹庐左衽於燕云：为封豕长蛇於代魏当天下合为一统而帝命式子九围尚狙涵容屡形猖獗稔恶每闻於躬蹈寒盟不自於我先王旅徂征取遗民於涂炭胡骑奔北返故地於輿图惟是大酋甯居穷漠衰散亡之杂虏仰资助於黠羌既投戈於丰胜之间遂移帐於朔武之北阴遣宵鸠之党规摇日靖之民意在疑师言称寻好臣仰遵朝算申飭边封遣间种类以破辅车之谋移文邻邦以为犄角之势弥缝隘道俘馘名豪既南窥而路穷遂北奔而夜遁虚弦可落遂投欲毁之巢涸泽无馀难逃不漏之网委仗纷纭而山积效率合沓而鼎来既毕天诛永除人患昔汉人伐虏者百六十载乃护郅支唐兵出塞者数十万人方

擒颡利已足申威於方夏至今垂耀於史编未有计出万全役无再籍用远交近攻之策成一举两得之功惟盛德无以复加非至神孰能与此（删尝观至此三百六十八字）恭惟皇帝陛下诞敷舜德骏文声九功之叙惟歌既救甯於内治七德之经兼用乃申敕於外攘曷尝乐此金革鏖战之劳盖亦兼拯夷夏（改作番汉）倒悬之急遂灭抗尊之虏（改作敌）兹为不世之功恭念章圣却澶渊之师仁皇增关南之币祖宗为民而隐忍臣子许国而忿捐仰惟如在之灵未置侮亡之念逮至今日遂集大勋上符艺祖惩艾之谋克绍神考忧勤之志乃成宗庙社稷之大庆深契天地神只之夙心臣猥以疲瘵误膺国任效师干之力居惭显允之壮猷告经营之成永愿寺扬於令闻。

秀水间居录曰：宣和七年童贯为宣抚司至河东闻契丹主天祚皇帝者匿於近塞报金人取之乃露章称贺云：耶律氏灭亡表既传报有识之士无不叹息其词中书舍人王云：作或云：翰林学士宇文虚中作时二公俱在贯幕中故也。金人既得虏主（改作天祚）即谋南侵遣人使三辈初曰：都谢通好也。次曰：告庆得天祚也。次即贺天甯节使也。使传继来河朔至京州县。

供亿迎送固已疲弊。且窥覘道路及（删此字）使我不疑十一月三使皆归即举兵有郎官陈桷为送伴使至境上虏（改作金）人已宣言大举公为攘夺无复常仪桷语燕帅蔡靖靖怒曰：安有是事请示传言之人当斩之以徇桷惧驰还不复敢言但恳求外补除福建提刑而去。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一校勘记。

时天祚方於庆州秋山射鹿（脱於字）涑流河路都统（误作流涑河）退长渔泊务（一作长鱼务）女真入新川州（一作新州）云：中云：内（脱下云：字）润温（温一作隰）安德黔泽（黔误作点）濒山石嘉集连演康萧赋吉（一作宾岩清集连衍广肃富吉）康肃里河茂麓宗县二百（肃误作萧）等辱耳不可再辱（脱耳字）以摩会为都督（摩误作靡）意在款师言称寻好（款误作疑）。

●卷二十二

政宣上帙二十二。

起宣和七年三月，尽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

三月童贯入燕犒军。

茅斋自叙曰：童贯交授银绢毕离太原由真定府河间莫雄州入燕扩自保州入莫州迎贯於任邱县语兀室已擒天祚事谓贯宜急备边以防女真为患彼怀张之憾恐粘罕回来不测作过贯云：我今去燕山葺治兵马盖为此也。贯至燕中抚犒郭药师以下常胜军罢王安中升蔡靖为宣抚使兼知燕山府奏请河北路置四总管中山府辛

兴宗真定府任元河间府杨惟忠大名府王育各为逐路副都总管皆与招集逃亡军人及招刺诸处游手人充军以为备边之画。

五月五日乙巳以童贯克复燕山府等州及收高托山等议赏封贯广阳郡王。

诏曰：朕以童贯屡将天威征伐四克拓地陇右西彻河源扬旌五关尽复幽朔出入累年之际荡平两国之戎命爵策勋难拘常宪恭念神考屡形训言谓将帅总兵能复全燕之境则国家信赏当从王爵之封仍胙本邦以昭显绩既克承於先志取怠废於貽谋童贯可依前太师进封广阳郡王食邑实封依例施行。

六月六日丙午太师豫国公童贯依前太师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进封广阳郡王。

制曰：王者申九伐之威以和众安民为盛德大臣谨四方之虑以折冲厌难为殊勋朕荷神天全付之休席祖考重光之绪饬戎兵以陟禹迹聿臻偃武之期继功伐而广文声夙倚同心之辅肆分宠数敷告治朝太师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使充神霄宫使豫国公食邑一万七千三百户食实封五千户童贯信厚而敏明疏通而沉毅善谋能断兼文武过人之才砥节尽公得精白承君之义自总干方之任属宣辟国之谋十乘启行千里决策冠三事变调之职领七兵宥密之权暨兴六月之师尽拓五关之塞惟朕心朕德宏赖於翊相故我疆我理远建於要荒遄归告成坚卧请老属再筹於边议难就佚於里居吉甫至於太原初摄衣而整暇单于苦於漠北卒假手而荡平既闻朔野之耕耘复靖河殳之寇掠尔肃将之效恢予远馭之图念功名昭著於古今则。

典礼当殊於勋旧是用遵熙丰信赏之令作广阳抚定之邦紫绶金章肇开茅土衮衣赤舄仍总枢衡盖祗。若於先猷谅允谐於金议於戏周室上公九命有出封加爵之仪汉朝异姓诸王载著令称忠之诏其对扬於茂渥尚奚愧於前修可特授依前太师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使充神霄宫使进封广阳郡王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三百户主者施行。

马扩申宣抚使司乞屯兵中山真定。

当月探报粘罕（改作尼堪）已还修治飞狐灵邱两县马扩密具陈合速那陕西兵屯中山真定及选智勇边人守易州以防女真不测之变申童蔡二枢密不报。

七月金人以获天祚发告庆使渤海李孝和王永福来差马扩李子奇充接伴使副。

八月十四日癸丑圣旨贺金国正旦国信使副差武德郎王观校书郎吴安国候入辞令上殿。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金国人使入国门诏宇文虚中高世则充馆伴使副馆之。

是日河东奏报粘罕（改作尼堪）经营南寇（改作发兵）。

河东报到马扩劝童贯谓曰：粘罕（改作尼堪）比来必有异志宜以西兵十万出巡边不惟备边兼可压境议事贯不听。

十月诏吏部员外郎傅察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将疆副之。

五日壬寅奏报中山府探报女真国相与余睹（改作伊都）副统本国将兵前来蔚州柳甸大点军兵。

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探报到女真刷差女真军兵一万五千及河（删此字）辽东一路选差渤海五千奚军二千铁离军二千均分来平州并云：中府路两路屯泊。

二十一日戊午中山府奏探报女真本国（删女真至此四字改作金人）刷女真（改作本国）正军并汉儿军渐次前来云：中府等处。又奏金人於蔚州并飞狐县等处屯泊聚军马收集粮草皆称欲来侵犯边界。

二十四日辛酉童贯奏乞废罢安肃永甯保定等军。

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使童贯奏枢密院子河北旧沿边州军多系景德年就升城寨为之以张形势控制黠虏（改作契丹）今燕山已抚定旧边悉成内地今相度安肃军改为安肃县知县事兼安肃军使录保州永甯军依旧为博野县知县事兼永甯军使隶祁州保定军改为保定县知县事兼保定军使隶莫州旧来沿边建诸寨除信要军所管以东不可减省外其。

馀亦合废罢奉御笔依。

十一月三日庚午中山府奏探报到国相行下云：中府所辖县令本管乡军每名要计物色等及军幕赴云：中府送纳及山西一带添屯兵马。

十七日甲申中山府奏探报到平州都统指挥属县刷拣丁口充军及泉泊押兵前来奉圣州屯泊。

十九日丙戌宣抚司差马扩辛兴宗充使副持军书移粘罕（改作尼堪）军前议交蔚应二州及探曠（删此字）粘罕（改作尼堪）有无南侵意。

茆斋自叙曰：扩至太原见童贯差与辛兴宗充使副持军书移粘罕（改作尼堪）军前贯曰：见粘罕（改作尼堪）休争间礼数。且了大事只议交取蔚应二州及飞狐灵邱两县其馀地境尽画还金国，庶几易了仍探曠（删此字）粘罕（改作尼堪）果有南侵意否到茹越寨闻粘罕（改作尼堪）已遣隆德府所逃常胜军先出五台山繁时县界山路及易州所逃常胜军韩民义等先出飞狐灵邱县路为探曠（改作听）南（添朝字）边防虚实遂条具利害乞急发逐处军马上边过作堤备画一入急递申宣司参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云：宣抚司文回（删此字）中不说别事二承宣到来有何事理会仆曰：两朝自海上来交欢今已数年贯朝先帝大圣皇帝与本朝各以气义相结不爽元约贵朝许割还燕地本朝许岁奉金币俱有信誓永远和好山前已交受了止有山後土地中间缘童太师休致暂委谭宣抚交割为不知首尾。又幕府非人遂有不周事节今主上黜罢谭稹再起童大王来盖为与元帅国相皆始终主张和好庶得易为商量王事早了使两界士民安业各享太平专遣某等上禀不知山後土地取甚日交割粘罕（改作尼堪）笑曰：你家更无人可使只委内官山

後地土元初许时盖为大圣皇帝恩义酬答赵皇海上交结之义各立誓书永远和好不谓大圣皇帝才崩輿榱未及归国地土交受未了贵朝早已违誓背约阴纳张收接燕京逃去职官民户本朝累次追取只是虚行文移夸诧幅员万里国富民众本朝虽小却不曾敢失道理待与贵朝略辨曲直则个扩观粘罕（改作尼堪）自擒天祚之後为刘彦宗余睹（改作伊都）萧庆辈所讒术然意尚犹豫会隆庆府义胜军叛王禀耿守忠追击其三千人奔大金国具言中国虚实。又易州常胜军首领韩民义怨守臣章综率五百人见粘罕（改作尼堪）曰：常胜军惟郭药师有报国心如张令徽刘舜仁之徒因张皆缺。

望由是彦宗余睹（改作伊都）辈力劝南朝可图仍不必以众因粮就兵可也。粘罕（改作尼堪），於是决意入寇（改作南下）而有是言扩曰：天祚失道任用奸邪天厌人离故为贵朝所破本朝亦怨其悖礼败盟所以相助共为讨灭今国相，或欲却要山後州城不尽交割亦在商量亦不须遽相失欢一旦至两大国交兵却几时休得兼本朝亦岂为此未交割地土愿致兴师然此事非小利害所系愿国相深思之粘罕（改作尼堪）云：你意下待如何仆乞退左右而言之粘罕（改作尼堪）云：我国家中论事不尚退左右要得人共知仆答此系两朝大事未商定间恐人传播别致异议则难成事粘罕（改作尼堪）微笑以手挥左右悉退去仆答童大王来时令覆国相本朝缘谭稹不务大计辄生事从李石张私请等事主上亦自知是失愿国相念以旧好同灭大辽契丹不为深较使两朝生灵安帖即於许山後地土只便交割蔚应两州其余尽还贵朝。若蒙俞允便告示及一的确日期各自安抚边民日後国相不拘欲要何物但请见谕童太师当自一一奏上应付粘罕（改作尼堪）笑云：尚自待要两州我。若与你。又是和西京（谓云：中府）人民存生不得山前山後乃是我家旧地更说做甚你家地土却须罚取些来方可是省过也。仆答朝廷自海上遣使数年间使客往还与兴起人马应付贵朝费用多少本为两朝和好今国相一旦听奸人斗作却寻厮炒处。且贵朝所任用者尽是契丹旧时职官只要谗搅生事万一不得已交兵须各有损折兼河东河北州城坚固军民皆习战斗。若有仓卒众必据城坚守如何容易间便攻破得不过时虏掠得些少四外村民纵有所得则利入军人手傥有所失则害在国家。且杀了一个南人即是与契丹报仇杀了一个女真亦是与契丹报仇今贵朝灭尽契丹。又得南朝金币得早休兵各享太平莫是上策，岂可容易更言战斗事也。扩久被命奉使不敢不为两朝极尽忠言乞国相深思之粘罕（改作尼堪）云：你说得也。煞好只是你南家说话多生捎空（谓虚诞为捎空）你使副只今便辞我专遣人使就宣抚司商议大事去也。翌日馆中供具良厚撒母（改作察勒玛）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盖示决入寇之意。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自平州起兵入寇（删此字）燕山之境。

张汇节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紫金关昌平县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北乃

古北口景州东北乃松。

亭关平州之东乃榆关之东乃金人之来路凡此数关乃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界诚一夫御之可以当百时朝廷之割地也。。若得诸关燕山之境可保然关内之地平滦营三州自後唐为契丹阿保机（改作安巴坚）陷之後改平州为辽兴府以营滦二州隶之号为平州路至石晋之初阿保机（改作安巴坚）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顺景蓟涿易诸郡建燕山为燕京以辖六郡号为燕京路而与平州自成两路昔朝廷海上始议割地但云：燕云：两路而已盖初谓燕山之路尽得关内之地殊不知关内之地平州与燕山路异也。由不得是破辽之後金人复得平州路金人既据平州则关内之地番汉杂处譬犹与贼共垆而种同爨而食（删壁犹至此十二字）欲无侵渔（改作轶）之患其可得乎！故窝里孛（改作斡里雅布）至是能自平州入寇此当时议割燕云：不明地里之祸也。。

二十一日戊子斡离不（改革者作斡里雅布）至清州界首执接伴贺正旦使傅察使拜不屈死之。

封氏记年曰：金国二太子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攻破蓟州至玉田县下寨会朝廷遣吏部郎中傅察等迓使胁之使降数以朝廷擅纳叛亡招收户口首违誓盟我辈奉诏兴师问罪尔。若归明当有大官赏汝不然粉骨矣。副使蒋噩等罗拜察独不屈云：察世受国恩焉敢违悖远衔诏旨接伴来使非见贵国主，岂可屈膝况察与太子皆王人也。。若欲察拜是太子僭逆不道既不拜乃见杀。

李邴为公墓志曰：宣和七年十月诏以吏部员外郎傅公察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是时金人将渝盟而我未之知也。十一月公至燕山府闻虜入寇（此三字改作金兵已入）或劝其（删此字）毋遽行公曰：衔命已出闻难则止。若君命何遂行二十一日至蓟州韩城镇使人失期居数日虜（改作敌）骑暴至夜围镇诘旦有酋长（删此二字）数十骑驰入馆公饮以酒问其故知其变强公上马公与副使蒋噩偕行至界首公曰：迓使人故例止此不肯进虜（改作敌）辄易公驭者拥之东北去百里许遇金国二太子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者（删此字）领兵至虜（改作敌）人曰：见太子当拜公曰：吾。若使至金国见国主乃拜尔今迓使人境上。若胁我来。又止见太子太子虽贵人臣也。当以宾礼见何拜之有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怒曰：吾兴师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何使之称耶凡汝国失德与向来我朝善意为我并道之否则死公曰：主上。

仁圣海内。又安与金国讲好信使往来顶背相望也。何谓失德太子干盟而动意何所欲还朝当具奏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曰：尔尚欲还朝耶虜（删此字）左右促公拜白刃如林公曰：死耳，岂有俱人臣而辄拜者哉！或抑厂公使伏地公愈直立衣冠颠顿终不屈反覆论辨者逾时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怒曰：尔今不拜我後日虽欲拜可得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谓随行书状官侯彦等曰：虜（改作彼

）胁我以拜我以国故义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矣。素鍾念我闻之必大戚。若公等得脱幸记我言以告吾亲知我死国少解其无穷之悲也。左右尽泣是夕官吏隔绝不复相见十二月七日虏（改作金兵）次燕山郭药师迎战杀作甚众再战遽麾军以降彦等不知公存亡累日矣。密以访虏（改作敌）虏（删此字）曰：大使不拜太子昨知药师战胜有喜色太子虑其劫取。且衔积怒已杀之矣。彦等即为公发丧燕山将官武汉英者取公尸焚以薪命虎翼军士沙立等三人裹以归间行至涿州亡其二人独沙立在遇虏（改作敌）人系之土室凡两月伺守者怠即毁垣出会宋伯友奉使还因随以来以靖康元年五月至京师蒋噩武汉英及官属归者人人能道公不屈状侯彦。又具列本末闻於朝廷大名府路安抚使徐处仁河北转运副使孙昭远及谏官李光等相继论奏渊圣皇帝临朝咨美下诏曰：死有重於泰山有轻於鸿毛顾所处何如耳苟激於忠义虽死犹生也。某以一介之使驰不测之虏（改作地）临以白刃毅然不屈以身殉於义得矣。诞阁次对告於里第以旌高节特赠徽猷阁待制公丧至而公父裕之适为屯田郎中遣公弟护归济源县权厝先莹之佛庐曰：资忠崇庆院呜呼公之节著矣。或曰：自军兴来死节之士凡三人李。若水当渊圣出郊之际尝预闻其议论非死不足以塞天下之责刘虏（改作金）人知其才欲用以为帅非自引决将反为夷狄（删此二字改作敌）用二者义皆决不可为故伏死而不顾。若公者单车之使耳事变初不预闻虏（改作敌）人未尝欲以为己用公死。若有异二人之为者何耶钜野李邴曰：士之所贵勇於义而已当其凶威外逼忠愤内激履刀锯如坦途安鼎镬如几席烈丈夫之操也。何暇反覆计虑得失轻重可不可而後为之哉！曰：然则公不必死而死与夫彼不得不死而死公之为其异於彼者与某曰：义者士之所甚重死者人之所甚难三者特所遭之事异耳要之皆以所甚重。

易所甚难扬之朝足以知国家有仗节死难之臣书之史足以为万世臣子之劝皆古所谓见危受命可杀不可辱者。又奚择焉。

靖康小雅曰：公讳察宣和七年冬金人未渝盟也。朝廷以故事遣公迓贺正旦使人於蓟州玉田县韩城镇公至界上胡（改作金）人辄（删此字）愆期不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二太子拥大兵遽至执公等责令投拜自副使蒋噩以下皆罗拜臣伏公独不屈胡（改作金）人以兵胁之公亦步亦趋不顾胡酋（二字改作斡里雅布）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来吊伐公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胡（改作尔）欲败盟以此为兵端尔自古之战以曲直分胜负南北敌体。又安知非送死哉！我有死耳膝不屈也。酋大怒（删此三字）因（下胜被字）害公（删此字）呜呼方贼（改作敌）之始至也。事出意表莫不错愕失措望风窜伏公独雍容不憚一死以为忠义之倡可不纪哉！《诗》曰：贪胡（改作强敌）寒盟兵忽逾塞公持汉节迓客於界控弦琰草木震惊胡雏（改作逞其）桀傲自矜强大公誓不悖有死无拜杀身成仁播美千载。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清化县坏盐场。

清化县申燕山府金人拥大兵前来去司掠居民焚毁庐舍时宣抚司蔡靖与运使吕颐浩李与权修葺城隍团结人兵以为守御之备使银牌马奏朝廷兼关合属去处是时大臣以为郊礼在近匿其奏不以闻恐碍推恩奏荐事毕措画未晚但以大事委边臣未尝以庙谟留意。

二十六日癸巳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檀州。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二校勘记。

继成功而广文声夙倚同心之辅（成功误作功伐）女真国相与余睹副都统自本国将兵前来（脱部字自字）及河东辽东一路（脱下东字）永甯军依旧改为博野县（脱改字）除信安军所管以东（安误作要）及白水泊押兵前来（白水误作泉）宣抚司回文中不说别事（回文误作文回）各以义气相结（义气误作气义）你家地土却须割取些来（割误作罚）便攻打得破（误作破得）不过是虏掠得些少四外村民（是误作时）真是上策（真误作莫）既不拜乃见杀（一作苦逼不拜乃见杀）渊圣皇帝临朝咨叹（叹误作美）卒以身殉於义得矣。（脱卒字）权厝先莹之傍卢（傍误作佛）见危授命（授误作受）。

●卷二十三

政宣上帙二十三。

起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尽十二月九日丙午。

二十八日乙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蓟州执奉使贺允中锁之副使武汉英髡而（删此二字）降之（删此字）。

《北征纪实》曰：本朝与辽人文移皆在两界对境谓之关报金人灭辽河东代州如故事而燕山府即玉田县筑一州曰：清州以对平州相与通使人之正路也。故共犯（改作入）中国先以关牒来代州茹越塞及启封乃檄书是也。燕山路清州则有我使文臣贺允中副使武汉英（汉英乃玉田县巡检就时差充副使）适至清州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遣人约曰：邀使人观打球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未过界无故事相会拒之恐托是以生衅故勉而从之及至界则以是日举兵矣。贺允中被锁武汉英者武将颇黠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爱之因得髡而左衽（删此五字改作降）常在左右谓此南朝第一降人也。汉英备见金酋犯（改作人入）中国得人初不杀曰：此即我人也。行将至真定汉英说之曰：某犹不知大国用兵之意况中国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睹所擒获者皆不杀然。

人安和户晓谓如某者使谕之则河北坚城可不战而下也。斡离不（改作斡里

雅布)大喜乃多出文榜命汉英出寨俾诱谕诸郡汉英用是乃得出乃径走阙下具以虜(改作敌)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谋深矣。谓中国独西兵可用今以粘罕(改作尼堪)一军下太原取洛阳要绝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一军下燕山取真定直掩东都乃会於东都而後不逊也。。

蔡攸议废安肃保信二军复为梁门遂城县。

安肃保信二军盖梁门遂城二县地在太宗时建二军并保州犬牙相制易州以控山西之路国家沿边独此最为要害昔澶渊之役世号铜梁门铁遂城者也。及警报既密蔡攸惧动外廷之议惟务遮护一方示人以间暇乃谓祖宗昔以二县建安肃保信者所以制才易州一带今既得燕山而景蓟为外藩则安肃保信在内地无所用之当复废为县是岁十一月二军遂废人情方不乐惶惑军营移徙楼櫓毁弃之际适会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既下燕山以大兵入界,於是安肃保信莫之以御大凡失谋可怪而资敌之跳梁(删此三字)者类如此。

十二月一日戊戌马扩回自太原。

茆斋自叙曰:马扩归到太原府宣抚司以往来所历事节答语录目呈贯贯大惊曰:金人国中初定些少人马在边上怎敢便做许大事仆曰:某去年云:中回便以此事覆大王劝大王三路摘十万兵分统以压助常胜军乃是预制此意在任邱县论金人已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急备边京师。又劝大王提十万兵出压境计议交割皆某预知此贼(改作金人)深怀张之憾为契丹亡国之臣激发必生不测之变大王皆不之信扩观事势必乘我边面无备踏足走入来大王须急作提防贯云:我自得你茹越塞所申条画事件即行文下太原真定中山河间燕山府路令分定策应牵制路分及令郭药师排办军马出城下寨今合太原府路军民兵义勇胆勇常胜等军须有数万人我近已令发胆勇人马上边更令李嗣本於代州近城踏屯十万人寨地昨。又曾摆阵耀兵莫他闻得如此声势亦未轻易入来也。。

三日庚子粘罕(改作尼堪)使王介儒撒卢拇(改作勒玛)充使副来宣抚司。

马扩归之次日代州关报金国元帅府差使副撒卢拇(改作勒玛)王介儒来宣抚司差机宜朱彦通及仆充。

馆伴出所赍书说纳张渝盟等事及传粘罕(改作尼堪)已兴兵意极不逊贯亦复善待之答云:许大国事。且须商量何故便有此事语(删此字)撒卢拇(改作察勒玛)云:军马已起更商量甚的介儒云:若是急著手脚好商量时也。须较得些贯云:即今馆伴去说话有事但见谕足可相应撒卢拇(改作察勒玛)等起归馆彦通询粘罕(改作尼堪)国相辄言举兵之意何也。撒卢拇(改作察勒玛)云:兵已起更不须商量元帅国相军马自河东路入二太子军马自燕京路人更不杀戮人民只是传檄抚定彦通答云:两朝许多时讲和好更便不通些讠毛便起兵来是甚

道理介儒云：只为贵朝失道理所以致得如此仆答云：兵凶器天道厌之贵朝吞了契丹许多国土亦藉本朝声势方能尽灭之今一旦不肯顾己前契义誓好便先举兵不道南朝许大世界军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略行更改怎容易近得不过虏掠得近边些小民户却日後干戈几时定得撒卢拇（改作察勒玛）云：元帅国相。若怕贵朝事力时却不敢便入来也。如今檄书将次到来承宣亦须见理介儒云：事已如此自家这里斗口做甚承宣。若能劝童大王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两路地土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却是能报国也。仆答云：此谈何容易看来贵朝听狂悖之言却把本朝作破坏契丹看待但恐後来自被祸患不小耳撒卢拇（改作察勒玛）微笑有自得之色彦通同仆出馆归宣司具告童贯贯惊愕令彦通与仆列衔供状连夜备奏贯与参谋宇文虚中机宜范讷并王云：朱彦通等议赴阙禀议。

粘罕（改作尼堪）白云：中府起兵入寇（删此字）忻代之境。

当日代州报金国遣人来大军与使人同发直薄马邑而营。

七日甲辰童贯议赴阙。

童贯是日与参谋宇文虚中范讷机宜王云：朱彦通等谋赴阙初七日早衙贯请太原府张孝纯并乃子机宜浹面谕当急赴阙禀议事已令送照会一面差官等待人使言本司来日便行孝纯愕然云：金人已渝盟入寇当在大王勾集诸路军马并力支吾今大王。若去人心骇散是将河东路弃与贼河东既失则河北路，岂能保耶。且乞大王驻司在此共竭死力率众报国如今太原府路地险城坚人亦谙战斗未必金贼（改作人）便能破也。贯怒目顾孝纯曰：贯止是承宣抚不系守土。若宣司驻此经营却要帅臣做甚此。

是公职事。且须勉力贯到京禀奏即日便发诸路军马来策应使贯留此亦两无所益孝纯愤然起退至机宜位中抵掌大呼云：寻常见童太师做许大模样次第到临事却如此畏懦更不顾身为大臣当为国家捍御患难一向只思走窜是甚节操因顾乃子浹云：休休自家父子与他死守。

茆斋自叙曰：是日扩见贯惑幕下谬懦之议。若果退则使粘罕（改作尼堪）知不出刘彦宗等所料气势愈振必难制遏遂具一子论粘罕（改作尼堪）缘刘延庆军败继有张之隙遂听刘彦宗余睹（改作伊都）萧庆辈语乘我边面空虚乃敢渝盟两路直入然而见入贼（改作军）马不多全在大王乘机应变力为措画御捍。且贼（改作敌）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一则忌郭药师下常胜军勇於战阵二则忌河东河北两路坚城可守卒不能攻三则忌於敛民兵城守养锐而不轻出战四则忌选择兵将头项递相照应待其退回前邀後掩此四相应援其二幸大王退避诸帅无统军民气丧不能更相应援其二幸我不急就措画河北河东两路重兵遮护根本其三幸我区别归朝官不用上疑下惧自生变乱此三幸也。某观河东路险地多关隘人谙战斗贼（改作敌）必不能长驱唯河北路虽雄霸州至顺安军界有塘泺但广信军保州中山

真定府皆是坦途万一常胜军有变燕山失守贼（改作敌）马乘之定与太原长驱南渡显大王审度事机速移司入真定府与太原系邻路足可相为应援兼城坚粮多加以大王据之左右多西人惯熟守御金贼（改作人）虽入境决不敢越以南渡兵法云：攻者常自劳守者常自逸决可挫彼锐兵於坚城之下投之贯笑云：许大紧急大事此公容易来入议状仆答曰：大王任国家许大兵柄不特於诸路虽天下亦视以轻重当此紧急报国之时在大王不得不勉之况交结女真恢复燕山事乃是大王经手今有此窟宠却须大王与补了不惟在别人不知金人情伪不能补得兼不得使别人补了此言非特系国家利害亦系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无惑众人苟。且之议贯阳应甚好来日。且过真定其实欲遁矣。既出孙渥握仆手呼云：子充柰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见土崩瓦解适有关报金人已打破马邑县游骑已至代州城下仆以札子草示渥渥云：若能如此行之则何以加诸第恐无後著耳次日诸监司见仆皆称云：闻廉访请大王守真定议论妙。

甚仆谓兵家贵知己知彼不可见彼威势便不顾己事力也。倘大王一一肯听行之贼（改作敌）不足破也。仆再见童贯再稟宜早过真定恐不测燕山路贼（改作敌）马事逼贯大怒叱仆云：你为家小在保州故要我去真定只是要去保你家小也。仆心知是为机幕恐惧欲遁所夺乃答云：大王既如此说话是不思国家患难紧急扩愿听大王入京然不忍见大王失此名节扫地为众人唾骂杀去也。贯良久复云：你，岂不知我随行无兵如何御此大敌仆对大王。若往真定何患无兵不惟诸处选刷尽有可用军马廉颇思用赵人如河北路民兵足得调拨使用宇文虚中云：向日燕山之役河北人民往往举城恸哭官员部押有自经於路者，岂能比廉颇时耶仆曰：前日开拓燕山缘久太平军民不惯调发故有厌怨今日则番骑入寇（删此四字）孰不顾惜乡土营护骨肉此人人自为战之时岂自当（改作必过）虑倘少加总统尽系死战之士贯顾搔耳云：安得三万人与此马宣事却须做得一拍仆答。若大王果能付扩三万人则便有十万军使用，於是差仆专往真定中山府招置忠勇敢战军马专一统制。

八日乙巳童贯自太原遁还。

《北征纪实》曰：金人之欲犯中原也。惧我为备。且揣知我必欲云：中故多为好辞以入我然谍报已详而群小但欲云：中不以谍言为信略不加虑甘其诈而已，於是预谋云：中守乃召聂山一日阅诸路奏报其中有曰：范太师八月二十二日押军器三千余件到云：中府交纳称冬间要犯南界韩太师八月二十三日押军器八千余件到云：中府交纳称冬间要犯南界时金人欲犯我遣小使来（小使者非天子朝廷之使故曰：小使旧无有此开边有之乃粘罕遣人使童贯者也。注粘罕改作尼堪）谓张孝纯曰：欲见童大王孝纯询其事则曰：莫是要交割云：中地，於是孝纯喜即驰报上童贯遂亟行宣和七年冬也。贯未至太原而孝纯先俾其属同小

使迎贯於真定小使及见贯则曰：中国违盟本朝方吊民伐罪国相二太子出师不可当也。皇帝煞是怒郎君们止念两国生灵煞是不欲得故遣来约大王须是告他始得贯失措不敢诘龟勉至太原。又仓惶发小使诣阙下贯亦因遁还粘罕（改作尼堪）兵已入境破忻代矣。。

茆斋自叙曰：十二月初八日仆与宣司同离太原贯南归仆东过真定途中写画一急切事务申贯一乞人马甲令委州县取破碎旧甲并工联缉无虑日成。

数百领旬月之间则足用一乞战马数内选择可得千匹一乞委涿州各招忠勇敢战人择官统率互相应援将归朝人有武勇者激劝编入行伍使为前锋将其家小移近迤南州军厚加给恤一乞将陕西五路精卒取径路发赴河北河东使助守御一乞摘那胜捷军一千人付某充衙兵以为招置军马之本一乞，或不测虏（改作敌）人南渡边防失守则循唐故事奉大驾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师以图恢复贯书报皆从之。

粘罕（改作尼堪）犯（改作兵至）朔州汉儿开门献之。又至武州汉儿为内应遂陷朔武二州长驱至代州汉儿。又擒李嗣本以降。

初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後汉儿也。实勇悍可用其在河东者约十万余人官给钱米贍之虽诏诸司不许支用者亦听支使久之仓廩不足以饥而怒出不逊语时我军所请皆腐馀亦怨道路相逢我军骂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耶吾诛汝矣。汉儿闻之惧其心益贰俟衅。且发至是金人南犯（改作下）朔武之境朔州守将孙翊先将兵出援太原围城既旬馀汉儿开门献於金人既至汉儿亦为内应遂失朔武长驱至代将李嗣本率兵拒守汉儿。又擒嗣本以降。

李邴上书请奉使请和。

《北征纪实》曰：初未内禅时贯归後金人有两使来大臣不敢引见天子遂创以小使之礼大臣自见之於尚书省听事昔未有此也。（小使见前注中）才就位遂大不逊曰：南朝违盟云：云：且言皇帝煞是怒命国相与太子郎君两路而入因有吊民伐罪之语白丞相时中李丞相邦彦俱失色皆不敢答。又言国相与郎君以两朝生灵煞是不欲得须是告他始得诸大臣方就其请如何告缓师是使人因大言曰：不过割地称臣尔大臣。又失色不敢答遂议厚其礼遣行时有李邴者上书具论强敌之情伪丐请奉使议和上大喜奖借甚至邴丐金三万两而朝廷颇难之遂出祖宗内帑金{雍瓦}二各五千两命书艺局销为牌子遂授邴（今去）。

九日丙午粘罕（改作尼堪）兵至忻州。

知府贺权度势不敌开门张乐以迓之粘罕（改作尼堪）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粘罕（改作尼堪）自忻州至石岭关把隘石岭关义胜军将耿守忠叛以关降贼粘罕（改作降尼堪）入遂围太原（义胜皆辽人如常胜军也。）。

粘罕（改作尼堪）将至石岭关尤险隘太原帅张孝纯谋守关之人，或曰：冀

景可，於是命景景辞以兵不足孝纯命王宗尹统官兵敢勇把关。又命归朝人耿守忠部兵八千人助之景复辞孝纯曰：第如我语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当前惧其後而袭之也。守忠行至忻口返回云：守忠所部尽是步军。若借得敢勇家军兵则金不能犯（改作至）关景等令敢勇人权借与马几取其半或有不愿借者而守忠人恣横强夺至不能驭景等觉有变领亲随人等弃关潜遁守忠至关果败而献之景闻守忠叛不敢归乃走汾州。

节要曰：粘罕（改作尼堪）白云：中向怀仁河阴（县名）将寇（改作趋）代州之境严戒部伍整肃器甲虑家计寨难取（乃代州绝边控才之地）乃分兵由胡（改作壶）谷寨入焉谓其徒兀室（改作乌舍）余睹（改作伊都）曰：今日至代州与南军必有数战不无劳力其馀可乘胜破矣。既行越家计寨至代州并无一战无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请命於贼（改作敌）忻州石岭关闻风皆叛，於是贼众（删此二字）如入无人之境直寇（改作至）太原粘罕（改作尼堪）始有易中国之心矣。。

秀水间居录曰：契丹将亡有剧寇董庞儿者据云：中代州副帅王机请招纳之久不至金人既逼始归款朝廷以数十万众来附赐名才後更姓名赵翎官以承宣使俾居河东计口给食数年间蚕食边储仓廩一空其徒散处诸郡屡谋窃发宣和末金虏（改作人）犯边首乱晋州即叛去河东失守以此。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犯（改作至）燕山郭药师叛降率常胜军以迎之。

许采陷燕记曰：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犯檀州陷之（五字改作陷檀州）二十八日早燕山府始闻（药师斥堠不明）是日。又陷蓟州郭药师已屯兵东郊者二十馀日保和殿大学士蔡公靖往见药师（公时为安抚使）既回曰：汾阳似有惧意十二月初二日药师欲迎敌余力请於蔡公处言。且令郭公披城下寨可遣张令徽刘舜仁偏师以往郭公去使之胜益骄不可制不胜则一败涂地燕山大震矣。。又古北口泊居庸关或可以窥燕虚实蔡公未以为然翌日复谒药师余以片纸小书复达此意托公子松年因家信奉呈已而铃辖李振见余亦言此而蔡公不敢留药师云：他已作去计是日蔡公出金帛大犒军而後行初六日至三河三河。

者县名在白河之西金人已在河之东疑药师军未敢进药师之去戈甲鲜明队伍整肃是夜夜分後药师率人马并进色未辨已渡白河而金人初见药师军亦惧二太子斡离不（改革者作斡里雅布）乃东向望日而拜号令诸部即犯（改作趋）药师军药师不意来犯军稍却是时两阵东西相对药师从南而往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与令徽舜仁适相直药师乘锐东去鏖战三十馀里金人已北而令徽乃先自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力追之已而舜仁亦遁药师独至金人寨凡数处竟无火以焚其垒，或谓药师曰：头重矣。药师遂回初药师硬军三百人所馀一百二十人而已其他军可知时初七日申时事也。余同蔡公诸人登东城望白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尘

埃如云：气遍空不可辨良久令徽至已而舜仁至抵晚药师亦至三人者颇沮丧互相诋诮是夜把东北门者刺史皇贲也。乃阴遣人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欲开门为内应仍云：不知太子要生郭药师要死郭药师已而汾阳知之谋皆出令徽舜仁也。遂令儒林郎王枢草降表云：待时而动动静固未知其常顺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师偶遭六百之运。又云：亡辽无可事之君大金有难通之路。又云：宋主载嘉秦官是与念一饭之恩必报则六尺之躯可捐虽知上帝之是临敢思困兽之犹斗。又云：昔也。东征虽雷霆之怒敢犯今焉北面祈天地之量并容辞多不记是日晚略闻常胜军欲变余言之蔡公颇为疑而运使吕颐浩力劝蔡公弃燕而遁兼方梁竞极力助之蔡公以问余余曰：大学是守土臣，岂可比他人自当以死守之兼大学率诸人同行各有眷累今南自芦沟败军满野此曹无以泄发甯知不要我归路乎！公曰：靖之意正如此是夜颐浩竞辈互以言荧惑蔡公而安抚司勾录公事吴激者遂进退保之言颐浩竞劝成之余曰：唐室之乱如李郭诸将曾有退保者彼各提重兵，或以营寨未便或就水草或就地势岂。若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言非是万一荧惑令公行他日必有以公先支为罪而卖公以自售者不可不察也。。又闻常胜军如欲附贼（改作敌）彼知公劫众以遁药师辈因以藉口公之罪何所逃耶蔡公深以为然颐浩竞辈乃愠见於色赖蔡公天资忠义不然遂为二子摇夺使蔡公听从颐浩等言率众南奔是投之死地尔盖常胜军泊乡军之败卒盘泊芦沟涿州之间积怨无以泄其怒虏掠杀。

灭者莫知其数使果遂行，岂有噍类乎！是战也。常胜军与金人杀伤略相当金人亦不知所以胜而常胜军官密输款者由是药师遂不能振而金人益张也。初八日申後药师乃召蔡公吕颐浩李与权沈等议事至则执之蔡公曰：相公欲负天子耶引佩刀将自决为官军夺去已而药师同诸公就坐乃曰：药师实不得已不能与诸公主始终之义遂掩泣由是诸人皆留药师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胜军食粮敢战等军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顺蔡公令守城卒上城虽诸厅当直人亦军法从事由是畏法者尽遣之而不畏法者自。若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蓟州逃卒分表诸厅都未能变其面目是夜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虽鞍马之类顷刻无遗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三校勘记。

乃是预知此意（知误作制） 乞急备边於京师（脱於字） 今。若合太原府路军民兵义勇胆勇义胜军等（脱。若字义胜军等误作常胜等军） 归宣抚司具告童贯（脱抚字） 若攀宣抚司驻此经营（脱攀字抚字） 仆心知是为机幕所夺恐惧欲遁（误作恐惧欲遁所夺） 贯顾仆搔耳（脱仆字） 长驱至代代将李嗣本率兵拒守（脱下代字） 与令徽舜仁适相值（值误作直） 乃阴遣人告斡离不（脱告字） 廉访梁竞极力助之（廉误作兼） 而常胜军官有密输款者

（脱有字）。

●卷二十四

政宣上帙二十四。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丁未，尽十五日壬子。

十日丁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燕山府。

陷燕纪曰：十日金人立旗帜城上十二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邀蔡公已下当日於球场相见令东向拜传言曰：大金皇帝赦大朝官乃方议与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相见之礼公曰：本朝之礼群臣见皇太子旅拜太子答拜金国与本朝讲好累年靖等视太阳能子犹本朝太子也。传言者曰：大学拜於阶上馀官拜於阶下太子答拜两拜而止明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蟾目（改作栋摩）国王王萧三宝石奴（改作三宝努）张愿恭来谓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贤官欲用之如何蔡公对曰：靖为天子守燕山已坏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将金国坏了耶愿恭曰：大学，岂不知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耳靖蒙天子擢用致位两府非不用也。今已将燕山坏了所谓愚人也。金国得之安用等大笑。又曰：二太子言大学之身已属金国会得否靖曰：靖之此身实属金国生之杀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却不属金国靖心在本朝岂太子所能制耶等亦笑已而。又曰：太子果用靖惟有死尔等良久乃退十四日宣和门外蟾目（改作栋摩）国王令药师取吕颐浩李与权沈杜时亮陈杰以随军初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与刘彦宗蟾目（改作栋摩）国王议欲取蔡公随军已而谓彼难商量遂已十五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大军南向是时涇州守郁中正为金人所囚景州守吴震由海道而遁蓟州守高公翰曾评率牙队兵南奔檀州守徐杰、黄文相继亦遁顺州守林良肱、路扩趋燕山涿州守葛逢於此先遁易州守黄烈坠城折其左足。又折其右足而死初燕人本无思汉心乃和诿侯益唱之童贯蔡攸辈和之朝廷既以为然遂遣马扩王环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连年用兵及并契丹以燕山府遗我皆童贯之始谋也。由是金人轻中国谓有德於我故缺望焉遂致燕山之祸云：余尝思之失燕人之心者三致燕（改作砮金）人之寇（改作爨）者三童贯谭稹首恶沈次之王安中詹度。又次之何谓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换官二授田三盐法换官失士心授田失百姓心盐法并失士人百姓心换官者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复自燕山之太原宣抚司困苦於道路者相继。

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结绝此曹怨望往往遁归平州将京师事体中国虚实一一报之刘彦宗彦宗遂教金人有窥中国意授田之事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泊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无生业而常胜军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此燕民之尤怨者盐法旧虏中（二字改作时）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

斤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仍引其亲旧密借官引令兴贩牟利上下通同如黄友张遐举莫模（阙）亻丕陈念四之徒数十人於新仓沽河间络绎成市是数人者皆本空手而来致此丰富有至钜万者亻丕等赌博敢将通货场钱一二千缗出采和合燕人以为口实余尝亲见此曹自相诋谓官有缗三十万堕燕中是时（阙）司刁柄易へ黄演皆同之何谓致（改作略）金人之寇（改作爨）者三一张二燕中户口三岁币张之事启於詹度而成於王安中金人已破平州获上皇所赐张御笔手诏曰：呈当与汝灭（改作图）女真洎得燕乃於药师处取所赐御诏对之纸札一同此金人所以怨（删此字）也。初宣和四年春金人既拥燕中户口过平州邀其归大败之获金国宰相四人杀之户口悉遣还燕山後金人决欲得之而不能听所以至是也。（元约土地归中国户口归金国）岁币银绢较之馈遗契丹者幅尺色额不逮远甚彼固汉儿盖有收异日契丹所得金帛者是所以不可欺也。余去秋尝被旨差接伴金国告庆使李用和王永福等至韩城取所与岁币验之诚为纒薄。又银亦低次遂具此意并币五端银五笏达之蔡公遂闻之朝廷已而得旨莫州置勘焉於後三数月间小使往来者何啻数十人金人之为词者大率不过此三事而已安中方。且奏嘉禾生甘露降庆云：见视童贯谭稹怖畏震恐心知其非口不敢言遂緘默养成大患也。盖金人性本贪婪每（删人性至此六字）使人（下添每字）自京师回必夸其盛丽华侈北贼垂涎（删此四字改作以此）决意（下添南字）来犯期在攘取（删此五字）况刘彦宗辈皆汉人各衔中国才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删此四字改作之至）此。又入燕士大夫为买珠玉锦买等物相高低至十数倍一日金字牌来令置玫瑰一百斤岁以为例此唯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於春水秋山外以此扰民今。又如此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此谭稹沈之徒所以误朝廷不下童蔡也。。

《北征纪实》曰：宣和末金人谋入寇（改作举兵）药师亦点集常胜军贯既在太原惟仗药师谓必能与之抗不足忧也。故内地略无防御亦屡有人告变。又沿边巡检杨雍者得其通金人书缴上之皆不省及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以兵入药师亦出师未战而张令徽先降（先是药师以场面降朝廷宠异之药师至自以为功因忌令徽每抑之同於彪官而已兼之二帅亦以首降药师也。故不甚礼令徽令徽由是怏怏及凯还。又留令徽备燕而以药师策其後亦知令徽之负气不平始加之承宣使分蓟景俾领之终不得其心矣。故金人来而先降）药师因亦降遽回燕山囚蔡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国束手无措初靖揣药师与常胜军之情故常劝以忠义及知金人点集将寒盟屡奏皆不报靖无如之何故因其出师乃钱於野对其大军设案望阙焚香拜舞始语药师曰：对诸军在此今日之事相公，岂可负赵皇之恩耶愿勉旃药师亦领略之然无益矣。。

沈南归录曰：宣和七年十一月臣以经制平货职事至河间府二十七日据燕山

府盐场官申金人拥重兵压坏盐场臣即时发骑北去十二月二日出涿州见知州葛逢言金人已破檀州或劝之还次日行三十馀里逢传宣内侍张克愈於千马铺言金人。又破蓟州执接伴使及官吏其锋不可当去必被执再三强拉臣回臣与之食而告之曰：某忝预一路使者之列岂亦可闻难而回义当以死守定遂行四日至燕山府见蔡靖吕颐浩李与权梁竞议修城壁分布官兵同为守御之备七日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领兵於白河东日午有人驰报令徽先归在东门之上臣与靖等登南城望之见兵马向西驰去靖率监司议事於南门内内有人建言欲拥取敢战二千人开城门而遁靖曰：此事。且须熟议独臣以为不可靖曰：试与家中商议先遣骨肉南归颐浩与竞取家属在南门欲去靖与臣同归衙闻靖告其妻兄许采及其子松年今日众人欲宵遁如何采与松年俱曰：不可臣直入靖室采与松年在侧大声告之以大学为守臣，岂可听众人之语幸坚守不去之说大学以为然少顷使臣报漕司吏卒约一二百人直叩南门欲出靖亟令使臣持刃止之曰：敢有纷而出者斩之久而方定是夜臣宿於靖之学院八日早靖率监司见药师说言昨日之战药师以骑兵大败之追逐三十里金人走至申未间回视步军不战为已败也。遂驰归後闻乃是令徽不战先退步军随之为金国太子。

所追直至潞县太子见其军不继亦向东而遁（改作去）今。且收拾军兵入城以俟至城下出兵尽死一战，或不胜则拥兵而南以俟救兵之至令徽曰：大朝有兵来乎！或对曰：必无。又曰：粮可运乎！或对曰：不能至颐浩曰：师败退兵古亦有之不。若至雄州以图後举令徽曰：常胜家属近十万口在燕城如何得出。若率之去是速其乱药师舜仁皆以为然药师曰：大学既以死守药师是帅臣亦当以死报赵皇其馀监司要去者自去，或欲告药师乞常胜军百人护其家以出药师曰：常胜军不可遣靖曰：当以死守诸公何如臣告以某闻难以来义不独去惟有一死某与大学同之遂同归府视众人犹欲遁靖与臣皆曰：若监司帅臣皆遁常胜军以此为辞而叛必有赤族之事臣。又曰：走有生之道而未必不死守有死之道而未必不生与权戏臣曰：谨对臣。又曰：某虽孤寒今族中食禄者尚十四五人。若一身死於此则众族可以仕如，或不然则全家不可复仕宦矣。。若出城之後为金人所杀或常胜军执之回时其辱。又愈甚众皆无语靖大然之曰：靖今日得入忠义传公胆大将身而来不畏死亦当附吾传矣。午後药师遣人请议事靖等至药师居才相见药师言令徽初无战意於金人已败走出界矣。令徽作降表盗用印使人追之乃回旦夕再至大学不得已莫。且降否靖曰：以死报君是，岂可为乃取佩刀欲自刺药师与军官赵鹤寿等急捉其肘众军官分散拽定颐浩欲出外药师曰：不须如是共闭於药师宅内九日晚传金国太子至城药师率官属远迓之回言太子有令南朝官并不杀令出城降靖言既就拘执何必更降见时用何礼数。若少有屈辱必死靖告药师靖。若死举家骨肉告相公缢死一坑埋之并戒子松年以不屈众祷药师免见太子药师言必要相

见至十一日遣使人萧三宝奴（改作三宝努）王张愿恭来见靖及诸监司云：太子传语切不要惊恐今日之事盖缘南朝失信语及张并纳叛人岁币事其间有指斥太上皇之语非所忍言靖答之以赵皇尧舜之君为群下所误王云：御笔所在靖曰：安知非诈耶愿恭曰：既为尧舜之君何故不知人靖曰：知人尧舜以为难臣从而助之曰：尧舜尚用四凶至於罪恶显著方同天下诛之此虽尧舜犹以知人为难也。王曰：大学南朝之贤臣行将大用靖曰：使南朝之臣各尽臣节乃太子之赐使靖等尽臣节亦。

所以劝金国之臣也。愿恭曰：大金入燕得大贤人而不能用人，岂不见笑於天下要当相随入汴次言及赵延寿留守之事意以此动靖靖曰：如靖不能守燕正可谓大愚矣。安可用愿恭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大学，岂不知乎！靖曰：百里奚愚於虞不用故也。靖一书生蒙赵皇帝不次擢用致位宰执而不能守一路，岂非大愚哉！愿恭无以答遂退十二日使人来请靖与监司出南门外先议相见之礼云：须望阙拜靖曰：两朝结为弟兄使靖等奉使以往亦当拜望阙之拜所不敢辞南朝执政见太子对拜百官皆列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与蟾目（改作栋摩）国王议国王先请靖相见云：恐见太子不拜成烦恼往见国王闻论事甚详不得而知靖出药师曰：大学与监司拜於厅上众官拜於阶下靖犹未肯吕颐浩（曰：昔）广平王拜回纥於马首请至东都如约有此故事靖曰：若太子肯议讲和靖亦不惜两拜遂出见靖居前监司次之众官在後望东北四拜传金国皇太子令放罪。又两拜乞请靖与监司升阶众官皆立阶下导者令跪靖及监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休呼靖使前不知问何事既退使王来传语靖云：讲和事将取文字来十四日国王来请靖及众官至府及南门外令靖竟留燕山差官官押颐浩与权及盐茶司勾当官社时亮从政郎监税陈杰五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唤或得州府留用馀官并依放逐便令臣等归少待与靖告别某云：自到燕山三年不谓与人如此相别前路使之招诱州军或留以为用乃死所但尽死节守燕终始不忘者惟大学与大学他日得见主上当与某明之。若某先得见亦是晚出门行三四日将臣等分在诸营颐浩国王营与权太子营臣留守营时亮等都统营。

《北征纪实》曰：金人既得虏（改作契丹）地因分两道燕山之东平营一带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主之云：中之地西北则粘罕（改作尼堪）主之既欲犯（改作寒）盟自秋徂春探报甚密中外多不知也。蔡靖密奏凡一百七十馀章至言朝廷。若不以为实则乞赐重行编置然终不报彼中点集药师亦点集金人之贺天甯节人使还送伴官奏云：（不得其人亦误国迎合者）药师点集威声甚振乡兵在道者皆全副披带跃马而行逼大金使人众辘车乡兵於马上以枪直取其羊贮揭之而去金人莫敢较。又有乡兵遇人使者径自前大金行人便为之恐悚敛马避。

道，於是愈益谓强敌之畏我而药师之可倚也。是年十一月冬祀礼毕至尊才

下坛而犯界密报至十二月初欲恭谢而大兵入界报。又叠至皆秘之亦无他但曰：恐坏却恭谢其实惧内外观听尔宰相实不知也。凡五日报益急二丞相（白时中李邦彦）因共请奏闻燕山有急报至乞降付外议之十二月九日也。恭谢以是日而後毕此报一出人情浸已惶惑矣。然二相执政共匿之则。又七日久但见都堂聚议每抵暮而归人颇疑焉及十六日外但见都堂聚议每抵暮而归人颇疑焉及十六日报童贯自太原遽回，於是中外泮然知为北方事作矣。。又二十有四日巳时报郭药师降金人群小恶人闻知匿之但曰：药师被围方议降旨除药师永清军节度使燕王张令徽郡王割燕地与之使世守亦为无及矣。。

秀水间居录曰：燕山初为金人所侵契丹金吾将军郭药师率万众来附即授承宣使未几残虏号（删此三字）四军大王者遣人招之药师不从表上其事四军以兵来药师。又击败之遂加节钺专付兵柄三四年间所领常胜军等至十万皆给家口食河北诸郡收市牛马殆尽至四万馀骑朝廷竭力应副自京师漕粟泛大河转海口以给之内地所遣戍兵初亦数万人衣粮既为常胜所先（改作占）皆饥寒失所或逃或死不能久驻，於是药师一军独擅边柄药师本凶狡叛归虽久不改左衽（删叛归至此八字）日肆暴横渐露逆节议者谓必复叛去不可独任惟燕师王安中副帅蔡靖监司吕颐浩沈黄翼等蔽匿之有张令徽者亦契丹将旧官药师之上至是反为副居常怏怏不平言行乖恶药师亦惮之宣和七年秋安中召还无所论奏但荐令徽遂除节度使至冬金人寇（改作入）边药师率兵去燕城七十里与令徽分军以御之既接战药师犹与之驰逐令徽则仆旗灭鼓望阵而降大军遂溃药师驰还尽执群僚并劫其家以降金人与之合从犯阙（删金人字此八字）。

金虏（删此二字）节要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寇（改作至）燕山之境其松亭关韩城镇符家口石门镇野狐关古北口把隘官军望风而溃檀顺景蓟闻贼（删此字）声皆溃叛药师出常胜军屯於燕山之东白河以待贼（删此字）金人既至战不利药师以燕山降贼（删此字）涿易继叛女真本知禽兽不顾生死久处穷荒之地乍入富庶之域为利所诱所向争先初非有拓地开国之志但欲残杀以报宿怨虏掠以慰私心而已无何适当辽主失。

驭国人离怨无事之日不亲兵革往往遇贼望风而溃及好乱之徒相率而归由是贼势愈张祸心愈生（删女真至此一百零二字）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弄（改作起）兵之始成败未保惟恐失人苟有归者莫不待之如亲用之不疑乐则同处苦则先登攻守之计进退之理人人可得而陈之故利之至小害之至微无不闻焉倡其作乱之策（删此五字改作率众以降）者恣其虏（改革者作俘）掠不夺其所得故贪婪轻生之徒闻风四起多杀守将据郡邑胁军伍以应贼（删此字）以至渤海酋长（删此二字）大挾不也。（改作大托卜嘉）高永昌契丹副都统耶律章奴（改作章努）耶律余睹（改作伊都）亦率众而归之，於是贼势（删此二字）如大厦已仆洪

流已决莫能御焉先是辽主天祚数起燕云：之人辽水长春等路讨贼（改作伐）自累战败多为金人虏之（删此三字改作俘）不得西归乡里及金人於宣和五年驱燕山士庶多有归中京辽水者云：我与中国约同取燕云：中国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虏失业之人皆归怨於朝廷及金人已立汉儿刘彦宗时立爱为伪（删此字）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坟垆田园亲戚之故愈劝贼（删此字）入寇（改作燕）契丹旧臣降金人者如余睹（改作伊都）谛里（改作迪里）特离不（改作特烈布）犒里铎刺（卢达反 犒里铎刺改作浩里道拉删注三字）乙信（改作伊逊）毛特可（改作穆特赫）阿鲁（改作阿鲁）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九哥（改作玖格）马五（改作马武）耶律暉萧庆王杨天吉萧廷之徒已得用事。又云：二太子之妻余辇（改作苏尼）公主乃辽主天祚之女粘罕（改作尼堪）之妻乃辽主天祚元妃各因间可入内外劝贼（改作之）南寇（改作侵）阴报朝廷助兵攻辽之隙仍四来番汉乌合之众蚁聚[B227]起纷纭杂沓猖獗之气正锐犬马之力未疲虏掠之路方起贪婪之心未厌上下讠 匈讠 匈尝欲入寇是时贼方以聚众为急知附己者本非义合诚为虏劫。若遽止之必生变乱（删仍四至此七十八字）。又燕云：陷贼（改作迁徙）之人皆欲乘之西归乡里贼知（删此二字）势不可遏故陷贼之人驱率犬羊（删故陷至此九字）假（改作乃）以平州张为名叛盟入寇（改作举兵深入）时药师所统常胜军复多辽水之人亦欲因贼（改作此）归乡里故金人之入寇（此二字改作来）也。长驱乘胜负忿之徒（删此四字）乘（改作因）契丹报怨之势燕云：陷贼（删此二字）之人奋力以谋西归药师常胜之军因之欲图东去当是之时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又曰：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既死（改作殂）粘罕（改作尼堪）专於（删此字）军事乃遣女真万户け敦（改作温都）郎君蒲卢虎（改作富勒呼）赛里（改作萨里）郎君契丹都统马五（改作马武）事寇（改作侵）居庸。

关以应之虑居庸关难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关入寇（此二字改作侵）易州即出奇取凤山治皇太妃岭道以寇（改作至）昌平县则反顾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溃彼贼（删此二字）遂入居庸初药师之备金人也。严於东北而弛於西何哉！盖東北乃金人来路也。燕山之东以韩城镇为界东北以符家口为界韩城符家去燕山皆四百馀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既寇（改作至）东北探骑溃军络绎而来燕山得预闻之故药师出常胜军屯於燕山之东白河以待贼（删此字）西则居庸关为绝边去燕无百里之远但闭关而已更无他备不意贼（删此字）西取居庸一夕寇（改作薄）城故预无警报而弛备焉设。若白河之战药师苟能全胜追贼（改作逐）而东则西亦为粘罕（改作尼堪）乘虚矣。况战复不利何以御之。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既得燕山与粘罕（改作尼堪）分东西两路以入寇（删此字）。

节要曰：东路之军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主之西路之军粘罕（改作尼堪）主之虜（改作金）人呼作东军西军东路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建枢密院於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改作尼堪）建枢密院於云：中以王时庆主院事虜（删此字）呼东朝廷西朝廷。

十五日壬子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自燕山举兵南寇（删此二字）令郭药师将千骑为先锋。

金人初疑药师止令带一千骑为乡导药师辞以兵少不肯行。又益以千骑令云：所过州县不得擅行诛戮药师暗自带数百骑以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四校勘记。

及并契丹以燕山府遗我（并一作败）庆云：见视（视字衍）往见国王闻论事甚详不得而知（此系小注误作正文）。又有乡兵遇金使者（金误作人）亦欲因贼东归乡里（脱东字）长驱久胜贪忿之徒（长字衍久误作乘）时立爱（误作王时庆）。

●卷二十五

政宣上帙二十五。

起宣和七年二月十六日癸丑，尽二十三日庚申。

十六日癸丑童贯至京师。

十七日甲寅粘罕（改作尼堪）围代州崞县都巡检使李翼死之。

武义郎奏差代州西路都巡检使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七年十二月七日金贼（改作人）拥兵南下翼屯崞县为贼（改作敌）所围十一日虜（改作敌）既陷代州则遣李嗣本降翼翼射却嗣本帅士卒坚守义胜军统领崔忠代州人有有异志翼欲图之未果十七日忠杀都监张洪辅夜引贼（改作敌）入城翼挺身搏战达旦以力不能敌就执伪（改作金）国相与兀室（改作乌舍）郎君必欲臣之翼怒骂不屈与将吏折可与知县李耸县丞王唐臣县尉刘子英监酒阎诚同被害始虜（改作金）人以翼等徇崞县遇崔忠通衢翼痛诋忠忠掩面而遁翼临诛南向呼官家者数声乃绝宣抚司奉便宜黜陟圣旨李翼特赠武德郎。

吏部员外郎续撰公行状云：有宋仗节死难之臣。

武德郎赠武义大夫李公讳翼字辅之宣和二年河东路宣抚司统制韩实辟至郡充随军在阵将屯马邑时朝廷方有事於燕山朔州虽已抚定而土著数千人结连谋叛安抚使李嗣本檄委公弹压至则阴夺其谋诛其首恶十馀辈馀党帖服是时金人新破云：中数遣使窥边虚实有萧庆者每来必臂鹰出郊公谓统制来承庆韩实曰：庆虜（改作敌）之大猾诡名飞放实欲窥我险易察其辞意将造衅端莫。若先图之此去

云：中二百五十里。若以精兵数万出其不意一昼夜可至才寿其脊膂则祸根可除会将官折仲安亦言金人（二字改作敌）无信不。若先讨之承庆赍其谋备陈於大帅张孝纯孝纯大怒。且谓两国方讲和好辄敢妄议欲启边衅在先云：中差一副将驻军甯化军公。又陈便宜不合遂改差代州西都巡检使後金人叛（改作败）盟承庆曰：李折二公何先见之明如此追咎孝纯不用其策饮恨发病而死宣和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入围崞县遂破代州安抚使李嗣本降金人遣嗣本招降诸县嗣本遣部将臧份即城下说谕公厉声叱骂嗣本抽矢射臧份中马即仆份等遽退公谓所善将（删此字）军官折可与曰：与公同守此城当尽忠节以报国家时朔州孙翊及将官折仲安引本部兵屯阳武寨阴以文字相往来公建议以谓石岭关太原之襟喉天险崇峻。若守关旬馀则太原可以聚粮徐俟四方之援贼（改作敌）屯兵坚城下势当狼顾必不敢长驱而南二公深然其计复以蜡书招公公亦以前议告折可与欲分兵趋石岭崞县居民俱号泣马首遮道请留时可与弟可存路志行知县李耸县丞王唐臣监押张洪辅县尉刘子英监酒阁诚义胜军统领崔忠同被重围独忠本燕人归国朝廷待以不疑俾将燕军公俄闻张孝纯以归朝官耿守忠守石岭关仰天叹曰：是人乌足托耶国家大事去矣。援兵不至谓县官曰：崔忠一汉儿贪利苟生，岂有忠节可与共守万一内变岂惟上误国家吾属亦受祸矣。不。若先事诛之众默然惟折可与然其说既而知县李耸云：崔忠颇忠义试与熟计守石岭关利害公曰：若告崔忠诘肯从我既而忠果不从。且与折可与争掌门钥可与曰：公归朝官恐民生疑忠曰：我乃官长争辩移刻不决公忿然夺钥毁折之曰：既与诸公盟为国家守城何必争此破围而後启关纷始定明日崔忠集邑僚议事张洪辅曰：闻义胜军欲为内应如。

何忠曰：岂敢容手下人反忠目帐下拔所佩刀刺洪辅杀之公遽取部曲所执挝击退叛兵亟寻忠已避去遂登城守御已而忠果引贼人（二字改作敌）入城焚楼橹劫居民公血战自暮至旦力穷被执方未城陷前一日公遽以四事嘱其子宗周曰：我不能苟活从伪闻代州史安抚突围战没将官辛渐骂贼自刎我死汝谋归乡里诉於朝廷使吾死节不泯则後世谓吾为有宋之忠臣而吾谓汝为孝子矣。他日进廷一典推恩可令汝伯父遗孤受之汝继母携重赀嫁吾未几月吾以国事，岂能顾恋汝当侍奉如亲母设不幸陷虏（改作敌）勿相弃背吾死汝能返骨营葬先垅使得奉先人於九泉死复何恨公之被执也。黏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好语谕公欲更授北官公诟骂不屈兀室（改作乌舍）复遣说公曰：我欲取天下彼一小县敢抗大军我亦喜忠义未欲杀汝等但一言相顺特与免死仍旧职任汝等便可拜也。公谓折可与曰：不可食前言与公死生共处遂复骂二酋（删此二字）曰：我南朝臣子以奸贼内应致城破被擒杀则任杀岂肯拜汝番狗（删此二字）耶译者意欲相全。又以甘言诱公公裂戟戟手指呼黏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曰：不幸被番狗（改作尔等）抢辱我岂苟生者可与亦曰：我八十年世守之家甯肯负国败坏家声

无知畜类（删此四字）不。若亟杀我群胡（二字改作敌）愤悻（删此字）持挺纷击公伤额可与损一目咸弗顾拊膺骂愈甚二酋（改作敌帅）叹其守节复谆谕曰：汝等本皆合死念汝等忠义姑欲全贷尚敢肆恶言骂辱尊贵大人公曰：我辈。若手有寸刃当杀尔岂特骂耶贼（改作）大人公曰：我辈。若手有寸刃当杀尔岂特骂耶贼（改作敌）知终不可屈乃驱徇崞县入城遇崔忠於通衢公大骂忠忠掩面疾走公被害之际犹嘱守者冀少缓倘得南面望拜死无所恨守者不从但转头南向呼官家者数声曰：臣力弱不能翦灭此贼以报国恩至死声始绝馀官吏俱被害独折可存路志行得免其家没入於虏（改作敌）後诏述公忠烈付史馆。

十八日乙卯黏罕（改作尼堪）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孙翊来援战败被杀。

封氏编年曰：黏罕（改作尼堪）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孙翊来援兵不满二千与金人战於城下张孝纯曰：贼（改作敌）已在近不敢开门观察可尽忠报国翊曰：但恨兵少力乏乃复战数日五兵皆尽为金人所杀。

黏罕（改作尼堪）屯太原北陈村既败朔州守将孙翊於太原城下。又败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节要曰：孙翊河东名将也。守朔有威声金人亦惮之黏罕（改作尼堪）既至太原反据雁门翊自朔不得入遂由甯化宪州出天门关以援太原营於城下黏罕（改作尼堪）忌之翊之离朔旬馀之间朔守以城降於贼（改作敌）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黏罕（改作尼堪）驱朔之父老以示翊军，於是翊军变翊方战为叛徒害之归贼（删此二字）可求统麟府之师二万众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岚州将出天门关以援太原为贼据关不克进复越山取松子岭道出焉至交城遇黏罕（改作尼堪）之众大战移时可求远来新至劳逸有间故致败绩尝谓贼（改作敌）初犯太原翊与可求随而援之可谓勤矣。然而虽有援太原之心而无援太原之术何哉！当黏罕（改作尼堪）自云：中竭丑类寇（此四字改作悉师赴）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马邑怀仁（皆邑名）东去云：中无数舍之远可求在府州由武朔东去云：中路近於交城。且仍皆坦途别无关阻。若翊与可求会麟武朔之师并力以才寿云：中时黏罕（改作尼堪）之徒骨肉财宝尽在云：中而有所留护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闻攻其必速这必必仓皇释太原以救云：中，於是则太原张孝纯王禀之军自可从而袭之使乌合利聚之徒致後顾前忧之地自生变乱必然之理非惟太原可解贼（改作敌）巢亦平。又。且新边之兵可张我势而安群心此归弊於人转客为主故孙膑走大梁而救韩皆此道也。何翊与可求之见止务先到太原为功殊不知近才寿云：中远救太原之要也。而复迂回山险人疲马乏反为（改作使）彼贼（删此字）以间离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军覆无以成功所以详论此者盖太原之围乃中国祸乱之原也。苟使当时黏罕（改作尼堪）失意则东路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气亦丧矣。至如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得善脱於东京亦未敢复寇（改作至）河南朝廷自可从容为

计止因太原被围朝廷区区救之几年何暇治其他哉！及至太原之陷也。逾月之间贼（改作敌）已南来国家之力已困於河东矣。将士之气已沮於河东矣。故京城所以失援臣由是惜翊与可求救太原之无术也。。

封氏编年曰：知府州折可求职并军马使韩权知晋甯罗称延安路援兵刘光世与金人黏罕（改作尼堪）大战於太原之郊城自早至日中胜负相偿而我师等各据地分守至日中金人兵忽自可求寨後开生山而出劫其家计寨刘光世望风而奔可求乃溃罗称韩权死於阵自是河外兵将十丧七八。

夏人陷天德云：内河东八馆等地。

初黏罕（改作尼堪）遣撒卢拇（改作察勒玛）使夏国许割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兜答厮喇（卢达切 兜答厮喇改作库德萨喇删注三字）曷童（改作和勒端）野鹊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馆河西金肃清河二军约入寇（二字改作侵）麟府以牵河东之势至是夏人由金肃清河军渡河取天德云：内河东八馆及武州以应黏罕（改作尼堪）之约尽陷其地。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攻保州安肃军不克。

十九日丙辰下诏诸色人陈献利害事。

诏曰：河北燕山边面事理宜询访利害选用人材特许文武臣僚诸色人经尚书省投状自效并献陈紧急利害是时朝廷知金人长驱两河故有是诏。

二十日丁巳御笔皇太子除开封牧馀依故事付翰林莫制非左右大臣建明出自朕意。

沈在路上和议书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南归录曰：二太子初告蔡靖以讲和事请将文字来靖既留恐中辍遂草一书与太子云：某谨献书皇太子麾下某窃谓天地之德可为大矣。而孔子以一言尽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亲拥兵以责不信自入境来不杀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尝逼而过之真体天好生之德也。赵皇聪明睿知闻於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蒙蔽之其不信之罪固有所在唐尧昔之盛帝也。犹。且用方命圯族之鯨至於九载绩用弗成然後殛之於羽山成汤昔之贤君也。其臣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赵皇之德过於尧汤，岂不能殛鯨而改过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让而取天下虽显武功而亦不诛戮继之以真宗仁宗纯以仁义治之德泽入人已深未易动摇赵皇。又安肯遽举河朔而遂弃之亦须聚兵而一战胜负姑置不论然胜者岂全无杀伤之害特有多寡之异耳。又况於负者哉！两国之兵各尽死以忠於国而使肝胆涂地非皇太子入燕之初所以谕人民之本意也。某欲请选轻兵十骑随某先驰至汴亲见赵皇临遣大臣前来军前计议多少金帛以犒将士更增岁币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无穷之愿，岂不美哉！如以为然愿速行之，或以为不然既效谋不用便留之军中无益也。十二月十九日书上当日在安肃军门外说与监守军官等欲献讲和事众人

皆云：甚好如此则花。又不损蜜。又得成遂问隔营一军官借得一笔砚及毛头纸三幅灯下写了次日投不得因。

马上见颐浩以书与之令达国王也。。

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已求直言诏。

诏曰：朕获承祖宗休德托身士民之上二纪於兹虽兢业存於心中而过咎形於天下盖以寡昧之姿藉盈成之业言路壅蔽导谏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於党籍政事兴废拘於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靡侈成风利源商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屡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诏大革弊端仍命辅臣蠲除害政凡兹引咎兴自朕躬庶以少谢上天谴怒之心（旧校云：归本无心字）保完祖宗艰难之业慨念前此数有诏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应天变行之未久夺於权臣乃复归咎建议臣僚使号令不信士气销沮今日所行质诸天地後复更易何以有邦况当今忽务在通下情不讳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解大纷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二边御敌之略永念累圣仁厚之德涵养天下百年之馀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应天下方镇郡县各率师募众勤王捍边能立奇功者并优加异赏不限常制其有草泽之中怀抱异才能为国家建大计定大事或出使疆外并不次任使其尤异者待以将相应中外臣僚士庶并许实封直言投於登闻检院通进司朕当亲览悉行施用虽有失当亦不加罪所有下项指挥立便施行敢有阻格仍以结绝为名暗有存留并当肆诸朝市与众共弃咨尔万方体予至意。

罢花石纲等指挥。

御笔手诏朕只绍丕图抚临万宇顾德弗类永惟宗社付托之重靡遑甯居维予兆民是为邦本比年以来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然奸吏玩法而众听未孚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过听妄议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使朕軫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以取信於万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循慰安之应茶盐立额结绝应奉司江浙诸路置局及花石纲等诸路采斫木植置造局所诸路非泛上供抛降物色延福宫西城租课内外修造并罢更有似此害於百姓者三省枢密院条具以闻夫民罔常怀怀於有仁朕於吾民每惧仁爱之弗至一夫弗获时予之辜播。

告之修咸听朕旨当日罢应奉局诸路岁贡罢天王君圣主字为讳罢讲议司卖钞罢黄老兼经并西城所见管财物并付有司其拘收到元系地土并给还旧佃人减掖用度减从官以上月粮及罢诸局以上并令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余本及椿充募兵赏军之用应斋醮道场除旧法合有外并罢罢道官及拨赐宫观道官等房钱田土之类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乐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花石所罢待诏额外人罢都茶场依旧归朝廷河坊非危急泛料免夫钱并罢开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旧送朝廷

请宝旧法施行更不得请御笔断遣画旨兼之大理寺同西城所官吏等并罢事归延福宫人归合属地归京城西壁依元丰法修房廊艮岳官吏并罢归延福宫宝录宫官吏并罢依上清储祥宫法施行撝芳园所并罢归龙德太一宫专法所撝景东园官吏人物并罢地归京城所西园拨属京城所琼林宜春苑所并罢并依元丰官制归所属保寿粹和馆官吏并罢宫人依旧付法尼寺养病地归军器所并日下罢。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攻中山府詹度御之攻之不克。

二十二日己未除宇文虚中等指挥。

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宇文虚中除保和殿大学士充河北河东宣谕使其请给人从依见宰执例施行不得辞避日下受告。又奉御笔应内外紫衣师号并特旨等度牒并仍旧给降。又奉圣旨王永从愿自办本家粮食斛百万贯石措置赴阙体国助军宜加奖擢可先次与转一官候措置般运足办取旨不次褒擢三省枢密院。又奉圣旨姚古差充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兼都统制王蕃除宝文阁学士充畿辅郡兵马制置副使兼都统制陕西刷兵令王蕃限一日选官具名申尚书省。

谋南幸。

金人败盟（删此二字）分兵两道入寇（改作南下）其一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为帅寇（改作薄）燕山郭药师叛燕山诸郡皆陷遂犯（改作侵）河北所谓二太子者是也。其一以国相粘罕（改作尼堪）为帅寇（改作趋）河东李嗣本叛忻代失守遂围太原所谓国相者是也。朝廷闻贼（改作敌）兵逼近始遣李邕借给事中奉使讲和召天下勤王之师。且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议易置东南之地宰臣具舟楫运宝货为东下计（上命所以踵前迹以赐东宫删注十一。

字）。又有司已择二十六日视开封牧事而二十三日会内禅矣。。

又曰：初粘罕（改作尼堪）之犯（改作入）境也。茹越寨得虏（改作金）之牒文及开拆乃檄书其言不逊（删此二字）所不忍言贯得之归与大臣议恐伤天子意而不敢奏时。又议下诏求言而诏本数改易未欲下也。（贯奉命乃宣抚河北河东诸路及其遁也。无上命而遽还宰相枢府咸不能诘方引之都堂共商议下求言诏。又不召翰林学士乃用贯参谋宇文虚中撰辞大凡皆不正）李丞相邦彦谓不。若以檄书进用激圣意冀得求言之诏亟下尔二十三日早大臣於宣和殿中以檄书进呈上果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卿等晚间来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对於玉华而宇文虚中与吴敏适亦步亦趋请对上谓大臣曰：卿等可候引虚中及敏对罢却来相见虚中对後次敏见遂及禅议上因留敏於外少俟复召大臣忽气塞不省坠御床下近臣忽呼左右扶举仅得就保和殿之东阁群臣共议以再进汤药俄少苏因举臂索纸笔上以左手写曰：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无语。又书诸公如何。又不语耶左右顾无应者遂自《书》曰：皇太子某其（删此字）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又谓吴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负朕可呼来作诏禅位诏敏辞也。时敏草诏

进入上手指其後曰：自此可称予遂召东宫来视疾至则大臣当榻前谕旨以御袍衣之东宫因顿首辞。且谓之（二字改作曰：）受则不孝矣。举体自扑终不敢当因亦得疾太上。又命召中宫至同加敦谕曰：官家老矣。君夫妇欲以身托汝也。犹力辞上坚命立之是为孝慈渊圣皇帝初敏见建牧深以为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可时太上意切於避狄（改作敌）故敏适以是晚对因得进言促成大计谓必付托之重而後可去故太上尤善之遂内禅。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五校勘记。

公谓统制来承庆（来一作朱） 方城未陷（误作未成） 我八叶世守之家（叶误作十年） 未尝逼而攻之（攻误作过） 减掖庭用度（脱庭字） 请照旧法施行（照误作宝） 既再对於玉华阁（脱阁字）。

●卷二十六

靖康中帙一。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尽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戊辰。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即帝位（三字改作禅位於皇太子）大赦天下

。

门下我国家创业守成绍二百年之祚运宅中图大猷三万里之幅员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缵承之重惧剧春冰载惟临御之艰忧深朽索矧今边陲未靖师旅方兴肆推旷荡之恩用慰迓遐之望可大赦天下应赦书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赦基馀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应文臣承务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内臣及致仕官并与转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诸军将校合加恩者并加恩内外马步军诸将士等并特与优赏承务郎以上服绿服绯及十五年者并与改转服色文武升朝官禁军都虞候诸班诸军都虞候诸班指挥使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妻并与封叙已有官封者更与封叙亡歿者与封赠已封。

赠者更与封赠应贬降责授官并与牵叙在外未量移者与量移已量移者与叙用已叙用者更与叙用应流配人元系命官已经恩赦放还者量与叙用应各追官停废人等并终身不齿及放归田里并诖误连累自来未敢求仕人并许於刑部投状具元犯闻奏当议特与甄叙应散官编管人等并仰所属具元犯闻奏当议等第施行应除名追官停废人等曾经编管羁管已放逐便者并许於刑部投状特与叙用应停降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依例施行应诸路人户所欠今年夏秋税租及送纳钱物并自来倚阁税物并与除放其乡村逃移人户并仰招诱归业应今日以前天下诸色欠风并令逐处依今年冬祀赦书例疾速保明闻奏今来边事之际诸路州县应有俟行宽恤事件仰逐路帅臣监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乞奏应逃亡军人并与限一百日许於所在自首并与放罪限

满不首复罪如初应诸处有聚集盗贼所在州县备坐今来赦宥招诱归业如愿在军者许诸军内安排给与衣粮应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宜旌表以厚人伦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委所在精洁致祭近祠庙处并禁樵采如祠庙破损处令逐州以系省钱粮修葺仍仰监司常切点检毋致隳坏应赦书该说不尽事件委逐处子细看详分析闻奏於戏清蹕而朝万宇敢忘丕冒之仁继明以照四方宣布惟新之政更赖忠良协赞文武修永孚於休同底於治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吴敏除门下侍郎。

朕恭承景命嗣守丕图永惟基业之艰难实赖股肱之左右延登时杰进与政机增重公朝用劝群辟朝散大夫试给事中兼侍读吴敏毓德和醇受才奇崛识虑高明卓尔著龟之见器质靖重凛然柱石之资再践琐闥屡值辞苑论事有回天之力视草有华国之文预大议於禁中功归社稷载明诏於笔下意爱士民有兹不世之逢盖亦为时而出宜亟跻於近列以允协於金言处东台管辖之司参四辅钧衡之任噫陈尧舜之孝悌是为风化之先合皋契之忠嘉更伫一谟之告肩一心以佐王室熙庶绩以亮天工往即钦承奚多训可特授中大夫守门下侍郎。

种师道何灌除都统副都统。

保静军节度使致仕食邑一千五百户实封六百户。

种师道可特除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充河北河东路制置使兼都统制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五百户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甯国军承宣使管勾侍卫步军司公事何灌可授武贪污盗窃国节度使充河北河东路制置使兼副都统进封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

手诏河北河东州军。

勘会朝廷与大金国元自海上结约积有岁时使命交驰欢盟无间止缘守边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纳叛亡致误朝廷结怨邻国已致兴师既往难追宜寻旧好除已遣使和会外仰河北河东沿边州军严飭守备使司务在持重毋得不时轻举。

二十五日壬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庆源府。

沈南归录曰：二十三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至庆源府忽见南方尘起甚高金人惶恐遽退三四里止国王遣人招来曰：你先去讲和因论讲和事国王略能汉语有时作番语左右有三四人是汉儿进士及第者时东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侧言与燕人无异问云：郭药师言河北全无兵城壁皆不可守可以直趋汴京是否言真定中山河间大名四帅府各有将兵不少。又云：前日过中山真定准备兵守煞好因何不出战云：事出仓卒不可轻动。又云：闻南朝有兵八十万今在何处今何不迎敌云：散在诸路要用旋勾唤汴京左右约有四五十万黄河两岸须有大兵守之必不可过。又云：南朝拆桥与不拆桥。若拆桥是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须要河北以河为界云：燕山本中国地陷契丹二百年近归中国以南朝法制之人心尚不服今。若以

金国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又云：只付与南朝人岁纳进奉云：与其与他人孰。若依旧以白沟为界增添岁币其利无穷国王与留守相笑曰：此人狙後问燕人云：狙者不好之辞也。国王云：我兵势如此南朝，岂能敌赵皇莫走否以其言非所宜言告之曰：太祖太宗取天下不以兵革真宗仁宗德泽在人已深赵氏社稷未必衰乱之时。若果为之必有英雄起国王曰：你中国自相杀干我甚事曰：昔唐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灵武是为肃宗众皆曰：闻储君甚贤曰：皇太子恭俭仁慈内外皆闻之。且闻不好奢华不事嬉戏游畋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亦闻之。

臣寮子乞置四总管。

臣寮上言窃见臣寮集议乞於拱州颍昌府开德府。

郑州各置都副总管欲乞六曹尚书侍郎开封府同集一处翰林院学士两省待制同集一处台官在本台各荐文臣可充都总管四人内有议论不同许为一状荐举以充其数奉圣旨依奏二十五日臣寮上言契勘金贼（改作人）游骑侵犯河北都城备御决可无虞理当更强外援恐私自为计各相顾望亦无任其责者天下之势治平则宜重内遭变则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令将佐士卒官吏财用足以应办今择人分总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专决财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诛赏仓卒之际合从以卫王室连衡以御狂虏（改作敌）不烦朝廷措画警急可以恃为臂指以为救援此今日之急计也。择之既精待之既厚委之既专赏之既宠彼。若不捐躯以报君父则不忠不孝之罪天下得以灭之岂敢复有顾望哉！谨条具如右一以三京并邓州帅臣为带都总管北京帅总北道河北东路京东东路西京帅总西道京西北路陕西京兆秦凤环庆路南京帅总东道京东西路淮东西路浙西路邓州帅总南道京西路浙西路仍各置副总管使出则留守事平日依旧以四帅分总四道止为警急率所部勤王差拨兵马移运钱粮令所部州军各听节制相为应援其馀事并依旧制各州帅府处幕府官属依帅府差辟随府置罢一合用兵并令所部州军召募训练以备差发仍於所差处不限文武官有才略忠勇者官统制合用钱粮并所部州县不限高卑选通晓财用官以远及近递辘移运别项椿管专充差发兵马之用奉圣旨依奏。

二十六日癸亥诏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将骑七千令守浚州。又诏步军都指挥使何灌以兵二万守黄河。

二十七日甲子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信德府。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至信德府见城壁不坚守臣杨信功但杜门不出师金人遂鸣鼓而攻令吕颐浩等亲侍立观不移时城遂陷执杨信功等出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登城门抚谕居民城破之初先令金人并契丹行劫其金人所管地分杀戮甚众而契丹汉儿等地分但微取财而已郭药师至信德府城外不戮一人或问何往则云：我辈入京诉无心反复来归朝人以为然或依旧与博弈者殊不知药师给我也。。

二十九日丙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寨中言南使至言赵皇内禅居龙德宫

太子即位。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发信德府军中太史占帝星复明非。

前日之比惧之闻天子内禅军中大惊犹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备意欲还师郭药师曰：南朝未必有备言汴京富庶及宫禁中事非燕山之比今太子郎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势急趋大河将士必破胆可不战而还苟闻有备耀兵河北虎视南朝以示国威归之未晚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从之决意长驱。

南归录曰：是日金人闻内禅皆惊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谓太史曰：尔前日言南朝帝星复明今来验矣。乃以金帛赏其术。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朔上御明堂受百官朝贺下诏改元敕内外文武臣寮等

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诒载惟菲薄之资获抚盈成之运宵衣罔怠旰食靡遑发政施仁怀日靖四方之志经文纬武图永康兆民之功式纪初元是新美号庶荷神灵之助遂臻华夏之和懋谨王春岂特遵鲁史逾年之义甯国步盖将绍周人过历之期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改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体朕意秀水间居录曰：宣和末虏寇（改作金人）既犯（改作至）郊畿渊圣既内禅时予为都司诣堂白事宰相白时中谓予曰：方议改元可撰数名予曰：凡年号须有主意今以何意为主白日当以和戎为主予曰：汉与匈奴和亲改元竟甯是也。然和戎止是一事昔唐德宗遭变议改元李泌以谓唐家最盛莫如贞观开元宜各取一字以为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若於庆历嘉历各取一字以庆名年则和戎在其中矣。中书侍郎张邦昌曰：此论固佳但庆字颇类宫观名额予曰：自古以庆字名年者甚多中书舍人席益在座曰：字亦类元予因是作色曰：今外敌凭陵国势危弱如此当丕变政事纯法祖宗柰何尚拘元之禁右丞宇文粹中曰：公但见示文字遂退後数日乃改靖康先是上皇即位改元建中靖国谏官任伯雨疏论以为内难曰：靖不当纪元讥宰相之不学此近事诸公，岂不知耶然渊圣登极至都城失守实十二月立康乃今上受命之符自康邸继统故也。。

范致虚上贺登极表。

表曰：帝出乎！震夙膺主器之祥王次於春遂迓履端之庆天人协应夷夏（改作中外）文卜窃以受命之君莫大於创业垂统继体之主所贵於持盈守成念夫致王业之艰难是知履帝位而中正为人上。若朽索之馭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恭维皇帝陛下承八圣之丕基。

检千龄之宝运聪明睿知得四海之欢心恭俭孝慈副万邦之卜望故太上欣传於舜帝而千官喜戴於尧仁进当有大之符入纘无疆之烈乘乾之健金行适应於庚申继离之明火德遂迎於丙午契宋兴之首岁当炎运之昌期谅天心历数之有归岂人事讴歌之无证惟东宫之毓圣德十有一年宜南面而朝群臣万有千岁臣叨陪迓列阻造天庭追怀昔玷於周行每瞻天表自幸未先於朝露获睹龙飞尚观新政之行普慰苍生之

愿。

大学士诣宣德门随百官称贺复诣龙德宫起居。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相州。

诏中外臣僚民庶实封直言。

诏曰：朕闻木从绳则直后从谏则圣。若古有训朕甚慕焉内顾眇躬获保大器未烛治道。若临深渊思闻尽言以补不逮应朝廷之阙失政令之僻违保邦御俗之方安民御戎之策询於有众咸极敷陈惟骨鲠是求惟药石是用毋或隐讳溺於导谏咨尔忠良伫闻正论至於逆耳而利行朕当舍己以从人虽有过的言必无罪谴朕言必信众听无疑自今中外臣寮以至民庶并许实封直言得失在京於合属处投进在外於所在州军附递以闻播告遐迩咸知至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诏从官举文武官寮内堪充将帅者。

是日降指挥令从官举文武官寮内堪充将帅有胆勇者具名闻奏讫赴三省枢密院审察随材任用。若立奇功不次奖擢所举之官亦行推赏。

二日戊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州梁方平兵溃焚桥而遁何灌望风溃散走还阙。

先是朝廷闻贼（改作敌）至遣步军指挥使何灌将兵二万才河津内侍了度梁方平将兵七千骑守州断绝桥梁据守要害贼（改作敌）至而河冰合遂济河方平惧不敢拒战单骑遁归麾下兵皆溃散何灌度不能支亦收散卒退守汜水关贼（改作敌）蹶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惊溃乃引其馀兵还至京师奏梁方平退走时朝廷以扰挠之际未暇穷治贼（改作敌）过汜水则鼓行而前府县来报中外震动。

靖康前录曰：梁方平到滑日与其徒纵饮探报不明御敌无备泊及贼（改作敌）至乃始奔骇至桥南纵火而遁桥虽已断飘於北岸犹二十八杠贼（改作敌）少加葺遂济河何灌见方平奔走亦望风而遁是日飞骑报。

金人至以郭药师为先锋破浚州梁方平败绩已烧三山浮桥中外鼎沸金人初疑药师自得浚州大用其说以黄河为界要取金帛以至言京师富庶及宫禁中事皆药师之谋也。沈见郭药师药师留食药师自言今日药师以二千骑先据桥南军走过而为药师所要遂不藉人兵焚桥而去拥入河者数千人常胜军止伤三人。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六校勘记。

除已遣使知会外（知误作和）毋得不时轻举（不时二字衍）二十五日臣寮上言（此条应另行提一格误连上文）契勘金贼游骑侵犯河北（此段应另行误连上条）一以三京并邓州帅臣为四都总管（四误作带）淮东西路浙西路（此三字系误简应在京西路之下）则云：我辈入京素无歹心（误作诉无心反）顷之闻天子内禅（顷误作惧）实十二月立康王（脱王字）梁方平到浚州日与

其徒纵饮（浚误作滑脱州字）。

●卷二十七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己巳，尽五日辛未。

三日己巳下诏亲征。

诏曰：朕以金国渝盟药师叛命侵轶边鄙劫掠吏民虽在纘承之初敢怠付托之重事非获已师实有名已戒六师躬行天讨将士锐於敌忾梦卜兆於袭祥庶甯邦国之虞克绍祖宗之烈应亲征合行事件令有司并依真宗皇帝幸澶渊故事疾速检举施行。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渡河。

是日斥堠报金人已渡大河刑部尚书蒋猷率侍从官请避狄（改作敌）卫士束装已备李纲力谏止之。

南归录曰：沈见国王曰：南岸已无一人你来日须去到汴京金人寻得小船子十馀只可载五七人浮水过者所损甚多步兵尚未至於上下流得大船遂渡骁骑至六日方渡毕其步兵始至而老弱者留州军官谓曰：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吾辈，岂能渡哉！。

太上皇下亳州烧香之诏。

朕恭奉道君皇帝比以忧勤感疾祷於太清诞日康复方燕处琳馆靡有万几之繁可以躬伸报谢今来就正元节前择日诣亳州太清宫烧香朕祇奉睿训敢不钦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顿储亿母，或不虔。

太上皇东幸亳州。

先是太上皇下烧香之诏太史择初四日辰时启行是日夜漏二鼓出通津门御舟东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接续皆行童贯蔡攸朱 卞 护卫扈从车驾侍从百官往往逃遁。

四日庚午越王上表谏亲征。

臣奏圣慈都城内是自家社稷之地兼仓场在内万不可舍去况有城壁坚固。若坚心守之天地宗庙必降祐护。若人主一出都城人乱宗庙亦不可保况西北两番皆有人使在驿。若主人出外内外相应如何保宗庙社稷及上出外粮草之类置於何处猝办取索岂无贼徒之变。若坚守都城万一有不虞之事亦不失社稷兼百姓皆恐主上出外更乞亲御宣德门抚谕万姓三军尚未知主上圣明忧民爱军之意其新城诸门乞差得力能臣守护臣意逼切不避万死。

募敢勇死士先锋效命小榜。

是日散小榜召募诸色人京城小民多有应募者。又。

有诸路州军干事公人军兵无所归者亦多应募，於是戚里势贵之家亦散榜自备钱米募敢战助国。

蔡除知永兴军。又改除任谅。

《北征纪实》曰：时方内禅大臣毛益犹豫战避之议皆未决。又都城新法城壁守具乃旧法楼櫓新法城面小而旧法楼櫓太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则小。又不可用虽有木植计工木匠五千人一月方得毕时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已报将至真定矣。城中既无将。又无兵独有健勇二万复发从梁方平才三山大河迤邐前去往往上马以两手捉鞍不能施巧大凡仓猝如此不暇悉数而太平之久人不知战。又不善守至於帑藏礼乐子女玉帛富贵繁盛异常黠虏（二字改作敌）尝见之皆深所覬觐况以万乘至尊岂宜与小虏所遣两偏（删小虏至此六字改作敌）将角胜负守孤城於无救之地。且本朝建国用意与前代置藩镇规模自异则外无重兵不可赖之季兄欲上言昔澶渊之役虏人（改作契丹）料天子必幸蜀因伏兵於肴澠道上适为我兵搜出此虏（改作敌）人已陈之刍狗也。然彼方谓我独西兵可用诚是也。都邑必不可守藉守亦必破况天子不乘危。且上兵伐谋今太上既将南幸为新天子计不。若行幸陕右反据形势以临之鸠集藩翰大臣数道并进乘我锐气下兵以图收复此万全矣。金人。若犯（改作至）都邑既掩空城谋折气沮无可得做而我在陕西鸠兵稍成就计已四五月则天时地利彼俱不得必引而去重载而归可一战破也。都城为患不过一火而已此疥癬尔虽恐崤澠道险惧有伏兵则可从南阳趋武关入长安亦汉唐大路不过回远比崤澠差数日间会兵而後鼓行此所谓从天而下也。二十七日不得对至元日季兄始得对於延和殿当季兄待对殿阁时三人同班一给事中王云：一中书舍人张也。云：方讼言大臣皆失措李士美（谓邦彦）已失魂矣。某问著都不能答至今谋不定柰何今尚书来何所建白耶季兄即以前说及之云：曰：云：今所以求对者正为此告尚书大家著力及见上大然之曰：卿可帅长安为朕先去鸠兵敛赋俟朕之来也。俄云：亦上（後不得云：所奏之详然後来条与修在颍桥镇得一见云：及城守之事云：曰：国家不过开元天宝事尔今却城守致大祸者某人）三人皆对罢而上以季兄子手付大臣曰：蔡可日下换资政殿大学士令知永兴军先去俟朕至是日晚。又议遣差遣排顿边官大臣因共荐舍人席益召至福甯殿天子面谕所以仍曰：卿可。

先去大郡则喻以车驾亲出可备五万人刍粮赏赐小县则言大臣领兵抚师尔皆预为之备卿可置司於邓州闻朕出即复来迎。又使益自辟官从南阳通金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抚两路便宜行事益。又奏无兼待制乞携母氏先行天子亦可之谋已定矣。（。又李丞相纲传信录其中亦具载渊圣皇帝当时事有云：上色变降御榻泣曰：卿等无留朕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亦足以证纪实之不谬也。）初三日昧爽飞骑报至太上皇始有亳州太清宫烧香之诏乃改季兄使守镇江时邦

彦主除任谅时病。又在远大率仓卒类如此。

又曰：初主上本自欲西幸陕右图恢复以伐虜（改作敌）谋非避狄（改作敌）也。但当时大臣主出者略无计画。若胶柱而调瑟乃直欲天子委弃宗族万姓一旦轻战而突去故大掣其肘此乘輿所以不得行其主守者不识大体乃以（此字改作欲使）至尊九叶圣主使与凶胡卒长（删九叶至此十字）角胜负存亡而赌一掷所论唐鉴但引明皇烂漫晚岁欲殴百官子弟与市并儿以当禄山十三陵万曳洛河实书生之谈曾反覆思梁武帝之末侯景破台城之事可为寒心盖计已疏矣。是可痛也。又内禅後太上亦尝语上及大臣曰：他人不知我知此虜（改作敌）不可当也。予既往东南教他皇帝去陕右起兵图收复及金人犯（改作至）阙其谋於太上皇者本生不逊之志。又料必西走蜀。且不意内禅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行过真定闻知上下失色而我不走反。又固守况太原适坚壁粘罕（改作尼堪）一军因不得下此皆虜（改作敌）罔测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独孤军乘虚而拦入宜乎！姑听我而去及其後金人卒如初谋两军合趋东都而我但蹈前辙莫有任国家安危之重责者故不克守是以祸难成矣。。

任谅墓志曰：谅移帅泾原初朝廷将有事於燕山公慨然曰：中国其有忧乎！乃作书贻时相其略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师出无名事故不成今日之兵其名安出哉！然既聚四方之兵矣。独宜大军压境按甲不动下存亡继绝之诏耶律一宗何不支分而派别之使之散为君长视其强者而立之分为五六在我有存亡继绝之美名在彼有瓜分辐裂之弱势。若舍此不为弃可存之北虜（改作契丹）邻崛起之金国难易百倍恐河朔易动难安之民怀陕右前出後空之边患不可不虑也。其他曲折尚千馀言不报宣和七年六月诏对首论郭药师必反愿早图之无贻边患上皇谕以药师忠义必不负国公曰：彼。若忠义何不经营北鄙。

分散常胜军使其耕织以贍燕山今乃集而不散使朝廷免夫钱遍天下此包藏祸心正欲竭中国而後动耳是年冬金人寇（改作薄）都城诏公守京兆时已病矣。。

除吴敏等指挥。

吴敏除知枢密院事不许辞避曰：下供职唐恪除吏部尚书令学士院降诏乘递马发来赴阙翁彦国知杭州王寓给事中别与差遣耿南仲免签书李除同知枢密院事日下供职刘阜民除显谟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李纲除兵部侍郎任谅差知京兆府盛章候任谅到讫发来赴阙御史中丞陆德先除职与郡徽猷阁待制何除御史中丞国子祭酒谢克家除起居舍人唐重除左谏议大夫王云：除给事中郑滋除中书舍人司业孙觐除侍御史卢益知东平府宋免除徽猷阁待制添差发运使王时雍除户部侍郎蔡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镇江府免谢星夜之任王易简除资政殿学士兼侍读。

太学正秦桧论边机三事。

一金国兴师乘锐深入河朔诸郡坚壁固守彼进有大河之隔退虑诸城蹶其後师

老粮匱情见力屈然犹桀骜不逊重有要请望断以大义与其所当与不宜示怯以自蹙削如燕山一路是金国取契丹与之无害至於岁币须令彼能制契丹余种不为边害方许以祖宗契丹之数窃闻仁宗与契丹结盟增添岁币亦是与之论夏国事乞检会参酌施行一金国远夷俗尚狙诈今日（删远夷至此八字）遣使求和。又复渡兵随至恐是设计以缓王师守御之备望一面遣兵守备黄河仍急击渡河寇兵使不得联接以进一金国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情之常盖既兴师深入不肯示怯空归如闻朝廷前日与之议四镇事百僚不得预闻审如所议坐失富强之地狄（改作敌）人贪心无厌（删此四字）得地而势益强复不能保其不再犯（改作入）边今。若与之议燕山及岁币当须集百官入议状择其当者载之盟书示信坦然无疑盖与所当与经久不渝一旦为苟。且之计或多或少皆是失当终亦不能守。

贬王黼崇信军节度副使。

是日尚书张劝并卫仲达向大圭等五十六人弃官而逃。

五日辛未尚书右丞兼知枢密院事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主管侍卫步军司曹为亲征行营副使。

李纲传信录曰：先是上於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有旨召对延和殿上迎谓曰：卿顷论水旱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余叙谢讫因奏曰：陛下养德东宫十有馀年恭俭日闻海内属望太上观天意合人心为宗社计传位陛下受禅之际粲然明白下视有唐为不足道愿致天下之养极所以崇奉者以昭圣孝今金寇（改作人）先声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事势必消缩请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窃料之大概能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增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法以大事小之义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与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岁币当告以前约燕山云：中归中国故岁币增於大辽者两倍今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国家敦尚和好不较货财姑如元数可也。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之至於土地则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神如此数者执之宜坚勿为浮议所摇可无後难并陈所以御敌固守之策上皆嘉纳是时闻宰执奏对欲奉銮輿出狩襄邓间余窃思以为不可因奏曰：闻诸道路宰执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改作敌）果有之宗社危矣。。且太上以宗社之故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时中曰：都城，岂可以守余曰：天下地池岂复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将何之。若能率励将士慰安民心与之固守，岂有不可守之理语未既有内侍领京城所陈良弼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楼櫓创修百未一二。又城东樊家冈一带濠河窄狭决难保守愿陛下详议之上顾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观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诣新城东壁遍马城濠回奏延和殿车驾犹未兴也。上顾问如何懋对以为不可守余曰：城壁。且高楼櫓诚未备也。然不必楼櫓亦可守濠河唯樊家冈一带以禁地不许开凿诚为浅狭然以精兵强弩

占据可以无虞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宰执皆默然余进曰：今日之计莫。若整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将用之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籍其位号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怒厉声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余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若使治兵愿以死效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镇士卒。

上顾执政有何缺道野对曰：尚书右丞阙宇文粹中随道君东幸故也。上曰：李纲除尚书右丞面赐袍带并笏余致谢。且叙以时方艰难不敢辞之意车驾兴进膳赐宰执食崇政殿门外庑再召对於福甯殿去留之计未决故也。宰执犹以去计劝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副之余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宗庙朝廷碎於贼手累年然後仅能复之范祖禹已谓其失在於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今陛下初即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云：集虜（改作敌）骑不能久留舍此而去如龙脱於渊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虽臣等留守将何补於事宗庙社稷。且将功赎罪邱墟愿陛下审思之上意颇回而内侍王孝杰从旁。若无人奏曰：中宫国公已行陛下，岂可留此上色变降御榻泣曰：卿等无留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地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为然上意稍定即取纸御书可回二字用宝俾中使遣还中宫国公顾余问曰：卿留朕治兵御戎专以委卿不宜少有疏虞余惶恐再拜受命与李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书省而宰执宿於东门司中宫国公之行已远是夕未还中夜上遣中使令宰执供军令状诘旦决行翼日余自尚书省趋朝道路纷纷复传有南狩之事太庙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侧禁卫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陈列六宫补被皆将升军矣。余遑遽无策因厉声谓禁卫曰：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不居此将安之余因拉殿帅王宗? 楚等入见曰：陛下昨夕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有中途散归陛下孰以为卫。且虜（改作敌）骑已逼彼知乘輿之出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上感悟始命辍行余谓宰执曰：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因出祥曦殿传旨宣示禁卫皆拜伏呼万岁其声震地复入劝上御楼以见将士上可之驾登宣德门宰执热诚是官将士班楼前起居上临栏杆久之复降步辇劳问将士余与吴敏撰数十语叙金人犯顺欲危宗社决策固守各令勉励之意俾卜门官宣读每读一句将士十馀声诺须臾六军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议始决以是日余为亲征行营使马军太尉曹副之。

封氏编年曰：朝廷闻金人据浚州何灌梁方平俱归。

勤王之师未有至者大臣建议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动脱或渡河计其必战锋不可当我师。若出望敌必溃此兵家所忌望陛下南渡大江或西奔关中集天下兵选将出师分兵四击俾匹马不归可也。，或曰：京城乃天下之本本既摇动何以支梧天下乎！今京城雄师尚数十万可以坚壁戒严收民清野使敌人攻不得前退无所

掠师老气沮俟勤王之师内外犄角使犬羊之群罗拜请命（删使犬至此九字）李纲曰：二者之论皆非所长昔者契丹拥百万之师直抵澶渊当时。若从避幸之请坚壁之言岂得天下太平百有馀年赖祖宗威灵社稷之福唯寇莱公坚欲御驾亲征銮輿既渡遂殄挾览（改作达兰）戎（改作敌）人丧气（删此二字）遣使请和河北遂复今日之事与之同矣。，岂可缓也。。虽然纷终归李纲之议。

靖康前录曰：是日李纲与宰执辩事於榻前时中等谓纲所言皆书生纸上语纲云：时中等不信用诸生之言至於此今日廷辩尚敢尔耶邦昌从旁力赞时中谓前此执政非不宣力纲云：邦昌等素无才术虽尽力何补上欲依景德故事置亲征行营使邦昌以纲不从其议皆谓纲可以任此事乃除纲右丞领行营司。

又曰：时白时中张邦昌皆欲邀翠华以幸襄阳上问宗社何如时中辄对曰：招募英雄以图克复自艺祖都汴垂二百年金汤之固器甲之利在所不言禁旅云：屯自昔号为骁勇比年以来外则尽童贯失陷内则高俅不招刺军政不修然比之勤王之师强弱自不相侔是日木主已出南薰门以青城排第一顿从官台谏知此意者皆使束装以待李纲力争燕越二亲王率宗室不谿等恳请留驾夜分犹有索辇者殿前曹具陈军情谓亲征咸愿死战巡幸即恐变生萧墙自是方绝出幸之意。

亲征行营使司榜招募武勇人。

榜曰：亲征行营副使司榜奉圣旨招募武举及第有才武方略或有战功曾经战阵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犯罪已叙未叙及武举有方略智术及曾充弓马手子弟及诸色有武勇敢战之人并许赴亲征行营副使司具告自陈。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七校勘记。

若有一二千人守河（脱守河二字） 若人主出外（人主误作主人）况上出外粮草之类置於何处（况误作及） 小注（条应作修应作）季兄见上上大然之（脱季兄二字上字） 粘罕一军固不得下（固误作因） 卿顷论水灾章疏（脱灾字章误作旱）莫。若整饬军马（脱饬字）。

●卷二十八

靖康中帙三。

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壬申，尽七日癸酉。

六日壬申行营辘重次尉氏李纲献议城守罢亲征以纲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

。

诏今来团结军兵捍御贼马如立到功效并当不用常例持加恩赏多出文榜晓示军兵。

诏方今军兴应内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御前制造御前生活所应副道君太上

皇帝外其馀一切依熙丰法令罢者并罢钱物并归左藏库送纳三省枢密院条其以闻

。

凡罢五十馀所（旧校云：宋史罢内外官司局所一百五处）。

卜门宣赞舍人呈左自关中帅师勤王入城。

吴革初被诏弥旬未得对数与宰相诏恪计事恪不知兵不甚合革谓所亲曰：翰离不（改作翰里雅布）粘罕（改作尼堪）易与耳朝廷如用革策其来也。可使只轮不返有识者壮其言革屡陈奇谋当路者或否不得专制耳。

太宰白时中罢相宫嗣李邦彦太宰张邦昌少宰。

白时中制门下熙朝任相当严进退之规明主驭臣宜厚始终之礼惟时端揆翊我初元顾谋国之未臧肆推恩而许罢持颁显号用具寮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郎兼神霄宫使庆国公白时中性稟中和心存恺悌蚤通经术蔼贡薛韦匡之声晚被眷知居萧曹丙魏之地方胡骑猖狂（改作边地驿骚）之日乃庙谟经略之时排难戎亭懦弱讫成於无断投间真馆保全赖於有容赐以安车俾还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载悯春宫之旧寮特示眷存聿崇体貌晋隆名於秘殿畀秩任於殊庭拓衍原田陪敦圭赋於戏参朱邸之佐尝克尽於忠规追赤松之游尚永绥於寿嘏只膺异数益体至恩可特授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依前特进庆国公加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

李邦彦制门下轨三光而遂万物永资当轴之勋逊五品而镇四夷尤赖秉钧之大亟颁庭号登冠台符起复银青光禄大夫少宰兼中书侍郎兼神霄玉清万寿宫使李邦彦俊德明谟闳才远器学贯天人而守之以虚静之量识穷治忽而发之以忱恂之词蚤擢伦魁旋持从橐嘉猷婉画久翔政路之荣伟誉英声浸亚宰司之重粤从定策弥见竭诚日月增辉方猷朝廷之势风尘有警遽深边鄙之虞尽忠而人绝间言制胜而虑无遗算谢安之矫情镇物足抗苻秦。

李靖之料敌临机何忧突厥国威既振民志以甯是用序升宅揆之官进贰纳言之任文阶峻陟并赋陪敦以彰体貌之严以示倚毗之厚惟时所望非朕敢私於戏杜如晦长於断谋坐翊隆平之运姚元崇善於应变永扶泰定之期勉绍徽声伫观丕绩可特授起复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郎兼神霄宫使加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

张邦昌制门下股肱之起元首庸闻舜帝之歌舟楫之济巨川备载高宗之命聿求隽望式赞鸿图在谷考以惟精顾登庸之敢後诞扬孚号明告治庭正奉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充神霄宫副使张邦昌识敏而器闳才高而学博洁於行己保礼义廉耻之四维靖以立朝懋正直刚柔之三德粤登（阙二字）旣仕以亟进载惟嘉猷成绩之具存念天步之方艰忧民心之未定允资厌难尤赖协恭是用擢升亚揆之崇进贰上台之重仍兼官於凤沼俾亮采於龙墀并衍爰田倍加贞食庸昭异数特示殊施以朕初载论相之明为尔盛年得君之宠於戏救甯中外矫情当慕於谢安镇抚迩遐守正宜师于裴度钦承子训益懋乃诚可特授少宰兼中书侍郎神霄宫使加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

遗史曰：是日渡河报至省宰相执政之官方次叙递迁欲以应非常之变识者以为难。

幼老春秋曰：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父为银匠唯喜与进士游河东举人入京师者至怀州必投其父其父罢工为买卖干置仍量资给以津送其行时人谓之结秀才缘父名浦以邦彦贵赠龙图阁直学士谥宣简邦彦性俊爽同学者服其敏而工然习下喜閻閻鄙猥事自号为李浪子大观二年释褐第一人及第善事内侍故内侍多荐之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阿谀梁师成至是师成荐其人才美风姿宣和三年迁尚书右丞以亲丧丁忧遂起复方王黼为相与邦彦不协邦彦阴结蔡攸及诸内侍俾譖黼罢之七年拜少宰惟以谄佞取容略无建明喜诬善试尤能市并鄙俚之语每以鄙俚之语缀成小词无赖子得之喧传里巷邦彦尝自言赏尽天下花赐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彦为浪子宰相至是除太宰。

王宗彊 楚主管殿前司公事。

王宗彊 楚者上母王皇后之亲属也。上欲宠异母党乃。

除宗彊 楚主管殿前司公事宗彊 楚素骄贵不能任事自高俅领殿前纪律弛坏既敌国侵入遽命宗彊 楚识者为之寒心焉。

七日全西治都城四壁守具。

传信录曰：先是亲征行营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参谋官书写机宜勾当公事管勾文字准备差遣统制统领将领准备差使等择文武官处之吏房户房兵房工房选三省人吏处之上赐银绢钱各一百万贯两匹文臣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将校官告宣帖三千馀道一切许以便宜从事自车驾御楼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万二千馀人而乡保甲居民厢军之属不预焉修楼橹挂毡幕安駁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樞木备火油凡防御之具无不毕备四壁各有从官宗室武臣为提举司诸门皆有中贵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团结马步军四万人为前後左右中军各八千人有统制统领将领步队将等日隶习之以前军居东水门外护延丰仓有豆粟四十馀万石其後勤王之师集城外赖以济以後军居兴宋门外占樊家冈使贼马不敢近而左右中军居城中以备缓急。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犯（改作兵至）京师。

是日京城戒严城门昼闭令百姓上城守御京城居民男子妇人老幼相携出东水门沿河而走者数万遇金人杀掠者几半金人城外放火烧屋宇光焰烛天连夜不止城中之人皆怀恐惧。

幼老春秋曰：京师承平已久庶富金人深入纵兵虏掠故其下乐然而来既犯（改作至）京师数百里内居人皆避之强民乘势十百为群路途邀截劫掠或诈装金人者有之诸门皆闭守御之具犹未毕集金人以大船乘汴流纵放而下急攻西水门西水门之上流先已设械於汴水之中为械所拒大船不得下城上矢石俱发力御终夜迨

晓金人方退复攻酸枣门一带渡河口以云：梯倚城尚书右丞李纲令诸班直以弓弩御之杀死甚众自卿及午金人稍退始议与我通使矣。初得燕山也。燕人有求京师居者军民伎艺百色有之杂居坊巷中与汉人无异金人犯（改作薄）京师京城军民呼燕人为细作皆执捉送开封府无虑数百人开封府不得已皆收之後亦放还自五日至七日治战守之具粗毕而贼马（改作敌己）至城下。

赵野除门下侍郎王孝迪除中书侍郎蔡懋除左丞唐恪除同知枢密院事吴开莫俦权直学士院。

李邕奉使回。

先是十二月中旬闻贼马（二字改作敌）逼近遣李邕借给事中奉使讲和至是回盛言虏（改作金）兵强盛曰：彼金人之兵入水和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敌也。朝廷速宜与和然彼未肯从和因复遣邕与李等行靖康前录曰：邕先赍金奉使贼（改作敌）入吾境。且贪。且（改革者作未免亦）惧日行不过一舍。又知圣上继明伐其始谋已有求和之意偶逢邕於赵之境上邕漏机知我弛备遂昼夜行一百五十里。

又曰：李邕归自贼（改作敌）叠盛谈贼（改作敌）强我弱以济和议谓贼（改作敌）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时人号为六如给事。

斡离不（改革者作斡里雅布）下寨於牟冈。

贼（改作敌）马初抵城下寨於牟冈牟冈者京城西北隅地也。冈势隐辘如砂磧然三面据水前枕雾泽陂即孽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郭药师来朝命打球於其间故知可以为寨地金人兵至径趋其所。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攻城李纲御退之。

传信录曰：是夕金人攻西水门以火船数千只顺汴流相继而下余临城捍御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於城下待船至即以长钩搭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顿叉木及运蔡京家假山石叠门道间就水中斩获百余人自初夜防守至旦始保无虞入对垂拱殿方奏事间传报贼兵攻封邱酸枣门一带甚急上命余往督将士捍御余虑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卫班直善射者千人以从上遣御药卢端同行传旨以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枣门几二十里行夹道委巷中惟恐贼（改作敌）之已登城也。抵城门贼（改作敌）方渡濠以云：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应弦而倒余时坐酸枣门下自门上掷人头下至六七不已询之云：斩获奸细俾验认皆汉人首级也。盖扰攘中兵卒妄行杀戮捕获数人即斩以刃旬因使号令如获奸细捕人登城督领验实准赏辄杀者斩自是乃止余与宫属数人登城督战激励将士人皆贾勇近者手驳樁木击之远者以神臂弓弩射之。又远者以床子弩座驳及之而金贼（改作人）有乘伐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坠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众。又募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烧云

：梯数十座斩获酋首（改作首领）十馀级。

皆耳有金环是日贼攻陈桥封邱卫州等门而酸枣门尤急虜（删此字）箭集于城上如胃毛士卒有中伤者皆厚赏之上遣中使劳问降御笔褒谕给内库钱酒银宛彩绢等以给将士人皆欢呼自卯至未申间杀贼数千人贼知城中有备不可以攻乃退。

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借尚书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军前计议使高世则充副使使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前。

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任尚书驾部员外郎往太仆司选马兵部尚书路允迪来传语约同到都堂问子细既到都堂见官吏纷扰望之径入太宰李邦彦卜子宰执具在亦有从官三五员少宰张邦昌正行步前执望之手曰：郑郎中在此可往时有一内官在侧邦昌即令任奏云：已差驾部员外郎郑望之去望之白云：不知何事邦昌云：适得何灌奏言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来劳军却恐有商量望之。又云：乞见上得使旨乃行邦昌云：有甚旨。且往军前看他家如何俄有内官一员同来传宣令押奉使出门借尚书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军前计议使副使差高世则（後闻得朝廷差叶三省未到间望之适到都堂遂被差委）是时仓卒更不暇往国信所关鞍马袍带邦昌顾小吏取公服允迪假金带鞍辔狨座上马到安远门登城见何灌人马在城脚下摆布遣语音高大者过濠望金人军前声言朝廷遣工部郑侍郎往军前奉使可遣人来打话见一紫袍人称太师一白袍人称防御紫袍人系燕人吴孝民白袍人系金人吴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赵州路上截得今上皇帝即位赦书以手加额既是上皇禅位无可得争却与他讲和休如今来南朝只似买卖也。似望之问买卖之说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为界更要犒军金帛望之云：如此则非是买卖譬如有人买绢一匹索价三贯文买者酬二贯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遂成交易如此谓之买卖今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彼无一物与我，岂可谓之买卖止是强取孝民更不说话便要入城至都亭驿时约四更多时才到驿上赐到御笔适至知郑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语一一先奏来靖康前录曰：时议遣使以平昔不能求才仓卒间无可任者乃以侯栖筠为正使召至都堂逡巡间已不知所在方再访问间偶郑望之来遂执之借户部侍郎充奉使宰执袍带衣之承命而行。又求一人选为。

副使枢衡在列门下无有识者门下侍郎赵野云：近有郝来参不知其中如何但见其人物稍得即命为副自承信郎借刺史以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八校勘记。

条具以闻（具误作其） 当路者或可或否（脱或可二字） 蚤擢伦魁（伦应作抡） 粤登（阙） 阮仕以亟进（原关系庸字下句载字衍） 是日渡河报沓至（误作报至省） 燕人有来京师居者（来误作求） 适至知郑望之已回（至字衍）。

●卷二十九

靖康中帙四。

起靖康元年正月八日甲戌，尽十日丙午。

八日甲戌郑望之与金人吴孝民来。

上御崇政殿引见差知枢密院事李借工部侍郎郑望之为计议使副再使於斡离不（入作斡里雅布）军前。

郑望之奉使录曰：八日同二使人到崇政殿门外幕次上御延和殿望之世则先引见具奏孝民所说及折他之语孝民似不悦今引见孝民等。若有所说乞未可遽答上行过崇政殿方引班孝民等升殿跪奏皇子郎君截得赦书之意今来议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过去上即云：李与郑望之过去班退引孝民却到廊下幕次孝民便要催促出门望之云：虽是李枢密同过去缘未曾得使旨。且到都亭驿同太师等早食罢与李枢密再对了方可出门寻同再对上云：若及割地即为许岁币增三五百万不妨望之奏云：三五百万不为不多然国家常赋外只茶盐钱岁收二千五百万。若无他费办集有馀次论及犒军金银可许银三五百万两。又命押赐金一万两及酒果与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孝民屡前逼出城缘伺候赐金酒果所以逗留上马时日落多时出万胜门约一二里单日已昏比至孳生监一更多时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但讶国家违盟纳受归朝官及赐平州张杀金贼（删此三字）之诏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议乃云：夜晚俟来日相见云：有皇帝赐到金一万两及酒果乃云：令吴孝民交割来（上件斡离不语俱是译出後问得是王 注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是夜宿孳生监才到幕次萧三宝奴（改作三宝努）耶律忠张愿望恭三人过位来首说及张等事缘此金国举兵既入界闻上皇禅位圣上登极皇子郎君意便回只讶南朝不遣使人来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给事中李邴去不知甚处逢大金人马更不曾得消息（郑系上皇未禅位前遣去）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云：李给事却是上皇遣来皇子郎君道不知了今上旨意如何望之云：主上即位十馀日上皇南幸朝廷仓卒未及遣使而人马已及城下望之。又云：女真本一小国初以（删本一至此六字）人马强盛之势（删此二字）尽灭契丹终能以礼义与中国通好，岂不为美三宝奴（改作三宝努）等咸言甚好望之。又云：若一向恃强务欲并吞但恐天理不能如此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云：皇子郎君意亦如此但自入界不见遣使来制脚不定到此间今来和议无虑不了但南朝。

多失信须要一亲王往大金为质古亦有此事望之。又云：古人有之如燕太子丹质於秦是也。然太师，岂不知周郑交质卒至交恶果为大计质亦何恤。若将他亲王过去万一感风露之疾不起以人情言之在贵朝亦不得不悔不成更要一亲王去也。此事无益於贵朝恐不须商量三宝奴（改作三宝努）微笑。又云：北朝以人

马到处为界今已到汴然皇子郎君只要以河为界望之云：朝廷自来只倚道与金国讲好以燕山为藩篱内郡及都城不为战守备不意燕山失守主上嗣位未旬日间正是做手脚不迭亦非事力单弱。若皇子郎君能以中国为重结为邻好足以光辉史册必欲以河为界此乃恃强有所邀求耳。且南朝得北朝地守不得如朝廷守燕山是也。归朝官往往先叛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难守盖人情向背不同岂肯一向甯帖不。若多增岁币此事却可商量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云：南朝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朝地岂守不得古人有守得者望之云：耶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如何谓之守得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云：有守得底望之云：北边种落得中原地无如拓跋魏然自拓跋南侵政为元魏已百有馀年当时所立君长犹中国之人也。用中国之礼乐中国之法度中国之衣服故中国之人亦安之今大金，岂可以拓跋魏为比。又微笑云：旧日三关也。属北朝来望之云：国家财赋各有转运使总领独河北余便司盖河北缘边州郡多是塘泺地无出故朝廷支降钱本余便司和余斛斗以给诸边太师叵论三关地政是塘泺地所在不。若问朝廷多增岁币。又无水旱之虞，岂不永远太师更熟虑即在长远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云：枢密侍郎们各自尽忠尽节为国家说得甚是但许多人马远来不成只恁空去也。大金人马不似南朝健儿逐月有请受望之云：若是讲和却存旧好所有金（改作全）军朝廷须是犒劳不知有多少军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云：河东国相三十万皇子郎君一头项三十万如今讲和便遣人去止河东军此事朝廷不要迟疑早了便宜这里许多军住久是坏了你家人民田种望之云：昨日面得处分。若说犒军可许银三五百万两此数亦不易出也。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动经一二年须是逐人得两锭银一锭金方得望之云：太师开许大口。又似以河为界好难商量张愿恭云：说道东京人家富庶家家便设一锭金今来须官中民间尽。

底将来赎取性命望之云：此非是讲和之语意在强取物耳请太师问归朝官按月请受尚有拖延不足之时那里得许多金银。若谓民间富庶缘京师四方客旅买卖多遂号富庶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改作三宝努）等意甚不悦乃云：来日皇子郎君相见时枢密侍郎莫要如此底死争恐坏他两朝和好事也。。

传信录曰：是日孝民升殿跪奏所以举兵犯（改作入）中国之由指陈太上之失路上得赦书之意今来议和乞遣大臣一人过去军前议所以和者上顾宰执未有对李纲前日臣请行上不许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纲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李纲请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刚不可以往纲对曰：今虏（改作敌）气方锐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则中国之势遂安不然患祸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臣惧李纲柔懦而误事也。因为上反覆具道所邓小平可割地及过许金帛之说以金人夷狄之性贪婪（删金人至此八字改作敌本）无厌。又有燕人狡狴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如朝廷不为之动搭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

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彼知中国无人益肆觊觎忧未已也。先定然後能应安危之机愿陛下审之上以为然。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移寨过万胜门移牒朝廷。

牒云：昔我大圣皇帝以契丹之主纳叛人阿鹞产（改作古齐）大王不行交还。又多无道应天顺民起兵吊伐自後不忍覆灭欲与通好终不听从直至亡国方始投降尚犹释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晋王耶律纪辽阳渤海高永昌奚萧良等各赐本部土地仍以世爵例俱执迷竟取灭亡夏国王李乾顺达打（改作鞑鞑）毛合尖（改作摩古津）并助亡辽犯我行阵未鼓而破为能改过各复旧居分裂契丹边土以济其地赵宋前帝航海遣使请复幽燕旧疆当此之时分日约誓同力收取尔来竟无接应形迹一旦天兵倏至不血一刃举土向风盖自契丹二百馀年远近无敢回顾爰念从初结好姑务欢和即时割与恩义非轻著定誓书多纳逃人子孙不绍社稷倾危曾未逾月弃德背恩手诏逆贼张肆害我执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岁月交金帛并不如期及正旦使贺允中御前奏达传语二字指桑骂槐越旧例深浅轻易其於本国穷奢极上下相蒙阉竖擅权造作奇巧克取民间财。

玩至有室家悬磬人曷聊生往往弊源万莫言一我今皇帝审是数端忘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举天师数路并进理当问罪面奉圣旨如赵皇能悔过再乞欢盟仰就便酌中施行当司领大军取幽燕一路自入贵境谓必遣使赍来御笔改削前非纵横待命不至深入岂期直至邯郸才有人使李邺等却只将到三省枢密院所奉圣旨文牒。又言归罪朝廷全无当理洎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支吾大变已至传禅两项归著全是不同难为准言缘来人使不能骑马事致淹留兼恐途次别有错失乃先摘令从军孛堇（改作贝勒）吴孝民持白子专去闻奏路次及城门首遮堵早不放人今及城下犹未遣还今上少年因乱登极详度军国社稷子孙祸福未能裁酌新任大臣例不贤明。若能英断其前朝作孽既为人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辞改去立手笔誓书乞申旧好於义为然今执政臣属不念前日清平好贼同恶相济弃之於市快天下心止以放还为大罚。又使宸颜忧辱不暇亦宜同力辅奏亲诣军前重求通好为臣之罪复何可言当计在久远依应当司所请事目不但拔出生灵涂炭抑宗庙血食园陵安寝，岂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内百姓肝脑涂地鬼神乏主後嗣零落盖臣主俱新虚负英气不尽远略谋取艰难乃前朝作斗乱之始今日成灭亡之祸其为大过更逾前日历观自古不道君臣於此为甚兼贵朝兵将与亡辽士马优劣可见亡辽与本朝士马胜负明知即自签拣到旧辽契丹奚汉渤海军众不少其本国大军未足称数。且当司一路除所经州军并馀路军兵亦约定於汴京会集安置外见节次前来未结头尾虽不欲一一分白贵朝亦必详悉。又自来边方守备兵众不能捍御侵及国门能免斯难未曾或有贵朝太平积有岁年止以奢侈适意人民懦弱不习骑射创初设教以不知战之兵而拒我熟练征伐强勇之士望求可济往昔无闻更恐浅近官司闻言当司应以

坚城不下请求和好勿宜轻信缘是与大宋皇帝结好修盟痛可哀悯过社倾覆子孙谢绝今大金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其惟有宋不可无主然摧灭大权已入握内。又为元奉旨谕丁甯屡遣人使遂与安和惟求转祸为福勿有疑惑请准前文字则遣大臣将御笔早图万世之利。若大祸已成须至自取灭亡今後断绝往来缘大军远至难。

以停滞却请执定疾速见示。

九日乙亥李等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议事赍和议犒师割地等事日回来。

是日李同郑望之至军中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严兵以待之见二太子二太子藉地南向坐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丧胆失其所言良久遣王译云：京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上旨故所以存赵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议和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马驼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以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出事目一纸付等达朝廷唯唯不能措一辞而还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妇人女子耳自是有轻朝廷之意。

郑望之奉使录曰：是日早有韩宣徽过位相揖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讲和何言打城韩笑曰：且要耀兵早食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请相见云：我遣军去打城适已勾回望之云：既是讲和打城是甚意度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顾左右笑（是日晚回城中间任早间攻打城北少时而退灌死之）。又云：讲和事此自遣使人去朝廷理会兼自有书望之求见其书。又云：不须（盖是夜来三宝奴等已说了详细知使人难其事故更不说及 删注文七字）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表段百万匹望之即语三宝奴（改作三宝努）云：必欲如此数目是无意讲和国家幅员虽广然出产金银不过五七处岁贡有定额间有不登其数既有岁贡即有岁用如何有许多积蓄。且如马国家下川陕两路以茶彩博买西南夷及西番马岁不过一二千匹其间。又有倒死病癘昨来郭药师守燕山要马朝廷下川陕马司应副试问药师其马堪与不堪与元抛数足不足即见得城内有马不多耕牛尽在城外民间城中所有多是宗室国戚人家养三两头牵驾座车子药师在旁云：侍郎不须如此说。且送得七八分来望之云：少保虽是力屈而降上皇恩德亦何可得忘皇子郎君以主上圣德务要讲和实示庙社稷之福何可应付得足今。若许了七八分。若不足。又是失信，岂不害事药师向西退身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返顾三宝奴（改作三宝努）等番语少顷催使人回。又出玉束带玉篋刀子及马一匹付三宝奴（改作三宝努）。

献上连催使人上马即与三宝奴（改作三宝努）耶律忠王等前来。

秀水间居录曰：宣和间经营燕地虜（改作辽）将郭药师首来归附既得燕山授以节钺专付兵柄继加检校师傅官赐第都城宠数无虚日药师喜饮酒尚酝绝品曰

：小槽真珠红者日赐一樽置驿传送尝至京师召赴禁中凡寝殿奥密珍奇之物悉令纵观眷待优异如此金人南侵药师率大将张令徽刘舜仁俱叛与之合从犯阙既议和解虜酋（改作敌帅）须索犒军金帛数千万虽极竭力不能充足虜（改金）使云：药师尝至宣和殿见库中金一块数千两者何谓不足。

朝廷答移牒书。

《书》曰：契勘太上皇与大圣皇帝浮海结约岁月已深遂割燕云：恩义至厚质诸天神共著誓书使聘交驰欢盟无间止缘奸臣误国容纳叛亡岁币愆期物货粗恶遂令誓盟殆成空文邻国兴师职由於此重念大圣皇帝从初讲好欲卜万年事至於今虽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克责乃付神器纒服之始不遑康甯夙夜以思宜申旧好果承使介远达信诚结约之词悉似面谕自今日始传之无穷共芘生灵永同金石緬惟英鉴必谅兹怀事目具如别幅想加照悉。

事目云：投拜职官人口尽行发遣大金国人马抽回议定更不以黄河为界只将土地税赋所出改添岁币七百万贯今来河北河东人马抽回赏军银五百万两绢五百万匹金五十万两。

十日丙子李等与金人所遣计议使高永（旧校云：按金人所遣使无高永名）张愿恭萧三宝奴（改作三宝努）复命当日引见三宝奴（改作三宝努处殿进呈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复书。

书云：承计议使李等赍御宝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传之无穷永同金石仰谕至诚实为大利虽有报复之心载惟元从大圣皇帝结好暨我今皇帝旨谕丁甯德义宽大拯救生灵涂炭宜舒旧愤以示新恩当开诚心与修和睦。若可依从请皇弟郢王并太少宰臣一员不俟逾日来赴军前权。且为质更，或不欲施行无烦理会伏候端的。

又事目云：自新结好已後凡国书往复并依伯侄礼体施行今黄河更不为界可太原中山河间等府一带所有地分画立疆至将来拨属本朝於内城池别有变乱贵朝应管擒帛交送来示改添岁币七百万贯今减五百万贯除自来已舍交送银绢两色外拟。

只岁输二百万贯物货已上并入御笔誓书郢王权质候过黄河便议归还太少宰臣一员只候交拨定疆界亦使放还合还赏军物帛书五监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杂色表段一百万段绢一百万匹马牛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

郑望之奉使录曰：十日引见三宝奴（改作三宝努）就殿上进呈书上顾敏如何敏对云：事无可柰何待更商量出到殿门宰执阁子内三宝奴（改作三宝努）等入使人幕次方见所进书乃知所邀三镇及要亲王一员候军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员同往交割地界。

中兴遗史曰：李等归并燕山府路提举常平沈与等偕来等上奏斡离不（改作

斡里雅布)要宰执亲王为质并须索金帛犒军李纲以金人之技尽於攻西水门与酸枣矣。破之甚易誓以死战使匹马不还策之上也。望之谓金人势雄盛未易可当莫。若速许之不可缓也。李邦彦劝不如许之上亦欲务令持重以保宗社生灵遂悉如所请诏括官司士庶金帛。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十九校勘记。

上御崇政殿引见(至)再使於斡离不军前(此条应接上文误另提行)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误作旨意)即在长远(在应作是)俾不放入(俾误作早)莫能英断(莫误作若)且前朝作孽(且误作其)卑辞改去立手笔誓书(立字衍)又为元奉谕旨(误作旨论)亦何可忘得(误作得忘)。

●卷三十

靖康中帙五。

起靖康元年正月十一日丁丑，尽二十日丙戌。

十一日丁丑李纲沈与执政同议於东府。

南归录曰：初十日见李右丞言贼(改作敌)骑不过五万能战者止万馀人太子营不及二千药师常胜约三千骑诸营部兵闻止有三万馀其过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击李纲曰：待与诸公议遂留幕中十一日李纲与同入阁门续引至後殿少顷同赴东府见枢密耿南仲李等告诸人如告李右丞说李厉声曰：贤敢道金人不强。若与战能决胜负否李纲曰：不须如此怕他曰：忘身弃家以图南归盖上欲朝廷知金人不多可以击尔至於战斗事非所敢知须臾李邦彦已下偕来复告之曰：城下之战社稷之安危固不可轻举可待其归以重兵拥其後必有必胜之策众不答。

十四日庚辰皇弟康王少宰张邦昌使於大金军前给事中李邺为计议使右武大夫高世则副之赍和议誓书送伴萧三宝奴(改作三宝努)等同行。

朝廷和议誓书。

书云：契勘太上皇与大圣皇帝浮海结约欲卜万年偶因手诏平州张招纳叛亡至使欢盟变为兵革遂至大金数路兴师今大圣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虽悔何及专差知枢密院事李等赴议军前引过乞和正月十日乃承议计使赍到文字大开容引备谅纯诚拯救生灵敦结盟好载惟恩义深剧感赍今戒攸司悉从定约太上皇与大金大圣皇帝及今皇帝义同兄弟今来国书当依契丹旧例礼从伯侄施行已许放黄河更不为界可太原中山河间府一带所辖县镇分画疆土系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内别有变乱处所当朝自本朝应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纳。若是与三府以南州军犬牙出入不齐去处临时两平兑易应自亡辽播越之时北界流离向来并系大金叛亡诸职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外应见在并

尽数遣还在京令随逐前去在外接续发遣一无停匿残害错失除自来合交金银匹帛并杂物折纳决无粗恶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违此誓神殛无赦宗社倾覆子孙不享所有其馀该载不尽合约事件并依前立誓书施行远冀英怀永同重誓伏惟照察谨白初虜（改作金）人讲和要一亲王为质朝廷议从其请上召诸王曰：谁肯为朕行康王越次而进请行康王英明神武勇而敢为有艺祖之风将行密奏於上曰：朝廷。若有便宜无以一亲王为念既行邦昌垂涕康王慨然曰：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邦昌惭而止。

沈与李纲书论金人兵虚实。

沈短书投纲曰：某自燕山拘执而南陈讲和之议意在脱归言其军实今天与之幸偶而归达区区之忠因右丞归以上开似可以无憾矣。虽曰：後时尚有可图者彼言国相自太原入河西自延入不知二道能遏之使不前否二道既不能进则此犹可图者也。城下之战固不可轻议待其回脚数路蹶之使前不得还後以重兵拥之可一举而歼之彼之难聚者兵调发半年止得如此。若尽灭之数十年间未能再举。若纵之使还其祸未已彼之难得者马前日入燕不满万骑得常胜马三千匹路中所掠不下三五千匹今。又以二万匹与之不可敌也。彼之所乏者金载之而归竭吾帑藏。又取於民不足以充其欲二者之外。又割吾要地其祸可胜言哉！今日彼之兵数不多。

必不。若契丹犯澶渊之时是时景德春秋乃未及圣主之盛一时宰执皆欲避之陈尧咨数人皆欲之金陵独寇莱公决策劝之亲征一战而胜今城下之战计社稷之安危不可遽急至於後图亦不可缓右丞忠愤之气众所共闻实天以赐我宋，岂不能为寇莱公哉！某冻馁逾月脱死而归魂未集体无仆无马筋骸解散不可以步谨此以代面陈幸不以人微言轻而忽之。又陈三事一曰：某昨日步归憩於茶肆闻诸人咸有欲战之心但不令出尔此固未易轻举然人心可见今早。又闻昨夜城外小战与其小战不。若更多与之人马在外以待之二曰：金人之所以有斗志者意在於金帛今既与之彼却有爱惜之心吾之将士要而夺之以求为军赏则我之兵欲斗之志如彼之初矣。三曰：金人不多用兵之时当分头掩击以分其势是日晚纲遣人相召某力言金贼（改作师）可破之状兼今日客主之势不同多寡之数不侔。若今脱归既无伤折。又厚有所得异时人人敢勇来也。割地之後披据要害我反为客燕山云：中一二十万之兵不知何以御之。若果欲与之战不可失此时我重兵拥其後至河汊而掩击之以西兵自怀卫入驻州之北当其前召大名德博兴仁潞南兵由德博渡河於邢赵之间守截间道遣人密约河间真定中山雄沧会兵於滹沱之地迎战当使匹马只轮不返。若云：姑与之更图後举此愚论也。今既与之大事去矣。後不可再举必败须便甘心为江左之事右丞能以决策立圣主。又能止之使不迁盖天以右丞赐我宋今日之事何不以死争岂其作执政而遂爱惜耶纲言公之言宵庙社稷大计与纲无不合者但有掣肘处亦少有所待答曰：愿力为上开陈断以不疑而速行之後将噬脐次日。

又以七事献纲一曰：十三日诏出恐所割州府不肯听从指挥守臣交割窃恐守臣亦有畏懦全身保家之人奉诏弃城而走窃谓当密遣人令合兵以战二曰：杨志昨在燕曾受高托山贼赂志贪财色今闻在军可说之要击三曰：闻西兵有至者出兵不可缓金人过河日驰百里纵之使归祸不可言昔抚定燕山之时亦迁延不去及兵既近燕城仓皇而行辎重金帛尽为张取夺此机不可失四曰：大兵拥贼（改作敌）过河止以弓弩手万人守北岸五曰：大捷之後全军受赏其搴旗斩将有功者统领者别行保明优与推恩六曰：金贼（改作师）兜鍪极坚止露两。

目所以枪箭不能入契丹昔用棍棒击其头项面多有坠马请仿而行之欲令骑兵半持棍棒七曰：郭药师将骑兵三千刘舜仁领兵二千随行今。若以重兵拥之过河前。又有兵守截其势甚危困密令人说之以药师为燕王舜仁以营平等州为平王许其世袭自置官吏岁赐官帛兼令斩张令徽首以来涂中闻常胜军恐由澶渊德博入沧过河归燕山当须两道遣人候之不可後也。。

拆上元{敖毚}山散给军士薪火。

上皇时常以十月结架{敖毚}山至正月十四日了毕所费彩帛巨万计比上元灯後则颁赐内侍率以为常至是乃拆之。

卫仲达张劝特除名勒停。

臣僚上言窃见戎寇猖獗（改作国家多难）侍从官义当体国乃者营私谋已图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访闻礼部尚书卫仲达素与赵良嗣狎昵无间今者忍称病乞假遂才家以行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进当公事而去按仲达劝皆佞不才平日叨窃荣宠当急难之际倾摇人心为避贼之计理不可容奉圣旨卫仲达张劝特除名勒停令开封府差人追捉前来。

圣旨今後金国称呼只以大金为称合用国字者依自来体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国为称。

十五日辛巳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回奏并书。

奏曰：大金都经略处置使两路都统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开详审推见圣意勇於改悔求践旧好叙定兄弟之义卜於万代更不渝变斯乃社稷生灵之福也。当司深为感切遽解重围收聚兵马铃束将校更不令驱虏杀戮既复旧约欲成长久窃虑岁输物稍多难以经远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责委酌中理会今。又减放一百万贯常年只纳一百万贯。又折物并银二十万缗三十万匹仍为今岁分拨疆土事忙直候来年正月依应旧例交纳如交割结绝之後苟有违变神明得殛俾坠其师伏乞照察谨奏。

《书》曰：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上书於大宋皇帝阙下今月十四日赐到誓文暨皇帝康王并少宰一员至仰体圣慈深增倍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灵何今既转祸为福重践欢好惟望贵朝不失农桑早充当司兵马无稽

驻泊益彰至德当司。

已铃束逐处军兵更不令驱虏杀戮所有国书再立明约乞赐书言遣差（删此字）使将擎来诣当司待凭发遣赴阙即日一见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过即时遣还愿勿忧疑更有但系亡辽契丹奚汉渤海杂类人等无令劫掠伤民早为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气赤直至天明详其分野正临都邑能尽至诚敦大信反身修德必可消禳缘念义同一家别白奏达谨上。

圣旨应有官无官诸色人曾经赐金带各据前项所赐条数自陈纳官如敢隐数许人首告犯人重行断遣。

尚书省直取金银指挥。

奉圣旨仰聂山何周懿文李光只今直取杨求张补姜尧臣李宗保张师贤宋辉李宗振董庠下项逐家金银於元丰库送纳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曾经只应倡优之家并萧管袁陶武震史彦蒋翊五人筑球郭老娘逐人家财籍没并内侍省官道官乐官曾经入内医官鞞官幕士忠佐并应曾特赐金带许系金带人并行陈纳。若敢徇情隐庇并转为藏匿之家许日下自首如违并行军法诸色人所隐藏之物以半充赏。

十七日：癸未捉获细作。

先有燕山人推独脚车子其中皆载兵器自是连日大索细作不绝或有短发者面黑者误遭殴击至有死者群不逞往往乘此劫夺行路但云：是细作即擒送府验问非是乃释之亦不加罪妄捉之人如是数日乃揭榜禁止。

十八日甲申大风雪。

时围闭旬日城中食物贵倍平时穷民无所得食冻饿死者相藉，於是朝廷复遣使致问於金人军前。

朝廷赐书。

书云：大宋皇帝致问大金皇帝皇子郎君荐承使介特赐书词披览再三深谕勤意比者复修盟好休兵息民皆自周旋深感戢示谕依准大金皇帝宣命施行恩从圣造事靡已为益谅高怀尤彰谦德更承念及耕农重事罢去所索牛一万头诚忱备至义同一家固当传之无穷永以为好春律尚寒倍惟珍嗇谨白。又赐以沈香山子一百两花犀酒盘一十只玳瑁酒瓶贰只拨花犀注宛一副。

十九日乙酉上御宣德门抚劳王师。

平阳府义胜军作乱叛归於粘罕（改作尼堪）。

初谭稹为宣抚也。募燕云：人为义胜军散居於河东诸州其在平阳府者刘嗣初为河东路兵马铃辖以统之有众四千河东人呼义胜军为投附人太原府受围有裨将自太原城中出至平阳漏言欲尽杀投附人，於是义胜军皆不安渐有语喧闹嗣初见平阳富盛有欲得之心既知太原被围遂有叛意一日嗣初见知府宇文时中白其事曰：嗣初乃山後人累世不幸陷於契丹者几二百年今重不幸。又为金人吞灭使我

前主契丹丧其社会性稷而嗣初亦倾覆其家遂得归朝今一行部曲与嗣初见视金人为仇讎也。金人方造衅用兵国家以兵应之使投附人效死於阵前以报金人之讎深所望也。窃闻欲尽杀投附人不知何故时中惊愕曰：无此乃命出榜敢有撰造语言者立赏告捉自此投附人亦私为之备投附人元在城外下寨不与州县通嗣初自起炉打造军器买枪桐编毡及拾麻奚底穿为甲阴勒行伍未几时中罢去通判王某以权府事有百姓王存受雇於嗣初为吆喝人既知其意先一日诣府告嗣初与投附人将乱者王某务欲慰安嗣初等乃决脊配三大本府半城。且报嗣初云：有撰造语言已施行讞嗣初以本部皆是义胜军唯吆喝三人乃平阳府兵士既发露其情愈不安。又知折可求败事乙酉黎明率众人先登城占城城中军民有以弓弩射之者义胜军以手张毡御箭既而城中奔乱嗣初纵火王某及州县官皆出城走走不及者为嗣初所执嗣初纵掠金帛次驱虏子女次驱奔牛马次取驴猪羊尽杀为脯腊科磨户破麦为乾粮凡十馀日以其众归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大喜而王存於神仙界见王通判言你不信我言反杖一百今日坏了一城人性命你却还他乃鼓倡诸人将王へ并家小尽杀之某归朝人老小在州县者受折可求移文悉行诛戮。

二十日丙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回谢赐物上奏。

奏云：差去使人王至伏蒙圣慈回赐到沈香山子花犀玳瑁酒器并奇兽珍禽等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无任感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书奏谢以闻谨奏。

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及统制官姚平仲以泾原秦凤路兵至京师。

师道承召命未起以为虏（改作金）人必不敢渡河亦未必有如此事虽起行唯日行三十里不废游猎中途遇统制官姚平仲自燕山戍归有骑兵三千步兵一。

千师道以便宜檄取军兵之命遂与之俱来未至上遣开封少尹田灏中使裴谊陆舜举促之师道至西京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已犯（改作至）阙，或曰：贼（改作敌）势重而我以轻兵犯之必败四方勤王之兵遂将解体不。若。且驻汜水以图全胜师道曰：不然吾以微兵迟回不进形见情得只取败焉贼（改作敌）孤军深入日虞援兵之至也。今。若径去彼自莫测第使一骑到京师则京师之气自振矣。师道遂行先遣二十骑全装披甲带封蜡书上奏二十骑者疾驰到京城逢虏（改作金）人游骑四出是二十人者即驰马犯之游骑知西兵至退走二十骑至城下叩城上蜡书京城人知勤王兵至欢踊气增十倍师道至直逼虏（改作敌）营下寨金人为斂游骑不敢剽掠上闻师道至命开安上门遣尚书右丞李纲迎劳而宰相李邦彦降敕付师道曰：金人和议已定敢言战者族，或谓金人下寨於城之西请严备以入师道不从肩輿入京师是夜与宰相同入禁中见上於福甯殿奏曰：臣不知京师有如此之急。又度必无此事故来迟今臣在此陆下不须忧也。上再三慰劳问计将安出师道奏曰：臣以为讲和非计也。京城周围八十里如何可围城高十数丈粟支数年不可攻也。。若於城上寨而城外严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逾旬月虏（改作敌）自困矣。

然业已讲和不可止金银不足请以见数与之如其不退乃与之战。且四镇之地内保州乃宣祖陵寝所在不宜割与上乃令师道与邦彦於政事堂共议其事师道见邦彦因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坚高如此备御有馀当时公何事便讲和邦彦曰：以国家无兵故不得已须和耳师道曰：凡守与战自是两家事战。若不足守则有馀京城之民虽不能战亦可使守但患无粮食粮食苟有馀京师数百万众皆兵也。何谓无兵邦彦诡曰：素不习武事不知出此师道笑曰：公不习武事，岂不闻往古攻守事乎！。又曰：闻城外居民悉为贼（改作敌）杀掠畜产多亦为贼（改作敌）所有当时闻贼（改作敌）来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般畜产入城遽闭门以为贼（改作敌）资何也。邦彦曰：仓卒之际不暇及此师道。又笑曰：好慌好慌左右皆笑。又曰：公等文臣腰下金带不能自守以与虏（改作敌）人。若虏（改作敌）要公等首级如何邦彦不能对。又曰：京师如此之阔番（改作金）兵只十数万何能围蒞何故四门都闭则番人得以纵掠而吾民困矣。上加师道检校少保同知枢密院事迁宣。

谕使明日金人使王芮（王芮即王也。）来其礼稍屈上顾师道笑曰：彼畏卿故也。方诸门尽闭师道命开东壁南壁门听民出入如常人情赖之以少安。又请缓给金带禁游骑不得远掠俟其惰归才之於河当使匹马不还上皆是之师道受命出巡城语所亲曰：贼（改作敌）易破也。但连珠寨对垒使不得虏掠则贼（改作敌）粮匱乏便可进兵更使兵将临河设伏俟其半渡击之此万全策也。一日师道令骁勇数辈出城得金虏（改作卒）三人至则令言军中事其一不肯言师道令斩之。又问其次遂恐惧明言军中事其一破其腹以验所食之物腹中无他唯豆耳师道语其众曰：贼（改作敌）粮已匱可以殄灭乃遣一人还军中使道其事贼军大惊，於是决意求和。

诏差中书侍郎王孝迪收簇金银。

诏曰：金国犒军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锦帛牛马骡其数浩瀚虽竭神御乘輿宫禁王府主第宫观寺院内外百官士庶人等金及三十馀万银及一千二百馀万。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带真珠宝器女乐珍禽香药茶锦绮酒果之类并以祖宗以来宝藏珠玉等物准折缘数万金银未敷不肯退军已差中书侍郎王孝迪再行收簇布告中外咸体兹意榜曰：中书侍郎专领收簇大金国犒军金银所今月二十日奉圣旨大金国兵马攻城其势甚急朝廷为宗社生灵遣使议和须籍金帛以结盟好金国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今来所敛金银上自宗庙宫禁乘輿服御之物尽行划刷止得金三十馀万两银一千二百馀万两寻津置前去大金国见其数未足复遣使人谕意难为退军兼恐兵众犒赏不均必致怨怒却来攻城男子尽杀妇女驱虏屋宇焚金银财物竭底将去今来计无所出遂将前後所出黄榜并行拘收别出榜文训谕朝廷爱民忧国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为始一应执政侍从宗室外戚内侍官横行并许权系犀带将金带纳官。

又将逐人在家金银尽数赴逐库送纳外其余士庶诸色人并仰於两日内罄所有金银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纳不尽之数限满并许诸色人告论相容隐人亦许陈告并以所告之数三分之一充赏告及金一万两银十万两除告赏外与承信郎如亲邻知情不告告而不实以其罪罪之今来除指挥事系急切。若因金银不足和议不成遂致家族不保虽有财宝何所用之仰士庶体。

认朝廷爱民忧国之意疾速前来送纳候事定日第推恩所有金银棱道并与免纳今具逐处库分纳下项州南左藏库纳州北元丰库纳州东都茶场纳州西榷货务纳右出榜晓示诸色人如有乞觅并依军法施行都人读榜见金银不足则必致怨怒却来攻城男子尽杀妇人驱虏屋宇焚烧金银钱物竭底将去。又言家族不保虽有财宝何所用之读之者莫不才腕唾骂。

靖康前录曰：王孝迪领簇合犒设大金国金银所出榜籍士庶所有之物谓如此则免吾民肝脑涂地不然则男子杀尽女人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其辞乖谬不可具言人谓之四尽中书以比李邕六如给事。

种师道姚平仲兵至李纲上奏乞令师道平仲听节制。

传信录曰：余奏上曰：勤王之师集者甚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愿令师道平仲等听取节制上降御笔曰：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可也。盖上意欲以师道为亲征行营副使余窃叹上裁处之当而宰执间有密建白以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别置宣抚司以师道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後军在城外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已上屡申敕两司不得侵紊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司所欲行者托以机密往往不复关报余窃私忧之自金人议和誓书已行之後朝廷日运金银币帛之属输其军中名果珍膳御酝之饷使者络绎冠盖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宝带鞍勒以遗之品数甚众其价不可胜计余每以谓赐此不足以为德适所以启戎心虽上恭俭视珠玉如粪土然戎之（改作彼既）生心何厌之有众方称上德不以余言为然金人益肆须（二字改作需）索无所忌惮（删此三字）已至求妓乐珍禽驯象之类靡不从之及勤王之师既集西兵将帅日至上意方壮。又闻金人虏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坟墓赞殡发掘殆尽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赞上曰：易於谦之上六称利用行师征邑国师之上六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盖谦之极非利用行师不足以济功师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讲和其谦极矣。而金人贪婪无厌（删此四字）凶悖（改作侵袭）愈甚其势非用师不可然功成之後愿陛下。

以用小人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惩创不敢有窥中国之心当数十年无夷狄之祸（改革者作烽燧之警）不然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忧未艾也。。

通判绛州军州事徐昌言杀义胜军。

中兴遗史曰：平阳府义胜军乱之次日报到绛州绛州有义胜军四千人将官牛清统之清山後人粗率勇悍通判徐昌言谓不先图之必有平阳府之变乃白於知州李元达请先为之备元达本儒生不知时变不从昌言与幕职官苦言之元达不得已请昌言一面措置昌言以教阅为名开甲仗库令官军带甲整葺军器时清下寨於东门外是日昌言闭其东门方转五鼓自南门北门出兵转城以趋其寨。又令民兵悉上城之东壁令之曰：闻战声则助其声势昧旦两门出兵皆叩其寨即斩关以入直造清之寝清夜饮方醉与数妇人寝闻难取器械不及创甚被执於见尽杀投附义胜军城中民兵登城东壁呼噪以助其势投附人尽被诛戮诸州闻绛州之事乃皆杀投附人昌言字猷可衢州人。

统制马忠以勤王兵至京师熙河路经略使姚古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及折彦质折可求刘光国杨可胜范琼李宝诸路勤王兵至京师。

诸路勤王兵号二十万到京师夜间人心稍定。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卷三十校勘记。

乃承计议使赉到文字（误作议计） 因右丞得以上闻（得误作归） 系社稷之安危（系误作计） 由博德渡河於邢赵之间（邢误作刑） 今者忽称病乞假（忽误作忍） 殊深感戢（脱殊字） 今日坏了一城人性命（性误作姓） 虽於法许相容隐人亦许陈告（脱虽於法许四字） 坟墓赞殡（赞误作殡）。

●卷三十一

靖康中帙六。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庚寅，尽其日。

二十四日庚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再上奏。

书云：伏承御书特加温谕寻绎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欢好益光圣德陛下既全始终质诸天神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等永念同盟敢不只畏中山河间两府亦望差近上亲信之臣严赐敕旨令从随少宰专行管勾交拨疆界据喝下金帛拟准见御宝文字续次交送近者猥被圣恩赐致内乐百馀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因乞放还辱从所请感戴之至无任下情外据所割三府见任职官内不系本土之人恐有知识欲要者内椿定姓名垂示即当发遣如不见公据请不受留内太原一路官员乞便於交拨宣内分自开指以凭依应施行今差韶阳军节度使耶律忠乾文阁待制太平甫充计议使副谨奉书奏谢以闻谨奏。

朝廷复遣李致问。

书云：大宋皇帝致问於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书既定，和议方深，用孚千载之期，永保两朝之好。辄因便介，以物将诚，详具别纸，惟冀留纳，谨白

：送珠子束带一条（上有北珠五十颗），正透飞凤犀带一条，金陵真玉注条一副，真玉酒杯十只，细鞍辔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条。

又别遣肃王为质请归康王。

书云：比承书示欲别遣亲王为质今令弟肃王前去可谅诚恻之情然念康王留军中今将一月朝夕忧念未尝少甯虽皇子郎君义同一家必垂顾恤柰手足之爱同气之亲一日不见实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候肃王到日便令康王回归以慰兹寤寐注想之怀情深意切书不尽言再此布叙惟冀孚察谨白。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以崇义军节度使大安仁龙州团练使耶律忠充使副送还康王。

书云：使至迭承来谕请送康王，备聆圣心怀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缘以康王久留军中，谨赠金一万铤，聊用压惊，式表微意，谨奉书奏闻。谨奏。

诏王黼削夺在身官爵长流衡州。

靖康遗录曰：是日籍王黼第得金宝以亿万计初黼赐第於闾阖门外周围数里其正厅事以青铜瓦盖覆宏丽壮伟其後堂起高楼大阁辉耀相对。又於後园聚花石为山中为列肆巷陌与民间倡家相类与李邦彦辈游宴其中朋邪狎昵无所不至及至籍没百姓争入剽掠官不能禁斩数人而後已黼出城数十里至负固村追斩其首百姓谓之负国村云：

秀水闲居录云：王黼作相初赐第相国寺东。又赐第城西竹竿巷穷极华侈垒奇石为山高十馀丈便坐二十馀处种种不同如螺钿卜子即梁柱门窗什器皆螺钿也。琴光漆花椽木雕花镶玉之类悉如此第之西号西村以巧石作山径诘屈往返数百步间以竹篱茅舍为村落之状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识者以为不祥黼侍妾甚众有官封者十八人八夫人十宜人（旧校云：归本云：令人十宜人人）。

靖康前录曰：二十四日府尹聂山进子乞追王黼行遣差人追及於应天府杞县之南十里负固村遂戮之函首京师随行金帛不可胜数尽为小寇掠差度支郎中邢侁京籍其家财侁京措置无术小人乘隙鼓唱争入黼第绢七千馀匹钱三千馀万金玉之类为群小攘夺者三分之一王时雍领尹诈称般纳王黼家物者次第给赏优者推恩众赍金帛入黼第即得首领者二十馀人梟首令众馀皆弃物而遁。

《别录》云：盗杀之於雍邱。

中兴姓氏奸邪录曰：王黼字将明开封人也。崇甯二。

年登进士第蔡京喜之累擢为翰林学士厚结内侍梁师成辈多荐引之者政和七年除尚书右丞八年除中书侍郎宣和初师成荐为少宰惟谄佞师成凡事行其意而已每入禁中为柔曼之容效俳优诨话以悦上意置应奉司於其家四方珍贡皆由黼以进奉而多半隐盗於家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其无廉耻如此二年上欲乘契丹为女真所攻因复取燕山黼力赞出师及用童贯蔡

攸为帅四年加太宰楚国公二子皆加徽猷阁待制上命内侍干当御药院卢端专起大第以赐黼黻建御书阁芝草生於上黼邀上驾幸其第观赏之人知其不祥五年拜太师封楚国公领三省事六年李邦彦密结蔡攸令潜黼而罢之靖康初贬广州安置遣使斩之时年四十八士民皆快之宣和录曰：宣和五年九月太傅王黼言臣以昧陋藐然之迹充位公辅总领三省无明谟显庸仰称敷求熙帝之载不足以格皇天膺多福宣和癸卯八月芝生赐第正寝之东阁柱础之间状如芙蓉惧无受祉之实。且在侧陋不敢奏後两浹旬得贤治定阁产神芝二本表皆逾尺一生於漆柱之上一生於绘屏生阁柱者状如云：翔龙爪虬然抱附於柱其中穹窿特起叩之有声生绘屏者如庆云：亾霭表里穿透皆所阳见昔未之有臣俯伏谛观蚤夜怵惕以思前年蒙恩特赐长生大帝圣君容许严奉阁上。又蒙恩特赐九华玉真安妃御容奉安阁下日有光明不间隐微神休圣迹固已久熟观今芝所生天威不违咫尺实惟帝君睿圣当贮安妃神灵在天贷臣窃位旷官罪悔众积而悯其赤心皎然区区无他肠也。故生祥瑞昭晰显著如韩愈所云：此生人不识唯有天公知者臣与有焉不胜踊跃舞之至。且念所居虽陋实为畴咨之地芝房吉祥一日三秀是岂孤臣之幸也。盖邦之荣怀以尚一人之庆辄绘图昧死以闻奉圣旨手诏卿以硕德伟望简在朕心傅岩之求。若合符节比来海加治神只咸。若凡建大事决大疑莫不克举方时平虏（改作燕）之策在廷之臣罔攸措议惟卿有先见之明助朕独断从中指授曾未期年九有以截确然志在王室格於皇天致草木效灵见於赐第一日三秀表至逾尺结英吐华有。若翔龙庆云：之状，岂不赅欤。且。若芝房之歌荐於汉庙者之方册实为丕祥历代宝之今者得非寅亮燮理之功薰为和气致。

此殊祉瑞於家庭以昭神只在天敷之灵以示朕賚予良弼之义君臣相须休悦同体奏牒来上良用嘉叹。

王黼者开封人也。旧名甫及显贵上以其姓名与东汉宦者同诏易为黼登第後一任为相州司理踪迹已诡譎入辇毂为何丞相执中所喜遂历书局馆职政和初为司谏蔡京荐之迁谏议大夫黼既骤迁遂背执中疏其恶二十事与京而执中不知也。每称道黼不已一日省中俟其来见则。又及黼而京曰：少师何主黼。若是黼定何如人可保乎！执中方谈其美京即於座後出一卷书使读之乃黼击执中疏也。执中大愕始变色曰：畜生乃尔。若是繇是执中乃谢绝黼黼因投郑居中党中而居中前後数於上前称荐黼有宰相才改御史中丞升翰林学士黼特事宦者梁师成为父与折简必呼之为恩府先生上方躬揽权纲故每谓群臣多宰相门人如黼独首出朕门下黼每进见上每为前席论外事动移时专事卜筮能先事中意当是时户部尚书患不得人蔡京因奏用黼上大嘉谓之曰：太师乃肯用尔尔能当此乎！黼对以匪难也。时用度侈肆版曹岁入有限非宰相应副必阙事黼既以才选能弥缝中人他不恤也。繇是未半年自亲王贵戚暨班直禁卫动乏俸赐月给中外乃大噪黼犹扬扬然。且诳上谓

左藏自充初第监临失职尔臣愿自入库治究其事而势家吏仆闻此得伺候黼来掩之争索所未给之物及视库中则实一空，於是数十百人皆大喧詈更拦黼不得出因窘甚用老吏为之计乃抱大榜告之曰：尚书有约束无他官吏作弊耳今当排日用次第给尔等可视此也。即趋往东墙挂榜众走视之黼乃得繇东库角门跨马遁去上闻而不乐遂以失职罢犹改宣和殿大学士以宫祠奉朝请赐甲第居之其赐第之邻乃故许黄门将宅也。黼。又倚中人奏请强夺之其子弟出怨言而黼。又阴白其语遂尽逐去中外始大不平俄复翰林为承旨丁父忧起复遂除左丞迁中书侍郎乃有大用意时政和八年也。黼面洁白。若美妇人而目睛须发尽金黄。且豺声未久拜相委听愈专当是时宦者梁师成从中秉权故使黼相表里一旦恩数仪物有逾於蔡京矣。黼始专任乃事外饰奏罢堂吏添支省并书局皆协一时事论然专事逢君依群宦故独不敢及佗其後罢学校乃多取贍学钱奉宴游未久。又。

入子乞置应奉司而自领之内则梁师成为提举。又启北征事。且与童贯力谋数以诗进显结郗邸和焉尝密语上曰：臣屡令术者推东宫命不久矣。先是黼既相再锡大第於城西开便门与师成宅对街以相来往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妄托事言家之屏风生玉芝上为临幸睹黼之堂阁张设宝玩石山侔拟宫禁喟然叹曰：此不快活邪时上既幸黼第。又从便门过师成复来黼家驻因大醉黼自出传旨支赐命放散卫从百官，於是禁卫从诸班直争愿见上始谢恩不肯散因讠 匈讠 匈师成与谭稹乃扶持上而出抚谕之上醉不得语矣。复入夜漏上五刻乃开过龙德宫复道小墙谓鹿寨门者以还内宦者十余人挑灯（旧校云：挑灯一本作执兵）接之而去三衙卫士无一人得入者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场备不虞几生变翼日犹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来临幸未之有也。上深悔之曰：孙存爱我与转一官存随龙旧人为卫士首时对黼求见上不肯散者黼。又同蔡攸每罢朝出省时时乘宫中小舆召入禁中为谈笑或涂抹粉墨作优戏多道市井淫言语以媚惑上听时因谗浪中以潜人辄无不中黼方恃奥自。若至贿赂公行於朝野自通判以上皆有定价中外大喧上虽微闻然不之信至是蔡攸与朱 卞 皆能取验於上因是怒并力攻师成势折上，於是怒黼始罢而致仕居第领应奉司如故厥後将逼冬郊而垂欲相之会上内禅百寮入贺上下咸有喜色而黼面独。若死灰未几诛死矣。。且黼士人也。。又以教学受知君相则其富贵可立致乃由径苟得一时之味因甘之流而不返夫既以非道而进後必以非道而终决矣。是徒累国家乱天下如此可为世戒也。。

《北征纪实》曰：燕地号沃壤用兵既久加金人（改作师）残毁桑柘生具为之一空我得之仅三年曾无斗粟尺帛之助常胜军五万月给人二斛戍兵九千月给人六斗则已十馀万斛。又有食粮军及诸州官吏不在数也。故悉出河朔山东河东之力以应办才一年而诸路皆困矣。科配既久道阻。且长率费十馀斛多至二十馀斛始能运一斛至燕山以有限之物输之无已虽黼当权时内外帑藏及齐赵晋代民力皆

已告竭焉上不乐垂已罢黜黜患失遂作免夫之令因得少办其议以为燕山之役天下应起夫今免其调发独令计口多寡尽出免夫钱违期限者斩天下所得。

免夫钱大凡六千二百馀万缗以三千万应副燕山三千万椿管然朝廷时时借用及宣和七年春正月唯六百万见在馀二千二百万有零则莫知为何用此实充应奉矣。盖北事才定号经抚房者朝廷一时大案黜奏丐降旨一切焚之故不可考焉及宣和六年黜罢之後燕山日夕告乏而山东河北交界贼起少者不下数千人。若张仙高托山辈皆连兵数十万馀科配亦不行矣。。

閻居录。又曰：宣和间王黼急於财用以燕山免夫为名遍率天下所得才二千万缗而结怨四海矣。。又令州县取盐课一年最高者立为定额不许通融亏欠及分厘监课司守令一例黜责，於是计户率钱犹不能给罗织告讐无所不至犯法者不复行刑但令买盐厚利悉归大商楚毒被於良民逃移逋负不可胜计。

《别录》曰：开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韩应等状蒙差体究王黼所在契勘二十四日至雍邱县城南二十里永丰乡辅固村为盗所杀取到首级申。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一校勘记。

据喝下金帛（喝一作赐） 乞便於交拨管内分白开指（管误作宣） 乾文阁待制太平府（府误作甫下应有阙文） 中为列肆巷陌与民间倡家相类（一作中列四巷俱与民间倡家相类） 琴光漆花罗木（漆误作漆罗误作楞） 裘皆逾尺（逾误作论） 龙爪虬髯（髯误作然） 日月光明（月误作有） 芝产吉祥（产误作房） 少师何誉黼。若是（誉误作主） 一时士论（士误作事） 而垂欲相之（垂一作重） 垂以罢黜（以误作己） 因得少失其权（失误作办权误作议） 朝廷一时文案（文误作大） 亏欠及分厘（欠字衍） 负固村（负误作辅）。

●卷三十二

靖康中帙七。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辛卯，尽三十日丙申。

二十五日辛卯延张俊环庆韩时中泾原马千等皆至京师稍安。

斩内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

初朝廷发金字牌勾兵陇西（旧校云：一本作陕西）丙侍官暗留不遣及马千等至皆云：不见金字牌但闻京城危急来赴难由是发觉故斩之。

二十七日癸巳真定府路安抚使刘送马扩下狱。

茅斋自叙曰：先是被童贯之命招置真定中山忠勇敢战军马专一统御扩急趋保州取家属南归复过中山则已见烽火连举五把次日至真定刘委扩提举四壁守御

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拜上登极赦扩密遣人入京。且书一奏具说虏人（改作金师）南寇（改作来）步骑无二万人。又时已春首彼难久留乞坚守京城勿轻出兵括取官私马无虑三万匹召募敢勇必战之人各授器甲略阅队伍每五千人为一领分屯要害密檄诸道勤王之兵并力齐进预戒河东河北多设邀截彼不过二月中必退京师之兵蹶其後河外。

之兵邀其前彼方阻河势迫乘机击之可使匹马不回後因职事与之子新授浙西市舶提举子羽议论失欢予羽乃与路分钤辖李质等同谋潜害扩癸巳扩晨往谒坐未定密备兵卒在庭呵扩下曰：尔安得反可斩之扩大呼曰：时事如此方用人之际，岂可听小儿子谮诬欲害士大夫乎！曰：不干渠事扩曰：扩与令嗣提举不足众人共知何谓不干渠事。且公欲斩人亦须责文状否辞曲不复言斩乃曰：送之有司遂置扩於狱中子羽作奏劾诬以约虏（改作金）人献城事二月得旨令提刑司置院检勘具的确情犯闻奏。

同日降指挥为犒大金金帛未足权行招括。

圣旨朝廷近为大金攻围京国方讲议和须犒金银币帛数目金银最为紧急虽各分定抛认之数尚虑告论一节或为民害遂令除去下令以来权豪殊不体念国家之急所纳之数金银稀少可自今月二十七日始应京城畜金之家所有之数，或以埋藏，或以寄附并限两日尽数赴元丰库大观库左藏库榷货市易务都茶场送纳金每两价钱二十贯银每两一贯五百文先次出给凭由公据候事定支还。若限满不赴官送纳并许诸色人陈告於所告金银内二分一分充赏犯人取旨重刑断遣知情不告与同罪除开封府见於豪民之家分认数目送纳外馀逐色目逐家已行科定金银数目指挥更不施行。

尚书省子殿中侍御史李奉议奏臣等伏惟近降圣旨借士庶金银如纳数多当议量度於武官内安排特与理选限不碍正法理为官户注授优便差遣臣等访闻民间供输今已累日其纳数多可应前项指挥者臣等欲望圣慈付有司条具以闻遂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劝来者其或有愿田舍乞以近拘收到房廊物业量价给还庶使人心欢悦乐於输纳以济一时之急谨录奏闻伏望圣旨依奏是日晚专领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所据左仓库中有广福坊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奉御宝批李隶与成忠郎葛关与保议郎凡此同日数百户以劝来者。

李纲与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於福甯殿议用兵。

传信录曰：是日同执政上殿议所以用兵者纲奏上。

曰：金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册此二字）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二十馀万固已数倍之矣。彼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才

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後以将帅檄取誓书须还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意深以为然。

二十八日甲午种师道使姚平仲进兵逼其垒虜（改作敌）不敢动。

南归录曰：种师道以四镇不可割与李邦彦议人人异同唯李纲议与师道合师道问沈金人初来事对曰：河滨。若有千人守之犬羊（改作敌兵）岂至都城师道曰：不然金人至此如何却去。又问河北地形及邀截之状对与上李右丞书同师道曰：如公之言比至塞上无匹马矣。复问师道曰：今日如何处置师道曰：公见得贼（改作敌）寨中有粮否曰：金人沿路日掠粮草今至城外取金帛子女未有聚粮之意但恐闻西兵至方旋聚粮想必不多师道云：如公之说昨日生擒二贼剖腹视之已食黑豆今当逼贼营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过五七日间彼自沮折矣。。又出一子呈师道曰：金国长驱直犯京阙盖缘中国失谋今日之谋，岂可再失哉！执政大臣力主讲和之议然金帛果充其数乎！三路之地果能弃乎！已议讲和而王畿之内剽掠殆尽兵回之後果能保其不攻掠城邑乎！大抵奸人借宗庙社稷之重以劝人主而为全身之计或张大虜（改作敌）势以胁朝廷而成其讲和之功殊不思异时之患。又有甚於今日也。闻金人见造浮桥驰驿班师。若迁延失机州桥既成黏罕（改作尼堪）之兵继至将有噬脐之悔矣。兵贵拙速不贵巧迟伏望宣抚枢密使详酌斯言断以不疑而早图之宗社幸甚。

监察御史余应求上书乞将相勿争私忿早定和战之计。

《书》曰：臣尝读六月之诗有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又有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盖宣王既使文武之将征伐於外矣。。若内无孝友之臣以与王居则谗谮之言日至忠谋不见用虽有吉甫焉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则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讨幽镇乌重胤李光。

颜皆一时名将势。若甚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已进取所画军事皆从中阻坏之故屯守逾年迄无成功夫内外之事相须如此可不监哉！方今强虜（改作敌）入寇四郊多垒讲和之计虽决而金帛之数未足兵将之势已振而师出之日无期是宜内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议国事以雪耻辱之时也。而道路籍籍皆言宰相大臣与将帅异谋朝夕喧争未有定论审如此岂诚心为国者哉！夫和亲征战之说汉廷臣论之详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废然金帛既不足虜（改作敌）人必不肯退师。又三镇三关之地向以兵力寡弱不得不姑从之今诸将援师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虜（改作金）人必要金帛之足与三镇三关之地。又岂得惮於用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纲与诸将矣。愿诏执政大臣以孝友张仲为心和以济事无争私忿先公而後私，庶几大功可立如，或不悛与夫妨功害能之人当显黜之求所谓孝友者而任之可乎！。虽然戎马在郊城门未启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战之计亦宜早定愿诏宰

执将帅金议於黼座之前使将帅出师与之对垒然後遣辩士以利害祸福成败屈直与之言。若能休兵讲和以继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贪婪而无厌攘拒而不受陛下虽欲勿战得乎！。又况理直师壮人有斗心以宗庙社稷之灵何忧不克所可虑者穷寇远来自居死地困兽犹斗之时也。愿更诏将帅持重应机无轻接敌以取万全之策不胜幸甚臣一介书生不知兵谋忠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裁择。

三十日丙申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六贼。

京师传闻太上皇到泗州蔡京童贯等建议留高俅以侍卫兵才泗州太上皇南去人心不安陈东乃诣登闻检院上《书》曰：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学诸生等伏阙下上书言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邦彦朱 珪 等六贼罪恶乞行诛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独诣登闻检院上书言京 珪 父子及贯等挟太上皇南去恐迤邐渡江假籍威势遂生变乱之祸乞追数贼复还阙下各正典刑别选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书至今未蒙尽赐施行虽闻王黼李邦彦已曾施行然罪大谪轻未厌公论京 珪 父子释而不问纵之南去师成尚在亲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窃谓朝廷方有夷狄之（删此三字改作急）难未暇议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陈然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况。

夷狄之兵皆由群贼误上皇所致今。又挟上皇於危急之地臣岂敢尚尔默默臣昨日闻道路之言曰：高杰近收其兄俅伸等书报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迈复为数贼挟之而前沿路劫持无所不至上皇饮食起居不得自如数贼阻隔甚严除其党与之外不容他人辄得进见虽高俅被宣欲进亦复难之行至泗州。又诈传上皇御笔付高俅只令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挟上皇渡桥而南以趋浙江其随驾兵士尽为群贼斥之而回闻方过桥之时卫士攀望上皇车驾失声号恸童贯遂令胜捷亲兵以弓射之卫士中矢自桥坠者凡百余人高俅兄弟在道徨得一望见上皇君臣相顾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贼在其侧上皇气塞声咽不敢辄发一语道路之人莫不才腕流涕臣虽至愚粗知忠孝传闻此事不觉涕泪沾臆为陛下愤陛下父慈子孝天下所共知上皇今为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奸臣贼子一至於此可胜寒心此臣所以汲汲为陛下言之也。盖数贼之党遍满东南而上皇随行大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婿其弟虚中闻亦窜而往蔡京之子也。得守镇江据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免蔡之妻党也。出领大漕专数路金谷敛散之权童贯有亲随胜捷之精兵朱 珪 有同乡附己之众恶皆平时阴结以为备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势窃发控持大江之险奄有沃壤之饶东南千里十百郡县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离间非特圣孝之养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难言者臣窃谓今日之势夷狄（改作金人）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图之不可少缓者正在此耳陛下何尚不忍於此耶臣知之矣。，必是梁师成阴有营救致陛下未得奋发英断臣请申言师成之恶臣每闻缙绅之言曰：师成为人真是个 金佞自其容貌观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阴险祸贼最为可畏盗我儒名外示廉静其实招权怙势侵我纪纲上皇每进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从之官师成必收其功以归诸己故宰相大

臣秉持国政必惟师成之命是从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趋事不暇师成气焰倾耸朝路贤士大夫莫敢侧目至如文章之事责在词臣朝廷典诰各自有体师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一或背违辄行潜斥国家取士至公之选无如科举士大夫所恃以自异者无如及第出身人主所以笼络天下英俊以求将相者正在於此而师成乃荐其门。

吏使臣储宏两次特赴廷试赐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旧充使臣之役则是天子临轩策士止可充师成趋走执役之吏耳非特以左右奴仆玷辱士类。又所以轻侮朝廷选举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亲策进士八百余人闻其中百余人皆以献颂上书为名特赴廷试率多师成之力尽是富商豪子曾进纳及非泛补授官职士大夫不齿之人或白身不足应进士举者闻每名献钱七八千缗师成便为奏请特赴廷试之命师成所为既众即。又传令张楠等将上其他权幸遂相效以贾利师成实启之每遇赐名唱第之曰：师成必在上侧临时奏请妄有升降以乱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体国家选举之法为师成坏乱几至埽地此事缙绅士大夫上至朝廷人所共知第畏师成不敢言耳师成平曰：受四方监司郡守以下个鬼赂不计其数。又创置北司聚不急之务专领书艺局滥建官吏立工徒以进市井游手无赖这辈滥恩横赐糜费百端京师土木之工穷奢极侈往往师成实董其事因偷盗官钱不知纪极不察其所为而惑其足恭诈伪必以为真能廉静者。此所谓以直济妄以廉济贪大佞似圣大诈似忠者也。臣。又闻师成在内朝善观上意所向随向随转每以性取之因缘为奸窃弄威福阴夺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侵淫害人而人常耽嗜无厌不觉遭其毒也。臣恐师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润弥缝无所不至在陛下离明独照洞鉴其奸必不为其所惑然师成与贯结为姻家京黼_π彦。又其积年之朋党盘根错节牢不可解师成不去同恶尚在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窃弄於此人之手群贼等辈倚为奥援陛下虽欲大明诛赏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岂可得哉！数贼罪恶贯盈陛下素所备知不待臣区区之说臣前书所陈已可见臣更请以比日所闻为陛下言之前此上皇传位陛下盖其圣志素定非临时仓卒之谋唯此数贼实常挠之而蔡者沮遏尤力赖上皇圣明独断志莫之夺赞襄之力吴敏有焉陛下谦逊之际闻数贼密请郗王楷来到殿上而师成实为谋始此意安在比至事定自知失计乃争言曰：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人臣要君莫此为甚天下共知数贼久欲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东宫时各怀异意欲伺间隙，於是杨戩亦同其谋臣前书已略言之矣。。又见比年都城妇女首饰衣服之上多。

以韵字为饰甚至男女衣著币帛往往织成此字皆是师成唱为讖语以撼国本群贼和之更相夸尚以动天下之心忠臣义士切齿刻骨非一曰：也。迨今传位之次复肆奸谋及其弗成乃欲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怙终阴慝有如此者。又况蔡久事上皇素有异志童贯蔡近与虏贼（改作敌人）结为内应欲分我中国而王之反状败露遂谋逃遁朱_π父子势倾江浙已二十年矣。今此数贼同挟上皇而去亦恐素性勿悛未必

肯利於上皇也。万一祸有不测而梁师成复从中起陛下将何以处之愿亟图之毋使滋蔓蔓难图也。窃以今日夷狄（改作敌国）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己至逊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亲近用事之人不问有罪无罪率皆引己归咎自求贬放为君分谤也。岂有其君痛自罪己而一时巨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则前日之事咎将谁执矧今夷狄（改作敌国）之衅实自群贼启之不知陛下何惮不诛而纵其远遁幸免耶再或尚使之出入禁闥而无所忌惮耶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陛下。若欲正厥典刑当自梁师成始如不然则朝廷之上动辄掣肘事未可图也。臣愿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为无足采者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陛下姑试行之仍愿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谕应随行军兵劝以厚赏使各悉心协力卫护上皇车驾亦乞亟命宰执恭赉陛下亲笔奏书往迎上皇早还京师庶使不负终身然乐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复遂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为此书而或有见诮者曰：上方以夷狄（改作戎兵）为患子犹不能献一谋策以为上计而乃汲汲於前日之事母乃不知先後缓急乎！臣应之曰：此乃不然者夷狄（改作敌国）之患止於手足群贼之患实为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亡，岂能为害今夷狄（改作敌国）所欲大则土疆小则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难甯忍弃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甯不鉴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岂不知之千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贼（改作敌）袭我越数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师克在和不在众同心同德和之至矣。庙堂之上帷幄之中将相大臣孰不知之陛下渊默雷声乃赫斯怒奋发英武以殄丑虏（删此四字）。又何难焉此在睿谟必有以处之矣。如臣书生岂敢妄议臣书所陈必欲先诛六贼者系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灵莫大之计臣谓今日之事唯断乃成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幸陛下留神荐渎天威罪当万死。

贬梁师成节度副使安置差遣使臣日下押出（阙）门本处交割。

中兴遗史曰：陈东疏奏未及施行会姚平仲之败继有欧击宦官太学生伏阙事再贬师成循州安置未行师成知不免遂自杀。

梁师成字守道始以小亲文墨得侍上师成能任数。且谨密主传道上旨遂亲信初佐贾详为书艺局详死故师成专以奇巧始得君久之为睿思殿文字外库益用事矣。政和间乃盛起艮岳建明堂改作宣德门时已阴主上文书遂行宰相事俾王黼在外表里之内为关决上微行宿於外则师成入处殿中因於文字外库择能文笔吏隶其下凡御笔号令批答率命其徒以自代後来宰臣执政以至於侍从多其门生王黼父事焉亦有望风而不获进者其害政败国实为主尝自冒为苏轼之出子与轼诸子叙拜为兄弟行数丐上曰：先臣何罪大抵不轨凡。若此其後渊圣皇帝即位太上皇帝南幸群奸惧为正人所图乃留师成宫中以防其内外则托李邦彦相与固天子意然师成卒得罪缢杀之但以其自缢闻诏赠太师，或谓坐太上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

又以表里王黼云：

《别录》云：贬彰化军节度副使行及八角镇而死。

张叔夜请兵邀击金人第二状。

右臣昨奉御前子女真前鋒犯阙及睹赦文欲遣使和会臣尝於正月二十七日奏以为。若许和会则胡羯（二字改作彼）必（下添多字）有邀求今。若纵之使去後必复来遂有轻中国之心乞遣精骑邀击及预令河北边镇出兵断其归路臣乞候钱盖到任交割讫前去国门愿假臣骑兵与诸将并力追袭未奉处分臣窃谓中原有警臣自合领本路兵及弓箭手等差守管押赴京畿外契勘臣昨於去年十月以京东盗贼净尽荡平班师後因病再乞宫祠伏蒙圣慈矜怜特与所乞差提举崇福宫近者奏乞与诸将追袭胡马（改作敌兵）出於愚衷以世受国恩於义当国家缓急之时所宜力疾自效不应端居养也今来臣已自徐州南京拱州路前去国门听候处分伏乞睿慈特降处分如胡马目今猖獗即乞（删如胡至此九字）早假臣兵令诣尚书省取禀前去如朝廷已别有施行处置无所用臣顾方陛下即位之初臣子之情莫不愿瞻清光兼臣有前。

任京东安抚使本路急切利害然不敢辄乞朝见敷奏伏乞特恩许臣到阙引对奏陈讫或只於尚书省投纳讫前去颍昌府阳翟县居住须至奏闻者右勘会臣已於正月三十日当日离任起发前去伏望圣旨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二校勘记。

具画一奏。且说虏人南寇（具画误作。且书。且误作具） 每五千人为一项（项误作领） 然後以将帅檄取誓书（一作将以帅檄）须还三镇（一作复三镇）

得以望见上皇（以误作一） 及非次补授官职（次误作泛） 每以其性取之（脱其字）。又况蔡京久事上皇（京误作） 率皆引咎归己（误作引己归咎）此乃不然者（乃应作大）日下俾出（阙）门本处交割（俾误作押阙字衍）继有毆击宦官（毆误作欧）。

●卷三十三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尽四日庚子。

二月一日丁酉朔姚平均数仲劫金人寨不克败绩杨可胜被执为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所杀。

中兴遗史曰：先是朝廷大臣皆主和议唯李纲非之及种师道至议论与纲同上意颇和。又姚平仲以士不得速战有怨言达於天听上一日遣使伍辈促种师道战师

道奏请召大臣熟议之君子谓师道主张不定其意在乎！败则分谤也。乃与李邦彦李纲吴敏同对於福甯殿皆言可击上问兵期师道请过春分节上以为缓乃密遣平仲及杨可胜等取二月丁酉出兵动牟驼冈大寨可胜奏曰：此行决危。又恐失国家遣亲王宰相和议之信臣欲作奏检藏怀中具言臣不候圣旨往击贼上许之是日也。用术士楚天觉克择劫寨之日漏语於数日之前都人户户知之。又植三大旗於开宝寺旁皆书为御前报捷字仍於封邱门上张御幄以俟车驾临受俘获都人填隘於衢路侍捷音平仲可胜等以兵七千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铁鹞子兵以掩官军平仲等大败可胜被执夜漏犹未尽上既闻其交锋急诏李纲出援应接顷刻之间使者三至既拜命戊戌出景阳门至班荆馆行营前军统制张右军统制石中军统制辛康宗左军统制刘佃後军统制王师古敢战统制范琼悉出封邱门遇金人皆败陈福歿於阵中官军披城歇泊己亥再战。又败庚子开门放官军入城唯选锋统制韩世忠先往应援东明县获胜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得可胜而问之曰：两国已通和。又来劫寨何也。可胜曰：可胜以勤王兵到京师三军欲战故可胜率之以来非朝廷之意也。乃出怀中奏检示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怒遂杀可胜。

中兴姓氏忠义录曰：杨可胜陕西勇将可世弟也。大金犯（改作至）京师自陕西领兵来勤王上与大金讲和密遣可胜以兵五千往劫其寨可胜奏曰：此行决危。又恐失国家之信臣欲作奏检藏怀中云：臣不候圣旨自往击贼上下班许之时夜劫大金寨败绩被擒大金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问国家与我和盟。又来劫寨何也。欲并力攻城可胜曰：非主上意可胜自来战尔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不之信可胜出怀中奏检示之乃信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因大怒而斩之世哀其忠。

靖康前录曰：姚平仲初一日劫寨之谋二十八日已遍传於都下至期出师将士不知所往平仲遣王通为先锋驱五百敢死士直抵贼营劫二寨皆空至第三寨贼已持满执挺以待之前军殊死战援兵多溺於沟中西将陈开死之通回视其军重伤已半虜（改作敌）骑自北而南夹攻其後通知众寡不敌弃弓矢以三百骑突围而出见平仲争挥令上马西窜贼已冲散其中军追至板桥乃回。

二日戊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奉书问劫寨兵马。

《书》曰：今月初一日夜五更时有步骑军沿孟阳河东西三处向北夺桥诘朝。又於大军营西南劫阵前来当司量遣兵随路御逐曾未逾时杀伤兵卒甚众所获器甲鞍马其数甚多缘当司不识是甚处兵马及从何来愿示其详谨奉书奏闻谨奏。

朝廷报书。

《书》曰：大宋皇帝致书於皇子郎君比者大金军至京城方怀恐忧乃承宽仁尽洗宿愆许修新好获安社稷贻庆子孙恩义之重实同天地前日王来审所持犀玉等尽蒙留纳并金银等数亦从宽假尤荷恩义之重自非敦欢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谕前书所陈未尽明白谨依来旨悉从改易并交割三镇诏书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来使还一

并持去忽报初一日夜有兵马在城外作闹本朝不知事因既闻辄至大金军前不胜惊骇寻遣人根问指约至暮乃知是姚平仲统诸路军兵作过寻令根捉称本人未回军寨亦见令人擒捕俟见即正典刑以戒贪功误国之罪。又执政间有素与姚平仲相善其形迹可疑恐相协助已先行黜责了当。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轻举妄动者有三论彼此强弱之势则本朝兵力寡薄难以迎敌一也。前此败盟烦大军远来逼近京城惴恐失措荷蒙恩德再造岂敢复有负约之理二也。宰相亲王特遣诣军前为质。又遣执政大臣奉使事体亦重岂忍置而不恤有伤君臣之义骨肉之爱三也。皇子郎君仗义而来聪明果断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乱兵所以当日未敢遣使人便还深愧迟滞尚冀深照其他一如誓书所载天实临之永永万年罔复敢渝今遣资正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持书布叙并赍所授国书及三府诏书地图等前去详此洞照谨白。

宇文虚中为签书枢密院事持报书使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前。

姚平仲等既败乃除宇文虚中签书枢密院事使於斡离不（此三字改作军前）。且言平仲等擅用兵甲几误和议因遣割地使交割三关之地。

李沈晦路允迪秦桧程奉地图交割三镇。

姚平仲击金人不利宰执亟议召李持国书割地以和并奉地图沈晦奉誓书路允迪割太原秦桧割河间程割山中。

李纲入对不得。

初李纲与金人对垒士气百倍而宰相令中书俾奏奇兵劫寨败衄宰相乘之奏上前张皇败势以谓王师皆歿无可复战大事去矣。日暮休兵宰相。又奏危亡在即李纲入对至卜门为中所隔不能入晚聚都堂宰执等再奏坚执和议师道曰：胜负兵家之常正当再击之耳何遽丧气乎！宰执皆不听。

三日己亥大臣奏李纲种师道出师败绩可正典宪乞罢纲等种师道罢为大一宫使李纲罢行营使。

传信录曰：二十七日与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於福甯殿议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删此二字）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二十馀万固已数倍之矣。虏（改作敌）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才河津绝粮道禁钞掠分兵以复畿甸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後以将帅檄取誓书须还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意深以为然众议亦允即分遣兵而期二月六日举事盖阴阳家言是日利行师而姚古种师中之兵亦将至故也。其约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屡立战功在政和间为童贯所抑未尝朝见至是上以其骁勇召对内殿赐与甚厚许以成功当有节钺茅土之赏平仲武人志得气满勇而寡谋谓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亲率步骑万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谓

（删此二字）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者（删此字）取康王以归虽种师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时以疾给假卧行营司夜半上遣中使降亲笔曰：平仲已举事决成大功卿可将行营司兵出封邱门为之应援余具子辞以疾。且非素约兵不预备斯须之间中使三至责以军令不得已力疾会左右中军将士诘旦出封邱门勒兵於班荆馆天驷监分命诸将范琼王师古等围虏（改作敌）骑出没麇。

战於幕天陂斩获甚众复犯中军余亲率将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前一夕劫寨为虏（改作敌）所觉察杀伤相当所折者不过千余人既不得逞所欲恐以违节制为师道所诛即遁去而宰执台谏即然以谓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皆为金人所戮无复存者上震恐有诏不得进兵而斡离不（改斡里作雅布）遣使以用兵特将士所为不出上旨请再和宰相李邦彦於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连非朝廷意金议欲缚余以与之而使人反以为不可遂罢余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懋代之因废行营使司止以守御使总兵事而种师道亦罢宣抚使余是时得止兵诏知事。且变即振旅以入城诣崇政殿求对既至殿门闻罢命乃不果退处浴室院待罪时初三日也。。

尚书左丞蔡懋为行营使。

靖康遗录曰：李邦彦方主和议忌李纲主战因其败而中伤之遂与种师道皆罢乃命蔡懋为行营使都统制既回纲已罢矣。蔡懋之为行营使也。凡诸士卒令卸器甲保伍麾去不用方革去权阉提举城壁如梁方平等。又尽复之始金人见李邦彦除太宰军中轻笑曰：南朝果无人及纲师道主行营都统则坚壁不敢乱出一骑至是闻二人罢复纵数百骑自北直东薄城下间以矢石中城上城上辄复之者懋皆令笞之乃至请布囊数千他器称是扬言欲以贮金移寨而反资之以囊土塞河夜半有以内侍传宣启东门出者赖门吏反覆诘之不可而去皇城火禁并以军法辄有红灯笼置诸城上。又城西北隅易建独角皂旗其中饰以雁非本朝军中物人骇观之京师居民震恐虑有不测。

靖康前录曰：是日以蔡懋领行营司乃邦彦等谋也。人情汹汹殊不自安懋下令禁守御兵不得放矢石范琼马忠披城寨外馀兵尽退入城贼复大肆众谓懋怀二心官宦有阴为内应者城中大恐贼焚北郊烟焰亘天乃以十馀骑诱官军设伏於道左一步卒射之中其马首贼皆遁引去。

郑望之押珠玉赴军前回。

郑望之奉使录曰：先是二十二日宣召李与望之对福甯殿睦云：国家无许多金银禁中却煞有珠玉等卿等可过去商量以此准折有一内官传宣令便出门到寨中（金人留孳生监三两日即移寨牟冈过孟阳河一二里）不久王。

来云：皇子郎君已知枢密侍郎来传语枢密侍郎缘打球罢觉头痛畏风。若别有事商量候晚间相见。若只为犒军金银此已别差一番使人入去便不须相见望之

度不可见即语王云：国家委无许多金银皇帝意甚不足早来宣诏云：禁中有数世宝藏珠玉及象牙犀角欲以此准折王云：皇子郎君亦爱此等物前见高观察所执笏借去看极爱枢密侍郎如今归去後便可办下所有珠玉等别做一日使押取来须有商量回城中时申时後入对福甯殿具奏前件语言上云：，岂非二太子先去了也。连云：是是（望之初不测圣意後来闻得术人楚天觉曾奏云：胡分野大将星已遁。又曾对李纲云：可惜走了助成纲劫寨之计楚天觉深有力焉当时虽是传闻後来见纲自撰传信录曰：本期二月六日举事盖阴阳家言是日利行师而姚平仲先期於二月一日举兵以此知所传皆实 注胡改作敌）。又云：珠玉待尽般在宣和殿一齐将去二十九日宣召宰执等同对福甯殿上云：珠玉煞不少尽在宣和殿可同过去看自福甯殿西廊下转过宣和殿珠玉皆用笼匣盛放内官梁师成举起一玉杯外碾成螭龙形云：此盏只碾作工价几千缗上云：不知要做甚却过福甯殿令梁师成专管津般赴军前令与望之同去管押前去二月一日同出城其珠玉犀角象牙等尽在野地顿放太师耶律忠来相见云：皇子郎君令来交割袖中出数日子耶律忠云：枢密。且坐只与侍郎去交割却到野地铺褥就地坐有归朝官六七员在彼逐旋抬过珠玉来耶律忠云：皇子郎君教逐件估出价钱望之云：此皆希世之宝凡目所未睹如何估得价值有一归朝官向望之前附耳云：估价是好意侍郎高估价不妨望之遂逐件约略高估价钱通计价钱百万缗耶律忠回笑云：皇子郎君甚喜传语侍郎明日相见皇子郎君道少许多金银却著这些价钱准折待要做恩数是夜约四更多时刘都管高叫云：相公懋悉起你家人马来厮杀也。厅前大烧起柴火（至天明康王颇惊骇望之密曰：若王师胜彼必不敢害我因我以求和。若他家胜王在城外已半月日岂预知劫寨事政不须恐康王颇以为然）二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请康王及张邦昌等相见帐前自家旗帜数百面俘虏到将校数十人再三诘责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师各奋忠义自相结集故来劫寨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云：待道是贼来怎生有许多贼相公们只可道朝廷不知也。次日望之入城具奏耶律忠交割珠玉之意及邦昌所说上云：已错了。又云：恁地後怎生整顿得起望之奏云：三镇，岂能交割势必用兵。

城下之盟姑随顺使去耳譬如富人家有贼三两人当昼逾墙而主家觉之然得力强壮仆子出外干事只有老卒稚童姬婢之类在家如何擒捕得获今日之事何以异此陛下在东宫时闻朝廷人才军政纪律帑藏财用将帅士马如何大臣为陛下画用兵之策但见有可击之理而不知无可用之人此不思之甚也。上。又云：已错了（初种师道以为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在朝廷则坚守和议之约候姚古到来兵势益盛同共商量军中自遣使人往谓三镇国家边面所系决不可割。若割一镇则我等将帅用兵无已时据三镇赋入所得增作岁币，庶几和好久远如此遣使三两转势须逗留半月重兵密迹彼必不敢远去计虏孳生监粮草渐竭势须北还矣。过河以骑兵尾袭至

真定中山二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李纲急於邀功以为迂阔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养子也。先父帅环庆时奏辟古为副都总管望之於此时识平仲无廉耻诞妄人也。尝以镀金带质市易务钱数百千後事露古偿之後来童贯以乃父之故成就横行遥郡後从贯平方腊回京师尝来相见夸大杀获魔贼之多纲信其说意谓可以杀金军如杀魔贼也。）。

四日庚子臣寮乞李纲依旧右丞。

臣寮上言臣闻李纲推孤忠自许之诚首建天下之大策蒙陛下处之股肱之任虽愚懵无知之人亦能歌舞忻忭况忠直有识之士哉！今日忽闻李纲缘用兵少挫己蒙加罪以常情论之固当责也。以大事论之则臣别有愚见夫李纲起自孤寒奋不顾身施骨鲠药石之论当被坚执锐之敌可谓忠孝之极人之所难能也。然一人之志安能尽千万人之所长惟圣人能兼之诸葛亮管萧之亚匹也。犹有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之说然刘备不谓其谋为短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其所长而用之陛下。若谓李纲短於用兵令罢行营使则已。若更脱右丞之职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以李纲缘忠正大用以微罪重责使贤良之士畏惧而不敢言也。窃虑壅遏之弊自此始矣。臣不胜区区为陛下痛惜之伏望陛下察李纲孤立寡助特发宸断始终保全令依旧裁决大事专一进退人材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臣於李纲素非亲识亦无一日之雅然采金言献於陛下也。勿以骨鲠而弃之取进止。

靖康前录曰：先是二十五日纲自奉常除兵侍郎宰执辩事於榻前白时中等谓纲所言皆书生纸上语纲云：时中等不信用书生之言至於此今日庭辩尚敢尔耶邦昌从傍力赞时中谓前此执政非不宣力纲云：邦昌等素无才术虽尽力何补上欲依景德故事置亲征行营司邦昌等愤纲皆谓纲可以任此事乃除纲右丞领行营司及二月一日劫寨之败邦彦。

等以纲不从和议闻官军失利乃置酒都堂快其夙忿故臣寮有是言。

御史中丞许翰上言乞复用种师道。

臣伏见宣制罢枢密使种师道提举中太一宫中外闻之怅然失色按师道名将沈毅有谋山西士卒人人信服臣以台制不得身见师道然素闻其贤如此自兵兴以来臣所询访数百人皆言师道虽以老疾智勇不衰而独闻朝廷以为老无计策不可复用异於国人臣考古进贤之法在易之晋其六三曰：众允之志上行也。夫人各有私合众则公故必众云：其贤也。而後可进此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者人君之所听察如此陛下欲求知人之术则观诸易象而质诸孟子臣恐左右诸大夫一旦之论种师道不如国人素信之审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乃见王翦谢之曰：将军虽病独弃寡人乎！其後王翦卒能走楚军略定荆地汉宣帝老赵充国使问充国谁可将者对曰：无逾於老臣者矣。充国与羌相拒坚守不战羌豪数相责曰：语汝无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後终

汉之世无西戎之患者充国之力也。前自吕望以来用老将收功如此者虽一二数至於赵用赵括蜀用马谡宋用王元谟皆见其平日论兵智略纵横使之当敌制变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则师道之老而木讷未当谓不可用也。今令师道复统河朔之师委制阃外之重将吏素服士卒素为用易以成功此上策也。处之枢府选将兵威名方略可以折冲此次策也。今无故解其兵权委之宫观使士气消沮民心疑惑臣窃恨之金贼（改作人）此行存亡所系今使一大创失利而去则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失此机会则非特将来再举必有不救之忧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国太弱争图深入为金贼

（改作人）之所为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间愤愤不晓者固不足道至於近有识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又何也。知为身谋畏执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按不如容默成败不与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运銜陛下之恩自顶踵已许国矣。。又当言责不敢不尽窃闻台臣谏官屡劾宇文虚中朝廷重去虚中而轻罢师道此非特臣所不喻也。，或谓师道足不良行害於驰驱朝谒奏事此与国之安危谁为轻重。若孙臆坐辎车中为齐军师田。

千秋得乘小车至汉殿尊贤尚能古有之矣。伏望圣慈哀臣^卞卷^卞卷忧国之计更与大臣参之（靖康元年二月翰时为御史中丞先是虜师北归师道见上言虜人不知兵俟彼惰归乘其过河半击之决胜可也。上不从师道叹息必为後害寻罢为中太一宫使翰累疏言师道不当罢上曰：师道老矣。难用当使卿见之翰见师道言姚平仲城下用师之失师道言我众彼寡但分兵诸寨控守要害使粮道不通可破矣。翰叹息其言复上此奏也。注中二虜字俱改作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三校勘记。

上意颇回（回误作和）遣使五辈促种师道战（五误作伍）待捷音（待误作侍）先往应援东明县获胜耳（耳误作而）金人之兵（脱之字）分命诸将解范琼王师古等围（脱解字）别做一日便押取来（便误作使）回城中已申时後（已误作时）同共管押前去（共误作去）小注（至天明一作。若天明此段系正文误作小注）。

●卷三十四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尽其日。

五日辛丑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乞罢李邦彦用李纲种师道。

《书》曰：臣等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奋不顾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妒贤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贼也。恭惟皇帝陛下聪明英睿独智旁烛贤邪之分宸衷默判天下戴以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天下之重者

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断然不疑拔纲於卿监之中不一二日任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未去复相邦彦复相邦昌其馀。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今。又闻复罢李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此必为邦彦等挤陷盖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臣等闻纲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彦等遂得乘间投隙归罪於纲然一胜一负兵家之常小胜固未足为喜而小挫亦未足为辱况示怯示弱奇谋秘计，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臣况闻邦彦时中等尽劝陛下他幸兹岂诚为陛下之计盖时中邦彦初见边事有警各已差除亲党旋领外任遣家属随之远去，岂有身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难其意正欲於仓卒之际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然骚动弗安其居至闻群臣劝陛下他幸则中外汹汹不敢自保当时。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輿播越在外宗庙社稷已为邱墟生灵已遭鱼肉陛下将有弃宗庙社稷之名何从复有天下赖陛下聪明不惑群议断自圣志特从纲请中外闻之虽愚夫愚妇等无不举手加额仰叹圣德之盛纲之力岂曰：小补之哉！是宜邦彦等谮谤忌嫉无所不至臣等伏见邦彦等向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禄为日最久坐视天下之敝未尝肯发一言以图补报至於王黼童贯蔡攸共兴北师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决之帷幄唯郑居中力争以为不可轻举而王安中者力赞王黼以遂其役邦彦等辈非不与闻此议。

而略不可否於其间其实亦皆阴助王黼以贻今日之祸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宝位遽有变乱之虞栗栗危惧不遑宵旰邦彦等并当引己归咎自求贬放以谢君父而乃当此危急之际尚敢偃蹇自。若持禄固位坐妨贤路。又复忌嫉贤能害国家之大计盖邦彦首倡讲和之议。又许割地挫辱国势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纲小失因缘沮败陛下。若听其言斥纲不用则宗社存亡将未可知。若谓虏（改作金）人真欲请和则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纵兵肆掠屠我畿内犬羊之性急则摇尾缓则跳梁乍服乍叛（删犬羊至此十六字）变诈百出窃知今日国势困弊不可支梧俄闻陛下信任李纲自知灭亡无日请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彦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谋遂致李纲罢废罢命一传士大夫失色兵民骚动至於流涕相吊咸谓不日为虏（改作敌）擒矣。则是罢废李纲非特堕邦彦等计中。又堕虏（改作敌）计中也。闻朝廷。又欲增与骡马等物无乃假寇兵而资盗粮乎！。又闻邦彦等尚执前议必欲割地与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难。又况河北实朝廷之根本而三关四镇是河北之根本。若弃三关四镇是弃河北则朝廷能复都大梁乎！能都洛阳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经艺祖太宗两朝亲征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盖以其控才二虏（改作辽夏）下瞰长安才数百里今弃太原则长安京城千里已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

往（删此字）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两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来北虏（改作契丹）盖有割地之请矣。朝廷甯屈已增币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与之圣圣相承咸念祖宗艰难之功惜国家要害之地不忍弃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彦等便欲弃祖宗之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与太原中山河间以北十有馀郡之後邦彦等能使虏（改作金）人复不敢盟否窃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乡矣。自大梁至长安既不可都必将迁而之金陵则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虑童贯蔡攸朱 珪 等往生变乱虽欲迁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将於何地而奠宗社邪。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寝所在一旦陷於胡虏（改作异国）必遭暴露国祚长短所系非轻邦彦等忍弃之邪其意不过欲纾目前之急不为国家长久之计。又不过欲沮李纲成谋以快私愤亦恐李纲功成之後自知前议之失罪有所归故并力沮之期於必胜想邦彦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纲用兵之事必欲作惊以恐陛下欲陛下必听怖之状争为危急之言其计以害李纲自纲遭遇不次拔擢邦彦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荐引私党以塞陛下进用李纲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彦姻家必为群奸力排李纲以助邦彦而在台谏者亦多邦彦等党与前日邦彦等请召国子监长贰相见乃闻祭酒谢克家除谏臣司业孙覲除御史臣等在学备见此事众心不平，岂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见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台谏之中鲜为陛下发一言以明李纲之无辜者。若纲可谓孤立无助臣等窃谓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纲为孤立而邦彦等自为身谋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胜寒心天下共知李纲可以大用臣等请为陛下言其一二顷岁京师大水自宰执大臣下及百官争占舟船或结木伐为避水计是时邦彦等皆在朝廷曾不闻一人为君父备者亦不闻一人言及灾异者独纲慷慨为上言之至为奸臣谮逐数年不用前者边报初至宰相骨肉尽皆出京独纲妻孥未尝迁徙陛下方此当深北顾之忧而左右无一人为陛下请行者独纲奋然以身任之纲之用心可以见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计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纲用兵小挫遂当废罢则童贯创开边隙以貽今日之祸近。又引兵数十万以事云：中之役几於匹马只轮无还者朝廷曾不议贯之罪何李纲小挫而加罪乎！。若以虏（改作敌）请和遂欲罪纲以谢虏（改作敌）无乃中其反间之术乎！。若曰：邦彦等谮谤之故遽废斥之无乃遭愚弄乎！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在朝廷为甚重盖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无终为异议所沮昔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当时异议沮之至有谤书一筐及羊功成而返文侯出其书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贤之力也。唐宪宗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宪宗曰：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师常胜则古何惮用兵邪但论帅臣勇怯兵力强弱处置如何耳詎一败便沮成计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间而裴度请身督战卒破蔡贼史臣有言非度破贼之难任度之为难也。故韩愈颂宪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宪宗号中兴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克自终也。臣等窃愿陛下远鉴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

异议之臣奋发英断复用李纲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为陞。

下今日计莫。若斥邦彦等援纲而相之想吴敏耿南仲必与纲共事更愿速降诏旨召徐处仁唐恪等置诸左右而阍外之事尽付种师道使专之内外将相之臣必肯悉心协助陛下大有为於天下矣。臣等学校书生素与纲无半面之雅与邦彦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劝陛下进纲而退邦彦等，岂有他故哉！盖生灵之命与宗社存亡在陛下用纲与不用去帮彦与不去之间天下公论如此臣等岂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为未足取信试御楼呼召耆老一问之呼军兵一问之呼行道商旅一问之试咨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纲可用而邦彦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际不可不谨臣等以布衣之贱论及宰相大臣罪当万死干冒天威不胜俯伏待罪之至。

李纲种师道既罢李邦彦坚主割地之议遣割地使及遣使议和陈东发愤伏阙上书太学生具陈 阙郭会於宣德门下者数百人同日军民数万会於宣德门同太学生伏阙乞用李纲是日会虏（改作敌）复攻城军民数万人不期而会於宣德门下击登闻鼓遇内侍朱拱之撕攀死骨血无馀。又邦彦适过军民骂曰：李邦彦汝是浪子，岂能做宰相拾瓦砾击之邦彦跃马奔入朝堂乃免由是内侍官撕攀杀之（删此四字）张道济而下（下添撕攀二字）死者二十馀人渊圣登宣德门传旨抚谕开封尹王时雍以兵士数十人簇定东。又命刽子数人不离左右主管殿前司王宗 楚亦以殿前兵来往巡视东挺身於斧去 司之间时雍宣言曰：太学生以布衣敢劫天子当行诛戮渊圣命中使宣谕故东得免死百姓皆言金人攻城急乞召李纲捍贼渊圣从之召纲复用为尚书右丞尽兼旧职仍兼提举城壁守御使促登西壁百姓见纲皆呼曰：右丞。且与百姓为主纲亦言曰：纲已在此即登城矣。百姓不足忧促归照管老小是日斩首乱者十馀人移时方定邦彦等潜东以布衣胁天子不可救渊圣不从邦彦惶恐乃乞致仕。

传信录曰：初太学生陈东与诸生千馀人是日诣阙上书明余及师道之无罪不当罢军民闻之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填塞驰道街巷呼声震地界登闻鼓於东华门击碎之上遣吴敏耿南仲慰谕诸生俾之退反为军民所拥不得行必欲见余及师道乃去不得报则杀伤内侍二十馀人皆齑割之虽毛骨无存者。又诟骂宰执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等殴击之。

皆走散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师道入内对余闻命惶惧固辞不敢行而宣诏者络绎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马出浴室院由东门街抵驰道趋东华门军民山积几不可进宣召中使朱拱之复为众所杀盖怒其传旨之缓也。见上於福甯殿阁子中余泣拜请死上亦泣有旨复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余固辞上不允俾出东华门至右掖门一带安抚军民余禀上旨宣谕乃稍散去再对於福甯殿上命复节制勤王之师先放遣民兵盖不复有用兵意也。朱邦基靖康录曰：初五日会太学生陈东千馀人伏阙上书诉邦彦孝迪野懋等怀奸明纲无罪而罢社稷其危乎！请复之国中军民

闻以为义不约而会者几数十万人。且乞复种师道盖师道之罢於时犹未知也。书奏上遣腹心臣门下侍郎吴敏喻以德意枢密耿南仲。且访求民情焉。又遣内传宣云：才候金人退师复纲旧职诸生谢恩即退而军民固留不可围之百匝以至父老泣涕恳切言曰：争鸾舆不出乘城固守以活我国人者李右丞也。进营逼虜（改作敌）卫我国人使金人不敢剽掠者种枢密也。危社稷弃国人罢我右丞枢密以资寇者李邦彦李蔡懋也。谏官御史无一言及之赖诸公义不爱其躯危言扶倾持颠以卫我国人期於得请而後已与其死於夷狄（改作敌人）之手甯。若触逆鳞而死於君父之手乎！人之有欲天必从之幸诸公迟少顷俟宣李右丞种师道即去未晚伏阙自卯至申山呼震响闻数十里以致取登闻鼓而击之破以助号之声使九重闻之久而不报军民痛愤宰执误国致寇指骂以烟贼众口一音殴杀内侍御乐承宣二十余人皆以为蔽塞君上聪明怀奸召乱愿以死为国家除萧墙祸根人人踊跃开封尹王时雍虽以军法弹压不能禁也。上继天聪明乃宣纲师道入还旧职军民咸以手加额为得请而去纲即登城复严守御而金人薄城者奄忽遁无一人所谓独脚皂旗与夫红灯笼者初得之未怪也。是夜望金人军俄有举红灯二炬者乃知召内应者以此物为验皂旗亦金人之所建者军民觉而揣其奸诈残害之至有自投城而毙知其必不免者皆中人也。明日方平等悉宠坐视者送之狱群奸遂戢内侍祖宗时位不过供奉进子寄禄皆有常格自蔡京怙宠固位交迎近幸而尊宠之内外政事无小大未有不关内侍省或建节旄或领师傅。又有领一。

馆者有封侯王者天子呼而不名侍而不立宰相往往其门生执政大臣顺意者荣华逆旨者枯槁上新即政英明素愤将欲锄去未有以发适丁是时军民残而食其肉者偶中魁杰遂破其党与兹实天启佑我宋假手军民不劳而诛之也。乃下诏曰：童贯等妄兴边事怀奸蠹国并往东南在京如梁师成谭裨李邦彦已下远窜所存者百馀皆小官疏远之人并非从来被童贯任使享禄者令寄禄进子恩数一遵祖宗旧制中外悦服。

宣和录曰：初种师道为宣抚使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姚平仲谋劫寨数日行路皆知之虜（改作敌）先为备一日出师以为功在顷刻矣。行营司属官方会封邱门草露布忽报失利上震惊，於是罢纲权并解其职俾待命浴室院师道亦罢宣抚使以右丞蔡懋代之复议讲和命守城卒戢弓弛无得辄伤虜（改作敌）初五日太学生陈东率数百人伏宣德门下上书集军民数万人相谓曰：非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无得归会百官退朝自东华门出至关前众指宰相李邦彦数其罪骂欲殴之邦彦疾驱而免领开封府事聂山举鞭揖东等曰：诸公为此可谓忠义矣。遯者以闻上命阁门索所上书顷之中人传旨令诸生云：诸生上书朕已新星底备悉忠义当放行其中有欲散者众然曰：安知非伪耶须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而退，於是知枢密院吴敏传宣曰：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俟金贼（改作师）稍退即令复职犹不退时日已旰矣

。百姓乃昇登闻院鼓置东华门外挝而坏之山呼殷地枢密耿南仲至诸生曰：先生前日为天子传宣言无不行今军民之意坚欲复用李右丞种宣抚幸先生言之南仲曰：当便求对以诸生之意奏上众虑南仲诈拥其马不得归南仲亦径入朝继而开封府尹王时雍来谓诸生曰：胁天子可乎！胡不退诸生应之曰：以忠义胁天子不愈於奸佞胁之乎！复欲前殴之时雍逸去殿帅王宗? 楚谓上曰：事已尔无可柰何当龟勉从之不然。且生变遂遣南仲号於众曰：已得旨宣李纲矣。百姓数千人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於是相继而宣者络绎不绝内侍朱拱之先得旨宣纲未到而後发之使先至众取拱之裔而磔之即矫制曰：杀内臣无罪。又取十馀辈杀之皆裂其尸碎其肺肠揭之竿首号於众曰：此逆贼也。纲既对既诣行营司而师道亦归其宇士庶知其复用也。遂散是晚天子。

下诏曰：士庶伏阙上书愿用李纲种师道朕已亲览深谅尔等忠义令纲师道传宣抚谕。若更乘时恃众乱行殴打令纲师道以军法从事是夜复聚众杀内侍而毁其家者数十人。

靖康前录曰：初五日太学生陈东率诸生上书伏阙诉李邦彦王孝迪怀奸明纲等无罪而罢社稷甚危乞请复之以慰人望既至阙下军民不约而会数十万书至日吁未达学生不过三百人军民拥之虽欲去而有不可卫士为之说者。此去禁中远不如往东华门挝鼓，於是众诣登闻鼓院推鼓滚之於前数万人挟东等挝鼓於东华门外至击破之以助号呼声彻九重上急遣中使宣种师道李纲入复还旧职初患不达既已追入久之不闻宣命快行（删此二字），或谓众曰：朱御药受宣下不肯去移刻一中使出或者曰：此是朱御药众方愤疾即拽下马撕裂其尸其馀同时被殴者张太尉等三十七人百姓争裔之须臾而尽谏官唐重师驥台官郑滋等相继而去兵民以种师道李纲未入挽其袖使入谏是日交直种师道李纲被旨而来复令处置守营司等事士民欢呼以手加额及二公入内被诏谕出再四慰劳军民长揖而退。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四校勘记。

陛下当此方深北顾之忧（误作方此当） 及乐羊功成而返（脱乐字） 惜其弗自克终也。（误作克自） 太学生具袵 阑靴（靴误作郭） 由是内侍官皆撕擘之（脱皆字） 谮东以布衣胁天子不可赦（赦误作救） 山呼殷地（殷一作震）

愿诸公义不爱其躯（愿误作赖） 进予寄禄（予误作子） 交通近幸（通误作迎） 令寄禄进予恩数（予误作子） 自东华门出至阙前（阙误作痒） 纲既对即诣行营司（即误作既） 太学生不过三百人（脱太字）。

●卷三十五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尽其日。

德安府进士张柄上书乞罢蔡懋复用李纲种师道。

臣谨按尚书右丞行营使李纲忠亮刚方有为有守功在社稷泽被生灵万口一谈神人系命方金贼（改作师）犯阙而奋不顾身自请督战盖陛下之裴度也。臣窃见纲於瞻对之际不能无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之言是宜陛下待以心膂之任无或携贰比闻出师攻贼为统制将校不肯入敌马前退衄遂策废罢成命已行兵民失措为（删此字）忠义解体矣。臣闻兵不多不足以取胜必胜之师不在速战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又况两军交锋有胜有负此臣所以知左右之人以纲进用之骤畏其敢言不能无异议而陛下聪明之德不能无疑惑也。。又况用之专则权为人所畏信之笃则宠为人所忌此有识之士为纲寒心有日矣。然比以小却未应速发如纲一斥不复再用臣恐将帅各怀危惧不能自保矣。忠义解体将帅危惧不知陛下孰与平贼也。前日与贼（改作敌）讲和而贪求无厌须索不已遂致京城经日。

围闭今纲既斥不复战贼（删此字）是复欲讲和不知陛下能使其必去乎！臣愿陛下念纲社稷之功兵民具瞻之情亟复其职乞罢蔡懋尽付兵权与种师道无使固位贪利之党快其私心天下幸甚。

李邦彦罢宰相观文殿大学士太一宫使。

纪实曰：李邦彦为都人所愤怨才出门争呼殴击将杀之马逸偶脱百姓独得其履因乘妇人小舆垂黄裙轿帘上密匿於启圣院以丐罢待命得去始敢出。

谏议大夫唐重子攻守利害三事。

一金人已议和好兵退有期而行营司与宣抚司密相通谋虚张兵数以罔朝廷致姚平仲矫制用兵自取败衄罪状甚明奏报具在自有军法不假臣言臣今体访得行营司尝密遣人檄中山河间等郡令以死御敌宣抚司亦有文移责河北诸郡纵寇内侮之罪令击归寇以图後效密具蜡书间道驰达此固兵家之秘计未知二司。若果用之臣决知败事如姚平仲奏报已先得挫虜人（删此二字）城下之举百步之内疏繆。若此，岂能驰一介之使而寄千里之命乎！。若使虜（改作敌）人获之为隙滋甚必谓中国阳为和议阴行诈谋大亏信义愈结兵祸虽得苏秦张仪为使亦不能以口舌辨矣。此甚可忧也。伏乞明降诏旨谕以坚守盟约如有诈谋及辄拒命者诏少宰张邦昌以军法处置乞奏庶以解虜（改作敌）人之疑早令退兵免招後患一臣於初三日自登城观兵不成行阵全无纪律骑兵不肯鏖战向前致虜（改作敌）骑冲突遂败我师。又访闻西师夜击止馀後军姚平仲遁去不知所在今来种师道老病难责以临阵在外兵马全无统领恐有不虞乞日下选武官曾历边任有武略之人以充统领统制令总集诸路兵马分屯结营严明纪律守卫京城一臣访闻贼兵张仙等会集近甸意欲乘间劫取虜（改作金）人金帛兼四方勤王之师相继毕集其间多是乌合之众不能无

奸人。若贪利忘义私相攘夺有亏和好致金人之疑愈滋外患乞下令告谕以解虜（改作敌）疑兼诏张邦昌等令委曲具白大金太子可早速退师以坚盟约右前项事宜并急切不可少缓伏乞睿断速下三省枢密院同共商议早赐施行取进止。

太学生雷观上书论李邦彦张邦昌不可用。

二月初五日太学生雷观谨昧死百拜上书於皇帝陛下臣生三十六年矣。自十五总角为学校诸生执。

经之暇喜引古以论天下事当是时擅权之臣新钳天下之口臣父兄师友闻臣小有激昂则必深戒力止以谓甯结舌以保身毋多言以取祸臣亦自知远方寒士徒讬尧讬尧实无益惟不信权臣能绝人言以蔽人主聪明也。岁在戊戌例贡辟雍复移太学首尾九载具知一二权臣果能以身塞言路恣其奸恶而台谏官徒备员以进身间或有言非已所不利则是必为人之鹰犬不然摘细故以塞责耳呜呼祖宗纲纪法度埽地殆尽使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饮恨宿怒无所告诉至使夷狄猖獗（删此四字）兵连祸结成今日之事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言路不通而微臣因以杜口二十年矣。顷为宰臣者建言置局讲议天下之事聚十数辈亲附之人观望阿谀所率皆毫末之细议罢一事夺於权幸则朝言而暮复旧矣。何尝有一大利害及於生民哉！善乎！臣之友生高阅之言曰：天下之利害当使天下之人议之闻因对讲议司策而为此言诚至言也。何者天下之广岁月之深事之利害不可殫举苟非身受其害，岂能尽得其实今日张官置吏文书往来而欲为天下除害兴利，岂不缪哉！是故古先哲王求谏纳善惟恐其不广也。置敢谏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殷戒之召立司过之士犹惧其未也。。又设官制以言为常由是史有书瞽为诗工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尚恐其怠也。每岁孟春遣人以木铎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其所访闻不甚广欤夫如是则王之身国之政其有不善欤天下之利害其有不达欤兹所谓当使天下之人议之也。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尽闻於上则当言之人虽欲缄默取容不可不可得也。官已尽其职则执政之臣虽欲取容为人不可得也。言路通而辅相得人则太平之治岂难致哉！恭惟皇帝陛下孝友之性恭俭之德仁民爱物之心本於生知而行以至诚格於上下久矣。临御之初臣已知天下利害从此必得闻於上而下情无有不通者未几求言之诏果下旨意丁甯臣伏读感泣者累日。且语诸友生曰：前日之言固以为恨今日而不言，岂不负愧咸宜诵所闻见以报吾君焉然诏下逾日上封事不减千数而未闻晓然有求言之实臣窃疑之岂求言之诏徒为文具邪抑献言者皆猥冗不足取耶无乃付之有司而。且执事者尚徇前弊沮遏而不行耶不然何故惟闻陛下每勤乙夜之览而。

未闻缘某人言某事实为利今行之缘某人言某事实为害今罢之此献言者不能无疑也。说命曰：非知之难《传》曰：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则求言者斯受厥咎今日求言之诏徒为文具或执事沮遏不行天下之人复钳口结舌如前日矣。臣将见

夷狄（改作兵戎）盜賊之禍未易撲滅天下必至於大亂矣。倘其所言皆屑屑細故不切時務則當再下明詔以申諭之不可謂其言無足取而遂已也。臣恐士大夫尚以前時直言掇禍為戒未能披赤心以仰承陛下求言之誠此臣所以首陳之也。臣素愚直敢以切至之言上干冕旒觀陛下果能行與否焉詔旨之所詢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邊御戎之策之數言者固皆國家之所急也。而當今之務有急於此者止一言而已陛下知之乎！已知則當不待微臣之言。若猶未也。臣謹為陛下言之所謂一言何也。論相是也。蓋人主無他職事惟在乎！論一相得人則百官皆賢百官稱職則庶事咸理否則亂矣。商之衰中國失道四夷交侵高宗卒能伐夷狄治中國成湯孫之緒致中興之基者其本在於得傅說以王命居冢宰之任總百官之職進言乎！王陳為治之本亦曰：惟治亂在庶官而已何則庶官得人則治庶官失人則亂天下之治亂系乎！庶官之得失庶官之得失系乎！一相之賢否任宰相者天子之職進退百官者一相之事高宗以命說為急傅說以庶官為急此商之所以中興也。國家崇甯以來俾張治具欲飾太平而天下靡靡日入於衰亂者皆由相非其人也。相非其人庶官以類而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爵之賢能之士乃斥逐不用惟用奸黨其始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甯之初矣。雖欲正刑明辟嚴誤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復為何益乎！然不極其為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臣為陛下略摭前朝宰相奸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聖二字以行己之詐假國是二字以主己之奸假享上二字以充己之私進直言者概以狂妄斥之立正論者概以邪說禁之善阿諛者乃以純正用之奸術既行無所忌憚故敗壞法度紊亂綱紀無所不為莫可勝舉致使黠虜（刪此四字）几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相臣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即位已來見於施為者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為稱此臣以為當今之急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中。

興之治可立待也。翼日宣麻但遞遷李邦彥張邦昌爾士民大失望皆言邦彥邦昌亦前朝輔相之無狀者未能罷黜猶之可也。其可遂相之乎！以臣觀之邦彥邦昌雖未。若前者數輩為大奸惡察其操術亦不過持兩可以固位養恩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邦彥邦昌曾有慷慨一言乎！肯以身殉國自當一面乎！邦昌奉康王入虜（改作敵）營為質不得已也。至無耻也。賢者必不肯當宰相之任而甘心為此行也。邦彥邦昌於無事之時妄有除授招收親黨以為強助及多事之際假使命散遣親黨以送妻孥其何以率百官為國藩捍乎！聞播遷之說則樂從畫效死之計則退縮其何以安百姓為國柱石乎！虜（改作敵）所言者從之虜（改作敵）所欲者與之不聞有忠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而使之畏服乎！蠹國害民啟戎招盜十數巨奸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不饜而邦彥邦昌初不敢誰何致因陋就簡言稍稍罷黜詎能不畏強御而退不肖乎！當此紛擾其所進用尚皆親黨搶選百官，或不当职能以公灭私进贤者乎！总统百官安堵百姓威

抚四夷进贤退不肖皆相事也。邦彦邦昌疏谬如此决不可当今日之危急也。陛下知求言从谏而未知论相何先後缓急之失序也。使中外臣寮士庶诚如诏旨尽言所询利害上闻之日陛下独罢行之抑须付之辅相罢行之耶独罢行之非人主无为之道付之辅臣如邦彦邦昌必无能为也。陛下知以是为急乎！亦未尝以此访之群臣乎！窃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今日金人逼城宜以命将遣师为急馀事姑缓可也。此殆误国之尤者臣以为不然天下安危皆在注意於相相得其人则将必成功相非其人则将必败事盖将之出入谋画必须以相为腹心将虽良而相不贤则谋画有画饼之讥临敌有掣肘之祸几何不误其事哉！裴度为相李成淮西之功杨国忠为相哥舒翰有潼关之失此事之灼然者其监不远也。前朝自蔡京为相遂以童贯为将兴西北边事二十馀年西北之良将劲兵所丧失者莫知其几矣。竭天下之力给二边之费者莫计其数矣。今日之事为利耶为害耶此目前之监也。陛下以邦昌身在虏（改作敌）营未可遽罢则邦彦何为久留也。陛下。若不急罢邦彦则虽有贤将必不成功祇益取辱尔臣闻道路之言谓邦彦与二三党类。

坚主割地之说阉外之事未能一切付之将帅割地一事系国家之利害臣知建言者已熟计备陈矣。臣不复缕缕臣惟知邦彦罢则庙谋必振将权必专割地之说必不行丑虏（改作强敌）之势（改作计）必灭亡（改作消沮）矣。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邦昌邦彦曩在政府亦常以燕云：之事不可图童贯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说正当相之臣以为不然邦彦邦昌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则当力陈其未可状至不见听则以死继之纵未能以死争则宜求去职位亦可其言邦彦邦昌卒持禄不诤致此危急其心不过畏童贯之祸也。，岂有持禄畏祸之人而能为相乎！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邦彦邦昌不矜智能以任群材乃得为相之道臣以谓不然甄天下之才而用之使之各当其位各尽其职以治庶务为之相者坐享其成功如柳宗元梓人之说此非真有相才者不能如此邦彦邦昌以私害公所引用者多非其人或因他荐得一贤士则。又处之非其宜用之不尽其才贤者多自引退。若久在相位必不能为陛下进天下贤才真成相业也。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宰相之任不可轻付须於贵臣中选擢难以骤用臣以谓不然今日之祸皆肉食者之过正当择人而用之或有功於社稷者或士民所望者虽小官虽升任虽升议皆可起而用不必拘於资格传说版筑之贱高宗立之为相不疑而中兴之业仰成於说此岂素贵乎！东汉陈龟曰：三辰不轨拔士为相四夷不恭拔卒为将今何等时递迁贵臣耶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

必曰：今日金贼（改作人）直犯京邑亦天数也。非人力所能止也。不独辅臣之罪也。此尤奸之甚者臣以谓不然自前朝失谋与北虏（此二字改作敌）结好人皆知其必为中国患邦彦为少宰逾年邦昌在政府。又久何不为国家长虑却顾预为之备致令猖獗直造於此前日边臣以虏（改作敌）必败盟为言邦彦邦昌曾莫之省《传》曰：颠而不扶危。

而不持焉用彼相其可归之天命耶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金贼（改作人）之祸乃邦彦邦昌辈阿谀所致必使之任其责不可於扰攘间听其求去此乃妾妇愤懣之说非为国之道也。臣以谓不然知贤而不能用知不肖而不能去此最有国家者之大患邦彦邦昌既无智虑谋之於其微必无计策御之於其後逐之而专任贤者也可也。世有为人之佣工者取其直食而败其事则主人必去之，岂有谋吾之国既已误国复固执而责成耶二人党类为之地者臣言之极矣。不识陛下曾受此等先入之言乎！。若有一端之说尝误圣听则可以概察其馀而邦彦邦昌不可相决矣。二相如此其馀在政府者尤多不才不足论也。周官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备惟其人苟得其贤者一二在位足矣。茸之人虽布满朝廷顾何益於事而必优容宽假之不略加沙汰哉！我太宗皇帝尝谓侍臣曰：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止不过於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慎此呜呼圣训不其切至欤今日金贼犯顺（删此四字改作敌势）如此可谓外忧矣。。若用非其人更为内患则陛下如何为国臣所以寒心也。愿陛下稽考太宗皇帝之圣训而蚤加慎焉然则当今论相如之何而可臣愚以谓必智虑忠纯学术正当德足以服人才足以应变通知祖宗以来典故而於进退百官之间能以公灭私不畏沮（删此字）怯者然後可以⊕去奸恶汲引贤能革极弊之事而布惟新之政以济生民以保国家则中兴之业陛下成之易矣。金寇（改作人）何足虑乎！自祖宗以来相臣多以言官论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无非天下之公议此最为我宋之盛典比来台谏一蒙时相拔擢则多怀私恩无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陛下诚心广求虚已任用不可听厚诬之言谓天下无其人也。仁宗皇帝至和中罢陈执中相而并用文彦博富弼二相久有人望正衙宣麻朝士相贺仁宗皇帝密遣小黄门於百官班中探其论议闻有相贺得人之语喜谓欧阳修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梦卜苟不知人当从人望梦卜岂足凭耶兹事著之宝训传之士大夫至今为甚盛之举不诚黷欤陛下求贤必能用仁宗之操柄探缙绅之公言从中外之人望不待愚臣之喋喋也。臣伏目睹陛下诏书求言便欲少竭愚衷以伸二十年。

区区之志窃念臣人物至微。若论细事则不如不言之为愈前草大利害书未及上而陛下先已施行恐成观望遽即寝罢今乃辄言二相非人深。若僭越然臣尝谓邦子产不毁乡校犹使议及执政之善否况天子建大学以取士论政为本而。又有求言之诏。且申诫曰：毋曲隐以溺於导谀苟。若畏祸而不陈其愚臣实耻之干冒天威

臣无任战栗待罪之至。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五校勘记。

神人系望（望误作命） 兵民失措而忠义解体矣。（而误作为）而陛下聪明之听（听误作德） 然比以小却未应遽废（遽废误作速发）经月围闭（月误作日）

有武略之人以充统领统制（统领二字衍） 阅因对充讲议司策（阅误作闻脱充字） 今日而不言（日字衍） 咸宜罄所闻见（罄误作诵） 然诏下逾月（月误作日） 而未闻缘某人言某事实为利令行之缘某人言某事实为害令罢（令均误作今） 毕张治具（毕误作俾） 其治乱不待今日而後见（治误作始） 言之复为何益乎！（为字衍） 假国是二字以售己之奸（售误作主） 实为巨奸（实为误作十数） 陛下独能行之抑须付之辅相能行之耶独能行之（能均误作误）其如邦彦邦昌卒持禄不诤（如误作言） 皆由肉食者之过（脱由字） 虽小官可升任（可误作虽） 能以公灭私不畏且怯者（且误作沮）。

●卷三十六

靖康中帙十一。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尽十一日丁未。

五日辛丑康王及张邦昌归自虏（改作金）寨以张邦昌为太宰肃王及太宰张邦昌驸马都尉曹晟质於金国军前（旧校云：按宋史钦宗本纪二月庚子驸马都尉曹晟使金军癸卯肃王枢使金军乙巳康王至自金军则肃王曹晟之出使不在一日之内而康王之归亦在肃王出质後二日也。是编作同一日误矣。）。

是日皇弟肃王枢少宰张邦昌除太宰著作郎沈晦借给事中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前初金人请以越王代康王为质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肃王枢及驸马都尉曹晟以行晟尚荣德帝姬与上同生故遣之避虏酋（改作金主）名改晟曰：实。

遗史曰：初康王之为质也。金人见而惮之遂欲别易亲王并要驸马都尉一人是时割地议和已定金人敛兵以徐待之乃遣太宰张邦昌从肃王及驸马都尉曹晟为质。

六日壬寅下废苑囿诏。

诏曰：比年以来京师拘收拆毁民居甚众至民无所安居应苑囿宫观有可废以与民者三省枢密院速条具以闻。

七日癸卯开封府榜诏书安抚士庶。

开封府奉圣旨乘时作过人开封府及行营使司并斩讞窃虑奸人妄说事端将不

曾作过人之撰造其罪恐吓平人仰出榜晓諭。

朝廷。又出手诏安抚士庶。

诏曰：童贯等妄兴边事怀奸蠹国悉皆东下前往浙江如梁师成谭稹李邦彦已付远窜所存百馀员皆是小官疏远之人并不系从严被重任享厚禄者今。又自陈乞依旧寄资恩数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无知鼓唱率众擅行诛戮劫夺财物震惊京阙皆不奠居已指挥李纲并三衙分头弹压捕为首之人悉行军法尔等各归常业毋陷极刑儆敢结集仰徒中反告支赏钱一千贯咨尔黎庶仰体朕意。

粘罕（改作尼堪）驻军於中路。

粘罕（改作尼堪）自河东来遇城必攻比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其（删此字）行稍缓至中路闻和议之诏遂止不行。

八日甲辰再下行遣内侍京城不得倡率指挥。

圣旨内侍官给役禁庭旧法严密岁（改作年）来废紊侵职挠权比取其罪状暴著者已加显罪。又命请给恩数官称职任寄资进子尽遵祖宗法所以检制裁抑。

无所容贷尚虑京城之人未知近日行遣推平时之心犹怀忿疾不分善恶概加凌侮已令开封府三衙以军法弹压自今更敢有招摇倡率不从令者并斩讫闻奏咨尔众庶明听朕意。

靖康录曰：初京城之戒严也。城上设楼櫓及大弓弩铠仗之类皆元丰旧制器械有馀而兵不足先令百官与军士上城相杂守御而以内侍官分部统之贼丛矢射城上内侍令守御者勿得动。且曰：国家与金人讲和不至相斗有一军士奋怒曰：既已讲和何得射我引石击贼一发杀数人中官杀之军士由是不敢动乃自城中传呼宦官欲开门纳贼及伏阙之日军民数十万聚於宣德门下遇内侍朱拱之撕擘死骨血无馀。又内官得诏召李纲於怀不去於宣德门不晓諭百姓令退众怒殴之於其怀中得诏书即大呼曰：内官隐匿诏书将作乱。又杀之凡见内侍皆撕擘杀之死者二百余人有司以闻上惧生变即令殿前班直军士口传上旨云：杀内官者免罪其人於众中妄呼曰：杀宦官者无罪百姓闻其语遂群入内官之家所遇辄杀掠其财物。又相聚入其家搜获兵器不可胜纪皆辇到行营司交纳其内侍皆逃窜财物略无孑遗走入禁中不敢归咸於上前泣诉，於是命李纲根治斩三十馀人磔其尸於市方定李纲种师道复用凡内侍官城上守城及诸城门监守者皆去不用方知所谓独脚皂旗红灯笼乃中人欲为内应者先是宣和中内侍多有赐第者官舍或隘陋即委府尹於傍宅置门然未尝给其直而实夺之京城百姓或有累世聚族以居屋舍既为夺去则无所托身惟与妻子日夜号哭告天而已。又科敛百姓财力营造宫室台榭或有拟於宫省者百姓应副不办则督责楚有至死者。又每至街市买物已售其价令卖者随至其家所直皆不还或止偿其半巷陌衢道驰骋纵横侍从赫奕呼喝行路莫敢诘者然是时宰相大臣多出其门内则有蔡京王黼为之腹心外则有王革盛章为之爪牙故敢肆其凶恶至是百

姓积怨乘乱得甘心焉。

上赐宴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中。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上书辞别。

《书》曰：大金皇子郎君斡离不（改作斡雅布）等谨上书於大宋皇帝阙下昨者受命专征以上皇渝盟是问灵旗直向直抵京城今日伏承皇帝嗣立再请修好遂依。

元奉诏旨酌中计议者定盟约日复为贵朝奸臣误国妄起衅端，於是当司实怀疑愤深谅大信克保有终前日之盟非此为比。且大军之来资索颇多上渎聪明下僇民庶事在不已固非乐为炎火一纵收之实难自非恭承今日皇帝仁明远略屈已爱民安能使此祸危翻然为福今兹大计已定而後无以旧事为念惟祈皇上永於诚意共庇生灵。又承所赐书内谓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於锋镝李纲正从贬责其余宰执间求退罢免者甚众既闻此言敢不孚听及蒙谕城中军民不遵号令实恐转生变乱以贻圣忧当司本图安定贵朝宗社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诸军退保旧寨须是即日班师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泽以矜众志特於元定赏军物内减金万银一十万锭表里一十万段以充振乏广施之用外有喝下金帛头匹更望止於今岁逐月接续交还今方言旋非不欲诣阙廷殿辞少叙悃悃以在军中不克如愿谨遣左金吾卫大将军宣徽北院使韩光裔桂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辞使副有少礼物具如别幅谨奉书奏辞谨奏。

别幅奉皇帝人参五十秤。

金书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知东上卜门使王球充送路使副持书叙别（旧校云：钦宗本纪二月辛丑命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卜门事王侁使金军许割三镇地至乙巳复使之是编於辛丑遣使一事则失书矣。）。

《书》曰：大宋皇帝致书於大金皇子郎君皇弟国王皇弟都统兹以肃整军威远临郊甸敢怠省愆之意遂蒙兼爱之仁再讲邻欢复安敝邑感深肌骨赐重邱山更承念及府库之虚减金帛之数益勿高明之意特深拯芘之怀载遣车辎禀告还驭再三诚恳每荷矜全岂惟恩加於危难抑亦义重於乾坤惟有谨守信盟庶可仰酬厚德属宗祧之有守阻道路之叙违益慎寝饗永绥福祿所有赆仪饮饩已载前书伏惟亮察谨白。

九月乙巳奉圣旨将团结居民权令放散。

刑部侍郎王子见管京城四壁守御却见近日团结四扇居民追呼在城下准备上城日百姓警扰离家失业人人有沟壑之忧契勘闭城日久居民艰食。若更如此是重困也。况四壁城上守御兵卒器仗并已足备而民居乌合皆无足用之人特可准备临时般运矢石耳必不得已。且令团结成保籍定姓名缓急追呼亦似无害矣。伏望速降圣旨候指挥奉。

圣旨依权令放散。

十日丙午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上书谢恩。

《书》曰：比者已复旧好即议还师复蒙圣慈差开封少尹就诣军中赐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等茶果龙脑酒药并差去人使韩光裔回复承亲赐通犀御带一条以隆饯别之礼仍被旨重稠昭宣大信仰叨圣慈曲周用殫砥砺钦领之馀尤增感激当司遂促归期今月十日乙令大军旋旆所祈陛下社稷载甯生灵休息有少礼物具於别幅谨奉书奏谢。

别幅人参五十秤。

下割三镇之诏差路允迪宣谕守臣。

诏曰：敕太原府守臣应中山河间太原府并属县镇及以北州军已於誓书内议定合交割与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纳叛亡有渝盟誓因举大兵直至都畿重以宗庙社稷所系甚大遂割三府以寻欢盟庶销兵革之忧以固两朝之好其犬牙不齐去处并两平兑易合照誓书施行如有州军未便听从即将此诏书遍行告谕各务遵凛毋或拒违自取涂炭两朝封疆接畛义同一家各甯尔居用保信睦其中山河间太原府并属县镇及以北州军见任寄居职官不系本土及从内地差去者不在交割之限今差朝散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赍诏宣谕咨尔守臣体予至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起发犒军银纲至金人军前。

李议和许以银一千万两犒军亲至内藏库催出银提点官内侍王。若冲监出银每十万两为一纲以一百人般担以使臣二员押发凡一百纲统起一千万两之数皆出於内藏库不知士庶之家输纳者何以用之此与王孝迪督金银榜示之数不同未知何如。

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工部侍郎滕茂实使於粘罕（改作尼堪）河东军前。

粘罕（改作尼堪）兵将至高平而城下之盟已成既遣肃王使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乃议不可不使粘罕（改作尼堪）遂遣路允迪滕茂实使粘罕（改作尼堪）於河东。且告割三关之地也。。

复用李邦彦为太宰。

李邦彦方罢数日张邦昌。又以太宰出质左右揆皆虚位吴敏乃以子乞复用邦彦为太宰。

河北路兵马钤辖李侃以兵二千与金人十七骑战败绩。

和议已定金人遣十七骑持文字报我国中经由磁州李侃以身为兵官。且承掩杀之旨（初金人抵京师也。渊圣诏河北州军略曰：种师道姚平仲远提西兵以助天讨云：云：深恐其宵遁令河北州军尽行掩杀）乃率禁军民兵二千往击之与十七骑相遇金人曰：不须用兵今城下已讲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差往国中干事侃不信欲与之战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翼而稍近後前七骑驰

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势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

金人退师。

遗史曰：金人既退种师道请临河邀之三战可使无噍类。若纵之去他日祸不可测李邦彦等不从罢师道为中太一宫使五日一到朝堂议事以姚古种师道折彦质范琼等领兵护金人过河邦彦奏立大旗於河东河北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

金人揭榜不虏掠信德府。

初金人陷信德府执守臣杨信功至京城下既已议和乃留信功朝廷议失信德府之罪信功与通判梁训礼皆贬岭外兵将官分送广南安抚使刘奏司录已下皆是胁从放罪金人渡河独揭榜大略谓攻击京城朝廷遣肃王及太宰张邦昌持书言奸臣姚平仲误国已许割三镇以北地请和缘信德府不系所割之地并不得虏掠。

十一日丁未金人质肃王同行。

先是以康王为质以康王语言不逊金人不爱也。复令入城至是遂以肃王行焉种宣抚奏言贼（改作敌）归必不设备请邀诸河候其半渡可以击之李等在上侧方为掣肘论难既久终不许击然上心欲（删此字）无如之何，於是师道发愤感疾。

靖康遗录曰：贼（改作敌）之来虽有少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删得妇至此十二字）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删尸骸至此八字）。

太学生杨海上书论割地。

二月十一日太学生杨海谨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臣闻夷狄犯（改作金人至）京师掠近辅残馘夏人以骋其欲虽汉唐全盛之际容或有之汉文帝之十四年匈奴候骑至雍甘泉而。且唐太宗贞观之初突厥埽地入寇。

抵於渭上当此时二虏（改作国）承父兄馀资兵锐马多傲然骄气直出百蛮上（删傲然至此九字）视中国为不足与故能（删此字）一举而骑甲漫衍帝都其势可谓盛矣。然窃考文帝太宗所以制御二虏（删此二字）之术甚优游暇豫者。此其故何耶盖汉唐当天下无事时庙堂之上君画臣谋能以戎务为急一旦事起仓卒而吾先有以处之语其大要不过诡而礼之使虏（改作敌）志浸骄而已志意浸骄则务远略忽近虑士卒疲弊而畜产耗亡取死之道也。天子於此兴问罪之师谁敢屈强颡颡作气势如曩时邪汉唐所鞭笞四夷其（删所鞭至此六字改作安边）大计不出乎！此臣窃惟道君太上皇帝临御天下二十六年承祖宗积累之厚天下无事咸顺指令大臣於此时不能思艰难致勤苦务柔声婉颜以狐媚圣上此（删此字）汉唐计策不复闻故金人得以乘中国之衅也。夫夷狄乘中国之衅岂自古帝王之时无其事耶

（删夫夷至此十九字）守御之方羈縻之术征讨诛伐之法简编具存宜缙绅大夫平昔所稔闻而厌道之柰何朝廷大臣遇前日猖獗之变圜视共计率不得其要领上皇出

狩宗庙震惊此皆失於不素练之罪也。陛下嗣登宝位矜悯元元不谋於庭首发讲和之诏仆械卷以厚利之臣初闻命以谓陛下此举特以骄夷虜（二字改作其）跋扈之志纾畿甸攻掠之危至於经略施为发自天衷非愚贱所得而臆度而旬日之际道路所传臣窃惑之臣闻陛下自金人之来既贖以金帛。又许以岁币。且遣使割地以赂之夫金帛岁币已不足惜柰何割祖宗之地以赂遗夷狄（删此二字）乎！夫割地以赂夷狄（删此二字）虽汉唐之陋犹不忍为孰谓陛下神圣英武而肯为此。且中国与夷狄议（删中国至此六字）和（下添亲之议）不闻於三代而特起於汉唐汉之文帝唐之太宗所以待匈奴突厥者勤劳备至以岁献则不失於伤财以和亲则不恤於损威然终不肯以尺寸之地轻予之者二帝之意，岂不曰：土地人民国之根本不可轻以授人乎！臣不知今日割地之谋谁为陛下筹之也。臣草茅贱士无由预朝廷未议事之利害皆不可得而详定独不识陛下今日所割之地其三关耶臣闻昔周世宗下三关瀛漠皆异代事戎（改作金）人不得以为辞。又况自祖宗以一灶百馀年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所以为之限制者甚备今一割之是失限制也。不识陛下今割之地其四镇耶臣闻太原中山其地严重可以才虜（改作敌）咽喉。

自祖宗以来精兵重卒悉屯驻於此今。若割之是失形势也。夫以限制形势之地遗夷狄（二字改作敌）其不犹倒持太阿授人以乎！然陛下必毅然为之而不顾者臣知其意矣。，岂非惮於用兵邪臣闻兵虽凶器战虽危事然而自古神圣之君所以立卓绝之迹者未尝不由於用兵向者金人之来起於意表陛下以其乘我不虞。又诸道兵未会不战宜矣。以其近於禁城宗庙社稷不可不忧不战宜矣。今贼（改作敌）兵既归师老械弊。又其来也。必啸（删此字）聚数国之师禽兽之心见利而忘义（删禽兽至此九字）乌合而易散既磨之以岁月安知不自相背叛耶陛下宜於此时驰一介之命喻诸镇之兵因其交地之际启发衅端电扫风除以破其众将见（改作必）腥膻之徒（删此四字）兽（改作骇）奔而瓦解矣。必欲守区区之信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且陛下亦知割地有三不便乎！今既割地以与金人则中都迫於北边陛下必不免迁都矣。方今洛阳长安近於敌国不可都江左西蜀偏方下国不可都就令（阙一字）日夷狄（改作强邻）炽盛国势危弱用事之臣计无所出不过劝陛下都襄邓州夷漫百里其东汉与凤林为（阙二字）南菊潭环居而流属於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连路昔人号为形势之地沃野之墟疑。若可都矣。然昔唐高祖遣宇文士及按行秦王力谏以为不足用至昭宗时朱朴上议以为建都之极致疏入不报，岂非有所不便故邪况京师自祖宗以来缮治非一日宫阙神丽局务府藏里市肆极侈而丰借使陛下徙都必。且鉴前弊惜民力因陋就寡为一切因循之制将何以贻厥孙谋昭示四方邪臣以为一不便者。此也。今既割地与金人则胡夷岁骄（删此四字）华夏日蹙臣恐北虜惊啮边毗（删臣恐至此八字下添恐字）不止（下添如字）今日陛下何不以往事而验之昔唐宝应二年吐谷浑党项领兵二十万

来略武功留於京师凡十五日太和三年南蛮率众掩劫戎隼三州陷之止于西都者十日当此时天子务为姑息以纾一时之急不发兵以穷讨使牧马牵牛之隶有轻中国心自此以来扬尘鸣镝突我疆場曾无甯岁臣尝读书至此虽愤丑虏不庭然亦（删虽愤至此八字）未尝不恨中国有以诱之也。今吐番南蛮略我郊甸解鞍缓带至於旬日目悦燕赵之色口厌甘美之味文绮佳紈。又皆如意夫纤丽散则戎羯（改作敌国）之心生戎羯（改作敌国）之心生则侵盗之本也。。又况黠虏（二字改作彼）已产知吾山川要害也。臣。

谓今朝廷不怖金人以兵则背胁痈疽之患成殆恐其来不已唐室之患。且复见於今日此臣以为二不便者。此也。今议者但以庆历之初仁宗与虏（改作契丹）通好自後契丹不敢拥兵窥中原当慎守初以遏边萌之祸。且示大信於边人臣谓渭水之盟杜如晦实败之而平原之盟李晟亦不肯信己而河汗就质普赞背叛夫如晦晟非晓术数者也。然而遇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诚以胡性（删此二字）翻覆不情故不信之也。臣谓北虏（改作契丹）所以不败庆历之盟者特以仁宗之初有以结其心耳夫本朝自仁宗以来朝廷方举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四海所环无一州无兵者当此时契丹何由而跳梁边陲邪况祖宗故事奉之如骄子不敢触其意彼虽冥顽（删此三字）何以启其衅向使天祚不失道人畜（改作马）犹盛强迁延浸息抵於今日睹前朝政事之因革知中国士马之丰耗臣谓北虏（改作契丹）败仁宗之盟也。已在於数年前陛下能保其不控锐抗戈以觐候风云：乎！能保其不〈兑支〉攘以邀丐厚利乎！然则盟誓於北虏（改作契丹）果何有哉！此臣所以为三不便者。此也。夫去所不便而行所甚利唯圣人能之伏愿陛下顺天之心发英伟之志因丑虏之暴出汤武之师（删因丑至此十字）伺其过河交地之际不固执前盟先发其衅示以必战天道佑善必克清大憝以为子孙无穷之基凡今缙绅士大夫但揣陛下之意厌於用兵必曰：本朝自太上皇以来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治安未尝练卒骑。又庙堂之上卒未有应变之臣是势未可以战臣独以为不然臣闻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资世顾人君所用如何尔昔艺祖好武功则勇猛之士出而为用兵太宗好奇谋则计画之士出而为之虑以今天下之大安知其无人少濡沐之将见朝廷之上不独李纲种师道辈可称述也。。虽然今将相如李纲种师道臣知二臣亦可以办一时事何则纲之忠义有馀而可以事君师道之谋略有馀而不至於误国。又况辅之以吴敏之炼达耿南仲之老成将欲建功何有不济臣多见讲和不如用兵之利也。陛下清间之馀淹贯古今，岂不知其利害邪。且夷狄虽与中国相为盛衰然（删夷狄至此十一字）自古以来控御之术不一而足当其悖慢太甚曷尝不与之战今日但以石晋为戒不敢与争锋不知石晋时天下四分五裂朝廷君昏臣愚德既不足以怀徕而威。又不足以制服此耶律德光所以一举而覆汴都也。以陛。

下春秋鼎盛天资英特而。又承祖宗有赫之炎图指挥顾々行有馀力，岂可与

区区之列国同所虑乎！臣诚不佞虽岷隩一布衣平居常患无以过人遂取古人书闭门熟读月延岁累颇识古今治乱自谓论世事顾贾谊马周不足多伏惟陛下自即位以来宽大之声勤俭之政已著闻於天下感激垂涕愿尽死力然而区区之愚尚有望於陛下者但愿陛下临时听政更少济以英断明决助成圣德使巍巍之功业上拟商宗周宣臣谓百蛮。且不足平况蕞尔金人而足以轻圣虑也。狂瞽不识朝廷忌讳罪当万死。

李邦彦乞致仕。

臣累乞致仕特蒙圣恩依奏伏念臣奋身孤远遭际兴运浸跻华贯遂冒宰司徒激孤忠不敢少负清议属者上皇退托以神器付陛下臣首被寄委而辅翊之重自誓殫竭身屡濒死有所不避今尧尧之徒扇惑群听喧竞仓卒白黑不分臣之所急存宗社安君上惜生灵而已何敢为身谋而人诋以为奸缓师讲和自金人犯边金令大臣议密图周方非徒屈意以受辱而人或指以为（阙）心之精白天实临之乃至定输金之直以释白著之疑宽括余之令以赈艰食之急抚循坐甲之旅以劳城守之师。若此之类事涉细微虽恩出圣慈而间陈於前不敢缄默大臣建明惟知有济，岂能家至户到人人提耳而谕之哉！众听未孚铄金可畏不知引避何以厌服斯民之心伏望检会已降圣旨早赐施行。

奉手诏太宰张邦彦任政府累年屡形忧国爱民之议以至惜名器抑冗滥献纳非一朕在东宫时熟闻嘉誉册立之际备罄忠诚金人犯阙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抚军民为急朕一一施行众志未能遍谕乃作弗靖鼓唱流言反与前日异意元恶之人忽生怨愤实孩予听已依所乞宫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六校勘记。

将不曾作过之人（误作人之） 死者二十余人（十误作百） 是以灵旗南向（以误作问） 惟祈皇上永守成议（误作永於诚意） 信州管内观察使（信误作桂）

签书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签误作金） 近日团结四壁居民（壁误作扇） 准备上城日（日字衍） 而居民乌合（误作民居） 然上心欲和无如之何（脱和字） 汉唐所以鞭笞四夷（脱以字） 所以待匈奴突厥者勤矣。备币以岁献（矣。误作劳币误作至） 降尊以和亲（脱降尊二字） 就令（阙）日夷狄炽盛（原阙系界字其字） 遣宇文士及按行秦土（土误作王） 以为建都之基（基误作极） 因陋就简（简误作寡） 吞噬边（吞噬误作惊啮） 当慎首初（首误作守） 上皇退托以神器付陛下（退托三字疑衍） 金令大臣密议图周万全（密议误作议密万误作方脱全字） 抚循带甲之旅（带误作坐） 太宰李邦彦（李误作张）。

●卷三十七

靖康中帙十二。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二日戊申，尽十五日辛亥。

十二日戊申金人退师大赦天下。

门下朕嗣承圣谟获绍大统适边廷之懈弛致郊畿之绎骚荷天之灵俾敌悔祸既遣使而讲好遂以盟而退师载惟千里幅员罹屠掠之苦四方遐远多调发之勤兵屯攸守之劳编户伤括输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绥（旧校云：归本作民）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旷荡之恩沛汪之泽嘉与海内底於丕中可大赦天下於戏三事大夫群后庶尹国势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救治之方黎元愁叹而无聊宜思所以抚绥之术保疆固圉节用广储，庶几协心共图康。

手诏遵用祖宗旧制。

朕以眇躬托士民之上夙夜只惧靡敢遑甯比者金人犯顺（改作南下）都城闭关逾月军民展力捍御实劳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辄乘时造端相扇为变内作不靖震惊朕师诋骂大臣殴击内侍白昼剽掠乃敢公肆凶残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艰难德意未孚致汝等。

抵冒如此朕甚悼之播告汝等朕自今伊始并遵用祖宗旧制选用大臣裁抑内侍不崇乞希恩幸不听任奸人不轻爵禄不滥赐与不夺尔居以营私燕之地不竭尔力以广无用之费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浸罢务与尔等休息其有奸人不悛敢复犯法紊我纪纲当重刑戮必罚无赦咨尔有众明听朕言。

十三日己酉李纲乞遣大兵护送金人回师。

传信录曰：澶渊之役虽与大辽盟约而退犹遣重兵护送之盖恐其无所忌惮恣行虏掠故也。金人退师已三日矣。初谓其以船伐渡河探闻乃系桥济师一日而毕盍遣大兵用澶渊故事护送之宰执皆以为太早余固请之上以余言为然可其请是日分遣将士以兵十馀万数道并进。且戒诸将度便利可击即击之金人厚载而归辎重既重驱虏妇人不可胜计意气骄甚击之决有可胜之理将士踊跃以行。

沈见李纲言贼骑不过五万能战者止万馀人太子营不及二千药师常胜约三千骑诸营部兵闻止有兵三万馀其过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击。

十四日庚戌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论列太宰李邦彦中书侍郎王孝迪尚书左丞蔡懋皆罢以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唐恪同知枢密院李为尚书右丞。

臣窃睹国家强虏（改作邻）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临万几曹此扰攘深轸圣虑公卿大夫误国至此臣不胜痛愤臣有愚见辄不避死亡之诛上干天听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闻宪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泽潞自古翦除寇难兴复治

功必至排斥众议屏除奸邪而信任忠勇有为之才然後可责其成功也。自臣闻边寇兴难蚤夜危惧曾诣都堂略陈守御之策见任宰执大臣皆狐疑不断牵制其事今已经月条画措置并未就绪况此数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谀顺旨持禄养交未尝建明一事裨补圣明致有今日之患盖平居无事尚不足恃，岂可使之当今日之变乎！陛下今日复用之士论民心莫不叹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误陛下臣谓前日奋不顾身力赞陛下登此宝位必社稷臣固当知之矣。胡（改作何）不。且专任委以军国大事不使众议移之群邪沮之使其才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与昔时慷慨论事不畏豪强得罪在外亦不无其人可以录用但宰臣未肯为陛下言之往往引用皆。

其亲党臣窃惟陛下前日积德东宫谦恭谨畏退托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统御九有抚临万邦乃人君之权固当奋乾之刚继离之明兴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无疆之要下以慰四海生灵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论为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为难能也。况太上皇刚明勇决一旦改悔知为群邪所误痛自罪己陛下诚能慨然有为罢去昔时用事之人而委任真贤敷举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疏贱小臣辄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愿有说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谏官御史可以言之今台谏皆宰相门人不肯言也。侍从之臣可以言之今侍从皆顾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官无所顾惜诚知爱国不知谋身所以为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陛下终不得闻宰相大臣之过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以论天下之治哉！。又况陛下当即位之初以论相择人为先不可不谨此举愿陛下断而行之实为天下幸甚。

初公辅以李邦彦罢政事才数日复为宰相人情震惊乃具奏上然之遂罢邦彦孝迪懋以吴敏为少宰出邦彦知邓州邦彦奏乞持服从之孝迪以资学为醴泉观使懋以资学为大名尹。

召徐处仁唐恪於外郡。

处仁字择之应天人元丰八年以进士登科第累官知大名府至是召为中书侍郎恪宣和初为户部尚书言应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职知滁州後奉宫祠七年召为户部尚书是岁秋以延康殿学士知杭州闻京城被围遣兵官边顺以兵勤王太学生陈东上书乞召恪及处仁置诸左右而李邦彦亦荐恪遂召还阙除同知枢密院事。

十五日辛亥诏教习禁军。

诏曰：军兵久失教习当汰冗滥在祖宗时外路寄招禁军解发到京师御殿阅视分隶军营是以在禁旅者无非勇之士今三衙与诸将招军惟务增数希赏但视形状不问勇怯收充既不精当教习。又不以时既到军门惟以番直随从服事手艺为业每营之中杂色占破十居三四不复教以武艺今宜於招兵之际精加拣择既系军籍专使教习不得以杂色拘占。又神臂弓马黄弩虽中国长技然军兵中能射者亦少宜多行教习以御胡骑（删此四字）。又军兵平日不振甲冑一旦在身如受束缚宜令每营

间用衣甲教阅。

庶使习熟人不厌苦仰三省枢密院付兵部施行。

发遣应归朝人还金人。

朝廷既与金人议和乃将应归朝人所在遣发令归国都省子勘会本朝已与大金讲和应归朝官归朝人并发遣今来在京已发遣尽绝并其外路亦令依此施行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令逐路帅司行下所部州县等处尽刷归朝官归朝人量给盘缠起发每州县各选差堪倚仗有心力大小使臣或寄居待阙得替官一员或有心力衙校之类量人数多寡作番次逐渐管押赴大金界首领过界前去不得拥遏一并上路各从便道过河即不由京畿解分仍令经过州县巡尉防护出界递相交割其应合发人如有带军器并仰所在州县拘收沿路亦不许置买严切觉察候过界所管押官具已过人数姓名申尚书省仰逐路帅司差通判一员遍诣州县专用设备一催促具已发文状闻奏其管押官如无疏虞当量远近推恩。

李纲辞知枢密院。

子云：窃以枢府之长兼统兵机宜得瑰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奖率三军之众折冲万里之外臣本书生进由庠序以忠义自许妄意事功而性刚才劣动辄多忤宣和初太上皇拔之执笔螭螭日侍清光属大水暴至士庶争具舟筏无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谓此非小变上疏指陈冀得直前论事当路挤排流落七载太上皇怜而收之使贰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图国士之报去冬因边吏弛备盗据全燕肆其凶（改作兵）威来犯王路太上皇厌万几之烦欲遗圣子意有未发臣与少宰吴敏力建大策赞成内禅至於岁首太上皇南幸淮汭制群臣亦有劝陛下为避狄（改作敌）之计者臣。又躬述利害回銮輿之幸为守固之策斯皆臣子常分初无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卑鄙骤加褒用擢自庶寮不五日而参大政仍委以亲征行营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愿殫犬马之力受任以来夙夜忧勤深恐勋绩不效以负陛下知人之明故拣阅将校率励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御敌昼夜巡警戢奸以安众间遣使移檄河北诸镇使预为提防忘寝不食修战具严守备以候援师援师既集欲因便乘利进营逼虏（改作敌）使进不得攻退无所掠势穷食尽渡河而遁击其半涂胜可万全计虑已定而姚平仲引众出城败乃大事然平仲受节制於宣抚不。

关白於行营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师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实无所预其夜四鼓陛下闻其交锋诏臣应接顷刻之间使者三至臣适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阳门至班荆馆亲督将士列在要冲分遣军马解范琼王师古等围亲以中军捍御射杀金贼

（改作人）甚众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复列阵与贼（改作敌）相望臣所将兵士气百倍然臣其晚求对不得已而赐罢恐惧自思莫测其原仰赖陛下至仁至圣灼见臣愚款实无他罪特赐宸翰许之保全虑其空乏加赐缣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俾还旧物仰专充为守御之事谕以怨仇谗谤欲持平仲之罪中伤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帔生成

之恩不可为量瞻谢之际感涕交集德隆命极捐躯弗避惟是都城细民因间杀掠内侍理宜弹压臣躬禀睿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斩数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众重沐圣恩令臣知枢密院事窃惟和议既成金人拥重赏邀名镇不战而得所欲臣为私心痛之既乖臣本志兼统军事岂其所宜祖宗旧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统其军兵隶於三衙而不得专其制今臣既统行营之兵。又制枢密之令考於旧法未见其可臣窃谓羯寇（改作金师）初退四方勤王之师未有所属中都畿邑团结保甲之兵未有所处欲於旬日之间商质条具以勤王之师尽付制置使姚古使司固圉（旧校云：梁溪集作姚古种师中使司固圉）以团结保甲分还州县使各乐业内外人心既以救甯臣当抗章自陈请避贤路以远谗谤全陛下始终盗窃案恩此心素定有如日昔张良作汉腹心高祖数罹困良尝有力乃愿从赤松子游李泌入议唐事肃宗复两京泌谋居多乃欲隐衡山此皆豪杰迈往之事乘时遇主以成功安居显位何所不可而屏门以避患祸犹至於此矧臣单立一身朝无亲党乏昔人之功业而不有訾之谗谤岂得安处宠荣不知戒惧今纵欲内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冒巍峨枢府定非所宜据固当恳辞得请而後已伏望圣慈察臣至诚出於迫切非敢矫饰务为虚文特降追寝隆恩以安愚分不胜大愿所有告命不敢只受奉圣旨李纲子乞辞知枢密院事宜不允复还子。

李纲谢知枢密院表。

伏奉制命除臣知枢密院事辞免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经远之图望隆一时乃副由中之命岂材惭於柱石亦位长於枢衡辄恃圣慈求安微分伏念臣性。

质浅窳学术迂疏常自信其朴忠颇著闻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国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面折群枉趣召贰奉常之职知无弗为偶羯寇（改作强敌）之负盟连叛臣以犯顺吞噬幽蓟蹈藉河山方国家有警之时盖在位竭诚之际（旧校云：梁溪集作上皇顺天心而授圣子克成尧舜之二陛下因民欲而保神京更迈宣光之业岂翳人力实赖天功而臣叨擢任云：云：）赞大策而授圣子成上皇尧舜之仁劝固守而保神京定睿主宣光之业粗输臣节敢幸天功叨擢任於肃畿仍倚充於元帅受恩至渥怀报靡遑练选六师每扬声於出战严饬百雉专用设备悉力以登陴克张黑虎之雄昭示金汤之固火至甘泉而不恐骑临渭水以何虞俟集援军式遵庙算猛将辐凑各喋血乘胜之有闻壮士云：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连营而并进拟坚壁以相持使其形势衰疲粮食空乏指归路而弃甲视洪流以争舟期集击而无亡矢遗镞之劳爰邀截而无匹马只轮之反重币复得如荀息奉璧之奇贵质来归笑知{卅 卍}楮之陋忽贪夫之妄作帐幽出而失图端赖英明亟加延见察轻兵之衄微臣所不预知宣独断之威众谗真莫能蔽增领备御之政俾兼密宥之谋鉴照。若兹糜捐罔避然孤危之迹仅免谤伤而骄桀之胡（改作师）既从和议惊魂未定施表饵以何堪素志不伸览韬铃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须臾将分布勤王之人。且区处复业之众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崇养（旧校云：归本作色养）於晨昏彗埽星流画久逸永甯之至计大开地劈应中兴

重欢之美谈然後请辞宠荣务远权势学道轻举追辟谷之张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庶全终始或解怨仇僥冒居右府之先虑莫保畏涂之戒。

泽州奏大金国相粘罕（改作尼堪）兵次高平县。

传信录曰：初粘罕（改作尼堪）破忻代观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刘光世以延兵援河东皆为所败退遂围太原攻之月馀不能下而平阳府义胜军叛义胜军者童贯张孝纯所招云：中人也。分布河东诸郡平日养贍蓄积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改作边）耿守忠以义胜军五万人屯守石岭冈既叛以从金人矣。至是诸郡往往杀戮或逐出之而平阳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胜军遂引金人入南北关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惧恐其复渡河南来宰执咎予尽遣城下兵以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之师将无以支梧余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之师既退自遣大兵护送初不虞粘罕。

改作尼堪）之来也。粘罕（改作尼堪）之师虽来闻既和亦当自退必无复渡河之理。又大行琅车之险已遣统制郝怀将兵二万屯河阳控才险道决无他虑而执政中有密启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还诸将之兵诸将之兵及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之师於邢赵间相去二十馀里金人闻大兵。且至莫测多寡惧甚其行甚速而诸将得追诏即还余闻之上前力争得旨复遣而诸将之还已五程矣。虽复再遣犹与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将士知朝廷议论二三悉解体不复有邀击之意第送之而已，於是金人复旁出钞掠深祁恩冀皆被其害。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七校勘记。

底於丕平（平误作中） 惟不改父之臣（惟误作为） 宰相大臣天子不之知（脱之字） 初公辅以李邦彦罢政事（此段应接上文误作另行） 召徐处仁唐恪於外郡（考上条已总提出此系分叙应接上文误另提行） 处仁字择之（此段应接上文误作另行） 欲因便乘利进逼虏营（误作进营逼虏） 击其半济（济误作涂） 败乃大事（一作几败大事） 德隆命贱（贱误作极） 今纵欲内外粗定（欲字衍）

而有不赀之谗谤（有不误作不有赀误作訾） 进掌枢府定非所宜据（脱进掌二字定字衍） 特降睿旨追寝隆恩（脱睿旨二字） 面折群枉（一作折而为撓） 叨擢任於肃机（机误作几） 斯奋击而无亡矢遗镞之劳（斯奋误作期集） 天开地辟（天误作大） （屯）守石岭关（关误作冈） 自应遣大兵护送（脱应字）。

●卷三十八

靖康中帙十三。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辛亥，尽其日。

《书》曰：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天下诏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师越万里乃得随士庶垂泪以伏读痛干戈风尘阻绝如此不谓国家遭阳九之也。女真（改作金人）小丑斩荆棘（删小丑至此五字）入塞拥马渡河曾不淹时势如坏山直抵城下呜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泽民二百年之基业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春秋之时周室衰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谓国家圣圣相继重光熙洽天下太平自结绳以来未之或有天子垂衣而朝四夷牧万国曾不足以轻重威至广也。乃於女真（改作金人）小丑平昔仆役高丽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删小丑至此十八字）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盟何其甚耶烈士痛心壮夫洒血孰有甚於斯时耶臣至愚。且老不敢齿於壮人义士而逡视樵牧思谋妾妇思奋之际甯无一言以自效哉！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迺咸平景德之际极文章礼乐之誉曾祖宗恣宝元康定之间任西鄙之域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言之亦其职也。惟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尝应诏有封事蒙有司第臣为邪等置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渐不许仕宦而摈斥畀窜二十馀年矣。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记惟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国家累圣功德巍巍无所与二而近日谄谀大奸独推尊考庙是观德不在七世之庙而下同士庶祭行於寝中二曰：自古衰主暗君乃有毁谤先烈之言以钳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负於天下内外无有一人不足於恩德尚何毁谤之有彼谄谀大奸济以凶暴徒以资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当今之急务岂顾卞和之玉再刖其足耶窃惟城下之师明主夙夜焦劳忧虑之馀狂夫之言未暇择也。伏睹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齐民安凡有血气之属咸以更生相贺父老有言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泽不知其已虽死犹生也。然赦文有新边之语读者惑焉议者侧叹妄以易州涿州之地终不能保而复弃之为新边也。既而乃知所谓新边者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无虑二十州五十六县自州升之为府而不知未几乃自中国弃之为新边也。嗟。

夫斯地可弃也。斯民不可弃也。吾祖宗艰难之业不可弃也。嗟乎！谁为陛下而画此策乎！昔贾谊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改作匈奴）欺傲乃叹曰：可谓中国无人矣。臣窃考之当是之时高祖之旧臣犹在者如陈平周勃灌婴季布之徒其後进者议论有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早屠嘉宋昌司刑有张释之司兵有周亚夫柴武贾谊尚何恨哉！使谊尚在谓今日之有人无人乎！臣，於是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专以割地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尝作朔论二篇因杜牧之论而发也。牧之意则勤矣。其论失之迂而不密盖山东不足以制河北河北为能制山东安可以天下之势而专之於山东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矣。失河北则失天下矣。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其国汇报会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失河北则弱其国虽无道得河

北则强其国虽不至无道而失河北则弱秦汉晋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符氏之秦拓拔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唐石氏之晋刘氏之汉其国所以强弱之势与夫曹氏之魏强於刘氏之蜀汉高氏之齐强於宇文氏崤函之周其迹昭然布在方策可考不诬是谓河北之形势臣敢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已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复言三镇之重於天下者不必繁引远古惟事与国家造邦相因者则可得其略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实汉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晋父事契丹之後刘汉祸乱之餘即位仅餘两月黄钺亲征而师出之日四垒奔北为我宋驱除晚以数千师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也。何则契丹之所盗据者七国时燕地也。唐方镇忠龙也。六国之燕最弱非韩赵魏之比方镇中卢龙最弱朱滔李克用辈非魏博田承嗣镇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敢立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後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易与为祸难与图治也。以故虽曰：弱燕而尝迫於赵魏虽曰：幽阴而常动摇魏博镇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既非所宜况以奉契丹（改作金人）之叛臣女真小丑者譬之熊鼠得幽蓟则潜窟壤得三关则（删之叛至此二十三字）存基积累其势将倍万也。然克是三关者虽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实在兵间也。世宗常以千人之军溺於乱流丛苇之中。

而契丹不敢以一簇来加者三天子之威灵在是也。其克瓦桥关者。又专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灵而得之者乃一日无故而弃之荒裔小丑（删此四字）岂胜恸哭之痛哉！。又如石晋之末出帝之丑先自梁汉璋覆师於高阳遂使契丹得犯澶渊之役康保裔无高阳之败 则不劳真宗皇帝为澶渊之役矣。高阳之胜败犹系中国之轻重如此忍论高阳之存亡耶庙堂之上肉食者宜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义武军也。此军甲兵雄於天下城壁高固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语况。又其帅独知臣节前号河北四叛义武不与後称河北三寇之时义武亦不与也。逮黄巢之乱中原四方诸镇孰为勤王之师独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以解关中之急不幸石晋之梁汉璋败於高阳契丹遂得犯镇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岂能必胜而前为和京师之举哉！亦尝屡北惟是张彦泽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桥降於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纳契丹使契丹遂得入京师成晋出帝之祸为中国之丑向使高阳全师中山坚壁甯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败於高阳而定州之望都。且复失守遂劳真宗皇帝车驾亲征而傅潜领十万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骑当斯之时远近愚知无不愤疾潜者耻与之俱生无几何车辂班师之後潜议罪当斩真宗特赐其首领窜斥之议甚郁也。至今闻者啮指奋袂而起孰知真宗皇帝圣意有在也。岂臣下所易窥哉！盖潜实白首老将耳目亲接开运之祸变今坐拥十万以全中山以示怯於契丹勿击堂堂之阵勿当得意之锐脱彼能至澶渊必不得渡河待其渡河之後我出中山十万蓄锐请战之师一举而蹙之彼契丹虽众岂堪填吾洪流而代吾拂埽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复截其归路匹马只轮定不返矣。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得私傅潜也。哉！真宗清静垂拱

之君不惑群听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昭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势宜如何哉！惟我祖宗。又能用中山之形势也。何则在战国时介於赵魏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其地虽狭而谋至广其人虽寡而才至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无论赵魏也。所谓中山君者是也。太祖太宗之时每岁防秋之兵全师聚於定州真宗躬置御戎之阵以真定高阳诸路之兵并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番寇远近出兵建栅仁宗谨是祖。

宗之制积粟则中山为多番兵则中山为重命帅则得韩琦至今庙而祀之岁时严焉太原府刘氏资有之太祖皇帝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为晋王逮晋王即皇帝位之四年亲征克之，於是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万国莫不知臣妾逮今将二百年重惟太宗皇帝号令之所加鼙鼓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及五代百年之僭乱曾不足以摧枯拉朽惟於太原独如此艰难何耶刘继元虽孺子也。有郭无为之策侯霸荣之勇其兵嗜战不惧死其民乐生不轻去。且复念曰：太原吾父母之世所有也。吾家所以革晋为汉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晋而得之也。遂以晋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夺朱氏之梁者晋得之也。初起诸晋也。其上高祖太宗所以为唐者晋奉之也。杨氏所以为隋者晋肇之也。高氏所以为齐者晋大之也。司马氏以晋自命者实谓受命於晋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号为中兴者伐狄严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师败绩於姜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呜呼太原之镇可轻弃哉！重以太宗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顾视群臣谁可与议者首询之张晖晖曰：戢兵待时常缓为谋继询之张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虏（改革者作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图也。莫。若先离其戎心。又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难克之国周世宗伐之至於老师太祖破北虏（二字改作敌）於雁门关尽驱其人民居虎牢关以西虽巢穴尚存而危国已甚卒得曹彬而谋之问曰：显德开宝两征太原以当时兵不能克何也。帝意，岂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决意亲征躬擐甲胄曹彬郭进潘美等为之将先以进守石岭关御北狄（改作契丹）乃降继元平太原俘其人民毁其城郭将貽万世之安也。况夫两朝三帝二十馀年而得之者岂一日甘心而弃之乎！，或谓唐自安史之後河北自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为唐也。哉！臣应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据大河津以制河北太原犹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许国不赦泽潞卒能号令镇魏以诛刘稹成一代伟绩也。以兵论之河北之锐师固为三镇而习气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万甯宣武各有六万自足以制彼三镇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盗贼久炽。又未必如唐之重兵也。甯之兵凋残於近岁未易并言唐之宣武是谓。

今之汴州祖宗以重兵威天下百馀倍於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时张洎能言京师之兵制出於秦汉兵制仁宗时尹源。又能言京师兵制出於秦汉上不特与唐时论也

。後來宜不复开口措意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殫盡於童貫天下之勢亟矣。惟陛下念之天下万方臣妾不胜至愿而三镇之形势臣愚略陈之矣。臣前所谓无名而赐之者请复言之大凡王者慎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比之三镇於一笑孰重轻哉！谓此小丑（改作其退师）为功则隋唐因突厥以有天下《郭子》仪尝以回纥南蛮大食之兵而兴复中国矣。安得人赐之田哉！惟石敬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弱燕以委契丹而赵魏之地犹不与也。谓其能战则彼遐陬荒绝疆場不相接未尝一日当中国之师也。亦未尝一日与中国雷霆之战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闻渤海者高丽之别种也。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高丽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丽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时尝因高丽入贡而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国家绝高丽而不与之通女真遂自绝於中国逮熙甯初国家复与高丽通而女真方狃於契丹不得与也。柰何一旦逞凶谋倾夺契丹之国出其故君空其货宝而豺狼之心不能自已遂敢陆梁於中国人在祖宗时尝来寇我白沙寨掠官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遂命执之不得还曾无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直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诛孰与三马百人多少在祖宗法令当何如哉！议者曰：柰其顿兵城下何请责之曰：唐广德初突厥自泾州犯长安至於代宗幸陕西而《郭子》仪帅师则吐蕃望风遁去越三年仆固怀恩以吐蕃回纥羌浑二十万寇京畿《郭子》仪以回纥伐吐蕃而难平，岂有割土田以奉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时天以小丑警惟（删但闻至此三百四十五字）陛下增修盛德岩廊之上必有长驾远馭之术三镇已复归於职方氏矣。愿惟疏远小臣必待百官班驾之後乃得与昆虫共庆也。。虽然臣犹将有所陈者唐杜牧之最善论兵谓上策莫如自治汉皇甫规善用兵而先零诸羌慕共威信相劝降者十馀万则以威信为干櫓也。规之言曰：力求猛敌不如清明日勤孙吴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陈苞於板蛮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

下诚得如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师帅程苞之明能者为州郡则三镇之复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则边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无时不然尤鉴於变乱之故犹之治兵（删此四字）也。汉路温舒尝为宣帝言之曰：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以霸赵王不终诸吕作难而孝文为太宗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文帝思永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礼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察庶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继变乱之後必有异旧之恩此圣观所以昭天命也。温舒，於是谓远不及高帝近不及武帝可谓知务矣。及观东方朔之对武帝化民不言尧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继变乱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称文帝实为吾仁宗而云：耳优而论之仁宗於斯大德加以严恭寅畏翼翼而纯矣。汉文未必无愧也。。且文帝在位二

十四年逮其晚岁稍惑异端孰如会琮而相王曾李迪吕夷简晚得杜衍文彦博韩琦其在内外大小华国命世之臣蔚乎！不可胜数也。其用之未尽留以遗子孙者吕海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卫也。陛下今日继变乱之後诚能得臣如仁宗时不开边以玩兵不专利以残民不急刑以杀士不禁言以拒谏不予知以自蔽则何虑乎！女真（改作金人）小丑（删此二字）是谓大有上九自天之吉无不利之时也。是谓洪范彝伦攸叙之时也。傥，或不然使梟鸣嘉禾之上蝥毒清池之中如汉幸而有皇甫规张奂为将而不幸胡广赵戒为相其中则张逊段曹节等凶阉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而不幸元载卢杞为相其中则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凶阉为之虎狼则天下之事去矣。是谓困之六三困於石据於蒺藜入於其宫不见其妻凶之时也。是谓洪范彝伦攸攸之时也。呜呼天下治乱兴亡之迹出一辙也。如此其治也。既有明君则必有贤相而将臣自出矣。臣虽至愚不愿国家以将为相也。昔贾谊痛哭於明时不胜其忠也。阮籍痛哭於衰时不胜其忧也。当今执政大臣必有拨乱之才干国之器请为陛下念之臣所谓大有上九自天之吉无不利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之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终以威乎！天下是谓德威故能以柔用五刚使上九受天顺人信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遏恶扬善。

顺天休命也。如其恶者不遏则善无自而扬何以为大有之休也。耶大有一变而为乾乾之德首在刚健大有之休也。耶大有一变而为乾乾之德首在刚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纯曰：瘁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刚健继之中正归之纯粹精而天下何难乎！治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八校勘记。

孔子春秋所以作也。（所以误作用是）祭於行寝中（误作行於）昔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脱不忍二字）宋武帝之不能有苻氏之秦（一本无之不能三字）而尝重於赵魏（重误作迫）遂使契丹得犯澶渊之役（之役二字衍）窜斥之议甚薄也。（薄误作郁）石晋（误作普）仁宗谨遵祖宗之制（遵误作是）积粟中山以防番兵则中山为重（误作积粟则中山为多番兵则中山为重）莫不知臣妾（知字衍）彼石氏有天下者（一作彼石氏之有太原也。）而李氏所以夺朱氏之梁者晋得之也。（李氏二字应作唐者晋二字应作而）继询之张永德永德曰：（脱下永德二字）而危困已甚（困误作国）。且闻渤海者（。且误作但）而女真方阻於契丹（阻误作狃）遂敢陆梁於中国耶（耶误作人）天以小丑警陛下（脱下陛下二字）岩廊之上（岩应作庙）顾惟疏远小臣（顾误作愿）亦知自治之道者也。（脱之道二字）加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师帅（师字衍）然则边场之臣（然应作是）蔚乎！不要胜称数也。

（称字衍）故能以一柔用五刚（脱一字）。

●卷三十九

靖康中帙十四。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壬子，尽十八日甲寅。

十六日壬子杨时上书论三镇利害。

臣窃谓自汉迄唐待戎狄（改作攘御）之道无如我祖宗之时者百年之间民生戴白不见兵革贼臣要功为国生事与恶而弃好驯致今日方虜（改作敌）骑逼城备御无素卑词厚礼以纾目前之急盖势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为盟好则非经远计也。臣固尝论之矣。比闻金人驻兵磁相窃虑无有纪极破大名安成二县驱掠子女二千余人杀令佐二人而去誓书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虽欲专守和议不可得也。昔赵割六县之地使赵郝约事於秦郝谓赵王曰：秦之攻王倦而归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类，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数千里之远而犯人之国都盖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则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见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师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尝与之交兵忍而不敢怒请和而去则其情可见盖亦惧而归非爱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闻肃王初与之约及河而返今挟而往此败盟之大者臣窃谓朝廷宜以肃王为问责其败盟必得肃王而後已三镇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拥其後其势必得所欲者。若犹未从则声其罪而讨之夫师以直为壮是举也。直在我矣。三镇闻之士气必振此万全之计不可失也。。若三镇穷蹙而王师不救则其民必谓朝廷视其涂炭而莫之恤则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虑也。窃闻出师之令庙算不一屡行而屡反则士气必惰欲其成功难矣。哉！宪宗平淮西韩愈谓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未有举大事不断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断自宸衷无惑於浮议则天下幸甚取进止。

封氏纪年曰：夫三镇者赵魏韩晋之地是也。其为要害久矣。今一旦举而与之中国何以奠居三镇失一宜其长驱而至我不能枝梧也。况三者俱失乎！杜牧有言曰：以天下观河北犹四肢四肢苟去吾不知其为人。又曰：山东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由此观之三镇何可妄弃乎！明年太原遂陷京城失守天下土崩可胜叹哉！。

郭药师以兵至磁州取寄收银三十万两。

初郭药师为同知燕山府也。乞支降贍军钱朝廷以银三十万两畀之至磁州时燕山已陷药师已叛乃以银寄收於磁州军资库金人自京城讲和而归也。到河北遄得斥堠递发视之乃河北都转运使张恣发往磁州令封椿此银不得支用药师得之遂以兵至磁州乃索此银曰：朝廷发往燕山应副我用者知磁州赵将之辞以为无药师

出递牒示之将之不能隐药师声言不得银则攻城取银将之惧以银与之师乃退。

粘罕（改作尼堪）兵据太行山瞰河津朝廷大骇乃命种师中姚古出河东河北

种师道加太尉河东河北宣抚使驻军滑州。

门下敌王恂而有功既保干城之卫乞希国典以行赏敢忘鞶鼓之思载惟元帅之谋允赖武人之俊诞扬褒律敷告治朝检校少师镇洮军节度使河北宣谕使河南郡开国公食邑三千四百户实封一千三百户种师道节（阙一字）刚方体（阙一字）庄重勇有文略深而寡言义匪辞难奋不顾身而敢往虑无遗策度能制命以有成尝入处於枢庭比出提於戎乘丑虏（改作强敌）闻风而潜遁边镇传檄而自坚然居安虑危宜预图於间暇而有备无患庶永保於大甯载畴輿颂之公俾专朔部之寄肆颁宠数昭示眷怀是用冠秩右阶擢升掌武之峻张威外阃具膺宣尉之荣胙以爰田陪之圭赋於戏充国自许盖无逾於老臣陈平见知遂尽护於诸将朕思有常德以立武事尔其除戎器以戒不虞俾胡（改作戎）马莫窥於长城而烽火自灭於幽障往。若予训益状乃猷可太尉镇洮军节度使河北宣抚使加食邑五百户。

初粘罕（改作尼堪）既破忻州代州折可求以麟府兵刘光世以延兵援河东皆为所败金人遂围太原月馀不能下适平阳府义胜军以城叛去攻威胜军遂引金人入南北关陷隆德府至是泽州言粘罕（改作尼堪）次高平朝廷命统制官郝怀将兵二万屯河阳才太行琅车之险遂命种师道为河北宣谕使以驻滑。又议以姚古援太原以种师中援中山河间诸郡。

姚古加检校少师河东路制置使总兵以援太原种师中河北路制置副使总兵以援中山河间诸郡。

初金人犯关（改作兵薄都）种师中以秦凤路经略使率兵来勤王金人已退朝廷虽以虏（删此字）深入不击为失。

策然不敢决策出战乃除姚古种师中制置使副凡行移文字出於枢密院者则迫令破贼出於三省者则令护出境莫之适从古师中患之。

朝廷以仓部郎中黄鶚随军应副钱粮鶚与河北都转运使张恂至磁州问寄收藏奶三十万两何在知州赵将之答曰：郭药师自京城回军驻军城下执都转运使牒取之矣。恂欲斩将之鶚劝免之。

京都榜示铺户依旧开铺。

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司牒云：契勘金人已过黄河中外民心已渐安贴访闻在京金银物帛质库铺户尚怀疑惑未肯依旧开铺妨阻商旅交易须至出榜各令复业开铺。

李纲遣人上太上皇起居表。

臣言戎路履罔陪扈从之勤我师指期行致荡攘之效敢具陈其悃 辄躬问於起

居（中谢）伏念臣奋自单平骤膺奖擢属羯胡（改作强邻）之（下添骤字）入寇（删此字）连叛将以俱来曾是微才猥当任责臣於正月四日以兵部侍郎蒙恩除尚书右丞奉圣旨差充行营使既预闻於机政仍兼总於兵权窃慕谢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国练兵选将广扬出战之声登城守陴密为坚壁之计器械甚设楼櫓毕（施金）贼於七日夜攻云：泽门次攻通天安泰等门缚筏渡濠持弓纒弩两兵分集难越高墉云：梯已登悉皆摧裂遂敛众以却退因遣使以请和主上重惜生灵深存国体已曲从於好约复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货财遣信使而历阵虏（改作敌）归待命兵戢有时然不备不虞昔贤之所戒受降受敌前史以为闻臣谨张皇军容申飭守备提军深入知黠虏（改作孤旅）之无谋募兵鼎来喜王师之益众士民生气宗社安恭惟道君皇帝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涣诏以恤民隐德已洽於众心授圣子以固皇基意实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储精渊默养志晏间从容吴越之奥区观览江山之胜境四方之无侮表二圣之重欢誓竭弩躬少伸毫发鸣鸾禹穴遥瞻方外之游问寝龙楼仁承天下之养。

再上上皇子。

臣闻中（删此字）国夷狄相为（删此四字改作之）盛衰非徒人为殆亦天数一昨金贼（改作人）缘药师叛既陷燕山浸窥河北城垒相望而无藩篱之固牧守相视而无封疆之臣老将持兵望风先溃大河解冻乘桴竞浮骏骑长驱於中原劲兵直指於魏阙以正月初七日逼迓。

都城劫掠士民焚荡庐舍以火船铁骑攻西水门守卫之具办於仓卒臣奉皇帝睿旨率励将士誓以死守设械拒於汴之中流杀获数千人迨晚方息复以锐兵攻酸枣门一带犬羊之众（删此四字）[B227]（屯）蚁附渡濠临城梯长如云：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风沙昼昏人心震惊宗社危急臣因奉皇帝睿旨将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锋令敢死士焚€梯杀获首领一人攻破其党获级甚众众兵乘伐以强弩射之往往没溺障汴河水令归城壕水势涨溢自卯及午贼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备始遣使人同李邺等计议臣等纠集将士欲以死战皇帝以宗社生灵之故务令持重始请通和使者旁午冠盖相望累日而後议成皇帝圣德格於旷古变鸱为好音化虎狼为善类（删变鸱至此十二字）不爱金币务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张邦昌使军前悉如所请贼方退舍犒师之物以归然邀求数多殫竭帑藏空匮民力不足以给之虏（改作敌）情难窥尤当预防臣见修治守御之具训练出战之兵使蠲减所须之数戢旅而退夫复何言万一有跋扈之凭陵欲危宗社臣等当陈师鞠旅以图进讨神人共愤天必助之洪惟道君太上皇帝只神考以武继文天下称其孝传位圣子法尧禅舜天下称其高翠华南幸臣拘以职守不敢负弩继以从艰难之秋冒处政机誓将肃清畿甸奉迎銮舆天心已明殒首何悔谨录奏闻谨奏。

国子司业黄哲请失职之罪。

朝散大夫国子司业黄哲奏臣等伏见二月五日有大学诸生伏阙上书致令兵民乘势作闹上烦圣训丁甯臣等职司教道不能表率诸生虽前後屡行约束尚敢违戾难以备员学官见今待罪伏望特赐黜责候敕旨奉圣旨朝廷方开言路通达下情士人伏阙上书乃是忠义所激学官何为自疑乃尔待罪可速安职仍晓谕诸生。

初蔡懋李谕太学长贰屏出伏阙上书人等诸生以布衣之士敢劫持天子既而被黜往往欲拂袖者甚众闻者莫不衔愤才腕故黄哲待罪而有是指挥。

吴敏子雪李邦彦罪状。

子曰：二月初五日太学生上书聚众既多遂槌破登闻鼓云：军民无忠义之心咸幸祸乱之变。又言昔高欢在魏见禁军焚领兵张彝宅朝廷畏其乱而不敢治欢送散家财结士卒伯山东由此观之国家不。

能修政刑者奸人窥伺之资也。古语曰：投鼠忌器况天子相乎！李邦彦等谏上皇罢不急之费。又援立圣明朝廷遣李邺等往使大金终赖其力但邦彦为人畏慎太过缓於事机及罢纲师道遂有百姓指目蔡京王黼用事不值此变而遭此，岂非不幸。又云：愿陛下明诏解众惑使邦彦之为人稍白於天下然後复起邦彦还其相位论者，於是谓敏为邦彦党矣。。

十七日癸丑种师道免宣抚使赴朝参五日一赴院签书。

先是朝廷差种师道充河北宣抚使驻军滑州。又奏乞朝廷召天下军马屯驻大河防秋朝廷初允其请行遣未旬日宰臣言万一贼（改作敌）兵不至则费用甚大遂已其请师道既知言之不从奏以被疾乞免宣抚事朝廷遂如其请今赴朝参无时入奏五日一赴院签书。

十八日甲寅蔡京责授中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

侍御史孙覿等臣寮上言伏见金人深入三辅震扰陛下总览之初坐席未爰分遣使臣捐弃金帛以为和戎之计中外之愤疾心痛首以为结怨连祸之人未即诛殛无以谢天下臣等谨按太师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挟继志述事之名建蠹国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废弛几尽托丰亨豫大之说倡为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积蓄扫荡无馀立御笔之限以阴坏封驳之法典学之科以杜塞谏诤之路汲引群小充满要途禁锢忠良悉为朋党交通御窃弄威柄鬻卖官爵货赂公行盗用库金奸赃狼籍闺门泥浊父子诟争厮役官为横行媵妾封至大国欺君罔上挟数任情书传所记老奸巨恶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状凡四罢免而近幸小人相为唇齿失所凭依营护拥蔽既去复用而京偃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株盘固不可摇动凶焰益肆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发兵端连起大狱报复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满野白骨如山人心携离上下解体，於是狄（改作金）人乘虚鼓行如蹈无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大奋乾纲贬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恶，岂可独贷况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议招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锦袍铁帻为大将计议

已定会仔息抵罪伏诛而大臣固争请待他日之衅王黼当国循。

习初议与京子攸决意成之京之误国固不容诛而结造边患父子相为终始与黼均为罪首公议籍籍不决未可以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孙为三公者二人亲执政者三人登禁从者亡虑十数名园甲第僭拟宫省袍带之宠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怀糠核之恩顾京所蒙何以论报一闻边陲有警而京尽室数百辈治舟楫拥宝资一夕遁去君父恂然坐围城中无一人有同患难之思掉尾不顾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开边卖国如冯道辈乎！宰相非其人果为天下害遂使中国空虚狄人侵侮无所不至而京喜为奸言嫁怨于希非独使上皇负谤於天下众论不容尤在於此伏望陛下睿断敕使追还早赐窜殛稍正京父子误国滔天之罪以慰宗庙社稷之灵以雪上皇之谤少纾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足之气不胜幸甚取进止奉圣旨蔡京责授中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致仕。

童贯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

臣寮上言臣伏睹臣寮累有章疏论列童贯罪恶法在诛夷陛下仁慈过厚止从窜斥者臣伏念法者天下之公器也。王者能任法而不任情则天下信而服之如其威不能克爱纵奸贷恶以挠天下之心天下之人将群起而议之乱臣贼子亦无所顾忌矣。按童贯刑馱臭类本庸奴耳释扫除之役厕征伐之事浸缘恩幸窃据兵权几二十余年出则为宣抚而不受制密院入则领密旨而外兼行宣抚跋扈不臣隳坏法制师徒死事诬以逃亡故贖赠不及而人情积怨屯戍逃遁许其改刺故纪律不严而人易溃散诈为首级则不惮於杀平民广占储粮则不难於张虚数赏罚出於私意威福至於下移铢铢计罪不可胜言臣姑数其大者首倡交结金人共灭契丹兆祸致寇其罪一也。卢沟之役望风奔溃覆师杀将其罪二也。金人点集边吏来告贯不以闻其罪三也。传檄边城不令出战致金人豕突（改作长驱）遽至京师其罪四也。出师河东闻贼南来不为抗拒之计夙夜逃归其罪五也。至上皇南巡贯乃自名扈从未尝奏禀拥兵遽去其罪六也。阴募死士创置胜捷军额厚其资粮环列私营第其罪七也。坚甲利兵充满其家制造之工尚方弗及其罪八也。城外阴藏器甲糗粮金人实获资助马忠提勤王之师西来尚颇收其赢馀不知童贯畜此以待金人乎！抑将有所用之其罪九也。服食之侈。

上拟乘輿嫔御之盛潜规宫禁其罪十也。有十大罪彰彰如此宰执依违无所启白陛下复含容隐忍不早正明刑使之身首异处独不念金人南侵死亡（下添俘字）系虏（删此字）无虑二十万之冤祸自谁兆乎！伏望断而行之少释四海冤愤之气幸甚幸甚。

又上言臣等伏见比年以来阉人用事窃弄国柄典掌机密挑发兵端结成边患，於是金人以数万骑直掠京阙宗社之危殆。若缀旒陛下赫然窜斥大臣王黼等以谢天下而众议不厌以为首难之人实始童贯臣等按贯之罪虽擢发不足以数之而误

国之大者尚可数也。贯自陕西用兵前後二十年专以欺君罔上为术虚立城寨妄奏边捷以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将吏以植私党交通问遣鬻卖官爵超躐除授紊乱常制有自选调不由荐举而辄改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资格而遽升防团者有放废田里不用甄收而擢登侍从者奸赃小人争相慕悦侵渔百姓盗取官钱苞苴公行门户如市金币宝玉充刃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库此贯之罪一也。战士之徒冒犯矢石伤者有金帛之赐死者有褒赠之恩自贯用事一切废革战伤之卒秋毫无所得而死者。又诬以逃亡之罪乾没军赏悉充私藏比至师还庖人厮卒守舍扫除之隶冒功奏赏有驯致节钺者贯之罪二也。贯。又择陕西之卒以为亲兵号曰：胜捷方战征之际他兵躬行阵之劳班师之後亲兵冒无功之赏贯之罪三也。自贯为将帅每出内帑金帛以济军需掩为已有而严立军期取偿於州县头会箕敛不堪民命贪赃不法凶焰勃然台谏之臣一言议已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贯之罪四也。方腊作难攻陷城邑东南大震贯将兵讨之贯御众无法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於是民之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贯之罪五也。贯在政和中纳燕人赵良嗣以为谋主始建平燕之议经营十年中国空虚招纳叛亡充斥州县卒致生灵涂炭贯之罪六也。。且贯以刑馀之人身为三公职在枢省攘贪不已遂封王爵长恶不悛招权擅命拜免大臣气焰煽赫威振天下产怨召乱浸成国难陛下立政之始大明诛赏以劝四方以贯负此大罪何所逃於天地之间伏望睿照躬发宸断稍正滔天之罪以为乱臣贼子之戒天下幸甚取进止奉圣旨童贯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

蔡攸责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

臣僚上言臣窃惟幽蓟之役用事大臣败累朝不渝之盟结二边无穷之祸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论咸谓蔡京子攸王黼童贯均犯大恶当正典刑以谢天下而投荒之罚独加王黼此群心所以未厌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尝闻言事之臣见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赐窜殛今不复重陈仰渎睿听敢以贯攸之罪试举其略为陛下言之贯自阉尹喜为祸乱攸凭藉世禄济以奸回窃弄权柄擅作威福固已不胜诛矣。方王师之北伐也。贯为宣抚使攸实副之提数十万之师挫於残破之虏（改作卒）淹留弥年卒买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宠贯以太师封两国公攸遂入总枢密矣。此贯攸之罪同也。萧后纳款虏（删此字）使韩见贯攸於军中卑辞祈哀愿捐岁币以复旧好此安危之机也。乃叱使去大呼於庭告以必败今数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国用民力从而匱竭矣。此。又攸贯之罪同也。蔡京专政贯则兴结边隙首引赵良嗣用之於本朝迨金人结好攸则招纳叛寇反覆卖国缔怨结祸使狄（改作金）人因以藉口此。又攸贯之罪同也。前年秋贯以重兵屯太原欲收云：中之地卒无尺寸功反以翦除寇攘枉道河朔而归。又虑众人之议已也。公肆诞谩凡第赏千百人贯遂封秋广阳郡王而攸亦进太保封燕国公此贯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贯复出太原金人入塞贯实促之攸见边报警急贯逃遁以还漫不经意玩兵纵敌以至於此此。又攸贯之

罪同也。迨陛下践阼之秋狄（改作金）人长驱惊震都邑贯攸一旦携持金帛舳舻相衔尽室远去致陛下独处围城中曾无同国休戚之意此。又攸贯之罪同也。臣愿陛下奋扬威断察其误国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弃并检会前日论列蔡京章奏早正典刑以为万世贼臣之戒伏候敕旨奉圣旨蔡攸责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

附蔡攸子承递到告命伏蒙圣慈降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臣已望阙只受即时解行宫使职讫臣辄有缕缕之私仰惟聪听伏念臣属以谋国无状御边失机因致烦言遂谗司败重蒙圣造委曲保全。又降亲诏令臣专一扈从太上还阙臣回銮既渡大江绝淮溯汴翠华所致安行无虞兼今已过宿州前去京阙不远陛下所差奉迎使副并至行宫臣罪戾之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抚躬自念进退靡甯惟仰干陛下使得退伏田里偷生省己不当。

更预朝班宠当扈从之列欲望圣慈俯察危衷许臣依已降责命任便居住再望陛下重念臣父京近贬西京年老陆行冲冒感疾如蒙矜允放臣前去省侍以全子职臣不胜迫切祈天俟命之至取进止。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三十九校勘记。

飭国典以行赏（飭误作饰） 种师道节（阙）刚方体（阙）庄重（原阙系操字威字） 鶚劝免之（之字衍） 器械俱设（俱误作甚）前史以为难（难误作闻）

缘药师叛逆（脱逆字）设械具於汴之中流（具误作拒） 使虜蠲减所须之数（脱虜字） 遂有百姓指曰：（日误作目）而独遭此（脱独字） 令赴朝参（令误作今） 痛心疾首（误作疾心痛首） 锱铢计罪（误作铢铢） 金人蚁集（蚁误作点） 致金人豕突遽至京师（应作致金人遂突至京师） 济以奸回平日谤讟误国坏法乱常（原脱回字下十字） 贯则衅结边隙（衅误作兴） 与贯逃遁以还（脱与字） 臣已废逐犹叨器使仰体德意敢不遵承今奉太上皇回銮（原脱臣字下二十字）。

●卷四十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甲寅，尽二十二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聂山论伏阙子。

臣闻前日蔡懋李谕与大学长贰令屏去伏阙上书陈东等诸生闻之莫不怨忿一学多士咸欲拂袖出学今日。又闻令根治诸生并伏阙百姓欲置於法臣闻之不胜惶骇仰惟陛下睿知仁慈君临万方士民以积年不舒之怨愤乘隙相聚贼杀内侍指骂奸党盖恃陛下仁圣必能与百姓雪去怨气而懋之徒恨其骂已而佐李纲欲遂除去根株

。又宣言为前日伏阙之士其间有李纲故旧欲尽行诛戮臣恐大失士心归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乱恐无已时盖士民上书不约而从之者数千万人其言皆平昔公议乃陛下所急欲闻而奸人所甚恶也。，岂有不禀上旨敢令开封快其私意愿陛下访闻行下速赐止绝，庶几忠义之士不死奸人之手而忠言谏论曰：闻於九重实宗社万世之幸也。取进止奉圣旨亟令改正靖康录曰：初士庶伏阙上书上为感动诏嘉忠义然朝廷大臣惟邦彦稍自知咎其馀如懋时雍辈不畏公论反以士庶为讎敌观其扬言曰：彼时非纠率众庶胁天子者乎！。又曰：若是则政出布衣不在朝廷矣。何谗贼之深而愈不戢也。使吾借听是言则伏阙之士诚作乱耳非献忠也。。且朝廷辅佐得人措天下於安平四夷在席咸保万姓和悦（删四夷至此十一字）庶人既无得而谤议士方咏歌之不暇尚安有伏阙者今上皇播迁新君即政夷狄加（删此三字）兵（下添交字）魏阙图我（删此二字）宗社（下添将倾字）存亡之势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奸臣怙卖国之功群小漏机而丧师正人挤排而不用朝廷之大无一人为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阙献忠论列宰相之非求复社稷之臣期於得请乃其时尔安得此言转播人耳故敏虽於今心膺犹敷奏缕陈多至数百言榜之通衢以明邦彦无罪亦颇出正论布衣魏孝友太学正吴。若上书辩论其失敏安得无失言焉既而懋乃谕大学长贰黄哲黄唐传令屏斥伏阙上书人长贰惶恐待罪寻得旨反有乃是忠义所激之语遂寝。又呼时雍令根治太学生伏阙百姓欲置於法户部尚书聂山惧织罗之狱兴而忠义之士死乃密以闻上曰：士民以积年不舒之怨愤承隙相拉贼杀内臣诋骂奸党盖恃陛下仁圣。

必能为百姓雪其怨气而懋时雍恶其骂已而佐纲辄欲痛锄其根株。又宣言曰：伏阙之士其间有纲故旧必欲尽行诛戮臣恐大失士民归怨陛下一步况士庶上书其言皆出於平昔之公论乃陛下所急闻而奸臣所甚恶也。，岂可不禀上旨自令开封快其私忿愿速止绝，庶几忠义之人不死奸臣之手忠言谏论日闻九重宗庙社稷万世之幸诸生以故得保首领山之力也。然开封三衙犹榜大学门（榜曰：准殿前司牒准内降御宝批朝廷方大开言路之时应文武臣下士庶秀才等宜以忠嘉之言谏论建陈当用纳亲览於其可否一一施行然有似此伏阙上书为名者意在作乱之人仰三衙立便收捉当行军法奉御笔付王宗_彜楚等出榜如有似此之人斩讫奏闻 旧校云：榜曰：云：云：归本无全文但云：榜内再有以上书为名者意在作乱之人仰三衙立便收捉当行军法奉御笔付王宗_彜楚等斩讫报闻俱大字写）适有学官吴。若上书得罪长贰迎合其意乃屏陈东一学为之然既而朝廷即与改正。又命聂山宣传俾士安於学开封三衙揭示文榜亦即褫去盛哉！上以士之去就於国重轻不暂置於怀虽古明哲亦何以加然士方忻圣训嘉奖墨尚未乾而奸臣辄欲置於法虽身不罹祸而豺狼尚在故望望然咸欲去恐不免也。盖君子孤立小人朋邪号令混淆是非纷乱人君难於听察莫甚於此时也。只一徐处仁忠亮清敏属望天下久矣。近方以中

书起之犹未厌士论而言章三上以尝为蔡京门人当不可用矣。京相上皇二十年今廷中诸臣孰非京引荐者。若以是为嫌投置多矣。朝廷用人贤者用之不贤者去之於今旁求天下如处仁之贤有几处仁而不用谁复可用问其谏官者谁乃邦彦缔交谢克家也。君子小人犹冰炭之不相入信然。

秀水间居录论士民伏阙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金虏（改作人）至都城军於城西十馀里既称和议十一日今上以康邸故相张邦昌副之出寓虏（改作金）营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聚兵欲战二月朔遣将官姚平仲等夜劫虏（改作金）营不捷次日纲罢政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其徒数十人拜伏端门之下献书丐留纲。且有人唱言道路曰：纲罢虏（改作敌）入城矣。军民稍集至午聚万馀人舁登闻鼓击之中使朱拱之出宣问即杀之宰执李邦彦等自禁中归都省众讪骂欲殴皆奔避凡杀内臣三十馀亦劫数十家六日以纲知枢密院事副枢耿南仲奏言率众诣阙者乃纲使（令辈）数人宜下御史府根治不从虏（改作敌）既退上遣兵十馀万援太原以纲为宣抚使固辞不行至以告身纳榻。

前上怒甚事叵测签书密院许翰与纲皆蔡京交党也。翰执政纲颇有力密书杜邮二字以寄纲纲即日承命迁延久之仅能渡河居覃怀去太原七百里遥制军事多失机会大将种师中世家宿将黜其言不听师溃种师中战没国兵自是不能复振矣。纲竟罢去虏（改作敌）益无惮再举犯阙二圣北狩呜呼痛哉！。

谏议大夫唐重论奉迎上皇子。

恭惟太上临御二十有六年优游太平海内无一尘之惊比者仓皇南幸践涉山川冒犯霜露忧劳甚矣。陛下天资仁孝发於至诚拳拳思慕之心未尝须臾而忘今日和议已定王室无虞是宜以天下养也。欲乞遣使奉表只迎法驾涓日备礼迎还京师上以副陛下孝治之诚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进止。

又论和议用兵子。

伏见孽虏（改作金人）败盟侵犯（改作逼）京邑仓皇之变不测而猖獗之势难防楼櫓未免不集遣使位盟捐金帛割土地饱其贪心以纾一时之急而徐图万全之策则前日之和议为便然予之以金帛虽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虽割三镇亦未必能弭其患溪壑之欲发乎！无厌城下之盟未必可保凭陵近郊劫掠畿甸幸今宿将劲兵勤王毕集师律素明军声大振则今日之用武亦便盟约虽未可保也。然我先败盟则失信武备虽不可弛也。然我先用兵则不祥为今日之计莫。若坚守和议驻兵坚垒观衅而动使过不先然後为善和议之说既已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过檄三镇使以死敌行反间以疑虏（改作敌）心合大兵以断归路其策莫过於此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城下盖京师天子之居诸夏之本万举万全庶可无虞。若一不成万有俱丧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也。如闻疆场之吏告贼党（改作敌兵）之将至傥或合谋以犯城阙，岂可决胜负於一掷耶。若贼（改作敌）先败盟

则不得已而。且用兵不得已而。且用兵则大将者当砺兵鏖战以敌王忸而保宗庙为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卫宸极而护銮舆唯朝廷之上叶谋而。且早图之实天下之幸取进止。

又论大臣请御笔子。

臣近尝论列比年以来大臣擅权密请御笔公行奸谋致寇召祸实原於此陛下临御之初当划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门不可不以是为戒臣愚以谓自蔡京秉国政童贯总兵权凡二十年专请御笔行其私意。

上欺人主下欺同列开边鄙之隙结中国之祸以致金人侵犯中原致寇之因实京贯之罪幸赖陛下仁圣感格虏（改作敌）人归心遣使和议已有退期不意交兵城下堕虏（改作敌）计之中乃李纲专行营之谋无经远之略阴结将帅擅兴干戈侥幸成功旋致败衄臣访闻行营司官属云：纲称自有御笔指挥纲欺人以遁责自为之谋则善矣。独不为陛下计乎！臣前来面奉圣训已有御笔指挥更令申明行下臣已知陛下浸御笔之命决矣。幸而虏（改作敌）人搜获姚平仲奏报知兴兵之意不出於陛下服我信义不渝前盟。且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将臣覆军谋臣误国皆归咎於陛下矣。岂可复以口舌辨乎！臣恐衅端一开兵祸连结自是无甯岁矣。虽食议者之肉恐不足以谢众怨伏望陛下正纲罔上误国之罪为贪功生事之戒庶以塞人之愤辞今後臣僚辄请御笔并乞陛下察其奸谋严加窜谪以为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断施行毋贻後患取进止。

又论制置使王蕃逃遁子。

臣伏见王蕃先任户部侍郎乞往陕西等路募兵御寇未记响彻云：霄除延康殿学士充京畿兵马制置使朝廷谓其陈御戎之策特以是命之宠至漏而任至重矣。自寇迫至近郊都城戒严已逾两旬畿甸居民尽被劫掠蕃既不御以卫王室乃拥卒旅护妻孥避寇逃宫遁为自全之计臣前具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并台官论列闻已降指挥令疾速发来赴阙谨按蕃天资险讒皮公肆诞谩居丧污秽冒哀求人二月屡辱吏议案牒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闻难以殫举今者专统制之权乃避贼逃遁以法绳之是叛臣也。正误国之罪肆两观之诛尚未足以谢众怨今赴阙之命朝廷必有以处之矣。臣体访得王蕃部领兵马约二千馀众过颖昌前去纵令兵徒劫夺所至骚扰甚於寇贼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发不知所之蕃避寇误国臣知其为叛臣矣。若领兵越境而南臣不知蕃之奸谋将何所图也。朝廷虽有指挥令发来赴阙臣窃谓蕃之叛已不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睿断免贻後患取进止。

沈上书李纲乞明赏罚。

《书》曰：金人之强能强於苻坚乎！中国之弱果弱於东晋乎！向使似之尚当为淝上之一战而今者凡有要求无所不从一切唯令之取何哉！欲亲王则以亲王

。与之欲都尉则以都尉与之至令欲宰相以为质则邦昌为少宰而遣主议和而其
为太宰者弗去也。欲枢密以划地界则路允迪为赍书而往主割地而其为枢密者弗
去也。何待宰相枢密者厚而亲王都尉之薄也。以至一去而为大资再往而为两府
张大金之声势以胁朝廷则迁给事割三镇之地以蹙国势则除侍郎凡言金人之兵少
与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听夫国之所以为国者正是非明赏罚是非不正赏罚不明其
能国乎！所以夙夜愤愤为国家虑而不复仕者。此也。伏望枢密以道事君取天下
之真才实能而用之进君子退小人正是非明赏罚使朝廷清明边鄙静时和岁丰虽在
耿耿中受赐多矣。愤激之深言不能尽伏幸察裁至是日犹见范琼等尚未行自知言
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为社稷宗庙远图遂投劾致仕而归。

开封府出榜止绝内侍家论诉及弹压百姓。

榜云：年契勘近有凶恶之人递相倡率群众街市殴击内官及劫夺财物当所躬
亲擒捕将首恶人之处斩讫自合追财捉党尽行依法决配幸遇圣恩矜恤百姓出於无
知轻犯刑宪特赐赦宥及再下手诏丁甯安恤已经恩赦之人如更有内侍陈诉本府更
不受理圣旨宽大百姓尽当体念仁厚之意相率改过自新不得复有煽惑今来尚虑顽
猾之人不能深体仁圣爱民之心尚敢鼓倡群众务要作过仰同谋之人速赴本府陈告
即时支赏钱贰百贯特与免罪其有作过之人斩讫闻奏的不容恕。

十九日乙卯粘罕（改作尼堪）陷威胜军知军詹丕远被杀。

粘罕（改作尼堪）围太原未下留数万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趋京师粘罕（改作
尼堪）自太原而南过南北关仰而叹曰：关险如此而使我过之南朝为无人也。哉
！至威胜军权军事李司录者以军献之粘罕（改作尼堪）然驻兵城外而趋隆德府

。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司榜更不召募效用。

契勘本司近出榜召诱诸色军人敢勇效用等今来金人已退更不召募须至晓示
（旧校归本都大提举至须至晓示在卷末）。

粘罕（改作尼堪）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知府事。

粘罕（改作尼堪）自威胜军趋隆德府隆德无备守臣张确凭城与战败二日而
破张确同通判赵伯臻皆被杀粘罕（改作尼堪）留汉儿姚太师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改作尼堪）自隆德府南犯泽州界闻其。

有备不敢逼城。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校勘记。

遂欲除去根株（误作欲遂）不约而从之者数十万人（十误作千）使吾
君藉听此言（脱君字）四夷在衽任席咸保（应作四夷左衽咸服）传播人耳

（传误作转） 故敏虽与京心膺（与京误作於今） 乘隙相聚（乘误作承聚误作拉）乃陛下所宜急闻（脱宜字）关于国之轻重（脱关字之字） 乃纲使令东辈数人（脱东字） 国威自是不能复振矣。（威误作兵） 跋涉山川（跋误作践） 楼橹未完军马不集（完误作免脱军马二字） 使我不先（我误作过） 惟可用之河外（脱惟字） 则为大将者（脱为字） 堕虏计之中（之字衍） 既不能御（脱能字） 群聚街市（聚误作众） 将首恶之人（误作人之） 自合追捉贼党（误作追财捉党） 尚敢鼓唱聚众（聚误作群） 召募诸色军人（募误作诱）。

●卷四十一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尽二十六日壬戌。

二十二日戊午太学生沈长卿上书言伏阙并李邦彦等。

《书》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学生沈长卿谨昧死再拜献书於皇帝陛下臣观自古天下国家所以败乱而不可救者始於人君赏罚之不明也。盖赏罚者人主之大柄古者爵人於朝与众共之刑人於市与众弃之欲其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异议而已舜之举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谓之八元八恺其窜四凶也。天下之人谓之机谓之饗殄夫八元八恺机饗殄非舜举之也。天下之人共赏之也。非舜窜之也。天下之人共罚之也。圣人赏罚之柄如此汉唐之末时君世主昏暗不明赏罚之柄夺於权臣其所赏者未必有功也。所罚者未必有罪也。赏罚不明天下解体乱亡随之如汉之哀平唐之懿僖此数君者未必如桀纣之暴乱酷虐惟其赏罚不公使忠臣义士衔恨而死是以至於灭亡尔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当取法於尧舜可也。而比颁明诏前後或异。若有奸邪罔上之臣乘扰攘之际乱陛下之聪明者臣少负耿介慕刘十贾谊之言得事君之节而小仲舒之论缓而不切愤然有意於刘贾臣请为陛下直言而不讳臣闻二月初五日陛下罢李纲右丞太学生陈东等率士数百伏阙上书极言李纲忠义李邦彦奸恶冀陛下聪明睿断罢邦彦而相李纲以厌天下之论也。於时京城百姓群聚阙廷不约而来者几数万人仰天椎心祈哀请命莫不欲李纲之相邦彦之罢也。洎陛下遣使宣谕复纲旧职众志遂定其後乘时恃众殴击内侍盖缘平居细民受虐之深积怨之久今日戎虏（改作强敌）拥兵困辱中国夺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间发其痛以至於极非士人所教而为之也。夫举数万之众不烦召而群聚帝阙。若出一家曾无异意者岂陈东一布衣寒士所能驱率哉！盖其平日公论如此不胜其忠义愤激之切诉於陛下尔谄谀无知之人阿附邦彦自植朋党不问士庶所以伏阙者何心所言们天子者何事中外愤骇里巷萧然黉舍一空臣始闻之而惊中闻之而疑卒闻之而解以为布衣书。

生以忠义被戮得与龙逢比干并名书史乃万世之荣然天子聪明仁圣今日之事当自有以辩之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学官黄哲等待罪陛下亲降圣旨朝廷方开言路通达下情士人伏阙上书乃是忠义所激尔等何为待罪宜速安职晓谕诸生太学之士仰观圣训感激流涕如蒙异恩以谓陛下好贤乐善之诚如此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谏论日闻於九重必不至钳口结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负之称诵未已诏墨未乾陛下复降御宝以诸生伏阙系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今後如，或不改复出鼓唱乱朝廷纪纲当议极刑。又观殿前司晓示备载御宝以士庶有以伏阙上书为名者意在作乱今後如更似此之人仰三衙收藏捉并从军法令王宗_？楚斩讞闻奏臣虽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变乱之说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终始反覆之如是也。臣观秦始皇雄才大略英睿之主也。一用赵高李斯遂以为上古不足学三代不足法尽取上古之书而焚之当时天下之士有复於上者皆以为妖言使御史按问其罪群聚而坑之四百六十余人是时忠臣义士避坑戮之祸遁逃窜伏甘心於陇亩之间不敢以儒自名其谋实出於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既已尽去始皇，於是内修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不息恣所欲为而无敢有言是非陵夷至於二世不改始皇之业以至大乱辍耕陇上之徒奋臂一呼天下响应祸在焚书坑儒而已今奸邪之人欲罪伏阙之士而陛下得此名於後世臣所以扞心痛哭思欲犯颜逆鳞以自蹈於鼎鑊也。夫人主所示天下者赏罚也。某人当诛必明其可诛之罪功罪不明而妄兴赏罚使天下归怨则谓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为可赦不识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为可诛不识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诛乎！。且既名之为忠义则不当罪之於刑法既置之於刑法则不当名之以忠义二者不可两立也。陛下前诏既以士人为忠义则後日以犯诏而诛者乃以忠义就刑也。为忠义者既不保其首领使不忠不义者陛下将何法以加之乎！。虽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则杀士之名臣为陛下过有所惜者万世之後恐陛下有杀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义之士望风股栗。且耕。且钓不肯为陛下用也。臣。又闻陛下虚怀侧席登用儒臣擢徐处仁唐恪等於间散之地而置之辅佐。

至於范宗尹朱梦说刘甯止之徒尽蒙号召将以大用是陛下欲尽求天下忠义之士也。忠义之士闻诏未起陛下罪言之名已闻於天下彼数人者敢再信於陛下乎！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间奸臣沮抑忠义之士以言获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诏欲置敢言之士於极刑也。而陛下独何忍为之乎！臣闻自古贤人君子未尝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礼遇之不以诚是以怀铅抱槧自甘於海滨岩穴而不出也。人君惟尽礼而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犹惧其不至况示以刑威欲致忠贤之士不亦难哉！昔燕昭筑黄金台礼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齐小白礼九九之术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齐彼区区霸者之材非有五帝三王之道德也。徒以礼贤下士故天下之士乐为之用臣愿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降圣旨追

改前诏优加褒拂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解体则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长久之策而享万世无疆之要矣。臣。又观前日宰相吴敏有为李邦彦辩奸慝暴白功状大书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闻邦彦自布衣时不敦士检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挟倡优於酒肆逞颜色於庭闈其淫言语往往流传人间有不可闻者其後一时遭遇旋致显位而阿谀顺旨偷合苟容坐视奸邪之臣开边致衅曾无一言规救人主此乃持禄养交冒利忘耻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状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且宰相天下之属望任相不贤则天下之人得以议者昔杨绾为相崔宽为之毁第观黎干为之减驹从《郭子》仪为之彻声乐当时公卿大臣犹畏惮之如此今邦彦身为宰相而百姓遮道骂甚於奴隶疾走省闕掩关自遁其为辱亦甚矣。臣闻司马光为相天下儿童走隶亦皆称颂使邦彦而果贤也。则天下之人当自知之当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为邦彦畏慎太过缓於事机则邦彦亦不过苏味道卢怀慎之徒耳以辅庸主。且犹不可况可以辅佐陛下成中兴之治乎！臣闻太学之论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门浸有年矣。而邦彦与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为邦彦强辩者正欲植党自固邦彦去则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为朝廷论宰相实为身谋耳向使陛下不能独断而信敏之言复用邦彦则奸臣侵渍事必有大於此者诚可为寒。

心也。臣观汉之元帝恭谨节俭当时号为贤者之君而谗佞愚弄优柔不断故孝宣之业少衰而後世贬之盖人君之患莫大於斯二者愿陛下乾纲大决天下之事断自宸衷勿夺於谗佞勿溺於优柔则万世之後皆知陛下为贤君矣。岂特生灵社稷之幸哉！臣为此言臣之友生有为臣言曰：子堂上有二亲家唯四壁芥盐大学苟为升斗之禄将以养亲而为狂直之言上以谏天子下以忤宰相吾谓子无死所矣。臣应之曰：不然昔阳城为国子司业召诸生诲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仆生平所志在为忠与孝而忠孝不能两立苟全一节虽死无憾天子仁圣如此而奸邪之人渐以浸渍使後世得以轻訾吾君今不言将何以戴天而履地乎！虽以此受戮不犹愈於今之生乎！是以不避斧钺直书其事上干天听虽蒙诛戮万死无悔冒渎天威臣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二十四日庚申粘罕（改作尼堪）过泽州游骑直至孔寨河晋绛戒严。

二十六日壬戌太学正吴。若上书言吴敏李邦彦。

二月二十六日太学正吴。若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昧死献言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来数贡封章仰干天听不守愚分出位妄言加之事迫情危辞语抗率虽受诛殛理所宜蒙而待罪三旬威命不至臣知陛下遭艰危之会贪愚者之一得容庶人之谤议也。虽然陛下有求言之名未有用言之实有进贤之志未有用贤之方臣稍惑之臣诚凡愚莫测圣志但私念今天下虽号乏才然百官有司识虑之过於臣者何可胜数寻臣前日之所谋质诸众人之公论以揆始终之事变则陛下诚能令大臣去自私之蔽使疏远

者咸得竭其力参诸公论择通知民情者缮守备於内善料虏（改作兵）计者持使节於外决不至虚张夷狄（改作敌国）之势以恐朝廷愚弄攻守之谋以惑百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之请上贻祖宗之辱也。。又况号令混淆是非纷乱名器不慎赏罚无章群小漏机而丧师奸人卖国而射利遂使兵民发愤排阙以僭诛戮之权朝廷有人甯使至此臣所以敢疑陛下无用言之实无任贤之方者谓是而已前悔何及来者尚可改图而宰相吴敏方文饰奸言庇邪党罪以惑陛下臣实骇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吴敏之炎莫敢言者臣不顾身为陛下别白言之夫疏贱孤陋姓名不达於朝廷莫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於四五不虑後。

患莫如臣之戇者有一於此，岂能赴功名之会今贼（改作敌）退可以归矣。舍微禄耕旧邱菽水养亲臣之分也。而犹徘徊顾恋不能忘言於陛下者，岂非以陛下之俭可以积财陛下之仁可以得众陛下之忧勤可以远蛊弊陛下之清慎可以远奸回然则收拾人心训齐戎旅恢复土疆雪祖宗之大耻不在陛下之时而何时耶圣君难逢志士难合臣实叹此。且臣考祖宗之泽观天人之心国家宜未有陵迟之祸然陛下即位於仓遑之中日不暇给然（删此字）黜陟未明纪纲未振军旅无律财粟无备贼本祸根尚存腰领而腹心之臣如吴敏者反附下罔上则陵迟之形见矣。独在陛下卓然独断於此数日之内奋张威柄为如何耳何则前日扰攘朝廷或有过举人必怨陛下初临大政便履艰危大臣多误国之馀左右皆苟全之党陛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积弊未去。。若夫今日之後陛下可以一洗豺狼大芟芜秽百姓所以期望於陛下者亦不浅矣。陛下如尚姑息旧奸蹈履前辙是犹汉成帝不能夺王氏之权徒怪天变之多也。故自此政有疵类民必不怨陛下一失民心内外解体何以缉理祖宗基业臣愿陛下尝胆攻苦深念於此也。臣忧愤以来心志未定言不能文其有利害事恭画如後所贵乙夜之观简而易见伏惟陛下少加察焉一自古人主急於论相而於今尤为急宰相难於称位而於今尤为难臣窃闻陛下之相张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贯尔夫童贯奴材罪盈恶著面折其短谁不能之而陛下以此相邦昌则论相之术殆疏矣。陛下。又相吴敏夫张邦昌器识局促畏避保身决不能为陛下整顿颓纲众人往往能言之臣不暇论至於吴敏才气必不在张邦昌之下然士论指为蔡攸死党前日建请上皇逊位及蔡攸父子子钓探先旨计会吴敏为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祸臣始未以为信及见吴敏救李邦彦子则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吴敏称李邦彦辅佐上皇自前岁以来罢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东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彦乃救蔡攸张本也。。又建言遣李邕辈使金人军中终赖其力呜呼敏谓四海不复有知识之士敢为此言以欺陛下耶李邦彦登禁从入政府几年矣。考其进身皆不以正见政出多门纪纲败坏天怨人怒盗贼繁兴而方竭四海之力起燕云：之师曾不能力谏不合而去乃方箴弃典礼起复以妨贤路王黼用事邦彦在政府。

坐见土崩之势已成晚乃结构蔡攸罢黼就第审知不能独行其志可起复哉！蔡

攸首出燕云：论功受赏起登三事徐言不便与李邦彦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脱误国之刑未见其可至於敌兵压境李邦彦不肯抚率京畿诸郡之民譬晓祸福身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长河乃包裹橐囊津送妻子诱陛下为避逃之计不忠不智至此之极而欲以遣李邺为功良可惊笑臣闻割地取赂金人本谋李邺不能逆知其情折之以辩拒之以死但望尘投拜以邀其欢输款露诚以漏其机张皇过当以成其策李邦彦等真懦亟令郑望之之徒继往有敢捐身立异者仰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战李邦彦闻败而喜故兵民叩阍以泄其愤此乃陛下圣德感民民愿效死以除国贼以昭祖宗之休而吴敏辄引元魏高欢事以劫群臣以动陛下是敏将为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卫士聚党焚张彝宅怒其私也。故高欢知士有离心散财结士今兵民伏阙杀内侍欲殴宰相者欣戴陛下也。虽使高欢复生民肯忘祖宗之泽背陛下之圣而从之乎！敏以此挤李纲种师道亦已过矣。。且陈氏贷粟高欢散财虽非人臣之所当为然使齐君能修其政魏氏能抚其民田常高欢适为我用萧何之得民曷尝不为汉高之福陛下果以百姓之心为心则因此民怒可以作士气因此民勇可以振兵威岂但恢复土疆抑可鞭笞夷狄（删岂但至此十二字）此真中兴之祥而吴敏忧之不知权者也。古今事固有形同而情异者卫士聚党奋其私怒诚不当纵前日兵民叩阍第以用忠无术几召乱耳如其区区之意，岂不可怜哉！崇甯以来防民之口其溃如此使百姓因忠愤而有极刑者朝廷之人亦有责矣。吴敏。又引王黼之恶而。又不及蔡京是黼逐敏而蔡攸召之之故也。今日之祸王黼之罪当居蔡京之次童贯之窃兵柄蔡京实从之王黼特曲从上皇之欲取燕山耳当时王黼能谏则不为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谁是不肯取宰相者王黼不为则今其无知王黼者乎！吴敏能平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犹未弭其谤如顾私恩废国法祸未息也。。且自崇甯以来缙绅非无才智之士例为蔡京父子童贯梁师成王黼所污耆旧间。若徐处仁者号为勤俭公方然陛下召之而士论已喧其尝以十事乞留蔡京矣。考其後来大概徐处仁所长固不当以此废之但士君子立身一败不为清议所重决不能大。

有为於危疑之际者昔苏轼有言君子未论其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诚有是理盖使张商英陈今日立朝所为未必皆是而士民不敢异辞使宣和旧臣秉政在廷所为未必皆非南而士民竞先兴谤陛下以此揆之则图相之术明矣。。又况皇上还宫凡为旧臣者皆有主辱臣死之责。又有进退首尾之嫌宰执之间措身何地愿陛下旁求俊彦天既笃生陛下圣德必不无一贤相赞助也。一道路籍籍皆言蔡京在上皇时有保护邦本之策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欲用其子孙此正今日祸福之几不可不深论也。蔡京父子浊乱天下为鬼为蜮毁坏祖宗基构谁不欲食其肉者。且其父子凶险而有奸人之才如复令在朝则正人端士必不为陛下用而轻蹈嗜利者附之以进矣。如此则民离心於下陛下孤立於上此西汉王氏之祸也。陛下之居储贰名位系於天下圣德闻於天下百姓归心神明拥护虽有摇夺之变天人不从蔡京岂是忠

良但度势有不可不敢异谋尔况蔡京兄弟子孙享国厚禄诚有保护之言不为分外凡为天下者不顾私恩丁公成汉祖者也。汉祖斩之知其奸也。魏徵背唐太宗者也。太宗亲之知其忠也。蔡京父子本窥伺睥睨于自结免戮之计非特不忠於陛下。又不忠於上皇而崇称讎之初首进逢迎之言荧惑上皇履霜坚冰终至蒙尘之祸则陛下有义不戴天之讎今陛下将指奸为忠义度讎不复匹夫。且不为之况君天下者乎！方危疑之时能传位於陛下此自上皇之英断祖宗之威灵吴敏既饗天之力以为己功滥据台鼎蔡京父子。又欲倚此全宗亦害天下之公义矣。愿陛下图之臣闻人主所以砺世磨钝者名器赏罚也。缓急之际财帛，或不足於充赏刀锯，或不足以遍刑尤当谨守名器以昭劝沮之方崇甯以来金紫饰輿台公王宠阉官有志之士至以名器为辱陛下即位当焦手濡足以救此风而须者愈甚奉使如李邺郑望之张皇敌势卖国谋身皆列禁省出使而未有功悉光华荣显并玷枢辅不知朝廷平日养人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赏赐。又进士雷观等上书闻擢馆职刍蕘之献言陛下善而褒之亦荣於华袞矣。馆职可轻授哉！祖宗召试馆职之法抑可弃乎！陛下亦知前日郎官有使不屈节死虏廷者儒生有应募血战涂草野者否使忠魂有知必愤於此等赏矣。。又康王和戎本无池策徒以危疑之际毅。

然请行辱受三旬於外劳则有矣。何功之云：今赏与太重前此无闻他日张邦昌交地而归。又将待之三公耶圣主作事动思可继陛下诚怜康王出入待遇之恩时使颁锡之数超於诸王亦足劝矣。名器不可轻也。臣愿陛下密谕康王牢辞此赏陛下从而许之君臣两得其美计之上也。干冒天威臣无任昧死云：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一校勘记。

唐之懿僖是也。（脱是也。二字） 有复於古者（古误作上）而无敢有言其非（其误作是） 敢自信於陛下乎！ （自误作再）臣愿陛下尝胆卧薪（卧薪误作攻苦） 钩探先旨（钩误作钓） 。又况上皇还宫（上皇误作皇上） 毁坏祖宗基构（构应作业） 指奸邪为忠义（脱邪字） 公王宠阉宦（宦误作官） 必愤於此等重赏矣。（脱重字） 今赏典太重（典误作与） 特使颁锡之数（特误作时）。

●卷四十二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尽三月三日己巳。

吴。若。又以书贻中丞许翰。

《书》曰：若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爱人以姑息必进偷安之言爱人以德必进药石之论近世公卿挟穿窬售身者多矣。既自售其身遂

以此望人故稍闻辩别是非者惊为村鄙况肯受人之尽言乎！要非卓然特立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未可与进药石之论也。窃闻中丞丈昔在禁掖以代言不诡随获罪复拜职青锁以救孙傅被黜气节如此必能受尽言矣。。若故愿效其区区夫主上新即位强寇犯城社稷震动赖祖宗天地之灵仅免倾覆而承纪纲败坏之馀人材凋丧之後误国之党尚留庙堂贼民之官犹充郡县国势委靡风俗陵夷士民独望一贤相出辅圣主以直道定国是以公论进人材尽去凶邪大收威柄慎惜名器平用赏刑因民之怒以飭兵顺民之欲以施政尝胆指雪上皇逊位之辱而吴敏乃首以奸进附下罔上有摹仿蔡京之志中丞知之而未言耶抑不悟其心也。崇甯以来台谏皆熟视奸邪蓄缩闭口及其败露已正典刑而弹章始至故虽有台职无救於乱独陈甯言蔡京戏於威权之先至今天下称诵以为知几中丞平昔自负必不肯居陈甯以下其早察之吴敏建请上皇逊位遂受门下侍郎之除计其趋操岂复能自振士论喧噪因指为蔡攸死党谓蔡氏父子探上皇旨意令敏投隙为之，庶几敏在朝廷庇其宗祸或果如此敏特人役也。果可在具瞻之位乎！然。若旧钦吴敏学问尚疑其徐有所处及其救李邦彦子则始惊曰：敏真谬用其心矣。吴敏先言军人伏阙杀内侍殴宰相惧致高欢窥魏之事此盖欲以利害动人主而钳天下之口辄次言李邦彦辅佐上皇前岁罢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东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特曲救李邦彦乃救蔡攸也。。又建言遣李邺辈使金人军中终赖其力此盖敏同主和议自徼其功也。卒言异时王黼奸恶而不及蔡京此。又蔡京成吴敏王黼逐之蔡攸召之之私也。事皆不虚言庶可复昔胡后乱朝魏政不竞故卫士以私愤焚杀张彝之家非为国也。高欢畜马积财本有异志因此结士无忌惮之心至如前日军。

民杀内侍殴宰相岂闻有私怨乎！欣戴主上之德欲除国贼张朝威耳虽使高欢复生知民之未忘宋也。而奸心自沮何窥伺之敢哉！吴敏以此去司群下志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上书朋党之法窜逐义士由此遂成壅蔽之风前日伏阙之士乃二十馀年防民之甚奔溃如此今人主即位之初吴敏当陈人心可畏使人主瞿然知覆舟馭马之戒而首用高欢事勋之此语塞矣。杜牧赋秦阿房宫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军民敢言如前日乃中兴之祥万一壅之使至於敢怒而已则彼袒臂大呼者岂复於阙下哉！某当闻上皇时有争得失执宪度者辄批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强之风故虽有贲育之勇者莫敢轩霆之怒今有使臣下避高欢之祸则朱€王章复作亦不肯诣阙献言矣。吴敏此言不知宰相之体也。凡为宰相者举措慰天下之望百姓将以手加额未闻萧曹邴魏房杜姚宋†瞿人殴击於阙庭之下也。至於李邦彦在王黼时似有士誉然身居政府知燕€之事必败而持禄容身乡执亲丧闻起复果以天下一日晷可无李邦彦乎！则力谏穷兵自焚之灭稍申弃亲事君之义何乃深穴狡兔之窟潜为鬼蜮之谋结蔡攸罢王黼身取宰相而蔡京复出蔡京乱常犹偃然不惭略々希要君之辞终无避责之实其为患失与王黼何殊而欲以罢黼为功是犹

蔡京諫取燕€蔡攸身為統帥父欲免謗於後子欲邀功於前人臣甯愚不識機陷於王黼之嘗罪則罪爾至於心知不可意乃饜名首鼠妖狐愚弄天下虽有刀锯，岂能尽刑。。若夫李业使虜（改作金）儿童笑之虚张敌势震动朝野使大臣胆落兵将气消坐视长驱寸草不结。且闻贪金邀地虜（改作敌）人本谋李业粗有知识自可折之以计而乃卖国谋身与敌为市及李一出丧魄失言邦望之輩。又索高仁 贾於本朝轮忠们异域吴敏既在枢府谅无藉口於将来遂指李邦彦为有援於事机指李业为有功於国其与范蠡请会稽之罪舅犯数从亡之愆识趣亦不等矣。。。若夫王黼奸恶难追刑诛然比蔡京十无四五童贯之能穷宾柄蔡京实纵之方童贯之惑上皇图幽蓟岂由王黼黼特欲分奇功取宰相耳蔡京果尤国者何不死争耶今吴敏用召用人材观之叶梦得弃於人伦遽典名郡。又当过阙陆藻贪污有素起

守南门人主新即政之时召用一人四海拭目而敏乃先此二人何哉！闻敏与叶梦得深交知其无罪夫百姓不可家至户晓梦得之说四海具闻蔡条召之上皇。且以为害风教矣。不知吴敏何以白之於天下如曰：流俗谤器归於主上矣。十馀年来竭人膏血破人骨肉箕釜星奔盗贼胃奋使民父食其子夫卖其妻四海岂复有原戴之心哉！独以主上之居春宫仁俭清修击天下望至仓卒之变上皇知能传位遂舍社吴敏不深念此。又欲令主上抑人心违公论弃人之望而不用舍罪之魁而不诛指高欢以勋群臣戒元魏而防民口万一使主上结怨於民巾兴之功不亦难乎！某当论上皇大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责不当在廷而吴敏之徒不当作相何则援立之功如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帝乃当秉政不辞至於今日上皇还宫以就孝养吴敏等自有进退顾避之嫌群下易以生间昔房但一为肃宗送宝册尔身当亲任贺兰进明遂得疑之虽不长於兵然陈陶斜之祸未必不以上下疑阻而致败也。昔周武用文王之吕望汉惠用高祖之萧曹因民之心遂成大业至於汉宣帝心疑宣帝心疑霍光而及用魏相唐太宗欲诛裴寂而亲信魏徵用舍之宜固自有理中丞丈其为国家番思之亦所以忠於吴敏也。某。又闻中丞丈与吴敏厚果尔敏不罢中丞不当居职。盖闻蔡京王黼之相也。

开封府为锻练之此蔡京王黼所以权倾天下而上皇不悟也。今吴敏不必能至此但中丞丈善自为谋可也。中丞丈如无歉於心不避此职及言吴敏乃可免謗於天下耳

吴。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释褐官修职郎文学优赡议论慷慨娶张邦昌姨女常劝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听乃言於邦昌之妻妻骇然曰：吴郎风邪何忽如此除太学正上书谓敏之救邦彦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见矣。书开人人传观上不欲拂邦彦吴敏之意故斥吴。若与合人差遣即日出城。若欣然而去颇为士林所惜

粘罕（改作尼堪）过泽州逢使路允迪等言城下讲和已割三镇乃还太原

粘罕（改作尼堪）太原於城外旧城筑而居之号曰：元帅府尽陷属县边刍粟为久居之计

御史中丞许翰上书论决战有五利。

臣伏见金狄（改作人）退师以来朝廷缙绅上恬下嬉幸於无事恃以为安而臣独窃终夜不寐方以为忧夫以夷狄之性贪婪无厌而（删夫以至此十一字）我既示之以弱开之以利不过一二岁势必复来自所割三镇疾驰三日则突骑犯都飞尘入宫阙矣。当此之时金帛不可复得土地不可复割边鄙之师不可复召知能之士不可复图万世之变可胜言哉！今闻姚古引兵已次国郊窃谓陛下可一以阃外之事制於将帅。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则用兵不疑臣尝熟计我战而胜则蒙福无穷战而不胜则北井陘西断太行内守大河国固无患虏（改作敌）以残弊将归之兵力不能复取三镇故我胜亦利不胜亦利此可决战一也。虏（改作彼）欲既盈将骄卒懈时益暄热人马喘汗以我方锐击其惰归此可决战二也。我众彼寡以十当一反顾者诛旋踵者斩使威令既必则败弱者奋况於阙陝百战之士外诱於金缯而内激於愤耻破贼必矣。此可以决战三也。种师道持重名将今虽老疾智略足恃议者见其木纳。若无策画此盖不以口击贼者昔赵括论兵其父奢不能难也。而奢谓括将必败赵师宋文帝在江左闻王元谟论兵飘飘有伊洛间意及使之将望风奔溃闻师道自少沈毅盖其天姿介胄之士目语难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济以姚古必能相与立功此可决战四也。陛下仁圣诚动万姓义感三军人人思为国死以涤中原之耻而发七庙之愤夫天时易失而人心难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势後必悔之此可决战五也。今全躯保妻子之臣务在张虏（改作敌）势虚卜曷恐劫苟安目前为患万世其意亦无他不过谓战不胜则咎归议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无患明年盛秋胡（改作敌）骑复来则必诱曰：国家事狄（改作敌）不至不得归咎和者奸回自营孰便於此非复有为陛下宗庙社稷长虑却顾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要观大计如何耳议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动小衄以谓王师不可复用《传》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故愿陛下断之而已。

又上书。

臣伏见王师既行庙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盖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则将帅之心不一将帅之心不一则士卒之气不锐断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断今日之议当究为和为战卒。

当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钝非大计之所系也。昔汉高帝蜀先主皆号聪明神武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败北无数然其志气挫而愈励抑而更扬者大计已定於中此其所以为英雄者也。陛下决和议则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记》虞卿传览其反覆此往古之鉴也。方今。若失三镇二十州之地则天下之势已断两河之地无河东则陝不可守无河朔则汴不可都汴不可都谋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为东晋者乃王导谢安英贤相继扶危救倾仅能立国而中原（下添遂至字）邱墟遂陷胡貊（删此四字）後世有王导谢安之才则东晋宗庙可复立也。社稷可复建也。盗入陵寝取一坏土则将。若之何言而至此可为流涕陛下永念方来之艰则今日虽复骚动天

下尤不得已何者择祸莫。若轻也。或者以为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晋蜀而卒能混一区宇臣以为不侔矣。太祖生长兵间非。若陛下继体守文建隆将士百战精锐非。若方今将不素养兵不素练也。虏（改作敌）在掌握纵而不取使之益张。若之何而以太祖为言故凡守和议者以国与人者也。陛下欲决战与和则臣之所陈可战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虏（改作敌）不释憾则渡河之师当战战则必有漕运之役有应援之兵有屯据之要皆当素治不计小却专责成功而後将帅志一士卒气奋三镇之守有死无二。若我将以疑遣师以苟行则精锐已亡何以取胜凡今为和议苟取目前之事无失然亦霸未可必也。臣闻西北之民人人相语曰：吾属与其为虏则（改作甯）南向作贼死为中原鬼使三镇之众发愤怒恚人为寇攘非小变也。姑息目前亦未易保况。又方来之患亦未知税驾自古用兵必有异议成王之时周公东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艰大晋武与杜预谋取江南大臣贾充等皆力争之独一张华赞定大计唐宪宗用武元衡裴度谋讨淮西盗杀宰相朝廷震恐请罢裴度以安诸镇宪宗大怒讨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复振周世宗即位北汉引契丹入寇河东世宗自将御之宰相冯道固争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兴《书》曰：惟克果断乃罔後艰陛下所以疑者度众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曲子败自持其说近种师道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当少扰之使自蹂籍而後可乘。又地势横入江河中此利诱使战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师道有谋故前日之功在不用老将而用骁将不恃谋将。

而恃词说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晋开运之变契丹始入败不穷追近冬复来陷都城国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渊之役亦不穷追而与虏（改作之）和亲夫开运景德驱逐之策同而成败之功效异者何也。开运之时中国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虏（改作敌）复来景德之间中国正强受之以和故虏（改作敌）遂定今议者不鉴开运纵敌之患欲为景德之宽大则可谓不知时矣。陛下何以不试使议割地者身任数年虏（改作敌）不复入则臣知议者必将难之夫国不保数年而欲定万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议诏曰：是事甚大可令三省枢密院议取长策以付诸将。

改金字牌。

入内内侍省状比因金人入寇截拦递角内有御前金字牌子窃虑仿效制造欲将旧法御前子等不得入铺朱红金字牌子改用黄漆朱红字牌子奉圣旨依奏。

诛梁方平。

臣寮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统精兵控才河津方平败衄弃河不守灌望风而遁今灌以重伤死於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奉圣旨依军法初金人在城下方平守京师西壁方平命军士矢无墟发候贼近则射之百姓以为方平叛率众数千喧嚣执方平开封府囚之谓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般其家货官司斩首乱者数人乃定至是李纲建议请诛方平遂斩於市。

靖康前录曰：是日收梁方平械送开封府治不守河这罪斩於茅座桥。

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彦乞持服依奏。

三月一日丁卯朔赏功诏书。

诏曰：朕初历服适遭艰难赖天之灵敌人悔祸永惟士大夫擐甲胄冒矢石捍寇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赏有罪不刑虽尧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驭赏罚之权不爱高爵重赏以待战士其令有司速具等第立功将士之名来上毋以爱憎为高下务在必当，庶几赏不逾时感励思奋协图康功今後非有军功战功实有劳绩之人外并无恩幸非泛转官赏赐播告远迩明知朕意。

二日戊辰诏德安府进士张柄太学生雷观上书论事可嘉并与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除秘书正字。

诰词朕初宅丕祚务广听纳庶来异同之论以涤壅。

蔽之奸虽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兼收并取而不遗况尔等器识之美术业之富剡牒来上文义灿然肆加褒采以就官使夫博士师儒职也。尔自诸生遂升此选其亦荣矣。得之非艰持之惟艰往祇朕训以克有终可依前件。

靖康录曰：上自即位以来刍菘之言封章日不下数十函乙夜观览未尝稍厌有一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行与大臣议论尝辍食吐哺前席咨访陟自东宫时徙宫中服御器皿与夫府库之积闻兼辘重共不及百担而图书居其半帟帐无文绣之丽几榻无丹漆之饰规为素朴听政未有月馀开革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其赢资与其羨卒足食足兵故攘却夷狄（删此五字）而敛不及於天下皆慎乃俭德之所致非矫拂所能为也。六贼如王黼梁师成李邦彦谭稹或窜或殛至是蔡京父子童贯朱珪。又皆正其罪斩方平首戒後之领军逗遛而归者何灌罪与方平等虽死不赦夺官及其子孙起唐恪为枢密许翰为中丞供职姚古种师道师中为制置使冯何陈过庭梅执礼皆被召徐处仁尤为上心眷眷其至虚上宰未除舆论快然太平之期踵可待三月二日太学生雷观张柄以二月五日上书合旨赐进士及第试观二字之书论事各得陈东十一而已东以免戮为幸而二子荣遇如此使金人不屈而死如郎官傅察者不闻褒崇尽言极谏忠卫社稷不谀君父不附宰执如吴。若者反见斥逐天下事出入意外举不可以逆料也。

三日己巳太宰张邦昌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门下难进易退允高君子之风崇旧优贤实重朝廷之体眷予元弼为国良臣用舍虽系於时始终。且笃其义诞敷明命敷告治朝光禄大夫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智沈而识精气博而用远蚤登禁路廷臣无出其先久预政机天下实受其赐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声独擅边书之备王商多质有严汉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处以真祠之逸升华秘殿庶尚便於谘询陪赋爰田用昭宣於物采於戏留侯知足愿遗人事之劳南仲将归母惮简书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太一宫使

依前光禄大夫加食邑七百户。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二校勘记。

因民之怨（怨误作怒） 则当力谏穷兵自焚之灾（脱当字） 蔡攸乱常（攸误作京） 盗贼胃集（集误作奋） 使威令既行（行误作必） 虚喝恐劫（喝误作卜 曷） 改金字牌入内（入内二字应在此条误入下文） 闻革弊政（闻误作开）。

●卷四十三

靖康中帙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尽十六日壬午。

门下国犹置器安危之势相形治。若循环文质之宜迭用方更张於初载盍图任於老成人皆曰：贤政将焉往大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徐处仁秉心强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轻薛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陋黄霸之功名尚猷黄发之询实慰苍生之望朕恭承圣训嗣守丕基思艺祖之艰难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八百国当谨守於舆图汉制二千条期尽遵於轨迹欲兴圣统无逾近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列东台之侍并增爵秩昭示宠光於戏多难以兴在强勉而行道无为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为母负天下之誉可特授通议大夫太宰兼门下侍郎兼神霄宫使。

唐恪中书侍郎翰林学士何守尚书右丞耿南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梅执礼翰林学士陈过庭御史中丞签书枢密院事尚书右丞。

李除资政殿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

宇文虚中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

靖康前录曰：前此遣使臣追虚中本欲治脱身之罪是日晚金使入城来和议正乏人奉使乃令虚中行初至贼（改作敌）营与郭药师相视而笑讲燕中旧好故也。使回欲以两府指画地界政府惶恐之甚虚中因此为枢密使再往谈说令以次官行乃以学士秦桧借礼部侍郎往河间程借户部侍郎往真定路允迪往太原沈晦借给事中赍誓书入国虚中还朝不自引咎挟奉使之功洋洋然甚有德色寻以言出之青社当时三镇割地之诏及晦所赍誓书其间有云：虚中辞也。。

五日辛未王安中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

臣僚上言臣闻赏罚国之大柄人君所以驭群臣定国是立主威盖功同赏异则赏不足以示劝罪同罚异则罚不足以示惩昔汉宣帝致中兴之盛本於信赏必罚而已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谨按大中大夫提举西京崇福宫王安中资性奸回善自缘饰任数挟诈力图进取始以小官附会梁师成而进每怀罔上之心不顾事君之节安中以辅臣当阍外之寄其任可谓重矣。而安中内则缔交王黼外则求。

合蔡攸童贯论奏者莫非谀说之言称颂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改作敌）情变诈朝廷所当关防军民利病朝廷所当存抚未尝一言及之暨安中还朝坐席未暖戎寇猖獗（此四字改作金兵）长驱而来使近畿与河朔之民被劫掠者室庐焚荡货财委弃父子骨肉肝脑涂地仰貽陛下宵旰之忧皆安中等公肆诞谩助成边患之所致也。其罪不在梁师成谭稹之下而安中尚以从官领祠宫拥厚货优游自便使安中自为计不过如此实未厌天下公议臣欲望陛下断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窜远方上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下以为人臣不忠之戒取进止三月四日奉圣旨王安中帅燕日久郭药师勾结叛命并不几察怀奸庇恶迹状甚明罪大责轻言章未已速将上取旨重行贬窜三月五日奉圣旨王安中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

王蕃琼州安置。

孙覲妄言太学生伏阙事可别与差遣。

汪藻上宰执子乞迎太上皇还阙。

某尝观孔子陈庶人之孝曰：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则曰：爱敬尽於事亲而德教刑於四海，岂不以天子以天下为家顾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亲必与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然则舜不禁欤曰：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於天以治斯人之谓也。舍是吾无以为治矣。然则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亲下治天下古无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临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举神器付之主上此尧舜用心也。是宣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怅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违上皇之心姑顺适之而议者谓庙堂诸公无一言救止於扶颠持危之计为不审矣。何则以天下养者其虑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改作敌国）之患何代无之致使犯阙为上皇者当痛心悔惧与吾君共守雪宗社之耻慰军民之心为主上者当迎上皇宫中朝夕定省以览其危疑震扰之念乃使仓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馀日未知还期万一先驱所至有霜露之侵是为人主能以天下养乎！方军驾之出也。衣冠惶骇倾国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从为名未闻有请於朝。

而贵臣近侍受国厚恩者率奉头鼠窜曾无数人在君侧为国家守者而朝廷亦未闻呵止诘问也。是为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师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诏也。某比过泗州闻上皇之诏止勤王之师守臣惶惑莫知所从虽行宫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观望不无疑恐既某与军士杂行天长道中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所至藩篱鸡犬萧然一空为之寒心者数日至扬州闻有奉迎之诏道路少安旋开渡江无不失色比得镇江报官兵日给六千馀缗而小民献议者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矣。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锡服略无虚日矣。唐恪翁彦国帅也。惑於诰命并行而莫知有朝廷矣。朱_π 粪除其家率敛州县为乘輿法物邀请临

幸者相屬於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汹汹遂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天敬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卧薪嘗胆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惟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去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又何望也。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制之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衆指揮，於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之役西兵方春以瘁死人人思土其勢必亂上皇豈得高枕而卧耶某以為上皇糠比天下褻裳去之蓋已超然万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忧過計者以群小在側耳鳴呼小人居平猶無顧藉况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紆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忧也。使廟堂慮乎！車駕不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於春秋以龍德為隘引周穆王瑤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為奸不已則矛我劍南一道之言衣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為孝乎！今數小人者斫喪國家天下之大惡也。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方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為今之計。若莫重為禮以必上皇之歸遣見。

任宰相為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几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甚者易之彼為奸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然不復以万几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於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李邦望之李邕落職予外宮祠。

李邦望之李邕落職宮祠以奉使失辭也。。

門下侍郎趙野充太上皇行宮迎奉使。

傳信錄曰：初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州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以如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行遂如鎮江道君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臣，於是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

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甯殿留身白上曰：此数人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昔肃宗欲发李林甫墓李泌谏谓其如明皇何肃宗抱泌颈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一挟道君於东南求职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上感悟曰：柰何余对曰：罢山之行显责童贯朱 珪 之属陛下降诏蔡攸委令劝道君去此数人者早回銮輿可以不劳而事定矣。上以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贯朱 珪 之属道君皆相继罢去太上皇将回銮故遣赵野前去迎奉。

七日癸酉诣景灵东宫烧香。

八日甲戌诣景灵西宫烧香。

九日乙亥诣阳德观凝祥池中太乙宫佑神观相国寺。

烧香。

戎马（改作敌兵）已退躬谢祖宗也。令在京等观为建斋醮道场追荐阵亡将士被害人民。

校书郎陈公辅子乞择相（旧校云：按此奏已载元年二月十四日）。

十五日辛巳太上皇诰赐宋焕。

诰曰：予夙心慕道托神器於嗣圣丕承天命喜无所喻然有恭谢难即燕安舟御东来重烦有司卫兵仅满三千庶事草创固可知也。及边吏弛备胡（改作敌）骑犯阙行宫邈在淮泗而都城昼闭道路隔绝深自为念恐貽嗣圣之忧故留浙兵以自卫至於止粮饷截递角皆私忧过计恐资寇尔缘此三事奸人乘间造言缘饰形似遂至朝廷之疑每见台贲名敕州县而实及予躬兴言及此不觉流涕比缘嗣圣遣宋奂贲书至行宫遂得交通父子之情话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重惟宗庙再安虽赖大臣翊赞之功至。若使父子间欢然略无纤毫忧疑者奂竭力为多也。传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门。若张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锡类之效矣。奂周旋两宫，庶几古人有足称者因书其事以赐宋奂。

十六日壬午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子乞择重臣迎候道君皇帝。

奏曰：恭闻上皇圣驾将还中外欣庆此陛下孝诚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议者以为上皇左右有怀奸之臣创造巧言离间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窃惑之仰惟上皇临御日久去年冬夷狄（改作敌人）侵扰因厌万几之繁遂欲内禅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谕数四方即大宝此与唐睿宗因星变而答天戒太子惶惧入请事体稍类岂比明皇幸蜀肃宗自即位灵武哉！是宜父子欢好之情虽千万年不复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诸事进退大臣赏善罚恶兴利除害皆以宗庙社稷为念合天下公义所以奉承上皇诏旨，岂有私意邪虽使奸臣离间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德二十馀年人无间言岂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亲邪群臣亲邪臣谓上皇之亲无亲於陛下也。臣恐臣寮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传之语惶惑圣听致父子间自

有所疑此大不可也。况上皇聪明勇智度量豁达不防奸邪浸以欺惑既已感悔断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时已自下哀痛之诏追惟已愆引咎兴叹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质诸天地不复更易虽禹汤罪已周公改过何以复加陛。

下今日所行皆遵上皇去年十二月诏书也。臣恐赵野辈不能曲委为陛下感激陈请欲乞更择重臣节次往前路迎接万一上皇圣意少有所疑即当恳切备述陛下笃孝之诚一一开具去年诏书与今日奉行之意实无少异至於诛逐奸恶明正典刑乃深愤群邪误国致上皇有逊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耻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刚决倘详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礼备加隆盛陛下銮舆亲出近郊后妃嫔御亲王贵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当皆往迎裨圣意悟前日之去匆遽如彼今日之归尊荣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托之重使寇难稍平京师安庶事修举人心欢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悦上皇之心方知此时为天子父尊之至也。自还宫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过为俭约上皇务极隆厚著为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处己之薄奉亲之厚以劝天下之孝仍乞於群臣中选端直之士有德行学问全忠孝大节者辅赞上皇日侍燕间开导圣心甘情愿穷天人性命之真脱然不复以天下事累己嗇神敛明清心养气用保无疆之寿，岂不善哉！臣闻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经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所不通陛下贵为天子唯父为尊得尽生养之礼诚天下之乐不可有加臣愚伏愿陛下躬尧舜之孝至诚尽道以事其亲父子间洞然无纤芥之嫌固足以感动上皇之心而谗邪不入慈爱愈隆是天地百神保佑圣躬臣将见陛下全万年人子之养宗社增休生灵蒙福自今以始，岂有穷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责然区区愚衷夙夜不忘爱君忧国之心故前後屡以狂言上干天诛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议及陛下父子之间臣死有馀责伏惟睿慈特赐裁处臣不胜恐惧激切之至先是上遣门下侍郎赵野往奉迎而谗人离间两宫公辅奏此子上览奏感动遂除公辅见阙谏官。

诏河北三帅固守三镇。

诏曰：朕承太上皇付托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师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纾祸赖宗庙之灵守备弗缺久乃退师而金人屡盟弗终可保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黏罕（改作尼堪）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元约。又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元主和议李邦彦奉使放寺李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并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

寝所在誓当固守朕不忍陷与三镇以偷顷刻之安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遗史曰：金人犯（改作至）京师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河东三镇以讲和好金人退兵至是太原犹坚守不下而河间山中亦为国家守朝廷知三镇人心不愿割地。且议者谓三镇之地不可割遂充固守乃降是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三校勘记。

赍誓书入金国（脱金字） 而安中尚以从官领宫祠（误作祠宫） 言受至公之道於天（一作天下） 转易守令（转误作专） 犹无顾惜（惜误作藉） 共挟道君於东南（共误作一） 去此数人者（者字衍） 不能委曲（误作曲委） 皆当往迎（误作当皆） 终弗可保（误作弗终） 。且保全陵寝（全误作塞） 朕不忍陷此三镇（此误作与）。

●卷四十四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尽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估未太上皇回銮次南都遣李纲出迎并赐行宫官属茶药银合。

传信录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进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莫晓其意皆言事。且不测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吴敏者无他欲知朝廷事尔吴敏不可去陛下左右愿前奉迎如蒙道君赐对臣具条陈自围城以来事宜以释两宫之疑决无他虑上初不许余力请之乃听而徐处仁等谓余此行有赍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犹单骑见虏（改作敌）况故君乎！上令余赍书达道君。且赐行宫官属茶药银合有差以十七日离国门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对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讫升殿奏事具道上圣孝思慕欲以天下养之意道君泣数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奖谕曰：都城守御宗社再安相公之力为多余再拜谢讫因出子二纸进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銮輿不须治毫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国家艰危之中得效犬马之力欲乞身归田庐之意道君慰劳再四因曰：相公顷为史官缘何事去余对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机一年以狂妄论列都城水灾蒙圣恩宽斧钺之诛迄今感戴道君曰：当时宰执中有不善公者余愧谢因奏曰：臣昨论水灾实偶有所见自古无道之国水冒浸城郭天地之变各以类应正为今日兵革攻围之兆大抵灾异变故犹人之身病在五脏则发於气色形於脉息善医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气自运尔所以圣人观变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致治保邦而无危乱之忧也。道君以为然因问虏骑

（删此二字）都城守御次第余具以实对复曰：贼（改作敌）退师方渡河时何不邀击余曰：朝廷以肃邸在金人军中故不许道君曰：为宗社计岂复论此余，於是窃叹道君大度之不可及也。语既浹洽道君因宣谕行宫止递角等三事只缘都城已受围恐为金人所得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余对曰：方艰难时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虽朝廷应副行宫事亦不容无不致者在圣度照知之而已道君因询朝廷近事逐一解释谓追赠司马光止欲得民心毁折夹城止欲防奸细之类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当道君之意者每得御笔批问辄。

忧惧不进膳臣窃譬之人家尊长出而有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盗劫掠须当随

宜措置及尊长将归子弟不得不恐惧然为尊长者正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慰劳之不当问其细故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今宗社无虞四方以甯陛下回銮臣以谓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细故一切勿问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极是朕只缘性快问後即无事因内出玉带金鱼袋古象简赐余曰：行宫人得公来皆喜以此慰意便可服余固辞不允因服以谢而退二十二日扈从道君诣鸿庆宫烧香初次拱州见迎奉道君禁卫宝辇仪物等留不进因以便宜作奉圣旨令趋南都至是道君烧香仪物适至南都士女夹道耸观得旨早辞讫先还阙赐酒食茶等二十三日辞再对於幄殿道君出青词藁一纸俾宣示宰执百官乃道君初传位奏天所作者其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天大法都天教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书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效致干戈并兴弗获安靖以宗庙社会性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於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镇兵革所冀遐迩归顺宇宙得甯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兵贼偃戢普率康甯之後臣即寸心守道乐处间寂愿天照鉴臣弗必妄。若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当大已上祈恳或未至当更乞垂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国咸甯伏望真慈特赐省览臣谨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賚臣密表一道上诣神霄玉清三府引进仙曹伏望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再拜以闻道君宣谕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欲居西路以皇帝恳请之勤已降指挥更不戒行公先归达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书付余乃宣谕曰：公辅助皇帝捍贼守御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辞讫即行先具子以所得道君语奏知上批答曰：卿适来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书省子照会杀退金贼（改作师）出榜晓谕。

勘会高阳关路安抚使陈遘状申据探报大金贼（改作兵）马约二万馀於中山府北唐河岸北盖起五六座。

桥儿般运车仗过河岸立寨及已有过保州界分之人所有本路即今并无贼（改作敌）马州郡守御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抚使詹度奏二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备及人心坚确往往连夜发行车仗及路拔寨北归兼令王观察同程到城下云：非是不来打城乃为两朝和好不欲违盟我大金人马与太子郎君暂。且北头去也。不是怕你本府自围闭以来不住接战斩获数多兼曾杀其四太子厮赫（改作多斯德）大王等酋首（删此二字）及城上多张神臂弓矢石等乘间击射贼人往往畏避不敢轻犯密使人探得贼（改作敌）情大段忧疑至数日，必是遁去。又窃虑民间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晓示各令知悉。

十九日乙酉太上皇后还京师车驾出郊奉迎。

二十日丙戌太上皇回銮至南都。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守泽州有劳除直龙图阁通判时扩除直秘阁。

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泽州高世由等守州城使黏罕（改作尼堪）不敢以兵犯宜加褒赏诏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知泽州高世由特除直龙图阁通判时扩可直秘阁其余守城有功人令世由等具状保明闻奏奉敕下项朝请大夫权知泽州高世由可直龙图阁朝奉大夫通判泽州时扩可直秘阁差遣如故。

敕高世由等承平日久戎备侵隳属胡（改作敌）骑之猖狂（改作侵袭）悼吾民之奔溃尔等奋於忠义克保孤城相彼经行率多降敌稽考其效敢後褒旌服我恩荣终全名节可依前件。

二十四日庚寅姚古收复隆德府。

河东制置姚古状申尚书省恭依圣训分遣将兵前去救援太原已於今月二十四日收复隆德府讫及生擒伪知府姚太师通判郝伸少监知县储汶并知县印记今解送姚等赴阙者。

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隆德府初姚古为熙河路经略使也。巩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武勇隶其麾下古为河东路制置使以兵救援太原府也。与宣抚司干当公事折彦质相遇於怀卫之间未得虏（改作敌）之虚实闻隆德府威胜军已为金人所陷没古乃遣德硬探德斩虏酋（改作金将）一人持首以还具以虚实报古遂补进武校尉复令德往。且戒其必得生口将亲诘之德许诺引十六骑疾驱入隆德府生擒伪知府姚太师以还古大惊谓曰：昔傅介子班超之伦何足以。

相似他日功名须远到古即引众疾趋复取隆德府擒伪通判郝伸少监伪知县储汶并积压县印记解送赴阙上临轩问姚被擒状曰：臣为夜叉所获自是德有夜叉之号。

范仲熊北记曰：姚古别将陈迪擒大金所置知府姚以归。

手诏诸路选将练兵。

手诏诸路遴选将佐训练正兵招纳阙额缮治器甲储蓄刍粮预备军须陕西诸路召募敢勇河北训练保甲尽数团结陕西选择保甲三万人分作十军鼎泮路弓箭弩手拣选六千人一千骑湖南北路峒丁选拣各六千人听候朝廷指挥河北京东西弓箭社射生户预行团集仍具的确人数申枢密院。

二十五日辛卯李纲自南都回至阙。

中山路安抚使詹度河东安抚使张孝纯高阳关路安抚使陈遘守城有功并除资政殿学士。

宇文虚中落职宫祠郑望之李邺前除户部侍郎并给事中指挥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职提举南京鸿庆宫。

二十六日壬辰姚古收复威胜军。

尚书省子照会杀退金贼（改作师）出榜晓谕。

河北宣谕使种师道奏昨奉圣训保守三镇逐金人出界臣措置催督进兵救援随机应发追逐掩击去後今月十日据种师中申契勘金人兵并已逼逐出界其中山河间府两镇并沿边诸州军并平安奏闻事。又中山府路安抚使司奏契勘金贼（改作兵）三月三日回途再到本府臣率士卒挠其寨栅贼（改作敌）知难攻遂过唐河迤邐北去今月四日五更保州等处迫逃出寨并已过易州城分去讫本路保护僖祖顺祖陵寝并无疏虞本路前後接战及劫寨共八十馀次斩获及擒贼（改作敌）兵共计五百九十九人及夺到孽（改作孽）畜八千五百五十三头匹口云：梯鹅车洞子器甲旗鼓等一万七千四十六副件烧夺粮草四十三车夺到金银匹帛等夺回虏去京畿及诸州军人口五千二百一人一面散遣归业人口不计数目并收到遗下粮斛约六七万石见行盘量奏闻事。又河东路制置使姚古状申恭依圣训分遣将兵前去救援太原三月二十四日已收复隆德府生擒伪知府姚通判郝伸知县诸汶二十五日。又收复威胜军了当。又窃虑民间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晓示各令知悉。

二十七日癸巳李纲自应天府奉迎回乞官祠。

传信录曰：是日宰执奏事延和殿进呈车驾出郊诣资福寺迎奉道君仪注耿南仲建议欲习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宫门敢留者斩先遣人搜索然後车驾进见余以为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过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虽不免於疑然贵於有所决断故书有稽疑《易》曰：以断天下之疑僥疑猜不解如所谓窃者为患不细南仲纷纷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诚则明明则愈诚自诚与明推之可以至於尧舜疑则暗暗则愈疑自疑与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胜言者耿南仲当以尧舜之道辅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采上笑之而南仲艴然怒甚既退再召对於睿思殿赐茶讫南仲忽起奏曰：臣适遇左司谏陈公辅於对班中公辅乃二月五日李纲结构士民伏阙者，岂可处谏识乞送御史台根治上及宰执皆愕然余奏曰：臣适与南仲辩论於延和殿实为国事非有私意而南仲衔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阙之事陛下素已鉴察臣不敢复有所辨但臣以菲才冒处枢辅仰荷特达之知未能有所补报区区素志欲俟贼（改作敌）骑出疆道君銮輿还阙然後求归田里臣之愿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安敢复留愿以公辅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阙士庶以亿万计如何结构朕所闻知卿不须如此南仲犹不已余因再拜辞上出居启圣院不复归府入子求去子曰：臣闻见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陈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艰难之时故当徇国忘躯而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则止之义辄伸愚恳上渎天听伏念臣赋性蠢愚学问荒浅比由庶僚荷陛下异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疆敌内安众志上赖宗庙社稷之灵陛下仁圣所格丑类（改作敌人）退师京邑安疆传檄而三镇坚守奉使而两宫协和区区之忠志愿粗毕而臣自事变以来夜以继日无时暂休智术殫於思虑意气索於忧虞内度绵薄实难勉强况今朝登老成贤智并用正论得伸於庙堂德意

下洽於海隅自此天下豪杰忠智之士当连茹而进内修政事（删此二字）外攘夷狄（删此二字）以副陛下尝胆卧薪之意顾如臣者材术既疏心虑愤耗深恐有误使令以速罪戾伏望圣慈许罢臣枢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宫观任便居住则仰荷陛下终。

始保全之恩捐躯报国期於异日干冒天威取进止奉御批今封还卿奏，岂可如此托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请虽累百章亦当封还。

诛赵良嗣於郴州。

监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见今日构成边患几倾社稷实自归朝官赵良嗣始今犹在郴安处善地典刑未正公议不容奉圣旨赵良嗣取首级令广南西路转运使李升之监行刑子孙送吉阳军编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纲再乞宫祠。

第二子曰：臣适具奏以备经忧虞心虑愤耗乞罢臣知枢密院事除一在外宫观差遣伏蒙圣慈特降封回所奏章御批训谕令不得再请圣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捐躯所能上报窃念臣奋自寒苦初无所长遭遇陛下龙飞之初适丁艰难国家多事被隆奖擢得见危致命少效臣节都邑底甯夷狄遁归（删此四字）斯皆陛下圣听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危疑之迹疏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忧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甯有今日常愿俟贼马（改作敌兵）既退三镇无虞上皇銮舆还阙二圣重欢目观盛事乞身归休安於田亩乃其素志适今早进对与大臣议论不合遂诋臣以士庶伏阙之事疑臣结构至欲御史根治伏念臣备位枢管横遭诬〈血蔑〉有玷国体甯不动心所以遽上封章实非获已虽蒙圣恩委曲宣谕终不自安伏冀哀矜使遂所请未填沟壑誓当捐躯以图仰报臣更不敢供职见般出启圣院安泊听候指挥取进止奉御札依已降旨不许般出启圣院依旧赴院供职。

第三子曰：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子乞在外宫祠特降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职仰荷圣恩弥深感戴臣闻难进易退者君子之风贪位慕禄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达之知擢参大政遂长枢庭所以辄受而不敢固辞者盖以时方艰难义当自竭虽叨冒非恭不自知其不可然於君子难进之义已不能无愧今日贼（改作敌）马既回国势褪下，庶几引退以补前愆至於贪位慕禄则非臣之素志也。况因廷对同列议论偶有不合遂遭诋诬苟包羞忍耻强颜取容不唯有玷国体亦将取轻於陛下其何以协赞帷幄之谋折冲万里故敢仰恃大恩乞身而退，庶几去就之节上无愧於古人伏望圣慈矜臣区区非敢沽激特从所请勿使颠挤荷恩无穷没齿难报见今已在启圣院听候指挥取进止奉御笔可赴。

院供职不得再有陈请今封还卿奏。

监察御史余应求子言中人不可预军事。

臣尝观自古中人预军政未有不为患者故齐寺人貂漏师於多鱼现沙卫殿而二将见获唐用监军每无成功此可为後世深戒者国家近年边事专委童贯谭稹终为大

祸几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选将择帅当固委任责以成效所遣中人不过随军了受奏报文书而已不使之干预军政也。臣窃见近者河东承受王嗣昌奏请画一乞令日报将兵复念首虏提点赏犒催促粮运及差发探报动息出入皆报承受所则是。又预军政矣。虽名承受其实监军也。夫军政不专於主帅而关决於承受则动有牵制进退狐疑文唐之监军多拥精兵自卫胜则坐分功赏退则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随军步马各两队防护。若近里勾当抽摘随行防护如是。又踵唐监军之迹也。如此，岂有挺身赴敌死於行陈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从之臣恐将帅依违不能专制。又虑积日累劳他时为制将自兹始矣。臣。又观童贯之初用事也。为河西兰会路承受而已继而为措置边事。又为安抚制置使。又为宣抚终之爵郡王职枢管谭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兰会路承受而已继而为勾当公事。又为淮浙制置末乃为河东宣抚使盖其由来有渐非一日之所获也。今嗣昌初为承受预军政师还有功後或任使，岂不少假之权浸以隆盛安知数年之後不复为贯稹者乎！《易》曰：履霜坚冰至言防微杜渐当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内命将帅以事外委任甚专不从中制慎守典宪无敢侵紊而嗣昌陈请乃欲干预军政拥兵自便首为乱阶渐不可长伏望圣明追还所请重赐窜责以为中人预军事之戒以示专任将帅之意不胜幸甚取进止奉圣旨王嗣昌奏请一画指挥更不施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四校勘记。

不须诣亳社西都（诣误作治） 因问虏骑攻围都城守御次第（脱攻围二字）便可佩服（佩误作） 初余次拱州（脱余字）得旨来早辞讫（脱来字） 臣弗敢忘（忘误作妄） 唐河北岸（误作岸北） 见般运车仗（见误作儿） 时扩（一作时桓） 河北京东西弓箭手（手误作社） 追逃出寨（追误作迫） 斯皆陛下圣德所致（德误作听） 甯不痛心（痛误作动） 故敢仰恃天恩（天误作大）

乞从所请（乞误作特）京邑安堵（堵误作疆） 当因委任（因误作固）。

●卷四十五

靖康中帙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丙申，尽四月十六日壬子。

三十日丙申蔡京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蔡攸前去省侍。

太上皇自淮浙回銮已^①斥汴过宿州先是蔡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已解行宫使。又有旨令攸专一扈从道君还阙攸具奏奉迎使副并至行宫臣罪戾之余宜退伏田里乞依已降责命罢专一扈从职事间。又差攸行宫副使朝臣虑攸入京城别肆奸心乃因上言故有是命。

臣寮上言臣等伏见蔡京父子当国日久窃弄威柄败坏纲纪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负谤於天下军民怨愤士论沸腾前後臣寮论列非一其他元恶巨奸悉已窜逐独京父子尚迟回近甸未正典刑刑攸不自引避欲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窃听民言深可忧虑。若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则坐不预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赐黜逐施行三月三十日奉圣旨京攸。

累有言章蔡京可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责为劝上皇北归已降授大中大夫提举宫观特依已降指挥令前去省侍。

敕曰：吕刑三千论罪莫先於诬上舜功二十知人实本於去凶。若稽先圣之格言参酌庶民之公论肆於元恶敢废刑章责授中奉大夫守秘书监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疏虞不学之资使轻果敢为之气自初登用首务更张巧缘绍述之名公肆劫持之计列圣贻谋之宪度埽荡无馀一时异议之忠贤诛锄略尽竭府库之储以供浪费偷爵禄之宠以市私恩黎元深痛而无复乐生志士隐忧而至於祈死当上皇之觉悟畏天戒之昭垂屡因众恶而斥疏卒以自营而收召乃至交通宫禁黜用邦财真同妾妇之为孰异穿窬之耻逮眇冲之临御属中外之艰虞靡知徇国之忠但出全躯之策靖言蠹败已无及於噬脐悉举愆尤殆不胜於擢发弹章叠至匪朕敢私谓舍彼豺狼安用狐狸之问而养滋穰莠灼知禾稼之伤原情本合於歼夷远佞姑从於屏弃体予恩宥无怠省循可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四月三日乙亥太上皇至自镇江府车驾出宜春苑奉迎。

太上皇还自镇江上出郊奉迎太上皇戴玉并桃冠著销金红道袍入自兴宋门都人皆夹道观之无不欣喜居於龙德宫耿南仲建议尽屏其左右，於是内侍陈思恭萧道李琮张见道十人并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

六日壬辰车驾诣龙德宫起居。

靖康遗录曰：上皇每有手笔付上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上令开封尹籍所入龙德宫物数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於宫。

李纲状奏乞免从驾再入子乞宫祠。

臣伏蒙陛下特赐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从驾难以口述已具子在外宫祠及夜来伤风头目眩今来驾诣甯德宫所有随班起居从驾难以趁赴伏望圣慈特赐蠲免具状闻。

又第四子臣累具子乞在外宫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药梁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从驾至甯德宫臣不敢不遵禀圣训然而臣於进退之义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子上冒天听复蒙圣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职仰荷厚恩非臣殒首所能报称臣闻匹夫不。

可夺志臣区区之志欲只俟边境甯靖国势安定上皇还宫即丐外补已尝累具奏知非缘昨日与大臣议论不协之故因事辄发伏望睿慈察臣忱辞特从所乞虽处田里敢忘大恩臣不胜祈恳之至谨具四子奏知取进止四月一日奉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指

挥勿更有请。

诏曰：卿忠义之志朕所素知方国家多难实赖共济不得再有请便赴院供职。

又诏 卿屡贡封章恳求去位自陈危恳甚骇予闻乃者虜（改作敌）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卒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前日宰执台谏沮师败谋隔塞公议已悉罢逐方今四海所赖以辅佐者多聚庙堂朕於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以为，庶几焉卿其深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济国事。

谢表臣纲言伏蒙圣慈以臣累具子乞外任宫祠特降亲笔手辞曲加抚谕令安厥位以济国事者冒贡忱辞方惧雷霆之震特颁温诏遽窥云：汉之章既明辩其谤讪。又勉励以国事隆恩命薄感极涕零伏念臣结约无奇迂愚有素幸遇云：龙之会获施犬马之劳受知既越於常伦得谤遂生於外意倘非上智曷谅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烛以天光形於奎画安危疑之孤迹洗黯ウ之厚诬遂中山之功岂曰：乐羊之力辩博陆之譖实由汉帝之明臣敢不仰体眷怀勉安职守修政事而攘夷狄（改作销锋镝）方日奉於睿谟捐躯命以报国家誓力酬於天造。

李纲奏备边御敌八事。

臣伏以金人退师交割三镇官吏军民不肯陷溺夷狄（删此二字）其势必为朝廷坚守天时浸热而虜（改作敌）有辘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即今出疆臣恐秋高马肥虜（改作敌）必再至以背前约及今宜饬武备修边防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谨上条具所以备守御边者凡八事其一谓唐之藩镇所以拱卫京师虽累有变故卒赖其力而。且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鉴之销藩镇之权罢世袭之制施於承平边备封锁事则可在今日则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日之计莫。若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为藩镇择帅付之许之世袭收租赋以养其将士习战陈相为唇齿以捍金人可无深入之患。又沧洲与营平相隔黄河下流及小海。

其势易以侵犯宜分滨棣博德建横海军一道如诸镇之制则帝都有藩篱之固矣。

其二谓熙丰以来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馀万河东保甲凡二十馀万比年以来不复阅习。又经燕山云：中之役调发科率逃亡流移散为盗贼今所存者仅及一半宜遣使团结训练各令置器甲官为收掌用印给之蠲免租赋以偿其直武艺精者次第迁补或命之官以激劝之彼既保乡里亲戚坟墓必无逃遁。又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无调发之劳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谓自祖宗以来养马於监牧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敞之地处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更为给地牧马民间杂养以充数官吏具文以塞责而马无有善者。又驱之燕山悉为敌人所得今诸军缺马者大半宜复祖宗监牧之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直则不旬月间数万之马可具也。。

其四谓河北塘泺东抵海西抵广信安肃深不可涉浅不可行舟所以限隔胡（改

作敌) 骑恃为险固而比年以来淤淀乾涸不复开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泄去积水提防弛坏。又自安肃广信以抵西山地形下低处可益增广其高仰处即开乾濠及陷马坑之类宜专遣使以督治之。

其五谓河北河东州县城池类为颓圯湮塞宜遍修治而近京四辅诸郡畿邑皆须筑城创置楼橹之属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万一有贼(改作敌) 骑深入虏掠无所不得可以坐困。

其六谓河北河东州县为贼(改作敌) 马残破蹂践去处宜优免租税以赈恤之往年方贼扰浙东犹免三年今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安可不议所以大慰其心者。

其七谓河北河东诸州最以储峙采买粮草为急务宜复祖宗加抬粮草钞法一切以见缙走商贾而实塞下使缘边诸郡积蓄丰衍则虏(改作敌) 不敢动矣。。

其八谓陕西解盐无煮煎之劳而给边费足民食其利不费自行东南盐法而解盐地分益狭西边益贫愿复祖宗旧制以慰关陕民心。

臣寮上言将擅去朝廷人先赐罢黜以允公议。

先是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论。

举使臣武勇指挥。

圣旨在京令监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监司知府军及路分钤辖以上候指挥到限三日於大小使臣内公心选择曾经边任或战陈及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之人各举二员开具历任脚色保明奏闻即不得泛滥缓急擢用仍不妨别处注授及具一般文状申枢密院。

十五日门牌号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回至燕山。

许采陷燕记曰：先是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陷燕山进兵南寇(改作下) 留蔡靖在燕三月十五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蟾目(改作栋摩) 国王郭药师等自南归而肃王张邦昌同行士大夫见之有泣下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来约蔡靖以下官於昊天寺相见遂袖中出本朝所与国书令王等读示蔡大学读讫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乃谓蔡公以下官曰：赵皇失信致我南侵却闻少宰甚得人情不然我未回来官人等。且安心坐为有少边事议未定才候定夺却令与肃王同归兼亦欲将少金银令充果实费其言颇似婉顺良久。又谓蔡公曰：大学有事可以说及蔡公曰：念靖南归好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大怒头面发赤曰：待与你商量些好事都不肯商量却只要归好与蒙霜特姑(改作穆克珊坦塔) 蒙霜特姑(改作穆克珊但塔) 者棍子敲杀也。明日独迁蔡公一家於皇城众皆为公危之诘旦余往见侍中刘彦宗曰：昨蔡大学见二太子语稍方闻已迁皇城或者恐有不测之祸望侍中与周旋之彦宗首肯曰：少间当言之请无虑余既退。又遣人谕及曰：但放心决保无虞後闻彦宗入皇城中既回乃往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又两日复还蔡公

於高团练宅巡邏呵卫之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又来约本朝官於姚村淀观射柳见肃王张邦昌已在而王云：曹亦来坐次甚远语言不相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乃谓蔡公曰：大学忠臣也。但安心将来和议了便可随肃王过去因自酌酒三盞与蔡公饮之名曰：过玳厚礼也。。

金人建元帅府设置官属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凡七人。

节要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初寇（改作至）燕山黏罕（改作尼堪）初寇（改作至）河东称都统府至是改曰：元帅府乃刘彦宗之建议也。以谮版孛极烈（改作安班贝勒）斜也。马（改作锡哩布）为都元帅伪（删此字）皇帝卢保（改作隆普）移赉孛极烈（改作伊拉齐贝勒）黏罕（改作尼堪）为左副元帅伪（删此字）皇子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为右副元帅伪（删此字）皇弟挾懒（改作达兰）为左监军兀室（改作乌舍）为右监军伪（删此字）皇弟目（改作栋摩）为左都监契丹耶律余睹（改作伊都）为右都监东路之军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主之西路之军黏罕（改作尼堪）主之虜人（删此二字）呼作东军西军东路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建枢密院於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黏罕（改作尼堪）建枢密院於云：中以王时庆主院事虜（改作金）人呼东朝廷西朝廷。

十六日壬子太学生陈东上书辞免恩命及论列蔡京父子。

《书》曰：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尚书省敕一道赐臣迪功郎同进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谨以具状缴申尚书省乞敷奏遣还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在学生伏阙下上书乞诛奸臣蔡京等六贼。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两诣登闻检院上书盖因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贼之奸。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合在学生伏阙下上书乞复用李纲并乞罢李邦彦等是日军民不期而会不谋而同者十馀万众扣阁号呼惊动九重论臣之罪自当诛戮陛下仁圣赦其万死在臣之分已是侥幸臣虽至愚粗知忠孝分义岂敢复萌一毫私心希朝廷恩赏今来遽被恩宠令臣恐惧莫知所以伏念臣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贼者以天下坏乱至极乃致夷狄（改作金人）侮慢中国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宝位遽劳北顾之忧事至如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诸生谓陛下即位之初当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删。又况至此九字）先立我国威以正内势六贼不灭国威不振是必先诛京戏等然後赏罚明而国威立则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协力助陛下大有为於天下谁敢怀奸误国如京等耶夷狄（改作敌人）闻之必望风远遁此臣伏阙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彦等而复留李纲盖於初四日早闻得李纲废罢而军民怨愤汹汹可畏臣等深恐不测之变瞬息窃发料朝廷之上侍从台谏之中必无为陛下言者故乞亟复李纲以安军民之心此臣等伏阙之本心也。臣等诸生遭遇圣明各欲尽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社稷大计奋不顾身为陛下言之岂敢於此侥幸官爵臣谓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进君子修政事攘夷狄（改作诘戎兵）小人未尽退君子未尽进故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改作戎兵）未易攘

（改诘作）也。方今天下事无大小罔不蛊弊正须振颓起废凡事刮磨整齐之然後可奈何犹坐视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意有二焉陛下不断则主威不立大臣怀私则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则虽有大禹之忧勤文王之恭俭未能济功也。公道不行则虽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观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断而大臣之怀私乎！蔡京蔡攸尚道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恶贯盈虽族灭不足以偿天下之愤自崇甯以来蔡京专权跋扈坏乱天下窥伺神器动摇国本天下共愤之台谏之官如陈任百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论列京罪章数十上近日言者备疏蔡氏父子之恶众论不容如此终未正厥典刑以诛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断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殛诛其人也。所以未能断然不疑者岂朝廷之上有为之营救也。乎！今诸大臣率多蔡氏之党往往附会牵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怀私也。臣谨按蔡京用事每有异心盖尝与蔡崇阴谋是时陈之子来诉於朝蔡京怒之编置海岛天下州郡城门之帝都者素号朝天门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为天下朝己之讖创兴学法以贡士退归者为退送意谓送者宋也。欲为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辅以分天子之兵置三卫以弱天子之势托祝圣而植临平之山假利民而决兴化之水动皆不轨致侄侯之告变而缪为心疾受孟翊之讹言而与之以官赵直以妖术附之张大臣窃议其恶前後言者论之甚详想章疏具存陛下试取观之可知其奸也。至於复道曲河相通宫禁胁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王县主为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犹章章者盖赵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从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顷岁张怀素与吴储等谋等谋反为范蓼所告开封府制勘怀素供备言京尝有谋是时开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实主其事二人乃京死党力为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令禁毁京遂幸免其後摠深骤迁宰执皆京报之也。京在相日动以数年不除一谏官意欲掩上皇从谏之圣以绝天下议己之言愚弄朝廷几同儿戏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为王莽无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甯间京为宰相卞为元枢弟兄将相之权国朝以来所不许也。京之凶焰可畏当时无敢言者京父祖子孙坐享高爵厚禄侥冒恩宠二十馀年义当子子孙孙捐躯报国前日边报警急适在陛下即位之初北顾警挠不胜社稷之虞蔡京蔡攸乃与童。

贯朱 卮 等尽挈家属强挟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隔离晨昏之念日軫圣怀蔡氏父子祖孙不下数十人无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从上皇为名乃独留拱州已无心於上皇矣。臣灼见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稳坐中间伺两宫之安危然後自为之地也。万一陛下当时果从群臣之议决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为贼用京固知夷虜丑类（此四字改作金人）必不能久有中原贼去（改作师旋）之後必乘势据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偿其素志与其子孙朋党内外远近更相应援陛下虽欲力图收复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变乱遂成京必奔驰以就其子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计每每如此闻京前日在拱州日夕饮晏乐声不绝比至谪

往西都则带花饮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为意乎！陛下谓不诛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攸之为人骄淫很傲在家则无礼於其亲在朝则无礼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响闻闺门淫秽复不可道招权怙势侵乱朝政燕山之役虽起於童贯而攸实副之陷没士马捐弃金帛不知其数买空城以给朝廷冒取群赏鼠致公师久领元枢之任前日金贼（改作师）初起边臣告急章奏累至攸乱匿之乃於私家收拾金宝密自为备在朝大臣皆作去计略无一分捍御之心直至虏寇（改作烽火）渐逼乃始奏闻遂至贼（此二字改作使敌）兵冲突径造城下道路之言皆谓攸父子及贯π等与虏（改作金）人结为内应欲分我中国而主之所幸城中奸细数败自知计弗得行乃挟我上皇仓遽遁去闻上皇为攸等沿路劫持无所不至臣正月三十日上书正为此也。愿陛下早发英断以锄祸根则在朝廷之臣孰不为陛下用正如王黼梁师成非无党与在朝廷者然二人已死彼亦灰心虽欲怀私不可得已今朝廷大臣心怀蔡氏万事掣肘遂使陛下刑威有所未当盖京父子不诛而童贯朱π亦得幸脱童贯之罪大於梁方平方平伏诛贯犹未也。朱π之罪大於李邦彥彦已死矣。π当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於王黼黼既不免蔡氏父子尚可容乎！陛下即位以来天下指日以俟京诛今乃迟迟如此天下失望闻京近到拱洛二郡百姓父老皆欲殴之今蔡氏父子所在之处万一有为陛下群起而诛之以快积年之愤因成变乱陛下虽悔何及蔡氏不灭则天下之心愈益疑惑终不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乎！夷狄侮慢。

之患何时而已（删夷狄至此十字）此皆大臣怀私不恤国计陛下。又不断自宸衷必杀无赦天下何赖焉臣愿陛下处事勿屈法徇情以苟。且目前当事事思为万世法正如以臣上言之故遂欲自布衣加以爵命此，岂可为万世法哉！愿陛下察臣诚恳追还成命臣获安义分不胜幸甚臣以一介布衣辄敢抗辞君命罪诚万死臣无任惶恐待罪之至。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五校勘记。

闻。又差攸行宫副使（闻误作间） 今来驾诣龙德宫（龙误作甯）难以趋赴（趋误作趁） 龙德宫（龙误作甯） 遂生於意外（误作外意） 在外令监司知州军（州误作府） 以时立爱主院事（时立爱误作王时庆） 乞敷奏追还成命者（追误作遣） 张大成（成误作臣）冒取厚赏（厚误作群） 蜡致公卿（卿误作师）。

●卷四十六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壬子，尽二十九日乙丑。

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贯郴州安置蔡攸永州安置。

臣寮上言窃惟国家承祖宗积累之盛比年以来国用匱乏海内空虚细民愁苦盗贼纵横金人乘中国无备辄以数万骑直犯京阙者盖将相大臣同恶相济二十馀年所以至此蔡京窃弄威柄於前王黼窃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败坏法度於内童贯败坏法度於外争权竞利其初虽相为矛盾至於包藏贼心害民蠹国则。若合符节前後臣寮曾累论其罪恶但不复重陈造为乱阶均犯大恶窜殛之刑独加王黼而蔡京童贯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罚异其谁不疑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赏罚以号令天下至於元恶大奸罪状显白乃复宽大虽天心隆恕务欲保全柰天下愤疾何柰四夷侮笑何苦京及贯者不肆诸市朝不投之荒裔诚不足厌天下之意臣愚伏望陛下特加睿断将蔡京童贯与王黼一等行遣庶使刑罚均平足以为贼臣之戒奉圣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贯授安化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蔡攸授永州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王孝迪落职宫祠。

臣寮上言臣伏睹陛下以大臣误国悉行罢黜如李邦彦主和议李李邕郑望之奉使许地是也。有索金银於民间而措置乖方为国敛怨莫如王孝迪今犹以秘殿峻职出守巨藩臣所未喻也。谨按孝迪天资庸陋无一可用为礼部尚书则礼部之事废为吏部尚书则吏部之事废为翰林学士则文词疏谬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岂宜参预大政第以李邦彦姻家骤引为中书侍郎当国家艰难之际曾无一言之补及索金银而国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遭此变乱皆愿效死以济缓急。又岂爱其宝货哉！但温语劝谕无不可者孝迪辄大书巨榜揭於通衢以虏（改作金）人杀戮劫掠为词恐胁士民而不知辱国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讐里之间无不怨愤所差从官指顾之间差牒未受降官至今士庶皆笑其昏妄无所可用一至於此使临方面民必受害伏望睿断特赐罢黜仍褫其职名以释国人怨愤之情奉圣旨落职与官祠。

右谏议大夫杨时论姚古不救太原。

臣比闻黏罕（改作尼堪）三月中自太原分兵入汾州界至四月复还太原往来二州之间如入无人之境所经县镇焚劫屠戮殆无孑遗王师坐视不救。若非己事至四月半贼（改作敌）离汾州还太原统制林良器等四人方至汾州入城十馀日坐糜廩粟无敢向敌者姚古节制诸将拥重兵躬自逗遛不进宜诸将皆无肯用命也。臣尝论姚古逗遛请以军法从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围闭累月危急甚矣。访闻大兵尚在威胜军无一人一骑入太原境者惟范琼不受姚古节制独能引兵稍进诸将逗遛古实为之也。柰何惜一姚古不诛坐视要重之地而不救乎！万一太原之民以王师不救必谓朝廷弃之别生异心则祸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虑也。自金人残灭契丹人人知必有南窥之意矣。郭药师逆贼也。包藏祸心亦人人知其必反王安中见祸乱已形觊幸脱归不复以告蔡靖抗章论奏而白时中李邦彦蔡攸蔡懋等蒙蔽苟安恬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当以前事为鉴不可缓也。一失太原则大事去矣。臣愿陛下明诏大臣悉力措置速正姚古逗遛之罪诛之以肃军政遴拣有武略可

任者代之偏裨有不用命者一以军法从事，庶几士气稍振使敌人有所忌惮。若朝廷未欲遽诛大将姑用前代故事则尽行削夺使白衣从军以责後效犹之可也。不尔则秋冬之交风劲草衰强寇（改作敌）长驱而南盗无忌惮悔无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听之（旧校云：自金人残灭契丹至大事去矣。龟山先生集无此一段）。

林泉野记曰：古陕西人为边将从童贯载西夏屡有功。又从收燕山累官秦凤副总管後为熙河路经略使加节度使金人犯阙（改作入汴）率众勤王围解加检校少保河东制置使及虜再围（删此三字）太原（下添再被围字）诏诸将解围古及种师中闻虜（改作敌）兵少不知其诈也。於是各率兵数万约古出河东师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胜军师中虑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虜（改作敌）谍知以轻兵拒险使古不得进以重兵迎师中至榆次县相遇大战师中死之後数日古遇虜（改作敌）於盘陀兵皆溃子平仲善骑射从童贯战西夏葦城勇冠三军平方腊立奇功从种师道入援都城上密令以屯兵七千劫虜寨不胜李纲范琼王师古率兵援之皆败平仲被杀今上即位思其忠勇疑平仲不死诏诸路寻访发赴行在。

十八日甲寅诏以虎符起兵（旧校云：此诏李忠定公撰）。

诏曰：朕初嗣历服遭时艰难犬羊之群敢肆陵侮侵犯（删犬羊至此十字）边境（下添失守）达於（删此二字）京畿（下添震惊字）赖宗庙社稷之灵贤士大夫勤王将士之力以充捍御而仓卒之间辅臣失计割三镇以赂之天启朕心屏去奸回决策坚守今者重兵尾袭贼（改作敌）骑遁逃朔部无虞与天下同庆然而虜（改作敌）情狡狴未有所御秋高马肥虑复侵轶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才控边陲荡攘群丑则何以震聿狂虜（改作强敌）奋张国威以定中兴之策诏到仰诸路按抚总管钤辖司各下所管州军遴选将佐训练正兵招填阙额缮治器甲储蓄刍粮预备军须以听朕命夫一岁之间而再动师旅良非获已共撼大愤以图休息兹惟其时。

徐处仁奏行马政。

徐处仁子奏臣闻唐初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於赤岸泽纵之陇右监牧之制始领以太仆。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各六闲为祥麟凤苑二厩以系饲之後。又增置飞龙厩於禁中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於岐涇甯间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又析八监於河西丰旷之野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至开元中王毛仲领闲厩初监马二十四万匹後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培蒔苜蓿芻藿千九百顷以御冬市他畜售绢八万用是观之马政得人其利如此今川陕马纲道路刍秣不时比至京师仅存皮骨给与诸监往往不堪养饲毙於牢柙所费虽多无补军政今欲乞令外路军合请马兵级给券差官管押亲诣陕西见今有马监据合用数请领其不切养饲致有死损外严行科罪虽有往返劳费然自此军人各得善马可备出战为利甚大所有起纲马至京选大小使臣管押添差人兵严立殿最赏

罚必行，庶几稍革日前弛慢之弊左右骐驎院每月令本曹郎官察院御史太仆少卿分诣点检骐驎院官吏及教骏兵级据所管马死损多少以为赏罚冀马政渐修御戎有备如蒙圣慈允许乞送详议司检具各项条制及画一指置事行下合属去处疾速施行从之。

徐处仁奏乞拘户绝田土召募乡兵。

徐处仁子奏臣窃惟金贼（改作师）远遁（改作去）边鄙稍。

甯正当预讲经远之谋以善其後训兵积粟今正其时然多屯兵则粮运至难少屯兵则不足御敌要之二者皆非经远之长策也。臣今欲乞委河北河东京东西安抚提刑司京畿提刑保甲司根括州县逃移户绝籍没应系官田更不出卖召募强壮之人授之以田便为永业各养堪披带战马一匹其顷亩之数课习之法部辖之阶级赏格之等第并依陕西弓箭手条法无事则服田力穡有警则释耒荷戈武艺高强者特与给赏捕盗有功者稍加录用使之竞劝乐於征战以上并召人情愿仍许世袭则一二年可得精兵数万既皆土著之人习山川险易。且有保护坟墓财产之心遇有警急人自为战较之发兵以往万万不侔唐韩愈云：兴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此之谓也。仍欲乞将河北等五路给养马户下所养之数愿以弓箭手计地养马教习者听其给顷亩亦依弓箭手。若人户自有田业愿养马习战者将户下田土依弓箭手所给顷亩免夏秋二税及诸般科役专委提刑保甲司春秋两次遍行点检课试激赏并如弓箭手法则。又可得骑兵数万要在监司帅守悉力奉行委有积效优加旌擢如或更似日前更张虚数侥冀赏典及漫不加意州县当职官及监司并宜重行诛窜以革诞漫之风数年教习既精军声必振不惟可省转饷之役兼可渐成富强之威其法既成其利甚溥惟陛下果断而力行之如蒙许允即乞送详议司检具合用条法画一约束事件行下合属去处疾速施行从之自後亦不见成效。

耿南仲门下侍郎。

敕为君莫大於知人用人莫先於求旧置诸左右必惟正直之臣重於典刑益顾老成之智眷时贤弼进贰东台肆敷宠章以昭茂烈大中大夫尚书左丞耿南仲清明不挠大有容迪德为君子之儒穷经得圣人之旨道适尧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翊赞青宫久资调护之益参陪岩庙更殫启沃之诚智伴蓍龟气贯金石矧薰门出纳之地大政襟喉之司兹畴俊庸用申褒律噫吕望天下之大老萧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耆英岂愧前哲勉摅所学永底丕平可门下侍郎。

二十日丙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发常胜军归本贯至松亭关尽杀之以郭药师为燕京留守。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回至燕即令常胜军纳马已而纳器。

甲弓箭其自南归所部常胜军三千人行至涿易亦令纳器甲至燕山。又令纳马立赏以捕之而常胜军无敢齟齬者四月十八日金人榜市曹云：先起郭相常胜军皆

铁州人久离乡土坟陇仰於四月二十日尽归本处居住常胜军官不欲行千人长百人长等数十人往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辞其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等厚赵皇如何曰：赵皇待我等尤厚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曰：天祚待汝厚汝反天祚赵皇待汝厚汝反赵皇我无金帛与汝等汝定亦反我我无用尔等，於是皆惶悚而退既行遂遣女真四五千骑以搜检器甲为名於松亭关路无问老幼皆掙杀之并取其财物由是常胜军之起义（删此三字）八千人皆尽而药师平日所谓牙爪者无遗类矣。。又遣人於张令徽家搜检器甲令徽甚惶恐。又赐郭药师姓完颜为燕京留守实不与府事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刘彦宗同过山西与黏罕（改作尼堪）议事继而药师并家属亦往或云：拘之泊淀中矣。。

中兴姓氏叛逆《传》曰：郭药师契丹将也。初辽人为女真所攻召募辽东饥民先是宜州募到者谓之前宜营後募到者谓之後宜营如前锦後锦乾显大营严州营总谓之怨军以董小丑罗青汉郭药师为将领队长以统之有八营共二万八千人董小丑被诛罗青汉率怨军作乱辽人遣萧干讨之药师内变杀罗青汉就招安萧干擢用为统领燕王即位改怨军为常胜军药师累功守金吾卫上将军守涿州燕王死童贯以大兵驻高阳关药师囚涿州刺史萧庆云：先遣团练使赵鹤寿奉表降於贯将精兵八千铁骑五百并一州四县皆归於朝廷（旧校云：史作以涿易二州来归）加药师恩州观察使令隶刘延庆军为乡道药师献入燕之策延庆从之遣药师选常胜军及西兵五千骑同袭燕山药师遣数队杂乡民夺迎春门入阵於悯忠寺前遣七将把诸门进兵抵宣和门外遣人谕萧太后令早降不从契丹领兵死战药师退走双门下（下添下字）马步战。又败皆弃马与杨可世墮城而下兵将死伤大半契丹四军大王萧干牵药师可世全装甲马以示延庆军恐而溃後以平萧干功加节度使金人以燕归朝廷与詹度同知燕山加检校少保药师以节钺欲居詹度之上朝廷为移詹度河间府药师以降将为上宠遇赐赏之厚不可殫名或引之入宫禁药师浸骄识者知必为朝廷忧时人比之安禄山詹。

度在河间尝奏曰：昨蒙恩帅燕窃见郭药师瞻顾不常辄怀异向蜂目鸟喙怙宠恃功兼常胜军暴掠燕人子女攘夺居舍药师纵之不复弹压臣常论其逆节已萌及尾大之患渐不可长仍乞以间田授常胜军计口支粮以便公私皆不蒙施行而药师凶横日甚居处服用率用番仪仍僭（下添辽字）旧酋（改作主）之礼如置差遣司礼乐司用龙凤旗鼓之类皆非人臣之分臣竟缘药师不依御笔官序互有论列寻蒙改命河间自後虽与之通书讲邻帅之好然探颐往来之人知药师必有阴谋所以夙夜守疆密为之备计其利害不在燕山之下今果闻与金人交结背负朝廷兴祸不远缘臣素与药师嫌疑当此之际固当竭力挫其奸谋更祈速发援兵，庶几殄灭以宽圣主北顾之忧诏梁州卢宗原体究未行而闻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犯燕山药师出兵白河初与

之驰逐其将张令徽不战先走步军随之大败药师执安抚使蔡靖转运使吕颐浩李与权提举茶盐沈以燕山府叛降大金尽以宫禁奢侈中国无备之事告大金导之京师将二千骑至州先据桥南以邀王师拥入河者数千直至城下大金用之大金退师每用药师陷河北诸州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回至燕山知常胜军反覆下令尽发归本贯至松亭关遣女真数千骑尽掳杀之以药师为燕京留守。又遣知平州後黏罕（改作尼堪）以余睹（改作伊都）叛疑药师预谋追至元帅府狱鞠之既而获免药师家富於财牛马不知其数奴婢千人黏罕（改作尼堪）谓财能动人尽夺之囚归女真之域子安国亮时预南侵之谋亮犯淮上统兵为先锋亮被弑安国为乱兵所杀。

二十八日甲子延路军马使黄迪与陕西诸路人马王迪等驻军於汾州东北上贤

。

探骑报金人贼（改作兵）马见去三十里下安寨是夜权都统黄迪令造饭擐甲以待见贼（改作敌）至传令云：不得出兵各守本寨。

二十九日乙丑何灌子孙并行羈官姚平仲令立赏捕捉。

臣寮上言何灌姚平仲败事其何灌子孙。若行削夺羈置庶使将帅知逃遁者祸及子孙有以累其心至姚平仲恐当差人根捕行遣倘或。又如往岁藏窜半年以复用无所惩罚取进止四月二十九日奉圣旨何灌子孙并勒停送唐州羈管姚平仲立赏钱三千。

贯文告捕白身人补承信郎有官人转三官。

黏罕（改作尼堪）破典迪寨诸寨皆被害。

是日侵晨黏罕（改作尼堪）遣甲骑千馀人自太原路来至黄迪寨贮立移时观望我垒是时王师驻於上贤者凡九寨并在北冈上皆相去数里咸遵黄迪令并不出师金人继。又有骑兵分九头项前来并有别骑去寨三五里间其元来来者甲骑乃趋汾州路去把我来路其九项贼马各对一寨驻骑久望黄迪寨者先来逼垒乃遣神臂弓三队出寨於高阜处上射其贼马（此三字改作敌）相射移时我矢告尽迪复遣三队出寨方将半贼马（此二字改作敌）不避矢石俱直冲辕门迪寨遂破继而诸寨皆被害其器甲军须悉皆委弃官兵市民泊运粮人夫死於贼（删此二字）者无数馀皆奔溃

。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六校勘记。

乃复宽贷（贷误作大） 指权贵之间（权贵误作顾）仰诸路安抚（安误作按）

本院监察御史（本院误作察院脱监察二字） 及画一措置（措误作指） 益赖老成之智（赖误作顾） 畴兹俊庸（误作兹畴） 与陕西诸路人马驻於汾州（此条脱驻於汾州四字）黄迪等驻军於汾州东北上贤（黄误作王此十二字应

低格接入下段误连上文) 以冀复用(脱冀字)。

●卷四十七

靖康中帙二十二。

起靖康元年五月五日庚午，尽二十五日庚寅。

五月五日庚午诏劝士民以财谷助军兴(旧校云：此诏李忠定撰)。

诏曰：朕嗣承丕绪夙夜兢惕思所以抚绥四海惠养元元以为无穷之计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将起天下之师以振国威然而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方积弊之後朕痛自刻励罔敢汰侈罢斥浮冗粗给经费其於师旅之用仍未有以贍之也。昔汉武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师赖以济今朕上为宗庙社稷之重将以定中兴之业下为亿兆苍生之众将以图休息之期此忠臣义士协济艰难之秋也。应天下士民上户有能推其财谷赢馀以佐军兴者仰州县听其自愿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别项储蓄专以充募兵养士之费具数申枢密院各以名闻朕将等第推恩以为忠义之劝。

八日癸酉河北河东宣抚司乞招兵以防秋。

河北河东宣抚司言河北诸州正兵阙少於陕西募游手惰民充义勇五路各四千人可趁防秋从之仍令尚书省拨降银绢。

蔡攸移浚州安置。

臣僚上言臣闻善除恶者如去草之绝根不善除恶者如养虎之遗患其为祸福非不较然易见自昔人主有一失而莫救者依违牵制坐视不忍决也。臣谨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擢发莫数不复道也。以枢密之臣为俳优鄙贱之事淫言语巧发应机怪服异装俳谄献笑出入禁闥游处宫闈冒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至严之分阃闾不限堂陛夷攸之罪一也。盗柄鬻恩援引死党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异党同门分越楚及京谪衡州有旨令攸随侍自当闻命就道乃顿迹滎阳积日不发既不顺於其君复不孝於其亲攸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膝尼比恩私互输诚款推挽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开衅启戎(改作构兵)以方争为恢复以匕扰为抚定以营平檀之地捐之金人蜂蝎在怀虎兕出柙(删蜂蝎至此八字)。且公肆诞漫以为不世伟绩酬功之际超取上赏国公帝师一举而委之偃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金虏(改作人)渝约诡谋已形药师背恩逆迹。又著帅臣将校章疏迭来自去年秋杪中朝士大夫切切私语知祸必至而攸帷幄谋臣边机在手纵使不敏睹形亦。

悟而秘藏覆匿不告於朝惴惴然惟恐前日罔功冒赏奸迹呈露至使金虏(改作人)长驱药师助叛畿甸为之绎骚两路罹其荼毒圣主宵旰生民疮痍伊谁致之攸之罪五也。汲汲为妻孥念其家所蓄器皿。若金银首饰之类先自销为免装计及虏(改作敌)至将才卷室而东去襁褓之子苟可爱者悉才以往犹偃然肆言曰：得旨扈上皇驾纵使当时悬告得命亦合留家属京师与国分忧臣顷在外州见润州人来云

：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观烧香六夫人与诏使待制诏攸撰某日过江而去盖攸之妻与子也。回之日实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渡江回銮之後避危图安反覆熟虑直至，於是夫为君为宗庙社稷为百姓谋其忽如彼为妻为子为婢妾计其审如此人臣不忠复有甚於此者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传位陛下则陛下神民之主矣。凡戴天履地而为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也。况身为辅臣乎！况前日职在枢机枢机实本兵柄曰：战曰：守此实司之可须臾离乎！今外州都监小邑县尉寇至而遁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庙谟兵机所寄先众而遁其法当何如哉！攸之罪七也。攸有七罪实天下共知不独微臣言之其前四罪纵付轻典在祖宗时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则匿寇秘祸残我生民恤身谋家忘我宗社箴君臣之义擲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之大恶其可复容於覆帔之间乎！。若不早行诛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五王不诛三思陷唐室以再乱曾不知桃上之虫。若羽翼复生潜飞深宫大肆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奸猾诡秘公卿大臣有堕计中而不悟度其一二年必有为之游说如许及门旋遂造室厕足有地奸计即行钩引支党同恶共济萧墙之祸事出意外是时怆悔哀痛噬脐何及臣愚欲乞陛下大明典刑以绝後患如散官安置湖外之类诚不足以塞天下之纷纷取进止五月八日奉圣旨可移潯州安置。

九月甲戌种师中败於榆次死之。

河北制置使种师中军于真定枢密许翰怒其不进檄书一日六七至有逗遛玩敌之语。且责必解围太原赎罪师中至平定军乘胜复榆次诸县屯於胡（改作壶）林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间来突诸军以神臂弓射退之师中欲取金银赏军而辎重未至故士心离散初师中约姚古张灏两军俱进师中屯於榆次之。

境而古灏不至甲戌金人娄宿（改作罗索）悉兵来攻右军右军先溃前军亦奔师中率麾下死战自卯至巳所馀才百馀人身被数疮仓裹疮力战。又一时而死之年六十八侄沔招魂奉柩至京师上哭於禁中亲制祭文云：吁嗟虎臣公尔忘身遣内侍张实致祭赠乡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其子孙族属二十人功德院赐名旌忠二子潜师中既死朝廷议失律兵将之罪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斩於马行市副统制张师正统胜捷兵方屯大名府下知大名府李弥大斩之众遂溃後为韩世忠招降者是也。

封纸编年曰：先是师中被诏以兵裹（删此字）送大金令归至大名府复被诏以所统兵救援太原遂自天长发平定军至寿阳县凡数百里间未尝见一金人师中以为金人知师至悉已遁去而我师肆行未尝被坚执锐五兵之具悉委兼负之将至石坑有报前军已到石桥至太原止二十里中军至石坑军垒未屯有报榆次县路金人贼（改作兵）马将至师中曰：必金人残零将归者令後军去收捉转刻之间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间铁骑来冲奔溃被伤不可胜数师中遂歿幸脱兵将十无二三矣。。

节要曰：金人围太原多於汾潞两路以拒王师盖王师时在汾潞也。不谓师中

由平定出关一旦去太原不远一舍贼众惊惶谓自天而下师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无备以破之则当急趋太原薄城而垒与张孝纯王稟之军相为表里彼贼以（删此二字）粘罕（改作尼堪）之徒远去而王师已到太原必不敢越太原重兵拒汾潞之师也。由是汾潞之师自可进至太原则太原之解必矣。而师中至是自谓孤军深入复怀怯惧回趋榆次为娄室（改作罗索）所冲大败死之自贼入寇两河河北更无一战河东大小虽有数战惟孙翊折可求种师中之战有可以与贼相持胜负之理至於败也。诚可惜之故臣皆有说焉其馀焦安节败於团柏冀景败於交城杨志败於孟县解潜败於南关范琼败於介休刘合败於平定张灏败於郭栅皆望尘而走或交锋而退无足纪也。。

靖康小雅曰：公讳师中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既盟城下拥众北还诏遣公将精甲三万尾袭其後贼（删此字）迤出塞不敢肆暴因令公留屯真定未几趣公援太原时许翰同知枢密院事昧於兵机以峻文绳公不容顷刻公方欲规画所宜并待饷馈稍给方乃鼓而西。

翰督责益急公太息曰：事之不济天也。吾何爱一死不以报国耶乃由土门下井陘至榆次金人先屯兵县中公遣击走之遂入县休士时军中乏食三日矣。战士日给豆一勺皆有饥色翼日贼遣重兵迎战招安巨寇杨志为选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前军参谋官黄友战没胡（改作敌）骑四集官军溃散公独与亲兵小校数百搏战左右以名马援公请俱遁去公谢之曰：吾大将也。事至於此不当求生尔曹亟去无撓贼锋公遂力战而死呜呼古者阃外之事将军制之然後可以责其成功赵充国百战老将犹曰：百闻不如一见翰腐儒不知兵多妄意遥度迫公使前不容措置。又以馁饿之军当猖獗之寇（改作饱腾之敌）非战之罪也。既不得尽其折冲之略独有一死以明其忠则公之死也。可不为之大哀耶《诗》曰：虜啗（删此二字）晋阳（下添告困字）帝为盱食欲摧其牙乃属勛力狂生误国不假顷刻赍无见粮进非乘隙公能死绥以明忠赤休有耿光耀而不息。

中兴姓氏录曰：种师中字端儒师道之弟也。以世荫尝历秦州司户参军授内殿承制环庆路第一副将擢知甯州州德顺军环州守环十二年所至皆有治声除大名府路兵马钤辖知滨州後除河东路提举保甲继为环庆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从破夏人成德军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方童贯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师中谓贯曰：公此行得非以燕事乎！贯曰：无之师中贺曰：幸甚朝廷政事大弊军律不严浙民苦官军之扰过於方腊方虞萧墙之反用嗣昌之辈而欲侥幸契丹耶贯。又曰：无之後移师中为燕山路总管寻以不称职降扩州防御使提举亳州明道宫後起为环庆路经略使宣和末加崇信军承宣使秦凤路经略大金犯京率兵来勤王而大金已退师中见上上虽有（删此字）以虜（改作敌）深入不击为失策然不敢决策出战加河北制置副使凡行移文字出於枢密者则令追破贼出於三省者则令护出境莫之适从

师中渡河上疏言粘罕（改作尼堪）已至泽州以候路允迪到尚须旬日。若许臣自邢相间径取上党攻其无备破之必矣。朝廷骇焉许翰逼之进兵遂至於败。

传信录曰：粘罕（改作尼堪）围太原诏种师中率兵由井陘道与姚古犄角应援太原师中进至平定军乘胜复寿阳榆次诸县不设备有轻金人之意。又辎重犒赏之物悉留真定不以从行金人乘间冲突诸军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赏射者而行司银宛祇数千枚库吏告不足而罢，於是士皆愤怒相与散去师中为流矢所中死之其余将士退保平定军。

靖康前录曰：先初二日之战虽平仲轻挑失利然以四千人後夜龚其堂堂之阵虜（改作敌）亦缘此稍惧初六日犹以三千铁骑渡汴河西王构率万人夹河放神臂弓虜（改作敌）再却而坐射死者六七百人自知势非前日之比遂决意北归乃进兵南向识者知其为遁去之计庙堂诸公方大恐惧。又增送金银缯彩其车相望於道初七日康王归自贼（改作敌）营肃王继往驸马都尉曹晟侍行初九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纵火焚其寨初十日北去嗟夫种师道之来既不获设施於城下贼退之日种师中以三万骑尾其後俟半渡而击之十一日贼（改作贼）兵去绝此亦发兵随往是夜有旨取种师道节制收兵还京议者罪纲之贪功妒能而为此遂使二种重兵远来不克略行其智识者为此才腕贼（改作敌）既退语於众曰：料南朝商量亦须经月方有定义乃置玉帛子女於中军以诸国兵卫之驱虜之民在左右兵骑为殿按辔徐行殊无惧色後数日朝廷遣马忠范琼防送。又数日令种师中以二万骑屯滑陈兵河不上不得辄度西兵既远来而不获逞众口喧然种师中擅发三千骑过河继而得旨尽行至赵而及之密院再追三将兵回河上贼复钞掠所过之邑及被旨许令追袭而贼之辎重已出境矣。三将追至真定贼虽未行吾之大军往复奔驰疲恭之甚，岂可接战所以仅能驱迫出界非诸将之罪也。。若，於是时就真定犒设降诏诸将谕趋并门谁不效死彼庙堂诸公曾不推原功罪贬师中之秩使自效以赎过一如待姚古故事此所以取榆次之衄也。。

奉使王云：回至阙下言金人欲得三镇租税罢兵吴敏不从罢云：报吏。

先是朝廷以姚古种师中黄迪败衄乃遣王云：入使金国至是日云：至阙奏上言金人亦颇厌兵只要三镇租税效关南十县旧例限半月复到燕山仍要坐到租税岁计银绢数目及要三道使命往三处诏谕从所请即便解兵仍不得爽约云：日夜奔驰凡六日至京具奏上大喜顾问群臣可否而云：与少宰吴敏素不平遂沮云：请朝廷既不从请遂差云：出知邓州云：再三论列利害言朝廷既尝许三镇誓墨未乾岂。

可变盟今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俯从云：言云：中国非金人所处之地譬犹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蚁能害之吞事之兽介而离山则蚁能啮之盖居非其所也。然贵朝所以欲三镇二十州者虽得其地不过租税而已不。若效关南之地令南朝岁上税租此万全之计也。云：数请求乃肯从说愿相公熟议敏曰：斡离不（改作斡

里雅布）既与主上立盟回戈之後反陷隆德掠我子女焚毁庐舍是金人先已渝盟三镇不与固其宜矣。云：曰：云：尝语此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云：粘罕（改作尼堪）本我之後军後來应军期所过州县不伏即攻隆德府过泽州粘罕（改作尼堪）未知两国讲好後既得我令旨及贵朝移文即便北去太原专候交割之使虽间有劫掠之事乃逻卒尔两国必欲讲好小事勿论难租税之请自有部籍早上其数云：即还朝敏曰：公为中国臣子坚为夷狄（改作金人）耶主上已尝降诏谕天下百端沮云：不报。

十三日戊寅道君还阙御紫宸殿受贺。

道君皇帝还阙有旨太上已还宫可择日御紫宸殿百官称贺。

十九日甲申姚古兵溃於盘陀。

太原围急先是诏诸将解围河东制置使姚古及副使种师中探知金人兵少不知其诈也。於是古将兵六万师中将兵九万约古自河东师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胜军师中虑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金人探知以轻兵拒险使古不得进以重兵迎师中师中败於榆次死之金人进兵迎古遇於盘陀王师皆溃裨将焦安节李友及云：檀将弓箭手在威胜军虚传金人。且至劝古退师至隆德府。又劝古遁去。

二十五日庚寅诏求习武艺知兵书人。

诏诸路军州府监有习武艺知兵书人仰通知不限数保明解发赴阙朕将亲策於廷量材拔用其筹策深远艺能绝伦当不次升擢在京武学生仰礼部择日考试具等第以闻不系在学人亦许自陈收试策义弓马优异与推恩其大中大夫及侍从官至路分都监以上奏举人依法施行。

六月十九日太常寺主簿刘定言伏睹近有旨令府州军监有习武艺知兵书人并解发赴阙亲策於廷窃惟武艺之人间有不知书者州县虑其不文无以应大廷之问不敢解发愿诏中外武艺粗强而不知。

兵书者令赴所在投状州县阅试别作一项解赴殿前司按试艺能使之前诣边陲收立功效以称强边却敌之用从之令殿前司候解发到按试武艺精熟人於崇政殿引呈。

上赐刘束带战袍。

敕刘属者金寇（改作人）犯顺神人共愤（删此六字）顿兵朔部意在三关赖卿智谋能止画界之吏不堕黠虏（删此二字）计中因而遁逃讫用安堵函封来上朕甚嘉之唯功难成唯时易失勉奋忠力庶保令名其体朕怀勿辜眷属今赐卿金带一条金花战袍一领茶药各一银合至可领也。故兹亲笔示谕想宜知悉夏热汝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晓谕溃散将佐指挥。

敕中书省刑部状承河北河东路宣抚司使子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奏勘会种师中下溃散统领将佐使臣已降指挥并与免罪限十日首身单前自效如限满不来出首并依军法施行近据都统王渊申捉获溃散使臣忠训郎杜义及其擅将弓箭李友所骑官马出卖已差官并兵级管押杜义赴辽州宣抚使刘军前交割依军法施行外访闻尚有未曾出首将佐使臣奏闻事奉圣旨限今来指挥到日更与再展十日许令所在州军出首免罪特与支破递马驿券疾速赴军前自效候立功日优加推赏如今来再限满日更不首身当议取见姓名重立告赏收捉候获定行军法仍多出榜文晓谕施行。

司谏陈公辅上言乞戒大臣究心边事。

臣窃闻河东用兵不利陛下圣虑忧劳臣子之心夙夜不甯然臣窃料之此未必不为宗庙社稷福也。伏惟少宽圣心容臣之言盖有难则惧无难则怠人情之常也。朝廷近日见河北金寇（改作师）出界虽未解围幸其师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缓其事庙堂大臣相谋议者多不急之务或穷究往事或经营私意论经术是非安礼文详略至於两路边事皆不究心缓急失宜先後倒置内外人情虽知秋冬在近深可为忧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愤叹终日无如之何也。今。若不缘用兵不利往往遂以为无事因仍俞惰至秋冬万一狂寇（删此二字）结集诸夷（改作部）空国而来以助河东之师则吾之仓卒无备。又复如前日矣。可不虑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务一切暂罢专以河北河东兵事为先经营画置多方应办仍。

仰各尽所闻勿怀异意并令今後臣僚上殿亦须先及边事陛下留意听纳不厌其多或有可行尽付三省枢密院令斟酌施行夫汉之所以胜楚以屈群策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勿谓群臣之言皆无可采陛下。若长如此时日夜图之则不徒以济今日之急将来秋冬亦不失备矣。臣故曰：此未必不为宗庙社稷之福也。臣区区忧国之言望陛下不以臣愚弃之岂独臣之幸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七校勘记。

正兵阙少以禁例物於陕西路募游手惰民（脱以禁例物四字脱路字）推挽相应（脱相应二字）悉委兼从负之（脱从字）方乃鼓行而西（脱行字）枢密院再追三将兵回河上（脱枢字）忠训郎杜义及云：檀将弓箭手（云：檀误作其檀脱手字）以屈群策而用群力（脱用群力三字）。

●卷四十八

靖康中帙二十三。

六月一日丙申朔前降姚平仲立赏告捕指挥更不施行。

三日戊戌河东宣抚使种师道罢以李纲充河北河东路宣抚使。

遗史曰：种师中失利於榆次金人急攻河东种师道请会山西陕西京畿之兵屯

於青沧滑卫河阳预为防秋之计朝廷不从遂罢师道宣抚使少宰吴敏门下侍郎耿南仲以为中国势弱夷狄（改作金人）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谢克家孙覿李擢李会王及之王时雍刘观七人结党专附南仲以坚和议知枢密院事李纲以为祖宗之地义不可弃割之徒资敌势使生灵陷於夷狄（改作异域）岂为民父母之道哉！上念祖宗疆土哀惻黎元乃从纲议为再援之计敏南仲请以纲为河东宣抚使上欲用纲而纲辞以非将帅才不任其责御史中丞陈过庭侍御史陈公辅皆言李纲儒者不知军旅将兵必败。又言纲忠鯁异众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不宜遣纲使纲出岨则太原失守贻忧近甸祸生不测非计之善敏南仲以他将庸谬无逾纲者朝廷以枢衡之臣督责诸将则孰不为用是时太原安抚使张孝纯数遣人以蜡书告急上深念太原困悴而朝议咸欲用纲。且见忠鯁果锐期於立功乃以纲为河东宣抚使公辅与谏官余应求言纲不当去朝廷上怒皆罢之。

传信录曰：种师中歿於军前师道以病免归执政间乃有密建议以某为宣抚使代师道初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之师还抵中山河间两镇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肃王张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说谕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边诸郡亦然而种师中进兵逼之金人出境两镇无虞粘罕（改作尼堪）之师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坚壁固守粘罕（改作尼堪）屯兵围之姚古进师复隆德府威胜军才南北关累出兵互有胜负然不能解太原之围而师道驻滑州复以老病乞罢上纳建议者之说决意用某宣抚两路督将士解围一日对睿思殿谕所以欲遣行者某再拜力辞自《陈书》生不知兵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帝不许即命尚书省出敕令面授某奏曰：藉使臣不量力为陛下。

行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上乃许别择日受某退即移疾在告入子乞致仕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且云：此必有建议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馀上辄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台官余应求谏官陈公辅相继上言某不当去朝廷上皆以为大臣游说斥去乃无敢言者，或谓某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边事乃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尔公坚卧不起谗者益得以行其说上。且怒将有社邨之赐柰何某感其言而起上命录裴度传以赐予入具道吴元济以区区环蔡之地抗唐室与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百分之一以度况臣实为非伦。且言诸葛亮出师表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後汉之所以倾颓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间。若不相及而亮深以为言也。诚以寇攘外患有可埽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久虽去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吉甫赞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张仲裴度相唐宗以东讨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国史君子小人之不两立从古已然臣窃观陛下嗣位之初适曹金人入寇（改作汴）宵旰忧勤励精图治思刷前耻虽帝王勤俭之德无以远过然君子小人尚犹混淆於朝翕讖此成风殊未退听谓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夷狄（删此字）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长则所以外

患者有不难也。今取裴度论元稹魏洪简章疏节其要语辄尘上听上优诏宠答宣抚司得兵二万人而阙马某白上曰：戎事以马为先今乏马如此无以张军容天宝末封常清出师幽蓟人观之见其军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师安知无窥覘者所系国体非细故也。事迫矣。请括都城马给价偿之可得数千匹上以为然令条具以闻既而榜於开封府曰：宣抚司括马事属骚扰可更不施行其意与前所榜同余窃叹息而已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启行而庶事皆未办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迁延不行，岂非拒命某惶恐入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为专权今以臣为拒命方遣大帅解重围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为之母乃不可乎！愿并罢枢管之任择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宣抚使告敕缴纳上封还遣使辄召数四余入见上具道所以为人中伤上颇感动乃以二十五日戒行。

五日庚子圣旨蔡京蔡攸永不放还。

臣僚言爵禄者朝廷设之以待天下之士崇德报功虽人主不得以好恶私焉况天下哉！自古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後百度修庶绩凝方夏安奸宄消伏戎狄不敢轻侮中国（删戎狄此八字）百王由之。若出一轨自崇甯初蔡京辅政首乱旧章排斥异已汲引同类待以不次朝脱冗散暮翔严近常情鲜克自重，於是枉道求合汨丧廉耻靡然成风凡所厚善不独显荣其身。又及其子孙不独及其子孙。又及其亲戚故旧阴相依重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二纪之间门生故吏充刃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贪残苛刻远迩告病此犹非京之本事也。察其立三卫置四辅疏兴化之水修临平之塔。又令许敦仁奉请太上皇五日一视朝当此之时孰不为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陈告台臣因之论列其事太上皇虽全纳污犹令塹其坟山京之僭心终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为介梯众论喧腾心不自安复封韩琦以塞人言而蔡确何执中郑居中童贯皆因之为例封王矣。本朝之封王者不过国初功臣及后族耳隳国朝之法长奸雄之心京凶悖之情遇事辄发不可一二数也。赖太上皇圣明不为京邪说所惑京知狂谋终不得逞，於是结附戚里内侍交通宫禁肆所欲为以耗国财以弊民力心欲坐视颠覆以快不逊之志邓洵武范致虚等托为绍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执中余深林摠薛昂皆其死党济其奸谋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诏书施行善政皆为此辈壅遏是以人心日益愁怨国势日益陵替权门日益强盛朝廷日益孤弱赵挺之刘逵张康国郑居中刘正夫虽号与京不同然引用群小梗闭正路亦率由一道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与违异有。若仇敌考其踪迹实皆同恶相济至王黼为相奢汰愈甚开边黩武祸及生灵迹其所来亦本由京势位相轧乃相攻逐遂至犬戎

（改作敌人）窥伺变生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阽危虽其所致非一要之造端立本舍京而谁天锡陛下刚健文明自嗣服以来元恶大憝以次窜殛忠臣善士悉皆搜扬盖欲恢复祖宗宪度以幸天下传闻四方靡不舞然京之降黜屡有指挥而罚不当罪舆论所郁纵朝廷未欲诛於两观之下犹当投之海外以示薄责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至显官者

望悉改正上以谢宗庙社稷之灵下以慰生民之望无使馀恶复炽殄败风俗然後将何执中余深邓。

洵武等第其罪恶各加贬责所有王安石等王爵亦乞寝罢陛下明目达聪察而揆之大革浇浮一陶淳厚则太平之基可立而四方日靖矣。愿陛下留神裁察取进止六月五日奉圣旨京攸永不放还如臣僚敢有引荐当正刑章仍报行言章。

六日辛丑有流星大如五斗器自东南起明照地众星随之向西北而坠有声如雷荧惑犯右执法。

资政殿学士刘除宣抚副使解潜除制置副使代姚古徽猷阁待制折彦质除河东宣抚司干当公事与解潜治兵隆德府自威胜军救援太原张灏节制河东陕西军马应援太原。

是役也。折彦质为宣抚司干当公事与解潜治兵於隆德府潜辟赵鼎为制置司干当公事是时真定在河东最为坚垒朝廷以金人方攻太原防其东轶犯河朔之地乃以真定府路安抚使刘为宣抚副使领兵五万守辽州以才其後真定府路总管王渊钤辖李质皆从辟置先是统制武汉英将京军三千人救太原以兵少遂来真定见请益兵不与汉英至五台山见庞僧正说庞僧正聚集本山僧行往代州欲劫金人之背未出五台山界遇金人战不胜汉英走入平定军瑜珈寨中推播木下打死汉英虽不得真定之兵然真定武勇尽为率之以西繇是真定遂虚矣。。

八日癸卯张孝纯除武当军节度使。

制曰：门下总帅以顺为武克宣捍敌之能行赏无常抵功宜懋畴庸之典眷时贤帅乃国名臣允资屏翰之良诞锡丝纶之渥弗龟谏日读命廷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张孝纯学粹而行高志刚而识远恂恂躬儒雅之度盘薄乎！胸中之奇宪宪备文武之才纵横乎！域外之议自专将阃实广庙谟闾里辑甯士卒悦服属戎虜（改作马）之侵轶抵并门而攻围夙夜励兵民之心咸奋节谊上下体朝家之念叶赞智谋讫保金汤之强屡挫犬羊之锐（改革者作式展韬铃之秘）载惟忠荩良剧叹嘉是用仍抚太鹵之故疆遥授武当之重镇索兜戟纛益位於多仪干戈威扬靡繇於内御亟视秩於亚保兼进侯於旧封衍以爰田倍之贡赋并推异数昭示至公於戏光弼之守太原终成殊绩吉甫之伐豸严犹尚倚壮图往承宠章只迪猷训可特授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差遣如故。

王禀除建武军节度使。

制曰：门下奋干戈之卫烈士之所愿忠图疆场之名明主之所经武眷予宿将涣以殊恩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武安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王禀性质沈雄智谋深静便弓箭之习负劲气於山西贯韬铃之书走雄名於塞外久率戎伍夙著战功比总帅屯往护并晋属金寇（改作人）之背诞窥边堠以陆梁城之受攻自冬及夏轩主帅之策饬备则严属兵民之心致命无贰精意可动於众胆声威能折於奸锋

欲示劝认茂勋顾何爱於异数高牙大纛超授於价藩贞食爱田并加於正赋於戏赏不逾月矧已厚於念功志欲及时尚益坚於许国畅我武节勉示显庸可特授建武军节度使进封太原郡开国侯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

十五日庚戌敕解潜诸将士。

朕以戎羯犯顺（删此四字改作金师）亾扰边陲（删此二字）攻围太原累时未解卿等率师援应颇闻将士遇敌血战冒犯锋镝奋不顾身非忠义所激安能如此朕闻之感叹不忘於中然贼（改作敌）众方猖未即殄灭一方之民久困荼毒重惟国家抚养将士固已有年今日国家有急非卿等尽命竭力所向无前安能使朕得宽忧顾但战者危事今令卿等挺身冒难以致创残每一思之痛。若在已今降赐金一千两金束带五条战花袍三十领卿可用激赏中伤用命将士将来第功自节度使以下皆为赏典。若更有奇功便加开府仪同三司朕自闻进师寝食俱废卿等其副朕怀早建勋烈身取富贵泽流子孙日佗捷音更宜加勉。

十六日辛亥白时中李邦彦并落职。

臣僚上言臣闻宰辅得人则嘉谋日告於上善政日施於下四夷闻风而畏遁百姓安土而乐业傿，或不然而。又怀奸误国则罪不可逭臣近论列前太宰白时中李邦彦尸素无耻悖慢不逊及与王黼梁师成蔡攸相为表里等事未蒙指挥施行况其罪恶更有深於此者臣请言之昨金虏（改作师）匪茹提兵（删此四字）犯（改作至）阙比至京城（删此四字）闻陛下嗣位感叹畏服已有悔过之意宰辅不才仓卒无谋时中则请避地於襄阳邦彦则请割三镇之地廖懦不忠士庶愤怒流放之诛其可後乎！昔在章圣时契丹举兵入寇是时或请幸蜀或请幸江南惟寇准独主北伐之议狄人（改作契丹）畏威求盟而退观此则时中之罪大矣。及仁宗时。

契丹骄蹇辄请关南之地是时富弼奉使为陈利害之端而狄人（改作契丹）辞服观此则时中邦彦之罪大矣。其谋虽异其罪则同今尚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优游里第典领宫祠未正典刑士论汹汹臣愿陛下特敷睿断重加黜责以为大臣误国之戒取进止六月十六日奉圣旨白时中李邦彦并落职。

中兴姓氏录曰：李邦彦宣和七年拜少宰时四方已乱而奢侈愈甚小人满朝略无一言谏诤靖康初拜太宰闻金人军中嗤笑曰：南朝信果无人大金犯京师邦彦劝上为避狄（改作敌）之计。又力主与之讲和为便令李邕郑望之往使於大金请和虚张敌势惊吓朝廷肃王张邦昌往质於大金诸路勤王兵来皆欲力战邦彦怯懦力沮之李纲出兵救姚平仲为大金所败邦彦乘势罢其右丞士民怨愤大学雷观上书言其罪陈东引进士数十伏阙上书言邦彦乃社稷之贼也。军民数十万大呼阙下会邦彦诃殿出右掖门士人慢骂曰：汝是上皇时浪子岂堪作相至以瓦石击之而不可前从者徐行偃蹇略无保护之意卫士罗列天街至拔刀以待之邦彦乃觉遂急回马衣皂绋藏於密院直抵晚众人散尽方乘轿令私仆抬归府舍乞罢相数日吴敏上书荐其功遂

复为相种师道奏请俟大金退必当涉河伏兵一击使无遗类姚古亦请半渡而击之邦彦力沮其谋罢将帅以坚和议故大金得肆其志矣。次日陈公辅言其奸邪遂罢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臣僚再言其误国之罪安置建炎四年范宗尹为相荐复旧官薨。

十八日癸丑蔡懋落职宫祠分司居住。

臣僚上言谨按蔡懋天资险薄临事倾侧谄附蔡攸结为死党攸在枢府邀求宰相知懋可以频对使懋日论王黼罪恶黼虽罢相道君皇帝察攸素无学术不命以相攸尚引懋同为枢密以报助已之功当贼扰攘（删此三字）京地成围闭时懋在本兵之地卒无一言以助计画陛下当自知也。今陛下以边事未甯虽在盛暑日再御殿访纳孜孜不遑寝食而懋为大名帅不恤民情不忧边事日用妓乐饮燕广造舞衣戏衫酣醉酣杂殊无体国之意军民皆不堪命欲杀之言喧於道路大臣如是可谓辱国。又按懋革以父确事迹妄加增饰诬诋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时事欺罔道君皇帝乞御制确传载懋诬诋之语伸其父劳中外读之无不痛泣此懋可诛之罪也。陛下政事尽法祖宗。

之旧而宣仁皇后保佑前朝功德甚高为懋诋诬言不可读忠义士气拂其膺愿早昭洗陛下尚未暇及臣所以甚惑也。今懋犹带学士叨逸宫祠陛下何以示天下何以劝忠孝臣伏望睿慈落懋所据之职治其莫大之罪授以散官投於岭峽永不放还仰慰宣仁在天之灵天下幸甚候敕旨六月十六日奉圣旨落职宫祠。

又上言奉圣旨蔡懋落职宫祠者臣窃见所降臣僚章疏。若止言懋身为旧辅任当元帅方边事未甯陛下忧勤旰食之时而乃日事饮燕至军民怨望形欲杀之言合重行窜斥。又况所论诬诋宣仁圣烈皇后欺罔道君皇帝二罪之重孰大於此按懋所著父确事节一出私意妄加增饰自古奸臣愚弄矫诬未有敢如此之甚者盖其天性凶暴轻蔑朝廷故居之不疑中外莫不愤叹陛下临御以来虽一夫之冤有不得伸者必为之昭雪而宣仁圣烈皇后为臣下所诋诬负谤抑者有年矣。陛下可不为动心乎！今懋乃止於落职宫祠岂足以坐诋诬欺罔二圣之罪哉！伏望睿断明正懋罪亟行投窜候敕旨奉圣旨蔡懋降中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中兴遗史曰：行旬蔡懋二月罢尚书左丞以资政殿大学士尹大名府得宫祠中书舍人安扶缴纳词头论之。

粘罕（改作尼堪）复夺所割与夏国天德云：内等地。

节要曰：金人初欲攻辽虑独力不能胜之遂於海上许燕云：以结朝廷既得志复叛（改作败）盟取之。又欲入寇中国亦虑独不能胜遂许割地以结夏人至是既见中国之易。又复取先所割天德云：内河东八馆武州惟金肃河清二军在大河之西不能取之。

御宝约束河北之臣不得遣家属。

尚书省子奉御宝批朕托於兆庶之上所赖以共守祖宗疆土者实惟郡邑之臣比

闻河朔河东尚有弗思体国惟务便私沿檄去官先遣家属有一於此民何望焉朕念今岁之春我实无备故逃职之吏道其大戮今边计鼎新可以责其固守矣。法不可弛恩不可再五申三令诛将必行咨尔有众体予至意。

二十五日庚申赐御筵饯李纲於琼林苑。

李纲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赐燕於紫宸殿。又赐筵於琼林苑所以赐劳甚渥。

二十六日辛酉宣抚使李纲犒军斩乐州都统制熙河。

路军马焦安节。

初焦安节隶姚古帐下威胜军虚传贼马。且至安节鼓扇众情劝姚古退师至隆德。又劝遁去，於是两郡之人皆惊扰溃散而初无贼马至是从姚古还阙纲召斩之。

。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八校勘记。

将有杜邮之赐（杜误作社） 出师表云：（云：误作谓） 而亮深以为言者（者误作也。） 朝脱冗散暮翔禁近（禁误作严） 此犹非京之本心也。

（心误作事） 太上皇虽含垢纳污（含误作全脱垢字） 乃相攻逐陷（脱陷字） <耳>功宜懋畴庸之典（<耳>误作抵） 拂龟谏日（拂误作弗） 橐兜戟纛（橐误作索） 图疆埸之名（埸误作场） 战花袍三十领（疑系金花战袍） 酣醉优杂（优误作犹）。

●卷四十九

靖康中帙二十四。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壬戌，尽七月二十一日乙酉。

二十七日壬戌李纲以宣抚兵发京师。

遗史曰：纲以宣抚兵发京师种师道送之归而叹曰：兵可忧矣。。

李纲抵河阳入子论罢起兵等事。

传信录曰：纲入子以畿甸汜水关西都河阳皆形胜之地城壁颓圯当亟修治今虽晚然并力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陵寝并然涕流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丁艰难之秋戎狄内侵中国势弱此（删戎狄至此九字）诚陛下尝胆思报励精求治之日愿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无以利口谗言为足信无以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九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初余陛辞日为上道唐恪聂山之为人陛下信任之笃。且将误国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铭记於怀之语留河阳十馀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之属进次怀州自出师後士卒不得扰民有赶夺妇人钗子者立斩之以徇拾遗弃物决脊黜配逃亡捕获者皆斩以故军律颇肃无敢犯者尝以谓步不胜骑骑

不胜车金人以铁骑奔冲非车不能制之有张行中者献战车制度两竿双轮施皮篱运转轻捷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弩枪牌之属以辅翼之结阵以行铁骑遇之皆退遁造千馀两日肄习之候防秋之兵集以谋大举而朝廷降旨诏书所起之兵悉罢减之余上疏力争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枢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谓中国之重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馀不习战陈故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畿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庙堂失策使之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虏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社稷之羞陛下尝胆而思报者也。今河北之寇（改作敌）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贼（改作敌）马出没并边诸郡寨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危甚旁近县镇皆为贼（改作敌）兵之所占据秋高马肥虏（改作敌）骑凭陵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馀数儗非起天下之兵。

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御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惊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辄不自揆为陛下措画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大约不过十馀万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边雄霸等二十馀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帅府腹裹十馀州军沿河一带控才地方翊卫王室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围太原收复忻代以捍金人夏人连兵入寇不知此十数万之众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无贼（改作敌）马渡河之惊乎！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尽改前日之言调发防秋之兵既罢弓弩手。又罢士兵。又罢四川福建广东南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兵不系将兵而京西诸郡。又皆特免起发是前日诏书团结之兵罢去大半不如金人聚兵两路（下添而字）入寇（删此字）将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窃思之以兵为不须起者大有五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一也。钱粮犒赏之费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无事三也。太原之围贼（改作兵）马不多不久自解转四也。探报有林牙高丽之师牵制金人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则诏书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今已七月当时关报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复约回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一岁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谓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解体矣。国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系。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若以谓钱粮犒赏费多则今春无兵捍蔽致令误国土地宝货人民皆为所取今惜小费。又不为备臣恐后来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挥防秋人兵各令赍粮以行则钱粮犒赏之乏似非所患庙堂不深思祖宗大计而惜小费臣窃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无事则边境日报金人聚兵声言某月入当取某地强敌临境非和非战朝夕恐悚惧其复来天下果无事乎！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今日观之何止於火未燃也。殆处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矣。。若以谓太原之围贼（改作兵）马不多不攻自解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实数姚和睦一帅以十万之师一旦皆溃彼未尝有所伤衄不知何以知其兵之

不多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谓非愚则诬至於林牙高丽兵牵制之报理或有之终不可恃彼之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众正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今河。

北河东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者皆以三五万为言而半年已来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罢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谓不须动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陛下胡不令建议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为此扰扰也。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唐间臣只依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有馀路乞依元降诏旨起发庶不误国事未报间再具奏曰：近降指挥减罢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则河北防秋阙人恐有疏虞二则一岁之间再起再罢无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计臣前奏论之已详请为陛下更论不可失信之意昔周为犬戎所侵尝以烽火召诸侯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已皆怒而归其後真举烽火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改作至）阙始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以和议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兵良非获已远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复约回将士卒伍甯不解体夫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臣恐後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终不报。

二十八日癸亥姚古责授节度副使广州安置。

御史中丞陈过庭上言谨按姚古虽本将家其实畏懦素无战功所以登将坛持节钺者唯以名马宝货市鬻於童贯之门滥被恩赏以至，於是然处高位重禄荷国厚恩宜思氢弹报称自太原被围提重兵威胜隆德逗遛数月未尝寸进及种师中以忠勇自奋而古违期弗应遂至师中失利此古可斩之罪一也。虜（改作金）人方围太原未有一骑一卒敢入南北关自师中失利古辄退师威胜士庶叩马恳诉愿共守御古乃夜遁去致使威胜之民扶老才幼毙於道路哭泣之声振於山谷此古可斩之罪二也。古既退师其部将。又妄言於众曰：国家已割太原与金人我辈所以南归，於是役夫般运粮草器甲及民蚕在箔者委弃而去此古可斩之罪三也。兴师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缚伪守隆以献不血刃而得一郡古掩其功状不以实闻致此十五人者止於赐帛而已士气沮伤抱戈不战此古可斩之罪四也。当伪官之守隆德存心其民人保护其妇女贼（改作敌）兵敢犯立斩以徇。又闭贼（改作敌）兵於他不许妄出请於粘罕（改作尼堪）遣还其兵自言先世乃汝颍间人深有效顺之意一旦缚至军中古。若能如韩信之师左车李之释。

李太原之围自此可解古乃贪冒功赏献囚於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斩之罪五也。人有於上党道中见大刀巨斧凡数十辈拥骑而载妇人者云：是将官宠妾军中妇人不可胜数人无斗心士气不振此古可斩之罪六也。古欲退师无以发端忽有统制官焦安节厉声而前曰：虜（改作敌）骑逼近何为尚留於此古既不能斩安节以慰众心辄从其言领众宵遁实古之谋假手於安节耳此古之可斩者七也。。

贴黄访闻姚古随行使臣兵级尚有数百人见在城外伏乞圣慈指挥先将使臣与

兵级放散或拘收他役然後施行庶不生事奉圣旨姚古责授节度副使广州安置。

彗出紫薇垣。

金人西路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余睹（改作伊都）东路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挾懒（改作达兰）ウ目（改作栋摩）会于山後草地避暑议事节要曰：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余睹（改作伊都）三大酋（二字改作人）弃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馀里而朝廷援兵雾合云：集不能解太原之围可见失计之甚矣。。

七月一日乙丑朔车驾诣龙德宫。

十一日乙亥蔡京移儋州安置。

右正言程上言臣近尝具子论蔡京罪大责轻宜窜海外寻因奏事每有敷陈仰蒙陛下下赐允可伏候累日未蒙施行臣窃疑之然公论未厌民听未孚京者旦暮之人使遂溘然明罚不行徒有後时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渎哉！按京奸心譎计世无与比假绍述之名行胁持之术摈逐正士援引金人交结阍宦密为梯媒首登宰辅寻践公师二十年间逐而复用致仕而复起愚弄朝廷妄作威福凡所兴建岁月以仍藉以固宠无非蠹国害民京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敢为欺诞罔上不道凶焰炽盛天下之人口不敢议而心敢非卒致政令纷错风俗凋靡国用匱乏生灵贫困贿赂公行盗贼窃发按其事迹罪在可诛至於铸鼎列名位居九五临平之山托名祝圣私第引河潜通宫掖引援（阙）公渎妃嫔腥闻秽污丑不可言属者金人内侮事虽始於童贯而成於王黼与京之子攸然致边备废弛本实由京金人入塞尽室东去门生故吏缔亲密党其徒如云：盖不复知有陛下不复知有宗社非背叛而何迹其奸恶正名定罪死有馀责陛下既遵祖宗故事不欲戮之而置之曲江名为岭表实与。

内地无异天下之怨京入於骨髓陛下灼知京之奸恶悖逆乃不能投畀海外实无以慰塞人望愤懣之气何由解释伏望陛下奋乾刚厉威断早赐施行其子孙如攸罪恶盈溢臣见别具论奏请正典刑褫尚帝姬驪废法度亦合离判不当尚联禁戚其馀并乞褫夺官爵母使尚廩给县官养贍贼种天下幸甚取进止奉圣旨移儋州下开封府差人押解前去。

蔡攸移雷州安置。

右正言程上言（旧校云：此奏见程篁墩新安文献志）臣闻乱在外为奸在内为宄奸御以德宄御以刑古之制也。刑当其罪则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乱弭奸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为可杀陛下未能明罚飭法使公议郁结至今按攸豺狼种类固不可以人理责考其挟媚道以干权操譎计以固宠窃弄威柄至於位师傅之尊躬俳优之贱侮慢君上污〈血蔑〉宫庭则厥父或未至是盖死有馀责矣。。又况燕山之役攸与童贯同为宣抚丧败师徒盖以万计卒不能取燕山乃开关以招金人始厚与岁赂易其空城招寇纳侮自此其始及金人为南犯之计首议於夏初决策於秋末攸

任枢府边吏来告不以上闻及其犯塞不复计守御之事阖家南避名为扈从上皇实背叛也。上皇南归非独思念陛下本於天性其深见远识正应知此攸盖弄臣上皇岂复与之论议乃敢肆为诬罔谓劝上皇南归盖欺罔君上愚弄朝廷虽已败犹复尔也。罪恶彰著海宇愤疾言章交上而名为逐之广南乃实处之善地修其政刑今日正不可缓伏望陛下发明断投之海岛不使污我海内实快天下之望取进止七月十日奉圣旨移雷州下开封府差人管解前去。

十三日丁丑童贯移吉阳军安置。

臣僚上言臣近具奏状论童贯罪恶法当诛戮今月九日因职事上殿再请奏陈退谓遂有处分今复未闻臣伏见童贯罪盈恶稔讫藏甲养士跋扈难制反形逆节彰彰著见已合诛夷而致寇召乱几覆宗社何可久追天诛大违人愿伏望睿明早赐指挥检臣前奏及臣僚累次章疏早赐施行所有假子。若孙亦乞处分，庶几威令果行奸恶知惧候敕旨七月十三日奉圣旨童贯罪大责轻可移吉阳军安置。

二十一日乙酉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

蔡京戏在德安府被南迁之命七月甲申到潭州据随。

行干当人魏觊状蔡京鄂州扶疾前来潭州沿路大暑愈觉羸困昏卧不省粥食不进乞差医职前来看治州差医助教谭从义易缓看医是曰：管押官修武郎监德安府税赵康转申蔡京於此日为患身故州差保义郎城东巡检王从礼迪功郎长沙县丞权县事董陟前去审实得在崇教寺因患身故州司以京戏於崇教寺之侧拘赞。

幼老春秋曰：蔡京字元长兴化军人也。熙甯三年登进士第少事王安石喜之章为相京与弟卞皆谄事之孟后被废京草诏无一言之谏。又欲灭刘摯等家族侍御史常安民言其奸邪京赞逐之绍圣二年卞为尚书右丞四年林希同枢密院事故京怨之未荐已也。遂与绝为翰林院学士承旨交纳内侍郝随刘瑗外戚向宗良等故势益牢固元符末谏官陈以四章力弹之殿中侍御史陈师锡两章言之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再言其奸卞有滔天之罪偃蹇无人臣之礼遂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建中靖国初召知开封府惟曲奉权幸堂吏段处约等私卖恩泽京不敢推治为侍御史孙升两章弹之崇甯初迁中大夫尚书右丞俄除右仆射三年迁左仆射深结宦官探上所欲务迎合之善书大字宦官轩亭及功德院额名多京亲书姑息堂吏出知州军变坏祖宗法度不用天下忠正之士自司马光张商英苏轼刘安世而下皆指为元奸党禁锢其家涿引奸佞之士皆登要路广营产业以收复湟中加左银青光禄大夫四年以收复鄯廓等四州加司空五年以宫祠罢大观初复拜左仆射以康居夜郎之属纳土加太尉二年拜太师立阻御笔之限以坏封务之法务兴事功穷极奢侈以蠹国之财赋屡改盐法以困民力阴为蠹国害民之政妖人术士劝之曰：兴化公之乡里也。。若决水贯之则吐气愈旺临平公之父坟也。正占龙势但未有两角。若立两塔龙角成矣。京尽用其言诈言欲利民田遂决其水。又言欲祝圣寿遂建其塔专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

人主之心而威福大权尽归於京矣。三年彗星见御史中丞张克公（旧校云：按蔡京本传云：御史张克公劾京时为御史中丞者乃石公弼中丞二字疑误。又云：张克公传云：蔡京再相克公与中丞石公弼论其罪）二十一章言其奸邪陈朝老上言书其罪十四吴执中。又言其罪乃罢为中太一宫使封楚国公台谏多再弹之四年诏京权重位高人屡告变全不引避公议不容降为太子太保以。

楚国公致仕令毁临平之塔後为宦官提荐不已政和三年复诏拜京太师领三省事京阴为壤国之计与蔡崇逆谋为陈之子正汇来告京怒送正汇沙门岛编管亦责令通判居住诸州门向帝都者谓之朝天门也。京改为朝京门太学三舍法以贡士退归者京改为退送皆欲阴合讖兆张怀素吴储等谋反为汤东野范寥所告得其实词连京开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力为掩覆之京皆骤迁二人为两府姬妾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门吏。若王瑜李奎魏伯初张亮等十人皆为观察为横行赐金带者数百人名园甲第亚於宫禁诸子皆学士金紫ヒ赫子尚茂德帝姬拜驸马都尉自古执政之盛莫与为比冯浩以为不诛之必乱天下京怒谮之送浩循州编管言路遂绝。

中兴姓氏奸邪录曰：蔡京自政和二年後召拜太师领三省事阴为坏国之计天下大权一归於已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宣和初内侍冯浩力言京必乱天下宜速诛之京怒谮於上编管浩循州至蔡州使人杀之自後言路绝矣。有识之士比之王莽方腊反於浙四方已乱王黼言於上子攸亦屡言京之短乃勒京致仕四年五年河北京东群盗[B227]起各十馀万民被其害者数千里皆京所致也。七年复起京领三省俄以目疾罢大金入寇（改作兵至）京劝徽宗幸江西京举族皆行太学生陈东上书言京为六贼之魁靖康初臣寮力言其罪责授中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西京致仕其子修侄仍孙衡述微皆落职押归本贯臣寮。又言京罪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後。又言其罪移衡州安置至潭州病卒於东明寺年八十天下士民以不诛之为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四十九校勘记。

调兵防秋之计既罢峒丁。又罢（兵误作发计误作兵脱峒丁。又罢四字）不久自解围四也。（应作不攻自解）天下兵今已七月（今字衍已应作以）声言某月入寇（脱寇字）然不可恃彼之不来（然误作终）臣已作奉圣旨（已作误作只依）所有馀路（脱所字）诏起勤王之师（诏误作始）援引卞金人（卞金误作金）已逐而复用（脱已字）岁月相仍（相误作以）引援（阙）公渎妃嫔（原阙系宦寺二字）州司以京於崇教寺之侧拘赞（赞误作赞）孙衡述微皆落职（述应作术微误作微）。

●卷五十

靖康中帙二十五。

起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乙酉，尽二十九日癸巳。

秀水间居录曰：蔡京四入相崇宁元年拜相四年罢大观元年复入三年。又罢政和元年复入宣和初。又罢六年冬王黼罢相白时中李邦彦并拜太少宰未几京东盗起京党然以谓宰相望轻乃诏京复总三省许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造朝时京已八十目盲肠炎不能书足蹇不能拜跪矣。其子条用事凡判笔皆条为之仍代京禁中奏事，於是肆为奸利赏罚无章黜陟纷纭条外兄韩者骤用为户部侍郎密与谋议贬逐朝士殆无虚日条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附耳与语堂吏抱文案数十人从之遣使四出诛求探访喜者令荐之不喜令劾之中外缙绅无不侧目先是王黼作应奉司总四方贡献之物以市权宠，於是效之请置宣和库库中置式贡司司分诸库如泉货币帛服御玉食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无不笼取元丰大观库及榷货务见在钱物皆拘拨收椿专事供进次年四月条恶日著二相不能举。

职条兄攸发其奸状京罢条亦被谴是年冬金虏犯（改作师至）阙得非将乱之兆耶蔡京久在相位植党擅权无敢言其罪者惟大观中再罢政後中丞张克公一疏及内翰张阁一制粗能数其过恶天下传诵张克公疏曰：臣先尝论奏前宰相蔡京罪恶显著宜加严责上答天戒下慰人心未蒙睿旨施行苟依阿不言非特负陛下之责天下之人皆有以责之矣。义当竭力不敢（旧校云：此下似有脱字）但（删此字）依（下添阿字）京顷居相位擅作威福权倾中外滥锡予以蠹国用轻爵禄以市私恩谓财利为有馀皆出诞慢务夸大以兴事肆为骚扰援引小人以为朋党假借姻娅布满要途以至交通豪民广兴产业役天子将作营葺居第用县官人船般运花石曾无尊主庇民之心惟事丰己营私之计。若是之类其事非一累有臣僚论列臣更不敢具陈。。若乃名为祝圣寿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势托言灌民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讖语致失仁吾之告变而缪为心疾受孟翊之讹言而与之官爵赵真欲辅之以妖术张大成窃议其奸意骇动远迩闻者寒心此皆足以鼓惑天下而为之害之大者稽之古人有一於此必加严刑而京兼有之乃独泰然忽视朝廷无复畏惮人臣强盛莫甚於兹去岁东南诸路皆罹旱之灾者乃其应也。圣恩宽贷为之保全人心不平而忿嫉之气充塞海内星文变异岂无意耶盖京之罪戾积稔滋久上赖圣德昭格皇天眷为宗社之盛福幸天下之生灵，於是星文再昭示其意既尝罢京相消弭於前则正京罪诚有待於今日也。虽天之垂象不当其事应而常无所不戒然京之罪未正乃事之最可戒者也。始者京再罢相士民称庆以谓京去朝廷必矣。既宠以宫祠。又许其致仕赐以苏州南园尚无去意然以哲庙实录未毕犹可为说今书已成而去计杳然是终不可去也。非天有以警悟陛下则人力何能为哉！臣闻之《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盖天之视听因民而已君之用刑视天而已臣愿陛下顺民心以奉天体天道以除暴正京罪以释天下之疑以为人臣之戒则和气集而灾消矣。干冒天威罪当万死伏望圣慈深察愚衷特赐听纳早降睿旨张阁行责官词曰：政

事所寄尤严误国之诛人臣之奸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宪扬於大庭太师致仕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一万二千六百户食实封四千四百户蔡京顷。

以时才久膺柄任两寇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图尔庸以弼予治而总秉众务出入八年事寝紊於後來谋悉违於初议擅作威福妄兴事功轻爵禄以市私恩滥锡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凶邪合成死党以致假利民以决兴化之水托祝圣而饰临平之山岂曰：怀忠殆将邀福屡有告陈之迹每连狂悖之嫌虽仅上於印章犹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谴言章继上公议靡容顾欲用恩难以屈法其褫师臣之秩俾参宫保之官姑慰群情尚为宽典於戏上天垂象明罚所以弭灾人道恶盈省躬所以引咎往钦善贷无重後愆可特授太子少保致士依前楚国公勋封食邑实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谢辞。

陈朝老《书》曰：臣窃观陛下即政之初布告朝爰立台辅当时群臣在列耸听以为所用必奇才也。白麻既出天下失望夫蔡京奸雄悍戾谗阼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处务以镇压天下以为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苟简以为治无敢横身为国建议立事者，於是出而锐然更张谓天下後世无以复加陛下倾心俯纳所用之人惟京为听所行之事惟京为从故蔡京得以姿其奸佞玩弄无所畏忌直欲败坏而後已观其行法出令狗名失实无以异於儿曹稚子终日嬉戏以尘为饭以木为何与於饥饱哉！。且儿曹之戏已则弃之无有後灾以蔡京之所为求其所欲其为害岂特一方与当年盖将遍四方之广覃万世之远而未艾也。厥今天下何如哉！官爵冗而非材杂进财用竭而妄费无已恩泽滥而侥幸成风科配苛而农民重困学校纷更而士失所业谀佞成俗而上罔闻知恩宠擅分而人多侮法钱与物俱重而无术以平之其他害国蠹民误上罔君未可以指数推其弊之所生良由陛下任非其人所以致此今缙绅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出其门人无所守各怀私恩而不知国家之公议几成风俗。且爵禄名位天下之公议权臣盗之以植私党最为有国有家者之大患况蔡京尤深结陛下左右近习之人故此曹为之隐蔽是以公肆诞谩无敢谁何陛下渐成孤立可为寒心幸其解去机务退处祠宫天下之人鼓舞蹈有。若更生今既已谢事尚犹安处上都门阑如市交结内贵其意犹欲觊他日之复用也。平时出入门下之小人恐其去国失所倚恃旁为之助陛下何不察欤愿陛下。

奋乾刚之断勿贰勿疑置之远方以御魑魅庶以杜绝其望方快輿议臣尝观其所为之事合天下之人举以为非公论未失劫於势利导谀成俗无一人敢为陛下言者前者之伏蒲载豸皆伏下风各怀刍豆之爱上下相蒙未以为非臣观考蔡京之所为合而言之则其事止於十有四曰：诬上帝曰：罔君父曰：结奥援曰：轻爵禄曰：广费用曰：变法度曰：妄制作曰：喜导谀曰：钳台谏曰：炽亲党曰：长奔竞曰：崇释老曰：穷土木曰：轻远略散而言之其事数十万言岂毫楮所能载臣久困羈旅不能具纸墨陛下不以臣不肖愿诏有司给笔札使臣得尽胸中之所言写天下是非之实

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犹生之年草莱无知辄议国家大事罪合诛夷干犯天威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右正言崔鸥子臣谨按贼臣蔡京阴蓄异谋潜窥神器故窃爵赏买天下小人以为朋党相与遮蔽人主耳目卒致远夷猖狂直犯（删远夷至此六字改作敌人深入）畿甸宗庙震动社稷荡摇上皇南巡肃王北质百姓屠灭天下之贼其罪有大於京者乎！此贼祖宗神灵之所切齿也。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特赐睿断斩此奸臣为万世乱臣贼子之戒取进止。

又子臣谨按贼臣蔡京以奸邪之术诳耀人主大类王莽而朋党之众则。又万万於莽之奸也。制并田更钱币设六管造明堂起辟雍建灵台颁时令筑学舍万区以诳耀其君，於是卒攘其国而有之而京贼亦用此术其意安在然莽之腹心不过王舜刘歆等数人岂如京贼收天下之士以为腹心乎！遂至盗贼蜂起夷狄乱华（改作社稷将危）虽宗庙神灵为之震惊然则京贼之罪宗庙神灵之所不赦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圣心独断戮此巨奸以为万世戒取进止。

二十六日庚寅诏解围太原。

诏曰：朕惟金贼（改作人）攻围太原百五十馀日其势危蹙惟兵与食最为急务而朝廷於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於警奏不过督责诸将俾令进师既不益兵。又无见粮安能使之必战既战。又安能使之必克进者屡衄其弊盖出於此朕每一念疾首痛心寝不能安食不知味今闻黠虏（改作金人）筑垒临城控才要害援师不可进粮道不得通势益危迫卿等宜究心悉力广加询谋益兵置粮不吝爵赏以劝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须管太原解围。若稍有误事不惟卿等负。

朕倚注之意朕於负荷之重亦岂委法以苟私卿等哉！。

二十七日辛卯解潜自威胜军进兵屯於南关。

初诸将议进兵刘以河东宣抚副使至隆德府张俊苗傅皆隶麾下与诸将期七月皆进王渊与出平定军辽州路解潜折彦质出威胜军路张灏折可求出汾州路粘罕（改作尼堪）在太原闻援兵至乃多积粮於南关佯。若闻潜至而怯惧者匿强壮兵马使轻兵守之戒之曰：解潜必自威胜军先趋南关俟其至则伪遁潜遣人勾探止有轻兵乃以兵趋之金人皆伪遁潜以为真遁渐遣人运其粮食金人犹未动已而潜悉遣士卒车马运粮已装载就道而金人之兵冲突而至官军不敌弃粮而溃死者相枕籍自此潜不能军矣。。

张灏及金人战於文水县败绩。

张灏者孝纯之子也。朝廷以为河东察访使招河东义勇禁军五万由辽州以夹援太原灏命统制张思政为前夕遂同折可求到文水县上贤村马村下寨金人每日出没遇官军则伪遁未尝有胜败而思政以为不足虑遂不设备金人忽取别迳至思政失措官军遂大败初朝廷命可求节制麟府路军马往救太原也。知麟州杨宗闵告可求

曰：朝廷命公解围未审由何路以入。若路出汾阳以步兵当突骑未见其可愿节制建上将之旗鼓行而声言救晋假我精骑二万攻其必救之所则太原之围必自解矣。可求善其言而不能用卒至於败仅以身免可求以便宜升宗闵为前军统制军马河东路兵马钤辖。

传信录曰：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平定军辽州两路刘王渊主之威胜军路解潜折彦质主之汾州路张灏折可求主之而宣抚副使察访勾当公事皆承受御前处分事得专达进退自如宣抚司虽有节制之名特文具耳余奏上以节制不专恐误国事虽降指挥约束而承受专达自。若也。至期出师解潜与贼相遇於南关转战四日杀伤相当金人增兵潜军力不能胜而溃平定辽汾之师皆逗遛不进其後张灏。又违节制用统制官张思政复文水县已而。且复为贼所夺余极为上论节制不专之弊。又分路进兵贼（改作敌）以全力制吾孤军不。若合大军由一路进会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荐为宣抚判官方欲会合亲率师以讨贼而朝廷之议变矣。。

敕御史中丞张灏追童贯行刑。

臣僚上言臣闻事有其失甚微其贻患有邱山之重而不可胜救者废置诛赏是也。请以古事之昔汉既诛董卓不及赦凉州部曲李傕郭汜知不免激其下以叛遂贻汉室之祸此当赦而不赦之失也。唐德宗有泾师之变仓卒出狩或劝取朱泚杀之否则相逼为乱将大德宗不能用泾师得朱泚果称僭逆遂陷京师赖有良将相与戮力仅能克复此当诛不诛之失也。臣窃观童贯以阉臣仆隶之微盗有兵权几二十年其坏祖宗军政开河朔边患结新造之远夷弃耶律之旧好（删结新至此十二字）祸及华夏至於今不止其过恶误国在蔡京父子王黼之上然其诛斥独轻於二人公论固已郁矣。臣为陛下言其大者以消未萌之祸童贯久持内外兵柄陝右诸路劲兵号曰：胜捷阴常蓄养为牙兵以市私恩其督战也。不使之临行阵特以自卫而已战而胜则归功厚赏不胜则拥之以遁其赏功之猥滥至数千人皆为将校骄纵饱满无复斗志其实有战功者皆抑而不赏使西北战士归怨朝廷者皆贯纵之使至此也。其随上皇之南狩也。贯劫之东下日用券直或旬时犒赐至纯用金银以给之过为优厚冀得其死力朝论讙讙至今以为疑也。臣。又观近日张思政领胜捷馀卒败於河东溃而东归宣抚副使李弥大执思政而戮之复遣败亡馀卒赴真定为援将卒疑惧挟其渠首以叛淄青至今震动贻患一方论者恨其遣溃师之遽而诛思政之早也。则汉不赦凉州部曲事之大小虽异其失则同矣。臣所谓其失甚微而祸有邱山之重者也。。虽然此已往之失不可复追未然之事尚可图也。臣闻诸道路山东叛卒文其旗曰：负冤胜捷意欲自沂密入寇淮浙万一闻贯尚在数怀畜养之恩一旦乌合，岂不大为东南之患此臣所以夙夜过计不能无泾师得朱泚之忧也。陛下岂得不过为之虑哉！况贯自用师持权以来毒流夷夏以无事无罪之民驱之死地所杀伤者不啻数十万众缘贯而破产流离者延及四方之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今以诛一贯之身曾不足少谢穹苍

之怒兆庶之怨陛下尚疑而不忍者。此微臣之所不晓也。伏望陛下遣一介之使即贬所正典刑声其罪恶以谢天下无辜之民以绝群小怀怨之望。

又上言臣窃以谓祖宗垂宪於治安无事之时杀大。

臣为当在所戒後世有乱天下危社稷而不杀之非祖宗之志也。况如贯者阉腐刑馀在祖宗时止堪埽除之役岂真所为大臣者哉！贯握兵柄几三十年大奸大恶不可缕数臣独论其可杀而不可赦者坏太祖皇帝之兵制败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万余里之小夷残百余年之与国（删通万至此十四字）虏（改作辽）后欲归却其表而不受虏（改作辽）主潜遁指其踪而使擒契丹旧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真（改作金人）俾之报怨旁结西夏共为敌讎虏（改作敌）骑欲入贯犹趣住太原虏（改作敌）破忻代即舍太原以归具舟楫载所亲兵之家属佩陕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印浮汴渡江淮而去，於是时保有陛下柰何卒赦之。

又上言臣谨按童贯以奴隶之资荷不世之遇浸缘恩宠包藏祸心近者臣寮论其罪恶备载章疏以其养兵於家储甲於库有潜谋不轨之兆陛下宽容姑投海裔今者窃闻有司检校其家器用复有交椅以青龙首金银丝背为饰者士论传骇以谓不轨踪迹暴白无甚於此臣愚闻之史氏为国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信矣。贯之误国召兵几危社稷两观之诛已後天下之望今暴其罪恶复出其不轨之器苟复置之何以为巨奸元恶之戒奉圣旨童贯罪有十首荐朱珪起花石引赵良嗣灭契丹修延福宫等朕在东宫屡为摇动册立之时异语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东京解围闻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养死士前项罪不容诛差监察御史张将带开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贯随所至州军行刑讫函首赴阙当议赉送宣抚司军前一行人漏泄者依军法其子孙已降指挥送吉阳军编管见随童贯子孙仰张交割与所在州军选差官多差兵级管押前去如在别州军即移文监司依此施行。

二十九日癸巳右武大夫温州观察使提举河北西路保甲兼权提点刑狱权真定府李邈除青州观察使知真定府。

是月（阙）日遣使与金人元帅皇子二书。

宣和录曰：七月某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比因专使尝已布书具载悃诚想加通亮但以三镇之民怀土顾恋以坚死守虽令不从遂至宿师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为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悯伤是用欲以三镇税租纳充岁币既不失通和之议抑亦为。

长久之图谅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单车复陈本末愿加聪亮有少礼物具如别幅秋暑尚炽更希保护谨白一七月某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皇子郎君比常布问具致悃诚近因使介之旋尤详敦好之意但以三镇之民怀土顾恋虽令不从以致宿师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为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悯伤是用愿以三镇税租纳充岁币方昭大信谅不受於间言将究远图岂自生於细故成长利於两

国在仁人之立谈想惟英聪必能体亮已遣使大金国相元帅今再命单车复陈本末愿加聪察有少礼物具如别幅秋暑为烦更希保护谨白。

粘罕（改作尼堪）大起云：中路民兵之太原。

王安中临江军安置。

臣僚上言谨按王安中昨自尚书左丞建节知燕山府委任之寄重矣。借令无才可办边事至如贼（改作敌）势强弱与沿边兵食乏阙馈运艰难民户残弊众所共知者自合条具实状逐项奏闻使朝廷灼见利害审定取舍早为备御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贯专务蒙蔽终不端言其事数奏祥瑞诬罔谄谀以固宠禄养成边患一旦虏（改作敌）骑长驱燕蓟覆没深入畿甸社稷几危推原本因其罪与蔡攸等耳今臣僚论列以谓行法未尽乞斥诸远方少为误国者之戒虽责授散官复处汉东近地恐公论不以为允矧以太原被围师屯未解强虏（改作邻）压境朔部戒严。若不特赏罚之公厌服物论何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奉圣旨王安中移临江军安置。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校勘记。

每一念及疾首痛心（脱及字）亦岂委法以苟私卿等哉！（应作亦岂敢委法徇私於卿等哉！）由辽州以夹援太原（夹一作来）数怀蓄养之恩（数应作素）贯犹趋往太原（往误作往）载所亲兵之家属（所应作其）册立之时亦有异语（脱亦字）金人忽取别道径至（脱道字）。

●卷五十一

靖康中帙三十六。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乙未，尽二十日癸丑。

八月三日乙未太宰徐处仁少宰吴敏并罢。

以御史中丞李回言章也。。

徐处仁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制曰：门下图治有要在人主所宝惟贤充位无闻则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预政机谋猷罔著於事功体貌务全於终始诞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议大夫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器质敦庞才能敏邵蚤年治郡素高黄霸之风晚岁裕民窃陋桑羊之政比畴雅望列处宰司允藉老成庶殫衷悃矧国步艰难之日乃庙堂协赞之时不知龟勉以赴功相与逡巡而固宠乏可否之相济唯同异之是闻寇患未甯方寸阴之可惜机会一失恐驷马之难追道路流言士夫兴叹览封章之引咎具公论之腾喧俾解钧衡进升秘殿即祠宫之成逸昭命数之休隆并衍爰田申陪真赋於戏任旧人以共政初朕心，岂有意於遐遗询黄发则罔愆惟尔躬尚无忘於辰告往只予训其体眷怀可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依前官加食邑。

七百户。

吴敏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

制曰：门下朕嗣承丕绪统御万邦当论相之初赖股肱之允协至临事之际乃矛盾之是闻念久处於庙堂务曲全以体貌我有明命於大廷通议大夫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性识静深器资阔远高文足以华国鲠论足以济时顷上皇临朝遍列从臣之选逮<耳少>躬践阼首登揆路之崇藉尔孤忠辅予大业方寇攘之未靖顾宗社之可虞有厝火积薪之危有垂发九渊之惧尔乃玩岁而卜曷月莫知排难而解纷持首鼠之两端乏铅刀之一割稽违使指潜失事机致公议之腾喧亟刻章而沥恳宜解鼎司之重任就升秘殿之隆名均逸真祠并昭异数於戏闵劳以事尚素蕴之可观益励乃忠想嘉猷之未替只服休宠勿怠壮图可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依前加食邑七百户。

唐恪除少宰。

制曰：门下周室任贤诗雅美甫申之维翰汉朝论相史官称丙魏之有声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兴之治朕念疆圉未靖辅翼罔功冀得真才付以枢柄系生灵之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尔在廷明听予告正奉大夫守中书侍郎建康郡开国公唐恪器识阔远德履端良学足以通治乱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托召从外服知略辐辏於朕前扬历政途风采想闻於天下浑浑忠义之气宪宪文武之姿为时显人宜膺大任亟升华於右揆仍兼秩於西台申衍爰田陪敦真食於戏艰难多事莫甚此时谋议盈廷当求善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国势之易摇修政刑以固本根谨关防以消外侮毋殫财而益赋毋黷武以贪功顾後患之可虞惟前车之是戒予违汝弼汝言予从无忘厥初庶永终誉可特授少宰兼中书侍郎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户。

徐处仁知东平府吴敏知扬州。

臣僚上言臣等历考自古中兴之君商高宗则得傅说周宣王则得仲甫汉宣帝则得魏相协心相与图治故能伐鬼方攘夷狄（改作彘严狃）单于慕义稽首称藩载之经史不可掩也。至唐肃宗复两京迎明皇非不有功也。而裴冕苗晋卿之徒相业庸谬肃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於此惜之伏惟陛下勤俭之德本於生知缉熙之学期於日益盖与商高宗周宣王一无。

以异汉唐而下皆不足数然自即位以来历今三时边陲未甯黎元骚动兴治补弊之效未有可观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谨按太宰徐处仁初以蔡京荐进自县令不三年备位政府缙绅骇其速化而不闻其有善誉也。自金人退师陛下采其治郡之能擢为首相盖将与图维天下之务取生民愁叹之弊尽革之而器局凡陋不知大体智识滞暗不通时变曾不能宅百揆熙庶绩以副具瞻之望太宰之职可居乎！谨按少宰吴敏初以蔡京欲联亲谊遂以辟雍私试高等入仕因与京结为死党在上皇朝缙绅目之谓在刘丙林摠之右上皇内禅睿志先定父子授受夫复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贪天功以为己力处仁忝窃相位使其效力自赎犹或可容而敏以佞济奸私植党与凡其设施悉效蔡京意在专权固宠虽处仁之暗犹能识之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

坏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不恤社稷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务已言之胜迂延淹时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民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泽而殊未有以慰其心也。方今北虏鸱张（改作强敌凭凌）重兵压境河东之役师老粮匮天下之忧日甚一日而和议之使未遣扰民之事益繁怨^々并兴上天见异谷未及获飞蝗蔽空而处仁与敏傲然自肆略不引避意在归过人主殊失爱君之义矧以小忿交争黜座之前大臣之体得如是乎！臣等采之金言稽之旧典处仁与敏误国负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上念祖宗创业艰难之重上皇罪已传位之心下恤四海苍生翘首惠泽之久亟罢二奸别图任用，庶几中兴之业不愧於商周天下幸甚取进止八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徐处仁知东平府吴敏知扬州并放谢辞不候受告般接家人疾速发赴新任。

靖康遗录曰：初驿召徐处仁於北京令星夜前来赴阙二十三日制以徐处仁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处仁始为北京留守以刚廉自名因太学生言其可任遂以通奉大夫召入都人倾望咸谓有所建明既至当轴殊无嘉谋良策谈者失望时中国多事符檄纷纷处仁不能决。又与吴敏不协每朝罢议事互相诋訾未几吴敏於东府见处仁处仁方秉笔据案敏既坐有所咨启语渐相侵处仁忿然以笔掷之正中敏面额唇鼻皆黑同坐者引去明日吴敏奏其事而御史亦相继弹劾不逾月罢敏以年少多不习事胥吏将

文牒至有所呈覆吴敏不能裁遣但云：依旧例可也。是时军期紧急遽如星火敏不留意方具子乞令学者添治春秋。又因司业杨时上言王安石三经新义邪说聒瞽学者致蔡京王黼因缘为奸以误上皇皆安石启之也。。又谓安石不当继十哲宜依郑康成画壁从祀上从其言下太学如敏所请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盖讥其不切事务故也。咸谓深中时病。

林泉野记曰：徐处仁字择之应天府人元丰八年登甲科累官为工部尚书大观元年迁右丞梗正不阿俄丁母忧蔡京罢相处仁奏十事乞留京士论丑之频历外郡有治声靖康初召为中书侍郎俄代李邦彦为太宰时金人已寇（改作至）河东朝廷多故处仁奏八戒谏游幸近习戚里佛道费用等皆遵而行之庶可刷金人深入之耻及虜（改作金）使来请和处世哲学仁请付种师道处置少宰吴敏主和议不允敏。又差注亲戚数人处仁抹去之由是不和加正议大夫与敏交争於殿上坐是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退居乡里敏亦罢去虜（删此字改作金人）围应天城中民作乱目处仁为奸细劫夺其家资杀其长子感病而卒年六十六子康度後皆显仕。

何中书侍郎陈过庭尚书右丞聂昌同知枢密院事。

聂昌自开封尹除同知枢密院事昌旧名山上尝梦为两日所逼乃改山为昌以厌

之人皆莫晓其意，或谓欲用山奉使金国乃改赐名。又曰：上一日谓聂山曰：山大物也。何以为名山曰：臣素慕周昌为人乞改名昌，於是奉御笔改名昌（旧校云：按聂昌传云：帝谓其有周昌抗节之义乃命之曰：昌）。

敕曰：朕惟京师众大之居是有狱市并容之寄卿发奸摘伏号称神明扶弱抑强济以宽猛兼孔门果艺之选继西汉赵张之余载省风声不忘嘉叹故兹奖论想宜知悉。

许翰罢同知枢密院。

李回签书枢密院事。

解潜屯兵南关为粘罕（改作尼堪）所败奔於隆德府。

解潜屯兵南关虑我师不用命乃置垒於沟壑之上。且效淮阴抵水欲使三军殊死战粘罕（改作尼堪）军兵垂。

至先戒兵将谕以祸福云：迎敌者赏及子孙退走者诛及妻子或有奇功定知高爵三军私语云：向日童宣抚时亦有此言然战互者申为逃走奔溃者立赏招安今日之令。又恐虚文是日贼方（此二字改作金人）攻垒将兵果习旧态但畏敌人不顾军令後军乃縋深沟唯求自脱然垒尸（删此三字）亡者不知几千也。金人乘乱鸣鼓而进我师大溃其败军覆将。又非上贤时比也。潜乃奔隆德府。

知威胜军张尧佐叛降於金人。

刘闻解潜败奔回京师李纲顿兵怀州不进。

遗史曰：刘闻解潜败留张俊苗傅於信德府而走至京降八官落职罢之李纲初气锐而轻敌潜既败纲气遂挫乃顿兵怀州不敢进日与邹柄张牧论事诸将稟事者先请柄牧将士怨之初太原城中有将官杨可发者面有六字号为杨麻胡擦城出欲招集人解围到虞县约有众千馀忽遛得三人乃繁时县东诸豪杰不肯顺番差往探太原事者可发遂随此三人至五台山北繁县东天延村招军四十馀日得二万馀人以五台山僧李善诺杜太师为先锋将到繁县东十里铁家会遇金人大战至晚众皆散去可发却上五台山副僧正真希投拜可发去五台山却入虞县有众二千遇粘罕（改作尼堪）大军至可发自知其不可乃倚壁而立以抢自刺其腹而死疮口无血有白脂一块隐出塞定疮口至是解潜之兵溃刘奔入京师李纲止屯於怀州金人纵横於河东矣。。

五日戊戌察访张灏会将兵驻於汾州遣统制张思政折可求冀景进兵於郭栅。

七日庚子粘罕（改作尼堪）兵破郭栅张思政冀景奔回。

张思政等屯郭栅深沟高垒未尝料敌迎战金人既近而冀景寨中忽张青盖贼视而不击惟攻思政等寨矢石交射金人冒矢急攻寨中人兵退移竟为所败惟冀景全军奔回将兵死於寨中不知其数。

彗出东北。

上深自内惧令宰臣议诏责躬放宫人减常膳求直言。

八日辛丑以彗出下诏。

诏曰：朕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戎羯（改作金人）犯顺乃至郊甸迨今三时边鄙未甯调发转饷勤动四方惟德不类无以仰当天心日夜祇惧每御便坐稀临正衙凡欲以自奉者务从贬损至於常膳百品减去七十。

放宫女凡六千余人未尝辄奏音乐备置台谏广通言路公车上疏乙夜躬览，庶几少自警戒而日者彗出东北方考之前载实为大异畏天之威弗敢甯处今将循举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惧。又不能应谴告之实熟忧再四意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无聊者众是宜求民之疾苦者悉行条具除苛解娆冀以感召和气以格休应咨尔卿士具体朕意毋忽。

张灏招集溃兵诛冀景。

张灏出榜於诸要路招集兵将云：近以郭柵之战将兵非不用命盖缘贼（改作敌）锋甚盛遂至败事自统制下至兵卒并皆免罪如战歿将校及重伤之人仰一一保明当议重行赏典如敢不来本司定行军法自是兵将稍稍集於汾州诸将互论不用命者。又诉冀景有异意金人既至乃於寨中张青盖为号贼人不攻。又见危不救而反奔溃灏遂下景等狱勘验得实戮景於市死者五十二人。

十五日戊申张思政袭金人於文水县获捷。

十六日己酉思政出战我师大溃。

先是八月初刘兵先进贼（改作敌）并兵御之兵溃既而解潜与贼相遇於南北关转战四日杀伤相当金人增兵潜军力不能胜而溃平定辽汾之师皆逗遛不进潜失利溃散之兵蔽野而还人人震恐独思政之兵在汾州其众尚十七万号百万未出战贼（改作敌）曰：潜既败不足虑也。乃驱妇女老弱守虚寨以当平定威胜之路而并其兵御思政思政领兵出汾州执冀景示众曰：景不坚守石岭关遁还者也。斩之以徇是月十五夜贼（改作敌）於文水县张饮以赏月谍者以告思政袭之斩首数百几获嗣本嗣本脱去灏思政以小捷之故驰黄帜呼於路曰：汾州捷报也。州县欢声震地曰：我师胜矣。或持酒肴相庆曰：皇帝圣慈吾见其太平乎！至有感极而挥涕者十六日思政出战贼（此字改作金人）曰：彼众虽多而喧嚣不整无能为也。乃以铁骑三千直冲我师大奔相蹂践而死者数万人坑谷皆满思政以败卒数千人奔汾州灏以牙兵数百趋慈隰，於是汾州威胜隆德晋绛泽州民扶才老幼渡河南奔者钜万计诸州县并邑皆空兵溃散不复入汾州咸归元来去处或劝还司众曰：前日郭柵散败察访出榜诏安云：统制以下并免罪後复行诛戮今日还司是就死也。不。若权归以俟再举。

二十日癸丑诏四总管许自选将兵以御都城。

朝廷既知张灏等败深虑金人深入诏四总管以兵御都城张叔夜充南道总管高公纯副之胡直孺充东道总管朱胜非副之王襄充西道总管孙昭远副之赵野充北道

总管范讷副之。

侍御史胡舜陟子论御戎之策。

臣观汉唐以来御戎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羈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守备则施於夷狄（改作敌国）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羈縻则施於夷狄（删此二字）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於征伐或施於强或施於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举汉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国家承巨奸误国内侍持权之後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我用金寇（改作人）乘时肆其猖獗长驱乎！中原围守乎！巨镇而我动天下之兵斂四海之财不能少挫其锋此则夷狄（删此二字改作彼）强盛之时也。彼强我弱正我兵不可妄用而朝廷必欲以兵困之不度彼己王师轻动，於是种师中败於榆次解潜败於南关折可求败於汾州刘仲元败於大安驿实犯不韪自取挫衄以汉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谋臣猛将不世出之材破秦项如振槁犹甘受冒顿之困不敢与之校乃知夷狄强盛（改作彼强我弱）制之当自有术不专以兵也。所谓讲和守御二策诚今日之先务朝廷先遣三使往议和好可为善矣。更务自守二策并用善之善也。伏观今日命将出师悉援太原如救焚援溺其势可谓急矣。介胄之士孰不欲踊跃而前缙绅之士孰不欲抗议督战然兵家善教见可而进知难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进必使之进犹羝羊触藩何利之有徒丧军气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适足以取自弊之道兵浸单寡则有不测之祸不可不虑臣愿陛下以汉高祖为法与之讲和以汉文帝为法自为之备诏宣抚司勿督诸将决战。且据要害坚壁固守以养士卒之锐气彼有可乘之隙我有万全之计相时而动以奇取胜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几擒颉利於北阙下夷狄（删此二字）盛衰无常臣谓陛下广宏巨之量姑含垢忍耻以俟之未为晚也。臣自闻河东失利臣为陛下朝夕深思（窃谓）我国爱权宜之计无出此者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伏望陛下断而行之面奉圣旨令付诸将。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一校勘记。

八月三日乙未（乙未应作丙申） 才能敏劭（劭误作邵） 并放辞谢（误作谢辞） 东十里铁家岭（岭误作会） 却入虞县（虞误作孟） 自知其不可敌（脱敌字） 察访使张灏令将兵驻於汾州（脱使字令误作会） 进兵於郭山栅（脱山字下同） 公卿上疏（卿误作车） 熟筹再四（筹误作忧） 前日郭山栅之败（脱山字之误作散）。

●卷五十二

靖康中帙二十七。

起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癸丑，尽九月三日丙寅。

李。若水奉使金人於山西军前。

初朝廷欲遣使金国以租赋赎三镇令侍从台谏各举三人有举太常博士李。若冰者上召见恶其名。若冰上曰：若犹弱也。冰犹兵也。兵不可弱遂赐名。若水除秘书省著作佐郎借秘书少监使於金国山西军前。

二十三日丙辰诛童贯於南雄州。

先是朝廷差监察御史张将带开封府公人前去广南西路追逐童贯所至州军行刑八月二十三日至南雄州追及童贯遵依圣旨处分斩於使院凡三刀不过乃倚尸於门阙切断之取其首用水银等养浸甕管赴阙。

中兴姓氏奸邪录曰：童贯字道夫开封人也。少为内侍出为登州巡检颇有材干後徽宗器用之政和二年与郑久中使於契丹邀马植来归以谋燕山诸州後为陕西宣抚使督军与夏人西番战席苇平破臧底河累有功然贯身在数百里外遥为节制加节度使六年签书枢密院事。又加太傅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馀万往讨之贯行兵事急上为出城东以饒贯握贯之手亲送之曰：东南事尽付太傅必有紧急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贯至浙率诸将擒腊献於京师加太师内侍邵成章言贯之奸上不纳四年闻契丹国乱大金来结盟约夹攻之也。上锐意取燕山九州命贯为宣抚使贯乃令赵良嗣马扩使於大金密请进兵以袭燕山大金下燕遣人邀贯贯命统制姚平仲往交燕山诸州封广阳郡王贯之亲军号为胜捷军请给倍於诸军贯已贵而骄不恤将士赏罚不明纪律尤乱仆役皆为显官胥吏李宗振门客范讷皆节度使尤不用人材陕西河北因数用兵军民皆不能一其家园林池沼甲於京师金玉数十万计服食无异御府故天下怨之六年秋复领大兵军太原图云：中七年复出闻大金兵盛乃遁还徽宗逊位贯领兵随之南幸太学生陈东上书极言其奸恶靖康元年臣僚屡言之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後再言其罪责昭化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再言曰：金人之炽缘契丹。

之灭也。契丹所以灭者缘贯残其国也。。若斩贯以示契丹以释其愤契丹之怨稍平金人之师自退命监察御史张追贯至南雄州数其罪而斩之年七十三梟首京师百姓皆悦。

童贯始为殿头元符未主杭州之明金局蔡京时被责在焉贯能媚事人。且深奉蔡京自言顷押衣袄茶药奉使於陕西者凡十一每为蔡京历道五路利害与诸将之玩寇京器之及作相会上欲收复青唐乃以贯为监军既下青唐贯遂窃威名大观中再出讨溪哥藏征有功俄迁节度使是後上数欲命为开府始赐第建阁。又许造祠锡名曰：褒功臣僚论之而止繇是怏怏不满後蔡京黜政和元年贯副尚书郑久中奉使辽人蔡京时在杭州闻之因附使人密奏曰：贯实无大能偶以青唐事遂窃威名宜深藏之以惧外夷（改作契丹）今遣使虏（改作彼），岂不为所窥乎！上报曰：虏酋（改作辽主）欲之耳彼既邀我我因觐之不亦可乎！自是始启北征之渐贯遂引马

植来奔马植者赵良嗣也。贯已大用事数坏边事独不可制朝廷，於是下诏疏其六事命右司郎官方邵为察访俾廉之贯乃使人随邵伺其所为先得以白上及劾还奏每一语上随以所之曰：卿不知是事云：云：乃御前处分也。劾大忿当御榻不去心收贯罪恶败坏国事所以劾得罪而终身不复任事自後天下为贯结舌时官制改乃以为大尉是犹前日意不得开府也。至五六年则开府少保不能遏矣。初独签书河西房事俄遂领枢密院未久。又上平燕策。又欲生北衅密遣人使海上结约矣。改为司空领枢密院遂日出赴朝班每在朝廷则衣三公之服与执政同奏事入内则衣内侍之衣执洒埽之役。又数摇东宫力主郗邸与蔡攸俱奉诏结郗邸为兄弟。且养西兵号胜捷指挥为亲军屡增至数千百人宿辇下中外为之寒心及金（下添人字）犯阙（改作深入）太上南幸时上欲趣武关入长安会兵图收复而朝议以贯守东都然仓皇时贯自从太上行俄而贯得罪朝廷疏其十事遣监察御史视行刑者斩焉贯无他能但有度量善容纳则世所未见始下青唐因人成功後徒以金帛赂虏（改作敌）取名入则籍宣抚司之富盛以奉至尊赂後庭。又赂诸小及亲近者为援凡皆用是术至金人一不能赂则败矣。。又其状燕颌瞻视伟如独不类宦人喉下皮骨悉如铁始贯欲自谓韩魏公之出子数以言动吏部侍郎韩粹彦粹。

彦毅然曰：先公平昔无兹事，於是王仲{廿疑}者久依贯闻是语而自诣贯识之以为之子也。贯大喜故王氏於政和以後恩数及褒诏悉贯之力大抵不揆凡。若此故自政和末国柄皆繇是物而天下事浸乱矣。政和初童贯承蔡京意旨大启苑囿以娱乐导上为游幸之事贯率杨戩贾详蓝从熙何诜共五大阉徙大内之外诸库迁二僧寺徙二军营而改筑延福宫五阉各有分地自为制度务尚华侈不相沿袭楼殿相望筑山引水草木怪石岩壑幽胜。又跨旧城取濠外地作景龙江芙蓉城蓬壶阁撷芳园曲江池各有复道以通宫禁。又为鹿砦鹤庄文禽孔雀诸栅多聚远方珍怪蹄尾动数千实之。又效江浙为白屋村居野店酒肆青帘其间景龙门冬十二月张灯至上元名曰：预赏。又宝录宫山池皆包平地环以嘉木清流列诸馆舍台阁多以美材为楹栋不施五采有自然之胜上下立亭宇不可胜数。若江南陈後主三品石姑苏白乐天手植桧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大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文石二广四川异花奇果率入其中总名曰：艮岳後。又曰：寿岳门号华阳自华阳门入两傍有丹荔十八枝大石曰：神运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双桧一天矫者名曰：朝日升龙之桧一偃蹇者名曰：卧云：伏龙之桧皆玉牌填金字书之岩曰：玉京独秀太平岩峰曰：卿云：万态奇峰。又有绛霄楼金碧相间势极高峻出在云：表尽工艺之巧无以出此贯。又引朱 取江浙花石皆隶贯主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美悉以黄帕覆之名曰：御前之物不问坟墓之间尽皆发掘所载动数百舟号花石纲所过州县莫敢谁何诸路大骚以致於乱宣和间都下秋风夜静禽兽之声四彻宛。若深山大泽陂野之间识者以为不祥也。七年北方寒盟

朝廷戒严取山禽水鸟十馀万尽放诸汴渠听其所之靖康初虜（改作金）骑既犯阙。又取大鹿数千百头杀以享卫士及围城取诸石为云：

二十四日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充山西军前和议使王履以相州观察使充山西军前和议副使。

九月一日甲子朔吏部侍郎充大金山西军前和议使李。若水相州观察使副使王履出国门。

三日丙寅王寓尚书左丞。

王为起居舍人正月谏亲征罢之未几复除礼部。

侍郎迁翰林院学士至是为尚书左丞。

王谏亲征子曰：今月初三日亥时淮门下省兵房送到录黄四件三件为团结在京及京畿诸县河南府等处兵马只备亲征一件为应亲征典礼令有司疾速检详以闻事付臣书牒者右臣窃详金人犯（改作入）边朝廷忧恐宰相大臣聚议都堂已半月馀日矣。所谓守备攻取之策尚未闻有定说大师未遣士气不振陛下嗣位之初躬宵旰之劳日晏坐朝忧形於色而大臣中未闻有慨在请行为国排难者今者乃遽有亲征之议臣窃惑之此事。若出陛下之意大臣当伏地叩头陈垂堂之戒。若大臣建议是贼君之大者前日知真定府刘邲乞速择名望大臣为夷狄（改作敌）所信慕者奉使议和，庶几兵革休息大臣於此亦可以请行矣。乃止以遣使报之其意不过谓已遣李邲辈不必更遣大臣耳前日谓不必遣大臣今日乃欲据烦陛下亲征何其轻重缓急大不侔也。陛下嗣守神器当念祖宗社稷为长久之虑釜舆一动安危祸福之机在焉。且自陛下践祚以来民心安悦如戴尧天傥轻此举民心谓何。若曰：姑假此名以肃师旅此尤不可盖此诏一出都人民情摇动外寇未平腹心已溃矣。在景德中真宗皇帝澶渊之行当时犹曰：幸而克敌以今日观之国力盛强民财丰实将相得人士卒用命能如景德之时乎！陛下乃欲轻万乘之尊蹈不测之险三尺童子亦将为陛下寒心臣父易简常备位东宫僚属父子荷国厚恩而臣复处封牒之地不敢不为陛下尽告区区爱君之心死不奉诏所有录黄臣未敢书牒行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王寓使於金国不行罢尚书左丞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资政殿学士王易简与宫祠。

王新除尚书左丞诏使於金国军前奉五辂而行有惧色门下客李允文假设八难以问不能对入见上辞其行不许固请。且曰：臣梦祖宗怒以五辂奉金国上大惊诘其故曰：祖宗何故不赐梦与朕而与卿耶寓言臣受命而行职在臣也。故祖宗赐之梦而警焉上曰：何以验之寓辞穷何叱之曰：至狂忘可退惶恐战栗异日见上辨其事曰：非臣之诈也。乃李允文教臣为此语。且谓臣曰：不托以梦不能免此行上怒之其父易简亦上章祈恳免行乃降旨曰：王寓诞诞避事追还左丞诰命付尚书省毁抹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父易简落职与。

宫祠并日下出门敕朕闻路温舒以丞属而请往绝域傅介子以马监而求使大宛盖委质而为臣无辞难而避事苟怀诞诞曷遑典刑具位王世荷国恩蚤历华胄昨於纂丞之始首挂谴诃不忍弃捐於终复加湔洗罔思报德惟务怀安适边境之绎骚遣近臣而计议邀功生事黜贾生系虏之谋罢兵息民讲魏绛和戎之策擢尔侍从之列置之丞辖之崇特加宠数之优式示光华之选逡巡求避撰造不根逮诘责而辞穷乃张皇而情得方主忧臣辱尔乃便安之求苟罪大责轻难示方来之戒姑从散秩往处岭南尚务省修以待宽宥。又诏曰：帷幄近臣义莫先於体国潜宫故老情宜笃於爱君苟罔恤於艰难乃唯图於安利刑章具在容贷敢私具位王易简顷以进读之官而偕攀附之列视枢廷之品秩既显其身掌禁之文章。又擢其子宠数已荣於两得忠孝宜萃於一门逮遣使而出疆乃恃恩而择事既造膝而属请尔亦露章而恳祈教子以义方不蹈忠臣之节爱人以姑息亦非君子之风镌秘殿之隆名即外祠之闲逸往思其咎无蹈後愆。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子论兵机事。

臣观虜（改作敌）情狙诈多方见误去秋盛傅刘彦宗之亡彼方。且点集人马今春。又傅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之亡干离不（改作千里雅布）归传位彼方。且休兵燕山今。又传粘罕（改作尼堪）之亡。又曰：畏热而投云：中然晋乡城下兵势愈强军垒愈多我师之出出无不败则粘罕（改作尼堪）果归乎！虜（改作敌）人误我使不设备故其奸计每每如此臣窃怪寇（改作彼）出诡道无穷而我误於彼了无一术间有臣下所献计画如用间谍如设水柜如招叛亡如才寿空虚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势三省密院腾播於天下大书文移处处有之安知其无奸细传达於虜（改作北）庭凡有措画动辄知之彼必思所以应之之道我能制胜乎！臣愿陛下密诏将帅严饬武备勿为所误更诏三省密院凡事属兵机勿得降出奏依。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二校勘记。

郑居中使於契丹（居中误作久中下同）方劭为察访使（劭误作邵脱使字）贯乃使人随劭（劭误作邵）上随以折之（折误作所）国柄皆由是物（物应作误）两旁有丹荔十八枝（一作八十株）祇备亲征（祇误作只）大帅未遣（帅误作师）都城民情摇动（城误作人）王狂妄可退（妄误作忘）出无不败（一作无不取败）。

●卷五十三

靖康中帙二十八

起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尽其日。

粘罕（改作尼堪）陷太原河东安抚使张孝纯被执马步军副总管王禀死之运判王毖提举单孝纯皆被杀通判王逸自焚死。

宣和录曰：先是太原被围提举保甲郑谊自城中出传檄诸郡使为备诸郡悉集城下为守御计粘罕（改作尼堪）陷威胜军及隆德府欲寇泽州逢朝廷讲和军乃还太原遣人入城谕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亟开门孝纯并副总管王禀曰：朝廷使汝交割太原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坚守如初金人大怒无知之何留兵数万守之其酋（改作而自）归云：中贼（改作敌）众於太原城外植鹿角木环其城厚数里中为小径往来纵犬警之是时天气已热贼（改作敌）兵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於太原十邑其守益固大酋（改作敌将）既归云：中有谍者来云：四月二十七日於云中张饮而庆者三日汉儿番兵打球以助焉太原虽被围甚密而窃出告急者不绝皆於衣领中为奏状以达朝廷。且速令进大兵解。

围告急之人不能脱者间为贼（改作敌）获见其书知朝廷兴兵矣。贼（改作敌）亦甚惧其告急之人能至晋绛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煮弓弩及皮甲以食。又将告竭矣。朝廷命姚古为制置使领兵驻威胜军其兵无故惊扰自威胜遁还隆德一路皆震人民奔怀泽间者甚众是时诸路救兵未有至者独种师中以本部兵最先进五月初及金人战於平定威胜之间金人以铁骑突阵师中死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内外忧恐或闻李纲为宣抚已到怀州及分命刘为副使当平定之路解潜为制置当威胜之冲折可求为都统居太原之北张思政亦为都统制当文水之南。且命张灏为陕西路都曹兼河东察访而督其军军旅甚盛河东之人皆喜曰：太原围解河东安矣。然河东七月虽暄旦暮已凉铠甲可御人相视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凉而犹未进事将柰何。又见官军之过者皆江浙闽蜀之人俯偻跛辟竟日转徙道途之间问之曰：汝何为者曰：救太原兵也。识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私相谓曰：贼（改作敌）数不多广为虚寨以张声势耳。若使诸路同日而入贼（改作敌）必不能枝梧取胜必矣。。若参差不齐胜负未可知也。八月初刘解潜失利贼（改作敌）乘胜急攻太原遂破实九月初三日也。。

封氏编年曰：初粘罕（改作尼堪）之围太原也。经略张孝纯抚谕军民曰：金人虽在城下无能为害太原自古雄藩城坚粮足加之兵勇我非不欲出师当俟金人粮尽气失将骄兵惰乃候援兵附近内外相应使胡骑（删此二字）匹马不归上为朝廷报复下保安等血属可乎！众皆唯诺。若（删此字）数十万坐守危城无有异心孝纯之力也。被围毁久孝纯遣人缒城赴阙奏云：契勘太原被围今已八月馀日城中居民死亡八九守御之卒个侯粮已绝以铠甲充食者已二十馀日卒多疲病贼（改作敌）人知之外为攻具甚盛诸道援兵杳无来阖城中危急朝不保夕臣以仓卒反侧之间虽尚。且勉强弥缝支吾然观其事势。若援兵数日不到必致上误大计臣尽节效死自断既久唯是遇陛下不世出之主恐不得预群臣之列少助尺寸而上无补宗庙万分之一下不能全阖城忠义之民望阙忍死死不瞑目所望朝廷博谋广访长思深虑为社稷天下之计不胜幸甚。

又贴黄曰：臣窃闻宣抚制置使等诸道聚兵恐是计。

出万全不止解围太原遂将尽复侵地但缘本府已危决难等待臣已申宣抚制置等如王师并进如已战胜即乞指挥诸将不以太原存亡乘胜前来措置兼臣等尚以死守尚覬觐王师之来。

又与男灏《书》曰：城中事势奏检中具之兼已申宣抚制置司汝更可少关诸司兵馀不复言此中况味正如病危行汗存亡须臾而呼医未至其荒扰可以想见也。迫迫切切。又云：医久不至今膏肓矣。可柰何然而忍死以俟尚冀灵丹速投起此危证也。。又云：忽收贼（改作敌）人文字虽不可凭信然援师之来无计毛而力已危急不无忧疑无可柰何。又云：契勘今月十三十四十五日据逐壁照望得贼（改作敌）马自东南傍城投北去意谓援师相近逼逐前来至十六日后来却有贼数十骑节交鬪来至二十日照得二三十骑复自晋祠榆次路北来连日往来不定竟不闻王师远近消息毛阖城军民久已乏食。又无生路极不安帖事势愈危死亡之期近在朝暮可速赴宣抚制置使司速赐催促大军星夜前来解围为望。

又云：今日申时已写文字未发间东壁报有金人数队到城下赍到已屯驻大军太原勃极烈（必作贝勒）文字大略云：汾州南关平遥寿阳等处诸头项官兵悉已战退虽贼（改作敌）计奸狡语言狂妄不可凭信但缘援师屡失期约。又无端的来计毛阖城之人愈更忧疑可体念本府事体危急人心反侧促督大兵前来解危万一侥幸获济粘罕（改作尼堪）攻城之具曰：驳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每攻城先列驳三十座凡举一驳听鼓声齐发驳石入城者大可如斗楼橹中驳无不坏者赖总管王禀先设虚栅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为所坏即时复成粘罕（改作尼堪）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车轮上安巨木状似屋形以生牛皮漫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馀两运土木柴薪於中粘罕（改作尼堪）填壕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荐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禀每见填即先穿壁为窍致大鞬在内俟其薪多即使放灯於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然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鞬其焰亘天故能不令填壕其鹅车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冠之以铁皮使数千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禀於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形使人在内迎敌亦（改作。又）先以索络巨石置彼鹅车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钩及绳拽之其车前倒。又不能进其云：梯火梯悉。

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悉为王禀随机应变终不能攻我。又尝内起重城虑外壁之坏无何人众粮乏三军先食牛马骡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浮萍树皮糠比草以充腹次即妻男将毙虽慈父义夫无不亲食其肉不暇相易恐斤两轻重人之不等也。非王公之巧则太原不旬日即失矣。。

又曰：太原被围二百五十馀日外城已失月馀城中乏薪乃毁屋取木燃骨充爨殍死百分仅存一二馀皆病不能振虽被坚执锐者以其饥乏悉委军器但倚壁瞠目不

能步走至是金人攻重城如蹈平地王禀闻金人入城复领羸兵与之巷战身被数十枪孝纯等为金人所执粘罕（改作尼堪）谓曰：尔以一城辄敢拒守。且大辽为我灭今城既为我得有何能乎！孝纯曰：使我有粮尔，岂能逞其志也。闻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不务广地尔灭大辽不使继世灭人宗庙德既不施地虽广大极盛必衰兵虽（改作忌）黷武好战必亡粘罕（改作尼堪）笑谓之曰：大辽天祚内政不修外侮邻国畋猎不时女色无厌湛酒嗜音我家大圣皇帝知其必亡躬行天讨以顺伐逆社稷邱墟固其宜已何云：无德尔家国主遣使海上就盟者屡矣。数数败好太祖武元皇帝存大体不欲出师问罪我家既得云：中闻你家始以兵来朔界後赵良嗣马扩等我皇帝责其败盟乃不遣使事（删此字）本不欲通和以良嗣等再三请求乞依旧好大圣皇帝降旨云：初以南朝失信断绝无疑缘南朝皇帝御笔亲书今更不论元约特与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二十四县汉民其系官物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滦等州不在许与之数後闻你家窃入燕京用兵失律败衄奔归童贯再遣赵良嗣求祷我家图燕京我大圣皇帝遂分三路入燕伪后奔走辽大臣开门以降乃遣马扩归你家朝廷献捷我大圣皇帝不预归国交与你燕京你家遣詹度使人招我家知平州张加其节钺使世袭平州。又将不系交割民户招诱南去败盟之君有如此乎！向者我皇帝遣二太子郎君与我等分兵问罪天兵既抵汴京你家君臣哀鸣请和请割三镇二十州以赎罪太子矜怜从请遂乃班师誓墨未乾盟言。又变三镇不还以兵袭我自古违盟不克享国今再奉敕命复行吊伐汝宜自新吾当用汝孝纯曰：朝廷之事我未尝预闻唯被命帅此一方世受国恩焉敢背弃我闻不战屈人之兵为上向数攻城未尝得志近以。

我兵饥乏故城为尔所得。又况攻城为下策何足道哉！孝纯唯有一死以报朝廷勿复多言遂瞑目不语粘罕（改作尼堪）。又使人厂仆孝纯及子浹於地曰：从我则有生理不然吾以万种之刑及你父子浹大声曰：我不负朝廷愿被楚捶抗言不挠父子要其必杀粘罕（改作尼堪）曰：你父子不畏死先取馀官来令看遂将统制高子统领李宗颜运副韩总提举单孝忠廉访狄充通判方笈张叔达三十馀人皆被杀而孝纯父子颜色不变粘罕（改作尼堪）顾谓高尚《书》曰：押去勿令自尽孝纯不食者累日稍稍为左右诱令啜粥食粘罕（改作尼堪）令人押赴云：中。

传信录曰：粘罕（改作尼堪）之师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坚壁固守粘罕（改作尼堪）屯兵围之悉破诸县为锁城法以困太原锁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处筑垒环绕分人防守内外不相通遂陷。

林泉野记曰：张孝纯知太原府兼河东路安抚使靖康初粘罕（改作尼堪）来攻先筑夹城於外期於必取百道进攻孝纯与副总管王禀以死守姚古种师中解潜张思政皆来援败去遥授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河东诸郡相继陷没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纯不得已遂降。

遗史曰：金人攻太原筑长城（删此字）围其外用云：梯驳石鹅车洞子分道

并力攻冲张孝纯与王禀死守朝廷遥加孝纯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姚古种子师中解潜张灏以兵赴援解潜两败绩古师中灏一败绩太原以粮尽而援兵不至军兵多饿死禀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统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匹练系於其背缢城投溪而死。

金虏（删此二字）节要曰：王禀系宣抚司统制官自童贯弃太原入觐留禀守太原太守御禀功为多至城陷也。禀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门无何西门插板索断不能出而虏（改作敌）骑已入城仓皇之间士卒皆溃左右劝禀降禀叹曰：城陷士无战志。又。且门阻乃天亡禀也。禀岂惜死违天命而负朝廷哉！遂自尽後粘罕（改作尼堪）得其尸令孝纯验之既实粘罕（改作尼堪）向尸戟手大骂率诸酋（改作人）执兵同践之而暴於野。

靖康小雅曰：王公讳禀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时遣使来名云：告庆实覘我虚实也。复给言於太上请童贯至河东。且授以云：中之地既信之不疑贯乃出宣抚时粘罕（改作尼堪）遣黠虏（删此二字）散离木（改作察勒玛）来迎贯於。

天长军言词不逊贯犹欲厚以金帛啖之谓云：中可得也。因遣辛兴宗偕往见粘罕（改作尼堪）兴宗至虏（删此字）帐粘罕（改作尼堪）厚为之礼以好词遣回时胡（改作兵）马已集入寇（改作侵）有日月矣。而贯不之悟兴宗归未浹日而粘罕（改作尼堪）董师已及塞上警报至贯以归调天下兵拒敌为词弃军夜开太原门而出日驰数百里还京师是岁十二月十六日也。留公为太原副帅因总宣抚司之兵屯之是月粘罕（改作尼堪）入代州忻州守臣及石岭关戍将皆开门迎降贼

（删此字）长驱太原时二太子已陷全燕之地矣。十九日太上皇帝以郊祀礼毕恭谢上清储祥宫西边上章告急。且乞援师枢密蔡攸匿不进呈是日蔡靖郭药师张孝纯各遣官星夜奔走皆至京师攸贯知不可掩乃奏之太上大震不终礼亟还内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桥。又遣何灌将兵屯滑州以为之援贯攸等密预议遂传位渊圣。且为出避之计攸恐身去朝廷祸将不测遂用吴敏自给事中为中书侍郎李纲自太常寺少卿为尚书右丞托以庇其家。且谓敏有定策之功焉二十三日遂行内禅之礼太上退居龙德宫二太子既破信德府遣郭药师以轻骑先据河桥败梁方平於大丕灌力不支亦退走未几二太子兵济洒明年正月五日贯攸挟太上皇帝后妃郗王偕等东走淮浙胡马（改作敌兵）至国门之北阅月议和乃归而粘罕（改作尼堪）以为太原未下河东劲兵必乘共後因留攻太原公时总守御之职以死拒寇城中食尽至煮弓弩马甲筋皮充粮虽粘罕（改作尼堪）尽锐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克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刘光世种师中刘张灏解潜等军四面俱至贼（改作敌）分兵摧之皆不得前九月初九日城遂不守帅臣检校少保张孝纯不能死为贼所擒公独率麾下决战突围而出而胡（改作敌）骑追之力战不解部曲尽亡遂负太原庙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呜呼自京黼黻国缙绅之士久以欺罔相承谄谀成风俗靡极矣。无复长虑却顾天意既怒假手胡孽（改作金人）公之不济天也。虽亡身徇义其如天何彼尸将

相之任者愚不知机莫不尚贪其生不肯尽节然往往不免拘执，或不得其死孰。若公挺然自断视死如归忠烈如是之盛哉！《诗》曰：矫矫虎臣捍城於并殫其智力沮兹奔鲸攻逾九月贼（改作敌）不能乘无食无援百雉乃倾负像赴水义不苟生大节卓伟千载光明。

靖康遗录曰：金人攻陷太原张孝纯拜降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删此字）守（添御）甚坚百姓自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籍为兵屋舍皆拆去壁令所在相通贫富均食如一相持半年救兵不至粮食既尽杀老弱饷军贼知城中困甚以云：梯登城守者皆不能运动城遂破纵兵入城无问老幼皆杀之焚烧屋舍夷其城郭太原自此遂邱墟矣。。

靖康小录曰：初太原之围自乙巳十二月至丙午九月初三日方破缘兵困粮尽援兵不接城中杀人而食困饿死者十将八九守御人所食草木根及煮衣甲皮至是始困故贼（改作敌）得乘困破之居人及守御向敌死者无数城破守臣张孝纯持刀欲自尽左右侍兵抱持夺去为番人擒虏惟通判王逸誓不屈贼登阁抱太宗御容令人纵火而死太原陷时。又有转运判官王毖提举常平单孝忠亦死於难後因毖家人自言赠正议大夫词曰：顷以才选转漕河东而奚虏之众长围太原（删而奚至此九字改作值太原被围）身与帅臣撓城固守王略不贍卒为贼（改作敌）图将军生降方安右校之位少从前死不随属国之归程俱词也。。

封氏编年曰：张灏出榜云：本司已探得太原已开了四门今晚出兵前去应援仰军民知悉士庶读榜者莫不相贺是夜将半灏开西门进兵往石州路去人皆惊愕莫知其故後数日方知太原既失始悟灏给众出榜为出城自逃之计虽三尺之童莫不才腕切齿欲食其肉灏被受敕旨令总陕西河东路将帅俾救太原者无他以灏於孝纯父子也。欲使极力进兵不料其无他才总师几年未尝以忠规秘计指踪将兵但委士卒迎敌捍御败兵覆将挫辱国势军资亿万悉为金人所有不念君宠父恩欺上罔众唯务自全不忠不孝有如灏者乎！。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三校勘记。

提举单孝忠（忠误作纯） 为陕西路都漕（漕误作曹） 如王师并进不日战胜（不日误作如己） 以生牛皮幔上（幔误作漫） 乃遣良嗣马扩归你家朝廷献捷（脱良嗣二字） 我大圣皇帝不豫归国（豫误作预） 父子要其必杀（其一作以）

惟通判王稟（稟误作逸）令人纵火而死（纵火应作投水） 少卿前死（卿误作从）。

●卷五十四

靖康中帙二十九。

起靖康元年九月五日戊辰，尽十三日丙子。

五日戊辰吴敏落观文殿学士宫祠。

臣寮上言臣闻国之威柄惟赏与罚赏罚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为善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则是非倒置无所观效窃见前宰臣吴敏因上皇有内禅之意遂建白传位於陛下曾未累日致位辅弼自惟年少恐不能协副众望乃招贤能张大声势当是时也。人皆称之及戎虏（改作金人）既退浸生骄心侈协选购之功偃蹇无所忌惮边防之急不复经意将帅之任不复介怀器甲迟缓而不预为之计粮食稽迟而不早为之所般运失时蠹害为甚凡此数者皆当今之先务虽究心悉力犹惧不能以济事而乃怡然视之如平时可不为之寒心哉！以至元旧臣则抑遏而不加牵复蔡氏大恶则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寮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问邪正同於己者善之不问愚智异於己者恶之，於是士夫失望民庶解体则今日之罢已为晚也。敏虽罢相然犹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扬当江淮。

之冲素号繁剧观文之职冠於秘殿可轻以授之哉！敏以罪去尚。且得此臣惧自今以往执政大臣勤恪者无所劝而懈怠者无所惩矣。伏望陛下明其罪恶以正刑章以为後来臣子之戒取进止。

又上言臣尝观李唐诸帝其聪明英武无。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废以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其心无聊取佩刀自向赖长孙无忌抱持以免请立晋王大事方决虽其平时英略如此一为多爱所牵不知自处乃知在疑似之间能断以大义略无纤芥诚天下之难能臣伏睹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锐然以大位内禅於陛下不谋闾阖不问阍官不询群臣使神器永有依归其贤於唐太宗远矣。蔡攸出入密侍闻上皇倦勤之意甚久奸人多虑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将有所待一旦上皇除陛下以开封牧攸知事势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恶平时邪曲惮陛下之刚明遂授其语於吴敏俾之建白攸。又赞敏为门下侍郎其虑患深矣。敏不自揆乃攘为己功群小交口称道以为有定策之勋兹实骇闻藉使当时上皇意未有所主虽百吴敏何能为哉！既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又得蔡攸所授之语惟思报蔡氏之恩略不顾君臣大义虽言章交攻其罪而敏横身障蔽斥逐台谏招引同门以为己助迫於不得已凡三四贬窜仅能置京攸於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奸奋乾纲之断投京海外窜攸岭表分布子孙各置远方京不及过岭而卒於善地大不慰天下之心无不归咎於敏者方金贼犯顺（改作金兵深入）李邦彦欲议和敏则以和为是虽三镇之重遽欲弃与及徐处仁欲议战敏则以战为不然虽种师中逐贼

（改作敌）出界不以为功王云：倍程北归求尺书以议退兵敏遂沮其议及解潜折可求败衄遂复请遣使以议和其失机会一至於此太原之围期年未解河北之寇既去复还其为玩敌莫大於此言章所击稍涉蔡氏之党则匿而不行进用之际稍有蔡氏之旧则力加推引惟效京攸专权跋扈略不知先国家之急。又数与等辈交相矛盾怀奸

积恶巧佞阴狠未见其比投之遐裔尚未塞人望观文隆名宫祠优职岂宜畀之伏望陛下断以不疑特赐窜斥布告天下使上皇恩德与日月争辉无致小人妄有掩蔽臣将见天地悦豫神只喜乐蠢兹夷虜不威自服（删蠢兹至此八字）矣。臣有所怀不敢自己幸陛下赦其狂率取进止九月五日奉圣旨吴敏落职仍报行。

九月壬申吴敏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涪州安置。

臣寮上言臣近尝论前少宰敏掩窃上皇内禅之德自谓有定策之功及专权跋扈怀奸误国固非一事理当投之荒裔以为人臣不忠之戒圣恩隆厚尚存体貌止令落职宫观罪大责轻未协物论误国欺君罪通於天虽戮市朝未足塞责陛下自即大位屏出宫嫔不迹声色近以星文谪见避殿减膳以消天变忧勤恭俭前古未闻虽村童野老言之尚能流涕敏身为宰辅自当仰体陛下至诚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补报迳者厚费金钱数百千置婢妾三二人以供娱乐自谓宰相事业如此而已木石肺肠略无忧国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以故内外细大之事一切不复经意同列询访笑而不答伏望陛下详臣前日所列之恶与今来所论之罪速赐投窜未足偿误国之大过亦使知罪之不可幸而免也。取进止九月九日奉圣旨吴敏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涪州安置。

手诏曰：朕以嫡长受册建储十有馀年上皇畀付之意既以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降旨建朕开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将内禅矣。及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时蔡攸领枢密院自知罪恶贯盈他日不免乃引给事中吴敏於宣制日入至玉华阁（玉华阁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拨得至处）。又二十三日引敏连入盖攸方经营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士置在京师候伺动静中外相应其事诡秘难使众知故引敏入深密之地与谋耳攸既东行言章击蔡氏者日至而敏倾身障之诡计百出终以败露及蔡京子孙皆远窜而京子孙至荆南托进士黄大本附书寄敏为开封府缉捕得之其书责敏曰：仆父兄於阁下可谓有德矣。阁下自布衣登要途立功名始终与父兄交契自应知之阁下纵自谓我不出蔡氏其可得乎！由条书观之敏之为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禅何待人言。若以谓尝言则入玉华阁之日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诈传命令以敏有建立之功擢为门下侍郎其奸伪缔构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龙德宫敏见管勾官待制谭世李熙靖必曰：内禅之事出我至诚不由人言言必灭族谁敢言者以此知敏未尝建言但攸引入与为他谋上皇独断而为此策冠映古初矣。吴敏乃以为己功可乎！。若敏辅相有力犹可以赎罪。又况深险而。

好自专弛漫而不及事致今日边事尚炽兵民未得休息投诸遐裔亦轻典尔故兹诏示可付史馆仍布告天下。

告词曰：为臣之恶莫大贪天之功失职之刑孰先误国之罪宜加显黜用穆师言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提举亳州明道观吴敏性稟柔邪中藏险诈窃名第以徼幸之术盗倚任於扰攘之时惟眇质之纒承盖上皇之素定乃缘私党之托谓有建言之因迨窜

凶渠果协公议究观党庇之迹迄符阴告之情。且朕方勤政躬宵旰之忧而尔乃怀安肆娱乐之奉用人论事济奸慝则有之料敌筹兵失机会者多矣。稽使指有後时之慢忽边防无先事之图谋皆不臧咎将谁执有相。若此惟国之羞既邦宪之稍伸顾人言之不置贬从散秩投畀遐方尚体宽恩勿忘修省。

林泉野记曰：吴敏字元中真州人登第蔡攸喜之渐进用宣和末为给事中金人犯顺（改作至汴）徽宗欲逊位皇太子攸探知上意密以告敏敏以力赞其事渊圣即政骤加敏中大夫门下侍郎李邦彦为百姓所击因罢相敏奏邦彦有功复用为太宰俄而陈公辅上书乞相敏力主和议太学生吴。若奏书言敏奸邪上欲加。若罪敏复谏止敏请早立储贰。又请增春秋一经许举人习治进谏议大夫方时多事敏乃买婢妾以自娱臣寮言敏不可当危急之际。又与徐处仁日争议上前上为解之不已以观文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继而开封搜得蔡条所遗书言敏受蔡攸恩不能营救上怒彰其恶涪州安置。

诗选曰：敏仪真人妙龄秀发政和初上庠试书义有声蔡京见其程文复爱其丰韵粹美欲以女妻之元中辞焉释褐授浙东学事司干官除馆职擢记注西掖时年二十七玉立鸳鹭行中一时歆艳迁给事中郑达夫既相以言事落职宫祠退居维扬遂归白沙数年不以一事干人吴正仲侨居於彼元中师事之学为古文四六质疑就正日夕不倦期年文章大进缙绅咸钦重其不以贵显自高拙己务学如此宣和五年复召还旧物兼直禁林制词温厚人多传诵蔡京罢相麻云：於戏再图揆路之崇本予德意三告师臣之老乃尔令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养之休忠义百年亦父老训诲之德。又云：大田在望将观牟麦之秋南风既薰。且解里闾之愠敏有侍儿曰：远山美姿色通文理敏每为文使供笔砚之役一。

日有访敏者敏方据案运笔远山者方磨墨拂纸时服其风流如此宣和七年冬女真（改作金兵）仓猝犯阙（改作深入）上皇久厌万几元中建内禅之议即日除门下侍郎靖康初进元枢拜少宰与徐择之太宰同命是时招徕天下名士凡坐党锢废黜悉加迁擢浸与徐公议论不协朝廷以防秋不远庙堂失务同寅并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外祠寻以事贬渝州安置。

蔡攸移万安军安置。

臣寮上言臣闻爵人於朝与众共之刑人於市与众弃之刑赏之行非出人主私意与天下为公而已昔舜诛四凶天下咸服者言其公也。蔡京蠹国二十馀年罪恶贯盈杀之宜矣。吴敏等力为保护屈国法以报私恩天下孰不痛愤而迁延数月不正典刑陛下灼见天下怨京之甚奋独断之威不恤奸言投之海外以御魑魅虽三尺童子莫不谓然京恃敏庇覆之故滞留道涂至长沙而卒识与不识无不咎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窜致京身死内地抵掌而叹者纷然如京之恶固大矣。。若攸之罪亦不减於乃父燕山之役祸及天下罪与童贯何异哉！骄奢淫佚载籍所无包藏祸心虽伐南山之竹不

足以容其辞今置之雷州实未协於师言雷虽在广南其地濒海绝无烟瘴土风不异於中州此吴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窜之海外不为未正凶人之罪亦恐不足服国人之心愿陛下速赐施行无使。若京之早毙再失天下之望臣不胜区区之恳取进止九月九日奉圣旨移万安军安置。

十一日甲戌卜门宣赞舍人吴革往太原使粘罕（改作尼堪）。

革见粘罕（改作尼堪）庭揖不拜计议边事责其贪利败约气劲语直虜（改作敌）相顾动色愧（改作叹）服为追回攻威胜军等处人马授书以归备得其情状报宣抚使折彦质请於朝急备河南。且乞选精兵捍御戎人（删此二字）而复遣使出塞以强中国大臣之谋优游不断尚执讲和陷於贼（改作敌）计而不能悟。

十三日丙子谭稹移昭州王安中移象州并安置。

臣寮上言臣窃见比者金人愈肆猖獗（删金人至此六字）并门之围未解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师数有败衄退走之耻者无他士弗用命而气不振士气不振则孰肯效死。又安能取胜哉！然则士卒之气何以振之俛朝廷於行法之际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愤怨之心则士卒之气振矣。。且河东边郡失守以至於今其。

势益可忧前後败军覆将所杀戮者不知几何人孰不知忻代之失始於谭稹招刺义胜军致令耿守忠辈开门迎敌陷没要害之地遂至於此也。河朔自收复诸郡人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长驱屠戮之祸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复道孰不知燕山之变盖缘王安中身为安抚措置乖方既阴知其必有变而嗜利固宠不以告朝廷乃夤缘为私求自便以归致郭药师背叛降敌为之向导遂至於此也。非特士大夫知之凡尝遭虜寇（改作俘掠）之患者无不切齿愤惋思得此二人者而甘心焉今陛下俛从民望将二人者重加诛责则天下之人必曰：圣上哀念吾赤子之无辜而就死地故求首祸之人以正典刑孰不鼓舞欣快而相告哉！如此则何患士卒之气不振而弗用命乎！二人罪恶如此而朝廷未尽施行谭稹虽已责散官而尚处近郡王安中初居随州今改置临江军善地则何以慰民望而快其积愤之心哉！臣谓重行典宪之後犹当降明诏露布其罪使天下咸知庶令军士感励自奋而成敌忾之功正今日之所急也。乃复加惠有罪特屈刑宪以失天下之望伏望睿断并谭稹招刺义胜军驯致今日之患则罪不在童贯下。又闻金人起师之因亦指王安中擅纳叛降故去岁十二月二十五日檄文首著其事以谓因此构怨以致兴师天下之人皆谓安中即有重责不谓久稽典宪今朝廷复有和议则安中之责尤不可轻亦助和议之一端九月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王安中移象州谭稹移昭州并安置。

遗史曰：王安中到象州有《诗》曰：後人谁促渔阳战旧守犹迁象郡来。

幼老春秋曰：王安中字履道以文章有时名交结蔡攸攸善之引入禁中太上赐燕饮半酣是时郑妃有宠犹未正中宫上出之郑氏簪玉花上有双飞玉燕攸谓安中曰：，岂可无诗安中即作诗进曰：玉燕双双扑鬓云：碧纱衫子郁金香神仙宫里骖

鸾女来侍长生大帝君太上大喜安中尤善四六致位政府别无他长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文大册居後学之宗。又曰：推翰墨润色之工为剧繁允济之任。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四校勘记。

神祇喜乐（祇误作祗） 近以星灾谪见（灾误作文） 思惟所以补报（脱惟字）冠映古初矣。（初一作今） 试诗书义有声（脱诗字） 授浙东学士司干官（士误作事） 寻以事贬涪州安置（涪误作渝） 上出示郑氏簪（示误作之）。

●卷五十五

靖康中帙三十。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戊寅，尽十九日壬午。

十五日戊寅李。若水见粘罕（改作尼堪）於榆次县。

靖康大金山西军前和议日录曰：靖康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若水等被旨日下出门差往大金山西军前和议九月初一日长行十五日次太原府榆次县见大金馆伴使萧庆（呼太师）副使刘思（呼尚书）前来相见问劳勤庆曰：使副们缘何事来。若水曰：某等为和议来庆曰：有国书否。若水曰：有书庆曰：国书外莫别有议者事否。若有须当先去译知町元帅为便（国相谓粘罕也。注改作尼堪）盖前次邵侍郎等一番奉使（谓邵溥）到来初间问他道国书外莫别有议者事否渠言无及见国相却有面议之事临时甚是艰难要使副知。若水曰：某等来时面奉本朝皇帝圣旨令。若水等再三启白国相元帅前次奸臣误国煞有施行今日分差两番使人前来（谓王云：马识远也。）以道志诚悔悟之意愿国相元帅以生灵为念盟好为心早与通和则天下幸甚庆曰：容某等先为译知国相。若水等称诺乃归幕次近晚伴使令人来传语二人请排礼物土物来早见国相次日译语二人前来引请。若水等赍国书押礼物土物入军门见国相行次中门列甲兵两行至帐前幕次下马伴使来接迎庆曰：国相先令来问使副一事赵良嗣是上皇时可上可下者人今不知在甚处。若水曰：赵良嗣今已谪过岭南去矣。庆曰：不知几时被谪。若水曰：不是去年冬即是今年春亦未甚记得仔细也。庆曰：国相。又教先来取国书履曰：国书莫当某等亲见国相面投方是。若水曰：和议正要情通先纳过书去亦何害。若水遂笏出国书与庆庆恭领之即曰：使副。且此少待容庆等先去见国相。若水等复坐幕中少间译语官一人来云：国相请使副。若水等令赍礼物土物诣前与国相相见叙礼讫。若水曰：某等来时面奉本朝皇帝圣旨令。若水等伸问国相元帅台候万福国相恭授礼讫复曰：使副们来时贵朝皇帝圣躬万福。若水曰：某等来时本朝皇帝圣躬万福。若水。又曰：某等来时面奉本朝皇帝圣训令。若水等

再三启白国相元帅前次奸臣误国煞有施行今者分差两番使人前来以道志诚悔悟之意愿国相元帅以生灵为念盟好为心早与通和天下幸甚国相曰：那收燕山时杀了底许多人是生灵也。无履。

曰：国相。若追思往事一一细较即使使人何以为词。若水曰：某等等面奉本朝皇帝圣训令某等再三启白国相元帅今欲以三镇逐年所收租赋悉奉贵朝愿休兵讲好国相厉声曰：既有城下之盟许割与他三镇那租赋便是这里底怎生更上说也。。若如此便是败盟不割三镇。若水曰：盖缘三镇军民未肯交割故欲将逐年租赋奉贵朝其利均一止是爱省事幸国相元帅开纳国相曰：公们不去劝谏贵朝皇帝教早割与他三镇土地人民便是好公事却来这里弄唇舌想捎空恐使不得（捎空谓脱空也。）履曰：本朝今则煞有忠义之士辅佐今圣与昔日事体不同使人说得是与不是实与不实如何瞒得国相元帅国相约。若水等坐左右曰：国相请使副与伴使就幕次相聚。若水等退伴使迎接。若水等过右帐下酒三行劝一锺庆曰：国相令某等伸问奉使为军行不及为待幸明察。若水等称惶恐庆曰：夜来天气大段寒了未知中原如何履曰：东都尚未挟纆庆曰：南北天气如此之异。又曰：适来使副见国相所议如何。若水具道前言庆曰：国相道为有城下之约故提兵专来。若不割得三镇土地人民将有何面目归去见国人履曰：某等已曾启白国相元帅非是本朝不割三镇土地人民盖缘三镇军民未肯交割故欲以租赋奉贵朝免得交兵生灵之幸庆曰：但恐不可。若水等退少顷国相令人传语送羊二空酒三十瓶钱一百贯与使副洗尘第三日早。若水等诣军前谢国相谕。若水曰：某等昨日尝以国事上冒台严欲望台慈以生灵为念盟好为心早为通和则天下幸甚国相曰：贵朝当今之时譬如著棋一般既败则补其馀。若顾惜恐一齐带累了不可知。若水曰：本朝。若顾惜。又岂肯以三镇租赋奉贵朝也。国相曰：不须巧说遂揖。若水等坐国相曰：使副门行甚路来履曰：某等由井陘来国相曰：闻此路险阻不能通车果否履曰：然国相。又曰：去岁闻解制置（谓解潜也。）统兵守井陘路不战而兵溃何也。岂其险不足恃而兵不堪用乎！履曰：去年解帅被旨到河北两路点集沿边弓手保甲继闻两国通和随时放散却非不战而溃况亦不曾守井陘路恐是传之者妄耳国相。又曰：使副们来时黄河冻未。若水曰：大河须极寒方冻国相曰：使副们何处人氏在乡里时以何为生。若水曰：某乃汴州人履曰：某乃汴都人。若水曰：某等在乡井时皆以读书为活国相谓履曰：副使既知。

书何故作右官履曰：读书无成乃因武弁国相举诗一联近来渐觉家风好儿读书声女织声。若水曰：敢问国相元帅仙里台眷安在国相颦眉曰：祖乡在渑州骨肉昨因契丹征辽东时皆被害近方得一小女子履曰：以此见兵革岂是好事履。又曰：陶渊明所谓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国相目属履久之。若水等退是晚伴使来相见庆曰：适来国相曰：此番使副煞忠梗聪明只是所议不肯说尽话。若水曰

：某等所奉圣旨止是如此不敢虚诞更幸太师尚书因见国相再为禀知庆曰：当如所议庆等退第四日早。若水等再见国相。若水曰：某等兹者特来议和欲便两国区区之意已尝禀知敢望国相元帅早与开从国相曰：待国书中答去。若水曰：和议事大恐国书中不能尽曲折幸国相元帅面谕可否国相曰：亦。若（删此字）无多事履曰：某等恭传得本朝皇帝志诚之意远来议和须得国相元帅端的言语归去便是使人不失职国相曰：若不割得三镇土地人民决不可和履曰：国相。若坚执不回使使人何计则是国相曰：使副不。若。且归休。若水曰：纵使某等归去将何面目敢见本朝皇帝纵见将何以为词更望国相元帅曲全两国之美国相曰：不须切怛。若不退第五日早。若水等再见国相方欲起言和议国相遽约。若水等坐国相曰：已作国书了命左右取到遂传与。若水不得已笏领之国相曰：使副们少间便回如到京师烦为再三奏知贵朝皇帝承遣使命远来颁示宸翰及礼物等不胜感荷为军行无物贡谢伏望睿察所谕三镇租赋不须言及。若差人速来交割土地人民即便回军通和万一不从须索提兵直到汴京理会也。。若水等。又欲起议国相作色曰：已言在前不必再三。若水等见事势不可即曰：容。若水等来日谢辞了国相即行国相曰：不必讲此礼使副即今可便行。若水等称诺乃归与国相叙别归幕次国相令译语官二人前来云：国相传语使副承远来无以为谢白马一匹并银鞍銜一副将（删此字）花罗三百匹香药一合上正使持郎乌马一匹并银鞍銜一副将（删此字）花罗三百匹赞叹甯二十四匹（删赞叹至比六字）香药一合上副使观察更有酒一百瓶钱二百贯犒设一行官吏。若水等辞不敢受伴使来相见曰：此是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坏却常例。若水等不得已收之伴使相送及五里许置酒三杯钱别劝一锺庆曰：国相令某等再三致意使副承远来。

为军行无以为待望见察。若水曰：某等此来上荷国相元帅太师尚书台眷如伴使归见国相烦斥。若水等名致谢庆曰：谨领台命叙别乃行十一月十一日归次国门次日不隔班引见对於崇政殿。

十九日壬午李纲罢宣抚使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

李纲以宣抚使屯於怀州也。诸将皆败太原失守纲将士多叛去金人乘之遂大败而还上怒遂罢纲使知扬州。

传信录曰：初贼（改作敌）骑既出境则遣王云：曹使金人军中议以三镇人民不肯割愿以租赋代割地之约至是遣回有许意其实以款我师非诚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议意谓非归租赋则割地以赂之和议可决成乃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而义和之使纷然於道路矣。既而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而用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以内禅事言者谓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门下侍郎亦蔡攸矫制为之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窃。又叹曰：事已不可为矣。因入表奏状乞罢初唐恪谋出余於外则处仁敏翰可以计去去此数人者则余亦不能久留也。至

是皆如其策章数上犹降诏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力不胜任者。且得昏愤之疾不罢决误国事亦并叙曩日榻前之语，於是上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巡边交割宣抚司职事召余赴阙。且俾沿河巡视防守之具余连上章乞罢知枢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县得尚书省子有旨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时九月间也。余具奏辞免不敢当具上疏言所以力乞罢者非爱身怯敌之故特事有不可为者难以虚受其责如宣抚司得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驻某处皆不曾用始朝廷应副银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钱并犒赏外今皆椿留怀州及在京降赐库具有籍可考可按臣既罢去恐不知者以谓臣丧师费财惟陛下遣使核实虽臣自以不才乞罢愿益择将帅抚驭士卒与之捍敌金人狡狴（删此二字）谋虑不浅和议未可专恃一失士卒心无与御侮则天下之势去矣。臣自此不复预国论敢冒犯以闻既而果有其言。

中书舍人刘珣奏准中书省送到词头一道中书舍人安扶奏准词头李纲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李纲轻脱寡谋强执自任前後败师覆将非一所有词头未敢具草奉圣旨令以次舍人行下者臣伏见仁祖。

朝韩琦以直学士经略陕西而好水之战任福刘平皆歿於阵士卒死者甚众仁祖非不知诸将违琦节制致败也。虽善其皆合事机然犹坐降一官神祖朝韩絳以次辅宣抚西边兵将深入荒域卒至骇扰横罹战伤神祖非不知絳之推忠尽瘁也。虽原情无他然亦罢相止以旧秩出守邓州盖人君陟降如天无心虽知其才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或有过焉不可不加黜罢也。窃见李纲勇於报国锐於用兵而听用不审数有败衄以致士气益丧虜（改作敌）势益张其罪亦著矣。陛下亮纲用心无他因其有请宠加峻职授以便郡虽臣寮缴奏复命以次命词行下於此见陛下厚於记功薄於责过也。然纲此行败军覆将耗财疲民非特如韩琦好水之败韩絳西边之失其可不加黜责以示惩戒乎！臣至愚不肖尝慕范仲淹之中正仰事陛下非敢於纲败事之後从而下石也。但朝廷典刑不可不正如陛下念纲前日之劳在所记录察纲今日之败志在歼寇亦宜黜官降职以慰死者之心为败事之戒既不以今日之失而遂忘其前功。又不以前日之劳而曲庇其罪戾赏罚昭著如天无私则将帅闻之莫不感激思奋而寇攘有可平之期矣。所有词头臣未敢具草。

臣寮上言新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李纲本以凡才误膺器使卵翼於蔡氏之门倾心死党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攸先刺探引纲为援使冒策立功而。且纲之罪状有不可掩者臣请为陛下数之太上皇心存道奥倦听万几陛下以元子受大宝位臣下何与焉乃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傅於城下逮西师之至彼。且心惧气慑不敢肆行抄掠莫测西兵之多寡强弱两军相持则易於和议矣。纲乃妄意一胜逮姚平仲之挫衄使之复逞虎狼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揭榜取民金宝京都之民为之骚动朝廷大议已定不复取於民而纲自出文榜以为功身为大臣躬诣大肆以收

前榜窃誉兵民使怨归公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动朝廷不得已暂行罢免为之死党者默谕其意力率士庶伏阙乞用李纲胁持君父几至变乱其罪四也。身领守御不知体国假君爵禄以市私恩四壁之赏太滥几至数千人而亲戚故旧或滥转官资或白身授官鲜有遗者。此其罪五也。阴与吴敏党庇蔡氏荐京入对上皇之归也。力引蔡氏俾还京国踪迹诡秘其遣攸书则有密语不敢忘。

之说即不知所谓密语者何事此其罪六也。自谓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恶妄作威福致陛下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此其罪七也。身为枢辅知术疏浅不能逆诈辄以蜡书付金国之使妄结余睹（改作伊都）使金人复加怨愤抄掠吾民致河北河东之寇未平此其罪八也。陛下以种师中之败歿遣枢臣宣抚河东而纲辄敢拒抗君命乞纳陛下所与之官以臣抗君命几於跋扈此其罪九也。逮至孟津不务持重以量兵势惟以军法督战遂致解潜之兵溃散挫衄卒无尺寸之功以致并门失守此其罪十也。古人所谓是口尚乳臭者其纲之谓乎！。且其行军用兵徒知袭童贯之迹妄自尊大为僚佐罕见其面独智不能用贤果致败衄损国之威使金人复扰河朔致朝廷再遣使议和欲诛厥由咎将谁执伏望陛下早正十罪大奋乾刚特赐窜黜为人臣怀私误国之戒。

李纲提举杭州洞霄宫。

宣和录曰：臣寮上言窃见新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李纲轻脱寡谋强执自任专主用兵之议而无胜算奇画及陛下命以宣抚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败军覆将非一用（删此字）耗邦之财不可数计纲亦知其罪而自列矣。陛下复加以宠召使守郡此臣所未喻也。奉圣旨李纲差提举杭州洞霄宫。

又臣寮上言谨按前知枢密院事李纲首用兵以解太原之围凡战守之策一切听之不从中覆己而方略乖谬节制无术出师辄覆败取辱夷虏（删此四字）太原失守天下寒心纲匿而不言近世大将误国辱朝未有。若纲之甚者奏议有曰：若弃太原乞降御笔手诏纲迁延怀州弗力救援乃欲以弃地之事归之君父以逭其责怀奸如此。且纲妄庸人耳平时谄事蔡京蔡攸结为死党其为守御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御之卒假京给使方君父在围城中正赖兵众以煖备纲乃以资元恶大慙不忠甚矣。其迎上皇於南都也。与攸耳语移时踪迹诡秘不可具言迨其还朝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汹汹莫知所为赖陛下察见攸奸不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以定。若纲言遂行而攸复用其祸可胜计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旋即议和既而勤王之师四面辐辏金人恐惧求去有日矣。而三镇诏书初未与也。纲自以和议既成无以为功遂与姚平仲同建劫寨之策一败涂地朝廷不得已遂与三镇诏书兴言及此可为慨然陛下宽仁广。

爰薄纲之罪止於罢位而纲遂使其党张焘冯楫方元。若余应求陈公辅之徒鼓惑众听唱为伏阙之事几至大变其初王孝迪敛民之金以犒虏人（改作金军）谏臣

论列陛下重惜民财为罢之纲乃敛恩归己收其榜以沽小民之誉小民无知以为尽出於纲故伏阙之日相聚万馀观纲处心如此岂所谓善则归君也。哉！今秋金人举兵再犯边陲首以纲为言呜呼纲之罪大矣。尚以崇阶均逸祠宫非所以示惩也。臣愚欲望圣慈正纲之罪授以散员置之远服以为将帅失职者之戒仍以纲罪恶明谕天下以解愚民之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五校勘记。

读书无成乃因就武弁（脱就字） 次日不隔班引见（隔一作随）则天下之事去矣。（事误作势） 怨归君上（君误作公） 为之僚佐罕见其面（脱之字） 耗国家之财（误作用耗邦之财） 使守郡府此臣所未喻也。（脱府字） 尚以崇阶均逸祠宫（均应作休）。

●卷五十六

靖康中帙三十一。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壬午，尽二十一日甲申。

李纲落职依旧宫观。

又臣寮上言窃见昨者金人围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枢密院李纲出总元戎戡定寇攘兵甲非不多也。辟至为属官凡七八十员抽差人役凡六十名能否不辨幕府纷然军政出於多门临时漫无成算偏裨不知禀令士卒自相残践以守则不攻而溃以战则未斗而亡斩将不关主帅生擒则非虏（改作敌）人兵卒逃散金帛散失纲既告罢其属官或托故差出或随逐前来各带券历不废请给所谓法度纪律一切无有以此行师欲求决胜臣未之闻也。大帅自当亲临战阵以护诸将决求成功纲坐怀州去军前凡数百里缓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参议机宜管勾当公事等官员数猥众。又多晚进後生纲傲然略不咨问其所与亲密朝夕不相舍者惟邹柄与张牧而已自馀僚属将佐唯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须先祷柄牧为之传导然後得见故人多怨卒以无助而败事况邹柄张牧白身得官何尝知军旅之事纲数十万之众而决谋於此二人可谓疏谬之甚闻纲初欲地隆德柄牧力争不得往及军势稍沮遽督诸将士卒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无所适从太原不守数日矣。纲在军中尚不得知何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敌哉！误国损威莫此为甚观文峻隆宫祠优游非所宜得愿赐黜夺以协师言。若邹柄张牧赞佐误事亦当追夺前命以明国威以肃军政奉圣旨李纲落职依已得指挥差提举杭州洞霄宫邹柄张牧并罢见任令别注授差遣。

又言窃见李纲天资躁轻济以凶愎地位尊崇耻於咨访辟置幕府皆一时趋附之金人选用裨佐多平日败亡之冗士图事揆策既非所长料敌应变。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费国用不可货计卒不能解太原之围。若不究正其罪而显黜之则非所以定国

是也。然纲强辩似智敢为似勇窃主威以交群枉违公道以市私恩故一时小人喜为称誉每纲之败则归咎朝廷以贾众怨嗤嗤之民轻信易动纲之奸诈何由尽知。若不明数其罪而播告之则非所以孚庶听也。臣按纲之罪未易悉陈请为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独决大议传位陛下蔡攸乃诡传上皇之命谓吴敏有。

建请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胜诛矣。纲於陛下龙飞之後乃始引敏以为证奏疏白云：臣与吴敏力建大策赞成内禅纲之欺天罔上抑。又甚矣。纲之罪一也。今春虏（改作敌）骑至城下陛下屈己为民以讲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输金帛以助国盖非得已执政王孝迪庸无状揭大榜於通衢肆为乖谬不可施行之论台谏连章奏劾陛下即罢输纳或命以官，或以官折還元价纲乃掠人主之美使行营司收榜曾不知出於陛下也。故纲之罢其徒唱之市井无赖千百为群白昼纵杀几至败事纲之罪二也。陛下始降亲征之诏燕越两王上表固请从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罢亲征严都城守御虽殿岩武帅亦以为言纲。又言躬述利害回銮輿之行陛下俯顺群情岂独纲之力哉！欺愚惑众妄自夸耀纲之罪三也。迨西师四集种师道之谋与诸将驻兵郊外虏（改作敌）营浸惧。若稍加持重从师道之谋绝其抄掠徐为後图，岂有失律丧师之祸平仲之战纲实使之轻举妄发误国大计犹复肆为狂诞之言渎乱朝听纲之罪四也。蔡京弃去君父逃於拱州遣人以奏牒抵纲使之请对纲辄敢为京敷奏京亦恃纲在朝遽至国门以俟召命显庇元恶轻负国恩纲之罪五也。蔡攸建请上皇为渡江之计日构奸言离间两宫遣其党宋奂传道语言狂率不逊神人共愤攸既以罪斥纲被诏奉迎上皇乃请以攸为行宫副使欲使入朝都邑震恐既。又以攸有扈从之功力为营救纲之罪六也。攸在丹阳纲自围城中通书至为词云：不敢渝信。又有太师钧候甚安此中不辍通问之语时京在占云：馆也。其披写腹心亲密无间一至於此纲之罪七也。於乞去之章妄云：奉使而两宫协和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爱本无纤毫之间纲安得此语哉！纲之罪八也。纲任为元帅偃蹇违命辄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告敕缴朝廷略无顾惮纲之罪九也。纲自起总行营专主用兵近者乃复请卑辞厚币以讲和。又请亲降手诏弃太原於度外纲之罪十也。今夷狄凭陵（删此四字）国威未振纲之误朝致寇丧师辱命与夫怀诈党恶之罪条具於前矣。伏望陛下奋乾纲之断扩离照之明处以散秩窜之遐方以申邦宪仍乞特降诏旨布告中外以肃军听。

李纲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

又上言臣闻人臣之罪莫大贪天之功窃人之财犹。

谓之盗臣窃观李纲子称上皇厌万几之烦欲授圣子意未有发臣与少宰吴敏力建大策赞成内禅臣伏观上皇以神器授陛下盖知天命人心有所归属奋然独断岂假人谋此帝尧盛德之事也。当时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报吴敏李纲欲使二人进用为己肘腋吴敏时权直学士院身在翰林故其议先达纲为太常少卿疏外无由以进而

纲遂怀此子诸路示士大夫人无不见之所论三事内禅乃其一也。其词引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事缙绅见者莫不骇愕罪纲失言由是言之纲岂知上皇圣意哉！徒得攸言犹未敢信。且首尾两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意未有所发与敏力建大策则是诬上皇而欺陛下，岂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乎！臣闻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人臣之美也。《唐书》言戴至德无异才惟能归善於君为时所服。若纲则不然纲子。又曰：岁首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劝陛下为避狄（改作敌）之计者。又臣躬述利害回銮輿之行为固守之计臣窃谓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而却南幸之议纲何与焉使纲尝言之亦大臣献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称誉耶纲。又有子曰：传檄而三镇坚守奉使而两宫协和臣窃谓纲之传檄必得陛下圣旨非假圣旨其谁肯从纲乃自为功何也。上皇北归乃其本志陛下遣近臣祇迓礼意曲备两宫未尝不和纲乃以为协和两宫何也。此以善自予以过归君人臣之义当如是乎！纲以是数者平居炫耀要誉於流俗於奏表中时发不逊语自比其功於张良刘幽求裴度李泌流俗无以为不然遂以为真国柱石也。大率纲之为人高言诞计足以欺惑愚众今春虜（改作金）人顿兵城下而纲领行营司及京城守御司屡声言破贼都人遭围闭之久莫不喜之使应援姚平仲卒无尺寸之功而国受莫大之辱流俗犹言纲以为能用兵盖其诞妄足以惑之也。方虜（改作金）人邀索金银朝廷根括民间以足其数时王孝迪为中书侍郎独主其事揭榜立禁有四尽之语民甚苦之台谏交争论列朝廷遂罢根括而民间未知纲乃乘马遍历京城自收其榜使百姓归恩於己。又使妄言无行之徒如冯楫陈公辅辈称颂功德奔走揄扬以窃流俗之誉遂率聋俗叩阍喧闹以劫持久主成其私计，於是已罢而复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诛为臣之义可如是乎！宣抚河东略无经画肆意妄作督诸将决战数。

路败衄使太原失守陛下因其乞罢遂与扬州今。又与宫祠原其罪状此为宽恩而流俗纷纷谓纲於国有功不宜间废此浮言妄议固不足恤然朝廷退斥大臣当暴白其罪於天下使人洞然不疑则浮言自熄谁不信服臣愚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纲之罪大正典刑报行臣章以解流俗之弊奉圣旨李纲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

李纲再责甯江军安置。

纲上书辨雪再责甯江军安置。

许翰落职宫祠。

臣寮上言窃闻昨者出师河东大将种师中全军陷没兵威挫衄太原之围卒不能解仰贻睿圣宵旰之忧益壮戎虜（改作敌国）凭陵之势忠义之士愤懣切齿曾不知本兵之地实有以致之也。师中老成持重号为名将练达虜（改作敌）情洞晓军律拥数万之众出援孤城当料敌制胜临机应变以图万全之利必不轻举妄动以侥幸速战之功也。同知枢密院事许翰怯懦寡谋而好谈兵辄以逗挠不进移文胁督责使之出师以赎过师中素刚不受迫促翰从中制之所不能忍忘其万死以决一战卒至败绩

陛下虽已录其尽忠然师中赍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实惑之使翰百辈在朝何所补而失一师中所系甚重谨按翰终始蔡京之门指天誓日结为死党陛下践祚之初首叨除召为御史中丞未尝一言以及京攸之恶每复平日私讎闻者莫不愤疾首荐蔡氏族婿陈求道为台属求道以告讦得罪虽陛下灼见其奸不复用然士论犹为之不平蜡迁枢府方艰难多事之时移病谒告累月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秘职出殿近藩。且翰在言路则党恶庇奸以欺君在枢府则妄作生事以误国迹其罪状夫岂胜诛伏望睿断重赐窜斥以为怀奸罔上之戒少赎师中将士九泉之冤取进止奉圣旨许翰落职与宫祠。

许翰之进李纲所荐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种师中进兵解围李纲之行辟属官多碌碌之人然才者十得三四耳亦未尝谙边事刘沈纲王以甯折彦质裴廩以知兵称其实能兵者谁也。惟刘当辽州折彦质屯汾州王以甯督战过文水此能效力者其他不过供文字备差使点检而已如何大圭轻薄子何足置之幕下议者谓纲意广才疏知人之鉴不甚明翰每右之师中败纲黜并罢翰。

林泉野记曰：许翰字崧老洪州人进士中第宣和中为给事中言高丽入贡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举杭州洞霄宫靖康初以李纲荐召为御史中丞言蔡京童贯蔡攸皆坐责俄同知枢密院金人邀求三镇翰言三镇弃则京城不可都而天下危矣。不宜许乃荐种师道宿将可用。又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朱 卨 杨戩李彦孟昌龄等家族并推治门生党与上不允翰尝督姚古种师中进兵解太原之围及李纲黜并罢翰。

金人遣王来索三关地。

遗免曰：太原既陷金人使王持右副元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书必欲割三镇之地以谓一镇既得两镇不可不割。又诱说执政曰：大金地广非欲固得三镇但朝廷既以许之不宜背约使南朝能以三镇赂大金大金必不受以全和好然信义者邻国之宝，岂可去之使金人以失信责南朝提兵再来则何以御得诡词蔓衍指天地为誓而纵其说耿南仲以为然上念太原之失重惜河朔两镇为畿甸之垣屏乃通好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许以金帛宝货以赎两镇命将作少监王及之为国信使以礼遣还。

赐蔡攸自尽。

中兴姓氏奸邪录曰：蔡攸字居安京之长子也。长於柔佞谄谀自幼出入宫禁与内侍无异专为优伶之态上晏饮或丙夜乃出累加宣和殿学士深结内侍以固宠荐引门人刘韩驹吴敏辈数十人皆至禁从其妻党宋乔年宋奂宋奂等皆因攸为侍从要职宣和四年为河北安抚副使从童贯以收燕山府略无措画惟拱手奉贯而已五年师还除知枢密院事加太保燕国公日夜侍上及诸内侍游宴赐大第与京门相对权势尤重於京故京复忌之攸复谮京使之致仕其家为复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第连夜不止侥幸者以一见得为大人大金入寇（改作燕）攸蔽匿告急之奏皆不以闻

故兵势炽矣。闻大金逼乃随徽宗南幸靖康初臣寮言其罪责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再责浚州雷州臣寮再言其罪移窜海外遂赐死时年五十。

国史後补曰：伯氏鲁公之长子。又所最爱当元符初官裁造院上为端邸时每退朝出仙北门伯氏适来趋院必下马拱立门首以俟上过而後退上询为何人左右曰：蔡承旨衙内也。繇是上心善之其後当以。

为言况凭藉家世遭逢异宠。又如此假。若稍加修饬则宰相三公不属他人矣。亦何必作为谐用荡上心依恃妇人破坏骨肉至违背天性上孤恩纪上既睿明在宫中反笑谓左右蔡大诘应为宰相耶是徒为时主所窥凡所劳心不亦惜乎！。

二十一日甲申标童贯首榜示开封府。

监察御史张奏准尚书省子奉圣旨差前来广南路勾当公事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出门八月一日起发连夜蹉程及沿路密切根逐前去至八月二十三日到达南雄州已遵依圣旨处分各已施行了毕别无疏虞及具奏闻去讫臣契勘广南与岭南接连地气炎热兼即今秋暑方壮自南雄州至京计三千五百馀里五十二程委是地里遥远今来臣所勾当事窃虑或有变动虽已用水银等养浸固护兼程赍管前去赴阙外奏闻事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圣旨检坐前後臣寮言章并张所奏令开封府大字於市曹要闹处出榜示标首。

臣寮上言臣窃见近遣监察御史张前去广南取童贯首级仍降臣寮章疏并圣旨列其十罪元恶大憝无所逃於天地之间梟首通衢孰不欣快昔舜诛四凶而天下咸服盖刑人与众弃之也。臣愚欲乞将前降言章并所列十罪播告天下四方万里之外咸得闻知既足释百姓愤怒之心。又可召和气而怀夷狄（改作远人）取进止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检坐到十罪言章指挥下项一承靖康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检会臣寮上言第一章责授左卫上将军追广阳郡王豫国公致仕池州居住第二章同上第三章移郴州安置第四章吉阳军安置第五章臣契勘前後臣寮论列童贯罪恶非一理合诛夷陛下仁慈未欲置之死地从轻贬窜於贯恩德厚矣。臣访闻贯尚迟回方命不即就道今来朝廷使使奉迎上皇窃虑贯稔恶弗俊规免谪命尚欲侥幸还朝级贯奸凶久著军民怨愤欲食其肉近者金人犯（改作围）城逾四十日民庶不堪围闭之久叩阙汹汹归罪宦官殴击而死者十数辈贯。若复入都城窃恐别致生事兼前此陛下尝降指挥令贯守御京城乃敢尽室南奔官为太师宠极王爵去国之日更不朝辞揆其情实殊无人臣之义也。兼已罢宣抚司职事却复拥精兵自卫按春秋法是谓叛逆罪恶如此。若不重典刑何以厌服众心望陛下断自渊衷更赐黜责施行仍降。

睿旨令开封府多差得力使臣管押前去至贬所取进止。又第六第七章惟陛下思夷狄侵辱（改作京阙震惊）之变实生於贯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轸陛下父子之情肃邸今日之拘縻伤陛下兄弟之爱太祖太宗百战得天下一童贯危之此而不杀臣恐太祖太宗含怒於上天未已也。臣窃愿陛下奋乾刚发睿断即贯之贬所檻至京师召

百官陈九师诛於观阙之下醢其躯以赐战士函其首以遗女真其战士受醢必踊跃以增气女真发函必悚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纾则女真之师自退矣。苟，或不然则垂尽老奴将死牖下陛下受侮四夷（改作强邻）贻讥万世无以慰宗社之神灵则女真之兵恐未殄也。臣不胜激切之至取进止第八章臣闻人君以至尊统於士民之上百官万民仰而承之率职戒惧不敢易纪律者礼以为之防也。是以人君者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必谨其文物度数之别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有讨无赦所以别嫌明微以正人心也。伏望陛下断自渊衷大正典刑天下幸甚取进止奉圣旨诛讫告谕中外。

粘罕（改作尼堪）陷平定军。

粘罕（改作尼堪）既陷太原府汾晋诸州乃东攻寿阳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之死伤万人竟不拔乃攻平定军欲据井陘往攻之丧士三千人。又与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兵合攻之亦丧万人而拔之。

措置守御京师置四道总管以李回为太尉大河守御使范讷河北宣抚使。

朝廷以出师屡衄不能绝金人割地之请虜（改作敌）骑。且深入思得长策以卫王室四道总管统天下兵分制诸路为京师卫东道总管统京东淮南之兵西道总管统京西河东之兵南道总管统京西南路湖北之兵北道总管统河北之兵以折彦质为宣抚判官以李回为大河守御使以备粘罕（改作尼堪）范讷为河北宣抚使以备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又以都水使者荣{卅疑}陈求道监丞许先之等同诸将帅以守要津。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六校勘记。

辟置为属官（置误作至） 凡六十七名（脱七字） 各带眷属（眷属误作券历） 皆一时趋附之趋人（卞金误作金） 虽殿右武帅（右误作岩） 渎乱朝政（政误作听） 缴纳朝廷（脱纳字） 身在翰林院（脱院字） 太常寺少卿（脱寺字） ，岂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力误作有） 唐儒言戴至德（儒误作书） 流俗无不以为然（误作无以为不然） 遂以为真国之柱石也。（脱之字）

流俗犹信纲（信误作言）以劫持人主（人误作久）所当料敌制胜（脱所字）尚以延康秘殿出职近藩（秘殿误作秘职出职误作出殿）以一得见天人（得见误作见得天误作大）稍加攸饰（饰误作饬）上既睿明烛邪晚在宫中（明误作知脱烛邪字晚字）连夜趲程（检误作蹉）检坐列十罪言章（列误作到）以一童贯危之（脱以字）。

●卷五十七

靖康中帙三十二。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甲午，尽十六日壬寅。

二日甲午王云：至真定府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已围真定引云：看攻城。

三日乙未种师道除河北巡边使未行再命河东宣抚使以疾召还京师。

是时师道已疾在郑州疾笃昏塞复苏部曲请留公曰：念临轩之语忍不进耶抵河阳疾甚朝廷闻之亟召还京师宣医不辍（阙）治之。

五日丁酉夏人寇怀德军通判杜翊世御退之。

幼老春秋与遗史曰：夏人入寇奄至怀德军城下通判杜翊世力请知军刘铨率众死守运火牛发石机樯木泥球击之翊世身自抚循士皆感激奋勇箭无虚发贼死伤万计遂忽引去翊世字元弼成都华阳人累官至朝议大夫。

徵猷阁待制宣抚使司参谋官折彦质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河东路宣抚副使。

六日戊戌卯刻有流星东南流光数丈。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陷真定府安抚使李邈死之兵马都钤。

辖刘<立身>力战自杀。

初刘<立身>为安抚司以守真定既而除宣抚副使。又辟真定府路总管王渊钤辖李质归於宣抚司朝廷乃以枢密副承旨李邈为真定府路安抚使邈优於吏职而拙於应变。且新至真定人心未附邈知金人必攻真定乃发三十四奏告急於朝廷请援皆不报仓卒之际金人围城百姓之情不亲故金人不旬日而拔之邈被执金人累谕邈不屈被杀。

赵子砥燕云：录曰：知真定李邈城陷之日金人执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使之跪曰：本朝无此使之拜。又云：比肩难当使之饮曰：我非臣仆欲胁而从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止之曰：其人高节不可屈致，於是与之伴食同饮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南寇（改作侵）欲与偕行邈辞，於是押至燕山。

节要曰：真定之陷也。邈已抗节於窝里不（改作斡里雅布）故为窝里不（改作斡里雅布）执之燕山伪相刘彦宗逼邈不从复逼邈剃顶发邈亦不从彦宗逼之甚（删复逼至此十五字）邈遂尽削发为僧终不从彼之俗。又。且示其不仕（删终不至此十二字）彦宗憾之闻於粘罕（改作尼堪）命彦宗杀之邈谈笑赴市至死不改。

遗史曰：建炎初旌褒死事之臣赠邈节度使制曰：朕思复艰难之业永怀将帅之臣禁暴安民虽未成卫社稷之效忘躯徇国，庶几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虜（改作敌）师之入塞当孔道之雄藩邈无唇齿之依坐失金汤之固拘原方力尸裹莫还不貽陇右之羞迄并睢阳之操。

靖康小雅曰：吉州防御使真定府路兵马都钤辖刘公讳<立身>靖康元年秋八月金人以三镇不可得复两道兴师入寇（删此二字）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之

师十四日入塞以众攻广信军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帅臣观察使李邈措置乖谬九月六日贼（改作敌）遂登城邈为贼（改作敌）所困时公为钤辖以身率众昼夜搏战城上先是贼（改作敌）攻北壁公力拒之至是贼（改作敌）伪移攻东城邈复趣公往应之力攻两日一夕潜移攻具还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贼（删此字）忽鼓众凭堞而上城陷没公犹率众巷战麾下稍稍亡去公顾其弟曰：我大将也。其可受贼戮乎！因策马挺刃溃围欲出而诸门皆为贼（改作敌）守矣。遂之孙氏园山亭中解条绝尸而死呜呼古之命将未必皆武夫马援欲以马革裹尸方谓能处死矣。真定之七罪在李邈公知忠。

孝之节故不惮杀身为人臣师范亦可谓有古人之风矣。《诗》曰：将军死绥古人所长有如刘公与城俱亡兵弩如山公以身当生竭其勇力挫犬羊天未悔祸虜益鸱张（改作敌势益张）公虽瞑目万古传芳。

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会於平定军议再举兵。

节要曰：粘罕（改作尼堪）自太原东之平定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自真定西之平定以议再寇（改作指）京阙右监军兀室（改作乌舍）曰：今河东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两者乃两河领袖也。乘此之势可先取两河俟两河既定徐图过河以取东京不为晚矣。今。若弃两河先犯（改作趋）东京苟有不利则两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京不能取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未有语粘罕（改作尼堪）怫然而起以手去貂帽掷之於地谓诸酋（改作将）曰：东京中国之根本我谓不得东京两河虽得而莫守苟得东京两河不取而自下昨东京军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状曰：我今。若取东京如运臂取物回手得之矣。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欣然称善诸酋不敢沮之入寇之（删诸酋至此九字）计遂决，於是粘罕（改作尼堪）与斡离不改（改作斡里雅布）分归本路约会於东京。

马扩自真定府狱中脱身西走山寨结集屯聚。

先是马扩遭刘诬以谋反於狱中得旨委提刑司置院根勘提刑司差深州兵曹毕制勘方结案而为河北制置使朝廷恐本路官观望别委京戏东路勘时已七月矣。扩寄系右狱九月金人再围真定城陷扩犹未知是日将午而馈食者不至遂迤迤至门则寂无人独一老兵曰：廉访何不去番人已入城矣。扩入狱告诸囚尽为去其徽缠即趋出扩易服窜西山和尚洞山寨结集两河义兵各据寨栅屯聚自保。

李。若水上书乞救河东河北。

臣自深入金人乱兵中转侧千馀里回至关南凡历府者二历军者二历县者七历镇寨四并无本朝人马但见金人列营数十官舍民庐悉皆焚毁瓶罍牖户之类无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寿阳榆次徐沟太谷等处仅有名存然已番汉杂处祇应公皂皆曰：力不能支胁令拜降男女老幼例被陵铄日甚一日残穷苦状。若幽阴间人每见臣知来

议和口虽不言意实赴往往以手加额吁嗟哽塞至於流涕。又於山下见有逃避之人连绵不绝闻各集散亡兵卒立寨。

柵以自卫持弓刀以贼（改作敌）金人数遣人多方招诱必被巢杀可见仗节死义力拒腥膻（删此四字）之意臣窃惟河东河北两路涵浸祖宗德泽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攻流毒民不聊生继而童贯开边燕云：首祸搜膏血以事空虚了壮疲於调发产业荡於诛求道路号呼血诉无所涂炭郁结谁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独此两路边事未已今戎马凭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势必胁从而在邑之民无逡巡向贼（改作敌）之意处山之众有激昂死难之心可谓不负朝廷矣。哀斯民之无辜服斯民之有义愧起颜面痛在肺肝望深轸圣衷哀痛之诏慰民於既往决择之计拯民於将来上答天心下厌元元之望。

十日壬寅诣龙德宫上寿。

先是上皇谓金人必再犯（改作至）京阙请帝留京师治军国事欲自往西京治兵宰相吴敏劝上言不可也。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乎！至是天甯节诣龙德宫上寿上皇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蹶上之足者上坚辞不敢饮而退上皇号哭入宫翌日置黄榜於龙德宫前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

娄宿（改作罗索）陷汾州守臣张克戩死之。

先一日娄宿（改作罗索）使人来城下言知州已下可出城拜降无使人民受杀戮知州张克戩令人射贼（改作之）云：有死无降任你攻城贼（改作敌）遂退归云：代州太原尚自为我攻破来日定为我城娄宿（改作罗索）亲提兵攻城自辰至巳其城遂失守臣张克戩既知城失不与贼（改作敌）俱生乃具朝服望阙号拜言臣非不为朝廷守城以张灏带兵潜走城上无人致城陷没臣知不能出见陛下唯以死答朝廷遂乃自缢。

陶宣干河东逢虜（删此二字）记曰：靖康元年八月十二日余被差宣抚司干办公事到覃怀十三日参李宣抚十七日差往河东汾州观河东访察使兼制置军马张灏军并斩统制官冀景并至汾州介休县见制置军马王以甯谕李宣抚意令与威胜军范世雄合为一军八月二十八日至介休县王制置凌晨已起发往威胜军某即沿路追至五十里方见王制置具传合军之意王制置云：介休县阙钱粮六七日烦公在此截钱粮数日某逐日自介休县往义唐州截粮九。

月初一日起发宿孝义县初二至汾州才入城即见官军枕籍於路者不可胜计问之皆起云：是重伤人轻伤人疾患人重伤轻伤皆不被赏给迁补疾患皆无粥药仍克除附带军前抛弃粮食累日无食战士每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青菜钱七十文铜铁相半是时官中已不使铁钱但以此充数耳或攒聚数日阙乏止支钱会子一纸钱

会子止得三四百今九月霜寒诸军赐衣不至有赤露被坚执锐者余即语制置使张灏云：战士如是狼狈张无以对始灏军汾州乡兵正兵约七八万解潜军威胜军地名护甲乡兵正兵约九万先七月初一日张灏遣统制官折可求副统制张思政统领军马解围太原凡七日军行三十五里至地名郭栅营於中下四高迫窄之地中有沟涧探谍不审绰望不明大军止为一营十一日早贼（改作敌）兵至先击左军左军稍胜。又击右军右军不胜突入中军是时两统制与应副钱粮向运勾三人帐中早膳正膳间贼（改作敌）骑突入流矢中向运勾死两统制骑马走後军不见阵而溃八月初解潜护甲军无探谍无绰望忽见贼（改作敌）帜溃於军中元负器甲枪刀皆未释缚军中惊溃兵马填塞坑谷不知其数抛弃金銀钱粮縑帛以数十万计先一日护甲地震殷殷如雷声次日军坏解潜仅免窜归蓝田宣抚司闻止解潜军前自八月十四日张灏遣副统制张思政统军马由文水县解围太原张灏约张思政十五夜携具入军中相见思政答云：军中无此礼灏十五夜携携具人军中相见啜茶列杯盘闻军中虚惊喧乱张灏急索马驰归须臾军起（删此字）溃散伤捐千人矣。十七日至文水统制官李安并其子忠信先登杀获几二三千人不暇取级城中见官军至欢呼鼓舞皆以壶浆相馈既得文水张思政更不入城留其军保守贪功希赏遂径趋太原未行间十八日贼（改作敌）兵清晓至人马困乏所负器械皆未解缚恐我军先动遂先鼓噪发喊三声以恐我军不动贼（改作敌）兵遂至始发一队自西南来相继不绝而至我军走山山後绝壁我军横死者不知其数军皆四走已在贼（改作敌）围中贼（改作敌）说令降皆脱剥赤露然後敲死得免者十无三四使臣将佐百馀员金銀钱粮縑帛抛弃以十馀万计後军统制冀景不见敌先走张灏军一次陷郭栅一次陷文水所失七万馀众余被宣抚司指挥往彼点勘军马止有八十馀人马五百。

匹每贼（改作敌）至城下杜门谨守不敢出战贼（改作敌）兵恣行剽掠无有救者文水之举先约许孝烈军克日并进至日失期张灏军有赤露被坚执锐者有卖军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将佐辈日事杯酒更无纪律汾晋一带已失支梧余於张灏处呈乞分擘军马於官道寨照应防护粮草重伤轻伤人速行拣选犒赏如重伤不堪出战人权发遣向里将养免耗军食病患人安泊於空间屋宇内差使臣点检粥药医治病并诸军犒赏支三次皆不只受及询之众军有云：一次得绢二尺半钱二百一次不得绢二尺半钱二百一次不得有言俱不得张灏云：俱是统制官并请去统制官支散不明余观张灏军种种狼狈欲亟驰还宣抚使具言之九月初四日早别张灏太守张克戡运副李百宗欲行张灏留饭罢既行才出城门张灏张克戡运副李百宗欲行自後相送望东北贼（改作敌）骑尘头稍大余不敢返遣价传语云：东北有尘了。且亟行遂加鞭至晚抵孝义县民云：城西方。且厮杀何故官人来此余亟驰入城遣价於城西探之统制官甲秀并本县尉果与贼（改作敌）战各无胜负抵暮欲归是日汾州发重伤人千馀人於晋绛就医养皆为贼（改作敌）所杀初五日至初九日贼

（改作敌）马四散於村落中劫掠人莫敢出初十日早张灏遣统制官李安并田秀至回牛岭把截至孝义县未敢前方遣探未至至未後探至回牛岭一带无人马可以行矣。知县王艺云：某贱累辈出凡三次皆为贼（改作敌）骑拦截不可行今辄欲附後乘如何余云：甚好至申时余与田统制李统制王宰宅眷俱行百步後两探骑至适义唐川有贼（改作敌）马寨遂复回由西南趋温泉县宵行七十五里才晓至温泉县城中空初八日已为贼（改作敌）破杀者六百余人稚子抛弃於道死者亦数十辈县宰簿尉俱被执诸官厅悉狼籍笼篋书帙纸散乱於厅堂间余与田统制李统制於监务厅早饭罢欲由汾西县入赵城县至汾西县界三十里问路村人云：官人不可从此行番贼（改作金兵）现执温泉县官员在一山顶饮酒此去数里李统制问番人多寡村人对云：约有三百余欲打汾西县余谓李统制云：贤部下有一千二百人八十余骑田统制下有一千四百余人八十余骑共一千六百余人军声亦不少可以践起尘头径趋汾西县纵未见敌交战亦足以救护虏掠李以为然云：此少俟田。

军坐移时田军不至余谓李曰：遣承局促之凡遣三两辈约一饷间承局继至云：涂中无田军问一行人云：有一项人马已趋石州路去矣。余与李愕然相谓曰：制置司差田军往回牛岭把隘更不相关白不稟制置司指挥趋石州，岂有是理李云：事既如此日色已晚四野无人居止不。若速回数里由隰州路行至平阳府出头即整军起行自汾西县至陞州一带人户惊移尽起止存空屋余与李日食芥煮粟粥随行人兵更无物食皆饮水足重不能行十四日绝早至陞州城外城上皆挂塔守御太守蓝安国字伯康躬亲开门出城相接余与李即入谒之问守御次第曰：人兵止有三百余骑人二千人粮有一月弓箭枪弩之类悉无却出城於行衙安下令诸军饱食芥歇一日是日午未间忽报制置使张灏运副李伯宗由石州路今晚宿陞州余云：二公何故忽来至申後运副李伯宗至余即谒之问所以李漕云：初十日侵夜张制置并张统制闻破太原不相关白不令汾守知拽军马起行某即出来张制置几中流矢一已中张制置右伴使臣张即驰马走去张制置欲往石州渡河过陕西某自来欲至绛州支拨钱斛是时张制置张统制拽军马行城中官吏居民妇女突关而出不知其数张守知之遂差人捉缚居民妇女入城官吏居民悉窜妇女多为所执是夜西北赤色如血至二更方散李漕云：赤色如是累日矣。。

粘罕（改作尼堪）留女真万户银术（改作尼楚赫）守太原率兵下太行取孟州渡河入寇（删此二字）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留女真副统韶合（改作硕哈）辽东漠州万户韩庆和守真定率兵取黎阳渡河入寇（删此二字）。

粘罕（改作尼堪）再攻威胜军吴革回阙。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七校勘记。

遂急引去（急误作忽） 裹尸莫还（误作尸裹） 迄保睢阳之操（保误作并）

古之名将（名误作命） 真定之亡（亡误作七）以取东京不为晚矣。（不应作未） 扩寄系在狱（在误作右）新政流毒（政误作攻） 丁壮疲於调发（丁误作了） 泣诉无所（泣误作血）涂炭郁结（郁结一作桎桔） 下哀痛之诏（脱下字）决采择之计（脱采字） 臣知不能生见陛下（生误作出） 钱会子止得三四百文（文误作今）解潜军威胜军地名护甲（一作解潜正军威胜军护甲地名二字系小注在护甲之下） 至地名郭山栅（脱山字） 与应副钱粮向运使（使误作勾） 流矢中向运使死（使误作勾） 三次皆不被受（被误作祇） 某辈昨累出凡三次（某辈昨累误作某贱累辈） 初十日侵晨（晨误作夜）。

●卷五十八

靖康中帙三十三。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己酉，尽十八日庚戌。

十七日己酉驾幸飞山营阅。

遗史曰：上出郊按而竿折拽人有死者上不悦赏赉有差因登城北壁而还是时金人在河东河北谋两路侵入有五百馀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则曰：属朝廷系枢密院合收枢密院则曰：自有所属耳军器监提举官内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则曰：京城所掌守御也。未守御何预於我哉！，或谓驾部当理会驾部则曰：库部何不收终不能津般入城既金人犯（改作至）城下尽为攻城之用。

靖康小录曰：十月二十日闻真定失守唐恪聂昌耿南仲犹。且诬奏以谓真定通判献城贼（改作敌），岂能破也。。又邀驾教七十座议者以谓万乘之尊出教七十座纵之可以杀人能得几人。

粘罕（改作尼堪）再陷隆德府。

是日粘罕（改作尼堪）至城下言要守臣出城议者是日通判李谔出城入粘罕（改作尼堪）寨见粘罕（改作尼堪）言我今提兵问罪赵皇去不攻你城但将犒军酒食粮斛来我。

等乘夜过去谔乃奉听是夜入城言於知府张有极言可与父老共议遂呼在城父老等语通判昨日相见言不打城壁只要犒设酒食等物可否良久众皆曰：如此是拜降也。如通判要与即与男女等只愿守城遂不出报次日早粘罕（改作尼堪）使人来问犒设物众官上城城下人云：前日李大夫许我犒设昨日何故不送来父老喧言骂詈这里无犒设物谔止之。又云：不可但与他所许物无使攻城万一不虞悔之何及将官言公莫待反耶遂以刃中谔而粘罕（改作尼堪）攻城城陷杀戮甚众劫掠无遗知府张有极被俘。

十八日庚戌范讷除检校少保甯武军节度使充河北河东路宣抚使。

门下推毂以行所以示倚成於阃外筑坛而拜所以震声望於军中属严武服之共载修戎备之饬时谋元帅斯得异能咨尔荐绅听予诞告右金吾将卫上将军提举亳州明道宫高平郡开国以食邑二千九百户实封七百户范讷庄毅而不挠静深而有谋识该事物之微学贯韬铃之要慷慨自许蚤蜚英於武科发闻惟休久积伐於显位承枢机之密旨寄洮陇之中权丐间祠宫避宠环尹朕方軫疆陲之愿颇深鼙鼓之思对以燕间有言可绩寄之绥抚非尔而谁是用建之旌旄进律益州之重盛其车服视仪亚傅之崇於戏时方艰虞民亦勤止兵选良而不振惟纪律之宜明将愆而寡谋惟节制之宜审非画略无以制胜非忠义无以感人隐如长城兹有全策<立宁>尔功之茂，庶几吾圉之甯可特授检校少保甯武军节度使充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

金人陷麟州建甯寨杨震被害。

杨震宗闵之子也。既冠从戎以斩馘功补三班差遣从讨方腊至台州黄岩县。又解台州之围进官修武郎知麟州建甯寨金人寇（改作攻）寨欲降震不从时寨兵精壮者悉从折可求死於交城之战所馀老弱百数守弗坚震奋力守城金人急攻阅旬日城中矢尽城陷震死之震之子名存中方从征河朔得免於难次子居中执中亦被害。

诏河北河东便宜行事。

诏《书》曰：朕通好邻国屈己增币无所不至所以保守疆土全养生灵敌未退师攻陷城邑每闻边报痛切朕心已令尽召天下之兵矣。凡尔州郡，岂可擅城自。

困坐待其毙今仰河北河东诸路帅臣传檄所部州军各得便宜行事合从连衡相为救援见便即动无拘一律其见任官能与乡里豪杰率众捍敌得守臣邑大者宠以公爵次者授以节钺或登用於朝廷世袭其地各宜体国奋然自效无使乡里坟莹坐受残破父母妻子生致离散朕祈於皇天告於宗庙北顾流涕明告此言忠臣义士莫不动心故兹诏示想宜知悉京师士民读诏书往往泣下真定府陷报到京师朝廷以新失太原。又闻真定府之报上大忧之患将帅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卫两边乃下哀痛之诏诏河东河北清野。

诏曰：朕嗣有大统属时艰难外侮凭陵元元被害，於是捐弃金帛宝玉不可数计以救百姓於涂炭之中敌才退师痛自抑损斥去华靡日惟蔬食卑词厚币继修和好通赂之使项背相望凡有所求悉从其欲袞冕车辂称号之美犹无所爱所以保守土地全活生灵而敌势未已动起兵端必欲割我地土残我人民覆我宗社使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驱虏财物积聚皆遭劫夺忠臣孝子自当体国念家人自为战令下之日应河北河东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聚徒结众捍寇立功自节钺以下皆以充赏仍仰州县预以名闻。若自能斩首获级者皆倍军功凡我赤子与其残於敌人之手流为异域

之人孰。若从危即安转祸为福兴言及此流涕无从其馀诸路有忠义之人能率众勤王或立功河北河东者并依此推恩咨示尔众咸体朕意。

臣寮乞催发诸路勤王之兵。

臣寮上言窃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朔诸州坚壁不战天下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问恕其仓卒失措也。今年自春夏以来皆知金人必复深入。若天下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危急则事平之後当行军法今者寇将逼河伏望睿断行下枢密院疾速施行。若事平有功则当以次推赏古者侯伯之国州牧统之以夹辅王室有急而後至则斩甘誓曰：用命赏於祖弗用命赏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则孥戮汝自古及今未有赏罚不果行而能使人赴难不避者惟陛下圣察奉圣旨依奏其勤王。若敢後时当职官并以军法从事。

十八日庚戌诏求人材。

诏曰：修举政事全藉人材人材甚难所宜爱惜讷以。

一旨遂废终身除系籍挟奸害政罪状明白不可任使外馀皆随才收录勿谓曾经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辈荐引遂皆弃逐庶士革心以应时用三省及台谏官深体此意以示至公。

粘罕（改作尼堪）等合杨天吉王持书问朝廷遗契丹王及余睹（改作伊都）蜡书并元割三镇。

《书》曰：大金骨卢你移赉勃极烈（改作古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同致书於大宋皇帝阙下顷因启衅以致连兵曲直所归彼此自见思得寻盟之计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留元约复变况上皇之鉴未远抑亡辽之戒在前既思再造之功可忽经久之意将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画元议之疆曾自为辞管行割送今则反假士民之固守更张军势以解围兹事难图昔言安在乃者差萧仲恭赵轮等赉书报复回日辄受间谍之语阴传构结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为是申过朝廷奉到宣命据此衅恶更逾上皇仰就便差官问罪从长相度施行今差保静军节度使杨天吉昭德军节度使王充问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过请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郓王并太少宰一员同诣行府赉书陈谢过咎仍据元割三府即行诫谕并令开门以待抚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图谨白。

（先是）麟府折可求献言夏国之北有大辽天祚子梁王与林牙萧太师统兵十万出榜称金人不道与南朝奸臣结约毁我宗社今闻南朝天子悔过逊位嗣君圣明如能合击金人立我宗社则前日败盟之事当不论也。吴敏以为然乃奏上令致书梁王由河东入麟府遂为粘罕（改作尼堪）游兵所得。

宣和录曰：先是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既还粘罕（改作尼堪）尚留隆德府诏遣路允迪以和议书至粘罕（改作尼堪）闻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大获金帛屡遣使数辈来意在求赂时勤王之师踵至大臣有轻敌意猥曰：吾兵强盛如此

当与虜（改作敌）抗衡而灭之彼既领吾肃王等过河吾胡为不留其使与这相当，於是馆其使者等逾月不遣有部管赵轮者燕人狡狴惧不得归乃诈以情告管伴邢亻京曰：金人有耶律金吾者领契丹精锐甚众贰於金人愿归大国可结之图其二酋（改作帅）亻京以闻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诏书授轮赐耶律纳衣领中仍赐轮等各帛千匹白金千两轮还首献其书於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大怒以轮书表闻其主具道南宋反覆之状得报云：深入攻取事无大小皆委元帅府从。

长措置施行。

靖康要盟录曰：先是於四月因虜（改作敌）使萧仲恭等还朝密赐耶律太师以黄绢写之云：大宋皇帝致书於左金吾上将军右都监耶律太师昔我烈祖章圣皇帝与大辽结好於澶渊敦信修睦百有馀年边境晏安苍生蒙福义同一家靡有兵革战斗之事通和久远振古所无金人不道称兵朔方拘縻天祚翦灭其国在於中国誓好之旧义当兴师以拯颠危而奸臣童贯等违国擅命沮遏信使纳结仇讎购以金绘分据燕土金匱之约藏在庙祧委弃弗遵人神恫怨致金人之强暴敢肆陆梁亾扰边境达於都畿，则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内禅肆朕初即大位惟怀永图念烈祖之遗德思大辽之旧好辍食兴念无时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误国构祸皆已窜逐思欲亲仁善邻以为两国生灵无穷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达而使人萧仲恭赵轮之来能道辽国与燕云：之遗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国诏令拥立耆哲众望所属宜国人（删此二字）无如金吾者适谐至意良用欣悻昔闻金吾前为辽国将兵数有大功谋立晋王实为大辽宗社之计不幸事不克就避祸去国向使前之谋行晋王有国则天祚安享荣养耶律氏不亡於天祚不害其为忠而於耶律氏之计诚至忠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谓宜继有辽国克绍前休以慰遗民之思方今总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讨太师之助云：中留守尚书愿忠佐之一德协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国之势竭力拥卫何有不成谋事贵断时不可失惟金吾图之书不尽言已令萧仲恭赵轮面道委曲天时蒸梁更冀保绥。

靖康遗录曰：先是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退师回燕山遣萧庆来催前所许金帛诏三省同议所以待庆者众议以番贼（改作金人）要盟城下请割河北而并寇河东自败元约夷狄贪而无信（删夷狄六字）不可复与金帛请收其使者，於是送萧庆於都亭驿一小屋中封其户传食以过凡数日徐处仁吴敏当国建议谓萧庆本契丹人为金贼（删此字）所灭不能无怨不如善遇之使归与余睹（改作伊都）谋共兴兵以破贼（改作金）上遣吴敏至驿慰劳萧庆始令开户庆见敏即痛哭投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问之谓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渝盟而来督金帛群臣不忍故请留大使於此皇帝以大使本契丹懿亲奉使而来元非得已谓大使良苦遣敏。

奉候庆泣谢因阳骂云：金人反复无信义使与臣国约和取其金帛而竟灭之乃立异姓称藩臣之国王契丹外孙也。强见逼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创业逾二百年一

且沦亡未尝不泣今大朝诚能赐以誓书约为兄弟如先朝南北故事愿归约国主举兵相应上以报大朝之赐下以复国家之讎破金人必矣。即大朝迟疑不决本朝孤弱惟其所制中原之难未有既也。敏心喜以为诚然退奏庆言如此因请赐余睹（改作伊都）书令庆去厚待礼之庆得书遂行始过河即宣言南朝有书令我约契丹共灭大金并书驰驿送至粘罕（改作尼堪）由是贼（改作敌）愈忿矣。。

以工部侍郎王云：借尚书持书从王使於军前。

《书》曰：侄大宋皇帝致书於伯大金皇帝阙下谨遣使人往敷诚悃睿明兼照当蒙洞察往者信用童贯奸谋误国遂致连兵频年不解逮初嗣位即有悔悟之心颇闻圣情亦有和解之意及皇子郎君之至汴城自无力攻之事国相元帅之围并州止守从初之约载惟信义实不愆违乃出圣慈夙深告戒顷者奸臣一二近在朝堂但知宰辅之言所当听顺岂期离间之事辄敢肆行将使两国之情义不通欢欣不接奸邪之罪。若此窜斥之典何逃瑕垢尽除群情所快今兹循省已自笃於私诚亦冀宽明无或追於往咎顾三镇乃祖宗之地当务保持况大国有伯侄之亲宜蒙宏恕愿以赋租之入增为岁币之常还守旧疆别为信誓如此则仁恩之厚何可弥忘盟誓之坚自应循守上符天道下顺人心博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货耕耘自。若遂安两境之民缅想圣怀亦同至愿不宣谨白。

又《书》曰：昨因告发知有绢书奸人诈伪何所不至。若两国通和贴然无事则无隙可乘奸人不利缘此构造意在间谍顷者按治已正典刑谅惟圣明特加洞照遣王云：去面道其详。又王云：口陈云：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许再结欢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怀奸之人致信义有亏今尽行窜逐专遣王云：陈谢有下项事今云：等告求皇子郎君谓如三镇有太宗皇帝行宫先祖陵寝在内及诸州民情愚迷顾恋。若行征讨百万生灵性命可悯欲以税租折为银绢三十万代割三镇通旧来银绢五十万每年通计八十万兼此日皇子郎君曾言下项礼数惟大金。

皇帝开境数百里抚有诸国欲以皇帝车辂袞冕等为谢及令使人附宰臣等表奉册宝增上尊号仍全三镇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斋僧十万人祝延圣寿王云：至真定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大怒谓云：曰：礼物复还。若二十日之间不即割地则提兵至阙下矣。。

遗史曰：先是王云：奉使还时太原未陷金人亦颇厌兵遣云：来只要三镇租锐限半月到燕山府仍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镇告谕从初请则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约云：星夜奔驰到京师入奏上大悦顾问大臣皆不肯许之云：与少宰吴敏素不协以事黜责出云：唐州云：犹在抗疏论列利害敏百端沮之竟不遣至是敏已罢相王还朝廷遣云：偕行少宰唐恪令翰林学士承旨吴开作告义以慰三镇之地其略曰：若恤邻存好则洪恩再造提师再至则宗庙殒亡识者咸哂其气沮弱而言不祥。

王之来也。礼貌甚倨持其书於御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镇之地。又妄思复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之所为也。请必割三镇要金帛车辂仪及加大金皇帝徽号上乃卑辞深明其故非朝廷之罪厚礼遣还。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八校勘记。

又邀驾教七十座（教一作放）以刃中谩面（面误作而）特谋元帅（特误作时）右金吾侍卫上将军（侍误作将）方轸疆陲之顾（顾误作愿）兵巽真而不振（巽误作选）知寨杨震被害（脱知寨二字）粘罕等令杨天吉王（令误作合）遗契丹梁王及余睹蜡书（脱梁字）有都管赵伦者（都误作部伦误作轮余伦字同）乃诳以诈情（脱诳字以诈误作诈以）而来督责金帛（脱责字）许以金缯（许误作购）先後误国（脱後字）宜於国人（脱於字）始与臣国约和（始误作使）。又王云：口陈云：等奉本朝皇帝口宣（此段应另行误连上文）溃散伤损千馀人矣。（脱馀字）以事出责云：知唐州（误作以事黜责出云：唐州）云：犹再三抗疏（再误作在脱三字）。又妄思复欲立契丹之後（妄思一作安忍欲字衍）要金帛车辂仪物（脱物字）。

●卷五十九

靖康中帙三十四。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丙辰，尽二十九日辛酉。

二十四日丙辰粘罕（改作尼堪）陷平阳府知府经略使林积仁都统制刘锐弃城走。

宣和录曰：先是义胜军四千人屯平阳其将刘嗣初领其众闻粘罕（改作尼堪）已围太原密遣人献平阳图於粘罕（改作尼堪）於正月十九日叛归金人，於是粘罕（改作尼堪）兵益炽（改作盛）粘罕（改作尼堪）既破太原乃进攻汾州。且分兵以寇（改作攻）慈陁以北诸郡势甚张（改作急）汾州坚守以待救俄闻朝廷分河东为两路其隆德府即为东路经略平阳府即为西路经略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十日汾州失守主将张克戩死之当是时议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岭甚险峻如壁可以控才，於是乃命将以守朝廷。又遣刘锐统从驻平阳以捍北边然国用乏竭仓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岭者日给豌豆二升或陈麦而已士笑曰：军食如此而使我战乎！贼（改作敌）领锐师以寇（改作攻）回牛岭贼（删此字）於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为之柰。

何未敢前进俄而军官散去贼（改作敌）乃登焉十月二十四日贼（改作敌）至平阳锐领兵遁去遂陷平阳官吏皆縋城而出自後威胜隆德泽州皆失守矣。。

逢虜（改作敌）记曰：十月十九日至平阳府三十四里见村落间牛畜车乘居

民妇女官员宅眷扶老携幼号呼之声蔽川而下问所从来云：贼（改作敌）破汾西
县并灵石县赵城霍邑县一带惊移人户避寇至此是日晚到平阳府谒平阳府都统制
刘锐（仲武之子）语余李宣抚被召种安抚河北巡边种公至郑州以疾乞致仕相继
差折参谋（名彦质字仲古遵正子也。）升宣抚判官权宣抚使事李宣抚未至诸帅
及制置司统制官申发边机文字五六日无与决刘云：虽被命差充统制并无人马汾
州副统制张思政人马。又不知所在止有今日统制官李安人马步人一千一百人马
八十馀匹汾州制置司差往回牛岭把隘。又不属管万一贼（改作敌）马出没何以
支梧余退即谒太守林学士（名积仁字充美）某谓林曰：贼（改作敌）骑次第不
久至殊不为备何也。林云：城上敌楼今春为背叛归朝官刘嗣初耿守忠所无军兵
无粮食无器具何为可守也。某谓林曰：此学士已不作守计林曰：系残破州郡实
不可守余云：既如此可於南门差官坚守先遣出妇女老小留壮人居城中以省粮食
是时城中尚有七八分人寇（改作敌）不至即已万一寇（改作兵）至旋作处置林
令虞候请两都监令开门放出妇女老小留壮人十月初八日至宣抚司见折宣判具言
九月初三日破太原有乡兵自太原走出至孝义县言城破日城中尚有万馀人官员并
宅眷军人富民缣帛尽为张孝纯焚了唯馀金银张孝纯与其子被执军民皆羸委顿宅
眷皆投濠河死者不知其数途中。又闻金人遣使讲和某大不然之但以此相款要生
奸计尔所过州县皆相庆悉已弛备使司须行下令严作提备仍申奏朝廷折宣判云
：某恰亦上心来。又云：某所过州县无军马无粮食无器械何可使之守也。使司
当契勘速攒那支拨应副军前遇贼（改作敌）。又不纳级及数处有溃散军兵哨聚
作过如温泉县汾州回牛岭一带可速筑堡寨以为篱落折公云：公近日边上来尽知
子细。又将家所论甚好有数事欲再烦公出。又曰：近得旨令极力保守平阳府并
汾州一带平阳府今为汾隰等县路帅府隆德府今为威胜军泽州等路帅府怀州主管
安抚使司公事知平阳林积仁不作守计都统制。

刘锐是朝廷差来不用命可烦公往彼见林积仁语以朝廷今日升平阳为西一路
与一州事体不同万一失之是失一帅府坚不作守计何也。汾州平阳分擘军马应守
御次第可与刘锐商量施行子差余前云：平阳府勾当并照应汾州一带余具子申奏
朝廷纳级指挥赏格每纳一级转一资是时军前遇敌杀获更不纳级候边事息日一例
转资乞支拨军器於阙少州县乞将统制官并战士七日一次犒赏乞召募有武勇使臣
并效勇守城依制置使司请给食粮乞给旗二面付某招集溃散军兵日是分募支给请
受招集五百人减二年磨勘乞差拨军马前去军前应援使唤乞支降逐州县少阙钱粮
得两日行下指挥数内军器更切於见有州军攒那宣抚司重行应副降赐库造旗二面
付某招集溃散军兵武勇使臣并效勇各诏召募十员名差拨人马余十月初六日平明
辞晚宿狼车即发牒遣介往隆德府请姚李二漕理会钱粮初九日晚至泽州城外马铺
安下初十日早谒直龙图阁大守高世由三日招集溃散军兵一千三百馀人悉皆赤露

癯瘠并日下给券亲自押赴平阳府经略安抚使林积仁具以折公之语白之林云：城决不可守余云：今日事体不同太原已失此升为帅府屏捍一路极力保守以御前近降处分甚是丁甯今漕司与宣抚司亦步亦趋自极力应副贼（改作敌）马未至自家已不作守计何也。是日城中有四五分人余再三白之林曰：甚好来日与都监至城上一观余即谒刘都统言麾下。若干兵马某近离宣抚司见折宣抚言连发军马来刘云：并张思政军马共有万人差使各处已自不少十八日登城城周围二十四里敌楼战棚一百五十馀座经耿守忠刘嗣初焚之後更不曾修构毡有五百馀领但可以挂才答四门敌楼以百步法守之守城二十四里合用三万人城中止有军兵三四千人余问两都监答云：少匠人阙材植余。又问何不优直佣召百姓匠人某昨来行赵城霍邑道中频河汾见官中牌箴抛失於水次者自不少何不取用两都监。又云：盘运费力余云：今。若取於赵城霍邑事无及矣。城中树木逐急尽伐以用如不有足折系官空屋舍并民居空屋内民居空屋後來官中修还并牒施行都监。又曰：见官科拨行下诸县应副至今诸县不为着紧余对曰：待牒府取会弛慢县官职名立申宣抚司至二十四日申後谒都。

统制刘锐云：适得回牛岭关报贼（改作敌）马犯回牛岭余云：都统莫须遣援兵否刘云：统制司见管军马一万馀人遣四千军五百匹马往回牛岭把隘二千军往隰州见存者四千军马五百匹寇至，岂不要接战守城御敌。又得府州知州折可求书来求援兵书辞恳切要郝仲连提兵三二千求援府州已破丰州并二寨探报得欲来攻府州极是危急刘曰：此处军马见患少郝仲连自是宣抚司差充平阳府路副统制本司不敢差须申禀宣抚司余云：都统更宜多方擘划措置事不可缓退谒林经略林云：今日偶得进奏宜报某落职与远小处监当某已是罪人只今交割便行某云：经略更承受得何处文字。若止是进奏报未得朝廷子便，岂可交割离任。且更细审之方当边事之际但恐擅离朝廷怪讶愈不便林云：恰得关报贼（改作敌）马击散回牛岭把隘人昨夜已到赵城县次第已过赵城县余对云：昨夜谒刘统制方闻贼（改作敌）马在回牛岭今晚到赵城其行甚速余顾林经略使令辈问此去回牛岭近远云：一百九十里某云：少顷拜别经略。且行林曰：却往甚处某云：事已毕。且归司余退略早饭欲别林经略饭毕至使衙即见林公戎装索马张盖余至即请余余问经略所出林云：适。又有关报贼（改作敌）马离此三十五时秦始皇云：刘统制知否莫须遣兵把截掩击不可使向迳林云：恪报刘统制兵出城复。又入城不知如何遣人传语问矣。公得行否余云：即今便行遂退才出府衙趋南门遣随行人於城北催行李同出城约两茶间见市肆往来人云：贼（改作敌）马已至城下斯须余亲随任忠押行李至云：不可出矣。贼（改作敌）马已至北城下有一人携一卷文字立濠根叫云：打话余谓任忠曰：汝可管押行李。且於矾务寻一安下处我自登城已有酋（删此字改作首领）至城下约有三四百骑後面尘头不绝相继而来时

至酉约有万骑立濠根携文字人云：大王交我招安你城中官吏军民有文字在此将索来约上城去我问你懣降也。不降你懣。若不降时大王领人马从绛州掩你懣下来看走出那里去城上人皆不答。又问如何不做声今都来攻打你城也。日已晚。且去也。更与你懣一夜商量来日恁地时城破也。贼（改作敌）马遂退离东北四里寨余语刘统制贼马既至请都统速差官分擘地方催军民守城军兵稍有上城者百姓并本府官吏尽不上城余语刘统制云：若林经略。

不上城何以率官吏军兵刘统制云：遣人请不见余云：待某自去请跃马至府衙中悄然问林经略在否云：已登城即至城。又不见到城西问来往军民曾见林经略否云：着白布衣合自此擦城下去矣。见两都监一监务余语之曰：三公不要走可同共守场面余即下城於街巷亲率百姓上城家至户到呼召非老即小或妇女辈壮者悉皆逃避矣。尽率军民止守御得东南城两壁馀两壁无人守御虽有登城者亦皆乘间擦城逃避斩十数辈不能禁遏至侵夜两壁守城人擦城逃避十去三四至四更巡城去之殆尽余守南门至五更忽随行人报统制官西门出矣。余至西门统制官已出至二十五日夜余亦遂出行十五里闻贼（改作敌）兵发鼓掩杀我军行二十五里天晓贼（改作敌）兵追赶惊移逃避人户稍截车乘并砂畜四百馀道间居民妇女扶老携幼或相离弃号呼之声所不忍闻是日城中居民以官吏皆走因以城降。

二十六日戊午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救援中山。

胡舜陟言伏见陈亨伯蜡书其词哀切首陈真定城破屠戮生灵不知几万人虜（改作敌）据高城愈难追退臣读之流涕窃叹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尝遣一兵一马为援也。李邈三四十状奏陈略不见报朝廷，岂不惜土地而爱人民但以与虜（改作敌）讲和不敢动兵一何失计之甚也。臣请为陛下言之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间推论利害释二国之患是息民而贵和今虜（改作敌）遣使来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动乃所谓和也。然虜（改作金）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破一邑侵寻而南有并吞席才卷之志时遣一使邀求宝货诡辞为顺使不为备我之使往胁之以威不得吐一语但依虜（改作敌）人甘言奏闻而朝廷不察其情伪便谓和议以定宣抚司见讲和如此亦不遣兵求援真定以至於亡陈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议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无人解救彼何计之得而我何计之失也。今虜（改作敌）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改作破）矣。。若朝廷。又以讲和之故不令宣抚司应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则河北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则京师不可都而宗庙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为心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杀人放火而我师援之理不为曲朝廷。若任诸镇之存亡不复顾恤则更无可论。若欲保全伏乞速赐指挥宣抚司火急遣兵前来亨伯之言如此可谓切矣。陛下。若听大臣之论谓既讲和之。

复应援则非为宗社大计第恐地土人心必两失之。若大臣谓今日无兵何以为援臣以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诸郡县倾廩库与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

为用但系措置何如耳亨伯乞宣抚司兵自深冀来祁会合马忠兵宣抚兵击其西祁兵击其东中山兵为内应则转祸为福因败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诏三省枢密院日下详酌施行。

绛州军乱守臣官吏散走河东。

逢虜（改作河东）记曰：十月二十八日绛州被溃散军兵并本州军兵放火自乱太守朝散大夫李弼传并官吏军民散走独存市易务官吏史秉义度不得免自操枪刀杀获十数人遂稍定是时绛州衙兵为太守抬轿既行出城各舍轿而去复入城中攘夺金银李守遂步行至高乐绛州仓库有漕司金银缣帛粮斛约三百万河东漕司岁计在此只童贯平货场匹帛两纲目是六十万皆被夺去。

遗史曰：是日军乱守臣李元孺通判徐昌言弃城走军民劫军资库盖四川一百八纲尽在绛州下卸然後河东州军转请人知富饶遂致攘取帑藏为之一空。

二十八日庚申黄鶚除给事中由海道使金国。

先次以礼物等往因议和。

粘罕（改作尼堪）至泽州城下。

二十九日辛酉侍御史胡舜陟上言政事未得其正宜急正之。

胡舜陟上言（旧校云：此疏见程篁墩新安文献志）春秋《传》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国家自熙丰间王韶建开边之说王安石主其议遣将用兵无岁无之泸南广南勤师远伐至崇甯以来尤甚西开青唐以反夏国南筑洞以及丹州西南则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驱赤子锋镝死者不计其数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馀年而。又王黼童贯合谋以弃契丹百年之好约金人以墟其国是以上帝震怒祸我国家金寇（改作人）猖獗（改作乘隙）长驱中原，岂非所谓弗戢自焚其事好还乎！陛下践阼适丁斯时宵旰之劳未见微效盖天怒未解人力，岂能胜哉！《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观今日祖宗宽大之政泯灭而未举王安石刻急之法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诞漫骄奢贪鄙曾不少悛风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见功。

赏已骤至及其败事罚不加焉赏罚未得其正也。阉官近习犹执事权颀颀恣睢无所习惮任用不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宠者未加镌削怀才抱器者陆沉州县爵禄未得其正也。昔之侥幸富贵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敛赋敛未得其正也。数者不正岂所谓正厥事乎！伏望明诏三省凡是数者皆反正之，庶几震怒一解妖气自销诏令三省照应施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五十九校勘记。

且分兵以寇兹隰北诸郡（隰误作陞）回牛岭者险峻如壁（者误作甚）贼至平阳林令虞候请两都监令开门放出妇女老小留壮人（原脱林令二十字误简

三页第四行) 官吏皆縋城而出自後寇不至则已万一寇至旋作处置(原脱寇不至十三字误简三页第三行) 威胜隆德泽州皆失守矣。(此应在四页第三行自是一帅府坚不作守云:云:) 逢虜记曰:十月初八日至宣抚司见折宣判(脱逢虜记曰:四字自此至万一失之威胜隆德泽州皆失守矣。一段应另行在十月十九日一段之前此系误简) 是失一帅府(失字衍此句应与上尚有七八分人句相接) 拆系官屋空舍(误作官空屋舍) , 岂不要接战守御适。又得府州知州折可求书(御字衍适误作敌) 恰报刘统制兵出城(恰误作恪) 匹帛两纲一百六十万(一百误作目是) 先次以礼物等往因议和(此应接上条误作另行) 西开青唐以及夏国(及误作反)。

●卷六十

靖康中帙三十五。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辛酉, 尽其日。

太尉镇洮军节度使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卒。

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巡边至怀州遇疾奏利害於朝曰:金人顷邀金币安然北去今。若复来是必集诸国大举锋锐不可当臣前计不听青沧卫滑既不宿兵无藩之助欲乞大驾幸长安以避其锋至於守御攻战责在将帅战斗事非万乘所宜任也。诏师道赴阙计事还都而卒。

靖康小雅曰:公讳师道隐君之後其先世衡谿谊皆为名将公复能世其家威著西夏燕山之役公为都统制论不与童贯合节制不复从公出既失律以刘延庆代之二太子之入寇(改作深入)也。公自陕西同弟师中姚平仲等提河陇劲卒赴难京师遂除同知枢密院时二太子攻封邱门公建议乞优以金帛官爵募敢勇之士乘城纵敌人登城甫及女墙即挑而杀之。且令城中发喊不辍纵火诱胡(改作敌)人使登不信宿可尽戮之白时中李邦彦吴敏李纲皆不听既而勤王之师大集公欲简科分为三等上等出战馀皆守城先立厚赏之格以示之选将分总距贼(改作敌)二三里环营守之总绝其剽掠使其乏绝趣姚古以所领西师会河朔将兵选精锐五万人至河阳驻潜州进屯贼(改作敌)营之後刻日并力攻之此必胜之策也。时李纲方遣姚平仲劫寨。又不用公言傥欲城下决战则渡河之後会诸道击之。又不听平仲败绩公复言劫寨已无功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犹不胜然後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贼(改作当)遁矣。邦彦等畏懦。又不果用贼(改作敌)既退除公宣抚使屯滑州既而。又命移屯河阳时公年七十馀老病惫甚自力上道遂薨於途呜呼公之料敌制胜审矣。当时将由无出其右者邦彦庸缪固不足道而李纲号为喜功名者复不听公策此为大恨然公之未亡天下犹倚为重既复谢世孰不嗟惜呜呼此亦天也。《诗》曰:壮哉!此翁谋深气劲终始一节佑我三圣

百战之余所料必胜提师入援贼（改作敌）威令叠画良策众莫之听割地增币丑虏（改作强邻）益横万里长城恃为藩屏倏嗟不禄乱何有（改作由）定旌旗无光兵民凄哽馀烈昭昭方策独盛。

封氏编年曰：种师道薨犹子湘知叙州以伯父师道。

自来劳绩奏上乞加褒恤中书门下省吏部状准司封关绍兴五年六月三日敕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故太尉同知枢密院事开封仪同三司种师道亲侄卜门宣赞舍人新差权发遣叙州军州事种湘状亡伯师道出入五朝四更文武忠谅显著见於勋业任提举常平日因上言免役等事入元党籍伏念伯师道元系太尉见任枢臣薨捐之日蒙恩止依散节度使刘昌祚等例赠开封仪同三司今伯师道在位别无子孙其告敕等屡经兵火并皆失去无缘关具今略具大节并遗表录白在前欲乞依元宰臣吕大防近例恭候行下太常寺定谥具赠官例望朝廷详酌施行伏候指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种师道特赠少保仍令太常寺定谥今来太常寺拟谥曰：忠宪详按谥法曰：虑笃国家曰：忠文武可法曰：宪勘会本官系特恩赠谥依指挥合命词给告伏乞朝廷详酌指挥施行伏候指挥六月二十一日奉圣旨依太常所申司封供到勘会种师道生前封邑昨缘渡江散失案牒无凭契勘外寻将渡江後应管簿书检照得无种师道封邑除已下种湘取索候到别具状伏供施行奉敕旨旨古者死而无谥至於周有考行易名付之公论褒贬予夺莫之敢私百世传焉垂劝天下矿故太尉镇洮军节度使同知枢密院事赠少保种师道世载韬略性服仁义早亲有道大自修饬言行无玷出处可观论新法之害民遂坐党籍言北伐之误国致使黜休女真内侵起授师柄昌言击讨国势所凭和议夺之乃至祸败驱驰出入以没其身天下尽伤九原难作夫心笃国家之念可谓曰：忠材兼文武之资是宜为宪使尔不朽名言在兹精爽未沦尚歆加宠可谥曰：忠宪。

告词云：材弗究时当於名愈高於後世自古贤哲遗恨常多朕方听鼙鼓而增思悼爪牙之先夺肆加褒恤载扬芬芳故太尉镇洮军节度使同知枢密院事赠开封仪同三司种师道文武具宜忠孝无爽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权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陈善计谋既沮於和议轼莫遂乎！战多饮恨而终昌言犹在赠典未及人情郁然因犹子之控陈升亚保而作宠夫诵诗见方虎之烈闻鼙思颇牧之风梦想音容抚嗟何已恩章所及其尚知歆可特赠少保馀如故。

折彦质撰公行状曰：公讳师道字彝叔其先河南人曾祖隐君放者（旧校云：归本云：曾叔祖放隐居著书）退居长安豹林。

谷子孙因家焉曾祖昭衍赠太保曾祖母徐氏赠广平郡夫人祖世衡赠太傅祖母刘氏赠晋甯郡夫人父记赠太师母尹氏赠永国夫人伯父开封仪同三司諤以郊祀恩补公三班奉职从破西夏米脂城迁右殿直用试换法入左选任成州甯州镇洮军推官开封公既捐馆幕属徐勋辄用印作奏荐士诏御史问状勋即引朴为证朴开府公之子

也。公驰至京师上书诉状斩然在衰之中岂复与闻他事倘不获免焉似为夏人报怨耳神宗皇帝即日赦出之陕西转运使王钦臣闻而义之辟以为属罢为熙州推官帅司以并边诸事莫急於余买粮草者遂以委公尽除揽官弊俾商贾不病而价以平事如期办使来取其法下诸郡会问谷县有猾吏讼田逮系凡七十人再期不决乃檄公权县事公至取案牒阅之穷日之力不可遍然所讼止於母与兄也。公遽引吏置之法问曰：母兄讼常也。淹再期以扰乡里亦足矣。吏服罪阖境快之由是二十八保各绘一像而祝焉改右宣义郎知汾州新平县哲宗皇帝方任章经理西事辟充泾原路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其後城没（改作摩）烟峡秋进克川南半会〈鹵咸〉泊口获六路统军嵬名阿埋西寿监军昧勒都逋百官入贺於紫宸殿献俘於宣德门奏功於裕陵西夏相继请罪纳款乞绍圣无复风尘之警公赞画之力为多累迁朝散郎通判原州事召对称旨特迁朝奉大夫秦凤等路提举常平徽宗皇帝用韩忠彦为相以役法差募孰便计於诸路而公所陈忤曾布蔡京换庄宅使知德顺军言者论公诋诬先政复换朝奉大夫放罢隶名奸党坐废几十年始除主管华州西岳未几复换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泾原路兵马都钤辖知怀德军兼管内安抚使政和元年夏国议画疆界使人焦彦坚以故地为请累数百言公徐答曰：凡。若故地则汉唐以来皆是也。君之疆土亦蹙矣。遽起谢曰：惟公命已私事千公曰：自公守境国人受不扰之赐恨不获伸子侄之礼於下执事也。诏乘驿赴阙上顾（问公）边事公曰：无为可胜来则应之母妄动以生事此其大略也。朝廷方欲图功於远升右武大夫俾还任力请奉祠除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二年再诏赴阙内侍童贯浸用事矣。欲以诸路近里弓箭手往实新边所招之数以快上意上咨於公公曰：臣恐勤远之功未立而近扰之患先及也。上喜其忠直特赐袭衣金带除秦凤路提举。

弓箭手是时五路皆置提举官入谢上谓公曰：唯卿朕所亲擢也。贯病之复除宫祠然赉予甚渥仍宣谕勿辞留为乡里之费四年除泾原路兵马都钤辖知西安州兼管内安抚使五年筑威川飞泉两寨夏人侵定边军筑佛口谷为城名供下军（删此四字）六年以本路之兵初临城渴甚公指山之西麓曰：是当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满谷至今夏人称之为神迁左武大夫康州防御使上益知公为可任矣。遂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州防御使泾原路安抚使知渭州八年诏节制诸路兵往城席苇平方授工而夏人垒至据葫芦河坚壁欲老我师公陈於河浒。若将决战者潜遣偏将曲克赵朴径出横岭俾谍者骤言汉兵至矣。贼方疑顾而杨可武潜出其後姚平仲率精骑前击之贼大溃斩首五千获橐驼牛马万计符印数百魁首阿山兆精仅以身免城成而还上以夏国筑臧底河为成德军颇为边患前者王师屡出无功诏公率陕西河东七路这师期以一句克之六月师薄城下分昼夜以攻虜（此字改作夏人）守备甚至我师益怠偏裨有据胡（改作行）床以督役者立押之尸於军门令诸将曰：今日城下不视此俄而城溃才八日矣。上甚嘉特迁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赐赉优

渥宣和元年以靖夏城失守降授陇州防御使二年童贯巡边殿前刘延庆步军刘仲武从行二刘班秩皆在公上及其谋帅也。上以公为都统制二刘副之师出萧关而夏人畏公威名弃永利和踏而遁两城皆要冲也。师及鸣沙无所见而还拜保静军节度使寻以衰病乞休养御笔批谕卿之私谋固云：得计朕之注意殆将付谁六年被旨径诣宣抚司议事时童贯蔡攸已驻军於雄州俾公尽护诸将出境公曰：今日之事譬如盗入邻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宝焉。。且夫师出无名事故不成发踪之初宜有所以贯等曰：君第行勉旃谋之不臧不以罪也。公请西州之兵素所服属者知雄州和洗在坐盛称北人箠食壶浆欲迎王师久矣。济师何为贯等。又出御笔俾不得辞仍命洗为副公乃曰：彼或旅拒王师亦将讨乎！否也。贯等曰：直以文告况有成命要功而擅杀者偿死既过白沟北人骤及军容甚整诟曰：尔之涉吾境也。何故前军多伤公夙戒人持一巨槌赖此不大溃贯等疾召军还登城北望慨然而叹别遣辛企宗用胜捷兵往挫其锋才接刃。又败北人至城下使人请曰：

女真之畔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恶也。舍此不图而欲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改作虎）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之得计可乎！使不获已而罢岁币固所愿也。或使归其侵疆亦云：从也。唯是救灾一邻古今通义望谅察焉既无诃折之直麾令出公遽白宜许之为吾之计亦何善於此不听乃遣公见上然已密启劾公略曰：天资好杀临阵肩与助贼为谋以沮圣意即有旨押赴枢密院问状知院事郑居中。又以劝公公坚不从宰相王黼闻之甚怒责授右卫将军致仕复用刘延庆果败绩而贯等出金帛招散亡以转山迷道为名用欺上听祖宗驭军之法始坏矣。七年叙复宪州刺史知环州公之弟师中作守阅十有二年而後去民未忘闻公之来甚愜私为之约犯公之杖者有罚公亦闭阁清静上下肃然寻复请归诏还保静军节旄致仕八年女贞畔盟陕西漕臣王庶偶奏计在阙下即见宰相急召公宰相犹疑之而和洗奏至亦言女真势当长驱国家承平日久无知名之将独有起种师道为帅庶少宽朝廷之忧宰相以示庶庶曰：洗言及此，岂非迫於公议乎！乃遣使驰驿召公而托以安危之意见於宸翰从

（删此字）除检校少傅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路制置使听用便宜檄取兵食公闻命即发会姚平仲以骑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遂与之俱渊圣皇帝即位。又遣开封少尹田灏中使裴谊陆舜举促公公比至西京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屯於京城之北矣。，或曰：贼（改作敌）势众而我首以轻兵犯之成败可见也。四方勤王之师遂将解体不。若小序列汜水以图全胜公曰：吾以数千之兵迟回不进形见情拙祇取败焉贼（改作敌）孤军深入日虑援兵之至今。若径去彼此莫测第使一骑到城门则京师之气自振何患於贼（改作敌）渊圣闻公至诏开安上门遣尚书右丞李纲出迎宰相李邦彦等请降诏敕付师道金人和议已定敢言战者族是夜与宰执同见上於福甯殿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公但（删此字）曰：女真（二字改作斡里雅布）不知兵使其知兵，岂有孤军深入入境而善其归乎！上曰：业已

讲好矣。公曰：臣以军旅之事陛下馀非所敢知也。即除公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事兼安抚使公因雄州之役忧虑成疾勉强到阙恩许免拜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仍免随班明日虏（改作敌）使王陞对稍如礼上顾笑曰：彼为卿故也。自虏（改作金）人渡河诸门心尽闭市无薪菜公请启。

西壁南壁听出入如常时人情始安。又请缓给金币禁游骑不敢远掠候彼情归才之於河众可歼也。公素简默执政见其所陈止此颇易之前日举朝是和议独李纲非之上以其书生弗坚用也。至是与公意合凡愿有为者皆奋袂纵臾上亦以贼（改作敌）为不足一也。山西望族惟种与姚而二家子弟每不相下师中时为秦凤师平仲之父古为熙河帅皆以兵入援秦凤之兵次舍熙河尚未至平仲恐功名之会独归於种氏也。心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有怨言达於上公置司都城西驿而平仲驻兵於金明池因授旨城外兵马缓急尽听姚平仲节制而劫寨之策遂行上一日遣使者五辈促公战公附奏曰：陛下先以议和。又遣亲王宰相为质。又敕言战者族今战胜负未可知也。他日诸公必以臣为说愿诏执政大臣熟议可否乃与李邦彦李纲及知枢密院事吴敏同对於福甯殿亦命姚平仲入邦彦等以为可击无异词上问兵期公请过春分节是时相去七八日上以为缓公平日未尝询日者之言盖欲俟师中之至以付之耳平仲探知其意急欲成功後数日用兵不利上曰：朕误於听用非卿之罪乃独黜纲焉凡主和者稍复振都堂晚聚公曰：胜败兵家之常正当再击耳诸公之都人愤焉群噪於宣政门外纲既复位而知公初未尝被逐也。乃已自是和战之论抢攘衡决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既归即罢公为中天一宫使俾五日一到都堂议事靖康覃恩迁检校少师少日复除同知枢密院事仍拜太尉镇洮军节度使充河北路宣谕使。又改宣抚使驻军济州实未尝有兵也。公请会山东陕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沧济卫之域预为防秋之计诸公以金人重载初还岂易再来不足自扰费也。既而种师中死於榆次姚古败於盘陀朝廷震促召公还上虽厚其恩礼而执政方欲挤李纲使去不复有用公之意公亦失爱弟力请退休遂罢宣抚使令二日一到枢密院用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寻以败绩被罪而太原亦相继不守复遣公以枢臣巡边盖诸公新逐李纲恐上有疑焉也。公实不可行强之使去驻於河阳金使王至燕山倨甚度知虏（改作敌）情必大举入寇即疏请驾幸长安以避其锋守御战斗之事本非万乘所宜任责在将帅可也。朝廷以为怯复召还至不能入见上遣中使挟医劳问无虚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薨於赐第之正寝享年七十有。

六上临哭之恸辍视朝五日赐衣衾棺槨龙脑麝脐以殓赠开府仪同三司今上即位再赠太保告词略曰：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权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陈善计谋既沮於和议功莫遂於战成饮恨而终昌言犹在太常谥议忠宪以心笃国家之念材兼文武之资也。建炎元年六月十五日葬於万年县神禾原公娶尹氏赠宜春郡夫人男浩迪功郎溪保义郎阁门祗候皆已官而卒孙彦崇彦崧彦崇死於兵彦崧早夭朝廷命其侄

宏奉祀公初名建中避建中靖国年号改师极徽宗。又特命名师道公色庄气壮顾视有威寡言笑谨许可量度阔远接物至诚为族党乡里推重开府公每以公辅期之识者不以为过少从横渠张载学多见前辈长者练达事务洞晓古今故用之为州县则吏畏民爱善政可纪用之为监司则百城耸畏而不敢犯法用之为将帅则朝廷尊长（改作安）夷狄（改作敌国）慑伏不用则退处田间虽畦丁耕叟皆得其欢心盖所学非徒为章句而所行不狃旬於流俗也。晚年既登枢路天下之人想望风采而公年已深矣。重以朝廷无事几二百年士夫无有略知兵者闻公之谋笑。且疑而公精神已衰。又不能大振发之使其退听此有志之士所以叹息至今而不能已也。天亦岂无意哉！靖康之冬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荐犯（改作直逼）宫阙二圣北狩百寮臣贼（改作俘虏）而公从容牖下晚节昭著善乎！始终不愆遗一老俾寿而康以中兴於王室此其难谏也。宣和八年冬彦质被召来自西路与公相值於巩过郑乃联朝廷许割三镇之地继而有旨俾勤王之师未得逼近都城公得书叹曰：吾曹奔驰而来朝廷有讶其缓援书者云：云：命亟杀之明日过板桥去京城才数里而虏（改作敌）人方知其夜令姚平仲屯兵於金明池岸聚焉公曰：曩尔之兵直行空旷之地必为敌所窥矣。此兵家之用乃不得不尔其後获译者虏（改作敌）人亦称其智焉姚平仲败士民汹汹见公颜色晏然。若无事者乃定顷年有客从公讨贼而二卒罢卧於道见而问之病既去复命戮之客以问公公曰：问为误也。不戮则人相效不用命矣。及其治民惟恐其伤童贯初欲平陕西物价以低昂钱法帅臣徐处仁钱昂坐异议贬民间哄然为之罢市公遽下令议法未定姑用金银准折由是泾原一路独不失所少日部使者以钱通流约同劾奏乃谢不可曰：吾邦盖不尔也。郡阁空虚至阅数月讼事至。

庭取笔书牒尾有罪即笞挞。若训子弟无涉时留禁者胥吏告缓急事丛或俾军典以主之筑塞乐园於怀德之郊春秋从宾客鸣鼓吹笙邦人携酒肴群坐择胜童儿骑竹马以寿使君熙熙然不知其在穷边极塞也。平凉士民相与起生祠塑公像而事之及闻公薨作佛事荐酒食过期乃罢虏（改作金）人初入都城也。求吴敏李纲刘折彦质与公公既不可得乃取公之侄承议郎洌洌见韩虏（改作敌）中要人也。日顷在雄州邂逅一见枢密。若用其言断无今日之事燕山收复碑犹在诋訾为甚今始知悉中心我矣。君亦何罪当此时刘在旁屡叹虏（改作金）人既退洌等始奉公枢出都三遇群盗皆列拜致奠而去与之金币不受同行获免者甚众《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於公见之矣。顾何施而不可哉！彦质尝铭端儒之墓矣。今复获状公行文字荒浅不足以纪昆仲之盛德大节然神明临之辞无愧焉者或，庶几尔从事於西州也。凡所施为而先人实同之其後彦质复佐公幕府识公最早得公行事最详云：谨状。

中书舍人孙覿行赠开封仪同三司告词曰：充国已老能固守前议遂讫先零之

诛廉颇未衰卒废於众谗驯致长平之败眷予宿将时乃世臣出授律於斋坛入参谋於帷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丧之威哀叹何及具官某刚明而克断沉鸷而善谋早筹辟国之勋进陟总戎之命折王恢之初议屡陈徙突之言释娄敬而弗诛莫救噬脐之悔追怀前识进贰本兵庶资厌难之奇自有折冲之效愍遗之叹遽惊一鉴之亡殄瘁之悲何爱百身之赎式章异数申锡遗忠锡质周戈畀元戎之十乘袞衣赤舄焕命服之九章终始之间哀荣斯极俯惟英爽歆此宠灵。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校勘记。

论不与童贯合节制不复从（制一作度） 即执而杀之（执误作挑） 距贼寨二三里（脱寨字） 贼渡河之後（贼误作则） 公复言劫寨已无功（此三字一作卜 昊） 奋力上道（奋误作自） 开府仪同三司（府误作封） 谨按谥法（谨误作详） 虑国忘家曰：忠（误作虑笃国家） 伏乞朝廷详酌指挥施行（指挥二字衍）

驰驱出入（误作驱驰） 材弗究於当时（误作究时当於） 候到别具状伏供申施行（伏字申字均衍） 附髀思廉颇之风（附髀误作闻鞞） 抚嗟何已（抚应作悼） 文武俱宜（俱误作具） 开府公既捐馆（府误作封） 心除揽官宿弊（脱宿字） 公遽引吏置之法问曰：母兄讼常也。（一作公遽置之引吏问曰：母於法当讼也。耶） 秋苇（误作秋进） 获陆路统军（陆误作六） 妹勒都逋（妹误作昧） 访於诸路（访误作计） 彦坚起谢曰：（脱彦坚二字） 往实新边而指为新边所招之数（脱而指五字） 筑佛口谷为城名洪夏军（洪夏误作供下） 符印数方（方误作百） 发纵之初（从误作踪） 宜有所失（失误作以） 北人骤及（及应作至）

北人遂至城下使来请曰：（脱遂字来误作人） 既无词以折之（词误作诃脱以字） 而能善其归乎！（脱能字） 忧恚成疾（恚误作虑） 师哩为秦凤帅（帅误作师） 群噪於宣德门外（德误作政） 抢攘衡决矣。（脱矣。字） 为中太一宫使（太误作天） 既至不能入见（脱既字） 太常议谥（误作谥议） 则朝廷尊重（重误作长） 而公病已深矣。（病误作年） 屯兵於金明池众疑焉（众疑误作岸聚） 此兵家之用巧（巧误作乃） 其後获谍才（谍误作译） 徐处仁以钱昂坐异议贬（脱以字） 胥吏告缓急事业（业误作丛） 锡盾周戈（盾误作质）。

●卷六十一

靖康中帙三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一日壬戌，尽六日丁卯。

十一月一日壬戌朔夏人限怀德军守臣刘铨通判杜翊世死之。

遗史并幼老春秋皆曰：先是十月夏人攻怀德军通判杜翊世御退之是月夏人再寇怀德军潜穴地道以贯城中凡十数处是日曛黑众穴洞彻贼（删此字）蚁缀而升城中惊骇翊世大呼蹶血鏖战以疲兵千馀当贼数万自度必败即纵火悉焚刍廩帑藏黎民心逃贼尽入官军歼焉贼胁翊世使降翊世目叱之义不受辱遂火其室举家毕死於烈焰中翊世解红罗带自缢死建炎元年八月泾原路经略以闻赠五官与恩泽十资以所居为忠义坊。

刘怀德死节录曰：靖康元年秋五路之师率皆勤王阙辅一空夏人乘虚遣太子及其国相李遇昌诱三瓜诸部兵合二十馀万人寇怀德军经略使席贡念怀德为要冲之地择威望可能当贼者咸曰：瓦平寨第一正将刘铨忠愿得士心。若欲当贼非斯人无可。繇是牒铨知怀德军铨素以忠略闻自负其才可以立功即日捧檄就道冬虜（改作夏）人素闻铨之名不敢为易与计屯兵绵亘数十里而围之怀德城薄以卑兵少而食不足铨甫至怀德昼夜修城为战守之备军民亦喜铨莫不愿尽死力铨激昂自。若戒将士以忠义节当死守以报国贼攻城之具智巧百出铨悉以术破之贼技不能逞月馀残杀夏人以万馀人太子惧谋於遇昌欲退遇昌曰：城中纵矢石无多数度亦无继然连诸总后珍不能下一城益示弱会城中矢石尽时天大寒铨教人团泥沃以水黎明成泥冰用击虜（改作敌）遇昌见之喜谓太子曰：果无矢石矣。铨谍知之乃破墙发机石以疏其谋而遇昌攻愈急有户掾张庭遽抚榻云：可再守否不。若降铨大怒曰：掾心已负国矣。是难与共事趣牵出斩之众皆股栗无不以一当百效用有程进者夜缒城出降悉告遇昌粮尽危迫状遇昌乃拥进近城使以好言招铨降铨阳谓进曰：尔可独来壕上与语因谬言所以遣进劫遇昌之意颇泄其语令夏人微闻城上从而鼓噪遇昌疑惧即下城斩进督人旁外壕穴地以入铨亦於城中凿井以应之置刍茭井中觐之贼不得前遇昌更凿八隧多置旗帜乱铨之觐察。又及旬日虜（改作敌）知铨矢尽食绝外攻愈急矢石交下如雨通判姓杜者不记其名出以告铨悉如庭之言铨不答杜知其不可退而自经铨处死之志已决略不少改谓众曰：丈夫一身故不难逃其如败国事之诛天地临之在上焉可苟免是时众寡之势既已不敌饥饱之力。又。且不相侔是夕大雪晦暝城之西北隅陷贼众蚁附而上达旦城中虜（改作敌）骑布满於前後守陴者犹死守不敢乱铨集老弱民纳小城守贼攻之三日铨度力不支乃聚焚府库环牙兵为三韞出战譙门中时十一月十五日也。初城破铨欲自裁已为虜（改作敌）所执太子遣人扶伤置於别室谨其护视。且致意将官铨铨骂曰：死狗我顾肯降贼（改作汝）耶趣杀吾吾。若不死决不贷汝也。遂遇害建炎元年诏恤其忠赠武翼大夫官其子侄铨字子平濮阳人唐文。若书其录後曰：曲端拜大将军返而喟曰：使刘子平在端安敢居此即其言以求子平为人不可得今见所录子平忠节。若此而後知端之言盖有以也。呜呼世已叹端不获毕其志力而端。又

推而叹子平则天下後世之叹。又无时而已也。夫出而事君生则无负死而英雄奇杰犹有以相服如子平者几人也。耶。

李。若水归自粘罕（改作尼堪）军前。

初朝廷遣李。若水使金国山西军前请以租赋赎三镇及。若水到榆次见粘罕（改作尼堪）时太原真定已陷租赋不能赎三镇乃还朝。

粘罕（改作尼堪）攻泽州守臣高世由以城降。

五日丙寅王云：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前回次於相州。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遣王云：回京师奏事云：驰驿至相州语知汪伯彦曰：金人情状甚乖本州宜多积粮斛预作备御计云：窃闻虜（改作敌）寨人语言此回渡河至京城下恐须盘薄至来年夏初回师云：丁甯辞去。且云：亦以此白磁守宗泽已而泽果谓云：奉使卖国徒与金人张大声势以此奏闻乞勿信云：说。

王云：归具言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索冕辂徽号等朝廷从之诏太常礼官集议金酋（改作主）徽号。

封氏编年曰：是日诏略曰：金人来请徽号及冕辂朕以生灵之故举而与之夫名之与器以寓生杀之权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曰：鱼不可脱於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示人。且不可况弃与之乎！与之矣。则彼将以号令我我何所恃《庄子》谓斗斛以量之权衡以称之符玺以信之仁义以矫之然而窃者为诸。

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故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辂冕之赏不能劝斧钺之诛不能禁窃之者尚如此今乃举而与人复何以制乎！，或曰：姑紆目前之祸是大不然也。曾未紆祸适所长祸何以庇生灵也。。若王莽篡汉而求借玺元后拳拳不忍与班固以谓妇人之仁朝廷与之徽号冕辂曾不思元后之仁乎！。

吴革使陕西集兵讲议武备。

吴革登对上问割地利害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必（下添深字）入寇（删此字）矣。乞措置边备起陕西人为京城援不复议和遂差革使陕西勾兵委同诸帅讲议武备。

六日丁卯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自平阳分兵一由郭山一由冀城赴粘罕（改作尼堪）怀州之约。

粘罕（改作尼堪）陷怀州守臣霍安国死之通判林渊铃辖张彭年都监赵士谔张谔于潜统领沈敦张行中同时被杀。

范仲熊北记曰：乙巳岁秋平阳府就粮义胜军刘嗣初反杀掠居民转至怀州城下兵马铃辖与两队将与之战属沁水暴涨官兵不利铃辖及两队将皆战死朝廷大发兵击之嗣初遁归云：中九月末中奉大夫直秘阁霍安国知怀州安国尝为燕山府路转运判官颇习边事数与同官言金人必为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备乃计度增其（删此字）城濠缮治器甲。又言安国在燕山时郭药师尝言欲自有燕山之地不烦朝廷

置帅诸同事不以为然而安国深然之乃具以奏坐此放罢幕府恍然以为不至。若此也。十月间河间府转运司牒怀州云：金人聚兵南来令怀州防备人皆云：州去边境千里而远，岂能遽至此十二月童贯自太原府回行李甚匆遽参议官节度使范讷翰林学士宇文虚中中书舍人王云：皆夜过怀州虚中昔与安国善而劝安国为备甚切会朝廷遣签书枢密院路允迪使於金国割三关四镇之地允迪至怀州盘桓数日传闻金人知允迪出使必欲见允迪而後止怀州士民数千人叩卜请允迪允迪至高平粘罕（改作尼堪）退过北关太原城守未破也。朝廷以知枢密院李纲为宣抚使督诸将救太原。又以资政殿学士刘为宣抚副使中大夫直秘阁范世雄为宣抚判官兼参谋徽猷阁待制枢密院都承旨折彦质为宣抚司勾当公事参议官四人京畿提刑王以甯员外郎裴廩直秘阁沈宣议郎执中主管机宜文。

字三员枢密院编修邹柄田亘朝奉郎韩干办公事主管文字官赵楠赵戩张叔献陈汤求梁泽民张牧。又以武功大夫防御使解潜为制置使以种师中统西番人马以许孝烈为前军统制既而朝廷召李纲回以折彦质为宣抚判官。又进折彦质为龙图阁直学士宣抚副使十月怀州官因见彦质彦质曰：抚司兵马久在城里困倦甚矣。一两日欲去西山下排对少令意思舒豁次日遂行去州二十五里正在太行山下逢李。若水自大金奉使回屏人密语至夜还镇仲熊请见彦质忽曰：今日有圣旨来说更不差大河守御使只令彦质一面主管仍访闻河阳大扰令彦质往彼抚定见说河阳人情惶惑过如怀州彦质须索自去次日遂往河阳仲熊往见知州霍安国云：番人来也。折彦质已走了安国曰：待奏劾此人兼怀州有粮有器甲未便打得破。且大家同共上城分地分守御次日早闻门外市人闹云：番人来也。仲熊使人往探云：安抚指挥已开了城门少顷知河内县赵士傅归仲熊访之士傅出见云：番人来也。为之柰何仲熊问何以知之士傅云：城上送将牒来云：先锋都统勃极烈（改作贝烈）仲熊遂往北城上见安国坐间见金人差泽州书吏一人来下文字前面说大金有道中国背盟数百言兼说已降了晋绛令怀州速降安国云：如何回答即遣仲熊行须臾一燕人来相揖少顷有三十馀骑来相揖仲熊问其师来之意其人语言不逊令一燕人译语云：南宋背盟我所以来我大金皇帝有一统天下之志国相英雄今。又以取了太原晋绛你。且看太原犹自取了则怀州何劳攻也。你但说与知州令将状来往见大都统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令人传译其所说大率略同。又问仲熊一一叙述内有燕人云：是做唐鉴者孙子也。。又问与范仲淹是甚亲遣归云：来日与州主商量了辰巳间却不出来时便攻打城也。次日仲熊缒城而下见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问曰：曾将得降状来否仲熊云：不曾将来孛堇（改作贝勒）曰：何故不肯拜降仲熊云：彼此臣子须各自理会假使大金使一个臣僚守一城下撞着别国兵马便以城降以为如何。若怀州不曾得大宋皇帝文字却便归降恐国相闻知亦非所喜孛堇（改作贝勒）却喜曰：说得是也。我更不攻打怀州仲熊云：虽是都

统不肯攻打怀州却恐後队不知告觅一文字字堇（改作贝勒）曰：我大金国不使文字只一人传一箭与後队曰：令不要。

打怀州。又令送仲熊归霍安国即时具事实申奏朝廷不见回报仲熊既归之後次日。又闻粘罕（改作尼堪）已过隆德府霍安国遣仲熊迎见粘罕（改作尼堪）说以弭兵仲熊至西山离怀州约三十馀里逢见粘罕（改作尼堪）仲熊云：两朝已结盟好誓不相攻不虞国相元帅远屈台旆以至於此，必是与中国有商量者（改作之）事大军所至百姓未晓如有所谕乞说与仲熊却令怀州安抚使霍安国奏知别差近上臣僚来理会粘罕（改作尼堪）云：更有甚事理会尔南宋上皇数年前遣人自海上与大金结盟共灭契丹当时元约九州土地人民归你南宋子女玉帛归我大金及至各自兴兵你南宋并不曾收得九州却是我大金取了燕山府为这已前盟约将土地人民一齐交割与汝是我有大恩德於汝南宋也。你既无以谢我遂将营平两州户口都在你南宋界里我为见百姓父母妻子离散情实不忍使移檄去向南宋取两州户口你南宋都不发遣亦无回文不肯依约无奈兴兵是时却是我先兴兵来及至汴京城下你上皇便不做却教太子为主见我兵势惧见攻破遂差使人将三关四镇之地献与我大金我信是实头言语便引回去更不使掠是我。又有大恩德於你南宋也。你南宋却背盟约密谕三镇坚守不附。又召天下兵援太原我今日所以再兴兵师出不可谓之无名我本待一齐都要你南宋土地。又为大金皇帝圣旨教。且以见流黄河为界你怀州合是我大金抚定去处便合归降我本欲便进兵。又为州县须要人民。若纵兵多杀虫剂人民则坏了州县你与我主恙怀州知州。且早来降保全家属人民仲熊对曰：元初大宋皇帝与大金皇帝结盟时本州只不曾承得文字以黄河为界乞差人至大宋皇帝处理会粘罕（改作尼堪）曰：更，何须差人去理会我大金兵马如此如今去便打破汴京捉你赵皇帝来也。仲熊对曰：如此却非所望於国相也。况是彼此大国胜负未可知假使真如国相之言则非大金之福粘罕（改作尼堪）曰：为甚却不是大金之福仲熊云：如今便一一如国相所说。若是赵氏为君则大金可以保岁币必不肯更有不相承顺之事。若废了赵氏为中国之地必须中国人做主有人真情为兴兵夺得则是创业之主与大金初无契分亦无恩义相临必不肯将岁币与大金亦不肯割三关四镇自此岁岁用兵几时是了期不过有人去国相处道讨虏所获多於岁币国相试。

仔细思量此岂是忠言讨虏得万万是他人自将去国内久用兵民心怨恨国相任其责不如受岁币安稳为大以仲熊所见不。若与大宋皇帝商量将三关四镇归大金每岁更添岁币其馀事宜足可评泊粘罕（改作尼堪）曰：也。得与我三关四镇每岁更与岁币二百万来你。且恁地差人去大宋皇帝处说我。且留军在怀泽之间等你回报已前发去者（改作之）先锋难为未见次第便却唤回待指挥教与不得胡

（删此字）乱杀人教仲熊赍回文与霍安国说此意霍安国即时详悉具状申奏朝廷

既十八日回报不至番人遂於城下治攻具怀州。又遣秀才六人往见粘罕（改作尼堪）问曰：范仲熊所说及此中文字是霍安国不曾奏去是赵皇没文字来六人皆云：奏去十八日示有回报粘罕（改作尼堪）大怒奋身而起曰：为道是范仲熊小官没人主张言语不足听不道是我交将我文字去你南宋恁地无信行从今日以後更有文字来我也。不信差使人来我不见你。且说与州主一任你们忠孝出战亦得守城亦得我只是不住手攻打也。须要六人遂归霍安国以仲熊知虜（改作敌）虚实即差仲熊都大主管军马是时方得隆兴府路安抚使张有极於隆德府未破时发来怀州蜡书云：金人於南关冲散董恩人马迤邐前去过隆德府关报怀州为备时番人在城下日夜攻打初用云：梯敌楼上用神臂弓偏架女墙上用斩马刀大斧每有番（改作敌）人上来辄斩之云：梯既不能上乃使鹅车洞子状如数间屋皆以生皮裹了下面藏数十人执锹掘城於鹅车洞子用小梯欲登城。又为城上人以草燃火放火驳烧小梯及烧打鹅车洞子开陷板於夜。又磊石磊木用金汗及热汤烧灌既使不得鹅车洞子乃立驳座数址初放入撒星驳其大如斗城上人於敌楼上排大枋堆尺馀粪土上面结大索网。又括民间青布帐幕以御驳而番（改作敌）人先用火驳延烧青布幕及索网放虎蹲大驳九稍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每一驳到城索网粪土大枋楼柱皆破城中人甚惧霍安国令仲熊夜募锐士二百馀人缒城劫寨约到寨杀人放火叫九州汉儿反使其阵乱因烧城下驳坐既下城见无数番人马军连路极难行至三更向尽到驳坐下先使十馀人放火而阵不乱遂硬相斗各有杀伤展转得出比明得缒城而上者二十四人仲熊方往见霍安国忽城上有人叫云：东南上有白旗子来是朝廷救兵来。

霍安国急令仲熊排人马欲开北门而番人已打散城上兵城上立十数黑旗子准备将领王美投濠而死仲熊乃率千人与之巷战民兵散去仲熊被擒见敌楼上张纸伞一柄监军骨舍（改作乌舍）郎君坐其下令人传译云：何故不晓逆顺抗拒王师仲熊曰：仲熊是赵皇臣子奉安抚司指挥来将兵才微兵薄分甘一死监军曰：尔怀州久劳王师本合一齐巢除我为爱惜生灵不欲按以军威据军士之意则要下城虜掠你可仔细说与百姓既而怀州万馀人至城下皆称云：救范机宜去来。又高声叫云：机宜放心。若动著官人後百姓与官人报讎监军使人传令曰：不消如此。又谓仲熊曰：节制不在你非你之罪可贷命愿乞一死监军曰：我大金人说话一句是一句不似你南朝说话没凭据既贷你命只是贷你命更无他公事你。且归去为我唤取州主来同见国相仲熊遂回往州衙寻霍安国不见。又去城北道风楼上寻霍安国亦不见盖已为金人所擒。又押仲熊去再到骨舍（改作乌舍）前见知泽州高世由通判吕民中皆同坐骨舍（改作乌舍）先曰：安抚已捉得也。天色已晚你。且去明日见国相遂令监守次日天未明都捉去见粘罕（改作尼堪）出南门约行二里有三座寨其中寨粘罕（改作尼堪）坐银交椅皆（删此字）令怀州官立其前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铃辖都监部队将鼎泮路将鼎泮路步队将共作一行次州官一行次监

官一行次县官一行粘罕（改作尼堪）使番官传令曰：你许多人是谁最不肯降霍安国云：是宋朝守臣霍安国率众不降。又问第一行诸军曰：是州主不降是你们都不降皆说某等与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令於东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国云：安国是大宋之臣不曾得赵官家文字如何拜降粘罕（改作尼堪）令引过尽去衣服用索执缚。又令高尚书说与其他人曰：你们都是小官不关你事亦不要你降各赦罪。又令传过鼎泮路将官来其鼎泮路将校到粘罕（改作尼堪）前皆叫云：不是某等不降都是霍安国范仲熊不降其范仲熊曾领兵出战粘罕（改作尼堪）乃传令曰：叫范仲熊遂於县官行中拖出剥去衣服缚丁问曰：元来是你不肯降仲熊对曰：仲熊是赵皇臣子岂敢便降。又传令曰：你全不怕我军令为甚仲熊对曰：仲熊昨日已蒙监军郎君贷命云：大金国一句便是一句贷了便更无他公事恃此所以不怕粘罕（改作尼堪）乃笑曰：难当难当。又传令曰：范仲熊已贷命可赦罪乃命知。

州霍安国奉议郎通判林渊武功大夫济州防御使兵马铃辖张彭年武经郎都监赵士谔敦武郎都监张谏修武郎都监于潜保义郎统领鼎泮兵马铃辖沈敦秉议郎同统领鼎泮兵马张行中及南兵部队将五人同时被害提举河东路常平朝奉郎郝愉司录奉议郎刘汝贤承直郎司户曹事向咏修武郎司仪曹事郑道冲修职郎司兵曹事王说从事郎司刑曹事王舍承议郎教授王与权迪功郎修武县主簿侯从从政郎河内县主簿马亚承节郎市易务宋之祥迪功郎六曹掾张恩义皆乞降宗室朝奉郎知河内县赵士傅承直郎司士曹事赵公誉忠训郎监酒赵不怠保义郎添差监酒赵公（阙）忠训郎监市易务赵子韩忠训郎监仓赵不藏并过河金人坚要仲熊拜降乃使之他居绝其粮食正是大雪并无盖卧身上雪厚一二尺饥则吃雪或拨雪取土中蔓菁根食之如此七日偶燕人见怜之曰：此是忠孝之人可擘画物事与吃或袖熟牛肉烧饼等见遗遂得不死一日骨舍（改作乌舍）呼仲熊至其寨中问曰：闻得你读得书多今问你两事一则问韩信用兵人才高下二则问刘景升孙策何以不能成功仲熊对曰：韩信才亦不高故必设计。若才高则不假诈谋无与为敌惟其才不高故必设计然後能取胜如水上沙囊木[B124]背水阵之类是也。刘景升孙策虽天资英勇然器轻无君人之体所以无成骨舍（改作乌舍）闻说大喜亲屈膝劝仲熊饮酒。又以宣政殿学士宿弥离勃极烈（改作济苏摩哩贝勒）官诰一道授仲熊仲熊。又力辞以义不敢受骨舍（改作乌舍）与粘罕（改作尼堪）至相得而骨舍（改作乌舍）才尤高自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在日三人用事未尝中覆每有所为便自专阿骨打官司改作阿固达）每抚其背曰：孩儿们做得事必不错也。一切皆任之以至出诰救命相皆许自决国中事无大小非经此二人不行至於兵事骨舍（改作乌舍）。又专之粘罕（改作尼堪）总大纲而已骨舍（改作乌舍）年长於粘罕（改作尼堪）约年五十馀岁粘罕（改作尼堪）庚申生罕（删此字）少兄事骨舍（改作乌舍）。且甚重

之与二太子颇不相得盖二太子以贵粘罕（改作尼堪）骨舍（改作乌舍）以才自高不肯相下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一校勘记。

黎民尽逃贼尽入（一作黎明贼尽入） 诱三爪诸部兵合二十馀万入寇（爪误作瓜入误作人） 以万馀人（以应作己） 可再守否不。若降（一作可守则守否不。若降） 乃聚众焚府库（脱众字） 起陕西人马（脱马字） 粘罕陷怀州（至）同时被杀（此条应接上文作另行低一格误） 属沁水暴涨（沁水一作沙水）

便移檄去（便误作使）更不侵掠（侵误作使） 所以再兴兵出师（误作师出）难为未见（难应作虽） 须臾六人遂归（臾误作要） 及驳打鹅车洞子开（驳误作烧） 比明复缢城而上者（复误作得） 张紫伞一柄（紫误作纸）仲熊对曰：仲熊愿乞一死（脱仲熊对曰：六字） 。且范仲熊曾领兵出战（。且误作其）乃使之他居（他字一作苦地） 皆相许自决（误作相皆）。

●卷六十二

靖康中帙三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戊辰，尽八日己巳。

七日戊辰车驾诣种师道宅浇奠。

中书舍人孙覿上殿子乞弃三镇。

臣蒙恩召还不胜区区忧国之心以谓新宰相当国北方边事必有一定之论起居郎胡交修为臣言虏（改作金）使王奏事殿上请割三关之地时交修侍立亲闻其语曰：今得三关明白旋师去矣。如朝廷不许则国相自河东来屯兵南郊围城之西南皇子郎君自河北来屯兵北郊围城之东北未论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烧荡尽使鸟兽不能聚屯退上问宰相唐恪三关何如恪曰：不予则必来予之臣不能保其不来三问三对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决此议恪对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强胡（改作敌）怙众昧死一来仰见中国之甚大四方勤王之师日至将相持重严兵固垒断虏掠之路不出一枝示以形势俾莫吾测而与之讲和可以万全矣。保行营大臣狂谋谬算出於劫寨一败涂地传笑四方而後强胡（改作金人）轻视朝廷始欲割三关以要我君宰相既知其必来矣。来则何以待之臣闻战国时齐韩魏共攻秦於函谷关求出楚怀王秦王谓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缓曰：河东大费也。免於国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问焉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割河东而讲必曰：惜矣。三国。且去吾失三城此讲之悔也。王不讲三国入函谷咸阳必危王。又曰：惜矣。吾爱三城而不与。又不讲之悔也。王曰：均

吾悔也。甯失三城而悔无甯危咸阳而悔也。遂与魏封陵与韩武遂以和夫秦居战国最号强雄尚割河东以舒一时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选将择士曰：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国而有天下所谓易败为工转祸为福其权固在此也。今之三关河朔重地举而弃之则京师无藩篱之卫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卧矣。狂生劫寨误国至此，岂不痛哉！今京师无大岳三涂崤函之固独特一河耳防河将吏望见胡（改作敌）尘兽骇鸟惊不知所在大臣依违畏弃地之责将帅弩下无干城御敌之功万一强胡（改作金人）举国而来顿兵城下有如王之说臣恐社稷之忧不止三关而已也。寇益深矣。陛下当权祸福轻重独断而行之甯失三城无使咸阳危而悔也。臣承之。

侍御史首论诸生伏阙鼓倡群小以胁君父。又论大将劫寨激怒强敌以误朝廷计拙言狂得罪去国今蒙陛下召归西省俾赞书命不胜区区忧国之心。又建割弃三关之议上弗圣心下违众论可谓不知量矣。秦王议割三城楼缓不肯对公子池亦操讲不讲之说使王自择如臣蝼蚁之命直言无所阿隐其为狂愚死有馀责矣。（旧校云：以鸿庆集校）。

先是孙覿任侍御史日见太学生伏阙入子乞屏逐。又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退师後入子乞和戎（删此字）。又论蔡京罪恶乞甯殛时吴敏当国大怒以妄论伏阙事奏罢侍御史责守和州吴敏罢去复召为中书舍人初上殿入此乞弃三镇。

其论伏阙子曰：臣伏见女真（改作金人）大酋（删此二字）拥万骑入朔方跨大河直犯（改作逼）京阙忽睹神州奥区金城汤池之高。且大也。敛兵不动遣使议和将相大臣合量彼已之势勿亟勿徐示以间暇使之疑惧有虎口之虞压以重兵不战而威之使去此百全之上计也。忽传李纲劫寨之败上惊朝廷下骇群情为之柰何纲本书生素不知战力小图大妄发兵祸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谋以王者之师为攻劫之计藉令出於虏（改作敌）人不意偶获小利犹为怒敌以误朝廷而狂率无谋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数千兵以入空寨虏（改作敌）军四合尽驱而纳诸网中无一脱者九重帝居宗庙社稷所在而侥幸於一掷滔天之罪车裂以徇死有馀辜方从薄罚而太学诸生陈东等聚众伏阙鼓倡群小妄谓宰相结连强胡（改作敌）开关延敌欲起李纲复还兵柄俄倾间啸聚数万挝登闻鼓呼声动地手掷瓦砾狙击大臣屠裂中贵流血满道天子震惊与之召还李纲然後解去自古衰乱板荡法纪大坏书传所载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时除国子司业阳城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诣阙请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标表尝率（谏官）合论裴延龄不得为宰相名震天下诸生请留以为师范朝廷所当从而卒不从从之是众为政也。太学者贤士之关礼义之所自出也。朝廷众建师儒营宫室丰饷廩以养士祭酒司业以率其属博士掌训导正录掌规矩恩礼深厚教法明具士当洗心易虑以承上之休德陈东等乃幸天下有大变箴视官师不告而出鼓众兴讹厚诬朝廷朋比罪人迫胁君父肆行殴戮遂至大乱而李纲不知羞愧尚戴

其面立於朝端陈东安坐学宫洋。

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将帅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以众暴寡必自兹始矣。臣承乏国子司业时童贯修建武学落成矣。陈东为教谕议率同列献书童贯请车驾临幸其中有不从者遂至人哗臣问之曰：武学落成何预大学有云：顷者乘輿幸大学而武学生例被恩赐此东所以建献书之议盖东狂生不守分义其志止欲图尺寸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称乱今虽未即典刑当具申学法弃之远方终身不齿为多士之戒无令覆出为恶以阶祸乱天下幸甚。

其论和戎子曰：臣闻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自托於乡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为事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强胡犯关（改作敌深入）长驱万里所过州县无一人婴其锋者中外之愤孰不欲一战驱之为快然兹事甚大陛下当饬将相大臣深思熟虑为万全之计差之毫厘便有莫大之悔遗社稷之忧不可忽也。臣窃读国史见宝元康定间赵元昊为书邀大名以试朝廷规欲谴绝以激使其众举朝忿然皆曰：发兵抗小丑耳时吴育为谏官奏言承平日久将不知兵士不知战民不知劳苦骤用之必有丧师蹶将之忧兵连民疲必有盗贼意外之患。且当顺而抚之使未有以发得岁月之顷以其间选将择士坚城锐器为不可胜以待之虽元昊终於必叛而吾战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张士孙见之大笑曰：人言吴舍人患心风果然，於是决意用兵所向辄败一方骚然大将刘平石元孙任福相继战没大盗王伦转掠江淮间契丹聚兵境上邀请三关之地中国耗虚边民疲敝天子厌兵卒赐元昊夏国主如育初议今女真（改作金人）暴起为北方大种（改作国）非元昊小丑之比举国大入直抵京师。又非元昊犯寨扰边之比天子之郊宗庙社稷太上皇两宫在焉亦非战地至於将帅不才士卒骄惰军政堕坏器械朽钝财用空竭法度废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时臣熟思之莫如和戎（改作议和）为上策强胡乘胜（删此四字添彼字）顿兵观阙之下彼（删此字）见天子宫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惧不测之时陛下戒诸将坚壁固守不施一镞不交一刃使野无所虏掠然後与之议和群胡（删此二字）必竦然听命卷甲而归足以示德矣。以其暇日择名将选练将士谨蓄积修法度成中国安强之势所谓屈於一时信於万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

艰之托至大至重岂。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较胜负於一掷之间耶伏望圣慈以赵元昊较北胡（改作金人）之强弱以宝元康定较今日之盛衰臣一人虽不能胜众论而忧国之言或有合於吴育特赐采纳不胜幸甚。

又第二子曰：臣闻道有经有权事有常有变知道之权者能摧刚而为柔适事之变者亦转祸而为福今者强胡（改作金人）乘百战百胜之威合诸部控弦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为中国有人乎！此臣区区之愚力排群议进和戎（改作议和）之策，庶几甘言重币足以厌虎狼贪暴（删此二字）之心纾一旦仓卒非常之变而後徐图天下国家善後之计其权固在於此也。昔汉高帝仗一剑诛秦灭楚以

定天下而冒顿亦崛起於东胡（此二字改作北）吕太后称制冒顿遗书出恶言虐戏丑诋可谓甚矣。当是时谋臣猛将如陈平周勃灌婴之徒固无恙而上将军樊噲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岂不壮哉！独季布以谓夷狄如禽兽耳得好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第（删夷狄至此十八字）当自计利害何足与论是非吕后翻然称善诏大谒者张泽持书币奉车马报谢遂结和亲吕氏本推轂高帝一统天下而季布为任侠以勇名关中一言从容消弭兵端贷两国数万生灵肝脑之祸非所谓大勇者乎！岂。若小丈夫幸幸然拊剑疾视斩头抉胸以报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尝读国史澶渊之役诸道兵大会行在虜惧请和（删此四字）诸将争欲以兵会界河邀其归可巢杀无噍类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杀得尽祇结怨为边患耳诏按兵勿战纵使归国自是诸将言秋高马肥复入寇矣。，或曰：未也。边储稍实复为盗粮矣。真宗顾近臣曰：将帅之臣平居无事目抵掌欲赴功名临时便误事卿等，岂不知此辈情状乃相为附和信其说耶陛下观今日之势何如大将刘延庆屯重兵於燕山一夕无故拔寨而遁人马相藉蹶踵交道委弃金帛谷粟如山积虜（改作金）人长驱万里无所忌惮（此三字改作沮）职此之由也。伏望圣慈监观炎汉之兴受命而帝群臣佐命百姓归仁之初真宗皇帝驾幸澶渊杀其骁将挾览（改作达兰）兵威大震之时尚不忍计较一时小利摧刚为柔以为万世无疆之福固不俟臣言喋喋淆乱圣听而予夺之计已默入於圣心矣。。

诏集文武百官议存弃三阙地。

诏曰：朕屈意义和无所不至虽袞冕车辂名号之类。

犹无所惜盖欲保守祖宗之地土而金人必欲得三镇今欲与之其利害如何欲不与之其利害如何朕当从众而行之不敢自任可令御史台告报百官初八日於尚书省集议以闻宰执亲戚不预不得观望令百官庭议系宗社安危各要见得真实利害。若割三镇，或不割各如何保无後患割之而来不割之而来各如何备御不得卤莽朕无固必只从众议是者行之王云：既还具说金人之意。且闻粘罕（改作尼堪）临河乃集文武百官於崇正殿共议存弃三关之地王云：唱和议诱说之习使为弃地之策谏议大夫范宗尹以已愿弃地之策示百官曰：今日三镇焉可不弃其言多引太王避狄去不以养人者害人为言繇是请割三镇者不胜其多宗尹其首也。称不可与者才三十人何其首也。持两可之说者。又十数人与者之言曰：三镇朝廷既尝许之今不与是中国失信於夷狄（删此三字）不。若姑。且与之纵复猖獗则天怒人怨师出无名可不战而屈也。不与者之言曰：国家更三圣始得河东陵寝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无不知其为废人人民赋贡乃其小尔况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岂可遵乎！耿南仲吴开欲弃地而和喻汝砺梅执礼宋齐愈秦桧何曹辅陈阳庭冯孙傅李。若水等欲战朝廷在臣优柔不断集百官议於延和殿。

八日己巳集百官议三镇於延英殿。

是日各给笔札分列廊庑范宗尹乞予以纾祸至伏地流涕以请己而黄门持宗尹章疏示众曰：朝廷已有定议不得异论顷之宣问金人必欲得三镇割与不割利害如何金人已与王云：约日割与不割金人之来如何守御唯梅执礼孙傅吕好问洪刍秦桧陈国材等三十六人以谓不可割馀皆从宗尹议。

中书舍人孙覿子曰：臣闻蝮蛇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何者为害於身也。夷狄（改作金人）骄横（删此二字）乘中原久安无备倾国而至当顺而抚之以幸无事而劫寨之臣猖狂妄作挑发兵祸以遗国家手足之害陛下当亟去之去之不果而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马（改作金师）南下经河朔二千馀里所过州县无一人一骑北向发一矢以抗其锋者设欲据大河为界孰能御之其欲得三关者犹以故地为名耳然绍圣用事者复（删此字）讎元诸臣以弃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窜岭海禁锢子孙累赦不宥可为酷矣。今自大臣侍从与缙。

绅士大夫之众非不知三关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关之地可以缓兵纾祸也。而元覆辙在前孰肯为国家安危之虑以蹈异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自为计耳臣独何人首唱此议盖区区之愚以为割地之後虜（改作敌）人退听两国休兵得岁月之顷扶颠持危以强国势选将励兵以固我圉兴衰拨乱可以复古建中兴之烈未为失也。倘以失三镇为悔追责首议之臣论为城旦投之穷裔臣实甘之如荠不敢辞也。臣。又闻择祸莫。若轻择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祸无福河北陵寝与河南孰重三镇之地与京师孰重陛下知所轻重判然不疑则当亟去手足之患无重腹心之累矣。。

先是金人遣王云：约十五日以前告和割地书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至是何谓唐恪曰：三镇之地割之则伤河外之情不割则太原真定已失守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备待之恪惟唯唯时河东金人已至泽潞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在庆源城下朝廷从众议割地以舒难乃以康王王云：复持礼物请和割地北去後数日上亲阅不弃地之策方略优长太学博士万俟卨监察御史晁贯之等八人令执政审察其材而召对之虚贯之见少宰唐恪曰：三镇乃祖宗之地，岂可弃之金人之志不在於割地实欲侵軼中原故藉三镇以为基耳公为宰辅宜召天下之兵与之力争也。唐恪言曰：出军屡衄召兵无益徒费刍粮扰百姓而已守信割地诚为上策。且上欲以耿南仲王尚书定议而遣康王矣。诸公召对不宜高论恐上愈惑虚贯之被旨上殿二人咸曰：河北三关契丹乘晋开运之难而。且盗有之周世宗御河（删此二字）亲征始归其地河东太原刘昊父子据有数民周世宗一征太祖太宗再征而後定积二十年之功残数万人之命方始一统而中国用三镇得之诚难也。。且无太原则不能控制二虜（改作西北）无瀛定州则不能保卫王室三镇於中国如人四支也。一支有病思欲去之既不为全人从而丧身有矣。况三国之民皆陛下赤子割地则弃民为民父母而

弃其子孙岂为万全之道乎！（下添。若字）冒顿一戎人也。（删此四字）甯弃金帛妻妾必不忍弃地故终能威敌而保有疆土今陛下富有四海为中原主柰何反弃土为戎人（改作邻国）所耻哉！大臣为朝廷以此图国是忘万世之业而苟图目前之安由其议计疏拙致基本倾危诚可痛惜东汉邓鹭欲弃凉州虞诩谓疽食浸。

淫将无限极南唐锺谔愿弃江淮宋齐邱谓卖国窥利徒倾社稷然则为人臣而愿弃国之地岂忠於主哉！上曰：然则柰何虚贯之曰：金人率众胁地北入将深犯邦畿为今之计当召四道兵二十万与卫兵环列城寨以卫王室然後以羽檄召天下勤王兵分屯迫甸绝其所掠使深入之寇不能持久待其困弊然後击之诚万全之计，於是上感悟不然弃地务为督兵。

娄宿（改作罗索）陷翼城县。

先是知县向深弃城东走入曹公山居民以城降贼（改作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二校勘记。

明日旋师去矣。（日误作白） 末论攻城（未误作末） 不出一技（技误作枝） 白起蒙恬王翦之徒（白误作曰：） 今京师无大岳三涂崤函之固（大应作太） 斩头穴胸（穴误作抉） 无不知其为废人（一作吾不知其为人） 陈过庭（过误作阳） 既不能全。又从而丧身有矣。（能误作为。又误作人） 向深（一作向淙） 曹公山（一作曾公山）。

●卷六十三

靖康中帙三十八。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九日庚午，尽十八日己卯。

九日庚午兵部尚书吕好问奏集诸路兵连珠寨以卫京城防河须用宿将。

好问奏乞集诸路兵就粮於尉氏咸平陈留东明。若虏（改作敌）越河以四邑之兵列寨如连珠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则置一寨以护都城使虏（改作彼）有众不能遽往。又言防河须用宿将。若外戚宰执亲旧省院吏族之属皆不用。又言防河之兵暴露日久虑其困乏不能对敌令沿河设堡障宰执坚不从梅就礼建议清野从之，於是下诏河北河东清野。

十日辛未新知鼎州邢侗京除名勒停。

先是邢侗京管伴金使信赵轮之言奏闻朝廷通书耶律金吾後为粘罕（改作尼堪）遣王来责问进兵以侗京始祸故黜之。

十二日癸酉粘罕（改作尼堪）至河阳折彦质军溃李回奔京师粘罕（改作尼堪）陷河阳。

先是朝廷遣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又以宣抚使折彦质领兵十二万共守大河粘

罕（改作尼堪）自泽潞进兵由怀州至河阳与折彦质李回夹河而军粘罕（改作尼堪）恐其不可渡发千馀骑来探回报曰：南兵甚盛未可轻渡，或欲整兵而战有娄宿（改作罗索）大王者曰：宋兵虽多不足畏也。与之战则胜负未可知不。若加虚声尽取军中战鼓击之达旦以观其变众以为然黎明不见王师乃亟遣银朱孛堇（改作尼楚贝勒）部三千人与知威胜军张克佐由清河界以伺河路时河水平浅可渡而过银朱孛堇（改作尼楚贝勒）乃涉水过河於彦质之兵後下寨彦质以为粘罕（改作尼堪）兵皆渡矣。莫不惊溃提中军先走三军皆溃李回亦奔还京师，於是粘罕（改作尼堪）得以治伐寻舟尽渡其众。

十三日甲戌知枢密院冯徽猷阁学士李。若水充告和使副及同王云：马识远诣粘罕（改作尼堪）军前割三镇地界。

《书》曰：专驰介使远布悃诚今春大军俯临郊畿寻以上皇传位之意引过请和承皇子郎君元帅奉伯大金皇帝酌中之命特许修和寻报之国相并各班师信义之重比坚金石，於是宗庙再安生灵赖庆乃割三镇以谢恩惠既而诸州民情过执群臣议论二三往复告求致淹岁月盖缘寡昧失不详思誓约之明。

岂应辄易果烦大兵来诘兹事中外震动不遑甯居礼义有亏追悔何及过而能改请践斯言其三镇之地今并依正月所立誓书交割施行惟冀两路大军早回使赵氏二百年社稷永甯亿万生灵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难喻自此倾诚万世不易上天实临百神在列何敢背违自取祸殃缅惟英哲必为矜从冯先通状云：祇承朝命恭造行台辄犯威颜冀寻信誓赦既往之不咎许惟新之是图二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渐两朝欢好甯无握手之期冒昧而来匍匐以请某年当衰迈位忝枢机得罪前朝几死凶邪之手受知今圣误叨将相之权常怀欲报之心遂备告求之役趋瞻在迩喜惧交深冯使粘罕

（改作尼堪）是夜到中牟守河溃兵作过或云：已有虏（改作敌）骑渡河左右甚骇谋取旨改路问当如何副使曰：守边防河诸隘将士闻风避遁奉使者。又如此朝廷将何所赖以某处之唯有死而已今日敢有回者行军法众遂定自此路中日发一奏乞京城设备。

逢虏（改作河东）记曰：余自河阳归道逢告和使冯枢密李徽猷副使武侯不暇问姓名问余贼（改作敌）势如何对云：观其鸱张（改作事势）所举不少。又云：今在甚处应曰：已渡河矣。。若欲过河有船伐否对曰：已烧尽桥可（改作恐）折屋渡木伐过。又问粘罕（改作尼堪）来否对曰：不知。又云：今朝廷一一如所请能塞其求回兵否余问所从何事云：割三镇对云：但恐不能塞其求冯枢密问杀使人否对曰：自古戎狄无道（改作敌国兵交）何尝杀使人李徽猷云：某所才弃一死无足计较者日晚可行今与副使先上冯枢密可後来少顷冯乘轿趋随李賚书山西军前。

奉使录曰：十一月十三日。若水等被旨同王云：马识远并依旧军前奉使限

十四日起发出门行次怀州遇金人大军。又见馆伴使萧庆刘思前来相见曰：使副们比者缘何事来。若水曰：某等比者亦为和议来庆曰：既是贵朝皇帝不肯交割三镇土地人民尚何事之可和。若水曰：某等面奉本朝皇帝圣旨已差工部侍郎王云：武功大夫马识远前来交割三镇地界还贵朝矣。庆曰：王侍郎等几时到来。若水曰：某等与王侍郎等同日出国门某等兼程先来计王侍郎等今方到磁相间更数日可以到此庆曰：有国书无。若水曰：有国书庆曰：使副。且歇泊容庆等先为禀知国相。若水等称诺乃归幕次少顷伴使令人传语奉使。

请排办礼物土物只就晚衙见国相是日申时後见译语官二人前来云：国相请使副。若水等入军门见列甲兵两行甚严既见国相问劳之礼亦简。若水曰：某等来时面奉本朝皇帝圣旨令某等再三伸问国相元帅冬寒台候万福国相微恭受礼复曰：使副们来时贵朝皇帝圣躬万福。若水曰：某等来时本朝皇帝圣躬万福。若水曰：某等来时面奉本朝皇帝圣旨令。若水再三启白国相元帅前次。若水等归承示书翰不胜感荷所需三镇已差工部侍郎王云：武功大夫马识远前来交割地界今有国书上呈。若水遂笏出国书与国相国相恭领之约。若水等坐开国书看曰：何不早如是免令提兵到此。若水曰：大事已定望国相元帅早为回兵讲和国相曰：不知王侍郎等几时可以到此。若水曰：某等与王侍郎等同日出国门某等兼程先来计王侍郎等方到磁相间更数日可以至此国相曰：候割地使到来看得次第即便回军不难公等。且熟歇。若水等称诺退是晚国相令人送羊酒等数如前次日。若水等再见国相叙谢讫国相曰：昨已差使往汴京会以黄河为界三镇事更不须议兼未知果有王侍郎等来交割地界否。若水曰：某等虽不才然被君命远来议和。若非诚信，岂能定事。又奚敢罔国相也。愿国相少待国相曰：大军安能久留於此方在议间会有人报南朝遣王侍郎一行奉使来到磁州被百姓唤作贼臣已撕擗了也。国相怒曰：尽梢空相继。若水等。又收河北李宣抚纲牒追回。若水等其牒略曰：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牒大金军前和议所契勘当职近奉圣旨前来河北河东等路会合诸路军马前去掩杀金贼（删此二字）所有先差两番奉使不谓已过界了并仰追及约回其前降和议指挥已奉圣旨更不施行国相知有此牒益怒曰：且待提兵去与李宣抚决胜负是个遂便不与。若水等相见乃以甲兵包拥。若水等随大军南来。

都水监决水浸牟冈。

王机和洗等追官编管。

臣寮上言王机守雁门和洗守瓦桥薛嗣昌帅太原詹度帅河间滥受赏功助成今日之患已降指挥和洗追授（删此字）武功大夫王机除名勒停送高州编管奉圣旨詹度责授海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薛嗣昌生前官职尽夺。

下哀痛之诏起福建浙江军民勤王。

契勘福建江东西浙东浙西素号出武勇人材欲依四道置帅体例差发运使翁彦国充经制使令召募起发军民二万人须管於十二月上旬到阙勤王其钱物亦许於二广那移奉圣旨翁彦国与复旧职依此施行。

十四日乙亥迁京畿人户入城。

十五日丙子诏免公私房钱。

得金人过河之报虑细民不易故放免公私房钱。

粘罕（改作尼堪）兵自河阳渡大河。

初金人欲渡河唐恪何等以为大河之险有大臣提重兵以守之决不可渡下令曰：朝廷已命将守河为捍御之计而京都细民往东南者甚众摇动人心深为未便令开封府以法约束。又下诏曰：金师（下添深字）入寇（删此字）已遣使议和如果能深入渡河当以王云：所持金银五十万帛三十万以旌战士其有获金牌者白身与修武郎有官人转六官获银牌白身与承节郎有官人转两官其馀将校比类施行有送金人使命者至郑州已逢游骑道路传言金人渡河矣。执政诸公未以为然皆自恃有李枢密将兵防河矣。然边报益急殿前司乃遣使臣马纲作斥埃已而募忠义团结使臣将以备守御计。

粘罕（改作尼堪）分兵守潼关以才西兵。

粘罕（改作尼堪）渡河乃以兵五万守潼关以才西兵之来其後范致虚至陕西而不敢进钱盖兵由商虢唐邓而兵（删此字）散者皆粘罕（改作尼堪）之计也。

斡里不（改作斡里雅布）自大名府由魏县李固渡过大河宣抚。

副使折彦质河南守燕璞弃河南走回京师。

河东逢虜（删此二字）记曰：金人陷平阳府余出平阳至怀州见折宣抚言金人遣使讲和果是相款使人未还十月初十日破汾州二十四日攻围平阳观攻围平阳贼势鸱张（删观攻至此九字）意欲大举未易御遏折公云：何以为计对曰：速申奏朝廷乞竭力应副军兵如不可用速招募民兵如河东陕西人皆彼欲报父母兄弟妻子之讎此可用也。支一百钱米二升半仍优加犒赏诸渡口速渡人河阳浮桥正是军马往来河东一带惊移人户逃避之路宜速系之贼（改作敌）骑次第半月间必至此折云：据公看到这里也。到不得余云：将次第到都城下亦未可知是日折宣抚往北阳县北城相视防河次第自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贼（改作敌）兵关报日急余十一日就往河阳辞折公云：两日。

来边报颇急舟渡人费力余云：前此并如何折公云：六七日系桥。又未了余云：，岂有大将军下令系桥数日不了之理何不勾追系桥官略与处置余弃二马用船渡河十二日系桥。又不了勾系桥官一铃辖两都监内铃辖捶棍子三十两都监各捶棍子五十十一月十二日午时桥成河滩中已积五六万人军民宅眷官员车伏兜乘

摆布如蚁桥成争渡宅眷妇人官员军民陷於浮沙中不知其数须臾皆没有妇人陷於沙中举臂间金缠示人号呼求救莫敢向迹不移时遂没是日晚贼（改作敌）骑近遂烧桥两岸哭声痛干云：霄宣抚司属官约三二百员将佐居民官员等马约一万匹不能过河宣抚司金银缣帛为贼（改作敌）马所逼自怀州沿路抛弃至河阳滩内者约一百馀万贯十一月十四日绝早贼（改作敌）骑已至河阳北岸皆黑旗黄旗白旗先自城中赶出居民在河滩内却用骑兵旋绕掩入城中使令军民於河滩中尽掘淤陷之物余见贼（改作敌）兵已至河阳北岸。又无马轿遂步行一日一夜至巩县计一百三十里十五日贼（改作敌）马自白皮垣曲渡河杀人报到宣抚司折宣抚与河南燕尚书（名瑛字仁叔）各索马逃避贼（改作敌）欲趋都城。

十六日丁丑康王为告和使奉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前。

是日康王被诏奉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诣军前议和资政殿学士王云：为副中书舍人耿延禧观察使高世则参议官都监东头供奉官蓝康履黎入内西头供奉官杨公恕内知客修武郎韩公裔从行。

宣和录曰：先是王云：奏李裕自真定府虏（改作敌）寨归道二太子语得亲王两府奉使求和庶可解康王英武旧与二太子结欢虏人畏服（删此四字）令取圣裁事下宰臣执政门下侍郎耿南仲曰：李裕道皇子之言欲得康王之重请和盖已报渠康王欲去皇子处不可偏重须与粘罕（改作尼堪）处相同在圣情度之只用王云：如何粘罕（改作尼堪）处莫俦如何是时粘罕（改作尼堪）在河东南（删此字）只乞差王云：莫俦庶不偏重於二太子处御批云：如此事不须取旨但与少宰评议从长施行南仲。又奏曰：臣得李裕记文字一纸谨去进呈差康王须得圣旨乃可但以臣观之只令李。若水王云：亦可乞降圣旨付王云：更不差康王前去所贵不敢喋喋取进止御批云：卿一面谕王云：若兵退後亲王谢不妨南仲召王云：至府第谕以德意云：不以为然即求对请必令康王奉使事遂定康王子奏乞差。

文臣耿延禧武臣高世则二员充参议官丙子康王奏事在禁中申时还府第延禧世则参见康王慨然国家之难君主忧辱苟可以了事义不得辞然深入不测虏廷（改作之地）未有还期公等归与父母妻子诀来日五更至此同行延禧世则乃归惟王云：家属不在京师留宿康王府第丁丑五更皆至少卿与王同上（下添马字）行是日南仲奏事内殿上顾问康王奏卿之子为官属不辞而往朕甚嘉之南仲对曰：臣惟此子当国家艰难岂敢辞因泣下上曰：宣来奏事如何南仲曰：康王既往而臣子独宣无此理既退有御笔示耿延禧速宣回奏事南仲奏云：康王为国出使臣子之不肖得奉使左右幸也。。若独宣回臣何面目遂止，於是除延禧龙图阁直学士赐金带一条通犀带一条锦绮等一百匹灵宝丹苏合香圆透冰丹各一百贴茶一百斤四和香一百两个唐霜一百斤。

金人犯（改作至）汜水是日断路诸门桥诸军城守百官疾速上城。

金人兵犯（改作至）汜水西京宪许元许高守汜水与士卒望风而溃京师闻之杜门清野。

礼部侍郎梅执礼为清野史。

金人犯（改作至）汜水或传为已渡矣。城市讠 匈讠 匈不定乃遣清野。

日者王俊民上言乞借春以召和气。

王俊民以谓国家大忌丙午年冬三月於立冬致祭打牛一如立春之仪以召和气朝廷从之乃迎土牛於天祺应木德。

土门。

康王出门午後诸门土独留东水门陈州门百姓争之死者枕籍。

十七日戊寅金人到（改作过）汜水县焚会圣宫。

龙图阁直学士河北河东路宣抚副使折彦质责授海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先是彦质将兵守河贼（改作敌）骑至河阳列兵河之南岸贼（改作敌）据河阳望见河南官军甚盛鸣金鼓以惧之师众溃散而归贼（改作敌）渡河至京师彦质与河南守燕瑛走故有是命。

李回自河上遁还至京师。

先是遣回以骑五千巡视黄河号巡按大河使虜（改作敌）陈舟欲渡守戍惊溃回挺身单骑驰还。

靖康小录曰：朝廷先是遣签书密院李回将金银物。

帛巡河犒劳士卒回在路不能躬率将士守御险阻闻敌辄北（删此字）南走孝义桥留将士捍寇巡山路走至颍昌府犹。且与万官宴饮随行官吏兵级深愤欲刃之。

候骑言虜（改作金）兵已迫近郊京师大震，於是戒严。

是日缮治楼橹议者，或谓虜（改作敌）乘机渡河鼓行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间各屯兵二万坚壁据要害以伐其谋别骑往来助之绝个 襄道清野以待乌藁。且竭使不得进抚纵谍间伺虜（删此字）隙时出兵尝其虚实令河北郡邑结营自守更走使以元帅拜康王集兵扬言才寿燕山以动其心潜军渡河合四方勤王之师绕其背夹攻之虜（改作彼）不足亡也。，或谓虜（改作敌）兵焱锐而我师挫衄久矣。闻深入气益不振不支敌坐伤国体不。若拥驾临狩徐议所向婴孤城自守谁可久耶犹豫未决虜（改作敌）奄至朝廷茫然不知所为。

粘罕（改作尼堪）遣杨天吉王撒离母（改作察勒玛）等十三人持书来议黄河为界等事。

《书》曰：左副元帅谨致书於大宋皇帝阙下近日恭承宣旨遣使问罪来意虽以委任不当为辞然未肯服罪致令重兵河北河东两路齐进所经府州县镇服者抚之拒者攻之今月初六日已过泽州界不住前进及遣先锋今月十四日已过黄河不施船

伐不由渡口直涉洪水凉已洞悉载惟大宋屡变盟言。若不以黄河为界终不能久故今议定还河北河东两路先行状抚其中或有来从河外者不选（改作论）甚处人民者并各一例存抚然念抛乡亦议定自外见在两路有未下州府官员兵人并许放回请差近上官员前来交割引出俾见家人仍服罪讫先具凡所听命不违国书回示如，或不见依从稍有延迟将恐别招悔吝朝廷弃三镇之议犹豫未决而虏（改作敌）使王在馆。且闻虏（改作金）人渡河之报遂决弃三镇唐恪署敕何大骇曰：不奉三镇之诏而从画河之命何也。不肯署，於是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须两府二人令各自陈愿使者陈过庭以主忧臣辱首请自行唐恪曹辅等皆依违不对耿南仲以老辞聂昌以亲辞寻出御批曰：过庭忠谊可嘉特免可差辞免人耿南仲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河北聂昌使粘罕（改作尼堪）河东日下出门。

宣和录曰：杨天吉王来议事取蔡京贯王黼吴。

敏李纲等九家家属诏王时雍曹馆之时雍议尽三府所入悉增岁币并祖宗内府所藏珍玩归之二帅曰：河东宿师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颇纳先取犒师绢十万匹以行差吏部员外郎王及之充送伴。

要盟录曰：金人遣杨天吉王孛堇撒离拇（改作贝勒察勒玛）来诏吏部尚书王时雍知四方馆事带御器械王列馆之吏部员外郎王及之充引伴官虏（改作敌）请画河为界朝廷不得已从之遣聂昌耿南仲为告和使始称听命无违以画河为界王及之擅改为黄流为界听命无违为虏（改作敌）张皇其意非止画河而已王来闻粘罕（改作尼堪）军已至西京不复请三镇直以画河为言陛对殊不逊有奸臣辅暗主之语上下汹惧。

十八日己卯康王渡河至州。

是日时天大寒有冰蔽河而下康王临河顾谓耿延禧高世则曰：议者谓闰年不冰今复如此岂保虏（改作敌）人不向南哉！至州犹未知粘罕（改作尼堪）已渡之端的。

粘罕（改作尼堪）陷西京以前知泽州高世由为留守。

粘罕（改作尼堪）在西京引诸金人看永安诸陵使人入谒真宗仁宗陵至恭不谒裕熙二陵有焚毁之意禁止诸兵不得劫掠陵庙器物。

粘罕（改作尼堪）在西京令人广求大臣文集墨迹书籍等。又寻富郑公文潞公司马温公等子孙时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维申老年杖屦先奔走出城乃遗一妾一婴儿粘罕（改作尼堪）既得抚之良久赠衣服珠玉为压惊复令归宅。

范仲熊北纪曰：前知泽州高世由金人差为西京留守仲熊遂因同世由令其子往粘罕（改作尼堪）寨献酒回讫说与世由闻说龙图得国相指挥招集西京人还业仲熊亦是西京人合还乡里仍谕世由以其尝为守臣以郡迎降，岂能自安不如自新以洗前过因先遣董伟往荥阳以来召募义士世由即达一书於番官韩仆射云：世由

初至洛阳人情未安有土豪范仲熊见在郑州收管乞令还乡同共干当韩仆射书即呈粘罕（改作尼堪）不乐曰：范仲熊是结连背叛不顺大金之人偶已贷命不欲根治今来高世由知其土豪当此之际却今还乡有何意思令元帅府上伴（删此二字）依此批下高世由得之大怒遂止。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三校勘记。

不能遽往（往应作进） 赵伦（误作轮） 寻报知国相并各令班师（知误作之脱令字） 武秩不暇问姓名（秩误作侯） 这里也。住不得（住误作到）是日折宣抚往河阳县城北（河误作北城北误作北城）车仗兜乘（仗误作伏）谨具进呈（具误作去）所奏不敢喋喋（奏误作贵） 守城百官（误作城守）京西提刑许元许高（京西提刑误作西京宪） 土诸门（脱诸字） 绝其粮道（脱其字）使不得进掠（掠误作抚） 气益不振不支敌（敌字衍） ，岂可久耶（岂误作谁）

选河北河东两路（选误作还） 先行收抚（收误作状）不选甚处人民者（者字衍） 以黄河为界（以误作为河误作流） 韩仆射以书呈（误作书即呈） 却令还乡（令误作今）。

●卷六十四

靖康中帙三十九。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庚辰，尽二十五日丙戌。

十九日庚辰康王至相州。

康王发自州至相州是日粘罕（改作尼堪）遣铁骑四百自怀州来邀截奉使车骑津人告以过河累日矣。。又游骑追蹶於後逢巡检任永吉告之如津人云：乃回。

中大夫直龙图阁汪伯彦知相州主管真定府路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

缘金人人（改作兵）马驻州卫县直相州之西南不百里王实经田伯彦领兵出迎护王入城宿於州治正衙相人戴盆焚香遮道相庆胥愿王留宿伯彦以相人愿欲乃诣王禀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已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县李固渡河矣。恐不得追愿大王暂留审议国计王曰：受命前去不敢止於中道王云：耿延禧高世则等谓曰：兼程前去渡河犹仅（删此字）可及诘朝遂行。

开封府揭榜清野指挥更不施行。

是日也。京师既已戒严内外惊扰近城居民流离迁徙不绝於道军人保甲乘时作乱劫掠财宝焚烧屋宇有城外般入居民听就寺观居止忽有人自河阳来报称折彦质溃兵渡河初非金人朝廷喜闻之乃令开封府揭榜示众曰：前日北来兵系折彦质

溃散人兵已招安讫所有清野指挥更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归业是时粘罕（改作尼堪）已渡河数日风传与斥堠皆得其实而庙堂诸公幸其无事坚壁清野在今日正不可缓不应辄罢（旧校云：此处似有脱误）仍乞以在城兵尽屯城外以待寇至使无缘遽犯城堡书降付枢密院大臣沮难竟不可是夜二更斥堠马纲还报贼（改作敌）。

马已渡犹未全信再遣使臣刘嗣将兵骑三百出封邱门远探。

二十日辛巳康王至磁州。

康王发相州至磁州（旧校云：归本云：祭相州之神欲到磁州）顾谓耿延禧曰：陛辞日皇帝云：宗泽在磁州以万五千人披城下寨次第奏巢除已进修撰卿至可看宗泽下寨次第奏来今日可见矣。至磁州城下六七里宗泽率郡寮迎谒道左王问泽下寨并道上语泽云：请假归。濯虏（改作敌）骑至则点集王顾左右笑知泽妄言矣。磁州城外望见百余人执兵文身青纱为衣以伞遮马。

绣其鞍鞞如市里小儿迎鬼神之状者王顾怪之磁人谓应王出迎康王耳应王者磁人所事崔府君封嘉应侯者顷刻马相就有吏呼应王揖者泽请王举鞭答之。又呼曰：应王请康王行马入至府舍正寝犹未进食吏持谒入云：应王参见泽已於正听设两位具宾主仪泽恳王曰：应王甚灵邦人听之如慈父母惟愿大王信之勿疑王不得已戎服而出吏摄应王就位二庙吏绯衣其一手相持各一手平展外向。若拥应王之状既云：（删此字）就坐茶汤如常礼吏选购应王不肯就厅上马泽前请应王上马即退少顷应王庙二将军入谒如前仪王徇泽之请从之先是王云：自虏（改作敌）中使回过磁相谓守臣云：虏（改作金）人困粮。若清野则困矣。磁相从之邀近城居民。且教运积谷米入城相磁人皆怨云：既而虏（改作金）人果以磁相清野不由是路乃由邢李固渡河磁相人曰：虏（改作金）人不从此路来徒清野毁我墙屋籍我草粮云：真细作耳及是见云：侍王将入虏（改作北）庭皆骂厉声呼曰：王云：细作欲以大王献虏（改作金）人大王勿行不如起兵先是宗泽上章言云：往返虏（改作敌）中习熟悉为虏（改作敌）人谋卖国宜勿信诞言上以其章付云：云：至磁乃出是章示泽。且言曰：何故如此因责之。且讪其诞云：万五千人下寨伪取修撰到此实无一事泽憾之因磁人之怒乃声言云：果细作明日将邀亲王入虏（改作北）庭矣。磁人怒遂有杀云：意。

增置都大提举守御使。

边报交驰风传不一人心不定乃增都提举守御使司官并以枢密聂昌领之。

二十一日壬午诏罢诸司庶务专以应办军期。

军期方急乃诏罢诸司庶务专以应办军期为主。

磁人杀王云：

康王徇宗泽之请乃谒应王庙当州之北乃入邢之一路也。磁人疑王遂欲北去

遮马号呼泣涕劝勿往。且言虏（改作敌）人自李固渡过河矣。不如起兵援京师马不能前王惧使人告谕百姓曰：大王谒庙耳非北去也。众不听王使谕泽告之乃开道谒庙泽奉交於王王勉为一掷而得吉乃退谒二将军讫王就小次泽使赞呼本庙诸案史参泽所使人。又赞云：谢到顷之王欲乘马归有紫衣吏二十人舁应王所乘轿神马在後拥而前曰：应王乞大王乘此以就馆舍王顾视其轿则朱间金装座椅及竿螭首施行红纒王斥之。

云：亲王奉使出都焉用此庙吏不退延禧世则同曰：王已用宗泽乘轿黑漆紫纒郡守小官得用在王何嫌以慰邦人心王登轿还有顷王云：有亲信人入庙告云：曰：郡人欲杀尚书宜匿庙中勿出云：就泽恳告祈哀甚切延禧世则先出庙见百姓军人持兵立两旁延禧世则使人传呼两参议官耿舍人高观察磁人怒睨徐辨识云：非王尚书也。即退延禧世则得出下马回视之见云：之马已为磁人牵去云：使人陈恩以所乘马与云：云：遽登俯据鞍人扶下之即脱云：巾帻掷空中顷之云：芥粉矣。是日磁人入州治取云：行橐及所赐礼物劫掠一空执云：一行吏缚捶磁人晬不已王遣取作乱者一人斩之梟首庙前始定云：所持国书等及肃王府家书长主遗曹都尉书皆失之王命收云：一行吏为王府属内外方定。

王云：泽州人字子飞少魁运司解进士乙科。又中词学兼茂才第一崇甯间两掌翰苑从使高丽进鸡林志徽宗甚喜纳之擢知淮阳军以父系元臣寮忠言事罢之後任秘书郎出知简州继领陕西曹台公事累使金国上令於简州建功德寺以昭德显忠为额作追奉之地公初被命与主上为使即传言於家可勤祭祀祖先更不归私第至死王事而不返可谓国尔忘家公而忘私者也。公兄讳霁任右讲议司编修尝论童贯蔡京过失坐黜海岛公岁时馈问不绝後童蔡被诛渊圣皇帝复霁官补右选种师中解太原围王师败绩而霁没王事初公父名二子曰：云：曰：霁其意有在唐南霁云：死於忠义二子复皆能死於难岂其一门英风凛凛足奋百代而超千祀者欤。

建炎元年十二月臣寮等奏伏见故刑部尚书王云：於靖康元年冬从主上北使金人行至磁州为磁州人所害自此主上复南入相州集兵为入援之计向使无王云：之变必北去盖天所眷遂使社稷有奉神人有依伏望朝廷察其累次奉使之劳身死非辜枯骨不反实可怜悯特加褒赠推恩子孙以为死事之劝後十二月三省同奉圣旨令诸处寻访王云：家属如未曾推恩特赐观文殿学士与八资恩泽右付故王观文家。

汪伯彦时政纪曰：建炎二年朝廷遣刘洵等奉使洵至京师逗留不进汪伯彦黄潜善进呈催发上曰：朕今日看洵等奉使稽迟如此益知王云：是忠义自被命奉使星夜出京兼程前去难得难得。

二十二日癸未耿南仲使於粘罕（改作尼堪）割河东聂昌使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割河北持书於军前并赐河东河北两路守臣诏。

《书》曰：昨自太上皇航海遣使请求幽燕时承大金皇帝异恩委割燕云：两路犹为不足手诏平州张招纳叛亡由此遂致兴师今春南北路皇子郎君兵马先至城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寻禅位遣执政以下屡告为有再造之恩割以三镇酬谢。又蒙国相元帅以抚定威胜隆德泽州高平等处为念大义已定秋毫无犯亦便班师止以太原为界续承使人萧仲恭赵轮等至报谕恩义被奸人反覆举国动兵以援太原诏所割州府坚守不从反成问罪不胜惶恐今蒙惠书兼来使杨天吉王撒离母（改作察勒玛）疏问过恶皆有事实每进一语愧仄愈增今日之咎自知甚明今准黄河为界实为两朝安便所有蔡京身亡王黼童贯已诛马扩不知所在吴敏涪州安置李纲州安置张孝纯见知太原詹度湖南安置陈遘见知中山其中有系在远不知去处便当根逐一依来命今遣门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枢密院事聂昌赍送诏命令黄河东北两路州府军县人民悉归大金仍依来示一一专听命不敢依前有违己立信誓今乞早为班师以安社稷至恳至愿。

诏曰：诏河北河东州军敕官吏军民等顷者有渝盟约致大金兴师朕初嗣位许割三镇以酬前恩偶缘奸臣迷误三府不割。又闻大金功臣再致兴师使河东河北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以思罪在朕躬今欲息生民锋镝之祸使斯民复有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讲两国之好见今流行以北河东河北两路郡邑人民属之大金朕为民父母岂忍如此盖不得已虽民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望之意应黄河见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开门归於大金其州府官员兵人即依军前来书许令放回南地速令依敕勿复自疑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范致虚被受圣旨总六路帅臣应援勤王。

致虚先遣总管杜常取间路入京。又遣夏淑护诸陵原。

粘罕（改作尼堪）自河东入寇河东泽潞州官吏多弃城走西京王襄已被西道总管之命治兵勤王河阳燕瑛。

亦屯兵以守河为名皆弃其所治而走，於是士庶才老提幼适汝颖襄邓逃避者莫知其数粘罕（改作尼堪）渡河乘胜陷河阳及西京执京西南北路都转运使时道尘使担粮道尘辞以不能遭小番以杖击其头面初道尘出入驺从呵喝三里人见其担粮遭辱皆嗟叹之。

是日午後复闭门闻奏金人已过汜水关四壁挂甲上城差提举官东壁孙覲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每壁三万人差部将小使臣等七百员孙传都提举王宗? 楚都统制刘延庆范琼统材武人分四壁。

金人次陈桥京师戒严。

殿前司远探刘嗣还报金人已次陈桥。且云：被金人掩击杀伤者逾百人余众仅得脱而归始仓皇而计无从出矣。京师戒严恐居民惊扰不言金人已犯（改作至）王畿乃下令止以防秋为辞命保甲军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御。

同知枢密李回罢。

李回守河奔还京师遂罢之。

康王回相州。

王在磁州知相州汪伯彦据探马回报金人铁骑约有五百余人自卫县西来直北指问康王远近虏（删此字）执村人为乡导望魏县路前去虏（改作敌）情（删此字）料康王行程必过李固渡故径往追袭伯彦亟作蜡书驰骑二人前去磁州请王回相州曰：昨日大王既发相适磁夜向三更本州之西火炬连接二三里照耀不绝伯彦亟遣马骑走探至黎明回报金人铁衣五百余骑自卫县大寨西来一路访问大王前去远近虏（删此字）执村民为乡导望魏县李固渡消截大王大王偁自磁州而东趋李固渡则魏县虏（改作敌）寨在焉不可逾越或自磁而东北趋王俞渡则戎（改作金）兵轻袭其後皆不可济孰不为大王危之此其不可追一也。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率众已趋京城下大王冲冒风雪衔命奔波道路颠沛难以袭逐万一追及下惟计议已失机会决。又如前时质大王於军中计无所出为之柰何大王不。若夙驾回相州藉图起义牵制金人以副二圣维城之望为策之上渡河而东则无策矣。此其不可追二也。区区狂瞽呕心沥血实为国计专差骑兵二人驰蜡书仰干王听惟大王图之即差发武翼大夫刘浩领兵二千人驰骑请王会耿延禧高世则亦请王还相州以俟命遂饬徒御出磁州城逢。

刘浩人马至护王南辕伯彦躬领亲兵一千人至安阳河迎接命延禧草奏具言奉使至磁而民杀王云：之事。又闻虏马（改作金兵）南渡臣等回相州以俟圣裁即遣一价持蜡书入奏。

二十三日甲申斗星不见。

吴革乞起陕西兵为京城援。

初太原陷朝廷遣卜门宣赞舍人吴革奉使金人军中见粘罕（改作尼堪）庭揖不拜责其贪利背约气劲词直虏（改作敌）人动色为追回攻威胜之兵授书而还革备得金人情状既归报宣抚折彦质请於朝廷备河南十月有旨召革赴阙至是登对上问割地与不割利害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边地起陕西兵马为京城援不复议和遂遣革使陕西勾兵委同诸帅臣讲武备。

二十四日乙酉河北西路提点刑狱王起之河北河西路提举常平杨渊河北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秦百祥赴相州参康王。

王起之杨渊秦百祥先被旨差在黄河之南防托黎阳县驻时州移治在黎阳县起之渊百祥辄离驻地方诣相州参王王诘其擅离职事初不接见三日三夜乃见之起之等留相州（旧校云：疑有脱误）久客仓州郡使监司人人如此缓急之际朝廷何望耶。

二十五日丙戌金游骑先犯（改作至）京师。

城上保甲作乱杀辛永宗。

统制官辛永宗御众过严是时军政不肃兵民皆骄不能制御士卒不乐永宗之严诱百姓作乱於宣德门击登闻鼓请诛永宗初永宗以贼（改作敌）兵去城远止兵士不得发箭恐贼（改作敌）拾之反资贼（改作敌）用有一军士无故向空射箭永宗呵叱之军士因倡言辛太尉是童贯亲戚不使城上射番贼（改作敌）故欲番人上城百姓喧腾皆倡此言纷不可止众各上城击杀永宗朝廷不能禁亦不穷治自是事皆姑息而号令不行矣。初百姓上城守御既而城中多捉奸细城上百姓亦疑守御官为细作朝廷恶其纷乱不已乃尽令百姓下城以京畿提刑秦元保甲万人代之。

宣和录曰：先是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惜春以召和气诏从之遂迎土牛。且令军中易张青旗以应木德乃自东壁始辛永宗时提举东壁於伦辈号持重务整纪律士卒厌苦之或讽百姓曰：永宗反矣。不然何以易帜众不知其情乃趋宣。

德门聚数千人昇登闻鼓置东华门挝击号呼京尹及弹压官皆不能制卫士自楼上射之众惊走遂趋城东擒永宗杀而磔之并部将十数辈皆死至晚稍定弹压官推其尤者一二人斩之。

曹辅为签书枢密事陈过庭为中书侍郎冯为尚书左丞孙傅为尚书右丞。

置守御使副以下官。

京师诸军自数年燕山之役出戍河北河东或留边或溃散而在京卫士止四军效用京东西路弓手等七万人殿前司以诸营兵万人分作五军左中前三军姚大仲统之右後二军辛永宗统之前军屯顺天门左军中军屯五岳观右军屯上清宫後军屯封邱门以备四壁策应每壁增置提举官一员东壁辛永宗南壁高材西壁张北壁刘衍以孙傅为守御使殿前指挥使王宗沚楚为守御副使郭仲甸卢益为提举守御司士办公事。又以刘延庆提举四壁以刘副之每壁以文武升朝官宗室一员为同提举每门一宗室环卫官一员以司启闭。又诸门置弹压统制者不可胜纪京师大而兵寡少仓卒之际四方兵将不至无以守御捍城乃以武举及城中绝伦人先补官守御。又选在京稍习材武人数择太学生有策略之士百人借官上城犹以兵寡为忧乃召募壮勇效用敢战之类其目不一皆分门捍御。又王健请置奇兵朝廷从之以健为统领官何提领召募奇兵。又有召募忠义兵者孙傅提领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四校勘记。

直相州之西南（一本州下有县字） 王实经由（由误作田） 乃诣王禀白（白误作曰：） 由大名府魏县李固渡过河矣。（脱过字） 渡河曲仅可及（曲误作犹） 朝廷闻之喜（误作喜闻之） 使无缘遽犯城壁（壁误作堡） 书降付枢密院（降字衍） 贼马已渡河（脱河字） 皆叩马厉声呼曰：（叩马误作骂

）同白王乞用宗泽所乘轿（白误作曰：乞误作己）甫据鞍（甫误作俯）磁人喧哗不已（脱喧字）徽宗甚嘉纳之（嘉误作喜）忠鯁言事（脱鯁字）特承大金皇帝异恩（特误作时）今春河北路（河误作南）寻行禅位（脱行字）赵轮（一作赵伦）三镇不割（镇误作府）使斯民复见太平（见误作有）金人过汜水关（脱此一条应在粘罕自河东入寇一段之前）是日午後复闭门（此应提行下奏闻十五字另行低一格）四壁差提举官（此应提行）此其不可进一也。（进误作追下同）城上保甲作乱杀辛永宗（永原作康 旧校云：康史作亢）姚友仲（友误作大）。

●卷六十五

靖康中帙四十。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亥，尽三十日辛卯。

二十六日丁亥王琼郑建雄以兵八千来勤王。

王琼历官中山府路马步军副总管尝从种师中战金人於榆次至是京师受围琼以兵勤王朝廷以为京城巡检上赐白旗书忠义二字以旌之。

孙傅为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为尚书右丞。

诏安慰军民。

诏曰：朕遣使通好交驰道路敌势不已凭陵侵犯缘将帅未能协心遂使一岁之中郊畿再扰朝廷岂以地与人已召诸镇兵入援拱卫王室在京军民宜体上意无为惊扰金人将至市井传播之言不一军民汹汹不安或倡言金人欲杀内官者由是内官不得上城传宣者以黄旗为号，或以谓军兵辈欲乘间骚扰朝廷患之百姓再被围城人情惊扰乃下是诏。

殿前指挥使王宗彜 楚荐拱圣副都头郭京。

郭京言可以擲豆为兵。且能隐形今用六甲正兵得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可以破敌临敌正兵不动神兵。

为用所向无前殿帅王宗彜 楚骄慢无识闻而异之荐京可以成大功是时唐恪为宰相见京面折之曰：老兵儿戏果能了否京不能答群臣议论不一数日恪罢用何为宰相与孙傅诸大臣亦幸其术之可用乃以钱绢数万令京自招兵於市旬日之间数足皆游手不逞之徒京自副都头授武略大夫兖州刺史统制六甲正兵屯於天清寺以六甲正兵标於大旗有薄坚者能用旱棒在街市作场京取以为教头京城居人不论贵贱老幼无不喜跃皆以天降神人佑助灭寇惟有识者哂之为之寒心。又有还俗僧傅政临者谓之傅先生献策略自言能退敌愿得募胜兵朝廷从之卖药刘朱杰及商贾技术言兵机退敌募兵而身为其将者甚众。

诏置功赏司。

诏曰：朕设爵赏以旌天下战士实无吝惜缘有司推行未至致士情纷怨归咎宰执朕於尚书省置功赏司专委官吏第别高下无或留滞咨尔军士重念我祖宗创业几二百年涵养汝父祖族属恩德至厚艰难之际无或二心凡有侵犯宜体国念家并力杀拒以称朕意春初守御有合被恩赏未曾推行者军士於城上发怨言归罪宰相唐恪朝廷闻之乃下是诏。

少宰唐恪罢尚书右仆射除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先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来力劝上为避狄（改作迁避）之计乞早幸洛阳或幸长安召天下兵然京师诸军怀土不肯去乞速召四道总管扈卫而行上以为然而领开封府何奏事上以恪之言问曰：虽周室东迁不如是之甚譬如不肖子尽挈父祖田宅而鬻之而左右之人亦皆不欲迁次日上激怒曰：朕当死守社稷恪力请罢相遂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讲罢。

侍御史胡舜陟上言。

臣十一月十七日奏状条具备用十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聂昌尤务为奸非虚言也。皆有实状请为陛下言之恪天资贪猥素行不义知滁州日贪污之迹尤著在任委属邑买木不偿其值舟载至和州盖宅凡瓦竹之类悉自滁往匠人役夫皆滁兵也。以充私用当时为臣僚所论遂罢州事其後蔡京复拜相引为刑部尚书京罢相出知潭州今春已参预政事边防大计自宜与宰相协力有为。若宰相强。

復自用当以谋画之方告於陛下安可坐视俟其败而夺其位自为谋则善矣。岂不误国乎！及恪为相至今边事亦何所措置不过如徐处仁吴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处仁之不为奸也。恪之智虑但长於交结内侍卢端王。若冲与之密交凡诸御皆以钦叟呼之比召李恚至中书议事恚之言徐以手握恚之带曰：至道处置安有错者谄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内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无不解带促席深相结纳臣顷侍班上殿亲见恪与内侍昵昵耳语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为奸必先结宦官刺中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延誉称美以固宠位唐之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用此术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孺皆天下之至小人恪党庇之台谏交攻不肯施行闻尝受度瑛直孺货赂故曲庇之恪本州县俗吏素未尝识贤士士亦耻与交游故今日所用庸陋贪墨之人省部郎官尤为冗杂独任私意遂废资格然恪言伪而辩能反是为非誉邪为正昔在蔡京门见京与其子攸论时事而各为语言士大夫皆道之以为口实此少正卯之徒圣人所必诛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语反复前後不一如今日弃地与不弃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效蔡京如近议三镇不欲出於己令集百官廷议及百官议上即阳言不弃地议弃地者分为三等此与京分上书为三等无异京以上书分等之重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适事势迫切不可不与地而奸计不得行使虜（改作敌）势稍缓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复有大议谁肯直言此亦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也。。若廷议之後急遣使行虜（改作敌）兵亦不至河，岂

有求河为界之事虏（改作敌）未尝求辂冕尊号即急与之其不知机如此可任天下之事乎！自陛下即位以来所用以为宣抚提兵而出系国安危李纲李弥大折彦质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岂不知之知之而不言听其败事岂为国之心哉！以天下之大固不可尽责其择贤太守如河东数郡及怀卫河阳郑滑不能择忠义有谋者守之使虏（改作敌）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守河以护都城亦不择人而用之使兵望风而退汜水关之险密迩都邑亦不预为之备今京城守御疏略兵将无所统一人情不能安堵则宰相安用哉！其无所能概可见矣。但知为奸不胜国事，岂不负陛下宠任乎！聂昌则奸人之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陈邦光引。

为蔡京之客在京之门专事口语轩轻事机而京尤善之不次擢为户部侍郎未及京尹欲为蔡京伤王黼及为黼所中而罢居乡郡倚州县之势豪夺人之田宅州县请托招权纳赂无所不至为臣寮所论责居湖外蔡攸方图为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召至阙今春士人伏阙昌为尹诣太学谒诸生曰：王时雍欲尽杀公等而昌劝之遂已，岂不见时雍亲戚皆请假去乎！以虚言悦士人而士因上书荐昌为枢密昔甚多昌之诡诈不情大率类此抚州范世英讼昌夺其物业昌曲法编管世英行三程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复遣世英之父兴祖禁府狱虽有指挥送大理寺而昌不发遣使大理官就府推勘自有刑狱以来，岂有是事。若是理直何必留府昌欲害世英三世而报怨惨酷如此，岂有人心哉！阁门祇候陈申昌怒其教世英作状追捕系狱毒楚备尝鞭两股皆烂百姓左右时为世英送食昌以事诬之痛决至死刑之冤滥一至，於是岂无怨气伤天地之和致上帝之怒江绛昔为抚州教官与昌有隙绛比至都城辄差人押出国门开封提事使臣范振受赃三百千大理勘正编管昌乃留密院生杀予夺之柄皆在昌手殆不复有朝廷矣。蔡京童贯爱婢皆畜於其家贯有名马有指挥令昌取纳乃送太仆寺因赐马取为已有方军兴用度不贲之时开封有钱宜助国用昌乃请万缗为私费尝为臣寮所论守御司多寄姓名如术人柳彦辅号知足道人者与官告寄名缓急之际何赖焉今日募兵尤为急务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旧轻薄小子如谢丁者是也。布衣与官不问能否各与官告数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望岁然昌乃以为私恩岂忠纯体国者哉！李平西庸陋不才家有美婢而昌悦之引为少尹复使之权枢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际承旨岂容不才者居之唐恪知昌之奸雄可畏牢笼使为己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结之士大夫目恪昌为死党朝廷有此二奸所有政事不修威刑不振人材无一可用将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奉圣旨唐恪除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汴都记曰：唐恪为相恪俗吏昏懦无能军民。且欲击之冯对上曰：陛下以曹司为相（指恪）所由为枢密（指昌）事将柰何。

靖康小录曰：唐恪夜出百姓抛瓦打破烛笼上知之以为失人心遂罢恪。

二十七日戊子中书舍人孙覿状论侍御史胡舜陟迁都事乞赐开纳。

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迁都奉圣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见舜陟实有

区区爱君忠国之诚心而辞不达不足以感协圣聪臣详味其言推其用意盖谋臣议士先见之明为宗庙社稷计万全不可不察也。今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拥众数万长驱而至陛下封疆之臣州县之吏防河之兵望风逃散无一人致忠效命与枝梧者遂至京师如践无人之境劫寨之败一军尽覆将官姚平仲跨一骏马遁去群胡（改作金人）初不料堂堂中国之大而技止於此也。今闻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将由河北粘罕（改作尼堪）亦由河东举国大入以臣料之士马之众必数倍於前日陛下宿将如种师道已病亡种师中为许翰以逗留督战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敌而死太的之围李纲顿兵怀州千馀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没李弥大妄杀立威诛胜捷统制官张师政一军反侧散去为盗山东淮南两路为之骚然臣承乏直学士院被旨撰祝册祷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复有献计者宜联数百艘宿火其中可谓儿戏而郭京者献六甲法欺给朝廷尤为妖妄臣在都堂客次适与京遇因问京曰：学士院中书省後街司十数辈尽投六甲兵去矣。此市并小儿岂堪战耶京曰：只要他拾番人头耳臣。又问曰：用谁斩番人而使此辈拾共头耶京不答面愠发怒赤是时翰林学士承旨吴开给事中安扶中书舍人李曾李擢在坐闻之相视太息而大臣。又论奏侍从官妄议沮军悉差上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备敌者设施措置之方如此则舜陟建迁都之议不为过矣。今有千金之子一闻盗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群趋疾走以避一旦仓卒之变而不复顾其家况今夷狄（改作敌人）以百战百胜虎狼之师鼓行而至进无人御其前退无人蹶其後乃欲祷祠神鬼尊信妖妄使万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须其来危孰甚焉万一有如王之言两军既至城外州县聚落燔烧五百里埽荡一空则孤城岿然独存何以为国昔者太王不忍斗其民避狄去岐百姓归仁文武之兴子孙传世八百馀年伏望陛下审彼已奋神断视强虏（改作敌）之势方张如彼而朝廷御戎之备如此不憚旬日之劳徙建别京图万全之策如舜陟之议特赐开纳天下幸甚。

二十八日己丑南道总管张叔夜以兵一万三千人前。

来勤王。

初张叔夜以南道总管总统集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之兵十五万八千将赴京师而朝廷以议和止之散兵分屯庚辰复承召兵之命仓卒间得兵一万三千其子伯奋为前军仲熊为後军自为中军即日进发行至颍昌府值西道总管王襄领兵南遁叔夜见襄曰：公何往耶叔夜曰：金人在郊甸主上坐席不安欲以兵勤王襄曰：贼（改作敌）兵甚盛不可往也。叔夜以为不然欲率襄同至阙下襄不听叔夜乃自颍昌与金人十八战至城下屯於玉津园。

二十九日庚寅驾幸京城东壁。

上小帽乘马卫士擐甲或袍笠而从抚劳将士军兵增秩赐帛有差。

三十日辛卯承务郎安尧臣上书。

《书》曰：臣谨昧死裁书献於陛下臣观陛下纘承之初首用吴敏为右相使之

代天理物而制曰：定禁中之策靖我邦家。且上皇始厌万几内禅於陛下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谕数四方即大宝此乃天命人心咸有所归敏何与焉当制学士非敏之党而何敏蔡京门人也。京之父子既幸脱於鼎鑊京之党亦未加诛戮春门生故吏与夫党与之枝叶。又。且磨牙摇毒尚居要津者实敏为之援昔公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其敏之谓乎！继以徐处仁为左相处仁之材固优於治郡而未闻有宰天下之能入据公辅之任虜（改作敌）骑侵軼天下可谓多事矣。碌碌居位无所建明其所荐拔亦无出其右者昔人以之材不荷栋梁之任其处仁之谓乎！耿南仲何二子书生也。平居高谈阔论是古非今使昵於名实而不知所守置之翰苑可也。。若使之辅佐英主安国家定社稷实非所长其连茹汇征可不论而知也。中书门下王政之所由出也。天子所与论道经邦者也。职在统治百官以参佐机务开掌出纳命令之重陛下发号施令举措云：为有悖於理而碍於法者当封论列则事无过举今以赵野之徒为之野性齷齪但知奉行陛下诏旨而已必不能为陛下执奏於前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庶乎！（删此二字）陈善闭邪引（君以）当道也。其所引类。又当如何非特此也。下至省台寺监远及监司帅臣与夫郡县之吏尚习宣和故态咸以欺君罔上背公营私持禄保位既得患失凡蠹国害民之风莫之能革而务以委靡亵熟之辞上惑圣。

聪是则掠美於己非则敛怨於君曷尝有致君之心忧天下之志面拆廷诤如南衙群臣者哉！冯可谓刚毅守节矣。方崇观奸臣用事之际奋不顾一时之祸以撻人主之威当时有识之士以为美谈自陛下擢为谏议正国步多艰天下之士翘首踵冀日以忠言进於前致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和天下累月之间不闻建一大计定一大事成一大功徒闻与杨时是非熙甯元之学而止耳则政事阙失生民携贰陛下何由而知之其他庸庸之徒可不问而知也。自古王者重乎！谨才（改作任使）故易有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戒仲尼亦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是以养鸡者不畜狸牧兽者不育豺植木者忧其蠹保民者除其贼良有以也。顷者陛下当敌国来寇则纳李邦彦之李邲之徒割地谬计命李邦彦主和议复与之盟以纾目前之祸泊敌人退师口血未乾则。又纳庸人之议命种师道姚古种师中援三镇谓祖宗之地寸土不可与人但守陵寢所在誓当固守顷缘奸臣误国败累朝不渝之盟致辞虜（改作敌）兵凭陵宗社倾危陛下诞布惟新不忍生灵重困锋镝遂捐金帛割土地复讲累朝旧好既盟之後虜（改作敌）情颇悟前日之非遽尔退师执政大臣曾不历算周思复荧惑陛下使陛下失信於夷狄（改作敌国）夫前日之渝盟今日之失信利害较然明矣。臣固知为此者非贤人君子有爱国忧君之志摠忠愤以为宗社大计也。乃奸凶之党尚怀蠹国之心必欲倾覆神器而已此臣所以中夜以思临食而惧深为陛下寒心也。。且胡雏之犯中国也。宇宙腥膻虽三尺之童皆知一战而却之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柰何（删。且胡雏至此三十六字）陛下将相大臣半为奸党遗类陛下虽欲奋然有为无股肱心

簪之寄可任以大事是以虏（改作敌）日益骄虽金缯数百万而犹未滿其意乃割三镇之地以奉其所大欲然後快其心陛下岂得已哉！陛下既已与人。又。且悔之彼将一旦肆其忿毒以残害吾民使吾民肝脑涂地则祖宗二百年之基业莫之能保而（删莫之至此五字）陛下九州四海之广将（删此字）被发左衽任（改作莫之能保）矣。况陵寝乎！致此之咎当谁使之臣意陛下三月十六日诏书今已诞布天下久矣。为夷狄（改作金人）谋者必曰：上皇委任奸臣致我兴师无亡矢遗镞之费得金缯数千百万三镇二十州之地遂人其情再讲旧盟今师未旋踵而陛下已失信必奸党未去复有此议不。若乘。

此渝盟之衅以令大军速高秋折胶塞上草衰拥弯弓之虎士驰控弦之战马南驱而去我当百战而胜彼将不战自屈则我之所得岂特金缯数千百万三镇二十州之地而已彼之所谋诚如是则陛下何苦惑邪论而较小利哉！昔人云：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深可戒也。臣愚为今之计陛下当明诏有司将前日奉使许地李邦望之李邺元主和议之李邦彦与夫今日建议悔约大臣及奸党遗类大正典刑梟首以谢天下以示敌国乃择智勇有谋之人使出使疆外讲二国之欢陛下当。且含垢忍耻捐三镇之地资其强大恣其贪嗜骄其志气彼必谓吾之智术终莫能制之暴虐自肆荒淫无度其亡国可立而待也。然後陛下内选相臣以立法度求民瘼修富国之政务强兵之术外选将臣以备征伐训兵积粟修守战之备务御戎之略假以岁月辅以天时合以人事乘仇人之有衅爰赫斯怒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英谋电发神算风驰如决大河溃蚁壤不折一矢不遗一镞埽清沙漠彼时稽首称藩挈地以还陛下则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母子含哺川涂无犬吠之惊黎庶无干戈之役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以雪上皇积年之耻以示陛下大有为之志，岂不韪欤。

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以兵至京城。

金人之兵（删此三）粘罕（改作尼堪）兵自河东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兵自河北入两路同日至京城下寨共约十万众其间多掠西河之民充数於其间复虏近城之民运石伐木造攻城之具执役者甚众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屯於刘家寺粘罕（改作尼堪）屯於青城四壁皆分置小寨围闭周密不以数计旗帜人物公然往来於郊野间守陴者皆有惧意。

先是中官李（闕）自四月产领京城所修治櫓楼城壁唯备北壁不备南壁修西水门而东水门犹不为备十日间上按於封邱门外祖宗以来大数百座皆在门外官司令民清野而独不收座为金人所得用为攻城之具大理少卿聂守献言请决蔡河汴河水合灌摩驼冈摩驼冈者前金人下寨之地也。地势卑湿既为水灌注金人乃尽占高阜之地为营。

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也。闻真定太原皆陷防金人渡河以檄召南道总管司勤王师十四万八千陕西制置司团练兵十二万各起发於京城外下寨制置使钱盖南

道总管张叔夜统兵赴阙而师道死聂。

昌为同知枢密院事唐恪耿南仲专务讲和乃谕昌曰：今百姓困匮调发不及养数十万兵於京城下财用何以给之今朝廷讲和不务用兵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阙下志不在和，岂不激怒乃以文止陕西南道之兵谓起兵者止防缓急今朝廷见与金人讲和仰两路之兵各准备器甲口食不得妄动如已起发即却於元来去处分屯叔夜钱盖领兵起发得檄遂分散军马陕西者往秦凤熙河分屯南路者往均房安复分屯金人至城下四方卫士无一人至者。

赵子崧蜡弹奏状。

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来往京递道路隔绝贼（改作敌）马出没不测西路总管南道不知下落胡（改作敌）骑至本府城下臣见竭力守御仰念至尊在都城四面隔绝痛激五内自六月後来奏报不蒙施行今日果见危急辄募人赍此奏知臣获得奸细通说敌志甚大乞圣断审虑母轻信误国之言乞回降平安指挥以安民心臣不胜哀鸣之至。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五校勘记。

王（误作琼） 书忠勇二字以旌之（勇误作义） 刘宋杰（宋误作朱） 凡诸{执曰：}御（{执曰：}误作{执目}） 刺密旨以中人之欲（密误作中） 所用以为宣抚者（脱者字） 固不可责其尽择贤太守（误作尽责其） 反为黼所中（反误作及） 复遣世英之父与祖（与误作兴） 百姓左右有为世英送食（右误作石有误作时） 捉事使臣（捉误作提） 以漕司为相郎曹为枢密（漕误作曹郎曹误作所由） 而辞不达意（脱意字） 遂至京师（至误作书） 而愠怒发赤（误作面愠发怒赤） 值上皇始厌万几（值误作。且） 方虏骑侵轶（脱方字） 使人眩於名实（脱人字眩误作呢） 关掌出纳命令之重（关误作开） 下以捐百姓之害（捐误作损） 以利天下（利误作和） 重乎！谨才（应作重谨乎！始） 与今日之失信（脱与字） 必欲倾覆神器而後已（脱後字） 当谁执之（执误作使） 十月间上按於封邱门（月误作日） 勤王兵十四万八千（兵误作师） 乞四降平安指挥（四误作回）。

●卷六十六

靖康中帙四十一。

起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一日壬辰，尽十四日乙巳。

闰十一月一日壬辰朔驾幸京城南壁。

上幸南薰门诏用太祖故事仪卫务从简便以障泥乘马乃除道马行泥淖中或穿巷循提而行躬擐甲胄登城民皆感泣及食时却去御膳取士卒食以进支赐有差准备

差使犹二千文武几七千员所用不可计其卫士对御血战者赏尤厚。

遗史曰：车驾幸京城南壁抚劳士卒如前已而幸宣化门徒步登拐子城亲视虜（改作敌）营悉屏侍卫惟内侍数人从偶雪作泥滑身被铁甲步履如飞上在南薰门下张叔夜领兵於城下独居军容整肃上喜之命移军入城叔夜遂与吴革偕入城加延康殿学士内外兵马都总管即城楼命取宰相何笏头金带以赐之叔夜言郭京狂率必败事请因金营垒未全率诸将击之其败可必上不从初吴革以王命使陕西勾兵为京城援既出城遇虜（改作敌）骑已犯（改作至）阙革行不能进知叔夜自颖昌入援乃会合叔夜戮力转战至京遂同叔夜入城革面奏乞量差军马夺路。

赴陕西叔夜固留革充统制官京城四壁共十万人诸将募战士市中黄旗不可胜计应募者悉庸常寒乞之人无斗志诏五岳观上清宫等屯卫以备非常数遣使怀蜡书间行出关召兵。又约康王及河北守将合兵入援多为逻者所获。

统制范琼於陈州门外披城屯兵数千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万先请出屯自当一面朝廷不从虜（改作敌）兵薄城。又乞行训练乘间出战元所教保甲虽六七万人然怯懦无实用常有五千余人聚於朝阳门外相持胡（改作敌）骑六七人疾驱其前众遂弃兵溃走贼（改作敌）亦知我之虚实无所惮矣。。

奇兵作乱。

遗史曰：城中百姓疑城内外奸细乱收捉良民斩首殴击致伤不可胜数枢密承旨王健下京畿弓手尹奇者疑使臣十余人奸细鼓众杀之并殴健内前大扰殿帅王宗彥楚引兵收捕斩数十人乃定健创置奇兵遂为奇兵统领官而何领之有识者莫不以为笑盖自古兵法皆临机对敌奇正相变无非正兵也。出奇用之则为奇兵耳未闻预以奇兵自名者况未尝出奇何奇之有。

大雪。

门下侍郎何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检校少保镇海军节度使充上清宝录宫使刘延庆除检校少傅二日癸巳幸京城西壁。

车驾幸京城西壁劳士卒悉如前已而幸郑门南道总管张叔夜兵四千在城下诏以叔夜为延康殿学士驾登郑门以冯与番使自前来故也。范琼劫寨者回获首给数百。

东水城筑夹城。

金人攻善利门。

金人攻善利门告急姚友仲选五军中神臂弓硬手一千五百人策应。

三日甲午幸京城北壁。

上幸京戏城北壁抚劳将士如前凡四日巡幸每巡壁不进御膳命取士卒食食之复以所进膳饷士卒人皆感泣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尝止上小帽身披铠甲而殿前指挥使王宗彥楚紫袍执骨朵以从见者皆切齿皇后亲付内府币帛与宫嫔作

绵拥项分赐将士人各酒一卮自统制以下其赐有差兵士得拥项有以手执之战语者曰：虽得此柰浑身单。

寒何识者闻之为之蹙。

金人攻东水门。

金人攻东水门矢石飞注如雨，或以磨礮及礮碌绊之为旋风王师以缆结网承之杀其势。又门里跨河筑月垒以拒之晚攻东水门甚急追数人缒城出烧之毁其架五鹅车二然架所存者尚七座其未立者不可胜计。

金人攻通津门。

金人攻通津门甚急姚友仲领前军将副部队一千人策应军兵有下城接战者杀伤甚众。

东道总管胡直孺与金人战於拱州败绩被执。

胡直孺自应天府以兵一万来勤王至拱州与金人遇兵败被执金人以直孺示於城下。且言曰：援兵不可来矣。来则必败如胡直孺者是矣。都人闻之惧。

四日乙未金人连东水门陈州一带下寨。

自後日攻东水门粘罕（改作尼堪）兵薄南壁与醴泉观相值虜（改作敌）能以利诱谍者反效以情贼（改作敌）初到即力攻东壁通津拐子城时刘延庆颇练边事措置独有法遇夜则城下积草数百之以警时有献议置九牛者虽布局磨皆可放东壁用之碎其云：梯诏封护国大将军贼（改作敌）知东壁不可攻，於是攻南壁以洞子自蔽运薪土实护龙河河初决汴水益深至是皆冰合贼。又为梁安机石矢石不能及。

孙传夜宿城上。

初何孙傅议贼（改作敌）之再来正缘去岁结和厚赂今不可复倡和议。又苦无兵以战乃阖门坚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师时京师兵不满十万而勤王之师迄无至者未几东道总管胡直孺为贼（改作敌）生得执以示城上人人益恐。

东壁提举官孙覲上何子乞免提举。

某承乏侍御史遇逆胡（改作金人）称兵犯阙（删此二字）朝廷愤然方议讨除某奏言和戎（改作议）之利大学诸生陈东等啸聚群小伏阙下请用李纲某上疏论以为怙聚作乱渐不可长王黼以误国戮死而召蔡京归赐第某。又论蔡京稽诛合行远窜吴丞相大怒以某妄论伏阙罢侍御史责守和州才数月吴相以党比蔡氏罢去某蒙恩诏归西省遂赞书命。又会虜（改作敌）使王请三关故地奏事殿上言辞不逊唐丞相操两可依违不决某疏言三关虽河朔重地事急矣。宜断然割弃纾一时之急以候後图唐丞相复大怒令守城。

东壁某非病狂丧心者既触吴相李枢之怒得罪以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东壁以人情计之岂所愿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则事中国（删夷狄至此八字

）中国厌兵亦和戎（二字改作议和亲）夫岂其情盖不得已耳汉高帝平城之耻吕太后书之辱，岂不能一战终不肯以一朝之忿遗子孙数世之忧甯含垢忍耻置之度外而不与校今强胡（改作金人）乘百战百胜之威进薄城下无所惮畏设有良将精兵可以巢除而宗庙社稷所在譬犹隋珠弹雀未可轻动。又况无将无兵乃欲张空拳以搏数十万虎狼之众某区区进和戎（改作讲和）之议不为过矣。蔡京当国二十餘年以绍述先政劫持上下元臣故老屏废殆尽交结阉宦引汲群邪罔上欺君穷奢极侈纲纪荡然公私空匮一时得位者更相视效以阶祸变而吴相方欲召还赐第以为谋主台谏乌得无言陈东伏阙召乱其事已见内之京师百姓杀统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军士杀帅守柳廷俊堂陞凌迟难乎！其为上矣。今者粘罕（改作尼堪）围西南干离不（改作干里雅布）围东北王之言。又验矣。某之意盖欲权祸福之轻重捐三关以为款兵之计何足深罪而斥守东壁方天下晏然无事之时侍从官犯忤宰执小者褫官夺职投弃散地大者除名削夺流窜岭海而宰相安坐庙堂固自。若也。某仕朝廷十年以文字为官常言语为职业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强寇於城陴之上设有败事不过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时诸公安坐庙堂取一快之适哉！是亦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搞赏军士有司方诣左藏库支请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时支散夺三官为承务郎意欲嫁怨使某复为一康宗，岂不太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释位而去非相公外有御戎之长策内有保国之远图必不肯与之任莫大之责於此时也。某以眇然一书生，岂可使驾御群黥守卫城壁相公盍择一勇悍之将谙练军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误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五月丙申吴革议出战之策不从。

吴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改作敌）人不敢近城。且通东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选日诸门并出兵分布期会为正兵为牵制为冲突为尾袭为应援可以一战而胜虜（改作敌）人以我为怯。若择利交战彼固出不意战胜气倍以攻则壮以守则坚以和则久上以众情下情言多先入竟不出兵。

六日丁酉太学生丁特起以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门甚急上书乞用兵不报。

乙未丙申丁酉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门甚急朝廷唯以兵随宜应之。且犹冀和好可成故未有决用兵之意丁特起见其势危甚乃上书论列以谓金人有三可灭（改作败）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缓之说书奏不报金人犯（改作兵至）阙几旬日见朝廷未尝用兵攻城日急而善利门通津宣化门尤为地箭发如雨中城壁如胃毛。又大磨石为楼櫓有摧毁者姚友仲於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圆门走马面三十步许砌一砖石开小圆门如城四围复置女墙迎敌自圆门出入不日而成所赖以固先是术者言京城如卧牛贼至必击善利宣化通津三门善利门其首也。宣化门其项也。通津门在善利宣化之间而此三门者贼（删此字）必攻之地後如其言大臣虽预知亦不以为意。

七日戊戌高师旦及金人战於城下被杀。

王宗彊遣殿前司牙兵千人下城与金人接战统制高师旦死之。

是日姚友仲正策应南拐子城躬率将校督战凡数合贼（改作敌）势稍沮复修架攻城之具工益不辍。

御笔范宗尹首议割地今戎马（改作金兵）再至使朕失天下人心先次落职。

八日己亥蔡京第火。

是日蔡京第火其光亘天居民邻屋无犯明旦士庶观之宅焚而不及於邻人皆快之。

诏毁艮岳为石。

是日诏毁山石为石百姓争持钁追斧以击之。

九日庚子金人攻善利门通津门姚友仲以兵御之。

是日金人复於护龙河垒桥取道友仲选锐士尽力御之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坐。又於城上绞缚虚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虜（改作敌）桥迨晚不能寸进乃弃桥益造火梯云：梯编桥撞竿鹅车之类。

宣化门告急。

姚友平领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下捍御水门不可遂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櫓楼皆坏。

张叔夜除签书枢密院事与孙傅同措置四壁守御依旧南道总管馀道并听节制。

。

制曰：国家太平无事垂二百年军政隳坏士卒无仗节死难之意将吏无干城固圉之功望敌惊奔靡有斗志朕初嗣服选建忠良延登宥密之司渐复祖宗。

之故具官某质惟忠谅学有本原卫上之忠恳款七出应事之敏勤劳百为属群寇之内侵罄一心而尽瘁弃华书殿未究远猷进贰机庭擢司兵柄以宏博无穷之辩谋议庙堂之上以刚毅特立之操驾御将帅之臣迪百工严翼之心以尊奖国威鼓三军积愆之气以翊卫王室服我休命奚俟训言。

十日辛丑许民赌博放房钱以小民。

金人许和以都水监李处权右司郎中司马朴为报谢使。

十一日壬寅装点七星指挥六部人吏及富民各僦事运石上城。

诏河北路勤王。

诏行河北一路尽起军民之兵守臣自将倍道兼行星夜前来殄灭虜寇（删此四字）除赏赐外军士优补官资百姓免五年租赋。

教坊乐人司文政以伏阙上书无理狂悖伏诛。

司文政伏阙上书其言指斥乃斩首号令榜於市曰：司文政伏阙上书言极无理圣旨处斩士论初以为疑已而有免解进士费端友奏称文政上书。若止於其言无理

不应弃市虽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视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书揭示使中外晓然知文政被诛之罪迨晚开封府奉旨备端友奏榜云：教坊乐人司文政伏阙上书挟持无君。又助贼害国士论始皆帖然。

耿南仲至卫州民不纳南仲遂往相州。

南仲与金人王至卫州乡兵欲杀急奔走南仲独至卫州城下守臣徐溱欲出城迎见百姓不许云：耿门下与虏（改作金）人同行不可令入城闭门不纳南仲遂迳往相州。

靖康小录曰：上初以南仲东宫师傅之旧故用南仲而南仲不顾国家大计以老谬自专天下事一切蒙蔽唯以恩讎相报金人既退议集四方勤王师解太原围粘罕（改作尼堪）南下不以为事遂罢天下兵南仲。又云：朝廷守信既讲和宜即罢兵沿边州郡付之无可柰何。若更讲兵致金人生疑自是之後朝廷大臣但争私己是非与权宠而已国家事无有用心者初太原围未解李纲对曰：太原乃中国根本之地不可不急救。若坏太原则大势去矣。及出南仲谓纲曰：主上在位当兵戈既退之後不相安慰而以危言警之公不可如此南仲与徐处仁唐恪嫉李纲胜己同力挤。

排奏上云：李纲要举兵只遣李纲去上曰：种师道可遣恐李纲不能兵唐恪奏上曰：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纲既行南仲与唐恪处仁吴敏一切不问兵事日逐在朝堂议改科目与诸不急务李弥大奋然曰：相公何不。且留意准备防秋及救太原何故一向理会间事南仲怒曰：此尚书可以先请行为国家了此事弥大厉声曰：某书生何能但愿相公宣力。且纠合诸道兵马了此事明日处仁请入对逐请於上乞弥大领兵唐恪曰：狂儒爱轻举不责以实效则不知其难上亦然之而终不察其邪也。何大圭正月弃官走延禧南仲子也。当时亦挈众去及还则例以催粮转官擢为卿继为中书舍人大圭尝诣南仲论列其事欲免罪例求差除南仲以为不可安有得罪欲复进用乎！大圭曰：门下之子亦逃走人数乃致高位何也。南仲应之曰：吾子以催粮职事出京与公不同大圭曰：门下此言欺人则可欺天则不可南仲厉声曰：公之言亦似太学生遂起不复与语选人李允文上殿陈议慷慨多谕列大臣不和。且坏国事上欲赏之而南仲拮以他事番兵渡河上皇屡欲南幸南仲力言於上前以谓不可。又禁龙德宫官吏不得通传兵事。又奏请於诸寺设道场用僧诵护国销兵经以销番兵仍榜诸寺门识者窃笑纰缪如此。

十二日癸卯开戴楼门许百姓般门外柴炭木植等卖仍发卒二百人下城打护龙河冰。

刘以守御无状落职留以自效除刘延庆为使。

虏（改作敌）筑望台度高数丈下觐城中。又排大燔楼楼旋即修缮。又造云：梯旋大轮以革冒之推至城下将士以钩竿拄之使不得进近则以钩索取之发火焚梯虏（改作敌）数却军士激九牛弩一发而贯三人。

十三日甲辰诏再幸四壁。

连日大雪未已有诏曰：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劳犒将士銜輿出於大雪苦寒中戎服乘马露手搯腕其赐赉进膳之类悉如初仍命将士披城接战间有得级者。又遣人以酒食移金人寨中。

十四日乙巳雪晴驾在城上擐甲劳军命殿班擦城下战胜者赏金帛命点检石。

圣旨李擢推勘远窜。

驾幸东水等门抚谕军民守御提举李擢落职罢以田。

灏代之。

初护龙河自贼迫（改作敌将）近即决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冰合贼（改作敌）於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将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稍晴上登城劳赏见城濠填垒殆尽责之乃有是命。

宣和录曰：是日驾御朝阳门胡（改作敌）兵数十逼城出不逊语卫士三百餘乞下战从之遂合战中有执盾二人独奋身跃入手杀五六十辈而餘兵不进诏促使援之卒无肯者二人竟死上不怪因下城初旧制城楼禁火士卒噤战不能执兵至有僵仆者然（删此字）上在禁中徒跣祈晴。又抚一存问络绎不绝多给木棉袄务令温暖众皆感泣不敢惮劳以勤王师不至令挑战以示敢敌然可用者独有卫士三万尔每出师数百人虽多获级以归然已十失五六矣。至是所亡已数千人南壁惟字乃字号二楼最危时濠池已为高陵贼（改作敌）既逼城旁近七八楼争发矢石动以千百计既非受敌往往虚弃或止之则众指为奸细而杀之贼伺城上稍息射者甚众给赏官皆应给不办。又櫓楼之属为矢石所坏换易不及每一柱一枝率厚赏给募人既而有中而碎首者有为流矢贯之於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逼使之或请以砖石垒壁可免换易从之颇亦为便既而灰棚多为石所损因以布囊贮糠为蔽其下即用火牛车以备云：梯之来有献撞竿者其制用长木数丈上施横木数尺下以铁作轴云：梯之来迎擢之应手急放则梯可倒急攻之际尝用之坏其二梯杀贼千餘至是时日撞竿不及贼（改作敌）因就其上以长竿引火烧櫓楼糠袋及火牛车不可向迓顷之贼稍登城有执盾者御之乃下是夜缓攻。

中金人金牌将刘安。

通津门发中一金牌将初传以为王既而闻之曰：金人谋臣刘安也。奏捷上喜命以武功大夫并金带赐监使臣。

上问刘延庆事势如何延庆边人习知攻守乃奏大臣谓城不可破者皆欺罔朝廷今日之事可谓危矣。。又言大臣奏捷於上前大抵守御获胜仅能自保一，或不胜则如之何哉！何贺之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六校勘记。

领兵於城下独居（独应作起） 疑城内有奸细（有误作外） 皇后亲用内府帑帛（用误作付） 有以手妨之戏语者（戏误作战） 遣数人缒城御之烧毁其架五（遣误作追御误作出之应在烧上） 陈州门（脱门字） 为贼生得执（得字衍） 既触吴相李枢密之怒（脱密字） 统制官辛康宗（康史作亢下同） 五日丙申（日误作月） 而善利门通津宣化门（上门字衍） 不可遽犯（遽误作遂） 程式华书殿（升误作弁） 却致金人生疑（脱却字） 当时亦挈眷去（眷误作众）

擢为卿监（脱监字）。又遣人以酒食遗金人（遗误作移） 时令挑战（脱时字） 每一柱一板（板误作枝） 贼伺城上消息（消误作稍）。

●卷六十七

靖康中帙四十二。

起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四日乙巳，尽十六日丁未。

知准甯府赵子崧牒顺昌府等处勤王并备蜡弹报诸州。又募赍蜡弹奏状。

牒曰：恭惟太祖皇帝创业垂统救斯民於五代涂炭之中二百馀年间恩浹骨髓今天子慈孝恭俭视民如伤夙夜讲求尽复祖宗法度将以便民近者边境失备虏贼（改作金人）再犯（改作至）京阙尚未退师天下之所痛心兼闻虏（改作敌）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虏妇女焚毁仓库产业意欲尽使中国之人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狼狽冻馁归於死地以逞其无厌之心远近之民所共愤疾况朝廷信赏必罚此正豪杰奋发上报君父下保室家之时所当自勉兼臣子情同休戚朝夕究心不敢少甯须赖邻境犄角辅车协心戮力以悍贼（改作敌）势以藩王室近奉密诏许结集义兵人自为战节钺以下并以充赏请诸郡体国事不可缓公文到日各逞忠愤多方措置广行招集或素著信义为众推服或武艺绝伦谋略可用或胆勇敢死不以军民出家子弟等务在存恤激励使人人自奋知上尊君亲下保家室图富贵免杀戮虏（改作俘）劫之患转祸为福其力甚大候见得人数开报当职以凭遣官部押使唤其立功等第申奏推恩必不虚示右牒顺昌寿春府蔡舒蕲黄光州信阳军请照会协心同力毋怀异意共图国事仍先希已如何施行公文回示。

又备坐所准蜡弹指挥报诸州牒曰：今月初二日准枢密院差人赍到子奉圣旨见今金人围逼京城里外军民悉力守御正赖诸州军纠集军兵及民间强壮等人速来应援平时被受国恩当危急之际坐视不救岂臣子之义今特遣人间道驰谕候到疾速率众不限里数星夜前来直至都城下听候指挥今来南道总管张叔夜率先勤王才到第一日除延康二日除资政三日除枢密院金书今诸路等州郡。若能远来勤王不拘官职尊卑亦当依此推恩仰诸路等州军限指挥到立便遣人遍谕前路互相关报於本路帅臣或监司或郡守应怀忠顾义能效臣节奋力为国之人即以便宜速行团结军民

及纠集民兵等星夜前来勤王其所用粮食盘缠仰监司州县速。

急权那应付虽於法有碍亦宜支用如官司委为阙乏即委曲说谕上户权行假借候明年与量免岁赋之半今既团结兵众有能纠率善部辖之人自当便借付身公据补与名目以为激劝缘所差人既独身潜往即难为更赍上件文字仰诸州体认此意以便宜补授如白身人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从义郎各随地借补候到阙给告正授。若有官人亦当加借今付陈州准此。又当所备录圣旨在前除已火急依应圣旨措置施行外须赖近邻诸郡协心戮力共济国事今牒颍昌寿春德安府蔡庐光蕲黄濠州信阳军请火急遵依圣旨指挥施行仍请贵郡体国不可少缓以失机会公文到日各怀忠义多方措置疾速团结施行。又将招集到人数关报当所希已如何施行公文回示。

又蜡弹奏状臣今月二十三日开封府百姓陈贵到府称奉差同张亢赍文字至本府及蔡蕲州内张亢将带文字不见陈贵独到不知处分何事臣即遣统领官赵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团结军民六十余人前去寻访张亢不见遭贼马冲散县尉二员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十三日后来四郊日遭惊劫屡至城下臣坚壁固守上下一心竭尽弩力诸县及颍昌府蔡州县镇皆已残破臣义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别降密诏，庶几遵奉臣闻近郡贼（改作敌）骑多以溃卒为乡导。若朝廷那兵来京畿近郡巢除讨虏（改作敌）以断粮道其利甚大臣闻胡直孺在黎阳杜常在颍昌范纳马忠在南京伏望圣断责使效命勿命端坐观衅臣见多方措置守御谨募到百姓张泽随陈贵前去伏乞圣察回降指挥。

康王同门下侍郎耿南仲起兵於相州。

中兴日历（改作记）曰：康王在相州磁相卫邢等州百姓诸豪皆诣护卫乞早起兵王以奉使出未得旨不敢擅起兵。且已遣介赍蜡书奏陈河北事宜及军民之情是日门下侍郎耿南仲自卫州至相州初虏（改作敌）骑逼京城遣执政出割地南仲与虏（改作金）使王同行至相州民不纳南仲宿城外闻康王在相州即夜驰至相不复言割地事乃诈称面奉皇帝圣旨尽起河北诸郡兵入卫王曰：兹有名矣。乃牒南仲连夜出榜起兵时南仲以门下侍郎出有堂吏数人随行故行移皆称上意，於是相人之豪侠者日踵王府有李秀才者上书盛称南平李氏平罗兰氏鹤壁田氏。

三富族乞召募民兵所用器甲所积钱粮乞不从官给人人自备王令呼上书人李秀才商议南仲伯彦召到李秀才具说三族者未易致须以酒帛差官礼聘以来之。若肯来愿与接坐庶使肯出力南仲伯彦乞王从所请乃遣安阳县巡尉赍酒币以往仍以文檄劝谕巡尉既往遂招三族子弟来伯彦待以宾礼既退李秀才者复通谒。且曰：诸人各愿聚三千人不烦官中贍给各自备钱粮器甲每家只乞请空名补官牒三五百道仍每家子弟便乞五人名目於内差四人充管辖所贵三千人有所统摄乞差一名本村巡检所贵各家发遣了三千人後本村有本家巡检弹压缓急可以驱使人户以御

交界贼伯彦禀王乞量与应付，於是逐家子弟各借补进义副尉三人给帖差充部辖民兵借补承信郎者一名给帖差充本村巡检三族户头各借补承信郎每人请空名官牒二百道去。

十五日丙午大雪驾亦登城三军鼓舞万胜门戴德门纵民樵采。

割地使聂昌至绛州为绛人杀之。

宣和录曰：先是十一月金人长驱驻军怀州不行者十馀日乃遣太师王杨天吉持誓书来朝（删此字）王杨天吉云：兵已临大河去国城咫尺间两国战争累年生灵涂炭之久比缘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讲好以誓书遣臣等来复两国之欢好止求割故地以河为界上不得已从之王曰：今蒙陛下敦信许和乃两朝休兵之幸然未知陛下遣何人报聘上曰：待择人曰：春时议和还师以三镇为约陛下遣张邦昌路允迪割地皆临时骤进衔命而往果见中沮遂有失信之事所以至今倾国而来盖理会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下不辍左右亲信大臣一往。若如前举动必不取信金国等无固必看陛下如何耳上命唐恪等议遂以门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枢密院聂昌聘焉是月二十三日受命昌入对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辞但臣短见深恐许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复来临城臣。若止传国书实为无益。且两河之人素劲至太原守孤城经年隆德垂破而复守人人死战盖不负祖宗积德之灵陛下恢复之志而今也。下太王还之令用保生灵恐彼方之民深恋国恩不忍削发左衽从夷狄之国（删削发至此九字改作割弃）则未必可号令也。万一号令不从则臣必为金人所。

执不能为陛下努力则臣死不瞑目矣。臣。若诣军前议事不成戎（改作金）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徽猷阁直学士参议官刘岑朝奉大夫干办官滕牧分路催勤王之师入卫亦臣区区之愿上曰：甚好当降指挥昌曰：降指挥必喧传喧传则漏泄漏泄则机事不成矣。只乞陛下密记渊衷上遂命取黄绢御书赐昌曰：聂昌议和不成戎（改作金）师南渡可取晋绛路入京兆率诸路人马入卫王室刘岑滕牧取岚灵路催起陕西等路勤王军依奉使法内滕牧与除直秘阁体念祖宗社稷朕不敢私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御押付聂昌是夜昌同官属出宜秋门宿琼林苑明日启行至望京桥逢游骑二十七日至永安军孝义桥遇粘罕（改作尼堪）中军约明日相见粘罕（改作尼堪）随行立阁门明日盛甲兵之卫接见使人其阁门舍人止曰：彻伞用榜子赞名引见国相昌曰：国相金国何人也。舍人曰：宰相元帅昌曰：既为宰相元帅乃金国之臣也。昌以南朝大臣止当以敌国臣子客礼相见，岂有南朝大臣臣礼见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枢密不畏死乎！昌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节不可屈争之移时粘罕（改作尼堪）既不能夺乃以客礼接见于毡帐中往反议论终日粘罕（改作尼堪）云：我兵已南度。且到城下候枢密院割地回日方旋师盖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皇帝仁圣未尝失信於天下顷以童贯王黼苟利忘义失信大辽致今日国家有意外之难非国家失信於大金也。。且国相今春歃誓结和勒兵北

渡今复背约南侵非贵国失信耶粘罕（改作尼堪）曰：不敢废和议止候得地昌曰：被命而来不取辄易。若国相兵不北还昌虽死地亦不敢割粘罕（改作尼堪）大怒入後帐中约退昌昌归馆不给食者一日加兵围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师杨天吉拥千兵馆伴昌往河东太师王以千兵馆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复见粘罕（改作尼堪）至闰十一月初四日至泽州昌召参议官刘岑翰办官滕牧出临行亲赐御具说前降之语曰：当与公等誓死成事是夜召大金馆伴太师杨天吉曰：国相待昌之还方肯归师臣子之心急於星火柰以道路遥远莫得疾速欲分遣属官往东路昌自行西路会於河中不二十日之间此事毕矣。庶得国相早肯班师杨天吉等谨诺遂分差戍使王敌郭天信以五百兵馆伴刘岑滕牧往东路杨天吉亲伴昌行其议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至绛州城下。

门不开郡官逃尽唯有监仓赵子清者领州事郡人闻割地大怒出兵掩杀昌。

遗史曰：聂昌往河东割地而刘岑为之副与虜（改作金）使偕行至绛州知州通判皆已弃城走城中以宗室子清权知州事昌令岑与城上语。且将告以人主在围城中忧危不安宜速割地以退金人之兵岑许之至城下问守者为谁子清曰：知通皆弃城走百姓无依独子清为国家宗族遂众推子清权知州事公是朝廷官安得与虜（改作敌）人同行得非欲割绛州以讲和乎！岑曰：圣上方危而不安君能割地则割地以纾朝廷之急如不能割地何不起河北之兵勤王保卫社稷绛人怒昌之割地而喜岑之词直子清乃率百姓攻之捉昌同虜（改作金）使皆杀之岑走陕西。

张师雄诣都堂论当用厚赏重罚以激励将士。

遗史曰：金人连日攻城其势危甚将士出战者酬赏太轻故人不用命师雄因叩宰相何马前大呼曰：有鄙见破敌利便乞诣都堂取禀马上呼曰：请赴都堂相见师雄入至都堂取禀。又手敛身问有何计策师雄曰：敌人昼夜攻城不休相公以为安乎！为危乎！曰：可谓危矣。曰：相公料京城可破乎！不可破乎！蹙额曰：此不必言也。师雄曰：今日之事别无奇谋秘计可以退敌唯有不惜重赏倾府库以赏将士激起其贪金帛官爵之心乃可以敌耳曰：赏非不厚也。师雄曰：今日之赏不百倍不可谓厚因出子大略言方今天子坐围城中非锱铢毫发计功颁赏之时前日统制官高师日以血战而死朝廷何惜捐黄金数百两银数千两绢数百匹以赐其家并录其子息尽与师旦见任一般官爵仍赐第宅禄廩赡养其属则统制将帅不患不战矣。又如军兵出战果入阵交锋但不是怯敌退走之人则犒赏银绢其有获级者每一级别赏银百两绢百匹不为多也。用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可以获十万级信能行此不唯军兵出战争功百姓亦不惜命而往矣。其间应得官者仍等第授官彼亡歿者往往是先登效命之人亦依获级例支银绢赐其妻孥有竭力鏖战以死者厚以金帛旌别之宠贲其英魂官其子孙则军兵不患不战矣。。又军兵平日饥寒当今日用人之际以单寒之身暴露在风雪中诚为不易缓急敌人攻城欲其尽命以相拒不亦难乎！请

括在京质库户每家出备十人绵袄绵绵袜纳袄纳袜除鞋外并不得用麻。

如敝损不堪及绵薄之类皆重作行遣一万家可得十万人衣服温暖如此然後军兵乐战而忘死矣。师雄亦开质库愿先倍於众人出备二十人衣装然将士之心可以利动出金银钱绢於诸门上堆垛揭榜云：犒赏出战将士之物应受赏者日下支给此盖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之法用得其道可能得人之赤心人心不患不勇矣。。且金银钱绢在今日不足惜万一防守疏虞虽一撮之土一勺之水一寸之草皆为敌人之所有以此思之倾库府激励将士诚为长策假是一日用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一岁计之不过三千五百四十万匹两耳国家府库储积几二百年，岂不能支数年之用。又，岂有积年受围攻不解之城大抵有功则有赏将士有功则敌人减数必无增添之人以数计之府库未尽敌人减数灭无遗类况宗室戚里权贵与形势富豪之家不可胜数或围闭半年不解则人人不惜家货必尽出之以助国家赏战士此何疑哉！读毕大笑曰：平常之论特厚赏而已谁不知师雄曰：天子坐围城中忧在旦暮宗庙社稷危如缀旒不用百倍之赏激起将士之心何以退敌愿相公毋忽。若此策果行然後第二策可以兼行耳问之师雄曰：厚赏既至不可无重罚以督责之如出战不用命或见敌先却当先戮其妻孥使其亲见然後斩以徇众则人人知慕爵赏而畏族诛虽怯懦者变而为勇鸷矣。曰：赏罚者有常典皆不宜过师雄曰：今日乃非常之时不可以常法治不用不妨但恐後悔无及耳曰：待容理会师雄曰：事急矣。不可待也。今日国家宗庙社稷两宫至尊后妃嫔御诸王帝姬及满城数百万生灵皆寄於守城官兵之手。若进战则俱存或退却一步则祸变有不可言者相公试观诸军兵随身衣装不得温暖外有籍在否天下国家宗庙社稷之重付之於无所籍在之外其利害轻重不同远甚在彼者利害既轻责其宣力效死不亦难乎！师雄每思至此心寒胆碎。若能以厚赏激其战心使人人皆有希覬富贵之路则彼此有所顾籍不患其不效矣。愿相公以两宫至尊坐围城为念不可以边阵将士立定赏格为比曰：甚好谨拜教便当即行师雄遂退。

榜揭示捕虏（改作斩）赏格自获酋长（改作将领）至小番各有差。

上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道并金带一挂於待漏院侧募人能捕戮金牌将一人者给之揭示赏格自。

获酋长（改作将领）迨小番等赏各有差。

姚友仲奏兵既不用金人攻城益急乞遣使议和为便。

先是金人初至阙下姚友仲与诸将议击之便幸其远来贼（改作敌）众必疲方到未阵诚能选精兵六万出四门分布乘势而击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众必溃乱有可破之理至此日复一日贼（改作敌）势愈盛援兵不至士气阻坏虽悔无及时唐恪正主和议恪不信之迨贼（改作敌）攻城既急罢唐恪相何友仲料贼（改作敌）有可和之理乃奏请和是时何复主用兵。且料贼（改作敌）兵粮不继不日就擒恪虽主和议而未尝决虽主用兵亦未尝用是以友仲丁特起之奏俱不得行要之恪谬而无断

误於前刚而寡谋误於後。

李擢降两官卢襄落职宫祠。

是日金人填塞南壁护龙河李擢不能觉察降两官初城上以松脂为束悬以铁盆然火照城外更备守视贼（改作敌）渡河箭俱发故贼（改作敌）不能至及擢守南壁离备废弛或夜不燃火疏暗故贼（改作敌）得乘间塞河遂附城寨攻城愈急金人攻东水门圣旨宣化门东濠河内贼（改作敌）兵绞伐卢襄以疾全不措置不自请罢滋长贼（改作敌）计可落职与宫祠李擢乔师中坐视贼兵进伐濠河中三分之二显见守御无方各降两官为弛慢不职之戒。

遗史曰：见李擢降官而後知京城当陷七日守城之罚太轻不可以行威於人矣。

十六日丁未驾幸南薰门。

是日雨作泥深贼於陈州门近东填垒濠池於皮洞子内负土矢石不能入。

诏许人输财助国揭示赏格。

以田灏刘为南北壁提举官。

初中书舍人李擢为南壁提举官给事中安扶为北壁提举官擢於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宴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燕笑或日醒醉守御使孙傅王宗沚楚宰相何皆知而不问将士莫不才腕者本壁统制官何庆源告擢敌人以木板垒桥渡河桥将成矣。请如北壁於城下用华车弩施火箭射洞屋使洞不能藏人则桥不成擢不从故濠不数日而填成是日上幸南壁见护龙河填垒已尽。又知北壁亦填垒甚忧之张叔夜曰：臣愿率众出城以计破之。若徒守空城则天下事去矣。上坚不从乃以李擢安扶。

全不介意罢之降擢两官以田灏刘为南北壁提举官。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七校勘记。

其功甚大（功误作力） 仍希先以如何施行（希先以误作先希已） 不论军民出家子弟等（论误作以） 除枢密院签书（签误作金） 速行团结军兵（兵误作民） 公据补官名目（官误作与） 所希已如何施行（已应作以） 连夜出榜起兵（夜一作衙） 平罗兰氏（兰一作藺） 戴德门（德应作楼） 臣不敢辞（脱敢字） 不患其不效力矣。（脱力字） 如宴阁宾馆（阁字衍） 或日酣醉（酣误作醒）。

●卷六十八

靖康中帙四十三。

起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七日戊申，尽二十三日甲寅。

十七日戊申金人使萧庆同冯入城议事。

先是冯奉使粘罕（改作尼堪）理会三关事至怀州界逢金人馆伴刘思萧庆云：已遣使往汴京请黄河为界三镇更不须理会至是金人独遣冯同萧庆入城请上出城欲议盟誓不从再遣萧庆来请太上出城。又不从许宰执亲王出城亦未发。

十八日巳酉太学生丁特起上书乞早决用兵议和之计。

十五十六日两日金人攻诸门愈争朝廷至是犹未有用兵意但使命往来士庶莫测其故张叔夜以身为枢密而制不由己乞罢金书枢密止带南道总管领南道兵不允叔夜尝召范琼李实张仙裴渊蒙造王琼折彦文何仲刚张等来日午时上城议事及期皆不至上诏叔夜曰：闻卿檄召诸将莫是欲出战否如欲出战幸先示及叔夜意沮丁特起知其事滴泪沾衣乃上书乞用兵议和之计早决毋淹延不断养成夷狄之（此三字改作大）患书奏不报。

金人攻城愈急。

金人之攻城也。先以驳击东水门外二拐子城冀击坏之作级道登城半月城坚而不坏。又以云：梯对楼攻其门东水门旧无重门敌楼。又城提无壕易为攻击都大提举守御刘延庆临其上设重楼严备。又以枢密副承旨王琼统麟府勤王兵千人为策应金人攻击十五日驳石积城下高丈馀残伤金人几万人移攻兴宋门提举官王时雍守具亦备对楼云：梯至每以木撞倒仆死者无数统制李质率众杀获亦多次攻陈州门金人以洞屋负土填濠城上以大石驳击之皆不能坏朝廷募人焚鹅车洞子赏绢二百匹银五百两白身补秉义郎有官人转七官统制招讨盗贼蒙造每率士焚洞屋火起辄为敌人所灭城上守陴者惟患驳有卜门宣赞舍人孟度者自河东太原陷而逃归献言孙傅曰：太原提举弓箭手吴子原结大绳为网每五十步为一片一长竿张之得十片足以御城下驳石傅以其言诞妄而不信金人初至城下先打湿洞屋以新牛皮蒙其上戴之令人运土木以填壕次伐大木为敌楼云：梯火车。又磊（石为）驳坐。

寻碑石石磨墓中羊虎石为驳欲攻之所则驳坐百馀飞石如雨击守御之卒多死伤金人填壕既毕乃连五对楼过壕而攻城城下列驳石坐二百馀所七稍驳可施五十斤之石撒星驳每驳坐可施石数块并发。又以强弓弩千馀助之城下矢石如雨使守御者不能存立然後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载兵八十人一对楼得傅城则引众兵上其叠楼之法先用木牌次水面次用薪次土增覆如初矢石俱不入云：梯之制高於城以绳贯竹木似梯而弯其上下施平板板上下小龕蒙以牛皮可置数人以掘城。又其下乃轮轴即鹅车也。箭所不能入此金人攻城之方之大略也。。

石茂良避戎（改作兵）夜话曰：金人攻城之具。又有火梯云：梯编桥鹅车洞子（兵法为木驴也。）撞竿钩竿之类火梯云：梯皆与城櫓齐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烧楼櫓云：梯编桥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车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御之用

大木长可数丈者。又用横木数十中穿而下留把手处可以致力头以铁裹或安以大铁他或安以托叉钩头皆可也。每一楼子上常置撞竿三两条俟其火梯云：梯编桥至城下则徐应之不必惊扰既撞定梯桥则众手用铁钩钩定进不可前退不可却则火自焚梯桥亦坏人亦坠地矣。万一撞竿不中则用狼牙枪手驳长枪守御之亦不能上惟当得人通津门拐子城每与贼人攻打前後共坏火梯云：梯编桥鹅车凡数十座皆此法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状如合掌上锐下阔人往来其中节次续之有长三十馀丈者上用生牛皮铁叶裹定内用湿毡中用大廩矢石火驳皆不能入治道则用安驳并推火梯云：梯编桥之类攻城则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惧也。其御之之法洞子用铁蒺藜垂下而勾之其法以熟铁阔径长一尺二寸四条纵横布如蒺藜形生铁灌入其中央重十五斤安鼻连环掷下勾讫以辘轳拗上洞子皮上并泥勾著即速举放火炬灌油烧之。又有用火并者敌人用洞子穿地道来透於地道的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积薪草安井中加火薰之或有用大驳纳於其中则敌自焦灼。又有用游火者以铁筐盛火加脂蜡毒药悬缒下烧薰穴中攻城人。又有用燕尾炬者缚草分为两歧如燕尾状以油蜡灌之从高垂下骑洞子烧之此皆御洞子法也。彼撞竿至则作铁连环并屈桑木为之用索相连撞午头。

连以铁串竿头於两傍令壮士牵之钩竿至则用栲栳乘其钩亦令壮士牵之乘势猛放则竿与人俱倒惟驳架最难制御金人驳架四傍并用湿榆小椽密簇。又用生牛皮并铁叶裹定鹞头火不能入其驳有七梢五梢两梢三梢旋风虎蹲等驳内七梢可以致远其石大五梢等亦可以致远其上或放双驳姚友仲先於楼橹子上受敌处厚缚虚棚上作巨索罗网并下摆糠布袋湿马粪。又於城头马面上悬穿湿榆柳木驳篱格毡。若幔然亦可以遮驳石也。城上地狭安驳少最为受敌七梢驳法用二百五十人拽梢长三丈驳放百斤力可至五十步此梢式也。今造到七梢驳多不如法梢短三尺馀故施放虽逮百斤亦不至五十步每安一七梢驳以两日然後毕功。又既安定之後不可移。若用轴脚旋风城上尤便其虎蹲皆近城可用驳中利害尤多尤宜熟讲拽驳之人必令阔布高抬手於驳手处每绳一结非特可致力或遇雨雪不致手滑绳不可紊乱尝令齐整驳与梢欲相称驳窝绳欲短短则驳手不费力而能至远不可不知也。十九夜敌人安驳五十馀座城上虽有虚棚人皆不可存驻毙於驳者日不下数十人姚友仲到宣化门一日恐敌人有驳首议封筑城身之法视敌楼子远近筑城面阔一丈二尺五寸下阔二丈五尺高五丈四边皆有虚棚女墙复於其傍置两小门如城门法万一敌人上城赖有限隔可以迎敌不幸为提刑秦元所沮。又姚友仲措置南北拐子城势（删此字）皆（下添可字）捍御者也。姚友仲於拐子城上别造两圆门计拓马面三十步用砖砌城中开一小辕门干戈板开下如城门法四面置女墙迎敌皆自辕门出万一敌兵厚重则辕门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砖城下阔五丈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造成通津门两拐子城正是受敌处守御有方终不可破皆姚友仲力凡守拐子

城法务要人少肃静可以应敌友仲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画拐子图除两廊每门两水手路空板外驳起头敌楼上虚棚凡三层止是受敌处每门不得过十五人弓弩枪刀斧手相间分作三番昼夜转更均其劳逸使得休息万一敌人不测侵犯自有备御兵法陷马坑长五尺阔一丈深五尺坑中须埋鹿角木枪竹箭其坑似曲字相连状如钩镰以草及细土覆其上今坑非特不能陷敌。且。又自陷殊可笑也。凡兵抵城下寨人必勇锐曾经行阵者盖城之存。

亡在此数百人，岂可轻举今披城退走者皆是诸州保甲弓兵其失陷尽如此兵法载攻城之具甚多所载者金人皆用之城上统制官皆庸人武夫如古守城器具分步法往往皆不甚深晓如转关桥木弩行炉油囊之类皆典籍所载略不闻按图施行仆尝献议皆云：久在边陲素不识此初缚虚棚时姚友仲多备湿毡湿床旧纳袄盖防敌亦有火箭火驳也。幸而敌国不善制此二物仆尝建议於东壁欲择使臣善射者一百人班直三（改作二）百人子弟所二百人各授以火箭二十只常箭五十只每一火盆内烧锥十个供二十人射者并分布於受敌五楼子上至四鼓初每日敌人交番休息之时盖金人睡不解衣不喜夜战乘此之时击鼓一声为号火箭俱发凡五百人各二十只以数计之一万火箭也。其火箭绝继以驳蒺藜驳金汗驳应驳齐发火驳继之绝後。又以草驳用草一束以竹篾三系之置火其中以助火势火既盛敌必仓惶救火然後用常箭射之各五十只五百人则二万五千只也。矢石如雨则寨必乱继以敢战之士五百乘势折桥敌驳座既坏则桥亦毁惜乎！为副将张宗颜怯懦误事计欲行而中沮。

丁特起泣血录曰：金人造火梯云：梯编桥撞竿鹅车洞子之类火梯云：梯编桥皆与城上楼櫓相高亦有高过於城者火梯则可以用烧楼櫓编桥则可以倚城而上皆有轴运云：梯编桥上锐下阔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状如峻屋可以烧楼櫓人往来其间节次续之有长数十丈者以圆柏木交互上用生牛皮铁裹内用湿毡中开大驳矢石火皆不能入於治道则安驳推梯櫓之类攻城则要取土透城其机巧如此。

十八日己酉金人攻东水门。

贼（改作敌）侵门以火梯偏桥三置火其上相继攻水门拐子城搭材四人锯断桥以水沃火用冲竿折其梯坠者甚众三搭材亦死。

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复遣使诣朝廷。

使人来云：南朝许割地约和而失信今欲尽得河北河东之地然後罢兵可先割两路也。次执不割地大臣送军前再议和好。又曰：某传太子台令告南朝曰：金人事至不得已则不过太子国相死於城下南朝事不得已则为之奈何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之意恐城坚难拔而天下援兵尽至以此言胁朝廷也。。

十九日庚戌知枢密院事曹辅尚书左丞冯宗室节度使士使於金国军前（士讷布仲忽长子也。）。

宣和录曰：先是粘罕（改作尼堪）军到青州遣奉使知枢密院事冯引番官萧

庆杨贞撒卢母孛极烈（改作察勒玛贝勒）来使庆极桀黠有口才杨贞撒卢母（改作察勒玛）语简而峻撒卢母乃女真人其酋（此字改作主将）所亲信者再差莫侑高世赏馆伴次日引见上殿庆等力陈本朝失信事谓三镇已许了兵才退便不肯交割今虽是画河国相元帅须要与皇帝会盟方退师上令侑宣谕曰：三镇非不交割自是三镇兵民不从因而差使告大金免三镇之地却计三镇赋税增作岁币本非失信庆。又奏云：大金收得贵朝诏书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上宣谕曰：此乃前日臣寮献议已行贬窜自有国书回元帅。且烦太师诸人主张和议必不相忘虜（改作金）使退即至驿授书辞去。又数日萧庆等再赍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书来坚请皇帝出城会盟不然即围城之军决不解攻城之具决不退未攻城前车驾。若出城二帅当执臣子之礼。若城破後更无相见之礼。若谓使人言语太过即请斩之使人不惜一死此事乃贵朝社稷事侑等皆答曰：此事恐终难允从至遣李处权充送伴使吴德冲副之闰十一月十四日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复遣萧庆杨贞撒卢母（改作察勒玛）同李处权等来使先与侑等相见曰：奉贺这回好公事也。。且喜早了得当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云：皇帝不肯出莫是疑否侑答曰：亦何所疑只是事体不顺庆曰：国相元帅皇子元帅来时令庆等奏知皇帝更不要车驾出城只要大臣计议近上亲王为质便待退兵候两路割地了毕即送亲王归侑等即时奏知皇帝萧庆等。又言来时元帅云：陈州门城壕已填了三分之二长一里许有攻场面器具二百车并未令推向前如依得书中所言十五日放庆等回和议便定不然二元帅云：亦不顾庆等三人一面攻打。若一个军人登城更无商量遂引见至殿上即奏曰：免烦圣驾出城只要何出城议事色变上亦不许宣谕使曰：待遣大臣冯曹辅前去。又请上皇皇太子越王郢王为质上宣谕曰：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如太子方数岁如何到得军前撒卢母（改作察勒玛）奏曰：这事也。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须出去只告亲王二人出城为质上宣谕曰：待遣近上皇属出城萧庆等。又奏曰：议事非仆射何不可如冯。

曹辅皆衰老怯讷元帅决不信其言上宣谕曰：冯曹辅皆忠实大臣朕所委任军前有事但与商量庆不以为然莫侑高世赏请对力陈虜酋（改作主将）已不敢烦仰圣驾出城其心颇回极不易得如宰相亲王不可不遣。且如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前次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即遣张邦昌要亲王陛下即遣康王肃王今两军并傅城下粘罕（改作尼堪）凶悍有谋（删此四字）。又非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比，岂可不遣宰相亲王恐貽後日之悔萧庆曰：馆伴。且须催贵朝遣亲王早出城。若更迟回恐误大事至驿上降内批付侑等令再三说谕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员每日处画朝廷事务应付军前不可阙官已遣辅臣冯曹辅去诸事自可商量莫侑高世赏委曲设辞晓谕庆等曰：须得何并亲王出城事便了兵便退不然决定攻城。若城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大臣亲王做得亲王麼庆等此後更不复来矣。杨贞。又索干戾人侑

答曰：皆已贬窜岭海不知存亡庆遽止之曰：在此间者犹不肯遣况干戾人乎！授书相别次日朝廷遣枢密院事曹辅代宰相宗室节度使仲温士讷市代亲王至军前粘罕（改作尼堪）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冯归不交一谈自此攻城益急昼夜不息。

遗史曰：先是朝廷屡遣使请和李处权借司农少卿尝使於军前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佯许和。且请亲王出使处权反命上甚喜复遣处权行乃曰：若和议成当除卿金书枢密，於是执政恐处权之成功也。乃建议遣曹辅冯而以宗室士讷布代亲王行出城粘罕（改作尼堪）使问亲王名讳曰：士讷布粘罕（改作尼堪）曰：既是亲王何不与皇帝连名答曰：人臣不敢与君父连名粘罕（改作尼堪）曰：燕王侯以下皆与君连名士讷布不连名诈也。或告粘罕（改作尼堪）曰：士字号宗室耳诈伪亲王也。粘罕（改作尼堪）怒攻城益急。

靖康录曰：时虜（改作敌）邀亲王宰臣议和何留之不遣录书生好夸大暗机会唯取谋於兄棠棠亦碌碌无过人之谋日於都堂饮醇酒谈笑自。若时一复讴柳词闻虜（改作敌）所要浩瀚方大酣摇首曰：便饶你漫天索价待我略地酬伊闻者大惊。

靖康遗录曰：是时何专主战议群僚诣东府见坐定曰：二酋（改作金人）请和不急乎！少尹李平西答曰：因其所讲而许之不失为威重。若何摇手良久屈指数谓众曰：今番贼（改作敌）为鹅车云：梯等我已拒之。

将去也。计穷势迫是以请和。且一岁再至城下欲和事皆由彼。且我得与否众莫能对。又云：毕竟当和但须缓耳因各罢去。

二十日辛亥金人攻宣化门急官军披城战斗不利多死。

金人攻宣化门急欲涉河而过先有黑旗子三十余人已登岸王琼姚友仲率勇锐使臣数十人及西兵百馀彼城下战杀金人数人乃稍退宰相何亦至城上发矢石如雨金人不顾城脚下有披城战者（删此字）兵约六七百人金人前进欲与交锋官军望风退走金人追逐之城上厉声呼官军复回迎战而众已四散势不可回隔岸金人发矢石如雨伤者有数百人自填陷马坑而死者近百馀人虜（改作敌）兵大笑之。

遣武学进士秦仔等持蜡书诸路告急。

金人於城下环列营栅治器具攻城甚及是遣使赍蜡弹往诸路召勤王兵赴阙上御瑶津亭遣使秦仔往河北寻康王奉圣旨访知州郡纠军民兵欲起义此祖宗百年涵养忠孝之报天地神只所当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由同力协谋以济大功分命使人往陕西授范致虚五路宣抚使往淮南授翁彦国五路经制使各令提兵勤王入援白身及有官人各先授数官滞卜门宣赞舍人卜门祇候而行书词云：宜疾速率兵不限万数倍道前来。若南道总管张叔夜率先勤王至之一日即除延康二百除资政三日除枢密金事诸路兵。若能速来不吝官职亦当优加劝赏监司帅守能奋力卫国之人即宜速团结军民以救国难其所用资粮

逐急权那应付虽与法有碍亦许支用有能纠集善部辖之人许以便宜随功等第借补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从义郎候到阙给告王授有官人令加借。

枢密院子催诸路兵勤王。

靖康总裁曰：（旧校云：此段不知何檄曰：字下似有脱文）金人犯顺（改作深入）直抵京畿掠虏居民凭陵郡邑虽有议和之请未闻退舍之期主上出宫禁之御供士卒之食军民感泣而思奋都人鼓噪以争前上念前盟未令出战然大有难塞之欲继生无厌之求近日於都城四壁作云：梯鹅车等窥伺间隙攻打坚城多设虚寨远置疑兵欲绝声援枢密当职亲履艰危虽上圣垂仁犹欲按兵而讲好然大臣仗义，岂能顾位以偷安逾万里之。

幅员萃四方之豪杰乃祖乃父被圣神涵养之休惟孝惟忠实臣子愿为之事宜殚大节图报上恩知号令之未明欲施为而不敢如檄书到日应帅府监司郡守丞贰令佐悉不拘常制起勤王之师如见起发仰所领官并日催促前来救应京室如有未起发去处不拘远近内外许乡里豪杰递相效率招集骁勇不限数目各自行推排首领前来或有散处山林团结已成队伍许具各申所在官司不拘军民百姓亦许自效随事便宜四面攻讨其所斩获随事以闻自节钺以下已有立格推恩愿忠臣义士相与竭力以成大功时不可後付开封府关牒前路火急施行。

二十一日壬子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时於同云：中有雪丝长数寸垂地是夜彗星见有白气出太微垣。

二十二日癸丑驳中田灏立死进五官赠待制。

二十三日甲寅范琼及金人战於城下败绩。

是日范琼发兵千人自宣化门出与金人战士气甚锐金人小却士卒贪功乃乘冰渡河未及岸冰拆士卒惊乱金人遽隔岸迎敌官军陷河而没者五百余人自是士气益挫折。

金人初攻宣化门叠道渡濠吴革往视之请南壁守御官开安上门堰濠水三尺及尽泄蔡河闸水夜浸之不从至是叠道将合始省前议而水已冰矣。。

金人攻宣化门。

是日敌气益锐火梯云：梯编桥到城下如鳞次。又推对楼五座盛矢石而来城上以撞竿倒三座对楼既倒城上人争掷草火以焚之对楼木多而草盛炽乘南风引烧城上楼子二座火驳如雨箭尤不可计其攻甚力护龙河悉填叠鹅车领众直抵通津宣化二门下无数步许力攻二城其势甚锐仓卒之间王宗沚楚令人再造楼子骨格将欲挂答金人望见以矢石击之使不能措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八校勘记。

请画河为界（画误作黄） 乞罢签书枢密（签误作佷）李质（误作实）

蒙造（一作蓬造） 王燮（误作琼） 乃作五对楼（运误作连） 次用水（误作水面） 中用大窗（窗误作廩） 以辘轳拗上洞子皮上并泥勾著（一作以辘轳拗上洞子。若洞子皮并泥勾不著） 势皆捍御水门者也。（脱水门二字） 用砖砌城（城应作成） 中开一小辕门（辕应作圆下同） 匙头（匙误作起） 正是受敌处（正误作止） 多备湿毡湿木及旧衲袄（木误作床才兑及字衲误作纳） 继以火（脱火字） 编桥（误作偏） 当除卿签书枢密（签误作金） 方大酹（大应作半） 王燮（误作琼） 三日除枢密签书（误作金事） 给告正授（正误作王） 许其各申所在官司（其误作具） 於阴云：中有雪（阴误作同） 百草盛火炽（脱火字）。

●卷六十九

靖康中帙四十四。

起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丙辰，尽其日。

二十五日丙辰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

是日大雪粘罕（改作尼堪）谓其下曰：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再以对楼三座而至矢石愈倍诏令班直悉上城及虚棚人物戈戟如织乙卯城下杀金人三千余人方经宿金人皆藏其尸骸而城上矢石杀伤者三百余人犹伏尸城上破脑贯骨横卧血中士卒见之心惧而有退怯意先是朝廷缘禁军阙少於诸司厢军内拣充禁卒与上四军卫士分布四壁唯陈州门最多。又十步将百步将多东南应奉出身之人其管事务者皆权贵亲戚故（删此字）侥幸守御恩赏而已朝廷。又虑守陴卒不能御敌乃选卫士长入祇候陕西河东兵三千人令王琼姚友仲统之以策应诸壁危急先是琼领麟府兵千人屡出战有功甲寅策应宋门驳伤琼足流血扶下城由是麟府兵多不为用王宗_？楚见攻城益急唯赖策应之兵乃诱之曰：如敢用长枪杀贼者例推承节郎。

赏金宛五只有官人转三官士卒效命争先故乙卯之战杀金人三千余人战罢下城休息所许告身金宛并无之至是宗_？楚令城下催策应军兵令上城士卒皆发怨言。且食乾粮徐徐不动贼（改作敌）来攻字字楼皆摧毁处置未成撞竿未备贼（改作敌）遂登城继而东水门之南亦破先是四壁皆京畿保甲及士军兵七万每壁提举一员使臣千人。又旋募无赖辈为草泽兵为统制凡九十馀头项诸统制官皆自号令不受枢密节制事既不专惟务姑息人不畏威加之赏罚不明无以劝励遂致失守。

先是郭京领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屯於天靖寺时何募奇兵五千并屬於京有士人上书孙傅其略以谓自古法治尝有以此成功者今朝廷或听之宜少付之兵俟其有轼乃稍进任今闻众至一二万万一失利为朝廷羞傅怒谓士人曰：京乃为时而生敌中仔细一一知之幸公与传言。若与（改作是）他人定坐沮师之罪揖而退

之王宗洙楚信其术荐之令於殿前验之其法用一猫一鼠画地作围开两角为生死道先以猫入生道鼠入死道其鼠即为猫所杀。又将鼠入生道猫入死道猫即不见鼠云：如此用兵入生道则番贼（二字改作敌）不能见可以胜也。朝臣闻有攻其非者何孙傅与内侍辈尤尊信倾心待之京城居人不论贵贱无不喜跃民庶语及京者辄以手加额皆呼为相公京耀兵於市鬼颜异服其所召募不问武艺但择其年命合六甲法。又相视其面目以为去取有卖丝儿一见授以告命有武臣欲为偏裨不许曰：公虽才但明年正月当死恐为众累。又募无赖之辈有刘无忌者乃卖药道人常以身倒植於泥中乞钱亦作统制。又有还俗僧傅临政者谓之傅先生献策略自言能止敌而商贾伎术之人言兵机退敌募兵而为将帅者甚众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可称天官大将京尝曰：非朝廷危急吾师不出贼（改作敌）兵攻围甚急或告之京颌笑而已云：择日出师便可致太平直抵阴山而止其所招军但欲斫首不必战也。尝上言请槛车数十乘欲出城槛致粘罕（改作尼堪）其诞妄自信如此小人以邱感事诗有郭京扬适刘无忌尽在东南卧白云：之句附会之以为识人争从之识者危之为之寒心知其必误国也。是日围城甚急人告之出兵京，於是乃登城树旗绘天王像曰：天王旗每壁三面按五方指示众曰：是可令虏（改作敌）落胆矣。人亦莫测大启宣化门出战城中士庶延颈企踵於门立俟捷报者几千万人。又有从行旁睨鼓噪以助勇者。又数万人俄报云：前军已得大寨树大旗於贼（改作敌）营矣。。又报云：前军夺贼（改作敌）马千匹矣。其实皆妄初贼（改作敌）攻陈州门外京自内出正当其锋初遣使臣传令楼子上除守楼子使臣军兵外馀并不得上盖郭京六甲法能使人隐形言未脱口贼（改作敌）兵分四面鼓噪而进我军方逾濠虏（改作敌）二百馀骑突之冲断前军一掃而尽居後者尽堕护龙河吊桥已为积尸所压不可持矣。蹂践殆尽哀号之声所不忍闻贼（改作敌）因趋门急呼守御堵之已乱不及出京见事去即下城引馀兵南遁城门急闭铁衣沿城而上止用云：梯一二只可置五十人初十馀人登垒官军无一用命者已而云：梯辐凑来者不绝守御官尽散金人势锐闻军声已乱有言郭京败走城门裹笑番人（改作金兵）入来者有言郭京是细作者有言郭京城入番人来者或言守得不济事者已而金人数人登城班直与官军虽排布如织无一人死敌，於是皆下城遁走。且走。且呼曰：百姓上城待我辈往内前救驾官吏相继亦走金人登城者踵至主宇航局侍卫马军司郭仲荀守南壁遂闭城门拥兵将上城金人矢下如雨竟不能登遂退走京城大而斥堠疏音问不相接妄传言语不可禁如南薰门守陴者欲下城乃言范统制献了戴德门曹门守陴者欲下城乃言卢太尉献了封邱门妄相鼓唱弃甲倒戈狼籍道路民人奔走莫知所向乱兵杀太尉姚友仲及统制官数人其馀官属被杀不可胜计旧城门皆闭统制官吴革率使臣亲兵力拒战多重伤殆晚不能枝梧而溃法金人先纵火焚诸楼櫓及陈州门东水门火光亘天照城中尽赤时大雪二十馀日未止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上闻城破恸哭曰

：悔不用种师道言以至於此盖种师道春初建半渡击金人之议不然异日必为患也。何孙傅叩头请死上止之军兵辈乘时劫掠横尸满道或持器甲於里巷民家胁取柴米酒食是夜火光达旦不息雪深数尺有旨告报百姓请甲守裏城哭泣之声震天动地然金人皆未尝下城而劫掠者皆溃散军兵也。统制官李质力战伤甚兵惊溃杀内侍将吏百余人胥吏效用与兵卒自相蹂践死者莫知其数贼（改作敌）入醴泉观众止数百人我众望之奔溃无敢与之敌者俄顷溃兵。

百姓自南之北者摩肩接踵旧城门皆闭遂从旧宋门上穿前门而入或渡河而逃婴儿襁褓弃死道旁者相籍公卿士大夫率携妻孥衣弊布匿委巷小民家虏（改作金人）登城虽未下而京师惊扰四城楼櫓皆遭焚烧火焰突起急风中东南为甚秦元领保甲兵从北门斩关而遁京城四壁官吏。且以南壁言之都大守御则有孙傅提举则有李擢郭仲荀乔师中都统制则王琼姚友仲统制则有高持范琼何庆彦陈克礼石可宝李隰其餘逐急差到统制统领官不下数十员每一统制官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员效用三四十员每使臣一员日给食钱八百或一贯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权贵亲戚门生故吏。又有朝廷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於将士或遇出战第功亲随使臣并在优等受上赏用命当先者未必收录至於伤重军兵有轻伤而得重赏伤重而得轻赏者有战死而作逃亡自死者其不胜言此所以败国家之事也。。

姚友仲为军兵所杀。

避戎（改作兵）夜话曰：是日城陷居民大扰扶老携幼奔走雪中或扃户号恸有登大学鼓楼而望之见环城火凡一十六处溃兵乘乱虏掠不可胜计当晚友仲为军兵所执殴击肝脑涂地委弃沟壑骨肉星散家资埽地姚公将种也。三世忠孝声满华夏自守御以来夙夜勤劳食息不暇在诸将中无负於朝廷也。先是百姓殴杀东壁统制辛永宗朝廷纵而不问仍放罪故军兵纵恣如此盖缘京师承平之久无知之民游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店外皆在火房浴堂柜房杂居里巷强梁乘此扰攘聚众作乱甚者赶骂李邦彦丝擘朱拱之以至殴辛公朝廷当危急不暇问今年先秋间友仲欲於都城置巡检十六员新城四员旧城四员各一正一副每一员统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则一正将带二百五址人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细民乘势作过以军法从事仍置都巡三员二员在新城内一员在旧城内以总其事朝廷不从其请友仲之议恐小人起乱故欲设此防民初金人至城下友仲与诸将议击之後敌兵愈胜援兵不至友仲复与诸将议急遣使请和何唐恪皆不从友仲自闰十一月初三日往来东南两壁策应至二十五日城陷昼夜苦劳最为有功独先被害。

何庆彦战歿。

靖康小雅曰：公讳庆彦任果州团练使靖康元年粘罕（改作尼堪）既破太原席其势鼓行太行噬怀卫游骑掠两河间宣抚使折彦质退保河阳李回为防御使与彦质会粘罕（改作尼堪）遣人招怀守霍安国使降不从因战戕安国列营临河夜伐鼓

呼噪以惧我师是夕王师呆溃彦质回皆逃避粘罕（改作尼堪）乃渡河先平西都然後东向京师遣王等来计议上遣门下侍郎耿南仲枢密聂昌随报之。且令割地画河为界粘罕（改作尼堪）军南郊斋宫时二太子分攻东北粘罕（改作尼堪）攻西南设天桥鹅军云：梯洞子以逼。又立七梢驳百馀座发大石击城上矢石如雨拆坏城居民间舍杂梢草塞濠为大涂三於陈州门之东以进攻其时公董所部万人乘城拒贼（改作战）闰十一月二十日粘罕（改作尼堪）下令必以五日破城昼夜力攻士不得息二十四日贼（改作敌）众拥天桥进及城楼因纵火鼓声震天上御崇政殿召大臣计之因而遣殿前都指挥使王宗彥楚领宿卫兵往纾其急枢密守御使孙传宰相何等与宗彥楚因以银五十两募长枪手一人得百人时虏（改作敌）人已有登女墙者士卒血战杀戮颇众。又以撞竿折天桥贼（改作敌）兵死伤已数千人矣。由是稍缓然矢石交下将士负质而立不寐达旦加以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二十五日凌晨何开陈州门遣郭京出战京老卒也。妄言有神术可决胜京前驱方越濠铁骑蹂践死者如邱垅而城上守御之人见之胆落自是不复有斗志矣。京既败遂复阖城拒贼（改作敌）攻城并两军之士攀缘而上卫士先遁众军骇散城遂不守郭仲荀走藏民间何孙傅王宗彥楚皆相继而去公独战歿城上呜呼京师天下之本也。万乘居中而强敌之来不以深谋妙画处之而视战如戏剧遂至涂地其可哀已公不偷顷刻之生而甘死节兹亦伟矣。《诗》曰：巍巍京师帝王之宅临制华夏宪象紫极胡（改作战）尘涨天雨坠矢石千雉摧毁公死於敌枪舒芒万象变色独垂忠烈以光载籍。

内使黄经臣投火而死。

靖康小雅曰：公讳经臣为保德军承宣使金人绕集城下上命公督视东壁城陷之夕金人自陈州门入循城而东纵火通津门下公时在城上将士奔溃独不肯去望阙号恸赴火而死呜呼太上之朝宦官被恩宠至深厚一旦祸变之来往往为身谋如邓梁。

许王孝竭李植之徒。又助贼（改作敌）为虐独公一人以死报国《诗》曰：在昔汉唐亡由阉宦出或用之鲜不貽患岂期黄公独禀高见白发秉虔有闻必谏竭力东城以身死难揭名不磨万世炳焕。

军民杀金国使人刘晏等。

宣和录曰：先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遣刘晏等四人来促和诏差翰林学士莫俦防御使高世赏馆伴於都亭驿晏曰：皇子元帅遣晏来云：国相元帅一军昨晚欲请皇帝出城会盟俦等答曰：伯侄之国义均骨肉与二元帅相见固无害但事体不顺难以家至户晓都人见大兵已傅城下岂容车驾出郊二帅北来止欲彼此不失信既许二帅却为士庶居民遮拥不放车驾出城即失信更不安晏颇以为然晏至驿便请朝见上问左右大臣以前遣王来不恭不欲见之孙傅何请留不遣诏使人只就馆议事不须引见俦等奏不引使人恐难为辞亦恐刘晏不肯去况斡离不

（改作斡里雅布）於本朝素号有善意今拒绝其使粘罕（改作尼堪）遣使来不审陛下还令朝见否。若势须引对即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非便臣等连日与刘晏语似稍识义理必非王狡狴悖慢之比上曰：如此即今引见晏果执礼甚恭奏对婉顺上大悦厚其礼币晏悉不受而去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刘晏再入城是夜大雪深数尺莫俦高世赏见刘晏晏曰：皇子元帅令晏急入城修书不及云：兵已登城如捍御得住即极力为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来相见当悉心保全宗庙社稷须急遣宰相亲王出城庶免攻破晏。又曰：城上守御行径全然未是便火箭等烧着楼子不销荒忙。若做造楼子不及但大木栏塞多持长枪等待上云：梯来人点刺令坠可也。晏见城上守得未是恐不可保次日引见晏奏陈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之意上赐晏金束带退至都堂宰相执政诸大臣犹不肯遣亲王奉使莫俦等力争之不从归驿雪大作未时後闻驿门外大扰守门兵士入报金人兵马已登城诸军班直皆败走回适来省门已闭少顷百姓军兵入驿执晏晏呼曰：我来促和正为。若等母杀我众水中捞月皆杀之有以是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者贼（改作敌）曰：此时南宋已无号令不可罪渠粘罕（改作尼堪）曰：国破人乱自然之理。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苑许涵度校刊。

※卷六十九校勘记。

城上及虚棚人物（脱城上二字） 王（误作琼下同） 贼来攻字字楼（误作字字楼） 急呼守御堵之（一作急呼守御者救之）戴楼门（楼误作德） 则有王姚友仲（误作琼脱有字） 重伤而得轻赏者（重伤误作伤重） 先是百姓殴杀东壁统制辛永宗（永原作康史作亢） 殴杀辛公（脱杀字） 拆环城居民间舍（环误作坏） 而甘死节兹亦伟矣。（一作而甘心死节志亦伟矣。） 即失信更大（大误作不安） 适朱雀门已闭（朱雀误作来省）。

●卷七十

靖康中帙四十五。

起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丁巳，尽二十日辛酉。

二十六日丁巳大雪金人毁四壁守具。

金人尽得四壁乃伐城上材木并斫取柜板作障反蔽城内驳驾貔篱巴皆回之内向城外尽作慢道城丙则系为吊桥不三四日皆备初破城贼（改作敌）下令纵火屠城何率百姓欲巷战其来如云：由是金兵不敢下乃唱为和议人心稍安京城十六门皆为番兵占守吾兵无一人城上者当日早班直及诸处军夺万胜门奔走者四万许人。

太上皇郑太后入内居延福宫。

景王及谢克家为请命使使於军。

城陷上急召大臣亲王侍从而至者三人谢克家其首也。因与徒步入卜中计议俄顷遣谢克家及景王使军中请命传闻太上旨意极谦皆以全活生灵为主。

上降亲札宣群臣。

孙覲辞免待制奏状曰：臣伏自去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师失守讠匈讠匈夜二更上降亲札宣召臣等闻命驰赴而门禁已不通乃自城南西冈循蔡河直北繇宜秋门以入通夕大雪四面纵火烟焰烛天如昼衣冠士族毁容易服累累然趣万胜门而去间关乱兵中至东华门骑吏皆不得从独持一笏以入有顷召见上已微服坐祥曦殿後内侍云：舍人由玉阶上而学士莫侔以馆伴虏（改作金）使刘晏为乱兵所逐不知所在吴开偶得疾僵仆坐间故臣独掌书诏凡遣使命自景王至郢王及陈过庭孙傅何等国书多自撰述而有司悉已奔散缮写缄题。又出臣手御膳亦已阙供臣等二日不火食五日衣不解带上怜臣寒甚赐一大袍寻为郑建雄所窃无何二十七日卫士杂然欲邀车驾跳幸而贼（改作敌）四合无所向群噪宫庭劫请百出始排闥不得入。又有斧延和殿门遂毁彻乘輿服御之器剔取金玉纳之怀中复攘酒数十壶群饮大呼醉溺殿上杀内侍四五辈兵仗狼籍僵尸流血上不能禁命驾登宣德楼而群卒争挽御衣请行赖景王攘臂麾却之乃止退御祥曦殿诏卫士坐两庑下太官给食上手持一剑顾臣曰：贼（改作敌）骑下城与卿等死於此。

刘延庆及其子光国夺万胜门出军民争附从之者约数万人。

遗史曰：城初陷满城人鼎沸莫知所从闻巷闻群不逞有喧言夺城而出可以逃性命刘延庆及其子光国斩关（门出）万胜门扉大启，於是班直及西兵百姓喧噪而出者数万既出门莫知所向循城南驻於琼林苑中有忠训郎张永祺者尝为余言城陷之日身在西水门见作守御官城陷之夜官兵犹守地分翌旦方弃城逃遁永祺下城时已闻百姓喧传万胜门放人出。又保义郎吴琦者为南平军兵马监押与余同僚亦为余言城陷之日身为亲事官逃命奔窜无所适从次日黎明闻市人喧传万胜门开遂走马观花往万胜门扉果大启乃随众而出既到琼林苑中已见延庆父子整齐人作队伍然则万胜门自城破之後现启矣。孙覲辞免待制状亦云：京师失守之时夜至二更宣召自宜秋门以入已见衣冠士俗毁容易服累累然趋万胜门而出然则万胜门自城破之後已大启复何疑是知延庆父子斩关出奔在城破之夜实丙辰也。盖延庆之第与万胜门相近也。军民数万争奔至丁巳日辰巳刻之间而朝野僉言之书载其事甚明至延庆子光世统兵好事者谄奉之乃改。

朝野僉言曰：上集卫士二千余人环甲胄欲为避狄（改作敌）之计张叔夜刘延庆劝上卹走上未决延庆曰：先为陛下夺一门延庆父子夺万胜门出门外候驾睹亲王二人坐於明节皇后之门台入见张海张宏率马兵夺门不克而去盖城陷之翌日也。是时市井讠匈讠匈犹未定上登宣德门谕百姓请器甲当是之时未有播迁之决而延庆父子未尝见上已出奔矣。。又一日方有蒋宣李福邀驾出奔之事实戊午也

。故孙覲辞免待制状。又言二十七日卫士杂然欲邀驾跳幸而贼（改作敌）骑四合无所向此事甚明後人览朝野僉言者当求旧本而改本失实故不可以不详辩。

四壁守陴官兵皆弃城。

京师城大命令不相通南壁失守而西北壁官兵犹在城上但夜中相惊恐未知失守端的惟传箭者不至翌旦渐传城已失守，於是官兵皆弃城而去四壁皆空。

车驾御宣德门。

遗史曰：是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门请甲救驾使命杂踏传呼满路其声甚哀已而上御宣德门百姓。

喧乱不定有王伦者乘势往趋御前上问曰：谁伦奏曰：百姓喧乱臣是王伦能压之上急命弹压伦曰：臣未有官，岂能弹压因自荐其才上急取纸笔除批伦为吏部侍郎伦下楼已先备恶少数人在楼下令传呼侍郎来伦字正道开封人宰相旦之後有纵横之才少游市井间群小皆高其能而伏之伦遂传旨抚谕百姓皆定上亲谕军民上露腕凭栏大呼於众曰：事体至此军民欲如何有谋者即此献陈朕当听从失守之罪一切不问仍命百姓请甲及军器等前去各保老幼上仓皇不觉坠帽百姓奏闻间称你我而已士庶初虑有播迁意因泣告於楼下曰：陛下一出则生灵尽遭涂炭上大呼曰：寡人以宗庙之重岂敢离此士庶号泣上亦为之泣涕何以伦小人无功除命太峻奏缴其旨止补修职郎。

景王及谢克家回自金国军前。

泣血录曰：午漏方正景王谢克家同金人使命四人来议和克家初见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二酋（改作帅）径出示文言前此未破时已降号令。若城破日不许杀掠。且云：过寝陵亦常戒约军中无纤毫敢犯。又云：若南朝破城还肯不杀人否虽有和议上犹未信。

《别录》曰：皇弟景王回建黄旗题曰：两国通和景王徙行雪中来自朝阳门从者数人及丽景门门尚闭乃憩於城隍庙须臾启关乃骑而朝。

粘罕（改作尼堪）遣李。若水入城。

遗史泣血录皆曰：李。若水初同冯奉使留军中已归而城陷馆伴偕。若水说景王请命书上犹有御宝料城中未甚乱国相教徽猷来欲令入城。若水遂同馆伴者至城破处见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丰）云：京城已破可遽归报皇帝勿须播迁五百里内皆吾兵也。。且请处置内事恐防内乱。又曰：可令何相公来议事藉水入对上见。若水失声而惊曰：卿元来也。大事如何。若水具对遂留宿殿中。

何使於金国军前。

宰相何出使见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问之曰：汝为宰相知吾提兵将至何不投拜而乃拒战。又不能守城何也。无以对。又曰：闻劝宋王与我

战者，岂非汝耶曰：然粘罕（改作尼堪）曰：汝有何学术与我战耶曰：无学术为国为民当如是耳粘罕（改作尼堪）曰：我欲洗城如何从容曰：率兵洗城元帅一时之威也。爱民施德。

元帅万世之恩也。粘罕（改作尼堪）悟曰：古有南即有北不可无也。今之所期在割地而已再拜谢粘罕（改作尼堪）曰：相公回奏皇帝欲请上皇出郊相见不可辞也。无辞以对应命而还。

靖康遗录曰：时天平明上命何出使军前惶惧失色辞不敢行上固遣之迟回良久不决。若水骂云：致国家如此皆尔辈误事今社稷倾危尔辈万死何足塞责不得已乃上马而足战不能跨左右扶上北山朱雀门所执马鞭三坠地，於是至青城见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在中军帐守卫严谨皆设兵刃凡经三次搜索方至帐下悉堆毡高三尺坐於上粘罕（改作尼堪）据大木案伏地请死粘罕（改作尼堪）厉色曰：南朝拒战谁为之谋答曰：主战议粘罕（改作尼堪）云：赵皇坚欲拒战决有此否答云：议皆出於皇帝无意粘罕（改作尼堪）。又云：我昔遣使招汝出城尔何不来今城破来此何也。答曰：昔之不来为生灵粘罕（改作尼堪）默然久之曰：尔亦忠臣然我须见赵皇面约和议然後奏闻北朝皇帝拜谢而归。

二十七日戊午大雪驾御宣德门。

驾登宣德门有军民数万皆呼万岁号泣上亦大哭金国使人诣门见上上以手加额曰：甯害朕勿害城中军民使人言两国已通和好城中秋毫不动，於是揭榜云：两国已和只候何等还写誓书仰军民知悉。

宣和录曰：骑桥门近皇后宅孟昌龄家神卫营蓝从熙家五岳观沿烧数千间小民过场面下者虏（改作金）人掷钱丐之或往复得数十千语人曰：元帅限我辈三日破城今只一日半见效诸门先存金帛如山虏（改作敌）悉得之所弃者钱尔。

泣血录曰：是日晓谕在京大金登城敛兵不下命文武百官僧道诣大金军前致谢全活性命之恩（旧校云：命文武百官致谢活命之恩当在钦宗驾回之後别本作在初三日为是）愿犒军者听以金帛牛酒於南薰门伺候大金指挥已而金使数卒传旨云：国相太子致意军中宿食不少不烦送到。又致意僧道父子老泥雨不须到军前请看经念佛祝大金皇帝圣寿次日上百姓相率谢元帅以竿揭金帛云：谢元帅全活之恩者闾溢道路。

靖康小录曰：金人入太学劫掠金银衣物士人几不免贼（改作敌）曰：秀才惫却忠孝为国不要杀他。

出城官吏军民数万在普安院遇金人溃散四走刘延。

庆并子光国皆被杀（旧校云：史作延庆至龟儿寺为追骑所杀）。

遗史曰：官吏军民争万胜门（旧校云：史作开远门）出者无路可行悉循城而南聚於琼林苑中不啻十数万刘延庆及其子光国在焉延庆欲整行伍劝以同力协

心夺路求生众皆唯唯终夜喧呼，或曰：无故而呼者恐人心不固矣。是日质明延庆率众直西以进过普安院望金人铁骑遍满原野众不敢行延庆曰：金人不足畏我以死命当之彼自败矣。众不应延庆曰：试使我之子大太尉往尝之乃呼光国激之曰：汝以五十骑往尝寇以坚军民之心然後夺路而去光国以五十骑直犯金人铁骑金人皆按辔或持弓或横枪不动光国挥戈驰马而还延庆曰：光国五十骑尚能进况军民数万皆死命乎！乃强率之众不能已而趋遇金人铁骑纵横冲突众皆星散而溃延庆及光国皆死於乱兵中有得脱者悉走京西聚为盗贼李孝忠党忠祝进薛广曹端王在之徒皆是也。。

宣和录曰：刘延庆并男光国夺路万胜门带班直长入祇候西兵万馀人而出皆护驾选锋也。延庆陷金明池中卒光国携王黼爱妾张氏以逃行十馀里虜（删此字）追骑及之杀妾自缢。

林泉野记曰：刘延庆其先西夏熟户世为将知名後居延安府为保安军人屡及夏人战政和八年攻藏底河拔之宣和二年从童贯讨睦州方腊遣子光世自将一军趋衢婺破擒之定二州累迁检校少保节度使眷遇亚於贯六年伐燕山为都统以军三十万取易州屯卢沟河命郭药师杨可世轻兵先趋燕山光世为後继契丹萧太后密召四军大王兵自暗门入药师等惊骇坠城走光世既不至诸军失援延庆军闻乱而溃自相蹂践赴河死者数万女真自定是知王师不可用有轻中国心延庆坐削官久之乃复金人围京城延庆守北壁出战有功及河淮败虜（改作金人）乘胜而来延庆因其疲遣死士五百击破之及再犯关（改作至阙）延庆守北壁城陷与子光国率众开万胜门走百姓多从之遇虜（改作敌）战被杀年五十九至其子光世之贵赠太师虜（改作敌）归其丧於光世葬之池州。

济王及中书侍郎陈过庭出使。

济王及陈过庭出使同伸恳告也。。

开封府出榜弹压。

已刻开封府揭榜云：两国已通和在京内外放火杀人虜掠财物御前已分遣将士前去杀戮仰居民安。

业如违处斩。又令人告报两国各已讲和向来所请器甲却令送纳是日放火劫掠者犹未息金人三五成群下城劫掠，或不逞之徒为之前导亦有溃兵被发（删此二字）伪装番人者大抵后族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贾之家皆遭其害。

何回自金国军前。

回具道粘罕（改作尼堪）议和之语上意稍安。又闻欲邀上皇出城上曰：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必不可辞朕不惜一往曰：陛下不可不一见之乃复遣诣军前。

宣和录曰：二酋（改作帅）坚欲上出郊亲议和或太上皇太子亦得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请行者上坚不人从。且指带以示曰：事急有此而已。

长星焰出东北角其长亘天四更乃没。

蒋宣李福邀驾出奔。

遗史曰：是日上四军班直犹有万馀马亦数千及护驾人马等皆欲夺郑门而出指挥使蒋宣李福引卫士数百人入祥曦殿中大呼请官家速出遮里不是官家住处其势甚遽上曰：教我去那里众兵曰：须与官家夺得一路宣控马扶上使乘内侍斥宣无礼宣怒杀之上与大臣皆失色李福叩头曰：蒋宣非敢无礼欲救官家於祸难中番人诡诈和议不可信宰相内侍多是细作愿陛下速决上命左右开谕因趋入众兵犹追之不已上复亲抚谕之忽听禁中喧扰卫士有乘隙於禁中盗物者何孙傅以宣福无礼而致乱乃令四厢指挥使左言捉作过卫士数十人送开封府是日金人渐有三三两两下城劫掠者并不杀人。又军兵乘乱恣行劫夺略无忌惮士庶皆奔走城东徙於城西城西徙於城东征行交互莫知所适父子夫妇不相保守至有全家自缢自杀者。又有由东西角门而入旧城者汴蔡两河遗弃老幼尸骸堆聚哀号之声所不忍闻公卿大夫皆布袍草衣履混迹尘世虽贵戚之家皆泥土满面而不洗拭衣衾闪絮纸被取类丐者是夜四壁火光犹赤照耀城中。

靖康後录曰：是日押横门蒋宣班直卢万率禁卫斧左掖门上急下门卫士已於上侧杀中官上方入祥曦殿门蒋宣仗剑及之大呼欲护驾夺门而去乘醉以刃坏御屏风卧於殿上卫士悉取御前及卜舍外库金银器皿等分之有顷皇弟景王返走下殿王谓宣曰：我已得圣旨除汝团练使管殿前司便谢恩谢。

恩讫以剑挥诸军班直皆坐於殿庑听候圣旨俄闻谭世自军前回报已通和宣乃率班直皆散。

秦仔赓蜡书除康王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兵马副元帅

中兴日历（改作记）曰：是日有汤阴县走骑报京城遣秦舍人至是时京城消息久不通一军皆惊王遣骑迎之既到命蓝审察得实引入乃武学进士秦仔授忠翊郎卜门祇候而来曰：此月二十日皇帝遣存赓蜡弹来拆敝衣以出之王命公裔破蜡得黄绢方四寸许亲笔细字知卿起义勤王可除卿兵马大元帅陈亨伯元帅汪伯彦宗泽副元帅应辟官行事并从便宜後空处家中安乐无虑前日赐钱五千缗上读讫忧形於色涕泣继之後一二日先後至者七人蜡弹诏旨悉如前王问仔等曰：金人围城甚急正大雪皇帝御瑶津亭遣仔等请大王起兵入卫皇帝虑其不达故一日同遣八人乘间縋城冒风雪犯险阻路中间逢金人次第躲避先後由间道渡河前来王喜八人皆到王出帅衙南望阙谢恩军民大欢悦。

建炎录曰：闰月某日大元帅子准忠训郎卜门祇候秦仔赓到蜡封奉圣旨访知州郡纠合军民共欲起义此皆祖宗百年涵养忠孝之报天地神祇所当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能工巧匠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兵马副元帅同力协谋

以济大功。

二十八日己未何使於军前。

何至军前祈请上皇免出郊。且言上出郊之意粘罕（改作尼堪）从之。

二十九日庚申雪止旦日出其色如血。

日色如血城中之人见者无不惊惧，或以为杀戮之兆皆忧洗城。

始开朱雀门。

已刻朱雀门始大开分遣弹压官往来四壁金人皆擗断诸门慢道复於城外作慢道以铁鹞子登城自城破纵火烧{雍瓦}城楼櫓三夕不灭。

粘罕（改作尼堪）军前禁不可杀人故无人敢犯其恣杀戮者乃吾军中人耳高后宅掠去妇女七十余人左言妻被虏以金百两赎之东北一带杀伤颇多乃黑衣人城中不逞之徒有髡首易衣（删此四字改作伪）为番人而剽掠者吏捕得之梟首通衢虏（改作金人）人见之曰：此南人治犯法者。

三十日辛酉驾幸虏（改作金）寨。

靖康後录曰：二酋（改作帅）欲胁上皇出郊诏曰：大金坚欲上皇出郊朕以社稷生灵之故义当亲往咨尔众庶咸体朕意切务安静无致惊扰恐或误事故兹诏示各令知悉。

遗史曰：是日昧爽有诏大金和议已定朕以宗庙生灵之故躬往致谢咨尔众庶无致疑惑平旦上拥数骑将出南薰门何陈过庭孙傅等从曹辅张叔夜留守弹压驾至南薰门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人自称统制厉声曰：奏知皇帝。若得皇帝亲出议和公事甚好。且请安心上欲下马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马处遂立马如初。又云：已差人覆国相元帅。且立马少时容治道凡驻驾一时久门扇乃开见金人铁骑满{雍瓦}城中乃夹道拥卫而去至青城中途金人。又奏云：请徐徐行容为安排皇帝行宫。又立马一时久至斋宫门外上欲下马金人。又云：奏知皇帝请里面下马乃入斋宫侧一小位中粘罕（改作尼堪）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刘家寺日已晚容来日相见。又奏云：不知曾带被褥来否欲供进。又恐寐不安是夜上宿斋宫初百姓父老见上出城争持金银彩帛往献军前自内门至南薰门不绝人迹如蚁迨晚车驾未回人情忪匈惧俄顷有黄旗自南薰门入云：驾前传报平安诏曰：大金已许议和事未了毕朕今留宿只候事了归内仰军民各安业无致疑惑士庶读诏还通夕忧虑。

金人令数人居都亭驿为承受。

刘定赍蜡书至元帅府催叔入援。

建炎中兴记曰：刘定自京城赍蜡书至相州乃上亲笔督兵定河北效用也。颇知京师围城事具言其危急之状言颇切直，或不悦之先是秦仔至论京城不可破至是定以为必可忧两说不同遂遣秦仔宣说於中以安众情而深究刘定之说与诸将识

者议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校勘记。

城内架及秕篱巴（架误作驾脱及字） 都人汹汹（脱都人二字） 。又欲斧延和殿门（欲误作有） 循城而南（脱南字） 身在西水门之北（脱之北二字）

为平南军兵马监押（平南误作南平） 自城破之後已见启矣。（已见误作现） 乃改朝野金言曰：（此应连上作一句读另行误） 坐於明节皇后之门台（一作坐於明节堂皇帝之门台） 。又见张海张宏（。又误作人） 百姓请器甲（脱百姓二字） 乘势径造御前（径造误作河淮） 狂行交互（狂误作征） 是日押黄门蒋宣（黄误作横） 及卜门外（门误作舍） 王命韩公裔（脱韩字） 王读讫忧形於色（王误作上） 伪为番人（脱伪字） 士庶读诏悉还（脱悉字）。

●卷七十一

靖康中帙四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壬戌，尽四日乙丑。

十二月一日壬戌驾在青城金人遣萧庆来索降表。

宣和录并遗史曰：上在虏（改作金）寨宿郊宫与二酋（改作帅）尚未相见遣使议事索降表上命孙覿草表但言请和称藩而已使人赍草示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以为未是使人往来者数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对属作降表覿与吴开互相推避不下笔上曰：事已至此当卑辞尽礼勿计空言促使为之，於是覿开与何共草成之其略云：三匝之城遽失藩篱之守七世之庙几为灰烬之馀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又云：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又云：社稷不限宇宙再安上览讫谓孙覿曰：对曰：对属甚切非卿平昔闲习安能及此使人赍草示粘罕（改作尼堪）罕意不可令其官吏同吴开何数次改易粘罕（改作尼堪）抹去大金二字止称皇帝。又去大宋皇帝字止称大金为皇帝而不自书国号。又改负罪为失德。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改为寰海上悉从之长入祇候王嗣在上左右不知改易何语但见上注思殫虑轸动圣颜。

至是始定。

中书舍人孙覿辞免待制奏状云：三十日臣等侍辇幸青城群臣多以无马不及往出门遇铁衣数百各持一戟来道以卫至掖门宰执位越日渊圣面谕臣作称藩一表臣以非本职固辞何曰：更召执政待制同议群臣莫肯对曰：君父在患难而不顾诸君忍出於此耶渊圣变色臣顿首奉诏草表以往不合虏（改作敌）使别持一纸书来

大率言海上请盟以至交恶数百言请以此意作表臣就用本语稍加隐括以应之。又不合复令别用四六引事实为之渊圣谕臣曰：朕欲亟归尔卿勿计空言可也。亦不作遂自操笔为之时有起居郎胡交修在傍知大辩论然使者五反而後定。

靖康要盟录载表曰：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仰祈蠲贷俯切凌兢（云：云：阙文）。又孙覿辞免待制状曰：当狡虏（改作金人）连扰之艰值国家非常之变靖康国破渊圣表降亟欲援吾君挤陷於不测之危岂复计此身诛绝於中兴之後有喧公议请严科凡此误朝谁为祸首俾二圣辱在泥涂而不问则一时信於翰墨以何尤。

是日大雪极寒随驾官吏不赍衣服夜坐待旦不设榻惟上所居稍温洁宰执以不卧地日得粟米饭少食之上在虏（改作敌）帐都人徨计无所出自拂旦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门以俟未刻黄旗。又自南薰门入报平安诏和议已定礼数未了仰百姓各安业无致忧疑迨晚。又诏大金和议已定只候礼数了来日入城与百姓共庆。

兵马大元帅开府。

是日兵马大元帅开府王服绯衣玉带乃谓众曰：上赐以宠行者先是太上皇将禅位解所服玉带赐上及王出使上乃解以赆行。

百姓诣南薰门迎驾。

是日传乘輿还百姓自五鼓相率守南薰门蔽路已午间南薰门忽开莫不忻跃已乃宣取酒果申後韦寿隆入城传诏来日方归。又出黄旗云：和议已定各令知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投宿御廊者妇女小儿各用襟裾盛土填驰道以雪泥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香以祷。

金人来索刘晏等四人尸以骨还之。

二日癸亥驾在青城奉表於金人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

斡里雅布）相见於斋宫。

是早金人尚欲坚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说谕方称皇帝仁孝乃止粘罕（改作尼堪）先遣人用青毡裹斋宫鸱尾。又屏壁上有画龙处亦蔽以帷幕然後向北设香案乃请相见二酋（改作帅）迎於门上以表授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受之相揖而入御马在前二酋（改作帅）次之遂入望香案下马上立案前粘罕（改作尼堪）令人读表讫北望拜者四左右皆欷雪大作时城中无雪独青城示变金人亦为之蹙额继而相贺午刻相见於斋宫讲宾主之礼相逊再三上卒就主位遂各命坐二酋（改作帅）人材皆奇伟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瘦而长独粘罕（改作尼堪）应答琅琅宰相亲王并列於庭酒三行首说太上次说上与金人出师之由。又云：城中颇有擦城出者皆背弃君亲不忠不孝之人何足恤也。尽已令敲杀讫粘罕（改作尼堪）曰：天生华夷（改作番汉）自有分域中国岂吾所据况天人之心未厌赵氏使他豪杰四起中原亦非我有但欲以大河为界仍许宋朝用大金正朔。又曰：两国既

和恐四方闻京城陷而生变请遣使抚谕本国当遣人送出地分上许之粘罕（改作尼堪）。又云：三太子见在西京卫护陵寝无他虞礼毕上以金银十六担缣帛五十床金玉带各二为贄。又命左右出内府蹄金以赐二酋（改作帅）粘罕（改作尼堪）笑曰：城既破一人一物皆吾有也。皇帝之来所议者大事此何用为如欲分赐可与臣下。又云：日已晚恐城中军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赐贄但留左右足矣。驾随兴国相二太子送上马上谦逊不遑遂巡廊送出门外上马金人以甲马裹送往还。又遣番官五人送入内宿於庙堂。

驾自虏（改作敌）寨回宫。

是日拂旦日出无光有飞雪数片官吏士庶复集於南薰门者肩摩袂属尤盛於昨焚香瞻望者络绎於道俟驾人稍回皆云：未必回申时忽有使臣驰马而来云：驾回都人惊喜奔迎至晚驾入门父老夹道山呼拜於路侧老幼掬土填塞雪淖不须臾御道坦然捧香前引或冲突禁卫或至顶燃臂以迎者不可胜计驾归才及门士庶遥认黄盖欢呼传报一城奔走山呼之声震动天地皆拦马首仰窥天表莫不惋叹感泣涕泗横流不知其数上亦为之挥泪过州桥泪已湿帕殆不能言从驾有金人数辈见上得人心如此亦皆惊叹左右骇愕凄咽太学生迎驾上掩面大哭谓宰相误我父子观者无不流涕至宣德门始。

能言呜咽不已宣谕曰：荷你百姓朕将不得与万民相见。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恸哭至内前王燮郑建雄张叔夜扣马号泣上按辔大恸俯身顿首情至不胜百姓军民皆大恸声达禁中既入内士庶乃散闾巷之间人情恍然。若再生。

避戎（改作兵）夜话曰：初驾幸虏（改作敌）寨也。有长入祇候王嗣随驾凡三日两宿未尝离左右至初二日二酋（改作帅）犹坚欲上皇出郊上再三说谕方称皇帝仁孝乃免自三十日至初二日早左右并不与金人晤语间有立谈者则左右主事人摇手不令交一言至此然後交相庆贺云：今是一家我出军十二年矣。不知家中父子存亡。且喜两国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况国相二太子来时路中传令期汴京必破万一不可攻打虽二十年与更戍迭守誓不返国我国术者刻二十五日与初三日城破果不出二十五日也。金人供送上左右寝食皆如法并吃馄饨扁食乃金人御个善也。进上御个善亦用馄饨扁食乃金人御个善也。进上御个善亦用馄饨饼个炎裹夹之类内侍争攫拿金人以手加额云：尔罪过此食未曾供皇帝，岂可食也。

。

又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皆英雄自古云：不在中国（改作原）必在四夷（改作外国）信然。

兵马大元帅府差置官属。

王命差耿延禧高世则参议官徽猷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张恣直龙图阁京东转运副使黄潜善充大元帅府随军应副徽猷阁知信德府梁杨祖充大元帅府随军应

副徽猷阁知信德府梁杨祖充大元帅府随军运使杨渊王起之秦百祥充干办公事蓝康履黎杨公恕韩公裔充主管机密文字武显大夫陈淬充兵马大元帅府都统制伍军兵马敦武郎赵俊等中军统制翼赞大夫刘浩前军统制武显郎张琼左军统制修武郎尚功绪右军统制果州刺史王孝思後军统制。

三日甲子驾诣龙德宫甯德宫。

车驾诣两宫安慰太上及太上皇后也。。

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阙。

朝野僉合曰：何初主议不割地既而守城事败自谓宗社将危後闻金人讲和反倾意信之从车驾见二酋（改作帅）割两河地申降於虏（改作敌）可谓主辱臣死之时也。归都堂曾无愧色见执政但喜讲和而已与作会饮酒食肉谈笑终日自古大臣愚昧无耻未有。若此之甚者。

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诣金国军前致谢。

上降旨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诣大金军前致谢众集於南薰门伺候指挥俄有金人十馀来传令云：国相太子致意百官军中宿食不便不烦远至。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烦远到军前请看经念佛祝大金皇帝圣寿使命传报礼意似勤人情稍安。

金人遣使致书请唤回康王。

泣血录曰：书云：既往不咎故无可言事至於今良可惊悸康王见在河北可遣一人同使命唤回未审圣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寿祺其书不名但题云：骨卢你移赉勃极烈（改作古伦尼伊拉齐贝勒）大金副元帅书上先是康王出使驻於相州粘罕（改作尼堪）遣使持书来唤回朝廷乃议遣枢密曹辅行。

要盟录曰：是时朝廷使人每出金人必搜索蜡书上乃於曹辅衣襟用硃书诏以诏康王曰：京城将吏士卒失守几至宗社倾危尚赖金人讲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帅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以伺变难无得轻动恐误国事四方将帅亦宜详此。

侯章赉蜡书至大元帅府催发勤王兵。

修武郎卜门祇候侯章自京城赉蜡书催发勤王人马甚急甲子到元帅府王问章章对曰：皇帝遣章等十人擦城北来趣大王领兵入援惟章一人得达临陛辞曰皇帝宣谕云：康王辟中书舍人随行可以便宜传谕令草诏书可尽起河北官兵入援时夜入初更即令耽延禧草诏尽起河北诸郡官兵令守臣自将草诏成已夜分矣。呼集吏列烛分写翌旦行下。

四日乙丑金人遣使检视府库拘收文籍。

金人欲尽取府库故先遣使来检视府库拘收文籍内藏库者太祖皇帝时封椿库太祖不忍燕云：之地陷於契丹以每岁用度之馀置封椿库以贮之欲俟货财丰殖即用赏战士以取燕云：之地有诏誓子孙不得别用後为内藏库真宗皇帝有御制诗颂

曰：五季失图，严狃孔炽，艺祖造邦，基以募士，母畅侈心，要遵遗业，予不胜兹，何以成捷，龙虎兴昌，运山河镇，国都龟畴，延宝祚，凤德显灵，符道盛，尧咨岳功，高禹会涂，九重方执象，万里定寰区，凡七十二字，每一字榜为一库之号，皆王章所书，金银锦绮宝货，积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满盈溢，金人遣使来检视，吴开莫俦相引入库中，使人唯看逐库字号，方至五季失图，严狃孔炽即止，遽索马归。又二日别遣使人来封闭诸库。

遂使燕人李县丞坐库中，监般运提举官内侍王。若冲同官吏役禁军津般三日不绝。

靖康遗录曰：粘罕（改作尼堪）遣萧庆入城检视府库帑藏，悉皆封识，既封府库，即居尚书省朝堂，朝廷动静悉皆关白。

大元帅府传檄诸郡起兵勤王。

大元帅府检会已行诏书，备坐传檄诸郡，仰逐州依诏书守臣，自将外载，惟金人猖獗（删此二字）再犯（改作逼）京城，攻围未退，君父忧辱，臣子之心，义当效死，卫上矧，凡在职世受国恩，当此艰危，岂应坐视，宜勉忠义，戮力勤王，仰逐州守臣，如指挥到日，依已降诏旨，不移时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处，召募到土豪，分摆地分守，御外尽数划刷，宜兵精锐，健招集强勇良家子弟，堪充出战人，逐色团结，仍不得夹带老弱病患，人充数，备办犀利器甲，枪刀弓弩箭镞，随队附带，差得力人，如官兵以将佐部队，将押队内选差，如民兵以知县丞簿巡尉内选差，逐州守臣更切措置，粮斛轻赍，以防沿路次舍艰食，随人供亿，仍差官随军管押，置文历分明，收支及军兵起程日，借请外优，与犒设无致失所，兼本府已选定十二月十四日提兵起发，相州前去过大河入大名府，驻仰逐州守臣，随里路远近，计程限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正月三十日以前，节次到大名府会合，听指挥，审度前进，右付知中山府陈延康，遘知河间府黄待制潜善，知冀州权修撰邦彦，知信德府梁徽猷，扬祖知潞州王宝文，麟知深州姚直，阁鹏知磁州宗修撰泽，知德州滑大夫彦龄，知棣州赵大夫（阙）知博州孙振，知庆源府裴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积，压霸州辛刺史彦宗，知保定军高刺史公知，广信军张刺史，知滨州董大夫谊，知安肃军王大夫澈，知恩州知沧州知漠州知永靖军知清州（忘记职位姓名皆阙之）等准此上，片子并蜡封，先差下使臣兵级，翌日遣行，计里地自远及近，优给路费，取间道以行。

乙丑诏书行，丙寅檄书行。

自此每隔日一番，继遣凡遣六番，每行王亲拊，曰：逐处得回，申来更转一官，资人人欣喜，冒雪以行，悉达唯中山庆源二府被围，不得通。

大元帅府招安到军贼杨青常景。

先是相州属邑林虑县天平山，深僻险阻，磁相间豪族数十家，避地有军贼常景，有众号四千人，围劫天。

平山杀戮殆尽，掠取子女玉帛，占据天平山。又有军贼杨青，啸聚号二万人，自卫直趋天平山，破景众，攘取所有，仍占天平山为巢穴，下瞰相州，景众奔溃，稍集於县郊，王

遣秉义郎曹端仁赍金字牌以祸福晓青以武翼大夫卜门宣赞舍人子招青俾率众勤王。又遣修武郎陈恂赍金字牌以忠翊郎子招景二贼闻命屈膝效顺是日青以一万人景以二千人各来归以亲信百人自卫庭参王不设仪卫呼而前慰抚谕戒以金杯酒赐之青以杯载酒股栗汗下，於是知王有将将之度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一校勘记。

夹道以卫（夹误作来） 宰执越位曰：（越位误作位越曰：误作日）宰执以下卧地（下误作不） 集南薰门（集误作守） 梁扬祖（扬误作杨） 王孝忠（忠误作思） 朝野佥言（言误作合）谈笑终日（终误作络） 耿延禧（耿误作耽）官兵（官误作宜） 随宜供亿（宜误作人） 听候指挥（脱候字）高刺史公翰（翰误作朝）。

●卷七十二

靖康中帙四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丙寅，尽二十二日癸未。

五日丙寅金人索马一万匹。

泣血录曰：金人移文开封府索良马一万匹开封府揭示自御马而下并拘籍隐藏者全家并行军法许人告赏钱三千贯在京除执政侍从卿监郎官许留一匹得七千馀匹尽送军前内侍班直禁军自控纳之甚有愧色自是士大夫跨驴乘轿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马群遂空矣。。

金人使八人入城。

自此止宿都省或朝堂不复宿都亭驿矣。。

差文武官各二十员随金人军往两河交地。

每州各一员中书侍郎陈过庭为交地都提举。

六日丁卯金人索军器。

先是城陷日军兵抛掷军器士庶之家往往藏匿金人知之乃移文开封府索军器开封府揭示许人告收藏军器者悉纳赴官限满不纳依军法凡甲仗库军器以车辇去或用夫般担数日方尽。

七日戊辰开封府召募溃散使臣军兵。

使臣军兵溃散未有所归恐其作乱开封府乃散榜召募依旧收系支給口食，於是稍稍有出者。

军器监奏收军器。

准尚书省子批送下军器赵监丞奏子奉圣旨差官四壁招收溃散军兵渐次归复有郭京傅临政等所招出战之士尽是贼徒不逞浮浪之辈既不能出战。又不能守御

久费国廩致误大事既已溃散。又乘势作过接熟金人相为表里劫掠良民披带衣甲未有拘收指挥窃虑因而愈生不便伏望圣慈明降睿旨赦罪其元请器甲限三日送纳如或违限隐藏不依今来指挥许人告首并依军法复取军器监出榜限三日送纳其遗弃军器多差人拘收所有民间收到军器并令自赍赴监送纳如依所乞须至指挥右出榜晓谕军民战士等仰详前项都省批状指挥日限据元请器甲限三日须管赴监送纳如或隐藏不依今来指挥日限送纳许人告首以凭送所属依军法施行。

中书侍郎陈过庭防御使折彦质出使两河交割地界。

金人请以大河为界朝廷遣陈过庭折彦质割河北河东地。又遣大小臣二十员持诏而行。

诏民间权住典雇人口。

以散失者众议访寻逐虑隐匿者莫肯归还也。。

开封府折还百姓金银度牒。

尚书省子吏部侍郎兼知开封府王某子今契勘根括金银充大金犒军之物已奉圣旨许用茶盐钞并宫诰度牒给还臣今据数进呈取进止依子奏付开封府吏部尚书正迪功郎六千贯承信郎五千五百贯承节郎三千贯进武校尉二千贯进义校尉一千六百贯进武副尉一千二百贯进义副尉八百贯守阙副尉五百贯度牒一百五十贯紫衣五十贯师号三十贯右榜使府已关牒吏部等处等候逐处降到上件告牒别晓示赍钞赴库自百姓客人为始仍以折纳之数赴府库自陈钱数不多者许同状出榜市易务张挂晓示元送纳金银匹帛人户等仰详前项省各宜知悉。

九日庚午遣使臣六人往诸路抚谕。

诏曰：大金军已登城敛兵不下朕亲出郊见两元帅和议遂定宗社再安生灵获全恩德甚厚仰诸帅守监司各令军民安业仍先往军前请号以行盖粘罕（改作尼堪）在青城斋宫曾言及之也。後竟拘留不发。

金人索河北河东守城亲属质於军中以待割地。

金人恐河北河东守臣未肯割地乃取四十五处守臣亲属於军以待分割地界了日送还。又取蔡京童贯王黼张孝纯蔡靖李嗣本等家属二十馀家及李纲吴敏徐处仁陈遘刘折可久可求开封府唯命是听其或在贬所或已出京者具以实告其见在者次第发遣之自是开封府召集团结大小绳列於廊庑不遣者累日饮食不给寝处不问啼饥号寒之声朝夕不绝。

左言主管殿前司公事。

以弹压卫士故有是命。

十日辛未诏府库所有尽犒赏金国军兵。

诏曰：大金军已登城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灵恩德甚厚今来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军前之物义当竭尽以犒大金自皇后家为头有能径率先竭财犒赏大金

军兵者令开封府具名闻奏当议优与官爵右已行差官遍行根括窃虑人户未知尚敢隐匿窖埋致使本朝有亏信义或如前藏埋者并行军法。

军前退马羸瘦者督责甚峻。

开封府揭执政以下科敛金银榜。

准尚书省子勘会元帅府台令所科金银彩段除开封府并四壁官科外今科定前执政选人校尉所纳金银彩段右下吏部卜门御史台依科定合纳数目火急多差人分付告示应合纳官立便依数赴开封府纳不管时刻住滞今付开封府照会拘催送纳施行须至指挥前执政尚书承旨内翰开封共六员每员各金二十两银五百两彩段三十匹侍郎给事舍人谏议侍御正使承宣观察使左金吾卫上将军以上共三十三员每员各金十两银四百两。

十二日癸酉开封府揭榜拘催戚里权贵豪富之家财物等。

开封府揭榜示曰：见奉圣旨拘催戚里权贵豪富之家竭其家财以助犒赏今来累日并未见人户尽数赍纳窃虑为见罪责致将金银等藏埋右榜人户将本家所有金银表竭其家资赴府送纳如敢藏埋许诸色人告以十分为率将三分充赏先以官钱日下代支其犯人依军法知情藏寄人家亦许陈告给赏不为陈告者与犯人同罪民情凶殆不聊生午刻有从政郎陈符率先诣开封府投状乞以见开和乐楼正店内银器尽数输官以犒军诏改合入官与堂除差遣一次。

十三日甲戌关皇后宅以隐匿金帛诏追父祖官。

开封府督责金银甚急郑皇后宅以隐匿金帛不肯尽数输官有诏父祖并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馀夺官者甚众。又枷项干办使臣等号令於市。

诛指挥使蒋宣李福卢万。

京师记闻曰：先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城破时上独坐小殿中闻报城破仓惶有殿班直指挥蒋宣等数百人挟驾曰：陛下不尔即悔无及矣。上曰：汝等忠义可嘉但事不可知俟遣大臣探意。若纵兵下城走亦未晚蒋宣候定日除观察使，於是稍定殿班等遂入奉宸库盗金宝器皿杀内侍梁揆等，或以兵击窗壁。又斫会通门莫敢谁何今事定遂诛之。

军前索销金画匠二十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壶悉与之拘籍铺户家财。

朝廷命开封府曹官使臣拘交引质库金银彩帛铺家至户到摊认拘籍。

十四日乙亥大元帅起兵发相州。

日历（改作记）曰：大元帅承御前蜡书促援甚急乃辄离相州入援或者以汪伯彦守相州严备。且宜住相州假如虏（改作敌）人至必不可犯王叱之，於是集诸将於世恩堂议入援之路秦仔刘定侯章请从滑径赴京城诸将皆曰：河水未合州渡无船一不可也。滑州即虏（改作金）人寨其次长源韦城皆大寨，岂能径往二不可也。秦仔等曰：以帛缣横绝河中兵马攀援以渡彼滑州韦城大寨可转战而南

耳诸将曰：虏（改金）人在滑帛缣在南岸者其谁维之借使半渡虏（改作敌）人断维则何以转战而南战士则可大元帅大王将如何即转战不胜退安得帛缣复渡乎！仔等不能对诸将欲回邢自恩州渡往北京王语之曰：曷不径趋澶渊诸将曰：为其逼李固贼（改作敌）寨万一惊扰非万全耳会孟世甯自北京遣人来投文字自元水镇过子城渡适北（删此字）冰合可行乃定议然阴阳官选日犹欲二十五日起发耿南仲请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刘浩为先锋领人马南趋滑以疑虏（改作敌）骑。又移檄大名府路帅司差两将人马分遣前去旧魏县驻暨吾军到岸之际，庶几防新魏县虏（删此字）寨之金人一将於内黄县驻以防滑州虏（删此字）寨之金人大名府路都总管司差卜门祇侯孟世甯领兵二千屯内黄县大名府路兵马都监王彦领兵二千人屯旧魏县乙亥进发。

初相人及五军止知军行南趋汤阴由滑路至是出北门申刻次临漳县伯彦以相州及兼权真定府路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职事前一日交割与通判赵不试遂侍王行。

王在相州也。欲得近上宗室相亲有兵马钤辖士居服属最高故常同宿食至是士居常次王马而行是夕宿临漳县大卿夏鳍宅火烟焰亘天，或以为奸细放火以报虏（改作金）人耳众甚恐王安卧帐中谓左右无之已而果然使臣驰报黄河欲冻解王燃香祷於天地河神。

十五日丙子大元帅牒（改作渡）黄河中央（删此二字）。

中兴记曰：十四日晚探者报黄河冰已解十六日当立春乃黄河当拆冰上下震惧以为宗庙社稷无疆之要在此一举是日五更杨清报元水镇冰再合施草布土讫王乘小车安然而渡大军悉渡唯後粮车过冰薄陷溺者十余人使臣主公海马溺於河既渡三军人噪时久雪阴晦至王渡河皎日丽空阴云：解。

红黄云：拥日而行是夕宿元水镇王坐帐中置酒召耿南仲汪伯彦秋延禧高世则举杯慰劳。

津般诸库绢赴军前。

初金人索绢一千万匹朝廷至是尽拨内藏元丰左藏库所有如数应付河北积岁贡赋及浙绢南绢悉令津般京师上四库京畿保甲尽充般担人三衙使臣分地方监督然终日所般才数十万金人择织不堪者渍以墨水退换酋长（删此二字）怒曰：大军在此已欲渝盟邪朝廷乃於内府选择北绢之奇绝者方发行避戎（改作兵）夜话曰：金人索绢一千万匹朝廷如数应副皆内藏元丰大观库河北积岁贡赋为之埽地如浙绢悉以轻疏退回而不敢重却也。。又复易去凡十馀日递般尚未尽京师上四军尽皆执役三衙使臣尽皆分地监督每军各执旗帜为办运肘扬扬然以为己功诉其劳苦争持交领照会来请食钱。又复矜夸云：独我才去便得收领并不退回殊无愧色。

尚书省火。

是夜尚书省火烧工部礼部将尚书省牌掷火中乃息。

十六日丁丑大元帅至北京。

中兴记曰：王宿於元水镇也。先锋刘浩遣一骑兵赍状声称所统人马至州值大河未冻先发丁顺将前军五百人济舟至岸中军犹未渡前军逢胙县铁骑千余人疾驰至滑州邀截断我军丁顺将残兵东走浩将中军共二千人至县沿河路回来追赴大元帅府听候使唤是五更起发虑恐滑之虏（改作敌）骑追袭刘浩奔冲北来命不须发严饬诸将蓐食乃行是日雪霁所定程顿至某店早食不敢如约行由小径遂与扈从庖传相失王至村舍下马村人草火为王温酒炙脯腊王呼耿延禧等围火而坐未久村人有报旁近有三虏（改作敌）骑问康王军几日到村人告以过数日矣。三虏（此字改作骑）以鞭击鞍云：失探失探王闻之即上马行申刻至北京是时乍晴师人多寒王呼诸将问一。且军士见王躬擐甲胄上下马无倦色每见军士辄慰勉之故三军皆如挟纊王以耿延禧寒取所常服绵裘畀之。又以伯彦不耐寒解所服墨绿番罗战袍并绦以赐权知大明府张恣北道总管颜岐暨诸司率官吏军民出郊以迎王归於府治北京新遭军变之余人心不定王每出号令人心慰服是时京城围闭。又号令不通王军在河北天下。

不得闻动静及是渡河驻军北门天下甲陈四集取决帅府矣。。

汴都记曰：是日立春朝廷送土牛彩仗往二酋（改作敌寨）粘罕（改作尼堪）不受曰：传语赵皇不用许多礼数。

金人陷颍昌府知府何志同先弃城走。

遗史曰：金人既被京师驻兵城下虑有四方勤王之兵乃焚戮四辅州郡以怠援兵之心故分兵犯（改作攻）颍昌府知府何志同弃城遁走金人据其城根括金银物帛鞍马不可胜计。又三日纵火杀人死者十七八遂屯於颍昌。

《别录》曰：粘罕（改作尼堪）遣兵破颍昌府指挥兵马不得入韩琦宅至是百姓数千人皆入其家并免杀戮。

金人送东道总管胡直孺知武胜军张尧佐入城。

先是应天帅胡直孺以东道总管领兵一万来勤王至襄邑遇铁鹞子百馀骑一万之众不战而溃直孺为金人所获初张尧佐守威胜军解潜与金人战於其境潜败尧佐降至是金人送两人入城中。

金人请以知泽州高世由为西京留守河东转运使张友极为大金随军转运使。

金人在河东执高世由张友极至京城下至是请任使之盖示和议定不欲自专也。初太原既陷分河东为两路置安抚使以治之尝命友极为河东隆德府路经略使者是也。。

金言曰：粘罕（改作尼堪）令朝廷出敕以高世由守西京张友极为大金随军

转运使催督畿甸民粮以饷军。

十七日戊寅再免公私房缗一月。

再遣割两河地界使臣。

先是金人欲再遣大臣督割两河地界朝廷遣陈过庭而金人拘留至是日始遣复增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庚辰督责金银委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根括朝廷以金银之数未敷督责甚峻仰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见捕输纳愆数逾限者根治虽戚里权贵豪族官至承宣使妇人封邑至恭人夫人皆荷项拷掠期於必纳而後已。又诏许纳金银人评直还茶盐钞金一两准三十二贯银一两准二贯二百文榜诸州县镇公使曾遣在京买卖变易到见在金银仰日下尽数赴官交纳隐藏依军法。又榜京师天下富商大贾所聚应店肆居宅收蓄金银之人并尽纳官店户主并许告陈知情与同罪隐匿并依军法。又榜示自宰执已下应曾赐金带者并纳赴官。又诏毁神霄金。

宝轮悉以充数。

二十日辛巳散遣使臣於诸门分头交纳金银。

金人享受纳者求瑕指疵动辄退易金不甚赤银不成蜂巢段子薄皆不用至殴击使臣意欲赂送官吏多以大蒜沙糖针线花藤赂之。

二十一日壬午毁官屋卖薪以济民。

民乏柴薪上悯念之乃令四壁毁官屋置场委官卖柴以济其阙先是十六日上遣人语二酋（改作帅）欲开诸门令细民樵采自给粘罕（改作尼堪）不许曰：但令折屋烧虏（改作敌）薄城以来每夜或日晡栅中鼓鞞四发及得城後击於城上谓之平安鼓城中墙屋皆震闻者不聊生自是间一击之不复如往日矣。。

二十二日癸未大雪诏军民樵采万岁山竹木。

是日大雪盈尺上念细民之失所降诏曰：风雪大寒小民阙乏柴薪多致冻馁皆朕不德所致万岁山许军民任便斫伐由是百姓争往焉以千万计多为军兵擅之。

知信德府梁扬祖以兵至北京。

梁扬祖自将五军以武义大夫张俊武翼郎苗傅范实武功郎祁超从义郎盖渊统制一万人自信德府起发至北京王抚循周至徐问扬祖曰：诸将谁最得力扬祖曰：张俊最得力金人数至信德府城下俊出战屡捷王擢俊为大元帅府统制。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二校勘记。

所有郭京傅临政等（脱所字） 逐处隐匿者（处误作虑） 请号以行恐四方隔绝日久未免惑疑（原脱恐四方十一字） 守臣亲属质於军（脱质字） 内翰（翰误作朝） 窃虑未见罪责（未误作为） 即日除观察使（脱即字） 诸将曰：虏人在滑（脱诸字） 失火烟焰亘天（脱失字） 谓左右曰：无之（脱曰

：字）投牒黄河中央（脱投字） 上四军（军误作库） 各执旗帜为辨意气扬扬（辨误作办意气误作运及） 争持文领照会（文误作交） 冲破断我军（脱冲字）天下甲兵四集（兵误作陈） 。又诏毁神霄宫（脱宫字）。

●卷七十三

靖康中帙四十八。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尽二十九日庚寅。

知磁州宗泽以兵至北京。

宗泽自将二千人至北京王循抚如信德府王谕泽供副元帅职事。

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监书藏经苏黄文及古文书资治通鉴诸书。

金人指名取索书籍甚多。又取苏黄文墨迹及古文书籍开封府支拨见钱收买。又直取於书籍铺。

签书枢密院事曹辅至兴仁府访寻康王。

二十三日知兴仁府曾懋申大金军前差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前来本府访寻康王所在并录白曹辅所传蜡封皇帝手诏言金人已登城敛兵不下见议通和卿等领兵未可轻动恐徒误国并枢密院付矾书大金以通和犹未退师诸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间驻候师退日放散。

朝野僉言曰：初二日酋（改作敌）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召康王使者传云：闻康王已占据河北之地恐河北州。

军恃王不肯交割请遣人迎之是时金人已怀废立之意而朝廷大臣无有觉悟者何奏上乃遣签书密院曹辅由京东诣河北迎康王何令人於曹辅衣襟上以矾书为诏以遗康王为朝廷人每出金人搜索文字蜡书故以矾书帛入水方见曹辅东至曹州见守臣曾懋说大金已登城讲和敛兵不下曾懋诘曹辅曰：虏人贪暴变诈，岂有（删虏人至此八字改作敌既）登城（下添，岂有）敛兵不下者乎！公等家属必为所虏胁之使为此言辅乃裂衣襟令懋看以达元帅次借州印以发四方抚谕文字数日取曹州守臣军令状回称不知康王所在金人军前复发入城。

二十四日乙酉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遣书来索金银表段犒军书榜示於市。

朝野僉言避戎（改作兵）夜话曰：骨卢尔移赉勃极列（改作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谨致书於大枕头皇帝提师远涉惟赖金银犒设军兵近日差官入京城检视府库藏积绢一色约有一千四百万匹於内准备取犒赏所须一千万匹今来承示披寻深意恐似有妨取索假以为辞於理未安初破城时本议纵兵但缘不忍以致约束今於犒赏诸军议定合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段子衣绢不限官私早望依数应副见在府库绢虽见有馀唯取所须之数金银段子亦依所须之外亦必不

取累承示谕金帛丰耗验今所谕似谬前言。且冀亮悉无多浮辞专奉书启达不宣谨言榜曰：今备录到国书在前勘会大金军既登城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灵恩德甚厚犒军金银表段自当竭力应付除内藏元丰库及龙德甯德两宫御前皇后卜皇太子宫并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数目外大段阙少今晓谕权贵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银表段人户各仰体认大金之恩匹两已上尽行输纳差王时雍管东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陈求道余大约管东壁王绍受纳王及之夏承管北壁李佩受纳王琮叶份管西壁李祷受纳张著胡恩管南壁井度受纳依诸家元纳到封头斤重交与受纳官秤数交割大金军前如敢隐留仍许诸色人告以一分给赏虽奴婢告主亦不坐罪仍令逐便给赏官吏乞觅并仰一面措置施行。

张恚除延康殿学士知大名府。

恚为河北都运使充随军应付忽准告除延康殿学士知大名府难以随军乃差河北转运判官顾大夫。

随军应付仍日下随逐副元帅宗泽前去开德府。

知州王麟以兵至北京。

王麟自将一千人至元帅府自陈母老无兼侍。又以疾谒告乞还守州王语僚属曰：麟有异志耶卒许其归以麟所部兵拨隶副元帅宗泽後闻麟归金人至以城降为军民所杀并及其家。

二十五日丙戌揭榜云：失人口之家许陈状诣军前认识。

榜云：应被讨虏去失人口之家愿往军前识认及以物赎者并会於东西塔院同诣尚书省陈状前去俄顷西塔院会集者无虑数万人官司以人多难遣遂收榜不行人各攻去是日金人来叫医甚遽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苦目疾诏以翰林医官视之。

金人围相州。

金人知大元帅在相州乃遣人围之自京师取汪伯彦男大理寺丞汪似婿都水监承梁汝霖丙戌至城下要议割地是时主已驻於北京闻金人围相州也。曰：非耿南仲择十四日离相州则将。若之何南仲曰：此天诱臣衷方以功业授大王臣何力之有焉初王在相州也。都郡有乞召募民兵者不已上书辕门往往乞空头官牒以自图利相州有鹤壁村田氏南平李氏平罗兰氏皆大族依山设险保聚居民至有作院造军器作钓桥垒石为城以守御者或建议。若招致民兵可得数十万人南仲与汪伯彦等议遣巡尉赍币帛酒礼等聘之既至皆补官。又以空头官牒数百以往王从之王离相州日无一人至是金人围相州诸姓皆受木牌子从伪（改作敌）矣。。

许百官乘轿。

尚书省今月二十四日奉圣旨勘会百官既行根括殆尽不可徒行今检政和三年大雪例许乘轿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门右付开封府出榜晓示者。

天宝寺火。

是夜火烧天宝寺沿烧居五百馀家（旧校云：泣血录作火烧天宝寺天甯寺及居民五百馀家）。

二十六日丁亥诏鬻爵及僧道紫衣师号。

根括金银甚紧急尚虑士庶之家隐吝不纳乃诏鬻爵开列官爵价值募人承认及僧道紫衣师号等无有应募者。

金人入国子监取书凡王安石说皆弃之。

二十七日戊子金人遣二十一人诣大相国寺烧香礼。

佛而去。

先是大相国寺智海禅际僧守一为金人邀诣寨问佛法大意甚喜约以北行告归治装还寺沐浴登坐别众坐化人甚异之虜（改作敌）遣二十一人持香入相国寺供佛赐金千缗以葬金使登楼阁移时而去或为守一而来。

副元帅宗泽军於开德。

王命副元帅宗泽军於开德府是日发中军泽领所部磁州军民之兵二千州军兵一千扬言康王在军以都统制陈淬统制前军先锋统制刘浩改差充副元帅前军统领右军统制尚功绪改差副元帅下左军统领各将带本部二千人起发後一日以常景充副元帅下右军统领将带本部二千改差王孝忠充副元帅下後军统领将带本部一千并於开德府驻。

二十八日巳丑金人索刘晏四人贖赠银绢各五百匹两。

先是金人索四人之尸以骨还之至是索此贖赠。

知博州孙振领兵二千至寇氏县知深州姚鹏领兵二千至馆陶县。

孙振姚鹏各具申帅领军民兵迤邐前赴帅府王命振鹏前去濮州驻。

吕刚中吕时中以募兵侵欺不实送宗泽自效。

日历（改作记）曰：初京城未陷时有进士何烈者为监察御史张所谋於朝廷遣吕刚中时中兄弟二人溃围出城赍蜡书往河北招兵效用王在相州日刚中时中过相州王取所差子帛书观之乃言委刚中时中兄弟起兵不属元帅府节制所给钱粮其末云：招集民兵保义郎卜门祇候吕时中提领监察御史张所都大总领右仆射何更携御前降到榷货务兑便盐钱空头关子三十万缗王笑而遣之。

刚中州人应武举缘京城围闭献陈募士徒为文具至是方到大名府城下状申帅府前去称州召募到义士一万人部领前来已到馆陶县寨契勘元朝旨召到人州县应付钱米每名日支米二升盐菜钱三百文节级米三升钱五百文部辖使臣米五升钱七百文乞判送大名府出给历头据人数批勘王指挥刚中所召募义士仰日下部领至城下驻密使人伺察但有五百人其他以诸山寨水寨保聚民兵姓名收为虚数诈以批请实无其人问所携榷。

货务关子所存无几送刚中时中下大名狱委张恣推勘根究要见官钱下落实有侵欺属金人犯开德曹濮等州遂以刚中时中送宗泽自效。

二十九日庚寅诏许民毁折万岁山屋宇为薪。

泣血录曰：是时天寒多雪上念军民之不易。且恨朱^π之属劳民力而运花石也。诏樵采花木与民为薪应班竹紫筠馆丁香障酴洞香橘林梅花岭瑞香苑碧花涧翠云：洞等百馀所及奇怪松柏桧木橘柚花柳一采殆尽至是。又诏毁拆屋宇以充薪军民奔赴互相攘夺先是城陷日金使八人常留宿都堂议事诏以从官伴之是日金使方食而军民毁拆^纒霄楼欹侧喧呼之声闻於远迩。又有蹂践坠压至死者坐客弃箸而金使问其故，或以实对金使笑曰：使民相争则强者得弱者失兼。又坠压致损人命何为不官拆以散之伴食者唯唯无对丁特起曰：嗟乎！圣天子屏去图圉之观纵民樵采可谓盛德而奉行之吏曾无经画欲利於民却因而反害之取笑於夷狄（改作敌国）是可叹也。。

大元帅发北京。

日历（改作记）曰：先是王聚幕府僚属议所向宗泽请直趋开德府次第进寨以解京城之围汪伯彦曰：金人数十万众聚京城下周围四壁各把定要害自开德府之南四十里曰：卫南县至京城下连珠寨常遣人硬探水泄不通吾军除过河五军保卫大王外续收才一万三千人其间召募民兵。又居其半如何径要解围事须量力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然後促河北所檄诸郡及檄京东诸郡人兵俟其皆来会合以当东北面更檄宣抚司陕西江淮勤王之师以当西北面约日俱进声援相接乃可解围况金人河上络绎往来开德不是大王安泊去处大名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欲差发数头顶军民之兵前去兴仁开德府濮州诸处屯泊大王安泊去处大王往东平府措身於安地身安则国难可图耿南仲延禧高世则等无异论更召诸将问之诸将亦以为然王遂议往东平府先遣副元帅宗泽往开德三日发五军皆尽庚寅王遂进发杨青代刘浩为先锋统制是夜宿於大王寨是日岁除物价翔贵市店皆闭细民无食冻饿交横。

是日王在党忠薛广祝进等扰於京西河北。

幼老春秋曰：京城失守禁卒溃散有自万胜门出得。

路而逃者皆群聚劫扰州县有王在党忠共犯随州官吏居民皆弃财物於道路奔入大洪山奔走不及者皆为在等驱虏而去在及忠驱虏未尽者有薛广继至随州劫掠罄尽在焚随州。又虏强壮为兵会祝进犯德安广扰郢州渐入复州界中往来於随州德安之间王在党忠薛广皆班直祝进乃郭京之部曲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三校勘记。

大金已通和（已误作以）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间驻（。且一作令）为朝

廷使人每出（脱使字） 今承来示（误作今来承示） 恐似有妨再索（妨应作防再误作取） 议定合用金一百万锭（脱合字） 衣绢数不限（脱数字） 余大均（均误作约） 汪似胥（胥误作胥） 是时王已驻於北京（王误作主） 平罗兰氏（兰一作藺） 所给钱粮（一作所给军前钱粮） 欲差发数头项军民之兵（项误作顶） 往来於随州德安之间（间误作问）。

●卷七十四

靖康中帙四十九。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尽十五日乙巳。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上朝贺太上皇於延福宫并诏百官僧道出南薰门赴军前致贺二酋（删此二字）。

遗史曰：是日有旨令百官僧道往军前致贺粘罕（改作尼堪）传令止绝之旧制正旦日朝会车驾坐大庆殿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冠白袍青缘诸州进奏官各执方物入殿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後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蹠躩副使展裹金带如汉仪大使拜见立左足跪右足以两手著右肩为一拜如汉仪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幘制服绯窄袍金蹠躩皮靴叉手展拜高丽与南交州使人并如汉仪回纥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阗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骆驼兜铜铎入贡三佛齐皆瘦瘠缠头绯衣上织成佛面。又有南蛮五姓番椎髻乌毡并如僧人礼拜入见旋赐汉装金袄之数更有真腊大理等国有时朝贺大辽使人在都亭驿高丽在梁门外安放州巷同文馆同纒于阗在礼宾院诸番国在瞻云：馆怀远驿唯大辽高丽就馆赐宴是岁围城中遇正旦而命亲王就虏（改作敌）帐中致贺都人伤感继之以泣。

济王景王诣金军贺得金银数斤以归。

粘罕（改作尼堪）遣其子真珠大王同使人八人入内贺正旦二日壬辰金人二十一人诣国子监烧香拜先圣。

是日诸酋（改作敌营）受内金银输纳不绝绢已毕数。

徐秉哲根括高杰高伸家收藏。

昨蒙圣旨根括权贵之家金银表段据南壁根括官陈著押到高伸家女使刘梅寿先将金银令干当人刘均两次押往兄高杰家收藏本府遂差人勾刘均出头其高伸却与兄高杰穿执亲来本府庭下高杰系金吾卫大将军高伸系延康殿大学士日前受国厚恩不可胜计今将倚恃官高庇护鞫当人却各乃亲自出头抵靠实恐难以集事伏望特赐指挥施行奉圣旨高伸辄至公庭有亏臣体高伸落职高杰降充左卫率府率。

三日癸巳兵马大元帅次东平府。

王以正旦过华县宿阳谷县二日过景德镇宿迷魂寨至是到东平府本路安抚使

卢益转运副使黄潜。

厚转运判官闾邱升以下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夹道骈肩呼之声溢满城市。
四日甲午金人萧庆就都堂听讲月令洪范。

再诏谕河北河东割地。

诏曰：敕某州守臣某大金元帅府领兵来责失信欲尽得河北河东永固结好虽即时应许遣聂昌耿南仲前去交割其实念祖宗之地不可与人故自大金临城坚守御敌终至失守出城归款所有重兵虽不下城犹称只候此交割州军抚定了当然後收敛仍取了应合交州府官员在京血属执质只候抚定了日放归团聚其在外者亦别作根勾去讫近刷到石州种广（旧校云：一作种广秩）家属送过军前称石州早已归款遣回不用足知其馀家属才候抚定亦当归还今闻某州坚守未降足认勤王保卫社稷不愿归属外界然大军尚在城下。若迤邐坚守须至别有施行则汝之忠勤反为社稷之祸岂如早毁楼橹开门出降抚定本土人民外元系河南客官军民客旅人等元放还则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师城池深固犹不能保。若汝等不务顺从岂止宗社无所裨益所在亦必不保慎毋执迷故兹诏谕想宜知悉是日持此诏之虜（改作敌）寨。

泣血录曰：金人遣使迫朝廷再诏谕河北河东割地自聂昌耿南仲出使继遣陈过庭往而两河守臣人民作坚守计例不奉诏至是累日才得石州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诏谕南京。

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抚谕使臣赉诏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与复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审其故既到是日诏云：敕应天府守臣等忽览来奏知抚谕诏书已到。又知南京蒙大金更不攻打喜极出涕所须金银匹帛当竭力应付一匹一两不可存留根括官吏民庶人家尽数供纳以谢恩德京城见今收拾犒军务在罄竭近诏书朕苟可以报大金者虽发肤不惜亦可以此意晓谕官吏民庶勿更执迷恐误大事南京与金人凡金百两银二万五千两绢一万四千匹。

五日乙未大元帅命官往祀岱岳。

日历（改作记）曰：王念二圣久被围闭涕泗怀忧乃命官往祀岳庙祈祷国祚无疆之福命耿延禧撰青（改作祝）词曰：伏以国逢灾会谅宴数之难逃神有威灵冀隆仁之垂佑念当艰棘遥发诚忱望峻极以倾心罄虔。

恭而归命伏念宣和蛊弊失在於骄靖康鼎亲方崇於勤俭乃登位之未几忽金兵（改作敌骑）之大来初通和好之情终肆贪残（改作致攻围）之性（改作祸）今则金汤失险社稷阽危君父何辜横罹忧辱生灵无罪大被诛^①系虜（改作累）成群去作他方之鬼逋逃遍地昔为失业之民虽幸免於刀兵亦必填於沟壑况乃刻深之巨祸发於隐伏之奸谋不忍言扬空成涕陨措躬无地请命於神伏望昭鉴俯临灵慈下逮眷皇朝有积累之旧念嗣君无侈汰之愆平时康乐之民率多良善中间知谋之士不解

薰修家一而死亡情讵胜於哀痛部今首尾已历冬春尚或交兵未罢愿察么微之恳特垂救护之仁使金虏（改作人）生知足之心不为己甚畀赵宋以无疆之福复见太平。

七月丁酉雨雪。

天寒地冰如镜行者不能立足人马皆不可行。

八日戊戌何使军前还尚书省揭榜。

何使军前恳粘罕（改作尼堪）乞减金银表段粘罕（改作尼堪）不从既归尚书省揭榜云：准御封付下大金犒军金银表段府库士庶已到数目十分未及所须之一专遣右仆射何躬诸军前恳告乃怪问谓京场面人民众多必有隐藏欺诞大金全活一城生灵无以为报性命既保财物何惜仰开封府尹督责四壁官急行根括御史台催促觉察自宰相以下未纳金银指名督责是时根括金银益紧御史台置历抄上自宰执已下未纳金银姓名督索开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司勾呼禁系枷拷不可胜计不以官品高下例行讯拷枷项促催者相望於市人不聊生。

九日乙亥上朝太上皇於延福宫。

宣和录曰：是日朝太上皇皇后偕至置酒食甚欣然不及次日遂有出郊之意晚金人遣使致书欲车驾再幸其军议加金主徽号遣高尚书持书来高奏陛下不必亲出姑为书或遣亲王大臣以行如何上亦不欲出郊而何独以谓必须出上信之因归都堂自草敕曰：孙傅谢克家可太子宾客辅太子监国来日车驾出幸军前时何自谓折冲有术对虏（改作金）使歌曰：细雨共斜风日日作轻寒左右及虏（改作金）使皆笑久之遂出手诏今月初十日出城见两元帅议加徽号事或云：是日有使来驾托以面议金银事而上之出以议徽号为辞。

遗史曰：金人遣使来请上诣军前云：农务将兴及徽。

号事须当面议之乃降诏曰：朕初十日出郊见两元帅议徽号咨尔众士各宜知悉。

封氏编年曰：吴革见诏谓亲信曰：天文帝座甚倾车驾。若出必见留乃见宰相何曰：此度驾出必堕虏（改作敌）计愿相公奏上勿出曰：二太子邀驾无他祇为要上加金国徽号必不留也。革曰：虏（改作敌）情难测乌足取信懦怯不知所为战掉失色而革言终不见听乃请於枢密院张叔夜孙傅乞奏二人虽入面奏而业已议行矣。。

十日庚子车驾再幸青城军前。

遗史曰：上出郊以皇子监国以孙傅为留守尚书梅执礼副之识者谓鸿门之会，岂可再行也。哉！是日士庶僧道往南薰门候驾迨晚榜示诏云：朕出郊议加徽号事为诸酋（二字改作敌营诸将）未集来日回内仰居民安业。

孙覿状曰：正月初九日二酋（改作帅）致书请上出城议尊号何面奏宜如书

十日复幸于城舍亲王位供帐萧然馈饷皆不至群臣相顾失色萧庆讽李。若水留官吏三百人余悉遣归入人多放还者，於是虜（改作金）人以数辈持兵守阍谨谁何日将入掩关外向以铁绳维之燃薪击柝传呼达旦上不堪幽闭之辱往往出涕。

上之再幸虜（改作金）营也。何曹辅吴开莫俦李。若水谭世司马朴汪藻孙覲扈驾从行上至青城舍於端成殿东庑是夜衾枕不宿戒席土床而寝何已下皆置之别室上之出也。人无知者忽见榜示言驾诣大金军前议和上徽号仰军民安静不得扇惑众大骇时上已出矣。中外莫不寒心。

靖康遗录曰：自十二月至正月金帛不足无如之何粘罕（改作尼堪）催迫逾急频数号令欲纵兵入城百姓辄惊不安其室上以问萧庆答云：此事须陛下自见元帅乃可了毕会粘罕（改作尼堪）亦遣人来请再相见上疑番贼（二字改作敌）见欺意欲无往而金银不足恐其纵兵不得已乃以皇太子监国枢密使孙傅为留守密谓傅曰：我至番（改作敌）寨虑有不测当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余人拥上皇及太子溃围南奔我从金人之命死生以之遂以初十日驾复出何以下皆从既至青城粘罕（改作尼堪）不相见上於前所居舍内严兵护守。

靖康《别录》曰：虜（改作金）使请上诣军前加金主徽号先。

是都堂集议加虜（改作金）主徽号曰：继天集统昭德定功敦仁体信修文振武光圣皇帝太常博士华初平力争以谓不可二府怒罢之汪藻时为太常少卿草定册文去冬遣冯等充奉册宝使及河虜（改作敌）骑大入乃还至是遂亲上之。

上赐河北军民手诏。

宣和录曰：是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朕自即位以来金人交战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诏谅尔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围京城已及一季应援兵尚尔稽迟使吾社稷生灵坐以待尽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议和欲使朕与吾民肝脑涂地金人请求靡有不从每念屈辱之极时事至此不获已许帝姬和亲立大河为界而金人实未敛兵欲质我太上皇。又欲使朕南迁王室见今顿兵京城终不退归朕上祷皇天未之震怒下告民人未之怀愤思祖宗积累至此而欲尽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实无罪戾夫何使朕与吾民至於此极也。咨尔河北之民与其陷於番夷（改作人）各宜自愤抱孝怀忠更相推立首领多与官资监司守土帅臣与尔推诚结集北道州军自以为号保守疆土使予中国不失於番夷（改作人）天下安平朕与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兹诏示宣此至怀。

上自军前降御笔令王。若冲邵成章卫护皇太子赴宣德门议事。

十一日辛丑驾在青城尚书省揭榜为金银匹段数少圣驾未得回归。

遗史曰：士庶僧道云：集於南薰门俟驾回午漏带御器械王宗沔自御前回俄有榜云：王御带传到圣旨大金元帅因金银匹段数少圣驾未得归回事属紧急在京士庶各怀爱君之心不问贵贱金银匹段火急尽赴开封府送纳许人告给赏隐藏人依

军法人心惶惶不安尚书省榜奉御批果见今高尚书傅元帅台令为金银表段数少。且留车驾在此俟见足数方可放还可依下项并仰具所有数目明批上历限十五日以前送纳如有顾惜隐藏却因搜检告首发觉便行军法御史台文武百官亲王公主王时雍等僧道技术官放出宫人开封府戚里医人百姓老娘诸行头彭端等公吏曾经祇应倡优及两军祇应人大小园子曾在行幸局祇应人内侍杨戩贾蒙等下勾当使臣曹刚等大宗正司宗室三衙曾经随辇官。

兵级内东门司妃嫔并龙德宫入内黄院子卫士幕士等各令知悉士庶见榜以驾留虏寨（改作金营）随坊巷集队伍哀聚金银献者不可胜数朝廷将大内器物并龙德宫诸王所用之数悉将以献自宣德门至南薰门军民运金银器物者接踵数日百姓各以扣书其姓名用木床罗列而献至充塞道路王御带传道圣旨大金元帅甚怪金银彩段数少朕再三恳告云：京师居民甚众必不止此仰开封府尹告示戚里权豪士庶各体朕意日下分头差官根括事体紧急许卿便宜行事开封寻差下各厢家至户到店客户倡优户例皆推认一城骚然自是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追呼百官豪富之家捶楚催督哀怨之声不忍闻矣。。

宣和录曰：是日虏（改作敌）减仪卫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统之除亲王宰相执政学士院礼部太常寺官外余并令先归以欲上虏酋（改作金主）尊号故也。，於是郢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执政冯曹辅翰林学士吴开莫侑直学士院孙覿礼部侍郎谭世太常少卿汪藻八人分居青城斋宫别室朝夕起居如仪李。若水司马朴以奉使亦从。若木留青城司马朴留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军中上通谒二酋（改作帅）不见礼数回异於前上不胜忧懣。

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权邦彦自将本州人一千人号二千人前来听候指挥。

奉王旨即日子仰下疾速取便路前去开德府驻听候元帅宗泽节制。

十二日壬寅驾在青城金人索上元灯。

道路相传二酋（改作金人）城外作上元节观灯凡在京师御前及诸寺观正店皆赴府纳灯街中般担不绝。又取景龙宝录宫当年放灯金珠琉璃缨络灯诸翠羽飞仙之类悉赴军前自月初至此一日之间寺观宫殿所有上元灯饰征求殆尽。

十三日癸卯驾在青城枢密院编修官胡呈太学生余觉民上粘罕（改作尼堪）书。

宣和录曰：枢密院编修官胡呈书略言优礼我寡君则庶民怀恩恤惠我都城则河北慕义凡千馀言太学生余觉民书引楚子围郑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太学诸生数百人泣诣南薰门上书於大金元帅言办金银事乞车驾还内朝廷大臣阴以兵拦截。又厉声云：诸生不可恐。

致生事遂出榜晓示凡有诣阙上书者须用枢密院令赍达，於是诸生怀书至枢密院转达弹压官恐生变止之。

靖康小录曰：是日王宗沔同番使入门。且语。且泣都人惊疑纷纷相传上在斋宫不食三日矣。内外震扰莫知所为行人并散归处处萧索可伤有郅官押御前冠冕赴军中而金人有文字须要至上前呈过方赴军中交纳郎官出门至上所居幕次日已曛暮於帘外起居上初不知自持一烛揭帘问卿何人郎官以实对押冠冕至此上曰：卿曾晚食来否答曰：臣未曾食上曰：宰相幕次去此不远卿可往就求晚食如无睡处却来此睡其人晚食复来上曰：朕渴欲饮水遂指水所在处使往求之既得上令先尝然後取饮上所居止有榻上有毡二番前有小杌子二只止有二绣坐子萧然独处而已郎官亲见归以告人闻者痛心。

知河间府黄潜善知广信军张奂知保定军高公翰知州辛彦宗知安肃军王澈各以本州兵至大元帅府。

徽猷阁待制知河间府兼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自将本司人马一万三千知广信军张奂二千五百知保定军高公翰二千五百知州辛彦宗五千知安肃军王澈二千以高阳关路副总管杨惟忠为都统制赴大元帅府王慰藉温厚人人感悦。

十四日甲辰驾在青城。

留守孙傅取上皇圣旨括诸王公主宅金银宗庙供设祭器等悉取之。又令御史台置籍记宰执百官不敷纳者罪之。

靖康总裁曰：是日有王文昌致书遍告在京贵戚官吏士庶之家今天子蒙尘於野亦为金银表段不敷数目使金国藉口公等为人臣子，岂不上念君父速出尽纳於官况金国攻破京城幸其敛兵不下当时。若使纵兵大掠则子女玉帛皆为所有加之困在围城以粮米为命而金银表段不能食。若使迁延岁月使城门不开虽欲售之亦无所用今公等犹守既破之城惜已弃之物。又何愚昧之甚。又况平日所为贵戚者素无殊勋止缘宠幸世袭封爵为官吏者亦有无材术滥叨禄俸倚官营私恣行克剥为百姓者欺罔嗜利竞较锥刀以取丰富反使贤能有在下之叹善良受饥寒之苦此天假金人取之。若不反自痛责由贵及贱各出所有以已率众大谢上天变咎尚循。

故态徒为文具万一金国发怒悔之何及。盖闻智者先事而虑愿公等上念君父数见劳苦於外而下全尔家属之命转祸为福轻财惜生无自取戮况今朝廷见行推赏。又许事定开门各偿价值公等亦不失利何苦冒法而不将出耶果尽数赴官更无隐匿至未敷数文昌却愿以一身诣金国军前以实告万一不从文昌当为公等论列利害虽鼎镬不辞望公等听之无忽。

驾前夜召孙覲等赋诗。

中书舍人孙覲辞免待制奏状曰：十四夜中贵人刘当时传旨召臣臣亟往方进晚何侍傍命臣坐赐以卮酒上辍食语臣曰：卿作即事诗须用三百字臣言车驾未有还期臣等忧懣无聊而三百字非立谈可办容臣退思以候他日曰：圣情不悦群臣当有以娱侍帝者赋诗不足辞上曰：以归字为韵而内侍辈持烛操笔研摘纸趣臣应诏

臣不获已以绝句一首诗成进御。又令赋回字一篇上大悦复赐臣酒仍召冯曹辅吴开李。若水谭世汪藻同赋群臣见归回二韵益悟圣意所在不觉歆鼓三通刘当时哀集臧去臣等拜辞以出继此二酋（改作帅）遣使须求凡上所不欲见之书札者必遣臣密谕孙傅凡六七遣矣。。

吕本中痛定录曰：前此上在青城斋宫无聊何奏宜赋诗以遣兴乃以孙覲汪藻应制上诗用时字韵覲《诗》曰：噬脐有愧平燕日尝胆无忘在莒时藻《诗》曰：虏帐梦回惊日处都城心切望云：时有以此达贼（改作敌）帅酋见在莒之句。又斥其为虏帐因摭此为名遂迟留车驾。

十五日乙巳驾在青城遣人传榜回。

泣血录曰：榜曰：传圣旨军中供帐膳羞皆如法宰执从官次舍皆温洁礼数优异只缘金帛数少商议未定仰即速催促务要数多一二日间必定驾回保无他事恐兵民忧虑故兹晓谕各令安业务要甯静不得喧扰以民情颇动故有是令。又曰：是日阴云：四垂家家愁苦著作佐郎胡处晦作上元行云：上元愁云：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风六龙驻蹕在草莽孽胡歌舞葡萄宫抽钗脱钏到编户竭泽枯鱼充宝赂圣主忧民更忧骄子逆天不怒向来艰难传大宝父老谈王似仁庙元年二年城下盟未睹名臣继嘉路人哀痛尘再蒙冠剑夹道趋群公神龙合在九渊。

卧安得屡辱蛟蛇中朝廷中兴无柱石薄物细故烦帝力毛遂锥不处囊中远惭赵氏厮养卒今日君王归不归倾城回首欲悲啼会看山呼声动地万家香雾绕天衣胡儿胡儿莫耽乐君不见望夕月亏东北角（删。又曰：至此二百零九字）。

二酋（改作金人）请车驾刘家寺观灯。

遗史曰：金人索元宵灯烛於刘家寺放上元请帝观灯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张筵会召教坊乐人大合乐艺人悉呈百戏露台弟子祇应倡优杂剧罗列於庭宴设甚盛有致语云：七将渡河溃百万之禁旅八人登垒摧千仞之坚城。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四校勘记。

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服误作仪） 短小样制（误作幞制）皆。又手展拜（脱皆字） 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脱番字） 旋赐汉装金袄之类（类误作数）更有真腊大理大食等国有时来朝贡（脱大食二字来字贡误作贺） 夏国在都亭西驿（脱此七字应在都亭驿之下）高丽在大梁门外（脱大字）或怀远驿（脱或字）是日诸酋受纳金银输纳不绝绢已毕数（此条应提行不应低一格） 却与兄高杰等就亲来本府庭下（等误作穿就误作执） 降充左卫率府军率（脱军字） 过华县（一作莘县） 在京血属为质才便抚定了日放归（为误作执才便误作只候）足谕勤王保卫社稷（谕误作认） 除本土人民外（脱除字） 元系河

南各官军民客旅人等（各官误作客官） 元许放还（脱许字） 取到（误作既到） 凡金百两（金下应有阙文） 去作他方之鬼（方应作乡） 未由罢战（未误作未脱由字战字） 愿察么微之愆（一作么麽） 持兵守阍禁呵人（禁呵人误作谨谁何） 外向以铁绳维之（向应作面） 累见高尚书传元帅台令（累误作果传误作傅） 司马朴（误作朴下同） 有郎官押御前冠冕（郎误作郢） 亦有无材术（有字衍） 至上元请帝观灯（至误作放）。

●卷七十五

靖康中帙五十。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丙午，尽其日。

十六日丙午驾在青城进士段光远致书於金人乞回车驾。

大宋进士段光远谨斋沐裁书献於大金元帅军前仆尝读左氏春秋传有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又尝读礼记聘义有曰：轻财重礼则民作逊矣。读至於斯未尝不三复斯言掩卷长叹窃谓非贤人之俦谁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逊受禅奄有神器为天下君创业垂统重熙累洽垂二百年东渐西被南洽北畅薄海内外悉为郡县殊方绝域皆为邻国聘问交通络绎道路其闻义重礼隆恩德深厚方之他国惟大金皇帝为然比年以来本朝不幸奸臣用事宦官挠权不知陈善闭邪而格其非心罔有献可替否而引之当道欺君罔上蠹国害民靡所不至奸臣可诛士民可吊事一至此则吊民问罪之师有不得已而举也。恭惟大金皇帝举问罪之师施好生之德念今圣之有道悯斯民之无辜宗社再安生灵复全深厚之德。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赐。若天覆而地载两国永和万民悦服夫如是则亲仁善邻曷以加於此哉！先时枉驾銮舆为民请命重蒙金诺与国通和常谓发肤亦所不惜况於金帛岂复辞哉！宵旰焦劳不遑寝食官吏根括急於星火竭帑藏之所积罄贫下之所有甘心献纳莫或敢违虽旷荡之恩难以论报而有限之财恐，或不敷久留圣驾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礼废於朝号泣呼天而痛君之民满於道仰望恩兹再垂轸念冀圣驾之早还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则轻财重礼曷以加於此哉！伏念光远草茅寒士沐浴膏泽涵养圣涯阴受其赐於兹有年才疏命薄报德无阶今兹圣驾蒙尘於外仆虽至愚噫呜泣涕疾首痛心甚於庶民尚幸仰赖元帅再生之恩。若天地之无不覆载於人无所不容仆是以敢申忠义激切之诚干冒威严仰期垂听俯赐矜怜无任哀恳不宣。

金人逼刘受官死之。

刘子羽言父死节曰：亡考自宣抚使被召十一月十五日到阙十六日引对时已报金人渡河即有旨除提举京城四壁守御继而金人两路兵薄城下盛陈攻具为必取计亡考遍历京城知城大难守兵懦不。

可恃四方未有援师力於上前奏事势危急须於虏（改作金）人未攻城前遣使

议和一面除康王为兵马元帅檄天下入援上深以为然十一月十八日聂昌出使除亡考都大京城四壁守御使继而唐恪宫祠何拜相力主战议以亡考机言不可轻战降旨谓亡考误国摇民落职更降五官宫祠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何出兵并遣郭京领兵自陈州门出战失利虜（改作金）人乘胜遂陷南壁二十八日召亡考至内东门宣谕亡考谓不从卿言乃有今日何误朕二十九日从驾出都至南薰门十二月初二日驾自南郊外归初三日有快行家亲事官来宣亡考至内东门云：已有旨差往军前充割地官初五日早出门後知虜（改作金）人以亡考知真定府有声来取到军前在寿圣院安下差仆射韩政馆伴云：国相久知资政名今欲任用亡考但力辞正月十三日韩政取亡考去相见云：主上再出郊军中已议废灭宗社别立异姓并取太上皇国相已说与资政与政为代兼说亡考以立异姓之後兵连祸结不。若此去取富贵亡考归呼使臣陈等说主上已出虜（改作敌）欲灭我宗社会性乃欲用我我当自图手写一札子付陈曰：大金不以予为有罪而以予为可用夫贞女不侍两夫忠臣不事两君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以顺为正妾妇之道所谓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予今日所以有死而已令持归正月十六日沐浴更衣以衣绦自缢敌人杂类（删此二字）相与叹泣曰：刘相公忠臣於寨中寻亲随使臣陈等共殡寿圣院西南山冈仍遍於壁柱间大题刘资政殡某处三月二十九日陈自军前逃归四月初四日金人北归初六日具棺衾故将王钦宇以兵防护出城大殓（下添尸字）在浅土凡七十日颜色如生当日扶护入城胡虜犯畿旋致入郛之祸犬羊无礼敢生邀主之谋海宇震惊神明悲愤念为国守疆之力无荷戈卫上之勤举首吁天归命叩佛六龙返正愿（缺）视履之宜九庙再安益介灵长之祉（旧校云：胡虜以下云：云：以下至之祉一段不知何文误接於此）。

靖康小录曰：公讳金人既败誓约拥师而南公帅真定盛设备以待之贼（改作敌）知而不攻暨议和北归公建策请速援太原。且谓太原胜负之本也。遂命公为制置使既而迁宣抚副使驻军辽州与诸路援兵犄角而进九月太原失守诸屯之兵皆望风溃而公之一军独全，於是天子命公归援河朔师至信德府。

而真定已陷有诏移军大名贼（改作敌）既济河复取公入覲命公为提举京城四壁守御公日夜亲临众不敢懈贼（改作敌）蚁附而前力攻东壁公亲乘城以死拒贼（改作敌）闰十一月以言章罢守御授以宫祠未几复命专领北壁守御二十五日贼（改作敌）自南壁登城二十六日贼（改作敌）循城而北公亲持枪督众力战至夕诸军稍稍遁去公遂奔趋禁中以卫乘輿虜（改作敌）既伪和。且索公出虜（改作敌）雅知公真定之政时虜（改作敌）之枢密使韩政年高粘罕（改作尼堪）欲以公代之公力辞焉遂馆公於寿圣院屡欲用公而公以病告终不肯受虜（改作敌）亦未之迫也。上蒙尘贼中（改作金营）正月十六日虜（改作敌）因遣韩政说公曰：帝不复归矣。公宜受命尚何望乎！公伪谢觐少缓之自书家信其略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事二夫此吾今日所以有死也。付墮行使臣陈刘使乘间入城付

公之子子羽因阖户自经而死虏酋（改作金人）大怒尸之於涂曰：是不从大国之命者久之事稍缓辈夜窃公尸瘞之於蔬圃因相与逃入城中胡马（改作金人）既去之後公子子羽同等出城棺殮时几百日而公容貌不坏今上登极赠公特进资政殿大学士呜呼贪生而恶死喜富贵而羞贫贱人人不易之情也。矧世已颠覆莫能扶持士大夫皆欲全一介之命其倒行逆施深虑巧画无所不至而况虏（改作敌）钦其名欲宠异之而乃甘心於死乎！节义之著无愧古人其可无述也。《诗》曰：有赫刘公心在王室气吞黠虏（改作敌国）忠贯白日九鼎既沦四溟荡荡公如山岳万仞屹屹富贵莫诱威武莫屈仗节殒死无愧委质。

中兴姓氏录曰：刘合建州人也。元九年登进士第宣和初知越州方腊反未攻城合极力备御战破之靖康中太原府已陷乃擢合资政殿大学士河东宣抚副使张俊苗傅皆隶麾下合与大金战河东败绩留俊傅军信德府而走京师降八官落职罢之及大金攻京城上登城见护龙河填叠已尽李擢安扶守御不尽心罢之复以合与田灏为提举官及城陷事自缢而死年六十赠谥忠显众哀其忠。

宇文虚中撰宋故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开府仪同三司谥忠显刘公神道碑曰：宋兴百七十载祖宗以仁厚忠恕廉耻待士大夫自一命以上无复前世之戮辱亦有致位通显终身安荣率为子孙数世之利固宜人人自重知所报本。

一旦祸生邻衅京师失守公卿郎吏交首伪庭（改作敌营）往往为之领袖耳目至诳迫君父告捕宗室致之穹庐之下（删此六字）天地凄惨神人愤泣独二人以死节闻攘变故之际议者不敢昌言其忠虏（改作敌）人尚高刘公之节至为小殓瘞覆揭示其处平昔无事时公频使於外未尝陪鸣玉之间一入朝言者随而击之至在围城中尚不为时所容一日死难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义之士固自有守方难之兴刘公为真定安抚使率军民固守金人攻城不下则分兵缀之引大军而南上初即位羽檄召天下兵未集乃屈已捐金币为城下之盟许割地以和虏（删此字）仅退师旬日之间援兵大集用事者乘士民之愤奏遣数大帅分总而北期於北慑燕苏西解太原之围其言愤厉明决。若可以漏刻制胜独刘公忧之屡言亟战怒敌为非是虏酋（改作金人）以暑度陞会山西之师於云：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兵散将归告於朝大臣责让遣使督战项背相望大将种师中感愤泣下帅众以出遇敌死之而朝廷所遣别将姚古解潜折可求相继奔败中外震恐上知公可用乃以为宣抚使使集散兵才邢既太原卒陷真定亦为虏（改作敌）所据事益急乃驿召公赴阙久之虏（改作敌）合两路大军皆至京城下公。又申前议以为城大难守兵脆难战惟有遣使款师缓其攻城之谋开元帅府以节制天下兵使之入援宰相折公於御榻前曰：大抵臣僚自北来皆张大虏（改作敌）势以战为非今亦然款师非策惟有战耳公曰：今日事势已至此乃遣使款师固为非策然不出於此以延引日月待援兵之至恐无他计。若必欲战则

事有前鉴非臣所敢与知也。宰相怒以公为沮国摇民即黜之及城陷召公入见上雪（删此字）泣执公手曰：不用卿言至此虏（改作金）人知公名请上书诏召至军前宰相犹绍公为割地使公至虏（改作敌）军中逾月乃使馆伴韩政谕以用公之意因言南朝已择立他姓自是兵连祸结卒未平定宜与家属北去以保富贵公慨然曰：有是哉！归而沐浴易服取幅纸《书》曰：金人不以我为有罪而以我为可用但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况主忧臣危主辱臣死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所谓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子所以有死也。书毕引杯酒以衣缘自缢而卒呜呼古语有之谋人之邦国危则亡之公之。

始议欲以计款敌而以轻战激怒为戒颛谋者与公相违卒以致祸颛谋者不能即死而公乃先死此尤为忠臣义士之所难也。初金人起自海上屡败契丹辽东人避乱有浮海之登莱者或言因耶律氏之衰可以复取燕蓟太上皇念信誓之重诏大臣集议皆唯唯两可唯郑居中邓洵武以为不然时相乃欲因此固位与童贯相表里遂遣使持贯书从海道覘其虚实使与虏（改作金）偕来约我举兵以夹攻契丹太上重其事依违未决会近臣有窥觊相位者乘间进策。且以言动朝廷曰：彼约我以夹攻我。若不从彼心反憾起异时兵端悔之无及遂复使通国书许以如约因以燕地为请及宣和壬寅边臣奏契丹主延禧败於白水其叔父淳僭立燕人来请师师到可不战而下贯自江浙归遽奏引兵而出太上以公参其军谋公自越州乘传至瀛莫_阨间而种师道之军已溃於白沟贯忧惧不知所出公至雄州乃自请诣军前就师道议归而语贯曰：燕人固守未可轻进。且祖宗有誓宜。且班师会蔡攸来出所得太上亲札曰：祖宗信誓指天誓日。又曰：燕人说则取之不说则勿取之贯以公言契合遂劾奏高阳帅侯益知雄州和洗诬妄误国乃分屯以归未几耶律淳死无嗣其妃摄政议者以乘隙为易贯攸复欲进兵中使自京师来出御札督战。且喻将佐寮属曰：朝廷与金人约夹攻契丹久矣。我。若罢兵彼将灭辽与我为邻得无责言乎！。若使异时生衅谁任其责公曰：与夷狄（改作金人）共事非计也。贯怒曰：此出上意公以为非计何也。公曰：自古与夷狄共事鲜无後患（删自古至此十一字）事不成则恩威俱废四邻解体事成则敌人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纥破安禄山纳侮召乱百年不已况金人气焰非回纥之比乎！凡争议逾旬未能夺会郭药师以涿州降我师遂出刘延庆为大将时当轴大臣乃昔年窥觊相位者欲沮宣抚司乃自京归遣使厚许岁币求燕地於金人欲以不战而得地自以为功仍遣人密戒延庆以毋轻进时有旨先下涿易功当三省故缓其事凡军前奏请率多谴却，於是大军日行十里驻涿州良乡县逾月不前将士暴露困怠锐气销阻已而卒溃不能再举金人自居庸入燕以燕归我岁增币钜亿万金人始益骄傲（删此二字）下视中国矣。自出师取燕山以至靖康城守公皆参预议谋每与用事者相戾乃继之以死以明君臣之义与夫危人之国败人之师而。

杀身以谢之者固有间矣。嗟乎！前日廷议之臣不度彼已之势不量可否之宜

引道听涂说小民喧哗之言以断天下安危大计既相与败国矣。则。又归过君父灭弃臣子之礼苟可逢迎虏（改作敌）意求容於伪朝（二字改作敌）者无所不至也。故上北狩所留诏札览之者无不恸绝逮盛德嗣兴宗社祸甯误国从伪者皆幸得生存而公乃先死不获复见天日呜呼天人之际善恶之报其果非耶不然则幸而生与不幸而死固自有数而不可致诘耶夫天以高名全节畀忠义之人不待留身而後显则公所以捐其所轻辄取其所重盖所谓求仁而得仁者是，岂可以幸不幸为言哉！公归葬建州之崇安其子以虚中与公契旧目见谋议本末乃以表墓之文见倭因为论著大节事系天下之所以安危者揭示道左。且以辨明取燕之失不在上皇仍系之以词以概举公平生之事是区区之夙愿也。其词曰：刘号著姓始家咸秦建公六世乃迁瓠闽曾祖文广甘於隐沦祖父太素以儒学振颍授鲁史其徒千人皇考民先益衍斯文遂繇恩举厕於缙绅悉以公贵恩封荐臻朝议正举贲於幽窀英英厥配宜其累姻咸甯感义秩为小君公生而异幼耽经史来试有司策名上第重庆在堂抚公以喜板輿从养时其甘旨丰城一尉活彼饿民令於陇城调发惟均王师度陇以公从军骤列朝籍声称蔼闻时方开边转饷是急公总平货岁登万亿斥羨於戎以易兵食公无弃财民无靳力帝用锡祉中密寓直郇瑕之宝边计仰给故籍弗存利源湮塞命公总领制置之职刊毁之馀是摺是缉迄於有成才期岁月秘殿论著集英为首或繇材选，或以功授八迁至此褒训每厚遂总转运使於关右延谋帅以公守之兵衄湟中声摇西陲公列将卒乘虚出奇逾月卒解震武之围隐如长城名动羌陲夏人款边自状其罪愿附章闻矜此恫悔僉曰：彼羌反覆未改宜益戍兵勿恃其给公曰：不然彼累战败以我全盛尚虑後害相彼小邦甯无怨艾遂以便宜列言於朝帝有恩言贲此天骄东暨麟丰西逾临洮蔚其稼穡更休戍繇自公一言紮彼喉癸西清次对用旌厥劳公厌乘边东越剖符越乃泽国湖水是瀦下流灌溉舄鹵膏腴谁俾涸此利其岁租饭豆羹芋困不重输籍在水衡好用事（改作是）须孰敢弗督以速刑书公为喟然疏入以时当{六一}慨叹恨不夙知尽捐所赋活此惫羸桐溪回穴。

有盗窃发既蹂馀杭七州幅裂官吏曹奔官军气夺或请公避公顾而言为上郡守其可弃捐乃治励乃砺戈励畜牧收野什伍比联寇（改作敌）来瞰城公亲被坚挥兵出斗空拳争先一战而胜肩体盈川温台暨明赖公以全越民德公郊墟市廛饭食必祝愿公永年帝闻民情谣誉籍籍予有忠臣功映皎日超升秘殿命书赫奕宝带名马终朝三锡公方应召边吏请师命公便道往赞枢机幕中抗议人为公危常山请帅未至而移汾阳黠虏（改作之渠）以众来归公谓上策不可挽羈曷以厚廩糜之京师章上报闻後患终遗帝念久勤俾荣故乡，爰自建安易麾福唐式宠其行进职延康过家上冢三组荧煌里民喜来牛酒相望乃挥锡金储为义庄燕及功总时其奉尝公顷过都见辞留连造请台省故例则然或者中公以逢贵权谓於中司有所摘言过领祠宫曾未逾年擢守荆渚复求建安尽还故职以荣使旃盗起河朔再帅常山公之来斯群盗方炽单骑入

境砚者⊕胎其首柴宏世服耘耔不堪诛求乘愤而起溯彼潢池公以荣利俾还其植归安田里宏感诚言矢死无二不饬吏士直造戎垒开谕祸福不施笞帝用嘉之载锡尔社煌煌命服重念粲丽副以名驹绣鞞瑶辔降胡（改作人）调马名（删此字）欲抗虏（此字改作北部）诏俾内郡悉空牧圉公以便宜格诏弗与有奸根株窥伺廩庾杂以糠核壮哉！雀鼠廉车之姻视其敢误公命劾治趣告狱具营救众至卒窜他所籍其家资以饷禁旅兵钤赵绎中贵人子取赂於军以免战士公得其实叱下械系贵人愤恨泣诉宸上虑佚罚逮治廷尉自是奸赃望风披靡惟时敌人因此造衅管枢暗事专兵以逞尚欲受地开云：中郡公列其实逢彼之愠文移未复敌军压境憬彼渠酋（改作魁）挟我叛师驱马南牧[B227]集都畿帝用屈已要盟乃归求取金帛所过无遗大臣持诏迫公以威既竭府库。又取我私公不为应却之有辞虏（改作敌）愤未泄环城欲攻负彼犬羊（改作恃其劲强）舞於梯衡公命蹶张溃其狂锋久乃逸去全此危墉进职资政宠渥弥丰虏（改作敌）之再来公护诸将败亡之馀师歼气丧公以忠义激於悲壮手执大麾视吾所向有诏来覲闭於重围献议不合烦言乘之公斥未久迄至陆危公之画谋无非先计。又以死明君臣之义虽古烈士视公有愧天子震悼褒⊕相继还畀旧秩赠大学士易名忠显惟以节惠公娶李氏进封康乐。

继室曰：中敏於妇学安康名郡承其恩渥公子三人谄训清忠长曰：子羽绰有父风入奉朝请执雁以从进直芸阁亦以似公子翼子八品仕初将命东浙帝以诏除管记幕府从公辟书有女出适曰：祝可久通籍於朝在列之右二孙琪玮并秀公仕三纪屡经郊宥彼恩秩升父之後故於常延尚遗二幼公生丁未治平二祔；迨其捐躯岁（缺三字）拱辰之麓新阡揭起揭兆铭诗告来裔。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五校勘记。

按兵不下（脱此四字应在宗社再安之上） 生灵复全（复应作获）号泣天（误作呼） 共赞寿圣院西南冈山（给误作殡下同冈山误作山冈） 甚至诳迫君父（脱甚字） 奏遣数大帅分总西北（西误作而） 既而太原卒陷（脱而字）

宰相犹给公为割地使（给误作绍） 使还与虏偕来（脱还字） 彼必蓄憾反起异时兵端（误作彼心反憾起异时兵端） 视其枝梧（枝梧误作敢⊕吴）岁（阙三字）拱辰之麓（应作岁拱辰已崇安之麓）。

●卷七十六

靖康中帙五十一。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丁未，尽十八日戊申。

十七日丁未驾在青城太学生汪。若海上粘罕（改作尼堪）书。

太学生汪。若海谨披心腹露情愫献书於大金元帅闻之知天者可与论安危之计不知天者不可与论安危之计天道甚远人心可卜往者天将有警於宋是兴燕云之役以假手於大金我上皇天命是畏惕然内禅，於是大金乃戢干戈乃申盟好我实怀惠赂以名都我寡君朝夕恪{勤心}奉以忠信不敢有怠惟是一二庸臣轻议浅谋肆其愚衷以眩惑我寡君之耳目是用再辱军师之勇料敌无遗百战百胜有以见元帅之智城邑望风迎刃而解有以见元帅之武功振天下光临邻国有以见元帅之名破人之城不恣屠戮其谁不归仁坚上皇之约成我寡君之孝其谁不与义勇智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黷威名所以张国而势不可必仁义所以成德最获天人之助何谓武不可黷物至则反冬夏是也。智至则危累棋是也。自以古之善用兵者必观天极究数而止用能保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则杀人之父孤人之子头颅相属暴於原野天安得而不厌哉！此所以为元帅惧也。何谓势不可必今元帅之於中国也。有令必行者有令不能必行者战必胜攻必取此令必行也。因号四方曰：尔无叛则令不能必行也。何则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人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成帝业是宋不得而事大金则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此所以为元帅惧也。何谓德获天人之助元帅诚能无骄智勇保守威名黜攻伐之心充仁义之德则人心知归天道必喜此所以乐为元帅道也。然抑尝闻之富人之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曰：不筑。且有盗暮而果失盗富人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今某之於大金也。相距数万里惟是风马牛不相及则其迹疏於邻人之父而元帅左右腹心之臣亲於富人之子某乃饰小说以触雷霆之怒诚不自量。虽然为宋人解倒悬之命而为大金立不拔之基事有相当理有适然何者。。且夫（删此二字）元帅智勇。若是威名。若是大功既立大效已著苍天在上必不食言然而区区窃有疑者寡君越在草莽中万姓摧心折肝号呼叫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为约如此则是质寡君以要利也。夫。

人一日无主则皇皇三日无主则思乱元帅则乱之不恤而寡君之不归是将大泯其社稷杀其民人也。顺人心以致天讨者果。若是乎！语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顺人心也。元帅未知人心之所归耳昨南门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伛偻扶杖挥泪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知仁宗我生之末乃。又遇圣君因望行在而顾众曰：今上宽仁似仁宗汝等当以死事吾老无能也。今日先死以为诸君之劝城中闻之不问老小无不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负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帅，岂不承於天心不和於人心者哉！请以兵为喻其矢之不（删此字）可射远贯坚不（删此字）努（改作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人心也。宋固弱也。人心已戴七世之仁元帅固强也。而人心未洽大金之政以河北论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怀柔之故此河北人未敢承命。若推惠及之惟官司之所守其谁敢拒大金之命元帅舍此之不图惟利是要利声曰：播大德浸微河北安所归哉！河北之地号为輿区兹固不涸之仓不竭之府。若镇抚而有之岂金帛之足云：元帅必欲得河北则不可得也。大金与宋为

结欢之本在於有礼礼不可无礼则（脱）此其所以私忧过计恐宋不得而事大金也。今日宋之存亡权在元帅存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姓之心欲在存宋奸雄之心欲在亡宋宋存则民得而安故曰：百姓所欲宋亡则四方[B227]起故曰：奸雄所利自古取天下者岂全在於耀兵而在定名分今夫天下犹一兔走则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为百名分未定也。卖兔於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以元帅之强未能有河北名分已定虽以宋咫尺之檄下河北可也。自天地之判限制内外夷夏（改作番汉）不杂居两国不同治考之前史可以为证而（改作如）契丹得割全燕而有之耶律有德於石晋而假中国之力也。使耶律不挟以石晋之命则天下安知名分之所归哉！故曰：为元帅计莫。若亲宋元帅其无恃甲兵之众而有无宋之心虽蕞尔绵地四百州安知无豪杰之士起於中哉！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豪杰之起非元帅之所敌矣。请推明其利害夫宋之所以不敌元帅者何也。太平日久民不识兵而大金之兵以军中为家以马上为生而宋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所恋易以奔北是以元帅驱数万之众可以得志於中原。若豪杰并起则中国之人亦以军中为家马上为生所以[B227]（屯）蚁聚。

各为（删此字）报国家之难势至操戈而逐兔则元帅能横行於中原乎！（某亦）知元帅之不能也。当三国鼎峙之时元帅能横行於中原乎！某亦知元帅之不能也。盖游击者易为力而坐守者难为功故为元帅计莫。若按甲休兵无庸有事於民者亲宋也。宋於颠覆之际受君之赐报德万世无有穷已窃恐事出仓卒元帅舍万世之德而起新主之讎也。其为利害相去万万明矣。某布衣之士久困大学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之勇旬极寡居此围城中非有求於宋君也。。又非守城之人骨肉亲戚也。然而每念天地之间人为贵古人斩一木杀一兽犹，或不忍况其俱谓之人而相为屠戮哉！窃为元帅之行慕义无穷是用敢议於军前伏惟元帅尚以某之言为可取则愿少宽文武之怒如，或不然则愿先斩某以徇。

太学生徐揆上二首（改作金帅）书取徐揆赴军前揆抗辨死之。

太学生徐揆谨再拜献书於金国相元帅太子元帅揆闻昔春秋鲁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陈欲以为县申叔时谏曰：诸侯之从者曰：讨有罪今县陈是贪其富也。其可乎！王曰：善哉！吾未闻也。乃复封陈之後君子莫不多申叔之善谏楚子之从谏千百岁之下犹。且想其风采为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讨元帅之职也。大兵既临都城失守社稷几亡而复存之元帅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廛生灵几死而幸免元帅之仁也。虽楚子入陈之功未能远过我宋皇帝以万乘之尊两造辕门议赏兵之费加徽号之请越在草莽信宿逾迈国中喁喁望属车之尘者屡矣。生民无主境内骚然忠义之士食不下咽。又闻道路之言以金银未足天子未还揆窃惑之盖金银之产不於中国而在深山穷谷之间四方职贡岁有常数况上皇在御宿奸擅权奢侈无度蠹耗赋财海内萧然帑藏为之一倾家荡产此元帅之所明知也。重以去

岁之役增请和之币献犒赏之资官吏征求及於编户都城之内虽一妾妇之饰一器用之微无不输之於上以酬退师之恩也。。又自兵兴以来邦国未甯道路不通富商大贾绝迹而不造境京师豪民蓄积累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间有从官王畿师豪民蓄积累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间有从官王畿仰给俸禄者（删此字）储无长资岂复有金银之多乎！今虽天子蒙尘臣庶效力根括私藏遍及贫户犹未足偿其数也。曩者都城失守民无生全之望荷恩湔贷实蒙再。

造之仁赤子拊心报图无地况金银外物岂复有惜乎！第恐京邑家藏不足以偿犒师之用虽以天子为质犹无益於事也。元帅体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涂炭为念大兵长驱直才寿中原未尝以屠戮为事所以爱民者至矣。今元帅有存社稷之德活生灵之仁而以金银之故质君是犹爱入之子弟而辱其父祖与不爱奚择元帅必不为也。昔楚子围郑三月克之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许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春秋书之後世以为美谈揆愿元帅推惻隐之心存终始之惠返其君父损其元数班师振旅缓以时月俟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献则楚子封陈之功不足道也。国中之人德元帅之二岂敢弭忘《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揆虽卑贱辄敢昧死以纾君父之难惟元帅矜之冒渎台严不胜恐惧俟命之至先是传二酋（改作帅）留车驾过上元即回至是日犹未闻鸾舆之音人心忧疑罔测其故太学生徐揆愿致书二酋（改作帅）邀驾还宫先诣都省陈述执政不许是时书成愿达者数人执政既不许独徐揆径赴南薰门揆诳云：献金银守门者以闻以马取揆赴军中览书论难揆因高抗辩论虏（改作敌）敲杀之余人皆不达。

靖康小雅曰：君讳揆驾之再幸虏（改作金）营被留未归城中官吏士民震怖忧扰计无从出君以太学生具书极陈以为元帅计之善莫亲宋亲宋则大金获无穷之利苟吾君不归则中原必自此乱乱则豪杰必出豪杰既出岂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馀言祈必归吾君而後已袖书至南薰门使守门胡（删此字）人达书於粘罕（改作尼堪）翌日虏（改作敌）使人召君出遂留之呜呼士不能奋节久矣。君乃毅然不顾而前视百万豺虎如醯鸡群飞则非独君之忠可感动天地而其气已吞漠北矣。由是天下想望风采莫不叹息使君当位则国家遽至於此乎！《诗》曰：枪腾光遂宇太阳六龙不翔昧昧八荒公欲挟飞再丽咸桑怒发裂车力<羌△>暴羌白刃亘野视犹胃芒凛凛之气虽死不亡。

溃散军兵王在祝进以兵攻围德安府陈规御退之。

遗史曰：先是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城受围也。德安府部集民兵勤王知安陆县事陈规者字元则密州人以明法补官部押而行至蔡州闻京城失守众皆不敢进规虑其众溃乱而散归乃安集抚存之整众而退既到德安则知府通判曹（删此字）职官皆已家弃。

城而遁规方入城有溃兵祝进来犯其境百姓请规权知府事规从之乃以寄怪官

及进士权作通判以下官遂遣弓手张立率民兵御进却之人心稍固时城壁圯坏跬步可逾而。又壕堑湮没略无险阻寇至居人大恐规随时措置相视城面向上如斧刃不可立人规下令从上向里削去其半及三尺而止人始得立坐作有馀外存其半倚以蔽身。且补苴罅漏植木编竹横门扉於其上代女墙以矢石而施守具焉群贼王在先破随州虜随州官吏来寇德安壬寅晚遣二人持檄开门延纳规留书放回癸卯甲辰游骑至城下在与祝进合军声焰胁人乙巳拥众临城先持弓弩枪牌攻城北城东规乃遣人出城纵火佛舍与民居焚烧殆尽恐藏贼贼。又以石鹅车之属进攻城东自早攻至起更次日在复领众数千人拥随州官属近城东门云：统制来要议事规在门上呼之曰：何因至此曰：京城已为金人所破我等皆争门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闻之莫不堕泪然犹未知其的规语在勿诡辞说叱退之在围城十有七日而退去自是党忠亦复时出没张立者规常用以出战後为将官自此调五县夫增筑城垒。

开封府榜。

驾前传报元帅留上赴击球会。且候天晴燕毕便还内仰居民安业是夜曹门外金人下城虜掠。又有纵火烧五岳观者。

十八日戊申驾在青城根括金银尤急。

亲王帝姬等则由道君圣旨拘收两府执政并开封府捉事使臣则由御史台内侍官并三省密院职级等则由开封府京城四壁搔扰不安金帛之输日用万人肩摩毂击皆差卿监於南薰门外交纳物来冗并至有留三日而得交者虜（改作敌）遣皇族郎君日在门下布大槌於前罗列兵刃陵辱官吏有秘书省官姓蓝以微故辄杖三十大理卿尉迟绍先司直王忠臣少违其意拽坐庭下虐批颊数十，或以脑麝建茶等物遗之仅获免戾一日踞坐樵门呼官吏俯伏於前左右传听郎君指挥兜离（删此二字）良久实不晓一语其後但闻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杀官吏人人重足求死无所号泣於天冀感动之虜终不息（删此四字）自帝蒙尘以来雪雨不止物价日翔米斗一千二百麦斗一千驴肉一斤一千五百羊肉一斤四千猪肉一斤三千人户不复得有也。小民於池中取鱼藻五味P之以。

卖城中猫犬几尽游手冻饿死者十五六遗骸所在枕籍百官不复入局日至御路接驾父老迎候者日以数千万计各持手炉罗列於南薰门或相与集於大衢人呼曰：百姓忍恶难累至此吾民自当之愿天巢口者后妃百官豪富胥吏於里闾层台幔阙迎缙黄以祈福诸仓粟米凶肆差官吏给函木然终不能及众。

宣和录曰：驾前传到圣旨为天阴打球未得所以车驾未回然人揣虜（改作敌）情不在金银矣。或疑虜（改作敌）旆河北南京皆失利欲挟吾君以令之莫测其故。

连日氛露四塞至此日未收辇景灵宫供具纳军前退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张设如初。

大元帅府黄潜善议贻书折金人耿南仲难之。

中兴日历（改作记）曰：黄潜善与副总管杨惟忠领兵既至元帅府军声益振潜善献说於王曰：持登城不下之诏几旬矣。虏（改作敌）讫不退城中沉默不知动息。且师直为状曲为老何不与辩曲直大王何不贻书二太子道靖康初入虏（删此字）寨结盟事。又昨渡河本缘和好虏（改作敌）遽深入不相值上迫父兄之被围下迫军民之鼓勇遂建大旃以援王城。若会合天下之兵以曲直为胜负事未可知会捧登城不下之诏不敢进今逾时矣。士大夫信大金之有义而战士愤大金之不还万人不能制鼓勇而进害两国和议之大伤登城不下之恩，岂不重哉！耿南仲难之曰：夷狄（改作金人）恃强暴无理义甚明矣。（删暴无至此七字）何足与（改作可以）口舌争曲直。且虏（改作敌）求大王急自曹辅之归彼方以不见大王为恨得此言知大王驻东平求太上及皇帝手书迫切之言速大王归则大王归乎！不归乎！归则有不测之祸不归。又重违二皇帝之诏。且大王仁孝得二帝手书必泣涕而归而一行士吏多东京人久客思归必劝大王归内则蹈不测之祸外则天下勤王之兵无所统一凡招来巨贼倚大王镇抚不生乱大王归必外自乱外则夷狄（改作敌得）并力於内矣。不如劝大王养威望於外使虏（改作敌）人莫测此上策也。潜善。又曰：不可令大王贻书恐知所在此说是也。门下侍郎何不贻书则曰：以师傅旧僚出申和好闻金人深入便宜起兵其他如前之说。且效孙仲谋遗曹公书春水方生公宜速去今虏（改作金）人喜寒而畏暖书宜曰：天时向温公宜速去南人喜暖而恶寒兵益。

得利一旦大进有不利大国南仲。又难之曰：此皆口打贼非论实也。。若虏（改作金）人回书约日索战度吾兵之势力众寡可战否不战则自屈矣。战则胜负未可知也。故前说以为不如养威望使虏（改作敌）人莫测潜善二说不行快快乞进兵戍曹州以张焕高公输王善丁顺孟世甯温宗建李大钧张宗王澈董议等诸军皆听节制後北道总管赵野宣抚使范讷副元帅宗泽冀州守权邦彦发运使翁彦国判官向子等论偶与潜善意相似子遣使臣柳书遗虏（改作金）人其文云：会合勤王兵马所大略如潜善之说虏（改作金）人以亳采等州守御所两大帅牒果约日索战语不逊诸人不敢答。且留柳别遣小使臣持书云：刻日待报潜善闻之始愧前说之非大元帅府以杨惟忠为都统制辛彦宗为先锋统制张焕以二千五百人高公输以二千五百人前去兴仁府王澈将安肃军二千人前去郢州驻。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六校勘记。

是使宋不得而事大金（脱使字） 是以古之善用兵者（是误作自）理有适然何者（何字衍） 号为奥区（奥误作舆） 礼不可无无礼（脱下无字） 奸雄之心利在亡宋（利误作欲） 宋虽蕞尔绵地（脱宋字） 名为报国家之难实至

操戈而逐兔（名误作各实误作势） 某亦知元帅之不能也。（某误作其） 窃见元帅之行（见误作为） 讨有罪也。（脱也。字） 不在中国（在误作於） 图报无地（误作报图） 捐其元数（捐误作损） 权知德安府陈规御退之（脱权知五字） 虏终不恤（恤误作息） 号呼曰：百姓罪恶难累至此（号误作ん罪误作忍） 万一人不能制（脱一字） 门下侍郎何不贻书乎！（脱乎！字） 门下侍郎贻书则曰：以师傅旧僚（脱门下六字） 非论实也。（应作非实论事也。） 高公辅（辅误作输下同） 柳以书遗虏人（脱以字） 所言大略如潜善之说（脱言字） 虏以亳宋等州（宋误作采）。

●卷七十七

靖康中帙五十二。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己酉，尽二十六日丙辰。

十九日己酉驾在青城。

开封府榜不得擅打军器准枢密院子访问旧城里外诸坊巷居民等近来往往撰造言诏唱说事端聚众以防护为名於炉头打造兵器虑恐引惹生事却致惊扰深属不便送开封府疾速出榜晓谕约束施行右出榜朱雀门晓示并铁炉户自今後不得依前乱有打造如违收捉赴官重法断遣。

二十日庚戌驾在青城风雨益甚。

开封府榜云：驾前传圣旨只候天晴打球大会了便回内仰军民知悉是日寺观祈晴许士庶烧香坊巷各请僧道作道场自诸王宗室执政侍从及寺监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贴黄榜自宣德门罗列道场僧道作缘事至南薰门不绝香满天衢潜泳洋溢忠信之士燃顶炼臂锁口跪於南薰门父老持香炉於泥中拜跪哭泣者。又无数。

二十一日辛亥驾在青城黄榜出示父老不得生事。

是日驾未有回期京城流言颇汹惧诸城夜有金人。

下城虏掠者亦为百姓掩杀甚多榜示军民近有以秽水代酒饮在城与金人博易几至生事自今敢以诸杂物博易者并行军法。

二十二日壬子驾在青城御批付徐秉哲。

御批曰：朕打球毕便还金银并限来日交纳军前尽绝。

开封府捕斩百姓李宝等一十七人签首令众。

四壁军民见圣驾未回上下疑惧妄造言语传播不一有乞请军器以备缓急者官司不许往往结集私造复虑其生事乃捕造语言诬众者一十七人戮於市李宝其首也。宝善角都人号为小关索各以长枪 {} 其首令弹压往来四壁令众。

吴革乞至军前计议不报。

上在虏（改作敌）寨未回吴革请於枢密孙傅张叔夜欲因事至军前计议叔夜

问曰：计安出曰：革所论者三一车驾还内二虏（改作金）人归国三革死遂留革子缴奏言革有两朝万世安之策愿至军前口陈之不报。

二十三日癸丑驾在青城。又御批付徐秉哲。

御批曰：朕於土床之上睡者凡二十馀日矣。不敢惮劳凡有所须卿等。且竭力应副。

四壁。又置坊买银以车不销秤盘折耗。

此以元数少五十万两欲足之也。。

开封府榜令元开质库者仍旧开库。

官司虑细民转易不行也。乃揭榜晓示令在京开质库者须管仍旧开库如不开许人告赏钱五十贯自城陷之初质库皆闭至是亦无遵从者。

增置粟米场买柴炭场。

围城日久饿死者相属於道监国皇太子令旨增置粟米场买柴炭场每人粟不过五升薪不过五十以市价比之十分之一二故赴场余买者士庶相杂。

集英殿修撰陕西五路经略使知永兴军范致虚率兵勤王至陕州克潼关。

封氏编年曰：先是范致虚在长安措置兵马守御丙午年秋河东汾潞石隰而南皆无故致虚改作守河计以河东置诸度外河西沿流堡垒相望招募诸色人借补官资僧道技术如赵宗印张孝庆等皆补募属统制官者莫知其数或献守河之计。且设棚千斤碓鹿角骨索如儿戏者甚多致虚素不晓边方兵革事（改作亟时）往往取献陈者利便按法施設军民与州。

县不胜其扰。又撰散金歌效子房散楚歌使人刊板於金人寨榜及张挂州县其言云：丙午新回丁未初金人浑似釜中鱼鱼潜水底时时活鱼处梁原自丧躯北人意似南方马赤羊金兔金自杀。若向南朝金杀金金龙活也。今秋灭北人半是南朝民食禄南朝终为君失意暂时辞汉主彷徨不忍痛思亲（删其言至此八十七字）。又尝以诗与运使桑景询云：参旗井钺出西秦纠合诸侯付老臣风引旆旌趋魏阙天晴^ア虎戍（改作靖）妖尘冥威顿显胡雏挫（改作边声壮）炎运方隆庙略神已见旄头坠天外乞身。且喜及今春宗印者汾州孝义县人本姓赵落发为僧作万花长老遭乱欲避地因过河中府题诗於佛刹曰：七十老僧西复东乡关在望念飘蓬大辽半岁九分尽全晋一年千里空周召已亡无善政蔡童虽死有馀风华阴乞食商山去岩谷幽寻四老翁安抚使席益见之遣人追回与语大奇之荐与致虚致虚谬不知兵见宗印谈兵口辨以为奇士乃令还俗用便宜累借中散大夫直龙图阁为节制参议奇兵军政以统制王伟王方李道峰宋戡等并听节制宗印请筑长城起潼关迄龙门虽致虚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为是筑城及肩应命而已宗印以僧为一军谓之尊胜队以行童为一军谓之静胜队而河东僧行多窜名军中亦有补官者致虚会五路兵欲勤王赴援京师屯军华阴有京城东壁统制韦知几者破城时得出奔遇致虚将杜常夏^乙告以京城已

陷常以知几见致虚致虚谓常以摇撼军情乃曰：京城，岂有可陷之理因问知几知几给言知几本是勤王兵不曾到京城而兵已溃但闻京城守御如故致虚以知几告谕於诸军以明京城守御平安执杜常夏曰：向来使杜常统勤王之师应援京城遂听溃兵虚言中途而反夏保护陵原不能守尔等二人更相唱和纵兵劫掠驱虏妇女辄敢入关脱或京城失守臣子闻之即当奔赴共死争忍观望奔溃所过焚毁理合诛灭免尔家小遂腰斩二人於帐前号令榜其所由兵将闻之莫不惊悚军民大振有自京城奔走至者言京城已陷军心皆不安致虚与宗印议进兵致虚由陆路先令宗印以舟师趋西京正月致虚中军至陕州先是金人犯（改作趋）京师即以兵五万守潼关才西兵故兵不得进诸军日与金人接战攻夺潼关自正月至是凡十馀战方得潼关士卒死伤甚众宗印至三门津亦累获小。

捷致虚乃授宗印河东制置使节次发兵军容整肃出潼关。

唐重家集曰：先是宣和七年知永兴军帅臣范致虚提六路兵勤王留连不进公时知同州三移书责之第一《书》曰：伏见金人扰（改作深入）都城戒严百五十馀日矣。臣子区区忧国之心以日为岁当食而叹中夜而起痛哭流涕地忽容身愤懑之气填塞胸次蠢愚妄发不识忌讳殚千一之虑冒再三之渎诚不忍箝口结舌碌碌自同於众人以负国士之知。且失王臣之节用是剖心而重有陈焉自改岁以来屡陈因便遣使之说欲知朝廷旨意窥测虏（改作金）人情状据险屯兵以图大计议论迂阔文字暧昧不能激发机虑遂致兵家之奇计流为书生之常谈某不才不敏之罪也。痛其咎悔夫复何言今。若惩前言之不伸视後患则不自言是负知己也。是负国家也。是欺天下也。今日之事可为朝廷虑者三可为关中虑者五巩洛榛梗畿甸驿骚和议之谋既乖迫胁之势愈甚君父宵旰之忧谁与戡难宗社盘石之基谁与图存此可为朝廷虑者一也。都城之中兵民无虑数百万围闭日久廩薪日缺人既艰食谁有斗志此可为朝廷虑者二也。中都倚秦兵为爪牙诸夏恃京师为根本今五路之师逡巡未进则所以为爪牙者不足恃而所以为根本者莫能固矣。此可为朝廷虑者三也。十日递场之溃方。且招集十四日尹阳之北相继奔逃诛之则不可胜诛招之则未必为用不招。又恐聚而为寇此可为关中虑者一也。潼关之险虽为可恃而函谷亦可方轨黄河之津虽有守御而蓝田自可越关其他诸谷已为通达此可为关中虑者二也。诸司钱粮划刷殆尽库藏为之一虚频年调发殆无虚日民力为之困弊掊而取之则为国敛怨取之有限则必乏军用此可为关中虑者三也。兵之驰逐恃马以为命兵之骁锐恃器甲以为卫此日大军既溃马之失者十凡五六器甲之失者十凡八九一旦选纒骑则马不适乘治坚甲利兵则器不适用以此御敌安能得胜此可为关中虑者四也。陕西五路控制西夏以关中比闻夏人侵掠延近界攻围环庆诸塞为金人鹰犬之用使中国人有腹背之患此可为关中虑者五也。关中据山河百二之险自古号天府之国保关所以卫京师脱。若关中有警则所以为朝廷忧者。又不可胜言矣。经略

左丞忠义一节勤劳百倍。

所以为国家计者至矣。尽矣。然军中之事谁为谘谋麾下之将谁可倚伏今。且竭心思苦筋骸朝夕从事於帷幄之间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而变有不可胜应矣。自古勘大难定大事者必有同心戮力之人相与扶持乃能有济莫。若合诸使者及总管帅臣相与计议以图上策檄蜀帅及川陕西路使之输财用犇军器市战马以资关中守御之备合秦蜀以卫王室，庶几可图再造之基肇中兴之业孰不闻风而悦心慕义而景从者哉！况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遭此多难乃臣子见危致命之时必有慷慨陈义以弔国家之急者要恃我公为主盟尔某辱知遇之厚屡陈瞽言比论守要害以防不虞治後军以张声势已蒙施行是终不以其愚而拒绝之也。某敢不竭其愚以赞经纶之万一乎！尽言以招过某不敢辞也。唯善人能受尽言非公其孰能当之不宣。

第二书叠辱钧诲谨当佩服河右之举俟蒲中定日前诣次辄有愚见事关国体冒昧言之今日勤王之师欲图再举已失机宜和戎（改作讲和）之议专使荐至共闻诏音藩臣固不当使闻有懒敢可抗命部亲屈帝尊就见二酋（改作敌人）有宗社再安生灵全活恩深德厚之语其谋议已定矣。。若举忿兵临敌未为万全之策深虑京师以孤城开关延敌二圣盃輿不惊九庙^上{ね}不移俟退师再图基业今。若抗和议之使必欲麀战虏（改作敌）。若悔盟肆其毒心别生奸计则上害宗社下害都人其祸岂小哉！钧意。若以此诏为非真耶当遣使奏禀。若是诏书，岂可不承前日杀包修武今杀董宣赞非独不受命并与使者而戮之此陕之封人大误国事不可不治也。前尝恳恳上禀乞差官馆伴使命前来根问因依以辨真膺。若以为疑自合奏禀以审朝廷的旨因而窥测虏（改作敌）情不虞再三之渎叠贡千一之虑政恐伤害生人废格诏命老师养寇为患滋深今一举而戮二使则招祸甚矣。自城下兴师以来将帅无谋屡战屡北误国至此恸哭流涕不忍言之然强聒不已者非惑於流言而为喋喋也。诚恐抗诏出师结怨连祸已误宗庙社稷之大计也。为今之计以劲兵守^レ函之险遣使禀朝廷之命。且治杀使之罪以伐虏（改作敌）人之谋坚壁休兵徐为之计舍此不图其祸有不可胜言矣。幕中必多英才麾下必有良将谁肯为此言者某愚戇徇国不识忌讳其言不利於今必验於後伏望左丞大资审听而深思之古人有云：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某敢行焉。

第三书窃惟经略左丞先生统师入援以安社稷忠义之心天实临之然沿途将兵临敌溃散闻之痛心继以流涕寻遣人招集逐旋发遣日夜深思恐虏（改作敌）人乘间别肆奸计累具子申陈防守利便已蒙施行强聒不已斋沐裁书具呈可为朝廷虑者三为关中虑者五欲走人赞於钧座然心之精诚事之机密口不能宣书不能尽缮写緘封未敢遣行（下漏字五行）所不为送白马寺造车盖欲犇载而归。又闻初四日尽过河清於今月十三日宵遁归州具言事状以此参验其言不诬但孽虏（改作金人）犯顺（删此二字）迫胁求城下之盟必贪厚赂要重质而归今虽有渡河之期须以

劲骑殿後未审诸路之师如何尽发间道入援最为上策前尝具陈未审钧旆戒行入援遂勤王否前此遣发勤王兵马及纠合入援之意须先遣人具奏，庶几朝廷知忠荩之意如洛阳使。若已具禀或留或遣更乞审处其馀非纸笔所能究者托张へ面覆此某区区欲报知己之意非敢诞谩以欺世也。亦非矫激以自欺也。伏乞察胸中之诚而深亮之。

二十四日甲寅驾在青城借支军人月粮米。

大元帅府以知滨州董谊知隶州赵某各统本部兵马屯於单州。

武经大夫知滨州董谊自将二千人到袭庆府朝散大夫知隶州赵某自将二千人到东阿县大元帅命单州驻。

二十五日乙卯驾在青城大雪极寒。

城中多寒识者以为阴杀之气而然也。。

金人求索诸色人。

金人来索御前祇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祇候妓女千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家歌舞宫女数百人先是权贵家舞伎内人自上即位後皆散出民间令开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寻之。又要御前後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内司军器监工匠广固才笞材兵三千馀人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系笔和墨凋刻图画工匠三百馀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馀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开封府军人争持文牒乱取人口攘夺财物自城中发赴军前者皆先破碎其家计然後扶老才幼竭室以行亲戚。

故旧涕泣叙别离相送而去哭泣之声遍於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绝。

二十六日丙辰驾在青城何自军前回传诏入城余米以济百姓。

何自军前回传诏云：朕见两元帅议事事毕还内天寒民困无烦於雪中候驾已受冻馁已令广置场糶米卖柴以济饥贫朕负百姓出涕无从百姓闻之无不感泣颁诏之後就相国寺定力院保胜院兴国寺置四场糶米许人余二升每升六十二文民始苏矣。然官司措置少法强者受利而小民惠少乃榜绝军人不得入场男女分日由是稍钧。

金人来索什物仪仗等。

宣和录曰：自帝蒙尘虜（改作金）人馆於斋宫夜击柝环巡二酋（改作帅）既不许见日遣萧庆须索城中物胁帝传旨取之从正月初十日以後节次取皇帝南郊法驾之属是日尚书省奉军前圣旨令取五辂副辂卤簿仪仗皇后以下军辂卤簿仪仗皇太后诸王以下车辂卤簿仪仗百官车辂仪仗礼器法物礼经礼图大学轩架乐舞乐器舜文王琴女娲笙孔子冠图识竹简古画教坊乐器乐书乐章祭器明堂布政图闰月体式八宝九鼎元圭郑圭大器合台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秘阁三馆书籍监本印板古圣贤图像明堂辟雍图皇城宫阙图四京图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职责令宋人文集

阴阳医卜之书（内元白并元诸名人文尤爱慕）诸科医工百七十人教坊乐工四百人金玉杂伎诸工（如消碾染刷绣茶画针线木漆帽带皮铁之类）课命卜祝司天台官六尚局搭材修内司广固诸司诸军曹司并许以家属行日下津般赴南薰门朝天门交割不得住滞。又取大内人街坊女弟子女童及权贵戚里家细人指名要童贯蔡京家祇候凡千余人自选端丽者府尹悉捕倡优内夫人等莫知其数押赴教坊钤择开封府尹四壁官主之俟采择里巷为之一空上皇所出内人虽已嫁者亦径取以往告报下如鹅鸭趋汤火开封府捉事小火下搜捉免一人至千纸或愿入小火下户之家充其婢妾者至开封府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觐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自置钗衫冠插鲜衣令膏沐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观者莫不歔隕涕皆内侍邓之谋也。初内侍承宣使邓传宣河北为虏（改作敌）所得降之用事虏中（改作敌营）教令呼索至是。又请家属及官吏。

士人僧道医卜千余人并珍宝杂色药材等皆以万数秘帑百司所有至此殆尽凡人间有用之物京师储蓄取之罕存如奉使及河外守臣亲属取以往尝须冠子一色万馀顶他皆称是。又取书录及所藏古器。又取车辂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鸿胪卿康执权少卿元当可寺丞邓肃押道释经印板校书郎刘才邵傅宿国子监主簿叶将博士熊彦诗上官悟等五人押书印板并馆中图籍往营中交割。

鸿胪寺丞赵子砥燕云：录曰：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马宝贝尽为攘夺燕人乃说粘罕（改作尼堪）曰：今日破国而掠取太甚天下後世所讥，於是。又取图籍文书与其镂板偕行其所欲不在是也。当时下鸿胪等取经板一千七百片是时子砥实为寺丞使之管押随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七校勘记。

近来往往撰造言语（语误作认）薪不过五斤（斤误作十）素不晓边方兵革事（方应作防）使人刊板於金人寨榜（榜一作旁）金龙活也。金狄灭（金狄误作今狄）天晴ア虎灭妖尘（灭误作戍）胡雏挫（挫一作惧）王伟王万（万误作方）不能谨守（脱谨字）军民大振（振应作震）痛自咎悔（自误作其）视後患而不自言（自字衍）伊阳之北（伊误作尹）以辨真膺（膺误作膺）正恐伤害王人（王误作生）金人来索诸色人（来误作求）舞伎及内侍人（脱及字侍字）弹箏琵琶（琶误作瑟）舜文二琴（二误作王）以俟采择（脱以字）。

●卷七十八

靖康中帙五十三。

起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丁巳，尽二月六日丙寅。

二十七日丁巳驾在青城诏寻康王所在。

中书舍人张贇诏开德府下访寻康王初宗泽领兵驻於开德府扬声康王在军中金人闻知乃以人马裹送中书舍人张贇上蜡封诏召王还京师於城下叫问守御人兵报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屯驻去处金人与乃回。

金人取索香药度诸色人。

宣和录曰：金人来取内香药库市易务药物生熟药太医院药及诸处营造彩色乐工部头司天台阴阳官象牙犀角三千株蔡玉王黼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大晟乐工三十六人。

二十八日戊午驾在青城雪始霁黎明御史台告报百官接驾。

是日告报百官并赴南薰门接驾士庶奔填充塞道路已而殊不闻讠毛谢克家作忆君王词云：依依官柳拂宫墙宝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巢依旧忙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闻者莫不垂泪。

大元帅府驻兵御退金人。

京东转运判官闾邱升召募勤王兵三千人赴大元帅府前屯濮州虜（改作敌）骑至濮州升御之。又虜（改作敌）骑至曹州黄潜善兵御退之范讷赵野屯南京遣使臣赵哲献书帅府哲将家子有胆略以百骑分三队道与虜（改作金）人三四战获数级夺马三匹以献。

二十九日己未驾在青城金人来索诸人物。

金人。又来索上方药饵以至垒筩豆微至奕棋博戏之具无不征索车载而往者不可胜计人心才腕殊不安帖。

留守司奉圣旨令多差人般挈所须仪仗等物候般发尽绝车驾还内。

又取应拜郊合用仪仗祭器朝服法物并应於御前大辇内臣诸局待诏手工艺染行户少府监将作监文思院等处人匠秘书省车辂院官自二十五日搜索夫人倡优等选择。又征求及戚里家女使等不可计数数车辙运送者已尽肩輿以充货轿之家尽取无遗被选出城者号恸而去亲戚有泣别於门者。又押内官二十八人百伎工艺等千馀人赴军中哀号之声。

震动天地民情极皇皇迫於冻馁。又多剖剥者五十贯赏以止绝殊不戢。

差董权司业监起书籍等差兵八千人运赴军前。

三十日庚申驾在青城官吏士庶云：集候驾金人。又索诸人物。

是日。又取画匠百人医官二百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打球弟子七人鞍作十人玉匠一百人内臣五十人街市弟子五十人学士院待诏五人筑球代奉五人金银匠八十人吏人五十人八作务五十人後苑作五十人司天台官吏五十人弟子帘产小唱二十人杂戏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金辂御辇法驾仪仗驾头皇后玉辇宰相子弟车诸王法服宰相百官朝服皇后衣服

御驾御鞍御尘拂子御马二十匹珊瑚鞭两条御前法物仪仗内家乐女乐器大晟乐器钧容班一百人并乐器内官脚色国子监书库官太常寺官吏秘书省书库官後苑作官吏五寺三监大夫合台官吏左司吏部官吏鸿胪寺官吏太医局官吏市易务官吏大内图夏国图天下州守府尚书省图百王图宝录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岳观图神霄宫图天甯寺图本朝开立登宝位赦书旧本夏国奏举书本纸笺红铜古器二万五千酒一百担米五百硕大牛车一千油单一千幅凉乡散一千太医局灵宝丹二万八千七百贴。

封氏编年曰：是日解内夫人及戚里女使犹未已午前方以车载数百近南薰门时官吏亦俟驾於南薰门内而女使辈车上斥骂太呼曰：尔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来何面目诸公回首缄默而已。

二月一日辛酉朔驾在青城崇谭稹家米彻高依杨戩等第宅卖以济细民。

先是籍谭稹家资约白米一千硕豆粟亦如之至是委官发粟以济小民。又拆毁高依杨戩第宅出卖柴薪。

二日壬戌驾在青城金人再取索诸人物。

是日来取索后妃服琉璃玉器再要内夫人杂工伎伶人内官等并家属开封府追捕极峻穿系大绳交纫防送出门如传送逆党号呼不绝於道榜曰：奉驾前指挥多差人津般大金所须应干物色尽绝圣驾方回。

三日癸亥驾在青城监国出令增置崇米场数十所金人取丝一千万斤河北克丝六千八百匹。

四日甲子开封府榜再根括金银。

汴都记曰：先是正月内金帛见纳比元数金百之一银十之一表段十之二惟绢有留守司申状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有隐蔽同受军法二月四日奉圣旨根括金银应副大金已具了绝事状却有取回军前内官蓝医官周道隆乐官孟子书等经元帅投状称有金银在家窖藏乞取前来遂致元帅怪怒差人赍锄入城属取内侍邓及教坊人所窖金银，於是开封府出榜再行根括。

五日乙丑驾在青城太学生黄时上粘罕（改作尼堪）书。

《书》曰：窃闻之良药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乐容悦而憎鯁切取谀美而舍忠良虽尧舜无以致治时淮右寒生家习儒业老父每训之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罔可轻言自取戮辱由是钳口结舌守分固穷未尝敢以片辞辨是非方今国家艰难苟有见闻甯忍甘蹈盲聋之域非不知身为宋氏之臣不当以狂妄之辞干冒元帅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责也。直欲内报吾君之德外光元帅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时窃闻我宋自崇甯以来奸臣误国窃弄威柄者有之妨公害私者有之大启幸门壅遏言路者有之而元由因之遂有此举道君太上皇帝亲降诏书反自痛责断自宸衷乃传大宝今圣皇帝即位未久适丁国难然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禹斂

兵不下盖以此也。伏睹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国书止为催责金银表段有云：所须之外亦不必取是知元帅行仁义之兵也。比者圣驾躬诣军门议加徽号几一月矣。迟留未归诏旨虽曰：军前接待礼数优异保无他虞柰何居民朝夕思念燃顶炼臂延颈踵以望御车之尘也。元帅，岂不念天生斯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复须索他物络绎不绝参酌以情虽不足以报万一然方册所载自昔及今未闻有大事既决反缘细故延万乘之君者证以国书似非初意愚窃惑之念我国家曩者伤财害民之事构怨连祸之人当何自也。曰：内侍伶伦美女是已曰：宫室衣服声乐是已今军前一须索诘复谓此悉皆国害坚欲为我痛锄其根株耶亦欲驱挈归境以为自奉之乐耶军机深密非愚陋可得而和右也。兵法曰：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侈奢。又曰：为雕文。

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者禁之愿元帅详览此章熟思正论杀人以挺与刃无以异也。倘使宿奸复被新宠是犹禾莠相杂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医者未误则将日渍月浸相习成风不害此而害彼何时已矣。时懵不知书愚不练事事虽细其意甚忠事虽小所系甚大方议修书读陈而见未及形言象乃召祸呜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蠹巨恶难逃覆载中矣。。且如内侍蓝医官周道隆为平昔幸滥渠魁今取过军前坐席未暖乃忘我宋前日宠恩之优不思两国修讲和好之始妄兴间谍称有金银在家窖藏遂烦元帅怪问考斯人用心则粉骨碎躯难塞滔天之罪请论之昨明降圣旨根括金银以报大金全活生灵之恩须尽力不可惜人情朕苟可以报金国者虽发肤不惜只是要有尽取，於是有人司累行劝谕及指为禁物稍有隐藏以军法从事其措置根括非不尽心上至宗庙器皿下至细民首饰罄其所有愿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苟可以报金国者发肤不惜凡为臣子固当体国爱君匹两以上尽令送纳据等不务济朝廷之急报元帅之恩辄至冒典宪埋窖金银慳吝慵逆无如此之甚者。若使未过军前则人人蓄为私宝论当时根括指挥已合诛戮窃恐逐人昨缘有司根取犒赏因被囚禁挟此为仇妄意生事罪尤不可赦也。愚谓斯人正扰攘之际犹敢怀奸罔上取佞一时异日为国患也。必矣。亮元帅智周万物不待斯言察见罪状文王问太公王道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圣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帅扩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纳谀言以玷大德将蓝等乞赐行道彘首京城不惟埽荡宿孽。又少惩戒後人仍愿元帅全两国之好以慰生灵之心请我銮輿早还禁御军前或有所阙朝廷亦不违命垂之青史传为盛事，岂不韪哉！。

二酋（改作金人）请车驾赴球会。

宣和录曰：是日二酋（改作帅）传令请皇帝打球会上在青城斋宫乘马至球场二帅令悉屏骑从止何冯曹甫郭仲荀从分庭设两位上东面西向粘罕（改作尼堪）西面东向酒七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绣衣打球为乐以献上曰：今日得观盛礼岂敢重劳元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打球罢就令诸番打球复酒二行上起

身谢曰：某久留军前都人延望欲乞早归粘罕（改作尼堪）云：待那里去上失色更不复言罢归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与上同。

上马送至行宫曰：天命如此无可柰何上至幕次群至迎拜上怅然不怡何色甚忧问吴开等策将安出盖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策马送上已有天命之言故也。竟夕忧惶不知所至闻军前以击球车驾有还期都人大悦上时传言驾回接者不知几千万皆不能行晚云：来日入城。

开封府榜再根括马。

除从官以上及合赴常朝外应干马并限初七日尽数赴军前交纳。

六日丙寅驾在青城金人变议遣内翰吴开学士莫侔赍金人文字入城。

宣和录曰：是日早自百司官吏都人尽往南薰门接驾至未时番人掘断南薰门踏道自上出郊日遣御带王孝杰入城抚谕都人逐日候驾虽风霜雨雪不惮是日孝杰不至人心大恐顷之有榜传皇太子合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来日往军前恳告元帅乞驾早还至晚金人遣内翰吴开莫侔持金人文字入城孙傅等数人读之号绝欲死闻初五日之击球也。国相就宾席执礼甚恭每上语则起身侧听答毕复坐而二太子驰击阶下酒七行毕上离席白欲入城国相者蹙额不怍既退二太子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马上或胡（删此二字）语莫能晓虏（改作敌）人再译似谓天命有归者众皆惘然而尤忧沮然见其礼数勤腆不以为意也。遂复以归意恳之乃云：国相来日尚欲相见已而果有使来国相语问所以归之意答以安抚百姓及催促应副军前别无他众谓归期决矣。咸有喜色至初六日拂旦来请上即趣驾扈从官犹整服而进谓果得还也。才出门忽有彻黄屋者众方惊愕泊至屯外则已望北方设一香案随驾各官於百步外排立上独前下马望香案两拜读诏讫数金酋（改作人）拥上乘马而去继引宰执从官跪听众皆叩头哀请竟不从每宰执一人监以二金兵侍从一人监以二燕兵各分散。

伪楚录曰：二月六日夜遣翰林学士承旨吴开翰林学士莫侔持书入城《书》曰：大金元帅府近以降表申奏今回降圣旨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去岁有问罪之师乃因嗣子遣使军前哀鸣祈请遂许自新既而不改前非更变愈速是致再讨犹敢抗师泊官兵并力击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礼况近寻载书有违斯约子孙不绍社稷倾危今既伏罪宜从。

誓约宋土旧封颇亦广袤既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师行止为吊伐木非贪土宜别择贤人立为藩屏以王兹土其汴都人民许随主迁居者听所降圣旨在前今请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请上皇以下后妃儿女及亲属王公之属出城仍勾集耆长僧道军民遵依圣旨共议荐举堪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贵道德隆茂勋业耆旧素为众所推服长於治民者虽无众善有一於地亦令荐举当依圣旨备礼册命赵氏宗人不预此议应宋之百司并事新君其国候得姓氏随册建号所都之地临日共议天

会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卫上将军右都监押右监军押皇子右副元帅押骨卢你移赉勃极烈（改作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押谙扳勃极烈（改作安班贝勒）都元帅在阙开俦。又出上军前批付留守孙傅云：今月六日大金诏书以屡失盟誓别立异姓仍依宣旨专候上皇以下后妃诸王公主以次内族出京俾令团聚自惟失信故（改作固）当如此犹许旧地别立贤人其为百姓之幸非细今因元帅差人赍文字入城附此谕意幸为晓示早请上皇已下举族出城诸事并从元帅指挥方是长计无拘旧分妄为祸乱速招连累。

中兴遗史曰：初城陷之始上出郊粘罕（改作尼堪）索上具降表遣人持往其国至是复回持到金国诏书读毕粘罕（改作尼堪）令吴开莫俦传金国回文入城唯用事孙傅王时雍徐秉哲范琼辈知之仍共相密议发遣龙德甯德两宫及妃后亲王驸马之属未敢使军民通知是间巷皆喧言消息不好而已。

李。若水抗论骂贼。

是日读诏罢粘罕（改作尼堪）使萧庆脱御服。若水向前抱持上衣不可脱云：这贼乱做此是大朝真天子你杀狗辈（删此三字）不得无礼左手抱上右手指粘罕（改作尼堪）以骂之被数番人打破口面流血扯过一边见上脱了御服即时气绝倒地少顷人各散去。若水亦稍苏有数十金人甲兵守之俄传国相令云：须管好李侍郎存在有谢甯者。若水虞候也。时在侧遂令甯扶。若水到青城左掖门侧廊屋内将理。

司马朴移书二酋（改作帅）责以大义。

先是朝廷凡遣使造虏壁（改作金营）多不得见二酋（改作帅）或踞坐帐中使甲士执引使者趋拜庭下司马朴之使也。问其族曰：先祖大丞相光曰：贤者之後稍加礼再往返召对宣德门除兵部侍郎城未陷时被拘留。

是日朴以金人变议移书二酋（改作帅）责以大义二酋（改作帅）虽不听然重之。

孙覿辞免待制状曰：二月五日赴击球之集比还意不怩何亦有忧色六日渊圣复遣臣抵孙傅命臣坐赐食。且曰：卿与朕同艰难之苦无惮行朕不忘卿也。臣顿首曰：主忧臣辱何惮一行既出独怪圣语遣劳如此莫测其故比出馆忽遇铁骑数队分立泰卜门外见之大惊行次藉田复为数骑所遮留止墙隅间而内使全渊亦来徐见三百馀骑自南北至田所一人举鞭招之而身在中矣。未几郑宽之梁平王孝竭王宗沔自城中来亦留不遣薄暮使人传国相令召臣等入青城伺候内东门一胡（改作人）出持小纸传唤梁平王孝竭王宗沔金渊四人姓名与俱入留臣与宽之待门外良久四人者出臣挽孝竭等问知其故惊悸失声。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八校勘记。

楼殿无人春昼长（楼误作宝） 范讷赵野屯南京遣使臣赵哲献书帅府（此条应另提行误与上下相连） 哲将家子（至）夺马三百以献（此应另行误连上条）留守司奉圣旨（至）车驾还内（此应提行作平行误） 走马打球弟子七人（脱走字） 本朝开国登宝石位赦书（国误作立） 车上斥骂大呼曰：（大误作太）尔等果何面目（果误作来）而医者未误（误应作悟） 而果有使来传国相语（脱传字） 是时间巷皆喧言（脱时字） 全渊（全误作金）。

●卷七十九

靖康中帙五十四。

起靖康二年二月六日丙寅，尽十一月辛未。

大元帅府摆布勤王人马。

丙寅契勘金人寨京城下直北连珠至卫南县东至东明县西至胙城县篱落牢固无隙可乘幕府奉王旨分遣人马於曹濮间一带州郡县镇再整龊摆布列寨相望审势进发今将大元帅府五军驻东平府及分遣诸处摆布下项大元帅府五军东平府驻先锋辛彦宗五千人前军都超二千五百人左军张琼二千五百人中军张俊二千人赵俊二千五百人右军苗傅二千五百人後军范实二千五百人以上总一万九千五百人马军在内总号四万人以杨惟忠都统制驻开德府人马副元帅宗泽下陈淬统磁州二千人州一千人尚功绪二千人当景二千人王孝忠一千人权邦彦一千人孔彦威一万人以上总计一万九千人马军在内号三万八千人以陈淬统制益听宗泽节制开德府守御人兵不在数（孔彦威一万人初五日议定起发）驻濮州人马闾邱升三千人姚鹏二千人孙振二千人以上总计七千人马军在内一万四千人并听副元帅府附近节制濮州守御人兵不在数驻兴仁府人马黄潜善一万三千人张奂二千五百人高公翰二千五百人王善一千人以上总计一万九千人马军在内总号四万二千人以张奂统制并听黄潜善节制兴仁府守御人兵不在数驻广济军人马丁顺三千人孟世甯二千人温宗建一千人李大钧一千人张荣一千人以上总计八千人马军在内总号一万五千人以丁顺统制并听黄潜善节制广济军守御人兵不在数驻单州人马王澈二千人董谊二千人（缺姓名）二千人以上总计六千人马军在内总号一万二千人并听黄潜善附近节制单州守御人兵不在数内驻柏林镇人马刘浩二千人白安民一千人总计三千人马军在内总号六千人右通计八万一千五百人马军在内通号一十六万七千人。

七日丁卯同知枢密院孙傅文武僧道耆老等画一状赴军前。

伪楚录曰：孙傅第一状中大夫同知枢密院孙傅等今月六日亥时准元帅府公文备到大金皇帝圣旨指挥傅等闻命震骇义当赴节死难然念世被本朝。

德泽至深至厚嗣君亲政才及期年恭俭忧勤无所不至。若遽蒙废绝实我臣子

所不敢闻知辄复忍死须臾冒昧悲痛激切之词仰干台听复望垂天地再造之恩毕始终保全之赐傅等誓当捐体碎首图报万分谨具画一下项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违令旨见起发赴军前同伸恳告一嗣君即位以来日修德政并无亏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谴呵盖缘亲政之初为谋臣所误既以尽行窜责兼检会上为大辽信誓亦系童贯李良嗣王黼等妄取事端并行处斩了当如此显是嗣君悔误前失非有他心一嗣君自在东宫即有德誉著闻中外比即位臣民归仰今感戴保全恩德至厚。若蒙终惠未加废绝尚可以岁修臣事之仪如抛降金银表段之数虽目下未能敷足将来下令外路取索分岁贡纳实为大金永远无穷之利。若一但遽行废弃遂同匹夫纵有报恩之心何缘自效一伏详来旨令别择贤人以王兹土许汴都人民随主迁居具见仁慈存恤之至据今中外异姓实未有堪充选举者。若仓卒册立四方必不服从缘此兵连祸结卒无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帅爱惜生灵之本意一今日之事生之杀之予之夺之全在元帅虽大金皇帝诏有废立然令在将军君命所不受则阃外之事元帅自可专行一汴京两经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各以罄竭显见将来难以立国乞班师之後退守偏方以备藩屏如蒙大恩特许嗣君已废复立有称呼位号一听指挥右件如前谨具申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伏望特加矜悯早赐允从伏候台令。

孙傅第二状孙傅等伏睹诏书宜择贤人立为藩屏窃见国主自在东宫恭俭著闻。若愿选择贤人立为藩屏必无出其右者兼本国自太祖皇帝以来累世并无失德惟上皇听信奸臣国主年幼新立为大臣所误以致违盟失信上干国典伏望国相元帅太子元帅察傅等前状许其自新复立社稷容少退避以责後效再念赵氏祖宗德泽在民未泯或未允从前恳亦望特赐哀悯许於国主子弟中择一贤者立之，或不愿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选择建立使长得北面永为藩屏非为不灭赵氏亦使一国生灵蒙被恩泽永为与国传等不胜激切恳祷之至。

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诸王王妃宫主驸马都尉等出宫幸青城虏寨（删此二字）。

宣和录曰：黎明遣孙傅王儒弼内侍李石用奏请太。

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顷太上皇帝郅王以下三十余人诸王妃公主都尉等尽乘车檐由南薰门出至午燕王杞王出百姓稍知其事於前内拥留开封尹问其故不答捕为首者一人斩之乃散初上皇迟疑未欲出徐秉哲以兵卫出南薰门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亲出恳告二帅各仰知悉。

幼老春秋曰：初六日吴开莫俦持元帅府文字入城见孙傅王时雍徐秉哲等谓之曰：军前有指挥如上皇以下申时不出即纵兵四面入来杀人傅与时雍等径见太上皇乞与诸王后妃诣这前恳告上皇未应范琼以言逼之上皇涕泪横流不得已乃乘竹轿泪者至南薰门下立轿移时门启有铁椅在{雍瓦}城中裹簇而去百姓望之皆恸哭。

遗史曰：金人变议之後观吴开莫俦道粘罕（改作尼堪）之语及观时雍秉哲等请上皇诣军前恳告之谋唯恐上皇出城之稍迟致貽金人之怒纵兵入城恐其室家例遭劫虏（改作掠）乃以好言诱劝上皇如期出郊虽市井皆不及知可谓专为私谋不顾君父矣。呜呼任事大臣不能靖国家之乱及祸乱已炽。又不执主辱臣死之节乃甘心以君父分付敌人之手尚可以履戴天地而施面目见人乎！后妃诸王以下次第出城乳姬婢使多步行百姓见之惊忧战栗心胆丧乱意不乐生西角楼下有百姓二人欲邀拦上皇不及俄见燕王行马二百姓邀之曰：大王家的亲人都去柰向一城生灵不如留一人以存国祚王泣曰：大金要我教我柰何二百姓曰：百姓愿与大王一处死生如何京城四壁弹压使范琼令擒二百姓斩之迨晚有榜云：留守司奉监国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还上皇领宫嫔等出城亲诣大军前求驾回内士庶安业是夜民情卜 匈惧各持兵巡防闾巷官司弹压四壁至夜深亦不敢息留守司急召百官议事时已三鼓尽矣。靖康後录曰：上皇蒙尘於虏（改作金）营上皇初亦疑难不欲便出王时雍徐秉哲以言恐逼遂出城闻者皆愤恨留守司奉监国太子令旨今来车驾出郊两月未还上皇亲诣大金军前见大元帅求车驾还内晓示军民各令知悉卫士归传上皇初到青城与粘罕（改作尼堪）及阿里不（改作斡里雅布）坐於端诚殿上皇东向粘罕（改作尼堪）南向阿里不（改作斡里雅布）西向闻上皇玉音甚厉汝称先皇帝有大造於宋反是我有大造於汝也。。若大。

辽伐我当所甘心汝去年兴师吾传位与嗣君遂割城犒军汝等乃还今兴兵称嗣君失信汝等曾记誓书否汝不信然乃萧庆王等教汝等为之可呼萧庆等来与我面证吾岂畏一死二酋（改作帅）皆无言萧庆等亦皆不出少顷上皇起行东廊见上扶上皇号泣久之上皇谓上曰：汝。若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盖上皇初欲与帝出幸何苦谏乃止。

要盟录曰：是日太上皇后郛王王夫人朱氏三男六宗姬萧王王夫人任氏二男二宗姬景王王夫人田氏济王王夫人曹氏康王王夫人邢氏莘王王夫人严氏徐王王夫人王氏沂王和王信王未出阁则安康王建安郡王嘉国公椅瀛国公挺昌国公柄温国公栋仪国公桐韩国公相出降帝姬则曹寅嘉德帝姬宋邦光安德帝姬曹晟荣德帝姬蔡茂德帝姬向子方成德帝姬田丕洵德帝姬刘文彦显德帝姬未出降则华福惠福令福纯福甯福永福六帝姬妃嫔则王贵妃乔贵妃韦贤妃王婉容阎婉容任婉容王婕妤小王婕妤崔美人五王宫则燕王（彳 思）越王（侯）吴王（彳 必）和义郡王（伟）永甯郡王（仪）独留皇后皇太子主国百姓见之始知有废立之事惊忧战栗心胆丧乱人不聊生市井小人相视变色。

上皇平时好玩珍宝有司及军前莫能知也。内侍梁平王仍辈曲奉金人指所在而取之珍珠水晶帘绣珠翠步障红牙大匱龙麝沉香乐器犀玉凋镂屏榻古书画珍珠络绎於路。又取皇帝殿白玉之宝十四承天休延万亿永无极（旧校云：归本作承

休延福亿永无极)一也。受命於天既寿永昌二也。天子之宝三也。天子行宝四也。天子信宝五也。皇帝之宝六也。皇帝行宝七也。皇帝信宝八也。御书之宝九也。御书之印十也。无字宝十一也。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十二也。宣和御笔之宝十三也。。又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十四也。青玉之宝二其一传国宝其二受命於天既寿永昌所谓秦玺者也。金宝九御前之宝一宣和殿宝二御书之宝三天下同文之宝四天下合文之宝五。又御前之宝六御前锡赐之宝七书诏之宝八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九银印一尚书内省出纳之印皇后殿金宝一皇后之宝太子殿金宝一皇太子宝太子妃金印一皇太子妃印。

八日戊辰吴开莫俦自军前赍文字前来催推戴状。

孙傅第三状翰林承旨前指挥择立贤人事窃以本。

国日前将相多是上皇时用事误国之人嗣君即位以来所任宰相亦继以罪罢将相率皆败亡之馀其他臣僚悉皆碌碌无闻之徒元帅府之所备知岂敢蔽贤不以上闻。若举於草泽之间亦非闻望素著人心不归向孰肯推戴兼赵氏德泽在人至厚。若别立异姓城中立生变乱非所以称皇帝及元帅府爱惜生灵之意。若自元帅府特选立赵氏一人不惟恩德有归城中以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历数(删此四字)有归则非本国臣民所敢末议乞自元帅府择推贤人永为藩屏傅等不胜痛切殒越惶惧之至元帅府看详孙傅状将相多是罪废败亡之徒臣僚内皆碌碌无闻之辈。若举於草泽之间孰敢推戴者夫运数既衰亦必有继兴者。若言败亡之世必无可继则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伦之序何不详道理之深也。如或必元帅府推择缘在军前皆系北地汉儿。若举北人即与混一无异。若欲推择南人其见在军前南官亦枢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审果有可举者否。若有所举请具姓名见示亦与依应唯不许何李。若水预此议如或京城内外俱雄自举仍请诸官各具名衔依元帅府所举推戴状申。

在京士民郭铎等。又具状诣善利门申告军前。

要盟录曰：铎等伏闻欲令选择贤人以王此土铎等闻命震惊罔知攸措窃惟元帅拥吊民伐罪之师行应天顺人之道既陷京城敛兵不下全活在城生灵虽汤武仁义之兵未易过也。念今上自处东宫自即帝位恭俭修德中外悦服止缘践位之初未熟政事辅弼非人有失大信致获罪於大金皇帝然念上虽失信其於天下万姓略无过失士民归响久矣。今遽见弃绝别立异姓不惟异姓中不见有德之人诚恐民心皇皇无所统一万一奸雄僭窃杀戮无辜如此则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元帅府爱惜生灵之意也。伏望元帅垂天地再造之恩全始终生成之赐复立今上以主此土世修享贡以报鸿恩则今上感戴之诚何时而敢忘也。如元帅必欲以失信为罪则监国嗣子实惟其人他人俱不足当此如或未可即肃王景王温淳忠义俱有贤德国人共知选择贤者以承嗣位人心响慕实天下仓生之幸今。若别立异姓设或仓卒之间选择非人蹈前

车已覆之辙不免再軫大金皇帝圣虑而民复坠涂炭铎等情动於中义不可辞仰冒威严无任叩头泣血俯伏俟命之至。

监国揭榜。

是日京城四壁坊巷军民皆讠 匈讠 匈不定监国有榜曰：访闻小民多持兵器往来街市仰安业如故依前持兵仗者并决配行遣父兄决。又申谕云：上皇出郊止为求驾回内仰民安业不得造作语言诬惑众听是日弹压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巡防者如故。

九日己巳文武百官孙傅等。又状申军前。

孙傅等第四状准元帅府子节文再请恭依已降圣旨早举堪为人主者一人当依已去子施行右傅等窃惟本国赵氏祖宗德泽在人日久屡於前状沥恳控告今来渝盟失信止是上皇与前主其子及支属并不干预上冀恩造更赐详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请必欲推择异姓自中及外委无其人兼实难於自举伏乞元帅府选择敢不一听台命。

又状右傅等除已与百姓父老具状申元帅外尚有未尽之意不敢自默今更忍死沥血上干台听伏以前主皇帝违犯盟约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继绝惟在元帅不然则有监国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来兼抚军民上下帖然或许就立以从人望。若不容傅等申臣子之情必愿立异姓天下之心不服从四方英雄必至云：扰生灵涂炭卒未得安傅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来德泽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虽匹夫匹妇未忍忘之况傅等世食君禄方主辱臣死之时上为祖宗下为生灵苟有可言不敢避死傅等无任哀痛惶惧陨越之至谨具申皇子元帅国相元帅伏候台旨。

遗史曰：是时在京士庶虽见上皇以下六宫后妃亲王驸马出郊留守司及开封府犹密其事市井间皆未知端的然其事渐彰人情方忧惧是日也。宣德门前揭示黄榜备坐金人节次移文及孙傅等应报文状民间始知欲立异姓相顾号恸陨越皆悔不令上皇东巡上迁都也。留守司虑恐军民作乱乃令京城四壁都弹压范琼抚谕军民军民咸泣不已琼大呼曰：自家懣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底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底来管着是李司空汝军民百姓各各归业照管老小军民闻之皆气销而去然骂琼不绝声。

十日庚午孙傅张叔夜百官父老毕集南薰门号哭赍状於门乞徽申军中。

孙傅等第五状云：文武百官僧道军民孙傅等右前已累申元帅府乞軫 一 赵氏存全社稷许国王归国降号称藩永事大国就立监国嗣子以从人望或选赵氏近属使本国生灵有主中外帖安以全大国吊伐之义傅等今在南薰门拜泣俟命不胜哀恳痛切之至。

吴开莫俦赍到元帅子。

曰：吴承旨回得孙枢密等状二道并初七日状二道备已洞悉右吃勘昨有文字

唯贵道德不在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诸百官僧道军民耆老既乞行府推择行府於在京官僚未谙可否但恐在京目下为首勾当官员，必是可举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衔状申如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须得共荐一人限今月十一日如此度不见举荐必当别有悔吝无得有违天会五年二月。

又大金元帅府牒今月十日右副元帅亲到左副元由麾下共议宋人告请复立赵氏事至晚到本营方有善利门下官员送到汴京军民僧道耆老郭铎等告乞立赵氏文状并孙枢密等今月七日八日九日三次共五道缘是为言此事已经共议差官入京须得别行荐举外善利门下人员以辄受文状严加惩戒讫虑在京人犹以投收为辞别致住滞今请在京诸官孙枢密等照会依吴承旨莫学士等赍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滞吴开莫俦持文字来云：粘罕（改作尼堪）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举兵入士庶传闻回语相与号泣。

十一日辛未百官等以议状申军前乞立张邦昌。

伪楚录曰：留守司勾集百官会议相视久之计无所出众曰：今日：勉强应命不然一城生灵屠戮於赵氏何益既无善策不。若举在军前者一人张邦昌旧任宰相姑举之以塞命想二帅意必有所属议定开俦复以议状往。

孙傅第六状云：文武百官僧道军民等准元帅府指挥须得共荐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状申省契勘自古受命之主为上膺图录下有勋德在民或权归近臣或英豪特立有大材略因而羁有天下方为人乐推今来本国臣僚如孙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浅率皆弩下迷误赵氏以至今日人皆怀怨方此俯伏谨俟诛责。若付以土地俾备藩屏必为百姓忿嫉立致变乱上负选建之意然傅等奉元帅之令备到诏书严。

切举国惶恐非违敢拒实以在内官员委无其人伏望元帅台慈体乞念於军前选命张邦昌以治国事如军前别有道德隆懋为天命所归者乞赐选择则本国人民敢不推戴者。

是日孙傅张叔夜不签书。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七十九校勘记。

尽十一日辛未（日误作月） 前军祁超（祁误作都） 上违大辽信誓（违误作为） 妄起事端（起误作取） 比既即位（脱既字） 。若一旦遽行废弃（旦误作但） 各已罄竭（已误作以） 内侍李石周训（周误作用脱训字） 少顷太上皇后亦至延福宫相率以行但未言军前废立之意（脱太上至此二十二字） 巳时太上皇太上皇后郗王（脱巳时二字太上皇后四字） 於内前拥留（内前误作前内） 百姓拥遏（遏误作道） 有铁骑在{雍瓦}城中（骑误作椅） 汝不自言（自言误作信然） 是日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脱太上皇帝四字） 祁王王夫人曹氏（脱此七字应在莘王之上） 则安康郡王屋（脱郡字） 瀛国公榘（榘误

作挺) 相国公延(脱此四字应在仪国公桐之下) 曹晟崇德帝姬(崇误作荣) 向子顺德帝姬(脱此七字应在刘文彦之上) 向子房(房误作方) 柔福七帝姬(脱柔福二字七误作六) 皆北迁(脱此三字应在郡王仪下) 红牙火匱(火误作大) 古书画珍珠(应作古书珍画珠字衍) 。又皇帝恭膺天命之印十四也。(印误作宝) 前来指挥(脱来字) 人心必不归向(脱必字) 将帅府皆败亡之余(帅误作相) 孰敢推戴者(敢应作肯) 至即帝位(至误作自) 镇抚军民(镇误作兼) 必欲立异姓(欲误作愿) 人必不服(必误作心) 陨越无所(脱无所二字) 皆气愤而去(愤误作销) 共五道录白(录白误作绿是) 犹以投状为辞别致阻滞(状误作收阻误作住下同) 非敢违拒(误作非违敢拒)。

台慈体念(念字应在此句乞字连下句读)。

●卷八十

靖康中帙五十五。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一日辛未，尽十三日癸酉。

十一日辛未皇后太子出诣军前。

宣和录曰：是日金人取皇后太子甚急午间皇后太子出门车凡十两百官军民奔随号泣拜於州桥之南攀辕号恸往往陨绝於地至南薰门大学诸生拥拜车前哭声振天中有一人大哭擗踊於上其他往往皆气塞泪尽无能哭者时已薄暮将近门犹闻车中呼云：百姓救我虏酋(改作金人)在门下者迫行范琼先以危言卫士然後益兵拥皇后太子出都人愤疾。又曰：先是正月上再幸虏(改作金人)寨以孙傅兼太子太傅以保护东宫及虏(改作金人)索太上傅知必来索皇后太子傅欲留东宫太子不遣密谋以黄金五千两使人匿太子於民间别以状类太子并宦者二人击杀并戮当死者数人以其首并同死宦者尸送至军中告以宦者窃太子欲投军前都人争之击杀宦者误伤太子因以兵讨杀其为乱者苟事露欲身以一死当之自初七日至十一日无当之者傅抚膺大恸曰：不谓中国无一男子。且上蒙尘托孤於傅，岂可自脱。

分付与人吾太子太傅义当与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时虏(改作金人)人虽不索吾吾当从太子行求见二酋(改作帅)以义责之以祈万一然後就死众伟其言二酋(改作帅)以义责之以祈万一然後就死众伟其言时方在皇城伺候太子同出傅之子因来省傅傅叱之曰：使。若勿来而竟来耶吾分死国矣。虽汝曹百辈来吾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乱人意傅之子亦曰：大人以身殉国某何言哉！愿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印付次官吏部尚书王时雍有顷传从朱后太子至南薰门求见二酋(改作帅)守门胡(删此字)人曰：军中惟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为出耶

傅曰：主上出辱太子复出我宋人之大臣。且太子傅上既不回当以死从太子宰为速白元帅胡（改作敌）人许为稟之傅是夜宿门下不动黎明胡（改作敌）人开门以粘罕（改作尼堪）命召傅入十三日并家属取去。

遗史曰：吴革见太上皇及六宫皆出城悲痛不已已入内白留守孙傅曰：上皇业已出城乞力留皇后皇太子庚午革顿首言二帝出郊驾未必回愿陛下坚避以固国本孙傅曰：何辞以拒之革曰：有一内臣貌类太子虏人或邀请则抱以登车出朱雀门密讽百姓邀留不可则堕之车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振救饥乏为名招忠勇智之士结为队伍太子微服军中溃围出之不从皇后及皇太子遂行先是燕王越王出门有百姓拦截称国中无主欲留之不令去为范琼所戮是日琼恐百姓喧乱乃领兵往来内前告谕百姓曰：赵氏已失国军前见议别立异姓今晚皇后及皇太子尽出不得邀阻迨晚皇后及皇太子同车载以行百官万姓哭送於道太学诸生亦哭送於门太子传令致别哀号之声震动天地是时宫嫔辈有徒步随军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补随行者士庶旁观心肝殒溃。

十二日壬申粘罕（改作尼堪）召孙傅张叔夜赴军前。

遗史曰：张叔夜赴军前见粘罕（改作尼堪）召叔夜给之曰：（孙傅不立）异姓已杀之公年老大家族繁盛，岂可与孙傅同死耶可供状叔夜曰：累世倚国厚恩誓与国家复存亡实不愿立异姓迫之数回终不从唯请死而已金人皆义之。

吴开莫俦自军前入城议事。

是日晚开俦以二酋（改作帅）文字来留守司晓示榜今月十二日吴承旨莫内翰自军前来赍到大金元帅府指挥请疾速勾集在内大小官员不限已未仕共。

识并僧道耆老军民等更讫说谕商议共并举张邦昌即便连署各於本衙亲书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纸缝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与册立入京如别有异见别具状申只不许引惹赵氏。若别举贤人者亦不许阻敢有逗留不赴议所者当按军令是夜三鼓御史台告报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虽致仕在京宫观及僧道耆老军民班限十三日绝早并赴宣德门集议内省官员不来具状申元帅府依军法请勿住滞右录二月十二日夜元帅府指挥在前今晓示各令知悉。

十三日癸酉开封府榜准留守司子勾集文武官员僧道军民并赴宣德门集议。

开封府榜留守司子今月十二日晚吴承旨莫内翰自军前回传大元帅台旨令留守开封尹连夜勾集文武官员虽致仕在京及宫观人僧道耆老军民於今月十三日卯时并赴宣德集议窃虑混杂无以分别付本府将文武百官及致仕在京宫观入并分拨赴秘书省僧道赴宣德门外西关亭军员赴大晟府集议不管稍阙须至指挥右出榜宣德门张挂各令知悉百官赴秘书省士庶赴东朵楼僧道赴西楼军员赴大晟府集议推戴张邦昌事百官各趋赴既毕集仰即闭秘书省门外环以兵乃令连衔举荐张邦昌间有先预知其意不赴议所者王时雍。又令范琼把省门以举荐张邦昌事说谕军民等

於内前府吏台吏奋呼令还具名衔推戴异议者押赴军前而军民耆老僧道回顾无言唯唯而退独太学诸生对以某等所见意殆不然琼虑军民视效乃高声折众曰：当今为忠不可只可为孝遂令同人归学时孙傅张叔夜已出独时雍主其事晚百姓饥但见出白纸一幅令书职位姓名而退状词秘之不以示众薄暮开俦缴状以出。

左司员外郎宋齐愈书张邦昌字以示众。

遗史曰：金意欲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赍文字入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等共议别立异姓以治国事并不得引惹赵氏开封府御史台集百官於秘书省聚议文臣承务郎武臣承信郎以上悉赴议乃集议於皇城司王时雍等以下皆在已写推举状草但空姓名未填众皆议（删此字）未敢发左司员外郎宋齐愈自外至问时雍举谁时雍曰：金人令吴开来密谕意举张邦昌今已写下文字未填姓名齐愈因记金人先。

已有文书云：请举军前南官谓是邦昌无疑用取笔书张邦昌三字将示时雍曰：是。又示众议官皆无语乃於写下文字填张邦昌姓名状申分付与开俦赍文字出城去。

朝野僉言曰：金人榜云：右孙傅等举前太宰张邦昌状在前疾勾集在京大小职官军民僧道等并於秘书省集议举张邦昌即便书衔位姓名押字仍於年月日纸缝用官印限不过此月十三日申上便与册立入京不许引惹赵氏。若别有异议具状敢逗留不赴议者当按军法一时百官观是榜无不涕泣。

御史中丞秦桧独缴状申论列谓邦昌辅相无状不能尽人臣之节以释二国之难不足以代赵氏情愿乞押赴军前面论。

桧状曰：右桧窃缘自祖父以来七世事宋身为禁从职当台谏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大金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肆制官吏军民等必欲灭宋而易姓桧家尽死以辨其理非特忠其主也。。且明两朝之利害耳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馀载功德基绪比隆汉唐实异两晋顷缘奸臣渝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使生灵被害京城失守上皇嗣君致躬出郊求和於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已布闻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积追取銮舆服御之所用割交河北之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自败斯盟致二主衔冤庙社将倾为臣子之义安能忍死而不论哉！。且宋之於中国号令一统绵地数万里覆载之内疆域为太子孙繁衍充刃四海德泽加於百姓前古未有兴亡之命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昔西汉绝於新室而光武乃兴东汉绝於曹氏而刘备据蜀唐为朱温篡夺而李克用父子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继世之後德在人者深其基广业巨势虽陵替四海英雄必赴其难天下之士不敢窥其位所谓基广则难倾根大则难拔此之谓也。西晋武帝因宣景之权以窃魏之神器德泽在人者浅加以惠帝昏乱五王争柄自相残戮故刘渊石勒得以据中原犹赖王导温峤辈辅翼元皇江左之盛逾於西京石晋欺天罔民交结外邦以篡其主其於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失之以契丹况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无德泽下及黎庶特以

中国藩篱之地以赂夷人（改作契丹）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之所以能灭晋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汉。

唐实异西晋大金废立之议可不明天地之意以考古今之迹哉！窃观大金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筹定计所以必灭宋者非忠於大金也。假威大金以报其怨耳曾不知灭大辽者大金大宋共为之也。大宋既灭大金得不防闲其人乎！顷上皇误听奸臣因李良嗣父兄之怨灭契丹盟好之国乃有今日之难然则因人之怨以灭人之国者其祸，岂可胜言哉！为计议者必欲灭宋之策（改作国）在绝两河怀旧之思除邻国复仇之患而已。又曰：大金兵威无敌天下中国之民可指麾而定。若大金果能灭宋两河怀旧之思亦不能忘果能灭宋徒使宋之宗属贤德之士倡义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则两河之民异日抚定之後亦将去金人而归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国方域之异也。晋为契丹所灭周世宗复定三关是为晋所（改作而）报恨然则今日之灭赵氏岂必赵氏然後复仇也。虽中国英雄亦将复中国之恨矣。桧今竭肝胆捐躯命为元帅言废立之议以明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不恤群议深思国计以辨之於朝。若用谗言以矜己这功能非特伤敌国之义亦貽患於异日矣。。又况祸莫大於灭人之国昔秦灭六国而六国灭之苻坚灭燕而燕灭之项童贯蔡攸贪土地以奉主欲营私而忘国计屯兵境上欲灭辽以取燕云：之地方是时也。契丹之使交驰接踵祈请於前为贯攸之计者当思国计以从其请乃欲邀功业以兼人之地遂貽患於主而宗社垫危今（删此字）虽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帅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离间之论而矜一己之功其为国计亦已失矣。贯攸之计可不鉴哉！自古兵之强者固不足恃刘聪石勒威足以制愍怀而挫於李矩数千人众苻坚以百万之师衄於淝水之旅是兵强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岁问罪中原入境征战已逾岁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以大金久习兵革中国承平百年士卒罕练将帅未得其人也。自古中国地土甲兵之威四邻无有将相英雄世不乏才使异日士卒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代肃之臣大金之於中国能必其胜哉！。且世之兴王以有德而代无德以有道而代无道然後皇天之四海归之。若邦昌者在上皇朝专事燕游不务规谏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今日社稷倾危生民涂炭虽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英雄必尽。

起而诛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为大金屏翰矣。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稽考古今深鉴斯言复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实大金万世之利也。不任惶惧恳告之至谨具状申自馀百官所议其略云：奉大金皇帝诏旨二元帅令旨欲立太宰张邦昌为主某等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如更欲别选贤人亦取自军前指挥。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校勘记。

车凡一十两（脱一字） 别以状类太子并宦者二人击杀之（脱之字） 以其首同尸并宦者尸（上尸字误作死并字误在首下） 杀其为乱（杀应作斩） 遂以留守司印付次官（一作遂以留守等事付次官） 填张邦昌姓名状申（状申一作别写申状） 敢有逗留不赴议者（脱有字） 两河怀旧之思亦不能使之忘（脱使之二字）。

●卷八十一

靖康中帙五十六。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甲戌，尽二十一日辛巳。

十一日甲戌吴开莫侔赍到军前牒。

据文武百官申乞立张相治国事已申本国许册立为皇帝请牒册宝及一行册命礼数。

金人取亲王帝姬驸马及南班官亲属。

遗史曰：先是金人破真定府得走马承受内侍邓者太上幸臣也。置在军前至是粘罕（改作尼堪）斡里不（改作斡里雅布）怀废立之意先令邓将太上宫女俱供其数。又尝取内侍四十五人至军前问其人管甚职事问毕却遣回一半别换曾管宫卜者时留守司大臣不疑其故以为要管宫阁之人是金人欲效之後吴开持废立文字要太上诸王以下孙傅意欲藏匿吴开持文以示乃邓与管宫卜内侍先已具其数已各书姓名以示之傅乃吞声而尽发焉。又金人於宗正黄（一本云：董）少卿处取玉牒簿去指名要南班宗室先自二王宫濮王宫以近属官序高者先取宗室逃窜於细民家藏匿徐秉哲为金人所逼押文引令诸使臣收捉使臣利於得财凡所藏匿必捉得之获免者十有一二其文引云：或於南薰门萧太师处交割或於顺天门耶律大夫处交割皆用使牒押字，或谓徐秉哲为人之臣忍押牒取国之宗属以赠仇讎其贪生忘国之恩有如此者开封府捉事使臣窦鉴曰：我生为大宋之臣岂忍以大宋宗族交送与虏（改作敌）人乎！遂自缢死。

十五日乙亥金人取御史中丞秦桧赴军前。

以废立异议故取之。

集百官作推戴表军器少监王绍草之。

王绍表先叙大金皇帝云：道合三光功高九有德允元智将几於虞帝吊民伐罪义实过於周王。又叙邦昌云：惟太宰相公识探天人学贯今古内外之声久著天人之意允洽膺大国褒崇之礼希前王作圣之功可治国事以主斯民。

吴革置赈济之所谋起兵以救驾。

皇后皇太子既出城吴革谓二帝与天眷皆遭敌人拘囚为人臣者何用生为乃於

启圣院置局名赈济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间不啻万人革阴以军法部勒以吴铕左时朱梦说张知彰马献可吴忠徐伟参谋议伟。又率两学进士崔鼎臣周虎臣等八十余人应。

募革因檄伟总辖士人是时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将军驻山东伟献言於革密遣薛安裴进靳立等数辈怀蜡弹由间道告急於元帅府乃约在外将相拥兵进城内外相应夹攻贼（改作敌）寨图还二帝保全宗社革从之。

孔彦威斩常谨献首於大元帅府以常谨官职差遣授彦威（谨一作景）。

承信郎孔彦威为常谨下提辖衙兵乙丑彦威诣帅密告常谨自受帅府子授武翼大夫卜门宣赞舍人合依王旨取便路往柏林镇驻谨乃离朝城县即往郛城县住泊十日：不动忽一日席地置酒请彦威及近上使臣十人数杯後谨说做官不自由不快活只欲落草去取快活如何众不应谨说待别商量即散去次日差彦威前去山口路欲望袭庆府去作过彦威衷私一日一夜走投帅府告首王问何以验实彦威曰：谨见差使臣五人赍金银在此召募帅府军兵兼谨已移寨出郛城住泊虏掠乡村王遣人密伺果获五人。又发探察谨动息悉如彦威所告王命只以常谨所带武翼大夫卜门宣赞舍人并统制本路下人兵便许彦威令自斩谨首级及抚定期得军情无他赍擎首级来即授之遂授彦威方略令赍抚安军众榜示以行彦威驰归见谨给以回自山口次日谨与所虏妇人杂马驰骤彦威驰马及谨挟谨下马驱才柰在地数谨罪怀中出抚定榜示以徇众众皆曰：可斩遂斩谨抚定其众取谨首驰诣帅府乙亥以献王喜犒劳彦威许奏官职辛巳奏拟彦威武翼大夫卜门宣赞舍人统制本头下人马一万令去开德府城下驻听宗泽节制。

十六日丙子金人遣曹少监郭少傅同开封府徐秉哲治事。

时方议立张邦昌未定京师事务金人主之百官凡有一事即取禀军前至是金人令曹少监郭少傅同徐秉哲治事军前指挥令百官依旧入局治事军粮依旧支散。

金人取宫禁库藏珍玩诸物。

金人尽取内藏元丰大观库簿籍悉取宝货及大内诸库龙德两宫珍宝奇物。

金言曰：太上平时好玩珍宝虽有司与宰相不能知之内侍王仍等曲奉粘罕（改作尼堪）说其物指其所在而取之。

金人取太学博士十人太学生堪为师法者三十人。

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三十人如法以礼谨聘前来师资之礼不敢不厚忽有应募愿行者大抵多四川人及两河人两河人思和假便移乡四川人皆为利往也。官司人给三百千俾治装三十人者欣欣然应聘初金人围城太学生汪。若海等劝人纳资财赏军上在军前董时升劝人纳金银徐揆投书於二酋（改作帅）乞免金银上久不归汪。若海说二酋（改作帅）乞复釜輿人皆称太学多忠义之士至是城中乏粮困匮金人时有洗城之语。又疑金人不去欲毙在京之民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

愿归金国者百余人元募八十人而投者一百人皆过元数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浙（改作河）福建今在京师者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有川人闽浙人者各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要取诣军前後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者六十余人委无才能不足以为师法复欲入学司业博士集众夏楚而屏之士之苟贱无守有如此者。

遗录曰：金人初取太学生正录三十人为北方师资令国子监各给三百贯发遣正录皆惧乃私诱学中素无廉耻者以充数即日出城其赍银并为贼（改作敌）所夺髡之（删此二字）至中路裸体逃归贼（改作敌）亦纵而不追。

十八日戊寅大元帅府再行下诸处勤王进发。

遗史曰：是日幕府奉大元帅康王指挥京师全无消息吾寝食不遑可再呈檄书行下诸处契勘当府今月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十五日十七日节次下兴仁府黄待制驻开德府宗元帅节制诸头项人马及下南京宣总两司互为应援及一面关牒陕西京西江淮勤王师帅去讫外今再契勘探报大金归期全未见的确京城信息不通据报或云：系桥或云：绞筏不久渡河然登城之虏（改作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小寨未起傍列四处劫虏吾民般运粮斛或称候麦苗长大可以个畏牛马方可北归是未有去计讲和之说实款我天下之师观其形势虑包诡谋今仰见在开德府驻副元帅宗修撰与仁府驻节制黄待制各更切加意召募信实人前去硬探知见得委有奸计尚或窥伺旧城未有退师之意仰审观形势料度彼已随处纠合附近统制官人兵克日进寨。

於进京驻张大军势逼胁令去仍切持重明远斥堠毋致反落奸便不得先以人兵跳弄自启败盟之衅内如宗元帅举师之日先告谕开德府濮州黄待制举师之日先告谕兴仁府单州广济军各严备守御其逐处城土地分走已摆布。若军。若民之兵不得一例起发使各保守以防乘虚及令逐处守臣各应付随军粮食五七日并後来不住相继应副仍各申随处所属转运使不致少有阙误并仰南京宣总两司照会与宗元帅黄待制一依今来指挥各精覘探互相关报会合进寨约日於近京驻务要声援相应及仰一面备坐今来指挥行下陕西京西江淮等路勤王领兵去处约日摧发会合仍具逐头项职位姓名及下河北运判顾大夫京东运副黄龙图随军转运梁修撰等各随处应付钱粮不致少有阙误并小贴子兼契勘南京开德府兴仁府等处去京城远近不同即起发当有先後务要同日到京城侧近窃在契勘无令参差不齐。又小贴子再契勘京城围闭日久昨朝廷遣使赍诏传谕虽知金人已再讲和无复虏掠然到今累月未闻退归阻隔道路朝廷命令不通臣子之心寝食不遑今来勤王之师诸道云：集便欲相与戮力进兵血战仰念主上屈己诚信讲好息民之意未得轻进当府已累下审观形势可进无先以兵相加自取败盟之衅今仰节制黄待制副元帅宗修撰宣抚使范承宣（讷）北道总管赵资政（野）经制翁卜学（彦国）发运向直卜（子）发运方徽猷

（孟卿）淮南东路提刑汪郎中（师中）知扬州许龙学（份）前知密州郭待制（奉世）西道总管王资政（襄）陕西五路经制钱侍郎（盖）知淮甯府赵待制（子崧）各切亲饬诸将整军伍利器械具糗粮。若旬月之间师犹未退忍复坐视当约日齐进誓死一战凡臣子世受国恩各怀忠义之报必愿效死立功仍仰吐心沥诚乡由绎方略合谋解难速行条具申。

金人取详通经教德行僧数十人。

金人来索详通经教德行僧开封府即令拘诸禅院僧等每院不下十余人解赴金国军前复有退令归者所留仅二十人待遇颇厚诸寨轮请斋供殆无虚日。

二十日庚辰康王发东平府。

先是帅府排日下诸处勤王师帅约与会合幕府聚议宜进寨济州克择官王府选定用庚辰进发是。

日起发东平府先是军前人情随府诸色人等唯思家喜向南去河北诸郡勤王兵惧战斗欲北归至是北兵见帅府趋济州多不欲南，於是五更於北门及县前两处放火欲骇乱军众张俊收捉扑灭之奸谋不行晚宿中都。

金人移文再根括金银。

是时被发遣出城者足相蹶於道途金人见其随行笼内有金银粘罕（改作尼堪）大怒斥责根括官吏以谓皆以为尽绝各有结罪文状今乃如是邪故移文再行根括督责益峻急既而揭榜晓谕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自是殆无生意自月初发遣宗室宦官宫嫔辈如今两旬犹未尽号呼之声道途不绝。

二十一日辛巳粘罕（改作尼堪）唤吏部侍郎李。若水等议立异姓事。若水骂贼同王履死之。

靖康忠愍曲周李公事迹曰：公姓李氏讳。若水字清卿始名。若冰州曲周县人曾祖宏故任莫州录事参军赠太子太傅祖庠故任郑州管城县主簿赠太子太傅父恂故任开德府议曹掾赠少傅世业儒仕州县著清白声公自幼苦学工於属文政和八年嘉王（旧校云：嘉王疑作王嘉）榜敕赐同上舍出身初任迪功郎大名府元城县尉时河朔盗贼起以捕护功改承仕郎复以功赏转宣教郎授平阳府司录宣和六年春试学官有司爱其文典雅近古擢为第一除济南府府学教授先是左司员外郎高景云：尝见其诗奇之遂立荐於朝除太学博士时文格凋敝独以古文倡之从者甚众七年春李公邦彦起复少宰当蔡京落致仕其子孙用事李公欲托病求去公素蒙见知乃上子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安可假病默默而退当抗论上前以尽大臣去就之义无使天下有伴食之讥李公颇不悦继以非上窠阙减罢遂不复除用尝以启上李公其未云：顾积蠹之云：久宜致理之尤难首建裁损而国用未丰痛罢科徭而民力犹困边陲初定当求守御之方贼势稍衰可弛防闲之策权贵抑之而益横仕流滥矣。而莫澄凡兹十数之人功未睹轩昂之成效正宜解榻以待士置驿以招贤博采寸长用裨远见

未几金寇犯（改作人人）边果如所料靖康元年夏再除太学博士待阙间差权太常博士累转朝奉郎时开府仪同三司简国公高俅薨皇帝谕挂服举哀承太常寺告报轮当赞导入子言俅败坏军政致金寇（改作人）长驱罪与童贯等当褫退官。

秩示不终赦不宜辱举挂之礼数日未报复入子备论其事朝廷从之即除太常博士八月朝廷欲遣使金国以租赋赎三镇令侍从台谏各举三人公两预其荐召上殿赐今名除秘书省著作佐郎借秘书少监奉使大金山西军前到太原见国相粘罕（改作尼堪）时太原真定已陷租赋不能赎三镇途中尝有诗呈副使王坦翁曰：平生忠义定何人数月相从笑语真未信功名孤壮志不妨诗酒寄间身此来饱看千崖秀归去甯知两鬓新就使牧羊吾不恨汉旄零落雪花春。又曰：旧持汉节愧前人闻许传来苦不真五鼓促回千里梦一官妨尽百年身关山吐月程程远诗景含秋句句新孤馆可能忘客恨脱巾聊进一杯春十一月十一日还朝十三日闻虏骑（改作金师）已南有旨令同王云：等再议除侍从公辞乃已十五日知枢密院事冯使粘罕（改作尼堪）借公徽猷阁学士副之是夜到中牢过河溃兵作过或云：已有虏（改作敌）骑渡河左右甚骇谋取旨改路冯问当如何公曰：守边防河诸把隘将士皆望风逃避奉使者。又如此朝廷将何所赖以某处之唯有死而已令云：敢回者行军法众遂定路中日一奏乞京城设备至怀州界逢金人大军馆伴刘思萧庆云：已遣使往汴京画河为界三镇更不须理会随大军至西京界闻门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使交割河北河东地界闰十一月三日到京城外拘留冲虚观尝赋诗以见志曰：胡（改作匹）马南来久不归山河残破一身微功名误我间云：过岁月惊人迅鸟飞每事恐贻千古笑此生甘与众人违艰难重有君亲念血泪斑斑满客衣虏（改作金）人独遣冯同萧庆入城请与皇帝相见欲议盟誓不从。又遣萧庆入城请与皇帝相见。又不从许宰相亲王出後数日两枢密两郡王分使军前议不合粘罕（改作尼堪）攻城。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一校勘记。

十四日甲戌（四误作一） 将军驻山东（一作驻军山东） 统制本头项下人马一万（脱项字） 克日进寨於近京驻（近误作进） 不得先以人兵挑弄（挑误作跳） 其逐处城上地分先已摆布（上误作土先误作走） 是夜五更（是夜误作，於是） 任州县著清白声（任误作仕） 其子条用事（条误作孙） 当退褫官秩（退褫误作褫退） 同王云：等再议和（脱和字） 请与上皇相见。又不从（上皇误作皇帝）。

●卷八十二

靖康中帙五十七。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辛巳，尽其日。

至（删此字添李忠愍事迹曰：六字）城欲次日馆伴来相见说景王请命上书犹有御宝料城中未甚乱国相教徽猷来欲令入城遂於城破处见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里雅布）云：可令何相公来议事国书中亦说此意入见奏之当日何出次日。又遣济王中书侍郎陈过庭出何回陈二帅请与上皇相见上欲代之先遣诣恳告次日出幸虏（改作金）营留三日而还後除礼部尚书力辞上曰：徽猷阁学士自与尚书同班卿可受之复以借官辞不已改除吏部侍郎命兼权开封尹辞之降御笔云：卿始终为国兼尹不须辞免二年正月九日军前遣使将国书来说农务将兴及徽号事须当面议请皇帝出郊遂降诏次日出至二月六日金人变议公母夫人张氏闻之恸曰：吾子平日刚直死难决矣。自後不通消息当月二十一日权府曹吕齐在朱雀门见取过军前医官熊调入城取物说某修合处在国相位廊下屡见唤李侍郎来理会事早来。又见问何故唯你坚不欲立异姓李侍郎道上皇悔过避位。

主上孝慈勤俭无有过行国相云：赵皇失信使南北生灵如此，岂不是过李侍郎道。若以失信为过国相亦有失信处五乃历数之某忘记其语。又云：你劫金帛女子止是一大贼耳你国灭决不久国相大怒令推出处置二十四日随行虞候谢甯入城般取家小说某已收在监军处打伞前此常随定侍郎初六日时先收了金国诏书粘罕（改作尼堪）令萧太师脱御服侍郎向前抱持皇帝令不得脱被十馀番人拽过一边叫道此大朝真天子你杀狗（删此二字）辈不得无礼。又被番人打口而见脱了御服即时气绝於地谢甯不敢唤少时却苏众已分散只有十数甲兵守之传国相指挥须管要李侍郎在遂令谢甯扶到青城左掖门侧廊屋内住每日供三番饮食侍郎绝不能吃似中著底後萧太师三次来道事已如此你休执迷拣长处行恐坏性命不是你好人我不来劝你。又云：你前日骂詈国相国相亦不见过你。若顺从他时与你好官做侍郎只道天无二日某无二主谢甯曾劝道侍郎父母年高兄弟。又多。若稍顺他怒可得回侍郎叱云：古时有忠臣如今岂无你理会不得十六日国相来唤理会事了却放回二十一日。又唤去理会事甚多时临後只见侍郎骂詈国相令推出处置。又回面叫骂不喜听遂和谢甯缚了到南郊侧近顾谢甯云：我为国家合死枉带累你监军道待与你放了你回头来也。未犹骂詈不止遂害之及说被害去处某後来亦不敢回去埋藏至四月四日金寇（改作人）已退家人出城寻认依谢甯所言去处得之暴露四十馀日肌肉不变时年三十五初金人出榜阙下求立异姓云：军前南官亦当举唯不许何李某预此议及军前取家属兄。若虚到南薰门亲见番官数十共叹其忠。且言我大辽死难者二十馀人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後自京师奔大元帅府上书者数十人皆言为社稷死者唯李。若水一人今上皇帝即位之初尚书右丞吕好问。又上子乞优加褒赠建炎元年五月九日奉圣旨特赠观文殿学士与子孙恩泽五人赐其家银绢五百匹两後因臣僚子乞赐美谥当年六月九日奉圣旨可特赐谥续准告谥忠愍建炎三年七月召兄。若虚上殿上正色曰：围城中士大夫止有李。若水绍兴四年

正月内明州见武节郎新镇江府焦山巡检张珍说围城中作行门第二次从驾出郊亲见当日粘罕（改作尼堪）在殿上高尚书读罢诏使萧。

庆脱御服独侍郎向前云：陛下不可脱这贼乱做也。立於渊圣皇帝後，左手掩抱。渊圣皇帝右手指而骂之，某等出门外，不见後面事。绍兴八年，夏金国使人乌陵（改作乌凌阿）思谋对接伴称公忠义，且问子弟几人，今在某处仕宦。绍兴九年春，又蒙朝廷给还致仕，遗表恩泽三人。建炎二年，秋家属流寓扬州遂藁葬公於蜀冈南。绍兴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迁葬公於湖州归安县广德乡卜村南黄龙坞少傅公莹之左，敕赐坟寺额曰“褒忠”。永庆禅院贤士大夫作哀挽者百余人。公娶刘氏、赵氏并赠硕人。三子曰浩，早亡；曰淳，曰浚。孙四人：楷、札、€、相。继以二子郊恩，累赠公左宣奉大夫，所著诗文，经兵火多散失，有文集十卷。其行状墓志神道碑皆未就。《故实》纪其事迹。又逸事曰：谢甯云：二月二十一日在南郊侧近，监军问侍郎云：你回头来也。未侍郎厉声骂詈不止，遂被监军打破唇齿，侍郎神色不动，喷血奋骂愈切。监军以刃裂颐断舌，乃於死。死已，又肆惨酷至於身首异处，膏血浸於原野者，凡四十三日。家人於被害处收敛时，形貌如生（此段纪事迹时，诸父以先大父母年高恐痛伤，意遂不敢书至乾道中，诸父沦亡，因於秘收遗藁中，又得其遗，使尽书之，表於家乘）。

尚书省赠官子告词建炎元年五月初九日奉圣旨故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为国知死不惧忠义之节无与比喻达於朕闻为之涕泣可特赠观文殿学士与子孙恩泽五人赐其家银绢五百匹两敕节义士之大闲能忘身而徇国爵禄国之砥石宜懋赏之报功肆加一典之崇越进彝章之限故朝奉郎吏部侍郎赐紫金鱼袋李。若水操履端重学植纯粹儒馆抡才早膺选任从班入侍旋被旁求属邻敌之内侵数授辞而出使勤劳靡惮诚恐勿欺念国难之非常骇虏（改作敌）情之不测二圣遭北迁之大统有中绝之危奋不顾身义形於色仁必有勇知处死之非难欲焉得刚信苟生之可愧忠义之节无与比伦达於朕闻为之涕泣是用宠以辅臣之异数蜡升秘殿之隆名贖物具仪赏延及子昔段秀实笏击朱 π 颜杲卿面折禄山简册有光精神如在惟尔英烈追配古人魄其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赠观文殿学士徐如故臣寮乞赐谥子告词臣僚上言伏见故吏部侍郎李。若水将命军中备尝艰险功虽不遂志实可悯青城废立之际独以鸿毛之命争论刀锯之侧义形於色卒殒非命志节凜然不愧古人伏望断自睿慈特。

赐优典追赠官爵锡以美谥六月九日三省同奉圣旨李。若水忠义无与比伦已推恩外可特赐谥敕朕灼观之古昔历考忠义凡有临危致命之秋多仗节死难之士世无仓猝扰攘之变人有俞懦委靡之心苟贪其生鲜蹈於义惟尔忘躯而殉国我其录德而褒功故朝奉郎试吏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赠观文殿学士李。若水出入虏（改作敌）营始终汉节威武不屈意气自如嗟捐竭之靡他宜旌嘉之首及载稽谥典式究金言

危身奉上谓之忠佐国逢难谓之愍於昭大节以示宠光慰尔九原之知为吾百辟之劝可特赐谥忠愍余如故。

靖康小雅云：公讳。若水宣和七年冬十一月金人渝盟遣其伪（删此字）国相粘罕（改作尼堪）将兵犯河东知代州李嗣本首叛从贼（此二字改作降）时燕人耿戍律守石岭关复开门迎之贼（删此字）遂围太原。又遣其伪（删此字）二太子斡离不（改作斡里阿布）将兵自平州入寇（删此字）及境贺正旦接伴使傅察以不屈而死陷蓟州燕人内应燕山帅郭药师以常胜师迎敌其贰张令徽刘舜仁潜与贼（改作敌）通毁接战二贼拥兵不前药师遂败走还燕山因拘执大帅蔡靖都运使吕颐浩而以全燕之地降贼（删此字）贼（改作敌）兵入攻保州中山不克前陷信德府遂犯京畿十二月天子内禅皇帝嗣祚上尊号於龙德宫越明年正月五日虜（改作金）师至京都之地札营於牟驼冈攻城不利而种师道等诸道勤王之师咸集遂议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和二月贼（改作敌）众北归粘罕（改作尼堪）虑河东之师袭其後留攻太原是岁夏天子求职专对之才以备出疆大臣以公应诏入对上奇之遂抵河东见粘罕（改作尼堪）力言讲和之利胡廷（改作金人）许之因遣王偕来是时太原失守胡马（改作敌骑）已南十一月粘罕（改作尼堪）营於京城之南青城斋宫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营於京城之东刘家寺两军并力长围遂合上数遣公出城见粘罕（改作尼堪）再求成虜（改革者作敌）伪许之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公出见粘罕（改作尼堪）稍以爽约质之既敛兵不下上幸虜（改作敌）寨公复扈蹕既还和议已定上嘉公勤劳稍迁至吏部侍郎靖康二年正月十日车驾再幸军前公复从虜（改作敌）督所括马及金帛妇女技艺益急回銮稍稽中外危急二月六日果行废立是时公侍上侧极力争这。且责之曰：尔许我和屡矣。天子为生灵屈至尊亲来计议既以诡诈拘留。又辄敢悖逆如此何也。公知虜（改作敌）意已定因抱上大恸。且骂曰：尔曹狗彘之不。若也。远陋之夷（删此四字）敢废中国圣明天子乎！吾当以死争之苟不从吾言则人神共怒臭胡（改作尔等）安能长久俱为万段矣。群酋（改作金人）大怒因使人拽公去以马击公口面流血反缚置之空舍中三日不与食而公骂不绝口已而遣其贵臣高庆裔来以好语来谕公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将宠用不患不富贵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公曰：尔曹禽兽（删此二字）岂知臣子有忠之节乎！我大宋忠臣也。圣主被辱恨不手杀汝辈以谢吾君而乃以富贵诱我我有死而已因极骂之。且求速死虜（改作敌）知其不可回也。遂毙之弃於道侧公之给使亲见始末因逃归城中具言之四月十二日胡马（改作金师）已去公之父与诸弟同公给使出城得其尸已五浹旬而不坏如生因以衣衾棺敛卜葬建炎初赠公观文殿学士官其子。若弟凡七人呜呼方二酋（改作金兵）破京师拥重兵废置中原人主如儿女子戏其凶（删此字）威虐（删此字）焰望而褫魄公以一身摧之。若视蝼蚁呜呼忠义之节冠绝中外诚可摇海岳而动

天地矣。故靖康之难死节之士公为第一《诗》曰：烈烈李公实备全德义动幽明气贯金石扈蹕虏营（改作青城）爰定忠烈杞人之忧废立大公挺不顾二酋（改作厉声）面叱勇其雷霆天地动色命轻鸿毛名高斗极燎原之火不变蓝壁滔天之潮砥柱独立死得其所震耀方册费枢为忠愍文集前序曰：事与身孰重曰：身重身与义孰重曰：义重义者身之用也。夫人谁不爱其身也。有义在焉则身有所不足爱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故君子必权其重者况以其任危疑之难白刃鼎镬曾何足以动吾心乎！予每念靖康之变而得死义之臣曰：吏部侍郎李某者盖未尝不壮其弃生赴义之大节而继以流涕太息也。方海东之夷（此四字改作金人）再薄京城朝廷百官共难同事者非无其人也。公独以身当不测之虏（改作难）拆齿烂唇而骂贼（改作敌）之口殊不少屈国人皆以忠臣无助为恨呜呼公亦知所轻重哉！当时或有助公一吐忠愤则天下事亦不至此烈也。子路死於卫孔子为之覆醢公之一死宗庙社稷天地鬼神实临之君子亦必有以处之矣。生意凜然足以激忠义之气而偷生避难者亦将羞死於地下其何以免天下後世之公议乎！予为秭归始得公遗文而观之盖有味其言也。。虽然公名在太常忠节义。

概天下共知之初不待文而传然刚烈敢为之气表见於文字间者予窃有仰焉故序公之文而出公节义之大，庶几何以纠偷近苟简之俗九原莫作予重有所叹云：公州人字清卿初名某靖康元年赐今名出使今上即位优诏赠_一有加谥曰：忠愍世系爵里国史具之。

孤浚淳跋曰：靖康祸变逆虏（改作敌骑）长驱豺狼摇毒猛不可当所在望风土崩瓦解钦宗皇帝擢先於庶官两持使者节入粘罕（改作尼堪）军誓欲捐躯以济艰难青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者於戏人谁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颐已解舌已断犹奋骂吐血终至於身首异处当此之时天地为之变色日月为之无光战士为之嗟惋虏酋（改作敌人）为之羞畏（改作叹惜）先公已死适我大父母皆暮年故事迹中略其所以死重贻二老人之深忧也。独秭归费守枢为先公文集序今钁木於蜀中能不没其实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诸父沦亡因於秘收遗草中。又得其遗始尽书之本末浚淳惧岁月浸寻世不得而知之他日列诸朝以补史之阙文先公虽死谓之不死可也。孤浚淳泣血书。

中兴遗史及《别录》曰：若水初官为大名府元城县尉差出下乡止一山寺中有百姓病十馀日一夜梦金甲神人告之曰：来日有铁冠道士托汝寄书与李县尉可达之尔病即愈病人睡觉甚异之来日果有铁冠道士叩门赍书与病人曰：可将此书与李县尉说关大王有书上侍郎病人以书诣。若水投之具言梦中事及铁冠道士之语书题云：书上元城县尉李侍郎阅押。若水得书拆封看毕即焚之其事浸传家人扣之终不说遂作《诗》曰：金甲神人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各异代

定知此事太荒虚後人或云：书中说围城中事一录曰：朝廷初选奉使大臣以公姓名闻上初见公名。若冰曰：若冰犹言弱兵也。兵不可弱遂赐名。若水。

副使节使王履事迹曰：王履字坦翁开封县人曾祖禹故任西染院使阁门通事舍人累赠少师祖仲平故任宪团练使带御器械知潞州赠华州观察使父景琚故任皇城使知泮州赠武甯军承宣使公好学通经史年及冠游获乡荐不第乃於元二年从父皇城拜南郊恩霈补三班奉职元间上书力言朝政阙失貽怒当途论邪正尤甚遂褫官编置新州实。

预司马光党人之列今名在碑籍政和初复官省差充提举北京恩冀州黄河堤埽勾当公事任内累以功转成忠郎五年蒙高阳关路安抚都总管吴辟充本司准备勾当公事次年随府罢以功转忠训郎续於宣和二年内。又复上书极谏勒停久之至宣和六年叙复旧官国信使中散大夫秘书少监贾朝散郎试尚书户部侍郎虞栎荐公上殿对於当年六月内称旨差监西左藏库时方从义郎任满转修武郎靖康元年八月内宣召上殿准敕武翼大夫充大金山西军前和议副使秘书少监李。若水奉使大金山西军前当年九月至太原见粘罕（改作尼堪）议欲以租赋奉大金赎三镇地粘罕（改作尼堪）不从随大军复回於当年十一月十一日还京当月十四日公与李。若水被旨同王云：马识远再使军前日下出门行次中牟守河溃兵作过或传金人已渡河左右甚骇众谋改路。若水疑未决公曰：守边防河诸隘将士望风逃避奉使。若。又如此朝廷何所赖以某处之惟有死耳。若水然之遂令曰：有回者行军法众遂定公沿路屡浼。若水奏朝廷乞严设备再次怀州界逢金人大金馆伴使萧庆刘思前来相见具言已遣使入京请画河为界更不须议三镇事公随大军南来不胜其愤气疾作舆以还闰十一月三日到京城外粘罕（改作尼堪）召公与。若水饮曰：且得到使副门乡中了遂举觞以劝公等粘罕（改作尼堪）曰：奉使有劳宜劝以酒。若水叹曰：某等才薄识浅奉命议和不能为国家定大事罪固宜死酒不敢饮粘罕（改作尼堪）笑曰：前言戏之耳公曰：军国大事曷可为戏遂以酒杯掷於地粘罕（改作尼堪）大怒曰：事至如此尚敢如是公曰：杀人以挺与刃亦无异也。粘罕（改作尼堪）曰：一齐推去囚了公曰：平生读书忠孝事死尚不惜何惧囚也。因被囚於冲虚观粘罕（改作尼堪）攻城二十五日城陷粘罕（改作尼堪）次日遣公同。若水入城十二月四日公与。若水从驾出军前继复扈驾还京除公武胜军承宣使公辞上曰：卿尽忠佐国面折金贼（改作人）固宜重赏公曰：臣六世食禄方蒙陛下识擢身当朝廷多事之时惟愿以死报国家实不敢冒膺殊赏竟不拜命遂除相州观察使。又辞上不允正月初扈从驾再出军前遂为金人所留相继见害随行翰林司兵士郑福归来取衣物备言二月初六日读了金国诏书粘罕（改作尼堪）令萧太师刘尚书脱了龙衣是时郑福正随观察见抱定皇帝高声拦截令番人。

不得近前道我皇帝孝慈仁俭只为百万生灵屈身来此见你这夥贼不得无礼刘

思使左右人擗开手被众番人打破头面领在一边郑福不敢向前粘罕（改作尼堪）即时令人押出观察共侍郎去後过了几日再唤去议事观察回来日夜号哭二十一日再唤观察去理会事甚多时临後只见观察共李侍郎高声骂詈出来言语学不得粘罕（改作尼堪）令人拥出去处置了观察回面向郑福你。若得回去时传语娘娘道我已为天偿债也。休苦烦恼左右押郑福不得向前去郑福不忍卹不知前面去被害处事继见监文思院门从侍郎张敏来说渠在军前正见公在郊台边被害时神色不动仰天长叹念歌一首只记临後两句道矫首向天兮天卒无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旧校云：矫首向天兮四语乃李。若水歌诗见宋史本传此作王履疑误）闻之者莫不堕泪公年四十八岁有二男长曰：高中次曰：立中建炎元年五月内奉圣旨特赠保甯军节度使先是公与李。若水被害时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见之叹曰：南朝。若人人得如此二子，岂有今日之事可谓靖康忠臣也。尚书左丞吕好问公墓额曰：大宋忠臣节使王公之墓。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二校勘记。

小注（。又得其遗始尽书之始误作使） 宜懋赏以报功（以误作之）学植粹纯（误作纯粹） 朕灼观之古昔（之字衍） 上数遣公出城见粘罕。且求成（应作公等共出见粘罕。且误作再） 及金帛妇女技艺益急（技艺一作势） 稍以爽约质之（质应作责） 以好语来谕公（来字衍） 岂知臣子有忠义之节乎！（脱义字） 而书公节义之大（书误作出） 他日当列诸朝（脱当字） 任宪州团练使（脱州字） 乃於元二年（一作元符） 黄河进司勾当公事（司误作埽） 虞栾（一作虞奕） 差监西左藏库作坊转从义郎（作坊误作时方脱转字） 公沿路屡勉。若水奏朝廷（勉误作浼） 平生读书学忠孝事（脱学字）。

●卷八十三

靖康中帙五十八。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辛巳，尽三月初六日丙申。

二十一日辛巳大元帅宿任城县。

大元帅早发中都晚宿任城是夕北兵仍怀惧敌不乐南去纵横置椅棹於大街以限阻往来将发火谋乱张俊刺知巡寨得贼斩首以徇是夜诸营警严皆不敢寐。

金人移文催发宗室南班官。

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须管二十五日前解发尽绝并不许漏落一人开封府委官使臣小火下散行搜索大街小巷无不周遍如捕获盗贼每得宗室及家属悉被拘监饥饱不问以待发遣出城。

二十二日壬午大元帅宿山口镇。

大元帅早发任城晚宿山口镇耿南仲汪伯彦耿延禧董耕（删此字）耘高世则方侍食有济南府镇赵不群所部民兵告军人谋放火作乱系同火出首王密遣张俊擒捕到首谋者凡之无异辞令凌迟处斩馀皆不问厚赐告人金帛犒以酒食自此作乱者方息。

二十三日癸未大元帅至济州。

王早发山口镇申刻至济州京东西路提点刑狱李端弼高士瞳守臣张存通判李迨及士庶出闻以迎王入城欢声夹路。

中兴记曰：二十三日至济州是时元帅军济州自黄河而南分布勤王之师宗泽屯澶州以拒虏（改作敌）之在卫南韦城者闾邱升屯濮州以拒虏（改作敌）之在临濮南华者黄潜善在曹州以拒虏（改作敌）之在考城者赵野范讷在南京以御虏（改作敌）之在甯陵襄邑者向子在宿赵子崧在钜野何志同在许皆围京师未得进或劝约诸道同日大进兵鏖战决胜负於一日，或以为虏（改作敌）在城上外逼之则下而入有不可言者。又惑於曹辅张之说未敢前。

金人取太学录黄丰杨愿。

黄丰杨愿皆举人学录近试选每占高等金人忽移文取之或疑谓是前所发进士三十人中有仞者言其姓名乞取赴军前二人皆托疾竟得免行。

二十四日甲申金人杀礼部尚书梅执礼侍郎程振陈知质给事中安扶鞭御史胡唐老等四人。

遗史曰：金人移文督责金银极为峻切官司惊惧莫知所措迨晚乃迫四壁提举根括金银官梅执礼等四人及催促金银官黎确等四人并赴军前黏罕（改作尼堪）震怒拂膺作色叱责已而命执提举官四人於监军处杀之，於是执礼振知质扶皆被害复使令首令众弃尸於南薰门下。又命执催促金银官胡唐老胡舜陟黎确等四人各鞭背五十放还唐老遂死确等号泣过市自是人心益忧惧谓杀侍从捶台谏疑启变乱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复如初自丙寅以後金人使命入城者渐渐径造宫阙如诣私室折花饮酒自相娱乐或乘醉插花满头联鞞而行旁。若无人观者无不切齿先是车驾未还百姓惶恐以为金银不足各随其家所有而出复得万两纳去贼（改作敌）求索不已须待元数满足。又令户部尚书梅执礼主东壁开封府尹程振主南壁礼部侍郎安扶主西壁工部侍郎陈知质主北壁使搜索百姓所藏金帛皆亲至其家发掘凡十馀日梅执礼谓程振等曰：金人讲和已定但以金银邀车驾金人。若须元数铜铁亦恐不足黏罕（改作尼堪），岂不知此事不如结罪状申绝塞其所请，於是四人共结罪状言金银并已搜括更无铢两如後不同甘依军法以申军前军前复。

索金银官司称已申去称无有金人以为居民藏匿不肯尽数送纳因医官内官乐

官三等人於元帅处下状称本家有窖藏金银乞下开封府取归黏罕（改作尼堪）谓三人曰：只汝三人敢藏金银三人复称在京权贵豪富人家各有窖藏不曾献纳。又内侍等有说黏罕（改作尼堪）者曰：今城中百姓乏食家家急欲得米试令开场以米梦出余许以金银博易便可见其有无之实黏罕（改作尼堪）从之下令开封府开场糶米。又以官钱高价收买置十数场金每两三十五贯银每两五贯五百文金每两博米四斗银每两博米一斗时百姓固藏金银复见金人无去意城中粮乏惟忧饥死。又争以易米麦初城破军民诈为金人劫取金银者至是争持以易有贫民兵卒以十馀铤金易数石麦者黏罕（改作尼堪）等愈疑多有藏匿持以责府尹官吏曰：公言无有博易何多官吏不能为之对遂杀执礼等四人。又斩其首许其家以金银收赎或云：虏（改作敌）欲尽城中物乃因蓝等复取金银过军前责执礼等以不实故害之。

朝野僉言曰：，或谓金人所以杀四人之缘由欲结兵以救二圣会与王时雍议事不协时雍以闻金人欲明正其罪恐动众心故以金银事杀之。若为金银事自有四壁根括执礼为副留守非其职也。。

宣和录曰：虏（改作金）人般运器物自阳武九十里渡黄河入北清州径趋金国二帅左右姬侍各数百秀曼光丽（删此四字）紫帟青袍金束带为饰他将亦不下十人壁中珍宝山积求取无厌内使权贵鬻爵纳赂各归於虏（改作敌）犹以为未足遣使督责旁午四壁以从官台官各一人提举催促府中差官巡门提辖四壁。又添官十员措置收买仍令诸仓以米豆换之再纳金七万五千五百八十两银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三百两表段四万八千四百匹。又遣使人提举官以金帛迟延坚欲勒赴军前尝曰：京城总七百万户除无力下户甯不出金银一铤耶明日虏（改作敌）使来勒留守大尹提举人供状银五日纳足完数二十五日虏（改作敌）使赵少监传监军指挥请八人提举官赵南薰门受约束人皆重其出相谓曰：吾侪傥出门必留营中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促才五日今三日而所纳之数比前一月反倍之复何罪可留正犹豫虏（改作间）。又遣萧将军促之不得已遂行既出门监军金牙郎君者偃坐呵责不容辩梅执礼等四人皆击死仍。

斩之弃其尸门下今其家以金银赎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明黎确各杖百馀几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银或尚不足当纵兵自索。

二十五日乙酉大风埃不可行以官序科金银表段。

金人以金银数少科定在京官员执政官金二百两银二千两表段五百匹侍从官金一百两银三百两表段一百匹以次及选人校尉尽科定数目令日下送纳如迟全家押赴军前人心恐惧。

二十六日丙戌夜白气费斗。

二十七日丁亥大元帅府措置印卖盐钞。

大元帅驻於济州虑经费不给随军转运使梁扬祖建白京城围闭盐法不通私商公行国之利源徒成虚设乞权宜比类在京榷货务法措置印造给卖东北盐钞许客人入纳见钱买钞引前去两路盐场请领盐货候金人退京师城开日住罢从之寻委扬祖权总领措置财用杨渊副之置局印造钞引节次分给济濮州广济军兴仁东平济南府沿流州军自是公私称便军须供亿遂有羨馀而敛不及民。

金人令百官劝进张邦昌。

唐筇饮药卒。

或云：服脑子或云：服大黄而死。

唐恪字钦叟绍圣中毕渐榜登第靖康元年再拜天官除同知枢密院事进中书侍郎八月拜少宰附耿南仲排李纲专主和议尝建白谓虏（改作金）人秋高马肥必再来乞驾幸长安为纲所阻遂乞祠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言其奸罢相除太乙宫使至是饮药而毙汴都记曰：朝廷以唐恪为相恪俗吏昏懦无能军民。且欲击之冯对上曰：且陛下取曹司为宰相事将柰何恪专务交缔内侍通济为奸临事丧机士大夫，或以奇谋秘计献於恪恪厉声曰：此时甚易见措置士亦自沮不复言二月半间先丧其夫人恪遂服大黄作腹病以死是时金人正取之恪以前宰相恐不免故自裁。

朝野僉言曰：金人初六日变议十三日群集议於尚书省议推戴张邦昌金人有榜百官观之有泣涕者恪大恸一年少郎君斥恪曰：公为丞相不能为朝廷计事以至今日况朝中皆亡国之大夫也。平时鬻卖官爵习蔡京不法所为犹厚颜赴议举异姓实负国家哭之何益。

三十日庚寅吴开莫俦来报云：邦昌来日先入城以观人情。

仍令开俦语城内人万一有疏虞即一城尽为血池更不他择矣。，於是治尚书令厅及西府以待之。

三月一日辛卯朔太宰张邦昌入南薰门。

遗史曰：金人告报城中欲遣张邦昌入城御史台检准故例宰相入城百官合迓於门径行晓论文武百官於未时前诣南薰门迓少宰公相如期而集者凡数千人士庶往观者。又数万人范琼江长源诸统制官等领兵分列左右自州桥至门下森布如织申刻邦昌入门百官班迎於道城外以铁骑裹送及门而返交割与范琼有说谕在京诸军民曰：交割取一个活张相公致他死後便是恁懣不肯推戴故杀了他也。即入憩於幕次与从官语移时入居尚书省令从官乡监郎官十员昼夜宿直续增作十员掌管事务并使臣十五员只应三衙门官亦同宿守虏（改作金人）令劝进集议於尚书省尚书令厅榜留守司今月一日元帅府津送到太宰入城已具军民推戴文状申军前去讫今来合取指挥右晓示各令知悉。

僉言曰：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间金人令同肃王等至京城下方百官推戴时邦昌皆不知也。黏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令王持推戴文字示邦昌

邦昌读前後文毕大惊曰：赵氏无罪遽蒙废灭邦昌所不敢闻必欲立邦昌请继以死二酋（改作帅）令王召邦昌邦昌曰：元与肃王曹驸马奉使每元帅召即三人俱行不可独往强之以行至二酋（改作帅）前二酋（改作帅）说推戴意邦昌坚避如是者半日二酋（改作帅）知邦昌不可强乃诡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诏令立宋之太子以公为相善为辅佐母使败盟请公入城邦昌入城纱帽凉衫以扇障面呵喝如宰相仪径诣尚书省下马百官拜阶下邦昌答拜金人有旨如三日不伏推戴先戮大臣次尽杀军民百官父老哭告拜邦昌令即权宜之计救取一城老小王时雍徐秉哲吕好问曰：大金欲册立太宰三日不立将夷宗庙杀生灵邦昌谓时雍等曰：诸公怕死乃掇送与邦昌虽督责而归焉可免祸身为大臣岂忍篡逆耶有死而已时雍等强之邦昌引刀自裁众夺之遂议申推戴文字至金国军前。

靖康小雅曰：邦昌初尚愿义。且坚避久之百官有进言於邦昌相公宜从权他日相公为伊尹为王莽皆。

在相公邦昌乃勉从之曰：邦昌以九族保此一城人。又尝欲以刀绳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使涂炭一城耶遂已。

三月二日壬辰金人入文字来限三日立邦昌不立城中尽行杀戮都人震恐。

差事务官。

是日差给事中马寿隆中书舍人李熙靖左谏议大夫洪刍兵部尚书吕好问工部侍郎何昌言军器监王绍吏部员外郎王及之礼部员外郎董户部员外郎李彖建工部员外郎李士观刑部员外郎吕勤仓部员外郎曾卞造光禄少卿黄堂传著作郎颜博文充事务官。

二日癸巳虏（改作金）使来促劝进取推戴状。

告报官员僧道百姓军人耆老等尽赴厅立班推戴邦昌众人泣劝再三方从留守司遂以推戴状申军前大金元帅府文武百官军民僧道耆老吏部王尚书等申今来军民等悉愿推戴张太宰缘京城无主日久伏望早赐遣备礼仪施行者故今日遣翰林学士承旨吴开等入城盖因此事请文武百官军民耆老僧道吏部王尚书等照会施行。

发运判官向子遣李植赴大元帅府献钱粮助军用。

发运判官向子遣泗州进士李植赍金帛赴大元帅府以本司钱粮之在济州者悉献帅府以助军用王喜奏植承直郎。

四日甲午留守司榜。

今月三日吴承旨莫内翰自军前归准大金元帅府台令今已差官初七日行册命之礼右仰军民耆老僧道等各令知悉。

五日乙未尚书吏部榜。

准都省礼房帖子仰东上下门火急告报文臣（阙）选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寻医侍养官於受册日须管尽数要到如稍有漏落必定重作施行不得住滞勘会今

月七日受册并合赴文德殿立班须至晓示右出榜各令知悉。

六日丙申卜门仪制榜。

今月七日僧道父老於尚书省令厅下立俟太宰上马导引至右掖门先退太宰至文德殿门外下马仍诣殿东朵殿幄次更衣文武百官诸将军校文臣（阙）选郎武臣承信郎已上於殿下东西两间面北并设仪仗於殿下排立皇帝望大金国阙褥位於殿下少。

立俟册宝入门至位皇帝降阶褥位望大金国阙拜讫俟册宝至褥位读册设宝皇帝跪受讫再拜升殿即坐文武百官等七拜讫起居称贺五拜讫退右晓示各令知悉。又东上下门榜文臣（阙）选郎武臣承信郎已上并致仕寻医侍养官於受册日并合赴文德殿立班侍从官於受策日并合赴文德殿立班侍从官并宿令厅以待行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四

靖康中帙五十九。

起靖康二年三月六日丙申，尽九日己亥。

统制官宣赞舍人吴革谋起兵救驾范琼左言诱执革革死之并斩其子及使臣百餘人。

宣和录曰：先是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阙（改作兵深入）吴革任陕西统制官首率关中兵勤王二月虜（改作敌）骑渡北去分兵围辽州革以所部解围九月虜（改作敌）陷太原府朝廷遣革奉使女真军中持国书见黏罕（改作尼堪）庭揖不拜计议边事责其贪利败约气劲语直虜（改作敌）帅愧服为追回攻威胜军等处军马授书以归十月召赴阙得对上问割地不割地利害革对以北人有折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边备起陕西兵马为京城援不复议和遂差革使陕西勾兵闰十一月二日出城虜（改作敌）骑已至会南道军马至遂同总管张叔夜入城上巡幸南壁革面奏乞量差兵马夺路赴陕西叔夜留革充总制官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改作敌）骑不敢近城。且通东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选日诸门并出兵为正兵为牵制为冲突为尾袭为应援可一战而胜上以众言先入竟不出兵贼（改作敌）。

攻宣化门填道渡濠革窃往相视白南壁守壁官开安上门所堰濠水三尺及尽泄蔡河闸水夜浸灌之不从及填道将合始省前语水已沐矣。二十五日贼（改作敌）登城革率使臣亲兵赴南薰门东策应手射杀执帜者十许人部曲皆散去革独死（改作力）拒安上门东使贼（改作敌）不能西二年正月上驾再出东城革曰：天文宰坐甚倾驾出必不反正堕虜（改作敌）计宰相何不见（删此字）听。又请於枢密孙傅张叔夜欲因事至军前计议不报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诸王宫嫔出城九日革入白留守孙傅言上皇业已出乞力留皇后太子明日引见皇太子革顿首言二帝出郊

驾必未回愿殿下坚避以固国本遣蜡弹告急在外将相约拥兵近场面内外相应夹攻贼（改作敌）寨。又与监察御史张所吴给马伸文林郎吴结日夜同谋革以启圣院狭隘迁於同文馆附者益众使臣效用数千人勇士数万多两河骁悍之士革日率众肄射中者等给班赏铠甲弧矢攻守之具种种皆备虏（改作金）人立张邦昌之议益急革欲诛范琼等数十人分兵约日突出班直等先期以发为范琼所杀革字义夫艺祖朝佐命勋臣廷祚七世孙也。天资忠义天文地理人事兵机无不通晓及被杀忠义之士无不痛恨。

遗史曰：孙傅张叔夜秦桧以不立张邦昌皆赴金人军前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侔与李回范琼辈方谋立异姓欲为佐命勋臣吴革参谋吴铕左时张知章等议曰：事急矣。宜遂起兵缓则事泄。且有不测之祸，於是群议起事之日奉宗庙神主以从事诛范琼等数十人令左时作三书其一责虏（改作金）人以议和给我国家留我二帝其二责大臣不奖惩煞费苦心唯唯以听虏（改作敌下添人之字）命其三责京城居民不念君父蒙尘於外日唯偷安不知共效死力以雪国家之难乃命兵约日出十八门列为二垒与刘家寺及青城贼（改作敌）寨相对。又遣蜡弹期以三月八日内外合军部勒既定须期以发探事使臣报有车五十乘自青城东出革抚案恸哭曰：吾君去矣。三月六日五更班直崔广崔彦皆等数百人皆擐甲排闥至革寝所告白邦昌以来日受册既立之後人心离散须先事而起不然惧及祸革曰：与在外将相约日。若先发失约则兵不至安能济事众力请革革复曰：若等来者几何人曰：五千百姓数十万闻事急皆不约而附从也。革知众不可夺彦广等迫革上马革乃被甲上马时已黎明比。

行至金水河西皆范琼及左言兵琼遣人邀革议事遂执事并其子悉斩之及使臣素队百余人并戮河上革就死颜色不变极口诋骂其忠义之言凛凛可畏死之日知与不知皆为泣下初革自车驾出城饮食坐卧未尝少忘每食屡废匕箸有汛埽者革止之曰：主上蒙尘而臣子欲洁其居耶自闻金人欲纵兵洗城屡白留守乞淘渠以防铁骑驰突及大集京师居民各赴本壁门下集缙黄作法事各报全活生灵之恩实密为备也。比城门火则乞措置保全宗庙七世神主宗室出城有逃避者悉收贍之有特之者革曰：为赵氏得死。且不恨范琼斩革讫即以事状申军前以范琼为正任观察使权殿帅左言迁两官。

伪楚录曰：初驾出不得还户书梅执礼置二十七所皆托以弹压赈济为名其实招集材勇之人欲以救驾有陕西统制官吴革实一所之数在京监棗官米见军前废立抱忠负义以官米养军召在京壮士慨然起兵谋反正交结班直散班只候亲从等欲夺驾外走时有军前取去医人入城置药物见革说四方勤王兵将至近甸每日军前发兵出战精兵多出外城下不满万人二圣可一举得之革闻是说欲为夺驾之计初五日内亲事官数百人闻立张邦昌以不忍屈节异姓先杀妻孥血属焚其居室以应为徒中所

告左言范琼领兵追革至朱雀门诈呼与之谋曰：吴统制你只手偃黄河北事得自家门共议革闻以谓二人率兵助已乃下马欲与之语琼乃执革并其子皆斩之次日王时雍。又使范琼体究高士赵子，於是开封府捉二人送下狱盖二人各占一所也。。

七日丁酉金人立张邦昌僭位。

遗史曰：是日早文武百僚僧道军民等会於尚书令厅巳时告报军前奉册宝入门金人遣五十余人素骑数百从之邦昌自尚书省恸哭上马至西府门俾为昏愤欲仆立马少苏复号恸午时导引至宣德门外西阙门下马入幕次。又恸有金人曾太师以下五十余人持御衣红乡散来设於幕次邦昌更帝服少顷出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国拜舞跪受册宝册文曰：无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当仁不让知历数在於尔躬张邦昌即皇帝位国号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红伞还次讫金人揖邦昌上马出门百官导引如仪邦昌步入自宣德门由大庆殿至文德前进辇却弗御步升殿於御床西侧别置一椅坐受官员等贺讫文武。

合班张乃起立卜门传旨云：勿拜时雍等复奏传指挥云：本为生灵非敢窃位如不听从即当规避时雍率百官遽拜张急回身面东拱手以立。

靖康要盟录曰：册文云：维天会五年几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思与万国同格於治粤惟有宋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期於万世永保无穷盖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图变誓渝盟以怨报德才端怙祸反义为仇譎诈成俗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号令滋彰纪纲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进者非其功贿赂公行豺狼塞路天厌其恶民不聊生而。又姑务责人罔知省己父既无道於前子复无断於後以故征（旧校云：金小史作兴）师命将伐罪吊民幸赖天高听卑神幽烛细旌旗一举都邑立摧。且天眷攸属谓之大宝苟历数改卜未或偷安故用黜废以昭玄监今者民既乏主国宜混同然念厥初诚非贪土遂命帅府与众推贤金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资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系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遣使备仪礼以玺绂册命尔为皇帝以授斯民国号大楚都於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勿疲於述职问音岁至无缓於披诚於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临之君不能独理故树官以牧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亦非贤不守其於有位可不慎欤予懋乃德嘉乃丕绩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

伪楚录曰：王时雍领尚书省吴开莫俦皆权枢密院吕好问权门下侍郎徐秉哲权中书侍郎左言范琼以斩吴革功范琼为正任观察使权殿帅左言迁两官大抵往来议事者开俦也。逼逐上皇以下时雍秉哲也。胁惧都人者范琼也。遂皆擢用时雍等皆绣鞞张盖独吕好问出入颇形忧愧。

《别录》曰：初金人得在京官吏军民推戴邦昌文字令主者谓上曰：官吏军

民既推戴张邦昌不能复立主哉！金人如萧庆耶律广王高尚书曹少监等用事人邦昌在军前鞠躬俯事不暇至是列拜於阶下邦昌辞避则曰：陛下不受臣拜见元帅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邦昌悚栗邦昌僭立呼拜迎引皆金人为之初拜邦昌回礼一金人提其领谓京城。

人曰：看此一官家一似前来底看邦昌入内金人皆辞出有卫士曰：平日见伶官作杂剧每装假官人今日张太宰却装假官家。

朝野僉言曰：初邦昌册立百官对金人惨怛邦昌变色惟吴开莫俦左言范琼有喜色。若有所得初开俦播金人语言迫胁大臣必要立邦昌凡怀忠义臣僚即告金人令迫之时指开俦为金国大臣范琼领兵弹压使在京军民不敢有怀死节以致邦昌即位初邦昌入城不肯受推戴以军前坚逼百官忧之琼曰：使我作殿前太尉更不由张相公也。便交册立了当四人者前所为如此邦昌摄政僭立自谓佐命元勋遗录曰：初一日邦昌初入门之时大风一日内前四壁似有鼓声已而益厉俗以为风磨。

八日戊戌尚书省子。

胡思权户部左曹侍郎司农本职免签书叶宗谔权司农少卿李回元系签书枢密权依旧胡直孺权户部尚书前谏议范宗尹仍旧职吏部侍郎谢克爱落致仕仍旧职前中书舍人李擢并仍旧职李靖甯詹义并权直学士院。

九日乙亥百官赴常朝如仪。

邦昌以吏部尚书王时雍权领尚书门下省事开封尹徐秉哲权领中书省枢密院事翰林承旨吴开权尚书左丞相翰林学士莫俦权尚书右丞相前签书枢密院李回权知枢密院观察使左言权殿前司公事范琼权四厢指挥使大理卿周懿文权开封府。

遗史曰：张邦昌僭位王时雍谄事之凡事有臣启陛下之语虽邦昌之僭亦鄙嫌之然进时雍秉哲领三省枢密院事者三省枢密院皆无官也。。

靖康小录曰：王时雍领三省事郎官王及之王绍擅政每以佐命功臣自许先是虜（改作金）人强城中举邦昌以尚在军中叩头辞逊以死自诉群臣争立赵氏者尚众时雍及之欲奉表劝进词臣无敢当者绍在集议中探怀出藁云：念之久矣。何不亟为自是士大夫切齿因呼为二王及之等。又令有司籍龙德二宫宝货卖灵沼鱼藕以贍百官为名御史马伸缴之（删此二字）曰：古者人臣去国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二帝暴露郊外行止未决尔等辄敢取两宫物逆节甚矣。力争乃止。

靖康後录云：邦昌既入尚书省时雍等朝夕在侧应对之际便以陛下称之邦昌曰：且休恐人闻之皆笑。

我尔。

邦昌遣邵溥使南寨暴振使北寨报以欲诣军前致谢。

二使至门先以状申回传云：皇帝不须出好治人民俟要相见自往请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四校勘记。

二月虏骑渡河北去（脱河字） 上皇后妃（误作妃后） 驾未必回（误作必未） 名报全活生灵之恩（名误作各） 悉收贍之有持之者（持误作特） 推戴邦昌文字令上看（上看误作主者） 李靖甯（一作李熙清） 籍龙德甯德二宫宝货（脱甯德二字） 御史马仲檄之（檄误作激）。

●卷八十五

靖康中帙六十。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日庚子，尽十六日丙午。

十日庚子中书舍人李会还旧职权户部尚书胡直孺免权职。

金人寇（改作攻）兴仁府开德府濮州。

十一日辛丑张邦昌宴金人於禁苑。

范致虚兵溃於千秋地场致虚遁走。

遗史曰：范致虚在陕州也。前军出武关由邓州新兴澠池之间屯於千秋地场伪河南尹高世由告急於黏罕（改作尼堪）亦会金人将欲回军娄室孛堇（改作罗索贝勒）自伊阳直冲之王师不备遂弃輜重而奔死伤者几半致虚恐惧而遁。

编年曰：范右丞前军屯於千秋镇先是金人闻范右丞统勤王师二十万前来黏罕（改作尼堪）谓诸将曰：我闻范致虚一儒者尔不解用兵可明斥埃使三千人破之必矣。至是果为金人所败诸路兵大溃唯延帅张深与刘光世自汝州路趋京东路去范致虚收溃兵复走入关。

兴仁府统制官张奂败金人於兴仁府闾邱升败金人於濮州。

孔彦威败金人於开德府。

编年曰：初十日金人一头项自宛亭前来至兴仁府城外五里寨辛丑金人向城进兵黄潜善遣统制官张奂部领军兵占据地利迎敌遣丁顺孟世甯分作左右翼设伏掩杀射中金人旗头龙虎郎君落马即时抬昇引兵退去。又一头项寇（改作至）濮州城下闾邱升遣人马出城迎敌金人退去辛丑。又见阵各有杀伤是夜五更拔寨退去。又一头项自卫南寇（改作至）开德府金人以其众列护城提外宗泽先令统制孔彦威占提寨交兵至申酉间金人退去辛丑复来见阵泽。又遣权邦彦下冀州兵与彦威并力掩击是夜三更金人拔寨退去。

十二日壬寅张邦昌手诏。

伪楚录曰：诏云：子以寡陋近迫大国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诸公横见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国事岂其心哉！顾德弗类实难称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圣旨下行载循昧陋殊震危衷夫圣孔子不居则予岂敢自今与三省枢密院议定处分及内外官司面承得旨事称面旨内降及批出文字称中旨遣官传谕所。

司称宣旨洪惟非常之变适遭会於斯时尚冀有永之图讫数甯於区夏，庶几多士共识此怀。

金人晓谕诸路榜。

契勘宋之道君少主皇后妃以下并已北迁应文武百官僧道耆老军民共议荐举堪为人主者一人却准文武百寮僧道耆老军民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状乞自元帅府推择贤人永为藩屏。又乞於军前选立太宰张相公以治国事者行府会验本官乃去年同康王为质者也。毁许寻旧好之後窃弄精兵夜犯寨营官兵接战即时破灭以其败盟遂临京城将临进攻本官哀泣曰：身为宰执出质军前而不意犯於不虞罪当万死然主上年少葺莅事日浅盖缘奸臣所误。且乞缓其攻击因遣使语之少主趋迎使人泣而谢罪及至和成泊从军北行至河北州县或有不降每欲进击必自求哀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举。又乞遣使理会虽威之锋刃不避也。欲引而南进曰：，岂有大臣躬亲出质不能戢兵以致交恶而忍同敌人观其伐主也。头可断身不可去城破之後驿召而语至及废国之际号泣擗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不见容，或以脑触柱，或以首投地几至自绝乃知忠孝刚毅出於其伦忽闻推戴果得此人然恐难夺其志泊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学士承旨吴开翰林学士莫俦赍状劝请曰：闻建邦立都必立君长制国御俗允赖仁贤恭惟大金皇帝道合三无化包九有矜从诸夏俾建列藩翰契勘虽不许存立赵氏既择贤人以主兹土则於国民为幸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学爱天人位寇冢司身兼众美硕德伟望蚤羽仪於百工嘉谋赤心久勤劳於三事敢望以苍生为忧而不以细行自饬以机政为虑而不以固避自嫌上体大金择立存抚之意下副国人推戴为主之望及别有状申行府今文武百寮僧道耆老军民人共请太宰相公以治国事窃惟虽有辞让伏望元帅府更赐敦请本官早从輿望寻请知枢密院事汉军都统制刘侍中彦宗礼部侍郎刘思应奉御前文字高庆裔同诣具导其由勃然奋怒曰：国虽破在臣子之分岂容闻此由以先防备不获自绝然而闭目掩耳背立偃蹇终不为听但骂文武百寮曰：以诸公畏於兵威置我於乱贼之罪甯甘心死於此不可（下添苟字）活矣。彼（删此二字）以耻（改作取）後世篡夺之名世然行府以军国重务不可久旷寻录申奏今降到宝册备礼。

以玺绂册命为皇帝以统斯民国号大楚都於金陵自黄河以外除夏国封界疆場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其间志气屹然不动虽多方勉谕以事在已然虽死无济何如就册用救生灵犹不饮食累日几至灭性遂拥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僚僧道耆老等共集力请於天会五年三月初七日方受册命诸路军民人等各令知悉。

邦昌与二酋（改作帅）书乞亲诣致谢。

《书》曰：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於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今月七日伏奉皇帝圣旨特降枢府加臣封册退省庸陋之资何以对扬休命前此固尝死避终不获辞载惟选授之初尽出荐扬之赐寻因还使附致感愿亟拜於光仪庶少申於谢礼未闻台令殊震

危衷遂遣从官具敷{勤心}恳重蒙敦谕仰识眷存然而浹日未前抚躬无措恐有失於稽缓实深积於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趋诣俟承报示径伏军门拳拳之诚并留面叙不宣谨白。

二酋（改作帅）答曰：具位谨致书於大楚皇帝阙下向承明诏择立贤人爰及庶士之谋已谅英聪之听具闻天阙优降册书礼命恭行群情胥悦未遑伸於庆礼不图辱於华絨幸容先导微继陪高论今差崇禄大夫兵部尚书高庆裔彰武军节度使李仕选充庆贺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别幅衣着一百二十段马四匹。

金人委开封府再敷配金银表段。

遗史曰：金人移文督责金银表段元数十分未足一分仰开封府在京坊巷见在入户等敷配限三日纳足以不伏之人全家押赴军前先是城陷之初金人索在京户口数目开封府张大其事报七百万户黏罕（改作尼堪）亦询李。若水亦以此对金人见京城户口之众意欲七百万户尽行敷配所得不可胜计故令将坊巷入户等第敷配开封府奉行莫敢论辩乃以见在户口随高下配定欲敷元数故虽细民下户亦不下金三十锭银二百锭表段五百匹家至户到揭榜门首督责令日下送纳京城士庶虽知所配无办然事出於众但相戏谑而已云：借使变甑釜为金银化屋宇为表段亦，岂能如数督索甚急小民应之如不闻官司亦无如之何。

宗泽以战车趋京师遇金人於南华败绩泽微服走统领王孝忠中箭身死知博州孙振为乱兵所杀。

遗史曰：初刘浩在相州得战车法创造五辆试之不可运业已造成浩谓磁州宗泽好作为轻听信乃告假往磁以战车给曰：是车造一百五十辆每一辆以二十五人守车二十五人为左角二十五人为右角二十五人为前拒共四队凡一车用一百人车一百五十辆共用一万五千人愿与直阁为先锋收复真定具画车阵并所用人阵队为图以献泽喜之问浩所欲浩言所阙者衲袄耳闻磁州甚多请随意之所欲应副泽资给之而去泽遂以浩所图车阵称见造成车一百五十辆已募到民兵一万五千人结成阵队谋欲收复真定奏闻朝廷朝廷壮之取旨除泽秘阁修撰河北民兵总管初实无一人一车也。及元帅府分遣泽往开德驻乃用浩车制旋试之泽以开德城下之战金人退去谓金甚易与耳壬寅领兵推戴车追袭欲往入京场面下解围至卫南之北逢见金人伏兵接战金人佯败向东趋南华县泽追至南华遇金人两头掩击官军大败战车大而难运推驾者苦之一旦遇仓卒皆委而走泽变易衣服随败兵队中夜奔走得脱先锋王孝忠中箭坠马死知博州孙振领兵至中路闻泽败绩亲兵惧与金人接战。且怀乡士乃杀振及取军实散而北归金人取战车尽载军实而去。

中兴记曰：宗泽权邦彦同在澶渊约与深州守臣姚鹏同入鹏未进兵泽邦彦自南华入遇虏（改作敌）骑卒至西将王孝忠死泽邦彦更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姚鹏

军泽所制战车五百辆使兵弃车走车为虏（改作敌）所得以载城下所获金银归虏中（此二字改作振）孙傅之父守博州将兵屯濮州听泽节制是役坠马死後建炎初河北寇皆泽麾下溃卒也。。

十三日癸卯令邵溥同所差郎官四员管勾南薰门下交纳物色吕好问。且权领门下省职事。

工部侍郎何昌言改名善言。

避邦昌名也。。

鲜於可朱震致仕。

十四日甲辰邦昌遣使致书於军前恳免征催金银。

伪楚录曰：《书》曰：比以冒膺縶礼愿展谢虽历罄於忱辞终未达於台听退增感悚岂易敷陈载惟草昧之初实軫阽危之虑民志未定顷未有以得其心事绪实繁念将何以息其动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银表段以充犒军伏自入城以来讲究民间虚实颇知。

罄竭悉以倾输嗣位之初朝夕只畏戒谕官吏罔敢弗虔仰荷大恩敢不论报虽割肌体岂足论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当围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饿莩之多愿抚养则无资以厚其生欲振给则乏粮以续其命而催科正急匆缢相寻。若阅日稍淹则所存无几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观转壑之忧不啻履冰之惧与其恳天恳地莫救於黎元孰。若归命投诚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恳迫赐以矜容特览冒昧之诛诞布蠲除之惠则终始之德遂全亿众於死亡报称之心敢惮一身之糜溃期於没齿以答隆恩不报。

宗泽遗书范讷赵野责其退屯。

遗史曰：范讷为河北河东宣抚赵野为北道总管皆退屯南京宗泽移书与讷曰：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举措为天下轻重为四方轨则今以河北河东宣抚乃拥兵自卫紆回退缩驻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昼思夜度谓臣子大义果如是耶。若以周旋无非合於义礼伏乞指挥开以道路济以粮斛令江淮以南州军皆得自进勤王去京城二里寨示贼虏（改作金人）以天下归响激切之意，庶几惩戒无有後艰不胜幸甚。又与野《书》曰：京城围闭日久君父注望四方应援想不啻饥渴也。资政北道大总管乃将六兵自卫紆回曲折走南京戏驻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进前固护王室则朝廷何赖於屏翰伏望早赐指挥进发前去京城二三程寨示贼虏（改作金人）以天下人心归响军民怨切愿瞻天表之意，庶几虏（改作敌）人畏恐下城遁去未由参侍不胜拳拳愤悱激切之至。

十五日乙巳张邦昌往青城见二酋（改作帅）致谢。

邦昌是日出军前见二元帅致谢既至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宾主之礼酒三行面议七事如不毁赵氏宗庙陵寝减金帛数及存留楼櫓俟江甯府修缮毕日迁都之类皆

允。

张邦昌令百官庶务依旧修饬职事。

伪楚录曰：邦昌令百官庶务依旧修饬职事国子祭酒学官等奉行不敢懈怠晓谕诸生须管置课册假历簿书等。又报锁院补填及私试诸生无有应命者。

十六日丙午赵子崧申大元帅府子。

子崧近具状申禀乞早下严令约束诸将定日赴阙本府遣四头项已於初八日复扶沟十一日复太康见今审度今月十六日忽收到快行节级赵进所说青城之事供具稍涉虚妄甘当处斩文状其言皆臣。

下所不忍言痛彻五内殒绝无所既不敢眷申行府。又不敢默默云：二圣二后二叔诸王卿相自正月十日皆出并家属至虜（改作敌）寨恐旦夕北去万一渡河则不得复回。又云：三月六七日有伪立者似是向来与大山同使虜（删此字）之人而南京关报汴水初八日忽满皆可疑者惟望大王力振军势遣师邀击河上迎请两宫再安宗社问罪僭逆不可犹豫犹豫之间变故生矣。国之存亡在此一举。若有献议拥兵南渡似未可听大王麾下尽是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岂可复取莫如四近举兵邀击先遣问罪僭逆最为上策子崧此州危如累卵万一伪檄有死而已半年城守粗著微效今虜（改作敌）幸去。若僭伪见攻誓不俱生伏望大王怜悯同姓累累而去所存无几如某辈粗有知识荷国厚恩必能自效盖今日：臣下已往往择利非大王力宣国威则二百年基业将如何哉！告大王更审问探。若果如此势不可缓仍乞多发疑书以坏契丹燕云：从贼之心多收此曹以为我用则转祸为福狂瞽僭易死有馀罪子崧不胜泣血哀鸣之至。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五校勘记。

必自哀求（误作求哀） 驿召而至语及废国之际（至误在语下）道合三无（无应作光） 俾建列藩翰（翰字衍） 僧道耆老军民人等（脱等字） 由以先有防备（脱有字） 不复活矣。（复误作可） 欲径入京城下解围（径误作往） 万一伪檄至有死而已（脱至字）。

●卷八十六

靖康中帙六十一。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七日丁未，尽二十七日丁巳。

十七日丁未张邦昌令尚书省榜施行事件。

三月十七日三省枢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广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缘京城围闭日久下项事可以先次施行应在京罪人所犯无轻重不论已未发觉常赦所不原者并与释放应文臣承务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内臣及致仕官并

与转官在职选人循资校尉比类施行合磨勘者仍并不隔磨勘应文武升朝官并禁军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并与封叙已有官封者更与封叙亡歿未封赠者并与封赠已封赠者更与封赠祖父母在愿回授者听应禁军正副指挥使已上各特与儿男下班只应一名应承务郎以上服绿绯及十五年不以赃私罪并与改转服色开封国学及别试所去年秋试得解举首特与推恩馀并以今年八月锁院省试应合特奏名人并与免试内曾经六举人以上到省人与补登仕郎五举人与补京府助教四举上州文学三举下州文学两举诸路州助教锡庆院。

试中在学不系在学生免廷试推恩人诸路解到武艺合校人等并照元降指挥分等参酌推恩应命官除名追和官员及勒停终身不齿放归田里人等及永不收叙人并与叙元官落职人与复旧职令邢部检举奏闻应停降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并与特叙元职名其永不收人依此以次迁补候有缺收补应配军因闭围未出京人候开门日配沙门岛并配邻州见分配在京重役处者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俱令逐便应逃亡军人及溃散人兵除依累降指挥招集出首外尚虑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存一等事并依已降指挥应系官司欠负不以名色贯百并与蠲免其私债元无利息者限一年外许理索诸军缘借请之类见克请受者并特除放耆老并赐粟帛令户部支給价钱官司房钱不以贯百并放三月出粟米麦杂豆以济贫民虽已降指挥减价尚虑民间不易可令更与减价出粟仍约束逐场人民拥并仰户部踏逐应有系官木植及空间屋添置卖场以济细民无致阻滞掩骼正政所当先草昧围城之中不忍视其横逆应亡歿贫民仰开封府量给官钱充葬送之费应细民疾病贫乏无药者令开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民散官药诸军疾病合给官药缘多事之际给散不时仰运马司体度速支官钱广行合药散其诸军差发到军兵保甲等有疾病者令所辖官司依在京军营法医治应技术人等并家属取赴军前者所抛下财产其有分人许经开封府自陈验实给付应寺院宫观有隔下发放等恩泽各令自陈所属保明申礼部限三日给降度牒应特旨还俗僧道特与依旧为僧道令开封府出给公据应禁宫院寺尼僧女冠令所属取问愿归俗者听从便应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务职任一切并依旧内有於民不便者台省寺监条具以闻仍许诸色人经鼓院奏陈当议参详更定以从民欲牒奉敕如前宜榜南（改作两）河晓示各令知悉牒至准敕故牒。

十八日戊申徐秉哲权领枢密院莫侑权领中书省吴开权同领尚书省。

十九日己酉征催稍缓。

张邦昌遣国子祭酒抚谕太学诸生。

遗史曰：邦昌命董抚谕诸生慰劳备至巡斋宣布邦昌之意盖自围闭诸生於荠盐多有疾病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数十人者邦昌具知乃用抚谕之使。

又命选医官十人於诸斋日逐看候人人给饵药之资由是诸生感悦故泣血等诸书太学诸生所记其间不无为邦昌粉尔希其事者邦昌盖欲收士誉虽曰：无意於神

器吾不信也。学校疾疫无甚於今年自春夏至此亡者二百余人初在学者七百余人今歿故已三分之一矣。。

泣血录曰：初十日就斋蔡延世梦金甲神人在太学前箕踞而坐顾左右百余人令取锹往东方一人问曰：此何为者神人曰：欲葬太学之士复问曰：其数几何神人曰：几半中有一人被发朱目取水面北巽曰：得水者可以免死既觉汗流浹背太学之士七百人物故者三之一病疫发肿者往往以黑豆汤效服者立愈其方以黑豆二合炒熟甘草二寸炒黄色以水一盏时时服之疑神人兄水之异也。。

翟兴入西京斩河南尹高世由。

遗史曰：初京城失守金人以前知泽州高世由请於朝廷使为河南尹以萧庆领万骑佐之娄室孛堇（改作罗索贝勒）冲散勤王之师也。前军统制翟兴者河南人探知地利闻世由之怠出其不意与族弟进提步卒数百卷甲夜趋潜入洛阳擒世由斩之。

二十日庚戌邦昌以谢克家权吏部尚书邵溥权户部尚书周懿文权开封府尹王琮权吏部侍郎石令问鸿胪丞。

二十一日辛亥所解发医官技艺人复有入城者。

是日有医官入城盖二酋（改作帅）给假令归收买药饵杂物医者於笼上揭榜云：太子元帅府只候医官某人行李国相元帅府只候某人行李。

二十二日壬子邦昌以邵溥差兼提举京城所陈永道依旧都水使者。

御付王时雍徐秉哲。

上自军中批御付王时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见以治行阙少厨中所用什物烦於左藏库支钱三千贯收买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请勉事新君无念旧主某上王徐二公。

二十三日癸丑邦昌与二酋（改作帅）书乞还冯郭仲荀等。

《书》曰：比膺诏册获抚邦封载惟草创之初方赖臣邻之助顾廷臣之全阙致庶务之悉隳徒以菲材托於人上何以仰承殊渥外数（改作备）多虞。若涉洪川罔知。

攸济兹冒陈於危恳盖深恃於眷私所冀垂矜必蒙赐可窃以左丞冯国之老成管军郭仲荀众所推许倘委职任俾赞时雍必能系多士之心有以副万夫之望此外臣僚等或因扈从前帝或缘差在军前如非台意欲留之人乞下恩慈遣还则庸疏之质既获助於众贤报称之衷敢忘怀於大惠尚祈英鉴俯亮愚诚金人得书遂遣左丞冯金书枢密院事曹辅太常少卿汪藻礼部侍郎谭世中书舍人孙覿及徐天民苏馀庆郭仲荀沈晦黄夏卿等还。

邦昌与二酋（改作帅）书乞免括金银。

《书》曰：某闻之先圣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财曰：义人君之於天下

惟以百姓为本百姓之不存则社稷无以固其重大君不能保其尊。又况创业造始之君惟务施德布惠取天下之心然後作为事业固其根本由汉唐以来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终必赖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某材质庸谬道义无闻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军民官吏推戴册命畀以南土使主斯民永为屏翰以事大国方夙夜只惧无以报称思临士民坐视困苦莫之拯救痛伤肺肝殒身无门今见京城百姓自来前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银数次虽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尽今。又蒙元帅科降数目浩大难以充足虽军前遣人搜检亦无所得百姓嗷嗷忧疾饿死者日以万计复惧根括金银数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从政之初民心离散怨谤交兴邦昌恐以此主国必致倾仆惟元帅慈恩洪溥智烛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绝再降金银数目庶使亿兆生灵保全性命不陷颠危邦昌所图窃冀。又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任哀恳惶惧之至金人得书遣二使入城赉到元帅府书云：自本所取金帛皆系犒赏军兵之所急用虽不能足数亦。且期大半今楚国肇造本图安虑因购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议损止。

张邦昌令尚书省榜备坐金国元帅府书免括金银并表段。

先是军前复索金银将元科五百万锭於在京百姓随坊巷均科一贫民家合纳金五锭银五十两表段二百匹限五日要足如不足先杀根括官以次後洗城官吏知民无有各出一小榜於其门上贴之旦夕惊忧知其必死邦昌乃令光禄卿王琮作书亲诣元帅求免得报已议损止令出榜晓谕尚书省榜今月。

二十三日承大金元帅府云：云：二十三日奉面旨令开封府多出榜文晓谕民间各令知悉牒奉敕如前宜榜两河各令知悉牒至准故牒。

又牒奉面旨应文武被旨差权职事并令尚书省出子请给恩数依正官法非被旨兼旧职者并罢。

周黄中美致仕。

二十四日甲寅邦昌以书谢二酋（改作帅）还冯郭仲荀免金银等。

《书》曰：比驰柔翰冒贡忱诚冀还文武之官庶俾中外之。又载惟僭率深负兢惶岂意台慈曲垂照鉴冯郭仲荀二员既蒙矜允曹辅谭世以下悉已获归仰荷隆恩实出望外至於亲加训诫俾虔臣节之修俯念孤危允赖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赏之数实为军前急用之资蒙深軫於疲羸遂获纾於勾括兴言肇造之本赐以固安之图岂唯亿姓之生灵尽归元造兹为万世之大惠曷报鸿私罄笔舌以难周铭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琮恭诣帐前伸谢仰惟英谋俯鉴卑悃。

金人遣路允迪沈晦及官吏僧道百姓千人入城。

先是元年二月间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在城下讲和朝廷遣路允迪割河东地使於黏罕（改作尼堪）滕茂实副之金人方围太原。又分兵破威胜军隆德府至高平与允迪等会遂俱还太原时太原奉密诏城守甚坚诸道援兵继进金人以割地不

效留允迪等一行於云：中至是京城已破乃至云：中取允迪同沈晦等放还城中晦与允迪相先後奉使者，於是茂实被留不遣茂实兄衮通判代州已降虜（改作敌）矣。金人素重茂实乃茂实於代州。又自京师取其弟华实使兄弟同处以慰其意。

从事郎胡杞令改合入官差权司农丞考功虞誉致仕二十五日乙卯邦昌令冯曹辅并仍旧职朱宗权刑部郎官（阙）师尹权太府少卿王及之权都水使者陈永道别与差遣业份权左司郎官李健权右司郎官。

礼部尚书领中书省事李回乞罢权尚书以秘殿旧班暂领省事依。

张邦昌遣书至军前。

邦昌欲乘大军未退修城池备寇军前有关报已诺修城之请。且询工役当自备，或谓欲军前为修。

兵马大元帅府子下东平府会合诸路人马前去京城。

据西道总管王大资三月初九日状及知西京外宗正事文字称准永兴军路安抚使范左丞回报并沿边四路帅臣各率兵马已在陕府及称水陆并进复西京河阳。又据武经大夫张宪状统领人马见在宿州及翁中丞向发运各领人马亦已到彼契勘昨为被奉诏书再议通和及准曹枢密公文令兵马止在近京驻不得轻举徒误国事遂分屯勤王人兵各令在附近驻按甲不动以俟金人退回领兵入覲今来已是累月金人未回不住劫掠中外隔绝君父命令不通不知京城次第深虑贼（改作诡）诈难以全信除先累次行下审度进兵外今四方兵马云：集勤王战士各怀忠愤贼（改作敌）众渡河兵势减少合乘机会四方并进埽除虜（改作敌）众渡河兵势减少合乘机会四方并进埽除虜（改作敌）寇共立大功仰选择精锐忠义人兵多作头项连珠相继递相策应审观形势迤邐前进兼契勘见在城下贼（改作敌）兵多是轻骑宜常令牌枪在前遮蔽神臂弓弩以防冲突伏藏军马以备追逐务在同心一体更相应援共除国难以成忠义本志同受不次之赏宣总司已添张宪头项人马分兵留守自可足用东南道都总管赵延康翁中丞向发运并与宣总司附近宜相关会犄角前进张观察下已据统制丁宣赞申乞先领兵前进合更审问本官差别头项兵马相继策应宗元帅元到南华县至故阳镇与兴仁府地里相等合约日并进令声援相接陕西五路及王资政既来收复河阳系在京城西北金人归路尤为要便当府除已下知滨州董谊知永静军王澈各统领人兵前去濮州驻关会逐处集兵前去京城去讫今仰东平府照会仍批请口食三日附带前去右付知东平府安抚卢待制准此。

二十六日丙辰军前传元帅台令诸军二十八日下城以檄书数百道付邦昌传諭四方其檄云：十三人鼓舞登城百万师号呼请命。

选郎官为四方密谕使。

开封府募人赍伪诏榜。

开封府今月二十六日午时承尚书省子内降萧太师送到文字刷会各州府下客人前来如随处客人杂送人仍要每路下客人亦早发遣前来以凭四散告谕奉中旨令开封府契勘有无逐处客旅为散漫在民间即日未便见数右付开封府契勘上件州军如无各本州军客人止将本路人日下据数划。

刷发遣前去不得住滞仍具已起发逐人数申尚书省续准子勘会已降指挥令开封府划刷指挥等路州军民客人四散告谕切虑客人不知因依别致惊疑须议指挥右付本州火急分明出榜晓谕召募客人因便诏书前去告谕即不得张皇事势一概勾呼致使骚扰仍具已依应施行文状申尚书省准此京西路邓均随唐蔡郑金郢房滑汝州顺昌襄阳河南淮甯颍昌府信阳永安军京东路青沂莱密登潍淄徐济拱单濮州东平袭庆兴仁府南京淮阳利国军莱芜监陕西路洮廓熙乐丹秦虢陕耀凤同巩阶醴环坊会泾商华源原岷陇成兰甯州京兆延安府阳清平西甯凤翔府镇戎怀德定边保安定远积石西安顺德军司竹太平监河北东路大名开德府恩滨棣德博沧北清州永静军淮南路滁阳楚亳真宿光濠泰泗能海庐舒和蕲黄州寿春府高邮涟水无为陆安军右出榜止市张挂晓谕前项客人限三日如有因便愿赍诏前去告谕之人即立便前来赴府出头各令知悉。

江南发运司据亳州申有京师遣快行家往庐州发运判官向子牒知庐州冯询提举盐茶范仲（阙）拘縻关防。

牒曰：访闻张邦昌受金人伪命已有人诣济州大元帅府陈述上件事迹契勘本官家属母与子皆在庐州须至先有行遣牒候到请照会将应本官於亲属密切关防毋得漏落及有疏虞候大元帅府指挥仍选委有心力忠实官干当须别以事为名目庶不张皇漏泄摇动人心有害国事亦具因依此牒知庐州都钤冯大卿去讫更请同共议事仍亲书已如何施行公文回示今牒提举淮西盐茶范礼部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牒仍具申元帅府乞更赐行下本州。

二十七日丁巳京城外火。

城中人望外四面火光亘天传闻金人焚烧寨栅。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六校勘记。

应命官除名（官误作宫） 掩骼王政所当先（王误作正） 仰军马司体度（军误作运） 宜榜南河晓示（南河应作河南） 人人给药饵之资（误作饵药） 以黑豆取效服者立愈（脱取字） 石令问鸿胪寺丞（脱寺字） 外救多虞（救误作数） 傥退职任（还误作委） 俾赞时艰（艰误作雍） 冯签书枢密院事（签误作金） 人君不能保其尊（人误作大） 自来前皇帝朝（来字衍） 自来所取金帛（来误作本） 本图安（一作本固则安） 虑因勾括之急（勾误作才）

已议捐止（捐误作损下同） 宜榜两河（一作河南） 朱宗之权刑部郎官（脱之字阙） 师尹权太府少卿（原阙系范字宗尹误作师尹） 叶份权左司郎官（叶误作业） 以檄书数百道付邦昌传谕四方（此十三字应接上条下其檄云：十七字另行此作一段误） 延安庆阳（庆误作府） 范仲（一作范冲无阙字） 拘禁关防（禁误作縻）。

●卷八十七

靖康中帙六十二。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戊午，尽二十九日己未。

二十八日戊午张邦昌诣南薰门遥辞二帝。

是日邦昌僭天子仪卫法驾缟素诣南薰门设香案率百官士庶望军前遥辞二圣邦昌恸哭百官军民其间有号绝不能起者太学生皆拜哭。

金人兵下城。

有南兵至咸平军前使来问欲尽杀为复要招安可将赦书来张急遣申彦臣以宣赞舍人赍手书往大略告东道总管以不得已及重兵离散。且当退守之意申彦臣还云：金人以铁骑三千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见我师而还。

金人前军起行。

大元帅以便宜除授汪伯彦显谟阁侍制充兵马元帅府填陈康伯不赴阙黄潜善副元帅填汪伯彦迁赴阙耿延禧枢密直学士董耘徽猷阁直学士高世则遥郡承宣使黄潜厚秘阁修撰杨渊王起之秦伯祥直秘阁金人送郑太后家属入城。

靖康践录曰：是日有番使送郑太后家属入场面其番使至省说云：二十七日粘罕（改作尼堪）请上皇相见上皇乘轿子至寨门下轿著紫道服戴逍遥巾趋而入至幕次粘罕（改作尼堪）出迎入帐中坐良久上皇起白粘罕（改作足堪）云：老夫得罪合当北迁但帝姬未嫁者敢乞留荷大惠也。粘罕（改作尼堪）不答有顷郑太后自外至启粘罕（改作尼堪）云：臣妾得罪自合从上皇北迁但臣妾家属不预朝事敢乞留粘罕（改作尼堪）点头许之至今日果送太后家属入城番使。又笑云：太后善言辞进退有法容止雅丽（删此四字）故元帅许其请。

粘罕（改作尼堪）遣交割京城。

宣和录曰：邦昌以邵溥提举修缮京城四壁是日交割外城贼（改作敌）既不能下南京乃自甯陵而上尽伪置官属安抚士民至是悉驱而北舍屋焚尽殆尽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坟无大小启掘略遍郡县为之一空京城被围半年至是斗米二千斛麦二千四百羊肉一斤七千猪肉一斤四千驴肉一斤二千五百鱼亦如之酱一斤五百油一斤一千八百他物称是细民赖官卖柴米稍能给然饿殍不可胜数人多苦脚气被疾者不浹旬即死目疾者即瞽菜蔬绝少前引虜（改作敌

) 人据城采撷而食尚馀枯枝。

刘彦宗遣人谕王时雍大军起行。且在河北驻军如有事急飞骑来报便发兵来。

张邦昌与二酋（改作帅）书求还孙傅张叔夜秦桧三人。

《书》曰：披沥恳诚仰干恩造丐旧臣之复职蒙英豪而遣还已荷隆私尚馀至惓念抚邦之始尤先尽节之褒庶靖国人以彰名教孙傅张叔夜秦桧缘请存於赵氏遂留於军中既知狗义於前朝必能悉忠於今日恭惟上国方扩宏图以忠孝而励群臣以信谊而开鸿业宜蒙宽贷使获旋归式昭圣度之仁垂副愚衷之愿其於虔叩曷究敷宣金人回《书》曰：早承懿喻愿还旧臣以为冯国之老成郭仲荀众所推信此外臣僚如非欲留之人乞下遣还之令其已放归者系裨赞时政或有未还者俱欲留（阙）仰冀照知无赖理会。

伪楚录曰：书皆邦昌亲笔二酋（改作帅）见书大怒谓取三人者其欲复讲前日之事耶，於是面诘再三。且云：今。若纵兵非无名然亦驻兵不还当观衅而动张惧不能答。

金人与张邦昌书减岁便银绢。

《书》曰：会验宋时除依辽国旧例岁物银绢五十万匹两纳钱一百万贯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例输纳。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钱一百万贯减放银绢二十万匹两只议纳三十万匹两银绢各半其数依旧例交割布此惓冀为谅察邦昌答《书》曰：重勤书海祇荷矜慈惟前朝之所输准定数而有旧俯念地土割裂之後方当人民凋瘵之馀曲赐矜怜务从蠲减特除免钱一百万贯外减放银绢二十万匹两每年只议纳二十万匹两银绢各半其数一依旧例交割所蒙指谕悉已遵奉其於感戴之心难尽敷陈之懔仰惟聪察深谅惓。

二十九日己未张邦昌诣军前饯别二酋（改作帅）。

邦昌服赭袍张红盖乘马出南薰门饯别二酋（改作帅）及午而返连日之出所过设香案起居并如常仪从行者即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俦辈也。士庶劳观者无不感恻。

遗史曰：邦昌自僭伪位屡出南薰门服赭袍张红盖乘马执红丝鞭法驾仪仗皆不备唯驾头前导初出一两次不举驾头以後暂举驾头声亦渐高出南薰门见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叙别至午刻而还。

金人留仆射何枢密孙傅金书张叔夜举家北迁。

何字文乡 贞仙并监人天资俊异善属文政和五年进士第一人及第名动一时除馆职京畿提举学士尚书主客员外郎擢右史迁左史召试中书舍人王黼独持国柄有争进者潜之黼怒出守潼川未行太上皇帝擢为御史中丞第一章论士俗颇中时弊皆陈黼党所为其论士俗章曰：窃惟陛下昭至德建太平体尧舜之用心急亲贤之为务

见一善改容而礼之取一长加意以成之或繇匹夫百起下僚遂享好爵而陟显位可谓於卿士大夫无负矣。其忠纯恣直廉茂介洁之士进以其道取由其义诚不敢忘陛下厚恩而奔竞附丽乾没无耻之人常与善类并居伤化失俗或在於此比年以来苟合取容阿党相比为私门之惠忘国家之恩贪进务得变诈百出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谓之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谓之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则谓之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至（改作之）不测谓之摆踪或输诚死党自明不欺则有损亲戚之好而发其私书或托为耳目媒孽所憎则有伺记朋。

旧语言缘饰增加而传之短卷通奸利行货财则有往来其间者营私家给子弟则有甘其役辱者为士大夫而失节丧谊一至於此盖其为说曰：徇私之效速於奉公附下之利过於事上凡国家之治忽生民之利病。若不相关然一旦有缓急而取用之甯负朝廷不负知己，岂不上伤阴阳之和下隳万事之绪哉！臣闻百僚师师重华致治多士济济文王以甯盖人臣和肃於下则人主尊安於上今以陛下之圣智诚明断而早正之辨是非别邪正收权宠破朋淫以崇至化而救失俗则虽前古帝王之盛何足逊焉臣愚不知治道唯陛下留神裁察是幸黼黻怒不阅月以坐苏氏师党曲学奏罢除待制宫祠靖康初复召为中丞改翰林学士拜尚书右丞中书侍郎时议京畿守备建议设四道总管重其权事得专达吏得废置兵得诛赏财得移用规画甚善即诏行之属已迫盛秋措手无及然大名睢阳皆能保守亦其效也。是年冬金虏（改作人）再犯（改作至）京城诏百官卿大夫供议状於廷主和议与战议论不一力主战议旋门下侍郎夜梦武夫挟弓矢入门射中其幞头会当拜相奏陈乞改太宰少宰仍旧为仆射翰林学士吴开正仲当制建白仆射之名不经愿循汉制改为左右丞相上深以为然中批以问欲实梦遂沮其说明日降制拜右仆射城陷议和两诣虏（改作敌）营议和从驾幸青城粘罕（改作尼堪）以主战议从二帝北狩张邦昌以书恳取不允天下恨之在虏（改作敌）营题绝句云：念念通前劫依依返旧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少问诗於韩子苍同在掖垣相与商榷文章日进识者谓其才藻宜在两禁恨柄用之太早况当变故之际也。兄棠字文植弟渠字文度皆好学能诗以才知名後秦桧自虏（改作敌）中来言死矣。。

林泉野记曰：何字文乡贞仙并监人政和五年登进士第一人有诗名靖康初为左丞金人之入寇（改作汴）也。或请和。又来侵是冬盛兵河东复遣王来聘及粘罕（改作尼堪）犯（改作至）阙范宗尹请割三关以献虏（删此字）主严守备以待之王复至请割黄河为界唐恪欲许之以为不可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体泉观俄而恪乞罢乃拜尚书右仆射前一夕梦朝服而立一人弯弓射中幞头惊觉次日遂大拜然虏（改作敌）已逼城但坚守御而已虏（改作敌）使。又来叱而留之促诸路兵入援了无至者及城陷与张叔夜。

领兵欲复夺城竟不能上欲夺团出幸江南谏止日京城近畿金人布满车驾南行

必不能脱陛下出城贼（改作敌）必烧宗庙戮生灵矣。上乃止虜（改作敌）召至寨粘罕（改作尼堪）问曰：劝宋主与我战者，岂非汝耶曰：然粘罕（改作尼堪）曰：汝有何学术与我战耶徐曰：无学无术但为国为民耳粘罕（改作尼堪）曰：我欲纵兵洗汝城如何从容曰：纵兵洗城元帅一时之威也。爱民施德元帅万世之恩也。粘罕（改作尼堪）大悟乃戢兵北迁终不屈於虜（改作敌）秦桧自虜中（此二字改作金）还力称其忠遥加观文殿大学士。且访其子孙云：

何初拜中丞王以甯上《书》曰：窃惟阁下以雄词大笔取天下之豪杰以亢烈疏亮中立不倚自结当{宀一}一人之知抗章请郡足未出阙明日禁中出片纸御宸翰留公为中执法天意特达岂徒然哉！殆欲闻天下之言也。人主不得闻天下之言则天下之事去矣。一旦慨然而悟赫然而断惕然有忧天下之心则治乱安危成败之几如反覆手此，岂非天下之庆乎！阁下盍亦正心诚意求天下之事以裨圣主之聪明凤鸣朝阳士类幸甚方今天下有甚可忧者五请为阁下略言之盗贼充斥一可忧奸雄跋扈二可忧夏人陆梁三可忧契丹复振四可忧金国旅拒五可忧河北山东之盗少者数百多者数千白昼横行掠人妇女剽人资产巡尉不敢抗县镇不能守滋蔓侵淫未见消除之渐皆庸人野夫之志不过於避徭役掠衣食脱寒饿何足忧哉！万一其间有饶勇如项籍雄鸷如李密辈起而凭之则乐祸之徒云：集虺至此愚之所忧者一也。郭药师者辽东一小羌尔（删此辽至此七字）左右卖国见利斯动岂复知有名义者封崇之栽培之羽翼已成头角已露无爱民之心竭取而後已常胜之兵日增而不休争养义儿阴蓄死士贪婪无耻之流乐为之肘腋其志不在范阳节度使大则为侯景安禄山小则为田承嗣为王武俊之所为吾之所以备御未知其策此愚之所忧者二也。赴金肃军西行直灵武者夏人保此蕞尔之地犹能与上国争衡今浮梁以东胜州之沃壤金国取之以遗夏人此孙权借荆州以斗曹氏之意也。夏人得胜州其可遂已乎！假以岁月人饱马肥控弦南来其志欲得李克用之所据刘继元之所巢而後满阁下图将帅孰可以付此愚之所忧者三也。契丹虽失国种落不下十万蹒跚（改作出没）乎！松漠阴山之下其心未尝一日忘汉也。。

云：中之民王灵弗加归汉之心似或中变使耶律延禧置胆於座少洪天辅之风不忘其主则云：中之众填然跃而附之少康以一旅复旧物虽非所及而城濮之後楚司马尚在吾独无忧哉！此愚之所忧者四也。以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之勃兴吴乞买（改作以色列奇迈）之保聚粘罕（改作尼堪）之机警加以汉人如白公旦杨朴之流相与辅相之缓则邀我金帛贪卜林无厌（改作库藏倾竭）急则惊我边圉战守无人燕山岁计已不翅一契丹女真之锡予复过一契丹饿虎之喙何时而足耶此愚之所忧者五也。盍亦知所以消忧之道乎！清心省事一言而足矣。盖清心省事则吾民之衣食足衣食足则盗贼消盗贼消则国势强国势强则奸雄息奸雄息则夷狄（改作敌国）畏怀太平无象之福与天下共之，岂不乐哉！议者以谓燕云：既归

中国遂可寝兵此腐儒之谈尔吾知汲汲清心省事果断而力行之则横赋暴敛不作吾百姓（下有缺句）吾之所以後徐起而讨之平州之张勇而善守宣州之韩庆民沉毅而有谋云：中之苏京妫归之二三大姓吾遣一介之使慰安其心使为前掎後角旁冲直跋之援燕山之民田可以为屯田燕山之丁壮可以为弓箭手常胜之兵可以分隶诸将则药师萧然一降虏尔循理则拊之跋扈则诛之尚何忧哉！夏人陆梁则当谨河东之疆圉契丹复振则当怀云：中之旧民金国之势目前初。若强盛，岂有连兵累年政在权贵再世而无事者加以汉人之无赖者非心悦而诚归之岂无谗慝发於君臣父子之间迟以数年女真复为散部落矣。此五者初固甚可忧圣上今日赫然独断慨然力行则反手之间转忧为乐此。又系於卜下之一言尔卜下朱颜绿发年未四十黑头三公何虑不作名义至重愿自厚爱仆有数谈有大於前所云：者交浅言深今未可也。愿卜下无负圣主特达留公之决天下幸甚。

孙傅字伯野海州人元符三年登进士第靖康中累擢兵部尚书金人犯（改作至）京师除金书枢密院京城守御使金人攻城两月极力随机以御之及城陷民乱傅与张叔夜以兵往来弹压定之上往粘罕（改作尼堪）寨除傅京城留守及金人变议傅上书乞复立上不许。又乞立皇太子或燕越王。又不许。又乞立赵氏一人。又不许傅诣南薰门拜泣请存赵氏粘罕（改作尼堪）取诣军中迫令供状立异姓屡欲诛之傅终不从请死而已乃挟傅北去世称其忠建炎初遥加观文殿学。

士终以不屈卒於金国年五十一。

靖康小雅曰：靖康元年冬金人两军会於京师枢密聂昌使出虜（改作营）中公遂迁知院事方贼（改作敌）之急攻京师也。公亲当矢石阅月未尝少休城既不可守上将幸虜（改作敌）寨命公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宝付公公用生缣为囊系之肘间亲加抚循迨上归城中帖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傅以保护东宫乘輿久不归公屡具书极陈利病镌谕二酋（改作帅）请大驾还宫不报二月六日吴开莫俦自贼中（改作金营）才废立书来中外震惊公大恸久之曰：吾唯知吾君仁圣可帝中国苟立异姓吾当死之。又数请再立上明旦贼（改作敌）大辟南薰门铁骑极望闯门而陈。且索太上皇太上皇后诸王王妃公主独留中宫太子不遣密谋欲以黄金五千两使人匿太子於民间无当之者太子出随至军前自是公之死生不得而知也。呜呼求生逃死人之常情也。靖康之末祸变如此同时大臣如唐恪曹辅王时雍吕好问吴开莫俦徐秉哲邵溥谢克家孙覲汪藻胡交修詹李会李熙靖李擢之徒或失节求存或叛为贼（改作敌）用或乘势为奸利或托疾病而不出或緘默坐视公独视一死犹涕唾虜（改作敌）未尝欲公出义不负上付托之重誓以死卫太子。又欲见二酋（改作帅）复立赵氏亦可谓卓尔不群我宋忠纯之臣也。艰难以来所未之见可以垂范播美於无穷矣。《诗》曰：巍巍孙公忠烈俱伟受天大任渊澗亭山峙谋谟宥密帝所眷倚付以留钥。又托以子二酋逆天（改作天未悔

祸)甘赴万死国家德泽周及远迩罹兹祸变孰奋而起公节不渝独负大美。若神人然众所仰止视偷生徒奄奄如鬼。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七校勘记。

但帝姬未嫁者敢乞留(未一作下)然亦驻兵不远(远误作还)签书张叔夜(签误作金)常与党类并居伤化戾俗(党误作善戾误作失)或托为耳目媒孽所憎(孽误作孽)则虽前古帝王之盛何足逊焉(逊一作道)以坐苏氏私党曲学(私误作师)帅重其权事得专达(脱帅字)翰林学士吴开正仲当制建白(正仲二字系小注)以雄词大笔取天下豪杰(取应作屈)白昼横行(昼误作画)皆庸人野夫之志不过於避徭役(应作使皆庸人野夫其志不过於避徭役)无爱民之心(应作燕民之生)则为田承嗣为王武俊之所为(嗣下为字衍)而城濮之後(後应作役)女真复为散部落矣。(散一作数)除签书枢密院(签误作金)。

●卷八十八

靖康中帙六十三。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己未，尽其日。

张叔夜字嵇仲开封人侍中徐国公耆之後也。通经史善属文习兵法长於诗咏有文武大材初为武职内侍冯浩高其材每荐之叔夜亦上兵策及宫词百篇上喜之换文资累迁太常少卿赐同进士出身擢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宣和初浩以谏赐死臣寮。又言叔夜乃亲党也。降三官罢之後起知海州破群盗宋江有功宣和末京东大盗四起擢叔夜知济南府与京东制置使梁方平协谋屡平巨寇靖康初召赴阙除南道大总管兼知邓州後粘罕(改作尼堪)攻京城诏起四方援兵叔夜同其子伯奋仲熊率兵一万三千而来与大金战京西大小十八阵皆破之遂至京城与金人战杀相当再战攻之擒首领三十馀诏加延康殿学士内外兵马都总管移军入城叔夜言请因金人营垒未全率诸军击之其败可必上不从军卒郭京聚兵欲以左道破贼(改作敌)上幸京城加叔夜资政殿学士叔夜上言恐郭京狂率败事俄除金书枢密院提举京城四壁子承直郎伯奋仲熊特改合人。

官上幸京城见护龙河填尽忧之叔夜曰：臣愿率众出城以计劫之徒守空城则天下事去矣。上坚不从叔夜乞罢签书枢密院之任带南道总管领南道兵不允叔夜召诸将议事皆不至叔夜意沮及金人登城叔夜兵溃斩之不能禁再同何以奇兵八百领统制张仲刚等与金人战南薰门下欲复夺城不能上及金人废立叔夜与孙傅上书乞复立帝不许。又乞立皇太子及燕越王。又不许。又乞立赵氏一人。又不许叔夜傅诣南薰门下拜泣请存赵氏粘罕(改作尼堪)取诣军中曰：孙傅不立异姓已

为我杀公年老人家宗族繁盛，岂可与傅同死耶可供状立异姓叔夜曰：累世荷国厚恩誓与国家俱存亡实不愿立异姓逼之数四叔夜终不从请死而已乃引叔夜并其子仲熊北去建炎初遥加观文殿学士卒以不屈死於金国年六十三累赠少师谥忠文赐庙於信州。

靖康小雅曰：公讳叔夜靖康元年谍知金人师。且再大举太原真定相继为贼（改作敌）所陷始诏天下帅守各以其兵入赴国难十一月日贼（改作敌）至近畿诸道之师未有至者公时守邓州遂以官军及民兵万六千人至都城之南营於戴楼门外时金人稍以兵薄城公屡击走之上为亲幸南城登譙楼慰喻公。且除公签书枢密院上以球文金带赐之金人既大集乃命公移师入门京城失守上再幸贼中（改作敌营）既乖和议虜（改作敌）使吴开莫侔连日入趣立异姓王时雍以下会议秘书省皆请立张邦昌公独抗疏力言不可有告公恐貽金人之怒者公不听既而胡（改作金）人索公出赴军前遂留不遣呜呼大臣事君不当尔耶死生之间人之所难而能不避鼎镬以全大节社稷之卫也。《诗》曰：金人剽悍一岁再至公提郡兵疾驱入卫虜（改作议）将易姓公秉大义独敢抗言必复赵氏欲扶日驭力埽氛翳身殉名张忠烈振世。

张叔夜家传一乞都关中权暂驻蹕襄阳府付契勘长安关中之地历代所以成王业也。舍此而下皆去中原浸远名为迁都其实偏霸今襄阳汉江回环西南有万山三关之险尚可号令中原去关陕京东河北不远然地步不广深恐不足以容万乘百司。若或事从简省将城尽行展套建立楼櫓姑取其关中路近旁通巴蜀权暂驻蹕聚粮益兵力加营缮亦足以建都徐为入关之计以东西二京为别都留兵以卫陵寝次则南京（一作荆南）地势平广居民繁富今先具。

襄阳图所有南京形胜如圣慈有意行幸即别具图进呈。

次开具自京至襄阳府驿程契勘自京至襄阳认驿程下项京至延嘉镇四十五里延嘉镇至尉氏县四十五里尉氏县至许田镇七十五里许田镇至颍昌府四十五里颍昌府至颍桥镇四十五里颍桥镇至襄城县三十六里襄城县至汝坟填四十五里汝坟镇至叶县四十五里叶县至新寨镇三十六里新寨镇至方城县四十五里方城县至许村九十里许村至青台五十里青台至唐州五十里唐州至朝阳县六十里朝阳县至崔村（阙）里崔村至八叠七十里八叠至襄阳五十里。又乞迁都子契勘迁都必详讲究一道山川险阻战守利害以备非常臣近知邓州是时见京洛士人避寇多来襄邓犹恐虜（改作敌）骑至颍昌等处臣仔细询问及稽考地形自颍州而南唐州方城县最为诸路会口井邑亦甚繁富汝州鲁山县三亚路亦可进军马今既欲都襄阳则方城恐当升为郡鲁山亦当为路日两头置立关城以备虜（改作敌）骑南响其襄阳之西四柳等关虽路险不通兵车然去陕西府六百馀里亦合严立戍守取进止。

又子曰：臣昨领本道兵至京蒙陛下奖擢然三道与西兵迄不至臣孤军无毫发

功臣至之初得对便殿首陈迁都关中之策蒙陛下面谕令臣力主此议後来臣屡次开陈及近进暂驻蹕襄阳以图收复状。若陛下不以臣为不才候门开日令臣前去置司襄阳府密行措置候见次第臣以本道兵前来奉迎銮輿取进止。

又乞权暂驻蹕襄阳府画一状曰：一乞以南京留守总制京西江湖淮浙京西诸路军马漕运等事为名其印记备用大祀司印一营缮南京城池宫阙及百司诸军营垒并乞仍旧有官舍及寺观量加增葺其材植於出产处委监司州郡疾速依本司所立限应副一乞将襄阳邓唐汝州守臣别行选任其通判幕职官知县乞从守臣铨择如见人不能办事或缺官去处并听辟置仍乞添置转运使二员专切应辨驿顿及移用应副本京钱粮本司乞置参议官四员并从朝廷差人依奏事例施行勾当公事官八员管勾及书写机密文字各一员从本司辟奏随本人资序支破添支驿券请给人从其余如所属路分官其有不职或阙官去处恐奏请取覆不及欲乞临事先。

次差间慢处见任或待阙官抵替奏取指挥差注一钱粮欲乞将上供一半之数截拨於襄阳府交纳京西路诸司钱粮权许专一应副驿顿等支用税赋许行支移即不得过自来地里之数一方城地当冲会正系控才去处欲乞改县为军选差知军等官屯兵北才胡（改作敌）马要津一襄阳既为别都屯驻军马增修城壁乞添差路分兵马总管一员一乞给降度牒五百道校尉副尉帖各三百道许依本价召人情愿承买或用承信迪功郎告各一百道给人中钱粮木植等檄劝勤力之人一乞分支官属人从当直人见有元带来本道军民兵及京西第一第七将见在城内人欲乞尽数将带前去候到元差发州县旋遣发如或少阙沿路量行差人马转替前去所贵即日官属人从更不得於京师差拨一太庙社稷欲乞绘图前去一乞差土功都壕寨官二员土瓦都料大小木作头各五人一营宫阙乞依应天府规制如仓猝应办不及即随宜修建一乞候出京日便於道路合置顿处储积牲畜钱物所到即应副具次第闻奏。

小贴子臣伏睹襄阳府地据荆楚上游欲乞降敕改作南京所有宫室依面得旨随宜营缮取进止太庙社稷两宫原庙诸王主第两省都堂秘书省学士院尚书史院九寺三监御史台府廨大理寺二府官告院内尚书省九寺三监文案官吏自管押或先或後餘以次发所有车乘本道自发遣前来臣将来临行抽差作匠等前去後到绘图进呈者所有画一续具奏禀其钱粮据所用务遵俭约经画。

又叙战功勤王及劝都关中以病乞致仕宫观子曰：臣本无技能徒以片文只字误历禁近逮出守海圻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衄相与出降蒙恩进秩其後济南郡盗贼[B227]起朝廷犹录微效於宫祠中擢知济南贼稍平移青州正月中金人寇（改作至）京师诏发兵入援臣等奏乞兵与诸将追击胡（改作敌）骑及席益到青臣代还至都时虏（改作敌）骑已渡河被差知邓州四道建帅去冬准御札令不候兵集领见兵勤王臣自邓至京凡四十驿道路转载十一月朝京师蒙陛下初擢延康殿学士继除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臣自初到累奏乞出战会三道兵未到伺候兵集而

三道兵终不至城已失守无毫发功初至之日劝陛下迁都关中继蒙圣训驻蹕襄阳令臣经画臣愚实欲自效而痼疾忽发步履艰棘恐不足。

以当遣使欲乞圣恩察臣非敢避事实缘疾病特许臣守本官致仕或在外宫观差使。

又叙诸将不肯出兵城破被创犹战自劾子曰：臣比者领兵至都荷陛下所以奖激之眷过厚遂使僥冒以至今日退念臣初至之日尝欲速战妄意乘其营垒未就以轻兵迎击诸将，或以为不可逮虏（改作敌）寨既成致城外或自决水或自纵火更无战场登城守御诸将环视号令不一卒至不守臣身自被创是夜犹领张仲刚等兵战南薰门下臣男以南道兵战安上门上是时诸将皆先臣下城接战之际无一人至者战罢与陈过庭俱入禁中明日越王郢王欲战於曹门外陛下使臣与二王俱出臣未及领所统兵而二王自将卫兵已出门矣。不敢不以身从仅能追及既兵非臣部曲无由节其进退遂无毫发这效中间奏乞罢内外总管寻得旨令弹压候师退限十日结局今内外弹压虽无可虞盗贼然不足为劳伏望候师退日重赐罢黜以示无功之罚少慰僉议。

又辩利在速战及累奏郭京狂率败衄子曰：臣比者领兵至都荷陛下奖激遂使僥冒至此退念臣之初至当时京城甲马自盛而招集乌合之众其势可暂难久臣以谓乘其营垒未就欲引兵迎击屡具奏陈以谓利在速战蒙陛下加奖训以臣狂妄太甚戒令候三道及西兵俱进於正月间举兵恐轻动如姚平仲之失其後三道兵与西兵不至而城已失守臣自上城身被创犹召集张仲刚等兵战南薰门下臣男伯奋以南道兵战安上门上会城上守御人皆先臣下城城上东西面无一人把截接战之际亦无人应援然杀伤相当中间车驾出郊得旨令於旧城内外弹压後复乞罢内外总管准尚书省子奉圣旨候师退限十日结局今内外弹压偶无可虞盗贼然深惧群然以谓臣前此不肯出兵及郭京之败多由臣不合令出城勘会郭京出兵臣累奏虑其狂率败衄今日孤外之迹伏乞睿慈特赐主张取进止。

又申金人元帅状契勘累具申乞存立赵氏之後今奉令旨令立见今为首管事之人缘本官非众所推勘会昨承初七日奉令旨如无可推戴令具申元帅府管依元帅府推戴状申今来欲乞检会累申从元帅府於嗣子或於赵氏之属内择立一人所贵恩归元帅府永为藩辅而赵氏宗庙尚得血食谨具状申元帅府伏候台令。

金人。又留中丞秦桧侍郎司马朴不遣。

，或以言语，或以废立事亦举家北迁。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八校勘记。

再战破之禽首领三十馀（破误作攻） 请因金人营垒未立（立误作生）
俄除签书枢密院（签误作金） 公年老人家宗族繁盛（宗字衍） 乃命公移师
入南门（脱南辽） 权暂驻蹕襄阳府子（子误作村） 恐不足以容万乘置百司

（脱置字）及近进暂驻蹕襄阳图状（图状误作以图收复状） 给人中钱粮木植等激劝勤力之人（给人一作给入无中字激误作檄） 一乞分支官属人从（一作一身分及官属人从）土瓦<瓦>料（<瓦>误作都）两宫宗庙（宗误作原） 後到绘图进呈者（後应作候者字衍） 臣自城上身被数创（脱数字）。

●卷八十九

靖康中帙六十四。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己未，尽四月四日癸亥。

是日太上皇帝渊圣皇帝銮輿北狩。

曹勋北狩闻见录曰：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上皇在蕊珠殿（缘城破迁入延福宫）进素膳报李石周矧吴开莫侔来奏事即引对石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缘金人坚欲上皇出郊前已得辞今。又请适南薰门厅舍拜表乞皇帝归。若表到寨中皇帝便可归内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恳请亦无他意。又密奏曰：得旨奏爹爹娘娘请便来不可缓恐失事机上皇沉吟曰：军前别无变动否卿无隐也。朕爵禄卿等至此无以小利误朕大事苟有他变我亦擘画恐徒死无益石奏曰：倘不实甘受万死上皇曰：朝廷既不令我南去。又围城时聒瞽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是卿无隐石曰：不敢乱奏石即令中使请显肃皇后已到拱辰门外便被厨帟欲邀请上皇同行后已入语移刻石即索道服欲出姜尧臣等进曰：虽云：邀请只在门里第恐虏（改作敌）情诈伪不测便宜圣裁此足似不可移石曰：适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语》今暂到门首端的如此不去不得内人与近侍皆号哭上皇云：纵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终在。若以我为质得官家归保宗社亦无所辞第恨我揖逊如礼退处道宫朝廷政事并不与闻惟以听命未曾犯分自处。若此获报乃尔有愧昔人多矣。顾左右皆泣相从。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与皇后出延福宫由晨晖门而出至南薰门忽两扉俱启石曰：此必番使见迓方欲西就厅舍忽导从围掩车輿出门上皇顿足輿中曰：事果变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至门已为金人搜去至东御园门有番使来传二帅起居云：到寨食罢相见揭帘端视久之（番使乃昔常奉使本朝者）申初到南郊斋宫止於大王位从者皆拦於西城外并不许随从後三日惟呼姜尧臣徐中立丁孚并侍在左右虏（删此字）呼为祗候人也。上皇到郊宫虏（改作敌）遣萧庆裔王来奏取向日张投降本朝并张函首处分一宗文字上皇曰：常日张投降两国初未有不受之约。又原系大辽故臣遂纳不疑继得山西军前移文要即斩首以献不谓上国以为衅今城破国亡祸变及此尚何文字之有况已尝移文上国死亡一切。

惟命不必以此为辞也。虏（改作敌）唯唯自後更不复来取金人凡有计议只在上御前奏禀隔数日一遣人起居上皇上皇到寨中馀日自制子一通与国相云：某顷以海上之盟谓欢好可以万世虽尝招收张继蒙须索令戮以为报意罪不至甚而大

兵踵来乃指为衅某即避罪南去归後块处道宫恬养魂魄未尝干预朝政而奸臣伺隙离间父子虽大兵南来亦不相关报致烦天讨兵甲临城至城破时始知三关败约所致盖嗣君不能奉承大国之约某亦有失义方之训事遽至此咎将谁执尚有衷诚祈回洪听某愿以代嗣子远朝阙廷却令男某等乞一广南烟瘴小郡以奉祖宗遗祀终其天年某即分甘斧钺一听大国之命诚迫意切待台令子去後二日有番使来云：承示文字但三关之盟初不恁地止说子孙不绍社稷倾危虽承子却不敢背元约上皇。又自制表起即位及逊位凡宫禁深密朝廷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上皇梦与皇太后同入宣德门布塞甚肃如常时觉来犹闻其馀音至晓令报皇太后知三月初七日闻邦昌僭位上皇曰：邦昌。若以是死节则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尤。且，庶几但所系至重者既立异姓则吾事决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有进诗以宽圣意者曰：伊尹定归商社稷霍光终作汉臣邻上皇。且读。且骂曰：待其归商与汉则吾已在龙荒之北矣。不达事机有如此者启行有期虏（改作金）人送金银三千两并衣著各二称火燎头笼二副皆八殿供设物至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语分路去上皇同二太子由河北路上同国相由河东路约会燕京是日上欲肃王同行萧王坚辞曰：去岁奉旨出使不曾避免久违膝下虽得生还而家破国亡死日甚近所幸却拜父母乞。且留待下泣请甚确方得免去复以祁王从行（以肃王虏情稔熟欲同行 虏改作敌）上皇率令二后诸王望拜城中辞违宗庙上皇伏地气塞不能起景王掖起之六宫无长幼皆哭声震天泰卜门动（虏说震动 改作金人所说）日色惨翳风声如号哭两时方止是晚报来日起程今上同皇后太子来拜违别泣下别去自尔不复相见景王自到郊宫日侍上皇夜不解带仍常食素至临行时发须皆白四月初一日绝早分路转城北去至刘家寺东寨内约会饭上皇初见二太子。又要皇后已下妃嫔诸王帝姬皆出见席地坐定遣王译奏曰：自古贤圣之君无过尧舜犹有揖。

逊归於有德历代革运底事想上皇心下煞会得本国比收契丹所得嫔妃儿女尽分配诸军充赏以上皇昔有海上之德甚厚今尽令儿女相随服色官职一皆如故因劝酒曰：事有远近但。且放心必有快活时上皇致谢曰：当日为兄弟今日为虏（改作存）囚，岂非运数尚赖太子保全活千口近尝求还嗣子远来（改作。若至）阙廷望为主张太子曰：候上畔来旨上皇曰：两国主盟惟某获罪非将相之咎某罪在天故请以一身少答天谴愿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於是酒五行太子面请王婉容帝姬与粘罕（改作尼堪）次子作妇许之饭罢归寨自此不相见但日送鸡兔肉酒果上皇谢以病在车中无心饭食愿早承来旨燕王途中以乏食薨殒以马槽犹露双足就寨焚化上皇令本位将骨殖就寨地埋瘞曰：且是中原免为异乡鬼也。夫人坚欲才行亦不能却上皇致奠灵位伏其骨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时执兵虏（此字改作敌人）亦在旁泣下路中二太子请上皇看围场饭後遣马并紫伞来迎同行猎以马背负所得鸡兔忽少驻有二人在马首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药师张令徽令参

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药师独叩马跪奏曰：念臣昔与上皇为君臣向在燕京死战数回力不能胜遂归金国有负上皇恩德言讫泪下。又再拜上皇宣谕天时人事理合如此但当日欠一死节药师退太子曰：药师煞忠於南朝上皇曰：药师豢养过厚而未尝收功以其效顺而弥缝之卒贻大祸太子曰：此人不忠於北朝则必不忠於南朝上皇曰：是初二圣既出京城馆於郊宫大王位虜（改作敌）排长木为障障外有兵每数步一窍容人看外外亦窥内虜（改作敌）日以肉米面与内人相博易闲语曰：南家有兵到某处矣。。又曰：南家提兵数十万在河北每金人车马过河即夺去大军所以未敢离此语讫即 δ 目如金人旁来色。若有畏而不敢留者入递以奏两宫皆喜为不日救至。又数易倚墙器械即用郊礼画木枪复有病人如伤重包裹卧於墙下云：西面有钱相公兵四十万渐近刀枪将去阵上强壮人皆往迎敌会天大风乔贵妃亟制绛罗袍备缓急兵至即以衣上为出奔之计每十数日。又作他语一新栅中观听临行犹传兵至栅尾然了无来者後乃知贼（改作敌）故欲缓众心虜（改作敌）计多此类上皇北狩日乘平日宫人所乘木牛车五头两虜（此字改作敌人）牵驾不通华（改作言）语次显肃皇后次厨传。

及本殿一行内人车仗次诸王帝姬妃嫔卜分内人不限次叙车行八百六十馀里。

蔡条北狩录曰：丁未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翌日作发愿文一章斋沐书写密行焚奏祈天请命宣谕景王札曰：适来密辞罪已损寿以全赵氏自登位後过失甚多敢不自陈恐为天谴杞顿首称赞军前已议北迁令姜尧臣书写目投达上粘罕（改作尼堪）国相其略曰：某素慕山林谢事罢政之後止管教门公事某之罪失固不可逃责念兹神御远迁异国欲乞东南一郡以享祖宗血食不胜大愿三月二十八日起行邢赵之间皇子元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请观打围契丹旧臣郭药师张令徽初以天祚出奔上表请归本朝许之宠以袞衣之贵锡以金珠之优使镇山後一旦大金兵至投戈乞命至是遣出令拜太上药师曰：昔日君臣敢不尽礼前日之降力所不加乞赦臣罪上曰：天时如此非公之罪何赦之有药师等惭而退泣血录曰：是日传闻太上皇在二太子军中上在粘罕（改作尼堪）军中上戴青毡笠乘马侍卫百人後有监军随之亦有随行猪羊十数自郑门而北每过一城角掩面号泣燕王越王止得一牛车馀宗室徒行不能行者驱之使前。

靖康遗录曰：二帝之行也。不得相见分为四处上皇与泗景肃诸王上与燕越二王及皇太子大长帝姬从郑皇后帝姬诸王从朱皇后诸驸马别为一处以铁骑驱拥而去。

大元帅得黄潜善所遣李宗报到京城事下河南北府郡山寨措置指挥。

先是大元帅驻济州多日寂不闻京城事黄潜善在曹州募人能入围城者有重赏南华小吏李宗白云：能往潜善夜赂其家。且许以官爵遣之宗傍京城故令驱虜入

寨为给薪水迤邐近场面寨得上城送饭益习熟即与城内人语坠钱下博买针线等。又与城内人熟瞰无人时投身下城内为逻者所得以与权领三省王时雍宗具言潜善遣来状时雍告以虏（改作金）人推立张邦昌事。且补宗承信郎宗不敢受乞身归时雍纵遣之宗复於南薰门作荷担人出因得窜走复求驱虏（改作敌）入寨迤邐得去宗至曹州见潜善并出京城印卖推戴权立邦昌文字一纸虏（改作金）人伪（删此字）诏一纸邦昌榜示赦文一纸邦昌迎立孟太后书一纸潜善趋帅府呈王王读之洒泪陨涕语幕府。

僚属曰：狂虏（改作金人）索衅肆贪陷我京城邀我二帝暨诸太子亲王近臣质於虏（改作营）寨恐将挟以北迁须急速下河南北诸府郡应官民之兵及河北诸山寨头项土豪民兵并力把截随所居地分差得力人探金人渡河回归之日或把河断桥或据险设伏或迎击於其前或追袭於其後当府当亲领大军前去策应效死解难迎还二帝并驰檄宗泽仰督促河南北诸府郡及河东河北山寨水寨诸头项义士首领火急依应今来指挥施行初潜善引李宗风上高世则欲引李宗语潜善随之李宗後不知所在或云：为潜善所杀或者谓潜善得王时雍书不知何等语惧李宗告讐故杀之。

大元帅府收侯章以摇煽军情斩之。

初李宗报到京城祸变事侯章先得之倡言於外军民闻之汹汹不安。且险语迫王劝急为渡江计请自留募兵送狱根究搜检到丁顺所与章左衽任（改作金人）战袍磕顶头巾遂斩之军民愤疾争裂尸首丝擘其肉而食之人情大定。

勤王兵宿迁县桃源镇土兵王嗣反於沂州《庄子》城。

先是有诏起京东土兵弓手尽勤王宿迁县土兵弓手以县尉崔某部曲会合诸县兵至沂州《庄子》城有王嗣者取绯纸数十幅剪作数百片行於土兵弓手之间各散一片。且呼曰：贴在头巾额上摆靛队伍士兵弓手皆接其绯纸置於头巾之额无一不从遂倡令纵掠《庄子》城中崔某以弓手五百走投沂州告曰：士兵弓手反矣。

四月一日庚申朔金人兵去绝。

先是金人连数夜焚烧寨栅红焰亘天军士下城鼓乐奏歌而去张邦昌委范琼交割城池分拨兵卫当关闭守如故是日民间闻虏兵（改作金营）既空恍。若再生竟日登城观看者蚁集鳞次怅望銮輿为之悲痛。

邦昌以陈仲（阙）权太仆卿陈求职道权太仆少卿路允迪转五官除观文殿学士佑神观使请给恩数等并依见任执政官条列施行金书枢密院事曹辅乞宫祠不允二日辛酉邦昌手书遣使臣抚谕四方。

伪楚录曰：书云：海内承平垂二百载生民乐业岂复知兵乃者奸臣首开边难大金再举奄及都畿城守不坚二圣北迁中原之大逾月无君适以还车横见推逼既自裁而不获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灵系心宸极道路阻音邮之达吏民无诏令之承想其

憔悴。

之忧同此危亡之念傥不深求於民瘼，岂能宏济於时艰宜尔抚循用纾湮才庶亟臻於甯谧用以究於远图。

邦昌遣使臣赍尚书省子往诣东平兴仁府牒济州寻访大元帅所在。

其子无年号但书月日王时雍押。

张邦昌遣人诣范纳钱盖赵野范致虚翁彦国刘光世议事。

黎确使赵野陈戩使翁彦国汪湘使刘光世黎确乃赵野之门生也。陈戩乃翁彦国之甥婿也。汪湘乃刘光世之门生也。李建乞使翁彦国为彦国所囚。又有一使臣去南京为朱胜非所囚以邦昌书缴申大元帅府初金人欲行未行之间邦昌为左右眩惑有异初心继获发运司所遣探事人借补迪功郎吴枢王时雍荐引上殿见邦昌陈献利害具言在外兵数乞遣官止之言语颇涉不顺邦昌遂授以文林郎乃用其谋分遣各人亲戚黎确等诣诸军。

邦昌以手书与彦国。

《书》曰：国家之变千古未闻昧陋所遭可谓奇祸诚以保存庙社拯救生灵使京城免於焚荡以济远图其心明於皎日今幸虏（改作敌）骑已退道路可通即遣使东州具申夙志想在端朝必谅此心今差李左司赍手书具道曲折惟中丞相与戮力共济艰难迄成康功以永丕祚是所望於公也。初夏薄暑军务良劳未审晤期更惟尚谨邦昌上闻。

邦昌以手书与翁彦国封皮云：付翁彦国其中乃云：上端朝中丞。

范讷军屯雍邱王渊为前夕。

是晚先遣三十骑至城下即遣人弃绢二十匹就门外劳之仍宣三骑以入。

大元帅府草檄行下郡邑。

大元帅集府僚聚议念京城围闭朝廷命令久不通四方失所望奸宄乘时妄作群臣建言布檄四方以定人心乃命耿延禧草檄书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同共参订定本是日命蓝刊行之。

张邦昌以徽猷阁待制提举醴泉观权直学士院詹。又罢直学士院权直学士院中书舍人孙覿令日下供职三日壬戌置修城司。

遗史曰：金人既退乃置修城司以侍郎邵溥都大总管其事辟官属各百员四壁用工修饬楼櫓。

张邦昌命范琼领兵出城搜空。

遗史曰：范琼出城搜空得金人遗弃宝货表段米麦猪羊等不可胜计。又有遗弃老幼病废及妇女等至是并迁入城。

徽莫阁学士京西北路安抚使何志同等筑坛同盟勤主。

中兴记曰：徽猷阁直学士知陈州赵子崧徽猷阁直学士发运司翁彦国各领兵

勤王彦国驻寿春久之闻虜（改作敌）骑退渐进与子崧相遇相与筑坛杀牲歃血同盟彦国欲为盟主子崧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後二人争长彦国曰：我奉王命入卫公陈守耳推盟主未定会延康殿学士何志同以颍昌府帅统兵至曰：大元帅康王统兵济川盍领兵趋麾下听节制何至主盟之争乎！，於是志同彦国子崧上书帅府然子崧终行登坛歃血之礼。

赵子崧家《传》曰：勤王盟文徽猷阁学士通议大夫京西路安抚使何志同徽猷阁直学士朝议郎知淮甯军府赵子崧徽猷阁直学士朝奉大夫克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经制使翁彦国奉议郎都水使者荣嶷等敢告众士金戎（改作人）再犯（改作至）京阙侵侮暴虐神人共愤圣天子屈已议和犹未退师旷日持久包藏祸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绝天下臣子各奋忠勇誓不与贼（改作之）俱生今诸道之师大集於近辅凡我同盟母徇私母怀异母观衅戮力合谋共安王室以效臣节三军之士视死如归千万人惟一心进则厚赏荣於家邦退则重刑杀及妻子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实有鉴於斯言。

赵子崧戒谕军前榜文。

赵氏德泽浹於人心主上仁圣民所欣戴逆臣张邦昌比因奉使响导金贼（改作人）再犯京阙屈辱君父倾危宗社皆其阴谋佯为逊言实盗神器方自以能全京师生齿为功所下伪令皆鼓惑士庶之言悖逆滔天四海所不敢赦当所义兼臣子职在总兵尤切痛愤除已遣官诣大元帅康王府告难仍节制诸道之师一意讨逆有死无二尔在京士庶军民僧道等世受国恩必知顺逆困於迫胁谅非本心如能捕获逆贼张邦昌自节钺以上至於封王皆以充赏大元帅康王布宣国威务从宽恕罪止渠魁其馀党与必议全贷如坚於从逆敢抗王师必杀无赦戮及家族仰前军统制分明告谕。

大元帅命赵子崧加宝文阁学士充兵马大元帅府参议官东南道总管。

大元帅闻子崧等同盟勤王故有是命。

吕好问张所驰蜡书至大元帅府。

邦昌僭位以吕好问权门下侍郎金人既退好问及监察御史张所各遣人驰蜡书至帅府。又太学生杨愿等十馀辈继踵而上书言围城中士大夫趋向王悉焚而弗问命愿辈以官。

四日癸亥张邦昌肆赦。

遗史载邦昌赦文曰：天下承平几二百载百姓乐业岂复知兵奸臣首结边难招致祸变城守不坚致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还归横见推逼有尧舜之揖让无汤武之干戈四方之广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无君者三月从宜康济庶拯危难应於书到日罪无轻重并与释放第一项差官省视园陵第二项诸州天庆天甯寺观并依旧行香第三项诸州军守臣各令兵至近甸保守无虞义同有功起发勤王兵仰却於元来处分屯第四项存恤诸处宗室并依前赦。

靖康遗录曰：初四日邦昌下赦云：宋遭阳九之二帝北迁蒙尘万里予适以使还强见推立既自裁而弗获乃忍死而救民言念生灵系心宸极道路阻邮传之问远近乖向往之诚宜敷德音用罄寰宇可大赦天下（云：云：）其中一项云：诸道勤王人兵当国家危急不能进援京师失守乃欲偷安虽无诚节亦已勤劳宜各归本贯别候中旨。

秦湛回天录曰：或劝邦昌赦吕好问曰：赦书日行五百里今四壁之外并是番人欲赦谁也。况公权摄当候复辟邦昌曰：俚语钱大王肆赦恐入李大王世界吕公曰：钱氏犹有数州之地五代之时非素有君臣之分今日，岂可比钱氏耶邦昌以为然。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八十九校勘记。

报李石周训吴开莫侑来奏事（周训误作周矧） 办被补厨（辨误作便）上皇到寨中十馀日（脱十字） 某愿以身代嗣子（脱身字）上皇。又自制奏表自即位及逊位（脱奏字自误作起）同入宣德宫奏乐整肃（宫误作门奏乐误作布塞整误作甚） 近尝求还嗣子远来阙廷（还应作代来应作朝） 太子曰：候上畔来旨（一作上畔未肯） 人遽以奏两宫皆喜（人遽误作入递） 冀回天谴（冀回误作恐为） 投达上粘罕国相（上字衍） 邦昌以陈仲（阙）权太仆卿（陈仲一作陈冲无阙）签书枢密院事曹辅（签误作佷） 李建出使翁彦国（出误作乞） 筑坛同盟勤王（王误作主） 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充误作克） 或劝邦昌肆赦（脱肆字）。

●卷九十

靖康中帙六十五。

起靖康二年四月四日癸亥，尽五日甲子。

张邦昌集百官赴文德殿宣示上宋太后手书。

《书》曰：予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义惟期尊主以庇民岂图祸变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罗网实难逃於刀绳外逼大国兵火之威内拯黎元涂炭之命顾难施於面目徒自悼於夙宵杵臼之存赵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晋祖考殊迹以自明载惟本朝开创之初首议西宫尊崇之礼号同母后国系周朝兹惟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顺肆稽成宪爰举徽章恭惟哲宗元皇后徽柔懿恭聪明睿智天作之合早媿德於泰陵王假有家夙母仪於方夏端著紫庭之范具彰彤管之声虽尝御瑶华崇道之居亦既奉钦圣还宫之诏久栖神於靖馆积系念於绵区今二帝已迁三川方震匪仰伸於钦奉则曷副於仪型是用端诚於心涓日之吉祇复掖庭之次恭陈旧国之仪揭示号以正名开别宫而移御幅员时庶臻康济之期京邑既安更介灵长之祉宜

上尊号曰：宋太后御延福宫令有司择日奉。

册宝其应干典礼合行事件合礼部疾速施行。

北道总管宣抚司统制官王渊领兵到京城下。

先是王渊同刘出平定军辽州路应援太原太原陷渊军赵州金人犯（改作至）阙渊随北道总管赵野宣抚司范讷屯於南京金人围京师也。屡犯（改作攻）南京渊遣统制韩世忠及杨进战败之金人北归讷及野遣渊先诣京师至是有榜云：范宣抚赵资政领兵在南京先遣统制官王渊到阙议事仰城中不得惊扰渊既到屯於通津门外。

天下勤王之师有至近境范讷军屯雍邱立王渊为前锋。

是日先遣三千骑至城下午刻开封府榜云：范尚书赵资政领兵在南京先遣统制官王渊议事仰城中不得惊扰即遣人赍绢二十匹就门外劳之仍宣三骑以入。

江淮发运判官向子遣将官王仪等统勤王之师到城下。

张邦昌命范琼以酒食等犒军引王仪上殿面赐袍带进官令谕子勤王第一功当有峻擢既退王时雍复以绢三十匹钱二十千犒王仪仪并以伪告俱诣发运司缴纳。

四日癸亥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上表劝进於大元帅。

门下侍郎耿南仲元帅汪伯彦副元帅黄潜善参议官耿延禧董耘高世则干办杨渊王起之秦百祥随军转运使梁阳祖黄潜厚都统制官杨惟忠五军统制张俊以下将士上议劝进再拜言曰：金人不道（删此二字）邀二圣銮輿北狩天未厌宋必将有主主宋祀者非大王而谁大王聪明英勇上皇之皇嗣少帝之介弟天命已兆人心实归应天顺人宜适机会天命不可以久滞人心不可以强违万机不可以暂旷愿大王即皇帝位以定天下上以慰祖宗在天之灵次以慰二圣南望之意然後号令天下回戈灭虏（删此二字）以迎还二圣为大宋中兴之主天下幸甚。又伏地恸哭再拜进曰：二圣北狩邦昌僭窃天下无主群心惶惶大王不早为之图後时有悔愿大王以宗庙社稷为念速继大统先正尊位乃议奉迎生灵延颈以望愿大王幸听俯徇群情臣南仲率群臣昧死上言俯伏再拜王避席呜咽掩面流涕辞逊不受三军呼万岁声振天地（阙）动色日光明耀在庭之臣流涕。又拜悲喜交集王传旨请退群臣乃退会诸路表至南仲等。

再进言曰：二圣北狩大王今欲北征奉迎銮輿此大王孝悌已足以昭假神明何举不利天下幸甚然邦昌僭位号於京师奸雄睥睨事未归一愿少须之先了此一侧面大事然後回戈北征邦昌身为宰辅受国厚恩岂遽忘德第恐迫不得已权宜免祸而为之大王。若早为之计彼必拱手反正其或後时久假而不归矣。使邦昌久假而不归则群凶如胃毛而起矣。潜善。又曰：只如邦昌初岂敢便望作宰相既得作相便胡批乱判安然为之恐遂仿此不可不虑愿大王催促诸头项人马会合於京城下张大军声彼自胆落宝位有归苟或逆天叛理宋德在人已深卿士大夫诸军百姓亦不为使大

王可以不烦伐鼓（删此字）只消传檄京城军民一呼胥叛邦昌面缚以献而归玺大王大王，於是北征奉玺以迎还二圣似未为晚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愿大王早图之杨惟忠张俊及五军统制将佐等亦进曰：北征乃将帅事愿大王即皇帝位见先理会张邦昌大事惟忠等身膏草野图报大王。又会硬探郑安回报金人四月一日尽离京城二圣六宫尽皆北驾张邦昌伪立称大楚皇帝京城今缮治守御以捍勤王之师南仲伯彦潜善延禧耘世则以下因。又启曰：南仲等所陈屡矣。独有天人相与之际朕兆已久未尝略举愿毕其说。盖闻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故白鱼潜跃武王作周赤伏显符光武兴汉大王奉使陛辞之日皇帝赐排方玉带有大事圣语被受大元帅建府之命有赐袍异梦皇帝即位纪元曰：靖康其後大王未尝封靖也。而京师之人及四方申陈，或曰：靖王，或曰：康王迨皇帝之北迁人始悟曰：靖字从立从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康王建帅纪年二字实兆今日飞出亭一牌有连三箭之祥太上万里有即真二字之兆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天命彰彰著闻周之武王汉之光武何以过此大王其可久稽天命乎！其可弗顺人情乎！古人有言曰：违天不祥愿大王亟即帝位上留天心下塞人望。

批答曰：丑虏（改作金人）肆毒残我土地陵我京邑迁我二帝移我神器四海罔戴延首二三大臣暨诸将佐与夫诸路帅守以天下群情交章劝进吾以父兄痛心疾首未知措身之地岂敢偃然受天下归往之请猥当隆极免徇众志以答天下之休庶以奉迎二圣恢复中原此吾诚心天实临之公等世受国恩同。

遭会忠贯日月精感神明实赖远谋共济祸难。

右司宋齐愈吏部陈磷司勋刘定礼部胡懋士乞致仕不允。

殿中侍御史黎确右文殿修撰宋彦通差往南京勾当公事日下出门。

大元帅与诸副元帅总管宗泽赵子崧等书。

遗史曰：《书》曰：初夏渐暄伏惟总御司徒勤劳国事台候多福某去岁出使贼（改作敌）营中道辍行所才不过千人闰月被命帅师始集东北民兵进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诏继得枢府砬书。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敢轻出但分兵近畿为逼逐之计阅月既久刺知贼（改作敌）情不免鼓率众贤勉此前进继闻元帅领兵戡难感涕交颐即具公文当已至呈达今闻大臣之在贼（改作敌）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托而二圣二后东宫诸王北渡大河五内殒裂不如无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逆胡（改作敌仇）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属不容谓祖宗德泽主上仁圣臣民戴归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将帅军民忠义有素当资众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移外伏望鼓作士气开晓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勋某不任痛愤泣血恳切之情所有受贼付托之人义当征诛然闻方二圣之在郊已膺僭伪虑百官之谋或出权宜未当轻动徒使京城动扰军民被害故欲押接近城容某移书问故得其情实即时关报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济伏幸孚察未瞻会间尚冀厚为宗社所赖倍保台重不宣

江淮发运司统制傅亮领兵到京城下。

傅亮率兵在陈蔡间闻金人退遂至京城下。

侍御史胡舜陟上张邦昌子乞正名位。

子曰：臣（旧校云：按新安文献志所载此臣作某陛下作相公）以鄙陋谬当言责而。又昔蒙收录受恩良厚辄效愚衷仰报万一今日之言笃於爱上陛下谅臣区区必不加罪小人自为身谋必欲置臣重辟臣亦甘受不辞臣窃睹陛下正位宏远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内念黎元涂炭之苦良不获已总揽权纲自践阼以来谦虚畏抑命令起居不敢侔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闾阎童仆翕然称颂皆知陛下忠义之心坚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臣人也。此有以知陛下处富贵崇高聊以从权非固执以为已有也。今大金已返其国而君臣之义安可一日而废陛下之高明。

洞达释然去位宜不为难第思奸言荧惑聪听谓大金为可恃谓天位不可失谓自古有亡必有兴此皆小人轻虑浅谋但顾目前之利四海，岂有一夫不心怀赵氏者自二帝播迁人皆泣血但恨敌国势强力莫能回所以兴灭继绝报本反始天下正有望於陛下。若奋发英断斥去奸言使赵氏之祀已亡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与天壤不朽庆流子沅穷。若曲徇小人之言顿失君臣之义则中原干戈相寻无已生灵屠戮何有噍类陛下不得已而登大宝忍复使之。若是耶今四方勤王之师云：蒸雾集彼为赵氏而业，岂有从吾号令闭门拒之有同儿戏伏望即降指挥正其名位请元皇后垂帘听政於内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将士孰不欣然说服此实天下之盛福陛下卓越之殊勋万世一时者也。伏望采择狂愚而加意焉。

大元帅檄下诸处勤王人马京城下会合听候指挥不得先入。

甲子幕府群僚侍王王曰：邦昌迫僭位号已累日使邦昌今日不知逊避则国人皆得而诛之使邦昌知顺逆第恐金人留兵助之则如之何。又忧诸道兵不知北征是图止以讨贼为名人人争先入城屠戮吾民以邀功利为之恻怛乃命伯彦等草檄下副元帅宗泽宣抚司范讷赵野经制使翁彦国西道副总管孙昭远东道副总管朱胜非南道副总管高公纯陕西制置使钱盖京兆路帅臣范致虚延路帅臣张深副总管刘光世熙河路帅臣王倚环庆路帅臣王似知淮甯府赵子崧发运判官方孟卿向子等仰各急速部领所统人马前来京城下会合听候大元帅康王指挥进发奉迎二圣即不得擅发一人一骑先入京城以讨贼为名夤缘劫掠杀戮无辜致误国事并契勘张邦昌家属见在淮东寄居仰向子行下所属州县严为防守应副所须不得少致走透亦不得辄有杀害。

五日甲子张邦昌迎奉元皇后自私第入居延福宫。

（旧校云：孟后先居瑶华宫火徙居延甯宫。又火出居相国寺前之私第邦昌

僭位迎居延福宫)。

(张叔)夜迎入瑶华仙师状曰：臣昨奏以瑶华宫仙师所居方今日夕番人下城作过乞迁入城里宫观庶免不测之虞得旨令差官防护入延甯宫今月十八日瑶华宫仙师般入延甯宫臣选差干当官冯子耆杨大任使臣毛建管押人兵前去沿路防护於申时入。

延福宫讷谨具奏知(仙师即隆太后)。

《别录》曰：太后先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道名冲真城破迎入延甯宫二月二十八日保康门里瓦子沿烧街西延甯宫时太后急就天汉桥南遇仙店门垂帘莫以避移居观音院西私第。

靖康後录曰：元皇后居瑶华宫近二十馀年缘金人破城移入旧城延甯宫火自东瓦子经五楼归私第是时太后脱身人亦不知其无恙故金人独遗之京师记闻曰：初三日中旨令开封府差察事人遍寻元皇后去处闻先在延甯宫因二月间遗火烧却本宫归在观音院前孟大夫家至是迎入。

马扩在河北山寨与金人战被执。

去岁十一月马扩奔走至西山和尚洞山寨时两河义兵各据寨栅屯聚自保欲推马为首马谓众曰：尔山寨乡兵皆忠义豪杰今欲见推非先正上下之分则不可上下之分既正然後可以施号令严法律不然淆乱无序安能成事众曰：惟公所命马即前立率众具香案南向拜曰：此遥望阙庭禀君命而立事。且假国之威灵以图克复拜毕马南向众皆拜之马曰：自此以往一号一令有敢违者正军法与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数战然新集之众兵器甲冑非良一日别寨来言今日与虏(改作金)人大战愿廉访往视之马往视其阵。且众寡不敌知其必败而其人乘锐直前果为虏(改作金)人所却马私自为计曰：此曹出战则必败无所归咎万一以我自贼(改作敌)中来为疑我何以自明莫。若亲与虏(改作敌)人战兵刃既接可以释其疑矣。一日与虏(改作敌)人战马单马横槊驰入虏(改作敌)阵手杀数人溃围而还有一虏酋(改作敌将)驰马追马二骑战於野虏(改作敌)骑重甲马(改作扩)骑无甲马被伤肠悉曳地遂仆焉马(改作扩)被执送杓哥(改作硕格)副统者(删此字)杓哥(改作硕格)副统复送於真定府韩太师韩旧识马遂设席与马共坐初马在山寨倡议也。河北金人即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以马第三子亨祖及文榜送真定府使括马家属至是韩太师出亨祖及文榜以示马。且曰：公母妻家属尽在二太子军前昨晚到来可往迎之。又数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自京师回军至真定马见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曰：尔非南朝宰相。又非大将何自苦。若此我久知尔忠义我家国内除两府未可做此外尔自择好官职为之马曰：某世受国家爵禄。

今国家患难某甯死不受好官经数日复来说马马曰：必不得已愿求田数百亩

耕而食之以终老母之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许之，於是马遂得全家团聚。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校勘记。

考殊迹以自明（殊一作前） 今二帝已迁三川大震（大误作方）是用竭诚於心（竭误作端） 揭崇号以正名（崇误作示） 范讷军屯雍邱立王渊为前锋（此十二字已见八十九卷另作一条此疑误简） 此大王孝悌之心（脱之心二字） 飞仙亭一牌（仙误作出） 上当天心（当误作留） 延首（一作喁喁）军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按甲误作押按） 。若小人自为身谋（脱。若字） 邦昌迫僭位号已累月（月误作日）亦不得辄有杀害（杀应作虐） 张叔夜请迎入瑶华仙师状（脱请字） 东瓦子沿烧街西延甯宫（东误作里）遇仙殿（殿误作店）马单骑横槊（骑误作马）。

●卷九十一

靖康中帙六十六。

七日丙寅张邦昌令寺观建乾龙节道场。

张邦昌遣蒋师愈等致书於大元帅。

邦昌遣蒋师愈程仁巽等赍咨目於康王曰：邦昌伏自拜违已而北去所遭祸难不可备详仰惟王慈必蒙矜悯昨自燕山九月馀日金师再举之後嫫不闻讠毛至冬腊月二十日还阙以今年正月十五日还城外方知国家祸变之酷主上蒙尘於郊外凡使人一行尽留不遣二月七日。又闻宣金酋（改作人）之令遂迁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皇后以下后妃嫔御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属皆行六宫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烧宗朝社稷百万生灵分为鱼肉俄然俾推异姓方免屠城庙社景灵宫乃不烧毁寻奉少帝御笔付孙传等令并依元帅指挥为万民计无拘旧分妄为祸福速招连累於时公卿士大夫号恸军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对二太子哀号擗踊以身投地绝而复苏虏（改作敌）执酋（改作成）命终莫能回度非口舌可争则以首触柱求死不能。又缘甲士防护昼夜监守虽欲引绳挥刃赴并陷河皆不可得岂谓城中之人相与逃死乃嫁大祸於一身变出不图死安足惜忽刘彦宗等赍城中文字与吴开莫俦俱至邦昌则诃责彦宗。又对众骂城中文武百官为自免之计逼人以首恶之名皆受国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尚知报恩我。若有兵定与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彦宗等语塞而退邦昌遂不复饮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陈述祸福谓事已至此虽臣民尽死莫能加二帝之迁唯从权。且与承当此事则存宗庙保社稷景灵像设皆得无虞而一城文武百官亿万生灵皆得性命可为後图，岂非忠孝之大也。。若坚持一节以就死地而坏了後事累及二帝岂得为忠臣乎！邦昌身为宰辅世荷大恩而不能报主辱而不能死复何面目以见士民然念兴复之计有在於从权以济大事故遂忍死於此欲追二帝之还而报之於殿

下也。兹幸虏（改作金）骑已退道路可通故差刑议曹之婿（删此五字改作卜门宣赞舍人）蒋师愈本府内知（下添客字）蔡琳承务郎程彛 巽赍此以明本心今则社稷不隳庙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愿宽悲痛以幸臣民续次别差谢克家等间道赍玉宝一纽诣行在当别贡陈初夏方。

暄更乞倍保玉重邦昌无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咨目上覆康国大王殿下幕府寻询师愈等所以差来之因师愈等曰：邦昌先差两番使臣李兴潘景焘等未回闻有帅府探兵入城遯者得之邦昌问来历乃知王在济州故遣师愈等来。

大元帅咨目答邦昌。

咨目曰：构咨目上太宰相公阁下天降大祸不使构前期殒灭而使闻君亲之流离见宗族之荡覆肝心摧裂涕泪不禁穷天下之楚毒不足为喻便欲引绳伏刃而二圣之銮輿未复四方将士忠愤责以复仇大义集兵数逾百万谕使邀迎率皆颺应蚤夜以颺从容浹月自谓知心故北来之事闻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将佐亦皆云：尔今奉来教备陈始终有伊尹之志达周公之权然後知所期之不谬天或悔祸可颺二圣之复所谕遣谢克家之意读之愕眙失措其何敢承稟愿皆緘藏内府责在守者俟銮輿归而上之九庙之不毁生灵之获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构方身率士卒图援父兄愿相公协忠尽力奉迎二圣复还中都克终伊周之志构虽身膏贼手受赐而死矣。气令渐势伏惟钧候动止康裕方寸方乱修谢不能多及构咨目上太宰相公阁下遣成忠郎黄永锡赍诣邦昌投下。且令观变。

邦昌遣其甥吴何邦昌咨目於大元帅。

蒋师愈等到帅府之日邦昌。又遣其甥吴何及国之元舅韦渊亦到赍邦昌咨目称臣其大略言内封府库以待大王颜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悦召吴何饮以酒赐金十挺以宠之何往日同王奉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寨中至是王与之叙旧不忘。

宗室叔向领兵到京城。

宗室敦武郎叔向领兵七千到阙屯於青城号赵大王小人初未知叔向起兵之因但闻宗室以兵至亦颇欣喜。

八日丁卯邦昌赐学校之士恩各有差。

监察御史马伸状申太宰相公速行改正。

伏见逆胡（改作金人）犯顺（删此二字）劫二帝北行。且选立太宰相公使主国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虏（改作敌）退必能复辟也。忠臣义士不即捐生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赵孤也。今虏（改作敌）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狱讼讴歌。又皆归往相。

公尚处禁中不返初服未就臣列道路传言以谓相公外挟强虏（改作敌）之威使人游说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据有中原为久假不归之计伸知相公必无是心但为

虜（改作金）人未远因循未能尽改。虽然如此亦大不便盖人心未孚一旦喧虽有忠义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满城生灵反遭涂炭孤负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归省庶事禀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归京日下开门抚劳四方勤王之师以示无间应内外赦书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权行拘收候立赵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几中外释疑转祸为福伊周再生无以复加如以伸言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辅相公为宋朝叛臣也。谨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钧旨申时奉钧旨一切改正。

兵马大元帅府移檄郡邑。

檄曰：见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视死如归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沐湛恩今陈沥血之辞庶致捐躯之效昔上皇禅位下诏责躬事出忱诚人皆恻隐恭惟皇帝遵养潜邸十有五年克俭克勤博通经史天下延颈莫不归心及受禅之初金人大入许割三镇乃肯退师皇帝念祖宗之故疆乃陵寝之重地请计赋租之入以为岁币之常乃曰：渝盟实惟求衅再操戈而诣阙遂鼓众而乘墉至於屈己称臣露章引咎初敛兵而不下詭以通和既邀驾以出临乃辄留驻。且（删此字）既已降诏而割地民畏左衽任而拒关（删民畏至此七字）。又为隙端以肆贪欲（此三字改作寻兵）今者二圣太子诸王近臣皆质贼（改作敌）营悉将北去考之自昔未或有然臣子之心痛彻骨髓某昨奉睿旨充兵马大元帅倡义率众影从响答数百万众奋怒而前内揆人心可知天意逼逐狂虜（改作强敌）今兹已行而强抑臣寮俾僭位号天怒人怨曷能安居已遣发大兵纠合诸郡把才险阻焚绝河梁或迎击於前或追蹶於後期於埽清万里迎还两宫外帅臣监司郡守县令其统骁锐之众使坚忠义之心抚柔良之民毋忘归戴之旧凡关津之出入谨於防奸或文书之往来审於辨诈以报皇朝之涵养以底天下之治安报德赏功决非空言三辰在上实闻斯言檄书到日晓示军民各令知悉右付某处先是二日雕印檄书至八日封角行下淮浙荆湖二广等路帅臣监司并付发运司京西川陕路帅臣监司并付宣总司仰火急星夜施行。

九日戊辰邦昌召侍从职事官议事晚降手书请元皇后垂帘听政邦昌行太宰事。

《书》曰：以身徇国盖常质於军前忍死救民姑从权於鞏下幸外兵之悉退使初志之获伸戴惟遭变之非常求济皇图於有永今则保存九庙全活万灵社稷不隳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实追少帝之玉音表正万邦犹假本朝之故事盖以敌方退舍兵未越河尚虞殿後之师或致回戈之举据今间探渐已北还既祸乱之稍纾岂权宜之敢久延福宫太后宜遵依元奉钦圣宪肃皇后诏旨上尊号曰：元皇后入居禁中缘遣使康邸未审行府所在军国庶务不可旷时恭请元皇后垂帘听政以俟复辟予位冢宰实总百工誓殫朴忠以辅王室惟天心之悔祸起帝胄以应胡一帝虽迁赖吾君之有子多方时入系我后之斯猷邦其永孚於休予亦有辞於世。

回天录曰：先是吕好问在谏垣累论元皇后当复位号吕日面奏曰：元皇后废处瑶华宫当今孝治之世宜复故位上矍然曰：便当出制耶奏曰：昨钦圣临朝时已复故位号崇甯再废议者纷然盖姑有云：妇之义叔无废嫂之理元皇后於陛下乃伯母也。今。若尊崇不当出制但宜举行钦圣已行之命耳先是同知枢密院孙公傅金书枢密院张公叔夜奏瑶华宫在旧城之外贼虏（改作金兵）时时入寇（改作深入）元皇后所处非宜二十三日姑徙於延甯吕二年正月车驾幸青城三月二日延甯宫火元皇后傍皇无所归步入相国寺前军器少监孟忠厚家忠厚来相见吕谕之曰：将来贼（改作敌）退非先還元皇后不可元皇后听政则人知复赵氏矣。忠厚惶惧曰：今女真尚猖獗（改作金师在城外）国家唯有家姑一人女真（改作金人）知之则复取去矣。望姑俟之三月末女真（此二字改作金）军有去意吕即启邦昌曰：宜速尊崇元太后邦昌乃定义上尊号曰：元皇（此三字改作宋）太后吕曰：此事发於予。若云：宋太后则人心疑惧必以予谋为非遂以疾在告不与其事是晚孟忠厚密才张邦昌上元皇后子来具述兴复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或有教之者畏祸故也。五日元皇后入延福宫吕。又启张邦昌归政故事邦昌曰：以军退未远欲俟别日吕云：时不可失至九日申未间遂召百官太后以是日入禁中。

始开诸城门。

围城半年至是诸门始开正当围闭之际士民多病。

夜眠日知如故每至黄昏时则眼不能视物谓之夜眼，或以谓城门久闭气不宣达之故也。治之之法用水调蛤粉往往一服而愈。

邦昌追回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书不用遣冯李回为奉迎使副。

权知枢密院兼领尚书省事王时雍权门下侍郎吕好问权中书侍郎徐秉哲权尚书右丞李回权同知枢密院吴开权金书枢密院莫侔奏乞各还旧职奉面旨依各还旧职依旧。且兼权领职事。

韦寿隆乞罢给事中奉面旨依旧徽猷阁待制宫祠。

先是三月二十三日奉面旨文武差权事人令尚书省出子请给恩数依正官法时诸公皆欲作真两府坐绣鞍重盖喝门下中书枢密者盈道莫侔喝道者凡数百人及初八九间事体一变自知不可侥幸乃入子乞免正官法带旧职兼权，於是撤乡散去鞍呵从稍减人皆笑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一校勘记。

邦昌遣蒋师愈蔡琳程仁巽等（脱蔡琳二字）宗庙社稷（庙误作朝）惟有从权（脱有字）蚤夜以覬闻人足音而蹙然念与相公去岁同处贼营（脱闻人至此十七字）读之愕在失措（然误作眙）一旦喧（应作闹）考之自昔未有或然（误作或有）多方时（误作入）是日面奏（是误作吕）签书枢密张

公叔夜（签误作金）曰：元皇太后四月四日闻邦昌手书乃改曰：宋太后（脱四月至此十五字）权签书枢密院莫侔（签误作金）吕曰：此事发端於予（脱端字）。又启邦昌归政故事（故字衍）。

●卷九十二

靖康中帙六十七。

起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戊辰，尽十日乙巳。

邦昌遣谢克家来归大宋受命之宝於帅府太后遣侄权卫尉少卿孟忠厚赍书劝进於大元帅。

《书》曰：吾自处道宫垂三十载乃者都城失守二帝北迁无事悲摧实无生意忽承中旨俾正号名退惟间废之余当此危亡之际冒居宠数诚亦何心沥恳再三莫之听许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宫而百辟建方请权听政顾早衰多病。且久去宫闈岂复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赵氏举宗之尽去人思宋德之实深不属老身谁当此责是用夙宵龟勉期济艰难然神器久虚必须真主今中外近属唯王一人矧。又忠勇英明四方属望入继大统非王而谁已遣冯李回告王传序之意王其速驱与卫入处宸居上以安九庙之灵下以弭四方之变吾婴此重负既付托得人当便辞几务之烦以就安闲之适今遣侄权卫尉少卿孟忠厚亲承动静并道吾意夏初微暑更慎保调四月（阙）日母致书元帅大王。

邦昌遣谢克家来归玉玺一纽其篆文曰：大宋受命。

之宝大元帅府僚属引克家捧宝前跪以进王王谦拒久之恸哭不受已而跪受命汪伯彦司之伯彦跪捧用藏巾篋守之惟谨。

耿延禧中兴记曰：邦昌遣谢克家及孟大母遣侄忠厚同赍大宋之宝及大母手书劝进帅府官僚耿南仲以下引谢克家等见南仲奉大宋之宝授上上恸哭群臣皆恸上跪受宝读书乞谒者引见谢克家孟忠厚如宾客之仪上谓延禧等曰：张子诚能知礼使其不知分而妄作吾必以兵取之所伤可胜计哉！得免吾举兵亦可取矣。初闻谢克家赍宝至或者谓邦昌自受楚则赍大宋宝来彼无用者耳既闻邦昌迎大母等恭顺状上始不信上再命延禧作书谕诸道帅令逐头项人马只於京城下寨听候指挥不得发一人一骑入城。

谢克爱辩事伪楚进状云：右臣准尚书省子朝请郎提举杭州洞霄宫谢克家进状七月十六日奉圣旨令臣开具当时因依闻奏者臣契勘先於靖康二年三月一日张邦昌入尚书省臣旧不识邦昌当日方见臣便以言动之因说相公辅两朝出使逾年终免祸难。若非忠义何以及此邦昌云：自来恨未拜识臣言相公曾察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金人去後能保人心如今日乎！邦昌曰：诚如是也。臣曰：当今康王在外元皇后在内天意亦可见矣。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後见

邦昌臣说相公今日权宜济难须是便做个痕迹令人晓了邦昌问臣当如何臣说将来不须入到禁中须於内东门里阁子中安下不须见宫人辈。又劝邦昌遇有金使方著送来衣服平日只著常服其馀并是随众同见至初七日王时雍申明乞差官分管职事臣其时不肯承当门下省人吏来参臣亦设椅请坐以示坚不承当之意邦昌自谓臣曰：忘省中之语耶。若虚著窠阙被军前差将来人如何臣当时已倾心陛下再三思得利害实是如此。若军前差人则城中束手做事不得矣。所以含羞忍耻者以图大计也。自後臣。又累劝邦昌不可称圣旨不可用卫士排立不可坐紫宸垂拱等殿不可改年号不可肆赦後。又见欲与朝士差遣臣思得邦昌不能尽用臣言。若更别用不是当人恐妨大计故臣累说今日岂是差除之时如是阙官不得已不如。且用旧人臣。又劝邦昌差人迎立陛下臣说康王当今合立者也。当遣使道迎立之意城中便。

是功臣不然即叛臣矣。为功臣为叛臣只在此举，岂可少缓耶邦昌曰：非是少缓只是兵戈如此何缘遣使去得臣说须是预先差人使军民晓了其差人月日将来亦可验实所以节次差谢克家等是也。臣此等事未尝与人详说虑有自矜之嫌今既奉圣旨令臣开具因依即不敢隐漏谨开录奏闻伏候敕旨。

秦湛回天录曰：邦昌三月入都省是日吕好问晚见邦昌邦昌邀袂衣相见先是初闻皇城司定义吕公忧惧甚，或曰：吕勤与邦昌颇熟吕公问勤曰：邦昌何如人勤曰：旧日见渠小胆怕事特甚故吕公求间见便以言动之曰：相公辅相两朝人望为允出使逾年卒免灾祸。若非忠义所感何以至此邦昌曰：久闻盛名常恨未得拜见吕公。又问虜（改作敌）中所为邦昌曰：却时得与肃王相见昨肃王不快邦昌逐日看觑亲自与他合药幸得肃王安乐昨回来过邢州城下铁骑不满千人忽回城作一字阵城中更无人敢出中国人柔弱如此既到国相军中差十数甲士监守夜间虽翻身亦上床觑当吕公曰：此虜（改作敌）人之情也。相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今金人既去复保人情如今日乎！张变色曰：然吕公曰：女真言语不通皆是契丹深怨朝廷。又春间发遣燕人非理今燕人遂为血讎反臣夷狄（删此四字）相与谋画要去赵氏岂留馀力然康王在外他不知所在元皇后在内他亦不知天意亦可见岂人力能违天也。相公。若权宜应副粘罕（改作尼堪）之决便作还下笔昨宗社之谋则天人皆应变祸为福矣。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望相公密其谋恐有爱利者惑乱视听也。吕公入省中再见邦昌曰：相公今日权宜济难须从初便做个痕迹使人晓了邦昌曰：当如何吕公曰：虜（改作敌）中送来衣服。若遇虜（改作金）使方可著他时只与士大夫常服相见可也。今。又不可用卫士排立不可山呼。又有一事相公不。若只在会通门外子中安不下要入禁中先朝宫人不可相见如阙人使唤亲戚处借一两妇女使唤可也。邦昌曰：外人岂敢带他入去吕公曰：劝相公不要入到里面恐卫士闻之愤怒也。以吕公权门下省吕公坚辞不肯当邦昌曰：忘省中之语耶。若虚著窠阙被军中差人柰何吕公曰：乞差官

以次权摄邦昌。若二帅问因何不依次官则大家都不稳便吕公思得。若军中差人来则（下添城字）内束手做事不得矣。吴开莫俦自虜（改作金）营回虜（改作金）相。

刘彦宗侍中言一千年後亦不得说者赵字明日虜（改作敌）中贵人十数辈至南薰门曰：康王我掌股上物当以王千骑取之今安在吕公对曰：康王便不知所在大王贵人在国门之外尚。且不知围城之中如何得知左右劝公语言大峻或有不测吕公曰：某尽懍家应有鬼神护助。若事不捷用此系腰带子便自经也。天地当鉴此心必不降祸吕公曰：事急矣。募人持书上大元帅谓大王所领兵。若可当虜（改作敌）则俟虜（改作其）归可邀击以迎二圣。若彼众我寡即宜远避。若二圣不可回革於城中议定愿大王自立为宗庙社稷之计以雪二圣之耻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应立而立者臣世受国恩身家宗族皆不敢顾所以敢为此言愿大王痛察虜（改作金）人立邦昌或劝坐紫宸殿垂拱殿吕公谓邦昌曰：岂真个做乎！邦昌矍然吕公语邦昌曰：相公宜早遣使推戴康王城内便是功臣。若先为城外推戴策立城内便是叛臣为功臣为叛臣只在此举，岂可少缓耶邦昌曰：非是少缓兵戈如此岂容遣使耶吕公曰：但预先差人使军民知之将来纵有别人策立亦可验差人月日则心迹自明不然岂但相公不能自保某辈家属，岂可保耶，於是差谢克家赍传国宝往大元帅府。

大元帅府僚属定即位南京之议。

日历（改作记）曰：戊辰幕府群僚耿南仲等会於麟嘉堂集议王即位事诸将及官吏，或曰：济州，或曰：南京前两夕四邻郡邑初夜望济州红光属天如赤鸟翔翥皆谓是火光达旦村人入城乃知非火识者谓火光乃宋火德之符亦如周武王赤乌之瑞也。济州父老军人无虑万计以祥光所发乃诣麾下乞王即宝位於济州幕府群僚曰：南京实艺祖兴王应天顺人之地王宜即帝位於南京绍隆先烈於时宗室仲琮等议昔晋安帝蒙尘西土大将军武陵王遵在制行事今二帝北迁大王不当即位只宜用晋武陵王故事称制行事不改元幕府群僚同难曰：昔唐明皇帝遭安禄山之难车驾入蜀诏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拜裴冕为御史中丞副之冕与杜鸿渐崔漪等请皇太子即帝位其辞大略以主上狩蜀宗社神器要有所归宜正位号有如逡巡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皇太子始即帝位於灵武卒能克复两京迎上皇大驾於蜀况今日之祸二圣北迁邦昌僭伪天下惶惶有甚於天宝时大王以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入继。

大统其谁不以为宜矧皇帝命大王以兵马大元帅睿意可见矣。今天下兵马会合不於此时蚤正位号将恐奸雄乘隙摇毒纷纷宜用唐肃宗故事推戴大王即尊位以定天下实宗庙社稷之福群黎百姓之幸何。且称制徒取法晋武陵王实无以利国家而安祖宗在天之灵慰二圣南望之心也。延禧徐谓仲琮曰：公是宗室，岂不避嫌

会有窜逸自虏（改作敌）寨归者传太上皇圣语康王可便即皇帝位。又衣里蜡封方二寸许亲笔二字曰：即真益昭天命之符二圣相授之至意仲琮等议遂屈，於是劝即帝位南京之议定矣。克择官王符选择得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具以呈禀王慨叹可之。

中兴记曰：是时议上即位於济州或南都未定济州父老军人数万诣辕门乞即位於济州群臣议即位於南都便乃集议於麟嘉堂宗室仲琮等数人议不当即位当著淡黄衣称制不改元下书诰四方南仲延禧世则曰：二圣北狩天下不可一日无君道君之子皇帝之弟唯上一人已建大元帅统天下兵不於此时正位号以定天下天下无所统一将生乱称制不改元那可久必即大位而後天下定况有自虏（改作敌）寨归者道上皇语云：可告康王即大位为宗庙社稷计。若即位乃道君之心宗庙社稷之福也。何淡衣称制以取天下之疑生奸雄之谋乎！仲琮议屈遂定即帝位於南都。

十日己巳张邦昌避位。

周懿文奏徐秉哲已依旧开封尹窃虑亦合却还大理卿职事可依旧权开封尹见权执政并免金书旧职孙瑾许缓并致仕将作少监苏馥庆兵部侍郎唐恕太常丞唐元衡乞致仕不允卢襄权兵侍六人乞还旧任。

卢襄去冬以侍郎乞宫祠沈晦时为给事中吴开莫俦至此尤为恐惧盖当时为虏（改作金）人驱使出入传道指挥如仆隶日遭詈骂至於持废立文字推册邦昌皆涉此二人今知去住不得乃辞免。

赵子崧缴张邦昌与翁彦国书状。

据经制使翁徽猷申今月初十日午时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李健奉议郎陈戩至彦国军前赉到张邦昌书一本实封印记除已缴连赉申大元帅大王行府外今录白到一本连黏在前申当司者右件录白到张邦昌书一本连黏在前今月初十日卯时据。

太康县申开封府差人送到四月二日黄纸手本一道全是登极赦意某即时行下太康县不得行出及遍下诸路不得施行惟听大元帅行府之命至当日未时据太康县申准知太康县事大夫引为据进奏院申准开封府指挥拘收初七日弓手丁进葛政赉去尚书礼部颁降到黄纸上印手本立便火急令差去人申缴前来以凭缴纳不管误事县司除已收元降手本缴送去急申乞照会某窃惟兵事贵速几不可失事久生变虽悔何及子崧与翁彦国已差翁挺吕翊中奉状诣府伏望大元帅大王俯徇劝请速正位以系天下之望以折逆臣之心子崧等除已一面进师城外以听王旨外伏候王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二校勘记。

邦昌遣谢克爱来归大宋受命之宝於帅府（此十七字应另一行在四月某日母致书元帅大王後此系误简）及孟太母（太母误作大母下同）。若更别用不是

旧人（旧误作当） 忽向城中作一字阵（向误作回） 他时只与士大夫常服相见可也。（大夫误作大大）因何不依次差官（脱差字） 则内里束手（脱里字） 当以五千骑取之（五误作王）康王便不知所在（一作康王出使不知所在） 并免签书旧职（签误作金） 六人乞还旧任（任应作职） 卢襄去冬（至）乃辞免（此段应接上条误作另行） 全是道登极赦意（脱道字）黄纸手书（手书误作手本下同）请速正位号（脱号字） 以听王指挥外（指挥误作旨）。

●卷九十三

靖康中帙六十八。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一日庚午，尽十四日癸酉。

十一日庚午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张邦昌以太宰退处入内东门资善堂侍从官以上诣祥曦殿起居太后毕邦昌服紫袍犀带鱼袋独班归两府幕次邦昌僭位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不称圣旨不称御禁中诸门用锁题曰：邦昌谨封凡晓示文字不称诏命番使入朝则正坐常朝则偏坐百官入朝以平交礼相见称名称诸公其中未可知也。惟王时雍王绍王及之者附会以真主事之幸灾乐祸略无畏於天地神灵此曹佐之安得忠义邦昌肆赦蔡州不行诸道勤王兵皆受康王节制邦昌知人心不与不能自立乃收所下赦书出居东省迎孟后垂帘听政自称大宰总百揆欲袭曹司马故事入朝不趋谒拜不名未几闻外兵顿城下而诸道勤王将文檄辐辏问罪邦昌惶惧乃议往迎康王先遣人至南京劝进王时雍数劝邦昌自为之计谓曰：骑虎势不得下後日噬脐无悔矣。宜熟虑之徐秉哲亦固赞邦昌不从乃止。

太母下手诏播告天下。

诏曰：（旧校云：此诏汪藻撰见浮溪集）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祧方谓三灵之改卜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於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於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扶九庙之倾危救一城之惨酷乃以衰癯之质起於间废之中迎置宫闈进加位号举钦圣已还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忍言运数之屯坐视家邦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卜曷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回天录曰：吕公好问建言今日布告复辟之书须是明白使人易晓不必须词臣乃命太常少卿汪藻行词。

十二日辛未监察御史姚舜明齐之礼太常博士华初平乞致仕不允。

宗泽谢大元帅书状。

《书》曰：伏闻大王仁慈颁赐教翰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济伏读再四涕泗横臆仰认眷私责任之重但恐疲恭虽自沥竭路远言轻不能感动有碍大事罪不可逃泽伏见奸臣张邦昌窃据宝位改元肆赦。又挟孟后以令天下仍欲散诸路勤王之兵其篡乱踪迹无可疑者今或悔惧有出权宜之语耳。且人臣，岂有张红伞服赭袍居正殿者自古奸臣初未尝不谦逊退避中藏祸心不测况恶状彰著如此今二圣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济天意可知宜整顿乾坤兴复社稷以传万世不可迟疑犹豫不断泽衰超老痛切忠义之极不免缕缕敷陈乞赐哀亮早定民志使天下有所归向《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愿大王速图之。

别幅曰：并承亲诲笔之纸尾仰荷隆谦所批近有尚书省子於郟济间寻访大王事此乃出自贼计不可不察泽近探得御宝与朝廷印记尽为贼（改作敌）才去兼驱行吏故作行遣惑乱天下何等亦在贼（改作敌后）中泽近行下河北等路州县已令当切验认不得凭信。若大元帅文字方得施行过为提备去讫伏乞照察。

赵子崧谢大元帅赐书状。

子崧今月二十日伏蒙大元帅大王特屈威尊遣使赐书仍加亲笔以示眷存某一介远外非所宜得再拜伏读感激涕零恭惟大王孝弟通於神明忠勇闻於中外遭国大难义不戴天屈已速下淳复以谕将帅直欲埽荡腥膻（改作兵氛）迎还銮辂号令明白曲尽事几况在臣子其敢爱死子崧见已进军入京畿太康县与翁彦国犄角入援外今日据探报因子崧等所遣前军既次到都城张邦昌即有惧意已贬号豕宰易紫袍欲再议元皇后尊礼先差谢克家再差冯李回诣行府迎请下十二日寅时行某窃谓凡事贵速久则变生天命未改人情效顺不假大横之卜自膺神器之归伏望断以不疑俯徇群情速正位号以慰都人之望以折逆臣之心则於迎奉二圣指日可待子崧已差翁挺吕翊中赍状前去外子崧无任祈恳激切之至。

十三日壬申范琼揭榜金人尚留滑州。

是时四方勤王之师径有到阙者道路渐通百姓渐有出城者范琼乃揭榜云：据探报金人尚有後军埽地军留滑州界上仰四方客旅未得轻出百姓已知金人悉渡河南无警而琼乃揭榜以惑民民皆骂之。

宗泽具状申大元帅府乞行五事。

宗泽具状申大元帅府乞即宝位以安天下并具子曰：恭惟太祖皇帝创业垂统当传亿万世今方二百年岂谓贼虏（改作敌人）横肆邀迎二帝与诸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而系其望者惟在大元帅府康王一人大元帅行之得其道则天下将自安宗庙社稷将自甯二帝二后诸王将自回彼之贼虏将自巢绝殄灭（删彼之至此十字）大元帅行之不得其道则天下从而大乱宗庙社稷亦从而倾危二帝二后诸王

无夤（删此字）缘而回贼势愈炽亦无夤缘而亡（删贼势至此十字）此事在大元帅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道耳如何可谓之道泽谓其说有五一曰：近刚正而远柔邪二曰：纳谏争而拒谏佞三曰：尚恭俭而抑骄侈四曰：体忧勤而忘逸乐五曰：进公实而退私伪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世莫能知莫能行者由刚正谏争恭俭忧勤公实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谏佞骄侈逸乐私伪之事多逊於志也。伊尹有言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於汝志必求诸非道合诸道者君子也。合诸非道者小人也。愿大元帅大王於应酬问答之间以兹五事卜之则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泽之血诚痛切每思赵家本嗣无疆大历服今势孤危岌业如是泽愿大元帅左右尝胆不忘在济时夙夜羹墙不忘我祖宗时则天下自安宗庙社稷自甯二帝二后诸王自回贼虜虽炽自剿绝殄灭（删贼虜至此九字）夫何远之有在大元帅大王力行之而已。

罢散乾龙节（删此五字）。

差御史一员往西京视陵寝。

曹辅往元帅军前分析硃书。

十四日癸酉开封府以皇弟康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子揭榜晓示。

榜示曰：准皇弟康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子书幕府领兵勤王已被受手诏云：已与金人讲和及得曹枢密等书称不得轻动误国遂分屯人马近畿以示逼逐复据探报事车驾屡幸彼寨恐有奸谋即。又传檄河东河北激励军民以兵邀迎於前促勤王之师追。

袭於後莫不响应今闻虜（改作敌）众既行未知二圣所在臣子之心痛沦骨髓呼天叩地陨绝无所虽有探报未审虚实仰开封府详此连开具兵马离城尽与未尽二圣车驾还与不还仍晓喻来前初王渐闻二帝北狩金人退兵也。尝泣谓幕属诸将欲身先士卒追之诸将以大王玉体即宗庙社稷所系不可轻举会宗泽申虜（改作敌）骑渡绝已使人焚河桥讫，於是乃下檄两河诸将及山东河北义兵河北列城邀击迎还二圣。又付开封府开封府承帅府子乃揭榜晓示。

监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信知江州胡唐世知无为军（阙）知南外宗正事劝进状。

具位右某等窃以祖宗承五代之後削平僭乱混一区宇天下一百六十八年斯民不知兵革恩德之所涵育甚厚纳纪之所维持甚严艰难创造基业垂休万世政和间奸臣用事急切任私为谋不臧实使通乎！遐虜（删实使至此六字）以祸胎（改作贻祸）於国家金人贪残（删此二字）败盟犯阙（改作称兵）者再皇帝念社稷之至重悯生灵之无辜结以至信遗以厚币虽车服称号之尊无所顾惜而虜性凶傲敢违天理（删虜性至此八字添乃字）乘隙登陴敛兵任诈求欲无厌忘德造衅（删求欲至此八字）遂邀乘輿出临屯垒谬事和好疑阻大兵日月既久恣行不道。又劫我太上皇与后妃太子诸王近臣胁持北行使我宗社失守生灵无依乃迎逼大臣俾僭位号四

海愤痛泣血交诉某等忝缀属籍身丁艰危痛念国家陨心碎首伏见兵马大元帅大王以帝室懿亲为国良翰而忠孝英武超冠古今方虜（删此字）围城之初毅然请行单骑出见威声凛著丑众屈服（删此四字）继聚兵河朔不日而及百万肆膺睿旨以大元帅之重节制海内盛德茂勋注人耳目今日二圣既行群心忭 忭 宗社所系惟大王是赖伏望大王念天下之至大察事机之至危权听国事以安中外任贤使能信赏必罚卒丰财以谋大举，庶几皇天悔祸釜輿反正使神人永有依归天下幸甚某等迫切之情意符庶姓谨具状诣行府披告伏望王慈早赐施行谨状。

批答。

逆虜犯顺（改作金人恃强）辄肆剽侵大兵前驱本期殄灭函关失守遂蔑战功永惟太祖创业垂二百年二圣在位几三十载既遭荡析乃致播迁涕泪横流心肝糜溃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尝闻为子为臣夙夜实不遑。

处方行追蹶誓必邀迎念元帅之权实出上意顾国事之任难徇众情（添所请二字）难议施行。

赵子崧劝第一状。

子崧近累具状申禀必蒙洞察子崧近得探报人节次所谈及赵陈兴傅亮等申皆云：放水满城南闸中忽闭陈州门两日，必是深拒官军。又取傅亮军数虽是支口食亦恐来探虚实子崧仰惟大王拥兵在外适遭大变天意人心自然推戴不必多端内有逆臣外有强敌四方有大贼。若犹豫不决大事去矣。子崧未闻大王移府近京晓夕震惧不如无生伏思二帝临御正缘群下议论不一畏怯者失事几导谏者昧先见直至祸成犹生异论今日切在痛惩断不可疑日下移军告谕城中定以某日入谒宗庙其谦逊之礼俟至城下行之未晚更缓数日必有变生盖时雍侑秉哲开琼皆坚於从逆恐生後悔四海无主天下唯知大王。若不乘机速进早赐正位大耻不刷大器无归危亡可立而待非子崧谁肯布露腹心忘钺之诛如此其切乎！泣血拊膺不胜祈恳取旨。

小帖子子崧窃谓此举谦逊退避不得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奸臣万一翻覆用兵亦难窃望日下移府入京疾雷不及掩耳人心自定伏望王慈深察靖康二年四月十四日。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三校勘记。

皆此曹佐之（脱皆字）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同一作存）仰谗眷私（谗误作认）今或悔惧有出权宜之语耳（一作今悔谕有或出权宜之语）并承亲海笔之纸尾（海应作训）今势孤危岌岌如是（岌误作业）当府领兵勤王（当误作幕）仰开封府详速开具兵马尽与未尽（速误作连）仍晓谕前来（误作来前）艰难创造基业（一作艰难创基）某等迫切之情意符百姓（意符应作义先）。

●卷九十四

靖康中帙六十九。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甲戌，尽二十日己卯。

十五日甲戌兵马大元帅府子。

曰：金贼（改作人）邀请（删此字）二帝北去当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契勘金贼（改作人）先於三月初七日抑逼宰相张邦昌僭称伪号今来邦昌已归宝退避所有三月八日已後笥旨事并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许放上如有阙官即开具状申以凭差官填阙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并须申禀当府与决如有奸诈伪冒可疑文字并不得施行缴连供申。

大元帅府以颜岐充大元帅府参议滕康周望为王府记室。

李纲传檄京师。

檄云：与湖南安抚郭三益等会合荆南勤王之师旬日得精兵十万见起发前来勤王开封府散榜晓谕。

赵子崧劝进第二状。

子崧十二日十四日皆具禀情迫言切上渎王听必蒙赐察子崧再三思之大王尚未离济必欲谦逊持重则奸诡之计一日万变不可少失机会兼两岁用。

兵人情只不思安定。若万一变生不测（旧校云：别本作不如初意）。又生一秦何可御也。二帝危辱正坐谋者不臧依违失断玩视几变一旦祸发四顾不知所出今大王处多故之际天心助顺逆人自归以大军压之故未敢变。若稍迟疑是天与不取也。伏望大王深以社稷为念俯采刍蕘之言速赐进府至京城一举而定某日决可到城恐城中以计诱致却散大军未敢委兵趋行府况奔走劝进皆希功幸赏无持操之士某实耻之专以大兵压城以待鸾不胜祈恳诚切之至。

孙覿为宰执等乞大元帅听政状。

右某伏闻金贼（改作人）犯顺（删此二字）侵逼郊畿太上皇帝皇帝陛下二圣蒙尘贼臣僭号中外臣子罔不痛心元帅大王德望在人勋业盛大躬总戎律王室所凭方今道路不通威令阻隔百姓归命兆民系心伏望大王传令四方总决庶务上体二圣属望之意下答黎庶归仰之情指挥将臣征伐丑虏（删此四字）收复京邑奉迎乘輿某等情迫於中忧愤所激谨具状令修武郎王倚秉义郎赵子显奔诣行府申闻某等不胜惶惧激切虔祈恳祷之至。

十六日乙亥差路允迪范宗尹充奉迎使副请车驾进发。

并差内侍省御药扶持官卜门皇城司带卫士班直供帐御府御辇逍遥车及下礼部太常讨论车驾至京奉迎礼仪。

南外宗正等劝进第二状。

具位右某近率宗室并随行官吏朝奉大夫权应天少尹叔近等具状披告乞兵马

大元帅大王权听国政事续奉答语难徇众情窃议施行某等难以逆虏犯关（改作都城被围）之後道路隔绝於今半年而二圣播迁宗社无守恭惟大王至亲。且贤功盖天下群心所归实在今日佯蒙俯从众庶以安宗社少纾中外忧愤之情则训民练兵邀迎可期。若徒欲履正守节而不思祖宗创业之艰难非海内所望於大王也。某等迫切之诚实不能已谨具状披告兵马大元帅大王伏乞王慈早赐允许行谨状。

批答。

礼备大经存而可考国有常典实不敢渝属王室之艰难当元帅之寄委逆胡（改作强邻）肆暴神器至危惟早坠之是思虽省愆而何补荐闻诚恳祇益兢惭念父兄方冒於烟尘不遑甯处顾臣子辄从於国事岂所。

当然知国玺之来辞已藏於守者觐銮輿之复誓必遂於忠心所请难议施行靖康二年四月十六日。

十七日丙子南外宗正等劝进第三状。

具位右某近率宗室叔近等两具状乞兵马大元帅大王权听国事复奉答语所请难议施行者某等窃以国家辐员万里承平百年尊君亲上之义远近无二伏自虏再犯顺（改作京城围闭）四方不闻诏令今者凡六易月彼既讲和将谓京师人人延以聆德音今二圣既行京邑空虚道路相传莫不抚心号泣誓必邀迎然宗庙社稷不可一日不享臣民万物不可一日不治政教号令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凡此非大王谁可为者大王为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则亲孰亲於大王王於大邦兼临两镇。又以大元帅之重统天下之兵则贵孰贵於大王聪明仁信温恭勤俭风动海内而忠孝特立亘古所未尝有则德孰盛於大王克敌制胜虑无遗策狂虏（改作敌焰）虽炽畏威而不敢迓则功孰高於大王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而銮輿蒙尘警蹕滋远神器荡然人人忧疑则今日之於大王亿兆同辞请大王权听国事乃天人之心大王尚可辞乎！大王俯顺众情则国家之纲纪复正德泽复流政事复修刑威复振内可以防未萌之奸外可以羈不制之虏（改作敌）奉迎二圣可以如天之志矣。时不可违机不可失宗社再安在此一举惟大王深察而熟虑之则天下幸甚某等不胜望激切俟命之至谨三具状披告伏乞王慈早赐允许施行谨状。

批答。

国步艰难金寇猖獗（删此四字）銮輿播越诏令不下无所禀承遐迩之心翕然见属谓天下之权必主於一故连日之请乃至乎！三虽輿情难以辄违而孝心有所不忍方将遍览所上详熟以思俟入京城躬谒宗庙。若銮輿未还即抚定民庶权听国事宜体兹意无复重陈。

开封府揭榜晓示种深文状。

开封府揭榜云：傅递京兆府安抚使子据从议郎秦凤路经略使司准备次第一副将本路奇兵勤王种深状申契勘准秦凤路都总管司子及西道都总管司牒差统制

秦凤路奇兵军兵前去勤王深伏念在熙秦守官几二十年汉番人情委是谙熟今据回纥国大使木瓜心（删此三字）及诸国首领等为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爷木瓜心等（删官家至此八字）情愿自备。

人马衣甲口食前去厮杀共约三十万人马及其旦旦国亦使忽令族首领结通过来传送言语要自夏国出来皆由河东前去会问拨遣去讫契勘前项诸首领亦为深在熙秦累年管当茶场日近相见人情远迩大段习熟今来逐人为见深乞前去勤王各自情愿自备甲马口食随深前去委是赤心忠义兼人马骁锐强壮深已指挥各人首领统押分数路前去破敌及已差拨得力使臣多赍金帛前去激赏上项首领令取便路兼程起发行前来京师会合伏乞指挥施行。

小帖子契勘深一行军马经过县镇民居往往以钱粮犒赏父老多称前後所过军马无此整肃人人皆愿随深前去勤王亦乞照会施行。

胡舜陟子乞下诏播告四方。

臣伏见都城围闭以来号令不及於四方凡半年有馀矣。民间固已惊疑复因破城之後将士逾城而出者劫掠州县自守一方西京河北为之大扰。又外路闻二圣北辕皆谓中国无主深虑奸雄窃发有害吾民今已遣使奉迎康王即位当有大霈膏泽天下则变乱自消然臣见尚书省子排办仪卫置造輿辇尚未了毕旬日之间外有变故安可不虑今陛下临朝听政臣愚以谓宜先下诏播告四方使天下晓然知中国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乱臣贼子之心以慰海隅元元之望实宗庙之福不然臣恐诏书稽缓变故横生四海干戈鼎沸云：扰都城孤立为患非轻取进止。

赵子崧缴李健所得尚书省子状。

据户部叟上郎李健等申见到太康县候所申文字报事须议指挥右勘会金人大军四月初二日起发前去次日即遣武义大夫同恩李兴潘谨焘三人同往京东路州探问元帅大王行府所至密行具覆去後初五日续遣卜门宣赞舍人蒋师愈承务郎程仁巽同王府内知客蔡琳等赍手文字前去初七日。又差吏部侍郎谢克家同勾当军头引见司韦渊直秘阁吴何玉宝诣行在初十日差尚书左丞冯权尚书右丞李回充奉迎使副赍文武百僚张邦昌以下勘进表章并元皇后手书前去兼今月初一日为奉迎康王未至恭请元皇后垂帘听政以俟复辟於十一日吉辰皇后入居禁中就内东门殿垂帘听政三省枢密院官日赴奏事兼大元帅康王行府。

已差到使臣黄永锡同恩等於本月十四日。又赍回三省枢密院奏状乞早整銮辂卫清宫阙讫右付户部李郎中等照会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押今月十六日午时据李健等备申到十五日尚书省子取到元本缴申在前右子崧等节次具状申乞早定大计号令四方自失机会悔不可及今来。又据李健所得尚书省子称初十日已差左丞冯等充奉迎使副文武百僚张邦昌已下劝进表章并元皇后手书前去契勘京师事体既已反正唯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灵迟疑未发事久变生不可不虑或闻议者以谓

京师已经残破不可复入止欲即位军中便图迁徙某愚虑深为不然今祸变非常奸伪未戢欲致中兴当谨举措理宜先入京师谒宗庙觐母后明正诛赏降霈四方。若京师果不可都自可徐议听向今逡巡犹豫日复一日深恐有误大计兼母后虽已称制未肯便出号令四方之远不知僭伪反正是因士民忧疑奸宄窥伺。若更迟留旦暮之间必致别召祸乱伏望详酌前後所申断以不疑早赐听纳以慰天人之望。

小帖子崧等前申乞移军南京当时虏（改作敌）骑未退事势与今日不同访闻赵野范讷不戢其下纵令虏掠发掘邱墓人心胥怨今。又两军时有忿争万一行府入南京赵范二军必趋帐下恐有郭汜李傕之变伏乞王慈开纳径还京城早定大计以副人望。

范琼进加军职以京城围闭弹压之功也。汪长源亦除卜门宣赞舍人管干军头引见司使臣各转一官。

十八日丁丑开封府揭榜晓示副元帅公文。

开封府揭榜晓示准兵马副元帅公文当府统率军兵奉大元帅康王指挥会合分遣诸片段马追袭掩截金人仍令随事便宜措置自承康王子星夜间道速走使臣等遍督河北河东路诸州军府将合心并力占据要害断绝桥梁把隘拦击救迎二圣与诸王皇族并后妃期还宫阙与三军将校臣子死节誓报国恩亦先檄下大明府路催诸处人马将士随渡径过与西路人马相约掩击去讫契勘自去年十一月後金人登城按甲不动假倡和议使四方勤王之师坐待近畿诡诈百出使四方踪迹差误致使二帝出郊乃辇载金帛罄竭帑藏以遂贼（改作其）计。又邀拥銮舆及皇族子孙后妃已下逾河北去及至启行外。

方知觉四方痛切忠愤呼天号诉日月惨色岂期夷狄（改作金人）祸我中国乃至上累君父窃惟大宋一统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缘奸臣误国阶怨生隙流毒貽患是至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上天眷有宋垂亿万年其必有大赖公卿将帅一心保护庙朝安存士庶以此。又见大宋之恩德甚深靡有穷已今大元帅康王忠孝友爱出自天性总兵於外亲擐甲胄冒犯风雨欲戡定国难辑甯方夏会诸路勤王之兵何啻百万前此守和议盟以俟贼（改作敌）退俯为生灵每戒轻动暨国家已落贼（改作敌）计苍天柰何自是康王闻此泪尽继血虽草木无知亦皆悲恻左右劝勉曾。若莫闻便欲跃马自奋手格逆虏（改作敌人）以雪父兄之耻见不住进发人马严督忠臣义士数路合击虽封王建节皆许充赏期於力救驾回以慰中外故未能归期於瞻望阙庭款谒宗庙与本朝父老军民僧道相见伏想輿情日久顾望必兴念祖宗积累之厚遽遭金胡作孽（删此四字改作祸变）致二帝迁播惟康王为社稷宗庙之赖〈立宁〉成大功祔是福天下当所驻兵距都城已近须至公移慰抚都人者。

元皇后遣冯李回赍书来劝进。

左丞李回右丞冯至济州以元皇后圣旨赍书劝进曰：吾以薄德罹此多难虽救

时敢爱於发肤而味道。若临於渊水顾邦基之所赖系神器之有归比遣使轺往驰书牋盖上天之眷顾实四海之倾心谅惟拨乱之姿已定兴王之业方长嬴之届序宜祉福之具膺伫来御於法宫以诞扬於丕号群情攸属遐迩增怀故兹书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戊寅御封太常少卿汪藻撰书送御史台看详如得允当仰申三省施行。

当日胡舜陟等奉准御封降到手书看详极为允当伏乞早赐施行百官凡三拜表劝进诏张措置排办行在所至程顿事务。

有旨奉先普安两院皇子帝姬揽堂为虏（改作金）人发掘速差官缮治。

宗室叔向驻青城置招募救驾义兵所。

又分遣使揭黄旗入城召募应募乾多游惰之人。

大元帅府摆布驻人马。

议定以庚寅起发济州是日幕府下宣总司於宛亭驻赵子崧於东明驻宗泽所部领一行并权邦彦闻邱升姚鹏等人马分摆於长垣卫城南华驻。

防把候大元帅人马起发仰至二十四日次第前进至拱州南京以来次第下寨其馀孔彦威刘浩丁顺张换王澈等并别听指挥。

东道副总管朱胜非领兵来卫进谒於济州。

日历（改作纪）曰：先是胜非权知南京邦昌差使臣赍一书至胜非胜非送使臣下狱以邦昌书缴申大元帅府随即以兵来卫王见而嘉其忠。

二十日己卯赵子崧第三状劝进。

子崧恭奉四月十四日王旨令诸头项人兵不得乱近傍城门惊动人民等事子崧自发前军即以如此约束今来遵从严命再行戒谕诸军甚戢近城及城内百姓悉皆安堵无虞但都人士庶未知大王还阙之期日夕焚香泣望子崧窃谓大体一正防秋甚近合措置事正复不少今内外束手日复一日坐以废事甚可畏也。。又况盗贼充斥人民失所日俟恩霈，庶几安业。且使四方万里之远咸知神器有主人皆退听伏望大王俯徇群情仰慰二圣付托之意戒有司整饰銮舆即日还阙或狩南都亟下德音大宥群生天下幸甚倘或迟疑变生不测子崧亦不知税驾之所矣。唐突王听死有馀罪。

小帖子访闻荆南真州海州严州黄州蔡光之间有大贼而严州尤猖獗惟大霁一出则不劳兵革自然消弭祸变伏乞深赐体察。

先遣观察使臣黄永锡回。

使臣成忠郎黄永锡先奉兵马大元帅康王丙寅手书诣张邦昌观变还具言邦昌遣谢克家来归玉玺太母垂帘遣冯李回奉诏书前来劝进邦昌已出内东府京师见将大元帅檄书雕印出卖内外传报军民呼以望迎立康王王曰：宗庙社稷幸弗毁灭不谷愿蹈节死义以雪大耻尔岂敢偃然而当大事耶。

五军将士呈禀取二十一日摆拽人马护卫入南京。

兵马大元帅府契勘二十日五军将士保护兵马大元帅府王入南京令将军率领

诸项人马各路将校著将军开府督视锋利器械刀仗鲜明仪从及将所属兵卒步马弓弩等项俱整点摆拽辛彦宗依旧充先锋统制丁顺充先锋副统制祁超依旧充前军统制王澈充前军副统制张琼依旧充左军统制孔彦威充左军副统制张俊依旧充中军统制刘浩中军副统制华实依旧充後军统制张充後军副统制。

後收杨惟忠依旧都统制右具呈禀奉王旨依此行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四校勘记。

无特操之士（特误作持） 难议施行（难误作窃）某等窃以逆虏犯阙之後（窃误作难阙误作关） 僥蒙俯从众言（言误作庶）兹国玺之来（兹误作知）四方不闻诏令今者凡六易月（今字衍）谓天下之权必主於一（主一作正）累年管勾茶场日逐相见（勾误作当逐误作近） 故未忍归朝（忍误作能朝误作期下於字衍）皇子帝姬赞堂（赞误作揽） 议定以庚寅起发济州（此九字应接上条作另行连下误）摆拽人马护卫兵马大元帅入南京（脱兵马大元帅五字）。

●卷九十五

靖康中帙七十。

起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尽二十八日丁亥。

二十一日庚辰大元帅告诫府发济州。

汪伯彦日历（改作纪）曰：二十一日五更初发先锋次发前军次发左军次发右军辨色发中军发讫请大元帅府王上马幕府群僚次第上马尾衔以进次发後军次发朱胜非人兵次收後晚宿新兴店王至是神意喜悦问地名曰：新兴店伯彦尝闻太平兴国中北戎寇边太宗皇帝幸大名亲征方渡河有谒於马首问其姓名曰：宋捷帝喜不旋踵果有北戎之捷今大王治兵讨贼行绍大统而初宿新兴天意。若曰：宋室中兴其命维新将克继前人之美与夫邑号柏人里名胜母者异矣。王善其说是日延帅臣张深副总管刘光世自陕州取小路径赴大元帅府会合光世躬执橐驼望马足遥拜王命而前问劳讫差光世允充兵马大元帅都提举五军。

遗史曰：王发济州王在济州也。陕西勤王之兵惟刘光世到元帅府先是刘光世准上间道遣使臣赍蜡封处分指挥云：虏骑犯（改作金兵围）京师仰刘光世多选马军赴阙是时光世以马军都虞候为延路兵马钤辖请於帅臣张深授步骑三千光世请益兵不从既行中途值制置司统制杜常还归具言京城失守制置使钱盖已将军马分屯时溃兵所在焚劫聚而为寇道路梗塞唐邓以北皆无官守兵粮告绝光世乃与将官乔仲福等议见永兴帅臣范致虚已传檄诸帅会兵陕郊会承上御札遣使臣黄深宣谕六路大略云：金人登城敛兵不下朕已出郊亲见二元帅和议已定宜止天下勤王之兵光世曰：不可以诏示众。且速图进发京西诸处溃兵踵至传闻京师之事不

一众人惶惑光世矫以蕃官山陕来自京阙乃云：二圣溃围南幸矣。乃选使臣葛宗贲封密奏往荆襄江浙乃统所部由虢略入太和谷南趋张深亦改途同行至汝州鲁山县闻致虚进兵千秋岭为金人所邀王师失利光世招集散亡而本部馀丁相继俱来兵始及万数军势渐壮俄传金人已立张邦昌即伪位张深召光世及诸将议事深对将士曰：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倒众莫敢应往往偶语出异论光世乃遣使臣王默张景等将汉番弓箭手一百。

人骑夜半赍状前去招安盗贼俾深罔测光世密谕之曰：侧闻康王领大元帅聚兵京东汝等当诣元帅府分明投下文字而回金人既退兵深与光世进至朱仙镇遇默景得元帅府子二道一云：仰刘光世将所统兵马速赴大元帅府一云：仰张深将所部回兴仁府只於本府驻及差使（旧校云：别本有臣字）刘宗偕来深得子失声惶惧光世即辞深去以所部兵至济州时王师无有至者王大喜自是委以心腹弹压诸军王发济州光世从卫。

签书枢密院曹辅资政殿学士路允迪谏议大夫范宗尹奉元皇后诏来趣王进发迎谒道左。

大元帅府参议东南道都总管赵子崧榜晓谕都城士庶。

大元帅参议东南道都总管赵子崧奉大元帅康王子节制东南诸军进援王室已至近城窃惟赵氏德泽浹於民心主上仁圣节俭天下欣戴独以奸臣误国再致戎贼犯阙（删此四字）祸变旷古未闻至於二圣播迁六宫九族系累天下臣子悲愤痛切肝心糜溃况本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帅之柄於康王盖本天意康王已委副元帅宗泽领骑兵迎请二圣车驾。又委子崧等提兵入援以图兴复升坛歃血盟於三军千万人惟一心誓死赴难今宰臣身反正大将等上下和协奉母后宝书遣使迎请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归都城官吏军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怀忠义当今贼（改作敌）退却请车驾（旧校云：别本作当金人却请车驾）及从来权宜谅其本心必不忘赵氏各宜安居息心无生疑惑以待恩抚须至晓谕。

赵子崧谕张邦昌书。

靖康二年四月日宝文卜直学士朝请郎知淮甯府事大元帅参议兼东南道都总管节制诸军赵子崧谨致书大观文相公张公卜下子崧闻人臣委质事人义命而已见得思义见危致命人臣之常节也。议者籍籍谓卜下使虏（改作敌）逾年日与异类（改作金人）处坐视谋吾之国不能效寸长城一破阴遣人奉召兼程已至贼（改作敌）营复坐视谋吾之君而不能以死争其劫请倾危之计卜下或与闻之不然何虏（改作金）人曲折拒孙傅之请卒以与卜下盖必有定论矣。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天下将以此责卜下子崧亦疑惑说自闻入居禁中躬受虏册（改作册命）即集大军设坛歃血专意讨逆三军之士千万人惟一心踊跃奋迅欲得。

卜下而甘心焉大元帅康王以节制见委责以再造况子崧猥在属籍义兼臣子今

祖宗之後系累以去者殆尽如子崧辈偶存。若不辅大元帅以图兴复天地祖宗实临之翁中丞忠义诚恳言发涕流必欲共奖王室今既大集忠愤难遏亦可畏也。忽九日李健陈戩持书至翁中丞有反正之意群情犹疑惑引冯瀛王曰：公此举由衷乎！子崧独谓殆天诱卜下为斯举也。前所述者谅非卜下本心出於迫胁无疑卜下少年登科致位宰相必知义命之大戒《传》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伊尹犹不可而况其下者乎！卜下前日迫於虜（改作敌）威欲保宗庙全都城不得已而从之今虜（改作敌）既远去即有所避而归之正以成前功，岂不本末明白哉！（旧校云：归本云：，岂不一举大明阁下心迹哉！）既出至诚便当断以不疑不可犹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贬亲书以示於军中哀鸣以请於帅府使三军晓然知卜下前日权以济事而实不忘吾宋也。子崧等亦当按兵城下以待大元帅之命。若迟疑不决则三军必曰：以天下之师诛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能专也。卜下老母垂年伶俜一子身将五十必不肯为覆族之计，或谓卜下亲属便当殄灭况城中万姓皆死则张氏何哉！尤而效之大元帅必不忍为本道已申行府委所在优加覆护亦知夫转祸为福几不容喘卜下其深思之迫於宗社大计肝心溃裂书不能文幸察薄暑惟加慎眠食母为空言以受实祸不宣。

又与王时雍等书靖康二年四月日宝文阁学士朝请郎知淮甯府事大元帅参议兼东南道都总管节制诸军赵子崧奉书枢密王公门下吕公中书徐公左丞冯公右丞李公枢密吴公枢密莫公初夏薄暑伏惟台候万福金戎（改作人）犯阙（删此二字）侵侮暴虐（删此二字）振古未闻痛激肝心不能自存子崧蒙国厚恩亲睹斯变誓当以死赴难甯守孤垒四邻皆陷千里一空冲突攻围乍合乍散者常数万骑无日不至独以赤心坚壁五月虜（改作敌）亦计穷而去自三月十日详闻大变即连趣翁公大漕与诸路大军到此节次遣发入援设坛盟众有死无二三军之士悲愤感泣勇不可遏大元帅康王以节制见委仍参幕会再造之功责在仆等子崧义兼臣子职当总帅诚难昧已故以由衷奉晓诸公或世家旧族或文儒致身或久废而起，或不次而用既无扶危持颠之谋。又无仗节死难。

之义强颜忍耻坐视倾覆方。且自谓佐命此与唐六臣何异而尚未知转祸为福可乎！自古举事但问逆顺不计强弱方金贼（改作人）登城诸公丧胆亡魂手持圣天子付之不能还。又手持符玺再拜与人面不能死今乃偃然据宫阙出号令文致奸言鼓惑众听亦何所恃哉！以逆节抗大顺以群书生当王师可深悯也。区区犹藉能存都城生齿为说不知坐致二圣陷虜（改作北迁）将谁罪邪诸公平日所学所言自谓过人今日行事。又何其戾也。相与亡人之国稽首伪朝居之不疑鱼游沸鼎燕巢危幕公不自思耳前日畏死而为之不知今日果有生路否乎！子崧节制大军。又檄陕西南京诸道之帅四集城下志在清宫以奖王室诸公其自为计母忽闻张公颇有反正之意殆天诱其衷。若能幡然改图绎位自贬奉大元帅以系人心迎还二圣以雪大

耻则胁迫之罪尚可全贷而诸公之功与迷而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古人权以济事遂立殊勋惟识事稔知祸福者能之今有望於诸公也。倘欲为源休亦请自择言念平昔敢布腹心希示的报军务方繁不及遍作书幸察不宣。

二十二日辛巳大元帅至单州。

大元帅至单州知军州事王来迎何志同赵子崧皆以兵来会。

赵子崧奏太后乞先下诏状并缴申大元帅状。

右子崧等总兵赴难恭闻元皇后陛下垂帘听政此诚不世之功矣。臣与三军将士莫不感泣窃见陛下未垂帘以前京师尝有书肆赦诸路继虽收回仍禁止在城藏本然印卖传播於外者不啻数千百本。若闻二圣迁北易姓改国忠义愤发兵革四起其间或假讨逆之名窃据郡县使宰臣至诚赤心终不能白况其家属在外或致疏虞所系非一臣等伏望圣慈速下明命诏谕四方以陛下临朝节次遣使奉玉宝迎立康王以俟复辟所有大赦候嗣君即位日颁降，庶几人心安帖奸宄自消以副陛下保国之隆臣等不胜幸愿。

又缴申大元帅府状曰：右子崧等累具劝进乞早正大号肆赦天下以安人心未奉俞音日夕震惧深虑奸宄窃发[B227]起蚁聚卒难埽除不免具奏元皇后乞先下诏命不惟使四方知大王受命中兴自然安帖亦所以警张邦昌坚其诚心不致疑变子崧等愚见惟大王函整六辈入朝九庙则一切平定断无後。

患不胜祈恳哀切之至所有奏状录白在前谨具申大元帅行府候王旨。

李邴申大元帅府劝进状。

邴等伏睹四月初九日大元帅府檄闻恭惟国家积累之久德泽深厚渐渍人心一旦事出非常遂至外侮兴师再犯宫阙神都倾陷銮舆播迁人民涂炭土地分裂檄书既到官吏军民无不悼心陨涕痛贯肌骨思欲张空拳冒白刃以赴国家之急此非独臣子常分亦有以见宗庙神灵社稷永远斯民怀旧未忘爱戴之诚上天悔祸将启中兴之运非苟然也。邴等蒙被国恩或尝列禁闱或并蒙器使捐躯殒首图报万分正在今日伏惟大王以亲王之重统元帅之权君父劫质臣民无主天下靡弗系心当此之际义当如何今京师僭号之臣既由强抑必不敢久据神器输款归诚当在朝夕斯民仰大王之来不啻失乳孤儿瞻望所怙周人思召公爱甘棠而况大王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受服（旧校云：别本作受赈）专征位为上将民心思望，岂有涯哉！昔白公之乱叶公将入遇国人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若见君面是得父也。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乃免胄而进夫叶公以列国之贤人犹怀之如此况大王其何疑焉然势有不可缓者今四方溃兵往往啸聚阇仅据黄州周德起金陵李育扰徐兖王镇剽淮阳其他兵起胄结千万为群将环视而起惟翹首侧耳以需天下之变。若命令既通郡邑有统则必敛手归命以求自新如命令未通郡邑无统奸雄乘之则必盗据要害自为一方

将有鼎峙瓜分之势他日欲复一之，岂不难哉！大王随行将士暴露风霜亦已久矣。蒙犯矢石斯亦勤矣。各望尺寸之功不然师老财费久而不召岂复可用哉！区区之意谓大王当传檄天下凡诸路监司帅守应合申禀朝廷文字一切权宜并申大元帅府随宜裁决行下大王宜稽考前世摄行国事承制封拜然後奋激士气鼓行而前殄攘妖氛迎还二圣克复之功指日可待《传》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成败之机间不容发邴等不胜惶惧战灼延颈企望之志惟大王裁之谨具状申兵马大元帅府伏乞照会谨状。

再申大元帅府状右某等近於四月二十二日专差人赍状申大元帅府以四月十九日檄书审知二圣。

銮輿未回大王宜稽考前世摄行国事迎还二圣以图克复今再陈其愚伏覬少加察焉方今天下大变君父劫质储闈近属举族皆行惟大王一人提兵在外宗庙社稷血食所系四海郡国号令所禀亿兆士庶存亡所赖惟在大王此为何等时而欲迟疑回却以辜天下之望负二圣之托哉！大王。若不早定窃虑有昧於逆顺之臣怀向背自全之计加之以师旅因之以盗贼使伪命稍通非惟宗庙社稷危。若缀旒大王安所容其躯哉！大王必尚疑居摄之事则某前所谓稽考前世盖有所本矣。昔成王即政未堪多难周公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戴礼明堂位所载与九之诗是已成王有成人之德则复子明辟此六经之明训也。夫周公承文武之後独以成王幼冲尚。且为之今二圣未回天下嗷嗷靡所系命大王以亲则母弟以位则真王以任则元帅今日之事责在大王恐大王不得而辞也。名分既辨号令既行则怀忠抱义者知效命之所拱手观变者销从逆之萌盗贼盘据必洗心革面不复有雄跨割据之意师徒奔凑必争先贾勇以赴功名之会天下之势定矣。如天步既正銮輿遂回归尊复辟退就藩服忠孝之道，岂不两全如金人不知悔祸迟留车驾遂欲荡覆我社稷泯绝我宗祧则天有宋必将有主主宋祀者非王而谁某等诚以世受国恩莫知论报参之往古验之当今仰揆天意俯察人事至正室顺无以逾此惟大王勇断而决行之天下幸甚属道涂榛梗未能趋赴行府不胜企踵待命惶惧之至谨状。

二十三日壬午大元帅至虞城县。

大元帅早发单州申刻次虞城县是日西道总管王襄副总管孙昭远以所部兵来会。

车驾进发有旨令开封尹率父老僧道官员军人诣行在奉表劝进。

张邦昌子恭闻车驾自济州径往南京臣等躬率百官赴行在欲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前去俯候輿辇仪仗等。又母后节次遣人迎请。

二十四日癸未大元帅至南京。

大元帅早发虞城申刻至南京府治金人围京城也。屡分兵犯（改作攻）南京朱胜非皆御退之後有北道总管赵野及宣府范讷兵王渊韩世忠皆在南京故城市全

盛是日戒都统制五军杨惟忠等警严以虞非常。

二十五日甲申邦昌时雍等率百官吏是日出门。

员外郎宋彦通除右文殿修撰龙图阁直学士。

知扬州许份等状请大元帅即位於扬州。

知扬州许份等状劝请王即位於扬州曰：份等窃闻金人渡河二圣迁幸凡在臣子孰不痛心京师士庶欲迎请大元帅大王还处阙下此诚宗庙之灵社稷之福但中都新破上下空竭人心危惧虏（改作敌）情不测道路荆棘粮饷难继万一不虞则内外隔绝复有前日之患份等与众熟议皆以为扬州之地控带江淮城壁新修钱粮粗足。若聚兵西北奉迎銮輿则舳舻输免督促而上足以馈师而。又南至金陵东抵钱塘一有缓急可以据依其为顺便莫过於此伏望大元帅大王深思长虑决定至计即日御众治兵广陵份等谨当戮力协心以佐大事。若或已暂还阙抚定京师亦当以少俟按堵亟复东下份等不胜激切延望之至。

母后诏令备车驾法仗等赴南京迎请百司庶务分半以去。

大元帅康王谒太祖庙。

王诣鸿庆宫谒太祖庙大哭群臣皆哭。

二十六日乙酉太宰张邦昌赴南京。

邦昌等自京师来诣元帅行府邦昌以亲从官数人自随王命引邦昌入邦昌恸哭叩首请死王命赞者掖前见如宾礼邦昌具言围城事始末继之以泣王亦泣。

二十七日丙戌发纲运赴南京。

括船装发纲运及乘载宫嫔等赴南京汴河之舟如鳞次而行。

内侍邵成章王袞奉乘輿服御仪仗来。

大元帅命加汪伯彦显谟卜直学士黄潜善徽猷阁直学士耿延禧龙图阁学士董耘徽猷阁学士并提举南京鸿庆宫兼侍读高世则承宣使。

二十八日丁酉国子祭酒董率太学生赴南京捧表劝进。

耿南仲等进呈赦书合行事件。

司农少卿权户部侍郎胡思乞罢权可依。

胡交修除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中山府提辖使臣沙振杀安抚使陈遘。

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帅臣陈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谕令开降太上呼遘曰：吾道君。

皇帝也。遂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辖沙振曰：此中，岂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诡诈也。遂以箭射之遂鼓众喧闹杀遘其子锡在旁倒身护遘乃并杀之，於是振自守中山金人逼以归遘弟适仕光禄卿靖康中遣出使为金人驱迫往燕山府拘囚累年而死适子铸（旧校云：按宋史遘守中山金人围之遘呼步将沙振往振素有勇

名固辞固遣之振怒。且惧潜怀刃入府遘妾定奴责其辄入振立杀之遂害遘於堂与此所载不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五校勘记。

伯彦曰：尝闻太平兴國中（脱曰：字）往荆襄江浙寻问二圣所在众情稍安致虚进兵淆澠光世乃统所部（脱寻问至光世十八字）赵子崧出榜晓谕都城士庶（脱出字）当今贼退却请车驾及从来权宜（一作当日金贼劫请车驾及後來权宜）

众愤难遏（众误作忠）委所在优加覆护宥恕（脱宥恕二字）要知转祸为福（要误作亦）诸公不自思耳（脱诸字）惟识事变知祸福者（变误作稔）儆彼遂久假而不归诸公各欲希扳附之功愿为王伟源休亦请自择（脱彼遂至之功十六字愿误作欲。又脱王伟二字）已垂帘听政（脱已字）遣使迎立康王以奉宗社此诚不世之功矣。（脱遣使十字）京师尝有手书（脱手字）惟大王亟整六辈（亟误作函）大元帅府檄文（文误作闻）受专征（误作服）以图克复之功窃虑周旋顾虑事不早定机会一失悔不可追（脱之功至此二十字）今再陈其愚状（状误作伏）举族皆行（皆误作偕）臣当躬率百官（当误作等）复有北道总管赵野（复误作後）亦当以少俟安堵（安误作按）遘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遘误作遂）金人逼太上皇以归（脱太上皇三字）。

●卷九十六

靖康中秩七十一。

诸录杂记。

靖康小录曰：国家自太祖开基太宗继统平靖天下四方无虞黎民安业百有馀年至熙甯元丰间邪臣用事托儒文奸口道孔孟之言身行商鞅之术始变祖宗良法改乱旧章无有存者祸乱之阶实兆於此有识之士奋身力争而不能夺其说新法遂行而积怨於天下之口排斥正人引用邪慝上下相蒙政以贿成其後王黼辈以庸谬相继祖宗之业，於是大坏端人正士弃逐海表庸愚谄佞充满朝廷至宣和五年童贯王黼始开边隙取九州之地结怨金虏（改作人）以启靖康之祸呜呼驯致於此岂一朝一夕哉！初王黼童贯蔡攸之取燕山也。识者知其必败事及得燕山以蔡靖为大帅用降虏（改作人）郭药师副之药师每伪出猎动逾旬日与金人通谋靖察其意而逆知其叛屡奏朝廷而李邦彦等在位专以蒙蔽为事奏每不达靖具章疏直达奏闻上览奏惊召邦彦问之邦彦乃诡为之说曰：此乃靖不肯久居边任欲入朝耳上遂信而不疑及童贯领精兵数十万取云：中而金虏（改作人）以兵犯（改作入）境边奏继至朝廷仓皇无策童贯遂弃所领兵遁归宰相大臣收皆相顾无语会上皇亦厌万几有禅位

之意传位皇太子改元靖康正月虏（改作金）人犯（改作至）京师仓猝无备议和退师驿召徐处仁至拜为太宰擢唐恪为中书人皆贺得人谓可以拨乱独给事中谢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个金人其後附会耿南仲而乖谬有不可述者靖康之初首为宰相而因循失措者吴敏与处仁也。奸巧自营废国提防者唐恪聂昌也。太学生自伏阙朝廷士大夫恶之上出五岳观御史台官孙覿言於上曰：诸生欲邀驾上大疑诸生作乱以兵防之继而出到国子监前回观诸生无乱行者其疑遂解初番贼

（改作金人）至朝廷日下求言诏及兵退则讳言多责进谏者言路遂塞南昌士人知朝廷意亦不复上书时人为之语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如选人李允文上殿陈议慷慨多论列大臣不和。且坏国事而耿南仲唐恪欲摺以他事。又选人翁挺自奉诏求言论列国事利害及考慎其相则大臣嫉其许已虽差遣亦不与之，岂有大臣而喜怒如此之易见也。上日以边。

事为念早晚自御便殿训兵群臣无有助之者如福建枪仗手湖南弓弩手到阙上皆亲按之李纲有表乞种师道从河北牵制贼（改作敌）势上遣之屡矣。既行而复止者亦屡矣。九月间纲遣裴廩来奏事廩徒以宽言取爵禄不言边事之急是时太原重困廩未及行而太原报到为贼（改作敌）陷矣。朝廷自番（改作金）兵退议者谓今天子新即位必大振纪纲信赏必罚以革前日之弊而吴敏王时雍徐处仁耿南仲在朝上下相蒙所行事皆不合公议自是有训之士皆知必致祸番（改作金）兵渡河守河兵数十万皆弃甲而走是时群臣多劝上出幸上不从坚意以死守社稷识者谓城虽可守而今无可守之人贼（改作敌）初到城下以为有备京城难破遂依前索讲和数日粘罕（改作尼堪）令人巡城约其步数有数百万粘罕曰：必易破城上人多多则易乱及破城自遣八壮士冒矢（下添石字）先登城上人果乱金贼（改作人）既得城遂於城上聚兵掘去里城踏道却於城外置踏道复立木植反内向城陷守城兵士走入护驾及卫兵递相劫掠禁中金帛上仓惶奔走别殿忽遇越王遂解龙章授王曰：叔叔自做取我元道来我了不得亦不愿做官家越王称死罪安有此理上皇既至军中亦抗言与贼（改作敌）辩论数其背约起兵贼（改作敌）遂无语及立异姓金人遂欲立司马朴初朴至金贼（改作人）问其姓名朴云：姓司马氏贼（改作敌）云：得非司马相公之後乎！朴曰：乃朴之祖贼（改作敌）曰：使司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欲立朴曰：吾祖有大功德於前朝朴不才误蒙朝廷任使安可作此以累吾祖之德朴有死而已遂立张邦昌尚书梅执礼侍郎程振陈知质中书舍人安抚以金银不足杀於南门外。又缚御史胡唐老胡舜陟等决脊百馀唐老遂死痛哉！士大夫不以忠义死而甯以屈辱死是宗庙社稷之不幸而天地秽浊之气预生妖人贼子老奸腐儒误国於此间有忠节之士吐一直气发一直言尽不得容迹於朝都人有识者无不同嗟也。初上即位内外尽称为少帝识者以为不祥果然上在军中将行乃批手札与朝廷百官云：某国家为公等误一至於此使某父子不相见今已无可奈何公等

无怀旧恩勉事新主闻者悲痛。又批与开封府某库钱可支出买金银五百两某父子盘缠闻者垂涕初番（改作金）人未至城下大臣以俚语诬云：闰年河不冻时有李纲幕客给何曰：闰月如六月天气。

河不冻金人未必能渡朝廷措置事信邪妄诡怪之术大抵皆此类也。。

朱胜非秀水间居录曰：金虏（改作人）既破契丹至燕地驻军约本朝自取幽州，於是童贯蔡攸为宣抚副使刘延庆为大将军至卢沟距燕城一舍虏（改作契丹）相李偃约降延庆遣锐兵同郭药师先入萧后并四军大王者尚守燕城药师等既入城纵兵四掠无复纪律一夕四军以残虏（改作卒）击王师奔乱而还卢沟大军闻之亦溃金人遂攻燕城四面登堞填壕掘城为缠道徙楼橹反临城中须索掠取人物俱尽乃还靖康初虏众（改作金人）再犯（改作至）阙既登城亦用此术朝廷不悟传谕四方云：金人登城按甲不动以为恩德呜呼余尚忍言之哉！此事传记兵书皆不载也。。

丁特起孤臣泣血录拾遗曰：靖康元年春金人退师之後朝廷大臣无复经画各执偏见自相矛盾已而群奸协谋力排李纲将兵四十万俾解太原之围意以中纲殊不知所以中朝廷也。五月种师中败解潜败九月三日太原陷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犹未知太原京师屏翰也。太原陷则王室如何外内无援可谓危矣。诸公恬然不恤尚守和议有建迁都之议者执政曰：方遣议和此非所急十一月二十五日贼（改作金）兵至阙下庙堂始仓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天下兵京师後被围月馀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谁与归王云：外来只要三镇税租限半月後到燕山仍要遣使三员分往三镇告谕从所请则便可解行（改作围）仍不得爽约王云：星驰二十六日入奏上悦顾问大臣皆不许之云：与吴敏素不平吴因以事责令知唐州云：犹抗论再三吴百端沮之竟不逞至九月再遣云：使太原已陷矣。去年十月立冬术者王浚明谓国家大忌丙午年冬十月一日於此借春致祭打牛一如立春朝廷从之闻者以为笑天时，岂可借也。城陷竟以冬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时去岁天会四年闰八月而中国闰十一月天时一也。番汉虽不同五岁再闰差殊如此岂历数有工拙疏密耶自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阙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金人陷京师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是夜大火烧开宝天甯寺及居民五百馀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雪极寒气候与陷城日正相。若二月二十五日大风金人敲杀从官梅尚书等四人及捶台官四人三月二十五日金人前军启行自金人犯阙（删此二字）围城。

首尾半年去来皆取二十五日其馀二十五日悉有灾异不知其适然耶或阴阳度数使之然耶粘罕（改作尼堪）自谓用兵过孙吴二太子号佛言不杀人大抵金人纪律明士皆用命京城陷统制何庆彦陈克礼死於贼（改作敌）姚友仲死於兵刘延庆光国父子领班直长入祇候及西兵夺万胜门万馀众突出不念社稷安危父子世受国厚恩操履反愧於市人亦忠臣义士不必相门将种也。金人逐夜击鼓报平安声如雷

云：每一鼓於近槌挝上仍系以球或旦或暮其声不常城破之後绕城种柏不知何意金贼（改作师）去年屯牟冈贼（改作敌）去遂引汴水注冈使城坏（删此三字）使贼来不复营寨也。淹浸十八村使贼（改作敌）至而决水犹有谓贼（改作敌）未至先决水百姓徒受害。且使知避水计可摆脱拙矣。城陷六日驿前所杀金使一乃刘监军之子破城废主之後发愿洗城登门望城中有黄旗兵满空中遂止主洗城者监军与粘罕（改作尼堪）二太子不与上在军金人征求万端竭内帑至及乘舆嫔御未尝动色唯索三馆上听之喟然慨叹上初讲和回念太学诸生辛勤效死弗去既命舍人孙覲慰劳及议赏诸生感激流涕再幸军中使人往来犹加问诸生四壁守御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大守御孙传提举李擢郭仲荀乔师中都统制王姚友仲统制高持范琼何彦陈克礼李石可宝其他逐急差人下统制统领不下十数员一统制下使臣三五十员效用三五十人使臣日给八百至一千效用三百至五百率皆亲戚门生故吏。又权贵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於战士出战第功亲随使臣并居优等用命当锋者未必收录未尝中伤者为重伤歿者申逃亡其弊殆不可言至其尤甚则统领统率论功第赏虽子弟亲戚在重湖数千里外者皆诡名诬奏例被赏典京城陷没方才告遣子孙归耀乡闾自以为得计者比比皆是守御之吏如此欲冀死守而城不陷可得耶悲夫。

吴兴沈良靖康遗录曰：宣和中谋取燕山上皇下其义郑居中独言燕蓟久陷胡虏（删此二字）一旦得之恐难守况先朝与契丹有誓不宜轻举宰相王黼以谓千载一时之机不可失童贯蔡攸欲开边隙徼幸立功请从黼议黼遂以契丹旧赂赂於女真权赁山前地十年，於是下免夫之令诸路州肥随民税产科敛以足之郭药师请降是时山前诸州悉为金人所掠国。

家所得空城而已药师既降贯与之入朝召见礼遇良渥间入内赐宴赏赉不费未几请还燕山捍御即授节度使药师在燕山数有须索使者往来项背相望於道上皇悉从其请国家既得燕山其岁赂金人与守御赏赐不费议者谓犹获石田无所用也。宣和八年金人乘势尽破契丹而并其地诸小国黑水波利等国尽服属焉悉有五国国相粘罕（改作尼堪）及二太子谋欲南寇（改作下）郭药师叛降虏（改作金）连兵入寇河北诸郡莫能御者虏（改作敌）所过不杀戮惟取粮食餉军檄书妄（删此字）云：体尧舜好生之德兴汤武问罪之师馀多不记十二月二十三日上皇禅位上登极大赦在下遣使如虏（改作金）讲和贼（改作敌）已破中山遂引而南朝廷闻贼（改作金兵）至遣太尉何灌内侍梁方平将兵五万屯河上断绝桥梁守要害贼（改作敌）至而河冰合遂济河方平惧不敢战单骑遁归麾下兵皆溃散何灌度不能支亦收散卒退守汜水关贼（改作敌）蹶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惊溃乃引其馀兵还至京师贼（改作敌）过汜水则鼓行而前府县来报中外震动议者以金贼（改作汴都）之祸始於王黼童贯等士论皆然二十七日太学生陈东等七百馀人伏阙上书乞诛

黼等以谢天下书闻人人称快上自即位躬行节俭减膳素食诏求直言出宫女六千余人各任所之。又禁奢靡罢不急之费数日之间人情大悦蔡京自西京过京师上书请入朝觐云：有计策上奏诏不许入城驰骑发遣金人再犯（改作至）洋城闰月二十五日城陷三十日驾幸虜（改作金）寨二月初六日夜半忽请上相见何李。若水孙覲等皆从既见粘罕（改作尼堪）等并立阶下火炬如昼粘罕（改作尼堪）令人宣虜伪（改作金主）诏何李。若水皆伏地固请粘罕（改作尼堪）责以无信。若水与相反覆诘难粘罕（改作尼堪）辞屈乃令拽去。若水大骂至死而口声乃绝粘罕（改作尼堪）与二太子药师等相顾默然虽争而不敢骂乃髡之孙覲不争得免初七日遣人来取太上皇后太子亲王帝姬後宫出城粘罕（改作尼堪）已得皇族出城复令傅荐举策立见随番军南官傅等不敢荐乃请粘罕（改作尼堪）自择所为当立者百官以次推立凡月馀日议立不决时邦昌以前年奉使到金国与粘罕（改作尼堪）俱来在军中贼（改作敌）意欲立之至三月初十日粘罕（改作尼堪）出一榜文令在京文武百僚各荐邦昌仰至尚书省。若有不至皆以军法从事，於是文武官多致仕不往者十二日拜邦昌为帝居。

尚书省上皇出数日有手帖至开封尹徐秉哲云：赵氏注孟子相度分付番贼（改作金人）策立张邦昌策云：无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当仁不让知历数在於尔躬馀皆不记初番国（改作金人）建立张邦昌遣人谕意张邦昌阳为涕泣跪伏不受及僭伪位即遣人辽孟氏（改作后）入宫其策云：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宫之礼盖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宫故事议者以邦昌果有朱 π 之意粘罕（改作尼堪）住罢根括金银欲为邦昌结民故也。孙傅既遣皇族遂为粘罕（改作尼堪）召至青城令见旧主上见谓曰：煞烦重相公断送我一门家眷傅无对而退初贼（改作敌）围城放兵四掠东及沂西至濮兗南至陈蔡颍皆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淮泗之间荡然矣。京城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京城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自城破後物价大贵米升三百猪肉一斤六贯羊肉一斤八贯牛马肉至二万亦无得者街巷有病气未绝者俄顷已被剔剥杂诸牛马肉卖之菜蔬已尽唯取 $\dot{\text{H}}$ 者之至番贼（改作敌兵）去尽乃稍平复盖尝评之曰：夷狄之为中国患也。（删此八字改作敌国外患）自古何限皆当凌迟之世王室阽危中原五裂乘时猾夏（改作深入）理则有之未闻全盛之时封豕表蛇肆贪淫毒如今日之甚也。，岂非生灵会否运所锤鼓使人谋乖刺天怨不回然安有堂堂中国幅员万里险阻不守关梁不闭而戎羯（改作敌兵）深入覆我神州於俄顷间如践无人之境乎！。

初上皇时一夕梦数胡（删此字）人请借乐器觉而怪之比旦登景龙门有司奏万岁山有群狐十数张设乐器杯皿相对而饮，於是乃敕捕之群狐散走京师诸草场皆有狐其最大而成精者在州北草场自国初时已享封爵有庙额谓之狐王庙人呼为

大王亦有时见之其大如驴毛色纯白见者避路而立声喏以奉之也。群小者则呼为郎君皆不避人一日上皇在万岁山见白狐而惊问左右左右以草场狐王告自後亦常见於禁中上皇大怒命出御前鹰犬捕之繇是尽出延福宫西城所鹰雕猎犬以至弹弓弩子之属皆往捕之至於发掘其窟穴或薰以毒烟京师不逞无赖子亦群聚而相喧腾数日乃定凡获狐数百枚而狐王不获昔秦有胡亡之讖而始皇不知乃北备胡今有群狐之妖而上皇不悟乃焚狐庙事颇相类（删昔秦至此三十五字）及取燕山燕山传新番嘌唱其曲有。

蓬蓬之句京师翕然并唱其曲传於天下识者谓蓬蓬乱也。天意。若曰：唱乱之始自燕山也。洎上即位祸难纷然盖蓬蓬之象也。靖康元年七月彗星见其辉数丈自北拂帝座埽文昌占者皆以为君臣将有不测之灾，或谓粘罕为妖星之精或为虜息二太子当此孙覲自青城还说二酋之状云：粘罕魁伟豺声[B227]目二太子黑而短小其言如僧家念咒然则妖也。（删，或谓至此五十六字）。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六校勘记。

时人皆贺得人（脱时字） 叔叔自做取我元道来我了不得（一作叔叔自做我元来道我了不得） 误国如此（如误作於） 掘城为踏道（踏误作缠） 惟索及三馆书画上听之喟然慨叹（脱及字书画二字）。

●卷九十七

靖康中帙七十二。

夏少曾朝野僉言曰：余生值靖康丙午之难於都城自黠虜（删此二字）衅成祸结始末之由余偶知之不详审乃今欲稽考祸乱之由则有大臣乖谬误国基祸驯致倾危奸回叛异胁附以阝皇輿将帅非人士卒溃叛上自缙绅士大夫之操守下至市井军伍之作为皆足以为将来之警戒焉。。若夫理辩曲直面折强虜（改作敌）捐身为国以全大节则有李。若水者力排群议独抗仇敌主持宗社义不苟生则有秦桧者为将帅则怀义赴难溃围入城任执政则守节事君鼎镬不渝则有张叔夜者至偏裨小校城陷势危犹结死士欲援乘輿於虎口则有吴革者侍卫卒伍适时仓卒深察贼（改作敌）计排斥大臣欲拯主於祸难中则有蒋宣李福者皆可垂训後世光曜无穷焉。

九月五日粘罕（改作尼堪）攻陷太原二太子进攻真定安抚使刘守御具备而人心悦服总管王渊钤辖李质训练士卒数千皆可御敌时真定在河朔最为坚垒朝廷以金人围太原防其东轶犯（改作侵）河朔之地乃以刘为宣抚使领兵五万守辽州以才其险王渊李质刘皆辟置乃以枢密副承旨李邈为真定安抚使焉而邈优於吏职而（删此字）拙於应变。且新至真定人心未附仓卒之际金兵围城精兵既出百姓之情不亲故旬日而拔是时朝廷新失太原。又闻真定之报上大忧栗患将帅大人思

得豪杰之士以卫边乃下哀痛之诏金人遣王坚欲割三镇之地金人渡河朝廷大臣唐恪何俔以谓大河之险决不可渡其昏谬如此金人至城下先采湿木编洞屋以新牛皮蒙其上戴之令运土木以填濠次以大木为对楼云：梯小车。又广列具石驳座寻碑石磨盖石羊石虎为驳欲攻之所列驳石百馀座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者日不下一二百人金人自丙午初春用兵攻陷太原皆以讲和割地为语李邦彦吴敏耿南仲唐恪皆堕其计时何为右丞孙傅为尚书每朝廷计议必面折执政地不可割金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至败事城破不能权宜济闻金人讲和反倾意信之曾侍卫兵卒之不。若夫不信於造谋之始反信於城破之後倾款（旧校云：别本作顷款）中外之势而致乘輿北迁者由和议昏昧而战守不固议者曰：兵法称不足则守惟其不足则当死守以固之。

而京师将吏军士自春初守城相疑奸细纷扰不已上下莫能相制而号令不行城下金人每被驳击死者百人而行伍不乱城上一箭至则互相惊扰移时不定种师道自春初见士卒守城如此深忧後患王宗泚楚诱士以官爵而竟不与之宜乎！士不为用宗泚楚庸谬士无纪律致都城摧破宗社陆危阳九会之数实有以致之者也。何郓王诣金人军前请讲和二酋（改作帅）谓何郓王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无也。今之所议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何回道金人之意欲邀上皇上曰：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二十八日何。又至军前二酋（改作帅）乃许上出是夜彗星见并其光辰亘天二十九日何。又至军前日出色赤如血归都堂曾无愧色见执政但喜讲和而已与作会饮酒食肉谈笑终日自古大臣愚昧无耻未有。若此者二酋（改作帅）。又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召康王使者传云：闻康王已占据河北之地恐河北州军恃王不肯交割请遣人迎之是时金人已怀废立之意而朝廷大臣无有觉悟者何奏上乃遣签书密院曹辅由京东诣河北迎康王。

上在斋宫高尚书郭少傅与吴开孙覲冯等对上吟诗唱和。又，或以太学之官对元帅讲书及二月六日变议令推举异姓时王时雍为留守见议论纷纷恐百官不肯书名乃先自书名以率百官从而书名者数百人皆。若州县胥吏画卯历略无留滞不终日千馀士大夫及军民书毕申上时亦有倡说忠义互相诋毁而竟书名举邦昌者时雍乃蜀人也。其在蜀为市牙图利。又王黼当国时雍专为乡人纳赂求差遣时人谓之三川牙郎其乡人曰：今。又作卖国牙郎也。，或曰：士大夫平时享国爵禄不能纳忠效计以防祸乱至於倾侧颠沛。又不知以忠义徇国夷狄祸中国（删此五字）改姓易号反偷生附会为悖逆之事，或曰：金人拔城以兵胁众势不得不然余应之曰：今有贼执邻人之父以胁其子曰：汝能杀父活汝子肯杀父以求活於贼乎！其在天地间何以为人惧金人之威尽遣上皇诸王及举邦昌者是杀父以求生也。方金人初围城城上守御士大夫自宰执侍从武帅将校千馀人金兵数人上城兵溃莫遏军士卒伍其无忠义不足责也。向使士大夫於城破之时人人以死徇国军兵士卒

虽怀怯惧亦不敢溃也。唐德宗时守奉天。

而贼不能拔今以京城而金人拔之究其所以则奉天之臣皆以死守获全京城士大夫皆窥利偷生之徒故金人以数卒上城而溃矣。今日之患由节义之风不立士俗偷薄其来久矣。至於如是甚可羞焉有人问京破之由当应之曰：军威不立而士风偷薄以此破也。开封尹徐秉哲为金人所迫押文引令诸使臣火下搜捉宗室使臣利於得财虽多捉获而免脱者十有三焉其文引云：或於南薰门萧太师处交割或於顺天门耶律太师处交割皆。且使牒押字徐秉哲为人之臣国之宗属乃忍押牒以赠仇讎开封公人并小火下缘取人口妄为攘夺金银盈室集会於欣乐楼号曰：金擢会其贪生忘国有哪些者。又要太学博士十人。又要博士熊彦诗彦诗时雍之婿乃易（改作以）他员代之其忘国营私有如此者内侍梁方平（旧校云：按方平汴京破时已诛疑有误）王仍指言而有信皇宫中宝玉玩好邓述（改作）具录后妃皇子皇女李邁献黑漆皮马甲二万副太祖平唐火箭二万只金汁火驳样四胜弩内侍平时享国富贵无与为比其内侍负国有如此者在京厢禁军兵有月粮衣赐国家养此所以御四夷（改作方）自上中下内教亲按诸营武艺精练厚加赏赐用临战敌败衄奔窜遂致城陷自罢守御每日津般金帛礼乐器用仪仗法物秘阁书籍国子监经史道释藏印板未尝休息自旦至暮疲弊困弱有般至军前屡有换易往来力乏愤而擲於地或在虜（改作敌）人前者虜（改作敌）人徐谓之曰：莫是国家得汝力耶在京禁军平时衣粮不阙金人围城激赏已厚贼（改作敌）兵数人上城曳戈溃散致宗庙陆危二主迁越。又於初破城时恣行劫夺朝廷恐其作乱仍地分弹压每日於常时请受外日支米二升钱一百文城中米贵百姓饿死兵士巢馱粮月获厚利百千至邦昌即位。又请登极犒赏左藏库榷货务都茶场支钱长工般运纵横於路见者无不痛恨其军兵负国有如此者邦昌僭窃行事命百官不出敕但以尚书省牒不建年号。又不用靖康号应文榜檄但曰：三月初七日上有诏与徐秉哲令买路菜云：社稷山河为卿等所误可恨者某等父子兄弟成擒耳无思旧主勉事新君可於都司借支钱一千贯买路菜秉哲得之而泣秉哲为府尹应奉金人根括金银诸般取索及勾集人口自初破城至金人去凡五个月府库帑藏及民间物宗室百官宗属人口等一有所索一席之上皆秉哲。

经营之自旦至暮与金人对坐於朱雀门指顾唱叫不胜其劳也。从官数人事事不及远甚废立之际不能措一辞反勾宗室以奉之见金人杀梅执礼安扶等守金使而泣之咸多秉哲勤劳之力而责其不忠之罪，或曰：秉哲卖主求安吏职虽精真奴隶之材也。何以士大夫为。

四月一日金人之师离城下尽去初金人与京城弹压官曰：金人去後宜却治楼榭守拒敌赵家人马恐坏了张皇社稷十一日邦昌还资善堂。

宣和录曰：先是城陷後十二月初三日虜须（改作遣索）犒军绢一千万匹金百万铤银一千万铤表段如绢之数只要绫罗锦绣之类不要纱四日开封府榜尽数令

於戚里豪富之家根括金帛赴开封府送纳六日将内外库绢尽数令禁军送之前自此数旬不已退回污损者甚多遣使巡视府库已封内藏左藏及御前军器所八日虜（改作敌）使。又检校内藏左藏元丰大观等库金帛緘封之十日尚书省榜应戚里权贵豪富之家竭其家资以贴犒赏已令开封府措置日下拘收转送大金军前十一日诏吏部尚书王时雍同知开封府与徐秉哲分东西厢四少尹十五少卿五郎官遍诣在京根括拘收戚里权贵豪富之家金銀钱帛犒设大金军兵或敢隐匿并正军法捕奴婢笞击问之十三日遣军人百姓般绢赴南薰门交纳凡一千万匹自当时日始使来欲割蒲解许之先是军前谕意金帛不前初十日定下城故凡百应副莫敢少缓般绢至军前屡有换易悉要山东河北者朝廷以酒ゾ等遗受纳番官无算都人自左藏库前分行相属至南薰门递绢输军前人给钱二百抵暮方数址五日开封府等处金銀共四千炉金銀每锭各五十两开封府榜为大金军前怪问金銀表段数不多圣驾未回都人知缘金帛久留圣驾争先输纳有福田院贫民纳金二两銀七十餘两人心可知唯豪贵家不肯尽出差官吏大搜廛里苛急人不能堪至有囚执妇女发掘房帷者内侍寺观倡优旅邸根刷殆遍亲王公主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数输纳有司景灵宫内庭驾前器皿无一存者每坊巷命里长鳩集仍许奴婢告以军法从事斩数人首朱雀门以徇日输金帛如市者有告首内侍藏金者数人率万餘两由是内侍悉令出金銀五千两十三日圣旨今後士庶之家并不得将金銀带出入候开封府遍行天。

下其见在金限三日赴开封府送纳限满送纳不尽许受雇人男女使告金帛之往肩摩穀载於道卿监少官以下於南薰门交割虜（改作敌）遣大酋（删此二字）皇族郎君领其事郎君者虜（改作金）主之兄尤凶悍无理（删此五字）日布巨挺於前陵辱官吏大理少卿尉迟绍先司直王忠臣少违其旨拽坐庭下使唾其口意未愜复批颊数十以建茗脑麝等物遗之获免一日倨坐谯门呼官吏俯伏道左左右传郎君指挥实不晓一语第闻曰：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杀十四日诏语云：千分未及其一由是开封府及四壁根括官供军法状以闻自城破诸门皆为虜（改作敌）守虽金帛亦於门首交纳细民各分井巷自相纠率虽钗钏銖两以上共行助国以竿揭於通衢府前填委不容置足十四日府榜备坐圣旨高尚书传元帅台令根括金銀尽绝讫具状申当遣金人入城检校仰体此意不可误事十九日开封府申军前根括到金十六万两表段一百万匹二十三日四壁置场买銀以牟 丕销秤盘折耗比元数少五十万两欲足之也。正月内金帛见纳比元数金百之一銀十之二表段十之二开封府复行根括十五日开封府榜益催金銀人不聊生悲戚愁叹皆欲自尽集从官议各分定贵戚家复行根括如郑绅张襄之徒内侍之类皆平生贪黷之人前日不无藏匿者既到虜壁（改作敌营）遂自言所有虜（改作金）人复索至於再三十八日开封府榜国相元帅台令怪问金銀表段数目不足问城中士庶唯复要纵兵入城自搜或只纳金銀表段犒军令大军早回仰各体认曰：下尽数所有送纳虜（改作敌）人入内径取诸库珍珠四百二十

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玛璃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个砂二万九千斤水晶一万五千斤花犀二万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枚龙脑一百二十斤金砖一百四十叶王先生烧金陈抟烧金高丽进奉生金金甲金梳头盃各六副金鞍金马杓金桁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副玉作子七百副花犀带扣金带金束带玉带镀金带金鱼袋等上皇卜分金钱四十贯皇后卜分金钱十一贯银钱二十二贯银火炉一百二十只金火炉四只金棹子面二十只银交椅二十只金合大小四十只金水桶四只金盘盞八百副金注碗二十副金银匙箸不计数金汤瓶二。

十只琉璃盞一千二百只琉璃托子一千二百只玳瑁托子一千二百只珊瑚托子四百只玛屯托子一千三百只珍珠扇四百合红扇一百合蓝扇一百合行鸾扇三百五十合大扇六十合扇车一百两虜（改作敌）使督金帛者旁午四壁以从官台官各一人提举催促府中差官巡门提辖四壁。又添官十员措置收买仍令诸仓以米豆换之再纳金七万五千五百八十两银一百十四万五千三百两表段四万八千四百匹。又遣使人（改作促）提举官以金帛迟延坚欲勒赴军前尝曰：京城总七百万户除高力下户甯不出金银一锭耶明日虜（改作敌）使来勒留守大尹提举人供限五日纳足元数二十五日虜（改作敌）使赵少监传监军指挥请八人提举官赴南薰门受约束遂杀梅执礼等乃下令曰：根拓官已正典刑金银或尚不足当纵失自索既而宦者复语贼（改作敌）帅曰：试许士庶以金银换米麦当有出者已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惊骇不知所为留守司差官百员分定街巷不问贫富遍加根检下至贫民一分一钱之微亦取之两府尚书大尹各金二千两银五千两表段三千匹下至寄居致仕选人校尉各以差次输纳科配官络绎廛市既定数目日下输纳稍有违限发遣家属赴军前至此人益不聊生矣。虜（改作金）人令称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内臣恨取去工妓等。又怨所遣官吏既至虜壁（改作敌营）乃给言城中金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隐蔽不肯用心虜（改作敌）必要元数督责日急要牛车千辆取景阳鍾司天台浑天仪合台星象合台天轮自五代祖宗已来所蓄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馀年珠玉一旦取去牛车担负襁属不绝。又遣李少监郭率府入普净寺取朱家书画直至去日方绝四月一日虜（改作金）人去尽营中遗物甚多朝廷差户部拘收象牙一物至及二百担他不急之物称是秘阁图书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贱之如粪壤自安禄山陷长安以後破京师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删自安至此二十字）二百年府库蓄积一旦埽地尽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七校勘记。

次以大木为对楼云：梯火车（火误作小）宗：楚庸谬士无纪律（士应作师）

仍分地弹压（分地误作地分）可於诸司借支钱三千贯（诸误作都）一

席之上皆秉哲经营之（之上应作以上） 自当时日始使来欲割蒲解已许之地（此系小注误作正文时字衍脱地字）悬朱雀门以徇（脱悬字） 并不得将带金银出入（将带金银误作将金银带） 其见在金银限三日（脱银字） 少违其旨（旨误作指）除无力下户（无误作高）。

●卷九十八

靖康中帙七十三。

石茂良避戎（改作兵）夜话曰：金人再犯（改作至）阙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时城陷仆逃难於乡人王升卿舍馆夜论朝廷守御之方一话一言悉莫不验其文芜其实直而不诋质而不文非所见闻则略而不书去年春金人犯（改作兵至）阙朝廷许以三关未几食言故有十月之师。又许大河为界河东河北悉与之金人恐中国之反复也。凡河东河北守土臣亲属悉质於军以俟及境训谕。又取大臣及家属凡二十馀家如蔡京童贯王黼皆以罪谴而欲其家属也。如张孝纯蔡靖李嗣本皆以降而欲其家属也。甚者如李纲徐处仁吴敏陈遘刘折彦质折可求皆以用事而欲其家属也。朝廷惟命是听除赴贬所已出京师则以实告尝见王升卿说莫俦作馆伴使自围城之後金人凡三遣使来始使命至声色甚厉云：自後不复来矣。後数日复来稍下其色怡其声复云：後不复来矣。数日。又来俦诘其复来之状无辞以对哀鸣呻喙而已朝廷讶其数来虽许以三镇托以他事迟迟其请未几而城陷金人登城敛兵不下方遣使求和何等疏谬。

若此初李纲徵天下兵四十万以解太原之围师中五月之败解潜八月之败解潜八月之败溃散殆尽而太原终不解至九月初三日辰时太原陷九十五日上下蒙蔽一人犹未知太原京师之屏翰也。太原陷则王室孤内外无援可谓危矣。朝廷怡然不顾惟主和议私植党与自相矛盾烽燧不立斥堠不遣敌兵翱翔河上已数日朝廷犹未之信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太子围城至二十七日粘罕（改作尼堪）四十大队。又到方始仓皇分五路遣使臣徵兵矣。天下之兵除陕西五路外有汉上保甲施黔州兵福建路枪杖手皆可用何苦而不预徵耶至敌已围都城虽欲求援不可复得矣。天下之援兵不至京城围月馀竟陷是谁之罪耶去年春金人犯（改作至）阙下寨皆在西北地名牟驼冈敌既去议者引汴水灌冈为水所坏者凡十有八村冀敌人不敢下寨也。识者鄙之曰：借使汴水可淹奚不俟敌兵之来然後引水灌冈则敌可淹没今乃先放水灌冈是使敌人预备害也。谋之不臧如此已而敌兵再来果赴东南大抵京西北城高门皆{雍瓦}城水门亦甚完固可以守御东南城低水门未暇修完最为受敌紧处。又有大於此者南门去襄邓止十有三程五路徵兵来从汉上兼襄邓保甲极可用亦可招而援也。敌营城南则襄汉两路不复通。又京师漕运全藉东南动千万计万一乘輿播迁则百艘可以宵济敌营城东绝无粮道。且使乘輿不复出矣。议者欲使张叔

夜一头顶披南城外下寨呀在东水门外下寨朝廷议不果反堕彼计中使人心痛不已况汴京自有天地以来圣帝明王未尝居此逮至五季之君因循苟简雄霸一方择地未暇也。太祖龙兴不遗馘而天下稽首称藩恐烦百姓眷彼大梁乃建城市营宫室然无山川之险四面受敌万一敌人缭绕绝吾粮道屈膝而已盖恃险而不恃德亡国也。恃德不恃险者危国也。惟险与德俱恃国乃尊强仆尝欲建议於朝果欲复都大梁莫。若回汴河蔡河五丈河皆由城外而过借使辇运粮饷亦何惮而不车载斗量也。三河既回於城外则无延敌之水门旧城亦可筑合复如新城外门置楼櫓万一外城失守则旧城复可守矣。粘罕（改作尼堪）自称用兵过孙吴孙吴，岂可过也。军中称二太子提十万之师今年春直入中原如涉无人之境不战而屈人之兵金缯驼马牛羊妇女虏掠（改作俘获）无限班师反国迨不与三关立取真定复至阙下。又如。

反掌之易粘罕（改作尼堪）师老太原九月不下纵至都城亦复後二太子期以迹较之其不逮二太子明矣。二太子尚不可及况孙吴乎！乘我太平之久军兵游惰国难未夷无一人用命故敌得以乘隙借使上下一心内外相应朝廷有贤相守御用名将虽百粘罕（改作尼堪）京师，岂可破也。粘罕（改作尼堪）二太子优劣虽殊然皆善将兵其纪律严密故下皆用命顷在殿前见御宝批降到金人三生阵同命队法令姚友仲已下各陈已见以闻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阵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每队一十五人以一人爲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缴旗头死从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诸将亦皆画阵图诣殿前司献欲以方阵迎敌次以两（缺字）阵夹攻其左右敌兵厚重复用两直阵掩其傍此五行阵法也。，或欲分为八阵击首则尾应击左则右应击中则首尾皆应此八阵法也。仆笑而进曰：自古阵必相其地之利便敌人之多寡或披山或背水或设伏料敌应变在临时，岂可预为之。若使敌人知我之情别布他阵将何以御姚友仲以为然复问同命队法柰何仆曰：国家系五连法行之旧矣。。且如五人为伍积五十人为队押队引於前拥队驱於後全伍胜拥押队有赏全伍负有诛如此则自然用命夷狄（改作金人）之法不足道（改作过是）也。姚公友仲深以为然。又尝与仆料敌人之势仆谓皆假借而养成之初合谋而灭契丹也。莫。若申严边备按兵不动使其自相攻击可收卞庄两虎之功则朝廷信义不屈夷狄贪_仆林无所施（此七字改作敌亦无由生心）乃假借其威使二百年之盟约一朝埽地遂俾蕞尔（删此二字）窥伺王室先则长驱而来深入重地迁延月馀盖虑别路辐辏不得返国也。进不敢攻止求金缯而已为当时计莫。若涉河之时俟其半渡河北之师邀其中勤王之兵袭其後使匹马只轮北还势（改作者）乃拥卫姑息莫敢谁何既许三镇。又复不许使彼得以藉口都不迁兵不徵饱食安坐以俟其秋高马肥长驱复来此曰：假借而养成之也。。又自城破番兵每夜击鼓以报平安其声隐隐如雷如（改作或）日暮或天欲晓其时不常毛德如有诗云：睡觉昏昏厌鼓声者是也。。又於四壁栽种松柏不知何义诗。又

云：城头松柏锁愁烟是也。自古城陷未有不战而陷者既陷之後岂期不戮一人殆有神物主之自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至十二月正。

月尽皆大风雪连日不止略无少异天道竟如何哉！曹勋北狩闻见录曰：太上自北狩出城起行至过河旬日後宣谕勋曰：我梦四日并出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勋曰：本朝德泽在民至深至厚今虽暂立异姓终必思宋不肯归邦昌幸宽圣念。又曰：我梦想当不妄第记此事次日宣谕勋曰：我左右惟汝後生健步。又备知我行事为我持信寻康王庶知父母系念於彼及此行艰难勋曰：臣仰赖天威可以伺便冒围而出愿不辱命得达圣意是晚太上出御三一栊领（俗呼背心）拆领写字於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押计九字复缝如故付某。又索邢皇后所带金耳环子一只（从飞小蛺蝶俗呼阙高飞）是今上在藩邸时手制以为的验及皇太后信物令某不以方所必见大王奏之训诰丁甯。且嘱。且泣曰：无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泪白纱帕子付某曰：见大王深致我血泪之痛父子未期相见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能多致语言气哽吾尸故也。待到燕山去此信（下添惟字）三圣（删此字）人知馀皆不知皇后初取环子与沈押班令付勋曰：到时转语大王愿早如此环遂得相见并见吾父幸道无恙皇太后以下皆哭太上。又宣谕曰：如见大王但奏可有清中原之谋悉举行之无以我为念。且保守宗庙洗雪积愤。又曰：艺祖有约藏於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要当知而戒焉太上。又令奏云：恐吾宋之德未泯士众推戴时宜速应天顺民保守取自家宗庙。若不顺人心记得光武不立时事否。又宣谕曰：曾有龙德宫密赐马价珠犀合子等物大王曾说欲决河灌渡河番人等事以为密验在虏（改作敌）寨临行日恭承皇太后圣训令奏大王曰：大王再使军前欲出门时二后洎宫人送大王至厅有幼女名招儿见四金甲人状貌雄伟各执弓箭拥卫王後女指示众众虽不见莫不畏肃皇后悟曰：我事四圣香火甚虔（谓京师四圣观）必其阴助今陷虏（改作敌）中愈当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奏大王宜严崇奉以答天贶其扈从时皇太后未知主上即位尝用象戏局以黄罗贴覆书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入九宫者大王必得天位一擲其子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额甚喜臣下拜。且贺即具奏太上大喜复令谓皇太后瑞卜昭应殊异便可放心卿等。

可贺我勋等皆再拜皇太后日只以此知代将不易道过尧山县进早膳有燕人百馀人守太上所乘车舆语勋曰：太上活燕民十馀万我辈老幼感恩极深愿识天颜因具奏闻为揭帘见之皆罗拜曰：皇帝活燕民十馀万阴德甚多即见回銮不须忧悒太上曰：汝等知当时救护之力耶吾获谤不少今困反甚於汝辈无食时，岂非天也。燕人咨嗟再拜而去太上在路中苦渴摘道傍桑椹食之语勋曰：我在藩邸时乳媪曾敢此因取数枚食美寻为媪夺去今再食而祸难至岂椹为我终始耶至真定府自东门

太上乘马与二太子并骑入门前有引旗书太上皇字府中两街居人见旗皆哭虏（改作敌）人不较也。馆於府园净渊庄午间请太上看打球自二太子以下皆入球场太上与皇后在厅上坐打球罢行酒少顷侍中刘彦宗传太子意云：久闻上皇圣学甚高欲觅一行球诗其请颇甚恭太上曰：自逊位以来未尝近笔砚勉作一诗以答台意乃写付彦宗曰：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斜门（绰拨斜门皆打球《家语》）彦宗捧读称叹即与二太子。又番（删此二字）语似讲解其意太子起谢太上亦谢其恭也。自过真定虏（改作敌）委肃王管诸王国公及诸位房院委驸马都尉曹晟管诸驸马及帝姬不得拖後出入打请路粮。又委本朝王宗涉王构李常为都管以纠之（已上缘行故路不能书地名）。

赵鸿胪子砥燕云：录曰：靖康丙午冬金人既破京城当时下鸿胪寺取经板一千七百片是时子砥实为寺丞兼是宗室使之管押随从北行丁未五月至燕山府六月间闻康王登宝位虏（改作敌）人传报领大兵见在南京不日过河虏（改作敌）人闻之惊骇胆落（删此二字）子砥急要潜出归朝誓不久处虏廷（删此二字）乃阴结燕人旧归朝官忠翊郎亳州兵马监押朱国宝承信郎亳州指挥使王孝安二人至中京伺候二圣动静恭请道君宸翰密数金人虚实揣求探报知其情状戊申四月甲戌南遁六月甲子至阙下见留守宗泽留连几半月与诸四方勤王之师朝夕聚议留守宗泽留连几半月与诸四方勤王之师朝夕聚议留守见子砥论虏（改作敌）中虚实情伪历历耸听意欲使子砥领兵复过大河子砥辞云：陷虏（改作敌）逾年天幸生还急欲奔趋行在朝见具奏二圣动静面进道君宸翰以宽主上圣虑不数日闻宗公遽疾不起宇文虚中代守发来朝见八月己未抵行在次日丞相召赴都堂。

传旨要宸翰即时供纳及机密事百馀申疏於朝廷至九月十三日忽得三省同奉圣旨除鸿胪寺丞不候受告日下供职此子砥之旧职也。二十八日雍陵杨之翰亦自燕山潜归子砥在虏（改作营）中与之相从今遂复见维扬但（删此字）备言北事与子砥皆符合据实而录焉二圣之北狩也。道君由滑浚至燕山渊圣由淮扬（旧校云：淮扬二字误应是怀絳之讹。又校云：否即河阳二字）至云：中道君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离门三里太子邀请观看射柳枝打球饮食宴至暮次日入门於延寿寺驻蹕贵妃亲王帝姬驸马圣眷同处日侍道君之侧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诸将请道君圣眷球场宴会二太子捧卮跪劝道君郑后继时躬亲打球迎待之礼至重至厚是时康王登宝位赦文传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呈道君道君即召贵妃相贺喜动龙颜七月初渊圣至自云：中驻蹕燕山愍忠寺朱皇后太子祁王三郡王圣眷同处侍帝侧金人供奉如道君之礼二圣两寺居处七月上旬於昊天寺相见亲王东序驸马西序道君居左面渊圣居右面皇太子次南面西酒五盏自早至午礼毕而归七月中旬郑后体候违和渊圣朱后同来延寿寺问候住及两时九月十三日二圣同圣眷起发往中京南人与燕人泣涕送於东门之外尽日乃还金人不能禁止数日为之不市起发之前

金人纳绢万匹为路费道君分赐百五十匹与仙露寺宗室仲理以下作冬衣领之者无不感泣燕山至中京九百五十里过石门至景州上卢龙领山下过栾撒河至泽河过大漠至中京於相府院驻蹕相府院者契丹时宰相所居也。一门五位左二位道君居之右二位渊圣居之中一位管事番官居之中京人烟风物比之燕山萧索太甚二圣服食器用皆需於燕山每两月金人排办起发供应道君圣眷千馀口渊圣圣眷百馀口比驻蹕中京相府院去大金国尚三千里二圣於此止之东京去取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媿监命妇宗女等千八百馀口至燕山仙露寺养贍日给米一升半月支盐一升自嗣王与兵卒无异拘縻点看监视严密困於道涂苦於寂寞一岁之间死及八分止存三百九十八人入保州御庄宗室赵遵顾奉使金国亦在燕山拘縻国相粘罕（改作尼堪）近许放还本州其御庄宗室仍旧不曾起发奉使官中书侍郎陈过庭并文武官五十馀员并门下侍郎耿南仲孙元在真定丁未八月遣。

诣燕山崇国寺安泊至十月国相粘罕（改作尼堪）已到燕山计议追呼出头许其南归无不欢呼方行备车促装无复有指挥并押赴显州自旦至暮方得引见粘罕（改作尼堪）以烛从头至足之令厚加养济戊申三月间一南人赁驴向瓦桥买米得故纸内有本朝足本赦书司马朴营求得之为燕京医药靳法告於燕山留守收捉司马朴枷项禁勘狱成申元帅府已而贷死杖七十依旧养济知燕山蔡靖其子松年与眷属同处金人养济甚厚松年与一渤海道奴（改作努）通事燕市中合开酒肆燕王嗣濮王宰臣何枢密张叔夜驸马曹都尉并皆身亡其馀有从渊圣在云：中者未知存亡宗室拘縻从官养济之宜於此知其详也。东京取医官教坊内侍内人作匠司天官吏国主元帅大酋（删此二字）共分驱使燕山得国主指挥更不发遣厚与养济於诸寺院内安泊内侍内人皆为大酋（改作国主）所有医官开铺乐人作场司天行术作匠执艺各自营生衣食方足畿辅所破郡县尽皆驱虏北行何啻千万比到燕山无论贵贱壮弱路途之遥饥饿之困死者枕藉骨肉遍野壮强者仅至燕山各便生养有力者营生铺肆无力者喝货挟托老者乞丐於市南人以类各相嫁娶燕山有市卖人凡军兵虏得南人视人立价卖之此本朝人陷虏（改作没）於此（改作北）可见也。金国渤海汉儿契丹等并差知州通判知县场务官更有元帅府变差除即如外知州知县差两处朝廷差官元帅府更差即是三人互相争权乞取财物乃至科钱物供输皆出民间有公事在官先汉儿契丹方到金人丁未冬宰相刘彦宗差一人知燕山玉田县国裏朝廷亦差一人来交割不得含怒而归无何国里朝廷遣使命至燕山拘取刘彦宗赐死续遣一使来评议彦宗各赂万缗乃已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燕山留守二人金人沙里知（改作萨勒札）判官郭乐师（沙里知者阿骨打之族弟也。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又有三司使契丹麻九（改作莽嘉）渤海大率燕人张令言领之宣徽使契丹果哥（改作果核）等燕人韩鼎裔领之渤

海李菩萨奴（改作李菩萨努）为统军汉人刘等部署此女真族系所出设官之宜於此可知也。丁未六月国里朝廷指挥选南人文武人员与太子伴读选得陷燕官前燕山孙设司录张崖等八人。

并换北官除虞部郎中特赐金绮厚支盘费令燕人归朝官韩待制馆伴赴御寨九月金人遣燕人直史馆王枢奉使高丽令吴鼎是南官撰册文至戊申正月刘彦宗移文河北已得州。且镇搜索举人二月一日已前起发赴燕山就试与免科差於竹林寺作试院与北人同院异场引试二月十七日引试北人诗赋一场二十八日引试南人作南朝法试三场其试官分南北南试官张坚王文昌王庭直初军前取太学生三十八人金人师退复令入城独顾友臣服金人服随军至燕山援北官校书郎是时三月二十七日开院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人取五百七十一人并皆推恩刘彦宗云：第一番进士宽取诱之丁未七月初二日太子往御寨离燕山七百里到凉淀病伤寒亡歿酋首（改作部下）皆面号泣其尸（改作丧）载来燕山八月初归本国每破州郡用一金人一燕人一南人同共镇守有投拜开门者知州官更不改易并依旧法此金人政事之纪於此可见也。河东五十四州古契丹沙漠之地自耶律建国之後如奉圣归化州之类遇有差发金国不甚计较著军数目愿南征者甚众盖利金帛子女也。沙子里在沙院西北去金国四千里广有羊马人藉此为生五谷惟有子乔麦一岁一收地极寒而草茂冬月不雕虽枯不梗马可卧人亦可卧柔如毡毯南接天德云：内北连党项国南关口到此数程无水旧契丹有使命往还用皮球乘水驼负之天祚有子赵王者见在金门御寨许王者乃元妃所生年十八九今在沙子天祚伪弟大石（改作达实）林牙已立为主称天辅皇帝盛闻结集兵马已及数十万待时兴举顷年郭药师所签常胜军自药师投降复虑反覆将常胜军尽皆放散各令归业连岁军兵两路进发伤折逃亡人数颇多复令引（删此字）划刷追呼补数燕山有仓三座并无见米每支散乃取给民间钱帛库在内中并无见积止有绢七万匹所取本朝辘辘逍遥子在燕山延寿寺安放河北州县镇防守每州汉人契丹奚家（删此字）渤海金人多寡不同大州不过留一千户县镇百户多阙额数河北路邢磁冀莫未下皆用兵守之更不攻打举诸国并签南军无虑十五馀万人镇守之数在内衣粮随处掠取此金人虏实之情可於此见也。御寨去燕山三千七百里女真国主所居之营也。供奉使唤南人居半衔冤负屈皆有谋杀（删此二字）叛亡之。

心戊申正月数千人同谋山中斫柴为名尽置长柯大斧欲劫其主入山据险结集南兵迤邐南来献於本朝复以为质无何南人告变，於是根究情实杀首谋者数千人其事遂寢旧归朝官中大夫集贤殿修撰张龚告宰相刘彦宗乞知真定府获鹿县其人荷国厚恩不忘忠孝自丁未冬到任结集五马山马扩赵邦杰等及中山兵民先复真定次取燕山戊申五月有日举事无何南人告变张龚不露以疾告归燕山府潞县旧南官巡检使杨浩於丁未九月入玉田县山中与一北僧智和禅师结集招诱南北忠义壮士

谋举大事其人於戊申三月间来燕山中子砥乃以物色而问其详云：招诱南北人士已及万数。若得三万可以横行虏（改作敌）中决报大讎继而杨浩复入中山易州界接山有一燕人之子年十八小名刘里忙豪勇俊迈异於常人远近无不推服於山中聚徒党选南北人少壮者兴举义兵邀击金人意欲令人推为虏（改作国）主於本朝结好自戊申三月间金人闻於燕山府集兵千人往易州山中擒捕刘里忙其中险峻不可进傍见今用兵守把山路刘里忙徒党日盛招集愈多南北忠义之士自投者甚众已及万数金人未易可制此南北离溃之情於此可见也。宣政以来朝议所失者远结金人近灭契丹之过也。金人既并其国我朝虽厚其赐予重其和好必来袭我治安（删此二字）盖初取契丹实意图我国况开其路而引之耶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迩来遣使数辈皆不得达刘彦宗曰：金国只纳楚使焉知复有宋也。则是吾国之与金国势不两立其不可讲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议女真专用兵十馀年竟灭契丹今复陷其辙譬人喂虎以肉喂之食尽终必噬人。若设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八校勘记。

其文芜摭具实（脱摭字具误作其）而欲取其家属也。（脱取字下同）九月十五日上下蒙蔽（脱月字）紧要处。又有大於此者（脱要字）绝吾粮道（吾误作无）我梦想当不妄（一作我梦想常不忘）太上出御衣三袭衬一领（脱袭字衬一领误作一枕领）待到燕山尔乃去（脱尔乃二字）今日之祸虽不在此（在误作止）保守取自家宗庙（取字衍）太后悟曰：（太误作皇）以手加额喜甚（误作甚喜）复令谓皇太后曰：（脱曰：字）王宗沔（沔误作涉）王慎（慎误作构）五月十八日丁未（丁未误在五月上）令吴鼎是南官撰册文（是南官三字系小注误作正文）河北路邢磁冀莫卅（莫卅误作莫）已及万数馀人（馀误作金）此南北离涣之情（涣误作溃）实意在我国（在误作图）。

●卷九十九

靖康中帙七十四。

汴都记曰：十二月初边报知药师以常胜军叛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直抵燕中左右近臣仓皇失色未及修备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师已渡河直至城下虏（改作敌）兵如入无人之境朝廷知贼（改作敌）锋逼近乃连遣使求和中外由是汹汹但持和议虏（改作敌）退朝廷茫然未有奇策士庶咸望徐处仁入辅中兴既召为相吴敏耿南仲李纲议论不协但各务汲引门人而已南仲官雷观等以植讲和之党边事一切不问建计议司举群寮属一时躁进之人乘势附之不知所议何利害也。

四月初上皇皇后还阙上亲出郊迎迓蔡攸至国门不得入时蔡京在洛诏诸子悉置湖外取王黼首级至阙下童贯送岭表。又遣台官张取首级梟於都下梁方平以不守河津遂戮之群凶就刑都人大快人皆以伊吕望处仁然功名减於治郡竟以碌碌败事敏亦尸禄为奸天下之士言利害者日数百略不省览惟是自相矛盾王云：奉使归奏曰：二太子亦通说话黏罕（改作尼堪）很勃（删此二字）不可近也。约云：以七月复到至期不至则举兵而南虜（改作敌）既举兵由两路。

南进议者，或曰：虜（改作敌）。若渡河一鼓而南我缺人措置当於京城四面十里间各屯兵数万筑高堑开深沟据要害之利以坚守别驰骑以援之。又清野以断粮秣使虜（改作敌）进不敢攻伺其隙以兵击之令河北之民各营垒以自守走使以报康王为元帅率集其兵众扬声才寿燕山以断虜（改作其）归路使之动心却潜军渡河会勤王之师绕其背夹攻之尚可也。，或曰：虜（改作敌）兵甚锐而吾军判衄之久闻虜（改作敌）深入气益丧不。若拥驾临狩徐议所向婴孤城以自守恐非长策也。大臣未以为然虜（改作敌）忽掩至朝廷罔知所措何日上城提举召募人兵号曰：何相公奇兵其应募者悉缺食羸惫之人市中黄纵横统制满道狂率书生岂晓兵机往来城壁谈笑自。若传闻云：日饮醇酒半酣一讴大可骇也。黏罕（改作尼堪）自居青城未尝离寨凡有所议唯召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至帐中军事皆出黏罕（改作尼堪）。

帝自行在所批付徐秉哲取衣服并牛羊千口五色线皂角之属末云：奉上皇指挥取赵才人（元奴）。

帝蒙尘以来京师无君者四十馀日无监国并三省者半月内外帖然市廛如故盖人心久困则思生故也。家家毁器皿屋宇充薪日办糗及敝衣随新主迁徙初金人欲行未行之间邦昌为左右小人疑惑有异初心先册太后引周太后事赦文中止勤王之师知范讷等兵在近搜索各人亲识遣之公然肆赦以示即位士论颇有异辞明达墓为虜（改作敌）所发掘露取棺板以为营栅初男女北迁者五百人为一队虜（改作敌）以数十骑驱之如驱羊豕京师人不能徒走远涉稍不前即敲杀遗骸蔽野孙传得车一乘载骨肉自以匹马随之背小行李取前日府中宣借负荷初上皇之子韩国公尚在婴孩前日事变因随养娘遁民间虜（改作敌）人亦探知限秉哲一日要见不然便要大尹到军前虜（改作敌）人取人其急如此范致虚全家皆虜去一子寅敷作少卿亦径取以往金人到陈州南京屡败二城竟全徐处仁几不免二子被杀陈遘在山中为军人所杀赵野元知大名府为军民所逐朝廷遂以运使张恣除直学士知大名元帅府用事者耿氏父子黄潜善宗泽汪伯彦等耳太学内人元有六百人围闭以来患脚气者二百馀人至今尚有殂者半为鬼录去冬诏许试七书义并策以求谋略之士太学中守旧图远大者皆不肯试惟轻狂躁。

进者欣然就试後皆补校尉发赴张叔夜军前听候差使比肩卒伍及城破死者甚

众退师後有存者往山东见康王上书言事者。此曹何所不至国家颠危尚欲覬觐良可悯笑城破时如刘延庆男光国秦元康泽民诸人叩门斩关夜遁并无脱者唯有兵者。且战。且引可以溃走如傅政临郭京是也。副元帅宗榜京城述康王指挥分遣将兵一百馀万迎二帝已引兵渡河河北诸郡十不下一二以为应援夏热在近金人必不能来孝纲榜湖南安抚郭三益引上军及溪洞兵十万前来救援知京兆范致瞄榜收复南京擒伪留守高世由统制张思胜榜收复襄阳府擒郭京戏前来二十五日在京应官司一半官吏诣南京迎驾是日邦昌时雍等率官吏出门。

范仲熊北记曰：辛丑壬寅年时朝廷新定燕山调河北河东京东京西之民转菽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络绎於道县吏部押来者皆言燕山初定盗贼不可胜数剽劫行李商旅遂绝部押官往往在雄州不敢北去而燕云：两路官吏散处中国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中国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遇两相忿恨数至喧争至乙巳岁秋平阳府就粮义胜军刘嗣初反转至怀州城下守臣霍安国御退之丙午岁十一月黏罕（改作尼堪）陷怀州杀霍安国范仲熊贷命令往郑州养济途中与燕人同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其番人答言比中随国相来者有达鞞家有奚爱有黑水家有小戎芦（改作博）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得见数目其从河北随蟾目（改作栋摩）国王者兵马更多为拘占数国路大金正军不过十万煞有生女真唤做埽地军便是也。以仲熊所亲见黏罕（改作尼堪）寨有兵五万人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寨有兵万人皆枪为前行号曰：硬军人马皆全副甲腰垂八棱棍棒一条，或刀一口枪长一丈二尺刀如中国屠刀此者骁卫之兵也。弓矢在後设而不发弓力不过七斗箭多者不满百只自大金兵外其他国兵皆不带甲弓矢或有或无皆旋斫道傍木执之为兵黏罕（改作尼堪）军至步卒皆粟米粥或烧猪肉别无异品番人主中国事者高尚书孙左司也。高尤亲要兼充黏罕（改作尼堪）军前通事谓吏人曰：本司皆插笔於腰文字极个与人论谈言皆成文而檄书文字浅陋（删此二字）几不可读凡番官平居惟着上领褐衫无上下。

之辨富者着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传闻黏罕（改作尼堪）二太子初入中国时止着褐布衫既拔京城其下无不衣锦绣至月旦及视事则幞头公服靴笏皆如中国之制仲熊每见黏罕（改作尼堪）着青貂裘半袖时复露顶而坐金人差女真沙里打（改作萨尔拉）为郑州道士赵之才在郑州卖相能挥四十五斤铁简心胆可使仲熊因谓之曰：上皇为了无限道士没一个报恩之才曰：只是不用着之才岂是不能如今之才肯定赵官家便死也。不悔仲熊因与之谋杀沙里打（改作萨尔拉）不果四月四日黏罕（改作尼堪）回军至郑州教一番兵引去见少帝其人引仲熊到清德太平库前中有内侍及妇人数人中一人身甚瘦人指云：此少帝也。仲熊拜讫云：臣受国恩才薄位卑无所展效致陛下及此死有馀责帝不言金人已叱仲熊令退有

番官梁庆裔来叫仲熊曰：国相有台旨有国书送你归书题曰：书致於南朝皇帝阙下骨卢你移赉勃极烈（改作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不写姓名只用一元帅府印下云：谨封书云：天会五年四月日骨卢你移赉勃极烈（改作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谨致书於南朝皇帝阙下早者攻下怀州内有乡贯系河南人以不系朝廷措置州县人民随军将带前来北至汴京了毕权令郑州就粮养济除情愿归降已发过河北外内有不归降人从事郎怀州河内县丞范仲熊遣令还乡仰冀英聪俯为亮悉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庆裔遣马军一人至京师投下仲熊遂归。

靖康皇族陷虏（改作敌）记一少帝位下太子湛小大王训（见居五国城郑才人生）大公主二公主（各年幼狄才人无出）一见在亲王景王济王莘王徐王安康郡王相国公温国公广平郡王仪国公顽使（狄才人韩州生）铁使（阎婉容五国生）一见在公主纯福公主（尚书官王宗沔男昌远）小公主（尚药官成良男敦复）荣德公主（嫁习古国王已死见在大金皇后後位居 注习古改作实古纳）洵德公主（嫁设野马郎君见在上京 注设野马改作锡默）甯福公主（嫁陈王已死其子见在冷山住居）惠福公主（嫁开府相公斜保三国相男见在上京居住 注斜保三改作希上苏）一见在贵妃崔贵妃王婉容大王婕妤小王婕妤狄才人乔婕妤一见在驸马都尉宋邦光向子房向子一见在诸王男女成文（郾王男）成规（肃王男）成章（景王男）成范（邵王男）成之（莘王男）成式（济王男）相国公仪国公下（各一男年幼）相国公温国公下（各一女）安康郡王广平郡王（各一女）故和王（女嫁王遵道男安令已到行在）故信王（女四人）一见在棣华宅亲王等和义郡王有奕甯郡王有恭燕五节使有章越五。

节使有忠燕五节使有思燕五观察有亮越五观察有德一亲贤宅宗子故晋康郡王孝騫男安规等士称公绘一歿故亲王燕王（赵州）越王（韩州）郾王（韩州）肃王（五国）祁王（五国）沂王（五国）信王（五国）建安郡王（青城）嘉国公（五国）瀛国公（五国）昌国公（五国）一歿故公主嘉德（嫁宋国住上京歿）令福华福安德顺德显德柔德一歿故贵妃王贵妃阎婉容一歿故驸马曾寅曹晟蔡刘文彦田丕一金国北京坐诸宫院见在宗室仲慕仲 p 等并宗女姨妯兵士等仅五百余人去年来上京告朝廷艰难赐钱三万贯牛二百头为养济一奉使洪皓见在燕京等处住金国已降赦已令换官往往不肯只受一应被虏宗室女见在北人家作奴婢者金国已降赦官中二人换一名出令作百姓自在居住一应扈二帝亲属四百余人迁二帝往五国留在辽东落後养济焉渊圣滑州驿血指书襟诏曰：宋德不兴祸生莫测朕嗣位以来莫知寒暑寝食惟保汝赤子以卫我社稷，庶几共享太平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谋已先溃使我道君而降全族为虏百官偷生势不获已所不忍闻者京师之民舍命不顾弃金帛宝玉欲以赎朕此最可伤恨不得与斯民同生同死後之社稷恐非我族兴言及此涕泪横流卫士潜归啮指书襟敷告中外宗族忠臣义士奋起一心为朕

雪北顾之耻母忘母忘。

杂著私《书》曰：四月二十日兄某书致元章解元弟自去冬徐处仁吴敏李辈相继登庙堂误国谋身全无措置却欲背约唐恪何。又凡庸轻脱河北河东委而不问自种师以中深入败绩李伯纪以寡谋丧师士气益不振冬初大金引兵入北声言问罪。且邀三镇朝廷尚守误国之谋谓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割坚守不与遂破真定迤迤南来无一卒与战及议和也。而何孙傅必欲战以遂前非。且迎合上意不思力之不敌也。时复闭门自守城中兵及保甲与募兵虽及二十万分守城上及以拽驳以馀兵屯五岳观城外无一卒一骑金人近城公然填濠倒戈置驳座鹅车为攻城具而刘延庆以下位高金多不肯出战时擦城下数百人以之虜（改作敌）气益张闰月十八日十九日间金人遣使欲亲王宰相出议方留使不遣何相自领山东弓手及募召到义兵号奇兵登城门自指挥进退虜寨由南郊直抵门外就河北作桥已成不知兵虚实多寡之数奇兵近濠虜（改作敌）以。

数十骑突之遂大奔溃争入门门已闭自相排连二千歼焉虜（改作敌）人益无忌惮二十四日遂攻城烧敌楼自巳至未佯退二十五日寂然不攻我军亦不备食後以鹅车向城只三四人上来由昨日烧处为不曾盖棚空阔一二丈矢石如雨不可立有枪手二百馀立两傍至三四金人上时四畔先走相次城上城下弃甲擲兵争先遁逃将士无一存者金人既登城畏城中人不敢下乃分布城上下窥城中早晚击鼓惊动声言洗城者累矣。至上出讲和割两河复堕其计盖欲困之也。十二月初十间始求金帛金要百万铤银五百万铤段一千万匹正月初十间上念人困不能敷此数。且虜（改作敌）邀上出大臣寡谋不能任事乃使车驾再犯不测初以金帛不足留上在外城罄所有不足以塞所请。又取索帑藏所有应礼乐之具服用之物占天之璇玑传国之宝玉上自珍异下及粗恶悉取之工匠人口医官乐工妓女内侍以至後苑八作文思院及民工悉取之约十万口父子夫妇生相别离及提老携幼系累而去哭声动天地至二月初六日上已为虜（改作敌）所废而城中不知也。初七日来邀上皇郑后十一日来取太子後宫以铁骑逼胁最後取宗室欲绝赵氏议所立已请张相张相以死辞三月一日遣使臣入七日群酋（改作金人）入持玉宝册伞盖以大金命立为大楚皇帝凡百须皆应付办少不如意即令（下添军法二字）少尹甚危四月初八日师退勤王兵方来无追袭者闻在外作过康王即大位中原可定矣。。

秘书少监赵与姚太守《书》曰：某奉亲幸如常惟是遭此大难国破君废坟墓残毁亲戚破亡殆无生意台旆出都之後庙论日益背驰九月。又失太原十月初失真定而观望之徒犹持不与三镇之说至於集百官廷议事势至此乃妄为不使一骑得还之言荧惑上听十月下旬虜（改作敌）人忽遣王来使议画河为界仍闻铁骑已欲渡河颇不逊大臣无如之何乃遣耿南仲聂昌朝悉从其请正忙中唐恪乞罢复相何处置尤乖疏耿聂方北渡而虜（改作敌）骑已南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自魏县济

师黏罕（改作尼堪）自盟津涉河（寻得一石底里皆乘马浮河而过）庙堂更无措置但自十一月十四日遂闭城门初犹日开一两门放人樵采至下旬虜（改作敌）骑大至更不复开旋为守城之计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馆於城东北刘家寺黏罕（改作尼堪）设寨於南郊斋。

宫闰月初即下手攻城。且遣使来欲得宰相亲王议事当国者不肯行至东水门屡危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复专遣使见告云：事急矣。亲王宰相不出必破城也。。又不肯兼迟留使人每日不使对使人於都亭驿厅上盘旋不能定但云：是好公事却如此说当国者但告上云：彼二帅悬军远来是送死之时彼乏粮故急欲讲和不知虜（改作金）人自於近京五七百里分兵驱掠自家百姓牛羊运粮山积也。至二十三日陈州东属人放火烧楼子三座亦有金贼（改作人）一二千上城幸得杀退已大危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复遣使来告曰：宰相亲王下城便罢攻击竟以为虚伪而与孙傅皆亲宿城下恃守御之至二十五日午未间虜（改作金）人於烧了楼子处走上城守卒遂溃俄顷贼（改作敌）大至是日风雪异常城上人亦不能立是夜虜（改作敌）人纵火烧楼櫓而大风如扇平生所未曾见火光下照幽室中亦如白昼虽平日说雄话者皆恐惧胆落也。一城之下但知候晓就戮矣。至五鼓初与舍弟辈扶老亲行於深雪中得一委曲巷诘曲可藏避处并幼累皆与伏其间至申未以来忽有人来报虜（改作敌）已讲和不复下城然近稍写居者不论贵贱皆被虜却如御街近南一带并西冈等处士大夫失妻子者不可胜计囊橐皆埽支知二十九日上出至军前三日始得还自此之後劫掠稍止然诸门皆虜（改作金）人自开闭城上尽是虜

（改作金）人日夜闻鼓声不绝其为恐惧殆不可言上在军中不得已乃上表於金主彼自号为大金皇帝（删彼自至此八字）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急遣使来云：得本国指挥要金银犒设金一百万铤银五百万铤并五十两众论以为此数大多虽竭京师公私所有必不能办也。不如遣使从曾至军前者往恳用事之人痛乞减数仍乞作年限看其所答何如坚拒之云：且与他尽力括看所得如何方报去亦三次论之其馀侍从台谏言者极多终不见从至正月初五日忽再遣使催督云：敛金银近十日并无报应不知果有此数否始方说与要数大多似不能足意已怒云：何不早说也。盖腊月中间已曾遣用事人来遍视府库见内藏库有绢千馀万匹已就整数千万匹矣。意以谓金银必可足见说不能足乃不喜至初九日晚复遣使来请车驾出城议上大金帝号事时已昏夜忽传指挥来早驾出从官皆不及知诘朝遂至军前自此日候乘輿之归寂无所闻但每有。

军来传诏语曰：只候议事了便归也。而虜（改作金）人在四门交割物色者云：城中所有物色者皆来买并用左藏库钱而府库所有物无不来般四门皆有交纳官皆公然云：要皇帝归须候纳足金银也。自後上日有批语云：急根括金银然後可归也。读之者无不掩泣是时侍从百官皆分头根括亦在此抄事到十六日已根到

金共十九万馀两银一百七十馀万两乃自留守孙傅以下皆供军令状云：已根括尽得每日催督稍缓只云：烦请皇帝看打球毕即归至二月五日遂打球毕必便归自上出百官日至南薰门下等候初五日官吏士庶骈填不知其数前此日有烧香炼顶愿及至晚门闭方散次日拂旦人。又聚集等候。又至晚散虽快行家亦无一人自军前来者来见孙伯野云：上曾有语不遣人来否伯野云：每日须有人至不似今日无一人来也。乃大忧闷而归是夜二更遣吴正仲（开）莫寿朋（侑）賫废立文字至禁中留守处黎明始见群臣皆抚膺大恸伯野复来秘书省（孙伯野傅作留守复以禁中众官难於出入仍暂於秘书省置局）遂三四次作状申军前具述皇帝恭俭无失德骏马懒惰称臣於大金乞依旧令圣上临御恳祷备至不从但云：系本国指挥不敢改易继。又请乞立皇太子并皇叔燕越二王与亲王之贤皆不从。又持上亲来请上皇及亲王皇后帝姬皇太子出城少顷不出即入禁中搜求矣。上皇亦虑转更惊恐乃初七日未申间闻请郑皇后与皇太子每日复来迫胁转急其使皆自乘马至宫中不可御但深痛愤而已自此至今三月间须发皆白岂谓生太平无事之时乃目见祸乱如此初七日秘书省欲自缢乃忍死偷生至二月二十三日军前令张邦是要百官状请本官权摄军国事子能在军中屡求死使人昼夜监视之至此。又再索金银尤急其实欲以迫胁京人无异议至二十五日急来请促括金银官梅和胜（执礼）户部尚书陈子干（质）工部侍郎程伯玉（振）开封尹安次公（扶）礼部侍郎及侍御以下与台官於南薰门外议事先将南榻以下四人尽去衣各遣壮士执五体并令合面就地以湿柳棒自肩背至腰打五百棒背疮更不可言只如手臂皆拽脱并不省事抬归次将梅陈等四从官皆先去巾带反缚跪膝後用大棒敲死仍割去头其酷如此痛苦何言至三月初一日晚送张子能来是时张不食已五日恐其遂死及送入仍令铁骑皆衣甲挟兵刃临门。

云：城中有异论即屠城张馆於尚书令厅至初五日父老皆大号泣升令厅云：金人已欲屠城。且告相公急救一城人命张不得已号泣挥众使退虏（改作金）人遣人使作汉装於令厅人众中探伺知众心如此乃於初七日賫册宝来封张为楚帝国号大楚都於金陵因请免百姓金银及请见在军前众官始肯令冯左丞长源曹枢密载德路枢密允迪谭世孙覲汪藻等还从行而北者何孙傅张叔夜司马朴秦桧等然都城已破敝城中冻饿死者不可计米麦至二十四贯一斛肉一斤两贯三百菜数茎三四百文今城已开门外残破并无居人二麦已熟无人收割勤王之师已有劫掠计赦恩之後渐次甯息虏（改作金）人近在州酸枣或阳武过渡至都城不满百里岂安於此耶今则帑藏皆空禁中供御乘輿之物悉为虏（改作敌）人般尽至於秘书图籍国子监鸿胪馆职文思染院官吏皆取去今幸有放归者宗姓近上人悉皆并家属取去日日勾收诸葛亮人如捕盗贼初从行时亲族相别牵挽於道路号呼不可闻不谓盛时乃至於此。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九十九校勘记。

我决失措置（决失误作缺人） 些小行李（些误作背） 副元帅宗泽（脱泽字） 张思政（政误作胜） 有大石家（大误作火） 黏罕军至步卒皆粟米粥（一作自黏罕至步军率皆粟米粥）小注（狄才人所出所误作无） 小注（王男误作邵王男） 小注（嫁宋国王王误作住） 分守城上及以拽（以字衍） 一应礼乐之具（脱一字） 凡百须皆应付办（一作凡百须索皆府应办） 聂昌往悉从其请（往误作朝） 得一委曲巷诘曲可藏避处（上曲字衍） 近有居者（脱有字）不如遣侍从曾至军前者（侍误作使）。且与他尽力根括（脱根字）已就整数千千矣。（万字衍）金银必亦可足（脱亦字） 遂云：打球毕必便归（脱云：字） 急来请促根括金银宫（脱根字）。

●卷一百

靖康中帙七十五。

七泽孙伟靖康野史曰：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戎（改作人）陷京师驻军南郊声言欲纵兵洗城靖康皇帝为中国生灵屈已出幸其军虏酋（改作金人）劫以北狩群以伪（删此二字）命檄京城留守知枢密院孙傅京城守御使签书枢密院张叔夜以二年二月七日集在京文武臣寮一命以上於秘书省连名书牒请立故太宰张邦昌为君傅等祈哀虏酋（删此二字）申叙国人左袒之意往返六七竟执傅叔夜於军中下开封府行其事其令曰：日集者亲录官封名氏有异意者送军中斩首以徇（府尹）王时雍奉其令作大卷以次授坐人御史中丞秦桧愿至军中论列众始愕然是时集者数千人桧既行大将范琼亦挟伪命以佐时雍众乃噤默奉令虏酋（改作金人）因具牒作伪诏册命邦昌僭即皇帝位国号大楚奉金戎（改作人）正朔称天会五年三月七日某尝以侍郎陪郊祀朝元正宣和六年元会大官下食料至八千员古今朝请之盛所未有也。虽大臣黷货宦寺分权礼义消亡廉耻废缺法度崩弛风俗败坏衰乱之形见已久矣。然未至一日中文武士庶千。

人皆如达奚辈惜一死而舍大义也。意为时雍琼胁制有不能伸者是时某蒙恩赐告闻於江上私窃怪之每遇靖康二年二月在朝之士必问焉建炎二年客鼎州郡人朝请大夫锺翱曰：是日时雍以大卷转相授皆屏气书名惟谨其间亦是有饮泣悲吁者第不敢吐一辞也。忽下坐一谏士面目严冷者厉声曰：二百年赵氏天下，岂可付他姓吾乃异意者请如所令其右一汴士大恸曰：吾请同行时雍诘之自列名氏曰：奉直大夫寇庠朝请郎高世彬所以志也。绍兴二年宜州遇浙东徐钱言大夫张仪者堂吏也。是日密署秘书省所集姓名次为一编緘於篋中乃取平生所受官爵告牒悉投於火自为布衣五月闻今皇帝即位於南都舟东下欲上其编未果而病卒。又遇龙眠李觉知庠为山东人强毅幸直非碌碌者，於是质以所闻为无疑矣。向使桧之

忠愤兼善座人则庠世彬必将越众应之数千人亦必从而和之使壮士擒琼智士杀时雍然後群讎斩南薰门而出俱诣军中。又使辩士以礼义废兴晓虜酋（改作金人）彼虽悍强岂敢杀数千忠义以楚易宋邪桧之名压嵇绍千万人矣。然则庠世彬仅虽不死节其志亦可嘉也。殆圣人所谓狷者已矣。某泣血谨记以俟太史采择焉。

又小臣孤愤野录总叙曰：政和中边臣导辽人李良嗣李善庆归於京师宣和初女真执辽主疆吏来告诏以大中侍童贯为河北河东宣抚使经略北鄙蔡攸辅行四年十月辽萧后称藩於我时女真灭辽遂称金国十月入幽州贯欲以为己功而废格手诏十一月我师入幽州制诏升幽州建燕山府後二年女真陷忻代州太原府遂渡盟津犯京师明年三月七日金人劫立伪楚是年夏四月一日太上皇帝靖康皇帝北狩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九月遂幸扬州某待罪江上得太学生丁特起所著孤臣泣血录。又从谏官袁彦范得痛定录武广尝胆录已复有人致李纲传信录及太学择术斋记史略者荒诞参错而使疑者滋惑之大抵不能悉著奸臣蔽主误朝之实使忠义者日夜痛心疾首大惧岁月浸远是非（混淆）并恐後世不免以为讪也。某老矣。不能从志士仁人复不共戴天之讎刷四海九州之耻区区孤愤无所控乃取诸人所录以日系月编而次之其事则因於旧其辞则纪以实记事非敢私为之以俟他日太史网罗放失云：耳题曰小臣孤愤野录云：

鸿胪寺主簿邓肃靖康行曰：（旧校云：肃字志宏南剑州沙县人贡入太学靖康初召对擢左正言有并榈集是诗见本集）女真（改作金人）作意厌人肝挥鞭直视无长安南渡黄河如履地西有太行不能山帝城周遭八十里二十万兵气裂毗旌旗城上乱云：烟腰间宝剑凝秋水雪花一日放皂帜登城吹黑风我师举头不敢视脱兔放豚一埽空夜起火光连凤阙征鼓砰轰地欲裂斯民嗷嗷将焉之相顾无言惟泣血仆射何公叩龙墀闭门相臣成噬脐奇兵化作乞和使誓捐一死生群黎高风洗空胡（改作大）帅怒九鼎如山不复顾郊南期税上皇輿截破黄流径归去陛下仁孝有虞君忍令胡（改作敌）骑惊吾亲卜龟太史自鞭马一出唤回社稷春虜（改作敌）人慕德犹贪利千乘载金未满意钗钿那为六宫留大索民居几卷地六龙再为苍生出身磨虎牙恬不恤重城突兀万胡奴（改作甲士屯）杳隔釜輿今十日南门赤子日阨争掬香膏自顶然忿气为云：泪为雨漫漫白云：无青天太王事狄空金帛坐使卜年逾八百天听端在人心耳苍苍谁云：九万隔会看春风拥赭黄万民歌呼喜欲狂天宇无尘瞻北极旄头落地化顽石。

金人据西京有题诗於壁曰：世变时移两忽然空馀洛邑旧山川兵屯宫殿闹如市民静闾阎冷断烟汉後几经成大火周时初建中天兴亡令我掀眉笑不悟邯郸枕上篇。

高世则书赵子砥燕云：录曰：靖康初洛阳城陷成皋人有诗云：艺祖宪章谁遣回门门户有人开清晨山後九州没日落河头万骑来地近蓬蒿堆百骨巷无人迹

长苍苔可怜司马碑犹卧谁奏伊公一笛哀遗史曰：有孙卖鱼者楚州人以卖鱼为生有买者孙卖鱼必以蒲穿鱼之眼而言曰：只为尔愚後屏去妻子为道人言人祸福多应宣和间召赴京师未至太上逊位孙卖鱼遂止於亳州太清宫是日孙卖鱼方在市中忽佯狂奔走入太清宫视防虞桶内水彻底结冰乃取砖石急击之而大呼曰：冰厚打不开凡呼数十声然後号兆大哭而去人皆莫晓有谩记其日时者後知京城陷日时适相契亳州人始异其言冰厚打不开者盖寓言兵之厚也。。

賜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校勘记。

金戎（戎一作贼下同） 时雍以大卷转相授受（大误作文脱受字）强毅悻直（悻误作幸） 诏以大侍中童贯（侍中误作中侍）武广尝胆录而已（脱而字）挥鞭直指入长安（指误作视入误作无） 截彼黄流径归去（彼误作破） 太王事狄空金帛（事一作避） 落日河头万骑来（落日误作日落） 太索民居几卷地（民居一作居民）。

●卷一百一

炎兴下帙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尽其日。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朔大元帅即皇帝位於南京。

汪伯彦中兴日历（改作纪）曰：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皇后诏令遣王时雍徐秉哲备车马法驾仪仗等百官庶务各分一半发船载宫嫔及张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请。又命内侍邵成章王兗管押乘輿服御鞏仪仗至南京劝进王坐便厅南仲伯彦潜善延禧耘世则皆侍立成章等捧笏以前点数名件内有道冠一项非人间样制成章等拱以捧曰：太母传语此冠自祖宗以来凡退朝宴间不戴头巾只戴此冠後来神宗皇帝易以头巾循袭至哲宗皇帝道君皇帝非祖宗制也。愿殿下即位後退朝宴间戴此冠便是祖宗太平气象王敛容流涕曰：上天眷命群臣爱戴幕属将佐上书劝进拜叩固请至於五六吾固辞者亦屡矣。方此踌躇以思继。又奉太上皇帝即真之诏大母乘輿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钦承，於是命克择官选得五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譙门之左营筑坛场命朱胜非撰策文告天命滕康撰赦文肆赦五月一日庚寅登坛寅受天命南仲充礼仪使延禧读册告天汪伯彦黄潜善董耘高世则元帅府僚属皆登坛行事王泣涕即皇帝位於应天府治之正衙南仲伯彦潜善延禧耘世则等先称贺上殿侍立邦昌率百官称贺。

改元建炎元年。

初议改元命幕府官属聚议耿南仲等议曰：王者即位求端於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故汉光武中兴改元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纪元恭惟艺

祖皇帝诞弥之年太岁丁亥大王殿下诞弥岁亦丁亥丁亥天元属火宋以炎德王艺祖开基改元建隆累圣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绍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请改元为建炎。

耿延禧中兴记曰：初议年号黄潜善定为炎兴耿南仲曰：此蜀年号遂为建炎。

大赦天下。

诏曰：皇天宋卜世过於汉唐艺祖承周受禅同乎！舜禹列圣嗣无疆之历保邦隆不拔之基属以朝奸稔成边衅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敌之凭陵驯致金人来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终邀驾以偕行痛念銮舆。

远征沙漠宗族从而尽徙宫阙为之一空仍抑臣僚俾僭位号朕以介弟之亲而受旨开元帅之府以总师方输敌愆之忠亟奉讲和之诏岂图变故终致阽危盖尝指日以誓诸军使前迎而後请不惮戴星而檄率土冀外附而内亲而三事大夫与万邦黎献共致乐推之恳靡容退避之私谓万几难以一日而旷位矧皇皇四海讵可三月而无君勉徇群情嗣登大宝宵衣旰食绍祖宗垂创之基疾首痛心怀父母播迁之难顾号令久隔众罔系心军旅荐兴农多失业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诞绥区夏可大赦天下应赦书到日昧爽以前罪人所犯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纪元之制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为建炎元年二帝北狩随行官吏班直诸军及诸色人等见有家属并仰依旧支破请给常切存恤无令失所昨金人逼胁使邦昌僭号实非本心今已归复旧班其应干供奉行使之人亦不获已尚虑畏避各不自安其已前罪犯并与放免一切不问一应缘金人犯阙歿於王事军人祖父母妻笃疾及年七十以上家无子孙者委所在勘会请实特与支本营小分请受如阵亡人依格合给多者即从多给一应永安军祖宗陵寝西京应天禅院会圣宫影殿西坟可差西京留守及台臣一员日下前去躬亲省视如有合修葺去处一面措置仍密具奏闻南坟委汝州守臣依此一天下神霄宫并罢舍屋什物钱粮田产州县拘收具数申尚书省一应常平司散敛青苗钱谷本以便民岁久法弊反为民患可自今住罢一应缘军马侵犯有临难死节义为不受辱出使军前及守御出战并歿於王事许本家经所在官司自陈先次核实具名保明奏闻当议优与褒赏访闻自来歿於王事合得恩数官司多事指摘细故非理问难逗留致死事者不即沾恩可令所属疾速施行一应缘金人大入朝廷遣使往来实历险难未有经推恩人许令自陈与检详元指挥推恩内有金人拘留未还者共请给令所属。且权给一半赡养其家候及一年止一应因金人驱拥及差使过军前官员及诸色人等得还者并许依旧官职只应支破请给等内官员已别差人者并令吏部先次别与一般差遣一文臣承务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内官医。

官伎术官及致仕并与转行一官文臣中大夫武臣承宣使并回授与本宗有官有

服亲武功大夫未带遥郡一官已带遥郡防御使。又与转行右武大夫选人与循资已系承直郎与改官次等合入官校副尉下班只应依格与转官资仍并不隔磨勘一应诸路帅守监司许依例进贡恩其金人及盗贼曾失守或逃避之人不许进贡一应承务郎以上服绿服绯及十五年者不以赃私罪与转服色一应文武升朝官并禁军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并与封叙已封叙者更与封叙亡歿者与封赠已封赠者更与封赠祖父母在者亦听回授一应文武致仕官并赐粟帛羊酒即曾任大中大夫观察使以上者官倍赐一应士庶男子妇人年九十以上者赐粟帛等令户部具别则例行下所在州县就赐务令得实不得扰呼百岁以上仍保明以闻一应禁军指挥使以上各特与儿男下班只应一名诸军将校合加恩者并与加恩马步诸军将士等并特优赏仍比旧例以三分为率更增一分一应文武官因金人到离任者并限一月内经所在州县自陈并与免罪转运提刑司勘念给还任一应军人丁夫等逃亡及溃散官兵并州县百姓因金人所至令失业之人皆因有首领统率原其本心皆欲勤王止缘道路不通迁延日久粮食不继因而取给民户劫掠逐路帅守不曾差人总率见今啸聚未散出首无路自新限一月於所在首身其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并放令逐便军人依旧本营元职名收管仍免所辖官司及本营问当其少欠官私债负并与除放百姓愿在军者如少肚即减三指刺填即便支给例物请受其徒中能谕众归业或别首纳限满不首复罪如初一应今来啸聚贼徒既许自新如尚敢乘时作过杀害军民仰安抚提刑司左那兵马捕捉并家属务尽斩杀如数多本路军马不足申枢密院差大兵前去剿除仰提刑司原立赏格招人擒捕仍许徒中自相杀并依格推赏功效尤大者别具保明格外推恩後获不以今降赦恩原减一应逃避公人限一月出首依旧职名收管一应逃亡军人如能劝诱逃亡之人首身本辖官司直簿拘籍每五十人转一资副都头以上每一百人转一资及千人所属具名申尚书省当议优与推恩一应战斗亡失官马及散亡军器什物之数合该科罪及官司见责令备者仰统制官保明如委无欺隐特与放罪。

除免其民间有收到军器等物许限一月经所在官司陈首其私收藏官马不纳计赃科罪一应系官欠负不以名色百贯并行蠲免其曾经金人兵马焚劫残破州县乡村人户日前私债虽无利息并限二年外方许理索一诸军昨缘勤王并因差出借过衣粮料钱并与除破更不克纳一应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登极合该转一官向有未经改转之人并合吏部逐旋具钞拟转如推动公案无可照据许取见任告敕照验许本色官一员委保特与转补如未只受歿於王事许回授於本宗本色有官有服人一应缘金人经由州县有烧毁系官屋宇等去处除城池仓库外地水得差科修葺少息民力如违以违制论令监司按举一应经劫所在坊场住罢月日净课利钱特与细计除放一应因战守及差使被贼（改作敌）劫杀虏者特与免本家二年支移折变仍仰州县倍加存恤一诸路纲船靠岸日久或遭风水抛失。若被盗劫勘会分明委无欺弊不得将官兵克折请受特与除破一应诸路人户见欠税租并依阁展税赋及缘纳钱物并与除放一

应诸路借贷常平钱谷并特与除放一应诸路漕司多缘财用匱乏将民户合纳二税宛转折纳或支移他郡却免未支移只纳脚乘实惠之类致民间输纳增倍深属掊克今来并仰遵依条法不得妄冒支移折变仍许人户越诉提刑司觉察当重典宪内京西路昨缘方田添起税租除六分外止送四分见钱更不支移折变访闻转运司将所减分数敷入旧税抑令人户输纳重困民力可限赦书到令与蠲免所有违法敷入旧税去处悉行改正仰提刑司觉察仍许越诉一诸路税赋支移折变自有成法比年漕司以财用不足往往反覆细折如合纳见钱令输乡由绢却以乡由绢之直折纳丝绵之类惟务苛刻良民受弊自今仰转运司遵依条法不得依前违戾仍委提刑司觉察听人户越诉一二税折科合用纳月时估中价近岁转运司与州县务於掊克将及纳月顿减时估不以丰凶低昂但称引用卷例折纳太重人户往往破产今後朝廷非军事更不下转运司非泛须索如折科尚敢循习不革守贰转运司非泛须索并以违制之罪加二等仰提刑司提举司觉察於起催月终以前具有无违戾保明闻奏不以实闻与同罪一预利买法本支实价访闻官司立价甚低或高抬他物价直准折，或以无价虚券充数。

甚者直至受纳未支本钱不遵条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来上供之类欲依祖宗法其和预买有前项违戾守令并转运司并以违制论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觉察每岁於依限後一月内具有无违戾闻奏不以实闻与同罪一诸路诸般徭役非法令该载者罢该载而非急务仰监司守臣速具以闻当议一切蠲罢一应逃田见今地邻及地方掌管人等摊认租税许令陈状特与放免其田依条召人承佃候逃户人归业日给还一昨缘军兴官司於民间劝借钱物及靖康元年後来人户於所属州县献助钱物依靖康元年六月二日指挥给降空名告敕计价书填给还比缘监司州县申明将未降上件指挥已前献助之物不理数今仰逐州长吏限十日将已降空名告敕通计前後实纳之数计价尽数书填给还讫以闻如人数所纳前数未及愿帖纳书填者听即不得抑勒如违许越诉当议重行黜责一应今来因金人所至州县劫掠逃避人户仰监司守令多方招诱归业内阙食不能自存之人依灾伤七分法赈给与免今年夏税虽即归业而无力耕种者仰提举常平司更切审量据等特行借贷钱粮收买牛具之类候将来收成之日分三等逐科带纳人户置买耕牛权免税钱一年其缘金人兵马蹂践田土乡村依此施行一昨经大元帅驻及一月以上去处应办军马极为劳费今来夏税特除放一应天府兴王之地理宜优异今年夏税并与放免省举人特奏名并就殿试及再就殿试人并与同进士出身免解人与免省试靖康元年得解及州学职事人并免将来文解一次一应天府差人防秋至今春未能放散显妨农务应将来差科保甲除阵亡人外特与免一科支移折变一诸路义仓在法合同正税为一钞输纳访闻提举司以转运司侵用有令人户不得随税带纳去处显属违法仰令遵依成法改正施行一应人户典卖田宅因官司不为减落等第见依旧供应科配差使限赦书到一月内许自陈验实特与减免一应今日以前典卖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限百日许陈特与蠲免事发在限内者亦准

此一应崇甯以来增置税务其岁入课利除给官吏等支费外所收钱物不多去处仰转运司体度并行废罢一应崇甯以来因买扑坊场河渡及折欠官物没纳田产未有承买者与减见买价三分听欠户与收赎限满不赎。

即依所减价出榜别召人承买仍作三年六科输纳一访闻自来赦书所放逋欠转运司及州县迫於调度依旧催纳至民间有黄纸放白纸催之语甚失朝廷宽恤爱民之意今来大恩与常赦不同兼务节用可以裕民如监司州县辄敢故违巧作名目依旧科抑许被科人户越诉其官吏当重行贬窜一应近年以来州县缘应奉之费用度窘迫至有前期括借民间二税免役坊场课利等钱显是违法自今须管依条限催纳不得预借一祖宗以来天下上供委有常数自熙甯後因臣寮奏请岁有增加不胜其弊仰诸路转运司取索辖下应於见今上供物数开具祖宗旧制及熙甯以来州县仓库受纳税赋务加概量以图出剩东南六路为甚以故民力困乏其弊本於补发纲运斛斗额外增数可除岁额上供数外其每年任其补发额斛并权住罢一诸路常贡之内有时新裸味之类所在因缘贡奉外取索多归空库更有馈送骚扰为甚仰礼部勘会除缘天地宗庙陵寝供献所须外餘并罢贡一自崇甯以来州县困乏抛买上供纲运取办民力，或以和雇为名科差乡夫般担挽运极为骚扰自今後并不得以和雇为名科借乡户以代兵役州县故违或监司强抑州县应副者并许人户越诉当议重行窜黜一应监司州县违法赋敛涉於掊克或科配代买物色实有扰害及应干民间疾苦事件并许中外臣庶详具利害经所属官司陈述缴奏或诣阙投进当诡计考察改正施行虽语言诋讦亦不加罪一应州县官昨缘京城围闭赴任愆期多致员缺应已差下官除程限一月到任限满不到令本路监司郡守各选有才干人权行具名奏差一次已奏差者他司不许冲替及昨缘防秋所辟官属先次赴任因邮置梗涩未受告身人并以掌管职事日与理为到任月日一应州郡金人曾到城下保守无虞者令所属等开具元守御及出战官兵等保明申尚书省取旨推恩内应天府系祖宗开基之地有三圣御容两院宗室控才东南为襟喉冲要之处与其餘州军事体不同所有原守御战官兵等特先次与转一官资选人比类施行仍令元帅及应付长官开具保申尚书省给降付身一应吏部宗室注授恩例自有定法昨缘言官论列遂同庶姓甚失叙之意可依旧法一应宗室犯罪见锁闭监管拘管人。

该遇今来恩宥并放逐便宗子妇人见入道为尼愿还俗听元有官封者依旧一应宗室昨来预贡及得解之人并与推恩一应宗室无官人依政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册皇太子赦与量试推恩一应外官宗室未有差遣及已授三路差遣愿别授者并令吏部不依名次先注阙近便差遣一应诸宫院屋宇近因折毁致使宗室至无处居止并许量口数多寡指占空间官屋及寺院居住一应宗室因金人取过军前本房老幼无人养赡或因逃避散居州县以至失所在京委开封府在外委守臣速行措置月给钱米无令失所不管漏落别听候朝廷指挥一应宗室年幼未合出官与依见今官序支破请给一应

宗室年幼未及官员并忠义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帅府指挥激於忠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统属今来国事稍定仰各将见管人兵交付所至州县主兵官讫出公据量带人从前来行在特与推恩一应官员因疾病陈乞致仕今已安痊不以年限满许召保官员原委保自陈特令再任一应命官寻医侍养许并召保注授一应恩泽补受文学并许依法召保注授入官一应合特奏并与免试内曾经六举以上到省人与登仕郎五举补京助教四举上州文学两举诸州助教人愿赴将来特奏名殿试者亦听虽试在下等不应出官人亦取旨升推恩一新春合赴省试人昨缘道路艰阻复归本贯及在京人即未有取应之期令礼部检会故例取旨施行一应去年锡庆院试中武士未经推恩人仰本部限一月开具等第姓名申尚书省一应寺院宫观有隔下拨放并许於所属自陈保明申礼部限三日给降其今岁乾龙节合拨放去处虽不曾投进功德疏特与依例拨放试经者与额外添数一次合就试一百人以添一名一百人以上者两名三百人以上三名一应暴露遗骸无人识认者许在寺院埋瘞每及一百人令所属勘验申礼部给度牒一道一尖自今官员犯罪。若系赃私自断定更取特旨断如系公罪止令刑部大理寺断定刑名施行更不取特旨一应命官流配编管羁管人永不移放逐便除名追降官资及勒停责授散官安置或终身不齿放归田里人等及永不收叙人并与叙元官落职人与复旧职折资及降等差遣人与复本等差遣合检举者刑部限三日举其蔡京童贯王黼朱 李邦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皆误国害。

民之人更不收叙一应吴储吴侔王刘等亲属前来禁锢约束指挥条具以闻停降诸色人等未经叙用及永不收叙人并特与叙元职名已迁补者额外收补一应编管移乡人并永不移放者并放逐便沙门岛罪人不以年岁远近并移乡五日州军一应命官公人军人犯罪除名有特旨除名停替羁管大理寺合断刑名外一时特旨除名停替配安置之类本不合坐罪者并与除落理元断月日一应特旨还俗僧道许自陈特与依旧为僧道令本州出给公据一应禁军犯偷盗情重依条并行隔下不得迁补转。若经断及五年不曾再犯候转日委所属勘会诣实特与转行一应急脚马递铺兵因金人所至逃避散在诸处送递角可专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措置招刺依旧摆铺仍依时支給请受一应缘军兴收置物色未曾支还价钱者并限十日支还一京城围闭日久商旅不行今道路方通理当优异其商贾欲般贩物货上京者并经州县自陈出给公据特与免沿路税钱一应中外有文武才略艺出伦或淹布衣或沈下僚内自禁从外至监司郡守广行搜访各举所知一名如举得其人并行旌擢限十日内荐举仍以所举人移文州县以礼津遣赴行在一应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宜旌表以厚人伦事显著者仰长吏保明白来上一应祖宗以来赦内常税宽恤事件及名山大川历代帝王祭祀封爵等并检会行鸣呼圣人何以加孝朕每惟问寝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时忠义之家不食而哭秦廷士当勇於报国左袒而为刘氏人咸乐於爱君其一德而一心伫立功而立德共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副我忧勤跻时康。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卷一百一校勘記。

王袞管押乘輿服御（袞誤作究） 點數各件（各誤作名） 群情愛戴（情誤作臣） 有未經推恩人（有未誤作未有） 并令吏部逐旋具鈔（令誤作合） 今來夏稅特予除放（脫予字） 一省舉人特奏名（脫一字） 一自崇甯以來（脫一字）

所有原守御出戰官兵等（脫出字）及應天府長官（應天府誤作應付） 許召原保官員委保自陳（原字誤在員下） 試經者與額外添數一次（至）以上三名（此系誤簡應在令禮部檢會故例施行下） 一百人以上添一名（脫上字） 二百人以上者（二誤作一者字衍） 。若系贓私自合斷定（脫合字）刑部限三日檢舉（脫誤字） 并移至鄉五百里州軍（脫至字里字） 事節顯著者（脫節字） 并檢會施行（脫施字）。

●卷一百二

炎興下帙二。

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盡五日甲午。

中興記曰：初命滕康草赦文或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上命耿延禧改定以進。且云：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眾服上有大度真寬仁聖主矣。。

朱勝非南都翊戴記曰：上幸南京登極勝非建言受命中興宜筑壇行礼北望二聖寅受寶冊乃即帝位因治壇於府東偏五月朔上登壇受寶改元建炎請以中興受命名壇載於登極典詔可之。

遺史曰：初上在相州也。閏月十四日夜夢淵聖令盡解所服袍帶而以自所服者賜之望日上語延禧世則群臣不敢對先是太上皇帝將禪位解所服緋衣玉帶賜淵聖既上出使河北淵聖。又解以颺行上在河北懷衛諸州申狀皆為靖王或為康王，或以紀年之號兩當之至是始悟靖之為文立十二月也。蓋淵聖立十二月而上建大元帥府遂即帝位也。。

黃潛善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即日押付都堂治事。

黃潛善制曰：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

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炎正中微國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杰之功舍爵策勛進陟五臣之位具官某器識沈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而足以識古今之全蚤服采於禁塗浸宣勞於外屏胡塵（改作邊烽）侵犯都邑震驚纏氛於九重接腥膻（改作干戈）於萬里立轅門而左袒倡義旅以南征間關百難獨見松柏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榆不負之勛是用蔽於金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大政之元爾惟丕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奠民之生益懋遠猷以對

休命。

汪伯彦制曰：朕惟列圣储休千龄累洽军政隳坏将帅惰骄胡寇（改作强敌）长驱京邑震扰博延群臣之议人莫与能檄召天下之兵士无斗志卒罹变故几至陆危肆疇佐命之功共济经邦之业具官某学贯千载知出万夫沈谋有先物之几居简得镇时之望参华延阁出总藩符属时访落之谋实预扶衰之义肇开幕府爰整师干丰邑故人莫重萧曹之冠云：台诸将独高寇邓之勋是用顺考金言蔽自朕志擢司兵柄进贰机庭干兹心膺之忧实赖股肱之旧胜残去杀期臻奠枕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销兵之福往承茂渥永底丕平（旧校云：黄汪二制俱孙覲撰见鸿庆集）。

遗史曰：中兴之初黄潜善汪伯彦首为执政智者必知二人无进攻之志矣。。

二日辛卯上乾进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

御敕内外文武臣寮等朕比以乘輿播越宗庙陆危迫於师言勉绍大业居轸晨昏之恋载深手足之怀恭惟乾龙皇帝聪明宪天节俭由性子育加於庶汇色养逮於两宫金人内侵四郊多垒乃遣单车之使欲邀龙德之临代亲而行即日命驾继以编户困於金繒复再屈於虏（改作虏）营欲为民而请命沈几渊识外晦内明时方艰虞圣以遵养溥率万邦之望瞻瞻八骏之归虽道妙无名岂形容之可及惟德施罔极顾遵奉之敢忘爰举徽称用昭盛烈乾龙皇帝宜上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乃令所司择日奉上册宝应合行典礼礼官即速讨率以闻。

遗史曰：初渊圣即位以四月十三日诞辰为乾龙节盖乾坤之乾也。诏到四方州郡有读为乾湿之乾者虽一字有两音然乾湿之乾贴龙字非美意识者以为不祥（删虽一至此二十三字）。

元皇后为元太后。

御敕内外文武臣寮等朕惟德盛者报必隆属尊者礼宜备古之彝训国有故常元皇后制行徽柔宅心虚静蚤俪极於永泰久慕道於瑶华庚辰并后之文已尝诞告丙午复号之旨未及布宣比者戎（改作敌）骑内侵都城失守方二圣之迁播属百辟之抗言还御宫闈暂临庶务洞达机事之变深惟宗社之安踵遣使轺敦谕至意逮此纘图之日亟颁归政之书功加於时举协於义是用参稽众志奉上尊称冀茂对於休胡以永绥於寿祉元皇后册为元太后仍令所司择日奉上册宝一应合行典礼礼官疾速讨论以闻。

元帅府限十日结局。

大元帅府应一行将佐官吏卒伍自河北京东扈卫有劳较优劣等第来上当与推赏。

诏责李邦彦等。

诏曰：作事贵於谋始自古不能去兵苟乖此道乱所由兴李邦彦等皆靖康主和议之臣或料敌失宜自成懦弱之势或过听误事复忘备御之方用起兵端以误国计孝

慈渊圣皇帝勤政宵旰庶图治安谋臣既未能慎初武服固难於善後兴言及此罚其可逃其李邦彦吴敏蔡懋李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邦已下三省别行窜责播告中外咸使闻知。

诏修国政（案後所载诏文与此不合当有脱误）。

诏曰：朕遭家不竞二圣播迁单孑一身义不得死三事大夫群黎百姓戴宋惟旧用归属於眇躬朕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难咸曰：宗庙之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将摄德国政时复辟则。又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无君逊避无从百辟复至盖祖宗德泽在人固。若胶漆天其或者崇降咎灾以警惧我宋是用思宪祖宗之旧仰承天意庶或悔过以辑甯我邦家賚及赤子呜呼惟孝弟可以动天惟忧勤可以成务惟恭俭可以富民惟兢慎可以保国惟大公可以悦人惟至仁可以安众惟来说论屏侧言可以达聪惟近正人远宠幸可以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规远图惟有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扰始终如一夙夜惕励式禳不祥，庶几降鉴俾复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将规复旧章不以手笔废朝典不以内侍典兵权容受直言虽有失当不加以罪谨听断除苟挠抑末作去浮靡斥声乐之奉绝游猎之荒非奉典礼尚方无饰绣绘非急缮治大匠无营土木非军功无异赏非戎备无仁孱工弗。

利於众虽衣服饮食皆可废有宜於国虽赴汤蹈火皆可为断之必行无或有二尚虑群臣狃於故习有以祥瑞奏闻褒颂功德浸於道谏讳恶隐过务在蒙蔽大臣蔽贤有举非实台谏司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属必杀毋赦朕临御之始德意未孕於上下用伸播告以敷朕心兹言不食咸听毋忽。

诸路勤王之兵皆至行在。

诸路勤王兵至行在，於是王德初拔隶刘光世为右军将官。

郭京走至襄阳统制官张思政会兵擒而杀之。

初郭京自京城奔走沿海称撒豆为兵撒草为马假幻惑众取兵二月至襄阳有三千馀下寨於海子头京居於洞山寺欲册立宗室为帝制置使钱盖西京总管王襄及统制张思政等止之不从会有自京城逃遁来者具说京以妖术误国京城不守思政乘间会诸项兵袭京囚之至是欲以京赴行在半途为李孝忠所袭思政就轿以枪刺杀之。

三日壬辰以张邦昌为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议事。

汪伯彦建炎时政记曰：是日早朝上谓黄潜善汪伯彦曰：何以处邦昌潜善曰：邦昌僭称名号罪在不贷为金人所逼胁念其不得已而从权金人既退专遣潘谨焘奏书继遣谢克家归宝玺。又迎请隆太后归於宫闈退居东府骏奔来朝惟陛下睿断处分如何上曰：朕尝与邦昌同奉使军前小心畏慎不幸逢此祸变虽不能死以尽节然遭变行权缘此宗庙不隳社稷不坏一城生灵获全肝脑金人才退赍书赴归宝来朝朕既贷其初欲馭以王爵异时金人有词使邦昌以实具书报之曰：举国之人不忘赵氏退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兵皆左袒归宋故邦昌恐惧不待问罪幸保首领而反籍於

朕使金人知天人之归出於自然卿等以谓如何潜善伯彦同对臣等谨奉以施行故有是命。

命黄潜善等募忠信能专对之士奉使金国。

除作国书外命张邦昌更作金人书早遣使人以行。

宗泽徽猷阁待制知襄阳府耿延禧董耘高世则宫观兼侍读黄潜厚户部侍郎梁阳祖长一智猷阁待制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兼提领措置茶盐杨渊王起之秦百祥并除郎官赵子崧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

五日甲午耿南仲请老除观文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

宫。

遗史曰：先是上在注州群臣劝进议已定耿南仲奏臣老拙幸得遭遇竭尽愚直唯靖康行遣蔡京廷臣多翼蔽之终虽贬出然蔡氏所引实繁有徒必不利臣父子乞赐保全上曰：国家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门下侍郎父子耳使天下无事吾得居蕃衍宅事父兄门下侍郎安享爵禄，岂不为美今日不得已吾即继大位，岂不能保全一旧师傅乎！师傅吾师傅也。。且老矣。月以数百千养一前朝老师傅直易耳人言毁誉何足信至是南仲告老乃除观文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奉圣旨耿南仲为孝慈渊圣皇帝劝讲官十有五年同朕在外历艰难险阻。又逾半载今以年老乞罢机政已从所请见今恩数人从可特令依旧余人不得援例。

分刘浩丁顺孔彦威王善等军。

上命刘浩丁顺孔彦威王善各以所部人分为三等军人为一等百姓强壮无业可归愿充刺军者为一等老小怯弱不堪出战人为一等仰各具见在人数将上二等拨入五军收管三等给公据放令逐人归业除刘浩遥郡防御使大名府钤辖丁顺遥郡防御使沧州钤辖孔彦威遥郡防御使东平府钤辖王善人数少与转秉义郎差濮州雷泽县尉所有逐项下使臣人兵功赏仰各具保明状申奏等第速与推恩傅亮勤王人兵依刘浩等例分为三等亮除直秘阁通判滑州赵子崧荐对改通判济南府。

上韦贤妃尊号为宣和皇后。

御敕内外文武臣寮等报德莫尚乎！隆名谨化必先乎！广孝兹古今之通谊乃邦国之彝章韦贤妃聪明惠和淑柔渊懿育於庆闈嫔我亲闈象服是宜淑则备於四教彤管有炜徽音冠於六宫诞毓眇身嗣绍大统念慈颜之在远尚阻奉於晨昏顾令典之有稽宜亟崇於位号是用参稽众志爰举丕称肆张母道之尊归安天下之养宜上尊号曰：宣和皇后所司择日奉上册宝。

立嘉国夫人邢氏为皇后。

制曰：乾坤定位而万物育日月递照而四时行序人伦之大端必庆於妇顺得天下之内治莫尚乎！家齐朕嗣守庆基肇临寰宇茂建长秋之号爰稽前代之文诞告外朝式孚群听嘉国夫人邢氏洵美。且异淑慎无违系出华宗夙启曾沙之庆质全硕媛

载著仁见。

天之歌居自敕以箴图动常质於保姆来嫔朱邸增辉皇家属兰馭之在行顾椒涂之虚次载念纘图之始有怀内助之贤翟以朝伫来归於京邑佩玉之雉将表正於宫庭登进名位之崇昭示风化之首於戏涂山翊夏克相神禹之功莘国兴周允资太姒之德庶并受於福祿以永格於和平尚慎乃躬期协朕志可立为皇后。

宣和皇后邢皇后在围城中皆遭金人遣诣随二帝北狩遥册立也。。

诏李纲赴行在。

敕李纲卿被遇两朝廷登四辅出专将钺宣威久去於周行总治王畿申命已颁於召节属朕纘承之始遭时变故之馀经体赞元必赖股肱之良弼折冲排难兼资廊庙之谟蔽自予衷诞敷廷号俾发扬於贤业以寅亮於天功式遄其归虚心以待已除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诏书到日卿可疾速发来赴阙。

先是靖康围城中以资政殿大学士大中大夫领开封府事召李纲率湖南义兵倍道前进至江甯府遇周德作乱使人招安抚定以周德赴勤王为名支散犒设悉会群贼於转运司既而次第执去斩之周德聂旺皆凌迟处斩江甯府乃定时已闻京师失守欲赴大元帅府行次淮甸闻二帝北狩知上即位於南京先遣人驰行在上疏论议和之非

。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校勘记。

惟求谗论屏侧言（求误作来） 有益於国（益误作宜） 假幻惑众聚兵（聚误作取） 念其为金人所逼胁不得已而从权（念其二字应在上句误连下句读）退师不旋踵（一作金师旋踵） 梁扬祖（扬误作阳） 曾启夙沙之庆（误作夙启曾沙之庆）。

●卷一百三

炎兴下帙三。

起建炎元年五月五日甲午，尽十四日癸卯。

五日甲午内除麻制资政殿大学士大中大夫领开封府李纲除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

制曰：门下稽古建官莫先於论相用人惟已尤慎於得贤将宏济於多艰盖眷图於旧德巨川之待舟楫兹惟暨於同心元首之赖股肱盖相须而成体帝赉良弼国有宝臣肆延登於宰司用敷告於列位资政殿大学士大中大夫领开封府职事陇西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实封一百户李纲器宏而道远学高而德方才兼文武之全识洞圣贤之蕴蚤紆宸寢浸践华涂历事上皇献言有同於药石被遇渊圣告猷丕式於几衡神明扶其精神天下想其风采顷暂释於枢管旋总尹於上京久留遐方殊拂輿望顾予眇质获

纂丕图整王纲於既坏之馀张国势於中微之际宜得硕辅共济远猷是用擢居右揆之崇兼侍西台之峻乃锡侯爵进陟文阶御以爰田陪之圭赋并昭异数式劝具僚於乎！周室中兴山甫明庶邦之。若否唐朝再造子仪任一代之安危朕欲经营四方汝。

为朕欲训饬百工汝率惟长策远算可以弭难惟竭诚爱日可以图功其尚弼予一人亦有辞於永世可特授正义大夫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进封陇西郡开国侯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主者施行。

朱胜非除中书舍人。

翊戴记曰：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师胜非为右司员外郎数被命使军前来往计事及张邦昌以和议质虏（改作金）营乃请胜非行胜非中道上疏论邦昌怀奸不忠必致误国和议不可恃劫质不可信请大为将来战守之防。又沿路得邦昌榜檄语涉怨望。且挟虏（改作敌）势逼胁郡县须索无厌悉以上闻临出疆得旨召还时朝廷议建四道副都总管为八帅分制诸路以卫王室除东道副都总管倍道之南都才到三日都总管胡直孺提兵勤王竭本道钱谷甲兵以自随所馀羸卒仅三百人而食才支旬日强豪富室先已逃避既而虏（改作敌）破直孺之师於襄邑执直孺以寇应天虏（改作敌）攻南门矢石如雨以大车载刍藁纵火逼城酋长（改作敌将）跃马来往指呼其间公命伏弩於要地伺之遂为效用邵县者射中酋（改作其）目酋（删此字）坠马而死虏（改作敌）势遂却经月不近南门乃增陴浚湟益修守备躬擐甲胄与士卒同饮食夜宿城楼者凡数月徒步巡督率一周蒞虽雨雪泥淖未尝肩輿虏（改作敌）栅城西北隅攻围计百出度宜应之虏（改作敌）不降攻邦昌既僭窃遍为书抵诸路帅守一日虏（改作敌）骑送其使至城下集官吏发緘讫械其使乃缴书元帅府虏（改作敌）既不能犯南京遂安大元帅进兵济州即日趋谒诸臣僚未有至者乃首建大议曰：今二圣北狩天人之心属在殿下宜以时正位号系天下望。且曰：南都艺祖皇帝兴王之地宗社神灵使虏（改作敌）不能陷以为大王受命之基请亟幸之以图大计遂幸南京登极上即位之五日故有是命。

杨惟忠加殿前都指挥使建武军节度使。

杨惟忠西番部落也。从童贯有功靖康中为高阳关路兵马副都总管元帅府在东平也。惟忠来以为都统制及黄潜善张换高公翰辛彦宗王澈皆领兵令惟忠总之上即位加殿前都指挥使建武军节度使。

六日乙未诣鸿庆宫恭谢。

马忠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河北统制张换加通侍大夫忻州观察使河北制置使皆以兵出河北。

制曰：朕惟两河之民更百战之役田野三时之务所。

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肆夙宵之軫念如冰渊之交怀孰知拊循经远之谋我有梟（改作骠）俊折冲之士具官马忠几能先物勇不顾身胄出名家得山西气

俗之厚任便边塞知漠北封圻之详昨逢多垒之艰屡立城之绩虽进厥秩未殫所长爰升统制之崇俾加使权之重料百城之丁壮总以五符提两路之精强其军实兼收群力克展壮猷上以迎二圣之还下以正四夷（改作封）之守任吾之责时乃之休命马忠将所部人兵五千人号一万人前去河北自恩冀州以北取路过河趋河间府雄州以来追袭金人。又命张换将所部人兵五千人号一万人前去与马忠接济相为声援。

七日丙申薛广张琼以兵出河北。

命薛广将所部人兵三千人号六千人前去自内黄县过河会合河北山寨义兵一万人收复磁相等州。又命张琼将所部人兵三千人号六千人前去自开德府西渡会合水寨义兵一万人与广接济相为声援。

卜下陕西诸路帅臣各招集人马聚积粮斛以待朝廷遣使前去措置恢复。又西京翟兴团结本处义兵保护陵寝。

八日丁酉吕好问除尚书右丞。

制曰：（旧校云：是制孙覿撰）富贵不足解忧方极慕亲之念孝悌施於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统遭家不造凜。若渊冰虽三军举同左袒之心而二圣未返北辕之役棠棣之华_{κ κ}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乐融融有待封人之荐具官某儒术之茂暗然日章信厚之资老而弥笃遍陪甘泉法从之列实自靖康总揽之初从容片言绰有回天之力险夷一致益坚卫上之忠肆图邦命之新进总文昌之辖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於故国之遗朕之股肱谅同休戚其念两宫戴天之义体予一人侧席之思倘能遣侯公而说之必有御赵王而归者惟乃辟是佑则於永世有辞。

秦湛回天录曰：宣和七年女真违盟约结连契丹燕人犯（改作入）塞朝廷方讲和好不以为虞事至（改作出）非意故南至京师种师道宿将谙练兵事面在畏惧不能听从既而用兵失策遂失太原时兵部尚书吕好问以谏官趋召吕公上言三十年造作此祸今患难已至此全在诸路帅臣协力共济，岂可犹用前日恩。

幸及贵近亲旧尚因货赂任使之人欲乞选择改易。又诸路诸州须令各为之所使兵食可以自立万一秋冬之间虏（改作敌）人再动不致误事及召回刘等并河北民兵自真定至邢相傍太行山置大寨以备冲突及应援沿边诸州今冬女真（下添兵字）再寇（改作至）指挥尽放回诸路所起勤王兵。又乞於诸路已起人内选择堪用之人就粮於尉氏咸平陈留东明四处。若虏（改作敌）骑越河则以四邑之兵列寨如连珠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则置一寨以护都城使虏（改作敌）众不能遽犯亦通四方音信。又言防河须用宿将。若外戚宰相亲旧及省院使人之属皆不可用。又言防河之兵暴露日久虑其困乏不能对敌今沿河皆设堡障。又言太行山在怀泽之间最为要害乞别委宿将专守险隘虽大军进退自不相干宰执坚不从至于。又言今召诸处兵已不及在京见有二十馀万乞以六万人於城外立寨以护城壁宰相亦不从女真兵至都城之外蜡诏康王为兵马大元帅金人攻城甚急鼓噪之声震动端门之前

都城失守御笔夜召公计戎服冒雪而骑两快行亲从介而持乃以先迈上欲幸襄邓群臣多藏匿独吕公与宰相何及同知枢密院孙公傅入侍既而不果行上幸虜（改作敌）营晚命吕公入城抚慰军民上既至虜（改作敌）营女真请遣使止诸路勤王兵吕公见宰执曰：京城围闭之久诸处都无入援之人。若更遣使降诏止绝则自取困空也。宰执曰：二帅坚要如此吕公曰：可缓其辞则忠义之人自晓矣。所遣使人须当慎择庶不败国家大事宰执曰：公何等语耶吕公曰：某所见如此不敢不尽深恐後悔耳宰执曰：自家在他重围中如何却得斗气吕公曰：四方。若有忠义之人统兵云：集窃恐女真不敢猖獗（改作亦有顾忌）上再幸虜营（改作青城）命吕公等入城抚谕翰林承旨吴开入内都知李石赍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废赵氏立异姓文字来及请太上皇帝亲王等，於是执政官及内侍从官集内东门皆号哭吕公曰：自虜（改作敌）围京城张叔夜来援其後数日天下帅守无一人至我孤么强致有此祸计无所出但当率众恳告耳。。若其不从上皇出城亦未迟也。李石出上手札吕公曰：此乃不得已而书也。夜半不能决吕公曰：诸公不取某言何也。遂拂袖出女真令吴开莫俦促立异姓继闻皇城司集议立张邦昌公，於是密使迪功郎蔡安中门下省录事张师聪访康王大元。

帅府亲戚得韦渊蒋师愈魏养娘并潘夫人给使孙卞郭贵等求大元帅所在及作蜡书备陈内外之事吕公凡谋事并夜间中庭不闻人声处方敢说话及写文书等与人谋议并使其了夜间雪中布衣芒履传达意旨及定义吕公亦伺雪夜间自往及见外戚妇女等要约其实止一亲吏随行虽门前使令皆不知也。吕公与监察御史吴纶马伸张所文林郎吴结卜门宣赞舍人吴革曰：夜密谋迎立兴复。又劝吕公托疾吕公云：今日实是某尽节之时将来事了力求间退譬如人家遗火须犯烟尘去救。若远坐看著焚烧都不管或有人救灭便来争功。若烧尽时一齐散去则何用世臣也。上请者或於尚书省中谓上为废帝公怒形於色曰：圣人全德天下归往何尝废乎！其人曰：盍称乾龙皇帝乎！公曰：亦非也。君父位号，岂可擅改一坐箠服公密令做造祖宗神主易庙中所列而藏之以虞虜（改作敌）取公以已俸钱一月开启乾龙节道场於景德寺宝胜永庆院时公权领门下省但书尚书衔仍旧诸公谓之公曰：受命於上不可易也。有请改年号者公力争之有移文必去年号公不能止但自行文字必称靖康二年邦昌欲出别二帅公曰：万一二帅要留人防卫相公何以处之邦昌答云：无此公曰：不可不预为之备今。若留人在城里令居民不聊生。若在城外四方道路断绝设。若使他恣纵相公敢治他否邦昌曰：此说是也。粘罕（改作尼堪）果存留铁骑五千邦昌力辞次日。又使高庆裔王来说留人防卫等事公曰：南北异道恐北人不谙水土，或不能依南朝法则却致惊扰庆裔曰：留一孛堇（改作贝勒）在此处置可也。公曰：孛堇（改作贝勒）责人岂敢烦他况南地夏热或有疾病则南朝负罪深也。庆裔曰：甚好况只在河北急要南人飞一骑来说即时遣去应

副是日女真军行公曰：过一日已晚脱城外推尊策立则柰何邦昌昌彭宠之事安保其无苟或所谓爱人以德也。或谓公曰：若金人回戈公，岂能遏他不。若。且更待一年半岁则上下稳便公曰：女真纠合诸番皆厚获金玉子女而去必无回戈之理。若有回戈之事某固不可遏但道理如此傥罹於祸则是死宗庙社稷也。处死有名万一京城军有变吾辈为他残杀则死得不好虽怀忠义之心何处告四月八日公之子自陈州至济州行在大元帅府大元帅曰：尊公先有帛书来令左右子中书袋内取出以示公之子故其。

後特降亲礼称吕某昨邦昌僭号之初即募人赍帛书具道京城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劝进臣僚所不知付尚书省行下照会公至南京故有是命。

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御营副使范讷京城留守邵溥京城副留守。

放散诸路兵多有散而为盗贼者。

十日巳亥路允迪为京城抚谕使耿延禧为京城抚谕副使。

上曰：京城士庶自金人退师人情未安差官抚谕黄潜善对欲差路允迪耿延禧上之信臣可遣至京师故有是命。

大元帅府结局。

幕府官僚五军将佐应扈卫过河至应天府军兵并与等第推恩。

批答许份乞幸扬州状。

奉敕许份申份与众熟议皆以为扬州之地控带江淮城壁新修乞决定至计即日御众治兵广陵事具悉淮海故区下控南服统临一道实自本朝卿以侍从之近臣膺藩宣之重寄志存王室深惟国步之难利究公家继上时巡之请属方勤於北顾难遽议於东迁言念忠诚不忘嘉叹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宣知悉先是知扬州许份於四月末间有状申大元帅府乞驻帅扬州状曰：恭惟国家祖宗功德泽被天下上皇临御二十六年逊位嗣主继膺丕业克勤克俭至德罔愆伏自即位以来未尝暇逸再岁金贼犯顺（改作人深入）一旦事出非常二圣播迁万方愤懑凡在臣子如失父母痛心疾首无地措身重托大王独留於外天意人事理实有归份等谓神器难以久旷舆论岂宜屡抑伏望大王决定至计早登天位以副二圣顾托之意安亿兆愿戴之心。且以京师新破北顾可虑常郢二郡与寇为邻南京虽号兴王之邦而胡（改作敌）骑屡至亦非息师之所唯扬州号古都会前江後淮险固可恃四方水陆此得其中加之合郡僚吏下至闾里细民延望计日为岁份等城愿大王俯就人欲驻於兹诞颁诏条绥靖寰宇。又况地距河朔不甚为远可以时遣使问二圣兴居治兵养士图迎銮驾。若乃缮治宫室百司与夫储蓄军民粮饷之事份等悉力可以毕集份等恨以职守不获躬诣王庭但仰瞻望激切拳拳之至。

金人寇（改作攻）瀛州。

十四日癸卯诏罢天申节上寿。

朕承祖宗遗泽获（改作托）於士民之上求所以扶持危颠未知攸济念二圣之銮輿在远方万民失业将士暴露百官有司靡所底甯夙夜痛悼几废寝食倘可以复二圣而保生灵朕不爱身敢自丰殖以重国祸况以眇躬之故闻乐饮酒以自为乐乎！非惟深拂朕志实增感於朕心所有将来天申节百官上寿常礼可罢当体朕意毋复有请。

姚平仲召赴行在。

制曰：（旧校云：此制汪藻撰）汉室备胡（改作边）复魏尚云：中之守秦人御晋（改作称霸）赦孟明之奔与其选众而收新进之材孰。若弃瑕而责老成之效具官某稟资沈鷁事上朴忠昨缘外侮之侵尝畀中权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庙胜之误坐此逾年隐於亡命肆朕纂图之始时求敌忾之良议者皆言汝为可用执干戈以卫社稷方急壮猷听鼓鼙而思将臣宜颁异数爰复州团之秩俾趋岳狩之朝庶分北顾之居尚救东隅之失勉图尔绩以副朕怀可复吉州团练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三校勘记。

盍眷图於旧德（盍应作益） 蚤紆宸眷（眷误作卷） 神明扶其精忠（忠误作神） 特授正议大夫（议误作义） 徒巡督率夜一周匝（误作徒步巡督率一周匝）任更边徼（误作任便边塞）聚积粮料（料误作斛） 及省院使人之属（使一作吏） 乞十六万人於城外立寨（十误作以）而持刀以先趋（刀误作乃趋误作迈）公趣遣使诣大元帅府劝进曰：过一日已晚（脱公下十字） 故其後來京特隆亲礼（脱来京二字隆误作降） 曰：上之信臣（脱曰：字） 但切瞻望激切拳拳之至（切误作仰） 曰：之上信臣（脱曰：字） 但切瞻望激切之銮輿在远方（方字衍）乃恃戎昭之果（昭误作昭）。

●卷一百四

建兴下帙四。

起建炎元年五月十六日乙巳，尽六月二日庚申。

十六日乙巳京东转运判官闾邱升责授濮州团练副使封州安置。

制曰：士大夫所严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纪纲倘於扰攘未定之间即为专辄自便之计国於何有意则可知尔初无他长专喜自用比以人材之乏畀之一路之权所冀兴师以时赴援而踌躇四顾偃蹇不前逮吾幕府之开首戾辕门之令福威在已行止肆情凡今台劾之所陈皆昔道涂之亲见其镌爵秩投畀要荒尚坚循省之心无负生全之赐。

显谟阁直学士知东平府卢益落职宫观。

制曰：朕惟国家有天下几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系中外士大夫相与维持之力

一旦事出仓卒社稷阽危而四方藩臣赴援者无几朕甚伤之具官某初无他长早服显仕光被累朝之眷进登常伯之知在人臣有见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义而丁甯靡顾酣饮自如逮予践阼之初巧作谋身之计近臣如此谓疏远何其镌延卜之资往食真祠之禄兹。

为宽典无重後愆。

金人陷河中府知军府事郝仲连被杀。

十七日丙午天章阁待制知同州唐重上书。

臣於今月十七日恭捧初一日皇帝登宝位赦书望阙宣读人人感慨流涕当国步多艰之际忽闻诏音以定神器宗庙社稷不缺祭祀四海生灵不忘旧戴诚千万世之幸累日祇诵乡由绎词旨其中有云：绍祖宗垂创之基怀父兄播迁之难卒章云：伺候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泣血铭心推原德意而施之惟恐奉诏不勤不敏以辜新政废神霄朝拜罢常平给散限外印契额外拨放道僧还俗者给据商贾负贩者免税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国体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戚也。陛下制诏之意欲绍祖宗垂创之基必思所以兴复之策既怀父兄播迁之难必思所以救难之方此乃大安危也。大利害也。大休戚也。诚天下大计也。然祖宗垂裕之基以京师为根本以两河为股肱金人再犯（改作至）京阙则根本摇长驱两河则股肱病矣。所以为兴复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为父以嗣君皇帝为兄金人一举而邀两宫当被发纓冠而往救之矣。为救难之方者何如也。自古夷狄之侵（删此四字）中国（下添之祸）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吞噬之欲尚未厌也。其凭陵之势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尝通知之乎！今日御寇之术陛下亦熟计之乎！既不知已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强而。又不能弱者必危陛下度彼已之实则知所以自治矣。蔡强弱之理则得所以常胜矣。此天下之大计也。陛下所以与（删此字）大计天下者固以素定非臣所得而拟议也。然以今日之务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祸不可胜言臣为陛下举其略而试陈之定都关中据山河百二之势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渐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维城之计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国之好而守抚旧疆所以讲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兴灭继绝也。此四者千万世之大利也。虽千万言而莫究，岂非今日之急务乎！。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亦不可缓法令滋彰而吏缘为奸欲救此者莫先於守祖宗成宪时朝纲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习而诞漫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直军敢败坏而不举故兵将相煽而奔溃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刑赏国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欲救此者莫先於选将。

漕之臣民心离矣。而调发方兴欲救此者莫先於择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之务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祸不可胜言皆诏旨之所及臣愚不忍緘默以苟容敢竭愚而妄有陈焉天下之大计议不旋踵而投机之会间不容发陛

下独断而早图之以起中兴之运而成再造之功则祖宗垂创之基於此可绍而两宫播迁之难於此可复矣。此诚天下之大计也。臣曩叨谏省屡陈致寇之因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御戎之略言皆有证顷者闻陛下以大元帅之节戡定国难臣尝具子陈述三策乞移关中以符众望臣区区之愚已陈其梗概矣。兹者恭承诏旨许臣庶详具利害陈述语言诋讦亦不加罪以此见陛下诚有听言之意首开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负之臣蠢愚徇国不识忌讳敢肆危言以塞明诏进退存亡之几臣於此卜焉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许赴行在得主寸地以披露肝胆，庶几或补於经纶之万一臣之愿也。臣非自为谋也。实为天下国家计也。惟陛下裁之。

二十一日庚戌资政殿学士王襄赵野并落职责授大中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居住。

臣寮上言一旦虏（改作金）人再寇（改作至）唯叔夜自南阳引兵直趋京城精忠挺然胡直孺身冒矢石竭力前进虽败被执其志可悯惟王襄赵野顾望徘徊道路顿兵旷日持久无赴难之意襄总西道反自洛阳引兵趋邓州却行南道野总北道反自大名引兵趋广济单州南京却行东道。又襄起兵之日金人已逼洛阳既不能直趋京城以救君父之急。又不肯驻军洛阳以庇一方之民其领兵而南也。洛阳已陷。又邓州逡巡遇败复回其溃散被害甚广及闻陛下嗣有神器即收拾疲羸旋为迎銮之计至於赵野其罪尤著所至纵兵大略至广济军悉为兵拥进及单州皆被残破。又至南京每日遣兵卒计劫民财风声四出沧济州野皆所未到百姓夙夜惴栗惟恐野军之来凡野所过民居唯存墙壁而已百姓怨恨皆於壁上题云：赵相公残破去处在在遍满夫设总管本以御盗而野居其位反以为盗此不可赦以惩戒来者奉圣旨王襄赵野并责授大中大夫秘书少监襄分司北京襄阳府居住野分司西京清州居住。

制曰：忘身徇国者臣子之忠赏勉罚偷者朝廷之柄矧在艰危之际尤先综核之公具官某早被眷知与。

闻机政昨属裔夷（改作都畿）之扰大分方面之权俾各专征靡从中覆列诸屯之卒乘将内屏於京师庶值风尘即趋郊甸，岂有两君之在野曾无一骑之入关故取迂途以为遁计既无以上纾国难复不能留庇居民公纵偏裨肆为贼害逮朕纂承之始务昭含贷之仁如汝等伦置而不问然人言荐至公论靡容其分务於别都用少伸於邦宪以惩不恪以警无良尚深循省之思无重悔尤之积。

李孝忠陷襄阳府安抚使黄叔敖弃城走落职降两官与监当差遣。

李孝忠者京师百司健儿也。都城陷李孝忠随众奔窜出万胜门得脱走京西沿路聚众有义兄弟十人而姓李者皆立名连孝字孝忠为首。又有孝义孝成孝信凡人第九人乃张世也。以众寇襄阳府京西安抚使黄叔敖弃城走孝忠自南门入城肆焚劫虏子女驱拥经壮为军遂据其城而不去议者请罪叔敖弃城之罪故有是命制曰：朕惟国家分方面之权於平日遴帅臣之选付千里兵民之寄严列城节制之威亦惟

事出於非常则当效死而不去矧襄阳都会之域实汉晋用兵之郊方虜（改作敌方）凭陵恃为屏蔽，岂有潢池之内侮遽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旄倪皆为鱼肉迹其致祸安所逃诛念更肇造之恩姑置惟轻之典削夺名宠斥之冗官往思民冤痛自惩艾。

翁彦国以赋敛被罪。

翁彦国暴赋横敛致乱东南其党吴为其腹心助虐得转运判官物论沸腾而莫敢言其人无聊生至有击登闻鼓以诉者上始知而亟罢二人。且降诏引咎以慰其民宰相李纲以姻党昵彦国庇之至至贴改诏书独罪而不及彦国中书舍人朱胜非言舍渠魁而责支党臣愚所未谕也。，於是卒正彦国罪。

孙傅张叔夜遥授观文殿大学士。

李。若水赐赠观文殿学士。

敕故吏部侍郎李。若水立身徇国之死不惧忠义之节无与比伦达乎！朕闻为之流涕可特赠观文殿学士与子孙恩泽五人赐银绢五百匹两。

耿南仲落观文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制曰：兵家之算所贵伐谋廊庙之臣岂容误国倘或信常谈於纸上不知墮黠虜（改作狡黠）之计中苟偷岁月之安驯致国家之祸人言荐至邦法何逃具官耿南仲顷委政机适当边警朝廷可否唯予旧学之评天。

下安危恃尔老成之重谓当决淝水之战乃专主平凉之盟坐使中原几为左衽（改作成兹大变）朕痛夫二圣之狩考昔者群臣之言谁致乱阶汝为戎首姑飧秘殿之秩以正具臣之诛尚省厥躬毋忘予戒臣寮言南仲专讲和之罪故有是命。

二十五日甲寅邵溥落职京都小郡。

制曰：臣子事君当守险夷之一节国家多难岂容顾避之两端具官某服在近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请覲既优诏以俯从闻有出疆之行乃为择地之计怀谖如此为尔怅然其亟解於近班用黜临於小郡兹为宽宥母废省循。

二十八日丁巳遣使抚谕诸路。

上谓黄潜善汪伯彦曰：金人肆毒中国生灵涂炭朕不得已而徇天下之情二圣北去继序雪耻思所以追奉銮輿者必思所以安人心求所以安人心者必求（改作思）所以去（改作求）民瘼比虽下诏多方凡经残破州县优加循恤。若未尽也。可遣使诸路抚谕及诏川陕成都京兆府京西襄邓州荆湖潭州荆南府江（甯府）扬州仰逐漕臣积聚钱粮帅守修治城垒宫室官舍以备时巡省观风俗仍令务从俭约勿政协委员骚扰三省枢密院奉以施行。

解州民邵兴据神稷山屡与金人大战破其军。

邵兴字晋卿解州安邑人也。靖康初金人犯（改作至）晋绛兴因起兵为盗人呼为邵大伯据解州神稷山屡与金人战金人执其弟翼以招之兴不顾其弟饮泣死战大破金人之军。

六月初一日巳未朔诏张邦昌一月两赴都堂。

诏曰：张邦昌知几达变勋在社稷朕尊诸论道之地宠以王爵欲与日引同朝共理万物而沥恳牢避雅志莫夺朕以崇德报功悯劳以事而养民保国实赖图维虽已断来章宣赴都堂治事未极褒崇之典考祖宗故实惟元间文彦博以累朝勋德礼绝群臣一月两赴都堂平章重事最为异数今邦昌已降指挥参决大政属望尤重可依文彦博一月两赴都堂仍不限时刻出省急速大政许宰执同就第商议以称朕优假荷赖之意初邦昌累请退不许乃降是诏。

新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至南京行在。

是日李纲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纲当赴内殿起居因奏曰：臣未到行在十里间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大意谓张邦昌为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礼。

臣为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间地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固宜为所论然岐之论臣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臣愚不知金人与赵为仇敌其所喜者为赵氏耶其所恶者为赵氏耶。且为赵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为相则自古卖国以与人者皆为忠臣矣。今陛下断自渊衷特达用臣而外廷之论如此臣岂敢当此任愿乞身以归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上宣谕曰：岐尝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无辞而退此不足恤遣御药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旧校云：自是日至此即本公所撰建炎时政志而节取者）。

二日庚申李纲进子论十事。

其一议国是其二议巡幸大略谓车驾当一到京师见宗庙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观之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诏有司预为之备其三议赦令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书为法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其四议僭逆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身处宫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师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崇之为三公真王参与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万世其五议伪命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鲜仗节死义之士而奉贼（改作敌）旨受伪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胜数昔唐肃宗平贼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仿之以励士风其六议战大略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其七议守大略谓贼（改作敌）情狡狴势须复来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才其冲其八议本政大略谓崇观以来政出私门纲纪紊乱宜一归之於中书则朝廷尊其九议久任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众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审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其十议修德大略谓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感天人心致中兴之业得旨皆留榻上候详观有当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议国是巡幸赦令战守五子馀皆留中（旧校云：此亦本时政志）。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校勘记。

威福在已（威福误作福威） 进登常伯之尊（尊误作知） 不忘戴旧（戴旧误作旧戴） 推原德意而施行之（脱行字） 僧道还俗者（僧道误作道僧） 所以为救难之方者何如也。（脱所以二字） 而其利甚溥（溥误作博下同） 法公滋张（张误作彰） 皆诏旨之所未及（脱未字） 而机会之投（误作投机之会） 皆野所未到（皆野误作野皆） 所在遍满（所在误作在在） 而莫敢言其罪（脱罪字） 其一议国是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战能战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後可以议大举（脱大略至此六十四字） 度未可居宜作巡幸之计（一作权时之宜作巡幸之计） 政出多门（多误作私）。

●卷一百五

炎兴下帙五。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日庚申，尽四日壬戌。

纲议国是奏曰：臣窃以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後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於敌无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罢远幸之谋决亲征之策捐金币三十万而和约成百有馀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是和战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镇之地许不可胜计之金币以议和惩劫寨小衄而不战於和与战两失之其冬金人再寇（改作入）畿甸朝廷以春初固守为然而不知时事之异胶柱鼓瑟初无变通之谋内之不能抚循士卒以死捍贼（改作敌）外之不能通达号令以督援兵金人既登城矣。犹降和议已定之诏以阻四方勤王之师使虏（改作敌）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宝图籍仪卫辇辂百工伎艺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终也。劫质二圣巡幸沙漠东宫亲王六宫戚属宗室之家尽驱以行因逼臣僚铁姓建号自古夷狄（删此二字）之祸中国（改作中国之祸）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为和议之所误也。天祚有宋必将有主故使陛下脱身危城之中总师大河之外入继大统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国势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远甚则朝廷所以捍患御侮救甯万邦者於和战守当何所从而可也。臣愚虽不足以知圾廷国论大体然窃恐犹以和议为然也。何哉！二圣播迁陛下父兄没於虏（改作北）庭议者必以谓非和则将速二圣之患而亏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窃以谓不然夫为天下者不顾其亲顾其亲而忘天下之大计者。此匹夫之孝也。昔汉高祖与项羽战於荥阳成皋间太公为羽军所得其危屡矣。高祖不顾其战弥励羽不敢害而卒归太公然则不顾而战者乃所以归太公之术也。晋惠公为秦所执

吕却谋立子圉以靖国人其言曰：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归惠公然则不恤敌国而自治者乃所以归惠公之术也。今有盗贼於此劫质主人以兵威临之则必不敢加害以卑辞求之则所索弥多往往有不可测之理何则彼为利谋陵懦畏强而初无恻隐之心故也。今二圣之在虜（改作北）庭莫知。

安否之审固臣子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将堕其计中以和议为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遗我得金帛。若干则可不然二圣之祸。且不测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则所求无厌虽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山河财用有尽而金人之欲无穷少有衅端前所予者其功尽废遂当拱手以听其命而已昔金人与契丹二十馀岁交战战必割地厚赂以讲和既和。又求衅以战卒灭契丹今。又以和议惑中国至於破都城灭宗社易姓建号其不道（此二字改作患）如此而朝廷犹以和议为然是将以天下畀之敌国而後已臣愚窃以为过矣。为今日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姑俟於可为之时何哉！彼既质盟而劫和地不可复予惟以二圣在其国中不可用兵俟其入寇则多方以御之所破城邑徐议收复建藩镇於河北河东之地置元帅府要郡於沿河兴淮之内治城壁修器械教水军习车战凡捍御之术种种具备使进无钞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时有出没必不能深入而凭陵三数年间生养休息军政益修士气渐振将帅得人车甲备具然後可议大举振兵声罪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彼知中国能自强如此岂徒不敢肆凶而二圣保万寿之休亦将悔祸畏威而銜與有可还之理傥舍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帛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借寇兵而资盗粮也。前既信其诈谋以破国矣。今。又欲蹈覆车之辙以破天下，岂不重可痛哉！，或谓强弱有势弱者不可不服於强昔越王勾践卑身重赂以事吴而後卒复其仇今中国事势弱矣。盖以勾践为法卑身重赂以事之，庶几可以免一时之祸而成将来之志臣以为不然夫吴伐越勾践以甲盾三百栖於会稽遣使以行成而吴许之当是时吴无灭越之志故勾践得以卑身厚赂以成其谋枕戈尝胆以励其志而卒报吴今金人之於国家如何哉！上自二圣东宫下逮宗室之系於属籍者悉驱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伪诏以求之如其急也。岂复有恩於赵氏哉！虽卑身至於奉藩称臣厚赂至於竭天下之财以予之彼亦未足为德也。必至於混一区宇而後已然则今日之事法勾践尝胆枕戈之志则可法勾践卑身厚赂之谋则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谓此也。然则今为朝廷计岁时遣使以问二圣之起居极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

国我不加兵而待其来寇则严守御以备之练兵选将一新军律俟吾国势既强然後可以兴师邀请有此武功以俟将来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语有之曰：愿与诸君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後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难举也。靖康之间惟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则今

日之所当监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陈和守战三说以献伏愿陛下断自渊衷以天下为度而定国是则中兴之功可期矣。上大喜付中书省遵守。

粘罕（改作尼堪）由河东归至云：中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由河北归至燕山。

三日辛酉李纲奏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乞早降处分。

李纲时政记曰：是日李纲奏曰：臣愚瞽辄以管见十事仰渎天听已蒙圣慈施行五事如议本政久任修德三事无可施行自应留中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处分上宣谕曰：执政中有与卿议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罪显然明白无可疑者天下皆谓邦昌处虏（改作敌）中岁馀厚结虏酋（改作敌）得其欢心攻破都城迁二圣东宫尽取亲王宗室以行邦昌盖与其谋此固不可知然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几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奉使虏（改作敌）中方国家祸难之时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决以感动其心虏（改作金）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邦昌方。且以为得计偃然当之正位号处宫禁者月有馀日虏（改作敌）骑既退四方勤王之师集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赵野翁彦国等皆赍空名告身数百道以行迨勤王之师日进邦昌知天下之不与也。不得已乃议奉迎邦昌僭窃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况邦昌已僭窃罪宜如何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为三公真王参与国政何以示四方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诏臣得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其敢复言上许之乃令小黄门径就幕次宣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上语之故潜善力主之诘难数四方屈服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臣曰：邦昌当正典刑何远近之有借使在近当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潜善不能对上顾吕好问曰：卿在城中知其详。

谓当如何好问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挟朱彖行後以为悔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臣曰：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且援朱彖以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彖盖未反也。姜公辅以得泾军之心恐资以为变请挟以行德宗不听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上宣谕曰：俟降出卿子来曰：将上取旨。

四日壬戌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

臣僚上言节义者天下之大闲僭逆者臣子之极恶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况已僭位号为天下之所愤怒者哉！谨按张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参机政际会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资其重臣奉使虏（改作敌）帐初无忠义体国之意但知谀佞保身之谋去中国以逾年从胡（改作敌）骑而偕至乃二圣播迁之日无一言营救之忠凭恃金人盗据神器国危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窃有乘輿安处宫禁降旨以行

其僭命南面以朝其伪臣易姓建邦三十馀日迨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书犹援国初之故事指瑶华为宋后，岂有意於赵孤逆计显然文饰诘掩逮知陛下总师於外天人所归乃始退还旧班遣使迎奉今乃冒处王爵平章大政极其褒崇以罪为功臣所未谕今其党与尚布朝列秋高马肥虏（改作敌）骑猖獗（改作出没）邦昌挟借其势陛下不得而制之中夜以思不寒而栗伏望陛下断以英哲察其罪恶早正典刑而肆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义士之心以为万世乱臣贼子之戒六月四日奉圣旨张邦昌僭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胁可特与贷免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仍令监司守臣常加觉察日具存在申尚书省付应天府差官伴送至府界关报前路官司州军巡守尉各令互相关牒施行。

制曰：（旧校云：此制汪藻撰）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义者圣人所嫉儆或志存於躯命则将义薄於君亲具官张邦昌身受国恩位登宰辅宗社有非常之变乃人臣思自尽之时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为雀鼠偷生之计陷於大恶所不忍言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於器代匮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肃清於名分尚念本繇於迫胁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

官甯投荒服其体好生之德毋忘自讼之心。

中兴姓氏录叛逆《传》曰：张邦昌字彦能（旧校云：宋史作字子彦大金黄色志作字时彦）元符三年以甲科累迁工部尚书使於高丽国适高丽国王死国人重中国之使权立邦昌为国王後诏还之宣和初为尚书左丞三年迁中书侍郎尝与童贯议事面折其短士论美之六年贯再领军往谋取燕邦昌建议止其行靖康初除少宰俄除太宰随康王使於金国军前及康王还京继随肃王入金国金人多喜之及金人陷京师欲灭赵氏取邦昌至京城外京城留守王时雍等迎合金人之意请立邦昌为帝金人（删此字）粘罕（改作尼堪）命邦昌入京百官军民迎拜於南薰门内邦昌入居尚书省令厅百官军民会议於尚书省时雍榜曰：大金人（删此字）已定册立张邦昌太宰有异议者夷三族军民唯唯时雍同徐秉哲吕好问入见邦昌曰：金人已灭赵氏欲册太宰为君三日不立将夷宗庙生灵邦昌曰：身为宋臣岂篡逆耶有死而已时雍等强之邦昌引刀自裁众人夺之次日时雍等。又逼张邦昌僭位金人遣萧庆裔来册立之邦昌僭皇帝位於京师诏书称手书圣旨唯称面旨宣旨金人有取赴军前者先奏然後邦昌悬金人取还冯郭仲荀胡直孺等赦天下死罪已下改国号楚以王时雍为太宰徐秉哲为少宰李回路允迪知枢密院吕好问门下侍郎莫俦吴开同知枢密院及金人退师邦昌即册哲宗孟后为大宋皇后俄。又请垂帘听政邦昌复为太宰闻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将至南京邦昌上书以自明。又遣谢克家奉上玉玺。又至应天府来迎康王即位加邦昌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议大事及李纲为相建议宜诛邦昌以戒臣下臣寮亦言其僭乃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赐死时年四十七（旧校云：张邦昌潭州安置既抵贬所寓居於郡中天甯寺寺有平楚楼朝廷遣殿中侍御

史马坤赐死读诏毕张徘徊不忍自尽执事者趣迫登楼张仰首急睹三字长叹就缢见王明清挥尘余话）先是崇甯间望气者云：景州阜城县有天子气甚明命开河於邑断其王气其後邦昌与刘豫僭位皆阜城人也。。

伪楚录曰：张邦昌僭位凡三十有三日是时围城中士大夫或受张邦昌伪命或为邦昌利诱故记事多为邦昌文饰者谓邦昌以金人迫胁姑从权以安宗社每不敢有僭逆意盖邦昌窃位之初未知人心向背故缪为畏避改圣旨为面旨易诏旨为手书姑安众情其後布宽恤事件以收人心慰抚太学独厚以收。

士誉至出辞虜酋（改作金帅）则安然用天子法驾所过设香案百官望尘起居并如故事矣。如金人四月一日退师之後邦昌尚分卫兵闭守都城文移中削去靖康年号置修城司专委侍郎邵溥提领修饬楼櫓方。且肆赦天下止勤王之师与外路帅守书札皆斥其名仍用国宝援艺祖立周太后故事册隆太后为宋太后。又皆金人退师後见诸行事者其僭逆之迹昭然虽邦昌亦不能文过後见诸路勤王之师辐凑台谏交章以陈祸福知中外之情不附。又家属拘縻庐州方议遣使劝进康邸继请隆垂帘听政始就臣位。若谓复辟非邦昌之本心则可矣。。

李纲建炎时政记曰：东京留守司鞠治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既僭窃居福甯殿李氏奉之时以果实为献邦昌亦厚答之遂以养女陈氏窃侍邦昌其後邦昌欲退归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亲随人易陈氏以出邦昌出禁李氏送至内东门有语指斥乘輿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於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用乘輿服御及（添取字）陈氏奉（删此字）上宣谕曰：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有据李氏决脊降配军营务名下为妻。

秀水闲居录曰：张邦昌以中书舍人使高丽至明州谒海神庙夜梦神告曰：他日当为中国侍郎但不可为秉国大夫後十馀年累拜小凤靖康改元金虜犯（改作兵至）阙正月九日拜右相後两日出质於虜（改作敌）营与之俱回燕山次年都城失守虜（改作金）人立之为伪楚。

吴曾漫录曰：张邦昌知汝州一日百姓下状有曰：伏乞上命指挥者邦昌以非人臣所敢当系其人於狱自劾待罪朝廷但以不应为杖其人邦昌无罪逮後僭窃其党有援此以为开国之祥吁可怪哉！。

又论受伪命臣寮。

时政记曰：是日进呈论受伪命臣寮上宣谕曰：国家颠覆士大夫不闻死节往往因以为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詈诸王余大均诱取宫嫔以为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敦尚名节故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节显著馀未有闻愿诏京畿诸路询访优加赠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见付御史台推鞫必得其实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立张邦昌令吴。

开莫俦传道意旨往返数四京师人谓之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结保不得容隐以衣袂联属以往。若囚系然其後迫道君东宫后妃亲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伪命皆为执政此四人者宜为罪首上以询吕好问而好问以为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徐以次谪降曰：内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陈冲等并令御史台疾速取勘候案到日取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校勘记。

是靖康之冬（冬应作中） 吕却谋立子圉（却误作却） 彼既背盟而劫质（背误作质质误作和而字衍）不得已乃请元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脱请元至政而十字） 其敢复言（其应作岂） 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则误作而下同）用乘輿服御及陈氏事（事误作奉）有旨李氏决脊（旨误作据）累拜少宰（少宰误作小凤）。

●卷一百六

炎兴下帙六。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尽其日。

五日癸亥责降王时雍等。

臣僚上言金人之变而近臣百官有为金人股肱者驱逼二圣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属如王时雍徐秉哲余大均者有为虏（改作金）人之喉舌传布命令废本朝而建伪楚如吴开莫俦者有因为奸利污染国戚如王及之者有为伪楚之辅翼总其政事如冯李回者有受伪楚之官爵与商议论如李擢孙觌者有肆为恶言以辱本国以谄邦昌或为定册之仪视之恬然不以为怪如胡思颜博文王绍者除徐秉哲已责授余大均王及之胡思别听指挥外王时雍等并安置王时雍责授昭化军节度使高州安置徐秉哲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梅州安置吴开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莫俦责授甯海军节度副使全州安置王绍除名勒停送容州编管李擢责授陈州团练副使柳州安置颜博文责授果州别驾泮州安置孙觌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归州安置并令所在州军差人管押前去制曰：朕惟国家励名节於百年之馀尊士大夫於众人之上非以周旋於闲暇盖将责望於艰危苟捐躯殉国之无人知排难解纷而奚赖具官某早缘推择进躐近班当君亲蒙犯於氛埃至臣子盗称於神器兹非小变何以生为乃通命令之往来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阔略势不可容宜宠秩之尽镌以一官而置散无忘自省尚服宽恩。

孙觌辨受伪官爵状曰：臣在宿州见朝报有臣僚言章称受伪楚官爵与商议论有如孙觌李擢者奉圣旨散官安置伏念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召还十月蒙恩召试中书舍人兼侍讲资善堂撰文官十二月初三日权直学士院诏具存。又因东壁统制

官不散特支例降三官至今尚未牵复。又因拘执虏（改作敌）营七十馀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放还次日便在假即不曾赴中书後省学士院供职二十七日虏（改作金）人以臣元非放还人数复见追取虽一时窜匿名得免而开封吏俯视围第追捕窘辱百端忧悸成疾一向家居在假不出直至四月二十四日陛下台至南京有旨推发一半官吏以臣充管押圭宝使二十五日参假受敕太后临遣径赴行在所有前後请假关牒见在中书後省学士院阁门御史台可以照验即不。

当受伪官爵及预议论今行遣徙置远方实负天下之至冤只缘围闭以来传闻失实不知仔细一例论列。若不陈诉何以自明伏望圣慈将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後放罪月日体究指实施行。

又辞中书舍人状曰：臣顷遇渊圣皇帝即位之日以国子司业擢为侍御史方中国稔四夷（改作阳九）之祸而庙堂无一定（改作克一）之谋群奸兴讹匹夫横议臣冒居言路固无独见远虑陪辅聪明而一时诛赏不协公议因事论奏仅能塞责言狂意拙轻犯众怒怨之所归遂成谤藪尝论故宰相王黼诛死而蔡京方自拱州请覲大臣游说欲还其赐第以为谋主宣抚使童贯王安中谭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大中大夫提举宫观任便居住罪同罚异物议沸腾责在臣等谏议大夫杨时在延和殿下宣言渊圣有蔡攸无罪之语以讽台谏臣独以为有罪论奏不已，於是京戏攸之党惟臣之怨张劝卫仲达以弃官得罪既除削矣。。又传逮诏狱将致之死臣论蔡攸父子兄弟等亦弃官而去者何为独置不问，於是诏御史台根究臣等条具攸等兄弟亲戚宾客之弃官者凡数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约法而劝等亦贯死，於是逃弃守官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改作至）关李纲不忍忿忿欲一战驱之而幕府吏士皆年少书生怱涌以赞其决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贼（改作敌）楚天觉涓劫寨之日漏语於旬日之先都人尽知之臣。又论纲素不知兵难以独任请以诸道兵尽付种师道节制而以纲佐之老者之智壮者之决可几万全疏上不报是日也。植三帜於开宝寺旁以待报捷御前。又张御幄於封邱门上以俟车驾临受俘获而王师歼焉，於是行营司官属惟臣之怨。又论太学诸生诱众为乱劫请人主拜免大臣支解王人流血被道毁撤庐舍掠取金币几至内讧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胁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将帅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以众暴寡渐不可长，於是大学诸生惟臣之怨臣。又论靖康之政专务姑息大臣掠美嫁怨君父伏阙之後学官待罪可也。乃降诏以奖其忠群凶惧诛弗问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恶行营大臣下行使臣之职收金银榜以悦众心开封尹代{执目}御之职传诏太学以沽士誉蔡京责秘书监词臣追数其过宰相甚其言却之三反窜定无几王蕃潜师夜遁召兵於唐州台谏交章论其罪恶而大臣以分兵护送家属之功竟薄其。

罪主威陵夷必自兹始，於是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太学官惟臣之怨时方庇昵私党以附下罔上臣独论刺以忤权贵时方弃捐爵禄以市恩钓名臣独矫激以招怨怒群

嘲众骂恬不知畏任情妄行卒蹈机井始则蔡攸党人吕本中之流作为痛定等录文奸言以佐其父。又崇饰恶语以并中臣终则言事臣僚。又置臣於伪官之内此皆臣积致怨仇以蹈大难伏遇皇帝陛下扩日月之照下雷雨之泽一洗谤诬深垂简照。

赵子崧奏论《列子》时雍徐秉哲等十人乞正其罪。

奏曰：臣窃谓陛下始初清明万国归往急先务者惟用人而已风俗不厚廉耻道丧未有甚於斯时也。小人既无所守则至於国破主迁亦不以为意稽首伪朝自谓得计盖缘平日习与性成不复知义利之分耳今王时雍等尽趋行在意气扬扬略无忌惮臣闻京城士人籍籍谓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颜博文余大均皆左右卖国逼太上皇取皇子污辱六宫捕系宗室盗劫禁中之物公取嫔御都城无小无大指此十人者为国贼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张邦昌未有反正之心虏（改作敌）骑甫退此十人皆日夕缔交密谋劝以久假未肆赦闲。又复督逼之时雍奴事金贼（改作人）肆出诡计辱君父以安已亡社稷以要功秉哲身为京尹余大均为少尹助贼（改作敌）为虐分遣捉事人追捕宗族急於寇贼立赏召人告首必欲搜罗竭尽而後已有捉事人姓乔姓胡姓韩尤为残毒至於拘挤王夫人於匱坊锁闭如牢狱捉事人无高下金皆有钜万之富矣。开俦往来传金贼（改作人）语言迫胁城中士民传舍正从伪邀请太上皇不容少缓言气轩骖上皇至泣下琼经兵众不恤国难弃君徇贼无所不至皇后及东宫将出都城人号哭遮道愿无出琼斩数人以徇趣车輿以趋虏（改作敌）寨及之得罪渊圣乃藉贼（改作敌）威以陵侮朝廷不复知有赵氏为虏（改作敌）人搜索宫嫔而择其美者藏之私家邦昌既僭号胡思献赦文曰：无汤武之征诛有尧舜之揖逊字直用濮安懿王讳邦昌惶恐以谓不可思曰：如今更理会甚濮安懿王颜博文则曰：虽欲避尧之子其如畏天之威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盖谓陛下在外教邦昌畏金贼（改作人）而不推奉也。至王绍则尤为悖逆其言不可道窃闻时雍秉哲落职宫祠既未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

安反侧使此曹手熟则人主何以立国天下亦失望解体矣。。若不付之诏狱考治其罪臣恐小人辨辞饰非奸恶之状无以暴曰：於天下伏望圣慈特降睿旨将十人付狱鞫治明正刑上以刷二圣危辱之耻下以谢宗族驱虏（改作迫）之祸永为万世臣子之戒臣不胜忠愤。

赵子崧家《传》曰：子崧字伯山太祖皇帝之六世孙也。崇甯二年贡礼部奏名为第一赐进士出身宣和中除徽猷阁待制时王黼当国方议平燕郑公居中领枢密生日士大夫例以诗为寿公因以保全生齿固守欢盟为讽郑笑曰：能保否能守否公曰：公能保呼韩足矣。郑深颌其言已而任子谅王子习皆以书论燕事子谅谓巡边之兵不宜过白沟一步子飞谓当遣辨士往使辽主问女真事使勿讳欲兵助兵欲财助财辽人必感服减岁赐削敌国礼倚以为外藩可。又保百年无虞是真得燕也。不然我。且殆矣。公携以见郑郑奇二说而黼乃创立尚书省经抚房凡燕事皆专行枢密

院至不与闻有识者危之郭药师来朝公察其微密语李丞相邦彦曰药师叛辽归宋其心叵测某早同见之坐殿门外瞻视非常有轻中国意大则为侯景小则为禄山李相愕然曰：子谓何以善其後公曰：军中最黠者张令徽刘舜臣也。志不在药师下今。若以燕蓟封药师为广阳王以檀顺封令徽舜臣为节度使许世守如折氏常胜军授田为世业尚可纾祸也。明年黼。又括诸路出夫钱盗起京东河北天下骚然命初下虽丞辖亦不与闻公。又语李曰：自古立大事未有无定论者管仲佐小白霸天子孔明说先主取荆取蜀皆预定计今平燕不先计军食乃竭四海之力以供无艺之求何可继也。某尝谓名为平燕实亡河北京东今已取夫钱则实亡天下矣。李起握公手曰：当为上别白论之已而闻有旨未输者减半然民已困矣。黼失上意颇欲置相一日李问客曰：今日孰可相者公曰：无人可相坐者惊睨不敢答李问其详公曰：里中有病伤寒者一医汗之一医下之外虽支持而中已耗矣。谢前医而访草泽名士後至者投一药则殆乃归过焉今国势大概类此蔡京倡之王黼成之二十馀年二人者家富於国志得意满全身而去天下病矣。公议望公为相公欲如何医治李唯唯九月李果相公与李厚惕然思引去除徽猷阁直学士知淮甯府郭药师叛金师陷燕山公即。

具奏乞留黄河椿夫修城众笑之未几虜（改作敌）至牟驼冈游骑过咸平诸州大震独陈方兴板筑兵二万馀人公。又设三寨屯於城外收士卒砺器械以示有备贼（改作敌）至牟驼冈去陈百里而返先是闻上皇命渊圣为开封牧。且有南巡意任子谅时居陈公问此举如何任公曰：可危也。上果东下太子留守功成位不加益万一少衄归罪留守矣。公曰：然公与某合然非内禅不可任公复乃议以书广相意云：云：曰：是某意也。丞相。若能为寇准公能为赵否公曰：敢不勉後两奉大赦列位宣读公大恟至不能起明年竭力治守御谓虜（改作敌）必大举自六月後即疏言畿之西南宜屯兵为备不然虜（改作敌）。且才吾师绝饷道。又曰：朝廷不须论三镇弃不乘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非争三镇实南乡而争天下宜大为之备愿诏群臣母以同异为论议专以国事为急其详见奏议九月四道置都总管公以书晓譬王襄。又以书约颖昌应天蔡颖诸郡缓急相援十月诏下团乡兵公牒颖昌寿春府卢蔡舒光蕲黄州信阳军勤王曰：恭惟太祖皇帝创业垂统救斯民於五代涂炭之中二百馀年闲恩浹骨髓今天子慈孝恭俭视民如伤夙夜讲求尽复祖宗法度将以便民近者边境失备虜贼（改作金人）再犯（改作至）京都尚未退师天下之所痛心兼闻虜（改作敌）骑所至唯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虜妇人焚毁舍屋产业意欲尽使中国之人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狼狈冻馁归於死地以逞其无厌之心远近之民所共愤疾况朝廷信赏必罚此正豪杰奋发上报君亲下保家室之时当所身兼臣子情同休戚朝夕究心不敢少甯须赖邻境犄角辅车协心戮力以捍贼（改作敌）势以藩王室近奉密诏许结集义兵人自为战节钺以下并以充赏请诸郡体国事不可缓公文到日各怀忠愤多方措画广行招集或信义素著为众推服或武艺绝伦

谋略可用或胆勇敢死不以军民世家子弟务在存恤激劝人人自奋知上尊君亲下保家室图富贵免杀戮虏劫之患转祸为福其利甚大。又於靖康元年蜡弹奏状曰：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來不得京递道路隔绝贼（改作敌）骑出没不测自本月初十日以前平安十一日以後诸县及村落日日被劫臣赤手独捍孤城。又以不通京城消息至尊父子在内臣尤激切痛彻五内见竭力守御以死报国自六月後來奏报不蒙施行今日果见危急。

辄募人赍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挥以安民心。又状曰：右臣自六月後來奏乞加兵严守辅郡累状不蒙施行今来贼（改作敌）骑猖獗（改作深入）本府境内劫虏日夜相继。又以京递不通民心疑惑西道总管南遁不知下落今月十一日胡（改作敌）骑至本府城下臣见竭力守御终恐无以报国徒有一死仰念至尊在都四面隔绝激切五内无以效毫发臣见病心气脚膝之疾晓夕巡城仅存皮骨辄募人赍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挥以慰民心臣获得奸细通说敌志甚大乞圣断审应毋轻信误国之言。又募张泽随陈贵赍蜡弹奏状曰：臣今月二十三日开封府百姓陈贵到府称奉差同张元文字至本府及蔡蕲州内张元将带文字不见陈贵独到不知处分何事至臣所遣统领官赵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团结军民六千余人前去寻访张元不见遭贼（改作敌）马冲散县尉二员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後來四郊日遭警劫屡至城下臣坚壁固守上下一心竭尽弩力诸县及顺昌府蔡州县镇皆已残破臣义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别降密诏，庶几遵奉臣闻近郡贼（改作敌）骑多以溃卒为乡导。若朝廷那兵来京畿近郡颖除讨虏（改作擎）以断粮道其利甚大臣闻朝直孺在黎驿杜常在颍昌范讷马忠在南京伏望圣断责使效命母令端坐视衅。又再遣人赍蜡弹奏状曰：臣於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募到百姓张泽同枢密院差来使臣陈贵赍奏状前去至十一月初二日张元方到领枢密院十二日圣旨即时差人关报邻郡多方措置招集兵马外初三日陈贵复回称二十五日虏（改作敌）骑攻京师遂致前去不得臣义兼臣子痛心疾首夙夕涕恨无捐躯之所臣闻范讷马忠王渊在应天赵野在单州逐人所将甚众。又闻郭奉世将京东兵到亳州及江南湖北刀弩弓箭手正兵万数不久皆到宿亳闲臣累次遣人闲道移文及以书催促赵野范讷朱胜非并力入援仍责以大义言甚切至臣已檄庐舒颖寿光蔡蕲黄等州发遣勤王人兵到後一并团结前去臣以道路不通未奉平安诏旨无以自存谨再募人奏闻伏乞回降指挥以安民心所有本府曲折候路通续具奏报俄闻二圣出城东都四邻皆陷公乃誓人众设坛歃血以奖王室勇於奋义力与虏（改作敌）拒其攻胁说诱日甚公。且守。且战愈力首尾半年乃保全孤城以通诸道勤王之师康王大元帅奏。

除宝文阁学士擢参大议张邦昌僭伪首移书诃斥使其反正并以书晓其伪臣王时雍二书皆千馀言辞指激切奸谋遂沮。又多方间探京城事迹即令其人供具罪状以蜡弹赴大元帅府隔绝之势遂通而虚实得闻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校勘记。

有为金人之股肱者（脱之字者字衍）以辱本国（国应作朝） 或为之草劝进之表或为之定册立之仪（脱或至表六字脱之字立字）有旨催发一半官吏（催误作推） 下至太学官生（脱官字） 意气轩骖（意误作言） 皇后及东宫将出城都人号哭遮道（都字应连下读误作都城） 管仲佐小白霸天下（下误作子） 今既出夫钱（既出误作已取） 实南乡而争天下（乡应作向） 权参大议（权误作擢）。

●卷一百七

炎兴下帙七。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尽七日乙丑。

又同何志同等差人押李恭佐状曰：责到翰林书艺局著缘艺学李恭佐於二月初五日大金军前取出青城见说初六日册立张邦昌右子崧等世受国恩叨冒从列闻上件称说痛彻肝心不免差遣承事郎徐文忠从事郎范埴躬亲管押李恭佐一名前诣大元帅府望王慈详李恭佐等所供及乞引至帐前子细询问深惟宗社之重日下进发大军移屯南京仍乞选将命帅提精兵要击河北迎请二圣还阙兼契勘南京系兴王之地鸿庆宫神御所在可以号召四方子崧等见一面会议各发闲探迤邐前进至城下诛讨 替逆迤邐前诣大元帅府军前躬听处分小贴子子崧子等窃惟国家之制亲王素无握兵在外者主上持付大王以大元帅之权此殆天意今王室危难。若非大王深念宗社大计仰副二圣付属之意稍有犹豫则事去矣。兼恐四方奸雄乘变而起卒难平定欲望大王遵用故事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承制号召四方旬日之闲可传檄而定。又小贴子契勘南京汴水通流发运使向子已到永城方孟卿亦在泗州伏乞选付遣官催促粮运至南京应办大军。又小贴子徐文忠李恭佐久在贼（改作敌）寨备知虏（改作敌）情范埴故学士范镇之孙忠义世家伏乞亲加清问。又同何志同翁彦国申乞用傅亮状曰：右子崧等窃见通直郎傅亮生於西陲习知兵事昨自金贼（改作人）侵扰亮数上书计策朝廷召对未上殿闲报罢亮还关中久之圣上思其所陈复遣观察使韩膺乘驿求访泊亮承命赴阙至陕州金贼（改作人）已围京城闲关脱身至蔡州遂与士民建义勤王两月之间其众大集某等见其治军纪律精明计议详审各以兵委之统制亮忠愤慷慨受之不辞见今进发入京畿方今朝廷命令隔绝国事危急如亮人才诚为时而生但名位至卑恐未足以镇服诸将伏望大元帅大王特赐详酌与近上一职名使其人知大王深念宗社之忧以得士为急务益加感励趣立大功以报朝廷。又同何志同等缴元青状据河北统制官赵解到京师百姓元青一名责列状说番人（此二字改作金）国相立张相公做官家呼为大楚皇帝待要迁都江陵右子崧等契

勘今来元青供状比李恭佐等所述尤更详细万。

一是实即国事危急当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缓昨者遣范坝徐文中赍状申陈窃虑道路艰难不以时达兼恐王府未见得所供事状之详伏望大元帅大王深以宗社为念详酌某等前後所陈立赐裁断早移行府号令天下。若更迟留窃虑逆臣尽以中原赂贼（改作敌）移据江东形胜之地自保家族根本一去即欲兴复王室事势转难。又遣阎真子子崧近两具子。又与何志同翁彦国同衙两遣属官徐文忠范坝及使臣郑实等四次申禀机事必呈达王府某荷国厚恩蒙太上皇擢在从班付以藩辅二年守御竭力尽智粗免狼狽今亲见国难如此未知死所势须不避诛责以底里上布不复以一身祸福利害为虑前所申陈似无可疑今日。又得逃归者三人大概不异而亲贤宅七少保（孝恍）不药同（删此三字 旧校云：别本作下药童）亲被开封府列勾出令随本官北去其人在奉先寺十馀日逃归称凡亲王宗室公卿皆大尹徐秉哲勾追赴贼（改作敌）寨宗室逃在民间者差捉事乔姓胡姓人搜捉必获。又有淮甯府百姓蒋德逃归称城上城下并无番人自三月二十九日去尽见有官员打青纒散在城上差兵出城划城外塹道仍尽闭诸门未搭濠桥以子崧观之即是逆贼以为固守之计。若更迟疑必失机会某除已遣陈舆一军入咸平赵一军入鄢陵及会合翁彦国前军与何志同蔡州等候军差傅亮充都统制初四日已离本府前去入卫如到近城见得端的即一面讨逆子崧愚见以谓兵法先声而後实用力不如用智今逆贼盗据势不（改作必）自营闭门划城，必是待金贼（改作敌）复遣轻兵或已留兵在城里伏乞速下明令差敢死之士前去京城招谕臣庶有能执贼以城归者酬以重赏兼闻左言作枢密范琼作殿帅可说谕二人转祸为福以先声压之以智谋怀之则不战而自平子崧。又思万一逆贼诡计遣使奉迎大王亦乞审处未可班师按军近甸号召诸路之兵进讨凶逆谕使自缚遣上将清宫然後入谒庙社迎请二圣以展孝道承制赏罚以系人心戎贼（改作僭逆）闻之自应胆落小贴子某闻贼臣悬於金贼（改作人）乞留兵卫或拥兵而南奔或诈称两宫以惑四方尤不可不防乞速赐戒约州县并力诛讨。又缴元皇后册文状曰：右子崧等今月初六初七初八日节次据出京人及淮甯府寄居官收接家书并称京师已迎请元皇后入宫并曾於太庙行礼及遣使诣。

大元帅康王军中奉迎归京言说并同。又得何志同家书并录到册文详看引用故事即是张邦昌逆状昭著理当便行讨戮某等窃谓兵事贵速不可犹豫伏望大王深惟宗社之重乘机进发驻军东明子崧等各引所部兵前去躬进处分。若果曾遣使诣行府迎请即乞哪张邦昌及管军左言范琼等躬亲以素服出诣帐前听分别遣亲信官详视然後入城设或迟回却恐奸人窥伺致生他变。又申利害曰：一契勘金贼（改作人）围闭京城将及半年朝廷命令隔绝不通窃虑奸贼诡诈妄出号令鼓惑众听致四方施行不一深属不便乞速赐遍行下诸路州军自今後凡有事宜并申禀大元帅府与决如有奸诈伪冒文字并不得施行一大元帅府自今号令宜结人心使知不忘宗社

如近京州县曾被贼（改作敌）马烧劫去处欲乞速疾行下并与放免今年夏税一科仍乞逐处监司具合宽恤事件疾速申禀一契勘张邦昌弟邦基见任通判庐州并邦昌之母亲属尽在邦基家居住窃虑别生事端乞专委知庐州冯询提举淮西茶盐范冲火急密切收捕张邦基并邦昌亲属斩首以绝奸心所有本家财产尽行拘管入官一宣抚使自童贯谭稹蔡攸辈为之取侮四夷（改作方）散乱天下今范讷居此任逗挠自营罪状明白况兵马大元帅既已开府则宣抚使自合放罢伏望详酌施行一契勘逆贼见据都城势力渐固四方勤王之师观望首尾恐误大事理宜速行江甯府以备缓急窃虑奸贼乘势先有窥伺江南之意欲乞更赐严切催促诸路兵马进发讨逆外别行选差公忠才明官前去江南措置事宜庶得首尾内外相应可济大事一淮南贼阎仅猖獗蕲黄之间严州瑞安县贼党益炽荆南窃据未得平定群贼李孝忠等见在颍蔡境内有窥伺中州之意。若不早行措置恐闻变乘衅盗据一方则大事去矣。一契勘江甯府最是控颖去处见系宇文粹中右丞知府欲乞详酌如可以委任即乞速赐卜下如有所疑即乞速赐选差有才力官委以措置不可少缓实恐盗贼滋蔓啸聚[B227]起据有形势之地益难制御伏望疾速施行。又申依应起发前去京城状曰：奉大元帅府行四月六日子令依前措置事理奉迎二圣图保万全所有抑逼城中推立僭为事或非本心请进兵近城按甲不动以俟当府遣人通问如金贼（改作人）有存留下官吏兵马即尽行掩杀者右子崧。

已催发何志同翁彦国节次入援及依应今来王旨外子崧亦起发前去京畿至都城以来听候大元帅行府指挥伏乞王慈详子崧等累申事理速赐移府近京庶畿奸计不行早见兴复不胜祈恳之至小贴子十二日据向子报有称御前赍文字人初七初八间夜半自亳州前去庐州认是邦昌往问其母子崧先已申禀乞下庐州讥察未奉王旨不免便宜於初七日移文庐州知州冯询提举茶盐范仲存恤其母讥察其弟邦基及权添差朝奉郎赵令仁充通判专一防御外使万一先为逆使所得州郡未知事体或致尊奉或遂残害皆害大事伏乞行府速赐遣官星夜前去说谕冯询范冲令仁示以宽大之意仍将逆使拘执及取索元书缴申复奏状劝进凡数上不己及上既登宝位特授公延康殿学士建三屯之议曰：臣窃惟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拓地非所先也。疆场广必有腹心之患盖因有益以作无益其为患可胜言哉！国家累圣相授未尝玩兵虽北虏（改作契丹）景德之侵元昊宝元之叛亦务涵容抚爱夷夏之人不欲起边隙寻干戈故百馀年间天下晏然，岂非以抚四夷为中国安乎！自王安石首用王韶开熙河高道裕为五路入界之举徐喜败於永乐西边驿骚民力重困宣仁圣烈皇后守祖宗之法为甚严每戒边臣不得生事绍圣之後章蔡京相继用兵以丰厚赏所得尺寸所费山岳视人命。若草芥用邦财如泥土童贯尤无远虑凡一出师败绩则掩覆而不以闻取荒地筑远垒则锱铢以计功疲敝生灵略无所备遂使五路精兵皆困弱逃亡不可复用此开边之患念在目前也。末流略地燕山驯致祸乱可不鉴哉！其熙河等五

路自绍圣以来进筑州军堡寨伏望圣慈委谕练军事臣僚同五路帅臣相度将不系紧要控才去处并罢明遣使告谕夏人示以德意那守御之兵分屯陕西路却那陕西见在兵马捍御河北河东与河东河北之师为三屯之计如此则省财用固旧疆结夏人吐番之心收将佐士卒为中原之用是一举而有数利也。比者虏（改作敌）骑虽远而卫河阳屯兵修垒舩舟北岸以示再渡。若不急作措置其可虑者甚大今。若那河北河东之兵六万人分为三屯一屯京东澶濮之间一屯河中陕华之间一屯青郛之间平时训练以备非常虏（改作敌）。若守约不渝自足张声势万一虏（改作敌）骑南渡则三道并深入才寿燕山。

云：中之虚焚舟渡河示以必死人白为战未必不成功也。兵法曰：避实击虚。又曰：取其所必救臣虽不知兵徒尽愚中惟陛下更下公卿详议留神而择其中其後奏乞正王时雍等十人之罪付狱鞫治明正典刑为其党嫉忌乃设阴谋使镇京口才十旬赵万反公重伤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忌者计得贬单州团练副使南雄州安置後复修撰卒。

诏荆襄关陕江淮以备巡幸。

先是右仆射李纲进子大略谓河北河东两路国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帅府二十馀郡靖康未所失者真定怀卫一帅府三郡而已其馀至今皆为朝廷坚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屯集日以蜡书号吁朝廷乞师请援河东亦然但所失州郡视河北为多欲乞於两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将来以河外郡县悉议封建使自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则藩篱固而中原可安倘舍此而不为则两路之人。且归怨於朝廷强壮狡狴者反为贼（改作敌）用将何以处之今日所当先务者莫急於此有旨除河北置招抚使司河东置经制使司委纲选择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闻纲荐张所傅亮故所自责授凤州团练使江州安置亮自通直郎直秘阁通判河阳府被召。

赵子崧守陈州阎孝忠守蔡州黄叔敖守襄阳府赵子栎安汝州季彦卿守汉阳军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县捍御有功于崧转两官孝忠转一官除直秘卜叔敖转一官除直秘阁修撰子栎除宝文阁直学士彦卿除直秘卜千秋转一官通判江陵府。

王襄赵野散官安置。

制曰：趋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存亡为辞议春秋之诛者莫先於功过俱恶尔顷繇近弼出总重兵受朝廷数世之恩固当前死闻君父重围之急忍复自营乃专怀顾避之私至巧作迁延之役视国家有如於秦越刈生灵不啻於草菅言者以闻为之於邑其黜徙於散秩用投畀於遐荒兹谓隆宽母忘至戒以为总管日逗遛不进故有是命。

六日甲子内降七事手诏（旧校云：此诏李忠定公撰见梁溪集）。

朕以菲德获承宗祧以临士民之上属时多艰未知攸济卜栗卜栗危惧。若将隕於深渊恭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区夏百七十馀载德隆恩普振古所无道君太。

上皇帝以忧勤而内禅孝慈渊圣皇帝以恭俭而纂图海内安苍生蒙福适金人之入寇挟诈谋以款师待以不疑堕其奸计神都失金汤之险翠华有沙漠之行二圣既迁六宫皆从迨朕叔父弟昆宗族戚属悉被驱逼祸败之臻古所未有是用夙夜震悼於朕心念父兄幽辱於虏庭（改作穹庐）悯生灵重罹於兵革饮泣尝胆不遑甯居惟尔四方士民抱负忠义其伊恤於朕躬以共济於艰难以致安於宗社载念行在将士适当隆暑暴露之久尤轸朕怀当特加犒设州县民户募师勤王调发之烦诚可嘉悯当厚与抚循赋敛之厚当议蠲减法令之当议改更溃兵为盗因闲虏掠残破郡邑虽已降赦今当遣使招集许令自新赃吏为奸乘时掎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贷当遣使按治於典宪靖康之间忠义敢言之士或至甯逐当悉召还今日以往智谋奇画之人如能献陈当悉任用旁招俊甯黜奸回协成治功以笃中兴之烈於戏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当同心以相扶持天一之军民不愿沦於夷狄（改作异域）当协力以相保守国势既昌天命益固，庶几邻敌悔祸奉还銮舆则一人以甯尔亦有无穷之安不其韪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七日乙丑李回责授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袁州居住。

制曰：节义廉耻朕所望於士大夫也。方国家艰危於此观人而以择利误国形於言者之牒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事两朝尝参二府既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复不能辨正伪而立人之朝处之恬然颜亦厚矣。其正名於中秘以分务於陪京服我保全毋忘惕厉言章论列防河兼受伪官故有是命。

李。若水忠义无与比伦已推恩外可特赐谥。

刘能死节不为敌用特赠资政殿大学士特进。

制曰：（旧校云：此制汪藻撰）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几希死天下之至难在乎！所处嗟我仰承之耆哲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没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资庄重心术邃明内领藩条懋活民之政外临边镇扬威敌之功方资廊庙之谋遽属朝廷之变不幸闻名於丑虏（改作异国）将令毁节於伪廷（改作封）龚胜饰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针临穴人将赎於百身升华一品之班加贲九原之隧，庶几精爽不昧钦承。

谭世赠延康殿学士。

制曰：松柏有心於岁寒而乃见至宝岂烈火之能迁朕遭胡虏之乱（此四字改作变故之频仍）常（删此字）阴考士大（删此字）夫所向（此二字改作之向背）责其大节全者几人方嘉一士之闻已叹九泉之隔清规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学贯群书文驰六艺纯诚自表坐销世俗之浮廉静无求独得古人之大蚤预持麾之选遍更法从之华二圣所知群臣鲜及肆履艰危之会果专忠孝之称虽甄济佯靡污天宝之乱而龚生遽夭不见南阳之兴爰锡命书升华秘殿以耸具臣之听以为信史之光冀尔英魂歆吾至意。

知怀州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

制曰：（旧校云：此制汪藻撰）贤者事君岂为保妻子之计国家多事所贵死封疆之臣惟我藩宣之英靡从威武之夺既遭奇祸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屡更烦使昨任州符之寄适当边徼之冲婴无援之孤城抗方之丑虏（改作敌）壮矣。张巡之百战躬履颜行哀哉！卞壶之一门几无噍类属予初载闻此沈冤念逝者之何辜为潜然而出涕兹升华於秘殿仍加恤於遗孤庶尔精忠光吾信史。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校勘记。

亲被开封府尹勾出（尹误作列） 出诣帐前听处分（脱处字）伏乞王慈详审（脱审字）。

●卷一百八

炎兴下帙八。

起建炎元年六月八日丙寅，尽二十五日癸未。

八日丙寅内降黜责士大夫手诏。

朕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涵养士大夫至矣。靖康变故仕於中都者曾无仗节死难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众也。甚者乘时为奸靡所不至实为中国羞公议勿容姑取迹状尤显著者量加窜黜为臣子之戒夫节义正所以责学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当阔略以责後效惟王宗_彜楚首引卫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责余姑示含容一切不问咨尔有众其体至怀故兹诏示各宜知悉。

内降手诏王宗_彜楚首引卫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责其馀姑示含容一切不问宗_彜楚可散官安置。

制曰：国保城赏诛而已将援_x鼓生死以之矧提禁旅之严申护皇居之重儆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王宗_彜楚蚤繇戚畹之华擢殿岩之选，庶几自立上答所蒙方兵戈交内外之锋於呼吸有存亡之变卫吾宗社恃汝腹心乃无效命之忠唯作全躯之计望风惊委众溃奔朕推祸乱之原知汝罪辜之首宜。

明邦宪以谢国人尚缘四姓之亲姑从八辟之议爰镌宠秩畀以散官其坚讼过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洪刍罢谏议大夫张卿材罢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继文陈冲并先次放罢。

以御史台勘司有请也。。

传特授宣教郎借工部侍郎充大金通问使。

朕讲殊邻之好求专对之才念国家艰难之馀方贤者驰驱之日以尔疏通无壅沈毅有谋虽山沟不学於孙吴而季布得声於梁楚比选出疆之使实膺仗节之行方事遐征无几微见於颜面宜加宠数比礼乐而光华是用擢之铨调之中假以事官之贰庶尔

一言之合成吾两国之欢日伫来归母忘自效。

遗史曰：先是上即位痛念銮舆北狩未还欲遣使於金国祈请。且通问河北已差周望而河东难得其人李纲荐有专对之才字彥济临江军人进士及等时从事郎乃改宣教郎借工部侍郎使於金国识者已知上意在乎！讲和矣。。

募河东河北忠义之士能保有一方或力战破贼（改作敌）者授以节钺馀赏有差。

宗泽奏论不当割地。

朝廷议割河东河西及陕之蒲解宗泽奏论其不便曰：臣闻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统之天下也。奕世圣神继继相授增光共贯之天下也。陛下为天眷为民推戴入绍大统固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亿万世柰何遽议割河之东。又议割河之西。又议割陕之蒲解乎！此三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柰何轻听奸计附贼（改作敌）张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窃谓渊圣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万姓之众自金贼（改作人）再犯未尝用一将出一师厉一兵秣一马曰：征曰：伐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惟辞之卑惟礼之厚惟虜（改作敌）言是听惟虜（改作敌）求是应因循逾时终致二圣播迁后妃亲王流离北去臣每念是祸正宜天下臣子勿与贼虜（删此二字）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转坤大明黜陟以赏善罚恶以进贤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湔大宋基业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但见刑部指挥有不得誉播赦文于河东河西陕之蒲解兹非所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东晋西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一统之绪为偏霸者尔为是说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

忠不孝。又坏天下忠义之心褫天下忠义之气俾河东河西陕之蒲解皆无从为忠义是贼其民者也。臣虽衰老不胜愤痛激切之至。

十二日庚午谢克家范宗尹并落职宫祠。

制曰：父母君臣之义所谓在三死生祸福之间岂容有二具位谢克家范宗尹被罢有日宜知所天乃国家遭变之时昧贤者洁身之道虽扬雄之投天禄自以无他然郑虔之贬台州难於幸免宜镌华秩退领宫祠兹为宽贷之恩母废省循之戒。

十四日壬申内降河北河东诸路官吏军民手诏。

诏曰：（旧校云：此诏李忠定公撰见梁溪集）敕河北河东诸路州县守臣将师忠义军民等朕惟祖宗德泽在民垂二百年天下安靡有变故而宣和靖康以来国家多难金人内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诏讲揖逊之礼比德尧舜古今鲜伦孝慈渊圣皇帝以恭俭之德爰受内禅海内欣戴日治康而期岁之间戎马（改作金人）再侵堕虜（改作其）奸计但以讲和一事终至宗社陆危既尽取玉帛子女公私财力悉为耗竭乃始劫迁二圣中宫泊皇族尊幼中外姻戚以行戎狄（改作惨酷）之祸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总师臣民推戴迫以大义入继大统重以父兄之辱饮血尝胆疾首痛心

愿与天下忠臣义士共济艰难而近者使臣来自北部审闻两路守臣义不爱生誓以死守贼（改作敌）虽凭恃犬羊之（此三字改作其）众敢肆攻围而能率厉士民屡挫丑虏（改作敌锋）其忠义军民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後功绩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东国之屏蔽也。朝廷岂忍轻弃靖康之间特以金狄（改作人）凭陵不得已割地赂之将以保全宗社休兵息民而金人不道（删此二字）攻破都城易姓改号劫釜輿以北迁则河北河东之地。又何割焉已命某某遣师以为应援两路州县官守及忠义之士如能竭力捍御保（有）方及纠集师徒力战破贼（改作敌）者至建炎二年当议酬其勋庸授以节钺其余官吏军兵等优加升赏一应税赋财货悉许移用官吏将佐悉许辟置朝廷更行量力应副为国屏藩以昭茂功，庶几中原敕甯生灵休息夷狄（改作敌国）悔祸二圣有可还之期则予一人膺受多福尔亦有无穷之利不其勉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河北河东路守臣各转两官有职名者进除馀具职位姓名以闻。

又诏自今有能收复两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

全一方功效显著者除本处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依方镇法。

又诏两路军民自今不许撰造事端以疑虑擅杀官吏。

又命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

又命降见钱钞三百万贯付河北河东路陕西路漕司广棗应副两路。

又命起东京路夏税绢於大名府椿管川纲河东绢於永兴军椿管以待两路支。

李纲时政记曰：右诏命数事皆上意也。，於是两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蜡书日至闲有破贼（改作敌）捷报虏（改作金）人围守於诸郡者往往抽退。

十七日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降两官。

制曰：御史於百官之回邪政事之阙失皆得而言之朝廷所恃以为安危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顾独无责哉！顷者戎马（改作金人）内侵变生不测釜輿出狩事孰（大焉）兹汝曾无一言为国长虑乃始终和议堕虏（改作致堕）计中今而不惩失政刑矣。褫官二等聊著厥辜尚服宽恩无貽後悔。

范琼加定武军承宣使为御营使司同都统制以讨李孝忠。

范琼在京师围城中心迹甚恶上初即位姑示涵容琼至行在乃自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温州观察使加定武军承宣使为御营使司同都统制俾率兵往讨李孝忠是时孝忠作乱於京西也。。

叔向伏诛。

叔向擅置救驾义兵所招聚兵得京城统制于涣在其军中涣省悟以为未便乃诣南京告叔向不当擅起兵命刘光世擒而诛之涣後隶留守司。

马忠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降充河北经制副使。

制曰：朕於将帅待之至者所以责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胜具官某粤从小校

擢领中权宠任兼隆在廷莫比谓能夙夜分朕顾忧乃无多算之奇莫止偏师之败全军退舍坐失事几宜镌节制之崇仍损使权之重再稽朕命军有常刑以与金人战於河北败绩故有是命。

张所为河北路招抚使。

张所请乞车驾还阙有五利不许乃授所河北路招抚使相州百姓（改作武勇）岳飞初隶所为效用。

耿南仲责授节度副使南雄州安置。

制曰：（旧校云：此制汪藻撰）梁信侯景之奸而台城不守唐养禄山之乱而灵武仅存惟议者失於毫厘之间斯敌人玩於股掌之上具官某迂懦无断徇默苟容道君疑萧傅之贤选参储禁渊圣用甘盘之旧擢预政机方丑虏（改作邻敌）之凭陵举中原而震扰克绥多难所恃老谋乃凭款敌之言坚主弭兵之议积其毛成此艰危朕念夫当垂白之年甯为尔受失刑之谤而烦言荐至重此难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甯投於荒服汝须知免吾悔何追南仲以专主和议初遭论列落宫观士论未厌臣僚因再言其事故有是命。

林泉野记曰：耿南仲字道开封府人深明易经贤关驰名元丰五年登第渊圣在东宫除太子詹事授太子以易靖康初权知枢密院事迁尚书右丞迁门下侍郎子延禧字伯忍为中书舍人金兵犯顺（改作人深入）南仲怯懦无谋每与李邦彦吴敏主和谢克家孙覿李擢李会王及之王时雍观民附会南仲康王出使辟延禧参议加龙图阁直学士金人欲割河东河北命两府二人往议聂昌辞以亲南仲辞以疾上怒遣南仲割河北聂昌割河东（旧校云：宋史南仲出河东昌出河北）昌至绛州为百姓所杀南仲闻不敢往会康王起兵相州以延禧在幕府故往投之凡元帅府事皆与连衙王即位南京充礼仪使未几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後臣僚言其主和误国之罪落职再言降节度副使南雄州安置至吉州卒所著易讲注易明蒙（旧校云：一本作易讲义明易象。又校云：他本作易议义易明象）二书行於世子延禧字伯顺为中书舍人康王出使辟延禧参谋除龙图书馆阁直学士制曰：（旧校云：是制孙覿撰）唐元和中选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鹘於万里外而以博士通经术者为之贰朕初嗣服申讲大国之好亲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从之良选任之难视唐为重矣。具官某器量（旧校云：一本作疏亮）宏博清明冲淳典学足以擅多闻英辞足以鼓群动潜宫之旧义同艰难往驰一介之书修复两朝之好惟孝子辞亲之义，岂不迟迟去父母之邦而丈夫许国之忠初无刺刺顾婢子之语擢自词垣之邃进升内卜之华干予心旅之忧以靖干戈之难母忘厉翼嗣有宠章康王开大元帅府为帅府官属王即位进中兴记表曰：参大府之末寮建明无补纪中兴之盛事润色非长勉强成篇矜惭罔措臣某申谢窃以乾元首出庶物佑下民而作之君上帝监。

观四方有大德者得其位洪惟皇宋嗣有真王慎德而四夷咸宾干戈不用允治而

万世永赖年谷屡丰遭奸臣变更之馀至国制抢攘之後几及诗人小雅之变惟思创业大风之歌金国肆残暴之威彼万方并告於上下皇天有恢复之意俾一人辑甯於邦家始缘五利以和戎继长万夫而建帅暨经大变迄有成功恭惟皇帝陛下汤勇自天尧仁因性聪明睿知而不杀刚健鍚实而日新初临铜马之营推心而不二逮出灵武之使修睦而无疑崇台定三箭之祥朔部有两王之号乃大呼而起义勃兴虎变之文至劝进之交章肇正龙飞之位面者欲雪大耻左袒者咸怀旧恩君万邦而百官是承唯天於一德賚四海而万姓悦服惟民归於有仁虽险阻艰难之备更盖损益盈虚之有待念渊圣逡巡而临遣与陛下英锐而请行锡玉带乃传国之祥合春冰乃受命之始凡汉廷之迎代邸与灵武之奉肃宗历观人鬼之谋参考符瑞之应行军集诸将之议定策听老臣之谋事有初终迹存首尾障狂澜於既倒孰知崇论宏议之所繇扬伟绩於无前要明盛德大业之初建当於文苑钜儒而求鸿笔乃以帅幕旧属而及微臣伏念臣本乏才能但缘遭遇顷陪後乘盖捧辟书昼预兵戈之谋夜陪樽俎之末辱褒音之屡及叨眷奖之弥隆子犯负羁继而从文公固颡愚而有罪邓禹以图讖而知光武常精白而无他故兹流落之馀每荷恩怜之及顾臣浅陋何所发挥然臣闻建元太始之施为马迁过於矜夸至天下以为近谤建武中元之符庆史官不容撰集故来世罕得传闻如臣一介之微乃有千龄之会摹写乾坤之大自揆难工攀依日月之光徒知尽力忘其无识狂则有馀。

二十日戊寅汪伯彦除知枢密院事黄潜善兼门下侍郎。

二十一日己卯金人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殂。

节要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知皇帝即位於南京故俟粘罕（改作尼堪）於草地避暑议还太上皇粘罕（改作尼堪）未之许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打球冒暑以水沃胸背病伤寒以死金国太祖实录曰：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名宗望呼皇子。

二十五日癸未吕好问除资政殿学士知宣州。

臣僚章疏论受伪命臣僚多有行遣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之类令留守司询访姓名以闻其言颇及吕好问好问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资政殿学士。

知宣州。

吕好问辨事伪楚奏曰：臣辄有诚恳仰干天听伏念臣世受朝廷厚恩义同休戚多事之际理不当自退自进然事有不得已者岂免喋喋伏念臣赋性迂疏分甘退缩自渊圣皇帝召臣畎亩之中擢至言路超逾等辈遍历要近属胡虏猖獗（删此四字）都城失守渊圣皇帝再幸军中因而不返臣愤痛切骨屡欲自裁盖尝投状乞守本官致仕而孙傅张叔夜责臣以世臣之义当死社稷不可止为身谋求自免而已臣实感其忠说许以身任其事苟事不成继之以死，於是执手泣别出心裁相勉尽节臣念变故至此难以力争思在天下当立之人唯陛下而已百端经画求所以通诚恳导迎立之意并是夜间方敢诸处访闻书写文字既而张邦昌入城臣首劝邦昌当应天顺人迎立陛下时

张思聪蔡安中傅枢吴革李进皆预臣谋孟忠厚蒋师愈韦渊皆知其事後赵子辈宗室戚里亦多知之则臣之心迹不为不显以天地宗庙之灵陛下即位於南都则臣已获初心故自信不疑既而奉元皇太后圣旨差臣赍手书庆贺陛下才一登对即被简在位居丞辖参预大政陛下於臣可谓厚矣。。若不察臣之心何以至此今人言滋彰深为可畏既不究其事实则是意必有在臣非不欲竭诚尽力少裨万一窃虑上负付倚之重下违进退之意伏望圣慈特赐睿旨察臣诚悃除一在外宫观差遣，庶几垂老之年有以生观太平之化干冒宸严臣无任惶恐战惧之至取进止。又臣近者屡求罢退蒙陛下察臣心迹令诸处不得收接文字。又特降御称臣邦昌僭号之初即募人赍帛书具道京城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复劝进臣僚所不知付尚书省行下照会臣一介之微而陛下左右保全虽天地造化之恩无以过此然臣窃自谋之於心势有不可不去者昨金人围闭邦昌僭号之时臣。若闭门避事以洁其身实为不难况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际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国恩异於众人亲受贤者之责身任宗社之重不敢保身全家坐视朝廷陆危故臣忍耻含垢遑死朝夕不避金人灭族之祸遣人冲围赍书於陛下而。又画谋奉迎幸而天相神助得睹陛下今日中兴之业则臣之志愿足矣。向。若金人网罗得臣所遣之书而臣之谋画万一泄露臣之一身当如何臣之家族当如何然则臣之（删此字）果爱死耶果不敢爱死耶区区。

之心臣自知之皇天后土知之宗庙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矣。臣之心迹显然明白臣今求退乃其时也。乃初心也。臣犹自以为当去况他人乎！况言者乎！方今国步艰难当惜寸阴而当路之人未暇及他而唯臣是攻则臣之罪大矣。是言者必欲去臣而後已也。臣。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专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臣亦避嫌而不敢谋国则两失其宜伏望察臣颠跻之危悯臣求退之切罢以宫祠许之自便既以杜言路之口亦以安蝼蚁之诚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进止。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校勘记。

中护皇居之重（中误作申） 乃贤者驰驱之日（乃误作方） 假以冬官之贰（冬误作事） 柰何轻听奸计附贼张皇者之言（计应作邪者字衍） 面者欲寻大耻（误作） 称臣於邦昌僭位之初（脱於字）。

●卷一百九

炎兴下帙九。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尽七月四日壬辰。

绍兴八年敕送到右宣义郎守尚书兵部员外郎吕用中状伏念先父好问昨於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初金人欲围城之际方除兵部尚书即值国家祸变二圣出幸虏（改作敌）营先父投檄致仕时孙枢密傅（旧校云：宋史作孙傅纲目作孙传）谓先父

曰：尚书怕死耶傅以职任留守当死军前公世受国恩须承当兴复之责张叔夜在傍谓先父曰：尚书。若不怕死何不了此事叔夜则须去军前效死也。先父不得已而许之继闻金人欲伪立张邦昌先父本欲闭门不出众皆责以不出何补不。若勉强一出以患祸动之先父遂至省中以祸福喻邦昌劝一面令迎康王及请元皇后权听政事及劝却回金人所欲留兵以明顺逆是时城外消息断绝，於是罄竭家费加以假贷阴募李进冒犯重围赍帛书往河北求访问今上皇帝所在李进屡遭金人捶打幸无败露至开德府知州王棣考其事进因以实告棣大惊即差人伴送至大元帅府投下其後金人欲退称父痛念二圣銮舆不返。又遣人诣大元帅府劝进此皆上下之所共知岂敢少有诈诞以欺臣天下也。先父当时。又於大雪中夜间密遣子弟阴与孟郡王忠厚相约请昭慈圣献皇后入禁中正母后之位以安宗社金人方退先父即以兵部吕尚书贴子召百官入内以邦昌手书请昭慈圣献皇后听政大事遂定主上既登宝位先父即至南京主上嘉其忠义艰难首擢尚书右丞遭言者诋訾主上灼见底蕴出亲赍付尚书省其间有吕好问昨邦昌僭号之初即募人赍帛书具道京城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劝进臣僚所不知之语此可验也。当时金人据城失守城外虜（改作敌）骑连数十州杀人蔽野城中达官被杀者甚众而先父遣人赍帛书犯重围而出。若使少败露则必尽遭屠戮与夫自经沟渎身享美名子孙获厚禄校量利害孰重孰轻何必区区遣人犯围自为杀身灭族之祸也。先父向。若金人退後方遣人赍帛书旋谋入请昭慈圣献皇后则岂敢逃天下之责赍缘十馀年来未有为先父发明此事者故士大夫亦不知本末使先父时遭谤议久不获伸用中今者窃观臣僚章疏尚以先父为言则是先父事。

迹终未辨明人子之义不可强颜立朝亦不可默默而去用中已於十一月一日以後在假更不敢赴部供职伏望特赐敷奏如用中所言稍涉虚诞即乞将用中重行斥责或先父事迹有实亦望朝廷暴白先父劳效仍乞降注用中乞（删此字）在外宫观差遣候指挥十一月十六日奉圣旨用中所陈录送史馆所乞宫观不允。

二十七日乙酉折彦质散官安置钱盖落职分司许高许亢编管。

臣僚章疏论靖康末折彦质为宣抚副使逃入川陕钱盖为陕西五路制置使逃至湖北许高许亢总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惩戒则後孰肯任责者有旨彦质责授散官昌化军安置钱盖落职降授朝奉郎分司高亢编管海外军。

钱盖落职告词曰：盖缘推择多所践更付之五路之师处以三秦之地方都邑受围之日乃维藩奔命之时所冀投机庶能弭敌，岂有望风而先溃专图拥众以自营仍纵叛亡肆为攘夺朕方念吾民之死祸汝犹采虜（改作敌）说以诳朝虽示小惩未厌公论其镌延阁这秩往陪祠宫之闲尚服宽恩母重後悔。

钱盖降官告词（旧校云：是制孙覿撰）曰：朕建邦置守绥靖一方实惟尚谋经武之时非有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众扰边疆场多虞责在将帅具官某荐更任使

擢近班属三陲内侮之初付五路折冲之寄当思戮力报称所蒙边遽上闻卒败吾事原情定罪实当严诛稍屈刑章止从降黜益图来效思补厥愆。

宗泽除延康殿学士知开封府兼东京戏留守杜充除显谟卜待制知大明府兼北京留守。

钱盖复官依旧陕西经制使。

初盖在靖康时常建议曰：河外湟都之北於朝廷无毫发利而岁费不貲为中国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抚有旧部以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为国人信服僥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朝廷再欲招徠益麻党征复盖职名依旧为陕西经制使赉告赐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因调发五路军马发赴行在故有是命。

二十八日丙戌李纲进子乞募兵买马募民出财以助兵费。

募兵子（旧校云：此下子俱见时政记）大略谓国家以兵为重方熙丰之时内外禁旅合九十五万人至崇观间阙。

额不补者几半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阙折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间金人再犯（改作至）阙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今行在禁旅单弱何以强敌而镇四方为今之计莫。若取财於东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为金人骚扰未有所归之期而关陕京东西流为盗贼强壮不能还业者甚众宜遣使四路优给例物以招募之新其军号勒以部伍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戍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买马子大略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马政不修骑兵鲜少乃以步军当其驰突宜乎！溃散盖祖宗朝养马於监牧孳生蕃盛所在云：布故军旅之用足至崇观间监牧废而为给地牧马有名而无实其後燕山陷没马之入於夷狄（改作金人）者不可胜数金人初犯（改作至）阙（下添时字）河北京畿为之一空後破都城下令括马京师之马入於贼（改作敌）者万有馀匹今行在骑兵不多独陕西京东西诸路尚有私马宜降指挥立格式以善价买之可以济一时之乏民间养马必皆上户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无马可养取之既不厉民而旬月间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务也。募民出财子大略谓国家新罹寇难京师帑藏悉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调发勤王之师财用为之一空今。又募兵买马招捉盗贼措置边事应副残破州县振举百度以图中兴非常赋之所能供办。又不免横赋科取於民如免夫钱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上等物力有馀之家可以劝诱使斥其赢馀以佐国用而以官告度牒之类偿之使朝廷军马精强措置边事就绪盗贼甯息彼乃得保其财产不然虽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财产哉！命州县委曲谕以德意必有乐输从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务也。得旨於陕西河北路募兵各三万人京东西路募兵各二万人合兵为十万许召募白身及於诸色厢军中拣选或招收溃散兵卒中改刺创置军号骁胜壮捷忠勇义成龙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难靖边凡十万每号四军每军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给依上禁军法馀给半许用诸路阙额禁军钱常平司

钱不足即自朝廷应副内外东西委两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抚司陕西委经制司召募及一军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将官部队将管押赴行在听候差使。又命买马分为三等格式以定价值除命官将校见。

养马不许括买外馀并籍记赴官拣选及格式中披带者即时给还价值每及百匹差官或将校一员管押赴行在隐寄妄冒有马不籍及无马而抑勒令置买者并科违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总之。又降诏晓谕州县劝诱能出财助国者籍记姓名多寡申朝廷给降度牒偿之入财多者取旨推恩一应劝诱到钱物并别项椿管听候指挥专充募兵飞翔马缘边事支用有敢科配骚扰者命官窜责吏人决配凡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奉行有绪并保明推赏。

又议控御之策。

大略谓唐之方镇当时实赖其力以定祸难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削弱州郡之权一切委以评语史非沿边诸路虽藩府亦屯兵不多无敢越法行事以处太平无事之时可也。一旦夷狄长驱（改作敌国兴师）盗贼[B227]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稍仿方镇之制择人任之假以权柄减上供钱谷之数使养兵而训练之大小相维远近相援，庶几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观察团练防御今既以为阶官不可复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诸路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使带总管钤辖都监以寓方镇之法许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属将佐以治兵不数年间必有可观今日控御之策无大於此盖谓帅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镇割隶州郡得旨就冻东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河东路永兴路淮南江南两浙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帅府要郡次要郡帅府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要郡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皆以武臣为之副帅路分为副总管郡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为副都监总管钤辖司许以便宜行事其军马事辟置僚属依帅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则副总管为帅副钤辖都监各以兵从听其节制正官愿行者听转运使副一员随军一员留本路提点刑狱弹压本路盗贼遇有盗贼则量敌多寡出兵会合以相应援本路帅臣当职官措置兵马先就绪者当优议旌赏。

置赏功司。

三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三省左右司郎官枢密院委都承旨检察置籍以受功状违限不施行者必罚受赂乞取者依军法许人告军士遇敌逃溃者斩因。

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皆用敕榜揭於通衢。

河北群盗阎仅党忠薛广祝靖皆赴招抚司自效其馀皆赴东京留守司纳款。

温州观察使枢密院承旨王除河北路经制使通直郎直秘阁傅亮除河东路经制副使。

白马滑抵沧州大河置巡察使六处以为斥堠。

七月一日己丑李纲进子论修城池缮器械。

谓国家所以备御（改作御侮）夷狄（删此二字）者皆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今金人（下漆及字）盗贼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坍塌并无器械何以御敌官吏军民多不能守而郡县遂以陷没者非特士气怯懦盖亦御敌之具不备使然宜命诸路州郡以渐修葺城池练兵马治器械朝廷量行应副有能葺治备具者旌赏以劝得旨一应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明朝廷给降祠部应副。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校勘记。

其军马司辟置僚属（司误作事）依大河置巡察六使（脱依字六字）分六处以为斥堠（脱分字）四日壬辰傅奉使大金国（卷末脱此一条）。

●卷一百十

炎兴下帙十。

起建炎元年七月四日壬辰，尽其日。

傅建炎通问录（旧校云：建炎时政记周望傅借太常少卿奉使二虏军前通问二圣起居注虏改作帅）曰：建炎元年皇帝车驾到南京即宝位差出自西京永安陵头检视陵寝回归至南京出头参见李丞相纲首以使事相问是时分河东河北河北使命易通系已差下周望河东路使命难通被差人往往多乞辞免未有人承当此行即请愿行得指挥赴都堂见宰执商议使事李丞相奏知河东奉使臣与傅言一言而合即得旨差河东路奉使国相元帅当日授告次日谢。又次日诣都堂辞宰执取禀使旨。又商议军前合应答事宜兼虑鄙人有未晓达军前事理合须取覆宰执请教黄潜善答云：今日使事系通问之初虏（改作敌）情未测奉命出疆者当自有所处兼应於军前事宜难以预行料度况朝廷任人不任事奉使请一面自计度裁决不当更问朝廷即时交领国书及礼物辞归国信所一面便办行当日得指挥限次日出门即起离南京前去京东措置一行礼物等事七月尽间方到巩县便差人。

赍大宋通问所牒去大金国河阳府投下乞计会差借船只渡河蒙河阳知府张巨侍郎回牒称为是国号不同难以过河即时备录申朝廷外一面再移河阳称系是於贵朝通问事理急速不敢住滞欲乞早希公文回示再蒙河阳府回牒称是国号不同未敢擅便放令人使渡河已申取上畔指挥候得指挥别行关报前去至第九日方得河阳关报称今来已得上畔指挥许令南使渡河仍打减人从方得摆渡自河阳府至云：中计一千八百里来往回（删此字）共九日得上件关报回接伴使副两人俱至正使是王秉彝学士副使是契丹萧太尉正使王秉彝先问云：贵朝今来差奉使侍郎去见国相元帅不知理会甚公事答曰：此行别无公事只为今圣皇帝方即位差於贵朝通问。

又问既是今圣皇帝已即位昨来所立大楚却如何安排答以张太宰以郡王封之如今日之行郡王亦皆预议虜（改作金）使。又问此是大楚欲如此是贵朝抑令其如此答以天下四方讴歌狱讼既尽皆归於今圣皇帝张太宰欲为自安之计亦只得如此虜（改作金）使。又言此段事上畔人当时亦曾预料他日大楚必须如此然而今来奉使侍郎既是去见国相元帅时却如何说曰：既到贵朝奉使岂敢诈伪每事必以实情去相告虜（改作金）使叹服称奉使此行国相元帅必须大喜为是国相元帅素喜忠义之人到云：中府门外国相遣中书舍人出门相迎馆伴大理卿昭文馆学士李侗相见问来时不知贵朝有甚公牒答以使人远来通问今圣皇帝令再三起居国相元帅自有通问国书云：郎君来日就行府准备相见托馆伴关借抬卓共三十以两卓载朝廷礼物二十八卓载使人私覲礼物是时朝廷礼物亦少只有锦十匹玳瑁家事三件使人私覲礼物於东京旋行收买打造花纈共作五百匹段并在姜茶漆器纸笔等连朝廷礼物并作三十抬卓馆伴李侗见之亦如嗟赏称乍经残破之後不意措置礼物等如此当日鞞鞞国献羊黑水国献马两国人使同时在帅府前伺候引见入府见酋长（改作金帅）三人皆席地重毡跌坐第一人是左监军兀室（改作乌舍）郎君权元帅识第二人右监军余睹（改作伊都）第三人是时（旧校作时立爱）相国皆重毡在殿中间坐酋长（改作金帅）二人皆戎服一人小帽窄衫使人当中揖少立然後跪膝打话须臾高庆裔传指挥称郎君传尊旨奉使远来不易。

不知今日奉使差来理会甚公事答以今圣皇帝方即位差使人於贵朝通问离国中日皇帝令再三起居郎君元帅仓卒差使人通问百事草创礼意全未周旋郎君传尊旨本国与贵朝本来无甚深怨只缘前後语言失信答以此事皆先朝所失。又言去年皇子郎君兵至城下南朝本无备易破你全不知我此段恩义及许割三镇。又云：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语言如此其信安在答以此亦是前朝所失。又云：三镇之地何足计较。若失信诸事亦有商量。又云：使人今日之来方为通问如何才通问便来取二圣即答以今圣皇帝即位之後於父兄之情实不能忘所以差人往通问及恳禱郎君此事郎君以为是孰敢以为非郎君以为非孰敢以为是全在郎君矜念周旋此段祈祷之情即云：使人。且归馆中别听指挥差大理卿昭文馆学士李侗馆伴李侗性重相见默坐虽久终不发言副使下马稍远不免发言叩之李侗顾ッ左右前後别无人在侧即发言云：天下之理盛衰强弱之势古今所同只如汉武之盛恨不吞尽夷狄（改作匈奴）耶律德光之强恨不席卷中原然而汉武何尝杀尽夷狄（改作吞尽匈奴）耶律德光何尝并尽得（删此字）中国南北异宜，岂可混并此是胡道（删此四字）自古何尝有此理耶。又云：盛衰固自有时强弱亦是有数周旋如转轮反覆如引锯天下何尝有常强之势贤人君子佐世因时识消长之理遇事达擒纵之权於此能变守改节即於盛衰强弱之中常使生灵不坠涂炭免得此一段杀戮这个因果最为大事其他不足道也。。又云：自古圣贤举事未有不观乎！时。若时有可为人乐

为用即下手为之不惟事亦有济亦不徒费心力。若时未可为人不为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岂惟枉费心务事亦难济何所补哉！何如观时会通留取此事力少俟他日设施侗昨见贵朝近上公卿似全未有能见事者以此谋谟庙堂，岂不误事乎！只如昨来虜（改作我）兵到京在（删此字）城守未破国相亦曾烦恼。若守御稍固更停待得数日必须别有商议及两元帅临城侗亦亲随元帅在城下虜（改作我）兵只五七人登城城上即举军皆散兵势如此人不为用，岂可不预知乎！此段事即见贵朝公卿疏略全不曾讲究亦步亦不觉悟稍语此理必须留此段事力少待他日为用徒然枉费心力，岂不误事乎！良久。又言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於虜地（改作契丹）昨来。

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将谓自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不谓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又顾左右前後别无人即云：更少三两日间寻少果子过去夜间庶得少款曲一日晚入馆对坐良久。又过果子来皆油面煎果及燕山府枣栗并有西瓜数十盘旋烧香点茶延之说话再三恳叩之曰：使人远来仰荷见教甚多比不知所恳请二帝回銮之事贵朝诸公却有商量无馆伴云：固知此行只为此事前日二公不见郎君高声云：来通问便及二帝莫是要遣兵来取也。其意亦有谓。又问其意谓何云：其意谓初来通问合须议论他事尔。若稍不曲折言不相投亦恐不无伤事所以只指挥使人。且归馆中候别听指挥再恳云：毕竟所恳二帝之事贵朝诸公曾有商量否馆伴云：此事必须申去国中军前恐与决此事未得馆伴。又云：昨二帝过来时太上自燕山去少帝却自此中去少帝过来此时亦住半月馀日今皆过（删此字）在深虜中（此三字改作极东北处）然二太子在时却曾有此商议候贵朝有恳请时欲发太上回归今二太子不在亦无此段说话。又问少帝如何馆伴云：少帝虜（改作国）中元不曾有此段商议。又云：惟是昨在京城下时因有议论昨京城初下发回少帝入城二太子曾与国相商量自古北兵到南朝未尝有破其国携其主而归北只是兵疆而已德不足也。今来北兵到此既破其城孰。若立其主刻大碑於梁宋间使天下後世知行兵有名。且不绝人後裔使南兵自此数百年不敢动。若如此施行不惟兵强德亦有馀这个功绩大。若只破其国携其主而归只是兵强而已德不足也。兼他日。若赵氏自立即便更无立主一段恩义国相自遂（改作当日）然其说放回少帝入城後来因缘别有异议议论。又复稍变所以其言不谐云：议论缘何不谐馆伴云：当来（改作时）本差监军兀室（改作乌舍）送辞免不曾入去遂差监军下子弟及其馀近上郎君同行当时此二十馀人亦望将此事做一段恩义兼亦不无冀望贵朝近上公卿不悟其意遂至其议复变却称家国事大不可不为长虑之计只如唐太宗固尝臣事可汗（改作突厥）及其既盛亦能生擒可汗国家事大安可不虑哉！二太子亦步亦能曾力争其事言毕竟是贵朝秦中丞所请存赵氏之说是。若他日赵氏自立不惟无立主一段恩义兼恐兵端未已然累日商议不

成遂从乌舍郎君之言复。

变其议。又问既共议时不知曾闻有今圣皇帝在外无云：缘知之所以商议欲发太上皇帝回銮也。。又云：固知此事所以亦不留虏人（此二字改作兵）守京城初推契丹萧太尉守京城萧太尉不曾承当。又推刘彦宗守京场面彦宗亦不承当缘二太子复建议云：他日必不免赵氏再立然务广地者荒不如。且守河为界大事有大兵力包不住必别贻後患是用二太子之说只就城中别推贤人守京城此段话虏人（此五字改作国相元帅）既得河北已饱其欲方务为保守之计将自河以南皆已置度外矣。。又云：见今行府日逐建议守河之计欲就国中差拨金人十万人前来守河亦不用燕人及契丹其欲保守河北防患之心如此。又云：黄河，岂可守此是胡道（删此四字）假饶守得河他日契丹在腹心中安保其不生变也。馆伴旧事大辽其言大概多尊辽国类皆如此亦不敢深然其言恐其虚诞。又问所悬二帝之事他日有相从意否馆伴云：假使有允意亦岂肯便说尽兼方是第一次遣二公来必无便相许之理必须再三曲折俟其有就议之意然後可以商量。若欲一叩便允恐无此理然既就商量兵亦便可休也。馆伴。又云：金国自海隅小邦（删此二字）崛起并二大国此事岂人力所能至某问前後必有朕兆以应受命之符馆伴云：别无符讖只蚬辽曾占望国中金气旺盛以此应讖。又过数日忽见馆伴密来相报云：南畔近日复有人马过河来闻复失利然而南朝既遣使来议事。又发人马过河是如何窃恐言与事不相应郎君必须关共入馆来议论此事不可不准备也。次日果见高尚书入馆来相见称国相令传语奉使贵朝既是差人来通问如何。又却差军马过河来不知所差军马之意是如何。若是遣兵来取二帝否只答以不知高尚书。又云：且如奉使不知试自揣度看如何云：只恐是红巾啸聚必非朝廷之意高尚书。又云：已是三番差人过河来尽有黄榜第一番头领是张焕被百姓杀之第二番是马忠亦不曾得便宜第三番是张所亦失利自溃散去三番过河人皆有黄榜如何却是红巾啸聚答云：必非朝廷之意既有二帝在贵朝。又已遣使人通问祈请後面亦节次更差人来，岂有更发军马过河之理只恐是盗贼盗贼亦能黄榜不假黄榜无以鼓率群众高尚书疑其有黄榜终不然其说高尚书既去馆伴再来论此事前後并曾闻虏（改作金）人见议守河之计。

亦不用大辽人直去国中取人来守河其防河之意甚切贵朝人发遣人过河来正犯其所忌也。既是遣使欲与人议事。又发人过河窃恐言与事皆不相应其事如何可以商量得兼是人马过河不曾得便宜此小人不能成事徒为此纷纷何所补哉！此段事。又是贵朝近上公卿虑事不长既欲未之自合软语影带看候得时来整顿得人马可用然後施設如何动必轻举如此何能成事兼侗尝闻自古善治国之说有如治病如足病即去其胫胫病即去其股然後可以冀一体之安全。若足病不能去其胫胫病不能去其股窃恐并与一体不能安全昔年大辽之失正缘如此升平既久人不习战一

且金人之起不谋自治之术持大弗戒谓金人小国不足畏今年出兵不利溃散回归明年出兵不利溃散回归即散募乌合之众为用盖大辽旧少食粮军以食粮军为不足募民兵以民兵为不足。又募市兵以市兵为不足。又募僧兵是为四军人虽多亦皆乌合不为用及至溃散回归。又皆散为盗贼时大辽不经残破州军各自蹂践其实金人所破州军十无一处其余皆溃军自行烧劫及蹂践占据将来贵朝弄兵不已。且防溃散军马归来自残破了州府当日大辽亦晨三百馀座州军贵朝是四百馀州军两国地里广狭亦不相远今来贵朝。若截河为界南畔州府甚多尚有三百馀座诚能保全事力亦不小，何须。又发人过来引惹百端合早谋休兵之计以图自治。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校勘记。

己申取上畔指挥候得指挥（取字衍） 只如昨来虏兵到京其城守未破（其误作在） 更须三两日间寻少果子来（须误作少来误作过去）。又送果子来（送误作过） 国相白遂然其说（自字衍） 议论。又复稍变（议一作其） 因知此事所以不留虏人守京城（因误作固） 恃大弗戒（恃误作持） 即散募乌合之众为用（散字衍）。

●卷一百十一

炎兴下帙十一。

起建炎元年七月七日乙未，尽十六日甲辰。

七月七日乙未宣示太上皇帝亲书绢背心八字谕宰相黄潜善等。

上出绢背心一领宣示泣谕宰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勋赍来背心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群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庙以示万世。

借通直郎龙图阁河北西路招抚司张所上殿。

张所上殿面赐章服遣行所具画一乞以京畿兵三千为卫於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路告谕招谕山寨首领民兵候就绪日渡河先复卫怀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处围民兵乃给地以养之如陕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缙钱百万以为半年之费。

金人陷慈州权知军州事张昱弃城率众奔走。

张昱平阳府吏人也。犯罪刺配至靖康间在平阳境内山中聚众数千会慈州无守军民共议迎昱入州权知军州事金人屡犯其境皆不攻径过至是金人乃以兵至慈州州无城昱不守遂弃城率其众出奔。

金人陷慈州即时抚谕而去。

十三日辛丑京城留守范讷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宗泽入京师。

臣僚上言范讷为宣抚司日专怀顾望无意勤王军律不严不能戢士遂降授承宣

使罢留守淄州居住上即位宗泽尝因天下兵集乃请亲征迎请二帝力图中兴黄潜善汪伯彦沮止之乃加泽待制知襄阳府泽。又乞兵十万往收复河北不许讷既罢遂以泽为京城留守丙午泽入京师治事。

林泉野记曰：范讷字子辨开封人武举中第为童贯门客累官枢密都承旨贯为宣抚使讷尝为参谋迁节度使靖康中虜（改作金人）陷太原加讷检校少保河北河东宣抚使以兵五万屯河北河东讷同马忠王元帅王渊韩世忠退师应天金人攻城讷屡败衄建炎初除东京戏留守邵溥副之在任三月李纲为相素与讷不协降承宣使淄州居住後退居州年老徙居夔州依其侄总以卒。

诏请元皇太后幸扬州。

王燮傅亮上殿面赐燮器甲三万副就陕府置司（旧校云：建炎时政记王傅亮上殿面赐燮器甲战袍束带赐亮章服遣行河东路经置司画一陈乞降指挥陕西路转运司应副财用就五路旧西兵旧弓箭手将家子弟中募兵二万人并朝廷所付兵万人通成三万就陕府置司云：云：按此疑有脱简）与金人河中府解州对垒一面遣人结约河东山寨豪杰民兵收复州县候兵集日乘机会过河得百从之。

左正言邓肃子言叛臣乞立格定罪（旧校云：按肃集所载此疏极诋吕好问污受伪命宜与时雍辈同罪当国步阽危之际好问屈己就事迹虽可疑而心尚无他是编削而不录亦君子恶恶欲短之意）。

子曰：臣谓叛臣曾事伪楚大小轻重固有不等欲乞先立一定罪格於此然後按伪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断之，庶几君臣之间皆不得容私伏蒙陛下为臣昨在围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奏来臣谨取旨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为陛下尽陈言之所论叛臣之上者其恶有五一曰：诸侍从而为伪执政者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俦李回是也。其二曰：诸庶官及宫观而起为侍从者如司农卿胡思大府卿朱宗之为侍郎大理卿周懿文为大尹卢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於宫观以为侍从是也。胡思周懿文等今在桎梏固不足论诸馀者。且虜（改作敌）破城自南壁始李擢卢襄提举其事日聚群小浩歌城上虜（改作敌）已塞濠恬然不顾破京城者实此二人范宗尹昔尝宣和廷。

对揣王黼之意数蔡京之罪遂窃虚名以居台谏当官则以奴仆事耿南仲以取侍从城破则以妾妇事范琼以资口腹及伪楚一立则起於宫观以为谏议然不知所陈者何事哉！其三曰：撰劝进文与撰赦书是也。。且赦书之恶不减劝进其词云：有尧舜之揖逊无汤武之征诛不惟不忠之语可骇天下至於庙讳更不复顾虽犬马有所不为朝廷取撰劝进文者投之岭外而以撰赦书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於颜博文哉！其四曰：事务官者金人已有立伪楚之语朝士集议恐不能如礼遂私结十友作事务官讲论册命之仪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无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为揖逊以事美观皆事务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无不欣跃如获再生朝廷不闻先时以

为事务官者及伪楚之立而十友纷然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罪也。其五曰：因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於伪楚之庭乞改为善言其弟昌辰遂请於吏部改为知言恶犯昌字也。以上数等乞定为叛臣之上之岭外所为叛臣之次其恶有三其一曰：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於伪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谓执政者如冯曹辅是也。所谓侍从者其馀已行遣矣。独有李会尚为中书舍人所谓台谏者洪刍黎确等及举台之臣是也。当时台中有为金人根括而被杖四人以病得免其馀无不在伪楚之庭矣。且台谏者天子耳目之官也。虏（改作敌）骑迫城尚持讲和之论圣驾将出曾无一言之戒天作奇祸则仓皇失措遂於他人之庭复处台谏之职今日尚有不旧职者不知其所立如此。又何论他人之过耶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胜数伪楚以後谓之权官而被伪命子者皆是也。台省寺谏学校敕局无所不有乞专委留守司按籍取之则无有遗者其三曰：愿为奉使者是也。黎确之使赵野李健陈戩之使翁彦国拥黄旗持伪诰左右仆从皆受伪恩马上洋洋自号奉使力说勤王之师以为邦昌久居计故邦昌晓谕曰：只候勤王师退然开门盖恃有二三奉使耳已上数等乞立为叛臣之次於远小处编管吏部供到王时雍见系高州安置徐秉哲见系梅州安置吴开永州安置莫侔全州安置李回袁州居住朱宗之朝奉郎李擢柳州安置范宗尹通直郎提举杭州洞霄宫卢襄大中大夫权开封府尹胡思周懿文朝散大夫颜博文泮州安置何昌言生前尚书工。

部侍郎何昌辰通直郎通判南剑州冯中大夫提举成都府玉局观李会中中书舍人洪刍朝散大夫孙确朝请大夫李健朝请郎陈戩虞部员外郎奉圣旨吴开移韶州安置颜博文移贺州安置朱宗之责授蕲州团练副使岳州安置范宗尹责授忻州团练副使鄂州安置卢襄责授陈州团练副使衡州安置何昌言责授隰州团练副使及追致仕恩泽何昌辰除名勒停送永州编管冯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成（改作陈）州居住黎确李健陈戩远小处监当撰劝进文及事务官子留守司开具姓名申尚书省。

李回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李会责授承议郎秘书少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制曰：君臣分定宜生死之靡他义命趣殊在贤愚之所择，岂有本朝之颠沛遽令大节之磷缁尔幸受国恩与闻机政知拔本塞源之公愤盖戴天履地之所同乃甘心二姓之庭至冒宠百僚之上兹而不问何以馭臣宜从置散之科用正投荒之典皆尔自取非朕敢私。

十四日壬寅李纲乞降巡幸诏。

是日李纲同执政奏事乞留身奏曰：朝廷近日常外则经营措置河北河东两路以为藩篱葺治军马讨平盗贼内则修政事明赏刑皆渐有就绪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谕曰：但欲迎奉元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朕当与卿等独留

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可居虽金贼（改作人）可战纲再拜曰：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过是也。中外未知圣意乞降诏告谕。

十五日癸卯下巡狩诏。

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甯重熙累洽未尝少有变故承平之久超轶汉唐比年以来图虑弗臧祸生所忽金人一岁之间再犯（改作至）都城信其诈谋终堕贼（改作敌）计尽取子女玉帛遂邀二圣銮輿六宫戚属悉拥以行夷狄（改作中原）之祸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怀旧京，替然出涕思欲整驾还京谒款宗庙以慰士大夫军民之心而丧乱之馀民人已多物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顾瞻宫室何以为怀是用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蹕近甸号召军马以防金人秋高气寒再来入寇（改作侵扰）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河北河东诸路与之。

决战已诏奉迎元太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以为尔京城及万方百姓请命於皇天，庶几天意昭答中原之势浸强归宅故都迎还二圣以称朕夙夜忧勤之意一应在京屯兵聚粮修治楼櫓器具并令留守司京城所户部疾速措置施行咨尔士大夫军民体朕至怀无有疑虑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旧校云：此诏李忠定公撰见时政记）。

诛宋齐愈。

遗史曰：宋齐愈新除谏议大夫是时李擢见任给事中擢与齐愈在围城中皆非纯臣擢谓齐愈为谏议大夫必论已必得罪。且曰：先发制人乃不书黄而具齐愈议立张邦昌事缴之曰：新除谏议大夫宋齐愈昨三月初王时雍等在皇城司聚议乞立邦昌拜大金贼（删此字）诏书毕立状时雍等恐惧不敢填写邦昌姓名而齐愈奋然执笔大书张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状以示其四壁无不惊骇齐愈自言自从二月在告不出诞欺。若此今除谏议大夫当是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论列更乞圣裁遂罢谏议大夫令御史台王宾置司根勘具案闻奏制曰：义重於官宋齐愈蒙国厚恩为时显宦方氛结萧墙之内至腥膻谋僭位之人（改作至奸邪兴僭位之谋）事既非常座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获柰何援笔以遽书遗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其解谏垣之职以须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据王宾勘到通直郎前右谏议大夫宋齐愈招金人邀请渊圣皇帝出城未回知枢密院孙傅承军前遣吴开等将文字称废渊圣皇帝共举堪为人主一人及知孙傅等乞不废渊圣皇帝不许须管於异姓中选具姓名申上齐愈知孙傅等在皇城司集议遂到本司见众官及卓子上有王时雍等众议推举状草齐愈问王时雍举谁时雍云：金人令吴开来密谕意举张邦昌今已写下文字只空着姓名。又看得金贼（改作人）元来文字声说请举军前南官以参验王时雍语言即是要举张邦昌齐愈恐违时别有不测为王时雍曾说吴开密谕张邦昌亦欲早图了结齐愈辄自用笔於纸上书张邦昌姓名三字

欲要於举状内填写却将呈时雍其时雍称是。又节次遍呈在坐元集议官时齐愈言道张邦昌众官看了别无语言齐愈令人吏依纸上写张邦昌姓名三字於已。

撰写到选举元空缺姓名以治国事举状内填写张邦昌姓名三字了後别写申状系王时雍等姓名呈时雍看了分付与吴开莫侑将去其举状内别无齐愈姓名所有齐愈写张邦昌纸片子即时毁了并无见在只收得王时雍等元议定推举状草归家初蒙勘问时惧罪隐忍不招再蒙取会到中书舍人李会状军前遣吴开莫侑传大金指挥须管於今日异姓中选择具名申即不得引惹赵氏是日在皇城司聚议忽有右司员外郎宋齐愈自外至见商议不定即与本司厅前写文字吏人卓子上取纸笔就卓子上取片纸上书张邦昌三字即不（阙）是文字上书写遍呈在坐相顾失色莫敢应无别语言其所写姓名文字系宋齐愈手自将却会即时起取是时只记得侍御史胡舜陟在坐司业董午间亦步亦趋曾在坐未委见与不见其馀卿监郎官会以到京未久多不识之及根勘元状草本再勘方招检会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内一项昨金人逼胁使张邦昌僭号实非本心今已归复旧班其应干供奉行事之人亦不获已尚虑畏避各不自安其已前罪犯并与放免一切不问勘会上项赦文系谓张邦昌僭号之後供奉行事之人特从宽贷法寺称宋齐愈後谋叛以上斩犯不分首从赦犯恶逆以上罪至斩依法用刑宋齐愈合处斩仍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原赦後处虚妄杖一百罚铜十斤入官放情重奏裁奉圣旨宋齐愈身为士大夫当守节义国家艰危之际不能死节乃探金人之情亲书僭逆之臣姓名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其罪非受伪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依断仍令尚书省出榜晓谕。

张浚行状曰：宰相李纲以私意恶谏议大夫宋齐愈加之罪至论腰斩公素与齐愈善知齐愈死非其罪入台首论纲罢之。

十六日甲辰孟忠厚除徽猷阁待制。

以为迎奉隆太后提举一行事务步军指挥使郭仲荀统兵扈卫司封员外郎杨迈沿路州县预行计置粮草济渡舟船。

粘罕（改作尼堪）自草地归至云：中遣杨天吉使夏国约同寇（改作侵）陕西。

金人起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入寇（此二字改作趋）两河。

节要曰：渤海万户大挾不也。（改作托卜嘉）屯兵河间女真。

都统浑打浑阿鲁保（改作温图琿阿勒巴）屯兵於保州女真万户特术也。

（改作特默）屯兵於永甯祁州女真万户胡沙虎（改作呼沙呼）屯兵於霸州女真万户聂耳（改作聂）屯兵於冀州女真副统韶合（改作硕哈）屯兵於真定辽东汉军万户韩庆和屯兵於庆源女真都统万佛奴（改作万佛努）屯兵於雄莫女真万户余列（改作实）屯兵於州女真副统蒙哥（改作蒙克）屯兵於太原新城女真万户

宪里（改锡作里）屯兵於岚宪契丹都统马五（改作马武）屯兵於平阳契丹（有阙字）屯兵於慈隰女真万户石家奴（改作石嘉努）屯兵於汾州女真万户娄室（改作罗索）屯兵於河东苏村娄室（改作罗索）之子鹞眼（改作呼纽）屯兵於解州安邑女真万户撒离喝（改作萨里罕）屯兵於绛州女真万户温敦（改作温都）屯兵於泽潞女真都统茶喝马（改作察罕理勒）屯兵於孟州砂（改作哈达）攻守诸州郡元帅府左监军达懒（改作达兰）亲围中山。又曰：两河州郡自贼初入寇（改作金人初入）以朝廷指挥皆得便宜行事故各据人马以图自固逐路帅司不能调发致无连兵合势相援拒贼（改作敌）之理（改作事）其贼（改作敌）势之大。又非一州之力可敌故为贼（改作敌）众并力既破一州而复攻一州也。至是以京城失守二圣北狩河北州郡官尽为官军作乱害之河东州郡官多弃城而南走两河州郡外无应援内复自乱，於是为贼（改作敌）乘而取之如俯拾遗物惟中山庆源保莫祁冀磁相乡久而陷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一校勘记。

告谕招抚山寨首领民兵（抚误作谕）以为半年之费得旨从之（脱此四字）王傅亮上殿（此六字应提行误低格连下）面赐燮器甲战袍束带赐亮章服遣次河东路经置司画一陈乞指挥陕西路转运司应副财用就五路旧西兵旧弓箭手将家子弟中募兵二万人并朝廷所付兵万人通成三万就陕府置司（脱战袍至通成六十二字下副字衍）固不足论论诸馀者（脱下论字）讲论册立之仪（立误作命）少右其所为如此。又何以论他人之过耶（为误作立脱以字）李回责授安远军李会责授承议（二条误作另提应在上段远小处监当之下）拜大金赐诏毕书立状时（赐误作贼书误在毕上脱时字）虽时雍等恐惧（脱虽字）其四座无不惊骇（座误作壁）士心以为当是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脱士心以为四字）其时时雍称是（脱上时字）齐愈。又命吏依纸上（。又命误作令人）皆莫敢应（脱皆字）

系宋齐愈手自将去（去误作却）会即时起取（取一作去）法司称宋齐愈律（律误作後）罚铜十斤人官放免（脱免字）浑打浑（一作满卢浑）赛里（误作宪里）。

●卷一百十二

炎兴下秩十二。

起建炎元年七月十六日甲辰，尽八月十四日辛未。

元太后发京师。

元太后进发以孟忠厚为提举一行事务都人初望车驾还内而闻太后有南京之

行莫不垂泣初上遣张俊迎太后至是俊奉鬼馭至行在除俊带御器械。

十七日乙巳李纲乞巡幸。

李纲时政记曰：子大略谓巡幸之策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夫襄邓西邻关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谷粟山川险固民物淳厚此诚天设以待临幸愿为今冬驻蹕之计得旨定义巡幸南阳。

十八日丙午差巡幸官属。

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一行事务缮部员外郎陈充干办顿递行宫一行官吏将佐军兵安泊去处虞部员外郎李侔干办相视桥道渡船并椿办粮。

料草发运使李为随军转运使。

十九日丁未计置迎奉神主。

是日委兵部员外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员候巡幸有日限三日计置合用舟船车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据合用人数就太庙亲事官抬舁令殿前司差拨禁军三百人防护仍专委内侍官二员充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并仰条具申尚书省。

二十七日乙卯戒谕士大夫诏。

朕观古之为士者何其分义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时糜好爵享丰禄（旧校云：禄归本作亨）相与同安荣多事之际不择地不苟免相与同患难故人之好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盐至於不遑启处而鹿鸣四牡之诗作先王之泽可谓盛矣。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於士无负而士之所以图报国家者不能无愧於古人日者二圣播迁宗社几至於颠覆而仗节死难者罕有所闻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群材相与协济修政事攘（改作诘）戎狄（改作兵）以奉迎銮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营私者多徇国者希谋身众乞去则必以东南为请召用则必以疾病为辞沿流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牒甚者至假托亲疾不候告下挈家而远夫礼义廉耻正所以责士大夫也。所守如些朕何望焉岂朕初嗣大位所以诫告者未至与将士大夫狃於故习而未能遽革与已诏甚失节者置之极典其次投之远方为多士万世之诫其自今以往各尽乃职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复大业底绥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愆在内委御史台在外委监司弹劾以闻邦 有常刑朕不敢赦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旧校云：此诏李忠定公撰）。

八月一日戊午贬窜余大均陈冲洪刍张卿材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夏承等

（旧校云：是日杭州军乱执守臣叶梦得）。

奉圣旨访闻昨来京城围闭王府主第宗室及戚里勋畹之家以至民庶根括金银等官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陈冲等因缘为奸隐匿财物万数及聚敛歌乐靡所不为士大夫负国至此难一便宽贷可差殿中侍御史黎确马伸就台根治具案闻奏根勘

得夏承洪与张卿材各有相犯续奉圣旨洪与罢谏议大夫张卿材罢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陈冲并先次放罢今勘到具撮白刑名下项降。

授朝散郎前太仆寺少卿陈冲差懿亲宅抄将王府果子吃用摘花归爱与内人同坐吃酒令内人唱曲子将牙筒等隐匿公然受犒赏并钱将出剩金银等隐匿入已令人收掌未曾收计绢六百一十五匹除轻罪外准条系监守自盗合绞刑赃罪处死除名该大赦原免缘五月十八日奉圣旨难以一例宽贷根治闻奏朝散大夫前大理寺卿周懿文抄景王府蜜煎等将摩罗士女孩儿等归爱受犒设酒及吃宫人酒果受酒计赃绢六匹六尺除轻罪外准条行下合杖六十公罪减外笞五十不曾计到摩罗赃如不满百文系城内窃盗杖八十如满百文杖一百赃罪定断议减外杖九十罚铜九斤入官放犯在大赦前合原免缘五月十八日奉圣旨难以一例宽贷根治闻奏朝议大夫前刑部郎中张卿材差赴懿亲宅抄金银吃内人酒果闻与内人边氏离三四步坐吃酒将扇儿摩罗等归家受估赃计绢八匹七尺除轻罪外准条与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减等徒一年半合罚铜三十斤入官放犯大赦前合原朝散大夫前佐谏议大夫洪与差抄见景王祇候人曹三马後嘱托大均放出将来本家宿雇作祇候准条系监守内犯奸合流三千里私罪议减外徒三年追一官罚铜二十斤除名勒停犯在赦前合原朝散郎开封府少尹夏承根括到郑伸宅坤仪酒擅支作犒设收受不觉察王及之擅易银受酒估计绢二十六匹除轻罪外准条系财物不应入而私入合徒一年半赃罪为徒官减外杖一百罚铜十斤入官犯在赦前合原朝请郎前吏部员外郎王及之抄金银见官属将甯德皇后亲妹追捉苦辱并不施行及吃受沂王府婕妤位酒不铃束觉察人吏与郑伸家使女刘娇奴等私通及辄受犒设酒根括金银到家买低次银抵换入已计赃二十五锭除轻罪外准条系以私物贸易特计例以盗论合加役流赃罪追六官除名勒停该犯在赦前合原免缘五月十八日奉圣旨难以一例宽贷根治闻奏朝散大夫前司农卿胡思推择张昌邦表内添改谄奉及抄棣华宅有祖宗实录者并罢馆伴不合乘马有太仆寺少卿差到马是大王府（下添者字）公然乘骑点数不见实录十册是亲事官等推动除轻罪外准条系不应为合重杖八十议减等杖七十罚铜七斤犯在赦前合原免缘五月十八日奉圣旨难以一例宽贷根治奏闻二人。

追捉未获先次据干照人说出逐人罪犯朝请郎前添差开封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乔贵妃位抄金银与内人乔念马并坐饮酒唱曲子。又以告首金为由放乔念马归家收养作祇候隐藏根括笼子一只寄在金银库内取出麝香三十脐馀被府尹纳了除轻罪外据案不曾估到所盗麝香钱如满十贯系监守自盗合加役流赃罪追三官除名勒停如满三十五匹合绞刑赃罪除名犯在赦前合原免缘五月十八日奉圣旨难以一例宽贷根治联奏朝奉郎主客员外郎李彝差往景王府抄与内人曹氏等饮会及与内人乔念马并坐饮酒知余大均洪与欲雇买曹氏等放令逐便及请洪与曹氏等筵会令曹氏使女唱曲子除轻罪外准条（系不）应出谒合徒二年私罪追两官勒停犯在赦

前合原案候收坐高伸身死外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温州观察使范琼因根括金银时告求王及之减免所根括高伸家金银数系不应为重杖八十减外杖七十私罪合罚铜七斤入官放该赦原武经郎卜门宣赞舍人陈思恭因括金银时告求王及之印押虚抄免纳金银系不应为重杖八十减外杖七十系私罪合罚铜七斤入官放该赦原三省枢密院进呈法寺议曰：弃市上曰：王及之等犯由常戮有司之法如此但朕新政重於杀士大夫伯彦对曰：好生圣人之大德祖宗以来未尝杀一士大夫陛下体祖宗好生之德天下幸甚上顾黄潜善曰：如何李纲黄潜善等皆奏曰：臣闻天地之大德曰：生陛下诚能体天地以当生杀之际生民受赐上称善奉圣旨余大均陈冲洪刍情犯深重并当诛戮各特贷命除名停勒长流沙门岛永不放还至登州交割张卿材责授文州别驾雷州安置李彝责授茂州别驾新州安置王及之责授随州别驾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责授陇州别驾英州安置胡思责授沂州别驾连州安置余并依断内余大均陈冲洪刍张卿材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令吏部各差使臣一员步军司各差兵级一人将校一名防送前去候到贬所取逐州交管文状缴申尚书省周懿文等责词曰：昔季《文子》有言见无礼於君者犹鹰之逐鸟雀也。故春秋不诛其人而诛其人之意岂无说哉！尔服采在庭官荣禄厚国家平日何负汝曹方君亲危急之时虽嫠不_一其纬乃乘时幸变乾没自私以为无复朝廷之治矣。呜呼亦士也。何为而至於此极哉！念本无。

知诛之奚益俾全首领投畀遐荒尚保馀生毋忘予德。

幼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准从贬窜君子是以知李纲与汪黄诸公不能辅佐恢复河东河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二日己未李纲乞置水军。

时政记曰：子谓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习水而善没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惧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战之利正南人所宜应沿河淮江帅府要郡宜令造战船募水军凡习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记姓名使平时许其自便有故则纠集而用之逐时教阅量行激赏必得其力有旨令诸路诏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号差御营司干办官杨观复赍空名告江浙募人造船馀路委提刑司措置总领。

三日庚申杨惟忠建武军节度使（旧校云：时刘光世王渊并除节度使）。

时政记曰：先是杨惟忠大元帅储都统制拥扈有功故有是命。

野记曰：杨惟忠骁勇善骑射少为将靖康初为高阳关路军马副总管康王开大元帅府惟忠来归授都统制及黄潜善汪伯彦兵至皆以属惟忠王即位加殿前都指挥使营平节度使後检校少保以兵一万卫隆皇太后往洪州闻金人渡江军皆溃部将司全傅选等去为盗太后适虔州惟忠走万安县山谷间数日乃还再聚兵数千司全傅选等复降贼陈辛围虔州惟忠登陴力战赖胡友至败辛後屯军洪州李成将马进来攻吕颐浩率惟忠拒战进解去改江西副总管军於吉州时贼杨屯吉州惟忠与叙同姓之好

邀饮诛其首领而并其兵卒年六十六以其军隶岳飞。

五日壬戌内降白麻李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御营使黄潜善兼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御营副使。

李纲制曰：门下朕博观群书历考往古将启中兴之昌运必资希世之伟人俾丕修於政经以大慰於民望爰登硕辅敷告治朝政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李纲志大而德刚器闳而虑远自任以天下之重皆谓有王佐之才粤繇高华每著名节螭坳造膝识者想闻其风声奉常建言公议共推其雅望超躋丞辖进长枢庭风采耸於迩遐闻誉溢於中外尚稽魁柄殊郁师瞻肆朕纂临之初首图召用之亟遂升次辅以率群工民情惟嘉国是以定念华夏狃承平而弛备。

致夷戎伺间隙以肆凌（改作君亲遭播越以未回）惟民怀旧德而靡忘惟士新政而甚切当今朝有内修外攘之志汝其比迹於樊侯朕欲民臻仰事俯育之安汝其希踪於裴度使任大事以尔为栋梁使断大疑以尔为龟筮是用延登上相秉翰鸿钧特尊左揆之崇兼贰东台之峻仍其公爵陟以文阶增衍爰田陪敦贡赋存臻殊渥昭示显庸於戏得贤邦家之基汝能追配於前哲论相人主之职朕则无愧於古人益远乃猷以对联命可特授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

黄潜善制曰：门下巨川之待舟楫用宏济於多艰元首之赖股肱以共成於具体惟时王佐实秉国钧相须而成阙一不可兹延登於次辅以同闡於大猷式扬涣号之孚爰耸治庭之听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黄潜善学造圣贤之蕴识穷事物之微气粹而虑深诚笃而忠切表仪禁路著实望於朝端镇抚巨藩瞻威棱於阃寄勤劳一节中外百为朕开帅府以临戎尔与筹帷而赞化静密无二险夷不渝纳言而合嘉谟揆事而无遗策肆朕纂承之始尤嘉翼戴之恭蚤联迩臣而功素显於时进秉大政而士不议其速建明愈伟闻誉弥崇念中夏玩於燕安致外夷（改作邻国）肆其侵侮虽国势之犹弱赖民怀之益深朕欲耆定武功汝其绍萧曹之烈朕欲缉熙治具汝其追丙魏之踪是用超登右相之隆兼贰西台之峻乃进公爵仍陟文阶陪敦井赋之多加衍圭田之厚并颁茂物丕劝具寮於戏朕心惟乃知其增修於远业嘉猷告尔后尚胥及於丕平谅体至怀奚俟多训可特授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旧校云：以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前无此官制至建炎时所改乾道末复改仆射为左右丞相见梁溪漫志）。

先是诏李纲到行在拜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上即位左右揆皆虚位首以纲为右揆至是特授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命中书侍郎黄潜善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音量哪些风兼御营使潜善御营副使自是宰相始有亲兵。

十四日辛未傅亮罢制置使发赴行在。

内降御笔傅亮兵少不可渡河罢制置副使发赴行在以臣寮论久在京师逗遛不行故也。。

李纲时政记曰：权知大名府张益谦奏言招抚司骚扰河北盗贼多不。若罢之纲奏曰：张所今尚留京师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聚为盗贼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

以解河北之急岂缘置司乃有盗贼方时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略益谦小臣乃敢沮抑必有使之者遂令分析至八月十二日进呈河东路经制使司奏状元降画一圣旨指挥许令陕府置司候措置招集军马齐集日渡河续奉圣旨令听宗泽节制於阳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挥以凭遵守纲奏曰：河东经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阳武渡河卫怀三州尽系金人所守便为生界难得粮饷万一溃散则朝廷别未有一项军马可以措置河东不。若令依元降画一指挥。且於陕府置司招集军马事体为便黄潜善谓逗遛不进致失机会纲奏曰：河东经制司受命启行才方数日犹尚在京师恐难谓之逗遛今日事势亦未见机会可乘不。若尽将帅之力可以责成效用其言而绩用弗成朝廷自有典宪议久决八月十四日内降批傅亮兵少不可渡河罢经制副使发赴行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二校勘记。

膳部员外郎究（膳误作缮） 并椿办粮料草（料字衍） 投檄以自便者（投檄误作沿流） 邦有有常刑（下有字衍） 今勘到具撮明白（脱明字） 未曾收受（脱受字） 入官放罢（脱罢字下同） 差起发懿亲宅抄金银（起发二字误作赴字抄二字应在下文扇儿之上误简在此） 受酒估赃（脱酒字） 差抄见景王祇候人曹三（一作景王府见祇候人曹三） 将来本家同宿（脱同字） 准条系监守自犯奸（自误作内） 婕妤位酒食（脱食字） 以私物贸易官物（脱官字物误作特） 内添改急于奉语言（脱语言二字） 有祖宗实录借看及罢馆伴不合乘马（借看二字误作者字及误作并） 认为是亲事官等推动（脱认字） 乔念奴（奴误作马下同） 收养作祇候人（脱人字） 於内取出麝香（脱於内二字） 不应出谒而出谒（脱而出谒三字） 杖八十议减外（脱议字下同） 应沿河江淮（误作淮江） 赍空名告身（脱身字） 李纲时政记曰：河北西路转运使权知大名府张益谦（脱河北至莲使七字） 奏言招抚司骚扰不当置司北京及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脱不当至此二十五字） 河北盗贼多白画杀人（脱此四字） 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臣（脱专以至此七字） 纲奏曰：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日渡河（脱画一至此十五字） 今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未行（脱以招至佐故六字） 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而言不当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辄那当令招抚司具合用数申陈自朝廷给降可也。

（脱而言至此三十四字） 乃有盗贼今京东京西群盗啸聚攻掠州县岂亦招抚司所致耶（脱今京至此二十一字）

乃敢非理公然沮抑（脱非理公然四字） 必有使之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而

沮奸臣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就绪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数申朝廷应副如招抚到河北兵民严行约束无令作过张益谦令分析以闻（脱不惩至益谦七十字。又以闻二字） 令於陕府置司（脱於字）。

●卷一百十三

炎兴下帙十三。

起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辛未，尽十月二十九日乙酉。

东京留守宗泽奏乞车驾回京师。

宗泽自七月到京师屡上表乞回銮（旧校云：按叫简公奏请之疏前後二十有四此录其一二而高宗优柔不决偏安之志已可见矣。）。又极论曰：（旧校云：此疏系第二次所上）臣蒙恩差权知开封府事今到二十馀日物价市肆渐同平时每观天意眷顾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乐臣之血诚见将士见商贾见农民见士大夫之怀忠义者咸曰：若陛下归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兴也。臣窃料百僚中倡为异议不欲陛下归京师者不过如张邦昌耿南仲奸邪辈与贼虏（改作金人）为地尔臣愿陛下体尧禹顺水之性顺将士顺商旅顺农民顺士大夫之怀忠义者早降敕令整顿六师及诏百执事（示谓）款宗庙垂拱（九重之日）母一向听邦昌耿南仲奸邪阴与贼虏（改作金人）为地者之语。

又别奏曰：（旧校云：此疏系第八次所上）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楼櫓与守御器具其当职官吏协心并力夙夜自公率厉不懈增筑开起造辑理浸皆就绪臣。又制造决胜战车一千二百辆每辆用五十五人一卒使车八人拥车二人扶轮六人执牌护车二十人执长枪随牌护车十八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小使臣专干办阅习车事每十车差大使臣总领为一队见今俾统制官日逐教习变化进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阵於城外寨。又沿河一十六县与上下州军相接作联珠寨以严备御臣见使王彦曹中正在河西攻击收复州县西京河阳郑滑等州同为一体把截探伺次第贼虏（改作金人）畏（删此二字）不敢轻动（冒犯自速）殄灭（删此六字）。又曰：臣已修整御街御廊护道杈子平治南薰门一带御路闻万邦百姓寓於京师者日夜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与隆太后皇后妃嫔皇子天眷归安大内以福天下臣民夙夜忧思眷眷恋恋继之以泣。又别奏曰：（旧校云：此疏系第四次所止）陛下既位乃宴安南京四方闻之怀疑胥动递相鼓扇闻诸州县间有惊劫伤残之患盖是小民无知因疑致变旋相践蹂弗莫攸居兹无他由陛下寅畏过当驻蹕别都俯徇奸谋预图迁幸使彼狡狴惶惑敢尔横肆盗据窃发（阙）畎亩以归畎亩以操耒耜铸剑戟为农器思不犯於有司尔。若陛下敕翠华之御俾千乘万骑回复鞶鞶奠。

枕九重臣窃谓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视人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自然中兴尚何夷狄（改作侵侮）之足忧盗贼之足虑乎！。

十八日乙亥尚书左仆射李纲罢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制曰：论人臣之大戒罪莫重於擅朝置辅相以仰成责尤严於误国式扬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李纲顷以时才列於清要属戎兵之急变参纲辖於中台同流俗以沽名秉枢机於右府既统师而败绩举绌典以投荒肆朕绍图惟人求旧念召环之已赐适揆席之犹虚首登次辅之崇旋陟上台之峻而乃谋谟莫效狂诞罔悛亏恭慎之前规负弼谐之初望既请尽括郡县之私马。又将竭取东南之民财以喜怒自分其观愚致赏罚匪出以功罪令允符於清议屡抗执以封还用。若拂於群情必力祈於亲札弟欲恃恩於已靡思移怨於君比劾江浙骚扰之官亟下闾里宽恤之诏贴改已画之旨巧蔽外姻之奸兹遣防秋之师实为渡河之援显颁告命厚犒缙钱费逾百万之多仅达京师而止每训趣其速进辄沮格以不行设心谓何专制如此忽览刻章之奏具陈引咎之辞顾物论以大喧岂邦宪之可屈宜解钧衡之任俾从祠观之游仍联秘殿之近班并推加户之异数以全体貌以厚股肱於戏国步多艰方切履冰之惧鼎司失职更怀覆卮束之忧尚缘注意之求特徇乞身之请笙祗训语母怠省循。

李纲每建言颇切直黄潜善汪伯彦忌而谮之。又讽臣寮使言其罪臣寮上言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事之大小随意专行买马之扰招兵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公吏为奸擅易诏令窃庇姻亲等事遂罢宰相。

汪伯彦时政记曰：十八日乙亥降麻制左仆射李纲除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以纲上表称疾自请故也。。

太学生陈东欧阳彻以上书切直死。

陈东欧阳彻上书论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乞亲征邀请二帝语切直斩於市行路之人有为之哭者。

中兴姓氏录曰：陈东字少阳润州人欧阳彻（旧校云：彻字德明）抚州人东在太学博学雄文声誉甚盛慨然有济世安民之志宣和末天下大乱渊圣即位东率太学。

诸生伏阙上书言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邦彦朱 卮 乱国害民谓之六贼乞赐诛戮发策亲征及京贯 卮 等追还早正典刑不从靖康初姚平仲败宰相李邦彦忌李纲主战罢之大金攻城人情甚骇东引进士伏阙上书言邦彦及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旧校云：下有缺文）李纲乃社稷之臣不可罢乞召徐处仁唐恪置诸左右阍外事尽付种师道俄而军民数十万大呼阙下请用李纲击碎登闻院鼓杀内侍五十人遂复用纲而民心定邦彦等皆谮东以布衣而胁天子累欲罪之上不允补迪功郎赐同进士出身东。又五上书辞之建炎元年左仆射李纲罢黄潜善汪伯彦用事东与布衣欧阳彻在应天府伏阙上书言李纲不可罢潜善伯彦不可用乞亲迎请二帝不允潜善伯彦及诸内侍谮於上驱东彻於市斩之死时年四十二识者哀其忠义。且知丧乱未已也。三年悔诛东等赐东之子钱五百贯东彻承事郎（旧校云：东彻俱赠朝奉郎作承

事郎误)。

二十五日丁丑元皇太后发应天府。

元皇太后自应天府进发中原之人皆知翠华将有江都之幸京师父老有相聚涕泣者。

东京留守宗泽奏乞。且驻蹕南都勿为巡幸。

臣(旧校云：按此疏系第七次所上)伏睹朝廷前遣翁彦国营缮金陵比有诏复遣官奉迎太后六宫以往。且谓朕当独留中原臣读诏书私窃疑之此必有进言者劝陛下声为此言其意必有所属进言者欲陛下渡江避贼(改作敌)而不思天下大计托为爱君以济其不忠臣愿陛下察其利害之实断自渊衷早定大计臣学术空疏不能引古为证姑借近事一二为陛下别白言之朝廷异时改更三舍以取士钦崇道教以奉真进贡花石以媚上屈意贼虏(改作敌人)以讲和当时士大夫阿意顺指例蒙旌赏其间有识者议论不合稍加裁抑则必以悖戾怠慢加之谴斥陛下试以前日之事概之其颇僻遵承例沾识擢者果皆忠荅者乎！巡幸之事利害所关万倍於此三者比进言诸臣谈何容易。又况利害之端晓然可见陛下何不讨正其实而早黜之无使此曹如异时阿谀承顺之人得便文自营而国家独坐受其弊也。臣重念本朝提封万里汴京号为腹心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庙社稷所在而人民依之以居者无虑万万计今两河虽未救甯犹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唯不能疗一。

手臂之不伸也。。又并兴腹心而弃之岂祖宗所以付托之意与天下睽睽万目所仰之心哉！臣乞陛下。且暂驻蹕南都无轻议动臣虽老矣。尚当矍铄鼓勇立办御敌之具以图万全之举然後埽除宫禁严备扈从奉迎銮輿谒见九庙非特使神祇祖考安乐之，庶几中原增重而不失天下之大势也。不然是徒为走计耳示虏(改作敌)以弱非惟不恤两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庙社稷而不顾陛下岂忍乎！臣重为陛下惜者。此尔故敢直输血诚幸陛下留意毋忽。

又子曰：(旧校云：此疏系第六次所上)。且我东京是祖宗二百年积累之基业是天下大一统之本根陛下柰何听先入之言而轻弃之欲以遗海陬一狂虏(此五字改作敌)乎！臣观河东河北京东京西之民咸怀冤负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气直欲吞此贼虏(此三字改作敌)陛下何忍恬听谀顺而不令刚正之士率厉同心剿绝凶残乎！今东京市井如旧上下安帖如旧但嗷嗷之人思望翠华之归谒款宗庙垂衣九重不啻饥渴之望饮食大旱之望云：霓也。臣窃谓陛下一归则王室再造矣。中兴之业复成矣。。

二十二日巳卯近降指挥诸路买马除陕西路每州可令买马百匹外其东南州军不系产马之处并免出其。

劝民出财助国指挥更不施行。

二十八日乙酉尚书右丞许翰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先是翰与李纲素善纲被召荐翰六月有旨端明殿学士许翰复职制曰：士有明於远图而暗於近略工於为国而拙於谋身虽当凿枘之不同而今实著龟之先见具官许翰蚤明古学出应时须翁归兼文武之材无施不可贾谊陈治安之策所虑益深方宏康济之规忽蹈谴诃之域栖迟闾里淹历岁时肆予吁俊之初知汝投间之久悉还故秩召对便朝忠不忘君当大摅於素蕴人惟求旧思复见於老成汝其疾驱以承朕命纲罢政翰遂得祠。

野记曰：许翰字崧老洪州进士中第宣和中为给事中言高丽入贡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举杭州洞霄宫靖康初以李纲荐召为御史中丞言蔡京童贯蔡攸皆坐责俄同知枢密院金人邀求三镇翰言三镇弃则京师不可都而天下危矣。不宜许乃荐种师道宿将可用。又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朱 卞 杨戩李邦彦孟昌龄等家庭并治门生党与上不允翰尝督姚。

古种师中兵进解太原之围及李纲黜并翰罢建炎初纲入相复荐尚书左丞纲解机务翰以资政学士提举洞霄宫累官通议大夫绍兴三十年卒。

九月五日壬辰命巡幸淮甸。

御史中丞许景衡奏据探报金人犯（改作兵至）河阳汜水等处逼近东京朝廷虽已遣郑建雄闻领兵前去防遏乞车驾南巡以慰人望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命涓吉巡幸淮甸续据有司选用十月一日宰执进呈奉圣旨依令朝廷措置施行。

臣寮乞考验京城失守将吏士卒效命与逃遁者诛赏示戒。

臣寮上言窃观去冬京师失守城池非不高深兵甲非不坚利士卒非不众多然上下弛慢嬉戏城上坐观其填濠复纵其登城。又。且公然逃遁无复卫上之心遁於城内者反导虏寇（此二字改作之）劫掠居民遁於城外者结集徒众焚劫州县逮今未能偃兵何以为戒。若命留守司於胡虏（改作金人）登城之所三二百步内考验将吏士卒姓名效命致死者褒其忠义赏赉其家永保廩给逃遁得生者梟首示众屏逐其家永离其处则人知效死则享荣名而福家属偷生则受显戮而福妻孥忽有师旅之事其谁不以死卫其上乎！有旨令宗泽具功罪尤甚之人申朝廷指挥。

七日甲午奉圣旨将来巡幸驻蹕扬州。

行下知扬州吕颐浩修治城池缮部员外郎陈兗干办顿递行宫一行官吏将佐军兵安泊去处虞部员外郎李侔干办舟船并椿办粮草发运使李淮南转运李传正并差随军转运使。

十日丁酉诏巡幸所过无得骚扰。

诏曰：荆襄关陕江淮皆备巡幸并令因旧就简无得骚扰访闻州县不能深体至意色色求备吏卒并缘为奸百姓受害朕临位以来欲求民瘼恤民隐思所以为民利者未厌朕心有司以巡幸之故乃更前期骚动朕甚痛之今戎马惊扰之後盗贼闲作朕夙夜忧维念不暂安纵未能尽除大患使吾民各安南亩其可事一民政局之奉以重困吾

民乎！凡巡幸所止之处当使百姓。若不预知朕饮食取足以养气体不事丰美亭传取以庇风雨不易卑陋什器轻便不求备用供帐简寡不求其备仪可赍以行无取於州县桥梁舟楫取足济渡道路无治官吏毋出一切无所追呼随从臣僚皆体朕意有司百官敢骚扰重於法惟。

是军马刍粮必务丰洁将士寨栅必令宽敞官（删此字）无得少懈部使者皆朕耳目官有违戒敕而不以闻者当与同罪。若是为骚扰罚更加重许民越。

十五日壬寅差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员计置合用舟船迎奉神主仍专委内侍官二员充同共都大主管合行事务各仰条具申尚书省施行。

二十一日戊申元太后及六宫至扬州。

元太后至扬州别立扬州正衙牌曰：车驾巡幸驻蹕之门。

王彦河北招抚都统制渡河破金人兵收复卫州府新乡县。

枢密院以王彦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同张翼白安民岳飞等一十头项七千人渡大河於已陷州县措置招抚不顺番军民遂渡河北屡与金人贼（删此字）兵鏖战破之收复卫州新乡县。

二十七日甲寅车驾发应天府。

上巡幸江都自应天府进发。

十月一日丁巳圣驾发舟巡幸淮甸。

宰执侍从三司百卫禁旅御营使司五军将佐扈卫以行。

剑光世除殿前都御候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都巡检使。

先是剑光世省视陵寝及规画控才河阳还遂有是命。

二十九日乙酉王彦及金人战於新乡县不利兵溃彦入太行山聚众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改作人）八字军（删此字）两河响应。

王彦既得卫州新乡县即传檄诸郡金人以为大兵之至也。率数万众薄彦垒围之数重矢注如雨彦兵寡。且器甲疏略疾战辄不利彦决围以出其众遂溃金人见彦所乘甲马独异复尽锐追击彦与麾下数十人驰赴之所向披靡转战十数里弓矢。且尽命会日暮得免他将往往复渡河以还彦收散亡得七百人保龚城县西山常虑变生不测夜即徙其寝所其部曲曰：我曹所以弃妻子冒万死以从公者感公之忠愤期雪国家之耻耳今使公寝不安席乃反相疑耶我则非人矣。遂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改作人）八字以示其诚彦益自厉大布威信与士卒同甘苦未几两河响应招集忠义兵民首领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一十九寨十万馀众绵亘数百里金鼓之。

声相闻自并汾相卫辉泽间倡议讨贼（改作敌）百里（删此二字）者皆受彦约束稟朝廷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时遣劲兵扰彦粮道彦每勒兵以待之。且战。且行大小无虑百十战斩获银牌首领金环女真及夺还河南被虏生口不可胜计。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三校勘記。

致賞罰匪出以功罪（一作致賞罰失當於功罪） 出令允符於清議（脫出字）用刑。若拂於群情（脫刑字） 巧庇外姻之奸（庇誤作蔽）預頒告命（預誤作顯）

并推加恩之異數（恩誤作戶） 巧庇姻親等事（巧誤作竊） 以上書切直死（宋史隸壬午日） 李（下有闕文系乃社稷之賊不可不罷九字） 乞親征迎請二帝（脫征字） 賜東徹承事郎（脫賜字） 元皇太后發應天府（宋史隸丙子日） 所以仰望之心哉！（脫以字望字） 除陝西路每州可令買馬百匹外（至）更不施行（此段應另行誤連上文） 雖當時齒柄之不同（脫時字） 并推治門生黨與（脫推字） 金人犯河陽汜水等處（汜誤作汜） 膳部員外郎（膳誤作繕） 取足以庇風雨（脫足字） 不求其備儀（其字衍） 。若自為搔擾（自誤作是） 收復衛州新乡縣（鄉史作興） 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號八字軍（脫皆字號八字三字） 自并汾相衛輝澤間（輝應作懷） 唱議討賊百里者（應作唱義討賊者）。

●卷一百十四

炎興下帙十四。

起建炎元年十一月丁亥，盡二年正月十一日丙申。

十一月丁亥朔曲赦應天府宿亳楚泗揚州。

詔曰：朕法羲易之省方體周王之時邁粵自纂圖之歲率勤巡狩之行比繇睢陽來撫淮甸歷宿亳之境域過楚泗之郊圻觀廣陵形勢之雄思藝祖規模之大講求民瘼修舉政綱念聖人之德好生常軫懷於矜恤而天子所至曰：幸得無望於惠綏矧復茲禮甚希吾人實眾雖戒供須之擾甯微應辦之勞駐蹕之初惠恩可後宜敷慶宥用慰群情於戲。若日月之有光明或先臨照如天地無不覆載咸所蓋容思万方之罪在予尚一人之慶有賴悉蠲咎累共迪中和咨爾庶邦咸悉朕意。

四日庚寅詔求能使絕域將万众者。

詔曰：朕以<耳少>躬嗣承大器屬時艱栗如冰淵念二聖母后之未還震於夢寢而宗廟生靈之重任嘗懼弗勝臨御以來備殫智力而人多規利弗樂赴功靡圖之餘難於振起遣兩道奉迎之使未副所期為中原固守之圖亦慮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絕域與智謀勇毅能將万众成朕孝弟之志而共安中原慮其湮沈弗能自達夫以天下之大祖宗德澤涵養之久宜多異材副朕延伫仰三省樞密院昭示朕意不以有無官資并許詣行在登聞檢院自陳朕將不愛爵祿優加禮遇以表忠義濟時之功。

六日壬辰宰執早朝登御舟進榻前奏事。

九日乙未王彦及金人战於太行山金人遁去。

王彦在西山聚兵既集常虑粮储不继一日发军士运粟会奸人有告虜（改作敌）帅者金人乘虚遽以大兵薄彦垒彦率亲兵乘高御之众稍却彦大呼勇士众（删此字）力战。且以强弩飞石齐发金人方稍退金人有死者皆以马负尸而去自此金人布长围欲持久困彦彦绝馈运者旬馀彦檄召诸寨兵大至金人乃遁去。

遗史曰：时金人锐意中原特彦在河朔以兵势张甚未暇南侵一日虜（改作敌）帅召其众酋（改作首）领俾以大兵再攻彦垒酋领（此二字改作众）跪而泣曰：王都统寨坚如铁石未易图也。必欲使某将者愿请死不敢行其为所畏如此。

十四日庚子车驾次泗州。

粘罕（改作尼堪）约诸酋（改作将）分寇（改作攻）河南。

节要曰：粘罕（改作尼堪）知张邦昌之废故约诸酋分寇（此四字改作诸将分道入）河南东路窝里け（改作鄂勒欢）入寇（此二字改作出）山东西路粘罕（改作尼堪）入寇（此二字改作出）京西粘罕（改作尼堪）。又除女真万户娄室（改作罗索）为陕西路先锋都统以女真万户散离曷孛堇（改作萨里罕贝勒）黑峰（改作哈芬）以（删此字）副之寇（改作侵）陕西窝里け（改作鄂勒欢）自燕山率众由清沧渡河以寇（改作侵）山东。

二十二日戊申知密州军事赵野弃城而去。

赵野以前执政知密州见山东盗贼纵横宫仪据即墨不退翠华乃在淮甸王命不通遂个车担装载辎重以家属乘轿马弃一城军民浩浩长行军民偶语两日不定，於是杜彦等乘间作乱。

二十四日庚戌密州军卒杜彦李逵吴顺反杜彦自称知军州事追执赵野杀之。

赵野弃城去有守衙节级杜彦乐将节级李逵小节级吴顺三人者因民汹汹遂谋作乱。且曰：方今盗贼纵横一州生灵，岂可无主请自为知州军兵皆听命彦遂知州而逵与顺左右之彦遂遣人追野至张仓镇执野并其家属回癸丑彦等坐黄堂上其徒党声喏报捉到赵野彦曰：尔为知州自般老小欲向南去不知一州生灵谁其为主野不能应彦令取木驴来钉其手足野大惊乃呼曰：告太尉愿一言彦骂之众已撮野跨木驴钉其手足矣。推出谯门迟而杀之取其头签於市用一笠儿盖其上百姓见者为之垂泪其家属徒党分去唯一子学老得脱彦等取密州一城强壮尽刺为军。

二十五日辛亥金人陷河间府权府钤辖孙某廉访李某皆被杀。

先是河间府黄潜善以兵赴大元帅府也。令钤辖孙某权府事金人犯（改作攻）河间府孙钤辖尽力御之高阳关廉访使者内侍李某屡率兵与金人接战河间府士民仗其忠勇金人攻城之西北角破而城中筑月城护其阙凡筑月城三重而次攻破时月城已近云：一营是日云：一营中遗火喧乱金人乘乱攻陷之大肆杀戮至於子城忽传令戢兵时城中士民死者已几半孙钤辖李廉访皆死於乱兵。

二十七日癸丑车驾至扬州驻蹕。

窝里げ（改作鄂勒欢）自燕山率众由清沧渡河以寇（此二字改作侵）。

山东粘罕（改作尼堪）白云：中率众下太行渡河阳再陷西京。又遣女真万户银术（改作尼楚赫）拔束（改作博索）茶曷马（改作察罕玛勒）等以寇（以二字改作侵）汉上。

节要曰：时郑建雄守河阳翟进才河清白磊贼（改作敌）不得渡河遂攻河阳南城建雄之军遂溃粘罕（改作尼堪）兵得渡首败姚庆军於偃师庆死之西京官吏弃城南走残民开门以降粘罕（改作尼堪）遂入西京屯於大内以代州叛臣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女真万户银术（改作尼楚赫）辈寇（改作侵）汉上粘罕（改作尼堪）不自行者以时宗泽守东京恐泽邀其後故自据西京与泽相持使汉上之寇（改作兵）无後顾之忧也。。

十二月八日癸亥金人陷郑州知军州事董庠弃城走前知阶州董庠者因来勤王溃散无所归宗泽留守东京令庠知郑州金人犯（改作入）境泽出兵援之为金人所败庠亦弃城而走金人不入郑州而退去遂专往京西。

遣史曰：金人寇（改作至）西京车驾在扬州金人议进兵残扰京西乃遣银术（改作尼楚赫）大王自泥水渡河犯西京西路制置河南尹孙昭远不敢当引兵即避之金人陷西京。

十三日戊辰金人自龙门渡河沿河安抚使曲方遁走。

自河东一路陷没画河为界朝廷以唐重帅关中重沿河置安抚使以统制将兵守河而安抚统制屡易最後以曲方为沿河安抚使方已衰老皓首黧面如鬼物统兵驻於韩城日以饮酒蹴鞠为事未尝治军故金人议侵关陕乃遣银术（改作尼楚赫）大王提兵一路扰京西。又一路自慈隰而南欲寇（改作攻）大王提兵一路扰京西。又一路自慈隰而南欲寇（改作攻）陕右娄室孛堇（改作罗索贝勒）统之唐重遣总管刘光弼赍金帛犒兵河上光弼至华州闻金人逼河遂留不进金人自龙门清水曲地方分夺桅渡河而方犹饮酒以告者为妄言金人出龙门山并河而南拒韩城四里方始觉知乃拥兵遁走光弼闻之不归长安而走岐。

十九日甲戌金人寇（改作兵至）同州军知州事郑骧赴井死周良以同州降於金人。

娄室孛堇（改作罗索贝勒）自清水曲渡河距同州犹七十里人心已动不安癸酉金人渐至同州通判及知县众官皆走甲戌同州闭门知州军事郑骧赴井死军民上城名为守御而喧乱无法金人至城下呼请官员打话军民谓寄居官承节郎前知沙苑监周良者子弟所出身可与打话遂同请良良辞不可军民曰：州。

县见任官皆弃城去。若承节不向前承当则一城生灵皆遭荼毒良不得已而从之令立青盖於城上金人遂就来打话。且令投拜良曰：如大金不杀戮愿以城降金

人许之良出城见其酋（改作金将）请降金人渡河侵陕西首犯同州同州投拜娄宿李堇（改作罗索贝勒）喜以良为定国军节度使知同州唯遣十数骑入城索寄居皇城官某追取金宝毕杀之。又入州学取书籍而去馀无秋毫之扰。

遗史曰：秦桧当国郑骧之亲属为桧客情意密骧以死节赠通议大夫犹以为未录其叱骂金人之节加赠枢密直学士制曰：往者人习治安士丧廉耻遭时纷变坐视倾危盖平日诡随罔知尊主庇民之道故临事惧宜无仗节死难之人朕承多难每为永叹倘闻义烈岂无褒扬具官郑骧秉性刚明守身端靖始将使指旋剖郡符迨丑虏（改作强敌）之横侵能婴城而自固旁无应援迄以陷亡蹈白刃之在前叱群凶之愈厉虽加一典未慰忠魂载颁涣渥之恩增贲宥密之职灵兮英爽歆此宠荣後。又请谥曰：威愍骧赴井时金人犹未薄城初无固守与呵叱之节可谓诡冒矣。。

娄室（改作罗索）自同州韩城县界越河以犯（改作入）长安。

节要曰：时娄室（改作罗索）屯河中苏村官军才蒲津西岸贼（改作敌）不得渡遂潜由上流韩城之域一夕履冰而过直犯长安，於是蒲津官军不战自溃。

二十四日己卯金人（删此字）银术（改作尼楚赫）陷汝州提点刑狱谢京走被杀。

银术（改作尼楚赫）陷汝州兵将扶提点刑狱公事谢京出城奔走为金人掩袭京被杀缉捕盗贼陈元等将军各散去将兵王俊聚众後据乡散盖山有众数万。

河东制置使王奔陕州奔於兴元府。

王夔为河东制置使军於陕州同州既陷夔之兵溃乱不能整乃留张昱治陕夔率众由金商欲入川州县震骇欲闭门拒守独提点刑狱张上行破众议迎夔处於兴元府给其衣粮。

建炎二年正月二日丁亥金人（删此字）银术（改作尼楚赫）寇（改作兵至）邓州安抚使范致虚弃城走权安抚使刘汲率众出战被杀。

遗史曰：初河东制置使赵宗印退军取商州路出武关欲赴扬州到方城县遇范致虚使之知邓州兼西路安抚使致虚遂招宗印屯於邓州时建炎元年冬。

也。至是致虚下车方仅一月而金人犯（改作兵至）邓州致虚闻风先遁去宗印以其兵挟民出城入房州往襄阳金人酋（删此二字）帅银术（改作尼楚赫）大王寇（改作至）城下转运使权安抚刘汲率将兵二千人及两都监出南门声言欲战，或以为出奔为金人所掩汲及两都监被拘执，或曰：登时被杀。

乾道六年左宣议郎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刘进状伏念臣先祖父朝议大夫知邓州兼京西南路安抚使臣汲起自诸生遭时多故钦庙收之放逐擢使京西光尧录其劳效就除帅事於时国兵新破虏（改作敌）势方张汉沔之一南四面皆敌孤城散兵无经久计先祖父臣汲志在急公受命感遇慷慨自奋誓以死报乃建炎二年正月三日虏（改作敌）骑犯（改作至）邓州先祖父臣汲亲统将兵出城与虏（改作

金)帅银术(改作尼楚赫)大王二十万众接战在本州城南当阵遇害五月六日奉圣旨赠两官特与两资恩泽当时死事实迹见於提点刑狱权州事程巽之所奏出战始末见於京西使臣将校之所供蒙恩褒赠见於武胜军之所被授吏部之所给一时事势与朝廷之委寄士大夫之论议则见於御史中丞许景衡章疏而先祖父臣汲忠义愤激凡所施置则见认洗状为当时先父臣裴自蜀闻难即趋京西朝廷乞扰告命沦失先臣蚤世诸父流离存没恩命两未获沾因这先祖父汲四十年死节未昭於时虽於其间累有申请值秦桧当路用兵时事务从阁束迄无行下自分此生赍恨永已诚不自意未死之年误蒙陛下召自远方擢三馆孤贱形迹一旦得遇天日昔之无告似可号诉累年於兹犹以遭遇圣明未有补报内抱沉痛抑而不发近者误蒙圣恩待罪史氏获与诸儒朝夕网罗放失旧闻稍知绍兴之间郑骧唐重之流赠官赐谥之典皆因其子孙自言得以推恩乃知圣朝於尽节之臣隐一崇终无所不尽而先祖父臣汲当艰难时仗节死义比於二人迹状显著徒以子孙贱远不能号天叩地请命圣世致使岁月引久史臣不书太常不谥忠义大节泯灭无闻其责在臣无以自赎使臣今日叨尘朝列谬当载笔日见已行之事而犹隐忍缄默。若不祈请将复何颜戴天履地仰惟皇帝陛下临朝励精大明黜陟日月之照细大不遗方将崇奖死忠敦劝名节使天下闻风有所砥砺是。又先祖父臣汲孤忠暴白之时子孙沉冤巨痛有所赴。

之日重念国难以来州镇牧守不可胜数仓卒之间望风弃城盖十八九婴城自守百无一二至於整兵迎敌以必死抗节者。又绝无仅有昨来先祖父臣汲死事之迹既有上件帅臣所保奏武胜军所被受使臣将校所供诉吏部所给公凭臣僚章疏所论时事一一并可照验则臣吁天泣血泥首请命冀获彰闻亦固其所臣窃见唐安史之乱颜杲卿李愬张巡许远皆尽节於天宝之末至德之初而显於建中长庆之间差次於元和之世褒忠尚义以敬於时虽数十年久犹不可已致太常博士独孤及议郭知运谥谓不当以过时废礼则臣於此时控告君父犹不为迟检绍兴五年十一月四日圣旨指挥节文应守臣守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不以官品高下并令本路帅司保明指实闻奏特与赐谥臣先祖父臣汲事迹委是应得上件指挥臣今衔哀沥血伏诣阙下缴进以闻臣误被圣奖身居朝列莫敢兴造暧昧侥幸上恩一言涉诬罪当万死伏望皇帝陛下天地父母特轸睿慈哀悯死节之臣申诏有司考按事实悉依建炎绍兴诏书非独以慰九原孤忠蝼蚁小臣生死骨肉之幸亦，庶几激发忠义砥砺名节於风俗隆替不无所系伏候敕旨续据太常寺申检准绍兴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挥节文(云：云：)今准省部备准都省批送下刘状乞赐祖父谥事今将递到录白照得故知邓州权西京安抚使赠大中大夫刘汲先因金人侵犯邓州统将官威鼎提兵战歿蒙本路提刑程芾保奏赠大中大夫本司契勘本官系守臣战歿应得上件指挥正月三十日奉圣旨特与赐谥施行本寺今欲拟谥二月二十九日奉敕以孤垒抗方张之虏(改作敌)义弗图存示本朝有仗节之臣死为不朽敬(改作爰)徇易名之请因宏厉俗之规具官刘汲奥学决科

诚心事上值奸回之恶直遭排摈而自如赐环於靖康更化之初分阃於建炎再造之日属兹穰守正才贼（改作敌）冲众避敌（改作难）以苟全独舍生而徇难发归。若动尚想常山之威眦裂大呼不愧睢阳之战哀百身而奚赎节一惠以表尊虑国为忠捐躯曰：介冀英魂之如在歆一宠之不忘可特赐谥忠介。

九日甲午签书武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李操叛降於金人。

遗史曰：金人犯（改作兵至）邓州官兵守御刘汲被执守陴者已见金人作木栅围城矣。穰县典史可知某之子被。

驱虜作栅金人遣入城使谕城中投拜格氏子呼於城下守陴者皆识之遂钩上城格氏子曰：银术（改作尼楚赫）大王兵十万取今日巳时攻城城破鸡犬不留。若能速便投拜则可以免祸有赵士习者福建人欲投拜签判李操者西京人不欲投拜曰：当尽死节赵士习曰：，岂不知尽节死而为忠虽死无益於事柰一城生灵何操语塞遂诺与赵士习出城见银术（改作尼楚赫）折箭为誓不洗城由是金人遂入城初渊圣用宰相白时中之议欲幸襄阳而邓州为行宫截留四川轻赍纲及聚粮草至是尽为金人所得。又需索百色技艺人及金银物帛如京师围城中根括之法。

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屯西京。

窝哩（改作鄂勒欢）陷青维二州。

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陷延安府。

金人陷延安府东城是时延路经略使王庶在州家属在延安府奔走得达州权知延安府事刘洪与军民共守西城。

十一日丙申金人银术（改作尼楚赫）陷均州知州杨彦明弃城走。

先是靖康初金人方犯（改作至）河北而诸路州县军民皆杀归朝燕官唯均州有添差武当县丞不厘务任雄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智算尚义慷慨闻乱即率归朝燕人约七十余人家家所有食刀面刀以至果刀剃刀应干器械尺铁尽赴州纳之知州杨彦明信其然常卫护保存故人不致犯未几有溃散兵犯均州境彦明令雄翔措置雄翔即授方略分委其众当之每出必胜均人亦赖之渐付以器甲兵马使防境内雄翔常语彦明曰：国家忘战久士卒懈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可当前者边事初动时。若国家能尽取归朝燕人使之防边馭之有道犹可支吾今国家兵马更过十年後恐或可用彦明以其言为是及金人犯（改作兵至）境境内百姓流徙而去彦明计穷未知所措雄翔乃以其众送彦明全家上武当山与彦明叙别复聚其众还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於是归朝燕人尽随金人北去。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四校勘记。

十一月丁亥朔（脱朔字） 朕意不以有无官资（以应作论） 王彦在山西聚兵（山西误作西山）彦大呼贾勇（脱贾字） 以次攻破（以误作而） 自汜

水渡河犯西京（汜误作泥） 自河东一路陷没画河为界（二句系接上条误作另行连下）

知军州事郑骧（误作知州事） 情意深密（脱深字） 犹以为未足（脱足字） 挟提点刑狱公事谢京（挟误作扶） 欲闭关拒守（关误作门） 吏部之所给据（脱据字） 朝夕罗网散失旧闻（散误作放） 虽数十年之久（脱之字） 窝哩け陷青维二州（脱字）。

●卷一百十五

炎兴下帙十五。

起建炎二年正月十二日丁酉，尽二月十九日甲戌。

十二日丁酉金人（删此字）银术（改作尼楚赫）陷房州。

十三日戊戌金人（删此字）娄宿（改作罗索）陷长安安抚使唐重战卒总管杨宗闵运使桑景询通判曾谓提刑郭忠孝皆被害（旧校云：同死者八人提举军马程迪主管机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

修撰刘岑志重墓曰：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师明年二圣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年号建炎是时朝廷已失河东金人重兵屯於河上陕西大震惊告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兴一道已并边矣。岑适使虜（改作敌）自汾晋渡河津由关中以归方入朝宰相传上旨於政事堂访可以为永兴帅者於岑岑曰：陕西事宜素重况多事之初永兴之帅其材尤难有天章阁待制唐重今守同州重与贼（改作敌）对河守备百出民不加敛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虜（改作敌）陷蒲绛将及同同人度不能守重开门纵之使出自与残兵数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改作敌）知有备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之志在许国每一及时事辄嘘。

欷慷慨泣下沾襟见者皆感动盖其忠义足以服人才智足以应敌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阁直学士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兼知永兴军前帅范致虚先促五路兵向东勤王留连陕州不进公自同州移书责之曰：金人犯（改作围）京师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忧国宜如何哉！。且京师以秦兵为牙爪四方以京师为根本今拥秦兵坐视不前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摇矣。其言累千百皆痛切读者感激而致虚不能用也。逮闻京师失守公恸哭沥血檄诸道使勤王。且勉为效死尽臣节会永兴令下慨然就国以勤王自任日条关中利病。且率长安父《老子》弟表言关陕山河形势迎请主上入都关中为先其次则建藩镇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缓急无为贼（改作敌）有。又欲通夏国之好继青唐之後犄角以缓虜（改作敌）势至於用忠直正刑赏皆中兴急务所当先者上嘉其忠进龙图阁直学士时虜（改作敌）在河中窥关内甚急而所部锐兵朝自节制半年之间所谈不知几千百言皆不报十二月虜（改作敌）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兴城中兵不满千人婴城固守凡十日援兵竟

不至而大将傅亮以部兵降城遂破公尚馀百兵与接战城中众溃中矢以死年四十六部曲中有感德者求旧棺於僧舍掘地敛识之後长安平成都漕赵开与公素友善令人取其丧以归既至子弟欲易棺槨见刻其姓名月日於侧具在於（阙）初贼（改作敌）将至公自度孤城决不能支告转运使李唐儒曰：重平生忠义不敢辞难始意迎车驾入关居建瓴之势庶可以临东方今车驾南幸矣。关陕。又无重兵虽竭尽智力何所施其智巧一死报上不足惜唐儒以其书闻俄而死节报上闻而哀之赠资政殿学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访雍帅也。岑既以公荐而。又荐提举常平郑骧守同州永兴通判曾谓为陕西转运判官朝廷俱用之後虜（改作敌）渡河郑骧死於同公与曾谓死於雍呜呼三人者可谓不负朝廷矣。公字元任眉山人为儿时已不凡祖母宋氏尝令读裴度武侯庙碑一览不再读十二赋陈平诗已有大志用荐者改奉议郎知怀安军金堂县许光凝入朝荐於宰相得辟雍录是时边臣多希功幸赏以欺朝廷至於诱羈縻蛮使贡不毛之地建立州县张官置吏以困中国其害甚大公遽言之朝遂召对除礼部员外郎丁母忧复除吏部迁右司员外郎起居舍人时宣和七年。

也。十二月金人寇边（改作兵入攻）燕山安抚使蔡靖方告急而郭药师叛寇（改作敌）已陷边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祸起於开边开边之谋始於童贯金人兵锋甚锐不可当宜诛贯以谢边人庶可以缓师宰相不能决谋遗给事中李邕出使未及而贼（改作敌）已压境都邑已戒严矣。太上皇内禅渊圣即位明年正月改靖康方围城中公日有所敷陈皆切中时病除谏议大夫时议讲和亲征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执廷辨之姚平仲既败贼（改作敌）愈炽索金帛甚急中书侍郎王孝迪大书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人得告之公曰：审如此则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初政如此将何以化天下哉！与同列御史迭疏论不可遽罢此令金人退师迁中书舍人凡赏罚黜陟之不当者执不下当路大不乐之与孙覿李撰李会师骥以论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阁修撰知同州元年除天章阁待制顷之遂守永兴公生巴蜀起布衣才官中都声望已藉藉守边。又能死事其名固足以传不朽然公之死实自岑发之况其大节昭昭如此刻之丰碑置之墓道使见之者曰：此吾宋忠臣唐公之墓其谁曰：不可。

遗史曰：唐重儒生不知兵帅关中一蹈范致虚覆辙讳言兵机唯喜人言虜（改作敌）兵远去关中必无虞京兆府路兵马副总管杨宗闵与重谋曰：今河东诸州皆非我有距此才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缮城暂为守御计以待外援舍此无策重以秦民骄不欲扰之而止及金人犯（改作兵薄）境略无措置城陷重自缢死宗闵先令妻刘氏携家人入蜀遂免於难唯宗闵死於其职（旧校云：宗闵父子俱徇国难墓碑乃刘一止所撰见茹溪集当录之以补是编之阙）转运副使桑景询曾谓提刑郭忠孝皆死景询介直有守尚气节之人也。初童贯用事时州县官皆迎肩膀輿望尘而拜唯景询不拜议者多之以其发摘奸吏不受干请时人号为丧门神丧字借姓桑氏言之也。忠

孝事伊川程颐传其易与中庸学金入犯（改作兵薄）长安或劝云：监司出巡可以免祸郭忠孝不答遂被害。

内侍邵成章上书言黄潜善汪伯彦必误国送成章吉州编管。

车驾在扬州金人攻河北陕西京西群盗起京东宰执黄潜善汪伯彦皆蔽匿不奏及张遇攻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闻内侍邵成章上疏条具潜善伯彦之罪。且曰：必误国及申潜善伯彦使闻之上怒送。

成章吉州编管。

御营使司左军统制韩世忠领兵屯於河南府。

韩世忠初为王渊军统制屯於应天府上即位为御营使司左军统制从车驾至扬州至是命世忠领张遇陈思恭等兵一万於河阳府。又命知沧州刘锡密结河朔之人自青州绝河进兵命东京留守宗泽总大众自滑州而北期集於中山府俄为黄潜善汪伯彦建议从中止之。

翟兴翟进及金人战於伊川皂矾岭败之。又战於驴道堰。又败之。

翟兴与弟进遇金人於伊川之赍矾岭兴披甲先登将士齐进接战终日擒其酋（改作将）夏太尉者後旬日。又遇金人於伊川之驴道堰力战擒酋首（改作其将）傅太尉者自是金人闻大翟小翟之名矣。。

二十二日丁未诏招降盗贼。

诏曰：朕惟祖宗仁覆天下生育休息垂二百年家有积聚人知礼教尊君亲上安业乐生车书所通烟火万里项自奸臣误国边隙既开戎祸（改作锋镝）及於黎元胡尘（改作氛）暗於京阙兵以伤残而溃散民因侵轶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肆朕嗣位震悯於兹遭时艰难涉道寡昧寅畏恭俭不敢怠荒宽大公平庶宏共济阅日尚浅群听未孚攻剽劫掠寇乱滋起重矜州县之民莫保田庐之安生灵何辜天意未悔今朕驻蹕淮甸寅奉庙社以来遣使金人屡致父兄之请念欲复_レ斥清汴却迁故都而群盗猥多师虞弗靖膏眕截於大河之外形势削於累年之间兴言及兹痛愤良切咨尔有众共图兴邦咸有乡党邻里之情岂无父母妻子之念凡今日夺攘纵暴之众皆异时回心忠义之人白日照临明尔迁善之意皇天覆帔监予止杀之诚一应盗贼回心易虑散归田里或失业不能自还者令所在官司条具以闻朕当区处其日前犯罪一切不问。

丁进以其众诣京城留守司请降。

丁进自退寿春府扰於京东京西至是请降於留守司进寿春府军兵也。逃走遇乱复归乡里就苏村团结聚人作过初自十百至千万至有数万皆面刺六点或八点或刺入火进自号丁一箭围寿春府安抚使康允御退之至是请降。

二十七日壬子金人（删此字）银术（改作尼楚赫）焚邓州。

银术（改作尼楚赫）陷邓州根括百色技艺人及金银物帛。

既尽是日也。金人谕与寄居上户献金银以谢不死，於是寄居上户皆赍金银犀象出城银术（改作尼楚赫）大王使谕之曰：欲留兵十万屯於邓州何以应付粮草众对以邓州少粮多水非屯兵之地。又曰：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大金。若回军红巾之类犯城使谁为主众不敢对银术（改作尼楚赫）大王传令竭城北迁尽过（河比）官员依旧注授差遣僧道依旧归寺观百姓任便居住农家给田种作寄居上户归城中传此语满城中皆哭俄见四边已纵火民不可归乃出城数里间入一木寨门极低小有板屋亦低仅容立望城中火已亘天矣。自是不得食者两日有散失骨肉者许於诸寨寻认有失一二十口者一两日间寻觅皆足虽竭城人尽狼狈出城然少有死者。

二十八日癸丑太学生魏佑上书论列黄潜善汪伯彦误君十罪。

金人（删此字）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陷凤翔府。

二月二日丁巳金人（删此字）银术（改作尼楚赫）迁邓州士民北去。

节要曰：银术（改作尼楚赫）之众寇（改作侵）汉上虜（改作迁）邓汝均房等州民以归银术（改作尼楚赫）已焚邓州乃给寄居官上户车及牛各有差迁之北去寄居官上户每过州县人给米三升贫民下户途中死者不可计到西京已无几矣。

。。

三日戊午金人（删此字）银术（改作尼楚赫）陷唐州。

银术（改作尼楚赫）以丁巳寇（改作攻）唐州戊午登城己未纵焚掠城市一空。

十八日癸酉银术（改作尼楚赫）陷蔡州知汝阳县丞郭瓚死之。

银术（改作尼楚赫）犯（改作攻）蔡州知军州事阎孝忠先遣家属在西平县西陵土豪翟冲家孝忠聚军民守城金人攻击数日城陷於东南隅居人自东奔者皆达馀三面奔者皆死知汝阳县丞郭瓚朝服而骂金人被执犹骂不绝口不脱朝服而死金人大肆剽掠焚庐舍孝忠被执金人见其貌陋而侏儒不以为知州遂令荷担孝忠奔走得脱乃往西陵孝忠字资钦开封人聪惠俊爽精通医方尝著信效方议论甚精致行於世初为知州揭榜词状不限字数每状不限几事孝忠一览尽得其理而能暗记其人姓名乡里以至诉钱物者亦能记其数目金人退留守司差张武经权知州州虽残破而十县犹盛民户词讼颇繁张武。

经不能辨时孝忠已有朝廷指挥放罪民户思孝忠治民有法经监司陈状乞求孝忠依旧权知州监司从之孝忠遂权州事。

十九日甲戌金人（删此字）银术（改作尼楚赫）寇（改作兵至）陈州军乱杀知军事向子褒金人陷陈州（旧校云：宋史忠义传向子韶知淮甯府建炎二年金人犯之城陷与其弟新知唐州子褒等阖门遇害）。

初报金人犯（改作兵至）陈州知州向子褒欲固守时有出戍东军四千人。又

有本州军兵子褒倚之第三将岳景绶者欲弃城率军兵出奔往扬州子褒不从金人既到景绶以将兵迎战不胜军乱杀子褒其家属或散或亡俄而城陷金人烧劫掠而去留守司差尉氏县冯长甯权州事。

东京留守宗泽奏对论正月丁未诏书乞车驾回京师。

正月丁未诏书二月壬申到东京宗泽拜诏毕读之有曰：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泽曰：使忠义之人闻之解体矣。乃具奏曰：臣闻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我宋太祖皇帝肇造区夏以今京师为天下中故创业垂统以贻万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庙奕世圣人传以相授以京师为根本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视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於京则自西自东自南自北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偶缘玩习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骄淫矜夸忘战守备遂至贼虜（改作强邻）肆虐残破州县围闭京城劫迎二圣后妃亲王与诸皇族蒙尘北去侨寓沙漠此忠臣义士所以夙夜涕泣继之以血自陛下即位应天四海万方忻忻鼓舞垂髫髻背山农野叟咸以手加额仰面叩天曰：天下有真主矣。万世永赖实天祚明德为无疆之休四方帖然。若远。若近并无盗贼暨陛下偏听奸邪与贼虜（改作金人）为地者之语移蹕淮甸则诸处凶恶强盗时如胃毛刺起如蜂聚纵火杀掠所在狂盗罔有悛惧以为天子远无所依归遽至是尔臣於二月十八日祇受朝廷降到黄榜诏敕云：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如是勤王之人皆解体矣。臣窃谓自贼（删此字）围闭京城（改作京城园闭）天下忠义之士愤懣痛切感励争奋故自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数千里争先勤王但当时大臣无远识见无大谋略低回曲折凭信诞妄不能抚而用之遂至二圣北狩诸亲骨肉皆为劫特牵连道路当时大臣不出一语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尝有所犒设未尝有所邦。

助饥荒流离困道路弱者填满沟壑强者变为盗贼非勤王之罪皆耿南仲辈鼓倡抑塞为之尔比来奸邪之人方尔横肆贼虜（改作金人）自然得势强梁恶少无缘残灭窃惟国家圣祖神孙继继相授湛恩盛德渗漉肝心沦浹骨髓今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辮发（删番贼至此九字改作北朝）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诸处节义丈夫不敢顾爱身而自黥面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几数万人今陛下以勤王者为盗贼则保山寨与自黥面者，岂能自顾邪此诏一出则自今後谁为勤王者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尔也。果陛下回銮九重瞻拜宗庙俾四方万里知有朝廷不失祖宗旧物此人心之所欲也。愿陛下与之聚之以慰安人心陛下。若驻蹕淮甸俾人之望惶惶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心之所不欲也。愿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详诏中语岂陛下意皆词臣失职不能敷绎之过臣愿陛下黜代言之臣别降已之诏许还阙之期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还京登楼赐赦则天下之人尽皆迁善远恶不犯於有司矣。岂复更有为盗者王室再造大宋中兴在此一举愿陛下睿断而力行之臣犬马之齿七十狂妄之言愿陛下察

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诛之赦之惟在陛下臣无任激切之至。

冀德韩清寇西京翟兴败之擒冀德韩清遁走。

德清乘金人入寇（改作之至）啸聚不逞出没於汝洛之间有众万人屯聚於留山寺及艾蒿坪翟兴闲探得实以轻兵趋间道直抵留山寺一击而溃生擒冀德杀戮殆尽後数日破艾蒿坪韩清脱身遁走得贼物山积尽给麾下获妇女数百人悉纵还其家。

马扩得信王推奉为首倡义举兵（旧校云：信王榛）。

初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给田与马令耕种贍养也。久之马曰：耕田不即得食愿为酒肆以自活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从之马欲因此亲结往来之人复与山寨通讎毛问因寒食日伪随大姓送丧携亲的十三人复奔诣五马山寨（旧校云：五马山属真定）诸寨闻之喜跃复推马为首是时传闻信王在金人寨中隐於民间自称姓梁为人点茶马一夕率其兵劫金人寨夺迎以归遂推奉信王为首时两河忠义闻风响应受旗榜者约数十万人。

谭兗据邓州。

金人据邓州时有陆巡检者在羽山。又有隆德府攢。

子谭兗在灰堆山兗者隆德府吏隆德府陷兗脱身奔窜而乡人之奔窜者推兗为首间关至西京遂据灰堆山金人焚邓州迁民人而去也。陆巡检先入邓州兗闻之率众杀陆巡检而自据邓州以收复报朝廷授兗以官俾知邓州。

李彦仙克陕州。

金人既已渡河陷同州系桥为归路西陷华陕岐雍陇秦陕右大扰延路经略司出兵攻同州收复诸县焚大庆关檄召河南河北豪杰共起义兵并力击贼（改作敌）远近响应旬日间以供状自达姓名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兵各以万数。又胜捷军卒张宗自称观察使亦起兵於南山下彦仙者巩州人世开线铺彦仙有大志而不拘文检为南曹司从军勤王至陕华间兵溃散彦仙聚众动万人屡与金人战彦仙虽无猛勇之才然有智信而能谋及闻陕州空虚率众袭取而据之彦仙皆以信义治不营毫发之私与其下同甘苦故得军民之心皆尽其死力，於是诸州人多往依之。

邵兴归於李彦仙。

邵兴初据稷神山闻彦先已得陕州乃以其众附之愿听节制彦仙辟兴为统领河北忠义军马率兵渡河收平陆县界三门集津洄山张店四镇。又辟兴加统制。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五校勘记。

以部兵降贼城遂破（脱贼字） 以书与转运使李唐儒（脱以书二字与误作告）

俄而以死节报（脱以字） 至於引诱羈縻蛮使贡不毛之地（脱引字） 送

成章吉州编管（朱史隶辛丑日） 尽过河北（脱河字） 杀知军事向子韶（子韶误作子褒下同） 第三将岳景绶者（第三一作子韶） 忘战守之备（脱之字） 仰面叩天（叩应作谢）如[B227]蛰聚（脱蛰字） 所在猖獗（猖獗误作狂盗） 无缘残灭（残应作殄）不敢顾爱其身（脱其字） 又不知几万数人（万数误作数万）别降罪已之诏（脱罪字） 给田与马扩（脱扩字） 朝廷授充以官（脱朝廷二字） 以状供自达姓名者（脱者字）。

●卷一百十六

炎兴下帙十六。

起建炎二年三月七日辛卯，尽五月二日乙酉。

三月七日辛卯金人陷中山府。

金人陷中山府城中绝粮人皆羸困不能执兵城陷金人见人皆瘦瘠顾而怜之取使臣效用军兵千余人令出城外听指挥皆无力行步扶杖而往至则有金人传令曰：汝皆合死大金念汝忠特贷命不杀将汝等选择千人置立千人一军皆无力拜谢。

十九日癸卯河东制置使赵宗印屯於郢州。

赵宗印在襄阳时中书舍人席益知郢州乃遣人致书招宗印宗印遂以兵屯於郢州益亦具举留宗印状申朝廷。

翟兴翟进败金人於福昌三乡。又败之於龙门收复西京。

翟兴翟进与权京西北路制置使苗搜遇金人於福昌及三乡间苦战终日金人败北获金人司天梁寺丞者兴进弟兄取龙门路收复洛城金人拥铁骑数千相拒於龙门石道中兴进麾将士力战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官军乘胜转战夺长夏门以入与金人巷。

战遂克复洛城时金人益集精兵自河阳南城至白司马坡营垒相望距洛不远十数里复欲窥伺兴遣麾下断河桥自是金人稍去远。

二十六日庚戌金人陷州。

初金人围州以知州王麟是童贯旧属官遂於城下呼为王姑丈间其民心军民信之杀麟全家有韩一者为统制名一字定志主城中军事金人自京师回经由州境内州军民劫之得南班宗室士遂留为知州金人筑外城围州栽鹿角掘壕暂甚固密内外不相通欲持久困之州终不投拜西山有李宗作山寨自守有百姓晁进者怀蜡书凡三次出城皆达李宗寨告急宗亦尝以兵至城中人亦尝乘夜劫金人金人侵西京陕西也。河朔兵虚守者稍怠州以粮食尽不可守，於是强壮军民议弃城投拜乃拥出城皆走自白家滩渡大河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

娄宿（改作罗索）至秦州熙河偏将刘惟辅杀其帅黑峰（改作哈芬）大王娄宿（改作罗索）遁走。

娄宿（改作罗索）残长安鼓行而西跨凤翔府。陇不浹旬降秦州熙河陇右大震熙帅张深遣偏将刘惟辅统兵三千御贼（改作敌）金人前军逾巩州惟辅留军熟羊城以精骑千八百人夜逾新店贼（改作敌）恃胜不虞黎明军堕伏中惟辅腾槊刺其帅黑峰（改作哈芬）大王洞胸屠马足下（删洞胸至此六字）娄宿（改作罗索）失势遁走。

刘光烈击金人於同州战败。

金人略秦雍所过城邑辄下未尝有迎战者金人至巩以深入有後忧。又熙河将刘惟辅遇虏（改作敌）於熟羊城天未晓短兵接战杀伤相当而虏（改作敌）失大酋（改作将）黑峰（改作哈芬）大王遂复东还惟辅亦走虏（改作敌）去而惟辅觉延由王庶令统制刘光烈邀击金人遂遇於同州光烈战败自此官军见金人则退怯矣。。

张严及娄宿（改作罗索）战於五里坡兵败被杀。

金人自巩东还也。熙河已遣刘惟辅追逐。又遣大将张严踵至严锐意追贼（改作逐）惟辅不欲听严节制乃出别道由吴山出宝鸡掠贼（改作敌）游骑而严拥大兵及虏（改作敌）於五里坡严初发也。约泾原兵会合击虏（改作敌）严既下陇关泾原统制官曲端应报申相会於岐陇关严信之既直前而泾原兵不出据青山以自保金人反军击严严兵败死之。

节要曰：娄宿（改作罗索）陷长安继寇凤翔秦凤等路後为。

张严所败娄宿（改作罗索）自秦凤回张严袭之娄宿（改作罗索）伏兵於五里坡严至伏发严战不利死之。

吴败金人於青岭。

张严兵败金人势愈张谋趋泾州泾原将曲端拒守麻务镇命第十二副将吴为先锋进据青岭逆击破之。

粘罕（改作尼堪）焚西京陕西以援娄室（改作罗索）。

粘罕（改作尼堪）知娄室（改作罗索）为张严所袭西来。又闻韩世忠大军将至尽焚西京庐舍虏西京汉上之民北迁留兀室（改作乌舍）余睹（改作伊都）屯河阳以待世忠亲之陕右以援娄室（改作罗索）。

信王遣马扩赴行在乞兵。

续自叙曰：初信王与马扩倡义起兵也。欲遣使诣行在请禀朝廷之命时兵戈方炽道路梗塞虽已两发使人虑其不达乃遣马赴行在临行信王以两首诗送马曰：全赵收燕至太平朔方寸土比千金羯胡（改作风烟）一埽鸾舆返。若个将军肯用心。又曰：遣公直往面天颜一奏临朝莫避难多少焦苗待霖雨望公只在月旬间因亲送马至山下握手仰天唏嘘流涕曰：惟天知公忠义无以家属为念勉力此行马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转河朔皆大盗据要险马每至辄单骑诣其寨谕以信王请兵之意

。且与结约同效忠义盗贼皆踊跃忻从时兵间无纸笔马所至裂衣襟记其姓名次第云：俟到朝廷即先命尔辈以官渡黄河时皆盗魁自操舟相送以济既至东京见留守宗泽出信王子托泽早津送赴行在并以信王二诗示之泽曰：儿子方欲赴行在不。若先以诗进呈如何马从之马遂行至维扬所从之士不满百人矣。既见上因奏言臣陷虏（改作敌）日适遇太上皇帝车驾北狩时因问内使张恭有何臣僚在此恭对以臣在遂令恭密传圣旨令归到南地见官家时可令用兵虏（改作金）人无信兵胜则我可归奏至此上挥泪曰：朕稔闻卿忠义即加褒谕下殿拜谢欲出间见宰执环而前不闻奏论何事但遥聆玉音甚厉曰：信王是太上皇帝子朕之亲弟，岂不认得书迹何疑之有连曰：何疑之有即条制除信王河外兵马都元帅制曰：顷戎虏（改作敌国）之内侵属都城之失守逼官闾而远适历险阻以备尝肆眇躬之纆承济多难而恢复追袭之兵继遣勤请之使屡驰抚时序以既周怅初心之未遂忽览章疏之近奏始闻行役之独留盍既言归仁宽遐念乃陈。

手足之助愿郊忠孝之诚慨然肚图副朕本旨宜就两河诸镇之望特授马扩拱卫大夫利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河外兵马都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节制应援军马使俾将兵应援马具四事奏呈其一曰：臣闻秦武王遣甘茂攻宜阳樗里子公孙衍疾其行茂患之引曾子母投杼之事以讽武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於是盟於息壤以遣茂行攻宜阳三月不拔樗里公孙果争於胶武王不听益发兵以佐茂遂拔宜阳今臣疏远小人捧皇弟信王之奏仗孤忠冒荆棘请兵於朝陛下断以不疑付臣阃外之任臣当拊循战士播宣王威以图报称愿陛下存武王之心念甘茂之事鉴前代之成败明当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忠毕意攻取惟陛下矜察其二曰：王师大举机会神速军期文字不可少缓。若依常制下都堂然後以达天听则事涉疑似或规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进呈伏望睿旨令皇弟信王都元帅府专置一司凡军期急速文字不限寅夜尽时通奏庶免误事其三曰：大将军受命专征自唐以来用中贵人监军夺权掣肘每至败事今二圣远狩中原未靖皇弟信王慨然有请於朝陛下嘉其意大发王师以付之旦夕举兴必期迎鸾輿靖河朔然後已伏望圣断罢差中贵监军不惟今日易以成功，庶几後世取以为法其四曰：王师大举金鼓器仗全不任用窃观马隆募勇士三千武库给以朽仗隆以为非任臣灭贼意遂给其三千军资听其自入武库选利器隆，於是通凉州解天子西顾之忧今兴师北道迎二圣定两河责望成功伏望特降睿旨所给器仗尽选犀利者以给大军之用。又为文以誓众曰：金贼（改作人）渝盟连年犯顺

（改作侵掠）迁二圣邀致皇族杀我人民掠我子弟夺我财帛焚我庐舍罪恶贯盈天人共怒皇帝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追念父兄痛入骨髓兹者锡信王元帅之命举六军问罪之师委某出征渡河取胜尔等将士素怀忠义当报国恩协力同心埽荡金贼（改作敌仇）迎还二圣平定两河奋主辱臣死之忠副箠食壶浆之望尔有功必加厚禄有罪必加显诛信赏明罚皎如白日今大军一举秋毫不得辄有所犯迫其度越燕山深入贼

（改作敌）境金帛财宝各有所得尽以付尔安危苦乐与尔同受此言不易各务遵承时汪伯彦黄潜善为相既疑。且忌遂选数项乌合之兵付马以行。又。

有州弃城军兵民兵到泗州者有旨拨五百人随马往河北应援信王密授朝旨反相防闲十羊九牧左忌右疑未至大河诏旨络绎令一人一骑不得渡河听诸路帅臣节制马知其掣肘谓不可以成事矣。遂屯於大名以俟之。

金人迁天眷於通塞州。

金人迁天眷於通塞州去燕山府一千五百里给地十五顷令种蒔以自养渊圣自离都城北徙至沙漠未尝有旧臣候问起居惟至代州遇邓茂实效臣节迎谒茂实以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奉使粘罕（改作尼堪）拘於云：中後取允迪还京师而留茂实居代州茂实闻渊圣将至代州乃作哀词。又篆宋工部侍郎邓茂实墓九字取奉使旗裹之以付友人董锐翌日渊圣及郊茂实具冠帻迎谒拜伏号泣见者堕泪金人使译谕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盖将大用茂实抗辞不屈。且请侍旧主俱行金人重之。

四月韩世忠还行在。

韩世忠军於京师与丁进不和军士相击无虚日世忠虑有变遂还行在。

史斌据长安吴擒斌克长安。又克华州。

金人既退兵泾原将曲端遂下兵秦州而凤翔长安各为义兵收复端大怒凤翔刘彦希杀之会叛贼史斌侵兴元不克引兵还关中西义兵首领张宗诱斌至长安而散其众欲徐图之端遣吴袭击斌斌走鸣犊镇为所擒端自袭张宗杀之收复长安以斌凌迟处斩。

十五日戊辰王彦败金人於太行山。

王彦与金人战既胜因夜破金人赵固寨金人退兵。

五月甲申朔尚书右丞许景衡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金人陷河北诸州而攻京东京西许景衡以驻蹕扬州恐有不测侵犯请幸江甯府识者虽不以为是然亦步亦趋不敢以为不是黄潜善汪伯彦力阻之遂以宫祠罢执政景衡忧之抑郁而死。

林泉野记曰：许景衡字少卿温州人元九年登第建炎初除尚书右丞二年金人陷河北犯（改作至）京东京西景衡请上幸江甯府黄潜善汪伯彦皆阻其议未几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及虜（改作敌）入维扬上方思其言。

二日乙酉宗泽奏乞车驾还京师。

先是东京留守宗泽自建炎元年七月到京师即奏乞回銮凡奏十馀子言词激切至是。又奏（旧校云：此疏系第十五次所上）其略曰：今之士大夫志气卜下议论卑靡上者不过持禄保宠下者不过便安自营曾不能留心惻怛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为可惜。又不曾为陛下思父母兄弟与至亲族骨肉蒙尘沙漠翘首望天兵救援之思。又不曾为陛下思祖宗西京园陵寝庙为贼虜（改作仇敌）所占

今年寒食节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为陛下思京师天下根本宗庙朝廷百司仓库俨然如旧。又不曾为陛下思河北河东京之（删此字）东西陕右淮甸百亿万生灵之众罹涂劫掠残破之苦但朝进一言暮入一说计较泛舟冒大风险南幸湖外此奸邪之计耳臣尝思之是一欲为贼虏（改作敌人）方便之计二为奸邪亲属皆先已津置在南嗟夫为臣不忠不义乃至於此孔子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正在是也。夙夜痛心泣血沥诚竭忠为陛下保护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已三月矣。农务之时陛下不早回九重则天下靡有定止。又遣少尹范世延等诣行在奏子（旧校云：是疏第二十二次上）曰：臣闻孟子言术不可不谨也。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臣因其语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与所作之是非。若以此道概之了然区分如辨白黑何则夫忠义之人动容周旋无非用忠义而不忠义之道自然不入焉故其於上下爱戴保护不啻如函人之惟恐伤人也。。若彼不忠义之人动容周旋亦无非用不忠不义而忠义之道无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毁裂捐弃不啻如矢人惟恐不伤人也。恭惟国家曩缘贼虏（改作金人）横肆（删此二字）残破州县围闭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纪极以至於强迎二圣后妃亲王与诸眷属蒙尘北去凡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奋臂左右陛下张王六师震耀神威总领貔貅之士埽荡沙漠迎奉二圣来归京师俾中原生灵还定安集罔或流散爱戴其上保护其下夙夜想念如函人焉惟恐其或伤之也。其不忠不义者但知持禄保宠动为身谋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不足惜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库帑藏不足恋谓二圣后妃亲王大小之属不足救谓诸帝后山陵园寝不足护谓周室中兴不足绍谓晋惠覆辙不足羞谓巡狩之名为可效谓偏安之霸为可述储金帛以为贼（改作敌）费椿器械以为贼（改作敌）用禁守御之招募虑勇敢之败敌也。陪保。

甲以助军虑流移之安业也。欺罔天听陵蔑下民凡误国之事无不为之犹矢人焉惟恐其，或不伤之也。臣愿陛下验已试之迹以此道概之则人心所存之邪正与所作之是非自然区分无足疑矣。臣衰老孱懦误蒙陛下察臣断断孤忠怜臣悄悄见愠体天地之大德覆护用日月之大明照临臣此身与臣血属当膏砧斧芥粉万状矣。尚安能为陛下保厘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乐业熙熙如我祖宗太平之时乎！臣之至此岂止谤书之盈篋而已哉！臣伏望陛下六飞万乘早赐归大内下慰四海生灵沥血恳切之望臣之言此实出悃诚痛切愤闷所以不避奸邪诋诬不避冒犯诛戮卢愿陛下下臣此言榜之朝堂俾应在朝臣寮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恶如臣言符忠义乞降诏敕明告回銮之期庶慰天下之听此事甚大恭候睿慈洞察勿贰勿疑至是降诏旨言发辚重入京师朕将还阙恭谒宗庙百姓大喜泽在京师日俟六龙之至而日复一日不闻銮辂进发。又进（旧校云：是疏第十一次上）其略曰：乃者亲降诏书即将还阙恭谒宗庙延见父老中外闻之莫不鼓舞相庆以为陛下英断如此何事不可立何功不可就何浮言之可惑何戎狄（改作外患）之足忧太平基

业正在兹举下诏之後日复一日尚未闻千乘万骑蠲日启行民心不能无疑臣窃意陛下乾纲不挠离明并照洞见安危之机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奸臣误陛下负失信之谤也。臣伏见近者河阳水涨断绝河梁有姓马人妻王氏者率众讨贼（改作敌）贼势穷窘不知所为此（下添敌人二字）天亡虜寇（删此二字）之时也。夫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时遣闾王彦各统大兵乘其孤危大振军声尽平贼（改作敌）垒伏愿陛下亟还宫阙以系天下之心则孰不用命。且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愿陛下毋惑於奸臣之言断自渊衷臣自谓兹举可保万全无可疑者也。或奸谋蔽欺天听未即还阙伏愿陛下从臣措画勿使谋臣阻抑以误社稷大计陈师鞠旅与之决战埽尽胡（改作氛）尘扩清海然後奉迎銮輿归还京师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奸臣之口臣蒙陛下之眷注誓效死节区区愚忠不能自己伏望圣慈特赐睿断天下幸甚。

賜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六校勘记。

大金念汝等忠（脱等字） 乃拥士遂出城皆走（脱士遂二字）夜逾新店与深俱（脱此三字） 由是经吴山出宝鸡（脱是字经字）相会於岐陇间（间误作关）托泽津送早赴行在（早误在津上） 见宰执环而不前（脱不字） 即降制除信王河外兵马都元帅（降误作条）樗里公孙来争於前（来误作果） ，或欲规避者（脱欲字）不限夤夜昼时通奏（昼误作尽） 旦夕举兵（兵误作兴）给地十五顷（一作千五百顷） 滕茂实（滕误作邓下同） 执凤翔刘彦杀之（脱执字）张宗谔（误作张宗下同） 与至亲族骨肉（至字衍族应作眷） 罹涂炭劫掠残破之苦（脱炭字） 欲南幸湖外（脱欲字） 术不可不慎也。（慎误作谨）。

●卷一百十七

炎兴下帙十七。

起建炎二年五月八日辛卯，尽八月。

八日辛卯韩世忠闯进讨西京。

三省枢密院进呈陕西诸路帅臣东京留守司京东等处走报金人渡河分投出攻围虜掠奉圣旨着韩世忠闯各领所部人马前去京西攻讨卜下东京留守宗泽差杨进等诸头领相为应援。

翟进攻兀室（改作乌舍）余睹（改作伊都）於西京失利。

节要曰：自建炎元年冬粘罕（改作尼堪）再寇（改作至）西京官吏南走统兵官翟进率军民上山保险至是岁三月二十六日粘罕（改作尼堪）尽焚其庐舍虜捉其民北去故进始得其城然余睹（改作伊都）兀室（改作乌舍）之众尚屯河南白马寺白马坡河清长源等处虽去西京不远而贼（改作敌）视之以为已弃之物不

复顾之无何进於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斫其营贼（改作敌）以间探预知反为所袭进败出城贼（改作敌）复据之後进值韩世忠军至与世忠欲同破贼（改作敌）进为世忠导至文家寺。又为贼（改作敌）败乘势进击世忠。又败世忠於永安後涧时当盛夏胡（改作敌）骑非利之时。又连败我师少得休息。且知粘罕（改作尼堪）由平陆渡河北归故复弃西京相率回云：中因留女真万户茶曷马（改作察罕玛勒）以戍河阳。

十五日戊戌王彦驻军河南。

王彦在河北其众大集谓之八字军为金人所畏方缮甲治兵约日大举直趋太原断石岭关路以临代北告期於东京留守宗泽泽拟彦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制置两河军事会泽以彦兵势虽盛然隍驻军无援不可独进乃遣书延彦议事彦得书悉召诸寨统兵官指授方略以俟会合乃以万馀人先发既行金人以重兵尾袭而不敢击是日济大河驻军於河之南。

二十日癸卯王彦至京师以兵马归於留守司。

王彦入京师见留守宗泽泽大喜握彦手曰：公力战河朔以沮金人之气忠勇无双海内所闻然京师者国家之根本泽已屡上章邀车驾还阙愿公宿兵近甸以卫根本彦即以所部兵马付留守司因差统制官张伟统辖於滑州界沿河沙店以来上下埽把截。

王庶会泾庆路兵欲逐金人过河王似席贡不从。

先是陕西路制置使钱盖移文延帅王庶兼制环庆泾原兵破贼（改作敌）既而义兵大起金人东还庶以。

金人重载可尾袭取胜移文环庆泾原各大举协力更战而庶庆州人也。庆帅王似为桑梓。又泾帅席贡乃庶之举官皆以庶後进不欲听其节制遂具文应报而兵皆不出金人游骑上青山为泾原将吴所才至咸阳望渭河南义兵布满平野不得渡遂循渭而东其支军入延攻康定围龙坊王庶御退之，於是金人盘礴於冯翊河中据浮桥以通往来渭河以南人情大恐曲端。又知孟迪等听延节制尤不喜遂揭榜称虏（改作敌）已过河归国农务不可失时乃尽散渭河以南义兵庶亦敛兵保险。又以书约庆泾帅王似席贡欲大举除冯翊所馀虏（改作敌）兵逼逐过河复限大河自守至於再三似不应贡许出兵四万竟以应报不齐。又曲端素不欲听庶节制遂复迁延是时延人以秋深必受兵扰多有迁徙而去者道出环庆吏民皆惊恐移文所在以密检奸细为名夺其财物或殴杀之。若无官司者。

二十一日甲辰金人陷绛州。

金人寇（改作至）陕西回军时绛州犹为国家守知州乃宗室小监仓也。甲辰金人攻陷之军民巷战者六日。

七月十一日丁亥诏发归朝官赴行在。

是日进呈楚州来归朝官事上曰：闻州郡多囚禁归朝官载罹寒暑不与疏贷因小有疑则加残害一郡戮至数百人朕甚悯之覆帔间皆吾赤子偶生边地视之遂异然，岂可与虏（改作敌）人一例持之金人与吾战殴打无罪之人。又率诸国之众荐冒锋刃使肝脑涂地赤子竟亦何辜朕欲发诸郡囚归朝官尽赴行在拊之以义，庶几可招和气。

留守司借杨进荣州防御使知河南府。

杨进尝隶王渊军於应天府金人已陷京师屡分兵犯（改作攻）应天府渊命进及韩世忠与贼（改作敌）战破之前後多所杀伤上即位渊为御营使司副都统制渊妒忌才能深忌进欲杀之故进复反有众数万自号没角牛留守司遣人招安进阴许受招安乃借进荣州防御使知河南府进不能行。

闾军於河南府。

闾以班直换授靖康中累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武昌军节度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上幸扬州留京师留守宗泽命军河南欲会合王彦杨进等以图河北。

郭仲荀为京师副留守。

宗泽为京师留守招降诸大寇王善杨进丁进等兵势甚盛泽有渡河迎请二帝之意黄潜善汪伯彦疾其成功。又疑其变遂以郭仲荀为副留守察之。

邵兴败娄室孛堇（改作罗索贝勒）於解州。

娄室孛堇（改作罗索贝勒）攻解州之朱家山邵兴苦战三日遂败之斩千馀级杀其韩留孛堇（改作哈里贝勒）毛古鲁孛堇（改作蒙古勒贝勒）李彦仙补兴从义郎迁陕州军马都统制。

金人（删此字）窝里け（改作鄂勒欢）拈懒（改作达兰）目（改作栋摩）共陷庆源府五马山义兵朝天铁壁诸寨。

五马山寨自靖康元年冬武翼大夫赵邦杰聚众起之至真定陷。又得保州路廉访使马扩同主之邦杰等请信王榛总制诸山寨遣马扩诣行在投表乞师请命扩行寨中有亡归贼（改作敌）者告於真定同知韩庆和女真副都统韶合（改作硕哈）二人陈於东路元帅府恐扩得兵南来故大会贼（改作敌）众力破诸寨以绝扩之内应以夺扩之归心诸寨多无井取水汲之於涧汲道为贼（改作敌）所断遂至陷没信王不知所在。

宇文虚中观文殿学士祈请使杨可辅祈请副使使於金国。

先是有诏求能战胜攻取及奉使绝域迎还两官者许之自陈虚中方提举杭州洞霄宫乃上表自荐遂加观文殿学士为大金祈请使以杨可辅副之。

赦河北陕西京东路。

诏曰：朕绍履尊极寅畏多艰凛乎！朽馭之难持浩。若涉川之求济讲兴复之策庶以迎二圣之还躬巡省之劳庶以副四方之望然而夷狄（改作敌国）靡闻於悔

祸干戈未息於内侵荐渡河津分攻城邑突骑横驰於畿右控弦大入於关中绵朔野以绎骚亘山东而惊震自闻警奏继遣援师嗟赤子以何辜重罹屠掠盖朕躬之不德罔克抚存尚赖祖宗在天之灵弗替忠义徇国之俗番汉协心而御敌军民戮力以殄讎有嘉攘剿之功深悯伤残之患宜敷渥泽式慰群情於戏民所怀者仁既濡汪洋之泽天所助者顺必臻眷佑之符觐国势之渐隆复邦国於永固咨尔有众咸体至怀。

八月东京留守宗泽卒。

遗史曰：宗泽为东京留守措置营葺稍有条理颇得士民之心初到京师也。会金使八人来使伪楚泽谓有窥伺申奏乞送狱庶全国体诏谕止之泽与黄潜。

善汪伯彦议论不同泽在京师凡有申请多为潜善伯彦所阻止之京师十七县境临河者七十里泽措置均之诸县每县管四里有零各令开濠一丈深八尺於南岸埋鹿角连珠列寨而枢密院行下约束只令依仿陕西以三七分为率三分出战七分出助军钱泽措置京城守御之具补葺甚多费用不少而三省枢密院指挥诸场库务如修城造器械见雇工作役更不令支钱泽常怀愤懑之气奏请銮輿复还京师前後数十章尝褒谕曰：舜巡四岳有归格艺祖之文周抚万邦存王归在丰之训庸知帝王之轨范咸以都邑为本根朕遭时多艰思世大治永怀拨乱之策不惧省方之劳俟救甯之有期即旋复以何晚夙宵軫虑寝食不忘虽王者以天下为家曾靡常於临幸而臣子视人君犹父得无郁於瞻思卿等留居千里之畿拱扈九重之阙合数十百函之奏倾亿千万众之心渴闻鸣蹕之音虔举回銮之请备观忠款深可叹嘉泽有渡河恢复旧疆之意以大名当冲要檄提点刑狱郭永漕臣张益谦与北京留守杜充相犄角永得檄即朝夕谋战守具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兵声渐振是时王善张用诸大盗皆招集京城下卜日进发以薛广为前驱有陈德者军班换授宣和间燕山用兵时为真定府路兵马都监芦沟之役降为承德郎京城围闭在城上守御城陷归家不出仕泽闻其名寻访得之令统军为副离京城而泽暴卒泽志大才疏功虽不就而人皆惜之。

林泉野记曰：宗泽字汝霖婺州人元六年登第累迁朝奉郎靖康初知磁州为备甚严整加秘阁修撰康王同王云：奉使金国过磁州过百姓杀云：泽劝王起兵援王室不宜北行王遂还相州王既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泽与汪伯彦为副王至大名泽引众二各来劝速进副元帅汪伯彦等沮止不从及王欲往东平府乃令刘浩尚功绪杨青常景王忠孝五军以陈淬为都统制军於开德府。又令闻邱振孙震往听泽节制泽屡请进师伯彦恐败和盟檄止其行金人自卫南来犯（改作攻）开德泽遣统制孔彦舟败之次日来犯（改作逼）行在。又为彦舟所败泽与权邦彦乘胜欲径至京城以战车一百五十辆从行至卫南遇伏兵败趋南华虏（改作敌）以两军掩击推车者皆走先锋统制王彦忠等死之泽再聚兵传檄四方欲邀夺二帝王即位泽请并集天下兵亲征迎二帝复中原黄潜善汪。

伯彦。又沮其事加徽猷阁待制知襄阳。又乞十万众欲复河北不听李纲入相

荐为东京留守泽威惠兼著民心悦服王善以兵五万丁进以兵十万杨进以数万众皆来降补杨进荣州防御使知河南府泽迁资政殿学士命合兵闾屯兵西京会合王善丁进杨进合兵六十万俗渡河迎二圣虏（改作敌）人颇畏惮潜善伯彦嫉其功。又虑为变乃用郭仲荀为副以察之方出师暴卒年七十杨进大泣京城失望皆哀痛之。

靖康小雅曰：门下侍郎御营使东京留守宗公讳泽金人再入塞将犯（改作逼）畿甸公守磁州抗疏力请朝廷大为之备自乞将兵以与虏（改作敌）角渊圣嘉之进宝和卜修撰。且使募河朔骑兵为夹击之计康王使虏（改作金）至磁州为百姓遮留不使北去公因进说。又请上便宜总河朔兵入援京师会渊圣以蜡书间道拜上为兵马大元帅。且专诛赏上进公待制为副元帅上南至大名或传金人已北归公遂分兵邀击至卫南遇贼（改作敌）力战数日贼（改作敌）兵日滋公无後继既小衄贼（改作敌）方北去上嗣位进公龙图阁学士拜东京留守公既至京师简料战士信赏必罚兵势遂振始招徠巨寇如杨进丁进之流得兵数十万人。又缮葺京师谯门楼堞以至宫阙官府咸一新之雄壮不减宣和间连章乞车驾还阙身愿率所训兵暨所招盗贼渡河北进讨时黄潜善汪伯彦当国虽力沮之而公之意未尝少衰既而上悟其奸拜公门下侍郎御营副使依旧留守建炎二年有旨遣韩世忠之伊洛。又令沧帅刘锡密结河朔之人自青州绝河进兵命公总大众自滑而北期集於中山公闻命欣跃赍金银兵械纤悉毕具行有日矣。而潜善伯彦恐公成功。又以奸计从中止之公大愤懑郁郁久之疽发背而死中外惜之呜呼如公之忠义实古之以死勤事者不幸捐馆真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矣。公败。且不惧沮而不屈毅然有古忠臣烈士之风志未克伸功未能成奸臣所误，岂非天哉！异时秉史笔者述至於此必《书》曰：黄潜善汪伯彦杀宗泽正史法也。《诗》曰：洪河滔滔撼野摧山砥柱中立力当狂澜胡炽凶焰（改作敌兵炽焰）动植俱残公俯视之。若萤然知无不为独殿中原方事北讨将以身先赤羽。若日朱旗绛天二贼巧沮行或止还虽醢二贼奚足惜焉夺之遽矣。中外悲叹。

宇文虚中权京城留守。

宇文虚中与杨可辅为祈请使副行会宗泽卒遂留虚中权行留守司事。

中书侍郎张恂卒。

恂字诚伯瀛洲人也。元六年登第靖康初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权大名府康王至大名恂来迎升延康殿学士建炎初召赴行在同知枢密院恂在大名时有州王明者号王铁枪与李洪李民聚众以复夺二帝为辞有众数万恂差无官宗子不尤及进士王协王慈招安抚之授明州观察使洪民皆卜门祇候不尤武翼郎协慈皆承务郎後杜充知北京亦遣王明率众讨金人为赵六舍人所杀李民复为贼号满天星者恂俄除尚书左丞上幸维扬除中书侍郎黄潜善汪伯彦当政恂以忠梗自任不附会黄潜善汪伯彦潜善伯彦屡笑宗泽颠狂恂曰：如宗泽颠狂之士多得数人则天下定矣。

二人语塞次年八月卒於位识者叹其志未盛行而已死。

靖康小雅曰：公讳恂靖康之末公为河北都转运使赵野帅大名师徒不安遂叛欲杀野公挺身出谕众方定。且请公领帅事野遂得免焉大元帅自相州渡河至大名公力规时病。且陈天下所以治乱安危之本上为动色而心善之明年上登大宝召公入参枢府稍迁右辖遂贰黄门自入预大政惟知殫竭其言益危其谏诤愈切无所避虽黄潜善怙势肆奸专务壅蔽自汪伯彦而下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公以直道自持面折其失诵言其短事必力争虽言不行而不少屈已而皆如公言上独嘉之潜善内虽不能无愧愈忌公公亦屡乞身甚力上知公忠诚劲直愈加眷荷终不听公去天下引领冀公入相而公。且死矣。建炎三年夏上自杭州幸建康过公之墓思公之贤降诏遣使致祭厚_一其家呜呼士之仕於朝也。患无眷於君矣。而天子明察备知公为深言虽力不足胜黄潜善之奸事既验不能革黄潜善之悞潜善之误国嫉贤其罪如此卒不遑死而令公死乎！是可叹也。《诗》曰：建炎绍统锐於中兴乃得贤辅食药饮冰责君尧舜良哉！股肱苟用其言不难丕承相臣巨蠹忌嫉才能群邪翼之如彼鹰公奋不顾忠勇日增瞻之维何垂天之鹏琐琐潜善陋比蛙蝇贤妖邪寿何戒何惩。

殿中侍御史马伸言谢克家孙覲不可复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七校勘记。

奏报金人渡河分投四出（奏误作走脱四字） 出兵夜攻其营（攻误作斫）乃遗书延彦议事（遗误作遣） 借杨进营州防御使（营误作荣下同） 。又疑其谋变（脱谋字） 杀其将韩裔字堇（脱将字裔误作留） 前後数十章尝赐褒谕（脱赐字） 著归格艺祖之文（著误作有） 倾亿千万众之心（众误作乘） 才离京戏城而泽暴卒（脱才字） 命合兵闾邱屯兵西京（邱字衍） 未行会宗泽卒（脱未字） 授明州观察使（明下应有阙文） 备知公为深（备字衍）。

●卷一百十八

炎兴下帙十八。

起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癸酉，尽十月二十六日丁丑。

二十一日癸酉殿中侍御史马伸上言乞罢黄潜善汪伯彦。

殿中侍御史马伸上言陛下龙飞河朔近得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辅相一意委任不复致疑然自大任以来措置天下未能愜当物情遂使夷虏（改作敌国）日强盗贼日炽国步日蹙威权日消。且如二帝亲属尽室北狩宗庙社稷不绝如线者系陛下一人而三镇未复不当都汴以处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还都之诏以谪许景衡至於今日当如之何其不慎诏令有如此者。又如吴给张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缘上言远窜

今是何时尚仍旧体以言为讳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又如祖宗旧制谏官有阙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具名取旨三省不与厥有深意潜善近来自除台谏仍多亲旧其毁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张恣宗泽许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事潜善伯彦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又如有人问潜善伯彦救焚拯溺之事则二人每曰：难言其意盖谓陛下制之不得设施或问陈东事则答曰：朝廷初不知盖谓事在陛下也。其过则称君善则称己有如此者。又如御营使虽主兵权凡行在事务皆御营所统潜善伯彦则别置亲兵各一千人请给居处优於众兵其收军情有如此者潜善伯彦所为类此，岂不辜陛下责望之意哉！伏望速罢其政柄别择贤者共图大事伸仍具申奏照会潜善伯彦。

二十二日甲戌殿中侍御史马伸改卫尉太仆少卿。

遗史曰：马伸言乞罢黄潜善汪伯彦政柄辰巳刻间道路已宣传无不欣喜见於眉宇翌日闻伸遽改卫尉少卿有齟齬而吞声者。

二十九日辛巳李成劫掠宿州。

先是朝廷命李成充京东河北路都大捉杀使成领兵而南也。秋毫无犯於民将及宿州乃怀反心有攘取宿州之意分军为一二侵泗州别将主之一侵宿州成自主之皆约八月晦日至是整军入宿州乃曰：备奉圣旨屯驻於宿州故人皆不疑市井买卖如旧军人未及半日即有登城者俄顷弓矢乱发纵火肆剽掠尽取强壮为军并驱虏其老幼别将侵泗州者。

不及期惟到虹县亦纵火劫掠而回成欲一日取两州别有冀望非常意既闻泗州军失期遂止於宿州以前军使史亮反即时抚谕已定事申闻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赐铠甲万副成得铠甲军势愈盛矣。是时车驾在维扬有交番卫士及百姓贩卖者成皆资给之故往来行在者皆誉成有忠义报国之心识者以为志望不浅非他贼比。

赐李成一行将佐诏。

朕观风南服注意中原有嘉忠荃之臣夙统骁雄之众捍时[B227]蚤为国金汤方炎燠之异常想戍屯之良苦特驰信使往谕至恩当体眷怀益坚图报。

主客员外郎谢亮抚谕夏国。

先是春初夏人谍知延无备有可乘之机宥州监军司忽移文本路称大金以延割隶本国须当理索。若敢违拒当发大兵诛讨延路经略安抚使王庶即口占据檄词曰：金人初犯本朝（此三字改作起时）尝以金肃河清畀尔今谁守之国家奸臣贪得不_一邻好以至如此贪利之臣何国蔑有（不意）夏国躬蹈覆辙比闻金人欲自泾原径才寿兴灵方切为之寒心不图尚欲乘人之急幕府虽士卒单寡然类皆节制之师左支右吾尚堪一战果能办此何用多言径檄兴中府因遣谍间其用事臣李遇伤虏主乃谋移檄贺兰司忽亦缩甲不敢复言故朝廷议遣人夏国乃诏主客司员外郎谢亮往抚谕夏国以继旧好亮至陕西庶。又移书於亮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

利国家者专之可也。夏国为患至小而缓金人为患至大而速方黠虏（改作金人）挫锐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纪极占据同华畏暑休兵阁下能仗节督诸兵将协同义举漕臣应给粮饷争先并进虽未能洗雪前耻而（删此字）亦可以驱迫渡河全秦奠枕徐图恢复夏人秋稼未登饥饿疲羸何暇兴兵庶可保其无他亮不听亮自环庆人夏国使还夏人随之以兵掩取定边而延无警报。

九月一日壬午朔王彦赴行在。

初王彦至京师也。以兵交付宗泽泽令彦量带亲兵赴扬州行在所既到行在有旨令阁门引见上殿。

二日癸未卫尉少卿马伸贬濮州监酒税。

马伸为殿中侍御史上言黄潜善汪伯彦之罪乞罢政柄潜善恶之遽改为卫尉少卿伸具以所言申御史台乞行诛窜有诏马伸言事不建白不正可送。

吏部与京东路监当，於是潜善以伸监濮州酒税促使上道竟死途中天下冤之。

三日甲申丁进复反率众寇淮西。

丁进复反韩世忠军有其馀党者百馀人斩於扬州竹西亭斩至王权有段恩者劝世忠释而用之恩常仕於陕西而世忠为其部曲故世忠敬而听信之。

杜充为京城留守。

遗史曰：杜充为北京留守也。提点刑狱郭永尝画三策以遗充一日永见充问其事充曰：未暇读也。永面数充曰：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遗实骄蹇自用而有虚声以此当大任鲜不颠沛公等足与治乎！充大惭一日天雨纸钱於军营中约厚寸许人皆以为不祥翌日与金人战於城下败绩充遂闭门以守至是宗泽卒乃命充为京城留守张益谦为北京留守裴亿为转运使。

《别录》曰：东京留守宗泽卒杜充代之泽方留守时尝有志经略河东河北故两河豪杰皆聚保形势期以应泽泽。又招抚河南群贼集城下欲遣迎复两宫议既定先以薛广张用王善前驱才离城下而泽已死充无意於虏（改作敌）尽反泽所为故河北诸屯豪杰皆散而充。又务诛杀故城下兵复去为盗掠西南州县数岁不能止。

十二日癸巳金人陷冀州权知军州事单（某）自缢死。

先是知冀州权邦以兵赴元帅府勤王有云：骑第六指挥李政者在京东立功补官授河北军将冀州驻措置守城甚有法纪律严明军民皆不敢犯金人攻城皆御退之御敌之方皆出人意表每战先见胜则出兵出则必胜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财物尽散士卒无纤毫入私家号令明赏罚信由是人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忽有登城者火其门楼与官兵相隔政曰：事急矣。有能跃火而过者有重赏，於是十数人皆以湿毡裹身持仗跃火过大呼力战金人惊骇有失仗者遂败走或跳跃下城城乃无虞政大喜皆厚赏之至是而李政已死矣。故不能保守而城陷。

十三日甲午金人陷长安知军府事郭琰弃城走。

先是金人陷长安已退去也。王择仁入长安称抚定永兴军既而郭琰以朝廷之命来帅长安择仁退去琰以择仁有兵欲得之遂劾择仁乡村作过等事。又移文金州兵会合掩杀之择仁欲往金州为金州所拒无所归闻河东山寨有未顺金人者乃经画河。

东山寨，於是金人再犯（改作攻）长安琰弃城走遂陷之初同州有乡兵首领党松者永兴军路经略司以为统领李彦仙号为解州制置使也。檄松知同州时同州陷没松大书寄治於二十里外下寨松犹以长安帅司之命因诣长安见琰欲换其差牒而琰留其知同州文牒不给付而城陷。

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曲端为都统制。

先是东京留守司承制以王庶权陕西路制置使曲端权河东路经制使端以状申庶称准留守司差河东经制使乞照会以牒移延帅司请备人马粮料支給带行人兵方拟议间承六月诏书擢庶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升端横行遥郡团练使为都统制诏内有旨曰：倘不靖难於残暑之前必致益兵於秋凉之後庶移文诸路如诏旨催端前来雍耀间措置边事端复具公状称未受诰身不数日走马承受公事高中立自行在端诰身至庶遣人达之诸路兵皆报应起发庶即以延兵先出至龙坊而端。又称曰：前前曾有公移往还已奏乞回避而泾帅席贡别差庞世才统步骑万人来会庶无可柰何则行下泾原勒端还旧任听候朝廷指挥亦别差环庆将刘任忠权统制泾原将寇同统制秦凤熙河兵不满万人先会延军屯八公原以待庶欲督战已戒行庞世才兵至端中悔乃飞书止世才兵复公状申节制司已起发赴军前庶以故缓其行遣使劳端端既得兵柄则惶於淳化矣。。

金人焚丹州犯（改作薄）延安府。

二十日辛丑陕西六路节制司将官贺师范及金人战於八公原失利师范被杀。

王庶在坊州遣贺师范趋耀州王宗尹趋白水移文泾环二帅出兵为援驱逐残寇渡河。且备秋高之复二帅各遣偏将至会师范遇虜（改作敌）於八公原为贼（改作敌）所乘王师败绩师范死之泾原二将各引归。

范琼为御前平寇前将军。

范琼以定武军承宣使御营使司都统制讨李孝忠为功加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同主管侍卫步军司移军真州除御前平寇前将军琼在真州馭众惨酷断臂拆支割剥炮烙钩钉椎剔靡所不有。

二十六日丁未薛广及金人战於相州被杀。

初京城留守宗泽命王善张用薛广收复两河前驱才离京城而泽暴卒杜充代为留守不善抚馭务诛。

杀善与用复叛去而广已渡河时相州受围乃解围相州入相州境遇金人与战不

胜广死其众皆散去复为盗。

十月二日癸丑丁进以其众降於刘正彦。

丁进复反率众寇淮西诏刘正彦帅师讨之正彦请通直郎刘晏偕行许之晏者辽东白岩州人在辽以文章筮仕宣和四年率众数百归朝廷而朝廷授以通直郎金人犯顺（改作举兵）朝廷以晏总辽东之兵谓之赤心队故晏以赤心骑八百从速压贼境晏知众寡不敌乃请於正彦曰：兵固有先声而後实者今贼势甚张。若不以奇计破之难以力取请为五色帜俾骑兵八百持一色於山林重复入皆取後路前後相继不绝一色尽即以一色易之以骇贼心正彦然之贼见官兵累日不绝色各异谓官军甚众遂不战而请降乃分进兵各隶麾下诏授晏朝散郎赐金帛有差晏以金帛悉分将士将士皆悦。

五日丙辰王彦转宫免对。

宗泽遣王彦赴行在也。有旨令卜门引见上殿是时朝廷已遣宇文虚中杨可辅为祈请使议和而彦见黄潜善汪伯彦力陈两河忠义民兵引颈以望王师愿因人心向右大举北征犄角破贼（改作敌）收复故地言辞激切大忤潜善伯彦之意是日降圣旨王彦沿河宣力日久特与转武翼郎除卜门宣赞舍人仍旧带行拟元官遂不得对。

王彦为御营平寇统领官。

上以王彦为御营平寇统领官与平寇前将军范琼归京师彦素知琼臣节不著难与共事即称疾求医有旨令真州将治彦居真州闭门远迹绝不与人通琼领彦兵而去。

。

刘光世败李成於上蔡驿口桥成走新息县（旧校云：当作成走新息县上蔡驿口）。

李成寇淮西刘光世讨之以王德为先锋率诸将败成於上蔡驿口桥成走新息率散卒再战时光世以儒服临军成遥见白袍青盖者必大将也。并兵围之德溃围援光世以出光世曰：非公之力吾其危哉！战皆胜遁去成主谋陶先生被执至行在以火燃於开明桥上光世特授检校少保。

汪伯彦时政记曰：是日御营司进呈检校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具奏楚州见养济李成下人兵家属男儿妇女共六百余人上曰：此曹凶悍不顾其身。

岂恤其家朕念作乱者非家属之罪宜令遣往远处州县亦给钱米以养之黄潜善曰：自李成寇叛诸将及郡守监司多言宜杀其家属臣屡奉圣训勿杀以招其（胁从）臣闻光世凯还过楚州降卒见其家属无恙朝廷养济如旧皆感激仰戴圣恩悔从贼乱今当择与官军战斗不降者籍其人口别取处分馀外并给公据与令自便朱胜非曰：郊祀大礼赦中可条具陛下宽贷德音使天下闻之潜善曰：去降赦尚半月日具依今来指挥行候颁赦更分之则四方贼徒闻陛下好生之德如是必散党而回心以归圣化矣。上曰：昨日於光世处取得李成所用提刀来看其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轮弄

两刀所向无前惜也。成感於陶先生邪说臣节不忠朕不得用之陶先生名子思尝为道士诞妄喜谈兵成至符离得之谓成面有割据之相宜驱虏良民十万往四川据成都保有西蜀成信其说遂生异志逮其败也。军中多恨不得子思今日光世到都堂押子思来云：使人至京门外见鞠其情状奏闻上曰：甚善李成者雄州归信县弓手也。寡言笑重然诺谲诈不情以骁勇闻於河朔有众数千假行仁义能以甘言抚慰其士卒故能得其众心累功知归信县雄州失守成妻子在城中为乱兵诛戮成率其众万人各扶老携幼渡河来归朝廷授以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充京东河北路都大捉杀使朝廷虑其党太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宿州把截粮料馀众令押赴行在成遣部将史亮者统所分之人行亮至宿州辄剽掠居民焚汴河桥成蹶其後复逗遛怀贰不进朝廷得其奸谋命光世追讨至光州界剿杀平荡无馀成仅以身免初光世许得成者以成官爵予之故士奋命争夺得其秘箠与所用提刀。

十二日癸亥金人渡河攻开德府濮州。

是日得金人报渡河攻打开德府不破。又往濮州见今攻打城壁差御营使司统制官张俊领所部兵由京师前去开德府差统制官韩世忠领所部兵前去东平府迎接。又卜下先差河外总管见屯驻冀州马扩领所部兵与张俊韩世忠互相应援既而议者谓张俊为中军统制不可远去留张俊差统制官范琼由京师前去开德府。

马扩率兵攻清平不克还行在。

先是马扩以节制应援兵马使集诸军欲大举收复。

陷没河北州郡师次馆陶闻冀州已陷金人犯（改作攻）博州皆徨不敢进其副（阙）重与统制官曲襄（阙）鲁班杜林望风奔溃还朝共肆诋诬以迎合当时之意马军士之乏食众情汹汹以顿兵不动为言马遂率众往攻清平虏酋（改作金将）拈懒（改作达兰）郎君与目（改作栋摩）窝里け（改作鄂勒欢）合兵并往攻之虏（删此字）与马战城南统制巩仲达及子元忠皆歿於阵向晡清平人开门金人掩马之背马敛兵退众皆散乱不整马以事不可济乃由济南以归时统制官张世昌领一军误由东平路与马相失约而世昌途中立节制使牌令早晚趋衙马到行在自上表待罪褫三官并罢其兵职。

窝里け（改作鄂勒欢）拈懒（改作达兰）目（改作栋摩）之众既败马扩於北京清平故就因之以犯（改作侵）河南。

粘罕（改作尼堪）白云：中率众下太行南渡黎阳以犯（改作逼）澶濮。

粘罕（改作尼堪）围濮州为本州将官姚端乘夜攻而败之。

粘罕（改作尼堪）围濮州之初视其小郡甚有轻敌之意端乘其不意夜才寿其营直犯中军粘罕（改作尼堪）跣足走仅免俘馘至城陷姚端引死士突阵而出粘罕（改作尼堪）以端之故尽屠其城。

粘罕（改作尼堪）谋陷濮州会窝里け（改作鄂勒欢）之众先犯（改作侵

) 北京继寇 (改作略) 兖郛。

二十六日丁丑范琼率兵至京师。

翟进翟兴及杨进战於伊川鸣皋山下军败翟进被杀。

宗泽为东京留守也。借杨进荣州防御使令知河南府进未行泽卒杜充为留守进为京城统制其众皆剽掠百姓苦之进不禁引众欲入京西路声言就驻捍贼 (改作敌) 所过焚室庐驱子女杀戮无辜开发坟墓刺强壮充数号称七十万擅制官吏凶暴日炽翟兴翟进谋曰：杨进凶贼为国家大患当力除之遂率其众迎杨进与杨进遇於伊川之鸣皋山下夹伊水而阵杨进多骑兵进兴皆步卒望杨进骑兵有惧心翟进激之战率众渡伊水翟进跃马先登马为流矢所中马惊坠入暂中遂为贼所害乘势大呼击官军遂大败兴麾馀众保固伊川。

邵兴败金人於陕西 (阙) 州夏县。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八校勘记。

乃怀反心 (心应作侧) 王庶即口占据檄词 (据字衍) 伐虜主之谋 (伐误作伤之误作乃) 获其馀党者百馀人 (获误作有者字衍) 欲遣迎复两宫 (一作欲遣复两京) 号为蒲解州制置使也。 (脱蒲字也。字衍) 松大喜 (喜误作书) 寄治於三十里外下寨 (三误作二) 诏旨有曰： (误作诏内旨有曰：) 逮贼压境 (贼压误作压贼) 仍旧带行元拟官 (元拟误作拟元) 具依今来指挥行 (脱下字) 候颁赦更及之 (及误作分) 使朕不得用之 (脱使字) 向晡清平人开门降 (脱降字) 营州 (误作荣州) 声言就往捍贼 (往误作驻)。

●卷一百十九

炎兴下帙十九。

起建炎二年十一月，尽十二月十一日辛未。

十一月苗傅刘正彦以兵八千扈卫隆太后六宫驻杭州。

是时边报不一上命苗傅刘正彦帅师扈六宫南渡至钱塘傅为御营都统制正彦副之刘晏所统赤心队犹隶麾下傅与正彦皆陕西人傅父礼正彦父发皆为西边良将傅随梁阳祖自信德府来勤王为右军统制上即位为御营使司後军统制正彦少为文资宣和间刘光世荐其才得换武职傅拙直不能曲奉内侍故多譖之者正彦来上方略故被选用。

十二日壬辰金人陷延安府。

正月金人陷延安府东城而西城坚守未下金人知曲端与王庶不协乃并力寇 (改作攻) 延攻自 (删此二字) 康定王宗尹不能御庶在坊州闻金人入寇 (二字改作攻) 康定连夜趋延以遏其前金人诡道陷丹州界於延之间庶乃自当州来路遣

庞世才郑恩当延安来路时端尽统泾原精兵五万驻化月馀不动日移文趣其进兵遣使臣进士十数辈往说谕端言并兵延无益不如荡贼巢穴兵法所谓攻其必救乃遣吴攻华州端自攻蒲城县华州蒲城皆无守兵（改作为敌守）拔华州端不攻蒲城复与合兵归襄乐襄乐属环庆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金人攻庞世才世才与战兵不用命乃败自此金人遂专围延安西城日夜攻击不息庶自收散亡援延安比至甘泉而延安陷权知延安府刘洪及（总管马忠）出奔初王援州闻延安已陷即复回兴元府金人大肆杀掠遂东趋河上如欲渡河者稍北近绥德军庶自劾待罪。

《别录》曰：十一月壬辰虜（改作敌）陷延安初延经略使王庶屡战有功闻虜（改作敌）自熙河败回仍檄诸路不应。又移书劝谢亮以率诸帅亮。又不从既而诏除庶节制六路兵击虜（改作敌）於延雍耀间诸路。又不应虜（改作敌）谍知遂破延安。

王庶奔於曲端军中曲端夺其制置使印。

王庶既失延安罔知所措仓皇未有所归念唯有曲端在襄乐虽素不相协然勤王事则自有公议。且曰：舍端吾何归乃率官属驰骑至襄乐造端之壁端号令甚严叩其壁者虽贵亦不敢驰庶既至端令每入。

一门减其从人之半及至帐下仅有从兵一二（而已）端设军容见庶庶惶惧战栗端数其失延安之罪词色俱厉庶仅能言白劾见待罪端遂取制置使印犒礼随行骑从敦迫庶还延尽拘縻其官属。

十五日乙未金人陷濮州。

金人围濮州知州杨粹中固守之金人力击者三十二日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当城遂陷粹中登浮图最高级不下金人招之不从金人惜其忠义许以不死粹中乃下粹中真定府人金人以不归附城中无少长良贱大肆杀戮仍火焚其庐舍俱尽。

金人陷开德府。

金人寇（改作兵至）开德府王某（旧校云：宋史本纪陷开德府守臣王棣死之）守其城金人以伪文字至城下呼曰：知府王某有文字来归附大金故我来此汝百姓何敢拒师军民信之欲杀知府知府走南门未出城为军民蹂践而死金人入城怒其拒战杀戮无孑遗绍兴九年复得河南地唯开德府城中无一尺旧居土人。

金人陷相州权知军事赵某同家属皆赴井死（旧校云：宋史本纪陷相州守臣赵不试死之）。

金人围相州久粮食皆尽犹坚守未下赵县丞者不字宗室也。权知州事人呼为安抚赵安换者与军民议曰：食已尽人相食外无救援安可久乎！某乃国家宗室，岂有顺番诸人当自为计众皆不应赵安抚曰：约降如何众虽凄惨然有唯唯者赵安抚知其意乃登城楼遥谓金人请开门投拜乞不杀金人许之赵安抚乃具降书开城而自推其家属入一井中然後身掷入井先命提辖以土盖覆提辖遂这之以土人皆哀

之。

二十二日壬寅就江都县筑坛南郊大赦天下。

诏曰：观会通以行典礼莫严定位以交神远罪疾而弭兵灾亦或因时而致禱朕绍承大统诞受多方属外患之相仍爰省方而临幸念父母兄弟尚屈於敌疆惟甲冑干戈再淹於岁序问寝阙温清之奉在原深急难之情信使屡驰久犹未报全师再遣坐待底甯复盗窃之无良乘边陲之多事凭陵州县震扰民氓衣冠倾（改作颠）仆於道途耒耜荒残於本业行者未知所适居者莫获其安伤闾里之疾苦则抚循之政尚愆悯行阵之勤劳则休息之疾苦则抚循之政尚愆悯行阵之勤劳则休息之期尤远每抚心而及此屡当食以兴嗟险阻艰难固备尝矣。劳来还定孰安集之岂菲德之敢图惟上穹之悔祸永怀眷恭。

俟监临虽兹多垒之辰适在当郊之岁惟祭之或祈或报必稽於时物之仪而礼之有俭有丰特视情文之称是用谋有虞东巡之制循建武二成之规新黻冕以严恭逮胥徒而斋沐盖高在上聪明皆自於我民与善惟人治乱无艰於天位既殫诚愀深极战兢仰覆冒之何心詎存时怨况颠危之已甚甯忍我遗疾呼反本而必闻精意默通而可动，庶几来假式燕（改作实厌）多艰新命旧邦协幽明而并贶此疆尔界一内外以均安其敷旷荡之恩已广庞鸿之施可大赦天下於戏为斯民而请命敢忘庶民之无辜置大器於复安实冀昊天之所予尚赖六服群辟三事大夫共宏恢复之功亟底隆平之业。

邵兴败金人於绛州曲沃县。

知济南府刘豫权知淄州李某附於金人。

初李成败於刘光世也。转寇淄州攻克击仅两月不下迪功郎李某权知州固守之成粮渐尽侵济南府界扰於外邑淄州求救於沧州刘锡济南府亦求救於沧州两州皆坚守拒成以待外援会金人侵山东先至济南府刘豫谓沧州救兵来矣。既不守御备开纳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金人未至淄州前一日成起军转城而似欲退去者淄州人疑之莫测其故俄而摆列诸军於城下尽发诸寨老小先行是夜神霄宫火焚烧诸寨淄州人谓成果退去矣。翌日金人军马逼城淄州人亦谓是沧州救兵乃具香花於城上望尘欢噪既而知是金人遂就投拜金人谓自入南界未有如济南府淄州秋毫不动而投拜者大喜之自後金人据有中原诸州皆屯戍女真契丹军唯济南府淄州并无一人一骑。

韩世忠为御营平寇左将军领兵一万军京东。

金人侵京东故命韩世忠军於京东以措置之。

刘正彦为御营平寇右将军。

王伦上书乞入大金迎请二圣加朝奉郎大金通问使。

制曰：（旧校云：是制汪藻撰）朕惟疆事未甯亲庭在远夙宵軫念庶孝悌通

於神明物色求人儆忠信行於蛮貊眷兹久矣。今乃得之以尔胄出公侯胸兼勇智言念主忧而臣辱何有於生知皆已逸而人劳孰当其责虽淹回之未试独慷慨以请行宜升郎秩之荣仍委使华之重朕既俯同晋国用魏绛以和戎尔其远慕侯生御太公而归汉勿惮徂征之远行期归报之休伦以修职郎改朝奉郎充大金通问使。

诏戒百官。

朕承祖宗有道之长赖黎献戴宋之旧嗣守神器适岁当郊祇见皇天后土慨念父母兄弟越在他邦宗庙社稷之托中更异姓一时赤子涂炭靡依独予一人旧勤於外天其或者俾复大业保斯民以导迎南还之御惟兹肇祀实报以祈朕斋栗存念大惧菲德弗获顾歆乃先事三日繁阴凝翳润不至濡震於朕心罔承灵祉逮祖庙及坛垂象焕炳夜气晏温夙霭澄霁迄用成礼顾朕眇昧罔有一二敢曰：馨闻於上实惟祖宗之灵相佑在天惟尔万方有众不替忠顺协於天心朕既获祇事勿敢谓幸矧敢怠康方恐惧修省以灵承扶持全安之眷念与尔有众同体共利冀各迪乃心无拂於上下神共迎景况以宏济多艰用诞告於率土惟世理乱在臣庶休戚无有大小远尔惟底甯尔国则亦甯尔家尔躬焉在股肱大臣其同寅协恭思难图易辅朕不逮以倡百辟论思献纳之官。若耳目风宪左右侍卫有言达於子听必忠必诚毋夺於私凡百有官君子饬躬谨行惟职业自修守令部使者暨尔僚佐有为有守其必曰：毋伤於民毋害於国无及尔身暨尔家则获神休而永终誉中外爪牙之臣贾勇敢忤思建戡难之勋以懋远图毋貽名节之羞军民战士咸奋忠力遂尔宠荣至於失业无依哨聚林藪怙众为暴杀掠无辜当思神明谴殛之报应。若影响古今诛讨之刑虽缓必正革心自效掩罪以功锡尔官爵永维我国家之用朕信不渝呜呼天道福善祸淫助顺罚恶疏而不失股肱大臣暨尔万方有众咸思寅畏冀天悔祸救民涂炭复我父母兄弟宗族臣民跻世隆平与万世有众共之咸孚朕志毋苟目前之安而敢怠惑尚有赏刑为尔後报。

十二月五日乙卯隆皇太后至杭州。

隆皇太后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扈从统制官苗傅等团住於奉国寺。

十日庚申金人犯（改作兵至）东平府知军府事权邦彦弃城走。

遗史曰：权邦彦字朝美崇甯四年进士释褐登第靖康间知冀州以兵附元帅府勤王建炎二年代卢益知东平府孔彦舟为钤辖邦彦与之不和彦舟领兵叛去至是金人犯（改作兵至）东平府邦彦不能守弃城遁去降授朝散大夫。

金人陷东平府。

十四日甲子金人陷北京河北提点刑狱公事郭永死之。

金人犯（改作兵至）北京留守张益谦转运使裴亿提点刑狱公事郭永共守之益谦亿齷齪小人守志不固唯永率士昼夜乘城伺间则出兵击之或劝益谦委城遁去永曰：北门所以遮蔽梁宋虏（改作敌）得志则席卷而朝廷危矣。借力不敌犹当死守徐挫其锋以待外援柰何弃之因募士赍帛书夜缒城出告急於朝廷。且请

朝廷为虏（删此字）备金人攻愈急俘东平济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贵不降无噍类益谦亿相顾色动永大言曰：今日正吾侪尽节之时不宜有二乃行城抚将士曰：王师至矣。吾城坚汝辈当努力贼（改作敌）不足畏也。众皆感泣甲子质明大雾四塞虏（改作敌）以断碑残础为楼櫓皆霈左右蒙头而立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城楼上或掖之以归诸子环泣请去永曰：吾世受国恩当以死报然巢倾卵覆汝辈亦将何之兹命也。奚惧益谦亿二人迎降粘罕（改作尼堪）曰：城破而降何也。二人皆言郭永不肯降粘罕（改作尼堪）遣骑召永永正衣冠向南再拜乞易幅巾而入粘罕（改作尼堪）曰：阻降者谁永熟视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问粘罕（改作尼堪）见永状貌魁杰。且夙闻其贤乃自为胡语（四字改作劝之）数十言欲以富贵永而降之永目唾骂曰：恨不醢尔以报国家何说降乎！粘罕（改作尼堪）令译者申谕不已永戟手怒骂不绝粘罕（改作尼堪）恶其言麾之使去永复厉声曰：胡不速杀我我死当率义鬼悉灭尔曹大名人在系者无不以手加额为之出泪粘罕（改作尼堪）令断所举手并其家属害之时年五十三即日传语城中虽素不与永合者亦恸哭金人去相与负其尸瘞之永字谨思大名府元城人天资雄毅气刚直长七尺美须髯望。若神人博通古今得钱即以买书藏书万卷因事为录文皆可传而不求人知见古人立名节者未尝不慨然掩卷终日而尤慕颜鲁公为人喜面折人过退无後言闻秋毫之善必奖成如不及士以此严惮而归之事亲孝与人交轻财笃义而於吏治精明绍兴初赠中政大夫（旧校云：宋史作赠中大夫）资政殿学士谥勇节。

十五日乙丑黄潜善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汪伯彦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制曰：宰天下之平实系秉钧之重扬大廷之号丕昭。

吁俊之公。若时登庸访予落止戎虏未殄（改作敌仇未报）有朽索馭六马之忧国步方艰如抱火厝积薪之惧临朝兴叹当馈靡甯眷求四岳百揆之贤图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责者，庶几选於众而得之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御营副使新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实封六百户汪伯彦惟老成人以儒术用德器群公之表威名万里之冲秉先物之机判。若大龟之决处独危之正挺如执玉之坚顷佐命於戎衣久宣劳於枢管历时滋久隳誉益孚帝賚有闻渭水获霸王之辅价藩作固颛臾是社稷之臣其遂相予无以易汝宜体仰承之意益大政之元进躡文阶陪敦真食并蕃物采庸示眷怀於戏无竞维人非贤不任成汤之举伊尹有不召之臣大舜之举皋陶而不仁者远往宣一德用格多方可特授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依前御营副使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馀如故。

汪伯彦时政记曰：黄潜善汪伯彦并谢上曰：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伯彦昨知相州甚有政声事朕同险艰备知其忠实潜善伯彦更同心济助以

副朕考慎之意。

金人陷虢州。

十九日己巳李彦仙败乌鲁孛堇（改作乌噜贝勒）於陕州。

二十一日辛未金人寇（改作兵至）青州。

殿中侍御史张守抚谕京城。

遗史曰：先是朝廷措置防秋朝士纷然求去殿中侍御史张守上疏曰：比年纲纪隳坏风俗凋薄士大夫无奉公守节之诚为全身远害之计一旦缓急委君父而不顾此靖康之末可为痛哭流涕者也。防秋届期方事备御而职事官各欲便私而去则国家何赖邪乞揭榜朝堂明示敕戒上纳其言时边事未甯诏百官具所见奏闻守即上防淮渡江利害各六条大概尤以远斥堠探报为先别疏论金人犯（改作趋）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帅臣守令铨择能否各赐缗钱俾之募战士储刍粟缮甲兵明斥堠公赏罚使之夙夜尽力蔽疏至再上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忘外患恃江淮为险无经济远谋忽略其言不用守。又乞诏执政大臣惟以治军旅选将帅严守御搜人材系政事之大者凡细微不急之务付之都司六曹惟防秋是图潜善伯彦滋不悦乃请遣守抚谕京城意守不复还矣。陛辞上谕之曰：自当不次用卿即日就道。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十九校勘记。

梁扬祖（扬误作阳） 金人力击者三日十五日自西北角登城（三日十五日作三十二日）实以报祈（误作实报以祈） 尔躬在焉（误作尔躬焉在） 啸聚林藪（啸误作哨） 而敢怠忽（忽误作惑） 与万方有众（方误作世） 虜得志则席卷而来（脱来字）。

●卷一百二十

炎兴下帙二十。

起建炎三年正月，尽二月三日壬子。

建炎三年正月车驾驻蹕扬州。

翟兴为京西北路马步军都总管兼安抚制置使兼河南尹兼西京南北路招捉使

。

翟兴为京西北路兵马钤辖与杨进战於鸣皋山下翟进死之兴以其事诉於朝乞选重臣镇守朝廷乃就命兴本路马步都总管兼安抚制置使兼河南尹兼京西北北路招捉使。

京西留守杜充遣王汉说翟兴使图杨进。

杨进据河南府以留守司命为知河南府与翟兴屡战进於鸣皋山之北深沟高垒储蓄粮饷谋为久计已有僭窃之意诈言遣兵入云：中府复夺渊圣皇帝及济王归欲

摇动众心然後举事杜充乃遣王汉诣伊阳县见翟兴说兴使图之。且檄报杨进置乘輿法物仪仗悖逆显著翟兴破贼自此兴与兄子琮率乡社兵讨之战无虚日矣。。

六日乙酉刘诲王颙奉使金国回。

先是已遣宇文虚中杨可辅为祈请使副使於金国再议遣宣议郎刘诲借中大夫试户部尚书为通问使拱卫大夫合州防御使王颙副之诲等到京师迟迟其行上闻之命留守司促诲等行到金国金国并命祈请副使杨可辅归，於是虚中被留独遣可辅乙酉诲颙与可辅偕到行在诲字廷诲开封人。

金人陷青州。

金人寇（改作兵薄）青州昼夜攻击凡一十七日丁亥城陷焚烧屋宇殆尽杀掠无遗时权知州魏某被害。

金人陷潍州。

金人既陷青州即率兵寇（改作攻）潍州。又陷其城焚掠而去。

军卒阎皋据潍州自称知军州事。

金人既退潍州而去牛头河土军阎皋与小教头张成鼓众占潍州皋自为知州以成为昌乐知县。

十日己丑遣祈请大金国信使李邺周望等。

汪伯彦时政记曰：是日内殿早朝奏事毕上语宰执曰：第四次祈请大国金信使副李邺周望宋彦通吴德休宜早令进发与定发日使邺辈知之朱胜非曰：奉使须得赐金帛方能办私覲李邺周望已见辞免所进官职耻更自乞支赐恐未能便行上曰：於格合。

得自请何伤黄潜善曰：朝廷当为检举只合行下上曰：朕奉使时当京城扰攘受命出都门不曾请支赐朕於王府自出随行起发之费约支钱五万馀贯如士大夫之贫如何可办令邺等依格支赐外仍优加其数国家爱惜财物正为收积以待当用之时今遣使议和事。若遂成二圣得归朕岂吝金帛之数潜善曰：第二第三次奉使刘诲杨可辅王颙归自军前皆云：金人受私覲物。又非昔比更无回答虽贪食者众不敢少忤其意恐生事造语有害和议遣使支赐加数甚善上。又曰：卿等今日往寿甯寺奉安会圣宫御容罢早归私第便与撰了大金元帅书令邺等早行潜善曰：与元帅书自来只是平文不用四六上云：潜善早来所撰与大金皇帝通问书其词语甚精能写朕欲言之电如此足矣。不必须四六也。。

十二日辛卯邵兴败金人於潼关克虢州。

邵兴败金人於潼关乘势收复虢州李（彦仙）以兴知虢州军州事。

十六日杜充出兵攻张用等不胜。

张用相州汤阴县之弓手也。乘民惊扰呼而聚之与曹成李宏马友为义兄弟有众数十万分为六军成大名府外黄县人因杀人投拱圣指挥为兵有膂力军中服其勇

。又有王大郎者名善濮州人亦有众数十万分为六军善初为乱也。濮州弓兵执其父杀之善有众既盛乃以报父讎为辞攻濮州不下。又攻雷泽县亦不下与用合军皆受留守宗泽招安既而复反杜充为留守。又招安用屯於京城之南南御园为中军善屯於京城之东刘家寺为中军。又有岳飞桑仲马皋李宝诸军皆屯於京城之西充以用一军最盛终必难制乃有攻之之意十五日甲午众人打城请乙未充掩不备出兵攻用令城西诸军绵发岳飞桑仲马皋李宝等皆率兵至城南以才寿用觉之勒兵拒战亦会善自城东率兵来与用为应官兵大败赛关索李宝被执岳飞者初隶张所营效用继随都统制王彦往太许山遂自为一军後归京城留守司杜充用飞为统制。

刘洪道知青州。

先是滨州葛进作乱杀官吏劫财物取强壮充军。又攻破棣州亦取强壮充军留守司差向大猷知滨州进依旧屯於滨州与其众皆面刺十字曰：永不负赵王誓不舍金贼以示众葛进尝率众劫潞县金人寨。

得刘洪道者字资深青州人进士及第曾任楚州州学教授监六部架阁库先遭金人驱虏在潞县寨中进以洪道归滨州俄报青州有将兵之变安抚使曾孝序被杀洪道说进令申闻朝廷及申留守司乞已知青州进然之遂与大猷同具申既而留守司回报果令洪道知青州洪道未行会金人残破青州杀权知州魏某而去赵胜据其城洪道乃移文胜而後行至千乘胜闻洪道至失措即驰至千乘谒洪道曰：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军马公自统之胜喜洪道索从道等具仪卫而入遂为知州洪道揭榜百姓在军中愿归农者给据放还，於是胜之党十去六七而胜之势弱矣。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因勤王不到京城而回还不出洪道寻致之用为将官。

赐青州刘洪道奖论敕书。

尔履百战之军锋保一方之生齿讫臻甯谧备见忠勤然方面之权岂容或二军中之令尤在致公必愜輿情方收群力徯习因循之弊坐乖绥御之方无以馭戎便成误国其体倚毗之意无从牵制之私。

张俊请移左藏库於镇江府不报。

金人陷徐州知军州事王复被杀。

金人将犯（改作至）场州先陷徐州入其城知军州事王复死於庭下有将校赵立者为州衙排军发愤鼓率将兵杀退金人出城立被伤金人以为死矣。立在草莽中夜得微雨渐复苏金人往扬州而军民请郑诗秀才权知州事既而军民众议以谓立忠勇能办事可以为城民之主乃请立权知州事闻於留守司授立武德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知徐州军事。

二十一日庚子（下添禁字）百官般家出城。

边报屡至朝廷未有御之之策宰相潜善伯彦殊不介意人皆危之有般徙出城为避难之计者潜善伯彦虑恐摇动众心乃禁百官般家出城市井惊惶益不安矣。。

张守为起居郎。

张守以殿中侍御史抚谕京师还行在面奏虏（改作敌）人必来愿陛下早图之一母使宗庙生灵坐罹涂炭上为之恻然即除守起居郎。

张有王善寇陈州马皋追之官军战败。

张用王善在京城下与官军战执李宝也。乃为杜充终有疑心不可留遂率众而南至陈州充遣马皋追击之用犹未知也。约军会教场摆列忽报京城有军。

至皋率众乘其不备直犯其中军後军奔至曹成寨为成所遏皆止用复与善等并攻官军官军大败尸填蔡河人马皆践尸而渡追至铁炉步而还官军存者无几。

葛进率众青州。

刘洪道知青州於金人残破之後城市焚戮殆尽而诸邑富饶洪道招辑百姓不旬日间喧溢城市葛进谓洪道知青州盖因己所致。且赵胜已死而辑治渐有条理欲取青州乃率众同向大猷至城下洪道曰：葛进之兵皆衣下擐甲此欲袭取其城耳遂卜扉不纳以酒肉米面钓城下犒其众进不受遂攻北城而据之洪道以军民居南城拒守。

韩世忠退屯宿迁。

韩世忠屯於淮阳将会山东诸寇以拒金人金人粘罕（改作尼堪）方图维扬大举兵自京东入寇（删此字）至滕县闻世忠才淮阳恐稽师期分东南道都统兵一万先至扬州以议事为名使上不得出扬州然後大兵继至，或谓肃王在军中同行其事未详粘罕（改作尼堪）以大军进逼世忠世忠不能当夜退於宿迁县未晓至宿迁不虞金人踵袭其後质明觉之奔於沐阳。

遗史曰：韩世忠在沐阳夜寝不安与其帐下乘夜大潮渡水弃其军北沙路走盐城翌旦诸军方觉知以主帅既去遂皆溃散後军管队官李彦先率本队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众自此辅逵聚众於涟水李在据高邮皆世忠之兵也。其馀收散卒自为徒党者不胜计。

知淮阳军某叛附於金人（旧校云：宋史本纪金兵执淮阳守臣李宽）。

韩世忠既退淮阳军也。金人已到城下知军某望风投拜金人入城执某而去淮阳无知军有将校二人自权知军据城。

折可求以麟府州晋甯州军叛附於金人。

三十日己酉阎仅弃泗州率众走。

金人自滕县直趋临淮县皆全装铁骑白毡笠子阎仅屯在泗州初闻京东群寇不甯至是探者回以谓白毡笠子刘忠贼马犯临淮，或谓是李成徒党仅以兵进之遇游骑一二十人犹未知是金人也。仅获数人以归验之乃金人遂解生口一二人赴行在己酉金人及泗州境仅率众出奔金人径趋泗州之上数十里间计置渡淮。

二月一日庚戌朔金人犯（改作至）楚州知州事朱琳叛降。

於金人。

金人侵淮以支军犯楚州知州事朱琳具颖状遣人迎降开西北门纳金人开东门放居人自便居人争欲奔宝应县取扬州路渡江金人觉之皆邀回城中。

粘罕（改作尼堪）自东平由袭庆徐泗以犯（改作趋）扬州。

节要曰：自建炎二年秋窝哩け（改作鄂勒欢）既破五马山寨以探知马扩大军南来使人驰会粘罕（改作尼堪）共备之故粘罕（改作尼堪）留兀室（改作乌舍）余睹（改作伊都）守云：中率众南寇也。粘罕（改作尼堪）初下太行由怀卫将欲东应窝哩け（改作鄂勒欢）而闻马扩败於青州窝哩け（改革者作鄂勒欢）从而入寇由是粘罕（改作尼堪）渡黎阳以寇（改作攻）澶濮既陷时杜充守东京虑贼（改作敌）西来决大河阻之贼（改作敌）不能西乃东会窝哩け（改作鄂勒欢）众同陷北京继寇（改作薄）兖郛故至是由泗以犯（改作及）扬州。

遗史曰：是时边报屡至市井皆知金人兵将至者而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禁止街市不得扇摇边事亦不许士庶般挈出城二月晦夜阁仅解到金人生口朝廷惶惶以内帑所有通夕般挈翌旦驾御舟泊河岸居人惊怖莫知所为上即欲南幸潜善等劝。且候报得实渡江未晚也。是日遣兵出西门御贼（改作敌）士气不锐人无斗心在职百官皆欲奔窜是夜江都县前火。

二日辛亥阁仅为其将姚端所杀。

阁仅退兵在洪泽镇姚端篡杀之是日也。扬州士民渐有出奔者百司不能禁止是夜城中火起凡四处。

三日壬子金人陷天长军。

朝廷以边报急方出兵往天长把隘金人。又犯（改作逼）天长官军溃散是时上遣内侍郎询往天长探事审知是金人即时奔还溃乱人与军人关报交驰而去犹未知是金人也。询既回乃知端的上大惊决意渡江。

车驾发扬州渡扬子江幸润州。

上得邗询报不移刻出扬州都统王渊内侍康履等数骑从过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宫人自大内星散而出城中大乱宰相潜善伯彦自都堂鞭马而去军民争诸门而出死者不可计数上行次扬子桥见一亲事官发言不逊上掣手剑亲杀之行至瓜洲镇得小渡船即乘以渡江至西津口坐於水府庙中取剑就靴上擦血百官皆不至护卫禁兵无一卒从行者镇江府官吏闻之知军府事钱伯言发州兵。

迎请幸镇江少顷渐有百司人得舟南渡者夜上宿於府治宰相从官皆议幸杭州未决而闻禁卫涕泣。且藉藉相偶语上惊命朱胜非及管军左言传旨问所以胜非呼之前使言厉声传问皆以未见家属为辞即谕之曰：已有旨分遣舟船专渡卫士妻孥矣。众帖然因问车驾去住利害众曰：听圣旨无敢哗者乃谕以驻蹕定当录扈从功劳优赐赏给遂皆欣诺上问有近上宗室否时士为曹官，或以名对遂召士同寝天气

稍暄脱绵背心以赐士。

金人入扬州。

扬州百姓谓上渡江万人争门而去见金人游骑到乃喧呼言我扬州有主矣。遂家家备香花投拜金人入城问上所在众曰：渡江矣。金人乃驰瓜洲望江而复回官军吏民死者数十万先是宗庙神御国家府库储积及势贵之家装船欲渡江至瓜洲闸潮水未应而金人已至出闸得渡者百无一二其余皆遭虏掠不尽者悉纵火焚金人屯於摘星桥下是时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吴某权州。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校勘记。

兼西京南北路招促使（一作招抚使下同） 与翟兴屡战进於鸣皋山之北（进字衍） 责翟兴破贼（脱责字） 自此兴与兄子琮（应作兴与其子琛琮） 祈请大金国信使副（金误在国下） 金人爱受私覩物（脱爱字） 恐生事造端（端误作语） 葛进率众寇青州（脱率字） 奔於沐阳大（大字衍） 至南津口坐於水府庙中（南误作西） 乃谕以俟驻蹕（脱俟字） 士（一作） 百姓谓上已渡江（脱已字） 流寓人争门而去（流寓误作万） 迎金人入城（脱迎字） 金人乃疾驰至瓜洲（脱疾字至字） 官吏军民（误作官军吏民） 及豪势富贵之家（脱豪字富字） 金人悉屯於摘星桥下（脱悉字） 吴某权州事（脱事字）。

●卷一百二十一

炎兴下帙二十一。

起建炎三年二月三日壬子，尽十一日庚申。

维扬巡幸记曰：建炎戊申冬自郓濮相继陷破之後金人横行山东加以李成诸寇乘乱为孽不可悉数是时黄潜善滥秉大政汪伯彦谬居枢管裁处无术探谍不明未尝得诸酋（二字改作其）要领亦恬不介意致胡（改作敌）寇奄至无以应敌十二月十九日黄潜善迁左仆射卢益知枢密院事当是时泗州屡有警报而朝廷诸公谓小盗易殄灭，或曰：李成馀党无足畏也。先是李成後军在宿州叛去成以追奔为名遂以俱合朝廷遣刘光世出军讨贼光世既至山东与成接战王师屡至败绩赖统制苗傅力战得免成军遂溃擒败将数人而成一军俱走光世不能得但以所擒之人归行在光世复加检校少傅而李成之衅未能除也。及是宿泗之报人皆指为败亡之馀番寇（改作金人）知朝廷此意亦多伪称李成之党以缓我师而执政无知果堕其计至正月十三日夜得泗州报至三十馀骑诈为汉装见已杀退乃以所得泗州首级器具俱来是夜朝廷愈仓皇内廷所有通夕般挈早驾舟。

河岸居人惶怖罔知所为上欲即时南去而潜善力劝云：且俟探报得实渡江未

晚也。上然之少顷。又传只是阎仅自反已即梟首讫然仅之反也。本由遇番贼（改作金兵）其师不利遂有此作（改作事）而番（改作金）人闻仅之反罔有为己抗者故乘势而来更无迎敌之师长驱抵淮口是日行在遣兵自西门出赴淮口御敌以刘光世统之然事出仓卒皆风闻而遁维扬居民挈妻孥而走者十室而八争门以出相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金银价骤长至数倍在职百官皆欲奔窜尚未知得实故。且观望事势侍从间至堂中问之潜善伯彦二人俱对以自有处诸公不须虑也。百官既闻此语乃相慰谕以为知事实者无如宰相今既所云：如此必不可轻动百姓闻之亦以为然及患出不虞皆丧其家属故自贵及贱无不归怨潜善至於切骨盖有所致而然也。是夜江都县前大火初二日居民般挈如前金银愈贵行路之人摩肩叠足是夜城中火起凡三四处初三日巳刻得天长军关报始知番贼（改作金人）已到上闻之乃被介胄走马出门惟五六内侍及护圣军数人随驾更无扈从天性慈仁亦不呵止百姓第与行人并舆而行观者无法骇叹当是时潜善伯彦尚在堂中会食或有问者犹以前言告之及堂吏来告云：驾已兴矣。二人乃始趋出自鞭马而走亦无前导之人是日官员百姓出门致死至於相藉比之前二日复数倍矣。至申刻番人已到扬子桥应系官私营般载什物舳舻相衔无虑万计悉为虏（改作金）人所有是夜扬州火发凡三四初四日贼（改作敌）至瓜洲人民未渡江者尚数十万奔迸坠江而死者不啻大半妇人无贵贱老幼悉被驱虏不从者杀之所不忍见金银珍珠玉帛委弃江畔可掬而取小民或就江网得金银者不以多少但足为渡江之费或渡一人得三百星者舟子为富焉初城中得边报人奔出城者皆以得舟为利盖老幼不能行或登舟则以为无所失其如阻堰闸渡者百中一二而已及番（改作敌）人骤至一网但尽死者葬於鱼{敝毳}之腹生者墮於胡虏之手王侯之族婉冶之容尽流异域摧陷残贼，岂可胜言（删死者至此三十六字）至於官府有司案牒俱为灰烬片纸不留上至乘舆服御亦皆委去两府侍从或身死兵刃或家属散失往往皆是司农卿黄锔至江下军人见之呼曰：黄相公在此自马上牵下锔方辨其非言未卒而首已断矣。未几史徽继至亦步亦为所。

杀李待制处 T 时遇害给事中黄哲方徒步而一骑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黄唐杰与弟唐俊皆溺死是时官属性命不保者什盖六七而眷属不救者。又复倍之先是上每以北方不甯为念尝面谕黄潜善云：左藏库金银绢帛不。若般江甯府以备不虞潜善曰：如此恐摇百姓。且姑待之至是星两不存应系上即位之後四方奉表贡献礼物所积甚多金银绢帛无虞数千万一旦皆弃盖由执政不得其人。又如建炎之後所在调发及行在简军士所得精锐亦可址数万傥得人以为之用自可无敌夫何仓卒之际靡有统率尽为弃甲曳兵之人及主帅挺身渡江此曹往往相率为盗所有得渡者亦失其父母妻子曾无亲上死长之意所思者为乱而已当是时横行恣意无敢谁何者惟兵为最豪悍城市货物至强持去得不嗔恚以为幸矣。是日驾在镇江闻贼（改

作敌)至瓜洲即时起发当夜至丹阳晚顿次日驾兴起镇江城中居民奔避至弃其家属当日军人百姓乘势为乱至斧人家门户持刀入室公行劫虏什物钱帛填委街衢无人主之几至大扰自是之後人民南来扶老挈幼如[B227] (屯) 蚁聚父母兄弟妻子多不及相见惟哭泣遍满邑路闻者莫不前心疾首怨愤之气达於上下初五日驾起丹阳至常州晚顿是日百姓离丹阳多由僻路而行取便至毗陵是夜招安人丁进纵所领兵自後路遮截行人肆为劫掠赖太尉王渊在常州领兵至进闻之欲引众亡入江东渊遂传令云：赦进之罪复令来加以慰谕令招所部兵随渊至常州渊数进负国之罪叱斩之其首以徇众人始皆惕息初六日驾起常州至无锡晚顿是时宰官以供应如法居民不动上颇称善初圣驾之起镇江也。後军所过之地无不残劫人以为戒故前期般挈入山逃窜以避其乱凡州县场镇井邑之地罔有一家敢开门以居故军人过之愈肆残害人家所藏轻重之物不可移动者皆为屏弃如米盐之类所取之馀则弃诸通衢与粪壤无异官物美酒满地洋溢可涉凡所经处则烟火亘天焚烧十室而九所存者往往亦不足障风雨矣。至於常州城中亦皆关闭无有出入者所在州官有弃官职而遁者知府周每日与本部官居城南报恩寺取南门出宜兴虽名为不弃城实欲为逃遁张本也。初七日驾至平江府虽闻民间或私迁徙然商贾货物如故上至府中始免介胄仪卫。

稍增信宿乃起驾既起苏州乃留右丞朱胜非礼部侍郎张俊弹压城中初十日驾至吴江县十一日至秀州十二日至崇德十三日至杭州上以府衙作行宫以显甯寺充尚书省百司官吏到者曾无十之一如三省六房公吏本千馀人得至者其数不满五十所以行在职务久而不备十四日下诏一民十五日圣旨遣具舟至江头接百姓老幼不得渡者。又下诏减常膳不御寝殿俟百姓到足乃始如故。又诏出内人一百五十人。

四日癸丑车驾发镇江府。

车驾发镇江府留刘光世以拒江险上宿於吕城镇大圣庵王渊使探者在镇江及瓜洲约如金人计置渡江则烧甘露寺为号渊及上於吕城探者夜闻瓜洲声喧谓是金人欲渡乃焚甘露寺渊视之曰：甘露寺火也。翌日质明请上乘马而行。

诛丁进。

丁进从车驾行纵其所部兵遮截行人肆为劫夺。且请以本部兵回大江与金人血战其意乱也。王渊觉之斩於吕城镇砖桥下截其首至常州今梟於市自此砖桥号为斩丁桥。

金人揭榜发遣西北人从便归乡。

金人揭榜於扬州市西北人从便归乡榜上系衔云：东南道都统孛堇（改作贝勒）东南副都统孛堇（改作贝勒）东南道都监三员西北人见榜示而去者约万人馀自东门由邵伯往泰兴後为薛庆兵者是也。。

五日甲寅车驾幸常州。

上自发镇江府乘马行军民亦流移於道路至有不及引避者上皆令宣谕各慰劳是时仪卫法仗皆阙唯一兵执一黄伞随行。

范琼兵乱於寿春府杀知军府事邓绍密。

金人自山东将趋维扬也。范琼自京东引军避其锋转至寿春府甲兵不入城自循城南有寿春府将兵在城上视之者见其旗认曰：御营平寇前将军轻薄者戏之曰：御营平寇前将军不会杀番（改作敌）人只会走寿春城下过兵闻之喧诟不已琼闻而问其故知其戏也。乃移文寿春府索其发语之人知军府邓绍密根刷得一兵遣出之琼命斩於麾下是日军人丁打请者将兵怨斩其同类乃持器仗击之出城，於是琼之诸军皆被甲持仗杀将兵遂入城大乱纵肆杀掠绍密死於乱兵之下蔡县赵许之亦死州县官。

往往被害城中悉为灰烬。

六日乙卯靳赛入真州。

先是朝廷闻边报日急乃遣靳赛往真州屯戍金人犯（改作至）扬州翠华南渡王德以本部兵焚真州而去翌日金人到真州不杀人不虏掠靳赛往来於江中真州官吏皆散走乙卯金人退去赛乃率兵复入真州颇肆骚扰。又数日向子知真州抚恤居民民渐盖庵寮居其老小赛之兵渐猖獗民不堪之乃聚众与为敌民杀其腹心二人赛大怒愈肆杀掠百姓大恐子见赛问曰：公之兵何故屯於此邪赛曰：被朝廷差来屯戍耳子曰：朝廷差公来保护城中百姓公乃杀以逞乎！赛气乃曰：百姓杀军中二人皆腹心头目人但得一首者即可解子不得已掠得二人与之赛之众踊跃欢呼以二人钉於木马拥至望江桥下烧铁甲叶令红贴甲叶遍二人之体不胜荼毒既贴遍既（改作。又）复揭之然後群兵取其肠肚骨血食之皆尽。

七日丙辰车驾幸平江府以朱胜非为平江府秀州控才使张浚副之。

车驾到平江府是日朱胜非自镇江府至以晡时人见具奏处画镇江状上喜即以胜非为平江府秀州控才使上曰：控才所以备外寇固宜审务吾民渡江失所宜賑恤使各还业胜非乞一从官共事上命礼部侍郎张浚副焉。

上过吴江县令张俊以所部兵屯於吴江。

户部尚书吕颐浩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经制使驻於江甯府。

上南渡思得大臣留江上以镇之乃以吕颐浩同签书枢密院事为江淮两浙经制使驻於江甯府。

八日丁巳抚慰维扬迁徙人诏。

诏曰：朕以单微之质遭世大变赖臣庶共戴获承祖宗之馀德念必宅中经远均布惠泽以慰万邦归往之心故虽外迫於敌兵誓不遽离於近甸省刑薄敛抚事与心一毫不扰郡邑行再期矣。输诚尽礼道使相望而敌兵未寝选将练师朝夕从事而自力

不逮至闻长驻之谋议者请适东南险远之地以保朕躬朕甯不免於敌不忍先事苟生弃我西北之人而遽远别也。故出两道之师外为蔽援而嗣遣使命之臣祈保赤子以待敌心之易虑则共图书馆康居日可计矣。人力虽殫天命难谏大名东平相继陷失始官吏民。

庶绝江自便朕迁延不先俟天人之我相也。逮轻骑潜行不日遽至朕与近臣始挺身东行由江浙为暂避之计凡乘舆服御。若帑藏之积一切弃捐二三大臣至不能保其家室念虽颠沛到地而不负於中原西北之人朕心犹，庶几焉与其谋已忘民未及患而去则不得已而後动不犹愈乎！但闻官吏军民虽有自便之诏多不及避生计荡然，或不得其家属俱来痛切朕心愧负何极自昔帝王脱向往们遑遽之时而立国於颠危之後失势於屡挫之辱而戡难於必胜之功昔尚有之夫良农不为水旱辍其耕志士不为贫穷怠其道朕能劳形克已至死不变图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亟安能侧身修行以已赎民图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相向赖卿士大夫暨尔万方有众戮力一心式孚於帝，庶几成绩咸保康朕诚切至宜察朕心。

知泰州军州事曾班叛附於金人。

金人犯维扬分遣兵往泰州知泰州曾班聚官吏军民而议曰：今扬州已残破金人以兵临城须臾到矣。班忝为守臣不当弃城而去况班是待制列在禁从与庶官不同今欲与阖城官吏军民共以死守之如何军民皆啼哭以告曰：愿待制以生灵为念屈节投拜保全一城生灵班知人心不可违遂迎金人投拜金人之酋长（删此三字）入城与班筵会。又数日敛掠金银一夜城外纵火光照城中少顷大雨灭火金人谓泰州不可行杀戮俄而退去。

葛进为金人所杀。

葛进围青州不下安抚使刘洪道招莱州张成俾率众救援进闻成至遂退去洪道遣崔邦弼追之邦弼为进所败而归进後与金人战为金人所杀众皆散去。

金人犯（改作至）沧州知军州事刘锡弃城走。

刘锡字禹泰州人知沧州闻金人至即弃城走中途遇葛进自青州退兵乃知青州尚为国家守也。趋青州屯於麻爱台刘洪道遣人邀入城锡不从曰：青州人屡被惊扰人心惶惶不欲入城也。洪道诣麻家台见锡以酒肉犒其众叙话良久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义锡乃趋行在尚有马军数百人随行。

九日戊午通判沧州军州事孔德基叛附於金人。

十一日庚申车驾幸秀州遣从义郎卜门祇候某秉义郎卜门祇候刘伸使於金国军前（旧校云：宋史本纪以忠训郎刘俊民为。

卜门侯赍书使金军）。

上在秀州知金人在维扬犹未退兵也。召募官兵使於金国军前有官人先转七官军人转七资，於是承信郎某进武校尉刘伸方自淮南散失家属正无聊赖乃应募

而行各先转七官除卜门祇候是时上已乘舟召二人就御舟赐对授以国书上曰：若金人肯回军了事而归当不次擢用卿二人遂与应募军兵五人偕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一校勘记。

至正月十三日夜（应作三年正月三日夜） 三十馀骑诈作汉装（诈一作伪汉一作番） 早驾舟河岸（一作早驾御舟涉河） 已即时裛首讫（脱已字） 火发凡三四处（脱处字） 李待制处 T 同时遇害（脱同字） 多至弃其家属（脱多字）

无人主之（应作无敢阻之） 多不及见相为哭泣（误作多不及相见惟哭泣） 命西北人从便归乡（命误作市） 既帖遍既复揭之（下既字衍） 而力不逮志（误作自力不逮） 自闻长驱之谋（自误作至） 始命官吏民庶（脱命字） 而戡难於一胜之功者尚多有之（者误作昔一误作必脱多字）。

●卷一百二十二

炎兴下帙二十二。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壬戌，尽十八日丁卯。

十三日壬戌车驾幸杭州。

上至杭州以州治糙宫以显甯寺为尚书省然百司官吏到者十未有一二。

十四日癸亥汪伯彦奏乞赐窜殛。

子曰：臣闻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臣实犯此有面颜辄沥愚诚上干天听伏念臣周旋羈縻幸会风云：备位宥密者行。且再期爰立冢司亦既逾月承靖康既危之後辅建炎复绩之初图回二圣之还言念两河之复虽政刑两殷於当务然事力不及於前时赞襄百为未有一得练兵选将而临事不为用遣使修睦而所欲未或从卿士启渡大江之谋先时被患庙堂念系中原之望应变随宜固万邦戴后之心挫群奸幸祸之志诏川陕之师从横而御侮檄东北之兵首尾以解纷备谨边防以虑寇至终缘彼国兼用吾民陷濮与澶破青及泰所向既北乘势而东虽世忠控要路於淮徐而范琼顿劲兵於宿泗对垒两军之相拒轻兵闲道以潜来臣偶以沈疴所缠不能密志而虑致銮輿之遑遽舟楫以播迁持危扶颠无善可纪虽曰：登庸日浅以病丐间如其舍（阙）理均彖旬名责实（删如其至此十字）事失前定奚用臣为咎将谁归死有馀责本欲居家待罪恭俟严诛重念驻蹕初临政烦亲揽暂兹忍耻靡敢冒居伏望智临之大君特奋乾刚之独断亟选良弼共理多难录臣罪愆重赐窜殛是日左仆射潜善门下侍郎兼签书枢密院路允迪各有子乞黜现上曰：朝廷非不措置往往士大夫不知朕固知之卿等安职降诏不允敕伯彦省所奏子理昧几先事出仓卒致銮輿之遑遽舟楫以播迁伏望录臣罪愆重赐窜殛事具悉朕以菲躬绍承大统，爰自初载图济多艰惟卿同德之

臣陪辅中兴之业帷幄密勿何勤如焉羈继艰危备尝之矣。比缘邻敌深入近畿狩於江津以援淮甸退循眇末良用恍然既不能恪天人佑助之心顾何以平夷夏（改作中外）抢攘之乱不德之故特朕之尤岂必大臣专执其咎务恢远画庶保後图母重引愆以求去位所乞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下责已诏。

诏曰：朕以菲躬获承大统万方请命未能解涂炭之。

忧二圣蒙尘莫获展晨昏之养兵已练而力屈备虽设而用违震於朕心罔知攸济实由凉德未究远图仰无以当上帝之意而祸乱遄臻俯无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失所比因强敌深入近境退保江津以援淮甸事出仓卒人用震惊衣冠顿踣於道途帑藏弃捐於兵火呜呼皇天后土，岂不鉴朕之至诚志士仁人，岂不鉴朕之恳恻傥以寡昧难弥凶灾宜降罚於朕躬以谢罪於率土尚以国家历数之未艾祖宗德泽之在人未至沦亡必将恢复益当洗心改事雪涕输诚悉去弥文务从简素屏斥细务专事兵戎明告庶邦暨於列位忠言可以规朕之过失长策可以救国之倾危母蕴於衷悉以达上庙堂近服宜务交修藩翰诸侯深思夹辅将帅致爪牙之用黎元保父母之邦思持颠而扶危用兴仆而起坏庶资多助驯致丕平咨尔万邦钦予至意。

〈鹵芳钰?BR〉 诏曰：朕仓卒南渡致士大夫弃其家属禁卫五军老幼不时渡济颇闻逼扰尚未有达行在者虽累次委刘光世王渊多以绢帛堆垛江口赏募日夜济渡犹恐既渡之後徒步颠仆道路仰康允之日下拨在岸空粮船五十只纲稍先支一月请受选差使臣二员给券管押明立旗号前去常润一路装载南来之人早令至行在朕以此未敢独享宫壶之安仰有司於後殿御阁朕当自处其中以俟衣冠兵卫士庶老小咸造行在方御寝殿其三省日下出黄榜晓示。

下俭约诏。

诏曰：朕以凉昧荐历险难深惟不德天未悔祸是以仓卒南渡驻於江浙念国势之益削慨宗庙之仅存虽政事宜有更改在朕躬尤当省惧自今以往当变祸为福下慰人意易危为安所有应缘供奉禁省专属朕身者如仪物之饰膳羞之奉有司痛行裁省必遵菲薄其後宫除职事掌管人不可减放外其馀悉行减放各听从便仰三省行下体朕至诚之意。

十六日乙丑音。

朕以眇末获承至尊德不足以惠绥黎民武不足以戡定乱略谓言行可以动天地而朕卑辞屈礼未能交南北之情谓孝弟可以通神明而朕焦心劳思莫能拯父兄之难比军书之告警骇敌国之长驱尚未定约於一言敢惮避师於三舍而事出仓卒民用震惊官寮顿仆而失容老稚奔逃而系路实由菲德昧。

於远图方藉走集之冲坐成控才之势候载书之不食即反旆以言旋惟道途次舍多供意之烦而师徒扈从有征行之苦民靡安於农业士或後於军期宣沛湛恩荡宥多

辟於戏周三十而卜世东都实会於诸侯汉二百而中天南阳乃兴於王业惟上帝之所命岂朕躬之敢图尚赖臣民各宣忠力庶资群策协济多难咨尔多方钦予至意。

黄潜善汪伯彦再乞罢黜。

臣等近已具子乞赐窜殛伏蒙圣慈特降诏书不允臣惶惧震越。若无所容陛下体尧舜之爱人法禹汤之罪已德至厚矣。在臣等愈不遑安便当继上封章不敢就职伏念臣等从陛下於军旅之中复叨近辅中原未奠外患不甯陛下未至於安平之地则臣等未可自便前此虽势危力惫而不肯遽舍陛下而求去者臣等义分非他人比也。今谋国於艰难之时不能弥患而脱身於颠沛之际反获便私则前日不胜任之罪犹云：爱君而今日为自谋之情无乃私已非惟公议不贷臣等固不忍道也。臣等不敢止用常札再有奏陈所有臣等误国之罪终不可逭陛下公天下之法终不可废今日之祸患稍甯即当再申前请必冀明正典刑以厌公议。

十八日丁卯御史中丞张论黄潜善汪伯彦乞重赐窜黜。

奏曰：臣闻忠臣不避诛窜故能为国督奸尽言不讳以伸天下之谊明主不吝废置故能惟辟作威自奋刚断以耸天下之望臣谨按左仆射黄潜善右仆射汪伯彦本无物望乏才术以尝从陛下於艰难中因缘宠任躡持政柄而相业无闻国步口窘陛下蒙尘於外宗社危逼天下之人闻之者愤怒切齿见之者戟手唾骂。且谓陛下甫次馀杭必亟正典刑以谢海内而数月以来信任如故中外怖骇未知死所臣备位言责既不能早正白简今岂敢尚仍缄默以重误陛下谨条列潜善伯彦大罪二十皆显有实迹不可诬者正月三十日阎仪申有番骑三十人至泗州行在之人无不愿出兵抗御及愿乘輿渡江潜善等初无措置但固留陛下不早南渡至初三日探报虏（改作敌）骑在近始仓惶移蹕匹马扁舟艰危甚矣。致万乘蒙尘其罪一也。车驾仓惶渡江士大夫并其家属警卫五军百司人吏老幼等随从不及或遇贼或溺江或被虏恸哭之声震於原野嗟怨之声（改作语）殆不。

堪闻。又前此六宫渡江已久忽於正月二十一日降指挥见任寄居官不得般家立法过严议者咸云：天子六宫过江静处我辈骨肉，岂不是人致行在士大夫畏其指挥之严不敢般家一旦多乞委饿贼之口（改作被敌人俘掠）使归怨人主其罪二也。车驾驻蹕维扬淮甸之人奔走奉事亦既二年一旦遽然渡江是委一郡生灵於贼（改作敌）而不下也。若士夫。若兵卫。若民庶无不恨愤离心闻自真楚通泰与江南州县皆碎於溃兵其祸乱之滋岂止一扬州而已哉！重失人心其罪三也。祖宗神主神御自合先六宫南渡潜善等无寅奉宗庙之意并不措协一旦车驾起仅一两卒舁致倾摇暴露行道之人酸鼻下泪人谋不藏祸及在天，岂不痛哉！宗庙颠沛其罪四也。建炎初年自（删此字）河南惟西京郑州拱州遭金贼（改作人）残破餘皆无恙自潜善等柄任已来西则五路京西东则澶卫京东今日残一州明日陷一郡直至淮上所存者址无一二其罪五也。士大夫既不预知南渡之期。又不敢先次亟行

一旦流离东西毙於道路如司农寺官黄鹄史徽范浩等并遭乱兵屠杀而从臣常有未到职事者往往不来殆可忧疑衣冠遇害其罪六也。扬州行在月给军兵费无虑百万本以待战守之用一旦贼（改作敌）以轻骑涉境并不措置迎战。又江津渡济不时一旦溃兵千百为群流毒东南其害未止军兵溃散其罪七也。扬州左藏库金银绢帛数日甚多闻前此打角要尽般发潜善等力沮渡江之议不令装般三月一日贼（改作敌）骑已迫尚指挥。且般三分之一致出门入闸候潮种留滞不时过江尽为贼（改作敌）有闻内帑有金亦般运不及皆民之脂血何缘复得府库耗散其罪八也。虜（改作敌）骑既破濮州痛行杀戮几同洗城，於是闻得北京东平望风不守夺门而去虽仅脱虜（改作敌）祸而老小奔渡殁於道涂者不可胜计如近日自扬州而至江上壮者虜（改作敌）骑驱之以行老弱贼（删此字）杀之而去今市井行哭之人非其子弟即其亲属生灵涂炭其罪九也。谢克家李擢俱曾受伪命谢克家李擢则徇其分析之词或除职得郡或复官领宫祠如李会则反分司居住更不问著公议尤所切齿盖克家擢与潜善等所（改作同）恶士大夫献言者同己则不次升擢异己则辄遭恚怒至有问及御贼（改作敌）事云：朝廷自有措置峻拒而力却之以至今日狼狈如此而潜善等尤护短饰非莫肯虚心以来众。

善尤嫉人之有技不纳众善其罪十也。潜善为王黼之客伯彦曾受梁子美提挈故今日梁姓而得差遣者满天下皆据大任割膏腴之地如梁阳祖为发运使尤为猥恶其党更相扶助欲倾正人而李处_T尤为亲戚用事士大夫无不侧目畏之植党分朋牢不可破其罪十一也。言官奏疏以国危乞大询众庶凡再上再降出方肯施行，於是职事官以上言时病者甚多潜善等以谋不自己出。又身为宰相致大询及众内怀不平遂奏请乞降付御史台抄节申尚书省人莫不怪之其罪十二也。。又如曾论潜善无名进职事系关国体潜善兄弟大怒而中书舍人黄唐杰行诰词极口称美潜善等遽擢唐杰兄唐俊为鸿胪少卿以示同己获利之意用朝廷名爵以胁士大夫咸笑其浅妄专行私意不胜其公其罪十三也。行在百司每事视京师京师有百官月费两处不减如巡幸而置御营使司则枢密院为虚设以巡幸而置提举财用则户部为备员皆官属人吏兵卒耗费无丝毫之补设官重复耗蠹国用其罪十四也。故右丞许景稀陈渡江之议潜善等极力排斥景衡恨愤而六宫过江人皆曰：虽斥景衡犹用其说也。六宫过江已久行在见谋继往乃忽下指挥见任官不得般家人皆怪怨。又如虜（改作敌）骑南来乃多遣求和并不曾以一事诿使人藉口使人莫知所为政事乖谬人辄讥笑其罪十五也。蔡京王黼为相日曾差卫从人兵至今论者未已潜善等一身兼御营使为广占亲兵置战士於游惰之地各不下数百而潜善独占千余人皆以为缓急之助不知名分嫌疑之辨多占兵卫不避嫌疑其罪十六也。自古敌人相拒全藉斥堠潜善等计不知此东京产斥堠委之郡守自京师至南京至泗州道路遥远皆未尝多以金帛专遣有心力行止人探贼动息止是道听涂说便指为实致车驾蒙尘狼狈如此其罪十

七也。虏人犯（改作金兵至）东平既破其势（改作城）已作南来之计潜善等得阁仅申报便宜请渡江之期乃饰非遂过尚於初二日恳留车驾少待初三日陛下出门当时。若少迟留定遭冲突议者谓潜善等以渡江为下策曾未有中策可以胜之贼（改作敌）骑已逼尚敢挽留车驾其罪十八也。同知枢密院卢益与王黼素有狎邪之旧黼用为尚书东平之政乖谬冠於一时去年自散官安置中辄乞求来扬州毕其私事其意实为进用潜善果骤引为八俯。

未久俄闻伯彦引为枢副已而伯彦之客以朝献读视文失於恭恪言者方欲论列潜善等既为伯彦荐於朝擢起居郎矣。遂除集英殿修撰自来二使有罪补外未有除集撰者伯彦之党潜善引之潜善之客伯彦荐之二人朋比专务欺君其罪十九也。宰相之职无所不统水旱蝗螟在古则策免盗贼夷狄（改作抢攘）於义则丐归潜善等使车驾蒙尘如此尚敢出入传呼宰相张盖乘马略不知廉耻之节致绅指目讥诮几不容口如是而能为陛下立政造事保安国事乎！国家殆辱恬不知耻其罪二十也。臣独以空疏蒙被亲擢职在风宪实负天下之责今日陛下蒙尘臣首当赴死顾臣前此数为陛下谋渡江之事宸衷辄加采纳但为潜善辈沮遏然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固不系於言之用不用潜善等之罪臣谊当弹劾伏望陛下以一己安危为不足深念而以二百年基业为可忧以一时颠蹶为不足深虑而以失亿兆之心为可惧。若不痛革前弊力新远图别为经理之谋臣未见其有济也。然痛革前弊力新远图非尽逐潜善伯彦辈天下决未肯信服陛下之令其黄潜善汪伯彦伏乞重赐窜黜以回上天之怒以收亿兆之心然後改命易方稍图兴复尽斥浮滥一归简严宽一黎元轻徭薄赋作新军旅选将待时，庶几数年之间渐振安平之业傥陛下尚存体貌未忍弃捐则七庙神灵恐无依托之地忠义之士莫知系属之归陛下孤立一身何所税驾臣之言激切肝膺震溃唯望刚断早赐处分。

汪伯彦乞罢责。

子曰：臣近具子措置臣虽登揆路日浅偶在病假几月而备员帷幄已阅二年辅赞无状乞正典刑未蒙俞允臣恐惧震越愈不遑安然以谋国於艰难之时不能弭患而脱身於颠沛之际反获便私不敢不体圣意已具奏负国之罪终不可追陛下天下之法终不可废候今日之祸患稍甯乞重加窜殛乞今月十八日尚书省据御史中丞张之状已进内子论臣与黄潜善等致主上蒙尘宗社危逼乞重赐黜责实当公议伏乞检会臣初奏事理速赐施行以公天下臣更不供职以俟威断。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二校勘记。

兼困吾民（困误作用） 悉以上达（误作达上） 虽累次敕刘光世王渊（敕误作委） 虽政事宜有更改（应作改更）自今以往当益务勤畏俭约修德立政，庶几上当天心（脱益务至此十六字）故能为国锄奸（锄误作督） 种种留

滯不得过江（得误作时），於是开德北京东平望风不守（开德误作闻得）至有问及御贼事者必云：朝廷自有措置（脱者字必字）梁扬祖（扬误作阳）并不曾以一事委使人藉口（委误作诿）保安国事乎！（国事应作社稷）陛下公天下之法（脱公字）。

●卷一百二十三

炎兴下帙二十三。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九日戊辰，尽三月二日庚辰。

十九日戊辰以驻蹕杭州大赦天下。

汪伯彦再乞窜黜。

臣缘御史中丞张状申尚书省称上章弹奏臣致主上蒙尘宗社危逼乞赐窜黜臣昨日与黄潜善各具子奏不敢供职乞典宪蒙圣慈不允差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批旨臣遵禀圣慈感剧颜厚奶惟罪戾实不可逃伏念臣智昧知几才疏应变初以中原系望之重本出爱君终然万乘仓猝而行乃成误国故尝自劾恳正邦刑乃蒙明之未即俞音之赐载惟未济如在中流思羈旰之奉而安忍去陛下於艰难之时念宵旰之劳而不敢以洁己为便安之计固欲奉诏以体国不容忍耻而在公岂惟难弭於人言抑亦已深於鬼责退省无状曷尚妨贤冀选贤才以图底定之功蚤窜愚臣以为失职之戒，庶几允协物论畏服公朝臣更不敢供职恭俟威命。

二十日己巳金人焚扬州。

金人驻军於扬州城下丙寅遣擐甲执旗者一人入城呼曰：仰百姓限三日出西城过三日不出皆杀并数扬州人之罪谓不合不留上也。是日无出城者丁卯金人遣擐甲者四五十人大呼如昨日人皆疑之亦未有出城者戊辰。又入城呼。且曰：今日限足如不出城者尽杀是日西北人往往自西门出出则入一木栅皆尽在木栅中至晚西北人出城约数千人唯扬州土人皆不出是夜纵火彻旦出城人尽死己巳金人入城见教场中存留得二三千人皆满体烟焰亦赴入木栅中。又一日凌晨开木栅三路放人出而金人亦退军。

张除尚书右丞。

黄潜善汪伯彦罢。

潜善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伯彦观交殿大学士知洪州。

汪伯彦制曰：惟辟作威废置得馭臣之柄事君尽礼进退为万世之规属予艰难嗣服之初敢替黜陟大公之典肆颁诏用廷绅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御营副使新安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二百户食实封一千一百户汪伯彦被遇雨朝屡更镇使方国步阽危之日正胡尘（改作敌兵）侵犯之初悼二。

圣之北轅岂天地鬼神之意唱大军而左袒见讴歌讼狱之归肆酬翊戴之勋进总

枢机之密延登宰路参秉国钧念兹访落之初允赖拊颠之助明谋弗效变故非常宗庙神灵暴露野次衣冠名族颠踣道途帑藏一空盗贼四起封章交至惟汝之尤公议靡容非朕敢贷深念潜藩之旧犹怀佐命之勋俾解政机尚图来效进直殿卢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礼疏荣十连增重既降体貌用示保全於戏人则论道经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则承流宣化通辅相之籍於殿中兹子始终之恩故无内外之闲勿替朕命益懋尔庸。

二十二日辛未金人寇高邮军知军赵士瑗弃城走判官齐志行叛附於金人。

金人自扬州回军至高邮知军赵士瑗弃城遁走判官齐志行率军县官出城投拜金人动掠而去初士瑗知高邮军在满朝廷以苏迟为代士瑗不奉命朝廷怒特降两官士瑗乃自陈四任堂除粗有勤劳。又发运使李子保奏遂令士瑗再任是军至是弃城走。

宋世雄以溃兵入泰州知州军事会班弃城走。

初金人犯（改作至）泰州知州曾班投拜金人退去扬州溃兵有宋进者初为韩世忠养马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余人犯泰州世雄与其党十一人入城班不会招接乃命监酒宋世安待之世安宦门子弟喜宴狎至是酒酣击盏而讴而世雄等谓击盏为号恐别有不测乃覆杯盘打抬椅取其脚人执二枝夺门而去会其众二百人奔驰入门直据州治班与郡官皆奔乱兵乃肆虐掠得金银者量出以犒军掷於州泊凡尔堆与赍基齐世雄推钱粮官裴渊为首谓之收复泰州尔日渊令不得去夺财物虏掠妇女由是稍止後班自劾待罪其兄与弟开乞纳在身官赎班之罪班遂迁谪。

曲端延经略使。

曲端自襄乐还泾原王庶驻於延是时延安新残破未可居会朝廷遣使赐庶节制使印令置司长安除曲端延经略使庶诣置司处端不欲离泾原即差知泾原郭浩权延经略使。

二十四日癸酉斩赛犯通州。

李在率众据高邮军。

李在初从韩世忠军隶严永吉为提辖自京东溃散。

在宝应床重聚散卒约得百余人金人退高邮而去在乃诈称五台山信王下忠义军率众至高邮有监比较务秉义郎唐思问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时正臣为知军以思间为同知军尽刷投拜官齐志行以下皆杀之乃遣人邀截金人後军得金宝船数只故其军极富时状元李釜及董耘在高邮寄居在皆以为参议。又聚集溃散兵卒有众数千遂据高邮。

诏赠陈东欧阳彻官录其有服亲迪功郎一人所居州县存恤某家。

二十七日丙子诏濮州监酒马伸赴行在。

初马伸为殿中侍御史言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贬濮州监酒至是上思其忠直乃诏

之而伸已死於道矣。。

二十八日丁丑诏求直言。

上既黜黄潜善汪伯彦召马伸思得直言之士乃降诏求直言其略曰：自今政事阙违民俗利病或有关於国体或有益於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於是马扩在罪责中方仓惶自泰州渡江趋行正乃应诏上书。

王燮自西川至行在除御营前军统制。

王燮建炎初为河东路经制使俄除知凤翔府金人犯（改作至）陕西燮以轻兵入川至是赴行在除御营前军统燮统表请幸蜀。

宫仪犯密州安邱县。

宫仪率众离即墨入密州境欲图密州故先围安邱县筑外栅以守之。

诏幸江甯府。

诏曰：国家历运中微千戈未彻因时巡省盖顺权宜以江甯府王气龙盘地形绣错据大江之险兹为用武之邦当六路之卫实有丰财之便将移前蹕暂驻大邦外以控制於多方内以经营於中国尚虑有司排办过於奉承百姓惊呼疲於道路傥齐民之或扰岂菲德之敢安将来巡幸沿路州郡及两浙江东监司江甯府不得分毫骚扰以安人心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辅逵聚众於涟水军。

辅逵庆源府将兵也。庆源府陷逵与韩京将兵百馀夺门得出渡黄河才有数人逵後籍韩世忠军为押火世忠退军於沐阳众皆溃散张遇死於涟水军之张渠村其众多出没於涟水境内逵聚卒得数百人扰於淮河之南北时至於楚州城下渐有数千当时。

淮南号为悍贼。

张用据京西。

张用在陈州与王善分军将趋蔡州至确山县而止令诸军不得犯蔡州城下违者斩，於是用驻於京西连亘数州上自京西下彻光寿据千里之地兵马接迹不断以其众多故号为张莽荡虏掠粮食所至一空。

三月一日已犯朔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

二日庚辰朱胜非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上至杭州召朱胜非赴行在胜非上章力辞。且请渡江之罪俄中使三辈持亲至平江趣行胜非悉以军事付张浚使主之乃来朝以三月一日入见初胜非为侍中尝论睢阳特以开基本地故列圣建别都而要非用武之国脱有缓急大驾一动而河之南淮之北皆盗区矣。今虏（改作敌）骑充斥两河云：扰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阳西接蜀汉南引江淮可以号令四方乞銮輿幸之控制而大臣或沮这其言不果行及为学士复论扬州非驻蹕地既为中书侍郎力论之上深信焉令户部约当岁计郊祀之费馀财皆

运之金陵祀事後当移蹕时宰相黄潜善力沮之後果仓卒为扬州之役翠华南渡至是上见胜非首及此曰：悔不用卿之言次日拜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中书侍郎御营使。

马扩应诏上书。

《书》曰：臣伏读二月二十七日诏书日自今政事阙违民俗利病或有关於国体或有益於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臣以是知陛下责躬忧国真尧舜汤武之用心也。是以四方之士愿竭衷诚采急务为陛下献臣一介武臣不达政事臣之所业盖本於兵臣尝观古人论兵谓譬如对弈尔敌均焉一著失误终莫能救是以古今胜败率由一失一误而况多失而多误者乎！臣观金贼猖獗（删此三字改作人）连年犯顺（改作深入）去邇迁二圣几危宗社斯非金贼（改作兵）精强故无敌於天下也。特我国家急难之际用非其人凡所以为失误者多臣试摭而言之其误有四其失有六其始人用非才不能乘机拓境全示懦弱取侮夷狄（改作外邻）其误一也。虜（改作敌）既退师略不修备而禁止莫敢言金人再来其误二也。陛下应天顺人剩地御极不能导陛下西据蜀险就陆路形胜以。

争天下返使翠华淹处淮甸重为贼（改作敌）困其误三也。不能乘人心愤贼（改作敌）之时激使忠义力治兵战以谋恢复甘蹈覆辙泥於请和使势力日益穷蹙其误四也。四误之外复有六失初欲复燕既自招金人之侮彼既长驱入寇（改作深入）是时张孝纯帅太原童贯当移司真定两镇助势以遏燕山雁门入寇（删此二字）之师邀掩晋絳挫其锐於坚城之下然後整兵论和事无不济柰何贯乃惑幕下鰕生偷安之计拥众左还遂使金人长驱渡河其失一也。金贼既犯（改作人既至）京阙时已初春彼。若修攻具填壕无虑一月彼能坚围不过两旬在我则宜严备守御专任将帅善守雁门遣使人以厚利画以白沟彼势不可留必欣然听命是时河北诸军方敛兵自守陕西等勤王之师相继而至万一贼（改作彼）不从议则密檄河北诸镇潜喻勤王之师待其意懈前邀後击可立大功柰何浅识之士急割三镇以求和遣贵近以为质自是之後虜（改作彼）益悉我底蕴安其奸谋其失二也。割三镇既为失矣。。且宜坚守信誓示以无能以懈虜（改作敌）心亟增备御以图後举倘天天镇不屈即当遣使通义声言以岁币赎之因成敛兵之坟柰何轻易之论遽隳信誓骤欲撓战其实无能使贼（改作敌）骑复来了不能支为我太蹙其失三也。金贼（改作人）既立张楚自界大河而守我当以黄河自为新边亟修堡寨倚河为固修葺战具帅守令佐悉任武臣使守土治民合为一事进攻退守得以自专人无掣肘之患则其才得以自尽多方措虑虜（改作敌）骑，岂能轻渡柰何不达事机泥於循常一切不为防闲儒冠侈袂高谈阔视略不介怀，於是上疑下惧众力不齐贼（改作敌）骑复来如拉枯朽其失四也。皇弟信王脱於囚虜（改作俘囚）集兵山谷结约河外忠义所得壮勇不啻数十十候王师渡河相为策应时方金人欲剃南民顶发（改作令南民剃发）人人怨

愤日思南归。又燕地汉儿苦其陵虐心生离贰或逃叛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传布蜡檄皆约内应故王彦王仔翟进马温斩蹇刘展樊清王江邦立耿进耿洪等义兵杨进马皋张用王善等群党俱奋渡河讨贼（改作敌）之志是时。若王师得齐则诸路山寨接势兴举见筌军汉儿变於内契丹夏国图於後两河州县一旦可复金贼（删此字）势自瓦解柰何群言谮沮禁止渡河使金人反乘机便驱新荆（删北字）{军南渡深侵胁降郡县土地人民器甲财粮凡我有者悉。

成彼用转利为害其失五也。贼（改作敌）既连陷大名东平二师府势必选骑潜袭行在我当分遣锐师列屯进口设营於近郊预为捍御不惟乘贼（改作敌）远来可以掩击兼彼探知有备则莫敢易进柰何轻议寡谋者料彼不来略不为备遂使虏

（改作敌）人大肆猖獗（删此四字）几犯清蹕陷生灵於仓卒之除溃军旅於窘乱之闲其失六也。此六者大概当防而不防当击而不击勇怯逆施进退倒置纺织品大失机会者也。臣之所陈四误六失虽云：已往不可为後日之龟牟 监臣於二月初三日据闻御舟已渡大江人马继至江口拥并时臣已罢兵职初八日自泰州渡江则审奎輿已过平江臣窃料金贼（改作人）远来马疲人乏既知陛下已渡难以追及方。且自争子女玉帛饱其负载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顾前无利计後有害是以暂止不进。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与诸军溃卒往夺路会合於范琼睥睨镇江金陵守把舟船继而天雨连降平地水发道途泥淤马步俱不能进以是贼（改作敌）心顿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驾遂使江南民土得以安静此皆上天眷有宋许陛下得以图维陛下大悟前失赫然震怒愤敌讎之暴瓷躬尝胆之焦劳斥逐宰辅痛下诏音革心易卢欲与天下英杰亟图中兴之事此臣所以踊跃鼓舞知陛下戡除贼虏（改作祸难）肃清寰海将有日矣。然臣更愿陛下守之不易行之不倦来四方才能激天下忠义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贼（改作敌）不来早为之计处车驾於险固可保之所萃军马於壮勇可用之人即经营耕战数年之闲殄扫讎贼（改作仇讎）再隆王室复已陷之境土邀播迁之爰兄中兴之功决见成就臣今辄以机速利害画为三策仰副陛下所求臣愿选吏以抚惟甸破金贼（改作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建都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才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是为中策驻蹕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亟制战舰精习水军厚激战士以幸一腾观故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若贪顾江湖陂泽之险纳探报之虚言缓经营之实绩倚长江为可恃幸金贼（改作人）之不来犹豫挺延俟至秋冬使金贼（改作兵）再举驱虏舟楫淮江千里数道并进方当此时然後。又悔是为无策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天数为下地形为中人事为上也。明矣。自古兴王建业未有不得天时据地形藉人力而

。

能成立者也。秦开关延六国之师逡巡而而敢进攻终为所并此岂特天时然哉！地形之利有以致之也。汉高祖据蜀汉用三杰卒能定三秦灭强楚是岂地势然哉

！得人力以为之助也。今陛下车驾播越在此。若不欲复讎争天下则建都武昌力办战守仅保一隅可矣。。若必欲见中兴恢复之功则非处巴蜀恃三峡之天险用陆路之壮士则不可也。说者谓两浙陂湖水泽之地所宜者舟楫胡（改作敌）人以鞍马驰射为事江南地利非其所长况彼尽猎江淮饜饫财宝岂复甘心南渡自取其败臣应之曰：逆胡（改作金人）猝然乘机而兴吞灭诸国意在力危宋祚期无後患而後已财宝地土非其所贪。若谓江湖之险北马必不能侵则宝地土非其所贪。若谓江湖之险北马必不能侵则往昔开拓之兵何以能抵江浙哉！说者。又谓圣驾所居彼必睥睨既能越长淮经江浙则。又何惮而不能向蜀哉！臣应之曰：鉴輿所在不以遐迹贼（改作敌）固力图然而江浙所恃者陂湖岂足以比蜀道之天险。且驻蹕江浙。又苟能暂安几月吴越之风懦而骄日复一日士民相习安得复振儆据蜀道所邻者秦渭（之野）百二之地士勇马健人乐战斗加以抚练士气百倍岂与江浙之俗同日语哉！况处川陇据上流则江左自可保守安危强弱利害不啻万万也。说者。又谓吴以周瑜水军二万溃曹公数十万中原之兵谢玄以步卒入千契苻坚西来百万之众乌在其为江南不可守也。臣复应之曰：彼一时也。其名则同而事则异殆不可以为常。且孙权以三世练简之众辅以刘备诸葛亮合应之谋曹操内有马超韩遂关中之忧疲於远驰遽舍鞍马以幸其胜此周瑜所以能成伪降之功晋帝任谢安之贤修德备武固非一日苻坚不用王猛之言不知天时人事竭国而业略无善术前轻後懈谢玄得以成淝水之捷古人常言之非谢玄之善乃苻坚之不善。若必欲以吴晋之事方之於今日真守株而待毙兔也。况今河北河东为彼奄有京西陕华为彼废残京畿汉上为彼扰践山东淮甸为彼破荡彼方徘徊江隅求操舟之人讲舟楫之利彼势我力比之去岁十倍不同。若止欲处大驾於金陵一旦用溃兵疲卒与市井南民御大敌於长江之上婴儿搏虎不足以喻其危矣。臣诚恐虜（改作敌）人今虽暂去乘秋复来分兵断绝荆襄之路则秦陇之闲朝廷命令不通当此之时何所举措臣所以愿陛下速谋幸蜀据其形胜用其肚勇则恢复可图或者。

患蜀道之艰难惧百司之劳动六宫诸卫所过州县驿顿骚然百寮将士亦必有不
愿远适者臣以谓盘庚迁亳民胥浮言作诰安众终享永逸况陛下鉴前日之失慨然欲
据地利而图克复皇天助顺百灵效职人谁不愿从哉！况将士之中西人居半使之入
蜀孰不人然至於宫卫小劳驿馈小用不有暂费安得就甯昔者滕公负鲁元而奔光武
食麦饭而美急难之时非其惮也。或者谓臣熙河人所以劝陛下入蜀便臣乡里牙实
无此臣之母妻儿女悉陷河北今之乡里更无一人何所愿恋臣所以切切启陈不倦者
诚冀圣心之一悟断以不疑明告中外即日西幸则中原指日可复中兴之功上兴周宣
光武等永为万世之美谈倘空泥庸言甘一隅之安忘万世之利日往月来自就困蹙臣
窃为陛下危之仰愿陛下藉祖宗累世积德之基乘亿兆愤贼（删此二字）报君之志
奋然果断而蚤图之实天下幸甚。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三校勘記。

終然萬乘倉卒而行（然應作緣）一禮疏榮（禮一作札）既隆體貌（隆誤作降）宋安世（誤作世安下同）干戈未徹（徹一作救）張遇（一作孫遇）臣以是知陛下責躬行事（脫行事二字）憂國愛民（脫愛民二字）故無敵於天下也。

（故應作固）其始用人非才（用人誤作人用）是時。若王師得濟濟誤作齊）既連陷大名東平二帥府（帥誤作師）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脫一往字）今陛下大悟前非（脫今字）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脫此四字）而其事則異脫其字）。

●卷一百二十四

炎興下帙二十四。

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盡其日。

賜朱勝非辭免批答。

朕纘萬世之丕基屬四郊之多難眷求輔佐期共濟於艱虞涉歷歲時久未聞於績效既虛厥位益難其人允惟舊德之良宜膺大政之托授之國柄出自子衷再從廊廟之游大慰寰區之望而乃露章荐至避寵牢辭彌徇謙殊弗延伫矧卿元功在國隱德及民雅量足以凝遠圖沈机足以斷大事萬方引領冀臻休息之期二相同心克副焦勞之志母留邦渙用穆師瞻。

周紫芝上書（舊校云：此書以太倉卍米集校對無訛）。

《書》曰：臣一介微賤身在田野未嘗素官於朝不習祖宗典故不知朝廷治亂安危輒敢游談妄議以干斧鉞之誅誠不自揣其愚徒以平日受兄之所訓誨朋友之所傳習有得於方冊閑者皆可以為今日鑑至於學士大夫之所談說閭巷匹夫之所議論與夫黃童白叟相與垂涕感泣而言亦可以察民情之利病究當世之得失臣於二者，豈不聞其一二夫既有所。

聞於古。又有所聞於今身為陛下涵養之民心非木石粗知臣子忠義之方其忍不為陛下言之臣聞漢遺蘇武持節匈奴遭緱王之變為單于所系後昭帝即位請於匈奴而得之甘露中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形凌烟以著中興輔佐之助哀平之際天下大亂蔡琰為胡騎所（此四字改作被）獲入於南匈奴魏武帝素與琰受豈善痛其無嗣乃遺使者以金璧贖之卒為烈女以光漢室蘇武一使者蔡琰一女子於當時安危治亂無所系而昭帝之與魏武於二子非有父母兄弟之親痛不切於肌膚猶不忍中華士族流落異域以為天下後世恨。且區區救一之不暇況有天下之大受母宗族俱墮夷狄（改作在沙漠）可以忽然下為之慮乎！今太上皇帝於陛下為受淵聖皇帝於陛下為兄其尊與漢之視蘇武為孰重而皇太后於陛下為母其愛與魏之視蔡琰為孰親況胡虜（改作敵人）盛強凭侮中國無所不至日者虜（改作鐵）騎再入遂

陷京师二宫之尊宗族之亲相属於道者三千馀人皆冒炎蒸涉沙漠屈身蒙耻未有反国之期则其羞辱痛恨之心与汉魏之视苏武蔡琰为孰甚三者利害较然明白固不待臣言矣。在陛下，岂不怀问寝之思兴在原之念欲迎两宫以雪宗庙之耻而快四方之恨乎！陛下果有意如此臣不知其以何道而可以致然臣以今日之势不陛下筹之虽驱天下之兵以胁之不足以当其强竭天下之财以饵之不足以厌其欲尽天下甘言以悦之不足以回其意使子房为谋臣侯公为辩士犹未足以决胜负而定安危也。况臣之愚乎！臣不敢诬陛下以高论撼陛下以危言窃为陛下深思之不过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无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尝思所以致今日之祸者乎！用人不专黜陟不明刚断不足此三者所以招祸乱之本也。仰惟太上皇帝恭己南面垂三十年思厌万几以禅圣子睿谋神纂断自淡衷当时百寮谁敢言者大臣李纲自九卿中首建此议危言说论天下耸闻渊圣皇帝博采群言擢置左右曾不旋踵复以言罢太学之士与及老百姓俯伏阙下叩头流血以请复用者不可以亿万计虏（改作敌）人闻纲复用一夕为之退舍数日为之归师则纲之用不用，岂不系一时之重哉！柰何未几惑於群言委以兵柄遂致覆师以貽窜逐朝廷知其为贤既委以辅相岂当复责以将遇之任既责以此岂容小衄便加。

大谴自古人君倚信大臣自当断以独见不可摇於异议前日朝廷之於纲其用也。以百姓誉之其去也。以群臣沮之是大臣之进退不由人主之公心实出众人之私意使纲虽欲奋忠虏为国家排难解纷其可得生产方式臣於纲非门生故吏平生未尝识其面目闻其馨咳而今言及此徒以天下之所系望万口一音有不可掩者。此臣所以区区为陛下言之也。昔《郭子》仪辅肃宗再造王室中闲虽惑於鱼朝恩之谮以夺其兵柄而议者谓子仪有社稷功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即悟眷礼益隆故能卒收成功以举唐祚宪宗讨蔡师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帝独断以不疑故能卒用裴度以平僭乱唐之威令几於复振仰惟渊圣皇帝，爰自即位以来仁董俞期岁易执政大臣无虑数人如白时中李邦彦吴敏耿南仲徐处仁唐恪之徒相继进用不过数月辄复罢去其馀近侍之臣更出迭入不可胜数初无损益徒有变更用人不专类皆如此有一李纲乃不能用以臣观之所谓近舍冯唐而远思颇牧也。臣愿陛下之於纲尽以国计倾心付之勿惑於诋訾不根之言勿责以胜负不常之势则经纶天下之计纲当自有违画朝廷日治国势日强则虏（改作敌）人自然畏服二圣当有还宫之期四方渐获消兵之福其所倚赖顾不重哉！臣所以望陛下专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朝廷玩於燕安不思虑患之日久矣。自蔡京王黼相继用事交结朋比倚为腹心遂使阉宦擅政卜金壬窃权人主子然以至孤立言之及此可为寒心前年虏（改作敌）既寇（改作薄）城元老大臣下逮百官有司争契妻孥顺流东下为自安计方其平时皆坐窃荣宠及缓急之际藐如路人此岂人臣之节乎！有如此曹皆在可诛之域崦朝廷不加深治後虽欲责以效死而弗去乌可得耶六贼之恶暴著远夷（改作方）义当戮於两观梟

其头颅状其恶而声之以播告万方使夷狄（改作敌人）知中国有威断之君四海畏圣主擅生杀之柄然後国威自立虏（改作敌）气日销而当时犹。且迁延岁月处以善地元恶有如蔡京犹得保其要领而死赖台谏之臣与太学（之士）恳恻屡言然後仅得略正典刑亦未足以快天下翘足之望也。其同恶之臣有出於蔡京王璞童贯汾师成援引而进者非独不能尽逐而去之犹。且倚以为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镇其他固未易悉数如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东南亲见其事方王室遭围闭。

之患实臣子自奋之秋而勤王之师沮抑不遗傲睨惨毒无所不至黥徒娄乔以诛元帅为名至於害及平民流血满野拘縶圜圉如鞫囚徒粹中身为人臣屈首下贼处之恬然不能抗骂以死偷活须臾下士类上辱朝廷皆蔡京用事之臣不即罢去遗患遂及於此乃知赏罚黜陟人主之大柄不可不明亦不可不敏武王讨纣而释箕子之囚知举善之不可不先也。孔子相鲁七日而诛少正卯知去恶不可不急也。昔者齐桓公问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公曰：若子之言贤君也。何至於亡及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和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乃知举善黜恶最人主之先务可不慎哉！况蔡京用事以绍述责牙下非是则谓之沮毁以经说绳学者非是则谓之邪说士不读史书者几三十年不知前代兴亡不知古人忠义唯以偷安苟。且持禄养高为事凡今日僭国之将亡国之大夫皆前日奸佞茸假宠盗名可诛而不诛当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则几何而不至於丧师割地误国欺君者哉！是以猖狂之虏（改作敌国之兵）得以自肆入关而来渡河而去两年之闲盘旋往返如在无人之境宝玉货贝嫔御子女盗（改作迫）攘驱逐如探物而取诸怀诸将坚壁而不进守臣开门以纳寇筑垒京师数月之闲残虐万状卒至二宫北狩王城之人号呼震地臣思其由皆坐於黜陟不明盖黜陟不明则正人不复尽用奸人不得尽去使前日尽行窜殛不留为今日这用则臣知其不复有今日皆能撓孤城以抗剧贼李^卜登正色就死而两河闻风再固危壁张巡许违城守不下而能蔽遮江淮天下赖以不亡卢弈为御史中丞被服坐台骂贼不屈《郭子》仪李光弼皆转战逐北誓不反愿遂能复振唐室不知今日忠臣义士能如当时之众乎！保前日忠义之多而今日无之盖正人不用而奸人犹在也。始朝廷起四总管兵首及城下者唯张叔夜臣是以知人才之盛颇有愧於唐也。比者虏（改作敌）人长驱直遛王室两河淮甸支至京师坚壁捍御者不知有几转战逐北者不知有几骂贼（改作敌）死难者不知有几延敌内应者不知有几逼遛不进者不知有几用命者赏之不用命者戮之则赏罚明而国威立，庶几可以示激劝之方陛下即位以来不闻有显然赏於朝戮於市者则是国威有未立也。向以不能尽去朋党遂。

致其祸如此今复不戒後车设有变故臣不知陛下何以使人威信不素立赏罚不素明虽有激劝之方臣知其不可复用也。臣愿陛下大明黜陟以正患邪屏逐畏懦^貞弱之徒旌擢骨鯁犯难之士凡前日假绍述谈经说以自谋其身者一洗而新之使天下晓然皆知忠义者必赏奸邪者必诛则忠臣争效死节壮士勇於敢为，庶几可以雪

万世之耻不坠祖宗无疆之基臣所以望於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自崇观以来奸臣用事日久钳鞫忠说置慷慨敢言众皆指为狂夫小则屏斥夷裔（改作烟瘴）大则蒙被斧钺早囊不奏於九重台谏遂几於虚位此言路所以壅塞而不通奸邪所以横猾而日肆朝无端人祸及四海经至使夷狄兴敢拒之师人君下哀痛之诏究其祸根实出於此（删至使至此二十四字）渊圣皇帝深鉴前弊即位以来虚已受谏常。若不及擢置一时谏诤之臣集天下敢言之士忠说之风焕然一新虽禹汤之圣无以复加惜其群言交至一切听纳受之泛然无所甄别而人主之权遂归台谏诗不云：乎！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盖谓听言之不可不择也。人主听言不先谋及乃心而纷然惑於众论则何所适从而可况贤者之出入实系一时之治乱故魏有（段干）木则诸侯息兵虞有宫之奇则恶献不汲黯在朝而淮南为之寝谋裴度之用不用每为天下之重轻可不谨哉！顷者谏官上疏论列李纲十有馀事其言未必切中意在巧诋以快私心朝廷自当追念殊勋置而不问章虽屡上断以不疑则後有贤者谁复敢以私怒阴相挤挤陷耶一失斯人乱不旋踵至使金虏（改作人）鸠诸国之众提百万之师叩关而来如空谷兵动九天声震四海而吾中国初无一夫敢当其敌者幸而以金缯割以壤地虏（改作彼）亦从而退师柰何虏（改作敌）马朝解守御暮怠幸其既去以为苟安而不虞後日之忧此岂策也。哉！当时议者犹欲从其北渡蹶其後尘以追而才寿之既已惑於群言不能断以必往已而。又以河朔之民耻在左衽任（改作不肯忘国）而割地之盟弃不复用则大信既亏虏（改作敌）情益愤矣。夫进不能追其师退不能结以信揣其私情，岂不再至明年虏（改作敌）骑果入固已洞知朝廷虚实强弱之势与夫吾兵之多寡人才之勇怯山川之险易矣。。又当时在庭之臣不免皆去年用事之人而一时之名臣宿将悉已罢遣以此自料果。

有必胜之势乎！何不断以大义与群臣南下名为播迁犹得上策而。又惑於众议城守不迁使前日能以刚断自许於数计之中必行其一臣知其不复有今日之祸也。臣愿陛下体乾之刚行巽之权有汉光赳赳之称无元帝优柔之失则两宫之耻可雪七庙之祀不乏而陛下之圣孝神武光於四方昭示万世有不可掩矣。臣所以望於陛下勇於刚断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聪明勤俭之资膺皇天付托之任躬履艰难嗣承丕绪天心人望莫不归悦而行之有效遭兵革抢攘之餘四海弊之日扶衰拨乱去危即安事有不可胜举者臣之狂瞽所陈不过三策诵臣之言初。若迂阔无补察臣之意似能切中时病臣之私意以谓不能力救三弊不知何以遂致中兴臣度今日之最急者不过欲报国之大讎雪两宫之幽愤复境土安天下以成中兴之功而已。且夷狄（改作金人）服叛不常久矣。本其（删服叛至此八字）侵侮之由实皆中国自召。又况资其兵力以为援助其功既大责报必深一有不至必有祸害昔人以谓汤武之兴未尝与夷狄共功盖疏而不用也。（删昔人至此二十一字）唐之肃宗尝用回纥矣。卒致掠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以为唐患德宗尝用吐薰矣。卒致去

可平凉败上将空破西陲唯太宗之用突厥也。倚以讨贼赐予不赀而卒与贼连和举国入寇，於是太宗不胜其怒会不三年电扫风除遂墟其国，岂不快哉！国家倚金国以取燕云：共祸根连结固有所自来度今日之势能如太宗之报突厥其神。且速如此乎！良兴之初际天所覆悉皆臣服自三王以来未之有也。唯吐蕃回鹘最号雄强为中国患独甚。且久当时谋臣猛交圜视共计卒不得其要领晚节虽自亡而唐亦衰焉今夷虏（改作敌人）日以盛强中国渐致衰弱臣愿陛下体太宗之英武以蹶其芽而犁其庭不愿。若唐之末世与二虏相（删此三字）为盛衰崦已也。议者以谓方今将帅乖离战士疲茶甲兵钝弊财用殫耗连年动众不胜其劳将何策以制之臣不敢上援远古愿鉴前日之三弊以专於任用明於黜陟勇於刚断为陛下言之盖人主能论一相则贤者必以类至百度自然振举四海自然悦服柰何正直则必为邪佞所恶功高则必为孱庸所忌此潜所以必行遣逐所以随至是任用之专最为人主难事今既得贤而用之不能尽去奸邪则其势必不两立。且前日小人之徒至今犹列显位则是庆及不。

去鲁难未已也。倘不决於驱除臣恐终至误国是明於黜陟尤为人主之先务二者非勇於刚断自信不疑则亦不足以振主威於既弱理颓绪之将纷此三者在下力行之而已天下寇虽已去而国势渐削四方啸聚旁午山谷九族远托穹庐崦虏（改作敌）情犹未定安危（未可）知臣意陛下食不得甘味卧不得安寝朝廷大臣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时岂得恣然不以安危介意自陛下践阼以来其所施設犹未足慰天下之望此臣所以敢陈三事以冀陛下奋然有为以革前日之弊也。去年金虏（改作人）既去而君臣相顾以为无事改谋臣不讲御戎之策绝塞不设防秋之戍朝廷不选将帅郡邑不练甲兵乃复罢舒王配享之启发昨春秋取士之科至於士论纷然几成聚讼可谓不急之务也。今日不鉴去年之弊而御戎（改作敌）防秋选将练兵之计一切置而不问去年复春秋今年行诗赋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复元丰释奠之制观其事体与前日略同安知虏（改作敌）（人不复窥中国以肆其虎狼之喙耶此臣所以妄意恐陛下复踵前日之三弊是以敢效其愚衷，庶几涓埃之微有以上裨献纳昔人论王伯之理谓以一士止百万之师以一言制千里之难今求骁锐勇敢之将可使绝域之人有能系单于而斩楼兰横行匈奴而勒功燕然者乎！既不可得即有贤相为天下之所系望名震四夷（改作方）能使猷长（改作天下）望风而畏则何止却百万之师制千里之难而已哉！臣见数年之後要路无小人朝廷有公论将士革离叛之心师徒鼓骁锐之气财力富强国势十倍人人思奋以雪君受之耻陛下。又济以刚明果断建立大功以成大舜之孝固有日矣。。。若乃兴师动众勤民异域以与夷狄（删此三字）角一战之胜则臣不愿陛下为之文德修而四夷宾中夏安而远人服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昔人以为周得上策故曰：治人惟圣人能之昔者越王勾践困於会稽乃苦身焦思尝胆朝夕不忘其辱其後卒能大破吴国使甲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

称霸王徒以得大夫种范蠡而用之耳故种能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而甲兵之事则蠡实专之越王为之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士厚贤礼宾振贫吊死与百姓同甘苦是以二十三年之闲一举而灭吴以雪会稽之耻此霸王之业不足为陛下道臣请以汉高之事明之高祖二年东伐楚大败於睢水之上太公吕后质於羽军。

其後侯公往说而复归於汉及天下大安偃兵息民而高祖五日一朝号太上皇复为父子如妆果何术以得之哉！项羽弃范增而不用主祖得三杰以共成帝业故能力战以有天下知勇过於汤武而孝行不减於曾参今陛下得将相而用之有。若大夫种范蠡萧何陈平张良之徒而复仇雪耻之心不忘於朝夕之闲则亦何患乎！不能成二王之功耶臣生长盛世蒙被累圣之休光恨无以自效其愚朝廷遭值百六之灾北方之民横被屠戮者十有八九臣生於东南僻远之地目不见战伐之事坐视两宫远在异域中夜卧起悲愤交攻自揣懦庸不能挽强执锐以效死唯有孤忠可以自献是以敢陈芜猥之辞不避猖狂之罪顷者郡国不以臣不肖两得充赋於泽宫道由淮汴以至京师是时四方奉花石之贡吴檣蜀め苛峨而来衔尾而进不绝於道臣在舟中望见几至泣下是时欲陈狂瞽之言者屡矣。重念言之必至杀身其实无补於国今陛下践阼之初痛革谄谀之弊乐闻骨鲠之言臣於此时不思一奋则是终身无可言之时也。惟陛下察其狂狷赦而不诛非独臣之私幸实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无任昧死俯伏待罪之至。

。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四校勘记。

朕纘万世之丕基（万应作奕）昔者齐桓公之郭（脱之郭二字）。

问父老曰：郭何故亡（脱父老曰：三字）李卞登正色就死（卞登一作愷）。

如蹈空谷（蹈误作）不过欲报敌国之大讎（脱敌字）惟陛下察其狂瞽（瞽误作狷）。

●卷一百二十五

炎兴下帙二十五。

起建炎三年三月三日辛巳，尽五日癸未。

三日辛巳择日幸江甯府。

是日降旨昨金人逼近仓卒南渡渐至钱塘势非不得已每念中原未尝终食敢忘果据探报金人军马归回已离扬州钱塘非可久留之地便当移蹕江甯府经理中原之事可令於四月上旬择日进发应江甯府合预排办并沿路一行所须等事有司疾速排日施行务要前期趁办应副诸军外馀事悉从简便不得骚。

吕颐浩为知枢密院事知江甯府兼江南两浙经副使犒杭州康允之之差往措置江

甯府事。

靳赛去可掠通州以其众至泰州则曰：收捉裴渊渊出众与战人无器甲悉取民家毡褥作纆缠出城为赛所败渊在城上呼其众入城赛追至门外时门扇犹未阖渊之众悉力御之赛众退去自後两军以皆官军遂各遣介议和渊出金银犒赛军而去。

五日癸未御营都副统制苗傅刘正彦杀 {} 书枢密王。

渊举兵诣阙反逼上逊位皇太子元太后垂帘听政秀水闲居录曰：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余为中书侍郎从加驾自瓜洲渡江四日早宰执侍从朝於镇江府治中上谕曰：召从官诸将入堂议事有中官来云：急宣两府即复驰诣行宫上曰：适王渊奏来乞速幸余杭云：镇江暂驻止是照管得一处。若虜（改作金）人自通州对岸过江先据苏州柰何不。若钱塘有重江之险适已议定径往杭州此中诸事暂留卿处置事定即来更无文字朕即今上马卿便治事余顿首曰：臣敢不承命车驾既行王渊在江下遣人报之今差三百人入城防守三鼓方至语部将杨沂中诘旦分差防守仓库诸门郡官皆不至午闲闻通判梁永祖在近郭竹林寺招之即来付以郡事六日官吏百姓稍稍入城余率永祖篇走坊市千谕众情遂安十日至苏台车驾未行即作奏覆旨晚对具述镇江事上喜见眉采差充平江府秀州控才使上曰：卿是执政官行事并如朝廷不须更具画一卿必无过举余拜谢是日车驾进发继得省余加御营副使月末忽被召抗章力辞。且请渡江之罪至嘉禾不敢进。又辞王渊自平江来云：即被召遂先去中使高琳等三辈继至皆斋御笔趣行三月初一日至临安黄汪二相皆罢是日以晡时入见初二日告廷除右相初三日朝退方聚堂得御批王渊除 {} 书枢密院事仍兼都统制是夕闻诸将不乐初四日留身奏言王渊除命诸将有语陛下闻之否上曰：如何余曰：臣记得武臣作枢有免进呈及书押子故事今渊。又兼都统制於诸交尤有利害臣欲罢渊兼官免进呈书押於故事庶弥众论上皆以为然郎行之归堂少顷内牙康履来传宣既见请屏人出黄纸一小卷展视字两行统制官田押统制官金押余谓此何谓也。履曰：军中有谋变者以此为信号从之者书其名於前履家仆使有得之者密以余曰：知其谋否履曰：略知期以来早即於天竺寺适得圣旨令朝廷召王渊商议为备事作方谕其意田即苗也。金则刘也。诈言谋於城外以误渊使部曲出外耳邓召渊告之至暮渊报曰：已遣精卒五百人使臣十人将一员今夜伏於寺侧初五日早朝右丞张留身申谢候於殿门未久仓皇至子曰：方奏事内臣康履遽前云：街市军士邀截行路履驰马获免上见诘问传旨复召二府至榻前上令履说履说如初。且战卜栗不退余曰：宰执。

奏事其了臣僚不当预乞令履退余奏曰：方今国步艰危人情忧惧正是奸宄作过时节履说必有之要须审於处置中军统制官吴湛尝委伺察非常今有报否上曰：无报余日湛在行内北门下营乞遣人鞫问方令卜门官呼快行召湛忽报湛遣人奏急速事令取文字曰：无文字来人乞面奏即呼入云：苗傅刘正彦今早率手下人擐

带器甲将为教阅忽把截街巷不放人行王枢密朝退与正彦相逢正彦手杀渊其首与诸军同来内前要奏事已闭门拒守上大骇愕不觉起立余曰：既杀王渊反状已著臣请往问之上曰：卿即遣报既至门首湛迎语曰：人已逼门不可开遂登门楼傅与正彦在前张逵王世修次之诸校。又次之皆被甲以长竿泉渊首甲士拥其後余抗声曰：汝等皆世受国恩身为将帅一旦如此欲何为也。传正彦仰首曰：王渊渡江败事当诛却除枢密黄潜善汪伯彦作相误国行遣极轻康履会择陵侮将帅人人切齿余曰：王渊诚有罪安得专杀黄汪二相贬责自有次第见议再贬二内侍作过上不知耳知之不容今当奏陈重作行遣速率诸军归营二凶相顾未行（改作有）语管军王元登楼大呼圣驾来黄伞遽前二凶拜诸将军士皆唱喏余退迎上具奏上曰：何不退问更有何事余。又问之二凶曰：请诛履择上令吴湛呼康履少顷至押出门众校即杀之亦梟其首与王渊首相对择下直不在禁中二凶。又曰：闻欲遣使金人乞请太后垂帘听政上曰：太后意如何余曰：自无此理门下侍郎颜岐曰：或太后自谕之则众无辞矣。上语岐曰：卿往奏太后少顷太后乘小舆至不肯登楼内侍报上密语上曰：太后欲出门谕诸军执政皆以为不可曰：方有此请。若为邀出柰何余奏曰：必不敢臣请从太后出传导语言。且观群凶之意上以为可即不楼步从小舆出至楼前太后呼二凶至讲谕久之二凶但言乞垂帘庶於和议可成使回无成才卷帘可也。忽闻上传旨曰：可依请众皆罗拜称谢太后回亦不登门只於廊庑安置诸军尚不退二凶复请曰：太后既许垂帘乞尊主上为太上皇帝请皇子魏国公摄政庶便和议余因垂泣而言曰：凶逆之谋一至如此臣备员宰辅义当死国指楼下曰：此臣死所也。臣乞下楼面语二凶开谕三军二凶所恃人众耳三军见从即无事不然不过杀臣上免首沉思曰：卿欲如何开谕余曰：臣今先问所请何意彼必曰：

为和议。又问出於二将与幕府耶或出於军众耶彼必曰：出军众则答曰：如出诸军当亲往篇问既入其军则可以忠义利害谕知之矣。上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杀王渊朕何地余即雨泣伏地曰：事变如此臣无解纷之策欲尽死节而已不能保死後事也。上挥左右稍却附耳曰：朕今与卿利害正同。若复国不成死亦未晚余呜咽不能言上令传诏从谋复令李邴取纸笔亲书数字与之楼下皆呼拜诸军欲退余挥泪奏曰：臣终当下楼一问诸军上曰：卿勿轻发余曰：臣不敢不慎即趋出呼诸军近前二凶先至余因更唤幕官将佐使臣军校等来者数百人骈首争听余曰：二将此举诸军知之否应曰：知。又问此事出於忠义为国耶或别有所图应曰：忠义为国欲定和议余。又曰：金人兴兵近在江岸和议成固未可知众曰：更在朝廷措置参议官王鈞甫欲前复退余曰：王参议有何说鈞甫出曰：今日之事二将忠有馀而学不足余曰：果是忠於国家另无奸谋自今已後循守法令听朝廷指挥。若有强横鼓众不法之人不得容庇诸军共诛之皆曰：诺众遂退初九日鈞甫来与语余遽头号曰：前日楼下言二将忠有馀而学不足何谓不足鈞甫逡巡曰：如刘将手

杀王渊是也。余。又曰：此事军中为是为非钧甫曰：亦有以为非者余曰：贤言学不足，必是以为非钧甫致谢余曰：道君皇帝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难此辈无一人能效力者古人云：燕赵多奇士殆虚语耳钧甫曰：不可谓燕无人只谓朝廷未得脚余曰：未得脚未可与虏（改作敌）角力自治岂无策乎！以主上天资英睿春秋鼎盛尚脚未得虏（改作敌）营近在江北太后抱负听朝将来秋深事当何如钧甫曰：这个则甚可忧余曰：贤与马参议皆燕中知名曾献策要灭契丹今金人所任信人多是契丹旧人。若能渡江必首先来取二人。且须早为朝廷协力为脚之谋钧甫唯唯是日上幸别宫（故相刘正夫第也。）继有旨称睿圣太上皇帝仍以睿圣为宫名宰执百官皆从侍卫如仪十四日张浚自平江遣进士冯康国持奏并申都省乞主上贬损位号柔伏虏（改作敌）情次日二凶白当遣使议和不可缓余曰：已议定朝夕行出闻得虏（改作敌）寨有在淮扬之闲者未知酋长（改作主将）何在须遣小使寻访报信今欲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招聘信如何皆曰：善遂拟定召王孝迪卢益（枢密）院准备差遣小使次早日早。

朝奏陈遣使事极有可虑太后曰：，岂能便和余曰：今虏（改作敌）骑留於江北中秋必谋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虏（改作敌）意欲国家安治乎！危乱乎！必欲其乱可以乘隙吞噬。若不遣使二凶必谓请和我既未遣人安知不可。若遣使虏（改作敌）必伪许挟二凶之变去可持其事二者皆害反正臣会深虑昨日与执政共议托以不知酋（改作敌帅）所在先遣小使则臣之谋也。太后曰：吾未晓卿但说余曰：所召二使皆在近处见行在新遭事变必未敢来必有辞免遣人来朝廷体问臣当谕使力辞先遣小使择一可委人令到平江诉於吕颐浩等曰：朝廷硬差来实不愿往乞留军中颐浩等必欣然留之如此则名为遣使其宝不行以杜塞二凶之谋免堕虏（改作敌）人之计太后喜已而卢益果遣人来问召意余谕使力辞孝迪不辞而来依旧除中书侍郎遣迪功郎胡枢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果下行晚朝留身奏言自事变以来今十馀日能为朝廷之助者从官中惟兵部侍郎直举士院李邴谏议大夫郑谷邴旧为内翰今乞再除谷乞迁御史中丞太后俱以为可复奏曰：遭此异变士大夫在朝者固是不幸然须蒙耻奋身共济艰危如中书舍人林刑部侍郎卫肤敏皆杜门不出意欲坐观成败是何用心所以乞稍迁二人以为激劝。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五校勘记。

暂至钱塘势非得已（暂误作渐）累据探报（累误作果）务要前期赶办（赶误作趁）兼江南两浙经制（制误作副）准备差遣中遣小使（脱中字遣字）二凶必谓元请和议（脱元字）未必敢来（未必误作必未）。

●卷一百二十六

炎兴下帙二十六。

起建炎三年三月，尽其月。

三月六日王世修见余曰：事已有成容子细禀覆累日与二将诸幕论议大抵以军中人情中外公论反复晓谕朝廷。若举反正之议无敢不从惟是二将所陈未有一事得请颇以为言如年号等事昨日再入文字语未毕呈内降文字乃二凶所奏纸末批云：第三奏可政元明德或明受余即示世修曰：已从请矣。世修曰：且告少留此奏来日降下今还军中言以为论政年事庶於世修无疑後两日改年明受。又曰：二将甚愚不难制惟张逵最乖因议及请复辟言上还宫乃曰：本为议和今使犹未遣，岂可轻议迎请余曰：虏（改作金）人近在平江比日已遣小使使路。若通非久便见可否胡枢密遣人斋状来云：至平江府为勤王人所拘留文字亦取去余令篇呈执政及二凶与幕官到堂示之自此使议遂息二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军民皆言当反正二十一日世修至云：军中已定便可下诏余曰：事固定亦当速然迎请车驾须有礼仪及奏章书诏之类先须执政议定。又须择一吉。

日忽平江传檄指名二凶之恶来人以数十本传城中二凶得之忿怒相从至堂出檄文曰：某等日之请欲和金人以息兵革本期使人回见得虏（改作敌）情如何别作商议无何大使不来小使不通方听朝廷措置今勤王传檄玩具以某等为逆贼实不能堪欲率本军径至平江与诸将理会了却来迎请庶显本心。又闻此檄出张浚之意辞气忿戾与常日不同余曰：既知是张侍郎之意渠便可罢彼兵权付吕枢密必无事矣。於是众退晚朝具奏批旨云：罢浚礼部侍郎後浚来首语余曰：前降罢命知非朝廷意即时毁却省弃之江中余曰：方是时反正事垂成凡有益於此者皆为之不特此命民如黄汪二相再贬亦是此意浚与黄潜善深知故并告之，於是召李内翰邴张直院守分作宰执百官奏章三奏三答诏及率百官迎请诏太后手诏并赦文二十六日执政聚议诏二凶二十七日令行守司发帖子请召诸公皆危之少顷人回曰：皆来既见余曰：反正事已定择日迎请朝内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便作之傅面颈发赤慚恧无语回顾正彦正彦起曰：前日所请本为和戎（改作局）今虽平江使命不通未会路前去首尾及一月却请反正前後事体相违余厉声曰：如公之说正不相违本为和戎（改作局）而不可通使更何所待。若不由平江他路遣使缘事已张露其谁不知州县亦必邀留虏（改作金）人只在江北今已二十馀日彼必探知子细平江日称勤王余杭尚未反正两相疑阻虏（改作金）。若乘隙不待秋冬径渡诸军奔溃国家束手受毙皆二将为之也。无忠义豪勇之士攘臂唱义立定乱之大功者乎！前日王渊不当为签书人情尚能如此今日事孰为轻重哉！。若前後相违今能因众以请犹是救得一半招诸公说谕用是要得上下和同不然下诏率百官诸军请主上还宫公等六人措身何地平时为将帅者皆赖国家官爵俸禄号令法度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明虽三尺童子亦知去就将校军士今则必难诳惑今日之事不可旋踵请於幕次草奏早日已高令堂厨具食前一日预於廊下设幕次纸札皆备食毕送茶。且覘之人回

云：世修草奏张逵共看二将无语少顷持来二十九日下诏即朝别宫累日阴晦至是开晴人情大和悦申後二凶来私第称有稟覆事见之云：某等自初五日楼下陈请後来未曾见上来早当迎请即今欲随。

相公一到别官见上谢过三十日五更赴睿圣官比晓毕集率文武百官数百员伏殿下馀人立殿门外殿拜舞山呼声闻数里二府升殿余奏曰：日导从侍卫自五鼓集此已过进膳乞趋驾未审乘辇乘马上曰：乘马就西廊余笏掖上就鞍军民从观往往登屋夹道欢呼焚香如云：至行宫御殿阁门以次引班拜讫皆退是夜二府宿堂四月初一日百官早朝奏曰：二凶未有以处欲与迁官除淮南西路制置使令将部曲赴任上曰：淮南有金人否奏曰：东路有之指挥内使便与说破如所部州县有金人占据但於沿江驻军相度渡江仍不候受告起发二将许入辞馀悉免上皆可之初二日早朝才卷帘上独断如故至晚二凶来见云：昨日已入辞蒙恩赐金军伍已发乞今夜勿闭城门庶得一日发绝是夜数处纵火而大雨倾注火不能起复出一子乞赐铁券余曰：故事有之不讲久矣。取笔面判奏待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不得住滞。又曰：王世修尚可从军否余曰：渠为从官，岂可复参谋。又曰：两日并不相见余曰：是恐拉行是夜三鼓後人马出尽初三日押赴朝郎官传宿来漏舍白急速事宿曰：昨夕得省给赐二将铁券此礼本以待有功今可给乎！余展子请执政同看问宿曰：检详故事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宿曰：不知也。。又头号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宿曰：已悟矣。余既去朝後数日见邸报宿论功迁一官上曰：昨日城上望郊外水际有舟船火炬朕遣人坠城探之乃韩世忠部下先锋陈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问之但云：苗统制去也。未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为无助只要他作声援如遣陈康国来及拘留小使之类皆是僥或兵至夺下势必交战胜负固未可知设使战胜二凶必生奸谋以保护为名分守两宫勤王兵虽胜如何措手相持不胜则祸变叵测矣。此国家利害也。如论臣寮利害则在城者甚危而难为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名檄云：当与天下共诛之此虽大义然事。若至此虽诛何救度诸人朝夕必来臣则去矣。望陛下试以此意谕之看有何说仍望速令分路袭击勿令过江则难讨也。初四日求罢午闲报韩世忠部将佐陈思恭孙世询等至皆以尘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颊封药如。

金疮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尝有尘不曾战斗何故伤损皆奔趋禁门欲直入卫士呵止遂大呼毆击而入倡言曰：韩太尉使来折帘径至门殿呼叫不已上大惊遣人引至殿廷望殿上无帘惭怍而退至晚吕颐浩等皆至初五日二府奏事方退留身奏曰：陛下既许臣罢去乞早赐处分臣自此不复敢赴朝上曰：卿拜相方三日事变遽作赖卿之力二十日而事平以卿平难之谋用图恢复必有所济余曰：臣。若不去人必谓有所蒙蔽臣去之後公议乃见今中司阙官乞陛下选除从官知事者为之，庶几议论得实上曰：谁可余曰：中书舍人张守见直学士院自李邴迁执政以後书如皆出

获手曰：至都堂颇闻谋议。且臣累闻圣训谓守作言官论事得体上曰：即有除命上。又曰：朕与卿相知今暂听卿去然孰可继卿者余曰：以时事言之须吕颐浩张浚上曰：以谓勤王有功耶城中安静数日方至余曰：尝论奏外援不为无益不必先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则诸将必喜上曰：且除一人二人孰优余曰：知臣莫如君况命相大事臣何敢优劣上曰：第言之余曰：颐浩练事而粗暴张浚喜事而疏浅上曰：俱轻浚太少年余曰：陛下。若以浚为少年。且除近上执政官向日臣自苏州被召军旅钱谷悉以付浚後勤王事力皆如此此举浚实主之上曰：然。又曰：卿欲何往余曰：听命而行不敢有择上曰：除卿帅藩奏曰：臣闻命即出城乞免谢辞上曰：莫不当免否余曰：除目内带下合免即是责命。若奏陈乞免即是从请上曰：甚好。又两拜辞上将退上曰：即今便押卿赴都堂余曰：蒙陛玩具恩遇之厚体貌已全乞免此礼上曰：有说卿到堂少待令吕颐浩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皆参堂以正朝廷体面前日将佐直撞入内殴打卫士叫呼无礼皆不知道理此风不可长也。余曰：颐浩是赴堂供职陛下既以朝廷礼法为训臣不敢违臣闻唐李晟平朱泚之乱奏云：谨以肃清宫禁祇奉寝园当时寇宫禁晟击出之故云：肃清今陛下还宫已数日将士直突呼叫至入殿门诚是不知道理上曰：极是余日臣至堂只见诸将毕便去须臾到堂诸人皆至光世曰：礼合公参世忠云：金人固难苗傅处只有些个汉儿怕他做甚余曰：请太保急追讨无令过江归得御笔张浚除中大夫知枢密院张守除御史中丞至晚锁院宣召直院王陶翊立宣制颐浩右相余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即奏乞。

免谢辞径这城外接待院先因渡江尽弃囊囊一簪不存至是随行惟一布囊负之而趋路人皆笑有叹息见怜者中书省吏斋机密文字黄袋来纳余令当面开示有二凶请子不会施行者十八纸具奏缴纳次日：内臣康来传宣曰：谢辞依奏已免。又出手诏奖余令缴子。且改除知平江府即作奏乞依前守洪随行亲兵七十人以道路尚难乞将至新任附代奏并别作一子谢赐奖谕手诏云：朕览卿所奏苗傅等申请朝廷不曾施行事十八纸卿任宰司之三日变起仓卒方群凶肆虐去司制上下图谋为逆卿在庙堂能折奸言拒而不行保安两宫卒以无虞虽曰：在外大臣将帅提兵入援实卿谋虑周密终始保护之功朕甚嘉之已除卿观文殿学士知平江府盖朕将幸建康以援中原倚大臣为屏翰委任重矣。故兹亲笔示谕想宜知悉初八日阁门官张泰送诏来依旧守洪遂过钱塘江於越州治行继闻遣给事周望督诸将讨贼。又闻诸将擅杀工部侍郎王世修中军统罅官吴湛皆掠其家先是岁前闻金虏（政作人）既破郢州黄相约诸执政曰：六宫先度江侍从百官家属亦听从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动即军情不安至是皆狼狈徒步登舟塞河而下江水未应闸不可出余有大船稍工夏立先泊真州闸外漫遣一介告之令彼放船至瓜洲。又以告小子唐卿余从驾渡江不敢顾家诘朝报至云：骨属乘夏立船已过江少顷唐卿来云：是夜三鼓後去江岸十数里船不

可行持火炬江上寻夏立船一问得之骨肉徒步行芦苇中欲晓发舟径渡复遣舟取行李则火起人散虏（改作北）骑至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孙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六校勘记。

可改元明德或明受以示余（脱此三字）改元（误作改年下同）令行守司发帖子（行守司一作有司）径渡卫突诸军奔溃（脱卫突二字）。且覘二人回去（二误作之去误作云：）乞驾速还行宫（速误作兴）韩世忠部下将佐（脱下字）径至殿门（误作门殿）後勤王事力皆出此（出误作如）除目内带下令免（令误作合）金人固难敌（脱敌字）。且改除知平江府（下应接手诏至想宜知悉一段中系误简）即作奏乞依前守洪（至）谢赐奖谕（以上三十九字应在想宜知悉下接入初八日云：云：此系误简）持火炬江上（持误作特）黄相约诸执政（黄一作土）。

●卷一百二十七

炎兴下帙二十七。

起建炎三年三月，尽其月。

建炎复辟记曰：（旧校云：此节取建炎复辟记者校正无讹为）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乙卯隆太后御舟至於杭州有武功大夫鼎州团练使苗傅为扈从统制官驻军於奉国寺至三年二月初四日虏骑寇（改作金骑攻）扬州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车驾次杭州命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制置使刘光世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留屯驻於镇江府江甯府措置沿江守御公事俄诏渊还遣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将部兵守吴江三月二日庚辰以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营副将军刘正彦反揭榜於市及传榜报诸州曰：统制官苗傅谨申大义播告天下民庶官吏军兵等迺者大金侵扰淮甸皆缘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致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遗弃社稷存亡系於金人之手此皆大臣并内侍等不务修省尚循故态为恶罔悛致令民庶惶惶不知死所进退大臣尽出阉宦赏罚士卒多自私门金人将至朝廷安然坐视。又无分毫措置即日两浙之民遂。

有维扬之祸嗟尔士庶兴言及此甯不感伤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今某为民除害应有大臣罪恶显著并内侍等官并行诛戮期尔士庶一德一心共图中兴之业其无疑惑以致後患本为生灵别无希取尔等。若获安居傅等虽死无悔昭示此心诚贯白日宜相训告以信万方苗傅同刘正彦勒兵向於阙前梟渊首於阙下是日宣麻除刘光世为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百官皆入禁中宰相执政在都堂闻事急复入请对顷之门外军声益嚣中军统制官吴湛披甲持刀排门而入引傅所遣一使臣一军人入内传傅等语奏於上曰：苗傅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知杭州府康允之与百官议（旧校

云：别本建炎复辟记作谏议大夫郑知杭州康允之与百官议云：云：）曰：今日事急。若不请上御楼自抚慰之恐无以止变允之先入诸公愿入者请从我众曰：然遂从允之扣内东门请见俄独诏允之入允之请上御楼谕之，於是上步自内殿登阙门盖杭州双门是也。宰相执政侍从百官皆从焉傅同正彦率兵立门下尽皆被坚执锐控弦露刃填满街衢见楼上张黄盖称呼万岁声喏上乃凭栏呼傅与正彦问曰：卿何故如此傅厉声对曰：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不赏曲法不端内侍所主乃得好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如此犹未远窜王渊遇贼（改作敌）不战首先过江止因结康履却除为枢密使臣自陛下即位以一立功不少今依旧例作遥郡团练使臣将王渊轩讫梟首在此应中官在外者亦皆诛讫更请康履会择欲皆斩之以谢三军上曰：黄潜善汪伯彦黜康履会择待重与责降卿等可与军士归寨苗傅奏曰：臣。若不斩择履归寨不得今日之事尽是臣作不干三军之事天下生灵无辜肝脑涂地止缘中官擅权依旧不肯遣出上曰：待朝廷自行断遣即今便与流配海岛知卿等忠义即除苗傅为承宣使御营都统制刘正彦除观察使御营副都统制一行军兵并特赦罪各令归寨解甲傅曰：感圣恩但须得康履等方可归寨上顾百官曰：当是何如有浙西安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朝散郎时希孟奏曰：愿陛下速送康履曾择等交付苗傅中官之害至此为极。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乱未已军器监叶宗谔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尉三军之心上曰：此事极晓但须是朝廷自行遣流於岭南岂因叛将勒兵向阙便付中官使杀之逾时傅不退上命吴湛召履不出乃逃匿。

藏避之再命卫士搜捉宫中得於禁中清漏阁众卫士擒至阙门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独杀臣遂交与苗傅即楼下腰斩之齑其肉上命傅等归寨傅与正彦请宰执官出门议事，於是尚书右仆射朱胜非并门下侍郎颜岐尚书右丞张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皆出见隆太后垂帘同听政事胜非等奏上欣然放老祖宗诏请隆太后权同听政事百官皆出门外听诏傅与王彦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属官张逵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今日之事当为百姓社稷。又曰：天无二日众皆惊愕失色（旧校云：此下建炎复辟记作谏议大夫郑叱逵日是何悖逆之语不可谓当此时无人死难云：云：）百官复入见上奏曰：傅等不拜上问何故不敢对上。又顾宰相宰相曰：乞询问适来听诏百官上。又顾问百官但言不妨时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见只有二说一则率百官死社稷一则从三军之言杭州通判张谊面折希孟曰：此是何语也。三军之言，岂可从上除谓宰相执政曰：朕当退避但须索禀於太后乃命吴湛谓傅等曰：已令请太后御楼（商议上令颜岐入奏请太后御楼是日北风劲甚楼无门屏个韦幕上）坐竹椅并无藉褥既请太后御楼上即立楹侧不复坐百官固请上坐终不允曰：不敢当坐矣。顷之太后以一竹舆上楼步从老监五人上以傅等语奏於帘前。又命宰相执政奏之太后曰：当自出门外与苗傅商议遂肩舆下楼出门见傅百官从之傅与正彦拜僵轿前军皆声喏傅等奏曰

：望太后为天下生灵作主今日百姓无辜肝脑涂地全赖太后主张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变更祖宗法度童贯等兴起边事所以致招金人养成今日之祸岂关今上皇帝之事皇帝圣孝别无失德止为黄潜善汪伯彦之辈误国他今已窜逐了统制，岂不晓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议定，岂可犹豫太后曰：待依统制所请上同太后降楼归内降子三月初五日三省枢密院同奉亲笔朕即位以来强敌侵袭远至淮甸其意专以朕躬为言朕恐其兴兵不已枉害生灵畏天顺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东宫可即皇帝位薛请隆太后垂帘同听政事庶得消弥天变安辑人情敌国闻之息兵讲好右付刑部仰於赦书速颁降施行。又诏曰：王渊身为都统制车驾驻蹕维扬金人领兵前来并无措置斥堠不明以致仓卒南渡士民肝脑涂地宗庙倾危及结内侍康秘等并以正典刑令尚书省出榜晓谕三月。

十日王孝迪为中书侍郎卢益为尚书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国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辛道宗武功大夫交州团练使郑大年为国信使副奉礼物使虏（改作金）先以进士黄大本为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秘阁赐紫金鱼袋进武校尉吴时敏为秉义郎卜门祗候借武义大夫卜门宣赞保人为先期告请使十六日苗傅刘正彦到都堂欲分隶所统兵入卫睿圣宫尚书右丞张浚以为不可固止之傅正彦遂退十七日乙未张浚不受礼部尚书之命俊亦不肯分兵浚与吕颐浩刘光世韩世忠议举兵讨逆传檄诸州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开基创业真宗仁宗德泽在民列圣相传人心未厌昨因内侍童贯首开边祸遂致虏（改作北）骑历岁侵陵逆臣苗傅射犬彘不食之资取鲸鲵必戮之罪乃因艰难之际敢为废立之谋刘正彦孺子狂生同恶共济自除节钺专擅杀生仰惟建炎皇帝忧勤恭俭志在爱民闻乱登门再三慰劳而傅等陈兵列刃凶焰弥天逼胁至尊仓皇避位语言狂悖所不忍闻大臣和解而不从兵卫皆至於掩泣诏书所至远近痛心骇戾人情孰不愤怒顾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於市自称曰：余祖宗讳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实有包藏今者吕颐浩因金陵之师刘光世引部曲之众张浚聚兵於平江韩世忠张俊马彦辅各领精锐辛道宗永宗陈思恭总率舟师汤东野周札据总卫要赵哲集民兵刘海李逮个鬼个鬼个粮杨可辅等忝议军事并一行将佐官属等同时进兵以讨元恶舟次秀州四方响应用祈亟复大位以顺人心今檄诸路军州官吏军民等当念祖宗涵养之恩思君及幽废之辱各奋忠义共济多艰所有朝廷见行文字并是苗傅等伪命及专擅改元悉勿施行如敢违戾天下共诛之二十八日苗傅刘正彦至都堂见宰相朱胜非请入见睿圣皇帝奏事胜非难之曰：候先奏知傅等固请胜非不得已为奏许之傅同正彦叩睿圣宫门请见时已昏矣。上即令开门引入见之傅正彦拜於殿下上命登殿傅正彦奏请上亲扎以缓外师上曰：人主亲扎所以取信於天下者以其有御宝今不与国事用何见勿须疑世傅等拜谢而出四月一日皇帝复位以王世修为工部侍郎初傅正彦反也。世修实为之谋画及外兵至忧惧乃急请复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

己酉以苗傅为淮南西路制置使刘正彦为之副四日辛亥吕颐浩刘光世张浚韩世忠张俊赵哲将兵入城六日癸丑以右仆射朱胜非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右丞张为资政殿学士知江州门下侍郎颜岐中书侍读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为右仆射同签书枢密院事李邴为尚书右丞八日乙十日丁犯车驾幸江甯府。

野记曰：王劣字几道阶州人通书史善骑射久为边将与夏人战有功河北京东大旱。且苦伐燕之役高举张先等群盗并起攻没州县众各数万命内侍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素与渊不足荐为都统制欲陷之及见渊复大喜军政尽与忝谋渊身先士卒所向无前俞年悉平加观察使靖康中金人攻河北渊军赵州瞄（改作金兵）至诚下渊令统制韩世忠夜半出城绕贼（改作金）营大呼贼（改作敌）乱自相蹂践死者甚众夜遁去是冬犯（改作攻）京城渊退师应天虜（改作金人）来攻渊命世忠杨进累战杀伤贼（改作金兵）数万今上即位应天深相倚用除御营使司都统制渊常忌杨进欲加害故进复反从维扬会陈通反杭州辛道宗赵万等率兵进讨辛道宗不能恤下。又赵万逐道宗亦反陷润州授渊两浙制置使领张俊等军往瓜州万请降渊诱斩万等进至秀州渊下令教兵十日方行陈通闻之稍怠翌旦渊勒兵驰至杭州通不暇走遂出降。又进平婺贼蒋定渊还闻贼张遇众数万据扬子桥渊自将数百骑穿过遇寨遇精明皇恐出迎马首一时解甲加显德军节度使虜（改作金）陷维扬从上渡江至常州丁进掠去 司不止渊召而戮之上至杭州除签书枢密院事苗傅刘正彦乱惧渊盛名袭而杀之梟首东衢年五十三。

金人陷青州知州刘洪道弃城去。

刘洪道弃青州而去金人入其城先是知滨州向大猷为葛进率之同来犯（改作攻）青州青州闭门不纳葛进攻城不下遣大猷於狱令知青州大猷喜於受金人之命，於是出语言榜多指斥。

金人陷州。

金人自陷延安府。又趋晋甯军晋甯军坚守未下至是残扰晋甯军并兵趋延经略使郭浩驻兵境上金人遂陷州。

水贼邵青扰泗州。

邵青济南府人五丈河作梢公载{穴羔}务草平日为窃盗後为楼阁贼遇败下狱不通火伴甚得其徒党之心尝以盗败杖脊而终不悛至是聚舟船往来於楚泗闲。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七校勘记。

及传榜报诸州（应作传檄诸州）披甲持刃排门而入（刃误作刀）。若不请上登御楼（脱登字）因交结康履（脱交字）百官但言不妨（脱百官二字）杭州通判章谊（章误作张）楼无门屏帟幕（帟误作卜 韦）上坐一竹椅（脱一字）上即立於楹侧（脱於字）拜於轿前军士皆声喏（於误作與脱士字）赵哲调集民兵

（脱调字）高举张先等（一作高齐张光等）。

●卷一百二十八

炎兴下帙二十八。

起建炎三年四月一日戊申，尽二十日丁卯。

四月初一日戊申朔皇帝复位。

皇帝复位制诏并臣寮奏请曰：（旧校云：此亦采集建炎复辟记）朝奉郎试礼部侍郎充御营使司忝赞军事臣张浚右臣伏睹三月五日睿圣皇帝亲笔朕即位以来强敌侵陵远至淮甸其意专以朕躬为言朕恐其兴兵不已枉害生灵畏天顺人退避大位臣伏读再四不觉涕泣臣窃以国家祸难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图事补报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负睿圣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圣皇帝以不忍生灵之故避位求和固为得策然臣独有一说不敢不具陈其详臣窃以当今外难未甯内寇窃起正人主忧劳自任马上求治之时恐太母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质端居深处责任臣寮万一强敌侵陵不肯悔祸则二百年宗庙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万死伏愿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轸宸虑祈请睿圣念祖宗委托之重思二帝属望之勤不惮勤劳亲总要务据形胜之地求自治之计抑去徽名用柔敌国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监国於中抚靖江左如此则於天下国家大计似为得之如臣言为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官祈请施行。

新除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右臣契勘自崇甯以来丙侍童贯谭稹互掌兵柄二十馀年赏罚不明号令失信西则侵陵夏国北则与契丹败盟致将帅解体士卒不用命皆缘内臣基祸流毒天下遂令徒党为患至今近闻将相大臣被命诛戮内侍诚可以快天下之心摅臣民忿怒之气然伏睹三月五日睿圣皇帝亲笔诏书以谓即位以来强敌侵陵（远至淮甸）其意以朕躬为言朕恐其兴兵不已枉害生灵畏天顺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见睿圣皇帝出於至诚不吝至尊之位将以纾国之祸也。恭惟太后陛下仁圣恭俭之德俞三十年孚於四方垂帘听政拥睿皇帝陛下四海之内孰不归依但臣有愚见不敢爱死而不言方今强虏（改作敌）乘战胜之威群盗有[B227]起之势兴衰拨乱事属艰难岂容睿圣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惮再三祈请睿圣皇帝亟复帝位亲总万几从此已往屏绝内侍近习之人哀赏今日立功将帅之士然後。

驾幸江甯以图恢复如此则宗庙社稷有无疆之休将帅大臣有无穷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祸乱不可胜言。

新除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置制使司事臣吕颐浩告示右臣等契勘都统制王渊不能备御虏人（改作北兵）致乘輿南渡结连内侍躡除枢管近有统制官苗傅刘正彦被奉圣旨将本官及内侍诛戮委属允当外有建炎皇帝

以避狄（改作敌）逊位一事臣等窃详建炎皇帝即位以来恭俭忧勤过失不闻今天下多事之际乃人主马上图治之时深恐太母垂帘嗣皆皇帝尚幼未能戡定祸乱臣等今统诸路兵远诣行在恭请建炎皇帝复位或太后陛下同共听政，庶几人心厌服可致中兴。

宰执子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请召苗傅刘正彦等到都堂谕以睿圣皇帝始以讲和大金之故责躬避位退处别宫授位元子恭请太母垂帘同听政事今国家多事干戈未戢信使虽遣难和复命之期天步方艰宜急防秋之计睿圣皇帝当还尊位总揽万几苗傅等一皆听从取进止。

皇太后批答吾近以睿圣皇帝授位元子请同听政以国家艰难义不得辞朝夕不遑亟愿还政今览卿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奏请施行。

宰执等上表乞皇帝复位臣朱胜非等言屈己睦邻事本由於独断因时复位理难抑於群情臣胜非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窃以昨者邻敌侵陵圣躬谦损授位元子退处别宫恭请东朝同听几政至诚恳切诏旨丁甯交好金国之欢少息生灵之祸今者干戈尚扰宗庙未安遣使必艰於还期防秋当思於预备。若未复九重之正恐尚壅万几之繁恭太母之训言兼列群臣之奏请事有必至义不可辞伏望皇帝陛下察亿兆爱戴之公视社稷安危之重亟整六龙之馭率和万国之心俾中外之协甯庶艰虞之共济臣胜非等无任感激。

皇帝批答朕以金人连年内侵断然不疑避位与子恭请太母同德政事庶便和议以迎二圣以安生灵今承太后圣旨并得卿等所奏当还尊位总揽万几殊非本意难议允从兼已具奏太后卿等宜体朕怀皇帝奏皇太后子臣恭请领御宝子令臣入禁中起居早来缘臣痰作卑体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俟望日趋诣谨具奏知。

宰执等再上表臣胜非等言伏以责躬与子仰圣德之难名戴后祈天顾群情之莫遏未颁俞旨再罄忱辞臣胜非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窃以有德者兴因民心之所与大宝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属天步之多难轸渊衷而深念思柔疆敌暂屈威尊播告多方见禹汤之罪已矜怜赤子知尧舜之性仁然事有缓急之殊则理系安危之异盛秋设备当爱日以有为万里结盟虑归程之或阻矧太后忧勤而垂训暨群臣恳卜而陈辞宜还正{宀一}之朝大慰群生之愿伏望皇帝陛下仰尊慈旨俯矧旬舆情亟传清蹕之音遂反紫闈之御东响而揖者再虽循即事之仪万岁之呼者三速契投机之会臣无任云

云：皇帝亲笔批答朕奉太母慈训及臣寮奏请还邓大位亲总万几深惟避位本意专在修和觐以迎还二圣安辑生灵今慈旨丁甯与臣寮继请宗社之计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请之使恐难必遂。若太母念国家艰难之极不憚忧勤同听政事则朕犹可勉徇臣庶之愿共图国事不然断不敢以独当。

尚书省牒部朕顾德弗类遭时多难临民馭朽索之危涉道济巨川之远向者敌师深入国步载艰永惟责躬避位之因专为讲好息兵之计力祈金国冀迎二圣以遄归庶

保丕图可致四方之绥靖今则奉太母之慈训念嗣君之幼冲致兵民推戴之诚兼内外请祈之切防秋在迩当爱日以有为遗使出疆恐寻盟而未遂露章狎事过境迁昨辟为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违群下之情不可却逊辞靡获任重难堪仰太母之慈仁许同听断思眇躬之寡昧敢惮忧勤朕惟东朝有垂帘保佑之劳元子有践毛上徽称於长乐以致四海之欢正豕嗣於青宫以系万民之望式颁温诏诞告多方呜呼有臣三千实倚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复开过历之期更资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协佑咨尔有众咸体至怀太后宜上尊号曰：隆皇太后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施行有三月六日赦书应於恩赏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如有稽迟重典宪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圣旨吾以国家变生仓卒遵用本朝故事同听大政皇帝复位即愿撤帘皇帝恳请者再议不得已龟勉数日今中外甯一天下共庆皇帝宜专决万几吾当退处东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帘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皇帝奏皇太后子臣伏睹太后子欲以今月四日撤帘国家非常之变仰赖太后姆慈仁恭俭始终保遂复大位今亟欲还政虽谦冲退抑圣德难名在臣区芘之心实不遑安欲望依旧垂帘同听政事庶得和协内外保安宗庙取进止。

皇太后圣旨吾惟自昔人君冲幼必资保护则有同听政故事前日特以仓卒之变勉徇权宜皇帝复位数日内外甯一机务既宜专决臣庶亦思瞻望岂宜久同大政已下诏用今月四日撤帘宜速遵用施行皇帝奏皇帝太后子太后圣旨以今月四日撤帘臣惟菲德遭罹变故自非太后保则宗社安危殆不可测欲报之德无以为称复位之始尤赖母慈救甯中外而圣德谦冲确然不回臣不敢重以机务上免圣虑已命有司遵依诏旨施行。

六日癸丑尚书右仆射朱胜非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制诏曰：移蹕而南渡戾止嘉禾请师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议悉出恳诚升秘殿之峻资贰鸿枢之重毛镇抚六路缉绥兆民俟讫外庸俾图内治属营屯之沸扰致宫阙之震惊靡闻召节之符呼兵入卫尽护同盟之帅鼓众偕行使孽交之宵逋繇义师之云：合朕素嘉其有王佐之略复见其得大臣之风是用度越群公亟付魁柄云：

八日乙犯降赦。

门下天民而作君氲大乎！一统王体元以居正所以临於万方朕属时多艰顾德弗类武不足以戡定乱略德不足以惠绥庶民两宫远狩则四时怀温清之思金国内侵则万民罹涂炭之苦念艰虞之。若此岂眇末之能胜盖少贬抑至尊之称庶以厌上天之祸惟国家之历数未艾而祖宗之德泽在人露章率吁者。若出於一辞总师入覲者沓来於数路断鳌足而立四极既成开癖之功馭日角而受五龙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拨千百万者当同於创业救弊者宜急於改为方图事揆机为良久之规而训兵积粟岩备御之策庶恢隆於大业以驯致於丕平帝尧无黄屋之心岂菲躬之敢议汉高先马上之

治庶後效之可成嘉与多方一新霈泽可大赦天下於戏圣人大实曰：位既还宸极之尊王者求端於天期浹仁恩之溥尚赖文武将相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於治。

湖州通判张焘上疏言时政。

苗刘乱既定上求直言湖州通判张焘上疏大概谓人主戡定祸乱未有不本於至诚而能有济者陛下践阼以来号令之发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尉人望，岂非胸中之诚有未孚乎。又言天下治乱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党日胜则君子之类日退将何以弭乱而图治乎！。又言窃观近日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户点一丁五人点二使自备糗粮器械而蠲其税赋乌贫下中农这众素不谙战阵一旦有风尘之惊闻金鼓声则鸟惊鱼溃之不暇尚安能必其用命乎！徒费民财。又损官赋而不适於用愿速罢之。又言近日舆论人台谏所言多循习故态观望意旨毛举细务以塞责至国家大事则坐视而不言，岂不负陛下遇待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经缮重困民力勾践之妻会稽似不如是不。若权时之宜茅茨土阶以俟平为之末晚云：

二十日丁犯车驾幸江甯府。

溃兵刘文舜扰濠州。

刘文舜济南府僧也。先是靖康闻京城受围济南府有刘和尚者聚兵勤王有众数千上即位刘和尚率众至南京纳兵乞身归济南依旧为僧未几其众皆去围济南府乞刘和尚依旧为首官司令刘和尚出城说谕其众令退去遂退於数十里之外然後问其所欲其众曰：我辈无头领得和尚依旧为头领刘和尚曰：我非双众之才，岂可为数千人之首今城中有刘和尚名文舜者有胆勇善射可为汝头领汝愿之乎！众曰：诺遂招文舜令还俗归其本姓以统其军车驾南渡中原沸扰文舜与其众渡淮首犯濠州知州连南夫命俞家镇土豪俞孝忠率民兵一百五十人往迎之与文舜相遇於白石孝忠进战马陷於泥淖中被杀众皆奔还而防城民兵知孝忠已死亦散归文舜至城下南夫许犒其军约使退去文舜从之南夫科居民量贫富出银仍出为帛以遗之并自解金带授文舜文舜大喜而去。

溃兵薛应据高邮军。

召邵成章赴行在。

初邵成章以上书论黄潜善汪伯彦误国编管吉州上思其忠召之诸内侍忌其忠直譖之曰：邵九伯来陛下无欢矣。乃使止於洪州居住。

邵成章字茂文一字天素开封人也。少为内侍博通经史性特谅直诸内侍皆不喜之常出之於外宣和。

初为淮南路廉访使者条奏宣抚使童贯五十罪中外大骇贯请上皇移成章为河北路廉访使者亦不加罪渊圣即位内侍用事者多贬罢超抉成章入内知内侍省事赐梁师成宅以居时军民一岁两杀内侍皆知成章忠贤独不加害建炎二年随行在至揭州大金攻河北陕西群盗起京东西路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皆蔽匿不奏及张遇攻真州

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闻成章上疏条潜善伯彦之罪。且曰：必误国及申潜善使之闻上怒送成章吉州编管明年果失中原上思其忠召之诸内侍忌其忠直遂潜之曰：郡九伯。若来陛下无欢乐矣。及使居於洪州大金军破洪州召之曰：知公忠直能事金国则当富贵长享矣。成章坚不从屡逼欲杀之监守两月复之曰：忠臣难得吾不忍杀复遣之金帛俄以病卒。

水贼罗成扰楚州。

罗成楚州洪泽闸之车军也。洪泽镇市人烟繁盛倍於淮阴故洪泽人常欺叙淮阴人而淮阴人曰：淮阴县也。洪泽镇也。镇隶於县敢欺侮我哉！繇是各不相下初车驾南渡金人方退去京东与宿泗盗贼纵横洪泽有大小舟千馀皆不敢动而闸兵瓷纵横行於市中闸官不敢弹压成遂鼓率群兵据舟船作过是时淮阴无官县吏孙晟权行县事以巡尉弹压洪泽成等不服遂与其徒董青辈率舟船犯淮阴晟退避之。且使人劝和成等退去初韩世忠京东溃散有後军将李义者往来於这玉应之闲有众五六百成遣人相约合军共围楚州去来不定成破连水军取练色缉为帆以绢为索李义复分军而去义谓之李大刀为邵青所败走至真州六合县界中馀众有数十人欲趋和州真州檄松江巡检滑某追捕之滑某以军班授官善射有膂力即以土兵数十人冈杀义并杀数人馀众散走罗成後亦为邵青所并。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八校勘记。

再罄忱诚（诚误作辞）暨群臣恳迫而陈辞（迫误作卜）救弊者宜急於改图（图误作为）方度事揆机（度误作图）李义谓之李大刀（脱李字）。

●卷一百二十九

炎兴下帙二十九。

起建炎三年五朋九日丙戌，尽六月七日甲寅。

五月九日丙戌改江甯府为建康府。

诏曰：建康之地古称名都既前人创业之方。又仁祖兴王之国朕本繇代邸光膺宝图载惟藩屏之名实符建启之兆盖天人之允属况形势之具存兴邦正议於宏规继体不失於旧物其令受老再睹汉官之仪亦冀士夫无作楚囚之泣江甯府可改为建康其节镇之号如故。

饰镇之号如故。

张浚往抚谕淮南。

十二日己丑薛庆执知枢密院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提举杭州洞霄宫。

张浚以枢密之职往淮南抚谕诸贼至高邮军薛庆郊迎入城见浚之貌庆曰：，岂有如此枢密耶遂执之朝廷闻之乃罢浚知枢密院事为提举杭州洞霄宫浚随

行有陕西兵多遭杀者庆逼浚之所斋官告三千道而馆之初薛庆之执浚也。屡欲杀之其党王存劝止之曰：真伪未可知恐杀真。枢密则异日欲归朝廷其可得耶庆然之浚遂得归复为枢密院事。

行状曰：盗薛庆啸聚淮甸兵至数万附者日众公以密迁行阙一有滋蔓为患不细。且闻庆等无所系属欲归公麾下请往示大信以招抚之渡江而靳赛等率兵降遂趋高邮入庆垒从行者不及百人出黄榜示以朝廷恩义庆感服再拜始公入贼垒外闲不闻公信浮言胥动颐浩等遽罢公枢院及闻公讫事还即日趣公归。且诏就职。

京西北路总管翟兴及杨进战於汝州鲁山县杀进。

杨进入河南府固守於鸣皋山之北山翟兴及其子琮屡扰却之使无甯息至是不安其巢穴遂弃辎重趋南路兴分众邀击於汝州之鲁山县贼以精锐迎兴於婆婆店酣战久之进死於阵中其众皆溃兴之军以药筒明群发射中进及所乘马皆毙进之众以为徒党自杀这这自是贼之余众复立刘可为首。

翟兴克河南府。

翟兴既败杨进遂平京西北两路收复河南府由是躬率将吏至承安军朝谒诸陵将士至陵所皆泣下感怆不已。

翟兴保奏李兴功特补武义郎兼卜门宣赞舍人。

李兴孟州王屋人世为农业体干魁杰有勇力寡言语尚信义二帝北狩兴以保乡里聚众万馀元帅府统制官常元以为义兵统领车驾南渡两河陷没兴往来怀卫闲攻去虜（改作敌）寨断绝粮道於牛心寺竹林河等处京西北路制置使翟兴遣吏人以书币迎之遂听翟兴节制差知河南府长水县及破杨进与保奏特补武义郎兼卜门祇候。

京城留守杜充及郭仲荀兰整间奏陈乞还阙。

张用等侵京西王善扰淮西杨进已死京畿稍甯静充等乃上表请上还阙不从。

刘洪道为京东路经略安抚制置使。

上以京东隔在一隅刘洪道在青州屡腾奏牍方倚洪道经理京东乃除京东经略安抚制置使并命宫仪知济南府召阎皋赴行在仍赐诏戒谕密州李逵等使之报国。

赐戒谕李逵宫仪张成等敕书。

敕李逵等朕惟胡虜（改作敌骑）凭陵山东震扰保此数州之地皆由诸将之功尔等夙著忠诚各应委任宜互倾於肝腑以同奖於朝廷速底成功是为报国。

十六日癸巳诏从官条具利害。

诏从官条具利害侍从有献幸蜀为长策者上筹之。

未决御史中丞张守上疏曰：东南为国家根本之地陛下既远适则奸雄必生窥伺之心况将士陕西人往往劝为此行以蜀近关陕可图西归此不过将士自为计耳非为陛下兴国家计也。并陈其害有十翌日至殿庐谓谏议大夫滕康曰：幸蜀之事吾

曹尝以死争之入见上力言其不可上曰：卿言正与朕意合此决难行其议遂寝翟汝文亦有疏请幸荆南其言亦不用。

六月一日戊申朔李成围楚州。

六日癸丑诛苗傅刘正彥於建康府。

先是四月一日上复位以苗傅刘正彥为淮南西路制置使副遣之任勤五兵将至傅正彥夜引兵开涌金门而去群臣乞急遣兵追捕诏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将兵讨傅先诛王世修吴湛以世修本预傅谋湛附贼故也。傅至衢州洒山县裨将张翼斩王钧甫马柔吉将兵降於周望韩世忠追傅等及於建州浦城县渔阳驿与贼遇傅将兵居溪南正彥将兵居溪北约相策应世忠亲率兵力战正彥军少却世忠乘胜追击正彥兵大败正彥坠马世忠生擒之傅弃军遁去堕水不死众失傅所在苗翊收共兵万六百余人走剑川县辽人刘晏隶傅麾下统赤心队世忠追及也。晏谓其部曲吾岂从逆党反者耶韩制置既来吾事济矣。遂率众归世忠裨将江池擒苗翊以众降苗<立禹>张逵收其馀兵三千余人走建阳乔仲福王德赵士成共追之尽降其众苗傅变姓名为商人走至建阳一村落中投村舍詹氏欲更衣而去詹氏主识傅遂擒之送於世忠（旧校云：土膏詹标执之以献）世忠并正彥檻送行在并陵迟处斩於建康市将就刑正彥瞠目而骂傅曰：苗傅尔真匹夫不用我之言遂至於此苗翊苗<立禹>并齧磔於市。

七日甲寅黄潜善责授甯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责授江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

左司諫袁植上言前宰相黄潜善汪伯彥国之奸贼也。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黼攸乘天下治安之久伺人主倦勤之隙持禄保位不顾後患创开边隅貽祸宗社渊圣皇帝虽戮之而不能显正典刑天下至今为恨潜善伯彥当天下丧乱之後正人主忧劳之时天步如履冰国势如累卵存亡之机繁於一相方。且怙宠擅权蔽贤嫉能导谀者亲忠直者疏苞苴者进洁廉者退附己者立登要路忤己者致之死地道。

路侧目而不言缙绅愤怒而不恤闾里愁叹而不知致敌国肆为谤事不忍闻外起逆臣敢行不轨民不堪命自登相府曾未侷年三分天下几失其二自河之南迄於东京由陕之右迄於淮甸生灵涂炭州县邱墟臣以为潜善伯彥之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也。陛下纵释而不诛票宗庙社稷何票天下百姓何李纲陷陛下於失信结怨於虜

（改作敌）人兵连祸结未有休息之期陛下特甯之海外天下不议至潜善伯彥姑置之善地所以动摇人心将士解体国势愈危陛下仓遑东度之际恨不脰大臣心肝以谢宗庙何事定之後遂贷之耶抑其门生故吏尚居近密为之营救也。臣愚伏望陛下静默深思念前日有播迁之苦致逆臣生背逆之心采用臣言断自渊衷命有司檻至行在斩於都市，庶几威权自立人心自附外折虜（改作敌）情内消奸萌可以鼓士气可以崇国体中兴之功在此一举遂责授潜善甯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伯彥江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

林泉野记曰：黄潜善字茂和登进士第宣和闲宰相王黼喜之累加除擢靖康闲知河闲府兼高阳路安抚使大金犯（改作兵至）京诏河北诸州起兵勤王潜善依违逗遛不行及闻京师已破方领兵一万赴康王於东平府王令驻军於兴仁府以张焕等十军皆听节制潜善怯懦无进兵勤王之意及大金自宛亭来攻乃遣张焕丁顺孟世甯击之射中龙虎郎君堕马而去康王已闻二帝播迁加潜善天下兵马副元帅王到应天府加潜善徽猷阁学士及即位除中书侍郎以其兄潜厚为户部侍郎数月除潜善尚书右仆射御营使潜善固位怯敌与汪伯彦及诸内侍相结略无为国济民之志恢复中原之心上幸扬州放散四方勤王之兵溃为盗贼占亲兵一千自用能贤惟荐用亲党王黼门人如卢益辈多用为入座侍从陈东欧阳彻上疏乞留李纲即斩之以吴给张之言为讳善交通关节贿赂公行西自吴五路京西东则澶魏京东日为大金所侵直至淮上潜善恬不为虑二年加尚书左仆射许景衡乞车驾驻江甯以备大金不测之侵潜善力沮抑之宗泽以收复两河迎请二帝为急潜善大恶之专为谄佞固宠之计三年金人已迫上欲南渡潜善伯彦尚苦留之上更不问率百馀骑径渡润州仅以身免军民百万皆为大金杀遂陷中原百姓闻潜善之名无不毁骂上至杭。

州御史中丞张言潜善伯彦大罪二十罢为观文殿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又再言其罪改观文殿学士俄。又言之士民皆怨愤遂责授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後司谏袁植再言其罪责授甯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彦字廷俊徽州祁门县人也。王本为祁门令招伯彦为门客故秦桧皆居伯彦席下崇甯二年登进士第梁子美知大名府伯彦为司理忝军子美甚善之累迁中散大夫靖康元年进河北防边十策擢直龙图阁知相州伯彦兼主管真定府路安抚使公事及康王出使於大金过宿州伯彦言大金已南渡劝未可北行遣刘浩以兵二千迎入相州俄除兵马副元帅虽略招兵而怯懦无谋无勤王之念常劝谋往东南自保而已加伯彦天下兵马副元帅建炎初除同知枢密院事俄除迁知枢密院事潜善结内侍以固权陈东欧阳彻被诛略无一言谏止吴给张邵成章皆以忠谏伯彦忌而甯之宗泽屡乞亲征迎请二帝伯彦沮之太学生魏上书言共与黄潜善共为奸邪乞早逐之伯彦占亲兵一千自卫其家略无为国济民之心梁子美亲族皆荐为美官王黼之客卢益已为尚书伯彦助潜善为同知枢密院大金攻陕西五路京西诸州多残破伯彦恬然不恤许景衡乞早渡江甯府伯彦立排沮之建炎二年除尚书右仆射与潜善相结阿谀顺旨持固禄位而已大金已逼扬州不遣兵拒战上欲渡江。又与潜善留止次日车驾以百馀骑径渡镇江而六军百姓多为大金诛虏天下咎其邪佞---謬闻其名则罔不切齿骂詈御史中丞张言其大罪二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後再言其大罪二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後再言其罪降为观文殿学士俄。又言之士民亦愤怨未厌以正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後司谏袁植再言其罪责授江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

裴渊以其众至行在隶於韩世忠。

初裴渊以收复秦州之功状闻於朝得旨许赴行在既至悉发隶韩世忠军。

张浚江淮荆湖川陕宣抚处置使便宜黜陟赐关陕官吏等诏。

诏曰：朕嗣承大统遭时多艰夙夜以思未知攸济正赖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倾危今遣知枢密院事张浚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

宗积累之勤勉人臣忠义之节以身殉国无貽名教之差同德一心共建隆兴之业当有懋赏以答殊勋杜充为宣武军节度使。

杜充为宣武军节度使。

朝廷除杜充为宣武军犹未知杨进死乃加进正任观察使。

范琼率兵至行在送大理寺赐死。

范琼军於洪州苗傅刘正彦之变除庆远军节度使湖北路制置使琼以兵会合不从及上复辟遣使宣谕至是方来朝臣寮交章言其罪枢密院计议官刘子羽乞诛琼以戒暴乱吕颐浩张浚议定必杀之乃召赴都堂命刘光世入琼寨抚定其兵送琼大理寺赐死犹不伏狱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疼移时死其弟并三子皆流岭南。

张浚行状曰：御营平寇将军范琼来赴行在琼自靖康闖城与女真（改作金人）通及京城破逼胁后妃及渊圣太子宗室入虏中（改作敌营）。又乘势剽掠为乱左右张邦昌为之从卫罪状非一至是闻二凶伏诛始自豫章拥众入朝既陞对恃其众盛悖傲无礼多所邀求。且乞贷傅正彦逆党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琼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群凶布在列郡以待窃发。若不乘时显戮则国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敦苏峻之患臣任枢管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陕行有日矣。乃心踟蹰。若不尽言乞伸典宪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独与权枢密院检详文字刘子羽密谋夜召子羽及选密院谨节吏数辈作文书榜皆备锁吏於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琼议事琼从兵溢涂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数琼罪琼愕然命缚琼送大理寺子羽已张榜於省门外亲以圣旨抚劳琼众曰：圣旨罪止琼馀皆御前军也。无所预众始投刃应喏琼论死兵分隶神武军。

姓氏录叛逆《传》曰：范琼字宝臣开封人也。自卒伍补官宣和末河北京东群盗起命琼往招张仙崔智李宝蔡进等有功金人围京城琼与李宝等来勤王屡与大金战皆身先士卒数破之由是显名大金退命琼军河北招群盗刘浩等数战破之加观察使赐第一区金人再围京师琼为京城四壁都巡检使金人初至城下三日三战皆破之弹压军民稍定其後城陷渊圣出郊大金使琼取太上及郑皇后朱皇后太子诸王贵妃等琼仗剑逼请出城诣金人寨百姓邀驾者琼皆斩之金人。又命京城再立异姓揭榜於市。

劝谕之及欲立张邦昌统制吴革欲拥军民并与金人死战以夺二帝琼。又与左言以兵攻革执而诛之杀数百人於金水门外而邦昌立矣。般甲仗欲候金人退师往

抚诸路不伏者建炎初至应天府加定武军承宣使御营使司同都（统制）往襄阳讨李孝忠琼至屡与孝忠战败绩会诸路兵皆至与孝忠大战临阵杀之其将张世立孝忠弟孝义降於乔仲福琼至运道遇群贼孙仲等与战皆灭之加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同主管侍卫步军司移军真州後除琼御前平寇前将军领王刚王彦等军驻京师三年群盗刘忠据海州怀仁县遣统制张仙崔智蔡进徐靖等击之忠诈降仙等入忠寨抚之忠伏兵起击仙等绵杀之降其兵琼屡与忠战皆败绩羞恨而已回军寿春府军士与寿春府兵相争遂相杀争出去其城杀其知府邓绍密闻苗傅刘正彦之变琼在洪州传除庆远军节度使湖北制置使琼与傅书问往来不肯进兵张浚十一檄令会合勤王琼终不进及上反正遣使宣谕方来臣寮累言其罪张浚杜充议除之召赴都堂命刘光世入琼寨抚定其兵送琼大理寺赐死犹大呼不伏罪其弟并三子皆流广南籍其家财刘光世招降韩隼。

韩隼为苗傅第四将傅败隼以所部人马走至湖口渡江至斩州知州王与州县尽弃城闪避隼检视军资及诸州库仓钱绢米麦皆盈满隼悉自封锁之出榜止约不得秋毫扰於民闲不得攘取仓库次日便行欲往京畿寻杨进县界善张用遮路兼闻杨进已死会刘光世驻军江州遣人招安隼隼乃受之光世令斩州知州王及州县官已复入城治事率州县官迎见隼叙话甚隼自此更名世清号为小韩。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九校勘记。

继体不失於旧物（不应作休）江甯府可改为建康府（脱下府字）万六百余人走创川县（一作万六千余人走剑州某县）不用贤能（误作能贤）西自吴五路京西（吴字衍）常劝上往东南（上误作谋）伯彦助潜善荐为同知枢密院（脱荐字）及诸库州仓（误作诸州库仓）。

●卷一百三十

炎兴下帙三十。

起建炎三年六月十六日癸亥，尽八月。

十六日癸亥下罪已诏。

诏曰：朕纂承大统二年於兹天监未回国势滋削乃者季夏之月常阴示谴当燠而寒变不虚生实由菲德今朕历陈过失明告庶邦，爰自建炎之初大敌始去臣民劝进思戴旧恩便合纠率群心力图恢复直造京都号令四方而乃退避苟安迟回不决滋乱长寇以迄於今此则朕昧经邦之远图其失一也。维扬驻蹕忘援中夏不能指授将帅保固疆陲西自关陕东逾兗郛爰及唐邓悉为战区加以斥堠不明备御无素敌师深入直抵淮甸仓卒之闲匹马南渡至使衣冠陷没井邑邱墟老稚啼号遣骸枕籍此则朕昧戡乱之大略其失二也。溃散军兵避寇黎庶既无主帅。又乏资粮本以邀求渐成

剽夺暴露风雨隐匿山林寝终夕而靡遑日偷生而何栾想亦厌为暴露思作平人特以诚意未通彼此猜阻使我良家子弟被不令之名报国儿郎怀自疑之计此则朕无绥人之德其失三也。既达馀杭群帅在外逆苗傅等潜怀异。

志乘我中虚擅杀枢臣称兵魏阙逼胁上下颠倒乾坤所赖在外大臣抗疏输忠提兵入卫将帅协济国步再安社稷之危机如垒卵此朕失驭臣之柄其失四也。朕之四失姑举大纲至如直言之士衔愤未攄死事之家遣孤未录朝纲尚紊军律不严兵无杀敌之心士亡死节之谊京东两路旱蝗相继斗米万钱粟麦虽成反资贼廩加以军期津发力役繁兴远迩嗷嗷民不堪命疆宇之内悉是吾人怙乱阻兵更相屠戮杀气薰为疾疫善良转为敌讎皆自朕不能抚一军民以至於此为人受母惭德良多尚赖九庙神灵遗泽未泯万邦臣子怀旧一心宗社未夷历数无改今朕深自修省悔过责躬一食之闲惟二圣是念一席之上惟四方是忧逆耳忠言钦而必受宽民良法信而必行放斥宫嫔减损服御捐不急之务罢冗食之官积粟训兵图复旧业庶渐平於多获迎奉於雨宫此心未知攸济惟尔股肱辅弼暨於在庭同一朕躬罔自遐逸爱日图治，庶几小康惟尔爪牙将臣奋激忠奋激忠男并力齐心捍御邦家懋建勋名攘却寇敌惟尔监司郡守拊循疲瘵安集汉亡合势连衡以销外侮惟尔群黎百姓念祖宗复育之恩怀父母乡邦之念各坚忠义同卫王家呜呼天虽远诚意既孚则如影响之随民虽远人心既洽则如堂奥之近尔有疾痛朕同其呻尔有忧劳朕同其焦灼尚虑有众未悉朕志特颁诏书谆谕再三行在令尚书省出榜朝堂在外令监司郡守行下告谕无有远迩咸知朕悔过之意，庶几上下协德中外一心销弭灾异导迎善气嘉与四海同臻绥靖顾不美欤。

又台谏条具关失。

御史中丞张守上疏曰：陛下罪己之诏数下矣。而天示悔祸实有所未至尔傥能应天以实不以文则安知谴告惊惧非诱掖陛下以启中兴之业乎！先是守为殿中侍御史日常进修德之说前後凡三上疏曰：愿陛下处宫室之安则思二圣母后穹庐毳幕之居也。享膳羞之奉则思二圣母后穷肉酷浆之味也。服轻爱这衣则思二圣母后穷边绝域之寒苦也。握予夺之柄则思二圣母后语言动作受制於人也。享嫔御之适则思二圣母后谁为之使令也。对臣下之朝则思二圣母后谁为之尊礼也。要如舜之兢兢业业如汤之兢兢危惧如大禹之菲恶如文武之忧勤圣心不倦盛德日隆而神天不为之助顺者万万无是。

理也。汉王吉有云：俯仰屈信以利行进退趋止以实下吐故纳新以敛藏专心积精以通神此言可以行也。汉枚乘有云：出舆人鞆命曰：蹶痿之几洞房清宫命曰：寒热这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此言可以戒也。至是守复再及之。且曰：天时人事至此极矣。陛下睹今日之势与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盖与前日未始异也。其如（二字改作以）今日维扬之变而後言之则虽斥逐大臣无救於祸汉制灾异策免三公御史大夫萧望之谓日月无光咎在臣

等宣帝以为意在丞相天变之来宰相预任其责并论时相有勤王之功无王佐之略论其才能办一职而有馀论其器识千万几为不足算计见效会不及於前日臣以谓不。若更择文武全材海内推服共愿以为相者亲擢而并用之。又上疏曰：陛（以下）灾异询访阙失献言者不为少矣。愿加奖谕或就加哀推一二以示畏天罪已之责上皆嘉纳之。

二十八日乙亥杜充淮南京东宣抚处置副使。

权知磁州苏叛附於金人。

初知滋州宗泽既勤王而去也。以州事交与钤辖李侃金人围磁州有禁军有民兵甚众禁军恐其势盛将校郭进用作乱有书表司赵正隆者宗泽常以为中军将正隆与进谋遂杀侃及在州官以通判赵子节为知州。又同知苏者素得军民情亦不被杀金人围城急对城筑城垒坐守以困磁州城中皆知不可守，於是杨再兴等作乱杀子节而进等请为知州曰：我欲率军民夺路归京师见宗元帅如何时泽已死城中犹未知也。众曰：不可。又问吾与汝等力战如何众。又曰：不可曰：盍开门乎！众有相从意皆不应乃与众上城倒旗帜呼曰：磁州开门投拜金人以数队至在下。且折箭为誓曰：不杀人进等犹欲先入纵剽掠然後投拜乃曰：可俟来日开门诸吏觉之促下桥桥已下诸军乃散去由是开门官吏僧道迎金人以入翌日有米入城其价顿减数十倍磁州武安县始下其县城乃宣和闲知县陈耕所筑用以拒张迪等群寇者也。。

诏皇太后皇太子六宫赴江表。

诏防秋令官吏家属从便。

诏曰：朕膺九五之尊当百六之会内则纪纲堕坏未有振举之方外则夷狄（改作敌国）侵陵攘之策顷者退保淮甸暂驻维扬而辅弼无先见之几将帅失闲探之实乃禁愚民之迁避颇弗與情悼於日下之小劳驯致大祸敌人奄至王室阽危皆朕德之不明致生灵之重困虽创惩而罔怠念哀痛以何追今者迫近防秋理当夙戒朕已命杜充提重兵为淮南京东西宣抚处置副使力保诸路。又於七月下旬恭请隆太后津遣皇太子六宫及宗室近属迎奉神主前去江表百司庶府非与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朕与二三谋臣帷幄宿将士庶军人戮力同心以备寇敌进援中原念社稷之与存冒锋镝而敢避誓有一死以保群生尔民尔兵不无室家之累乡邦之怀虽去危就安事不可忽一应官员百姓欲遣家属南去者官司不得禁止仍令沿路州县优与存一无致失所见留官吏兵将义当体国不可辄离官守所有家属亦听从便所至去处听逐路寺观空闲房舍宿泊不得邀截拦阻咨尔卿士大夫军民人等勿谓朕躬不罪而忘宗祖涵养之恩勿谓国步方艰而忘爰兄忠义之训永坚忠愍共济丕图。

遣史曰：维场之役遭杀戮者不可以万计上思而悯之时将防秋乃降是诏。

遣史曰：是时始措置防江之策十有六条令刑部镂板赶快在郎张守疏其失有

五。且曰：机事尚神密而镂板颁行非也。。又上疏敌师近在东平防秋近有旬月而经画措置未见端绪大臣在政事堂日困文书宾客之冗愿令拨置常事思所以备御朝夕讲究以次施为朝论是之。

置御前五军别置御营使司五军统制。

初以辛企宗为御营（使司）统制陈思恭为御营使司後军统制张俊韩世忠不服乃改御营使司五军为御前五军别置御营使司五军统制以陈师古颜孝恭等为之。

王燮为靳赛所败。

先是朝廷以靳赛以淮东路总管屯於扬州已而复叛朝廷先遣王燮为招抚使与赛遇於兴化燮军不整为赛所乘大败制书金鼓印文尽为赛所得燮在重以身得免。

朱胜非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张以资政殿学士知洪州。

诏曰：朱胜非颜岐张路允迪当轴处中荷国重任而不能身卫社稷式遏凶邪方逆臣乱常之日恣其。

凌肆以紊机衡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孔子以为焉用彼相昔冯道历仕数代尝为宰辅措身安宠以免於时坐视废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欧阳修以为有臣如此愧断臂之妇人朕方力致中兴核名实虽藏垢纳务从宽贷而国之纲纪当辨忠邪今二凶就诛典刑斯正胜非之徒盍议其罪胜非遂落职宫观张以资政殿学士知洪州先是张守为御史中丞首谏朱胜非等不能思患预防致贼猖獗至是二贼已伏诛乃正胜非等罪。

窝哩呕（改作鄂勒欢）挾懒（改作达兰）目（改作栋摩）屯滨州粘罕（改作尼堪）自扬州归至东平差济南叛臣刘豫知东平府兼节制河南诸州郡。

七月九日乙酉阎皋宫仪弃潍州阎皋归於朝廷。

金人侵犯（删此字）京东其势甚盛，於是刘洪道及宫仪阎皋议弃潍州约宫仪攻张建寨阎皋攻米寨洪道攻青州皋率其众欲往登州经由莱州之境张成知之遣人截路邀之皋大败众皆溃散皋以二十馀人至登州茶山夺王员外般过海归於朝廷宫仪洪道率众出东门过白浪河下寨安泊老小仪率众复入潍州大肆剽掠然後出攻张建寨不克遂犯密州恐仪再入安挪遂尽焚安邱及沿路居民仪乃屯於密州南盘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入之得伪知州向大猷并获大猷所出文榜大猷不知也。存留大猷於军州中。

张成以莱州叛附於金人。

成既败阎皋之众而金人渐入莱州境遂以莱州降金成起身军卒据有莱州遣人诣行阙进天申节礼物金银赐诏奖谕。

赐莱州张成进天申节礼物金银奖谕敕书。

朕惟东莱隔绝於兵久不为郡乃以诞弥之日远输贡篚之珍自非诚悃之确然安得驰奔而至此载观来奏嘉叹久之。

溃军郭仲威据淮阳军。

郭仲威初与李成皆在淄州金人举兵侵京东仲威与成皆离淄州成往宿州仲威往淮阳军时淮阳军无守将惟二将校自权知军仲威屯於城下初许与百姓通买卖既而遂围其城而攻之仲威之众仅五六百而已乃取下邳八乡之民杂於军中凡攻四月破其城大肆剽掠尽取其强壮充军是时维扬楚州金人皆已北归仲威遂趋楚州。

翟兴攻败王俊克汝州。

王俊聚众据汝州翟兴欲亲至在下招之使降既入其境俊则塞井夷灶以困兴兴大怒既（而至）城下俊令其党矢石俱发兴曰：吾以好意来而王俊敢尔命将士攻之指顾之闲已有登城者俊引其众遁归乡散盖山兴按辔入城秋毫无犯百姓皆安堵休士三日复率兵至乡散盖山分布将士出战贼恃兵众兴跃马驰突而出曰：贼识我乎！翟总领也。因弯弓射之贼皆遁走。

十八日甲午溃军马友与张用曹成李宏入军。

张用等屯於确山一带度夏刈民麦而食皆尽虏掠无所得用人议欲复往京东友请以本部兵沿淮巡绰。且留此用知其有留离之意遂许之友乃以本部兵数万去为已军甲午曹成李宏与用寇光州境内沿淮木寨为久驻之计。

二十一日丁酉张浚领刘锡赵哲王彦等兵往川陕。

初王彦在真州养疾维扬之乱因渡江至浙西苗刘之乱以彦为御营统制彦曰：梟鸱逆子行即诛锄乃欲污我耶即称疾辞免时隆皇太后称制降旨不允彦因佯狂乞休致上复辟嘉彦忠义不挠差洮州主管沿边同安抚司公事未赴张浚公江浙荆湖川陕宣抚处置使奏为前军统制官太子少傅王请置使以分浚之权不许是日发建康。

杜充除同知枢密院事。

制曰：折冲制千里之师莫大先声之振文武作万邦之宪允赖全德之良朕忧未济之难思得非常之佐永怀人杰久去朝廷辍兹销钥之严付以枢机之重具官某刚明不挠沉鸷有谋徇国亡家得烈丈夫之勇临机料敌有古名将之风比守两京备更百战夷夏（改作中外）闻名而禘虎气兵民趋死而一心与其统方面而保国都孰。若委腹心而还廊庙庶仲尼既用齐人悉反於侵疆随会来归晋国永无於群盗副於虚位时乃之休。

赐杜充辞免不允诏惟今日之事在於审观机会先立规模度吾足以胜彼与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资兼知勇识沿古今兹予付尔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然後用之者也。岂朕私意哉！奚累章过为逊避朕言不再勿复重陈。

赐杜充第二辞免不允批答朕遭世多艰临川望济求贤靡获当馈兴嗟以卿负天下之奇才明古今之。

大略两京之绩四海所闻兹擢预於折冲庶稍宽於忧顾朕志定於召卿之始卿谋

期於弼朕之成众宜不允。

杜充留守京城以绝粮遂赴行在既至除同知枢密院事。

二十六日壬寅隆皇太后迎养宗庙及省部百官赴洪州诸路公事皆赴洪州与决

。诏曰：朕属时多艰涉川未济念边隅之震扰慨国势之抢攘将兼总万几则军旅之政在所先欲专意五兵则邦家之事不可废盖文武一道固无任用之殊而军国异宜容简经常之务必有救弊之策以为戡乱之方今则因时变通随事参酌合三省枢密之任总百官庶务之繁爰命迓臣俾行厥职。若征伐财用之大计与赏罚选任之至权悉属行营具关联听既获亲於戎律亦无废於邦经庶振大威稍平多垒朕已躬请隆皇太后率六宫往江表其行在有司非预军旅之事悉俾从行仍命李邴权知三省枢密院滕康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从卫前去应军旅钱谷差除等事咸总於行宫其常程有格法事务及四方刑狱奏案吏部注授差遣整会功赏举辟之类并隶洪州三省枢密院播告中外咸使闻知。

李邴滕康制曰：（旧校云：是制汪藻撰）朕眷留近甸规复中原载惟南国之奥区宜处东朝之严术乃令近弼恭扈遐征既专留钥之权仍部行台之政具官某刚明而沉邃敦实而裕和谋谟为至治之基议论得大臣之体延登未久已闻魏相之有声委任虽艰所赖姚崇之知变兹属中危之会尤须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辍从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长乐之宫以日承於温清分周公之陟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还廊庙。

赐李邴不允诏。

朕方排难而解纷未暇宅中而图大乃眷重江之阻实宜慈壶之居爰辍辅臣往司行省以卿负古人之学有当世之才比擢预於政机坐收还於肆柄详观底蕴尤见典型兹权中外之宜实付安危之寄是为分陕咸谓得人奚未喻於至怀尚力辞於成命往图经济用释顾忧。

八月刘光世驻军江州。

初王德受韩世忠节以追苗傅刘正彦也。世忠喜德之勇鸞欲使归其麾下乃使心腹健将陈彦章图。

之德与彦章适会於信州同谒郡将彦章进揖德颇倨彦章不平之拔刀敕德不中德夺刀杀彦章就知州请械德诣阙听旨送郴州编管次长沙诏趣德还适会刘光世克九江奏留德复统故部。

溃军刘文舜屯於舒州。

刘文舜率众犯舒州通判权知州事郑严濠州人也。遗人致书以礼待之文舜喜遂入城秋毫不扰严申朝廷朝廷命以官并赐袍带鞍马文舜一行皆喜文舜用事人王德仁字德一亦授通直郎。

王庶罢节制六路军马。

王庶失处安府自陈待罪至是命下遂罢归田里庶归王似代领节制使。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三十校勘记。

滋乱长寇（应作滋长寇乱）忘援中夏（忘一作志）备御无策（策误作素）想亦厌为暴客（客误作露）逆党苗傅等（脱党字）衔愤未摅（衔应作忠）士亡死节之谊（亡应作忘）奋激忠勇（勇误作男）俯仰屈信以利形（形误作行）俟其如今日维扬之变（脱俟字）务从宽贷（贷应作宥）窝里け（け误作作呕）屯於确山一带度夏（确误作确）乃以本部兵数万去为七军（七误作己）兵民矢死鹞心（矢误作趋）而还之廊庙（脱之字）杜充留守京城以绝粮遂赴行在既至除同知枢密院事（此系错简应在杜充除同知枢密院事一条之下另行不提格）恭扈遐征（遐应作进）。

●卷一百三十一

炎兴下帙三十一。

起建炎三年八月二十日丙寅，尽闰八月十四日庚寅。

二十日丙寅隆皇太后至洪州。

闰八月一日丁丑朔吕颐浩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充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皆御营使参知政事王御营副使（旧校云：费袞梁溪漫志云：建炎初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而废左右丞）。

赐吕颐浩辞免不允诏。

敕颐浩省所奏子辞免恩命事朕惟有不世之略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济非常之务卿迈往之气绝人之资泽加生民勋在王室兹已试之效也。故去国未几靡人不怀乃者申敕使轺趣朝行阙召见便座博询嘉猷忠诚慷慨议论明辨兹用延登亚保之位复畀司之权卿不前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盖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势非卿孰安卿其慨然为朕力图所以兴复者兹卿自许而亦朕之所期卿者也。区区小廉以待常士而已岂足为卿道哉！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溃军辅逵降於王燮。

辅逵扰於楚涟水之闲朝廷以王燮为淮南招抚使以讨群贼逵欲受燮招安乃谕其众曰：当竭力取涟水南寨得寨则受招安众皆诺遂攻南寨寨在清河之中流狭而长逵令斫木为筏并力攻之拔其寨大肆剽掠然後诣燮降。

十四日庚寅宫仪及金人战於密州军败李逵吴顺以密州降於金人。

宫仪经夏与金人相持屡经战未有大胜败七月仪屯於盘石河在密州之南八十

里分屯於常山王庙去城二十里金人於密州之北三十里时时遣人在城下招密州降李逵吴顺曰：今南有宫仪北有大金安敢投拜。若能破宫仪即日投拜如不然或宫仪破大金军亦降宫仪今孤城无援唯强是从金人主将特木也。（改作特默万户然其言遂不为攻击专谋破宫仪矣。南门外虽坦途然两边皆山在二十晨之闲有常山王庙仪以兵挖其路金人乃言宫太尉马军五不能当我之一然步军差胜於我我之步军十不能当仪之一仪闻之以为然金人不时出兵转城而南。

侵常山王庙仪兵御之金人佯。若不胜而退去以为常凡月馀仪之军皆以金人为易与耳金人知仪众皆懈至是马步齐进马军则方在前战马军少歇步人齐进而马军两翼亦进仪兵不能当皆两边奔山高处金人以马军径趋八十里直犯盘石河大寨仪犹不知众皆崩溃仪及刘洪道奔九仙山金人进逼之仪及洪道以馀兵数千奔海州渐至楚州。又为郭仲威所败乃迤邐至真州仪兵已败金人责李逵吴顺如约逵顺遂以密州降於金人後逵为顺所杀仪至真州得旨转两官遥郡刺史其转官遥郡制曰：胜敌而擒兹为妙算闻功则赏岂限常规矧转斗以猝然决重围於俄顷忽而不录何以示公具官某胆略沈雄神锋警捷独出万夫之上亲更百战之馀比缘疆虏（改作敌）之师篇蹂全齐之地过城辄下连壁方坚汝扬貔虎之威尽复金汤之固爰峻加於显秩仍升刺於大州勉建奇功更图茂渥洪道至朝廷言仪在京东时事仪自缢取首级送行在其将蔡清耿安皆槛送行在拨其军隶王燮洪道以向大猷同赴行在言大猷受金人伪命知青州其出榜文多指斥有反状明白大猷伏太罪遂斩之。

胡寅上万言书（旧校云：按宋史建炎三年寅上疏凡数千言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其疏见本传并非此书。若此书乃绍兴二年五月後应诏所上者不在建炎时也。）。

臣昨於闰八月一日观诏书以敌人侵袭备御不给遂有移蹕之意左顾荆鄂右赵吴会安危利害下问群臣臣时骇然不意清问及此何者以陛下自钱塘未幸江甯也。诏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甯以旧都之名符启建之议改为建康也。有诏曰：天人允属兴邦正识於宏规矣。继而深惩维扬之祸立遣奉隆太后以六宫及百司不预军旅者之南昌有诏曰：朕与二三大臣帷幄宿将坚守不动誓言以死答群生矣。前後三诏不出半年之闲而立言措辞不同如此臣所以畏惧疑惑卒无以上对退而伏念至於旬时陛下以安危利害询於在庭苟或虑之不精计之不审以害为利以危为安则其负诬神明迷误社稷罪在不赦辄倾愚见不避诛死泛论建炎谋国之失而陈陛下留神省察幸甚臣闻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臣今所陈不免追咎既往者盖谓建炎以来有举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复收人心而图存则既往之失不可不知。

不可不改也。一昨陛下受渊圣皇帝之命出使河北二帝既迁则合纠率师徒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祥太子不复归覲宫阙巡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众口南巡淮海偷安岁月虏（改作金）人深入陕右远破京西漫不治兵略无捍

御盜賊并作一切招抚无辜之民肝脑涂地故怨气上触日昏无光飞蝗蔽天动以旬月方。且制造文物糜费不貲猥於城中讲行郊报朝廷之上自谓中兴虜（改作敌）骑乘虚直才寿行在匹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闲。又复流血逮及反正宝位移蹕建康不为久图百度颓弛淮南宣抚卒不遣行自画大江轻失形势一向畏缩惟务远逃军民怨言如出一口存亡之决在於目前凡此节次十数条皆所谓举措失人心者了自古兴亡固不足道。且以中兴而能存者道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越句践汉光武唐肃宗皆中兴贤君莫不能任贤使能修政事治军旅而其奋发刻厉期必有成者则。又本於忿耻恨怯之意不能报怨终不肯已所以光复旧物名称中兴未有承衰微之後继断决之馀切切焉固陋以为荣施施焉苟。且以为安而能长久而无祸也。臣尝计天下事今可谓多矣。请得举而论其要尤在於修政事备边陲治军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赏罚理财用核名实屏佞谀去奸慝十事而已今政事未修也。何以富国强兵边陲未备也。不闻各行其是虑却顾论军旅同罢且不胜其任论人才则混不未得其真盜賊跨州连县而莫敢谁何赏罚昧於功罪而士气先阻大农当务足食而军无见粮名实当责成郊而类多苟。且左右使令岂无佞谀百官有司尚有奸慝天下之事所当留意不可忽者今皆悖理伤道如此而谓无以致天谴其可得乎！皇天谴怒於上矣。固当深思极虑而应之以实念十事之未当和气之未洽深自贬损以省厥咎至德也。恭承祖庙以致中兴至孝也。此之不图而姑务俭素之小节肆宥赦之小惠此岂承天之道也。哉！故曰：陛下未得其道故也。今陛下欲承天意以求治当先自此十事始十事既得其当自反而昭德塞违以明示四方使中外咸知陛下求端於天之意如此其切不徒於虚文则民悦於下矣。民悦於下天悦於上变祸为福。又何难哉！臣窃以当今之势揆之将欲更此十事宜无甚难然恐陛下未得其要耳故臣愿言之所谓修政事者何也。臣谨按春秋鲁成元年王师败绩於茅戎先儒未。

有说也。牙谓王国之大宜无不服而茅戎小族至敢逆命王师伤败故圣人疾而哀之以见四夷盛而（删此四字）周道衰矣。至此极也。今政事之大有甚於四夷（改作敌国）强盛而兵革不振者乎！鲁僖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说者以谓卫方有难同姓诸侯义当救恤鲁为卫戍深得救灾之礼而公子买以君命出戍乃敢违命而不卒事使鲁有阙。若以法论之则是乏军兴矣。岂不可罪今政事之大有甚於爵禄与人而人莫敢用命者乎！外夷入寇（改作金师深入）长驱郊甸七八年矣。两宫远狩九庙为墟天子蒙尘越在草莽而戎狄（改作金人）犹以为未足也。正欲饮马长江投鞭中流以快其志中国惴惴焉奔命之不暇将何以逞中兴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於此乎！故曰：四夷（改作敌国）强盛而兵革不振也。古之明王得操纵之术役使群动凡狙诈敕敌皆为我用其孰敢不力少不如意科罚随之矣。今朝廷欲济一事唯恐人之不吾从也。好爵以糜之甘言以诱之拜一大将如呼小儿刻印封侯亟於反掌初无杰士来应时须而办吾事者不过迎合所求以取名

位既得之则固以望望然有满志矣。尚肯自效邪及责其成功则曰：非我也。势使然也。岂理也。哉！此无他纲纪败坏振也。是犹可忍也。中兴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於此乎！故曰：爵禄使人而人不从命也。抑。又有甚焉者臣闻春秋以王命为贵以所出者重也。涣号一出四方万里。若风阡草偃之速其可朝令夕改无一定之计乎！朝廷出令则如反汗夫汗，岂可反耶昨日所行今日已变今日之论明日复改凡百执事相顾睥睨无所适从以致败事者职此之由也。今年以来大政几变矣。内则立修政之司外则开都督之府今日讲议面明日召还庙谋成算其果安在今既欲举大事盍先计策当安出设以为疑则议之於早虑之於初成算已定而後施行不然既而悔之亦无及矣。盍早图之此尤修政事之大者也。所谓备边陲者何也。《传》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国无不大疆场之事不可忽也。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墙之隙坏谁之咎也。卫而恶之其。又甚焉勇夫重闭况国乎！。若敖冒箠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初土不过同终大通於上国慎其四境故也。谨按春秋书梁亡者其说曰：梁自亡也。梁伯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寇至则去之民惧而溃遂并於秦圣人伤之盖哀梁伯之不虞而深讥边鄙之无备也。。

又按春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楚人入郚盖楚初无必取莒之意而莒不为备以自取败故楚人得而入之而国遂以亡此亦不备不虞之罪也。故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预备不虞善之大者也。恃其陋而不为备故浹辰之闲楚克其三都远略以为後图者甚可怪也。长江千里襟带形胜风波涉茫自古至险用武之图可不先议藩篱以固吾圉楚子为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左氏讥之以今天下荡荡数千里而敌人欲至即至。若入无人之地此何理也。齐侯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楚国区区犹各守疆场今外敌之来恬置而不问可乎！今国步虽日蹙譬人之身瘠甚矣。而血气未动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复兴有夏越王楼於会稽变能以其国霸何者得上策自治之道宜其能复兴也。夫岂无备而能复兴乎！长江唇江南者国之齿唇亡齿寒其理明甚金人遁（改作去）三年矣。边备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数十州地方二千里孙权以来恃以为障塞者今不过置二三镇抚使以处盗贼一旦有急安知不并力助桀为彼先驱形势藩篱何所赖焉寿春淮甸尤为江左形势要害之地昔李煜叛命以周世宗英主犹屡困坚城之下旷日持久仁瞻病盞仅能克之寿春既破而江左摇矣。以是知淮南为江左根本明甚而况淮甸离散之民苟不经略其地劳来安集则随军实而长寇讎祸至无日矣。叔弓园费弗克平子怒而执费人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鲁《史记》之言犹在耳况今天下之势而可忽耶伏惟陛下念春秋梁亡之戒悲莒溃入郚之事谨严边备坚守淮甸挖其要害

快马奔平地宜无难者。若牵於将帅之论惑於矛盾之说退避藏匿狼狽不振则陛下虽有求治之志变无益矣。臣所谓当修边陲以承天意者。此。

也。所谓治军旅者何也。臣闻治国之道莫先乎！兵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故臣谓今日之事无先於治军旅者而军旅之事大要有一曰：选将二曰：练三曰：教阅何谓选将志有之安边陲立功名在於良将不可不择。又曰：将不知兵以其卒与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臣谨按春秋书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於大棘宋败绩获宋华元或者曰：宋不能择将举三军之众付之不知兵之人故临战而屡败。且以为其败诚宜而无哀悯不忍之意获宋华元者言见获之易。且言其当然也。将者国之存亡所系以汉高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而高祖亦自知其不如韩信故举大将之权一朝而拜之诸将不以为嫌大臣不以为过者足以胜其任也。今王室危甚系诸将是赖当得知兵慷慨之士付之重权庶能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习战斗内不能与士卒同甘苦而得群下之死志外不能服夷盗（改作敌国）而书尺寸之功平居恣睢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先奔溃，岂不痛哉！此臣愿选将也。何谓练古者良将於军政日夜整齐而振饰之如农夫之务去草焉凡老弱游惰一切去之故皆健而能战臣谨按春秋书大者四虽各有讥刺其义不同然亦善其能留意军政故详书之抑以见不教民战而充之者甚可惜矣。而继以甲午治军意者虽平时不闲习军政至是师出而後简亦犹愈於终不治兵者矣。故谨书其日以详备其事而。又书秋师还以善之以见是师之出已成军旅及其还也。宜无丧亡之忧全师而发为可嘉也。祖宗豢养将士藩屏王室亦无废坠之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今朝廷微弱唯恃军旅国内空虚养兵尚众岂得已也。而偷惰冗食十常三四为将帅者以动摇军情为畏唯务姑息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比年以来殊未闻军旅之众能立效以报上者无他可用之兵无几而疲苴者。又不足以当敌人之锋故常败事为今之计宜无下纷纷之论而唯去之猝有抢攘之变驱以赴敌何患不能齐致死也。此臣所以愿练也。何谓教阅臣闻养兵以待一时之用则当素有以作其敢为之气教之阅之以习熟其见闻使其闲居无事军中有投石超距之戏则缓急可用也。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

之卒败晋师於必阨今议者不然每论此则以烦扰为畏呜呼贾而欲赢而恶器乎！臣谨按春秋八月壬午大阅阅者阅习军马教战阵之事也。去古既远司马九伐之法四时振旅之事已不复见鲁小国耳犹能大阅未必有意复古变能不废军旅之事矣。故特书时月与日而善之其他狩未有书日者也。今养兵虽众独不闻暇时以教阅为事者诸将守文不过春秋二阅而已进退坐作旌旗铠仗之事恬不习熟此犹足恃以为固耶厕威大臣权要拘占役使动以百数军政一坏缓急之际何可复理战而不捷彼之肉其足食乎！此臣所以愿教阅也。三事者军旅之急务牙故曰：论军旅则疲而不胜任者。此也。伏惟陛下览华元之奔核念狩之唯谨知治兵之无忽思大阅之当

法每选将则当如汉高祖之用韩信彼几败乃翁事之腐儒不知兵之武夫不能得士卒之欢心者绵勿用每练则愿以魏公子无忌救赵为法彼老而不可用少而未可用鰥寡孤独废疾皆无所养者省去之每教阅则当以王翦治兵孙武试兵为法彼失伍离次败群乱众申令不肯从者必罚无赦三者毁备则军政已立。。若夫转饷餽鬼粮簿书钱谷之责则有司存可次第而举臣所谓当治军旅以承天意者。此也。恭惟陛下神武天锡圣学日跻有拨乱之略有驾馭之才有恭俭克己之诚有仁民爱物之义夙兴夜寐力图兴复真有意於为治矣。自星变後敷求说论至诚恳恻上格穹昊以臣不肖谬罄所闻仰奉天听故详及外政之十事而。又终之内政之二言呜呼吉凶由人，岂有常象在人君应之何如臣窃谓应天以实之事不过如此矣。伏惟陛下俯听刍蕘之议深惟格正厥理以幸天下臣将见迎两宫之回銮奉六龙而息驾九庙安百姓休息四夷稽首诸番听命效验可必。。若夫灾为福天其或者安知不在此时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幸甚。。若夫臣文词鄙陋言议浅劣则。又非陛下所以求直言之意是以辄肆其狂直少效区区爱君忧国之诚而不敢自疑干冒明威伏须罪诛臣无任云：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讴校刊。

※卷一百三十一校勘记。

屡经战未有大胜败（经字衍）金人屯於密州之北（脱屯字）马军在前方战（误作马军则方在前战）马军少歇步军齐进（歇一作却军误作人）矧转斗以咄嗟（咄嗟误作猝然）乃扬貔虎之威（乃误作汝）更图茂绩（绩误作渥）多有指斥（误作多指斥有）以陛下自钱塘来未幸江甯也。（脱来字）兴邦正议於宏规矣。（议误作识）立遣使奉隆太后（脱使字）今复欲收人心而图存（复欲误作欲复）各称中兴（各误作名）大农当务足食（大农一作农夫）以见四夷盛而周道衰矣。（矣。字衍）是犹可忍也。（忍也。一作忽耶）莒恃其陋而不为备（脱莒字）用武之图可不先议藩篱（图应作国）瘠人之身瘠则甚矣。（脱则字）深惟格王正厥事之理（误作深惟格正厥理）。

●卷一百三十二

炎兴下帙三十二。

起建炎三年八月十四日庚寅，尽十月二十三日戊戌。

李成遣人诣行在受招安未回复反。

李成在泗州声言愿归朝廷因会去司杜充老小於汴河杀二万馀人皆尽不敢赴行在朝廷闻之遣人斋文字往招安成大喜待使人甚厚成欲遣人随使人赴行在军中皆恐惧不敢行有张琮者安肃军人语言稍辩利略知书能讴小词成之将佐会饮则置琮於坐隅令讴词助欢军中号为小张，於是军中将佐皆举琮行成遂命琮琮亦愿赴行在乃具受招安之状随使人至行在宰相吕颐浩引问琮琮具道成不敢负朝廷愿招

安之意颐浩喜授琮秉义郎令招成赴行在琮曰：琮不愿为秉义郎俟琮再往李成军中宣布圣上德意及具道庙堂威望招李成同赴行在琮元是安肃军军学学生愿乞一文资恩泽颐浩尤喜乃授以承务郎。且曰：俟尔干事回当迁官升加职名遂斋文字复往招成未至泗州成已复反琮遂归琮以承务郎受温州监酒而去初成令泗州进士许道作谢表有曰：恨非李广之无双愿效颜回之不贰有旨为文人婉顺先发赴行在行至滁州白塔寺成回遂复反。

京城副留守郭仲荀至行在。

郭仲荀为京城留守也。人皆缺食粝米一升糶钱四五千虽有钱而无米有以米煮稀粥卖者置於高屋之上先约钱二百文许之上屋然後以衡粥汤少许与之不然则为众人所夺矣。麻碎如三指阔卖钱二百文非强者不能买也。至有人家做饭邻家窥其烟火测其将熟倒壁而入求少饮汤与老者润咽喉而彼亦数世邻居之故义不可却分数点而畀之人作过者愈多仲荀治事自凌（删此字）旦抵暮无休息时斩杀每日不可计数乃自京师赴行在都人随而行者数万离京城三四日有物可买人始得谷食至是到行在自此京师人来者遂绝矣。。

程昌为京城留守上官悟权京城副留守。

程昌初为吏部郎官上在扬州会昌知蔡州有进士陈味道顺昌人与昌在学舍同笔研有契是时顺昌府郭允迪已投拜金人故遗味道诣蔡州说昌味道至蔡州以刺谒昌昌同州官风之味。

道叙拜礼昌因留早饮置酒五杯而昌使人物色纸被内有檄文昌大惊即招州官聚厅使拥味道至庭下以不忠责之味道祈哀昌曰：昌与公虽有旧然事君之义固不当徇私以木驴钉之即日凌迟於市至是除京城留守。

金人举兵由淮东淮西两路入寇（改作来侵）。

金人举兵江淮两浙民皆惊恐无人以却敌保境之策为献者先是起居舍人胡寅字明仲上万言书论天颐浩不喜而罢之故天下之士皆箝其口矣。。

车驾幸平江府。

杜充留守建康。

上幸平江府以杜充为建康行宫留守留中书省印付充令王燮韩世忠等兵皆听节制。

邵青受招安为沿江措置使司水军统制。

初邵青以舟船扰於楚泗之闲。又有丁立者同为首领是时洪泽罗成亦以舟船扰於楚州涟水之闲为邵青丁立所并青立後受江东制置司招安以立为统制青为统领杜充防守建康也。以青为沿江措置司水军统制。

车驾复幸杭州。

周望为荆湖江浙宣抚使守平江府。

周筮书枢密为荆湖江浙宣抚使陈思恭巨师古曾师张守忠兵皆听节制。

二十四日庚午李成据滁州。

金人初有举兵之报知滁州向子弃州治入琅邪山寨犹虑势力单寡不能保守闻李成屯在泗州乃移书招成共守山寨成方未有所向得书欣然鼓行尽虜泗州强壮由来安县趋滁州，或谓子曰：李成包藏深险不可测，岂可放入寨中子亦悟遂不纳成怒曰：汝移书招我远来置不见纳。且糗粮不具是貳也。貳必有谋乃令诸军措置攻寨遂率兵入滁州。

兀术（改作乌珠）请於黏罕（改作尼堪）自东平归至云：中窝里け（改作鄂勒欢）目（改作栋摩托睚滨州北归燕山留拏懒（改作达兰）守山东後拏懒（改作达兰）移屯潍州试举人於蔚州辽人应词赋两河人应经义张孝纯充主文忻州进士孙九鼎为魁黏罕（改作尼堪）禁隐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枢密院河闲。

府为河北东路真定府为河北西路平阳府为河东南路太原府为河东北路去中山应源信德河中府名复旧州名去庆祖庆成军名复旧县名改安肃军为徐州（以境徐河）广信军为遂州（以昔乃遂城）威胜军为沁州（沁水之源亦旧名也。）顺安军为安州永甯军为甯州北平军为永平县乐寿县为寿州肃甯城为录甯县为（删此字）元帅府（删此三字）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法者死刘陶知代州执一军人於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後贼将韩常知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依旧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於家无敢出焉（删刘陶至此入十五字）领燕京枢密院事刘彦宗以病死并枢密院於云：中除云：中留守韩企先为相同时立爱主之黏罕（改作尼堪）以彦宗之故命其子芳筮书院事黏罕（改作尼堪）以通事高庆裔知云：中府兼两京留守西路兵马都部署兀术（乞讨作乌珠）请於黏罕（改作尼堪）及窝里け（改作鄂勒欢）乞提兵寇江上从之以女真万户聂耳（改作聂呼）银术（改作尼楚赫）拔束（改作博索）渤海万户大拏不也。（改作托卜嘉）汉军万户王伯隆及大起燕云：河朔民兵付之。

兀术（改作乌珠）率众寇（改作入）江南。

节要曰：靖康之初金人初寇（改作薄）京城时在内则城高池深兵食兼足在外则诸路勤王之师雾合云：集四方忠义士虽素不预军籍亦皆横身挖腕自备器甲效命登先图报国家二百年之德泽者朝廷以天下之势当一乌合深入之寇（改作敌）亦未足为虑也。复苟纾目前之急不顾日後之患许割地以议和贼（改作敌）既（得志）去官军随之北行。若用种师道夹河三战之策则贼（改作敌）众无噍类矣。时以亲王宰臣在贼（改作敌）中使命络绎道路约束诸军不得少有（删此字）犯贼（删此字）至内邱有数骑辄犯官军已毙数人官军束手不敢擅动内有一卒不胜其愤辄击杀一贼（改作人）适会使命在军目睹其事马忠恐使命回告朝廷遂

斩其卒以徇。且傅首於贼（改作敌）以为笑以至於贼（改作敌）马尾相继随以出塞无敢谁何者由此勤王之师莫不解体故彼贼（删此二字）不逾半年复敢入寇（改作长驱而）至百雉戒严而天不勤王之师无向战之心者失於和之一策也。至京城之陷也。。若御驾亲征率军民整阵而出亦足以当贼（改作敌）突围而出亦足以脱贼（改作祸）矣。何哉！军民虽非愿战然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故韩信背水以破赵田单凿城以击燕是也。设。若不能出城但收兵屯於旧城一如守村寨然後遣使卑辞厚币许割地以退兵。且曰：舍此则有死战而无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军必有縋城得脱者但有一二人得脱则四方勤王之师定相传播无不知京城已陷御驾已出或御驾退保旧城如是则勤王之师孰不奋身赴难争先救主也。彼贼（删此字）虽有破城之势然内有决死之敌（改作战）外有必救之兵内外受敌苟不释去则与我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既破矣。，岂能整阵而战突围而出及退守旧城耶臣曰：不然盖京城与边城之异也。边城（改作敌）之盛也。所恃以为命者惟城池而已城池既失众寡不敌不为贼（删此二字）降则为贼（此二字改作被）害矣。而京城侍卫之兵守陴之士不下十万而黏罕（改作尼堪）窝里孛（改作干里雅布）两路之兵共无六万至如城破其势非不足以拒敌也。何必渊圣速出见贼（改作敌）也。譬。若御驾亲征遇贼（改作敌）於路则亦无城池可依便当弃六军以单骑入贼（改作敌）阵愿议和耶而城陷三日之闲渊圣已幸贼（改作敌）营不惟城为贼（改作敌）陷。又。且自无其朝廷也。由是在内军民在外勤王之师已成失国之人矣。孰有御敌之心哉！此失於和之策二也。至建炎三年春黏罕（改作尼堪）之犯（改作袭）扬州也。时御营之师必有十万而黏罕（改作尼堪）止有五六千骑自建炎二年秋九月离云：中下太行渡黎阳攻澶濮山东诸州郡以至犯（删此字）扬州可见疲劳之甚矣。此强弩飏风之末不足畏也。兼是时河北州郡尚有未陷者山东州郡十陷二三人示安粮道未集寇盗[B227]起而不顾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见我知之甚也。（改作。又有可乘之势也。）时。若我师乘其远来新至行列未定而击之可也。或则深池坚壁拒而勿战以挫其锐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奇邀其出掠者彼万里孤军後无委积忌於相持利於速战不惟粮道不继。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贼（改作敌）循必矣。俟其既遁袭而击之舍而纵之皆可也。而乃望风之际车驾渡江六师自溃为贼（改作敌）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之一也。至是兀术（改作入）江南也。朝廷，岂不知虏（改作敌）所利者骑也。我所利者舟师与步兵也。江淮之地骑得以为利乎！此皆骑之危地也。舟师步兵之利地兀术（改作乌珠）有知丰肯置身於此耶时。若御驾亲征诸路进讨兀术（改作乌珠）之头必献於阙下矣。而复望。

风之际车驾泛海朝廷自散为贼（改作敌）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之二也。凡此四者非虏（改作敌）之善乃我靖康之两和建炎之两退自所致也。观真庙之

时值契丹萧后入寇澶渊。若真庙不战而和不战而走则景德之役已有今日之事矣。
。。

靳赛降於刘光世。

靳赛猖獗於淮东也。上命刘光世讨之光世先遣使臣许彦正斋檄招安赛既闻之与其徒以礼迎彦正愿受招安遂引兵诣光世光世就令赛统其所部军人人皆喜。

权邦彦叙复宝文阁直学士知江州。

初权邦彦守东平府金人犯境邦彦弃其家出奔降授朝散大夫至是叙复宝文阁直学士知江州制曰：遇敌而致澠陵之奔孟明有罪毁家而纾楚国之难令尹为忠我有藩臣尝隳城守已正简书之坐当还符竹之分某顷典大州适当强虏（改作敌）既尽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虽徐庶思亲何胜方寸之乱而真卿委郡不废朝廷之归在国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悯付兵民之重寄专江汉之上游式遄其行尽复尔职无怆家庭之祸当思王室之忠。

诏亲征。

上初欲幸明州用吕颐浩计复还杭州乃下诏亲征百司有到曹娥江者有到钱清堰者御史中丞赵鼎力谏以为众寡不敌不可以战不。若为避狄（改作敌）之计会有边报至遂复召百司回越州市井闲不时虚惊有云：番（改作金）人已到者腰棚瓦市至有夺路而出被践踏而死者。

韩世忠驻军於镇江府。

命韩世忠驻军於镇江府备江也。。

范宗尹参知政事。

范宗尹靖康中为谏议大夫金人犯阙（改作攻汴）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关以献议者短之就城陷宗尹衣契坏衲衣如贫穷人奔藏於闾巷闲二帝北狩宗尹至单衲衣如贫穷人奔藏於闾巷闲二帝北狩宗尹至单州诣元帅府迎请建炎初臣僚言其专主和议罢之至是复召为谏议大夫除参知政事。

是月闾奉宗庙神御至濠州不得入城而去。

闾奉西京会圣宫神御以秀船由蔡河而下至濠州知州孙逸闭门不纳曰：我放宽步军司闾王臣也。逸曰：太尉虽王臣而逸不识太尉面目今太尉率众而来逸为濠州军民老小计则不敢开门曰：

奉宗庙神御经由城下足下为朝廷守臣宜率州县官出郊以拜也。逸曰：今日之事军旅之事也。太尉。若实奉宗庙神御经由城下逸谨当权撤戎服具朝裳率州县官从城下望拜之，於是望拜於四望楼不能夺遂引去。

十月十五日庚寅李成陷滁州琅邪山寨杀管内安抚向子及州县官。

先是朝廷以敌国侵陵许州县居民自为保守知滁州向子修子城治楼櫓欲为守御，或谓子城周匝无三里许。且西南接幽谷诸山下瞰城中。又龙兴寺与端命殿

基去城才数十步。若於此立驳可抛至城中心子不从於龙兴寺下堰断河水使壅遏环绕城下河乃山涧连日水猝暴涨堰不可筑筑或为水所损者屡矣。子坚欲作堰令三县民户输财雇匠叠石穿孔贯以铁汗谓牢不可破而秋雨连日水暴涨堰坏子知堰不可成乃以琅邪山寨叠石为郭上施女墙以开化禅寺为州治用土豪张仲宝为将仲宝字子贤有膂力时人谓之小张飞子勒令近城二十里内居民悉般老小入山寨时五营军兵二十余人及府库案牒悉在寨中李成怒子闭门拒已也。遂令诸军攻击昼夜不息子作书遣僧官智修与成通好请犒军而退成不从攻之益急寨中唯有涧水细溜不多不足以供数万人之食人皆食炒米往往乾渴而成病军兵与强壮之民多缢城遁去鸦嘴山高而。又逼城贼乃掘鸦嘴山及运柴薪填叠其坳陷处倏忽与城平贼遂登城大肆杀掠沟涧流血子被执送成所成命取州县官作一处拘之乃拘於州仓之侧仲宝率数十人自後山出奔为伏路者所执成留以为将尽取强壮入队根刷公吏用为统制将吏。又十馀日贼逻卒获山寨中子遣出斋蜡书告急者成怒杀子州县诸官。

遗史曰：成在滁州军容甚整录官员秀才许陈利害者虽一句可采必育之於心而不忘每发一言必中理或问成天下何时可定成吟哦而言曰：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问者心伏而退呜呼怪哉！。

郭仲威降於周望。

郭仲威既破淮阳军即渡楚州渐由高邮至瓜洲欲渡镇江闻杜充治兵建康仲威尝受充借官故惧之乃由泰州入通州渡江至常熟县时周望以宣抚使在平江遣人招之遂率众人平江诣降有众万人望。

以为统制时号为郭大刀。

二十二日丁酉王彦驻军兴元府。

二十三日戊戌金人陷寿春府。

金人陷寿春府兀术（改作乌珠）以大兵进趋泗上留周太师以兵戍寿春。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三十二校勘记。

求少汤饮与老者润涸喉（汤饮误作饮汤）为建康行营留守留尚书省印付充（营误作宫尚误作中）及削发不如式者（式误作法）去庆阳庆成军名（阳误作祖）效命先{人豆}（误作登先）官军避之贼以为笑（脱官军二字）以至与贼马尾相继随之出塞（与误作於之误作以）田单凿地以击燕（地误作城）所自致也。（所自误作自所）。

●卷一百三十三

炎兴下帙三十三。

起建炎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戊戌，尽十一月乙巳朔。

张浚至兴元府奏乞车驾巡幸兴元府。

奏曰：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臣顷侍帷幄亲闻玉音谓号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惮万里捐躯自效，庶几奉承圣意之万一谨於兴元理财积粟以待巡幸愿陛下凿輿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後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势斯可定矣。。

十月二十三日浚抵兴元命幕客王以甯作文代祭诸葛孔明曰：某以菲才误膺圣训出将使指顿辔汉中旁观定军之山平生师仰之地适有行役祇谒未遑谨遣属官致祭於祠下恭惟我公学贯天人识该今古沈机妙思典刑制作之闲（阙）盖尝玩孟德於掌中妻仲谋於江上大勋未集宾天而仙俊魄英魂归侍帝所青山折云：覆此灵骨至於今千五百年樵丁牧子咸再拜於阡陇牛羊践履不敢入於疇畦呜呼岂惟神物护持盖子思子之言曰：惟天下至诚惟能尽其性以之参天地育万物终乎！基天其渊无声无臭者其惟我公之道德殆所谓无闲然者矣。某也。後学安能识公目披旧史耳剽前闻服膺师门二十年於此矣。今皇帝遭时孔艰访於落止将即梁洋之地渐为恢复之图某虽巽懦不武而愤敌凭陵忘身殉国不暇量力慨然请行是以在此载惟我公负王佐之才抱王佐之学时命不与斋志空山今也。不然虽鼠窃狗偷肆行於海而奸雄大猾不敢发於山林其故何哉！宋德在人泮肌肤而沦骨髓皇天眷命支百世而卜万年此某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呜呼某为何人言敢及此亦不可谓无其志也。。。若夫教诲之诱掖之左右辅相之某将斋栗有祈於师门公虽在天谅闻我言亦复恍然惠以尺寸翼我坠颠庶无罪疾涉於天渊某不敢慢奉以周旋尚飨。

二十五日庚子金人陷黄州知军州事赵令{山成}死之。

先是张用在光州境内沿淮木寨上下占百馀时尽收禾稼入木寨中蓄积甚丰无退去之期光州患之至是金人欲取黄州渡江以精骑五百直冲其寨用之众数十万悉奔散金人遂焚积聚径趋黄州一夕而至。又一日光州始知之金人焚不尽者光州般。

入城知黄州军州事赵令{山成}三月闲丁母忧解官居建昌军七月起复再知黄州八月到官先是权州蔡通判奏乞移治武昌令{山成}到州之三日奏下从所乞乃移治官吏军民在武昌县十月戊戌金人以辰刻犯（改作至）黄州射木凿头箭入城守卫排军晏兴拾箭遣习水兵潘明浮江过武昌报令{山成}视箭而惊曰：虏（改作金）兵也。夜半以官兵渡江入黄州连夜上城为守御之备金人纵兵攻城庚子城陷令{山成}在城之西壁被执行至城东地名土门子金人就坐说诱降令{山成}极口骂金人敲杀之军民被杀者不计数癸卯金人渡江尽绝甲辰晏兴同刘祥於竹林下寻见令{山成}尸载过武昌还其家收殮之权葬在武昌县吉祥寺遗史曰：先是靖康京城围闭赵令禕为鄂州通判部官兵在武昌县把隘京城失守阎仅以溃兵南奔犯黄州纵其下搔扰既退去令禕即渡江存抚黄州军民旋复回鄂州内人德之三月令禕以朝散大

夫直龙图阁改名令{山成}来知黄州五月诏修筑城壁令{山成}奉诏修城十二月方毕工会张遇{山成}谕令退去不从遇请令{山成}出城相见令{山成}往见之遇令取酒一杯饮令{山成}顾诸贼色有异必知酒中有毒令{山成}执盞谓遇曰：令{山成}知酒中有毒今为公饮之而死然所愿诸公不杀害城中军民言讫一饮而尽遇大惊曰：酒诚有毒方欲第二盞进也。姑以此一盞试公耳乃取毒酒泼於地地裂而有声由是遇与群贼皆重令{山成}之器识令{山成}以二宠妾赠遇使退去遇携二妾去至团峰而回自後丁进九朵花孔彦舟群寇犯境令{山成}皆御退之。

七泽孙伟（奇甫）子伏见十月二十五日金人陷黄州知州赵令{山成}执在军中累日欲命以伪官殴之北去令{山成}极口诋骂卒至遇害鯁烈之气至死不屈行道之人皆言之或者欲盖从贼渡江之愆乃云：令{山成}城降双谓已伪命然而贼南去之初有过黄州城见令{山成}遗<骨此>委於道左。又有同时在军中得出者能言令{山成}遇害时事如白日著不可诬但以令{山成}初乞移治武昌而武昌乃鄂之属县邑鄂隶湖北黄隶淮西朝旨既下令{山成}未尝关白两路监司此乃令{山成}矣。谓令{山成}弃城纳款非也。令{山成}既被旨徙帑藏过武昌未讫事闲闻寇至复提武昌兵丁北渡黄州迎敌不忠义者能之乎！兼令{山成}靖康初通判鄂州邸吏报伪楚遣使肆赦守将欲遁去。

令{山成}遂盟僚佐俟其至艰险杀使者焚其书闭关自守激扬之气坐客股栗鄂人悉知之尝闻熙甯中邕州守将苏缄骂贼遇害神宗皇帝赠以节度使庙食其州岭南父老至今能道其事自顷国家多难以来如令{山成}之死节者无几人今令{山成}尽室皆亡虽推恩无人可授。若用苏缄故事为无穷之劝矣。。又伏见金人渡武昌入洪州江西郡县闻风畏怖往往遂失臣节独分甯知县陈敏识与士民以死相誓斩其传檄之人并力拒守至今不下十二月闲土豪罗氏观望旁近事势聚群不逞欲杀敏识以附贼（二字改作应）敏识摘发其奸悉陆令陈规公安令程千秋皆以御寇论功擢领方面敏识之功实。又倍之今洪州未有守臣谓宜使知洪州。

乞建庙礼部状准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敕尚书省送到降授特进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魏国公张浚子奏臣据黄州状申据本州士庶父老汤政等状伏见建炎元年逆贼阎仅侵犯黄州当时通判鄂州赵令{山成}将带官兵在武昌县把隘阎仅才退即时过江收复黄州却回鄂州任所於当年三月内以朝散大夫直龙图阁知黄州到任当年五月内修城至十二月了毕至建炎二年正月初十日孔彦舟侵犯本州攻打城壁凡六昼夜保守坚固贼势沮退继而赵龙图会合五州都巡蒋宣赞前来解围杀散而去并前後累次盗贼丁一箭九朵花李仲张遇桂仲等侵犯本州城壁并皆守御保全至建炎三年三月内赵龙图丁母忧解官往建昌县住至当年七月内起复仍知黄州八月初十日再还到任当月十三日系赵龙图丁母忧去後权州蔡通判起奏朝廷乞移治武昌县是日奏下依所乞至当月十八日赵龙图将带本州官吏军民渡江往武昌县至十

月二十三日辰时虏（改作金）人犯城箭射入城内守卫排军晏兴拾得虏（改作敌）箭遣习水兵士潘明将箭浮江过武昌县报复赵龙图於当夜二更将带官兵自武昌县渡江回来黄州连夜上城摆布守御於当月二十五日巳时番贼（改作金兵）攻破州城就西边城上捉龙图去城东地名土门子就坐赵龙图一向高声叱骂云：番贼你甚物类如何敢犯大宋州郡杀害生灵真是畜生禽兽连声叫骂我（删云：番至此十字）誓死不屈其番贼将酒与饮挥盏掷打云：我不饮番贼畜牲之酒褫去凉。

衫欲换战袍。又骂云：我不着番贼畜牲之衣番贼称将与你好官。又骂云：我不受番贼畜牲伪命勒令下拜。又骂云：我有两膝只拜我祖宗当时见其难屈毁骂不已番贼（删其番至此八十九字）大（改作因）怒用铁鞭打赵龙图面额一下正当左额并连眼颊（删一下至此十字）血流被面赵龙图骂声愈高即令驱出向东竹林边杀至死骂声不绝同时遇害官员都监王逵打死在仓巷口判官吴源从事（阙）打杀在东门外上三县巡检刘绰（阙）从义亦打杀在东门城上并杀武昌吴县尉朱巡检并打杀使院人吏傅拱姜邵李实王仲李坚衙前母宰张恚等并一行兵使守城百姓打杀者不计数目至一十八日番（改作金）人过江尽绝二十九日排军晏兴同刘祥於竹林下寻见赵龙图尸二人舁到江边用小船载尸过武昌地名磨口分付与龙图宅眷买棺木收殓令晏兴等埋在武昌界内吉祥寺至绍兴五年吕誼周仲等具状经州乞赐保明申奏朝廷云：今来所陈赵龙图守城死节并是指实本州士庶兵吏等情愿乞就赵龙图死节之地建立庙宇岁时祭祀永为归向可备申特赐旌表赵龙图庙额施行本州契勘往年朝散大夫直龙图阁赵令{山成}知黄州时守城死节如白日明不可诬询之同时被虏之人後得脱出尚存者能言共详盖其方当被旨移治南岸才闻虏（改作敌）骑即时奋励一夜渡江入城御敌以婴其锋及城陷被执极口底骂至杀而不屈其节鲠烈之气凛然如在可获而仰黄人思之愿立庙宇尸而祝之出於诚心理实可从本州切恐岁月久远必致泯灭寂然（阙）白无疑申乞特赐敷奏俯从所请赐以庙额载在祀典血食一方少伸臣子报国之英魂永为後人忠义之激劝臣谨录进呈伏望圣慈特降睿旨施行取进止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依。

二十六日辛丑金人自黄州渡江取路寇（改作攻）洪州。

金人在黄州岸下得小舟其数亦不多乃折民居绞缚为筏以舟引之而行遂渡大江癸犯军马渡江尽绝取大冶县捷路不入兴国军径赴洪州是时刘光世驻军於洪州先遣统制王德以兵巡绰瑞昌县兴国军大冶县德闻金人兵过飞报光世。且持重无出兵光世遂止。

京城留守程昌留入京师。

知蔡州程昌留被命为京城留守遂领兵入京师既。

到仓廩皆空随行兵使食附行乾粮半月皆尽乃出城四外挑野菜而食。

诏亲征。

郭仲荀为浙东宣抚使军越州传崧卿为浙东防遏使军婺州。

岳飞败李成於长芦九里冈。

李成据滁州杜充命王燮征讨之燮以本部兵驻长芦镇整饰行伍取瓦梁路趋滁州留辎重舟船在长芦行之次日提点刑狱裴凜亲来犒军军戏行凜次於崇福禅院般钱绢堆贮满屋燮行之三日犹在瓦梁不敢进贼遣轻骑五百渡茅塘取盘城路夜行径犯长芦质明到长芦辎重军人犹睡未起无一上岸者遂急斫断缆开船而去贼遂入崇福禅院掠僧（以行）百姓百余人方索金奶衣物忽闻鸣锣声贼皆退去僧行土军被执者九人贼犹以马捶催督被掠人速行行至九里冈与岳飞相遇初燮之进兵也。充以飞为策应飞渡宣化镇闻有贼骑五百径趋长芦飞遂往长芦至盘城质之村人所说与宣化一同飞遂进兵疾趋九里冈贼之绰路者知官军由盘城趋长芦恐遏归路乃报长芦贼兵鸣锣促回至九里冈相遇飞击之贼兵尽殆夺被执人发回长芦有中刀者有中枪者数十人燮不至滁州而回会充促还建康遂归建康自和芦往滁州有大路二燮直行其一而不虞其他始贼至长芦凜在崇福禅院急登舟而去贼既退钱绢尽为郡人攘取一空。

十一月乙巳朔韩世清欲立赵令俊不克。

韩世清屯於斩州兵马州具官员军民状差官五员诣行在举请世清为斩州兵马钤命世清为斩州兵马钤辖斩黄光州兴国军都巡检使令五州应付钱粮刘文舜屯於舒州为淮西都巡检使知江州权邦彦令世清听文舜节制世清不从闻金人已自黄州渡江犯兴国军乃制黄衣请斩州钤辖赵令俊即位以黄衣披之令俊跳叫不从褫其黄衣世清之党强之令俊叫不绝口知州甄采同州县官止之世清方稍止采出榜示众曰：今日日旦望拜二圣因此官员思念二圣远在沙漠至泣下民方稍安。

知濠州孙逸以赴建康府稟议离任而去张宗望权知州事。

知濠州孙逸见防秋事急乃曰：当以军期事赴建康。

府见杜相公稟议遂交印与路分都监张宗望宗望权知州事是时兵马都监李择之当代而代者李择到州逸与择之偕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三朝北前边会编卷第一百三十三终。

※卷一百三十三校勘记。

某将斋栗有祈於师门（师应作公）庶无罪戾（戾误作疾）宴兴拾其箭遗习水兵士潘明（脱其字士字）金人就坐欲诱降（欲误作说）不计其数（脱其字）乃云：令晟以城降（脱以字）蒋宣赞兵马前来解围（脱兵马二字）李成（误作李仲）过武昌县报复赵龙图（复字衍）并连颞颊（颞误作眼）衙前母宰（母应作毋）并一行兵吏（吏误作使）地名磨口（一作樊口）随行兵使（吏误作使）兵马州具官员军民状（兵马下应有阙文）。

●卷一百三十四

炎兴下帙三十四。

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尽二十三日丁卯。

车驾幸明州。

车驾欲往明州而神舟不能过堰上命卫士曳之俄有班直十数人陋不逊语上命宰相吕颐浩冒雨着泥靴弹压之。且曰：班直平日教阅何尝有两箭上贴今日之事谁为国家死难者众皆无言颐浩曰：今虏（改作金）人侵陵国家兵势不敌自当避之，岂可不念曾家之恩而欲沮众班直理屈往往跳水而死。

中书舍人李正民己酉航海记（旧校云：此记见王明清挥尘三录）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车驾在金陵初一日下诏奉隆太后六宫外泊六曹百司之南昌命签书枢密院事滕康资正殿学士刘珣同知洪州三省枢密院事治有常程格去细务及从官郎吏皆分其半从行八月十六日隆登舟百司辞於内东门闰八月一日内出御笔以固地建康或左趋鄂岳右驻吴越集百官议於都堂群臣皆以鄂岳道远恐馈饷难继。又虑车驾一动则江北群盗必乘虚以窥吴越则二浙非我有乃决吴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吕颐浩为左仆射杜充为右仆射继。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抚使留建康府沿江诸将并听节制十四日从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车驾离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学士张守签书枢密院二十四日以签书枢密院周望为江南荆湖宣抚使驻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颐浩不可离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从官以下先发初五日车驾离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归朝官某人云：自寿阳来报金人数道并入已自采石济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报朝廷大骇集从官议欲移蹕於江上亲督诸将为迎敌之计宰相侍从同对於便坐，或谓。且遣兵将，或谓宜募敢战士以行宰相吕颐浩。又自请行议未决退诣都堂午闲得周望奏状录到杜充书虏（改作敌）骑至和州已召王燮移师南渡杜充亲督师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从官乃请应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虑胡（改作敌）骑自江黄闲南渡或径趋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士日命傅崧卿为浙东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备衢信得江州报胡（改作金）人破黄州由鄂州渡江向兴国军路已关报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来云：隆一行已於十。

一月初八日起发住虔州矣。二十二日从官。又请对虑胡（改作敌）骑不测驰突请以郭仲荀经兵三千从车杭来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计乃令张俊兵以次进发既对上以张俊重兵不可留遂决议皆行奶命直学士院汪藻草诏晓谕军民以迎敌之说乃以二十三日先发兵三千车驾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钱清堰宿顿是夜得杜充奏我师败绩。又康允之奏之马已至建康府取路犯临安府界遂仓卒回凿二十六日晓至越州城下从官对於河次上议趋四明吕颐浩奏欲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上以为

不可曰：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盗寇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参知政事是早车驾诣都堂抚谕将士移御舟过通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门雨作自是路中喧哗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胜其苦命两浙转运使陈国瑞沿路排屯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给卫士云：十二月五日车轻至四明居於府廡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使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继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亲从班直百余人因宰执早朝至行宫门外邀宰相问以欲乘海舟何往颐浩谕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兵尽捕诸班直囚之十三日诛为首者十有余人并降隶诸军以侍御史赵鼎为御史中丞十四日台谏请对上谕以不得已之事。又探报虜（改作金）人已入临安认张俊引兵出战不胜康允之走保赭山诏六曹百司官吏并以明越温台从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营使司参议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门有旨放免惟宰执入对既退车驾遂登舟止宰执从行十六日从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郑望之以疾辞不至诏给宽假给事中汪藻乞陆行以从十八日闻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赵鼎复回明州以俟报既至乃前所遣报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车驾至昌国县二十四日权户部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钱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邺奏云：虜（改作金）人已入西兴下寨别令人马自诸暨趋嵊县径入明州乃议移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赵鼎至行在二十六日启行连日南风舟行虽稳而日仅行数十里二十九日岁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风碇海中二日北风稍劲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镇驻舟知台州。

晁公为与李承造皆来上幸祥符寺从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馀姚把隘官陈彦报人马至县迎击乃退。又得韩世忠奏见在青龙镇就粮欲俟笔人之归为邀击计初命世忠驻兵镇江控挖後闻胡（改作金）人自采石济师上命追（删此字）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军於常州吕曠浩请以御笔召之上曰：朕於世忠约必降合同乃来，於是遣中使斋诏召世忠而世忠闻采石失守已离镇江登海舟矣。至是得奏上优诏答之四日象山县报人马至明州张俊出兵击之五日从官请对於舟中户部侍郎李迨自明州来言张俊为战守备明州西城外居民之矣。然其意亦欲来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缴到杜充书知在真州与刘位聚兵为邀击事徐州赵立以师三千来援建康守陈邦光及户部尚书李桐皆降於虜（改作金）六日张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三日遇敌杀伤相当。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斋到二级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州策应。又出手诏付杜充赵立刘位激励使战以为後图皆亲笔示宰执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额贼众犯外城知州事周札守城以拒贼赤心队刘晏出战败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弃城保华亭县。又探建康人马皆焚粮草收金银稍稍渡江北去自称李成人马云：八日张思政奏云：张俊出兵击逐虜（改作敌）骑思政与刘洪道李质分兵已自台州陆行趋行在意恐金人小衄济师而来力不能拒耳前此屡奏求海舟朝廷报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

以为忧。又虑李邺已迎降虜（改作金）人以越为巢穴其经营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责授汝州团练使广州安置以擅离越州及妄支散钱帛。又夜过行在不乞朝见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牙奏隆一行已至虔州前此得信州报探云：十七日已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马至吉州东岸知州杨渊弃城走朝廷深虑胡（改作敌）骑追蹶然本谋南昌之行意谓虜（改作金）人未必侵犯虽离建康日得密诏令缓急取太后圣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议者乃云：自斩黄渡江陆行二百馀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为忧遂命刘光世自淮南移军於江州以为南昌屏蔽既至而军中月费十三万缗知州事权邦彦以用度不足告於朝廷命洪州三省枢密院应副至十一月中权邦彦乃奏言得东平府故吏卒报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

虽遽命起复而邦彦已离郡去及胡（改作敌）骑渡江光世乃言初谓斩黄闲贼寇遣兵迎击既知其为金人遂回军隆以初八日行胡（改作敌）骑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猷以下皆走胡（改作敌）骑。又犯（改作攻）抚州执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权知州事令根括境内金银走洪州送纳虜怒其少云：抚州四县不及洪州一县（删令根至此二十七字）乃知信州陈机探报也。十三日刘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陈彦在馀姚屡获首级称李邺并无关报文字然台州探报越州并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虜（改作金）人与之燕饮及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张俊自台州来执胡人（改作敌骑）一名（改作人）至行在戮之知邵武军张奏有光泽县弓手同胡（改作金）人一骑至军称有大军千馀人继至已行斩首，於是福建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迈代之十五日胡（改作金）人再犯馀姚朝廷欲遣张公裕以海舟数千载兵直抵钱塘江下烧胡（改作金）人所集舟船众以公裕素不知兵虑海舟反为胡（改作金）人所得皆以为不可十六日雨雷发声十七日刘洪道奏虜（改作金）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陆并进直至城下洪道与张思政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质已擅趋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今还四明已无及矣。。又闻南昌胡（改作敌）骑入潭州而洪抚建昌之闲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迈申先因出城集民兵以军事付训练官承信郎蔡延世拒而不纳十八日移舟离章安镇始张俊既移军朝廷议分遣其将领率兵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时驻骅之地资俊弹压盖行在诸军惟此皆精甲全装稍齐整尔。又批令刘洪道等皆退避其锋然议者皆谓明州既失守则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卜门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问安隆宫自後不复记录闻行在已渡温州矣。。

金人寇（改作攻）庐州淮西安抚使李会叛附於金人。

降贼王善以其众降於金人。

王善自围陈州与张用曹成等分军遂转掠宿亳濠州竟无屯驻之地遂入庐州闻金人侵合肥乃屯於巢县将起发向南而去善之母渡浮桥坠水溺死善悔悟欲散其众

而去不可，於是請投拜於金人金人拘善於軍中遂給公據俾其眾歸鄉而前軍祝變後。

軍鍾統制左軍李防禦右軍張淵各以其眾散去自此淮東淮西皆被王善餘黨之擾矣。善粗悍匹夫本無雙眾之才亦無治軍之術徒以縱其徒黨任之侵擾故能乘天下之亂聚烏合不啻一二十萬眾去可掠資財淫污婦女為中原士庶之患其軍中行伍部隊略無紀律屢攻城邑皆（不克）捷聞金人至遂投拜。

三日丁未德音（舊校云：是詔汪藻撰）。

御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即罹多故味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儀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携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徒從或苦於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仁放治古之時巡即輿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粉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去可之災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宿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之警戒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厚禮以請和欲省費一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自銷於氛殆將無愛於發肤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乍鬼餉日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入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居非予獲已止俟寇攘（改作风塵）之息首圖蠲省這這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陵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陞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凭之患則迩遐銜無告之冤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听納變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遺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眾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需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狃獄煩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交侵惟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眾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金人寇（改作攻）和州知軍州事李侔叛附於金人（舊校云：時通判唐死之）。

李侔以和州投拜金人執侔於軍中計置渡采石江六日庚戌知太平州郭偉敗金人於采石再戰。又敗之辛亥壬子日。又戰。又敗之。

金人攻采石渡知太平郭偉親率官軍將佐極力捍御三日五戰皆捷金人退攻慈湖福山偉。又與戰敗之金人用趨馬家渡後上自溫州來到越州思采石。

指江官兵推賞有差有官人各與轉兩官。

隆皇太后及六宮出洪州耿信反扈衛軍潰。

太后出洪州舟人耿信反楊惟忠全軍自潰其將司全胡文馬友楊皋趙萬王璉柴卞傅選張擬九軍盡反去可奪宗廟六宮府庫一夕而盡。

韓世清敗劉忠於斬州得偽柔福帝姬。

劉忠初聚兵於京東號花面獸其眾皆戴白毡笠。又號白毡伴劉忠勇銳善戰金

人既退京东忠乃侵淮西犯斩州韩世清屯斩州出兵与忠战大破之其众死亡者甚多乃渐入湖南世清夺得一妇人自称是柔福帝姬小名环环行第二十一小王娘子之女也。或报世清世清疑之乃请知州甄采同通判钤辖具官裳立於庭坐柔福帝姬於堂上隔帘问之遂具说被虏及得脱之因具言被刘忠虏在军中初遭刘忠无礼。又被刘忠嫁与一押火及言昔时阁中官员姓名稍详世清等信之遂改馆焉斩州具其事奏闻之。

知楚州赵立败金人於淮阴领兵入楚州。

朝廷闻金人将谋入寇（改作深入）乃召诸路以兵勤王保卫王室赵立方欲知徐州以徐州城孤。且乏粮不可守乃率将兵禁兵及民兵约三万趋行在是时知楚州刘海被召命赴行在杜充以楚州缺知州。且闻立率兵自徐来即付立俾知楚州使人迎立授之立至临淮县被充之命兼程至龟山金人闻立弃徐州而新知楚州以甲拴於淮阴邀截之立麾下皆谓金人方挖於淮阴而楚州不可往不如退还徐州立忿怒嚼其齿曰：正要与金人相杀保谓金人挖路而楚州不可往乃令诸军曰：回顾者斩，於是率将先登至淮阴与金人遇大战四十里至楚州城下遂得以数千人入城而後军孟成张广皆以其所部渡河北去方其尘战也。士卒有失仗者拔砌街瓦相击岳庙前庙街三里许皆为所拔立口中箭贯其两颊带筒明入城口不能言以手指挥诸军憩歇方定拔其箭议者谓自燕山之役南北战争未有如此之尘战者。

十三日丁巳杜充焚真州长芦崇福禅院。

金人已犯和州杜充命清野淮南添差建康府通判刘汉之献议长芦崇福院有屋二千闲金人得之可以系筏而渡当焚之充命统制伏之彦往焚烧长芦崇福院院有重廊层阁金碧相辉映凡二千馀闲禅刹之盛为江淮闲第一是时之彦屯於东阳被檄即以数舟载三百人自东职口溯流而上至杨家洲有。

沿江巡检王真下寨。又有长芦崇福禅院僧行数腓人居民亦数百人杂居诸渚闲真使人邀舟盘问春更之彦对以准留守司檄备奉圣旨差诸统制伏之彦往焚烧长芦崇福院僧行闻之已仰天号哭百姓亦哭之彦遂率真并土军同行至长芦镇住持僧道林与知事迎接入院之彦具说烧焚之意道林曰：物之兴废皆有其时成也。毁也。吾何容心哉！乃对佛烧香之彦取檄就佛前宣扬僧行军民皆哭之彦变哭道林与之彦少坐之彦遣其众取芦柴於紧要下积堆凡二十四处道林亦遣僧行取库钱三千馀缗投入井中。又取金银匣去之彦取责沿江巡检司焚烧之委文状具令申刻取火。又徐徐至酉刻促放火二十四处火绵齐发昏黑时火焰亘三夜漏方半屋无大小已平榻矣。是时惊移老小乘火而行翌旦寺基惟灰埃中有钉头而已。

刘位知濠州。

知濠州孙逸赴建康禀议也。杜充以濠州不可阙知州遂檄节制军马刘位俾知濠州位泗州招信人居於碑镇素豪强为邻里所推。且宗族稍盛扰扰之际聚乡民保

守横山分乡民为军使诸弟至各统之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至有数十里或百馀里无烟舍者州县无官司比比皆是盗贼艰辛之状万绪千般及入泗州境则闻招信刘家聚兵甚众故流移之人渡江入招信投横山为乐国而士大夫往往具刺敬谒於位宾客既多位见客亦有时每颐指其馆谷之所，於是狼狈而来者得以暂安而位亦渐渐尊崇矣。所以招信刘家之名播於远迩者盖自流移士民唱之也。杜充在建康以位为节制军马至是令位知濠州军州事。

陈邦光知建康府。

知建康府胡舜陟以金人势逼乃求为浙西宣抚司参议官朝廷从之遂命陈邦光知建康府舜陟发建康之六月金人犯建康境是时韩世忠在镇江府或执舜陟解送世忠者世忠责舜陟不合弃建康而走缚於海船之桅檣既而闻知改差浙江宣抚司参议乃放行。

金人陷临江军。

二十一日乙丑金人自马家渡渡江统制陈淬破杀。

先是金人计置采石欲渡江为郭伟所拒遂趋马家渡统制陈淬及金人战於江上败绩淬被杀金人遂。

济渡南岸无兵金人舟不多但无人迎敌致使渡长江如蹈平地唯水军统制邵青以一舟载十八人当金人於江中稍工张青者中十七矢遂退於竹卜渡遣史曰：杜充聚诸军在建康而沿江皆无备金人已渡乃命诸军迎敌都统制王燮素骄奢不恤军士惟卫队以旌旗簇拥夸其荣贵身为大将无亡矢遗镞之用率本军先遁先是辅逵在东阳被檄策应燮与逵相遇於途中曰：已失渡口遂以兵皆南奔自徽州入福建刘晏走燮陵韩世忠在镇江以胡（改作敌）骑骁勇其锋不可当乃率步卒航海以伺其隙。

二十三日丁犯杜充弃建康府渡江北走军溃。

杜充在建康治兵专以残杀为政斩人无虚日充闻金人已渡江诸军溃散欲乘船出奔方开水门士庶舟船争门拥隘不能出充使人谕之曰：相公欲迎敌金人耳众皆呼曰：我变去迎敌弃不能行而止自是市井闲喧腾言杜充相公枉斩了多少人及其惊急却欲先弃城走充闻之莫敢谁何乃命诸军各人犒赏银十两绢十匹令诸军皆往蒋山下寨是夜军中不整人多夜呼质明皆溃散到东阳诸军争入互相杀移时方定充渡江遁走宿州王进王冠犹以本部兵随行至真州驻於天庆观进冠不相协遂分为二充以军不协回惶未有所向知真州向子劝充由通泰入浙欲与之偕行充意在归北故不从子知其意遂乘舟弃真州而去充檄冠知真州自为出陆计声言往招信县山寨合刘位人马来杀金人乃出西门行至天长军而去。

金人寇（改作攻）六安军知军事边某叛降於金人。

金人周太师已据寿春府乃命兵侵六安军丁犯寇（改作攻）城下知军边某迎降金人以赵团练者率北军三百人屯城下不杀掠。

金人寇（改作攻）吉州知军州事杨渊弃城走。

杨渊闻金人犯境即弃城去金人驻於城下不入城不甚虏掠（删此四字）。

金人寇（改作攻）袁州知军州事王仲嶷叛附於金人。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二十四校勘记。

泊上曹百司皆之南昌（脱皆字）治有常程格去细务及从官郎吏（一作治常程有格法细务及从官郎吏）留守建康府（脱守字）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发往虔州矣。（往误作住）上谕以不得已之意（意误作事）并於明越温台从便居住（於误作以台课作台）李迨自明越州来（越字衍）凡八日回延世拒而不纳（脱凡八六字）劝民者当以至诚（劝误作动）乃用迎长之节（迎长应作弛张）思采石反隘官兵（隘误作江）斩州具其事奏闻之（之字衍）憩歇稍定方拔其箭（误作憩歇方定拔其箭）遂退於竹卜港（港误作渡）變正在与逵相遇於涂中（脱正字）。

●卷一百三十五

炎兴下帙三十五。

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丁卯，尽十二月二十五日巳亥。

隆皇太后自吉州进幸虔州（旧校云：朝野杂记高宗自金陵将幸浙西避狄请隆皇太后奉祖宗神主往南昌六宫百司皆从时庶事草创六宫暨先朝旧人通不满四百人後虏薄南昌卫尉皆溃太后仓卒南去后与贤妃皆村夫打轿而驰六宫死亡散失者甚众。虏改作敌骑）。

隆皇太后离吉州至生米市有人见金人已到市中者乃解维夜行质明至太和县。又进至万安县兵卫不满百人滕康刘珏杨惟忠皆窜山谷中惟有中官何渐使臣王公济快行张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县太后乃自万安县至早口舍舟而陆遂幸虔州。

金人寇（改作攻）抚州知军州事王仲山叛降於金人。

遗史曰：王仲山字衡甫与仲嶷为兄弟仲嶷字峰甫仲嶷以袁州降仲山。又降兄弟典二郡相望皆不能全其节後綦崇礼行其责词曰：昔唐天宝之乱河北列郡并陷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守者盖杲卿真卿二颜在焉尔等顷以家声屡尘仕板未为亏失寝预使令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诚不支死犹有说临川先降宜春继屈鲁卫之政。若循一途虽尔无耻不愧当。

时之公议顾变何施面目见尔先人於地下哉！仲山瑛之父也。有婿曰：秦桧

。

二十九日癸酉江东安抚使陈邦光叛附於金人通判建康府事杨邦义死之。

金人自渡江数日军马皆集遂鼓行逼建康府城下先是杜充清野城外无屋宇皆

空阙城下望之旌旗器仗蔽郊满野铁骑往来如云：陈邦光即具附降之状使人迎於十里亭投之兀术（改作乌珠）喜曰：金陵不烦吾攻击大事成矣。邦光率府县官自出南门诣兀术（改作乌珠）投拜兀术（改作乌珠）受这通判杨邦义不拜兀术问之邦义曰：我大宋之臣也。食君之禄受君之衣岂忍背其主而事番狗也。兀术犹欲降之使译者许以高官邦义大（删兀术至此四十七字）骂不绝口竟不肯屈（删此四字）兀术（改作乌珠）命拘至帐下杀之邦义字希稷吉州庐陵县人後叶梦得知建康府为请於朝立庙於南门之外以哀忠为额邦光方出城投拜也。城中民携老幼争出东门取蒋山路而去金人驰骑往蒋山遮其路驱居人复回城中金人遂据其城。

金人寇（改作攻）建昌府权知军事蔡延世御退之。

蔡延世建昌人也。应武举得承信耶阁门祇候军无守臣众推延世权知军事金人犯（改作陷）洪抚州遣十人持檄至建昌军延世令入城皆杀之至是金人以兵至在下问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首级金人怒攻城为延世所败由是不攻而去故建昌独全後宰相荐上殿改通直郎赐绯鱼袋。

邵青聚众於建康江中。

金人渡江建康失利邵青退於竹 卜港欲聚众凡建康府舟船至者皆拦之渐下真州有宋全（旧校云：一本作宋金）者建康水军将官也。水军统制郭吉溃散不知所在全已在真州拦船青攻全全不胜其馀众复入建康青尽夺其舟遂有舟大小仅百只往来於江中舟船渐聚众亦数万得京西路安抚司参议官魏曦者倜傥之士也。西京安抚司辟为参议朝廷以白衣借补阁门宣赞舍人在建康未行会闻金人渡江为青所得用为参议遂以其众往芜湖。

权知濠州张宗望叛降於金人。

先是杜充檄刘位知濠州也。张宗望遣进士秦缝赵之杰等往招信致书备礼请位未至其（删此字）金人周太师自寿春府传檄到州宗望与州县官议其所以众谓孤城难守刘位未至不。若从权受金人之命。

保全家属宗望然之乃与州县官列衔具降附之状遣官吏僧道往寿春府投拜周太师即以孙兴来知濠州滕郎中为兵马都监以副之迪功郎陈浩然为通判率北军五百人入城兴与滕郎中皆燕人浩然者王臣也。初以进士登第为寿春府幕官金人据寿春故浩然受金人之命兴等既入城惟改建炎三年为天会之号其馀一遵旧法无所变革北军与濠民杂居於闾巷闲秋毫不相侵扰兴惟务抚 卜由是居民稍稍安处。

杜充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制曰：门下运筹而决千里之胜兹有赖於宗臣失律而致三军之凶顾可居於宰职眷吾次辅尝领中权既貽疆场之忧宜解机衡之任具官某早缘人望骤履政涂谓其大而有谋可以艰难而立事故擢持於国秉仍专付於戎师总诸将万夫之屯当长江一

面之寄所期李为我长城甯使周公至於破斧逮敌人之临境率我众以交锋惟胜负者兵家之常当死生为天下之计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弃於其师将焉用於彼相会边虞之稍息闻物论之交兴已弗民瞻难逃策免念备股肱之久姑存体貌之馀止罢要权犹从优数赋殊庭之厚禄加秘殿之隆名於戏泰阶平而风雨时始共期於康济采薇废面征伐缺今良负於倚毗尚冀桑榆之收复全龟玉之毁勉图伟绩用对殊休以弃建康府遁还军溃故有是命。

十二月七日辛巳金人隐广德军。

兀术（改作乌珠）既得建康府区处已定乃率众焚溧水建平路趋杭州一路居民但知溃散之乱军（删此字）兵不虞是金人（下添军字）故聚集居民及乡兵。若将捍御者金人以为拒战所以溧水建平皆焚烧杀戮而去将近广德军知军周烈亦未知是金人谓为溃兵遣人以好语迎之许其犒军。且约其不扰金人许之故烈无虞心俄顷金人传箭至招其投拜烈大惊索马而奔金人追至二十里被执至杭州杀之金人陷广德军焚烧罄尽安吉县相去八十里犹未知报。

八日戊午金人陷安吉县。

知安吉县会绰聚乡兵在石郭把隘金人犯（改作逼）石郭寨发数矢或视之曰：沙柳木干凿子头真番人（二字改作敌）箭非溃兵也。乡兵皆弃竹枪纸甲而奔金人入县纵火悉为灰埃唯常乐寺有屋数闲火所不及。

九日癸未知余杭县事会悬叛附金人。

金人自安吉县进兵过独松林岭叹曰：南朝可谓无人倘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渡哉！知余杭县会悬探得其赏知是金人乃与县丞徐聿成率僧道官吏焚香花迎拜投降金人差押人毛毛可（改作穆昆）问知县安否委勃堇（改作贝勒）二员同治县事不焚烧不杀戮出榜於路戒约兵马不得骚扰县尉杨汝为在径山能仁寺县差弓手节级及保正斋刮目相看如汝为汝为斩之请监事为统领聚强壮拒金人住持僧楚仁从之，於是临安县官吏亦叛附於金人。

十日甲申金人寇（改作攻）杭州浙江安抚司康允之弃杭州（旧校云：时钱塘县令朱蹕死之）。

金人寇（改作攻）杭州杭州犹未知是金人安抚康允之遣东南第三将刘某出城迎敌於湖州市得二级以归耳上皆戴环子（删耳上至此六字）允之见曰：此金人也。遂弃城遁去。

十二日丙戌扈卫班直乱。

上欲幸海道班直卫士语不逊欲杀宰相吕颐浩中军统制辛永宗弹压定遂取首乱者数人诛之。

十七日辛犯杭州军民乱杀权知州刘海金人陷杭州刘海知楚州被召赴行在挈家到杭州时上已幸浙东适会金人自安吉县余杭路入寇安抚使康允之弃城走军民

共推海为知州先是金人在和州李侗者杭州人也。与海有旧金人令侗入城谕海使降侗已翦发左衽任（改作易金人服）矣。海侗相见执手而言歆不能正视军民谓海有投拜之意王八差首唱之军民遂乱海全家皆死初闻乱海大呼曰：李侗是本州人为和州知州为金人也。乱不可止遂被害是日晚城陷明日赠海直龙图阁制曰：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乐生哀死人之情也。圣人之治顺人情而已刘海山阳之守臣钱唐之寓公也。纷然围城之中推以为守而奉承之非深知其贤为可恃也。指以为叛而剿绝之非深知其罪为可诛也。事穷势迫人人自危横议之发初无根柢卒使身涂草野尸混卒伍是变不幸焉尔锡以宠名官其遣息姑以致哀死之义而已尚其不昧知享此哉！。

十九日癸巳车驾幸定海县。

上以明州不可居乃决幸海道把隘张公裕进海船二十只内以兴化军田经船作御舟馀并作御前使用百司禁卫并明州备船禁卫有千馀人随行是日。

幸定海县留张俊明州虏（改作敌）上赐亲其略曰：惟卿忠勇事朕累年朕非卿则倡义谁先卿非朕则前功俱废卿宜戮力共贼（改作敌）兵一战成功当封王爵。

二十日甲午车驾幸昌国县。

金人寇（东安抚司李邺附於金人浙东宣抚司郭仲荀弃越州走。

金人犯（改作攻）越州郭仲荀以宣抚使职事不战而奔其兵将多溃去为盗知州李邺以越州叛於金人二十二日丙申金人屠洪州。

金人在洪州取索金奶宝货百工技艺皆尽是日大肆屠戮焚掠殆尽（删大肆至此入字改作复屠之）。

溃军成阜侵婺州防遏使傅崧卿出城说而降之。

成阜寇婺州州学教授周邦者请率兵击贼知州沈海从之邦率兵数百出城大败而还海欲斩邦州官劝止之浙东防遏使傅崧卿屯婺州阜来攻城崧卿出城单马见阜不以至诚心产以忠义之节阜等数千皆来降傅崧卿何榜第进士上驻蹕扬州为中书门下省校正诸防公事行在明州以崧卿为浙东防遏使取将必用儒术以侯廷庆为前军统制步汝霖为後军统制亲统中军皆有纪律云：

二十五日己亥张俊败金人於明州。

金人犯（改作逼）明州张俊欲遣人硬探无敢应者有军兵任存请行俊壮之曰：汝果能得其实当与汝官存拜谢而行不旋踵以手提二级而还具得金人之虚实俊大喜遂瘳和兵之计亦会隐士刘相如劝统制刘宝与战不胜再命王进党用邱横迎敌用与横皆被伤杨沂中田师忠再战。又不胜李宝继进苦战李直率诸班直以舟师来助刘洪道。又率兵射其旁金人乃败而稍退去俊戒将士毋骄毋惰。且虏（改作敌）人侵轶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谓我不能这有轻我之心今一旦失利彼将奋怒必

再来乃清野高桥闭关自守奏任存之功特授承节郎王进者延安人少为军卒是役也。身先士卒独立奇功骤加正使赐金带俊拔用为将。

李成侵淮西。

李成破滁州琅琊山寨渐欲趋江上止全椒县遇金寨岭至是知金人渡江已尽乃率众往淮西。

张俊遣人来奏明州之捷。

上在昌国县捷报至百官皆贺内侍陈顾言不贺曰：上幸海道何贺之有。

隆皇太后命杨琪军临江军张中彦军吉州。

梁羨慕张进叛於金人。

梁羨慕为选锋正将张进为副将上在越州差羨慕进以本部兵驻於诸暨县及李邺以越州投拜金人遣招羨慕等羨慕与进皆欲投拜其众多不从事渐彰露羨慕与进心不安率腹心五六十人诣州投拜其众果不至据山自保上在温州张俊遣人招其众皆往温州俊依旧留麾下。

邵青破周虎於芜湖县。

李成之党有周虎者据芜湖县邵青以舟船至芜湖县乃遣从与战一日七败参议魏曦以小舟观战江中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败变知所以胜矣。彼以红布直缠与我之号一同故与战则不能分彼我所以必败宜易其号则胜矣。青然之乃令其众皆作钻风角子各衔墨而行遇战则去其红巾唯见钻风角子。又用墨抹抢於眼下如伶人杂剧之戏者。又口吹叫子一战胜周虎於芜湖青遂驻於芜湖。

戚方杀後军统制扈成於金坛。

初建康军溃於蒋山也。统制刘经扈成岳飞皆入茅山经屯上观成屯中观飞屯下观皆从（删此二字）兵（下添者字）虏掠为资（删此二字）飞与经成议移军入广德军鍾村经与成皆许之岳飞与经引兵先行飞等既行成按军在路下摆拨不劝飞与经军马已行尽成乃往金坛县与其将李璋等议入镇江会李滑槌之军将士从之成留老小在金坛以共众往镇江李滑槌闭门不纳而出银帛犒成军军复回至丹阳得报戚方趋金坛寨尽虏老小而去成大怒有吞戚方之意急越金坛有统领官谷俊者背成投方告其事方勒兵马为备。又中夜乡导二人迷路质明始悟成益怒斩乡导二人成使克择日筮之曰：缓则吉成曰：事已如此何可稍缓。又命斩之命寻路而回中途与方隔水相遇方下马拜成成亦下马答拜成曰：军老小在金坛何故见侵方曰：死罪死罪戚方安敢作此乃其下小人有相累者成曰：然愿得军中老小见还如何方谢曰：既蒙宽恕谨当尽以老小交付不敢稍有侵损约日交还已定方先期令人於桥下掘大坑伏精锐数十人斯日尽刷老小鳞次而行。若将交还者成以车马迎之方隔水言曰：戚方今日尽将老小交还统。

制何用军马，岂非欲见陵侵乎！成曰：不然遂约其军马皆退而成与方各进

马方稍缓其行成先至桥侧伏兵出遂杀成成既死方乃进兵其军散走方尽取成父母妻子皆杀之，於是统领庞荣收成馀众往宜兴县投水军统制郭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三十五校勘记。

未闻亏失（闻误作为）无屋宇皆空阙（无字衍）即具降附之状（降附误作附降）城中民乱老幼争出东门（乱误作携）乃率众由溧水建平路（由误作焚）知军事周烈（脱事字）过独松林岭（林字衍）金人差押军（军误作人）金人寇越州浙东宣抚使郭仲荀弃城走知州李邺叛降於金人（误作浙东安抚司李邺附於金人浙东宣抚司郭仲荀弃越州走按此应提行作平行误）溃军成皋（皋误作阜下同）各附墨而行（附误作銜）兵（下添皆字皆误作者）。

●卷一百三十六

炎兴下帙三十六。

起建炎四年正月一日甲辰，尽三十日癸酉。

建炎四年正月甲辰朔车驾驻蹕昌国县。

张俊败金人於高桥。

三日丙午知明州军州事刘洪道弃城走金人陷明州。

张俊虽已败金人於高桥心犹惧遂与李直及刘洪道俱弃城而去州人随之争门而出洪道已渡浮桥使人断获桥路故州人不及渡而金人已入城追至西门外州人多溺死金人乘势屠明州存者无几明州之人是以怨张俊得小胜而充城遂致大祸。

五日戊申车驾发昌国县。

上闻金人已陷明州昌国不可驻蹕遂行。

金人陷昌国县。

金人知盩兴輿已入海道乃自明州乘小铁头船泛海随潮从风至昌国县纵火去可掠至沈家门而回乘輿才隔一日。

七日庚戌车驾幸章安镇（旧校云：镇属台州）。

司全张拟以所去可神御来虔州诣隆皇太后乞降傅选陷彬州。

岳飞屯於宜兴县。

水军统制郭吉自建康溃散屯兴县时右军统制岳飞与刘经屯於广德军鍾村飞令军中不得搔扰乡村约束虽严然不可飘渺上飞患之有将司李寅者献计曰：若移军宜兴三百临湖唯有一陆路极狭使一小将守之不可犯矣。飞大喜遂移军宜兴吉闻飞将至已惧即命虏捉舟船尽载老小。若将遁者飞先遣人投书以好语慰谕吉吉觉之急解维开船而去飞遂屯於宜兴後庞荣率其众背吉而投飞纳而用之。

赵万寇袁州王德张景与战败之万临阵乞降德斩万而并其众。

十四日辛巳金人陷陕州李彦仙死之。

李彦仙守陕州高城深池利器械积粮食鼓士气。且战。且守人心益坚固可用。又尝北渡河与金人战蒲解闲民皆阳从虏（改作敌）而阴归彦仙金人必欲下陕州然後专力西向彦仙亦自料金人必并兵来攻即遣人诣张浚求马三百匹俟金人攻陕即空城渡河北趋晋缝并汾毒其腹心金人必自救乃自岚石西。

渡河由延以归浚不从浚贻书劝彦仙宜空城清野据险保聚俾敌人来无所掠我亦无伤伺隙而动庶乎！功可成彦仙亦不从守城之意益坚金人自旧岁冬以重兵来攻彦仙以死守浚取闲道遗以金币使犒其军。又遣军援之至长安不得进彦仙日与金人战斗士皆未尝解甲金人心理夜力攻至岁终犹未下娄宿（改作罗索）命自正月一日为始以一军攻击一日不下则歇泊次日别轮一军攻一日十军轮作十日攻击如不下次日聚十军并攻一日如是者凡三十三日必要破城攻击之法攻具毕施其不当攻具者皆背负云：梯手执刀斧弓箭每队以鼓在前击鼓一声则进行一步毁渡濠池鼓声渐促莫不争先疾趋并力齐登死伤者虽满地而不敢反顾丁巳晨有鸢邪数万飞讵於城上与战声相乱娄宿（改作罗索）曰：城陷矣。促使急攻已而城陷彦仙出城走过河北曰：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刃闻金欠大纵屠掠彦仙曰：金人所以杀戮过当者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见世人乎！遂投河而死远近闻之者莫不曰：嗟乎！烈士世皆称其忠浚作文遥祭而哭之表其事於朝。

十五日戊午车驾驻蹕於章安镇。

上在章安镇忽有二舟为风所飘直犯禁卫船问之乃贩柑子客也。上闻尽令买之分散禁卫军兵令食穰取其皮为枕是日元夕放灯之辰也。乃命贮油於柑皮中点灯随潮退入海中时风息浪静水波不动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闲章安镇居人绵登金鳌峰看之。

十八日张俊自明州来郭促荀自越州来。

张俊弃明州捉得金人二人至是来献郭仲荀来乃知李邕献越州矣。。

遗史曰：吕颐浩范宗尹王从车驾在海道常郁郁不乐游宴六鳌峰以消夏感。

耿嗣宗败金人於卢氏县。

陕州既陷金人攻卢氏。且先是李彦仙遣耿嗣宗屯於卢氏嗣宗出兵与战金人大败死者满野。

二十日车驾发章安镇。

上在章安镇半月馀常一日登金鳌峰见壁闲诗一绝句曰：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高处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向金鳌背上行上问谁题此诗僧对曰：过往游客上恶方方嚙茶以其馀泼於诗上张俊郭。

仲荀既到上以章安镇不可居甲子进发行五六十里有一小岛屿林木茂盛中有屋数闲上命泊舟与内侍数人步登岸入其舍乃僧寮也。炉香犹未烟断而寂不见人

令於林中寻之得三僧二僧童云：是台州寿圣院之下院也。上见壁闲有小榜云：为金人侵犯中原伏为今上皇帝消灾祈福祝延圣寿上喜之赐金五十两三僧各赐紫衣二僧童各赐度牒披剃仍令礼部赐额（旧校云：陶九成辍耕录云：宋高宗在潜邸日泰州人徐神翁能知前事徽宗召至一日献诗於帝即此诗也。及帝航海次章安镇落帆於镇之福济寺前问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鳌山。又问此何所曰：特蛎滩因默思神翁之诗乃登岸见此诗在寺壁闲题墨。若新方信其为异人也。按辍耕录所载神仙一事殊近怪诞不足信当以此为据。又曰：王明清挥尘馀话云：高宗次章安镇落帆於镇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时长老方座道祝圣之记号帝趾忽前闻其称讚之语甚喜戒左右勿令惊惶而谛听之少焉万骑毕集始知为六飞临幸野僧初不闲礼节恐怖失措从行有司教以起居之仪）。

金人犯（改作逼）潭州湖南安抚使向子弃城走。

金人屠洪州向子帅湖南初闻警报子揭榜禁止官员士庶并不得出城甲子金人寇（改作逼）潭州呼令开门投拜军民皆不从请以死守城金人力击之遂登城子突围出奔城遂陷军民犹极口骂詈力为巷战由是满城生灵尽遭屠戮後赐诏抚恤官吏军民。

赐潭州官吏军民等的士恤敕书。

朕惟胡虏（改作强敌）冯陵东南震扰长驱骑卒奄及湘城方薄垒以来攻至浹埒而靡息尔等明於分义属此艰危虽巧言之百端终坚持於一意逮金汤之失守犹夙夜以输忠躬履军锋詈之极口力巷战奋以忘躯因奏牍之来陈想忠诚而嘉叹。

邵兴退军虢州卢氏县。

邵兴在虢州闻陕州已被李彦仙既死而退军於卢氏县。

二十四日丁犯虔州军乱。

隆皇太后既到虔州百官及官私所有之物尽散失卫军打请唯得折二沙钱市中买物不售军与民相争乡民皆喧言曰：保人来坏了我州府遂以枪刺军士有作者奔入所屯景德寺中披甲执器仗保所居百姓亦披甲执器仗保守坊恭有虔化县百姓沈立等三百人与百姓相犄角司全令甲军出於寺後转杀兵民由是乡兵与将兵及百姓争门出军士遂纵火肆掠虔多竹屋烟焰亘天不可向迓乡兵之首领陈辛率众数万围虔州太后震恐赦其罪不听滕。

康刘珏杨惟忠皆坐视共乱而不能禁先是胡友犯临江军杨琪与战不胜遂陷临江军至是友以其众复至虔州及陈辛战於城下破之遂解图张中彦在吉州闻难不顾。

刘可为其党所杀刘超据荆门军。

刘可者沿角牛杨进之徒党进死其众以可为首转寇汝蔡随唐信阳之闲屡与桑仲战皆不胜为其徒党所杀遂推刘超为首以据荆门军刘可刘超所过井邑邱墟人无

噍类。

二十五日戊辰车驾幸温州驻蹕於江心寺。

京城留守程昌寓退还蔡州。

程昌为京城留守在京城凡四月随行军吏无粮食不可留遂还蔡州上官悟权留守事。

金人登楚州城不能入复退去。

赵立在楚州专为战守之备金人挾懒（改作达兰）以数万人围城修治攻具以旧岁十二月攻城之南壁立亲作旗头引众出战众地立与战却之凡一月馀不能占地有淮阴县百姓左彬者为队长部民斩壕於城下有金人勇将擐甲驰马掠壕而过彬以刃追逐之虏（改作金）将勒回马迎敌而彬与战於野良久虏（改作金）将去立适在城上见之问其姓名补以官使为亲随立每出战彬必随之屡立奇功金人凡攻四十馀日立亲出战者四五十次金人以连击三敌楼而破之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木斫作鹿角以鹿角权定城破处两头。又下修月城以裹之月城之中实以柴薪城之内置金汁人无路可入在城上立者如植城外立洞子数十皆藏兵俟可进则进登城不能措手壅隘不可上争自月城中入立命泼金汗焚其柴薪烧死者一二百人自是金人以不能入而退还守孙村蒲寿河大寨时时以铁骑数百人出没於城下以掠取寻粮采薪者故城中之人皆不能出而粮薪日以罄竭矣。。

二十七日庚午李成陷六安县。

李成攻陷六军军水寨下寨於郭界布置碓磨於十八仓以其众攻六安军不克是时安丰县土豪孙晖统率乡兵保守安丰塘群寇不能攻。

三十日癸酉令随行在职事官各条具当如何措画及当於何处驻蹕汪藻上疏。

疏曰：（旧校云：此疏以浮溪集校正）准行在御史台告报正月三十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将来虏（改作敌）骑北归或尽。数过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据各当如何措画及当於何处驻蹕除已令侍从官条具外可更令随行在职事官各条具以闻者右臣窃惟金人为中国（删此二字）患虽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来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灵涂炭岁甚一岁臣尝稽之载籍自古夷狄疆盛固有之矣。未闻有如今日之肆中国陵夷固有之矣。（删自古至此二十六字）未闻有如今日之极虽至微弱之邦至衰之主敌人临境犹能使其国人勉强一战未闻以中国堂堂（删此四字改作天下）之大州县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资励精求治一无失德於天下（此二字改作时）而犬羊（改作敌骑）长骑去巢穴（删此三字）万有馀里如入无人之境至山东则破山东至淮南则契淮南至江浙则破江浙嘻笑而来饱满而去坐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绝如线以万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依然未知税驾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将帅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驭将帅者未得其术也。今陛下所谓将帅者谁乎！臣知之矣。不过曰：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燮之徒是

也。论其官则膺节钺之除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臣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其宠可谓极矣。论其家则金帛充盈所衣者锦衣所依者玉食奢豪无所不至虽輿台厮养皆得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谓骄矣。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驱虏甚於夷狄（改作寇盗）者陛下不得而闻也。拥重兵居闲处邀犒设赐赍者陛下不得而也。然天下之人犹谓陛下宽之至此者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及敌人之来是数人者会不能为陛下施镞矢之劳独张俊明州仅能少抗。若更坚守数日待虏（改作敌）再来乘共机会机力剿除虏（改作敌）必终身惩介不敢复南此则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岂直为今日计哉！柰何敌未退数里闲遽狼狽引军而行也。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为虏性强愎（改作敌势强盛）不婴其锋犹惧屠戮况已愤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徒反旋军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祸也。未几果残明州无噍类焉是杀明州一城徇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臣尝痛念自秋以来陛下为宗社大计惧敌人之侵宵旰焦劳未尝顷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当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燮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尽善也。。若虏（改作敌）骑渡江杜充韩世忠王燮并。

力挖其前刘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闲已埽镇江所储之费尽装海舶焚其城郭为逃遁之计其比肩诸将闻朝廷欲倚世忠为杜充之援者无不窃笑是世忠初无为陛下拒敌之心也。洎杜充力战於前世忠王燮卒不为用刘光世亦偃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闲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改作敌）犯两浙乘輿震惊者韩世忠王燮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呜呼诸将已负国家罪恶如此谓须少畏陛下之威惮台谏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负藁请罪有司谢数州生灵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张俊方。且以万人杀获数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赀之赏自明引军至温道路鸡犬为之一空居民闻来逃奔山谷数百里闲寂无人烟韩世忠逗遛秀州放军肆掠浙西为之骚然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平江府自城而外无不被害周望仅能守其城中而已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闲子女张灯高会君父不测之险而不恤也。王燮自信州入闽所过州县邀超级大国动以千计公然移文曰：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方国家危急之时所恃者诸将所为如此不知何以立国臣窃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无为陛下言者岂以为不急之务哉！以天步艰难正藉此曹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窃为惧焉臣闻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兹者陛下南巡可谓播迁之极矣。而百姓尊君亲上之志略不少衰，岂非祖宗德泽结人之深而恃陛下为之主耶所谓为民主者平日取民财力以养兵缓急之时排难解纷而使民安业也。今诸将闻敌人之来则望风遁逃反汲汲内相攻残以为民害车驾所过一路则一路罹其灾所过一州一县则一州一县罹其灾今江淮两浙已如此私自万一幸湖湘幸蜀则虏（改作金）人侵

其前而无人以拒官军残其後而无法以绳是复为江淮两浙无疑矣。古者天子所临曰：幸言所过人以为幸也。岂今日之谓哉！臣恐人心一解而陛下无所恃也。持此将安归乎！臣。又闻张俊离明之时士卒颇有愿留击贼者俊声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说矣。陛下诸将皆本无斗志方无事时则先取赴行在指挥以备警急警急则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实自欲遁而。又假上诏令以欺其欲战之人使归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黄岩闻陛下使李捧。

（屯）兵县中降指挥支候金人至台州则前来温州是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驱之使斗犹惧不前况令之使遁也。然则敌人长驱无所忌惮者适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窃观今日诸将在古法皆当诛然不可尽诛也。准王燮本隶杜

（充败）败於前而燮不救此不可赦当先斩燮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贬降使以功赎过如张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几国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将士习为骄惰河东之败一旦而斩大将樊爱能等三十余人然後东征西讨无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谓有功矣。一不受命赐死杜邮郭元振唐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是数君者其知之矣。何则人之欲无穷恩有时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为恩况此曹平时厌饫於虏掠之贖矣。用几何锡赆而能满其意哉！如有赏而无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汉高祖之兴所将者韩信黥布彭越也。以今日诸将之才视之何如哉！所成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诸将之功视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数人者欲王则王之欲诛则诛之曾不少贷此共所以为高祖也。故韩信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岂非将将者人主之职也。故今陛下当以将将为职熟视诸将悍骄如此而无以治之异时张浚集西兵而来则。又靡靡相效成风矣。不知生灵何时息肩国家何时兴复以臣观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将习殖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无以责詹至诚徇国抑。且人心振恐动有意外之忧有之不如无之臣愚以为虏（改作敌）爱之後正朝廷大明赏罚立纪纲新人耳目之时莫。若择有威望大臣一人尽护诸将虽陛下亲军亦听其节制稍稍以法裁之凡军辄敢擅移屯以护驾为名者主将将佐僚属并论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择人才可用者闲付以方面之权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阴为诸将之代天下之大岂无数人将帅之才哉！特为诸将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驭诸将如臣所言则虏（改作敌）或尽数过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据守亦有功战变有功车驾回临安或平江徐议所向留江浙变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虽大牙忠贯日月谋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钱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御饥者当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当用医舍。

医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驭兵驭将其他皆非銜务惟陛下与大臣熟议断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讳罪当万死。

遣史曰：汪藻之疏可谓切中时病矣。独不当分曹植党阴庇杜充之罪夫杜充以宰相统兵守大江固金陵一旦失利乃曰：罪在兵将甯有此理况杜充未尝出战而

藻言杜充力战於前言不由衷，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呜呼分曹植党今日之大弊议论所以不公事功所以不成者盖在此也。。

是月京城留守司辟牛皋充本司都统制兼京西南路提点刑狱。

牛皋汝州弓手也。聚众与翼大夫荣州刺史为招抚司中军统领建炎三年冬金人再蹂京西皋凡十馀战皆捷加武节大夫果州团练使至是留守司辟为都统制兼京南路提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三十六校勘记。

诣张浚求马三千匹（千误作百）披甲执器仗保居（一作披甲执器仗保守所居坊巷）及百姓争门而出（脱而字）孙村浦（浦误作蒲）失豫章（失误作使）居民闻其来（脱其字）而诸将所为如此（脱而诸将三字）是诸将既欲遁（脱诸将二字）夫将士驱之使斗（脱将字）惟王夔本隶杜充（惟误作准）充败於前而夔不救（充败误作败败）。且人心震动恐有意久之忧（动误在恐上）。

●卷一百三十七

炎兴下帙三十七。

起建炎四年二月一日甲戌，尽四月十四日乙酉。

二月甲戌朔责郭仲荀张思政腾康刘珏。

酈琼以其众降於刘光世。

初京城失守閻仅以其众奔至光州留其婿刘绍先以兵三四千屯於光州知州任诗厚遇之酈琼以其众寇固始四面攻击知县向宗辉尽力捍御时曹官吴翼权知光州议请绍先解围固始绍先率兵趋固始为琼所败绍先率其众至城下呼宗辉开门宗辉开门纳之绍先以其众登城用强弩御琼杀伤甚众刘光世遣人招琼琼受招安围凡四月零二日琼相州人崛起於兵火中尚气敢为为众所推服宗辉恃有功以吴翼曹官不相下翼招宗辉至光州罗织其罪送狱死初群贼黄林犯固始翼往招之林受招任诗以翼有功令权通判诗既去翼遂权州事。

杨世雄以其众降於刘光世。

傅选诣隆皇太后乞降。

傅选自溃散即率众转入湖南去 可掠厌所欲矣。遂复来降。

十三日丙戌金人屠杭州退兵。

金人侵入兀术（改作乌珠）率众亲至明州而还其在越州也。兀术（马往来於市中班直唐琦愤怒以石击之不中被执骂不绝口亦骂李邕降虏（改作敌）不忠被杀兀术（斂军於吴山七宝山遂纵火三日夜烟焰不绝癸未夜火息甲申纵兵大掠。且束装丙戌退军以虏掠辎重不可由陆遂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行沿路屋宇无大

小并纵火靡有孑遗是时余杭县投拜官员会息已奔走得脱闻金人退去乃复来回任。且衣凶服县尉杨汝为问其故悬曰：遂失恃汝为曰：何不解官丁忧悬曰：未闻上官汝为唾面不语既而具申监司遂放罢服除授通判镇江府军民曰：是余杭县投拜者不纳。又论罢之再授通判婺州亦不得赴任自此不能出仕衣冠以为愧金人在江州未退兵也。有衢州军事判官钱观复者以衢当路冲白郡守纵民老幼出户留一丁不留与留而瘦弱不堪任罪如军法其後军兵欲乘时为变顾城中金帛子女无冀获乃止。

赐临安府民兵抚恤敕书。

敕临安府民兵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内外军民并力拒敌血战五日方始城破。又缘诸县要堡防护严密往往多被掩杀缘此怨恨临行之日焚烧郡被祸尤酷实可痛恻欲望优加抚恤事朕惟左衽任之凭陵（改作中土之沦亡）奄及东吴之都会尔等挺身御敌为国忘生率其忠义之豪挫彼腥膻之暴（改作凭陵之气）逮逾累日主失坚城凡分坞壁之屯皆奋兵戈之锐缘兹厚毒为我深仇洎贼马（改作敌骑）之旋归举民居而焚荡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务井堙而木刊言念吾民重罹此祸顾疮痍之未复每寤寐以兴嗟已遣使臣往宣恩意其各从於安乐以同待於承平故兹抚恤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此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十四日丁亥聂渊入京师留守上官悟邮奔渊以城献於金人。

河南之地尽已陷没西京南京金人皆屯兵唯京师甸内县犹为国家守粮食乏绝四外皆不通民多饿死聂渊者与其徒十五五以食物与守城者博易久而颇稔熟至日少以其徒数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纵火焚楼櫓犹不敢下城骚扰是时城之东有夜猫。

儿李珠苏大刀屯驻留守上官悟皆招入城既入城则放火去可掠不止而渊亦掘断城堞道自守城中乱悟及副留守赵伦乃出奔悟为留守时官司命令不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刘豫以济南府已投拜金人矣。豫尝遣使说悟令叛悟焚书斩使顷之豫。又赂悟左右乔思恭宋厚俸说悟悟不从豫知悟不可说乃止渊遣人往南京金人军前献京师三月金人大太师差镇国郎君入京师驻於朱雀门上给牌子与在京强壮不满万人自此京城遂陷失悟在唐门遇董平平逼令悟书填官告讞杀之金人得京师以前都水使者王羲为留守夔发公文尽招诸县头目人皆来抚谕自此无盗贼渊河北{军首领也。。

十七日庚寅鼎州武陵百姓鍾相反。

鍾相鼎州武陵县人无他技能善为诞谩自号老爷亦称弥天大圣言有神通与天通能救人疾患阴语其徒则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持此说以动小民故环数百里闲小民无知者翕然从之备精谒相旁午於道谓之拜爷如是者凡二十馀年相缘此家货钜中闲累曾败露有司受贿不能尽法绳治至是金人

犯（改作陷）潭州孔彦舟入泮州相乘人情惊扰以拒彦舟为名聚众，於是日起兵鼎泮荆南之民响应是时鼎州缺守臣湖北提刑王彦成先挈家逃岳州单世卿奔龙阳就家属登舟东下仅以身免其余官吏莫能控制寇遂猖獗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讎隙之人谓贼兵为爷儿谓国典为去可财为均平病者不许服药死者不许行丧唯以拜爷为事人绵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鼎州之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泮州阳安萍乡石门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阳甯乡湘阴安化峡州之宜都岳州之华容辰州之沅陵凡十九县皆为盗区矣。。

十八日辛卯金人陷秀州权知州军事赵士{缶}死之。

金人陷秀州军民共推兵马钤辖赵士{缶}为知州士{缶}出城与金人战为其所败士{缶}死之秀州遂陷。

十九日壬辰程昌充蔡州南归。

程昌自京师退还蔡州未期月。又以蔡州粮食皆尽王命不通遂领率军民率蔡而南归。

二十二日乙未宣抚使周望弃其军奔於太湖。

周望以宣抚使驻於平江府闻金人已破秀州渐入。

吴江县恐怖畏怯却委军而去走入太湖。

遗史曰：望方出城而去也。市人遮道请留为一城生灵计既不可留则极口骂望闻而不顾，於是市井闲皆喧育初除望签书枢密制词曰：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汉文武吉甫宣王复振於宗周夫非躬不世之全材何以济中兴之远业贤者登用国其，庶几谓望何以当此。

知平阳府汤东野弃城走。

知平阳府汤东野见周望已出即以府印授郭仲威俾权知府事遂率家属弃城而走。

二十三日丙申李成陷舒州。

李成犯舒州刘文舜率兵迎战为成所败文舜尽率其众走入山中成遂入舒州得前秘书省正字李以王命不通金人在江浙闲妄生向背心遂（以成）为一时之英雄投书於成请顺流而据金陵号召浙江以观天意成不从留於军中成执前提刑李著见任提刑以下及州县官百馀员皆居於太平寺其徒有执郑严而至者成命杀之。

车驾自海道归驻蹕浙东降德音。

朕自遭敌国之侵越在方隅之外。且念二对租征之久惧四方荼毒之深不辞痛屈於眇躬庶或少回於善政每辛勤而遣使祈和好以休兵谓既殫诚亦须悔祸乃狙凭陵之态专行暴蔑之威跨万里以长驱分数途而并进悉提群丑径渡长江朕惟子视於生灵何惜身临於行阵遂下平江迎敌之诏即为景德亲征之行誓以六军期於一战会

近境已成於对垒而群臣坚请於避锋勉馭舟师来临海道既阻挫之理极致率土之愤盈念祖宗涵养之恩痛社稷陵夷之耻乡豪竞奋禁旅争先始金陵杀获之相当继鄞水剿除之几半或骁将大诛於淮甸或奇兵邀击於江西捷奏既腾凶威遂屈今则移师远去闔境皆清朕惟驻蹕於浙东将即返兵於吴会乘中原忆振之气复列圣无穷之基嘉与群生再为乐国言念承平之俗重罹蹂践之灾妻孥隔绝於封疆肝脑糜捐於原野祸非汝咎痛贯予心今虽幸免於干戈岂获尽安於田里止俟防之暇被动除正赋之烦虽诚意之未申岂沛恩之可後宣布哀矜之惠用苏凋瘵之民於戏历数之在舜躬顾朕岂堪於克绍讴吟而思汉氏赖兹可致於中兴况今丕应之迹遐与我实同於休戚勉图远略茂对宏休。

二十五日戊戌金人陷平江府。

周望汤武汉野即已充城而去城中无主丁酉夕火发者数处百姓惊惶乃曾班郭仲威纵火也。戊戌金人寇（改作侵）盘门仲威遣七防御者当之七防御大败退入城中金人袭之亦入城仲威率众奔常熟县是夜金人纵火三日夜乃灭城中悉为灰烬金人虽不甚屠戮居人自赴水火而死者大半矣。庚子金人行。

赵立加右武大夫徐州观察使知楚州军州事兼管内安抚使淮南东路兵马钤辖仍兼便宜。

闾在越州途中朝辞日朝廷令斋告授赵立官职差践自是到楚州以告授立。

金人犯（改作逼）荆门军刘超率众去。

刘超守荆门军闻金人自江西回军遂弃城引众去赵琼受楚州旗榜归朝廷。

先是宿迁水寨首领赵琼已投拜金人楚州进士国奉卿借补成忠郎权知淮阴县事尝欲招琼使复归朝廷与楚州共御会赵立来知楚州奉卿见其参谋陈适与语楚州事适甚喜荐於立奉卿为立谋招琼立即令奉卿斋旗榜亲往见琼琼受旗榜遂听楚人节制奉卿还报立大喜加借奉卿秉义郎奉卿曰：奉卿本是进士今为武官不能出战恐误全用乞换文资立令照学籍果然遂改借宣教郎令措置高邮军。

二十九日壬寅郭仲威率兵入平阳府。

郭仲威在常熟闻金人已行离平江府率众复入城斩掘人家窖埋之物纵兵扰民民不堪之凡民家所有悉为仲威之党所攘夺。

三月癸卯朔陈思恭败金人於吴江。

陈思恭隶周望为统制望奔太湖思恭军於青乌镇金人後军泊於吴江县下临太湖乃以兵邀之金人舟乱不整思恭获小胜而退。

孔彦舟率兵入鼎州。

孔彦舟初名彦威为东平府钤辖与知州权邦彦不协彦威与一宗女私通事露邦彦欲按发之彦威遂率众去邦彦追及彦威射中邦彦乃还彦威遂改名彦舟聚众渐盛转至京南。又渡江据泮州彦舟出兵攻讨常不胜辄相反於武陵也。常轻视彦舟是

时鼎州城守孤危官吏军民势不获已遂迎请彦舟入城以拒相彦舟许之方离泮州而吴私郎陷泮州杀知州王琮以下官属十数员彦舟前军三月癸卯入鼎。

州即纵杀官吏军民占用官私仓库去司掠民财焉。

卢益权知三省枢密院李回权同知三省枢密院往从卫隆太后。

初上在济州隆太后遣李回往劝进上即位除回延康殿学士知洪州臣僚言其靖康闲守黄河弃军而走。且受张邦昌伪命为尚书右丞遂责吉州安置至是范宗尹荐其材乃召为权同知三省枢密院往虔州迎隆太后。

肆赦州县。

先是上幸海道知浙西江东西淮东西湖南北诸州皆命令不通亦不知翠华端的所在及赦到知驻蹕浙东无不欣喜。

知江州权邦彦为江淮荆浙发运使。

吴及金人战偏差实鸡败绩。

先是陕州既陷金人长驱关中曲端遣吴屯於彭店原端自拥大兵次庆闲以策与金人战胜负未决而端退走自至泾遂败绩大骂端由是二人有隙金人虽胜以端全军退去。且入夏遂复还河东。

卢益辛企宗潘就思赴虔州迎隆皇太后。

十日壬子金人陷常州（旧校云：守臣周札弃城去）。

金人取常州路经过不住。若奔牛吕城官吏禁其闸断其绊放练湖水使乾则金人舟船皆不可行惜乎！官奔吏窜而闸犹俨然故金人长驱而无阻碍也。。

车驾幸处州。

吕颐浩以金人退兵请还幸越州遂行幸处州。

刘纲攻赵琼水寨。

节制渐渐一州刘纲以宿迁县赵琼水寨投拜金人遂遣人攻之琼曰：我为人逼胁势孤援寡权为老小之计不得已而投拜今楚州赵安抚牒来即时受之已听楚州节制复归朝廷矣。公其察之不从兵攻寨琼出民兵御退之。

二十六日戊辰孔彦舟击锺相败之擒相。

孔彦舟在鼎州日与锺相交战胜负相当彦舟诈遣人投相谓之入法相受之不疑戊辰彦舟遣人制击相寨所遣入法之人为内应相遂大败摧妻子窜入山谷为村人范颜所擒而胡寿得之献於彦舟彦舟乃造法物仪仗张大其功欲解赴朝廷至攸县曾龙图杀相所造法物亦散失。

四月壬申朔车驾幸越州。

尚书左仆射吕颐浩罢授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旧校云：宋史作醴泉观使）。

车驾幸越州御史中丞赵鼎言吕颐浩之谬以使相宫使罢左仆射从优礼也。。

制曰：门下独化陶之上尝守备於弼谐闵劳官职之烦宜特加於崇奖惟时上宰实我元勋兹祈解於近司爰宠颁於殊渥诞扬大号敷告群工某心术疏通性资明达运筹泉涌独当天下之危机游刃风生能断朝廷之大事昨属艰难之运尤输经济之忠冒险直前服勤无取虞渊之日重正乾坤问襄野之涂卒安宗社故在廷之莫及方当{六一}以仰成然寝怀偏见之私殊失大臣之体占吏员而有亏铨法专兵柄而岁废枢庭下吴门之诏则虑失於先时请浙右之行则力违於众议既人言之荐至於物望以靡难从策免之常规乃峻彝章务全体貌植牙造纛部节制於雄藩执璧面槐视班联於上袞假以贞神情从其私计之安皆儒臣希有之荣盖邦国久虚之内朕为无歉汝亦有终於戏险夷一心非忠诚孰能至此进退二道惟明哲足以尽之矧兼将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

张俊为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制置使。

金人在建康韩世忠屯兵江上屡腾捷奏乃遣张俊为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制置使节制浙西军马策应世忠俊虽受命未进发人皆切齿。

十四日乙酉溃军戚方攻宣州。

戚方勇悍善射初投为教骏兵士军兴盗贼起在九朵花徒党行伍中未知名方杀其为首人遂率众归建康投杜充用为准备将留在帐前建康失利诸军皆散方走至金坛界与建康统制扈成相遇方欲夺成军乃谋杀成遂伏众於┆中皆执长枪令曰：扈统制过则杀俄而成果至伏发以长枪成死统领庞荣率其众闻岳飞在宜兴乃以其众归飞以荣为右军统制主率众入常州为刘宴所败乃犯宣州知州李光遣兵马监押吕执中斋书招之方佯受书实欲攻城也。执中觉其伪诈仅得脱归有衙前石振者为方所执问以城中虚实振有从贼之心乃悉以虚实告。且具言城中之方隅可击者不可击者方用振之说鼓行而前是日犯城下光自决守城之计乃命城外居人尽迁入城（一应）寺院及人家与空闲官舍任。

便居住是时有建康溃散班直百余人无所归光留於城中光因以主首王逸为都统制令见任及寄居官分守城壁僧道居民皆执仗登城措置甚有方法攻城不克光以知州仪卫登城北壁令一吏诈作知州招方打话云：戚统制两部曲皆是官军，岂不念国家艰难之际何苦欲攻此城为盗贼乎！方曰：方不敢抗挠朝廷但缘士卒皆饥不免寻觅粮食耳。又曰：我与汝粮食并银绢犒设如何方曰：若蒙犒军即便引退，於是光乃遗以米肉并银绢甚厚方虽受之而意犹徐徐睥睨不已王逸曰：贼非退也。。且未可解严更当谨备方果伐木作攻具复攻城城中皆御退之矢如雨注城中负户方能汲是时诸邑民兵皆聚城中甯国民兵尤粗壮有膂力以守击石贼甚苦之。

王德执刘文舜於饶州杀之。

王德欲迎隆太后於虔州次吉水会妖贼王念经反於信州之贵溪县命德讨之德道出鄱阳刘文舜在舒州遭李成之败方寇饶州园城急知州连南夫以蜡书请德解围

德引兵至城下压贼垒而阵文舜褫气悉舍兵请降德伪许其降诱文舜及其次邵谭袁关索等入城执而诛之。

刘位攻赵琼寨败绩。

先是刘纲遣人攻赵琼寨不克纲怒请兵於位位遣人攻琼楚州赵立曰：赵琼已受旗榜听我节制义当救之立出兵为援与战败之位兵退走。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三十七校勘记。

林受招安（脱安字）悬曰：遽失恃（遽误作遂）惟京师与内县与误作甸）内外皆不通（内误作四）亦掘断城中堰道自守（脱中字）备糒相谒（误作谒相（知浙西江东西淮东西湖南北诸州（一作如浙西江东两淮湖北诸州）经过不住径奔於吕城（径误作。若於误作牛）独任陶之正尝首备於弼谐（任误作化正误作上首误作守）。

●卷一百三十八

炎兴下帙三十八。

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乙未，尽五月十三日甲寅。

二十四日乙未韩世忠败金人於建康府江中捷奏至除世忠检校少师改武成感德节度使。

制曰：门下朕遭百六艰危之会赖二三梟俊之臣跪推毂而遣将军守境既腾於戎捷歌出军而劳不率畴勋敢废於邦彝爰赐赞书用孚书听具官某勇闻天下气盖关中堂堂将种之英凛凛军锋之冠行已恭而事上敬蚤服周行临机果而料敌明屡扬伟绩昨属交侵之警俾屯要害之仁而击纵精兵於数路。若珠走盘挤丑虏（改作群盗）於长江如杵投曰：坐以中坚之壁成兹南纪之安威行而海内息肩师胜而国人属目是用兼隆徽数特表肤功出拥齐旄易两镇提封之大入乘夏篆视三孤绝特盗窃案崇申衍采风陪敦并赋以永常之载以昭帷幄之成於戏武能威敌者师帅之荣赏不侔时者人君之信惟忠勇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谦冲可以保富贵之终勉图而休毋废朕命可特授起复检校少师武成感。

德军节度使。

遗史曰：初江上防秋韩世忠屯於镇江府及建康失守世忠退军於江阴军迤邐至平江府秀州至是世忠聚集舟船摆布於江中以挖金人归路时郡青以舟船在芜湖往来於建康竹卜港世忠使人招青青受招安布不以会乃曰：我方为贼其下皆穷恐不为用故不可动也。是役也。世忠败金人於江中奏捷至行在除世忠检校少师改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制词有曰：屯兵要害邀击苍茫师大振军声杀获过当犬羊（改作闻风）震憎知国有人。

二十五日丙申韩世忠与兀术（改作乌珠）再战於江中为兀术（改作乌珠）所败孙世询严永吉皆战死。

金人在建康韩世忠以海船挖於江中乘风使篷往来如飞兀术（改作乌珠）谓将军曰：使船如使马何以破之韩常曰：虽然见常军则自遁矣。兀术（改作乌珠）令常以舟师犯之多没常见兀术（改作乌珠）伏地请死兀术（改作乌珠）贷之乃揭榜立赏许献所以破海船之策有福州百姓姓王人侨居建康开米铺为生见榜有希赏之心乃教兀术（改作乌珠）於舟中载擢浆俟无风则出江有风则不出海船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则不攻自破矣。兀术（改作乌珠）信之一夜造火箭成以戊申出江翟浆行舟其疾如风天霁无风赫日丽天海船皆不能动蓬则火起世忠海船本备水陆之战人皆全装马皆铁面皮甲每船有兵有马有老少有粮食有辎重无风不能行烘日曝人乱而呼马惊而嘶被焚与堕江者不可胜计远望江中层层皆火火船蔽江而下金人鼓趋以轻舟追袭之金鼓之声震动天地世忠败散孙世询严永吉皆力战而死兀术（改作乌珠）既胜欲之建康府谋北归而世忠海船挖於江中不得去或献谋於金人曰：江水方涨宜於芦阳地开掘新河二十馀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皆世忠之上流矣。兀术（改作乌珠）信之乃命掘河一夜河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惊金人悉趋建康世忠尾袭之而已初长芦崇福禅院行者普伦普璉普璉结集行者及强壮百姓千馀人分为三队在杨家洲上自相守保世忠尝约普伦等为策应至是普伦判断亘普ど率其众千馀人驾小舟千馀艘皆裹红巾立红帜来策应至长芦遇世忠海船狼狈而来金人至长芦亦回世忠与馀兵至瓜步弃舟而陆奔还镇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舟。

中粮食或有得银绢钱物者。

中兴姓氏录忠义《传》曰：孙世询字谿道开封府人也。有勇力善骑射少时会绥荐之梁方平随军屡产功後从韩世忠为前军统制与大金战应天府河东府皆称其勇苗傅刘正彦反军临平镇世忠来勤王世询为先锋与贼战大败之 傅正彦走从世忠追袭至建州浦城县大战败之杀贼兵万级统制马彦溥赵竭忠赵竭节皆战死世询临阵遂擒正彦加观察使及大金兀术（改作乌珠）渡江复自建康回世询随世忠及兀术（改作乌珠）战建康门外大败之次日再战江中无风世忠军皆海舟不能行大金竟以小舟来纵火世忠军败世询及严就吉皆力战而死。

张进及梁斌自虜（改作金）寨脱归。

先是张俊命选锋正将梁羨慕副将张进屯诸暨县金人陷越州羨慕与进投拜上还越州也。进得脱复聚众得二百馀人归还行在叙其功以赎投拜之罪在言梁羨慕不肯归朝廷已并杀之既杀斌然後乃能归朝耳。又数日羨慕以众三百馀人还朝廷亦待之如初仍不问张进之诈斌後为策应选锋军统制。

牛皋败金人於宋村擒（其将）马五（改作马武）太师。

金人犯（改作下）江西者回军北归牛皋潜军於宝丰之宋村冲其中坚杀伤甚众生擒马五（改作马武）太师招抚司加皋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为五军都统制。

汪藻奏论金人留建康乞分张俊军马策应。

其状曰：右臣昨自三月来得之傅闻云：金人在建康筑城为度夏计臣虽幸其不然然心窃忧之以为中国（改作原）困於腥膻（改作敌氛）而得少休息者正赖其不能触热故尝以寒方至未暑先归吾於半年闲汲汲措画犹每岁奔命不暇今。若纵其度夏则长为巢穴（改作此蟠踞）无所忌惮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泊到行在闻韩世忠列战舰江中遮其归路日有所获。且言金人穷蹙之状臣窃欣幸以为三月所传诞妄耳续观黄榜备录韩世忠捷奏。又以为朝夕必可埽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议毛寂然议者颇疑世忠奏报未必皆实兼数日人自常润来者皆云：虏（改作敌）於蒋山雨花台两处各大寨抱城开河两道以护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为避暑之地陆增城垒水造战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复回者累累不绝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馀乃反去而复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则与三月所傅。又似符合臣闻金人动设诡诈尤喜为穷蹙之状。

以疑我师我师堕其计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为度夏计而阳为穷蹙者特以疑误我师耶建康为东南咽喉国之门户也。天下转输朝廷号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下添长字）据此为巢穴（删此三字）则东南馈饷遂绝如人挖其咽喉守其门户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尝有反复及此者否岂遂以其无事而所当讲者承平之先务乎！抑揣陛下非所乐闻而不以闻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挖我咽喉守我门户则群盗亦将视缓急以为向背国家果有力能使之退听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居所难言者不得不虑臣愚以为此事所系非细庙堂当。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闲我师便利之时会诸将与韩世忠一举埽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将使惩创终身不敢复南其利害，岂不相万哉！虽近闻遣张俊提兵过江节制浙西人马迤邐前去以为策应此固陛下长算也。不知张俊果能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专差得力使臣数人斋陛下宸朝霞星夜兼程自荆襄邓湖以来迎张俊军令分数万人顺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计置粮斛载以自随彼张俊军既皆新人必锋锐可用。且敌人见上流之师突然而至莫知其数必破胆奔溃此制虏（改作敌）一（奇计）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闲气候稍凉彼得时也。机会一失虽悔何追究睿慈不以臣言为愚轻此贼忽此事特加采纳不胜幸甚。

五月七日戊申濠州土豪王惟忠弃韭山寨率众归於节制使刘位。

王惟忠濠州锺离县农家也。字移孝总角有立志兄弟三人惟忠最幼每经行於市中人皆不语以俟其过故人号为静街三郎军兴上有诏许民自保惟忠乃据韭山为寨与乡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老小数千惟忠屡与张文孝史康民战金人以孙兴来知濠州管属县镇皆听兴伪命而用天会年号兴遣人招惟忠独不从至是惟忠率众弃韭

山寨归於招信县刘位位瓠领导卢为左军统领官韭山寨垒石为城周匝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环绕之战响之具稍备民之愿来依者凡万馀人惟忠选强壮充兵韭山之势巍然而立外有群山环绕之山有泉涌出泉下有洞众泉悉注焉洞虽不大然不论水之多寡或连雨会群山之水湊於其中而洞能容之呼为归水洞倘无此洞则山泉与雨水皆为群山所壅不得泄寨在山之。

顶万人居焉常苦无水以给食惟忠患之乃视归水洞而谋曰：若塞此洞不惟可得水以给食。且水势萦回於山曲亦可恃以为险也。然此洞虽小能容无涯之水，岂非有神佛以主之乎万人方待水而食所系不轻吾将尽诚心祷之於神权塞此洞借水以给众。若神而有灵必阴佑於我乃与进士戴德夫谋祷塞洞之方德夫以惟忠之意朱书铁为板以清酌祭神掷板於洞遂实之以土石闻知者皆相视而笑以为儿戏也。既而数人之力告劳而洞已塞矣。人皆大骇及惟忠既去归水洞复陷如初。

十日辛亥直龙图阁刘宴与戚方战於宣州城下被杀戚方围宣州知州李光乞援於朝诏刘宴解围宣州以观察使巨师古为之副宴受命即日就道师古以兵继之初宴在常州驻军方率众自西门突入欲作过宴自城中杀出之至是宴始到城下未安营垒乘贼不意自城南转城西直趋城北以才寿方之帐方大惊走宴恃勇欲生致方乃单骑追之贼见官军不多乃自骆驼山後设伏以断其路方率亲随迎战宴单骑力不能敌退还至天甯寺前隔小沟是时暑雨方涨马陷於淖不可出桥左有伏贼以钩枪搭宴宴犹手刃杀数十人以无援崦被害宴死数日师古兵到城下光具闻於朝上悯悼之赠宴龙图阁待制官其四子仍令即死所立庙榜曰：义烈岁时祀之。

中兴姓氏忠义录曰：刘宴燕山府人也。建炎二年随刘正彦掌赤心队降丁进有功正彦败宴降於韩世忠累迁直龙图阁四年戚方反常州适宴兵至击方大败及戚方之寇宣知州军事李光固守其城宴追方至宣州大败方解其国方败走宴追击之不胜力战而死时称其忠勇立庙於常山。

十一日壬子金人焚掠建康执江东安抚使陈邦光渡江去（旧校云：时李悦亦同被执而去）。

金人焚烧建康府虏掠人民夺去司财物出建康府城（自静）安渡宣化而去兀术（改作乌珠）屯於六合县舟船入自瓜步口首尾相衔摆泊至六合不断建康城中悉为灰烬矣。金人虽已渡淮东无警安抚直宝文阁张稹尚守扬州招信刘位以节制之职聚众在横山帖然无一事军中唯饮酒赌博而已先是知真州向子措置欲移治扬家洲而扬子六合之民愿保方山子弃真州金人据建康府大兵入二浙犹有游骑往来於淮南大抵自滁河之西皆为游骑所扰而不过。

滁河之东金人既渡江北占六合，於是真州为群贼所扰已不可居王冠率军兵共守方山後渡江驻於溧水溧阳之闲金人。又占真而扬州亦不可守张稹乃弃扬州金人据建康半年馀江甯镇采石至和州道路往来不绝和州亦留兵戍守杂以妇人戴

头巾著军号执兵器巡防城壁然无一 军乘虚到城下与之为笔者惟邵青竹条港探知建康城中金人不多。且兀术（改作乌珠）等皆在浙东建康有可克之理是时青见有杀牛者牛拒力甚清取枪刺其胸共助而牛用角干青中股青方病疗不能行乃遣其次姓马者率众往收复建康既至水门暴雨电雷大作不克入而遂退青杀之迁单德忠为次。又有都团陈德结众欲杀金人部勒已定前期为朱都团所告德全家被害兵马都监金沔死之金人围建康也。守南门番官称万户者常谕居民愿往采薪者给牌子前去居民皆不从及被杀戮之余方悟此万户之言乃阴欲保护居民使出城求生也。

十三日甲寅戚方攻宣州不克退去宣州解严。

戚方围宣州遇刘宴直才寿其中。又巨师古到及方战於城北方三战三败遂引去宣州受围凡二十九日受围之初李光妻管氏病痲甚苦至解严管氏皆不知人皆以为奇大抵守城之法先要财物丰备是时府库财物盈满而大富人皆出银钱为犒设故贼人积攻具以至积草积柴之处皆多以钱帛募死士烧之而人亦愿尽死力如城北木塔寺有木塔下瞰城中虚实当先除去而贼守甚严乃募人负草实其塔然後纵火令方下即有应募者是夜果有草实其塔内纵火火为塔所束如火柱冲天观之虽可畏而人心则甚喜州作解严会随功高下以金杯劝酒就赏其杯初主以宣州城为龟形当以真武法以穰之乃令攻城人被发用红制帕首方既退去城之东壁摧坏者数十丈。

兵飞杀刘泾并其军（旧校云：按金陀卒编建炎三年虏侵溧阳县先臣遣刘经将千人夜半驰至县击之杀获五百余人云：去无杀经并军一事岂倦翁於此为亲者谅耶。又云：泾卒编作经。虏改作敌）。

先是岳飞与刘泾合军屯戍宜兴飞领兵往建康去 金人於靖安得胜回军溧阳县得泾军将官王万报泾欲杀飞母及妻而并其军飞大惊即令姚政往图之政夜行抵宜兴以飞母命傅语泾迂得家书请来访略议事泾不虞其谋入其室则有杨某者伏於壁。

闲遂杀泾少刻飞到抚其众。

史康民及金人战於定远县军败闾执被执而去。

史康民濮州人也。初起於京东因迎神社会有乡 散扇挝剑之类仪物藉以为资遂拥众乱聚众渐盛乏粮食杀人食之号为饿子转至淮南往来於濠泗闲张文孝在其军谓之张铃豁文孝用启鶚及李徽猷计遂背康民杀康民父母自为一军先是闾在越州除淮南等招抚节制使至崇德县闻金人已犯钱塘到平江招得数百户。又闻金人在建康乃取江阴军路渡入柴墟镇至楚州见赵立方措置楚州就以上命授立右武大夫徐州观察使知楚州军州事兼管内安抚使淮南东路兵马铃之告至泗州而文孝在泗州出迎参拜。且曰：闻太尉将到夺来参迎甚喜与文孝至招信刘位发兵御之於境文孝战不胜与文孝往濠州界下寨於黄连文孝名为迎实挟也。是时康民屯於

韭山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虚掩黄连埠破其寨取及同行刘舜臣等一行归定远杀李徽猷得扈鹞至定远裔割剝其心以祭其父母康民拜舜臣以谢杀扈鹞雪父母之讎金人周太师闻康民得屯於定远也。乃会亳州大太师兵渡涡口甲寅周太师入自西门康民出兵迎敌大败而回大太师已自经门入执而去是役也。康民几死赵宏救之得免次日康民议追金人夺闻已渡涡口矣。宏相州汤阴县弓手也。时人谓之赵子初迎奉神御趣离四京也。於岳飞处借使臣十人而宏基一也。循蔡河而下至濠州遇张用说用归朝廷以马皋之妻一丈青嫁用为妻初皋为郭仲荀所诛周一之以为义女既嫁用遂为中军统领有二认旗在马上题曰：关西贞烈女护国马夫人刘舜臣者用之参议官用俾随以行故舜臣在军在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为京东安抚使不可用被害。

姓氏录忠义傳曰：閻有膂力善骑射少以班直补官靖康初累迁主管步军司公事上南巡扬州留守京师建炎三年京师留守宗泽命军河南府会合王彦杨进丁进等兵六十万欲渡河迎请二帝会暴卒而止三年同杜充上表请上还阙以图中原俄京城绝粮杜弃赴行在亦领兵数千至淮南金人方南侵以节制淮南等路军马往拒之四年军濠州定远县与金人战不胜被执令同招张文孝攻濠州。

史康民乘虚袭文孝败之被虏後金人。又攻康民於庐州同康民与战败绩复被执骂金人不屈而死绍兴元年赠检校少保节度十七年谥壮节。

刘超据荆南。

刘超据荆南分众犯陕州先是张浚以宣抚使往川陕也。经由郑州留小潘防御一军於郑州小潘防御为部下彭筠所杀筠乃与超合超遣筠犯复州凡所经过井邑邱墟人无噍类，於是超欲取鼎泮以窥湖南二广。

刘位攻赵琼寨。

刘位遣人攻赵琼寨赵立出兵击却之位大怒遂率兵攻琼立复出兵为援。且以檄告位大略言琼已听当使节制为朝廷守宿迁水寨当使乃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泗州之兵皆合听节制位乃止。

賜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三十八校勘记。

歌出车而劳还卒（车误作军卒误作率）兀术谓将军曰：（将军应作韩常）舟出江痛在世忠之上流矣。（在误作皆）故傅正彦走（故字衍）。又言梁羨慕不肯归朝迁（。又误作大）总角有大志（大误作立）及威方之寇宣州（之字衍脱州字）然无一事军乘虚到城下（事字衍）都监金沔死之（金沔一作全沔）。

●卷一百三十九

炎兴下帙三十九。

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尽六月十一日辛巳。

范宗尹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守参知政事。

范宗尹辞免不允批答朕履国家之否运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奥从布衣早有人望累击权臣於方用未尝好利以邀名每陈治道之可行无不会文而切理泊参赞於大政尤灼见於所存一意尽公群伦皆理仍付巨川之济用符岩石之瞻制诏一颁绅相庆伫卿行志知国有人谓当承命以周旋犹复抗章而逊避惟此举而国无陋矣。今何时而卿辞位乎！勉究良图母良再请。

再辞免批答朕惟治乱两涂未有不由於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鲜值於同时卿识邃而才全谋深而器远学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简於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风宪升预政机将观所长不次而用而卿性资天至议论日新言其重厚则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语其疏通则。若驾轻车而就熟路乃布大号任之不疑卿当图群策以兼收念寸阴之可惜立规模於素定应机会於方来辅成再造之基同享无疆之福此则尽卿致主之术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辞奚益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遗史曰：范宗尹拜右仆射张守除参知政事宗尹具辞免赐诏不允仍断来章汪藻行词曰：言其重厚则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语其疏通则。若驾轻车而就熟路乃布大号任之不疑宗尹读之喜宗尹谓守曰：今日之势正如人之疾病沈痼方笃稍施驶药立有颠仆之势要使施设有顺序勿迂勿亟当相与戮力启沃上前广开言路拣拔贤材除剔蠹节抑财用以至惜名器损侥幸斥豪右左（左右）缝庶乎！其可也。。

张用寇淮西。

张用自京西往东京转南京界自柳子斩阳趋寿春至舒城县遂屯中军其馀诸军皆分屯四布是时金人方退建康渡江北和州以东金人往来野无所掠乃采草木但叶青而嫩者以火煮之搗去青水不问有毒与无毒但能咀嚼者悉食之以至动活之物不论飞走与蠕动得即之人皆困乏。

改御前五军为神武五军御营五军为神武副五军。

崔增陷焦湖水寨。

崔增磁州人隶阎仅军为将守泗州浮桥仅弃泗州诸军溃散增往寿春界中去可祝博士寨并其军自濠州转往巢县攻焦湖水寨增得小舟数只直趋其寨寨有舟四五十皆淮西富商大贾及上户富民初来曾经兵火不能迎拒尽为增所有虏掠金银财物子女。又选壮充军。

孙兴退濠州将校朱式率军民请兵马都监李价权知军州事。

金人自建康渡江而北也。寿春府军周太师招孙兴等还寿春官吏居民皆送於西门之外劝酒酌别兴与滕郎中及所部兵尽行唯留伪通判陈浩然在州兴携二妓毛马女杨苏凶去以金赏其众自馀无毫发之扰兴在濠州凡半年及既去将校朱式率军

民请军马都监李权管军州事用司户参军江洵武谋囚投拜官张宗望及通判陈浩然於狱遂复用建炎四年年号以洵武权通判军州事以小溪巡检魏进权兵马都监。

六月二日壬申刘光世来朝。

七日丁丑刘位败张文孝克滁州。

刘位屯於横山张文孝占滁州位以兵收复滁州丁丑至滁州文孝退走遂复滁州。

八日戊寅刘位及张文孝战於滁州被害。

刘位既得滁州即以其属李颀为司法参军是夜与颀同宿於子城中颀梦州城中屋舍尽倒既觉以为不祥拂旦文孝以其众至城下位所引兵迎战位逢兵众数百以为己兵之战士也。乃指麾杀贼而所逢者贼兵也。位觉之欲急战为贼所杀权知州者某权知清流县梅俊迪县丞张格非等州县官皆散朝廷闻之即其地立庙榜曰：刚烈。

十一日辛巳赵立出兵攻挾懒（改作达兰）於孙村浦。

挾懒以大军下寨於寿河去淮河孙村浦两吉乃南北咽喉之路。又作寨於孙村浦以守之赵立起宿迁县赵琼水寨民兵於城中辛巳亲率亲随百余人取孙村浦寨遣统制王彦忠以兵数百防寿河之救兵金人自寿河寨日遣二三百骑往来於孙村浦闻立出兵急遣铁骑来救之为彦忠所挖不得进立亦闻金人以铁骑来救不克攻而退彦忠亦归。

吕颐浩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朱胜非为江州路安抚大使兼知江州刘光世为两浙西路安抚大。

使兼知镇江府。

周望责招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

周望以同知枢密为宣抚使弃其军而奔太湖也。以宣抚使印弃太湖中金人已退募渔人入水求得之以宣抚使职弭节知湖州殿中侍御史沈与求言其统重兵於吴门不能捍蔽脱身先遁以致连城陷歿与诸郡以城降贼并缘为奸掠取民财等事乞正典刑遂责授节度副使连州安置。

陈规德安府汉阳军镇抚使兼知德安府。

陈规字元则沂州人以明法补官靖康初转通直郎知德安府之安陆县金人陷都城规率兵数百勤王半道兵溃而返会郡守及僚属弃城出奔唯规独留不去众遂推规摄府事规乃聚兵积粮修在以守贼王在党忠相继来寇皆败而去迁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李孝义犯城规与战颇克会孝忠为将张世所杀隆於乔仲福数月杨进来攻不能下而退范宗尹为相分镇以规为德安府汉阳军镇抚使兼知德安府赵延寿谋来寇规击破其众累加龙图阁待制召赴行在在州八年屡破贼众中原郡县皆失守唯德安一城独存识者伟其能然严刑重斂颇失民心。

规有朝野金言後序曰：规守顺昌日得靖康金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反覆熟读痛心疾首不觉涕零嗟我国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乱国之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扬雄所谓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难。若非人事之失则天亦不得而为灾。若非天欲降灾则人事亦无此失规不揆至愚窃观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牙守御将帅施設应敌捍御攻城之失与夫管见却敌之策论列而序言之朝廷再援太原大臣以谓中（改作我）国势弱夷狄方强（改作敌焰方张）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若用兵有术以壮中（改作我）烟之势是夷狄（改作敌人）之强用之则有弱有强不用则中止於弱而已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如何耳河东安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寻皆败绩致太原陷於虏（改作敌）非兵不多盖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先锋遇敌者凡有一不胜而却自此後大兵皆却是宜乎！不能援也。有识者观之不待已败而後知其不能援也。，岂不知攻城者分。

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挖援兵。若兵不多兵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当时往援者将良得计虽无兵二十万只十万亦可必援。又无十万只五万亦可必为之援也。。又不五万至其下变有可援之理。且以五万兵为率。若止分五十将留十将护卫大军兼备策应内分三两队作诸路挖援兵前广张兵势牵制挖援之兵以二十将分地深入虏（改作敌）境绵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虏（改作敌）兵多少便能尽害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寻响道多遣远探向前设伏伺望敌人打粮出兵多则退之少则擒之但绝其粮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贼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数将失利则大兵必不致於一齐败衄溃散为盗京城之难其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改作尼堪）攻太原之寿阳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残虏之（此三字改作敌）众万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金言以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无死寿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险设伏贼（改作敌）欲登城纵令登城已登即死贼（改作敌）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内有数步之城贼（改作敌）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拜伏乞命於贼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驳於封邱门外大驳数百座皆在门外贼（改作敌）至不收遂令金人所得咸为攻城之具规以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置驳数百座亦必无害在於御驳之术善不善也。统制官辛康宗以贼（改作敌）去城远止兵不得放箭此言善也。百姓鼓众击死已见其因乱素治之术失也。贼先采涇木编洞屋以新牛皮盖其上载之令人运土木填壕以进攻械守城人。若得计则城内先施驳碎之说可用单梢驳放远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就城

（当时）仓卒之际用与不用此驳。若人不究心则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又有小驳御近众其小驳每十人以上不过十五人施放一文化教育料可以到数十步外不谓小驳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则四肢必伤中腰以上则人必死中马亦然。又况大驳每放一驳不驳可放数驳兼小驳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刃为之泥刃之利亦博不独放时。

易得无穷放去人人必伤死。若要摧毁攻械则须用大驳及石金人攻城用大驳盖欲摧毁城楼欲摧毁敌人攻驳与小驳远驳齐用纵贼（改作敌）在城外伐木为封楼云：梯火车等攻械可以破尽金人广列驳石座寻碑石磨盖石羊虎为驳欲攻之所列驳座百馀座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者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御官一时之失计耳苟守御官得计止令卒近女墙头坐（城外）驳来高则於女墙头上过低则打中女墙头击驳在外无缘中人则亦不至於死伤。又，岂有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唯女墙头稍加高厚则全安堵矣。。又须用造高木一丈长一丈阔一丈上下外直裹斜外密裹稀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竹笆相似以备驳石众多攻壤女墙头即於两边速进洞子向前以代女墙头。若此则驳石纵大至多亦无能损坏闲有损者即逐旋抽换假令止如此捍御则驳石亦何能害人己可必得无虞也。贼（改作敌）以云：梯对楼攻东水门其闲捍御有设车楼获胜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车楼之上愈招矢石矣。。又闻东门守御官变以御封楼云：梯每至以撞木冲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相杀亦非全胜金人填壤桥成五对楼过壤攻城下列驳二百馀所七稍驳可施五十斤石散星驳每座可施驳石数块驳石并发。又以强弩千馀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御者不能存立然後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入十人一对楼得城则引众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大驳数多矢石齐发只前说女墙头次备以洞子皆可以隔尽对楼登城每一对楼果能载兵八十人楼上广不过二丈当（面立）得几人与守城人对敌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假令八十人尽角力设施五对楼止四百人此外必无伏兵亦无奇兵楼高须及五丈乘高而战其迹亦自危其自履危地来与城上守在人接战胜负人人可以臭愉。若守城者尚怯不胜则交战於平田广野之地不知其败。若何况对楼於填壕上惟可以直进必不能如城下横行假使有十对楼所占地步数亦不多不独接战可以必胜纵兵上城获全者术变多矣。不思则不得也。贼（改作敌）用云：梯止要登城每座云：梯须十馀人可以负荷到城御之亦难向前来纵不御之使贼倚城登梯上至城头少能不死者何以致之於死女墙头裹誉台上告墙头排杈木每空阔。

三四寸一村通度枪刀向上高出女墙头五六尺贼（改作敌）至女墙头上必为排杈木隔至背後乘空守御人於木空中施枪刀击刺无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鲜矣。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推对楼五座盛矢石来以午卫倒三座守城卒争持草以烧之对楼木多而草盛火炽南风遂引烧城上楼子三座对楼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

起自足堵住贼（改作敌）人攻械来路可以置而不问烧者失也。纵不引烧城楼止烧了贼（改作敌）楼子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与贼（改作敌）烧开再进攻械来路。虽然此事已失矣。。若守御官别有守捍之具造城楼骨格欲於旧处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贼（改作敌）必不容矢石必令人依前说造洞子於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蔽合权代女墙头以隔女墙头措置深埋排义木以防贼（改作敌）急登城上分兵两向须打城裏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为深濠三五丈筑月城围之使贼（改作敌）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内壕内无不死者如此则一挫贼（改作敌）必罢攻退兵不期守御之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国家之难，岂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於驳然而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用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能者亦难设施窃闻虏（改作金）人用驳攻城京城守御人亦尝用驳城面不阔必然难安大驳亦难容数多虽有驳台而台城步亦不苦恼驳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驳来击。又城上驳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贼人用驳可以直指而击之此此观之守御之人可谓不能用驳也。明矣。假令当时於城裏脚下立驳仍每驳每前埋立木为依敌人在外不见立驳所在虽有能用驳者何能设施或。又以谓驳在城裏驳手不能见得城外事无由取的驳则用一人於城上专管理驳稍与外物相对即令施設少偏却令驳手少挪脚上太偏则就令驳人抬转驳坐放过则令减人或用驳稍大者不及则令添人或用驳稍小者照料得一驳打中馀驳少有不中。又城裏立驳可置数多守御人用驳。若能如此虽贼（改作敌）人用驳何能为也。筑城之计城面上必作女墙头中间立拘脚木一条每女墙头中挂答笆篱惟可以隔。

遮弓箭弩弓驳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笆篱只於近下遛品字方空眼与女墙头相似亦甚济用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墙两边皆见城外脚下於墙头上坠下害贼（改作敌）之物贼（改作敌）人初到城下观其攻械势恐难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为深阔城壕壕内去壕数丈再筑裏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於新筑城下缘裏壕入二三里地新城上开门使人入大城直行不得须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缭绕三二里地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贼（改作敌）善填壕止不过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贼（改作敌）。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临贼（改作敌）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贼（改作敌）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门入城尚不敢岂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为备贼（改作敌）兵至多攻城百种诚可谈笑以待之。又况京都旧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势如金汤有不可犯之理兼就城之内军兵百姓金银粟帛计以亿兆之数亦莫能尽。若能意图修作不独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筑城壕数重人亦不劳而辨重城既备然後招敌人使入城议事彼。若见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谚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

贵制人不贵制於人皆此之谓也。京城周围地约一百二十里闻当时贼（改作敌）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塞得止开三两门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为贼（改作敌）生路也。其为守之计不独大开诸站仍於两门之闲更开三两门使周围有门数十座齐开於城内运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战士出入无至自碍城上规望敌人空隙稍有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贼（改作敌）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创开城门自运土填壕欲为出兵计贼（改作敌）在外填壕欲为入计不攻自破所以敢自创开城门出填壕者非谓其贼（改作敌）兵可欺盖恃其自於城内设险已备引贼（改作敌）入城崦死耳晋王浚遣都护王昌及鲜卑段疾陆眷末杯等部五万之众以讨石勒诸将皆劝勒固守以疲寇独张宾也。苻以谓可速凿产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勒即以苻为攻战都督造突门於北城鲜卑入城北垒勒俟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於城上会孔苻突诸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杯等众皆奔散苻乘胜追击横尸三十馀里获铠甲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关头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在者何惮而不。

法欽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有敌楼而虏（改作金）人用火驳摧击城外有壕而虏（改作金）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虏（改作金）人用天桥鹅车而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後所未有柰何虏（改作敌）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千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然利不至於百而功不至於千其闲有须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为今之计如敌楼者不可仍旧制也。宜於马面上筑高厚墙下留品字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规望及施設枪路墙裏近下以细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御避寒暑风雨星在）墙裏墙皆低下则驳虽在外数多施設千万悉莫能及。又壕上作桥桥中作吊桥时暂隔贼（改作敌）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吊桥兵出入俱利城门宜迂回曲折移向裏百馀步置不独贼（改作敌）矢石不及其旧门作楼处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贼（改作敌）陷何谓陷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贼（改作敌）人应杀贼（改作敌）之具皆可设施旧门前横筑护门墙高丈馀两头遮过门三二丈城门启新生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脚下变筑雀台高三二尺阔四尺誉台上於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规望及通枪路一如大城上女墙头墙裏誉台上栽埋排义木以备贼（改作敌）填平壕塹及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贼（改作敌）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头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却是贼（改作敌）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两城相乘齐用使贼（改作敌）人虽破羊马墙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寨以留伏兵不知贼（改作敌）人以何术可解。若此既有羊马墙

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设暗门以备遣兵於羊马墙内出入。又羊马墙去大城脚止二丈不令太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石难过墙外反害墙内人。又不令太近者虑其太窄难以回转长枪。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阔裏壕壕上向裏度地五七尺可作往来路外筑裏城排杯木但多备下贼寇（改作敌卫）城应敌处用以此设备虽使虜（改作金）人善攻不足畏也。墨。

子宋大夫善守御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为城以衽为械九设攻城之机《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有馀公输般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见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见敌人设为一攻械而无策以应之者有未思也。规尝谓昔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谓兵者诡也。用无常表诡诈为道故能面示之不能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敌不知其所攻今夫备御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敌而用不可以先传之然传之於近而达之於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不可不先传也。嗟乎！靖康丙午虜（改作金）人以儿戏之具攻打京城守御者一时失计遂致城陷迄今一纪有馀而虜（改作金）人不思当时幸胜尚以骄气相矜在规於未知虜（改作金）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前则每见人云：金人攻城大驳对楼势不可当贵头言之则快然而不敢辨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详则，岂可不尽剖其所见而言之况规忝冒职当次对滥膺守臣苟无所见，庶几乎！彼彼奸谋使攻城掠地之心潜消於冥冥之中而致我宋之境无有远迹。若州。若县。若守令之人强者愈自奔懦者知其勉孰畏乎！虜（改作金）人之来攻城之械而城皆可以自保。若成我宋山河之壮者不可不论也。规窃尝闻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机事不密则害成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孰能穷之今止据虜（改作金）人拔京城当时攻械施設略举其捍御之策大概言之至於尽精微致敌之方虽不憚其繁文而有所得真不可示人者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敌未至则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区区管内陆不能自揆辄序於金言之後。

賜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三十九校勘记。

并预政机（并误作升）寨有舟四五十只（脱只字）李价（一作）。

权知州荀某（荀误作者）遂推规权摄府事（脱权字）朝廷欲再援太原（脱欲字）。若不用拴何术以壮中国之势遏夷狄之强（脱不字何误作有遏误作是）不用则终至於弱而已（终至误作中止）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脱其字）是宜乎！不能援也。（是字衍）。

若已先策定守险设备（误作惹已守先策定险设）。

使贼欲登城（使误作伏）遂令金人得之（得之误作所得）莫谓小不能害物

（莫误作不）寻碑石摩盖石羊虎为卒（脱座字）所列座百馀座（下座字衍）女墙头坐立（脱坐字）。又须先用稍大木造高长一丈（误作。又须用造高木一丈长一丈）洞子长一丈（脱长一丈三了）郎於两边连珠进洞子向前（连珠误作速）运对楼过壕攻城（运误作五）城下列二百馀所（脱城字）。若对楼傅城（。若误作一传误作得）守城士卒（脱士字）乘南风（脱乘字）自是堵住贼人攻械来路（是误作足）以隔矢石（误作以隔女墙头）次於烧了城楼处（处误作子）於石则难以遮隔（脱於字）。若逐急措置（逐急误作遂）而为贼开生路也。（脱开字）非谓其贼兵可欺（其字衍）而对楼堞道云：梯等（面字衍）前古所未有（古误作後）其旧作门楼处（作误在门下）女墙头上大城（脱女二城二字）以当伏兵（当误作留）故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脱用面示这这不用六字）。

●卷一百四十

炎兴下帙四十。

起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辛巳，尽七月十七日丁巳。

程昌鼎泮州镇抚使兼知鼎州。

程昌家傅曰：建炎元年八月公以京西转运判官入为尚书吏部郎官自南都扈从至维扬与时宰论事不合出地蔡二年八月至郡已为金人所破军马散亡资贼充斥公乃招集流民简练师旅其命将也。不限资格惟有功者居上早日与群盗战每战必克遂为强兵三年正月杜充留守京城招纳贼寇张用王善而复逐之遂围淮甯两月张用以其众号二十万来寇三月至黄离去城二十里公度其远来未食先遣汝阳县尉杜湛设伏以轻兵诱之贼果以万人追至城东遇伏大溃几擒其次首马友六月杜充赴行在檄公为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城视事京师屡经虏寇（改作敌至）独启四门馀皆阖行者居者皆以为病公至欲尽瘳之。又游手游食市多甯窃犯者虽一钱皆死公改钱为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从七月蔡父老五百余人投棧於留守丐公还曰：蔡荐经寇（改作敌）扰攘自公临治盗奔他境虽今有本道运判胜膺摄事民未安其政词旨诚切杜充时为宣抚闻之檄公还八月十八日入境在中来告前唐守滕牧招巨寇王民所谓一差针者合王清两军约数万众道蔡已入西境新守以其弟牧故许其入城吏民知其入则墟矣。极言不可弗听公闻之宵征十九日黎明入城午漏上贼（改作寇）掩至趋门不克入公令营於城东来丐粮曰：吾廩米尝饥贼（改作寇）求市倍其直乃售贼（改作寇）留（阙）日而行过平榆乃肆掠微公则无复有蔡矣。闰八月没角牛杨进众十馀万寇真和进虽降为西就安抚然虏掠不已。且百端需於蔡公曰：竭民膏血以资寇兵而给盗粮吾不忍也。一切绝之故进既反遂来侵公令杜湛等各以部兵分掩其时雨。且夜去其寨俘斩不可胜计贼不能安怒。且恐乃分兵四

出聚粮造天桥云：梯谋攻城公亦为战守备九月十一日公被召赴行在方趣装忽闻金人渡河阳公乃上闻乞留捍御寇（改作敌）退而行未报月末得上蔡状言虏（改作金）游骑入二十九日虏（改作敌）骑数至城东及贼大军至屯於南东北三面约五六万众公令戒严。且遣人縋城而出告警於行在由是朝廷知两番虏。

（改作敌）入始檄诸道为备十二月初二日公遣哇贵出兵扰虏（改作金）营虏（改作金）之祁王藉其累胜势甚张众亦心惮之公闭关偃旗息鼓既献俘士气大奋公乃启扉纵之至初四日生获逾七百人虏（改作敌）睥睨七日莫测城中虚实乃退出师尾击颇有所获公自後连契贼曹贵杨勋斩馘甚众。又破田僧歌虱子兵擒歌公奇其状爱其勇弗诛复委用之後卒为良将所谓田乐者也。四年二月以既除代奉诏提兵赴行阙会有旨罢诸路勤王之师除公鼎泮镇抚使。

解潜为荆南府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兼知荆南府陈求道为襄阳府邓随吨州镇抚使兼知襄阳府范之才起复为金房均州镇抚使兼知均州冯长甯为淮甯顺昌府蔡州镇抚使兼知淮甯府翟兴为河南孟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

江淮荆湖京西等呼分镇范宗尹建议也。五月二十五日参知政事范宗尹等子奏臣等恭依圣旨就都堂聚议分镇事宜画一如後一诸镇臣乞以镇抚使为名一欲将京畿湖北淮南京东西州军并分为镇其陕西四川江南两浙湖南福建二广并仍旧制一诸镇除茶监之利国家大计所系所入并归朝廷及依旧制提举官外其馀监司并罢所有财赋除供上钱帛等自合认数送纳外其馀职并听本镇帅臣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缘今初建理宜宽假而。又责以备御之事欲为蠲免上供三年候事力富实日自合依旧一今来分镇州军多经残破或依紧要控挖去处理宜增重事权庶可以办应管内州县官并许辟置知通令帅臣列名具奏朝廷审量除授官吏兼污勤惰许按察升黜其所管州军并听节制遇烟兴许以便宜从事其帅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御外寇显立大功当议特许世袭奉圣旨依奏至是除陈规以下皆镇抚使。

闲居录曰：宣和以来宦者童贯弄兵蔡攸并窃枢柄边帅大率皆小人以贿赂用之军政尽废非徒士卒骄惰不可用。且零落尽矣。金虏（改作人）大举南牧不复可以支持靖康初渊圣下令河朔欲令郡将世守事不果行今上驻蹕维扬献言者甚众宰相黄潜善以谓非急务悉寝其奏建炎三年南渡至於馮杭潜善改罢余谬当柄途而士大夫复以藩镇为请余为择熊虞卿等十九疏奏之。且问陈以为宜徵艺祖初时议制宜行在为京西淮北为藩方淮南为郡县会余。

罢去事变不行次年六月范宗尹为参政申其说置镇抚使遂以为相降诏施行然规模参错多寡不均李成以舒斩光黄四州叛扰江西也。彦舟授鼎泮辰沅靖五州不赴遂犯湖南刘纲授濠泗岳飞授通泰赵立授承楚薛庆授天长郭仲威授真扬王彦授金房皆不能守唯桑仲以宗尹之兄宗礼在其中故授以襄邓随吨金均房信阳八郡地大人众稍稍为患促为其徒所杀裨将李宏代之宏为伪齐所逐镇遂废。

娄室（改作罗索）撒离喝（改作萨里罕）黑峰（改作哈芬）败曲端军於州白店原。

节要曰：时撒离喝（改作萨里罕）阵於高原娄室（改作罗索）黑峰（改作喻芬）率众先战官军合之贼（删此字）少却撒离喝（改作萨里罕）恐惧至於号哭我何贼（改作敌）势复振官军败绩由是贼（改作敌）中目撒离喝（改作萨里罕）为哭啼郎君。

二十二日壬辰知六安军边某杀金人尽殆。

边某初以金人寇（改作陷）城遂投拜金人以赵团练率北军三百人屯於六安初备金人时守御稍严乡村强壮与射生户皆聚於城中李成张用等皆攻击不克边某虽已投拜而强壮射生户犹在城中金人有回归之意道路风传金人将尽驱六安之民北去故土官李六使者与边某等密谋先事杀之每日邀请赵团练筵会赵团练不疑壬辰边某及李六使率军民及射生户并杀金人皆尽。

二十四日甲午知六安军边某弃其城。

边苛已杀金人即告报居人尽纳军器少顷再告报依旧做买卖近晚。又告报二十四日弃城尽（出尽）尽焚烧令各备乾粮甲午果充城边某令後军洪某押後放火城中一空是时张用在舒州有人庐州境者张用立大旗招诱山东河北士庶弃业人人多归之李六使为李成败北去寿春境被杀。

戚方诣张俊降。

戚方犯湖州安吉县上乡侗里张俊以兵讨之至安吉响导言上乡路狭不可行拴俊乃遣王再兴斋檄招之会岳飞追袭其後方无路进退乃诣俊乞降与其徒陈某号为三哥哥者同至安吉见俊俊先见方谕之曰：国家多难当以忠义报国家不可负朝廷方曰：不敢俊曰：尔宜一心事主不得有二方拜谢而见三哥哥者俊曰：国家不负人尔亦不可负国家曰：不敢俊曰：是何不敢人言尔复欲反乃呼证左而问曰：

是人果欲反乎！曰：实欲复反俊命推出斩之方上兵马簿有马六百匹献金玉珠珍不可计方自到行在日与中贵人蒲博不胜取黑漆如马蹄者用炭火灼去漆乃黄金也。以徿博负每一博不下数枚，於是方已受正使矣。时人为之语曰：要高官受招安欲待富须胡做。

七月十二日壬子马吉为韩世清所败。

韩世清在斩州败刘忠得柔福帝姬斩州甄采闻於朝即与世清同护送柔福帝姬之行在到兴国军路艰阻不能行四月朝廷遣内侍蒋尧辅来迎请柔福帝姬不许世清离斩州祇令采至行在世清曰：世清已起发斩州矣。。且得柔福帝姬者世清也。嘱采别具奏乞以世清同护送柔福帝姬。且言已一面起发事上览奏即降旨令世清徽州驻不许赴行在世清屯於徽州之黟县马吉以溃散馀兵方扰於旌德太平之闲世清屯黟遂率众往迎之为世清所败春提举官孙死於乱兵吉自长寿由泾县出宣城至

广德受刘光世招安世清追至宣城而还。

十三日癸丑崔增犯太平州。

崔增既破焦湖水寨有大小舟数千艘。又闻金人已渡江北屯於淮东增乃率其众渐出栅江口未有所向遂犯太平州绕城寨甲寅夜以船百艘载攻具傍东南城角攻打贼众约二千馀并力齐攻知军州事郭伟尽力御之有二贼首称是阎将韩将呼曰：城中有勇锐者请出挑战获港巡检王宗引弓满雨矢皆中二贼城上人呼贼众稍却戊午数百人寇城有贼首执大刀有牌旗写中军将刘顺顺引众犯西南城角宗。又射中之宗遂率牙兵魏进士军洪亮等下城与战贼遂退去贼驱虏居民於城下脔剖残杀。又纵火焚烧天庆观及民居攻城不克屡为官军所败。

张用奔於汉阳军受鄂州路安抚司招安。

五月张用诸军在淮西乏粮六月转至信阳军复往德安府用屯中军於三龙河曹成屯於应城县诸军散居连接至吨州络绎不绝至是鱼磨山寨军乱统领交替左王林孟振张衙推等杀其统领官马老爷王林者谓之王斩铁相州人初曾被擒入布袋倚船板上用刀斫其刀以为死矣。放入黄河中无何布袋系头脱遂爬而出渐复得活。又谓之王八刀後为横行遥郡张俊军下作马军将官时马老爷者既死。

用闻之曰：军容不整至使军中自相屠杀岂为杀一马统领乎！乃是欲杀张用耳用请从此自往求一死处诸人各岸辛苦有随用去者至淮阳有从一二千时马友在汉阳界内知汉阳军范某惧仓库不能给乃以军事并仓为见在移牒与用用遂为知军鄂州路安抚使李允文遣张定国往招用用受招安定国乃遂旋济渡至南岸允文怒曰：何不。且抚定而遽济渡乎！乃移文问之由是用惧遂反自汉阳界虏掠强壮而去允文遣水军张崇追击不及曹成闻马老爷之死。又闻用自奔去大怒令执捉中军人到即斩之成常恨中军统领官吴某实不同其谋成使人执至责以军律不整使下有订者遂斩之。

十七日丁巳郭仲威出平江府率众奔於兴化县。

郭仲威扰平江府之民朝廷闻之遣张俊来治仲威之罪仲威觉之率众出平江府遁走屯於兴化县朝廷授以真州镇抚使。

巨师古军於杭州薛成军於婺州。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校勘记。

张用以其众号二十万来寇（以应作分）。又游手艰食市多鼠窃（艰作游鼠误作窜）前摄守滕牧（摄误作唐）约数万众迫蔡（迫误作道）摄守以其弟牧故（摄误作新牧字衍）。且闲陈以为宜徵艺祖初议时制闲误作问时误在议上）径扰江西（脱径字）未经金人时守御稍严（未经误作初备）李六使（一作大使）弃城尽出出尽焚烧（出尽误作尽尽）。

●卷一百四十一

炎兴下帙四十一。

起炎兴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丁犯，尽八月十日庚辰。

二十七日丁卯金人立刘豫於北京国号齐。

金人册豫文曰：（旧校云：余家旧藏刘豫事迹一卷不知谁氏所辑自豫篡立以迄废殒载之特详此文亦见卷内因取校正）维天会八年岁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犯皇帝诏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事迹作位）为己私职在牧民（事迹作志在救民）乃知王者为通器威罚既已殄罪位号宜乎！授能乃者有辽运属颠危数穷否塞获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黄钺而拯黔黎麾白旄而誓师旅（事迹作众）妖氛既埽区宇式甯爰（事迹作越）有宋人来从海道愿输岁币誓（事迹作祈）复汉疆太祖方务善邻即从来议岂期天方肇乱自起衅阶阴结叛臣贼虐辅宰热带（事迹作鸠）集奸慝扰乱边陲肆朕纘承仰循先志（事迹作矩）姑存大体式示涵容乃复蔽匿捕逃夸大疆域肆其贪很自起纷争扰吾外属之藩邻取其受赐之疆土因彼告援遂与解和终莫（事迹作无）听巧为辞拒爰命将帅諄（事迹作敦）谕盟言许以自新终然不改偏师薄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鸣请复。

卜好地画三镇誓至（事迹作卜）万年凡有质委悉同文约既而官军未退夜尽（事迹作集）众以犯营誓墨才乾密传檄而坚壁私结人使阴起事端以故再遣师徒诘兹败类（事迹作累）而。又起画河之议复成款战之谋既昧神明乃昭玄鉴京城摧破鼎祚沦亡无并尔疆以示不贪之德止迁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旧服庶能为国当共息民不料懦夫（事迹作庸）难胜重任妄为退让反陷诛锄（事迹此下有某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事务难济人岂无情方在殷忧乐於僭号心之幸祸於此可知乃遣重兵连年讨捕始闻无甯越在岛夷云：云：）重念期民乱而无主久罹涂恢未获昭苏不委仁贤胡能保定咨尔具位刘豫夙擅直（事迹作敢言之誉素怀济世之才居於乱邦生不偶（事迹作遇））世百里虽智亦奚补於虞亡三仁至高或愿从於周仕当奸贼扰攘之际（正愚）氓去就之闲举郡来降奋然独断逮乎！历试厥勋克成委之安抚德化行任之尹牧狱讼理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况有定衰救乱之谋必挟拯变扶危之策使民无事则橐弓力穡有役则释耒荷戈罢无名之征捐不急之务徵隐逸举孝兼振纪纲修制度省刑罚而去烦酷发仓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协应比下明诏询考輿情列郡同辞一心仰戴宜即始归之地以昭建业之元（事迹作先）是用遣西京留守高庆裔副使礼部侍郎知制诰韩备礼以玺绶宝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於大名府世修子礼永贡虔诚付尔封疆并从楚旧更须安集自相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难谌惟命靡常慎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计六

十六方每方字两行金填字）豫遂僭立於北京肆赦云：门下自前朝失御率土无依内离民心[B227]心起弄兵之盗外开边隙来鹰扬问罪之师山川靡甯干戈互动耕桑废业垆亩弥望而荆榛老幼捐生庐舍多为之灰烬原野厌於流血沟壑填於残骸兵火连年不休乱离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无辜冀皇天之降祸宣命亟班於上国郡制特设於东州顾朕何人误承此任自念夙亲王陋家世侧微昔也。壮年久林泉之是乐今焉晚节岂轩冕之为心属乞退闲竟无允命提纲五路空殫夙夜之劳历试暮（事讒作期）年蔑著錙铢之效虽近地稍形於康而远民未免於饥荒方图自效而归敢有怀他之望（阙）显册之既申命要在必从避辞者凡四章无所不至命命愈加乎！敦迫军民不容於遁逃。

至於属部之州列奏乐推之牋此岂人事致尔实有天数存焉知便安难遂於己私则吉凶宜同於民患当天造之草昧念王业之艰难恭受册仪尚循墙而欲避勉膺位号。若负刺之不遑虽非虞舜之明扬幸无成汤之惭德已於天会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尚念世道交丧国俗益讹贪顽未革於馀风诘误多罹於馀风诘误多罹於宪纳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宣布湛恩与之更始可大赦天下於戏临深履薄何以当付托（事迹作副锡命）之隆拯溺救焚可以慰来苏之望公卿宣力士庶协心共赞<耳少>冲以臻康云：云：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扬权左丞济南通判张柬权吏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领诸路兵马知济南府以延康殿学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张孝纯依前宣奉大夫封开国公守尚书右丞相弟益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东平府为武汉京以东京为汴京改西京归德府为南就豫生於景州守济南节制东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强壮为云：从子弟应募者数千人四太子南寇回以李邺李侁李侗郑亿年臣（事迹作界）豫以侗为监察御史亿年权工部侍郎。

节要曰：先是虜（改作北）中伪留守高庆裔献议於粘罕（改作尼堪）曰：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後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後亦欲循邦昌帮事元帅可首道此议无以恩归他人盖以金人自陷山东挾懒（改作达兰）久居滨淮刘豫以相近奉之尤喜挾懒（改作达兰）尝有许豫僭逆之意庆裔粘罕（改作尼堪）腹心也。恐为挾懒（改作尼堪）所先遂遽建议务欲功归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从其说遣庆裔白云：中由燕山河闲越旧河之南（刘豫节制旧河为界）首至豫所隶景州会吏民於州治谕以求贤建国之意郡人莫敢言之皆曰：愿听所举某等不知贤者庆裔徐露以属刘豫郡人迎合虜（改作敌）情惧豫权势。又豫适景人也。故共戴之裔喜曰：尔与朝廷帅府之意正相合尔遂令列状举之庆裔至德博东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东平则分檄诸郡以取愿状归至云：中具陈诸州郡共戴刘豫之意及持诸吏民愿状於粘罕（改作尼堪）复令庆裔驰问刘豫可否豫倦辞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张孝纯庆裔归报粘罕（改作尼堪）。又遣庆裔谕豫曰：戴孝纯辅尔豫。

诺之粘罕（改作尼堪），於是令右监军兀室（改作乌舍）驰禀於虜（改作金）主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从之故豫得僭位，或谓本邓其说为已见献於粘罕（改作尼堪）非也。金人入寇（改作进扰）山东以邦昌为名不易官制风俗者其议素已定矣。不然挾懒（改作达兰）岂敢擅许於人耶刘豫揣意求於虜（改作金）庆裔怀私属於豫其所由来渐矣。非自刚中始也。然则中之罪岂胜诛哉！。

太行义士石子明与金人汉军万户韩常战於真定大败常军。

石子明与韩常战於山西真定胭脂岭大破常军千户刘庆馥为折其颈金人以万户比都总管之职千户比节度使百人长比刺史今燕云：诸路民兵千户百人长乃以家业或丁数定之在军则权为千户百人长散则还为散民。

万事大吉十日庚午水贼崔增攻太平州。

崔增自癸丑寇城下攻击不克至是退去。

八月一日辛未朔岳飞除昌州观察使通泰州镇抚使五月岳飞有靖安镇之捷生获金人三百余人至是岳飞献俘於行在授昌州观察使通泰州镇抚使。

桑仲陷襄阳府。

京西制置使有曹端者自京城陷聚众扰於京西号为曹火星程衙秋遣人招之屯於襄阳城下是时桑仲在唐州尽取强壮为兵唐州之民在桐柏者尽为董平攒集属董平者进退无所依皆尽室愿归於仲仲之众渐盛遂自光化军将寇襄阳千秋遣端御之并檄邓州谭袞为援端与仲相遇於高车急击之仲败稍退引去端以获捷报千秋会袞遣骑兵五百来策应千秋日谭安抚骑兵皆精锐当策应功耶遂率众退於中庐南漳之闲。且曰：令马军破贼仲闻端已退去整众而进与邓州马军遇地势坡坂而有树林俗呼为勃萝冈非骑兵之利邓州兵大败仲遂寇襄阳千秋所率公安亲随兵未尝历战阵皆轻佻欲出战千烽不许至於再四乃令出战悉用行缠扎腿以青红带系足着新布衫如市井闲做场弄棒人仲以马军数百伏路两旁俟亲随军才过未尽即突出尽喝令坐亲随兵皆坐以棍棒次第敲杀之方其敲也。有一人奋身而起大呼曰：我与你抬担仲之党皆大笑有失仗者千秋下统兵官（阙）仲正等诸军皆散千秋充城奔于中庐仲遂据襄阳千秋遣人密说王。

使图端癖者端之裨将也。遂杀端众军皆散或百十人或三二百人各为火伴者莫知其数唯後军李忠寨差远独不散散与不散者尽戴白巾声言为曹太尉报讎千秋不可居乃转往金州自此入川矣。。

七月丁丑李允文为鄂州路安抚使知鄂州。

靖康闲李允文以教王寓辞避奉使谪闲者数年张浚为川陕宣抚使道出鄂州允文谒之浚与允文皆行至西京以为京西提刑时赵宗印屯於吨州欲随浚入川乃以兵马尽交与允文而吴锡初授宗印招安亦在其中至是允文为鄂州路安抚知鄂州尽以其兵行。

张俊为检校少保定江（事迹作甯武）昭庆节度使。

制曰：门下三军利用莫如忠勇之两全十乘启行尤贵文武之兼宠朕博稽舆论优奖虎臣乃疏进律之哀用辣在庭之听具官某性资沈鸷材力骁雄得孙吴方略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执干戈而卫社稷居（事迹作心）存蹇蹇之忠安（事迹作居）边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阵昨缘多故尤见殫诚提一旅以趋朝扈六飞而复辟旋因冬狩留驻海豸偶胡马（改作敌骑）之长驱率王师而尘战奋当大敌援抱鼓以忘身坐埽妖氛用鲸鲵而筑观兹及行朝之底定复销群盗之抢攘并录茂勋用加○赏秩视三孤之贵地兼两镇之崇戴锡爰田仍加真赋增中权节制之重示上将威仪之多於戏有功见知朕既每存於大信纵敌生患汝其勿替於前功惟一心同奖於朝廷斯千载永书於令甲服予之训时乃之休。

十日庚辰隆皇太后至自虔州。

卢益辛企宗护卫隆皇太后至行在李回杨惟忠防卫六宫。

王燮军於信州。

王燮自马家渡失守溃散由徽州走浙东事过境迁上州为神武右军冯宗回追及战於天甯寺前燮走福建路宗回及李俸追至南剑州然燮乃溃兵非盗贼也。朝廷命军於信州。

薛庆及金人战於扬州军败被杀郭仲威弃其城奔於兴化。

兀术（回军至六合县欲发舟船取楚州路行而赵产在楚州薛庆在高邮军舟船不可发故兀术（改作乌珠）驻军六合未得归搥懒（改作达兰）自寿河寨往六合见兀术（改作乌珠）议事请益兵会孙村浦寿河之军。

共取楚州兀术（改作乌珠）乃分三太子兵欲攻高邮时郭仲威为真州镇抚使移文报高邮薛庆庆知金人欲攻己，於是率兵来扬州会战庚午庆至扬州与金人遇遂进战不胜庆引还金人追至东门外庆堕马被杀马寻旧路走还高邮军中见之曰：马空还矣。薛太尉其死乎！仲威弃扬州奔兴化。

姓氏录忠义《传》曰：薛庆建炎三年率兵数千据高邮军善用大刀勇冠诸军知枢密院事张浚往抚淮南至高邮军庆诈降拜马首迎入城执之浚部下陕西兵三千多见杀逼浚令出庆军将士官告三千道四年除楚州镇抚使朝廷约诸州镇抚互相应援绍兴元年金人攻扬州围镇抚使郭仲威庆往救之杀金人兵甚众庆力战而死人称其忠勇绝伦能以功掩过者惟庆能之。

金人陷高邮军措置高邮军事国奉卿弃城走。

金人三太子既败薛庆之军於扬州即长驱侵高邮军副统制王林出城迎战不胜奔於通泰高邮遂陷措置高邮军事国奉卿走还楚州。

张用中军徒党归於鄂州。

张用已受鄂州招安曹成以马老爷事执捉中军人多被杀戮者用之妻一丈青奋

身出招中军人隶麾下中军人皆归之用众二万人皆诉无粮食一丈青曰：待我措置犹未知用受鄂州招安俄有人报用已受措置司招安一丈青乃率众趋鄂州避马友不由汉阳取闲道出汉阳之後自下流渡江复与用合。

赵立起赵琼寨民兵不至。

先是六月赵立起赵琼寨民兵於城中七月复认归本寨至是金人已陷高邮军拑懒（改作达兰）欲并高邮军人共攻楚州立遣杨柳金率亲随五十人起发琼民兵起诸寨首领共图解围杨柳金至吴城土豪徐宗成曰：满家良贱皆为杨柳金杀戮今乃敢来此耶遂与土豪衡进及琼等谋杀杨柳金割断杨柳金脚筋以枣木为大枷械其颈置之井上垂其身躯而死扛出之擲尸於清河中亲随五十人唯一二人得生还时楚州已被攻急立闻之大悔咬指出血滴血写书责己差蒋某招诸水寨无应者餐琼赠蒋某银衣服等使归援兵遂绝矣。。

李邦彦吴敏李纲皆复旧官。

张琪移屯於襄安镇。

张琪移屯於襄安镇。

初张琪屯於舒城县界李成在舒州头子山遗人索。

粮草琪惧之移屯於庐江县四月琪破樊山寨先是卢巡检者聚众自保既遭琪所破乃奔散渡江途中之人以为奸细遂杀之六月琪破昆山寨至是移军屯於襄安镇。

范宗尹量移王时雍徐秉哲莫侑吴并王绍文王及之胡思等仍荐孙覲汪藻李拟陈戩等。

范宗尹量移王时雍等议者讥其不公。

翟兴令其子琮及赵林败金人於永安军。

金人侵犯陵寝翟兴遣其子琮及统领官赵林率兵由河阳南州至县永安军邀击屡战皆捷袭逐至浍池县出界。

翟兴加武略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为河南府孟汝唐州镇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河南府事管内劝农使朝廷以分镇之权擢惟兴为镇抚使制词有曰：果毅自奋智略有馀总合师徒贾携剑摧锋之意（事迹作勇）袭逐虏寇（改作敌骑）有履军寨旗之功先是两河陷歿兴以京西为与河东河北接境是时尚有忠义之人聚兵保守山寨不愿顺番者兴遣亲信持蜡书取闲道以结约之如向密王简王英等数十寨愿听节制兴具闻於朝廷上大喜遂命兴与经制使王择仁同领其事擢兴节制应援河北河东两路军马使兴遣人作商贩渡河密斋抚谕自是并汾泽潞晋降怀卫河阳等数州山寨首领卢师迪李吉李彦隆马夜叉李遵宋德辈至河阳见兴矣。。

孔彦舟据潭州。

朝廷除程昌鼎泮州镇抚使兼知鼎州诏告既到昌檄传鼎泮闲孔彦舟在鼎州仍渡江取太平村入湖南界至甯乡县王以甯率师拒之不胜彦舟遂入据潭州。

撻懒（改作达兰）使特木也。（改作特默）万户的士谕赵琼寨。

撻懒（改作达兰）会市内地高邮金人并攻楚州虑赵琼寨为楚州之援也。乃遣特木也。（改作特默万户往抚谕之琼已拒楚州之命不发援兵。又徐宗成等杀其来使杨柳金遂约特木也。（改作特默万户至迁宿县赵琼等诸首领听命。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一校勘记。

朕闻公於御物（脱闻字）乃复蔽匿逋逃（逋误作捕）夫委之安抚德化行（脱夫字）举邦来降（降应作王）冀皇天之降福（福误作祸）奉之尤善（善误作喜）常军千户刘庆馀（脱常军二字）崔增攻太平州不克退去（脱此四字）桑仲陷襄阳府（此应提行作平行误）地势皆坡坂（皆字）有众数万人（有误作用）兴以京四为与河东河北接境（为字衍）马夜叉（夜叉一作疾义）至宿迁县（宿迁误作迁宿）赵琼等诸首领听命（赵应作迫）。

●卷第一百四十二

炎兴下帙四十二

起建炎四年九月一日庚子，尽十月一日庚午。

九朋一日庚子朔吕颐浩驻军於饶州。

吕颐浩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张道王涣颜孝恭巨师古杨惟忠王燮六军皆听节制李成寇江州颐浩乃驻军於饶州四望山。

三日壬寅知德安府陈规以王命招马友降。

马友扰於京西湖北也。以其众寇德安府围城数月不退知府陈规守御甚严友不能近规乃与友约通买卖盐一斤为钱二十千八月有使往四川回者以路不通行留使府中规乃与奉使谋令以王命招友受降友许诺戏成而奉使行友乃以文字报前路不得邀掠奉使至孝感县尉告之以前途难行奉使遂止而友复猖獗矣。时曹成屯於三龙河也。。

四日癸卯通泰州镇抚使岳飞入泰州。

七月岳飞除通泰州镇抚使至是以本部兵入泰州飞治军严整将士畏之禁止军中不得搔扰百姓室家安堵尤得民情。

七日马进入兴国军。

马进自黄州渡江由大冶县寇兴国军知军李仪及军县官皆在城中遂开门纳之进入城放买卖不杀掠如官军焉。

赵延寿寇德安府。

赵延寿号赵不忙以众犯德安府等界守臣陈规御退之。

二十日己未金均房州安抚使王彦及桑仲战於平丽县长沙坪仲败走追至竹山

县而还仲退据房州。

王彦在金州时中原盗贼[B227]起大者据州县铸印章擅生杀更相吞噬以图非望而饥馑荐臻无所资给惟四川号为全富金州适当蜀之门户彦抚民治军宽猛得宜军民皆信响之巨寇桑仲已陷襄阳进攻均记知州李伦清韦知几脱身奔窜仲势益张有窥四川之意拥众号三十万直犯金州白玉关彦以官军保长沙坪仲者彦之旧部曲也。以申状恳请於彦曰：仲於公无敢犯愿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彦语将佐曰：吾素知桑仲之为人善驭士卒轻财善斗然勇而无谋决为诸公破之乃遣统领官门立为先锋立血战不胜马陷於淖中其子璋驰马适过立呼之使救璋不愿而去立遂被执为贼碎其尸立骂不绝口而死人心震恐。且粮食不继或请避贼锋彦曰：方今丑虏（改作强敌）在陕右桑仲在安康则四川腹背受敌柰天下何吾荷国家厚恩誓不与贼俱生以母老托其友遂率同统制王宗永相为犄角时官军才二千人彦谓诸将曰：大丈夫要当以忠义死节，岂可效鼠辈偷生负国敢有言避贼者斩人皆奋励愿争先致死已未贼张步骑六道并进其势甚盛彦执旗大呼麾士士悉殊死斗自辰及酉贼大败追袭二百馀里贼阵黄水（此三字改作陈永）还据房陵。

二十三日壬戌张浚以陕西路军军於富平为娄宿（改作罗索）所袭诸军不战皆溃。

先是张浚以川陕宣抚之职後生气锐欲聚兵深入削平祸乱初至汉中会诸将问大举之策前军统制王彦独以为不可曰：陕西兵将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和则五路俱失。若。且屯兵利阆兴洋以固根本。若敌人犯境则檄诸路将帅互为应援以御敌。若不捷亦未至为大失也。时浚之幕客皆轻敌其气亦锐见兵马已集谓大功可成要当疾进闻彦之言皆相视而笑曰：提兵数万乃畏怯如此何日可成大功彦以计不行即请为利州路铃辖而去後浚。

驻於秦州金人败吴於彭店原复还河东浚欲大举因问威武大将军曲端有何计策端谓承平之久人不经战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且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议战浚不喜乃曰：将军持不战之说，岂可以当大将端曰：唯遂纳威武大将（军印犹用）端为参谋时王庶亦为参谋谋论不协端因辞遂以为都转运使随军而已端与彦之言不用由是浚与幕客刘子羽辈专为攻战之谋常人诸幕客中有言兵马一集可一埽金人尽净者浚大喜之干办公事郭奔应声曰：不知是怎麼地一埽用茹帚埽为复用埽帚埽一坐绵惊愕浚亦默然是时大举之议已定虽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客与兵将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诺相应和者十八九闲有反复论难者。又持之不坚独杨晟极言其非浚不从兵事既举晟乃求行边不随幕府浚乃竭全陕六路事力举於富平金银钱帛粮食如山积浚以熙河路帅刘锡为都统制浚以九月发秦亭亲督战六路兵二十万马七万约以更相策援浚见兵马俱集大喜谓当自此便可以径入幽燕问曲端如何端曰：必败浚曰：若不败如何端曰：若宣抚之兵不败端伏

剑而死浚曰：可责状否端即索纸笔责令状曰：如不败某伏军法浚曰：浚。若不胜复当以头与将军遂大不协金人屯於大封县相去八十里而娄室索堇（改作罗索贝勒）方在绥德军众请击之浚曰：不可夫战者当投战书约日会战乃遣使投书金人不报书凡数往浚大书於榜曰：有能生致娄室勃勤（改作罗索贝勒）者虽白衣亦授节度使赏银绢皆万计娄室索堇（改作罗索贝勒）自绥德军来移军与官军对垒榜其军曰：有能生致张浚者赏驴一头布一匹娄室勃堇（改作罗索贝勒）率数十骑登山以望浚军曰：人虽多营壁不固千疮万孔极易破耳浚犹遣使约战金人许之至期辄不出兵以为常浚以娄室（改作罗索）为怯。且曰：吾破虏（改作敌）必矣。幕客有请以妇人巾幗之服遗娄室（改作罗索）者诸路乡民运粮草锱重者络绎於道路至军则绕寨安泊每州县自为小寨以车马为卫十十五五相连不断先是知凤翔府兼权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吴谓地势不利宜据高阜众曰：我师数倍。又前临苇泽非骑兵所宜不听是日也。娄室孛堇（改作罗索贝勒）选三千骑蓐食令折合勃堇（改作哲格贝勒）率之囊土俞淖径赴乡民小寨乡民奔乱不止践寨而入诸军惊乱浚乘骑急奔诸军皆溃。

惟环庆路经略赵都承先生至州乃稍定金人得胜不追所获珍宝钱帛如山岳不可计郭弈为《诗》曰：娄室（改作罗索）大王傅语张老谢得送到粮草斗秤不留一件怎生见得多少浚自愧轻举无功乃归罪赵哲矣。或有以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或以为讥而怒之彼曰：非敢讥也。也。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是以似之

二十五日甲子金人陷楚州

金人用降人卫进言专攻北壁四十独创性日昼夜不怠己未驳著敌楼飞石中赵立股骨折而死徐州人密藏理其尸立死之六日而城陷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馀岁一男方总角或遭虏掠或被杀害皆尽後有人见其男在虏（改作金）寨中犹言我爹爹死後便此事闻之者为之堕泪立在楚州也。视金人如仇讎每言及金人必嚼齿而怒常戒约士卒惟以杀金人为言。且曰：若不幸城陷则当备巷战每一巷口皆以瓦垒合隔三五巷为一间道出兵以杀金人则金人可以尽杀每战皆亲履行阵为旗头见士卒有回顾或退移一步者定行军法故人人用命不敢有退怯心君子驳之余力而死其身哀哉！加赠奉国军节度使谥忠烈立庙楚州与十人恩泽皆无承受者初立至楚州有徐州军民老小仅数千强壮惟二千。又有楚州将兵约二千四县民约五千淮阴县首领严宗义（兵也。）共不满万人受围既久徐州人渐有归乡而去者围城初有野麦野豆可以为粮後皆不生物有岛茨贱斩掘之後为水所没城中绝粮食至草木有梢榆皮而食者亲戚互相食至城陷而心不变城陷之始四县民兵争门而出往往有得生者民兵首（领有）万五石琦蔚亨号为千人敌皆得出惟左彬不忍弃其妻彬乘马坐妻於马後以绳维之手提大刀争门而出手杀数十人力困而死绍兴五年徐州将校出立尸改葬自顶至足无一肢脱落者惟左股为驳所伤骨折不续人皆奇之。

中兴姓氏忠义傳曰：赵立徐州人也。少为军卒建炎三年领兵数千与金人苦战徐州互有胜负以众寡不敌率兵走楚州尚有众八百时无守即命立为泗楚州镇抚使金人以重兵围之一年尽其攻击之术立以死拒破之城中居民有小过即诛斩一家使无遗类威勇振一方前後杀金人数万多为人巴悬之。

城上金人每欲渡江以立正梗淮东故不敢渡刘光世以兵五万聚润州畏大敢进朝廷命以兵救立不敢来诏国观察使後拒大金於城上中驳而死年三十七胸有成竹金闻立死争以云：梯登城城中死战。又大败之杀其数千人然城中无主将悖胜弛备大金探知之遂争登城城陷皆屠之朝廷嘉立之中赠开府仪同三司後赐庙宇楚州号显忠。

追荐楚泗等州镇抚使赵立并陷没官吏军民黄录道场青词伏以比者丑虏（改作强敌）凭陵群方振扰涂恢既弥於淮甸襟喉适在於山阳惟时帅臣为国城守提孤军而力奋{曰：月}强敌（改作突骑）以直前兵几及於三时叩垒殆逾於百战贯精忠於日月塞英气於乾坤虽云：壮志之莫成固已荣名之不配念元身之遽没极恩数以难酬辄罄丹诚仰干洪造按科仪而载袂冀仙圣之来临特垂助顺之明俯录尽忠之魄嘉其节死处以仙科坐起万化之涂永脱九幽之籍不沦为物以劝事君。

追荐赵立等道场罢散朱表解纷排难尝力蹈於危机福善祸淫固莫逃於昭鉴惟千城之故将实当世之奇材既忠勇以亡身宜神明之护至庆而动天地固异常伦忠死而作神仙况存明训。

前御史中丞秦桧将家属自虏（改作金）寨逃归至涟水军丁禘 ；水寨。

御史中丞秦桧初以不愿立张邦昌遭粘罕（改作尼堪）拘执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随行有小奴砚童与婢兴儿御史街司翁顺而已至金国见虏（改作金）主文烈帝高褊附立异姓之节以赐其弟挾懒（改作达兰）为任用任用者执事了挾懒（改作达兰）说高其节甚相亲信金人许随南官迁徙之人各逐便砚童兴儿翁顺皆不欲舍桧去乃共欲同生死遂不相离金人欲用挾懒（改作达兰）提兵而南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密与妻王氏为计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独行王氏故为喧争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货二十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於途中耶喧争不息挾懒（改作达兰）与桧之居比邻声相闻挾懒（改作达兰）妻一车婆闻之请王氏问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车婆曰：不须虑也。大金国法令许以家属同行今皇弟为监军变带家属在军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属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挾懒（改作达兰）遂令王氏同行由是砚童兴儿翁顺变偕行桧为任用。又随行作。

忝谋军事。又为随军转运使在孙村浦寨中楚州陷孙村浦寨金人纷纷争趋入楚州桧常以梢工孙静为可与语遂密约静於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妻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登小舟令静挂席而去至涟水军

界为丁祢！水寨选者所得将执缚而杀之桧知水寨尚为国家守乃告之曰：我桧也。寨兵皆村民不晓其说。且谓执到奸细陵辱之桧曰：此中有秀才否当知我姓名，或谓有卖酒王秀才当令一看之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识桧乃佯为识桧以给其众。且欲存桧也。遂一见而掩揖之曰：中丞安乐劳苦不易众皆以为王秀才既识之即不可杀遂以礼待之砚童兴儿翁顺高益恭等一行皆得生全王秀才之力也。

二十六日乙丑王癖以其众降於王彦。

王癖曹端自襄阳溃散屯於中庐也。癖杀端而侵秭归不知地利为思州田恭族蛮兵以木弩射路退於房州是时桑仲方攻金州而辟为仲声援及仲败辟不敢进彦遣人以顺逆谕辟使辟以忠义归朝廷与附叛贼荣辱利害相去甚远辟大悟请降彦欲诣辟垒众谓辟虽愿请降然心反覆未可知彦曰：我以至诚待辟辟虽诈何能为遂肩輿至辟营辟大惊迎迓甚恭彦具饭与辟对食开谕祸福辟与其党皆俯伏听命遂遣镇抚使司将佐皆不更易，於是人人愿为之用辟後腰斩於兴元府不克令终。

二十七日丙寅赵延寿焚郢州。

金人攻李彦先於淮河彦先被杀。

李彦先者韩世忠後军管队使牙也。先是有李进彦犯罪配远恶过江州遇一道人曰：汝异日常富贵指其口曰：能容拳则为公侯令进彦以拳内口中才容半许道人曰：惜哉！虽富贵所得者苦不多耳临去语进彦曰：汝不可自发心逃遁候有人教尔去去即无害进彦曰：诺至衡山防送者曰：嗟乎！生为兵士傳送罪人何时已乎！叱进彦曰：汝自去我亦亡矣。进彦谢之而去後投韩世忠军中隶彦先队下世忠溃於沐阳也。彦先与本队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聚众有数千彦先进彦分统之赵立在楚州受围彦先以舟船往来策应与立刺臂为义兄弟城陷之日彦先舟船犹在北神镇淮河中前後挖於金人进退未得至是。

金人以舟船并力攻彦先彦先所乘舟不达到石急收不鷹为金人舟船簇拥彦先全家皆死於淮河时进彦舟船在东海县招集彦先馀众遂为首领後於许浦受刘光世招安。

韩世清驻宣州。

韩世清屯於徽州也。六月命世清池州驻八月刘洪道以吕颐浩为参谋来知池州随行有王涣李贵崔邦弼等兵共数十是时世清有众万馀洪道以池州钱粮阙乏令世清宣州驻世清遂驻於宣州。

十月一日庚午朔张浚斩环庆路经略使赵哲。

富平之败张浚欲斩大将近以藉口浚在汾州会诸交帅议事浚立堂上诸将帅立堂下浚问误国大事谁当任其咎者众皆言环庆兵先走浚即令拥环庆经略使赵哲斩之哲不伏。且言有复辟功提辖官以骨朵击其口血流不能作声斩於堠下不厌公议

众语喧哗浚遂以黄榜赦诸将罪以安众心。

张浚放散五路勤王兵。

赵哲已死诸路帅听令张浚命各归本路歇泊令方。

张浚以孙恂权环庆路经略使。

张浚既斩赵哲环庆阙帅乃以便宜命转运判官孙恂权环庆路经略使命其抚恤士卒整饬行伍激励将心振作惰气无有怠纵自蹈前辙。

慕容洧以环州叛附於西夏。

赵哲被诛其部下惊愕人人自危。且人人痛切张浚杀将御罪或语诸将曰：汝等战勇而帅独坐诛天下甯有是事孙恂既权帅事也。刘子羽语恂令阴图环庆诸将恂纳其言斩统领官乔泽张忠而统制官慕容湖觉之惧遂以环州叛张浚遣泾原统制官李彦琪救环州湖附於夏国。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二校勘记。

盐一斤为钱二千（误作二十千）八月有奉使往四川回者（脱拳字）平仲退据房州（平字衍）皆脱身奔窜（脱皆字）以陕西路军军於富平（一作以陕西五路军於富平）议卫）惜乎！以之馀力而死其身（应作惜乎！死於之馀威不得见之）有赀财二十万贯（财误作货）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御误作御）兵共数千（千误作十）慕容洧（脱容字下同）。

●卷一百四十三

炎兴下帙四十三。

起建炎四年十月一日庚午，尽十二月二十七日乙未。

六宫至自虔州。

八日丁丑刘光世退军镇江府。

上命张俊出兵援俊他托不行。

十日己卯李成徒党马进犯江州。

李成据朝廷授以舒斩州镇抚使成内怀奸狡而外假恭顺光黄州镇抚使吴翼谓光州不可守率军民弃其城而去道途艰梗无所向往依成死於成军中自此成谋据江西以观天下之变遂遣马进寇江州知州姚舜明问计於统制刘绍先绍先请坚守绍先字嗣祖知书传稍通兵法就城统制官阎仅喜其为人以女妻之京城陷仅溃散绍先随至江州仅留绍先以众数千屯光州绍先屡与杨进战及郈琼围固始绍先以兵援这坚守城壁力捍琼保全固始後率众归江州舜明喜之辟为统制。

李回同知枢密院。

李因扈从六宫还除同知枢密院事李回辞免批答。

敕李回省所奏子辞免同知枢密院事恩命事俱悉朕惟国家倾危屯否未有甚於此时者也。非得天下人豪策虑出乎！拘挛之外者不足以辅成中兴之功以卿有当世之格邃古人之学详练周密为时耆明故闻千里之造朝寝食不忘於虚<立宁>擢枢机之地共图龟鼎之安卿而不能尚谁可者免服宠命毋庸固辞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十三日癸未岳飞斩其统制傅庆。

傅庆卫州{穴羔}户也。有勇力善战屡立功岳飞宠惜之以为前军统制庆恃其才视飞为平交尝曰：岳丈所主张此一军者皆我出战有功之力每有需索於飞则曰：岳丈傅庆没钱使可觅金。若干或钱。若干飞亦屡与之无忤色及飞为镇抚使持法严肃尤不可犯而庆不改其常飞待之颇异庆觉之不喜会刘光世遣王德来高邮以当金人在高邮楚州者飞遣庆以前军交士应援德与庆交马而庆言欲伏侍飞衔之戒宪勿泄至是飞令诸统制射远箭庆三筹皆及一百七十步诸统制不过一百五十步飞三赏庆酒醉飞取宣赐战袍金带与王贵庆曰：赏有功者飞问有功者为谁庆曰：傅庆在清水焚之槌毁其金带乃曰：不斩傅庆何以示从遂命斩之。

张浚退军秦州。

张浚以陕西失利慕湖背叛遂退还秦州。

赵彬张中彦叛降於金人。

慕湖既叛和浚遣泾原帅刘留将官张中彦幕官赵彬守渭中彦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轻。又知浚已还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与谋逐而据泾原观进不敢追湖退不敢入渭遂走顺德中彦彬以去乃遣人诣金人乞降。

王善馥党推祝友为首。

先是王善降於金人徒党皆散金人屯六合也。有邱虔者在滁州境内俄复渡淮过北去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馥党友下寨於龚家城复欲往巢县李防御者为王县尉所杀王县尉者乡兵首领也。闲探得李防御寨中人皆出外虏掠粮食乘其虚而去可之遂杀李防御众遂推友为首复还龚家城下寨专杀人为事。

翟琮及李兴败金人於阳城县擒其保骨勃堇（改作拜格贝勒）。

先是张浚经营两河委翟兴措置河外事兴遣其子琮率裨将李兴渡河攻去阳城县出金人不意官军大捷擒河东都统保骨孛堇（改作拜格贝勒）得都统印记获首级鞍马器甲甚多兴复遣琮取绛州之垣曲县至王材与金人遇。又获捷进兵至米粮川横山义士史准等率众来归自是李兴屯於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

王林充高邮而来也。。

秦桧至行在除礼部尚书。

秦桧既脱虏（改作金）寨达涟水军丁禘；水寨也。禘；发遣桧还行在令秀

才王安道冯由义伴行由义字子仪既至行在士论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荐其才张守尝为密州州学教授桧亦尝为之故首称桧为可用上甚喜即除礼部稷之言以忠信笃敬而行蛮貊之邦以靖共正直而为神明之听四年去国万里还朝乃升常伯之联用示匪躬之实验田昔锺仪之留晋国不忘南音苏武之在匈奴常持汉节方卿所守未足为难况乎！践阼之初已有旌贤之诏夺安车之高志加秘殿之隆名今兹之除盖理前命哀崇非过何以辞为桧请以本身合得恩泽授安道由义官由是补迪功郎舟人孙静亦授承信郎桧陷虏（改作金）信息不相通时妻兄王免取王氏冒姓秦以为桧嗣立名曰：喜俾承恩授官至是王氏诸亲以喜见桧桧嗣立名曰：喜俾承恩授官至是王氏诸亲以喜见桧桧甚喜以己子视之（旧校云：秦喜本王免之孽子免妻郑氏达夫之妇免由妇家而早达郑氏怙势而妒免既诞即瞠其所生以喜为桧之乞子桧之任中司金拘北去夫妇偕行独留喜於桧之夫人伯父王仲丰父家丰父子时十而骄每凌虐之其後桧之用其亲党遍躋要途独时每以参议官处之见挥尘餘话）。

二十九日戊戌知陈州以王命阻绝乃附於刘豫非甘为叛首也。请立什一税法豫众之伪除长甯户部侍郎。

十一月签书枢密院事赵鼎罢。

金人攻张荣於鼉潭湖破其茭城。

张荣梁山泊鱼人也。聚梁山泊有（舟师）三二百人常去司掠金人杜充为留守时借补荣官至武功大夫遥郡刺史军中号为张敌万金人进兵取维扬也。荣乘闲率舟船自清河而下满舟皆载粮食驻於鼉潭湖积茭为城以泥傅之渐有众万馀金人屯於孙村浦寿河也。屡遣人攻之阻湖淖皆不能近是时天寒冰冻。

金人已得楚州遂并力攻基茭城荣不能当焚其积聚弃茭城率舟船遂入通泰州。

四日癸卯岳飞弃泰州。

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军於泰州会金人卜达懒（改作达兰）有占通州经画再渡江之意已破张荣茭城虏（改作敌）骑侵入飞以泰州不可守，於是率众渡江入於江阴军而充泰州。

张浚退军於兴州。

张中彦赵彬既叛送款於金人金人是时将陕西所得金制悉已津发归河东。又知慕湖叛乃徐引兵而西，於是吴自凤翔走保和尚原孙恂段丕则相继自陇关入秦亭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实乃入德顺军张浚闻虏（改作敌）入德顺遂移司入兴州簿书钜重悉烧毁初浚欲大举惟刘子羽议论契合三尺之童皆知其非幕官兵将官心知其非而口唯诺者十八九闲有反覆论难者双持之不坚独幕官杨晟力言不可不从乃求行边为随浚之富平及失利乃来见浚浚惭诸事悉委这杨晟乃大骂子羽意欲杀之杨晟既用事乃言金人欲必举川蜀然後归国不。若引兵金洋一带俟金人归国然後

收复川陕事乃永定浚虽未尽信其说然浚已置陕西於度外矣。兴元帅王庶前帅延知虜（改作敌）情次第迁来议事劝浚收熙河秦凤兵挖陇关以为後图浚不听遂失全陕。

放散百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骑至江上行在惊恐乃放散百司从便仍结绝三省枢密院言室此离景况凄其。

十日己酉祝友率众渡江往新市薛店。

祝友在滁州龚家城下寨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舟船尽放下江而去友遣刘统领者於滁河寻遗弃舟船得大小仅二百遣数千人夹岸护送出瓜步口沿江北岸牵至为家渡友计置渡江招信刘纲。又在江南把江口不容渡友众及岸不得登者三日友督之甚严六军都提举张（阙）死於江遂以诸舟星散著岸上下占十馀里纲之兵不及分而友之众已有登岸者渐次尽渡往新市薛店下寨纵兵虏掠。

徐文以其众归朝。

初徐聚徐文集众有舟船数百只与李彦先李进彦皆在东海县彦先进彦请聚同谒庙神聚不疑之为。

彦先所杀徐文闻之开船下海占据灵山有河北忠义人护宗室士干至出横岛文去引之士干称是濮恭懿五之孙朝廷遣人招文授武经大夫兼卜门宣赞舍人士干送大理寺俄刺面配广南远恶後不知所终徐文终仕尽心於王室。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泰州。

撻懒（改作达兰）既得楚州有再谋渡江之意欲耕地为守遂率军万人陷泰州而屯驻。

十八日丁巳知通州军州事吕伸弃城走。

金人已破泰州知通州吕伸惧而奔走伸自以弃城恐终不免於罪戾乃奏云：牙夜得梦诸军皆被朱甲持赤帜盖火德之应乃国家中兴之兆士论以为谄遂罢之。

十九日戊午王彦败桑仲於房州仲退军襄阳府。

桑仲据房州也。王彦赏从闲道遣兵断其粮乞鬼亦请援於宣抚处置使张浚浚遣杨惟直领兵来援丁巳彦济师攻自黄水兵既接贼气慑奔溃追至白磧斩获不可胜计凡为贼诳误者悉贷之招降来归皆分隶麾下仲退军襄阳府。

二十日己未金人陷通州。

王彦为金均房州镇抚使。

王彦为三州镇抚自此孝忠自均州来攻彦率其众号三十万彦及忠战胜负相当。

刘豫建归受馆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军民置榷场通南北之货讥察闲探。

十二月崔增降於吕颐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刘光世在建康遣人招安增不从愿受吕颐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江才到鲁江口遇邵青船出江增不及备为青所败增在无为军界内屡与张琪战增沿路以虏掠为资所至无遣闻吕颐浩在饶州遣人投下文字至是到彭泽县得颐浩差人招安遂听节制。

二十七日乙示张浚江淮招讨使。

杜充至云：中见粘罕（改作尼堪）。

节要曰：充持将相之权据长江之险官军数万其势非不能拒贼也。而望风屈膝於穹庐之闲何背义之甚耶是诚狗彘之不。若乞丐之所鄙黄口巾幗之所贱者尚得列於士林也。哉！。又闻粘罕（必作尼堪）初围太原有保正石〈立身〉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人甚众。且强悍多豪侠每朔望告戒必以。

忠孝为主由是户多可恃人尽知方金人攻之往往为〈立身〉败金贼（改作人）屡屡遁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改作尼堪）遣大军破而擒之皆粘罕怒使之也。（删皆粘至此十七字）当破之日〈立身〉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改作尼堪）既得〈立身〉命钉之於车事 刃於股将欲支解之〈立身〉颇节义自持皇恩素感忠赤昂藏之概傲慢之态磊磊落落绝无顾虑之念生死鼎镬之惧铁石忠贞不是过也。粘罕（改作尼堪）虽腥膻部落（删此五字）不觉惊异徐谓〈立身〉曰：尔。若降我当命尔以官骂曰：爷是汉人甘死不降番狗你识爷麽姓石石上钉橛更无移改（删曰：爷至此二十六字）竟为贼（删此字）所害噫理正之役非将相之权也。乌合之众非士卒之练也。斩木揭竿非兵甲之坚利也。山寨之固非长江天堑之险也。八月之久非望风之速也。钉之於车事 刃於股非帷幄之优游也。颠沛造次非从容立名之地草莽率土非封疆守死之列也。充处是而（下添乞字）降贼（删此字）〈立身〉处是而不屈则忠义之士叛逆之夫所操一何远也。充闻〈立身〉之风，岂不愧欤。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三校勘记。

以卿有当世之材邃古人之学（人字衍）详练周密（应作详字精密）慕容湖误作慕湖张中彦（一作张中孚）禽其将保骨勃堇（脱将字）里正之役（里误作理）所操一何远也。（一应作抑）。

●卷一百四十四

炎兴下帙四十四

起绍兴元年正月一日己亥，尽二月二十二日丁丑。

绍兴元年正月车驾驻蹕越州。

一日己亥朔大赦改元。

肆赦曰：圣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图之继王者体元而居正盍新年纪之颁朕遭时艰难涉道寡昧熟视斯民之荼毒莫当强敌之侵陵负此百忧於今五载曷尝不未（改作响）明求治当馈思贤念两宫之远而菲陋是安恐九庙之颠而艰危是蹈苟祸可弭虽劳弗辞然生灵久困於干戈城郭悉残於煨烬丁壮系身於异域旄倪暴骨於中原桑田失时男女隳业仅存常产者苦斗升之寸土之依或迫饥寒散为盗贼始焉莫之加一终而无以自还致汝於斯皆予之过半高穹之未厌哀否运之已穷戎马虽来边防粗备嘉与照临之内共图休息之期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於治朝霈鸿恩於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於戏小雅尽废宣王嗣复於宗周炎正中微光。

武系隆於有汉静言凉德敢对前人尚期中外之彝伦同礼祖宗之遗泽辅成此志永底於休。

遥拜太上皇帝表本。

表曰：接千岁之统推神荚以膺期上万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实遥企清光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体道粹精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庆遽成国步之艰尧游汾水之阳久忘天下文遇明夷之卦益见圣人臣自远威颜存更时序当玃衡之载复帐旒冕之犹矜鸿雁虽宾莫附帛书於沙漠风涛中阻徒瞻云：气於蓬菜。

八日丙午李允文谋杀张用之军不克。

先是乙巳李允文约张用丙午教场中点人皆素队入教场就请粮食是夜有张崇送下宋统领者密诣用告变曰：李节制已备甲士欲尽杀军士正总管之罪用惊乃另告报来日尽全装器甲入教场丙午质明军士皆全装入城用请允文点军允文大惊孝场急传令已点入讫可便就请粮，於是军士有去意不从用乃与亲随二千独留城中统领孟振王林等以军士出南门长驱往咸甯。

十日戊申马进围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弃城走马进陷江州。

江州被围仅百日粮食皆尽人相贼兵心理夜攻不息统制刘绍先意图拒御至是人皆饥困无斗志吕颐浩杨惟忠巨师古率师来援及进战为进所败官军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军到近郊沿江安抚使姚舜明与绍先议弃其城出奔绍先知其势必不可保全乃纵火城中乘喧闹夺西门走瑞昌姚舜明出东门走南康进率众入城大肆杀掠日晚有米船到城下泊於酒坊门下始知贼已据城急解维放船下湖口进遗贼党追至湖口遇颐浩之兵而还李成闻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於州治括见任寄居官仅二百员悉杀於庭下李资王易简及其子寓皆死於乱兵中其不死者惟宗室不诤等四人有沿江安抚司统领官吕谔者城初陷诣进降手射一石三斗弓发无不中进喜成见之曰：围城久士卒多中箭而死非尔耶遂杀之成揭榜许人识认被虏人口自此被虏人口皆为亲人识认而去成许人任便买卖交易生理自後贩夫担竖渐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

十一日巳酉岳飞起发江阴军权听张俊节制以讨李。成

李成乘金人残乱之馀据江淮十馀州连兵数十万有席卷东南之意数使其徒多为文书符识以为幻惑声撼中外朝廷患之议遣将未决而张俊请行乃命俊为江淮路招讨使应江淮路驻军马并听节制岳飞以通泰州镇抚使方退屯於江阴军戊申被命已本进发癸丑到宜兴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诉其舅姚某搔扰飞白其母责之曰：舅所为如此有累於飞飞能容恐军情与军法不能容母亦苦劝而止他日飞与兵官押马舅亦同徒刑舅出飞马前而驰约数十步引弓满回身射飞中共鞍鞞飞邓马逐舅擒下马令王贵张宪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归白其母母曰：我鍾爱此弟何遽如此飞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为舅所杀母虽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鞍鞞者乃天相飞也。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故不如杀之母意说解飞留老小於徽州率军马趋洪州会俊时邵青在芜湖曾以文字告吕颐浩。且叙乡曲乞受招安颐浩从之授青枢密院水军统制芜湖县驻兼招捉沿江盗贼亦受俊节制而行。

十二日庚戌金人寇（改作侵）庐州。

十三日辛亥金人寇（改作侵）扬州。

十五日癸丑曹成李宏受鄂州李允文招安张用率众往咸甯县曹成李宏以无钱粮打请复反。

曹成李宏久屯於三龙河时出兵攻德安而宏亦屯於吨州野无耕种廩无储积人有饥我成於上元日率众趋汉阳宏亦继至张用闻成等至汉阳率其亲随二千人往咸甯与孟振王林复合鄂州李允文遣人招成等在等曰：若许入城则秋毫不犯。若不容入城则当纵诸军一蹂践之允文许其入城遂受招安渡江入平湖门出东门下寨於东门之外漫冈被野接连不断鄂州无钱粮允文曰：可向南自寻之，於是成有复反意一日括军中官员秀才恐其往江浙说军中事欲尽杀之约是夜皆送至帐前而夜中大雨不止五更忽霁月色如昼而角声已催行矣。官员秀才遂得不死成自往江西。

闾赠检校少保。

先是闾在定远县被（改作为）金人（下添所字）执虏（删此字）北去金人欲官使之不从被杀上闻之悼惜不已赠检校少保。

十八日丙辰金人寇（改作逼）西就西碧潭翟兴遣彭伏兵井从击败之。

金人拥铁骑数万犯（改作逼）南河寄治所西碧潭时惟兴以乏粮方散遣诸部就食於诸邑所存亲兵才数千报至人情危惧兴安坐自。若徐命骁将彭授以方略设有於井谷遇金人佯为奔北金人果以锐士二十八骑驰几及军伏发皆获之乃酋（改作队）长忽沙（改作华沙）郎君十州（改作舒吉）郎君柳榭（改作留嘉）郎君佛面（改作佛门）郎君等馀众皆溃乘胜追龚至会坑口大张小张店而还。

二月一日戊辰朔祝友受刘光世招安。

祝友在新市薛店也。欲侵宣州以阻水不克渡会刘光世自镇江遣人招安友留

使两旬方许受招安是时友之众四散虏掠有至广德军者有至安吉县者据安吉县几半月馀说无一官军谁何之惟韩世忠差人慈步张挂而已友既受光世招安王冠在溧水县驻军友移书借路趋镇江寇不从友以兵击冠军冠军大败友自此取句容趋镇江府光世分其兵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与友合军康民之军极富出其平昔去可掠克蓄留藏不计更以金宝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进用。

十四日辛巳秦桧参知政事。

秦桧除参知政事具辞免赐诏不允有曰：安社稷为悦尝抗死以力陈与鸟兽同群（改作虽蛮貊可行）卒奉身而旋返虏（改作人）叹子卿之不屈人知（改作史书）季友之来归皆的句也。桧既为参政谓宰相可得尝因奏事言曰：陛下如能用臣为宰相臣必有耸动四方之士上默然。

十五日壬午张荣屠通州。

张荣在鬲潭为金人破其茭城遂率舟船至通州过捍海堰欲出海复归京东为水涛所阻不得去遂据通州粮。且尽取人为断其首斫其两臂两胫以盐淹曝乾用充粮食得脱者无几。

马进陷筠州知军州事王庭秀弃城走。

张俊军於洪州与马进对岸下寨进日来挑战俊坚壁不出进遂寇筠州知州王庭秀弃城遁走进遂陷筠州。

马进陷临江军。

马进陷临江军阅视军资库有金小盘龙红袍段一乃四川进御之物以路不通寄留於加中进以为。

李成受命之详遣人送成成视之长叹曰：马防御不察成心耶即命焚之。

二十二日己丑国奉卿赵琼去可金人舟船於清河口获户部尚书印。

金人既得楚州始计治运河并闸水悉以江浙虏掠舟船自洪泽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时国奉卿以楚州既陷居於赵琼寨中与琼谋琼其舟船乃以二百余人夜掩不备去可这有被虏贵官二十馀家各称其氏族一白晳妇人称是尚书右丞李之妾持户部尚书印并一玉{雍瓦}可容二升许奉卿无妻遂取其妇人而土豪徐宗城取其印并玉{雍瓦}云：自在建康被拘执而来途中已死矣。一妇人言是陈邦光之亲属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称我是王大郎王善也。乱兵杀其弟五官人者善曰：我尝提二十万众横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存一弟为人所杀舟中之人抛掷珠玉金银乞命者彻旦不止是时舟中尚有金人藏船板下不敢出质明舟中金人认得不是官军皆出斗。又金人有救兵至民兵乃退。

桑促为襄阳府邓随吨州镇抚使。

桑仲在京西连跨数州无粮食人相食。又屡为金州兵所败欲引众北去至枣阳承朝廷指挥除襄阳府邓随吨州镇抚使遂回襄阳驻军金州王彦幕属绩以为非便乃

投子具说利害与宣抚使张浚乞不除仲镇抚使曰：窃闻朝廷除桑仲襄邓随吨镇抚使远近惊叹莫不解体。且以谭兗守邓州披荆榛保孤垒屡戡大盗奉朝廷法令隐然。若一长城曾不得镇抚使而仲乃得之是奖乱也。咸以谓朝廷在远未详仲凶逆之状苟稍知之必将令兗辈梟其头颅以惩奸慝，岂有以四郡数千进而之百姓委饿虎之喙乎！仰惟相公奉便宜圣旨为国家大明黜陟，岂可不从权易置耶闻仲连败衄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时。若使兗并力剿除稍伸国威而以镇抚使命兗则忠义者知劝而盗贼少戢矣。夫兗镇襄阳则汉沔渐甯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伏望相公特赐收采疾速施行浚虽知其非便深嘉言而不能不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四校勘记。

括见任寄居官仅二百员（仅字衍）曹成久屯於三龙河（误作曹成李宏）成自往江西（一作江南）人嘉季友之来归（嘉误作知）。

●卷一百四十五

炎兴下帙四十五。

起绍兴元年二月二十六日癸巳，尽四月十日丙子。

二十六日癸巳诏侍从条具时政中书舍人汪藻上书《书》曰：准尚书省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诏右臣窃惟人君当承平之时中原无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见未然之事自下靡可上甘心蹈斧钺之诛议士犹不以为难今国家之危如坐烧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忧勤未知所以拯救之术而求言於臣等佞犹狃习故态用猥琐之辞取塞诏旨而已岂臣等佞犹效诚於陛下之时也。臣昨扈蹕温州尝蒙陛下赐以条对臣以为方今所急者惟馭将一事更无他说譬御饥者当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当用医舍医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牙为愚虽不克施行然颇加采纳臣今日区区之意犹守前见敢再为陛下陈之古之进说者曰：人君恭俭爱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礼作乐，岂非甚盛之举而至美之谈欤是数者人君不可须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则未足以解纷何则虏（改作敌）骑充斥於中原群贼跳梁。

於诸路陛下专於恭俭爱人清心省事而已为足以却之乎！专於建立法度制礼作乐而以为足以却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诸将诸将能使士卒为足以却之而陛下诸将爵禄已极家赀已盈习成骄悍无复斗志一方有警辄狐疑相视无一人奋然为国请行者或至迫不得已而行则邀格外之赏肆无名之求上不恤国不恤民使朝廷为之龟勉曲从不啻如奉骄子是岂为国家平祸乱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将之说有三焉惟陛下留神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运之以权三曰：别之以分何谓示之以法古者人日废赏亦未尝一日废罚如冬夏寒暑然相须而成，岂有独恩无威漫然略不绳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议者谓承平之时朝廷尊荣操纵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

可夺可生可杀今溥天抢攘国难未已方藉此曹为腹心孜孜拊循犹惧不济柰何欲拂共心将谁肯前死。且今诸将悍骄已成虽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谓示之以法者岂欲明主自亲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吉人必有人臣）为朝廷任其责昔肃宗在灵武广平王以兵二十万复长安其权可谓重矣。先驱不肃颜真卿劾之王为之不敢当阙而乘李夜入蔡州缚吴元济其功可谓大矣。违诏进马温造劾之曰：今日胆落於温御史夫先驱不肃违诏进马於军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贷如此盖小过不贷则恶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复敢萌於胸中矣。今诸将虽骄然臣得之传闻亦尚知畏朝廷这法而陛下群臣平居时聚谈切齿无不以诸将负国为言及进言於陛下不过撝拾目前为<讷官>责进身之资而已至此事则未尝有一言及之者岂以为细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乐闻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专於用恩恩过而骄有司时一警焉是使陛下结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栾闻之有哉！何谓运之以权臣闻驭将如驭马必驭者之力足以胜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是听不然窃衔诡辔毁首碎胸虽跬步之闲不能使之前矣。汉高祖之诸将其梟雄而难制者莫如韩信方其围於荥阳汉固危甚人人怀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军中自称使者即卧内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盖不知也。及信下魏供辄收其精兵以距楚既败项羽死垓下则。又尽夺其军徙为楚王以信之才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听者，岂不以其智足以胜之故。

耶信尝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是信自知其才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俯首为之用而不辞也。大抵人君之於将帅必有得其要领而使之心畏诚服者谓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心者非也。唐宪宗时刘辟叛於蜀宰相杜黄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惮刘彖雍使人谓曰：公不奋命者当以彖雍代崇文惧尽力缚贼以献是以彖雍代崇文者黄裳得其要领也。高祖之用韩信其术亦岂出此哉！今陛下诸将仓卒之时可奋其符印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战胜之时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卫乎！於立大功之时可夺其全军而使之归镇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诸将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万一有如韩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则平居之时亦当深察其好恶如以刘彖雍代崇文之术不可不知也。何谓别之以分汉高谓功臣曰：诸君知猎乎！追杀走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者人也。今诸君徒得走兽耳如萧何则发纵指示者也。盖古者用兵幄之中以出筹策而将帅则听命於前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以谋者萧何张良陈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与也。唐太宗所与谋者房乔杜如晦而已英卫这徒不得而与也。今谋臣之任宰相执政是已陛下以为谋之不臧欤慎择而易之可也。独不可使武夫参预其闲窃观陛下对大臣不过数刻而诸将乃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见陛下有时而诸将无时也。臣非不知艰难之时陛下欲得其心姑与之无闲然此曹何所知识必不能上补聪明下酬僵望不过入则希求恩泽出则凭籍权势而已此道路流传遂以为陛下进退人材诸将或与焉

以陛下英睿择善而从顾於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庙堂者具瞻之地大臣为天子建立政事以号令四方者也。今诸将率骤谒径前便衣密坐视大臣如僚友百端营求期於得而後已朝廷，岂不自卑哉！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挝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以今观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国家出师遣将诏侍从集议者所以慎之重之博采众人之见也。而诸将必在焉夫诸将者听命於朝廷而为之役使者也。乃使之从容预谋彼既各售其说则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为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国者必不肯以为可罢欲责其冒锋镝赴死地。

难矣。臣愚以谓自今诸将当律以朝廷之仪每有陈奏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数燕见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无使参议论之余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责功效是三说者果行足以驾驭诸将矣。何忧乎！保民何艰乎！弭盗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国财之生则臣愿陛下毋以生财为言也。自五六十年来士大夫喜操生财之说民穷至骨矣。今四方莽为盗区国家所有不过数路数十州而已所谓生者必生於此数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赋横敛为非尚有赋敛之名也。今则直夺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赋为非尚有其半也。今则直尽而已耳南亩之民寒耕暑耘黧面涂足终岁劳苦而不厌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见也。胥吏坐门朝暮不得休息悉叹之声日与死比者陛下不得而闻也。鬻妻卖子至无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财为哉！惟痛加裁损，庶几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损者军中之冒请内之可以裁损者禁中之汛取何谓军中之冒请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财当一铢一缕一粒以养战士今一军之中非战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诡名而请者一人而挟数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请者一使臣之俸实兼战士十人之费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养兵十万而止获万兵之用也。有借补官资而请者异时借补犹须申禀朝廷谓之真命今则一军之出四方游手者无不窜名军中既得主帅借补便悉支行禄禀与命官一同无有限极访闻岳飞军中如此类者几数百人州县惧於凭陵莫敢词诘其咨支之物至不可胜计不惟是而已自军兴以来州县贪残之吏惟患盗贼之不来一闻入境则便置军期司率敛民财无复稽老恣为侵渔与盗无异此而不治虽财赋日生於国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哀思禁中取臣窃观国家军兵之饷百官之廩乘舆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时有须索如户部银绢以万计礼部计划处还可能百计者月有进焉以陛下清心寡欲必无嫔媵横给燕游侈费也。以陛下恭勤节俭必无营缮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财要须有名使有司与闻用而无名是取民膏血掷而弃之沟中耳至於度牒则国家以虚名而收天下之实利陛下用之以重则重陛下用之以轻则轻免一时掙敛之疮痍而实济军国之用诚非小补幸无以方寸之纸累以予之而不之惜也。。若内外并加裁损大农方计虽未至有馀其视不知节用而。

专务生财者有闲矣。陛下所以诏臣者臣固已华陈於前矣。而臣有私忧过计

者取复言之臣闻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盖患之不可不预防也。如此自古以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蚤图之後悔无及耶晋以六卿帅师而卒於分晋者六卿也。鲁以三家帅师而卒於弱鲁者三家也。汉自元成兵在外戚而而汉由是以亡唐中叶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乱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国家以三衙管军而一兵之出必待枢密院之符祖宗於此盖有深意今诸军之骄枢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劳圣虑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臣尝观自古偏方霸国提兵者未尝乏人岂以国家四海之大虽曰：多故而将帅之材遂至於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为二三将臣抑之而不伸耳臣以为及今之时当用汉建诸侯之法众建这而少其力精择偏裨十馀人裁付兵数千直隶御前而不隶诸将合为数万以渐销诸将之权此万世计也。惟陛下勿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胜幸甚。

遗史曰：藻之言深切时务伟矣。哉！惟论将帅之名分抑之太甚不能无文武党比之私其言使将臣母数燕见者是岂知蜀先主与关张同卧起使将臣无得参议论者是岂知汉光武与贾复辈论朝政藻徒知三衙见大臣执挝肃揖之恭而不知庙堂延接自有官制高下之式藻。又谓此曹何所知识是待将帅以无人矣。此书既传兵将官皆不堪之有令门下士作不当用文臣论者其略曰：今日误国者皆文臣蔡京坏

（改作首）乱纲纪王黼收复燕云：之役（六字改作再启干戈）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改作言）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遁逃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陕西淮南江浙之地为王臣而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时时有一二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卫者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桑仲以霍明知郢州。

楚州新遭张用曹成之後百室无一二存者桑仲以其党霍明领兵二千知郢州明邯郸人为递铺曹司有膂力善战而敢杀。

二十九日丙申孔彦舟陷潭州。

三月十二日己酉张俊败马进於玉隆观进走江州。

初张俊进兵急趋豫章至则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贼必矣。乃复敛兵。若无人者金鼓不动令将士登城者斩居月馀贼首马进以大书文牒使来索战俊复细书答状以骄之。又命王燮阅水军於江中以疑之贼势方强谓俊为怯战俊谍知贼稍息己酉遽命大军亟行径济生米渡遇先锋击败之於玉隆观乘胜追奔次筠州进方拥十数万众据筠州进者李成之骁将也。出兵背筠河先守要地俊领步座与贼迎战命统制陈思恭岳习杨存中等分兵两道以午为期视旌旗所向两道俱进俊前击至午两道精骑自山驰下贼骇退走死者数万人俘八千人俊督锐卒追至城下贼力不支乃夜遁走遂

复筠州临江军所俘者八千人遗陈思恭尽殆之进之据筠州也。三月旦日设香案望阙而拜有黑风如盖自天而下渐低乃闻有声徐视之则散而为群鸦不啻数万喧噪於庭中克择官以为不祥进曰：何以禳之克择官曰：当易旗帜改军号可禳也。进从之即命易旗帜改军号而申成照会成见之不喜谓进有背戾之心回报责之至是果败筠州退至南康军遇巨师古兵与战师古兵与战师古军败是时崔增以水军往南康军到之日适见师古新败横尸满野而进走江州矣。增以舟船听俊节制。

十四日辛亥金人没立（改作默）攻和尚原吴御退之。

没立（改作默）攻和尚原吴击败之加忠州防御使兼帅泾原。

十六日癸丑赐张深程唐刘子羽奖谕诏。

朕治兵南服属意西陲眷秦雍之疆岁被胡（改作边）尘之扰连巴蜀之阻日闻边隅（改作烽火）之惊念此疮痍痛如焚灼倚注枢臣之重总提师律之严虽云：掌上之奇兵自能制胜允藉幕中之规画相与图全卿起自儒家明於将略阅通於禁管未减颇（牧之）贤霞铃赞於庙谟必合孙吴之法山川跋涉岁月淹留挫强敌於方骄贾馀勇而再振执讯获丑斩将搴旗成兹克捷这功系乃参佐之力算计见效嘉叹不忘然念虎狼哮噬之无厌岂胜其忿（思能）累奋励而有获所戒者轻更怀持重之思助成戡难之烈嗣颁异赏甯限彝章卿其无怠朕敢薄酬。

十九日丙辰张浚徙治阆中。

二十日丁巳桑仲以李道知随州。

李道者相州人李旺之弟也。东京留守宗泽以事斩旺令道管其军道之南也。以一军孤立遂寄桑仲军中呼李道一军为寄军时随州阙知州仲令道至随州闻通判王彦威在洪山即请归州彦威既至道令彦威掌州印彦威力辞不可而道遂掌之是时北方僧来投洪山者戒腊徒有一千六百馀众寺中不能贍给。又有州县官及寄居仅百家皆仰给於寺中住持僧庆预计粮食将尽不可以支乃集官员僧众升堂为说粮尽之意见任寄居之家一例更供贍一月一月之外请自营求在寺僧行日给米二合皆以为其言合理而闲有僧之老者僧童之小者皆饿死官员携老小寻路而南有达者有不达者众僧请庆预别供粥饭庆预终不从变日食米二合而已庆预郢州京山县人也。自孩童如成人乡闾皆敬异之後祝发事浮屠禅学甚高与绵州觉子隰州性觉同得法於丹霞淳长老守洪山以拒群贼环绕百里地人烟悉为盗境而洪山独全庆预之力也。

。。

二十五日壬戌孔彦舟自潭州以兵攻陷衡柳全永道。

州执安抚使向子。

以鼎泮辰沅靖邵全州武冈军为荆湖西路就除程昌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抚使

。

鼎州兵火之後龙阳沿江残破为甚赋税所以仅给本县官吏而已武陵乡村半为

贼区桃源边泮州界数为刘超雷进所扰田亩荆榛赋入稀少仓库空匮官兵钱粮不以时给，於是朝廷以鼎泮辰沅靖邵全州武冈军为荆湖西路就除程昌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抚使昌既出兵北授泮州。又於龙阳新县边城要地列置诸寨屯兵守御是时贼势强盛四面交侵官兵力寡分布不足遂下所属郡调发洞丁刀手弓弩手及东南第八将兵弓手以助蔡拴守御兵数既增钱粮益窘。又值岁歉斗米三千五百文饿莩相仍势甚急具闻於朝待报不及即檄辰沅邵全四州拨诸司物以给军食矣。。

拈懒（改作达兰）攻张荣於泰州缩头湖为张荣所败拈懒（改作达兰）退走。

张荣在通州以地势不利率舟船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拈懒（改作达兰）在泰州谋往渡江欲先破荣水寨尽载兵於舳直犯水寨时荣亦出数十舟载兵与金人船相遇金人有战舰在前不可近荣遑遽欲退不可。

荣望金人舟徐顾其众曰：无虑也。金人止有战舰数只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泥淖不能近岸我舍舟而陆杀棺材中人耳遂皆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或陷於泥淖者不可计拈懒（改作达兰）收餘众约二千奔还楚州泥淖中金人犹有未死者凡两三日诛戮殆尽自东京来未曾承王命列军中遂无路告捷闻刘光世在镇江府乃遣人愿听节制脯上功状光世大喜闻於朝廷而荣得右武大夫遥郡观察使知泰州。

节要曰：拈懒（改作达兰）攻淮东拈不也。（改作托卜嘉）攻张敌万泰州缩头湖水寨为敌万所败获拈懒（改作托卜嘉）攻张敌万泰州缩头湖水寨为敌万所败获拈懒（改作达兰）之婿户不刺芦达（改作呼巴拉罗丹）及俘馘番汉军五千餘众。

赐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桑仲奖谕敕书。

敕桑仲朕惟强虏（改作敌）乱常中原失馭凡王灵之靡及皆寇（改作肆）虐以横行汝尽节朝廷有功江汉见奸人之专杀用国法以成擒坐使群方肃然知畏剡章来上良用叹嘉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二十六日癸亥刘光世铸招纳信宝钱招纳归附。

拈懒（改作达兰）在泰楚欲为久驻之墓哆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光世知其去国久戍远方其众思归而有嗟怨之声也。谓可以离闲其心即命铸三色钱以金银铜为之其文曰：招纳信宝背有使押字为号获贼人之稍解事者贷而不杀说谕彼我利害向背曲直饲以酒肴俾将钱密示侪辈有欲归附者叩江执钱为信而纳之自是归者不绝未几得女真契丹渤海汉儿万人无室家者则为之娶妇给粮马器仗使出战前後立功为最创立奇兵赤心两军。

张荣入泰州。

张荣既胜拈懒（改作达兰）引众入泰州授以忠赤靖难横行遥郡知泰州之命

二十七日甲子李允文杀知岳州袁植。

李允文以沿江措置副使知鄂州袁植知岳州各得朝廷指挥许截留上江纲运招军允文在鄂州招集军兵稍盛朝廷差高某来代允文不悦乃集诸军官望阙拜表乞留允文允文遂拒高某不纳岳居鄂之上流植截留纲运放下江允文怒植牒植取之植得牒掷於地差来人曰：纲运发与不发在州府然某期违限则必死请回文归鄂州植曰：无回文唯取其牒批示李允文已承朝命差官为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文得牒大怒会刘忠犯岳州植出城避之允文。

即遣吴锡段贵等率兵至岳州数其弃城之罪执植以归植死於途中，或曰：允文使杀之也。允文以吴锡知岳州马友取道之湖南友闻锡至乃退军於潭州益阳县逐知县魏舜遂据益阳县锡闻友至乃（阙）之。

金人闻张浚退军阆州遂扰西河而归。

金人至德顺军以兵少不敢留秦亭声言分三道而独出沿边抄掠熙河熙河素多马金人驻兵搜取无遗张浚置司阆州五路陷没刘惟辅疏其罪而罚之秦凤路统领官关师古收馀兵保岷刘锡屯阶城金人自熙河东还残阶城而浚入散关过漫天坡郭奕为《诗》曰：大漫天是小漫天小漫天是大漫天只因大小漫天後遂使生灵入四川。又有《诗》曰：秦山未尽蜀山来日照关门两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新送陕西回後奕罢宣司干官与通判不协不赴任寓并州卖蒸饼为生晏如也。。

李成徒党据兴国军执知军李仪。

李成分遣马进既占兴国军进留徒党在兴国遂深入江西。又遭张俊之败乃执知军李仪奔淮南後仪及一亲随仆人遁走得免仪身着衲袄中有碎金数十两至江州对岸一小寺中腰闲出兴国军印示其主僧求安下。且烦僧寻一小舟济渡僧见仪衲袄中是有物者遂谋杀仪夜并其亲随仆人以绳系杀之舁其尸弃於寺後半夜大雨仆人稍活自解其绳留系身边移足欲行觉有尸在地天色虽阴黑仆人认之是仪也。乃枕尸面祝之曰：若得性命渡江愿与使君雪冤仆待质明走数十里叩江边小舟乃渡诣江州密诉尽捕院中僧行出官鞠戮是实追黄金数十两兴国军凶乃掷弃江中不获僧人与同恶者皆凌迟处斩，於是兴国军复降诏与新印贼在兴国军半年仪能调护之无秋毫扰民感仪之惠为立祠。

二十八日乙丑张俊败马进於江州。

马进筠州之败张俊迫至奉新楼子庄贼将商元据草山狭险设伏俊熟视山峻路险度必有伏乃遣步兵从闲道直趋山顶杀伏夺险乘胜杀至江州进等拒战不胜绝江而遁遂复江州自是俊军有和铁山之号是时兴国军诸处群贼悉皆奔窜矣。初俊复筠州临江军奏捷上亲笔谕日以李成之狡狴马进之猖狂盘踞已深根株已固卿奋励决策频有克捷快士民之意解朝廷之忧。且朕待卿最亲卿事朕最久君臣之际休戚

实同是宜乘贼势之已衰当官军之。

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驱除剿戮收建全功诏犹未到军。又有江州之捷。

二十九日丙寅赐李成军中诏。

朕承祖宗之休托民庶之上念连岁腥膻之变（改作干戈之扰）祸不胜言闻一夫屠戮之灾痛如在己而李成者生本边隶世蒙国恩乘朝廷多事之时为盗贼乱常之首假顺欺众兵累年朕方待以开怀冀其悔过屡下自新之诏勉行姑藩封疆特大遣使人而将命锡斋相望而成敢负眷私专怀凶狡每候胡尘之警反为王旅之讎挟持两端猖獗万状自谓能欺於天地人皆洞见其肺腑乃至擅离淮右之区越践江南之地既包容而愈悖岂征讨之得辞爰遣将臣前临贼境才旗麾之一指俄壁垒之四摧动辄有功捷无虚日顾全师之尽北知元恶之靡逃往郎屠之势无难者言念胁从之众孰非涵养之馀失身一陷於豺狼终岁莫还於田亩骨肉至於离散头颅莫得保全静言无辜有所不忍已敕令於主帅专擒取於渠魁凡汝胁从赦而不问以示好生之德以昭除乱之诚於戏国有大刑所冀鲸鲵之必戮民皆赤子岂容玉石之俱焚咨尔污染之伦体吾宏贷之意速遏乱略永保嘉生张浚讨李成屡有捷奏上欲歼其渠魁而已悯其胁从故有是诏。

四月一日丁犯朔陈彦权兴国军。

陈彦以班直出官为兴国军巡检李成徒党贼马进既进彦入城军民请彦知军事彦令士案具见在城中文武官职位姓名有朝请郎董某者监大冶县银场彦委请权通判有武翼郎胡某者委请权都监次第委请州县官皆有条理惟董某怏怏不足有权军之意军民厉声而呼曰：无事之时当用文官多事之际宜用武官今已请陈知军众意皆同谁能闲之彦乃命吏牒董某还归本任董某逡巡听命遂权通判。

十日丙子康渊克通州。

刘光世遣将康渊往通州入其城以收复告。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虔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五校勘记。

古者人君以恩结人（结误作吉）必有人臣为朝廷任其责者（脱者字）方其围於荥阳（围应作）何术以待之（脱术字）同平居之时（居应作定）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脱能字）高祖所与谋者（谋误作以）今四方莽为盗区（莽应作举）莫敢诃诘（诃误作词）时特有一二竭节死难（时特误作时时）楚州新遭张用曹成之後（楚州应作郢州）遇贼先锋击败之（脱贼字）与绵州觉了（了误作子）溺水而死（脱而死二字）荣自京东来（脱荣字京东误作东京）到军中（到误作列）锡赍相望（赍误作贲）。

●卷一百四十六

炎兴下帙四十六。

起绍兴元年四月十四日庚辰，尽二十日丙戌。

十四日庚辰隆皇太后崩。

隆皇太后遗诏曰：吾自履宫闈於今三纪常惧菲薄不足以踵先后之懿而格神灵之休乃晚年以来逢国多故二圣遐狩心常怆然皇帝仁孝自天实同忧患虽在颠沛礼无缺违幸时小康还自江介方欲飡天下之养即东朝之安而无如节宣不时偶遇微疾遽至危卜莫能自还怅此两宫遂成永诀方时艰难合行礼仪难以备举皇帝服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臣民三日而除作乐婚姻并无禁止殓以常服不可用金玉宝贝权宜就近择地赞殡候军事甯息归葬园陵所制梓宫取周吾身勿循旧制以为他日迁奉之便於戏生者人之暂寄死者数之大终甲子一周复奚所恨尚赖臣民之众永坚数之大终甲子一周复奚所恨尚赖臣民之众永坚忠孝之心辅翼圣朝早臻康阜存歿之际怆恨何言故兹遗诏想宜知悉。

大行隆皇太后议谥（旧校云：谥议汪藻撰）臣伏奉敕礼部状据太常寺今来大行皇太后崩合差议谥官差臣。

撰议谥者臣谨上议曰：臣闻承天者地也。所以涵六气而熙岁功配阳者阴也。所以分四时而成物化债宸极者后也。所以奉宗庙而隆化极故古之母仪天下者生也。荐其尊名终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详在汉则明德和熹著称於前在唐则文德懿安垂纪於後皆所以扬椒涂之范炳彤管之辉巍巍乎！而与帝德并隆不可贬已恭惟大行隆皇太后躬圣善之德茂柔明之资粤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赖常纪之其泽深庆绵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嫔於泰陵逮事宣仁钦圣两宫禀二南之规兼四教之善正位宫掖三十馀年含洪光大而体坤道之常进退存亡而得圣人之正及靖康初载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无统列辟相视莫知所图我太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宝授之圣明当方隅倾侧之时序璇历纂承之次虽文母以十乱兴周不能过也。已而六飞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阙朝宄自内作天下之势甚於缀旒我太母投袂而寝祸机立谈而销逆坐使天地复正三辰复明四方元元悉免涂炭虽娲皇以乍 束石补天不能过也。既勋猷崇极如此而乃抑华敦俭率礼蹈和塞私谒之涂裁外家之宠清净谦冲而以道为本沈潜刚克而与神为谋拥佑圣躬殫诚尽爱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齐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驾旋旧京虔奉翟车谒款宗庙极四海之养即东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祸结（改作绵）慈极郊蚕告华方开盛夏之祥隙驹难留遽掩长秋之御兹天子追慕悼心失图叹厚载之中倾痛仙游之不返虽遂服不可勉从期岁之丧而兴哀无时每过举音之节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饰终之仪告於神明节以四惠，庶几有以彰淑则而畅徽音谨按谥法明德有功曰：昭视民如子曰：慈聪明睿智曰：献安民有功曰：烈。。若乃两值时变当阳御帘基图既安即复明辟泽及万世与天无穷非明德有功耶寝兴焦劳言动恳恻冒风涛兵革之险济

宇宙生灵之艰非视民如子耶察兴替之端知变通之利亲庶政以任浦天之责奉真人以膺历数之归非聪明睿知耶中微之绪而我振之大乱之源而我室之从容房帷密干鸿造非安民有功耶呜呼道之大者理谢形容名之尊者言绝称谓故古者贱不谏贵幼不谏长而皇后之谥则请之於庙示虽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太母盛德元功无前比岂肤学之臣。

所能拟议意者必受成於宗庙为足以对在天之灵大行隆皇太后谥议宜以宗庙之命锡之曰：昭慈献烈皇后臣谨议。

大行隆皇太后崩奏告宗庙伏以衅积宫闈祸延文母凡居覆载孰不衣摧国有大丧不敢不告。

大殓伏以宫闈寡仙驭上宾将奉容依俯临神旧顾温兹之永衔摧割以奚言谨以十七日举大殓之仪不敢不告。

挂服伏以昊天不吊祸及东朝念色养之永违攀仙游而何及爰举衰粗之制用酬坤育之恩谨以今成服不敢不告。

祭奠比举一章哀饰既正阼阶之席当陈馀卜之羞仰冀神游俯歆诚荐。

赞祭伏以慈壶中虚仙游浸邈爰举涂之礼以须祖载之期孝养莫追衣诚何极。

启赞伏以邦祸之延坤仪永方中告毕即远有期乃涓季夏之辰恭撒西阶之殡靡及摧割奚胜祖奠伏以复土有期遗佃在道犹想庭闈之覲忍瞻警卫之行攀旧哀号奠觞祖诀。

启猷伏以宫闈寡陵寝告成爰启涂将临於厚夜恭陈奠斗永诀於终天。

迁猷伏以蓍龟来谗日月有期既停六之仪将举九原之奉三灵不吊五内俱摧。

发引伏以蓍龟告日披在庭载言卫之仪将举殡防之事攀依永绝摧割奚胜。

掩赞伏以龟筮协从衣冠永神升帝所参三后在天之游地占山灵岂千人成聚之比追游莫返衙一奚言。

上谥册宝伏以柔仪懿范懋著宫闈盛德元勋实施社稷乃群臣谥请於宗庙曰：昭慈献烈皇后永为千载之称不敢不告。

庙伏以慈闈厌世甫冈山既终复土之恩爰讲姑之礼进陪庙祀永作邦休。

配庙伏以（阙）作合先朝援正尊名有欠圣御帘之诏唱为异议由崇甯当轴之奸兹蠲刚辰恭举徽册用严升庙之礼就对在天之灵。

卒哭伏以飏馭遐升日期浸远甫隔晨昏之养奄然哭踊之仪追慕无田衔哀何极。

赞宫节八月朔伏以宫壶兴哀屡改阶萤之旦寝园在望俄惊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献烈皇太后位正累。

朝得齐先后仙虽邈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献蟠桃之实神归九庙长游大练之衣适<迂周>辰何胜永慕。

秋社伏以宫衣掩御已虚夏清之仪农扈报功忽届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献烈皇太后债天德大救物功深既炼石以告成遽乘云：而不返攀无及感怆柰何。

中秋伏以长乐终天人结母慈之变蓐收告节月圆秋令之中观玉之屡移望柏城而增怆恭惟昭慈献烈皇太后体姜妊之德希黄老之踪伏赴帝乡之期永违天下之养每怀遣训徒极哀。

九月旦伏以轩星既掩鬼驾莫追方兴长夜之哀忽届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献烈皇太后功参十乱道冠六宫问寝承颜一朝违长乐之养姑合食千载奉泰陵之游摇落有怀追攀无所。

重阳伏以种告成尝帅九嫔之献菊萸在御莫伸万寿之祈恭惟昭慈献烈皇太后厚德仁见天徽音垂世自哀缠於厚夜忽时及於凋年爰致孝思式陈时荐。

九月望伏以椒掖戒寒柏城无晓永隔乘云：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献烈皇太后化首宫闈泽流寰宇念纂承於丕绪蒙保之隆恩缅想徽音何胜孺慕。

十月望伏以衅结终天时丁良月虽宫之在望瞻大练以无期恭惟昭慈献烈皇太后梦月锤灵补天债德奄隔晨昏之养屡惊弦晦之迁兹睹流光何胜永慕。

下元节伏以难忘灰缊室将观一气之回较籍清都莫重三元之毕缅思慈范永隔仙游恭惟昭慈献烈皇太后一所忧在贤以俭为宝方候含饴之庆遽兴复土之哀爰即佳辰载陈诚荐。

秀水闲居录曰：元末哲宗方择后京师里巷作打球献戏以一击入窠者为胜谓之孟入，於是孟在女应入宫之选掖造缣有匠者姓孟献样两大蝴蝶相对乡奄以缣带曰：孟家蝉民闲竞服之未几后废处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议者皆以为识蝉者禅也。出家之兆也。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钦圣向后同听政诏后还宫号元皇后次年向后崩复出居瑶华如故政和七年加号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靖康初京师失守徽宗渊圣皇族。

近属皆诣虜（改作北）营虜（改作营）中议亦取后渊圣意张邦昌必不能久僭俗留孟后以为兴复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纸尾批纸辞兴府尹徐秉哲云：赵氏主孟子相度分付会虜（改作金）人以后废岁久无预时事不复取（邦昌请后入宫诏云：遵少帝之玉音湖州士人石茂良在围城居将官姚友仲家尝亲见批字）虜（改作敌）既退邦昌请后入居延福宫号宋太后既请垂帘号元皇后今上践祚迎后至睢阳上尊号曰：隆太后建炎三年车驾渡江至馮杭有苗刘二贼之变后复垂帘以平内难二十五日复辟。又上尊号曰：隆皇太后绍兴元年崩於会稽初上谥号曰：昭慈献烈後更谥曰：昭慈圣献至是前识乃念焉孟入者两复入也。蝉者禅（去声）也。两御帘帷之应也。大统中绝而复贯天位暂倾而复正者后之力可谓异人矣。。

王德执郭仲威於扬州。

郭仲威为真扬州镇抚使建炎四年八月金人犯（改作入）扬州薛庆战死仲威奔於兴化及金人退仲威乃来真州薛庆战死仲威奔於兴化及金人退仲威闻李成在江州。且尝有旧潜回扬州驻军欲往上江合军到建康遇招信刘纲军於两花台仲威不备为纲所败遂回扬州作镇抚使朝廷以其反复终不为用诏刘光世生致之光世遣王德往德宣言游徼淮上至维扬仲威迎德於摘星台德手擒之遂并其众变有散而之淮西者有归还淮阳军者。

寇宏与宿迁县士毫赵革合军於龟山。

寇宏寿春人素以刺船为事凶悍无行良民苦之建炎末与百姓张先聚众时人谓之张二伯者邀掠舟船沿淮而行泊於濠泗之闲楚州赵立为金人所围先等以众至城下立喜用便宜皆以次借官与之时先为首遂以权知泗州军州事先既到泗州乃令其次刘全权通判军州事时人谓之刘马子者而宏。又其次也。遂令宏水陆巡检宏以众数百人泊舟於凤凰洲未几全自横山涧寨迎取其家属回宏以纤芥之疑遂杀全是时先在泗州为土豪吴钤辖所杀宏遂以其众径至泗州会先馀众杀吴钤辖退泊於龟山时楚州已陷郭仲威为真扬镇抚使宏愿听仲威节制仲威借补宏敦武郎卜门候为镇抚司统制，於是国奉卿在宿迁赵琼水寨未有所向琼复以其父革为首领奉卿说革率众下龟山与宏合军革然之遂率其寨俱行至龟山宏大喜乃合军众议以徐宗城知泗州臧知盱眙军宏复上凤凰洲刈民麦。

以图濠州会傅报仲威为玉德所执俄而溃兵有由龟山往淮西者宏遂以舟船行後刘光世以宗城权知泗州是时泗州居民无一家满地荆棘荒草而已宏在凤凰洲屡以舟船犯濠州攻城李御退之。

十七日癸未桑仲陷邓州知军州事谭兗走西川桑仲。

以其党李横知邓州军州事。

桑仲率兵围邓州谭兗遣人招微盖山王俊解围俊率其众至邓州入城兗与饮宴罢俊醉兗率众突围出奔入川中仲攻城陷执俊归襄阳钉於木驴上呵喝相公游街遂凌迟杀之。

二十日丙戌王亨为庐州寿春府镇抚使史康民兼知真扬州镇抚使。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六校勘记。

密干鸿造（幹误作干）衔摧割以奚言（衔一作即）乃群臣请谥於宗庙（请谥误作谥请）人结母慈之恋（恋误作变）鬼驾莫追（一作驾）作打球献戏（献字衍）以一人击入窠者（脱人字）两大蝴蝶相对纒奄以纒带（纒奄应作繅）。且尝有旧潜回扬州驻军（二句一作。且尝有淄州同驻军之旧）遂率其寨俱行（李其二字应作同）宏复上凤凰洲（上应作至）。

●卷一百四十七

炎兴下帙四十七。

起绍兴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丁亥，尽八月八日壬申。

二十一日丁亥张浚杀前威武大将军曲端於恭州狱中。

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罢六路节制也。闻张浚来作宣抚处置使即前途迎见之浚以庶为参议官复与庶偕行浚既失全陕退保蜀中复欲用端庶曰：不可富平之战宣抚与曲端有胜负之约今日宣抚以何面见曲端。若曲端得志虽宣抚亦敢斩之不可用也。吴亦惧端之严明恐其复用乃书曲端谋反四字（於手）心侍浚立举手以示浚然不言也。浚虽有杀端之意而未有罪庶等曰：曲端尝作诗题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万州取勘康随先在凤翔府曾遭端决背一百有切骨恨浚以康随为提点刑狱公事端闻之曰：吾其死也。呼天者数声端有马名铁象尝日驰四百里惜之过於子息至是连呼铁象可惜者。又数声乃赴逮既至随命狱吏繫之维之糊其口[A146]之以火端乾渴而死远近士民闻端之死无不恹恹有数日食不能下者不旬日铁象亦毙林泉野记曰：曲端字师尹镇戎军人通书史善属文精骑射建炎初经略使知滑州枢密直学士席贡用端为统制屯泾州是冬金人犯泾屡为端所败时陕西五路制置使王庶以端为都统制庶严酷尝曰：假使曲端忤我我亦斩之端闻而忿虜犯（改作敌趋）延安端不肯救庶走端寨端责以失守因而夺其印累日方得释建炎三年召端为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地远不能赴张浚宣抚陕右筑坛拜端为威武大将军泾州防御使端登坛诸将声雷动浚由是忌之四年正月二日两破虜众（改作北军）浚欲合五路兵於耀州与虜（改作敌）决战端坚持不可谓宜五路分击浚不从王庶时为参谋因譖端欲反乃送端恭州及战於富平乃诈建端旗帜以威虜（改作敌）娄室孛堇（改作罗索贝勒）曰：给我也。一战我军大败庶荐康随为提点刑狱令诬以端罪次年下端恭州狱逼杀之军民益体解而五路遂陷於虜（改作敌）浚还朝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言浚妄杀良将致失五路罢之。

翟兴杀伪信王杨卞羔糜之子。

沿河守御官王兴报大河北岸有兵千余人其首领自称亲王翟兴命王兴招延渡河厚其供馈以兵卫之既行移则称信王或称邓王或自谓是渊圣文檄不一蛊惑众听意在诱结将士动摇边境兴察之其为首领者觉之乘夜潜遁兴委都统制董先追袭至商州获之乃邓州杨卞羔糜之子也。识证甚明遂并其党杀之。

马友败孔彦舟於潭州遂以湖南副总管知潭州。

先是马友在南阳军也。张用已受招安在鄂州城中友遣都统王成率众渡江攻鄂州平湖门或走报用用曰：何不杀之曰：不敢杀也。用率亲兵登城成见之声喏於城不用问为谁曰：王成用责其不忠便使以神臂弓射之其众退还汉阳翌日李允

文差友为湖南总管友遂率众往湖南至是屡与孔彦舟战败之彦舟退去友遂入潭州

。

郭仲荀复登州防御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道宗为福建路马步军副总管。

孔彦舟在鄂州受招安。

孔彦舟在潭州屡败於马友乃退去欲向南行因作口号有。又被杜鹃类唤省参差兵马过衡阳之句遂寇岳州官吏皆走一城尽空彦舟无所掠遂寇鄂州汉阳军一带下寨时鄂州大饥米一千三百五十文民多饿死彦舟括军中米出棗於市每升二百文人得少苏皆翕然称扬彦舟之惠知鄂州李允文闻於朝廷招彦舟彦舟听命。

五月十三日戊申金人折合孛堇（改作哲尔格贝勒）攻和尚原吴御退之。

折合孛堇（改作哲尔格贝勒）以三百馀骑入山谷欲攻和尚原吴遣兵击之山谷中路狭而多石马不能行金人弃马遂败走於凤翔府。

没立（改作默）寇（改作攻）箭关吴击退之。

没立（改作默）惩三朋之败复会乌鲁（改作乌噜）折合（改作哲尔格）众数万由阶成出散关吴击走之时没立（改作默）方攻箭关复遣兵击退没立（改作默）不得与二酋（改作乌噜哲尔格）合矣。。

邵青寇太平州。

邵青先受朝廷招安授枢密院水军统制芜湖县驻张俊讨李成令青听节制青至池州与张用徒党相持时时战斗。又辞以无粮（请於）朝廷朝廷从之青遂复回芜湖就粮是时当涂芜湖久苦青之扰皆不喜。

其复至青遣人往太平州买卖知州郭伟不放入城乃曰：邵统制已有指挥往收李成安得复回此邵青闻之怒率众欲入夺城门皆闭遂拥众攻城时五月十六日也。青有众数万大小舟数千艘入姑溪河上莲褐山下至采石东至三湖口与其党单德中孙立魏曦阎应分布篇满。又於城中外四壁立硬寨开畎姑溪河水尽淹圩旱掘断援兵来路烧屋宇驱百姓沿江采斫草柴於城下填叠堰道两所百姓稍怠缓者贼在後以刀杀之并其尸和柴草叠路一日之闲堰道与城相平下瞰城中纵火箭焚烧楼櫓取有孕妇人一二十人城下割腹取胎以卜吉凶自此攻城昼夜不息用云：梯及三稍五稍者百馀座天桥对楼鹅车洞子一发四面填壕攻城伟亲率将士军民城上与贼血战官员军民伤中者千馀贼以打损一敌楼摇动欲倒坏共请立木别修伟曰：贼军在城下晓夜攻击无休息时何暇修敌楼命百姓运土实之倏忽满遂牢固不复别修青亦不能近伟方食於城上青一击其案损伟不动。又以矢毙其侍吏伟亦不顾己未夜伟召募长枪敢死军兵下城西壁去 引贼营寨东风紧猛发火焚烧贼兵所叠堰道火焰炽延及鹅车洞子之属贼不能救遂将所虏强壮无残疾乡人用锦绣衣服新头巾装束驱催往江口剖腹取心祭转西风不应贼连夜接战中伤及死者甚众伟以姑溪水面高於贼寨

地遂於辛酉夜召募军民下城开放河水水势湍急淹没贼寨贼计穷蹙会镇江府刘光世遣人来招安壬戌拔寨遁走下水而去初青有参议魏曦者多知有谋伟忌之乃用响箭射一文字至城下青得之。又两日青杀曦人皆谓伟用闲计而青信之也。。

六月朱胜非在江州上疏乞恤民招盗。

朱胜非自罢知洪州转徙於湖湘闲建炎四年六月复观文殿学士除江州路安抚大使知江州胜非聚兵於吉州逗遛不进以刘绍先杨傅枢为统制及李成陷江州为张俊所败胜非乃以绍先兵屯江州数月胜非主至然除命已一年矣。九江新遭李成所破被祸最酷残甚於他郡而帅认旧治豫章创移於九江官府荒陋。且不可号令一路方朝廷置镇抚使移易诸路帅臣经画无节，於是胜非上疏论东南盗贼欲招抚西北剧寇则命之以官使流离北人各得其所所汰被虏者老弱者不愿从军者留精锐使。

散处诸军如此当不为患至。若江西大寇皆因朝廷号令无定横敛不一名色既多贫民不能堪以故为寇脸言臣被诏赴任来自桂岭陆行一千七百馀里至临江军所见到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良民无辜情实可悯陛下幸降宽诏深加哀怜蠲削苛扰俾知实惠招降其首领与补一官收隶军籍而散遣其徒众各使还业则江西之乱庶可指日平也。不然则为盗者日益众势必南轶湖南二广皆不得安矣。先是李敦仁乱江西帅臣监司多往招收或许以高爵或以厚利敦仁闲杀所遣之人乍服乍叛终莫能平胜非募人往招之有许吉范者愿行胜非叩问再三知其能办然後自为文榜授之使行以招之吉范如其言而往不数日敦仁辈三千馀人来降然後诸郡解郡。

诛郭仲威。

郭仲威自焚去 司平江府即转至淮甸王德诱而执之槛送行在朝廷以仲威望敌不战焚去 司而出误平江一城生灵者仲威也。。且在真阳州跋扈之迹甚明命王舜成押赴平江府凌迟处斩是日也。舜成以甲兵防护凌迟於饮马桥下城中军民欢跃称快。

张俊追及要成败於斩州石幢坡成走附於刘豫。

张俊既败商元马进於江州而李成在斩州俊引兵渡江至黄梅县与成战成据石幢坡凭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众奔溃追杀贼将孙建马进及首领无数自黄梅六安诸郡贼徒闻风远遁成北走降於伪齐。

张俊送知鄂州李允文於行在。

张俊为江淮招讨使移牒李允文曰：恭奉圣旨统大兵前来掩杀贼徒李成请照会时鄂州粮食。且尽而孔彦舟在汉阳以来允文得牒遂悉众往江州丁家湖见俊俊分兵三百人与允文回州允文怒俊夺其军有言侵俊俊怒其在鄂州杀袁植等事差人押送行在所。

沈与求为侍御史。

先是沈与求为侍御史以论李陵乞诏宰执选用罪戾之人除职与郡遂除直龙图阁知台州待阙未赴上思与求之忠有旨召还再除侍御史上尝从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与求对曰：王安石以己意变乱先帝法度误国害民诚如圣训然人臣立朝未论。

行事之是非先观心术之邪正扬雄名世大儒主盟对道新室之乱乃为美新剧秦之文冯道左右卖国得罪万世而安石於汉则取悲欢离合於五代则取道臣以是知其心术不正则奸伪百出僭乱之萌实由於此起自熙甯元丰以来士皆宗安石之学沈溺其说节义丧驯致靖康之祸巧为卖国一时叛逆适〈迂官〉典刑愿陛下明正其罪以戒为臣不忠者是时上不欲究僭信事因与求之言遂大感悟。

邵兴退军於兴元府。

邵兴天卢氏县为董先所攻兴不胳膊遂率众走入兴元府投安抚使王庶宣抚张浚以其姓名与年号偶同遂改其名为隆。

七月岳飞为神武右军副统制。

张用以兵五万降於张俊。

张用自咸甯县趋江西屯於瑞昌境中曹成屯於吴仙镇张俊既败李成成归刘豫矣。乃使岳飞招用降用有受降之意令诸军来日往吴仙镇与成合军翌旦军士有之吴仙镇者久之用不至众皆疑之俄有承局报用已受岳飞招安追军马皆回众以既行三十里不可回和乃趋吴仙镇曹成令中军人别作一寨未几用再遣从追其军马遂往瑞昌与用合矣。。

讨论蔡京王黼童贯谭稹李邦彦朱 卞 梁师成孟昌戩父子亲党门人得官改转者皆降八官。

宰相范宗尹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范宗尹为宰相侍御史沈与求言其无经画才遂罢之制词有曰：日者轻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庙堂之尊而负天下之谤以人主之孝而暴君亲之非朕既丁甯德意而申命於朝汝方废格诏书而持必於下此宗尹所以罢相也。范宗尹字觉民襄阳人宣和三年登进士乙科时年二十三靖康初召赴阙累迁谏议大夫是冬虏再犯顺（四字改作金人再举入边）宗尹俯伏流涕请割三关与虏（改作敌）康王在单州宗尹自都来迎建炎初言官疏其主和之罪罢落职三年召复谏议大夫是秋参知政事从驾幸海道次年召复谏议驾回越州拜尚书右仆射奏改御前五军为神武五军御营五军为神武副五军分江淮京湖路为十五镇抚使各为守备屏蔽行在乃以吕颐浩守江东朱胜非守江西刘光世守浙江荐孙覿汪藻李挾陈戩谢克家入朝量移王时雍徐哲秉莫侗吴开王绍王及之胡思等上皆不知识者尤其不公虏（改作金）遣秦桧归朝。

干多疑之惟宗尹李回主其忠遂擢为礼部尚书李成入寇建议遣张俊等破之绍兴元年宗尹议讨论蔡京等父子亲党门人得官改官者侍御史沈与求以为言罢为观

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时年三十。

十六日庚戌张琪寇饶州。

张琪寇饶州吕颐浩遣统制郝崔增王进颜孝薛阎皋与战大败之琪退走遂寇浮梁。

权知濠州李率家属去令张德权知军州事。

李在濠州当群贼纵横之时以严酷杀伐守其城纵兵横扰於民故能得兵军之情久处於危城中金珠宝货不可以数计弃城而去陆路既不可行。又水路为寇宏所拒宏屡犯城下与战胜负相当至是通书与宏请和宏许之遂留州印与巡防官张德令德权管军州事乃以家属泛淮而去凡得民闲金银财宝皆重载而行至凤凰州见宏宏待之甚厚言濠州无守将使宏进趋城可以保民而功成。

二十一日乙犯刘光世招安卞甯及郭仲肆馀党渡江卞甯者楚州五湖中捕鱼人也。初甯聚集捕鱼人後。又聚强壮仅有千独创性人在湖中山归化里为寨无粮食专掠人为粮郭仲威在真阳遣人招之不应至是受刘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馀党欲渡淮投刘豫豫不受复出没於淮南亦受光世招安光世皆令在长芦以待发舟船济渡甯及仲威馀党皆聚於长芦无粮食众皆饥乃掠人食半月之闲食万馀人乙卯光世方发舟船来济渡先是兀术（改作乌珠）屯於六合既退军不驱虏百姓尚未觉残经甯等食觉残矣。。

诏张俊班师。

中书舍人林转对子。

伏见比日收复江筠等州李成败兵奔逃溃散淮南番（改作敌）骑渡淮愈远盖亦上天悔祸稍稍休养生聚以成陛下中兴之业愿乘此时尝胆爱日聚兵积粟阅士卒夙夜筹画以备他日防秋之计自虏（改作金）人南牧天下痛心疾首日望一日今五年矣。将不加励士不加勇财不加富然未知所以善後者者循习目前如积薪厝火寝处其上可谓安乎！李成本与虏贼（改作金人）连结为声援今虽败衄根株未除馀孽犹在藏畜愈深不可不虑也。虏（改作金）人前岁蹂践江浙气焰尚骄今闻遂尔北去在兵法两敌相当多夸示所长匈奴匿其壮士肥马示以羸怯遂有平城之围。

鸷鸟欲搏必戢其翼况北归之众齐集渊藪未离巢穴（改作经时未久即遂引去）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师俟秋高马肥遣李成招集濒淮饥民呼吸群盗侵轶江南徐以劲骑扬兵福山才寿虚浙右水陆并进以困我备御以分我应援兵法所谓多方以误之彼处其逸面我不暇合矣。比闻北人再犯（改作入）关陕窃思狂虏（改作敌情）非直为陕西也。前代诸葛亮以偏隘之蜀尚欲与曹操争天下必先取仲达勤师渡泸岂为甘心於不毛之地哉！赵元昊未叛命之前连年先以兵取角（另外改作沿边）诸大部族然後举兵而南是皆先去後患俾无牵制内顾之虞况陕西无劲兵之地贼党（改作敌众）俞淮越江不顾其後犯兵法所忌今遽并力於西陲安知其计不在於

南侵也。宣王拨乱中兴（下添必先二字）内修政事然後外攘夷狄（删此二字）今日之弊惟在兵不习战将不肃命财用殫蕘民食艰踊州县以军兴为名而掇取无度此乃腹心之深病政事所当先而盗贼四夷尚为病在四支可以渐去也。陛下与庙堂公卿大臣汲汲讲图之臣书生何足以揣度事机傥赦其狂瞽少赐采择甚幸。

八月八日壬申张俊点拣张用人马。

张用在分甯县冷家庄受岳飞招安张俊往瑞昌亲拣其军五万强壮者留之馀逐便令去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飞者有投韩世忠有自营生者自此曹成走湖南韩世忠追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由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七校勘记。

浚乃送端万州羈管（羈误作羈）令诬端以罪（误作令诬以端罪）马友在汉阳军也。（汉误作南）。又於城中外（中字衍）及三稍五稍者百馀座者字衍）倏忽填满（脱填字）青一击其案案损（脱下案字）东南盗贼则欲招抚使降（脱则字使降二字）有许吉范音（一作吉世范下同）真扬州（扬误作阳）至黄梅县复与成战（脱复字）俊怒其在鄂州（一作俊怒具允文之在鄂州）以论李陵（李陵一作季陵）以人主之孝（人主一作全生）次年召复谏议驾回越州（召复谏议四字衍）故能得军兵之情（军兵误作兵军）使宏进趋城下（脱下字）可以保民而成功（成功误作功成）在湖中山归化里为寨（山字行归化里一作岨北里）在真扬（扬误作阳）漠然未知所以善後者（脱误作仲达）俾无牵制内顾之虞（内一作尾）况陕西吾劲兵之地（吾误作无）贼傥俞淮越江（傥误作党）少赐采择幸甚（误作甚幸）。

●卷一百四十八

炎兴帙四十八。

起绍兴元年八月八日壬申，尽十月三日丙寅。

诏吕颐浩赴行在。

十五日己卯王择仁特授通直郎直徽猷阁权发遣河东路制置使司公事韦寿特授中卫大夫昭德军承宣使制置（使司）都统制太原府经略安抚使兼知太原府李宋臣冯赛并与拱卫大夫忠州团练使兼河东路制置使司都（统制）宋臣充平阳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平阳府赛充隆德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隆德府。

己卯降旨韦寿李宋臣冯赛并河东诸山寨首领等能著忠义率众战敌四军誓不屈节从番（改作敌）及王择仁遣人抚谕约期相应收复故地忠义显著令学士院降诏奖谕内王择仁特授通直郎徽猷阁（差权）发遣河东路制置司公事韦寿等皆横行遥郡知太原府为经略安（抚使）制曰：王择仁策士谋国常以合从为先军志论

兵则以伐交为贵乃知强弱之势常存离合之闲宜资总制之权用率众从之听以尔忠存卫社义笃尊君耻中原之见侵愤孽胡（改作强邻）之不道因连豪杰纠合师徒励精锐之前锋将驱攘於丑。

类（改作外侮）遗临全晋参制帅权俾勇冠二国式奋爪牙之用而尽护诸将率归帷幄之筹居则保辅车相依之安动则成首尾俱应之势率和众志成城庸建茂勋尚观厥成嗣膺殊宠时河东已陷择仁等但遥领其职。

二十三日丁亥秦桧为尚书右仆颺中书门下平章事。

范宗尹罢宰相上欲用颐浩而富直柔韩璜等密荐秦桧乃拜桧右仆射制曰：出处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祸福不移其心谋国尽忠常。若蓍龟之先见捐身挺节独如松柏之後巍靡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几外侮之奸间风而弭。

汪伯彦复正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沿霄宫。

汪伯彦初为祁门令王本门客秦桧与其兄梓皆从伯彦学崇甯二年伯彦第进士累官中大夫建炎中为宰相败事责授甯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至是桧为宰相荐其才乃复正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高安杀杨彪诣王彦降。

杨彪高安皆杨进之馀党也。往来京西秋苗将熟即入房州界华谷刈寨刈稳而食有曹端下溃兵将三百人来合军华谷田苗已尽复出磐川。又食田苗尽乃遣人斋状诣王彦乞降许之已束装行安杀彪而自率获众乃曰：杨彪已受降复有向背之心高安杀之矣。彦喜留安为将。

孔彦舟为斩黄州镇抚使。

孔彦舟在鄂州授斩黄州镇抚使中秋日彦舟作筵会东边坐统制将官西边坐州县官早筵十二盏每盏出四美人纤长短大抵一般。又一般装束执板讴词凡四十八人晚筵十二盏每盏出四女童如早筵亦四十八人器皿尽用黄金议者谓臣庶之家在当时所未有初彦舟（在潭）州与通判张瞻通家往还瞻妻赵氏宗女也。有姿色彦舟悦之离潭之日夺取赵氏而行为斩黄州镇抚使每出猎与赵氏联鞞而往赵氏著销金袍束玉带戴尖风笠子宛然如画彦舟专宠之。

李回为参知政事。

初秦桧自虏（改作敌）中归李回力荐其忠至是张守罢参知政事而除回桧有力也。辞免不允批答省表具悉朕录德而定位量能面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审稽切实而未尝以名器假人也。况从容帷幄与朕日图。

天下之事者乎！卿逮通渊源世习台阁与政未几赫然有闻擢诸枢机之廷付以丞弼之在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详虽三命滋恭岂牢辞之可免趣体朕意母虚厥官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汪伯彦复观文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兼寿春府庐和等州安抚使兼知池州。

九月一日甲午朔汪伯彦提举临安府沿霄宫。

秦桧荐汪伯彦为江东安抚大使侍御史沈与求言伯彦误国不可复用遂改除宫祠。

徐文驻军於明州。

邵青欲以海船寇明州故命徐文军於明州徐文者初在登州聚据於灵山後转海归朝廷也。。

二十一日甲寅吕颐浩加少保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范宗尹罢宰相（乃召）吕颐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桧右仆射。又富直柔韩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颐浩故到阙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为尚书右仆射力辞少保遂加特进。

二十三日丙辰郭伟知太平州再任。

郭伟知太平州捍御崔增邵青有功有旨再任而伟已受代至是令依降指挥知太平州再任制曰：乃者溃叛之徒游魂四出而尔登陴保聚屡抗贼锋安辑兵农斯亦勤矣。与其更选於群才孰。若因任於已试进职一等还之故官惟惠疲瘵则可以固民心唯谨绥馭则可以奋武卫伟还至本州界代者右通直郎方承闭门不纳具申朝廷御史台称见发郭伟赃私上降旨方承去 可持朝廷理当行遣追理出身令江东路安抚大使司拘取勘具案闻奏。

二十四日丁巳王彦败李忠於秦郊店忠奔於刘豫。

李忠本曹端之部曲也。曹端与王辟退襄阳屯於中庐辟杀端俗自统其军忠不从与其众戴白头巾声言为端报仇聚众数万号权京西南路副总管扰於京西渐犯金卯州界有川蜀之心遂具公状申宣抚司乞下洋州斗隘照会张浚以为忧遣举一行事务颜孝隆稟议官盖谅驰诣金州以抚慰为名深贖其意并以黄敕差忠知商州兼永兴军路总管孝隆至军中申宣抚司称忠实有兵二十五万有奇谅觇知忠不逊去 可质孝隆不肯赴商州任申宣抚司乞为备浚以孝隆为怯委兴元帅王庶收接忠入关仍散处其众於兴元洋州境内庶移文忠疾速发赴新任如。

愿入关仰於关下解甲结队以次进发忠去关二十里驻兵因翔数十日无解甲意一夜杀孝隆引去攻金州镇抚使王彦率兵控御忠沈鹜善战。又基下皆河北骁勇官军与战辄不利一日彦与忠战於丰里令提举官赵横率门军驻於山上为官军之策应别遗精兵与忠接战彦於高山上观之官军少却彦麾横救之不应官军遂败彦内憾横而外犹存礼貌也。彦退舍秦郊见路傍居民则麾之使去曰：贼甚锐不可常也。忠遂陷诸关彦令将士尽伏山谷闲息烽燧偃旗帜不鸣金鼓禁樵采。又焚秦郊积聚。若真遁者以诱贼秦郊去城才二十里道路夷坦寂无人聚彦悉出府库所有召募必死士得千余人改易麾帜军号设奇以候其至战之前一日游骑出秦郊彦召将佐曰：贼必以我为遁明日当悉其家属乘势长驱以入郡城夜半分官军为三以遏其卫。又以

五百骑伏於林闲丁巳凌晨贼果大至官军逆战声震山谷胜负犹未分也。俄伏骑张两翼绕出奋击贼大奔溃擒馘万灵敏俘生口无算輜械蔽野追袭至於永兴军至秦岭因收复乾县以归忠奔於刘豫时金州廩无储积士有饥色所得资币尽分部伍人皆悦彦方退舍秦郊也。告急於（宣抚）司兴元帅王庶遣偏将郟晟及冯赛等赴援忠已败走赛由闲道乘之斩其大将曹灭张敌万腹心蔡大路三人尽获颜孝隆所斋黄敕告等赛者孝隆之将也。自卢氏县随隆至兴元府故庶用之。

孟庾为户部尚书江南荆湖宣谕制置使（旧校云：宋史九月己未初措置河南诸镇屯田以户部尚书孟庾为江东西湖东等路宣谕制置使。

李捧以其众降於刘洪道。

张琪在宣州南陵之闲驻於孔村其次李捧者以兵攻琪琪败走捧遂为首其次即华旺也。池州刘洪道差兵士往宣州买果子为捧所得捧日为我往池州下文字我欲受池州刘待制招安捧遂以细果一担附兵归赠以金银而军中首领皆有赠遣既回池州洪道甚喜再遣往所报一同乃命统制官李贵。且招华旺贵与旺同至贵得金银甚多洪道以旺为池州兵马都监然後招捧捧亦至洪道严容见之捧股栗谢曰：李捧以遭乱世苟逃性命遂与张琪结义为贼屡蒙朝廷厚恩使就招安而张琪恶心不悛久阻王化今李捧同率忠义之众并杀张琪张琪逃命不知所在故捧等愿就招安为国家致死洪道甚喜饮之。

酒捧一饮而尽并金杯与之洪道命其军至城下自马牙至清溪口凡三十里遂问愿归农者给公据放归岸下舫舟百馀艘济渡归农人凡七昼夜不绝归者以乡里空虚往往皆饿死朝廷授捧以正使以其众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酉诏求有谋策能还两宫者。

任直清改舍人官除直秘卜仍赐绯章服。

河南府孟汝唐州镇抚使翟兴遣干办公事任直清至行在上召见直清具奏汴洛闲艰危之状及陵寝事上欷久之直清以文林郎改舍人官除直秘卜仍赐绯章服。

制曰：尔以诸生奋身戎幕百舍重研入奏行朝赐对从容有嘉忠恪官虽寄禄实是京僚蓬莱道山以储英俊并赐身章用示宠锡求之昔时是非声誉在人服勤之久保任应格功效卓然者未有而兼得者也。朕之宠尔者厚矣。尔亦思所以报之。

翟兴加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

翟兴在河南以孤军守国家之地忠义之气坚苦金石下诏褒之擢加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仍命辞曰：尔奋身校长不忘国恩独以貔虎之师屡挫夷虏（改作跳梁）之众辑绥民旅祇奉寝园遂定洛京益张武卫朕甚嘉之进阶三等以旌尔功仍陟军团俾持使节至是兴始得为遥郡。

十月一日甲子朔汪藻转对子乞通好大石（改作达实）林牙。

子曰：（旧校云：浮溪集後序云：公集之存者十不得五观此二不见集内信

乎！散失者多矣。）臣闻契丹自景德以来与本朝为兄弟之国结之齐盟申以祸福岁讲邻好休兵息民天地鬼神实式临兴燕山之师与金人灭其社稷至今契丹之人怨我本朝深入骨髓故数年国家遭腥膻（改作蹂躏）之毒有振古未闻者岂区区金人能为此哉！皆契丹之人摠其忿心相与戮力缔谋使之带憾於我也。某初伏思自阿保机（改作安巴坚）有国唐末至今虽天祚怠於政事以至失邦然本无大过人心未离以堂堂大国受鸩二百馀年怀恩者众安能遽亡必有再兴之理再兴而修怨本朝其首也。故尝为国家私忧过计以谓金人暴虐动违天地决不久存其势必灭灭金人者契丹也。金人灭而吾之中原受敌甫深今果闻大石（改作达实）林牙者有复振之说是安得不虑哉！臣愚以。

谓林牙虽振势犹微也。於尚微未盛之时以人情揆之必易为游说。若愿行者取闲道斋重币厚礼以骋之明言两朝修好之久本自无他中闲止缘奸臣疑惑朝听遂至败盟今。若悉弃前愆偕之大道复好如初以安元元之心，庶几改听。若候其国势已成而求之恐无及也。此敌得一强敌仇我益学会得同日而语哉！伏望陛下留神而加察焉。

又子请淮南屯田臣窃惟国家遭金人之祸於今五年无岁无兵而去岁之役振古未闻乃者盘礴之师至江不渡此陛下忧勤上通於天而天赞我也。然臣尝观古者两敌相持所贵者机会此胜负存亡之分也。虏（改作金）师既退国家非暂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尽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虏（改作金）人必不能守。若为刘豫经略不过留签军数万人而已耳盖可驱而去也。淮南荐罹腥膻（改作敌人）蹂践。且群盗继之民去本业十室而九空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弃决非朝夕可还也。国家欲保淮南势须屯田则此田皆可耕垦臣愚以为正二月闲可便遣刘光世或吕颐浩率诸头项招安人马过江营建塞栅除见存人户田产不借外其馀移流未还者明降指挥各借五年使诸军分地而耕俟粮食充盈规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图中原既固行在藩篱。且清东南群盗此万世一时也。取进止。

三日丙寅朱胜非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胜非知江州尝论镇抚使处置乖方之误。又乞归江西率师於洪州。又谓安抚大使与宣抚使名称甚重而无粮无钱无饷无兵其实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当轴者不乐讽言者指其逗遛江西不赴江州新任之罪责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初不带卿监官止以中大夫分务失典故也。俄果罢镇抚司江西帅司复归洪州湖广湖西依旧为南北路。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四十八校勘记。

阴连豪杰（阴误作因）巍巍真社稷之臣奕奕盖庙堂之器。又曰：定策而安刘氏素闲周勃之贤矢谟而翊舜朝终赖皋陶之德辞免不允有曰：方喜得社稷之臣

（脱奕奕至引四十六字下接招之不来云：云：）桧有力焉（焉误作也。）遣提举一行事务（脱提字）即於斗不解甲（即误作仰）改易麾帜色号（色误作军）无民无兵（民误作饷）初不带卿监官止授中大夫分务失典故也。（此系小注误作正文授误作以）。

●卷一百四十九

炎兴下帙四十九。

起绍兴元年十月三日丙寅，尽十二月二十七日庚寅。

刘一止论时政。

刘一止字行简湖州归安人宣和三年第进士为越州州学教授知州翟汝文推重其为人建炎中避地姚江傅崧卿来摄郡政一止劝崧卿起义以赴国家之难至则称刘琨祖逖同寝之事语甚激烈崧卿感慨流涕会参政李丙得祠过郡见一止留语终日密荐一止人物议论宜在朝廷不使一止知也。绍兴元年召试馆职因对策极言当世之故（旧校云：此策及下三疏俱见茹溪集）。且曰：一塌糊涂下事不克济者患在不为不患其难圣人畏多难以困难而图事尔昔吴王夫差既胜齐而子胥以为忧（曰：是）未几果灭於越吴人侵楚入屯楚人大惧而令尹子西独喜曰：乃今可为矣。而楚以不亡是祸福倚伏果不可不为也。如其不为而以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敌国自屈盗贼自平有此理哉！上览之称善。且谕近臣刘一止所对剴切知治道欲骤抉用而执政者不悛乃除秘书省校书郎。

至是除监察御史上疏论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谓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败之有馀君子虽众道则孤小人虽寡势易蔓。且引易五阳决以一阴其卦为而系辞则曰：君子道忧也。夫以五君子决一小人不曰：道长而曰：道忧盖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时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忧则将图之而无不至矣。。又朝廷行事无一定之议。又上疏曰：陛下悯宿蠹未除念颓纲不振政烦民困用广财殫置司讲究德至渥也。凜未闻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说欺陛下曰：如此将失人心矣。夫所谓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赋役之多则失百姓之心好恶不公赏罚不明则失士君子之心。若无则（刘此二字）所失者（下添特字）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删此五字）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下添。又字）何病焉愿审其利害当罢行者断自圣衷勿贰勿疑则事之萎靡不振者举矣。上览奏嘉纳是时庶事草创百司法令不全类以人吏省记便为与夺其弊为甚一止上言臣愚不肖蒙恩误擢台察之司伏见尚书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无画一之论类以人吏省记便为与夺盖法令具在奸吏犹得舞之今乃一切听其省记故欺弊何所不有欲与则陈与例欲夺则陈夺例或与或夺在其牙颊其患可胜言哉！陛下圣明灼见此弊当降处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记之文刊定颁行然左右司听事号为最烦窃恐於此不能专一无由得速成臣愚伏

望圣慈时降睿旨改送详定一司敕令立限刊定镂板颁降内吏部条法最为急务乞责近限先次施行，庶几杜绝奸吏弄法受赃之弊天下幸甚上纳之。

李回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

李因为参知政事吕颐浩为宰相深不喜之遂出回知严州。又知洪州为江西安抚大使。

辛道宗浙东路兵马副总管计置台温明州防遏事。

王世冲寇庐州镇抚使王亨以计破之。

伪齐刘豫遣其党王世冲以番汉（删此二字）兵寇庐州镇抚使王亨以计诱世冲至皆斩之大败其众。

贼使王亨以计诱世冲至皆斩之大败其众。

贼兵丁顺攻濠州。

丁顺围濠州攻击两月不退张德寇宏遣人闲道诣宣抚司告急宣抚司遣统制官酈琼率本部兵攻横山涧琼遣人招五才不从琼进兵欲攻才才急乃遣人招顺归寨顺将退去而谋曰：城久受围民困可知矣。我一旦退去彼必欣然出城我设含有以待之乘。

其仓卒可夺门而入，於是顺使众呼於城下曰：不攻汝城矣。来旦我归矣。城守者不信顺领先以轻捷数百人伏於莽中未晓焚其寨烟火亘天缙重悉发喧呼而行城中皆以为顺果退去少顷州人乃出城至其寨地灭烟火以拾遗久顺率（众而）出州人乱相奔践多为顺所杀顺乘势寇城城中出劲弓以御之相拒於吊桥未几城上嚣乱不知所为宏先止其嚣乱然後激使军民尽力票贼相持一饷闲彼我皆疲贼乃稍退时出战者无不被重伤而归由是顺以城不可拔而退去顺在城下两月城外坟墓尽遭发掘民望之皆恟哭城西七八里有宰相王翼公钦。若之墓顺遣人发之凡玉瓶玉杯之属不可胜计秋取而去是时官军与贼皆乏箭贼取城外墓中棺槨为前弃露其尸骸而城中之殡有敢匿者斩凡入城与浮殡者尽移尸骸於床第闲以棺木纳官一应沙木板及桶器之类取之悉尽由是存者亡者绵遭其害矣。。

马友及曹成战於潭州曹成兵败退。

曹成李宏在济阳县有不相下之心遂至相并而宏往潭州归马友友合宏屯於湘阴县成亦移军攸县故友与成用兵相攻成不胜而退去。

两浙东路兵马副总管杨可辅上书尽言时班辞旨切直罢之。

十九日壬午金人寇（改作攻）凤翔府宝鸡县。

二十日癸未金人寇（改作至）和尚原吴遣弟雷仲友及金人战败之追至玉女汝擒羊歌李董（改作英格贝臺）等二十余人（旧校云：时兀术仅以身免）。

权濠州张德牒请寇宏权知濠州。

丁顺围濠州两月既退德自以守城在寇宏之下遂欲以州印与宏左右曰：不可

德曰：我始告急於宏宏率众来解遂能退贼使一城无虞在我之礼当以印与之彼感我之意必不留印。且不损於实而有辞逊之名有何不可左右曰：我为主彼为客客主之势不可相敌今一旦以州权畀之则彼之势盛我之势弱矣。德不听左右曰：公其悔哉！德遂牒州印与宏宏不辞而受之德怏怏不得意始自悔恨焉後朝廷授宏以敦武郎知军州事乃以真命知州初李权州宏尝寇城下出兵与战用便宜借官以赏战士凡借官文帖皆曰：群盗寇宏接战有功至有累借至正副使者。且不下数百员至是人皆居之宏微知其意悉以他功易之而借官仍旧，於是人皆稍安。

二十二日乙亥王德斋黄榜招降邵青不从。

先是邵青攻泰州不克会镇江府刘光世遣人招之青受其招安即以舟船尽行至镇江不住而过遇海船即夺之径入海中驻於崇门镇朝廷遣王德讨之德驻於青龙镇青率兵往崇门镇而隔泥港先遣人铺板布钉官军不知争途而过多死偏差泥中官军遂回青语德曰：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数百人掉数舟挖於津要则太尉粮食不通而自毙矣。然，岂可挖人於险哉！太尉可速归也。德曰：郡统制你是好汉盍归朝廷乎！青曰：诺然军中不能不犯国之法太尉可乞降黄榜以安众心应以前罪犯一切不问则与太尉同归德许之折箭为誓德具申朝廷乞降黄榜朝廷从之乙亥德遣使臣二人斋黄榜至崇门镇榜文大概言据王德申称掩杀水贼邵青其势困挖不忍广杀乞降榜招降青见之大怒不纳而单德忠之谋行矣。。

郡青受招安。

初邵青以舟船入海也。其妻嘱之曰：你，岂不记作贼事发禁在狱中我剪头发与你送饭时今既如此乃欲负朝廷耶青既不受黄榜之招其次军德忠知将士皆有归朝廷意。且谓不杀阎在必不肯受招安会诸将晨谒青方围坐以待闲德忠起身欠伸即掣刀杀在於坐众皆惊德忠曰：今邵统制欲归朝廷唯阎在不从今杀之敢有不归朝廷者依此众默然或报邵青青使其妻出船见诸将曰：统制偶然伤风不安不知何故如是德忠具言阎在凶很失将士之心恐乱军政请统制出相见议事青乃挥涕而出曰：单统制恐要印当好好分付不须如此德忠乃契泥以自明然後开论道理具说不可负违朝廷宜纳兵以赎罪累敷言青从之德中即命倒旗松通款状於官军遂愿受招安。

二十四日丁丑张俊加太尉。

刘豫置招受司於泗州。

吴敏为湖南二广宣抚使。

吴敏宣抚三路置司桂林时马扩避地在融州野衣竹杖日吟钓於仙溪之上敏即起马为宣抚司都统制兼参议官。又以其故人范直方为参谋。

李允文伏诛（旧校云：宋史十月丁卯以李允文恣睢专杀赐死大理狱）。

神武中军统制辛永宗罢。

郭伟为淮西宣抚使。

以翟兴军为忠护军。

自京城失守中原散乱逆臣刘豫凭恃虜（改作金）势窃据河南距伪境不数百里官军无日不与之交锋河南一境东连郑圃西接关陕北临大河皆已从伪唯翟与固守一方三面邻敌孤军无授粮饷不继敌人窥伺日急兴贼俱生每开论将士以祸福永坚一节与贼抗士卒莫不奋励由是臣僚上言曰：河南为国之西宅陵寝所在山川葱郁祖宗神灵所依兼形势控挖河阳襟带川陕西俯淮汉为王室夹辅天下之势於此为重翟兴於危迫仅存之地万死一生招集体散亡激以忠义均有无同辛苦统率将士阡节用命保护陵寝捍御边陲迎敌护捷摧破凶贼劝农耕桑粗立基本虽上至武功大夫下至义兵一例俱支粮二升至春时。又时艰食多是无支甯忽死不敢浸亡臣欲望陛下少加恩恤特赐宠锡军名以示乃心朝廷则河外之人亦必知国家眷愿不忘之意遂以忠护军为名。

十一月四日丁酉辛永权马军副都指挥使权主管马军司公事。

侍御史沈与求再言辛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

巨师古为神武後军统制兼权神武中军统制。

二十五日戊午孟瘦为江西荆湖福建路官宣抚使韩世忠为江西荆湖福建路宣抚副使。

曹成马友刘忠千百万湖南范汝为乱建州福建路制置使辛企宗不能制乃除孟瘦宣抚使韩世忠副使命世忠提兵讨之。

二十六日己未辛永宗权江西拴马副总管。

王彦斩提举一行事务赵横及中军统领门璋。

王彦既败李忠也。凯歌回金州大赏战士待赵横如初终不言丰里之败时与兵将会饭语话如平常横亦不疑至是忽往教场点兵会兵官具酒饮至四行叱横起使数其丰里不援之罪命杖之百而勇士已厂捉执缚矣。横曰：受杖何至缚邪彦曰：尔之顾诸将曰：敢有起身告赵横者与赵横偕死诸将皆不敢动彦数之曰：丰里之战吾屡麾使汝援之汝不援何也。横曰：与贾甯之争气耳彦问其故横曰：镇抚唯用提辖官贾甯及战乃用赵横乎！彦以其罪遂斩之。又叱门璋下皆数之如前璋曰：璋为偏将有统制赵横在不得自由彦曰：见危不救安用将为何有统。

制之命并斩之再饮数杯而归。

张琪伏诛。

张琪为靳赛所擒槛送行在伏诛。

权邦彦兵部尚书。

二十七日庚申同知枢密院富直柔罢。

上初欲相吕颐浩也。富直柔与右事諫韩璜枢密副都承旨辛道宗神武中军统

制辛永宗尚书省提点李爰等每见上多譖短颐浩及颐浩拜相侍御史沉与求言其结为朋党沮害颐浩入朝事直柔罢永宗已授江西路总管爰除名勒停璜远小监当。

二十九日壬戌曹成陷安仁县执湖南安抚使向子曹成侵安仁县入其郭大肆杀掠是时湖南安抚使向子退在安仁为成所拘於军中遂入道州。

十二月诏百辟卿士各举所知。

诏曰：朕之不德宗福播迁方仰瞻於昊天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济济多士我周行则不能也。。且已虽贤不。若荐贤之为愈故孟轲曰：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近得陈襄荐章起司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所具备审如所荐斯为盛矣。後世瞻之仰之以襄为何如人耶今宣示百辟卿士可各举尔所知一应内外侍从须得举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镂板行下诸监司郡国备录申牒诸寄居限到五日具名同罪保举缴连以闻举得其人当受上赏其，或不当宜坐谬举之罪无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门人为嫌惟善所在而公举之朕将亲选焉。

入曰：辛未吕颐浩奏乞通京东河北商贾。

先是刘豫置榷场通南北之货吕颐浩亦以为便乃奏通商贾方商买未通也。甘草一两为钱一贯二百而市亦无卖如生姜陈皮之类在北方亦皆阙乏。

先是杜充守建康时有秉义郎赵祥者监水门金人渡江邵青聚众而祥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归乃依於内侍纲纲善小说上喜听之纲思得新事编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众已後踪这并其徒党忠诈及强弱战斗之将本末甚详编缀次序侍上则说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单德忠之忠义。

十四日丁丑以彗星见及会稽火诏求臣庶言阙失。

诏能还两宫者封王。

诏存恤字文虚中子孙。

字文虚中建炎二年为祈请使使於金国不得如所。

请遂不肯还朝独令其副杨可辅归上思虚中忠节乃诏存恤其子孙虚中在沙漠闻刘豫任用张孝纯尝寄诗与孝纯其断句曰：有人。若问南冠客为道西山赋蕨薇。

辛企宗追三官降宣抚司统制。

傅崧卿为淮南东路宣抚使。

傅崧卿以宣谕使到淮南得户部尚书印於权知泗州徐宗成献於朝廷先是宿迁县赵琼寨去 司金人舟船於清河口得於李妾之手也。。

吴敏降授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路允迪致仕。

岳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

金人知海州薛安靖通判李巡检使王企中领签军杀金人以其州来降。

二十四日丁亥臣僚言王师所过州县虏掠之害。

二十七日庚寅吴除镇西节度使。

吴除节钺赏和尚原之功也。。

王彦败桑仲於马郎岭克均州。

桑仲为襄阳镇抚使也。反藉专政之权以资跋扈之势南攻德安西据均州至昌以其众发三道一攻住口关一出马郎岭一才寿洵阳县使李横主之前军去金州不三十里王彦曰：贼兵以我兵为寡故寇三道以离吾之势今吾破其坚则脆者自走矣。时贼之大军在马郎岭北彦遗统制焦文通御住口而彦自以亲兵营马郎岭与之对垒者几月矣。大战者凡六日贼大败奔溃彦纵兵追击擒统领将官二十七人俘获千众克均州。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

※卷一百四十九校勘记。

李邴（误作李丙）以鑫难而图事乐（图一作事）而欲天命自回（欲误作以）蒙恩误抉台察之司（一作叨蒙洪恩擢台察之司）奸吏犹得舞之（舞一作侮）两浙东路兵马副总管杨可辅路应作西）雷仲友（一作雷仲）初李权州也。（脱也。字）群盗寇宏接战有功（珍和拒战寇宏有功）二十二日乙酉（误作乙亥下同）冯恃虏势窥据东渡（脱此二字）每开谕将士（谕误作论）南俯淮汉（南误作西）乃除孟庾宣抚使脱宣抚司三字）与贾甯之争气耳（之字衍）何待统制之命（待误作有）到淮南东路（脱此二字）。

●卷一百五十

炎兴下帙五十。

起绍兴二年正月，尽四月。

绍兴二年正月车驾驻蹕绍兴府。

车驾幸临安府。

是时百避开官府皆草创往往草舍以杭州州治为大内临安府迁於奉国寺基。

十二日甲辰曹成受湖南二广宣抚司招安。

曹成执湖南安抚使向子据道廷有诏抚谕成如愿赴行在即仰放散江淮等路兵民外有堪出战人将带赴行在听张招讨节制群众不愿听张招讨节制汹汹欲乱湖南二广宣抚司都总制兼参议官马扩昔为节制应援军马使驻军大名时会遣人往谕成成即纳款听命至是马遣使臣张布斋子欲招成成受招安乃入出子。又乞差人知道州参谋范直方曰：曹成不可招促之使赴行在马曰：彼既不愿远出万一促之是促使散而为乱也。不。若招之藉以为用宣抚使吴敏感走访之议马与直方入议状马议曰：曹成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袭攻安仁县去 司掠财粮执安抚向龙图入道州

某蒙宣抚相公。

令当面口念语言写成招抚曹成一行人马子差使臣张布斋去投下却於今年正月十二日曹成差使臣刘睿机宜冯志与张布同来称放出向龙图乞差人知道州。又再准备将领魏富斋到申状开具所准枢密院子及诏书内事件并事目内说愿得相公指差一去处某观敌人之情既惧远赴行在。且畏属张招讨群情汹汹思欲关散虽曹成有不得而制之者大众一溃为患难量某已将所差到冯志等说谕祸福示以相公恩威信义使之解甲听命冯志等莫不欣喜顺从愿候使司分擘使唤某所请听彼归降愿约一众上下悉与安排无令失所某提军马亲至道州入曹成军中抚定分拨拣选强壮添隶五军联络队伍进兵长沙制服马友上副朝廷委任相公之意下安三路惊扰失业之民止是二月中可以就绪不然失此机会不惟湖湘重困大系朝廷之忧师老财殫无以善後上负朝廷之责下起兵民之怨虽欲保身不可得也。某职在都统当此敌人开阖之时在亟欲以弭祸难伏乞相公详酌二者之议究其是非断决归一或罢某都统制放归田野或止绝参谋横议无为含糊以误国事敏曰：柰何参议是故人某退曰：听用故人之言不采正论可与共事乎！望日以诗献敏有曰：未敢此时非赵括已愁他日类出丰遂辞职拂袖归卧溪敏遣骑追之复还或闻马去。又数日敏以资学宫祠之命到成即复散乱湖广被其害直方得郡而去。

遣史曰：是时王次翁在广右有二《诗》曰：徙新曲突论无凭太尉山中混耦耕头额烂焦会未录参谋先已享专城近来出处事何如先辈风流埽地无忽有子充惊末俗一言未契便长驱。

杨惟忠诱杨而杀之。

杨初会陷处州作过後随朱胜非在吉州聚兵其心常欲复反屯於吉州朝廷命杨惟叙同姓这欢邀会饮伏兵诛之遂并其军亦有奔溃而寇湖南者。

张俊加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

沈与求伪御史中丞。

制曰：（旧校云：此制程俱撰见北山集）御史（中丞）执法上以广人主之聪明次以肃朝廷之纲纪非通达国体特立不回未有能任厥官而厌舆论者也。具官沈与求学识精敏性质端方简自朕心周历三院比从郡守再陟台端。

不吐风而茹柔每闭邪而陈善谋猷所及启沃滋多进长霜台益观远业当使群工庶尹知风宪之尊君子小人适消长之分时尔之赖往其懋哉！。

遣史曰：与求自侍御史除御史中丞时军储窘乏与求极陈屯田利害为古今集议上下二篇上之。又禁卫单寡兵权不在朝廷与求上言仰惟陛下移蹕东南将图恢复之举先务之急宜莫如兵汉有南北军唐有府兵犷骑之法既坏犹有内外诸镇之兵上下维持使无偏重之势其意远矣。今图大举而兵权不在朝廷虽有枢密院及三省兵部尚书兵部但举行文书而已愿诏大臣讲求利害而举行之使人情不骇而兵政益

修助成经理中兴之志。

二十三日乙卯岳谅臣知滁州。

先是权知滁州梅俊迪为王才所杀镇抚使刘纲乃以张格格非权知滁州也。格格非字正夫濮州人先权清流县丞俊迪权知州也。格格非权通判格格非权知州日尝呼虞候陈用一声不应即命斩之人皆股慄栗格格非在滁州郭仲威馀党犯境格格非以腹心数十舟依山险以避之往来於城中而已其在城中也。即以厚赏募人发掘窖埋遣物其所得甚多清流县吏许原以女献格格非格格非宠爱之乃用原为腹心使原往行在料理得正任告身并铸州县官司印记原取太原路归遇被杀敕与印记不知所在由是州境稍甯息江东安抚大使叶梦得乃奏乞差岳谅臣知滁州以代格格非（格格非受代）厚载而行至乌衣市谅臣已给枷在乌衣市榜曰：枷张格格非格格非惧弃舟而去，於是所斋之物复归官库谅臣闻乡村尚有食人者命捕之一日捕到六人谅臣曰：如何得食人曰：无粮可食谅臣曰：汝之罪（若何）曰：自知必死乞快死而已谅臣曰：吾贷尔死尔为我捕捉周智张九二人最嗜信纸人者也。六人曰：愿执之以献谅臣问其期曰：期以旬日谅臣许之六人者旬日内果执周智张九至谅臣诘之无异辞即日凌迟处斩於市中自是食人者遂止掠臣清介自守惟一友僧随行郡事之余多瞑目独坐滁人久犹思之。

二十五日丁巳宣州人。

韩世清屯於宣州其部兵多欲作过者先是卖蒸饼者皆叫去。且个二十五裹外一般盖言一个卖二十五钱裹外皆是白面也。数日闲人我惊惶或傅韩观察军中入欲自西庙巷放火为号内外皆火去可掠民财者至日西庙巷果先火倏忽在裹城外皆火世清往来弹压遂不至去可掠实正月二十五日也。州人始悟一个二十五裹外一般谓是世清部曲之暗号知州李彦密遣监税赵令告於朝遂有李光王琮之行。

二月吏部尚书李光为淮西招抚使王燮为事使。

李光王燮除淮西招抚副使谋取韩世清也。。

翟琮袭金人於绛州垣曲县败之。

金人侵陕右翟兴令其子琮乘隙潜渡黄河袭金人於降州垣曲县败之。

知商州军州事董先叛附於伪齐。

董先字觉民洛阳人初从翟兴军与金人战勇功为多先是翟兴以节制军马屯於商州也。会先有耿氏之迫来依於兴兴释其祸先感之以兄事兴俄翟兴俾先知商州先中心慚慊密有害兴意因樽酒闲伏兵甲执兴於座上以制司之命械兴令苏坚卫送至制司欲於中途杀兴行方两吉宿山林庵舍中兴夜梦。若神人告之使去既觉则群卒熟寝兴乃荷械而去逮虐待至洛南农家人识之咨嗟熟视遂破其械以糗粮送兴使远去兴之二子一女二妾群婢与表弟崔三舍人皆被害兴既脱复得麾下旧兵千余人往来商<豸虎>闲先既与兴为仇而刘豫势亦渐盛。且侵於商先遂以商州叛附於刘

豫。

三月一日壬辰朔李光王燮执韩世清於宣州送行在所。

李光以淮西置制使往淮西措置群盗王燮为副二月晦日到宣州东门外下寨有韩世清下壕寨官白世清不可出城世清下问其故壕寨曰：李尚书往淮西而下寨甚严非过军也。必有谋耳世清曰：我何罪是日以朔旦出城见光就留之乃曰：得旨拣军欲往淮西可批报诸军令素队出城以备点拣世清欲上马马已牵去世清不得已遂批报诸军令素队出城，於是执世清以归。

沈与求上言乞却诸军将进物。

是时大将入觐有进绘帛方物者用分赐六宫御史中丞沈与求上言以谓此事虽微自政和宣和以来进献稍侈今艰虞之时不宜有此乞斥还之上嘉纳仍降扎奖谕与求，於是两浙转运使重任康国自温州奏发宣和闲所制闲金肖金屏障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国已津发至行在所与求奏曰：吾君勤俭德侔大。

禹汉文帝以下不足道也。异时驻蹕广陵有进器用华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国不识事君之礼尚习故态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广陵故事斥而焚之乃显黜康国明示好恶。且为濉希旨之戒从之。

七日戊戌霍明杀桑仲於郢州。

桑仲以屡败於金州乃移文於郢州令霍明攻金州曰：金州草寇遮道尽当剿除明不从每报之曰：不知金州草寇遮道主名为谁仲阴怒之。且有杀明之意明以措置郢州颇有条理市井买卖渐有向生意近城多种二麦亦有恋郢之心仲以六十骑径趋郢州先以二十骑疾驰入城四十骑尚未到仲每下马必梳头为明所杀拘二十人入狱令供仲反状以报朝廷初有谮随州官吏侵欺官物入己者仲乃令於洪山（维摩）院置狱取勘周节推以下官十馀员尽被追摄枷拷不胜其苦伍点检者实主其事後仲遣伍点检往朝廷得空头官告二百道由靠边发府云：梦县归而周节推方为知县时仲已被杀周节推衔被勘拷掠之冤遣人杀伍点检於路而官告莫知所在仲在襄阳也。以赵去疾为通判仲互李横为镇抚使去疾犹为通判後劝归朝去疾被召见上问桑仲如何人去疾曰：忠义人也。上问其故去疾曰：臣尝见桑仲为臣说必欲取东京献朝廷只待乞两个文官与二子上恻然感动命特与仲两子文官。

杨沂中为神武中军统制。

杨沂中字正夫代州人子弟所弓马合格出身知麟州死事宗闵之孙麟州建甯县死事震之子也。。

王寇屠宿州。

王彦及董先战<豸虎>州界。

自此王彦及董先屡战矣。。

二十二日癸丑伪齐以兵犯翟兴中军兴力战死之。

先是伪齐刘豫尝遣伪迪功郎蒋颐持书傅贼（此字改作金人）语以王封诱翟兴兴叱之曰：我大宋臣也。岂肯受贼之（删此二字）伪命不启緘而焚贼（删此字）书戮颐于市豫计不行复诱兴麾下裨将杨韦金润阴约内应以谋害兴是日贼（改作金）兵径趋中军寨兴亲迎贼与战遂陷重围中贼奋击之兴力战不胜坠马遇害年六十。

四月桑仲为神武左副军统制。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愿宣力取京师乞朝廷出兵於淮南为声援朝廷信之议以大臣为都督遂大举兵即以仲为神武左副军统制是时仲已为郢州霍。

明所杀矣。。

刘豫陷寿春府。

刘豫伪左丞相张孝纯罢以伪右丞相刘麟独秉政。

李横以兵围郢州。

霍明杀桑仲於郢州也。襄阳走报邓州李横横初未信三报方信横遂令其众尽缟素李道在随州亦缟素皆率其众会襄阳之兵尽著白衣戴白巾围郢州声言为桑仲报仇。

诛韩世清。

世清屯於斩州尝欲立赵令俊为皇帝不克及宣州火被执至行在坐前罪诛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校勘记。

曹成既受招安可促之使赴行在（误作曹成不可招促之使赴行在）。

在亟欲以弭祸难（在字衍）柰何参谋是故人（谋误作议）翌日以诗献敏（翌误作望）杨初会陷虔州（虔误作处）丁巳宣州火（火误作人）仍显斥康国（仍误作乃斥误作黜）杨伟（误作杨韦）。

●卷一百五十一

炎兴下帙五十一。

起绍兴二年五月一日庚申，尽九月七日甲子有闰。

五月一日庚申朔权邦彦签书枢密院事。

权邦彦自朝议大夫兵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给事中程不书黄具其谬缴之不听。

三日壬戌吕颐浩以都督之职出北关门。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复京师乞朝廷出兵於淮南为声援颐浩信之乃有恢复中原之意开都督府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制有曰：尽江淮表裏之师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呼以新创置忠锐军十将偕行是日出北关门百官班送焉

霍明弃郢州走李横以李简知郢州遂还归襄阳府（旧校云：宋史五月甲子以霍明权襄邓随郢州镇抚使）。

郢州粮尽李横围城不退城外麦方熟悉为李横所得。又城门尽闭城中乏不横攻益急郢城西壁乃石崖号为石城城下即汉江汉江犹有舟船惟西壁不受敌故兵不能近明知事急乃夜半缒石城而下与其众数百泛舟顺流而去翌旦横觉之追已无及矣。遂虽以李简知郢州横乃退兵襄阳。

曹成以其众降於韩世忠。

初曹成据道州以兵守莫邪关岳飞遣前军张宪攻关有郭进者勇有膂力每以夥饭不饱为言乃自制大马杓打饭火头亦笑而与之无之无忤意军中呼为大马杓郭进每随宪执马枪莫邪之役进与旗头二人先登攻关贼兵拒关进挥枪先进杀贼旗头贼兵乱官军齐进遂入关俄报郭进已得关为第一功飞喜之解金束带并随行跟从物赏之仍补秉义郎官军既入关贼兵散乱第五将韩顺夫解鞍卸甲以所虏妇人佐酒恣饮贼党杨再兴率众直犯顺夫之营官军退却顺夫为再兴斫折一臂而死飞鼠说诛其亲随兵责其副将王某擒再兴以赎罪会粮军统制王经前军统制张宪皆到掩杀再兴再兴屡战。又杀飞之弟翻官军追击不已再兴屡败率骑走广西韩世忠以成屡败北乃命董败往招之成以其众降有郝政者独不从率众走沅州戴白巾称为成报仇谓之白头兵郝政後归於张宪再兴走至静江界中官军涧中官军欲杀之再兴曰：我是好汉当执我见岳飞遂受缚飞见再兴解其缚曰：我与汝。

是乡人汝好汉也。吾不杀汝当以忠义报国家再兴受命归之。

吕颐浩至镇江府丹徒前军反。

吕颐浩至丹徒前军赵延寿反刘光世命王德韩世忠追至建平县杀之。

六月一日庚寅朔李宏杀马友於潭州。

韩世忠将至潭州李宏遂有杀马友之意是时友为湖南兵马副总管宏为统制因友诣天庆观朝拜回袭杀於市友之众欲遁走世忠围之宏遂降尽并其军友押字如市字果死於市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祇收税酒钱城外许造酒不许卖城裏卖酒不许造。若酒入城则计升升税至今利之。

十三日壬寅刘光世起复甯武甯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

刘光世父延庆靖康闲在京城受围闭城陷延庆斩关夺万胜门出奔死於乱兵中光世以不知父存亡多以金宝遣人诣伪境寻访五月有客人自伪境来得其父之骸骨具言死状皆不可参考乃云：以其骨杂在甘草把中故伪境官司不能尽让察或劝光世割皮滴血以试念其骨。若渗血入骨中即真父骨也。光世不从以礼安葬发哀成服以军事付幕府上章力请终丧不许夺哀起复至是以捍蔽京口经理淮之功加甯国一镇节钺制曰：数摧巨敌累奏肤功不移甯武之旧邦更莅宣城之名镇特受甯国

军节度使。

韩世忠为太尉武成威德军节度使岳飞为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

李横李道率兵犯德安府。

初李横围郢州霍明缒城而奔往复州明在郢州也。常与德安陈规通书问规籍其通船路也。横以为明走投规故有攻德安之心乃申明朝廷谓陈规以德安府顺番（改作敌）遂会随州李道兵来犯德安府规登城请与横相见规以好语谓之。且申和好仍送米百石并油酱之类横受之规请解兵横曰：襄阳之兵已到矣。无可议者遂造天桥为攻具先是赵彪为桑仲所败乃投於规至是横使人呼於城下曰：赵彪与我约欲献门一座何不速献门邪规疑之遂杀彪。

王彦为洪州观察使金均房州镇抚使王德加忠亮大夫同州观察使李道为邓随郢州镇抚使知邓州（旧校云：宋史六月辛丑以李横为襄郢镇抚使李道邓随镇使）。

七月吕颐浩班师。

吕颐浩之出师也。方至常州前军赵延寿以本将兵反於丹徒至镇江府闻桑仲被霍明所杀颐浩不能支。又师病寒热乃归行在。

五日癸亥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

朱胜非知绍兴府以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召赴行在所胜非力乞守越。且丐外祠皆不许胜非同都督吕颐浩荐其才也。会言路论其不知兵给事中胡安国亦谓非所宜任上亲札谕以用胜非之意。且谓除朱胜非同都督葑为昨逆傅作乱而胜非卒调护於内使勤王之师以致力矧与诸将皆同功一体之人也。必能为脱克济事功丁甯虽至而论者未已上怒其朋党与封者俱逐凡十三人胜非惶惧亦上怒其朋党与封者俱逐凡十三人胜非惶惧亦上会稽印走旁郡牢辞不就职胜非尝曰：宰相权位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一柄尽在其中岂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奸人居此位立功业托口济世将何以处之辞至数十卒不受丙诏不许诏曰：礼义不愆纵多言而奚恤君臣无闲於大体以何伤。

韩世忠大破刘忠於岳州伏龙冈。

烈忠为韩世忠所败以数百人走潭州白面出复聚众走淮西。

斩黄州镇抚使孔彦舟叛归於刘豫。

孔彦舟为斩黄州镇抚使也。刘豫僭伪即令刷彦舟亲属因得其母妻及子共三人赐第处之厚给以禄舅境上以闻彦舟使人迎之果其舅也。彦舟以家人之礼厚待之军中呼为卢舅具言刘豫厚待彦舟亲属之故彦舟曰：何以实之卢舅出刘豫之文彦舟遂有叛意未发会报权邦彦同知枢密院事彦舟在东平府与邦彦有隙而邦彦用事彦舟疑图已遂反出左右妇人皆嫁之送官员入山寺中恐为行军所扰彦舟归行对官属言无负朝廷之心所以反者葑疑权邦彦也。槌胸至肿唯摧所宠宗女赵氏去至

光州界弃甲仗器械不胜计乃归刘豫豫厚待之其将陈彦明者率馀众诣知江州刘绍先降。

八月金人遣王伦归。

朱胜非为侍读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

先除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胡安国缴止之乃除胜非侍读而以孟庾同都督胜非既入朝诏特缀宰相班复自内批云：位知枢密院事之上仍日。

赴都堂议事胜非虽在经筵实预国论初见上谓卿前日责降非朕意也。卿当能亮之存劳优渥恩宠冠一时然後人知上之卒欲相胜非也。。

十八日乙巳李横攻德安府不克退兵归襄阳。

李横自六月围德安府未尝攻城亦未尝之西北隅造天桥成填壕皆毕乃鼓众以天桥临城之西北角楼规在城上率军民御之填壕不实而天桥陷不可进规以六十人持火枪自两门出纵烧天桥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尽横亦自焚包座翌日黎横已退兵城下无一人一骑矣。围城两月中并无争战亦无相伤唯有一将背城而坐胡床看造天桥规问有能杀贼者乎！有牢城兵士田金请行许之金满饮卮酒横枪下城潜身於城壕中壕岸稍高金在壕中行约至贼所即横枪上岸挥而刺之洞胸而卒金复跳身入壕涉水而过城上人皆鼓噪规大喜之除金承信郎。

二十七日甲寅尚书右仆射秦桧罢为观文殿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先是吕颐浩荐朱胜非褻崇礼谢克家入朝往往言秦桧之奸上亦觉悟，於是桧结党欲倾颐浩一日上忽遣使於崇礼处取秦桧麻制崇礼在翰苑初未承词头莫知所以俄遣一中使来催崇礼不得已赴殿侧祇候奏请词头上召崇礼亲谕之曰：秦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将安归。又言。若使臣为宰相可使耸动天下今无闻崇礼请御笔付院上乃索纸写付崇礼崇礼退因点省其文而不觉口讽之曰：耸动四方之意朕听已疑建明二策之闲尔才可见足迹未到院而麻制已成遂罢桧宰相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乃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上怒未已臣僚再言桧之罪遂落职。

彗星见肆赦。

淮李勃诈列徐王伏诛。

李勃夔州人也。诈称皇帝徐王州郡迎赴行在送大理寺鞫勘得实斩於市。

九月七日甲子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月日于支通前推算似误实不误）。

朱胜非复拜宰相制词有曰：惩亟易之徒烦苾尝轻用於新进怀老成之往效曷。若登庸於旧劳。又口駟豺狼之暴而事无遗策卒销沮於凶谋翊帘帟之政面人靡闲言旋复还於明辟复比之谢安心系於苍。

生裴度威行於河朔皆上授旨也。。

孟庾还行在。

抚谕川陕诸路官吏军民。

敕成都府利州羲州潼川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路官吏军民等秦据成皋蜀称沃野百年无事但知耕耨之及时万里如家谁识战争之为苦岂谓中原之衅来从东海之滨越关塞以虔刘并秦雍而毒螫近者身罹於锋镝远者力困於征徭或生生荡析而无馀或蠢蠢惊忧而莫保祸流尔众痛切朕心属此治戎於南邦未遑展义而西狩兴言呜咽莫救伤残维天地之涵群生虽幽而覆育亦至维父母之爱其子在远而思念之愈深向遣辅臣知识更新针使指毕协迺遐之助共图修之功然而外侮内陵岁起仍兴之役行斋居送民逾再藉之劳虽兵家有利钝之常人心无思尔之改将帅用命官师即工编氓竭力以应军须徒旅奋身而效死节永怀慨欢姑示拊存载念事烦虑易者人之常情兵胜福生者国之大计尚母难於督责庶速底於丕平奠乐土之居仁复如於前日行息民之政当益豫於他时播告有邦咸知至意。

诏韩世忠赴行在。

辛企宗罢。

解元袭刘忠於斩阳口大败之刘忠附於刘豫。

刘忠驻於斩州斩阳口韩世忠下统制解元以舟师奄至袭忠大破之忠率馀兵数十人遁走北去遂附於刘豫。

吕原为沿海制置使刘绍先为沿淮防遏使韩世忠为江南东西路宣抚使。

吕颐浩以蜡书结刘豫知应天府凌唐佐事觉唐佐为刘豫所杀。

先是建炎三年召知应天府孟庾赴行在以直秘阁凌唐佐升直敷文阁知应天府金人犯（改作攻）应天府唐佐投拜金人以应天府为归德府令唐佐知府事刘豫僭立唐佐遣人斋蜡书到朝廷宰相吕颐浩召唐佐之至孙宪於常州授以阁门祇候俾持蜡书至应天议事唐佐之妻田氏使门客张约在家与宪同食宪疑之田氏曰：无碍也。既而为约所告豫遣人擒捕唐佐并家属至京师宪走得免唐佐见豫责以大义。且骂其背国家之恩遂被害豫命出犯由曰：朝议大夫直敷文阁凌唐佐结连江南谋反斩首号令其。

家属皆合从坐特贷命各决脊杖二十送颖昌府拘管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遭重决唐佐二子长子已卒次子方九岁两杖而毙。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一校勘记。

出北关门（一作出北关门）武成感德军节度使（感误作威）胜非同都督吕颐浩荐其才也。（自此以下应作另行误喧哗上条）托名济世（名误作口）自六月围德安府天尝攻城亦未尝之西北隅造天桥成填壕皆毕（廉洁奉公和自六月围德安府攻城不下於城之西北隅造天桥成填壕皆毕）因默省其文（默误作点）淮

李勃诈称徐王伏诛（淮字衍）兴言榛梗（榛梗误作呜咽）在远而思念之愈深（之字衍）。

●卷一百五十二

炎兴下帙五十二。

起绍兴二年十月六日癸巳，尽其日。

十六六日癸巳刘嵘上万言书。

绍兴二年十月六日右迪功郎刘嵘谨昧死百拜上书（旧校云：城按此疏乃胡寅所上见宋史儒林传此作刘嵘误）皇帝陛下臣伏睹九月四日诏书经星文移异虑政事关失许内外臣庶直言极谏无有所讳者臣愚不肖学问肤浅智虑茅塞茶承德音虽欲冒昧自谒以奉明诏深惟私磨管见不足以裨政事之关失是忧是惧。虽然，岂可以不能而遂已耶故尽其愚惟陛下采择焉伏惟陛下神武天锡圣学日跻有拨乱之略有驾馭之才有恭俭克己之诚有仁民爱物之意宵旰求治於今六年算计见效宜遂底绩今也。不然坐薪尝胆日以外夷（改作强敌）为忧边陲无休息之期社稷有阽危之虑日难一日岁甚一岁乘輿警蹕介在海隅震荡播越未有攸底而黄潜善汪伯彦顾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将三十人今所存唯圣体不可不自爱重也。曾不知太祖勤劳取天下列圣兢业慎守不敢失坠也。今也。宗庙为草莱湮之陵阙为斧钺惊之堂堂中华（改作原）戎马生之赫赫帝图盗贼营之然则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寝感土宇丧生灵岂燕昭越践汉光武唐肃宗之为乎！本初嗣位既不为迎二帝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至於今号令不行而德义不孚刑罚不威而爵赏不劝巡幸所过人惟以淮甸为戒驻蹕所在人惟以虏（改作敌）至为忧东南之州郡几何翠华之省方无已。若不更辙以救危亡则陛下永负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已去天命难恃虽欲羈妻山海跋履崎岖臣恐非所以为自全之计为今日之策愿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则必下诏曰：继绍大统出於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幸东南出於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经涉变故仅免死亡盖上天欧洲悟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旧物金贼（改作人）以小狄膻秽薰污（删此七字改作屡）入中原逆天乱伦（删此四字）扶立僭伪用夷变夏（改作兴兵才怨）俾臣作君朕义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寝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群心不敢爱身决意讲武然後选将训兵戎衣临阵巡行淮甸按抚荆襄拔其英豪誓以战伐天下忠义之士必云：合而景从天下武勇之夫必响应而飏起国用不足於此。

不患无财甲兵不强於此不患无备有道多助孰不顺之秦陇虽遥壮士骁骑即可坐致齐鲁虽失饶财厚货必自竭输陛下凡所欲为孰不如志其为利害同与退保吴越日就灭亡同年而语哉！臣不自量每窃画七策以为中兴之衡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盖和之可讲者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

议则出於耿南仲何也。渊圣在东宫当宣和季年颇不得安王黼欲摇动者屡矣。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相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遇。又为後日之计每因王黼譖害浸润则必委曲覆护谓太子无失德国本不可摇上皇亦悟其言其宫卒得不动既而渊圣嗣极递选前朝大臣而邦彦为次相金贼（改作兵）遽至在下邦彦谐谗小人本无远略遂献和议耿南仲附之沮种师道不使攻击，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明植党各求其说之胜欲用兵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自馀莫不以讲和为是者国论不一武备阙然中州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二圣远去宗族尽从中原涂炭至今益甚者本缘耿南仲李邦彦怀感私恩不为国虑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枝胶结甯误赵氏不负耿门之所为也。使其可和则渊圣执德不回驯致祸败而陛下卑辞厚礼避地称臣无所不至宜其少缓兵於我矣。何乃累年而尚未效耶和之不可恃亦明矣。自古国之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方其得志四夷则必并吞埽灭以示广大侮亡取乱极其兵力而後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陵弱犹。且如此今乃以谦退仁慈之事望於反常悖道腥膻禽兽之粘罕，岂有此理哉！（删自古至此八十三字）。若以为强弱之势不相侔纵使向前莫之能抗则古昔奋臂徒步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源罢绝和议刻意讲武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谋断而行之确守不变，庶几贪夷（改作敌国）知吾有含怒必斗之志沙漠之驾或有还期不然则今僻处江南财物有限厚赏则吾益困少之则无以足其欲小臣则不足遣大臣则张邦昌宇文虚中相继而反我矣。深思熟虑前计後度所谓乞和必无可成之理昔北狄（改作契丹）至澶渊王钦。若陈尧佐请幸吴蜀惟寇准劝亲征。

及成功之後钦。若辈羞愧无所为说则撼真宗曰：当时寇准亦，岂有好计但是热血相沃譬如博钱以陛下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则钦。若之言为爱君寇准之功为幸胜今日之论和者其情状一一出，於是苟能息绝其後知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宽己责必为善後之图矣。其二曰：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今四方供贡久不久於王府往往为州郡以军须便宜截用经常一壤不可复理行在百费惟以权货盐利为无穷之源尔养兵十万而兵食日费无虑七八十万古谓无三年之藏则国非其国今无一年之积招安日至窘匮日形此岂持久之道故臣愚谓宜置行台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或长沙审择一处以安庙主太后（旧校云：时孟后已崩俞年太后二字疑误）六宫百官以耆哲谙练大臣总台谨守成法从事量留兵将为营卫命户部计费调以给之陛下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彼此不为定居则馈饷之权宰相宜专主之而责成於发运使如汉委萧何以关中唐委刘晏以东南经制得人尽汰浮费加以悠久不患无财至於宰相之职平时则守宪章行故事今则不然宜从陛下介胄驰驱发谋制胜莫遑甯处协济危难。。若乃早朝晚见从徒乘马入政事堂据案呼吏翻簿判花书卯那移阙次安排亲旧差遣而已臣未见其有补於中兴之万一也。其三曰：务实效

去虚文夫治兵必精命将必贤政事必修誓戮大慙不为退计此孝悌之实也。遣使乞和空捐金币不惮辱已侥幸万一者孝悌之虚文也。将帅之才智必能谋勇必能守义必能行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结以诚信有功必赏有罪必刑此任将之实也。庸弩下才本无智勇见敌则溃无异於贼与之亲厚等差不立赐与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听信妄诞张大之语冀其朴实用命之功者任将之虚文也。简汰其疲老病弱选择其壮健骁勇分屯所在置营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选众所畏信者董其部伍申明旧制阶级之法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进战获首虏（删此二字）则厚赏死则恤其妻孥溃则诛其身降敌则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贷此治军之实也。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失变色不悦幸其无事则已矣。教习声刺叫噪暗鸣有如聚戏金鼓旗号白挺小队皆效虏人（改作北军）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亦不敢自保者治军之虚文也。保宗庙保陵寝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实行乎！其闲则为天子之实也。陵庙荒墟土地日蹙衣冠黔首为血为肉以此六虚行乎！其闲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雉扇金炉夹侍两陛仗马肃立卫兵走而拜伏赞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笏出奏司晨唱止则驾入而仗出以此度日而国势日卑彼粘罕（改作尼堪）者昼夜励兵跨河越岱电埽中原土地遂有吞吸江湖蹂践衡霍之意吾方挟虚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则为天子之虚文也。伏愿陛下留意实效勿爱虚文愤发慷慨而力图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卫单寡国威陵替往者臣常建言乞遣发京师宿卫赴行在。又降等仗於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四川二广抽拣禁军贡发充御营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训阅陛下自将之天子之军既强则中国（改作海内）之变自弭汉高祖大败成皋与数骑渡河晨入张耳韩信军夺其印易置诸将军遂复振陛下今欲於刘韩张岳四人之兵有所易置知其不能矣。权毁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谓陛下不能舍之夷踞桀骜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常无怨怒相激而不为变此苗刘之祸率尔而作者由此故也。臣谓今日：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变革之（莫。若）先集天下劲兵以强御营之势然後可以弹压悍将骄兵兵既不能妄动咸就纪律则四方横溃之军及群起不逞之盗必自帖息犹有猖獗不顺（改作负固不下）者遣偏师以锐卒往擒灭之遂罢招安之说况陛下以报刎雪耻为已任仗义而行天下凶顽不义之徒固将敛衽叙戈而听驱役之命矣。汉光武为铜马新闻社者用此道也。东南之卒既起则。又命福建团结枪仗建汀南剑邵武四郡可得二万人各择工土豪使部督之以俟兴发命尔浙募水手并起诸州撩湖海等兵尽付水军命江东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闲田给养人得一顷正税之外科须一切与免命广西及辰沅鼎靖於见教洞丁中简其精锐分番起之屯戍襄汉以京西淮南荒废无主之田为屯田招集两河山东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节之择强壮者训习武艺使。且耕。且战文武臣中有明习营屯之事肯自奋者因以任使凡此六条陛下诚使执政大臣委弃簿书细故勿设他说以相论

日夜图维择人而为之累岁积日必见功绩，於是时而兵弗强敌弗畏盗弗息然後归之天。

命无所为矣。不然是自弃也。陛下苟有自弃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将数万溃卒求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其五曰：定根本者非建都之谓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焉今都城已失则必思所以克复旧物者然考天下之势莫强乎！关中今愚昧力未能至按南渡之迹莫过乎！建康今则事理不可参择二者欲强进取之资而无形势之失惟荆襄为胜春秋之时楚用是而抗衡上国窥周问鼎曹操闻孙权以荆州借刘备则失著惊恐历朝建立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经营中原同先分戍汉沔晋太祖欲代魏则先广襄阳资力故晋之何充谓荆楚国之西门地带魏赵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今方城邓林虽非天险然汉水为池上下不过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旷衍四通八达易入而难避也。诚能屯唐邓之田以养新兵出广西武陵洞丁并施黔出军筑坚垒列守汉上阻以水军防以正军繚以弓手民兵牵制江黄呼吸卢寿则攻取之计成然後陕西声气相应而骑卒能至川广之富皆可拱揖。且比於漂泊大江之南妻伏东海这滨险易利害相去远矣。建康固是六朝旧邦甘守偏隅迁延国祚亦何不可而臣独为不可者盖以陛下之责与晋元不同故也。西晋为刘听并吞复立怀愍两君绵遇弑殒故元帝以琅琊王凭王敦专制淮南十年之威。又因人心未忘晋室起而立国然传祚十世享国百年强臣内叛胡虏（改作苻秦）外逼其得存犹缀叶露耳当时非无谋臣猛将提重兵出入终不能复取中原者亦势使然也。今陛下父兄（下添远字）在虏（改作敌）中无恙穹庐毳帐恶党丑类相聚其衣服饮食居处动静岂得比中国民庶中人之奉哉！（删无恙至此三十三字）其闻陛下登宝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为中国帝王吾之归庶有日矣。痛惟愁困屈辱之中发此念为此言於今数年日迫月切而献谋者方欲导陛下南驾日远月忘遂无复国之谋别求建都之所此臣所以深不晓也。今河东河北之民知朝廷不复顾念已甘心左衽任（改作陷敌）山东京西淮甸之民犹冀陛下未忍遽弃。若更迟延岁月无以拯之则怨恨陛下为敌国者所至皆然说何必粘罕（改作尼堪）哉！於此而欲建都臣知其必不能愿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过江广斥堠治盗贼然後精选二万人为輿卫於稳密州郡速置营屯居室以安存其所谓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南北缓轡。

而上遣使巡问父老抚绥刀刃之余民至於荆襄规模措置为根本之地犹汉主之关中光武之河内虽巡幸往来征伐四出而固守不可失者以荆襄为重陛下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举事覬万一之成者诚能坚忍鼓励坐薪尝胆悠久为之而不能济则书所载夏少康周宣汉光武之事皆为妄言以欺後世不足信矣。陛下必谓不然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二校勘记。

戎马生之（生应作驰）挟立僭伪（掖误作扶）择其壮健骁勇（健误作健）卑躬而前（卑躬误作卑卑）司农唱辰（辰误作止）。又降等仗於两浙福建（等仗应作付）汉高祖大败於成皋（脱於字）今欲刘韩张岳四人之兵（岳一作辛）今日在兵必不可用（一作今日行兵必不可以示弱）六朝建立（六误作历）。

●卷一百五十三

炎兴下帙五十三。

起绍兴二年十月六日癸巳，尽十一月五日壬戌。

其六日选宗室之贤才者封建任使之今陛下之族被虏而去者众矣。所存亦无几何黄潜善郑慝小人之见本无远识误陛下以支子入继。又不缘傅付之命国步方梗恐肺腑之闲不无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会进言洞疑虚喝以恐动圣心故自南都至於淮阳诛窜之刑疑忌之意相寻继见虽其罪戾或自贻戚然岂尽出治亲齐家之美意哉！殆非所以巩固皇图绍延诈命之道也。为今之计宜於同姓不问亲疏选择贤才布之内外广加任使其望实杰然尤出众人之上者陛下宜留之宿卫夹辅王室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以续国家如线之绪使仇虏（改作笔）知赵氏之在中国者尚如此其众既失复得者非独陛下一人而已则其扑炎火之横心立异姓之逆图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纪纲以立国体矣。夫一君子进众小人未必退一小人进则众君子退矣。势不两立而於君子独难盖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而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著则斥之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之故其成当时之功贻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返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久。且远日以消亡矣。王安石所用之小人方新而近蕃息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时然则陛下求君子而用之不爱爵赏以待其人，岂非甚不易得乎！君子未多时而已不堪败事显著之小人稍稍类聚未至则召之惟恐其不来既至则用之惟恐其不速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几何岂堪此辈大言轻用尽输之夷狄（杰延致英雄是犹却行而求前北辕而适越也。夫以贤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贤此熙甯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气充刃於中原阴长之滋勃兴於夷虏（改作边境）非得希世异才上下内外参任迭用泰何由复否保由倾乎！此存纪纲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也。汉高祖用韩信彭越不以加於萧何汉光武用贾复耿不以加於邓禹不以加於房杜非独其礼之等降不同其诚心所以待遇之意亦。

异今儒道衰息未有钜贤硕德立乎！朝廷以收运筹指纵之功陛下所深持以为爪牙者惟三四庸将耳夫此三四人以近时论之曾不足以当种师道之役何况古昔名将乎！而偃蹇庞然常负重寄使平冠盗尚或未能岂敢望其向虏（改作敌）人发一

矢哉！自愧无以称职则大言诡论以上欺睿听慢辞倨礼以下视朝士谓今日祸乱皆文臣所致耳敌人方强不可不避乘时而动。又不能节制其兵动则溃溃则盗盗则招招则官反复循环无有穷已其为国家之害岂浅鲜哉！愿陛下委大臣以腹心遇近臣以礼貌当使南衙士气重於此曹天下怀才自负之人必愿立乎！左右缓急之际必有能为陛下竭忠尽节不愧古人者岂皆如臣等辈心々见々下心低首不能为朝廷轻重者哉！忝奉内朝班缀之列欲求近侍如汲黯之气折淮南诚未多得敝舆羸马惴惴然於长戟大剑之中卒伍贱人皆得以恶声谁何之不敢正色忤视少拂其气从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监察御史秩七品夫禄至卑也。然衔命出使则节度使具橐戎服郊迎本朝郎官出使序位在转运之上凡此盖欲尊重天朝习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军官於帘外倒仗声喏而退今见在分庭抗礼矣。推此类非一日长而不已陛下不为之别异表著是自削堂陛无复等威亦将何所不至哉！此存纪纲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盥实躬行之士而去浮华轻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风俗本朝自熙甯以前皆守此道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乱周孔绝灭史学唱说虚无以同天下之习其习既同於今五十年士以能谈说相高不复见於行事曰：此粗迹耳不足道也。其或蹈规矩守廉隅稍异於众者则群议而聚骂之以为怪物繆人此浮华轻薄之为害也。夫欲变风化俗惟系上所好恶陛下力行孝弟则天下为孝弟者出矣。陛下敦尚名节则天下守名节者出矣。故今日正当赏廉白而黜贪污崇仁义而斥奔竞旌能实而惩妄诞贵忠厚而杜残刻以变风俗苟反此道颓日甚必至颠覆而後已至。若文词之丽言语之工倒置是非移易白连云：港诚不宜任用以为浮薄之戒也。靖康二年颜博文谏佞张邦昌则曰：非汤武之干戈同尧舜之禅逊及为邦昌上表请罪则曰：仲尼从佛之召本为兴周纪信乘汉王之车固将诳楚博文近臣能文之士也。其操术反覆如此陛下宜推类而察之以。

陟降多士此存纪纲之三事也。法度者治天下之器号令者行法度之具信者出号令之实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圣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过（然持）守法度固结民心非信不可也。真宗澶渊之盟契丹守之百二十年不敢轻动宣和宰相王黼一日败盟举兵取誓书还之天章阁天地鬼神照临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虏（改作敌）人得以藉口夫金贼（改作亦）何憾於我哉！皆契丹教之假手借兵以报中国之怨尔失信之祸一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此存纲纪之四事也。臣稟赋愚下无以俞人然夙夕思之得此七策别为二十条於当世之务虽不能尽亦可见大略矣。惟陛下动心加虑反覆而考焉以为可行则至诚惻怛而速图之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机事之来闻不容发往昔虽不可追者而遂已也。谓今日难於前日安矧後日。又不难於今日乎！天岂胜人大福不再深可忧惧今年立春雷震大雪白虹贯日中有黑子钱塘之祸实先示象恭惟上天之仁眷顾陛下恳恳至厚陛下出於危难侧身怨艾亲近书史引对多士减撤玩好躬亲庶政亦非复维扬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诬矣。然任

至重者力必强责至大者忧必深天下万姓以二帝之故所望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也。乃二月金星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日有食之车驾复有预防之行明堂遂虚阳德不竞钱塘受辱之地，岂可再拥六飞县名柏人高祖不宿。若遂游会稽幸三衢则地形穷僻扈卫劳勋贡赋不通财用益窘道路艰阻朝覲益衡邮置幽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无复中兴之志威权损削无可希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唐庄宗末年之事可不畏哉！惟有如臣前所陈思迎父兄誓报仇虏（改作敌仇）奋发强厉有进无退非怯懦畏避这所能济也。不然而怙恃天命之不庸释是犹不耕於田枵腹以待嘉禾之旅生不绩於麻露体以待野蚕之成茧事理之必无者也。。又惟期民戴宋无己者徒以祖宗德泽深厚之故虽甚涂炭犹未瓦解犹未冰泮然以比来巡幸所过观之道傍里县之民一切空室以避兵卒甚者田畴荒莱室庐破毁生聚不保满目萧条殊非来苏望旱之美传示四方何以彰德万一淮泗有警虏（改作敌）骑群贼（改作然）俱渡大江陛下。又将深寻幽远则回顾州县复为墟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责我守城民心观此安能久忍而无变乱。若不望风呼号以事夷狄（改作）。

（仇敌）则必推择贤能以自保治陈胜吴广因民不忍而刘项乘之秦遂灭亡者盖本於此今宋祚之再兴在陛下其遂陵迟不振亦在陛下天下记之野史书之善恶荣辱之传亦犹今之视昔夫汤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为仇人役使荀卿所以悲而哭之可不鉴乎！昔宗泽留守京师一老从官尔然以至诚鼓动群盗北连怀卫之民誓与同迎二帝皆相听许克期而应者应虑数十万人不幸泽死其志不就复为潜善伯彦所深嫉故无以泽所谋达宸听者以此知人心未厌二帝之德况於陛下身为子弟诚欲北向而有为臣将见锄优於长锻奋臂威於甲兵举四海为陛下之用矣。或闻宇文虚中踵邦昌刘豫受虏（改作伪）命专制山东。若陛下亲总六师遣一介之使往谕至意开示大义许以茅土资其兵力彼之愿命犹反覆手皆非甚难独在陛下断与不断为与不为尔夏国事宜张浚已行措置得其听信稍舒西顾之忧则关中尚可轻营不至遽失淮南荆襄藩蔽接连山东合从掣肘之患则虏（改作敌）人所守者数千里之地兵势必分力不得合批亢才寿虚攻其不备多方以误之不厌不倦以十年为期陛下必能埽除妖氛一清国步修上京之庙貌都巩洛之神皋远迓父兄归安凤阙再修仪物永固龙图陛下於此时忧愤方已岩然南面称宋中兴就永万年欣怀无尔其与惕息奔走忍耻临危有如今日，岂不万万相绝哉！牙本疏外之纵无所知名误蒙殊异重惟职司注记掌书言动丧乱已来典籍废缺官业不举素餐是愧况睹寇仇未殄戎虏（改作强敌）凭陵致陛下鉴驾銜惶百姓未知死所臣子之义有殒无辞有知不言有言不尽苟非畏祸即是欺君震恒於中不能自己戇愚抵首理合诛夷宽仁如天持以无恐苟或其言可采有补大。

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所荣微臣之至愿也。伏惟陛下留神察而赦之幸甚。

孟庚领姚荣兵四千往建康府。

罢刘绍先兵以为福州兵马钤辖。

刘绍先知江州也。朱胜非江州安置绍先不甚礼之胜非衔之至是胜非复拜相乃短绍先於上前移绍先为沿淮防遏使绍先至建康而江东安抚大使李光都督府参谋传崧卿见绍先来索钱粮不喜皆奏其非乃召赴行在分其兵隶刘光世杨沂中以绍先为福州兵马钤辖。

罢王冠赵琦军。

罢王冠赵琦以其军马分隶张俊杨沂中。

知楚州祝友叛附於刘豫。

祝友叛附於刘豫通判刘晏知楚州军州事。

伪齐京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牛皋来降。

十一月韩世忠来朝。

五日壬戌诏求能还两宫之人。

诏曰：朕以眇末获承至尊五年於兹天未悔祸父兄远狩岁月寝深虽祷祝而求不忘於寤寐而祈请之使莫效於精诚引领瞻望心焉如疚日者於艰危之际称秩元祀盖以温清急难之念请命於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祗卜栗以候降监载念国家百七十年之涵养岂无忠义感发怀愤善谋之士如汉侯生者慰朕焦劳苟銜馭之可还讎彝章之足报应四方有为谋策能还两宫者实封以闻可行者有效当以王爵赏之播秸在下明知朕意。

庐州寿春府镇抚使王亨欲附刘豫巨师古擒送行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街道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三校勘记。

恫疑虚喝（恫误作洞）存纪纲以立国体矣。（矣。字衍）而已无存（无存误作不堪）一日败盟举兵（日应作旦）取誓书还之天章阁（还一作樊）锄铍於长锻（锄误作锄铁误作铍）批亢才寿虚（批一作挖）。

●卷一百五十四

炎兴下帙五十四。

起绍兴二年十二月一日丁亥，尽其日。

十二月一日丁亥朔布衣吴伸上万言书。

十二月初一日布衣吴伸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於皇帝陛下臣尝读太史公叙布衣王状於田单赞曰：昔燕之收入齐闻王昼邑三十里无入而使人谓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欲以子为将封子万家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昼邑王闻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子岂助桀为暴哉！遂经其颈於木枝自奋绝而死

臣读至此未尝不废卷涕泣挖腕而太息也。何哉！济一小国也。。且有慷慨忠义之士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得无其人乎！况天下之士自崇观以来蒙被国家教养虽山林皋坏岩隅磨不承育而受恩德者矣。何以大国之人不如小国之布衣乎！臣固有志，於是今牙至贫。且贱初非以宣贵为心爵禄为念。又非欲以片言幸陛下之用从而求赏揣臣之心实无纤毫觊觎况臣曾立功於近世者屡矣。亦未尝论功而求仕进则今日之言无意於爵赏也。明矣。无意於爵。

赏而有言者非他臣恐万世之下罪我圣宋无忠臣义士故以臣所闻所见尽臣之忠竭臣之愚为陛下陈之伏望天慈毕赐睿览不惟臣一身之幸将为社稷之福天下生灵之幸也。臣窃观陛下有孝弟之大德而二帝之问不通陛下有汤武之圣明而敌国之陵不已陛下有太王之至仁而土地之封日削陛下躬尧舜之节俭而国用之富不饶陛下震雷霆之天威而盗贼之锋未戢凡此五者非特臣得以疑之使三尺之童有知有识亦将有所惑焉何哉！二帝之问不通者臣窃谓非陛下忘父兄之迁也。非大臣忘君父之恩也。盖亦人力有所不及思虑有所未至焉臣窃观赵王入燕也。使者十辈既不能达国之音。又不能全身於外当时在朝。若张耳陈馥之徒非不贤也。非无谋也。独不如一厮养能以片言说燕卒与其君俱载而归今两国之难未解而鼎峙之形已分使者虽数十辈金帛虽数十万能免伪昌之盗乎！此遣使不如用厮养明矣。敌国之陵不已者臣窃谓陛下忍小耻之太过也。示小敌之太怯也。盖戎狄之性譬之狩犬。若或避之从而吠啮（删盖戎至此十七字）臣窃观苻坚之陵晋也。兴师百万力足以移山鞭足以填江海谢衄淝水设使当时忍耻示怯奔崦避之由江迤南当为秦之属郡矣。故古人有言曰：可以计胜难以力屈即此观之虽得关将十万不如一谋士明矣。土寺之封日削者臣窃谓陛下视疆场之太轻任藩屏之太易也。臣窃观越王勾践之脱於吴也。尝胆以苦其心任贤以广其谋虽一饮一食未尝不以灭吴为念故当时其耻虽大其国虽削数年之闲复其疆而雪其耻当今陛下国政之属如大夫种者谁欤军旅之讫毛如范蠡者谁欤然陛下玩具移蹕而去之者屡矣。百姓从之者如归市虽太王之仁不过此也。昔太王之去而之岐山今陛下有灭夷狄（此三字改作恢复）之心复父兄之仇此臣所以晓夜太息为之不平国用之富不饶者臣窃谓陛下千里寄托之非人四方土地之旷也。臣窃观司马宣王之辅魏也。先广田蓄然後为灭贼之计当时邓艾著济河之论。又陈屯田之利基言以二万人屯淮北以二万人屯淮南合四万人之众。且田。且守岁入米五百万斛十万之众可给一年之食臣窃见今日自常润抵界至於大江极目里尽成荒墟所谓良田不知其几千顷自淮迤南荒芜之田。又不知其几千顷疲卒既多冗官不。

灭。若於此时。且耕。且战则军食何患不足矣。盗贼之烽不息者臣窃谓陛下姑息之德太厚而杀戮之威不张也。臣窃观宓子贱之治单父齐寇至鲁人不及自刈父老请民出刈宓子不许。且曰：今年无麦明年可种。若使不耕者得麦则其民

乐有寇也。其言中小可以喻大今之盗贼未戢亦乐有寇之类也。臣窃意盗贼不可不威昔光武中兴未尝不以讨贼为先故杀之则彼畏而自息招之则彼安而复叛臣以谓用盗贼攻盗贼则草寇无患乎！不平矣。此五者虽。若国之急务然犹未足为陛下轻重臣复见国势如累狼之危生灵有涂炭之臣晓夕为之寒心臣窃闻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奄有九州席卷八荒东渐於海西被流沙北极单于南底交趾四方之大罔不臣服当其四夷未宾之初止有中原钱匕望风纳土由是置五王宅以待其自至其後李煜欲以臣属乞为藩屏遣使请命太祖皇帝曰：天无二日殿庭之上，岂可容客研睡者是欲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也。明矣。创此基业垂之十帝可谓盛哉！太平日久偶因边臣失守致使虏人（改作敌骑）长驱而入赖祖宗之灵社稷之福使兆民有托於陛下当时龙兴南都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孝慈不忍父兄之远播而居其已破之城今此驻蹕久在东南之一隅臣窃为陛下疑之不识陛下欲复祖宗之故业乎！止欲为东晋之南据乎！臣窃谓复祖宗之故业则陛下有万世垂统之基。若（止如）东晋之南据则不过有百年之世祚然百年之计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臣闻自淮迤北见属伪齐自古夷狄不能有中原此（删自古至此十字）金人（此下添之计殆三字）以中原攻中原者（改作耳）近臣说者必曰：朝廷赖伪齐以为藩篱以捍金贼（改作外侮）臣窃谓不然夷狄（改作平日）之患患在手足中国（改作今日）之患患在心腹不识说者将谓伪齐今不为盗能保其子不为盗乎！复能保基孙不为盗乎！不识伪齐俟虏（改作金）人既定之後去僭伪之大号还土地之故疆乎！为复割据中原久假而不归乎！。若曰：臣无伐君则武王何为而并天下。若曰：国可并立则隋高何为而擒叔实良由势不两立尊无二上者也。昔秦齐之强犹不敢久僭帝号今金贼（改作人）窃我名器不归他人独授刘豫则知豫必以奸计为金人谋也。既为谋主则无臣心明矣。况人臣之位与人君之尊不可同年而语彼肯舍尊而就卑乎！则知刘豫无复纳款。又明矣。臣尝譬之巨室之家假人以堂室之奥而自处门廊之隅则居堂室者岂无吞门廊之心乎！今刘豫所以卑辞自逊者良由人心未归而羽毛未成尔纵使刘豫止欲割据一方，岂不为奸雄开基。又况自古南北雌雄之势但见以北并南未闻以南并北者也。窃观国之所重者三昔我神祖留意太学盖欲笼络天下之英贤而网罗天下之奸雄也。陛下驻蹕维扬之时犹有随驾学生今悉罢去而刘豫乃为学校以延多士是诱陛下之英贤可知矣。今诸军士卒皆河北山东之人其初止因虏（改作金）人所苦故偷生南方望陛下升斗之养也。前此两年兵食皆足迩来窃见如刘光世军中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里巷私语皆曰：健儿不如乞儿各怀去心悉有窜志而刘豫大彰声势广示富饶省刑薄敛一众安民彼思乡之人有所闻，岂不动心是诱陛下之士卒可知矣。南北往来商贾如织厚增其利售我物货关市无征阜通无禁既开商贾之路遂杂五闲之徒古人夷关析符使命犹。且不通况於往来弗禁者乎！臣窃见朝廷内外事无巨细往往皆前期而知此

无他从商贾之便者然也。从商贾之便则是诱陛下之行旅可知矣。诱陛下之英贤则谋谟可得而策矣。诱陛下之士卒则战斗可得而用矣。诱陛下之行旅则国之虚实可得而知矣。臣窃见中国之士子不由科举进者往往多不得齿於仕版至如贫贱之士虽有嘉谟非有左右先为之容无因为陛下前则好名贪禄之士，岂不有如伪齐之心乎！臣窃见中国之士卒饱则稍安饥则心离怀乡乐土人情所同。又况邱陇之所系嗜欲之所趋今移北就南岁久无归彼怀土之人，岂不有如伪齐之心乎！臣窃见中国之商贾近缘军兴征求百倍为监官者以奉上为心以刻剥为志行旅恨怨痛入骨髓由是百物不通而征商。又倍至如伪齐取民有制彼贪利亡耻之徒，岂不有如伪齐之心乎！凡此三者悉有离心则陛下国势日以孤危臣。又见刘麟猖狂尤甚狼戾自多父子异同悖逆。若一僭伪三年鼎势已立今刘豫不自量力往往自比文王而以其兵柄付之於麟陛下。若稍缓其岁月彼将先收民心足食足兵形势渐固则中原无复为陛下有矣。中原既丧则伪齐反得太祖皇帝奄有中原坐收四方之策矣。臣。又闻金人重丘悉趋陕西志在吞蜀万一不幸蜀有变动彼将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则陛下，岂可复有乘桴之行乎！臣。

闻兵法有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彼不得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臣窃谓先平伪齐则是乖其所之也。。又况伪齐有声无实。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尔古人有言曰：今不取後世必为子孙忧今之伪齐。若不亟平之不特为子孙患臣以为陛下忧也。臣伏睹九月有星彗於东南陛下肆赦其文自责可谓上畏天戒之深也。臣虽不晓天文疑其非灾何以明之昔楚将公子心欲与齐在齐占者曰：柄所在者胜齐恃得柄而不为备所以败绩今柄在东南所谓得胜之道也。。若不因天时而制胜臣恐复如昔之齐也。故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臣观东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历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何哉！西北之地土厚而水深东南之地山秀者其土薄水清者其（阙）从古至今卜都於百年是亦土地之厚薄流水之浅深者然也。。又况吴越之地形势尤薄实非帝王驻蹕之地万一未复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暂驻銮輿臣愿陛下整我六师用张天威特回圣驾临幸秣陵庶国向於中原无久居於海隅也。昔孟子曰：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故汉高祖用刘敬之策而唐神尧从太宗之谋所以享国日久也。臣窃观自古帝王之兴兵权未尝重假於人如汉光武皆亲御六师独有唐末藩镇之权太重故有朱全忠之祸今陛下亲御之众不如藩镇之多也。臣窃忧之臣愿陛下简练卒伍缮治器甲亲征不庭恭行天罚则擒纵在我而权势不夺臣窃见陛下之兵尚有百万而精锐之士。又有数万。若倾国出师。又不知其几万设或并力北伐则父兄之仇可复而中兴之业可图臣伏愿陛下大谋早决如晋之平吴唐之伐蔡断自宸衷不容众议。又况利於人君者必不利於人臣利於人臣者必不利於人君。且人臣趋战於敌与坐享於家安危不同岂肯弃安而就危乎！今遁逃不发逗遛岁月皆人臣自便为安逸之危焉此正所谓利於人臣必不利於人君之谓也。古人有言曰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今伐齐之策万一少迟年岁事必不济何以言之金人之所利者玉帛子女。且如蜀中富庶迩共知狄（改作金）人留意必悉众共攻东北之地屯兵必少加之既立信齐必以为恃况彼素欺吾怯断不为备此中原归於陛下灼然明矣。兵法有。

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全胜之道也。国之安危在此一举陛下。若犹豫不断金人得蜀必复立僭伪割据成国陛下土地止有东南虽有智者臣知不能善其後也。臣闻之为王者可升而为帝者不可复降而为王万一止有东南不过王国之君其去帝业远矣。臣愿陛下勿谓力有所未及时有所未至因循苟安以东南自满恐成大祸当以归命侯和城公自安之言为戒也。臣窃观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犹无敢僭帝位者今此刘豫首乱为阶自古首乱者虽不能成事臣恐如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观其姓名复符南宋此亦可虑陛下虽欲忍而容之独如宗庙社稷何如天下苍生何况刘光世韩世忠皆拥重兵久在江在坐食糜费於国有损。若即北伐正所谓因粮於敌者伏望陛下洞察臣言上以祖宗创业艰难为念下以生灵涂炭为恢焚舟决战如勾践欲杀妻子焚实器之时誓与三军蠲战共存共亡则危国可以复安亡地可以复得臣闻之一人有庆兆民咸赖国既倾危百姓虽有谷粟安得而食诸万一出师粮食稍阙亦可权借於民断在一举明喻利害设使尽百姓之储以贍军独不忧金人杀而夺之乎！臣闻之古人有言曰：有叛卒无叛民盖民有业而卒无生故也。况卒之所仰者官给钱粮今既财赋不足则兵食不继兵食不断则叛心日生叛心日生正如吴越所谓舟中之人尽为敌国矣。今臣伏望陛下重以军粮为念某时昔张邦昌僭号之时所幸士卒之心未离而去太平之日未远人思祖宗之德故未为国患今此离乱积岁士卒暴露日久咸欲处肩正犹水性无分东西随所决而流也。今。若乏食其心必离臣恐大事去矣。臣。又见近日沿边州军多用武人为守，或不识字，或不晓法州郡被害莫此为甚而。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贼徒毒心不改逆谋犹存，或以州叛而顺番（改作从敌）或恃兵势而虐民重念祖宗广土四百馀郡比为虏（改作金）人割据将去大半今淮迤南。若守臣不得其人则州郡逐时陷没不知陛下沿边州郡复有几矣。臣以谓武人深不可用为郡守至如统兵亦须择其善者。若驾。若弼有谋将斗将之辨正此之谓也。臣尝观柳宗元有言曰：削尾大之势者莫如建诸侯今之江北可谓土崩矣。臣窃见近置安抚大使正如唐之节镇各有属郡亦置部曲有分权之势无补国之威文臣为之则不知兵者有焉武臣为之则贪污寡谋者有焉。

设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卫统部伍以奔逃或坐视而不救或伺隙以自便昔唐之割据皆此道也。。又况自古以来国契者必易其君国亡者未必易其臣在亡国之为将相者未必不为兴国之将相於人君则有利害在人臣初无损益正如冯道历事四姓是也。去此就彼鉴之前代则有冯道验之今世则有杜充陛下於此不可不自为之计也。臣窃观周以周姓之亲而昌唐任异姓之权而亡不可为不戒臣为陛下计之当

今之难莫。若以沿边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诸侯以宗室之亲者主这彼有人民复有社稷。且耕。且战足为屏朝霞上合天数下发边庭金枝玉叶布在四方可以伐敌四之谋可以绝乱臣之望臣前言愿陛下代齐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诸侯者策之次也。舍此二者复有秘策当俟对天颜而后面陈非纸笔得以尽也。臣窃见近日遣使未出我疆已为贼去。此乃以武臣守边之祸然所丧虽多似乎！天以其策付之陛下矣。臣昔见酈食其与唐俭为死闲事与今日颇相契合古人用闲为上万一陛下以臣前言可采臣愿为食其唐俭出使伪齐潜谋将定陛下兴师从而伐之臣虽遭伪赙鼎镬之烹而忠义可以激砺乱臣贼子臣死之日如生之年也。臣窃见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牙狂愚之言而杀之通衢臣亦死也。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闲臣变死也。陛下不听臣言他日或如王自经於木枝臣变死也。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岂好死恶生臣实为忠义所激不愿微躯此心愿为圣宋之鬼不忍为夷狄（改作伪作）窃国之民也。臣。又闻主居则臣辱主辱则臣死窃见大宋未见有肯辱肯死者臣复登为万世笑故以狂愚一得之虑为陛下陈其梗概昔比干剖心子胥鸱夷二子皆获美名而以恶声归於其主此。又非臣之所欲也。今臣不贪爵禄不钓名誉不畏诛戮共所欲者欲陛下静而思之欲陛下听而行之，庶几上可以回天意下可以收人心况太平之业在数年岁闲陛下不修太平之业将以太平之叶属於谁乎！臣之愚忠已贯日月臣自谓无求於陛下而陛下必有求於臣之言矣。臣窃观世俗之所好者莫好於富贵今臣视之如浮云：故终始以不贪为言况赵孟之贵赵孟能贱之臣万一得为太平之民，岂不优於乱世之将相乎！臣。又见鲁仲连谈笑而却秦军平原君欲封之鲁连笑而谢曰：所谓贵於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

而无所取也。邓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臣虽不材持此心久矣。臣曩於乡曲里犹。且患难相救危相助况於君父艰难之时乎！臣窃见近为陛下陈其利害者其志将以求爵禄也。其大将以沽名誉也。或再三至於数十往往陛下见之既繁视为常虽闲有奇谋异策相见待帅定概今臣之书已尽愚衷历陈於前我复再上孔子曰：用这则行舍之则藏正愚臣之谓也。言甚拙直不事雕琢止取春利害之大意或可或否愿陛下详加择焉干冒天威臣无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牛皋李横及金人战於汝州克汝州。又战於颍昌府克颍昌府。

先是刘豫杀凌唐佐其家属各脊杖二十拘管在颍昌府李横克颍昌府得唐佐之妻田氏归於襄阳横报朝廷召其至孙凌宪令往襄阳迎田氏宪未到襄阳已为李成所据田氏再陷於伪境不复回朝廷赠唐佐敷文阁待制。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函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四校勘记。

令军中环昼邑三十里无入（军中误作中军）鞭足以填江海（海应作河）盗贼不可不灭（来误作威）西北之地（至）从古至今（一作西北之地土厚山高而

水深东南之地花天酒地山秀而水清故土厚者坚凝土薄者柔脆从古至今接下云：云：）恭行天罚（罚应作讨）愿陛下伐齐者（伐误作代）臣窃见自料臣死有三（见字衍）为人排患释难（释字衍）而无所取也。（所字衍）书或再三（脱书字）。

●卷一百五十五

炎兴下帙五十五。

起绍兴三年正月，尽十二月。

绍兴三年正月范温自登州率众归行在。

先是建炎闲山东兵火有沧州人李齐聚众据沙门岛密州板桥人徐文据灵山寺范温莱州农家人聚众据徐福岛温无他长惟待人以至庆故能得基众心吕颐浩为宰相也。知海岛中有李齐乃奏上取旨遣其至其及枢密院准备使唤董某等二人乘海船斋诏招齐使归朝廷其敕《书》曰：敕李齐并一行军兵等朕惟海岱之区久服腥膻（改作被干）之毒（改作扰）王灵靡及戎德（改作比岁）无厌（改作甯）尔等合闾里之诸豪冒干戈（改作锋镝）而力战克勤克俭行莫遏所向有功遂摧席才卷之凶颇获提封之旧爰加勇爵用表军锋俟登井赋之輿图其上师徒之阙阙闻忠烈良用叹嘉除李齐先次给告授武翼郎卜门宣赞舍人外一行军兵俟收复到郡日具功绩申尚书省取旨哀擢故兹奖谕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船乘风误至徐岛为温之党所获送於温所温以礼待吕某董某。且询问朝廷消息稍知其详遂具陈情状差人。

随船回行在。且告以李齐已顺伪齐矣。时绍兴元年也。朝廷既得状即遣人以武翼郎卜门宣赞舍人招温温遂率其众以二年八月到海州东海县九月离东海县十月到青龙镇寨至是赴行在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依前卜门宣赞舍人忠锐第四将改神武中军左军统领官其馀将佐以闪授官。

赐荡温等抚谕招收敕书。

敕范温等省所奏今来京东路登莱等州似此等诸头项忠义之人不少缘未知车驾驻蹕息毛未肯前来伏望给降海行抚谕付温等招收并力剿金贼（删此字）事具悉朕昨遭左衽任（改作外侮）之侵颇失中原之馭凡东平之矿俗皆隔绝於殊邦按图以思当馈而叹兹暂留於越峤怅尤阔於齐封乃闻英豪多率徒旅坚坞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怀祖宗涵养之休耻夷虏（改作伪命）服从之丑嘉汝能尔为之慨然爰颁恻怛之书用示绥怀之意其懋合并之力以图兴复之期趣埽腥膻（改作枪）永同文轨故兹示谕想宜知悉秋凉汝等各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赐范温等奖敕书。

敕范温等省所奏契勘金贼金贼（改作人）初渡黄河温等便遁居牢山继闻本

路投顺遂集忠义乘船入海据守徐福岛山东既下北军於登州黄县莱州不高潍川昌邑宓州鉴山及沿胶河两岸深沟高垒分屯人马督贵州县括刷钱粮虏掠乡村拘收牛马老稚离散田野荒芜民不聊生无以赴温等虽寻常出岸或哨绰游骑或攻去可营寨剿杀番（改作敌）人誓竭忠节本军凡遇金贼（改作兵）接战内有得功之人功绩逐项借补加转官资伏望将已借补之人给降告补正官资事具悉朕惟丑虏（改作北骑）长驱全（改作东）齐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沧海之横流汝志存诚耻附於逆乃前期而避锐径率众以乘危隔绝朝廷荐更岁偶使槎之及境附奏牒以披诚志节如斯古今谁及爰峻国於尔秩仍编录於有功其共复於予封以卒成於汝志故兹奖谕想宜知悉秋凉汝等各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牛皋李横董先及金人战於朱仙镇。

刘豫请援於金人兀术（改作乌珠）以兵援豫王师相遇於朱仙镇王师败绩董先初从翟兴擢知商州绍兴二年先以豫势盛乃附於豫屡与金州王彦战後复归於李横战金人於朱仙镇也。。

金人陷顺昌府。

金人犯（改作攻）商州知军州事邵隆弃城走。

先是王彦在金州屡破大寇威声益著，於是宣抚司。又以彦节制商虢陕彦曰：上虽南巡不忘四顾今商虢陕华没於伪齐而陕郡尤密迤河东异日恢复故疆必自此始乃遣僚属高士瑰部分兵将图商虢直抵卢氏与金兵三遇皆契走之遂定商州宣抚司以邵隆为知州至是金人伪皇弟都统撒离喝（改作萨里罕）大举图蜀自商州以入金人犯（改作攻）商州隆自料不可当即退军上津。

金人陷金州。

先是宣抚使张浚召吴王彦及兴元帅刘子羽会议於兴元约金人。若以大兵犯（改作趋）蜀即三帅相为应援至是撒离喝（改作里罕）尽发五路叛卒自商州侵入彦即驻军汉阴以应梁洋金人并兵自上津疾驰不一日至洵阳境上彦飞檄召汉阴诸军统制官郭进以兵三千先至乘流夜发逆战於沙隈不胜明日金人以官军寡少欲晡时步骑并进尘坌蔽天彦曰：贼远关隘锐难与交锋彼所疾驰者欲因吾粮食以入蜀耳尽焚储积发居民趋险保聚督军众自石泉趋西乡将与宣抚司兵马会自此遂失金州会浚遣干办官甄援来督彦清野彦前趋饶风关会合。

二月金人陷饶风关遂陷洋州兴元府。

撒离喝（改作萨里罕）以重兵犯（改作攻）饶风关吴率诸军倍道赴之使人以黄柑遣撒离喝（改作萨里罕）曰：吾公何来速邪率杨政田晟王俊诸军及金人战於岭下数战皆胜王彦以八字军至山下援诸军见援兵至稍弛备怒欲斩壕寨官而壕寨官走投金人告以虚实故金人知郭仲地分虽险而兵寡弱易攻乃绕出饶风关背夜以轻兵袭取之仲果退金人以精兵夹攻王师之背王师皆退斩之不能止遂焚兴洋

储积走兴州金人遂陷洋州兴元帅刘子羽焚兴元遁走军大溃金人。又陷兴元四川震恐。

马扩都督府参议官。

牛皋奔於西京。

二十四日庚戌池州左军反。

初叶换代王进知池州也。请不用进兵别招敢战三千人朝廷从之故进以其兵屯饶州焕到池州招敢战三千人分作五军是日左军反欲与中军合中军已擐甲兵马都监华旺闻之持双刀入中军问何故。

擐甲曰：欲为备耳旦曰：反者左军也。尔中军不宜动乃大呼曰：可皆释甲不者斩众皆释甲不者斩众皆释甲旺存抚而去至右军右军亦擐甲矣。旺。又使释甲左军以诸军不相应遂焚天王楼攻郭西门走出柯村焕移文王进使兵至追赶过江星散不知所之。

五庶为川陕宣抚司参议。

金人陷兴洋四川震盪先是宣抚使张浚以兴元帅王庶议论不合称知成都庶已行浚即至兴元阅视庶平日之所营为毛举而发数之簿书之闲得不谨奉行宣司指挥计。若干件遂改庶知嘉州庶请祠浚以庶不遵奉行府命令尽夺职名而奏劾之未报至是复念非庶不可以抚葺兴元乃复起庶参谋委之巴南招抚散亡俾驰诣巴州措置梁洋一带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军民不数日远近来会巴之北境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於是金人不敢深入。

撒离喝（改作萨里罕）由哀斜路退兵。

撒离喝（改作萨里罕）既陷兴洋到金牛镇觉不安自以深入恐无归路而王庶已在巴州散榜於兴元洋州闲金人死伤已过半野无所掠大失所望。又吴使铺兵傅文字皆言会兵马守诸路隘口不放金人回归厚犒铺兵令行金人逻得之果疑而退遂取哀斜栈路彻军马而去哀斜路狭隘唯可单行故凡所虏获悉弃之於路加检校少保充利州阶成凤州制置使。

赵鼎知洪州兼江西南路安抚大使。

赵鼎进用吕颐浩荐之也。鼎为御史中丞则弹奏颐浩之罪李迪知筠州乃颐浩之客也。鼎为江西安抚迨申朝廷乞回避朝廷以迪易知信州鼎赴洪州也。取路由信州汪洋裁书谒鼎鼎大喜问秀才能与鼎同行过江西否洋曰：诺鼎遂与洋同行居鼎门下有俊名後为第一人及第赐名应辰者是也。。

刘光世韩世忠来朝。

张浚遣统制王浚收复兴元府洋州。

王彦克金州。

金州失利也。刘豫遣周贵伪为京西安抚使盗据金州至是王彦发镇兵复自饶

风以出汉阴贵领兵拒战统制官许青横击大败之贵仅以身免是时金州新罹兵革军食艰窘宣抚张浚乃以彦兼本司参议驻兵阆中以备川蜀而留格禧以兵三千控御金虜。

（改作人）。

权邦彦卒。

先是正月闲邦彦卒邦彦为金书枢密事兼权参知政事凡一年碌碌无所建明而卒。

野记曰：邦彦字朝美崇甯四年释褐登第靖康初宗泽知相州屯兵开德府金人来犯（改作攻）泽将也。彦舟败之邦彦随泽乘胜追击欲径至京城解围行及卫南战败走而免建炎二年代卢益知东平府迁宝语言阁直学士孔彦舟为钤辖不相协彦舟叛去及金人来犯（改作攻）邦彦弃城遁降朝散大夫三年知江州四年为江淮制置发运使愚昧违傲人皆恶之绍兴初以宰相吕颐浩荐为兵部尚书二年同知枢密院给事中程言其谬不听时孔彦舟为舒斩镇抚使闻邦彦得用遂叛降刘豫邦彦在位变无所建明卒年五十四。

李横加右武大夫忠州观察使神武左军副统制。

三月二十七日壬午韩世忠加开府仪同三司淮南宣抚使泗州置司。

韩世忠为太尉武城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充江南东路宣抚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制曰：朕负黼戛而据域中之尊孰与慰普天之望披舆图而怀阃外之虑，其唯先推毂之求乃眷虎臣久从戎事高勋当报兹隆开府之仪大任荐更式倚干城之略诞扬涣号敷告治廷具官云：云：顷宣威令往殄寇攘楼船南下而瓯奥为清虽尝举哀崇之典铁骑西驰而荆湘维定顾未酬俊伟之功已盛秋防方当严戍廉颇居国讷容邻壤之国兵李守边将见敌人之远塞少稽信赏及此移屯遂除淮南宣抚使泗州置司，於是世忠军於镇江府。

四月朱胜非丁母忧。

朱胜非母雍国夫人杨氏感疾不安上遣国医诊视存问络绎累月未安胜非数上章乞罢宰相不许至是杨氏薨於相府胜非解官丁忧胜非为宰相八月时方经画淮北上倚胜非以办胜非即上陈五说谓贼（改作敌）当击一者国内外军屯无虑二十万众月费二十万缗倘无变通理必坐困逆豫力行什一法聚敛以资虜（改作敌）。若王师不出则豫计得行今当遣兵渡淮取彼蓄积犖以实边圉淮南既实民力自宽则江上之兵可以进屯而贼（改作敌）计沮矣。二者逆豫招诱山寨及知名贼二十项彼虽得之未必为用我。若。

失之则人心必去。且谓官军不敢出逆贼（改作北兵）能骤来以江南为乐土今我年谷大稔兵力可用。若乘此时才寿其巢穴自河以南必大振扰则淮北反危江南自安。且金人留豫者不多我。若一军声言取徐郟实取淮阳一带一军声言趋京

师实取光蔡一带海道舟师声言入滨沧而实取青密一带逆豫闻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军出庐寿直才寿毫宋所至州县稽首迎降彼。若固守京城容有内变如曰：出奔变必成擒矣。三者虜（改作金）人使命既来而我继以出兵恐我失信或致怒敌然我师不出虜（改作敌）终不来苟安一隅已大失策况彼奸诈但计强弱虜（改作敌）如尚强和必不集与其使贼（改作敌）并力南寇（改作下）曷。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此乃交谋俱伐之也。前日使行未有要约逆豫过恶足可藉口夫师讨有罪进不渡河使之遄归以待和约则我不为无辞也。四者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如大军一出当明谕将帅凡州县官金帛财物均以赏军。若不可运则称诏以给贫民人心大喜昔艺祖伐蜀诏王全羨慕等府库俱赏将士国家惟取疆土盖此意也。五者王师渡淮所下州县只以助顺土豪有功者领之才可出众者推迟擢为守将俾之随宜措置控挖险要自为守笔墨。又况有此事力移之淮南资粮丰饶军势益张兵书所谓以攻为守变弱为强之术如此不过三二年中原可定书奏上皆施行之。

除刘光世加检校太傅充江南东路宣抚使。

刘光世特授检校太傅胡世将缴词头上不允光世为宣抚使置司建康府寻移池州兼淮西路宣抚使。

翟兴赠保信军节度使以其子琮为利州观察使。

刘豫猖獗道路阻绝河南消息不通者一年馀翟兴之死犹未知端的至是边报兴自去年三月为伪齐刘豫所去力战坠马死矣。上闻之深加叹悼乃下制曰：固藩篱而外御权莫大於敌忾之臣擐甲胄以先登义孰逾於死难之士有能兼容是二者独取名於一时宜举一章以昭大节翟兴雅好将帅之略亟励忠勤之规纠合师徒镇临方面肃中权之威令御外侮於封圻骇兹狂孽（改作强敌）之凭陵誓与孤军而尘击奇祸既作奋势莫回狼潭驰师身获死而无恨张巡遇害气吞贼而有馀念尔仗节之忠兴予当位之叹可特赠保信军节度使仍赐三资恩泽以恤其後。又有旨授其子琮利州观察使。

刘忠在伪地为部下所杀。

刘忠归於刘豫也。以忠为登莱沂密都巡检使至海州怀仁县为其部下所杀忠昔年杀张仙於此识者以为阴报其部下藏其首来献於行在以其首梟於市。

孟庾军镇江府刘光世军建康府巨师古军扬州。

五月神武後军都统制巨师古罢。

巨师古为神武後军都统制军於扬州韩世忠为淮南宣抚使令师古听节制师古不从世忠劾奏其罪师古遂罢以郭仲荀权神武後军都统制。

徐文叛附於刘豫。

徐文军於明州也。谋欲作乱朝廷命朱师闵往袭之文觉而走泛舟入海以附於

刘豫。

潘致尧使金还。

潘致尧使於金国归道金人之意云：金人要大臣来议和书。

十三日丁卯韩肖胄同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为工部。

尚书抚谕四川官吏军民。

敕成都府潼川府利州羲州等路官吏军民等朕慨览輿图计安季域眷於梁蜀自我祖宗宽彼政刑革异时之苛急顺其风俗俾终岁以嬉恬甲子再周干戈不试怨瓷之气弗起安乐之音相闻医国家施德泽之深故民物极敏庶之盛岂虞他盗辄乱诸华（改作犯岩疆）流毒关中遂肆侵陵之计垂涎剑外未忘吞噬之心幸背城伸一战之威获守险为四川之障然而师徒久役备御尚严转粟兵闲固多劳苦取民赋外谅数征求所期暂费而永甯夫岂好勤而恶逸夙宵在念焚灼於中惟强暴弗戢则适当自摧惟祸乱已穷则时当自定皇天是辅仁成绥靖之图王化复行终底和平之旧往体至意尚肩一心。

六月韩肖胄为大金通问使胡松年副之使於金国。

韩肖胄自吏总值除签书枢密院事为大金国通问使上命朱胜非择副胜非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时方危难不当专拘旧制遂荐胡松年为副从之肖胄松年为副从用武臣时方危难不当专拘旧制遂荐胡松年为副从之肖胄松年至京师刘豫欲见之松年曰：见之无碍豫之伪臣欲肖胄等以臣礼见肖胄无一语松年曰：皆大宋之臣当用平交礼坚执其说伪臣不能夺既见豫松年遂与肖胄长揖叙寒温如平时豫欲以君臣之礼傲之松年曰：松年与殿院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问主上如何松年曰：圣主万寿豫曰：其志何在松年对。

曰：主上之志必欲复故疆而後已豫有赧色。

七月朱胜非起复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朱胜非丁母忧执丧居庐上遣使夺哀强起之三辞不获王人踵至赐诏有曰：念同心相与而共吾事惟二三臣其一日不可以远朕躬如左右手。又曰：朕方兴复是图盖一切当用权以有济卿既安危所系何三年不从政之可言胜非辞愈切及叙本朝典故属同列开陈上谓匪卿畴克任者虚府以待。又赐亲笔俞卒哭之制而朕待卿为政奚啻三秋邪盖恩以义断情以礼夺古所以然也。况成命已颁輿情胥悦卿母濡滞以弗朕心胜非得诏皇恐不敢辞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复面陈皆不许即乞归第见宾客衣黻黑此袍早靴带从之虽居外治事而还家哀瘠尽执丧之礼。

刘光世韩世忠交诉於朝。

韩世忠与光世更戍世忠至镇江府城下遣人入城潜烧仓库为光世所擒诉诸朝王德请於光世曰：韩公之来独与王德有隙耳当身往迎见之其下皆不可曰：往见韩公必有不测请勿行如不止当以骑从不听德独驰往或报世忠曰：王德来矣。世

忠不信俄顷德入谒世忠惊曰：公诚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结欢而另光世移军建康府世忠忠兵袭其後二将交诉於朝上遣使和解之仍书寇恂贾复事戒之。

宰相吕颐浩罢为镇南实业界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御史中丞辛炳言颐浩不恭不忠之罪颐浩遂罢宰相以使相宫祠。

九月吕颐浩为观文殿大学士领宫祠。

辛炳再言伏睹大延宣制罢吕颐浩左仆射以使相领宫祠制辞优厚无一字贬黜之意臣所未谕也。谨按颐浩粗率乖谬素无人望徇私强很但有人怨两任宰司狼籍非一不特缙绅士大夫能言之虽三省六曹百司之人尤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虽市井闾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来不闻有大臣如此者颐浩安而行之欺忽陛下败坏法度日甚一日旁。若无人不知颐浩何所恃赖邪臣尝疏颐浩不恭不忠之罪欲望悉付外廷以明是非镌去将相崇资以正赏罚，於是改观文殿大学士宫祠如故。

岳飞来朝加镇南军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军统。

制。

先是飞驻军於洪州也。赵秉渊为江南西路兵马钤辖洪州驻飞因饮酒大醉欧击秉渊几死安抚使李回奏劾之至昌上戒飞饮酒飞自此不饮初有旨任士安交军马与飞士安授江西总管洪州驻飞支犒设带甲人五千轻骑人三千不带甲人二千士安有隐惹入已飞决之一百士安以病疮卒郝乃其统制也。士安在湖南所部乃辛企宗之兵也。交兵与飞而统制毛司礼反飞抚定之李回帅江西也。傅选驻於江州李山驻於斩州听回节飞皆乞为统制亦乞秉渊为统制，於是飞始能成军。

赵鼎为沿江制置大使。

神武後军及御前忠锐十将军马皆拨付张俊。

授军马付张俊乃朱胜非建议也。後独留忠锐第五将在朝廷馀九将拨并故忠锐第五将至今犹属朝廷也。。

朱胜非解官持馀服。

制曰：人主之论一相慎德则朝廷尊大臣之表万民制行为天下法卷予宰弼起自闵艰既殫徇国之劳斩尽慕亲之志参稽古谊与解烦机告治朝用孚群听起复左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义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一百户朱胜非高明而肃庄重而裕和学足以贯天人之本原量足以任国家之大计蚤畴隼望首被详延一登纲辖之严再秉钧衡之重德业寝观於久大谋谟备罄於忠嘉自陟屺以缠哀方倚庐而衔恤属时多矿图厥老成式从变礼之权亟复经邦之任尚资远略共济康功夺人子之至情顾非得已举三年之通谊兹屡有陈朕惟笃君亲之爱者所以厚人伦存进退之正者所以厉臣节重违尔请庸慰母恩勉循去位之私俾遂执丧之恳於戏安危普注虽倚重於壮猷忠孝两全庶克终於令闻

益懋显扬之美助成广爱之风可从其请解左宣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义阳县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实食封一千一百户持馀服主者施行。

诏移刘光世池州韩世忠军建康府。

十月吴加检校少保镇西军节度使陕西经略使。

十八日己亥伪齐陷邓州。

刘豫陷邓州以齐安上伪知军州事。

二十二日癸犯李横弃襄阳府伪齐陷襄阳府。

刘豫遣李成攻京西成既陷邓州而豫之众有来归襄阳者镇抚使李横以为寇至遂弃城出奔成遂入襄阳是时李道亦弃随州豫以王嵩伪知随州嵩本桑仲後军统制背仲归豫故豫用之横既弃襄阳未有所向宗人赵去疾劝横以众归朝廷横然之横在襄阳也。岳飞遣张宪招之不从至是横自黄州渡江径投安抚使赵鼎飞知之驰往洪州後横一日至横已参鼎矣。飞责横不相从之意横战栗伏罪而後已鼎发遣横赴行在分其军明年岳飞乞董先为统制官。又有李进者小名号李僧儿军中呼为八洞鬼初为桑仲统制官时王俊乃李进下第三人也。亦在军中。

李简弃吨州伪齐陷郢州。

刘豫既得襄阳进兵侵吨州知州李简不能御乃弃城而遁郢州遂陷豫令荆超伪知郢州超班直也。豫谓有才而用之。

十一月伪齐寇淮西。

王德劼赛以兵御之。

刘豫以李成知襄阳府。

十二月韩肖骨胡松年奉使金国回金人遣职方郎中王栩李永寿来赵子昼馆之命胡松年押宴。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五校勘记。

久服腥膻之毒（服一作困）小高潍州（州误作川）虽寻常出岸（出应作上）难与交锋（交一作争）统制王俊（俊误作浚）以使相领宫祠（脱领字）此意臣所未喻也。（此误作之喻误作谕）统制毛同礼同误作司）呼为入洞鬼（入误作八）。

●卷一百五十六

炎兴不帙五十六。

起绍兴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壬辰，尽其日。

十二日壬辰右迪功郎新授监广州口场盐税吴伸上书。

《书》曰：右迪功郎新授监广州口场盐税吴伸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上皇帝陛下臣闻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日并出则争光王并立则争强势不两立酋无二上者也。昔刘项共兴争夺相杀卒分雌雄之势陈隋两立强弱相陵遂兴吞并之师故忠人之国者愿杀身以成仁不易朝而事主。若商之夷齐齐之王沟之界忠臣义士一念及之涕泪交颐臣虽不才而慕夷齐之高风怀前人之卓行昨居亩亩犹存忧国之心今荷宸恩岂忘报称之效臣顷自布衣陈刍蕘之言者良由忠诚贯日义在捐躯而陛下不以臣愚不肖听其狂瞽采其愚虑臣自顾无左右先为之容独以片言上达宸听蒙陛下知臣於草茅之贱命臣以初品之官臣之遭遇。又非特贾生马周之比也。臣上有垂白之母自受命之後，岂不能归拜慈亲倚耀乡曲仰念有。

君如此之仁如此之贤听谏纳言虽唐虞之主不过如是矣。臣当酬报圣恩国尔忘家臣生则愿捐躯如王以激励臣子臣死则愿为厉鬼如张巡以殃祸敌人臣之忠义上彻日星自谓移孝为忠正在此时故虽过门而不入也。其勤勤恳恳唯兴利除害是图虑危求安是务，於是游江浙之涂采往来之议视敌人之虚实观国势之安危讲将帅之贤愚论财赋之得失究士卒之能否瞻天时之动变察人事之从违订御侮之後先臣既有所知闻不敢自默复以管见上闻天听伏望圣慈察臣无覬觐之心怜臣有忠义之节特赐睿览使臣区区胸臆得以陈前臣虽受僭越之诛赴之鼎鑊亦为快幸臣闻之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适者金人逞其狼（改作雄）心肆其蝥毒驱胁我宋贼杀（改作残及）无辜屠戮生灵发掘坟陇夺其子女攘取金制虽浮图佛宇名山神像靡不受害观夫彼之暴兴，岂不暴亡。又况冤杀之气上闻於天毒虐之暴幽及鬼神（删屠戮至此五十七字改作所幸）天将悔祸（下添自然二字）殄灭有期图识所载死亡无日（删图识至此八字）观其谋谟止於金帛子女而已今天玩具残破兵火几遍独我西蜀富庶有年贼（改作敌）人窥伺盖亦有日适因险阻未能即下故悉驱犬羊（改作卒众）以为蚁附彼既倾众以西则刘豫孤立於东豫之孤危不得设诡即此观之敌人虚实不卜而可知也。臣闻之中原者天下之根本也。四方者中原之枝叶也。秦汉之君莫不得中原而後成帝业唐室之乱至於二三如明皇德宗之时是也。其乱之甚不过数月或年岁闲而皇纲复振者无他良由即复中原则四方即宁也。今陛下以聪明中兴於颠覆之末夷夏（改作海宇）知图识之有归符瑞表天下之有庆是宜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乃屈翠华之尊而幸蛮海之隅臣未之晓也。昔太王居岐（改作避居岐山）以避狄人今陛下居吴以避金贼太王之所避者特一狄人耳（删以避至此二十四字）正如（删如字改作非无谓）兵法所谓（改作云：）不敌则能逃（下添耳今二字）陛下之所避者（下添不徒金人四字）复生（改作有）刘豫独不念国削则身危之谓乎！况金人得吾土地不能守（删此三字）得（改作据）吾人民（下添复字（不可用（可用改作自取））正谓（此二字改作而）贻患害（删此二字）於（改作之）刘豫晋元帝渡江终晋之世不能有中原当时僭窃皆胡

虏丑类犹。且不能制矧今刘（删晋元至此三十一字）豫以中国之人而（删此字）据中原之位乎！（删此字）臣一思之略无生意万一刘。

豫未灭则国之安危不卜而可知也。臣闻之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苟以世胄择人则赵括为名将之後必能全胜苟以勇锐择人则武信君有战胜之功必能自保今陛下付兵权之重宠爵位之尊不过二三人尔其有道家所忌则赵括之徒可忧也。其有战胜而骄则武信君之祸可戒也。。又况国恃之为安危民恃之为司命，岂可不择尝闻古之命将也。以谋将为先斗将为次知将为先猛将为次至於大将则兼智谋将为先斗将为次知将为先猛将为次至於大将则兼智谋而有之尚欲其通古今知成败如孙权吕蒙就学是矣。及观古之为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唯国是忧故战则必胜攻则必取後世有异此谋靡不覆败昔唐之衰也。首因黄巢之乱当时诸道节镇擒一黄巢如摧枯拉配尔。又各坐视留贼邀功卒使唐祚不能支持今刘豫无黄巢之众而陛下富唐世之兵其如智将自为之计坐视安危何况夫庸将之见但求利己岂复忧君盖贼灭（改作敌尽）则将帅无要君之权士卒无烦滥之赏其有包藏祸心者则坐观成败恃其主兵渐成跋扈古人师克在和今陛下将士虽众孰讲廉藺之欢由此观之将帅贤愚不卜而可知也。臣闻之上下征利其国必危今之主将无非营私背公蠹国害民之徒何以明之居於市则有回易之库居於水则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才酷之利则官课为之不登州郡恣无厌之求则民力为之减耗坐糜廩禄无补事功至如主将利春家则士卒利其身使民无措手足之地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人居则隐兵於农出则隐粮於敌。且如羊之镇南夏也。初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岁之积曷尝须求国家月费亿计止自营田之利以勤羸弱之兵臣观今将帅征求市利无所不为止速私家之富靡一国计之殫况国家所入止有东南数郡其得既少於昔时而其用复倍於曩日良由诸军唯慕虚声不求实效广收羸弱之兵以益请粮之数观其一军之内堪出战者复有几矣。备虚名者。又复有几矣。以有限之物而贍无用老弱之兵则财赋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臣闻之人无勇怯唯其所用世之说者必曰：吴人怯而隴之人勇昔吴王夫差败齐於艾陵辱晋於潢池兵无敌於天下则吴人安得谓之怯苻坚拥百万之众当淮淝之败草行露宿闻风声鹤践而恐则隴之人安得谓之勇今国家所赖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东南之士古。

人有言曰：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知怯人使以刑则勇勇人使以赏则死臣观西北之兵刑不可以威赏不可以劝何载良由杂乌合之徒混招安之众刑之太重则去此而就彼赏之太轻则志惰而心离。又况诸军无非溃亡之党子女既足金帛亦非常人之情无子女则以子女为好无金帛则以金制为贵今二者将自富士亦不乏彼不待赏而足。又将何以劝臣观今之士卒当其敌人稍息边境暂甯则偷生戎旅以千廩禄。若或暂当移屯骤尔行役则兴怨谤之辞欲生奔北之志况於临敌用命，岂不溃亡由此观之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臣闻之蛇虺弥天东晋所以止於吴而不能

有中原故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自艰难已来金人猖獗（改作乘势）一陷维扬长驱京邑纵肆犬羊（改作其众）陵虐行在社稷之危甚於贅旒赖历数之有归致旧物之不替虏（改作金）人一去四年不敢加兵盖以知我宋方兴而未艾也。柰何犬羊无知（删此四字）悖逆（改作更易）天道（改作命）假神器於刘豫分神州为伪齐虽欲使中原自相攻取而天祚大宋亿兆攸归会无有二故日月齐明星辰顺纪上则元象无差次则雨协序古人有言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今讴歌者无不吟讽微猷狱讼者无不思於圣德由是天意渐回而中兴有兆臣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百姓归之则为王百姓去之则为匹夫臣窃观京畿隳丧藩服崩离天下器然将帅士卒鲜不背叛忘君亲之辱偷一时之安大臣或降於虏（改作敌）将士或散於盗辜负国家箴存忠底稿一往十有八九独我宋民怀祖宗之德乐陛下之仁从驾者正犹从之归市太王安业者正犹百姓之讴讴歌大舜衣冠黔首悉图二圣之归弊疮痍欲复戴天之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咸有一节初无二心今天下但闻卒叛未闻民叛何以验之臣闻就东之民见属伪齐刘豫行十一之征可谓取民有制民以为虐痛思宋德南望王师如旱望云：简食壶谷助粮人人有心巷闻后之嗟里有来苏之望民心如此夫复何忧臣以谓人事之和不下而可知也。臣闻之先发制人後发制於人故事有缓急势有先後昔东晋之有全吴者以其得淮南故也。当苻坚兴举国之众取孤旅之晋设。若恃长江之险退保江左纵使坚众未即南渡而对垒淮上相持岁月则晋岂复有百年之永乎！赖谢安之谋谢玄之锐迎敌於。

帮春败贼於淝水所谓得先发之道也。今淮南虚有屯驻之名而无必战之实重兵皆在江南而轻兵独当淮右万一贼（改作敌）人得计夺我上流淹我淮甸掠我州郡对垒江傍胜负虽。若未分而雄雌岂逃一决。若坐以相持久於岁月使舟车不能通粮食不相及备前而後寡备左而右寡岂国之利乎！今（淮南）非特唇齿之地实腹心之图臣闻贼（改作敌）人窥我襄汉则陵侮之萌不下而可知也。今夫知敌人之虚实则制人不可不先也。知国势之安危则图维不可不豫也。知将帅之贤愚则委任不可不择也。知财赋之得失则国用不可不图也。知天时之变动则天与不可不取也。知人事之众远则民利不可不兴也。知陵侮之有萌则敌谋不可不伐也。臣观天下之情当其事缓之时则可因循及其急迫之际则宜力断今天下可谓急迫矣。臣闻之中原者譬如国朝之心西蜀者譬如国朝之腹中原既割（改作盗）据为伪齐（改作疆）西蜀复（删此字）几（下添将字）陷於胡虏（改作敌手）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也。国家之难系之存亡何哉！东南之地不过百郡土地日削形势日单於天下无三分之二其地狭一也。地倾而人众山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其人贫二也。其土薄而不厚其水清而不深无兴旺之气非帝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虽陛下谦德自保於全吴至仁不争於天下而百万之师坐糜廩禄一岁之闲国用不费设有旱乾水溢之年将如之何。又装饰品土地日削则财赋日少（改作稀

）将保以给士卒之费乎！臣窃谓中原不取则帝业不恢中兴无期危亡有兆何则金人虽强实不足虑刘豫虽微其祸可忧。且如金人其来有时其居不久来则避之去则复业此不足虑也。明矣。。且如刘豫以臣（改作伪）窃国用虏（改作臣）僭君素无人望唯多诈谋彼以一旅之众当孤危之时不一平之设有大於刘豫复据一方将何以处这呜呼晋室之乱起於元魏继踵僭窃终不能平没晋之世不复故疆今刘豫恃金人之势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与我圣宋必不两立势无俱存彼。若以利诱动金人进屯淮右虽不交兵纵未南渡两军相持积之岁月必有存亡将何所逃臣以谓先擒刘豫同金人自定昔羊有言曰：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立我不一大举埽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今陛下国势如彼之危不毅然举兵以决胜负臣恐因循岁月大祸将至臣尝譬之病者沈疴积月而药石自疑服之温则疑其实服之凉则疑其虚虽有良医议论不同处之无断既惑药石迁延岁月殊不知日月既深病亦弥笃逮至膏盲医所不及臣以谓今日时势存亡显著事理灼然。若曰：今日未可举兵不知何时而可也。兵法有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也。今天下之人皆知以不战为善殊不知力能胜人谋能制人则不战为善臣窃评天下之议者不过曰：金人之兵众昔苻坚非不强也。王莽非不众也。以苻坚之强王莽之众光武东晋避之可也。不战可也。唯其势不可避亦不可不战因其必危必亡之热诚则为死战却敌之计是以成功臣窃观自丧乱之後未尝接战设或遇敌非因战败多由溃败今无战胜之功而责人服不亦难乎！。又况皮币不足以塞其贪事之以皮币则不得免焉犬马不足以充其欲事之以犬马则不得免焉金玉不足以厌其求事之以金玉不得免焉和议不足以得其信求之以和议（则不）得免焉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详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刘豫其志不特以中原攻中原也。将以并土地也。将以危社稷也。臣窃谓祖宗创业之艰难累圣继承之不易天下一统垂二百年今鼎足分裂於贼臣国势受制於胡虏（改作强敌）虽有大江之南已失祖宗之旧中原神人共怒尚宜力谋克复以雪大耻况彼吞并之萌已兆而危亡之祸将及，岂可不为之计也。臣闻金人以刘豫为所爱以中原为所胆丧万一旧恶不悛长驱复来俟其深入誓师血战痛埽丑类（删此四字）彼必蹈苻坚之覆车而陛下享光武之中兴矣。昔晋室之强取吴之弱易於反掌议论异同至於数载设非羊祜谋之於前而张华杜预赞之於後岂复成功臣以此知能断大谋者少而因循偷安者多也。臣尝闻否终则倾物极必反昔光武以数千之众当王莽百万之师谢玄以七万之卒迎苻坚九十七万之众强弱固不等矣。众寡固不敌矣。卒能败王莽之众衄苻坚之师者无他正如兵法所谓投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而後生者也。金人无王莽苻坚之众而陛下数倍光武东晋之师加之否终丧乱危於光武东晋之时不一大举其将焉恃。又况金人不能自却刘豫不能自来衄国论未能金同将相未尽乐战唯陛下有宗庙社稷之重继统承休之托上则有君受戴天之仇下则有黔首涂炭之衄利害系乎！陛下一人臣前书论冯道杜充详矣。伏望应天。

顺时躬行天罚愿宸衷之独断无筑室於道旁呜呼二圣蒙尘於沙漠，岂不朝思暮想望陛下复中原而为归祀陛下幽明有此责望之重，岂可安於东南而不为克复计也。臣固知陛下天资纯孝怀思二圣屡轸圣忧朔望遥瞻愁惨。且地盖亦忍耻含羞以图後效虽天聪之屡决柰众议之不同致使稽迟岁月会待危亡臣窃观陛下下求言之诏开忠谏之路可谓有意於中兴矣。言之悖谬者无罪言之切当者有赏可谓有意於听纳矣。今虽堂中采之言未见（行可）采之事岂左右之臣以谓计不出己功不在身执一偏之见而惑陛下之英断欤不然何其能善善而不能用于也。今臣所陈痛切可见万一复有议者以臣狂妄沮惑圣断伏愿脍臣之心以谢不忠之臣臣窃观回祿之祸岁岁为灾虽生灵之可伤亦天意之有自然天道幽远人所难测而臣臆说敢试明之夫火生於寅其旺於午宋火德也。驻蹕南方正当旺地故其患不在於朝廷而其灾常及於百姓今上象无变而火灾屡焚岂天亦欲陛下归中原以正其位乎！不然何基屡祸百姓以为警戒陛下诚能垂日月之明奋乾刚之断念生民之无辜知火德之独旺整我六师克复神京上则顺於天道下则安於百姓则今日之灾安知不为成王之雷风宣王之旱魃反为生民之福也。臣。又闻国使之来问好虽通以臣料之情亦可虑何则金人反覆万端可以力胜难以义服今此之来非国有变故则重有须求臣闻道路之言金国近年自相吞噬夫戎狄之性譬犹犬也。居则摇尾相怜食则怒牙相视欲其必争可试以肉今也。子女玉帛当充其国因此争斗乱复何疑万一（删夫戎至此四十九字）果如道路之（删此三字改作其）言则刘豫孤立无所救援必藉来使安此人情缓我岁月胡不闻唐俭为使而李靖因之食其为使而韩信袭之已验之祸不可不戒设或无此数谋必将重求割土厚责岁币强我所难夺我必争从之则国削身危违之则起瑕生衅其从与违将何以处臣以此思之昼则忘食夜则忘寝痛为陛下惜也。今使命将至不可中辍万一厚有须求臣愿陛下阳诺阴违俟其还报乘其不疑一怒亲征刘豫可擒臣窃观当今天无变象於上人无离心於下时哉！时哉！不可失陛下不於此时亲御六师躬行天讨则必有後时之悔也。臣窃见陛下设高爵。

以宠将而将不加劝竭廩禄以贍军而军不加锐彼敢战之士一岁骄惰於一岁而怀乡之卒一年更甚於一年。若曰：缮甲治兵养锐待时臣未之闻也。臣观今之兵权委寄太重。且如众军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观其称呼自相乐汝度其权势必不统一呜呼食土之毛莫非王民今不知有陛下但知有将帅者无他良由下权太重而上威不张也。平居无事既相尔汝互相招诱认为己军万一当敌谁肯相救牙以谓陛下。若不收回兵权亲御兆众方。且姑息将帅之不暇，岂能却强敌而取中原乎！臣观今之士卒已无斗心论工敢战必不。若淮南之民而淮南。又不。若京东之民臣闻就东之民苦於刘豫思我圣泽犹子怀父大兵临境彼必倒戈自我为攻取有征无战但当明其政刑恤其士卒吊民伐罪慎无绎骚。若使京东之民自战而胜则吾之士卒，岂不怀惭自相激励军威既张士气复振然後薄伐丑虏（改作乘机北伐）克

复故疆夫何难哉！臣闻知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牙虽至愚岂无一得古人有负日之暄欲献於其君者其谋虽拙其忠可嘉今臣以至愚之言而类负暄之献区区之诚盖亦可见臣非不得已而不已者况臣已蒙陛下命之以官夫复何求良由忠唯许国义在救危止知爱君不知斧钺之可畏也。止知忧国不顾微躯之存亡也。於是讵尧讵尧不已复有所言盖臣之忠义能为人之所不能者今臣所陈或有可采愿陛下试臣以难万一忠义之迹言与行违臣某膏斧钺以戒天下狂生况臣初非自亦非躁进实以国家存亡为忧中原丧乱为念信齐未来臣无生理臣恐如夷齐死於国亡之後无补败灭故始以天无二日而喻而终以必擒刘豫为请言虽率尔其理甚明伏望陛下听而纳焉天下幸甚干明冕旒臣无任俯伏街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赐进士出租央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六校勘记。

後世有异此谋者（脱者字）躬行天讨（讨误作罚）臣。又闻金使之来（金误作国）富充其国（富误作当）自我为攻取（我字衍）。

●卷一百五十七

炎兴下帙五十七。

起绍兴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巳卯，尽三月十五日乙丑。

绍兴四年正月枢密承旨章谊中书舍人孙近使於金国。

二十九日巳卯右迪功郎新授监广州口场盐税吴伸再上论大臣非辜书。

正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新授监广州口场盐税臣吴伸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於皇帝陛下臣闻赵襄子见围於晋阳罢围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赏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危之中不失牙主之礼者唯赫也。子虽有功皆骄寡人孔子闻之曰：赵襄子善赏士乎！赏一人而天下之臣知君牙之礼臣读至此每兴嗟而不能自己岂举世无高赫之徒乎！将功同而赏异乎！将使忠信之士不容於朝端乎！将使忠信之士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谓忠信而获罪者。此臣所以区区昼则忘食夜则忘寝痛为天下国家惜也。臣闻建炎之闲苗傅作乱一夫唱恶宝位迁移废主立幼摩托车国威权当是之时天下皇皇左。

右无措皆有骄君之心未闻有尽礼之臣至於能赴国难者尤鲜其人独一张浚以微弱之书生率天下之义士忠诚一发勇冠三军遂擒元凶用复大宝张浚之忠闻於八荒达於皇天岂特夷狄（改作士卒）知之虽三尺之童亦知之岂特三尺之童知之而陛下亦自知之昔申蒯陈不克赴壮大公之难不能成功後世犹。且义之况於倡天下之大义立不世之大功乎！臣虽不敢僭拟仲尼这衰贬窃谓张浚贤於高赫远矣。嗟夫才有短长事有优劣可谓忠有馀而智不及臣请为陛下毕陈其说臣闻张浚之帅陕右也。忧国忘家见危致命食兼味禄无羨馀闻利国之言咨嗟而不能已见忠义之士

延礼唯恐其後廉洁爱民士卒化之而不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无谤此所谓忠有馀者也。料敌人之不审陷曲端於无辜昧左右之谰言执一己之私断失五路之地衄数万之师覆军陕右延敌窥川取怒朝廷敛怨乡曲此所谓智不及者也。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在张浚夫复何说而臣有言者无他臣恐快朋党之私堕敌人之计绝忠臣之路何以言之臣闻女无美恶入宫见石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盖贪冒之心人情所同朋党之私古今皆有。。且夫为台谏者必欲速为辅弼为辅弼者必欲速专钧衡此贪冒之渐也。甲居台辅则甲有亲戚故旧乙居台辅则乙有亲戚故旧甲或罢政则甲之亲戚故旧无所依焉乙或罢政则乙之亲戚故旧无所依焉此朋党之私也。今张浚还朝不复元枢之位必正台司之权在同列必嫉之或有荐擢更易差除在百僚必嫉之。若不群而攻之排而逐之则下俱缓迁升之阶朋党不得少固其位万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挤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逐之，岂不快朋党这私心乎！臣闻鲁以季友治乱魏以无忌折冲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田单纵反闲於燕而乐毅罢陈平纵反闲於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贺谦筹策得施借使张浚智虽不及数子忠实优之臣窃谓今世如张浚者复有几焉万一忠臣见逐必有不忠者至观其用兵虽败金人未必不忌其忠设或反间得行而张浚罢去同不堕敌人之计乎！臣闻齐威前有尊周之功後有灭项之罪春秋书夏灭项为齐公讳之故古人以功覆过良有以也。今张浚复辟之功大夫地之罪小非特臣得以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载金人直兵三十馀载北灭契丹南侵中原天降丧乱丑类孔炽（改作干戈相寻）张浚以五路散地之兵当百万犬羊（删此二字）深入重地之虏（改作敌）如燬投卵其不敌也。明矣。尚能枝梧数年与之相持及其退保四川敌人卒未能尽下亦张浚之功也。。若曰：失陕西之地溃五路之兵为可罪则曩者失太原之利致陷神京失神京之利播迁二帝祸延今日遂使翠华巡狩於海滨贼臣割据於中土（当时）用事之臣比之张浚罪状有差如是张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矣。设。若浚於罪地後之有功者。又欲与赤松子游使未立功者将以张浚为戒後有患难谁肯赴之同不绝忠臣之路乎！臣窃见里巷交谈人人为浚危之咸曰：某党某人欲有言也。张浚之来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过恶陛下虽有襄子之明必不能却如簧之言以保全之。。若然则张浚未来则其罪缓张浚既至则其罪速万一果如道路之言则张浚之罪遂将无所逃何则张浚不至则议者必曰：慢面不恭有违命之恶浚既来则议者必曰：覆军之将有失地之罪今迟迟其行，岂非畏人言乎！抑亦自谓无功而归羞涩其行乎！主其未至已有论列其罪者及其还朝廷罪之何疑臣。又闻道路之言曰：非特一二人欲言之。且将群而攻之不特群而攻之必使之罪去而後已呜呼开言路者所以纳公忠而去偏党也。今以朋党之私而所亲所旧虽有大恶则遏而庇之非亲故虽有小过必招而逐之至使执政不敢除一吏忠臣不获全其身可痛惜哉！嗟乎！言张浚之短则易为张浚之事则难。若试以言张浚之人而任张浚

之责则败绩尤甚於张浚矣。臣窃谓自艰难以来未有如浚比者万一使言者必行而浚以罪去不知谁可继其忠乎！古人一贤胜百万之师。若贤者不容於朝欲政事修而攘夷狄（改作军旅治）不亦难乎！臣尝闻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畔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当时以功覆之後世变未罪周公而议者则曰：周公之过如日月之蚀焉今张浚失地之过虽明而赴难之忠亦至臣恐巧言易入听断所难伏望陛下痛国察焉无使朋党得以快其私无使敌国得以乘其闲无使忠臣因而晦共迹实宗庙社稷之福天下生灵之幸也。臣与张浚居处则异乡势位则相非亲戚变非故旧初无所私於浚也。今论张浚之一身而玷及满朝之权贵臣固知不得罪於今。

日必敛怨於他时臣之弃斥几不能免其必有言而无畏者臣自谓视富贵为甚轻以忠义为甚重今至公之论忤及权臣不过使臣终身不得仕进尔至如张浚复辟之忠今古所难臣以忠义得罪虽伏之斧钺赴之鼎镬在所不辞岂畏朋党之害乎！臣之所陈披肝沥胆听之罪之唯陛下所命焉干冒冕旒臣无任俯伏待罪之至。

二十七日丁亥兀术（改作乌珠）寇（改作攻）仙人关。

十一日辛卯吴及兀术（改作乌珠）战於仙人关败之。

兀术（改作乌珠）欲大举兵期必入川刘豫之弟方之长安密使人告於吴使早备之预为垒於关之傍曰：杀金坪是日战於仙人关下命将士更射。又出锐兵出其左右凡拒战五日金人皆败初金人自元帅以下皆尽室而来。又以刘豫腹心为四川招抚使既不得志乃退据凤翔。

十四日甲午吴斩其统制郭震熙河经略使关师古叛附於刘豫。

吴自辛卯战於仙人关兀术（改作乌珠）日夜交战不息统制郭震为兀术（改作乌珠）所袭破其寨王师屡败绩甲甲斩震以徇於众檄召知金州王彦熙河经略使关师古来救援彦与师古皆不至师古叛附於刘豫绵威茂川石朱军安抚使刘琦以兵来援。

召越鼎赴行在。

罢都督府。

朱胜非方图进取先议欲取荆襄乃奏上乞罢都督府使诸将得自奋励上从之遂罢都督府。

张浚至行在。

张浚在川中初承召命也。王庶以被浚奏劾之落职宫祠复迁通议大夫就委浚差人津遣庶下峡浚具奏曰：臣乙被命还朝与王庶偕行庶以疾留而浚乃赴行在既到阙有指挥军马拔给赏库今为左藏库南库。

三月八日戊戌赵鼎参知政事。

十五日乙丑张浚罢知枢密院资政殿大这士提举临安府沿霄宫。

侍御史辛炳言张浚陕西败事之罪故罢之也。。

绍兴四年三月十五日都省子臣寮上言窃见知枢密院张浚昨被命宣抚川陕等路五年於外误国非一近有旨召还罢宣抚职事为浚者义当疾驰赴。

阙以待罪斥而乃偃蹇自。若徘徊乡里累月不行已而尽掠公私之财选锐兵自卫出蜀至湖湘闲妄以均给军须为名独携所积单骑而先朝廷尝降指挥令伺候一行官兵同来复不遵禀今闻已至近邑颇骇众听不知浚何施面目敢见陛下也。浚以便宜辟置如李允文王以甯傅之非其人为湖南北之害浚以私意作威如曲端赵哲之良将皆不得其死轻失五路坐困四川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地虽膏斧钺未足以谢宗庙在天之灵不自修省每多妄作擅造度牒铸印记肆赦减降出给封赠磨勘绫纸之类皆有不臣之迹议者谓陕右之人无一日不怀归中国但诸师业已叛浚闻浚还朝恐惧不暇。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以不复用则陕右之地不劳师而自复矣。陛下信赏必罚以图治功浚之罚无可恕者臣愚欲望圣断特降睿旨重赐黜责以为臣子之戒候敕旨巾黄称臣谨按浚不臣跋扈之迹初。若不甘还朝既而自不皇安乃尽掠四川公私之财藉手为赎过之计。若令复领旧职其计遂行恐非公朝所宜伏乞睿断早赐施行。

又臣寮上言尝闻汉王恢请击匈奴而以亡失轻罪伏诛故武帝之威终能远振四夷唐房玄龄复两京（而以）丧师陈涛被罪故肃宗之功能再造王室人主将欲有为於天下非大明黜陟不可也。而况妄作误国犯分慢令兼人臣之众恶非物恢一时败事之比者乎！谨按知枢密院事张浚本无才术自任轻儇偶当乏人之际遂叨分阃之权付以便宜使之黜陟而乃不循分官守妄自尊大喜怒任意措置乖方生杀废置不复知有朝廷既失五路。又扰四川流毒之馀及於邻路受命五年丧师失地而归人臣之罪孰大於此顷者金人犯（改作入）陕西惟环庆师王似能坚守（河西）熙河帅张深能杀退金人金人不敢留五路以二人故有稍安浚既至宜因用之乃反罢张深王似代以赵哲辈将士解体已不为用矣。及妄听关报以为虏（改作敌）众可取遽为富平之举卒至覆军所亡将士金帛粮料不可计数遂失五路及其行法。又不当於众心富平之役惟赵哲在众人中尚能当前转战用命势力不敌而溃诸路略无策应浚乃独诛哲致其徒怨叛後并力攻川口者是也。浚初拜曲端为两面三刀将端素有威望使统众固宜及为富平之举端以为未可力争之浚怒安置恭州及败宜厚谢端而用之乃。

信王庶一言委端仇人康随为夔路提举保甲兼提刑罗织端置狱大暑中炽炭围之致之死部曲。又绵叛去其後日夜攻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赵哲曲端溃卒拥陕西劲兵力窥川口虏（改作敌）人特因之耳。又用赵开营财利刮膏脂行榷茶盐及隔糟酒法苛细特甚黎庶嗷嗷无所告诉外召贼（改作敌）攻内结人怨四川之不亡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监司郡守至辄不许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张深已老乞退则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撤回肆赦宥一岁凡再自古便宜未如是之专也。建炎三年十一月虏（改作金）人已渡江後滕康刘瑛得浚十二月

书犹言虜（改作金）人在云：中今岁定不南来宜慎重勿妄动斥堠如此疏繆可知荆湖南北宣抚处置使用所管地分遣李允文王以甯假以便宜肆行生杀遂乱两路。且便宜朝廷止付之浚岂当复以便宜付他人也。上下相付何所不至哉！浚败事而归不自知罪犹傲然偃蹇逡巡留连移文邸吏令会计临安府葺治府地浚谓朝廷权为己家物乎！浚既被召尽刷四川之物以行科率之扰敷及下户尚敢托言那辍随军钱物应付解潜程昌欲以邀功不知随军钱物何所从出哉！既罢宣抚处置使而沿路妄有行移至下峡州荆南潭筠吉虔袁州兴国军计置箭竿每州二三百万及令川陕宣抚司计置黄牛角二千对。又严以约束诸州如难计置箭竿即具因依回报浚既知其难办而故为此骚扰其徒欲自市求进不复恤人力之困也。赖陛下灼见其奸计置牛角一节更不施行不然匱蠹所及向时而已乎！浚闻罢之始则迁延不行中则疑而有请欲候至潭州道路无虞而後造朝近。又奏乞至衢州留数日修治器甲今闻政府虚位则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复留滞何前缓而後急耶自谓罪恶可以计免名位可以力致不畏邦宪不卜人言出入自如何所恃赖陛下纵欲曲全体貌未於法柰天下公议何欲望英断早赐窜黜以为人臣误国之戒伏候赖旨。

又臣寮上言窃闻知枢密院事张浚将到行在不知陛下遂以枢廷处之邪中外之议有大不然者臣不得不论也。浚为黄潜善所知自兴元府曹官一二年引为侍从潜善当国一时所引皆卜金柔妄庸之人而浚为之上客及虜（改作金）人饮马长江有窥江南意浚欲避祸远去乃建议出抚川陕悉拣西北精兵自随。

荣归故乡引一时轻儇谀佞小人如刘子羽程唐辈参议军事以住陕西以私意斩环庆路安抚使赵哲复才摭旧将曲端狱死由是将士解体溃叛降贼而陕西州县残陷几尽赤子肝脑涂地皆浚之为也。其後虜（改作敌）亦稍自退归浚辄妄奏获捷功状欺罔朝廷诛求聚敛人不堪命四川骚然怨情刻骨，於是悔宣抚之来甚於贼也。陛下初许浚便宜黜陟盖以军事在远不欲从中制也。辄立招贤馆有视直龙图阁之命以孺人号封参议官之妾陛下昨尝遣中使传宣抚问浚乃与之加秩酬其劳自古，岂有人臣辄加官王人之礼其狂悖甚矣。大抵浚本妄庸幸际艰难专制一方志盈气满遂欲飞扬跋扈赖陛下圣明辨之未晚亟遣郎官持节召之浚稍知事节当亟交割军事即日就道而乃偃蹇迁延始则欲候秋凉进发，次则欲上冢焚黄。又欲候道路无虞，然後赴阙。公然上章慢侮君命，闻者无不挖腕。既到鼎泮闲，又擅差抚谕官骚扰州县，又檄荆湖八州军配出箭竿，又令川陕宣抚司计置牛角取媚朝廷。始则以轻脆暴恣败事，中则以跋扈偃蹇为物，议所不平卒，又以（谄媚冀脱）伏望睿明察浚罪状断自宸衷乞赐罢黜明正典刑，庶几少慰关陕横死之人少解川蜀愤怨这气亦以为人臣跋扈之戒伏候敕旨。

又臣寮上言：臣近尝上章谕列知蔚蓝色密院张浚不臣跋扈等事皆公议所共愤嫉不平皆浚之辜负陛下擢用付与之恩略无畏惮一至於此。若不明正典刑何以

示臣子之戒臣窃思念宥密之地实掌兵机方今行朝神武之兵拱卫清蹕无虑十馀万众早夜激昂忠勇之气咸愿报国。若浚者何施面目敢居其上然而旬日以来偃然自。若人情疑惑，岂不摇动臣职在言路尤窃寒心伏望圣断赫然出牙章疏亟降睿旨重行贬窜少慰天下忠臣义士之望臣不胜幸甚伏候敕旨巾黄称访闻浚所领兵等已至行朝已录白所奏章疏缴申浚照会乞伏睿察。

又臣寮上言臣近尝论列知枢密张浚罪状至今半月未蒙施行浚亦偃蹇枢府恃以为安中外愕然无不惊疑臣已录白奏状副本申张浚照会去乞窃以威福者人主之大柄赏罚者天下之公器有福而无威有赏而无罚是犹天之有春夏而无秋冬也。陛下历观古今之为人臣有如浚之跋扈僭窃者乎！有如。

浚之专恣误国者乎！有如浚之欺君慢令者乎！一犯於此已不容於公议况兼有众恶其能逃於典刑哉！欲望睿断检会臣前奏降付三省早赐窜黜施行伏候敕旨三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张浚除资政殿大学士右通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七校勘记。

罢围赏有功之臣五人（围赏一一字衍）如煨投卵（煨应作石）出给封赠磨勘绶帛之类（帛误作纸）而以亡失轻罪伏诛（轻罪应作马邑）宜重用之（重误作因）罗织端狱（置字应连下句读）致之死（之字衍）波及下户（波误作敷）那撮随军钱物（撮误作辍）以往陕西（往误作住）。

●卷一百五十八

炎兴下帙五十八。

起绍兴四年三月十七日丁犯，尽四月四日癸未。

十七日丁犯张浚落资政殿大学士依已降指挥宫观臣寮上言窃读臣僚章疏论列张浚罪状非一致有跋扈不臣之迹臣愚伏望陛下将所除张浚资政殿大学士指挥特赐寝罢候敕旨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张浚落资政殿大学士依已降指挥宫观落资政殿在学士告词敕授钺专征宜懋圆功之略丧师失律难逃误国之刑矧众积於罪尤致深骇於闻听大臣乃尔公议谓何张浚早以时才幸蒙器使亟跻荣於仕路遂进秩於本兵权貽窃位之讥首建兴戎之议旋分权於帅阃方藉宽西顾之忧乃玩敌於边陲因以召南侵之侮轻失五路坐困四川兵溃莫收怨结於下始嫁败亡之祸斩将及於无辜继陈克复之功露章轻以罔上假便宜行事之势忘人臣无将之嫌仁放内阁以招贤拟尚方而刻印敢行赦宥仍擅恩封朕将略其不贷之愆以尽曲全之意肆加严召辄慢令以辞行仰冀要权犹括民而求媚妄作至此夫谁可欺俾遂释於枢机。且务全於体貌弹章荐至宠典难私其镌秘殿之华往即真祠之逸昔高宗鬼方之伐戒勿用於小

人而王恢马邑之谋罪必加於戎首今朕为汝特屈常刑尚服宽恩无忘省咎可落资政殿大学士依旧宫祠。

尚书省子臣寮上言窃闻近者三省初画降圣旨张浚除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续有旨落职依旧宫观外廷传播咸未厌服盖人君所倚以为轻重者大臣也。百官所视以为表仪者大臣也。大臣而有不臣之迹毁无以训迪在位百执而於堂陛之严尤不可不戒也。况今日危难之时乎！尝谓君臣之道施报而已使臣以礼者君之所以施也。事君以忠者臣之所当报也。施而不报是不忠也。臣而不忠是不臣也。况为大臣乎！陛下擢浚而不次用之付与之权几半天下施之以礼可谓厚矣。浚之败事误国报称蔑然浚。若知有朝廷则必畏惧循省求为补过之实乃复跋扈见亦不臣之迹日甚一日其亦思前此衔冤抱恨投匭於陛下之前者无虑数千万言皆陛下所详知臣固不必详言之也。为大臣而不知有朝廷其不臣莫大焉臣尚妄意浚至国门之外必俯伏待罪，岂有面目敢覲清光不谓其狼傲。

不恤偃蹇自如遂安厥位逮臣与常同录白章疏以示之後方具请已而不甘听朝廷行遣指挥忿然即行观其造朝尚敢如此陛下虽容恐公议之所不容也。公议可畏臣其可但已也。陛下方开公道以明赏罚。若浚之不臣不窜之岭表不足以塞公议宫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摇动人心者为害非一臣愚欲望圣断早赐睿旨施行伏候敕旨。

臣寮上言臣尝观舜去四凶而共工之恭兜三苗曰：流之放之窜之而已至鯀则曰：殛之盖鯀平水土九载绩用弗成误及天下非。若兜之朋党三苗之饕餮而已此罪所以独重也。恭惟国家渡江以来虽为削弱然西秦根本之地尚存也。陛下付张浚以枢柄之重假以便宜之权自关以外使浚专之其委倚之意岂特使浚保守川陕而已哉！盖欲壮根本之势渐图经制两河以复中原也。浚既不能谨守尚存之地乃举三十万之众一旦委之笔国尽失五路遂使虏（改作北）骑乘胜长驱侵犯川蜀浚方引兵退处安稳之地残虐四川为剥肤椎髓之横敛受命五年所失地土人民甲兵财物不知几百万岂特九载绩用弗成而已乎！浚之一身何中以谢川陕生灵哉！。。若其轻率妄作僭傲不恭之事则臣前章已具奏陈更不烦渎圣听自陛下灼知其罪命使代之召浚还朝天下孰不企望公朝（明正）典刑投之四裔以御魑魅今尚祠馆优秩安居便地诚未足以厌服公论欲望睿断不疑谪浚散官窜之岭表以为误国之戒以慰天下之望伏候敕旨贴黄称契勘昨来虏（改作敌）骑渡江滕康刘瑀以措置乖方尚犹谪授分司之官湖南拘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瑀欲望睿断明照轻重施行。

二十一日辛未张浚福州居住仍令本州拨借官田一十顷。

臣寮上言近者三上章论列张浚败师误国不臣跋扈等事陛下罢浚枢密府落浚职名初。若欲正浚之罪以示天下而圣慈宽贷圣度包容终屈邦宪未厌公论盖禄以祠宫处之善地绵非浚所当得者乃复给借官田以继其富以是赏之臣所未喻也。浚

之败师误国举五路而弃之虽身膏斧钺不足以谢富平三十万之众浚之不臣跋扈不知有朝廷虽投畀魑魅不足以快忠臣义士之愤。若浚之罪无可矜者今纵已废弃不复用然川陕之人自闻浚不朝日夕反侧视浚之去留与夫得罪之轻重以为安危则浚之。

窜殛其可缓邪五路叛师初非得已。若正浚之罪则叛兵归顺不约而同四川贫民不堪敛取之酷恨不食其肉。若正浚之罪则（删叛兵至此二十九字）远情慰安不戒而孚朝廷以浚之所以得罪之因明正典刑以播告之亟遣使怀诏抚谕正今日之前此浚以还朝为名迟回逾年竭四川公私之财诬人以归助行在军须之费其实自为身谋厚啖一行官吏士卒以买其情口食犒设之类赐予无艺往往钱物不明不可稽考原浚之设心尤可罪也。逮兹去位闻有恋恋泣涕倡为不平之语者浚之门下党与有力焉臣谓禄以祠宫处之善地加之拨借官田川陕传播，岂不摇动朝廷播告之意臣愚欲望圣思早赐睿旨改正施行取进止三月二十八日同奉圣旨前降借拨官田指挥更不施行。

四月一日庚辰朔刘子羽落职差提举江州太平观任便居住。

三月二十九日尚书省子臣寮上言近论列知枢密院张浚昨宣抚处置川陕等路丧师失地败事误国已降指挥浇职宫祠令於福州居住陛下厚恩特宽典宪臣闻浚所引以参军事者皆妄庸小人而专横之甚众所切齿者唯刘子羽未见施行臣不得不论子羽天资卜 佞有以媚浚故见信任凡浚过恶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欲食其肉顷者富平之举诸路将帅多以为未可子羽弗思虜人诡诈（删此四字改作敌情）不测轻听间探断然自以不疑卒至覆军使五路生灵肝脑涂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谋也。富平既败浚独罪赵哲为不用命已斩哲後知其失即出榜尽释其馀将佐之罪子羽至凤翔不以为然复欲斩慕洧及其次统领诸将而下人人恐惧相率叛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归阆州令王庶知兴元府庶措置稍就绪子羽欲得之因而潜毁卒夺其任陕西叛将闻子羽到场和欲杀而後已诱虜（改作敌）人并力以攻遂破兴元朝廷差王似卢法原为宣抚副使子羽乃於浚求宣抚判官阴夺二副使之权事无大小子羽专之浚已有施行者子羽辄涂抹改易官吏畏其气焰敢不禀承浚变为共所胁持不复敢谁何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发不足数未有可与子羽同科者自降指挥发来赴行在领锐卒以归建州之崇安县盖其乡里及闻浚到即出迎於信州今乃称疾不至为人臣偃蹇不恭侮慢有如是者乎！不明正典刑曷。

慰公议伏望睿断早赐窜殛少快秦蜀将帅军民怨愤之气取进止四月一日三省同奉圣旨刘子羽落职差提举江州太平观任便居住。

又臣寮上言臣闻惟辟作威所以御世。。若其施之或轻或重失其当则不足以为御世之术必考核其实之行足以使人震恐莫不惩革当舜之时四罪而天下咸服盖出於此臣窃见顷年张浚宣抚川陕而幕府用事所言皆听莫如刘子羽一介小人愚懵

无识轻躁寡谋强愎自用专主军职昧虏（改作敌）人之诡计赞富平之大举丧败师徒十馀万众其罪一也。阴怀私怨力沮曲端出奇之策妨功害能掩蔽赵哲鏖战之勋耻已谋之贻败则移咎於他人既斩赵哲复害曲端冤陷二人一方怨怒其罪二也。妄杀二将已失人心仍肆谗诬淫刑以逞其他将士日虞滥及怀不自安率众叛去致使我师摧二贼势日张全陕之境不复能保其罪三也。子羽被旨召赴行在不奉君命径归里第独至上饶迎迓张浚全无人臣之礼其罪四也。夫秦蜀祸败不可胜言推原所自子羽实为之首今因牙寮论列止於落职宫祠揆之典宪是为失刑士论人心皆未允愜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尽削子羽官资流窜遐荒以谢一方少伸将士之怨愤庶收既失之人心以为天下臣子之戒伏候敕旨。

四日癸未刘子羽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

臣寮上言伏睹陛下奋发英断罢黜张浚以正误国之罪中外传说孰不欣快臣尝考之公论以谓浚之所行皆属官刘子羽程唐康国为之谋康国虽已蒙放罢而子羽尚为宝文阁直学士程唐为宝文阁学士知泸州其罪在康国之上臣岂敢不论也。子羽凶暴残刻敢於为恶首倡富平之议遂致全秦之失浚杀赵哲曲端谋皆出於子羽端哲既死浚犹出黄榜安慰诸将而子羽独於军众之前詈番将慕洧及曲端部曲张中甯等恐以军法湖等不堪愧抑遂降伪境子羽在浚幕中最为横恣虽浚之凶焰亦畏其挟持莫敢谁何川陕之人切齿恨怨欲甘心焉子羽既知败事必得罪朝廷既遗其婿捆载顺流而下及被召命乘舟出峡。又摧高贄与姬妾数人遵陆先归福建安居数日闻浚至抚州自邻境来迎於路已而复归至今不至行在人臣敢傲慢不恭如此迹其用心视朝廷为何如哉！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

贯大雪中乞怜於贯之门媪因得见於庭贯方以子坐於其侧饮以卮酒。若饲奴仆然唐不耻也。因献浑金佛罗汉像一堂得成都府路提举茶马唐既出贯门下遂遣一一使臣创第於贯之宅前尽蓄珍奇玩好之物伺贯意旨即以献纳贯尝筑一堂生日落成之唐为制锦绣幕地衣。若堂之大小高下（旧校云：一本无高下二字）曲折因为寿而献焉凡此所费悉出於茶马司侵盗之弊实自唐始。又其其狂妄之性与浚契合故浚喜之用为幕官同恶相济遂致误国今罪状败露犹为泸南之帅轻率生事，岂不致寇（改作觉）浚之处唐唐之自处则善矣。柰朝廷何柰生灵何二人之罪狼藉贯盈。若以常法止从褫职斥罢恐不足以为小人之戒欲望英断特赐贬窜施行而子羽比之程唐其罪尤重陛下宽仁纵不欲明赐诛夷乞流窜海岛以示国威天下幸甚取进止四月四日三省同奉圣旨刘子羽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

张为公墓志（旧校云：见南轩先生集）曰：太（皇帝）即位二年张忠献公领川陕宣抚处置使遂辟公参议军事公雅志欲图虏（改作敌）念斗陕要地而张公一见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辞而从宣抚司至关据秦州号令五路会闻虏（改作敌）窥江淮议为牵制合五路兵进至富平与虏（改作敌）遇我众不能支虏（改作敌）

）乘胜而前宣抚司便退保蜀口官属震恐有建议当保夔州者公曰：议者可斩也。宣抚司，岂可过兴州一步系关陕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垒以为後图则可与张公意合公单骑直抵秦亭分遣腹心访诸将所在时虜（改作敌）骑四出道阻不通将士无所归忽闻公在近宣抚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来会军复振公命骁将吴寨和尚原守大散关虜（改作敌）不敢犯绍兴元年夏始聚兵来攻败之秋复来。又大败之俘获以数万计宣抚司徒治阆中公留斗外护军明年以秦凤路经略使戍河池王彦以金均房镇抚使戍金州二镇皆饥而兴元帅过为守备闭关塞衰斜二镇病之张公亟召彦议事皆愿得公镇兴元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公至之日尽弛其禁通商输粟二镇乃安公谓虜（改作敌）用骑兵利冲突往来我当先据要地以劲弓弩待之蔑不济者。且以是约会二将独彦颇易公之说是岁十二月虜（改作敌）由商於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彦出不意逆战不能却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将驰告曰：事迫矣。当急邀於险诸。

将不能软件包当自行不然是负刘待制即越境驰一日夜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书》曰：虜（改作敌）旦夕至饶风岭下亟守此是无蜀也。公不前某当往即复驰至饶风岭虜（改作敌）急攻数日死伤如积更募死士犯祖溪关以入出後还汉中公与谋守定军山惮之遂西公退地三泉从兵不及三百与士卒同粗草木芽蘗食之遣《书》曰：某誓於此死与公诀矣。得书泣其爱将杨政大呼军门曰：节使不可负待制不然政辈亦保节使去矣。乃从麾下自仙人关由闲道与公会於三泉虜（改作敌）游骑甚迫夜视公方酣寝旁无警伺者曰：此何等时而简易乃尔公慨然曰：吾死叩也。夫何言泣下复往守仙人关公独为壁垒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数日而虜（改作敌）至中夜斥堠将遣人报曰：虜人（此二字改作敌）至矣。诸将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与公等云：何今日寇（改作敌）至欲避耶下令蓐食迟明上马先止战地据山角坐胡床诸将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驻军处而公先之耶，岂可使虜（改作敌）矢伤公即争代公处顷之复有来报曰：虜（改作敌）退矣。乃还方虜（改作敌）入梁洋蜀大震宣抚司官属争咎公有为浮言相恐动请徙治涧川军士闻者皆怒公力为张公言某在此虜（改作敌）决不能越无为轻动摇张公用公言乃定虜（改作敌）遣十五辈斋书与旗来招公及公斩其十四人令一人还曰：为我言於尔酋（改作帅）来战即来战即来我有死何可招也。先是梁洋官私之积公悉已徙置虜（改作敌）无所得粮日蕘前後苦攻死伤十五六涉春已深羞疫。且作遂遁去为我师掩击及墮溪谷死者不可胜计虜（改作敌）之去四月也。其馀众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数栅虜（改作敌）之丧失莫甚於此役方是时虜大酋（此三字改作敌帅）散离喝（改作萨里罕）兀术（改作乌珠）辈垂涎於蜀日夜聚谋所选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战披重铠登山攻险每一人前辄二人拥其後前者死後被其甲以进。又死则。又代之如初其为必取计盖如此惟公与张公协心戮力以身当兵冲将士

视公感激争忿卒全蜀境公还兴元分遣官吏安集劳来凡溃卒之乘时怙乱山谷闲者悉捕以徇自是兵势日振方更恢远略然张公已困於谗公亦被罪矣。是岁除宝文阁直学士和议成公谓宜及无事时讲修淮汉守备励器械治舟楫其言甚悉宰相秦桧忌之讽言者论罢复以祠禄归。

追复赵哲官。

告词曰：敕朕惟公道未开私议相胜横逆之至非口舌所能争是非之分及成败而後定念折冲之故将久称屈於师言宜复崇阶用光幽壤故亲卫大夫明州观察使赵哲学通三略智过万人早持使节之华屡启戎行之乘属权臣之用事敢专杀以肆威壮士欲言怅滕公之不见百身愿赎赋黄鸟以增悲其还横列之名仍假廉平之里，庶几精爽歆承可特追复亲卫大夫明州观察使。

张浚奏乞斥远和议。

行状曰：公时已赴福州居住知虜（改作敌）既释用陕之患必将复率师东南不敢以得罪远去而不言。且是时朝廷已盛讲和好之议乃具奏曰臣窃观北虜（改作人）情状专以和议误我亦云：久矣。彼势蹙则言和势盛则复肆前後一辙姑请以近事明之绍兴三年秋粘罕（改作尼堪）亲寇（改作下）蜀之意先遣王伦还朝。且致勤恳盖惧朝廷大珍乘彼虚隙。又其为刘豫之计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睹（改作伊都）作难前谋遂寢至十二月余睹（改作伊都）之难稍息则复大集番汉之众径造梁洋是时朝廷已遣藩致尧出使矣。次年二月虜（改作敌）困饶风进退未遑先是朝廷开都督府议遣韩世忠直抵泗州虜（改作敌）实畏之於四月遣致尧还其词婉顺欲邀大臣共议此非无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归既狼狈矣。而世忠大兵寻复辍行虜（改作敌）之气力固已复蹙而叛豫之心亦云：纾缓所以前日使人之来求请不一故为难从之事也。窃惟北虜（改作金人）倾我社稷坏我陵寝邀我二帝驱我宗室百官自谓怨隙至深其朝夕谋我者不遗余力矣。况刘豫介然处於中其势不两立必求援於虜（改作敌）借使暂和心必未已数年之内指摘他故岂无用兵之词而我之士卒多中原之人谓和议已定不复进取将解体思归矣。。若谓今日不得已而与之通使为陛下之权敌亦固能用权也。愿陛下蚤夜深思益为备具处将士家属於积粟至安之地使出为战守者无返顾奔散之忧精择奇才以抚川陕之师使积年戍边者无懈惰怀望之意江淮川陕互为牵制斥远和议用集大业臣奉使川陕窃见主兵官除吴王彦关师古累经拔擢备见可任外其餘人才尚众谨开具如左吴杨政可统大兵田晟可总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彦可为统制後皆有声时服。

公之知人。

吴克秦凤陇州。

初六日乙酉吴及兀术（改作乌珠）战於凤州初七日丙戌。又战王师皆胜遂

收复秦凤陇州。

吴改授定国军节度使川陕宣抚处置副使。

知寿春府罗兴以其府叛附於刘豫。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六八校勘记。

惧貽窃位之讥（惧误作权）百执事（脱事字）见有不臣之变（有误作亦）示不复用（脱示字）多方媚浚（多方误作有以）慕容洧（误作慕湖下同）四罪而天下咸服者（脱者字）张中甯（甯应作孚）即来我有死（即来二字衍）仍假廉平之重（一作仍假康车之里）王喜王俊（俊误作彦）。

●卷第一百五十九

炎兴下帙五十九。

起绍兴四年五月，尽七月。

五月韩世忠自镇江府来朝。

五日甲寅岳飞克郢州。

朱胜非自再为宰相首建议遣诸大帅分屯淮南等路各据要害以经略淮北荆襄。又奏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改作敌）而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改作金）所当先取者乃除岳飞江西舒斩及湖北诸州制置使俾自沔斩以进。又使淮西军合势并进以犄角之台诸将虽拥重兵而无分定路分无所责任胜非修法度严纪律明号令某帅当某路一定不复易皆授庙算成画以出。又命司农卿沈昭远往总军饷师众素饱故皆奋勇以进，於是朝廷以牛皋习知汉上地利遂俾从岳飞即辟皋为唐邓襄郢安抚副使兼统踏白军皋自归朝朝廷授以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兼知蔡州未到治所番伪（改作伪众）杳至战无虚日朝廷恐皋终困伪地即诏归行在皋见上因陈伪齐灭亡之道中原可复之计有进士郭良马骥姚时行者皆补文资至是飞得皋甚喜知大功必成改皋为神武後军中部统领兼制置司中军统制军毁发飞命不得践民禾稼皆秋毫激犯至郢州令荆超降超不从有伪知长寿县刘某者登城发言不顺飞怒令军中城破必生致刘某既得郢超已投崖而死生擒刘某至飞令凌迟斩之（旧校云：接宋史本纪作岳飞复郢州斩伪齐守荆超非投崖而死）。

岳飞克襄阳府。

伪积压襄阳府李成闻已失郢州荆超投崖死乃弃城而去王师遂入襄阳。又进复唐州。

六月太白昼见荧惑犯南斗。

岳飞克随州。

初岳飞命张宪引兵攻随州月馀不能下牛皋请行乃裹三日粮往众皆笑之既而

粮未尽而城拔悉推其功与宪。且曰：吾之存心者国事耳功何争为君子多皋之不伐生执伪知州王嵩送襄阳府凌迟处斩飞取京西数州董先颇有功先以绍兴三年来降飞用为选锋军统制。

七月刘光世来朝。

吴加检校少保。

吴进官赏饶风关之功也。。

御史中丞辛炳出知漳州。

辛炳为御史中丞屡言宰执大臣之罪而罢黜之朱梦说见当时尚禽色之乐多无用之物二圣播迁而未还中原陷没而未复万民涂炭而不安上无良相朝乏贤臣乃贻书於炳责炳不谏炳惶恐袖梦说之书上殿奏陈上不悦时梦说为岳飞军干办公事乃谕飞罢之飞厚赉梦说而谢徽宗时屡献直言後登进士第累迁泰州军事推官飞闻其贤辟为干办公事。

中兴姓氏录曰：朱梦说字肖隐严州人博学有为国忧民之心政和闲见宫中奢侈内侍乱政小人满朝贤士窜尽乃於五年正月六年九月皆上书言天下事七年。又上言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系宦寺之权太重双曰：天下搜采花木制置什物京师置局修造。又曰：诸路漕司无积年之储需常平有借支之弊。又曰：东南困於水灾西北扰於蛮夷州县严於督责良民敝於敷配。又曰：陛下累层峦以为麋鹿之苑浚池以为鱼鳖之宅起楼观以为禽兽之笼。又曰：宦官委任华重名劝四方营起私第强夺民产名园甲第雄冠京师卖官鬻爵货赂公行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盖位高而不可抑势大而不可制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问其贤否刑人以罪而有司不敢究其是非禄养之臣畏罪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不能达乞斩臣头以令於市。又上书宰相力言宦言之害愿力为天子言之无恣目前之欲以阶後来之祸其大略如此徽宗不悦士大夫皆传其忠後以进士及第靖康初开府仪曹孟钺乞召梦说而用之未及召至金人陷京师後累迁泰州军事推官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闻其贤辟为干办公事随飞入朝复见时尚禽色之荒多无用之物二圣播迁未还中原陷没未复上无良相朝乏贤臣上书於御史中丞辛炳责其不谏炳摧书奉上上不说谕飞罢之飞厚赠梦说而谢遣之。

朱梦说进徽宗皇产时务策臣闻为武职者必欲适草莽冒矢石奋不顾身誓以革囊裹尸而後已至於攻城陷阵被坚破敌出万死一生之地然後能壮国威立殊勋者何哉！盖忠精之气副之以勇敢使其有不能自己者矣。为文臣者岂其不重於将乎！当其蒙父兄之教考圣贤之书必欲致身於青云：之上佐君。

泽民使功名垂万世德泽流後昆而後已及其上不见知於其时岂肯甘心凄凄然为穷人与万物同腐哉！即欲立一危言效一奇节时之得失为万乘一言傥蒙省悟则民受其赐或许圣聪则自蹈鼎镬兹变士之素志也。臣愚虽不能披坚执锐效死於军

前实欲献言进策膏身於斧钺臣虽尝於政和五年正月初六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以狂妄之言两忤圣慈矣。既蒙陛下赦其愚直不加诛戮而臣尚不知悛敢於批鳞犯讳者何哉！兹变忠义之气使牙不能自己者矣。然方今平治之极臣复何言哉！而臣切以谓累崇高者难为力享安荣者易以骄陛下既臻平治如此岂易为力哉！当少加畏慎而无肆怠忽可也。臣观今日之失有三太何谓三太曰：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权太盛臣所以持刍蕘之见冀裨圣德之万一然臣知此言之上献陛下见怒亦死不见怒亦死陛下见怒臣当死於鞶鞶之下倘蒙陛下加一而不見怒臣不死於道即死於囹圄何则盖用事之臣必假手於人以人事致之死地而後已盖欲杜絕後來之言也。愿陛下备阅而详察之或上忤圣慈先赐诛戮使臣得如汉晁错王章不死於他人之手免为唐之李世良孟昭图臣将甘心焉夫将欲任之必有以考之既能考之必知所以因之既知所以因之然後可以责之责之必有功效此任人之要也。夫将欲出之当量所以入之既量所以入之必知所以节之既知所以节之然後可以用之其用必无匮此用财之道也。夫将爱之必知其所以宠之既欲宠之必知所以福之既知所以福之然後可以享富贵矣。其富贵必长保此驭下之制也。夫任人不因其材而责之则败将及之矣。乌乎！而胜其任哉！用财不量共入而用之则弊将及之矣。乌乎！而给足哉！爱人而宠之不得工段制则祸将及之矣。乌乎！其久处哉！今者入仕这源太浊，岂非所谓用人责之不因其材乎！不急之务太繁，岂非所谓运财不究其源乎！宦寺之权太盛，岂非所谓爱人宠之不得其制乎！臣观陛下崇三舍养充分人材月书季考乡举里选盖欲责其成材而考其素行使天下之材由学校而兴不欲以请谒之弊得以萌其心奔兢之弊得以逞其欲此陛下圣意高远非浅近者之所可及也。而有司不能遵奉陛下养贤之意仕进之源既不考其言之实。又不询其乡曲之誉而愿仕之人以科举之途迂以请托之途捷驰骋乎！府寺之庭出入乎！五公之第以财获用者班班可数因赂得官者比比皆是道路之闲风盛驺从而驰者其人必庸腰金而骋者其家必富何则盖输金买势而致然也。昔有唐张克勤开元闲欲以其五品官推与其甥而裴夷直以谓坏有司法启後來卖爵之端不可谓识大体矣。今者以此陈乞欲与无服异姓者。又不可胜数而陛下悉赐俞允致四方之人湊於京师者纳贿於权门积玉於势地皆有定值昔之卖官钱入私门者无过是也。伤风败俗自是崦始陛下曾一念乎！。又尝见缙绅之士竞欲取媚於权门之子悉於市廛易古器鬻画图得一珍异之玩即盛价而求售争妍而乞怜倘合其意美官要职指日可得儒衣儒冠而为侯门之僮卖恬不为耻历台省者以亲姻而获用不问资考之浅深任府寺者以货财而见收不问人才之贤否之至悉居侍从英俊沈於下僚古人所谓正百官以正万民今百官不正民奚为而克正哉！。又曰：源清则流长今贤不肖混淆於朝廷之上则入仕之途奚为而克清哉！臣尝言之曰：因制造什物收采花石而得官者非无知之豪民即放停之胥吏是等之人诚宜远逐为可使之厕士大夫之列哉！何则留之

。又无才能足以备缓急之用去之双不减国家之员数徒糜爵赏而玷朝冠耳然是选也。当责之於宰辅之臣何哉！盖天子职在於论相而已为宰相者宜如何哉！当分任群司以统庶职量才擢用先德後言以上副明天子仰成之德下克承鼎鼐变调之重然则宰相之职为至重而其所责变不轻《书》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董正治官盖谓是也。臣谓陛下当责之以其专凡立之以其法举得其人则均受其赏或滥其选则独被其责此唐所谓有不职在举者正此义也。则彼乌敢不崇尚名节抑去浮华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扬清激浊为天下公哉！则仕源不澄而自清矣。上追唐虞（奋庸熙载）之义下躡文王多士以甯之风，岂不美欤夫不急之务者天下搜采花石四方制置什物京师置局修造是也。也。夫花石愈多而愈美什物愈工而愈巧修造愈烦而愈费此不可不知也。臣窃闻苏杭之局悉已罢去臣实为天下幸甚然伏见舟车起发什物牛马般载花石道路上下交错臣实有疑焉臣窃谓古之英断之主勇於所欲为而为断以所欲去而去既以彼为非此主未为是故当一切罢去知恶不能去春秋。

所以讥之而。又况饰宫观叠危山{詹}楹绘以丹ぬ梁棟饬以珠玉费用不貲目击可见驱役丁匠逃窜无方科责士庶吁嗟道路耗祖宗积累之献策殫府库历年之蓄陛下，岂不为寒心乎！古云：有之仍旧贯何必改作孔子取焉唐魏徵曰：成功不废即仍其旧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以此为德之次则去广殿处卑宫为德之上也。可知矣。然则尧舜之君土阶三尺茅茨不翦株椽不斩者岂好甘穷约哉！盖圣人之存心必以天下为怀兆民为念不敢先己之乐而後人之忧不惟不爱民力。又将遗子孙以恭俭也。虽有九年之水而民无菜色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耳陛下既以尧舜之道治天下须使典谟训诰之文播於万世为万全之圣主乌可使纤瑕以累圣德哉！臣伏闻诸路漕司无积年之储常平有借支之弊。若以今升平之久士歌於野何施而不可万一有水旱相乘盗贼窃发陛下将须之民乎！须之国乎！臣。又闻东南困於水潦西北扰於蛮夷州县严於督责良民敝於敷配如此虽名为比屋可封之俗实无安堵这民以京师观之固为家给人足矣。。若以天下观之四方之民虽不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然接新之储亦蔑如也。臣。又闻淮甸之闲饿莩枕尸相属有司畏罪而不敢闻长吏思賑而无术致陛下仁恩惠惠能遍及万方良可为长太息也。牙虽无雄才以济时用实敢以丹言上忤圣意而不避罪也。陛下儆。若辍後苑木石花竹之旨下溲於民亦可以日活千万矣。水之流行灾福所系前年秋水遂致涨漂没庐舍河流妄行冲败是埽岂上天之意无故而然乎！尚未闻陛下有罪己之诏去年洪水复尔暴至不知所从来岂民之灾运适当其时在天数有不可逃乎！岂天意谆谆欲悟陛下乎！寻闻李纲因言而获罪张劝缘谏而见黜夫人君之用人必以忠义为先儆或附下罔上则在所不赦盖欲忠言嘉谏日陈於前纵面折庭诤尚。且优容之期於日闻所未闻也。臣尝闻孟子之言至於君之高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孟子之意虽欲救当时之弊臣窃以孟子之言为失夫君虽视臣如犬马为臣者亦当竭犬马之力以报乌可视之如

国人乎！臣观李纲张浚不欲负陛下平昔眷遇之厚恩欲尽犬马之报陛下岂忍以尧舜之圣而遽负二臣乎！。又闻陛下累层峦以为麋鹿之苑浚池以为鱼鳖之宅扩楼观以为禽兽之笼臣恐伤陛下仁民爱。

物之美化陛下何不任山川以游麋鹿因江河以宅鱼鳖扩宇宙以笼禽兽使圣人之德及乎！幽深高远迈唐虞。若予之歌追成周行苇之咏，岂不盛欤夫致治之要在乎！澄本正末明理安分慎赏罚公锡予振纲纪定名位虽有巧伪不得肆其奸虽有谗佞不得恣其欲虽有狂悖不得窃其威虽有权贵不得逞其志如此则上无陵下之暴下无侵上之僭众贤和百姓安协协神人来休祥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五十九校勘记。

有进士郭良骥（误作郭良马骥）漕司无积年之储需（需字衍）乌可使之厕士大夫之列哉！（乌误作为）鼎鼎调变（调变误作变调）凡立之以其法（一作立之以为法）。

●卷一百六十

炎兴下帙六十。

起绍兴四年七月，尽其月。

臣窃见迩者宦寺这权太盛其非所谓澄本正末明理安分欤夫本既不澄末将。若之何理既不明分将。若之何则侵上陵下之藁渐萌而不可制也。然上之设是职也。同谓是哉！陛下必知之矣。。又安有委之以事任之以权尊之以师傅之重乎！自周而下至於秦汉隋唐守成之君喜便佞亲近习而执政以为君侧之人不敢相制授受之际俯伏听命而已至於喉舌之命台省之任一关其手，於是乎！宋有伊戾齐有易牙秦有赵高汉有张逊遂至於窃攘威柄倾覆神器夫朝有一臣尚至於如是况师保傅者盈於道路乎！专位夺权畴克免哉！昔汉文帝以郎官上应列宿而不肯轻授况三公之贵重哉！而。又委任华重名动四方营才私第强夺民产名园甲舍雄冠京华卖官鬻爵货赂公行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盖以位高而不可抑势大而不可制也。在汉唐之世骨鲠之士交章上疏力争於朝中死不顾尚不能夺其权而沮其势况默默而不敢言者乎！《传》曰：富不与骄期而骄自至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者言爱人福这而不得其制也。夫物禁太盛日盈则昃月满则亏理之必然也。陛下既爱之宠之须使有克终之美无有颠覆之患可也。或过分俞量少有罪衅陛下一日省悟有辍瓜窃车之怒於时虽悔何及。又安能保其富贵哉！前日保忻之败乃其验也。臣之此言虽甚狂妄恐亦可以为书绅之戒臣愚以为入仕之源太浊者盖缘宦寺之权太盛何则入其门者必骤升朝列靡有资限鲜廉寡耻争趋竞进寻常小人阿谀依附以致名节之士高飞远引耻居其列（畏浊）如泥者有之如此则仕进之

源无时而可清也。不急之务太繁者亦缘宦寺之权太盛何则领职之官托亲近以为威权假出入以为祸福徒知货之务岁入千万殊不知四方府库日以殫竭止欲求媚圣意轻摇上心今年以何第可修明年以。若苑可葺兴工董役以春继秋伐木空山运土塞路农民失业曾不加恤耗国蠹财莫甚於此如此则缮营之局无时可已也。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头号其贤否刑人以罪崦所属不敢究其是非上忤圣聪而多蒙赦贷下触权贵而祸不旋踵使天下之人惟知宦寺之权重而不知天子之道尊傍其门墙而获其引用者难。若登瀛及其取圣旨获内降易如反掌使天下之人惟知宦寺之门高而不知九重之禁严密勿谓上有明圣之君下有贤能之臣今日诸公皆忠义之士必无异日之患欲为万世之计者安可不思虑而预防之古人以谓履霜坚冰至。又曰：无使滋蔓蔓难圆也。其旨微哉！其虑深哉！臣复以李唐之事言之其孽起於神龙其衅成於天宝至於肃代之後大权一去不可收复於此之时可不痛哉！臣。又闻侈心欲萌则忌正人侈心已伏则恶直谏自古帝王有此者不无後时之悔殊不知近君子者虽严正可畏然其志则常以天下为已忧近小人者虽真美可爱然其意则欲以天下为已奉常以天下为已忧者则以勤俭为先欲以天下为已奉者则以骄奢为尚以勤俭为先者易以安其安必久以骄奢为尚者易以败其败必速臣伏闻投论献书者必於睿思殿看详然後敢进稍有触忌讳邓寝而不上。又不知药不苦不足以治病言不切不足以正非下情壅遏而不通非平治之世所宜有也。禄养之臣畏罪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不能达是终无可言之时也。更相蒙蔽亦非平治之世所宜有也。曩者常闻蔡条获谏父之罪臣居草莱之下不知所言者何事臣惟闻古人有言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又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观蔡条果能以国家之事言之於父共於家则为孝子不可为逆父於国则为忠臣不可为谤君可谓一举而两得之矣。蔡京之有是子也。陛下当庆大臣之有子赐手诏褒美奖其後进可也。不应严赐贬责以沮忠孝昔唐魏徵之孙谟累言朝廷之得失史臣以为有祖风遂有是以似之之美狄仁杰之孙廉封还诏书文宗好面谕之曰：後或有事不可勿以还诏为惮也。。又狄梁公之後当嗣家声不可不慎兹皆美大臣之有继也。张说乃唐之贤宰相也。及其子辄以谄败房遂有灭族之叹寻变见刺於史臣元勋之後克有其子者几何人哉！臣常叹方今无忠义之士见有此等事即竞口而非笑焉陛下。又从而谴责之使欲言之臣相与语曰：蔡京之子尚被薄责我等孤寒少忤圣慈必蒙重戮则竞退缩而不敢前矣。如此则是钳天下之口也。臣恐国家之利病无自而遍知圣人之聪明无自而昭澈矣。陛下聪明仁圣超越翹舜制事致法欲革千载之弊当以古为车 监焉虞舜所以明四目达四。

聪者亦防壅遏之弊也。乞检会臣政和五年正月初六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所进之书参赐详酌谨稍可采远方之献一切罢绝土木之役无使复兴仕进之源严赐精选宦寺之职立以资限况千载之典陆下一旦皆兴复矣。其馀制作乞权赐省罢候年

岁丰登仓廩充积然後复议实亿兆之幸也。倘以狂妄寒生辄敢以乱世之事方之盛明之朝则臣之罪万死矣。亦乞斩臣头以令於市使擅权之人相与语曰：我等窃弄威权果来天下之言而今而後亦宜少戢虽不能骤夺其权变足以少沮其势兹亦助陛下持纲振纪之万一也。呜呼撼翹翹之木者不量力扑炎炎之火者必自焚臣非不知今之万死不可逃臣窃以谓国有直臣天下无虑狂夫之言圣人采焉陛下今日之失台谏之臣知而不言即为罔上不知而不言即为旷职彼乃自持禄养以专事沈默而不敢言岂陛下务自胜而恶闻过哉！牙窃恐万世之下拟议为矜能护失杜绝言路之主不得与尧舜齐驱并驾臣所以舍一介草茅之贱命当鼎鑊必死之严诛愿陛下念臣眷眷之意少加听采则天下幸甚臣无任冒死谨言。

上宰相书某闻人之有病以药为医国之有病以言为医药当医於未病之前。若言不可发於已危之後某观今日之病虽示至於膏肓亦不止於肤腠矣。卜下国之良医也。某愿持砭石为左右之助焉卜下能容而纳之乎！然某亦尝不避诛戮上为天子言矣。或者谓匹夫之贱欲干人主之知者当以谀言以语揄扬圣德歌咏时政假左右之人为之先容然後可以致身於青云：之上今某无名之贱士不能附权贵敢以逆耳之言上渎圣聪闲君臣之同是犹一缕之丝引千钧之重可谓太不知量也。纵累言千万。又安能达九重之奏而暮召者纵有触犯忌讳不蒙赦贷罪亦旋至安有寝而不报某观今狂狷之人愈生愤懣而不能自己也。然区区之意以方今之弊有三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权太盛夫入仕之源太浊皆缘宦寺之权太盛而致然固当以立资限而澄其弊焉今也。既不能达九重之深当於宰相之贤副天下之望者进其说欲为万世建治安之策非为一身而求进也。。

将欲图天下社稷之利也。某窃以谓自古帝王多恃一己之聪明不为後世子孙之计起直造罅言不加恤及其衅成孽大方有後世之悔某虽家贫急於亲养不能篇览群经然初尝驰骋乎！古今上下粗历古人之事愚请试言之自大一代而下莫盛於汉唐功德之隆者莫先乎！武帝光武明皇後世之言人君之圣者亦必以是三君为言也。某以为败汉唐者亦是三君也。徒以我之聪明人莫己。。若其驾馭阉宦。若身之运臂无适而不随假以机密渐溃成风致子孙有不可制之势殊不知衅起於当时也。武帝数燕後庭潜离宫馆所论奏机事者多以宦官主之至元帝之世遂有显恭之徒萧周之祸光武起中兴之功要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事延平之後委用渐大郑众之徒参谋禁中同恶相济中外服从相乱区夏汉亦寻灭唐明皇享升平之日久财饶志足赏僭爵滥委用阉宦。若父之爱子无请而不从委以要职分提禁兵延及肃代专罅大权至不可复收三君产汉唐之祸章章可见矣。我天子聪明仁圣当遏乱略於将然杜奸邪於未盛乌可起直造罅蹈是三君之失哉！某以为人才混淆财赋不足缘宦寺之权太盛不惟此也。。又恐有後世难制之势亦缘今日而起也。某所以言尤切焉

夫日奉禁延以承宣太尉为不足必以师保傅为可羞必以团练观察为足意持节傅命恩固主心伸缩有轻重举动摇山岳其闲甚者有挟气球之野夫谈命书之贱士共患难伶伦而见收，或以变谐而获用，或以花石而得官，或以煎茶而被命出则奔驰於马足之後尘入则免首於尊俎之前列悉皆横金衣紫杂处朝端。又有能承颜顺意奉一时之欢笑者既蒙不次之升擢。又获无穷之锡予论其才能则无有也。。又有簪纓之後裔挂藉之名儒开口谈先王自以身为孔孟语其名节则埽地矣。悉沐身薰手愿出其六得预姻娅之更者则举族相庆巨镇雄藩请为其使削百姓之膏血供无厌之须求奔走馈献动以万计虽身为禁从之贵人名实出於宦寺之门下出拥驺从则意气洋洋入同仆隶则志趋齷齪竟为鄙佞贫沓之士殊无蹇蹇谔谔之节人为之羞已不知耻如此则仕源不清盖可见矣。夫天下之物取索有穷内苑之欲追呼不已迩者闻天子恤矜之诏苏杭之局悉已罢去可哀思爱民之深矣。寻双闻其局复兴某深。

知非天子之本怀必牵於左右之恳请败国蠹政莫此为甚夫修功德市禽鸟采花石徒知九州之珍殖毕集於内庭殊不知四方库藏日见殫竭南金和宝惟贵得而後已岂较数之多寡冰泐雾。又。且索以非时岂念民之雕敝土木被丹ぬ狗马被文绣及其民卒流亡恬不加一月俸节而不支军储支而不继则财赋不足亦可见矣。夫朝廷所以为朝廷者纲纪而已曷为纪纲不过慎严分守重进退志获时伸道不势屈耳朝无纲则易以危人无名锡予出於私其如纪纲何引用非其人其如名节何。且人所畏者罪与死也。人所欲者富与贵也。某观今日之势罪与死为易得富与贵为难求何则宦者用事各立党类忤其意者言出而祸从出其门者职迁而官骤其易得难求之势昭然见矣。罪与死虽易得在愚之所不畏富与贵虽难求在愚之所不苟某安能默默无言乎！阁下天下之望也。日与天子坐而论道者也。民有疾苦赖公救之纲纪不修望公振之百官不正赖公董之雨衍期望公调之夫富国安民量才任职者宰相之事也。入以谏共君出不使人知者人臣之节也。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其位则当死其官未得其位则当修其辞以明道我将以明道也。卜下其如何哉！倘上以社稷为念下以百姓为忧请力为天子言之当以汉唐为车 监无肆目前之欲阶後来之祸故当杜於未萌不可悔於已兆或恐矫君之过伤尧舜都俞之好不欲面折庭净亦乞缴苛之书以进之天子使严诛戮身虽死而名不灭。又闻龙威车骑私出韩愈以谓驰（犍骑）於之地骤龙骐於大壑之中内人与猎干通衢大军与凡庶争路天下其危乎！遂忘禁从之贵进切直之谏著布衣待罪於东上下门而终不加罪今天子聪明仁圣戏无汉唐之过卜下之贤。又非韩愈之可侔得君之深恩。又非韩愈之可比倘或专事沈默而不言。又不能缴某之书以进之於天子则将焉用彼相矣。可谓上塞而下聋矣。其如天下社稷何下会闻魏元忠乎！亦唐之一贤也。晚节稍惮权幸不能赏善（罚恶）袁楚客以布衣之贱拾当时之失以激其志言终不听而名节随丧卒为万世之罪人良可惜也。愿卜下无继元忠之失不以贫贱而弃其言不惟今日之幸亦世之幸也。

。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校勘记。

其非所谓澄本正末（其非二字应作岂）张逊（应作张让）言腔福之（一作言人受福之过）安可不思患而预防之（患误作虑）不可勿以还诏为惮也。（勿字衍）无自而朗澈矣。（朗误作昭）岂陛下好自胜（好误作务）夫修宫观（宫观误作功德）得君之深恩（恩字衍）。

●卷一百六十一

炎兴下秩六十一。

起绍兴四年八月三日庚辰，尽九月十九日乙丑。

八月三日庚辰赵鼎为知枢密事川陕宣抚处置使。

赵鼎为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旧校云：宋史八月戊子改命赵鼎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

当时献言者谓得荆襄乃可以制中原朝廷是之乃命枢臣赵鼎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

岳飞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荆襄制置使。

朝廷欲取荆襄议已定一日下攻取之计许以建节。又戒诸将咸使戮力。又饬岳飞惟当劳来还定以慰吾民来苏之望无得屠掠凡民始奏捷止言某人收复平定某州不得辄言杀戮飞一举复襄阳随郢之地既班师授飞节旄其诸将受赏有差如初约也。朝廷欲行献捷之礼胜非谓本吾家深圳奥不足言俟中原尽复在驾还汴乃可。

九月十五日辛酉刘豫率北军南寇（改作下）。

刘豫伪诏文多指斥乃遣伪皇子诸路兵马大总管尚书左丞相梁国公麟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率众并金国元帅兵南寇（改作下）麟与右丞相张昂上书乞据本户下忆耕种熟地顷亩为率均出每亩钱二百五十文。又在坊郭者以五钱营运钱免行钱上北附乡村田亩均敷豫依其请先是岳飞军中有校尉王大节者川人飞待以为客李成退走归刘豫也。上语飞曰：如李成归国朕当以节度使待之飞即遣大节诈伪投招成归国是时刘豫方招接江南衣冠大节遂投刘麟麟待之甚厚授丞务郎为皇太子府属官麟问攻江南之策大节言四川百姓以宣抚司征扰不已供亿重困思得大齐以重兵临关则人皆响应既得四川然後发蜀江之舟鼓擢而下江南屯戍之兵魂丧胆裂矣。麟曰：不然大金有命会本国之兵趋淮甸渡长江直才吴会汝以为如何大节曰：其谋非不善但恐南兵挖长江未可渡则我师挫锐矣。不。若攻四川必取之地以图万全虽。若迟而迂然大功可必成麟不听大节既得敌人之情乃脱身走归报岳飞大喜送大节於行在上令引见大节具以奏闻。且请淮南为防江之备授大节承节

郎卜门祇候至是伪昌与人果合兵犯（改作趋）淮甸。

二十四日庚午朱胜非罢宰相。

先是四月朱胜非以母雍国夫人杨氏既祥在告上赐亲云：卿因母祥祭追慕毁塞过伤其气朕变恻然念之然今乃何时而卿谒告使朕忧思庙堂之政盖非特岳鄂相邓之闲缓急不测机务随时应变岂容留滞宜来早扶疾之朝兼朕别有所欲面道者非可托於毫楮也。胜非惶恐入见六月以霖雨伤农乞行策免帮事以消天变复赐亲诏卿以雨霴病在农亩乞解机政乃贤相之所为也。贤而不用罪在朕躬卿当为朕汲引贤才补苴罅漏以召和气以尉民望少蔽朕之不德也。勿再有陈牵於常礼胜非以独当国而倚任方隆虽不敢遽去而追思母氏悲痛不能已复以馀服为言者章奏十二上上乃许之俟总章礼毕如所乞。且有保全旧臣之训至是祀明堂已毕陈故事求去。且论当罢者十一事诏许持馀服是时金人与伪齐入寇（此字改作淮甸）议者不能明胜非之心谓无以应之遂乞持馀服罢去胜非为宰相也。每荐士而言路辄不容朝士问胜非曰：胡不辩之胜非曰：胜非闻人以为贤则用之言者论其否则退之初不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听言乃盛德事胜非。若於榻前辩是非言未必不直然不知我者以为壅塞岂宰相事哉！闻者悚然。

岳飞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

朝廷以为王燮制置无功遂罢之乃命岳飞为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措置讨捕湖贼杨么令程昌上流进兵以候师期。

十九日乙丑以左朝请大夫试尚书工部侍郎魏朗臣充奉使大金国军前奉表通问使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王绘副之。

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曰：建炎以来朝廷遣使金国者皆留而不报绍兴壬子秋虜（改作金）人遣先奉使王伦归。且道息兵讲和之意须使人往议遂以潘致尧韩肖胄章谊等三人往所议未定绍兴甲寅。又遣魏良臣王绘副之以行时宰相朱胜非当轴良臣同绘到堂面请使指云：二公见上自知。又闻见赵枢密鼎则曰：呈成不在二公事不成亦不在二公其所遴选者恐语言应对闲疏脱绘艳然私於良臣曰：如此则使人并无责任吾辈何辜但恐非朝廷所以遣使之意盖赵鼎初不主和议也。後数日良臣与绘对具奏曰：请使指上一一训敕详尽。且顾良臣等曰：卿等皆朕亲擢良臣等曲谢退到都堂见宰执具道宣谕之。

旨诸公唯唯，或曰：极是，或曰：须当如此，或曰：只得如此及闻上宣谕亲擢之语朱相曰：胜晨得旨各具四人姓名上亲指二公是出上意绘曰：绘辈此行人，或以为使路通矣。无足虑者绘独忧之非前日之比朱曰：何故绘曰：前此王伦归言虜（改作金）人要遣使商量故遣潘致尧等行洎还云：虜（改作金）人欲大臣往彼故韩胡二枢密往寻虜（改作金）使李永寿王诩来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尚书孙侍郎往章返归所议互有可否独疆界一事未定今绘辈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孙已

陈之迹别无所议虏（改作金）人每以逗留为言此行逗留之迹明矣。今三尺之童皆谓虏（改作金）不可和未知庙堂以谓如何朱胜非作色曰：朝廷绘曰：欲更增岁币耳赵鼎曰：只此数将来已不易出须减百官俸多方收妄自尊大如何办绘曰：今乞增币只是虚数诸公愕然曰：何邪绘曰：今虏（改作笔）之所欲吾淮南川陕之土地耳。且以淮南盐论之岁一千万纸与岁币孰多今虽增数虏（改作敌）未必受故曰：虚数朱曰：待来日奏知更有何事绘曰：今所摧礼物六分粘罕（改作尼堪）以下皆有之独不及虏酋（改作金主）万一亲到虏（改作边）庭相见何以藉手，岂有与其臣而不及其君教师晚有萧庆（高庆裔先）令王伦作手书送信物去及章孙二公往二人亦来馆中议事会私觐已尽无以赠之期二人者乃用事人虏人好贿（删此四字）万一来馆中须薄赂之欲乞更加增此私觐两分来即与不来即已朱曰：亦待奏知二公以为是绘论行期未便令下临安府限三日办集时九月十三日也。先是良臣等对绘曾奏知臣窃知己关伪齐遗臣等奉使恐不测约日过界臣等未行亦是一事欲乞早办礼物迤迤往镇江伺候上曰：大礼後可行是日。又於堂中说及故限三日足办後得旨令九月十九日朝辞上殿暨对上曰：前日赐卿等马皆内厩名马顾绘曰：卿必能乘骑顾良臣曰：卿文臣颇习此否良臣曰：臣虽书生不敢不勉上曰：卿等此行切不须与虏（改作敌）人计较言语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更为说宇文虚中久在金国渠有父母日望渠归见粘罕（改作尼堪）可说与教早放还更说襄阳诸郡皆故地只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习湄复枢密院有前後探报国书文字独生子等可问朱用于非皆录取去庶知首尾良臣曰：臣等近闻有探报朝廷秘而不言乞圣慈宣谕臣等恐合预闻上曰：止是淮扬有。

舟船来运麦闻今春得麦甚多此不足虑此行甚坦途止是远涉变须过为将护卿等家属待朕时遣人问讯良臣及绘皆曲谢而退到堂是日朱相不入已三押赵枢孟参胡枢聚堂见良臣等茶罢起白所授圣训赵曰：事涉机密少时子中相见胡离席曰：启枢密莫宜就此大家商量如何赵不答胡复回良臣等退绘至客次语良臣曰：此事赵枢以不答胡复回良臣等退绘至客次预和议决不肯预此事良牙曰：不然绘曰：不闲饭罢再来赵枢决不见吾辈盖赵鼎初时已不主和议已而果然赵遣直省官传语曰：以督府事忙请只与参政胡枢密理会既见二公亦白探报事绘曰：若至镇江闻有警急合与不合申明孟曰：，岂可不申明自是再至中堂赵必以督府事忙为辞十九日预备一云：某等有使事面禀累蒙钧旨只取子以涉机密不敢形於纸笔既而再到果以事忙只取子赵久之送子与孟久而复见胡曰：行绘曰：行期只在朝廷发遣良臣不答徐曰：某已朝辞但未得国忆不敢径行孟曰：旦夕国书可得是日堂中邂逅张俊言已有探报金人大举今过南京良臣等乞再对不报二十三日堂中见孙近笑而言日非细再添良臣曰：几何孙举五指於胸前。盖闻有大举意遂添作五十万次日得国书辞会朱相宣麻即发赵已下传语曰：事忙不及相见。且请保重堂吏云

：为已契点心才毕去送朱相绘於廊柱下厉声曰：，岂有遣人使不测之虏（改作敌）临行不相见之理设如私家只遣一仆干事临行亦须丁甯而後遣堂中皆闻之即日就道至秀州已闻虏（改作敌）骑犯（改作下）淮南至平江准省促行备泗州申已发接伴孙少卿十六日至宿州自是兼程前去日被省催督至平江府得制置司关报审问事宜。又被省连到伪界接伴牒朝廷今斋执前去於阻节处昭验至常州本州申探报虏（改作敌）骑已在楚州。又准省云：已下淮东安抚司令召募使臣说谕承楚州令放过奉使时淮东安抚使以下官吏皆退保阴沙承阳官吏已散十月初七日至镇江韩世忠已驻军维扬镇江沈晦迓於门外舟次排食酒数行晦离席问良臣曰：侍郎是谁门下人良臣曰：某孤寒无人援引晦曰：为郎时是谁除良臣曰：席大光荐对後除晦曰：可知是可知是晦亦绝不来相见良臣等因募使臣执旗报信俟报以行乃作禀目备陈前後朝廷不以礼遣参枢首鼠无敢任国事之意安装九。

日遣书状官梁植斋赴都堂其禀目云：某等比於九月二十四日恭领国书当日就道至平江府缘得泗州关报齐人引伴已至宿州某即以一行官属姓名般担人数因报约十月十九日过界至无锡县承朝旨催促即倍道疾驰十六日卯时至镇江府所得探报并召募使人往军前事已逐一公状申禀不敢繁叙目今韩宣抚大兵已渡江屯泊维扬不测接战然敌人多寡猷长（改作领队）姓名见寨去处探报不一某深欲迳趋军前而江北官吏四散道路阻绝亦未知军马是何头项。又恐为他盗窥伺如牵驾般担兵夫别无支赐给赏未易驱迫使蹈不测之地国书礼物事体非轻万一别有疏虞使某何以藉手不可以谨儆如潘尧时却回行在再降礼物等重有烦费况今日淮南道路兵马如此明知其不可前进而径往诚愚而无知之甚者亦朝廷举措恐不当尔绘窃料承楚之寇（改作众）。若是齐人必不喜闻和议虽齐人所建和议今业既乖素望岂复肯顾使人，或谓此贼（删此二字）金人不在其闲是大不然，岂有不先关决金人敢擅举事之理金人果与同谋则前所谓和议果安在哉！缘累奉朝廷指挥催促过界不敢不随宜措置遂速急召募使臣等前去报信虽俟人回进发。若得信之後王师与贼（改作寿辰）接战则所约日时与交割处所定双致参差绘非敢爱身避事使其有益於国虽蹈万死亦无所惜。若不顾事势徒委身贼手（改作敌境）亦无所补况绘被命之妆乞禀使指蒙仆射相公钧诲以谓事之成否皆不在二公所以遴选者恐语言应对闲疏脱再念此行既无责任在绘固以为幸然恐非朝廷所以遣使之意在行期日已闻警报亦尝禀白参政。若未出疆有警合与不合前去。又蒙钧诲以谓同不申明某至此偶值军马阻绝深恐有误国事遂如钧诲节次申明然连日被爱省催促令执宿州牒於前路阻节处照难忘前去。又令淮东安抚司召募使臣说谕承楚州令放过奉使某殊未晓所以窃谓淮南。若有贼马（改作敌骑）阻节恐合下本所相度今来节次承受省止是催促行程不问道路通塞合作如何处置却令淮东安抚司召募使臣说谕承楚州令放过奉使过界其承楚州既有朝廷守臣在彼何用说谕。若有贼马

（改作敌骑）阻节及承楚已为盗贼所据，岂可不使某预闻一二况淮东安抚司官吏已散何从召募某今镇江详闻事紧急决非遣使可。

以定议再今和议本为淮境今既进兵百端恳请终恐无益况临难解纷万无此理绘窃有一策辄敢冒进自古两国议和皆以势力相孚不能相下，於是讲和修睦之请息兵安民之议示闻以弱和强彼初无畏惮曲意定和者也。澶渊之役规模宏远昭然可见比年诸将蓄锐练兵士气思奋百倍於前日第以朝廷方笃信黠虏（改作金人）诈和之请断然不疑敛兵（不动）以示诚意遂使使命淹延岁月堕欲奋之士气乖归附之民心中外愤郁累年於兹和议未定虏（改作敌）兵已集背天逆理不亡何待窃闻警报初至宣抚韩开府奋袂怒发激励士卒以殄丑虏（此二字敌）为期统率全军绝江驻淮甸伺便以进其军踊跃如赴私仇议者谓必能成功独念建康控挖之地闻朝廷已遣张太尉提兵迎敌虏（改作敌）已压境行似不可缓仍命刘开府相与应援以破逆贼（此二字改作彼）三救之说将怒兵奋虏（改作敌）气自慑更望朝廷勉励诸将以安危存亡在此一举使其率厉士卒争先鼓勇军声既壮国威自立则绘衔命以往宣布威灵，庶几乎！其有济矣。苟不知出此不度事势止为退懦之计效万前辙示之以怯益使吾军士气不扬乘輿再动社稷必危万一虏（改作敌）计少革前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扰迟以岁月人心苟安则大事将去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驰入不测之虏（改作敌）是犹以羊个畏虎至则靡尔何功之有恭惟仆射相公参政枢密盛德重望同寅协恭共辅明天子力图中兴某此行事干国体伏望少垂钧念。若不问事体如何姑使绘冒万死伸无益之请亦无复可辞如绘固不足一顾一行礼物私觐等方今调发之时亦何忍轻弃绘临行之时累到都堂竟不蒙与进其所欲稟知者非一无自而达今事迫情切不免冒犯威严略叙叙万一窃望庙堂不以绘疏远仁替言国事为罪而所陈或有可采乞赐详酌审其所当然者亟施行之傥使愚者之虑或有一得绘虽赴汤蹈火死无所憾干冒钧听。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一校勘记。

谓得荆襄（荆襄二字一作秦）上比附乡村田数均敷（比误作北）诈伪投降（脱降字）至是伪齐与金人（脱金字）自请使指（自误作日）故以韩胡二枢密往（脱以字）。且以淮南盐税论之（脱税字）张浚言已有探报（浚误作俊）关报密闻事宜（密闻误作审问）目今镇江详闻事宜（目误作某）。

●卷一百六十二

炎兴下帙六十二。

起绍兴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尽其日。

十月初十日御前金书牌至令寄觐在镇江府取天长路出陆前去并据镇江府备

准尚书省子称良臣等显是故作迁延分析住滞因依及令韩世忠差近上使臣一员专一催促出界即时仓卒治行十一日早方得镇江府交割礼物私覲了当时沈晦亦不见访良臣与九人至西津渡江是日沈晦方来相另曰：二公果去耶绘曰：，岂可不行晦曰：忠义如此固佳只是分晓便不住万一未至军前锋刃之下有多少事如何分别绘曰：但以死报国他在所不恤及至江口据本处巡检申风色暴猛渡江不得（会等）只得在水府庙以俟日晡风少息遂渡宿瓜州军营十二日质明前进至扬子桥道逢韩世忠使臣持牒备坐圣旨指挥令遣近上使臣催促出界。若稍迟缓罪有所归绘顾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是亦光华比至维扬三遣骑士来促至扬州东门外见有选锋大队军前来某等问之云：相公指挥回江头把隘既入城於谯门上见世忠留。

饭云：朝廷累有文字催促奉使过界只请今便行仍将出所受到御前金牌文字一纸系令韩世忠将带军马回来镇江府江口把隘以示良臣因言欲谒陈补董皎遂就食於彼韩世忠差人传语及送到参辞门状即今日去江头照管舟船恐军马争渡仍令董皎陈补发遣使副行了速来江头干当食结差到马八匹防护步兵二十八人即时陈补董皎送绘等出北门绘与陈补有旧城门外驻马久之以老幼为托补泣数（行下）左右伤悼遂行三里馀见防护兵卒皆羸弱无用遂呼语之曰：汝辈送我出游得已归路甚难可自此去努力报国家诸卒泣拜而去止将所带使臣军兵前去是夜宿大仪镇并无居民官吏环坐一空舍下皆乏食止闻鸣鬼啸不类人境十三日行数里午前见胡（改作敌）骑十人望见绘等一发叫呼奔马前来矢下如雨绘谓良臣曰：速令一行人下马回视坠马者十四五矣。无敢前者绘与良臣并执旗人独前大呼曰：不要放简明是来讲和虏（改作敌）人遂敛收弓矢独一骑前来问当你是甚人绘等云：皇帝遣来奉使欲要讲和罢兵。且各自休息其一骑复回告之众乃欢然少顷一骑前来令缓等一齐上马联骑往天长去沿路问皇帝在甚处缓等答以在杭州。又问韩家在甚处有多少军马绘等答在扬州业时却往镇江去不见得有多少军马。又问莫是计麽先你过来待倒困来厮打麽绘答云：他是兵家讲和人息得知去城六七里有百馀骑拥一老胡（此二字改作帅）早旗高旌皆全装老胡容貌秀整（删此六字）乃聂儿孛堇（其下皆称万户大郎。聂儿孛堇改作聂呼贝勒）路次相见与使人相揖所问如初。又问少帝几岁（谓渊圣）缓等答曰：渊圣皇帝庚辰是三十五岁。又问皇帝几岁答以三十二岁万户马上自屈指数过来军前时如三十一二恰是也。其辞甚温遂相引同入天长军前译者言你们来讲和煞是好公事不如一发了却绘等曰：革使人此来专为恳请大国和议右得速了甚幸然。若要太平不难只在大国一言而已译者。又问皇帝今几岁绘等答云：（圣寿）三十二岁译者云：向在汴京皇帝来军前曾相见不知今相记否译者。又云：泗州来所在州县多见恤刑诏书并戒石铭皇帝如此爱民煞好。又问秦中丞桧在何处绘等答曰：今带职名宫观在温州居住。又问闻曾作相莫是闻得大军来後怕这裏军前去取所以教他去绘等云

：自前年归朝廷後实曾作相一年。

後来坚欲请退遂以宫祠闲居。又问绘等韩家有多少军马今在何处绘等答以在扬州不良臣等亲见人马出扬州东门望瓜州去绘曰：侍郎亦不可如此道用兵与讲和自是两事虽指挥色回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回与未因使人不可得而知。又问云：韩世忠却来掩袭我後如何某曰：军中机事使人缘何得知。又云：言元帅（谓挾懒。注挾懒改作达兰）已到高邮三太子已到泗州今次恁大军马都是刘齐斗作来某云：如今举大兵前来设。若欲取江南州县与他别人却坏了元帅军马不晓何苦为他如此万户云：恰似人家养个义儿却赌钱吃酒待赶了。又赶去那里。且只得恁地说道韩家有几万岳家有几万都在淮千周从入界来何曾见一个看如今怎奈何刘麟去哩某等云：闻刘齐多是信任李成如李成反覆叛逆之人安可信任译者云：李成煞是粗人不成人物元帅煞不喜他到开德府遂夺了马教行来十四日天欲明译者令某等出天长南门过城壕於道边立马有三百馀骑围定某等见老幼輜重并出向西去至巳时引某等转西至河边令某等下马前用大斧斫杀三十馀人遂令人拽某等下马群刀引於万户马前万户愤怒掷去所带貂帽（删此六字）按剑嗔目问某等云：你们来讲和昨日道韩家人已因却却因甚使人来夺折桥某等答以是水寨人不知朝廷遣使之意万户遂回顾教引领过人来问某等云：此是甚人某等认得三人被伤是韩世忠军下董皎下使臣虞侯内一人不识某答云：此是韩世忠军中人大怒云：似恁地事怎生信得你们却是先来称讲和暗地同来算害我其群胡（此二字改作下）遂向前举斧以刃向某等意欲加害其万户以鞭挥之遂稍却某等见其意甚怒谓决不免某等厉声叫呼指天誓云：使人弃父母弃性命前来只为讲和为国家韩世忠既以两使人为饵岂肯教知他计谋。若不见察愿就一死以报国家死无所恨问难往复半时辰来见得某等辞直理顺万户云：教你去元帅处（谓挾懒。往挾懒改作达兰）某等云：若得到元帅纳了国书便是使人事了然後请死万户笑云：大金没恁公事待教一个会汉语乡番译者去做通事。且好坐马须臾差到通事萧大尉防护甲兵二十人遂同行到宝应县用一黄河渡船摆渡人马某等於岸上伺候人马。

闲见一人作燕人装束（赂某）等说话云：是济州人姓潘旧在学校与李邺极是相熟李邺见在伪齐作右丞霜等问兹事如何答曰：甚感人。又问可知否则摇手元帅差到接伴官萧团练使李少监（某等前日进呈语录误写少监）欲来相见某等密问得萧团练小名褐禄（改作赫噜）李少监名聿兴遂与某等相见因叙使事幸得相见之意李聿兴问来议何事某等云：此来为江南欲守见存之地每岁共银绢各二十五万匹两某云：见存之地为章谊回日所存之地。又问既来讲和却为甚教韩世忠来掩不备侍郎团练是几日过天长苦等答曰：十三日到天长李聿兴云：正是会期全似酈食其事某答云：此是田横不察食其何罪某。又云：酈食获当时以游说止齐兵韩信从而袭之此来何尝止大国之兵聿兴云：兵家事先论曲直师直为壮江

南州县此已是大国曾经略定交与大齐後来江南擅自占据及大兵到来。又令韩世忠掩不备正是军人们放马遽然到来却是大齐说得都是某等答云：经界州县事此书中并不曾言及止是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国所教如韩世忠掩袭事某等实不豫闻聿兴云：不知皇帝知与不知某等云：皇帝不知。又云：韩世忠是皇帝所用之将却不得皇帝指挥怎敢动某云：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临机应变阃外皆得而专之。又云：如此是韩世忠跋扈万一和议之後依前生事定。又是败盟约某等云：既是讲和之後皇帝必须有约束不许妄动聿兴云：江南第一不是处为不合思量要复故地如襄汉州县皆是大齐已有之地何故却令使大国其事曾约束边境不欲深扰自後李成侵扰不已既招诱德安。又结杨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祸心侵陵不已实恐难以立国遂遣岳飞收复襄邓等州故地即非本朝生事相察聿兴云：元帅欲要国书看不知可以将去否某等云：不妨遂以议事迎请二圣二书授之聿兴遂唤幕外赵校尉（是副元帅处乡番译人）将去萧褐禄（改作赫噜）。又问秦中丞安乐麽此人元在自家军中煞是好人某等答云：见作宫观差遣不任职事却请俸禄聿兴云：无如此快活也。。又云：侍郎团练远来事要早了时。若告他元帅须似申包胥泣於秦庭下知如今本朝所须底事莫须应副得麽某云：此是国家大事使人。

岂敢擅决使人止得将命传导言语而已聿兴云：固是然江南而今擅占据淮南州县本朝大人门煞怒某云：自来使人往还国书中兼使人口授并不闻有此议皇帝皆所不知。若大国便加怒，岂不误江南聿兴再云：怎生更待商量复故地某云：以中闲丞相惠书有云：既欲不绝祭祀岂肯过为忤吝爱使不成国是以江南敢再三恳告。若，或不从却是使不成国聿兴再三审问某等复深言之苛等江南数州之地皆江海陂泽。又无不经残破却与大齐不同聿兴云：大齐虽号大齐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指挥使令无不如意侍郎团练会见执旗报信张革否某等云：不曾见不知是几日离军前（聿兴云：十）一日某等云：某等是十二日离扬州以日月考之可见聿兴云：元帅教将子去都是元帅自道底言语晚无文采。又再三道你我直迷着那言语煞有意来者使臣却也。敢向前覆事也。不可得某等云：一行人莫非忠义奋不顾身之人同有惧怕者遂问皇帝在甚处某等云：驾在临安府。又头号临安府是甚处某等云：便是旧日杭州。又云：此去杭州几日可以往回某等云：星夜兼程往来不过半月聿兴。又云：大军在此这公事煞紧某等云：若得元帅早有处分回报江南使人岂敢稽缓。又云：昨日书元帅已教乡番译做番书（删此三字）要看次第一两日相见也。十九日午忽送马来褐禄（改作赫噜）聿兴令人传语请上马见元帅某等回转语毕上马同行城中屋宇有五七分已上共下并有兵马并煅铁打造军器河内有粮船百只并是东京板挂七百料船牵船人等并装青号上书青州运粮船户某人。又有辇运司第十五纲运字少顷引某等至屋下见拈懒（改作达兰

）高坐并用芦席钉壁铺地左边用紫布遮壁某等认得是毡车子上所用之物傍有四化坐皆衣浑纱短袍裹头巾着球头靴右边有丝战袍或着毛衫军官五十余人并有全装甲士十余人引某等向前礼毕令译者问云：皇帝安乐某等对曰：圣躬万福。又问使旨某等答曰：某等离江南日奉皇帝指挥令致诚恳请乞早定和议迎请二圣某等星夜前来十月初六日至镇江府得先遣张革执旗报信数日无音毛某等不敢住滞。又奉皇帝指挥令寄留礼物私覲在镇江府天长路出陆前来大兵压境不知所以得罪之由译者云：使臣所更有甚传语某等云：尽在国书中译者云：国书中事却见了元帅台旨你们所说。

待信来。又已前数次失信待不信来。又怎生全不信得今次举兵为生灵不能得定自入境来并不曾杀一人房屋不曾折著你们都见。又呼随某等一行使臣近前听某等对云：大国举兵。若以生灵为念天下幸甚江南所以再三遣使恳请上国正为生灵不得休息所以再遣某先前来欲得早定和议。且告元帅矜存赵氏社稷悯恤一方生灵译者云：向时第一番到汴京皇帝同张邦昌来军前为质我曾亲自说与皇帝国家不要听贼臣言语我道有一喻一似人家盖一房子使椽柱瓦木盖得是好却须是住房子底人做主防水火盗贼。若不会照管便倒塌了此时亲自说与皇帝一一听得却令姚平仲来去可寨事不成煞损了他人当时便失信如今言事息生信得某等云：失主之事心意前朝奸臣误国皇帝虽亲闻此语是时皇帝止是亲王事不在已皇帝即位以来未尝弃信於大国译者云：这底只是我怕你们不知。又怕皇帝位高职大後不记得也。。又问某云：元帅问你当时不是会随皇帝来军前麼某云：是时先人仲通曾充国副使後复同沈晦随从萧王出使大国在燕京死节译者传达了拈懒

（改作达兰）首肯数四译者云：我这里说得底话望你们到皇帝处一一说某等云：岂敢遗落一字知云：某等皆是皇帝亲选差来只是真实所以遣来恳告况今日既荷大国许和莫非至诚恳请尚恐不蒙听从更，岂可不任诚信（某观译者所授言语甚多据说极少。又每人姓名并地名只作汉语音料止是译音不改至於人姓名则不能变矣。）译者。又云：你们说得却是只是难信某等云：到军前已是半月江南日夕望信臣子心实不遑安敢望早定大计使某等归报江南庶得生灵早有休息之期某云：某辈非敢自为脱身计大抵国家安使人亦安。若国家未安一身亦复安往译者云：元帅令你们。且归安下处候三二日左元帅到来商议了画定事节教你们去某等云：此来荷元帅授馆种种周备不胜感激惟望早赐台令复命江南遂退聿兴云：沈元用今在耶不在元用谓沈晦字某等云：在。又云：见在甚处某等云：在浙中见任待制聿兴云：是同年聿兴曾在宋朝沈晦第三甲及第後来却再与本朝取应来问某云：侍郎是谁榜某云：何涣榜。又言今年本朝廷试进士出赋题是天下不可以马上治苛答云：此可见大国息兵之意天下幸甚。又云：这赋题是本朝张炳文侍郎出丞相见问是谁意思左右增隔见前。

汉陆贾传丞相遂令人用番书（删此三字）译过共传看後大喜遂与张侍郎转两官某等复云：大国果有意偃兵修文岂惟江南之幸实天下生灵之福某等以聿兴所说遗某等回报前後反覆迁延不定某等恐误国事遂以长书献挹懒（改作达兰）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二校勘记。

御前金字牌（字误作书）只是分晓便不住（一作只是须要分晓）其他在所不恤（脱其字）绘等只得在水府庙（绘误作会）陈楠（误作陈补下同）董文（误作董咬下同）楠泣数行下（楠误作补）。且只得恁地（地应作他）。又问可和否（和误作知）经略州县事（略误作界）即非本朝生事相侵（即应作则）臣子之心（脱之字）元用谓沈晦字（此系小注误作正文）。

●卷一百六十三

炎兴下帙六十三。

起绍兴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尽其日。

谨裁书献於元帅节下某等窃闻自古皇王不得已而用兵一本於仁义而已推仁义之心而行於征伐之际则坚甲利兵乃非凶器伐叛服柔乃非危事克致师中之吉终成保大之功是道也。尧舜以是而帝汤武以是而王自兹以降五霸之事崇尚诈力不仁不义无足言者恭惟元帅鍾灵岳渎孕秀璇玑英勇绝伦智略辐凑爰整六师征伐四克丰功伟绩鼎彝虽古韩白卫霍之徒方之蔑如也。某等不佞比因使命得伏下风得望履舄钦闻至教具谓大国举师以仁义为本以生灵为意故自率师入境禁屠戮止俘囚樵夫牧儿秋毫无犯深仁厚德遐迩悦附是宜频年以来拓地万里包括宇宙勋业隆大超今冠古而无与为比也。某等相与退而叹咏仰服大国之仁诵元帅之德不能已矣。辄敢冒进瞽言伏惟执事留听窃以大国德泽仁恩不冒寰宇凡日月所照舟车所通无不霑溉独江南僻陋赵氏社稷与一方生灵未蒙加惠殆非驾近举远一视同仁之义顷者伏蒙大国惻然有存抚敝邑之意许通使命遂蒙丞相都元帅赐以青词许以立国江南君臣感服至意誓传子孙不敢忘怀尔後江南已三遣使未获成命自章谊辈回即命某等再奉使指於军前倾布诚悃欲保守见存之地竭偏方不朏之赋岁岁贡献以表事大之礼。且以二圣复还江表轺车在途遽闻大国举兵入境江南上下恍然疑惧以谓方伸恳请乃蒙见伐不审何以得罪而至於此某等不敢退缓辄冒万死崎岖险阻天与之幸早得达命於麾下过蒙与进不赐摈绝谆谆诲教至诚惻怛犹有存亡继绝之意则江南再造尚有望焉。虽然大军压境已复俞月使人达命亦再浹旬而未知所处岂兹事体重大详虑熟计询谋佥同而後报耶抑有邻国容心於其闲密将激怒大国而不欲终其惠於敝邑此不可得而知也。（闻刘麟在右元帅军因不深言）窃以江南

小国越在海隅中闲限以齐境凡欲赴诉无路自达固不。若邻邦密迹上国苟有所言无适不可伏望执事少加察焉抑。又闻之古者大国之伐小国也。一为欲其土地二为欲其臣服今大国远勤士马劳费不貲所得土地即举以与人而。又江南之意诚心恳服方。且愿臣事而不得。

则是二者皆非大国出师之本意而。且以生灵为念则尧舜汤武之用心不过是也。某等愿早得执事一言归报江南，庶几速定大计将见在大军兵不血刃而坐享成功天下生灵早得太平恩沾四表名垂万世，岂不休哉！如其不蒙矜贷含怨震雷旌旆所临如拉枯朽使赵氏社稷寄托无所一方生灵肝脑涂地致大国恩泽终不被於遐陬即是某等奉使无状无补家国愿先污斧钺以报主恩。且以为异日奉使之戒重念某等一介之微被命此来伏蒙执事假馆授餐种种周悉恩遇甚厚心非木石甯不知感以待命之久君忧臣辱食。且不遑是用裂眦沥血披露危恳敢尽布於下执事进退惟命干犯威严不胜战恐之至不宣托聿兴投之聿兴云：未得指挥不敢收即令差人去复郎君聿兴。又云：聿兴本是枢密院令史本朝令史皆以进士为之因元帅行军被差前去初不与军中的人相识及到此与萧团练同事此人极纯实可爱遂以至诚相待聿兴今来方敢独自与侍郎团练相见。又云：瞬息万变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学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某等问蔡太学见任答曰：任敷文阁待制他儿子蔡松年见在三太子处作令史近来本朝。又为於燕山府用一万贯钱买一所宅子蔡太学云：犹於他汴京宅子。又云：丞相得宇文相公直是喜欢尝说道得汴京时欢喜尤不如得相公时欢喜如今直是通家往来时复支赐宅库裏都满也。苛等云：大国丞相煞是知人聿兴。又云：昨日元帅书词煞好足见忠孝侍郎儒士团练名家似恁地忠孝必有美事某等云：忠孝是臣子合做底事某等虽愚昧不敢不勉因叩问行期何日定可得报聿兴曰：必非晚也。又云：元帅性似劈竹将来使回须是分毫不可遗不如此定是进兵某等云：既是大国许从和议亦须是使江南可以从者。若大国故为难从之说则江南何以自处更望少监宛转相成阴德非细。又答云：异日自知二十六日拂明褐禄（改作赫噜）令人传语某等元帅有指挥令奉使即今起发回去褐禄（改作赫噜）聿兴云：等一行起发聿兴与某等马差近聿与密语云：侍郎团练却回也。如遂与使牙军兵行二里馀见挹懒（改作达兰）拥三百馀骑前来相凶至路次与某等相见译者首云：淮南州郡皆是本朝经略了当何故後来擅自。

占据今大兵已到此却。又教韩世忠前来掩袭捉将我人去。又却遣使求和意是如何某等答云：闪来蒙丞相惠书止是说淮南不得屯驻军马即不曾见说占据之事江南遂依禀指挥不敢於淮南屯驻人马所以奉承大国之命不敢有违译者去军马却为甚大军到来韩世忠却在扬州某等答云：韩世忠是淮南宣抚闻得境上有军马是他职事不得不自为备今来既是大国之兵必不敢妄动兼使人此来一心只望和议

早定如将帅贪功生事使人等岂得预知译者云：既欲讲和须是至诚不可奸诈兼是些小掩袭不济事如欲厮打先约定一日两军对敌则好我这时只用仁义行兵。若一面讲和。又令人来掩不备如此终恐误事只恐你江南终被将臣误事如前回大兵到汴京姚平仲去可寨事可见本朝事体秦桧与张底一一知得。若未信时语言问他们。又云：我此中捉得你那里人并不曾杀你那里人捉得我人去亦不要杀却兼他们何罪况大事不在此某等答云：今来大军压境更蒙元帅矜察江南另无他意许立和议实为感幸岂肯更敢虚诈不实及胡乱杀戮译者。又云：如国书中说得煞是使人说得亦煞好只是凭信不得某等答云：江南遣使前来恳大国欲定和议无非出於至诚译者云：我这里军马你们想变见莫只是来窥探虚实否某云：大凡欲探刺虚实皆是国势相敌未测虚实方遣使探刺今大国兵威如此自来所知何待探刺而後知也。译者复云：使人所以留滞别无他意但为等候左元帅相见当面议定方得遣回某等云：使人来此所斋国书已先纳讫见有上大金皇帝表二圣二后表丞相元帅物录六封乞留军前译者云：大金皇帝表留下其馀文字将去物录中物不用得如今厮杀後。若我们败时物也。做主不得我们过河去後不止要这些物某等遂止以大金表授之某等。又云：元帅遣回使人江南必再遣从事鳞乞一期限译者云：你们自说期限某等云：急限半月後望再有使来不来亦不妨果有使来从甚路来某等云：取元帅指挥译者云：只是从扬州来。又云：到江南传语皇帝相别後煞是思念冬寒保重某等再一致谢遂授某左元帅书一封某等当面看过遂辞而退见马前一人著褐丝战袍裹头弓靴鞋疑是吴苏问之果然。又见一人年约六。

十馀岁骑马在拈懒（改作达兰）後问袍禄（改作赫噜）云：是拈懒（改作达兰）兄聿兴云：适来元帅指挥不消得前路去遂与某等相别少顷上马有铁骑三十馀人随後掇儿孛堇（改作聂贝勒）送行到镇江府见韩世忠具以所当预闻者语之当日镇江府差到牵驾人地夫即时乘舟离镇江府二十八日夜至常州见张俊亦以虏（改作敌）中大意告之二十九日夜至汴市关张浚舫舟集岸遂往请见舟中坐语甚久兼亦略及使指浚云：适闻得奉使回遂欲同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如二公到朝廷必自有所以处某见汴市巡检差到人夫即时解舟至十二月初一日拂明到平江府外见赵沈胡三人叙次问赵云：且说因甚放过二公来良臣正色曰：且容略叙本末因不顾赵只向沈胡赵乃退步至坐席沈曰：大家。且坐方点茶皆不语良牙起曰：某脱身万死今欲赴於朝廷首先掇怒丞相良臣日愿就都堂请死赵曰：恐鼎不合干预。且请参政枢密请二公子中说话绘曰：适魏侍郎对丞相非敢失礼容但备诉艰苦。且望丞相优容使毕共说赵曰：某知他契了人多少言语正所谓唾其面使自乾者适来无他如二公劳苦不待言而自知所以如此问者欲速知事之要领耳获辞少和乃问曲折看国书而退後省诸从官传语请相见遂见时王居正唐辉孙近刘岑在焉良臣复厉声曰：某所以奋不顾身止念在廷臣寮皆有父母妻子独主上孤立於此如

朝廷得良臣辈，岂能使人因大恟众皆愕然。且曰：良臣必泣诉於上前遂退因见吏部汪思温王纯度支李元伦金部吴开皆良臣同舍绘亦吴开旧同官众问虏（改作金）兵多少据所见不及二万人据刺探及瞄（改作敌）人说四路有人每路十万然皆不曾见时良臣愤怒未已汪思温曰：不须如此某静故见公非当平其气是日午刻有旨召对内殿上问劳圣语温厚良臣等皆至感泣上问过界事皆如语录对上委曲问贼（改作敌）势绘曰：臣所见自天长至辰州拈懒（改作达兰）大寨五寨共有二万人或云：三太子四太子刘麟四头项臣皆不曾亲见有战船三百余只大小不一人亦不甚精锐臣闻汉高祖怒韩王信反欲与匈奴共击汉自将击之前後遣使十馀辈皆以为可击继遣娄敬独以为不可曰：两国相击此宜矜讠夸见所长今往见羸瘠老弱此必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谓不可击乃械系娄敬往卒困於平城臣顾陛下勿轻此贼（改作敌）臣。又闻。

张仪以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後外破公家面成私门臣死不敢为此惟圣主审度事情因时制宜可保万全上曰：卿所论极是卿等见拈懒（改作达兰）状貌如何良臣曰臣等素不识之其身长大面微赤色如患风疾臣等初见之首言京城下曾对陛下言以盖房屋为喻上愕然曰：尚能记此说是日自泛索後对日出入堂中再召与沈胡大殿上相见问劳甚厚盖有从官言使人远归朝廷如此相待後来何以使人遂有是礼翌日疾作不休致状继而堂中请良臣问四路之数良臣曰：却是副使曾与吴开说。若所闻审的当须奏知岂敢不白知朝廷吴开王纯等以谗譖使人於赵不两月三人同日告殂疾症。若一好事者，或以为报应某等（致仕）状先归告良臣曰：陛下对时圣语如此是未见宰执之语次日诸公对事必不然宜速为去就良臣曰：某已乞从便继而韩世忠遣壕寨官张札往军前下文字回迁观察使岁暮虏（改作敌）退言章论列马承家并及魏良臣皆罢。又论不渡江人追减恩例并所得恩泽亦有言章皆缘赵鼎初不主和议适使副归日赵已当局某既乞休致而良臣亦乞宫祠而归其後详悉更不录焉绘父仲为宣抚使副日有书言十不可今附於後云：

五月二十五日拱卫大夫平海军承宣使兼廉访走马公事王仲通谨斋沐裁书再拜献於领院少师相公闻北狄（改作金人）为中原患久矣。其盛衰强弱未始有常其俗以畜养为业随逐水草习於攻战此天性也。中国（改作之）所以制戎狄（此二字改作外）者非长攻远讨才寿其巢穴而後为功也。备吾之边疆以御之而已故甲兵不可不完城邑不可不固粮食不可不弃如朝廷前後戒飭边臣讲画武备常。若寇至可谓不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共窃寇之方无善於此某伏睹朝廷亟命枢近大臣及起发诸路兵马径趋河北某尝闻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故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某虽不知朝廷深谋秘计观桓公谋代莒之事可以意得万一无事则幸矣。如或别有措置有不可者十御以承平之日久为极盛之时天子方垂衣拱

手享四海之主如覆盆之无事，岂不美欤师旅一动则有北顾之忧处安虑危得不慎之一不可也。石晋割十六州以事狄人（改作契丹）而周世宗犹能不血刃而定三关况主上睿谋神武王师所。

向无不克捷今两朝通知师出无名二不可也。女真远夷（此四字改作金人）长於战斗北虜用兵（删此四字）侵夺（下添慧丹）郡邑几二十馀州。又欲取汉故地献纳朝廷苟使力能平荡说异时复与女真为敌国矣。是灭一夷狄（改作敌。又）生一夷狄（二字改作敌）。且无百年誓约可守能和其众不犯我哉！三不可也。北界种类（改作部落）多矣。如契丹奚人渤海其地皆不毛虽藉汉人（改作内地）境土为衣食种养之源一旦收之绝其岁赂饥寒可立而待彼当必争致用兵不已天下骚动四不可也。北道数千里无险要可恃皆平原广野用众之地寡固不可以敌众今逐路战卒各不过数万人彼。若倾国以应敌昔澶渊之役侵耗之患安可忘之五不可也。当熙丰之朝天下丰富府库馀财贯朽莫校太仓之粟陈腐相因神宗皇帝涵容未欲轻举者欲先收灵武以大河为界断匈奴右臂今灵武尚在西夏为唇齿之国得不助之乎！攻之则理宜必救救之则腹背受敌六不可也。夏国多用汉（此字改作内地）人刘文计策尝有意深入因粮草虚乏未快其欲今以关陕诸路精兵备北用则固为可矣。於西则大为可虑重此忽彼七不可也。聚人曰：财虽有金城汤池非粟不守如财不足用以天下之赋转给为不难至以谷粟匱乏岂容仓卒而能就也。盖闻各边储蓄不广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八不可也。生齿繁夥民鲜积聚岁有水旱则流离不可胜计国家发仓廩以赈之仍能少济今。若小有事宜科配百出使无可办孰肯束手待法必转而为寇攘九不可也。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老氏所谓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今幸频年丰稔民力尚未优裕一有荒歉何以救甯十不可也。某所论缘利病灼然惟恐未有人为朝廷言者某久在牧守荷国厚恩毁有所见默默不言是大不忠也。方今领院少师相公为国元老乃心王室大赖明哲康济生人天下大事无大於此某尝采众议如出一口但畏祸莫敢出位而言某仰恃某官至诚至忠敢罄拙直惟冀高明早为天子反复开陈苟合帝心一下蒙福忠孝功业烂然光明区区之意实在於此冒渎尊威战之至。

賜士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三校勘记。

且谓大国举师（。且误作具）。且冀二圣复还（冀误作以）悚然疑惧（悚误作恍）舍怒震雷（怒误作恕）敢尽布於下执事（下字衍）褐禄聿兴云：等（云：字衍）。若未信时语言问他们（应作。若未信可问他们）某静故见公非当平其气（一作上方召见公。且平其气以待之）欲与匈奴共击之（误作欲与匈奴共击汉自将击之）此必欲见短（脱欲字）日入出堂中（出误在入上）某疾作翌日下休致状（脱某字）至於谷粟匱乏（於误作以）。

●卷一百六十四

炎兴下帙六十四。

起绍兴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酉，尽十一月十四日己未。

九月二十七日癸酉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事。

朝廷方除赵鼎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未行伪齐谋大举宰相朱胜非乞持馀服罢去遂留鼎拜相仍降诏抚谕四川诏曰：朕顾怀蜀道屡困敌兵选建枢臣往加督护方选日以临遗偶防秋而戒严乃命以宰相居中仍遥领西南军务既总局事於朝政益增重於使权俟来春改图近弼绥尔众士膺副朕怀比命属僚就宣德意。

知鼎州程昌上庙堂书极论遣使都督川陕荆襄未便。

程昌谓除赵鼎都督川陕荆襄未便鼎虽拜宰相不行深虑别议遣使乃商榷其利害极论其所以未便者昌尝谓古今利害特在於名实之闲事责实故有利无害徇名有害无利昌尝深究其源非谓朝廷遣使乐於徇名亦非奉使者其才不能责实势使然耳使命一出张官置吏不下数百员与夫屯师聚兵之费当取给於州县州县比年所至匱乏常赋之入曾不足以自贍矧有馀贖以供使命之用一被督责必令办具不过重费鞭朴取之於民官吏苟非其人夤缘为奸殆有不胜其扰者至於诸路兵力初不足恃使命一出於所部军马。又须抽摘随行赴置司去处州县一或有警不过告急於使司相去既远应接每不及以至调发人夫征取财赋行过郡邑仓库一空应报文移日不暇给其闲至有将懦兵骄稍无纪律则滋长贼（改作敌）势为害一方。又有未易言者如是则使命之出将以保州县而州县反被其扰将以抚百姓而百姓反受其弊将以治盗贼而盗贼愈长其恶可谓有害无利矣。朝廷凡使事之毕亦尝计其岁月所费以较共利害多寡科比者伏睹遣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得之道涂谓朝廷因献言者以今日大计在於图秦故特遣大臣出领使事昌窃谓朝廷急於圆治辍枢臣使远方固可以膺重任而成大功然以其势考之，岂能使之责实虽负伊周不世出之才恐未免徇名而有害无利也。昌备员武陵首尾五年川陕事体粗闻其略试言之。且张宣抚入。

蜀之初责任非不专事力非不盛财用非不富士马非不强当时人心。又皆鼓勇乐於赴功而累年之闲迄无功效徒上下怨憾以谓四川初婚盗贼（改作干戈）之扰止缘宣抚使入蜀以扰之宣抚入蜀而人被其扰亦岂为宣抚者固欲重困州县乎！盖张官置吏屯师聚兵官吏之所贍给将士之所犒劳所过所留征求调发势有不得不然者耳况今五路陷没四川危动民力已困财用已竭强胡（改作敌）垂涎。且有吞蜀之意以今事势较之张宣抚入蜀之初为何如州县弊似亦极矣。乃欲以大臣出使将带官吏摘抽诸军双入蜀地征求调发号曰：图秦窃恐秦未暇图而腹心肘腋之变先起矣。昌所以妄意谓未易责实近於徇名而不有害无利也。抑尝闻乃者富平之战骑兵凡十五万士马亦可谓强矣。而竟致败衄今四川士马不过吴交响曲耳何所恃

以图秦乎！昔曹操以百万之众顺流而下吴之群臣已为迎降之说操於图吴势。若可必矣。周瑜以谓今使北土土操无内忧（乃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今北土既未平定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後患。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而操冒行之擒操宜在今日其後操果有赤壁之败今都督之来图秦也。东土已安而果然无内忧乎！南寇已平而果无後患乎！中国士众果能习水土而不生疾病乎！昌愿朝廷鉴此审处利害而行之无令轻举妄动近於徇名而无实也。至如近复襄邓等州都督之行就当措置拨军屯守军势愈分昔吕蒙为孙权论徐州曰：今操远在河北不暇东顾往自可克然地势通陆骁骑所骋今得徐州操後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尤当怀忧不如取关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用其策後果擒羽今朝廷复襄邓州亦犹权之取徐州也。取之为易守之实难能保强虏（改作敌）之不争乎！孰。若命大臣或大将益重兵聚资粮守荆州以据长江之险今天下根本大势实在长江保守长江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图秦保蜀料理襄汉经略中原随宜度势以次施設今根本不固遽欲辍大臣於数千里之外以孤军抗强虏（改作敌）期以复西秦残破之疆昌谓四川民财已竭兵力已弱人心已动而都督。又将入蜀万一强虏（改作敌）乘我闲隙或压以重兵或传以伪檄则事有未易言者其所系岂小哉！昌初闻枢相赵公出使赵近世伟人也。忠义激昂。

慨然有康济四海之志然事势如前所陈昌实忧其行窃意枢相洞达利害已久身为大臣义当徇国不敢辞避耳今闻大拜脱或别议遣使愿试以昌所陈更加讨论熟计利害而行之。且命大臣或大将守荆州以固根本在今非上策亦策易事特不得已而用之兵非有五万之众钱粮非有三年之储。且将不假岁月责以近效变，岂能使之胜其任也。荆无人探挖上流势须益兵也。昌以事干国计不敢缄默，或谓昌言轻不足信伏望更加采访自是不另遣使。

金人寇（改作袭）承州知楚州樊叙宾弃城而走（旧校云：按宋史金人渡淮楚州守臣樊（叙宾）弃城去在九月二十六日壬申当在相赵鼎前一日事。若金人攻承州在十月十四日支干疑误）。

是时改高邮军为承州金人犯（改作攻）承州而楚州守臣遁走也。。

十月朱师亮军於明州。

刘豫声言遣徐文来犯海道乃命师亮以兵一千屯於明州。

张俊为浙江东西宣抚司军於镇江府。

边报金人与刘豫合军大举欲侵淮甸遣韩世忠以兵渡江发张俊兵驻於镇江府军士多夺取干民舟船如被寇盗是役也。兀术（改作乌珠）屯於天长军刘麟屯於盱眙军。

孟庾为行营留守兰整边顺临安府弹压官（旧校云：孟庾为行营留守在十月初二日丁丑）。

赵鼎建亲征之议乃差留守及弹压官是时亲征之议犹未定也。

召张浚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旧校云：张浚为资政殿大学士在十月初八日癸未）。

车驾幸平江召张浚任事遂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诏不许辞免日下起发手书赐浚曰：卿去国累月未尝弥忘考言询事简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纾筹策毋庸固辞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谟嘉猷伫卿入告。

十三日戊子韩世忠败金人於大仪镇。

韩世忠以董临军於天长以解元军屯於高邮亲与呼延通率十馀骑绰路去大仪镇十数里遇金人铁骑二百馀世忠与通方立马议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骑直卫世忠世忠与战不利金人有骁将独战世忠。

力疲通自後击虏（改作敌）将世忠坠马几被执通救止之世忠复得马回顾金人百馀骑通请世忠据陂坂挖其路以弓箭当之世忠得还奏通之功乞优异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缴其诰命再奏乞重赏通以劝将士遂落官阶授吉州刺史。

解元败金人於高邮军尽俘执以归。

解元及在高邮金人来侵未至三四十里元先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时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要路之侧。又伏百人於城之东北岳庙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邮无兵不知我在高邮即轻易而进俟金人过我当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见我麾旗则立帜以待金人进退无路必取岳庙路走矣。。若果然则伏者出众皆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过则决河岸以阻其归路食时金人果径趋城下元密数之有一百五十骑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帜以待金人大惊踌躇无路遂向岳庙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伏兵无所施其技尽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及金牌银牌与执事居其半是时董文在天长亦有功元与文各加正任观察使。

马扩复元官除枢密院事都承旨。

马扩在融州仙溪也。张浚都督陝右不远万里遣人持书币招之书中专以同济国事为言。且曰：上之待公不轻虽缘谗毁终必保全公荷圣恩如此可不图报乎！马以刘子羽昔年在真定有隙今在宣抚幕不往复书谢之绍兴三年召为都督府参议官道遇疾丐祠四年奉祠居信州九月召赴川陝都督府稟议差充详议官引见上殿奏对称旨乃复元官拱卫大夫利州观察使除枢密副都承旨。

牛皋徐庆败金人於庐州城下。

金人与伪齐连兵称兵犯（改作攻）淮西安抚使仇尽发宣司戍军一千以拒之既而败亡无一不者即乞师於湖北岳飞遣腹心将徐庆牛皋为援皋庆引十三骑先至城下入城谒坐未定扩喉报金人五十馀骑将逼城时湖北军马未到色动不安皋曰：无畏也。为公退之即与庆出城迎见敌军遥谓之曰：牛皋在在此尔等安敢来番猷（改作敌帅）曰：我知牛公在湖北路已赴诏命此中安得牛公皋乃免胄张旗帜

敌人相视失色皋察其有惧意舞枪先登敌人奔溃皋以十三骑袭五十里是时番伪（改作金齐）大军十馀万去庐州百里而屯一夕皆遁骇叹。且亲书保明（删此二字）赞其。

威望神勇谢於岳飞飞不悦而（删此四字下添皋愿）移其功以畀庆皋亦（删此二字）无慊色淮西人以为恨（删此六字）。

二十三日戊戌诏幸江上抚军。

金人在淮甸张俊军镇江府促渡江出战有迟疑未渡之意朝野惊恐亲征之议起於赵鼎见上屡请车驾早幸江上上绵首肯之既退即为中官阻止至是鼎劝上亲征。且曰：军民百姓皆望陛下亲征唯中官未肯行。若陛下幸江上则诸军皆尽力御敌矣。中官未见陛下亲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发遣近上中官赴都堂臣具酒礼待之谕以祸福然後亲征可决上从之遂发左右亲近十数人诣都堂鼎具酒礼以宗庙社稷安危之计谕之。且曰：诸公见上可以赞成其事俟退敌回銮则共享安逸之主众诺之议遂定即命草诏诏曰：天地之大义莫重於尧舜之至仁无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胡马（改作敌骑）北侵五品弗明两宫未返念有国有家之道必在正名尽事父事兄之诚詎宜安处将时巡於郡国以周视於军师尔等其慎守封圻严戒侵扰虔共乃职谨俟朕行。

戒谕州县诏（旧校云：是诏沈与求撰）。

朕以逆臣刘豫称兵南向寇（改作烽）警既闻神人共愤朕不敢复蹈往辙为退避自安之计而重貽江浙赤子流离屠戮之祸乃下罪己诏亲总六师临幸江滨督励将士然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动众劳人惧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怀尚冀监司帅臣与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体朕此意凡借贷催科有须於众者毋或纵吏并缘为奸凡盗贼奸宄辄生窥伺者务绝其萌毋令窃发其或乘时抢攘恣无名之敛容奸玩寇（改作敌）失讥察之方至使吾民横罹困苦有一於此必罚无赦候军事稍平当遣廷臣循行郡国。

二十四日己亥车驾发临安府。

车驾进发诸大将有献俘於行在者戮於秀州冒张守方知福州闻而上疏曰：凡所献俘使皆金人或外国代理助则宜谕除俸无遗育至於两河山东诸路之民皆陛下赤子也。刘豫驱迫以来诚非得已臣谓俘内有签军宜谕以恩信以示不杀贷而归之或愿留者听其便不惟得先王胁从罔治之义而刘豫之兵可使不战而自溃虽日杀而驱之前沿复为用矣。从之相继诸将进击金人败衄而去。

二十七日壬寅幸平江府加赠陈东欧阳彻秘阁修撰与恩泽两资赐田十顷。

车驾至平江府宰相奏事上因论黄潜善汪伯彦当国杀布衣陈东欧阳彻事深自悔恨曰：朕至今痛恨之虽各赠五官并与有服亲恩泽犹未足以称朕悔往之意遂各赠朝奉郎秘阁修撰更与恩泽两资拨赐田十顷。虽然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

三十日乙巳仇克寿春府。

仇为淮西安抚使刘豫侵淮西遣将会伤会合孙晖兵击败之复取寿春府。

十一月十三日戊午金人陷滁州。

金人侵入，於是据滁州而居之十四日己未张浚知枢密院事。

行状曰：是日除枢密院事奏曰：人道所先惟忠与孝一亏於已覆载不容自昔怀奸欺君妒贤卖国当时闾巷细民莫不深怨嫉愤欲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尽忠虽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称叹思见其人焉盖义理人心之所同故好恶不期而自定臣以区区浅薄之才幼被家训粗知义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负偶缘遭遇寝获使令陛下任之太专待之过厚而有怨於臣者攻毁之备至有求於臣者责望之或深上赖圣智何全微躯臣奉使无状，岂不自知至於加臣以大恶之名陷牙於不义之地隳臣子百世之节贻孀亲万里之忧言之呜咽痛愤无已今陛下察其情伪保庇孤忠许以入侍旋擢枢字在臣毁首碎身无以论报然而以议之所劾训辞之所戒传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复何颜敢玷近列，於是赐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四校勘记。

今根本不固（不应作未）为浙江东西宣抚使（使误作司）兰整（一作兰整）通请世忠据坡坂（一作计得世坡坂）解元及在高邮（及字衍）故轻易而进（故误作即）。

●卷一百六十五

炎兴下帙六十五。

起绍兴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乙未，尽十二月三十日癸卯。

诏用张浚榜朝堂。

行状曰：是日上亲书诏曰：张浚爱君忧国出於诚心顷履多艰首倡大义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谓关中据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兴起者乘虏（改作敌）百胜之後慨然请行究所施为无愧人臣之义论其成败是亦兵家之常矧权重一方爱憎易致远在千里疑似难明然则道路怨谤之言与夫台谏风闻之误盖无足怪比复召浚置之宥密前观浚恐惧怵惕如不自安尚虑中外或有所未察欤夫使尽忠竭节之臣怀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惧焉可令学士院降诏出榜朝堂。

刘光世退军建康府韩世忠退军镇江府张俊退军常州。

濠州镇抚使寇宏弃城走丁成魏进叛附於金人。

金人以重兵临濠州四面攻击知濠州寇宏御之时城中兵少大率人当三女墙头军民与僧道相参每。

十人为一甲皆被甲持枪不得内顾每一踏道二人以长刀监守无故上下者杀之

宏惟著布袍直缠心理夜步行巡视四壁未尝乘马呵喝由是守陴者严肃不敢懈一日宏在众中望见守陴者三人擦城而去宏径至上呼其同甲者余七人皆斩之人皆悚栗北军以甲兵数万与卫车云：梯皆薄於城宏作铁车追上插狼牙钉谓之破金车追有缘云：梯而上者以车追击之头釜与脑骨皆碎尸积於城下数尺而北军来者犹不止。又以鼓数万聚於东门之外一时俱鸣其声震天谓之胁城鼓而城之东北壁女墙震而摧者二三十步北军以精卒利弓并力齐射飞矢如雨州人骇愕宏乃张布幕以御简明令市人运灰瓶别修女墙指顾之闲女墙如旧矣。金人。又向旧河口敌楼下并力攻城城上金汗灰瓶与矢石乱发金人死者虽多而相继来者亦不少既而掘城之半而守陴者变不惊惧尽力御却之力击者凡七昼夜不休宏以城必不可守乃开北门弃妻子侍母与寡嫂弃城而去从之者十余人通判国奉卿初在清河口同赵琼寨民兵去引金人舟船得李之妾俾生两子宏弃濠州也。声言登舟欲以计破金人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为遁走计已登舟不可复入城矣。奉卿曰：何不明言於我使我摧一妾两子而乃弃之死地邪宏以奉卿为怨已遂杀之宏既去权兵马钤辖统制军马丁成自南门投拜兵马都监副统制魏进自东门投拜时金人主帅屯於近郊问宏之家属所在成谓宏与同奔矣。既而闻匿於成家遂斩成於市乃尽取宏与奉卿家属焉金人以贾舍人伪知军州事数日以赵荣代之十二月张浚往沿江劳军。

行状曰：时大酋（改作帅）兀术（改作乌珠）拥兵十万於维扬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绘奉使军前还夜与公遇於中途公问以虏（改作敌）事及大酋（改作军前）问答良臣绘谓虏（改作敌）有长平之众。且谕良臣曰：当以建州以南王尔家为小国索银绢犒军其数千万。又约韩世忠克日过江决战公密奏使人为虏（改作敌）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动及不可令更往军前恐我这虚实反为虏（改作敌）得上然之公遂疾驱临江召大帅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与议。且劳其军半士见公来勇气十倍公既部人诸将遂留镇江节度之令韩世忠移书兀术（改作乌珠）为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初虏（改作笔）谍报公得罪远贬故悉力来寇（改作攻）至是兀术（改作乌珠）问世忠所遣麾。

下王愈吾闻张枢密贬岭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书兀术（改作乌珠）见公书押色动即强言约日当战公再遣愈以世赬收往问战期愈回一日而虏（改作敌）宵遁士马乏食狼狽死者相属诸将追击所获甚众。

太阴犯昴。

丙辰夜太阴犯昴按晋天文志五年胡灭亡（删按晋至此十字）有司奏以灭胡（改作敌灭）之象上因与大牙论及之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兴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应至矣。人事示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赵鼎曰当修人事以应之。

马扩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

车驾幸平江府差马扩兼行宫留守司参议官被旨发赴平江府扈从车驾至是差

弃江西沿江制置副使依前枢密副都使承旨驻军武昌。

奖将士诏。

朕分遣将帅列屯江淮比命枢臣亲行按视还朝之日具一奏陈乃闻身率军行日加训练骑射惯习技击精娴戎政益修士气弥振既以严飭於武备是将图建於茂勋深察用心之忠尤嘉报国之义朕惟无德以服远未能解甲以休兵烦尔师徒久从征役暴露寒暑拥持干戈軫念於心惻怛忘寐惟尔怀国家抚养之恩德愤僭伪侵陵之凶残宜勉于於艰难终共成於逸乐誓当有济用副至怀故兹抚谕想宜知悉。

十三日丙戌招从伪士大夫诏（干支有误应作丁亥）。

诏曰：（旧校云：是诏沈与求撰见龟溪集）朕惟靖康兵革这难神器几坠天命有在属於眇躬夙夜兢兢罔敢自逸期与尔士大夫共雪大耻还我两宫保有黎元永庇中土而强敌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时盗据京邑使我缙绅沦陷涂炭繇朕不德以至於斯北望伤心投涕无所变惟尔士大夫蒙祖宗休泽服在周行其有失身伪廷事非其主顾驱胁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若张孝纯李邕李侗等内外亲族不废禄仕每饬有司常加存恤朕之於尔厚矣。尔尚忍忘之耶其能洗心易虑束身以归当复其爵秩待遇如初或为奇谋秘画立功自效乃颁异赏不限彝章呜呼逆顺之理祸福之机昭然甚明要知所择朕方布大信以示天下言不尔欺有如日咸务自省体朕至怀。

寇宏复知濠州。

寇宏弃濠州至平江府会车轻驻躄平江宏匿闾巷闲不敢出视事八廂以闻上乃召见宏宏大惊惧至则把见把见之礼卫士驱厂之宏益惊上问淮南事宏战栗不能对命宏依旧知濠州疾速前去宏遂退。

二十日癸巳张宗颜及金人战於六合县。

金人濒江犯（改作攻）宣化镇出没者逾月张俊遣张宗颜潜渡至六合县出金人之背与战不胜诈为捷书以闻。

折彦质为枢密都承旨。

诏拨崔邦弼吴锡两军付马扩。

诏湖南安抚司拨崔邦弼吴锡两军付马扩安抚司席益不奉诏上怒落其职。

汪伯彦进建炎中兴日历。

汪伯彦先於绍兴三年被旨编进大元帅府事迹，於是年编成上建炎日历表曰：臣伯彦言今年三月十二日准尚书省子节文备奉绍兴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圣旨命臣以大元帅府事迹首尾省记编录进御前呈乙夜之览付之史官纂成一代之典传信後世有王者起必先受命之符为天下君宜首表年之事盖春秋之作探一元之意而黄帝以来纪五德之传振古如斯於今稽。若臣伯彦诚惶诚恐顿首窃以艺祖创艰难之业列圣守盈成之文万邦惟怀四方来贺垂令闻之不已昭伟绩之无前缘朝奸变乱於旧章而王政沦废乎！小雅属大运百六之会加小游泰一方临方二帝蒙北燕之尘一

张僭南楚之号赖二百年庞洪之泽得亿兆人响往之心戴宋厥惟旧哉！归启孰能御也。恭惟皇帝陛下天地合德孝悌通神奉使渠酋（改作北庭）而汉天子以尊建府朔方而晋元帅称伯黄河合冻发光武滹沱之祥经气流光呈周室赤乌之瑞休嘉应有十数讴歌来於万方就日望云：北面劝进者乃至五六反袂拭目西响退让者不止再三末如之何迫不得已建议定策二三子何力之有焉应天顺人大一统自今以始矣。必有不刊之典庶为罔极之传臣识昧几先学唯荒落鞭弭尽周旋之力帷幄无裨补之功攀六龙之御天首四蛇之入宇受恩莫大负罪良多流落江湖莫收魂魄俯仰宇宙回想风云：会逢明诏之颁俾纪当时之实舐笔和墨难摹日月之明拭目扬眉莫睹乾坤之大惟是云：为德业与夫日月时年毕索始终粗悉首尾唐虞二典垂成盛代之书游夏一辞或补阙文之史虽。

惭润色弗近诬祖述宪章俟圣人之笔削铺张扬厉唯国史之发挥臣编类成书名曰：建炎中兴日历谨自缮写分为五卷随奏上进以闻臣伯彦诚惶诚恐屯首谨言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观文殿学士左正议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汪伯彦上表。又建炎中兴日历序臣恭被圣旨省记大元帅府事迹至陛下即宝位本末编为成书进御以尘乙览将付之史馆臣精白以承休德不知鼓舞仰惟皇帝陛下盛德之举岂徒纪事而已哉！圣意殆有所在臣闻伊尹申告太甲曰：今王嗣有令绪而戒之以慎终於始盖保位莫如慎始也。始之不慎其克终者鲜矣。慎终莫慎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锡智勇之英瓷当阳九非常之运再造王室起於艰难思厥艰难大正厥始以图允终纪事之意有在乎！是天下幸甚臣仰遵圣训谨以陛下自康邸奉渊圣皇帝诏出使虜（改作北）廷改命建府以兵马大元帅起义河朔由相及魏及郓及济忧劳百为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续已断之大统即祚於应天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诏毕虑省记参以断编而以事系之日以日凿之月以月系之时以时系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至於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采事摭实编次成书分为五卷名曰：建炎中兴日历或，庶几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尔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观文殿学士左正议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汪伯彦谨上。

三十日癸卯金人退滁州（三十日误应作二十九日）。

金人据滁州四十七日至是乃退去。

王进薄金人於淮执其酋（改作帅）程师回张建寿。

金人自六合而归也。张俊命王进曰：虜（改作敌）骑无留心必径渡淮而去可速进兵及其未济击之进往虜（改作敌）。且渡遂薄诸淮大败之获其酋首（改作大帅）程师回张建寿皆名将也。师回言刘豫说虜（改作敌）人云：刘光世韩世忠失卜江南可取故金人信之而来赵鼎具以师回之言闻奏上乃以贾复寇恂事训饬二将。

虜（改作金）主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以病殂。

节要曰：四年冬虜（改作金）主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以病死传位於谿版孛极烈（改作安班贝勒）都元帅完颜虜（改作金）人自来以谿版孛极烈（改作安班贝勒）为储嗣故得预知时以大兵相拒江上不敢发丧至军回於五年之春方告诸路诸郡邑立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之灵抛盞烧饭（虜俗也。。）。

虜改作金）吏民挂服及禁音乐一月而罢窩里け（改作鄂勒欢）拏懶（改作达兰）兀术（改作乌珠）自江上回至燕山各赴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之丧虜（改作金）主完颜伪谥曰：太宗文烈皇帝。

神麓记曰：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先患中风病手足无力半身不遂约及一年至天会十三年乙卯岁正旦近侍扶掖而行早见佛自东方随日出而现从者皆视而瞻礼闲吴乞买（改作乌奇迈）问汝等见甚皆云：见佛象在日傍云：闲言未讫吴乞买（改作乌奇迈）昏困再病中风僵仆殁於明德宫时年六十一宗干宗维传大行皇帝有旨急召谿版孛极烈（改作安班贝勒）喝（改作赫噜）即帝位於柩前谥曰：太宗文烈皇帝葬之坟山号曰：豫陵。

赵子砥燕云：录曰：金国置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改作乌奇迈）私用过度谿版（改作安班）告於粘罕（改作尼堪）请国主违誓约之罪，於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谿版（改作安班）粘罕（改作尼堪）以下谢罪继时过盞。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六

炎兴下帙六十六。

起绍兴五年正月乙巳朔，尽二月十六日庚寅。

绍兴五年正月乙巳朔车驾驻蹕平江府日食求直言赵荣退兵濠州。

金人与伪齐之兵皆退过淮北也。亦遣人报濠州赵荣退兵乙巳荣率北军及投拜官魏进全家去既出门市人尚未知少顷提辖丁怀辈四人欲作乱先开甲仗库取器械时荣去未远而悔曰：吾弃城而来无知州以主管州事安得不乱乃以衙兵复入则怀等已执兵仗矣。怀闻荣复至走避得免荣遂斩其馀三人令梟於市荣令录事参军杨寿亨权知军州事然後荣引众去荣在濠州月馀城中皆不扰及荣既去军人不便寿亨之政遂夺州印请兵马都监孙奕遂权知军州事是时寇宏在平江得旨已依旧知濠州朝廷以寿亨既权州则奕不宜从军兵之请代寿亨乃授奕徽州监酒不务。

十一日乙卯知枢密院事张浚自建康府还行在。

十三日丁巳以金人退军曲赦庐光濠州寿春府。

朕以眇质获承至尊念国家积累之基遭夷狄侵扰（改作强敌侵陵）之患两宫远狩尚虚归路之期万姓同忧未睹升平之日浩。若涉川而思济懷乎！置器之难安

常未明而求衣每侧席而思治朕诚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绥靖乱源致被叛臣乘予运始攘齐地旋据都城未厌鸱张之谋更怀梟噬之晋频挟虏势（改作敌众）来犯边陲直渡淮滨将窥江浒自古滔天之巨盗亦知逆顺之所存示闻今日之穷凶不顾人神之共怒所赖诸将协力六师争先奋扬无或敢当斩获莫知其计遂令群秽知有天刑虽逆维偶维於天诛而匹马莫还於贼（改作本）境载循不道深恻於心俾执千戈绵朕中原之赤子重为驱役亦我本朝之旧臣迫彼暴虐之威陷兹锋镝之苦繇予不德使至於斯自初览於捷书即首颁於诏旨杀死者尽从於埋葬俘降者悉处之便安重伤而莫能自存抚以医药之厚愿归而无所为命给其道途之资申戒官司务优存没知朕兴怀於兼爱本非不得已而用兵重念生灵久罹寇扰（改作锋镝）绎骚连於都邑蹂践遍於田园虽氛之已清然疮痍之未起困於斯难嗟尔无辜宜锡茂恩以苏疲惫於戏乘时克乱可见皇天悔祸之心发号施仁实推列圣保邦之泽庶迎善气以格昌期。

咨乐群伦体予至意。

金国主完颜立。

神麓记曰：吴乞买（改作乌奇迈）病其子宗磐称是金主之元子合为储嗣阿孛（改作鄂博）宗干称系是太祖武元长孙合依元约作储君粘罕（改作尼堪）宗维称於兄弟最年长功高合当其位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不能予夺者累日有杨割（改作杨格）太师幼子乌野马（改作乌雅玛）完颜受师於本朝主客员外郎范正图略通文义奏太宗曰：臣请为筹之初太宗约称元谋弟兄轮足却令太祖子孙为君盟言犹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亲生男绳果（改作胜额）早卒有嫡孙喝（改作赫噜）可称谥版孛极烈（改作安班贝勒）以为储见年一十五岁矣。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利於幼小易制宗干系伯父续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赞成其事是故除宗磐为忽鲁孛极列（乃尚书令。忽鲁孛极列改作呼噜贝勒）除宗干为固论勃极列（乃录尚序。固论勃极列改作古伦贝勒）除宗维为异辣孛极列（仍丞相。异辣孛极列改作伊刺贝勒）遂迁乌野马（改作乌雅玛）为左丞以赏之。

又曰：女真初元谋叛辽十弟兄兀古达（改作阿固达）为谋首同叔杨割（改作杨格）兄兀束（改作乌鲁斯）河民孛极列（改作阿密贝勒）十室（改作乌舍）阿失孛极列（改作和硕贝勒）阿鲁（改作河噜）曷母并（改作才柬摩并）慢独化实（改作们图瑋）骨论你勃极列（改作古伦贝勒）撒改（粘罕父也。。撒改改作萨哈注粘罕改作尼堪）迭孛极列（改作德特贝勒）干鲁孛极列（改作干鲁贝勒）满霞奴（改作迈嘉努）按班孛极列（改作安班贝勒）谢也。（列作舍音）轮作君主至天会闲馀人皆死唯有大宰按班孛极列谢也。（改作安班贝勒舍音）称皇大弟诸君常欲盖坑南人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不从其请缘金河春水泛涨浸没宫室刷夫数万改移河漕离其傍侧未及毕工因病身死遂立太祖之嫡孙。

松漠记闻曰：阿骨打（改作阿固达）正室嫡子绳果（改作胜额）绳果（改作胜额）生金主绳果（改作胜额）死其妻为固论（改作古伦）所收故金主养於固论（改作古伦）生金主绳果（改作胜额）死其妻为固论（改作古伦）所收故金主养於固论（改作古伦）家及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卒其子宋国王与固论（改作古伦）粘罕（改作尼堪）争立以金主为嫡遂立之。

节要曰：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会甯府建为上就封左副元帅粘罕（改作尼堪）晋国王领三省事除元帅府右监军兀室（改作乌舍）尚书右丞相（粘罕兀室乃酋皆杰点之魁而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盖二酋於四年夏自白水泊入见虜主吴乞买值刘豫有寇江之请闲居本土故至是能徙而易之加之二酋在燕云：则有众在本土止匹夫耳虽欲抗之而不可得也。。注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酋皆改作人虜改作金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封先虜（删此字）吴乞买（改作乌奇迈）长子宗盘宋。

国王领三省事（自阿骨打之开国与弟吴乞买约子孙互相传位故阿骨打在之时以吴乞买为谥版孛极列後吴乞买继位故复以阿骨打之长孙为谥版孛极列至是既得位於义当复除吴乞买之长子宗盘为谥版孛极列而擅改官制以三公之位易盘储贰之地是盘失望後国变乱也。。注阿骨打均改作阿固达吴乞买均改作乌奇迈谥版孛极列均改作安班贝勒）除知燕京枢密院事韩企先尚书右丞相除山西路兵马都京署留守大同府尹高庆裔尚书右丞相除前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平阳府尹萧庆尚书右丞（庆裔与庆皆粘罕之腹心也。故置之於内不欲用之於外。注粘罕改作尼堪）封窝里け（改作鄂勒欢）冀国王除左副元帅挾懒（改作达兰）鲁国王除右副元帅兀术（改作乌珠）潘王除左监军伪陕西路经略使撒离曷（改作萨里罕）右监军驻於云：中。

又曰：初女真之域尚无城郭星散而居虜（改作金）主完颜晟常浴於河牧於野其为君草创斯可见矣。盖女真（此二字改作金）初起（起字改作立国）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之徒为君也。粘罕（改作尼堪）之徒为臣也。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桀则同享财则同用至於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虜（改作金）主所独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馀於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远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同锁之或开之则与臣下杂坐於炕伪妃后躬侍饮食或虜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宴然之际摧手握背咬头扭耳至於同歌共舞莫分尊卑其无闲故譬诸禽兽（删其殿至此七十五了改作君臣之闲）情通心一各无覬覦之意焉今虜（改作金）主完颜也。自童稚时金人已寇（改作入）中原得燕人韩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棋象棋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删此三字）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既如

是也。欲上下同心不亦难乎！。又曰：僭位以来左右诸儒曰：进谄谀教以宫室之状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警卫之严礼义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今出则清道警蹕入则端居九重旧大功臣非惟道不相合仍非时莫得见墀皆迴分霄壤矣。。

金国闻见录曰：天着二年奏请定臣臣子窃以设官分职创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阙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废官无常守事与言戾实由名丧至於不可复振逮圣人之作也。划弊救失乘时变通致治之具然後焕然一新九辨复贯知言之选其此之谓矣。太祖皇帝圣武。

经启文物度数会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载威德畅洽万里同风聪明自用不凝於物虽下明诏建官正名欲垂范於将来以为民极圣谟宏远可举而行克成厥绪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至性孝德钦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详订臣等谨按当唐之治朝品禄爵秩考核选举其法号为精密尚虑拘牵故远自开元所记降及辽宋之傅参用讲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无循羽今先定到官号品秩职守上进御府以尘乙览恭俟圣断曲加正定言顺事成名宾实举兴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书未载并乞姑仍旧贯除再讨论继此奏请臣等顾惟虚薄讲究不能及远以塞明命是惧僥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颁降施行答诏曰：朕闻可则循否则革事不惮於改为言之易成之难政或讥於欲速审而後举示将不刊，爰自先皇已颁明命顺考古道作新斯人欲岂止百司之职守必也。正名是将一代之典章无乎！不在能事未毕眇躬嗣承惧坠先猷惕增夕厉勉图继述申命讲求虽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损益之殊途务折衷以适时肆於今而累岁庶同乃释仅有成书掇所先行用敷众听作室肯构第遵成法之良。若纲在纲庶弭百条之紊自馀款备继此施陈已革乃孚行取四时之信所由式治揭为万世之常凡在见闻共思遵守翰林学士韩撰诏《书》曰：皇祖有训非继体者所敢忘圣人无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绪一纪於兹先猷百为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犹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陈恳奏谓纲纪以未举在国家之何观。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师事盖变则通而通则久以用裕民宜法古官以开政府正号以责实效著仪而辨等威天有雷风词命安得不作人皆颜闵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数条皆今急务礼乐之备源流在兹期以必行断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鉴愚衷神，岂可诬方在天而对越时由易偶。若非地则皆然是用载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盖当三复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将一变而至道乃从所议用创新规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於习遽易为难政有所因殆宜仍旧渐期胥效翕致大同凡在迩遐当体朕意其所改创事件宜令尚书省就便从宜施行。

宋袞诸王之诛韩作诏曰：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惟无赦古不为非岂亲亲之道有所未敦。

以恶恶之心是不可忍朕自稚冲昧承嗣统盖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得之为

正义亦当然不图骨肉这闲有怀[B227]万蚕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族联诸父位寇三师朕始承祧乃系协力肆登极品兼绾剧权何为失图以底不类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昵信宵人为奸党会图重鼎行将弄兵皇叔太傅领三省事究国王宗隲为国至亲与朕同体内怀悖德外纵虚骄肆己之怒专杀以取威擅公之财市恩而惑众力摈勋旧欲孤朝廷即其所怀济以同恶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英滕王宗伟殿前左副点检浑睹（改作罕都）会甯少尹胡实刺（改作和色理）郎君石家奴（改作实嘉努）千户述孛离（改作舒穆噜）古楚等兢为祸始举好乱从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意所非冀获其必成先将贼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庙造端累岁举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严禁卫载肃礼文庶见君亲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顾狂甚自如尚赖神明之灵克开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吴十稔心称乱授首底亡用致克奔之徒乃穷相与之党得厥情状孚於见闻皆由左验以质成莫敢诡辞而抵赖欲申三宥公议岂容不烦一兵群凶悉殄於今日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属籍讫自馀詿误更不蹶寻庶示宽容用安反侧民画衣而莫犯古猷钦哉！予素服以如丧情可知也。。

天眷二年皇后裴摩申（改作费摩申）氏谢表曰：龙袞珠旒端临天陞玉书金玺荣升椒房恭受以还凌竞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并日升诚意正心基周王之风化制礼作乐焕尧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劳饬遣光华之使温言奖饰美号重仍顾拜命之甚优惭省躬而莫称谨当恪遵睿训益励夙心，庶几妇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

渤海贺正表曰：三阳应律载肇於岁华万寿称觞欣逢於元会恭惟受天之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顺夏时而谨始卜年方永迈周历以垂庥臣幸际明昌良深颂远驰信币用申祝圣之诚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庆。

夏国贺自表曰：斗柄建寅正帝历更新这旦葭灰飞管属皇图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惟化流中外德被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时而布惠克凝神於突奥务行政於要荒四表无虞群黎仰治爰凤阙届春之早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荐祉克呈献岁之心臣无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没细好德副使宣德郎李膺等斋表诣阙以闻高丽贺正表曰：帝出乎！震方当遂三阳之生王次乎！春所以大一统之始覆帔之内欢庆皆均恭惟中孚应天大有得位所过者化阅众窠以常新不怒而威覲庶邦之率服茂对佳辰之复备膺诸福之休臣幸际昌期远居海外千万岁寿考曾莫预於牖传亿兆人同心但窃深於普祝云：云：使朝散大夫卫尉少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李仲衍奉表称贺以闻。

十六日庚申韩世忠加少保。

十七日辛酉刘光世加少保依前两镇节度使充淮南西路宣抚使。

刘豫揭榜晓示退军。

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来朝。

赐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诏（旧校云：是诏沈与求撰）。

朕自渡江以来志在恢复深惟足兵之计夙夜疚怀凡财赋所入未尝一毫妄费悉用以养兵而忆故比年训练士卒精强而器械亦皆犀利比之曩昔实不相侔是以去冬敌人之来卒赖卿等极力捍御遂致遁归盖前此所未有也。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复二圣未还而僭伪之徒方扶疆国之援狡谋日急顾我所以。且之者惟是上下内外合为一家如报入仇乃克有济傥或各以其职自分彼此日复一日成功实难卿等为国重臣安危所系谅必察此不待朕言今国用空殫民力耗竭虽有司锱铢积累而费出之数日以寝广苟无以继何以聚人每一念之心常怵惕想卿亦为朕虑及於此也。至於差辟官属保明功赏军须用度之类更在精核勿至泛滥使赏当而爵禄不私用足而资给不匮则存养事力渐图进取朕与卿等同享无穷之利顾不美哉！布朕此意卿宜悉之。

二月三日丁丑车驾至自平江府张守上疏。

上在平江府知福州张守屡上疏言敌情上谕辅臣曰：张守所陈皆如朕所虑忧国之诚可见也。宜即施行。且赐诏奖谕既还临安。又赐诏奖谕既还临安。又赐诏问守曰：却敌之图善後之计凡今攻战之利守备之宜绥怀之略措置之方可备具来守上疏其略曰：明诏四事臣以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当则其馀不足为陛下道盖措置失当则不能守备守备不固则不能攻战攻战不胜则不能绥怀臣请言之措置之要其一军旅其二军。

食神武中军当专卫行在而以馀军分戍诸路一军驻淮东一军驻淮西一军驻鄂州或驻荆南使北至关陇西抵川陕血脉相通号令相闻有唇齿辅车之势则自江而南可得安枕而卧也。今大将握重兵贵极富溢前无利禄之望退无诛罚之忧故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盛臣谓宜拔擢麾下之将使为统制每将不过五千分布三路朝廷命令径远其军诸将既已分屯则所患者钱谷也。宜以二浙之粟专供行在而江东之粟以饷淮东江西之粟以饷淮西荆湖之粟以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在漕臣归其馀於行在钱帛亦然然後戒饬诸将不得秋毫侵扰州县以复业之民户口多寡为诸将殿最岁终遣大臣为都督使诸路之兵进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居则可以守御进则可以攻战绥怀之略变在是矣。。虽然此臣措置大略臣熟计之犹为未也。究其本原其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周诗这颂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修德则不过正心诚意畏天爱民俭於家勤於邦远声色屏货利兢兢业业凡有累德者无不戒也。修政则不过任贤使能信赏必罚绝侥幸裁冗滥谨法度兴廉耻凡有以害治者无不去也。愿陛下果断而力行之何患夷狄（改作远人）之不服乎！上览疏大悦。

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辞回军。

初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来朝上嘉其却敌之功赐赆甚厚服御之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光世等拜赐缘感泣曰：愿身率士卒图复中原以报及辞。又命近侍出内金盘各赐酒一行并以饮器赐之。

张守加资政殿大学士。

张守应诏疏陈四事上大悦除资政殿大学士。

十三日丁亥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诸路军马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诸路军马。

张浚制略曰：高明而宏达刚大而直方资兼文武而可以宪万邦学洞天人而可以该百圣自敷求於密勿首协济於艰难勤劳王家有精贯神明之誓芟夷祸乱有计安社稷之忠知无不为言可底绩宣威并络之野耀武斗枢之庭出入荐更险夷一致望久隆於师尹名大震於羌戎属胡马（改作北骑）之长驱挟逆雏之（改作而）反噬燕付以经纶秉钺以麾六师共。

推於尚父运筹而决千里独赖於子房方振旅以时行彼潜兵而宵遁风声鹤唳遂收不阵之功羊狄狼贪迄蹈自焚之祸兹策勋於舍爵乃孚号於扬廷正是魁衡授之鼎铉宅端揆辨章之任总中枢深密之权内则统率百寮以常绩之熙外则尽护诸将以董戎旃之重。

行状曰：公既除相与鼎益相勉励同志协谋以为为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为先务诚能陈善闭邪使人君无过举则国势尊安丑虏自服（改作边庭迅埽）是以进见之际於塞卜门抑近习尤淳切致意焉尝奏曰：王者以百姓为心修德立政为务治其在我则大季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天下舍我将安归哉！非侥幸於近绩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改作敌）自服因书王朴平边策以献。又奏臣昨奉清光窃见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圣意拳拳於此宗社生灵之主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辨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尝类推而言之君子小人见矣。大抵不私获身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此君子也。谋身之计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顾焉此小人也。志在於为道不注名而名自归之此君子也。志在於为利掠虚名邀浮雀此小人也。其言之刚正不挠无所阿徇此君子也。词气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颜我之闲此小人也。乘道人之善恶称人之恶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力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过则欣喜自得如获至宝旁引曲借必欲闻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难进易退此君子也。叨明爵禄蔑无廉耻此不人也。臣尝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概见矣。小人在位则同於已誉之以为君子异於已排之以为小人不顾公议不恤治乱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观以来以至今日有异於已者而称其为君子乎！臣以为必无之也。彼其专为进身自营之计故好恶不公以至於亡身乱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亲学问节嗜欲清明其躬以照临百官则君子小人这情状。又何隐焉上皆嘉纳之。

亲征诏（旧校云：此诏沈与求撰见龟溪集）。

朕猥以寡昧属兹艰虞迫臣民爱戴之诚续正统於。

将坠痛父兄播迁之难履尊位以何安夙夜以图策虑并用，岂不能躬擐甲胄亲冒烟尘乘将士欲战之心慰黎元厌乱之意然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觐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於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甯甘於屈辱是以卑辞厚币遣使通和庶殫孝悌之思冀徇哀恫之请至於土地梗绝生齿流离师徒怀暴露之忧闾里起绎骚之叹繇朕不德嗟彼何辜仰怀故国之庙祧至於陨涕俯见中原之父老甯不汗颜比得强知管家情稍有休兵之议而叛臣刘豫惧祸及身造为事端闲谍和好信逆雠之狂悖率群贼（改作骑）以陆梁（改作冯陵）借彼援师倚为威势签我赤子胁使征行涉地称兵操戈犯顺逆天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闻人神共愤凡是在列怒发上卫朕以谓逆顺之理既分胜负之形可见皆愿挺身而效死不忍与贼而俱生朕乃下诏总师卜日引道前驱方戒积阴顿开天地鬼神莫不助顺将帅辅弼罔不协心今朕此行士气百倍虽自纂承之後每乖举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灵共刷国家累岁之耻殆彼逆党成此隳功载惟风霜跋履之勤仍蹈锋镝战争之苦兴言及此无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赏初诏具在朕不食言咨尔六师咸体朕意。

改效用人资法。

效用资法一公据二甲头公据改为进勇副尉甲头改为进勇校尉。

秦桧复观文殿学士李纲复观文殿大学士叶梦得复资政殿学士路允迪复端明殿大学士。

诏群臣修政事。

朕以寇戎（改作金人）内侮流毒两淮赖天之灵将相多士戮力同心迄平外患然中原未静今处一隅九庙阻越莫致蒸尝之思两宫远播尚隔晨昏之养夙夜怵惕靡敢遑甯。若涉渊冰罔知攸济公卿大夫师尹百执将何以佐朕新厥德正厥度以开上帝悔祸之衷以副黎民愿治之意其各悉意交修不逮用弼成我邦家咨尔有众宜体至怀上以外寇（改作敌）已遁思与群臣内修政事乃降是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六校勘记。

斩获莫知其数（数误作计）幼子乌野马完颜勛（勛误作）勛为左丞以勛误作）莫分尊卑而无闲（而误作其）而稍解赋诗翰墨（脱墨字）教以宫室之壮（壮误作状）时尤非偶。若易地则皆然（误作时由易偶。若非地则皆然）克疑神於奥（误作突）问守以却敌之图（以误作曰：）上览疏大悦（此下应有加资政殿大学士七字）羊很狼贪（很误作猥）。

●卷一百六十七

炎兴下帙六十七。

起绍兴五年闰二月乙巳朔，尽五月。

闰二月一日乙巳朔诏戒饬群臣。

朕惟先王之时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故能竭诚体国毕力公正时有举措丕应志用以经理国家无往而不济朕甚慕之闲者总师前临大敌此宜臣子恐惧自竭不忘夙夜而乃奉命不虔偷惰自。若顾於国家。若秦人视越人肥瘠委质而仕当如是乎！朕念狃於旧习乃薄其过失先训告而後刑罚古之道也。而今而後（尚其）砥砺式俊尔心慕事主之匪躬思为臣之大戒务尽忠赤以公灭私庶天下之务靡不毕举敢有弗共自干宪章令出惟行必罚无悔可令刑部镂板遍牒行下仰监司守贰县令太守出榜於治所晓谕施行。

折彦质为兵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

杨政为泾原路安抚使。

杨政字直夫怀德军人起身寒微貌甚陋时人号为杨克毯初为统制官下虞候每统制饮宴政不吃其馀食众虞候劝之曰：此物极好向不食之政曰：我所请者仓米方为极好食之可常而有味安用此为此非当食之物。且不可为常识者器重之既贵得其故妻相待如初公论称美以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武康军承宣使为泾原路安抚使。

野史曰：杨政怀德军人为吴统制官从败金人於和尚原仙人关有功累迁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武康军承宣使五年除泾原路安抚使九年除熙河路经略使十年利州路安抚使和兴元府虜（改作敌）陌陕西政走四川加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武康军节度使兼统制既。又败金人於陇州之阳县牧牛岭十三年来朝加检校少保归镇二十一年进太尉二十六年授开府仪同三司二十七年薨年六十。

程昌以右朝散大夫徽猷阁待制知江州江西沿江制置使。

王燮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王燮至行在主管侍卫马军司以其军隶韩世忠未几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

陈琳叛王德追至无为军生擒以归。

陈琳者张琦之裨将也。勇力过人屯於芜湖县去可张。

琦以众奔伪齐王德追至无为军境上获之以归。

四月戊申太庙神主至自温州。

韩世忠进军楚州。

赐韩世忠诏曰：（旧校云：是诏沈与求撰）览奏欲依旧留屯淮甸誓与敌人决於一战已悉朕迫於强敌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复中原这志顾以频年事力未振姑郁郁如此自去冬敌人深入卿首挫其锋鼓我六师人百其勇既致潜师引遁而卿复率兵移屯淮甸进取之计恃此为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见忠诚虽古名将殆无以过使朕悚然兴叹以谓有臣如此祸难不足平也。古人有

言阃外之事将军制之今既营屯安便控制得宜卿可施置自便勿复拘执至於军饷等事已令三省施行方此酷暑将士良劳行饷使人斋赐夏药抚问卿并宜知之。

岳飞退军。

张浚以都督收杨么先遣岳飞军於鼎州吴锡军於桥口浚即欲进兵或说浚曰：不可进而胜则捕一渔不如先声言诸军人马各已差人犒设矣。唯岳制置之军当躬诣军中是以犒设而进也。或不用犹有说焉浚从之未几以辅逵代吴锡浚驻潭州。

五月孟庾知枢密院事。

朱胜非免丧除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中书舍人胡寅上疏论当复讎不当讲和。

胡寅为中书舍人适遇朝廷议遣何藪（旧校云：作鲜）等使於金国祈请和好寅谓当修政事不宜与讎讲和乃上疏极论共事乞不讲和好挥戈北向喋血虜（改作北）廷用复讎怨曰：臣窃闻遣使入云：中已有定议臣愚陋蒙陛下擢置从班职在献纳虽小事未当犹合上闻况遣使体大纵不预初议苟心有所未安岂敢缄默辄行论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万世人君（缺二字）之术无不备载而其大要则在父子君臣之义而已鲁威公为刘所杀不共戴天之讎而庄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为父雪耻。又与齐通好元年为齐主王姬四年及齐狩於禚五年会齐同伐卫八年及齐同围成阨九年及齐盟於{廿既}是年为齐杀子纠仲尼恶之备书於策以著其释怨通和之罪，岂非为後世永鉴乎！女真者惊动陵寝棧毁宗庙去 司质二帝涂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顷者。

误国之牙自知共才术不足以戡定祸乱而。又贪慕富跚是故张为幻遣使求和以苟延岁月九年於此其效何如彼之一身叨爵窃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圣德国家大计亏丧多所幸陛下智勇日跻灼然独见於邪言久惑之後奉行天讨罪状刘豫再安国步渐图恢复天下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万里登车出门。又如创建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乱实系此时今乃蹈庸臣之辙践已失之谋犯孔子之戒循鲁庄之事忘复讎之义陈自辱之辞臣窃谓陛下不取也。或谓不少有贬屈其如二帝何臣应之曰：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甲寅以来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谁欤见二帝之面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者谁欤因讲和而能息虜（删此字）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後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次失陷矣。臣但闻去年冬使者还言酋豪（改作边境）帖服国势猷安形於章奏传播远近会未数月而刘豫称兵犯顺矣。女真者知中国所重在二帝知中国所恨在去 司质知中国所患在用兵则常示欲和之意增吾所重平吾所恨慰吾所患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犹未悟也。天下以为自是改图必矣。何为复出此谬计耶苟曰：姑为是尔，岂有修书称臣厚费金帛而成京一姑为之事也。苟曰：以二

帝之故不得不然则前效可考矣。况岁月益久虏（改作敌）情益秘必无可通之理也。臣常思之陛下与女真绝则牙下无所得而人主为义举。若通和则利归臣下而人主受其害故凡愿奉使通和者皆身谋非国计也。陛下可不据孔子之论而决此策乎！自王安石废黜春秋天下学士不知尊向一旦乱臣贼子接迹於四海遭逢陛下笃信此书孔子之志将伸於今日臣愿陛下考笔削之意断当今之事只行一两大者则美名必辉映千古矣。当今之事莫大於夷狄（改和边境）之乱也。欲纾此怨必殄此讎而不用讲和之事贤才毕集民富国治挥戈北向喋血女真之（三字改作金）庭然後复讎之义得而人子之职举臣等弩下伸眉吐气食息世闲亦预荣矣。苟为不然以中国万民之君而称臣於讎虏（改作敌）则宰辅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改作金人）欣然讲解以一将军数万众驻兵江水之上欲陛下面相结约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则。又欲变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将割我之土地而取其租赋有一。

於此其能从之则无以立国不从则隳败和好将何据而可臣实戇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义浼渎聪听惟陛下试国采译或合圣意即以世讎当复无可通（和之）义明降指挥寝罢奉使之命刻印销印俄倾之闲初无害日月之明适足彰陛下之无我也。免累圣德误国大谋不胜区区纳忠之至。

贴黄臣契戡自金人跳梁以来天下之论或，或以谓必讲和议，或以谓必须用兵二说谬扰无一定之论伏睹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若宇文虚中王伦朱（阙）路允迪魏可行崔纵洪皓龚张邵前後祈请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尧高公绘并韩肖胄刘松年章谊孙近魏良臣王绘相继入国窃料虏（改作敌）人回书必无果瘼之言即有言必难从之语殆欲款我耳伏望圣明深赐洞察祈请十年略无显效议和决不可成则臣言或可以备收录取进止。

五月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中书舍人胡寅论使事谕寅具奏谢曰：臣奏论使事寻蒙宰执召至都堂面传圣谕以为论议恳切得论思献纳之体乃令学士院降诏奖谕者狂言上渎方惧罪戾天高听卑遽蒙开纳哀劳奖勉以劝臣下臣荣耀增激愚衷中谢臣闻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论违正论拂公心以行其邪说虽当时不悟及事已败坏世已陵迟然後悔之则无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托大有为之说大有为之说者孟子之言也。，岂不美哉！当时元勋旧德皆言祖宗旧法不可变改安石斥之为流俗而其说盛行自今观之其所谓大有为者乃所以召乱其所谓流俗者皆贤才也。使神宗照之於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之时而退王安石罢新法则尚有崇观之乱乎！及蔡京秉政托继志述事之说继志述事之说孔子之言也。，岂不美哉！当时忠臣义士皆以新法害民当遵元蔡京名之为谤讟而其说盛行自今观之其所谓继志述否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谓谤讟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陈论列之时而退蔡京复元则尚有宣靖之祸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则入非出於非则入是理不

并立人无两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国家治乱之所由判自古如此岂惟今哉！女真入寇（改作金人深入）以来和战两议肇於渊圣在位之日两议不决驯致北狩自今观之夷狄（二字改作敌）之不可与和亦易见也。而和议之。

说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刘豫和之（字臣子）实怀二心以国与人亦所不恤，岂不过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犹王安石大有为之论蔡京继志述事之说而尊主庇民疾仇殄恶不欲和者亦犹司马光不以王安石为然陈不以蔡京为是八年於此正论不胜监观前事识者忧之尚赖陛下险阻备党尝照知情伪於和议辈皆已试用了无功效此策不足中兴断自宸衷舍非从是遂严降诏旨罪状反虏（删此四字）声罪致讨一振国威岂於女真尚肯通使臣稟性素愚误以文字上简圣知擢置纶闱仍使献纳适睹何薛之事深恐和说复行国论倾危士气沮丧所系不细遂具陈奏陛下究天聪明灼见忠志曲赐哀谕以来众言使天下忠义之士皆知陛下雪耻复仇之意用贤才修政事厉兵选将北向以为迎二帝之实大计一定邪说不行中兴可期社稷之灵宗庙之主岂独微臣忝窃恩诏以为今日美谈而已哉！恭惟奎壁之光下照屋谟训之懿远播寰区顾臣何人仰被大赐臣敢不益坚志向勉罄谋猷庶殫毫发之劳用答乾坤之施。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七校勘记。

而人主为义举善策（脱善策二字）用此之人而肖和讲和之事（脱用此之人四字）驻兵泗水之上（泗误作江）仍令学士院（仍误作乃）。

●卷一百六十八

炎兴下帙六十八。

起绍兴五年五月，尽十二月。

胡寅。又论遣使有害无益。

臣窃闻宰相张浚有奏论使事为兵家机谋於臣所论事理不同今何薛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从初有所陈已荷圣知今（凌以）辅臣谋国陛下之所改颜而礼貌之者也。势难以臣故而沮其议牙不当力论致胜徒惑纷纷然臣再三思虑终未晓浚之说须至剖析闻於圣聪望陛下留神省览姑。且置之圣怀俟何葵归日与浚孰中孰否则使事之利害决矣。今则未敢求直也。粘罕（改作尼堪）总师二十馀年破大辽弱我宋虽无远略亦称善於用兵其所行事尽诡诈也。今我之虚实彼，岂不知也。尚须卑辞执谦然後足以骄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无益一也。庚戌而後不遣使虏（改作敌）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则钩引虏（改作敌）人入国熟视而骈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无益二也。前我所使四辈皆朝廷之选侍从之臣闻其入虏（改作敌）境昼夜驱驰略无礼节及见粘罕（改作尼

堪)坐受欺给忽忽而归未尝得。

获要领况何薛一使臣其何能任觐国之事乎!此遣使之无闪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万之兵可谓伟矣。使归行赏迁进官秩方以中国未能用兵徒赖使牙口舌下虏(改作敌)为莫大之耻弹簧不肯受其职度量如此乃可办国事今奉使者首先论其私事祈求恩泽一一足意而行所虑卑近与市井之人无异尚能明目张胆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无益四也。虏贼(改作敌人)之所大欲者谁不知之既有灭宋之心正使刘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援而况豫贼祈哀乞援秋高草熟来寇(改作南下)何疑此不待窥视自可坐照一堂之上者也。此遣使之无益五也。今淮以北刘豫自以为封疆矣。河以北粘罕(改作尼堪)自以为土字矣。使者之行,岂能乘云:御风径至虏(改作北)廷哉!必度清淮之阻经浊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诏罪状逆豫明其为贼今豫肯宾吾使人达之於虏(改作金)哉

!(旧校云:归本达之於虏哉!下有臣□□□□九伯则有之此遣使之无益七也。可知无益别有一段此处脱误)此遣使之无益六也。今我与虏(改作敌)之势如两家有没世之仇一弱一强强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门牖严其戒备待时而动庶能有济乃欲命仆夫以酒肉悦以金帛适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无益八也。自古兵强马众玩武不戢而无自焚之变此五胡英杰(四字改作五代)勒曜垂之所难也。粘罕(改作尼堪)好财贪色凶残不义特盗贼之靡耳(删此六字)非有保国永世兼并天下之术也。度其兵士壮者老老者死其马之齿日长矣。其臣志满意得沈酣乎!玉帛子女之闲不越数年必有祸败此易见也。万一今冬党助逆贼(改作豫)昧於一来陛下申严将士据大江之险以御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不大胜负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自纳侮以示畏怯情见力屈当反为所乘非兵家形格势禁之法此遣使之无益九也。夫使人心迎合粘罕(改作尼堪)之意为身谋也。陛下寤寐贤才日昃不倦菲衣节食卑宫室陋器用以养战士固将为父兄摠覆载不可之愤雪沧溟不涤之耻。若兼用和策则解体志士丧气将帅偷安卒伍溃散以为无复有输忠效志建功立名之日使和人自谓其说可用如此则必有进为之渐以国与人取悦於粘罕(改作尼堪)大事去矣。此遣使之有害十也。(旧校云:按上文祇有八条此遽云:十疑有脱误)犹有一说使陛下难处者以二帝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来使命屡遣无一人能得两宫起居之状警咳之音。

者况今岁月益久虏(改作彼)必重闭畏我知之今以虏(改作敌)为父兄之仇绝不复通则名正而事顺他日或有异闻在我理直易为处置。若通而不绝则虏(改作敌)握重柄归曲於我名实俱丧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对所在一见慈颜宜达陛下孝思之念虽岁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将之变何不可之有其如艰梗悠邈必无可达之理乎!以此揆之则以二帝为言者理不可信也。臣闻善为国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正其大义不侥幸以成之汉高帝出关得董公之言以弑君讨项羽後虽

屡败然项羽负不义之名虽强必弱汉守其策不变终有天下然张良关之举养虎论羽君子犹羞之及刘先主诸葛武侯志在复汉曹操为贼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豪杰规模措置大抵如此三国崛起曹氏先据利势蜀最後立岂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今日大计只合明复仇之义用贤才修政事息民训兵以作北向更无他策傥其未可惟是坚守。。若夫二三其德无一定论必恐不能有为至於何薛之行非特无效须决取辱臣所见如此岂得以张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被诏书曲加奖谕先以为荣今焉内愧所以致详尽义忘其喋喋志在报君非好辩也。。。若夫军旅之事则未之学张浚以遣使为机权者臣所未喻激强为之说伏乞陛下幸赦之取进止。

杨造乞罢和议子。

臣尝观陆贄论御戎（改作外）之策其说甚诚意大抵以为夷狄（改作外国）之强弱视中国之盛衰圣人所以待之者无一定之规亦无常胜之策顾其势如何耳其说有二尊即叙者则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殊不知威不立（力不）能服也。尚和亲者则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殊不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故当匪茹之势而行即叙之方则见侮而不从矣。今日正此之谓也。自靖康以来（力主）和议不为备御之计卒为虏（改作敌）诈以至二圣蒙尘其祸亦可监矣。至今不悟犹蹈覆辙深可痛也。经闻复遣仁使以请和虏（改作彼）或有谋则许吾和以取重赂愚者以为喜而智者之所深忧也。盖既许吾和则上下偷安必不为备御之计而既出重赂国力必竭不免暴敛民怨盗起虏（改作敌）复不可信一旦乘虚而来为不可测此其所以可忧也。。。若其无谋则必绝吾。

之使愚者以为深忧而智者之所喜也。盖不许吾和则吾致死以为备御之计此其所以为可喜也。。且夷狄豺狼（改作敌情不测）非可以信誓结今其所以不来者非爱我而不来也。亦非畏我而不来也。以其势自有牵制未暇来尔昔赵郑割地以赂秦虞卿曰：秦之去也。倦而归乎！其亦爱我而不攻乎！曰：秦之势无馀力矣。必以倦而解也。曰：秦以倦归而君。又以秦之力所不能取而赂之是助秦（以月）攻也。今之为和议者何以异此说者谓国家今日正犹勾践事吴称臣奉贡不得不然是未知事势之不同也。越之妻於会稽盖吴王听宰之言而许之平故勾践以为得计今虏（改作敌）未尝实许和也。其所以不拒绝者特以许和给我以谋全胜欲吾不为之备而取之易耳故其未来则吾与之重赂其既来则吾莫之御是吾之求和无纤毫之益徒沮义士忠勇之气长黠虏（改作强邻）桀骜之心竭民脂膏以资盗粮非计之得也。。。若其称臣奉贡尤非所宜昔辛垣衍欲赵之帝秦也。鲁仲连曰：若使帝秦则连有东海而死耳。且。又曰：若使帝帮则必将烹醢梁王辛垣衍曰：秦何为烹烹王鲁仲连曰：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盖尝为脯醢而囚之矣。秦既为帝则将行其天子之礼以号天下将夺其所憎而予其所爱梁王岂晏然而已乎

！，於是辛垣衍不敢复言帝秦而秦军说为之却今或称臣於虜（改作敌）则中因虜之（三字改作在其）掌握矣。彼将所求无厌既得重赂。又求割地矣。。又嬉大臣大臣往矣。。又将播釜與之临幸则何以为谋。若往则遂废前功不往则兴兵而伐叛臣不为无辞。若遂往则。又将为二圣矣。言之至此可为寒心而议者安於此说可谓无谋之甚也。犹谓国有人乎！或者以为二圣在彼故吾不得不与之和是不然昔汉太上皇吕后为项王所得置俎上欲烹之夫高帝岂忽然亡之哉！而未尝为之屈盖势不可尔然项王卒不敢加害盖以高祖之（阙）害之无益而存之则可以为重资故割鸿沟之後卒从侯公之言而归之今国家。若能励兵秣马稍振中国之威。且勿与之通则彼莫能测其虚实必不敢动吾已复中原然後遣辨士。若侯公者往说焉彼亦用奉二圣以来归矣。故二圣虽在彼於中国用兵之势无有害也。故为今日之计当与诸将议先复中原以振国威然後闭关不出卑辞厚赂以请二圣当必遂所欲於今遣使徒取侮耳晨所宜也。议者以为彼强我弱出未必。

胜故不敢与校是未知用兵之势也。昔陈恒弑简公孔子请讨之夫以强弱小大论之鲁不能敌齐也。审矣。孔子，岂不量敌而後进哉！盖其说曰：以谓陈恒之弑齐国之与者半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国齐之半其胜也。必矣。夫以楚人病秦之诈怀王必欲亡秦而汉末人人思汉之德绵欲兴汉在今日人人痛愤二圣未返非特楚人之情而国家德泽之厚人怀不忘亦非止汉世之比也。然则在今日倘能奋其威武自淮而北必有响应者矣。侧闻近日河北亦尝有欲偿义而来请者数辈朝廷虑其生事以败和议拘之军中此为失策倘乘此以有为不亦可乎！。且愚窃谓今日之计当乘天下痛愤之切人怀思宋之心乘时有为及其锋而用之决可有功。若或迟疑不断窃恐岁月之久人民懈怠怀彼煦濡之恩而忘忠义之心则事难举矣。纵不能出兵犹当为守御之备不当为和议以墮虜（改作其）计也。盖虜（改作敌）之不可信其事已可鉴矣。今日之未来非缘和议特其势自有牵制未暇来耳倘与之和必出重赂徒竭吾赏军之费为虜人进兵之用真所谓资盗粮也。俟吾国力已竭然後乘衅兴端而兵势必不支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必至之理也。议者谓虜（改作敌）之所欲不过金帛子女耳与之（则得）其欲而不来是何异儿童之见也。虜（改作彼）之贪心，岂有厌哉！今少与之则不足以充其欲多与之彼则支为中国尚富实而（阙）惧我如此是必兵弱可以一往故为此计实启戎（改作其）心安能使之不来哉！及国力已竭而後为备御之计孰。若未困而先为之虑也。昔曹操破荆州逐刘备移檄於吴孙权召群臣谋，或以曹公士马之强既得荆州刘表治艨艟斗舰乃以水陆俱下势不可敌不如迎之惟周瑜鲁肃以为当击便谓北人尚骑本不能水军与吴越争衡今操自送死可迎之耶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以三万人为将军契之权大喜因拔剑斫案曰：复言当迎曹公者与此宁同因发兵使瑜拒之遂败曹公於赤壁故兵之胜败在人谋耳庸人见朝不及见夕但偷安目前不思後患殊不知无远虑则近忧亦不

能免也。夫兵凶器战危事圣人难言但势有不得已虽毒天下所不可辞也。。且狼子野心（改作仇讎吞噬）不可望其仁慈意其悯我惟振之以威乃可服尔故将欲和之亦必战胜而後可议也。在昔契丹所以能百年守盟好者亦以章圣皇帝有澶渊之捷尔臣愚伏望睿明特。

发威断早定大谋专为战守之备勿主和议以墮虏（改作敌）计实天下之幸甚。

六月岳飞兵大破湖贼擒杨钦夏诚等湖贼悉平。

湖贼杨么为其下所杀也。其党杨钦夏诚等各领其馀众拒命钦伪为马军太尉诚伪为太仆躬皆与锺相首事之人凶悞桀黠贼也。张浚临湖观之知未可攻乃归潭州有急诏召浚还朝谋防秋之计会岳飞至潭州出图示攻讨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误秋防之期俟明年再来讨之如何飞请除往来之程限八日破贼请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先是湖南统制任士安王俊郝等领兵二万馀不禀王夔号令遂致放贼及飞始至鞭任士安及孙议以泄其气使为贼个贼并兵攻任士安战三日两困之飞乃以伏兵四合一战破贼众贼尽乘其舟以入水寨杨钦等迎降尚有馀众数万飞杖钦等各一百遣回是夜用师径掩其营破其贼而执钦等惟夏诚寨三面临大江北恃峻山不降飞亲往测其浅处悉众运草木放之上流至浅处则弃瓦石压之一日填满长驱入其寨遂斩诚湖贼悉平果不过八日授钦武翼大夫。

遗免曰：钦狙狡狙诈最桀黠既授以官公论皆不与之钦书出身脚色曰：锺相杨么作乱钦等聚集强壮保守乡村俟官军到鼎州乃同共破贼有功见之者无不大笑。

仇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仇为制置使用延超为制置司都统制。

王彦知制荆南兼充峡州荆门公安军安抚使。

张浚以都统视师湖南平杨么乃召王彦赴都督行府彦未到湖贼已平遂令彦知荆南兼峡州荆门公安军安抚使时解潜已离荆南彦到荆南府库仓廩皆虚钱粮俱阙彦惧之荆南不住径追潜至鄂州会浚收杨么回鄂州复劝彦回荆南赴新任。

赐岳飞诏（旧校云：是诏沈与求撰）。

比得张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肃清纾朕西顾之忧良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济时先声所临人自信服则何以平积年啸聚之党於旬朝指顾之闲不烦诛夷坐获嘉靖（旧校云：归本作坐收嘉绩）使朕恩威兼畅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进取之图可议缅思规画嘉叹不忘然恐招抚之初人怀反侧更宜绥辑以安众情措置得宜彼自驯扰浚必与卿计之熟矣。或有陈。

请可具奏来。

七月梁羨慕知金州兼金均房州安抚使。

王彦到荆南。

王彦知荆南经盗贼後城郭为墟移治於枝江县彦至始还旧治帑廩空乏无三月储彦依川钱法先措置交子於荆南管内行使便之渐措置屯田以为出战入守之计乃择荒田分将士为庄庄耕千亩惟山口富里田旧截沮河置千户石塘瓦窑三堰是水分溉为最良今堰废不治彦亲督将士具畚鍤候筑计工六万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之利无穷天下论屯田营田实不扰民而得充国遗意者必以彦为首称诏奖谕之。

八月张浚加光禄大夫。

制曰：朕登建哲辅协图康功内则总一万类（以制）枢极之机外则经营四方以广威怀之略既告成於远绩当受祉於勤归乃先饮至之期诞锡廷之命具官张浚才全而用溥道大而声宏诚足以感人天人而消氛之微识足以贯通古今而应事物之变遭时奋节身徇国家仗义扶颠功存社稷出入参於二柄险夷更阅於百为复专机幄之前筹来扈戎车之亲驾爰立作相观厥成讲明法度之原修饰甲兵之备革人谋之回正国步之抢攘首端本於朝廷躬视师於江浒总提纪律昭示王灵周履山川究观地利劳三军於细柳犹亲巡六尺之輿翦群盗於缘林初不烦一夫之戟湖湘底定肃清蛇豕之区秦蜀相望增重金汤之势阻深跋雾潦郁蒸历寒暑者三时计往来者万里宜加宠数以答忠劳登峻秩於文阶昭仪刑於揆路兹厚保衡之寄益隆体貌这尊於戏邦国定而王心以甯股肱良而元首斯起赤舄几几周公何信宿之心四牡癸癸樊仲有遄归之喜正是百辟弼予一人迄乎！耆定之休永辑无穷之祉以平湖湘之功也。。

马扩为都督行府都统制。

马扩以江西沿江制置副使驻军武昌也。是岁四月召赴行在供枢密副都督行府官留陞谘议军事兼行府都统制留镇江措置军务。

伪齐陷光州。

九月华旺败伪齐於光州克光州。

岳飞加检校少保。

解潜权主管马军司公事。

先是解潜提兵解团太原也。赵鼎尝居其幕中主事解潜字亨叔靖康中金人已丰种师中长驱而南李纲为河北河东宣抚使荐潜自嗣赵鼎为干当公事潜战败纲谪潜亦废建炎四年起为荆门军公安镇抚使兼知荆南府时杨么据洞庭湖聚众十馀万扰沿湖州郡潜屡与贼战胜负相当绍兴五年赵鼎为相荐其材召为主管侍卫马军司七年其军士与王彦军交争於阙不宰相张浚罢潜提举江州太平观以其兵隶刘副总管任满居平江府因於辛栾宗论及和议之非宰相秦桧闻而怒之授团练副使南安军军置以卒。

赵鼎加左光禄大夫。

十月李纲知洪州兼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旧校增史作李纲为浙西制置大使

）吕颐浩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席益知成都府兼成都润川府利羲路安抚大使。

赐李纲诏（旧校云：李吕二诏俱沈与求撰）。

朕以大江之西俗轻而悍弄兵之寇无岁无之师旅荐兴民益瘵肆圜旧弼往镇临之卿威名德望耸动一时风采想闻人自忭服起於闲馆作我价藩匪烦指顾之闲一变潢池之习先声所暨谅拆卫朕之用卿审矣。卿宜以安社稷为已任勿闲中外勉为朕行不必数有请也。故兹亲笔诏谕卿其悉之。

赐吕颐浩诏。

朕以湖湘八州之地西通巴蜀为国上游往连盗区一方骚动比者招辑虽已略平而民俗剽轻或易生变允藉耆德往镇抚之乃起卿燕闲之中而属以方面之事庶期谈笑坐以销弭慰彼黎元增重形势而抗章固避殊弗朕怀惟卿社稷元老身任安危必不以内外为闲谅应闻命慨然引途故兹亲笔诏谕卿宜悉之。

十一日庚戌张浚至行在。

行状曰：公还召对便殿具奏曰：窃惟二帝皇族远处沙漠忧愤无聊与夫轻侮受辱可想而见也。尚忍言之哉！臣尚屈指计之如此者盖三千昼夜矣。虎狼用意实欲摧折而消磨之也。虽然上幸陛下总师於南耳异时或有一蹉跌其祸可胜言乎！今事虽有可为之机理未有先胜之道盖兵家之事不在交锋接战然後胜负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则气百倍虏（删此字）叛（下添人字）归服。虽然，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心念之闲。

一毫之有差四海所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悌之心须臾不忘寝食之闲父兄在念当思共为陛下雪仇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仆从罔匪正人谮说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谈不闻仁义之益日至则内外安心各服其职而有才智者悉思尽其力矣。皆曰：吾君之屏珠玉绝弄好轻犬马贱刀剑金制之赏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则上下皆劝矣。以至吾君言动举措俱合礼法至诚不倦上格於天则望教化之可行如此则将帅之心日以壮士卒之心日以奋天下百姓之心日以归夷狄虽号荒服然非至。若禽兽也。闻陛下之盛德知中国之理直气折志前小人虽异类战必不力众必不同则陛下何为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说毫发著见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异日事乖势去祸乱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收也。盖隙见於此则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为君之难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礼於人或一小人在侧便足以致难起戎（改作衅）起兵前日明受之变造逆之徒陈兵阙下旁引他辞其监不远也。为人上者其可不克畏戒惧哉！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纳。

金人寇（改作攻）涟水军韩世忠将呼延通及金人战於涟水军败之（旧校云：眨通时为统制）。

诏张浚荆襄视师手诏。

朕仰惟二圣远狩九年於兹虽迎请之使屡驰而侍膳之期尚远晨昏在念怵惕靡容闲缘酋虏（改作北使）之来归每谕两宫之安报呜呼朕为人之子而未获养其父为人之弟而未能拯其兄瞻望情伤不知涕泗惟孝弟之至固可通於神明而小大之臣当共坚於忠义庶戡多难克济厥功以尔资父事君之诚副朕念亲从兄之志咨尔有众咸体朕怀。

十二月改神武五军名行营护军。

改神武五军名行营护军张浚之军为中护军岳飞之军为右护军韩世忠之军为前护军刘光世之军为左护军吴玠之军为後护军。

杨沂中权主管殿前司公事以神武中军吴玠之军拨隶殿前司。

邵溥为兵部侍郎都督府参赞军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八校勘记。

庚戌而後陛下不遣使（脱陛下二字）前我所遣使四辈（脱遣字）盖尝为纣脯醢而囚之矣。（脱纣字）以号令天下（脱令字）盖以高祖之不顾惜（原阙此三字从他本补出）乃以数千里水陆俱下（脱数千里三字）。

●卷第一百六十九

炎兴下帙六十九。

起绍兴六年正月，尽九月。

绍兴六年正月车驾驻蹕临安府。

张浚出视师。

行状曰：以虏（改作敌）势未衰而叛臣刘豫复据中原为谋叵测不敢甯处於朝奏请亲行边寨部分诸将以观机会上即许焉即张榜声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启行公谓楚汉交兵之际汉驻兵於滏闲则楚不敢犯境而西盖大军在前虽有他岐捷径敌人畏我之议其後不敢越俞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则粘罕（改作尼堪）之兵不复济河亦此耳议者多以前私自空阙虏（改作敌）出他道为忧会不议其粮食所自来师徒所自归不然必环数千里之地尽以兵守之然後为可安乎！既以此告於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为然至江上会诸帅议事令韩世忠据楚州以图淮扬刘光世屯合肥以招淮北命张浚练兵建康进屯盱眙令杨沂中领精兵为後翼佐浚命岳飞屯襄阳以窥中原形势既立国威大振上遣使赐公御书裴度傅以示至意公於诸将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依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时入伪地叛贼颇聚兵世忠渡淮击败之直引兵至淮阳而还士气百倍上手赐书公曰：世忠获捷整军还屯进退合宜中外忻悦每患世忠发愤直前奋身不顾今乃审择利便不失事机亦卿指授之

方卿宜明审虚实徐为後图或遣岳飞一窥陈蔡使贼（改作敌）枝梧不下以逸待劳时飞母死扶护还庐山公乞御笔敦趣其行飞奉诏归屯（旧校云：赐岳飞御笔曰：三年之丧古今之通礼也。卿口终天年连请守制者经也。然国事多艰之秋正人臣干蛊之日反经行权以墨责视事古人亦尝行之不独卿始何必过奏之耶。且命练兵襄阳以窥中原乃卿素志诸将正在矢师效力卿口口一日离军当以恢复为口尽孝於忠更为所难卿其勉之绍兴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皇帝书赐岳飞右御笔墨责今藏岳氏裔孙湘庭家文荷尝见之因录其文附於此）公。又以东南形势莫重建康实为中兴根本。且人主居此则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自暇自逸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奏请车驾以秋科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

二月诸路安抚使兼营田使。

折彦质签书枢密院事。

折彦质自兵部尚书除签书枢密院事无所建明备员而已。

十二日庚戌尚书左司员外郎范直方川陕宣谕并抚问吴一行将士。

命范直方并依绍兴二年诸路宣谕已将指挥仍令条具数内一项勘会前绍兴二年诸路宣谕官被奉圣旨检察诏令平反刑狱观风问俗宣布德意仍降亲笔手诏及令阁门先次引见上面授圣训并给赐御札历子采访闲逐路见任官廉能否书上历子荐列以闻直方今来宣谕川陕抚问吴一行将士并合遵依逐官已得指挥并降诏书御札历子别作施行有旨四川监司帅臣吴军前并令学士院降诏其逐路州军仰宣谕司腾写项下内席益吴别降口宣。

赐川陕宣抚处置使司诏（旧校云：是诏沈与求撰）。

朕绍国丕基遭时多难饬戎车於江左为怀经略之图列将阃於关中欲存根本之势岂於强国专逞淫威敌劲弗支兵未解嗟昊天之不吊宜悔祸於我家悯赤子之无辜重流毒於兹土寡德所致悼心何言赖我股肱之臣总护爪牙之任一战克捷群丑歼夷（改作诸路悉平）王灵由是复加士气於焉再振然念兴师累岁战斗一方被夷狄（改作敌国）之系累甯无沦陷之党思祖宗之涵养，岂有背叛之心凭陵使然蹭蹬至此儻存疑阻殊弗将束身而欲归或惧刑诛之惨比复业而莫处或忧赋役之烦或立效而哀赏示加或负才而禄秩未称疾苦无告愁恨何聊仄席以思当馈而叹，於是下哀痛之诏布至意以昭宣施旷荡之恩洗庶辜而拂拭沿边将士应陷番人（改作北庭）非抗王师及侵掠入寇者并不得诛杀虏（改作敌）骑凭陵之际陷没州县官吏将士军民皆缘事力不能捍御致有胁从或遭驱虏至今困居本土或旅寓远边实为残契无曰：背叛陷番（此二字改作被陷）人有能立功来归者仰沿边帅守保举申宣抚司一面旌擢优赏共次虽未能立功而心在本朝有意怀来者各以元旧官职任使兵级弓箭手依旧职名收管民兵愿归业者听其闲才力可用特与拔擢或有以前罪犯怀疑自危一切原贷或先曾立功示曾推赏即特与推赏因陷番（改作边）废业失所者宽

其租赋免其征役非缘道路不通号令拥隔致远方之民疾苦无所赴诉专委宣抚司讲究措置并从宽恤遍下诸处官司施行咨尔有众咸识朕心各坚奋励之诚亟臻休息之效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赐吴王彦闵师古奖谕敕书（旧校云：是诏沈与求撰）。

朕乘历运之中微属方隅之多故兵尘数起边堠屡惊永怀秦雍之区久罹夷狄（改作干戈）之祸暴骨满野连城为墟兴言痛心引望流涕式资骁锐之将屏（改作扫）此腥膻（改作枪）庶使创残之民脱於涂炭卿世家陇右气禀山西摠忠愤於胸中殫威拊於塞外运奇合变并施九拒之谋鼓勇争先悉用万全之略潜军一举并骑四驰折虏（改作敌）势於方骄激士心而复振慈为社稷之卫良慰拊髀之思然念岁月栖迟风霜偃薄勤虽由於尔力咎责实归於朕躬更奋鹰扬益殄蚁众克复疆土抚定黎赤囊之捷累传功既存於庙¹丹书之誓永固福自及於子孙各坚乃志朕训是钦。

十六日甲寅岳眼及金人战於宿迁县。

韩世忠欲攻淮扬军既到宿迁县点选统制岳超统将佐亲随共二百人为硬探时淮阳亦知世忠进兵金人知军贾舍人都统阿里也。（改作额哩贡）遣八十骑来宿迁县硬探与超等相遇於中途众皆以本来硬探不可迎战当复回超曰：遇敌不战何以空回金人已鸣鼓超乃率众冲入虏（改作敌）阵出而复入者数回金人乃退超等亦回有中伤者数十人然无一落阵者十七日乙卯韩世忠败金人於宿迁县擒其将牙合孛堇（改作雅格贝勒）。

韩世忠欲进趋淮阳军城下令呼延通拦前而世忠独驰一骑使一把雪者其后之曹号盖¹捷善走之人也。令诸军马兵继进见信旗止则止见信旗麾则俱进步兵。又次之通行二三十里遇金人而止世忠於二里闲乘高陂以望通军约三里许见信旗止通驰至阵前请战金人出猛将曰：牙合孛堇（改作雅格贝勒）呼令通解甲投拜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时杀契丹立大功会誓不与契丹俱生况（改作今）尔女真小丑（删此四字）侵我王界我岂与尔俱生枪刺牙合孛堇牙合（孛堇）与通交锋转战移时不解皆失仗并马以手相击各抱持不相舍去阵已远，於是皆坠马於坑坎中两阵皆不知牙合孛堇（改作雅格贝勒）取刀刺通之腋流血通搦牙合孛堇（改作雅格贝勒）之喉气欲绝而就擒得官军百馀相会遂回金人退去世忠大喜是时诸军见信字旗久立不动统制皆率众以进世忠曰：吾旗未曾麾何以轻进违吾之令当行军法诸统制曰：立阵移时。

信旗不麾战士气锐欲尽命致敌违令之罪实不敢逃世忠犹责数十人以示行法。

马扩为沿河制置使。

马扩在镇江措置事务也。正月都督府子发遣马将带吴锡一军并所部人马赴行在二月为沿海制置使驻军明州。

十八日丙寅韩世忠围淮阳军。

韩世忠既获牙合孛堇（改作雅格贝勒）遂率诸军至淮阳军城下城守甚严城中街衢亦障合以防克敌弓矢淮阳军举烽报急是时金人有令受围一日则举一炬自夜至晓不灭受围二日则举二炬凡围六日举六炬第七日救兵到世忠遂回军。

李纲来朝。

刘光辅围光州伪州许（阙）约以城降。

王彦保康军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抚使兼知襄阳府。

王彦除京西安抚是时岳飞为京西湖北安抚使当受飞节制彦昔为招抚使都统制新乡之役飞违节度彦欲斩而恕之以此引嫌辞免不赴。

三月韩世忠加少保武甯安化军节度使淮东宣抚处置使军楚州。

岳飞加检校少保武胜宣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军襄阳府（旧校云：宋史作为宣抚副使）。

吴加检校少师保平静难军节度使川陕宣抚使军兴州。

四月韩世忠加少保及金人战於淮阳军。

是役也。韩世忠请授於张浚浚不从故王师不克而退。

二十七日甲子赐韩世忠扬武翊运功臣。

郦琼克刘龙城。

伪齐刘豫以兵攻刘龙城将窥淮西刘光世遣统制官郦琼袭破之尽俘其众而还光世以功加保静节钺。

五月二日己巳高世则感德军节度使醴泉观使。

杨沂中来朝。

二十三日庚寅刘光世加保静武甯军节度使张俊加崇信奉甯军节度使於盱眙就城之。

召张俊屯盱眙军改授崇信奉甯军节度使以宠其行并命盱眙军依山筑城右仆射张浚建议也。左仆射赵鼎深不悦之尝览地图而叹曰：德远误矣。虽不为资敌之具然当念劳人也。是役也。兴於盛夏版筑。

於山之顶自下运土而上者皆有日课人不堪其劳。又望青采斫数十里闲竹木皆尽，民亦苦之。掘新旧冢墓，莫知其萎秀。一冢旧传为桑相公坟，发既，骷髅尚存，长仅二尺，人乃知其为桑维翰也。城成无水可守，亦无樵采。筑城之际，伪齐有人马三百馀，蹈泗州之境，临淮伫观，移时而去。

六月，杨沂中进军泗州，张俊进军盱眙县，刘光世进军庐州。

七月，刘光世收复寿春县。

八月，岳飞克镇汝军商、虢二州。

是役也，伪汝军薛亨素号骁勇，岳飞以牛皋当之。皋请生擒以献，果获亨

以归，飞大奇之。

岳飞复西京长水县。

秦桧为行营留守，孟庾行营副留守。

秦桧为行营留守，张浚荐之也。初桧与孟庾皆除行营留守，而同为观文殿学士，庾以先除，欲居桧之上。桧曰：桧尝为宰相公参政知枢密院事。而已，桧宜居上争，这不定奏取，旨乃以庾为副。

王彦行营前护军副都统制。

王彦自京南而下也。至镇江丁母忧，乞解官持服，诏不允。取赴行在，赐金带象笏，除两浙西路、淮南东路，沿海制置副使措置防守海道毕除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

九月，刘豫入寇。

刘豫以伪殿前太尉开封尹许青臣权大总管府事以子麟领行台尚书令冯长甯行台户部侍郎行军参议李邺行台右丞签乡军二十万号七十万三路南寇东路由涡口犯定远趋宣化以猊刘猊统之一路由寿春犯合肢子麟统之一路自洛蔡之光州寇六安孔彦舟统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街道上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六十九校勘记。

每思世忠发愤直前（思误作患）二月召诸路安抚使兼营田使折彦质签书枢密院事（此系一条误作另行脱召字）旧历子见别作施行（脱旧历子三字见字）写行下（误作腾行误作项）岂虞强国（虞误作旋）昨缘道路不通（昨误作非）并施九地之谋（地误作拒）吴加检校少保（误作少师）四月韩世忠加少保（加少保三字衍）降行营前护军副都统制副误在军上）。

●卷一百七十

炎兴下帙七十。

起绍兴六年九月八日癸酉，尽十二月五日戊戌。

八日癸酉，车驾幸平江府。

十日乙亥，韩世忠来朝。

王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

王庶被召出川至镇江府除荆湖北路安抚使知鄂州有旨候奏事毕之任五月复封显谟卜待制未至鄂改知荆南府湖北路经略安抚使至是到官治事。

岳飞退军鄂州。

二十九日甲午，刘豫入寇，张浚至建康府督战。

张浚行状曰：公渡江抚淮上诸屯时遣人自燕山回闻徽宗不豫。又闻钦宗所

贻虏酋（改作金人）书奏禁臣子痛切愤激之情仰惟陛下处天子之尊遭父史之变圣怀惻怛恻切於中固不止坐薪尝胆也。时张俊军已进屯盱眙三帅鼎立而岳飞遣兵入伪地直至蔡州焚其积降温地有俘获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上以九月一日进发至平江公。又请先行至江上谍探叛贼（改作敌情）及刘豫至猊挟虏（此字改作金人）来寇（改作前来）公既行而迁徙不一公至江上知来为。

寇者实刘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万入寇已渡淮涉南历寿春逼合肥公奏淮西之寇正当合兵掩击今士气甚振可得立胜。若一有退则大事去矣。上手诏曰：近以边防所疑事咨问於乡今览卿奏措置方略审料敌情条理明甚非卿识见高远出人意料何以臻此，於是诏下诸将始为战计。

侍御史魏工奏论不当讲和。

臣伏睹扫描良臣王绘归自淮甸亦有虏酋（改作金人）文字事意曲折不得与闻（闻於）传记有曰：前车覆辙後车之戒。又曰：商监不远在夏后之世靖康初虏（改作敌）骑既退大臣偷安无复注意军事故时有不理会防秋却理会春秋语北虏（改作兵）再入河朔便遣王伦议和优游不决继邀索五略双复聚议经时迄以輿辂未渡河而游骑已次州故虏（改作敌）常语人曰：所以索辂求车者。且令南朝争议一两月耳今者陛下奋发英断亲御戎车诸将竞趋江上斗志曰：锐而陛下复大开言路包容狂直凡非军旅之事一切停罢宸算素定施設措置犁然当於人心臣仰料天意亦须助顺攘戎狄（改作削潜伪）而复侵疆之前系此举愿自睿断立罢讲和二字况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既有报聘礼意周旋信言可考顷复专使寻好未有衅隙兹乃伪刘父子巧造兵端谋窥郊甸初无和意使人未见国相报书来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辙未远今大兵坐挖天险而令援师舣舟上流精锐无虑十万彼伪刘挟虏（改作金）为重其军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人当自摧持重以待之轻兵以扰之吾计得矣。昔曹操降刘琮得其水军人船合八十万径下江陵吴之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上挟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不如迎之独周瑜曰：不然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後患其舍鞍马伏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闲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让毛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遂引兵与刘备并力以逆操败之赤壁今刘豫挟虏（改作金）以叛视操孰顺近日虏（改作金）众深入泽国视操孰强而岳飞在江西吴在秦陇形势。又孰得更欲听其诡计摧丧士气坐。

以受基弊非臣所喻也。昔辛垣衍说赵帝秦鲁仲连折之有曰：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秦军闻之为却五十里臣不如邹鲁之仆妾秦军闻之为却五十里臣久诵期语不胜愤懣惟陛下为宗社生灵之重仰顺天意俯从人欲饬励诸将力图攻

守庶有再造之期臣区区识虑闰止於此陛下与二三大臣熟计而裁决之。

十月四日戊戌王德邠琼赵买臣败刘豫於安丰县是夜知寿在府孙晖。又败刘豫於芍陂。

伪齐大举其众侵犯淮甸有吞并江淮之志刘光世命王德邠琼等出淮西以逆之由安丰摧崔皋於霍岳溃贾泽於正阳败王遇於军前，於是贼之气已挫矣。。

八日壬寅杨沂中张宗颜王伟吴锡败刘猷於定远县刘豫使至猷自涡口渡淮入定远是时殿帅杨沂中被命听张俊节制俊乃分遣沂中及统制张宗颜王伟吴锡等御之至定远与贼遇王师力战猷败擒其将李亨等。

十一日乙巳刘麟寇庐州闻刘猷败退走。

都督张浚约淮南西路太平州宣抚使刘光世军於庐州光世闻麟入寇其势甚炽密申宰相赵鼎乞降枢密院指挥退保太平州签书枢密折彦质助为之请遂檄光世退军浚闻之大怒遣向子等督光世复还庐州麟以伪齐兵十万犯庐州知刘猷先败遂退走先是上亲札传说王德曰：卿宜竭力协济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故光世命德追击至寿春县而还横尸属道有赴淝水而死者德受相州观察使制曰：兹属逆雏之猖獗首提锐旅以荡攘。又曰：凡[B227]（屯）而蚁聚咸电埽而风驱是役也。伪齐失运车七千辆船七百馀只归正亡没散去者大半丧器甲伪交钞告敕军需金银犒赏之物不可胜计。

参知政事沈与求罢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明州。

沈与求为参知政事时督府治兵欲大举与求弗预闻与求曰：此大事也。，岂可身居近辅而独不与哉！数上疏求去除资政殿大学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十九日癸丑张俊杨沂中攻寿春府不克而还。

王彦至行在。

王彦以新除行营前护副军统制至行在也。。

十一月张浚还阙。

浚行状曰：是时刘豫令卿兵伪服胡（改作金）服於河南。

诸州十百为群由此闻者皆言处处有虜（改作金兵）豫。又张大声势於淮东阻韩世忠承楚之兵不敢进十月杨沂中抵濠州刘光世驻军庐州与沂中接连相应刘猷分麟兵之半攻沂中沂中大破猷於藕塘降杀无遗猷仅以身免刘麟拔栅遁走（公上）奏车驾宜乘时早幸江上上赐手《书》曰：贼豫阻兵梟雏犯顺夹淮而阵侵夺及濠卿奖率师旅分布要害临敌益勇仗义直前箕张翼舒风驰电埽遂使豪渠宵遁同恶自焚观草木以成兵委沟壑而不顾昔周瑜赤壁之举谈笑而成谢安淝水之师指挥而定得贤之效与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叹公还至平江府随班朝见上曰：地贼之功尽出右相之力，於是赵鼎惶惧乞去。

十二月五日戊戌韩世忠败金人於淮阳军。

赵鼎罢相除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赵性之中兴遗史曰：刘豫兵马遁走张浚独对乞乘胜取河南擒刘豫父子及言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帅请罢之上问会与赵鼎议否曰：未也。上曰：可与赵鼎议之浚见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刘豫几上肉耳然刘豫尝倚金人为重轻不知擒灭刘豫得河南故地可保金人不侵人乎！如其侵入何以御之。且刘光世军下统制将辖士校多出其门。若无故罢之恐士卒惧而不安浚不悦浚见上请幸建康鼎谏未便遂罢鼎宰相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安抚浙东。

张浚行状曰：公未至平江府时赵鼎等以议回蹕临安公入见这次日具奏曰：获闻圣训惟是车驾进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唱则不起不为则不成今四海之心兆民之念孰不思恋王室叛虏相去可（此四字改作而逆豫）胁之以威虽有智勇无由展竭三岁之闲赖陛下再造士气从之而渐振民心因之而稍固正当示之以形势，庶几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帅者亦不敢怀偷安苟。且之心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飞僥还则有识解体内外离心日复一日终以削弱异日复欲下巡幸诏书谁为深信而不疑者哉！彼知朝廷姑以此为避地之计实无意於纲维天下故也。议者不过曰：秋冬有警车驾难於远避夫军旅同用命挖淮而战破敌有馀。又不过曰：当秋而进士有战心及春而还绝彼窥伺为此论者特可纾一时之急应仓卒之警使年年为之人皆习熟谓我不竞难乎！其立国矣。陛下欲深居临安亦，岂能安乎！。

上翻然从其计十二月赵鼎遂知绍兴府。

折彦质罢枢密除端明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

刘光世在庐州乞退军太平州也。以书恳赵鼎及彦质而得之至是台谏论列乃罢彦质签书枢密提举宫观。

张俊加少保镇洮崇信奉甯军节度使杨沂中加保成军节度使。

张俊杨沂中以长乐镇之功受赏故有是命长乐镇地名李家湾者是也。上亲笔诏赐俊其略曰：卿议论持重深达敌情兼闻挽强之士多至数万人卿等报国如此朕复何虑。又曰：卿所部士卒精锐为诸军冠闻之深慰平昔内外之臣谓朕待卿独厚其仰体眷怀益思勉励。

邵隆复知商州。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校勘记。

谍探叛贼各军（脱各军二字）而迁徙不定（定误作一）却理会春秋等谣（谣误作语）其舍鞍马仗舟楫（仗误作伏）归士亡没（士误作正）丧器甲伪文钞告敕（文误作交）赵之（误作性之）。

●卷一百七十一

炎兴下帙七十一。

起绍兴七年正月一日癸亥，尽十五日丁丑。

绍兴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车驾驻蹕平江府下移驻建康府诏。

诏曰：朕获纆不图行将一纪每念多故惕然於心昨以盛秋载亲戎乘露居於野率示四方属叛逆这来侵幸以时而克定念两宫征驾未还於殊俗列圣陵寝尚隔於妖氛黎元多艰兵革靡息是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即安弥忘大业思鼓士气以恢远猷惟黄帝以上圣之君无常居之位周王当平治之日有於迈之师朕於斯时敢替前轨将乘春律往临大江驻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迩俾迪朕怀。

十五日丁丑诏赐李纲等诏。

敕李纲等比以逆臣啸乱反易天常阴导敌人提兵南向朕亲乘戎辂号令六师将士协心人百其勇接甲江上时出轻兵所向奏功俘馘系道虏（改作敌）势既屈潜师遁逃念兹却敌之初图为善後之计卿以旧弼乃心王家必能朕深思熟讲凡今攻战之利备守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可悉条具来上朕将屈己以听择善而从君臣之闲期於无隐利害之决断以必行钦伫嘉猷冀闻确论故兹诏谕想宜知悉春寒卿好遣书指不多及。

李丞相纲对日臣伏奉诏书以伪齐金贼（改作兵）退遁令臣深思熟讲凡今攻战之利守备之宜措置之方绿怀之略条具来上臣仰荷圣恩怜臣孤迹尝备位近司察臣迂愚有千虑之一得虽以罪戾屏伏海滨曾不遐遗以国家边防恢复大计特降清问顾臣学术阔疏智识浅短何足以称诏旨而裨庙略之万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胜幸甚臣窃以僭逆之臣仗强捍之虏（改作敌）提兵南向亾扰淮汴其意盖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辙得以乘闲渡江凭陵东南不虞六飞亲临江上号令既行赏罚既明将士摧锋仍馘系路虏（改作敌）气挫屈潜师遁逃此盖陛下睿谟宏远天威英断之所致诚为宗社无疆之休中外臣子之所共庆也。然臣（区区之愚）窃愿陛下勿以贼马（改作敌骑）退遁为可喜而以僭逆未诛仇敌未报为可虑勿以保全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删此四字）赤县神州犹污腥膻（此四字改作未复）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尚使狂寇（改作。

伪孽）得以潜逃为可虞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谨采往古之迹揆方今之宜条具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以献议者，或谓贼马（改作金人）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谓不然譬如弈棋先当自生乃可杀敌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此非制胜之术也。高祖先保关中故能东向与项籍争衡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尽降赤眉铜马之屡肃宗先保灵武故能东向以破安史而复两就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倘不先为自固之计将何以能万全胜敌。又况将士暴露之久财用调度之费民力科取

之困谓宜大为守备痛自料理使之苏息乃为得计议者。又为贼马（改作金人）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为目前之安臣。又以为不然譬如弈棋舍局心而就边角迫蹙褊小寝以衰微何以取胜秦师伐晋以报崤之师诸葛亮佐蜀连年出师以图中原不如是不可以立国高祖在汉中谓萧何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生产方式光武破隗嚣诏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又况祖宗之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贼势益张则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损耗何以图敌谓宜於防守既固军政毁修之後即议攻讨乃为得计此二者守备攻战之序也。至於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南荆襄以为藩篱夫淮南荆襄东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能保守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闲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则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为守备则当於淮南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东路以扬州西路以庐州荆襄以襄阳为帅府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小筑城垒如开新边朝廷应付钱粮谓如淮东则以江东路财用给之淮西则以江西路财用给之荆襄则以湖南北路财用给之徐议营田使自贍养遇有贼马（改作敌来）则大帅遣兵应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归业渐次葺理假以岁月则藩篱成矣。前有藩篱之固後有长江之险加以战舰水军使沿江一带帅府州县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则贼马（改作敌骑）虽多岂敢轻犯（改作至）近年以来大将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虽有天险初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欲为守备无他反此而已，或谓三大帅率重兵以屯。

江北则供亿之费不贖臣应之曰：使三帅屯兵於江南亦仰给於朝廷其费等尔设。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为守计则朝廷异时可省经费而藩篱之势成为无穷之利守备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议攻战之利亦当分责於诸路大帅谓如淮东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西路淮西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西路荆襄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西南（北路）川陕之帅则当责以收复陕西五路诸路克捷制胜因利乘便收京畿复故都以戡大憝此事虽似落落难合然在陛下圣志先定於中而以至诚不倦决断行之盖无不要成之理至於择将之术治兵之政车马器械之制号令赏罚之权兵家皆有常法无待臣言而兵战之闲因敌取胜临事治度者兵无常形。又不可预图也。臣窃愿以为献者在勿失机会而已夫机会之来闲不容发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一失机会悔不可追昔刘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若能应之於後此未足为恨也。臣窃睹朝廷近年以来失机会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为固选将练卒励兵秣马聚财积谷应机而作同以弱为强取威定乱於一胜之闲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诛强悍之虏（改作敌）岂无殄灭之日攻战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备攻战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则臣愿先定驻蹕

之所盖万乘之居必择形胜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临安平江此皆泽国褊迫偏霸所据非用武之地建康自昔号为帝王天子之宅以蕪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可以容万乘六朝以来更都之地今盩輿未复旧都莫。若权宜。且於建康驻蹕控引二浙襟带江湖漕运贮谷无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议幸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者以天下形势言之也。今以建康为便者以东南形势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篱之固然後建康可都愿陛下与二三大臣熟计之既料理淮南仍诏建康守臣修宫阙治城壁立官府创营房使粗成规模以待翠华之幸近年以来车驾所过因陋就简诸事草创虽陛下以时方艰难用過於俭然宫阙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情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营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应事诏有司以渐修建，庶几不扰此措置之方当先者也。绥怀之略则臣愿先为自强之计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养之德其意曷常一日忘宋哉！特制於。

黠虏（改作北敌）之势为所驱迫陷於涂炭故舍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岂其本心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数路之民困於重斂伤於惨刑而不能以自归僥淮南荆襄藩篱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备天威振惊必有结约来归如宿迁之民者必有作外援为内应如京东郡县者宜命诸帅优加抚循来归者给田上内应者与爵赏官吏将士禄失由旧许之自新孰不感悦朝廷近者得刘豫签军皆不杀而优恤之自贼中来归者皆优与官秩可为得策更愿力为自强之计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坚戴宋之心此绥怀之略所当先者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皆中兴之至计今日之急务圣问所及臣已粗陈其梗概矣。臣伏读诏书有曰：朕将虚己以听择善而从君臣之闲期於无隐利害之决断以必行臣三复圣训不知涕泗之交颐也。何者君臣之遇号为千载听言用谋尤其所难未信而言则有谤已之嫌交疏言深则有失身之戒盖虽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闲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诏旨如此而臣以忧患这馀孤危物特甚欲浅言之则何以副陛下期於无隐之训欲深言之则虑有犯颜逆鳞之愆威惧交中进退惟谷。虽然陛下当艰危多难之秋诏臣子以丁甯惻怛之意缄默不言臣罪大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故敢冒鼎镬刀锯之诛以布心腹肾肠之实惟陛下躬聪明睿智之资有英武敢为之志然自临御迨今九年（国不斗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驭卒惰而未练国用匮而无赢馀之积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陛下忧勤虽至未足以成中兴之业则群臣（误之）陛下自近年以来所用大臣凡几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立事功与夫充位备员者固皆不逃於圣鉴夫用人如用医必先知术业可以已病然後使之进药而责成功今於医者之术业初不详究而姑试之则虽日易一医何补病者列殆将饮药以加病而已平居无事小廉曲谨初似无过而乏济时之大略忽有扰攘之故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而退以天下忧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补於国家陛下安取如此大概近年所操之说有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万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闲冠盖相望而初不得其要

约翠华蒙犯霜露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为长久之计天步益艰国势益弱职此之由大运有开。

天启宸衷超然远览悟前日和议之失而亲总六师愆前日退避之非而亲临大敌（改作举）逆臣悍虏（改作敌）数十万众饮马江干虽未能埽荡邀击尽歼丑类（改作渠魁）而天威所临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观矣。今贼马（改作伪齐）虽退而虏（改作敌）情狡狴变诈百出未大惩创疆场相望道路不远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使我罢於奔命哉！是宜明诏於却敌之初图善後之策也。臣夙夜为陛下深思所以为善後之策无他在尽反前日之所为解琴瑟而更张之先定其论如奕棋之立意後图其功如奕棋之置子乃可得志臣请试陈其说窃观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必有胜兵而为亲征之计者其意岂谓必冒矢石履行阵而後可哉！黄屋所临人心自效赏罚既当士气奋张用能成功至汉高既得天下击（讳王）信陈（彘希）黥布未常不亲行光武即位至平公孙述十三年闲无一岁不亲征本朝艺祖太宗定维扬下泽潞取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庙亦有澶渊之幸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谓始於勤劳终於逸乐者也。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於维扬则关陝河北河东失矣。自维扬退而至於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一有虏（改作敌）骑南牧复将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航海之策使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尤不可者惟当於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贼来御之候时而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杜牧之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愿勿复为退避之计可乎！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讎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东晋渡江石勒遣使於晋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犹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逆之国而自取辱无实於事祇伤国体金人自知罪恶之重惧我必报其措意何如而我方。且卑辞重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貲）使轺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攘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实有所害金人二十馀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国而终莫之悟大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岂真不悟哉！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而已至於邀请二圣如侯生之归太公则。

当在攻战既胜国势既强之後今无益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姑罢遣和议之使可乎！此二说定然後择所当为一切以至诚之意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仓廩实府库弃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乃议大举则虽兵未交而胜负之势已决矣。抑臣闻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叶也。根本固则枝叶繁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叶也。根本固则枝叶繁朝廷者腹心也。将士者爪牙也。腹心壮则爪牙奋今国家远有强盛之黠虏（改作北敌）近有僭伪之逆臣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所

资以致攻讨者在将士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既明赏罚必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有逆臣强虜（改作北敌）不足忧此特陛下方寸闲耳臣昧死条上六事一曰：信任辅弼二曰：公选人材三曰：变革士风四曰：爱惜曰：力五曰：务尽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以信任辅弼夫拨乱之主履时艰难必资辅弼之臣同心同德相与有为岂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协济故高祖视萧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诸葛孔明如鱼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会风云：以成王霸之业今陛下选於众以图任股肱之臣遂得捍御大敌可谓得人矣。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久任以责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闲之则君臣之美垂誉无穷昔讥祖始终任萧何太宗始终用房杜故能戡定祸乱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人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参之害霸也。霸者犹如此而况欲恢复天下者乎！魏郑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过举而郑公以为兴丧未可知者凡以相与无志诚之意而惟嫌疑之避不足以建兴邦之大业故也。陛下诚能推信任之诚臣将见辅弼之任专而中兴之业不难致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一校勘记。

要郡州县上连下接（脱要郡二字）而战阵之闲因敌决胜临事制变者（误作而兵战之闲因敌取胜临事治度者）万乘之居（之应作所）惟陛下幸察（脱幸察二字）臣窃叹陛下躬聪明睿智之资（脱臣窃叹三字）初不得其要领（领误作约）必有胜兵（一作必以兵胜）贼来则御（则御误作御之）候时而奋因以光复祖宗之大业（误作候时而复祖宗之大业）。且犹却之如此何况假道於僭逆之国（误作此何可逆之国）其措意为何如（脱为字）曾不知者也。（原脱此二十六字应在至於邀诸二圣之上）此二说者已定（脱者字已字）然後择所当为者（脱者字）此特在陛下方寸闲耳（脱在字）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脱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十字）惟嫌疑之为避（脱为字）。

●卷一百七十二

炎兴下帙七十二。

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其日。

何谓公选人材夫创业中兴之主所资为尤多何则继体守文率循旧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於艰难。若为兴衰拨乱则非得卓犖瑰奇之材未易有济故武王之有十乱宣五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杰光武之有邓禹耿禹吴汉之属唐太宗之有房杜英卫之流宪宗变有裴度武宗亦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才佐大有为之主参翊

左右以成大业古今通道其可忽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
ウ昧或指之以朋党或诬之以大恶或谪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於自进
耻於自明虽负重谤遭深遣安於义命不复自辨惟恃主之明为能察小人之情信而辨
其臣之无辜霍光所以见察夜间如帝房杜所以见信於太宗也。陛下临御以来用人
才多矣。世之所许以为正人端士者往往闲废於无用之地，岂非罹此谤耶遂使陛
下寤寐侧席而有乏材之叹怀材抱艺愿为国家宣力者无因而进前陛下亦少留圣意
致察於此乎！洪范。

皇极之畴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
无偏王道平平好恶偏党皆足以为至公之累惟以道为公而无好恶偏党之私则王道
明矣。魏郑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书半）藁其可识者曰：天下之人有善有恶
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惟见其善爱憎
之闲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猜则可以兴矣。太宗
感悟夫人主岂常能无爱憎然必去爱憎而後能得人以兴者爱憎出於私情用人以兴
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虽仇齐侯必用雍齿虽怨汉祖必赏而况其馀乎！陛下诚
能推至公之道臣将见人材辈出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何谓变革士风夫用兵之际似
与士风初不相及然其实相为表裹者也。士风醇厚则议论正议论正则是非明赏罚
功罪当则人心服。若反此者举措所以失宜而浸弱也。晋之士风尚浮虚而不事事
故当时措置乖谬盗贼并起而有五戎乱华（改作刘曜石勒）之祸本朝嘉治平之前
何其士风之醇厚自数十年来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竞争进邪说利口足以感人主之听
元大臣如司马光之流士风皆持正论为朝廷长虑却顾图久远之计社稷之臣也。而
群枉嫉之指为奸党听其言则大者可族小者可诛赖国家宽仁祇从窜逐其後士风递
相仿效颠倒是非变乱黑白政事大坏以驯致靖康之变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馀年
世变风移爱憎之情销尽然後始知元群臣之忠哀赠官秩录用子孙然亦何补向。若
早变此风则忠臣无诛戮之冤国家有治安之实两受其利，岂不美哉！观近年士风
尤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不顾国体惟事进身不核事实惟欲伤人大誉则大进小诋则
小迁翕此成风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张浚付重权使御强敌於关陕浚虽忠以
许国而（事失）机会不为无过言者痛加绳诋诬以大恶，岂不太甚软浚以浴日之
功足以结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辩足以回陛下之听故得自洗濯复侍清光於帷幄之中
然其所伤也。多矣。借使遭谤困谗之臣无浚之功。又无大臣之辩而有下石以挤
之者则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朝廷设耳目之官以广视听固许之以风闻
至於大故事须核实使果如其言则诛责所加岂宜止从轻典使言而无实则诬人之罪
伏谗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

也。臣愿陛下降明诏以戒士大夫使体德意从忠厚变近年浇薄之风昔贾谊劝
文帝养大臣以礼义廉耻陆贄劝德宗听言必考其实情以正典刑不宜置而不问皆治

道之要也。陛下诚能行责实之政臣将见士风醇厚而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何谓爱惜日力夫功以志崇所以为之规模也。业以勤广所以为之积累也。犹造大厦堂室奥序其规模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则积累非一日所至创业中兴何以异此高祖得韩信与之论亡楚之策规模先定而後积累以收成效光武得邓禹与之论兴汉之谋蜀先主得诸葛亮与之论鼎立之计皆定於谈笑之闲而高祖以五年成帝业光武以十三年混一区宇先主得蜀变在数年之後盖积累而致者如此陛下临御九年於兹境土未复僭逆未诛仇讎未报尚稽中兴之业则其始不为之规模其後不为之积累故也。逮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者皆簿书期会不急之细务至於攻讨防守之策国之大计皆未尝留意安得不为僭逆之臣强悍之虏（改作敌）之所陵侮然则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贵尺璧而惜寸阴今日（朝廷艰难）乃惜分阴之时牙愿陛下诏二三大臣熟议所以为规模者凡所施为画一条具如立课程以次施行。又诏州县使体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骚扰勿太绥以失机会使事得其序不扰而办乃为得策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亦无不可为之时惟失其时则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难正如医者之治病时不可失其在皮肤针烙及之其在五脏汤剂及之至於骨髓则虽有扁鹊俞跗蔑以为矣。此时之不可失也。《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则虽大国必畏之矣。夫用智者当於未奔胜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时之用渴而穿井斗而铸兵其能及乎！陛下诚能存爱日之心臣将见为无不成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何谓务尽人事臣窃观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国之将兴百度皆举天实之犹之农夫尽其耜蓑之力乃变有秋使未尝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人事尽於前百万者人也。知雷电风雨遂有昆阳之胜而中兴之启运者天也。孙权以兵三万拒曹操数十万者人也。。

适风顺可以纵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势成者天也。谢安以兵八千击苻坚百万者人也。适秦师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延东晋之祚者天也。创业中兴之主莫不皆然尽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归这於天也。今未尝尽人事敌至则先自退屈而欲责功於天其可乎！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协心同力务尽人事以听天命则恢复土宇翦屠鲸鲵迎还两官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则无不成之功陛下诚能和同天人之际臣将见大功可立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何谓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爱之至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是故孔子之作春秋於灾异必书以谨天戒牙尝观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万一一汉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时未尝无天变而不为灾者以能寅畏其心恐惧修省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惧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诚则变灾为祥天人之际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来荧惑失次太白心理见地震水溢或久雨而不霁或当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陛下丁甯反覆以致告戒陛下虽尝降良俾士大夫各修厥职以答天谴然臣窃谓应天以实

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昔宋公一言而荧惑退舍太戊桑谷共生於朝而反以为祥陛下诚能应天之实臣将见百祥来止中兴之业不难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当先务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龚士愚臣忘生触死为陛下详言之抑臣。又闻对人不畏多难而惟畏无难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众）而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险而身致太平享国长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将士足用江浙荆淮闽广川陕财用可理足以为中兴之资陛下勇智天锡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称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盖帝王改过之道如天地之无心是则行非则改何惮之有酈食其劝高祖铸印以封六国之後子房一言则趣销之封德劝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郑公一言则行仁义遂致贞观之治无损盛德而大功可成岂切切然畏人之议已哉！陛下近降亲征诏书深悔续成之後措置之失谓盛德之举矣。然则今日措置安可复蹈前日之辙臣今所陈皆改辙前日之道（旧校云：梁溪集作陛下视建炎以来其所措置是耶非。

耶以为是则何以不见其效以为非则安可复蹈其辙臣前所陈皆改辙之道）非循旧迹所能为也。择善而从斟酌而行则在圣裁矣。夫以圣祖二百年之基业四海亿兆之生灵皆系於陛下清燕之闲圣虑及此得不卜栗卜栗危惧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下以副四海生灵之望哉！昔周室中兴南征北伐之威复古接下之美咏於小雅盖有文武吉甫显允方叔以为之将帅有孝友张仲以在左右故能内修政事（删此二字）攘夷狄（删此二字）复文武之境土陛下所当深法考周室之诗则得之矣。所谓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极陋之资荷陛下非常特达之知六飞之初虚席以待眷遇之礼迈於等伦以志广材疏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责力丐罢政无补国事每怀愧惕远去阙庭九更寒暑犬马之心何尝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远屏不敢复与世故刍蕘之言久不敢达近者边报警戒戎辂亲临臣子之情不胜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为献伏蒙圣新颖性持降诏书奖谕今者。又奉诏旨咨以当世之务而牙不量荒浅冒进狂瞽之说以渎天听昔太宗谓郑公敢言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数批逆鳞哉！今陛下盛德过於太宗臣虽我魏郑公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眠虑之所极也。良药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经患难衰病交攻常惧先犬马填沟壑无所仰报盛德之万一今者获奉明问得摅至情臣愿足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伏惟陛下哀怜赦其愚直取其拳拳之忠实天下之幸干冒天威臣无任惶惧恐汗待罪之至。

谢表臣言伏蒙圣恩特降诏旨令臣条具边防利害来上臣已遵禀睿训具状奏闻者十载倦游屏居海上数行温诏来自日边凡清问之下询皆一时之急务恩辉所逮报称为难窃以询於刍蕘帝王之圣德告以善道臣子这到场表秦思黄发而霸业成汉屈群材而帝功立久矣。不讲寂然此风皇帝陛下慨国步之多艰愆前谋之未淑时乘戎

鞠躬总六师文帝幸亚夫之营恩均将士太宗临渭水之上气戎羌肆於却敌之初图为善後之策特颁明诏俯访旧臣丁甯胥训之辞。若恭承黼坐之侧咨諏当世之务如亲顾草庐之中询事考言远迈唐虞之举画奇吐策宜得良平之臣臣曩以菲才尝叨近辅学术泥古识虑阔疏忧患熏心志气落夫何启寡闻之陋亦与询谋采择之闲谨已审察事机条陈利害亟上早囊之奏冀尘乙夜之观翫直不移仅同汲黯之妄发疏通知体岂数贾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绩之谋用以设施大启中兴之运则臣继此有得敢忘上陈海岳深高岂赖涓尘之助日月清照但倾葵藿之心。

秦丞相桧曰：靖康以来和战之说纷纷然言战者专欲交兵而彼己之势未必便言和者专事恳请而军旅之气因以阻皆非至当之画为国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虚张为强变不必以力弱为怯宋襄图霸而兵败齐称帝而国破虚张恶足为强哉！孔子以鲁抗齐而侵疆以复子产以郑介晋楚而国犹大竞力弱何必太怯哉！。若汤以牺牲遗葛伯文王以西伯事昆夷未尝虚张也。为其杀一童子而征葛终以一天下为政不获於上帝而伐崇终以致昆夷之喙未尝太怯也。其後汉高帝出关曰：吾欲复三秦故地而止耳何尝曰：我必强盛哉！荥阳成皋之闲百战不休何尝曰：我不复振哉！。又如光武唐太宗戡定群盗镇抚四夷（改作中外）时强时弱度议定计约略相。若国家自金虏（改作人）入寇之妆但当与契丹故地庙堂太怯遽以三镇许之三镇不肯为夷狄（此三字改作沦敌）虽欲割弃而不可是太怯之过也。其後虏（改作金）人退师亦颇欲舍三镇而要厚赂庙深圳谋之不审乃结契丹之叛臣为金入腹心者欲与合谋。又潜檄边臣掩杀割地官以变前议声虽甚美实无成功是虚张之过也。臣项归朝廷妄进狂瞽令刘光世通书虏酋（改作金人）说其利害以为得地则归（下添逆字）豫失亡则在虏（此字改作北军）即蒙陛下听纳施行不旋踵虏（改作金）（果退师豫邀之东平百端说诱虏（改作金）言候见孙长大与你图此臣恭闻陛下宣谕以为得之北来人臣益知不必虚张也。继第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尝妄议俾摧酋长（删此二字）书归谕以立国之体当明顺逆助豫则叛者得利金国何以统众颖本朝则河同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若渊圣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约岂敢睥睨。又明言不当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书纵益恭北还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後所遣使始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贼豫阴导虏（改作北）人提兵南向在朝廷当以正理处之盖不讨贼豫则无以为国不安慰狂虏（改作金人）则逆贼未易讨前此不欲轻发兵端故隐忍以待衅。又贼豫启之我欲乘机以举则处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两国相敌。

力强者骄不足深较樊哙愤匈奴侮慢欲以十万众横行其国季布折之此其盛强之时况今势有未便臣前奏乞安慰狂虏（改作金人）当用所获虏人令诸将通其酋长（此二字改作帅）书明言止欲讨叛面不敢轻犯大国盖知虚张之无益也。自古

立国必明君臣之义陈恒作乱孔子请讨此齐国之乱臣而鲁不容况贼豫我故臣子不讨则三纲大沦何以为国臣前具奏乞征讨贼豫当檄数其罪而阳推瞄（改作金）人以纾其缔交之计作我士气而沮彼贼众盖知讨叛之不必太怯也。虜（改作金）人立豫诸酋（改作其下）皆不以是其以为是者意欲保河朔用豫以为捍蔽耳河南之地虜（改作金）人非必争得河南已复中原之大半徐议河朔犹当以二圣为请臣前奏亦已略言其故蒙陛下采择则顺逆之势一分人百其勇是为攻战之利界在夹河诸军分处南北譬。若藩篱宏远堂室以安是为守备之宜因所获虜人厚拊存之彼各识所属酋长（删此二字）之意（改作帅）分遣书词不至差殊则是为措置之方使虜（改作金）知朝廷志在讨叛而义不得已彼豫众（亦知）朝廷但诛首恶而胁从罔治则是为绥怀之略。。若乃器械之良窳军食之困蕘裨校之才否山川之险夷则有司之事将帅之职父老知之臣不敢臆说也。迂疏无所知识惟圣明裁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二校勘记。

夫治天下者未尝不资於人材而创业中兴之主（脱治天下十二字）朝廷赏罚功罪当（脱朝廷二字）惟恃主之明（一作惟至明之主）而人心服此措置氲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风浇薄则议论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赏罚功罪不当而人心不服（脱此措至此三十九字）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脱寢微二字措置误作举措）足以惑人主之听（惑误作感）然亦何补於事（脱於事二字）臣观近年（脱臣字）事须核实（事一作亦）必考其实而察其情（误作必考其实情）不宜两置而不问（脱两字）何谓爱惜日力臣闻之《周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脱臣闻至此十四字）归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脱孟子至则天十九字）而欲责成功於天（脱成字）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误作以能寅畏其心恐惧修省也。）衰病交攻气息奄奄日与死迫（脱气息至此八字）汉屈群策（策误作材）岂数贾生之能言（数应作类）悉不拘留（悉误作始）。

●卷一百七十三

炎兴下帙七十三。

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其日。

汪丞相伯彦奏对臣谨奉明诏而言曰：盖闻舜好问而为五帝之盛帝汤好问而为三王之显王後这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业者莫不皆有谘访如汉祖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业者莫不绵有谘访如汉祖赖良平之谋而创汉业光武用寇邓之策而成中兴孙权用周瑜之策遂摧曹操而拓有荆州蜀先主用诸葛这谋遂并刘璋而控有西蜀魏武用荀或郭嘉之策遂擒吕布於下邳破袁绍於官渡期皆用武询谋之效也。恭维陛

下神武默运御戎却敌（改作统御有方）天人助顺一举而亟清江淮再举而可复疆土而乃谦冲退逊参古酌今以善後计下询旧弼臣顾念宿遇披露肝胆竭其愚忠精思熟讲祈补万分之一辄效愚论藉万全以为元老决战以为将军相与问答以为陛下献惟陛下优容而过听之其辞曰：决战将军问於万全元老曰：今天子之驻蹕三吴也。盖得兵家之三势焉曷谓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国势凭三势而命将杀敌无往而不济於时逆刘干纪金敌济师窺我长淮窥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祸之天意。

下慰厌乱之民心以赫厥怒旗建泰一亲总六师将士奋勇人倍其气雷动焱发山摇谷荡得气势也。长江天险巨舰鹞飞一卒当江万夫莫渡得地势也。辨其曲直知其逆顺察其饥饱以壮击老以生击死以饱击饥得国势也。以此三势按甲江上时遣轻锐所向必克丑虏（改作北兵）就擒者不啻千百签军投降者动以万计势穷力蹙知曲之不可以敌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敌顺也。知饥之不可以敌饱也。潜师夜遁寨幕鸟集当此之时我乘势越淮而袭才寿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乃踌躇淮甸疑虑未进蒙窃惑焉万全元老曰：嗟乎！以。若所谓善也。吾之所乐闻也。方。且图之再焉将军之所谓知其一未睹其精者也。仆请为将军略举其凡而将军必能索其至焉将军曰：唯唯惟愿闻一二以发愚蒙万全地名老曰：御戎（攷作金）之要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守而备之不贵追也。故鲁庄公僖公追齐师至於郚 圣人之於春秋皆书以危之。且虏（改作金）之奔北尾击过淮也。可谓宜远去诸葛孔明曰：未得战地虽见大利不前夺之未测彼情虽谓羸弱不进攻之贼（改作金）无故退军勿进攻之设。若我师犯此而前追於淮北生灵涂炭人人怀归如流离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云：霓奈何个鬼餉千里士有饥色。。若其略地就粮则失遗民之望或其飞刍免粟则艰漕运之计本图却敌以安群情无或动群情以资敌故未可急追以侥幸一时之功要当爱惜寸阴以图善後之计事稍前定举而措之万全之地盖未晚也。将军曰：曷为善後之计双曷为前定耶元老曰：审攻战之利得守备之宜尽措置之方明抚绥之略然後可图也。曷为抚绥曰：夫金敌所驱而战者两河之民士之七九州之虏（改作卒）十之二狄（此字改作本国之）人十之一焉尔主兵少怨讎居多彼何所利吾能取彼怨讎而的士之同为我利矣。投降之签军就系之酋长（改作北人）既贷之以锡其类宜优_一以劝其来者或给佃淮南之田以养无禄之人或添差抽员以禄有官之士其有智虑者与有材勇者诸军中各随其宜而无失所之嗟怨庶使两河九州之众闻风怀惠摧持而来归一旦驱而之战以夷狄（二字改作敌）攻夷狄（二字改作敌）利莫大焉不惟此耳关中诸叛（如师）古辈以不快於王似而去之孔彦舟以讎嫌权邦彦而去之初非本心傥能遣使闲道以往谕上德衍恩感义。

幡然改图领所部而献虏俘於行在矣。李成徐文辈，於是乎！知伪昌不可以

庇身也。气丧胆落朝不谋夕亦将悔过效顺请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将斩首而来献矣。所谓明抚绥之术其概如此曷谓措置曰：恢复之计不患逆刘之难除患金狄（改作敌）之未衰不患金敌敲之未衰患吾措置有失绥急缓其所急则图成长久之功急其所缓则效邨目前之利失之毫差这千里可不慎乎！夫立国者莫大於形势得形势者制人失形势者制於人昔李希烈欲破寿春以趋江都张建封围霍邱以精兵游击而希烈为之遁长江得形势卒保江淮苻坚东略至泛长江谢幼度以八千之兵阻淝水而破苻否则数十万之众弃甲宵遁，於是径造涡颍经略旧都周世宗用王朴这策下江淮屯兵涡口以克寿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为界，岂非得形势今日之计莫如屯据淮甸置师寿春而真扬庐濠於文武臣中择才能守之以篱落江表夫荆南古荆州也。北窥中原东瞰江表三国必争之地吴不得吴蜀不得蜀魏不得魏为今日计当军其要害以为吴越之屏以为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国巴蜀转漕给军之地昔秦恃崤函褒陇之险以囊括四海汉高祖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巴蜀仅存而三秦已失为今日计当固蜀复秦以为後来之图是宜申命都督下令荆襄戒严警备常。若寇（改作敌）至飞檄川陕蓄锐控弦观衅而动以为犄角制胜之势使彼欲南攻则右有西师之可虞彼欲西寇（改作下）则左有王都之可虑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缓者也。所谓尽措置之方其概如此曷为守备兵法曰：有馀则攻不足则守《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昔恶人御秦深垒固军以待之秦师不能久此善守也。楚为阵而吴人至见有备而返此善备也。莒以恃陋而溃齐以狎敌而歼郟人次郊而不戒莫歼小罗而无次皆守备之不慎也。为今之计无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可也。无恃敌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可也。修明攻守拔用才能推诚以与使尔於用命悦以役人使久而无募乐斗之士守险淮济激厉土豪之雄益寨泗水遣闻牒以察其情状广耳目以伺其奸诈经理残破之邑劳来归业之民恩信号令以结人之心信赏必罚以尽人之力量理财以给犒士营田以助兵食补苴罅漏以为他图所谓守备之宜其权如此曷谓攻战曰：两军争雄伐谋为上其次。

知彼知己可以取胜要在料度人事较量众寡审方圆胜负之势识劳佚浅深之谋见可而进知难而止因利乘便合变应权而为之以此攻战何往不济所谓攻战之利春概如此。虽然於斯三者。又有先後之序焉先明抚绥之略然後可以语措置之方得措置之方然後可以语守备之宜得守备之宜然後可以语攻战之计，於是乎！乘天时择地利因人和振旅电击诸路响应躡轹淮汴蹂蹈济郟凭轼而复伪齐之城横赵魏历雁门太行而傅檄乎！燕云：之外於以奉迎二圣定乱中原於铄中兴可不务乎！中庸曰：事前定则不困而。又何急焉将军曰：蒙昔闻智者不後时勇者不常决。又闻战以气胜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用其朝气击共惰归此不可失之时也。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犹豫不如[B227]蝮之致螫愿元老图之元老曰：不然鸷鸟之将击必匿其形猛兽之将抟必伏其身兵危道也。能面示之不能

勇而示之怯卑以骄我佚以劳我彼殆将以诱我也。昔楚武王侵隋行成而归斗伯比请羸师以张之隋侯将追楚师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庶免於难隋侯惧面修政楚不敢伐今之敌人潜师而北必盘礴徘徊於宿亳徐淮之闲必请营粮济师待时而再南来声东击西攻吾不备出吾不意而出没於荆襄之闲睥睨楚泽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贼相与为水攻之谋益以步人水陆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长江之险已夺其後则将柰何与其急於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为善後之计曰：曷为修政事曰：若所论四者是也。。虽然修此四者双有本焉《书》曰：民为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当知今日地之蹙狭而有以扩其不忍之心察恤民之瘵而有以固其爱戴之心军需之费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於民者诏令丁甯当惜民力使官吏并无缘为奸田庐有乐输不厌之勤内之远迩众庶三军上下相与一心外之两河遗民九州旧俗相与并力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人之多行不义伪昌之去顺效逆虐用其民弃民久矣。弃民则失助矧前日之举起意於逆刘金敌为之助得利则归功金人失利则为刘贾怨淮甸之役既不得逞所丧。又多自兹伪昌取疑於金敌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因）以举事则於战何有孟子曰：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

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诚能孽孽於四者蚤正素定然後奋威诸路连衡以进决有成功。若徒知目前追击之利未知善後之大计也。言未卒将军愀然改容低首自失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日黷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图今日发醢鸡之覆廓然识万全之策也。将军既退元老三复沉思视倏忽而无见听愴而无闻。若戴去气乘虚无浮游乎！寥廓如见箕子告之以为武王陈洪范曰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子孙其逢吉汝之所论虽得於千虑而单闻浅智昧於事机未可以为确论请献诸天子参诸群策质诸庙谋而断自神自，庶几其可也。元老，於是如梦觉醉醒仰天而叹曰哉！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仆不得而容其喙矣。。

李参政邴对伏以逆牙刘豫敢肆奸谋外引敌师称兵犯顺人神共愤天地不容陛下神武惟扬圣心独得亲率锐旅前驻大江股肱协谋将士贾勇曾未浹旬累奏捷音虜（改作敌）势既穷潜师宵遁天声大振国势遂强中兴之功属在今日犹复曲垂清问俯逮旧臣盖将总众智以为谋，庶几庶片善之不录臣恭惟圣训条画如左战阵之利有五一曰：出轻兵二曰：务远略三曰：储将帅四曰：责成功五曰：重赏格何谓出轻兵关陕为进取之地淮南为保固之地由关陕可以窥河东由河东可以窥河朔河朔平则就东不取而自归故曰：关陕为进取之地有淮南外可以捍京东内可以保浙江牵制其势则彼得以一方而拒我淮南虽利於保固然不用命於关陕则彼得并兵而南下二者固相为表裏者也。前日遣大臣经理关陕诚是然未尝用兵於京东以分其势故彼得尽锐以挫於我今淮南之兵既捷矣。而关陕之图尤不可缓也。，或曰

：曷不經由宿泗以取京東耶曰：由宿泗必用重兵命大將今統重兵者數人皆國所恃以為根本。若輕而置之賊（改作偽）境萬一有失利將不可復用然則遂置而不問耶曰：非然也。今偏將中如牛皋王進楊史康民皆習京東風土熟其人情知其山川險易臣謂可各配以交響曲三五千人或出由徐淮揚或出由宿泗彼土之民固吾赤子也。懷累聖德澤涵養之久厭偽朝殘虐不道之政必應者然。

後因其豪傑俾春自守因利乘便進取東京可也。勢有未可退保江淮可也。則我得以抗敵彼將奔命之不暇而自困矣。是謂我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何憚而不為乎！何謂務遠略用兵東京以牽制陝西用兵陝西以牽制京東固然矣。陝本失地之後其何以復之曰：因其勢而已光武以二千人敗尋邑百萬於昆陽虎豹皆股慄而却走勢之盛也。苻堅以百衄百於淝水聞風聲鶴唳以為晉師之至勢之衰也。前日金賊（改作人）強盛天下莫與敵而我顯然怒彼以與之角彼不得不盡銳於我今虜（改作彼）驕甚間然有輕敵之心是我潛形匿勢示弱用奇之時也。願詔關陝諸將毋張虛勢毋競小利蓄養士氣乘閑阻險但務其小勝不必大勝也。則馴小可以致大勝矣。要之毋顯與之角而已然則朝廷前日遣大臣如何曰：固嘗遣之也。選任陟降之權生殺賞罰之柄此大臣之職非將帥所得預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關陝土地沃省士馬強壯形勢利便號為金城百二他大臣非獨牽制京東亦所以為後日經畫也。方今大臣如呂頤浩氣節高亮忠力慨然李綱識度宏遠威名素著必自簡於宸衷願陛下於二人者擇其一起而和之必有以報陛下因牙論兵而及大臣非所當然陛下詔臣以君臣無閑則牙有所懷其可不盡陳於陛下哉！何謂儲（將帥）今日淮南摧鋒陷陣之士亦前日所用之軍也。何勇怯異耶蓋由陛下以身率之耳以此知強弱無定勢勇怯無常形惟人所為而已今諸大將部下豈無智謀忠勇之士以馭眾統師者乎！蓋用之未盡獲才故示有以見於世也。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又今有吳岳飛者出矣。但多得此數十輩參錯內外更出迭入何患兵勢不強哉！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眾統師者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授以偏略使專當一隊毋煩隸於大將矣。則諸人競奮才智出成勛名為岳飛吳之俦也。何為責成功常人之情莫不欲成功之在我勢有所壓則憤然不滿大將爵位已崇勛名已著難相統一今用兵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祖逖過江經略中原敗石勒復河南功垂成矣。而晉遣戴淵擁節據其上流淵雖有才望而逖實不厭也。因發憤而死前功盡。

弃臣嘗嘆息於此可為萬世深戒何謂重賞格曰：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臣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以頒天下。若小者固不論也。謂如得一邑一城一路十人長百人長千人長萬人長之類及近上首領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人人知我有是功有是賞則勸於用命矣。昔漢高滅項忮了後楊喜等四人各得籍地以封夫滅項者良平之謀信布之力也。豈四人能知哉！適會其敗亡而殺之耳高祖封之

如此其厚盖示天下以不私所以劝後之用命者也。况此出勇力以成功名者耶然则设王爵以待有功者不亦重乎！曰：果有是功何为不可唐郭汾阳李临淮是也。粘罕（改作尼堪）强盛孰与禄山之乱二圣播迁孰与川蜀之狩驻蹕江左孰与灵武之立是今日事势尤艰於唐也。第未有复中原之功。若果有之何爱於王爵哉！守备之宜有五一曰：固根本二曰：习舟师三曰：防他道四曰：讲遗策五曰：列屯戍何谓固根本建康古所建国山川盘络漕运便利陛下欲图中原必驻蹕於建康此不易之论也。则江浙信为根本矣。欲保守则失进取之利欲进取则虑根本之伤是何也。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後衅师不宿饱今兴十万之众深入敌境未能夷一城蹶一将而我已骚然坐困矣。民赋固有常国用固有经未知国家何以给之此必穷民之力而後可也。疮痍之後果能任此乎！故曰：欲进取则虑根本之伤者。此也。然则遂不进取乎！曰：臣前所谓遣偏将更出徐泗以扰之是也。否则尚有说焉晋之遣祖逖也。给兵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给铠杖使自招募屯於淮阴始铸兵器得二千人而後行其後既斩张平元帝嘉其功运粮以给而道远不至是兵器与资粮皆不取於晋也。卒能胜强敌自河以南皆为晋有乃知古名将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粮於敌舍是则无以为计也。诚能慨然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举淮南而付之使自为进取而不为虚内以事外则夷狄（改作北兵）不足胜中原不足复苟未有斯人也。则前者轻兵之说为不可废是谓进取保固两得而不貽後患者也。何谓习舟师臣伏见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只守臣经画来上必如期而办今既以长江为险则教习舟师乃今日之最急务臣闻某州某县各置水军五百名以横海为名而未见其他措置也。汉有伏波下濂楼船将军之号皆水军之名也。臣乞仿古之制创建此官以教习水战俾。

近上流将佐领之自成一军而专隶於朝廷无事则散之缘江州郡缓急则聚而用之昔曹操望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叹息而去则舟师之盛望之足以威敌矣。况其实可用耶。又闻之海民船舶不动数月则生水虫能蠹烂船底则无事之时双当为教阅之法每若干月日一教而寓劝惩之法既以习战斗亦以利舟船也。何谓防他道己酉之冬虜（改作金）人自金陵渡江实缘吾本为避贼之计上下莫肯固守彼得以堂堂而来及其还也。韩世忠以舟师遏於江上上持累旬几获其酋（改作大）帅彼虜掠虽多亦不得谓无所夫也。去冬淮甸既不得肆诸将轻兵迭出捷奏载道情见力屈潜师而遁则虜（改作北）人自用兵以来未有如今日挫衄者臣度（下添北人二字）他年入寇（删此二字）惩创今日之失未必不由旧辙必先以一军来淮甸为筑室返耕之计以缀我师然後由登莱泛海以窥吴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窥江池以出吾右为多方以误我一处不支则彼得志矣。淮南之师虽阳为筑室返耕然沮洳之地其势不能久淹将来固不足虑而此二途可为深虞者臣愿预讲左支右梧之策使不出吾素料彼虽出奇吾预知之固不能奇矣。何谓讲遗策兵之形无穷故巧亦无穷守备之具窃意有未经讲画者昔贺。若弼之攻陈也。积获於岸与舟同色陈人习见不

以为疑其後萃舟以来而陈人不觉也。此彼攻之诡计而我不知也。魏之伐吴也。吴人以车张席为疑城自石头至江一夕而就魏人望之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敛兵而退此我守之诡计不可不知也。古法虽不用於今缘此类推之必有可预备者愿诏临江守臣凡可设奇以误敌者皆预为措置甯设而不用事至而无备则无及矣。何谓列屯戍日长江之险绵亘数千里守备者非一譬。若一身必有要害之处咽喉心腹是也。今沿江州郡孰为心孰为腹孰为咽喉苟制得其要则用力少而见功多矣。臣愿差次其紧慢最紧处屯军。若干人一将领之听其郡守节制次紧稍缓处差降焉有事宜则以大将兼统之既久则习孰土风人情相谙缓急可用与旋发之师不侔矣。如福建本因范汝为作过屯申世景福州今福人安之惟恐获去频年福建盗贼不作未必不缘世景弹压之故也。虽沿江与福建事体不同然人情岂相远哉！措画之方有五：一曰：亲大阅二曰：补禁卫三曰：订使事四曰：讲军制五曰：降敕榜何谓亲。

大阅窃以陆下亲统六师遂却大敌此盖用高祖马上治之光武身定大业之说其效既如此自今尤宜练习武事自古帝王皆有讲武在礼则春夏苗秋冬狩在诗则车攻吉日在春秋则大阅於红是也。当承平时。且不敢忘武备今日用武之际，岂可旷而不举乎！臣闻诸将练兵异於曩时其挽强蹶张击刺之技习熟既精累经出入能趋走耐劳苦陛下诚因秋冬之交具军容癖广场会诸将明三令五申之制观坐作进退之节取其才艺绝特者敬赉以金帛或加以官爵以激励之则将士感悦竞劝其勇气自倍於平时矣。何谓补禁卫李德裕有言曰：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北军者今之禁卫是也。内以严卫九重外以镇服天下其势莫重焉建炎以来此辈更番上下往复千里顿踏道路遗弃老弱小人不知忠义大节或有愁叹形於言色明州泛海之役亦稍喧悖当时聚其侪类出於诸州指使其实疏远之也。自兹禁卫愈单寡乃籍五军以为重牙常寒心譬如蛟龙不假风云：波涛之势而自托於山林失其所以为神矣。古者天子自将兵韩信谓高祖（能将）十万韩愈曰：北军千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是也。今陛下自将之兵几何人哉！。若曰：昔日慵惰不为用喧悖不循理是可废也。呜呼是不几於因噎而废食者欤甚不可也。臣愿陛下择忠实严重之将以为殿帅稍补禁卫之缺增训练之法使隐然自成一军则天子益尊严国势益安旨其馭诸将也。。若臂之使指矣。，岂有尾大不掉之患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三校勘记。

不贵追也。（贵一作远）可谓宜远去（宜子衍）不前趋之（趋误作夺）主兵甚少（脱甚字）如巨师古辈（脱巨字）以藩篱江表（藩篱误作篱落）汝则有大疑脱有字内可以保江浙（江浙误作浙江）然不用师於关陕（师误作命）万一有失利（有字衍）则我轻兵得以扰敌（脱轻兵二字）固当遣之也。（当误作尝）其後既斩张方平（误作张平）窥江右以出吾右（并右误作江池）而我不可不

知也。（脱不可二字）有事宜则以大将兼统之（宜字衍）屯申世景於福州（脱於字）。

●卷一百七十四

炎兴下帙七十四。

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其日。

何谓讲军制今天下因循旧弊可革者众矣。至最甚而切於时事者军制是也。今诸州郡隶将兵用虎符调发者枢密院之兵也。不隶於将兵者州郡之兵也。二者不为虚设独所谓厢军者牙不知其所谓也。夫习击刺工骑射履行阵固兵矣。擎肩輿供伎巧服厮役。又兵乎！今自一州守而下至宫观里居之士皆破兵为白直奔占私役诡名重叠其弊百出皆原於厢军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不下数百人衣粮借请之费一路一岁不知几千万齐民之困国用之乏此其一也。牙不知厢军自何时有之盖自井田这制坏至隋而为府兵至唐而为卫兵至开元而为彡骑至五代而为方镇之兵也。隋唐军制至五代而弊极五代军制至今而弊极而厢军者。又特甚者也。曰：然则固可废欤曰：今侍卫步军司所领固不可废惟州郡在所议仍先讲求除郡守兵将官自以禁军给事外其馀合破厢军何以代之五季之前不见其名同今日所谓兼从者耶儗计一厢军一岁衣粮所废几何以。

其合破之数给三分之一以畀之使自僦人为之从官以役凡州郡仓场库务三司之属悉僱人以充分郡大小以制其数大抵杀厢军三分之二然後取其所杀岁额衣粮之数尽募禁军专习武事则名实相当而禁兵愈增国家不至用民赋以养无用之人矣。曰：然则安得遽废之乎！曰：取其少壮愿充禁军者改刺而老弱愿为民者听从便其馀姑仍旧俟之数岁亦无几何人矣。第勿招而已如此则人情顺从公私两济庶乎！基可行也。何谓订使事金贼（改作人）自用兵以来未尝不以和好为言。且战。且和卒用此术困契丹及中国其贪悖林狡谲如豺狼然（删此八字改作势）必至於吞噬（改作吞并）而後已此，岂可以口舌得其要领也。哉！和好决不可恃特费我金贍款我师旅而已然以二圣在彼有不可遂已者以为礼所当然而行之可也。谓其可以和好非也。姑以馀力行之耳前日遣执政侍从相继使未得命兵涉境矣。此可为戒然既以馀力行之变不可无所考据自靖康来国书往返多矣。至渡江尽失之自建炎来国书或出於执政或出於翰林学士其副本皆未尝付有司其词意之轻重信币之多寡使人之官品与夫往来之语录皆不可考每欲遣使朝廷旋为措画纷纷旬月妨费机务岂所谓以馀力行这者哉！臣谓宜专命一官如古所谓行人者专掌其事或左或右司领之悉哀前後行遣之见存者稍国类次使有条章其有未尽未便得以参许可订当遣使人举成法而授之可也。庶免临时斟酌之劳而朝矣。何谓降敕榜古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刘豫父子僭叛理必灭亡然犹外假兵威倔疆岁月

昔汉高祖数项羽十罪唐高祖亦暴王世充之恶伪齐固不足比数然兵家有所谓伐谋伐交者臣谓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晓谕江北士民使知天地之大不容僭逆与夷狄共事者（删此六字）必速灭亡吾民晓然知豫之不足恃也。则回心易虑者多矣。或恐敕榜太重有伤国体则止命大将为檄书朝廷定本颁下而用之亦何伤哉！绥怀之略有五一日宣德意二曰：先赈三曰：通关津四曰：选才能五曰：务宽贷何谓宣德意刘豫竭中国之力以奉夷狄（改作金人）暴征苛敛斯民怨恨痛入骨髓特逼於金人之势强服之耳登莱沂密兖山林深阻豪右大姓自金人入寇（改作内攻）以来各聚徒党结为山寨以自保固今虽累年伪齐暴虐如此势必有未下者愿召募。

有膂力熟於山川道路与其豪右大姓旧曾相识之人与之符信密往招诱谕以德意俛以一城一邑一寨自归率以等第优加爵秩其有显然立功者不次旌异待以高爵使吾民备知今日朝廷招来之意未尝一日而忘山东也。虽未有见效他日行师入境响应者众矣。然应募之人虚实难辨今遣数十人不过捐十数校尉承信之名耳俟其还报委有效验别与任使大抵军事尚谋贺。若弼平陈七策当时以为神奇自今观之仅。若儿戏然卒用此以取陈今既与敌人争胜负苟有可为而无甚费者皆不可已也。何谓先赈一渡江以来中原士民流寓者数年之後各已著业不须复为经理第今日以後恐须措置前降指挥淮南避寇（改作敌）士民有官者使权摄无官者给粮尽一月止此深得抚循之道愿仿此意别为规制应自江北士民来归者有官人保验无伪冒或量给口粮或许以权摄或先次注授差遣无官而贫乏难以自存者令沿江州郡擗截寺舍官屋与之居止变量给钱米三两月其能自营为乃止昔东晋遗黎南渡元帝侨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又置濮阳济阴高平太山等郡後改为南兖州或还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阳今虽不能如古人侨置郡邑以处流人但使沿江州郡安集赈一示朝廷怀抚之意亦古之遗制何谓通阙津中原士民自远而来道涂险涩盗贼剽夺饥寒奔逼艰苦万状能自达者无几理当优一愿敕淮南州郡约束沿江地分人遇有来归士民即时报所属给以行由遇到江口官司验行由先次差船津济量差地分人护送不得邀阻其有因而乞觅钱物比常法外稍加重断官员失觉察停止仍於间上出榜分明晓示庶使江北士民易於归附无不达之虞何谓选才能前後來归官吏众矣。朝廷嘉其忠顺或斋金帛或与差遣或进官秩既以示朝廷德意之厚然未闻有所任使也。古者多用敌国之人以成功袁绍谋臣许攸来奔曹操操跣而迎之曰：子卿来吾事济矣。卒用其策以灭绍李得李不杀卒用其力擒吴元济夫敌国之人尚待以不疑赖以成功况吾人耶臣谓官吏来归者内有才智可用这人愿随宜任使勿但縻以爵而已。又安知无许攸李之人耶如此非独广招怀之路亦收其功用之实矣。何谓务宽贷陛下每有诏令必念江北赤子陷於夷狄（改作伪齐）不能自拔哀矜惻怛。若苦疾之在己此帝王之盛德也。然。

臣下未必能广陛下德意而宣布之疆场之上不务招徕来专务杀戮是陛下忧勤於上而德意未昭於下也。昔晋羊祜与吴对垒降者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初附慨然有吞吴之心有掠吴二儿为俘者还送其家後二儿父率属来降吴人皆称为羊公而不名也。後卒以灭吴然则欲取人之国者必先有以得基亿之心岂专事杀戮哉！敌国。且如此况吾人乎！臣愿敕沿淮守臣令具知此意诸将行师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剿戮其有良善老弱之人一皆宽贷俾洗然有更生之望则来归者众矣。臣既为陛下条画战陈之利守备之宜措画之方绥怀之略矣。然臣区区复有献焉曰：增修德政而已孰为德政曰：事天感民任臣择才者是也。盖德政修则前此之所陈皆可以力致德政不修虽有战陈之利守备之宜措画之方绥怀之宜措画之方绥怀之略犹未能有济也。臣闻上天之於人君犹慈父之於爱子子职修则慈父之心喜君道得则上天之应顺闺门整肃上下雍睦而家道兴焉父子之情得也。兵革衰息内外乐康而国祚兴焉天人之气应也。子职未尽必严颜以励之淳诲以谕之非他也。亲爱之而已君道未尽必垂象以示之灾祥以警之非他也。亦亲爱之而已教之不听不能无放黜之子警之不悟不能无危殆之君天人之际甚可畏也。人君苟能修胸中之诚以事天其应如响古之所谓反风起禾荧星退舍者岂空言以诳世哉！顷年日中有黑子。又白气贯日不旋踵而有肘腋窃发之事其後滕康上疏谓当时无人能为陛下道此者磊合圣意谓有谏臣之风亟擢康为执政牙於时政记中具书其事此非陛下至诚畏天乐闻尽言以裨已阙而能之乎！臣伏见今年正月朔日有食之中非正阳之月然比馀月为变亦大正月朔日（古谓）三朝谓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西汉尝有此异鲍宣曰：小民正月朔尚惧毁败器物何况於日亏乎！其後汉以衰乱此，岂可不大畏乎！术家谓日食各有分野五行志虽有此说然孔子书春秋日食三十六其应多在人君刘向备论之矣。大抵日食三十六其应多在人君刘向备论之矣。大抵日为众阳今僭窃名位与夫夷狄犬羊之君（删此八字）岂足以应天变天意决以警陛下臣愿陛下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兢兢焉勉勉焉发一言施一事凜然。若上天之烛照获上也。至於避正殿举直言求过失皆前世已行之事固不可废苟无诚信以将之亦虚文耳《传》曰：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而况於动天乎！人子能改过慈父必喜人君能修德天意必顺此不灾变息福祥臻年谷丰登氛消灭何戎狄（改作僭伪）之不可攘（改作削）中兴这不可冀乎！臣伏读亲征诏曰：不敢复蹈前辙以貽江浙赤子屠戮之祸臣惻然叹曰：此陛下之诚心也。前日避狄（改作敌）诚不能已然吴越之民受祸极矣。今陛下神武赫怒亲临江徼号令诸将以却丑虏（改作北兵）非独吴越之民得保其室家安其生聚虽遐荒僻陋之地莫不帖然安堵。若无事时感民之大孰过於此然愿陛下推广此意因策勋之际引前日之咎告谢天地宗庙。且谕之於民曰：使吾赤子室庐焚荡老弱歼夷皆朕之过也。他日敌师至誓当躬率诸将并力捍御期於保固使知陛

下诚意如此庶忘前日屠戮之过而有更生之望矣。臣。又闻人君这待遇臣下固自有道非独用庆赏刑威而已或者乃以爵禄赏罚为人主之大柄臣窃陋之夫赏罚所以待中才之人非所以待豪杰之士与有道之君子也。盖希赏而赴功与畏罪而不为非者中才之人耳。。若夫豪杰之士与有道之君子合於义则进不合於义则退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爵禄不可得而荣也。刑罚不可得而威也。人君欲大有为於世而不得豪杰之士与有道之君子亦不能大有功於世也。自古兴王之世必有佐命之臣心德同而无闲精神会而不疑。若子房之於高祖邓禹之於光武孔明之於先主房乔之於太宗岂待爵禄诱其前刑罚驱其後然後为之毕力也。哉！亦诚意相与而已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可与之存可与之亡生为宗臣没为配庙苟无诚意以相与而徒用区区爵禄刑罚以为轻重则子房也。明之徒尚安得而用之故臣愿陛下待遇大臣先诚意而後名分先道德而後爵禄君臣相与卜然都俞吁弗相得於言意之表功何大而不成事何难而不济解除疑何自来谗慝何由作君臣俱享安荣则功烈高乎！当年声名流於无穷矣。臣双闻人才不同所用亦异世平则用理法之士时难则用超卓之才伏见比年用人求之太精责之太备纤痕微累必遭指摘曩愆宿负不见洗涤至有因用而反见斥被召而不愿行者。此何理也。古者斩裾射钩之人犹。且不废况其馀者哉！汉武帝英雄之主也。诏曰：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芝驾之马标题斥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魏武帝建业。

之君也。令曰：有行之士未必有有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信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弱齐强燕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由汉魏二主观之同人君欲超卓之才以济大功非阔略细谨不可也。曩在仁祖时元昊背叛西鄙用兵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上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虽狂狷无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风而仲淹亦躬为诡特之操以振起之今视仁宗时为何如而必欲求纤微於人也。《传》曰：畏首畏尾身其馀几士顾其身之不能一何暇语功名之会哉！臣曩侍帷幄屡闻圣训丁甯及此尝仰圣度宽容真英伟之主也。而臣下不能将明圣意迄今犹然臣愿如汉魏下诏於群臣使群臣晓然知圣主所以用人之意不在於求全而在於赴功也。安知不有奇谋异能之士自拔於流俗而出为世用者哉！天意顺於上民心悦於下有道德之君子以谋国体有超卓之奇才以赴事功则人君端拱无为天下治矣。臣前所谓德政修则所欲无不得德政不修虽有致治之术犹未能有济者盖谓此也。臣智识蒙陋才力绵薄顷蒙异知擢在政府勋绩不效退领祠宫方陛下焦劳暴露前临大敌而臣安处家庭坐靡廩稍不能先士卒冒矢石效一旦之命臣独何心每窃愧叹今承明诏下逮敢不竭尽之忠惟陛下矜其愚而择其当焉臣不胜幸甚干冒旒无任皇惧陨越之至谨具录奏闻谨奏。

张参政守奏对曰：含有奉诏书以却敌之功图善後之计凡今攻战之利守备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可悉条具来上者仰惟陛下体虞舜之达聪遵成汤之好问不闲

遐迹务闻至言窥之德意所存则中兴之功指日可俟臣虽固对然言方盈庭不敢枝辞蔓说广援古今以烦乙夜之览姑谓论利害之实愿留神裁择议者谓虜（改作金）人既遁当追奔逐北恢复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战收复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则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人民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诏四事臣以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当则馀不足为陛下道矣。措置失宜则不能守备守备不固则不能攻战攻战不利则不能绥怀去冬虜（改作金）人长驱以抵淮甸盖以措置未能无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驻蹕建康驻蹕建康然後可以经营中原（事之）序也。臣请言措。

置之大略其一措置军旅其二措置军食何谓措置军旅神武中军当专术行在而以馀军分戍三路一军驻於淮东一军驻於淮西一军驻鄂岳或荆南择要害以处之使北至关辅西抵川陕血脉相通号令相闻有唇齿辅车之势同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将皆握重兵贵极富溢前无禄利之望退无诛罚之忧故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重而。又为大将者万一有称病而赐罢或卒然不讳则所统之众将安属耶臣谓宜拔擢麾下之将使为统制每将不过五千人棋布四路朝廷号令径达其军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权以用之然後可以有为也。何谓措置军食诸军既已分屯诸路则所患者财谷也。然所费多寡在彼犹在此尔则所患者转输也。祖宗以来每岁正供六百馀万悉出於东南转输未尝以为病也。今宜以两浙之粟以饷淮东洒西之粟以饷淮西荆湖之粟以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输将而归其馀於行在钱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艰难以来漕运之船诸军官司私自占留私自卖贩州县制造寻。又夺之故每以乏船为患而漕运不能办也。宜下诸军根刷见在之船悉归漕司仍令诸路各造一二百艘各专充转饷如有官司或诸军拘留则漕司诸州县闻诸朝廷而痛惩之诸钱粮既无乏绝之患然後特降诏书戒饬各将申严纪律不得秋毫侵扰於州县以复业之民户口多寡为诸将殿最岁（遣官）核实而升黜之则民得以还其乡里而田野自瘠生齿自滋江北州县有兴复之渐矣。如是措置更定候至防秋复遣大臣为之都督使诸路之兵进相援退相保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居则可以守备进则可以攻战可以传檄而定伪齐可以拆而答强敌可以固保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绥怀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复有区区之愚市面上敢因清问之及而冒贡一二狄（改作金）人之轻中（改作我）国尚（改作久）矣。去秋之来妄意车驾远避则大扰江浙如曩岁之意也。今既挫辱怅然而归後必不敢轻入使其复来计须悉兵举国以取必胜是宜陛下留神於攻战之策也。如前所陈措置大略臣熟计之犹为未也。究其本原则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昔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惟德修可以服四夷也。周诗之美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皆书生常变初无惊人可喜之谕然（删昔召至此六十三字）简约。

易行悠久见（改作自）效则未有二端之为要也。（删则未至此九字）盖所

谓慎德改过正心诚意畏天爱民俭於家勤於邦远声色屏货利兢兢业业凡可以累德者无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爱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改作远人）之不服乎！所谓修政不过任贤使能信赏必罚任贤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贤则一切信任而不复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则随其才分而俾尽效其力信赏以劝有功不以所喜而予之必罚以治有罪不以所恶而夺之抑权裁冗滥谨法度兴廉耻凡可以害治者无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改作中外）之不台乎！伏愿陛下果断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称塞明诏俯信以俟诛殛。

颜黄门岐奏曰：臣岐二月二日巳时急递到福清县正月十五日赐敕一道臣谨拜跪而受臣斧正荷圣德不忘下问臣不胜愧惧之至臣窃观圣语有虜（改作敌）势既屈。又为善後之计可谓委曲预备矣。如攻战之利守备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臣今竭愚条具在前件四事者臣谨按攻战之利在择贤将守备之宜在明赏罚措蕝得共方则在号令不妄动绥怀得其略则在军民各安业也。圣问曰：攻战之利臣谓在择贤将者去年九月敌之遽来未知其贼（改作所）来者厚薄皇帝陛下亲总六师按甲江上可谓决於圣断矣。或将或帅皆奉命前往旋以捷音每日而至虜（改作敌）骑遁去臣知疆界颇静我之战士有才有勇皆无所施虽欲迁徙无自而得将官帅臣亦安闲自乐臣谓自今朝纲更宜赏罚激劝其心俾肯服职则守备诸事皆不足虑也。圣问曰：措置之方臣谓在号令不妄动者众军之家口或远或近皆欲安逸。若统其军者措置不当则人皆怨嗟叹其不得所矣。故措置正赖号令分明可赏可罚如小队大旅昔日所被获祸甚多臣更愿陛下明降指挥自将帅而下至队伍长绵得措置之不妄兴举则军众之心皆忻快矣。圣问曰：绥怀之略臣谓在军民各安业者军民之情一等则军民皆欲安静也。其闲不幸身属贼者（改作敌中）狄（改作敌）众奔波则随之不及既来归我朝则虽当时臣僚议论不同牙愿陛下将此曹一例收之或亦如旧分於诸寨使各安业如此则绥怀两便也。陛下自临安亲征至於平江。又闻对意欲至镇。

江建康百姓求安营生相随不舍臣愿戒约所在州县而不扰之使有生理此乃臣之所见也。前件四事臣自谓可行虽愚甚止如此臣冒闻圣览有虚已择善之语臣亦不揆辄明无隐望陛下更矜念之臣在昔曾观宋庠所赞尊号录其言曰：损之。又损天下归仁臣意欲因今事为陛下暂改之曰：忍之。又忍天下归仁陛下不以牙愚戇率尔之言以助圣德万分之一则实宗计无疆之庆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四校勘记。

今自一州守貳（貳误作而）或止令右司领之（误作或左或右司领之）登莱沂密兗（兗应作闲）勿但縻以爵秩而已（脱秩字）。若疾苦这在己（疾苦误作苦疾）室庐焚荡（焚误作樊）民知陛下诚意如此（民误作使）有行之土必能进

取（误作未必有能进取）有有道之君子（有道误作道德）恢复中原以快宿愤（脱以快宿愤四字）臣谓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脱臣谓中原四字）州县制造（制误作制）既来归我圣朝（脱圣字）。

●卷一百七十五

炎兴下帙七十五。

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其日。

王参政奏对日臣向蒙误恩除帅浙东黽勉在职几甫周岁去秋偶以衰疾力恳披诚乞领外祠以休疲惫仰荷圣恩矜从免以罪罢揭来浙右寄居昆山席未及爰虏骑侵犯（改作北骑东人）承楚戎略亲行苏秀稚耄延颈欢呼争睹天日臣於斯时属以衰羸屏伏异方不得同郡县官吏班迎道左以望属车之清尘臣之私心死。且不瞑臣窃伏念顷以菲才猥蒙拔擢叨与政机日侍帷幄亲承睿训眷待优渥虽至捐糜不足报称今虽闲退忠不忘君岂敢自後畎亩之民故於今日备御之计夙夜疚怀私自筹度藏於胸臆念欲献纳而未之敢方此愧愤不知所为今月十六日戌时准尚书省红字皮筒递至诏书一道赐臣臣已即时望阙谢恩祇受讫伏念臣窃位素餐以成罔效分当摈斥不足收采取意圣慈尚赐纪录曲垂询问犹不弃遗伏读这际战灼陨越汗浹涕零不胜感激愧怍之至伏读诏书所间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皆军国之先务庙堂之大计牙虽罄竭何足以奉承。虽然岂敢隐默以违明诏臣谨竭愚妄之说攻战之利臣愚以谓莫。若作士气守备之宜牙愚以谓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臣愚以谓莫。若经久远绥怀之略臣愚以谓莫。若惠吾民谨按具画一如後一臣所谓攻战之利莫。若作士气者《传》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一战之顷气有作竭矣。兵法曰：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是一日之闲气有锐惰矣。去冬虏（改作北）骑骤至侵轶疆场东陷承楚西掠濠寿曲之在彼人所共知如此其甚所以我军愤怒人百其勇直向无前至於虏（改作敌）势既屈潜师遁逃具如明诏之所谓者臣闻新春以来捷音载道市井闾里畎藪泽之民声气和接更相告语欣。若更生人人始有安堵之意兹实庙社之灵国家之福而生民之幸也。然臣窃有说焉士气愤怒十旬有馀非特一战一日之比其气，岂能常锐而不衰哉！。又况屡胜之後将佐士卒志得意满气适其平而怒期释矣。使敌伺隙而乘之则今日之胜安知不为他日之负哉！此最兵（家之）大忌也。臣所以言攻战之利莫。若作士气者正谓今日新捷频胜之後长虑却顾所宜素讲者也。臣愿明诏诸帅各分士卒之半分据淮南要害之地明闲谍远斥埃厉。

兵秣马常。若寇（改作敌）至借使复来力足以御申严约束更迭救援无敢蹉跌以後约会击东则西应尾则首应不约而动如十指之捍头目朝廷。且复以时济师张大声势使前行知後必继至而增勇後继知前行深入而争先如猎豺虎如救焚溺（删此八字）以此众攻何虑不克以此众战何虑不捷傥或留兵寡少敌兵一至委之

而去则不。若不留兵之为愈。又或留兵虽众而士气骄惰人不思战忘戒而易扰弛备而易犯兵数徒多虽谓之寡弱可也。何足以为固哉！臣。又观猯狽不情（改作出没不常）暴戾很贼（删此四字）金虏（改作敌人）常态安知今春之遁不为今秋之复来乎！伺探所得可喜之讠毛安知非彼扬其虚声疑吾戒心怠吾士气以聿其奸序之谋乎！臣窃计六师顺动犒师赏赍之数费倍他年昔吴欲病楚其谋以谓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弊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今我之动烦费。若兹臣窃谓虏（改作敌）情诡诈隐伏难测安知其计不出於此是以东据承楚而不动西掠濠寿而不居去则掠驱虏（删此六字改作蹂躪之馀）复归巢穴（改作本境）我来则去我去则来此风渐不可长所宜深讲攻战之策预备再至之谋使异时虽欲为此而不可得则攻战，岂可遽已而士气安可不作哉！臣故曰：攻战之利莫。若作士气者。此也。一牙所谓守备之宜莫。若固淮甸臣所谓固淮甸者非谓直以淮甸为边陲而无意於中原也。国家大计理有先後势有缓急固当循理而行观势而动（不可倒行）而逆施也。何以言之汉高祖东向以争天下则以关中为根本荥阳为固虽战屡败终守列必争不肯舍此者志不在於荥阳而乃在於天下也。今国家北面而复中原何以异，於是江浙者国家之关中淮甸者国家之荥阳淮甸虽屡残破亦不置之度外者志不在於淮甸而乃在於中原也。昔苻坚以九十七万之众伐晋既破寿在而败於淝水当是时寿春淝水皆晋有也。魏太武自云：中出青徐伐宋至瓜步百牢掠广陵而归当是地广陵瓜步亦宋有也。以（是见）晋宋五朝皆倚淮甸以为屏蔽盖保淮甸然後可以驻蹕建康保淮甸然後可以经理中原决二大策其要皆在於淮甸淮甸者国家之荥阳在所必争而不可失之地汉得天下基业实创於荥阳则国家之复中原其趾实在於淮甸使淮甸安固而富实然後可以复中原臣请设为问难以毕其说。若以谓盍乘战胜之势大举深入克复中原据上都以令。

天下四方指顾而定一举而成希世之绝绩，岂不暂劳而就逸哉！臣窃以谓过矣。何以言之汉高祖二年楚兵方胜而深入则汉尝大败於彭在後有五年楚粮既乏而夹攻则汉方得志於垓下，爰自临淮以北陷没累年绵地千里行师十日月计粮饷以石数者七万有奇以运漕则汴水绝流以负担则非调夫十五万不可继以食则无粮可因矣。。又况归路之邀我粮道之困我基大兵皆行则内轻而外重外实而内虚分兵以往我分而弱彼合而强未见衰弱之形而遽深入几何不类汉入彭城之害乎！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则深入之说臣不敢以然也。。若谓笔人乏粮忽遽而归臣。又窃以为过矣。何以言之金人犯顺（改作构难）几十年初未尝斋粮矣。今日自伪境济淮而袭承楚何遽计日裹粮顿改常度哉！双况承楚稼事未终赋税未入虏（改作敌）骑忽至县官仓廩虽虚而农家之谷被野是必驱役吾民舂谷为米负薪供爨厌餐饱个善。又复漕运馀粮而西去矣。而粮乏之说臣为然也。。若以谓虏寇（改作金人）能袭承楚而不能犯（改作至）通泰足以明其兵力之少臣。又窃以为过矣

。何以言之累年以来伪境固已画宿州为界矣。今兹阴导狄（改作敌）人无故出疆安知其意不在通泰盐缙之利彼必以谓使我得承楚而有之通泰在吾腹中可不攻而自下则力不能犯（改作及）通泰者臣双不敢以为然也。设使通泰盐为彼所有彼漕舰溯长江而上长江之利日与我争虽欲只保江表变将惊扰不得莫居不惟我失煮海之利虽天堑之险变不足恃矣。利害之系至重大然则淮甸，岂可以不固守而力争臣所谓守备之宜莫。若固淮甸者。此也。一臣所谓措置之方莫。若经久远者有二说焉一则规度驻蹕之地一则操秉统御之权所谓规度驻蹕之地臣窃尝伏思汴都宗庙洛邑陵寢咸在中原洛汴之在天下犹水木之有本源纲裘之有纲领诚复中原而都之则临莅四方举而措之无复难者在於此可谓得其要矣。将复中原蚤定驻蹕之地稽之古昔揆之时宜驻蹕之地未有过於建康何以言之昔曹氏先有中原孙仲谋遂据武昌七八年闲山川形势在江表者观览规度至详熟矣。未几迁居建业使曹氏父子必睥睨逡巡而不敢进後五胡浊乱河洛元帝南度王导相之虽叛臣剧贼陵犯之频终不肯舍紫而他涉由是观之将图恢。

复中原驻蹕之地信未有过於建康者岂钱塘苏台所可比拟建炎己酉行宫告成无何金寇（改作人）兵火残毁（迩来亦既）缮修稍以就绪增葺岁年必复全备然淮甸未固建康形势虽胜营缮兵甲虽多亦未可以遽议驻蹕也。故淮甸之说臣已粗陈於前矣。今距防秋才半年尔防秋已前经理淮甸宿兵捍备足为屏翰使今秋冬金寇（改作人）不能再肆侵轶则来春鉴輿驻蹕建康方议恢复中原此为举措先後之序不可易者牙所谓规度驻蹕之地者谓此所谓操秉统御之权者自顷虏（改作笔）骑长驱犯（乞讨作及）我北鄙士卒暴露迨今十年结草为庐枕戈而寝师旅之众宜在厌兵而革战厌苦之意萌则勇锐之志消勇锐或消而望其立功难矣。迩来士气奋励战辄克捷遂立却敌之功如此之盛臣既已仰观陛下神武英断命将出师度越前古远甚虽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异世同规。若合符节岂臣愚陋所能窥测测万一大抵将帅之用士卒招则聚麾则散非命之进不敢进非命之退不敢退去来前却唯其所欲无不如志虽使之蹈白刃赴汤火无甚难之色人主之用将帅将帅之用士卒一也。人主以将帅用士卒者用将帅将帅以士卒听命将师者听人主则天下之大军旅之众如心使臂如臂使指运动图维以一人而用天下恢恢然有馀地矣。左氏曰：师能左右曰：以诗称於以四方诵武王也。然则以四方者王道帝王一之事也。史载韩信自谓善将兵称高祖善将将然则善（将将）者亦王道帝王之事也。国家诸大帅爵禄极矣。宠锡至矣。眷渥优矣。事权重矣。前古所谓以四方善将将者陛下渊衷秉操深自得之干旋转运沛然闲暇虽天下英雄之难驾御者亦复得而用之矣。惟陛下於以四方善将将者当留神而加意焉则数十万之众趋走奔命之不暇岂复有慢令虽使者哉！夫如是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操秉统御之权者谓此臣所谓措置之方莫。若经久远者。此也。一臣所谓绥怀之略莫。若惠吾民何以言之濠泗襄邓以

北陷於伪境者皆吾民也。今加惠焉非谓载粟帛以遗之招惰游而养之也。推原厥由非我弃彼而不收亦非彼叛我而不附以田庐之累虽欲不从之而不可得凡此庶民皆蒙祖宗德泽涵养既久。且深其耆耄丁壮日夜望思咸怀后来苏之志者人人皆是不幸身磨伪境威力驱使杂於丑虏（删此四字）与我交兵岂其人之本志也。哉！牙愚谓宜。

因事区另或降服之际或俘获之馀物色询访覆验情伪愿从则随宜存拊欲归则畀以资粮使人人皆知圣度宽容海涵天覆原恕胁从一视同仁之意既深信而不我疑彼驱来战则人无斗志众有遁心我往伐彼则前途倒戈开门迎降所至如归无与我敌者孟子曰：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来未有能济者其斯之谓欤晋羊祜行平吴之策未尝杀吴人吴人视祜同於父母吴人岁饥归者如市惟其平居无事之日祜得其民者如此後杜预王得以兵破其国易於摧枯此正今日所宜先也。吾民陷溺西北者惠心既孚招徕之意已喻矣。吾民之在东南者独何不思加惠哉！累年以来数十万兵戍於东南而民不敢病者正以陛下轸一黎元禁戢科敛诏令丁甯诚心孚信实惠及民非异时俯供销空言同日而语斯皆所以惠吾民也。去冬亲征诏下东南之民咸知陛下亲屈帝尊蒙犯霜露不惮躬临为生灵计德至渥也。虽小民莫不愿效财力助国讨贼是以预纳苗税及和买绢钱之类皆尽所有争先供输无复难色其说以谓向非车驾之来安知私室之藏不为资贼所有此其所以乐输而不病也。。虽然臣窃闻大军骤移数万之众庐舍阙乏无以避风雨苏秀等州各备苇箔椽柱不免赋之於民此亦当然非甚难者然此诸州类皆泽国数百里闲地势平坦水田弥望苇实生之不产竹木织苇为席尚可力为径寸之竹拱把之木迥出浙东极为难得军期急遽日限逼促至有彻室取椽三倍市席者其为烦费过於预纳钱谷之灵敏牙愿明降谕旨自今春无屋宇处庐舍之备但如向年临安给价直或随所产竹木充用不得限以径寸丈尺则民免烦费。且复及斯易办不致误事而後时矣。加意吾民至此则无复可议者所谓绥怀之略莫。若惠吾民者也。牙谨条具如前复念臣识ウ见迟料事不工建言无取非适适用今也。遽承明诏出於望外虽务罄竭何补毫至於智虑浅陋议论迂阔冒贡狂瞽之说仰渎渊听则臣之罪无所敢逃谨昧死条具以闻。

韩枢密肖胄奏对日臣伏闻迩者贼豫怙终金人同恶举兵侵犯（删此三字）深蹂（改作入）两淮惊报初传群情大震陛下睿谟自定神断必行亲御戎衣天临吴会将相协虑士卒一心遂摧贼（改作敌）锋所向俘馘虏（改作敌）气沮夺潜师遁逃信悔祸之自天知戡难之有日夷。

夏竦动中外馭呼臣荷国恩历叨枢近顾当斯际窃食祠宫既不能画半策以赞帷幄之成谋。又不获备前驱以展行阵之微效进退惟谷夙夜靡甯敢望圣度兼容温诏下逮访以急务俾之尽言拜受兢慙罔知所措伏读再四喜极而泪昔者帝尧舍己而稽於众大舜与善而取诸人夏禹之拜昌言汉高之屈群策惟圣虚已与古同符岂伊涓尘

可裨海岳仰应诏旨姑竭愚虑（圣同所及）臣敢不一二条列试为陛下言之圣问首日攻战之利臣闻乘共时面为之者功必倍因其利而成之者人不劳圣人奉。若天道时苟未至惟修德政以待之时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终日臣顷在绍兴二年以备从班获陪外延末议恭被诏问攻守之策臣时辄敢不自揆度对言终当用兵盖如龟错之论七国以谓（削亦反不削变）反金虏（改作人）赐对再贝陈贼豫盗据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择遣兵将鼓行进讨声言翠华复幸金陵督使过江愿赐睿断济盛大勋二疏谅存其言可复臣之出使军前陛辞之日亦尝面奏和议盖权时宜以济艰危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另图窃惟臣愚前後狂瞽之言尚蒙俯记清衷则攻战之利牙先固知之矣。况牙亲见女真等军尝至川陕者皆畏服西兵劲锐善战有难敌之语今兹入寇（改作南下）韩世忠等三大帅率皆山西将种所统精锐颇多西人临难敢前屡挫敌众复闻吴继有捷奏军声大震虏（改作敌）意必摇。若以斯时数道并进此有犄角之势彼受腹背之敌不战自溃理之必然此其可以攻战一也。抑臣闻之在昔汉运中微新莽纵暴民怀高祖文帝之德讴吟思汉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兴之业田单以即墨两邑馀众败燕於百胜之後盖以燕用闲言剽所得即墨士卒置之前後。且复发掘垄墓一及死者人怀悲愤怒自十倍用以出战卒破燕军恭惟大宋祖宗之泽海内涵濡垂二百年人心爱戴岂特汉民之讴吟虏寇（改作金人）比岁暴我（改作出入）中原岂特即墨之愤怒此其可以攻战二也。加以贼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敛烦役殆不堪命牙前过伪境亲所见闻比复签发使临特阵其怨叛之心益甚矣。傅曰：天子不受反受其咎《书》曰：我後後來其苏傥因上穹助顺之心远副遗黎云：霓之望万全之举一怒而安圣问次日守备之宜臣闻之胜负何尝贼（改作敌）之情伪难察顷者番伪入寇（改作伪豫称兵）信由守备有方彼多死亡因。

其窘蹙之势畏我振厉之威潜迹奔窜然金虏（改作人）自恃胜强反成败衄犬羊之性（删此四字）切於（改作志切）复仇况。又痕子野心（删况双至此六字）万一内怀诡谲有如子胥教吴分三师以敌楚之计我出则归我归则出亟肆而罢之则此寇（改作前军）甫还他酋（改作後兵）继至方喜其去以彻警。又乘吾怠以来寇（改作侵）脱或（少失提备），岂不动致绎骚故欲议於战攻当先饬於守备远。若川陕固有吴及宣抚使司之兵守备之宜既自为计唯是荆襄之制上流吴越之防海道而江淮亘亘数千里闲尤其出入之要卫兵法有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今。若无事而益为守则不惟兵势之分有所寡弱兼亦劳人费财坐以守困昔人论长江之守如七尺之躯要害不过数处朝廷比因去冬之警近衺里险要必已熟讲至於两淮之弁所当守者固亦有要害。若分择文武臣僚谙练古今察知形势者按行计度预图其宜量远近之中求险阻之要某将最才可某屯某人有人有兵可援某所某地可以储积某道可以转饷以至器械财用战船水军之属一皆素具无或取於临时备在敌先仓卒无患臣窃以方今当守备之要地臣固不能尽知亦未易尽言姑举所闻见惟当先急者

莫如淮南淮南在昔固南北之所必争者也。晋败苻坚百万之众实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寿春盱眙为重至。若魏人欲制吴则邓艾先耕垦於寿春周世宗谋江南亦三至淮上亲破寿州据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迤此则平窥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连颍蔡可以直抵京师北虜（改作兵）入寇（改作境）亦先安重兵於寿春而济自淮阴夫淮南贼豫父子觐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趋大江使江南而无淮南是纵敌人在吾户限之外不复可以为固不当以利遗人更为贼（改作敌）有也。前日潘致尧回其书已有江北不许屯戍人民之语及遣王翊来果持分画之说我既难从以理拒之疆议未定便可挖险而固守而淮东西虽命宣抚使然不列屯置司乃江浙所遣偏裨分守不过资以轻兵既已势孤难必责其因夸况复力弱同足抗於敌锋。且徂连岁之无虞可谓泰然崦坐视守备既缺斥堠不修遂致番伪之兵如践无人之境虽既往之不咎岂方来之可忽抑闻虜（改作敌）在承楚通泰形势孤绝旁无阵寨邑人难以坚守贼（改作敌）兵易於攻取而终以全免者或疑以通泰皆系产盐地分虜（改作金）既窥取淮甸私（删此字）指此以为。

外府阴加保护以为後图借曰：不然在理所当致虑比报三将奏功而韩世忠刘光世置司镇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测庙谟用意之微或者妄揣以车驾方在浙西翼卫全恃江上故三将皆屯滨（江淮）朝廷未欲示敌以强尚存修好之议。若移（两将江北）或致番伪亟争臣愚以谓张将之兵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斗力已有馀况二将。若在淮南篱藩可谓深固。若谓不欲致疑虜寇（改作敌人）彼既举兵我则移屯有名。若虑引惹生事但当严加纳束俾守封疆无得轻以一人一骑俞淮而弱犯者重坐之（明揭）敕榜告谕远近以示兼爱生灵之德意可耳圣问。又曰：措置之方臣窃以为方今所谓措置莫大於攻守二策乃。若守备已备陈其宜其於攻战犹当慎重臣闻兵家至理莫善於纪律军行急务无先於粮饷至於号令必有总摄权力必能节制然後可以一臂指之用而御强愤之众昔李晟统军秋毫不犯故方克复京师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辣非。若此不足以为吊伐之师然军行纪律多利卤获今欲削平僭乱止当取彼凶残。又。。若其民实吾赤子况闻伪境之民深苦贪暴日望王师之至救於水火之中。若非纪律之兵恐乖喁喁之望宜敕诸将严立军制昔诸葛出师虽有木牛流马之运而仓粮不继因无成功先主出兵荆州敌国震动至迁都避之而关羽粮尽更致丧败今。若进兵伪境虽稔闻山东河洛之闲民言王师。若来愿资粮饷然伪境兵火之余户口耗垦田数寡出谷不多比更金寇（改作人）往来无不蚕食岂敢保其尚有馀粮在昔运道水行则虑河流有断涸不通之处陆运则恐附近无移用转饷之人要须预计有无之事臣闻春秋传日师在左右日以号令不能使之的权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言能左右之也。唐以九节度之师环贼而攻之一旦溃败虽以李光弼之威严《郭子》仪之宽厚势不能自制其兵不自立庭户一有纤芥利害未免更相齟齬疾其能出私己以徇国家之急殆未之见。若欲并遣进攻必先选命总师分以精锐之

兵附以招集之众合数万人隐然自成一军遂遣诸将并进攻讨总统之号令既一权力既重诸将虽素贵重畴敢不听从维持辑睦使必有成其利害与非用素所抚循之兵而侥幸取胜者盖亦异矣。抑前代君臣之遇合相与有为必先有素定之论然後见之行事享其成功韩信之初见汉高诸葛亮之妆见先主王猛。

之初见苻坚凡厥指陈皆有定论後所设施不愆本谋今者措置之方惟陛下与二三大牙谋谟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几临事不惑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圣问。又曰：绥怀之略窃以畿甸山东关河之民怨（改作经）金虏（改作人）之多暴（改作驱使）苦伪昌之烦苛臣前已概言之矣。为今之计当以安集流亡招摧归附彼念虏寇（改作干戈）威虐（改作扰攘）而被蒙朝廷之德惠是犹童蒙脱盗贼之手虎狼之口复亲依父母之慈爱（删是犹至此二十一字）岂（下添忍字）他适哉！要在择羊祜陆抗之属以为守帅择卓茂鲁公之属以为守令俾之悉广陛下之德惠辑而际之以招其馀逃听风声扶摧而至者势必众矣。比闻诸将俘获签军恩旨悉贷不杀自拔而归者加以官资赐以金帛给以田土重以宴犒虽女真（改作契丹）勃海绝域异类（改作之人）所以优假安全之恩意已无不备至况今淮南江东西荒闲之田至多唯宜具述陛下所为爱养元元之诚心揭榜境上或选旧西北人。若初附签军之可信使者使深入伪境转相告谕俟其来归从所欲往授田给粮蠲其赋租遂其生理必将接迹而至此亦诸葛亮使民杂耕渭滨之意也。昔人有言彼民於此民同是天意（天意与民）意同无不成之功盖民心悦则天意得以此德声疆可传檄而定尚奚血刃转战之劳哉！甚恭惟陛下天纵之资日跻之学万事统纪灼见微涉而众美不居隆恩盖载如臣固陋蠢愚岂足以策大事殫蠡管之小识进其诚款盖直罄胸臆与亲所见闻无复文饰本末具夷伪之情（改作申御侮之方）终始言天人之助至於高为迂阔之谈力持难行之说臣皆不敢为也。况番僭历年用兵人神共怒古今所无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数推之行。且灭亡兼臣昨在军前闻金酋（改作人）颇有厌兵之意其众军亦甚思休息特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乌舍）高庆裔辈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摧贰纵未能亟加天讨亦将见内患自生变乱可待地尔後姑复尚与通使经理种种亦易商量权轻重之闲事易以成臣蝼蚁之愿者（删此字）伏望陛下俯从人欲无失天时因得而虑失得胜而弥惧国尝胆之报遵馭朽之戒埽叛逆之馀烬救黎庶之横流以雪宗社之大愤为天下之福此非特愚臣忧世爱君之心实海宇臣民忧国之义轻冕旒臣无任惶惧陨越之至。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街道上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五校勘记。

已试罔效（已试误作以成）荥阳为保固（脱保字保固一作险阻）故虽屡战屡败（脱故字屡字）後有五年（有一作至）几十年矣。（脱矣。字）初未尝赍粮也。（也。误作矣。）利害所系至重（误作利害之系至重大），岂可以不固

守而力争乎！（脱乎！字）彼驱策来战（脱策字）各备席箔椽柱（席误作苇）一一不免赋之於民（脱一一两字）警报初传（警误作惊）可以径趋大江（脱径字）两淮东西（两误作而）卓茂鲁恭之属（恭误作公）。

●卷一百七十六

炎兴下帙七十六。

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其日。

韩肖骨。又奏曰：臣窃谓逆臣刘豫藉黠虏（改作强敌）这兵驱胁从之众自以为功在漏刻逆天不祥叛国不义虽不烦干戈鬼神雷霆犹得诛之而况陛下神武亲御戎略以作王旅之气献馘受俘月馀三捷凶徒败北奉头鼠窜可谓策贵庙堂功高帷幄无复遣虑矣。陛下降诏遵祖宗故事以四大议博询旧弼之臣臣窃仰陛下明目达聪比德虞舜好谋能听同符汉高臣虽固陋不足以与大计然荷陛下深恩虽身在外日诳惟念国家利害至熟也。其敢敛默以辜明问臣不识比日寇（改作侵）淮并江之虏（改作兵）其亦合从诸国如靖康元年再犯（改作至）东都之师乎！悉起精锐如建炎三年再犯（改作至）维扬之师乎！无乃虏（改作敌）情不及於用兵徇逆豫之请姑遣偏师以侥幸万一也。其合从诸国悉起精锐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举则今者盛气而来褫魄而去非其兵力衰堕则虏（改作敌）中必有大变豫虽欲恃虏（改作金）久安虏（改作金）。且不足恃方其退遁之时当遣业兵分道追蹙俟虏（改作敌）远去度其已疲不能还救则亟进擒豫尽俘其雏孽党类中原之人必洒然自归矣。臣以为计策。若当出於贼虏（改作金人）初退陛下必已断而行之岂复俟於数千里之外。若曰：虏（改作金）徇逆豫为国之请姑遣偏师以侥幸万一则近日之事可知也。臣常策逆豫伪为国家求成於虏（改作金）其谋有三方国家建议遣大臣豫欲藉虏（改作金）制和以款我师其谋一也。虏（改作金）。若不与国家接则其忿几息矣。而受之安然非豫之利也。故欲使二国通使而和成则豫偷安其闲和不成则豫乃得奋其诈怵虏（改作金）用兵名曰：合交实欲激怒之也。虏（改作金）虽为豫怒非其真情故不汲汲於用兵而其来者非全兵然不如所欲而去则必图再来再举必大发兵则战守之计诚如明诏不可缓也。臣尝深思为今之计已烂熟（不足）为而甚有新意者屯田是也。江之南岸并江之民甚少旷土甚多皆可措为屯田沿江大将各见分地而分屯而其军士旧尝为农者十计五六择其非甚精锐可为田者使各受地凡为田者聚屯於所屯之旁有形势之地农隙则各教以所习之技岁成则多分以所种之麦禾至於刍藁薪蒸之和雏豚狗彘之养家择荒地给之如此则士之不。

预选为田者变皆望耒耜而兴起矣。军士所田必不能尽篇长江之南岸则募江北流徙之人给之双有馀则募江南无业愿迁之人给之其分给部勒训习皆如军士之

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农具谷种营屯之费不憚以图久长之利者国家所当急务也。凡置营田皆占形势之地则应江上之势可备御处遂皆因田以成营屯於众屯这中择其甚要害处双加以重兵为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粮食可稍取於屯田之谷则漕运之费省大寨之军止则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则可以度江而攻讨屯田之事常为根本则备御之计成昔人有曰：片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其言诚有理然今与古异虏（改作金）人用兵非有古人接节钲制之理不择可否视利辄进如闲者泛海之师覆亡相继计犹不悔则不止险要必争之地为可守也。凡沿江之地皆当守今。若大江南岸营屯相望传烽数号千里不绝则敌人之情畏矣。江北士民流离失职江南士民多忌。且恶之。若无所容者今。若使得耕并江之田是生死而肉骨也。荷戴深恩民力之馀将出死卫生以备捍御则绥怀之略成矣。津岸有可绝江处当预设险固使不得渡浦溆有可泊舟处当素备舟师使不得入险固非一日可设也。舟师非一日可习也。因屯兵使为之日积有功贼（改作敌）至可虞则战战守之道尽矣。臣谓此策非止为保固守御之计至复中原区宇抚定四夷（改作边隅）皆由此为之是贵谋贱战万全之道也。。虽然有一於此臣昂者叨侍帷幄日闻天语退而考诸行事知陛下爱民之意至优厚也。至诚恻也。闲者兵兴有司，或不得已为一切弊政预买借税之类期限颇急事少定矣。当有以休息之献言者於谋国多为目前之务而不计利害之实万一过听而尽行之民力不胜其任背於陛下平日之圣意甚至使民未喻而怨咨者非细事也。逆豫固非陛下敌也。豫专为虐陛下专为德使安静之化刑於四海宽厚之气袭於殊俗则胁从之众皆慕之以为君心愈坚决矣。臣谓攻战备御措置绥怀惟是为本陛下虽圣心得之愿加察焉。

朱胜非奏对曰：国家承平日久兵备既以弛夷虏（改作敌人）投闲抵隙流毒天下（改作长驱深入）伏自陛下临御修讲军政赏罚必当纪律既明号令每下旌旗皆变今内外劲兵无虑三十万众兵既众矣。患无可作之气今则。

勇气可作气既作矣。患无可乘之机会今则机会可乘不於此时速谋进取使既作之气复堕当乘之机复失以数年尝胆之勤为一旦噬脐之悔可胜惜哉！遂列四事以献一曰：进讨僭伪二曰：守备江淮三曰：招抚遗民四曰：揆度虏（改作敌）势上皆善之。

吕丞相颐浩奏对十论子。

一论用兵之策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臣岁久目睹金人与契丹相持二十年今岁战次年和次年复战而戎主天祚不悟其诈卒致颠覆仰惟陛下天性圣孝痛北狩之未还悼生灵（改作民）之荼毒（改作未息）累遣信使卑辞屈己祈请讲和以纾父兄之以救生民之命而虏性贪婪吞噬未已（八字改作金从兼并未已）自王伦之回俞四年矣。岁岁举兵侵陵川口去年虽不曾出兵而移师南来大入淮甸与淮甸刘豫同恶相济其志岂小哉！今幸狄（改作敌）人已退。若不用兵则五月必传箭虏

（改作敌）中（金人五月闲传箭於国中）令乡民备八月点集秋冬闲复举兵至淮甸在我枝梧赋敛终至财竭力困此不可不用兵也。况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之地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和议之计必不可谐大江之南亦不可保纵能保定不过一偶尔，或曰：如此遂废讲和一事耶臣对曰：不然古者交兵使在其闲既不可因战而废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战闲遣使命再贻书以骄之复示弱以给之而我急急为备出其不意乘时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二论彼此形势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删此三字改作属）国戎（改作辽）主天祚侵陵其民诛求无厌以致愤怨兴兵交战遂灭耶律金工政和年闲内侍童贯奉使大辽得赵良嗣（於芦）沟河听其狂计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国通好女真既灭耶律氏兵益众势益张知中国太平曰：久都无战备必可图也。遂陷（改作至）中京势愈猖獗（改作强盛）二十年主张国事者相粘罕（改作尼堪）也。为之谋臣者刘彦宗兀室孛堇（改作乌保贝勒）萧三太师高庆裔张愿（一作慕恭）之徒是也。为之将帅者干离不（改作干里雅布）蟾目（改作棟摩）国王余睹（改作伊都）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三太子四太子挾辣（改作达兰）郎群之徒是也。谋无不从战无不克横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势可谓强矣。然粘罕（改作尼堪）之性好杀而善战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祸交响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若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改作败）亡之兆（臣於宣政七年十一月陷於虜贼次年二月得归朝廷在贼中时其虜众每夜嗟叹皆云：契丹交兵十年不得归今。又向南去不知何时到家去也。。注虜贼改作敌中贼改作敌虜改作兵）。又虜性嗜杀将兵所向族其强壮老弱略其妇女财实悖天道结民怨穷极已甚此亦将亡之兆（删。又虜至此三十七字下添今字）刘彦宗干离不（改作罗索贝勒）皆已死所存者才气皆在娄答下其将士所有子女玉帛充满於室志骄意满亦将（改作败）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势也。我志骄意满亦将（改作败）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势也。我之形势比之数年前不同何以言之数年前金人所向我之战兵未及交锋悉已遁走近年以来陛下留神军政拣择精锐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将下兵已精矣。（臣窃料刘光世韩世忠张浚杨沂中岳飞王燮下兵数约二十万人除辎重火头外战士不下十五万）陛下圣性精於器械制作工巧数年以来卑宫室菲饮食而辍那财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备矣。（夷狄之兵自来以全装衣甲士自来止於前後掩心副膊有皮笠子而无兜鍪故怯战臣尝观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库垛排下河北十七将军器并无全装今日并不堪用沂沟之败恐由此也。。注删夷狄之三字改作北）兵既精器械双备将士之心曾经战阵胆气不惧勇於赴敌故顷者韩世忠瞄（改作敌）於镇江张俊获捷於明州陈思恭邀击於长桥去年虜（改作敌）人初到淮南韩世忠首挫贼（改作其）锋诸将屡得胜捷至於吴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势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万而平定诸国遂取天下今日有兵十五万察贼（改作敌）之势如彼度我之

势如此。若不用兵恢复中原则必有後时之悔岂宜缓哉！。

三论举兵之时臣在河北使陕西沿边备见虜（改作金）人风俗每於逐年四月尽括官私战马逐水草牧放号曰：人淀（淀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处其地虚旷宜马）入淀之後禁人乘骑八月末各令取马出淀饲以粟豆准备战斗。又虜（改作金）人所长者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力怯弱射不能及远故自古至今凡夷虜犯（改作塞众侵）边未尝出於盛暑之时历代将帅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之尝献言於宰相李德裕曰：汉伐匈奴率以秋冬当虜人（删此二字）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之际与之较胜负故败多胜少今。若以仲夏月发兵出其意外一举无遗类矣。呜呼世称杜牧之论（旧校云：此处似有阙文）其子奏陈次日进吴之际蒙圣谕以为夏月举兵乃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时方议和未暇及此去岁秋末朝廷再遣人去北请和而豫贼之子与虜酋（改作金人）引兵过淮信义俱弃可知也。然则和议，岂可信凭在我之计同可但已纵令今年秋末复为边患哉！臣愿陛下奋发睿断乘此机会不可失之时密与大臣决策定议阴敕大将速为之备於今年四月初举兵北伐。。若乃进。

兵之路趋汴之计供饷之方招怀之略臣一一陈於後伏望睿旨深思熟计广训博访施行。

四论分道进兵之策臣本东北人自中原陷贼（改作被兵）以来传闻京西路残破为甚京畿次之惟京东东路河北东路不曾经兵火百姓安堵如旧然苦於刘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兹盖祖宗德泽感民之所致今乘斯民望之心出敌人不意之际举兵北伐必有大功纵未能尽有其地说可以收民心慰众望也。臣已条具今年四月举兵之策矣。臣欲乞即今所有战兵数内差拨五万人选大将一员统之由泗洲才寿南京产至汴京（其运粮开具在後编）双差大将一员统兵二万人驻泗州为应援。又另选大将一员统兵二万人自明州趁今年四月便风泛海前後攻沂密州至表潍州（密州至潍州陆路一百二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到青州）京东之民企望王师日久所至必望风而下。又遣大将一员提兵二万驻濠州张声援此兵不可以深入以粮运艰阻但时遣奇兵渡淮才寿顺昌府陈州则京西北路诸郡传檄亦可下惟是申敕大将所至不得杀人去可掠务要宣谕朝廷德意蠲除刘豫什一之政明出黄榜除二税之外更不行青苗预买之法所下州县选差逐处豪杰为众推服者主管事务七八月闲。且班师过淮次年复出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谓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闲中原之地黄河以南必先为我有盖谓是也。。

五论运粮供军事臣契勘臣已条具分三咱进兵以窥中原事基粮食亦合分项应事车项自明州由海道趋沂密州兵二万人每日一人支米二升二万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万二千石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粮令海船带附前去密州板桥头镇左右住岸则有粮可因矣。（密州界乡民不曾废耕种米粮易得）一项

自驻军濠州策应入界大兵所有军粮由淮河水运可到濠州乏粮也。（臣会任察河泼发自承楚州运粮至濠州城门交卸）惟是自泗州趋汴京之兵五万人缘泗州已并汴水不通诸军合斋十日之粮至有粮地分委江浙漕臣拣选精米五万石前斯运准备诸军附带人界（兼准备鹜另为声援军二万人口食）南京以北乡民皆有耕种则可以因粮矣。仍乞申敕大军凡军兵所至晓谕乡村使民通知王师吊伐险粮食必籍糗村百姓供应外一行军士如敢攘夺财物虏掠妇女并行军法及处分大将凡王师所至搜索刘。

豫父子所聚粮料准备资给金人者并行焚毁绍兴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义北伐尝请韩世忠到都堂谕以焚毁刘豫粮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

六论大兵进发日乞圣驾驻蹕镇江府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车驾在绍兴府日尝具奏韩世忠已於镇江府江心舫舟邀截住虏酋（改作金帅）四太子人马未得济渡乞车驾进幸浙西号令诸将前去江上夹击虏酋（改作金师）及具奏闻以万乘之尊仗雷霆之威车驾所至可以耸动人心销弭群慝此议未决而臣罢政春事不行（臣罢左仆射告词云：下吴门之诏有失於先时请浙右之行力违於众议）去岁秋末虏（改作敌）骑初到淮甸陛下奋然决策下亲征之诏大驾进行平江诸军将罔敢退缩斩获既众虏（改作敌）遂退师此乃皇天悔祸开悟圣衷宗社有灵遂将恢复之兆也。臣尝考往时耶律氏方强德光举兵破汴京之际大辽强盛自古亦罕闻也。不数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戎狄（改作安边境）之心亲统诸军巡行塞上其出师也。自乾甯军御楼船入黄河顺流而下故北取三关兵不血刃（瓦桥关乃雄州高阳阙乃河闲府益津关乃霸州也。）欧阳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格可谓雄杰其料强弱较彼我非明於决战者孰能至或含有望睿明深思熟虑。若夏初进兵北伐之时暂移蹕权驻镇江府训敕大将抚循战士旋而遗传家宝此帝王之盛举也。尝观汉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栉风沐雨躬临行阵况陛下末资神武精於骑射何惮而不行哉！。

七论红理淮甸事臣契淮南就东路平土广野皆天上之活壤自建炎三年因金人残破之後居民稀少旷土弥望今。又重困虏（改作金）人蹂践焚荡一空正当选择守臣经理之不可缓也。夫总兵统众破敌决战当责武臣抚存瘵招集流亡当用文臣欲望圣慈更命辅臣详议可否应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寿春府差武臣外其余并差文臣使之大讲经理之政仍劝率乡村於三月闲多种早禾六七月闲成熟可济艰食比至防秋场辅事毕矣。其东西二帅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别差官仍训敕令讲求羊祜治襄阳之政事踵行之其通泰州产盐地分尤宜选任能吏收盐息以助军兴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尝考榷货入纳大率淮南路入纳岁约一千四五百万贯浙东西岁入七八百万贯下户部勘会便见昔年所收实数盖通泰楚州产盐浩瀚倍於浙东西有此数。

事，岂可不遴选守臣乎！，或曰：虏奠酋或犯（此四字改作敌人至）边文

臣，岂可委任臣对曰：不然去年宣抚司尝奏差文臣樊序等守承楚泗州金人望风遁去大率东南州郡无城壁守御之具。若小小寇盗有兵者犹可御捍。若大敌至不问文武臣皆不能保守也。但当较其利害大小事体轻重而图之绥怀之略自近者始此其要也。。

八论机会不可失事臣在陕西缘边见中国与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接战胜负各相半惟自金人猖獗（改作携衅）以来中国之兵未尝交锋望尘奔溃者岂金人真不可敌耶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来金人一举而图汴京再举而破京城。又再举而犯（改作轶）扬州。又再举而渡在江并陕西亦失之数年以来朝廷深究其弊修军政备器械双虏（改作金）人过江之时战士屡经得捷胆气不怯人人皆敢迎敌则金人何复能强梁横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吴初击退於和尚原再御退於饶风岭。又大捷於仙人关去几九月贼犯（改作敌临）淮甸我师屡捷虏寇（改作敌众）顿兵百馀日师老粮匱无所得而遁则情见势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国如此之久侮慢如此之甚今王师已振虏（改作敌）众向衰。若不发兵攻击则终无讨伐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对曰：不然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除秦烦苛之令民心归之项羽以其地析为三秦徙高祖於汉中然关中之地终为汉有因之以取天下况此一举必可以擒刘麟平僭伪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变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国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无大悔吝乎！臣尝考宣和年闲国家以富有四海之力而户部支费每月不过九十五万贯（是时臣为大府少卿）绍兴三年臣在政府日会计户部经费每月一百一十多万贯臣闲退以来窃料户部经费必有增添之数（臣尝考每月支用十分中八分系五军下费耗）夫养二十万兵不能北向争天下则东南之民力何可枝梧，岂不寒心哉！况中原之人强悍壮实东南之人柔脆怯弱数年之後见管战兵渐次衰老消磨既尽虽欲北向争天下亦难矣。臣冒死为陛下喋喋言之。

九谕舟楫之利臣尝观叹错论兵以谓中国之长技五夷狄（改作北人）之长技三未尝不服鬻错之知兵也。以今日论之虏（改作敌）人便鞍马每以骑兵取胜国家驻蹕东南当以（舟楫舟楫）者非虏（改作敌）人之长技乃今日我。

之长技也。屏而不用可胜惜哉！臣已乞舟师二万照应北伐之兵矣。臣尝广行询问海上东北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昌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得耐久而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国家与虏（改作金）人相持之际天以舟楫之力赐我助中兴之大业朝廷其舍诸臣自少壮时遍走两浙东京河北及虏（改作敌）中沿海地分通知海上可往去处是宜大讲海上之利以扰伪齐京东诸郡（潍密登莱青州皆海道地分自来客旅载南货至密州板桥镇卸下）河北诸郡（滨沧州及海道地分自来商旅贩盐经行）及虏（改作敌）中诸郡（丰硕丹平营州地分唐太宗

伐高丽自营州登船昨赵良嗣与马政使女真国苏州界出远路)今当聚集福建等路沿海人於明州岸先补船主稍工一官(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论斋一月之粮前去沂密州(京东海北界边海去处亦如浙东海岸有居民市井既斋月之粮到京东界则所在皆有粮可资也。)仍差选曾在京东界与金人接战将兵授以全装铁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就东界不肯臣刘豫之人在海上聚众屡与豫贼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为将官数年闲与金人於青州潍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极喜之可遣也。王进本系登州界递铺兵士後来为官兵尝屠戮番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离朝廷不知诸将见管人兵之数通计崔邦弼正月兵三千人王进下约有二千范温初到时有兵六千人後来并入军中或汰诸军充厢军。若尽行划刷归范温处约得五千人已一万人矣。。又於诸军补足二万之数遣行所至去处遇伪齐海船可用者即用之其不可用者焚之趁南风而去得北风乃归虏(改作敌)人虽有铁骑百万必不能御此行在我无浩瀚之费到彼资东北之粮万全之计,岂可缓哉!。

十论行谋独断事臣尝考古之帝王举大事决大议谋不可不广而断不可不必晋武帝欲伐吴群臣以为未可惟张华赞成其计故一举而平江表唐宪宗欲伐蔡众议排沮惟裴度与帝意合故一举而擒吴元济韩愈颂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圣明英武之资虏(改作金)人退兵之际以善後之计下询於前宰臣料六人者,或以当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理淮甸,或欲坚守和议,或以为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谓来则拒之去则勿追乃御戎(改作敌)之道人之见既不同则议论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已然之势孰利孰害缓。

急是非可否在圣上独断而已臣事陛下久出入将相俞二十年平日尝以谓。若不举兵则必不能还二圣复中原牵制川陕贼(改作敌)兵绍兴三年臣与朱胜非孟庾等已定计北伐枢密院机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尧高公绘自粘罕(改作尼堪)处奉使回遽言和议其中辍今。又二年矣。夫虏(改作敌)性反覆金贼狡谲(删此四字)其操心坚忍必欲吞噬我国陛下屈已极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浅今其去也。必大为之备秋冬闲。若不举兵南来必并兵以窥四川在我之计决不可苟暂时之安而忘北向争天下之事万一欲举兵更乞质诸大臣参详禁从博访卿士谋及庶人及卜筮所贵虑无遗策动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尽於畎亩妄陈所见不中事机惟陛下赦其万死幸甚臣契勘自金人跳梁(改作搔扰)以来天下之论,或以谓必讲和议,或以谓必须用兵二说胶扰曾无一定论伏睹自建炎元年至今日前遣去使命。若宇文虚中王伦朱弁郭元迈魏行可崔纵洪浩龚张邵辈前後所请非不切至今。又遣潘致尧高公绘韩肖胄胡松年章谊孙近魏良臣王伦相继入国窃料虏(改作金)人国书必无果决之言亦有难从之请姑欲款我尔伏望圣明深赐洞察所请十项略无显效勘量和议可成不可成如和议可成则臣乞举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议

决不可成则臣愚言或可以备圣明收录。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六校勘记。

可谓策贵庙算（算误作堂）传烽数号（数应作散）出死卫生（卫应作断）荷戴深恩之人（脱之人二字）当有以休息之威权怵_忖 刍蕘献言（脱威权至刍蕘六字）贝子奏陈（具误作其）广询博访施行（询误作训）便风泛海前去（去误作後）叹鬻错论兵（脱鬻字）小注（苏州界出远路一作少陆路）郭元迈（一作郭伦元迈）惟陛下赦其万死幸甚（此上自为一条下贴黄一段应另行误连为一）。

●卷一百七十七

炎兴下帙七十七。

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四月。

诏遣使诣建康府佛寺为太上皇帝祈福。

刘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张浚屡荐兼文武两器真在将才至是行在平江府会侍卫马军司解潜与沿边制置副使王彦两军喧争於行宫门前遂两罢之并其兵付仍除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二十五日丁亥何薛奉使金国回得道君皇帝甯备皇后讣音。

何薛奉使金国回得讣音降诏曰：何薛奉使回得大金国右副元帅书具报太上皇帝久违和豫厌世升遐甯德皇后亦已上任祸变非常五情崩溃叩地号天无所追及凡在臣奔悉同哀慕。

张浚行状曰：公与赵鼎当国时议徽宗在沙漠当遣信使通问遂遣问安使何薛等行至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薛归报徽宗与甯德皇后相继上仙上恸哭擗踊哀不自胜公奏天子之孝与士庶别应仰思所以承宗庙奉社稷者今梓宫未返天下涂炭至讎兴耻。

亘古所无陛下挥涕而起敛衽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犹以为晚也。数日後求奏事深陈国家祸难涕泣不能兴因乞降诏谕中外上命公具草以进亲收付外施行。

二十八日庚子以太上皇帝讣音诏谕中外（旧校云：此诏即魏公所草）。

朕以不敏不胆托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济多难而上帝降罚祸延於我有家天地崩裂讳问远至呜呼朕负终身之忧遂怀无穷之恨凡我臣庶尚忍闻之乎！今朕所赖以宏济大业在兵与民惟尔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一民辅朕不逮皇天后土实照临之无或自暇不一朕忧故兹诏谕所宜深悉。

张浚具奏待罪。

陛下时遇艰难身当险阻圆维事业寝食不皇所以思募两百姓未尝一日忘也。臣之至愚获遭任用在诸臣先每因从容语及北狩事圣情恻怛泪必数行臣感慨自期颐歼讎虜（改作敌）十年之闲亲养阒然莫之私顾其意亦欲遂陛下孝养之志拯生民涂炭之离则臣之事亲保家，庶几得矣。昊天不吊祸变忽生使陛下抱无穷之痛积罔极之思哀复何言罪将谁执载念昔者陕蜀之行陛下丁甯告戒。且日我有大隙於虜（改作敌）刷此至耻惟臣是属而臣终隳成功使贼（改作敌）无惮况以沙漠之墟饮食忧虑两宫处此违豫固宜今日之祸端自臣所致尚叨近辅实愧心颜伏愿明赐罢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灵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气上诏趣公视事。

赐朱弁本家官田五顷。

先是建炎元年王伦奉使金国军前修武郎朱弁同被差奉使河东大金军前通问弁今在虜（改作金）拘縻已十年其妻男流落江左并无生事累重俸薄委是狼狽欲望朝廷特赐矜恤奉圣旨令湖州 B 拨官田五顷赐弁本家。

五伦除徽猷阁待制充奉使金国迎奉梓宫使高公绘转武经大夫遥郡刺史充副使。

初建炎元年王伦以修职郎上书乞入金国迎请二帝乃加朝奉郎为大金通问使金人方入寇（改作用兵）留伦不遣绍兴初秦桧为宰相通书金国求好二年金人遣伦回议和至是何藪还得道君皇帝甯德皇后讷音至是时伦为左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台。

州崇道艰乃加徽猷阁待制为迎奉梓宫使以高公绘副之王庶方知荆南闻讷音深虑金人藉此崩问邀求乃为之议其略曰：先帝志慕道真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刀剑起灵庙葬之名山尽举送终之典使海内咸知梓宫还与否不足为国重轻彼虽欲萌奸（改作有异志）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傥或请之未获则以大兵蹶之问罪致讨不为无中因神民痛愤之情刷宗庙存亡之耻臣知梓宫可不请而得为策之上者庶欲闻奏将发得报知遣使已定（故不）获上。

楚真阳太平州镇江府火。

刘豫发奸细来淮甸及淮江诸州放火楚真阳太平州镇江府皆火刘光世军於太平州军须帑藏一夕而尽。

二十四日丙辰诏亲征。

诏曰：朕以菲德获承大统惟靖康之初变乱既极两宫远狩庙社无依以眇然一身不获已而任天下之责屈身忍耻夙夜卜 栗冀以格上天之心迎还銮輿克致大养不图降割乃正月丁亥太上皇帝甯德皇后讳问奄至祸变非常振古无有号恸殒绝呼天不闻诗不云：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孝子不获养其亲人情之至痛也。朕有甚焉抱恨终身曷其穷也。朕君临天下不能建德致兵兴一纪毒流四方亿万生灵委骨草莽者非其父母则其妻子兄弟人之爱其亲一也。使至於此咎由

朕躬思与邦同致此愤已诏择日往临江泝矧銜钜痛何敢康甯将以良日遂登戎辂咨尔中外相臣将臣卿士大夫下及三军以至黎庶共怀忠义期济多艰戮力一心以承朕意是日发平江府。

吕颐浩来朝。

先是以知临安府召吕颐浩时行在平江府张浚请幸建康颐浩先赴行在欲谏止建康之行浚沮之不得见颐浩乃随上至建康。

岳飞加太尉。

三月车贺幸建康府。

吕颐浩加少保为行宫留守。

上达建康吕颐浩见上请退驻临安府臣寮安府臣寮言其罪上皆不从乃加颐浩少保为行宫留守而召孟庾回。

二十一日癸未诏抚恤将士。

诏曰：朕思亲属万里有用兵十年士卒久劳衣不解甲边城昼闭马不辍鞍冒堕指之祁寒触流金之毒暑。

违离亲属暴露风埃凉寝食之非宜嗟室家之靡托所赖将帅抚恤勤劳使之忘生誓不旋踵尚虑偏裨之未谕不能悉体於朕怀或徂故常罔知存恤庐舍风雨之不息衣粮药物之不将无均令同服之人废挟纆投醕之义朕惟待士卒如子弟则人将尊我如父兄待士卒如腹心则人将捍我如头目有施必报其理甚昭夫师克在和恩贵素蓄将用军师之命当明劳苦之情朕虽宅忧敢忘尔众宜思辑睦以副朕心。

二十三日乙酉王彦复洪州观察使除知邵州以其兵马隶马军司刘。

王彦为前副军扈蹕平江也。坐小校与马军司偏裨喧争降授雄州防御使至是以疾乞终丧制乃复授洪州观察使除知邵州制有曰：出入累年闻望俞显而再三自言力求避事朕嘉其冲尚之志念其恳款之诚复廉察之崇资分符竹之重寄陞辞日上抚劳再三曰：以卿兼能牧民付之便郡须疾安即召既行。又遣中使赐万钉宝带命以所部兵马隶侍卫马军司刘彦闻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

杨沂中回军行在。

刘光世加少师依前三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进封营国公。

刘光世得风Φ病累上章乞罢乃召赴行在所将慰劳而复遣之既至则所请弥确以金谷百万上於朝廷以所隶军马宜尽充卫兵以重王室上伟其奏而许之遂特授少师依前三镇节度使万邦观使进封营国公。

兵部侍郎吕祉节制行营左护军王德为行营左护军都统制。

初吕祉知建康府常有平戎（改作克敌）之志宰相张浚大喜之召权兵部侍郎迁给事中。又以刑部侍郎为都督府参议官除兵部尚书浚以刘光世每持不战而罢其兵谓祉知兵命往节制淮西军马以王德为都统制祉辟陈充为参谋。

遗史曰：陈充字子高有诗名欣然应其辟叶梦得与充厚劝止之不从梦得曰：吕安老非馭将之才子高诗人善文章非国士也。淮西诸军方互有纷纷之论是行也。危矣。哉！亦不听命梦得赠以《诗》曰：解谈孙破虏那厌庾征西克留其家以单骑从军後酈琼之变终於不免（旧校云：幕府陈琳老官身恋矿溪解谈孙破虏那厌庾征西未拟烦刀笔聊应谢。

鼓鞞登临如得句小字与亲题此诗见建康集）。

四月张浚往淮西视师。

先是张浚欲征刘豫会四大将於龟山问之曰：欲大举以取刘豫克复中原如何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浚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改作敌）议不协而罢至是浚往视师以淮西之军新易大师也。。

上张相公书（阙姓氏）某东吴鄙人行年三十有二未尝辄至贵人之门取辱阁吏惟阁下自巡按以来延见宾客欲求贤者共济乃事然而草莱之闲欲愿见阁下者亦多矣。某学短才陋识不甚明阁下膺天子之寄示四海（如指）掌日为中兴这计亦甚切矣。故不敢饰空闻上干阁下之听某尝与畎亩中人论天下事无不叹息在口亦不能尽言於阁下也。某窃观比者金人入寇（改作南下）辄屯两淮意欲束苇渡江事如前日岂谓主上亲御鞍马诸军士奋勇彼不得前一旦遁去者。此皆由祖宗之灵天下之幸某尝论之曰：贼（改作敌）在承楚无粮可因惟赖清河之运舳舻相衔适水寨之人出没淮泗贼（改作敌）势既不得前而。又不敢遽遁我当一军自庐寿一军自滁和一军自通泰然後遣海船入淮以张声势闲使游艇去 司之或断桥或焚廩使贼（改作敌）进有天长高邮之败而粮不相继退有庐寿滁和之疑而。又有长淮半渡之患闲使水寨捣其巢穴（改其营栅）贼（改作敌）势昼夜不得休息盖不战而自屈也。某自顾人微言轻不得以进其说今阁下复领都督巡按於兹观阁下之意非有事於中原乎！呜呼中原之不易取亦犹大江之不易保也。何以言之某尝论自金人入寇（改作用兵）十馀年所向无不下者去岁之来以其大军深入无粮可因而。又运漕不继道当承楚之险皆非金人所长在我虽曰：再胜在彼，岂不曰：非天时地利而粮不继也。孙子曰：再胜在彼久则钝兵挫锐以我十年退保之师虽曰：再胜阁下能保其无长驱乎！某。又观大江之险往往自战国以来能保者惟孙权一人而已盖曹公赤壁之败实因连舟不解假以风便偶成其功及在濡须孙权坚守东关使曹公不得窥伺大江而卒亦遁去南唐弃淮甸而亡今阁下不营淮南而大江可以自保乎！其。又尝论自金人用师以来四海无不涂炭为恶甚矣。中国之与契丹帑藏之积几数百年至於子女玉帛未有盛。

於此时者也。一旦并两国氛尽归金人《易》曰：天道恶盈而好谦天下豪杰之士甯不动心乎！。又况金人北有黑水鞑契丹西有西夏吐番回鹘东有高丽国南

有大宋边面既广怨愤日深（删此四字）一旦诸国并进则南北之势不救（下添而字）金人无噍类（此三字改作束手）矣。今阁下。若欲兴复中原非遣闲使络西夏寻契丹之好申诸国之命内外夹攻使金人首尾不顾则中原不易取也。阁下，岂不念金人初破契丹非本朝有燕山之役何以至此昔申包胥哭秦庭七日不绝卒能兴楚阁下倘或留意某虽愚不惜为阁下一行也。阁下。若欲。且守大江非以一军淮西一军庐寿一军斩黄一军安复一军荆襄各为营田如犬牙之制使贼（改作敌）不得窥伺大江则大江方可保也。昔诸葛亮有渭南之屯司马氏不得西向今阁下。若能驻军淮甸上连荆襄。且耕。且战示以坚守如诸葛之在渭南使某起西北之师。若申生之在秦也。今日之事譬如太山颓而大厦毁非一土一木之所能也。苟非左右牵制使阁下揽辔於其间则某未见其策也。某暗於时事草莱之闲变不乏人阁下。若能举一贤者之幕府无备员之叹某不孝在衰敢进见阁下。若以当今利病事非一端岂笔舌所能既也。幸察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七校勘记。

修武郎朱弁为副至是伦子云：伦於建炎元年与修武郎朱弁（脱为副至此一十字）拘麻已十馀年（脱馀字）王庶方知荆南（至）故不获上（此应另行误连上条）庐舍风雨之不庇（庇误作息）充留其家（充误作克）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俊误作浚）真扬（误作真阳）、。

●卷一百七十八

炎兴下帙七十八。

起绍兴七年四月十七日戊申，尽八月五日乙未。

十七日戊申追尊道君皇帝为圣文仁德显孝皇帝惠恭皇后王氏为显恭皇后皇后郑氏为显肃皇后。

五月九日庚午张浚还行在。

行状曰：公自淮西归与赵鼎在相位以招贤才为急务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百执事奔走效职不敢自营人号为小元。又以人主当务讲学以为修身致治之本荐河南门人尹ウ宜在讲筵有旨促召赴阙会旱灾公力求去至再四上曰：秦桧何如公曰：近与共事始知其ウ上曰：然则用赵鼎公本以桧争靖康时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以共天下之事而一时仁贤荐桧尤力遂推引同朝始觉其愿望包藏因上问故及之。

岳飞居江州乞持馀服。

岳飞与张浚议事不合既回镇即上言将相议事不合乞罢兵守馀服不候报即往江州入庐山庐墓上遣宣谕之犹不起。

刘豫陷随州。

六月吕祉自淮西来。

张宗元为湖北京西路宣抚判官以监岳飞军。

吕祉还淮西。

王德来朝。

吕祉举止骄傲不谙军旅统制官有两使有正使者横过唱喏祉贪应之有伺候终日称歇息契食调弄声乐之类不得相见者其下多愤怒统制郈瑄王世忠状王德之罪於朝德密知之遂赴行在上问之德具言诸将骄暴恐生别变上愕然遂命德以本军入卫。

七月张俊为淮西宣抚使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

吕祉无驭将治军之才诸将皆瓷横祉密闻於朝廷议遣张俊杨沂中往分其兵乃以俊为淮西宣抚使沂中为淮西制置使。

八日戊辰郈瑄王世忠斩赛赵买臣王理由晟叛杀乔仲福等执吕祉等附於刘豫。

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先遣吴锡以兵往淮西察其兵中动静郈瑄王世忠等觉之各有异志统制康渊曰：朝廷素轻武臣多受屈辱闻齐皇帝折节下士皆为之用众皆不应犹相视以目先是王师晟常北戍在寿春府才路政弟子文奴以去政诉於吕祉是时将士方不安祉之政师晟还庐州乃与瑄世忠及张全等谋为叛乱瑄遣人邀截祉所发递角尽得祉所言军官之罪瑄等大怨怒康渊曰：归事中原则安矣。戊辰诸统制晨谒祉方吃茶瑄袖中出递申文字呼统制张景曰：诸兵官有何罪张统制乃具许多事申朝廷祉见之大惊欲退走不及为瑄所执有祉之承局者以刀欲砍瑄大呼曰：怎敢如此忽见有执铁骨朵者瑄取以击承局承避死於阶下瑄之提辖已杀张景於听事。又杀乔仲福邢支刘永衡并执前安抚赵康直安抚赵不群及刘光辅率前军长驱以行军士纵掠城市而後去途中瑄等好谓祉曰：王德入朝妄奏瑄等有叛志瑄等惧朝廷见疑所以为此愿尚书及安抚奏知明瑄等无叛心则瑄等驻军淮上以待朝廷之命祉然之奏书已行瑄复行至霍邱杀祉并杀康直而纵不群归盖不群方代康直为淮西安抚知庐州未旬日无怨憾於军中也。上闻之恸哭悔恨者不已刘及吴锡至庐州以兵追之不及还濠州瑄等遂附於刘豫诸军潜遁不反者加官而复其军额初张浚欲改易淮西兵政参政张守以为不。

可力劝止之不从守曰：若必欲改易须得有纪律闻望素高能服诸兵官之心者一人方可浚曰：正谓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是时祉衣服儂侈语言轻易尝自谓。若专总一军过明堂大礼当白刘豫父子来然後尽复旧疆守知浚意必欲用祉而浚往淮西视师守虑其轻改军政乃以书戒浚持重不当容易答书言必改易之意果致败事。

二十三日癸未诏求直言。

八月杨沂中居庐州。

八月五日乙未刘豫遣使乞兵於金国。

是时伪齐国中风传朝廷将欲北伐者伪皇子刘麟奏云：近者闻人屡言张浚总管领乌合之众或逼宿亳或窥陈蔡或出襄汉增修器甲趣办军粮此其志不小先起者制人後起者制於人欲乞从本国选差官闻於上国请发突骑诸呼先入伐其奸谋豫从之遽命李邴至婿伪迪功郎监南草场游何伪宣议郎皇子大总管府准备差委杨尧弼乞兵於金国尧弼病辞遂命伪宣教郎户部员外郎韩元英代尧弼行。

张俊知庐州。

张俊以淮西宣府至庐州欲追酈琼闻既渡淮矣。遂还泗州。

朱胜非知宣州。

朱胜非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宣州有都督府所增耗米胜非奏罢放而宰相难之胜非即揭榜先次放免以请於上上大悦而宰臣憾焉。

岳飞赴行在。

初岳飞解兵往江州庐山持馀服也。累召敦促不肯起朝廷下宣抚司参议官李若虚统制王贵同去敦请飞依旧管军如违。若虚等并行军法。若虚等既至庐山东林寺见飞道朝廷之意敦请飞坚执不肯出。若虚曰：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且宣抚乃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抚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宣抚。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於宣抚宣抚心，岂不愧凡六日飞乃受诏赴行在张浚道上所以眷念之意。且责其不候报即弃军而庐墓飞辞穷曰：却如何作主张浚曰：待罪可也。飞然之遂具表待罪枢密院使见飞今上表已有忿忿之意矣。（枢密谓秦桧也。）。

金人斩高庆裔於会甯市。

节要曰：高庆裔粘罕（改作尼堪）用事者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之长子宋国王宗船欲诬（改作除）粘罕（改作尼堪）故先折其羽翼以高庆裔有赃下大理寺粘罕（改作尼堪）乞免官为庶人赎高庆裔之罪虏（改作金）主不允庆裔临刑粘罕（改作尼堪）哭别之庆裔谓粘罕（改作尼堪）曰：我公早听某言事岂至於今日某今死尔我公其善保之以此知庆裔尝教粘罕（改作尼堪）之反也。明矣。

。

粘罕（改作尼堪）以病殁。

节要曰：粘罕（改作尼堪）以庆裔故绝食纵饮恚闷而死虽非挺刃所及似站非正命也。（删虽非至此十二字）。

粘罕（改作尼堪）狱中上书臣闻功大则谤兴德高则毁来此言是也。自振古论之以周公之圣人也。当成王即政之初以言其业则未盛也。以言其时则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则幼君也。周公是时建功立事制礼作乐书忠竭力勤劳王家公之功

德編於詩書流傳天下自古及今稱之無愧焉尚有四國之流言誅弟之過也。況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所慮輒敢辨於陛下念臣老矣。臣於天會之初從二先帝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眾糧無十日之儲和驅深入旄旗指處莫不請命受降遼宋二主及血屬并歸囚虜遼宋郡邑歸我版圖方今東瀕大海西徹胸溪南連交廣北底室韋罔不臣妾以大金創基洪業繼治盛朝先帝所委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沖以臨大寶南面天下此成王之勢也。臣之忠勤過於周公之（下有闕文）賴成王之聖慮也。今臣雖吐其言在陛下察情臣用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出師之任臣受命欲竭駑鈍之力盡淺拙之謀以狂巷耶律潛伏沙黨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其勝負未分猶可為戰柰杜允糧草已斷人馬凍死御林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蘇後。又糧斷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得心生反逆背負朝廷外家得之反背有其由也。知父兄妻子并在御林牙軍中兩軍發衅其外家得將軍下數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此大敗之罪也。非臣悖慢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之功陛下有繼統之業可貸臣蝼蟻之命嗚呼功成名遂身退天下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廟躊躇猶豫以至於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長樂之禍願陛下釋臣縲紲之難願成五湖之游誓謁犬馬之報。

下粘罕（改作尼堪）詔門下先王制賞罰所以哀有功罰。

所以誅有罪非喜怒也。朕惟國相粘罕（改作尼堪）輔佐先帝會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繼承不祚眷惟元老俾董征誅不謂持吾重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匪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棄殛以彰厥辜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松漠記聞曰：粘罕（改作尼堪）者吳乞買（改作烏奇邁）三從兄弟名宗翰小名烏家奴（改作烏嘉努）本曰：粘汗言其貌類漢兒也。（刪本曰：至此十一字）其父即阿盧里移賚（收作阿喇勒伊拉齊）粘罕（改作尼堪）為四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孛極烈（改作阿喇勒伊拉齊貝勒）都元帥孛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刪孛極至此九字）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張匯金虜（刪此二字）節要曰：粘罕（改作尼堪）死後有烏陵思謀（改作烏凌阿思謀）楮本北遼合蘇款（改作哈斯罕）女真居遼地俗呼熟女真如陝西熟戶番之類也。女真烏陵之稚者最為微賤（刪女真至此三十字）小名撒盧拇（改作察勒瑪）本無名字女真（改作金祖）初起時思謀方負柴為粘罕（改作尼堪）虜之粘罕（改作尼堪）嘉其為人遂以其弟石窟馬（改作實古納）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乃北虜貴家奴仆之稱。刪注九字）思謀奸狡多慮善於周身女真之（此三字改作於眾）中素稱辯慧機術至深可取粘罕（改作尼堪）用之為腹心宣和閑往來隨奉使作計議使議燕地稅賦及舉兵南侵等事皆預其謀為用事之人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鼎蘇り立名曰：思謀字促遠粘罕（改作尼堪）以思謀累

充奉使有劳令枢密院白身差权太原府少尹至是粘罕（改作尼堪）死思谋赴丧自粘罕（改作尼堪）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B227]起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被衣而坐喟然喟叹曰：可惜官人备历险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

（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金虏主之辈也。思谋妻曹氏乃彬之裔也。曹氏常语於臣故得知之。注粘罕均改作尼堪删虏字）改官制授甯远大将军迁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民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兀术（改作乌珠）凡军国大事皆咨问之。

征蒙记曰：粘罕（改作尼堪）伪谥为威烈皇帝（旧校云：按金史海陵篡立追谥其父宗干为皇帝此作宗翰误）。

赵鼎为醴泉观使兼侍读召赴行在。

刘洪道主管步军司公事。

杨沂中之请张浚不得已而从之。

酈琼等到伪齐。

先是顺昌府报到京师云：江南刘相公副都统制酈琼等带刘相公全甲人马共淮西百姓十馀万归附已拘留器甲讫豫大喜命重粉饰门墙一新从卫增团龄仪仗以待其来遣伪户部侍郎冯长甯伪选锋统制李师雄为接纳使副是日也。琼到京师豫御文德殿引见伪命琼靖难军节度使知拱州刘光辅为北京大名府路副总管赵买臣南京副总管王世忠伪皇子府前军统制靳赛左军统制馮或诸州兵马钤辖或遥授准备差使缉捕盗贼令琼等具王师必欲北征备说江南诸军虚实遣长甯再乞兵於金国。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八校勘记。

吕祉举止骄傲（至）其下多愤怒（此五十四字应在吕社还淮西之後一行误连後段）王德来朝（此条应在其下多愤怒之後一行误移於前）统制酈琼王世忠状王德之罪（至）以本军入卫（此四十七字应另行在王德来朝一条之後误连上段）张浚以淮西宣抚（抚误作府）。

●卷一百七十九

炎兴下帙七十九。

起绍兴七年九月十三日壬申，尽十月九日戊戌。

九月十三日壬申尚书右仆射张浚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臣寮上言臣窃谓兵者国之命也。兵强则国强兵弱则国弱兵存则国存兵亡则国亡虽行道之人皆喻此理非必有高世之见而後能知也。近者淮西之叛兵亡入伪

境者数万人论其为害固有不可胜言者然自闻变以来士大夫犹为自欺之语谓归者甚众亡者不多此本皆无用之兵因得省廩食之费尚欲掩覆过失欺蔽圣明而失谋误国之罪卒未有任之者众论沸腾臣安敢塞默谨按尚书右仆射张浚轻而无谋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权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若怒而喜虽本无疑贰者皆使有疑贰之心予而复夺夺而复予虽本无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我事则张威恃势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志谋之不善者力与之共谋众所不与者力使之统众率易妄作动辄乖谬故郿琼以下怀不平之心渡淮而去然则浚平日视民如草菅用财。若粪土竭百姓之膏血而用之於军中者曾何补哉！夫陛下所恃以立国者兵与民也。所倚以治兵恤民者宰相也。而浚用意狂惑处事颠错至命名民怨於内兵叛於外则失谋误国之罪亦将何所逃或故近日以来人无贵贱贤不肖合辞而言以谓陛下方修明纲纪以立基本。若不逐浚则纲纪何由张陛下倚任辅相以责事功。若不逐浚则辅相何所惮今敌人有疑我之意。若不逐浚则诱掖之谋将日至今将士有不安心。若不黜浚则摇动之情将日生号令必出於朝廷非逐浚则缓急何以使人背叛本生於怨恨非逐浚则他日皆为死敌百姓怨叹非逐浚则无以慰其心众情忧惧非逐浚则无以安其意合是数者而论之则浚之不可不逐也。审矣。如谓（浚有）区区之心尚欲观其後效则臣以谓浚之才术止於如是而已矣。譬由疾之用医苟如色脉之不辨砭剂之不良则必速易之矣。。若惮於易医而甘心危殆则恐非知者之事也。臣欲陛下俯察群情特出睿断正浚误国之罪以为後来之戒天下幸甚取进止。

又臣寮上言臣近上殿论宰相张浚失谋误国乞正。

其罪蒙睿旨付外施行近日以来公论日喧臣谨摭所闻以为陛下言之浚昨以枢臣往抚川陕假借便宜擅作威福违诸将之言而大败於寇（删此字）敌滥加赵哲之诛而尽散其师旅徒竭四川之财轻失五路之地用刘子羽之谋而罢王彦则兴元之士马金币尽为贼（改作敌）有信王庶之谮而杀曲端则关中之将士人民无复归意论浚前日之罪固当永投荒裔陛下起之谪籍授以魁柄待之以至诚遇之以至礼任之专独过於群臣用之久复几於三岁而浚不思往愆一蹈前辙狂妄很愎动无不谬如兵之有帅不可一日而阙也。浚於刘光世之军不命帅者几四月始则另为六军使专听节制於吕祉比至命帅而将士已怀疑虑此浚之罪一也。置戍守之城当度其所宜以据要害而今泗州之城乃在淮之北宜小而坚而今盱眙之城员二十有七里虚费公私之力无补捍御之事此浚之罪二也。今日兵备宜取勇夫重闭之说为往来更戍之计而浚不知此悉兵备边使江淮无表裏之势敌人无腹慈爱这虞此浚之罪三也。诸军家属已安於江上而浚力违众议尽遣之戍所军士不便於薪水百姓倍费於输将使缓急之际将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专意王事此浚之罪四也。淮西今为战地当时百姓择险而居官府量事而置公私储积皆不必用而浚以尽遣大兵之故复置榷货务於真州

。且给牛种於濠寿江南之钱贷尽转於淮甸使他日敌入有可用之粮居民怀误陷之忧此浚之罪五也。淮西之兵当资地利乃於合肥之北介筑长是调夫四千人役之凡数月劳民费财不适其用此浚之罪六也。创造牙牌欲赏复地之功浚之狂妄人已窃笑而去岁虜伪（改作伪齐）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将。又如奇功给历本为战胜金人浚，於是时亦出黄榜许以出给既而悔之人皆怨望近因调发复欲与之使陛下爵禄不信於众人此浚之罪七也。去岁淮西战捷得降卒万人陛下命给装斋遣归北而不审其愿否尽刺为义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此浚之罪八也。兵以闲探为先而浚一意侥幸（惟求）美报有言敌势衰弱中原望则喜见颜色赏赐优腆不然止令责状给以军令故诞慢苟得之人日获探事之赏而忠信敢死之士无复肯出敌之情伪今皆不得而知此浚之罪九也。功同赏异为政之大患而凌於将士妄有厚薄不能精较其劳绩明示以高。

下使将士或有怨辞此浚之罪十也。今之所急者莫如恤民而浚自前岁以来大为掎克之政始於给散户帖扰及四方次则出卖官诰重困江浙次则敛及僧道以至科买杂物其视疲瘵之民殆如仇讎剥肤椎髓略无恤心此浚之罪十一也。今之所戒者莫急於户部遣兵戍多而津发之费不赀移屯戍数而营盖之用倍费多筑无用之城滥养俘降之众以至犒设郟琼等军下至小校人赐金一两连岁横敛数千万缗几尽於浚之妄用此浚之罪十二也。害民之政人所共疾而浚於掎克之人独加旌赏出卖官诰明知其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赏以减半如无锡县令刘宽剥民最甚遂得除永州为国敛怨不恤後患此浚之罪十三也。理财以义非士人不能而浚於财利之事专任狙佞桀黠之徒如镇江有范深朱熙之徒如建康则有钱意王似之流皆狙佞之桀黠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藉朝廷之势以争利於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此浚之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舍宇而浚建议移蹕谋不素定仓卒责办公私倍费使迁徙之家暴露失所疾病死亡人怀嗟怨此浚之罪十五也。建康营缮之初宗庙宫室皆所未备私起府第独尽壮丽亏奉上之节无率下之风此浚之罪十六也。监司郡守责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时中为湖州太守以舅许有功为成都提刑。又除亲兄知镇江府任用亲戚无以督责吏治此浚之罪十七也。四川殒久失职差除尤宜尽公而浚所任用惟其故旧旧任方满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数人常占佳缺而孤寒不为浚所知之者皆绝望於禄仕此浚之罪十八也。扶危救乱常资众智而浚性惟忌嫉果於自用臣寮有所论列陛下以为可行浚必再三执议力抗君父之命凡人之所言尽不为是专权自恣无所忌惮此浚之罪十九也。赞佐谋画当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许非狂而狡性与己合愚而佞能顺己意者一切无所收用纵或时召侍从郎官諏访利害而其言可用者实未尝行此浚之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虽未足以尽浚之所为而不达军情不恤民力不用善人不畏公议其所以至於败事者实皆由此今内而民怨外而兵叛误国之罪已昭著而浚犹强颜殿堂之上进拟差除讲问术数以淮西之变为细事以吕祉之死

为奇节尚欲文饰其过以。

欺圣明此亦可谓无耻矣。臣欲望圣慈早降处分将浚前後罪状明正典刑以为人臣误国之戒取进止。又臣寮上言右仆射张浚轻脱寡谋失机败事士论汹汹人心惶惶臣窃忧之今诸帅统兵有数十万众而淮西一军忽尔致叛此失哉！臣窃惟陛下力图恢复卿士大夫有一策之善未尝不收拾基酌而用之虽刍蕘之贱未之或弃今浚之谋边唯在自用罔恤人言虽圣虑所图谋者弗而不然其强很自专如此佻谋之善犹有可恕矧谋之不臧咎将谁职往年富平之败论者迹其行事谓有不辄跋扈之小汽车今者放减录用一洗其谤用之几时人望其扫除虏（改作僭）伪期於息马休兵复尔寡谋失策致一军之叛背夫为人臣强愎虽人主之言弗而不然以致叛军失谋尚。且偃蹇政府不自知非公论谓何陛下虽隐忍含论为非缙绅窃议而笑之尚在宰司将何面目以表帅百僚乎！浚天性之强屢M不改後來复用理宜刷耻以报知遇今乃败事失机其於前时望其再立事功不亦难乎！。且一胜一负兵家之常。若战再负犹有可言，岂有数万之师失於谋虑一旦叛之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劝来者臣愚伏乞圣慈速赐施行伏候敕旨。

又臣寮上言臣窃闻臣寮上章论列尚书右仆射张浚不可任宰揆未悦於已从自持中外之柄多失将士之心顷以枢臣宣抚川陕事权之重古今所无浚不思兢慎妄作威福凡事宿将谋策摈弃不用专听狂妄趋合之言是致百万之师委於锋镝之下全陕倾覆健将奔走论其弃失所合诛夷圣恩宽大曲示容贷逮至言章既上姑从薄贬未几召还授以相柄所冀深悟前罪以图报称而浚尚循故辙轻肆自。若抚驭无术措置乖方是以近者复致郾琼等之叛凡数万之众俞准而北指纵如此不其疏哉！计浚前日之功会掩过之不足计浚平时之失实败事之居多伏望圣慈特赐睿断收还政柄致之闲散以释将士之愤以安华夏（改作中外）之情伏候敕旨奉圣旨张浚罢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制曰：春秋之义责重於股肱赏罚之行必先於贵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议罪罔不忘其功欲全君臣进。

退之恩思成风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於外廷具官张浚顷尝奋身事朕初载入勤王室位冠枢机出捍疆陲谋专帷幄乃畴宿望俾践台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赞襄於万务属者式遏戎寇（改作群敌）经理淮彳番休御侮之师更戍乘边之将而乃抚双失当委付非才军心乖离卒伍亡叛邮传沓至骇闻怨怒之情封奏踵来请正失谋之罪然念始终之分察其平昔之怀许上印章退休真馆锡名秘殿庸示眷私於戏禹邑遣兵邓禹致威权之损街亭违律武侯何贬抑之深尚继前修勉图来效。

又臣寮上言伏见今月十三日麻制张浚除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任便居住罪大责轻公论未厌昔汉王恢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而伏於便地匈奴觉之而去武帝乃以不击轺重下恢廷尉。且曰：若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之意盖谓建造兵谋本

出於恢武帝既却廷臣之议而独从恢言则其无功之罚不可不重也。浚自再用之後日欲侥幸功名每以讒夸言诞计欺惑圣聪陈说利害几於去可持凡所为者必使陛下从而後已考其事则非有马邑之谋论其专则岂得王恢之比既败事至此而犹以秘殿隆名退安真馆如此则後之误陛下信任者复何所惮哉！臣伏望睿断将浚削夺官职重赐窜责以为大臣专权误国之戒取进止。

又臣寮上言臣伏见前宰相张浚以寡谋自用误国大计陛下特屈邦宪授以祠馆为浚者所宜杜门思过深自讼责而去国之数日乃与宾客置酒高会从容游观殊无恐惧修省之意今闻盛兵自卫往居茗居闲用意得气适盖与功成请祠而去者莫异。若不加谴罚则浚必不自知其罪崦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伏望圣慈将浚更赐贬降仍以前後臣寮章疏尽付外施行取进止。

十五日甲戌张浚落职依旧宫祠。

又臣寮上言窃观十三日麻制张浚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大廷敷告明示黜陟所以砥砺百工而为劝戒黜幽之典未厌公论臣安得无言哉！窃以大臣之罪莫大於误国误国之诛岂俞於流窜今浚浚任累年选登宰司再加录用委寄非才富平之师前歼於覆亡东南之财。又殫於诛剥一事无成四方何赖怨流黎庶谤益绅为相失职进退无观陛下尚宠以秘殿逸之祠官虽全其体貌示以始终。

其如天下何至其失谋败事前後臣寮论列备於章疏臣不敢陈臣愚伏望圣慈详酌褫其职名投之远方以昭示天下为误国之戒伏候敕旨九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张浚可落职依旧宫祠右付刑部疾速施行仍关合属去处。

召王庶赴行在。

召王庶赴行在出自上意是时浚已去赵鼎未来庶自荆南赴行在。

杨沂中还行在。

二十一日庚诏大将监司守令恤民训兵。

诏曰：朕惟立国之务惟兵与民宵旰以图十年於此赖帝垂无甚荒岁得资元元之力以给诸军比年以来拴籍寢广而教士益精，庶几国势遂振以俟皇天悔祸之期而朕不敏不明误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谋猷乖戾委付非才怀疑反侧而莫以告朕遂使积年忠义之众一旦陷於叛亡之罪凡取於民力以事此军者皆委於空虚而无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尚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将何以副朕焦劳愿治之意应监司守令各务存恤百姓非供军费定数之外无得妄取於民将帅之臣抚绥其众无使失所训练整齐毋使骄惰毋怠毋忽助朕远图有违朕言则有常罚。

诏刘光世高世则赴行在。

呼延通王胜王权袭金人於淮阳军败之。

十月九日戊戌张浚责授左朝奉大夫秘书少监人司南京永州居住。

臣寮上言近者论奏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张浚罪状显著伏望圣慈特

賜褫職然天下聞之以謂浚之罪惡上通於天而罰止於罰職眾論未愜臣豈得默默哉！竊以國君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況大臣進退而議其賞罰非當其功罪則天下之人何以悅而服從乎！今浚竭天下之財粟東南為之困憲法覆富平之師西北為之擾攘計為宰相前後東西南北之民曾不得奠枕而居自兩誤國事可以此等罪止於罰職人心謂何。且陛下宵衣旰食所望於恢復倚浚惟多今一事無成復有後悔計人心之怨望不止此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別議其罪以厭天下之心以為誤國之戒伏候敕旨。

又臣寮上言伏見前宰相張浚玩弄柄權致誤國事上貽當位之深憂陛下曲存體貌之恩畀以祠館謂。

宜夙夜惴惕思省厥愆乃上章乞送使臣及親兵百人外更為帶行州軍七十五人。又欲至所居州軍存留親兵五十人備緩急其言曰：臣出入總兵將共十年其所施為不無仇怨嗟夫浚自知失士之心如此何為。又居相位而不銀去也。人臣憂國當如其家使如浚之謀其家豈復輕肆生事今乃於國不慮其危於己欲求其安是何謀國之疏而謀家之密乎！夫置衛所以寵相臣也。今浚罪方放廢之餘更求衛卒如此之眾是浚惟知陛下之勢不恤天下之言也。大凡浚之所為率多任數頃年責居福州於未行閑亦上章以官田為請其意蓋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衰。且以示寵於人以謂上之恩意殊未忘爾今之所請大概類此蓋緣罪大責輕浚未知所懼伏望睿明更賜貶降使天下明知陛下之好惡以為臣子誤國之戒伏候敕旨十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月十日辰時付刑部施行仍闕合屬去處。

遺史曰：張浚罷宰相繼有命落職樞密都承旨宗元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義氣明非浚黨及表請斬浚士論耻之既而周秘以浚之責未厭公論也。乃復論列請貶嶺外參知政事張守曰：噫亦甚矣。乃启上曰：張浚為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眾烏合不用命今其驗矣。群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且其母老矣。愿陛下哀憐之上惻然，於是浚以分司居永州（舊校云：宋史本紀趙鼎累請浚母老改永州居住）。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卷一百七十九校勘記。

而今盱眙之城圍（圍誤作員）調夫四千人役之几數月（几誤作凡）遺歸東北（脫東字）逸之祠宮（宮誤作官）而深愧吾民也。（而誤作尚）計為宰相（至）止於褫職（一作計為宰相前後兩誤國事東西南北之民曾不得安枕而居何以此等罪止於褫職）何為久居相位（久誤作。又）使浚之謀國如其家（誤作使如浚之謀其家）

●卷一百八十

炎兴下帙八十。

起绍兴七年闰十月，尽十一月十七日乙巳。

上皇帝书（阙姓氏）。

臣恭惟陛下诏许直言极谏以救阙失臣窃见近年以来凡有投进类皆牵引虚文无有实效可以施於今者闲或有之亦不过州县常谈米盐细务而已非所以裨补天德而闻所未闻也。臣不避斧钺为陛下一言顾陛下赦臣愚而终其说臣自靖康中见陛下於济南亲御鞍马慨然有恢复之计及陛下即位睢阳臣。又复从陛下巡幸淮甸是时陛下深处九重上下积习蒙蔽如国之取舍民之利害陛下亦不得闻矣。陛下自睢阳至今日屡涉於艰险非陛下断然不疑大臣何预焉臣在草莱亦甚微矣。当国家无事时方处学校营甘旨及国家有事臣之父母不相保者屡矣。事至於此臣当奈何臣窃以淮西一事论之去岁刘豫公虏（改作金）诱以三不救之说力攻淮西刘光世遂欲南渡为退保之计苟非张浚亲至江上使杨沂中绝贼之（二字改作其）後一举而在破之则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江世之罪天下欲共诛之尚赖陛下怜。

其旧臣不加刑戮而以善罢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吕祉臣在淮东闻光世军听吕祉节制有识无识皆称吕祉必致败事臣尝谓郿琼等所统军马其来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帅之比及光世既罢当。且令诸军人马各自为一头项仍数加存恤而使之不疑候诸军稍甯朝廷或别作措置然亦未晚夫何吕祉天资骄傲以尚书自居至於检举冒请之类欲为之一新如琼等骤见窘迫（日生猜忌）方在疑似之闲朝廷。又除张俊为淮西宣抚杨沂中为制置以琼等属焉此非琼等欲叛陛下，岂不见巨师古不听韩世忠节制而甘伏远窜徐文耻在阎皋之下卒亦叛去如崔增王燮两军人马自分拨之後以致军兵往往大半失所今朝廷遽欲琼等隶沂中其叛必矣。如琼等军马平日骄幸东南积有年矣。而有面谏陛下者曰：指日还两宫指日中兴矣。陛下，岂不念中兴之世则必有中兴之臣如周之中兴则有张仲吉甫方叔召虎之徒汉之中兴则有寇恂邓禹冯异耿之徒晋之中兴则有王导谢安之徒唐之中兴则有李光弼《郭子》仪之徒陛下以为今日中兴之臣谁可以比王谢李郭者哉！臣观张浚区区之心实有是念至於其他大臣。又孰肯以天下这这责而自任也。惜乎！浚误於才力有限举非其人譬如泰山颓而大厦毁。又岂一土一木之所能（支也。）臣尝论汉光武起民闲驱数千舍耒耜之人一战而有天下今陛下富有东南带甲之士不下二十万。又安可同日而语也。臣见陛下去岁亲抚六师虽暂留姑苏而声势已振及车驾进发建康陛下屡降指挥令州县不得骚扰臣观陛下非不节俭夫何草莱惟见所过州县经营顿递等事非数万缗不能辨集臣恐陛下万一欲复东幸临安徒自虚费臣愿凡有巡幸去处变不必预先降诏亦不须广修殿宇及排顿之类应执事官所须之物非事涉军期亦不须随从车驾仍愿（阙）今陛下驻蹕建康与淮西止隔一

水初恃光世以为藩篱而琼等既已叛去陛下，岂不自危如沂中一军。又，岂可为陛下独当一面也。淮西之叛所幸敌人在远非防秋之时。若使琼等叛在秋冬之交陛下不可不。又从而东耶陛下。又，岂不念金陵虽号六朝建国之地如晋之取吴。

隋之取陈未始不藉上流之势故王夔杨素皆能以大舟巨舰蔽江而下也。陛下虽曰：一军淮楚一军盱眙一军合肥一军襄汉及有事牵制则诸军各自保守如襄汉远自千里之外陛下可保其无虞乎！陛下。又，岂不念襄阳荆吨乃吴蜀必争之地在今日尤为不轻不知陛下变尝虑及此否陛下自惟忧戚数下哀痛之诏俾诸将校上下一心共恢大业以臣规之淮泗诸军上至襄汉但可仅守边防为浙江藩翰而已故昔人有论诸葛孔明曰：弃荆州而克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知剑门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势不可为）仅可自保犹不足以自治。又何足以制中原哉！。又曰：富人必居四通八达之都使其财布於天下然後以收天下之功今日之事正由此也。陛下。又，岂不念秦汉之都沃壤千里洪河太山直可控挖天下者乎！陛下勿谓向者使张浚措置陕西止於如是在今日复将柰何陛下，岂不见汉高帝转战败北未尝少忘关中故高帝以是而有天下臣自草莱知天下之势未尝不为陛下深思而远虑也。如陛下即位睢阳自可径入阙中指麾天下金人岂以东南为心也。当时机会既失在今日。又不能救前日之弊臣实为陛下惜也。。且如淮西一带长使刘光世为帅则诸军可以相附今光世实以罪废而陛下恩加优数倍於众人而琼等尚。且如此向使光世遽以疾终复将以谁制之则未发泄如今日之叛亡也。呜呼陛下在九重之中。又岂知诸将帅臣所统军马曾无一言以念及陛下者乎！。且如泗州之兵事无大小则知有张俊楚州一军则知有韩世忠襄阳一军则知有岳飞殿前一司则知有杨沂中一旦缓急之际人皆各为其主谁复知有陛下者乎！故淮西一军自光世既去之後非特臣为陛下忧自江以南谁不为陛下忧者也。今日。又何有怪焉盖古之建国诸侯止以千乘独天子以万乘制之虽其闲有不庭则。又群起而共灭之呜呼天下之势倒持久矣。臣在草莱尚为之寒心陛下何以惕然为祖宗之计乎！以臣观诸路帅臣非不欲尽忠竭节以报陛下如世忠自旦至暮训习军马未尝少衰世忠年已五十勇力之气人皆惮之诸军虽有怨嗟之声人亦不敢言之於世忠也。由是观之诸路帅臣使之长安在位则可或其闲有一不幸则。又何以异於淮西之事乎！。又部小人之情见利则不能不争见患同不能不避其党易成陛下可不思患而预防之乎！臣窃惟。

陛下自即位以来所在宰执至於十八九当时除命一下所谓宰执亲戚故旧者不问贤否类皆鼓篋而进其罢也。则所谓亲戚故旧者亦皆敛服而退当时群进之人亦不无贤士大夫也。夫何朝廷习以为常虽欲愿留而台谏亦所不容也。臣见陛下所除宰执必自两制所除两制必自郎曹卿监所除郎曹卿监必自宰执成就今天下虽有贤如吕望谋如子房智如孔明才如马周或隐於选调或隐於布衣苟无亲戚故旧见任

宰执则科身沦没於蓬华之中而与草木俱腐矣。况使陛下所任宰执稍能霁颜以接寒士虽周公吐哺握发亦不过如斯而已其闲纵有所举不当亦不害为济济多士云：集於朝也。陛下。又，岂不念凡所除过宰执某人能为陛下举一才某人能为陛下办天下之形势某人能为陛下立天下之规模某人能为陛下破天下无事时所谓宰执不过以东南一时甯静引中兴之说面谀陛下而已及恩数既足亲戚故旧皆已成就遂尔力乞宫祠以便安养既退之後。又复荐某人於朝为身後之计陛下用之不疑所谓被荐之人复归恩矣。将欲子子孙孙永以为固。又谁肯以陛下祖宗领土为意哉！呜呼使上天有灵此曹震灭久矣。臣所阅陛下除宰执惟张浚，庶几吕颐浩次之也。如赵鼎虽有大臣之才而无大臣之器至於尚僻学而临事失措视颐浩。又其次也。惜乎！沈与求有忧世许国之心不能尽其才淹死耳浚器识甚远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术兼济如无囚曲端罢刘光世不致为人讪骂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力无一介为助者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责此亦今日之所难矣。至於吕祉淮西之败祉诚罪人然可怜者有是心而才力不逮尔陛下可不念之臣学问疏繆而识不甚明辄欲效区区之诚仰干天听臣之愚也。亦甚矣。臣尝闻昔人有言曰：项籍有取天下之志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刘备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惟陛下天锡勇智虽北人变称英武。又何遽绝关中而无一言以及之也。今。又以淮西之叛人得而易之陛下可不张其声势而预为都督一员使诸路帅臣副之如淮西一路愿陛下除吕颐浩为都督以张俊副之以杨沂中属焉诏傅松卿为参谋复以史愿为参议何以言之颐浩及俊所。

谓股肱颐活临事有断崧卿详审而愿亦有谋如淮东一路愿陛下除孟庾为都督以韩世忠副之诏刘甯止以为参谋复以韩求为参议何以言之庾与世忠有湖南福建之旧庾既委曲事情甯止与求勇於敢为如襄阳一路愿陛下除秦桧为都督以岳飞次之诏刘岑为参谋复以蒋粲为参议何以言之桧见任枢密宽而有容岑与粲才术过人喜於立事观其应变亦善与人同如赵鼎刘光世二人也。在大臣中位望尤重愿陛下除鼎为川陕都督以光世副之诏折彦质为参赞军政以王夔马扩为参谋议官如樊序宾孟涓之徒皆先朝边人谙晓陕西利害鼎可之幕府仍以王德为都统制将带光世见存军马乘以北风溯流而上愿陛下假鼎重权令措置四川财赋任便驻招集陕右流离之民鼎与光世威信素行自可传檄五路闲遣吴军马出没伪境。又岂止牵制而已庶亦措置关中之一端也。昔人有言曰：虎方捕鹿罢据其穴而追也。何以言之陕右乃天下之根本陕右之利源自古兴王未有不由是而得之也。陛下苟或听臣之言非特荆襄川陕有以为援。且将鼓率一路军马径趋河东然後淮西诸军及襄汉等路约期并进则番伪（改作伪豫）首尾不救一战而天下可复矣。呜呼天下大计陛下自有谋臣如云：又岂以草莱之言而决之也。臣窃见明堂大礼在即陛下当乘此机会召诸大臣尽赴行在愿陛下引汉高故事亲为盟主杀白马而誓之令张浚书名金石而

藏诸宗庙拜浚为大都督以辅陛下愿陛下亲御鞍马往来问劳知军民之疾苦四方之丰歉开达聪明以广听纳庶使番（删此字）伪之（删此字）情不能探伺陛下之神策也。如臣所举二三大臣充诸路都督非特陛下左右前後得以鄙之而臣亦自鄙之也。呜呼天下之势既已倒持非陛下除以前任宰执人情稍通者为之如其他傲上忽下之徒亦未有能济者也。臣之区区非特愿陛下置诸路都督以张其声势实欲为陛下广其人材以宣布陛下之威德。又岂特使诸路军马不致临时仓惶而无以制之也。陛下。又岂知某人一军（阙名）号曰：自在军也。平居无事未守阅习其甚至於白昼杀人而夺其财者惟某人某人两军（韩岳）人马整肃其失。又伤於太严至如近下军兵有请一百钱食二升半米而贍三。

四口者日逐上教或至晚方罢及回本营欲得杯熟水以沃肺腑亦不能得（夫何）自牌前後打灭火烛不许复衅其情可知及其所请食钱非独欲贍数口一月之内仍欲买皮条买磁末买弓弦至於修理弓箭种种费耗不过此一事食钱而已身晚上教其妻刷甲其子积薪纵缘阴雨得少休息。又不免修葺营寨此特步人之劳至於马军。又有甚於此者矣。臣愿陛下备臣所陈以诏宽之应有马军兵请受低小之人仰诸路帅臣开具姓名量其高下特与增给无使怨嗟之声闻於道路某人一军尤无避忌虽统制将官亲见无礼唯知隐忍而已比年以来诸路军马尝有全装数队而入伪境者往往诸军互相推避各称本军人马点足即无逃亡之人以是将官得以欺蔽统制统制得以欺蔽帅臣帅臣得以欺蔽宰执宰执得以据所申请而欺蔽陛下也。至如诸军出入有攻城破敌之说大率如此上下欺蔽陛下亦无如之何臣愿陛下速置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无使诸军复有淮西之祸也。今年淮西亦宜预为之备如张俊一军亦不可数数劳动愿陛下令俊差拨与两军人马於濠庐之闲驻以备缓急仍愿陛下速遣鼎与光世为川陕之行以张其势今陛下。若以陕右为不可措画。且今淮上诸军为山东之谋此非臣所以敢言於陛下也。以臣观之假令刘豫北遁尽如所料不知诸军人马沿大河一带复作何如屯驻。又况大河南北皆平衍之地目尽千里非中国步人所长。若使金人安处河北以我为客利战则战不利则据河为守闲遣游骑以劳吾师其闲暴露之人不无怨愤当临敌之际百战百胜则可万少有不不利则诸军散漫而无复南渡矣。。又况东南乃国家之根本虽曰：残破尚兹富饶陛下复以何人为留守为济师个鬼之道。又不知能保川陕荆襄而无复受敌之患乎！臣敢冒万能死以闻陛下臣实恐诸军马有不测之祸而陕右之民荏苒污俗不得为陛下有矣。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陛下。又，岂不念六朝之弊区区於江右者哉！臣愿陛下体淮西一事深思而详览焉臣冒犯云：云：

十一月刘来朝。

刘方知庐州来朝行在也。。

诏复幸临安府。

初降诏幸建康也。有以观天心之向人皆喜上之英。

断有恢复中原之志上自建康驻蹕不久会有淮西郟琼之变。又张俊自盱眙退军建军康江上事纷纷是时王仲嶷有复官之制。又命王夔与郡左正言辛次膺弹枢密使秦桧妻党王仲嶷王夔父仲山尝投拜虏（改作金）人仲嶷不当复官免不当作郡桧力营救次膺乃并劾之曰：是将有蒙蔽之渐时桧议遣使金国请和次膺力言国耻未雪义难讲好面陈及上疏者六七会亲疾丐侍养乃以直秘阁荆湖南路提刑，於是主和与主战之说不能定人心回惶议者以复幸临安为是遂降诏候来春复幸浙西。

岳飞退军江州。

十七日乙巳兀术（改作乌珠）执刘麟於武城。

先是刘豫闻朝廷举师北征遣冯长甯乞兵於金国金人以郟琼率全军降豫豫势盛恐久难制欲因出兵而废豫佯以兵不可出为辞豫请之愈坚挾懒（改作达兰）乃谓长甯曰：非不欲出兵实以本国用兵以来无往弗捷自有齐国之後动辄不利恐覆车挫我威武必欲出兵须齐国人马变听本国节制所贵号令一而权不分天下可以指麾而定豫与麟父子罔测其谋欣然从命金人遂令具兵甲器械钱粮总数并令调发辇运陈蔡顺昌宿亳之闲计程知东京无兵乃邀麟单骑与元帅会於滑州麟从二百骑以是日至武城胡（改作金）骑张翼围之数里悉掩而囚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校勘记。

非所以裨补天听（听误作德）刘豫以罗诱三不救之说（误作刘豫以虏诱以三不救之说）未尝不因天下之势（势误作事）陛下可。又不从而东耶（误作陛下不可不。又从而东耶）远在千里之外（在误作自）以臣观之（观误作规）傅崧卿（崧误作松）颐浩（浩误作活）委曲通情（通误作事）为参谋议官（谋子衍）有请一百食钱（食钱误作钱食）不过此一百食钱而已（百误作事）自晚上教（自误作身）悉擒而囚之（擒一作掩）。

●卷一百八十一

炎兴下帙八十一。

起绍兴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午，尽其日。

十八日丙午金人废刘豫。

金人既执刘麟乃驰赴京城下由梁门外登城以百骑守宣德门东华左右掖门副元帅兀术（改作乌珠）并三路都统阿鲁（改作呵噜）陂阶（改作伯奇）五郎君三骑直突入东华门问刘齐王何在伪皇城使等错愕失对兀术（改作乌珠）以鞭击之径趋垂拱殿入後宫门问刘齐王何在伪宫人揭帘应云：在讲武殿阅射讲武殿刘

豫毁明堂以明堂建殿也。三骑驰往直升殿豫遽欲退更衣兀术（改作乌珠）下马执其手曰：不须近有急公事同登门议，於是同行至宣德门傍遽命伪侍从开门就东阙亭少立兀术（改作乌珠）乃麾小校以小黄马强豫乘之。且曰：元帅请到寨中议事豫始觉其谋抚掌大笑上马卫从犹数十人三酋（改作帅）露刃夹之而行过豫伪御马院命换马出梁门囚於金蛤池废为蜀王年六十五豫初僭立以阙钱流傅乃置交子立法七年换至是豫立七年废丁未金人率伪文武百官军民僧道耆老等拜诏於宣德门下诏曰：敕行台尚书省朕丕。

席洪休光宅诸夏将俾丙外悉登升平故自浊河之南割为邻壤之界灼见先帝举合大公罪则遣征因不贪其土地从而变置庶共抚其生灵建尔一邦逮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国为甯负而君无滋民患已降帝号列爵王封罪有所归馀皆罔治将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风勿谓夺蹊田之牛其罪已甚不能为托子之友非弃而何凡尔臣民当体至意所有馀事件已委所司逐一下元帅府去处分不尽之事亦就便计议从长施行乃告逐处咸使闻知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宣诏毕二酋（改作帅）从素队数十人顶数丈长柄上紫伞立於西朵楼相对西街伪丞相张昂李邺范恭等立东朵楼相对趋前欲拜拈懒（改作达兰）敛身今通事传言慰劳不须劳拜者三然後昂等次第进揖逊谢讫次。又依前见兀术（改作乌珠）兀术直立或捋耳或捋面旁。若无人不为礼删兀术至此十七字）礼毕二酋（改作帅）归东府以数千骑往来绕大内御街循环不绝仍使小番（改作校）分行街巷扬言签军不要尔免行钱不要尔五钱为尔高敲杀貌事人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懋快活签军即日皆散已起者人马器甲径归东京元来营分愿归农者纳马逐便金人得豫马四万馀匹在京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万缗有绢二百七十万匹金一百二十万两银六千万两（旧校云：刘豫事迹作银一千六十馀万）浪九十万石方州总数。又倍之豫内庭嫔御一百七十人妊娠者九人麟婢妾一百二十人父子虽外示俭朴而内为淫以献女献妻进姨进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者纷纷皆是如廉公谨以女奉麟以媳妇伴送麟以二人进豫豫遂以公谨为伪皇子府准备差委监理料库有长葛令侯者人告其入已赃近万缗计穷遂饰至女进豫冀其幸免勘官马楫观望从轻拟断合除名勒停豫曰：使功不如使过即命为带金牌天使陕西五路传宣抚问回授临汝。其用人如此在伪位八年四民凡含齿戴发上自耆老下至韶髫微至倡优无不日纳官钱以内庭种菜出卖京师池塘计荷叶数目猥悄不可尽言士民凡出语言稍涉时忌者并许人告得其情告得受赏或遭诬执告者免罪由是小人得志父子不敢隐语如负担相遇或相问曰：那里去。若应云：南头去便以乱道言语斩之衣著稍或鲜丽。又以为宋之顽民尚仍旧态斩之专务以猛济宽不觉失於大酷刘观刘复刘益皆豫之弟貌乃观之子悉。

务聚敛皆乏远图唯益屈已待士疏财重义颇得士卒欢心讲武之暇涉猎书史以儒术缘饰吏事虜（改作金）人亦忌之（删此三字）废豫日先为所执先是邢希戴

毛澄之徒皆以忠言告豫令密通朝廷豫杀之既废迁相州留铁五万命道士修醮谢诸直言者豫初僭立奔附者众识者讥之云：浓磨一铤两铤墨画出千年万年树误得百鸟尽飞来踏枝不著空飞去轻薄子撰造诗曲指为笑端不可胜记豫拘於琼林苑常蹙额告挾懒（改作达兰）云：父子尽心竭力无负上国唯元帅哀怜之挾懒（改作达兰）曰：刘蜀王刘蜀王尔犹自不知罪过独不见赵氏少主出京日万姓燃项臂香烟如云：雾号泣之声闻十馀里今废了尔後京城内无一人为尔烦恼做人犹自不知罪过朝廷还尔奴婢骨肉各与尔父子钱物一库煞好豫默然语塞豫之族人刘珏者金枪班班直人也。豫令知长安到长安日蓬蒿中得三二人珏措置招人措置屯田之类曲尽其法甚得军民之情豫废後金人复以珏为转运使来长安诸处人归之金人惧焉金国遂以诏命召珏到郑州药杀之。

右从政郎杨尧弼作伪豫《传》曰：谨按春秋大法圣人书於经褒贬善恶彰著以昭示後世臣子之观戒。若诸侯之善如美齐侯懿晋文有翊辅周室之力攘夷狄之功（删此五字）则书爵以尊之乡大夫之忠贤如鲁季子来归有归国家之忠齐高子来盟仲孙省难存一邻国书字以贤之宋孔父正色於朝司城司马死节之义书官以贵之哀而美之以代其赏乐道人之善也。楚子爵隐公之世熊达已僭称武王其後县大夫皆僭称公圣人书经善则称子恶则称人而正陵僭也。如楚人围宋楚人灭庸贬而罪之以代其罚卫州呈齐无知弑君自立弑隐公宋万弑君捷书名以贼之削去官秩除去族氏以示诛绝彰暴罪恶於万世今豫虽废得免万死为幸然尚称伪齐。若不诛绝何以昭示惩戒当削去僭号贬其官除其姓氏作伪豫传以为乱臣贼子之戒云：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也。家世为农至豫始应进士举元符中登第累历县佐郡属政和二年迁殿中侍御史少时尝盗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纱衣至是言者方发其夙丑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问未几累章言礼制局事上皇批云：刘豫河北村叟不识礼制遂黜为两浙廉访其谢表云：孰云：河朔村俗之人来领浙右廉问之事议。

者谓豫怨望之迹已见於此时抵仪真丧妻翟氏垄断丁父忧因家焉建炎二年戊申今上幸维扬枢密院张昞与豫有河朔职司之旧力请於朝欲与一郡时济南太守张悦迟留未行使豫起复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济南府豫欲换江南一郡而两府厌其频数不许谒见乃痛憾而去至郡惟务酷刑以报私仇而父子隐条犯者皆坐罪建炎三年己酉金虏寇（改作兵至）山东州郡例多战守豫遣子刑曹椽承务郎麟部兵出战为金虏（改作兵）所围。又令张东援之金虏（改作兵）解去遣人以利俾令投拜豫与东欲议出城见虏酋（改作金帅）百姓遮道愿死不降豫因縋城诣军前通颖是年夏金虏（改作人）命豫节制京东兵马徙东平豫遣使说汴京留守上官悟叛悟焚书以斩之豫。又赂悟左右二人乔思恭宋愿说悟悟亦从之时金虏（改作之）天会七年建炎四年庚戌济南有鱼人得者豫妄谓神物之应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奸人言北京顺豫门下生禾五穗同本以为豫受命之符，於是齐鲁之闲僉会推戴豫亦遣子麟以

重宝赂虏猷（此二字改作金）闾辣（改作达兰）左右求僭立而闾辣（改作达兰）遂注意立豫诡辞乞立张孝纯虏（改作金）主遂遣使就豫治所问军民士大夫所欲立者时独豫乡人张浹应之曰：愿立豫是月戊申金虏（删此字）遣西京留守高庆裔礼部侍郎知制诰韩备礼以玺绶立豫册之曰：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於大名世修子礼就贡虔诚付尔疆封并同楚旧豫遂僭立於北京其赦文有曰：虽无虞舜之明扬幸免成汤之惭德其悖逆如此以前宗政寺丞李孝扬权左丞济南通判张东权吏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领诸路兵马知济南府以延康殿学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张孝纯依前宣奉大夫封开国公守尚书右丞相弟益为大名留守都水使者王羲汴京留守升东平府以为东京以东京为汴京改南京为归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济南节制东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强壮为云：从子弟应募者数千人。又以境内三代有官者为三卫官目曰：翊卫勋卫亲卫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六年即以试弓马合格人出官是年乃建炎四年金虏（删此字）四太子南寇（改作下）回以李邺李侔李侔郑亿年臣（豫以）以侔为监察御史亿年权工部侍郎冬十月甲午遣孝纯等奉宝册册前妻翟氏为皇太后妾钱氏为皇后民闲房缙以五纳官十一册改阜昌元年李邺留守东平郑亿年。

吏部侍郎冯长甯自陈州归附请立什一税法除户部侍郎李侔知郓州李侔阳谷县令是年依仁放金虏（删此字）法乡各为寨五家为保推土豪为寨长双丁籍为出战单丁夜巡双丁上教月两点集呈器甲试弓马合格者补效用正军不愿者听每调发一人即同保四人家备衣粮器甲等费就本寨送纳交於驻处充支在官无一毫之费惟正军使臣效用官破请给各有差沧州进士邢希戴上书乞阴通朝廷结好夏国密图金虏（改作人）榜於市云：大国闻之与生灵为害不细斩之。又有百姓失其（姓名）酒醉扣门骂豫云：刘豫你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负於你豫。又斩之阜昌二年封子麟为梁国公除尚书左丞相张昂权右丞相兼门下侍郎冬十月以弟益守汴京李侔知襄庆府十二月东京官属并父老史平僧录德真道录王从简等捧表请迁都於汴京僧道赐斋史平补上州文学张东罢右丞范右丞三年夏四月迁都於汴是日暴风扬旃屋瓦振动都人大恐曲赦汴京杖罪以下（放免）晓示民闲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尼道士奉祖考於旧太庙尊其祖为徽祖艺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产亲巡郊社徙弟益京兆留守麟以境内签军为十二军在府以参谋机宜干当统领议事差委顺习差使指挥使上中下三等守阙上中下三等效用取士网罗人才置诸左右文武并杂用不限资格伪宣节郎太常博士兼直史馆祝简进迁都赋。又进国马赋豫批云：文赋并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失理上恬下嬉怠意监牧国家创业力为生灵除祸乱致康泰以（养马）为急务而犹恐官吏军民多如旧俗未知尽心於牧圉刍秣之道此赋极陈马之为用使读之者知此为至重而不可忽实有补於马政祸简可减二年磨勘以示无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挥兵士李英卖玉注枕豫疑非民间物勘鞫之知得之

山陵中遂以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发掘古今山陵民庶坟墓求金虏贼寇发棺不尽者（删求金至此十字）及棺中水银等物以谷俊为汴京淘沙官发民闲埋窖及无主坟墓中物六月大雨遣子麟代谢相国寺中太一宫张昂右丞相兼门下侍郎郑亿年开封尹成忠郎许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秋九月长星见伪太后死谥曰：慈献宋愿上书言利害豫以说上官悟之故特录用之授大总管府差委冬十朋李邺权右相范恭守左丞改忠翊郎为昭果郎忠训郎。

为昭毅郎李侁言什一税法利害迁监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伪太后於东平赐状元罗诱以下八十四人及第五月户部侍郎冯长甯监察御史许伯通删修什一税法条式三十二件随法申明二十二件诸律刑统疏议阜昌敕令格式与什一法兼行文意相妨者从税法秋九月学士院马定国进君臣名分论其略曰：金师再驾攻围汴都康王以帝弟之亲总元帅之任握天下重兵号称勤王自冬徂夏迁延六月移屯济州坐视京师之危略无进师之意及夫汴京失守二帝北迁康王谓天下之在己逡巡即皇帝位於睢阳自余观之是耶定国应之曰：非耶文多不载豫批马定国转一官冬十月李节除右丞金虏寇（改作人攻）蜀败於王师五年夏成忠郎许清臣除殿前太尉拆毁景灵东西宫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为二十八段豫问可作材料否清臣答以断首矣。麟，於是取一段示右丞相张昂云：此真宗皇帝也。已而掷之五月开圣尼院佛像垂鼻衄三日百姓纵观九月豫下诏南侵至淮泗遇韩世忠游兵不得前继闻皇帝亲征四太子宵遁调发尽净始遣人语之麟乃昼夜兼行二百四十里抵宿州少安西北大恐麟率伪臣寮上言尝谓中原制江表其为形势与强弱逆顺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也。故自古王者兴起必以河朔山东之地然後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吴越之地计其强者能自保一隅隅有不振则中原之兵已进而墟其国者不可一二举也。故史册所载如吴为晋所灭陈为隋所灭周世宗翦伐淮南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属去处晓示奉豫旨依六年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税法夏六月汴京地震秋七月毁明堂得金龙之金四万两大铜钱三百万暴风连日屋瓦皆震八月麟出猎陈留有义党数百人欲去 司之南奔皆法外处死於汴京以弟复知济南府观知淮阳军冬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税法计贯陌收税知袭庆府李侁骂劾丞相张昂豫批云：理合诛戮尚念侁系江南守臣随军归附特以宽贷追五官与濠州芦市酒监（旧校云：归本作添监）七年春赐状元邵世矩（一云：邵光规）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胆堂基为讲武殿开上安门为众安门朱雀门为明时门景龙门为照远门秋九月以殿前大尉许清臣为权大总管府以子麟领行台尚书令冯长甯行台户部侍郎行军参谋李邺行台右相讲议军事发乡军三十万号七十。

四万两路南寇东路由荆山涡口犯定远趋宣徽以至刘猊统之西路侵庐州麟统之伪诏榜示指斥銮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军之役军之始行也。知临汝军宋著部夫到京子麟以後期斩之纳其女於豫继斩使臣赵倚语人曰：已斩赵宋矣。寻进於

濠寿之闲东路猊所统遇杨沂中擒戮悉尽西路麟所统闻猊败望风北遁失运车七千辆船七百只迨归亡歿散走者大半器甲文钞军须犒设等物不可胜计建炎己未王师获捷未有如是之盛也。於是庆猊为庶人免复官徙观为东路留守以妻弟翟伦为南路留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门为清远门是月梟鸣於苑。又有梟数千鸣於内庭皆作休也。之声豫恶之命能捕获一梟者赏千钱五月无云：而雷起龙於宣德门扞灭宣德二字豫令修之秋七月闻人南回探报王师欲北征遣宣义郎杨尧百乞师大金尧弼他辞改差户部员外韩元美迪功郎游何金虜（删此字）不许八月望顺昌府驰报喜旗至京云：江南刘相公下全军人马并淮西兵十馀万归附已交收器甲接纳了当九月十三日到京以归首酈琼为静难军节度使知拱州刘光时为北京大名府副总管赵买臣为南京副总管王世忠皇子府前军统制靳赛左军统制馀或诸州兵马副钤辖其次皆遥授诸州准备使唤缉捕盗贼刘麟府效用使臣正军请受恣纵皆不及朝廷则例皆悔恨独酈琼以为得策麟豫见王师必欲北征遣参议冯长甯使金乞并力南寇

（改作御）冬十月壬寅平原镇濠寨官贲百祥见星殒不觉失声惊曰：齐帝星坠祸在百日之内同坐执之赴麟麟问可禳乎！百祥曰：应天以实不在修文惟在修德麟闻之豫以为狂士斩之汴京阁门奏僧道见谢辞令拜豫批依十一月庚子豫以私憾杀汴京富民孟师齐於东门籍其家资豫遣人乞兵大金金人先示难色豫乞愈坚不得已许之俾令先调发（齐兵）会於淮上约麟单骑议事滑之闲麟以百骑从是月丁未至河上悉为虜（删字此）擒之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统以数千骑驰赴梁门登城以守丙午四太子与三路都统以数千骑守宣德门东华门二酋（此两字改作继）从东华门入逼豫出见闕闌辣（改作达兰）以鞭麾骑逼豫於闕亭以羸马驼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废为蜀王命百官有司皆仍旧以伪齐尚书省为金虜（删此字）行台尚书省散出文榜买卖不许闕门仍以小番（改作校）扬言因民所欲皇惑众听称。

齐王虐民命废之放五免行钱散乡军敲杀貌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旧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见稍安而北军亦不敢扰民（有阙文）不在此数宫嫔一百七十人妊身者九人其子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节俭之状而内为淫如此献妻得官进姊妹得差遣如高之立宋缉纷纷皆是中闲尤甚者如廉公谨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并取二人进於豫遂以公谨监礼部库伪皇子府差使慎武郎侯出为长葛令有入已赃万馀缗事发恐不免以至女进豫以为使功不如使过升为金牌天使陕西五路传宣抚问其淫污有至於此伪位八年凡含齿戴发上至耆老下至韶龀微至倡优无不自纳官钱行偶语之禁喜掎克之术酷虐鄙不可以一二记其数也。有马二万四千匹在就有钱九千八百七十馀万贯有绢二百七十万匹有金一百二十万两有银二百万两有粮九十万石方州在外刘观刘益刘复皆豫之堂弟猊为观之子皆事掎敛无他能独益轻财好施礼贤下士与卒同甘苦（删礼贤至此十字）颇有远略故废豫日虜（改作金）人亦忌（改作执）之俾经略郎君以计掩捕其馀贷之。若无故观至今恣其任便

居住伪后钱氏宣和闲为御侍渊圣时出宫配使臣张保义张为贼虜钱从贼几为贼人所杀卖身与豫为针线婢故旧在宫廷中豫皆取法於钱先是邢希戴毛澄以忠言谏豫密通朝廷不纳而害之至废迁相州豫悔留钱五万醮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在伪位八年年六十五。

赐进士出身头器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一校勘记。

有翊补周室之力（补字衍）书名以贱之（贱误作贼）而彰暴有翊补周室之力（补字衍）书名以贱之（贱误作贼）而彰暴有翊补周这到之力（补字衍）书名以贱之（贱误作贼）凡父子容隐条犯者（凡误作而脱容字）吏多战守（吏误作例）张柬（柬误作柬下同）豫与柬议欲出城见虜酋（欲字误在议上）豫诡辞乞立张孝纯（脱豫字）升东平府以为东京（以字衍）双丁籍为出战（至）不愿者听（一作双丁籍一为军月两点集呈器甲试弓马合格者补交效用正军不愿者听州县市民亦各籍为伍单丁巡夜双丁上教）毅文皇帝寇（至）麟统之（一作分三路南寇中路由寿春趋合肥以子麟统之李成关师古皆在麾下东路由紫荆山出涡口犯定远趋宣徽以汴刘猷统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彦舟统之）无云：而雷（下脱忽字）贲百祥（一作贾百祥）以数千骑驰赴梁门（千字衍）而北军变不敢扰民（此下应有豫之废也。四字直接第十四行有马二万四千匹至方州在外五十二字元系错简误作有阙文）不在此数（至）不可以一二记其数也。（此应上接方州在外下接刘观刘益刘复皆豫之堂弟云：云：元本错简）。

●卷一百八十二

炎兴下帙八十二。

起绍兴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三省同奉圣旨辞避无术竟膺重任蒙远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称庆顾无能以副众诚惟极愧惕念时当草昧事极艰难临政之初。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更冀官吏军民耆老凡有所见陈奏无隐庶补昧隳共图永济。

建元阜昌榜曰：十一月二十三日奉圣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来仍纪嘉号以与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收有司请尊旧制朕以大国之好逊避未遑而使命远临促立另号一振受命之元运新我齐民之耳目嘉与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为阜昌凶年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迁都汴京榜曰：十二月十八日奉诏书汴京居四方之上游名区奥壤为天下最今所宜都无以易此朕今以迁都故事未当轻议既而寇盗衰息强梗归怀关辅混同人渐甯劾宽中而据会要因旧以建新邦乃其时矣。朕志已定朝议佥协将戒严而慎重宜先事以示期宣布诏音孚群庶已期蝗年春末迁都。

於汴凡尔遐迩知朕意焉。

立钱后文曰：门下朕肇造区夏聿崇王化之基乃正宫闈允赖坤仪之助爰昭懿范协建歪图敷告明廷宣扬显册咨尔钱氏性鍾婉静德茂肃恭嫔於节制之妆嘉尔宜家之美庆傅乃祖德及下民氏启吴越之王封地鍾斗牛之瑞气名家济美远俞高密之门邦媛流芳益显临安之裔建兹创业系乃协心增厚人伦思继关雎之化敬修妇欢承长乐之欣宜正徽名式资内治褂衣翟远稽周室之仪椒室兰闈靡效汉家之侈盖遵典礼菲徇私恩於戏惟恭俭可以御线性朴之民惟忧勤可以副厉精之意书称妨匹虞舜以应图诗咏洽阳配周王而受命勉师令德永播徽音可立为皇后仍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施行。

戒守令观农榜敕曰：朕抚有宇内五年於兹贱末而贵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趋南亩丰衣足食水旱有储比屋归原於今田野未加垦瘠闾阎之闲储蓄尚寡抑亦长民之吏训督之未至耶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劝耕桑课民树艺悉有程品用是户口蕃滋狱讼衰息今郡守县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独不能及兹春首播植之时其各勉尽率土之力（使地）无遗利农民亦当深念幸脱兵火之泰然更生勿事惰游竭力畎亩务遂生生之业以养父母以育妻子臻於福寿不变善乎！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称朕敦本务农之意毋忽朕命故兹昭示想宜知悉。

删修什一税法尚书省准内降付下朝请大夫尚书户部郎中兼权侍郎权给事中臣冯长甯等子。又臣等准尚书省子奉圣旨删修什一税法今检点前後指挥削去繁冗类成条式共三十（二件）并随法申明二十二件窃惟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绵什一也。龙子谓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以此见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无。若助为善者周之衰乱已不能守秦汉而降随时更变其闲虽或轻於什一而取税更赋之类其目亦繁弊变随生所以仲长统极言其陋今通肥饶之地率计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闲有数年之储苟不徇大法视为甚多改成轻税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灾坐视战士之蔬食弥望饿莩之满道如之何为君。

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调法为近古贞观之际行之甚备其後稍粉更之率变其法总无名之赋立为定规名曰：两税法陆贄常言两税新制耗竭编氓惟日滋甚是时行之未久而其弊亦已如此迨（五代）之季世遂为民之大[B227]权要豪右之家交通州县欺侮愚弱恃其高赀择利兼并售必膏腴减削税数至人入其田宅而不承共税者贫民下户急於贸易俯首听之闲有陈词官吏附势不能推剖至有田宅已尽而税籍犹在者监锢拘囚至於卖妻鬻子死而後已官司推逃户之赋则牵连邑里岁使代输无有穷已折变之法小折大折名曰：实直巧诈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至於检灾之蠲放分数方田高下之土色不公不实率皆一例大姓享其利面小民被其害暴

君污吏贪虐相资诛求百出朝行宽大之诏夕下剥削之令元元穷蹙群起为盗灭亡之由可为龟鉴者鲁哀以年饥二犹不足问於孔子之高弟有。若有。若对曰：盍彻乎！。又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则见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对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则见什一乃尧舜之道不可以加轻也。自上古能行治民之道者无。若尧舜夏商周在下能知治民之道无。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则後世有天下国家以安生灵为意者其可忽诸春秋公羊《传》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则颂声作中道明则百姓安在上有雍熙之美在下无大东之忧岂伤其时久法废而不复故谆谆言之以示後世欤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拯民於涂炭之中慈俭勤劳务革贪饕为循良化呻吟来讴歌，爰自节制诸路深监前弊而欲尽革之乃酌古先帝王圣贤所行所言什一之税多寡升降官不定籍唯据民所供岁入之实数而定其出入无地不耕无田不井与助法同贤於夏后之贡远矣。所以张太平之纪纲立圣化之基址行之数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独豪右权要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奸因州县奉行闲有乖方或烦苛或灭裂致百姓之疑惑厌苦者乘之肆为浮言力图沮坏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无职事者罚以里布与夫夫家之征今法请佃官田升科之後有虚占不耕妨人请佃者令比附输税议者乃非之以为太刻按律应输课税以及入官之物而回避诈匿不输计所隐准窃盗论历代行之未尝增损今（坏法）隐税者。

准盗断罪议者乃非之云：所隐系已物，岂可谓资议籍藉多者扇惑众听惟冀幸众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摇动成法况自昔有税唯徭之税尤合荣输盖国家既无池台苑囿楼观之役双无声色玩好宴游之侈外无佛寺道院之修崇内无嬖人幸臣之赐予惟是禄官吏者所以（为民图治安养军兵武人置鞍马器甲者所以为民平祸乱修城池楼櫓唯要缓急保民备河防边鄙者唯恐仓卒害民凡民所输之税一粒一钱一丝一缕更无妄用尽是还以为民民能知此岂忍有隐岂复为异议所惑伏望圣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镂板行下杜绝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坚必信，庶几期民感受实惠取进止奉圣旨依。

金人废刘豫指挥尚书省帅府议（册立）刘豫建号大齐置国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为随路分驻兵马至今八年载念上国之兵久劳远戍兼齐国有违元议阙乏军须比年以来益渐减损遂致艰窘多有逃亡随路百姓役用各不得息肩与之征讨则兵力不齐为之拊循则民非我有凡事多误终无所成况齐人假我国家之力积有岁年事悉从心尚不能安民保国论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众实有幸位初不能康济生灵免其攻毒使天下早升早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两国号令相从相度实为过举既知其非，岂不可以收置。若混同四海之内圣德广运睿泽滂被霜露所_r孰不归附今臣等议欲一民心变废齐国至於普天（之下）尽行抚绥是为长便奏乞奉圣旨齐国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临室家不保有失从初两获安便之意，岂可坐视生民之困

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为措置有其馀随宜事件仍别商量行下右奉圣旨在前及商量收到随宜事件开列如後今行下元帅府照验前项圣旨并处分事宜不得有违士庶军民不至惊扰早赐安措从长施行须议指挥一废齐国尚书省设置行台尚书省一齐国自来创立重法一切削去并令依律令施行一知得齐国差使繁重今悉从宜酌量减免一应据食粮军人有欲归农及情愿当役使并从自便一据存留人数各散随州

（军士）依旧支給衣粮内脏从合役置窠坐一切仍旧其有年老残疾人等虽是难任军役矜其无归并即分附旧来养老处所酌量赈济勿令别致冻饿一废齐以前离背郎主被虏逃走人等。若见在本乡并与亲眷团聚之人其郎主更不许识认或有。

背夫逃走妇人准上施行只据有无将引去女儿即行分付与父外有旧北来奴婢并（妻女）不在此限一齐国後宫人除刘豫巾身存留外其馀并听自愿出嫁或与亲眷团聚。若是无所归投分付官观养济一内侍人除摘留合用留守宫禁人外并听自愿随处住坐一见任大小职官并随路押军人员各不得侵夺民利一自来齐国非理废罪大小职官并与改正叙用或有怀才抱道隐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礼聘召量才任用内有才德绝伦者开坐姓名申复以凭不次升擢一古今圣贤坟墓祠庙并不得乱有损坏一实在逃亡江南人等不问是何名目。若是却来归投并免本罪优加存恤右下齐尚书省可照验即日尚书省所奉到圣旨上件施行据刘豫已削去帝号降封蜀王并设置施行行台尚书省各有所奉诏书别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置齐国本图靖难柰何不当天心至今未获休息与其害於百姓不。若负其一身致有今来变废仰指挥到日即速遍牌晓谕随处官吏军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体悉圣恩普浹之意及思多岁不获甯居致望太平各安职业无或敢有二心因齐国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当无非本国公事其大小职官辄勿误省会妄生惊疑仍仰自今後更切用心抚循百姓以保禄位各怀忠信仰顺天意用答宸心当遵守宣旨厚国抚恤。若是执迷不顺听用浮言必当自贻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废齐阜昌年号为天会十五年应州府县镇大小官员并勒依旧勾当所令见今禁勘诸公事并续有词讼及系官钱帛诸物文帐并依前来体例如法理纳放停不得致错或有住滞隐瞒别致违碍错失悉仰准此天会十五年十一月日金虏（删此字）废齐後差除一张孝纯与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开国公权行台尚书左丞相一契丹萧保寿奴（改作保寿努）兼行台右丞相一女真温御师中行台左丞一燕人张通古行台右汪一契丹萧陈奇太师户部侍郎一燕人张钧礼部侍郎一燕人王晕左司郎中一燕人左瀛礼部侍郎一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一契丹萧融刑部侍郎一杜充男杜崇兵部郎中一被虏宗室赵子滌汴京总判一张叔夜男仲熊光禄寺丞一伪齐右丞相张昂知孟州一伪齐右丞范恭知淄州一伪齐李邺知代州一伪齐户部侍郎冯长甯户部尚书一伪齐吏部

礼部侍郎郑亿年吏部尚书一伪齐户部员外郎韩元英许州节度副使一女真完

颜胡沙虎（改作乎！沙呼）汴京留守一燕人萧长寿奴（改作长寿努）汴京副留守一燕人刘汴京同知留守一契丹韩睿为都城警巡使一伪齐河南监酒李侔汴京同知副留守一伪齐司农寺丞周廷权同知副留守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许州一折可求依旧麟府路安抚使一孔彦舟步军都指挥使兼知东平府一张中孕初废豫授以节制五路兵马令依旧泾原安抚使一张中颜依旧秦凤路安抚使一赵彬依旧环庆路安抚使一慕容湖依旧熙河路安抚使一关师古召到京依旧知西京一王彦先知亳州一李世辅蔡州同知一赵荣依旧知宿州一李师雄马军都虞候一王世忠步军都虞候一斩赛相州同知赵买臣依旧南京副总管一酈琼依旧知拱州一徐文汴京总管府水军都统制一刘光时召到京依旧北京副总管一伪齐殿前太尉许清臣怀州同知一伪齐南路留守翟伦沧州节度使。

进封曹王册宝册以荐鸿名既俯从於众欲布恩纶以敷霈泽宜大涣於群生异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聿班明命孚告於朝蜀王刘豫裕大而直方高明而宽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强谏闻於时顷在东州以智略英姿长於众八年享国一节事君属运会之有终识废兴之大义视去位如脱屣以还朝。若登仙向之强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乐天而知命岂得丧之能移爰因庆赏之行益就哀封之典胙以陶邱之典易其井络之封於戏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坚於砥砺尽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对宠光永绥福履可进封曹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仍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

谢封曹王表礼成大册泽霈普天特进列其封阶不遐遗於旧物望阙拜命阖门知恩伏念臣昔仕季朝粗历要宦昧图存固亡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项氏将亡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胜以箕子之来归诚有微能爰许大位辞不获已服将。若何承积年残毁之馀凡百事艰难已极癖寇贼以置朝市披荆榛而劝耕桑应机投隙以倾挫敌锋损已便人以招集散徙忘寝忘食必躬必亲倍广业之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加废罢之议愈坚措置之心要先成务於斯邦觐後受知於上国至闻混一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即随。

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备复保迟疑八年辛苦之经营两手中忻而分付帝号。若释重负王爵有感鸿恩自得清闲而北来未尝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读於训词。若躬听於御语温其如玉爰然似春星斗辉辉丽焕然之天道典谟浑浑显大哉！之王言徽轸爨下之焦桐青黄沟中之断木光生悬磬之室荣张设罗之门兹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无仁均九有敬识百辟之享独观万化之原有功而必见知无善而常弗弃遂令穷翠得与哀嘉臣敢不守靖致虚安时处顺何以效涓埃之报惟不为名器之羞臣无任。

状元罗诱南征议臣闻皇天厌乱所以开圣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应时累之资出逢否连应天顺人肇临大宝纲罗英俊以备庶官其所以开基创业者至矣。然殊未能混一区夏定宗庙万世之业臣犹为陛下耻也。比复览圣诏旁求草泽其所以上南征之议大抵皆碌碌之士辞章泛滥不能尽当世之务无以副明诏臣今为陛下言

之臣观高祖起於匹夫剑断白蛇旗标赤帜猎贩绘屠狗之辈率疮痍亡命之夫兵不逾数万西攻武关击秦王降子婴以定关中暨徙封南郑锐意东乡复与项籍争锋巨细百战使籍马不停卒斩东城五载而成帝业以臣观其所以兴者不过於高明果断急击勿失所以收成功也。向使高祖隐忍迟发将。且为败虏矣。尚何敢望天下哉！况陛下据全齐之地挟猛勇之师豪杰之士云：屯雾集刘季君臣相去万万而赵。又非夕阳秦项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几而取之是乃养虎遗患将使能矣。今陛下特隐忍而不发者无乃惑於四议乎！臣愿为陛下决之其一曰：方以卑辞通旧主告以大金胁迫不得已之意阴结猛勇速求翦伐成即为君败不失为忠观其猛弱（坐而）获福此三王之举也。臣窃薄之此虽三尺之童犹不可欺况为人主哉！陛下独不见张邦昌之祸乎！以彼面奉符玺退而复辟犹。且为芥粉况。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犹有为邦昌惜者独臣以谓匹夫宜其杀身。且成败在决断与其退惧不。若不为陛下果欲从此议以通旧主邦昌之祸及矣。非陛下不能患不改尔夫图王不成其败犹霸此可决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强敌难塞之赂加以冗兵坐食之费俟其凶荒兵老财匮然後可击此。

又不然夫於越蛮夷之资困於会稽及行成於吴金玉子女所以为赂者不可胜计然终以灭吴况宋之所保犹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饶南有二广之富增铸山之算倚煮海之利其所以赂大金者不过岁时聘问讲礼之道而已休兵养士惟思所以报齐。若不乘弊而击待其羽民办之成提兵北顾则我齐一败涂地闲不容发夫天与不取必有後殃此可决者二也。其三则曰：陛下所以王山东者以其闲得民心也。。若签而从军定失民望以臣观之是不通时变腐儒之说也。夫赵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灵德至渥也。一旦犹。且忘之况大齐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王之来所赖大金威惠故无异心使彼和问稍行将不我援则豪杰四起不待赵氏之兵而齐已诛矣。。且民何恤哉！如金国之师所乞者再四盖亦可虑也。今幸许师既无物以犒劳其来而。又不为之佐则谁肯尽心哉！使万一无败可也。或有不虞则我齐何以为计当因金国之师签十州之民去可以征行使见其故主凌迟之甚坚心大齐不敢妄发及使赵氏不能退其兵而齐终得取天下此可决者三也。其四则曰：陛下亲临戎事国事孰委元子以储贰之重亦不宜轻动臣请论之昔唐高祖龙飞太原开建国祚皆太宗仗义而辅创大业躬亲戎马平定天下陛下纵未能亲临则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基师与民除乱使万世之後尊陛下为齐高祖而元子为太宗如，或不然则陛下一传之後而大臣皆宋之旧臣谁肯意图以辅少主宜使元子亲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结民心以服大臣，庶几我齐得以永祚传於无穷此可决者四也。四议既决而臣复有六击之便今备陈之。且两淮之广膏腴千里实六朝控挖之地所以表护江浙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者古之重地前有长江之险环以太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则虽穷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图退保吴越略无意於此殊不知两淮失金陵危则吴越不可

保矣。此天所以遗陛下臣知其无能为也。。若遣兵先据两淮振威徐泗摇荡江浙乘隙投闲金陵纵不能全图则山东为内地陛下可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击者一也。。且国步多艰必图贤相以辅，庶几可救陨越而赵氏自播迁之後钜公硕德随已灭而所与谋事者不过六七辈吕颐浩横议狂直失大臣风兼有私门之僻虽有政事皆为利所移朱胜非虽老臣然守法具位伎於图大事。

秦桧量小而谋大翟汝文才有馀而量不足赵鼎虽大器然孤身在外进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骤然登庸言不顾行骄自贵起。又无足道是数子辈皆茸之士非宰相才也。况复互为朋党比相讥底此去而彼入席不暇爰视政府如傅舍。且有仓卒之变其君於上百官泛泛於下无有任其责者。此宰相非其人可击者二也。。且国家危乱注意在贤将彼用者第皆庸琐刘光世虽持重而褊裨不良韩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张俊尸禄素餐坐与卒伍争利则徒能糜费仓粟是三子者曾无毫发功侥冒主知起身行伍致位两府之列挟不赏之疑怀世故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满前骄奢淫汇报会以夺其志而。又各以权势相尚互诱军士结怨连隙欲其师克不基难哉！此将骄而不知可击者三也。夫兵者国之爪牙弗戢将自焚彼自败绩之後士卒殆尽不过降乌合之众招饥悴之夫患生於骄纵治之急则有合从之谋缓则生瓷横之气闲有边事则各以妻稚为念彷徨自伤覬觐而後行逡巡而畏缩麾之不至此兵纵而不戢可击者四也。《诗》曰：大宗维翰。又曰：宗子惟城而太子者亦天下之大本也。彼孤子在上既无宗室屏翰之助。又无储位嗣续之托阉寺窃权势倾朝野其不殆哉！设有军事孰与之谋此主孤而内危可击者五也。夫用之道财用为先彼自兵以来藏无信宿之钱仓无闲日之粟两浙之闲赋敛横出这收吏生奸民人怨望诸军邀求之心犹。且不己稍有紧急不亡何待此兵穷而财匱可击者六也。。且我无四惑之疑彼有六击自圣衷确然不回必从臣议则天下幸甚臣谨上议。

伪豫诏曰：敕奉议郎罗诱朕自乘时创业实赖英。又当仁求贤孰为贤者皇天助顺锡我忠良克坚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议硕谋远略灼见敌情舆论金从皆所毗倚赐卿绢一百匹日是乘传赴阙以候登庸朕当亲勒六军式图厥事果获戡定乐与卿共之安享太平，岂不大哉！秋凉卿比来安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金虜（改作张汇）节要曰：挾懒（改作达兰）自宿迁北归路由东北刘豫不之出迎更遣人议於挾懒（改作达兰）曰：豫今为帝矣。。若相见无拜礼豫尝拜挾懒（改作达兰）挾懒（改作达兰）怒责之尽却豫贄献之物不与之见大憾而去渤海万户。

大挾不也。（改作托不嘉）过淮阳知军张涣（孝纯之至）话及刘豫挾不也。（改作托卜嘉）抚掌叹曰：某渤海之大始姓氏（三字改作族）也。金人初招某许某开国辽东後被坚执锐从军争战积有年矣。虽一郡之安闲不可得也。豫山东守郡尔势孤援寡出降而已而今当是任以是较之，岂不负某耶。

金虜（改作张汇）节要曰：刘豫伪皇子俯参谋冯长甯乞兵於虜（改作金）主完颜具言酈琼全军请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东京具陈过江自效之理今琼为乡导乘势并力乞兵南寇（改作下）虜（改作金）以废豫之议已定虑豫有众之多阳许其行。且遣使驰传至东京以防琼诈降为名立散其众除女真万户拔束（改作博索）为元帅府左都监除龙虎卫大将军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河闲府尹渤海万户大挾不也。（改作托卜嘉）为元帅府右都监（大乃渤海之姓挾不也。小名也。）左都监拔束（改作博索）居太原府陈村新城右都监挾不也。（改作托卜嘉）居河闲府新城起诸路番汉（删此二字）军南寇（改作下）令初下人莫知其废豫也。於是下诏遣挾懒（改作达兰）兀术（改作乌珠）挾不也。（改作托卜嘉）提兵以寇（改作下）江南为名之东京废豫为蜀王。又遣撒离喝（改作萨里罕）拔束（改作博索）提兵以寇（改作入）川为名之长安擒豫弟益豫之立也。高庆裔推之粘罕（改作尼堪）主之虜（改作金）主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从之豫知恩悉出三人。又三人虜（改作金）之最用事者豫每岁厚有馈献蔑视其他酋长（删此二字）故馀者无不憾之以谓我等冲冒矢石拓瘠土地皆为庆裔辈所卖矣。豫虽有此怨谤而未至废逐者以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在位粘罕（改作尼堪）当权庆裔用事耳至是吴乞买（改作乌奇迈）已死庆裔伏诛粘罕（改作尼堪）继亡则豫之废也。必矣。豫既废迁居琼林苑阿鲁保（改作阿勒巴）寨（阿鲁保乃女真三路都统豫未废曰：金人留之监豫故屯於琼林苑。注阿鲁保改作阿勒巴）挾懒（改人选达兰）逼其北行。且问豫所欲之豫请居相州及乞魏王宅挾懒（改作达兰）逼之行既近相继发之燕山。又发之中京既而发之上京给夫子庙以居之昔金人初破上京尽屠其城後。又以有罪者徙其中彼人视之以为罪地如中国琼岸之类地居燕山东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载契丹阿保机（改作按巴坚）西楼是也。

。刘豫知临汝军崔虎来降。

王伦高公绘使於金国回。

王伦自金国回报议和之约。且曰：金许还梓宫及韦太后。又许还河南州军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二校勘记。

以昭受命之元运（以昭误作一振）孚群听（听误作庶）今检点前後指挥（检点一作据照）陆贄（误作陆贄）小折大折（一作小估大折）自古上能行治民之道者（古上二字误作上古）在下能知治民之道者（脱者字）修城池楼櫓者（脱者字）亦各不得息肩（脱亦字）相从相度（一作相度从初）今臣等议欲一民心（议字衍）只据元将引去女儿（元字误作有无二字）诸物文移（移误作帐

）金虏废齐後差除（此以下无另行误连上段）女真温师中行台左丞相（温师中误作温御师中）行台右丞相（脱相字）非陛下不能患不改尔（一作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断尔）夫於越蛮夷之资（一作天与越以蛮夷之资）。

●卷一百八十三

炎兴下帙八十三。

起绍兴八年正月，尽六月。

八年正月车驾驻蹕临安府。

八日乙未知临安府吕颐浩召赴行在。

十四日辛丑伪知蔡州刘永寿杀兀鲁字堇（改作乌噜贝勒）率城中老小来降。

刘元寿伪知蔡州为淮西安抚使兀鲁字堇（改作乌噜贝勒）为副永寿以小隙劾兀鲁（改作乌噜）之罪金人移兀鲁（改作乌噜）为德州同知未几忽报兀鲁字堇（改作乌噜贝勒）以女真（删此二字）兵三千走马来蔡州提辖白安时请拒之永寿不从曰：若朝廷赐我死当死之安惧谋泄郎拘永寿勒蔡州兵以待之兀鲁字堇（改作乌噜贝勒）以其众入城不为备安时乘势尽杀之遂驱城中老小来归（朝廷）岳飞遣张宪等往接纳之老小多有复回不来者授安时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是时亳州宋超亦来降。又中原士庶以金人废齐之後多有契老小来江南兼郟琼叛兵复有回归者沿淮诸州皆招纳应接之不暇矣。。

二月七日癸亥车驾发建康府。

车驾在建康府参知政事张守常谓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正宜据会要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笔可为别都以图恢复每对必为上言之宰相赵鼎欲还临安守与鼎议於都省不合。又诣朝上愿守曰：何如守曰：臣昨日都省已与赵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於此以系中原民心上曰：卿之言是鼎独毅然遂不能夺守既而罢去车驾遂还临安。

韩世忠岳飞来朝。

王庶为兵部尚书。

王庶为兵部侍郎对便殿口陈手画秦蜀形胜利害奏上喜之即迁本部尚书。

三月二日丁亥诏输诸路宣抚置制使励士卒帅守及监司共济军旅。

诏曰：昔在光武之兴虽定都於洛面车驾往反见於前史得非一用能奋扬英威逆行天讨上继炎汉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申固边圉将率六军是制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安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自今而後应诸路宣。

抚制置使等（阙）其深戒不虞益励士卒常。若敌至以听（号令）帅守监司其合力同心共济军务罔，或不勤以副朕经营之意。

三月七日壬辰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制曰：忠为天下之贤圣人所以卫社稷诚者政事之本君子所以治国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为之寝谋杨绾入相而豪右以之自惟此钧衡之任曾何今古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秦桧秉德宽裕涉道渊微守经权而知其宜临大节而不可夺建兹图旧付以本兵忧国忘家遁词主无二献可替否守节不阿蕴蓄龟先见之明有松柏後之操朕念朝夕之诲必资左右之良在宣帝时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时有。若宋姚崇一则同心辅政而汉氏中兴一则以道纳君而唐室大竞是用擢升右弼进处文昌躡三等之荣阶衍多田之腴赋期尽协恭之美试观相济之能於戏启乃心沃朕心予欲闻於入告有其善赏厥善汝无怠於旁招往践攸司钦承休命。

王庶枢密副使。

先是刘光世罢军政郾琼背叛张俊擅弃于台还金陵朝廷姑息诸大将不欲有所兴革以王庶素有威望故除为枢密副使。

四月十四日己巳诏遣王庶按行营垒察州县弛慢失职者。

上委王庶视师江淮调诸路兵预为防秋之计庶临发行朝请犒军於殿司都教雾从这，於是便服坐坛上自大将三卫而下虽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辕门庭趋受命拜赐而出军容严整不敢仰视闻者耸然盖自多事而来未尝行此礼也。翌日遂行驻节淮上乃移张俊前部张宗颜将七千人军淮西复请於朝授以节钺就除淮西安抚使知庐州命巨师古将三千人屯太平州分淮东军一军屯天长一军屯泗上缓急互相声援刘军还驻镇江专隶（枢密）院以固根本岳飞闻庶视师淮上与庶《书》曰：今岁兵当纳节请闲庶称其壮节。

张焘兵部侍郎。

张焘召赴行在有旨令卜门不隔班先次引见上慰劳久之曰：卿去止缘张焘曰：虑顷者备员後省苟有所见事无大小不敢不尽愚衷如内侍王钊 监乃陛下亲近委信之人其擅置御庄事臣尚论列不敢有。

隐，岂有宰相亲兄自赐出身者公论不与之臣。若不言岂惟负陛下亦负张浚上曰：卿於交游。且尽忠。若此事玉可知因问朕图治一纪於兹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焘言自昔有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规模而能致效者臣绍兴初始蒙召对首以治道当先定其规模为言於今七年所谓规模者臣未见其有一定之说臣窃观方今朝廷施设之方朝令而夕改者有矣。夕行而朝辍者有矣。今日以为是明日以为非者有矣。其事大体重不可轻举者莫如六蜚之顺动往者前临大江继。又退守矣。曾未期年而或进或退，岂不为黠虏（改作强敌）所窥乎！此无他规模不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与论断国事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纪之间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执政

递迁者亦无虑二十余人非规模不定任之不一责之不专致此纷纷乎！日月逝矣。大计不容复失愿陛下以先定规模为急规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者上叹息谓此诚方今之急务朕非不欲立定规模缘宰辅数易未有定论耳遂擢焘焘兵部侍郎。

金人杀知同州李世辅家属。

李世辅知同州与知华州王世忠谋徠归朝为其下告变於折合孛堇（改作绰合贝勒）世忠被杀金人西路元帅撒离喝（改作萨里罕）来同州欲谋杀世辅而世辅伏兵州廨执撒离喝（改作萨里罕）率兵走半途撒离喝（改作萨里罕）说世辅曰：汝欲执我何往耶世辅曰：往江南归大宋耳撒离喝（改作萨里罕）曰：若往江南江南方与大金议和大金以河南之地许还江南江南喜於得地讲和必送我归本国汝则被害矣。世辅曰：何以为信撒离喝（改作萨里罕）乃解其衣於近体褚衣中取出一文字即金国主密发来退地之文世辅信之遂放撒离喝（改作萨里罕）命去世辅出奔为金人所追。且行。且战其下皆尽世辅奔于夏国金人遂杀世辅一家亲属。

五月刘子羽漳州安置。

御史中丞常同言刘子羽陕西败事之罪而责之。

四日己丑监察御史张戒论和议难成。

是时有报金人遣使来议和戊子监察御史张戒上殿进呈第二子大略言自靖康以来主议之臣皆有膏肓不可治之病主战则讳言和主和则讳言战至於守备则不复讲专持一家之说夫有国家者守备不可一日弛也。。且使和议成犹不可况未成乎！上曰：不如此国家焉得有靖康之祸戒字定复解州人。

六月王庶还朝。

有报金人遣乌陵（改作乌陵阿）思谋来时枢密（副使）王庶视师在淮甸有旨促还朝庶以为议和非策乃上章言先帝北征而不复天地鬼神为之愤怒陛下与贼（改作敌）有不共戴天之仇忍复见其使乎！其将何以为心其将何以为容其将何以为说。且彼之议和割地不过画河画淮二者而已。若曰：画淮为界则我之因有安用和为。若曰：画河则东西数千里荆榛无人之地倘我欲宿兵守之财赋无所从出彼必重索岁币以重困我矣。不。若拘其使而绝之章凡五上皆极论其和不便（下添奏上二字）不省至是还朝。

金人遣乌陵（改作乌陵阿）思谋石少卿来聘。

乌陵（改作乌陵阿）思谋来聘议和也。（乌陵思谋即撒卢母也。宣和中尝为和议使到京师者是也。。注乌陵改作乌陵阿撒卢母改作苏玛位）王庶方自淮上还朝思谋到馆庶再上章力执前议有曰：陛下当两宫北狩之後龙飞睢阳匹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刘之变艰难万状终无所伤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虽未能克复故疆釜輿顺动而大将星列官军云：屯百度修举较之前日所谓小康何苦不念父母

之仇不思宗庙之耻不痛宫眷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违人以事夷狄（改作敌人）乎！不省思谋不出国书不赴都堂欲宰相就馆议事宰相赵鼎不允思谋迫于归期乃赴都堂鼎步骤进趋雍容中礼思谋一见服其有宰相体鼎问所议者何事思谋曰：有好公事商议鼎曰：道君皇帝讳早日尚不得更有甚好公事鼎问其所从来思谋曰：王伦恳请之故来问割地思谋曰：地不可求而得听大金还与汝鼎以为非好语是日宰执枢密同见思谋而枢密副使王庶不以目视之闻思谋之语有愤懑不平之气鼎与思谋议定出国书引见之仪思谋气稍夺及引见礼甚倨上问朝廷数遣使议和从不从今忽来和何也。思谋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灵涂炭上曰：俟朝廷议之思谋请上自决上令思谋退馆以俟及召宰相问之鼎坚执不可秦桧顺上旨谓和为便鼎以二相议不同乞罢宰相不许思谋初入境即问马扩所在时马适中居州上令急召之至行在俾马入馆见思谋因叙海上相见之好。且屈指兴诸虏酋小字询其安否思谋皆举其封谥之号以答之因不安（删。且屈至此三十字）时复欲以马奉使思谋惧其小己也。乃谬为言曰：马某旧往来奉使国中甚敬之今日再遣恐必见留遂信不遣。

王庶论不可讲和。

王庶在都堂与宰执同见虏（改作金）使乌陵（改作乌陵阿）思谋等谓思谋之言不逊顺必有序诈不可信。且朝廷待之过矣。乃具子奏云：臣前日在都堂与赵鼎等同见虏（改作金）使乌陵（改作乌陵阿）思谋石（删此字）少卿除臣已曾有章疏论列（改作金）不可与和及再询访得乌陵（改作乌陵阿）思谋在宣政间尝来东京虏（改作金）人任以腹尺寸圣北狩尽出此贼今日天基或者遣使送死虽茅醢之不足以快陛下无穷之冤今陛下反加礼貌大臣温颜承顺臣，於是日心酸气噎如醉如痴臣未尝交一谈亦未尝少觐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岂有所顾惜也。臣。又窃听其语诡秘序诈无一可信问其来则曰：王伦恳之问其事则曰：地不可求听我与汝。且虏（改作金）人不遣使已数年矣。王伦何者能邀其来乎！。若无虏（改作金）主自己之意思谋敢擅出此语乎！臣晓夜寻绎此语马消耗。又老师宿将死亡略尽。且虏性豺狼互有观望（删。又虏至此九字）故设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寻干戈今。若徇目前以从其请后来祸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设。若虏（改作金）人未有动作损陛下威武离天下人心蠹耗财赋怠惰兵将岁易失凶丰不常所坏者国家之事体所忧者陛下之宗社臣下无所不可今走道涂号奉使者朝在涂泥暮升侍从居庙堂而作经纶窃弄威柄专任私昵岂止可流涕恸哭而已哉！臣以忠愤所激肆口所言冒渎天威乞赐诛责臣不胜愿幸不省。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三校勘记。

诏谕诸路宣抚置制使（谕误作输）是制复还临安（是制二字衍）逮兹图旧

（逮误作建）彼必重它岁币（重应作厚）可谓小康（可误作所）。

●卷一百八十四

炎兴下帙八十四。

起绍兴八年六月十七日辛未，尽十月。

十七日辛未殿中侍御史张戒奏论和议不可成。

金国遣乌陵（改作乌凌阿）思谋石少卿来议和。且有还中原故地还梓宫及归渊圣之说殿中侍御史张戒以谓故地梓宫及渊圣必无可归之理或恐太后可以还耳乃具奏曰：臣昨五月四日蒙赐对尝力陈和议恐难成之状似蒙圣恩慨然开纳。且曰：卿言善和议成否当置而勿论但严设备目今王伦既虏（改作金）使随至两国之交谋议曲折小臣不敢与然其略可耳剽而闻臆度而知也。臣备员御史国有大利害义当尽言况已蒙开纳敢不毕其说臣窃为今日之议理有可必者画大河为界复中原还梓宫归渊圣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务休兵音问往复或归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两国之议和犹两家之议婚姻也。家声不敌虽有良媒决不能谐婚姻之好国势不敌虽有虏（乞讨作来）使决不能解侵伐之难虏（改作敌）强我弱国势殊绝事之可否岂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难者必不可得理则然耳其或反映狂。且痴矣。敌国以我。

为狂。且（删此字）痴则（删此字）焉得不招寇（改作致侮）乎！臣恐其以此卜我也。我。若惧以增德则彼必以为智而不敢伐我。若喜而自宽则彼必以为愚而无所惮昔智伯欲袭卫遗之乘马先以之璧卫君大悦诸大夫皆喜而南文字独有忧色卫君问之南《文子》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而彼有以来是以忧也。，於是卫君修津梁捍边城智伯不敢伐我今未有以胜虏（改作彼）而虏（改作彼）初非惮我虏（删此字）一废刘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伦回扬言讲和。且有复中原还梓宫归渊圣之意此正所谓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南《文子》所忧而以为善意可谓智乎！石勒欲擒王浚而奉棧刘琨郭威欲篡汉室而迎立湘阴恐敌或乘之也。臣揣虏（改作敌）情。若非袭我则必恐我或乘其後耳是皆款我之意而柰何信之中原之复不复梓宫之还不还渊圣之归不归一言可决迁延往返事已可知敌国愚弄使人延慢於我臣恐不足以讲和而适以足招寇（改作致侮）复中原还梓宫归渊圣臣子之心孰不愿然以兵取之则可以货取之则不可非惟不可亦必海里亦或得之不过如童绩买燕云：之地虏人（二字改作彼）暂去复来财地卒两失之耳自古，岂有兵不能胜货财可以却敌复国者或兵强而後战可胜战胜而後中原可复梓宫可还渊圣可归苟力或未能则勤修厥政严设边备可也。不知务此而听其枝词游说侥幸万一欲中原无故自复梓宫无故自还渊圣无故自归不劳力而坐享成功臣窃以为过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为陛下

谋之辄罄愚直（具画）如後乃画十二条尽切事机贴。

黄云：臣谓渊圣固不可归而太后或可归自古伐人之国得其家而归之者易得其君而归之者难君之去来系於胜负而家则无与於事理势固然虏人贪婪惟利是视（删理势至此十二字改作以此揆之）太后有可归之理昔太祖常痛恨开运猾夏之祸自（删常痛至此十字）登极专务节俭乘輿服用一切简素别贮供御羨馀之物谓左右曰：俟及三百万缗当移书北虏（改作庭）赎晋朝陷番（改作被陷）百姓况陛下为太皇后虽缩衣节食可也。然亦须国势稍振兵力稍强乃可望耳齐弱周强而宇文护之母遂归况陛下有大半天下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不勉哉！。

御史中丞常同户部侍郎向子中书舍人潘良贵并罢。

遗史曰：先是秦桧向子范同请与金人讲和魏工常同虑其诈和请善备之潘良贵主战上鹁坠座官共议子执讲和良贵大叱之及同奏事子与良贵交争於殿上上知同为子辟客必附子也。故固问於同同乃以称和为非而以良贵为是大忤上旨由是同及子谭良贵皆罢以同知湖州同字子正邛州人父安民为侍御史事哲宗常言蔡京之罪被贬书名元奸党世多其忠同以政和八年登进干第累官知柳州绍兴三年宰相吕颐浩荐其正直擢侍御史为御史中丞（旧按云：宋史子入见语言烦褻潘良贵叱之退者再高宗色变卜门并弹之常同言良贵无罪忤旨，於是三人俱罢子出知平江府金使议和将入境不肯拜金诏乃上章力言宜却勿受忤秦桧意乃致仕则子之废弃正以不附和议故也。遗史所载是非失实诸类此不可不辨）。

刘移军镇江府。

刘自庐州召还以主管马军司公事移军屯守镇江府王庶请之也。。

三十日甲申张戒奏议和务先战守。

朝廷议遣王伦奉使迎请梓宫殿中侍御史张戒以谓议和务先知战守乃奏论和状其大略云：臣为朝廷计外则姑示讲和之名内则不忘决战之志名则不忘决战之志而实则严兵据险以守此诚至论而臣之所以前後进言於陛下者也。自古能战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也。。又曰：使真宗无萧挾览（改作达兰）之捷仁宗非庆历之盛虽有百曹利用百富弼，岂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战。又不能守区区信誓岂足恃也。上甚纳之。

七月王伦加端明殿学士使於金国以请梓宫。

金国使乌陵（改作乌凌阿）思谋来故复遣王伦也。。

八月八日辛酉诏申飭边备。

诏曰：日者复遣使人报聘上国申问讳日祈还梓宫尚虑疆场之臣未谕朝廷之意遂弛边备以疑众心忽於远图安於无事所以遏奔冲为守备者或至阔略练甲兵训士卒者因废讲求保御乏善後之谋临敌无决胜之策方秋多警实軫於衷尔其严飭属城明告部曲必谨必戒无忘捍御之方愈远愈坚更念久长之计以求无穷之固以成不

拔之基凡尔有官咸体朕衷。

巨师古军和州。

马扩为沿海置制副使军於镇江府。

九月韩世忠张浚岳飞来朝。

参知政事刘大中罢为资政殿学士知处州府。

先是金人遣使来讲和好也。刘大中附合赵鼎之议以为不可秦桧怒令萧振言其罪罢其参知政事以资政知处州。

十月刘来朝。

赵鼎罢为检校少傅奉国军节度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金人有许和之议上与宰相议之赵鼎坚执不可讲和之说秦桧意欲讲和一日朝议宰执奏事退桧独留身奏诸和之说。且曰：臣以为讲和便上曰：然桧曰：讲和之议臣僚之说皆不同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与则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上曰：朕独与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然後别具奏禀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坚犹以为未也。乃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坚确不移方出文字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上欣纳之鼎议不协遂罢宰相出知绍兴府首途之日桧奏乞备礼饯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别筵率执政俟於津亭鼎相揖罢即登舟桧曰：已得旨饯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议论已不协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稿师离岸桧亦叱从人收筵桧将归。且顾鼎言曰：桧是好意然舟已开矣。自是桧有憾鼎之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四校勘记。

但严设备具（具误作目）然其大略（脱大字）今日之议理有可必者（一作今日之议和有可得者有不可得者）无方之礼（方一作力下同）南《文子》所忧而以为喜（喜误作善）即或得之（即误作亦）。

●卷一百八十五

炎兴下帙八十五。

起绍兴八年十一月二日甲申，尽二十日壬寅。

十一月二日甲申张戒奏论金人遣使诏谕江南事。

金人遣张通古为江南诏谕萧诏为明威将军以副之朝廷遣起居舍人范同为接待使。且入境甲申张戒以台这收本职上殿因进子云：臣昨疏十二事陛下虽嘉纳朝廷未尝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伦遽回虏（改作金）使遂有江南诏谕使及明威将军之号不云：国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礼也。曾不得为孙

权乎！一则明威一则诏谕此二者何意虜（改作金）云：诏谕臣不知所谕者何事虜（改作彼）。若果欲和则当以议和之名来而何诏谕之有臣观虜（改作金）使今日之事与前日大异礼必不屈事必不从臣为朝廷计上策莫如峻辞拒之基次。且勿令遽渡江先问其官名何意诏谕何事礼节事目议定得其实而後进退之尚可少忽乎！。又曰：臣自乙卯岁论战必败（去秋至今）凡三年而後验臣今双谓和无成岂惟无成终必招寇（改作致侮）亦愿陛下记之是日午漏戒再具奏曰：臣昨十七日面奏臣观今日朝廷措置太后虽。

有可归之机未必有得归之理蒙圣问何故臣奏乞候王伦回日为陛下下谋之。又云：主战主和政如医者喜用大寒大热药夫寒热，岂可专用一物用药贵对病议论贵中理臣谓今日和战二议虽不可尽废要不可专主独有严兵谨守此议可专主耳。

三日乙酉张戒奏论和议利害。

乙酉张戒再具奏云：人臣谓谋国只当自勉不可侥幸偷安果得偷安犹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讲和而是则可以息兵非则亦可以招寇（改作致侮）也。

礼部侍郎曾开奏论不当讲和。

有报金人遣张通古持诏而来礼部侍郎曾开以谓不当忘仇讎而讲和好乃具奏曰臣闻越王勾践因夫椒之败妻於会稽切齿忿忧不忘报晌午虽卑辞厚礼臣妾於吴奉币贷粟外示衰弱然劳身焦思坐卧尝胆折节下士阴为兵备者二十有二年乘吴之隙一举而灭之会诸侯而致贡於周横行江淮号称霸主此无他坚大志而谋先定故也。楚地方千里带甲百万战胜攻取尝雄於诸侯而惑於张仪之言贪商於之地东绝强齐之好西受暴秦之欺怀王入关而不归顷王逃归而不耻甘心侵侮日益颠错土地蹙削国祚衰微终至并吞取笑後世此无他贪近利而忘远图故也。今女真（改作金人）之於国家有秦人欺楚之势而我之待彼也。无越人报吴之心信其诡谋侥幸讲和稽之前古为可忧考之今事为难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方。且忘大辱甘臣妾贬称号损金帛以难得之时为无益之事可不为恸哭流涕哉！《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今欲巩固宗社保守疆圉安辑黎元经画国事。若陛下不选一志不去无益其何以成功乎！夫戎狄豺狼不可保也。

（删夫戎至此九字）自用兵以来信使方至兵辄随之皆已然甚明之验不待考诸古而可知况今虜（改作敌酋之在京师者方建镇南之号增屯戍之守置战舰备糗粮简双丁无非为入寇（改作深入）之计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议之成，岂不惑耶恭惟陛下仁孝诚至哀慕深切则迎奉梓宫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宫之来杳然无期而托以议和虚费时月使彼可决何必纷纷为他说乎！窃闻虜（改作金）（使方责我以招降之事是求衅隙，岂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为心以楚为戒无忘大耻无惑和议坚心定。

志一於图治使政事修於内兵将强於外则虽不求而自和矣。巾黄臣窃见虜（改作北）使之来所系甚大内外臣僚章疏子皆论及此事者愿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枢密院使辅弼大臣集侍从官预加熟议使应酬之闲不至失误庶无後悔。

十九日辛丑令侍从台谏说思讲和利害条奏。

金国使张通古箫哲入境上欲屈己就和已与秦桧议定更令侍从台谏详思条奏乃降旨曰：有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一在远陵寝宫阙久稽会归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馀年闲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廷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限一日进入。

礼部侍郎曾开奏不当讲和。

右臣伏奉今月二十日诏旨云：云：臣蒙器使叨冒侍从待罪礼司欲进一言特建一论则臣有僭越之罪今臣幸蒙诏训条具利便以闻臣不避斧钺之诛醢俎之罪极言切论之。且虜（改作金）人之论议必不出此策欲穷我国欲慢我势欲弱我兵讲和而用事释怨以兴师臣恐此羈縻之道当思雪愤之耻臣伏见陛下三遣王伦迎梓宫费耗巨亿终无梓宫之还臣子莫不听信酋虜（改作彼国），岂有讲和之议是故岁中两遣使者来临欲议割地之礼今朝廷信此等之论故倾心待之今陛下降睿旨条具（来上）云：欲使陛下委质於他人昔魏祖欲并孙吴吴主将欲迎之鲁肃建策於孙权曰：肃可迎之将安归乎！。且一孙权尚思一战终峙吴国况陛下承艺祖拨乱戡定之区秉列圣守成修文之业而不揆此耻也。今贼（改作敌）建议增岁币之语。又是奸诈也。是故贼（改作敌）贼（改作敌）建议增岁币之语。又是奸诈也。是故贼（改作敌）岁中多来此观我衅而操我策，岂不竭我力而慢我兵哉！臣未喻其言也。。且岁币乃邦赋之馀则可慢我兵哉！臣未喻其言也。。且岁币乃邦赋之馀则可以供之昔章圣不欲竭我力而付之虜（此字改作契丹）富弼乃议榷场之货百有五十万所收乃其地所入章圣故出圣断今遽得之故疆费用几何陛下竭民之膏血而缉理之京师乃诸夏（乞讨作立国）之本也。陛下，岂不欲都以正人君之号立宗社而清宫室修园寝而迎渊圣萧条之馀供此不贖之费几年而得安何年而臻治迫於国用稍有不前则刘豫是其规模也。臣愿陛下睿断挫其来使，岂不幸哉！臣为陛下策之今我兵革坚利有愤威之勇效死之力尝胆思奋是故贼（改作敌）有和之议愿陛下戒诸军将增修武备牢固边陲发扬征讨之令，岂不人人敌场既我增修武事以观其衅乘机进兵於都邑非贼敢（二字改作彼）有也。（有阙字）议然则陛下虽不遽绝其使但以古礼而待之则亦不可费兵而专候於他也。皇天照临此心事无不济矣。。若屈志於贼（改作敌）臣愿先刎颈以谢众议愿陛下察之焉臣具此数言未尽愚心续当面谢进呈以闻谨奏（旧校云：今陛下降睿旨条具下疑有阙文）。

礼部侍郎曾开罢为宝文阁待制宫祠。

曾开奏论不当讲和与夷狄共事（删此五字）不报开见秦桧具言不可通和之状桧不答开引石晋奉契丹之祸以证折之桧怒曰：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耶开以言不从即乞罢去遂除宝文阁待制宫祠。

尹享除礼部侍郎兼侍讲。

制曰：得遗贤而万邦甯举逸民而天下服自季路原宪於游艺以争先而蒋诩薛方亦称述之未广流风既远此道寢衰我得其人跻诸近列具官尹享口诵百氏腹笥九经先王遗言闻诸师训君子所养得自躬行盖动静之有常以进退之可度申公已老屡辞璧之招裴秀居申时赴追锋之召奉篇迭上圣道益明顾我荷橐之班谋人佚贤之地攫居宗伯仍侍金华往其钦哉！服我休命尹享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说旧享方以疾告在中礼部侍郎曾开以待制宫祠罢去遂除享为礼部侍郎除张绚为太常少卿享即以太常少卿职事交代与绚力辞免乃以待制提举万寿观。

二十日壬寅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条奏屈己就和利害。

兵部侍郎张焘奏准都省送到子一道云：云：臣窃惟虜（改作金）使之来欲议和好将归我梓宫归我渊圣归我母后归我宗族归我土地人民其意甚善其言甚甘以为信然窃考其说盖以谓彼非畏我甲兵之盛也。憚我土地形势之强也。而遽有此议其狼子野（删此三字）心未易测也。论者谓中原之地彼自知决不能有也。故有此议。又谓彼因废刘豫人心遂疑惧我乘闲恢复土地故有此议。又谓契丹林牙渐有兴复之势彼既与我为深仇非施大恩於我无以结无穷之援也。故有此议。又谓彼国主厌兵为日久矣。姑务休息故有此议。又谓虜酋（二字改作乌奇迈）已死新酋之（改作其主新）立惧不敢当推避再国与国人约必尽归我父母。

宗族国人许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议凡是数者言皆有理虜（改作敌）计果出於此可谓善自为谋矣。此陛下所（以必）信无疑欲屈己而听之也。然兹事体至大振古所无岂虜（改作彼）能为实关天意臣请一为陛下推原之《传》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又曰：天之所坏不可支也。然则自古有天下国家者其治乱兴废曷尝不本乎！天我祖宗受命於天光有天下奕世戴德百数十年不幸至宣和闲天下之乱极矣。天用降祸於我国家以致靖康之变二帝播迁九族转徙宗庙隳废陵寝邱墟土地陷歿天下板荡是岂人力之所能为哉！上天假手於虜（改作彼）而已矣。今虜（改作彼）一旦尽欲以归於我亦岂人力之所能为哉！高高在上必有监此者矣。由是言之今日之议使天未悔祸则未见其可使天既悔祸则无（此字改作亦何）所不可岂狂虜所能轻（删此六字）哉！臣请考人事以验天意陛下飞龙济州天所命也。虜（改作敌）骑屡犯（改作窥）行阙卒以无虑天所保也。岁在甲寅一战而败虜（改作敌）师天所赞也。岁在丙辰再战而却刘豫亦天所赞也。岁在丁巳酈琼虽叛乃为伪齐废灭之资亦天所赞也。是盖陛下躬履艰难侧身修行布德立政上当天意而天佑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祸盖有日矣。中兴之期亦不远矣

。渊愿陛下姑少忍之益务自修益务自治闪益务自强以享天心以听天命以俟天时时之既至言无不利则何战不胜何攻不克何为不成何功不立梓宫何患乎！不还渊圣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归宗族何患乎！不复宗庙陵寝何患乎！不能缮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宣议惟姑听之而无必信可也。彼使既已及境势固难拒命名其果有愿和之意如前所陈如我所欲是必天诱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复强我以难行之扇则在我者将以既行之礼待之）则事何患乎！不成。。若其初无此心二三之说责我必不可行之礼而要我必不可从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坚我复讎之志便当命将起而应之此臣区区之愚见也。其他利害群臣数能言之臣不复陈伏愿陛下断自渊衷母取必於虜（膝夷虜（删此二字）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觐和议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览奏曰：朕非不知此第兴兵以来殆将一纪无辜之民肝爱南北实所不忍故不惮屈身以成和卿第思之煮遂退遂有（再上）章之意。

吏部侍郎魏工条奏屈己就和利害。

吏部侍郎魏工奏臣准枢密院子圣旨以大金遣使至境意欲屈己就和令侍从台谏详思所宜条奏来上臣捧读再四不觉涕泗之横臆也。仰惟陛下悼梓宫之未还念母后之在远伤陵寝宫阙之久稽会埽思兄弟宗族之未得会聚痛南北兵民之未得休息意欲屈己就和诚有不得已者然臣闻天下大戒二事亲惟孝事君惟忠所宜奉以周旋不可失坠者也。陛下为亲而屈孝诚至矣。群臣事陛下其得不尽忠乎！臣素不熟虜（改作敌）情不知使人所掩者何礼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闻诸道路之言谓金人顷立伪齐使之屈膝令受北面之礼靡所不至岁时之贡靡所不取今需於我谓必尽然以事料之其闲必有不可从者如屈膝受令则大不可从者也。贼豫本匹夫尔既为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礼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业海内爱戴一纪於兹天命有归何籍於金国乎！传闻奉使之归谓金人悉从我所欲不复有所需其诚然耶必无难行之礼以重困我陛下何用过为卑辱以取轻侮乎！如或故为不可从之事先有所要则其诡诈之（删此三字）情故可见矣。倘或轻易从之屈膝受令他时反为所制号令废置将出其手一有不从便生兵予夺在彼非计之得也。难使还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难欲寝兵如之何而可寝虽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楚人衷甲吐蕃去可盟前史载之详矣。庸得不虑乎！。且礼经复讎之义臣未暇论也。姑以人主之孝论之孔子称明王之孝治天下则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为天子之孝方今宗庙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灵惟陛下是赖陛下既欲为亲少屈更欲审思宗社安危之机与夫天下治乱之所系考之古谊酌之群情择其经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从者以国人之意拒之，庶几军民之心不至怀愤。且无噬脐之悔也。宗社安而国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绍兴三年虜（改作金）使遽至朝廷数遣官报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驰而胡虜（改作金兵）侵淮甸矣。天启陛下之心六师鳞

次江上力为战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虜（改作金）人约再遣使大为诽谤之语陛下悟其奸（删此字）计使不复遣虜（改作金）遂引去臣是时以居言路屡陈自治之策前後数千言不过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删不过至此十字）章疏具在可考而知今陛下因虜（改作金）使之来。

博询在庭愚初不知和议曲折顾将何辞以对抑闻孟子云：左右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为民父母所谓国人者不过万民与三军耳缙绅与万民一体大将与三军一体今陛下询於缙绅民情大可见矣。惟三军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国之大事（删此六字），岂可不访之兵将乎！欲望圣慈速召大将各带所部近上统官数人同来以屈己事目广加访之兵将乎！欲望圣慈速召大将各带所部近上统制官数人同来以屈己事目广加访问以塞他日意外之忧彼，或以为不可变能鼓作其气益坚守御之备也。帝尧稽於众舍己从人以成帝业苻坚不从举国之言终致淝水之败利害较然明甚臣固知陛下孝思之切力能就和而臣所言如此诚以陛下之深知不敢有隐以为己私也。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惟陛下留神幸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五校勘记。

事必难从（难误作不）酋虜，岂有讲和之意（意误作议）吴主将欲迎之（主应作诸）是故贼有讲和之议（脱讲字）我既增修武事（我既误作既我）於都邑非贼敢有也。（於字衍所误作敢）岂狂虜所能轻重哉！（脱重字）。

●卷一百八十六

炎兴下帙八十六。

起绍兴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癸卯，尽二十五日丁未。

二十一日癸卯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率侍从官上疏。

是时侍从台谏各以己见应诏旨奏闻，於是吏部尚书张焘率侍从官同进子曰：臣等闻之《传》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故自古人君设施注措未有不以从众而成违众而败者伏见今日屈已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仰惟陛下独以为可者谓梓宫可归也。渊圣可返也。母后可还也。宗族地土可得也。故不憚一屈以建非常之功此陛下之圣孝也。国人不以为可者谓虜（改作金）人素多变诈今持虚文以来而梓宫未归渊圣示还母后未复宗高血土未得何以遽为卑辱之事以弗公论也。以陛下圣孝固无所不尽然天下公论。又不可不从使天诱其衷虜（改作敌）果悔祸惟我之从而梓宫已归渊圣已还母后已复宗族土地皆已得之则两国通好经久之礼尚有可议，岂有但信其虚言一未有所得而遂俗屈膝以从之乎！一屈之後将举国以听之臣

等恐彼之所许未必可得而我之为国日月削遂至不可复支矣。臣等窃闻虜（改作金）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问虜（改作金）起居此故事也。然军民见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虽使者一屈犹为之不平况肯使陛下不愿群议断而行之万一众情不胜其忿而王云：刘宴之事或见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传》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立国危乱之道也。臣等职在论思窃闻輿议不敢緘默伏望圣慈俯同輿情毋遂致屈而缓图之不胜幸甚上览奏愀然恋色曰：卿言可谓纳忠朕甚喜士大夫尽忠如此然朕不至为虜（改作金）所给方。且熟议。若决非诈伪然後可从如不然当拘留其人再遣使审问虚实焘等谢。

馆职官上疏论和议未便。

左奉议郎秘书省著作郎臣胡呈左奉议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兼史馆校勘臣朱松左朝散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张慎左宣教郎秘书省著作佐郎臣凌景夏左奉议郎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臣常同左奉议郎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臣范如圭谨斋沐。

裁书昧死百拜献於皇帝陛下臣闻听鲁仲连而罢新垣衍帝秦之议者魏安僖王是也。甘商於之诈而受张仪割地之欺者楚怀王是也。恭惟陛下圣明天纵博贯古今是周宣光武中兴之主也。，岂有不及魏安僖王而下同楚怀王者哉！臣之所弗信也。《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讎闻陛下方宅大忧天下受其辱矣。今者闻诸道路口语籍籍审如是将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为有名之时也。人谁无死为君父死之为有宋宗社死之为古今臣子忠孝大训死之岂为无名乎！或难臣曰：子之言新垣衍张仪之说是也。然今日之事。且不与楚魏同何也。王伦之言彼将归我梓宫归我渊圣皇帝归我天枝之族属归我中原之故地重质以要我大义以动我是国人望之十年而未能致者曾无亡矢遗镞之费一朝而获虽使主上为是一稽顙屈膝焉宜无所爱也。岂与夫苏秦仓卒之谋张仪捭阖之论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刘项相持荥阳成皋之闲常置太公俎上约高祖降矣。为高祖者信其诈谋而遽屈则分羹之语不敢出诸口而天下亦非刘氏有矣。惟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图楚者而为天下戮力焉故至於汉有天下大半诸侯皆附楚兵疲尽而割鸿沟东西之约自至太公吕后自归故敌不至於穷蹙败亡之迫而与连和者古无有也。臣闻四太子者方据汴都晏然抚有中原之民关辅淮楚之备未始一日彻而成卒各不下数万屹然不移彼方肆毒而稔恶未有可图之衅（删彼方至此十三字）彼以何忧何恐而一旦无故与我连和幡然。若是何为也。哉！顾易晓尔彼恃夫蚕食之威动辄得志而我甚易喜故为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蓄锐俟时而事有不可测之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中国民力日就困竭而虜使之至（四字改作来使）无已时盖坐弊敌国使疲於奔命无此出计者，或不惮一费而获永甯犹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子产之言曰：用币必百两百两必千人

几千人而国不亡臣所不忍闻也。殫竭膏血以养骄惰之兵屯戍不用郁其愤憾缓急曰：讲和讲和使此辈一旦藉口而召乱将何以弭其变哉！故臣尝谓秦之行成虜（改作金）之和使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六国不悟行成割地之无厌故至於社稷不血食国家不悟虜（改作金）使讲和之得策其祸，岂可胜道哉！而况夷狄无义所从来久狼子野心鸣。

嫡於父子之亲而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疏矣。（删而况至此三十六字）彼以和之一事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解体我将帅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叹之赤子柰何至今而犹未悟也。陛下躬曾闵之行（此五字改作甘心）受夷狄之（删此三字）侮不过曰：使我获伸东朝一日之养於天下是亦足矣。遑_一其他臣恐圣虑未必得所求而祸生於意外之所未尝防也。，岂可不为寒心哉！信如道路之言则虜（改作敌）人之要我至不逊也。至无稽也。是坐而降我也。艰难以来彼苟可以毒我者无遗力矣。独欠约我一事耳今不虑而从之。且梓宫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渊圣皇帝何在在行已乎！中愿故地版图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柰何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将不虑而从轻以万乘之尊昌险而徼幸彼犬羊（删此二字）苟获济其不逊而藉躡以逞将焉避这哉！刘豫之监甚未远也。当是时累百王伦何补救败之计而伦之在虜（改作彼）为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军是以臧之犹却众谋况未必臧乎！故曰：圣人甚恶无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疏远小臣然於行在与备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禄无以报大赐情迫理极义不爱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钺臣等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

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

宰相秦桧方主和议力赞屈己之说以为此事当由圣断不必谋之在庭上从其言其议已定而外论纷然群起以攻之桧大惧起居舍人勾龙如渊献计於桧曰：相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济矣。桧大悟遂擢如渊为御史中丞人皆骇愕。

二十五日丁未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乞斩秦桧孙近王伦。

《书》曰：（旧校云：是疏以澹先生本集校正）臣谨按王伦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虜（改作金）专用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日无故诱致虜（改作来）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虜（改作金人）南面称王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牢不可拔一旦豺狼（删此二字）改虑厂而缚之父子为虜商监不远而伦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

祖宗之天下为犬戎（改作他人）之天下祖宗之位为犬戎（删此二字）藩臣之位陛下一敢膝虜（改作金）人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夷狄（改作移他姓）祖宗

数百年之赤子尽皆左衽任（改作陷边方）庙庭这宰辅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删此八字改作易主）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删此六字）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佛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不。若童犀之羞则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不。若童犀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删夫三至此五十一字）伦之意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乱以来主和议者谁以以此说下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此二字改作其）情伪已可见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誓讎而不报含垢忍辱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改作敌竟）可和而尽如伦议天下後世以陛下为何如主也。矧丑虏变诈（删此四字改作敌计）百出而人参。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一屈膝不可复伸国势凌夷不可复振可不为恸哭流涕长太息哉！昂者陛下闲关海道危如累卵尚不肯臣虏（改作敌）况今日国势既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如顷者丑虏陞梁（改作北骑奔驰）伪豫入寇固尝败之於襄阳败之於淮上败之於涡口败之於淮阴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万万不侔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则吾岂遽出虏（删此字）人下哉！今无故欲臣之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索此鲁仲连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瞞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故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固不足道也。秦桧为心腹大臣而亦为之计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顷者礼部侍郎曾开等以古评论家绘绘乃厉声折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悞谏已自可知而乃建议命台谏侍臣会议可否盖畏天下议已令台省侍从共分谤耳有识者皆以谓朝廷无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霸者之佐尚能变在衽任之躯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掌之俗而为左衽任之乡则桧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也。（删孔子至此六十八字）孙近附桧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知可否。

桧曰：虏（删此字）可讲和近曰：可桧曰：天子当拜近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发问而三不答但云：已令台谏侍从议之矣。呜呼身为参政不能赞佐大事徒取充位如此。若虏（改作北）骑长驱近，岂能折冲御侮邪窃谓秦桧孙近变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午之藁街听臣之计羁留虏（改作来）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倍不然臣赴东海而死甯能处於小朝廷而求活邪书奏市井闲喧腾数日不定秦桧上表待罪有诏桧无罪可待乃复治事铨遂罢。

王庶论和议付。

第一子曰：臣窃闻王伦自金国奉使回及金国遣使前来将到行在臣先奉圣谕前来江淮措置边防莫获亲诣黼座与闻国论臣承乏枢庭不得默默自己辄贡愚忠冒渎天听臣闻无故请和者谋也。究观金虏（改作人）侵轶岁逾一纪前来乘全胜这势直才寿江淮我国之师未守不退缩以避其锋逮至绍兴甲寅冬番信（改作伪豫）深入驻兵淮南陛下亲征致彼奔溃而去。又丙辰冬逆雏倾国南向陛下再统六师压江淮表裏之卫皇威大振番伪（改作伪豫）始知所畏，於是遣使告以徽宗皇帝显肃皇后讣音彼。若果笃邻好所报讣音不应在累年之後彼其技穷迹露畏我国家乘闲长驱故设此谋沮我师锐气陛下天资圣孝哀毁之中即遣使求梓宫往反之这闲一年有半尚未与决固已堕彼计中。又闻去年金人以欺诈（删此三字）废伪庭用事之人奔走四出百姓日衽陷淫昏之俗众情反侧虏酋数辈在关中者。若据炉炭危疑追急莫甚（删百姓至此三十三字添一。若字）於斯时。若（删此字）国家乘机会一麾则中原云：合响应基深谋却顾不得不再遣使也。从违之闲可不深思而熟计之臣中夜以思虏（改作金）使之来甘言厚貌不出二策一则以淮为界一则以河为界。若以淮为界则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见今州县所治如泗州涟水军是也。既为我有安俟以和为请。若以河为界则东西四望兵火之馀白骨未敛几无人迹彼。若诚实与我乃故疆遗民，岂可同伪豫之不恤尚应十年无征役以苏息之则赋何自而出彼所责岁赂无虑数百万。又，岂可国内郡之赋以儆不毛之土必以二十万兵宿於远饷无用之地假以岁月焉得不自困弊彼之为计可谓尽善也。臣愿陛下先与在庭这臣立为一定之论。若以。

淮为界则我赂之何益。若以河为界则疮痍残民抚存不暇还定安集非俟经五稔不可赋调所议岁赂五年之後方可津遣先虑而议犹恐未至如，或不然则彼以计困我以战则不可以赂则不给皆堕其术中是宜陛下宵旰深思洞察以为经久之图狂瞽之说仰渎渊听牙无任陨越待罪之至。

第二子臣近缘措置边方篇到沿边州郡及与守臣次第会议闻虏（改作敌）中自废豫之後辽人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前此归正者甚众其意可见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签军以实疆场今之签军。又非昔比老弱尽行人心乖离抑。又甚焉岳飞近日与臣咨自称今岁大有需索。若以梓宫为说如言得归事在来年。又诈为（删此三字）未易可保今陵寝陷歿岂特徽宗显肃两梓宫而已。若割淮画河议和两淮我今有之夫河南则千里邱墟势须屯兵持守揆诸事力支持不行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地彼必以此三说疑我正当剖析曲直利害逆折其诈彼利於和必委曲不得已而从我切望断自宸衷出臣此章与大臣熟议之无落奸谋之便天下幸甚。

第三子臣闻委孙行父之为臣见有礼於君者。若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於君者如鹰之逐鸟雀也。臣虽不才窃有志焉臣近闻前此虏（改作北）使傲慢无礼多许金币方稍恭顺如此番使人来不可复循前辙欲望陛下先遣人谕旨以方在谅阴

闻使人至摧恸不堪为言不须遽令朝见恐有商量事。且令与大臣赵鼎商议如此少破其奸计。又得徐观趋向在朝廷为得体抑少挫其锐此事与大臣议之必无不可者惟是王伦决以为不然彼方要朝廷曲从虏（改作敌）意以成一己之私此人不达大体前日自陈有废豫之功如此大事人皆知之尚敢欺诞其馀何所不至万望圣察臣无任云：云：

第四子臣自闻虏（改作北）使之来蚤夜往来於胸中仰恃陛下兼听之明臣敢进千虑之得常谈末论猥渎公车窃度陛下不以为未然抑将信而行之是以愚臣感深激发益竭其心苟有所知不敢不尽愿复毕其说夫戎狄豺狼（删此四字）宴安毒古人戒之国家不靖疆场患生人面兽心之类变诈百出（删人面至此十字）自（下添金人二字）渝海上之盟以至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

至陛下所自知也。岂待臣言乃不虑晏安毒之戒尚将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诚伪以陛下之圣固难逃於照临然而但不可轻信其说。又不可遽见其使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谅阴言犹不出其可以见外夷之使乎！（改作外国使臣）先帝北征而不复天地鬼神为之怒愤能言之类孰不痛心乎！（删此字）陛下既抱负永诀之痛将见不共戴天之讎其将何以为心。又将何以为容亦将何以为说臣愚伏愿陛下以宗社之重深思高宗不言之意无见异域之使人只令赵鼎而下熟与商议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诚而於国体为宜臣恭依诏旨见今兼程前去奏事诚恐臣万一未到阙下之日虏（改作北）使先以授馆陛下不疑面易腹心伏惟圣吸采纳天下幸甚。

第五子臣准省子令疾速依累降圣旨赴行在奏事臣缘在庐州伏暑藏俯加之乘骑未得见沿流兼程前诣臣以虏（改作北）使入境屡贡狂瞽上渎圣听特蒙宽贷未赐诛斥比闻使人经过州郡傲慢自尊略无平日礼节接伴使欲一见而不可得官司供帐至有打造金百端须索肆言骇听臣昨所上封事初言陛下方在谅阴不当遽见使人。且以挫其风棱兼於国体为得次言虏（改作金）人讲和非其本心奸（改作深）谋诡（改作巧）计用之有素次言地界岁币事关宗社未易轻议仰惟圣明必深察其当否区区妄庸何所逃罪然臣资禀愚直心怀愤懣不能自己辄复论列幸陛下恕其再三之渎臣闻自古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论越之灭吴在骄其志奏之取六国在散其後其闲或出或入一定之论未尝易也。黠虏逆天犯顺（删此六字改作臣思金）所以谋人之国者曰：和而已观其既以是谋契丹。又以是谋中（改作我）国方突骑陵京阙初以和议为解暨大兵围城仍以和议为祥二圣远播中原板荡十馀年闲衣冠之俗（删此四字）蹂践几践血入犬牙吞噬靡厌（删血入至此八字）而和议未之或废也。今王伦迎奉梓宫而再受虏人（删此二字）和议以归。且与其使俱来此为可信乎！刘豫之废虏人（删此二字）和议以归。且与其使俱来此为可信乎！刘豫之废虏人（此二字改作敌）虑中原百姓或有反侧陕西降将或生顾望国

家一旦出师必有内应者。此设讲和之说遣使款我昭然无疑臣蒙陛下亲擢备位本兵国之大事不敢隐默故重为陛下陈其三策莫。若拘束其使而怒之彼必加兵我则应之所谓善战者制人而不制於人也。虜（改作敌）人强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锐气骤夺殒败可立。

而待次愿陛下念不共戴天下之讎。且谢使人勿与相见一切令与大臣商议然後徐观所响随事酬应最其下者姑示怯弱待以厚礼俟其出界精兵蹶之掩其不备破之必矣。倘陛下采其愚忠用济机会臣敢不罄竭陪在廷之末议，或以臣为妄诞不切於事则臣之智虑穷，於是矣。不敢复有论说也。臣顷与边帅及诸大将议论皆云：若失今日机会他日劳师费财决无补於事功至於抵掌击节皆云：今年不用兵乞纳节致仕观此则人情思奋皆愿为陛下一战望陛下英断而力行之臣不敢爱死以报万一干冒天威战灼无地。

第六子臣奋身寒素无能报称特荷眷知任擢庙堂臣之遭遇世无以过朝夕以思欲效涓埃愿助海岳去安即危恶生就死岂人情哉！伏望圣慈扩日月之明息雷霆之怒或鉴一得为幸非细近者虜（改作金）人议和非本至诚实有包藏臣数有章疏未蒙俞允臣不免再具危恳上渎天听伏望居高听卑旁烛无私少为鉴察虜（改作金）人之谋不过有二一则为己一则为我舍此非狂则愚也。所谓为己者不过彼被外讐内叛互相猜忌推兵角立莫敢先动故设为此谋以待平定徐为後图此为已之计也。所谓为我者必以为金币已足不须多积土地已广不须多占。又陛下事之至谨心怀仁恕息之至切哀悯悔祸欲立盟好永为邻壤此为我之谋也。陛下试深思之。若虜（改作敌）为己谋臣故虑之熟矣。。若为我谋臣死不敢信惟陛下留念无忽。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六校勘记。

今持虚文以来（持应作特）而事有不可测之者（之字衍）苟获济其不逊无稽之谋（脱无稽之谋四字）而蹂躪以逞（蹂误作藉）则众谋不进事（事字衍）犹即众谋（即误作却）以古谊折桧桧乃厉声责之（桧误作绘责误作折）三发问而三不答（脱上三字）皆可斩也。（皆误作亦（听臣之计（一本上有然後二字）臣赴东海而死（一作臣有赴东海而死耳）甯能处於小朝廷而求活耶（於字衍）王庶论和议子（子误作付）乘机会一麾（会字衍）与臣咨目（目误作自））。

●卷一百八十七

炎兴下帙八十七。

起绍兴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戊申，尽二十九日辛亥。

二十六日戊申枢密副使王庶奏乞免签书和议文字王庶与讲和异议虜（改作

金)使张通古等将到国门庶乃奏乞免签和议文字曰：臣识性蒙昏计虑疏阔待罪枢庭略无称效闲者虏(改作金)使之来大臣签议或和战所主不同臣忠愤所激辄尔妄发不量彼已之势不察时事之宜屡奏封章力请谢绝专图恢复谓虏(改作敌)情叵测不可以仁恩驯服(删此四字改作理遣)土伦之往必致稽滞今闻奏报已还近境和议可决牙谋不逮远知昧通方使之具位效官犹恐旷况当本兵之重曷以称任臣之失职罪不容诛伏望睿慈速赐降黜以正无知误国之罚陛下未欲遽置闲散止宜处之外服以备缓急，或以适此执政阙员未便斥出即乞特诚意处分遇有和议文字许免签书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节滞固不移粗安颡愚之性臣区区惴惴非敢饰词深虑缄默有伤国体是日新降笔不许辞免签书和议行遣事庶再具奏曰：臣闻。

昔楚王有吴人之难使由於城糜复命而不知高厚大小子西怒曰：不能则辞对曰：固辞不能而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於云：中以背受戈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所不能也。臣然後知古人以忠事君者其才之能与不能未尝敢以一毫欺人故於艰难祸乱之际各以其能自效而国家可安也。臣生於陕西渐染其风气耳目所闻见者莫非兵事祸乱以来尝欲以气吞强虏(改作敌)则所谓讲和者非臣之所能也。非其所能而强使之则恐误国家之大计故臣愿陛下惟责臣以修戎珍不以讲和之事命臣则缓急之际可以枝梧纵使金人知陛下命臣以此则奸(改作其)谋不得肆而和好易成虽曰：治戎兵其实促使和也。。又况臣赋性愚鲁尝云：金人不可和今。若预此事臣身为大臣自为二三何以使人也。唐浑马燧李晟将之忠贤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番君臣大惧尚结赞谋曰：唐之名将恃此三人不去之必为吾患，於是甘辞厚币以申勤恳朝廷然之会盟於平凉李晟以言不可信罢浑以被去燧罢马燧以为所卖罢果如其计而无一人留者愿陛下察臣孤忠特留圣念天下幸甚贴黄契勘臣前次所上章疏及与王伦议论实有妨嫌陛下亦尝沿照底裹今。若不自陈禀则。又如赵鼎刘大中辈首鼠两端於陛下国家何益兼臣备数枢庭自合辞职不合辞事伏乞睿慈除臣一近边州郡愿效尺寸以尽臣节。

施廷臣为殿中侍御史。

勾龙如渊除御哆嚟丞不数日监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赞和议奏桧念如渊之言当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不附和议者故除如渊中丞。又除廷臣侍御史除目既颁绅骇愕道路以目莫敢异辞。又有寺丞莫将上疏附会和议骤除起居舍人沈该变因附会由冗散而召对中外沸腾兵部侍郎张焘曰吾世受国恩身忝法从不可自同於众当念以死争之乃上疏极论其非曰：臣仰惟陛下圣孝天至痛梓宫之未还念两宫之未复不惮屈己已与虏(改作金)人议和夙夜焦劳存心恳切皇皇汲汲惟恐後时特以众论未同故未欲轻屈耳幸而晶得上自朝廷不逮百执事之臣小大一心无复异议朝夕进退从空献纳，庶几天听为回卒不至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复迎合辄

敢抗章力赞此议姑为一身进取之资不恤君父屈辱之耻核实定罪殆不容诛乃由察官超擢。

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纲纪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龙如渊以附会此议崦得中丞众议固已嗤鄙之至今廷臣。又以此而跻横榻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腹心惟相附会变乱是非，岂不紊国家之纪纲蔽陛下之耳目乎！众论沸腾方。且切齿崦沈该者。又以此议由冗散而召对莫将者。又以此议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渊廷臣庸人也。初无所垂但知观望而将则奸人该则赃吏也。考其平日奚所不为陛下柰何遽与此曹断国论乎！今既拂众情敢犯公议荧惑圣听惑移圣心力图显官如取如摧臣恐徼幸之徒皆有觊觎之心乘时射利布列要涂倡和邪谋终危社稷此臣所以痛愤不能自己也。夫自六察而陟台端超躐甚矣。至以寺丞而擢记注则自祖宗以来未之有也。除目既颁缙绅骇愕道路以目莫敢一言是此等辈气焰皆已能籍人之日矣。一时小人缘类偕来羽翼既成何所不可《诗》曰：忧心悄悄愠於台币小孔子曰：小人成群斯可愠矣。今如渊廷臣将该辈渐已成群岂国之主哉！伏望睿断翻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几少杜群枉之门天下幸甚至於议和则王伦实为谋主彼往来虜（改作敌）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为心腹而信之如蓄龟者也。今其为言自以二三事之端倪盖亦可见更望陛下仰念祖宗付托之重俯念亿兆受戴之诚贵重此身毋轻自屈但务雪耻但思复讎烟叶礼其使厚资遣发谕以必得事实之意告以国人皆日不可之状使彼悔祸果出诚心惟我所欲尽归於我然後徐议所以报之之礼似未晚也。如其变诈将复诱我以虚辞则是包藏终不可测便当励将士保疆场自治自强以听天成以俟天时天时既至何为不成何求不得伏愿陛下少忍而已所谓自强之策，岂有甚高难行之论特患陛下不为而已君臣上下协力一心定为规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志哉！矧我将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气已数倍万一未能进取以之自守盖有馀矣。释此不为而甘心卑辱之事臣窃惑之仰惟陛下脱身艰难危苦之中保有国祚一纪於兹矣。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议上下皆已解体僥遂成屈己之事则上下必至离心人心既离心人心既离何以立国伏愿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国恩身参法从不敢自同众人是用辄敢进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当死不能救止而使陛下受屈辱之耻罪亦当死干冒天威俯伏俟。

命所下施廷臣莫将除命更取自圣旨指挥。

二十九日辛亥史馆校勘范如圭贻秦桧书责其主和议。

《书》曰：史馆校勘范如圭日者获以职事侍钧座於史院幸闻绪馀之论谓先儒训释春秋不务空言皆可见诸行事如圭窃以为先儒有可行之学而未必得其位相公既有其学。又得其位矣。而施設举措乃。若与经旨相戾者心实疑之不敢默默礼经有曰：父母之讎不与共戴天寝苦枕土誓死以报鲁庄公父弑於齐。又为齐主昏同狩於禚连兵合党伐卫围成郕及盟於{廿既}纳公子纠其忘君背父灭绝人之大

化如此鲁国臣子则而象之，於是公子牙之弑成於前庆父无君之心动於後圉人牵卜之徒交侵於党氏武闾之闲而子般闵公皆不得其死仲尼为此惧故一书特书以著其罪晋（为万世臣子之大戒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徽宗皇帝显录皇恶（为万）世臣子之大戒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徽宗皇帝显肃皇后崩於沙漠去春凶问既至主上攀号擗踊哀动天地四海之内。若丧考妣相公身拜元枢不於此时建白大义乘六军痛愤之情与之縞素挥戈北向以治女真反天逆常之罪（删治女九字改作声罪致讨）顾遣一王伦者卑辞厚币以请梓宫甚矣。谋之颠错也。春秋之法讎不复贼不讨则不书葬葬者臣子之事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夫人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君亲不得其死而不复讎不讨贼使神灵含冤抱恨於地下而不伸虽得梓宫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将出师誓灭鲸鲵以迎梓宫者矣。虽其力小势穷不能有济而名正言顺亦可以无愧於天下後世未闻发帑遣使祈哀请命以求梓宫於寇讎之手者也。女真（改作金人）用是知我无复讎之心可以肆为玩侮仍示欲和之意使伦归报交使往来至於再至於三其谋我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虔礼益恭墮其计中不自知觉虽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伦之言曰：女真欲以梓宫母后渊圣皇帝中原境土悉归於我审如是岂惟足以解吾君终身之忧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愿也。然自王者迹熄五霸而下鲜不以诈力相倾今乃欲以信义之道望於豺狼（删此三字改作彼）甯有此理。且讳日之报与不报在彼无毫利害至不难从之事也。我之恳请屡矣。而寂无闻焉於其至易者尚不我从则其他可知矣。春秋之於中国书名爵而夷狄则以号外而贱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外而贱之以为非我族类其心。

必异不得不峻内外之限另贵贱之分以防不测之患於未然也。凡中国诸侯与夷狄盟会者春秋必谨志而深讥之其法严矣。（删春秋至此入十九字）女真（改作金人）自海上结盟借助於我以灭契丹既灭遂犯（改作攻）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为城下之盟讲解而退和会不旋踵复围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时厥後和使项背相望而侵犯（改作掠）之兵无岁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敛兵议和诱我二帝出郊去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刘豫其所立也。事之无所不至一旦执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之包藏奸诡（删此四字）不可测度如此何为一旦与我如是之厚哉！或者谓虜酋（改作金主）初立粘罕（改作尼堪）已死亲族离畔契丹复振方务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释憾解讎以免南顾之虑岂其然乎！自刘豫既废之後我益畏缩远屏未尝敢向北方发一矢彼何惮於我哉！是其深谋长计欲不费一镞而坐收混一之功耳闻其使称诏谕挟册命而来要主上以下拜之礼果有之乎！基付印也。果可从乎！其不可从也。反面事讎匹夫犹不肯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为梓宫屈为皇太后屈为渊圣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获伸於一日志愿足矣。遑恤其他相公

何不以必然之理开陈於咫尺之前乎！诚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诏册则将行女真之命令颁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士率土之滨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虽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显肃之梓宫遂无地可葬母后渊圣之辇略遂无家可归矣。无乃违主上圣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节乎！昔汉高祖责数项羽兵不少解卒能免太公於俎上晋大夫征缮以辅孺子使恶我者惧卒能归惠公於强秦此古人已试之明验也。相公不用此策以尉我主上孝悌之念柰何误主上举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弃之哉！今所以委曲顺从虏（改作敌）意不敢少有违忤者惟恐其不归梓宫母后渊圣而加兵於我耳会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则号令生杀皆出於其手设。若拥梓宫母后渊圣於大江之外下一纸诏召吾君相以下来迎於境我。若从之立有祸变如其不从彼将责我曰：吾归而父母之丧归而亲归而兄有大造於国而乃违我之命不肯来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声罪来寇（改作讨）将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则前日所以顺从其意者非特。

未有分毫之益适足以致莫大之祸和好既败虽兵不用其可得乎！为和之说者必曰：今虽讲和而边备实未尝弛必无意外之患如圭观之朝廷之议和故谓谋臣猛将可以折卫御侮者皆无所用或斥逐而远之或并之於骄庸之将。又包羞忍耻甘心屈辱以沮丧士气而离其心殆。若归马放牛示天下不复用兵者而谓之不弛边备是内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亿兆之众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臣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从之至於今日天下军民岂肯听吾君北面而为仇贼（改作讎）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惮於屈己天下军民以爱君之故不肯听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虏（改作敌）不为无辞。。若其举兵而来适足以激怒吾众我以大义明诏天下率励疮痍之馀共雪父母之辱乃不可失之机会也。忠义之动孰不奋发中外貔貅之士数十万众怀愤怒不平之气思一吐之积有年所惟君相用之如何耳昔申胥一身乃能存楚楚虽三户足以亡秦遂氏四家尽歼齐戍田单孤垒一战而复济上七十馀城惟其诚心恳切以气直决胜负耳况女真无道已甚（删况女至此七字）中国虽败亡之馀亦未至如即墨遂人之弱詎可甘心降虏（改作人）而无自强之志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赞成主上受此屈辱如有奸雄因众心之愤拥数十万众仗大义以问相公之罪则将何辞以对。且如靖康以来为女真（改作金人）之所屠戮者非将士之父兄则其子弟幸得脱身於锋镝恨不得女真之肉膻而食之（删幸得至此十八字改作，於是人思效节）今（改作而）相公反爱信之如天属之戚万日籍籍挖腕忿怒莫不归罪於相公相公变知之乎！相公尝自谓我欲济国事死。且不避甯避怨诱相公之心则忠矣。使杀身而有济於君固志士仁人之所愿为也。。若犯众怒陷吾君於不义政恐不惟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苟非至愚无知自暴自弃天夺其魄心发风狂者孰肯为此靖康时有老卒郭京者自言有异术能遁形用兵使敌人莫觉宰相何信以为然使为大将募京城市井狂浮之徒部

分教习为之奇兵城中之人皆知就不可用惟渊圣与倾心委任不以为疑方其引兵出城也。君臣犹延颈以望成功及既败而走然後悔之已无及矣。今伦之妄何以异京愿相公鉴覆车之辙早悟而改图之无至事败顿足拊髀悔恨於不可奈何之时也。如圭闻虜。

（改作金）使为接伴官范同所难颇已恭顺不敢过索礼数人皆以为喜如圭私忧过计窃谓其既以诏谕为名岂肯但已哉！深恐一旦到朝乘君臣上下震惧危惧虑遂为之屈则大事去矣。可不早定计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前日诏侍从台谏之臣所议既上不知以屈为可者有几以为不可者有几相公何不启主上遍观而熟计之人心惟虚一而静如止水与车 监乃能明烛物理毫发无遗苟有所偏主则虽泰山在前而。且不见相公，岂可执一己之私意而忽深思焉则是非利害判。若黑白矣。。若曰主上圣意坚确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春秋之法王朝公卿书爵而宰亘渠伯纠皆书名者以其承王命而诸侯之妾聘弑逆之人故贬之也。当不义而不知其不可不智知基不可而不言不忠言不听而不去阿谀患失惟命是从貽误君父则将焉用彼相矣。此张华所以见现於张林而不能答也。相公立乎！人之朝谋人之邦国而欲使万乘之主辱身於不共戴天之讎较诸亘纠罪孰轻重圣人复起难乎！免於诛绝矣。昔尧舜与群臣谋谟庙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吁可否相济不专尚同故能相与致巍巍之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北来议论鲠直不肯诡随者往往听其去而柔媚谄谀之人相公平日所疾者乃或号召岂相公厌恶正直觉今是而昨非乎！将使吾君惟以莫违予言为乐虽知其足以丧邦亦莫之恤也。可不为痛心哉！《传》曰：嫫不 一 纬而忧宗周之隕惧将及也。今日存亡危急之秋死生祸福上下所同谁不可言者而当路巨公乃，或谓士大夫各有司存不当越职论朝廷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自涂其耳目也。 一 填冥行将入於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矣。靖康之闲相公不畏其死发一忠言高名大节辉映千古卓然如太山北斗天下仰望殆不可企及如圭舅氏胡文定公每训子弟举相公为标准相公亦以道义相知生则援之於朝与谋国政歿则发扬幽光被哀荣之典施及不肖之甥亦蒙收录。且辱与进款赐教戴恩眷厚矣。今兹滥从诸儒备僚属之末诚不忍相公壤前日之名节受天下之怨怒祸集厥躬而并及於国家也。与其雷同众人窃议於後孰。若献区区。

之忠於执事者，庶几悟聪听於万一哉！恕其狂直而用其言惟相公之命怒其僭越而加之罪亦惟命不胜皇恐之至。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七校勘记。

乞免签书和议文字（脱书字）大臣金议（金误作签）感移圣心（感误作感

)以听天命(命误作成)所有施廷臣莫将除命(有误作下)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误作其)。

●卷一百八十八

炎兴下帙八十八。

起绍兴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辛亥，尽十二月一。

日癸丑。

王庶再上乞罢和议子。

李光参知政事。

张守知洪州兼江西安抚制置大使。

刘一止起居郎。

刘一止绍兴二年为起居郎以宫祠去後除祠部员外郎赐奉祠俄除浙东提刑一止立朝议论剴切士论归之时上眷不衰八年九月召赴行在奏对称旨上喜除秘书少监未几复为起居郎制曰：自起居注行而著作之官遂分自时政记作而二史之职几废允惟贤哲昭示典型褚遂良知人臣之当官守规模远矣。魏不敢陷人主於非法论谏兼之我得其人可追二子勾龙如渊之词也。。

王庶不允辞免签书和议文字乞解机政。

王庶屡上子乞免签书和议文字上不许(遂乞)解枢密职事第一子曰：臣闻晋武帝之伐吴也。大臣张华等皆以为可贾充独以为不利吴平武帝赏华等并加充邑户八千唐宪宗之讨蔡也。宰相李逢吉等绵欲罢兵裴度独以为可伐及蔡平宪宗命度为相罢逢吉不用盖谋虑不审辄阻大计至其成功是可责也。乃并赏之此晋武之所以败事宪宗毅然能中兴也。臣不材偶承人乏备位枢机之地日者王伦再以和议出使臣常妄以为伦必不返议决不成今伦既归报是臣愚暗不达事理几败陛下事陛下虽以臣可赦臣亦何颜以见陛下见同僚见国人乎！伏望圣慈以晋武帝唐宪宗之得失为鉴许臣自免退伏田亩以为百执之戒臣无任祈天请命俯伏待罪之至贴黄兼臣齿发衰迟旧有负薪之疾近尝发动步履艰难侍立殿陛恐或颠齐不恭为甚乞解机政以便医药曷胜惶恐之至。

第二子臣比以议论迂疏违忤圣德加以衰迟多病尸素无补乞罢枢密府执事未蒙俞允尚有区区血诚不敢缄默坐视辄复倾例，庶几少尽平日忧国爱君之意臣闻自昔御戎(乞讨作边)虽时有不同大略惟和与战一言而已方其猖獗(改作深入)也。不过乘吾衅隙包藏祸心(改作以肆攻取)以侥幸无厌(删此五字)方其柔服(改作引去)也。。又不过畏吾盛强摇尾稽颡(却避)偷安朝夕(删此四字)是则战之与和非彼能之皆系吾中(删此字)国之重轻尔故汉唐之君深明此理与之和必严其兵备与之战未守绝其和意所谓柔远能迩尽，於是矣。今乃天下

遭逆虏荼毒（删此四字）虔刘者十过七八天子驻蹕海隅南北屯兵险阻自固不敢渡淮窥长安其衰弱可谓极矣。陛下过自贬损屈辱称臣遣使进币项背相望或拘或囚书恶声无所不至其困辱可谓至矣。兵家至论不过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强我如此之弱虽三尺之童皆知之而王伦之来反谓和好已成尽还侵地验於古则不合审於今则无谓察其情则包藏不细观其势则踪谍可见独陛下断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祸致使陛下笃为孝思弗虑此奸谋（改作巧计）也。居试更为陛下陈之议和之说正缘此外江内叛上下摧贰假我使命以安反侧幸少甯息远则不出一二革近或期月必别生事此姑不论。且以目前所损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财赋竭於资送将士挫其勇锐民庶困於将迎岁月费於无益事势至此非特虏（改作敌）人一旦败盟无以支持。又恐诸将师老财匮有弗戢之灾祸可既乎！此臣所以朝夕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谓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谓此尔。且虏（改作敌）知，岂不戒吴越之事乎！甯肯付我土地与我兵马使复不共戴天之讎也。臣不敢饰非以质前说。若复关陕则臣归骨有地宗族有相见之期松楸有展眉之日岂臣所不欲哉！第万万无此上误圣明下误生灵晏安毒必至噬脐矣。昔楚怀王惑於张仪之口卒为秦所拘使子孙流涕忍耻以事仇讎之国终至覆亡今王伦言语反覆踪迹诡秘终恐养成厉阶滋蔓难图悔何可及愿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令图不远而复尚可救药苟，或不然其患岂胜言哉！乞留圣念宗社幸甚巾黄臣性资滞固所见止於如此不可与凿苛留无益恐误国事乞早赐斥逐以为异议之戒臣不胜俯伏俟命之至第三子臣窃详王伦之归以为和好可成故地可复皇族可归上自一人下逮百执事皆喜色独臣愚间不达事机蚤夜以思揣度本末未见其可臣复有强聒之请别无他肠止知爱君和之与否臣不复论。且以自今虏（改作金）人利害言之讲和为上遣使次之用兵为下何以言之虏（改作金）人自破大辽及长驱中原几三十年矣。所得地土数倍汉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纪极地广而无法以经理财丰而恃势以相图。

又老师宿将死亡殆尽主幼权分有患失之虑此所以讲和为上也。虏（改作金）人灭（大辽）荡中原使信往来曾无虚日得志两国专用此道矧自废豫之後丑迹败露（删此四字）机惶不安故重报使以安反侧兼可以察我虚实耗我之资粮离我之腹心息我之兵势彼何惮而不为此所以遣使为次也。虏（改作金）人之兵内有牵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锐所签之军非。若昔日之强悍前出後空尝有履巢之虞率众深入不无倒戈之患。又淮上荒墟地无所掠大江浩涉亦未可渡诸将兵势不同曩时此所以用兵为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为得计吾方信之不疑堕其计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杀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国何益惟陛下深思之速断之无使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天下幸甚。

第四子曰：臣比以菲才叨重任累陈危恳仰渎圣聪过荷睿慈俯从所欲然至今未蒙处分臣之肝胆倾沥殆尽臣之踪迹已见狼狽伏望圣慈矜怜衰惫使遂退休臣不

胜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贴黄伏念臣四海一身万里无家。若非天地兼容父母垂念谁肯为臣怜者臣不胜惶恐殒越之至。

第五子臣比缘衰病力乞退休使旨屡临备宣德意诏辞继下益佩恩私再冒严诛仰干洪造伏念臣孤单寡与约结无奇滥处周行叨连帅职荷收还於远服俾待罪於枢庭坐筹决胜之罔功解难排纷而无策未委司败独赖圣知擢发数愆空惊白首抚膺增愧惟叹赤心顾兹福过以灾生实因力小而任重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渊听俯谅微诚逸以真祠置之散地俾愚忠之少愧庶衰疾之有瘳来日尚多敢悼捐躯之义馀生未泯犹思结草之忠臣不胜激切待罪之至。

第六子臣伏思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宗功德重熙累洽虽汉唐未易可拟偶以崇观之後太平日久上倦万机委政宰辅奸人弄权横生边事夷狄（改作敌遂）因之不守巢穴（删此四字）虔刘两河板荡京阙凶焰酷烈痛不忍闻宗社几致中绝赖天道好还人思戴汉戎马之闲陛下出继大统天下翻然改图以谓丧君有君恃此不恐殆天意尔尔後匹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刘之变艰难万端终无所伤天之相陛下可谓厚矣。今虽犹未能复两河取巩洛定山东降关右而大将星列官军云：屯比之前日可谓小康矣。。又。

据长江以自卫万全计也。。若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庙之耻不痛宫阙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容忍姑从谬悠不能终始以坠大业非特逆乱难以一二数也。也。伏望陛下反覆前後鉴观天心勉思良图以冀善後非天下之福社稷之福也。非社稷之福陛下之福也。取进止。

再上子。

臣待罪阙庭一岁之久未守敢有干预朝政偶有短见义合上陈近因虏（改作金）使请和以喧舆论自非睿谟先定庙算金谐则内患外忧未易可料钦惟威怀有道辅赞得人故足以销奸谋於未萌屈人兵於不战臣素昧世务岂复知兵和之与否非所敢与独闻逆虏（改作敌人）诡诈（删此二字）动辄请和口血未乾随即背叛要我以难从之请加我以违约之辞兵兴而每堕其计是以群议汹汹民心少摇事机之微存亡所系惟冀陛下深戒前辙博采众情与中外知兵大臣谋长久保邦至计无专事於聘问而易逐於忠良广加询谋期以善後无以厚币甘言而易於心广无以成算已定而重於改图使漆室之女无伤蔡之忧则社稷生灵蒙安泰之主臣以感寒暴下伏枕逾旬不能躬对天间以进忠悃狂瞽僭率干冒宸严无任战惧以俟斧钺。

十二月一日癸丑朔戒谕和诏。

朕以眇躬抚兹艰运越自初载痛二帝之蒙尘故於累年每卑辞而遣使不难屈已徒以为亲虽悉意以经营终未得其要领昨者惊传讳问恭请梓宫彼方以讲和而来此固当度宜而应朕念陵寝在远母兄未还伤宗族之流离哀军民之重困深惟所处务得厥中既朝虑而夕思。又广询而博访言或同异正在兼收事有众来固非创议枢密院

编修官胡铨职在枢机之属分乖帘陛下仪遽上封章肆为凶悖初投匭而未出已腾藁而四传首倡陵犯之风阴怀去可持之计佻诚心於为国但合输忠唯专意於取名故兹眩众闵其浅虑告尔多方勿惑胥动之浮言庶图长久之大计（旧校云：按郑刚中北山集载有谏止和议四疏。又有申救胡铨曾开以及劾施庭臣诸疏是编不采其一何耶）。

召韩肖胄刘岑赴行在。

孟庾知严州。

金人遗张迺古萧哲来许还河以南故地。

金人以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以萧哲为明威将军。

副之令与王伦偕来朝廷遣范同至境上接伴至是到馆通古以持金国诏而来许割三京河南地还梓宫及太后事是时上意与宰相秦桧已定议而朝臣犹未金谐道路之言皆不以为是通古要与人主抗礼。又欲上面拜金国之诏议仪未定故通古在馆多日未得引见。

曾开奏论张通古等。

奏曰：臣访闻虜（改作金）使在路语接伴范同云：本国主相及军前并无遣使之意江南令王伦来唤我伦百拜恳告不得已而业不知有何事商量。又以排办顿次行有里数数怒濡滞出语不逊范同尝具因依申朝廷不知既闻此语尝有以答之乎！。又闻随行三节人从在路恣其出入并无检察有（改作其）下节女真（此二字改作者）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将至之日夜半押马过临平逮晓已至江涨下节本名乃酈琼将官旁观者多识之此皆朝廷所当讥察不可忽者也。陛下初遣使本为迎奉梓宫王伦遂创生和议疑基偿可信故谕伦云：若金国果有欲和之意当自遣使来相议伦执陛下圣意遂致哀告求请虜（改作金）使得以藉口谓本无来意困伦拜告而来陛下观此意，岂非盛气而陵我乎！臣窃闻王伦前此曰：日来所得虜（改作金）书已有早遣使人以图休息之辞则今日虜（改作金）使，岂可谓我拜告而来自当谕馆伴官以此语折之也。虜（改作金）帅拒我礼物而不受书意责我以招降而使者自入我境已有傲慢侵陵之语就馆後言语礼貌必无逊顺陛下坚前日之说察其情伪勿轻见之或止令执政与之商议最为得体仍乞宣谕执政同心协意深思审处预设应答之辞常使在我理直勿有一言之失使得起衅万一事有可议其於许与之际亦不当轻发善遣而徐议之可也。所有虜（改作金）使随行三节人从乞严行约束勿放出馆臣。又闻今日宰相执政各班留身奏事者三人，岂非所见不同难以共议乎！夫人臣当一体於国於小事尚不当有异况此大事乎！今乃人怀异志各立偏说既不於都堂会说择其可者行之。又不於榻前各以所见面折庭争取决而行陛下。又不以辅臣留身之言宣诊费於众上下蒙蔽惟恐人知，岂不误大事耶夫朝廷之事固有当密者如行军用闲已成之谋一或漏泄为害非细今日之事特未定也。正当大询

於国兼众志而用之，岂可但凭一市井狙侏之说而大臣不肯身任侍从不容。

与闻者乎！臣愿陛下以辅臣留身所论使事明赐宣谕以臣寮所谕使事悉赐降出使大臣集侍从两省官公共熟议取其是者断而行之无为含糊嗫嚅之论以招後悔先是曾开奏论和议利害不省开与秦桧论和议事不协开乞罢礼部侍郎遂以宝文阁待制宫观会张通古等到馆开闻其在途中言语不逊。且三节人皆横无以制之故具是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八校勘记。

齿发衰迈（迈误作迟）驾衰迈（迈误作迟）苟留无益（苟误作苟）皆有喜色（脱有字）故重报使人（脱人字）可以察我之虚实（脱之字）而易逐夫忠良（夫误作於）而忽於忠直（误作而易於心广）下节卜名（卜误作本）於国於小事（下於字衍）。

●卷一百八十九

炎兴下帙八十九。

起绍兴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尽其日。

吏部员外郎许忻奏论和议不便。

有旨引见吏部员外许忻是时金国使人张通古在馆忻具子极论和议不便曰：臣愚不肖向者两蒙召见擢置文馆未称塞白深用震惧今兹复降睿旨特命引对仰见陛下於视政之时欲采千虑一得之说以广聪明是臣图报万分之秋也。苟有见闻或缄默非特小臣有愧於心亦非陛下召见臣之意故敢竭愚而效忠惟陛下幸察臣窃闻虜（改作北）使之来陛下以祖宗陵寝废祀魏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在远母后春秋已高久阙晨昏之奉渊圣皇帝与夫宗族还归无欺欲屈己以就和遣使报聘兹事体重大固已诏侍从台谏各具以闻矣。不知侍从台谏皆以为可乎！为不可乎！抑亦可否杂进而陛下未有所择乎！抑变虜已恭顺（改作敌人释怨）不复要我以难行之礼乎！是数者臣所不得而闻也。请试别白利害为陛下详陈之夫金人之始入寇（删此字）也。固尝云：讲和矣。靖康之妆约肃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挟之北行讫无音讠毛诃朔千里焚掠无遗老稚系累而死者亿万计（删老稚至此十字）复破威胜龙德等州渊圣尝降诏书谓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岁。又复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虜情狡甚（此四字改作敌。又）惧我百万之众必以死争也。止我诸道勤王之师则。又曰：请和矣。乃要渊圣出郊次要徽宗继往取追宗族殆无虚日倾竭府库靡有孑遗公卿大臣类皆拘执然後伪立张邦昌而去则是金人所谓讲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祸陛下所亲见今徒以王伦缪悠之说诱致虜人（改作来使）责我以必不可行之扇则陛下遂已屈已从之臣是以不觉涕泗之（横流）也。彼既以

诏谕江南为名而来则是飞尺书而下本朝岂讲和之谓哉！我躬受之真为臣妾矣。陛下寝苦枕块其忍下穹庐之拜乎！臣窃料陛下必不忍为也。万一奉其诏令则将变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诸将要求无厌靡有穷极当此之时陛下欲从之则无以立国不从之则复责我以违令其何以自处乎！况犬羊之群（此四字改作金人）既已惊动我陵寝栈毁我宗庙去可迁我二帝据守我祖宗之地涂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鉴輿不返遂至万国痛心是谓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复此讎也。

未尝顷图我岂一王伦所能和哉！方王伦为此行也。虽闾巷之人亦知其取笑於夷狄（改作异邦）为国生事今无故诳诱胡虏（改作使来）悖慢如此。若犹倚信其说而不寤诚可恸哭使贾谊复生谓国有人乎！哉！无人乎！哉！古之夷狄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马者曷尝有受其诏谕惟夷狄之欲是从如今日事哉！（删古之至此四十五字）脱或包羞忍耻受其诏谕而彼所以许我者不复如约则徒受莫大之辱遗万世之讥纵使如约则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此二字改作之他人）矣。祖宗在天之灵以谓如何徽宗皇帝显肃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复也。岂不痛哉！陛下其深思之断非圣人所能安也。自虏（改作金）使及境以来内外惶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倘或陛下终以王伦之说为不妄虏（改作金）人之诏为可从臣恐不惟堕夷狄之奸计（删此五字改作其术中）而意外之虞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此众所共晓陛下亦尝虑及於此乎！国家自甲寅丙辰之岁尝两败狄（此字改作金师）於淮甸虽未能克复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军声粗振国势粗定故虏（改作金）人因王伦之往复遣使来尝试朝廷。若我从其所欲正堕狂虏（删此二字）计中不从其欲。且厚摧我之金币而去亦何适而非彼之利哉！为今之计独有陛下幡然改虑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谓祖宗陵寝废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母后渊圣宗族未还故遣使迎请冀遂南归今虏（改作北）使之来要朝廷以必不可从之礼实王伦卖国之罪当行诛责以释天下之疑然後激励诸将谨捍边陲无堕狂虏之（此三字改作敌）计进用忠正黜远奸邪以振纪纲以修政事务为实效不事虚名夕虑朝谋以图兴复，庶几乎！可矣。今虏（改作金）使虽已就馆谓当别议区处之宜臣闻万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执事之臣与中外一心皆以虏（改作金）人之诏为不可从公言如此陛下独不察乎！。若夫谓粘罕（改作尼堪）已死夷狄（改作其国）内乱契丹林牙复立故今虏主（删此二字）复与我和此等语是皆行诈款我师之计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谓虏（改作金）使在馆今稍恭顺（改作敛戢）如臣之所闻。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复恭顺（改作敛戢）於後虏（改作敌）情变诈（删此二字）百出岂宜轻听其甘言遂忘预备之深计待其祸乱之已至。又无所及此诚切於事情今日之举存亡所系愚衷感发不能自己臣不胜忧国爱君之至伏望睿慈览其之忠特垂采纳更於二三大臣。

熟议其便无貽异时之悔实社稷天下幸甚後忻托他故乞从外补乃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

是时。又有三省检正诸房文《字林》季仲奏曰：臣闻古语有曰：乳彘搏虎伏难搏狸夫彘与鸡非虎狸之敌也。其能搏之者发於感愤之诚也。今人肆为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观之诚强矣。然中原之地尚数千里带甲之士无虑百万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尝试号於众曰：金人杀而父兄系而妻子燔而庐舍夺而财宝是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报之则俯仰之闲气必百倍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今世之说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释老报应之说。又从而蛊之绅士大夫率以为然往往束手受囚延颈待刃为之甘心焉呜呼能洗是耻犹有馀耻能雪是冤犹有馀冤。若归之命而听其自尔可谓善自宽矣。。且人事尽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废小雅之废命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删四夷至此三十六字）如（下添徒字）以命而已矣。（删此字）则贤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将帅士卒不必选练军马器械不必修备以待命之将兴斯可也。故李泌以谓君相不可言命惟当修人事而已吴王阖闾之败也。谓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伤而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践之败也。喟然叹曰：吾终此乎！卒能灭吴於姑苏区苒吴越发於感愤犹能以危为安以亡为存况以天下之大亿兆之众乘其怒心而为之何遽不为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赴扬州闻之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对月酒初行怆然泣下乃命彻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无一日不在此也。举斯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众之怒养以沉潜待时而动则克复宗社取旧物以还中原夫亦何难之有臣未填沟壑，庶几或见之。

尹享上疏论不当讲和。

尹享新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八上章辞免未就职（旧校云：是疏以和靖先生本集校正）时金人张通古在馆已浹旬朝廷之议犹未定享以起自草茅一岁四迁遽有侍从之命方朝廷大计未决朝野皆惶惶在廷群臣往往各有章疏乃上疏曰：臣辄馨愚衷上干圣听退循僭易甘俟诛戮伏念臣本山林陋儒绝意仕宦靖康之难幸脱危辱遭遇陛下远加聘召不容固辞力疾造朝一岁四迁乞峰未从便尘禁近封章八上天听莫回臣疏愚衰病决难冒处况今虏（改作金）使在馆国家多。

事臣初窃意睿谟已定足以慑敌今者浹旬未睹长策中外忧愤人心靡甯臣屡欲亲叩冕旒少布愚见而臣自十一月十六日冒寒暴下谒告卧家虽加药石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强祇命观望清光。又虑一旦溘先朝露斋恨九泉辜负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区区不敢默已窃惟本朝戎虏（改作边境）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猾乱（删中国至此八字）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猾乱（删中国至此八字）昨者城下之战诡诈（改作其计）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迁宗社之危已绝而绩陛下即位以来十有二年虽中原未复仇敌未殄然而赖祖宗德泽之厚陛下勤抚之至所以亿兆之小

无有离异远近爱戴国势可保设。若人心轻摇岂至今日前日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崩凶问遽来莫究不豫之状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变。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讳日为事遂使虏（改作敌）意益骄谓我无人乃再启和议於今日意欲潜图混一臣妾吾国陛下必为此议则人心自去祖宗积累之业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当决於此矣。不识陛下亦尝徐谋而熟虑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观陛下所以不顾众说力求和好者不过谓梓宫未还母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虏（改作金）人之情专尚奸诈（改作正不可测）虏（改作金）人之求无有纪极坐竭帑藏敛及百姓感恻人心沮丧士气异时悔之固无及矣。《礼》曰：父母之讎不与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方将信（改作堕）仇敌之谲诈（此二字改作计）而觊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意，岂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意乎！。又况使人之来以诏谕为名以割地为要欲与陛下抗礼於廷复使陛下北面其君则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讎与之和。且犹不可况实降乎！臣窃为陛下痛惜之，或以谓金国内乱惧我袭之故为甘言以缓王师倘或果然尤当训飭号令申严赏罚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为务臣愿陛下深思熟虑广采众论以全大计勿以成算重於改图则天下幸甚仰惟圣谟默运必使万全固非臣愚所能窥测然而中外之议靡安机事之微生灵所系伏望陛下万机之暇曲赐睿览干冒天威罪当万死。

尹享贻书秦桧论不当讲和。

尹享先上疏论和议不报金国使人在馆多日议论未决乃上宰相秦桧《书》曰：享此叨除目即以病缠念惟疏愚谬与献纳辞避之请屡上不从方今虏（改作金）使在廷天下忧愤窃欲勉强拜命侍清闲之燕尽区。

区於冕旒之前退见相公论天下之大势迩来疾病日加两足寒Φ不能自励以趋故前者辄（改作敌）人之计机会之微闲不容发虽昏愤之馀不忍默已相公亦知今日天下之心将失军卒之心将摇士大夫之气为丧宗社之计岌岌而危乎！主上辙驾南辕十二年江淮之闲久无窃发丰歉相继不至流亡更加经理足以自治边境之防虽未尽善岁竭帑藏使之足食不爱重禄以为信赏将士之心犹知逗遛无功之相耻决战敢前之相尚朝廷每有激励惩劝（之举）可以收万全之效是，岂非得人心而然乎！今和於虏（改作金）人彼日益强我日益削中国（改作金）出中国（改作国事）废置皆从虏（改作金）命侵寻削天下有被发左之居谗闲疑贰将帅有诛戮夺权之害奸宄生心大势奈何（删侵寻至此三十四字）将见异时虏（改作金）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责无所归咎愿相公榻前力陈大计以谓虏（改作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来屡堕其术今。若一屈使为口实贾怨飭兵自困自毙岂肯忍为此议比者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未闻虏（改作金）人悔过还二帝於沙漠继之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则虏人虎狼贪噬之性了然可见天下（删则虏至此十五字）方将以此望於相公觊有以革其已然岂

意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则近君子而远小人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强勿以小智子义而图大功不胜幸甚享病躯衰羸日甚一日归田之请前後八上投老山闲侧闻作新之政此相公之赐也。况天下乎！桧读之已不喜至勿以小智子义而图大功乃深切齿。

金人退还河南。

金人遣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持诏而来通古到馆旬馀要与人主抗礼。又要上北面而拜其诏朝廷议未定或请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诏於其中拜之至於纷纷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备玉略迎诏书百官导从至是犹未决秦桧主其事坐於待漏院中置略於殿门之外命三省吏服绯绿腰银枢密院吏服紫腰金尽赴馆候使人出则咸导从使人以为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馆驰马入门有亲事官一人手拽马羈虜使（改作通古）以藤杖击其手伤竟不肯放通古宣诏。

其词不逊上皆容忍之锡赆通古等极厚先是上幸海道得开图书匠舒通能刻金银铜铁图书取镂尘白字上喜之铸金为印令刻白字为玺由是士大夫皆用白字图书至是金人遣使来有铸成金宝文曰：御前之宝乃白字也。舒通之刻岂偶然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八十九校勘记。

未知称塞日深震惧（误作未称塞白深用震惧）是臣图报万一之秋也。（一误作分）遂以屈己於之（以误作已）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下脱未返二字）足以自支（支误作治）。

●卷一百九十

炎兴下帙九十。

起绍兴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尽其日。

太府寺丞某人再上书。

《书》曰：臣去年十月尝上收陈狂瞽之说冒千圣听继蒙睿恩召臣赐对擢臣太府今已全年臣之说曰：臣闻天下事成败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众人共争之地理者众所不见之处共争之地举世皆足以知之不见之处非高智远识者不能辨愿陛下游心於所不争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贪功於须臾勿丧志於少屈陛下得治安之理而行之则足以知彼败亡之理矣。夫椒之会越人行成於吴吴王从之吴有亡之理也。当时惟伍子胥范蠡识之鸿门之会项羽纵沛公使去楚有亡这理也。当时惟范增张良识之方夫椒鸿门之举乃夫差项羽盛晨如四子言其亡形於数数之前者以理知之也。何则以兵雄天下虽盛时尤当惧祸而敢以厌继之乎！楚灵王克陈民从乱如归智伯好胜不已忽毙於肘腋之变虜乱中国（改作金人兴兵）。且一纪矣。天之假佑不善非助之也。厚其钳子恶而降之罚虜（改作彼）独不悟耳晋高祖欺天叛主

倚虜（改作契丹）为重不能再世叛亡无餘赵德钧为耶律德光谋德光乃以其子延寿为罪首其後丧灭无类彼刘豫者助虜（改作金）为虐敬塘德钧之祸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臣之为是说盖亦揆於理知其有然者也。是时朝廷先遣王伦奉使虜（改作北）庭既复命而刘豫已为虜（删此字）所逐臣之说似一验矣。未几王伦再使举国纷纷各出异论陛下慨然乃主和议（非陛下）下游心於人所不争之地以求治安之理而能独见昭明如此耶既得治安之理则知彼败亡之理安知臣之说不终验乎！今年虜（改作金）使乌陵（改作乌凌阿）思谋来议事已遂今。又遣张通古萧哲来聘。且许交割河南地界还梓宫归东朝渊圣皇族议者杂然尽以为诈（删此字改作不可信）已而见行人过索礼仪。又肆臆度之说何众人之难晓一至是乎！臣夙夜以思陛下之所以奉天天之所以仁佑陛下无过此举深虑或者臆度之说少眩圣慈陛下惜一日之屈而堕其初心薄物细故（阙）辄广前说以固圣意之所得臣闻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故三略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藏之胸臆而敌国服。又曰：敌强下之敌陵待之敌暴绥。

之敌悖义之以俟须臾使气疲於人一战为勇陛下耀德用柔守微观变以应今日之事机用是说矣。太公告文王日争胜不斗大兵不创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尉繚子曰机在於应事政在於意表慎在於愚小智在於治大陛下从虜（改作金）人之和而遂忘父兄之深讎乎！宗社之大耻乎！盖将有以为也。如是则沈机制胜畏小治大应是说矣。孙武曰利而诱之卑而骄之吴起曰：兵有五曰义曰强曰刚曰暴曰逆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今与之利乃所以诱之也。自卑乃所以骄之也。彼以强我以谦彼以逆我以权合孙吴制敌之道灼然无可疑者。又十二伐亦曰因其所喜彼将生骄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又曰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坚节乃定。又曰厚其贿而锢其心致其大尊以偷其志示之必信以得其情足其富贵以塞其国。又曰养其乱进其谣诱之以大势上察而与天下图之凡古人所以自屈而就事者於十二伐而有七说合陛下今日之所为使古人言皆不足信则已使一可信焉陛下，岂不遂得志也。哉！昔之论兵法之要者曰凡（用兵）之道莫过二者独（阙）。又黄帝之书曰一者潜於道几於神用之在於机显之在於势成之在於君臣固知纷纷者不解此也。然此皆陛下求治安之理游心於众所不争之地而得之者固纷纭之所不解至於今日之事殆有异焉不可不义和者臣不得不缕悉陈之陛下已得其妙而微者矣。是，岂不经圣虑而屡陈之者，庶几警晓纷纷之人而息其说也。魏武侯与吴起论六国之俗至於燕则曰：燕阵守而不走击之道当陵而远之驰而後之谨我车骑必避之路至於三晋则入中国也。来则拒去则追可才卷其师燕近於夷自古中国之於夷狄无能尽灭亡盖以其兵为生也。夷狄乱华无盛於

晋方十六国之雄长於中原其相吞灭者皆夷狄耳（删燕近至此五十一字下添在昔）刘渊则石勒灭之石勒则冉闵灭之冉闵则慕容垂灭之西秦则赫连定灭之西凉则沮渠蒙逊灭之南京则乞伏炽磐灭之後燕则元魏灭之元魏所灭者三刘裕所灭者二晋桓温所灭百蜀李势而已苻坚一举而败於合肥李靖谓非谢玄之善乃苻坚之不善盖时为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纷纷者之论以谓养吾兵一举而足以灭虜（改作敌）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说也。兵法说害天。

下者天下闭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虜人行杀害危穷於天下久矣。天下怀闭贼仇灾之心沦於腥膻辱於荆削其怨薰天也。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皆盗也。天於大盗终右之乎！（删虜六十一字）是二（此字改作金人）者天必有以处之（下添矣。字）。又况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伯二胜者王一胜者帝虜（改作金）之胜岂止五哉！其祸可立待也。以此知陛下行吾治安之理以待虜（改作敌）之败亡真通乎！古今之说畏天下而奉天道也。孟子曰：太王事肇鬻勾践事吴畏天者也。太王避地天相其心勾践事仇天相其策相其心故肇基王这而周之卜世至於三十卜年至於八百相其策亦足以雪耻而霸今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践之策顾不可乎！陛下达孝於父母至恭於兄弟敦睦於九族一举而悉如吾志此。又天相陛下之明验也。天相陛下则相天下之人可也。相天下之人则所以处夷虜（改作敌国）者。又可知也。臣闻兴师十万则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古人以用兵喻囚人情日小圉不下十数人中圉不下百数人大圉下下千数人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使良民百万联於圉圉上不能省此危道也。今日之议成虽未可以去兵而（变可）以少休兵矣。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与（联於圉圉）者（千万）人获息肩之乐顾不可乎！善用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虑也。民流者亲之地不耕者任之主胜之道故兵法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为可以固守可以战胜今四方之民流者不得亲四方之田荒者不得耕今日之议成则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冗於食者可以汰而减兴农桑而省饷运俾四方万里举无科抑怵惕之劳天下虽未能去兵而三称之说已行矣。顾不可乎！出不中战入不足守者古人治之以市市者百贷之官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故曰：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守也。今关市重敛商贾不通财货虚钱宝空乏公私埽地亦立匮之际也。今日之议成费可渐积商可渐通钱可渐增变警扰之习为阜民归迁徙之劳为永业俾城郭郊野举有还定之安出足以战入足。

以守顾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晓也。而纷纷之说犹不解焉盖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无纳而请和者谋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臣应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请虜（改作金）以和应非无约而请也。使人之来徜徉境上举止甚高言辞颇倨非

辞卑也。虜（改作金）以和应出於宝矣。然曰：无纳则不可日益备则进亦不可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也。夫圣人御世观盛衰得失而为之制非计策无以决疑非譎奇无以息寇（改作衅）非阴谋无以成功此陛下大有为之日也。臣於此多有说焉倘得丹墀咫尺之地使臣获奉清闲之燕以毕其说非特臣之幸实天下之幸（此书传来元本多讹姑存之疑以传疑）。

胡铨签书武威军节度判官听公事。

胡铨以上书乞斩秦桧孙近王伦遂罢枢密院编修官归乡里舟行至池州贵池口岸下以书报提举常平方滋尝为枢密院计议官与铨同舍乃出城至贵池口见铨於税亭中铨日曾有近报否滋曰：云：云：又问曰：铨负罪之日另有指挥否滋曰：近报令与舍人差遣铨曰：上书君父。又何差遣滋曰：枢密院属官升擢则无不可者。若舍人差遣不在诸州签判之下铨默然。

枢密副使王庶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制置大使。

王庶累奏乞治兵戎不讲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机政五上章而後获请以资政殿不士出知潭州及陛辞力请曰：以臣异议罔功必致人言乞改除一宫观差遣不允复温言谕遣之。

王庶辞潭州。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书省子蒙恩除臣资政殿学士知潭州者闻命震惊莫知所措伏念臣材术疏聘疾病侵陵屡控悃诚乞避机密逃旷弛免负使令敢谓德意优隆徽数腆俸之（通班机殿）假守大藩臣虽至愚曷可妄受是（宜设）长沙之巨镇为江表之上流慎择老成用宽优渥臣本以识昧置之闲散获少遂於夙心而乃冒宠叨荣必有乖於清议矧以无能薄植曷辞宥密之司，岂可更加崇资重任滥膺藩宣之寄决致败事仰误圣知伏望大慈特垂矜察收回涣号允穆师言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祇受欲乞一在外官观差遣粗安微分以养衰残异时沟壑未填筋力稍复誓殫犬马之劳仰答乾坤之施臣无任恳祈。

激切之至。

刘回军行在。

刘自镇江府撤戍回归行在所也。。

知平江府向子致仕。

初张通古持金人诏来经过平江府向子不拜而请致仕许之。

刘大中王庶并落职。

遗史曰：刘大中已得宫祠王庶除知潭州萧振言大中不孝庶沮挠讲和事大路落职依旧宫神情哿一止行词大中词曰：（旧校云：两制见刘一止茹溪集）含齿之类共知笃於爱亲垂髻这童亦羞称於不孝，岂有居仪型之重任为名教之罪人。又曰：亡所生之天属视厥父如路人爨烟不同寝疾弗问事皆有状闻者寒心庶词曰

：大言惑众小智饰奸既陈立异之辞旋有坏成之意傥谓和戎（改作约和）之非策则虽执义以何惭乃因知己之莫留始欲脱身而邀誉第务死党不知有君。

是月金人改天着元年。

诏威武军遣王忠民至行在。

王忠民字子道河南颍阳人也。世业医跽幼通经史尤明於刑名杜门却埽人罕见其面宣和六年童贯为招讨取燕山忠民闻之曰：祖宗与辽人有唇齿之好今信奸臣之计而累弃之祸至无日矣。既而金人渝盟复取燕山徽宗方悔悟亟下诏曰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忠民读诏泣下曰：其果然矣。渊圣传位金人为城下之盟而还渊圣诏曰：应朝廷之阙失政令之僻违保邦御众之方安边御戎（改作敌）之策自今中外臣僚民庶皆许直言实封以闻虽有差弗加谴责忠民乃著安边休征书。又画图遣人诣北军达金人二王及执政大臣。又著保图长庆书十一策经民守业书四策通利养民书三策去冗裁俗书十一策经河南府投进靖康元年冬诏忠民赴阙辞以病十二月犯（改作围）洛阳留守王襄南窜忠民募得张义斋书开谕元帅。又以策干永兴帅范致虚范喜之而不能致屯建炎元年金人板榜有穴鼠民伐罪之语忠民著六论以辨密遗谍者散於敌境。且以副本献於朝二年有诏京西制置使翟兴敦遣而道阻不通三年同解制置使李彦先欲致忠民亦辞以疾翟不徙治药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镇抚使董先於内乡因留之军中事以师礼绍兴元年虜（改作金）立刘豫为帝忠民作九思图及（定乱）四像遣人。

达之金酋（删此字）。又镂板印图散於辽境及伪齐以断天下之疑宣换张浚制置王庶皆欲补以官不受遂荐之朝三年至行在见宰相吕颐浩枢密徐俯皆拜舍於政府翼日补宣义郎忠民乃以告纳木匣中题其上云：本心报国非求名禄藏匣於七宝山下既见所奏留中力恳去是时董先军豫章往依焉次年撰三国和议复镂板广傅及遣使臣岳知常贩之敌境俄而知常为候人所执以擅越外界编置忠民於福建未几得释八年十二月三诏威武军津遣忠民造朝力辞恩命罢归十年契家寓临安卒时年七十五子正卿节二十六年葬於鄂武昌县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校勘记。

而敢以厌乱继之乎！（脱乱字）争胜不斗（争一作全）慎在於畏小（畏误作愚盖将以有为也。（以有误作有以）进其惑（惑误作谣）昔之论兵法之要者曰：殷之兴也。伊摯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贤相能以二智为闲者必成大功凡潜於道（一作二者阶於道）以倦其师（以倦误作可掩）後燕则元魏灭之（元魏一作高云：）兵法曰：（曰：误和说）畏天命而奉天道也。（命误）重任（崇资二字衍）始欲脱身而邀誉（始应作姑）金人犯洛阳（脱金人二字）开谕二元帅（脱二字）及定乱四象（象应作策）八年三月诏威武军（误作八年十

二月三诏威武军)。

●卷一百九十一

炎兴下帙九十一。

起绍兴九年正月五日丙戌，尽十四日乙未。

九年正月五日丙戌赐新复河南州军敕。

门下朕以眇躬嗣承丕绪明不能烛德不能绥为人子孙不能保其所付为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虽穷宵旰之勤未息边隅之警当国难军兴之既久而师老财匮之是忧被甲荷者苦暴露之劳行斋居送者困征求之扰衣冠流离而失所黎元憔悴而靡堪由朕一人昧於治理祸貽尔众罪在朕躬胡颜以甯侧身思咎至於宗祧緬隔陵寢久荒梓宫未卜於阴山天属尚留於远域荼苦斯极振古未闻赖将相之元臣尽忠协德资爪牙之众士戮力同心缮甲治兵内以训练於行伍固军峻垒外以保守於封陲上穹开悔过之期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輿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自兹爱养士卒免罹转战之伤蠲灭赋征渐息编氓之力俾南北悉臻於绥靖而国家遂致於救甯嘉与群生格於康。又肆颁旷荡之恩用慰迩遐之俗於戏睦邻修好既遍两国之欢和众安民以图万世之利尚赖文武之士同寅协恭疆场之臣慎终如始共扶兴运永底丕平咨尔多方体予至意金国许退还河南地以讲利故有此敕。

韩肖胄同签书枢密院事为大金国信报谢使钱卞面副之。

金国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许还三就地故遣韩肖胄钱卞面为报谢使副与之代理行韩世忠闻和议已成不喜伏兵洪泽令诈为红巾欲候通古等回至楚州使去卞而杀之坏其和议南北使已行过扬州世忠军有将官郝卞者诣转运副使胡密告其事大惊白於肖胄遂具奏乞改途自真和庐州取道淮西而而字元显建炎三年知淮阴军世忠驻军淮阴厚奉之後辟淮东宣抚处置制司参议绍兴五年除知楚州兼主管沿淮安抚司公事八年除直秘阁淮东转运副使皆世忠成就之力使人改途事世忠深怒背已世忠知郝卞漏其谋追下欲杀之卞充家奔鄂州投故人李启启纳而藏之启者岳飞军中回易官有心计能干旋财赋惟著布衣草鞋雨中自执盖步行佐飞军用甚多有归正人周金者与通古有旧陈奏取旨乞送通古至对境通古至安丰军金。

赠诗为另曰：良人轻一别奄忽几经秋明月望不见白云：徒自愁征鸿辈北渡江水柰东流会话知何日如今已白头通古性聪慧秦桧尝以胡铨上书示之爱古一览即能记诵（此三字添作即能记诵云：）初控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力底拜诏之议秦桧忌之焘亦自知言切恐。且得罪遂托疾在告桧使谕之曰：北扉阙人上欲以公为直院然亦假途迳公疾平宜早出焘大骇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焘乃不主和议者万一使草国书，岂能曲徇意指哉！焘尝思之不过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爱迁官他日以罪去则事由他人矣。坐此不迁遂不预国书事（旧校云：自初

兵部侍郎以下至此疑有错简）。

王伦为同签书枢密院事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交割地界使蓝公佐副之。

王伦自龙图阁学士除同签书枢密事复使金国制曰：（旧校云：是制刘一止撰）朕揽群工图维万务眷言宥密实秉枢机体隆参佐之联位在凝承之次惟用德亦以观功具官王伦字量坦夷机神敏悟出先正名贤之後有流风遗范之存事不辞难行不择利奉万里之使无以家为道二国之言各如意出卓尔倾河之辩毅然叱馭之忠邇生凭轼以下齐城毛遂定盟而重赵国揆其成效有溢前闻朕念陵寢久荒梓宫未返东朝契阔星纪既周北道讴吟民心未改幸信书之来谗知永好之不渝尔其肃迓还轅就承故坏爰陟本兵之重仍兼赐节之荣惟劳厥心勿乏吾事噫复文武之境朕将无愧於古人合晋楚之成尔乃增光於史册。

十日辛卯尹亨除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

尹亨先除礼部侍郎十具辞免不受至是除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苏符行词有曰：，庶几朕得优礼之宜而卿遂委蛇之适享五具辞免遂得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任便居住初亨辞免子有云：比尝不量分守辄及国事识见迂聘已验於今迹其愚庸岂堪时用秦桧见不量分守岂堪时用二句深衔之乃见上具言尹亨子有云：比尝不量分守辄及国事尹亨有所议论不可不为施行欲乞将尹亨所上数事尽付中书当为详酌行之上遂以亨奏疏尽付朝廷而桧切齿矣。。

十三日甲寅金人知宿州赵荣来归。

十四日乙未右迪功郎监明州比较务杨炜上李光书。

绍兴九年正月十四日具位其谨再拜献书参政阁下某自束发成人接士大夫已知称阁下为令於平江能抗朱 而 而去官继登御史则。又触权臣而得罪某虽碌碌庸众浮沉里巷然而亦已钦慕阁下信刚决君子人也。晚得与诸郎游卒。又登门获侍巾履误辱存瞩甚厚退虽感激及进观阁下之所履不无稍异於昔时某前日钦慕之诚亦稍解体而不能无疑也。非诬阁下也。盖阁下自起废进用再登八座七为郡守仕宦至此亦非不可有为之地及按其实迹以较总领事总人口下之晚节似觉（从前）挺特不群之风少衰徒有傲岸虚骄之气雄压聋俗而已非独某不能不疑举天下有识者莫不皆疑之然尚以谓阁下为侍从不得专造居朝廷不甚久上下方安於积薪未燃虽阁下独欲有所建明世必以为不祥天子亦未必见信当。且泯默尸位必将有待而发尔属者黠虏（改作金人）遽求讲和遗诏谕使至以甘言诱我以无礼臣我以盟誓制我以重币穷我举国 宣 华议不一上贻当位之忧下疑四海之听人情汹汹弥时不定遽闻阁下奏曰：泰发至则事当有所拆衷矣。尚妄意阁下靖康之朝挺挺之节固在屢此危机正昔所谓有待而发者底几能为圣主开陈存亡利害之势维持善後之策尽识虏诈（改作敌情）洞悟天听断此国论不数日阁下既至遽复合为一党寂然无声有识者谓阁下非不知利害之晓然所以然者卖谄取执政尔已而果然呜呼利

禄之移人一至是耶《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盖礼义立人之大法帘耻立人之大节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我所不为（匹夫）。若是犹不足以成人为国家大臣而无所不为无所不取则朝廷安危这计从可知矣。阁下平昔自谓高明卓立何为至此遂不知人闲有廉耻事乎！某窃意阁下殆将文其过也。柰何圣主重以怀念母兄之切至亟於梓宫之速还帝意坚决不容（有阙字）以此欺天下尔斯民未可欺也。今朝廷岂少阁下哉！阁下。若以死争之不得其职而去是亦以道事君之大效也。某闻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阁下，岂不知帝王之孝与臣民不同匹夫立於乡党士大夫立於缙绅则固当谨信行修末节节礼文以求区区之誉为扬名立身之基帝王之孝唯安宗端固社稷使祖宗之业万世不坠其为孝固甚大而不可企及其，或不然乃下同於匹夫拘拘於礼之末。

节事几一去九庙四海。且不可保况其他乎！不尔汉高祖终不屈楚忍发分羹之语乃遂当为万世大不孝之罪人。又况黠虏（改作敌人）之诈（改作计）屡讲无信之和效验明著如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不可掩也。覆车不远参政丈，岂不洞知之。且自宣和以来先帝始与此虏（改作北人）为海上之盟彼固首倡夹攻之约辽虏（改作祚）既灭固尝割燕蓟九州以我矣。沙塞万里空空数十城曾不得一缕之赋卒竭中原膏血以安之曾未三载中国之储尽在九州（燕汲易檀顺景蓟。又山後武宿二州）黠虏（此二字改作彼）知我之敝於燕蓟有积年矣。卒假虎翼一奋并京国而取这阁下，岂不见前日之割我燕蓟初不得（阙）而找迹耶今夫钓者必以饵钓不以饵不得鱼也。始虏（改作彼）欲钓中原前以燕蓟为大饵我既不悟其机而贪其饵毁一钓而举之矣。自靖康国契主上南狩无厌之虏（此四字改作金人）既袭广陵。又侵吴越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虽蹂践残戮血流用野其酷莫此甚（删虽蹂至此十四字）所幸神灵庇护社稷有主其利害固万万於靖康之後不然虏（改作敌）之欲和也。已讲於前日我必推诚待之不复退避尚何约至今日哉！自是虽岁岁连兵淮甸而天其或者将俾我以中兴诸将激扬无曩日奔溃之风而胡马（改作敌军）屡北国势京似稍张自此固当尝胆思耻。且示以大帛之冠（删此七字改作力图恢复则变）何事不可为哉！比年已来黠虏（改作金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国势或至於遂强也。及发於数岁（阙）汲汲然万进而遣使见招於太上之丧以探朝廷意谓我。若遣使而有请则倡为之和空我国家困我之师欲异日一举以取之尔今来果入其计安得此虏（删此二字）不欣欣然一岁再使许还地而来和也。阁下，岂不悟此贼（删此字）计耶今将举前策复割中原为一大饵以钓江南。且向欲竭中原举天下实一燕蓟犹不三年而遂敝况今欲竭江南偏僻一方求实中原其敝将立见不数月彼遂发坐受吾烬矣。阁下亦不不悟此贼（改作金人）自长驱中国（改作深入）所过诛掠去可虏无不空之郡邑也。（删诛掠至此一字改作一空）况今以久陷中原一旦弃之而去固当埽地盖矣。不过留数空城老

弱病疾沟壑之馀貽我以大累想见系虏之後父哭其子妻哭其夫冤号之声痛彻天地岂易举目属耳也。哉！今诸公乃金谓不求而自得欲欺主上以太平者尽谓天下无人乎！唯其不求而自得此所以为虏之（删此二字）计也。伏读赦文所复州县减免租赋三年蠲放差徭五。

年兵官各令按月支給衣粮请给或加犒设或令存恤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赋税按月所支一切调度何从出乎！诸公殆将举所谓燕山免夫钱复行之乎！不特此尔将见数月这後众使还来纷纷归报。且曰：虏使（删此二字）当供陵寝当修宗庙当葺官府当治城郭当筑库藏当实老幼当賑百役纷然将胃毛而起不知东南数十州所有几何频年以来换度牒鬻官爵出卖户帖预代理和买头会箕敛衰世掙克之法略已尽行剥肤椎髓无所不至膏血无馀不知何从出乎！加之虏（改作北）使自此势须结辙鹁为数以重币困我供奉礼物动计百万再三往复倾国竭囊不能支矣。阁下曷不令板曹司询帑藏之有无可反映掌见矣。今日已有三空之讥异时那能以有限之财充无厌之虏（改作填无底之壑）是以江海实漏厄尔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虏（改作金）人并无需求某所不识也。诸公蒙蔽天听是何异掩耳窃钟也。哉！傥或梓宫可还真伪未辨如为所欺彼。且恃为大恩百索累至决不可继。又。且数至四方之费恐未能给阁下。若不早悟断以独见开悟圣听旬岁之闲拱手无策行见江南无甯宇矣。尚何有於中原哉！参政。又，岂不知中原乃吾之版图我之国威稍振自可一举而复。又何不少有忍於须臾徒托重币急求市之以取後祸彼或稍拂虏（改作其）意转足而复至则其失犹前日也。国力屈矣。部长下不可以不早虑之也。不然或使渊圣銮略而果遂南归由辱留之久险阻备尝尽识虏诈（改作敌计）力发奸（改作其）谋洞然观火晓示主上则阁下诸公误国之罪将针所逃一旦败露头颈墮地愿为豚豕，岂可得矣。为阁下计宜脱略明此翻然改悟早建善後之策历告吾君尚可及也。。又况自古连和结好计邻国之欢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试数其一二论敌国之势惟我大而彼小则可和我强而彼弱则可和我盛而彼衰则可和不然我大而彼亦大我强而彼亦强我盛而彼亦盛皆可和也。何则盖我大我强我盛而彼以小以衰以弱请和於我则权在我我安得而不受既受之矣。彼或败盟或有可取之形或有可乘之机顾不妨我徐举而覆灭之盖我全制其权擒纵在我也。如此，岂不悦其和哉！设，或不请和於我尚当求之何敢拒也。至於大小强弱皆如是而和则其势各不相吞噬也。故一讲和则可以彼此皆奠枕而长存如不得已交隙而用兵。又胜负未可知也。如。

此而和则和在彼此皆可和之势也。。。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强我衰而彼盛乃欲请和以幸旦暮之存彼固不可知也。盖和全在彼擒纵在彼彼何惮而拒我哉！如是则利害晓然尚或讲和於彼则是速灭而已矣。西汉之与匈奴本朝之与辽虏（改作人）和也。皆以安强盛大相。若也。相与之和盖和在彼此然匈奴犹为

汉患辽虜（改作人）数惊边鄙正犹禽兽豺狼（删正犹至此六字）不可以信义结也。。虽然曾不至以为大患者以其皆可以相制服也。及观六国之与秦和也。秦未尝不欲和也。秦欲用兵而自。若也。卒之一朝乘机遂一举而灭六国此以小和大之明验也。石晋之与契丹和也。契丹未尝不与之和既和矣。契丹倨自。若也。终之一旦豺狼（删此二字）易心耶律德光一举而灭晋此亦弱和强之明验也。不必更求远证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据诸国亦尝告和於本朝矣。未尝不纳之和也。及其机可乘则鸽将邮师契而灭之如取诸掌耳曾何害於和哉！此亦衰世之明验也。可不鉴哉！可不戒哉！则今日之利诸公不过谓梓宫可还中原可复不暇他虑耳曾不思不测之虜（改作敌）今甚大矣。甚强矣。甚盛矣。积岁累时方（改作何）以有心於此哉！我鄙我图必万计以规万全一旦当连兵未解忽。若风雨退散鬼神潜藏欲还地而修和於吾我固当思曰：彼何为而畏我怜我爱我而遽和我哉！顾此贼（删此字）计之见亦晓然矣。不知阁下明智独步当世何为独不悟此柰保今之市井愚夫愚妇皆能适中经虜之计（此三字改作为计）。若阁下果独不知之是不智也。倘阁下知其不可和徒媚宰相取尊官遂禁默而不以告吾君是不忠也。为大臣而不智不忠果可以安国家利社稷乎！况今圣主以孤子之身独立於上基本单寡贖费而易拔其危。又万万於靖康。又岂堪复当此不测之虜（改作计）乎！何阁下为御史则能言人之是非今为执政遂不知其非耶安有身为大臣坐视君上贬屈尊称臣於丑虜（此二字改作人）恬不为恤诸公世事儒业号为知书此岂平昔所学於圣贤致君之事业哉！今天子以祖宗之天下承祖宗之大统因臣民之爱戴建大号即帝位於今十有三年矣。天地社稷宗庙神灵实式临之今无故遽为番犬（此二字改作所）傲弄而一旦贬屈，於是耶阁下勿谓目前灭裂支梧可以欺天下数月虜（改作金）使复至前事固在今不改为自兹将见朝廷戎（改作奉）诏不暇矣。此事於古无有唯唐高祖之。

初未得天下始尝臣事丑虜（改作突厥）以图大事及石晋假契丹以建国遂有此厚礼然其终变遂为所灭其後则国家肇造之初南唐李煜尝规模自贬尊称降损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须臾之命然卒亦无效此盖强弱勦衰之理使然固不可能取媚存也。今国家兵籍非不甚众诸将非不有人但当谨谋谟於帷幄收虜（改作金）币以赏战士期之岁月何患中原之不复梓宫之不还太后渊圣之不归诸公能早暮以思致君尧舜乃不念之而日求臣事於丑虜（改作北庭）欲诛民之膏血以充虜（改作和）币而不知愧，岂不哀哉！。若此数事以平日观之宜非望於阁下所肯为也。设。若主上睿谋独断未悟虜（改作敌）机阁下宜思天下所以责望於己固当身先百辟抗议廷诤虽鼎鑊在前当无固避此诚赴国之男子也。扬名夷狄（改作绝域）功显对朝非阁下而谁况天子仁圣容受直谏礼貌大臣阁下虽犯颜撻鳞甚不过夺职宫祠而已此而不为是阁下惜濡足之故而不救天下之溺不止姑漫一言而已。又扬誉

欺天下曰：前日非我力争安得杀礼遽至，於是某虽至愚犹不之信况有识之士哉！。若褚遂良谏高宗立武昭仪卒至还笏殿陛乞骸骨归田里将甘心贬死。若此斯可谓大臣矣。。又赵中令相太祖皇帝尝为一事择官中令列二臣姓名进太祖不肯用他日。又问复进而不用如是三复问而中令卒不易前人太祖怒甚裂其奏掷置殿陛下中令不动笏带闲徐拾碎纸袖归中书他日。又问复以碎纸补缀以进太祖大悟终用二臣某窃谓这收二臣此朝廷至细事也。而赵中令犹确然终不夺於太祖之盛怒而卒用之大臣事君不当如是耶况今日事实系宗社存亡税下忍轻於诡随乎！事已急矣。今诸公偃蹇自为得计昂然百僚之表施面目於通衢出入称参政以耀聋俗此何为耶向使他人居阁下之位为阁下之为阁下适在远外五松闲澹而视之，岂不笑绝冠缨也。哉！阁下平日之志自许如何今一旦昏於利禄门生故吏往往。又从而谄谀阁下为伊尹周公之才某窃恐阁下必不自知其非犹以谓目前之虚誉可以袭而取也。不知今天下之人已极日讪笑阁下平生之伪矣。某独不忍退而非底阁下辄以所闻告之左右傥阁下不此之恤将使後世书之史册曰此卖谄宰相以取执政者阁下能堪之乎！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阁下自为谋可也。春秋之法责备贤者某区区。

之心犹冀阁下尚能改悟力解社稷之祸契而置之安存不然不得其职自可引身而去矣。，岂可与卖国之奸谀甘心低头共槽枥而食耶以阁下曩时挺挺之节必非护前而不悟者某所以示敢遽绳阁下以贤者之责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耻不避天下之讥骂力专误国之谋倾心黠虏（改作北向）犹卢杞以百口保朱 π 李林甫以忠诚称禄山非某疏逃之言能入也。（参政孙公）某之舅子平生齷齪谨畏天下以此责之今日可任春秋之责唯阁下耳今公论藉藉。又谓阁下乃丞相之门生顾以私恩不敢违其果然乎！某闻大臣事君当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君上而不知有私门可也。参政如不为私恩请亟破误国之谋尽发黠虏（改作敌人）之诈（改作计）历告吾君罢绝使命收还金币正天子之尊号薄黠虏（改作敌中）之聘礼飭诸将之兵备扬问罪之先声传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为战以待王师一切改辙而图之然阁下姑欲爱惜名位堕群而入逐队而趋亦以谓虏（改作金）必可信和必可讲礼币可供百索可从自今以往不加赋而用度自足皆有以为善後之计而某乃州县细吏敢将狂瞽之说荧惑视听则请直以此书上之天子於典宪某所不辞愤激之次方寸乱矣。引笔行墨不觉言多惟阁下察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一校勘记。

世忠知郝卞漏其谋（世忠二字衍）献书参政丈阁下（脱丈字）宜脱略明此（脱字衍）基本单寡贖废而易拔（废误作费）李煜尝规模自贬尊称（一本尝下有观字）当无顾避（顾误作固）。

●卷一百九十二

炎兴下帙九十二。

起绍兴九年正月，尽其月。

金人退还河南地。

金人以东西南三京寿春府宿亳单曹州及陕西就西地归於有司。

韩世忠加少师扬武翊运功臣（旧校云：按世忠赐号扬武翊运功臣在绍兴六年四月甲子见一百六十九卷其时但加少师而已）刘光世加和众辅国功臣进封雍国公为陕西五路宣抚使张俊加少傅安民靖难功臣吴玠加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杨沂中加太尉保成军节度使。

秘书省正字汪应辰上书论当谨边备。

《书》曰：（旧校云：按汪文定公集此书作绍兴八年五月所上今编九年正月内误矣。）臣伏见近日虏（改作金）使在庭中外汹汹朝廷之上号令纷然内则患和议之不谐外则患异议之不息臣虽疏远有以见圣意之动止也。然臣私忧过计窃谓和议不谐非所患和议既谐矣。而因循无备之可畏异议不息非所患议异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忧此孟轲所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之时也。议者往往以今日和好决不可成而成也。，或不能久臣。

以为过矣。请借秦以喻秦之谋楚也。与之地借之师而约为兄弟婚姻矣。然则今日所谓还我梓宫归我母兄复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其谋齐也。与齐通和四十馀年未尝接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不如是之久也。。若以为虏（改作金）人出於悔祸效顺之本意则臣所不敢信也。臣闻前日王伦之行未尝一诣虏庭（此二字改作其廷阙）此必诡谋密计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觐之也。是，岂能有爱於我而不取哉！是岂诚有悔过效顺之本意哉！夫非诚有悔过效顺之意而翻然以与我和是何故也。臣谓陛下诚以此思忧以此思惧则将不遑暇食而谋之矣。虏（改作金）使既去所宜深戒执事交修庶政申戒边备以虏（改作金）虽与通和疆场之上宜各戒严以备他盗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赉士卒哀宠诸帅以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纵一朝之安遂忘积年之耻独不思异时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无备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议之初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虽举国非之而不顾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窥见闲隙躁进者阿谀以希宠畏懦者循默以备位浅谋者遂谓无事而忠臣正士乃耻自立於群小之闲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独断益轻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咸宜犹欲众谋况其非乎！导人而使谏犹恐不进况拒之乎！子思言於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如此则善安从生孟轲曰：¡也。々之声音颜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国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

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愿陛下卧薪尝胆以图中兴勿谓和好之可以无虞而虚己从众常恐下情之无尽也。兢兢业业以承天心德日新万邦惟怀臣。且亲见於圣世何至以中原（改作天下）之大而下为讎（删此字）人役哉！。

秘书省正字樊光远上书论金人诡诈不足忧信实深可惧。

《书》曰：臣窃观今日士大夫之论莫不忧金人之诡诈臣独曰：诡诈不足忧而信实深可惧也。使彼出於诡诈则其术固止，於是耳吾乃抚养东南根本之地严饬西北备御之方变可能为国也。夫何足忧近者金人遣使曰：当与我故地士大夫凡有忧国爱君之心者尽言金人之诡诈也。而版图果归职方是彼不出於诡诈面出於信实矣。乃臣之所惧也。将不止於得。

故地而已也。凡其所谓归梓宫归两宫者莫不次第以如其言其可信愈甚则其可惧亦愈甚。且吾既已得吾之所欲则彼亦将得彼之所欲通和之使项背相望吾既空府库以奉之河南之地赋租悉蠲吾。又将竭江左民力以给之矣。府库已空民力已竭士气已堕一言不酬金人改虑此臣之所以私忧过计而为陛下深惧也。夫有无故之福则必有无故之祸往年燕山六州二十四县金人以兵取之来归於我当时竭天下之力以赏之所得止数空城而已朝廷动色相贺而天下蹙额相吊虏（改作金）一旦改虑席卷而南如寄诸邻而取之此陛下所见也。陛下抚此运虽未获受祖宗所全付然即位之妆河南犹陛下有也。旋没於伪齐凡吾之所以经营攘斥者俞一星终矣。未能复尺寸之地今一旦得之於彼，岂非无故之福如往年之得燕山哉！。又将竭内地以实之敝所有以事之可为寒心矣。庙谟深虑之当得已熟如臣之愚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臣愿陛下勿以得地为喜而常以为耻勿以甘言为悦而常以为忧勿罪忠义以养敢言之气勿喜迎合以开滥进之门勿尽民力宜爱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气宜耸动之以备缓急庶乎！其可也。惟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轻而留神省察实天下之幸。

汪伯彦复观文殿大学士张浚复左宣奉大夫王庶刘大中复端明殿学士。

汪伯彦张浚王庶刘大中复职秦桧令臣寮上言王庶刘大中之罪遂再落职初庶离行朝皆不见宾客至芜湖请知县高某袂衣相见委以买田宅议者为庶平日豪迈一旦议论不合而去未宜求田阁舍也。过池州有再落职之命乃宴席居九江买田於敷浅原之上徙家居焉。

王伦权东京留守兼知开封府。

王现代化蓝公佐奉使金国至京师以金人已退地而去伦遂权东京留守兼知开封府先是刘豫以陈东欧阳澈在建炎之妆上书被诛於南京市乃效张巡许远双庙之制建庙宇以祀之伪封侯爵至是伦令毁其高大则废其祀。

熙河路经略使慕容洵叛附於夏国。

慕容洵以熙河附於夏环庆路经略使赵彬追及与洵战败之复熙河路洵遂奔夏

国张中孚中彦自是归朝矣。洧环州人张浚富平之败斩赵哲时洧背叛。

而去彬字彦中原州人刘帅涇原时彬为慕容所给叛去。

知泉州连南夫上封事论和议不可信。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天下赦到泉州知州连南夫以为金人素持奸计恐朝廷堕其奸谋故谢表有曰：臣持橐西清分符南海蔑著藩宣之效敢忘献纳之忠虽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当念尔欺莫知其是必有是不信其然岂其然固知既来而则安或。且甯许以负曲有。若食其之说无忘韩来而则安或。且甯许以负曲有。若食其之说无忘韩信之师愿益戒於不虞庶免貽於後悔云：云：是时。又有圣旨指挥不得底斥大金南夫继上封事曰：臣闻《老子》之言曰：不信者吾亦信之。又闻孔子之言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此皆大圣人之用心陛下纳金国和议之约允蹈其言。又闻信不足有不信。又闻言不必信唯义所在此皆神圣通变之道《易》曰：几者动之微《传》曰：知几其神乎！大金素行凶诈（改作善於行计）比年以来两国皆堕其术中大概彼以和议成之此以和议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前恩之乎！臣知陛下知几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祸父母兄弟六宫九族咸被驱虏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圣躬无恙随所割地全而归之十四年羈縻隔绝之恨念之犹。且心拆得梓宫犹不足为恩得土地顾何足以为恩乎！况陛下於太上有终天之恨於大金（有不）共天之讎方。且许还梓宫许还渊圣六宫彼其计实《老子》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兵法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之术也。谁不怒发冲冠握拳嚼齿而痛愤哉！借使得所许彼何国损汉王语吕后曰：使赵王有天下顾少乃女乎！臣窃恐陛下天性孝悌方感其恩遂无王赫斯怒爰整共旅之志盖用心不刚则四肢委靡将士虽欲断发请战有不可得谁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馀年宠将养兵殫财蓄力之意一旦积於虚空无用之地倒持大阿捧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铉朝於京师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柰何见伐太祖曰：尔谓父子为两家可平安知大金之计不出於此乎！岂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昔唐高祖借兵於突厥尝臣事之至颉利为太宗所擒後世称之为英主陛下肯出唐太宗下哉！臣伏见生灵戴宋几二百年沦肌浹体之恩视陛下为亲父母不幸旧染腥膻之俗视大金甚於仇讎韩愈曰：叛父母从仇讎非人之情（删沦肌至此四十一字）民情大（删此字）可见大金，岂不知之昔耶律德光之击晋也。述律后尝非之曰：吾国用一汉人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然则汝得中国亦不能有後必有祸悔无及矣。（删昔律至此五十二字）许还之约安知不出於此乎！使大金用述律之言则可窃吾太祖之言用之无乃不可是说也。（删使大至此二十五字）陛下圣性高明固知之矣。知之则不信亦审矣。然臣犹不能无疑者伏读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内之干戈。又奉圣旨不得底斥大金如此直堕其术中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范增之说项王曰：天下大

定矣。君王自为之可不鉴哉！此臣所以昧死上谒愚有献纳臣闻张良为汉王借前箸以筹以筹挠楚之权谋为汉王不能制项王死命遽欲效武王休马放牛具陈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陛下谁与取天下审如诏旨臣恐将士解体鱼溃兽散如张良所谓谁与取天下者然则计将安出臣方闭户深念不觉大喜曰：河南之复殆天授非人力《传》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又曰：机不可失愿陛下因而图之大事济矣。近闻彼国新主厌兵乃有此议臣谓使其果有厌兵之心正当乘其懈而击之如其不然先发制人後发制於人陛下必知所决择矣。议者。若曰：强弱大小犹。且不侔未易轻举臣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谓在德不在众汉高祖以亭长除秦暴唐高祖以一旅取孤隋光武接十二帝之统而起自单微以至中兴今陛下复河南之地实以圣继圣日新。又新挺真主之姿应帝王之运六师方张旧民协力抑。又多助之至此臣所以愿陛下因而图之也。臣闻陛下遣侍从宗臣祇谒宗庙陵寝将亲见宫室之禾黍陵寝之盗掘此正诗人彷徨不忍去之时也。恐有扶老携幼感泣而听诏者少者之哭哭其父与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戏笑甚於裂眦长歌过於恸哭恸哭天地日月亦必为之郁惨郁结陛下闻之追悼其因是谁之过欤与还地孰少孰多而我河南之民何啻百万昔者乐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响为百姓请命而以王师甲兵之众随之此皆精锐愿战之师彼皆悲歌感恸之士河南起而河北应简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之言於今有验旷世之举不约而同此臣所以愿陛下因而图之也。臣平居尝谓不复中原同不可以立宗社不有四海则不可以子万民今有机会遂得河南归我首尾同。

体，岂不中应大河安得而闲断哉！此臣所以愿陛下因而图之也。臣伏仰陛下英武天纵孝弟性成抚艰运於一纪来和议於此时然不知陛下愿为英武主乎！愿为孝悌主乎！臣昔守建邺获望清光首为陛下陈尧舜之道非谓垂衣拱手坐视人民而名尧舜也。愿陛下效汉高祖唐太宗之英武败戎狄迎父母（删此六字改作取乱侮亡）以成尧舜之道也。今陛下俯首和戎（改作议和）端为父兄是孝悌既如此臣愿陛下乘机应变殄歼丑虏（改作席卷两河）雪祖宗之宿愤扩天地之妖氛英武。又如此使天下万世皆仰陛下圣而不可知之神矣。越汉唐之所谓孝悌英武顾不传导伟哉！其如应变於耳目之前或。且经营於年岁之後皆在陛下雄断如陈著龟而决期日月而已臣犹迟之昔李渤上平贼三策攻不失虞战不失守固河南以连河北三策具存乃敢以献欧阳修日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师所取是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挥而取矣。使新主果有厌兵之心事变类此臣区区之心发於忠愤。若谓不识大体不省几事欲逃万死之罪甯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乎！方今堂下有耆老硕辅阃外有良将奇兵更乞睿慈付之公议熟计而行之臣不胜战汗待罪之至。

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上表谢赦。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湖北宣抚使岳飞具表陈庆曰：（旧校云：以金陀卒编校）观时制变仰圣哲之宏规善胜不争实帝王之妙算念此艰难之久姑从和好之宜睿泽诞敷輿情胥悦窃以恭敬献言於汉帝魏绛发策於晋侯皆盟墨未乾口血犹在俄驱南牧之马旋兴北伐之师盖夷虏（改作敌每）不情而犬羊（改作人多）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壑之求图暂安而解倒悬犹之可也。顾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杀体乾之健行巽之权务和众以安民乃讲信而修睦已渐还於境土想喜见其威仪臣幸遇明时获睹盛事身居将阃功无补於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於军旅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谓无事而请和者谋恐热处理辞而益备者进愿定谋而全胜期收地於两河唾手燕云：正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

遗史曰：表词飞幕属张节夫之文也。节夫字子亨河朔人豪迈尚气节奏秦桧见之切齿。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二校勘记。

刘光世悬辞陕西宣抚使许之（脱此十二字应接於杨沂中加太尉保成军节度使下）夫事而咸宜犹欲众谋（应作夫事是而臧之犹即众谋）勿谓和好之可以无虑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也。勿恃独断之可以成物（脱而思至此二十一字）当时竭天下之力以徯之（徯误作赏）议者谓庶（谓误作为）秦桧见之切齿（见应作读）。

●卷一百九十三

为兴下帙九十三。

起绍兴九年二月，尽三月。

二月赵士仁为朝陵使兵部侍郎张焘副之。

召吕颐浩陈规仇张孝纯孟庾赴行在。

张孝纯自守太原城陷不能全栲尝为刘豫伪丞相上曾密召孝纯与李邕李侗等能束身归国待之如初孝纯不从豫废金人留孝纯於京师至是诏孝纯赴阙孝纯自惭白於兀术（改作乌珠）乞归徐州致仕遂留东京不至。

林泉野麟怀疑孝纯徐州人登元四年第工诗有文武才略宣和末知太原府兼河东路安抚使靖康初粘罕（改作尼堪）来攻先筑夹城於外欺取百道进攻孝纯与副总管王禀以死守姚古神师中解潜张思政皆一援败去遥授检校少保武常军节度使河东诸郡相继陷没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纯不得已遂降虏（改作金）僭立前侍御史刘豫於北京以孝纯为左丞相绍兴四年上密诏孝纯与李邕李侗等令拔身来归当待之如初孝纯音乐至及虏（改作金）废刘豫留孝纯於京师既而议和归我河南州

县。又诏孝纯赴阙孝纯惭惧请於兀术（改作乌珠）乞致仕归徐州而卒子颢建炎中为守臣（建炎一作靖康守臣一作纯臣）。

节要曰：孝纯守太原几年而破为虏（此字改作金所）执至粘罕（改作尼堪）前逼令拜之孝纯曰：未审帐上是何人也。贼（删此字）曰：元帅也。孝纯曰：元帅乃金国大臣某乃大宋国大臣，岂有一国大臣拜一国大臣之礼今事至此惟有死尔何相窘拜耶竟不拜粘罕（改作尼堪）不能旨之因囚归云：中比於哥舒翰潼关之败屈节於禄山远矣。孝纯之得还也。时汇正在云：中目睹其详是岁五月六日粘罕（改作尼堪）将避暑於白水泊（删此字）谓孝纯曰：公於此无治生事俟某秋归当不窗台於乡里。又愿云：中留守高庆裔曰：如有人欠孝纯钱物可督还之以旦晚孝纯归乡矣。孝纯初闻是语不知其所以盖时粘罕（改作尼堪）与刘豫之议密定外人莫知之也。至是粘罕（改作尼堪）遣人送孝纯南归止云：归乡而已故奉使宇文虚中送孝纯诗有闾里共惊新素发儿孙重整旧斑衣之句则莫知相豫也。明矣。孝纯既至河朔欲由济南归徐（孝纯乡也。）主者曰：当与公共至东平节制使寨某得回缴公方可归徐矣。既行则孝纯之兄弟孝忠孝立及诸至乡人竟远迓之孝纯方喜慰之际无。

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有拜相之命当是之时孝纯昵於亲爱惧於还虏（改作北）因而以丧晚节於罪固莫能逃然比之充豫之辈固有闲矣。噫乡使孝纯当伪命初下遽叱车而北就老死於穹庐不受污於僭逆则天下之士千载之後以孝纯为何如人欤以是知士君子於行义造次不可不谨也。。

楼翰林学士。

楼字仲辉婺州人兼直学士院当张通古萧哲在馆书诏填委多出於之笔至是真拜翰林学士制略曰：养刚大之气好深湛之思强识博闻足以华国焕文懋德可用为仪继东台披敕之风擅西掖丝给予之誉蔽自朕志兼直禁林当二国玉帛之往来正一时书诏之填委意昌明而有体词曲折而不烦义激武夫茂兴元戡难之略人知圣主似建武中兴之年遂拜为真固应命惟尔抱适用之器处可为之时岂徒润色之工更赖告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见称於古则尔内相之任其永有辞。

吉州布衣周南仲上书。

书曰臣观刘ナ策曰：有正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达此ナ之言失也。亦ナ之不遇时也。士苟遇时患无正国致君之术何患不得行患无犯颜敢谏之心何患不得进臣於去年奏陈十事陛下既赦其狂矣。。又赐召命而免终身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之遭遇可谓得行得达也。尚敢为刘ナ之言哉！使命交驰两国通好正忠臣义士画策吐奇之秋臣於此时缄默不言是臣负陛下非陛下负臣所以不避斧钺之诛采取天下舆论有五不可三急务为陛下献何谓五不可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议欲务万全不可失机会欲取中原不可居东南欲馭

诸军不可不将将欲得贤才不可废公论何为三急务一曰：重国柄二曰：蓄边备三曰：择守令此八者执政大臣所经画何待臣言然恐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特区区惟陛下断焉女真以蕞尔小国（删女真至此七字改作金人立国之始）结我盟好受我封建是我微宗有大造於金虏（删此字）也。口血未乾叛心（改作改虑）已萌反恩逆天而为（删此六字）城下之师我渊圣皇帝不惜土地以惠生灵未十年闲。又有青城之役破我京师覆我宗社邀我两宫立我臣子十日狼顾（删此四字）谓天下决非我宋有也。天未厌宋而得陛下出师命帅起大厦於将颠举神器於已坠驻蹕维扬匡济大业以。

土则狭以财则匱以兵则寡以民则困戎有虞心惧如少康以羿浇死乃立刘豫限我王师。又即豫谋长驱深入侵軼我淮甸蹂践我江浙凭陵我荆襄窥伺我巴蜀俘縶我臣民焚毁我城邑天诱其衷使虜伪（删此二字）不克逞志於我是乃皇天悔祸之意也。陛下即位十有二年跋履山川俞越险阻练兵选将鳞集淮汉一举而虜人（改作尼堪）遁再举而刘麟奔非不能报其虚才寿其庭报我靖康之怨今年遣使明年。又遣使卑辞厚币甘心屈辱者为我父兄故也。徽宗北征不复是用痛心疾首昭告於皇天后土我祖宗之灵举六师而并进可也。何事耗蠹财用区区为梓宫之求哉！情伪之不知甯免万世之笑乎！经曰：父之讎弗与共戴天父死於仇子不能报基如在天之灵何其如天下後世之言何。且臣知金虏（删此字）之为暴也。必不久也。怀王不还楚而嬴秦亡怀愍不还晋而聪曜亡金寇（删此字）之亡无日矣。使者之来非窥我中国即缓我师也。臣愿陛下近鉴靖康讲和之失远监秦刘谋人之祸我有辞焉决策以顺天人之心则基图可复宗社可久两宫安否可问可还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议此臣所以为陛下谋也。臣不明兴亡成败之数而识兴亡成败之理推之以行我有三可胜金寇（删此字）有五可败何者汉战而有天下历世犹四百年唐战而有天下历世犹三百年我艺祖不战而有天下历世宜远於汉唐此为一可胜也。桀虐则失天下纣虐则失天下秦隋虐则失天下陛下仁圣孝悌之至必不失天下此为二可胜也。古之亡国兵民或叛今也。有求为内应者有从之如归市者有在两河则念中国之化怀祖宗之德日望王师之来不啻。若大旱之望雨此为三可胜也。。若论叛（改作人背）恩则败背盟则败乐杀则败擅废立则败据中原则败。又契丹承石晋之败一败於澶渊再败於金寇（改作国）今金寇（删此字）乘南北之胜而未闻败败之此其时矣。大抵机会之来闲不容发亲征之收可进不进一失也。凶讟来闻可进不进再失也。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臣度金寇（删此字）北有契丹南有陛下讎怨交攻腹背受敌天与不取必貽後患万一迟之既久使两河奸雄竞起陛下於东南可安枕而卧乎！臣恐社稷将不血食悔之已无及矣。欲务万全不可失机会此臣所以。又为陛下谋也。昔日亲总六师臣知陛下决意於两河今日复幸浙西。又知陛下甘心於东南决意於两河犹以曲。

直取胜负甘心於东南则萎靡不振而自取败矣。何则东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其风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争之地亦非帝王万世之业也。陛下。若选形胜为可进取之资则荆襄上流皆为我有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上尽江湖之流下瞰中原之利方城为城汉水为池。且攻。且守坐控虜（改作敌）师一举而前两河可传檄而定矣。欲取中原不可居东南此臣之所以。又为陛下谋也。兵有将犹臂之使指将有帅犹身之使臂故能百将一心三军同力父诏其子兄诏其弟今之诸军相视。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军深入其谁为应一军陷阵其谁为援刘光世窃林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所以然者无主帅故也。陛下曩年躬擐甲胄亲冒烟尘诏书具在谁不闻知未收尺寸之功退守浙西徒以侥幸之言近慕光武盖光武起於河内征王郎征赤眉征五校征隗嚣身自将兵戮力数十战肯为空言欺天下後世哉！臣不敢远引异世为证陛下知有祖宗故事否乎！太祖尝谓宰相曰：朕指使将帅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矣。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於初矣。尚此不决何耶澶渊之役章圣一举而契丹请命成宪具在陛下何惮而不为也。陛下既不~~牟~~监太祖驭将之方。又不为章圣亲征之行岂中兴明主所为哉！欲驭诸军不可不将此臣所以。又为陛下谋也。陛下亲贤急於尧舜艰难以来无一人卓有见於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於党与士弊於时学官弊於资格何谓人弊於党与昔也。赵鼎攻浚之交攻浚在则鼎去鼎之门人亦去鼎入则浚去浚之门人亦去岂鼎之党今皆可用而浚之党今皆不贤御史谏官望风希意曾有一人底时相之言者乎！曾有一人劾亲旧之罪者乎！执政大臣亦有如《郭子》仪握光弼之手而涕泣者乎！亦有如蔺相如申於秦而屈廉颇者乎！如陛下训赵鼎以周公期之除秦桧以丙魏姚宋望之盖周公有大动劳於天下而丙魏以宽容称姚宋以守文应变称今鼎守不讨贼（改作敌）敢望周公乎！桧阿匿取容敢望丙魏姚宋乎！陛下遇鼎桧为甚厚则鼎桧负陛下为极深朝多幸位野多遗贤此其弊一也。何谓士弊於时学宣和溺於王氏绍兴弊於伊川王氏既非矣。伊川容皆是乎！不经之语具在简编大臣倡风学者响应士气不振职此之由祖宗时用兵如寇准定策如韩。

琦奉使如富弼安边如范仲淹文章如欧阳修未有伊川而诸臣能然今日伊川之门人弟子有一人如诸臣者乎！贼（改作敌）未压境往往皆为王钦。若陈尧叟请幸之计也。未闻有用兵如寇准者主忧臣辱不敢爱其死亦未闻请行如富弼者陛下用尹享召刘勉之厚风俗可也。一举得李易再举得张九成三举四举而得汪黄取士以循故内可也。。若曰：得人如寇准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其弊二也。何谓官弊於资格文臣者视武弁如奴隶《郭子》仪文臣也。哉！取科第者视右阶为庸流李德裕果以科第进哉！势援者尽跻高位英俊者皆沈下僚有深谋远虑者指为迂诞惊众有谏言切谏者指为诽谤邀名依阿取容者自以为智能致身竭力者取讥於时辈廊庙皆养资之人议曹无蹇谔之论倚戚藉势妨功害能而仁进无非科举之流招来无非

高蹈之士英豪奇特可用取天下者困於罪謫困於草萊困於戎伍困於宮祠岳廟此其弊三也。无党与之弊天下将有举讎者出无时学之弊天下将有异能者出无资格之弊天下将有崛起而至将相者今也。宰相溺於好恶诸将败於功罪御史护於时政赏某人罚某人赏罚在大臣也。不在陛下罢某事行某事罢行在大臣也。不在陛下大臣擅权陛下不断章疏每上臣度陛下收视於穆清依奏而已。又诸将握重兵子弟典禁卫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陛下思之否乎！此重国柄臣所以。又为陛下谋也。生献策无路理财无术而蠹财不穷不识执政大臣独何为者遂为苟。且之计也。失两河失五路失山东失两淮居民未有耕桑之期四川财赋止供本路之费东南漕运半亏祖宗之额祖宗以天下奉天下犹。且未足今日以两路疲民为天下无穷之奉则生财有路否乎！行营田不为赵充国之计则营田虚设也。置和耀不为陞贖减水运之策则和耀虚设也。兵冗未汰官冗未省兼并无艺之征未革不急之务未除则理财有术否乎！祖宗天下有常费者三曰：郊《礼》曰：黄河曰：北虏（改作岁币）而养兵不与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赏赉有节衣粮有准而岁之入亦尝有馀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财赋不归朝廷计朝廷岁月和度千万皆取於东南刻骨才追髓民不聊生养兵之外更有奉使无益之费不识国家何办哉！臣致身以事君意图以奉亲渊圣未还徽宗在天陛下筭路蓝缕仗大义以报怨已迟矣。意图事怨天下後世。

以陛下为如何主也。非为虏（改作敌）情不测万一讲和不过分地割界彼主我臣岁责常贡币我中国两宫属於虏（此字改作异城）祖宗灵寝属於虏（此字改作北廷）一匹夫父母犹有坟犹有不共戴天之讎陛下神明之主忍舍陵寝忍舍两宫而为讲和计哉！两年三遣使则民愈困国愈忿养兵之费愈不给夷狄贪婪无厌（改作金人口责金弊）。又不知何时而已此蓄边备臣所以。又为陛下谋也。今日州郡两府为之间相为之从官为之亲旧为之监司（帅臣）奉接不暇尚敢接劾之乎！郡守有权势而不法县官有亲旧而不法监司有观望而不法上下皆不法欲致太平之治得乎！哉！监司郡守之贤否陛下所易察也。县令之才能不闻於陛下县令之财主罪不闻於陛下此今日之极弊也。。且以臣桑梓亲所闻见者为陛下条具一二安福令陈定乃廉而爱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艰食以抚治事缓於奉行当路劾之遂至夺官未闻诸监司荐其廉未闻擢而用之者以无援故也。庐陵令王昌赃而虐民之吏也。交结寇虐（删此四字）专事贪残百姓诉之有司解之盖秦桧之亲党故也。臣恭读去年明堂赦书内一项有禁止虔吉教讼以胁持州县为虑臣意庙堂之上有党护虔吉赃吏者故以此诏以为张本也。州县贤明顽民畏之良民爱之囹圄空虚鞠为茂草讼庭之下日可畏之良民爱之囹圄空虚鞠为茂草讼庭之下日可张誉罗赃污则吏长其恶民受其毒不诉於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气哉！大臣。又为此请是使天下冤枉者无赴之路赃污者得容於时而悒悒君子亦鲜有激劝之方也。。虽然臣之州其可与虔等驾从卫掠江广而臣之州苦於虔贼亦有年矣。陈邦光虔人也。昔为建康守

臣杨邦义叶人也。昔为建康通判方虜（改作敌）骑之入也。邦义请死邦光请降二人所为忠奸已判则虔吉可同日而语乎！州有死士未闻旌别县诉赃吏辄蒙重禁国之纲纪如是乎！臣生是州亦欲古人自欺乳欧阳修以文章名杨邦义以死节名纵不能效欧阳修之文愿效杨邦义之死以报国亦有年矣。州有谤臣臣实耻之此择守令臣所以。又为陛下谋也。。虽然五不可三急务乃天下之舆论也。非臣臆说也。大臣固位而不欲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草莱之士不达国体者亦不能言如臣去坟墓捐妻子三年於此讲闻天下之计已熟矣。。若缄默不言谁为陛下言之然则区区之言非为身谋也。为陛下社稷计也。大抵自古中兴与创业同艺祖应天顺人取天下。

於掌握陛下。若欲同符艺祖上当天心下顺人欲则取臣所请断而行之乃生民之幸社稷之主如降付三省看详可否大臣必请於陛下曰：此琐事也。此不急也。此狂妄之言可罪也。臣死无憾臣之言不用则天下未即中兴亦可为陛下惜臣愚不识忌讳仰干天诛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

李纲知潭州朱胜非知湖州。

李纲制曰：（旧校云：是制言归于好止撰本集作李纲知潭州）入总百揆作股肱耳目之臣出殿大邦号礼乐诗书之帅任是安危之责孰俞耆旧之贤具官李纲识洞几微气全英特修身自昔非孔孟之言不师许国以来唯伊吕之心是矢屡展经纶之学实兼文武之资慷慨百为险夷一意方。且辞功名而不有占藪泽以自娱未忘忧国之风忍袖济时之手眷长沙之巨屏居南纪之上游地控荆湖势临吴楚惟威声之先暨奸慝自消矧教条之旧孚歌谣犹在淮阳之徒得君重其勿留行方叔之克壮其猷，岂能无任祇服朕训有光前闻。

朱胜非制曰：方时多虞惟尔一德才干日枢之运力扶天步之艰入告谋猷有舟楫济川之利不动声气措宗社覆盆之安辞功名而弗居寄山林而均佚粤从得请亦既淹时爰锡命於家庭俾就临於方面眷惟茹望最江湖鲁公之名节尚存谢傅之风流未泯矧孝思不远时得覲於松楸而仁政所加爱不殊於桑梓苟愁叹消於田里则润泽及於京师。

赵鼎知泉州。

初赵鼎罢宰相而出知绍兴府也。秦桧送别於江亭鼎不赴别筵而去桧憾之和议既成已得三京地桧谓可报鼎矣。乃以周秘知绍兴府秘与鼎素不协故也。遂移鼎知泉州。

三月吕颐浩加少傅依前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秦桧素憾吕颐浩除颐浩西京留守颐浩感疾力请致仕上许之乃加少傅依前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制曰：（旧校云：是制刘一止撰）辅朕初载遭时多虞忧勤百为终始一节屡即斋坛之拜再登鼎铉之司位并年高功与德称适故疆之来复惟元帅之是谋方资卫社之忠遽

上乞骸之疏察其诚悃菲出伪为朕不敢以官职之事烦焉进秩一等拥节归荣其近药物专精神以自辅俾尔寿臧尚有後渥颐浩遂复归台州。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三校勘记。

子颖建炎中为守臣（子颖二字一连上句作而卒于颖）以羿浇死（应作以灭浇殆）兵之有将（脱之字）将之有帅（脱之字）窃林馆之清名（林一作琳）天下将有崛起而至将相者出欲得英才不可废公论此所以。又为陛下谋也。（脱出字至谋也。十九字）日可张雀罗（雀字衍）其可与虔等耶（耶字衍）驾从卫掠江广（一作虔惊从卫掠江广）旧校小注（本集作李纲知潭州八字衍）。

●卷一百九十四

炎兴下帙九十四。

起绍兴九年三月四日甲申，尽四月。

四日甲申王伦交割京师。

三月甲申兀术（改作乌珠）出就城王伦交割京师是日京城官吏百姓送兀术（改作乌珠）至北郊兀术（改作乌珠）坐於坛上劝酒为别应交割州军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八分般过河北送纳。

马扩为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

马扩为沿海制置副使时朝廷讲和大臣忌言兵事马知其弗合逡巡求退乞为湖南马步军事总管从之会武冈洞首杨三天叛势摇荆湖安抚使谢祖信谋於马马荐张环祖信奏球守武冈而擒三天破其巢穴。

郭仲荀为京城副留守以张俊兵一干赴东京。

制曰：（旧校云：是制刘一止撰）诸侯朝於方岳未忘巡狩之勤王略及於旧都实重居留之任肆颁明命庸示眷怀具官郭仲荀赋性通明受材英特兼子房之智勇慕却谷之诗书夷险屡更忠勤不替执干戈而卫（社稷）援桴鼓以忘（身家）入侍殿岩载肃貔貅之众出分帅阃每宽疆场之忧建大将之节旄加三公之位号功高不伐宠至益谦朕永念神州荐更戎垒悵遗民稔祸之久属殊邻修好之初故臣流落以焉归行旅零崦未集是用畴咨宿望申锡深恩往司管之严仍总兵符之重惟尔拊摩疲瘵劳来攻亡慰父老之讴吟消田里之愁叹俾知朕旨有。若亲临则予汝嘉嗣有哀宠。

四月吕颐浩薨。

董华为公行状曰：公讳颐浩字元直沧州乐陵人登绍圣元年进士第累除河北转运副使宣和四年朝廷乘契丹之衰弱举诸路之兵欲图燕蓟命童贯为宣抚使以蔡攸副之时大将刘延庆统兵仅十万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与王师相拒於良乡县杀伤亦略相当正未有所处会金人於十二月自居庸关引兵至燕山府契丹之众

闻风奔溃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顺景蓟等州童贯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见金国主阿骨打（改作阿固达）重许岁币求此四州之地使者一平房辈往来商议金人知贯攸意要燕蓟以报天子需索益广倍於岁赐契丹之数议既定金国兵遂回贯攸引兵五万前去抚定燕蓟贯攸到燕山。

旬日即班师相继詹度王安中知燕山府为本路安抚使是时郭药师所统兵二万号曰：常胜军。又契丹刺面军万馀人号食粮军费用钱粮不可胜计朝廷命公为转运使公倏奏燕山一路费用如此虽穷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必无以善其後愿诏三省枢密院博议久久之策徽宗震怒阻坏边事先次落职降官仍旧为转运使兼经制燕山府河北京东路财用公在燕山仅二年备历艰险每恐不能逃祸是时金人渐生衅端变诈反覆邀求不已徽宗感悟忆公前日之言遂复官职进徽猷阁直学士宣和六年丁太夫人忧公扶丧至济南府营葬未及掩扩有旨起复催促还任不许辞免公再至燕山府。又仅一年金人初举兵季阙（改作围汴）既与本朝讲好班师乃得还建炎元年五月今上即位於南京六月召公赴行在就道差知扬州是年十月圣驾幸维扬公前期缮治行宫分处三省枢密院百司及卫兵营舍扰不及民而事办十一月召对公奏云：臣窃以金人袭百战之兵一年之内两犯京阙（改作围汴都）天陛下躬有神器臣窃观天下之势以拨乱为急拨乱必任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申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激其气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廩产财用足人安时和则有必取之势无不成之功陛下睿算远图布昭圣武伏愿任贤使能信赏必罚理财节用积粟训兵裁抑恩幸无令挠朝廷之权搜选人材使之任将帅之责大开谏路而择其善意善总览群策而从所长则何为不成何战不胜哉！上览奏称旨。又旬日再对时云：淮南两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势雄胜陛下鉴舆顺动以尉天人之心必得春宜矣。臣尝谓强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强昔汉高祖与项氏相持百战百败垓下之役一战遂成帝业越王兵败妻於会稽卑辞厚礼养兵蓄锐有待而发一战遂收霸功然则陛下驻蹕淮甸，岂非天意怕以资陛下兴王业乎！伏愿聚精会神卧薪尝胆期於除祸乱致太平实无疆之休也。改吏部尚书公被旨令密具边防事宜公具奏云：伏惟陛下即位以来仁民爱物之心孚於四海经忧勤恭俭之德格於皇天是宜边境安甯万邦蒙福然而乘兵政败坏之後敌人以百战之师投隙而南所向无前适於斯时实劳指画《传》曰：天下多事圣哲驰鹜而不足兹诚我事之际而圣哲驰鹜之时仰蒙下。

询备御之策臣儒学进身然尝任西北缘边去处夷狄（删此二字）情伪与夫战阵之略粗闻一二犬马之齿今已六十筋力不能胜甲冑衰迈不能从军旅顾有愚见不敢缄默辄陈今日备御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庙算三曰：料彼己四曰：选将帅五曰：明斥堠六曰：训强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备水战九曰：控浮桥十曰：审形势条分而详布之深切当时之务明年二月金人以轻骑逼扬州车驾仓卒南渡

公与礼部侍郎张浚联马奔及行在仅得渡江扈从至秀州除签书枢密院事江浙制置使公复召募兵四五千人就镇江之北枕江下寨与金人相持近一月金人北去苗傅刘正彦狂谋不轨公倡议约诸大将刘光世破之朝於行在即除尚书右仆射扈从銮輿移蹕建康府寻迁左仆射公与张浚密谋诛范琼一军帖然无事是时天下盗贼群起公谓金人方去李成靳赛等分据淮甸京城隔绝山东河北诸处命令不通其他寇盗不可胜计公以为前此赏罚失当将士解体。若非信赏必罚无以大收将士之心乃奏乞置三省枢密院赏功司应自军兴以来诸路立功将校借补等人并许缴元立功手照自陈朝廷看诚意随宜借补官资，於是四方将士莫不悦服为用自是士气稍振公措画招收诸路溃军盗贼殆将肃清矣。十月金人渡江王师弗能捍御继渡浙江逼行在公忧愤不知所为乃力献航海为避狄（改作敌）之计圣上浩然开纳时廷臣所论皆不合惟圣意确角不移车驾自明州登海舟精锐之兵万馀人扈驾行在台州港迤邐趋温州驻蹕。又月馀是时金人已回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挖江路金人不得济公力请车驾回幸浙西宜下亲征之诏以为先声亟以锐兵策应世忠夹击之此一奇也。时车驾已驻蹕於越州会中丞赵鼎上章底公公遂罢相後召赴行在拜左仆射公每奏陈金人侵犯（改作攻陷）不已今。又大窥川陕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协谋所致古者兵交使在其闲为我之计更宜遣使讲和以纾国难前此所遣宇文虚中王伦等数辈虽拘留不还势当再遣使人以骄其志蒙上开纳遣潘致尧高公绘使金国嗣後潘致尧等得归金通好盖自兹始其後使命相继和好遂成卒迎太母銮輿暨徽宗梓宫以还。又言驻蹕之地最为今日之急务伏愿陛下发中兴之诚心行中兴之产事今当先定驻蹕之地要使号令易通於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

於艰险然後速发大兵一军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军往池州至建康府处置已就招安尚怀反侧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闲使民得务耕桑则大江已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际遣精锐这兵与刘光世渡淮掎角而北去由淮阳军沂州入密州以摇青郛命张俊躬亲统兵由河中府入绛州以撼河东乘诸路民心怀我宋未泯之心知王师有收复中原之意则中兴之业可觐也。。若不速为之逡巡过春夏则金人他日再来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胜言矣。臣尝闻自古有为君将以取天下者弗躬弗亲则不能戡祸乱定海内伏望圣慈考汉高祖以马上治之之迹法唐太宗栉风沐雨之事速图之不可缓也。臣窃见三四年来金人才退士大夫及言事官献言之人辄有怠心便以谓太平廓然无事矣。凡朝廷之谋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机会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遂行臣以谓异日误一古国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闽广数路而已其闲亦多曾经残破浙西郡县往往已遭焚去 浙东一路在今形势漕运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军保全此数路及渐近川陕使国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则民耕失业号令阻绝俄顷之闲已至秋冬金人复来虽欲追悔无及矣。公。又奏臣任官以来在西北极边二十馀年备

见虏人（改作金国）之俗於逐年四月初驱官私马水草牧放号曰：入淀（美水草之地）入演之後禁人乘骑八月末方令出演饲以麦豆以备战斗。又夏月弓力不强射不能及远故虏人（此二字改作彼）未尝於夏月用兵然自汉至唐士大夫未有深晓此理者惟杜牧有言曰：汉伐匈奴尝以秋冬当虏（改作边）人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之际与之较胜负故败多胜少今。若以仲夏月发兵出其意外一举无遗类（删此字）矣。臣窃观陛下总揽岁久英武日蹙则举兵北向以图中原此其时也。贾谊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舍此机会而不乘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万兵费用不费朝廷竭力经营钱粮常。若不办旷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众离乃自困之道祸乱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数年之後必消寝少异时虽欲举事势必不能可为深惜者也。臣年俞六十累岁疾病每恐溘先朝露此志遂不得伸辄敢冒昧陈述乞赐聪察。又奏曰：近日探报金人与刘豫举大兵以。

窥川陕。若於来年三月闲举兵北向必可牵制川隘之意万一川陕参差而王师既逐刘豫川陕闲闻之必震恐因遣韩世忠就近由西京入关此亦一奇也。上开纳此策嘉叹不已以公都督诸军事总师北向公师次镇江因台章上疏遂罢相是岁冬虏（改作金）骑再犯（改作攻）淮甸缘事关利害因以边防机事具奏上亲笔哀美令陈利害公即条具所见析为十谕上之其一论用兵之策其二论彼此形势其三论举兵之时其四论分道进兵其五论运粮供军其六论大兵进发其七论经理淮甸其八论机会不可失其九论舟楫之利其十论并谋独断上嘉其议而行之薨谥忠穆。

林泉野记曰：颐浩字元直齐州人登元九年第宣和末进徽猷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在燕山郭药师执以犯斗靖康初奉祠居维扬建炎初加徽猷阁学士淮东路安抚使知扬州权户部侍郎次年张遇犯真州节制诸将往拒之至扬子桥遇降迁户部尚书上南渡颐浩同签书枢密院江淮两浙经制使军於江甯府会苗傅刘正彦擅废立颐浩闻之恸哭约刘光世张俊韩世忠马彦辅等合兵五万勤王败正彦於临平傅与正彦遁去上复辟拜尚书右仆射御营使命将出师追讨傅正彦皆伏诛颐浩为相不务体貌惟持赏罚先公道治财主吏一疲民亲作书币以招群盗拔诸军入卫军容稍振是秋转左仆射依前御营使闻粘罕入寇（改作尼堪南下）乃请隆重往洪州上幸明越以避其锋虏（改作金）既逼。又劝幸海道班直卫士谋杀颐浩赖统制官辛永宗收杀其党遂从驾航海至章安镇次年由温台闻虏（改作金）众退上还越以御史中丞赵鼎章罢为观文殿学士提举崇福宫俄除建康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张遇王涣颜孝恭巨师古王燮杨惟忠等六军皆授节制与李成将马进战於江州为进所败绍兴元年范宗尹罢乃召还而秦桧先已除右仆射。又富直柔韩璜辛道宗永宗皆怀忌常共底訾上悟其譖拜颐浩少保尚书左仆射辞免少保改特进逐直柔韩璜道宗颐浩请移蹕临安命李光王燮往太平州执韩世清戮之未几出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总管巨师古崔增赵延寿等全以往润州丹徒前军反刘光世遣将讨灭颐浩回荐朱胜非孟庾綦崇礼黄叔

敖姚舜明皆得进秦桧尝欲倾颐浩上觉罢桧三年辛炳常同言颐浩不恭不忠十。

罪以观文殿大学士罢提举洞霄宫居台州五年冬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制置大使七年进少保知临安府兼浙西安抚制置大使时行在平江张浚请移幸建康颐浩乃请赴行在谋止建康之行浚沮格不得见从至建康乃获对场上抚谕遣诣临安八年春上欲返临安加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知建康府兼江南安抚制置大使行宫留守力辞罢为醴泉使及虜（改作金）还河南召颐浩赴阙秦桧以宿憾除为西京留守置之危地颐浩感愤成疾力丐闲复归台州薨年六十九赠太师。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四校勘记。

随宜推广恩借补官资（脱推恩二字） 金国通好（脱国字） 则民失耕业（误作民耕失业） 必可牵制川陕之寇（寇误作意） 兵费用不贲（兵字衍） 六军皆受节制（受误作授） 至润州丹徒前军反（脱至字） 乃获对场（场应作焉） 镇南定江军节度使（镇南一作镇安） 罢为醴泉观使（脱醴字） 赠太师（一作太保）。

●卷第一百九十五

炎兴下帙九十五

起绍兴璫年五月，尽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五月张俊韩世忠来朝。

复南京归德府为应天府许州为应昌府陈州为淮甯府颍州为顺昌府寿州为寿春府曹州为兴仁府渭州为平凉府庆州为庆阳府延州为延安府。

州府之名自陷伪之後经金人及刘豫更改者今复其旧。

孟庾为西京留守兼河南府路宣抚使路允迪为南就留守兼应天府路宣抚使。

李世辅入延安府遂执夏国宰相王枢归朝廷。

初李世辅奔夏国乃说夏国发兵可以取陕西五路夏国主信之发兵五万别差都统与世辅共总兵政以宰相王枢监其军长驱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辅以二千骑至城下问延安府守者姓名曰：赵惟清世辅曰：金人不道杀戮我满家良贱我今提夏国精者雪冤呼惟清开门惟清曰：太尉自兴大金为仇讎何与於大宋而欲攻大宋之州府世辅问延安府今为谁守惟清曰：大金已割三京地界还之大宋已行赦书到府官军民拜恩毕今为大宋也。世辅惊请赦文一验之惟清以真本示世辅世辅曰：然则世辅请以左右数十人入议事惟清从之门启世辅入城见市井闲百姓欢笑之声乃知割地事审的遂与惟清约以单骑回军中并杀夏国头领南归朝廷即率腹心数十人回军中声言生执到延安府官属是夜王枢具钦於帐中夏国都统与世辅皆在坐夏国军马悉全装铁甲列寨下酒三行世辅命执到延安府官属入，於是世辅腹心人僧

拥数人至帐下世辅即起掣刀一手执王枢一手杀夏国都统帐下大喧诸军皆不知其因闻风堕坑填谷死者莫知其数迨晓世辅招谕馀众得马仅二万匹遂往延安谋欲归朝廷，或谓世辅曰：大尉威声著於大金与夏国矣。於大宋则未有寸功当今之计莫。若就马聚兵长驱直渡黄河乘胜取河北河东献於朝廷则归之为有名矣。世辅犹豫闻楼宣谕陕西将及近境有劝世辅见陈叙归朝之意者或者曰：不可大丈夫不就功名则已如欲就功名。若一见楼宣谕虽欲渡河不可得矣。亦会以书与世辅期相见世具扬天子德意勉世辅速归朝廷世辅遂以王枢偕。

行留马在陕西後欲起纲致地在而金人败盟皆为金所有。

士人 张焘祇谒陵寝回。

士人 张往西京朝陵自陈蔡历汝颍以至京洛延见父老布宣天子德意迨至柏城披荆棘履榛翳随宜葺治展敬成礼而还回到行在即日入对焘具子奏曰：臣窃惟国家遭百六之灾致夷虜肆蛇豕之毒（此七字改作异域凭陵之患）祸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猥被使令恭修祇谒之事至於柏城恸哭深惟虜罪（改作敌衅）义难戴天虽穷诛极讨殄灭之未足以雪此耻而复此讎也。恭惟陛下圣孝天性岂胜痛愤之情愿以梓宫两宫之故方。且与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灵震怒既久岂容但已异时躬行天讨得无望於陛下乎！矧惟自古甚定祸乱非武不可狼子野心（此四字改作敌人二三其德）不可保持久矣。伏睿慈仰思历圣责望之重俯念亿兆祈向之切闪励将士益修武备夙兴夜寝念兹在兹以俟衅隙起而应之电埽风驱云：撤席卷尽俘丑类（改作其众）告功诸陵使天下诵之万世美之如是然後尽天子之孝而为子孙之责塞矣。上问诸陵寝如何焘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贼（改作仇）上为之黯然焘。又奏诸陵下石涧水自兵兴以来涸竭几十五年臣至陵所修诚礼结水即大至父老叹异以为中兴之祥上喜後以语宰相曰：张焘言必不妄焘。又奏访闻虜（改作金）人於淮阳军采木作筏不计其数。又行造绳索甚多不知其意安在如此告示事在我，岂可不知诸将以朝廷尝有不得遣闲探指挥各务省事遂不复遣虜（改作金）人奸猾（删此二字）广置耳目我之动息彼无不知虜（改作金）之情状我则漠然不闻臣窃惑之臣。又见黄河船尽拘北岸悉为（所用）往来自。若北无一人敢北渡者，岂有是理哉！臣愿陛下戒飭边吏谨封疆严守御广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预防之庶无後悔。又言新复州县官吏差遣皆以贿得公肆侵渔取悦百姓乞令监司严行约束。又言抚绥之道以安静不扰为先今使命络绎民闲困於将迎不安其居非所以慰来苏之望。又言访闻陕西诸帅皆不相下动辄喧争设有缓急，岂能使其协力不。若置一大帅使之节制则首尾相应缓急可恃愿陛下留意无忽焘之所言切中时务宰相秦桧方主和议惟恐少忤虜情（改作金人）故事皆不行。

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吴薨。

中书舍人王纶为公墓铭曰：公讳字晋卿世居德顺之陇干公少沈毅有志节善

骑射知兵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政和中夏人犯边力战有功自是威名益振炎二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春渡河出大庆关略秦雍所过城邑辄下三月还自巩州至凤翔陇右都护张严邀战失利敌势愈张谋趋泾州大将曲端拒守麻务镇命公为前锋公进据青溪岭逆击大破之敌始有惮公意三年冬剧贼史羨慕寇兴凤据长安谋为不轨公击斩之转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泾原路马步军事总管金人谋取环庆大将娄室（改作索）以众数万出麻亭公逆战於彭店原士殊死斗杀伤过当敌惧引去而曲端劾公违节度坐降武显大人罢总管论者不平未几复故官职改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知凤翔府权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公事进复长安宣抚处置司将合五路兵与金人都统制会诸将议战公。又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何以战宜据高阜先为不可胜者众曰：我师数倍。又前临苇泽非辞骑所宜不听既而敌骤至囊土俞淖以薄吾营军遂大溃而五路俱陷巴蜀大震公独整众保散关之东曰：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其上，或谓公宜屯汉中以安巴蜀公曰：敌不破我不敢进坚壁重兵以临之彼惧吾蹶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绍兴春三月敌将没立（改作默）果率锐兵期必取而後进公击败之真拜忠州防御使兼帅泾原夏五月没产（改作默）方功箭关公复遣麾下击退卒不得与二将合转明州观察使（丁母）嘉国忧起复寻兼陕西诸路都统制敌自破契丹以来（狃於）常胜至每与公战辄北不胜其愤冬十月其元帅四太子者会诸道兵十馀万造浮梁跨渭水自宝鸡连营三十里。又叠石为城夹涧水与官军相拒公指挥诸将选劲弓弩号驻队番休迭射矢发如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则为覆於神岔峪待其归覆发众大乱俘其将羊哥孛堇（改作英格贝勒）及酋（改作首）领三百馀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馀里获铠仗数万计拜镇西军节度使二年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陇州敌久窥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衰其兵。又尽发五路叛卒声言东去反自商。

於出汉阴才寿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驰。且调兵利闻既至适与敌遇使人以黄柑遗其师撒离喝（改作萨里罕）大惊曰：吴公来何速耶遂大战饶风关凡六日敌皆败杀伤不可胜计撒离喝（改作齿里罕）怒暂其干户孛堇（改作贝勒）数人以死犯（改作夺）关出官军後公徐结阵趋西县可曰：蜀危矣。公曰：敌去国远关而死伤大半吾方合师以制其敝蜀何忧也。月馀敌果退加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四年春二月敌复大入犯（改作趋）仙人关公预为垒关旁曰：杀金坪严兵以待敌据阜战。且攻垒公命将士更射。又出锐兵击其左右战五日皆捷敌复遁去上闻之嘉叹赐以亲札曰：朕恨不抚卿背也。是役也。敌决意入蜀自其元帅以下皆尽室以来。又以刘豫腹心为四川招抚使既不得志度公终不可幸胜则还据凤翔授甲屯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夏四月徙镇定（国军）除川陕宣抚副使秋七朋录仙人关功进检校少师奉甯保静军节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营田大使徙镇保平静难军公与敌对垒俞十载常患远饷劳民屡汰冗员

浮费岁益屯田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哀城废堰广溉民田复业者数万家朝廷嘉之每降玺书哀谕七年冬敌废刘豫。且益兵众以为疑公策其将去九年春和议成上以其功高复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遣内侍斋诰以赐而公已病甚扶掖听命自以赏过其劳固辞优诏不许六月己巳以疾薨於仙人关治所享年四十有七公用兵本孙吴而能知其变务远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视士卒之休戚如己而同甘苦故人乐为之死其任将佐等功赏断以公论无亲故权势之徇故麾下诸将多以功显既贵而自奉之约不逾平时至推解以予士则不少吝故家无馀赀至无宅以居呜呼虽古名将何以加诸後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公弟吴适在军中一日从容问公所以战则曰：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闲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後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遇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洞中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

无穷以拾零其坚忍之势则我固有以制彼至於决机两阵之闲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有不能言以是知公这深於兵也。十年诏立庙於仙人关赐额曰：忠列谥公武安。

吴武安功绩记序曰：忠烈吴武安公中兴名将其抚养士卒似整套起其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子忧国远计不幸近功似赵充国身歿这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方其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乾道乙酉予既作补遗志其大者凡数十事以遗其少子参议。且类宸翰诏命碑镂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录）庶备国史异时采择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杯而後之为大将者有所矜式书成人喜读之荐绅传道已满四川然意尚有遗也。近得明庭杰从政所撰功绩记文实语详果有未闻知者询其来由则无能为力方忠烈用兵渠在张魏公幕府亲所闻见（宣抚）司参议冯康国元通命记其事是可信也。因镂之集中以补遗焉岐下张发书。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五校勘记。

官吏军民拜恩毕（脱吏字） 比无一人敢北渡者（比误作北）洞中重甲数百步外（脱重字）。

●卷一百九十六

炎兴下帙九十六。

起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尽其日。

吴武安公功绩记曰：吴字晋卿世居德顺之陇干曾祖谦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少保三世皆以义烈闻侯少沈毅尚气节长於骑射晓兵法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政和中夏人犯边鏖战立功补进义副尉权队将讨浙西贼方腊破其众。又破河北贼累功转忠训郎权泾原第十一正将夏人攻怀德军以百馀骑突击追北斩首百四十有六转秉义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将建炎三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春渡河出大庆关娄室（改作罗索）残长安鼓行而西跨凤翔跨陇不浹旬降秦州垂头熙河陇右大震帅张深遣偏将军刘惟辅御贼（改作之）杀其帅黑风（改作哈芬）大王娄室（改作罗索）失势遁走深更遣陇右都护张严以兵继进严趋凤翔五马坡下兵败死之惟辅自凤翔石鼻寨遁归熙州经制司统领刘延亮弃凤翔归曲端端斩以徇端与侯大兵屯北原坚壁不动金人谋趋泾州端拒守麻务镇遣侯以前军讨贼（改作迎敌）侯进据青溪岭逆击大破之转武功郎泾原。

路兵马都监知怀德军令率本道兵复华州城破将士无杀掠民皆安堵转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剧贼史羨慕寇兴凤据长安谋不轨侯进兵夜袭其城羨慕出战斩其首转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马步军副总管金人谋取环应大将娄室（改作罗索）以众数万攻麻亭侯逆战於彭店干殊死斗杀伤过当面曲端劾侯违节罅落武显大夫论者不直之未几复故官改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知凤翔兼权知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司公事进复长安转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先是侯曲曲端起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捍御金贼（改作师）所过人供粮秸道不拾遗猛士如林甲军蔽野每战必先占高原必胜之地未尝败势贼（改作敌）稍北退河东不敢逾河饮马时朝廷遣枢密张公董帅川陕许以便宜不从中制枢密张公董帅川陕许以便宜不从中制枢密移檄诸路将臣与贼（改作金）大战召端与侯问筹策端云：平阳广野贼（改作敌）便於卫突而我军未皆习战须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举侯云：高山峻谷我师便於驻队贼（改作敌）虽骁勇甲马厚重终不能驰突我据嵯峨之险占关辅之势贼（改作敌）虽强悍不能据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为迂缓一以为怯懦置其言而不用弃其人而弗亲秋九月师次富平都统制会诸将议战侯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将保以战。且徙据高阜制贼马（改作笔骑）冲突诸将谓不然云：师数倍。又前临苇泽非铁骑所宜都不听既而贼（此字改作金兵）骤至囊土逾泽以薄吾营王师大溃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独整众保散关之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其上，或谓侯宜进屯汉中以守巴蜀侯曰：贼不破我讵敢轻进吾坚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惧吾袭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绍兴春三月金国没立（改作默）郎君率锐兵犯原上期必取而後进侯击败之真拜忠州防御使夏五月没立（改作默）及浑女（改作和尼）郎君马五太师耿太师复会别将乌鲁孛堇（改作乌憎贝勒）使二将由阶成出大散关先至侯与战二日连胜而没立（改作默）方攻箭关侯遣麾下击退不使二将合分兵掩袭两皆溃去转明州观察使诰词云：朕以经理关陕付之枢臣奉将天威式遏乱略非有熊罴之士

不二心之臣相与戮力尽忠内抚外御则戡定之期未可岁月而冀肤功来奏懋赏是宜忠州防御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吴材气不群忠勇自奋策足功名之会腾声关陇之间比者擢帅泾原尽护诸将岐下之战尤为隼功获。

其酋（改作队）豪丑类（改作敌因）折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平夫雄职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奋尔烈朕无爱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几丁母刘氏嘉国太夫人忧起复寻兼陕西诸路都统制诰词去孝移於忠者圣人之格言国尔忘家者人臣之彝宪而况分阃外之寄统诸路之师淬励以须枕戈待旦其可以亲丧废乎！观察使吴经以功伐寝阶显荣却敌有沈果之机驭军适威爱这济战多由率懋赏既行遽深风木之悲方冶金革之事矧临敌忌於易将而制阃庸於夺情基安厥常无旷尔职尚能扬名於世以显父母则忠孝之道两得矣。尔其勉哉！可特授陕西诸路都统制金贼

（改作人）自破契丹以来狃於常胜至是与侯战辄北不胜其愤冬十月元帅四太子会诸道兵及正甲女真（此四字改作契丹渤海等）数万人造浮桥跨渭水自宝鸡连三十里叠石为城与侯拒战侯指授诸将选劲弓强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贼（改作敌）稍却则以奇兵乘险据隘横攻夹击如是三日度其必困遁走侯遣麾下伏神岔峪待其归敌果遁走伏发贼（改作敌）溃俘其部将羊哥大孛堇（改作英格大贝勒）及酋（改作首）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馀里获铠甲数万计乘夜并兵势贼（改作其）大寨四太子全军陷没剿杀殆尽几获上太子拜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斋诏就赐云：兵势无前用兼必胜之将王中使任充斋诏就赐云：兵势无前用兼必胜之将王灵克布允系敌忾之威眷我虎臣时献戎捷受尽护诸将之任当兼总两帅之雄控临要冲遏制侵轶永念雍州之域久罹阨虜（改作北漠）之灾属敌势之方张励兵锋而益倍阴设奇伏躬率启行（下添遂字）俘当户之众酋

（二字改作豪下添悉字）殄引弓之群丑（二字改作众）威声遐畅覬奏上闻班劳策勋敢後畴庸之典建牙拥节益隆制阃之权肆衍户租仍加真食并颁徽数式示眷怀於戏迪果毅於戎昭益申威於武备方乘战胜之功行赐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图报异恩可特授镇西军节度使陕西诸路都统制武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绍兴二年兼宣抚使司都统制节（度使）兴文陇州贼（改作金）久窥蜀必欲以奇取之撒离喝（改作萨里罕）与四太子愆前日之败不敢窥和尚原绍兴三年春裒其兵三十万。又尽发诸路签军声言东归太原反自商於出汉阴才寿梁洋金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骑兵倍道疾驰昼夜数百里急调兵利阄径趋金洋先以黄柑数百枚犒贼（改作其）帅曰：大军远来聊奉止。

渴今日决战各忠所事撒离喝（改作萨里罕）以杖击地大惊曰：吴侯尔来何速耶不敢进盘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饶风岭之寨栅方据要险而贼（改作敌）已麾众军急上遂大战饶风岭上凡六昼夜贼（改作敌）皆败衄撒离喝（改作萨里罕）大怒斩其千户孛堇（改作贝勒）数十人以死犯（改作夺）关双潜军间道俞蝉

溪岭出官军後侯按兵夜径趋西县，或曰：蜀危矣。侯曰：贼（改作敌）埽地而来去国远斗而死伤大半吾以全军挖其吭蜀可无忧侯遂为清野之谋分屯诸将示以才寿虚之势贼（此字改作金师）便於行中梁山浹月一夕潜遁撒离喝（改作萨里罕）归乃服侯善用兵势不能破乃密遣通书百端闲诱言金国威德之盛智勇之奇甲兵之强公宜相时而动侯复书云：谨白金国都统足下远蒙示书。且审雅怀士各有主不容缄默彼已这情不通空相猜贰无复平时也。辄摭愚悃覆答雅贶惟足下亮之夫华夷异分此天下（删华夷至此七字改作君臣有）大义古今（下添有字）常理顺之则治逆之则乱披观传记数千百年夷狄之乱中华与夫叛臣贼子称兵犯顺卒不旋踵夷灭无遗类者以其（删夷狄至此二十八字）悖（改作蔑）在义（下添而字）反常理（下添者字）神人愤疾天地不容也。（下添伏念二字）我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时昏乱坚守臣节委贄柴氏仗顺讨逆功塞宇宙属世宗弃代历数有归百万之众呼拥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杀一士不堕一城与尧舜何异哉！深仁厚德布涵养行一二百年民至老死不识干戈上下狃习下狃习武备不修戎器不备贼盗乘之郡县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盖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谓金国威德之盛甲兵之强果能至是乎！。且金国行师战胜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纵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贪得（删恣其至此八字）鼓勇争奋胜则胜矣。而杀伤残贼变动和气亦（删残贼至此七字改作为）已甚矣。（删此字）以此用士利尽则士不可使以此决胜财殫则战不可必足下视今之天下何如遭烧去者十不存一二耕农失业商贾流亡饿死者相枕籍所谓财利何有哉！窃忧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战自是不可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复据青徐之坏掖扶（改作扶掖）斗筲之子俾伴拥虚器彼刘豫者尝北面本朝备位台省负上皇拔擢之恩临难畏懦不能以死报国而乘便抵闲侥幸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弃而唾骂之其尚何颜面以视听於天地之闲望天下归之耶然金国既以夷乱华（删此五字）。又（改作乃）挑贼豫以臣反君。

。顾天下大义古今常理金国尽埽除之矣。（删金国至此七字改作何在）而欲以靖乱不知适所以召乱也。主上聪明孝友慈仁恭俭闻於天下如奉使金国不能留暨京师之变适治兵藩阃讴歌攸属嗣位应天实太祖兴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见矣。维扬之役大兵奄至仓皇无备中外失色然大驾南下横冲风涛几数千里如行衽席厮役之卒无一不备而金国之士漂流沈溺者过半此足以见天之不弃赵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星纬顺行隆冬届寒日星温晏阳盛阴剥昆中（改作我）国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气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国之众自称多材岂无深明天道而不知审择取舍安定天下尚为前之纷纷果何为耶往者契丹与中国结为兄弟辛牡相要天日是誓信使往来络绎於道两朝赤子实便安之而我纳奸人之谋忽弃载书坠失大信故上天薄罚降此灾戾然核其祸端穷其乱源鼓作交斗金国与有力焉比闻契丹仇怨

金国深入骨髓渤海奚从而和之将会召英豪纠集徒旅借援中国南北通款复寻旧盟并力合势以逞憾於金国金国之兵暴露斗战淹阅岁时力疾气衰腹背受敌足下能保必胜乎！ウ机事殒威名隳成功蔓後患万世口舌之士底薄讪笑金国独何取也。世为宋臣食赵氏之禄孕子育孙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实诛之乃貽说使相时而动足下度岂苟得无耻见利忘义者也。一言之失驷马莫及窃为足下惜之春律方初万窠初熙泰惟逃去坟墓羈游万里之远军中倥偬颇安乐否更冀加谨眠食以养新春和平之福白撒离喝（改作萨里罕）得书大不平日一诸将熟议攻绍兴四年春二月贼（删此字）复大入撒离喝（改作萨里罕）四太子蓄忿日久纠合兵数十万转三河之粟鱼贯蚁附决意取蜀自元帅以下皆尽室以来。又以刘豫复心为招抚使召诸路签军列屯宝鸡绵亘数百里进攻自铁山凿崖开道於仙人关高岭上立大栅下瞰侯营循岭东下直攻侯军侯自以万人当其前公弟总管吴由七盘斗不待令率轻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闻之与皇弟郎君分领万户酋（改作队）长拥兵急攻。又往攻杀金坪野寨对垒连珠硬寨数十卒。又来侯营前立驳数座击我营侯令营中并发神臂弓飞火驳毙贼（改作之）无数统制官田晟总兵深入追贼（改作敌）贼（改作敌）。又发生兵万馀击营左侯分兵力战却之贼（改作敌）不退。又添生兵拥洞子云：梯直前攻城身侯兵向前用驳打洞子碎用撞午撞云：梯倒贼（改作敌）怒缚虚棚战楼别遣大字堇（改作贝勒）拥锐卒万馀一发乖城侯令统制官杨政领长枪防刀手深入刺打隔断贼（改作敌）。又遣二字堇（改作贝勒）总正甲金人二万夹攻栅两肋吴左右遮护血战杀贼（改作敌）贼皆引却撒离喝（改作萨里罕）驻马四顾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号令诸军并力共攻侯营兑方一楼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为统领只在楼上酣斗楼已倾侧仲以绢为绳拽使复正贼（改作敌）以火焚楼柱仲以海壶击灭火贼（改作敌）布神臂弓东岭下侯亦发神臂弓五百只与之对贼（改作敌）退去即遣王万年刘钤辖水王武宣赞分紫白旗入贼（此字改作敌垒）贼（改作敌）奔溃抵夜侯别遣五将分更去 司寨心理夜数十合金人困惫死伤以万计郎斂兵宵遁杀死千户万户甲军万馀得傍牌铙枪金鼓旗帜数千件左军统制张彦夜才贼（改作金人）横山寨斩首千级生擒将领二十人侯。又遣统制官王俊设伏河池挖贼（改作其）归路生擒百馀人斩首千级得甲马旗帜无数侯悉兵尾袭直过和尚原去上闻之嘉叹赐以亲札云：史谓赵充国沈勇有大略其用兵以全师保胜为策乃汉中兴良将也。朕尝思其人以济大业比见宣抚司奏金人拥大兵而来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关克敌挫彼虎狼之锐而壮朕兴复之威非谋以济勇能。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见之但恨阻远不得抚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骄其志益励军情则所谓济朕莫大之业者非卿而谁耶已降亲笔除卿宣换使及继以朕以御战袍器甲等物赐卿想已毕达今朝廷见议赏典先飞此数字聊写朕怀金人久不得志则还据凤翔授甲屯田为久留计自是不敢轻动侯以熙河经略使关师古自兆岷领选锋统制

李进前军统制王师古後军统制戴越打粮河州袭大潭县掩骨谷镇贼慕洧拔寨去师古由杀马谷攻焦山务焚田家村围子谷深入贼境（删此二字）至石要岭忽遇金贼（改作人）大兵一战败绩师古旋师大潭内怀惭惧悉还兵宣抚司只身往降贼（改作金人）侯爱此军忠义无一人一骑从师古叛者抚存劳貔捐其家财厚资给之两军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师古得貔得貅於行阵侯由此军精甚四月徙镇定国除川陕宣抚事使秋七月朝廷录仙人关功进检校少师奉甯保静军节度使五年春侯复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

六年兼营田大使徙镇平保知静难军侯与金贼对（删此二字）交战俞十年熟其军垒曲折知其部领坚脆常以一当百惟虑远饷劳民屡汰冗员官节浮费岁屯田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哀城废堰广溉民田复业数万朝廷嘉之下玺书哀赏七年冬贼（改作金）废刘豫召诸道兵声言入蜀侯独谓不然策其将去已而果然和议成上以侯功高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侯已疾自以赏过其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於军享年四十七己亥遣表闻上震悼辍视朝特赠少师九月丙申苻弟奉丧葬於德顺军就洛城十一日戊申上念公不已赐钱三十万擢龙虎卫四厢都指挥使以尉恤其家侯能抚士卒同其甘苦至军政则斩剗一不贷故人人效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务镇督战侯遣列校三百七十余人於大谷比较岭迎战矢石未交望风奔溃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凤前三百四十余人出赴招安侯问讯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馀三百七十人悉斩於边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栗自是出战人皆效死至第功赏则维以公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卒右日诵几过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卒也。家无馀费至无宅以居三子拱佑武郎扶绵为文官承奉郎以经史自娱明庭杰赏试论之曰：汉皇甫规张奂皆生长山西应贤良中高选规以诗《易传》授门弟子三百余人奂著尚书疑难五十馀万言以垂世设教二公尚武充文俱仕度辽将军破胡虏（改作敌定）以千万计观规自布衣时以西羌深入上书愿假近边无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规为将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纳降奂每言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诛灭胡虏（改作埽廓边境）子（缺）（知元通与吴侯相知之深想吴侯诸子必皆稔闻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会悟吴侯家一朝奉尝语之曰：山西出将二公家世边人将门出将二公奕世将种大丈夫当用长枪大剑定天下安从文官学弄笔墨也。元通曰：然俊民论议极有补於世当并为我书於吴侯传末云：宣抚司荐士明庭杰记。

林泉野记曰：吴字晋卿德顺军人沈勇知书少隶。

曲端为将张浚宣抚川陕用为都统制绍兴元年十月金人陷凤翔府宝鸡县至和尚原遣弟及统制雷仲三战皆败之。又败之神岔峪口自是累三十馀阵皆克擒万户

羊歌孛堇（改作英格贝勒）粘罕（改作尼堪）婿也。及不路孛堇（改作博贝勒）二十余人兀术（作乌珠）中箭而遁蜀土赖之以功加镇西军节度使浚还朝留守川口四年兀术（改作乌珠）欲入寇刘豫弟益方知长安密使告为备二月果犯兴州仙人关兀术（改作乌珠）使谓曰：赵氏已衰不可扶持公来当择善地百里而王之曰：业已事赵氏不敢有二，於是克期与战虜（此字改作（乌珠）大败自後每遇辄胜都统郭震为兀术（改作乌珠）所袭败日与鏖战郭震为兀术（改作乌珠）所袭败日与鏖战郭震为兀术（改作乌珠）亦复攻之虜（改作乌珠）。又败四月再败虜（删此字）於凤州几获兀术（改作乌珠）复秦凤陇州降签军七七对敌常乘肩輿作乐除四川陕西宣抚处置事使进检校少保奉甯保静军节度使五年以所统为行营後护军六年检校少师静难军节度使於兴州九年议和改宣抚使仍开封仪同三司六月以疾薨年四十七赐钱三十万弟加开府仪同主其军三子扶部曲杨政田晟姚仲王彦雷仲皆名将。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六校勘记。

董师川陕（师误作帅） 乌鲁孛堇折合孛堇（脱此四字） 陟以廉平（平一作车） 自宝鸡连营三十里（脱营字） 底薄姍笑（姍误作讪） 明廷杰尝试论之（尝误作赏） 俱任度辽将军（任误作仕） 当语之曰：（当误作尝） 迺者天子（一作迺者天子知元通与吴侯相知之深无缺文） 郭震为兀术亦复攻之（为兀术三字衍）。

●卷一百九十七

炎兴下帙九十七。

起绍兴九年七月，尽十月十一日戊午。

七月王伦蓝公佐往金国。

王伦以奉使金国至东京权留守到东京留守孟庾至京师伦遂与其副蓝公佐渡黄河北去至北留伦不还独遣公佐归。

金人杀兀室（改作乌舍）萧庆。

节要曰：诛兀室（改作乌舍）萧庆诏朕席祖宗之基抚有万国仁帙德覆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旧敢为奸欺开封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陈王希尹（希尹兀室名。殆室改作乌舍）猖以军旅之劳寝备宰辅阴愆阴恶出其天资蔑视同僚事辄异论顷更法令之始永作国朝之规务合人情每为文具比其改革不复尊承几丧淳风徒成浇政至乃未有诏谕遽先指陈或托旨以宣行每作威而专恣密置党与怀为诞谩僭奉玉食之尊荒怠梟鸣之甚外擅家国之利内睽骨肉之恩日者帅臣密奏奸状已萌蚤弗加诛死不瞑目顾虽未忍灼见非诬心在无君言尤不道逮燕居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

稔於听闻迄致彰败躬蹈前车之既覆岂容。

蔓草之弗图特进尚书左丞萧庆迷国罔悛欺天相蔓草之弗图特进尚书左丞萧庆迷国罔悛欺天相济将致认理咸伏厥辜呜呼赖天之灵既诛两观之恶享国无极永保亿年之休咨尔臣民咸体予意。

神麓记曰：悟室（改作乌舍（与国同姓完颜氏母妊三十个月生名曰：悟室（乃三十也。。悟室改作乌舍）长而身長七尺餘音如巨钟面貌长而黄色少须髯常闭目坐怒睜如环创撰女真文字动循礼法军旅之事暗合孙吴自谓不在张良陈平之下初兀术（改作乌珠）往祁州元帅府朝辞既毕众官饯於燕都檀州门裹兀术（改作乌珠）甲第至夜阑酒酣绵各归惟悟室（改作乌舍）独留嗜酒咬兀术（改作乌珠）首曰：尔鼠辈岂容我咬哉！汝之军马能有几何天下之兵皆我有也。言语相激兀术（改作乌珠）佯醉如厕急走骑告秦国王宗干云：兄援我秦国王与悟室（改作乌舍）从来胶漆及谋诛鲁宋之後情转相好遂言语遮护之曰：悟室（改作乌舍）实有酒，岂可信哉！兀术（改作乌珠）出次早以辞皇后为名泣告皇后如前后曰：叔。且行容款奏帝耳兀术（改作乌珠）遂行后具此言白东昏使兀术（改作乌珠）亲弟燕京留守纪王阿普（改作鄂博）兀术（改作乌珠）至良乡及之回兀术（改作乌珠）密奏帝曰：朕欲诛老贼久矣。柰秦国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山後沿路险阻处令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以我骨肉不附己者必诬讒去之自任其腹心於权要之务此奸状之萌惟尊叔自裁之赐死同难臣鲁南（改作鄂噜纳）撒瀛（改作萨伊游）虚哥（改作苏克穆尔）铁哥滋（改作特古斯）四子遇害右丞萧庆并子男亦被诛。

松漠记闻曰：陈王悟室（改作乌舍）加恩制贵尊贤式重仪型之望亲亲尚齿亦优宗室之恩朕俯追追群情祇膺显号爰第景风之赏执。若台曜之先凡尔在廷听予休命具官属为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规为四辅三公之冠当艰难创业之际籍左右宅师之勤如献兆之信蓍龟如济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於皇天属正统之有归赖嘉谋之先定缉熙百度董治六官雍容以拆肘腋之奸指顾以定朔南这地德业茂著古今罕伦迨兹庆锡之颁询及金谐之论谓上公之嘉命有九而天下之达尊者三既已兼全无可增益乃敷求於载籍仍自断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异数坐而论道今复举於旧章萧相国赐诏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并滋优渥以奖耆英於戏建无穷之基则必享无穷之福赐非常之礼所以报非。

常之功钦承体貌之隆共对邦家之祉。

又曰：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鲁悟室（改作乌舍）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灾我伤至七月鲁兖宋滕虞诸王同日诛庚申年星守陈太史以告宇文语悟室（悟室时为陈王。悟室均改作乌舍）悟室（改作乌舍）不以为怪至九月而诛虜亦应天道如此（删虜亦至此七字）余睹（改作伊都）始之降约燕京统军反统军

之兵皆契丹人余睹（改作伊都）谋诛西军之在云：中者尽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汉儿令诛女真之在官在军者天德知军伪许之遣其妻来告时悟室（改作乌舍）为西监军白云：中来燕微闻其事而未信以通事汉儿那也。（改作纳延）回行数百里那也。（改作纳延）见二骑驰甚遽问之曰：曾见监军否以不识对问为谁曰：余睹（改作伊都）下人那也。（改作纳延）追及悟室（改作乌舍）曰：适两契丹云：余睹（改作伊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识监军（北人称云：中为西京）恐有奸谋遂回马追获之搜其靴中得余睹（改作伊都）《书》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复驰告悟室（改作乌舍）即回燕统军来谒缚而诛之。又二日至云：中余睹（改作伊都）微觉父子以游猎为名遁入夏国夏人问有兵几何云：亲兵三二百遂不纳投达靺（改作鞞靺）达靺（改作鞞靺）先授悟室（改作乌舍）之命其首领诈出迎具食帐中潜以兵围之达靺（改作鞞靺）善射无衣甲余睹（改作伊都）出敌不胜父子皆死凡预谋者悉诛契丹之黔汉儿之有声者皆不免。

又曰：悟室（改作乌舍）第三子挾挾（改作达勒达）劲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改作乌舍）常与之谋图蒲路虎（改作富勒呼）之死挾挾（改作达勒达）承诏旨入自从後执其手而杀之为明威将军正月十六日挟奴仆十辈入寡婶家婶焉悟室（改作乌舍）在阙下（虏都也。。删注三字）其长子以告械系於家悟室（改作乌舍）至问其故曰：放偷敢尔悟室（改作乌舍）命缚杖其背百馀释之体无伤虏法缚者必死（删百馀至此十三字）挾挾改作达达勒）始谓必杖闻缚而惊遂失心归至不能坐呼曰：我将去人问之曰：适蒲路虎（改作富勒呼）来旬日死兀室（改作乌舍）哭之恸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改作乌舍）亦坐诛。

节要曰：兀室（改作乌舍）猎居庸关之东憩於山上遥见二驰递者相遇於道立马交谈久而分去悟室（改作乌舍）疑之命数骑追一人至诘曰：匀何人也。曰：余睹（改作伊都）使者以军事诣燕山稿里（改作浩里）统军司（稿里亦契丹也。）悟室（改作乌舍）曰：尔适相遇者彼何人也。曰：彼乃稿里（改作浩里）统军之使余睹（改作伊都）者兀室（改作乌舍）曰：尔等适立马话及何。

事曰：问候兀室（改作乌舍）曰：非也。问候之语无许久。又曰：叙家事悟室（改作乌舍）曰：家事故非立马叙。又曰：叙往事悟室（改作乌舍）曰：往事亦非立马叙驰者词穷面赭。又。且战栗不已悟室（改作乌舍）察其言色兼素疑余睹（改作伊都）稿里（改作浩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诈折之曰：我知尔二人为睹辈议者近有人密告余睹（改作伊都）稿里（改作浩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来此伺之果得尔辈夫何隐焉无何驰者实余睹（改作伊都）议反者也。彼谓兀室（改作乌舍）果知故不敢隐余睹（改作伊都）之叛由是败粘罕（改作尼堪）自燕山令悟室（改作乌舍）西捕余睹（改作伊都）悟室（改作乌舍）至云：中余睹（改作伊都）已走悟室（改作乌舍）尽诛余睹（改

作伊都)残党及擅杀粘罕(改作尼堪)次室萧氏回至燕山请罪於粘罕(改作尼堪)曰:萧氏本契丹之元妃也。与兄实乃讎仇实不得已而从之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将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见事无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横行天下万夫莫当而此人帷幄之间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测矣。事当预防况今至此某以爱兄之故已擅杀之粘罕(改作尼堪)起而谢之既而泣下噫禽兽(此二字改作其)同心。若是宜乎!能有成功也。悟室(改作乌告)奸猾(改作机警)多类此粘罕(改作尼堪)之下诸酋(改作人)不可及之。

八月苏符为礼部侍郎充贺正旦国信使使於金国。

延路经略关师古来朝。

关师古先自陕西叛去及新复陕西地归於朝廷师古来朝有认旗二面拥於马後曰:天下弓马客一国教头师初渡江凡见者莫不大笑。

十一日戊午金人族诛鲁国王都元帅挾懒(改作达兰)。

张汇金虏(删此二字)节要曰:初挾懒(改作达兰)为元帅宗磐为上相二人据内外之权共圆不轨兀术(改作乌珠)既平宗磐之难驰至燕山以图挾懒(改作达兰)除鲁国王挾懒(改作达兰)为燕京行台左丞相除签书杜充为燕京行台右丞相命初不挾懒(改作达兰)谓使者曰:我开国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与降奴杜充为伍耶不受命遂叛初欲南归朝廷不克既而北走至沙漠儒州望云:凉甸兀术(改作乌珠)遣右都监挾不也。(改作托卜嘉)追而获之下祁州元帅府狱至八月十一日伏诛挾懒(改作达兰)临刑谓兀术(改作乌珠)曰:我开国起义之功臣也。尔与我之功固有闲矣。今小酋(删此二字)在上听任谗邪杀戮股肱我恨图之晚我死之後祸必及尔请速图之无效我辈兀术(改作乌珠)免首无言。

苗耀神麓记曰:鲁国王挾懒(改作达兰)罢都元帅以四大子兀术(改作乌珠)代之差吏部尚书亨作天使就祁州问罪挾懒(改作达兰)怏怏谓无罪见诬遂与三子宗武宗旦宗望(乃秦桧伴读者也。)同妻荣歌(改作荣格)妃共议曰:虽夺我元帅府兵马尚有本千户及强壮得力家人部曲可从山後诈伪赴凉径往阙玩具问因何罪如是罢权忽有亲信契丹人召哲(改作珠展)郎君知其谋遂告诉於兀术(改作乌珠)急点强兵五百骑追至虎谷北口逢挾懒(改作达兰)父子车营诱而执之闻奏遂赐死於祁州三子及妃遗史曰:初秦桧在虏(改作敌)中与挾懒(改作达兰)相善桧还朝为宰相知挾懒(改作达兰)封鲁王桧欲间挾懒(改作达兰)使贰乃令高益恭斋书与挾懒(改作达兰)益恭者燕人与桧通心腹随桧归朝桧授以承信郎令斋书贺挾懒(改作达兰)封鲁劝挾懒(改作达兰)就以治鲁地。且已为南朝宰相以相应令刘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刘令庄金人寒取投文字光世令涟水军山寨统领官王勋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据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杀勋光世以承信郎借补勋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书为人所告金人遂

杀挾懒（改作一达兰一）族良贱八百馀口而益恭以烹死。

节要曰：金人之陷山东多挾懒（改作达兰）之力也。挾懒（改作）节要曰：金人之陷山东多挾懒（改作达兰）久居潍州回易屯田遍於诸郡每认山东以为已有其立刘豫也。既不能收功於己。又尝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东之意挾懒（改作达兰）画山东河北图献於虏（改作金）主曰：河北素号富庶然名藩巨邑膏腴之地盐铁桑麻之利复尽在旧河之南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尔今新河。且非我决彼人自决之以与我也。岂可弃之今当以新河为界则可外御敌国内挖叛亡多有有利吾国矣。时吴乞买（改作乌奇迈）为虏（改作金）主粘罕（改作尼堪）之徒用事不得行之以挾懒（改作达兰）请之再四姑取清州（清州在旧河。又素属刘豫）聊慰挾懒（改作达兰）之意而已後粘罕（改作尼堪）吴乞买（改作乌奇迈）既死挾懒（改作达兰）专权遂立主义以取山东诸酋（改作帅）谋之。若独取山东恐惊豫贼之心或至生事不。若废豫以取之也。豫之废也。不惟积怨於（下添金字）诸酋（改作帅）。又。且山东为累耳以是可见挾懒（改作达兰）本心止有意於山东既得山东则遂其意矣。而河南之地欲守之则兵连祸结卒无休息欲付予人以修豫之故事则知後者必乖 监豫之失不无二心，於是割河南之地以归朝廷朝廷得河南皆。

挾懒（改作达兰）之力也。不然则割地何不以旧河为界斯可见矣。其後中山府拘国信使王伦於馆会诸路番（删此字）军将欲叛（改作背）盟复寇（改作收）河南者盖挾懒（改作达兰）时与皇伯宗磐之徒阴谋叛逆欲起兵假以复寇（改作收）河南为名尔。

又曰：绍兴九年挾懒（改作达兰）避暑於蔚州麻田大岭下令诸隐藏被虏逃亡者家长罪死产业人口半没官而半充赏仍於四邻之家共追赏钱三百贯发诸番（删此字）军分诣诸路搜捕被虏逃亡者诸番（改作军）为利所诱苟遇村民便行陵虐捶掠之下间或得之苟非亡者则曰：尔当为我指尔村或邻村所匿亡者一人以易尔身其人不得已而言之诸番（改作军）每得一亡者则驱诣所匿之家拘收人口财物以及四邻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或各持挺聚集相保番（改作诸）军苟至遂或斗敌由是所过捕戮积尸狼藉州县圉圉为之一盈此令初下始自蔚州次及洺州安录广信保州北平中山祁州庆源信德之境黎元穷蹙群起为盗往往宰耕牛自焚庐舍相率上山及三万馀众捕搜遂止挾懒（改作达兰）将反故使民为乱而籍以起兵也。。

松漠记闻曰：杨哥（改作扬格）太师无子以其至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之弟论曰：文烈者为子其後杨哥（改作扬格）太师生子挾懒（改作达兰）乃令文烈归宗。

又曰：挾懒（改作达兰）封鲁王为元帅後被诛其子太拽马亦被囚因赦得出

庶子乌拽马（改作乌雅美）名敦字勉道（删此五字）今为平章。

伪史官李成男李大谅征蒙记曰：天眷元年都元帅鲁国王挾懒（改作达兰）总四辅南行府都统河南诸路军兵公事总副元帅大王四太子至京追呼四辅谕曰：都元帅割三京还南宋何缘不谕吾计议其中都元帅必有逆谋欺罔国朝恐与南宋别有异图其理未当尔等四辅自今後都元帅府应有行移军文字如吾不在府第无吾手押不得承受回报故来面谕尔等切宜谨守祇待吾急赴国朝整会割还地上是时大谅父成在中山府谓大谅曰：今北狄猖獗（改作庭不靖）非吾所忧吾虑者副元帅兀术（改作实图哈）引大族下骑兵及万户北入沙漠部去省亲恐副元帅北征相遇未便吾虽走骑报知令回避未知如何次年皇统元年副元帅诏至行府数都元帅鲁国王挾懒（改作达兰）南和宋。

好包逆甚明已将全贼诛废外有长男胜都化（改作实图哈）知罪惧诛掠骑北遁分遣精骑追袭捕杀。

王山言兀术（改作乌珠）之棧其叔挾懒（改作达兰）也。帛练拉杀之其家三百餘口皆以帛练拉杀合焚其尸屠其所居之地三村之人皆不留。

定国军承宣使吴为秦凤路经略使节制行营右护军。

九月辛永宗来朝。

遗史曰：河南州县新复首命辛永宗为东京提刑永宗唯寻访古器及宣政闲宫禁旧物求觅美女而已每巡历州县不能传导德意志虑（删此二字）而专务苛扰民有冤抑者不能赴诉既去则人唾骂之。

以赵荣还金国。

金国索赵荣并其家属朝廷遣还之初荣之来也。韩世忠接遇之及其还也。朝廷犹虑世忠沮遏乃自真州六合县取淮西路而去。

十五日壬辰胡世将国宝文阁学士川陕宣抚副使。

制曰：（旧校云：是制刘一止撰）三秦天下兵劲之地全蜀坤维斗绝之区并列师屯宏开幕府以壮山河之势以张虎之威不有异人孰膺重选具官胡世将疏通英特笃厚粹深这博古而达今气绝群而迈往雍容持枣有献可替否之风慷慨临戎有扶颠持危之志资实兼於文武身每系於重轻一昨蔽自朕心出当阃寄方略超於前古精神坐折於遐冲兹锡赞襄益隆眷委正斋坛之宠数伊上将之威容并钺参旗制两地兵戎之命云：章奎画冠上阁英俊之尤久矣。畴咨莫如汝可噫谋晋国之帅盖难其人顾汉廷之臣无出其右祇服明训宝观壮猷云：云：吴既死乃命胡世将加宝文阁学士为川陕宣抚副使诸路并听节制世将精神明敏闲习吏治知成都府人谓张咏为知府後始见世将能继（及被）宣抚之命即自成都至河池会吴杨政等诸将谕之曰：世将不能骑马不能躬弓不知笔情不谙边事凡此数事皆出诸公之下朝廷所以遣世将来者诸公知之乎！众皆曰：愿闻其说世将曰：国家开国於五代之後方当五

代之时诸将不起於贼盗者必因杀夺而得之握兵外阬跋扈难制故自国家受命将无专征必以文臣临之鉴五代之弊今朝廷不以世将为疏繆使宣抚诸将盖世将习知国朝故事凡自今以往应军中事务并不改吴宣抚之规模有世将所未达者亦当奉闻各摠诚。

心致勿疑忌边机一切事有益於国家者惟尽心力而为之假世将不来诸公有立功者谁能见之故世将以功状亲阅其实闻於朝廷必信而不疑赏曲当继至此朝廷命世将之意也。诸将皆心服自以下皆拜谢。

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护国军节度使李世辅赐名显忠。

李世辅到行在赐名显忠为枢密院都统制。

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雄武军承宣使关师古为行营中护前军统制。

以夏国宰相王枢还夏国。

朝廷备礼命官津送王枢还归还夏国。

楼归自归西。

遗史曰：楼沼以枢密之职宣谕三京陕西倚秦桧之势妄自尊大轻忽士流尤鄙武臣陕西诸郡多武臣为守番令庭参而退反请通判幕官接席议事新复州县军民皆骇之。又刘豫与金国之人民有诉事者执诉牒告官无阻碍所到民诉征楮每一状非五千不能达故不能尽得其民心贪财贿所至苦大庆之由是失军民之心矣。还朝无所建明迎秦桧之意而已。

岳飞来朝。

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兼知永兴军节度陕西路军马张中孚加检校少保甯国军节度使。

十月九日丙辰张所追复左通郎直龙图阁。

张所建炎初以侍御史出为河北招抚使累战金人无援而溃遂编管广南死於贬所至是追复其官职也。。

十一日戊午张焘加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兼成都成都阙帅上谕宰执曰：吏部尚书张焘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其惮於行卿试叩之宰相秦桧退召焘谕以上意焘曰：君命焘其敢辞桧以闻上大喜乃除焘成都陞辞因奏臣闻圣人贵因时故从时如救火追亡蹶而趋之犹恐弗及诗不云：乎！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也。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轲。又为之说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夫有国而明政刑岂是难事顾闲暇之时为难得尔国家自军兴以来十有馀年日不暇给今兹议。

和甫定征战暂息亦可谓闲暇之时矣。况明年岁在庚申乃艺祖开基之日得非陛下中兴之期乎！时不可失愿陛下鉴诗人歌咏之辞稽孔孟发明之意孜孜汲汲专以明政刑为务则臣虽万里之外犹日侍清光也。上嘉叹久之曰：朕当书此语置之

卒右煮。又奏蜀自军兴以来困於征徭民力弊官吏既不加恤。又从而诛剥之去朝廷远无所赴诉臣俟到所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泽上曰：岂容一路应四川宽恤事件措置悉委卿煮因奏臣入界即行询访一应民闲利害先次放罢绩行具奏官有贪冒惨酷为民之蠹者容臣先次放罢续行按发，庶几远民得沾实惠上皆可之以成都帅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煮始。

赐进干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七校勘记。

自此留伦不还（自此误至作至北）同男卧鲁（男误作难）归室不能坐（室误作至）罪犯产业人口（犯误作死）鉴五代之弊也。（脱也。字）勿致疑忌（勿致误作致勿）。

●卷一百九十八

炎兴下帙九十八。

起绍兴九年十月十九日丙寅，尽十二月。

十九日丙寅新知鼎州王彦卒。

续感为公行状曰：王彦字子才河内人隶弓马子弟所政和五年徽宗皇帝临轩阅试以武艺中选恩补下班祇应从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入夏国荡平伪拱夏军割踏骆驼再城当靖康初金人围太原京城遣发新招赴援敢战後军至太行山焚辎重肆掠百姓惊奔城门画闭公勒弓兵追杀俱尽金人陷怀州鼓行犯阙（改作向汴）公流涕曰：君父有难虽生何为乃弃家奔京师求自试讨贼（删此二字）河北招抚使司选充都统制枢密院令率张翼白安民岳飞等十一头项七千人渡大河已陷州县措置招抚不顺（改作流散）番（删此字）军民既济深入陷地与金人戍兵万众鏖战大破之收复卫州新乡县传檄诸郡贼（改作敌）以为大军之至也。率数万众薄公营围之数匝矢注如雨官军既寡。且器甲故敝疾战辄不利即决围以出遂溃贼（改作敌）见公所乘甲马独异复尽锐追击公独与麾下数十人驰赴所向披靡转战十数弓矢俱尽会日暮得免他将往往复渡河以还公收散亡昨七百余人保共城西山间遣

（腹心）结集两河豪杰以图再举时金人大立赏格求公甚急公在西山常虑（变生）不测夜即徙其寝所部曲或知之泣以告曰：我曹所以弃妻子冒百死以从公者感公之忠愤期雪国家之耻尔今使公寝不安席我则非人乃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改作人）八字以示诚节公益自感辱大布威信与士卒同甘苦未几两河响庆招集忠义民兵首领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一十九寨人十馀万众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自并汾相卫怀泽闲唱义讨贼（改作拒敌）皆受公约束禀本朝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时遣劲卒挠沮粮道（公每）勒兵以待之。且战。且行大小无虑数十百战斩获银牌首领金环女真（删此四字）及夺还河南被虏生口不可胜

计公聚兵既众虑粮储不继一日尽发军士运粮会有奸人以告虜（改作敌）帅乘我之虚遂以大兵犯（改作促）营垒公率亲兵乘高以御强弩飞石所向辄摧壮士贾勇呼声动地贼（改作敌）之弊於垒下者相枕藉悉以马负之而去犹恃众欲以久困公即布长围遮绝亡鬼运者旬馀公檄召诸寨兵大至邓宵遁时金人锐意中原特以公。

在河朔兵势张甚故未暇南侵谋公益急一日虜（改作金）人召其酋（改作首）领俾以大兵再犯（改作撼）公垒酋（改作首）领跪而泣曰：王都统寨坚如铁石未易图也。必欲使某将者愿请死其为所畏如此公方缮甲治兵约日大举直趋太原断石岭关以临代北告期於东京留守资政殿大学士宗泽泽得以便宜从事奏拟公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河北制置使遣书延公会议公将兵万馀将发悉召诸寨统兵官指挥授方略以俟会合既行虜（改作敌）以重兵尾袭而不敢击遂济河既至京师宗泽握公手曰：公力战河北以沮金人之心腹忠勇无前海内所闻然京师者朝廷根本苛累上章邀车驾还阙愿公宿兵近甸以卫根本公即以所部兵马付留守司因差统制官张伟统辖於滑州界沿河沙店以上下地把截令公量带亲兵赴扬州行在所有旨令阁门引见上殿时已遣宇文虚中杨可辅为祈请国信使副议和而公见宰相力陈两河忠义民兵引颈以望王师愿因人心北征犄角破贼（删此四字）收复故地言辞愤激大忤间（相意）上殿指挥遂寝差充御营平寇统领官时范琼为平寇前将军公素知琼臣节不著难与共事即称疾知枢密院事张公浚宣抚处置川陕奏公为前军统制官时盗贼方炽公为先驱所过肃清至汉中改差权发遣利州路兵马钤辖兼提举训练屯驻军建炎四年改差金均房州安抚使知金州时中原盗贼[B227]起大者据郡县铸印间擅生杀更相吞噬以图非望而饥馑荒芜无所资食唯四川号为全蜀易於保聚磨牙摧素毒垂涎吮血者实繁有徒金州知当蜀之後门兵备缺事力私靡公抚民治军宽猛协宜夜以继日未几大贼桑仲乘陷淮安襄阳之势拥兵西向进攻均房守将李伦清韦知几奔窜凶威益炽众号三十万直才寿金州白土关仲公旧部曲也。则。又申牒恳切於公曰：仲於公无敢犯愿假道入蜀以就食公曰：仲於公无敢犯愿假道入蜀以就食尔公谓将佐曰：吾素知仲之为人虽能馭干卒轻财善斗然勇而无谋保为诸公破之乃遣统领官门立为先锋贼恃强锐甚立与战不胜遂遇害将士失色或请避贼者公叱之曰：枢相张公有事於关陕使仲越金而至梁洋则腹背受敌大事去矣。即勒亲卒及民兵疾趋长沙平阻水据山设伏以待之贼望官军少辄仰高蚁附搏战公执帜麾士士悉殊死斗久之贼气惫欲还吾伏发因之大溃纵兵驰击斩获数万贼退保房陵公休士。

进击贼复败追奔至於白磧房州平是秋权京西南路副总管李忠反杀宣抚处置使司招安提举官阁门宣赞舍人颜孝隆等百馀人遂攻金州诸关以四川公提兵控御躬冒矢石贼沈鹜善战。又其下皆河朔骁勇官军与角辄不利遂陷诸斗公退舍秦郊令将士尽伏山谷闲息烽燧噤金鼓禁樵牧。又焚秦郊积聚。若真遁者以诱贼秦郊

去郡城才二十里道路夷坦寂无人声公募召必死士预易麾帜色号设奇以须春至闻再信贼游骑至秦郊公召将佐曰：贼以我为遁明日当悉其家属乘势长驱以入郡城夜半分官军为三路以遏其冲。又以五百骑伏於林麓凌晨贼果大至官军逆战声震山谷胜负未分也。而伏骑张翼绕出贼背贼大奔溃擒馘万数生口无算輜械蔽野追袭至永兴之秦岭因收复永兴之乾县以归时金州困於调度禀无储积士有饥色所得资币尽分军伍赖以饶方贼之遇於秦郊见吾麾帜色号特异固已骇怖念其老幼业与之俱故其战尤力而破败最甚焉初桑仲既败（复还）襄阳已而鳩集散亡攻围邓州镇抚使谭充力不支委城夜逃贼复炽朝廷在远未暇致讨务存怀抚因就除仲襄邓随郢镇抚使庶使革心而仲稔恶不悛反籍专城之权南攻德安西据均阳是冬尽以其众分三道一攻住口关一出马郎岭一才寿恂阳县前军去金州不远三十里公曰：仲以我寡彼众故寇三道以离吾之势今吾破其坚即脆者自者矣。时贼大兵在马郎之北公遣统制焦文通御住口而自以亲兵营马郎与之对垒者几月大战凡六日贼在败奔溃纵兵追击擒统制将官二十七人俘获壮士数千众均州平仲之败也。为其党所杀时。又有王癖董贵郭守中阻兵蜀虽凶悖虐焰下於桑李然其小者犹不减万数公悉讨平之吴为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守和尚原大摧兀术（改作乌珠）公兼同都统守建康屡破钜寇二公实枢相张公浚所选任大犒兴元乐工致语有原头雹散千钧弩汉上风驰八字军之语至今人歌之公威棱既著虽远方持兵者愿听指踪如知华州李子章知陕州鲁闰保据山寨襄唐镇抚使李横实为邻境知虢州耿清。又以所部来归受公节制，於是宣抚处置使。又以公节制商虢陕华时皆没於伪齐公曰：上虽南巡不忘西顾今商虢陕华没於伪齐而陕郡。又密迳河东他日恢复故疆必自此始则臣误膺阃奇。

奚敢偷安乃遣僚属高士瑰部分兵将进图商虢直抵卢氏与贼大兵三遇再破走之遂定商州绍兴三年春首金人伪皇弟都统郎君大举图蜀自商州以入守将邵隆移治上津贼（此字改作金兵）遽至跳奔初（删此三字）枢相张公前（删此字）召公与吴及兴元帅刘子羽会议汉之约虜（改作金）人。若以大兵犯蜀即三帅协势相为手臂公闻虜（改作金师）大入即驻军汉阴一带以应梁洋而贼（改作金人）并兵自上津疾驰不一日至洵阳境上公飞檄召汉阴诸军统制官郭进先以兵三千人来至乘流夜发（阙）於沙隈贼（改作敌）舍骑鹅鸭来攻一日凡数十合进等御之杀伤甚众明旦虜贼（改作金人）知官军单寡即步骑并进尘土蔽天公曰：贼（改作彼）远斗鸢锐难与争锋彼（改作其）所以疾驰者欲因吾粮食以入蜀尔即尽焚储积发居民趋险保聚尽督汉阴兵自石泉趋西乡将与宣抚制置使司及都统制司兵马会合并力御贼（改作之）公次西乡枢相张公遣干办官甄援付公手札急令清野会合所以御戎者雅如公策公遂俞西乡都统制司移文命公控御松林明月诸关公部分既定贼（改作金人）窥伺所以遂越汉水贼（改作方）半渡公命驰击之大

破其众生擒汉儿军八十余人时抚置使司兵马萃於饶风关贼（改作金人）攻之甚急复召公援公尽以将阵於饶风下而发精兵乘高御贼（改作之）一日数十战长枪冲突奋迅飘忽贼（改作敌军）披靡摧折弃甲乌散伤痍踵路时虏（此字改作敌营）杀马而食者已旬馀顾其巢窟已远（改作深入重地）欲退不能进益窘时（利阆）路统制官郭仲屯营正当饶风关背贼（改作敌）夜以轻兵衔枚袭取之饶风失守诸军尽却兴洋亦焚储积为清野之计虏（改作金师）虽至汉中转战千里死伤过半。且无所掠大失望腥膻（改作军心）汹汹异谋欲叛复虑我师掩至即无遗类（改作覆全军）遂自哀斜遁去枢相张公以为虏（改作金）虽深入而亡失士马之多前此未有实同败衄而卒保全蜀者系诸将效力弃过录功用黜陟圣旨进秩行赏有差授公保大军丞宣使公曰：某备任爪牙不能殄灭丑类（改作朝夕殄敌）致彼深入者皆某之罪也。奚敢与他将比独不受土益重之时虏（此字改作金兵）虽遁而伪齐遣周贵为京西安抚使盗据金州（公发）镇兵复自饶风以出至汉阴周贵领兵拒战统制官许清横击大破之贵仅以身免金州平时金州新苦於兵军食益艰枢相张公命兼使司参议驻兵阆中以备川蜀而留格禧以兵三千控御金房俄。

又令公移军渠州照应巴达等州一带斗隘绍兴五年五月公闻下诏车驾亲征刘豫公泫然曰：上躬犯霜露以诛僭逆此正臣子捐身报国之秋况分镇诏书有悉心戮力屏翰王室之语乞尽提全军援行在所至於再三宣抚处置司终以先获圣旨令公保蜀遂不果行知荆南府兼充荆南府峡州荆门公安军安抚使江陵盗贼後城郭为墟前徙枝江公至始还旧治帑廩空乏我三日储乞置屯田以为（出战）入耕之计爰择荒田分将士为百庄庄耕千亩唯山口富里田旧截阻河置千户塘瓦窑三堰是水分溉上堰废为榛莽公亲督将士具畚鍤从事计工六万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之利无穷天下论屯田实不扰民而得充国之遗意者必以公为称首诏奖谕之绍兴六年制授公保安军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抚使司时岳飞为京西湖北宣抚使当受飞节制公昔为招抚使司都统制日飞实以偏将从新乡之役违公节度飞以其所部别为一寨已而公兵大集飞一日单骑叩公垒请罪左右或劝公斩飞以谢众飞惶恐色动公曰：汝罪当诛然去吾之久乃能束身自归胆气足尚也。方国步艰危人才难得岂复仇报怨时邪吾今舍汝因以卮酒饮之飞再拜谢及公为置制使飞终不自安即檄使赴荣河把隘自尔复睽及是公上章引嫌辞免刘麟再寇淮甸车驾亲征驻蹕平江府枢密院奏以都督府参议军事除知邵州命以所部隶侍卫马军司刘麟公闻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二公素相知心。且加交契士论钦之就除知鼎州将行疾遽作遂不起享年五十时绍兴九年十月十九日也。。

遗史曰：王彦在邵州就除知鼎州将行疾遽作遂不起享年五十诏赠昭化军承宣使恩泽六人仍与一子见阙差遣照管孤遗时荆南有彦旧部曲闻彦死请於安抚使薛弼即佛宫迎彦绘像为位以哭凡三日士大夫有意於人材者莫不为时嗟惜彦娶刘

氏封硕人长子世显 官成忠郎其次世碓皆未授命彦事亲尽孝抚弟至尽爱彦既贵母太硕人已老彦喜惧常形於色晨昏无违诞日必设乐献寿拱手侍侧母素严设饮食必刘氏亲庖起居扶持无须舆离而彦每以此为乐安彦会议於东京留守司家属悉在河内及到维扬行在所河北诸将始护致而父武经之丧与其两兄之孤犹陷於伪境在邵阳日彦优以金币遣人抵河内迎取之法当任子先推其至疾。

且革殆不知人俄稍悟召弟至悉以财物均给之其为将帅也。严明纪律沈勇能断而以公行之每出师无供帐厨传诛茅为庐与士卒同器同仞井灶未具饥渴不敢先战士卒有伤疾恶如仇者（解衣衣之）亲为傅药或违令犯法虽故旧立斩之而抚恤其家及凯还论功必自下推众以为当虽疏逃必居上列以是人人乐为尽死尤长於简练士伍不以修饰为先而取其轻足鸷果有力者每破贼大阅以充军者盖十之一故其所部号天下精兵旧八字军既屡摧坚陷阵而勇夫羡慕誓不与贼俱生愿刺者至万数其在金州屡破大盗虽子弟从军未尝一赏妻之弟战没於阵亦不以为言张浚闻之特官其至以劝尽忠於公者至於天籍帑庾无毫发容私尝曰：人工具书仪表功於国然後能享朝廷爵禄俯仰无所愧怍。若贪冒苟得适足为耻故两除留务皆不拜故事廉车秩视从列凡除授即辞免谓之备礼彦即直还告命不为饰辞分镇时便宜黜陟他镇例拟借官资彦於立功将士则上之於宣抚处置使司以示不敢专彦喜人尽言幕客或面陈其短必敛容悦谢邪性嫉恶尤切齿赃吏曰：此偷禄蠹民者或千以私则曰：彦未有寸功以报主恩方。且思革弊事故所未敢至与人辨是非略不少屈已下气故议者或讥其黑白太分疏於涉世屡蹈危机濒於不免平日刚毅寡合而待士极能尽礼此彦为人之大略也。。

林泉野记曰：王彦字屯材怀州人武举中第为河阳清河县尉建炎初张所为河北招抚使从其军数月即用为都统制率兵五千过河北与金人三战者胜既而为虜（改作金）所败兵溃彦走入卫州共城县北太行山聚兵皆惶其面云：誓杀金贼（改作人）不负赵王虜畏惮之呼为八字军屡与虜（改作金兵）胜负相当加河东北都统制俄还京师加河北河东制置使张浚荐为御营司将从浚往川陕後为金房州安抚使知金州贼奴达寇郡彦击擒奴达。又击破贼桑仲复房州加均房州镇抚使绍兴元年累破贼李忠二十馀万忠遂降刘豫次年击破贼董先於金州紫岭巡城复战於虢州界彦败亡统制官（刘奇）然先亦困迫乃降彦洪州观察使三年正月虜寇（二字改作金兵攻）金州彦定金州为宣抚使司参议官五年湖北宣抚使六年加保康军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抚使知襄阳府事复率众一万赴行在除行营前护军都统制复除浙西沿海。

制置副使七年驻军平江彦感疾军士与解潜士卒交争行宫前彦乞解兵任降洪州观察使知邵州以其军隶刘後败虜（改作金兵）於顺昌府虽善兵然亦彦未赴病卒赠昭化军承宣使。

十二月孙晖为河南府路兵马副总管。

命孙晖为河南府路副总管令招一千三百人是时有郾琼叛军刘豫放归农者。又豫之废也。有自放免归者甚众皆愿（投募）晖未至西京人数已足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八校勘记。

荡平伪洪夏军（洪误作拱） 唱义讨贼者（脱才字） 时宰相上殿指挥（脱时宰相三字） 乘流夜发（阙）於沙隈（阙处原系逆击二字） 公尽以兵将（脱兵字）莫不为之嗟惜（之误作时）方。且思革弊幸（幸误作事）。

●卷一百九十九。

炎兴下帙九十九。

起绍兴十年正月，尽二月。

绍兴十年正月李谊为工部尚收迎奉梓宫奉迎两宫使莫将为工部侍郎以副之使於金国。

十日丙戌李谊落职放罢。

李谊既承奉使之命力辞其行亲旧日不可谊曰：我不过落职放罢尔安可行乎！既而果落职放罢而升莫将。

莫将为迎奉梓宫奉迎两宫使韩恕副之使於金国。

十五日辛卯李纲薨。

林泉野记曰：李纲字伯纪邵武军人政和三年中进士乙科状貌雄伟常有经纶天下之志宣和初京师大水纲为赶快在舍人上疏言此非小变恐有兵兴国乱之祸上怒而罢之流落七年至宣和末召为太常少卿金人入寇（改作边）徽庙议逊位纲引唐睿宗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事以赞其策渊圣即位太宰白时中劝幸江南以避狄（改作敌）纲力劝固守宗庙迁兵部侍郎迁左丞亲征行营使虜（改作金人）夜攻云：泽门及通天安泰门缚筏渡壕云：梯上城纲屡击之姚平仲罢虜（改作金）寨而败纲率兵援之亦败初宰相李邦彦主和议忌纲主战因此谮罢虜（改作金）闻纲罢攻城愈急太学生陈东上书引数千人伏阙数邦彦罪言纲社稷臣不可罢。又百姓数十万大呼阙下请复用纲击碎登闻院鼓不止上急召纲复其位令抚谕之斩乱者数十人乃定及虜（此字改作金人）班师种师道请以兵袭之纲是其谋而邦彦沮止纲议不用乃常快快上皇自润州将还命纲迎奉上皇抚其背曰：天以卿赐国家也。解玉带赐之还知枢密院纲奏祖宗旧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典其兵兵众隶於三衙而不得专其制今臣既统行营之军。又制密院之令考於旧制未见其可乞以兵付制置司人以纲为得体士军多诵之者上颇忌之及金犯（改作入）河东纲出为河北宣抚使李弥大解潜副之种师道送纲出师知其非将材归而叹曰：兵可忧矣。纲

出城先斩统制官焦守节以解潜兵渡江一战潜败纲锐气大挫顿兵怀州不进日与邹柄张枚论事诸将言事先祷柄枚乃得见将干怨愤金人陷太原麾下多叛去者虜（此字改作金兵乘之大败而还罢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日下出国门臣僚言不可使守郡改提举杭州洞霄宫言者不。

已遂落职是冬复疏纲十大罪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今上即位应天府召赴行在纲亦率兵而来至江甯军卒周得位为乱纲招而戮之至行在除尚书右仆射建议张邦昌不可留乃赐死潭州尽责伪命党与范讷以无功亦责淄州荐许翰辈用之复请幸江右或襄邓以避狄未几迁左相黄潜善汪伯彦潜纲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陈东欧阳彻上书言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请亲征迎不二帝上怒斩东彻纲退居常州会贼赵万陷润州欲进寇常州纲以书招安及出家资犒享赵万乃听命次年臣僚言纲阴与贼通落职鄂州居住後虚传贬纲岭南遂单骑南去几欲渡海既而闻不实乃不建炎末范宗尹为相复纲官职绍兴二年知潭州以任士安兵一万隶之张彦中领兵广东不稟朝命宰相吕颐浩命纲圆之纲以书币诱彦中至戮而并其兵顷之谏议大夫徐俯言纲倨傲以宫祠罢居福州後张浚亦责居（彼此）相善泊浚入相复纲观文殿大学士赴阙出知洪州江南安抚制置大使以锤世景兵三千从行旋加金紫光禄大夫然方岁旱乃课民修城一方兴怨臣僚言罢提举西京嵩山崇主宫复归福州九年再除潭州力辞不可行改江州太平观次年薨寿五十八赠少师。

李纲落职鄂州居住制曰：朋奸罔上有虞必去於馭兜欺世盗名也。子首诛於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於考慎之宜相靡有终刑兹无赦具官某空疏而不学凶愎而寡谋志轻天下而自谓无人权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顾国家之大计但营市井之虚名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狂喜妄为一时群小之宗比再被於延登朕颇怀於虚位而果於修怨奸以事君庇已姻亲至擅形於诏令托民财力曾罔恤於基图念存礼貌之恩姑解钧衡之任虽居远外犹极优崇谓上印以投闲能阖门而讼过乃倾家积阴与贼通伊举措之非常於听闻而实骇宜镌宠秩移偏州昔汉弃京房罪本繇於不道唐诛元载悉盖在於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予戒。

秀水间居录字伯纪闽人蔡京之子修党也。宣和末渊对受禅纲与吴敏以修诡计取执政未几贬黜，或谓主议用兵建炎初首拜辅相再阅月繆戾乖刺跑龙套拂众心亟黜之以黄潜善作相殿中侍御史张浚潜善所引用力攻纲至贬海南军车驾南渡始。

驻馀杭有苗刘二贼之变浚以卒兵赴难自春官贰卿径执鸿枢出使陕蜀便宜除官至节度使学士权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陕服之甲兵凡三十万众与虜角（改作金人）一战尽覆用其属刘子羽谋归罪将帅赵哲曲端并诛之将士由是怨怒俱叛浚仅以身免奔还闾州关陕之陷自此始至今言败绩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追还薄遣俾居福州而纲自南迁回亦寓是州焉先是纲百计求复用富於财交结中

外而未效及浚至纲谓此奇货可居倾心结纳浚（亦自）云：深悔前日之言相与馭甚绍兴四年冬刘（删此字）齐金（改作金齐）虜（删此字）合兵犯（改作窥）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赵鼎常失身於伪楚初无敢荐者而浚独荐於言官鼎德之至是乘急变召浚复秉枢机召命下纲赆行百馀奩皆珍异之物。又以谕时事疏托之浚至即日进纲疏。且降诏奖谕明年寇（改作敌）退鼎左相浚右相并兼都督即起纲帅豫章许其入覲纲见上尽以前朝所得书诏犀玉带及家藏宝玩次第进献上皆不纳延留浚旬赐厩马金带饮膳而已纲既去殊怏怏浚以报之未至也。擢其弟维及其腹心邹柄等皆列於朝。又以所属陈公辅为谏官居顷之议者谓靖康伏阙之变乃公辅为纲谋不当在言路纲闻而惧抗章丐罢浚。又思有以安之谬言江西盗息民安转纲官为金紫光禄大夫是时虔吉盗炽旁郡亦扰欺罔如此七年鼎浚争权浚自为有却敌之功兴复之策当独在国事讽侍从台谏及其党与攻鼎出会稽逐大将刘光世以吕祉代帅其军屯於合淝摭荆襄帅岳飞过失以张宗尧监其军谋取内外军柄天下寒心秋七月合淝兵乱执祉以入齐传报纷纭纲意浚必败即条十（五事）奏浚措画之失。又贻书於浚痛诋其过以事本传示远近欲挤浚而钓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贬永州纲亦坐贬薄及暴横贪墨而罢鼎复相穷治浚事至今未已呜呼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谓欤浚蜀人字德远鼎关中人字元镇入年正月记。

又曰：李相与张相书月日具位某再拜致书平章都督特进仆射相公阁下纲建炎初蒙上擢任宰相自以材力浅短议论迂疏不足以任天下之责丐罢机政得请宫词既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国是时阁下为言官附会时宰以取世资但以为趋时巧宦喜富贵人耳及明受之变纲远在岭海乃闻阁下奋发忠义。

纠合师旅取日虞渊洗光咸池回六龙以中天然後知阁下真一世之奇材因事乃见而独恨未之识也。数年前纲寓居闽中杜门不出以养衰疾适阁下自枢廷均逸弥节海邦谦光过人惠临衡宇因从容樽俎闲奉谈笑而款襟抱侧听绪馀追悔昔日之非深明当世之务每言帝德王功霸略皆在人主心术中顾所以致之者何如耳窃自庆以为炎运中微天心悔祸光辅圣主恢复祖宗之业非阁下而谁未几阁下被召还庙廊纲亦蒙恩起废承乏帅守俞年於此获窥庙谟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敌之功纲深叹仰然自今春阁下专任大政以来荐进人材调护将帅措置边防均理财用皆未闻卓然有天下之心者声誉损於前时规模爽於旧说论中兴气象邈未有期不知何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败将之事观之官吏军民二十馀万一朝相率而北去将佐遇害者甚众阁下平日信任以为可属大事如吕祉者被执以往挫威辱国中外震惊於谁责而可乎！纲辄不自揆激於忧愤上疏指陈朝廷措置未审深可痛惜及鉴前失以图将来者十有五事达於冕旒之前情迫言切忤已多其知我者以为出言纳忠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其不知我者以为出位侵官汲黯之戆。又复妄发知与不知是曲是直今日国家危危存亡之秋为大臣历事三朝怀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见其可緘默而不言乎

！恭惟圣上登用阁下委任之专听信之笃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万众一战而溃怒而不问去春纲入颿轩墀亲聆玉音张浚自富平败始练军事呜呼虽秦穆之於孟明光武之於邓禹冯异何以加此阁下所宜益务慎重谘諏良策图不世之功以盖前衍以报知遇使後世称之视古无愧今乃以措置失当坐失二十万人伪虏得之（四字改作金与伪齐皆得）增其气焰此岂小变虽圣度兼容未以此罪阁下天下谓何阁下材识高远自任以天下之重前无古人而事有出意外者禹谓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为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举百钧而益之以万钧则力必不胜矣。然有可胜之理者与人分之也。今阁下以一人兼将相之权总中外之任而无与人共功名之心真美者进鯁谅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闻曲突徙薪之谋不至变生所忽不足怪也。柳子厚作梓人传谓斩削尚於众工而成功收於梓匠此最知宰相职业者是乎犹如此而况艰难。

之际乎！萧何相汉高而腹心谋画则有良平牙爪攻战则有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谏则有王魏善战则有英卫持众美而效之。若此所以成创业开基之功也。李林甫卢杞才乱危国其咎安在忌嫉而已纲愿阁下为房杜之亚以穆天祚不愿阁下为杞林甫之充以私宠利天下之事，庶几可为也。《老子》曰：非此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公来灭私者忘身与家而其国与家俱安背公营私者不过为子孙计而其家与国俱危不复引古为喻请以近事明之当宣和未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谋为自安之计者深根固蒂可谓至矣。一旦事变往往不能保守然承平无事祸故未作之时谓富贵可以常保而为此犹可恕也。至靖康闲祸故作矣。如唐恪聂昌之徒其所为有甚於宣和之末然尚可恕者祸作而未之大也。建炎之妆承靖康之变祸故大矣。然黄潜善蠹国欺君。又甚於恪昌辈今其身其家。又复安在天理昭然所以示之思者宠利诱於前而祸患藏於隐也。方今国势日蹙人心不甯强虏（改作敌）凭陵僭窃窥伺加以旱魃为灾财物殫竭而阁下独干化钧佩天下之安危，岂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车之辙哉！因淮西之变痛自惩创辑睦将帅博询众谋唯其是之从幡然改图则未必不转祸而为福也。语曰过而不改是为过矣。虽古圣人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阁下诚能知措置之多失而图所以改之者岂惟宗社安而生灵蒙休阁下永膺多福而纲将（归老）山林亦有枕簟之安阁下不自知其为过而无改之意岂惟宗社危而生灵告病阁下之祸可立以待之而纲虽欲退休亦莫知税驾之所以安危休戚与国家及阁下同之荷遇之深敢忘忠告以朋友责善之义乎！纲素愚直私忧过计其言激切阁下亮而恕之非独纲之幸天下之幸也。不然无所逃罪所有奏疏副本敢呈之钧览惶恐无地不宣。

二月刘为东京副留守李显忠为南京副留守孟庾为东京副留守（旧校云：史作孟庚为东京留守非副也。）。

仇知河南府。

刘遇僧称皇至勘实决脊配琼州牢城。

遗史曰：先是单州砀山县染户宋从因贩枣往南京界刘婆家得一小儿曰：遇僧以枣博归养之有金人之出戍於砀山者见之曰：此儿似赵家少帝染人不以为然稍长令学雕花板有京师贩猪人张四见之曰：此人全似少帝遇僧心中暗喜每看影戏唱词私。

记春宫禁中殿阁下龙凤之语会三京路通有诏寻访宋宗室令发遣赴行在遇倍乃自谓是少帝第二子以告於从不敢语遂告於县请监酒石某问之石某乃石驸马之亲弟也。既见而问之遇僧言少帝之第二子亲坐翁翁怀中翁翁腋下有黑痣子常以手之。又略言宫禁中事问其流落在人间之因乃曰：少帝使黄院子张全夫妻背其出城以奔至夏邑县遇刘统领留之取其土铃张全夫妻遭难刘统领尚在即寻访而质之遇僧先谓刘统领曰：我乃真少帝之子公之言当与我一同如或稍异我当以公累年作过事告於朝廷刘统领惧之。且谓经大赦有不实犹当引赦遂尽如遇僧言县乃信之闻於知单州叶夏卿遂津遣赴行在单徐闲诸邑富人随而来三二十人有朱良翰朱邦翰者屡投栈启皆称殿下随行为先生。又有刘遇者为平日狎客相戏亦随行至泗州有司法参军孙守信者见而疑其不实白於知州王伯路曰：皇至之事甚有可疑泗州者乃江南之门户。若从此而南必州县张皇矣。莫若厚供而馆之具奏取旨俟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然其言具事奏闻送（阁门）司及阁门诸处勘当渊圣皇帝并无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转运副使胡今委清疆官就泗州取勘到泗州对移守信为司理参军委守信甚之一行人尽摄入狱市中皆喧言皇至在狱中遇夜狱屋上有火光赤色气市人送饮饌入狱中一行人履馐仍有馀及狱中视看之人守信见人情惶惑戒推司不得用绷拷恐致生事当以智推之後追到刘婆为证狱方具旨决脊杖二十刺配琼州牢城针笔人执笔不敢下手既而刺农学院既细小杖直李俊执杖不敢决既而轻拂掠之皮亦不伤自此人呼为赵麻胡院虞侯巩士俊送至滁州之日偶市中遗火市人以为赵麻胡经行有火光之异遇僧经过来安县题诗於兴国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十七年前富贵家泛海玉龙惊雪浪权藏头角混泥沙犹自谓为真耳（遇僧一作僧遇宋从一作朱从叶夏卿一作桑夏卿巩士俊一作巩俊王俊）。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一百九十九校勘记。

信狂喜佞（佞误作妄） 至擅刊於诏令（刊误作形） 浚以率兵赴难（率误作卒） 而无改之之意（脱下之字） 取其玉钩（玉钩误作土铃） 殿阁下龙凤之语（下字衍） 张全夫妻遭难为刘统所杀後自己遁走流落归於染家时刘统领尚在（脱为刘统领以下十八字）。

炎兴下帙一百。

起绍兴十年三月，尽六月六日己酉。

三月韩世忠张俊岳飞来朝。

永兴军呼经略安抚使张中孚及其弟中彦来朝。

张中孚中彦自陕西来赴行在也。郭奕为之《诗》曰：张中孚张中彦江南塞北都行篇教我如何做列传人皆传道之。

礼部侍郎苏符使金国至京师而还。

四月徽猷阁直学士环庆等路经略使赵彬来朝。

十七日辛酉张中孚加检校少傅充醴泉观使张中彦加龙神卫四厢都挥使提举神佑观赵彬为兵部侍郎延路经略安抚使郭浩为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熙河路经略安抚使杨政知兴元府田晟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知金州范综为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王彦权主管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公事。

王彦字才淑潞州人好奢喜佞矫伪不情。

刘刚为应天府路兵马副总管。

刘刚字公举泗州招信人位之子也。。

刘刚知宿州。

先是刘刚除南京总管道由泗州泗州司法参军孙守信白於知州王伯路请厚待之伯路曰：南京非本路。且职掌不相干如何守信曰：不然泗州者刚之乡郡刚在南就可与泗州为斥堠。且他日刚必知泗州请用平日待发运使之礼伯路然之往龟山迓刚刚与伯睡语刚语辨博伯路大奇之刚往招信省坟有报刚知宿州至灵璧会金人败盟再犯（改作围）京师刚遂回招信。

五月李纲赠少师谥忠定。

谥议（旧校云：按此议叶适所撰）曰：始公自起居郎极论都城水灾斥为奸党而抗直之声震天下矣。及干离不（改作千里雅布）来寇（改作攻）在廷茫然将从乘舆以出独公请与执政辨诘遂夺其议力守京师而虏（改作金）以退却然其留割三镇诏书击女真之归而募兵以防其再至为同列阻之不果为同也。高宗中兴首命公自辅，於是张邦昌以僭逆诛矣。先是河北河东路坚守者建议遣张所傅亮往援之乞幸襄邓以系人心而无走东南使周望傅通问二圣而无踵和约时中原尚未溃也。（公方）除京黼乱政渐复祖宗旧法奏请旋行数十事多中机要使稍得岁年之须则两河不遂陷而虏（此字改作北兵）不敢鼓行入内地久而仇耻固可报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罢去迄其後常疏外坎B虽仅免颠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祸难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为国家惜者所以哀以之志而深悲夫相业之不终士至有未尝识公面而坐论救公以死彼，岂有所愿望附托而然哉！盖公之贤自当时市井负败莫不喜为之道说然而谤公者亦众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计取显位而以京

师之祸公实使之呜呼当是之时所谓谋国者，岂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誉贼虜（改作金人）而卑中国耳以避走乞和誉贼虜（改作金人）卑中国之人而议公之得失故其自许为谋详虑密而谓公为略而疏自以为镇重能消弭而谓公为轻锐而喜事其恬视君父之仇畏敌持禄甘为世所贱侮而以公之能以身徇国为人望所属者谓为朋党要结以自营故主和者非致寇（改作畏敌）而守京师者为失策矣。则公之负谤於时固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顾独有可恨者是非毁誉之相蒙亦必至於久而後论定是从古已然者也。公之歿已半载矣。世之论公者卒未有以大异於前日也。何欤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则同有愧於孔子之所称也。哉！悲夫谨按谥法虑国忘家曰：忠安民大患曰：定请以忠定为公谥谨议。

庚辰诏置敷文阁官属。

诏曰：（旧校云：此诏见愧郟录）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纵之睿资辅以日就之圣学因时致治修礼乐恢学校发挥典坟缉熙治具宸章奎翰发号施令著在简编者焕乎！。若三辰之文丽天垂光贲饰群物所以贻谋立教作则万世者殆与诗书相表裹将加裒辑崇建层阁以严实藏用传示於永久其阁恭以敷文为名祇旧章宜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以次列职备西清之咨访为儒学之华宠其著於令。

金人败盟兀术（改作乌珠）率李成孔彦舟酈琼赵荣入寇（此字改作河南）。

金人以还我三京河南地为非便因大悔悟遂定议背盟复侵三京河南（地以）兀术（改作乌珠）为帅提兵渡河先是兵部（侍郎）张焘诣永安朝陵回奏言虜（改作寿辰）情反覆难信乞谨备仍乞陕西早命大帅宰相秦桧不主其说俄除焘知成都府焘。又奏前此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荆南则舍舟遵陆臣请取道就洛由关陕以往因观形势利便便宜得与宣抚使议事上嘉而从之焘入潼关已闻金人有败盟之意迨至长安谍者络绎来言虜（改作金）骑遯至已渡渭河矣。蜀口旧戍兵自讲和之後悉以分陕右焘遽行见宣抚胡世将具言蜀口关隘不可无备世将问备御之策焘曰：和尚原一带在今日最为要害自原以南入川路口散漫不一。若失此原是无蜀也。世将曰：保蜀之策莫急於此蜀口旧戍绵精锐最号严整自朝旨分戍之後关隘撤备世将虽屡申请未见行下公试为筹之焘遂为草奏事势危迫之时乞速降指挥尽陕右所分戍兵还屯蜀口。又请乞赐料外钱伍百万贯以备急缓朝廷皆从之故得以保全蜀卒以无虞。

十一日甲申金人寇（改作围）京师留守孟庾叛降於金人金人叛（改作背）盟留守孟庾仓皇不能自处统制王滋愿以兵护庾夺门而走还行在庾以金人多不能遽去遂以京师叛附於金庾当要津被眷遇甚厚一旦不能守基节人皆耻之先是刘豫僭伪有郁臻者以吏职出身献屯田之议豫大喜行其策而果获利济豫曰：前朝以

虚誉用人惟尚科举至宣和靖康闲误国者进士及第之人也。我则不然唯才是用不问门。

阙与出身乃以臻为秉义郎阁门祇候充白波转运及金人交还三京也。召臻赴行在臻见（秦桧）桧衽衣不礼臻既而曰：刘豫国祚不永者盖由任用此辈而不用士人也。臻衔之而退後复归中原既金人叛（改作背）盟复据京师寻访臻而得之喜曰：南宋不用郁臻而弃之鄙其不因进士举耶乃用为陕西转运判官。

西京留守李利用弃城走。

初金人再有复取河南之意河外豪杰密以报河南府兵马钤辖李兴（兴告）於留守李利用总管孙暉谓雒阳实居冲要重地西连关陕东接王几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卫襄汉况国家陵寝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令兴招集忠义欲密为防御计不数日得万人暉大惊而惧之欲以非罪害兴会报金人渝盟已渡河利用得报即望风潜遁兴初听翟兴节制屯於商州刘豫得襄汉其势渐盛乃附於刘豫令兴为延路兵马钤辖後改为河南路兵马钤辖国家得三京命兴为河南府兵马钤辖特换授武翼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

河南府路总管孙暉弃河南府金人陷河南府。

金人以铁骑数千据天津桥将薄城下钤辖李兴领七骑逆击之罔测遂退却，於是总和孙暉得南奔而去兴自天津桥转战至（定鼎）门已侵夜矣。额被重伤昏仆於地半日复省记旧路复走外邑聚兵是时金人已入城以李成伪知河南府。

十三日丙戌金人陷拱州（旧校云：时守臣王卞造死之）。

十四日丁亥金人寇（改作陷）应天府南京留守路允迪出见大金人完颜裒为裒执之而去。

初金人以完颜裒为三路都统知归德府退地之日朝廷赦书已到裒以輜重先发行最後裒出门即下钓桥更不让人回极为肃静归德府者南就应天府也。裒在南京久甚得人心无秋毫之犯至是金人叛（改作背）盟裒以兵数千至宋玉台使人传语军民故吏与寄居官州县学生告以不杀不扰之意请路留守（出门）相见允迪朝服坐於听事官吏军民迫之不动允迪曰：允迪有死报朝廷耳然允迪乃应天府人众以保全乡郡乡人为辞请之终日允迪不得已出城见裒於宋玉台允迪为主裒为客众人。又请允迪过盍不得已。又从之裒复过一盍即执送允迪於兀术（改作（乌珠）裒遂鼓吹入城秋毫不扰或闻允迪在京师七日不食死惜乎！不死於应天府城中也。。

十八日辛卯李宝败金人於渤海庙。

李宝兴仁府乘氏人也。少无赖尚气节乡人号为泼李三京中陷伪地金人为濮州知州宝聚三十余人谋杀积压州归南不捷脱身走濠州知州寇宏接引差人伴送往行在朝廷以方议和不用宝欲送於韩世忠军中宝不愿会岳飞来朝宝以乡曲之故往

见飞愿归飞遂令宝同归鄂州以为马军军犹未见赏宝快快时思乡中忠义之人遂有归北心乃结连四十余人各持一大欠约日就江下夺船以欠为翟济渡前期败露捉获尽立皆下唯宝言乃宝之罪众皆不预飞奇之送入狱拘系三十九日有北报金人将扰边出宝於狱问北方事宝言愿归京东会合忠义人立功飞差承局李成赠银一铤令越伪界得忠义人发遣八百余人赴飞军飞壮其志遂给付武民办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弃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依旧黄河驻并付空头文牒令以次补官时绍兴七年也。十年金人败盟是时宝在河上滑州境内梁兴在太行山宝约兴与同举事兴探得金人兵重不从金人渡沙店寇（改作围）京师留过孟庾投拜既而知兴仁府李师雄亦投拜宝方在共城西山上具闻其详乃率众沿河夺舟顺流而下渐至兴仁府是时兀术（改作乌珠）欲南侵而虑宝在河上遂复回至荆冈人马困乏皆熟寝宝探闻荆冈之东二十里渤海庙下有金人尤不整亦熟寝乃与其次孙定王靖约夜半袭杀之遂分两路各率众乘舟分上下水而进宝与曹洋作一睡至党政军海庙见金人马果困乏熟寝不觉乃次第以刀斧击杀数百人定与靖亦至并力杀之金人渐有觉而起者已不能整不及乘马皆走墮於金淖下死者无数然遗马甚多岸高船低马不能下宝令杀马载之以行为粮食由是一马活斫为四五段自岸推下尽载而去盖五月之辛卯也。质明金人以精骑来援已无及积尸而焚之兀术（改作乌珠）聚河南河北兵捉宝不获守之半馀乃南侵顺昌有枢密院准备差使邱延世者先差在兴仁府刺探以金人复取河南方图南归备闻宝等在荆冈击杀金人事延世渐隐名觅路归朝具言宝之克捷事故朝廷知宝在河上击杀金人恨未能得宝用之也。。

二十日癸已知亳州五彦先叛降於金人。

金人败盟报到行在。

初得河南之地也。秦桧亲戚郑亿年自信境还朝亿。

年尝事刘豫为伪参知政事既朝廷言和好可久愿以百口保之至是方一年已败盟报到行在群牙皆愀然忧之工部尚书廖刚至都堂会亿年在坐刚责之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讲和今已背盟有保面目尚在朝廷亿年气塞桧不喜谓刚亦讥已也。乃曰：尚书晓人不当如是耶颇衔之。

工部尚书廖刚罢。

廖刚字用中南剑州人崇甯登进士第绍兴初累官给事中有言其不孝之罪而罢之十年复用为工部尚书秦桧衔其在都堂训斥郑亿年令台谏论其罪而罢之。

二十五日戊戌诏谕诸路大将各竭忠力以图大事。

诏曰：昨者金人许归河南诸路及还梓宫母兄朕念为人子弟当伸孝悌之诚为民父母当兴援救之思是以不惮屈已连遣信使奉表称臣礼意备厚虽未尽复故疆已许岁输银绢至五十万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却皆忍耻不问相继再遣不谓设为诡计方接使人便复兴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扰朕深痛伤何以为怀仰诸

路大帅各竭忠力以图大计以慰迩遐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金人败盟报到行在乃降是诏。

赏格曰：两国罢兵南北生灵方得休息兀术（改作乌的）不道戈杀其叔举兵无名首为乱阶将帅军民有能擒杀兀术（改作乌珠）者见任节度使以上授以枢柄未至节度使以上授以节使官高者除使相见统兵者仍除宣抚使余人仍赐银绢五万匹两田一千顷第一区。

诏激励中原忠义之士。

诏曰：金人侵犯（改作屡扰）中原兵革不息已逾一纪天下忠臣义士虽在沦陷之中乃心不忘国家今兀术（改作乌珠）无名再起兵端南北云：扰未知休息之日凡尔怀忠抱义乡里豪杰之士有能杀戮首恶或生擒来献者并与除节度使仍加不闪任使其余能取一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即付以一州便令久任应府军所有金帛并留赏给战士其余忠力自奋随功大小高爵重禄朕无所吝上闻兀术（改作乌珠）再称兵故有是诏。

给事中兼侍读冯楫罢。

金人叛盟楫见秦桧曰：金人欲举兵南寇（改作下）公疏於用兵宜早召张浚以督诸将桧曰：善公当来早上殿荐之次日楫上殿奏曰：金人南来朝廷未有应敌

之策唯疾召张浚都督诸军耳上久知张浚败事乃曰：朕虽亡国不复用张浚楫大沮乃乞宫祠遂罢去先是僧圆净者寓居於王继先後圃中禅学甚高冯楫尝往谒之谈禅移时继先欣然欲见之楫不交一言继先方凭恃恩宠势焰薰灼遂大惭逐其僧而谮之。

刘刚知泗州。

刘刚知宿州以金人败盟不能行遂知泗州仍经画宿州。

刘军於顺昌府。

刘除东京副留守以本部兵马行乃以舟船乘老小辎重而军马出陆方至顺昌府承朝旨令分其兵将屯沿京州县未及而延路副总管刘光远遁还言金人叛（改作败）盟事时舟船已入颍河遂急趋顺昌会诸将统制共议去留，或以谓去则遇虏（改作金）人邀我归路基败必矣。莫。若坚守城池徐为之计知顺昌府陈规亦赞守城之策遂留顺昌。

二十六日己亥刘及金人龙虎大王韩将军翟将军虞於顺昌府败之。

召沈晦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丑吴将刘海曹清败金人於凤翔府石壁寨。

六月刘光世加太保为三京等路招抚处置使李显忠李贵步谅之国皆隶之。

初刘光世罢军政也。王德以本部军马隶江淮宣抚使张俊俊以德之众皆挫锋

百战之余其猛鸷为诸将之冠乃名为锐胜军德为统制及光世为招抚使屯复请德隶共军德坚不从故俊益重之光世辟江西路副总管刘绍先为中军统制置司池州。

韩世忠加太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封英国公张俊加少师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封济国公岳飞加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旧校云：按世忠封英国公在国淮阳之後俊封济国公亦在克亳州之後不当总书於此）。

张俊车庐州（旧校云：庐州应作亳州）。

刘加昌州观察使枢密副都砂旨沿淮制置使。

刘及金人战於李村败之。

六日己酉金人寇（改作攻）凤翔府扶风县吴军统制李永琪杨从仪尚起与战败金人於扶风县（旧校云：史作吴遣统制李师颜等战败金人於扶风县）。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街道上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校勘记。

斥为奸党（奸党一作监当） 震於天下矣。（脱於字） 不果为用也。

（为字衍） 蜀口旧多戍兵（脱多字） 具言事势危迫之时（脱具言二字） 尽徙陕右所分戍兵（脱徙字） 鄙其不因进士举邪（因一作应） 宝聚三千余人（千误作十） 犹未见宝（误作军犹示见赏）。

●卷二百一

炎兴下帙一百一。

起绍兴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尽其日。

六月十一日甲寅刘及兀术（改作乌珠）战於顺昌府城下大破其军兀术（改作乌珠）败走。

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删此二字）录曰：绍兴十年春天子以骑师太尉刘公副守东都仍节制所领军马继被朝旨精锐兵马分戍陈汴随军老小屯泊顺昌三月十八日陛辞出城益以殿前司二千人拨隶戍役束装裹粮越五日而後起行绝不江汴斥淮风涛险阻自临安凡二千二百里抵颍上为顺昌之属邑陆路两驿而近（水路）萦纡曲折殆三百里太尉舍舟与属官将佐先抵城下时五月十五日太守龙学陈规入汪。若海泊兵职官吏门首迎迓馆太尉於罗汉院守既相报谒即往按视营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两日之间经营区处尚未就绪十七日早太尉门首别提宫宋待制未及回陈守约相见出泰和县申状报四太子人马於五月十二日寇（改作陷）东京亟归谕诸将戒飭士卒无致张皇其时选锋游奕两军并老弱辎重舟船九百馀只相去尚远遣骑追促至更後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已闲有探报虏骑（改作金兵）已入陈州陈州距顺昌才三百里阖城惶惑罔知所措而马军缘寨栅未定遂以罗汉院驻左军普惠寺驻右军前军驻旧衙後军驻毗卢院中军驻台头寺而太尉迁维摩陀院乃欧阳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与府治及民家两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机宜杜亨道韩办公

事王羲宾谒陈守以朝廷先降到贍贍军钱支发交子欲敛兵入城为捍御计陈守愕然曰：城中闻警报人皆欲去太尉独欲守城何也。继而汪。若海告别云：某已奉有檄差往行在禀议太尉因托以章奏附行寻闻契家出南门矣。十九日太尉与属官并统聚议吾军方自远来未及息肩已闻虜（骑（改作金兵）压境诸公以为如何基闲，或欲守御，或欲复就便舟顺流而下独太尉激以忠义喻以祸福。且曰：某赴官留司今京师既陷未可之官赖全军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御顾此机会大不容失要当同心戮力死报国家诸公翕然同辞无或异议，於是与官属登城区处以後军统制许青守御东门中军统制（阙姓字）守御西门右军统制焦文通游奕统制锺彦分守南门左军统制杜杞守北门分遣将士明远斥堠仍召募土人。

作响导闲探是日晚亳州把门使臣白忠等二人来报云：有王彦先者刘豫时曾知亳州号王瓜角自东京同金贼（改作兵）已入亳州亳州至顺昌二百四十里继捉到王（彦先）所差探事人朱海张山斩之梟首於市。又报金贼（改作兵）入陈州陈州至顺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後报金贼犯（改作兵入）蔡州蔡州至器昌二百七十里续报犯（改作入）项城陈州属邑至顺昌一百九十里。又报犯（改作入）泰和泰和顺昌属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缘贼（改作敌）势逼近後闻太尉一意坚守皆杂逻辐凑入城城中百姓赖以安堵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络绎出城皆渡淮而东走太尉日夕在城上亲督兵将备设战具而城垒摧缺旋加补贴芟榛棘如秕籥巴仅存数十悉取伪齐所作痴车以轮辕埋设城上。又谕州索居民门户扇踏随宜悬挂仅能周匝其时新延总管刘光远以路梗亦留顺昌新永康知军柳倪缘太尉亲亦从行至是皆就差检察一行军马提举四壁守御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闲为备御计食息不暇而探报日急军中相与激劝争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辈自此出阵未曾立功今才至此便遇大敌须自出力报答国家兼荷太尉存一到这里要取一场富贵上下响庆如出一心二十五日金贼（改作人）游骑数十已涉颍河出城下遇太尉伏民生擒银牌干户阿赫杀（改作阿苏木）阿鲁（改作阿鲁）等通说韩将军先遣来城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报韩将军翟将军两头领在白沙龙涡一带下寨寨去城约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馀人击之至二十六日早复与贼（删此字）战遂杀伤千百人辰已闲入城太尉於北门犒劳即具捷奏以闻二十七日金贼（改作兵）驰报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偕自陈州来增益兵马至二十九日合韩翟（二将）军一带逼城自北之西自西之南自南之东人马约三万馀骑太尉西门出军仍激励在城士卒内外协应午已之闲贼（改作敌）临城施設而柳知军适在东门为敌箭中左足柳倪即拔箭就以破胡弓（删此四字）射之应声而倒继发数十箭无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硬弩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击荒怖四奔走小河人马淹溺者不可胜计抵暮尚有铁骑数千摆布河外复出官军千数连击之大获捷胜夺得韩将军大小认旗十面并铁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战士还屯犒劳如初亦以上闻六月一日金贼（改作兵）尚留旧寨有擒到女真及汉儿（删

此五字改作闲谍）云：已遗银牌。

天使驰往东京告急於四太子矣。初二日贼（删此字改作金人立）寨城东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以精锐五百人夜出去引之乡导者引官军直至中军以枪彻去毡帐有一披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即太平（删疾呼至此九字）竟为官军所杀是夜阴晦欲雨明（删此字）电光所烛但见秃头辫发者（删但见至此七字）悉皆歼之共杀伤比之前日两战为最初三日战士归城亦以捷状闻奏初四日初五日金贼（改作兵）相持如初伏兵擒到女真（改作敌人）具道杀伤甚多。且乏粮食有建议者愿乘此屡捷之势顺流乘舟全军而归太尉乃会诸统兵官於西门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机会天造地设况已屡挫贼（改作敌）锋军声稍振虽贼（改作敌）与官兵多寡不侔然业已至此可前进不可退却贼（改作金）营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领重兵来援万一诸军遽舍顺昌不惟前功尽废一军才纲举目张当此仓卒扰扰岂敢尽保无虞贼（改作敌）众追袭首尾相失将至狼狈大有不可言者驯致侵扰两淮惊动江浙则吾辈平生报国之心死为误国之鬼虽万死何以谢天下愿诸公坚忠孝心誓与此城俱存勿与此城同亡此言不食天实临之，於是诸统兵官皆愿奋不顾身罔有退志齐以警戒之令晓谕将士人人咸欲效命欣然待敌初六日太尉遂以东门北门外所泊舟船悉沈河底示以死战不为东归计俄报四太子入太和县轺重前驱已与龙虎诸猷营（删此二字）寨相接连夜颍河系桥渡军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与诸猷首（三字改作龙虎诸帅）连接下寨人马蔽野骆驼牛马纷杂其间毡车奚车亦以百数至於攻城战具来自陈州粮食器甲来自蔡河散遣轻骑巡绰城下有叩城以手掷揄曰：城裏人只有一个日头裹至晚以前日陷阵人曹晟荷团枷斋实封文字放回太尉得之虑贼为（二字改作其）诡计以惑众心不起封而焚之初八日四太子数责诸酋首（二字改作彘营）前日用兵之失诸酋首（改作首领）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马非日前比往往一以当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国王临阵自可备见盖四太子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越国王也。即下令曰：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府衙会食所得妇女玉帛悉听自留男子三岁以上皆杀之。且折箭为誓以激其众然太尉发策战守忠义自仍以方略授诸将佐顾视羯戎逆天悖道贪渎无厌（删顾视至此十二字改作盖）平时愤激直欲气吞此贼（改作敌垒下添北军虽盛四字）以谓（改作为）不足忧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

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环合城下甲兵铁骑十有馀万阵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不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军也。而顺昌东西两门受敌贼乃（改作金兵）睥睨东门濒濠待敌太尉亦自东门出兵应之城上发鼓即与交锋转战俞时贼复（改作金兵）大衄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删此字）号铁浮图。又号才乞叉（改作哈沙）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以为官军杀伤先以检枪揭去兜牟即用刀斧斫臂

至有以手厂祉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改作金）兵大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头鼓声不绝乃出羹饭坐饷战士优游闲暇如平时时贼众（改作金兵）望之骇然披靡食已即来以数队趣战癖去拒马木深入斫贼（改作敌）。又大破之无何有传令者令少却官军遂稍引後贼众（改作金兵）并拥逼壕而致溺水者二百余人而选锋统制韩直身被一枪三箭几致经济效益死赖有一虞候挟以上马而归虞候与马皆中箭被血淋淳然馀勇尚未衰也。其馀中伤稍轻可者犹欲再出接战是日西风怒号城土吹落尘霾涨天咫尺不辨毙尸倒马纵横枕藉掩入沟壑闲及堕井者不知几何旗号器甲积如稻麻苇竹方其接战时郟琼孔彦舟赵提刀等皆单骑列於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故官军力为破之皆上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损七八当其败衄时城上见有车马自寨而北复渡河而去贼（此字改作金兵）初涉壕耀兵张势云：赫城既而官军归城直欲夺取钓桥望城放箭注落如雨至有用响箭与窄柳箭者城上悉以破胡弓及（删此四字）神臂弓临下射之人马自退复自东而南转而之西连亘西北薄城而营长十五里阔十馀里至晚播声振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来未之或闻然贼（删此字）营中嗥呼喧哗自夜达旦时有金人傍城属耳以听城中肃然难犬无闻以是自可见胜负之兆四太子帐前以甲兵环卫持烛照坐贼徒（改作兵众）皆分番假寝马上深惧官军夜击之至初十日大雨倾注贼（此字改作金字）於城外埋鹿角栅栅外开小壕深阔各五尺许正尔督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馀骑挠之贼（删此字）众番皆（删此字）挂甲挽弓以护雨复大作官军去之昼夜不得休息十一日早贼（改作金）营发播声如昨日太尉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尸到人人皆得其卜。

心。且虽被伤中犹欲抵死报答太尉俄有探报四太子作筏系桥甚急（金人自到此日给炒麦数合疲困已甚皆思北归）至晚不辍抽摘人马过河然不复发播只击铎数声而已址二日早尚立架置推牌斤斧不绝虚立旗帜以疑城上盖缘颍河暴涨冲激桥筏人马数十随亦被溺遂复系桥连夜以济雨日之闲收集尸首随处焚化至有数十人同坎者变有烧半残者或濒河为水漂泛或半为乌鸢所食杂所马尸牛首弥望遍野及晚拔寨尽走即具解围奏闻贼（改作金）营中架推牌云：梯拒马木败甲破车积堆如山弓刀枪槊变委之而去然犹有潜匿山林闲以伺追袭至十三日十四日悉出境上复会於陈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统韩翟二将军人以柳条撻之数十下如千户毛可（改作穆昆）等皆撻之百十下寻以三路都统守南京韩将军守颍昌翟将军守陈州四太子龙虎大王各以所辖人马同之东京初龙虎与（删此字）诸酋（改作军）既败遣银牌天使告急於四太子天使才到就龙德宫见之得报即索靴上马出门告报士卒顷刻面集经由陈州一宿措画战具粮食而行自东京至顺昌往复千二百里首尾不过七日保其神速如此而大尉在围城时奏求援於朝得报差行营左护军统制王德躬率全军来顺昌策应十四日金人既退之後王德方。且以文移来问贼势（删此

二字) 动息至二十三日卯时以数千骑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饭饭已则卧憩於子城楼上至申时即出门乃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别今。且复回。又报数日传闻德申枢密院某已解顺昌围矣。方金贼(改作兵)在城下得递到御笔刘甘择利班师太尉以方御敌未敢轻为进止既。且贼(改作敌)退十日後。又被旨先发老小往镇江府驻遂津遣老不辍重并被伤战士船载而行以左军统制杜杞右军统制焦文通两军防护东下俄闻王德者申宣抚司去某以全军裹送刘太尉老小出颍河矣。其诞漫兴皆类此敌国相去未远万一事或蹉跌为害不细然太尉恬。若无闻未守略介怀也。顺昌古城。且素无备迨兹贼已来陈守(删此五字)始令居民筑牛马墙贼(此字改作金兵)既退後方置座比之军中所放争五十步先军中置令牌每遇出战除守御人外非带号挂甲者不得登城虽顺昌官军丝毫不许预分毫事城中居民各阖户守家内外肃静无有犯者初破金贼(此字改作兵)陈守送到煮酒十数石门首犒劳战士一杯而已再战退贼(改作敌)後市户以丐六千馀斤猪百口来献随即分付诸军人不过丐半斤肉数两至第三战太尉不免与陈守略与犒劳官军但各人给粟米一石及赴仓请之有止得蛀麦五斗者其闲不愿请者甚多至事定陈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属守城恩赏。且言措置守御鼓率将佐犒赏战士遂至成功虽太尉依应保明闻奏将士颇誓不平方当围城太尉晓夜城上寝食皆废阅月之闲略不以家事经意故能激励军心皆为之用遇临敌则躬亲鼓旗贾作士气先下令不得斫级夺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效命如游奕统领田守忠中军正将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杀十人而後死悉取前後阵歿将士凿土埋瘞作大仿傍作屋数闲命僧主之作水陆道场以致资荐仍复存恤其家种种顺昌北门外初有居民瓦屋九十闲恐为贼窠(改作笔据)前期之贼(改作敌)退即访元主酬以价直自始及终无毫发扰民者城门四启每得奸细即审问情状详悉而众所不空者抵之遣回使未尝轻戮一人虽金贼(改作人)亦谓自过南朝来十五年闲无如此战，必是外国起鬼兵来(删，必是至此八字)我辈莫敢当也。後以生擒到女真(删此二字)阿赫杀(改作阿苏木)并契丹等五十馀人解赴阙下前项有妨功者移书权贵顺昌城下无贼(改作兵)止是两河与诸路签军耳顾虽力底柰此公议何太尉初领兵不满二万当其围城时城上备御及防护老小管寨遇敌则。又把路捉巷至於子城仓库等处皆分兵守之其实出战之士不过五千人当十万馀众自非明於料敌果於制胜安能以应不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谓凡此蔡公惟断乃成者某於太尉亦云：自捷奏到朝廷宠以鼎州观察使再被制命建武泰节钺皆恳辞至再不欲先战士而被赏继而王人踵至使者沓来抚问宠贲优渥有加宸翰奖谕。且有卿之伟绩朕所不忘之语咸谓主上酬报非常之功出前此仍降告身千五百轴俾就军前书填随即缴纳以谓不。若自朝廷给之为荣累得旨索本军功状校定两日说谎得具奏盖缘节次出战更番守御分别功过不容或差至闰六月二十七日准安排全军功赏逐队列单申姓名六月二十七日准安排全军功赏逐队列单申姓名一一核

实统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带及金宛赏之其有过者则面疏其失劳绩亦减将佐立功者以金带及金宛赏之共有过者则杖责之降而入队至於战士悉以前後所赐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第。

功赏之功田守忠李忠辈陷阵本军将佐不即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责其能致力策应者仍给赏。且出钱千缗揭榜许军中论告饶冒战功者按以军法如阵歿之家变各优厚周一期。又见太尉信赏必罚出人意表如此者某随轩而来偶遭虏寇（改作目击敌势）迨兹乎！甯敢以围城前後所见叙为纪实笔墨荒涩甚无文采。且将过江贻诸亲旧至於解严之後以迄班师述事赞功当俟大手笔者。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一校勘记。

天子以骑帅太尉刘公（帅误作师） 项城陈州属邑（脱项城二字）皆自陈州来（皆误作偕） 则吾辈平生报国之心（一作则吾辈生无报国之心） 俄闻王德者申宣抚司（者字衍）。

●卷二百二

炎兴下帙一百二。

起绍兴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尽闰六月十七日庚寅。

汪。若海子曰：朝廷以蓝公佐之回和议颇变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刘为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以五月十六日始次顺昌而十七日兀术（改作乌珠）之军已压境兀术（改作乌珠）之败盟举兵来祁州也。以大校为名起国中之兵一头项入山东曰：聂黎孛堇（改作聂呼贝勒）一头项入陕西曰：三郎君一头项入西京曰：李成兀术（改作乌珠）与三路都统领龙虎大王韩翟二将军以五月十二日入东京初遣三路都统领既下淮甯来取顺昌犯（改作抵）白沙刘某夜遣师晨至白沙相拒终合数阵三路都统大败而去乞援於兀术（改作乌珠）未至闲刘某遣骁骑将阎充夜去 司三路都统寨正中中军连破五寨见毡帐数重朱红美车有虏酋急被甲呼曰：母杀我留我则太平军士不听杀之其馀不及被甲因乱（删见毡至此三十九字）击杀数百人相枕藉死者莫知其数由此虏（此字改作金军下添尽字）惊昼夜不敢下马唯於马上寝食而已兀术（改作乌珠）率重兵来刘某闻其将至也。会诸将於东门上问策当安出诸将敬曰：今已三大战军士夷伤者众。若兀术（改作乌珠）自至恐势力不加不如权护老小渡淮刘正色谓诸将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要一朝为缓急之用安可见大敌而退况老小一动必不能全虏（改作敌）骑无数十里之远。若被追老小必乱甲士未能保何老小之可全不如背城一战於死中求生上足以报国家下足以取富贵请为诸军五日内杀回兀术（改作乌珠）众皆以为然人人激励上下同心皆为剿敌之志，於是坏橹沈舟以为决战兀术（改作乌珠）所号箍胜

军至则责三路都统龙虎韩将军等不肯厮杀致败军马之众谓其众曰：誓与起顺昌城掉在溺河折三箭为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饭於府衙会食折二箭曰：敢过车轮之下者皆杀折三箭曰：妇人财帛尽以赏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詹}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後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弃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六月七日兀术（改作乌珠）自临城於颍河北岸寨三十馀里约十五万九日辰时叩城西门索战。

谓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个日头犹华人（删此二字）言一日也。刘某出军五千人接战自西门转向南门。又转自东门及东北角始与虜（改作金）骑往来驰逐後直撞入虜（改作金）军中手相扯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此字改作敌人）兜牟而刺之者军士有中刀沿心而犹刺虜（改作敌）不已者有偶失地利与虜（此字改作敌兵）相抱於城壕而死者血战自辰至申虜（此字必作金兵）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死兀术（改作乌珠）大怒亲拥三千馀骑直叩东门射城上人着城上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弓射走兀术（改作乌珠）既大败乃移寨於城西门开掘壕堑自西南至西北约十馀里欲为不战之计而坐困顺昌刘。又夜使人去司之上下不敢甯处十二日乃尽走虜（此字改作金人）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於吴以失地利而败今败於刘真以战而败疑是外国代理来神兵兀术（改作乌珠）至泰和因得气疾黄肿下血居县门楼卧两日至淮甯府龙虎者始敢献言以为不当南来亦犹南人深入我地兀术（改作乌珠）无言怒诸酋（改作将）之败挾韩将军九十柳条翟将军八十柳条其馀或一百或二百哭声彻天韩将军颇出怨言曰：我只为你於和尚原坏了人情莫不疑贰在三日留翟将军守淮甯府入东京欲往河北签人有王山者言河北无正兵可签只有百姓耳王山者兀术（改作乌珠）旧用之知颍昌府至是携来欲令再守顺昌王山言今大国中只有兀术（改作乌珠）主兵权举国中兵尽起祁州所教之兵尽随兀术（改作乌珠）除兀术（改作乌珠）所将一头顶每战兀术（改作乌珠）亲拥为押队其馀头项如龙虎韩将军之徒皆无斗志。又其麾下皆不谷同来是以莫肯为用其所将孔彦舟郟琼赵荣之徒只单马随军并无兵权兀术（改作乌珠）之败顺昌城下三郎君败於陕西亦遣人告急焉王山言是日南宋再有一头项乘其弊可尽捉虜（删此二字）也。但刘自金贼犯（改作人攻）顺昌见陈蔡以西皆是望风投拜。又见旧知州王山在城下恐城中人苟求性命有卖义於外者更不敢用顺昌府官吏军民充守御既分其兵於城上地分而。又分其兵於城中逐巷口摆布每遇令牌一过即百姓寂无一人敢出户者止有兵五千人可以出战计刘所统不过二万人中。又止用五千拒其举国精锐之师即今诸大将所统或十万或二十万使乘刘战胜之後士气百倍之际诸路并进兀术（改作乌珠）可一举而破甚无难者今兀术（改作乌珠）之在东京譬如取大鱼。

当远其索而困之不必聚天下之师以围东京今诸大帅唯淮西最务持重不肯轻举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窥之路俾西京之兵道河阳渡孟津俾淮东之兵卷淮阳渡彭城俾陕西之兵下长安渡蒲坂则河朔之民必响应冠带而共降其党（删寇带至此十字）契丹黑水渤海诸国必各为其主而自立则兀术（改作乌珠）可不战而擒女真（改作大金）可不加兵而灭何则我今以淮西京西淮东陕西四路之兵共围兀术（改作乌珠）是以四易而攻一难我今以淮西固根本而以京西淮东陕西出綦意是以四难而攻一易兀术（改作乌珠）见天下之师尽围之必以死战故曰：一难兵法曰：勿攻其所难如遂为之是兀术（改作乌珠）之攻刘也。今举国之师尽聚於东京我仍直趋於河北则河朔之民必响应兀术（改作乌珠）可不战而擒也。死术（改作乌珠）一败於顺昌。又败於河朔则苻坚之事其果见於今日矣。。且坚淝水一败安能遂灭苻氏故曰：契丹之属必自立则女真（改作大金）可不加兵而灭也。今闻淮西之师得毫便还义士莫不（阙）甚为朝廷惜之恐人见淮西之班师弗察虏（改作敌）情之强北故躬往战地或访亲见临阵之人或质被虏得脱之士聊述顺昌之战胜以备朝廷之采择焉。

十三日丙辰岳飞统制牛皋败金人於京西。

十六日己未永兴军路经略使郭浩统制颺建充攻金人於醴州破之克醴州。

王德至顺昌府。

刘在顺昌受围屡乞援师於朝廷诏王德应援是日也。德至顺昌而金人已退顺昌矣。。

刘光世军於和州。

二十一日甲子吴军统制姚仲尚起樊彦郑师正以兵援郭浩及金人撒离喝（改作萨里罕）战於凤翔府大破其军。

二十二日乙丑司农少卿李。若虚与岳飞计议军事。

金人败盟朝廷遣李。若虚往鄂州军周聿往建康府军魏工往楚州军呼计议军事。若虚到鄂州日飞已进发是日。若虚追至备安府见飞言兵不可轻动。且班师飞不从是时诸军皆已进发。若虚曰：面得上旨不可轻动既已进发。若风孙可进则当以诏还矫诏之罪巨虚当任之飞许诺遂进兵。

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於陈蔡州界。

二十六日己巳刘国武泰军节度使侍卫军马都虞候沿淮制置使。

韩世忠军统制王胜败金人周太师鹞辣孛堇（改作呼拉贝勒）於淮阳军。

闰六月一日癸酉朔张俊军统制宋超败金人於永城县朱家村。

五日丁丑泾原路经略使田晟及金人战偏差泾州。

是役田晟有怯敌之意令军中卷旗而出众知其必退矣。故未合而遁。

彰武军承宣使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郭浩加奉国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武

康军承宣命名利州路安抚使杨政加武当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定国军承宣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吴加镇西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

十三日乙酉复陕西赦。

眷惟陕右初复版图空念疮痍之遗民未洽朝廷之德泽蠢兹阋虜（改作念兹不靖）怀彼狼贪政作肆彼长驱）诡计潜师实同寇盗背天违众（改作实忘盟约攻城陷邑）荐肆（改作致）侵陵蹂践我土疆蝥贼我黎庶幸赖神人助顺宗社降灵将士摧锋争贾我前之勇吏民徇国共坚不贰之心捷奏已传师徒再克尚以[B227]（屯）假息虎帐戒严介骨苦暴露之劳丁壮疲转输之苦由朕菲德致尔阽危惕。若厉以疾怀軫如伤而在己宜敷涣泽之渥用尉西士之人於戏击虜（改作敌）以殄灭为期方折冲於万里得道者多助之至况有臣惟一心尚赖帷幄协谋爪牙宣力庶永清於四海庸共底於丕平咨尔多方体兹至意。

闰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上皇帝书。

臣闻兵法曰：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於无算乎！。又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其言具在昭。若日月信如四时後之用兵者不可不鉴也。恭惟皇帝陛下比以虜（改作金）人犯顺入寇（改作背约深入）郊畿肆命诸将出师綦行天讨兹固子犯所谓师直为壮者然而不知陛下宵旰之暇亦尝为庙算计耶其未战而胜耶其未战而不胜耶臣虽至愚窃尝为陛下筹之。且有义兵有应兵有贪兵有骄兵救乱诛暴者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利人民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败恃国家之。

大矜人民之众欲见威於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今以吾之义兵而敌彼之贪以吾之应兵而敌彼之骄其论庙算之胜与不胜固较然也。。若曰：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则所谓知己知彼实战之所先急不知群臣为陛下计变尝言及此乎！陛下自为宗庙社稷生灵计亦尝虑及此乎！知彼可胜者果有几乎！我可胜者果有几乎！我之所不可胜者其相当乎！抑变有优而有劣乎！昔之善为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常使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此所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臣请为陛下言之。且强弱众寡之不敌也。尚矣。以强弱言则刘固非项敌也。以众寡言则曹固非袁敌也。而项卒归於刘袁卒归於曹者，岂有他哉！得其道则虽弱能强虽寡能众失其道则虽强易弱虽众易寡尔臣观虜（改作金）有五败陛下有五胜虜（改作金）虽强。且众固无能为矣。然在我有未必胜者三。又安得不自知也。。且虜（此字改作金人）专事攘窃而陛下一本仁义此道胜也。虜（此字改作金人）专务奸诈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胜也。虜（此字改作金人）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杀人如草菅而陛下视民如伤不惮屈己增币俯徇讲和之请粪与天下休息此仁胜也。虜（此字改作金人）自无术（改作乌珠）用事上则

欺幼主以擅权下则杀亲族以播虐而陛下夙兴夜寐不忘父兄播迁之难方虜践约（此三字改作金人）请和许还两宫群臣以为不可独圣意笃於孝悌幸其必信断然从之此义胜也。虜（此字改作金人）前後专以和议欺罔国家去可质二帝屠戮万方天下之人耻失其君悼丧其亲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删恨不至此寸字）久矣。陛下顷缘王伦与之画地复听其和当是时下而樵人牧子皆以践为虜（改作金）人得计而陛下失计盖古人所谓和戎国之福者为其有以休兵息民也。今兵不得休民不得息於养兵之外岁取於民以供壑无厌之欲一有不满必至兴师虽远近未可知而理所不免臣每念及此未尝不痛心疾首至於无如之何辄复自宽曰：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一是一非一失一得夫何常之有哉！虜（改作金）人之得计所谓祸也。安知不为福所倚耶和之必至於变无可疑者但变速则祸小变迟则祸大变自彼则福小变自我则祸大祸小则可转而福祸大则灭亡无日矣。速则三年之内迟则五年之外自彼则彼实先之自我则我实起之今虜（改作金）曾不二年无故败盟引兵入寇（改作境）然後知。

虜人（此二字改作其）向之所谓得计者今为失计而陛下向之所谓失计者今为得计向得而今失者福兮祸所伏敢向失而今得者祸兮福所倚也。此计胜也。陛下有此五胜固可以胜矣。然以臣观之未见其必胜之理何则唐肃宗诏九节度讨安庆绪重以《郭子》仪李光弼皆一时元功难相统摄特用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而不立帅师次邺南方与贼对未及战而溃史臣以为王师无统进退顾望责功不专是以及於败今者诸军大会境上而不置统帅臣所谓未可必胜者。此其一也。齐景公召司马穰苴为将以燕晋之师穰苴辞以臣素卑贱士卒未附百姓不服顾得君之宠臣以为监军景公使庄贾往贾後期偿至穰苴斩之以徇三军士皆为之震栗由是晋师闻之罢去燕师闻之渡河而解尽取所亡邦内故境以归今国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隶诸将者不可谓不亲附矣。而罚终不行缓急果可用哉！臣所谓未可必胜者。此其二也。今日之兵分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分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分隶杨沂中者则曰：杨家军分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讎相防如盗贼自不能惴惴然惟恐他人之奉公而名誉贤於己也。自不能立功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軋於己也。。且其平日犹或矛盾。若此使临大利害想其中心必不能效相如之屈於廉颇寇恂之不仇贾复先国家之难而後其私怨安能保其不自为敌国而以刃相向耶臣所谓未可必胜者。此其三也。。又况兀术（改作乌珠）所领之兵无非胁从瓦合犹能自号元帅以统之初不闻契丹自为一军而各听本国之号令也。今不置统帅而欲求胜胜能保其必胜乎！虜（改作金角前後无虑数百战虜（改作金））未尝不胜我未尝不败者非虜（改作彼）能自胜特我师不战而溃遂成其胜尔夫所以不战而溃者非他不畏我而畏敌故也。使皆畏我而不畏敌虜（改作敌）亦何能为哉！今罚不行於三军而欲求胜能保其必胜乎！春秋以来如晋楚用兵以将帅

不和而败绩者多矣。惟是虜（改作金）人前後驱迫邻国入为边患逮二十年未尝闻其有违众犯令自为衅隙以相攻者今诸将不和无以合之而欲求胜能保其必胜乎！陆贄奏李晟枪建徽杨惠元李怀光四节度状云：四军接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如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

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第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隙滋甚覆亡之祸翹足可期旧（改作内）寇未平新（改作外）患方起忧愤所切实堪疚心由是言之臣前所谓可胜者五恐不足恃以胜而所未可必胜者三恐不可不深思熟计而求其所以胜也。臣愿陛下慨然奋发自谋诸心选择耆德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佺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矣。然後下明诏遣驿车而召焉逮其入见陛下宜避正殿亲出玉音而谕之曰：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於境予一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社稷安危一在将军愿将军率师应之将军既已受命陛下乃斋戒告於太庙灼龟卜吉以授斧钺如武王之命太公望然後遣行先行之数日遣诰诸军曰：予一人以尔诸军元帅不立日夜忧惧恐貽一国三公其谁适从之谗今谋之卜筮卿士庶民蔽自予一人之志得元老某俾统六师自阃以外咸得制之邦有邦典军有军政用命赏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母，或不和不靖自底於罪而为将军者临屯之日。又能拊循士卒同其甘苦上不失於关羽之骄下不失於张飞之不（恤士）有所不诛诛必及其大而威有所不赏赏必及其小而明夫然後勒兵赴敌臣菟其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伏望陛下追怀祖宗积累之难畀付之重痛愤父兄戮辱之苦睽隔之忧矜念军兴以来犬羊所至（删此四字）积尸腥於草木流血丹於川原母以臣人微言轻遂忽而不听弃而不用古语云：投机之会闲不容发。又云：後将噬脐悔可及乎！臣愿陛下不为众口所夺断自宸衷而必行之使异时获投机之功而免噬脐之悔实天下幸甚臣之狂瞽不独今日当绍兴八年六月王伦使虜（改作金）还虜（改作金）遣使随伦报聘臣，於是时固尝有书致之前吏部侍郎魏工以述和议有九不可一可之说当绍兴九年五月和议既定淮上兴役以备两宫来归宿食供顿臣，於是时亦尝有书致之前左谏议大夫曾统以迎奉两宫有五事当为先务之急惟臣区区忧国爱君之心无易二书重以家贫地寒远去轩陛不获自达是用致之魏工曾统，庶几有闻於陛下不图今日乃见兹事似与臣意有相符者。虽然亦非臣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故敢复尽千虑一得之愚献於阙下位卑言高罪在不贷惟陛下怜其愚忠而曲赐保全无使天下以臣为妄不胜俯伏待罪忧惧之至。

赐进士出身在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校勘记。

兀术亲拥为押队（一作为拥押队） 自河阳渡孟津（自误作道） 自淮阳渡彭城（自误作卷） 统制郑建元（元误作充） 愿将君之宠臣（颐误作顾）

而官爵轶於己也。（轶误作轧） 而所谓未可必胜者三（脱谓字）。

●卷二百三

炎兴下帙一百三。

起绍兴十年闰六月十七日庚寅，尽其日。

上魏侍郎工书之道窃闻之先民有言询於刍蕘以谓人有所长不可以其微贱故忽之也。之道比缘赴调居於临安之隘巷者八十馀日朝夕获闻闾里之言似有可取者辄敢以其闻上读听览惟执事择焉其言曰：王伦使虏（改作金）还虏（改作金）遣使随伦报聘国家自靖康以来失於议和致两宫北狩万乘东巡百姓坠於涂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觉悟。又复纵伦卖国引贼（改作敌）入家（改作境）以关我虚实排办馆待之具所至骚然甚於被盗夫虏（改作金）之为盗（此二字改作来）也。非特今日之盗也。以其众今之盗也。以其使盗之志（删非特至此二十一字）利得子女玉帛尔不以吾之所以馆待者过礼而遂已也。譬今有被盗者家徒四壁立复不自量。又从面东借西乞以其所有而夸於盗其不为盗之招者几希（删譬今至此三十九字）顷年章谊孙近使虏（改作金）馀人尽留南京惟谊与近得至军前禀议今虏（改作金）使之来自合用此例留馀人於韩世忠军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禽兽之魄而夺其气（删不惟至此十三字）亦足以示朝廷之尊（改作体）乃。若议和则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闻此言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因谓同舍郎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兹殆所谓一得者乎！请试为执事陈之父母之讎不与同戴天兄弟之仇不与同国虏（改作金）人昨犯（改作陷）京师自徽宗皇帝明德皇后以下悉从播越今兹上仙虽云：厌世其实杀之。又况渊圣之与六宫尚囚沙漠四海共愤恨不得剗其肝分食其肉（删恨不至此十字）为人子弟者义当何如此其不可和者一也。当唐德宗时吐番因沙堡之败惧而求和宰相张延赏入马燧之言请於德宗从之当时诸将独李晟以为不可诸相独柳浑所言与晟意合曰：豺狼之性（四字改作吐番）非盟誓可结已而吐番（删此二字）果去可盟如晟浑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和戎（改作议和）所以息民也。此时厌乱久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輿议乃尔盖伤弓之心犹思靖康覆车之辙而惧其蹈也。必欲议和是弗民心民心即天意也。天可违乎！此其不可和者三也。顷自车驾南幸虏（改作金）立刘豫於济南以有中原之地岁贡币三百六十万缗豫奉之未守少有坠失一旦以计废豫尽豫所藏担囊揭篋倒廩倾国而去。若取诸。

怀不烦顾指而我师以君伐臣睥睨累年弹簧不敢进非虏（改作金）人则犹子也。为人子者固不虞其父之见逐故虏（改作金）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为豫计者变初不谓豫曰：汝於虏（改作金）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为豫计者亦安不谓豫曰：汝於虏（改作金）非有父子之亲徒以我之废吏故立汝以为得志必将与我抗

而为己之捍蔽也。抗我则所以事已者不敢不至豫既挟虏（改作金）以抗我则其於我也。不复。若虏（改作金）之不虞其逐也。。且日夜求所以胜我惟恐其不胜而见擒是则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视我。若仇而豫之所以见执於虏（改作金）者以其待虏（改作金）者过於亲也。今虏（此字改作金人）欲和是以刘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当宝元康定闲契丹以重兵压境遣萧英刘六符来聘意在去可取关南十县朝廷命右正言富弼为报聘之行仁宗重念两国生灵之故许其屈已增币而契丹平逮卒事弼不肯受赏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呜呼忠牙之谋国一至此耶今（下添者字）虏（改作金）无约请和非出於谋则是厌兵而欲结好於我以邀岁贡从之而遂罢兵则非特不能保夷狄之（此三字改作其）不叛（改作败）盟而。又恐朱克融辈变生不测从之而兵不可罢则不能不於养兵之外横赋重敛岁供壑无厌之求其势必至陈胜吴广之起於秦青犊黄巾之起於汉为祸殆有甚於（改作焉）夷狄（删此二字）此其不可和者五也。顷年以来诸将非不进兵终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暂得之复旋失之正使举大河以南尽还朝廷度其力果能保有之乎！与工其随得随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其力足以制夷狄（此二字改作彼）徐为进筑之计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自古中兴之主未尝不因於险阻难惟其履险阻艰难而益挫益坚因能兴衰拨乱而光祖宗之业刷父兄之耻见称於天下後世。若周宣复文武之境汉光武之恢复疆宇是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国而虏（改作金）藉此求和则必矢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往虽使王灵日张军声日振尚敢议恢复之事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汉唐以来中国（删此字）之待夷狄（此三字改作御外）不过征伐之与和亲征伐则将帅任其责和亲则庙堂主其议今天下之权不在庙堂面在诸将诸将拥重兵据要地偃蹇自肆高国家之安危存亡如直人视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遇缓急则虽请援者骈肩於庭督战者接武於涂方见傲视而不顾逗遛而不发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傥从虏（改作金）盟而不与诸将议使虏（改作金）诚和犹恐自疑而至於溃叛（改作败约）万一挟诈如尚结赞之意在窥窬）删挟诈至此十一字改作藏其心不可测度忽焉而肆力於我）是使诸将得以有词而不复出兵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义琰尝曰：大国之使可当小国之君今主上以休息息民为重固不惮臣事虏酋（改作北庭）。且以其酋（改作主）为君则其使盖同列也。。若虏（改作金）使援此为言倨慢无礼不知朝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然则所谓一可者孰可哉！韩原之战秦伯获晋惠公晋遣阴飴甥使於秦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群则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曰：必报仇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其不然，於是秦伯说阴飴甥之对改馆晋侯而归之初不闻其以贿盟也。金虏（改作人

）诚欲还二产六宫与祖宗之故地而为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归於好各守封疆世世子孫慎勿相犯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而无所事賄夫谁曰：不可同舍郎曰：子之所言九不可理固然矣。所谓一可乃服而舍之如作伯之归晋侯欤曰：非也。晋侯以三施不报有负於秦伯之群民秦伯尚。且归这我徽宗皇帝初不闻有负於虜（改作金）而生不得反其国死。又。且要其盟岂服而舍（之之）道哉！使虜（改作金）无所要但以有负（於我）遂归梓宫之与天眷犹当愧於秦伯况不能如是耶为今日计当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复命苟为不从是虜（改作金）无意於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苟图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义他日倘修先帝之怨亦不过临时失信败盟而已夫信者国之宝民之庇言之端善之主也。苟信不继盟何闪益哉！。且自古失信败盟未有不身罹其祸而殃及後世者不可不戒也。不慎也。之道今月初四日已尝具稟少见野人区区之意明日遂有无为之行不果再诣屏与屏伏小舟中因念古人身在亩亩心不忘君将次室兴复细绎前日临安之有得於街谈巷议者为之书以献，庶几有闻於吾君吾相而使虜（改作金人）计无所施焉转祸为福实在侍郎一言干冒威严无任惶惧之至上谏议会统书之道不佞待次里社与木石鹿豕为伍不识治体不闻国论惟是区区爱君之心实寤寐。

不忘宗社安危存亡之长虑此无他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女不念嫁而忧太子之幼亦其利害祸福有以相及不得不然非过虑也。金欠自宣和靖康以来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卒以陵夷我国家迄今於今而不振方其设一谋施一计虽下而小夫贱隶咸能料其将然。且曰：如是者奸（改作术）也。如是者诈（改作计）也。已而合。若符契不差毫厘而朝廷之上乃独断然以为非奸（改作术）非诈（改作计）也。惟恐其奉承之不暇以自取欺侮戮辱而终不悔。且悟何哉！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嗟乎！此言诚足以箴当世之膏盲也。去年夏金人遣使随王伦报聘讲和之道是时调官临安获闻舆论有九不可之说尝欲掇拾效愚献忠以裨庙堂未议昼夜以思将成复毁曰：位卑言高罪也。因止而趣装以归行次宜兴复念古人身在亩亩心不忘君之道虽不肖柰何甯名仁版乃忍坐视安危存亡之机而不为一言耶，於是慨然裁书托故人遣驿致之前吏部侍郎魏公工以乞有闻於上凡半年不得报而胡铨之书传焉言至於此贾谊之流涕痛哭不为过也。前事不谏之道尚何言哉！侧聆道路以为金人归我河南故地奉还两官此其为策不浅也。盖以今日所用之将所养之兵皆五路两河之人归我以地则不复限以尔界彼疆迟以岁月其势必至解散兹殆与汉军楚歌无以异也。顷有两官播迁天下之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常有不共戴天之愤而主上之所以宵衣旰食励精政事注意於中兴者，岂有他哉！亦欲黜虜（改作恢复疆土）以刷父兄之辱而光於祖宗也。夫人怒则威威则勇骄则怠怠则弱我师之不逮金人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而枝梧累年未初学者败衄者以其素所蓄积者然也。金

人之意。若曰：此不可以力战吾当还两宫以骄之彼既臣妾於我则将恃和弛备然後可图也。兹不必以商为鉴前日刘豫之擒事犹未远。又况包藏祸心未易窥测其万一也。。且事固有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者淮西昨更兵火井邑聚落化为炎埃比虽招徕流亡整葺庐舍然馀民百无二三所谓井邑聚落变皆葺门圭实多者仅十数闲少者不过四五椽而已自春及夏监司守令以奉迎两宫为名排备牲饩次舍纤悉责具急。若星火峻如雷霆贫穷尽於诛求瘵弊於营缮其夺民时劳民力固在所不论窃尝以一邑计。

其费不下五七万缗使金人诚还两宫斯民正复竭膏血鬻妻子以应所须犹将欣然不尔虽食王伦这肉可能谢或愚谓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谓可吊不可贺者请以五事上读听览，庶几朝夕造膝之际有献於吾君而备其采择焉谨按鲁僖公十五年晋侯秦伯战於韩秦获晋侯以归及秦伯归晋侯将及国先使告国人曰：孤虽归辱社稷矣。众皆哭愚以为渊圣之南来俟其渡河即手疏以自讼可乎！此一事也。谨按僖公三十二年晋人败秦师於ゾ获其帅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及晋还三帅秦伯素服郊次向师而哭以迓之愚以谓梓宫及渊圣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乃密谕河南所过州县一切准此而其供帐之类悉去华丽采色而纯用布素可乎！此二事也。谨按襄公二十七年宋之会楚人衷甲窃闻梓宫以下神衬无虑於十百愚以谓委西京守臣待其将至预修陵寝继遗全二大臣？莅葬中取神衬之最下者斩而视之然後奉安及令诸道饬武备以戒不虞可乎！此三事也。谨按唐开元全盛时明皇幸东都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河内太守辇优妓数百被以锦绣饰以犀象而鲁山令元德秀独制于之歌遣乐工数十联袂而歌之明皇见而叹曰：贤人之言哉！河内之民其涂炭乎！因黜河内而陟鲁山今两宫寂无来音而淮西一郡之民已有二十万缗之费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愚以谓两宫宿食供顿所经或无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行下有司预办数千匹青布临时设帐以庇风雨而明诏诸路勿造宫殿勿饰器用以重费期民可乎！此四事也。谨按擅弓卫司徒《文子》问於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後乃葬则其服何对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愚以谓梓宫之不天子哭泣衰以从擅弓未葬之礼可乎！此五事也。是五者虽。若无补於国家安危存亡实此系焉昔齐仲孙渊来省鲁难既归齐侯问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所以本也。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後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甯鲁难而亲之亲有礼霸王之器也。庸詎知两宫来归金人之使不有。若仲孙渊者乎！愚是以知安危存亡实卜斯举擅弓曰：子思之母死於卫有。若谓子思曰：圣人之後也。四方於子观礼子盍慎诸孟子亦曰：滕定公薨文公五月居庐未有命戒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

悦呜呼斯礼也。何可忽哉！至於金人之情伪则愚已略见於前及详於魏公之书夷狄（改作外邦）之不可信也。尚矣。盟如日而平凉之会犹或去之今虜

（改作者下添金以二字）臣妾蓄我初无盟谊夫以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於用兵所不可知者特其迟速远近而要不能免也。。虽然昔者越王勾践亦尝臣妾於吴矣。终而卒灭吴以朝鲁卫陈蔡执玉之君愚以谓今日计患在主上不能礼下群臣以集其谋与群臣不能辅佐主上以雪其耻如越王之报吴而不在（下添身为二字）臣妾於虜（删此二字）也。不然危亡。且在朝夕不识执事以为何如祖宗积累至难宗庙社稷至重惟执事其为国家念之干冒威严无任战栗。

賜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校勘记。

辄敢以其所闻（脱所字） 分食其肉（分应作而） 惟不虞其见逐故虜得以逐豫（脱惟不至见逐六字） 。又恐如朱克融辈（脱如字） 顷自两宫播迁（自误作有） 化为灾埃（灾误作炎）。

●卷二百四

炎兴下帙一百四。

起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壬辰，尽十二月。

二十日壬辰张宪克颍昌府。

赵鼎责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邵武军居住。

赵鼎闻金人败盟用兵乃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诬以罪言之遂责授焉秦桧之憾鼎其始也。鼎罢宰相出知绍兴府桧具筵饯於浙江亭不留而登舟其成也。以鼎上书言时政其憾不可释矣。。

刘光世回军太平州。

二十四日丙申张宪及金人战於陈州。

张宪克陈州岳飞令统制赵秉渊知军州事。

二十五日丁酉岳飞将杨成及金人战於郑州克郑州王胜克海州擒伪知州王山

。韩世忠遣都统制王胜率统制王权王升等诸军取海州伪知海州王山及统兵官花太师至磨行与官军相遇官军击退之去海州六十里胜令二更到城下诸军齐进果二更至城下转城不住牵舟趋城北城上以瓦砾抛掷乱击舟人皆不顾而行逼晓至城北是时花太师退兵唯王山守城胜令诸军分地攻击胜坐於北壁壕下令诸军早饭要白米饭猪肉段子食毕先使搭材以长重型系刀断其钓桥绳钓桥落以大竹卷草如黄河卷埽样使灵敏百人推至北门下钓桥有妨碍处即以锯截去之然後推入纵火凡三卷壅其门而火发守陴者於黑烟中擲瓦打火烧门尽打火亦灭有瓦盖地地不苦恼热行队方鳞次於门外而第四队周成先入行队皆入成举认旗於城上呼众曰：周成第一功胜传令尽开诸门诸军自诸门皆入然火烧门道尚有火在瓦砾之下昇

水沃灭之治道而後胜入坐於十字街之民舍生执王山时花太师率兵到城下不敢战而退去父老僧道诣胜唱喏谢罪胜曰：国家以海州久陷伪境故遣官军收复境上国家专行仁德不事杀戮各各安心照管老小父老再拜谢曰：欲乞哀敛金银犒军胜曰：官军入境秋毫不犯不须哀敛金奶如有猪肉为谷犒诸军一饭可也。父老拜谢而去率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猪羊牛驴并般担米犒军胜受之分给诸军即时报世忠胜在城北居人犹未觉尚有卖糕者少顷攻城居人方稍避之当时惟韩岳出军秋毫不扰诸军经过伪境路。

傍有农夫皆倚锄而观。

二十六日戊戌张俊克亳州。

金人复占河南以酈琼知亳州刘光世遣使臣赵立斋书至焘春府孙晖就差一人同往招琼张俊亦遣老天爷斋书招之晖令南京进士蔡辅世同立先往辅世遇亳宋人有相识者具以情伪告。且曰：公见酈侯未可直言当徐徐也。辅世知其意遣立斋书先行至门守者问之立鄙人无谋甩言刘相公遣我斋文字来招酈大尉守者不敢隐遂送琼所琼不发书而焚之枷立项送狱俊所遣二人犹未知乃作商贾入城隶曲诣州衙计会通报既见琼则出其文字琼亦囚之并文字解送兀术（改作乌珠）命凌迟处斩於京师琼发二人之次日变解赵立行密谕部从人纵其去时辅世复回寿春矣。俊以大军至城父是时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趋亳与俊会於城父，於是琼谓三路都统曰：夜叉来矣。其锋未易当请避之遂率众遁去俊军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军入城初喜见国家军马出酒食饷军德功居最迁兴甯军承宣命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见屡败不战之功果毅敢前如践无人之境德甚慰悦。

张俊退军杀前知濠州杨於途中。

张俊军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纤云：倏忽满空遂大雨雾霏甲士皆坐於水中彻旦退军留宋起积压亳州留兵千人与之百姓失望杨者以子弟所授官仕刘豫後归朝自言是武功大夫而俊以武功大夫授之俊方经营淮北尝日当用谮练为境事表武臣为边知州使之经营淮北知之乃具子迎合俊意俊大喜遂令知濠州用刑峻酷人不敢犯金人交还河南也。受代往宿州居於归受馆中见兀术（改作乌珠）献取江南之策死术（改作乌珠）不用复还宿州是时俊军马到宿亳闲迎之。又献平戎（删此二字）书与俊俊知其投书於兀术（改作乌珠）不中乃与俱还杀之於途中以逃亡闻揭榜召人捕捉之。

赵鼎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

秦桧令王次翁诬赵鼎知金人叛（改作背）盟会出怨言事故自邵武军安置潮州。

七月二日癸卯岳飞将张应韩清克西京。

六日丁未李兴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抚司公事特转右武大夫忠州团练使。

初金人犯（改作攻）西京河南兵马钤辖李兴聚兵迎击。

收复伊阳）等八县双败金人於河清县夺到艺祖皇帝御容乘势收复郑汝州伪河南尹李成弃西京遁走於孟州兴遂申朝廷乞差帅臣官吏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差兵官郝最焦元苏坚方来会合至是诏下就除兴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抚司公事仍特转右武大夫忠州团练使训记号褒美仍给真俸皆出异恩也。先是翟兴尝镇抚河南许以便宜行事许李兴依翟兴例是时张应韩清亦报收复西京矣。。

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改作乌珠）战於鄆城县败之。

杨再兴单骑入虏（改作金）阵欲直擒兀术（改作乌珠）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创。

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於鄆城县。

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改作鄂尔多贝勒）。

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改作乌物）於颍昌府中杨再兴王兰高林歿於阵。

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改作金）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战歿高林亦战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程式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改作金）骑不得（改作敢）进官军乃得（删此字）还。

十九日庚申（赦顺）昌官吏手诏。

诏顺昌府官吏军民等狂虏犯（改作强兵压）境王师挖冲惟尔吏民协济军事保捍城垒驱遏寇攘（改作敌氛）眷乃忠勤宜加抚惠应本府见犯罪人除犯去司杀故杀斗杀并为已杀人者并十恶罪至死伪造符印放火官员犯入已赃将校军人公人犯枉法监主自盗赃并依法内枉法自盗罪至死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斗杀罪至死情理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断讞录案闻奏其馀死罪降从汉流罪已下并放官员在城守御者并与转一资军人等第犒设一次民闲租税昨降赦已放三年外更与放免二年管下诸县及乡村人户会被贼马（删此二）焚财产屋业者并依灾伤法赈济旧给使效曾经放散委有武艺才力可使者依旧收补支給请受管内铺兵级更与犒设一次逃亡军人限指挥到百日内诈於所在首身依旧收管限满不首复罪如初应本府县有民闲利害守臣条具以闻诏书到日明告吏民各令知悉。

二十一日壬戌岳飞自鄆城回军。

岳飞在鄆城众请（删此二字改作一日奉诏十二道令）回军飞亦以（删此二字）不可留乃传令回军而军士应时皆南响旗靡辙乱不整飞望之口去而不能合良久（删传令至此二十九字改作叹）。

曰：，岂非天乎！。

八月杨沂中军於泗州。

四日乙亥韩世忠围淮阳军。

韩世忠围淮阳军命诸军齐攻之有帐前亲随成闵者随统制许世安夺门而入大战於门之内闵身中三十馀枪世安亦胫中四箭力战夺门复出闵气绝而复苏者屡矣。世忠大呼赏之初闵之叔父战於马家渡身死所得恩泽无子承受时闵为僧童世忠寻而得之令受其叔之恩泽初补官世忠教以弓马久之转至武翼郎为帐前亲随而夺门立功世安以箭疮不能乘马遂肩舆而行世忠怒令世安马前步行世忠奏闵之功授武德大夫遥郡刺史世忠缴到告身复奏乞重赏闵以激劝将士乃授汲州团练使。

解元败金人於沂州郯城县。

六日丁丑李山史贵韩直败金人於陈州。

初张宪得陈州也。岳飞令统制赵秉渊守之金人围陈州岳飞统制李山史贵与刘军统制韩直及金人战於城下败之。

八日己卯陕西都统制吴统领侯信败金人於河北中条山柏梯谷。

十日辛巳侯信败金人於解州界杀其将乞可（改作奇格）。

十一日壬午李成攻河南府李兴击败之。

李成自孟州率金人五千馀骑犯（改作攻）河南府李兴开城门以待之成果疑不敢进兴遣锐士由他门出击之。

岳飞刘光世来朝。

杨沂中军於宿州。

十六日丁亥杨沂中军溃於宿州。

杨沂中进兵於宿州也。以步军退屯於泗州兀术（改作乌珠）诡计令人来告有金人数百屯柳子镇沂中以为然欲击之或谏以为不可轻出沂中不听留统领王滋萧保领骑兵一千於宿州是夜沂中自将骑兵五千往袭柳子镇至明不见虏（改作敌）而还兀术（改作乌珠）以重兵伏其归路沂中自柳子镇回半途知其然遂横奔而溃至寿春府渡淮归乃与王滋萧保相隔参议曹勋不知沂中所在表闻於朝朝廷大恐令淮东州县退保沂中复还泗州军心始安自是溃兵由淮河上下数百里闲三三两两而归其死亡者甚众。

许淮南州县退保。

朝廷以金人复犯（改作攻）河南许淮南州县权宜退保。

州县官吏皆有轻去之心。

王滋萧保及金人战於宿州军败金人屠其城。

金人去时杨沂中不得志遂寇（改作团）宿州王滋萧保与战不利金人入城宿州人纳杨沂中之军也。乃纵（删此字）屠戮（改作之）。

二十一日壬辰永兴路经略安抚使王俊败金人鹞眼（改作呼纽）郎君於县南。

二十三日甲午杨政军统制邵俊败金人於陇州陇阳县牧牛镇（旧校云：宋史

本纪八月甲午川陕宣抚司统领王喜等遇金人於汧阳县败之）。

河东统制王忠植克石州。

九月杨沂中刘退军镇江府。

七日戊申知河南府李粵移治於白马山。

李成以累败於李兴乞兵於金国得番汉（删此二字）军十馀万兴闻之度众寡不敌即移治於水甯白马山。

十二日癸丑杨政统领杨从仪邵俊败陇州汧阳县刘光世军池州刘移军太平州（旧校云：宋史本纪九月丁未杨政遣统制杨从仪夜袭金人於凤翔府败之）。

十五日丙辰李宝以其众归於淮东宣抚司。

李宝自五月在渤海庙克捷即放船越广济军遇金人纲船得银绢钱米甚多将抵徐州与金人兵船相遇乃来戍徐州者实方欲严备过徐州曹洋曰：我有备矣。金人不积压我至必无备当掩击之金人果无备皆不及持仗为宝所杀生擒七十馀人宝欲杀之洋曰：不可我方欲归朝廷何不留金人生口以为实验实然之已过淮阳军知军贾舍人乘马率人从数十追及沿岸呼曰：尔为谁时宝之众皆绯纛头巾绯纛袍为号实应曰：我曹州泼李三也。欲归朝廷耳言讫引弓一发贾舍人中矢堕马船已行矣。出清河口渡南岸面见胡深作一寨聚居民养种深乃具申宣抚使韩世忠差许世安王权来接引丙戌宝到楚州世忠犒劳甚厚宝以生口七十馀人解赴巷忠世忠大喜。

刘来朝。

十二月淮北宣抚使杨沂中还行在。

呼延通投淮阴县运河卒。

遗史曰：韩世忠晚年好游宴常赴诸统制之请莫不以妻女劝酒世忠必酣醉而後归唯呼延通忿忿有不平之意虽备礼邀世忠至私宅然未尝辄离左右一日世忠与水军统制郭宗议会於通家世忠略寝通以手捉世忠之佩刀宗仪适见之搦通之手而呼。

曰：统制不可世忠觉面大惊急驰马奔归而令擒呼延通既至世忠数其罪责为崔德明军中自效德明戍淮阴故通在淮阴世忠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诞生是日诸军献奢者甚盛世忠临厅事坐而受之及通献寿香世忠见通即走入府第不出通伏於地滴泪成泓众劝促通通乃起身而去出门上马奔还淮阴德明献寿回数通不合擅离军之罪决数十下通怏怏投运河运河水深急救之出水已不倒鬼斧神工其水以身着毛衫领窄水涨束其颈水不得出而死人皆惜之世忠後亦深自悔恨。

李兴与李成相拒於白马山。

知河南府李兴九月退保於永甯白马山李成亲率番伪首领（删此四字改作兵）众十馀万四面攻围昼夜不息鼓声震山谷凡二旬声不绝兴亲临隘口抚恤士卒尽力御之成不能施其拔先是留守李利用总管孙晖弃城南归也。兴与之家属散亡两

三处晖度兴必陷没遂拥其妻周氏至襄阳夺其鞍马掠其财物朝廷知之降诏俾本州存恤别给优廩兴移治白马山寨日唯有幼子在侧方虜（改作敌）势围急人心颇摇兴召将士篇谕之曰：今虽围急当与诸公誓以死守母或二心万一山寨有失我岂污於贼（改作某从敌）者当抱此子南响投岸以谢天子诸公欲出降者请自便诸将皆感泣由是诸隘益坚俄金国遣使斋黄榜招兴以奉国上将军官俸依旧尹西京其余将佐官属赏各有差兴得檄不启立斩来使以其檄缴赴朝廷白马受围久方深冬泉源枯竭军民乏水众皆病渴兴焚香默祷一夕大雪泉脉涌溢将士皆以为兴之精忠感应兴虽在围中至岁时伏腊专遣将士斋书取闲道诣永安酌献诸陵李成知兴不可动乃敛诸处攻隘围兵於山下驻积刍峙粮为久守之计兴潜遣将士夜出焚去营寨掩杀过洛水北十八里至三乡镇连战克捷自是成大挫径归西京。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校勘记。

桧破例筵乌於浙江亭（浙江亭一作津亭）鼎不留而登舟（脱鼎字）兀术再犯京师闻之径走就师上书於兀术（脱兀术至上书十五字於误作见）李兴移治於白马山（兴误作粤）与金人兵船相过（一本无兵字）数通不合擅自离军之罪（脱自字）。

●卷二百五

炎兴下帙一百五。

起绍兴十一年正月，尽三月九日戊申。

十一年正月张俊来朝。

十五日乙卯金人寇（改作攻）寿春府。

十七日丁巳雷仲及金人战於寿春府。

金人陷寿春府。

金人侵入淮西宣抚使张俊摆流星马斥堠於淮西令姚端主之飞书警报交驰於道路淮甸居民不得安业而惊移矣。。

金人陷商州。

金欠折合孛堇（改作绰喻贝勒）以步骑五万攻商州积压州邵隆知其不可守乃焚仓库毁庐舍弃城而去金人遂入商州。

二十九日己巳邵隆袭金人於芍药陂败之。又败於鸿门生获阿涡孛堇（改作阿穆尔贝勒）克商州。

邵隆弃商州也。乃领兵屯於岭闲金欠已入城隆闲道出芍药口遣其子继春率兵出商州之北以张其势而移军鸿门金人以精兵五千来隆设三覆以待鏖战两时许大破之擒阿没孛堇（改作阿穆尔贝勒）隆始屯。

十日粮过期士饥餓死尸啮死尸啮草木疲困日甚及战隆亲鼓之呼声动山谷无一不当百遂获在捷继春亦破洛阳县金人遁去隆加右武大夫荣州防御使。

是月杨沂中以兵三万出征。

二月三日壬申金人陷庐州。

初朝廷命刘守庐州入城巡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会报虜（改作金）骑渐犯（改作入）州境遂弃庐州怀张俊统制关师古冒大雨率众而南金人（下添遂字）陷庐州大纵杀戮（删此四字）。

六日乙亥金人到柘皋乙亥驰骑至舍山县一百二十里半日而至以五百骑探和州动静回报无军马丙子以六百骑再探之回报无军马丁丑以八百骑往探回报南军渡江金人即渐退去。

韩世忠岳飞以兵援淮西。

十日己卯张俊军统制王德渡江先入和州。

建良府探者回报金人已寇（改作过）含山县渐犯（改作入）和州时张俊诸军虽已促装犹未起发安抚使叶梦得曰：金人已过含山县矣。距和州才两舍岂容更候探报万一和州为金人所得长江不可保矣。梦得请为证明具闻朝廷宣抚当命诸军即令鼓行此行必胜俊遂令诸军进发谕诸统制曰：先得和州者胜王德日德当身先士卒为诸军先锋俊壮之将士皆鼓舞而行识者谓其气锐可以胜矣。或报已失和州德曰：德请复取和州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约俊明旦会食於和州至中流闻贼（改作敌）势盛众莫敢前德驱之进翟首衔登岸俊宿於江州德率众径至城下驰驱先登遂占和州诸军始得渡俊入和州会食如约金人犹守昭关捷奏至上亲笔谕俊曰：自卿提兵渡江晓夕为念得报已复和州卿谋虑精审分朕忧顾不胜叹嘉是时俊亦具奏虜（改作敌）已在臣计中乞免圣虑决保无虞上得奏大喜。

十八日丁亥张俊杨沂中刘及金人战於柘皋镇大破其军。

金人退军也。日行三五里或一二十里退至柘皋枯皋皆平地金人谓骑兵之利也。张俊杨沂中会刘之军皆到兀术（改作乌珠）率铁骑十馀万分两隅夹道而陈沂中轻进不利统制官传逵被箭中目王德曰：贼（改作敌）右隅皆劲骑吾当先破之乃麾军济渡奋勇先登薄其右隅贼（改作金）陈有一酋（改作帅）被铠跃马指画。

部队德引弓一发（酋应）弦堕马德乘势大呼驰击诸队军皆鼓还紫金山刘谓德曰：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公遂再拜焉俊有爱妾钱塘妓张也。知书俊文字皆与之枯皋之役俊发家书嘱照管家事有书报俊引霍骈病赵云：不问家事以坚俊之意。且言今日之事唯在於宣抚不当以家事为念勉图报国俊得书释然而喜遂以其书缴奏上大喜亲书奖谕以赐仍加封雍国夫人俊以立奇功将佐十八人奏闻上皆宣见临轩劳问而训练官任存曰：臣生长田舍闲赖陛下神圣祖宗威灵

仅能破敌安敢以微劳自矜上益喜均赐金带银铤而别赐金戈与存。

十九日戊子李显忠军统制崔皋败金人於舒城县。

二十日己丑张俊克庐州。

金人退於紫金山张俊得庐州与杨沂中刘之军皆驻於庐州上亲笔谕俊曰：卿以身徇国雅志捍敌总干以俟仗义而趋忘家室以专征冒水潦而不顾虽南仲之出车就牧莱公之受命饮冰方之於卿未足多尚。又遣内侍省副都知陈永锡劳军历视战地宣旨哀宠甚渥。

知襄阳府刘锡召赴行在。

枢密都承旨周聿往措画江上。

三月四日癸卯金人寇（改作攻）濠州。

金人自枯皋退兵於紫金山也。濠州官吏皆谓金人必以锐兵来攻城请於知州王进使善备之进亦以为然发书告急日至再四而通判军州事张纲以边机事请赴行朝进许之纲遂泛舟而去一日赵荣以百数骑至在下进登城望之荣语进曰：大金以精兵三十万旦暮临城必要濠州势不可当公。且开门纵民出城使之为避地计。且淮岸舟船颇多。若水路陆路从便倾城而而三两日可以获安方今满城生灵寄命在足下足下宜念之进怒曰：赵荣汝不能全节於朝廷乃为（北军游说耶使劲弩射之荣大怒少退骂进良久而去州（人以）赵荣曾伪知州事抚恤军民秋毫不扰今所以来城下言者正为怜旧治之民耳，或以从便避地之谋力请於进进不从癸卯北军自延陵浮梁渡淮甲辰以铁骑数万人列於东门之外连冈被岭相属不断旌旗蔽野器埃翳天州人望之犹皆戏笑以谓寇宏受围时城中无兵无食尚自能支。

况今食有馀而兵粗足尚何畏哉！是时进有兵千馀。又有宣抚司兵数百在城中北军谓楼櫓皆腐烂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而守陴者怒骂之。

八日丁未濠州兵马铃辖邵宏叛降於金人金人陷濠州积压军州事王进被执大肆焚掠（删此四字。旧校云：按宋史是册丁未金人陷濠州铃辖邵青死之岂濠州有二铃辖耶此疑有误）。

金人犯（改作围）濠州乙巳对城立。且治冲车云：梯而。又立铁金汗将为攻击者王进令以击之而午折者再既而石直上十数丈不离座而坠击杀曳者数人识者皆以为不祥丙午金人以冲车云：梯之属俱传城垒数面力攻如雷霆震雪城土与屋瓦绵动矢石如雨东南敌楼为飞击损州人大恐时城中民兵进以为不可倚用乃令於闲慢处屯止以承行兵及宣抚司兵守城进兵多福建人未尝经守御，或谓民兵自数年兵火以来莫非百战之馀也。皆一可当百请以民兵守御使官兵为四壁策应进不从由是守陴弓弩喝如常人皆寒心悚惧其日夕驰望者宣抚司救兵而已丁未兵马铃辖邵宏擦城投拜具言城内虚实而北国遂益兵击东南隅焚其楼顺风火烈倏忽而尽北军遂乘势登城众皆奔乱城遂陷知鍾离县事臧师仁者乃前知州杨之党也。民

皆切齿怨之至是先为乱民所杀进奔马入郡宅朝服坐於厅事遂就拘金人纵火於城中大肆剽掠凡贵贱老幼悉驱虏出城外由是数万之众莫不离散者（删虏出至此十王字）官府廡宅观寺与居民庐舍片瓦不留皆被焚其所存者监郡廡後土地堂屋一闲有全瓦数十枚木椽十数根至於城面亦平毁数尺其所存者唯东壁女墙数十步而已初张俊杨沂中刘在庐州也。濠州发流星马告急者日三四适会俊与沂中军皆退庐州诸军各人负十日粮米欲越过定远县退还江上矣。俊遂越过定远县不得已令诸军趋黄连埠而城已陷。

九日戊申杨沂中率兵袭濠州不克。

杨沂中闻濠州已陷欲乘共器乱袭击之张俊刘曰：未可沂中不从戊申沂中率兵驰至城下寂然无所闻唯城中有烟埃未息探者曰：城中一空沂中遂令士卒入城有遗弃衣物於路者士卒皆下马拾遗物而北门外金人伏兵皆入官军退走金人驰骑追之官军夺周梁桥俊闻沂中兵败出兵救之与败兵。

相逆而行金人渐止渐退时已近申漏矣。官军亦还翌日金人至周梁桥收北军之骸聚而焚之仍取遗弃衣甲而去。

韩世忠以舟师遇金人於赤龙洲。

韩世忠以舟师淮东宣抚司舟船数百艘载甲卒溯准而上欲解围濠州金人觉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龙源程序告之曰：赤龙洲水浅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船请宣抚速归我赵荣也。诸军闻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舟船速回而金人以铁骑追及沿淮岸以良弓劲弩。且行。且射，於是矢着船如胃淮而舟船已顺流而下几为所才金人自此遂归黄连埠屯驻诸军亦班师。

张俊杨沂中韩世忠刘皆班师。

张俊杨沂中刘自庐州退军也。士卒人负十日粮米既至黄连埠军皆乏粮遣捷足及驰马往建康催粮者踵相蹶也。。又遣提举一行事务辛永宗亲往催督永宗至宣化不渡坐於民舍呼巡检兵士令采藤花曰：我偏爱令此兵士为采藤花归已移时矣。坐闲失其被毡行人皆掩鼻骂之曰：大军烧火待炊提举催粮不留心如此建康军中尽刷在寨应诸窠坐人及工匠各人负米六斗星夜渡江。又留守司就近呼集上元江甯两县民夫相继而行亦人负米六斗务其轻快也。以县丞管押已有到滁州者会诸军班师而军兵与民夫所负之米悉弃於路侧奔而归曰：归到家不过赔米六斗而已管押官县丞竟不曾渡江诸军既至滁州与俊沂中分路之和州俊沂中自宣化渡江军於驻和州不渡申取朝廷指挥凡十一日得指挥渡江遂归太平州俊沂中皆憾之是时世忠亦以舟师归楚州俊进少师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是役也。岳飞不出兵为声援朝廷憾之淮西从军记曰：绍兴九年己未岁金人归我河南故地十年春朝廷命马军帅刘充东京副留守三月率本部军马赴任中途而金人败盟四太子兀术（以大兵入京师留守孟庾投降分兵复取河南之地东南震动六月大破金人於顺昌兀术（改

作乌珠)狼狈败还朝廷之威遂振，於是下命以韩世忠张俊岳飞各以本路宣抚兼河南北招讨使并进兵闰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亳州。又取宿州飞取蔡州。又取陈州京东西绵响应既而三帅相继班师先是。

飞方至陈州而俊已定宿亳遂还寿春引兵南渡而归金人探知，於是并力出兵以御飞兵不能支几败告急於出兵牵制抵太平金人乃退飞军得还，於是殿帅杨存中充淮北宣抚事办事为判官自行朝由泗上出兵至宿州累与金贼(改作兵)相遇而兵败复渡江归行朝淮北另无军马朝廷亦命班师歇泊於镇江已而移军当涂金人惩败{两河之人与番(改作北)部共数十万大举为南牧计十一年正月犯(改作攻)寿春朝廷复命屯庐州所将步兵不满二肆骑数百而已是月十九日被命北渡江寿春守臣孙晖与统制官雷仲己弃城而出金人，於是入寿春尽杀守城南兵千余人系桥三道渡兵淮上二十五日至庐州驻兵城外时庐州帅陈密学卒於州城中无守臣备御之具皆缺官吏军民散出逃遁止有淮西宣抚司统制阎承宣兵二千余人至是亦奔窜而出军未集辎重尚远而贼(改作金)游骑已至城下夜间领兵复回二十六日金人大兵入庐州遣轻骑数吉追袭是日晚追及於西山口相去数里时小雨连日军马疲乏自以亲兵八字军数百人殿其後据山口而住使众军饱食讫复(挥戈)西向列阵以待追骑望见旌旗逡巡不敢逼相持至晚各解而退次日结阵徐行号令诸军占择地利共趋东关依水据山以遏金人之冲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过江江南之人为迁移之计惟视兵以为安危既得东关之险稍休士卒兵力复震金人大兵据庐州虽时复遣兵入无为军和州界内剽掠而不敢举兵过江者盖惧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後二月十五日乃渡兵采石以保和州毁得俊渡江声援相接乃相约进兵而殿帅杨存中亦自行朝而至朝廷乃命三宣抚合军并力以御金人十四日起东关领兵出清溪邀击金人收复巢县俊亦遣先锋至含山金人游骑在无为军和州界者皆退十七日在枯皋与金人相遇夹河而军河通巢湖阔砖瓦丈馀始金人见军少意甚易之有出放於寨前者乃令军士曳柴叠桥须臾桥成遣甲军数队过桥皆卧枪而坐金人望见复入不敢出良久俊遣其总《管子》盖及统制王承宣德田骑兵相与犄角十八日与金人战诸军杂比横鹜而进内骑兵有稍却者命麾下斧手堵墙而前奋锐击之金人大败退归庐州兀术(改作乌珠)乃。

举兵北归既胜以所将步人甲重不能奔驰下令军中不得虏掠诸军骑兵多者各乘胜袭逐搜罗败散攘夺弃遗以为俘获而军中一无所取二十一日三宣抚俱至庐州城下数日之後俊存中大将军乃始毕集时淮东漕胡直阁淮西漕李敷文仲孺江东漕陈郎中敏识皆被命随军馈运朝廷。又遣两浙漕张少卿泄继至会集於军前是时朝廷虽命三宣抚合军不相节制然而三军进退主盟於俊而存中。又俊之腹心也。以顺昌之功骤至节钺朝廷委任过诸大将而朝野士民之誉。又翕然故诸将皆切齿嫉之至是俊存中虽外为合同其实军旅利害二人同心皆不得预闻。又不得专进止方

金人之初退虚实未明三军相视犹豫无决但闻俊存中议欲弃寿春而移庐州於巢县复以庐州为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此二字改作攻）围（下添但字）闭守城日夜遣人至军前求援至三月初有民自淮上窜归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远而濠路。又通牒五日俊因会饮谓曰：公步人久战可自此先回径取采石归太平吾与杨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抚濠梁之民而吾军取宣化以归金陵杨太尉渡瓜州以归临安庶道路宿食樵爨不相妨仍命诸漕备十日钱粮诸漕以水路止於庐州陆路无夫般运遂议欲支钱粮军士人一千使之附带竟如诸漕之议。又令江东陈漕拨水路纲运入滁州接济二军是夜二军调发迟明军马尽起独俊留兵数百未行六日早存中移俊帐会食讫二帅俱行去数里探者复报金人攻围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复遣一使臣驰邀遽命军中亦负十日粮继二军而行初九日去濠州六十里地名黄连阜各驻军比至则金人已破濠州杀太守王进尽虜州人发掘城壁而去俊乃召存中谋之谓存中曰：两府何以处存中曰：厮杀耳相公与太尉在後某当居前有进无退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将不可御也。今我军虽锐未为有制。且军士被甲荷粮而移今已数日本援濠州濠州已失进无所据人怀归心胜气已索然。又粮食将尽散处迴野此危道也。虜（改作金）人诡计莫测今不。若据险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不可动然後出兵袭之。。若其引去徐为後图此全师保胜之道愿相公营仍约逐军选募精锐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数辈还俱言无金人或。

谓金人破城之後无所籍。又畏大军之来寻已去矣。乃再遣数百往探皆无所见俊乃遣将官王某谓日已不须太尉。又去乃不行惟杨存中与王丞宣德领二千馀骑而往以两军所选精锐策应之四更起黄连午时骑兵先至濠州城西岭上列阵未定而金人伏甲骑万馀於城西边须臾烟举於城上伏骑分两翼而出存中谓王曰：如何王知其势不可乃曰：某统制官也。安敢预事太尉为宣抚利害当处之杨乃遽以策麾其军曰：那因诸军闻之以为令其走尔散乱南奔无复纪律其步人见马军走谓其已败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脱杀伤甚众遗弃器甲相属於道黄连三军闻之皆拔寨而起存中长驱十二日渡江俊十四日渡江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复追而回至和州驻军马具奏二月十八日得旨乃归当涂淮西之事大略如此以士大夫所闻终始从事其闲故得而具记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五校勘记。

隆闲道出芍药口（有阙文） 继屡释之曰：汝皆王民勿忘本朝众感复携幼弱来归隆遣其子继春（脱有阙文至隆字二十五字）尽刷在寨应诸窠坐人（一作在寨战诸军窠坐人） 大将军乃始毕集（将字行） 已不须太尉人去人误作。又）。

●卷二百六

炎兴下帙一百六。

起绍兴十一年四月，尽十一月二十八日壬戌。

四月参知政事孙近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孙近尝建议复召张浚都督诸军秦桧怒令御史中丞何铸言其罪近遂罢参政宫祠。

韩世忠张俊岳飞来朝。

王湛为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兼措置河东（忠义军马）参议官。

王湛字彦清商州人略读书史受业不专多机尚诈避兵火於川中会邵隆退在川中湛屈已奉之隆知商州湛亦随隆归商州渐补以官隆料金人有交还河南之意然不久必复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书写成编授湛使诣行在湛至行在匿隆所授之文改为己文投贄而见楼未之信既而金人许割三京地贄献於宰相秦桧桧喜荐湛改官为枢密院编修官随宣谕陕西回金人败盟用为节制司参议官。

二十四日壬辰韩世忠张俊除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

范同献议於秦桧曰：诸路久握重兵难制当以三大帅皆除枢密使副罢其兵桧喜遂奏其事上从之世忠俊皆除枢密使赐俊玉带飞枢密副使世忠既拜乃制一字巾入都堂则裹之出则以亲兵自卫桧颇不喜飞披襟作雍容之状桧亦忌之惟俊任其自然故桧不致深疑。

二十七日乙未罢淮东西湖北京西宣抚司诸军以御前为名。

罢淮东西湖北京西宣抚司止用逐军统制领将以御前为名谓之御前诸军宣抚司并结局官属各转两官张俊独留提点诸房文字王应求一名馀并发归本军。

诏曰：朕昨命虎臣各当阃寄虽相望列戍已大畅於军声而专统一隅顾犹分於兵力爰思更制庶集全功延登秉钺之元勋并任本兵之大计凡尔有众朕亲统临肆其偏裨咸得专达尚虑令行之始或隳素习之规其当励於乃心以务肃於所部简阅无废其旧精锐有加於初异绩殊庸人苟自懋高爵重禄朕岂遐遗尚思忠义之诚共赴功名之会咨尔任事咸服训言更制之初人心未定故降是诏。

二十三日庚申杨沂中加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殿前副都指挥使。

二十七日甲子王德加清远军节度使。

王德建节赏枯皋之功也。制词有曰：属狂胡（改作边烽）之匪茹改作不靖）哀丑类（改作突骑）以深侵初豕突（改作[B227]拥）於淮尹寝鷗张於江浒赖尔先登之勇遏其方锐之锋。

田师中加定江军节度使。

田师中字吉甫以弓马所子弟补官从京东北制置使梁方平累立战功建炎初从统制张俊讨李煜於东就平杜用於陈州诛陈通於钱塘擒徐明於嘉禾皆有功俊用

为帐前提辖迁中军将从讨李成迁中军统制其妻乃俊之子妇也。俊子亡遂以其妇再适师中师中极谄分呼俊为阿爹不啻如亲父子故每战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皆不信其果战也。至是赏枯皋之功与王德皆授节钺人无智愚皆以德为当而不称师中。

二十九日丙寅汪伯彦加检校少傅开府仪同三司致仕薨。

汪伯彦以宰相败事责永州安置秦桧尝在其席下。

读书及为宰相荐其才复正议大夫俄复观文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兼寿春府庐和等州安抚使知池州清议不容牙僚言其误协遂得宫祠时绍兴元年也。二年桧再荐伯彦知庐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职罢之七年桧再荐复资政殿大学士九年桧专国遂复伯彦观文殿学士知宣州双拜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至是致仕加开府仪同三司薨赠少师谥忠定。

刘光世来朝。

张俊岳飞往淮东抚定韩世。

更制之收诸军未悉朝廷之意将士不安乃命张俊岳飞拊循之。

刘罢淮北宣抚判官。

张俊杨沂中屡言淮西之战刘不力谓其怯懦至是罢其淮北宣抚判官岳飞乞。且留掌兵。

六月十六日癸未建康府留守叶茂得加观文殿学士。

先是和州这役张俊犹迟迟未有渡江之意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叶梦得力促其行，於是大军欣跃俊见军情勇於出战乃令进发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枯皋之胜皆梦得启之也。上嘉梦得之功乃加观文殿学士。

张俊岳飞至楚州的士谕韩世忠兵。

张俊与岳飞既到楚州飞居於州治俊乃在城外而中军统制王胜引甲军而来曰：呈点军马或告俊曰：王胜有害枢密意俊亦惧之问胜曰：将士何故擐甲胜曰：枢密来点军马不敢不带甲俊下令卸甲即卸甲俊犹憾之飞点簿方知世忠止有三万馀人乃在楚州十年馀金人不敢犯犹有馀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飞回驻於镇江府知煨州刘纲诣行府禀议纲曰：泗州在淮河之北城郭不固无兵无令如有缓急守乎！弃乎！飞徐徐言曰：此是润州更有何名纲曰：京口飞再问之纲曰：丹徒飞三问之纲曰：南徐飞曰：只此是矣。纲退大叹服曰：岳鹏举果有过人初李宝归於韩世忠也。世忠令宝戍海州飞到楚州即呼宝至楚州慰劳甚至使下海往登州以来牵制宝焚登州及文登县而还。

十七日甲申李兴自白马山班师至鄂州。

李兴知河南府事据白马山与李成相持凡数月成不能攻遂归西京朝廷以兴粮饷不继孤军难守即诏班师兴统率军民几万人南归至大章谷逢金人。

数千骑邀路兴击败之金人既退方得路南行以是日至鄂州宣抚使岳飞已除枢密副使，於是都统王贵申请枢府乞留於鄂州遂就差左军同统制。

迁海州民於镇江府。

张俊以海州在淮北恐为金人所得因命毁其城迁其民於镇江府人不乐迁居莫不垂涕并命迁楚州军马钱粮於镇江府。

三京等路招抚处置使刘光世罢为万寿观使。

刘光世既罢自此遂居於温州。

七月诏张俊沿江视师。

初岳飞与张俊同至楚州抚谕韩世忠军飞与俊议事不合归至行在飞请独留不复出掌兵其寮属皆乞宫祠而去俊独出沿江视师。

八月二日戊辰持服检校少傅张中孚起复为两浙东路马步军卅都总管绍兴府驻持服清远军节度使张中彦起复为福建路马步军事都总管建州驻。

八日甲戌枢密副使岳飞罢为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醴泉观使。

金人遣莫将韩恕回。

金人第一书。

金人都元帅第一《书》曰：皇统元年九月日皇叔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无限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去岁使至远沐书翰良劬勤意尔後充充颇疏嗣音即日动静之闲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国家推不世之恩兴灭继绝全畀浊河之外使专绥治本朝偃息民兵求图康。又岂谓（阙）封之始已露狂谋信不由衷务惟惑谕蓝会佐辈厥後莫将之来辄申慢词背我大施寻奉圣训尽复赐书谓宜存省即有悛心乃敢不量己力复逞[B227]蚤之毒摇荡迷鄙肆意陆梁致稽来使久之未发百比来愈闻妄作罔革前非至於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阴遣寇贼剽攘城邑考之载籍盖亦未有执迷怙乱至於此者今兹荐将天威问罪江表已会诸道大军水陆并进师行之期近在朝夕义当先事以告因遣莫将等回惟阁下熟虑而善图之馀冀以时善卫生理专奉书披达不宣。

朝廷遣刘光远曹勋使於兀术（改作乌珠）。

朝廷答书某启季秋霜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帅领省国公台候起居万福军国任重仰劳经画莫将等回特承惠书祇荷记存不胜感激某昨蒙上。

国皇帝推不世之恩日夜思维不知所以图报故遣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礼至於奏稟干请乃是竭诚不敢有隐从与未从谨以听命不意上国遽起大兵直渡蜀河远逾淮浦下国恐惧莫知所措夫贪生畏死乃人之常情将士临危致失常度虽加诛戮有不能罪之师先事以告仰见爰念盈厚未忍弃绝下国君臣既畏。且感专遣光州观察使武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刘光远成州团练使武功县开国子曹勋往布情恳望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帅领省国公特为敷奏曲加宽宥许遣使人请命门下生灵之幸下国之愿非所敢忘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窃冀保重少有礼物具於别封伏乞容留

不宣。

鄂州军统制张宪谋为乱都统制王贵执之送於枢密行府。

张宪以前军统制为提举一行事务得飞之子云：书遂欲去引诸军为乱。且曰：率诸军径赴行在乞岳少保复统军，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来抚谕得少保复统军则无事矣。渐泄露百姓皆昼夜不安官司变无所措置惟忧惧而已都统制王贵赴镇江府请枢密行府稟议方回到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贵大惊诸统制入谒贵遂执宪送於枢密行府是时张俊以枢密使视师在镇江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勘王应求请枢密院职级严师孟令使刘兴仁推勘师孟兴仁以枢密院吏无推勘法恐坏乱祖宗之制力辞俊从之遂命庆求推勘狱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儿济南府人范琼领兵在就东俊为刽子（删张宪至此二百四十四字。旧校云：编中於武穆磊磊事责多属漏略张宪得书谋乱之事正所谓莫须有之狱此竟作实事入录後幅并录狴狱吏挪拾之语。若欲以蔽罪武穆者殊不解其何意也。是真秽史不堪入目愚意删之为便。

九日甲辰吴克秦州。

金人胡戈（改作和卓）郎君驻军於秦州之丁刘圈伪安抚使某以五路兵屯秦州甲辰吴及姚仲以兵复取秦州伪安的士使某迎官军降五路兵皆散。

十日丁巳姚仲及金人战於丁刘圈败之。

吴既得秦州甲寅姚仲率先济渡屯於原下金人胡戈（改作和卓）郎君屯於原上丁刘圈问诸将何以战必胜仲曰：战於原下则败战於原上则胜以为然诸将之议皆不同仲曰：诸将所以不同者惮辞劳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势而下我兵必败吴卒。

从仲议丙辰仲率兵半夜取闲道登山去虜（改作金）寨一二里闲稍歇吃乾粮向晓天大寒士卒皆烧火金人觉之仲乘势进击之诸军尾之进金人大败有骑将杨万者膂力过人生挟一千户回诣前讨夸勇曰：杨万可斩也。正方鏖战，岂可得一败贼（改作将）而便回耶万投千户於地复上马入阵胡戈（改作和卓）郎君退保纳家城官军围之俄被金字牌指挥勒兵归戍胡戈（改作和旧）郎君乃得归宣抚副使胡世将惜其功将就可以生致胡戈（改作和卓）郎君矣。乃叹曰：何不降金字牌。且来世将处耶胡戈（改作和卓）郎君受围於纳家城也。遣泾原路经略使秦弼策应不至胡戈（改作和卓）郎君既得脱归遂罢弼。

三十日乙丑邵隆及金人伪知虢州贾潭战於虢州败之复虢州。

十月金人陷泗州。又陷楚州。

金人侵泗楚张俊曰：北南将和虜（改作敌）谓吾怠欲抒柘皋之愤耳勿与交锋则虜（改作彼）当自退阴遣戚方至泗辽绰金人果引去。

十月乙亥金人元帅第二书。

《书》曰：皇统元年十月十日具位今月四日刘光远等来书审承动静之详为慰所请有可疑者试为阁下言之自割赐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致今日鸣钟伐鼓问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将咽具以此告而殊不邮答反有遽起大兵直渡浊河之说不知何故虽行人面列之语深切勤至惟白阃外之命听其书词脱落甚不类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讼则当遣尊官右职名望夙著者持节而来及所斋緘牒敷陈万一，庶几其可及也。惟阁下图之薄寒窃冀对时保重专奉书披答不宣。

魏（良臣）王公亮使於金国。

朝廷答书某启孟冬渐寒伏惟太保丞相侍中都元帅领省国公钧候起居万福军国任重悉勤筹画刘光远曹勋等回时承惠示收翰不胜忻感窃自念昨蒙上国皇帝割赐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可伦拟而愚识浅虑处事乖错自贻罪戾虽悔何及今日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帅领省国公奉命征讨敝邑恐惧不知所图乃蒙仁慈先遣莫将韩恕明以见告今。又按甲顿兵发回刘光远曹勋惠书之外将以币帛仰谕宽贷未忍弃绝之意益深惭荷今再遣左参议大夫尚书侯食邑一千户魏良。

臣保信军承宣使知阖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公这充稟议使副伏蒙训谕令敷陈画一窃惟上令下从乃命之常岂敢有指迷重竭以答再造仰乞钧慈特赐敷奏乞先敛士兵许敝邑遣使拜表阙下恭听圣训向寒伏冀倍保钧重所有少礼具於别封窃冀容纳不宣。

十三日戊寅岳飞送大理寺。

王贵解押（改作诬执）张宪至枢密行府张俊送宪於行在遂下大理寺（删此五字）秦桧请以岳飞同下大理寺鞫勘反状夜间飞坐大理狱判宗正司上仁作文字欲解救之不密漏其语或闻之以告桧桧令台官言士仁有不轨心责建州拘管死於建州飞初对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执杖子击杖子作声而叱曰：叉手正立飞辣然声喏而叉手矣。既而曰：吾尝统十万军今日乃知狱吏之贵也。。

金人陷濠州。

是时濠州境人烟稀少渡江之贫民往往在横山涧许家旧寨有前招信县主簿吕浩者主其寨金人虽得濠州但空城而已酈琼孔彦舟与数金人至横山涧浩野服下见之皆坐於石上谈说移时金人约十日再来果如期而至浩再见之即引与俱北去。

邵隆及金人伪知陕州郑赋战於陕州败之克陕州。

十一月七日辛丑金人元帅兀术（改作乌珠）遣使来第三书《书》曰：皇统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魏国公时寒想惟安善近魏良臣至伏辱惠书语意{殷心}々自讼前失今，则惟命是听良见高怀昨离阙时亲奉圣训许以便宜从事故因可与阁下成就此计也。本拟上自襄阳下至於海以为界重念河南{殷心}々日久得如不得淮南唐邓二州以地势观之变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数来使云：岁贡银绢二十五万匹两既能尽以小事大之礼货利不足道止

以所乞为定。

又云：淮北京西陕西河东河北自来流亡在南者愿归则听之理虽未安亦从（所乞）外有燕以北逋逃及因兵火隔绝之人并请早为直发今遣昭武大将军行台尚书户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轻车都尉兰陵县开国伯食邑工百户萧毅中宪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右谏议大夫河闲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审定可否其闲有不可。

言者一一口授惟阁下详之既盟之後即当闻於朝廷如有封建大赐。又何疑焉有少礼物具启别幅隆冬窃冀顺天慎卫眠食专持书奉答不宣。

何铸为端明殿不士签书枢密院事使於金国容州观察使曹勋副之。

二十八日壬戌韩世忠为太傅横海武甯安化军节度使醴泉观使。

臣僚而请罢遂以太傅为醴泉观使世忠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不发亲戚平交书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

福建路安抚大使俊罢为检校少傅崇信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旧校云：宋史作充万寿观使）任便居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六校勘记。

咨尔在事（在误作任） 留守叶梦得（梦误作茂） 永图康（永误作求） 岂谓（阙） 封之始（原阙一作得字） 方回到鄂州（鄂误作鄂） 南北将和（南北误作北南）。

●卷二百七

炎兴下帙一百七。

起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尽其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岳飞死於大理寺狱中诛岳云：张宪。

初飞在大理寺狱未肯招状先是飞自鄜陵回军也。在一村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移时不语忽作声曰：天下事竟如何众皆不敢应唯宪徐言曰：在相公处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贵手曰：太尉太尉闻适来相公之言及张太尉之对否先与贵曰：然及俊告飞使子云：通书军中事因言鄜陵路中之语（旧校云：王俊首武穆反状挥尘余话载之最详）追先赴行在时云：与宪已伏诛矣。秦桧与先曰：止是有一句言语要尔为证证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理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并命证结就今日摘出繇是先下在理寺对吏即伏吏问飞飞犹不伏有狱子事飞甚谨至是狱子倚门斜立无恭谨之状飞异之狱子忽然而言曰：我平生以岳飞为忠臣故伏侍甚谨不敢少慢今乃逆臣耳飞闻之请问其故狱子曰：君牙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牙疑君则反。若臣疑於君不反复为君疑而诛之。若君疑於臣不诛则复疑於群

而必反君今疑臣矣。故送下棘寺，岂有复出之理死固无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狱则复疑於群安得不反反既明甚此所以为逆臣也。飞感动仰天移时索笔著押狱子复事之恭谨如初癸巳飞死於狱中梟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其子云：及宪皆弃市初狱成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由谓飞罪当徒二年白於大理卿周三畏三畏是日遂白於中丞万俟卨不应三畏曰：当依法三畏岂惜大理卿邪有王辅者投书於秦桧具言飞反状已明桧以书付卒致飞於死既而弹。若朴以其兄。若虚尝为飞幕中参议故欲党庇之并彦由附会朴是时。若虚方知宣州乃送徽州羈管而。若朴彦由皆罢出飞执兵权之日遣使王忠牙往楚州韩世忠处下书得回书欲归临行世忠嘱之曰：传语岳宣抚宣抚有结发之妻见在此中嫁作一押队之妻可差人来取之（忠牙）回（密报飞以世忠语飞不答世忠上闻）飞奏言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两经更嫁牙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綦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上令报行。

岳侯《传》曰：侯名飞字鹏举相州人也。少为韩魏公家。

庄客耕种为生於靖康末闻张所为河中招讨侯遂投军往三次方得见张所所观侯才武特刺效用令帐前使唤至建炎初王彦为张所前军统制用侯为使臣王彦行军往太行山遇金贼（改作兵）接战侯遂胜夺马数十匹并擒拓跋耶乌（改作后跋页噜）差侯充前军准备将至二年侯为王彦所疑夤夜自引一军千人投京城留守杜充（充用）侯出战数有奇功遂迁侯为中军统制至三年春二月被虏（改作金）将张用王善领兵约五十万众寇京城留守杜充遣侯并丁进桑仲马皋等各统兵迎战不终朝溃散张用王善兵骑败走陈州後金贼（删此二字）兀术（改作乌珠）与侯军连年拒战侯兵势（改作胜敌）众遂遭所溃随杜充弃京城前往建康其时在京居民已降金虏（改作人）内有刘经扈成戚方等诸将於建康乘势为乱去司掠州郡惟侯一军秋豪无犯屯於宜兴县官吏民户皆惧据弃家业走宜兴县投侯居止盖缘侯军整肃不令骚扰民庶有犯者并依军法以此前後一年收捕扈成戚方及斩刘经并留守司散残官军千独创性人复取建康招民安业四年常州太守林茂荐侯於朝廷充通泰镇（抚使）时贼首李成自呼李天王并马进商元等共提兵三十万占据淮西淮南数州屯驻往来麟掠朝廷差张俊弃两淮招讨使统军十万与李成相拒缘李成兵锐数战未能获胜张俊奏朝廷乞侯同王胜陈思恭以本军隶之李成遣偏将马进领兵二十万对垒於洪州诸将不敢当获锋张招讨请侯议曰：俊与李成数战不胜公有何见愿求一计侯对曰：某既蒙下问不避僭越用兵者无他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重赏无功重罚行令严者是也。某虽不才乞为先锋与敌迎战必可破贼俊喜而许之选精兵三万并本部诸将拒马进至玉隆观大破进军进走筠州侯领兵追杀之降贼步军五万馀众李成商元北走侯。又统众招降张用等兵数万侯功第一改差充神武後军统制兼权沿边镇抚使至绍兴二年。又统本部军马前去湖南接连广界收捕曹成

战於道州大破贼数万加中卫大夫武昌军承宣使。又复统军往潭州界收刘忠绍兴三年伪齐刘麟并四太子兀术（改作乌珠）约兵三十万众并力大举犯（改作攻）滁和通泰直抵扬州宣抚使韩世忠困於楚州侯闻曰：若得某在通泰岂惧兀术（改作乌珠）刘麟收曹成刘忠事方才毕再奉敕收复虔州山贼侯遂先令人探察其贼首系彭。

铁大谬八姑王胜李洞天等约兵十馀万山贼寨百馀座侯将王万寇成徐庆首先破固石洞。又遣王贵庞荣张宪等分头领兵攻打贼寨两月之闲捉大小首领五百余人彭铁大谬八姑王胜李洞天等作过贼首加镇南军承宣使江西湖南制置使神武後军统制伪齐刘豫遣刘麟并大将李成等兵十万众占据均襄随吨为久驻之计侯奉敕回军径往汉上与李成战於吨州遂擒斩荆超成退走襄阳侯先复吨州至襄阳成聚兵再战。又败走邓州侯进兵成弃邓州走颍昌府侯三战复汉上六州加侯清远军节度使伪齐刘猊王瓜角也。彦舟李师雄商元等兵二十万攻庐州委侯回军解围侯先遣牛皋徐庆李山救应。又会台刘与伪齐接战於庐州也。彦舟认是牛皋徐庆等珍至遂不战起寨而走向回京师加侯镇甯崇信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招抚使鼎州洞庭杨么锺子义等作乱据鼎沔潭等诸县朝廷遣王燮刘宝并崔曾吴全等将兵七万收捉湖贼战数不利再委侯同张浚督诸军出征时贼势甚锐浚惧曰：此贼非可易图欲俟明年与公讨之侯谓丞相曰：未可。若论来岁贼势大张以某所见不过旬日擒捉贼众浚见侯忠勇骁雄，於是從之浚往湖南安抚司差任士安王俊等领兵二万与飞同共调飞侯方欲料敌次第委任士安王俊孙义等不禀前进为贼所败侯急下令诸将曰：限三日不平杨么等贼定斩汝辈立功者重赏湖贼杨么等曰：吾闻岳宣抚领兵二十万已入潭州鼎州至今多日不见到来，岂不诈也。想任士安钦黄佐领兵五万前赴士安十里到金桥山忽遇飞伏兵四合大破贼众杨钦黄佐等见兵败走睹委是岳兵至杨钦等料不能敌遂降杨钦献计曰：杨么可擒容钦令人报杨么今任士安兵败困走。又闻後有救兵至吾兄急将士卒速来救钦擒捉士安等以除祸根杨么闻之必自领兵前来相公多用伏兵捉杨么不为难也。遣牛皋傅选王纲等各领兵太於道侧杨么果自领兵前来应援年皋傅选王纲等伏兵四发杨么乘舟走入水寨侯亲临大湖当卜山峻处隔水令人骂之率众般运草木於水中贼营中闻骂声争用瓦石抛击上流放草木为瓦石填平人骑往来并无阻隔侯遂将兵众长驱深入水寨擒杨么夏成锺子义等并斩之杀降贼首周伦周亮张百通等并战船百只前後八日平。

荡尽静加侯检校少保行营都总管右护圣将军绍兴六年加侯为少师武定胜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江夏驻时金贼（删此二字）兀术（改作乌珠）与伪齐刘麟率大将贾潭商元崔皋李成孔彦舟王瓜角等克镇汝蔡商虢唐邓京西大震有南下之意诸帅养寇（改作迁延）不进侯遣王贵董先傅选等将兵骑二万於唐州北杨牛蹄白石何家寨遇番伪贼众（删此四字）李成王瓜角王大捷李序商元等共约

十万迎战自辰至申贼众（改作成等）败走连夜进兵追至蔡州遂平县擒王大捷李勤郭安李序等（删此字）夺马千馀匹降士卒三千馀众权暂屯北阳歇泊伪镇汝军总管薛亨马汝翼等兵五万犯方城县侯遣牛皋王纲以步卒八千往方城东北二十里地名昭福遇伪总管薛亨数战亨兵败走牛皋等追至和尚寨擒薛亨斩马汝翼夺马三百馀匹降士卒千人屯方城伪西京窦留守统制郭德魏汝弼施富任安中等兵骑五万犯邓州界侯。又遣张宪郝杨再兴共兵一万前去迎贼（改作战）至内乡相拒二日宪与郝杨再兴议曰：贼（改作伪）势甚锐必欺敌我以轻兵迎战佯退败走贼见必来追我我即伏兵取胜众曰：善遂发兵於来日早使轻兵迎战佯败走伪兵果来追究太兵发前笔夹击擒郭德施富夺马百馀匹降士卒千人魏汝弼收残军趋归洛阳侯自虑虽获捷然金贼兀术（删此三字改作帅）伪兵百万粮食千里缓急难保。又见诸路按兵不举遂收军复戍鄂州将擒到伪大部属这薛亨并郭德等一十七人夺到马一千馀匹降卒五千独创性人解押赴行在上赦薛亨等赐银绢并各人官资上更赐一官付侯申奏乞持母服弃军权主居江州庐山桧遂举张宗凶为宣抚判官兼军事诏侯赴行在加侯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并湖北京西路宣抚使侯方欲计议用兵有深入虏界（删此二字）北伐之意绍兴八年秋九月胡虏（改作金来）讲和侯议奏曰：不可与和缘虏人犬羊之性（删缘虏至此七字改作金与）国事（下添仇字）隙（下添既字）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後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牙受陛下深恩厚禄无一时敢忘因此与秦桧有隙绍兴九年加开府仪同三司绍兴十年金贼（删此二字）兀术（改作乌珠）侵犯（改作复攻）河南朝廷诏诸路再举侯遣李宝孙彦战於曹州。又周彦杨再兴牛皋策应与李宝孙彦合兵再战大破虏（改作金）军二十万兀术（改作乌珠）领溃兵走往汴。

就侯。又遣张宪傅选与韩常战於颍昌常军大败退走陈州求救兀术（改作乌珠）侯遣牛皋徐庆崔虎王澜助张宪傅选与兀术（改作乌珠）韩常大战於淮甯虏军（改作乌珠）败走汴京张宪屯兵陈州侯自屯鄆城县。又遣王贵董先姚政冯赛岳云：等兵三万占据颍昌为久驻之计。又分兵攻战诸州遣郝张应韩清取郑州孟邦杰刘政攻永安军郝张应与孟邦杰并兵攻战河南府李成王胜等兵十馀万败走弃洛阳归怀孟梁兴赵鬼火等军战绛州沁水县贼（改作敌）退走济源斩番（改作金）交何波那（改作阿布哈）千户孛堇（改作贝勒）兀术（改作乌珠）并龙虎大王威武将军韩常兵十二万屯临颖侯自鄆城遣杨再兴李璋将骑军三百为一队至近临颖遇兀术（改作乌珠）大军战杨再兴王澜战歿侯整促军马连夜直发於次日早拂明至小商桥离临颖二十里下寨有探骑报曰：夜来三更兀术（改作乌珠）并韩常将军等人马直寨退走前去汴京侯欲乘势追赶遂申奏朝廷曰：臣闻汉有韩信项慢性病授首蜀有诸葛先主复兴牙中不才窃望比此乞与陛下深入虏（改作北）境复取旧疆报前日之耻伏望陛下察臣肝胆表臣精忠竭力以报牙之愿也。表到秦桧

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闲譖於上。又与张俊杨沂中谋乃遣台官罗振奏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兵亘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将来兵强将众粮食得济兴师北征一举可定雪耻未晚此万全之计时侯屯军於颍昌府陈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进後不能退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令诸路军马并回师侯承宣诏。又不敢便行收兵恐兀术（改作乌珠）闻知断我军路故虚张其声科买布帛造战牌言进兵北讨兀术（改作乌珠）使人探听闻知侯有北讨之意引兵夜遁一百馀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襄城（先令牛皋）备战时有人报兀术（改作乌珠）提兵复进侯军屯於蔡州时梁兴在河北绛州尚未得知侯谓诸将曰：梁兴见在河北与金人决战退走翼城县赵秉渊战守淮甯亦不知南归侯遣李山史贵将兵救梁兴赵秉渊等回蔡州兀术（改作乌珠）不敢进兵侯将诸军马依次调发归江夏自将二千骑取颍昌入淮赴诏加侯枢密副使侯曰：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有人密报秦桧转恶之十一年大金约和上令议讲和事便与不便侯奏曰：金虏（改作人）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

窃如建炎中正约和闲并兵尽举张浚不能迎遏其军大溃失离川陕兀术（改作乌珠）韩常重后攻淮西是时韩世忠在楚州亦无所措遂求救於朝廷後无旬日尽失淮楚退兵回往镇江以拒江为阻更无前进之意大概行军无方略料敌无知识赏罚不明信令不行兵无斗志是以战之不克攻之不拔则败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虏（改作北）境颍昌之战我兵大捷虏（改作金）众奔溃潜入汴京当时。若得戮力齐心上下相副并后一举大事可成今日兀术（改作乌珠）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为利也。秦桧与张俊杨沂中共举刘为江淮招讨都督诸军桧密遣王贵前去谋陷侯王俊王贵等观望（下添桧字）奏张宪岳云：欲谋反等事俄将张宪岳云：丑械送大理增根勘上闻惊骇秦桧奏乞将张宪与飞同证明其事是时侯尚不知良久秦桧密遣左右传宣请相公略到朝廷另听圣旨侯宣诏即时前去却引到大理寺侯骇然曰：吾何到此才入门到厅下轿不见一人止见四面垂帘才坐少时忽见官吏数人向前云：这里不是相公会处後面有中丞请相公略来照对数事侯点头云：吾与国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言罢随狱吏前行至一处见张宪岳云：露头赤体各人丑械浑身尽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见罗振等将王俊王贵首张宪岳云：并侯反叛罪状前来云：国家有何亏负你三人都要反背侯向万俟卨罗振曰：对天明誓吾无负於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牙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众人闻其说罗振并御史中丞万俟等曰：相以既不反记得游天竺日壁上留题曰：寒门何日得载富贵乎！众人曰：既书此题，岂不是要反也。侯知众人皆是秦桧门下既见不容理诉长吁一声云：吾方知己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胝主一旦都休道罢合眼任其拷掠案牒完备先将张宪岳云：处斩绍兴十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侯中毒而卒葬於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旧校云：刘一清钱塘遗事

云：秦桧欲杀武卑劣於东窗下谋其妻王氏王曰：擒虎易放虎难其意遂决後桧游西湖舟中得疾见一人披发厉声曰：汝误国害民我已请於帝矣。桧遂死其妻思之未几秦喜亦死方士伏章见喜荷车夷枷因问桧所在喜曰：吾父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见桧与万俟卨俱荷车夷枷备受诸苦桧曰：可烦传语东窗事发矣。）後绍兴二十三年三月内有殿前司神勇後军施全交一铡刀伏於ウ处等桧回朝向前刺之为轿子所隔不中施全依法赐死绍兴三十年北虏（改作金兵）犯。

边连年大举上思曰：岳飞。若在虏（改作金）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七校勘记。

山贼寨百馀座（贼字衍） 加侯清远节度使（清一作靖） 失陷川陕（陷误作离）。

●卷二百八

炎兴下帙一百八。

直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尽十二年八朋。

林泉野记曰：飞相州人为韩魏王家佃户靖康末张所招讨河北飞投入效用建炎初所都统制王彦以飞将从彦与金人战太行累立功後彦疑忌飞才乃率其众投京城留守杜充为统制三年贼张用王善扰京师充遣飞及丁进桑仲破之充後守建康叛归虏（此字改作金人）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全一军屯於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四年至湖州以林茂张俊荐诸朝除通泰镇抚使战败虏众

（改作金兵）绍兴初命飞听江淮招讨张俊以拒李成成将马进来约战飞请为军锋击破进於洪州玉隆观追至筠州斩州频胜飞。又击降张遇众五万授神武右军副统制二年破曹成於道州转中卫大人武安军承宣使三年。又破刘忠於潭州平虔州山贼数万来朝加镇南军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军统制四年刘豫将李成寇京西飞败之复郢州进复襄阳邓随唐等州。又复颍昌迁清远军节度使河北京豫欲攻庐州飞遣统制牛皋徐庆会刘军击败豫众五年改镇甯杨么么党杨钦有众数十万拒命会有诏召都督张浚防秋欲俟再举乃出一小图指示浚攻贼出入之要请降低来往之程期以八日擒贼浚徒其言先是湖南统制任士安王俊郝等不禀帅王夔命故屡至败飞至鞭士安及孙议使先饵贼告曰：三日不能平贼皆斩初扬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士安等众少并兵业战飞俟其困率大兵四面伏发贼众歼尽夺舟入据水寨钦等窘服相率出降馀众尚数万飞杖钦等各一百遣回乘其被杖未及为计夜袭其营杀戮甚众俘钦等还唯夏诚一寨背山三面临湖恃险不下飞亲临测水浅处遣善骂者二千人隔水骂贼贼争掷瓦石以击之飞先令人伐草木投之上流瓦石遇草相积压良久

淤塞可涉遂长驱进擒其众湖南平止八日加检校少保以其军为行营右护军六年加检校少傅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征刘豫克镇汝军商虢州西说长水县慨然有清中原之志而诸将养寇（改作玩敌）不进飞乃退军鄂州统制王贵败豫军於商州等处七年进太。

尉与宰相张浚议事不合乞持母服居江州庐山浚命张宗元为宣抚判官抚其众诏飞赴行在谕遣还军八年入明与宰相秦桧议和不协九年加开认仪同三司十年虜叛（改作金败）盟飞遣统制李宝孙彦败之曹州及宛亭县进少保河南北路招讨使宝。又败虜（此字改作金人）於宛亭牛皋败这京西。又败之河上张宪复颍昌府陈州董先姚政败之颍昌军将杨成复郑州统制孟邦杰复永安军张宪韩清败之河南府军将杨遇复河南府南城军将梁兴董荣败之绛州垣曲县孟州王屋县济源县等处飞再破兀术（改作乌珠）於鄆城县杀基将阿李朵孛堇（改作鄂尔多贝勒）张宪败之临颍县王贵姚政败兀术（改作乌珠）於颍昌张宪傅选宪参展败之临颍飞乘势欲深入而秦桧议和累诏班师乃还寻失所复州县梁兴。又败之绛州翼县赵秉渊败之淮甯府既而虜（改作金）取濠州桧忌飞乃罢其兵除枢密副使未几同张俊往楚州护韩世忠军归镇江时桧与俊杨沂中潜罢刘飞乞还其兵不允飞子云：带御器械桧讽臣僚言飞不援淮西事以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醴泉观使罢（旧校云：宋史金佖粹编俱作充万寿观使）顷之统制张宪谋乱（删此二字）冀朝廷还飞军而已（删此二字）为副统制王俊发（改作诬）其奸张俊亦以为言桧因潜飞令云：作书与宪下飞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万俟卨鞫归罪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迁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金人元帅第四书。

《书》曰：冬深相惟动履万福今月十一日使来伏承手具闻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进誓表即时津发赴阙今兹大事已定然而其闲有一二未慎者须至尘浼表云：比。又凶行发遣北来三十五人止是近日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被兵火隔绝之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为濡滞也。审议使副萧毅等在江南时已蒙定论据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处沿边州城就近交割望早为应所论尽数津遣过界唐邓二州已想差官趁此月下旬到彼以备交割外据陕西地界其闲或有犬牙相才处亦请依元约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与本朝合干人员至凤翔府会合以凭同去行路至日别有计议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固当使民各安其业已遣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县新归附户口数千还其家赀并复本土外有未。

曾发遣人数皆已尽数付去人应江南商贾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挥所属刷会候供到人数亦便发归所有海州泗州连水军今岁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窃望发过淮北庶不废一年耕作之计惟阁下裁之所有淮上大军使至日诸道班还昨以吴窃窥关陕以此右副元帅提兵镇抚亦专人使之敛退恐欲闻知时寒窃冀慎重专此布闻不宣。

朝廷答书。

某启季冬极寒伏惟钧候起居万福整军安民悉赖全德特承惠书佩荷记存垂谕大事已定。若非国公以生灵为念他人，岂能办此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就近先次津发耶律温等馀当节次发遣唐邓二州已遣尚书莫将侍郎周聿於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陕西地界亦已差枢密都承旨郑刚中同宣抚官前去趁明年正月下旬计议海州泗州连水在南百姓见今根刷发过淮北先蒙遣还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县户口。又许根刷应江南商贾隔在淮北者亦便发归卑情岂胜感激恐遣人在路迟滞今专发书计会泗州差走马传到府下伏冀向春气候淑和窃望倍保钧重不宣。

金人改皇统元年。

绍兴十二年正月枢密使张俊还行在。

张俊出视师因到行在力辞本兵章凡四上遣所侍数留益确俊乃复视事。

割泗唐邓商州入於金国。

和议既定画淮河中流为界故泗州与唐邓商州皆系割还金人之地遣工部尚书莫将刑部侍郎周聿往京西割地是时邵隆在商州始终几十年披荆榛瓦砾以为治招徕离散皆得其心自金人败盟之後屡与金人战虽常暂弃其城俄即收复终不肯离商而去至是割付金人隆常怏怏不已。

十六日庚戌知镇江府刘子羽复徽猷阁待制。

和浹上书辩岳飞之冤编管袁州。

和浹字巨源汾州人知书通春秋《左氏传》有识性不喜阿随好直言岳飞以宾客待之飞死浹上收辩飞之冤事下中书秦桧怒送袁州编管袁州官吏以浹取怒时相全不少假监系其严浹不堪死。

二月枢密行府参议官史愿加敷文阁待制。

史愿字仲参燕人先归朝而来也。。

杨沂中赐名字存中。

三月一日丁未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罢为特添差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福州驻。

侍卫亲军都虞候雄武军承宣使御前统制关师古卒田师中加殿前都虞候为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

张俊力荐田师中除殿前都虞候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以统岳飞之军军中初不服统制传选李山郭青辈往往乞罢去抚谕久之稍定师中专务结托内侍以为内助故能久其权。

十三日壬子工部尚书莫将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回。

朝廷与金人元帅书。

《书》曰：某启即日春和伏惟钧候起居万福某前日遣人赴泗州上状续次津

发耶律温等今必皆达府下近据边界申报合具咨禀唐邓界上缘李骠骑将甲军到来民方不知多少有惊移陕西陇城寨将官王吉领兵马於治坊镇等处打去 可孽畜驱虏户口杀害人民致使相近去处皆不安帖窃虑引。若生事致伤和好敢望严赐约束实为幸甚兼告指挥泗州今後遇有书信即为接收发纳庶得情息即达不致留滞向爰窃冀倍保钧重不宜。

四月孟忠厚王次翁迎护梓宫奉迎皇太后。

金人许还徽宗皇帝甯德皇后梓宫及皇太后遂命孟忠厚王次翁往迎写字台丁 祚冀为提举一行事务。

五月三日沈昭远假礼部尚书为贺大金生辰国信使王公亮假保信军承宣使副之。

签书枢密院事何铸罢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金人元帅第六书。

《书》曰：少意重有奉闻今来国朝既推异恩许成江南和议大计普天率士皆欲使其安乐故其闲士夫三两人尚论列据张中孚节使及弟中彦郑亿年资政各系汴梁及陕西人民早岁朝廷皆常委以近上职任与余人不同今逐家亲族及居地物产俱在本乡此三人者幸冀指挥并随行家眷起发前来团聚复业兼张孝纯仪同杜充仪同早年各居外台相辅之任今张既请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亲属皆有留河南者及宇文虚中银青系是先朝特旨更不遣还自後已经任使到今多岁并去岁濠梁之破守臣王进既已贷其生命缘世居（阙）州见有亲族在此则其妻子亦当使之聚首凡此数家并望早赐一就津发外据昨复疆时汴梁留守孟庾陈州太守李正民。

及有毕良史者比审议使萧毅等回具言江南尝询访此人今并委沿边官司发遣前去所贵南北之人无不均被德泽仰副皇上圣人使无一夫不获其所之意谅惟洞察此怀悉为施行幸甚。

朝廷答书。

《书》曰：启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帅领省钧座即日极暑伏惟钧候万福区区不胜瞻仰近何铸等回伏蒙远枉钧翰副以甲马厚币岂胜珍感。又承传谕钧意所以存抚有加及何铸等往回种种照恤俱深感佩书中首蒙谕及坟域不在虑皆久有望於上国者自非仁厚特留矜念何以及此谕早发遣北人过界敢不承禀但中闲尝以北人畏罪之意如闻欲得上国降一赦罪文字使之释然无疑径即发遣免致艰难及谕唐邓二州交割官所说原约多有不同亦不经再三持论。又不告而去已追原差官根问从初差官根问前去只要仔细持论今承来谕显是原差官商量未尽今当如钧意唯是乌陵（改作乌凌阿）尚书与郑刚中分画陕西地界和尚原方山原两处依旧保守今画图两本用原红拟画一本纳呈乞降下乌陵（改作乌凌阿）尚书照便纵有少侵刘某曾占地界去处止是欲与川路少留藩篱以安彼人心亦乞矜允实荷大赐其一本已降与

郑刚中遵用伏乞钧照。又谕发遣张中孚及其弟中彦并张孝纯宇文虚中王进等家属谨当一一依禀为各人居处锭近不同已令所在津遣候到即发去次惟杜久经岁月亲故绝少故难根刷郑亿年虽系汴京人但亿年初自上国来时称鲁公恩造放归今亲加体问更不愿前去其平亦以此中亲眷不少只欲留此养老诚出恳切取到亲书供状缴纳想蒙情察也。馀曲折已一面照应行遣暑次时惟冀倍保钧重谨奉启不宣。

六月四日乙丑镇西军节度使吴来朝。

十一日壬申王庶责授响德军节度副使道州安置。

王庶落职居於江州秦桧犹怨其异已不附和议令臣僚言其在江州占在百生田宅故责授响德军节度副使道州安置。

莫将周聿各降两官。

莫将周聿坐割地不亲往界首各降两官。

金人放东京留守孟庾知陈州李正民还。

孟庾掌东京钥一旦失节附於金人及和议已定上。

以书请放庾还金乃遣庾及徽猷阁待制知陈州李正民皆还朝夜间毕良史父子亦得归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略知书传喜字学粗得晋人笔法少游京师以买卖古器书画之属出入贵人之门当时谓之毕倪卖遭兵火後侨寓於兴国军江西漕运蒋杰喜其辩慧资给令赴行在遂以古器书画之说动诸内侍内侍皆喜之上方搜寻古器书画之属恨未有辩其真集团得得良史甚悦月给俸五十千仍令内侍延请为门客双得束修百馀千良史月得几二百千而食客满门随有辄尽当时号为穷孟尝有姓毕人合得文资恩泽无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补文学既得三就地即拟官就禄於新复之地留守司俾权知东明县良史到县乃搜求京城乱後遗弃古器书画（一应）古今骨董买而藏之会金人败盟良史无所用心乃教学解春秋及复得还归遂尽载所有骨董而到行在上大喜，於是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号良史为毕骨董。

朝廷。又书。

《书》曰：某启季夏极热伏惟某官钧候万福何铸等还所蒙惠书近已草略修报伏蒙上国曲轸仁慈悉从所请深念恩德实自国公特留钧意力赐赞成区区铭感何有穷已比睹泗州关报备坐指挥送护一行人使等约七月末过界闻令鼓舞举国之幸已取八月闲遣使报谢阙下敢先次奉知有新茶五百斤聊以将意便中未能多致窃幸笑留馀续上次不宣。

二十八日己丑翟琮卒。

二十九日庚寅御前统制传选为殿前司副统制。

八月金人元帅第七书。

收曰：皇统二年八月日皇叔太傅尚书左丞相兼侍中监修国史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近者叠蒙惠音备悉勤意即日秋凉想惟候履安和承谕遣报谢人使已闻朝

廷并唐邓二州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讫外昨来计议分画陕西地界缘未得尽知彼处地界远近曾言候大事议定各差官仔细检视临时从宜施行回辱示报凡事已遵来命差官前去仍约定至彼期限遂差行台刑部尚书乌林答（改作乌凌阿）赞谟等同入交割仍丁甯戒谕据陕西诸路疆土并合交收缘照凤成阶石四州於彼切近。若行尽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交割如两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处仰从宜相度施行续据本官等申至彼相。

度得大散关合属本朝於阙外立为界首除将上件四州与江南外应陕西之地并行交割便於立定界却得郑刚中等公文称视商量难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禀别行移报。又据乌林答（改作乌凌阿）赞谟申三月内郑刚中公文坐奉指挥照吴刘某等所管地界分画内商州秦州不是吴元管地方合自逐州以南吴元管界至分画其馀和尚原方山原两处系刘某所管地方遵依元降指挥保守为此於何铸等回时已令达意令於大散关西正南立为界首承今书已前据乌林答（改作乌凌阿）赞谟申郑风中五月中公文称和尚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挥许交割乞差官前来分画外商州已具申审其闲却说以龙门关为界至今承来书与前郑刚中状内所报亦。又不同所云：纵有少侵刘某曾占旧界止是欲与川路留少藩篱以安彼众人心契勘彼闲地界已前布闻何烦再三别有改议。若谓欲为藩篱以安人心乃是我故辄有疑惑岂原约也。窃冀早为指挥所司交割施行所谓商州一处来书并不谓迁延到今尤未了当亦请依元约催促施行。又近据沿边官司申有旧系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乡前来缘恐其人在南地另有罪犯逃避过准难以不行勘会便行一例收受曾经指挥仰问（当初）来历因依移文对境州逐处称别无奉到指挥不肯接收文字深详此事已经坟议并誓表盟言淮北之人有愿归乡者更禁约盖两国和好务在安济生灵告以此意便行开谕使上下晓然则有司奉行自无疑难，岂有不接文字之理即日到此之人虽是淮北乡贯合得归业缘彼处曾明有指挥遂使逃窜於理不应请为指挥有司出榜晓谕应淮北人数愿归乡者许其自陈及今後沿边取会文字仰合属官司依应收接契勘回报以称通和之义及来书内有北人畏罪之说欲得朝廷赦罪文字使之释然无疑据前此虽曾发到北人止是数十人小民其馀并昨有录姓名之人都未见发遣检准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罪书自来亡命没在江南人等见行理索节次发遣来到并行释罪其官员百姓军人等并许复旧已有上件宽贷明文今将赦书内一项全备抄录前去请以此晓谕应在彼北人遍令省会早与发遣自可安心来归尚何疑哉！所附到郑亿年申状寻具奏闻准奉圣旨为已经放还只令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

口虽曾离散其元住州县官司并从来亲属一行人等岂应全不知得次第去处今国家大议既定欲人咸获其便理合使其骨肉圆聚并张中孚兄弟张孝纯宇文虚中王进等家属诸处津遗个体户阴数月计此合到即催趁亦就早令到来惟阁下留意赐新茶（极佳）愧荷馀冀顺时倍加保蓄专奉复问不宣。

朝廷答书。

《书》曰：某启即日秋凉伏惟某官钧候万福专使来辱惠问感荷契爱垂谕上国讲修和好开示大信含生蒙福遐迩同之此敝邑之幸也。叙谢之诚言不能尽窃闻元帅府自班师之後每常丁甯诸路帅守应防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体德意谨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处置则天下举安深合古训四海之内孰不钦服。又闻近日诸处申达北界人马无故侵掠及谋画出入至於收纳叛人强夺鞍马。又纵群寇（改作兵）攻县道杀官吏驱虏人畜焚毁舍屋及假装饰以草贼为名公然犯（改作过）界惊扰百姓远烦开谕不胜骇愕虽是听闻未及已蒙矜恕然边吏妄作不遵约束甚不称其畏天事大之诚意也。已备录所示付四川宣抚郑刚中根刷地来人马依准交割与对境州军取收管公文仍戒沿路诸将不得令人过界去可掠收接南投人马今出榜界上晓谕奔得疆场安静人民乐业信义敦笃垂裕无穷少副来诲老母还归知恩有自己就报谢使副斋书信布叙前书所论陕西地界亦以别修报书向寒窃冀倍保钧重不宣。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八校勘记。

比。又见行发遣北来三十五人（一作北人见行发遣此三十五人）皆久有望於上国者（皆字一作此日）亦已经再三持论（已误作不论一作谕）只要仔细持论（论一作论）闻命鼓舞（命误作令）。

●卷二百九

炎兴下帙一百九。

起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尽其日。

十日庚午王庶卒。

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座诸子扶护归江州亲旧迎见之其子之荀之奇抚柩而哭曰：秦桧秦桧此讎必报亲旧绵掩其口仍高声大叫以混其语有学院子甯伟在侧闻之而喜谓可以持王氏矣。庶尝自号当叟。又或问当叟之意如何庶曰：吾之所为皆合其宜不敢失当故号当叟有诗文遗藁。若干卷名曰：当叟集藏於家。

林泉野记曰：王庶字子尚巩州人进士登第宣和末为陕西转运使奏计在京闻金人犯顺（改作入边）乃见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请急诏种师道为大将军朝廷是之建炎初直龙图阁延路经略使知延安府二年加右文殿修撰陕西五路制置使虜（改作金）围耀州庶赴援檄曲端策应不至虜（改作金）知情径攻延安城溃庶奔於端端囚之於军久乃释去後张浚宣抚川陕用庶为参谋双命庶知兴元因潜杀端自是西人解体浚败於富平遂失五睡庶後知荆南政贪酷绍兴。

七年赵鼎以庶知兵欲用之召为兵部侍郎八年迁尚书。又除枢密副使时主管殿前司杨沂中诬统制官吴锡下在理寺庶时其冤得释俄被命往沿路察州县不职者

骄暴傲忽将士咸怨及还朝廷方议和庶不以为然乞去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制置大使秦桧讽臣僚言庶及刘大中沮挠和议落职放罢九年除端明殿学士庶僚承桧夙旨复有言遂夺所授十二年臣僚再言庶居潭州占民田宅责授响德军节度使道州安置卒於贬所。

王庶家集定倾论一论节概天下之士自墮於振之地为日久矣。士夫之志忠义者方国家闲暇时招之不来麾之不去奸臣贼子闻其风声已自胆落是以能消祸乱溢未萌破奸宄於未作不幸国家有缓急安危之变则仗节死义捐身丧家而无恨故名节之士乃治世之膏粱而乱巨额药石也。昔战国之士如伍中之於吴以报父兄之讎怨於楚之君臣义不戴天卒能破楚入屯鞭平王之墓自今观之凛凛然犹有生气命名後世之士皆如伍员之忠则国家之耻何患乎！不刷君父之讎何患乎！不报哉！伏以靖康之祸自古所无宜有志之士投剑於碣石之墟收血於涿易之野少洗本朝无穷之愤而求与古人忠义伍者寥寥无闻焉岂豪杰不世了之士伏於岩穴草野湮郁而不振与抑朝廷之上所以振拔招来之者未尽其道欤区区闻窃疑於此故敢以言伏幸垂察。

一论襄汉伏以自东晋至於梁陈国於吴越者皆以江淮为境地势平衍无大山深谷以为限蔽据江淮之上流屯兵宿将以为巨镇其地有三曰：襄阳曰：武昌曰：九江地当也。道必得共人而後能守在东晋世如陶侃庾亮之徒相与戮力以捍蔽一方北方之兵睚眦熟视而不敢南渡者以地利所在势当然也。伏见銮輿驻蹕杭越其以江淮为境者与古无异而兵卫所在复加二焉曰：建康维阳虽当盗寇窃发而旋即平定人民之富十才减三四独有襄阳墟城邑残破百姓屠戮十不存一今虽建帅宿兵而财用殫乏仓廩艰棘虽使陶侃庾亮之流驰骋其闲未能保一日之安也。夫用兵之要在於审知彼己以守犹不足何以言攻违此二者而求成功难矣。兴复之端其要在此伏幸垂察。

一论诏令切要臣惟国家方乱反正号令所行务。

於审谛而得情使卓然见吾威福设施所向以推服其心则奸雄不敢萌恶为善者不敢不勉贤於诛罚用兵远矣。光武皇帝赐河西之诏勉以济晋辅周之功而戒以尉佗制七郡之计窦融等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纲罗张立之情益怀忠款唐武宗讨泽潞恐河北诸镇为辱齿诏王元逵勿为子孙之谋犹存辅车之势以破其疑元逵等惶恐奉诏旨亲率兵出讨卒以有功臣愿陛下廓日月之明慎雷霆之令临照远迩使制诏所及切其机要消患折难於未兆未形之中则中兴之业实为有成此自古明圣之主驾驭英雄之术也。。

一论湖贼臣闻为国之道譬之用药以治病国有先後之势而疾有缓急之殊所以斟酌救疗不可不察也。伏惟国家今日之患虏为大盗贼为次（七字改作愿亦攻草贼内发下虏字删）虏人频年用师杀伐相当吾虽众散失地彼亦不能乘时攻取百力

不能愿亦有所牵制尔而虜（改作金）未可卒灭国家必自固而後可以有功患虽大图之不可速比之於身风Φ之疾也。杨么之贼名微众寡据湖山之险路阻吴蜀之通流跳梁不息或招外援（以启商心）患虽微图之不可缓比之於身咽喉之疾也。治之道当在所先然咽喉之要切皮肤之轻脆欲以针砭为治则恐有伤手之危欲以药石为治则恐有不及之悔前日元枢这招诱王琼之药石之祸矣。使点虜（改作北中）闲谍知吾有此内患脱或投隙送死相与牵连，岂不大可畏哉！然则舍此二者将无所施乎！臣愚不自料将抒愚计第恐大臣已有胜算傥或博采愿有所陈但兵家诡道难於布露当俟面奏。

一论行法臣窃惟人主威权之出至於杀戮关军政者傥罪状明白按校详审既已明行当断以宸虑守之不移不可夺於好恶使远近窥测有掠美避谤之迹失忠诚之心启谗佞之口动摇国事此利害有不可胜言者请借古以论之彭越为汉功臣相与灭秦灭楚勋业甚著割符为王爵位尊盛一召不至以是为罪因以诛死栾布求杀身明其罪终以不赦五恢说武帝伏兵马邑以诱单于尉史迎降虜得（改作单于）脱去而武帝罪其不能追获以慰士大夫心虽太后为言座偿得免二主持法无所纵贷而国势尊荣胡夷（改作边情）拱伏此不夺之效也。仆固怀恩晚节桀逆至引吐蕃扰败唐室而代宗隐忍为讳不言其反李怀。

光助朱Γ成奉天之乱倚兵自固德宗优容迫於臣下之请诛伐不行而宠增爵位俄及大历终身逃难屡至危迫止缘姑息蕃镇昏默为治频於困辱此掠美避谤执法不坚之效也。诸葛亮街亭之败马谲为前锋坐违节度舍水上山耳亮涕泣行诛以为法不可不明却克伐齐韩厥将上军闻克将斩人驰将救之闻既斩之矣。使速以刃旬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夫以人臣用师犹任怨确守断行不移矧於复中兴之业乎！伏望览汉唐四主之得失察奸雄之情态不可狎年平均以成咎悔不胜幸甚。

一论先计後效臣闻帝王兴事造业必规模素定故先後缓急之离咸当其宜譬理乱丝得基端绪同条画蛇添足紊神功茂烈次第而成未闻庙算不立事至辄应首尾抢攘能底於治者也。臣未敢妄论远古取其切於事者勾践践於会稽所以报吴者可谓难矣。观其规模则外用范蠡内用大夫种不惜子女玉帛以蛊夫差之心不惮卑身劳心以结越人之爱生聚教海外示微弱卒得黄池之隙一举崦灭之秦孝公介居西戎所以图天下亦可谓难矣。观其规模则用商鞅开阡陌强公室杜私门见利出攻诸侯割地而请盟败从约开关延敌六国之师逡巡瓦解无亡矢遗镞之害而天下疲矣。方其揆事图策固已得於冥冥之中是以讫其成功曾不出於规模之内臣愚不识大计伏见频年数易将相用兵制敌初无成算轻动则丧师退守则失地临机仓卒侥幸一胜此非朝廷万全之谋陛下中兴之本也。当今陛下孜孜听纳帷幄这议必能上起宸心不知国家规模果何所在俗如勾践隐忍以俟隙复讎乎！俗如秦孝公旨兵富国鞭笞六国乎！。若圣虑已定臣愿陛下择一二同心之臣责其功效假以岁月必有所成。若圣

虑未决则宜博询贤智使庙算先定然後兵不再出而乱可惟陛下裁择。

一论赏罚臣闻驭臣邻惟在赏罚赏当则功劝罚当则罪服至於扰攘之时此柄犹不可不谨故《传》曰：信赏必罚盖赏罚为示信之表君行赏既不妄牙受赏则不疑然後可以立功立事矣。汉高祖当逐鹿之世赏罚以励智勇挟数用术不专以信故韩信彭越英布剖符受封往往连城数十日安定使有自疑强大不当得之心乱者踵作终以不保世祖中兴较功计劳最为谨审封爵之行才不过数县君臣相示以。

庆故建武这元上下安享身见太平二者不可不察也。伏见比年以来国步艰难群牙效力朝廷急於平定爵赏封拜失於浓厚正任防御承宣节度所在辄有文吏如中奉大夫皆缘军功不限员数爵赏所以砺世磨钝恐不当如此愚者苟得为心贪婪不已无复激劝桀猾者较功揣己岂无不自信之心乎！太祖皇帝以郭进守山西十年官不过引进使曹彬取南唐一国逮还京阙而云：干当江南公事回上不以过沉没悦牙下长其骄盈之祸下不以虚讠夸事上以成其谦逊之福要在相与以诚是为万世法伏望陛下审信赏必罚之旨览高祖光武之失观艺祖君臣之推诚以图兴复之功天下幸甚。

一论行法臣窃惟法令者立国之大本人主之至权陛下所以坐制六合拨乱兴衰之具也。近者朝廷以四方未平务从含贷督察之政绝仁厚之恩广而臣下不知浸成骄慢握兵之臣目抵掌会作声势杀生废置不拘宪章法令不行於军旅矣。诏书之所举明赦令之所荡涤夤缘私意沮格不用法令不行於方岳矣。召之不肯至令之不肯听使奸因从而窥测几何而不凌迟矣。臣窃惟陛下宵旰勤劳讲求治要固欲廓清华戎（改作邦甸）混一区宇复祖宗配天之业而法令之出近不行於域内非尊主抑臣陛下忧勤之本意也。议者，或谓朝廷当含垢匿瑕以收一旦之用双谓朝廷不宜轻自动摇以失人心是皆不然唐德宗姑息藩镇而叛者四起及至宪宗刚明果断卒以削平僭乱。若谓含垢可以收其用则德宗不宜有倔强之臣动摇可以失人心则宪宗不宜有兴复之效此陛下聪明可以沿见矧朝廷承列圣在天之德四海讴吟之愿何求而不可哉！《易》曰：涣汗其大号汗出而不返者也。明王者号令有行而无返伏外执宪之臣振尔条纲苛强梗恣睢如前所陈者之严科如是则可以激忠义之心折奸雄之渐国势日隆大业可成矣。精神不强虽良医能以愈疾法令不立虽圣人不能以致治惟陛下留神省察一论虚实用度臣闻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古今不易之理也。然所谓与治同道者不过乎！务农敦本胜残去杀而已所谓与乱同道者不过乎！弗人从已数赋疾征而已今天下自经兵火土地所存十无三四农人耕牧十无二三吴蜀屯兵十有七八因功被赏文武官资数倍平日以十有三四之土。

地十有三之耕牧供十有七八之军旅数倍平日之官资虽使天雨鬼输无有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以此治道求为中兴孟子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臣愿陛下长虑却顾解弦更张坐薪尝胆以图兴复无循致噬脐之悔天下幸甚。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九校勘记。

或招外援以启敌心（敌误作商） 然咽喉之切要（误作要切）以长其骄盈之祸（以误作下） 览高祖光武之得失（脱得字）。

●卷二百十

炎兴下帙一百十。

起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尽其日。

论敌人强弱臣闻楚王举兵以讨於陈曰：将定而国陈人听命复遂县之继。又诱蔡侯执之以归叔向曰：失信而再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缙以丧其国纣灭东夷而陨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无咎乎！天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必厚其凶恶而降之罚臣观金贼（改作人）濒海小丑（改作之国）语言不通（删此四字）邈在要荒之外乘二国奸弊豕突兽搏（改作长驱中原）所至辄克纵毒长恶惟利是嗜虽五胡（改作季）之乱华（删此字）莫甚於此。又无长计远虑以抚其遗民仁人君子以谋其社稷四边所用皆鄙夫饿隶心既患失事多曲从剥肤才追髓例以为能（删此八字）天意为何人心为何今侥幸立国十有馀年一星终矣。衰兆渐萌所以近岁六塞出没皆叛卒流人大酋辈（此三字改作而彼）寂无所闻岂徒二太子娄宿（改作罗索）等数人零落殆尽其馀盘固互结自相睥睨理势然也。独粘宿（改作尼堪）窃有兵权土地阔远金玉子女盈积聚酣饮自以为天崩地陷（删聚至此十一字改作自谓天下事）无复可忧古之立国如汉高祖唐太宗最为英主地土九州中闲亦少放肆陆贾言不可马上治魏徵疏十渐以正其失矧此虏（此二字改作彼）君臣万万计不出此其事夥民众两倍於彼（此字改作汉唐）乎！陛下欲雪大耻图中兴正在今日当焦劳克己虚心听纳虽休勿休日慎一日人才不必尽贤能也。顾其谋王体断国论者随宜任用如何耳将帅不必尽骁勇也。愿其秉节钺操兵权者指授方略如何耳百姓不必尽姑息也。顾其主漕计持刑狱者风化如何耳三者既修在朝者贤材任用在军者上下秉节在野者四民安业如此则国日治兵日强民日富武王之克商高祖之灭楚不过用此矧彼乌合（改作金人）骄淫无义逆孽（删此六字）其有不亡者哉！古语有之上策莫如自治正今日之急务也。伏惟少轸圣虑一古幸甚。

论图治臣闻唐太宗拨乱之主也。既即大位魏徵劝行仁义及以十渐讥之太宗尝力行其言卒成贞以之绩明皇图治之君也。纂成丕绪姚崇以十事说之切中时病明皇励精听纳故开元之政无愧前人今陛下克复土宇百度草创勤甚太宗之拨乱怀远来迩救甯诸夏功倍明皇之图治名胜古迹人才之紧否法度之繁简民农之疾苦军旅之情伪其闲利害曲折奸。

（滥）隐慝上蔽聪明下积怨憎，岂不如贞观开元之初十数事而已哉！。又未知庙堂执政台谏长贰曾为陛下另白而言之否臣久荷误恩叨窃侍从负衅力疾不避死亡趋侍行阙虽我长计远虑振起颓弊於今日军民利病夷夏强弱思之不为不详积压之不为不尽切欲罄沥肝胆仰渎冕旒期补圣治之万一未审陛下能霁天威赐以清闲之燕使造膝缕陈展尽梗概苟尺寸之长有所裨益望断自宸衷勿牵众议而力行焉或迂疏无用稍涉诞漫俾就诛责变未为晚惟陛下怜臣孤踞则与进之臣之愿也。非所敢望伏幸察照。

论立政臣闻帝王之治天下也。安危在修己治乱在立政成败在用人未有修己而百姓未安立政而天下未治得人而绩用弗成者也。恭惟陛下以上圣之资秉中兴之运当靖康之末宝祚危於缀旒陛下龙飞睢阳郊祭配天不失旧物虽宣王之复古少康之纘禹无以过也。天纵睿知好学不倦动则畏天言则引咎宵衣旰食坐薪尝胆虽尧舜之责谢禹汤之罪己无以过也。天纵睿知好学不倦动则畏天言则引咎宵衣旰食坐薪尝胆虽尧舜之责射禹汤之罪己无以过也。遭时多艰天步靡甯以四海之大而治於吴越之一隅以万乘之尊而屈於戎虏（改作边陲）之小丑（改作一国）虽太王之去勾践之越无以过也。兢兢业业不敢暇逸（下添以图二字）内修政事

（删此二字）外攘夷狄（删此二字）昧爽待旦未明求衣虽文王之忧勤成王之无逸无以过也。恭俭节用节御菲薄嫔嬙不备行宫代号蔽风雨虽尧之土阶禹之菲食无以过也。可谓知所修己矣。屡下宽大之诏尽复祖宗之法恤刑薄赋讲武务农训齐百官抚绥四海车坚马良兵足食备虽宣宗之综核名实文皇之励精政事无以过也。可谓知所以立政矣。求紧如不及从善如转圜任相则垂拱仰成至於分治天下而不以为疑御将则建牙受钺至於兼制数道而不以为重虽周之任旦望汉之宠信越无以过也。可谓知所以用人矣。宜其百姓。又安天下大治绩用亟成然而行之累年百姓未安天下未治绩用示成者其故何哉！此愚臣所以当食而噎中夜太息曰：有君如是而治不加进土地日蹙夷狄（改作敌锋）尚炽何功烈如此其卑耶臣本以书生蒙陛下拔擢待罪从官屡膺任使负恩邱山未报毫发陛下不以臣不才不忍中弃万里召还臣孤危馀生获瞻天日愚衷千虑岂无一得仰裨圣政之万一伏望圣慈俯怜忠诚略赐清闲之燕使愚臣布腹心沥肝胆。

然後退伏不胜幸甚。

论择相《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甯《传》曰：帝王之兴非一士之略士固以多为善然所以用天下士特在於一相故曰：在子论一相汤之兴也。相伊尹一人而已高宗之盛也。傅说一人而已王周室者太公望而已霸齐国者管仲父而已。若高祖之张良光主之也。明苻坚之王猛皆一人而已至如唐太宗之善创业守成亦不过用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焉何其少也。陛下临御以来拔以为相者十人矣。而在位者多不久何相之众而去之速也。晨特臣疑之天下之人皆疑之岂陛下谋相之始或

未慎耶抑陛下礼貌之不至耶抑任之不专待之不诚抑谗闲之或入耶抑共难进而易退耶何相之众而去之速也。。若谋始之不慎臣愿陛下慎厥始。若礼貌之不至臣愿陛下益礼貌以励其节。若任之不专待之不太臣愿陛下任之勿惑。且推赤心置其腹中。若谗闲之或人臣愿陛下相与之际如鱼得水无令小人伺其隙德重一时望高四海去就为朝廷之轻重用舍系天下之安危虽千秋万岁留以辅陛下可也。岂容其拘夫易退之义哉！故曰：终始慎厥与双曰：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论战守兵不可一日忘於天下也。久矣。用之之道盖亦多说以臣观之亦无深远甚高难行之事大率不过战守两端而已交锋接刃以决生死者战也。增陴浚隍效死勿去者守也。国家内外养兵无虑百万竭天下之羽革漆铁以为兵之器械空天下之仓库杼轴以充兵之衣食宜乎！铠仗犀利士气振发战则胜守则固乃脰功未奏寸土未复何耶凡以不知战守之道未尝声金鼓也。未尝列行阵也。闻敌之至即曳兵而走岂知所谓战哉！未守修城郭也。未尝立宗庙也。闻敌之至则委而去之岂知所谓守哉！，或曰：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无常变化不测如雷霆如风雨如水如火如山如林如以石投狼如以剑断腐所向无前安可以战所攻必克安可以守天下之言率如此而臣之言独不然譬二人奕有高者旁观之二人皆低者也。一人大败遂以己为低彼为高非彼高也。我低故彼高尔金人用兵亦岂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为善以臣区区之见而昭陛下之神武托社稷之威灵而用今日天下之兵战亦查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

论用人臣窃以自古夷狄（改作疆场）之祸未有烈於今日者也。陛下以不世出之资当大有为之运励精求治德日机关报矣。而其效未见何也。非不勤劳也。非不恭俭也。非不专任宰辅非不宠遇将帅非不强兵非不理财非不求言非不听谏非不下诏哀痛惻隐以感人心非不遣使卑词厚礼以交敌国尧舜文武之正道汉唐贤君之盛德陛下皆祖述宪章而躬行之也。凡可以臻今纾今日之急者盖我不为也。然而天意未甚顺人心未甚孚事力日困土疆日蹙九庙灰烬之收到未雪也。二圣沙漠之狩未回也。陛下郁郁僻处於蕞尔之吴其故何哉！必有由也。陛下亦尝深思而熟究之乎！厥今天下之势如久病之人非不求医而仓公扁鹊之效未著也。非不用药而狼毒乌喙之类或进也。增其病而速其危可不哀耶呜呼万世之安望陛下早图之也。臣愚戇浅薄，岂有深谋远虑以裨陛下之聪明以定天下之祸乱以赞中兴之盛烈昼夜思计十年於兹矣。原其病察其脉据方用药窃自谓薄有所得力微身远无从可达今蒙收召。且命之对此时不言何时言耶今蒙陛下赐清闲之燕容臣委曲敷陈展尽底蕴庶或有一得之可采。若以为迂阔不足以行则牙当乞骸骨老死山林无恨。

论政事本末昔周宣王之复古也。（下添既云：二字）内修政事（改作复曰：）外攘夷狄（删此二字）惟内修政事（删此二字）故能外攘夷狄（删此二字

苟政事（此二字改作其内之）不修则夷狄交侵矣。（删夷狄五字改作外）安能攘之哉！金人腥秽（此二字改作扰）吾中国（改作疆土）十年矣。而我攘之不能去可也。其未修政事耶夫政有小大事有本末先大後小先本後末则得之也。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为先者也。庙堂之上朝夕议论者兵州县之闲星火奉行者兵士之所陈者兵农之所贍者兵商之所助者兵工之所称者兵无所往而非兵盖曰：夷狄（改作今日）之祸（改作事）如此（删此二字）非兵不足以攘（改作靖）之也。其於政也。小耶大耶其於事也。本耶末耶窃谓兵（虽不）可去然非所先也。《诗》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也。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兵法曰：文能附众武能却敌亦先文而後武其所谓文者非简牍之空言篆刻之小技君君牙牙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四民安其业万物遂其性大纲小纪本微未广皆文也。是乃政事也。今乃修之欤其变修而未备欤孟子曰：盖亦反其本矣。。又谓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又谓梁襄王曰：天下定於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又谓齐宣王曰：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端贾皆欲藏於五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涂孰能御之今能如孟子之言修其政事则正气实邪气不能入彼夷狄（此三字改作将外）不待攘之（删此字）而自攘区区复古之宣王何足为今日道臣故曰：兵虽不可去然非所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勿以为书生迂阔之言而略之也。。

论兵牙山西人也。虽自少学读书而风渐气染驰马试剑亦兵之是好及遭艰难蒙陛下委任假以兵权谓戎虏（改作北敌）可以气吞功名可以唾手取也。分薄数奇跋前後讫无所成立闲居退处历观古人用兵之说乃知兵之未易云：也。左氏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兵之不可好也。如此易之萃曰：除戎器戒不虞兵之不可去也。。又如此。虽然大抵用兵之说有三焉兵贵合不贵离兵贵精不贵众兵贵速不贵久兵合而不离则其心和其情通。若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救父兄少长有礼其行如宾所谓守则固战则胜者也。兵精而不滥则其气锐其势倍进如江河止如邱山攻无坚城战无疆敌所谓百战百胜者也。兵速而不久则其志果其计决出於雷震动如发机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所谓势。若从天而下也。反此则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败亡者也。唐九节度兵一日皆溃非离而不合之谓乎！寻邑百万破於光武孤军非众而不精之谓乎！主克之师过期自溃非久而不速这谓乎！夫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晋文公区区图霸亦一战而不再战更愿陛下养威蓄锐待时之至合大兵驱精卒赫文武之一怒而不留行则妖氛静境土复诸夏安陛下可以垂拱无为矣。其数出易动乍胜乍负兵家之大忌也。望陛下深轸圣念天下幸甚。

论形势臣闻立国必处形势之地强国必资形势之利守国必据形势之便处之得其地则民心归资之得其利则财用足据之得其便则军声振盖形势者天下之大本。

若人之有血气木之有根基水之有源流谋国者不可不知也。故古人言形势者，或谓之上流，或谓之襟喉，或谓之腹心，或谓之四肢其紧慢急缓殆可见矣。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谓咽喉腹心上流者皆为敌人所有区区吴蜀乃一肢尔尺寸之地。又非昔时之吴蜀也。自古吴皆以寿春荆襄为上流蜀。

以汉中金洋为咽喉故时方用武则遴选英奇屯宿重兵尺寸不以假人今襄阳千进而萧条有兵不能自梁洋田陇邱墟置之不复为意今日之天下所以守则固战则不胜惴惴然不自安者列强谓此也。兼梁洋东彻陕华西极洮岷北临三秦南压九江表裹山河可战可守乃天下之脊也。舍此不图欲兴一肢以活四体非徒无益适所以害之尔牙愿陛下深轸圣虑早定大计勿使狂夫据之倒持太阿乃有噬脐之悔天下幸甚。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校勘记。

天意谓何人心谓何（谓均误作为） 相传说一人而已（脱相字） 哀痛惻怛以感人心（怛误作隐）。

●卷二百十一

炎兴下帙一百十一。

起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尽其日。

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懿节皇后梓宫及皇太后一归自金国入楚州界。

金国以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及皇太后邢皇后还邢皇后中途上仙至是皇太后及三梓宫入楚州界初皇太后与乔贵妃皆在郑皇后殿中相叙为姊妹约先遭遇者当援引既而贵妃先遭遇遂荐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得甚欢徽宗北狩二人皆从及金人欲还太后也。乃遣高中尉曰：中尉今去江南往复万里辄有酒一杯为劝如何高中尉许之贵妃遂出黄金五十两劝酒一杯高中尉辞金贵妃曰：且尉照管善抵江南高中尉受之贵妃曰：姊妹有生死这别欲举酒一杯以送行人何如高中尉许之贵妃乃举酒以劝太后曰：姊姊此归见儿郎为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妹妹永无还期当死於此太后恸哭贵妃亦哭太后举手接杯欲饮贵妃一手执杯而复缩以手止之曰：未可妹妹更有一语太后曰：如何贵妃曰：姊姊到快活处莫忘了此中不快活太后曰：不敢忘今日贵妃方授杯太后执杯饮酌大恸哭不止天眷之在旁者皆哭太后自清河而下是时官吏迎接者皆列在楚州沿淮既入境即登宝舟朝夕倍道而进金字牌促有司行期者踵相接也。。

车驾如临平镇迎皇太后。

车驾如临平镇奉迎皇太后也。是日上入幄朝见宰臣及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如仪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极泪湿龙绶军卫声动天地父老童稚摧持夹道拥观以手

加额咸感叹曰：不图复见圣神母子之重，如此也。初太后见将相大臣班列於道，顾左右曰：孰是韩世忠虏（改作北）中皆知其名，左右指世忠，太后嘉叹久之。

二十三日癸未，车驾至自临平镇。

金人遣使来聘。

送梓宫及太后来使副凡十一人，各有名色。

徽宗皇帝梓宫至自金国。

蔡（若冲）狩行录曰：丁未年二月初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发随行宗族官吏，远触炎热，不谙风土，饮食不时，北至燕山，病者几半，尽出所有衣物。

命李宗言货易药物，修合给赐，十救八九，寓止燕京延寿寺，宗室自濮王仲理以下，另居仙露僧舍，有粮食，不给形体裸裎之人，太上闻之，恻然谓姜谔曰：神器流离宗族。若此甚，悯念之，卿为子细取索等第具一，赐目来。若交穀前所送生绢一万匹，除给散随行亲族官吏等外，尽周之，言讫，不觉泣下，谔亦呜咽流涕，具目以闻，遣姜谔散之，于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在会城，太上面陈南北利害，叙结好休兵之意，兴灭继绝，这道辞发，涕零义形於色，北人旁观植立。若堵无不感叹，至有挥涕者，元帅无语，但首肯者久之，行在统属谓之都管，有职小官，卑充其任者，既是统辖，即今押班起居，御药杨量，道具此以闻，太上曰：自有本朝，离压不可为，在此闲顿，改旧制，自燕京迁居虏（改作金）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寝曰：宸极失御，播越至此，观其前载，运之困，古今示有，荷天眷，建炎中兴，亿兆攸归，奄有江左，虽居沈去，可思有以少助继天之作，今草得一书，欲厚遗本路都统，求通於工副元帅，卿为我与秦桧商量，更润饰之，恐有未至曰：圣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时秦桧亦寓中京，初大金军至城下，以议上尊号，邀请渊圣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正朔不叙，请议至二月六日，有异姓之命，翌日请太上同太上皇后、嫔妃、诸王、驸马、应皇族，尽出，遂易置君，乃令城中共举（军前）乞立张邦时，桧职在御史，奋不顾身，历数张邦昌平日履行，身为宰辅，奉使不列，细难而欲主承大器，非桧所敢闻，不能尽忠於本朝，何以效节於大国，乞立赵氏，以尉人心，不从，既而太上北迁，如桧等辈欲立赵氏，谓蔡曰：天祚吾宋，宋必有主，今圣虑。若此，定膺昭格，文华理胜，虽游夏不能措辞於其闲，明日具酒肴，邀本路都统，後闻其《书》曰：某自北来，众所鄙弃，独荷左右见怜，故知英雄度量与俗不同也。尝欲通书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闻唯大英雄之人，然後能听大度之言，敢略陈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济世安民为已任，故有国士者，止能安一国之人，有天下士，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尧舜禹汤之君，而辅以皋夔稷契之臣，则日月所照，风雨所及，莫不被其泽，载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待一二陈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晋阳，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丽，北擒颉利，可谓皇帝之量，莫强乎！一下也。而远思长久之计，致突厥稽首，戴恩常为北藩，故唐之亡也。终藉沙陀以雪国耻。又匈奴冒顿单于围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当时

。若俗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顿单于不贪近利以远图使高帝得归奉祭祀故得岁受缯币举中国珍宝玉帛奉约结好後匈奴国乱五单于争立终得宣帝拥护呼韩近契丹耶律德光责石氏之失约长驱至汴举石氏宗族迁之北荒然中国之地亦不能守以致糜烂灰烬数十年之闲生灵肝脑涂地而终为刘知远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顿单于其英雄度量，岂不万万相去远或先皇帝初理兵於辽东不避浮第这勤而请命於下吏蒙先后帝约为兄弟许以燕云：适燕山妄人啸聚不逞某之将臣巽懦怀首鼠之两端某以过听惑於谬妄之说得罪於大国之收深自克责黜去大号传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闻嗣子之中有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贤盖祖宗德泽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审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顿单于受兴灭继绝之名享岁币玉帛之好呆国活民为万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灵涂炭而终为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则非某所知。若欲如彼当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谕嗣子以大计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岂不为万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当大有为之时必能听大度之言也。昔日有为赵使秦者秦王问赵可伐欤赵使对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则为贤母妻言之则为妒妇今日之事大类是矣。惟麾下多贤必能审处言欲尽意不觉缕伏望台慈照察幸甚太上天姿好学经传无不究览万精於班史下笔洒洒有西汉之风每谓行在诸臣曰：北狩以来无书得一阅目一日闻外有货书者以衣易之戊申八月入韩州之民出而寓焉然春秋博士废之久矣。诸王有得此书阅者太上闻之不恠宣谕蔡曰：春秋之书多弑君弑父之事为人臣子者岂宜观哉！顿首从容对曰：春秋者鲁之《史记》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无别孔子所以惩恶劝善以正衰贬使後世知惧凡君子之所疑而不决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马迁曰：春秋礼义之大宗也。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谗邪而不见後有贼臣而不知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遇事而不知其权愿陛下试取一观之他日因奏事上谓曰：比取春秋读之始知宣圣之深意恨见此书之晚自是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事迹。

贤君忠臣之言行莫不采探其华实深涉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改岁而成书臣尝侍乾龙节宴太上赋诗以寄渊圣许令和进因用亲人善邻事太上曰：此春秋也。特蒙宣示以为荣观太上皇有所见闻示尝隐情每闻献纳喜见於颜数令杨师道宣谕曰：若志虑示及不惜见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强伪为之也。每西南望伫目久之谓左右寝陵在何鼻涕一数行下遇忌辰辍膳流涕尽日出入之谓左右寝陵在何处泣数行下遇忌辰辍膳流涕尽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献新者必荐而後尝虽在子以义方之训每下程课诸王问安必留之坐而赐食或赋诗属对有两联今附於左太上曰：方当月白风清夜故郢王楷对曰：正是霜高木落时太上曰：落花满地春光晚萃王植对曰：芳草连云：暮色深馀皆类此宗室晋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韩州同居相见之曰：为之感动抚问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计买薪米均行给赐莫

不安居差孝騫仲晷管宗职事宗室有挟私恨而致讼者纷争不已全失礼容降诰曰：日来宗子不遵宪度失於长幼之序各挟私愤以成讎怨争讼不已，岂不知身寄他乡复有聚坐何幸如之故阅礼仪之言用劝无知之辈。且曰：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恭所谓六顺今则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闲亲新闲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特申庭训之方以示睦亲之义宗室可体此意分明开谕使同姓晓然知其训诫如尔後敢以来到韩州事陈诉者并以其罪罪之母复食言各令知悉杨师道侍燕闲宣谕师道曰：近日随行官吏等悉皆穷困使我伤心初出青城仓皇之闲了无一物得斋行道卿等皆弃捐父母妻子冒涉风霜而随予今坐见如此不能振济为之柰何宣谕讫遂泣下左右之人无不感动者遂令有司具状申明金国乞给赐濯之及太上皇后进绢十匹然货王安石日录者闻之欣然辍而易之庚戌中元徙居五国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东路都统习国古乃奉朝命减落随行官吏诸色人等不许尽行将带太上力恳不从召而谕之曰：公等冒风霜涉险阻忧乐固当同之今者朝命如此事属他人无如之何已再三力恳竟不可回令选爱者别君臣之闲彼此不能尽其事一面请诣所属言讫泣下官吏等亦号呼而出应宗室不许随行人有神。

考亲至晋康郡王孝騫嫡孙和义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随侍从之族属有出入不节而致物议纷纷者太上闻之降诰戒飭曰：艰难之际（敬慎）为先。若复出入不节言语轻易或为狂药所困举止取笑有失事体古之人谓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至系焉而今而後戒之慎之各宜杜门省事骨肉之闲以礼过从恐闲惹物议自了处谆谆诲谕使各体悉圣度如天下有细过其以闻者（皆情）恕之如刘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饭减克太上曰：羈族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励亦可警众。又五国孛堇八曷打（改作贝勒巴纳达）下通事庆哥（改作庆格）遣人审核太上曰：初无此事恐复误传北人闻之莫不加手於额太子干乌欢（改作鄂罗欢）遣人奉书上俗於内侍中求晓事能干人才俊爽者二人所须即请批谕当便应办太上览书不说曰：若应副谁可遣者。若不应事五太子不可违遣王佃陈思正往回书云：示谕内侍本亦乏材不免於众中选择二人前来然皆自汴京随农至此艰苦万状久处贫穷敢望优容不胜万幸纸尾之谕甚荷雅意然以物易人岂基本心哉！。又谕板勃极烈（改作安班贝勒）夫人（删此二字）致书於太上并惠药物亦求内侍答曰：承谕乃荷不外以本局分祇有一二人难以辍那送示药物虽出厚贖以无官应命不敢辄留（太上好学）不倦移晷亡食而动静语默之闲必有深海焉因观唐史至李泌传复读不已泌谒肃宗於灵武披冒榛莽复立朝廷尽忠致力於献纳之道位至宰相而数为权幸所嫉遂令张玮录其传以赐韦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 Φ 驸马都尉刘文彦首告谋反金国蔡是日闻之萃王植驸马都尉刘文彦首告谋反金国蔡是日闻之萃王植驸马都尉宋邦光径令途中闻达太上惊惶未以为然翌日遣植渡河以询虚的既济则千户孛堇按打曷（改作贝勒安塔哈）者已陈兵河滨二逆般发往彼帐前矣。尽得其

所陈之详归太上即令会亲属及一行臣僚会议徐王棣以而皆悚栗曰：吾侪前日不死国难二帝播迁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党出於至亲至爱身以贯高自处愿诸公尽力以徇急难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辞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怀奋发心至七朋中旬彼遣两使前来勘问太上遣植同往见来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光再往至则尚执前议乃请渊圣及信王榛驸马都尉向。

子内侍王。若冲同往实从之再三力恳彼使方许明日至行宫之侧所寓之地而引问焉群牙力拒往返诘问三日这闲二贼（改作告者）气折自承诬枉案上复遣前使以谕太上一面处置太上曰：二子悖逆虽自诬告天伦之属岂忍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并令之死使归上疏乞深自悔祸以畏天戒太上嘉纳之以诰答曰：老夫自闻男_Φ等有诬告之事深悟众叛亲离反求诸己罔知所措。若非洗心涤虑则何以全身远害寡过悔尤顾惟一体其害尚轻苟使坐累诸人复何面目可以自存适览上疏嘉谋说论非卿不闻此语而今而後凡所见闻虽属微末不惜吐露。若隐而不言言而不从高天厚土神之听之况昔人所谓以国土遇我者报之当何如必不食言千万无隐一日以书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待蔡以国土今日报我殊不愧德康读其书而奏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牙之闲各尽其道今陛下蒙尘之际遽罹诬告不责彼而求己而能虚怀修德改过不吝禹闻善言则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岂可以上比禹汤康对曰：爵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则禹汤何愧哉！臣闻诸故老曰：熙甯富弼为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灾异皆天数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人君。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愿益畏天远谗佞近忠良神考亲书答诏曰：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守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听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孝每於忌辰辍膳悲泣愿陛下益广绍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榜书於坐侧金国送到今上皇帝进奉金银等物见之泣下谓行在群牙曰：荷天眷命未忘赵氏中兴之主出而继焉今日信至可谓幸会老夫晚年复睹盛际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群牙皆再拜称庆药材留充备用其余并赐一行亲属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赐行宫有回禄之扰嫔御之内及沿烧者本位陈乞聚夫修盖太上曰：正是农时，岂可妨废止令修盖官从容应办宗室仲晷等八百余人自韩州徙居上京至有阙食死於道路者太上闻之悲不自胜谓左右曰：此辈何辜至此，於是令李括宣谕蔡草表一通候有回期欲乞同归北狩未有行记以批语赐王。若冲曰：一自北迁於今八年所履风俗异事不谓不多深欲记录未有其人询之蔡以谓学问文采。

无如卿者高居东山躬耕之余为予善恶必书不可隐晦将为後世之戒（太上谦虚）待下随行群臣不一小大未尝名呼每有遣命名则温颜慰谕善为篇章自北狩以来伤时感事形於歌咏者千有馀首以二逆告变之後举昇炎火以今所得灰烬之余者仅有数十篇类之为别集好生之德泽及禽兽每闻有纲捕者必买而释之仍戒励曰

：毛羽之属喜生恶死与人何殊今伊予皆在絜维之中当求诸已也。太上俗归之心顷刻不忘每令张玮张尧臣询访之少有嘉音喜见於色近梁举善等至录得绍兴左丞相书本进呈大悦。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一校勘记。

乃遣高中尉取太后太后与天着相别贵妃谓高中尉曰：（脱取太后至中尉十六字）王。若冲北狩行录（误作蔡。若冲狩行录）荷天眷佑（佑误作）思有以少助继天之祚（祚误作作）一应皇族尽出（脱一字）知桧等辈欲立赵氏（知误作如）後闻其书得达粘罕（脱其书六字）尽徙韩州之民出而寓焉（一作尽从韩州之民借书寓目）每下程後（後误作课）一应宗室（脱一字）不以小大未尝名呼（以误作一）喜为篇章（喜误作善）太上好生这德（脱太上二字）得绍兴与左丞相书本进呈（脱与字）。

●卷二百十二

炎兴下帙一百十二。

起绍兴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庚午，尽十二月十六日甲戌。

皇太后回銮至行在。

车驾至自临平皇太后还宫满城士庶夹道耸观皆以手加额声洋溢太后居於慈甯殿宰臣文武百官上表称贺亦有献赋颂雅歌称美圣德者令中书舍人程厚第其高下厚以建昌军进士童藻为第一知真州张昌为第二进士陆涣为第三昌物转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太后常许金国刘皇后首饰头面珠翠之属缘誓书不遣泛使秦桧乃亲作书与知盱眙军向子固令差信实官员往泗州传语安抚周企令具全套这候至遣贺正旦使何彦良行即附行子固遣录事参军孙守信至泗州见企白其事候发文字已尾方可归守信至泗州见企语之企初不诺守信力言之企乃即时具奏附走马天使行。

九月五日甲午参知政事王次翁为报谢使使於金国瑯孝扬假保信军承宣使副之。

六日乙未孟忠厚以枢密使为山陵使。

秦桧欲去张俊枢密之任乃降孟忠厚枢密使。且外示加宠於戚里矣。。

秦桧加太师。

制曰：三公论道莫隆帝者之师一德格天乃大贤人之业救时真宰为世宗臣事有至难收成功於指愿人无远虑独先定於规模力辅眇躬通成大国荷上天之从欲成爱敬以事亲实出赞襄宜崇哀陟爰正久虚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位桧硕大而光明忠肃而恭懿心潜於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蚤中异科之目旋跻要路之津节义著於艰艰正程婴存赵孤之比平生伏乎！忠信见子卿思汉室之深谋

皆予同国无异政归兵权而营屯自肃定浮议而反侧以安庙算无遗固众人之所不识征车远狩唯君子以为必归盖信既著而情孚则恩必施而欲得龙盾来返视西洛以安永固之灵鹤驭卜迎肃东朝以极慈甯之养庶事备矣。厥功茂焉宜进大名之封宠拜维垣之贵并加圭食增重钧衡弥耸具瞻式昭深眷於戏吕望尚父西伯之业所以成周公为师成王之勋所以集永惟耆德无愧前人其祇邦休以副朕命梓宫及太后还故有是命。

十三日壬寅大赦天下。

门睛朕以寡昧之资履艰难之运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轺许敦盟好来存歿者万馀里慰契阔者十六年礼备送终天启固陵之吉壤志伸就养日承长乐之慈颜宗社再安遐迩用。又庆来从於天上泽周浹於人闲橐弓矢而戢干戈式昭偃武省刑罚而薄税敛庶用还淳宜均惠泽之施以侈有邦之福可大赦天下於戏去兵而未尝去信蹈前古之格言甯亲而有以甯神懋大君之至德惟比屋克跻於仕寿在庶政宜尚於中和其一心辅弼之臣暨百职文武之士交修不逮永孚於休。

王俊知洋州兼沿边安抚使节制蓬州军马。

王俊行军纪律严明退者必诛军中号为王开山所向无前也。然性强犯上吴亦畏其反复而喜其勇以其女妻其子常厚遇之是年卒於郡。

张中孚加开府仪同三司张中彦靖海军节度使。

金人索张中孚中彦秦桧还这故加以官爵。

十月杨愿假户部尚书充贺正旦国信使何彦良假奉国军承宣使副之。

秦桧以张中孚张中彦归於金国。

十一月五日癸巳枢密使张俊罢为镇洮武甯奉甯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封清河郡王。

张俊为枢密使固其位面无请去意秦桧欲去之乃令侍御史江邈言其罪邈上言俊据清河坊以应讖兆战友承天寺以为宅基大男杨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师中拥兵於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上曰：张俊有策立复辟之功非有谋反之事皆不可信，於是桧乃以孟忠厚为枢密使俊素与忠厚不协遂请罢去乃罢为醴泉观使还三镇节钺封清河郡王邈字遐举严州人。

八日丙申臣僚言沮挠和议者。

秦桧欲深餐鼎等罪未有名以处之乃令臣僚言鼎与王庶曾开李弥逊昔年沮挠和议事鼎更不量移弥逊会开并落职庶已卒於道州矣。。

十三日辛丑刘光世薨。

中兴遗史曰：刘光世以万寿观使免奉朝请居於温州太后还宫大臣俱入贺光世已病九月扶病赴阙上宣医疗治光世病盥乞致仕进太傅辛丑薨於临安之赐第年

五十四上闻之震悼辍视朝赠太师傅。

银二千两绢二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殓敕内侍李存约护其丧事上亲临奠增子孙之秩官其亲族未命者八人光世妻向氏主请曰：光世遗言至祖礼曾获文解可以为文官乞改文官上许之。

林泉野记曰：光世字平叔延庆次子也。能骑射有胆勇稍通书史庄老孙吴之学从父与夏人战常身先士卒屡擒酋首敌颇畏避童贯才其人朝廷亦如异眷宣和二年方腊反於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数郡之民皆为立生祠腊败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难易与杨可世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迁团练使从童贯收燕山後州张敌聚众数十万陷州县光世击斩之除延路副总管金人犯阙（改作入汴）光世以兵勤王闻虜（改作敌）退乃不乃虜（改作金）再寇（收费字改作围西京）光世率兵众万馀入援渊圣命内侍陈慎督进师光世闻京城失守不敢进顷之至济州谒康王王女子位为御营使司都统制弹压京城乃往西京保护陵寝後还行在宗室叔向领兵谋乱光世奉命擒戮李忠陷襄阳遣乔仲福击斩忠降其弟孝义内侍康履等用事光世曲意迎奉加奉国军节度使御营使司提点一行事务张遇据池州光世轻敌径进为遇所败会王德来援遇走江州挫败复自池州顺流下真州光世蹶其後遇至扬子桥乞降於行在李成将史亮陷宿州寇淮西与光世屡战後亮败伏诛李成奔东京擒其将王宣等五十馀人收其兵数千还加检校少保虜（此字改作金兵）入扬州光世兵溃走至建康止有众百馀得统制王德兵五万军复振苗刘废立光世勤王加太尉御营副使诛范琼命光世抚定其众分隶诸将靳赛反於扬州王夔屡战无功光世往乃降後屯军江州金人犯（改作破）甯国军光世不能援隆太后趋虔州虜（改作金）遂取洪吉诸郡而退光世遣将王蹶其後擒数百人命王德击斩贼赵万於袁州。又命靳赛王德讨擒妖贼王念经於信州。又命王德斩邵谈袁关索刘文舜於饶州遣靳赛张世忠招降河北贼酈琼并众五万光世来朝除浙西安抚大使知镇江府加开府仪同三司集庆军节度使改武甯军王德败虜（此字改作金兵）於扬州俘五百馀人虜（改作金）围楚州光世畏其众不了援绍兴二年加甯国军节度使三年加检校太傅移军建康。又移池州四年冬虜（改作金）及刘豫南寇（改作攻）遣将邹盖败虜（此字改作其师）於泗州光世退师。

建康王德败虜（此字改作金兵）於滁州桑根田清败之三汉河王世忠败之滁州王师晟败豫於寿春府斩伪守李烂赛张孙晖败豫於颍河口酈琼败虜（此字改作金兵）於寿春靳赛败之慎县戈协败之和州侯动山败之滁州（阙）希败之来安县王顺败之泗州白柱坡魏泰败之白少山五年郭进刘宠败之清流县皆光世部贡也。加少保是秋遣将华旺败豫於光州六年加太保静武甯国军节度使淮西太平州宣抚使军於庐州克寿春县是秋命王德靳赛败刘豫兵於（滁州涡口）王德酈琼赵买臣双败之安丰斩级三千馀刘豫三十万众寇庐州光世退师而刘猊为杨沂中所败麟闻

之遂望风遁去光世自率数百骑逐北至寿春县遇豫将雍兴自安丰来援几殆光世还率靳赛兵败雍兴初豫之入寇都督张浚约光工止军庐州豫兵势盛光世密白於宰相赵鼎乞退屯鼎降枢密院檄令退守太平州浚怒遣向子督遣复还於庐州浚还朝言其事故鼎乞出会光世军帑在太平州为火所烬亦请闲得太一宫使罢命吕祉节制其军未几酈琼杀祉尽驱诸军叛降刘豫九年金人归我淮南之地加和众辅国功臣陕西五路宣抚使雍国公与弟光远不协密令言者暴光世罪罢宣抚授万寿观使十年虏叛（改作金败）盟入寇（此字改作河陕）国太保三京招抚处置使率李显忠李贵步谅之众守太平双徙池州十一年虏犯（改作金入）淮西光世命崔皋败之舒城县顷之诸帅皆罢兵柄光世复以万寿观使奉朝请於行在宴居以声色自奉十二年正月薨年五十四上亲临猷赠太师谥武僖。

十四日壬寅知福州程迈知镇江府刘子羽提举江州太平观。

程迈刘子羽之罢以臣僚章疏也。迈在福州会金人来取宇文虚中家属皆在福州其族谋欲留其一子为嗣迈坚执不容遂并遣行後全家良贱无老幼悉遭金人诛戮哀哉！。

王胜为镇江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

先是张岳飞以枢密使副往楚州抚谕诸军也。王胜为中军统制或有譖於俊者谓胜欲杀俊俊憾之俊还至镇江府以事责胜送建康军中自效是时王德权管诸军事俊谓德与胜素不协必杀胜至是德见胜而喜曰：（我为）王领先又汝为王黑龙非我二人谁可以相亲者乃厚待之俊罢枢密胜渐至行在见韩世。

忠世忠藏於家一日世忠具筵会招医师王继先饮燕酒行世忠出胜拜继先为父继先见上言胜可大用遂有都统制之命。

十二月十四日壬申王德为建康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

王德通远军人从刘光世为前军统制自陕西勤王建炎初从往江西讨张遇於池州光世轻进为敌所乘德救之免进追至江州败遇军中服其骁勇号王夜叉三年从败李成於淮西擒其将王宣等五十独创性人金人陷扬州光世兵溃至建康止百余人德引众四百至和州时张育据城以檄招德德不肯应育率众来攻德德尽以兵伏草中育至无所见往来提检德与弟青及王世忠跃出斩育馀众请降德入城抚育家室及诸贼将皆如亲旧莫不归心俄而贼张和尚来寇致《书》曰：昔张育杀我骨肉我来复讎德以书譬释不听乃斩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特育一家耳必尽以育一军首来乃退德集诸军告之故咸请死战贼败和尚为乡兵所杀尽降其众德乃引所获兵十万济江见光世分为六军军声复振光世勤王命德追苗傅刘正彦至信州与韩世忠将官同在郡守坐因话语言不相中欲刺德德杀之郡厅。又杀其下十余人至福建遇世忠欲斗世忠避不与校诉於朝德坐罪编管郴州光世为御营副使驻九江起为统制金人渡江德拒之败於兴国四年击斩赵万於袁州刘文舜邵谈袁关索围饶州诱之入城皆

戮之妖贼王念经众二十馀万据信州之贵溪弋阳县辛企宗累月不能克德从光世一战俘念经从光世军镇江金人据楚泗德频与战於高邮邵伯之闲绍兴初降海寇邵青复泰州二年执郭仲荀於扬州送戮之吕颐浩为都督也。前军至润州丹徒反德追至建平歼其众累加中亮大夫同州观察使四年虜寇（改作金攻）淮南德败之滁州桑根。又败之和州六年同靳赛败刘豫兵於滁州涡口。又同酈琼赵买臣败之安丰斩三千级。又从光世败刘麟於庐州七年光世罢兵奉祠以吕祉节制其军德为都总管酈琼王世忠不平诉德於朝德亦言诸将骄暴上命德以本军归行在而琼世忠果叛降於刘豫德诣建康张俊每以礼币厚结之德以兵八千归於俊八年俊为淮西宣抚司锐胜军统制十年金人叛（改作败）盟光世起为三京招抚使复请德隶其军德不应从俊败虜（此字改作金人）於。

斩县复宿州战城父复亳州。又败之涡河俊之立功赖德为多十一年加承宣使兀术（乌珠）兵於昭关及仙宗镇人俊及杨沂中刘诸军将遇兀术（改作乌珠）兵三拓皋沂中为敌所败部下多死德以骑师击虜（收费字改作金师）斩首万馀沂中获免遂复庐州兀术（改作乌珠）陷濠州俊令沂中收复遇伏被围殿前司军几歼德同高举刘宝田师中救之夺沂中出加清远军节度使十二年俊在枢庭荐德为建康驻御前诸军都统制德乃用俊子盖及其亲将马立顾晖皆为统制及俊罢枢柄德背俊尽罢子盖等俊以是憾潜於朝而秦桧亦忌其勇十五年命王权代之罢为浙东马步军副总管绍兴府驻後改湖北路总管荆南府驻二十四年薨（旧校云：宋史二十五年薨）年六十八子琪。

王进为池州太平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

王进初为张俊帐下提辖专背印随行军中呼为背印王从破李成於江西淮南屡收勇功擢为中军统领绍兴四年陞中军同统制五年累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选锋总制刘宝卒进为统制至是除池州太平驻御前诸军都统制不恤士卒唯厚结王继先及诸内侍以久其权士卒皆不喜之。

十六日甲戌池州驻御前统制李显忠加保信军节度使为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二校勘记。

八月十四日庚午（四字衍） 缘誓书不遣从使（从误作泛） 乃除孟踞最枢密使（除误作降） 救时真宰（救一作卷） 言所向无前也。（脱言字） 秦桧欲还之（脱欲字） 张俊罢为镇洮甯武泰甯军节度使（甯武贪污盗窃避孕药误作武甯奉甯） （阙） 败之来安县（原阙系马字） 加太保保静甯国军节度使（保静误作静武） 刘豫命子麟以二十万众（脱命子麟以四字二误作三） 与弟光远不协（远一作仪） 起德为统制（脱德字） 遇兀术兵於枯皋（脱於字

)。

●卷二百十三

炎兴下帙一百十三。

起绍兴十三年二月，尽十四年二月。

绍兴十三年二月韩世忠封咸安郡王。

八月金人遣使人洪皓还（旧校云：按宋史忠宣还自金见於内殿在绍兴十二年七月此作十三年八月差一年矣。疑误）。

九月郑朴何彦良使於金国。

绍兴十四年正月金人遣使来。

浙东副总管李显忠落节钺与宫祠。

李显忠归朝闻妻周氏在黄龙府绣工遣三人往取之共许金一千两各人奏补承信郎先以金五百两畀之三人果至黄龙府用笼床去其裹隔盛周氏戴之於车以行遂达江南时显忠作浙东副部属这旅橐中得金一百两乃具以情实告於知绍兴府娄借金四百两遂偿金如约显忠。又陈乞合得恩泽承信郎三人各补以官三人皆喜曰：太尉更有一妹在燕山府愿取之显忠别许金三人者不愿许金。且曰：已得金千两矣。既而。又取其妹归是时杨存中亦遣人取其故妻止於平江用别宅居之以再取赵氏不容共居也。金人使来因奏今讲和乃有臣僚多以金。

银遣人来取其家属恐大金皇帝闻之不便上乃责显忠落节钺与宫祠罢其总管存中以显忠独被责而已无罪遂赂遣显忠不己。且称其才宜复用而显忠说闲居七年南北隔绝之久诸大帅家属往往得至江南如游烁糕送韩世忠妻来。又张俊妻魏氏乃群贼自京西送来。

四月解潜责授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

臣寮言解潜及辛永宗居於平江府议论讲和事改潜南安军安置而永宗亦改差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邵州驻。

命州县根刷前後归朝人发还金国。

九月宋之才为大金贺正旦国使信赵环副之。

赵鼎移吉阳军安置。

秦桧令臣僚言赵鼎罪故移吉阳军安置。

朱胜非薨。

行状曰：靖康初金人犯顺（改作称兵）京城戒严公尝使虏（改作其）营往来计事辞气不少屈初公为邓氏婿後十许年而夫人之堂妹妇张邦昌既为僚婿公察其人弗与交邦昌虽执政亦未尝造门也。邦昌憾焉每当迁辄沮格及金人犯阙（改作来攻）邦昌唱和议出质虏（改作金）营乃请公行朝廷从之俾公使军前计议疾

趋之道中即日上疏论和议不可恃去 可质不足信请大为将来之防。又以邦昌所下檄榜有挟虏（改作敌）势以胁郡县之意皆上之行将出疆有旨召还解使事寻知郑州盖邦昌奸谋已露至是朝廷始悟公前疏之当也。未赴徙海州时朝廷建议置四道总管都副八帅分制诸路为京师卫其诏有曰：吏得辟置兵得诛赏钱谷得以移用有惊则都帅率师入卫副帅居守择诸班簿取前两地从官之才者居之惟公以庶僚特被选除直龙图阁充东道副总管置司南京公抵应天日都总管胡直孺准诏勤王竭本道甲兵财赋以自随所馀疲弱不满二百粮食仅及旬日富室大族先已逃避警报日急虏（改作金）破都帅於襄邑径犯（改作趋）南京上下凶惧人将惊溃公奋不顾身以死誓众踊跃先登令民负阙乘城徇曰：敢返顾者斩攻南城矢石交下公益励奋人殊死斗公躬擐甲胄与士卒同食饮夜宿城楼者数朋徒步巡督率夜一周匝虽雨雪涨雪泥淖未尝肩輿虏（改作金）列寨城西北隅。若筑室返耕为持久计者攻围殆百万公随宜用之辄却虏（改作金）多为疑兵公料敌精审逆知诡计屡摧其锋俞。

月日东南诸路兵稍集公曰：虏（改作敌）不足畏矣。乃大启城门纵兵民樵采所部多南兵怯敌公亲率教习授以方略用之每捷选壮士夜入虏（改作金）营焚去 可使之自乱常设伏兵於要害地伺其出掩击之坚壁半载馀仗义信威惠以为守故人无离心士有斗志以至闲谍用命虏（改作金）动息必闻其初至也。如入无人之境及是不敢肆前後斩获以千计亦屡弊猷首（二字改作其首领）道路始稍通江淮漕运渐至分遣逻兵明远斥埃虏（此字改作金人）不能抄掠军食赖以济京师再受围已数月公数募人携蜡收通奏每遣必涕泣开谕勉以捐躯徇国亲酌卮酒以饮脱所服绋袍以衣人皆感悦不复顾死渊圣皇帝得公奏每加叹奖邕知诸大镇悉陷独睢阳坚守屏蔽东南聚勤王之师以图殄寇（改作捍御）遂除待制都统管会京师城破诸道勤王兵疑不了前公遣人传报京师安 可毛虏（改作金）骑动处以慰安人心肺檄率四方戮力以进属主上开大元帅府於相州军驻东平公曰：遣人诣军门凡虏（改作金）人动静京师事宜莫不以闻上亦倚南都为重虏（改作金）立邦昌乃为书篇抵诸道帅守一日虏（改作金）以骑送邦昌使人至公集官吏发书按验即械系之上具书元帅府主上自郢而西公迎谒於济州首陈翊戴大策曰：今二圣北狩天下之心属在殿下宜以时正位号系天下望庶以销弭窥觐之萌应天实艺祖兴王地宗社神灵使虏（改作敌）不能陷以为殿下受命之所请亟幸之以图大计。又奏疏论即位之妆宜慎始慎始之说无他仁义而已仁义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当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则人主尊朝廷当持之而四方顺从之则朝廷尊中国当持之而夷狄钦服之则中国尊（删中国至此十五字）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国失其柄必有四夷交侵之患（删中国至此十三字改作而以中御外尤不出此）国家与北虏（改作契丹）结好一百二十馀年彼既乱弱称乃远交金期待（改作人）为夹攻之计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踪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称贺是中国

失其柄矣。金戎（此字改作人，於是）内侵每以渝盟失信为辞是皆燕人之语怨我背契丹之约也。不思金戎（改作人）通好以来何常违其意哉！愿睿明慎思基凡进退人材弛张法度礼乐征伐庆赏刑威一话一言一笑必加详审合於仁义者置之则可以弭兵保民兴复大业迎还两宫矣。疏奏上欣然纳用然公为侍从尝论。

睢阳特以基命地故列圣建别都而要非用武之国脱有缓急大驾一动则河之南淮之北皆盗区矣。今虜（改作北）骑充斥两河云：扰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阳西接蜀汉南引江淮可以号令四方乞盃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图中原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为学士复论扬州非驻蹕地既得政力论这上深信焉令户部约留岁计郊祀之费馀财皆运之金陵祀事後当移蹕矣。时相黄潜善力沮之後果仓卒南渡至是上见公首及此。且曰：悔不用卿之言时方经画淮北上倚公以办即上疏陈五说谓贼

（改作敌）当击书奏上皆施行之自再相首建议遣诸大帅分屯於淮南等路各据要害以经略淮北荆襄事甚悉四年。又奏言襄阳上游襟带吴蜀我。若得之进可以蹙贼（改作敌）而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改作伪）所当先取者即命大将自沔鄂以趋。又命名淮西军拿授庙算戒师以出。又命司农卿沈昭远往总军个襄士众素饱皆贾勇以前豫求救於虜（改作金）伪兵（改作兵与）俱来遇我师於襄邓闲连战大破之遂复襄阳随屯七州之地军声及汝颖京洛大振先是分屯才定即议进讨而荆襄正岳飞所当取一日下诏趋诸将入覲公既授飞以攻取之画以迄事建节。又戒诸将咸使戮力捷至等级授赏其或违戾罚如军政即日奏上罢都督府故诸将得自奋励复饬飞当劳来还定以慰吾民来苏之望无得屠掠凡得州郡始奏捷止言某人收复平定某州不得辄言杀戮规模先定故一举而成功既班师授飞节旄及诸将授赏有差如初约也。朝廷欲行献捷之礼公谓本吾家堂奥不足言俟中原尽复大驾还汴乃可自用兵以来诸将强悍艰於号令公威信素有以服其心赏罚甚明故莫不听顺乐为公用之皆能成功，於是虜（此字改作金人）始来议和矣。盖自上即位遣使使虜（改作金）者无虑十数辈而未尝报聘及王诩李永寿来命礼部侍郎赵子画馆之初上命韩肖胄为使俾公择副以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时方艰虞不当专拘旧制遂荐胡松年副焉松年入虜（改作金）论艰复辞所明辨虜（此字改作北庭）为之拆。又闻豫兵屡败襄屯归於我故才遣报使公逆料其谋随事酬应馆遇礼既甚简而邀求一切不从二使褫气去人情初以为疑至是乃安上方亲征诏公以。

攻战之得守备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公慨然上疏列四事以献无不切当利害疏奏议者伏其精识上心善之而阴有沮之者因不果行。

胜非秀不闲居录曰：靖康元年予守宋城闰十一月初虜（改作金）骑既破拱州初七日遂抵郡城前一夕予梦有执盗於庭下者形质魁岸左目插矢流血被体既觉颇颇未晓报虜寇（改作敌兵）至即登城督战虜（入作金）人以大车三乘装载皂膏纵火逼南门贼（改作其）首（下添将字）被金甲仗剑往来指呼予於要地伏弩

俟之果为效用邵昙者射中酋（改作其）目坠马死正如所梦虏（改作敌）知不利乃退自是经月不近南门其後得异龟於城隍庙中大。若车轮高及三尺盖穹龟也。有骨尾九条甲色正黄如蜜蜡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负放生千秋万岁馀不可读目光射人颈鳞如钱顾视不凡真灵物也。始置之城隍庙中郡人连日聚观予虑其惑众因言龟不良岂思水乎！投之南湖继。又雷万春庙有大赤蛇盘於香炉中累日不动时或举首人莫敢近予作文遣吏祭之切责其贼犯城（删此三字改作果有灵城将陷而）不为阴助更出异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出与贼（改作敌）对垒俞半年城竟获全实神之助也。。又曰：靖康二年三月金虏（改作人）伪立故相张邦昌为楚帝师回二圣北狩四月初范讷以北宣抚赵野以北道总管翁彦国以东南经制赵子崧以宛邱太守各提勤王兵会於襄邑邦昌皆以手书与之时予留守南都亦皆得一封其外用内侍省印不书名内只一幅云：国家之变可谓非常昧陋所遭亦云：奇祸。又称予坚守别都力保鸿庆宫其末叙时令云：某上予即收投书使牙系粹以状缴书於大元帅府。

遗史曰：靖康元年二月朝廷遣张邦昌奉使干离不（改作千里雅布）军前邦昌请朱胜非同行邦昌妻邓氏朱胜非妻之堂妹也。邦昌请胜非行上俾胜非使於军前计议胜非疾趋之道中即日上疏论和议不可恃去 可质不足信请大为将来之防。又以邦昌所下檄榜有挟虏（改作敌）势以胁郡县之意皆上之行将出疆有旨召还解使职出知海州胜非字藏一蔡州人七岁丧父执丧如礼外氏欲夺其母而嫁之不从外氏强之母乃薰目断发示卒不可移胜非总角读书为文乡先生称为远器年十四入郡庠十八升贡入太学庠年升上舍崇甯四年释褐登第累历州县官後除太学正历两任徽宗以其久於儒官恬静有守除秘书。

省校书郎兼校正御前文集渊圣即位时为右司郎中尝使虏（改作金）营往来计事故邦昌请其行。

中兴姓氏录曰：朱胜非字藏一开封人也。崇甯四年登进士第善属文靖康末胡直孺以直龙图阁为东道总管军应天府金人围京师领兵一万来勤王败线被执胜非权知应天府金人来攻胜非惶惧易衣逃匿民闲惶惶会韩世忠杨进兵击破之胜非复出视事民稍安康王开元帅府於河北张邦昌僭位致书於胜非胜非囚其使缴书於王王至济州胜非率兵来迎至建炎初除中书舍人後除翰林学士制诰清华士人许其才学二年除尚书左丞。又迁加中书侍郎惟谄佞阿谀迎合上意曲奉黄潜善汪伯彦备位无所建明一年潜善伯彦罢以胜非为宣奉大夫尚书左仆射值苗传刘正彦擅废立胜非狐趋鼠拱行二人之意而已上复辟罢为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四年范宗尹荐之除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江州胜非聚兵於吉州以刘绍先杨为都统制怯江州经李成所破不敢往绍兴初绍先以兵屯江州数月胜非方至御史中丞沈与求言其逗遛降授（大中）大夫分司南京居住以绍先知江州二年吕颐浩荐之召复观

文殿学士兼侍读俄同都督江浙荆淮诸军事给事中胡安国谏止其命复为侍读俄除尚书右仆射三年丁母忧卒哭日起复惟报私恩讎略无建明尤不能听讼士民甚苦之四年金人寇（改作攻）淮地胜非惧乞持馀服许之服痊还观文殿大学士知湖州数月复为提举洞霄宫秦桧不喜诬之为邦昌亲党不复用卒於湖州年六十三。

十二月李光移琼州安置。

李我初安置藤州知州周某者诱光唱和说秦桧和议有讽刺者积得数篇密献於桧桧怒令臣寮言其罪故移琼州安置。

金人逼王伦以官伦死金。

先是绍兴九年王化为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交割地界使蓝公佐副之使於金国金国留伦不遣独以公佐还是岁金人以伦为河北转运使伦言奉使而来非降也。坚辞不受遣使迫之亦不受金人杖其使人复令逼伦伦自缢死。

中兴姓氏录曰：王伦字正道开封人真宗宰相日之後也。有纵横之才少游市井群小高其能大金陷京师百姓内乱渊圣登楼抚谕之伦乘乱径造御前上。

问谁能弹压伦奏牙能之上令即去弹治伦曰：臣未有官，岂能弹压因自荐其材上急取纸亲除为吏部侍郎（旧校云：宋史作兵部侍郎）伦下楼以先备恶少数人传呼侍郎来乃抚谕之百姓皆定何桌以伦小人无功除命太峻奏缴其官止补修职郎建炎二年上书乞入金国迎请二帝乃加朝奉郎金国通问使金国方入寇（改作用兵）留伦不遣绍兴初秦桧为相遣北人招讨都监门客通书金国求好二年虏（改作金）遣伦回议和七年闻徽宗及郑后凶问遣伦同高公绘往请梓宫及韦太后及河南州军秦桧主其谋加伦端明殿不士枢密院编修文字胡铨上书言金人诈和王伦卖国秦桧孙近助之乞加诛戮进兵讨贼（改作北讨）不从九年加（签书）枢密院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交割地方使蓝公佐为副化至金见金人兀术（改作乌珠）以东西南京寿春宿亳州及陕西京西归於有司伦权东京留守及孟庾至伦公佐往金国独发公佐回。又留伦不遣金国以伦为河北转运使伦曰：伦奉使而来非降也。大宋之臣岂受大金爵禄耶金人遣使来催之。又不受金人杖其使逼之伦厚赠使人金以谢之自缢而死年六十一世称其忠。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三校勘记。

如游糕送韩世忠妻来（一作烁） 取前内地从官之才者（内误作两）

胡直孺奉诏勤王（奉误作准） 上其书凶帅府（其误作具）合於仁义者行之不合於仁义者置之（脱行之以下八字） 及五翊李永寿来（翊误作翎） 人情初颇危惧（误作人情初以为疑） 议者服其精识（服误作伏） 装载刍藁（藁误作膏）。

●卷二百十四

炎兴下帙一百十四。

起绍兴十五年三月，尽十月。

绍兴十五年知叙州邵隆卒。

初好听隆知商州几十年值和议已定割商州为外境隆不悦之常密遣兵马以盗去司之金人诉於秦桧桧心恨愤复以隆为金词语工达州安抚司统制除和辰州未赴改知叙州在叙州二年至是因饮酒暴卒年五十一或云：桧密使人杀之人皆巷哭为之罢市其部曲陈简为立祠於金州隆知兵机善料敌能得士卒心每战必鼓作忠义之气故战和有功云：

三十敷文阁侍制周金及马观国史愿送还金国。

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十月岩抑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曹澂受副之。

秦桧见严抑曰：闻公素贫抑曰：诺桧曰：太夫人安否抑曰：无恙桧曰：当以出疆奉烦庶沾恩赉以奉太夫人遂拟抑奏使曹澂受字审渊开封人。

观文殿学士祈请国信使宇文虚中死於金国。

行状曰：公讳虚中字叔通登大观三年进士第政和五年除起居舍人国使院编修官六年正月同知贡。

举四月除通直郎中书舍人时承平日久兵将骄妄而贪功者开边生事不已公已有夷狄（改作北骑（凭陵之虑常议备边非策论事无所畏惮当权者忌之除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司参谋时方兴燕山之役小人侥幸引女真夹攻契丹不顾章圣盟好公以庙谟失策而蔡攸童贯主帅非其人将有自焚之祸遂上书极谏曰：臣伏睹陛下恢睿圣英武之略绍祖宗之贻谋将举仁义之师复燕云：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参预机事臣被命之初意谓朝廷未有定义欲命臣经度相视攻守形势参赞庙谟及至河北诸路见朝廷命将帅调兵旅励器械转移钱粮已有择日定举之说牙既与军政苟有所见同敢隐默辄举利害仰干渊听臣闻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图万全今论财用之多寡指宣抚司所置便为财用有馀。若沿边诸郡帑藏空虚廩食不继则略而不问论士卒之强弱视宣抚司所驻便言甲兵精锐。若沿边诸郡士不练习武备元司缺则置而不讲夫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日之粮虽孙吴复生亦未可举师是在我者未得万全之策也。用兵之道御攻者易攻人者难守城者易攻城者难守者在内而攻者在外在内者为主而常逸在外者为客而常劳逸者和安劳者必危今宣抚司兵约有六万边鄙可用不过数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辐凑素得士心国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进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轻兵绝吾粮道。又自营平以重兵压我营。又无之粮道不断耶律淳者激励从心坚城自守赐亦危殆矣。在我无万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胜兹整形举乃安危存亡之所系，岂可轻议乎！。且中国与

契丹讲和今俞百年闲有贪憊不过欲得关南十县而止耳闲有傲慢不过对中国（使人稍亏礼节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来响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封殖拯救为我藩篱而远俞海外引强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交也。不可以言说诱也。（删不可至此十四字）俞兵不止鏖战不解胜负未决强弱未分持卞庄两斗之说引兵俞古北口抚有悖桀（改作矫捷）之众系累契丹君臣雄据朔漠贪心不止（改作时复南顾）越逸疆围凭陵中夏以百年怠兵而当新锐难敌（改作御）之虏（改作敌）以寡谋持重久闲安逸之将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异谋勇怯异势臣恐中国之边患未有甯息期也。。

譬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吞并以广其屋居乃引盗而谋曰：彼之所处汝居其半彼之所蓄汝取其全强盗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盗所窥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删譬犹至此七十七字）臣之（删此字）愚见

（删此字）窃以为确喻（删此四字）望陛下思祖宗创业之艰难念邻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议佻牙言可采乞降诏旨罢将帅还朝无开边隙俾中国衣冠礼仪之俗（删中国至此八字改作版图之内）永睹太平臣冒昧尽言不任战怵时王黼当国见疏大怒拮拾公他事降为集英殿修撰督战益急公双条上十一议其大略有曰：契丹昨来遣使女真愿为附庸女真不纳求附朝廷观其意盖是畏女真爱中国（改作朝廷）避强悍归仁义（改作修盟好）今西夏以重兵压云：中狡诈窥伺托为存良继绝之言其意甚远。若契丹北为女真所拒南为中国所弃收合馀烬翻然决计乘夏人聚兵之时割地以为约续粮以遏兵不惟王师入燕为所牵制亦恐他日西北边事未有甯息之日今日为国家大计须期永久安逸不费兵马钱粮公私事力坦然无北顾之忧费省力暇逾於昨来与契丹通好时方为稳便。若连兵不解征战防秋或灭虏

（改作辽）之後调发劳累遇乃过於未用兵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计。又上二十议略曰：臣伏见朝廷昨以耶律淳擅立遣兵巡边骑卒相侵互有胜负前此屡会招纳已於盟好有违迨王师那回雄州王介儒来寻旧好书牒往复皆有明文其於女真。又违近约。若二虏（改作国）脱有兴炽即边事不可不防所有元约女真丹人使书牒差人往约女真虽民心归仁天道助顺王师无战可呆万全但恐秋高马肥贼（改作北）兵或聚。若只坐待意外功绩不为自治之规窃恐临事失机贻患在後。且言郭药师可令带同知燕山以恩礼留之京师复尽使挈致家属居於赐宅缓急有用兵只可单骑遣行事毕便归然今日事几与前日不同似不必更放前去脱鱼於渊恐滋後患时朝廷锐於摧服契丹故公及守御之策委曲详备欲因参幕议幸一止之议上不报然而亦以公言为中七年七月除宣和殿学士上复欲以公参谋寻改宝和殿学士十一月除大学士河北河东路宣谕使公上言云：中州郡疆界遥阔万一收复每岁应副财用必三倍於太原。又须建置堡寨关垒不下数百处今财力匱乏何所从。

出屯戍军马系一反动派直取疆界亦倍於何处那移乞罢收复之议以息中国之

力寻赴阙有旨至内殿同宰执班奏事是日报粘罕（改作尼堪）兵迫太原上顾公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以为藩篱今金人兵两路并进卿料事势如何公云：贼（改作金）兵虽炽然羽檄召诸路兵入援胶结人心使无畔涣凭藉祖宗积累之厚陛下强其志勿先自怯决可保无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诏更革弊端俾人心悦天意回则备御之事将帅可以任之上命公就草诏公奏言臣未得旨昨晚已草就候进呈上令展读公。又列出宫人斥乘輿服御物罢应奉司罢西城所罢六尚局罢大晟府内臣寄资等十馀事於所草诏上览之曰：一一珂便施行今日不吝改过公再拜泣下令下人心大悦乃宣和七年罪己诏也。其略曰：百姓怨怼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有识者比为陆贽感泣山东将士之诏云：雄州奏郭药师去 司蔡靖吕颐浩等降金人公与南阳公入对上谓南阳公曰：今梁方平已在州守桥南阳公奏言内牙主兵恐将兵不附欲更遣人为大将而梁方平副之上曰：何灌见作管军可令团结京城二万人同守州众议粘罕（改作尼堪）兵势方炽河阳桥最为要害而守御未得人欲召熙河帅姚古秦凤帅种师中令以本路兵会於郑洛外为河阳之援而内卫王室上顾公曰：卿与姚古种师中如兄弟宜以一使名护其军遂以资政殿大学士为军前宣谕使上曰：卿不须（自往）陕州以西可只在畿甸驰檄召两人众议谓永安陵寝未有兵卫护上曰：此却是宇文虚中事可自滑州分地分以东属何灌以西属宇文虚中即大河一带有守把而诸陵有护卫三省枢密院议二太子兵少今大兵属粘罕（改作尼堪）谋臣猛将皆在而所召西兵须两浹旬可至即未有兵将欲於何灌守河阳及护陵寝却令公守北京及州公奏言粘罕（改作尼堪）兵虽盛未攻下太原必不先下太行其来必缓二太子兵亦不下十万既得燕山其来必速上曰：州不可少何灌以防二太子卿既召二镇兵则护陵寝用何兵公奏言京东两路及寝延环庆兵已邀击金人文字到已旬日惟京西兵未团结直发以护陵寝及滑州以西河阳浮桥旬日可办候姚古种师中兵至牙却与同护京城以西上曰：如此稳当自郑州西去至西京黄河岸一带皆迫近陵寝。又恐粘罕（改作尼堪）兵经由此路极可忧卿。且以。

祖宗陵寝为念公乞对毕即行上曰：卿。且召姚古种师中只令移文入急递公乞御前差使臣斋文字前去公。又奏种师道老将有望今闲居长安臣与之有契分欲乞召师道同团结西京军马及本路保伍於黄河岸河桥诸陵寝措置守把讫与师道同入护京师牙只今行文字下陕西漕牙应副师道轻斋钱物令沿路召募人兵前来公陛辞即出门徽宗内禅渊圣即位徽宗幸淮浙南阳以为行宫副使时粘罕（改作尼堪）以重兵围闭太原日久公驰檄河北诸帅邀击金人遂往河东河阳泽潞闲措置太行山设守备诸处募兵并未鹵二太子兵马已从滑渡河。且元指挥援兵并赴宣抚司童贯处时贯已随从徽宗幸淮浙公往陕西促姚古种师中兵马。且檄令直赴京城应援王室不得遵禀贯节制。又以便宜令河阳守臣节度泽潞西京守臣节制汜水关郑州时朝廷遣马忠将数千人往团柏镇公遇之於汜水关以便宜付马忠令引兵回救京城

马忠遂由郑州东门进兵救京畿与虜（改作金）骑遇於道士店攻获其首领军声大振先是虜（改作金）骑至在下放兵四掠至郑州为中所破遂将其他小寨收敛为一西路遂通师中古及其他西兵并得至京城无阻公亦星夜归护京城至郑州之东阻抄掠游骑不得进遂收合散卒闲道以趋。且移文河东帅府约会兵黄河上。又於宿亳以来得东南兵二万五千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统领於汴河上前进与李邈相先後行至陈州门外驻兵渊圣遣中使持御笔令公赴阙遂从门外钩上入城先是姚平仲去 司寨失利西兵俱溃金人复引兵逼城先是姚平仲去 司寨失利西兵俱溃金人复引兵逼城公既至福甯殿奏事渊圣宣谕陕西援兵今已俱溃平仲擅兴兵兼探康王平安大臣皆不肯行事势危殆柰何卿可往否公再拜言主忧臣辱牙刷民敢辞渊圣泣下慰勉再三公即往都亭驿见虜（改作金）使王与言不孙窗台依所得绅士财三说谕遂送王出城因斋书复议请和公渡濠桥道逢甲骑如沓云：梯攻具蔽地而来公闲关冒锋刃而进既至敌营露坐风埃烈日中自巳至申金人数次以全装人马注矢露刃周匝围绕一行皆失色公不为之动久之乃引公入见康王於军中蒙圣语面谕虜（改作金）人先一日堆马草於皆前云：若两三日城中无使人来烧草为号将路允迪以下并不存留。且来攻京城今喜得大。

资来适虜（此字改作敌营）人来相贺方知如此次日陪侍康王到虜帐（改作帐中）见二太子者言语不逊礼节倨傲公以礼义逊谢之至晚虜酋（二字改作二太子）复遣人随公将文字入城要越王李邦彦吴敏李纲曹晟金银骡马之类。又欲御笔画定三镇界至方退军时渊圣令公再奉使止令曹晟前前前外馀并作意度仔细说谕并不应副兼奉渊圣圣旨须管於卿处要康王发京公再出城与酋第（二字改作二太子）相见及张邦昌等退公独留虜酋（二字改作二太子）之前专达渊圣手书再三以理说谕遂以次日获从康王归阙好拜公签书枢密院事制曰：国家设中天紫极之辅以应泰阶之躔列右府洪枢之司以总万兵之政虽文武之道有殊眷时谋谟之牙必授英杰之佐某官志穷精妙识造几微雅志渊深而足以与权懿文炳蔚而足以华国早由英誉历要涂 藻扬华密起鳌宫之草参畴婉画坐谈武帐之拴比资方叔克壮之猷膺召虎来宣之命有严共武之服不战屈人之兵兹衔命於金人仍通和於邻好敏於应对卒以解纷其参管於密庭共图画於兵柄仁宠隼烈克鬯皇威本精神以折冲运帷幄以决胜勉推平日之议论用济一时之事功公力辞不受谓国步方艰捐躯效节臣子之分不可因此受宠数乞收还成命渊圣遣中使宣押谕以藉卿终使事在卿去就甚高而国之利害所系强敌在郊卿何辞以违朕意即其家传宣至数四公皇惧受命自是凡三往军前虜（改作金）人约公观回师公为送饯使是日夜分至虜（改作金）营翌日早其酋（改作帅）遣人语公云：枢密不捎空我亦不捎空（如中国人称脱空。删注中国人称四字改作云：）今特促日归国顷之举火为号诸营甲骑皆结队行北去继与虜酋（二字改作二太子）相见说及三镇公泣下不言诸酋（此字改作敌帅

变色言两朝和好枢密却不喜莫是有不好底公事以公云：三镇说不得哽噎教皇帝难割舍为太原有太宗皇帝影殿保州有上皇祖坟岂忍令人家子孙将坟墓割与邻人诸酋（改作帅）云：这事有商量时吕颐浩何沂等在坐皆闻此语公遂再三说此语云：如何得个意到本朝皇帝处诸酋（改作帅）云：（使得）及得回书对渊圣前开拆果有将来别有详酌之语虜（改作敌）即退时徽宗驻蹕镇江得报宣召南阳公至行宫寝堂出公奏状徽宗曰：虚中自二月上旬三往金人寨中第一次明去可寨非朝廷之意乃西兵贪利遂止其攻城再往奉迎康。

王还阙并取到吕颐浩等安七日与城下为盟令即押誓书并说令退师二太子喜虚中以至诚相待初约四月一日归国再三说谕遂肯初十日退时令虚中至日新来观看初十日五更如约往相见二太子帐前吹笛声锣步骑兵北去如飞至巳时豁然一空当日约行一程以上此事可喜虚中口辨有智略了此一段事今已除签书枢密院事南阳公顿首谢初虜（改作金）人之来重兵骁将尽属粘罕（改作尼堪）二太子者得郭药师为军锋遂先至京城下及二太子退诸公以为泰然无事公独以粘罕（改作尼堪）为深忧乃奏陈乞厚为是备京畿作滦河北河南联民召募忻代太原失掉业人及陕西善战者每一万人为一军棋布近辅大张形势廷臣无助者及议追击二太子悉遣在京军兵渡河袭逐行方整促而粘罕（改作尼堪）已至泽潞据太行下瞰河津河阳始大骇遂令所遣兵未得远去。且守卫王室再作闭城坚守之计其後议者不复闻粘罕（改作尼堪）泽潞事专以不追击二太子归罪执政故公罢政出知青州陞辞上密遣人赐金带茶药锦绮公。又论青州与金人为邻外控海道当措置是备牵制州郡。又上疏论京东盗贼屯聚至数十万东路尤被其害牙初到界首交割之後体问得馀党散在山谷与已受招安之人皆未甯劾州县所忧正在此数月青州以南连接太山往往数百里人烟断绝今本路濒海与金贼（改作国）对境北。又接滨沧边面皆通行贼马。若不於耕桑正忙之时速与慰安人情窃虑奸人复出为盗已一面作奉圣旨遍牒本路。又乞置骑兵近边西路为一万骑及阅习事势飭治器甲为将来应援河北入卫王室之计朝廷忌功者论公不已公虽已报代上疏论当厚为金人。且言臣踪迹孤危一路必禀承乞促代者曾孝序之来其言鲠切并为三省所沮未几果以言落职奉祠时南阳公从徽宗来归因入对渊圣曰：卿弟虚中二月初止金人攻城与二太子为誓约说令还量，岂不是社稷功虚中善料事势欲留在枢府而大臣坚不见听亦是恐有伏阙之事。且令作帅朝辞出门朕遣人赐以金带茶药锦绮之属更不敢令人知却恐须要夺了南阳公顿首谢。且奏言虚中近已罢帅奉祠盖缘言者谓城外为盟非二太子止是河北贼魁虚中妄以河北之寇作金人以冒退师之功金人自燕中举兵直至京邑今日乃谓止是河北之寇言者所论如此大。

臣曾辨明否上曰：大臣。且幸卿弟不在眼前岂复更与辨明南阳公出知江甯公来依之虽居闲废亦上疏论车驾临幸江甯当用民兵之法措置便宜责在长安总专

其属应干两税盐酒并听支用知通将官分治军民同为训恳切疏奏不报。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四校勘记。

而贪功者开边生事不已（开一作阙） 兵只可单骑遣行（兵字衍） 召两镇兵两镇兵未至可一到河阳护桥防粘罕大兵（脱镇兵至此十九字下句人字衍） 公与李邈相先後行（脱公字） 遂从门外钓上入城（钓误作钩入字衍） 不复问粘罕泽潞事（问误作闻） 应干两税盐酒并听支用（干应作于）。

●卷二百十五

炎兴下帙一百十五。

起绍兴十五年十月其，尽日。

建炎元年今上皇帝即位以廷议与金人三镇责授安化军节度副使韶州安置公不胜忠愤上疏及移书宰辅辨白其略云：元议与金人三镇及金帛骡马遣使送誓书差沈晦为国信使奉今上皇帝出城至虏（改作金）营皆是正朋上句中句事牙是时在畿甸收拾援兵至二月一日姚平仲去 司寨失利虏（改作金）人复攻城臣自拱州与李邈收集东南兵入援至初二日奉圣旨宣召自陈州门钓上城入对被命出城面奉渊圣圣旨明切去 司寨非朝廷之间民须要奉当时所与物止鞋带四百条水银鹏砂十许斤敌中五等所用别无其他自有奉使月日可考。若兴发明剖析恐身首异处家族残灭亦未足消弭人言疏奏不省二年诏募能使金国者公露章应诏有旨复（大中）大夫乘递马赴阙制曰：朕念二圣和鸾之双远勤沙漠之征憐两河耕稼之民久困干戈之役思得贤士往使殊方岂无忘身徇国之人应侧席救灾之诏尔名实相称文武兼资雅意论兵用合孙吴之妙高才视草夙推颇牧之奇蚤荐历於禁涂遂参陪於枢管稍愆清议荐丹书兹露章於公车斩将命於绝域朕嘉乃陈议慨然请行宜复次於廷绅俾来朝於蹕略当图忠报益展素怀伫尔疾驱副予临遣时车驾驻蹕维扬公入对上嘉奖再三欲留公公以非应诏本指。且感上知遇奋不顾身慨然请行复资政殿大学士左大中大夫弃国信使是虏（改作边）情资政殿大不士左大中大夫充国信使时虏（改作边）情叵测公至虏（改作金）庭被拘留始诱以富贵中迫以鼎镬公不为屈虏（此字改作金人）亦义之不敢加害公知虏（改作敌）欲寇（改作窥）蜀遣使臣（阙）潜告宣抚张浚欲其持重为万全之举。且云：江左人钱钊傅升乃引者勿令近行在。又遣使牙杨安以樊书经文寄季弟南阳公及龙图公常具奏今在御府虏（改作金）常遣公策公力辞不行四川宣抚司常以使臣徐福状闻副使杨可辅来归公复以蜡书潜言虏中（改作北庭）事上命赐家属银绢绍兴元年有旨以公奉使日久守节不敢令福州赐钱千缗。且令守臣存恤家属常因遣使以金帛团茶赐公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厉於远图行人道二国之言久勤於将命肆颁渥泽用侈光华卿

顷以才猷常登枢近抗使旌於万里不惮勤劳留。

异域者十年益昭忠信念其良宜有褒锡以兼金赉之束帛加织文之纡纁致分异异之甘芳特示殊私式将厚意每怀靡及方赖於咨谋有功见知尚期於来谕时绍兴七年也。公留虏（改作北）庭既久虽流离困苦然忠义所激所遗家人书一语不及私尝寄南阳公书略云：虚中囚系异域生理殆尽困苦濒死自古所无中遭胁迫幸全素守惟一节一心待死而已终期不负社稷念虚中遭遇主上最先众人往日在京城外迎奉归城中粗殫犬马之力今日之亦为国事分所当为夫复何憾。又寄公夫人书略云：自离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岁须发半白满目无亲衣食仅续惟期一节不负社稷不愧神明至如思念君亲岂忘寤寐俯及儿女顷刻不忘度事势决不得归纵使得归亦得在数年以後兀然旅馆待死而已至於歌诗者不胜记其诗有曰：定鼎未应周命改登床合许宋人平。又曰：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又曰：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虽一饭未尝忘君如此公志欲就大事尝与使事得归者歆别。且曰：大丈夫身拘异域不能效奇功报本朝顾乃同匹夫匹妇之为谅自经於沟渎耶非吾志也。时中原东北豪杰之心愤为左衽（删此三字改作起）公密以信义感发之从者如响乃以绍兴乙丑与伪翰林不士高士谈等同谋结集欲因虏（改作金）人拜天就去可杀之先期以蜡青来告朝廷欲为之外应秦桧怀奸无状。且忌公功在己上缴回蜡书会事变觉公父子俱死家无噍类时年六十有七公初讳黄中後帅庆阳徽宗御笔改今名云：子师援右朝议大夫直显谟阁初广平公既拘留异域虏（改作金）人将用之惧其以骨肉为念欲以家属为请广平公密知其意因王化使还附奏云：如虏（改作金）人万一有请愿以没贼（删此二字改作甘心陷敌）为辞会秦桧当国主和议甚力虏（改作金）人以士夫北留者家属中为请桧悉遣如约显谟公方侍广平夫人闲居桧谕旨监司迫遣老幼无一遗者继。又中使促令就道显谟公到阙具对略云：道路之传以谓牙家属既到即送邻邦致及蝼蚁之贱无补国事万分之一然而尝闻苏武持节居匈奴十有九年既归之後但见因使者致金帛赎胡妇所产子还中国以嗣其世著於信史实为中国（删此二字）美谈伏念臣父虚中中义自奋谋不及身今。若尽遣其室恐非朝廷所以矜恤之意况臣父虚中元是奉。

使而去以一身徇国家之急即与其他被执之人事体不同绍兴七年王伦归自金国尝与臣谓伦来时牙父虚中托以一事附伦奏云：若敌人来取家属愿以没贼（删此二字改作甘心陷敌）为言此语陛下必尝知之以此验之可见牙父虚中虽以一身持节在外未尝不乃心王室而其家属望朝廷主张之意乃先定於十年前岂欲臣母子颠跻於道路而远徙於他邦哉！为桧所抑竟不得对全家驱迫出境闻者才腕呜呼公天资忠义爱君忧国出於志诚忘身殉难终始一节不闲夷险初童贯兴燕山之役朝廷以公参谋公知召祸启衅辈家安静之福不忍洁身自全以为高其所论谏及条上三十

议在率以自治为言虽（不用）而拳拳益切逮虜（改作金）人渝盟兵逼畿甸公崎
岖戎马闲收合散卒移檄诸道护卫陵寝应援京城继交命使虜（此字改作金营）开
谕祸福太上皇帝以归不幸岭表独抗章应诏愿复使绝域公精忠自矢亦可概见矣。
初公尝梦挟日以飞故有傥符他日梦尚冀反宸游之句逮拘繫虜（改作北）庭至死
节之日凡十九年餐毡咬愧公能隐忍就大事天倾地覆公志莫遂事既败全家赴互而
公之志益显呜呼悲夫。

李纲传信录曰：初宇文虚中以中书卢沟河之败虚中走焉及燕山奏功归为翰
林学士宣和八年秋复从贯以行金人犯顺（改作攻汴）虚中同贯奔还道君以为资
政大学士京畿宣谕使虜（改作金）骑既逼都城虚中走宿亳闲至是闻虜（此字改
作金许）和乃归上以为签书枢密院事故京城为之语曰：一走而为内翰再走而为
大资三走而为枢密虚中既奉三镇诏书至金人军中自以为有和戎（改作议和）之
功识者笑之。

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曰：宣和初出师以童贯蔡攸为宣抚使刘延庆为总帅翰林
学士宇文虚中叔通参谋既至境上虚中度事势不可为乃以子示贯攸谓发罢兵其略
云：昨者耶律延禧失国淳辄篡立国家以兄弟之义不得不问举兵巡边招纳其人仍
绝岁赐是为义举今天宗社全中国之恩威昭盛德於殊俗顾讵是明命恐不可缓正宜
明下诏书谓前日这役以淳篡立今淳既亡其国无主幸灾伐丧非中国之义仰边臣按
兵不得出讨乃令雄州移文对境喻以岁赐已到不知交与何人如此可黜契丹忿戾。

之心宽我边计迁延岁月得以为备。又於仁义恩威一举两一如女真（改作金
人）责我夹攻亦当喻以元约止谓耶律延禧无道今彼国再易主不伐丧义礼所在人
情所同虽云：夷狄（改作金人闻此）亦必心服贯攸不能用叔通靖康初副枢。

安成之枢密宇文议燕保京记曰：宣和壬寅朝廷议取燕云：命取枢密宇文公
以本职显谟阁待制参预军事公驰至河北见沿边匮乏兵备缺然兼虑女真异日强不
可制即上疏力言河。又贻书与太宰王黼元枢郑居中及其兄承旨并翰林学士赵野
托承旨与野力劝黼黼不从遂取旨命公不得漏泄章疏时师老无功上有意中辍而契
丹九大五耶律淳死国人离心黼再主攻伐之议镌宇文公待制命知檀州（檀州去燕
山四程）荐公遂以修撰帅庆阳而朝廷。又有收复灵武之议欲命高俅总其事御笔
条画攻取之计俾公遵行。又力言不可高俅自憚其事寻已而公亦罢帅责知亳州乙
民政局岁公为翰林学士童贯欲取云：中（公以）云：中斗绝一隅纵可取亦不可
守贯之党马扩李宗振等陈可取之策二疏交上时蔡说当国欲从贯言公兄时为右辖
与李邦彦合谋力争於上前京之说不胜遂画旨留候至乙巳岁十二月金人寇（改作
入）边燕山失守报至中外失色上御保和殿召问公曰：（悔不）用卿前日之说公
奏先降罪已良以收人心人心部则中原决保无虞上命公草诏而公先以草成诏本在
怀中即取进呈。又列更朝政数十事於诏本之後时上欲诏书中入政事拘说纪年贤

能陷於党籍之语大臣亦有言不须降诏公泣涕力请上从公言诏下人心大悦上曰：卿素得陝石士心可以资政殿大学士为宣谕使躬往陝西择将召兵以赴国难公以二月二十八日朝辞出京至陝西以檄文召种师中姚古令各以麾下兵赴京畿而公亲总马忠等兵至郑州之东遇金人万骑欲据郑公虑郑破即绝西兵来路遂令忠邀击於仆射庙前金人大败公。又移文诸郡及申奏朝廷声言陝西有兵五十万至（二帅及诸珍至者十九万此先声也。）金人莫测虚实遂领兵下寨不敢四出至今郑人绘以及马忠像於仆射祠中公以丙午二月一日回至京师时朝廷於正月中旬已讲和金人止俟得金帛犒师即还而李纲引兵去 司寨失利无一骑还者金人忿朝廷失约再攻京城西北隅几破云：梯四面交至矢石如雨城。

中精兵自梁方平团结五万人破於滑州保灌领三万败於近畿寨失利。又丧数数驱市人登城守御不能荷戟弯弓公忧社稷危甚即入见渊圣於延和殿泣（谓公）曰：救此危急有何策公言今城中惟有禁卫市人不可出战西兵至者未滿万人其餘计程须旬日可至王师寡弱城西北隅已摧毁拒敌未有策惟有臣以身当畿寨之事牙试冒死往说之上曰：卿。且奋不顾身以救国家之急公即欲前去自畿寨後金人睹使人来即杀公捐甲服朝章以三省大程官数十人人张盖扬鞭喝宇文大资而出城而金人以万骑围绕前驱已有被杀者公言我来计议事汝安得杀人金酋（改作帅）二太子者旧闻公名知公至即止兵引公至帐前会食公问再攻京城之事二太子曰：朝廷已与我和因甚却来畿寨公曰：我招西兵至城下西兵贪利不知朝廷甚事二太子曰：是不是公曰：人谁不畏死我以不能止约西兵畿寨冒死而来以明非朝廷之意公议论慷慨众感其信义遂止攻城令公速往奏知公言今日已晚俟来早入城二太子。又喜公不疑留饮至夜对公焚攻城器具翌日公对延和殿言二太子可以信义感动已不攻城今宗室诸公皆从上皇往东南惟康邸为质於军中牙取圣旨以来日试往取康邸还阙上许之除公签书枢密院解所服正透犀带以赐之公次日再往金人寨中力请康王还并指名取吕颐浩等七人谓金酋（改作人）曰：若此事不见听只死在此所誓不空归反覆至数千言金人感其意许之公遂与康邸及颐浩等联轡而归公尝谓今上在兄弟中英伟绝人虑久留金人寨中特建议亲往奉迎遂为今日社稷大功。又虑兵久不退生变二月七日。又取旨说金酋（改作人）趣其归师金酋（改作人）许以四月十日为期公再三陈论自辰至申促至二月十日二太子曰：枢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金人以虚诞为稍空）请公初十日早亲来看我退师二太子。又说（割三镇事公以难辞）二太子曰：若能固守盟约三镇别有商量止要赋税公有令二太子作誓书入此十六字於书中携之以归奏知上喜甚时二太子方还师公亦反覆说令报知粘罕（改作尼堪）回至代州矣。而李纲之门人皆曰：前日保京城之功只说陝西公今日却归宇文须与埽了埽了之说当时忌功语也。公初与二种及姚古商议为备御一十九事为一。

册皆在画一欲其枢府施行而同列皆言我辈在朝金人必不来何必设备御所论率矛盾不合公争於上前言主和者不肯设备主战者不量力以丧师轻视敌人如儿女子，岂不误国有言官旧尝恳公荐自代公不语至是在言路。又欲与其知己位亚政府者为地抗疏力底颂绵虚言无实如诬公在云：中丧师等事公未尝总兵。又云：中在虏（改作北）境距代州三百馀里公未尝帅太原不知何以得此语。又谓公以口舌退金人之师致王现无功底公既力兼同列见公智略辐凑。又有退金人保京城大功妒之颇甚公孤立不胜亦恳外补遂以资政殿大学士帅青州朝廷降诏令三镇邀击金人粘罕（改作尼堪）者复回至太原公所议备御十九事皆不省惟唐恪闲采其议而何桌虑计策行则公复用取其策焚之备御从此而不讲公所招宿将孙安节乖绵不用至三镇邀击丧师金人遂以盟约终不可信攻太原陷泽潞朝廷督种师中等陷没相继太原以无援失守大臣亲总兵皆溃散国威靡然金人再犯（改作逼）京城遂成北狩之祸皆轻敌寡谋妨功嫉能所致也。靖康丁未三月八日辅田安成之谨记。

金人兀术（改作乌珠）殂。

金人李大谅征蒙记曰：皇统元年副凶帅兀术（改作乌珠）诛都元帅挾懒（改作达兰）以割河南还大宋有逆谋提师过河复取河南四年回师谓南北行府三帅曰：吾近因国有叛臣结连南宋自引军吊伐问罪於宋大军至亳州思虑越淮桥道沮遏车骑吾心荧惑未瘳忽淮阴二进士还来献陈平宋国策时吾急遣龙虎阿鲁保（改作阿勒巴）二帅探路先行韩常周骑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龙虎遣使报曰：淮南无一人一骑为备已遣五千骑越淮分守盱眙龟山把截水路两处造桥吾大喜昼夜兼行至淮上果桥成六坐分步骑径济淮源占据淮河摆布斥堠细观南耗东过淮阴南至六合西临昭信昼夜不绝因观宋室新立龟山城寨临淮大势就山为隘。若能聚粮屯兵此地据守吾虽铁心未敢轻举但见空壁吾心自忖宋室空有建城立势之心而无聚粮据守之法。又观二进士所陈图策淮南路盱眙之楚州行路窄隘左有长淮右临河渠粮道遥远有过邵伯至山阳人骑回惟是获到菱实鸡头莲子闻诸军不避寒酷踏泥打冻决池涸港掘藕拾菱寻鱼摸蚌。又宰杀骡马相。

兼为食诸军饥苦之声不忍闻但虚心宽谕而已。又诸将士云：辎重俱尽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实力派测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起盱眙此乃据山临水大利之势尚无守法措置安有智谋就吾敌也。决无渡江之理吾独与萧平章计议大言檄书於宋。若从此约请诣辕门计议如敢违拒水陆星电越江萧平章南去日视诸军饥心嗷嗷忘失寝食龙虎阿鲁保（改作阿勒巴）言。若南宋受檄犹得半军回。若宋军渡江不击自溃吾曰：尔论正与吾心同吾西望粮糗因南听萧毅之信心神不甯如此朋馀铁萧平章跃骑走报不觉喜感天神与南使同来议止淮为界誓信约定南使回吾班师回汴点集军马辎重骡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无六七惜哉！军机至此而不能决。若能决无一人一骑得回也。吾私心用知但一檄书下宋取捷乃万世不传

之上策吾近因贼徒激恼气冲吾守顺昌日箭疮发作遇阴风痛髓忽承诏报宇文国相
连中外官守七十馀员欲乘边事未息及迁都之冗谋反幸得万户司寇惟可也。（改
作沃赫）告首捕获宇文等请即暂归朝议事至日宣到皇叔都元帅辽国王危笃亲笔
遗四行府帅曰：吾天命寿短恨不能与国同休少年勇锐冠绝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讨
为大元帅左都监行营号太子军东游海岛南巡杭越西过兴元北至小不到云：城今
契丹汉儿侍吾岁久服心於吾吾大虑者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闻韩张岳杨各
有不协国朝之幸吾今危急虽有其志命不可保遗言於汝赞美叶身後宋。若败盟任
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撼（改作收）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分付汝
等切宜谨守勿忘吾戒如宋兵势盛敌强择用兵马破之。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计
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公桓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
水郡王并力破敌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国朝命令时通国信益加和好悦其心目
不数岁後供须岁币色色往来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斂於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扰乱非理
其人情必作叛乱无虑者二也。十五年後南军衰老纵用贤智亦无驱使无虑者三也
。俟其失望人心离怨军势隳坏然後观其举措此际汝宜一心选用精骑备其水陆谋
用才略取江南如拾芥何为难耳尔等切记吾嘱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地
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今付样造之既死赠大孝。

昭烈皇帝大谅本贯雄州归义县父成先系雄州弓手於宣和七年累立战功自保
义郎转至修武郎准瀛州高阳关路安抚使司付父统众迎敌。又累立战功转武略大
夫闔门宣赞舍人。又功转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奉宋命统众守援河闲以来遭大兵
围闭。又充四城提点兼安抚司统领累奉宋朝命令统义兵收复山东河北京畿穡睡
群盗立功转青州观察使。又累与北兵战敌父兵寡力不敌渡江归宋遭权待制挟讎
申父以群盗为名不能整雪分兵江西守候朝廷指挥蒙遣张俊统率大军招收父约束
以次将佐不得抗拒张俊父之忠义反成过恶恐被诛戮遂率众归附前齐天眷元年知
郑州宣麻除镇海军节度使其词门下授钺建旌式重兵权之寄折冲御侮允分阃外之
忧思付戎麾喜获名将宜敷涣号显告明庭中侍大夫安化军承宣使郑州守李成智识
精明性资果毅戟遇强敌槩贯军锋弓缩二钩矢穿铁骑争摧锋陷阵之勇立斩将夺旗
之功仰察天时俯观人事拯斯民之涂炭提士众以来归允怀心膺之良增重牙爪之任
呜呼贾复提众以归汉终成定乱之功尉迟舍伪以从唐屡著擒贼之绩拟予大将国配
前人可特授镇海军节度使辅国上将军充山东路留守东平府住从赐马五十匹黄金
三十斤自元帅死後未三载贵戚争权果如元帅所料天德二年诛废萧王宗本三年。
又诛斩韩常周启等四十馀员内多有亲立功者。

賜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五校勘记。

至形於歌诗者不可胜纪（脱形字可字） 出於至诚（至误作志） 却围城

之师止三镇之议复奉今上皇帝以归（脱却围至复奉十二字今误作太） 前驱已有被矢者（矢刃二字误作杀） 欲与枢府施行（与误作其） 有逆谋提师过江（江误作河） 吾私心用知（知应用智字）。

●卷二百十六

炎兴下帙一百十六。

起绍兴十六年五月，尽绍兴十九年十二月。

绍兴十六年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十月何铸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绍兴十七年三月四日丁卯牛皋卒。

丙寅都统制田师中大会诸将而统制官牛皋遇毒而归知其必毙乃呼门下吏及对家人语以役事翌日丁卯卒於正寝故外人唯知皋无病而卒既而闻其遇毒，或以为秦桧密令师中毒之。

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九月一日壬戌朔沈该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苏晔副之。

詹大方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容肃副之。

二日癸亥赵鼎卒於吉阳军。

赵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数年秦桧朝旨令吉阳军月具鼎存亡申尚书省鼎遣人呼其一子至谓之曰：枪必欲我死也。我。若不死当诛及我一家我死则汝曹无患矣。付以役事不食而死年六十三四方人闻之。

有泣下者。

林泉野记曰：赵鼎字元镇解州人登崇甯五年第靖康初解潜为河东宣抚副使辟为句当公事建炎三年为枢密院计议官除侍御史迁中丞金人南侵上幸明州宰相吕颐浩议复还亲征鼎力争以众寡不敌不。若为避狄（改作敌）之计上遂决航海之行四年累言颐浩之过罢之擢签书枢密院是冬罢为提举洞霄宫绍兴二年起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制置大使顷之改督川陕荆襄诸军事未行而虏犯（改作金人）淮南宰相朱胜非失措乞持馀服罢去鼎奏乞亲征以督诸将乃留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人幸平江府督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进兵淮东击败虏（改作金）众荐张浚复知枢密院事罢席益汪伯彦举用马扩折彦质王居正晏敦复陈与义廖刚张致远胡寅刘大本沈与求章谊刘世甯潘良贵范冲朱震之徒而人心悦向五年迁左仆射兼枢密院事及都督之任士民闻之莫不以手加额鼎为政戢吏爱民谦冲礼士犯颜敢谏权幸请谒内降差除一切格止重伊川程氏六经之学元党籍子孙多谋擢用去赃吏进正人一时称为贤相翕然有中兴之望六年刘豫寇淮南刘光世以孤军

不敢守庐乞退师太平州鼎从其请张浚往江上督军复遣光世还遂破刘麟浚回以鼎私於光世为奏浚。又请上幸建康以图中原鼎谓宜自守未可进乃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制置大使七年浚罢召鼎复尚书左仆射因请上还临安召用常同张九成傅崧卿向子委王庶督军政八年加特进王伦使自虏（改作金）还敌复遣人来议和右相秦桧遂请牙之鼎争不从乞罢乃以检校少保奉国军节度使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再罢为提举洞霄宫虏叛（改作金败）盟鼎上言时政桧方专朝大忌其能心欲杀之讽中丞王次翁诬言其罪责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邵武军居住。又令次翁诬以闻叛（此字改作敌背）盟尝有幸言上亦每衔鼎言语切直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十四年桧怒鼎不能自尽令臣僚劾以怨望调吉阳军安置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朝野痛之有子四人鼎既死桧憾之不置二十五年衢州通判汪召嗣教官莫希桧旨诬鼎子与赵令矜饮酒诽谤时政送在理寺欲加族灭会桧死获免二十六年追复鼎观文殿学士。

秀水闲居录曰：绍兴二年吕相颐浩秦相桧引倾卞金浮躁之士列於要近以为党助谋出吕而专政其党建言周宣王时内修政事（删此二字）外攘夷狄（删此二字）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颐浩江淮荆浙都督诸军事总兵江上制词云：玩岁苟安非拯溺救焚之意特时自定岂兴衰拨乱之图。又云：尽长江表裏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呼都省置修政避议更张法度桧领之五月颐浩出帅群小乱朝纷然竞进无复彝叙上乃觉悟颐浩至润州兵溃不能进引疾求罢召还八月桧贬而局废侍从台谏往往坐媚灶爰去余守会稽勿除同都督军囊章力辞极论利害至数千言後旬日改除参政孟庾时庾同韩世忠湖外讨贼回就用以代颐浩所贪可罢三年正月余双奏适虏（改作金）使来执政皆言江上不可无应接宜待使回三月使人回余。又秦始得旨庾赴阙都督府罢是岁九月颐浩罢政四年夏初张浚被罪陕蜀无大帅言者有章云：若无大帅必失西蜀六月蒙上宣谕曰：西帅难基人朕欲以参政赵鼎积压枢密院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如张浚故事余曰：圣谋如此牙不敢不奉诏自是言者益力而俞月无处分八月余以疮疡谒告十馀日忽奉宸翰如前旨翌日执政见访问疾鼎语余曰：今川陕兵柄皆属吴大帅无他能足矣。然见为宣抚副使。若官与之同，岂可制乎！余曰：公意如何有所见胡不奏。且公以元枢出使岂论宣抚耶鼎曰：愿得一使名在宣抚上者方为之余心知鼎欲都督即曰：偶拙病未愈不能造朝公不欲自言即同官亦可言也。鼎唯唯後两日再奉宸笔改命鼎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是时余起复居位已累上十二章丐持馀服鼎窥宰席甚急被命殊不乐申请数十条皆不可行如随军钱物须七百万缗之类余参告进呈指此一项奏言昔闻玉音赵鼎出使如张浚故事上曰：然余。又曰：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给钱一百五十万缗今鼎所须三倍以上今岁郊恩所旨不费上曰：柰何余曰：欲支三百万缗半出朝廷已如浚数半令所部诸路漕司应副上悦之既退鼎怒语云：令我

作乞儿入蜀耶迁延久之郊後余得请鼎果相不复议蜀帅五年春鼎迁左相张浚右相并带都督诸路军事浚统兵往来。

江湖号都督行府权势甚盛便宜行事关送三省密院奉行内外无敢违者更易大将军移徙诸军科敛之重以千万计军民胥怨浚方大言进复中原欲独任国事七年正月逐鼎於会稽至五月淮淝兵变浚贬鼎复相然都督府竟罢矣。。

又曰：赵鼎复相植党亦急凡凶险刻薄之士无涓用使造虚誉而排善类张台属戒自郎官除察院未几迁殿院绍兴八年秋鼎失眷丐罢戒知其决去即露章请留以徼後福其言狂躁愚弄既罢犹知泉州盖其党与维持之力也。今录其疏云：臣本贯河东绛州赵鼎本贯陕西解州乡里相近士大夫通号曰：西人臣被召除馆职官除郎中实自圣恩然人亦或云：鼎进拟是非牙所不得而知也。今赵鼎求去议得皆以为未可臣欲言之则形迹如此俗不言则大臣进退国家安危所系陛下他日必悔之牙初不知鼎负陛下者何事鼎与同列忿争者何语鼎不敢自安者何意牙窃料陛下与鼎君臣之闲嫌疑已久同列之际猜闲已深鼎不自安非一日假使勉强少留终非可否相济圣意已决臣不复言但鼎去之後秦桧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为可虑耳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独任能国事如鼎者绝少叟权者甚多後來者不三数月即与桧争必矣。此所谓秦桧先悔者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罢以三十数已试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大过人虽去鼎可也。。若但逐斥异己而迁除附己者徒为纷纷则与鼎何异万一缓急之计。又将复用之使鼎何颜复见士大夫哉！所谓陛下後悔也。臣今为陛下计有三其上可留则用之鼎。若有负於陛下者面戒饬之鼎。若与同列不协则面责以先国家後私讎之义其次必不可则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执罢政多留京师非特示恩礼亦以备顾问近时前宰执遂无复敢留行在者乃薄俗可叹非祖宗意也。未罢相则如前五日一到朝堂之类罢相则置之讲筵少俟期月之闲朝政修明边境静劾然後听其远去亦未为晚进退之闲犹为有礼不然去岁召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时有缓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无窃议鼎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区区所虑者国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举措陛下。若以为公论则愿圣心更加审处。若以为迹涉朋附则罪何所逃亦惟陛下。

察之而已伏候敕旨贴黄称牙今为言事官进退皆出宸衷不敢与鼎请留鼎。若去位则臣事陛下无复嫌疑迹逾安矣。在计臣则幸鼎之去为便在陛下则众论以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牙姓名荐於陛下鼎闻之缩项吐舌摇首人传以为笑鼎畏牙如此三省同奉圣旨张戒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与外任差遣。

又曰：赵相鼎蒲解闲人起於折屋有朴野之状一日拜相骤为骄侈以临安相府为不足居别起大堂奇花嘉木环植周围深圳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奇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於坐上谓之香云：又堂僕自艰难来至菲薄鼎增十倍厚日有会集侍从诸将下逮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厨公吏支日费香直。且数千缗酒

饕尚不计也。其後鼎坐台疏落职守泉累章数千言而乾没都督钱十七万缗窃用激赏库钱七十馀万缗掩有临安府什物三千馀件乃。

绍兴十八年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九月陈诚之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

王墨卿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绍兴十九年五月金人遣使来回同生辰。

九月汤鹏举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石清副之。

张杞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

十二月董先为鄂州驻御前左军统制。

董先初在鄂州宣抚司为背嵬军统制岳岳飞死後召先赴行在隶步军司为统制先与步帅赵密不协为江东副总管信州驻殿司杨存中怜其才常赈遗甚厚具子乞隶殿司以三衙不许互换陈乞不许鄂州都中乃乞为统制遂为左军统制。

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金主完颜为齐王亮所弑殂（删此字）。

神麓记曰：皇统九年四月初太白蚀月太史言不利於君将大牙作乱。又有旋风从北向南吹染练腾空万民望之上表下赤落在内廷祥曦殿之侧继而风雷大作有龙自寝殿而出入绕壁幕地衣众人皆睹东昏震悸遂大赦一下翰林学士承旨张钧作赦文称者龙潜我宫之句由是大怒曰：龙柰我何将张钧杖之数百截去手足而斩之东不道自此始也。每日窥砚左右近侍不辩亲疏唯有少不如意恣情。

逞欲手自刃之亲杀兵部尚书赛居常护卫将军八斤（改作巴锦）广威宿直将军特赛（改作集赛）定远胙王长腾马及其弟冀州节度使查辣（改作扎拉）子至皆族诛之。又手刃邓王子阿术（改作阿珠）辅国兄弟二人。又手刃皇后裴靡（改作费靡）申氏并诸刀嫔以放归宗者数辈皆赐死於家大臣战栗待死每日入朝与亲戚相别而行驸马都尉唐括（改作唐古）下率平章政事岐国王亮廉访参政萧王仲武太常大卿乌达（改作乌塔）宿直将军干诸尚厩局使高景山寝殿小底（改作实达尔）兴国奴（改作努）同谋因帝醉熟睡先盗骈帝侧弓刀诈称宣命夜召亮等直入诣寝殿就醉寝杀帝时年三十一是夜有护卫将军忽突（改和呼敦）者元不豫谋潜见此辈入寝殿欲行大逆东裸体跃起取旁侧弓刀不获忽突（改作呼敦）先以所执枪刺东於壁众乃同时向前乱刀斫而杀之遂闭殿门兴国奴（改作努）传旨敛取护卫弓刀皆不知其详然後屏出敷德殿门诈称前帝宣召大臣等左丞相宗贤夜半入内遂乱刀斫杀并男子并诛之亦召右丞相曹国王阿鲁孛山（改作阿布萨）至则缢杀之遂立亮改号天德迟明朝诸大臣布告天下以失道废为东王。

金国岐王亮弑其主自立。

皇统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登位改元赦尚书省牒刑部门上下朕惟太祖武凶皇帝神武应期奄有四海以公存心天下大器授於太宗文烈厌代不忘先训凭玉宣命属之前君以统洪业十有五年而虐失道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协心正救之而弗俊遂仰奉九庙之灵已从废黜亦既殂殒宗族大臣咸以太祖经营缔造所繇垂统推戴眇躬嗣临天下朕以宗社之重义不获已爰受命之初兢兢。若渊冰未知攸济尚赖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辅翼以底于治宣布惟新之令以宏在宥之恩可从皇统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为天德元年於戏嗣守丕基休於宗永绥宇宙尚軫黎元咨尔多方体予至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六校勘记。

谋出吕而桧专政（脱桧字） 已试未试人材可知（脱未试二字） 广威宿直将军特赛（威一作威） 夜召亮等直入诣寝殿醉寝弑帝（诣寝殿一作霄仪殿弑误作杀）。

●卷二百十七

炎兴下帙一百十七。

起绍兴二十年二月，尽绍兴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

绍兴二十年二月金人遣使来报即位。

五月金人遣使来加生辰。

九月陈诚之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钱愷副之。

王严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赵述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绍兴二十一年五月金人来贺生辰。

八月四日辛未韩世忠薨。

韩忠武王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曰：王讳世忠字良臣姓韩氏世为延安人名闻关陕尝过米脂寨姻家会饮日已夕而关闭王怒以臂拉门关键应手而断旦视之其木盖两拱馀关吏骇服年未冠以敢勇应募乡州挽疆弓二百斤尝乘悍马手舞铁朔奔驰二郎山峭壁闲观者胆裂同列我一人敢继者军府校艺独用铁胎弓所向虽金石皆沿贯其骑射绝人类此时崇甯四年也。属西方多事王每闻边报遽至辄上马，或不俟鞍而奋喜与交游痛饮资用通有无。

，或不持一钱相从诣酒肆贯酒期於战获鬻级以俛王出必多获由是同列皆饶给银州之役将从党万以行父母素锤爱不许王固请於赠公曰：大丈夫当建功业取公侯岂宜齷齪自守赠公奇其志乃听去军前至而城闭王直排扉入斩主将擢首俾外三军乘之大克继而夏人以重兵来寇蒿平岭王与党万悉精锐鏖战贼解去而突骑忽出闲道才寿我营将士惊愕王独部敢死士殊死斗贼少却一来殿见一骑士甚武挥枪

而前五问俘者为谁曰：十军监军驸马郎君列移（改作乌页）也。五跃马从之斩其首贼遂大溃由是西边益服王威名朝廷议复燕山调诸将以行至则皆溃王往见刘延庆抵滹沱河独与苏格等五骑俱逢虜（改作夏）骑二千馀从者失色王遣五骑列於高冈戒勿动值燕山溃座伊会然皆重伤者王即命舫舟河岸约曰：虜（改作敌）奔即鼓譟取声势王乃独跃马薄贼回折自如虜（改作敌）疑之分为二队据坡以视王出其不意突刺二执旗者因纵击格等五骑应於後舟中溃卒亦鼓譟如约虜（改作敌）疑我伏发遂大溃追斩甚众钦宗即位之初王方从梁方平州金人大军已压境方平漫不顾以为他盗王说曰：今之来者金虜（改作骑）耳愿公速整行阵为护河计河一失守宗社陆危公可忽乎！王忠愤由中词气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千骑当敌名曰：硬探实欲致王死地王遇敌辄战以实归报方平犹以为红巾贼不设备及虜（此字改作金兵）进逼屯子桥则方平犹以为红巾贼不设备及虜（此字改作金字）进逼屯子桥则方平脱身遁矣。五师既失主帅数万之众皆溃虜（改作北）骑大至数陷於重围中意气弥壮挺枪奋跃而前所向披靡虜（改作敌）叹异少却即溃围出殿诸军焚桥而归至京师钦宗闻王勇冠三军召对便殿。且询方平失律这状王条奏甚悉转武节大夫物召诸路勤王兵入卫王隶京城四壁为统领属虜（改作金欠许割三镇而还王渊为河北部管辟王为先锋统制有胜捷军统制张师正者战败转徙大名留守宣抚使李纲斩之以徇师正所部本童贯牙兵初贯创胜捷军极诸军之选每禁军一指挥所选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艺超绝者才得五千馀人後隶师正师正死此军怀反侧遂相约为乱鼓行而东去可掠淄青闲影附胁从者四五万号二十万所过亡复噍类山东去可扰王以戍将寓大名雅为纲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讨之至淄河以军分为四队布铁蒺藜室归路令曰：前则。

有功退则有死怯走者许後队杀以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顾至半夜纵兵袭贼寨贼既惊扰旦而复战大破之斩其魁李复馀悉奔溃将所降朝京师钦宗每赐对慰奖甚渥赐衣甲枪牌除正任单州团练使就命将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势已蹙去之赵赵守盖王渊云：渊得王以自固虜（改作金）再入赵知王在焉攻益急粟殫援绝孤城更数日殆破王一夕才寿其营虜（改作敌）大惊乱翌日遁去後有自虜（此字改作金营）来者始知在酋（此字改作帅与）二都统是曰：被枪以毙众遂不能支除嘉州防御使将所部还大名总管赵野辟为前军统制今上皇帝时以天下兵马大元帅驻济阳王领所部劝进复自济阳次南就虜（此字改作金人）纵兵逼城人心危惧王据宋王台力战虜（改作敌）穆稍却翌日再至而酋（改作其）帅白马三郎以众数万薄城王时所将近千人与贼（改作敌）遇即单骑突之斩酋（改作其）帅以还部兵乘势鏖斗虜（改作敌）众遂溃南京围解郡守率父老迎谒居民焚香夹道多感涕者，於是还诣济阳劝进遂扈蹕如南京今上即位换光州观察使带御器械王请移蹕长安下兵收两河朝议不从建御营以五为左军统制诏平济州山口

贼（解宝）王大力李显等所向剿除升定国军承宣使依前带御器械制曰：解赵城之围威镇河朔却胡马（改作朔方）之牧（改作劲）效著睢阳皆记实也。车驾幸维扬王以所部扈从甫至贼有张遇者号一窝[B227]既破仪真自金山以众来降者抵城而不解甲扈从得危惧王单骑造其垒晓以逆顺祸福叱使速降众遂解甲听命李民拥众十万亦既来降比至维扬复狼顾整励器械诏王渊处置渊以属王王往谕旨诛梗议者刘彦驱李民以出缚小校二十九人送渊戮之以民隶王军分其众属大将张浚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杀内外贼盗时虜（改作金）再犯（改作攻）河雒王率敢死士战於孝义桥所杀已数千人而别将以後军先退虜（改作敌）众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战以免後至汴诘先退一军皆斩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军不复败矣。召不行在授延副总管加平寇（删此二字）将军承宣使带御器械统制如故未几诏王领所部如山东王闻车轻幸钱塘遂由海道趋行在时建炎三年也。兀术（改作乌珠）入寇（改作南下）车驾复幸临安命杜充以尚书右仆射守建康王守镇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龙无何充以建康叛降於兀术（改作乌珠）遂自。

建康取亘在直至广德径趋临安车驾。又幸四明王闻之亟以舟师赴难未发兀术（改作乌珠）闻王在京口遽勒三十万骑北还王即奏愿留江上剿除使绝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获先锋将铁爪鹰李选今上赐札曰：比在会稽吕颐浩献议欲地兵京口邀截归路遽览来奏脑力产上方略实契朕怀惟卿忠愤之诚谋虑之审千里之外不谋而同载观规图深所嘉叹今以获贼（改作敌）资财物帛尽与将士并将空名告二百道用资激赏兀术（改作乌珠）遣使通问王亦遣使臣石皋报之约日会战战数十百合虜（改作敌）终不得度复使致词愿还所掠以假道不听请益以名马双不听虜（改作金）乃益兵仪具势接建康兀术（改作乌珠）军於南挾辣（改作达兰）军於北王提海舰中流南北持黄天荡四十有八日兀术（改作乌物）窘甚求打话王酬答如响时（於所）佩金凤瓶传酒纵饮示之虜（改作敌）见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难但迎还雨宫复旧疆土归报明主足相全也。兀术（改作乌珠）语塞。又数曰：求登岸会语王以二人从见之复伸前恳而言不顺王怒。且骂引弓将射之亟驰去虜（改作敌）自知力惫粮竭久或生变而王舟师中流鼓飘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才生路垂绝乃一夕潜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马剔妇人心兀术（改作乌珠）自割其额血祭天幸风涛少休窃载而逃王课知其谋悉舟师督战风弱帆缓虜（改作敌）得以轻舸渡去土人称为番人河其後秦桧主和更名新开河云：（删士人至此十九字）先是王治兵镇江尝曰：是闲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虜（改作金）必登此观我虚实乃遣偏将苏德以二百人伏庙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约曰：闻鼓声岸兵先入庙兵继出数日虜（改作敌）至果有五骑趋入庙庙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骑振策以驰仅长时期人二有一人红袍白马既坠复跳而脱诘二人者云：即兀术（改作乌珠）也。是举也

。兀术（改作乌珠）仅以身免俘获杀伤日不可胜计所遗辎重山积所掠男女获免者不知数。又获龙虎大王舟千馀艘捷闻今上赐札曰：卿比统舟师邀击虏寇（改作强敌）忠勇之节远近所闻相拒大江殆弥两月杀伤莫计俘获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状来上当优与推恩。又札曰：胡（改作北）马饮江大肆残虐卿感激忠愤慷慨自期独提全军往邀归呼将士用命水陆齐攻捷音遽闻杀获甚众言念忠劳不忘嘉叹未几除检校少师武成感德。

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诏除太尉师还建康乃置背嵬亲随军皆勇鸷绝伦者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制依旧充淮南东西路宣抚使泗州置司有年以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镇江是岁兀术（改作乌珠）与酋帅（删此二字）挾孛耶（改作托卜嘉）合三路兵入寇（二字改作来）骑兵自泗州取淮阳步兵自楚州取高邮尘覆飞鸟今上赐札曰：览卿承楚之奏良用骇叹今虏今虏（改作敌）气正锐。又皆小舟轻捷可以横江径渡想卿谋画已定可保无虑更宜率励将士戮力剿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论奏也。浙西趋行朝无数舍之远朕甚忧之卿忠愤忧国朕所素知协济艰难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决万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刘豫外挟强虏（改作邻）驱率吾民遣兵东响观其措意必欲图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载所不容卿为大将乃心王室忠愤之气实相同之今贼犯（改作敌入）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诸渡旧为贼（改作要）冲万一透漏存亡所系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国家之急先饰守备徐图进取无失事机以堕贼（改作敌）计朕虽不德无以君国子民而祖宗德泽犹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养之恩永垂千载忠谊之烈兴言及此当体至怀王受诏感泣曰：至尊爱勤如此牙子何以生为遂自镇江济师以前军统制解元守高邮遏虏（改作金）步兵而王亲提骑队往大仪以当淮泗之寇（改作卫）伐木为栅自断归路大会交佐曰：金人马步分道并进车驾方在江南有如不胜必为社稷忧诸军奋忠义以报国此其时矣。吾平昔恨无死所所以拔桥断路示我生还之望遂大殄战士士皆感奋气自百倍会朝廷遣魏良牙使虏（改作金）至淮扬王置酒送别杯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问故王诒以有诏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师良牙窃自喜疾驰去王度良臣已出境用马下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夜间六军大集北行至大仪勒精兵为五阵设伏二十馀处戒严闻鼓之鸣则次第起击良牙至寨虏（改作金）果问我师动息悉如所见以对兀术（改作乌珠）号知兵闻大军仓卒南还喜甚与群酋（改作麾下）厉兵秣马直趋江口至大仪五里所王纵虏（改作敌）骑过吾军之东直北旗少麾鼓一鸣伏者四发吾军旗与虏（改字改作金兵）杂出虏（改作金）师乱我师伍伍迭进步队各持长斧斫马足虏（改作金）全装陷泥淖弓刀无所施王东西麾劲骑四面蹂之虏（此字改作其下）大半乞降馀皆奔溃追杀数十里死术（改作乌珠）乘千里马以遁积尸如邱垤擒其骁将挾孛耶（改作托卜嘉）女真千户长五百馀人获战马五百馀匹器械辎重与山等齐军势大振兀术（改作乌珠）还泗上召良臣诘责其卖已将斩之良臣好词以

免解元至高邮亦遇贼虜（改作敌骑）设水军夹河而阵我师皆愿效死虜（此字改作金兵）整队迭出一日之闲合战十三士力稍罢相拒未决王遣成闵将劲骑往援之闵与元军合复大战俘生女真及千户长等（删生女至此八字改作获甚众）虜（改作敌）败去俄而王至穷追究於淮虜（改作敌）复大战败溃奔走相蹈籍没溺死者不可胜计捷书沓至群臣入贺今上曰：世忠忠勇朕积压其必能成功赐札曰：闻卿独抗大敌（剿杀）犬羊数（五字改杀伤至）以万计攘逐过淮全师而不甚慰朕望兀术（改作乌珠）举国来寇（改作而来）冯陵边圉非卿知勇冠世忠义徇国，岂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胜众俊伟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胄之劳将士摧锋力战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来报顿释朕怀初金人既倾国内侮朝廷过计有劝今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议散百司物论讠华然独宰相赵鼎与王议合曰：战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酋（改作金师）溃散王自淮上振旅觐旋江左遂安故论者以上举为中兴第一除少保武肆感德军节度使淮南东路宣抚使镇江置司王在镇江一日方会诸将置酒虜（改作金）帅挾辣（改作达兰）耻前败覆以书币来约战王即席遣伶人张軫王愈之持橘茗为报琼书略曰：元帅军事良苦来谕约战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挥也。挾辣（改作达兰）谋屈卒不来未几全军遁去然诸将徘徊顾望无敢渡江者王独请移军穷边经理中原今上赐札曰：昨因虜（改作敌）近议者以经理淮甸为言人多惮行卿独慨然请以身任其责朕用嘉之双曰：今闻全师渡江威名遐播卿妻子败坏否乍到医药饮食或恐未备有所须一一奏来也。改除武甯安化军节度使依前少保充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兼营田大使楚州置司兼节制镇江时楚州累经残掠邑屋皆邱墟榛棘王至则抚集流亡通商惠工创立营垒民心安固军气日益振厉，於是曩时煨烬瓦砾之场化为雄都会府隐然为国长城矣。刘豫闲遣兵入寇每为王所败却生擒贪图右镇淮军王拱及食粮军数百献於朝是年虜（改作金）。又犯（改作趋）涟水王迎击杀其将孙统制追至金城镇时豫之锐卒尽屯宿迁圣女墩王以轻兵破之转战至徐之驾口军既单弱而虜（改作金）之援兵讹里耶素（改作科里齐苏）贾舍人踵至遂以背嵬轻骑五百冲之为虜（改作金）所围王突围拔众以出复乘锐掩击过落马湖五十馀里杀伤不可计攻淮阳旦暮。且下会诏班师王丞还道遇伪昌帅刘猊率金国三路都统碎裂孛堇（改作托音贝勒）凿山晶相公清州五路都统东平府总管及兀术（改作乌珠）举兵自河闲与诸道会王结阵向敌遣小校郝彦雄造其军大呼曰：锦袍毡笠驄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众咎王王曰：不如果不足以致敌及虜（改作敌）骑至王先以数骑挑之杀其引战者二人诸将乘之大破虜（改作其）众暴尸三十里捷闻今上赐札曰：卿诚存报国义独奋身长驱济淮力战破贼（改作敌）俘获群丑（改作渠帅）抚辑黔黎眷言忠劳实所嘉叹然王师之出本以吊民主将之威尤宜持重军旅之外毋爽节宣深体至怀事朕倚注特授横海武甯安化军节度使赐扬武翼运功牙依前少保充京东淮南东路宣抚处置使兼营田大

使王以承楚军弱正当寇（改作敌）冲寇至（此二字改作虑）无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不劳而城固民恃以无恐家立生祠以报先是移（屯淮）阳与敌接境王乃多遣闲结山东豪俊俾缓急为应山东人及太行群盗多愿值此我束者金人废刘豫中原军溃盗起王以为机不可失奏乞全师北讨招纳叛亡为恢复计恳请诚切今上赐札曰：览来奏备见忠义许国之意深用叹嘉今疆场之事以安静为先变故在彼不必干预当敦信约卿其明远斥堠谨固封疆以备不虞称朕意焉既而做桧议和诸帅已屯建康及武昌诏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极论虜（改作敌）情叵测其将以计缓我曰：览奏欲依旧留屯淮甸誓与敌人决於一战已悉朕迫於强敌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顾以频年事力示振姑郁郁於此（自去冬笔人深入卿首挫其锋鼓我六师人百其勇既至彼潜师引遁而卿复率先移屯淮甸进取之计恃此为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见中诚虽古名将亦何以过使朕竦然兴叹以谓有臣如此祸难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阃外有事将军制之今既营屯安便控制得宜卿当施置自便勿复赞美中已令三省施行初国朝军政日修虜（改作金）师屡衄夜间阴谋沮挠吾事秦桧还自沙漠力劝今上屈已和戎（改作议和）销兵罢交遣使交割河北境土虜（改作金）亦遣使来议而使者不逊时桧主和议甚力大臣宿将万口各附王独慷慨流涕章上以。

十数为今上开陈和议不可之状大略以谓虜（改作敌）情诡诈。且陕西诸路出兵产马用武之地岂肯真实交割。又曰：但恐以不地为名先要山东河北等路军民及北人之归南（改作来归）者出此声势摇动人情我。若大加卑屈深虑人心离散士卒率沮。又曰：今当主辱牙死之际臣愿效死节激昂士卒率先迎敌期於必战以决成败。。若其不克陛下委曲听从事亦未晚。又曰：如王伦蓝公佐交害河南地界别无队合诳朝廷虽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欲乞令供具委无反覆文状於朝以为後证如臣言虚妄日後事成虚文亦乞重曲究其言深切恳到出於忠诚。且请单骑赴阙面奏今上率优诏哀答基略曰：卿勇略冠世独当一面国威既震和议渐谐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护来使无致疏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机会当即召卿众方怀疑疆场整套正倚卿为重未可暂离军中也。其後虜（改作金）果负约如王所言桧甚恐即上疏曰：臣闻德无常师善无常主协於克一此伊尹相汤咸有一德之言也。昨见金国挾辣（改作达兰）有讲和割地之议故赞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术（改作乌珠）棧其叔挾辣（改作达兰）蓝公佐之归和议已变故劝陛下定吊民伐罪之计。又曰：如臣言不行即乞徒刑罢免以明孔圣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之义其词反覆无据由是天下服王精识而尤桧益深云：兀术（改作乌珠）既再陷三京双犯（改作趋）涟水今上赐札曰：金人复占据已割旧疆卿素蕴忠义相深愤激凡对境事宜可以结约招纳等事可悉从便宜措置。若事体稍重即具奏来王遂率背嵬军迎击於濉加口镇破走兀术（改作乌珠）伪守赵苛以宿州降李世辅以亳

州降诏除少师徐官悉如故十年虜（改作金）都统周太师者以大军入寇（改作深入）水陆并进未及渡淮王督士马拒战於淮阳。又走之因取刘伶庄设伏掩击追至沂水虜（改作敌）溺死不知其数。又遣偏将王胜攻下海州取怀仁诸县破千秋胡（改作和）陵大寨擒虜（改作其）帅郭太师伪守王山尽得其军粮牛马器甲即日献俘阙下诏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镇节钺淮东宣抚处置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营田大使封英国公是年虜（改作金）犯（改作入）淮西殿帅杨存中合宣抚使张俊之师与战於锺离不克诏王赴援虜（改作金）别军数万屯定远王遣成闵以轻骑击破之转战数日兀术（改作乌珠）中克敌弓以走其众大溃遂克锺离捷闻今上赐札曰：闻卿亲。

率将士与贼（改作敌）接战追逼直至在上贼（改作敌）马列发奔溃过淮卿已复据濠州卿忠义之气身先士卒亲遇大敌嘉叹何已况卿前後所料贼（改作敌）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为深加思虑措置以闻也。王因此章极言爵赏之滥乞自今非破虜（改作敌）复境土不畀崇资以塞卜门和议复成秦桧权力益盛异己者祸如发矢王复危言苦谏以谓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沦於腥膻（改作北境）其闲豪杰莫不延颈以俟吊伐。若自此与和日月侵寻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之今上赐札嘉奖。又乞与北使面议优诏不许寻再上章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剴切桧由是深怨於王已而尽撤边备召诸大将还阙王及张俊岳飞除枢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枢务避宠丐闲时论高之时绍兴十一年也。二十二年秋八月四日薨谥忠武赵雄撰。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七校勘记。

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脱遣使二字）王一夕潜起（脱起字）分其众属大将张俊等（俊误作浚）王给以诏移屯守江（给误作诒）。

●卷二百十八

炎兴下帙一百十八。

起绍兴二十一年八月甲日辛未，尽其日。

孙觌撰公墓志铭曰：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诸众数万骑约淮溯江鼓行而南如践无人之境一时将吏望风逃窜伏草莽闲无一人敢婴其锋者当是时太师镇南武安甯国军节度使咸安郡王韩公以两浙西路制置使提孤军驻扬子之焦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粮治器械进泊金山下连舳相衔为圜阵东向邀其归路植一帜书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见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旦拥千舟而前先是公命工锻铁相联为长纆贯一大钩篇授诸军之伉健强有力者比合战分海舶为两道出其背每纆一纆则曳一舟而入大酋（改作金人）立万马江上锐欲为救熟视躁扰莫能进一步会不逾时掩获数百舟几尽遂大败闭壁不敢复出已乃并治城西南隅粒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潜师渡

建康而地势高仰潮不应一日乘南风纵火千馀伐抗舟师破巨浪冒百死趋瓜洲渡公曰：穷寇（改作者）勿追纵使去，於是录俘囚束之沉江中金帛尽与麾下尽遣吾人之被系执者书妇女州里姓氏揭诸道以访其家然後献捷行在所其後两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馀年而虏（改作金）人座不能饮一马於江者系公扬子一战之捷也。公讳世忠字良臣绥德人年十八始隶延安府兵籍悍迈绝人不用鞭辔骑生马驹挽强驰射勇冠军中家贫无生产嗜酒豪纵不治绳检闲从有贯贷累券十数遇出战则跃一马先登捕酋虏（改作队首）还得金币偿之率以为常尝从统制官党万战银州方解鞍顿舍而贼（改作敌）骑出闲道直才寿其营万狂顾不知所为公袒持一戈率其徒战却之万兵来援殿而还。又尝遥见一酋（改作帅）金甲朱旗出护兵意甚得公驰一骑刺之後谍知贵将驸马郎君兀移（改作乌页）也。大帅张深表其功状上之朝而宣抚使童贯怒不先白己黜其功不录宣和初妖人方腊起青不旬朝众数万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诏诸将发兵捕诛时公隶统制官王禀行次浙河别将王渊驻兵在焉公叩马而进曰：公领骑兵而战非其地柰何渊矍然问曰：汝为谁答曰：韩世忠也。渊善其言移屯据便地翌日纵骑搏贼公率所部突其旁贼惊奔追杀无噍类渊喜甚饮公酒悉举饮器授之会禀卒遂从渊不去方腊授首。

例补承节郎河朔山东群盗[B227]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魏博则有杨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胜数公方从王渊名播於两河之闲而捉杀制置使梁方平。又请公自副除山东之盗公皆次第讨平之以功累迁武节大夫靖康末金人围太原枢密使会诸道兵赴援而张师正统胜捷一军号精锐尚书李弥大素不知兵欲诛一二裨佐立威以疆军政会太原不守师正遁弥大斩以徇众反侧汹汹。又不时抚一夕溃去所过焚掠官军莫能抗渊圣皇帝诏公讨捕晨夜兼驰至宿迁单骑叩其营大言曰：我辈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气，岂有作贼此李公谬妄使。若等求活於草闲耳众素服公勇相视慨然投戈免胄请从公自归公杖马箠护之而还渊圣召见嘉奖面赐袍带正授单州团练使今天子以兵马大元帅驻军济州群臣劝进公偕诸将陪扈至南京上即位进嘉州防御使御营平寇将军再幸维扬。又负橐以从四年金山捷书至除检校少师改武威感德军节度使制词曰：屯兵要害邀击其归大振军声杀伤过当犬羊（改作敌中）震叠知国有人至今下诵之方宣和末金人犯（改作攻）京师议者皆谓强胡（此二字改作其）不量彼已昧死一来忽见天子宫阙苑囿城池之大橐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师日至因其疑惧压以重兵而与之讲和，庶几景德澶渊之盟足以为德无何寨一跌始有轻视中原之意积五六年举国深入超邑越都通行无所累南至潭湘东暨吴奥皆罹其毒诸将按兵坐视莫敢与校惟公自负其能独与虏（改作相）角何其壮也。北方之俗壮士善骑健马被铁衣数重上下山阪如飞矢刃不能伤故常以骑兵取胜公在靖康集恶少年敢死士为一军教以击刺战射之法号背嵬如古羽林飞射声越骑之俦履锋镝水火无不一当百，於是胡马

（改作北骑）牧（改作趋）淮楚闲公至天长之大仪与之遇虜酋（改作金帅）李董搃也。（改作贝勒托卜嘉）拥铁骑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长柄巨斧堵墙而进上才甚其胸下捎其马足百遇百克人马俱毙。又自出新意创克敌弓斗力雄劲可洞犀象贯七札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虜（改作敌）大震骇。若有鬼神捕获千万人长铠甲器械甚众。又转至高邮卒擒搃喇（改作塔拉）等具舟载俘获献之朝自是胡（改作金）人一再败衄稍知沮畏虽时时小（删此字）入盗（删此字）边无复跳梁不制之患矣。进少。

师横海武甯武安军三镇节度使公生长兵闲习知戎事而天资拳勇未尝以一毫挫於人临机制胜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击众刘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阳与之对叠屡战破之尝乘胜北俞淮泗并符离径淮阳之宿迁豫亟召北军四面而至围之数重公按甲不动俄麾其众曰：视吾马首所向奋戈一跃已溃围而出不遗一镞按辔而旋公曰：虜（改作敌）易与耳益治兵赴利进攻淮阳虜酋（改作金帅）搃里李董（改作塔噜贝勒）者骁勇盖众独出挑战不胜而逃有马太师亦号勇将乘两虎相毙之势奋迅而出亦重伤败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虚传矣。师旋斩捕首虜（改作渠首）过当封英国公会虜（改作金）主遣完颜乌陵思谋（改作乌凌阿思谋）来聘请以太上皇梓宫皇太后銮驾来归除前事复故约上曰：诚如是吾能忍垢以从使驿五反岁行两周和戎（改作通和）之议定两地晏然解兵彻警公自山阳造朝拜枢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帷幄极人臣之遇阅数月思避时柄上书请解机务不许章累上。且曰：臣蒙国厚恩誓捐躯战场效一死以报今以菲材承辅枢机进陪国论灾怀危溢之惧所冀天慈俾解将相之官以祠宫奉朝请日望清光不胜区区至愿上不能夺加太傅镇南武安甯国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咸安郡王恩礼哀崇度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门谢客绝口不论兵时跨一驴从二三童奴负几杖操酒壶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独酌尽兴而返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以一十一年八月四日薨呜呼靖康进炎戎狄内讷（改作边烽日举）天下多故公起行闲忠愤感发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建阳之役手擒二叛（改作憾）金山之战酋（改作敌）渠奔命仅以身免然後驱攘群盗上封之内埽荡无馀方是时也。诸宿将徙屯江左公独留戍山阳孤垒块然旁无蚍蜉蝼蚁之援蔽遮江淮屹然如金城汤池之固中兴之烈公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驾驭诸将虽隆名显号极其尊荣而干戈钺亦未尝有所私贷故范琼以跋扈赐死惟公进而许国杖一剑戡除大憝为社稷之臣退释兵柄以功名富贵始终一品为公师持三镇戎节累封大国进爵称王赐号扬武翊运功臣食邑一万三千七百余户实封五千九百余户泽流子孙功书竹帛追配前哲可谓贤也。己公御军严而有恩纪律修明不以赏罚佐喜怒藜羹糗饭与众均之以故士乐为用摧锋陷坚百战不殆威名凜然天下想见具风采太母行殿。

归次国门将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顾左右曰：韩某孰是虜（改作北）中皆知其名既而嘉叹久之闲遇朝谒传呼道涂老幼夹道倚舂释担聚观太息上所

赐诏皆亲札去章宝墨奎璧之光粲然集而录之为。若干卷珠囊玉轴子孙世守之为希代之宝公病。且革故时将士史问病卧内公曰：某历事三朝大小百馀战冒白刃中流矢未尝退衄瘢识尚在发衣视之举体皆是赖天之灵得全首领卧家箠而没诸君尚哀其死耶。

遗史史曰：韩世忠疾上飭太医驰视问劳之使相属於道平时将士史问疾卧内世忠曰：历事三朝大小百馀战冒白刃中流矢未尝退衄瘢识尚存发衣视之举体皆是。且曰：赖天之灵和全首领卧家箠而没诸君尚哀之耶疾拜太师致仕讷闻不视朝赙赠有加遣中贵护丧事赠通义郡王官其亲属九人世忠字良臣绥德军人年十八始隶延安悍绝偿用鞭辔能骑生马驹挽疆驰射贫无生业嗜酒豪纵不能绳检人呼为泼韩五有席三者尝算世忠当作三公世忠以为侮已痛殴之後亦到江南依世忠世忠以钱三万缗赠之两子隶军中皆转为横行世忠贫贱时闲从人贯贷累券十数遇出战则跃一马先登捕首虏（改作队首）驰还得银绢赏则偿之率以为常随统制官党万战银州方解鞍顿舍而贼（改作敌）骑出闲道直才寿其营万狂顾不知所为世忠袒裊持一戈率其徒战却之万兵来援。又殿而还。又尝见一酋（改作帅）金甲朱旗出战指麾意气甚厉世忠驰一骑刺杀之後谍知乃贵将驸马郎君兀讷移（改作乌页）者大帅张深表其功状上之朝而宣抚使童贯怒不先白已黜其功不录世忠既贵与将吏骑马出郊喜坐於浅草中世忠语急而声厉每言则吐舌，或以为是蛇精。

林泉野记曰：公讳世忠字良臣延安府人少无赖为（阙）忠隶焉累迁为将尝与张俊俱破郢贼李太於河何威於州大名贼於超化寺内黄贼於祁州徐靖於莒县张仙於擂鼓山淮贼於方村并济南贼公常勇寇诸军遂定河北京东之地靖康初从王渊为统制军赵州金人入寇（改作来攻）世忠去其寨加颍州观察使从渊守应天虜（改作敌）来攻世忠杨进等累战败敌相拒三月而退建炎初为御营使司左军统制从幸维扬上甚简眷二年率张遇陈思恭等军於河南。

府世忠约翠进丁进孟世甯伐虜（二字改作攻金人）於永兴军三衙失期陈思恭先以後军遁世忠败张遇援之得免收散卒数千归行在後加承宣使带御器械。又除平寇将军救京东战败亡其将张遇三年虜（改作金）取徐州世忠充淮阳军走渡江止馀兵三千亦皆溃去闻苗傅刘正彦废立乃同吕颐浩入援请为军锋破正彦赤心队军於临平上复辟功居多加节度使苗刘走除江西福建制置使率马彦溥赵竭忠赵竭节等追破於建州浦城县统制孙世询临阵擒正彦傅微服窜村落为人所执送世忠献俘行在上亲书忠勇韩世忠五字於白旗以赐加检校少保御前左军统制金人南犯（改作金）自明州还兀术（改作乌珠）使请曰：借我一路北归舟中金帛当尽以与汝世忠曰：可留下兀术（改作乌珠）乃去以舟师战於建康门外虜（改作金）大败斩首三千级次日再战世忠海舟无风不能行虜（改作金）以小舟纵火我师败统制孙世询严永吉皆死复失所俘後改神武左军统制绍兴元年曹成马友刘忠乱

湖南范汝为据建州除世忠江西福建荆湖宣抚副使二年复建州汝为自杀遣提举官董败往道州招降曹成马友将李宏杀宥以潭州降刘忠据潭州白面山有众一万号花面兽世忠破之忠左刘豫为其下所杀加太尉武成感德军节度使未几除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守建康三年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宣抚使屯镇江後刘光世代世忠世忠遣人入城潜烧府库光世诉於朝移屯建康世忠。又欲以兵袭其後上书寇恂贾复事以赐四年虜（改作金）入淮南上亲征世忠败虜（此字改作金人）於大仪镇。又遣将董败败之败之天长解元败之承州及六合县许世安王权败之真州五年来朝加少保遣将呼延通败虜（此字改作金人）於涟水军为行营前护军六拭目以待主武甯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败虜（此字改作金人）於宿迁围虜（此字改作金人）淮阳军不能克加横海武甯安化运功臣岳飞进军京西命世忠为援延数月方至淮阳对垒终不能克每岁才获一二捷而已九年宰相秦桧主和世忠伏兵洪泽欲去虜（改作金）使以破和议部将郝卞以其谋密告淮东运副胡时韩肖胄送虜（改作金）使还以告肖胄俾由淮西路而去桧甚衔憾加少师其兄世良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和州防御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十年虜叛（改作金败）盟加太保河南北招讨使封英国公统制王胜败周太师鹤棘李董（改作呼拉贝勒）於淮阳。又败虜（删此二字）收海州擒储备守王山。又遣王升王权败之蒋家庄。又败之淮阳统制解元败之沂州郟城县世忠败之淮阳十一年兀术（改作乌珠）大入淮西世忠与战濠州虜（改作金）败而去来朝除枢密使罢兵柄世忠献钱一百万缗米九十万石及镇江淮东诸库於朝加兄世良奉国军承宣使提举醴泉观命张俊岳飞迁其军於镇江秦桧方谋去勋权累讽臣僚言其过章上皆留中世忠惧而乞闲乃加太傅横海武甯安（化军）节度使醴泉观使罢十二年改封潭国公十三年进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封镇南武安甯国军节度使薨年六十三赠太师追封靳王将佐。若王权刘宝成闵解元咸秉节钺登显仕幕府。若韩侂王涣陈桷张李易董父等亦皆至侍从帅守。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八校勘记。

七年遣呼延通王胜王权袭败虜於淮阳对垒终不能克（脱七年至兴淮阳二十字）。

●卷二百十九

炎兴下帙一百十九。

起绍兴二十一年九月，尽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乙未。

九月巫郑藻使於金。

巫郑藻以祈请使副使於金国至金国阙下引见毕内殿奏公一鸣惊人得入虜（改作金）主问所请首言乞修奉陵寝虜（改作金）主令译者传言不知归国甚处

顿放第三言本朝称皇帝二字。又令译者传言此是你国中事当自理会唯唯而退以待辞而归。

遗史曰：巫作祈请使而无祈请之辞投书而已议者谓不识字之承局可优为也

。。

幸张俊第。

上幸张俊第府第官吏各转一官（旧校云：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张俊第俊献金器一千两珠子六万九千五百九颗。又珠子念珠一串一百九颗宝器古器汝糕书画之类皆极希世之珍见武林旧事阖门转官所以酬其进献之费欤）。

十一月陈相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孟思恭则之。

陈相字相之孟思恭字彦安。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二十二年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十月孙仲鳌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陈靖副之。

陈靖字彦恭开封人。

李琳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石清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绍兴二十三年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十月八日癸亥施钜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冀彦明副之。

施钜字大任湖州人冀彦明开封人。

吴桌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张彦攸副之。

吴桌字少仁建康人张彦攸字安道开封人。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金人改元正元。

绍兴二十四年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七月二日癸丑张俊薨。

中兴遗史曰：张俊享年六十九以疾终於牖下上闻其薨震悼辍视朝三日赐棺木袭以一品礼服龙脑水银罽积肥差追封循王厚禄其孤俊之妻秦国夫人魏氏先俊薨以其爱妾荣团体人张氏继室嫌。

其同姓遂改为章氏俊状貌雄伟性深浑厚严重征行戍守师律整齐纳亡抚降皆能得其死力如杨存中田师中赵密辈皆出其门。

十四日丁丑幸张俊第临奠。

上幸张俊第临奠为之恸哭干办官高渐李革皆右武大夫仍赐金带。

八月敕葬张俊。

敕葬张俊於常州无锡县命延福宫使安德军承宣使内侍省押班张去为护葬事

林泉野记曰：张俊字英伯（旧校云：宋史作伯英）秦州山阳人少为弓箭手初从泸州兵讨南蛮有功後从梁方平累攻夏国皆先登宣和五年京东北盗争起从梁方平破郢州贼李太 追至州大合群盗万人来拒。又击灭之六年破大名贼於超化寺追至内黄。又破内黄贼数千七年破沂州贼三万於沂水追至密州。又破密贼徐靖於莒县回遇贼於南楼山。又破之还沂州破贼张仙於磊鼓山。又破潍州群贼於方村累迁武德郎八年济南贼孙列整众十万俊从方平讨之先射中贼来挑战者因大破於子山。又破潍州群党於昌乐靖康中从种师中救太原与大金战榆次夺马千匹及师中死俊溃围走乌河川虏（改作金）来追俊大呼死战斩首五百级加武翼大夫从知信德府梁扬祖统兵竭康王於大名王问扬祖诸兵官谁可使扬祖称俊忠实可任王甚爱之明年李煜（旧校云：宋史作李昱）寇东平府王命俊同苗傅讨之至任城县遇伏兵赖其将赵密射退贼俊与傅击煜大破之斩二千级加拱卫大夫徐州观察使王即位除御营使司前军统制。又加带御器械往平杜用於淮甯府。又从两浙制置王渊招降赵万於润州降陈通於杭州至婺州射杀贼何三五建炎二年秀州军卒徐明反命俊讨擒之献俘於行在加武甯军承宣使三年苗傅刘正彦反加俊武甯军节度使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交兵於俱重（删此五字）俊不受与张浚泣议约诸将来勤王时韩世忠军先为金人所败死亡略心头则不能军俊乃以统领刘宝一军代理之至临平击贼将苗翊马柔吉军败之以复辟功加镇西军节度使数日。又改御前右军都统制大金渡江上幸温州留俊军守明州御之大金兵至俊纳隐士刘相如之计与之决战令统制刘宝先战不胜俊用兵横冲之而杨沂中田师中军战。又不胜宝兵再进与之苦战而李质。

率诸班直以舟师来助刘洪道双率其兵射其旁遂大败之杀数千人四年兀术（改作乌珠）。又领兵至俊击之於高桥一日数合。又大败之然其心惧其益兵再来遂与质洪道俱弃明州而走兀术（改作乌珠）闻诸军已去复来屠其城加俊检校少保定江昭庆军节度使改神武右军都统制大金寇（改作攻）淮南刘光世守润州乞俊来援俊他托不行李成围江州兵势甚盛以後为江淮招讨使。又命王燮岳飞陈思恭皆听其节制领兵五万往讨之绍兴初至洪州李成将马进来挑战俊时壁不出後用飞计渡江击之於玉隆观败之至筠州进陈兵数十万命飞与陈思恭骑兵击之数合不能胜俊度其已疲复率众兵急攻之贼大破杀数万人临阵降者五万俊惧其太众。且疑复反是夜皆杀之进走追至奉县之楼子庄至江州。又再败之追至斩州罗田山。又败之成遂杀进降於刘豫俊命飞追张用降其众五万知鄂州李允文恃兵跋扈俊诱而擒送行在加太尉四年大金兵犯（改作攻）淮东以俊为浙西江东宣抚使领兵至镇江命统制张宗彦战於真州六合县败之命其将卢师迪战真州乌墩镇败之。又战於乌石山败之五年师迪战於龙山败之命统制王进战盱眙败之其将张元战白塔

败之进。又同杨忠闵往战於淮河败之降其将程师回张延寿二人。又命统制高举战於天长军（败之）王进高举卢师迪皆俊之将也。加开府仪衿司以其军为行营中护军兵六年加崇信奉甯盱眙筑大城以拒大金时主管殿前司机沂中军泗州刘豫遣至猊以军三万寇濠州俊令张宗颜王璋会沂中往击之战定远县及李家湾大破之降其兵万人俊同沂中攻寿春府不克而还加少保镇洮崇信奉甯军节度使七年为淮南西路安抚使退军建康府其军多扰民不戢颇为民怨九年加少傅安民靖难功臣十年大金背盟加少师兼河南招讨使封齐国公（命以）兵救刘於顺昌俊竟不出兀术（改作乌珠）已退俊乃行命城县米家村败之统制王德战斩城县败之下宿州俊进兵战城父县败之下亳州。又战於涡河败之俊爱惜士卒赏罚明信先计後战故未尝败焉十一年大金兀术（改作乌珠）龙虎大王镇国大将军韩常领兵五十万陷庐和州连诏促俊率先夺和州诸军至杨沂中亦以军来故遣沂中同王德战含山县昭关仙崇岭等处颇败之兀术（改作乌珠）。

列大阵柘皋俊时感寒疾督战沂中轻进败绩王德援之以骑军横冲其兵大破之擒其酋（改作队）长百馀人杀其兵万馀俄而兀术（改作乌珠）复以重兵围濠州俊以粮乏退军黄连镇及濠州已陷令沂中往收复大金伏兵围之沂跑龙套败遣王德田师中高举刘宝救之沂中得免退军建康府其军八万皆少壮精练之士器甲光明锋锐为诸军第一世谓之铁山军俊兵强势重恃宠怙权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无不从荐人为监司郡守带职名者甚众宰椒敢少违晚年主和议与秦桧意合来朝除枢密使赐玉带觉朝廷欲罢其权乃乞纳兵忌刘岳飞不赴援每譖於主相二人坐是获罪复令同飞往楚州领韩世忠军归於镇江以为备加太傅广国公大金再陷楚泗濠扬州俊不出兵渡江以坚和议十二年还朝荐其将田师中往鄂州掌岳飞兵初与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及诸将皆罢桧乃令侍御史江邈屡言俊罪罢为醴泉观使复还三镇节钺封清河郡王改静康甯武奉连连节度使二十一年上幸俊第劳之拜太师官吏各迁一官以子盖为安德军节度使二十四年七月薨年六十九追封循王敕葬常州无锡县以知内侍省张张护丧事自行朝至无锡州郡将相祭之者接迹江左以为荣五子子琦子厚子颜子仁子正孙宗元其麾下将佐。若杨在职田师中王德赵密皆为三公节钺张宗颜刘宝王进马立王章皆显仕幕府。若孙佑史愿詹和詹宗明郗渐英温彦多为侍从帅守後赐谥曰：忠烈。

十月沈虚中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张抡副之。

沈虚中字太虚张抡字材甫开封人。

张士襄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张说副之。

张士襄字赞可建康人张说字次傅开封人医官公裕之子也。娶吴氏乃中宫之妹。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绍兴二十五年正月车驾驻蹕临安府。

十月初八日壬子郑楠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李大受副之王珉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王汉臣副之。

二十日甲午秦桧病薨。

秦桧以病势危笃子乞同男喜致仕二孙埴堪改差在外宫观降诏不允曰：丙吉有病夏侯胜预知必愈谓有阴德翥和飧其寿以及子孙卿独运庙堂再。

安宗社元勋伟绩著在常过吉远矣。兹微爽於节宣廷恃以为轻重天下倚以为安危卿其保精神省思虑勿药之喜中外所期纳禄自陈岂朕所望所请宜不允再请许之。

制曰：太平乐与兴贤共享盈成之治三公坐而论道难亲几务之繁眷予不召之臣光辅中兴之运兹览辞荣之奏宜推从欲之仁扬於大廷诏迩百辟具官秦桧闳深而肃括博厚而高明任天下之重而靡辞其难举天下之言而必见於用蚤坚不夺之节力振无穷之基自登冠於宰司首定盟於邻好大策非凡所见咸胥动以浮言方克壮其猷独秉持於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养下以成匀百姓之安居矜功业之辉光复立规模之宏远劝农桑而臻富庶兴礼乐而导中和国制既成天休来萃比连闻於假告已渴伫於仪型乃命仆臣亲临甲第惟阴德之获报宜勿药以有瘳何遽贡於囊封祈上还於印组诚请确至诏旨莫回其宠拜於王封用归荣於里社云：云：可特授依前太师进封建康郡王。

二十一日乙未幸秦桧第。

上幸秦桧第问疾桧朝服拖绅无一语惟流涕淋浪而上亦为之堕泪就手解红帕赐桧拭泪既退其子喜奏请代居宰相者为谁上曰：此事卿不当与宣赐本府干办官丁祔；金带一条巳时还驾。

赐进士出身祥品顶戴四川街道上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十九校勘记。

俊溃围走马河川（马误作鸟） 俊乃命统制米超（米超旧校云：疑是宋超此作朱超误） 忌刘岳飞以战不力飞不赴援（脱以至飞六朱超误） 忌刘岳飞以战不力飞不赴援（脱以至飞六字） 马立王璋（璋误作章）。

●卷二百二十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

起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丙申，尽其日。

二十二日丙申秦桧葬。

秦桧遗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难逃大数命义臣子之戒敢竭愚衷属馀息之将辞恋清时而何及（中谢）伏念臣早缘末学奋自书生当见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质之

分画疆之遣元枢飞掩报之符存赵之陈具寮奉惩断之指仓皇皇奔走从君衣冠不变於中华覲会自依於常度虽历九死其未悔犹冀一言而可兴草徽庙之二策身居营窟心在周行泊浮海以言旋举同朝而趣异下石而挤者纷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圣之深知排群疑而复用延登右揆峻陟维垣专兼任於钧衡奉畴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常许其无心出则称君舆论共推於得体上遵成算复建中兴惟聪明睿智之绝伦病因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难救民於仗节之初修睦休兵寻盟於秦峨眉山之後是谓乐天以保天下继代以率功名居然甯亲以甯神（阙）盈城而盈野德之厚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诚进期毕命睹陛下。

求治焦劳之切退欲忘身但知方疾以尽公不敢辞难而避事仰勤宸注亲屈帝尊训词矜恻於孱躯天步迈临於寢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顾愚臣知遇之。若斯虽举族捐糜而曷报而臣上负乾坤之造莫知药石之功病在膏盲命垂晷刻阙廷注想难瞻穆穆之光龟鼎妥安尚抱拳拳之恨念吁天而靡逮忍将死以犹言文虽不伦义或有取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谨保清躬万寿无疆行奉东朝之养五兵不试永居北极之尊益坚邻国之卜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觊以治乱为著龟以贤才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虽渊衷之素定在愚虑之实深凡此数端愿留圣念臣形留神往泪尽辞穷忧国有心敢忘城吨之策报君无路尚怀结草之忠。

遗史曰：初桧病盥招董德元汤思退至卧内各赠黄金千两德元以为。若不受则他时病愈疑钜心矣。乃受之思退以为桧多疑心他时病愈必曰：我以金试之便待我以写字台思退为非桧之党桧薨年六十六桧两居相凡十九年每荐执。若孙近韩肖胄楼王次翁范同万俊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皆不一年或半年诬以罪罢之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且使人伺察之是时得两建康园亭并以赐桧桧性阴密乘轿马或默坐常嚼齿动腮谓之马相家谓得此相者可能杀人内深阻如崖世不可测喜赃吏恶廉士通馈送四方大帅监司郡守馈送无虚日内库偶阙脑子上一日要脑子求这於桧桧取一匣进之至上前开缄而匣内有书题名衔乃广西经略方滋送桧者误不揭去上谓御前未尝有如此大片白脑子（旧校云：宪对召桧妻入禁中赐宴进淮青鱼宪圣顾问曾食此否对以食之已久。且视此更大。且多归以语桧桧患之翌日易以糟鱼大者数十枚进之宪圣笑以为误见四朝闻见录脑子一事。又何疏忽。若此）桧每生日四方竞献奇宝金玉劝盞为不足道至於搜尽世闲之希奇以为侑如符行中郑藹在四川馈送不可计虽空书亦於书匣中用金狮子二枚坐书凡献投书启者以皋羲稷契为不足比拟必曰：元圣，或曰：大圣云：初。

为宰相绍兴二年罢御笔付綦崇礼令作制力诋之及再为宰相加太师封益国公崇礼已死桧乞於崇礼之女夫谢之子家收取御笔焚毁其文曰：臣仰仗陛下昨自军

兴之妆为宗社生灵计躬至军前权舆和好因以上格天心中兴国祚所谓後其身而身存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臣至愚极陋继亦将命出於自请当是时岂意有今日依乘风云：之幸盖捐躯徇国万一近似乃得与今日休兵保邦之议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号臣独不戴异姓乞於皇族不与背盟之议者选择继统其後军前取出欲行惩断幸而不死驱虏远去臣终不变初议至於徽宗书草以为南朝有子不当相待遽如石晋国相虽傲岸遣人厚送钱绢至盈万数後有传录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诬愚以君臣之契与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还朝时首奏令刘光世通书请好其後吕颐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讨都监门客通书求好未几边报王伦来归颐浩遂欲攘以归已力援张邦昌友胥朱胜非来朝既而围城中人褻崇礼颐浩胜非援邦昌时受伪命人谢克家复来经筵当臣之求去也。陛下亲谕再三恩意凝密臣独以书生不识事体以必退为真是颐浩乃与权邦彦同日留身乘闲进言以谓宰相之去乃无一事，於是旋易台谏拟请御笔至崇礼草制之日请以为据克家崇礼之进用外人所不知臣固知二人独颐浩所私昵非陛下所眷注也。崇礼被逐常以所得御笔公示广众不知事君之体至於如此士大夫虽每窃非笑然以其人葺凡下缙绅不齿不足以牙颊姑置度外臣以出处自有本末後世当有公议不必与此辈较曲直故不论也。今崇礼已死无子独有女嫁谢克家之孙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笔复归天府则万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无所考信实害国体伏望圣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崇礼所受御笔缴进仍以臣今奏疏送付史馆就以传馱胜幸甚贴黄克家初受舆论界对所亲厚言等柰何盖已不有其父矣。岂意自全以至今日克家受颐浩胜非之援再至经筵曾无几时乃自奏言陛下以一人言召臣。又以一人言而去恐四方有以窥陛下其敢为大言元气忌憚如此疑以传疑何所不至伏望圣慈深赐降鉴奉圣旨依奏三省行下台州取元降御笔复归天府所谓欲盖弥彰者。

桧之谓也。桧每遇生朝锡赆踵道赐教坊乐佐酒一日有伶人作杂剧之戏其子喜笑声微高桧目之不语少顷桧起更衣久而不出妻王氏使人探之乃在一室中默坐智者谓桧叹其子不足以相副也。呜呼深哉！乞置益国官属虽不行亦不加罪王循友乞加桧九锡虽不行俄自知镇江迁循友知建康府识者不敢言惟以目相视。

靖康小雅曰：公讳桧字会之建康人也。当靖康二年金国二酋（二酋改作尼堪二太子）既日遣吴开莫俦入趣立异姓议未决声言将纵兵屠城中外危惧士大夫震仆栗颠倒遂有张邦昌之请公为御史中丞毅然独陈於虏（此字改作金庭）以谓主上仁孝圣明天下归心废非其罪岂计之得也。愿速反正以慰神人之望苟立异姓有死而已二尊（改作金人）遽怒致公军中执之而北时终始不肯立异姓者孙傅张叔夜与公三人而已呜呼士之所事外则君内则父父既不可易独君可易耶。且胡（改作金）人席其破京师之威以迫忧恐重死之人自以谓惟所废置莫我违也。绅既靡然奉承风旨之不暇以偷其生况敢（阙）其心以攻其失哉！公儒者也。内激

忠愤不顾其身惟义气在其古所谓忠臣耶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今於公见之《诗》曰：天崩地陷革我洪图孰敢维时醇儒祈复明辟诡捐躯猛虎垂涎遂将其须骊龙不睡乃探其珠身赴沙漠名振九区。

中兴姓氏录曰：秦桧字之建康人也。父敏学曾任湖州吉安县丞转信州玉山县令知静江府古田县皆以清白闻敏生四子桧其第三也。政和五年何桌榜登进士第为密州学教授知州翟汝文安抚使张叔夜皆荐之中宏词科李邦彦荐入馆职後除监察御史靖康初尝使於大金回除右司监代陈过庭为御史中丞大金陷京师取徽宗渊圣北去欲立张邦昌立命御史台疏其功德桧列其罪而上之。又表乞立皇太子或越王。又表乞立皇叔亲内不预背盟者一人及连衙乞立张邦昌之文桧不肯书名大金乃取诣其军由是世称其忠在大金时为徽宗作书上粘罕（改作尼堪）以结和义粘罕（改作尼堪）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俾结和议为内助桧至涟水军贼丁祐；寨诸将度曰：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追之以绝後患贼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

由义力保护之曰：此是宋渊圣朝中丞万一事平朝廷寻之我军诛矣。宜送之朝祐；乃令安道由义送至镇江府桧见刘光世首言讲和为便光世送之朝士民间桧来皆惊疑惟范宗尹李回荐其忠除礼部尚书绍兴初除参知政事桧曰：陛下用臣臣必能耸动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罢上欲用吕颐浩已召之富直柔韩璜辛道宗永宗皆惧其来密荐桧为相俾塞其进乃拜尚书右仆射。若误国之相汪伯彦首复其官与之宫祠以报旧恩及吕颐浩至俟命一月上卒用为左仆射桧心不喜阴结朋党以自助引翟汝文参知政事汝文公言天下人知桧真大金之奸细必误国矣。汝文乞罢去。又遣大金招讨都监客通书大金求好故大金遣王伦南还议和颐浩荐朱胜非綦崇礼谢克家入朝往往言桧之奸上悟罢其相乃落职仍谕朝廷终不复用书其罪付崇礼作麻力诋之并其党胡安国程江跻刘正张焘吴表臣皆罢之後复观文殿大学士命知温州碌碌无治声张浚为相上幸平江府抚军浚以桧柔佞易制荐入使备员乃除行宫留守次年奏召为枢密院使桧亦无所建明奉浚而已八年召为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同赵鼎秉政会王伦高公绘自大金还来许还韦太后邢皇后及河南州县桧力主和议鼎不以为然乞罢去桧遂专政枢密编修胡铨言和议非策乞斩桧及王伦以谢天下上怒黜铨而和议定许大金岁币银五十万匹两命王伦（交割）故地以请太后皇后尽得江南州县而大金渝盟王伦太后皇后亦不还桧知务本熙浩已病桧怀憾不已召为西京留守颐浩激愤而死後命台州发其家私暗事尽贬其诸子一家破矣。赵荣以宿州降命缚还金以绝中原士民来降之路世哀荣之忠而觉桧之心矣。参知政事李光憎桧所用皆亲戚略无公道与桧相争而罢去次年五月大金背盟入寇（删此二字）复陷河南州县士民归咎於桧桧傲然不肯退上亦眷之不衰桧欲慰敌心乃命诸大帅岳

飞韩世忠张俊刘皆追还不使深入。又惧诸将怨滥赏以官。又诬赵鼎怨言安置湖州士之稍端正如范冲王居正张九成辈尽逐之杨沂中濠州败绩殿前司兵几尽桧利其繆加沂中开府仪同三司以慢军势乡人范同议诸将帅多握重兵桧用其策而逐同居筠州贪其功於己桧加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

俄。又加少保冀国公忌谋深名重因与张俊不协乃罢其兵使知荆南。又忌岳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於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大金遣莫将韩恕回桧。又再主和议割唐邓商泗州以献大金倍添岁币之数。又诬李光怨言责建甯军节度副使滕州安置光大泣而去张俊方知福州桧忌其名而罢之大金还徽宗郑后邢后梓宫及韦太后上大悦加桧太师屡赐玉带桧初欲罢诸帅兵乃厚结张俊俾为枢密使尽护其军。又专主武臣差注及事成使江邈言俊罪而罢之，於是朝权尽归於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在官忠正之士各避山林闲桧徙封魏用兄梓为翰林学士终资政殿学士弟棣及妻兄王奂王会皆为两制王奂王历等皆居抚州恃桧势陵夺百姓田宅甚於寇盗绍兴十二年科举谕考（试官）以其子喜为状元俄除礼部侍郎迁翰林院学士後除枢密院加少保嘉国公二十四年科举。又令考（试官）以其孙坝为状元上觉自选张孝祥为第一凡欲差除皆非典故止及其亲戚故旧而已不畏公议傲慢自恣大金命尽发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於大金内弱军势绝後来归降之心严衢信处婺建等州皆大水士民溺者数万桧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再诬赵鼎怨言安置吉阳彗星见桧不乞退康与之言彗不足畏桧特改宣教郎擢用之。又忌张浚落其职使知连州频使臣僚及州县奏祥瑞以为桧秉政所致改封益国公别筑大第穷土木之丽以赐会武臣乞除差恩赏桧尤恶之积百千员无一得者客行朝饿。且死者岁不下数十以激军中使无斗志人人思乱士民词讼略不省览殿前司使臣施全候桧肩輿於市刺之不中自是列五十兵持攻槌自卫忌湖寅忠梗诬其罪安置新州。又安置李光昌化军初赵鼎议立普安恩平二郡王为皇子桧不欲宗强劝上曰：鼎欲立皇子待陛下终无子也。宜俟亲子乃立上见江左小康以为桧力任之不疑郗有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微旨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殖羨馀钱专徇帝嗜好故帝眷宠无比命中使陈典续呈赐珍玩酒食无虚日两居相位通十九年荐执政柄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谒执政州县亦不敢通书问如孙近韩肖胄楼王次翁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杨。

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矩郑仲熊等皆其奸党不一年或半年亦诬以罪而罢之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时使人伺察之是时得两府不以为荣迨疾甚上临问之桧已默不省次日卒年六（十六）四方士民相欢庆封建康郡王致仕其子喜尤瓷横不学闻桧死置酒大喜其党董德元曹泳等谋荐喜继相位上久知桧跋扈秘之未省乃赐喜少师致仕诸孙在外宫祠再赠桧申王护丧以葬江甯继而台谏汤鹏举往往言其奸逐其亲曹泳郑亿年王会等於岭表

诸亲王等数十人皆罢窜之。

秀水闲居录曰：绍兴改元范宗尹独相方三十许岁自谓有其器而政事殊未练也。方群盗扰五七郡小盗扰三两郡，於是公然剽掠民力既竭尽皆渡江纵去可却。又於沿江易置帅藩创立安抚大使但约每帅相去七百里不问形势如池州僻陋乃置江东大帅事同戏剧。又欲治崇甯大观以来滥冒恩赏条目实繁秦桧力赞之命既下参政李回非次改官诸大将皆尝随童贯被赏并领管削沿边死事之人所得恩数亦宣甚桧复以此挤宗尹遂罢相揆席久虚桧欲得之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悚动天下或问何以不言曰：今无相不可行也。未几桧果相次年植党以排吕颐浩上乃悟尽逐其徒桧亦罢政前一日召当制学士綦崇礼谕以桧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东人还金虏（删此字）以中原人还刘（删此字）豫如斯而已令载之制词至四年虏（改作金）使李永寿王翊来聘首言此事正与桧语合盖桧自京城随虏（改作金）北去为彼大大酋（改作帅）挾辣（改作达兰）郎君任用虏（改作金）骑渡江与俱来回至楚州遣舟送归桧王仲山胥也。仲山别业在济南府为取数千缗赈其行其後挾辣（改作达兰）统兵犯（改作攻）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伦奉使至其军中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於虏（改作金）意也。桧之初归自言杀虏（改作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逮其辅相力荐良臣入为都司继除从官欲弭其言耳。

又曰：郑相居中京师人族叔绅者开酒肆（俗云：正店）负官钱禁锢开封府其家窘甚妻离去改适张蕴女入端王府至元符末徽宗即祚郑氏立为妃绅骤贵居中亦进焉崇甯四年居中为内翰是年冬星变蔡京罢。

相五年居中探知徽宗有复用之意颇为延誉京师赐第建阁以君臣庆会为名居中作上梁文曰：邱壑未应容谢傅哀衣行见命周公。又曰：自有薰风来解愠更无箕舌巧为谗其迎合类如此大观改元京复相居中除副枢以椒房之故朝论不与即除资政殿学士示几再除知枢密院继拜首相，於是赐第建阁宠冠廷臣两子皆甯大观以来宰执子弟例作从官居中长子曰：修年次子曰：亿年亿年思所以自别假手於门馆孙谦亨获与荐名既赴大比试居中（在相）位差试官多其所亲知举王安中李邦彦宇文虚中参详检点官莫侔黄颖张志李质李舜由辈皆是也。余时为太学官例差入院引试日亿年谦亨并案而坐以便传授巡按官亦其所善尝有一二员守护虚为兵卒所纠也。庭中士人帘内试官无不才腕既考校侔颖等曰：诣诸位搜访亿年程文既得之即送知举三公拆号亿年名在第九余即就取试卷阅之议论绝寻常惟策三篇粗有可取亦在去留之闲每道头尾各用祖宗故实一事疑即暗号也。榜既出物议殊不平台疏论之有旨取程文看详则试卷已不见议者益喧。又数日得於试院井中污损不全。又有旨令进入乃降手诏称其文理合在高第。且奖谕居中有义方之训恭惟徽宗皇帝天覆海涵有大恩德於居中父子亿年即授秘书少监（遂遣）造法从

其後居中丁忧罢相复领枢密院薨於位赠以王爵恩礼宠数哀荣始终冠绝古今以君臣施报之义论之亿年兄弟当如何哉！建炎四年虜（改作金）骑渡江亿年被执北去逆豫僭立即臣事之为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书迁除执政尚书右丞资政殿学士绍兴七年虜（改作金）既废豫以河南地来归亿年召还时宰秦桧者王仲山之婿也。亿年母即仲山亲姊桧子喜复娶修年之女至是颇佑之收至除杂学士继欲复伪齐所授职名参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以为不可乃止後数月光罢政亿年竟复资政殿学士仍奉朝请虽士论汹汹而一时侍从台谏皆桧私党不复顾逆呜呼亿年事逆豫为执政掌其机事预其深谋而所谓机谋者欲灭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倾覆赵氏宗社而为刘氏家国也。欲吞并东南而臣属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从然则亿年与豫其罪等旧官其可复乎！唐禄山之礼既复两京陷贼官以六等定罪最重。

弃市次自尽馀流窜故相张说二子均自皆当死肃宗以在东宫时说有保佑之功欲贷之明皇曰：均自事贼皆任权要均仍为贼毁吾家事不可赦肃宗复请，於是流自岭表而均被极刑焉徽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遇张说亿年之事逆豫亲於张均之事禄山而况居中素无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之灵乎！。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校勘记。

身营狡窟（误作身居营窟） 继代以率代功（代功误作功名）（阙）盈城而盈野（原阙系不至二字） 士大夫虽每窃非笑（非字衍） 况（阙） 其心以攻其失哉！（原阙系违字） 绵以清白闻名（名误作敏）复命台州发其家私暗事（复误作後）。

●卷二百二十一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一。

起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壬子。

二一月徐嘉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

先是差宗正丞郑冉为贺生辰国信使臣僚言冉素贪污罢之乃以徐嘉为贺生辰国信使。

洪皓复敷文阁直学士致仕。

行状曰：建为三年苗傅刘正彦出逃未伏诛上将狩建康先君上疏言今内难甫平外敌方炽。若轻至建康恐金人乘虚侵轶宜遣近臣先往经营庶事告办鸣銮未晚也。时庙谟已定不能从既而悔之上问宰辅近谏移蹕者为谁今安在丞相张和公时知枢密院以先君对过秀邀先君至平江欲以为部使者招二凶适捷书至乃止将辞归和公曰：吕丞相欲见君即遣直史介谒俄有旨召见时方墨衰丞相脱巾服衣之既对上以国步艰难两宫远狩为忧先君极言天道好还裔夷安能久陵中夏（删此八字改

作敌无久盛之理）此正春秋必阝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晋训楚也。所言反复当上意上曰：卿议论纵横熟於史传有专对之才朕方择使无以易卿先君以母老父丧恳辞不许擢徽猷阁待制迁五官假礼部尚书为奉使大金军前使令与宰执议国书先君欲有所议辅臣护其文不喜遂抑迁官赐告一日归别先君持太硕人拜。且泣时长子适甫十三岁逝以下皆襁褓呱呱省别行路不能仰视先君弗子也。淮甸贼[B227]起除兼淮南京东等路抚谕使俾李成以兵护至南京成方与耿坚围楚州以责其降虜（改作敌）为名实持叛心先君遣书抵成成曰：计泗虹有红巾非千骑。且不可往军食绝不克唯命先君闻坚可撼阴遣说之曰：君越数千里赴国家急山阳纵有罪当稟於朝今擅兵攻围名为勤王实作贼尔坚意动遂强成敛兵先君行未至泗境谍云：有迎骑介而来副龚曰：事叵测虎口詎可先君不得已遂返即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应付粮乞襄有引众纳命建康之语今靳赛据扬州薛庆据高邮万一三叛连衡何以待之方舍垢养晦之时宜选辩士谕意优进官秩畀以京口纳运如晋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上遣阁门宣赞舍人贺子仪抚谕成给米五万石令第将士名恩初先君戒所遣使须疏从中出乃诣政事堂白副封时时方禁直。

达忤宰臣意以托事滞留降承议郎许出滁阳路张守忠李贵啸聚颍上道益梗提举官范锐张锐尝招慰之旋复乱先君至顺昌闻贼有至近郊以牛驴市物者约与相见谯门下先君晓譬切至曰：自古无白头贼贼悚然请归报其渠乃为书致其渠守忠贵听命率所谓李阎罗者先君闲关至太原留几一年虜（改作金）遇使人礼益削及至云：中大酋（改作帅）粘罕（改作尼堪）迫遣与副使官伪齐先君曰：万里衔命不得御两君以归大国度不足以有中原当还诸本朝乃违天以奉逆豫豫可磔万段顾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臣豫亦死偷生狗鼠闲甘鼎镬不悔也。粘罕（改作尼堪）怒命壮士拥以下执剑夹承之先君不为动旁贵人曰：此真忠臣也。止剑士自为跽请粘罕（改作尼堪）怒少霁遂流递於冷山与假吏沈珍隶卒邱德党超张福柯莘俱副使至汴受豫命知恩州流递犹中国编窜也。云：中至冷山行两月程距虜（改作金）都二百馀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庐不满百皆陈王悟室（改作乌舍）聚落悟室（改作乌舍）使诲其子或二年不给衣食盛夏矣。衣角布番谓（改作时命）四隶采薪他山尝久雪薪尽至拾马矢煨丐而食绍兴二年使者王伦归为上言之即下秀州存问家属赐银绢二百适未冠得监南岳庙先君辱於悟室（改作乌舍）十年多数诗以讽皆忧国伤时语悟室（改作乌舍）尝得献取蜀策持以问先君先君历陈古事梗之悟室（改作乌舍）锐欲吞中国曰：孰谓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接尔先君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岂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数数为言所以来为两固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儿兵交使在礼不当执悟室（改作乌舍）或应，或不应既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谓我不能杀汝耶先君曰：自分当死愿大国无受杀行人之名此去莲花泺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荡诸不

以坠渊为言可也。悟室（改作乌舍）义而止两宫蒙尘五国城尝遣私人奏书并献胡桃梨修粟丐诸物两宫始知赵氏中兴永陵讳闻先君北向泣血旦夕临後遇讳日即燕山开泰寺为文以荐其略曰：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於秦牢新庙存衣冠招魂但歌於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繫唯呕血。又云：盛德之礼传百世以无穷在天之灵继三后而不朽故臣读之无不掩涕已遣使约和悟室（改作乌舍）问所议。

十事先君条析之甚至曰：封册是虎名年号本朝自有三千两金景德所无东北宜丝蚕大国有其地矣。绢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摇民害计本朝必不可景德之盟南北所得人皆不取载书犹在可覆视也。悟室（改作乌舍）曰：吾固取投附人诛之以惩後何为不可先君曰：昔魏侯景举十二州地归梁至萧明於魏景遂作乱陷台城仆两帝中国所监决不相从悟室（改作乌舍）稍悟乃曰：汝性直所言不诳我吾与汝如燕遣汝归议遂行所存沈珍邱德党超三人既而莫公将近北来议不合囚汲州事复变道达鞞帐其酋（改作帅）闻洪尚书名争邀入穹庐出妻女胡舞（删此五字）举浑脱（删此二字）酒以劝到燕一月越王兀术（改作乌珠）族悟室（改作乌舍）党与坐死数千百人独先君故与悟室（改作乌舍）持论身几死数矣。兀术（改作乌珠）知之故得免燕人重先君执节争持酒食相劳苦先君闲行廛市物色谍者得赵德书几数万言藏故絮中以归曰：顺昌之役虏（改作敌）震惧丧魄燕之珍器重宝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再躡河南後必更戍具以悟室（改作乌舍）问答语两宫诸王主所居报上是岁绍兴十年也。明年夏求得皇太后书遣邵武男子李微来上大喜因御经筵谓讲读官曰：不知太母甯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遂官李微其冬复以书（来曰：）虏（改作金）已厌兵势必不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携朝廷不知虚实卑辞厚币未有成约不。若乘势进击再造犹反掌尔所取投附人只欲保守江南归之可也。独不监侯景之祸乎！。若欲复故疆报世讎则不宜与胡铨封事此咸有之知中国有人益生惧心张丞相名动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问李赵二相安否献六朝御容徽宗御书其後和定（永）陵及太后归音皆先报凡四年中以文书至得九数陈军国利病谓施行之则宗社生灵之主留中皆莫得闻先君言无隐情归国以此触罪诸子惧深祸过庭不敢一问北事故忠言秘策不昨详独系帛书所存大略如此初宇文虚中既换虏（改作北）官欲扳先君分谴乃力荐於虏（改作北）庭换先君为翰林直学士力辞获免宇文虚中为详定礼仪使始造赦其文复及先君先君诉虏（改作金）相韩乞於真定或大名养济图逃归计怒虚中赞其（阙。旧校云：盘洲集作赞其决）遂换中京副留守复力辞大怒降留司判官为承德郎趣行者屡矣。誓以死不就职虏（改作金）法虽未换官而曾被任。

使者永不可归虏欲以计隳先君令校云：中进士试使者监上道先君日损食阳为有疾状既至谓同院官曰：今取士以诗赋吾故学经尔曰：，岂不能出语策士乎

！考官孙九鼎者有太学旧为以疾闻得回燕虜（改作金）议遣奉使人各还其乡因赦及之他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无敢言淮南者先君实以饶州闻张公邵朱公弁自变言和州徽州人既议和还淮以南使者故先君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曰：此等人。若放了几时更有今不留後必为我患归计屡欲变参知政事王公伦至燕先君得虜（改作金）阴谋从坡上与馆中人语为留守翼王所获付吏将驰流星骑上其事副留守渤海人高吉祥素嘉先君忠委曲护出之。且易以他牒先君行月馀方以元牒奏垂入境追者七骑至及诸准则在至盱眙以奉使无状自劾上方以来归为喜报无罪可待日以御札趣覲既至阙登时见内殿奏事罢力求乡郡养老母上曰：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岂杏仁中朕去也。赐内库金带鞍马既。又以马惊复拜赐。又赐御铭赞制琴一黄金三百两帛五百匹象齿三百斤绵香酒茶诸果物中使曰：踵门咨访宸章沓至。且谕旨将柄用皇太后之归也。过燕先君冒禁朝焉至陛对乞赐见明日即诏入慈甯殿已设帘皇太后顾人曰：（旧校云：盘洲集作皇太后顾帝曰：）我故识尚收矣。命彻之对外庭臣唯先君一人见宰相秦桧肆言无所避弥三日不休曰：张丞相虜（改作敌）所尊惮乃不得用钱塘暂蹕而景灵太庙极土木之工示无中原意耶语侵秦皆类此秦谓适曰：尊公信有忠节得上眷但官职如读书速则易终而无味要当如黄钟大吕乃可阅九日进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虜（改作金）来取赵彬辈三十家先君疏言昔晋韩起买环於郑郑小国也。能引谊不与虜（改作金）既限淮淮官属皆吴人留不遣盖虑知其虚实情伪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强以尝中国。若遽从之彼将谓秦无人而轻我矣。疏出做作色曰：公无谓秦无人後上疏言，或以不与之故恐致渝盟宜曰：俟渊圣皇帝及皇族归乃遣。又言王伦郭元迈辈以身徇国弃之不取缓急缓切经筵进故实引楚平王止子旗伐吴事因言吴取州来楚弗与校抚民治兵五年而後用师今淮右之民劳罢流散宜时使薄敛勿令转徙无告中兴急务也。秦益不喜初虜（改作金）围。

楚州久不下时秦留粘罕（改作尼堪）所虜（删此字）使之草檄谕降有室（改作锡纳）者在军知状先君与秦语及虜（改作金）事因曰：忆室（改作锡纳）否别时托寄声秦色变而罢明日侍御史李文会论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饶州秦方钳天下舌不得言中官白锷从皇太后北归者宣言为理乖洪尚书名闻华珍（改作中外）顾不用秦闻系锷大理狱狱成锷实不识先君特以虜（改作北）中知名故锷既流岭海谏议大夫詹大方特疏先君与锷刎颈交更相称誉遂罢郡未几谪濠州团练副使安置英州懿节皇后之姨高氏与其夫赵伯隶悟室（改作乌舍）戏下贫甚先君屡之范蜀公之孙祖平虜（改作金）不以为官佣奴之先君使以东坡所为蜀公铭白曰：我官人也。虜（此字改作金帅）曰：东坡书不疑矣。即释之先君资以归装贵族有流於黄龙府优籍者二人先君属副留守赵伦除其籍刘公光世之庶女小丑在虜（改在金）豢豕为贖以重价求匹偶衣冠之家略为人奴者贖之数十人张待制字

发自蔚州死云：中先君过荒寺见其椽摧之至燕山授其仆锺禹功使葬司马侍郎朴握节以死居数年无有能明之者先君为陈本末诏以忠节显著赠兵部尚书其归也。北人治钱具几匝月後使者至虏（改作金）多问先君今何官居何地先君有胆略遇大事敢为平居慷慨有经略四方之志常与诸子曰：在北方久料之熟矣。今其势日削可以凭轼取之过河朔时见父老指共子孙曰是皆生长兵闲已二十馀矣。不知有宋我辈老。且死恐无以系思赵心不幸大忤时相挫抑颠沛天不假龄斋志歿地诸孤不孝不及见其成大功名也。。

皓有松漠记闻金国交文具录传於时其松漠记闻曰：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自兴兵以後浸染华风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变有用十一月旦者谓之周正（删女真至此七十六字）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国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贺使以正月至彼盖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两至也。。又曰：女真旧不知几月如灯夕皆不晓己酉岁有中华僧被掠至阙遇上元以长午引灯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对时有南人谋变事泄而诛故乞买疑之曰：是人欲啸聚为乱刻日时立此以为信耳命杀之後数年至燕颇设之至今遂盛（删。又曰至此百一十一字）。又曰：初。

汉儿至曲阜方（删此字改作时有议）发宣圣墓（下添者字）粘罕（改作尼堪）闻之问高庆绪（勃海人）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下添尼堪怒三字）曰：大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故阙里得全。又曰：予顷与其千户李靖相知靖二子亦习进士举其至女嫁为悟室（改作乌舍）子妇靖之妹曰：金哥（改作景格）为金主之伯固伦侧室其嫡无子而金哥（改作景格）所生今年约二十馀颇好延接儒士亦读儒书以光禄大夫为吏部尚书其父死乞宇文虚中高士谈赵伯为志高字以赵贫命赵为之而二人书篆其文额所濡笔甚厚曾在燕识之亦学奕象戏点茶

（删此七字）靖以光禄知同州冒墨有素（删此四字）今亡矣。其论议亦可听衣服皆如汉儿（删此六字）。又曰：辽亡大实（改作达实）林牙亦降（大实小名林牙犹翰林学士虏俗大概以小名居官。删注二士字）後与粘罕（改作尼堪）双陆争道罕（改作尼堪）心欲杀之而口不言大实（改作达实）惧及既归帐即弃其妻摧五子宵遁诘旦粘罕（改作尼堪）怪其日高不来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柁）畏罪崦窞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改作尼堪）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贱者妻不肯屈强之极口骂遂射杀之大实（改作达实）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辽将余都三（改作伊都库）帅兵经略屯田於合堇（改作和勒端）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实（改作达实）游骑数十出入军前都姑（改作都库）遣使打话遂退沙子者盖不毛之地皆平沙广漠风起扬尘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顷刻高数丈绝无水泉人多渴死大实（改作达实）之走凡三昼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穷追辽御马数十万牧於磧外女真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实（改作达实）所得今

梁王大实（改作达实）所得今梁王大实（改作达实）皆亡馀党犹居其地。又曰：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加倍责儆唯正旦（旧校云：松漠纪闻作正月十六见别本。又云：归本亦作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删妻女至此十四字）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鍤微物亦摧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谓关酒肴饌之类）次则摧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删既无至此九十九字）。又曰：蒲路虎（改作富勒呼）性爱民所居官必复租薄征得番汉闲心但时有酒过後除东京留守（治勃海城）敕令止饮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索杓瘳孟遮道而献（索杓木名有文缕可爱多用为宛）曰：可以酌酒路虎（改作富勒呼）曰：皇帝临遣时宣戒我勿饮尔何人乃欲以此器导我。

耶顾左右令勃辣孩（彼云：敲杀也。。勃辣孩改作干布哈）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击其脑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毕复呼使前僧被血淋淳蒲路虎（改作富勒呼）曰：所以献我者意安在对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为寿无他志也。路虎（改作富勒呼）意解欲释之询其乡以渤海对路虎（改作富勒呼）笑曰：汝闻我来用此相鹘突，岂可赦也。载召而责之曰：汝曹群游已冒法而乃敢显行吾前耶皆射杀之。又曰：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即译语官也。，或以有官入为之）上下重轻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贿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银珠哥大王者（银珠者行弟六十也。）以战功贵显而不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僧诵言欲申诉逋者恐相率赂通事曰：汝辈所负不贖今虽少迂延终不能免苟为厚谢我为汝致死其僧民皆欣然许诺僧具牒跪听命通事潜易他纸译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银珠笑即书牒尾称寨痕者再庭下已有牵栳官使二十辈驱之出僧莫测所以扣之则曰：寨痕好也。状行矣。须臾出郭则逋者已先期积薪拥北人惜赦无郊霈予衔命十五年才两见赦一为余都姑叛一为皇子生。又曰：省部有令史以进士及第者为之。又有译史，或以练事，或以关节凡递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译史送之大州获三数百千帅府千缗。若兀术诸贵人除授则令宰执子弟送之获数万缗（删。又日至此三百五十一字）。又曰：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独创性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皆白人不敢入恐秽气一闻致蛇虺之害（删恐秽至此十字）黑水发源於此旧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晋改为混同江其剝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以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後悟室（改作乌舍）得南人始造船如国运粮者多自国往五国城载鱼。又曰：虏（改作金）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升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大柴三束上节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面三斤杂使钱二百白米二升中节常供酒五量罐羊

肉三斤三面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下节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

文具录曰：臣拘縶绝域十有五年凡所见闻亦尝记。

录比闻孟庾南还发篋得其状藁几阻归计应有书籍悉被留。若紧切者恐皆焚毁独存此书其官制禄格封荫谥讳皆出宇文虚中参用国朝及唐法制而增损之臣辄举其废置施設之略近左右司侍郎不除却置外郎和人六部初置吏户礼三侍郎位正四品後置三尚书仍兼兵刑之位正三品。又增三侍郎升诸司郎中为从五品添置外郎其後六曹皆置尚书国史院置监修以宰相兼领御史大夫翰林承旨皆阙不除国子监旧在燕京亦不设秘书省讼在燕宏法寺监少丞郎皆备中丞唯掌讼牒。若断狱会法或春水秋山（谓去国数百里逐水草而居处）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至国则归其家谏官并以他官兼之与台官皆备员不弹击鲜有论事者外道虽有漕使亦不刺举故官吏赃秽略无忌惮其恃权势者恣情公行民不堪命（删与台至此四十六字）左右丞相以见有人故以侍中令居其下仍为兼职两省侍郎亦虚位以左右丞皆有风险任仍列其上参政亦阙官故在从二品後虽置二员却称参知统牧猛安（改作明安）谋克（改作穆昆）以管女真户为上杂以汉上为下猛安（改作明安）者夷言（删此二字）谓之肩安谋克（改作穆昆）即毛毛可都事令史多以登进士者为之预其选者人以为荣凡丁家难者不以文武主下未滿百日皆差监关税商税院盐铁场一年为任谓之优饶其税课倍增者谓之得筹每一筹转一官有岁中入九老家者近者拣课额少处受之，或以家财贴纳只图迁转綦欲迁者於课利处除岁额外公然分之每岁转差参知员至燕集注五品以下陟皆由都事令史好恶其有负者不责降只差监辖盐场课额虽登出卖甚迟虽任满去官非卖尽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调者无磨勘之法（删凡丁至此一百七十三字下添官人法三字）每一任转一官以二十五月为任将满即改除并不待阙亦无选人法河南州选人初用举官升改近以举官受赂遂废不行本朝士人有带职自大观文至直秘阁皆谓之贴职。若换授者不问高下於阶官上只加一资既无职名惟重阶官以三品为高六曹郎中旧依辽例皆称尚书故以侍郎为重今则自侍郎以下只呼阶官而不称其职明经童子两科仕止於州司候县主簿任子之法一品於阁外承应一品内供奉班不限人数亦无年限并补右职皆与监当本朝人换官以进士为上奏荫次之军功与他出身最下。

皆入杂班仁暴使三品以上俸不分正从虚中既在翰林乃诱后舅都检点乞增正品俸比价三品增三分之一点检既出复仍旧制近闻一品二品复增正品则三品亦例增矣。直省官主供官笔札皆用明经童子登科者为之引接用衙校牵椈仁兼从多用燕卒当职官多取其直而蠲（其役）一卒役一岁往来六七千里贫者甚苦之出钱七八十千乃免庙讳尤严不许人犯尝有一武弁经由元帅投牒误斥其讳杖背流递初只讳後有申牒云：闕也。遂并闕而讳之（删当职至此七十九字）自泗至会甯驿舍

地里漫具於後其了不可缕陈聊述大概备乙览臣无任昧死绍兴十三年九月日洪皓谨记。

十二月张士襄远小监当。

张士襄因因奉使回奏事不实（谪与）远小监当遂监南康军城下酒。

张浚观文殿大学士。

制曰：无德不报君子以兹致祥疑罪惟轻圣人之所以惻悯矧兹上宰备载元勋不胜人言之繁寢疏国士之遇投闲已久清议蔼然宜有哀嘉之章式昭眷倚之厚具官张浚幼负大节早际昌期五龙夹日而飞忠诚莫贰三军之帅可夺生死不移耿然孤忠播在兴论朕讲信修好休兵息民通南北两朝之卜为社稷万世之计而前日之辅政者何罪满朝之丑正者岂其股肱之良尚处瘴疠之地真祠美职内殿崇资非特以慰斯民之心亦所以增有识之气。

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二十六年辛次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遗史曰：先是辛次膺为湖南提刑闻金人遣使张通古来诏谕江南曾上书言父母之讎不反兵，岂有降万乘之尊屈已称藩者乎！书奏不报即丐祠台州崇道观绍兴十年金人败盟次膺有故人将漕湖北者拟寄居鄂渚而依焉及见待遇甚厚力留次膺寓居次膺亟归语兄弟曰：岳飞握重兵昧保身之策祸将及矣。飞厚赂其行闪膺不受遂入鄱阳寓居宫祠满以与秦桧不协不复再陈贫窶之甚未尝以一字通贵要亦未尝以毫发干人阅十二年忍穷如铁石而志气不少屈兄弟殂丧竭欢致养上顺亲颜抚恤幼弱一门和熙邑人化之至是除帅浙东未赴移知婺州。

四月十八日己丑陈诚之为大金国贺上尊号使苏晔副之。

陈诚之假资政殿学士苏晔假崇甯军节度使副之为泛使上金国主尊号也。。

五月二十四日壬子金人遣敬嗣晖萧中立来贺生辰五月二十四日壬子金人遣敬嗣晖萧中立来贺生辰。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一校勘记。

先君欲有所易（易误作议） 胡铨封事此咸有之（咸一作或）始造具赦文（误作始造赦其文） 後三曰：复上疏言，或以不与之故（脱三日复三字） 金国交文具录（交字衍） 後数年至燕颇设之（设应作识） 苟能厚谢我（能误作为） 其山禽兽皆白（脱禽兽二字） 其俗剝木为舟（脱俗字） 始造船如中国运粮者多自国都往五国城载鱼（脱中字都字） 夷言谓之盲安（盲误作肩） 比从品俸增三分之一（从品俸误作从三品） 经由元帅投牒（由应作西）。

●卷二百二十二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二。

起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尽其月。

七月张邵卒。

礼部尚书奉使金国待制张公行实曰：建炎元年金虏（改作人）已陷京师二圣北狩车驾南幸海内扰公慨然有忧时之志二年二月请於州上封事曰：臣臣闻古人有言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观比年以来夷狄（改作金人）内侮京师陷没二圣北狩宫室为空陛下暴露盖二年於兹矣。天未悔祸淮甸再扰乘輿播越南绝大江以万乘之尊涉不测之险陛下之忧辱可谓甚矣。此诚臣效死之日而职有常守不备行阵冒矢石以毕臣分复欲剖心折肝指摘时事少陈愚者一得之虑以冀裨益其路无由疾首痛心继泣以血诚不胜愤懣臣伏读二月二十七日诏书有曰：今正事阙遗民俗利病或有关於国体或有益於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顾臣不学无术暗於大体不敢自谓有忠言至计然之情不能自己诚不敢避狂妄之罪辄效其愚臣窃观今日中国之势可谓危矣。四海有瓦解之忧军民有怨叛之意夷狄（改作边骑）日以强盗贼日以多币藏空虚干戈配钝而陛下以单寡之兵伤残之馀退保吴越区区一隅之地国势危小言之则卑陋而不足以立国姑以当今所刀者为献，庶几日有就月有功岁有成以光中兴之业以复祖宗之旧陛下亦欲闻之乎！臣闻国之强弱系乎！形势有中原之形势有东南之形势塞飞狐杜太行据成皋之险距白马之津西取关中以制天下此中原之形势也。据建康阻淮泗资荆湖巴蜀之饶擅吴越闽岭之利养威蓄锐凤时待衅此东南之形势也。今中原形势未可遽争而东南形势当力争之何以言之虏

（改作金）既已取三关据大河轹关中城河阳形势之地既略有之京师孤弱环而弗取虏（删此字）非不能取也。关其一面欲诱陛下归而掩之也。彼方形势以争中原而我乃屡衄不振之师乘军政破坏之後顿兵坚城经犯险阻决一旦之胜争尺寸之地百大气层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是中原之形势未可遽争也。东南之地素号富庶诚可因以为资待衅而动昔汉高以关中成帝业光武以河北致中兴刘裕以江左平关陕孤权刘备皆一时之雄亦因江东蜀汉之。

资而强於天下今东南兼有江淮蜀汉之地方之汉高光武盖陛下之关中河北也。岂孙权刘备区区僻陋所能拟哉！殆天以资陛下而赞之中兴舍此则无投足之地矣。可不力争之乎！非保东南无以为陛下之资非据建康无以镇东地之势建康之地龙盘虎踞古称帝都却倚大江险实天设荆湖巴蜀实居上流无事则漕免足以给费有警则召兵足以戡难顺流而下（不淹）浹旬吴越闽岭实财货所出摘山煮海其利不费陛下何不据此以跨东南分遣将帅以除盗贼尽城江北诸州择人以守之重兵以镇之列屯相望绵地千里亦禁革之术为声援之助以为建康捍蔽以壮东南形势乃退保钱塘示弱乎！钱塘僻在海隅其地狭小臣恐虏（改作金）人闻之谓我弃江淮而

退矣。有如遣闲谍诱盗贼以高爵连衡抗我外恃金人之救内据要害之地坚城列守未可疾攻则是江淮之闲。又生一金贼也。（改作劲敌矣。）失襄汉唐邓则川陕之运不通失武昌斩黄则荆湖之运通失九江采石则江淮之运通失淮西庐寿则维扬历阳可能南渡而江左震矣。就令能保钱塘彼将了豫章九江涉当涂京口数道并进南饶信北攻苏秀绝我援兵梗我粮道无地自处诚非持久之便也。以陛下之圣明睿智天资神武如此臣固知陛下非以钱塘为形势久安之地也。特以前日维扬无备暂为避狄（改作迁避）之计因时巡幸徐图其所响尔臣窃谓钱塘固非形势久安之地然舍建康而之他则尤为不可北门失守则京师陷关中残破则襄邓不足恃豫章长沙江陵之属僻小一隅不足自保。又下於钱塘小一摇动则江浙财货复失之矣。或者难臣曰：子欲天子幸建康岂欲以长江为险邪长江之险孰与黄河黄河。且不足恃而虜（改作敌）既有之矣。乃谓长江足以捍蔽建康乎！臣应之曰：不然京师虽倚浊河为固我我宋之屏蔽自祖宗以来严兵镇守首尾相救形格势禁虜（改作敌）人澈入寇（改作潜入）非以黄河不可渡也。惧诸镇之兵俟其渡河而蹴之也。引兵兴入前限大河或邀其归路或击其半济虽欲无败可乎！澶渊之役纵还而甚惧靖康之初讲和而遂归徒以河北诸镇未尽破故也。靖康再寇（改作至）实失三关诸镇之未破者大抵兵少势弱自救不暇虜（改作金）人乘虚破京师去 司二圣其视黄河直。若一沟渎耳何足恃哉！然则以黄。

河为险而河北诸镇因河之险以为捍蔽者京师之势也。以长江为险而江北诸州因江之险以为捍蔽者建康之势也。江北之备臣请复言之虜（改作金）入宿亳登莱则楚泗濠梁为冲维扬为靖江江阴为重虜（改作金）入曹濮则陈蔡庐寿为冲历阳濡须为九江为重虜（改作金）入汝颖则襄吨为冲安陆斩黄为武昌示例国为重以臣之愚欲望陛下分遣能臣相视诸州要害筑坚城面守之长江之冲列置水军而驻於南岸津涉之地严为守备水战之具务极工巧自江陵而下镇江而上度地远近列将守之其闲地远势分则添置城堡守以偏裨声援相及烽火相望随其部分统大帅付之以征伐许之以便宜基倭任规画中在平日悉比极边虜（改作金）骑入寇（改作潜入）按兵持重或迎其前使不得渡或乘其後使顾而惊或邀其归使弃所掠或薄其险使歼其类虜围重镇则裒兵以援盗贼所渡则并力邀击此江淮设备之大纲也。其闲细目不可胜举臣未尽言姑以一方之所急者言之徙寿春淝水塞瓦梁繕濡须此一方之急也。寿春旧治控南北阻水为固其地最险自古南北交兵则必先争晋守之以抗石勒是以有距灵之胜梁失之以资侯景是以有台城之乱周世宗伐淮唯寿春坚守数年不可下因刘仁贍之病其众遂降世宗恶其险而迁之僥复其旧亦吾之保障也。淝水之阻横贯庐寿谢玄於此实破苻坚遗迹故道尚可究寻瓦梁诚塞後湖为渊自昔南朝谓之北海遣址尚存复之甚易濡须之乌孙权所营权失合淝则濡须为重我有合淝则濡须以轻设险豫备亦不可废凡此数事皆在所急唯徙寿春尤不可缓以臣观之

今已晚矣。诚非一守令干辨所能了也。此一方之急臣所知而略而者如此江淮横亘其里数千臣之所未风与言之所示尽其他利害可类推矣。陛下诚能从臣之计进守建康以持形势经略江北以为距塞以我富强观彼衅隙秣马厉兵复中原之旧雪二圣之耻夫何难哉！或者复难臣曰：今日之事迫矣。中原待救有显然之急二圣未还须迎请之计车驾巡幸，岂有定所子不陈芳了观察家计建兴复之策因西北思归之士及其锋而用之以争中原乃欲说天子以都建康是偷安之计尔。且江淮之地纵虜（改作敌）得之不能守也。乃区区留意然则江淮而北子欲弃之以蹙国耶臣复应之曰：不然观时而动见可而进兵家之势。

也。吾岂乘中原而忘二圣哉！顾虜（改作敌）战屡胜而我常衄虜（改作敌）气方张而我未振角力争进诚所未暇。若曰：得吾地而不能守因置度外。又非计也。兵法不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无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耶所论江北之备特建康之盾蔽天子之近卫耳江淮有备势可自守无有後患然後选将命兵东缮齐鲁西复涧关北取河津以图恢复以迎二圣未为晚也。然今日之急江淮之外。若彭门青社。若京师漕濮与夫关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镇抚之俾蔽益多而东南全矣。齐襄公复九世之讎春秋大这越之报吴也。变以二十一年之久兹事体大当务万全吾岂弃中原面忘二圣哉！东南诚全相与坚守虜（改作金）人闻之亦谓我无意於中原也。不复备我日益骄惰。且有内衅可得而乘昔汉高之都南郑也。张良劝烧栈道以示项羽无西意羽以故不复设备高帝因之遂能定三秦成帝业往事可鉴其理灼然不识陛下以为然乎！。虽然前言所陈特立国之一事尔。又有大於此者陛下诚能不惜玉陛方寸之地使臣披露肝胆当为陛下尽陈当今之急所以富国所以强兵所以除盗贼庶乎！宏业可兴中原可复大耻可雪陛下变有意乎！蒙恩召对时虜（改作金）再入寇（删此字）渡河而南朝廷求可使者欲止其师莫有应者公慨然请行上嘉之特转五官授奉议郎直龙图阁借礼部尚书充奉使大金军前使杨宪副之以泛使恩官其二弟祁邴祁。又以泛使赏格授添差明州观察推官与诸弟奉太夫人居於鄞公以其日就道是月至楚州先遣二校执旗渡淮抵淮阴见金人先锋太一孛堇（改作托云：贝勒）留一人为质遣一人还报遂抵海州界风孛堇（改作贝勒）使郁（改作裕）太尉者馆伴。又有店者（改作德济天使偕行至潍州接伴天使至有妓乐出迎公曰：二圣见在北方某为臣子所不忍听遂止乐凡三请方赴宴宴罢遣妓四人来侍公明烛竟夕危坐翌旦见军郎君拈懒（改作达兰）令公拜曰：监军是北朝两府某是南朝两制无拜之礼拈懒（改作达兰）曰：汝见大金皇帝也。不拜耶公曰：见大金皇帝则拜遂设香案俾望拜拈懒（改作达兰）遣人取国书因止公於昌邑俾俟报久之随行吏士谋曰：我辈执留於此未有归期虜（改作笔）亦玩。且从初黠我者孛堇（乞讨作贝勒）也。不叵杀之人各散去遂与杨宪合谋以状告公公曰：不可是反害事吾侪安得脱，於是大违众议宪等怒反诬告於虜（改

作金)。若伪泄其事者拏懒(改作达兰)以甲围昌邑遣人执公等。且问如何谋反忽一使臣曰：不干尚书事三日前收得副使状子今在夹墙裏因指示其处数人取得之以白拏懒(改作达兰)方知事不由公鞭杨宪五十命名臣谭恭以下各三百俱执送密州柞山寨拘系虏(改作使)兵屯守於近明年四月公闻拏懒(改作达兰)复经略乃以书抵之曰：窃观自古忠信之士将命出疆缓颊立谈非独有以利於我亦将有以利於彼然後可以解两国之纷成一时之事某等弩怯不敢自比古人而区区这意所以为阁下利在计者请为大国陈长虑远图之术某闻善创业者不必善守。又善制胜者不必善持盈善成始者不必善成终是以自古有为之君与佐治之臣负英特雄伟之资适逢其会乘敝而起兵强於天下威加於邻国则必以守文为难而某等辄复以持盈成终为难而附益其说以献於阁下何者以某区区之愚尝观於大国自交兵以来大小数百战未尝败衄卒获大利成大功可谓善创业矣。可谓善制胜矣。可谓善成始矣。然连兵二十馀年士不解甲马不释辔南北之民肝脑涂地杀伐不可谓不多愁怨不可谓不众士大夫不可谓不劳讫未闻有偃革回兵之议兴灭继绝之恩无乃犯犹火弗戢之戒乎！昔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上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百人皆曰：善有一夫立其旁曰：可教矣。基怒释弓抚剑而问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我非能教子屈左伸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百发而百中之可谓善矣。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百发尽废基曰：善此虽古人已陈之说然某等辄敢借是意以教执事者用兵庶乎！可以少助大国守文持盈成终之术不识阁下以谓然乎！。虽然为用兵之策者亦必有说矣。不过曰：南人易与耳甲兵不如昔日之强财用不如昔日之广大江之不仅一衣带比之黄河，岂不可渡甯昔日能胜之而今乃不能耶某等窃以谓不然。盖闻善论天下之兵者不论强弱论其曲直而深识天南国亦可谓强矣。而其理似曲何者宣和开边隙其曲在帅臣靖康启兵端其曲在谋臣是以大国能胜之然宣和靖康之事既往矣。固非嗣君之所与亦非使者所敢及而今日之事则。又非敢较曲直於大国也。特敢以师出有名无中名为言耳抑古语曰：困兽犹斗而况国乎！大江之。

阻固未尝恃然冬无坚冰水多风涛苻坚魏武皆尝轻视讫不能渡自取奔覆况江为四渎之长岂黄河可比也。哉！借令大江可渡而江南地卑多水阁下欲以疾战胜之则吴楚轻剽难与争锋欲以持久敝之则疾疫暴作非所宜处南北之限天实为之脱有意外之惊少致蹉跌，岂不损威重丧前功也。议者之意。又不过曰：南人怨我深矣。不以此时遂胜之其如後患何某。又以谓不然宋有南朝二百年矣。自太祖皇帝以揖逊得天下僭伪毕臣未守杀戮传之子孙世世修德惠泽之结於民也。久矣。亿兆之爱其君也。至矣。时虽多故天命未改《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传》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自兵兴以来调发不可谓不多烦费不可谓不广然南国之民举无怨々之念乃有讴吟之思试察

民心可以见天意矣。张邦昌挟宰相之贵籍大国为重不敢一日私有神器自江而北盗贼多有大抵皆以兴复赵氏为言无一人敢僭窃名号者嗣穷向之悉降悉败此。又可以见天意也。议者谓某等曰：石氏柴氏常有南国矣。一灭遂废岂必赵氏长有天下耶某曰：不然石氏柴氏之得天下也。皆以叛逆取之享国日浅无德在民其所施於民也。不厚天之报石氏柴氏也。亦薄是以一灭不复兴岂比赵氏积德垂十叶之光施泽几二百年之久过於汉唐远甚汉尝灭矣。至光武而复兴唐尝丧其河北关中之地几於灭矣。已而亦克复兴孰谓赵氏而可以此时取之哉！万分有一假令大国以两河之地为他姓之有则百姓无乐推之意日寻干戈藉日以起他日为大国之患殆恐非细阁下以皇帝贵介之弟当阃外经略之寄大国休戚阁下实同之伏幸少采愚者一得之虑以某等是书之意达之皇上谋之元帅罢兵休师道敝邑之所请早赐某等旋归复命之期使得报嗣君而禀事焉实天下之幸挾懒（後为元帅鲁国王者也。公至东平见刘豫升陛揖曰：即日恭惟殿院台候万福豫愕然因慰藉公等。且及嫌用之意公让责之为陈君臣大义慷慨愤激词气俱厉豫大怒是日副使杨宪已宪而髡而（删此二字）降公归欲斩之未发而遁豫囚公於司理院者半年公屡请借书以观豫知公终不可屈遂复送於虜（改作金）拘於燕山之圜福寺从者皆散莫知所在是岁辛亥实绍。

兴改元至四年三月闻戎酋（改作其帅）阿卢吾（改作额鲁温）寇（此字改作回兵）陕西回（删此字）公草书与之曰：某尝以管窥天窥见於大国可谓既安既治矣。然而弓矢未尽犊蕢黔庶未尽返田亩士大夫未尽安室家而各下亦未免暴衣露盖之劳，岂非以江南为虑耶审如此某窃以为过矣。某闻天下之事有所谓一时之忧有所谓万世之居有所谓一时之万世以无忧一时之利不足道也。伐江南而不释则止可得一时之利而遗忧於万世一时之忧未必销也。请为阁下别白言之大国议兵执事者之意某知之矣。不过曰：宋人之怨深矣。入基佃披其地而今保於江南恐其乘衅隙而扰疆场焉此一时之忧也。万分有一大国以议者之意为然命将兴师加兵於江南一战而胜之此一时之利也。而所谓万世之忧与所谓万世之利初不在是大国之执事者以江南介意而虑东人之未有归也。，於是援齐而立之倚为藩屏。且存靖康大河之约而示天下以不贪其地此某妄意之所适者也。在某闻以国为屏者力倍则为臣为臣则能制能制则久而为利力均则为敌为敌则不能制不能制则久而为害大国之於齐固当倍其力而使为臣非欲均其力而使为敌也。。若过以江南为虑而勤兵於远战崦胜之则齐人任拓地之福大国失养鹰之术战而不胜则大国受衄兵之祸而齐人持首鼠之谋。虽然以大国之威灵而阁下专阃外之事有所不战战则必胜战胜而後万世之居起矣。得江南之地而大国不能守虜江南之民而大国无所用纵有金帛之得不佞人马之耗疲民远役徒以厚齐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有明训不可不戒。且阁下独不见景延广之事乎！契丹救晋祖之死而与之以天下

恩为父子义为君臣自以为胶膝之固传及二世得景延广一言而背之适无他虞能伐其罪使当是时契丹有牵制之忧晋人获忠智之佐讵能伐而胜之乎！虽伐而胜所损既多既失屏翰之臣旋丧关南之地此天下之所知也。安知他日齐之诸臣不有为景延广者耶齐人之德大国固厚矣。自今日观之宜不敢背然传世一再之後历年十数之久国日以富地日以广建皇帝两朝则与大国之大均也。其贵均孰肯为我事其大均孰肯为我役志满意得侈心日萌儒生献。

议曰：国体壮矣。请去臣号以准古武夫献议曰：兵力强矣。请饬武备以待敌，於是时而有好利喜功之主则必曰：南北朝为敌国其来久矣。古不臣而我臣之何以示後世耶此有纤芥之隙可伺彼有蚍蜉之援可恃飞扬跋扈难以制矣。伐江南而胜之其忧如此果能一战而必胜乎！其所谓遗忧於万世而一时之忧示必销者。此也。书成未及上守者疑之闭其出入其後十日虜（改作金）遣人索书观之已而转徙益北至平乐州兴中府义州中说会甯等处去燕山工北二千馀里羈縻流放不复问其所止虜（改作金）盖虑公明言两国利害深识南北之势过为之虑欲远而绝之如所谓中京者往时二圣尝驻蹕於此如司马公朴魏公行可崔公纵郭公元迈亦尝在焉会甯则云：中都。又二千馀里也。方是时虜（改作金）新立国响慕文教人知公以儒学士多从之授书生徒断木书於其上捧诵既过削去复书中圆如瓠而首尾尖目之曰：木橄榄盖其俗儿童诵习率以此公。又以易讲授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坐鸣鼓为候请说大义一时听者毕至由是生徒或有钱米帛之馈则赖以自给岁在癸亥二月初六日金人忽召公诣尚书省说谕放还遣使馆伴俾就馆。且使与洪公皓朱公弁会於燕山涂而归时绍兴十三年也。四月十四日自会於同涂而洪公先在焉五月朱公自云：中至六月庚戌三人俱发轫於京剧平馆途中以诗唱和目之曰：轩唱和集七月七日至汴京馆於都亭驿二公俾作集序自是南归至盱眙军以表闻公陞对首以主忧臣辱愿不忘尝胆为言至言一时死（节者）请加哀赠有曰：臣闻古者弊帷不弃为其埋马敝盖不弃为其埋狗夫马以代劳狗以守御其为功也。微其为物也。贱而犹有帷盖之报况执节死事之臣功非微而事非贱者乎！臣伏见靖康以来迄於建炎使於金人而不返者至数人。若陈过庭聂昌。若司马朴。若滕茂实。若崔纵。若魏行可皆执於北荒歿於玉事而司马朴之节节可观刘豫既放心金人取河南地戎酋（删此二字）挾懒（改作达兰）使朴为尚书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朴辞以疾坚臣不起挾懒（改作达实）不能夺其节後以病卒陈过庭（病。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为羹以献冀愈过庭这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与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聂昌割河东绛州人杀之滕茂实将死自为祭文人怜其忠崔纵中风坐废三年其。

将死也。以後事属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见之去冬臣请於金人尚书省乞挈崔纵魏行可之槨以归其宰执怜之朝命下所属发遣而魏行可之槨有葬之中京者乃不果

发而崔纵之椽金人差丁夫輿致令臣护之以来臣谨置之临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这随行使臣有吕达者本婺州人亦以病死於北界臣愚欲望圣慈悯死事之臣如陈过庭辈七人其闲恐有未经哀赠者命有司检举特施一典访崔纵之家许亲戚迎护其椽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义之魂於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以激励天下仗节死难之义疏春疏奏宰相怒降旨令开具逐人致死因依申尚书省是时和戎（改作议）既坚朝廷奠枕上下相安大臣方将尽举天玷兴文物之盛而公气概质直忠义自许初脱异域万死一生锐意尽言不暇依违故大忤时宰方国家之不竞也。虜（改作金）跨河而有之独环京师而不取公上书首言其诈是後卒如之其见拑懒（改作达兰）於昌邑也。遇秦丞相闲行南归班荆路隅泣涕相勉词气奋烈秦公为之侧目有吴者有孙懋者尝为马扩属官扩军退而懋降虜（删此字）拑懒（改作达兰）使二人从公饮酒以诱之盖顷在宣和闲与公同为太学生时以虜（改作伪）命知莱州妄自矜大争论辄不逊公叱之而罢自是不复见逆豫之僭号也。实虜（改作金）援立之背义违天神人共愤而公廷折其狂妄之威示之以比肩之分使一时染之俗知有大义贻书於虜（改作金）晓以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以启废豫之谋非公胸中甲兵足以殄来之则豫之跳梁跋扈其有既哉！当其时握节於虜（改作金）者几三十人尝因朝廷赦宥许使者归其里诸公怨久热语不以素或徼幸稍南则占籍淮北惟公以实告。且甘心流离不为势利屈臣起一节忘其冻馁亦犹雪餐毡幸而不死其後益徙而北稍稍自便始有哀王孙者故谢枢密王公伦惠绵念之《诗》曰：苏毡久绝寝衣想姜被忽分挟纆春至训导童蒙资其束脯困厄如是而志不夺其後十馀年闲一时南冠者或死或留所馀无几而公亦自分沦於左衽（改作土壤）身膏胡沙（改作歿边庭）不复归矣。其於怀阙思亲之外处之怡在藁绎书史赋诗作文归藁帙至多类与时不合目击诬告罗织之祸悉焚之殆无孑遗公之操心虑患如此卒以自免吁可哀哉！自靖康以来仗节死义之干固多或歿异域者将无以自见公归首以司马等数。

人为言归崔公之丧。且请加一典虽一时忤大臣意而数公之节义凛凛乎！标於青史使後世知圣代之多忠臣公之力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二校勘记。

陛下暴衣露盖（痲衣字） 翦除盗贼（翦误作以） 示革禁之术（示误作亦）

则就师陷未可归（脱此三字） 清江江阴为重（清误作靖） 统以大帅（脱以字） 中原待救有头然之急（头误作显） 未有归期虜益玩（益误作亦） 柞山寨土牢拘系（脱误作显） 未年四月（一作五月） 不必善守文（文误作。又）我非能教子屈左伸右也。（一本无能字） 藉大国为重（藉误作籍） 至平州滦州（误作至平栾州） 司马公朴（误作朴下同） 有挈之中京者（挈

误作葬)。

●卷二百二十三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三。

起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丙戌，尽其日。

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丙戌尚书左仆射万俟卨上皇太后回銮事实。

皇太后回銮事实序曰：臣闻圣人之理天下也。必以至德要道为先唯其体纯孝之性於自然谨钦爱之诚而不匮翼翼造次靡违则上可以格於神明下可以刑於海寓天之丕应也。如形声之相随事有至难也。。若符契之必合瑞庆大来光映史册恭惟皇帝陛下法姚虞之尽善尽美迈汤后之克宽克仁，爰自即位以来慨念慈闈复有封疆之阻未明崦兴当食以叹履至尊之祚有万乘之贵而未守一日以为欢也。大谋长算时出宸虑讲信修睦断以不疑不憚谦辞厚币之劳以冀承颜问膳之我聘使交驰阅十六载矣。至於恭上册宝以伸南孩之思宏建殿宇以崇长乐之奉自惟銮舆器用之属与左右供奉之人前期趣辨罔不毕具然後申遣信臣益加勤请天启邻国之意悉如圣心鬼馭旋归丕受四海九州之养闋休茂烈今古载籍所传未之有也。系圣孝之至格於神明上帝降临默垂孚克济登兹於皇懿哉！顾念太史之官以论洗为职国有大庆所当备书矧尝下明诏俾之缮藁而因仍积岁旷弗置员藁绎之功蔑如莫著臣属训言典领司事遂与修撰臣允忠等博求本末趣就编摩累月之闲条章粗立凡宣谕大臣之圣玉器坚明和好之远图肇正鸿名导迎翟略典章之盛容卫之美哀荣之及三世显宠之被一门岁时用度之品目姻族资荫之等差下逮参裁礼制之官服劳闈阁之辞亦无不具载起自建炎丁未迎请之初讫於绍兴壬戌还御慈甯之始以年月次之分为十册稽探事实略已详尽辄諏日拜章尘於御府昔郑国城颍之诗固非全美而唐室元和之颂或有饰词经之圣朝诚不可并世而语唯是张官置局徒费廩食而润色非工不可以仰副隆指进退惭惕。若无所容然窃谓慈甯上寿及此良月守社保磐石之安陛下拥如川之福怡色愉声奉承太母冬温夏清弥亿万年喜气溢於九重欢谣洽於四海则是书之作推本陛下孝治之孚以迪今日之懿自我作古贻之方来甚盛德之举不其伟欤臣等区区草。

木之微得托名篇帙附天地以不朽实千载一时之荣遇惟陛下矜其浅陋而赐采择焉臣不胜幸甚绍兴二十六年冬十月十八日左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提举实录院详定一司敕令阳武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九百户食实封七万户臣万俟卨谨序。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实宣和从狩之年也。圣心怀思遣使不绝於道至绍兴之六年凡十载闲无虑数十辈自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何薛还安问踵至三月九日车驾幸建康十一日行宫内殿进呈吏皇后合尊号尊号曰：皇太后诏曰：推立

爱之道盖本於事亲昭钦养之诚莫先於隆礼爱正母仪之位以形孝治之风宣和皇后静顺承天柔明育德肃虽庆衍是生眇冲阴教表乎！六宫美化行于四海闵予小子逢此百罹乃骨肉之至亲偕父兄而时迈十年地阻怀陟岵覬风之思万里使还奉上皇甯德之讳兴言痛惨增慕劬劳顾家难以何堪惟母慈之是恃念从狩襄城之野远播徽音将迎不长乐之宫永依善训属当在疚亟议推崇日用三牲期致天下之养母临万寓宜极域中之尊延望慈闈恭加徽号宣和皇后宜尊为皇太后仍令所司择日奉上册宝应合行典礼令礼官讨论以闻王伦等还越四日明旨复以伦为徽猷阁学士借龙图阁学士枢密都承旨再使高公绘以左武大夫借拱卫大夫忠州防御使副之。

绍兴八年正月十四日臣鼎奏曰：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图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不便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乞召诸大将更问以此事上曰：不须恤此今日事势须当议和尔宫与皇太后皆未还。若不与和则无可不之理尚书省言大金军前差福州管内观察使太原府少尹河东北路置制都总管乌陵（改作乌凌阿）思谋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骑都尉石庆充前来奉使诏吏部员外郎范同代理太常少卿弃接伴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带御器械刘光远借吉州围练使副之吏部侍郎魏工充馆伴使右武大夫荣州团练使副之吏部侍郎魏充馆伴使右武大夫荣州防御使知卜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使蓝公佐借庆远军承宣使副之二十五日三省进吴虜（改作金）从使将入界差官接伴馆伴上曰：管待之理宜稍优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免使赤子肝脑涂地此朕之本意也。诏太常。

少卿吴表臣表臣借左中大夫吏部序充馆伴使王伦往来就馆议事接伴使范同等申虜（改作金）使已到常州上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晨夕思念欲早相见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成者为此枢密使秦桧曰：陛下不惮屈己讲和夷狄（删此二字）此为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不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用心两得之矣。上曰：虽然如此有备无患纵使和议已成亦不可弛兵备臣鼎曰：假使虜（改作金）人与我河南之地亦须严备江南参知政事刘大中曰：和与战自不相妨。若专事和好而忘战守则堕虜（改作彼）计中矣。後殿引见大金人使乌陵（改作乌凌阿）思谋石庆等见上首令王伦传谕思谋等问太后渊圣圣体安毕良久思谋奏云：三十年旧人别无孝顺只望和议早成上令王伦引思谋庆令稍近前去御卒咫尺复令谕思书枢密院事仍赐同进士出身充迎请使蓝公佐宣州观察使借保信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事使上曰：行在所便当营建宫殿以俟太后之还宰臣等进表上皇太后宫殿名臣桧等言德之大者必尽方物之报以称其礼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甯其亲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圣仰模大紫前考异宫宜昭揭於鸿名以答扬於流泽窃於东朝置卫远存长栾之宏规中禁承颜近著圣慈之茂实以体皇居於宸极据壮势於坤灵广一人钦爱之风极万世尊荣之奉载新令典久属圣时恭惟皇帝陛下达孝通於神明要道刑於海宇恢复大业对越祖宗在天之灵仰慕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

人与能而乐戴天复命以中兴上推履武之祥实启生商之庆方。且致天下之养用寅奉於母仪成路寝之安祇日严於子道臣等率领众志恳主一词敢稽合於前闻愿崇施於远古协情文而并举焕典册以增华辇道中通朝夕燕两宫之乐佩环入覲时节奉万年之觞永垂裕於无疆益储休於有羨伏请建皇太后宫殿以慈甯为名谨奉表以闻礼部太常寺言奉上皇太后册宝册文曰：嗣皇帝臣某谨稽首拜言曰：臣闻自昔受命而帝者基德发祥必推本其所自出瑞乙生商履武造周声之雅颂荐之郊庙以章神物锡符之休以开万叶绍统之庆於皇盛炳其不可诬已天祚圣母系隆我家诞毓非中嗣守大器就为劬劳诒翼委祉於我一人俾克祇德御以奉宗庙辑甯四方用宏济於艰。

难泽厚流光与覆载并德将竭四海之奉美万物之报无足称者粤。若稽盛节尊鸿名参天贰地以崇施罔极率领众志忻合一词恳恳不胜大愿谨遣太傅秦桧奉玉册金宝上尊号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柔闲渊懿体备坤顺清静淡泊用合道冲自天生德而保阿之训丕勤动容中礼而珩之度可则佑我文考假於有家有葛覃恭俭之风有卷耳忧勤之志章明阴教协内治之助峻避私恩抑外家之宠至於德隆行尊淑闻发九嫔帅之六宫化这天下诵之上帝临之有赫厥灵集大命於眇躬予未小子惧德弗类无以答扬宏休惟顺天经叙民彝通明美教化宝本於孝夙夜业业尽钦受以事亲期於上下明察合三才之义中外和平得万国之欢盖，庶几焉呜呼礼莫严於报本唯圣人为能完备而事时孝莫大於尊亲唯天子为能以天下养予养予小子非曰：能之惟我圣母莫盛之礼惟称秩叙膺受典册导迎休命还御慈甯母仪家邦於万斯年受福无疆博厚持载燕及群生予小子其永有依赖宰臣贺表曰：稽考典章备严册宝望祥云：而远想曷伸钦爱之诚御兰殿以亲临幸展追崇之礼庆事躬行於禁掖馭声自洽於寰区臣等诚忭诚忭稽首顿首恭惟皇太后殿下辅佐宸闈训齐壶则吉梦夙占於日照真人果应於虹流属值艰难久睽温清度龙沙而修聘迎鸾略以言还鸿名推讲於前期物采毕陈於今日组珣玉螭剑范金披纁藉之英华叠篆章而精密东朝端受增重坤仪彤管有光久符基化惟慈颜之悦豫知圣孝之昭孚臣等仰赞中兴荣观圣旨弥文具备已议礼於曲台列辟交欣喜趋朝於长乐谨奉表称贺以闻。

诏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何铸充大金报谢使曹勋以密州观察命名副之召勋至内殿委以祈请事宜宣谕曰：汝。若见虜（改作金）主第云：父母眷属久蒙安存恩德所及至深至厚然历时已久霜露之感在人子何以安处亡者未有葬藏之期存者已逼桑榆之景兄弟聚族所存无几今荷基绪居於人上每岁时节风雨晴晦常北首流涕。若於此时蒙大国垂怜使父兄子母如初则此皆知所自传之子孙千万世所不忘，岂不美乎！。若只令居上国一老人匀在本国所系甚重尔以此意尽言之当有相应至是何铸抵金（国见）虜（改作金）主於春水门开先殿勋具陈上所宣谕及。

祈请之辞虜（改作金）主惻然是晚耶律昭文杨仲修到馆傅诏云：早来使人

上殿所请宜允仍令出回书相示有还太母之诏尚书省奏大金已差副使扈送皇太后一行前来诏魏良臣充接伴使蓝公佐副之忘中太常寺言奉迎皇太后还宫实为大庆合拜表称贺表曰：伏以瞻望慈闈喜言旋於北道肃迎彩仗获就养於东朝构诚悃诚忭稽首顿首恭惟皇太后殿下位尊母仪德隆坤载六鬼在御将承长乐之颜四海均永被思齐之化谨遣左中大夫参知政事同提举详定一司敕令奉迎扈从礼仪使王次翁捧表恭迎以闻诏令今月二十一日诣临平幄朝见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见慈容情深感极泪湿龙绡军卫馭呼声震天地父老童稚携持夹道拥观以手加额咸叹曰：不图复见圣人母子之重馭如此也。二十三日车驾还自临平镇皇太后还慈甯殿宰臣文武百官表曰：万里回銮庆母仪之正位九重视膳知子道之攸行运属昌辰光超往牒臣等诚悃诚忭稽首顿首恭惟皇太后殿下笃生上圣克济多艰惟事有至难在小人而则恐然诚无不动宜上帝之是依爰俾寿康归安福祉用是击鲜而酹酒盖将含饴以弄孙臣等略繆佐王孝资锡类昔望殊方之信遥阻由河今趋长乐之朝喜传钟鼓谨奉表称贺以闻。又表曰：东朝旋轸式偕万国之悃南面承颜斯表一人之庆惟时盛事允轶前闻臣等诚悃诚忭稽首顿首恭惟时盛事允轶前闻臣等诚悃诚忭稽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光绍丕图再恢中神武盖本不杀天下无以解忧良由圣德之孚坐致天心之眷兹来复固异郑伯之如初曾是艰难远陋唐宗之不见大欲既得众美俱归臣等幸际昌期繆联荣序早知薄后之长者实兴汉家愿稽文母之徽音更延周历谨奉表称贺以闻臣僚上言窃惟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赖陛下圣明虚心屈已上天悔过和好克成归我太后此诚国家莫大之庆社稷无疆之福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献皇太后回銮赋颂千馀人内文理可采者几四百人诏推恩有差而大理正吴桌颂为之冠其辞曰：皇帝践祚十有六载岁在壬戌金人遣使奉皇太后以归仲秋丙寅龙輿及疆越戊辰事闻於上乃备法驾严仗卫奉迎於东朝宸心喜极见诸天表戴发含齿之流踊跃蹈罔不交贺和气欢。

声洋溢苍嫔媵贺於宫宰衡庶尹贺於朝商贾工技贺於肆黄童白叟贺於野咸以手加额曰：於戏盛哉！开辟以来所未有也。仰惟太母北征历时兹久遐瞻沙漠如隔霄汉一旦敌人悔祸寅奉以还吾皇帝得以周全左右侍々善长乐奉千岁之觞尽天下之养俾虞舜之孝思获舒周文之问安（获展）奉承宗庙社稷万世无疆之休一人（兆姓）莫大之庆也。臣仰观主上握乾符恢皇纲遭时中微有如绵瓜卡宸心祇惧克肖天德仁苏群黎风清六合迎亲之思不忘宵旰而昼夜思虑几年於兹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格天以道动敌以诚曰：战曰：和随机而应先加以威几破敌人之胆终受以信潜消敌人之诈虽明魏绛和戎之利然其来侵也。必摧其锋深鄙汉皇无亲之言故其寻盟也。必从其请此无他孝足以格穹昊诚足以动夷虏（改作边方）圣心先定惟断以成用是龙馭南归欢动宫掖瑞庆大来殊尤卓绝臣窃谓隆古帝王有盛德事必见於歌诗下至有唐肃宗清奸臣。且有元结之颂宪宗平淮。且有柳宗元之雅使

一时丰功伟绩照映万世赫赫如前日事以今大庆较其重轻固已万万畴昔其可无文字以述盛美乎！一介妄庸固不能仿佛日月末光然睹庆事甯敢缄默谨洗心涤虑为之颂曰：於皇睿明运符中兴绵於肃清乾夷坤甯孝思兢兢三圣效灵惟我文母远征朔土苍眷愿显持阴护爰居爰处储祥降祉睿明绍休匪豫匪游人谋鬼谋迎亲是求夜靡安席昼靡安食宸心切至迎亲是议皇帝曰：咨命尔尔辅臣朕有大计储思惟亲辅臣稽首对扬圣志惟断乃成愿破群议皇穹隆赫鉴兹至德风行万国耸动蛮貊诞扬天声四征弗克敌人震惊稽颡寻盟遣使旁午愿旋銮略稽考旷古目未曾睹帝曰：休哉！大庆鼎来喧传九垓疾如惊雷乃严法驾乃饰次舍千舆万马出疆以迓文弹琴在远雷剥日舒六龙驾辇陟嵩呼济彼洪流天吴翼舟微波聿收瑞气横秋文母遄归千官仪仗欢声戴驰霆震风飞銮车至止幅员咸喜丕照盛美实天所启有汉高祖安忍无亲兴言分羹实忝前闻有唐德宗求之莫获莫享天心实有惭德惟我皇上圣孝绝伦念兹在兹虞舜周文韪哉！鸿休卓越殊尤二圣重欢寿与天侔庆飞於天恩沦於渊二圣重欢亿万斯年究观古昔（发挥）伟绩有颂有诗以绍无极瞻兹日月甯容图绘小臣献颂乐府是配上深喜之诏进官一等制曰：朕惟。

王道隆而颂声作盖将告诸告诸神明而无愧岂徒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而为观美哉！汉宣虽兴协律之事至王哀侈辞亦莫敢当也。其贤於武帝远矣。比者东朝旋轸尔援大喜而献颂材藻甚巨丽然朕取汉宣则虚美薰心固在所畏特喜尔能得思齐推本与进一官勉行所学。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四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四。

起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丁酉，尽二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丁酉张浚永州居住。

张浚行状曰：公被朝命以太夫人之丧归蜀八月行至荆南会以星变上降诏求直言公虑虏（改作金）娄年间势必启衅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谓虏（改作其）可信荡然莫为之备沈该万俟 I 据相位尤不厌天下望朝廷益轻顾在苦块经历阻险死亡无日不得为上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忧迫身涉险万里常恐一旦死填沟壑终无以仰报陛下万一思以展尽所怀瞑目无憾臣尝病世儒牵於和战异同之说而不知实为一事或者窃位为奸不知经久之心切切然利禄是图而以欺惑陛下之聪明也。。又其甚则大奸大恶挟虏（改作敌）怀贰以自封殖其家鼓众曲说愚弄天下敢毕陈之臣闻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盖非严凝之於秋冬则无以敷荣之於春夏然则秋冬之严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

爻曰：包荒用冯河泰萃之世圣人谨於武备如此谓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况时方艰难而可忽略不省启大祸於後反谓是为得哉！。。若夫一时之和则实圣贤生杀天下之权商汤事葛矣。而终灭葛周太王避狄矣。筑室於岐未几谋以却敌《诗》曰：乃立家土戎丑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诗》曰：昆夷兑矣。惟其喙矣。越勾践事吴矣。坐薪尝胆竟以灭吴越语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彼皆翕之乎！始而张之乎！终汲汲德政修立而以生杀为心未尝恃和为安自乐其身而已也。汉高祖与项羽和羽归太公吕后割鸿沟以西为汉东为楚良平进言今楚兵罢食尽释而沟以西为汉东为楚良平进言今楚兵罢食尽释面不击是养虎以遣患也。汉王从之卒成大业汉文帝与匈奴和曾无闲岁之甯汉文全有天下谓可和以息民方是时百姓犹不免侵陵之苦至武帝始大征伐之其後单于来朝汉三百年用以无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几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啐其庭系其酋（改作长）海内始安焉兹，岂非以和为权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晋之有天下则不然取这非其道谋之非其人桑难翰始终主和其言曰：愿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馀力观衅而动动无不成。若有深谋者考其君臣所为名实不孚於上下朝廷之上专务姑息赏罚失章施設谬戾权移於下政私於上无名之献莫知纪极一时用事方镇之臣往往昏於酒色厚於赋敛果於诛戮以害於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谓训农习战养兵息民略无实事维乾所陈殆为空言姑欲信其当时必和之说以偷安窃位而已契丹窥见其心谓晋无人频来陵侮日甚一日後嗣不胜其忿始用景延广之议侥幸以战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离天下之势已去天下之财已匱延广不学不知行圣贤之权亟思所以复其耻立其势强其国急於兵战之争事穷势极数万之师夫一夫为之发矢北向者至今为天下嗤笑言君臣萎靡不振服（改作甘）役夷狄（改作於人）者必曰：石晋云：尔仰惟陛下聪明圣知孝心纯一即位以来任用贤才虜（改作金（人闻风而畏之，於是有议和之事陛下以太母为重。且幸徽庙梓宫之亟还和之权也。不幸用事之臣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翦除忠良以听命於虜（改作敌）而阴蓄其邪心方国家闲暇之时怠傲是图德政俱废而专於异己之去意果安在哉！夫虜（改作金）日夕所愿欲者欲我之忠。

良沦没耳欲我之尽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将士解体不复振其气耳欲我之怀於晏安以甘於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欲甚而毕为之不几乎！与虜（改作敌）为地坎身死之日天下举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其背天逆人不忠於君而天下人皆恶之如此。且彼曾不思虜（改作金）之於我其爱之而和乎！其有馀力而肯和乎！其国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图之於後而和乎！臣谓虜（此字改作与金）有大讎大怨不可复合譬。若一叶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改作诸）帅携离人心睽异始为此举以息目前面图取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尝一日忘也。惜夫前日用事者独欲为身谋坐失事机二十馀年误陛下谋不知为

天下国家谋坐失事机二十馀年误陛下社稷大事有识之士谁不痛心。。且夫贤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势不立而专欲责成受命於虏（改作敌）适足以招轻侮之心而正堕其计中鲁仲连所谓彼将有所予夺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甚可痛惜者也。敌国之人何自而畏敌国之心保自而服敌国之难何自而成迟以岁月百姓离心将士丧气国亦危亡而已臣愿陛下鉴石晋之败而法商汤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践之谋考汉唐四君之事以保图社稷深思大计复人心张国势立政事以观机会未绝其和而遣一介之使与之分另曲直逆顺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亲养已绝含哀忍死其亡无日徒能为陛下言之而已臣。又复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历年所三代盛时有不能及恭惟陛下禀乾刚之资辅以缉熙之学何治而不致愿陛下充其志气扩其聪明清明在躬如太虚然惟善之从三省宰执沈该万俟卨等见之大怒以为虏（改作金）初未尝有衅岁时通问不啻如胶漆而公所奏无乃。若祸在年岁闲者或笑以为狂台谏汤鹏举凌哲闻之章疏交上谓公方归蜀恐摇动远方有旨复令永居住候服痊日取旨。

遗史曰：初张浚谪永州居住秦桧既死已令逐便居住矣。至是浚进书乞勿信沈该万俟卨二相宜修武备，或谓浚无此书人伪撰而进之。又，或以为金人令奸细诈作浚进书虽不可明然该大怒汤鹏举迎合二相意乃上言谨按前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张浚辄敢胥动浮言恣为妄发取腐儒无用之常谈沮。

今日已定之信誓岂复能为国家长虑却顾哉！徒以去国有年居闲日久朝夕之所希望者惟冀复用尔殊不思绍兴初年宣抚於外飞扬跋扈历五春秋信任匪人杀戮名将轻失五路坐困四川江淮军民咸被其扰耗公帑而市私恩纵狂言而无良策已试之效如此尚可言勇哉！议者谓前此权臣曾被其荐故虽存致人言姑窜近地而已今浚身在草土名系罪籍邀誉而论边事不恭而违诏旨岂知所谓以道佐人主者耶。又况居忧者当以纯孝存心为臣者当以恭顺承诏而浚以杀戮为事是不孝也。以悖逆为意是不忠也。乞量典刑屏之远方。又言前宰臣张浚学术迂疏智识浅短刚果自任轻肆无谋器小任大自取败失屡矣。去冬陛下施旷荡之恩还浚贬所复其旧职付以帅阃所以遇浚厚矣。浚既衔忧去职理当阖门自省乃复倡为异议以是不惟安危之计独矜旬偏私之见获罪天下公议所不贷也。浚初领兵於陕右妄行诛戮而五路至於陷失暨居宰席措置乖方淮西一军旋致溃叛天下莫不怨之是浚无所施为动必颠跻曾不追省愚愆犹肆大言欺僥竖异议以倡率远方之人虑或生患。又言访闻浚之议论每及时政凭愚护短专务立异求售前日之臆说以幸将来之复用臣恐远方遐徼民听易惑别生事端有旨张浚复令永州居住候服痊日取旨。

葛立方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梁份副之（旧校云：高宗本纪冬十月辛丑遣李琳使金贺正旦）。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金人以李成知中山府孔彥舟知西京改元正隆元年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十月二十五日癸巳刘章为大金贺生辰国信使李邦杰副之孙道夫为大金贺正旦国信使郑鹏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来贺正旦。

二十八年正月车贺在临安府。

五月金人遣使来贺生辰。

金人在馆伴使石清因酒与使客从人有语特与外任日下出门。

十月贺生辰国信使李鼎夏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贺正旦。

二十九年同知枢密院叶义问奉使金国回。

叶义问奉使金国回颇知金人有渝盟意乃谕意殿中侍御史江澈奏陈虑之有素则事至而安列虑之无素则事至而仓卒靖康之变可为龟鉴今诸将自和好以来各拥重兵高爵厚禄坐致宠荣养成骄恣朝廷宜有以慑其心作其气战士以会艺回易专於记录本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补宜有以阅之使有斗心而乐为用文武职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临事要人则叹其无有当预选贤才不宜泥资格观阅缓急非有益矣。。

正月二十一日乙酉复置江州都统制（旧校云：按高宗本纪二十九年五月丁巳诏殿前司选统制官部兵千人戊江州三十年五月乙酉初置江州御前诸军都统制以步军司前军都统制戚方为之与此编所书俱不合而年月亦不同）。

乙酉降旨江州旧屯军马因移戍无以弹压盗贼可置都统制一员殿前司通见屯驻人弹压盗贼可置都统制一员殿前司通见屯驻人共拨三千人步军司拨三千人马军司二千人令所差官更招募二千人合用钱粮令户部科拨付湖广总领所仰荆南府差官应副营寨委江西漕李。若川措置。

十二月续知荆南府。

刘改除镇江府驻都统制即以续知荆南府十二月庚午视事首论荆南当置一军即具子与宰相曰：容忍胃今国家之势实在吴蜀而荆南居吴蜀之中最为重地前世六朝之成败兴衰载於方册者亦可见矣。迺者北虏（改作敌）列屯近寨哆然有建都雍汴之举疆场汹汹靡然摇动幸其事暂辍边人稍安而议者但知聚兵於东南面不知留意於西北使虏（改作金）人异时万一遂徙雍汴则基江浙之漕以为食也。今警蹕临安则荆南者实江浙之右臂面巴蜀之咽喉也。自中兴以来三十馀年矣。视荆之重如羈縻州郡故北虏（改作人）有移都之谋。若不汲汲然长虑而早图之良可寒心也。比闻朝经理荆州诚中机会少强人意其如兵备单寡形势削弱未有隐然不拔之固也。曷。若分鄂渚戍兵之半为荆南久驻之基面潜消北虏（改作敌）雍

汴之谋乎！夫和戎狄（此三字改作议和息战）诚国家之福也。圣人屈己同仁推赤心置人腹中其所以坚盟而守信者尤在於备豫而自治尔昔艺祖创业夷门其征伐开拓必先取荆湖次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谓今日保巩王室诚可易而忽之哉！，或谓鄂渚之兵控制江南横袤千里不可分是不然也。设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则溯流而上殊难为功使淮南。

有警自荆南援之则顺流而下殊易为力今分兵於荆南则吴蜀万里首尾俱应国势自振然後屯田积谷闭关息民宽徭薄赋讲信修睦而措宗社於磐石之固矣。自後荆南置都统制别创一军盖启之也。。又以子与吴宜持重待敌子曰：某书生不晓兵事偶缘汪卜学至朝廷俾这暂摄制阃所恃宣抚招讨少师相公秉钺专征全蜀生齿倚。若长城如某无似窃获尸素而。又得职事相闻伏蒙累示守边良算顾深叹有忽。又领此月初二日关牒金贼（改作人）侵疆百有馀里焚去司关辅欲令三路蹂践四川窥伺川口相公躬提大兵捍御想贼（改作敌）素慑威名固已胆破鼠奔矣。然某有少管风辄敢漫为钧座言之庶愚者之虑或有一得耳盖自符离德顺退师虽为小衄而贼（改作敌）所伤毙亦自不少朝兵息民遂舍唐邓海泗之地以与之惟贼素无信义（删惟贼至此六字改作金人）一旦拱手得地气骄志得有轻我之心况彼尝获吾民其中偷生负国之徒必有以吾之虚实利害而导之者故复启其贪婪之心蚕食未已某愚意以谓贼（改作彼）诚无能为也。自去秋以来张大声势下令传檄曰：以某日取泗以某日过淮以某日侵均襄以某日犯（改作攻）金商直欲恐胁朝廷冀以必从其欲尔今贼（此字改作闻於）秦州鸠集签军鸣鼓大唱杀虏人民焚烧屋庐天水长道睥阶成泗和以摇兴洋此真贼匀（删此三字）岂谋国长虑至计哉！某谓相公宜提重兵持重待敌据险守在茂锋伺隙密遣闲探明远斥候无分兵以自弱常处於以一击。若贼（改作敌）势重即将阶成泗和一带蓄积辘重老弱牛羊稍迁近裹而以轻兵邀绝津道。若贼猖狂（此三字改作敌）敢犯（此字改作深入）吾之坚可以必胜。若贼（改作其）力穷气竭而走则吾可以蹶踪而袭之此万全之策也。昔赵奢号为名将方其与敌战也。有一卒曰：得山者胜奢遽从之遂以成功某不肖诚敢自比於此不识钧座能采之否某以为执事之休戚系四川之安危用敢不避僭率冒昧言之伏冀垂察喋喋惶恐（旧校云：按皇太后韦子虽与北盟无涉然因鉴既书之矣。大臣中死者亦书之矣。岂独於太此卷有阙）。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四校勘记。

则实圣贤生杀天下之权（杀应作利） 而终灭葛《书》曰：汤一征自葛始（脱书日至此八字） 视荆南之重（脱南字） 况彼尝虏获吾民（脱虏字） 今贼自秦州鸠集签军（脱自字州一作川） 而以轻兵邀绝津道（津应作粮）。

●卷二百二十五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五。

起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尽其日。

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夜雪有雷侍御史汪澈上疏（旧校云：按前卷编至二十九年止此卷接以三十一年所载正月丁亥夜风雷雨雪云：云：与正史同岂三十年内无一事可纪耶。且如遣虞允文贺正旦徐度贺生辰之类似宜大书特书者面此编无之卷数虽连当有缺页无疑）。

丁亥夜风雷雨雪一夕交作是春大寒两雪异常人情疑畏侍御史汪澈奏言春秋鲁隐公时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闲再有天变谨而书之今一夕之闲而二异皆见此阴盛也。今臣下无奸萌戚属无乖刺无尾大之势无女谒之私意者殆为夷狄（改作边警）乎！天心仁爱陛下故以此示警（改作兆）欲陛下思患而豫防之愿陛下饬大臣当谨边备寻有旨令舆论人台谏条具消弭灾异之术防守盗贼之宜澈复备陈灾异之由因言十二事如置使上流以总军务益李宝兵以备海道拨置松江帅守收拾两淮人民等皆其急务。

校书郎王十朋子乞用人先人望（旧校云：以梅溪集校）。

臣一介小官不识忌讳不知朝廷事体爱君忧国出於天性妄怀嫠不恤纬之心窃闻道路汹汹咸谓虏（改作北）情不可测有南下牧成巢穴（改作迁宅）汴都窥伺江淮之意庙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敌决胜之策臣不得而知然议者以谓边奏有警同群臣失色相顾闻稍甯息同恬然便以为安。且谓敌有内虽势必不来夫不恃我之有备而幸敌之有难某谋国之术亦疏。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虏情（改作彼国）未尝不内相残贼也。然一酋毙一酋出（删此六字改作健者不乏）其势愈炽曷尝为中国利哉！要在所以自备如何尔我先有备敌虽疆而不足畏我苟无备敌虽有难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备为畏乘我稍怠长驱而来其将何以御之耶臣以为御戎（改作人）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於人望盖知人之术自古所难萧何不生孰能荐韩信於未知名之日孟架复出亦必取干於国人皆曰：贤晋悼公以民誉面用六卿遂成复霸之业东晋以人心而起谢安石遂成破敌之计国家宝元庆历闲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经略安抚之任付之韩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时望军中有一韩一范西贼破胆之谣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中用文彦博富弼为相朝士相贺仁宗皇帝曰：古之用人，或以萝卜苟不知。

人当从人望萝卜岂足凭耶元能服人如此今。若内外士夫军民口无异辞咸谓有天资忠义材兼文武可为将相才有长於用兵士卒乐为之用者今。又投闲置散无地自效或老於蕃郡以泯没其材内为谗邪之所穷疾外为夷狄（改作敌国）之所窃笑天下輿情愤闷抑郁臣愿陛下断然为社稷计起而用之以从人望可以作士气可以慰人心可以寝敌人之谋可以图恢复之计陛下纵未即大用之变宜付以江淮重任自

当一面为国长城变可无西顾之忧矣。臣。又闻范仲淹初以言事尤为宰相吕夷简所悉斥逐於外西方用兵仁宗始思用仲淹夷简荐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简不失为贤相陛下当以仁宗之心为心大臣当以夷简为法相与任用天下贤才以为排难解纷之计天下幸甚社稷幸甚乞以旧宰执侍从之臣名节素著或守远藩或食祠禄或已休致或在谪籍并宜起废置诸朝列其声名风采足以耸动一时谋谟措画必有大过人者将有骁勇称善战者亦宜分置於荆襄江淮用以为爪牙藩屏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法）以贺馭之如是则异人辈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入焉难当自消臣以为御戎之策莫大於此。

校书郎冯方子论措置之策。

臣闻道路之言以为虏（改作金）人将有败盟之意臣窃谓议论定然後可以言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败何谓议论定然後可以言措置今之议者不知以和为可保欲和者在我制和者在彼彼初无礼义也。（删此五字）利则旋来否则。且已自败榷场以後目急一日广有调发另无邀求不可窥测。若曰：添岁币则彼之互市之所入岁以钜万计略不顾惜议者犹欲以赵元昊待之谓绝岁币可以使之坐困添岁币可以使之弭伏变已疏矣。。若曰：遣泛使则将命往来不过谨守常议而已互相是防例不敢分外出一语虽百辈何益效力吾之国势未振使人无不少假借虽有富弼者闪不能与虏（改作之）交口辨事也。。若曰：吾奉事之惟谨彼将有所不忍则史册所载小国之事强国其谨亦多矣。齐王事楚楚襄王事秦非不谨也。秦 岂以谨故不加兵哉！臣愚反复熟认经为虏（改作金）人之于谨伐梁是时元帝方与群臣讲《老子》，或曰：魏兵。且至丁卯罢讲，或曰：魏不来庚午复讲而江陵受围乃。

缚手无策急召王僧辩於建康王琳於湖州未至而城墟矣。初朱买臣在围中按剑进曰：惟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臣尝读书而悲之今日之事议论贵乎！一定措置欲其万全宵衣旰食与腹心大臣日夜谋所以立国之道使不至仰人求活则彼此安静来则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报急而焦劳明日之报缓而闲暇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何谓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败不知两淮已有备否议者皆曰：结民社矣。夫民社者保聚可也。应援可也。护輜重可也。独不可迎敌耳建炎三年冬虏（改作金）人再犯（改作攻）淮甸是时兵民无虑十五万虏（改作金）兵才万人来去自。若如入无人之境两旁这迎敌必如陕西之弓箭手而後可也。臣欲乞以见耕之田蠲其赋役率为亩二百而出一兵不可则三百。又不可同四百足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加优焉大抵使为兵者常逸为民者常劳磨以岁月可使有勇州县所蠲一钱朝廷与之一钱不过捐十万缗得万兵矣。军不振则民兵不能自立不知两淮已有兵否建炎二年二

月二日虏（改作金）人渡淮明日次扬子桥。若复乘虚一日一夜长驱临江则江南人心动摇矣。朝廷近以武臣典然所遣皆无兵马虽韩彭何益臣愚乞以营田为名择见管军统制官之循良者全军出守因而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蒞民事然後命宿将中为民属望可以附众可以威敌者使统两淮营田如此则形势强藩篱固欲守则守欲战则战败则可以削走则可以诛矣。臣无任昧死纳忠之至。

湘山樵夫绍兴正人论（旧校云：湘山樵夫不知何人岂畏秦桧之威而自讳其姓氏耶按二百二十八卷载中兴遗史曰：河北进士梁勋夜行昼伏归朝上书言北事极详。且言金人必举兵秦桧怒押赴惠州编管桧死朝廷取勋已死矣。至是人思勋之忠义云：余谓勋初登一第非叵魏公诸贤有官守言责可比乃力阻和议致触怒权奸而死其大节为尤不可及惜乎！其所上这书不传也。此纪见遗因论及之）。

张浚和议之初浚即移书执政力责其非屡上子力伸前议言愈切坐言章谪连州久之移永州。

赵鼎坐和议不合罢相後谪吉阳军薨於贬所。

胡铨和议之初铨上言乞斩秦桧孙近王伦除名编管新州。

胡寅任起居舍人上疏力言金虏（删此字）不可（下添与字）议。

和坐言章谪新州。

连南夫知泉州上表贺大金许割河南其略云：不信亦信其然岂然。又云：虽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当念尔欺言章劾之落职放罢。

张戒入文字论秦桧十事救胡铨等罢。

常同缘不附和议久不得差以死。

吕本中坐不附和议言章罢中书舍人。

张致远坐不附和议罢给事中。

魏工任吏部侍郎差馆伴虏（改作金）使工入文字云：时任御史日常论和议之非今难以专对秦桧招工至堂中问其所以不主和议之意工具陈虏（改作敌）情难保桧云：（公以智科敌桧以诚待敌）桧云：是则是相公以诚待敌但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

张绚坐人不以诚待相公。

张绚僚肯议虏（改作金）使朝见礼仪补外。

曾开坐不附和议罢礼部侍郎。

李弥逊坐不附和议罢礼部侍郎。

晏敦复任礼部侍郎疏论和议最为剀切罢尚书出知衢州。

王庶专主用兵之议罢枢密副使。

毛叔度临安府司户参军专论虏（改作金）使难测和议不可保对移嘉州司户

范如圭以书责秦相主和议罢校书。

汪应辰上书论和议罢正字。

许忻以不附和议降两官。

方廷宝坐不附和议迁宗正少卿。

韩训任沔州推官上万言书论和议编管循州。

陈鼎上万言书云：虏（改作北）人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也。使虏（删此字）盟未败即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者愿乘此败盟之际早为自治之策送吏部与合入差遣许时行论和议引及分羹之事罢。

李光附会和议除参知政事庚申虏（改作金）人败盟复夺河南之地罢参知政事。

洪皓乞不发南归之人言章出知饶州。

沈长卿坐上贺李光启曰：绅竞守和亲甘出娄敬之下策夷狄（改作敌情）难以信结孰虞吐蕃之去可盟与其竭四海以奉豺狼（改作异域）之欢何至屈万乘而下穹庐之拜除名编管化州。

张焘坐率侍从论和议补外。

陈康伯任吏部侍郎接伴虏（改作金）使设香案望拜亦令康伯拜康伯辞以不得旨不敢拜言章论罢。

陈括任大理寺丞王伦使金国辟括为副括曰：今朝廷多事欲遣某使金国臣子之义岂敢固辞。若朝廷遣台省诸公某愿为之副如欲令某副王伦之行则某必不敢奉命也。罢谪浙东监酒税。

陈刚中任寺丞以贺胡铨之谪其略曰：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廷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无不言愿请上方之剑之遇故去聊乘下泽之车送吏部差知远县（旧校云：按郡斋读书志云：绍兴正论一卷共一百十八人姓名与其获罪之因此所载下及数十人疑下有脱简）。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五校勘记。

拨置沿江帅守（沿误作松） 彼，或不以有难为畏（难误作备） 诸将有以骁勇称善战者（脱诸字以字） 亦宜分置於荆襄江淮闲（闲误作用） 臣尝读其书而悲之（脱其字）。

●卷二百二十六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六。

起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尽其日。

工部侍郎沈介上封事论备敌之策。

臣窃惟今日之虑莫。若备敌之策为急臣敢首言其失而条具所以备之之策臣

闻天下之事未有不失於恃而败於忽者也。不臣其有患虑其忽於有恃者也。恃安则忘其危恃无患则忘其备而忽生焉观事之可疑曰：未为然也。闻人有言曰：其过虑也。其肯思患而预防哉！事至而图之将何及矣。朝廷弭兵和戎（改作议相）二十八年昴者敌有可疑之衅天下举忧之而朝廷失於恃非特天下忧之在朝之官有位之士秉钧枢执纲宪与夫左右侍从之臣举皆忧之退朝而族谈平居而窃议才腕忿怒仰屋太息及乎！进而有言则。又皆容悦之说而忘其所奋怒太息矣。自古强者制弱昴敌之与我和也。将爱我耶抑亦力之有所未至耶揆情而言固无爱我之理则亦力有所未至耳迺者规摹举措日异而月不同陛下观之，岂能晏然而无所为乎！或者谓曰：誓约至坚币帛至厚可以格奸（改作敌）心过矣。昔日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由古已然。又况虑大事者不计其小利岂岁币之云：乎！则。又云：彼方肆虐民孰为用旱蝗日起兵孰为动变过矣。《传》曰：吴方无道必弃疾於人犹足患卫已事之验也。。又况城汴之役执事者不止数十百万人而谓民不为用兵不敢动岂其善料者哉！此臣所以妄论今日之失於恃也。臣愿陛下勿恃和之可久勿恃兵之不动戒如敌至无忽於备而後可为也。顾今大患有二一曰：国论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不去虽欲备敌将有所不可能何谓国认纱定备敌之策不过有三征也。和也。守也。三者之说归於一然後敌可备征固力所未能和亦理难必恃亦守而已庙堂之上缙绅之闲同乎！守之说而臣谓国论未定者盖有守之之说而不见守之具也。边候之书。若有所闻则焦然以为忧也。色动而虑乱旬月之闲则。又皆忻然忘其忧矣。国论如此犹未定乎！。且陛下委重面待理者不过二三大臣朝夕所陈固可见三者之策其定已乎！无乃泛然而无所主乎！大臣之论如此陛下虽欲有为谁与共之臣愿陛下与大臣断为一定之论必专为守无复异论而後守之具可言也。所以为守之具。又必一一而讲之曰：地孰为要可以宿兵将。

孰为先可使当敌兵谨於阵粮谨於储将守淮也。将守江也。越淮而战斯守淮矣。越江而战斯守江矣。虽用兵不可预料然是数说者不可不讲也。吴蜀备御之计孰可循南北战守之形孰可用此论一定断然勿移旬岁之闲守具备矣。何谓威令不行闻之《书》曰：威克厥爱允济威不立面欲立事虽圣不能也。曩者秦桧盗权威福自己宸断赫然收还权柄然三省枢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属者朝命取刘宝军二吏以为黄鱼垛之和讫不禀承而三省莫敢谁何本兵之臣坐庙堂以选三衙之卒文符既下却而不视顾乃私还之而枢廷亦未闻议其罚者万一当敌欲望号召以为臂指之用詎可得乎！臣谓大臣当审己而不当远嫌大臣远嫌则小人必乘其闲矣。臣伏愿陛下明谕大臣无多为令无专议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闻罚惟必行勿阿贵近如此则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将二曰：训兵三曰：先声以夺敌人之气四曰：弃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谓御将臣闻之善御将者莫。若高祖以信越英布之伦至固陵而始分之以地虑其贵而骄也。以淮阴之

能已破赵则夺其军易置其将虑其大而专也。今诸将之视信越计功角才，岂可同年而语而实处三公权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气盈傲视朝廷彼其至此果何道耶不过掙（军士）之廩以利其赢诡尺籍之数以私其禄为贾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宝货珍异丛於前矣。於是市宠媚灶之术宦官之徒有所谓承受者为之囊橐以利其货为之游谈以久其权曲意以覆其愆巧言以溢其美虑忠良之臣进说而闲已则内外合辞倡为一说曰：彼之握兵将为桓温与。若专权而久将如禄山之类古岂无其人耶刘向日数称燕盖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不肯言正是类矣。士大夫平昔号为鲠亮者叹息而已未有敢倡言於朝者盖其阴谋固结牢不可破必败而後已陛下所宜深察也。为今之策莫。若罢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异之代自然畏威听命安敢慢乎！，或曰：结其心於平时所以冀其用迎而折之非策也。臣曰：不然厚其禄宠其官而临之以恩所以结其心也。非为纵阉宦之臣以为囊橐而珍异之献以悦耳目剥军廩为贾人也。唐肃宗在灵武势单力微甚矣。李勉劾背阙之将而朝廷以尊况在今日而士大人罔敢正论诸将岂理也。哉！臣愿陛下断而行之。若曰：谋之左。

右皆其党也。虽欲行之不可得也。何谓训兵大将听命然後精择裨校各分以兵大或满千小则数百使训练既成才之能否将不可掩一旦有警大将守正以当敌小校制奇以立功考之国史训兵之事祖宗未守不亲也。其幸後苑幸玉津园幸金明池讲武台幸便殿，或曰：出习战也。，或曰：出校猎也。，或曰：阅战士也。。又往往引之内庭亲授阵法故能作五季之衰为大宋之盛陛下以马上再造中兴之功自通和後训兵之政渐弛而诸将专其任矣。今之诸将，岂有长虑深计国尔忘家者耶运土木以为技巧岂复使之执兵操奇赢以行贾坐市区以谋利岂复使之行战缓急有用驱不素教之兵付之贪鄙慢令之将其祸可胜言哉！臣愿陛下万机之外虽翰墨之习图史之玩有益而无损者变姑置之专以阅武为事在二三大将谕以至意俾各条小校才能给以军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试之以艺责以月日而训谕之军为几校校习何艺陛下早朝而退引数校以角艺其精习者厚其予其怠惰者严其诛圣心留神而人自励不过一岁不患不为精卒虽横行天下可也。况守备哉！何谓先声以夺敌人之势臣伏读国史澶渊之役虜（此字改作契丹）盟而退常有轻中国之心当时大臣摠为长策建立北京虽未始迁都而虜（此字改作契丹）挫气矣。迺者敌人驱百万之夫为城汴之役穹庐之徙盖将有日《传》曰：城虎牢以备郑此敌计也。观其举措甚异万一南下巢（改作宅）吾汴都其距长淮不违千里胡行如鬼一二日而至也。则吾。又安得高枕而卧哉！纵彼未动吾能无虑乎！臣谓及其未徙也。为计以夺其气仁宗建北京之策可举行焉建康北距长江古为都邑谓宜亟下明诏修宫室治百司将为巡幸之举彼之未徙我不先动彼之将行我则前迈纵彼恃强能源疑乎！一二年闲我备修矣。，或曰：虜（改作敌）强而恃虚声促之战也。臣曰：不然《传》曰：城濮之败谓楚不能师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理同然也。魏文征孙权责权

质子徐盛请为疑城植以苇萧建以假楼诸将谓无益而权独用焉卒之退魏者疑城也。不意而为疑城足以走敌先事而建都邑而曰：虚声者惑也。则。又曰：都邑之城宫庭之度百司之葺劳民费财在今胡可臣曰：不然陛下俭德冠乎！古昔宫室粗备而已百苟全而已都邑不必城也。增障而已。又曰：天子之都城守不固可乎！臣曰：不然《传》曰：今吴是惧而屯是城守已卑矣。。

敌方观然有吞噬之心而吾恃城以为固岂策也。哉！敌之来从越江而前战有进而无却也。何谓弃瑕以用度外之士魏无知荐阵平也。高祖疑而问焉无知曰：臣所进者才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何益於胜败之数臣进嘉谋之士顾足以利国家尔卒之出计而成汉业者陈平也。国家承平日久崇尚礼义敦固廉耻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论不容一事之愆终身自堕彬彬济济美矣。顾於今日之用似未行之有效也。面议论之士狃於素习犹执前说录微瑕而不顾可用以一眚而论人终身用之太狭而责人太过谁与共功名哉！臣所谓用者非器用也。置得其地而勿遗才尔朝廷之上儒学之官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器识两茂不可以膺其选。若理财谷也。治郡县也。临边鄙也。校军旅也。如此虽大过犹将用之茂草孰谓今日而无其人乎！，或曰：朝廷隆礼义以范天下之人犹或违令今而弃瑕是诱之为过也。。且罪戾之人一闻此声群起观望何以待之臣曰：不然弃瑕而用责其功也。非尊宠也。才可用而赏其过责其後效直不弃之耳负罪而无其才者敢几之乎！臣愿陛下与大臣议而责以求才与台谏言而谕以使过如此则实才辈出何用而不可哉！四策既行而勿夺於群臣勿移於左右如将不畏威兵不习战敌人不惧实才不进则横尸伏质臣实任之。虽然图之不可以不亟为晚耳疾而为之惧不力尔。若曰：玩岁卜曷日以幸目前之利者非臣怕愿闻也。深念祖宗二百年社稷垂业於陛下者望生全之也。所望尊安者今有中阝危之忧望生全者今有涂炭之虑忧心醉於群臣危言骇於田里而朝野情状曾不必闻於旒之前陛下圣明曾不思此胡为而至是哉！诚能斥去邪佞却导谏之说息弛嗜好作自强之志去素餐之臣则士思赴功名诛慢令之奖则人思效智勇无偷一时之苟安幸敌人之不卜栗卜栗。若疾之附身社稷之危庶可安乎！生民之命庶可续乎！然臣尚有虑焉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断而毁於疑者非谓临事而断於一时谓其言不可摇（不可）久而变也。疑者非谓决择而有所疑谓闻忠言而用之奸人得以计而惑也。谓其见事功之未成久则渐而闲矣。诚能立断如初断之时弃疑如决疑之日则无虑矣。孟子曰：谓其君不能者。

贼其君者也。赵充国曰：明主可为忠言臣虽至陋亦岂敢以宣帝事吾君而自处充国之下以背孟子之训哉！。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七。

起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尽其日。

和州进士何廷英上书。

和州进士何廷英谨斋戒沐浴昧死裁书惶恐顿首拜献於皇帝陛下臣闻欲成天下之大业必顺天下之人心欲安天下之生灵必从天下之所欲坑戮儒生见秦邦之鹿逐贺馭英豪致汉室之龙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古今之通论也。恭闻我宋太祖皇帝诏曰：朕应运开基推诚待物顾干戈之渐偃虑华夏之未安渴听说言庶臻治道。又曰：或闻利害朕当善听而行无以逆鳞为惧此太祖皇帝尚贤求谏之意也。恭闻太祖皇帝谓进言（者曰：）朕求正言以规已失昔禹拜昌言世称其美今朕苟能得言岂惜拜之乎！。又前有草泽之士上书辞甚悖慢事涉轻罔亦恕而礼遣之此太祖皇帝礼贤乐谏之德也。噫嘻万世之下圣子神孙苟能守祖宗之宏规修祖宗之至道则朝廷何忠乎！不治天下何忧乎！不安顷自秦桧误国以来奸臣相继植党擅权无气温至钳天下之口结天下之舌於今几年矣。国家利害人不得言之言之则。

祸不旋踵矣。大者殛於海隅小者毙於囹圄以至在朝则以讹言为禁捕在学则以谤讪为屏罚科举则以时忌为弃黜遂令天下之忠臣义士抚膺才腕相视切齿高举远引甘心自弃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或佯狂於闾阎或飘蓬於江海或慷慨而悲歌或如痴而似醉至於郁郁而病愤愤而死者多矣。臣，於是时进退不能自知无用法免土木其形骸水云：其心志隐於岩石泉水下处於丰草长林者二十年矣。每采一枝撷一蕙耕朝云：留言作月登山临水瞻望天庭未尝不讴吟感戴陛下之盛德洪恩也。故尝仰天而誓曰：苟有寸谋尺计可以补国家而朝廷暮甯岭表死而无憾岂意谏书纒至慈父不讳哭声尚未止泣血尚未乾所以冒刀锯忘鼎穷言天下之利害者是臣当死之秋也。臣窃谓不入公门者孝子之常礼不徇末节者忠臣之大权顺常礼则三年之丧不可去从大权则一煞费苦心之忠不可辞愿陛下恢乾坤之量开日月这明少延微臣以毕愚衷诚天下之幸也。臣窃谓今日之势为陛下可忧者三可惑者三可寒心者三可痛哭者三继之以可勉者三亦可贺者。又三何谓可居者三臣闻居安而虑危有备则无患陛下以今日这势为安耶为有备耶。若为安则天下封疆为胡虏（改作北庭）所攘者十分之九而陛下所守者东南一隅耳臣未知其安也。既知其危岂得恬然高枕尚迟疑面未举耶。若以为有备则立功之边臣死矣。敢战之勇士老矣。将坛尚未筑兵算尚未成未知其有备也。既知其无备何不毅然早图之此臣所以为陛下忧者一也。臣闻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窃见前日结胡虏之（删此三字）好（下添北庭二字）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甯元戎而销壮士之心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散而之四方矣。今日所招之而未来引之而未至是犹伤怀之鸟未能无疑失水之鱼未有顿苏在今日之良将不可以不早用大兵之鱼未有顿苏在今日之良将不可以不早用大兵不可以不早兴中原不可以不早复前耻不可以不早雪苟

或良将不能用则中原不能复则前耻不能雪矣。此臣所以为陛下忧者二也。臣闻以德报德以直扫怨陛下忘陷国之兴冤从和戎（改作边）之下策屈天子之尊遣皇华之使冒霜露涉关河问起居贺正朔赂之以重宝待之以至礼千需万索惟命是从粤於今年之春修立京师止罢榷场拒却商旅取夺财贿遂至沿江临近之民奔走惊惶几月未定至今两淮之民朝忧。

夕虑蹙额而相告曰：父子未我保乡土未我安诚谓今秋冬必复奔逃而存亡未可知也。呜呼人心动摇有如是也。国势危削有如是也。将恐奸雄乘隙祸起萧墙不可胜言者。此臣所以为陛下忧之者三也。何谓可惑者三臣闻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车兹基不如待时今敢时已至矣。势已顺矣。陛下移兵北渡驻蹕淮南亦良策也。然而理有未至者臣窃虑之陛下。且以防边进兵於淮南则虚张声势漏泄天机胡虏（疑必生诡计与其後时受制於人孰。若顺时乘势而先动之为愈也。。又况三军士卒闻举兵则欣跃争先万一逆其心遏其志则三军之情。又复挫矣。胡虏（改作强敌）之奸（改作谋）。又复纵矣。此臣怕以为陛下惑之者一也。臣闻圣人以四海为家百姓为子治则同其乐乱则同其忧陛下自和戎（改作议和）以来偷安独乐斯民愁叹者於今几年矣。及其国势已迫事体将危，於是费国用造御舟舫於海岸欲为避寇（改作迁避）再侵江浙陛下不免乘大舟入沧海以为可逃其患也。设。若胡虏（删此二字）发舟前逐。且波涛万里浩涉无津涯进之不能退之不得当是之时社稷委弃宗庙邱墟其祸不可胜言此臣所以为陛下惑之者二也。臣闻。若药不螟眩厥疾弗瘳故善医者投药於未病之前不善医者投药於已病之後呜呼病已成矣。药何济焉今日胡虏（删此二字）之病如痲之结日复一日将恐毒势一溃流血万里疮痍四海矣。伏睹前岁朝章所报有草莱之士因陈边事以不合时议窜斥远方夫为草莱之贱而敢直言则可尚矣。而罪亦可赦矣。振天威才谗论复使忠臣义士（钳口结舌）天下闻之孰不伤痛此臣所以为陛下惑之者三也。何谓寒心者三臣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高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且陛下今日之视臣如手足乎！如土芥乎！如犬马乎！臣未暇详晓姑执一二而陈之伏睹前右相张浚因西北失利蒙朝廷屏不远方憔悴无聊者几年矣。粤於丙子年方沐恩量移差遣意谓一新忠臣补饰前过岂期鹤发之亲遽亡邂逅之章复上朝命一出速於星火逐之再去惊怖魂飞呜呼四十年之闲离乡关弃坟墓扶老才幼委质为臣岂无所望哉！不谓入桑榆之境斥烟瘴之乡泣血才追心无所赴陛下曾怜之乎！太尉刘以数千之兵当百万之众运。

筹决胜多多益办初无罪名一旦夺其权职尚困盐车未副舆议陛下曾思之乎！如赵荣者虽是陷於虏廷（改作北庭）而志在我宋持金石之心脱虎狼之口归於朝廷如投父母反被囚锁复送虏廷（改作北庭）孤忠愤怨屈辱无告陛下曾知之乎！如此之类不可胜计遂令天下忠义之士离心离德者正缘是耳此臣所以为陛下寒

心者屯臣闻君子不党君子说有党乎！彼有附前日之党者必守和戎（删此字）之议（者也。）谓苟非和戎（改作议和）则太母亦未归苟非寝兵则生民亦未安呜呼为是说者何不通之甚也。殊不知使诸将未罢则胡虏（改作金人）之灭久矣。中原恢复亦久矣。太母回銮亦久矣。柰何自和戎（改作议和）之後渊圣尚未归中原尚未复财用日耗人心日离谗谄之人炽矣。忠义之士去矣。中国之势愈衰矣。胡虏（改作强敌）之势愈纵而无厌矣。此臣所以为陛下寒心者二也。臣闻京师者诸夏之根本也。天子之所居也。昔周家所以建都洛邑者以其得天地之中华（删此字）也。项羽所以失关中不能王者以其失天下之冲要也。（呜呼中华）冲要之地反不为朝廷所居耶尝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夫夷狄之类圣王所以居之化外而声教所不及者（删尝闻至此三十四字）今也。欺天罔地（删此四字改作朝廷僻在一隅北庭）妄自尊大辄陈秽质而僭以大号敢示猥名而讳於大朝俾中国遣送之物称之为：贡献屈中华（删此三字改作内境）之民比之以臣妾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此臣所以为陛下寒心者三也。何谓痛哭者三臣闻父母之讎不兴共戴天兄弟之讎不与同履地陛下曾念父母兄弟之讎乎！当时陷贼（改作敌）之臣几成倾国之祸虏（改作敌）骑临而三军降京城陷而万民哭我先帝弃宗社而播迁复自东而北度天愁地怨鬼哭神悲胡沙（改作边）尘（漠漠而去住何归塞路茫茫而徘徊莫进痛念祖宗之业悲思骨肉之亲追社稷以伤情悼生灵而挥涕日复一日憔悴圣颜年复一年消磨睿算遂至霞升云：举而有终天永久之别呜呼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至如渊圣皇帝一陷虏廷（改作北庭）三十年矣。父既没母亦归兄弟离散宗庙邱墟伶仃一身羈麻外国春去秋来而神消魄黯水远山遥而心驰魂飞天下闻之悲咽在陛下手足之爱想变未忘然而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将恐岁华荏苒钟鸣漏尽虽欲痛之其可及乎！此臣所为陛下痛哭者一也。臣闻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社稷者祖。

宗之社稷陛下今日所以膺无敌之贵享无偷之富者皆祖宗之基业陛下曾念祖宗之艰难乎！既曰：念之则祖宗之山陵安在哉！今陷胡虏（改作北庭）之区矣。想夫牛羊踵迹狐兔腥膻（改作纵横）神碑断而秋草衰享殿焚而墓烟霭铁关闭而尘积金龙潜白虎伏朱雀暗昧玄武沈缩柏露朝悲松风夜号呜呼以祖宗功德之隆岂期有今日之事乎！以圣子神孙甯忍坐视而不救乎！此臣所以为陛下痛哭者二也。臣闻汉王都关中而曰：游子悲故乡是山川闾里故旧未忍忘也。陛下曾念中原之氏族故国之宫闱乎！自祖宗积德累功垂二百年仙源庆积金枝玉叶可谓繁衍盛大当时拱辰环极声佩鸣珂近者则百诸王之宫远者遂分南北之宅以至居京畿之内而宦游於四方者类皆天府之神人龙宫之仙客也。一切入戎虏（改作悍敌）之手杀之而死者半鞭笞而为奴隶者半不甘其屈辱而自尽者半奔亡而不知其存者。又其半也。非独是耳曾不闻宫娥妃子乎！禁宇开而别君王胡虏（改作边骑

）驱而出京国关河岁暮风雪天寒蹂践珠翠於千军远涉沙尘於万里对黑山青冢三千粉黛。又岂一昭君之悲乎！呜呼三十年闲死者已为孤塞寒乡之鬼矣。其或存者望故乡帝里哀鸣天地泣度朝昏其谁知之乎！此臣所以为陛下痛哭者三也。何谓勉之者三臣闻投之机会闲不容发今日之天下危如累卵陛下端拱临安以为金城汤池之固曾不知大海东北万里如掌设。若胡虏（改作敌人）肆计别出奇兵多乘船舫随其波势沿海而上骤。若风雨直至钱塘国势两逼无计可逃设或如此为之柰何与其坐视一隅不。若权都金陵壮其国势况金陵胜概地称天险龙蟠虎踞阙居自然咽喉控带萦纡错盘在今正为冲要之区也。陛下早推宸断速任旧人今日天下军民之所欣慕胡虏（改作北庭）之所畏服者张浚刘是也。愿陛下早复其旧职早委其兵权统率三军长驱前进如是则东免海道之不测北无胡虏（改作强敌）之警忧进之则吉视犬羊（改作边睡）天威不迫事贵速成此臣所以为陛下勉之者一也。臣闻人之所俗天必从这夫中原之民游泳太平衣冠礼乐沈潜圣化凿井耕田讴歌击壤含哺而嬉鼓腹崦游陶陶遂有生之化初不识干戈兵革之事一旦遭鲸鲵虎狼之恣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为被发左衽之民。

（删为被至此七字）饥寒苦役无所告思念圣朝日夜不忘。若大旱之望云：霓今果能乘势取之筒食壶浆以迎王师矣。陛下翠华驻蹕东吴几年於兹矣。凡执鞭。

策而备扈从为爪牙而蒙驱使者以至老将旧兵三军士卒类皆西北之人襁负而从竭蹶而趋则关河之信誓（必相）见也。彼亦情之所锺心非木石，岂不怀桑梓念坟墓怀亲戚之旧今日思归之切咸愿死战可不因其心顺其势乎！此臣所以为陛下勉之者二也。臣闻阃内之政任於相阃外之政任於将夫用兵之法无定议顾方略如何耳。且委用良将可持一定而为胶柱鼓瑟者乎！故当任之以腹心委之以便宜庶以量其形势运其谋算无牵制之失臣窃观绍兴十一年胡虏猖狂（删此四字改作金人）逼犯（删此字）淮南是时诸将合谋大战而胜胡（改作金）人败北弃甲曳兵而走方乘势袭其後当群凶（改作北人）丧魄之际正吾军得志之秋天下咸谓可以建中兴之功雪前日之耻岂期庙堂之上意在和戎（改作修和）投鼠忌器急追将士不令前进由是诸将之志消三军之气索犬羊之（删此三字改作而敌）氛愈炎炽矣。天下生民愈益愁叹矣。呜呼前车之覆後车之戒今日事当一新乌可复蹈前日之辙乎！此臣所以为陛下勉之者三也。何谓可贺者三臣闻鼎新而革故否极而泰来此不易之论中华（改作原）之忧辱已甚矣。胡虏（改作北敌）之罪恶贯盈矣。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天人共诛，岂有识者不愿为之今日之举可谓上应天下顺人自然乾坤辅德祖宗降灵仗大义举大兵云：行雨施电掣风驰旌旗烂天戈矛却日历两淮渡大河扬天子之威问匈奴（改作边庭）之罪三军并进万里不归其仁东收辽海西复秦关自南而北直至幽燕平其巢穴（改作国都）绝其种类（改作徒党）大

报深冤尽雪前耻取迎渊圣收寻皇族洒埽山陵慰安宗社迁重器而归六宫於上国详延故老搜访旧人招流亡振孤独兴利除害去杀胜残顿复山河重恢社稷此臣所以为陛下贺之者二也。臣闻文王五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陛下怒非独安天下之民。又将得天心焉大抵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故德之流行速於置邮而传命此理之必然也。当时虎啸而生风龙兴而致云：

此得贤之诵可作矣。威加海内复归故乡此大风之歌可举矣。勒功燕然刻石湘江分茅裂土大赏功臣绘丹青於云：台纪勋庸於帝籍国家闲暇晏然无警柳营静而归马卧榆塞空而边雁飞玉关昼锁戎野（改作沙漠）春耕冠带百蛮车书万国当是之时方为太平此臣所以为陛下贺之者三也。臣所陈前策非一己这私谋实天下之公议陛下。若欲上应天心下顺民情迎穹汉之休祥消邦家之灾变除臣所请另无长策苟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则失其机会矣。陛下。若以臣言为忠则陛下熟览臣书预为之计。若以臣言为妄则斩臣之头以令天下臣将充人闲游地下追龙逢比干矣。呜呼一兴一亡尽在今日惟陛下痛思之干冒天威引首待罪谨昧死奉书以闻臣诚惶诚恐。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八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八。

起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辛卯，尽二十八日庚子。

五月十九日辛卯金人使虎卫上将军殿前都点检高景山通议大夫刑部侍郎王全来贺生辰奏言渊圣皇帝升遐等事。

晁公金人败盟记曰：绍兴辛巳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依年例如常仪驾坐紫宸殿引见金人贺生辰使副虎卫上将军殿前都点检高景山通议大夫刑部侍郎王全捧国书升殿内侍知省授左仆射次三省枢密院同进呈讫却授知省毕各依位立内王全东壁面北厉声奏曰：皇帝特有圣旨昨自东昏王时两国讲和朕当时虽尚年少未任宰执变备知自朕即位後一二年闲帝曾差祈请使巫等来言及宗属及增加帝号等事朕以即位之妆未暇及此当时不允許其所言亲属中今，则惟天水郡公昨以风疾身故外所（请事）後因熟虑似不可从今岁贡银绢数多江南出产不甚丰厚须是取自民闲想必难备朕亦别有思度兼以淮水为界私渡甚多其闲往来越。

境者虽严戒亦难杜绝及江之北汉水之东虽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想常互有适足引惹边事不知故梁王当时何由如此分画来朕到南京方知欲遣人於帝处备谕此意近有司奏告帝以朕行幸南京欲遣使贺灼知帝意甚勤厚就因此使欲便谕及。若只常使前来缘事稍重恐不能尽达兼南京宫阙初秋工毕朕以河南府龙门以南地气稍凉兼牧放水草变甚宽广於此过夏拟於八月初旬到南京当於左仆射汤思退右

仆射陈康伯及同知枢密院事王纶此三人内可差一员兼殿前太尉杨存中最是旧人练知事务江以北山川地里备曾经历可以言事亦当遣来及如郑荷辈及内臣中选择旁近委信者一名共四人同使前来不过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当宣谕此事可从朕言缘淮南地里朕昔在军前颇会行历土田往往荒瘠人民不多应有户田尽与江南朕所言者唯土田而已务欲两国界至分明不生边事至如此意稍有所难朕亦必从来使回日已後朕以前来止曾经由泗寿州地分外陈蔡唐邓边面不曾行历及到彼处围场颇多约於九月末旬前去巡猎十一月十二日却到南京帝於差来正旦使处当（备细）道来朕知端的於次年二月三月。又为京兆京未曾知欲因幸温汤经由河东路分却还中都去奏乞降殿朝见毕次三节人从朝见乞驾兴是日礼房报奉圣旨使人朝见乞垂拱殿茶酒为脏腑不调可移就驿中排办仍令执政押赐差参知政事杨椿押宴初王全奏陈事因人莫得而知既而诏王全曰：适来奏事因可具奏状以闻故得知者一二焉是时左仆射陈康伯右仆射朱倬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参知政事杨椿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既知金欠有渝盟之端。又报孝慈渊圣皇帝讣音是日宰执入堂聚议讲究讨论凶制典故调发军马御江淮之策赵之中兴遗史曰：王全高景山来贺生辰也。自入境有凶悍之状过平江秀州舟中以弓矢射夹岸居人官司莫敢谁何但告报居人阖户而已既到行在命何溥馆之引见之日接国书毕王全奏事称语讫不能敷奏乞令副使高景山代奏事上许之全招景山景山欲升殿侍卫及阁门官止之上诏令升殿景山乃升殿状貌不恭景山直言渊圣升遐事言语鄙俗上号恟归禁中景山曰：我来理会者两国正事不已带御器械李横约景山下殿曰：不得无礼有。

事朝廷理会使人犹在殿中班皆未退带御器械刘炎告宰相陈康全曰：使人在廷未退有茶酒之礼宜奏闻免之康伯曰：公自奏闻炎遂转屏风而入见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即出传旨曰：今为闻渊圣皇帝讣音忽觉圣躬不安阁门赐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朝廷乃行下诸军及监司帅臣曰：契勘大金意在败盟恐致兴兵仰各措置无落奸便（先是河北）进士梁勋夜行昼伏归朝廷上书言北事极详。且言金人必举兵秦桧怒嗔决之押赴惠州编管桧死朝廷取勋已死矣。至是人皆思勋之忠义而切齿桧之不容忠臣。

二十日壬辰宰执内殿奏事。

宰执内殿奏事礼房报奉圣旨为脏腑不调二十一日上寿并二十日习上寿仪并免。

二十一日癸巳免圣寿节上寿。

天申节已降指挥免上寿宰执并赴临安府明庆寺满散圣（寿节）道场同知枢密院周麟之赴都亭押伴御宴。

二十二日甲午宰执内殿奏事礼房报慈渊圣皇帝升遐。

丁未录钦宗实录孝慈渊圣皇帝道君太上皇帝长子女曰：薛显皇后王氏以元

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坤甯殿九月賜名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崇甯元年二月改賜名卍十一月。又改賜今名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着佑景命有仆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及其時京兆郡王桓高密郡王楷可於來年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之人舉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於是以秘書監蔡崇為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為侍講國子司業汪留後知入內內侍省楊震提舉管勾本位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汪翟汝文為侍講起居舍人俞卓為記室俞卓遷起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堂听讲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為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為侍講司門員外郎蘇修為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桓。

嘉王楷王迎揖於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講筵乞講讀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蘇修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夜為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鏐代之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太保四年二月甲戌行寇禮於文德殿（或云：福甯殿）先是御制冠禮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系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曆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家嫡長子桓年逮志學寇於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為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和離為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閣立為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聞邦家這慶與四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會慶上壽押百僚班。又詔皇太子謁廟特許宗室陪禮五年二月乙巳制曰：在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系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追來孝垂裕後昆永惟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嗟萬方有眾听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於天資溫良成於日就出學外傳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仆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於天心孚告大廷申錫顯冊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几惟康用克相於我家以對揚於休命可立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丁未出閣詔改其閣為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於大庆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於廷百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游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冊於廷以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冊文（冊文或云：劉正夫撰審如是則禮儀使變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冊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為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為詹事秘書監李詩為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為徽猷閣待制為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眾為右諭德國子司業會殿中侍御史華實並為舍人知入內內侍省楊震董憲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楊客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王

。若冲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刘渊为家令皇甫仅为承受丁巳。

备法驾谒太庙奏免乘金略及用鹵薄止依常仪焉至太庙易朝服行礼双奏乞免官僚称臣并从之戊午奏臣窃见自昔东宫建司设局张官置吏往往窃有所拟无所不备考其职事实无毫末显是慕为虚名徒费廩食《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臣立身之始敢不念兹伏望圣慈详察应东宫官吏不必具备诸司庶局颇令兼摄至於闲徒冗卒旧例有者亦可蠲除务从俭约如此雕虫小技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专精问学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资善堂讲读寻须候迩英经筵已开方取旨定日恭惟圣学高妙群臣莫敢及躬御经筵但取遵用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讲说修辅圣明如臣之愚正当力学不可旷日岂应拟视经筵兼臣问安视暇况不同往日深在禁严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圣慈许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闲隙即请学官赴听讲读所贵文学日益有以副圣慈眷遇之意并从之三月乙酉诏皇太子遇天甯节赴垂拱殿上寿於亲王前另列为一班家令刘渊罢以梁方平代之六年四月以礼部尚书白时中刑部尚书慕容彦逢为宾客吏部侍郎刘焕给事中方会为詹事太常寺少卿贾安宅为舍人内符宝郎冯杨为家令六月乙亥诏纳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才女孺人朱氏为妃令所司备礼册命是月癸未亲迎癸丑诏自今车驾行幸皇太子免起居从驾七年十月生子为嫡皇孙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弥大起居舍人赵野为舍人弥大野辞以太常少卿高乐为右文殿修撰国子司业魏宪直龙图阁专其事八年刘焕方会罢以左庶子李诗右庶子耿南仲为詹事宣和元年以秘书少监会秘书监王易简为舍人迁以国子司业程振代之七年李诗卒以礼部侍郎王易简为显谟阁直学士弃詹事兼侍读上聪明仁孝好学而善文自以地仁而望崇每怀兢畏讲读之暇惟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开封牧二十一日差内侍梁邦彦黄仅押赐皇太子碾玉龙束带一条不许辞免二十二日阁分大内娘子用小轿十馀乘入东宫府议事二十三日申时後入内侍官黄仅等传圣旨宣押皇太子入殿内续有亲从官十馀人催上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径出殿往龙德宫甯德皇后出往撝景园改甯德宫是日皇太子登宝位先是太。

上皇帝御玉华阁先召宰执事及给事中吴敏等日晡内禅之意已决擢吴敏为门下侍郎草传位诏召百官班诏旨是夕夜宣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辞因得疾召东宫官耿南仲视医药至夜半少苏翌日。又固辞不从因即大位御垂拱殿见宰执百官大赦天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改元靖康元年冬粘罕（改作尼堪）干离不（改作干里雅布）再犯（改作攻）京师闰十一月城破四月北狩在虜地（改作北庭）三十五年至是报升遐焉。

蔡条国史後补曰：皇太子者上嫡长子也。母曰：惠恭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夏四月十有三日丑时生於坤甯殿其夕惠恭皇后梦宣德正门大启有两红旗书一吉字以入而太子生焉顷哲庙以无子致纷纭及上即位不数月便有元良之庆中外闻而大

喜遂赦天下後累封至定王太子生而岐嶷顾视不凡上甚爱之及冠讲冠礼於文备正衙上意先以示群下取诗颂为武志也。当廷命字曰：伯志方大廷乐作百官卫士仰首缤纷阁门台吏约束班列端笏立声喧厉不能禁止上骇然使内臣趋下寻问其故则报曰：日重轮时青天白日略无云：而成五色晕也。立为皇太子狄（改作金）人败盟时上亦自惧思有以脱难者。又素有禅意冬十有二月十九日上谕大臣以皇太子为开封牧始知果有意禅燕王而郑后之力天意得回二十二日太子入朝诏赐排方玉带仍去所鱼排方玉带乘輿服也。时吴敏谓未快中外意二十三日敏对罢上有疾不能语索笔举左手《书》曰：我已无半身矣。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相顾无语。又《书》曰：诸公如何。又无语者上顾左右无应者乃自《书》曰：皇太子某可即皇帝位予称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乃命敏人作禅诏因召太子太子至大臣。又舍上而迎奉太子至榻前童贯李邦彦以御衣衣太子太子叩头自扑哀动左右上。又《书》曰：汝不受则不孝也。太子曰：臣。若受之则不孝也。上。又书令诏皇后后至谕太子曰：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太子欲力辞几至气绝上坚命立之是为渊圣孝慈皇帝。

宰执入堂议事。

宰执入堂请殿前太尉成闵步军太尉李捧并太傅和义郡王杨存中赴堂共议调发军马保固江淮既退。又请吏部尚书凌景夏吏部侍郎汪应辰户部侍郎。

郎钱端礼礼部侍郎金安节刑部侍郎张运工部侍郎黄中给事中兼权兵部侍郎黄祖舜中书舍人虞允文杨邦弼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陈俊卿正言刘度聚议久之退宰执服常服金带率文武百官入和甯门到天章阁南行路隙地面北立班左仆射陈康伯稍前读孝慈渊圣皇帝举哀文曰：今月十九日金国报孝慈渊圣皇帝升遐举哀退复位举哀十五声讫再拜兴是时禁中亦行举哀之礼哀痛於外听宰执已下举哀讫回班面东後殿进名慰皇帝两拜次进名奉慰皇后两拜讫退是日免人使校射於玉津园锡赐依例。

二十三日乙未安奉渊圣皇帝几筵。

礼房报自举哀日不视事同日於学士院内安奉几筵用巳时八刻宰执入堂俟午正率百官服常服黑角带入和甯门裹幕次俟立班讫入几筵殿下举哀朝临四拜讫入堂至申时晡临如朝临之仪。

朱倬都亭驿押宴。

右仆射朱倬入都亭驿押伴御宴是日从例赐北使副酒各四大金契吃食果子四大金契吃食果子四大金契合金器悉赐与之。

二十四日甲申宰执内殿素幄奏事讫赴几筵朝临如仪。

二十五日乙酉宰执内殿素幄奏事讫赴几筵朝临如仪。

少保利州东路御前都统制吴除四川制置使。

二十六日戊戌宰执挂服。

宰执服常服黑角带入赴朝临讫退出和甯门外漏院以俟挂服至辰时八刻选时宰执百官并服孝服入诣几筵殿下立班俟前导皇帝至几筵殿下并陪位官行成服祭馐之礼讫皇帝归幄次宰执百官诣东幄前左仆射陈康伯班首躬首致词奉慰两拜讫退归幕次皇帝还内宰执百官於几筵殿门外面南进名奉慰皇帝两拜讫退仍服孝服朝晡临如仪。

二十七日己亥北使朝辞。

宰执已下及应奉人并多赴朝临是日後殿东壁设素幄驾坐宰执两拜讫升幄殿相向立以俟北使朝辞皇帝间执已下并首衰服掩面号恸哀动左右北使朝辞讫哀止授国书讫退。

宰执奏请第一听政表。

宰执已下并赴几筵殿门外面南拜第一次奉请皇。

帝听政表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白巾幘头常服黑角带入都亭驿押伴御宴同日礼房报值雨免赴临。又报二十八日朝晡临如值雨并免如拜批答并拜表於宫门裹东廊上及绞缚席屋下立班。又阁门报准内降批答一道宰执钧旨二十八日拜批答并拜第二表。

二十八日庚子宰执请第二听政表。

宰执服孝服内殿奏事结退赴朝临讫诣几筵殿门外先拜批答两拜讫次拜奏请第二听政表。

北使高景山王全已下回程。

高景山朝辞退至殿门上顾视奴婢求索手巴便将所授手巴揩拭自己面汗而景山不之怒信矣。无尊卑礼义之分果类禽兽然哉！（删高景至此七十二字）。

宰执奏请第三听政表。

拜表讫合晚临为雨降免。

汪澈为御史中丞。

王全高景山来聘言钦宗升遐及地界事。且要遣将相四人侍御史汪澈奏疏曰：天下之势强弱无定形在吾所以用之今日之势诚弱矣。陛下屈己和戎（改作请和）厚其金绘谨其聘遗而彼辄出片言以撼吾国。若将垂掌而取三尺之童我不痛愤圣神图国固无遗策然志不定则事不立议不一则功不成吾辞顺而理直本固而心同是宜应之以权乘时而动愿陛下赫然睿断置师江上而专付以阃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势渡师淮甸以守其要害严备海道以遏其牵制遣亲信之臣篇抚军士选有用之才豫备指使然後以（不共）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哀痛之诏布告中外将见上下协心其气百倍机会之来闲不容发在陛下断之而已夜间迁御史中丞入对素幄复言讲和之久将帅养骄军兵惰弊军士之廩给薄者几无以自活宜优恤之以养其

力。又言淮南山水寨旧来乡豪自相结集当随宜存恤使自为守无令监司州县扰之庶收其万一之用。又言军旅将起费用方繁今局务之可省者多支费之浩瀚者（缺）百官之冗员尚众官府之横用尚繁宜条其不急大加节要以徇今日之务事皆施行。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八校勘记。

至如此意稍有所难（此应作帝） 小注（册文缺或云：刘正夫撰脱缺字）寻常须候迩英经筵已开（脱常字） 内侍符宝郎冯扬（脱侍字） 声甚喧厉（脱甚字） 。又素有内禅意（脱内字） 谕太子曰：官家老矣。（脱官家二字）躬首致词奉慰（首字衍）。

●卷二百二十九

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九。

起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壬寅，尽七月二十一日壬辰。

六月一日壬寅朔宰执拜奏请听政批答不允诏。

宰执服孝内殿奏事结赴宫门裹东廊上进名奉慰讫次拜第三次听政表批答不允诏。

二日癸卯以渊圣皇帝升遐忧戚之情诏告天下。

诏曰：朕惟孝慈渊圣皇帝恭俭孝友根於天性毓德春宫天下属心遭时多难粤受内禅临御未几播迁异域寝食安否隔不闻者三十馀年矣。自朕纂承申讲和好几以奉迎回御归燕便朝乃使命之来遽承凶讣痛悼之剧攀号莫从呜呼历届莫隆於兄弟义莫笃於君臣腾之大欲盖在乎！此天下我与其。又何尤痛自克责以俟上帝之悔祸而已谅为四方同朕忧戚诏书到日应见禁罪人除犯谋杀斗杀并为已杀人者并十恶强盗伪造符印放火官典犯入已赃将校军人公人枉法监主自盗赃及杂犯死罪并依法内斗杀情理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贼断讫录案闻奏其馀死罪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流罪降从杖杖罪以上放咨尔四方咸体至意。

败盟记曰：是诏之下也。军民但知孝慈渊圣皇帝升遐之报而未知金人有叛（改作败）盟之语至初七日马军太尉成闵内殿朝辞锡赍金器剑甲往荆襄出戍初十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谕使传播日闻人情汹汹云：

四日乙巳虏（改作金）主亮败盟遣诸酋率（删此三字）兵分道入寇（改作攻）。

逆（此字改作金主）亮败盟兴兵决策南驰其母谏遂杀母诫遣诸酋（改作帅）分道入寇（改作攻）一军遵海道以趋两淮一军出宿亳以蹂淮泗一军历唐邓以瞰荆襄一军据秦凤以伺梁蜀朝廷命诸将分屯去处谨守边备吴驻成都（兴州）姚

仲驻汉州（梁州）王彦驻安康（洋州）吴拱驻襄阳（襄州）李道驻江陵（荆州）田师中驻武昌（鄂州）戚方驻浔阳（州江）李显忠驻池阳（池州）王权驻建康府（升州）刘驻京口（润州）李宝守海道江阴军。

七日戊申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内殿朝辞往荆襄出戍。

朝廷知金人必叛（改作败）盟也。谓江汉虽素有备然荆襄国之上游边面空阔乃龙神卫。

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分屯驻鄂州是日朝辞赐赍金器剑甲闵发自临安诸将皆行。

十日辛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谕使。

朝廷诏命成闵将兵备荆襄遂命御史中丞汪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兼节制两路军马澈辞节制以宣谕使行诏曰：朕为湖北京西壤地延袤分屯禁旅控才边陲故特遣耳目这臣往励爪牙之任抚劳将士体访事宜凡其所临如朕亲幸陛辞上命之曰：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闻。

十六日丁巳诏除刘等官。

太尉镇江府都统刘为淮南浙西江东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东路河北东路招讨使建康府都统制王权副之池州都统制李显忠江州都统戚方倚角策庆马军太尉成闵兼荆襄制置使鄂州都统田师中副之荆南都统制李道襄阳都统制吴拱倚角策应。

二十一日壬戌送伴人使起居郎吕广问知阁门事宋钧回阙。

吕广问因内殿引奏陈送人使到盱眙军有金人金牌郎君到来敕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圣旨云：六月二十三日来南京。

二十三日甲子议渊圣皇帝庙号。

都堂宰执集侍从两省台谏检正校详卿监郎官监察御史以上依群众观杂压就坐议孝慈渊圣皇帝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尊贤贵义曰：恭道德博厚曰：文比信从理曰：顺勤恤民隐曰：德克己复《礼》曰：仁慈惠爱亲曰：孝敬事节用曰：钦。

二十四日乙丑放仙韶院女乐二百余人出宫。

上恭闻渊圣讣音。且知金人用兵之意或传金人欲来索仙韶院女乐上不忍使良家女归於绝塞乃尽遣出宫。

周麟之罢同知枢密院事。

遗史曰：朝廷既闻金国主欲迁都於汴。且屯兵宿亳闲议遣大臣奉使宰执共议遣参知政事杨椿行其所议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阳观花则不须屯兵於边。若果欲迁都於汴屯兵宿亳则本国亦不免屯兵於淮上非敢故渝盟约也。盖为国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还燕京不屯兵於境上则本国亦无一人一骑渡江签书

枢密周麟之与闻其议知其。

事易言另无意外难合之请乃阴欲掠夺其恩数而阳为慷慨之言遂见上毅然请行初皇太后上仙麟之尝为告哀使使於金国主喜其辨利锡赉加厚麟之以例辞金国主不许曰：一时锡赉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归以其物缴进复赐麟之既麟之。又请行上大喜乃命麟之使於金国未行会闲探者报金国主观提兵将大举风传兵声甚盛极可畏惧麟之大恐不敢直辞其行乃见上但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虽遗从事多才多艺益也。上大怒以麟之初请行复请止令其自析麟之伏罪侍御史杜莘老引用唐太宗斩卢祖尚故事言其罪麟之遂罢。

败盟记曰：左司谏梁仲敏上言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奉使恳辞出疆之命上曰：为大臣临事辞难何以率百官可罢同知枢密事为人臣避事者之戒。

二十五日丙寅疏放临安府内外罪人。

许淮南州郡移治清野。

朝廷以金人邀索无礼虑生兵衅乃许淮南州郡措置移治清野。

二十七日戊辰除徐嘉敷文阁待制枢密院都丞旨充金国称贺使知阁门使张抡副之。

遗史曰：周麟之既罢黜朝别议泛使欲以刘岑行上召岑问之岑曰：臣受国家厚恩今臣年老矣。唯不惜一死可以报国牙请至金国有如议不合当以臣血溅完颜之衣上愕然繇是命徐嘉奉使以张抡事之。

七月一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申御史中丞荆襄湖北路宣谕使汪澈朝辞。

五日丙子诏禁戢浮言。

诏曰：朕护承祖宗休德临御三十馀载夙寤晨兴罔敢暇逸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唯是约己裕民之事虽食息不敢忘乃者放嫔御罢教坊省闲局减冗员凡有益於国而无伤於民者惟患不知未有知而不行者朕谓诚意所加远近不应而令下之始胥动浮言几惑众听朕甚不取夫监司郡守所与朕布大信於天下者也。其各体朝廷并省节约之意明致之民务在实德毋为虚文使百姓翕然於变底於雍熙称朕意焉。

七日戊寅带御器械刘炎送吏部与合入差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臣闻怨望朝廷轻议君上人臣之罪有不容诛苟有。若臣讵可置而不问乎！谨。

按带御器械刘炎无行小人持心狡险辱之迹臣不欲狷形白简惟是前月十七日忽来访臣语言狂怪遂云：元居实措置江淮盗贼乃炎所荐而炎今日亦受子同共措置使炎当时不就改换今已优闲来日当往力辞炎以文资易武级乃其愿欲初非朝廷强之今已多历年所其受官禄亦不薄矣。岂今日尚兴怨望而辞避职事乎！陛下迩者约己裕民减放宫嫔乃盛德第一事炎与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宫人臣愕然问之乃云：，岂不漏泄禁中事矣。陛下闲之际清心寡欲耽玩经史纵放宫嫔於禁中事有何

漏泄而炎敢轻议在浮言未必非炎唱之也。臣误蒙陛下擢用执法殿中务在纠正官邪而炎乃无忌惮遽来见臣语言直如是之狂怪臣。若纵而不论有负陛下。又恐此人於百执事之闲肆言无畏什百附和浮言惑众尤不可遏矣。炎之罪大诚不容诛臣愚伏望陛下将炎重加窜逐以为人臣怨望朝廷轻议君上者之戒，於是送吏部与在外合入差遣令临安府押出国门刘炎初为右通直郎换阁门宣赞舍人主管内帑钱往来榷场买犀玉书画依托内侍之门以宠进身後带御器械值王全高景山来奉使上殿无礼上还禁中班犹未退炎奏乞免茶酒遂传旨宣谕班乃退使人亦就馆当是时群臣不能措一辞而炎乃逡巡投机全国大体俾狂黠（删此二字）使人折服退去可谓失之平生收功须臾矣。而群臣不思己之不敏乃嫉炎之见机，於是杜莘老论之。

十一日壬午宰执百官赴畏坛奏告钦宗谥号。

徐嘉张抡朝辞。

知濠州刘光时以擅移治降两官。

臣僚上言积压濠州刘光时昨自五月二十日北界有被逐将欲渡淮者光时闻之仓皇失措不为守御於二十七日遂驱阖城入横山涧谓之移治止留军兵防把本州光时亦便出城自为得策是时淮上诸郡传闻人情恐惧动摇不安其北界人寻便归元未尝渡淮光时妄作如此。若不加罪，岂不亏弱国体乎！。又闻邻近有数十寻人入濠州界光时不详审以为贼徒不禀朝廷擅行杀戮反奏功希赏是是欺朝廷也。臣愚欲望将光时降两官具令在职以责後效如更不。

俊当重作行遣。

刘泽知扬州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

遗史曰：泰兴县令尤袤以扬楚频易帅守作诗以讽之曰：维扬五易帅山阳四易守我来七八月月常奔走帑藏忧翦熬官民困驰骤世态竞趋新人情益异旧如其数移易是使政纷揉彼席不得温设施亦何有淮南重瘵十室空八九况复甘将迎不忍更回首尝闻古为治必假岁月久安得如弈棋易置翻覆手。

十三日甲申渊圣皇帝谥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

十六日丁亥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成闵至鄂州。

遗史曰：成闵以马军司诸军发临安在道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是时边事未动鄂州军中罔测其情或劝都统田师中善为备者，於是人情市井惊惶至有妄言来取师中者或请师中以素队迎接之为便师中从之迎见闵於路交从情乃安闵屯於古将坛之左闵受鄂州左军统制郝黄金三百两以知襄阳府为京西安抚自此人皆知闵为不足与成事矣。。

十九日庚寅责受周麟之秘书少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是时完颜亮因遣指求大臣欲面谕两淮事意周麟之见任宰执被命充称贺使往而麟之自度此去或问对之闲难以答应况金人已露背约势不可已徒祇取辱耳故辞

不行而言者攻之 故罢同知枢密院事再有是命。

二十一日壬辰徐嘉赞美盱眙军金人遣韩汝嘉（旧校云：按汝嘉字公度宛平人）渡淮止之嘉先前秘召还。

时盱眙军中辰时承州安抚蒲察屠穆（今蒲察久安也。。蒲察屠穆改作富察国们）传语盱眙军北界遣中靖大夫翰林学士韩汝嘉带金牌到来欲与本朝国信使副宣谕公文当日巳时使副徐嘉张抡遣通事指使并亲事官同本军虞候李保六人过淮前去傅与韩侍讲乞令传语所宣谕语言欲乞约中流相见继而韩汝嘉已上船过淮到本军岸下徐嘉欲就淮河岸口亭子相见韩汝嘉已到遂就燕馆使副不会望阙拜止是跪受宣谕云：向来北边有蒙古鞑鞑等从东王数犯边境自朕即位久已甯息近淮边将屡申此辈。又复作过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或仍与西夏通。

好镇戍突厥奚契丹人失利。若不即行诛灭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尽在中都西北密迩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岁久全无得力宿将可委专征须朕亲往以平寇乱故虽宫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势不容留已拟於十月十一月闲亲临北边用行讨伐然一二年闲却当还此今有司奏闻有使称贺本欲差人远邪如期入见缘近以国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传旨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谕今卿穉是来即非所召卿等到阙而归徐遣所召官等定见迟留有妨北讨之期故今卿便回即令指定官位人等前来亦可以就称贺仍须九月初定到阙实虑未详上件事意或致疑讶故兹宣示想宜知悉是时徐嘉借资政殿大学士张抡借节度使未至盱眙而韩汝嘉已先在泗州伏匿不使人知觉以待我国信之来既至闻报泗州方知而韩汝嘉即便过淮传此宣谕云：

遗史曰：徐嘉张抡为泛使去盱眙军馆中以待金人接伴使副到泗州即渡淮金人忽遣谏议大夫韩汝嘉走马八匹径度淮直入馆中嘉抡大惊皆朝服以待汝嘉走马三节人皆出包门外阖其扉知盱眙军周淙在馆外穴壁以窥汝嘉令嘉抡与三节人皆列庭下大呼曰：有敕遂宣言其大意谓皇帝以蒙古作过亲提大兵五百万恭行天讨某宋国奉使未得渡淮候九月皇帝巡幸淮甸日引见言毕上庭分宾主坐嘉战栗无词抡乃稍进步而问曰：蒙古小邦何烦皇帝亲行汝嘉不能对抡曰：谏议远来口言有敕本朝书於纸容抡闻奏汝嘉即索纸书毕而去嘉抡送茶馔段香茶皆不受以汝嘉所书闻奏知必用兵即召嘉抡等回未几金人复报已差接伴使副请奉使渡淮朝廷不从而命沿江沿河严饬边备。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二十九校勘记。

批答不允诏（不允二字一作允） 宰报服孝服（脱下服字）其。又何尤（一作於时何尤） 刺配千里外牢城（城误作贼） ，岂不漏泄禁中事耶（耶误作矣。）

以擅移治降两官（官误作宫） 。且令在职以责後效（。且误作具）。

●卷二百三十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

起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尽八月十三日癸丑。

元进士乙科元符党人朝奉郎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子。

淮夫等本贯应天府昨缘郊地这後归省乡坟寻复隔绝自念家世仕宦久被国恩不忍自弃於左衽（改作北境）闲关来归本朝窃有管窺所见辄敢冒闻，庶几一得之虑少裨朝廷采择之万一淮夫等伏睹金人有可攻之势三有不可不攻之势三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何谓可攻之势一曰：上天悔祸二曰：民心归往三曰：战具有备所谓上天悔祸者金人自顷以来所不可与敌者正以一时用事将兵之臣智勇有以过人故也。自酋（改作亮）篡位前此功臣诛锄已尽向使此曹尚存本朝虽以百万之兵苦战数十年，岂能尽除之哉！及先所掠京师宝货法物今绵送至京师此乃天意欲还中国也。所谓民心归往者虏（改作金）主。若不大兴土木牛羊用人则中国遗民亦。且安之矣。本朝虽欲恢复既已人心不摇亦何以求功所谓战具。

有备者本朝讲和之後二十馀年得以生养训练虏（改作金）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躬怀多是一石或二石者铠甲戈矛之类双皆坚利比见刘两府（之兵）渡江人人贾勇（皆有死敌）之志咸相谓曰：我辈父母亲戚往往不为金所掠则为所杀戮今正当报怨之时此可攻者三也。何为不可不攻曰：恐失天时也。恐变民心也。恐豪杰出於意外也。所谓恐失天时者今日虏（改作金）主暴虐在彼为不幸而我之幸也。军民既离心矣。我兵一动彼必内应尚乃迟疑不决万一此虏（二字改作亮）死则另立新君或土木毕工稍革暴政民人息肩则难动也。所谓恐变民心者彼中百姓所以延颈本朝雨者科役诛求竭其膏血故也。彼民见本朝不动或再讲和议疑为弃我此後无复有望谓如海州东海县徐元始因不堪其苦虐杀其县令称兵愿归正本朝欲用本朝年号者一年有馀而本朝不诱以来之及基死也。又不旌哀以劝之其败也。海州之民指以为患转以为戒今滕阳军激州之闲有来二郎亦苦北军侵扰聚众为乱今则其徒虽散而其人尚在蒙山无所归亦深悔之。若久而不问失民心必矣。所谓豪杰出於不意者今河北有任郎君李川辈虽号为贼而不侵扰百姓客旅缺用者厚与之金但入城取官物而已出是往往百姓安之万一此徒一炽。且假仁义而行之民或归心则为患不在金人之下矣。此不可不攻者三也。何谓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兵出淮甸襄汉（今日辟百里而不守明日辟百里而复归）之不过一胜一负。又似昔日将帅各握重兵养寇患以自丰也。。若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骑侵陕西以下关中下檄中原彼必以精兵锐将尽赴关中之急也。後以奇兵由滨州分二路以趋燕晋断基归路明告其军人有能以百人来归及民闲不附金人自保山寨者各以次第旌赏将见彼来归之人不暇也。。又当告谕渤海契

丹这人令明知祸福。若能相与共灭金人各为立君兴复其宗社约以白沟为界不复相侵设二国不肯相听则虏（改作金）亦必疑此二国之人上下相疑则成内溃也。况数年前彼丞相萧裕已当结西元帅欲举兵作乱欲立契丹之後祁王之子豫王之孙既而败事今。若约以各兴其国必以豪杰为应於二策之中此为上策之中此为上策伏乞钧览淮夫等今具在北闻见事宜备列下项一金之初甚微本一杨哥孛堇（改作杨格贝勒）有二三千人无城郭宫室之居无珠玉。

金帛货财之积当时为大辽市海东青於海上道由其国使命往来不绝金人不堪其扰乘怒发兵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今则久居南地识上下之分知有妻奴亲戚之爱（删识上至此十三字）视去就互生甚重无复昔时轻锐果敢之气故前日罢榷场之後沿淮置巡铺每两月一替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一自虏（改作金）主亮篡位之後前日良将大臣如西元帅挾懒（改作达兰）三路都统将军韩常萧玉秉德国师乌陵（改作乌凌阿）衍参政鲁国王宗盘虏（改作金）主亲弟太傅兖州知州东平府总管海州知州独姑尔（改作都古噜讷）丞相萧裕枢密使张通古平章萧玉皆称雄杰勇果之士尽已杀戮当时北人莫不泣涕咨嗟言今後用珍无人可将即自南路投木鲁（改作特伯烈）契丹（虏主）即迁陀满（改作图们）俄里衍（改作额哩页）主军其主管修造车器及战船即是前日归附人赤心军韩哥（改作海古勒）马铨专主事见任左拾遗（一金）人往日战马甚多自去年十月缘车下马耗尽括民闲私马所有京东山东关西尽起发逐路径送往益都府牧养於六月初闲。又有天使起发赴以北州府外河北河东路及燕山以北马却发遣往天德云：内府路牧养外自括马之後大约马耗八分目即南京路正军皆阙马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降下银铤令军人逐牌子差人往咸州地分自行收买一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七百只皆是通州样各人补忠翊校尉虏（改作金）主云：候将来成功以节度使待之其所统主将皆（南官）斩赛徐文孟彬王大刀等主和然所括水手皆灌园种稻取鱼这人实不谙江海水性其官吏（往往）通贿赂谓如实曾贺舟之人有钱则得免其不谙水性者无以为赂则反被差委其宿州不手无处声冤众人共殴杀本州同知（如本朝通判）奴婢（改作诺尔布）而行可见人心是胁从所谓舟船已发在滨州蒲台县伺候阅习一金人正军目即京师虽号一万宿州陈州许州皆号千户然每一万止是三个千户每一千户止是甲兵三百人每一甲兵各有两人或一人阿里（本朝所谓人。阿里改作伊勒希）即马步人共刀百人为一千户每二千七百为一万户即是京师屯驻军兵二千七百余人南京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余人陈许二州乃韩将军弟韩定远九百余人昔日从军系是汉儿。

军於前年并已放散归国止东平府及沧景沿海诸州有自来被虏人分屯山东每人给以官田二顷荒地一段令自给用共二十万户号为民军外新签山东河北河东关

西有数十万见各逐州府点集区处外有契丹渤海汉儿军号七十万见在天德云：中府路牧马然所签人皆不均其闲实有武艺好身手行贿赂者皆免贫者虽单丁亦皆签发见签人曾经上司陈状理会终不理可见人皆胁从无有斗志者也。但有燕京北至蒙国斯排屯称准备迎接山东路策应选锋北军一淮北陷番（改作被陷）百姓昨在东昏时抚存颇厚小民无知偷生苟活久而。且化其心未易动摇今则虏（改作金）主专行暴虐百姓日夜不能聊生是以思慕本朝如出一口去岁十二月闲唐蔡州关报沿边有人马甚众旗帜甚盛不委使是南兵称文诸州各加严备百姓闻之往往递相庆贺至有出郊或私之他郡迎问南兵至期久而无讷毛皆怏怏怅望一中闲金人复取河南之後张七郡王军至南京各属县往往虏掠良人妻妾夺取财物其酷无异金贼（改作主）百姓之心皆失所望今。若不预先严加约束则有前日之患要令宜军所到处秋豪无犯使远近闻之莫不开关以待最为切要一金人所造新军器已毕尽将往日京城所得军器焚毁了当其所造甲太沉重披戴艰难所造手刀各样长出鞘亦甚艰难见在东平府沂州处屯放已差官监管伺候新兵支散一金人粮草如景州滨州东平府青州密州济州兖州等处皆有米草东平府嘉祥县景州将陵县及南州诸州各不下五六十万然官中积之虽富民闲往往阙食一虏（改作金）主篡位以来新修燕京大内将复创修京师大内其委任丞相张浩弹压官统军陀满（改作图们）俄里衍（改作额哩页）其专一提点官系内官梁大使者基所用军民夫工匠每四月一替近者不下千百里远者不下数千里近者北归往往半岁远者得回动是俞年到家不月馀。又复起发其河北人夫死损大半其岭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归者无千馀人可见人民冤苦一往日本朝庄农经刘豫之後赋税已重双近日修内夫役频并每中人之家止敢置地六十亩已该作夫头一顷以上作队首有蒔地稍多者则为了事户科配诛求谓如修内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鹞子鹤鹑之类绵出民闲其金人北军一家蒔地不下数顷既无税赋春。

则借农以种夏则代理人以耘秋则借人以收遇岁小歉则输纳税赋民。且不能给何暇计糊口之有无遇岁大熟北库所收甚多尽行货耀其价必贱则庄农供官科配愈难支持是岁之丰凶民皆被困衣食不给往往望圣朝甚於时雨一虏（改作金）主不听大臣谏官议论专以威强自作聪明日欲迁都京师意欲窥伺两淮主其事者惟长安所得女妃花不如及马钦二人然其意未可测度见万户及正军皆为本朝与之结盟以来待之甚厚予之甚优，岂可贪而不知足言今之世界比之在他时国裏面已是十倍好过正军动是四五个月不支钱粮虽遇支給之时往往被本军官吏瞞昧北军亦自时出怨言一曩者朝廷讲和之後发遣赤心军及归朝官归北彼中金人相指谓其人本一奴婢或本一下军今大者建节小者授显官各富有金帛其被发遣人变相谓说此呈身请俸一身从军兼领他职往怀思向慕一往日虏（改作金）人止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球阅习轻锐自虏（改作金）主篡位之後往往猜忌恐军人聚集议论将

打围射猎打球尽行禁断。且军兵但令屯田亦不敢习艺一金人及故民百姓深畏慕刘两府声名阙西人亦畏李四厢名世辅（改名显忠）闻其风者莫不竦惧一金人极边往往无兵都在近襄州县屯驻遇一州或有急难邻州虽有兵变不辄便救援。且如去年十二月闲寿州有贼寿州关报南京告急其南京千户候月馀承东京都统文字摘那二三百方始起发一虏（改作金）主篡位之妆尝对诸大臣言。若赵宋如东时依旧通和煞好方一月馀刘麟作右丞上章乞签乡军攻江南虏（改作金）主出刘麟作上京转运使继而身死一金贼（改作人）未修内已前米麦极贱米不过二百一石小麦一百五十一石自修内连年水旱螟蝗间作官中税赋之外以和耀为名强取民间者如带耀借耀帖耀之类二年之间不下七八次民间有米尽数为之括拘无即以户口大小拟定数目勒令申纳以此官中积蓄常多富庶民间由是乏食。

八月一日辛丑朔忠义人魏胜收复海州。

四日甲辰王罢淮南转运副使与宫观。

臣僚上言谨按淮南转运副使王委琐庸材天资阴险缘世赏超取美官日以职事获覲劝可哀思至荣矣。固宜安静不挠务称其职仰报国家乃反恃。

宠爱轻儇自恣惟喜生事以觊功赏，岂不上孤陛下奖遇之意乎！自到官将淮上民兵分隶诸将初非朝廷本意人情惶骇不自安乃腾书献文过饰非嫁怨帅守务快私忿夫当今多事之际臣子宜协力一心同济国事而反复如此其恃宠而妄作一也。今日申奏朝廷自言生长兵闲谙练戎事愿得步骑五千求试方略夫人臣各有分职为漕臣职转饷耳岂得轻肆狂率大言无当侵将帅之事乎！其恃宠而妄作二也。在平时务交诸将每谨拜礼或因同姓而叙兄弟之亲或因半面而结婚姻之好意欲凭附逞其奸谋而诸将鄙之多不听从不知耻尤自以为得计其恃宠而妄作三也。之为人喜於妄诞近者无故辄申朝廷欲求稟议以希奏对夫国家大事自有庙谟一介小臣岂容与议今远来入奏，岂非遂其妄诞之说以誇示於众乎！其恃宠而妄作四也。臣窃惟淮南今为边境部刺史之任宜得静重有谋之吏而小人恃宠妄作邀功生事。若使之得志必致误国遂与宫观罢之。

八日戊申刘浙西江淮制置使。

遗史曰：军事将兴朝廷无将得一时之誉者唯刘而已乃命为浙西江淮制置使凡百奏陈无不允从恩宠甚盛亦以天下之重自任谓可办者。

十日庚戌徐嘉张抡回阙。

十一日辛亥王继先依旧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孙并勒停。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曰：臣闻自古方伎之臣虽不可废而小人罪恶之极则不可容今有微贱小人粗明诊视凭恩恃宠肆其奸恶在王法不可容恕臣焉得不论乎！谨按昭庆军承宣使致仕王继先初系贱工负担喝药因奴事秦桧入拜其妻叙为兄弟夤缘荐引遂得以薄术供奉陛下及显仁皇后闲饵其药特赐宠遇而继先恃恩宠二

十馀年恣为奸恶臣愚上体圣意未敢论列今者伏遇陛下威断赫然埽除蠹弊在臣岂容緘默使之漏网请为陛下陈之继先於都城广造第宅多侵官司地分如陶（家巷）寨屋丰乐桥官地皆被强占起盖房廊收取赁直。又蒲桥之傍有古运河继先因广宅基遂填塞其上其宅周回侵战友民居数百家及官街二条见今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可谓僭侈矣。。又占临安府从官宅二所一所兴其弟继善（一所）作解库其罪不。

容诛一也。有军人李彦者最为桀点继先用为提辖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计必强取之以为侍妾虽有婚姻一切不顾及李彦犯罪临安府断罪入吏魏某及董安中刘就清等为干办强买益多如宋念一之女荣娘万八娘之女胜奴兴奴之类方其初买也。不支与铁及基年满也。。又不放出至如镇江府姓张姓李二家女童妙於歌舞。又诈作御前索进至今尚在诸女之父母怨恨入骨无所告诉其罪不容诛二也。继先。又於宅傍创一别馆专以收蓄俳人继先则蓄临安府名妓刘荣奴其子悦道则蓄金ツツ父子聚鹿伤风败教。又令所买妓女时作歌乐及闻渊圣皇帝升遐举家仍复燕饮乃令妓女舞而不歌举手顿足为戏名为哑乐其罪不容诛三也。继先。又於湖州地名旧馆别创大第工毕之日自都下载见钱二十万贯前往排垛谓之镇宅钱五月闲虏（改作金）使之来继先闻其狂言遂以修坟为名往视旧馆创造舟船。又买舫子二十只般移财物扇动居民。又於太湖洞庭山创屋为避寇之地预占山寺以盛顿御前药材为名差人守把寺僧无以存活其罪不容诛四也。继先居辇毂之下乃阴养无赖恶少共五百人每日支与钱粮。又私置桃花甲苦竹松牌棒及刀剑等日夕教练自闻边报不常。又置教头两名每日於後园阅习其子守道与孙及亲戚辈日夕亦擐甲射弓不知谋为何事其罪不容诛五也。继先因其子悦道累为浙西运司主管遂笼公私之利凡客人有重货则强买之官物可以射利则中卖之税物浩瀚则令监官放免之收钱入己遂至官课亏损凡有两浙路户绝田产继先则为诡名扑置。又常勒临安府楼店务吏人令供城内户绝舍宅贱价买为房廊。又因其子安道及亲戚郭思仁张球等为兵官广借厢禁军凡数百人在家役使。又招致待阙孤寒小官等充其家防护祇应不欲以私钱给之却结诸总管於临安府请供给钱内夹带王承宣一名每月冒请供给三百五十贯临安府畏其凶焰莫敢谁何其罪不容诛六也。湖州有金鼎者财雄东南以费得官迁至正使继先贪其赂遗与之交结鼎常破万馀缗造一海船船中百物皆备献於继先托求阁职继先受而许之果未几除阁门宣赞舍人以物议不容为後省缴。又有珠子行人姓徐者犯罪不轻继先受其珍珠货赂遂与其求嘱大理寺官因得释放凡州县。

治大奸兴大狱有力之人厚授金制以赂继先继先受之关节所至随即解免其罪不容诛七也。继先於本府及他处寺院多令立生祠妄自尊大。又却保庇寺僧与嘱托州县蠲免科役凡天下名山大刹庄田优厚去处继先少受其赂则使之住持凡常住

所有大半入继先之门近日擅毁南山敕赐法华院殿基起盖亭台。又於北山招贤寺因山作园新旧坟墓尽令发掘，移於他处，其罪不容诛八也。珠子行人姓在者往年不幸继先遂使人收其珠铺珠子约其万馀缗其姊累次恳请继先不还其姊诅之继先忿怒後执捉其家使下吴一送官勘断诬作与伊姊私通致令其姊编管处州继先。又拘收其田产略无顾忌其罪不容诛九也。继先之术本自庸谬偶有天幸遂夤缘妄作常英尺人之軋已稍有拔出其上者类皆巧为沮抑使不得进闲有微见其所长即多方挤陷天下名医皆畏避退缩不获自进故凡中禁外庭一时贵近或有疾病继先用药谬误以致危困亦无可指其非者其罪不容诛十也。继先过恶臣特举其尤者馀虽擢发亦未可数今市井之人则怨其强夺妇女商贩之民则怨其侵渔财利乡村之人则怨其吞并田产至於士大夫则怨其挟持权势请托无厌合是数者这怨皆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处其皮其罪恶贯盈王法实不容恕臣愚伏望陛下特赐睿断将王继先编管岭外将本身及其子孙冒受官爵尽行褫夺其第宅财物田产皆民之脂膏及赃污货赂所积乞委临安府及诸州所属尽行检括籍没入官以贍军将其强买奴婢尽放还被敬而远之这家行下诸处寺院将所立生祠亭台即日毁拆以去国家之蠹以除斯民之害以快天下之公议幸甚奉圣旨王继先可依旧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孙并勒停临安府内外第宅房廊田园有司尽行拘集强买奴婢日下（放还）令逐便诸寺院所立生祠亭台一切毁拆。

遗史曰：继先世为医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号黑虎丹王家继先为人奸黠喜谄佞善褻狎自建炎以医药得幸尝劝上服仙灵脾议者谓仙灵脾者亦名淫羊藿虽强阳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论精清者不成子继先独不以为然继先遭遇绍兴中富与贵冠绝人臣诸路大帅承顺下风莫敢侔其权势之盛与秦桧相埒张去为以下尤不足道而通关节肆诛求强夺妇女侵渔财利则桧所未守为也。秦桧宗族与其。

妻党皆贵盛者非桧荐举之务乃桧请升迁继先宗族及吴益宗族官职故继先及中宫亦请升迁秦氏王氏之官职也。继先处富贵之极未尝见一正人端士时设饮饌招教坊乐人酒酣视继先为侪辈恣狎而继先亦无忤大抵主上以国事委之桧以家事委之去为以一身委之继先所以凭恩恃宠靡所忌惮而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至是金人有败盟之报朝廷有用兵之意初刘都统镇江之军屡请决战用兵朝廷犹俟虜（改作金）人先有衅隙则以兵应之故未许申请不已及及除浙西江淮制置使亦申请用兵一日汪应辰献复和策坚执和议。且言自国家讲和至今求学地有违阙用兵之议恐误大计医师王继先因闲见上言边鄙本无师盖缘新进用主兵官好弗靖喜於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斩一二人则和议可以复固上不怩曰：是欲我斩刘乎！是时盱眙奏到金人遣韩汝嘉直人盱眙馆口传敕不许奉使徐嘉张抡渡淮事未有以处之上在刘才人位进膳不举筋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圣精因何不怩乃得应辰之策及继先之言才人侍上囚言宽解上意大抵与继先之言相似上惊问曰：汝安得此言才偿

能隐遂具说遣中人物色得继先之言上大怒杜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简乘势弹击甚善之举也。惜乎！莘老蜀人去国稍远不知继先出处而言继先负担喝药因奴事秦夤缘荐引。又显仁皇后闲饵其药物赐宏遇者非也。其所言十事盖继先之细过耳刘才人俄以他事赐第别居。

十三日癸丑金国主亮杀其母於京师。

金国主亮在汴其母病亮往视之问母所苦母曰：吾所病者以皇帝用兵不止远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也。乃梁宋国王之小妻耳遂赐白练而死。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校勘记。

自金酋篡位（脱金字） 侵陕西以下关中下檄中原（下檄下字衍） 三路都统将军韩常萧玉（萧玉二字衍） 尽行货耀（货一作和）。

●卷二百三十一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一。

起绍兴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甲寅，尽九月二十七日丙申。

十四日甲寅李宝以舟船下海至东海县伪知县高敞及前知县支邦荣降。

刘宝为镇江驻都统制李宝为游奕军统官後辟为後军统制杨存中知宝与刘宝不相协特令离军发赴行在授不务路分都监百除带御器械。又百馀日除知黄州未行边报金人举兵乃授宝左武大夫宣州观察使沿海提督甲寅下海至东海伪知县高敞及前知县支那荣说东人也。在北界以进士及第或劝之使去敞曰：我本大宋之民今大宋军马已到将安归遂以县降宝载敞於海船同下海令敞之子禹挈家住淮甸。

十五日乙卯金国主亮杀谏议大夫韩汝嘉举兵南寇（改作向）。

金国主亮欲举兵韩汝嘉自盱眙归谏亮寝兵讲和亮不从曰：尔与宋朝为游说邪赐汝嘉死遂起兵。

刘军於扬州。

刘以浙西江淮制置使往扬州置司。

遗史曰：刘以制置往扬州曰：军礼久不讲人皆不知军礼乃建大将军旗鼓而行军容整肃旗帜鲜明自靖康收李纲解围太原出国门日常行此礼江浙所未见也。观者悚然惴恐时方病不能乘马遂用上穿竹为舆雇游手人肩之镇江城中香烟如云：雾观者拥溢尝谓诸将佐曰：此举皆令汝辈建节取重阳日到京师犒设州官於江皋送之举袖揖之曰：不暇茶汤。且欲速行诸公有坟墓在西北者宜备行计具拜扫之礼相继而来小人传其语为实然遂军於扬州。

十七日丁巳田师中令赴行在奏事。

二十三日癸亥张焘落致仕起知建康府。

金人败盟上思得重臣镇守要害遂落张焘致仕起知建康府。

二十六日丙寅出戍官兵债负除放。

奉圣旨应出戍官兵系分劈请给在家家军将积欠回易官私债负依旧克除取索深虑贍养不给可令逐军遵依已降指挥日下尽行除放如依前债戾重典究。

二十八日戊辰魏胜特授武经郎兼阁赞舍人知海州。

淮东运使杨抗申到探报。

先是金人兵马首犯（改作入）川界而我中原忠义之士探报继至九月上旬淮东运使杨抗据进士李坤韩先帖子报云：鲁校尉太仓催御米走马人至言威平府五月一日起东京初八日起广甯府十三日起义绵州十五日起共三个万户不满三万人中闲一个万户山後九州一万一千人分作十五个千人汉军共五万人元起定七月二十一日大河以北请器甲今为北边事务重未见所往待北边上走马人来方敢具报近北边反了三千户是奚契丹及新签汉军唯北京一处二万户来到松亭关围燕子城了一万副甲知北边或退方敢南行。若北边不退未敢南行坤初十日起申秋行到南京凡我指挥一一分明示端的一匹马回。又韩先探报来云：七月三日新差右丞为元帅宣到诸路节度使并总管十五日御宴十六日差除下项司徒燕人迁右丞相右丞相张浩迁太傅尚书令（孙岭北东京人）冀州节度使崇进某人迁御史。

大夫（是驸马）南京统军金紫某人充西蜀道行营都统军驸马）平阳府总管金紫张彦忠（排行第七闲西人元是本朝人後来发过去）充西蜀道行营统军太原府总管银青刘某充汉南道行营副统军（女真家）吏部尚书荣禄白某迁副枢密院开封府同知奉国军某迁兵部尚书岭北东京留守同知奉国军张某保州节度使户部尚书通议大夫开封府同知先是六月二十九日郎主驾（郎主谓完颜亮）在汝州界叛了护卫契丹军约三百余人往西京永安军山内住泊差河南府驻千户去收。又七月六日马行街（郎主）指挥斩了南京兵马副都某人（为杀）汉良奴婢（删此六字）并弃职走往燕京。又七月九日差走马四百余匹根刷诸路应私骡马除左（丞相）得留六匹及五品以上许留一匹外余大小职官并百姓不许收养如隐漏马该死骡马要往滑州驼衣甲等用关西河东两处自来元签军今取六月十八日起发往滕阳军兖州就器甲限七月十五日要到後来未知去向端的七月十八日回程离汴京至七月二十一日知得去了徐州系自东差去水手约一千余人其去了徐州头首某人却往梁山深七月二十六日回程到虹县见走马金牌到县得郎主指挥将叛了庄民便行杀戮及抚恤其後民户云：耐辛苦一两日般运粮划南去。

传到金人诏。

伪诏曰：朕在位恢心坦然四邻归贡逾有年矣。皆出於祖宗洪厚德泽也。念境内群寇越扰边民叛逆入於南宋况两朝之民旧属宋处自来狼子野心（始由）宋

私来我朝盗买战马後至彰露而止。又以探报群卒诸路变形或作红巾或作商旅或两朝奸吏妄说游辞撰造异端而无厌怠贪婪荣身斗作两朝讲好亲睦之意朕已详之今朕亲将五百万兵速降夏国以九月下旬回国遣使往宋以决颠末君臣父子各宜坚心谨守诸呼故兹诏示。

败盟记曰：戎狄天性妄诞故逆（删戎狄至此八字改作金）亮不羞（改作好为）大言当为岐王时作竹《诗》曰：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不记题曰：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暇蟆作浑和等德语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又过汝州题《诗》曰：门掩黄昏染碧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日暮鸟争噪幽径草深人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关干次第开此诏与。

诗意岂相远哉！盖妄为此诏讒夸耀吾人（改作中华）声言五百万兵速降夏国九月下旬回国，岂不诞哉！是诏乃七月闲韩汝嘉到泗州以後作。且如七月初至九月终计是九十日矣。中国至西夏并数百万众岂九十程可往回而毕耶然则五万兵非吸风茹雨之士速降夏国非腾云：插翅之人可见讒夸饰自速死亡兆，於是矣。。

九月十一日庚辰吴拱为鄂州驻御军都统制。

吴拱之子也。为鄂州都统制以代田师中己卯到鄂州庚辰交都统制职事泊发诸军往襄阳癸未诸军发绝是时左军统制郝为京西安抚使亦起发拱承朝廷指挥襄阳倘或有变吴拱不能自保则令退守荆渚拱具拱不能自保则令退守荆渚拱具子申朝廷言此甚失襄人之望。且荆州为吴蜀之门户襄阳为荆州之藩篱屏翰上游号为重地。若弃之不守是则撤其藩篱况襄阳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设。若以为巢穴如人才其咽喉守其门户则荆州果得高枕而卧乎！朝廷必欲守襄阳为一道固圉之计非三万军马不可保守。若欲保守荆州自合将襄阳为中之计当得军马一万使拱可得措置则修置不寨保护御敌营关屯田密行闲探遗史曰：吴拱言襄阳形势则尽之矣。不敢以其人而废其言。。若夫保守之方则甚为乖疏所谓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万山而弃城不守也。保护御敌者其意在於阖关自固不出兵以接战也。拱到襄阳首置万山寨山无水无薪。若屯大军不可（以时）安息师徒劳役众口藉藉道路骇闻。

刘自扬州进军。

刘在扬州病上遣中使谭某宣押医官孟某赴扬州医治曰：本无病盖缘国家边事如此至今犹未决用兵俟狄人侵卯经四字改作敌先发）然後使（删此字）当之既失制狄（改作人）之机何以善後後发受制於人忧此不忘是以病也。谭某具道已得上旨令制置谨察动静不可落其奸便矍然而起具奏回报即建大将旗鼓而进兵每日进发一军时实病不能食唯以萝卜下白粥而已。军行整肃亦颇能得将帅之体

有乡兵统领路次迎参皆不顾。

十七日丙戌杨抗举刘汜。

遗史曰：淮南路转送副使杨抗奏臣伏睹阁门宣赞舍人两淮西路兵马都监镇江府驻御前中军统制淮南浙西浙东西路制置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刘。

汜志节不苟忠义持心笃信好学辅以儒雅臣尝至其军遇汜阅试战士号令精明进退肃然今保举堪充将帅任使有旨刘汜与转武略郎依旧兼阁门宣赞舍人令三省枢密院籍记汜锡之子之至也。。

十八日丁亥吴遣将官彭青去司凤翔府凤州渭河南宝鸡县金人寨。

二十四日癸巳夏俊克泗州。

夏俊在盱眙军干买北物见完颜亮败盟有侵犯（改作南攻）之意遂谋欲占泗州有武功大夫张政者自军中拣下作扬州指使任满居盱眙俊与政议其事政聚众得一百八十人知盱眙军周宗退保在天长至是俊备船夜渡五更渡淮先占西城西城人觉知皆称愿归顺大宋俊曰：大宋人马取泗州并不杀人各（各安）心转至城东下观汴河有空船俊政等遣西城百姓取船得六十馀拖贪图右泗州蒲察徒穆（改作富察图穆）率其下二三十骑弃东城遁走俊等入东城抚定遣百姓渡淮遣人报制置使刘到天长得报并有金人解赴军前者皆不问令俊权泗州泗州有银一千五百锭绢五百匹遣其至汜取银绢馀不尽者俊与其众分有之。

盱眙军报九月二十三日夜二更枢密院使臣夏俊部领义兵并力杀退北军已复占泗州西城另有措置收复东城至二十四日天晓西城老小尽皆渡过南岸续据俊使王文报东城安抚蒲察徒穆（删此四字）同知大周仁与夏俊在城答语东城尽倒旗枪双据淮北稍工严国到军称东城百姓官吏皆归顺本朝有蒲察徒穆（改作富察图穆）与大周仁逃窜出城不知去向其本城老小见行载前来南岸已申中军刘统制措置人马过淮弹压。

刘蕴古特添差两浙西路安抚司准备差遣。

刘蕴古在北界提贩卖车义朵者往来於寿春榷场与南客语则曰：愿归朝言南北利害。若大宋举兵则恢复旧疆直不难耳南客渐能识姓名有好异者者接引使归朝蕴古自言二弟皆在北界及第已获两解不得一第遂有归正之意。若取中原灭大金直易事耳至行在初授蕴古右迪功郎为浙西安抚司准许备差遣吴山有伍员祠在钱塘闾之中蕴古先另置庙牌易去旧牌牌上题刻具位姓名合市人皆惊曰：旧牌工乡致新牌远甚不知何故易之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窥见其意曰：他人之归正者侥幸官爵苟图。

钱帛而已。若刘蕴古者真奸细也。或问其故仲昌曰：榜其姓名於吴山庙牌盖欲使踵来闲探者知其已到耳。

权知光化军张趋与金人战於光化军城中金人退走张趋鄂州驻御前游奕军将

官也。都统吴拱令权知光化军将带巡捕孔羨慕摆铺周明交声速曹通教头杨辉旗头李成引战刘进管队商进直头贺忠长行曾晟李全邓高尚青融德苏进等凡二十四化以癸巳凌晨入城方坐於厅事交割郡事闲忽报有金人铁骑入门乃金人七百骑夜宿於三十里地趋急开谯门令随行人擐甲持枪突门而出呼百姓以抬桌之属堵巷路口趋分其众和数项阑截鏖战久之，於是百姓皆出门渡汉江而城中战犹未休金人自谓不能当乃聚众数十人指一官军攒箭射之官军身负箭皆如胃重伤及死者数人金人之死者亦数十人方稍退光化之役荆襄第一战也。颇增战士之气奏功於朝各人得转二官资皆给公据而已告身竟不下人皆为不平。

二十五日甲午吴收复秦州。

吴遣统领刘海等领兵掩杀贼众退走入城寻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时攻打至二更已打破秦州除抚存军民外捉到贼兵活人（删此四字）金人萧安抚高同知千户明威将军乞求闹（改作齐哩克）将官奉信校尉宝登金人大郎君二郎君防御判官李旺王信王主簿赵通事李淮提刘天使及捉到贼兵（删此二字）活人斫到首级夺到战马器甲莫知其数。

二十六日乙未金人寇（改作攻）信阳军。

成闵以中军统制赵搏分兵四千屯德安甲申发鄂州庚寅至德安居五日信阳军以金兵来告樽曰：信阳虽小实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游奕统制宋奕居德安自将所部驰赴之虜（改作金）骑径去侵（改作攻）光州。

吴收复陇州方山源。

吴申金贼（删此字）都统合喜孛堇（改作喀齐喀贝勒）张金紫追集陕西诸路伪兵於陇州方山源秦州凤翔府等处屯驻意欲分兵前来侵犯（删此二字）寻遣差右军第二正将彭青副将强英左军第二副将张德等将带军马前去措置收复去後今据逐官申於九月二十五日到方山源差人说谕招抚其本原（改作亲从）贼（删此字）兵坚守不从於二十六日青亲拥官兵向前自卯攻打。

伪中官兵分番前来战敌约十五阵青等告诫官兵一拥齐入至巳时攻城破方山源其贼（改作金人）败走捉获活人当阵斩到首级夺到鞍马莫知其数。

二十七日丙申吴收复洮州。

吴申遣差将官曹休等九月二十七日收复洮州及管下冷丁堡通岷堡招抚到洮州同知招武大将军奥屯蝉只（改作鄂通彻辰）一行官兵老小抚定军兵依旧安业。又据将官张德申九月三十日攻打破陇州与贼（改作金）兵巷战杀死贼（改作金）兵未知其数捉到活人夺下鞍马有知州卢奉国同知刘昭武走上凉楼招抚不下遂用火烧毁及将本州仓场所装金贼（改作营）粮草百万馀尽行烧毁外有归降兵说谕抚定了当的是获捷。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定理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一校勘记。

甲寅下海至东海县（脱县字） 系分擘请给在家（擘误作劈）义锦州十五日起（锦误作绵） 分作十五个千户（户误作人） 凡有指挥（有误作我）小注（系岭北东京人系误作孙） 张中彦（误作彦忠） 况两地之民（地误作朝） 。又以探报仓卒（会误作群） 设。若侵据以为巢穴（脱侵据二字） 然後使当之（脱字） 与夏俊在城答话（话误作语） 身负箭战（脱战字） 信王（误作王信） 李准提（误作淮提）。

●卷二百三十二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二。

起绍兴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戊戌，尽十月五日甲辰。

二十九日戊戌招谕榜。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金虏（改作人）无厌背盟失信军马已犯（改作入）川界今率精兵百万躬行天讨有措置招谕事件如後一中原百姓见为签军想未忘祖宗德泽痛念二圣未还岂肯从贼（改作敌）反攻旧主榜到各宜相率从便归业内有愿立功来归人当议优加爵赏一女真渤海奚契丹一应诸国人等暴露日久无不怀归见此文榜请诸路州县官吏军民有能以一路归者除安抚使以一州归者与知州一县归者与知县馀见任官更不改易一诸路忠义豪杰小寨首领能立功自效者并依前项推赏一中原并诸国良民见为奴婢者并放令遂便内有自擒获本主归顺者即以本主官爵田宅推赏一诸国官吏军民不愿归本国者当尽还官爵虽见用事之人一例推赏优_一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虽而能立功效者不次擢用一军行秋毫无犯并不杀人放火亦不虏掠财物及妇女人等事平後放免税租十年一应干虏（改作金）人残虐科须等事如签刷人夫水手工匠差科里器粮草舟船牛车骡马掠人家室女绣女一切非法骚扰并行除放一酷淫之刑如灭族剥皮油煎锯解钩脊之类深可痛心一切降去右件中原官吏军民及诸国人等各怀踴袁世凯入虑易图克建功名共享安泰故兹榜示知悉。

约束沿边州县官不得差出。

臣僚上言臣窃谓沿边诸郡正在守_一等官协心相与措置共济国事今来边郡官员率恣监司别有名目差去俗望圣慈特降睿旨戒饬诸司。

招谕指挥。

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朕念中原赤子及诸国人等久为金虏（改作人）暴虐役使科敛或为奴婢已无生意。又言指吾旧疆百姓为宋国殍民蹂藉杀戮无所顾惜朕闻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军诸道并进以救尔於涂炭想闻王师至必能相率归顺朕不惜官爵金帛以为激赏。若系有官之人并依见今原带官职更不勾减其能以地土

来归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赏。

外凡府库所存尽以给赐朝廷所留惟器甲文书粮草而已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应诸国人能归顺本朝其官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另内燕北昨被发归国者盖为奸臣所误追悔无及今虽用事并许来归当优加官爵勿复疑虑朕言不食有如日。

立赏格指挥。

三省枢密院勘会诸军官兵遇敌能戮力破贼（改作自效）产到功效（改作绩）人主帅保明申奏朝廷厚加推恩外有接纳到归附归正人今立赏格下项一接纳到五百人并渤海汉儿万户补武翼郎。若接纳到五百人即与接纳到千户同赏。若接纳到五百人以上累赏百人长补承信郎。若接纳到二百人即与接纳到百人长同赏。若接纳到二百人以上累赏一馀军接纳到一百人以上补承信郎五十人补进武校尉三十人以上补进义副尉五人以上补守阙进义副尉五人以下补进勇副尉一接纳到签发南军万户补保义郎。若接纳到万户同赏。若接纳到一千人以上累赏千户补承信郎。若接纳到五百人即与接纳到千户同赏。若接纳到五百人以上累赏三百户补进武校尉。若接纳到二百人即与接纳到百人长同赏。若接纳到二百人以上累赏百人长补进义尉。若接纳到二百人即与接纳到百人长同赏。若接纳到百人以上累赏馀车接纳到一百人以上补下班祇应五十人以上补进义副尉三十人上补守阙进义副尉一女真契丹渤海汉儿并签发南军等如自能前来（归正归附）并优与补官爵内已有官人於元官上优加升转仍与不次擢用一归附（归正）人并不得辄有伤害及掠夺财物如违将犯人依军法施行。

赐统兵大帅诏。

朕列屯禁旅控才边陲虽分道置使总领其事至於缓急之际相为犄角要如手足之捍头目有不待索而自至者势当然也。卿先前客观存在制阃之寄临破敌之机营壁相望当。若一身仓猝有警赴援立至共成恢复之功以底中兴之业犒劳行赏咸不汝遗将来成功当一例推恩入兹诏示想宜知悉。

吴克兰州。

吴申朝廷云：西和州川知寨张彦忠等中招收到北界熙河兰州千户王宠同招抚部押军马鲁孝忠等率兰州军民投拜其伪官尚恃不肯投拜宏等。

领官兵斗笔於九月二十九日将本州伪守女真安远大将军兰州刺史温敦（改作け都）乌也。（改作乌页）等酋首（删此二字）杀戮收复兰州了当并存恤一行军民讫。

三十日己亥吴克陇州。

吴遣潘青张德攻打陇州己亥入之与亥入之与金人巷战知州卢奉国同知刘昭武走上凉楼招抚不下用火烧毁及烧州仓草场粮草尽被烧毁有归降者抚定。

敕赐吴。

朕为神州赤县皆祖宗故持以陷异域逾三十年而猾虏（改作敌情）无厌复出为恶兹用分命虎臣数道并进愤焉未有所出久矣。功名之志深所未忘已除卿陕西河东招讨使制书到日卿可量彼己之势审动静之宜即提锐兵直出汉中吊秦晋之遗民抚唐汉之都会所过城邑拊摩劳来诚尔军士毋杀人毋践稼毋掠妇女毋焚室庐使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副吊民伐罪之旨昔汉光武遣冯异征关中云：今之征伐非可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朕於光武远有惭德而卿之才烈岂直可比冯异而已哉！勉行此言副我淳嘱至於临敌慎重见可而进信赏必罚恩结士伍是皆所期於卿者也。舍爵策勋朕无所吝乃眷西顾实勤我心。

十月庚子朔刘诸军会於盱眙军。

刘会诸军以十月旦皆到盱眙淮南转运杨杭为随军转运变在军中。

四日癸卯吴除陕西河东各路招讨使刘除京畿淮北京东路河北东路招讨使成闵除京西路河北西路招讨使。

魏胜知海州。

夏俊知泗州。

湖北京西宣谕使汪彻论。

汪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奏子曰：臣伏见成闵一军人马昨自行在起发前来湖北原降指挥所至州县批支钱粮基钱於经总制钱内支其米於常平义仓内支仰见陛下圣慈惟恐扰科於民臣继被旨以使事陛下圣谕经由成闵所行之路因访闻所支钱粮事有无欺弊乃闻县道经总制钱并系每月解发赴本州主管官通判厅交纳今来人马经过所支钱粮多是逐急催促人户今年折帛钱借兑支遣或於人户以等高下敷借副臣尝契勘经总制钱县道。

大小不同终岁所入自有定数而军马批支岂容停滞。若不从权虑致败阙但折帛钱已系科拨下诸处总领司今来总领所属不肯认其数督迫不已。又诛求於民所敷借人户钱既不以经总制钱支还则是横敛今欲乞令逐州主管经总制官司将今一州统户钱乞从县道将折纳今年以後本名诸色官物却依旧於经总制钱豁破如此则元降指挥不为虚文而官吏少安民不重困如得允当乞赐睿旨付有司施行从之。

李显忠及金人相遇於正阳西金人退去。

池州驻诸军都统制李显忠提兵在淮西寿春安丰之闲欲回军庐州徐观其变到谢步会探者报曰：金人自正阳渡淮矣。显忠曰：到庐州歇泊定。若金人犯（改作入）境当收拾些首级而回甚善参议官刘光辅曰：不然。若欲寻战功而归，岂可倒却宜占形势之地定寨脚以待之见利则进策之上也。显忠从之得此山林深可以设伏兵於林中俄报金人已渡正阳者显忠率诸统制各带精锐心腹数十人共百馀骑前往巡绰果遇金人三百馀骑各张阵势相望良久金人有百馀骑转山取路直掩显

忠之背显忠觉之率诸统制邀截获数人而还显忠亦失黄小官人等二三人金人遂退去合大军矣。显忠问所获金人主将为谁曰：郭副留韩将军也。郭副留者药师之子韩将军者常之子也。皆为万户显忠军中有中侍大夫斋小使臣空名（官告）付身仅二十道是役也。书填悉尽中侍大夫告有三光辅及统制受之。

诏亲征。

诏曰：朕履运中微遭家多难八陵废祀可胜 A 土之悲二帝蒙尘莫赎终天之痛皇族尚沦於沙漠神京犹污（改作外）於腥膻（改作版图）衔恨何穷待时而动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属戎虏（改作敌情）之无厌曾信盟之弗顾怙其篡夺之恶济以贪残之凶流毒篇於华夷（改作闾阎）视民几於草芥赤地千里谓残暴而无伤苍天九重以高明为可侮辄因贺使公肆言指求交相之臣坐索淮汉之壤吠尧之犬谓秦无人朕姑务於含容彼尚饰其奸诈嘯厥丑（改作聚其党）类驱吾善良胡（改作敌）氛寢结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叠德不足以绥怀负尔万邦於今三纪抚心自悼流涕无从方将躬縞素以启行率貔貅而。

薄伐取细柳劳军之制考澶渊却狄（改作敌）之规诏旨未颁欢声四起岁星临於吴分冀成淝水之勋斗士倍於晋师当决韩原之胜尚赖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躯报国共雪侵陵之耻各肩恢复之图播告迩遐明知朕意。

遗史曰：诏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言其诏文诏既降始知久已制成但未降前不当漏於外耳。又先期降付吴军中有旨未得颁行具奏乞颁行俄已降出颁行矣。

吴李显忠奖谕诏。

敕吴等所奏首先破贼（改作敌）大获胜捷事具悉朕屈已讲和以安黎元黠虏贪卜林无复天理（删此八字改作北人）肆其苑焰犯（改作入）我边陲卿忠义奋扬肃将天讨翦厥丑类（改作其羽翼）摧其奸锋（改作彼锋）捷书报闻良深嘉尚想师行於枕上而虏（改作敌）在目中勉尔功名副朕所朕卿比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刘等檄契丹西夏高丽渤海鞑靼诸国及河北河东等诸路书。

大尉威武军节度使淮南浙西江东西制置使刘庆远军节度使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京湖制置使成闵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吴檄告契成闵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四川檄告契丹西夏高丽渤海鞑靼诸国及我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河朔等道官吏军兵等。盖闻惟天我亲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义者众必归敢摅一切之诚用念万方之听我国家功高上古泽润中区列圣重光方启平之运斯民不幸适丁板荡之灾蠹（改作念）兹女真之微（改作强）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间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弥於宇县两宫北狩讫罹胡（改作北）地之烟尘大驾南巡未正汉（改作两）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谊不戴天主上绍开中兴宠济大业望山河而陨涕

瞻陵庙以伤心盖卧薪尝胆之是图甯拯溺救焚之敢缓然以人命至重嘉兵不祥靡辞屈己以事讎姑俗安民而和众岂谓冥顽之虜（改作性）狃於篡逆之资以至不仁行大不道驱我中原之老稚翦为异类（改作域）之囚俘乃轻弃於穴巢（改作用其人民）辄坐张於畿甸自谓富强之莫敌公然反覆以见欺指冲冠百将三军谁不搴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齐钺尽护戎旃冀凭宗社之威灵一洗穹庐（改作先朝）之。

稷孽（改作愧愤）待时而动历岁於兹天亡此胡（改作悔祸在天）使之委身而送死人自为战（改作得人曰：众）誓不与贼（改作敌）以俱生帝卒一临士气百倍刘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马军兴侍卫之师李四厢虎视於青徐王太尉鷹扬於颍寿骑师才寿函之险步军冲作洛之郊兵多坚锋勇有馀愤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诸蕃之大国久为钜宋之欢邻玉帛交驰尚忆百年之信誓封疆回隔顿违两地之邮音愿敦继好之规共作悔亡之举至於秦晋奇士齐赵俊才抱节义之良谟志功名之嘉会为刘氏左袒饱闻皿汉之忠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云：合投袂风从或据郡以迎锋或聚徒而特起乘兹破竹之势立尔前茅之勋侯王甯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更期父老之诲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旧主重建丕基檄到如前书不尽意。

收复陷没州县指挥。

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国家以金人不道弃信渝盟遂至兴师本非得已尔指挥诸将所至先问百姓疾苦除以官库给散将士外不得烧毁屋舍杀戮平民去可夺资财虏掠妇女其应干非法科敛役使残酷不便事件害及吾民者日下除去见作奴婢之人并与释放如豪杰忠义之士能据一县迎降者即与知县以州迎降者与知州以一路迎降者除安抚使其集合义兵自效者并优补官爵另加任使为女真奴婢能擒杀其本主者便与本主在身官职仍以本户田宅钱物尽行给赐。

五日甲辰陈桷差兼京畿淮北京东路河北东路招讨使司随军转运使李植差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讨使司随军转运副使。

诏修故少保岳飞庙。

先是岳飞被秦桧陷害死於狱中军民痛为立庙至是金人犯边连年大举上思曰：岳飞如在金人岂敢至此不令即修庙宇。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二校勘记。

一应於虜人残虐科须等事（於误作干） 即与接纳到万户同赏（即与二字误作。若） 一馀军接纳到一百人以上（脱一字） 一举行酷之刑（淫酷误作酷淫）

抚汉唐之都会（汉唐误作唐汉） 杨抗（误和杨杭） 惟恐科扰於民（科扰误作扰科） 因访闻所支钱粮州司（州司二字误作事） 得北山深林（误作得

此山林深) 诏旨一颁(一误作未) 想师行於枕上而虏在我目中(枕一作几脱我字) 已指挥诸将(已误作尔)。

●卷二百三十三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三。

起绍兴三十年十月六日乙巳，尽八日丁未。

六日乙巳四川安抚使吴大散关捷报至。

吴捷报九月五日金虏(改作兵)自凤翔大散关入本界三十里犯(改作围)黄牛堡旬馀不退十八日遣将官彭清直至宝溪渭河夜去 小桥头大寨获捷上曰：朕与金国讲好二十年未尝有纤毫之隙不意今贺天申节使人王全上殿口陈虏(改作金)主这语邀我将相大臣。又欲得汉以东淮以南土地一时臣僚谁不劝朕用兵朕谓和好既未解则兵衅不可开姑发信使以审其事至淮既不纳既归。又求遣反复诡诈而为衅端意在败盟重兵压境托为打围谋为深入朕不免严兵备。且戒飭诸将务为持重以观其变而犯(改作攻)蜀无名之举果为戎首(改作开衅端)事之曲直甯不判然散关小捷，岂非信顺之助而况弑杀君亲诛戮残忍天地所不盖工禽兽所不肯为(删天地至此十二字)神怒人怨灭亡无日令三道出师招讨审彼已量虚实换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复我寝庙母焚烧母虏掠母杀伤以图万全之举高爵○赏朕所不吝卿等赞朕成。

算协以众谋，庶几恢复神州以雪两朝之耻宰臣陈伯康等奏曰：臣虽不习武敢不奉以周旋。

八日丁未金人立葛王裒於辽阳府。

神麓记曰：亮初刷国中女真五国乌熟(改作乌舍)铁黎(改作铁骊)渤海契丹汉儿军自备衣甲鞍马弓箭刀枪军须个侯粮车牛奴婢自遥远来沿边道途艰辛不肯前行皆共谋曰：皇帝无道远犯(改作攻)南朝未知胜负难以归国我等，岂能就人失家之鬼乎！不。若从此就近径往辽阳东路东京与渤海酋(改作群)豪册立留守葛王为主何如从云：变是太祖武元之孙有何不可，於是岁十月闲入东就留守卫求见大王王才出厅尽呼万岁册即帝位迁之中都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门下朕惟前君乃太祖高皇帝之长孙受文烈遗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内抚外甯近安远至虽晚年刑戮过甚而罪不及民前岐国王亮位叨宰相不思尽忠匡救辄敢行篡弑自僭窃以来虐兹甚是用列其无道昭示多方一前来皇叔元帅曹国王自先朝以亲贤当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怀恐惧无故杀害一前来太宗受太祖遗命不忘至公传位前君诸子并当职任止因篡位初怀疑惧将太宗亲子太保潞国王阿鲁中京留守胡里不(改作和勒博)阿里留守判宗朝胡里(改作呼噜)加宰相胡沙(改作和硕)霍王胡东(改作罕都)郓王神徒马(改作实图美)蔡王乌也。(改作乌页)八人子嗣等

七十餘口并以我罪尽行杀戮一开国功臣晋国王孙领行省楚国王队辛（改作爱绅）止因篡位之初自怀疑惧将阿辛（改作爱绅）并兄子嗣三十餘口及驸马丞相干右刺（改作翁鄂）并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并以无罪尽行杀戮一左副元帅国王撒海（改作萨哈）累建功勋止因篡位之故自怀疑惧计才遥没（改作雅穆）以白樊书假言宫外拾得令其诬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只（改作萨勒扎）并子孙三十餘口及太祖亲弟辽越国王男平章孛急（改作博济）弟兄子孙一百餘口拴部尚书毛里（改作玛勒）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喂阿（改作威赫）并以无罪尽行杀戮一前来太祖长女公主兀鲁哥（改作乌鲁格）系曹国王亲姨因篡位之初无故杀害一故西京留守蒲马甲为是亲弟韩王临民亲正忌其声誉令其家人诬告勘问不成故意杀害一应系系开国功臣太祖太宗时已经封赠王爵无故尽行追夺一会甯府系太祖兴王之地所建宫殿无故折毁一中都大内营造累。

年殫竭民财力不可胜计民力未足仍折毁南京大内再行修盖并皆穷奢极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不儿病死却将乳母并二医人等尽行诛戮一宋国讲和之後聘礼不阙顿违信誓欲行吞并动众兴兵远近嗟怨医人祁翰副陈谏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诛戮并旧有军器尽行烧毁却令改造遂致公私困竭生灵飞走无不弊一昨来皇叔曹国王被杀之後嫡母国妃纳在宫中及亲族姨妹姑至并（一应）命妇有容色者恣行淫一亡辽豫王子嗣三十餘口天水郡王嗣一百餘口并以无罪横遭杀戮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棧杀其大逆无道古今未闻一德宗嫡孙节（度使）母妻（子弟）并太师梁王儿孙妇曹国王次夫人并子及韩国夫人并儿妇孙妇等并以无罪尽行诛戮一枢密使北就西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并加族诛宰执亦被鞭撻其馀其馀过恶不可备举前录数条稔於闻见遂致天怒人愤众叛亲离朕方留守东京遵养时晦四方豪杰将士吏民咸怀怨苦无所控告自远而至得数十万众日来赴再三敦请不谋同辞咸以太祖皇帝聪明神圣应斯抚运皇孙继嗣止予一人历数有归不期而会朕推诚固孙至於再三请者益坚辞不获已恭念太祖创业之艰难祖宗之计稔深惧乏祀特俯徇群情勉登大宝临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肆眚之恩以布惟新之令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为大定元年十月八日八日昧爽以前除杀祖父母父母不赦外罪无轻重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咸赦除之内大小职官并与覃恩仍委尚书省条奏施行一昨来签军著军人其闲我有贫难这人欠少官钱私债及典雇兄弟子孙妻女妹或父母自行典雇深可怜悯赦书到日不问新旧尽行放免一据南京等处修盖夫匠尽行放免一据契丹老和尚等得因签差南征遂致叛反赦书到日并许（径至）附近官司投首并许原免依旧复业一据昨因契丹人等作过其闲被军人等将不在作过数内外官员百姓及著军人女子孙驱奴并左右邻人一例驱奴令来自可怜一赦书到日仰并左右邻人一例驱奴令来自在可怜一赦书到日仰随处官司一一刷会勘验端的发遣本处依旧团聚住坐所有正系作过人等。若从与军人（斗敌）阵亡虏了家眷驱奴

不在与放免如前来败失在逃即自新来投首除亲属外付本国人团聚将到驱奴准已收虏为定一据逃军离背军帅主并避役夫匠或犯罪。

在逃良贱人等赦书到处并限一百日内许令陈首与免本罪安坐更不惩断内军人分付本首复罪如初一据亡命山泽聚为盗寇赫书到处并限一百日经所在官司陈首与免本罪分付原籍收管如系据头领能劝率徒加旌赏一据自抚定以来不论如何断讫流移在他所人等并放还一据自来除名开落官吏如不犯正枉法赃并真盗并与改正量才收用一据自逃亡死绝户名下所著大小差发并租限赦书到并行除放一据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岁时致祭一据诸处暴露骨骸无人收葬者并委所在官司如法埋瘞一应合改正微收追究事件并准制条施行於戏以宽而众可御敢希尧舜之仁代虐而民允怀庶及汤王之德尚赖文武励翼（忠良襄赞）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尔兆庶体予至怀赦书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到日主者施行。

张棣正隆事迹曰：哀乃太祖第三子潞王宗辅之子也。亮之从弟哀字彦举乙巳三月一日寅是生小字忽竦马即位後改名雍。

又曰：十月完颜哀立於东京辽阳府遣译通事萧茶刺（改作萧察刺）带牌持赦抚定州县燕地郡邑指挥而下及燕山权留守拒而不从来使立诛之副留守李天告惧而拜命立遣子器之奉表称贺中都既定山东河北河东关西传檄而下至十一月亮死方遣人下河南及杀亮子我英於汴京废亮后壬午春正月哀知天下之妇已与子允升允迪率甲骑数万人迁燕山守臣完颜宗宪率在都文武百官具天子仪仗（迎哀）於小东门哀服便衣而入焉越数日下诏告天子内外文武百官各推恩初参知政事敬嗣晖知亮死欲立亮子光英於汴左相张浩辈不从乃止哀迁燕山贬嗣晖为庶人遣谥为闵宗臣下金曰：刑馀人不可迁庙改谥武宗皇帝父宗辅为懿宗哀以父名辅非帝王称改名曰：宗尧母寿昌为钦慈皇太后封亮为海陵郡王谥曰：炀改葬东诏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孙受文烈顾命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父安惟海陵郡庶人亮包藏祸心觊觎神器除煽奸党遂成篡逆而。又厚诬口（降从）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凶残不道之极至於杀母人怨神怒自底诛。

灭惟皇眷佑於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绪暴其悖恶贬为庶人仍出其殡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号宜下百以闲者稽之礼文升附太庙复加美谥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盖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还梓宫已於十月初八日备礼改葬於思陵，庶几有以安慰在天之灵播告中外咸使闻知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增将士赏典诏敕朕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区夏万国咸服迨十载而正隆失道不务持守害虐黎庶我名弄兵致尔交士军卒遂勤征役暴露风霜失悯之自膺推戴以来再欲班师然边衅既成未底甯息征戍之谋固非得已重念赏典不明酬庸未允而。又或失於稽缓令敕有司增多旧格比之国朝累行赏格特加优异颁降空名恩命仍出内帑

金弊以助锡与一敕副元帅仰於军前视功轻重书填支赐於戏报国之心人所共有尔其雷励忠节却敌御侮以息（民生）永底平泰岂特予一人之庆亦使尔士卒安全富贵泽及子孙，岂不赉与共新定随等军功官赏已令尚书省颁降施行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哀四子曰：允恭允升允迪允修允恭为皇太子允恭死立允恭之子为太孙尝奏表於哀曰：臣闻财宋久为敌怨尝怀覬覦南京宋之故都应有形责惟宜燔毁如洛阳宋之邱陵何必常遣卫护。若二处废则杜绝残宋之望谓如每遣奉使入宋国朝射往往不胜有损国威今後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决取旨时时葛王宣示大牙北虜官（删此三字）镇国上将军左司郎中粘割没雅（改作钮禄穆雅）言臣闻治国之道莫如内安百姓外和邻敌内外既安何忧於治伏自陛下龙飞以来国富民安四方绥静虽汤禹之德无俞焉臣愚不知忌讳冒死谨言皇太孙春秋方壮识量宏远神机英武非臣下所能发扬潜德正宜谨择儒学敦厚之士副佐聪明如近奏南宋事臣未敢奉诏南宋流播江外三十馀年无不宵旰尝胆伺我之隙如南京开封府残宋故都洛阳宋之邱陵二者乃宋人寝兴望相之所宜加修缮以塞宋人之望况自抚定以来彼邦遵服贡赋以时不惟财匱国贫盖亦念故巢而恐废邱陵尔。若一旦恃富强遽失宋人过望之意使人藉辞激众岁贡失时以劳圣虑加兵必矣。费用国资军民劳苦天下震惊国内生灵堕於涂炭，岂可。

忽诸陛下对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无名之师不宜复蹈前辙安危这系未可知於今日之计莫。若内安民外和好阴为坐困东南之策因其饥馑乘其盗贼谨修边备养威伺衅以谋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挥选於南京考射阅习然朝射片时胜负臣下希赏乌足以系国家荣辱皇太孙建立之收宜修文德仰佐圣明以福天下如基所请神明之志甚锐实非宗庙万世之利奉上指挥所奏至忠并依所言粘割没雅（改作钮禄穆雅）特转一重（一重乃是一官也。）。。

西夏回刘等檄书。

西夏国告檄大宋元帅刘侯侍卫招抚成侯招讨吴侯十二月二日承将命传檄书一道切以恩宣大国濫及小邦远迩交欢中外咸庆孤闻丑虜（改作金人）无厌敢叛（改作败）盟而失信骄戎（改作亮为）不道忘称好以和亲始缘女真辄兴残贼窥禹迹山广广覆尧天日月之光将士衔冤神人共愤妄自尊大者二十馀载怙其篡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为於春秋之所共贬盖总辨纓纓之众无阅书隆礼之风（删毕犬至此二十八字）唯务贪残（改作争）恣行暴虐吞侵诸国建号大邻壤以称藩率华民而贡赋驱役生灵而恬不知恤杀伐臣庶而自谓无伤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德文评语五而既作咸兴曰：盍归乎！来（删虽夷至此二十六字）当中兴恢复之期乃上帝悔祸之日九重巡幸昔闻太王之居（改作屡迁）大驾亲征今见汉宣之却狄（改作复作）诏颁天下抚慰民心未闻用夏用变夷第见兴王而黜霸（删

未闻至此十四字改作爰应顺以兴师冀乘时而靖乱）其谁与敌将为不战而屈人莫我敢当可谓因时（改作相机）而後动共或恣睢猖獗抗衡王师愿洗滌於妖氛庶蕩除於巢穴勿令秽孽重更蕃滋虽蝼蚁之何殊亦寇讎之可杀（删勿令至此二十字）庙堂御侮看首系於单于帷幄谈兵复薄伐於豸严犹如孤者虽处要荒久蒙德泽在李唐则会赠姓至我宋乃。又称臣顷因巨猾之凭陵遂阻输将而纳款玉关路隔久无抚慰之来葱岭山长不得贡琛而去怀归弥笃积有岁年幸逢拨乱反正之秋乃是斩将搴旗之际顾惟雄贼（删此二字）来寇（改作践）吾疆始长驱急骑以争先终救死扶伤而不暇使彼望风而遁败衄而归岂知敢犯於皇威遽辱率兵而大举期君如管仲则国人无左衽之忧待予或卫公使边境有长城之倚（删期君至此二十六字）神明赞助草木知名功勋不减於太公威望可同於尚父力同翦灭无与联和将。

观彼风声鹤唳之音当见其弃甲曳兵而走孤敢不荣观天讨练习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东南天子之气八荒朝贡愿同周八百国之侯王四海肃清再建汉四百年之计稷卨闻勘定当贡表笺檄至如前言不尽意。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三校勘记。

起绍兴三十一年（脱一字） 直至宝难渭河（鸡误作溪） 虐滋甚（滋误作兹） 留守判宗胡里加（判宗误作判宗朝） 计才遥没以白樊书假信（遥没一作造设信误作言） 临民清正（清误作亲） 忠良赞丧（误作襄赞） 下诏以告天下（误作天子） 徐煽奸党（徐误作除） 仍出内帑金币（币误作弊） 安享富贵（享误作业） 预选於南京（脱预选字） 檄告大宋元帅（檄告误作告檄）。

●卷二百三十四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四。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八日，尽十六日乙卯。

刘与金人相持於淮阴。

刘自盱眙军进兵留游奕军统领员琦中军统制汜於盱眙以乙巳到淮阴闻金人将自清河口放船入淮列诸军於运河岸数十里不断之如锦绣丙午命淮阴响导夏彬以轻舟载二百人自淮阴响导夏彬以轻舟载二百人自淮河由小清河口至大清河口远探动息而愿去者四百余人止以二百人行回报自小清河口闻有人声喧腾几三十里。又大清河口内亦有船上人声不下数百只厉声叱之曰：吾所闻不如此。若不实尽该斩其众有缩头稍稍退去者彬独进曰：远不过一昼夜如金人无动静愿甘军法如果然乞请犒赏然之丁未金人以铁骑列於淮之北望之如长山文集彬所探为实一行人各转两资。

九月戊申枢密院契通好榜。

大宋三省枢密院绍兴三十一年九月九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契丹与我灶百年兄弟之国顷缘奸臣误国招致女真彼此皆被其毒朕既移蹕江南而辽变远居漠北相去万里音信不通今天亡此虏此二字改作彼）使自送死朕提兵百万收复中原惟尔大辽豪杰忠义之士亦协力乘势宜歼厥渠魁报耶律之深讎将来事定通好如实发各宜知悉。

又续榜措置招谕事件。

大宋三省枢密院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九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今续措置招谕事件上如後一渤海奚契丹诸国瓦解本朝初无讎隙止缘女去可以兵威签卒符合军不能自脱今朕亲行讨伐本为完颜一族仓卒之闲恐难分彼此本榜到日如能束身来归或擒杀酋首（改作其帅）自交待得除依格给赏外虽管军节钺朕去可以於兵威种类其主今完颜亮弑君杀母屠兄戮弟暴兴工役残虐生民自古及今无此凶逆尔街道吸知识如见此榜文能翻然改悔束身来降者从前过愆一切不问仍优加爵赏右出榜晓谕各宜知悉。

金人寇（庐州建都统王权领军遁走）。

虏人犯（此三字改作金攻）庐州在城官吏望风争遁时建康都统王权屯庐州当夜二更领本军人马走出城。

十日己酉池州驻子显忠奏正阳捷报。

池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李显忠奏於十月初三日探事番贼（改作金兵）於安丰军正阳对岸过淮与（信阳）军巡绰探事将官曹高陵等用箭相射至晚复过河去牙寻时分遣统制孔福韦永寿刘彪等部押军马前去沿淮江东措置迎敌臣继率军马策应据孔福申於十月初四日辰时以来将带军马到安丰军正阳西地名大人洲淮河岸上逢见番贼（此二字改作金）万户郭副留韩将军统押五千馀从福等督率军马与贼（改作之）血战掩击贼（改作其）众败去其贼（此二字改作随）再遣生兵万馀布列阵势前来迎敌福等再鼓勇将士与贼（改作之）鏖战移时连并三阵其贼（改作北军）大败当阵杀死及追赶掩入淮河不计数目出榜晓谕。

知均州武钜奏招降到忠义人。

知均州武翼郎武钜报捷称本州遣人招纳到北界忠义归朝人巡检咎朝杜海等二万馀人老小数万杀到金人首级并捉到活人二百馀人。

汪澈奏举知荆门军姚岳转官再任。

遗史曰：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陕西陷没岳避地入蜀途中得进士举业时文一册读之曰：我平日习举业实不及此遂珍藏之张浚失陕右欲收系陕右士大夫心绍兴初解试令陕右流寓进士尽作合格及类省试亦如此唯杂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为榜首由是陕右流寓进士二十馀人皆过省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以身姓岳母姓姚一

见姚岳大喜遂辟为属官及飞被罪（改作害）自谓非飞之客。且乞改岳州州名士论鄙之累官知荆门军籍民兵置一色衣衫一等枪仗新鲜旗帜聚民兵在教场习喏声令齐一御史中丞汪澈宣谕荆襄到荆门军岳令民兵迎接摆列於原野中澈见衣衫枪旗如法已喜俄声喏齐一而不讷华澈大喜乃具奏曰：近自襄阳还诸道荆门军自入境见田野渐辟上下安居百姓累累遮道不绝皆言知军姚岳为政不扰并无追呼治道有术外户不闭他处人民襁褓而来愿为编户荆门正控才之境内以姚知军为命或一日别有差除则来居之民必散强壮子弟必弛臣密加探听诚如其言郡守中亦不易得也。有旨姚岳特转一官候任满令再任。

十一日庚戌淮东西军马文字不通。

刘在淮东王权在淮西流星递文字日往来不断庚戌淮西文字不通金人深入淮西也。在淮阴就。

遣盱眙军屯驻兵官员琦刘汜往招信以来体探至招信县界闻金人才路不可行而回遂往淮阴合刘军。

庐州安抚龚涛弃城走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驻泊兵马都监杨椿权州事。

金人犯（改作攻）庐州当夜四更安抚龚涛请都监杨椿权州弃城遁走。

新差淮南运判莫降一官放罢。

遗史曰：莫字子蒙湖州人也。试中刑法而实不知法意阳为长厚阴为险刻有五子父子更相称誉人皆笑之尝为金部郎中措置沙田芦场於民不便降监当至是用为淮南运判避事逗遛不赴省部勘会淮南运判莫已降指挥令星速起发之任专一随王权军应办钱粮经今两月未见申发到任月日为是迁延有误军期有旨特降一官放罢就除向匀淮南转运判官填见阙仍专一随王权军应办钱粮。

十二日辛亥中使至刘军中传宣抚谕。

中使至刘军中传宣抚谕与之同临淮岸观淮北之虏（删此字）骑中使震悚曰：刘唯有死报国家耳中使曰：上知制置忠义天下休戚委在制置更望上为宗庙社稷俯为生灵同率将士共济事功。

金人陷滁州知军事陆兼弃城走。

完颜亮之南侵也。自淮西由庐州入和州路先令万户萧琦以骑十万自寿春渡花琦镇由定远取滁州路占扬州琦至藕塘驻军数日渐侵曲亭瓦店先以百馀骑直犯（改作趋）清流关复回翌日。又以数百骑再犯（改作至）清流关亦复因。又翌日遂长驱入清流关直抵滁州知州陆兼弃城遁去金人所过不杀人不放火不虏掠财物或见州县人则以好语相谓曰：大金皇帝行仁德不须惧怕今给汝公据可以互相说谕各安业在水口镇之西有金人遗火烧民居草舍一闲立斩之仍揭榜以令过军安转运副使杨抗令州县乡村临驿路十里一烽火台下积草数千束。又令村堡居民各置长桧里正里长催督严切人甚苦之至是金人入滁州界方以无马草为窘急而十里

闲得草数千束。又村人皆弃桧而去金人入境悉无枪杖乃尽取村人所弃者自是人皆谓杨抗与金人有密约真奸细耳虽甚辨者亦不敢以为非是。

十三日壬子御营前军统制李捧往江上捍御朝辞。

四州宣抚使吴奏收复秦州。

吴报至上曰：金虏（改作人）无故败盟四路出师朕之应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虽由祖宗德泽然亦天人信顺之助可使吴存抚四民令各安业以慰壶浆向化之意内为金国签起从军之人务在优_一其家母令重扰一应非理暴役虐用刑戮等事一切除去宰相陈康伯等奏曰：神州陷没三十馀年今日一方之人喜见汉官威仪上曰：保止是完颜家兵极暴吾民脱去汤火如解倒悬此皆卿等指踪之效康伯奏曰：臣等何功之有陛下吊伐威灵中原传檄而下自此始矣。。

荆襄成闵淮西王权俱奏胜捷。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闵申据知襄阳府郝申据权知光化军张趋申九月二十七日辰时有金贼（改作人）全装军马约五千馀骑直入军衙遂部统官兵七十人於本军上水北门开城裹外与金人血战斗敌前後共六阵至酉时杀败北界军马退回夺到衣甲器械及斫到番人首级保护军城百姓官中无虞委是胜捷清远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建康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王权奏臣统率诸军自寿春县界（首与）虏酋（改作金以）重兵连日攻打及经大战杀死番贼（改作获甚多）大军至和州城下臣分布诸军人马披城摆阵与贼（改作之）相拒臣召募敢死二千馀人令统去_一贼（改作其）寨即时发行良久（先去_一）中番贼（删此二字）大寨相射厮杀闲其第二寨知觉亦向前来与官军互相厮杀血战至四更杀死番贼（删此二字）不知基数委是大获胜捷。

刘退军备地江。

刘在淮阴与金人隔淮相持用舟载甲士以弓弩相射已数日壬子自清河口有一小舟顺流而下邀取之有粟米数布袋有驴一头曰：此探水势者也。俄顷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马减法这舟舟约有五百馀艘皆至清河口出有载粮食往濠州者有载檄犒之物取楚州之维扬者上水牵挽甚速与诸军方视之忽承金字牌报淮西虏（改作敌）势甚盛令退军备江。

淮南路转运副使杨抗遁走至江阴军。

遗史曰：杨抗字抑之贪沓诡激之人也。敢大言喜轻易谈兵聚民作水寨自期必成大功以胡深为都统领抗随刘军於淮阴见清河口与金人相持抗言欲自守水寨。且催督钱粮应副大军遂弃其军而去。

遁走渡江止於江阴军。

十五日甲寅刘发兵渡淮与金人战。

刘屡遣兵或三二百或五百渡淮与金人战金人退却官军得小胜而回不发船渡

既金人悉众来战亦不遣援兵节次战歿者千馀人至是。又发千人往皆持刀斧渡淮北与金人鏖战或进或却以退无归路死者十七八。

金人寇（改作攻）襄阳府樊城。

吴拱新交鄂州都统制职事乃戍於襄阳府襄阳望拱至及拱到襄阳无战守具乃欲退入万山山寨或襄阳失守则入川而诸讠 匈讠 匈不定朝廷令拱遣兵防护武昌一带津渡拱闻命即引兵回鄂已退军矣。湖北京西宣谕使汪澈闻之驰书责拱俾亟回襄阳而自发鄂之馀兵悉战舰张声势进戍黄州拱复还襄阳悔綦得还武昌常褊躁不自安憩泊犹未定是日金人数百骑忽至樊城欲夺浮桥径至城下方系浮桥未毕金人不得渡拱乃登城渐出御之安抚使郝方见客罢入宅堂矣。有虞候者登其堂厉声呼曰：番（改作金）人已到城下安抚。且出来闻之遂登城转运判官姚劭亦登城时城中诸军攒队伍者已甚喧不可整。又士庶左驰於市者如沸羹相次渐出兵渡江至樊城下与金人相遇金人少却官兵稍进金人三却至竹林下铁骑突出官兵遂败死者无数是时拱在樊城而金人亦退士庶惊惶者方息是役也。以大获胜捷闻军中谓之樊城功赏统制官张平在襄阳未尝出城亦以奇功就武功大夫上转中卫大夫。

樊城守将翟贵王进战没统制张训通杀获相当。

吴拱守襄阳除招讨使兼鄂州都统制左军统制郝帅襄阳代吴拱兵荆南都统制李道运代姚劭（缺）虜（改作金）帅刘萼部领番汉兵号一十五五万来攻荆襄先取光化十月十四日夜牛首镇庄家诣襄阳报见二三渠帅其二者柿黄其一著白领兵来镇中王总管宣屯后西门外三人来报者缁索登城传报招讨招讨疑其尚留光化不设备交日虜（改作金）骑三千攻樊城仍夺樊城浮桥自讲好後樊城不修筑多摧缺浮桥未成先是戍樊城者一二百人副将翟贵部将王进统之以护浮桥统制张训通领百骑巡绰虜（改作金）骑忽至自邓州路来至长店与张训通骑兵遇虜（改作金）骑忽至自邓州路来至长店与张训通骑兵遇虜（改作金）焚长店合战另遣兵取樊城直抵浮桥翟贵王。

进领兵出战我师败二将没士座半掩入江中吴招讨以四船渡师风甚不能到岸至晚虜（改作金）骑退张训通骑卒杀获相当。

十六日乙卯刘自淮阴退军。

刘既承金字牌令退军备江。又闻淮西王权之军弃庐州文移不通。且金人在淮西相持其势益盛壬子发传宣抚问中使回乙卯会诸军自楚州宝应退军淮甸之民初恃以安及闻退绵仓卒流离於道路单马杂行於其闲乃谕之曰：我刘制置也。百姓当无虑不用惊忧民至愚。又以为然遂徐徐其行故死於路者十六七。

劝谕富民助军。

户部关於太睹国家多事军旅方兴主上既出内帑以赏军辅臣。又祥大赐以节费经常有限用度浩瀚凡在臣民孰不兴念在昔人所谓智者献谋勇者效力今是时也

。唯是富人巨室久擅高费，岂不能怀忠抱义。若卜式有助国家得佯朝廷有以激昂则用度可以无乏欲望朝廷明降指挥。若有肯损家费以自献者州县受纳随便犒军以其数上闻朝廷当因其多寡而等第推恩则上无横敛之名下有效忠之实公私皆便似为可用。若曰：找手坐视漠然无意其亦何颜必有议之者矣。奉圣旨令户部行下诸路州县出榜晓谕如首先献纳人保明取旨优异推恩。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四校勘记。

统押甲军五千馀众（脱甲军二字） 今经两月（今经误作经今）吴遣统领官刘汜等领兵掩杀贼众退走入城寻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时攻打至二更以来打破秦州除抚存军民外捉贼兵活人金人萧安抚高同知千户明威将军乞求闹将官奉集我尉宝登金人大郎君仁郎君防判官李旺信王主簿赵通事李准提刘天使及捉到贼兵活人斫到首级夺到战马器甲颇多莫知其数（脱吴至此一百二十九字下乃接吴报至云：云：） 朝廷以金人昔岁常自光黄才寿武昌渡大江扰江西遂令拱遣兵防护武昌一带津渡（脱以金人至遂字共十九字此段应另行误连上条）。

●卷二百三十五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五。

起绍兴三十年十月十七日丙辰，尽其日。

十七日丙辰金人入庐州以康定山知（庐州）纥石烈（改作赫舍哩）同知庐州驻泊兵马都监杨椿会兵入城杀康定山走纥石烈（改作赫舍哩）复庐州。

合肥野叟杨庐州忠节录曰：公姓杨名椿字德元大梁人沉勇有谋略擢自大工班行门蒙恩擢修武郎特添差庐州驻泊兵马都监辛巳冬十月虏（改作金）主亲拥众酋（删此字）犯（改作攻）庐州在城官吏望风争遁时建康都统制王权屯庐州先领本军弃城而走公同本州兵马都监騫福在城往来巡逻安抚龚涛请公并騫福议事涛涛州都统威方将带军马於九月下旬弃光州已过大工池州都统李显忠部领军马亦弃安丰军往峡山路渡大江适来本州探称番（改作金）兵不知其数已在本州北门外离城二十里地名白马庙下寨涛慌急意欲遁去因言涛今将带本州人马往无为军等处措置事务委椿权州事椿白涛曰：椿今独员在城守御并无人从欲乞拨安抚司效用一队椿守御候番（改作敌）兵到来与之血战以报国恩。

涛言不须如此公後生脚手轻快。且自看势头公见此言再白涛曰：椿元是殿前左班行门累对御试武艺中选蒙恩特充前件差遗个体户阵容事不甯委椿权州。且番（改作金）主。若竭国而来椿当竭节尽忠不敢弃城远遁涛闻公言大怒曰：公自理会涛弃城遁走公独员权州拣选强壮及根刷招募诸兵效用公部领往来巡护州在十四日有番（改作金）兵全装军马不知其数於庐州城外往来围城公度势

力不加前领兵卒乘势突阵以出过中。瓜河驻遂急募本地兵沿焦湖团结水寨乡兵总首陈彦等二百人守中。瓜河口有效用秦宝报今月十七日番（改作金）兵已坏巢县龚安抚随行军马千余人尽皆溃散遂亲往巢县招集溃兵二十九日有安抚司溃散效用军兵四百余人中有马军效用一百一十二骑公即时劝谕。瓜河口陈彦具言前月十五日虏（改作金）庞大军到庐州在州之东北离城五里屯御寨旋墙城一座新筑井一眼代御水至十月十七日虏（改作金）主入庐州观看诣诸寺庙烧香驾回市中下马唤在城内外被虏（改作金）放庐州观看诣诸寺庙烧香驾回市中下马唤在城内外被虏守屋百姓数十人亲自愿无。曰：今不令赐银十两慰劳令各从便归业虏（改作金）主抚。罢回御寨至二十日虏（改作金）主提族御军前骈和州今庐州只有二万番（删此字）兵系是女真正兵一名头领授淮南路招抚使康定山。又一名同知纥石烈（改作赫舍哩）今见庐州四城门出榜召募本州逃移老小限一月归业其诸山水寨聚结逃避之民闻此榜日夜入庐州与贼（改作通）买卖如同一家兼以沿淮数处逃移民社乡兵强壮动以万计随身各有长枪纸甲军须器械将带老小牛马约数十万见在中。瓜河以南舒城县及庐江县街道上屯驻各无粮见行作乱道途不通恃强为胜去。夺牛马杀而食之番（改作金）帅康招抚闻知多出榜文令百姓强壮者数斋榜往（舒城）县等处召募沿淮逃移民兵归业闻说急以所募民兵八百余人先差效用岳孝忠部领三百余人赴上。瓜河口守把。又差宋再兴部领三百人赴中。瓜河口守把并不放人过往公虑合肥以南无为军及舒州等处州县居民无人保护及沿江一带数百里关津渡处最多无人拒守恐（卿兵）泄漏与贼（改作敌）。

指路遂急紧把断两道河口要处公。又见诸山水寨团聚民社乡兵日逐入庐州与贼（改作通）买卖恐泄漏公一行人马虚实公急部领敢死民兵二百一十七人度中。瓜河庐州城南二十里店埋伏潜领民兵孙彦等二十人各将带火种并随身器械於当夜四更到庐州庐江东门角俞城入取麻麦空地径赴州仓发火焚烧仓廩粮米就仓所杀死番贼（改作金营）二十六人从旧路复出再於初五日夜领民兵二百一十七人赴庐州门外五里冈等候月落二里以後从庐江门西壁俞城入州其贼（改作金人）自城门外每五十步摆布正军作铺把截街巷公等随铺掩杀之其贼（此二字改作敌）不相救援共杀一十七铺在（删此字）城屯住番贼（删此四字改作中）惊乱当夜杀出庐城死者不知其数及夺战马五十四匹四鼓归中。瓜河驻缘此隔绝诸处山水寨人民自後不敢入庐州与贼（改作通）买卖当月二十日忽有乞丐张贫子自庐州出城来至中。瓜河口询问庐州番家（改作金营）事体贫子乃言番家（改作金营）正军内有一千余人患病死损甚多级为今月初四日初五日夜杨权州入城杀尽摆布番（改作诸）兵焚烧仓廩番家（改作营中）军马全无粮草日夜惊忧防护甚系其番（删此字）帅康招抚与纥石烈（改作赫舍哩）闻知中。瓜河以南一带

有山水寨及有团结乡民老小聚粮食甚多同知纥石烈（改作赫舍哩）定於来日领正军出庐州门往中江瓜河南尽去江虜诸寨团结老小粮食公闻此说即率民兵踏路险阻要处预先摆布差岳孝忠江瓜河以北芦村内埋伏。又差马军赵再立领兵七十三骑於庐江门外二十里店草垛後埋伏公亲领步人强壮者七十一名近庐江门外十里店向南大路早角寨两冈绰望胡亮未久闻贼（改作敌）到上角寨下公分部领埋伏两下掩杀基赵再立马军随至应敌番（改作金）兵头领纥石烈（改作赫舍哩）中箭退走其馀番（删此字）兵皆溃公乘势追杀至庐州城下贼（改作敌）乃入城闭门不出时斩首四十四级夺战马二匹骡子二头生擒女真（删此二字）二人连器械等公即往中江瓜河口驻。又於十二月初二日再领兵会合焦湖西口水寨合肥县尉张用於当夜二更以後同约入庐州各部领人分路去江（城中）番贼（删此三字改作杀）贼（改作敌）皆惊乱公领民兵杀至兴安寺後县桥路南迎番贼（此二字改作其）大队头领招抚使康定山骑高白马头戴早毡。

笠身披早毡拥出众军之前公见纵马向前刺康招抚队马而死同知纥石烈（改作赫舍哩）急领馀众奔县桥呼遁走公乘胜率兵袭之贼（改作金）众败走公追至白马庙以北贼（改作军）伤死者相属生擒女真（删此二字）九人并复夺庐州公复募庐州县镇乡村聚落诸寨逃移居民老小不过旬日内尽皆归业公权州保全生灵不至肝脑涂地阴德及人多矣。未几蒙朝旨知舒州张渊权庐州安抚使张渊以公复夺庐州获捷事件申奏於朝时诸路都统半帅愧已无功阴赂有司抑遏不行吁公虽有以寡击众之劳为江淮保障超越乎！张巡许远而不蒙哀赏惜哉！。

野叟续录曰：隆兴二年虜（改作金）众不满三万再犯（改作攻）长淮当是时主师如韩津如顿遇如孔福皆望风而遁韩弃合肥顿弃寿春孔弃濠州沿淮居民尽遭驱虜流离死亡相踵於道路者以杨公任满解印而去民之伤感无其人也。吁不见其害孰知其利不见其劣孰知其优不观韩津辈之失节孰知杨公之忠烈保全哉！是以合肥之民因隆兴二年韩津之而追思比绍兴辛巳杨公之恩老孺怀慕欲图报之而不可得乃续其遗录以传於後异时秉史笔者得采其遗录以记杨公之传，庶几不没其实焉。

邵宏渊六合捷报。

亲卫大夫常德军承宣使侍卫步军司左军都统制提督诸军策应军马邵宏渊申近准制置招讨使司指挥提督人马前去淮西策应王权等依应先次统率左右两军於十月十七日到真州宿泊闲探闻得金贼（改作兵）邀截道路遂差统领王宗郑彦孙趋将官晁江等於十八日统押左右两军五百人骑前去巡绰硬探去後今据王宗郑彦孙趋将官晁江特等於十八日统押左右两军五百人骑前去巡绰硬探去後今据王宗等申当日申时约离六合县东十八晨逢见金贼（删此字）马步军马五千余人分布前来施放弓箭迎敌官军宗等爱贾率士卒戮力血战至酉时杀贼（改作敌）败走赶

拥入河不知其数委是获捷。

知兴元府姚仲凤翔府县报捷。

御前知军都统制和州东路安抚使知兴元府姚仲奏差使臣王俊将带人兵斋朝廷降到文榜前去陕西招集忠义人偷去司贼（改作金）寨收捉金贼（改作营）活人体探事宜去後今据王俊申十月十七日经过陕西凤翔府终南两县南山存抚安民乐业二十日到县界地名东洛谷口一更以来将贼（改作金）兵。

堡寨攻打有北界人兵赵顺赞美工门归降俊当时带领人兵前去招诱县有王博事女真（此二字改作金）宣威将军姓秃丹（改作图克坦）名撒合（改作素赫）终不听从俊将一行人兵亲拥攻击上城夺开东西南门有宣威将军撒合（改作素赫）带领兵前来迎敌俊激谕一行人兵尘战至天明杀死贼兵人马不知其数捉到宣威将军秃丹撒合（改作图克坦素赫）并伪皇亲完颜搭鹞（改作达呼）汉儿军亚疴三世奴婢（改作额尔克诺尔布）斫属买叙寨（改作所属玛苏库）小户因住儿（改作赛音珠尔）等并夺到撒合（改作素赫）所受宣威将军诰敕并伪皇亲搭鹞（改作达呼）宣敕共七件官仓场库务印记四面战马弓箭枪刀金鼓旗帜等有捉到当夜本县备战一百余人并系随撒合（改作素赫）斗敌之人除将捉到撒合（改作素赫）等见行申解外委是获胜捷。

统领姚兴及金人战於尉子桥歿於阵。

完颜亮在寿春欲渡淮缴浮桥已成逻者获王权军摆铺数人中有一曹司亮见之问权所在曹司以实对曰：在庐州。又问权有兵多少曹司曰：有兵五万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馀两遗曹司。且令附书回与权权得书缴奏。且闻虏（改作金）已渡淮河遂自庐州退兵沿路作虚寨以相疑使白旗子五十人硬探遇金人骑兵金人未觉白旗子乃避於路傍见虏（改作金）人十数骑而已白旗子相语曰：此亦硬探者也。我辈占地势埋伏俟其回可以尽数杀众遂伏於路傍林中既而虏（此字改十数）骑果回众皆出虏（此字改作金骑）不及逞为白旗子所掩杀死者七八人生擒三四人解赴权问其虚实皆应有都濠寨一人堂随兀术（改作乌珠）渡江者也。权与之酒大醉遂泄其语曰：大金起兵六十万以十万出清河口不战但为疑兵以当淮东之军以二十万分往京西淮西以三十万随主来三十万中。又分为三十万出战十万护帅主十万夺渡口权曰：不可当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敌军收後金人以铁骑追及於尉子桥统领姚兴麾令拒战金人直冲官军兴率兵入阵力战亲出入者数回副统制戴皋率军马下路以避不援兴兴遂死之日已晡权遣亲随军来策应金人乃退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叶义问子奏契勘建康府破敌军统领右武大夫姚兴十月十七日随王驻与贼（改作敌）战於尉子桥以兵四队当虏（改作金）阵数万众鏖战数合手杀数百余人以援兵不至於阵战歿死不忘君忠勇可尚当议旌赏以激士气为天下忠义之劝臣已差。

参议官一中致祭及往其家抚视孤幼并支赐赙奠开具阵亡将士姓名保明推恩外欲望圣慈特降睿旨先欲将姚兴赠观察使除依格与合得恩泽外更特与恩泽三员仍许奏异名并本寨立庙赐额候收复淮西日中於战场立庙从之。

姚兴赠官告词敕执干戈而卫社方资敌忾之忠援×鼓以忘身宜厚恤忠之典右武大夫武功郡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姚兴材全果毅资赋劲严愤蛇豕之陆梁（改作当虎豹之凭陵）鼓貔貅而搏战所提不满於一旅奋勇何啻於万兵卒拒其锋遂殒於阵升兼车而加祔遂属孤子以推恩莫归先蔑之元宜立睢阳之庙举为异宠用寄予哀尚克有知歆此休命可特赠容州观察使。

先是刘遣都统王权将兵迎敌逗遛不进为自安之计再檄权住寿春权不听命以威胁总领都洁漕使李。若川固请於朝乞留权守和州复督行权不得已三日发一军凡二十四日仅发八军止於庐州戍守故虜（改作金）人犯（改作至）淮得以维桥从容而进如入无人之境权惧旋弃庐州回屯昭关将士皆请战权乃领亲兵先遁麾众使退虜（改作金）骑至尉子桥始遣统制官姚兴一军三千人迎敌兴戮力死战数告急於王权权於仙宗山上以群刀斧手自卫殊无援意兴势虽欲却然犹杀贼（改作力杀）数百人擒其卒而回会贼（此字改作金营）假立权帜以误兴兴奔而入遂与其徒俱陷权获走旗献捷冀以欺罔自解是後不复更与贼（改作敌）接径回和州州城新筑而所储资粮可为数月计权志不在守乃谕众曰：已得金字牌圣旨令弃城守江遂自焚西门弃和州先奔采石渡。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五校勘记。

新凿井一眼（凿误作筑） 及夺到马五十四匹（脱到字） 芦林内埋伏（林误作村） 两冈下伏藏（冈字衍） 繁浮桥已成（系误作缴） 先欲将姚兴赠观察使（欲字衍）。

●卷二百三十六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六。

起绍兴三十年十月十八日丁巳，尽二十七日丙寅。

十八日丁巳择日以兴师奏告天地宗庙社稷。

丙辰降旨金人败盟朝廷不得已而兴师合奏告天地宗庙社稷等令礼部太常寺疾速条具申尚书省约束半来视师。

丁巳降旨将来视师经由去处排办顿递修治道路不得过为华饰劳民费力三省行下约束如有违戾监司按刻御史台弹奏。

十九日戊午诏遗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荆襄军马中收舍人虞允文参议军事兵部郎中冯方咨议军事检说诸房语言字洪迈主管机宜文字。

遗史曰：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荆襄军马以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议军事义问奏差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洪迈秘书省校书郎冯方主管机宜文字右通直郎知吉州庐陵县叶行已保义郎新提点广南西路纲马驿程徐格办公事义问再奏今照得前後宰执出使郎官已上多充参议洪迈冯方乞。

改充参议军事。

太学生直学宋苞上叶枢密书。

《书》曰：某闻汉文帝承积累之休中外帖帖无事而洛阳贾谊犹有痛哭流涕长太息之书所以达文帝者河南吴公先之也。今日虏（改作金）人移都中原意在叛盟东南二百州生灵之命垂於旦暮祖宗二百年社稷之危犹以一缕系千钧之重此何止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耶某蒙被教育几二十年於此忧国之计反不如洛阳一书生固无以自容於天地闲阁下居本兵之地国之安危所系今天下岂无策士可以赞庙谟者而阁下达士之心独让河南一吴公乎！某窃闻虏（改作金）人窥伺东南之意三十年矣。往者倾国来寇（改作而来）其志非止於利吾岁币也。及枯皋之战诸将以死斗顺昌之围刘以死守彼之（精兵）锐卒死者十有九其约我以和者计诚出於不得已也。朝廷失此一机不知乘势灭贼（改作北向）以图恢复之计而乃追还诸将甘心议和一时执政大臣偷合苟容为甚至其说稍有异己者排摈诛戮无所不至诺以岁币而轻与之和固已堕虏（改作金）人计中矣。和议始定闻彼之主谋者举酒相庆曰：吾势未张战未必胜姑与之和而会得重赂。且可使之自困吾计今得矣。款以二十年後东南诸将非老则死西北兵马销铄亦尽至彼用浙兵骑广马则吾徐起而求所大欲未晚也。以此知虏（改作金）人今日之举固已造於二十年之前矣。朝廷不悟此意岁损东南数百万以益之谓虏（改作金）人真与我和也。父兄之讎遂日置而不问军旅之议不至於庙堂者凡几年矣。彼国日富吾国日贫彼备日张吾弛吾之强弱彼诚有以料我矣。前日去上京二千里而移居中京今。又去中京二千里而居我旧京夫虏（改作金）人岂轻远巢穴（改作北漠）而安居中土者哉！盖其三十年窥伺东南之意而其形已见於此矣。朝廷尚。且未悟和议之果不足恃去岁待从馆阁之臣论及虏（改作敌）情者随以斥逐而防守之计漫不经虑是。又信虏（改作金）人真为巡幸而无败盟之意也。谋国如此不已疏乎！今闻使者在廷口传虏（改作敌）意欲需我汉东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俾来议事此其意。又岂在於基地与其人哉！挟难塞之情以启衅我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则彼长驱而来耳借使今日割某人可以解彼三十年包藏之谋可以全吾二百年生灵之命在朝廷亦不足甚惜汉。

东江北之地既割矣。他日。又需我之吴蜀二三用事之臣既遣矣。他日。又邀我之亲王朝廷能继之乎！否则能保虏（改作金）人之不来乎！。又闻基使者初见这日殿廷闲已杀其礼止令驿中赐宴则是朝廷虽尽从今日之请而此事已忤其

使者之意亦足以生衅矣。况今日之请决不可从而可以生衅者非止一事也。衅端已萌势不可掩和议已叛势不再合朝廷何不赫然震怒以逆折锐锋乎！为今之计不。若诛其正使一人尸诸通衢以声其叛（改作背）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旨。且可以激吾之弱乃释其副使一人使归告其主曰：吾与汝约和以来吾攻苦食淡倾内帑之储以赂者三十年矣。吾於汝无负矣。汝贪_心林无厌求我不已汝意不在得地将衅我也。汝欲战吾率三军之士以与汝周旋。若无厌之求吾不能听变使之知东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责躬之诏以播告中外曰：金虏（改作人）板荡我中原堕毁我宗庙屈辱我两宫发掘我陵寝屠戮我生灵吾与虏（改作金）不戴天之讎然吾包羞忍辱三十年闲卑辞厚赂以饜犬羊（删此二字）之（改作其）欲者吾非惮於用兵而忘此讎也。上则以期两宫之复下惧其残吾西北之民耳今两宫北狩而不复四海这所痛愤而虏（改作金）人。又据我旧都毒我赤子需我淮汉要领之地邀我左右腹心之臣使我西北之民日不聊生东南之民未知死所天怨人怒至此极矣。吾誓与天下上报父兄之讎下雪生民之耻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没悉正典刑，於是斩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唱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冲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师出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愿朝廷决意行之无疑自今日以往由宰执而下以及台谏舆论人之臣则当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职事之臣则当日会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图取中原之计朝夕相与讨论次第而施行之规模筹画必定於浹旬之闲以解东南倒垂之急以慰西北来苏之望则天下幸甚。

邵宏渊及金人战於西府桥。

金人万户萧琦取咱滁州至瓦梁桥滁河不得渡执得土居百姓欧大者问之曰：以何法可渡欧大因记。

绍兴十一年韩世忠以数百骑往定远县虚惊而回至瓦染尽折民舍作浮桥到恐金人亦折民舍作浮桥也。乃答之以有路自竹冈镇可以径到六合免滁河两渡金人从之令欧大引路至六合而放回金人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奔窜是日金人犯（改作至）真州邵宏渊方酒醉闻报大惊率众相拒於西府桥宏渊命将官三人拒於桥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师多死城中百姓老小尽已惊移惟有看家强壮犹登城以观者正争桥闲金人载草掘土填河以渡三将官皆战死宏渊顾金人已填河得渡率亲随军人入城掩阁以拒故事人皆奔於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渊毁闸板退於扬子桥金人不追既陷真州不入城乃出山路犯（改作攻）扬州。

遗史曰：是役也。宏渊酒醉未醒实未入阵身在桥之东以麾交士遣三将在桥上占桥迎战及其退烟也。百姓然为之语曰：邵太尉在西府桥当住番人（改作北军）矣。扬州百姓则曰：或非邵太尉在真州力战番人（改作北军）扬州之人皆

避之不及至有言宠渊驰马入阵鏖战出入数四血污满体其力战迎敌之誉起於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实为请立祠堂於二州可谓不虞之誉矣。。

刘至扬州。

刘退军至邵伯镇已闻金人犯（改作攻）真州谓扬州无官吏矣。迟疑示敢发会探者回报见扬州城上旗帜犹是官军曰：虽失真州而扬州犹为国家守当速进乃自北门入见安抚刘泽泽以城不可守谓当退军瓜洲令诸军憩歇徐图所向。

二十日己未金人犯（改作攻）滁州。

王彦克商州。

金州都统制王彦发遣统制官任天锡郭谌等收复陕西州县丙辰得丰阳县戊午得商洛县己未克商州获伪知州昭毅大将军完颜守能同知武骑尉马彦千户信武将军浑达拜男七斤（改作欢塔巴纳齐锦）金人湟合（改作聂赫）番人杨大首金人阿罗（改作阿噜）安远大将军阿华拜六三（改作阿古博）番人刘春金人高娄石（改作罗索）高受僧望于（删此五字）通事郭十一李全部落等。

知建康府兼行营留守张焘至建康府。

金人败盟落张焘致仕再起积压建康府焘闻命上道时金人倾国南侵自合淝径趋历阳人情汹汹焘以戊午至当涂见南岸全无守备亟申朝廷乞发军马。

前来捍御己未入建康建康居人惊移而去者十已五六焘既到人情稍安。

二十一日庚申王权登车船渡江叶义问朝辞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

二十二日辛酉辛金人入和州。

王权以姚兴战歿和州不可守乃退渡江南是时金人已及近郊犹未知权弃和州而退军也。未敢逼城後军统制韩林最後出和州乃纵火城中军乱喧讙华金人闻之曰：南兵遁矣。遂进兵夺和州入之虏（改作金）兵陷和州城中糗粮储峙器械辎重尽委於贼（改作敌）虏（改作敌）乘势奔突军民自相蹂践拥入城河及争江渡溺死者莫知其数将士愤怒号呼指船底骂皆以权不战误国为言溃兵弃甲抱芦束苇浮江而过得生者十存四五浮流而亡歿者。又复二三深可伤痛。

二十三日壬戌刘退军瓜州。

先是邵宏渊西府桥失利毁真州闸板循河而军金人自山路径犯（改作趋）扬州屯於平山堂下宏渊。又退在扬子桥南毁板而渡扬州居民皆倾城而奔壬戌刘乃退军自南门外折民屋为浮桥诸军过绝即毁浮桥由河东而去令诸军未至瓜洲七八里而陈火头辎重悉先往瓜洲。

淮东安抚刘泽弃扬州走。

是日蛟以诸军出扬州刘泽谓城不可守亦弃之而骈左於泰州渐往通州渡入平江府真和诸州退保则有公吏相随具申到朝廷唯扬州无一字到朝廷亦不知扬州移治去处。

以用兵诏避殿减膳。

诏曰：朕德不足以怀远人致金人复叛（改作背）盟好劳我将士蒙犯矢石朝夕念之会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当避正殿减常膳。

刘岑兼御营随军都转运使。

约束将来巡幸。

降旨将来巡幸进发应军旅非泛支降钱谷差除并随行在所处分外其余百司常程事务依旧留临安府行遣内不可决者即申行在所。

都遇权发遣濠州军州事。

完颜亮举兵知濠州刘光时率濠州之官府居民悉移於横山涧寨州差到成忠郎阁门祇候东南第二副将都遇守把亦随光时在山寨至是光时被召遂以州事令遇权之既而朝廷亦令遇权发遣军州事。

二十四日癸亥韩之线性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

韩之纯轻薄不顾士行之人也。平日紧浪子自名喜嬉游娼家好为淫之语。又刺淫戏於身肤酒酣则示人人为之羞而不自羞也。知汉阳军不为吏民所钦重汪澈以中司宣谕荆襄之纯谄奉之澈问湖北漕臣李某财计事李某儒者据案牒行移而已诸州财计则未尝经心不能对这纯知其然之纯尝为湖北总领司属官粗知财赋所出纳一日闲见澈具言湖北财赋澈大喜之纯乃讽一日闲见澈具言湖北财赋澈大喜之纯乃讽汉阳士人诣澈举其才许以重酬澈果荐举之纯除湖北运判填见阙有赃败失官人王训者居於鄂州南草市卖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结托总漕两司属官时复群饮於训家训出群娼以奉之污秽靡所不至两司公事独训占断请嘱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又呼为关节塌坊之纯为总领司属官时常往来训家至是惟训昼夜无闲至此交通关节请嘱公事纷纷矣。。

二十五日甲子张浚复观文殿文殿大学士判潭州汤鹏举复资正殿学士知太平州星夜之任并不许辞免。

二十六日乙丑员琦大败金人於早角林。

金人已占扬州癸亥追膾刘有与官军相遇者官军拒退之乙丑洲渡左军统领员琦相拒於早角林金人以运河岸狭非骑兵之利稍退去初琦监潭州排岸司知潭州唯信用琦後移荆南琦亦随行中用琦为提辖衙兵移兵镇江都统琦亦随之及为制置使乃用琦为左军统领早角林之役遂杀败金人琦自修武郎转左武大夫招讨使刘申将带军马见在扬州瓜洲镇控水陆两路於十月二十六日卯时以来探报得金贼（改作兵）数万系高万户统率犯（改作攻）扬州界地名早角林前来冲突某时亲率军马迎敌先遣左军统领员琦将带亲随马军自卯时在早角林至扬子桥湾与金人大战员琦下马死战二十馀阵首先破敌掩杀金人入运河及湖内约三千馀人金贼（删此字）。又添生兵势力加重某。又遣游奕中军两军前骈并力破贼（改作敌）某再率

诸将誓以死战自卯时至申时杀败金贼（改作兵）横尸二十里活捉到番（删此字）人及夺到番（删此四字）马弓刀旗枪器甲斫到首级不计数目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令出榜晓諭。

刘捷报到上曰：刘在淮东屡捷可谓与国家宣力可令宣抚问并赐茶药器皿金五百两银七万两。

篇犒有功将卒等朕不得已兴师使人人能如此向前立功将来凯旋王爵亦所不吝。

遗史曰：是时诸处以报捷旗趋行在者络绎於道路市人为之语曰：虽日闻报捷可喜但一报近於一报亦可忧督视叶义问见报捷有金人。又添生兵顾侍吏曰：生兵是何物远近闻之谓督视枢密尚不识生兵而司三军之政可乎！当时谓之去源枢密。

督视叶义问抵丹阳馆。

二十七日丙寅刘还镇江府分兵渡江。

刘在瓜洲四日无日不战恐诸军之心不固秘遣人自镇江取其妻子居於瓜洲以安众心诸军火头有在江南者以舟船送粮食丙寅有金字牌到军中召专防江上遂渡江归镇江府乘肩輿褰帷露面入镇江府（人见）其瘦悴（皆有）凄惨之色肩輿前歛抚諭居民不须惊惶各归家照管老小见留大军在江北迎敌决可无虞其子无马使人背之而行。

先是以王权淮西失利则淮东孤军有腹背之敌恐不能守遂弃拨汜等一千五百人塞瓜洲渡以才贼是时刘已病神气瘁坐起不得行以两人扶掖行府差李横代刘。

赵撙败金人於蔡州杀万户杨总管克蔡州。

赵撙在信阳军也。闻金人已寇（改作至）淮西撙曰：此可以进兵才寿其虚矣。乃以己未渡淮庚申下哀信县壬戌至新蔡县女真（二字改作金）令佐率众迎敌撙一鼓破之获伪令佐械送行在犒其军而进甲子下平兴县丙寅栅於蔡州南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阵方成列出虏（改作其）不意於宿草乘风纵火鼓噪而进虏（改作金）众披靡撙呵止之率亲兵冲击斩其大酋（删此二字）万户杨总管得其名马精甲馀兵溃散奔入（蔡州）蔡州军吏言签军助虏犯（此二字改作金人拒）官军应诛灭撙曰：此皆王民出於逼胁非其乐从也。皆不问整众而入约士卒秋毫不得犯蔡父老焚香出迎见五师感激至泣下命张彦达摄州事撙提兵追摄至上蔡虏（此字改作金兵）方蓐食闻军声亟遁去时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成闵徙屯应城得撙捷报即驰奏行在。且命撙提举诸军。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六校勘记。

吾与虏不共戴天之讎（脱共字） 虏兵陷和州（至） 深可伤痛（一本虏

兵陷和州五字提行下城中糗粮储峙一段另行在淮东安抚刘泽弃扬州走一条之前此系误简） 有庐州差到成忠郎阁门祇候（脱有庐二字） 用琦为提辖衙兵（误作中） 可令宣抚司问（脱司字）。

●卷二百三十七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七。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丙寅，尽二十九日戊辰。

二十七日丙寅诏戒饬将士。

诏曰：狂虏（改作金人）不道荐肆凶残王师所临无往不克捷奏累至俘获踵旋尚虑狃吾屡胜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兽虽困而犹斗蚕有毒而可防凡我将士率兹有众益务整肃军伍料理甲兵申令戒严蓄威养锐虽折冲於千里期制敌於万全天下本为一家岂贪尺寸之地孽胡（改作北军）亡在旦夕当以殄灭为期咨尔六师咸听朕意。

李宝败金人於陈家岛。

先是有刘彪温皋赵开李几四人聚众於京东与王世隆合共攻成阳军成阳军者密州之莒县陷伪改焉李宝泊於东海县彪等遣于琦等四人各借舟甫承信郎宝进船至胶西闻彪等围成阳军是时金人屯驻兵皆趋江上成阳军虽空虚犹坚守彪等说京东百姓曰：金人尽趋江上老小独留而所在兵起皆为大宋之应何不乘此时杀其老小以图康靖，於是京东之民尽杀金人老小唯沂州仓山冷水营有屯驻金人五百骑故成阳军遣诣仓山告急金人尽发五百骑解围成阳军赵开等皆散去世隆者耿京下马军将也。乃率其马军驻於日照县二十里宝军中提举一行事务曹洋借民马同小吏徐坚两骑往迎之世隆以其众降洋以世隆见宝令作山後都统制以待官军进攻数日赵开以其众至洋与宝议亦授赵山後都统制俄金人自胶西出船皆独桅用夹油绢为风约千馀船其势甚盛兵部尚书右副元帅苏宝衡统之以大总管六员为副各分部海船完颜亮令十月十八日到海门山入钱塘江干了大事遣阿虎（改作阿古）来江上迎报泊於陈家岛宝泊於石臼山两军相望三十馀里而日起北风宝等忧之有大汉军水手数百人迎军降双有大汉军节次来降大汉军者签起上等户也。皆富豪子弟宝与洋问之尽得北军虚实捷胜军统领官冯湛请海船十只自立功洋察湛有惧怯退走意不从洋请以甲寅进船迎战高敞曰：不可彼众我寡宜避之洋曰：彼虽众皆不谙海道。且降人。

云：女真（改作金兵）在船中唯铺匐而睡不能动虽众何为况我深入至此前遇大敌虽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敞气沮而止癸丑洋祭风是夜风犹未顺四鼓洋命击鼓令将士皆饱食洋命起碇进船风犹未顺难色方鼓行良久南风渐应顺风进舟将士皆噪踊跃洋先以所乘舟直犯虏（改作入金）船以火箭乱射船中已有火

起者倏忽火大作官军舟船皆到火箭乱发虏（改作金）船皆油绢为风故火胜愈炽金人被焚相与投海而死数万人洋贺宝宝曰：皆公之务也。点校舟船而冯湛已背阵而去既而众旁海而行以世隆在舟中至海州也。隆马军尚有七八百留在海州以世隆赴行在浙西总管李宝申十月二十七日将一行官兵海船到密州胶西县地名唐岛逢见金贼（改作人）海船六百馀只乘载女真（删此二字）渤海（下添诸军二字）二万馀人大汉军一万人水手四万人於唐岛以来应诸浦口至胶西县水路二百馀里连续使风入大洋向南定日克期以取杭州宝亲率海船当贼（改作其）要路分布冲击乘风掩杀自早至二更以来杀至胶西县港口杀死女真（删此二字）渤海（下添诸字）军不知其数其船被风势紧猛〈风票〉靠岸风浪打损及因入船与贼（删此字）战斗损坏遂行焚烧了当三昼夜二百馀里烟火不绝全获胜捷其金贼（改作人）残零船数十只宝亦使风赶趁百里战杀过胶西县以来其船被风浪损坏海道上下肃静别无贼船（改作船只）所有都统制押被乱军所杀外取得银牌并铜印及原差海道官职位并录白元降征南指挥行程日历真本在前所有烧不尽军令先会合六路策应李铁枪下王世隆赵开刘敌去孙ど收拾连缀应副万人逐急披带追袭走透上岸金贼（改作人）。又差将官郭大有兵旗[1234]横王德和部押诸义兵剿戮尽净其杀死金贼（改作人）斫到首级更不收留外有活捉到女真（删此二字）渤海（下添人字）等内副都统制铜印及银牌除已申具朝廷乞照会。

续。又报都提举事务曹洋获活捉到金鱼上项荣禄大夫兵部尚书水军都统制苏保衡骠骑上将军益都总管副都统完颜都察神锋总管辅国上将军密州（节度）使蒲鞞（改作佛甯）神锋军事国总管昭毅大将军雄州刺史阿兀（阿尔威）威镇军部管昭毅大将军都水使者孟羨慕威镇军副都总管御前行宣大将军高什宿殿小底（改作实达尔）武发大将军都水军使（无名姓）。

二十八日丁卯镇江府通判陆廉之以托疾避事放罢户部侍郎刘岑等子勘合近承今年十月三日圣旨指挥令户部委官前去点检椿管朝廷钱粮如有违戾去处将当职官吏申取朝廷指挥重作施行数内建康府棒钱粮委镇江府通判右朝奉郎陆谦之昭应已降指挥日下躬亲前去点检本部排日专牒本官前去仍具起发回任月日申部去後今据本官申称今月十八日起发前去到东阳镇忽为痼疾发动除已再回任将理才候痊可即便前去点检申部候指挥奉圣旨陆谦之放罢。

二十九日戊辰张子颜等输米助军。

右承议郎充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子颜右通直郎充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子正右承事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观子仁左朝散大夫充秘阁修撰江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兼本路劝农使宗元奏臣等伏睹五师进讨窃虑兵食所须费用浩大谨以私家所积粮米一十万石进献朝廷伏望圣慈特令所属各差人船前去逐庄交割今开具停米去处不项湖州乌程县乌镇庄一万二千石思溪庄八千石秀州嘉兴

县百步桥庄五千石平江府长洲县尹山庄六千石东庄二千五百石吴县横金庄二千五百石儒教庄五千石常州无锡县新安庄七千石宜兴县善计庄九千石晋陵县庄二千石武进县石桥庄一千石宣黄庄七千石镇江府丹徒县乐营庄二万石新丰桥庄六千石太平州芜湖县逸恭庄七千石以上计一十万石有旨令转运司拘收。

太学程宏图上书。

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也。臣等蒙被教育之久当今日国家危疑之际正宜捐躯效命讵敢嘿嘿而无所献臣闻之近日虏（改作金）使之来桀骜不逊宣言传酋长（改作金主）之命姑以还天眷略岁币为辞乃欲增割淮汉地界邀取将相大臣道路传闻中外愤怨。且淮汉国之要害也。求淮汉则是欲毁吾之藩篱将相国之倚重也。邀将相则是欲夺吾之心腹使吾藩篱既失腹心既去天眷虽还岁币虽略其能国乎！是决不可人之请也。夫丑虏（改作金之）谋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压境而使人乃有此请知我之难应而冀其必不从也。不从而衅生衅生而兵举变在朝夕灼然无可疑者是犹贼在户外而索物於主人不得其物必无空返之理既决不与则（删是犹至此二十八字）主人必。

有（删此四字改作国家不可无）以应之可（删此字）也。今日之事国家之所以应之者其先经务有四焉一曰：留使者以款虏（改作金）人之谋一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夫所谓留使者以款虏（改作金）人之谋盖虏（改作金）人南侵之计为甚久而攻取之具为甚备近日决意离旧穴冒长涂亲董重兵压我境土乃遣命名者要以难从之请非真请也。启衅之端俟使者一报耳。且闻所遣二使皆酋长（改作其主）之肺腑平日所亲信者未必非其主谋之人前日殿上之对军民士夫恨不揭其皮而食其肉（删此八字改作之刺骨）臣等愿朝廷姑善留这为之辞曰：前日所请皆汝等口语初非国书所载吾将遣使以实汝言非独使其未知所请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为前进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锐而示吾之未弱也。此而不留恐我之所以为备者彼皆得以知之其谋一泄则虏（改作金）使今日回彼界虏酋（改作金兵）明日入我境必矣。夫所谓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者盖举天下之大事必先有以作天下之气国家自和议既行之後为故相秦桧所误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三十馀年矣。一旦思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动其心而奋卢之可也。故哀痛之诏不可不亟下圣诏一下南北之民当感激流涕争为之死事，岂有难举者哉！然诏不可徒下也。首当正秦桧之罪复无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为之气。且秦桧所以失吾南民之心者自赵鼎以不任和议而窜逐海外身灭而家亡则学士大夫忠愤之气沮矣。自岳飞决意用兵而诬陷大逆身戮而族诛则三军将士忠愤之气沮矣。至於长告讟之风起罗织之狱一言及时一者不问其是非必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己为圣臣则天下匹夫匹妇忠愤之气由此而埽地矣。秦桧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在夫一时陷於虏（改作

北)中而家属在吾国者两国已和桧既不能官其後嗣庇其宗族以结其心而徒使之怨艾以报我乃返徇虏(改作金)人之情而悉不之彼。又何恋哉!。且其遣时如赴死所悲号之声彻於道路甚者宇文虚中有反虏(改作金)之谋计策已就乃以谕桧桧意忌其功在己上既匿不上闻私遣首者告之虏酋(改作北庭)遂致宇文族诛使中原忠义之士南响吞声而愤其绝望於我也。今者要令有司正秦桧之罪追夺官爵而籍其家财追赠宇文之爵而为之立祠雪赵鼎岳飞之冤而後。

诏书朝下而暮赴必矣。。又当重为檄文声言衣切令中书刊板诏告四方择有深谋密计效死之士授以檄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潜入中原开谕招诱思我旧德之人约其徒党仗义而起期以日月为吾之应择端慤服众守义之士授以檄文副以人名告牒令游江浙淮汉招集土豪乡兵与贩私窃盗之徒俾各奋其忠义用命而起期以日月为吾之援陛下然後下亲征之诏移蹕建康命将帅勉厉军士应敌所临人尽死战是其气固足以吞丑虏(改作强敌)盖内有吾南民义兵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闲之应使敌人进不敢前退不敢後则祖宗境土可传檄而定也。夫所谓先举事以决进取之计者牙等非不审事机妄劝陛下轻易动兵以开未必然之衅也。使败盟生衅之端未露举国长驱之势未逼则吾之动也。固未可轻今其重兵已临汝颍而其先驱已罗边境此其意欲何为者使吾不先发则屯汝洛者直窥襄阳罗边境者突至淮泗襄阳失利则可以控蜀。且有顺流东下之势两淮失守则辱亡齿寒长江非所恃环海而东。又有不可以不早计者海之南北延袤万里攻备之所不知其几使敌至而我备之(则备)多而力分使我先之则彼不能无东顾之忧而江淮之势可以少缓朝廷今日。若尚犹豫欲前而不敢前臣恐要冲之地为敌人所有而我失其势矣。我夫其势则用命之人将无所措惟能先敌而动则天下之人皆谓国有谋焉故虽驱而赴之万死不地人知有恃而无恐矣。。又况四方奸雄之徒凡师旅之际未尝无鼠窃狗盗之主吾苟示弱而不决则彼将伺隙而动大而窃据小而啸聚有必致之患傥从臣策为先发之谋示恢复之意则非徒可以坐肖此患而为此充者。又将起而为之助所谓以寇御寇(删此四字)一举而两得之(删此字)也。夫所谓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者虽不可篇举如张浚张焘胡铨辛次膺皆其人也。。且浚尤天下所属望者而朝愆之邪五路之失骁将之[1234]。此固浚少年轻躁之过然久在行阵熟知险阻敌人之情素所谙晓而。又罪废二十独创性年想其少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愆之矣。崱函之败非不可愆而孟明再用卒羈秦国夫，岂可以一失而遽弃之哉!侧闻浚於秦桧初死之时亦尝上书言兵事矣。陛下试召而问之何以应敌何以制胜何以为善後之策使其言无可取黜之可也。如或可用。若何。

拂天下之心而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谓其罪废之久必有忿怨不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尝以天下之望而考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归也。是必有爱君忧国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而天下之忠义实视之以为进退陛下试思之浚一用而忠义激浚

一废而忠义颓其利害孰轻孰重愿陛下不以浚用浚以天下忠义而用浚可也。至於胡铨以直言得罪於秦桧不死於秦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以台諫之任是必知无不言虽当多事之时可无奸雄之虑使其一日立朝则说陛下为苟安这计操两可之论者与夫底忠直而慢事功者皆屏息而不敢为矣。如张焘辛次膺则陛下固尝亲而任之矣。处之庙堂之上皆可以筹国本断国论作天地之英才此而委之可胜惜哉！呜呼今日之事势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上犹以强弱不同之为忧财用不足之为虑以臣观之为是说者是皆无谋以沮谋者也。盖兵之强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胜负系焉国家自讲和之後聘问所往不为不谨玉帛所遗不为不厚今日虜（改作金）使请命方欲刈吾藩篱之地取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负彼而致有是哉！中外闻者才腕思奋今日之事直在我矣。师直而壮士气百倍大兵渡淮南北响庆彼将索然自失虽有百万之师无所用矣。臣等因知强弱之势不足忧也。国家自休兵以来故相秦桧务饰太平以贪己功凡百司庶府莫不毕备当此艰虞岂无所可减罢者。且以学校一事言之养士之额员以千数公私一试费以万计官吏廩禄岁苟从一时之宜权省罢之未为乏官废事然此特臣等所知者耳其他穴费岂无百倍於斯愿俾有司枚举条具凡非系军民之急者不以小大一切罢去则民不加敛调发有馀臣等因惮而不为然臣等固知陛下必为矣。前日和好之议陛下岂得已哉！徒以梓宫未还太后未返。又恐虜猷（改作金人）肆其凶暴致吾渊圣皇帝不安故勉为此举相陛下二十年闲念七朝之陵寝思两河之人民朝夕於怀不能暂置陛下，岂不欲奋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耻徒以事有所重未敢轻发今者陛下於父母兄弟之闲生无所累死有馀怨以前日爱亲之心发为复仇之举则何攻而不取何战而不胜哉！汉高帝以义帝之故三军縞素犹足以起义气而取天下况我。

国家雪先帝积年之愤其视高帝尤为易也。今观虜（改作金）使去我岁币邀我两淮其辞气狼戾与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恐凭陵之患直旦暮耳此而不决则炊然骤至虽欲御之已噬脐矣。臣等愿陛下行之以果守之以坚拘留虜（改作金）（使职责下哀痛之诏促发渡淮之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外响应士气激昂中兴之功指日可冀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不得不为陛下言之大抵虜（改作金）人之情变诈百出吾与之和彼则以我为弱取我无厌直欲会困吾国一举而有之我欲与战彼则虑我有谋缓而不进以挫吾锐逮其师老财竭。又将变矣。虜（改作金）人之情或和或变或缓或速要其所欲岂直岁币而已哉！靖康之祸使者交驰而已叩城矣。覆车之辙可不为鉴臣等激於事势之逼诚恐朝廷或堕其计异时仓卒虽悔何追故不避斧钺之诛仰干天听愿陛下以臣之策谋及二三大牙苟以为可决而行之诚天下苍生之幸。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七校勘记。

傍海而行（傍误作旁） 地名陈家岛（误作唐岛） 与贩私盐窃盗之徒（脱盐字） 是其气固足以吞丑虏矣。（脱矣。字） 可无奸邪之虑（邪误作雄） 皆屏息而不敢肆矣。（肆误作为）。

●卷二百三十八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八。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己巳，尽八日丙子。

十一月己巳朔王彦入虢州。

王彦自商州遣发官兵会合虢州忠义官辛溥等收复虢州十月丁卯收复朱阳县招降到县令奉议大夫刘楫商州都监供奉班祇候王元宾已到虢州城下贪图右州萧信出门迎敌不胜遁去官军遂入虢州金人寇（改作攻）无为军。

先是知无为军韩髦移治在荻港唯总管倪寿率民兵在城中金人犯（改作攻）无为军寿率民兵皆走城中居民先已惊移为之一人巫师吴椿年者病伛偻不能行独隐於岳庙中金人唯十八人入城至岳庙前椿年出唱喏其酋（改作帅）问曰：尔为谁椿年曰：军学进士吴椿年闻郎君到来不敢藏避愿得投拜其酋（改作帅）问曰：尔为谁椿年曰：军学进士吴椿年闻郎君到来不敢藏避愿得投拜其酋（改作帅）喜曰：命尔为知无为军候下江南当以尔知太平州椿年拜谢引金人悉入军治登谯门系其酋（删此字）马於门外椿年指民居曰：此为谁氏此为谁氏其猷（改作帅）喜椿年请诣基依取某物为献其酋（改作帅）许之椿年下谯门见无人相随遂解其马急乘之驰出门。

去其酋（改作帅）与十七人步颠踣损腰椿年知崔皋将至走报皋。且以马赠皋使速进兵皋以银五两酬椿年即率兵以进另以马载椿年金人见官军将至悉遁去唯其酋（改作帅）损腰不能行即舁入南禅寺轮藏下皋等入城椿年得其酋（改作帅）以献皋皋赠椿年钱五千皋张基功作杀退金人生获贺兰孛堇（改作呼兰贝勒）收复无为军报捷俄纵军人入居民取遗留之物民不堪之皋转三官民怨皋之纵兵去可掠也。乃诉皋冒称功伐掠民舍事遂寝其赏不行取贺兰孛堇（改作呼兰贝勒）赴行在。

二日庚午金人游骑侵犯（删此字）瓜洲。

是夕金人犯（改作至）瓜洲权都统制李横统制官刘汜率众迎敌用克敌弓射却之金人烧瓜洲驿亭而去探报逆（改作金）亮细军已屯驻和州鸡笼山矣。欲临江筑坛刑马祭天克日渡江。

知通州崔邦弼弃城复回。

崔邦弼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初建城科扰百姓苦之邦弼常言如有警当以死守修城毕画图以献於朝议者短之金人已占扬州邦弼失措通判赵不悔十月戊

辰出城先遁去以次郡县官已逃去已已质明邦弼欲出门遁去百姓拽起钓桥遮道相与责问邦弼以谓知州修城约以死守今欲前遁使百姓受死於城中何所恃赖邦弼语塞为之少留出官钱散官吏军兵为姑息自全之计庚午邦弼密令亲卒夜半纵火人皆趋救邦弼因得縋西城而去城中军人剽掠几至生变大辟罪人王十九等四名皆窜去常平提举王珏闻变遣料角统领官盛等将兵四百馀人前去弹压令邦弼使唤已而省定邦弼迟疑数日不得已复入城。

三日辛未知枢密院事叶义问行至镇江府。

遗史曰：叶义问以知枢密院事来江上督视乘大卒船以使臣二人执器械立为门左右见者我不笑义问以儒将自许有至贞卿者常语人曰：方今儒将家叔知院一人而已义问至镇江闻瓜洲官军与金人相持已皇遽失措时随行有统制辅逵来忠信数人诸统制共坐闲有枢密吏刘子忠忽问曰：大江之北即是金人重兵何以却之逵应曰：无兵国家势弱无法可以却敌在旁闻者绵掩鼻义问载银帛犒设诸军是时冬月江水低沙洲皆露义问役民夫掘沙为沟可深尺许沿沟栽木枝为鹿。

角数重乃曰：金人。若渡江来。且以此栏障之闻者无不大笑民夫。且执役。且笑。且言曰：枢密吃羊肉其识见何故不及我吃糟糠村人一夜潮生沙沟悉平木枝皆流去矣。义问得知建康府张焘公状告急侵犯（改作攻）采石为渡江之计其势危急请日下火急起发前来保守江渡。

臣僚奏请致祭於山川神祇。

臣僚子奏窃谓陛下饬躬修德宜可以胜强暴欲望圣旨差发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庙使皆受职同力保护以固江左也昔谢元祐八公山祠故事臣愿陛下即行之。又臣僚子窃谓天下威灵显著血食庙廷载於祀典者愿令州府分诣致祷四圣五岳之神威灵尤显著者飡于克诚二百馀年矣。岂不能护国家惜生灵埽除（改作以靖）天下妖孽（删此二字）乎！愿令宫观设位致祷务虔恭严洁冀蒙阴助以速万全之喜有旨并依其合行事件令礼部太常寺疾速条具申尚书省。

张子颜（下添等字）献助军物（改作米）各与转一官韩彦古献助米一万石与合入差遣。

四日壬申叶义问自镇江起发。

是日义问离镇江三十里宿柴渚镇至未时後有流星急递马传报淮东总领朱夏卿竹纸手帖云：自食後有金人侵犯（改作夺）瓜洲与官军接战至申时官军败退溃散瓜洲渡为金人所据行府以逆（改作金）亮克日渡采石故。且急往为建康守御之计。

李横及金人战於瓜洲镇军败统制魏俊王方歿於阵。

金人欲夺瓜洲渡以重兵直才寿洲。又分兵各路向东径抄江头自江头逆趋瓜洲都统制制李横引诸军迎战叶义问督镇江驻後军渡江众皆以为不可义问强之未

著北岸义问惧怯之状见认颜色即时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诸军起发耳市人皆骂之金人兵势甚重中军统制刘汜提本部兵先走诸军皆不进横以孤军不可当亦倒却，於是背印使臣不归失其都统制印金人追官军官军壅路不能行举手就披膊遮其头面往往中流矢缀腕於额众知不可当遂涉运河过河西亦有奔走得脱者金人以铁骑掩至江上左军与後军多没於江江南人望见皆失声而哭其声震天地後得左军统制魏俊之尸於湖中得後军统制王方之尸於柳林中皆金疮被体朝廷赐庙额为之立庙魏俊王方之死也。发愤报国。

力战以丧其命乎！与士卒旅退不得已而死乎！庙食不朽姑为一时之激劝也。刘汜之至也。锡之子也。性骄傲不晓兵事唯习膏粱气味如痴小儿每洗面用澡豆面药玉女粉之类不下六七品凡奉共身者皆称是狃於顺昌之胜谓金人为易杀欲有效谢安之举幼度使功名萃於一门遂以为中军统制殊不知任重致远倘非才则反误大事此刘汜所以望敌而遁走也。义问至柴沟。又闻金人已在采石之报欲复回镇江。又问向襄山路可以通浙东否诸军皆喧沸曰：枢密到此不可回回则有不测左右执事者比拟具恐变生不测乃请义问速趋建康道趋建康。

张浚判建康府不许辞免知建康府张焘召赴行在。

赐张浚诏敕张浚复省所奏子辞免复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恩命事具悉朕惟用人之法当求终身之大节而不责一时之小疵故鲍叔得管仲於三北之馀而秦穆用孟明於一眚之後风绩之著书传可传卿夙负大名蚤登三事一跌历年（於兹已久）弃旧图新恩有所施属封疆之多垒方帅阡之须才坐御边冲无易旧弼爰宠还於秘殿俾作镇於巨藩遽览来章欲回受命乘时机会岂惟复雁门之辅予艰难度几雪渭上之耻往承茂渥母或牢辞所请宜不允不得再有陈请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旨不多及。

五日癸酉叶义问至建康府。

赵撙发蔡州。

赵撙已得蔡州方四五日忽被成闵移文报奉诏总诸军并舟师援江上留撙一军守蔡州辛未撙遣诸军会成闵癸酉。又被移文令撙亦归乃以李询为知州撙遂以本部兵归询蔡州人以从义郎在鄂州军为部将都统制吴拱令询同皇甫侗往信阳军招忠义人取蔡州撙自信阳取蔡州故询在其军中撙以丙子到麻城被旨依前驻蔡州。

六日甲戌诏诸军逗挠失律召成闵代刘罢王权赴行在奏事差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代之。

曾王子言信赏必罚上曰：赏罚诚人主之大权昨来王权临阵退衄朕已远窜今成闵李显忠吴拱三人大帅制置招讨之命宜即批旨便除以示惩劝。

王权罢都统制赴行在。

王权自和州退兵江南也。叶义问奏权不合退军是。

时金人已在杨林计置渡采石矣。会有旨令义问差管押权赴行在权乃乃都提举张振权主管军事。

李显忠为建康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

七日乙亥与金虏（改作人）战斗等并为战功。

勘会从来战阵除杀金平和尚原大仪镇顺昌府明州城下立功人外馀不得为战功人缘今来用兵制敌理宜激励乙亥有旨应诸军等将士但与金虏（改作人）战并守御立功之人并与理为战功）。

虞允文到采石趣李显忠等交割王权军马。

虞允文先往采石趣李显忠交割军马去采石五六里道遇王权败兵各鸟兽散虞允文讯之皆曰：我辈昨随王统制只闻金声不闻鼓声盖权未尝与贼（改作敌）交锋惟是走耳是日贼（改作金）兵进迫大江鼓声动地克初八日渡江采石濒江居民震惧窜伏吏士无（人色）左右止允文曰：事已至此尚欲何之允文叱曰：今日国家危急如是我岂得不身先士卒遂策马疾驰到采石人心颇安遥见北岸贼（改作金）军列寨连亘不绝我军奔败之後部伍绝无纪律虞允文行造其闲会见管兵官虞允文劳之再四因问王权败北之端皆曰：非虏（改作敌）之善战盖缘只是走耳未尝见阵虞允文因激劝败卒曰：万一虏（改作北）兵冲突公等战乎！众皆嗟吁指北岸曰：彼势如此谁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允文徐晓之曰：虏（改作敌）万一过江勾辈措足无所虽走亦何之今怯战亡走亦死战亦死等死不如一战冒万死求生转祸求福因败成功况朝廷衣食汝辈二十馀年缓急乃不能死战以报国乎！众因允文语慷慨发愤曰：今虽俗战柰何无统将主其事虞允文觉其呆劝唱言汝辈正言王权谬妄致此今朝廷已别选交割王都统军马众愕然曰：谁可将者允文谕之曰：朝廷差某来趣李显忠文此军事与李显忠如何众合掌曰：得人矣。允文。又谕之曰：虏（改作敌）谋来日过江势已迫急诸人当力战官家已发内藏库金银钱帛并节度承宣使以次官告在此赏给有功者众皆曰：诚然我辈当尽死力转相劝语须臾各军皆奋臂争先互敌虞允文因勾集战舰拣选水军五千连小舟排护岸下以戈船当前终夜整龔。

虏（改作金）主亮筑坛祭天乞风取来日渡江。

虏酋（改作金人）筑坛於采石两岸逆（删此字）亮登坛牛羊黑豕白马各一祭天祷江乞风取初八日以济因使伪参知政事李通跪坛上口占檄文招王权曰：吾提兵。

南渡汝昨望风不敢抗拒深知汝惧严天威吾今至江上见汝南岸兵变少止缘吾所用新造船与汝南岸船大小不侔兼汝操舟进退有度甚协吾意汝能尽陪臣之礼即率众降大者王小者侯。若执迷不返吾渡江戮汝无赦虞允文复遣所获北人斋书谕之曰：王权以不曾一战朝廷已行窜责矣。今统兵官乃前执二太子者李世辅更名

显忠并奉使一箭中的虞允文同在此汝欲来校胜负此亦有以相待。

八日丙子中书舍人虞允文统制官张振等大败金人於杨林。

遗史曰：金人得和州完颜亮亲率大兵临西采石杨林渡已数日王权军於东采石相拒知太平州王传者殊下介意传与权犹蔽匿不以奏闻兵官幕职官或有请给器甲与军兵令防城者《传》曰：不须如此张皇传自与大金无讎必不见杀其语播於城市中城市之人皆知传有不能尽节之心州学学谕汪馥庆白於教授蒋继周曰：馥庆请与先生同见太守乞为守备继周曰：太守敢以无礼之言斥人使人不堪柰何馥庆曰：甚易也。。若果然先生但言满城之人皆言知州是细作。若不为守备则市人之言不其然乎！继周然之与馥庆同往见传言有军期急事传果怒而出曰：教授何故如此逼胁州府继周曰：满城之人皆言知州是细作宜急为守备以破其说不然恐生变传默然气夺继周馥庆遂劝传申发文字报朝廷传从之一日发八递第一递报金人已犯（改作至）采石不言东采石西采石递到行在朝市大惊六房院堂吏尽般家属出门城市闲皆谓知边报的确者无如六房院今既般家而去事可知矣。遂惊移不可禁止第二递报金人已到杨林而不言杨林渡朝廷检视图册不载杨林去处莫知杨林在江南江北朝市无不惊忧者朝廷遣人於闾巷闲寻太平州和州人询问杨林所在是夜二更後方得一士人具言杨林乃西采石之渡口也。忧疑稍定金人在杨林筑台於野亮令诸军牛淘子取死士五百人先渡大江就杨林进船乙亥亮刑白马祭天当涂之人日逐往采石临江以观之者不啻数万丙子有采石之役愚常用心稽究采石事实质之於士人僧道军兵商贾官员观誉报之功誉生一时之记录莫不张其声势大其功伐百姓所言者不约而同盖其所亲见而。又无容心於毁誉也。愚取之。

遂为定说不敢诬天下变不敢诬後世也。曰：丙子晨隔江见杨林渡金人筑台四旁有黄黑烟突起人皆莫晓其所谓，或曰：昨日刑白马祭天今日祭风俗出船渡江耳少刻烟渐微细而青白色辰巳刻之闲有红伞登台亮在其下有绣旗环绕之俄闻枢密行府有参赞军事中书虞舍人到采石市中吃食乃允文也。或走报允文请临江督军允文至江口是时风色已作人谓金人祭风果应乎！望杨林口有一舟出江相次尾首相衔而出凡出十七舟杨林口忽生沙塞断江口馥舟皆不可出允文命发战船有水军蔡将韩将二人各有战舰一艘皆唯唯不动乃急命当涂民兵登海鳅船踏车每舟有兵数十人发十海鳅往迎之允文坐蛾眉台中战拌几不能止军人皆说谕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齐心求生万一有回归之理民兵皆然之风色忽止官军以海鳅卫十七舟舟分为二官军呼曰：官军胜矣。遂皆并杀金人（金人）舟其（删此字）底阔如厢极不稳。且不谙江道皆不能动手其能施弓箭者五七人而已遂尽死於江中有一舟为水漂流至薛家湾薛家湾者采石之下数里有王琪军在焉以劲弓齐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各中一二百箭往往缀尸於板而死取金人之舟视之乃用和州民舍折板而造者每舟可载二十人板木钉灰如法其败故宜也。是役也。金人有四

十舟在杨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军止有海鳅十般迎战二战舰终不出允文追蔡将韩将各鞭之一百金人死士（五六）百人不死於江者亮尽敲杀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问上年兀术（改作乌珠）何以渡江或答曰：兀术（改作乌珠）自马家渡度江江之南虽有兵望见我军即奔走船既著岸江岸已无一人一骑亮曰：吾渡江亦由是矣。及杨林出舟当涂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观者数十里不断不啻数十万人亮隔江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动何也。当是之时争战之声方厉安危之机甚切而人皆罢其业离其居乐观之既而连亘数十里驻足不动遂成江南壁立万仞之势岂人力能使之然哉！盖天实为之也。允文进曰：蒙圣恩令从军江上今月六日抵建康次日准叶义问差臣前来采石会李显忠并给犒（建康所屯）御前军马臣於八日午後到采石见江北虏（改作金）兵甚厚极目望上下二三十里不绝鼓声震地臣即时跃马至岸口与诸统制相见北岸有一高台台上大红绣旗黄旗。

各二左右立吸大黄盖有一人服金甲以胡床坐其下问之此虏酋（改作金亮）也。昨已登台祭天刑白马与诸将盟矣。兵号四十万马数倍之臣与统制官张振等共议列马步军为阵静以待之分戈船为五以其二傍东西岸行其一驻中流载精兵以待战其二藏小港中以备不测摆布仅毕忽闻虏（改作金）众齐声发喊虏酋（改作金主）亲执小红旗麾数百舟绝江而来未顷刻闲已有七舟遽达南岸虏（删此字）登岸与官军战臣往来行闲再三传令激以大义许以本家赏步军统制时俊先登军皆殊死斗俘斩既尽而战於江中者艨艟相击虏（改作敌）舟皆平沈溺水死者以万数天色向晦北岸鼓声乃止虏（改作金兵）引馀舟遁去臣等尚虑其诈不敢以兵掩其前但以强弓弩袭其後追射之虏（改作金）兵多伤至夜师旋计其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馀人射杀万户一人服紫茸绵甲注丝战袍生获千户二人女真（二字改作兵）三十馀人馀皆伉健者牙度虏（改作金）未必遽休而采石之旧将已去新将未至当军情危疑闲虏（改作金）兵鼎来臣不当便引去暂。且留此与统制官同谋战守须俟一大将士任激切皇惧之至九日。又奏曰：臣观虏（改作金）所用之船皆如州县渡口雇驾者诚不足以当官军战舰。又逐船惟满载敢死士意在直藿来夺岸口初不为水中战具也。以昨日之战虏（改作金）有旗头为官军斫断其左臂尚能以手持小旗麾其下进战久之乃仆地死金人之伉健可概见矣。诸统制欲於濒江握塹阔一丈五尺深八尺以虏（改作金）兵奔冲上岸及更夜潜渡之寇（改作敌）见役丁夫开堤数百丈以卫内堤官军立於堤上既有所捍蔽。又无遁心可以固守也。臣闻临阵易将自古所戒而王权既失士心李显忠素有人望黜陟之闲无不仰服睿断圣明虏酋（改作金兵）既败采石官兵虚弱其尽力如此臣岂敢爱身遽自引去经者戚方已约分兵船亲来会合采石成闵军非久即到官军既合决可以破贼不独守江而已臣俟李显忠到一一议定续具奏知此允文之二也。。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八校勘记。

立马门左右（怪误作为） 来忠信（一作米忠信） 书传所传（所误作可） 令成闵李显忠吴拱三人大帅（令误作今人字衍） 五房院六房院堂吏（脱五房院三字） 无如五房院六房院（脱五房院三字） 每舟有兵数十人（十字衍） 左右分立（脱分字） 沈溺水死者（溺字衍） 馀皆伉健者（一本无馀字）。

●卷二百三十九

炎兴下帙一百三十九。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丙子，尽十六日甲申。

之尝试以允文二论这昔岁马家渡之役兀术（改作乌珠）出舟於江官军不战而溃金人遂陷建康蹂践江浙至四明而回当时议者谓方金人进舟欲渡时有能鼓率士气竭力御之可使金人皆葬鱼鳖之腹不为难矣。虽用力不甚多假使以郡王使相赏之其谁以为不当采石之役正犹是也。或官军退却一步则敌人登岸不知肯似向时蹂践江浙而复回乎！海鳅十艘虽用力不多而金人悉死於江中。若以前事为鉴虽○厚之赏极一时富贵以酬其不退却之功可谓当矣。而允文乃虚张功伐大其劳绩意在於邀求厚赏以结将士之心自誉己才而冀异日这用可谓之要君亦可谓之欺君矣。允文谓午後到采石鼓声已震地允文方与统制张振等议列马步军为阵分戈船为五。若金人已击鼓乃欲进兵也。允文方列马步军为阵分戈船为五不亦遽乎！列马步军为阵顷刻闲犹可办也。分戈船为五非十刻不能辨岂容。

摆布仅毕虏（改作金）人方发喊况鼓声震地已久虽欲出舟何用发喊。又谓数百舟绝江而来。且杨林渡当冬月乾浅惟单舟乃能出口。若欲出数百舟非二十刻不能办，岂可谓顷刻闲通计官军分戈船为五金人出数百舟当占三时自午後双占三时日已暮矣。。又谓七舟遽达南岸既战罢计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人七舟可载二千七百余人则一舟可载四百人矣。国家水军舟船大而壮实者无如马船官军每队五十人一马船犹不能载八队况金人拆人家板木旋钉为舟而能工四百人乎！采石居民不啻数千户外有两国之兵大战至於败燹说歼焉数千居民，岂能安其居而寂。若不闻允文谓亲身往来行闲再三传令激以大义许以○赏至於当涂采石之人拂经语为笑端允文籍此盖有心望为宰相也。丙子之奏已行丁丑。又作奏允文盛称采石之功难者曰：旗头本执持大旗麾众当先者也。临阵鏖战之际已断其左臂大旗固不可操执正争命之闲安得小旗车转战至夜疲惫之余安可役使允文谓掘堑阔一丈五尺深八尺一夕之闲开得数百丈。又为内堤可立官军计其工料非疲惫之卒一夕可办者其疏二也。愚尝经由采石寻访掘堑立韩之地采石人绵大笑之。且曰：采石地势有高有下有山有水虽有连接亦有断头安能掘数百丈之堑立数百丈之堤愚熟视其地利深以其言为非是是诸军虚张报捷者不可胜数诸军提举

权都统制张振以拱卫大夫永州防御使升翊卫在夫定江军承宣使。又进中侍大夫副提举王琪时俊统制戴皋水军统制盛新皆转行阶官遥郡是时王权方去军两日议者谓权不去则为权之功故天下事（有辛有不辛也。）有菜园户沈文贵者以民兵在海鳅船中出江口中箭透项而出遂死之允文奏其功以谓忠义奋发用命当先力战身死得赠忠训郎与一子进武校尉文贵无子以至为嗣而受之（总首）李莘者是日偶不在采石故立赏不及张振怀州河内人初两河陷振聚强壮得百余人径太行由喜儿湾流河直趋襄汉与桑仲合时仲为镇抚使用振为诸军都提举促被害李横继为镇抚使用振为诸军都提举仲被害李横继为镇抚使待振如仲後横与振有疑隙乃走枝江归於荆南等州镇抚使解潜潜用为中军统制潜罢镇抚使振随潜诣行在遂隶於张俊军中俊以振为准备将稍迁为正将。

王德为都统制也。绍兴十六年德奏游奕军去隶侍卫马军司已久乞将牙兵亲随亲兵才答材等合一军补游奕之阙以振为统领後迁统制自初聚众至为承宣使皆无可书之绩采石之战邂逅成功，岂不幸哉！琪巩州人德之弟也。新亳州德化人绍兴十年张俊至亳州新契家来归既至建康俊奏授新正使兼卜职俊以建康城北水陆之田卑新，或谓俊在亳州受新北珠一篋而有是报渐畀新为正将隶中军後为水军统制皋破敌军统制不救姚兴而率众先奔者是也。。

晁公金人败盟记曰：初八日虏酋（改作金亮）在坛上建黄绣真珠旗四面亮擐渗金铁甲坐旗下麾红旗告戒诸军有敢死之人赏以金宛一只酌以好酒然後登船而船小者径五尺许则大者可知矣。皆壮健雄锐兵器甲精好先登船者约三十余人共千馀艘是时西岸虏（改作精）兵铁骑周回三十馀里鸣鼓大喊以助战舰其船开岸呼噪挥棹辄便冲突过江我军辟易。又会北风虏船（改作船疾）如箭有数十艘将泊南岸我师有恐色虞舍人跃马行阵挥鞭督战统制官张振王琪盛新时俊皆曰：候其登岸一剿无遗虞舍人曰：昨与公等议破虏（改作敌）为期今乃不用命乎！。且虏（删此字）来势甚急岂容纵放至岸而击之倘或机会一失柰何与其到岸不。若中流击之为宜诸将曰：诸即统帅海鳅车船冲撞往来鏖战士气百倍无一当其十金贼（改作船）大败。且走逆（删此字）亮将发战船渡江也。恃其兵众意欲径趋而渡故所用舟船乃山东平底前後轩昂运载粮船也。一舟济五十余人以为大江如平常运河棹渡不难遂於船左右插棹数枝飞棹奔突不知江流与运河之水缓猛之势绝异。又亮迫以酷刑战士尽死不回而我军战船皆臃艘巨舰士卒用命遇敌贼（删此字）船即冲撞中折全舟沈没者十六七续後继来者见前敌溺死无馀皆反身回棹归岸逆（删此字）亮怒其复回悉敲杀之由是金贼（改作人）丧气兵威大沮贼（改作敌）既退衄遂具捷骑置以闻。

李宝除静海军节度使京茫茫路招讨使沿海制置使李宝烧金人舟船於胶西也。遣曹洋奏捷於行在见洋具奏海道之功上大喜厉声言曰：李宝第一功顾内侍曰

：今日写旗赐李宝。又问倪询应简如何洋奏活捉到倪询应简二人见拘管在李宝军中上益喜令洋取倪询应简亲管押赴行在询简平江人越海。

投金人献海道进兵之策并献海船利害金人用之被擒是日除宝静海军节度使京东东路招讨使沿海制置使赐金枪御书旗以忠勇李宝为名金合茶药酒器金编带束带各一玉皮带一差内侍陈子常同洋押赐洋转十官赐金编带赐统制官各钱一千贯。

金国主亮退和州以其众趋淮东。

金人以丙子江中之战失利锐气稍挫。且闻已得扬州遂欲计置瓜洲渡江丁丑完颜亮以大军皆行。

遗史曰：虞允文见敌人已退。又奏曰：臣於今日八月八日大破虏（改作金）兵已具战守之计斩获之数敷奏去讫次日绝早臣与将士同在江口摆布戈船分兵待敌其贼（删此字）众行列比昨日稍衡至辰巳来虏（改作金）凡再鼓臣等举旗麾出海鳅战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至）杨林河口以其半傍南岸而行其余仍藏港中以防不测良久虏（改作金）兵益衡臣恐虏酋（改作北军）欲遁亟令水军统制盛新引船杜塞河口以神臂弓克敌弓齐力射虏（改作向射）应弦而倒者以万数虏（改作敌）见船无归路即时从下流发火自焚官军亦於河口上流举火尽杰其余凡一百五十余舟完颜亮引余众遁去遣一小舟令张千者持书遗王权观其书意似与权有先约虽其策出於用闲然变不可以不以朝廷已行遣王权之事报之以绝其观望遇李显忠至臣与显中商量作报遣所获女真（改作金营）奴婢二人斋往已录白同逆（删此字）亮书真本缴进去讫其张千本是镇江军使臣在瓜洲战陷虏（改作敌）中臣验得本人身上有数处重伤已即时与转两官发归本贯收管听候朝廷追唤外所有采石至太平州一带民兵各已安堵允文三奏绵有司议者夫敌人应弦而倒者以万数不知用几万神臂弓克敌弓能如是邪况官军以舟船杜塞杨林河口而已杨林河口不甚宽阔而。又敌人摆布何处在岸上乎！在舟中乎！。若在岸上则与河口全不相干。若在舟中不过有数舟相对安得应弦而倒者以万数也。允文有门下士昧於名敬典礼乃拾掇三溢其虚美作为记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允文蜀人也。首自蜀中传写之众皆和之，於是蜀人家家有传本矣。愚恐万世之後忠佞不分故不得不力辨。

晁公败盟记曰：初十日行府既得捷报往静安渡沿江点检营寨抚劳守把将士是日李显忠至自池。

阳遣硬探知逆（删此字）亮缘采石之败十二日离采石十三日宿旷口十六日抵维扬与瓜洲兵合矣。虞舍人谓李显忠曰：贼（改作敌）惩采石之败空垒往合瓜洲兵镇江无备某当往第恐兵少今采石愈益深堑筑韩伐木为栅守御甚固虏（改作敌）未可卒犯（改作攻）镇江边岸分屯备御甚多要害仅数将军能任其责分一

军相从如，何须更得百馀舰则事济矣。显忠曰：敬受令是日虞舍人径发循慈湖马家渡等处措置防才迤邐复还至建康泊至见元枢而知建康府事张焘造谒虞舍人问劳甚勤曰：焘所谓赖公之庇完颜亮约初八日来此会食使焘安往诸公因议可以往镇江者皆有难色张焘谓虞舍人曰：已建大功可任此责虞舍人欣然从之径往镇江谒刘（敌疾）已剧执虞舍人手曰：朝廷养兵三十年我辈一技无所施今日成大功勋乃一中书保人也。当愧死矣。是时朝廷初得瓜洲之报急遣御营使太傅和义郡王杨存中措置镇江虞舍人一日与存中总领朱夏卿知镇江府餐公谋曰：贼（改作敌）已瞰江宜经画守御之备今车船。又摆泊维系岸下有如临期不堪驾用柰何遂相与临江按试（下添。且字）以警金贼（二字改作敌）时江上止有船（二十）四只状如方长柜外饰粉灰内执兵两车转两边之下外无所见并李显忠所遣船亦至虞舍人命战士踏车船径趋北岸瓜洲将泊岸复回虏（改作金）兵惊惶持满以待其船中流上下转回如飞虏（改作金）众皆凭垒纵观骇愕相谓曰：南军有备如此亟遣人入扬州报亮亮驰骑立至笑谓诸酋（改作帅）曰：此纸船欺我也。既而回扬州因召问诸酋（改作帅）曰：此纸船欺我也。既而回扬州因召问诸酋（改作帅）以必渡之策取十二月三日至镇江早食有跪前曰：南军有备未易图也。向观所用舟楫迅驶如飞甯能当之。且采石渡方此狭甚而我军犹不能利当徐为之谋以伺其隙亮大怒以为阻遏军威遂拔剑按膝数之曰：汝罪当死我不即诛戮汝更有阻吾军谋者尚何辞酋（此字改作其人）伏地陨泪求贯者久之亮曰：姑赦汝出与众议之具百船渡江违令者斩诸酋（改作人）唯唯而退。

李显忠到采石。

王权罢建康驻都统命李显忠代之显忠被命急驰以丁丑到采石见完颜亮已退和州是日晚报捷日十一月九日午时到采石探见金贼（改作兵）於西采石一带摆布船只显忠激厉水军及诸军统制将官先於东岸分布马步军次用战舰装载甲土增以。

劲弓硬弩防遏遂遣潜师直取西岸焚烧贼（改作敌）船登岸进兵掩杀到我贼（改作敌）兵退走和州委是获捷。

李贵克顺昌府。

李贵为江州驻御前右军统制同统领张成等带领人马入顺昌府界会合忠义总首孟俊等收复顺昌府伪知颍州萧宽退去贵等遂入城。

十六日甲申金人以船筏攻茨湖不克退去。

茨湖在汉上流与光化军相对有鄂州副统制李胜荆南副统制张进董江鄂州统领赵振张成荆南统领张等各将兵防捍甲申金人乘船绞筏欲攻茨湖诸军。且侵襄阳会风势不利不得著岸有鄂州前军旗头史俊麾旗涉水直登其舟呼曰：前军得功也。诸军可皆进金人初不虞敢登其舟遂大惊失措行队不整有坠水而死者诸军继

进俊杀其酋（此字改作队长）独收全功而回金人乃退去被杀之酋（改作帅）盖真定府总管杜万户也。。

京西王宣军统制赵晟录到京西战功曰：十二月初二日虏（改作敌）侵茨湖以舟渡师时风盛吹过南岸旗头史俊先登舟遂杀狗儿（改作果勒）千户夺虏（删此字）船十只杀戮及溺水死者千馀入初三日刘萼闻酋（二字改作其千户）被杀遂班师虏（此字改作金兵）归者无行交侈失路为乡民所杀初六日均州忠义咎朝等部领忠义军占据邓州都护郑雄者来报初八日招讨遣王宣部领一千七百馀骑初九日抵邓州城入问邓州守何在乃万户萧呈也。中一先已摧家归顺失路倒马被颍川忠义人丁统领所杀宣遣崔俊寻中一只得中一妻妾三人其长耶律氏也。子号小将军奴婢（改作诺尔布）长寿等数十人鞍马数十匹招讨司保奏得旨立庙邓州中一之子授武义大夫十二月京西漕运姚绍来见三帅责其不亲援邓州拜别即行三帅愧之次日并起发先是差训练官二员牛宏王彦忠将带正军聚集忠义约一万馀人占据汝州并无衣甲二日虏（改作金）还师西京过汝王彦忠牛宏部领忠义邀於七里河虏（改作金）兵盛遂败退走汝州虏（改作金）人围之十七日城破杀戮殆尽军士张免侯顺得脱亟来邓州吴拱遣统制周ど等八千馀人往援汝州已不及正月一日遣王宣领所部往汝州节制诸军初七日到汝州土门虏（改作金）骑已退二十八日王宣等往城北三十五里谒秦王墓二月初五日虏（改作金）人数万骑犯（改作攻）汝州先以精骑万数渡汝河王宣部。

领亲随约三十馀骑先犯阵诸军续至皆赴战自巳至酉鏖战杀辽州万户统军洎男小将军天大雨虏人还西京亲随无不重伤而赵晟为虏（改作敌）以棒敲碎基首惟亲随梁皋鲁顺鲁皋陈才战没葛王已立遣兵再取汝州闰二月十二日战於汝州至晚各分散杀获相当十三日早虏（改作金）人全师来攻我师败衄士卒死者百馀将官两员战歿十四日两师相拒至晚各分散十五日降旨班师星夜起发邓州途中接招讨递角令王宣部领亲随二百馀骑前来唐州二十四日到唐州公参招讨差总管充中军统制节制沿边军马当日管犒将士招讨云：汝州路兵马皆出太尉保全蔡州已为虏（改作金）人攻破统制赵搏等巷战逐虏（改作敌）出城告急甚切专候太尉归望太尉看朝廷面确山县诸军见系统领游皋节制逗遛不进蔡州事势已急望太尉勉力确山自有马步一万三千馀从王宣唯唯次早起行到北阳县二十六日至邹沟下寨去确山三十五里二十七日拂早起发摆铺马报虏（改作金）人已到确山两阵相对约一万精骑宣遂舍步兵引马军行到阵前唤诸拨发官步人可披城摆布。又问有多少马答云：约有三千馀骑宣令马军分作三阵第一阵如卫贼不胜便退居第三阵之後第二阵不胜便退居第一阵之後第三阵上则三阵俱上。又唤马军正将田将副将汲将令田将将所部马军五队约三百南当拐子马汲将下五队马军冲突汲将为虏（改作金）骑所围宣召亲随马军崔俊等内有师逢原赵晟曹得杨肃李（显忠）张

进李顺秦顺赴探打散军马万馀三队俱进追赶四十五里虜（改作金）大败三河皆满赵晟活捉得谋克（改作穆昆）一名次早蔡州人报虜（改作金）帅左监军走去蔡州之围遂解师（删此字）赵擢兵自信阳归安陆王宣还襄阳隆兴元年王宣除荆南都统制替李道参知政事汪澈督视襄阳军马宣按边经由邓州南阳县亚路取鲁山攻汝州破城活捉到妇真（二字改作金）千户阿忽沙汉军千户崔纯并女真（改作金人）汉军谋克（改作穆昆）三十馀员并降番汉军五百馀人马三千馀匹解赴参政行府有异众奇功之人李云：赵晟杨迪郝安祖张进曹德江浩刘邦甯王德高顺赵进都统王宣保明参政行府将朝廷降到空名官诰书填推赏乾道闲奉旨割唐邓与虜人（二字改作金）虜（改作金）人随即进兵统军。

不撒（改作布沙）所领番汉兵共十万馀众来攻襄阳至黄渠十一月闲王宣先遣赵晟师逢原王政王洵贾亮戴廷等部押马军八十馀骑夜去虜（改作金）人大寨斩五级牵马十馀匹活擒女真（改作金人）黄丑四归寨制置韩仲通推赏十二月内与虜（改作金）战於黄渠虜（改作金）众盛我师失利退却七十馀里折兵交官一百一十一人赵晟重伤推恩擢游奕军第二十将自此讲和班师是役也。吴拱多补亲旧之未尝经行画者返令王宣保明（赵晟者鄂州事都统制军统领官也。副都统分成荆南出军襄阳京西之战亲在军中故知其详晟尝被召至行在有子论今襄阳虽为京西要地荆南号荆楚上流然光化军边面一带有小路十九处可以上至夔门归峡尽是坦途并无关阻。若虜人知之直造夔路驻兵屯守则襄阳京南皆一不足为用一则才川蜀水路舟船不得而通二则据上流之势可顺流而下武昌九江俱失险矣。乞行措置庙堂不以为意晟军中号曰：赵大斧以能用大斧得名也。。注虜改作金）。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三十九校勘记。

故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也。（幸均误作辛） 昧於名教典礼（教误作敬）
要害仅数处（脱处字） 唤诸军拨发官步人（脱军字）。

●卷二百四十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乙酉，尽二十七日乙未。

十七日乙酉王彦收复华州。

金房开达州驻都统制王彦遣统制郭湛统押军马前去收复华州有第七将官邢进等於十一月十七日到华州城下先贾勇士卒自寅时攻打至巳时打破华州捉到同知招武大将军韩愿将官信武将军韩愿将官信武将军韩并（金赋）刘括等三十二人夺到鞍马器甲不知其数即时抚定军民了当。

十八日丙戌王权贷命除名勒停琼州编管。

臣僚上言子奏近日进对恭闻圣训论及亲征之事（谓朕）此行当大明诛赏诸将有功者不惜官爵金帛重赏之共不用命者（付之有司）诛基一二以警其余大哉！圣人之言其真得古帝王御将之要术也。顾於此时交罪其有至於营私背公纵敌玩寇罪恶显著为国之辱如王权者。若壑之轻典是为失罚其保以示诸将乎！臣谨按御前诸军都统制王权以馥佞之资恣溪壑之欲遭时多故夤缘结托滥膺阍寄不知忠义以报国但务揜克以谋身其前後过恶未易悉数姑指其大者言之近虜（此字改作金人）败盟朝廷命权进屯淮上为权计者义当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朝受命夕引道乃惑於内宠心怀顾恋与其爱姬数人泣别三日而不能行士卒闻之无不窃笑及至淮宣言欲犒军悉出其家金宝厚载而往既至中途复传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实欲缓急之际易於他人之手故假犒军之名以持去耳其谋出此夫岂存斗志哉！权至历阳修筑营垒祇为自安计所谓沿淮守御之备初不经意及刘徽权住寿春县即令总漕三司应办粮糗权以威胁三司同请乞留权守和州朝廷下刘复督行权不得已三日发一军凡二十四日才发八军止於庐州戍守故虜（改作金）人犯（改作至）淮得以系桥从容而进入无人之境权亦旋弃庐州回至昭关将士虽有欲战之心而权领亲兵先遁麾众便退终不得交锋及虜（改作金）骑至尉子桥始遣姚兴一军迎敌戮力血战数阵告急於权权於仙踪山上以群刀斧手自卫饮宴自。若殊无应援之意自辰至申仅遣二百辈往已无及矣。兴势虽穷然杀数百人生擒贼首（改作敌帅）而回不意贼（改作敌）假立权帜以误之兴奔而。

入遂与其徒俱陷所存者无一二权方走旗献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之後不复更与贼（改作敌）接径回和州和州城新筑内外所积之粮亦贍数月权诚能效臧质之守盱眙抗魏师数十万众使登城之人伤与城平历三旬而不拔卒解围而去则亦可谓御贼（改作敌）权志不在守妄言於众谓已得金字牌城守江故自十一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坐於船车之上仍放火烧西门而城内所有钱粮器甲骡马尽委於贼（改作敌）藉令权，於是时不得已而退却犹当潜师宵遁使敌不知或结阵而退反旗鸣鼓。若将向敌使人不敢进尚可以全吾师也。权不知出此为虜（改作敌）所觉遣兵逼逐致使军民奔突一概践拥入城河与夫及江争渡沈溺而死者。又三之二将士怨怒号呼声动天地指船底骂皆以权不战误国负朝廷为言。且恨不食其肉也。其溃兵抱芦席浮江而过者往往散而之他权当痛自咎悔收兵江上昼夜纠合以雪前耻乃於二十五日夜半径发采石归於建康城中相其心止以骨肉姬妾为念，岂有意於御敌哉！权首鼠依违以至如此言之使人痛愤夫权忝冒节钺累恩宠不为不厚边事方兴正为将者捐躯徇国之日而权之初也。既不能战。又不能援及其终也。既不能守。又不能退乃使千万人之命一旦无罪而就死地其亦应诛久矣。陛下夺其兵柄召之而来固已壮国威而肃军政振士气而快人心悦。若赦而不诛臣恐诸将效视陛

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臣闻周世宗之击刘崇也。其将樊爱能何徽引兵先遁世宗收爱能与徽及所部军使七十余人悉斩於市自是骄将惰卒悚然知惧卒成平定之功夫以区区之世宗犹能如此陛下亦何惮而不为哉！臣愚欲望陛下暴权之恶声权之罪特赐睿断明正典刑梟首江上使将士闻风争先效命以赴国难则威令赫然行於万里之外胡虏（二字改作敌）虽强不足平也。取进止。

又臣僚上言仰惟陛下慎惜名器崦於将士之爵禄品秩未尝吝惜躬行节俭而於将士之赏赍犒设唯务丰厚则其所以待遇（之恩）可谓至矣。是宜感激厚恩奋不顾身以图报国而乃於虏寇（改作北骑）侵疆之秋敛兵退避其罪大矣。宜重正典刑而朝廷行遣太轻牙安敢缄默而不论乎！臣谨按王权本无奇才进居大将之任坐享富贵积有日矣。边郡有警正赖以捍御。

而乃专於谋身退缩（下添畏字）避敌（下添势字）以张贼势（删此二字）考其用心罪宜诛戮未易缕陈臣。且以大概论之虏（改作金）骑欲南来时朝廷固屡催权往沿淮一带进据险隘以为守御之备而乃恬不加意驻军於和州为自便之计虽制置刘数趣之逡巡数日发一半军马至庐州权。又尽呼其兵还屯和州双闻报虏（改作敌）至尉子桥而权乃以精兵自卫止令破敌一军御之及姚兴势孤求皆痛之後。又妄言於众谓得金字牌令其保江遂行众争渡拥入江流者不知几千人兵卒怨愤皆有为王太尉所误而互不能得厮杀报国而死之语极可伤痛两淮及江上之人逐处怨骂恨不食其肉朝廷如此而洄怒焉殆恐人人相效何以使诸将之用命乎！窃睹关报刘汜以瓜州之战败衄令按军法有旨特贷勒停编管而权之得罪止於罢兵柄领宫祠居住於善地识者以谓同罪异罚非所以示大公。又况权之罪加於刘汜数等乎！伏望陛下以国事为重以两淮生灵为可怜将王权特国诛戮以尉人心天下幸甚取进止十一月十八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王权可特贷命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琼州编管月具存亡奏闻令临安府差得力使牙二员军兵二十人押送前去沿路不得时刻任滞具已起发申三省枢密院。

又虑僚上言尝观齐威王委政卿大夫诸侯并伐一旦灶然发愤以即墨大夫之贤而毁言日至知其不事左右以求淬也。而封之以阿大夫无状而誉言日闻知其以帛厚左右以求誉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遂起兵击赵击魏诸侯不敢加兵由是知人君诛赏一断以以方而不牵於左右之毁誉则人心自服士气自振而敌国自退矣。臣仰惟陛下圣谟神断高出百世遭时多难驾馭将帅动契事宜如近者早角林之捷即日降德音命中使进爵赐金恩赉有加则固已封即墨大夫矣。如阿大夫之罪暴著公议气温容者其可不加戮吉臣按王权初无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则虚名占籍隳坏军政刻削廩粮剥下自丰固已失矣。一旦有疆场之虞则巧图窟穴诡置私藏自择便地望风退怯兵法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 x 鼓之急则忘其身

而权之出师与妻孥泣别三日而後行士卒闻之莫不窃笑则固已当受穰苴之戮矣。及尉。

子桥之战身拥强兵不援姚兴坐视陷歿而走旗报捷欺罔朝廷历阳之奔士卒尚欲回战而权麾之使退一城兵民争船赴水死亡几尽军资戎器并以遗敌疆寇（改作北兵）深入身为大将兵非寡弱略不交锋以至於此罪何所逃牙窃闻建隆中晋州荆罕儒战死艺祖斩不效命者二十九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诸将有临阵而先遁者章圣谓近臣曰：今未能偃兵。若不推究将来何以为戒遂斩二十余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日瓜洲之衄陛下以刘汜先退窜之远方矣。况元帅之罪重於偏裨淮西之败苦恼们瓜洲则王权之诛，岂可出刘汜下哉！今军人方兴征伐未艾而刑罚之行轻重未当臣恐诸将不服将来何以使人捐躯徇国哉！臣愿陛下鉴齐威穰苴之举稽艺祖章圣之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气以集非常之勋天下幸甚取进止十一月二十一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坐前後章疏报行。

十九日丁亥夜雪成闵因骑至自襄阳见叶义问於建康府。

二十日戊子成闵到镇江府。

二十三日辛卯金罚亮在瓜洲镇临江。

金国主亮自采石趋扬州下寨於州之东南是日观江旌旗列於江上其势甚盛镇江居人说临江对观皆有惧色都统制李横发水出江中以耀威金人皆凝望不动有一万户跪於亮前日郎主不数日下两淮之地自古所无也。今大江未可渡请驻於扬州力农训兵徐徐图之亮唾骂条五十。

二十五日癸巳差诸军都统制。

主管马军司公事成闵差兼镇江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淮南东路制置使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淮北泗宿州招讨使李显中为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寿亳州招讨使兼建康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拱为湖北京西路制置京西北路招讨使差兼鄂州驻御前诸军统制。

金人寇（改作攻）泰兴县。

金国主亮倾国来寇（改作攻）扬州是时泰州泰兴知县尤袤犹守泰兴不去袤字延之尝以淮南置山水寨扰民不能保其家属窃悲哀之作淮民谣一篇曰：东府买舟船西府买器械问侬欲何为团结山不寨寨长过我庐意气甚雄粗青衫两承局暮夜连勾呼勾。

呼。且未已椎剥到鸡豕供应稍不如前向受笞驱东复驱西弃却锄与耨无钱买刀剑典尽浑家衣去年江南荒趁熟过江北江北不可往江南归未得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流离重流离忍冻复忍饥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淮南丧乱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抚摩力不给交柰此扰何。

御营宿卫使杨存中遣前军统制王刚权知泰州。

壬辰刚次泰兴县癸巳质明金人至泰兴城下刚率众御之太傅和义郡王杨存中黄旗走报遣发策应前才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据王刚申二十六日未时以来有番贼（改作金人）马军二十馀队前来泰兴县诸门外攻城放火烧门城甲军纪一弩射住即时开门遣差枪刀斧手临壕迎敌续差将官亲随李思齐王铸将带马军出城掩杀王刚躬亲统率将佐官兵分布督战拥杀番贼（改作金队）入河及杀死不知其数追赶二十馀里除杀死入河外活捉到女真（改作金人）渤海及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

二十七日乙未金人陷泰州。

先是知泰州孙政以边郡不甯乞宫祠而去通判王涛权知州事九月涛以移治为名而去留州印与兵马都监赵福泊金人侵淮甸泰州百姓诣御前营卫使司投状乞以福为知州主管州事杨存中从之主遂权知泰州有水寨都统领胡深及其副臧弃水寨率乡兵二千入泰州以兵势凌铄福。且具申於枢密行府叶义问遂以深为知州为通判以福为路分都监深闻金人欲寇（改作攻）泰州与率其众弃城先掘断姜堰尽泄运河水乙未金人到城下河已乾矣。遂径登其城城中军民已乱金人纵火杀戮福死於乱兵中子女强壮尽被驱虏而去城中有人走透得出者至姜堰堰断为水所阻尽为金人所获初福知泰州也。申御营宿卫使司乞兵屯戍存中遣前军统制王刚以本部兵权积压泰州以福为路分都监刚到泰兴遇金欠而兵皆紫茸军乃直趋泰州陷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校勘记。

并金贼刘括等三十二人（贼误作赋） 如入无人之境（脱如字） 仅遣二百军往（军误作辈） 然犹杀数百人（脱犹字） 杀伤与城平（脱杀字）。

●卷二百四十一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一。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尽其日。

二十八日丙申金国完颜亮被弑於扬州。

遗史曰：金国主亮驻於扬州之东南督诸万户渡江甚急限来日不渡尽行诛斩万户皆惧之是时葛王已即位於国中改大定元年有传录其赦书至军中者万户等以大江不可渡斩戮不免遂各怀异心有弑其主归葛王意亮有亲兵皆心腹人以紫茸穿甲谓之紫茸军。又谓之细军素号精勇诸万户请於亮曰：紫茸军远行数千里未有以犒之可令自取泰州犒其军亮然之遂发紫茸军取泰州诸万户无所畏丙申夜持劲弓突入帐下卫者止之则曰：有急事闻奏亮闻喧欲披衣出则矢已及左右矣。乱矢齐发亮毙於帐中，於是喧嚣不止梁尚书者闻乱即驰入呼诸万户曰：事已如此固

无可柰何然方与敌国相持不知诸君何以善其後众皆不言梁尚《书》曰：当抚定诸军勿使嚣乱徐使计策可也。众稍定梁尚书遂取纸草牒云：大金国牒大宋国三省枢密院国朝太祖皇帝创业开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馀年其闲谋信修兵革寝处百姓安业不意正隆失德师出无名使两国生灵皆遭涂炭奉亲丘子明诏已行废殒大臣将帅方议班师赴关各宜戢兵以敦旧好须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须牒大宋三省枢密院照验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银青光禄大夫左领兵都监开国公蒲察（改作富察）龙虎卫大将军右领军都监徒单（改作图克坦）右领监军崇进左领军监军潘国公徒单仪同三司右领军副都督函国公银青荣禄大夫右领军大都督开国公太保左领军大都督齐国公初瓜洲之役军中散人张真被虏亮胥驸马都尉见而留之驸马管黄头女真三万人（删驸马至此十字）亮闻葛王已立乙未命驸马以本部兵归丙申兵变驸马兵既行有温噉（改作温都）者觅张真而得之梁尚书既作牒未有人传行乃以张真斋牒戊戌发十二月己亥渡江是时江南不见虏（改作金）人饮马於江滨方疑之会张真到方知亮被弑虏（改作金）骑已有回者有虢州签军雷政者先自闲道来归说亮被弑初犹未信得梁尚书牒乃赏政以官。

晁公败盟记曰：二十七日金虏（改作人）诸酋（此字改作将领）集众兵帐中相与谋曰：南军如此此岂宜轻举前有大江之险车船之敌後有粮运之阻敲杀之忧祇送死耳完。

颜亮凶讒李我辈。若无船渡江必杀我等柰何内一万户曰：等死求生可乎！众皆曰：愿闻教令得生则可有万户戴总管李总管者诸酋（改作将）之豪起前密谕诸酋（改作将）曰：杀郎主却与南宋通和归乡则生众口一词口诺不食顷诸酋（改作将）统集甲兵万馀人控弦持满呼噪直入逆（删此字）亮寝帐把门细军部在为谁曰：我等欲至帐前有公事理会细军纵入诸酋（改作将）引兵射帐中亮左右护驾亲信兵卫识其难作擐甲上马各带奴婢出营脱身北走而亮觉变索弓箭仗剑顾视左右无一人矣。乃独身仓卒引弓欲射曰：南家人我家人今日杀我赦我在汝等囚我可也。无取弑君之名诸酋（改作将）不应连射帐中矢下如雨亮即死於扬州并杀妃二人太傅一人左右亲信谋事者数十人或云：逆（删此字）亮有妹夫者见变作先事刃於逆（删此字）亮腹冀脱已福既而亦不免於死为乱军所害先是逆（删此字）亮有亲军女真（删此二字）三万矛盾戈戟器械精纯尽用紫茸丝绦穿联铁甲号紫茸军其次用黄茸号黄茸国其次用青茸号青茸军紫青黄三军一名细军。又名护驾军专一族御宿卫虽有大敌悉不遣行初诸酋（改作将）欲弑逆

（删此字）亮也。而细军拥卫严密不可得近因谓细军等曰：淮东子女玉帛尽皆逃避在泰州城域我辈急欲过江无由得往泰州取富贵乐等何不请郎主乞破泰州而取之细军欣然而请逆（删此字）亮从之细军去者三万人一鼓大破泰州子女玉帛无遗泰州统制官王纲弃城走江阴二十八日破泰州而逆（删此字）亮被弑乃二十

七日也。二十八日将官景世雄以二十五骑迎见虜（改作金）人李千户约有三十骑拥过瓜洲被虜菜人张真并虜州签军雷政渡江归顺报虜（改作金）主已被弑讫。

神麓记曰：亮初谋南侵也。用梁恪五光道马钦郭安国等为谋主尽刷在国番汉这五十馀万分五睡经河中府渡大庆关入陕西经孟津渡者为御营中军亮统至汝洛经河北西路卫州张家渡者往汉上经浚州通利军渡者前来徐宿经河闲以东过山东入胶西者皆大汉军使合喜孛堇（改作喀齐喀贝勒）总番军往熙河德顺欲先平巴蜀任宣徽命名刘萼统在军十馀万至光化才江陵差高景山统大汉军至胶西登战船陈兵於海亮自提大兵直至淮阳要一举而下先以采石难渡定（要渡）瓜洲如违制来日皆从军法众军恐惧惟以待死计我所出劝农使契丹阿列（改作阿里）等谋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分以御营诸军弓弩持满向内喧哗声近御帐亮惊问莫非。

南军至乎！王光道秉烛引亮出帐来未即言闲众谓曰：君违天虐民杀母戮亲族灭大臣举国愁痛惟君一人南朝无罪背约犯边生造衅端不容谏诤恶逆不道神人共怒，岂能脱乎！亮见不免谓曰：汝等杀我顺南乎！归国乎！厉声言归国众箭皆发射死焚其尸时年四十王光道梁恪马钦郭安国等皆遇害就遣驿使走至汴杀皇后徒姑丹（改作图克坦）氏太子光英其惠妃德妃昭容安危容昭仪淑仪十六位御嫔皆放归宗亮简宗庙废祭祀弃法律逐功臣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轻百姓好攻战侵边境虐生灵是致如此溢法违天虐物曰：炀遂溢为海陵炀王后曰：幽皇后息曰：殇太子。

虞尚书采石毙这时记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渝盟入塞进兵江淮遣诸酋（改作将）分道入寇（改作境）一军遵江道以趋两浙一军出宿亳以蹂淮西一军历唐邓以瞰荆襄一军据秦凤以伺梁蜀朝廷命诸将分屯捍御吴驻兴州姚仲驻汉中王彦驻安康吴拱驻襄阳李道驻江陵田量中驻武昌威方驻当阳李显忠驻池阳王权驻建康刘驻镇江成闵驻晋阳李宝守海道秋九月亮以兵十万号四十万直趋江南为必渡之举时刘为淮南浙西江东西路制置京畿淮北京东路河北东路招讨使分命诸帅捍御十月乙卯虜（改作金）兵自发丰过淮西丙辰侵犯（删此字）庐州（下添至字）枯皋下寨戊午遣枢密叶义问督视荆襄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洪迈冯方并充行府幕属己未虜（改作金）兵犯（改作攻）滁州先是刘遣王权将兵渡淮迎敌权逗遛不进至历阳修筑城垒为自安计再檄权往寿春权以威胁总曹固请於朝乞留权守和州复督行权少是已三日发一军凡二十四日仅发去八军止於庐州戍守故虜（改作金）人犯（改作至）淮得以系桥从容而进如入无人之境权旋弃庐州回屯昭关将士皆请战权乃领亲兵先遁麾众使退虜（改作金）骑至尉子桥权始遣姚兴一军迎敌兴戮力死战数告急於权权大饮宴於仙踪山上以群刀斧自卫殊无援兴意兴势虽却犹杀贼（删此字）数百人擒渠帅而回会贼（改作敌）假立

权帜以误兴奔入遂与其徒俱陷权犹走旗报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不复更与贼（改作敌）接径回和州州城新筑而所储资粮可为数月计权志不在守给众曰：已得令令弃城守江庚申权登车船上遂自焚西门弃和州先往采石辛酉虜（改作金）兵陷和州城中粮储器械辎。

重尽委於贼（改作敌）虜（改作敌）乘势奔突军民自相蹂践拥入城河与江争渡溺死者什三四将士愤怒号呼指船底骂皆以权不战误国为言溃兵抱芦苇浮江而过者散而之他甲子权宵遁自采石归建康是日小捷於扬州之西南以王权失淮西则淮东孤军恐不能守虎翌日乙丑遂弃扬州退保镇江留一千五百人塞瓜洲渡亮兵进迫大江刻十一月初七日渡采石濒江居民震惊窜伏吏士无人色朝廷以诸将逗遛大律召成闵代刘趣王权赴都堂议事先遣舍人虞公往池州趣李显忠交王权军事虞公陛辞上曰：朕固知和议不足恃二十馀年（宫中）钱物不敢轻用毫积寸累内藏亦粗充盈正为今日备适叶义问以钱帛为请朕已从内藏支付几百万矣。卿须钱帛奏来朕所不吝第患事不立耳虞公退急装趣镇江时刘已卧病虞公见之因咨以今日事势刘大言曰：兵凶器战危事圣人不得已方用之虞公曰：今逆虜违天（删此四字改作北人）叛（改作背）盟席才卷淮东西窥江南我有心腹之忧今日用后犹为得已乎！刘。又曰：直不爱朝廷官职将归制置招讨印耳虞公笑曰：公言大是主节但今国事如此上自王权之败不遑九重将以马上从事此岂将军上印绶时耶刘语塞时建康已告急虞公倍道趋建康是日我师败绩於瓜洲虞公往采石道遇王权败兵各鸟兽散公即讯之皆曰：我辈昨随王权只闻金声不曾闻鼓声盖权未尝与贼（删此二字）交战惟是走耳去采石尚二十里北虜（改作军）鼓声动地从者止公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虞公不听亟索马行暨至采石望北岸贼（此字改作金人）硬寨连亘数十里我军星散无纪律虞公易服行造其闲会见一二统制官虞公劳之因问王权罢兵之由皆曰：权骄惰不恤士卒非虜（改作敌）之善胜权只有走耳我辈未尝虞公曰：今可战乎！众皆笑指北岸曰：彼势如此谁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公徐晓之曰：虜（改作敌）万一过江而辈措足无所虽走亦何之今走亦死战亦死等死不如一战冒万死求一生转祸为福因败成功在此一举矧双朝廷衣食汝辈二十馀年缓急乃不能一战以报国众皆曰：今虽欲战柰无主其事者何虞公见其可动唱言汝辈止缘王权缪妄致此今朝廷已别选交王驻军矣。众愕然曰：谁可交者虞公谕之曰：朝廷差我到池州到池州取李显忠交此军事显忠如何众合辞曰：得人矣。虞公曰：虜（改作敌）谋来。

日过江势已迫请诸公当力战官家已发内藏库钱帛并节度承宣使已下官告在此颁赏有功者众皆曰：诚然我辈效命诸统制趋出转相告语须臾合军皆奋臂首争）死敌虞公即与勾集战舰简水军五千馀人连小舟护岸以戈船军当前终夜整龔十一月乙亥虜（改作金）筑坛於采石西岸上这登坛杀牛羊豕黑白马各一祭天祷江

乞风以济丙子坛上见黄绣各二亮擐金甲坐坛上麾红以发战舰凡五百馀艘缘岸铁骑周匝三四十进而闲虜（改作彼）军大呼我军辟易会北风急虜（改作北）船如劈箭有数十艘即薄南岸公见统制盛新抚其背曰：昨与尔议破虜（改作敌）为期今乃不用命乎！盛回顾曰：舍人在此即麾军鏖战士气百倍无不一当十虜（改作金）兵大败戈船前断贼（此字改作敌归）路岸上馀众悉拜降先是酋（改作亮）恃其众欲径跨江而渡故所用皆是小舟一舟济数十人其指可掬而官军所操皆艨艟巨舰士卒用命遇敌船即撞劈中折（全舟）沈没贼（改作敌）既退衄公抚劳将士具捷因骑置以闻诸统领官环坐见枢府人吏趋走虞公之前唯谨私怪之闲趋起问吏舍人何官职吏对此中书舍人朝廷侍从官也。统领官争理庭下拜曰：初谓舍人阁门宣赞等官，岂有文官能驰骑行阵闲乎！虞公直执其手曰：诸公何言方与诸公共安危同死生期於破贼（改作敌）以报国家遂相与誓曰虜（改作北）兵再欲济江而其意已屈然犹自张不已官军直突北岸夺其（渡口）以神臂克敌弓射之虜（改作敌）皆徒步登岸弃船而焚之官军（乘势纵火）尽为灰烬虜（改作敌）众披靡亮挥军下坛初亮使伪参知政事李通跪坛上口占檄文招王权戊寅显忠至遣硬探骑过江知虜（改作金）兵已走扬州与瓜洲渡兵合矣。虞公谓李侯曰：贼（改作敌）惩采石之败空垒往合瓜洲兵镇江无备我当往第恐兵少今来采石愈益深堑筑堤或伐木为栅守御甚固虜（改作敌）未可卒犯镇江边岸分屯备御甚多要害仅数处将军能任其责分一军相从如何更须有百馀战舰则事济矣。李侯曰：敬受令是日虞公径发循慈湖马家渡街道上措置方略迤邐还建康公至建康公至建康见元枢知府事张公焘（徒步）造谒虞公问劳甚勤曰：焘所谓赖公庇者完颜亮期初八日来此会食使焘安往诸公因议可以往镇江者皆有难色张目虞公。

曰：明府已建大功可任此责虞公往镇江谒刘刘疾已剧执公手曰：朝廷养兵三十年我辈一技无所施今日盛大功乃一中书舍人我辈愧当死矣。虞公退与杨存中成闵谋曰：贼已瞰江宜亟经画守御之备今船。又系岸有如临期不堪驾用柁何遂相与临江按试时江上止有二十四舟显忠所遣船亦至虞公命战士踏戈船上下中流如飞北岸虜酋（二字改作兵）皆凭垒纵观骇愕相谓曰：南军有备亟遣人扬州报亮亮驰至立问诸酋（改作帅）以必渡之策有酋（删此字）跪前曰：南军有备未易图也。观所用舟楫迅驶如飞甯能当之。且采石渡方此狭甚而我国犹不利请徐为之谋以伺其隙亮大怒诸酋（改作帅）退聚谋曰：南军如此岂宜轻举祇送死耳亮凶讐李明日叵不能渡江必杀我辈不如先发遂共定谋杀亮乙未诸酋（改作帅）许作南军去引寨直趋亮寝帐亲兵问为谁诸酋（改作帅）语之曰：我欲帐前折事亲兵纵之入诸酋（改作帅）引弓射亮被伤直弯基弓曰：汝是南家人抑亦我家人答曰：我家人亮曰：今日杀我赦我是在汝等不赦我速杀我然我自知无道汝等杀我固当诸酋（改作帅）连射帐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兼杀其妃五人虜（改作金

）兵遂退屯三十里北人虢州签军雷政渡江归顺报虜（改作金）主已被杀矣。使骑往探得其实十二月庚子御营宿卫使和义郡王杨存中管侍卫马军御前诸将都统制成闵中书舍人督视荆襄江淮参谋军事虞允文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朱夏卿列奏以闻北垒亦具亮之死日来求和捷书奏上曰：亮已遇弑军无统率众心不固赖诸路将帅广行招纳朝议亦欲进师虞公先往行在所稟议事宜时虜（改作金）虽移屯兵尚驻淮东公入见上慰劳有加虞公奏曰：此庙堂神灵陛下英断将士用命牙何力焉上嘉赏再三有旨论功行赏张振时俊王琪盛新戴皋以功烈显著人转三官其余将士亦以次推恩虞公奏昨采石事势危急臣於振等行阵闲许以重赏振等效死力战三官恐不足酬其劳乞回在身官职推赏振等上曰：江上甚危急得诸将致力其功岂忘寻改授正任承宣观察等使虞公继论列今车驾进发而虜（此字改作北军）在淮东镇江对垒（道路）尚梗今当督淮上之兵断虜之（二字改作其）归路发镇江等兵为掩袭之举虜（改作敌）可无噍类矣。上深然之命公往淮上措置而诸军先已过江矣。十二月壬寅成闵收复扬州甲辰李显忠以大军。

济江去和州三十里与贼（此字改作北军）相持丙辰成闵收复泗州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气一战之力也。未几北虜（改作军）都管司以牒来云：正隆无道背议兴兵今已废殒初立新主见议班师而朝廷将复从和议焉自古江淮用兵称周瑜之赤壁谢元之淝水为隽功然瑜乘曹公士卒疲疫之馀而淝水之胜出於苻坚退师之无律今亮以滔天之逆阴谋数十年（下添空国二字）长驱犬羊（改作深入）空国来寇（删此四字）而虞公奋然以忠义徇国帅罢散之卒身自督战遂成采石之瓜洲之虜（改作兵）不战而自毙此岂与赤壁淝水乘危徼幸同山语哉！异时国史大书特书与宋匹休荐绅钜上说必有能效勒燕然铭颂淮西碑以扬厉无前之绩者然远方书生亟欲广其事以壮吾中国之威激厉士大夫之气谨再拜稽首而书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一校勘记。

徐思计策可也。（思误作使） 其闲讲信修睦（讲误作谋） 将官景世雄以二十五骑迎降（降误作见） 李千户约有三十骑（一作约引三百骑） 更须有百馀战舰（有应作得） 丙申北人<豸虎>州答军雷政（脱丙申二字）。

●卷二百四十二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二。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尽其日。

国史馆编修官员兴宗采石战。且录曰：完颜亮竭其国兵前来南牧其身先出汝州（京西道）示欲出襄汉上流朝廷遂促三司发精兵五万人合荆鄂之兵凡十二万先是虞侯作天官属上殿先论虜欲（改作金人）南牧之计必为五道出蜀口欲出

荆襄止以兵相持淮东沮洳非用骑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耳庚辰是年冬奉使。又明年三月回（旧校云：绍兴三十年以虞公为贺正旦使）具言虏（改作敌）必南牧盖已授甲造船必为南渡之计申言前论疏之语上曰：记得卿此言极是是年五月十九日虏（改作金）使上殿有奏言欲得两淮之地欲得将相大臣朝廷骇愕议所以发兵是时虏（改作金）主以兵驻汝阳（汝州）以避暑为名诈示渡汉江从上流以窥吴会朝廷发成闵领禁术五万人来戍襄汉上出虏（改作金）使悖语令宰相就都堂命侍从台谏论所以备虏（改作敌）之策时宰相宣上语云：今日更不论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庙论欲遣成闵全遣禁卫兵御襄汉上流虞侯云：不须得发兵如此之多虏（改作金）必不从上充上恐发禁卫厢兵益少朝廷内虚异时无兵可为两淮之用兵行未几旬日得报虏（改作金）主回汴虞侯白宰相虏（改作金）主已去乞留五千人殿後兵五万申约止江淮之闲欲留此为用。若上流兵盛自江鄂闲应援。若淮西兵盛便出大江口（池州采石近）可能援淮西是时我人为虞侯之助其说卒不用至九月闲虏（改作金）以五万从兵出淮东刘拒之於楚州青石口虏（改作金）主自提重兵号五十万（皆精）甲自寿春（寿州）渡淮王权拒之二将不敢战望风奔遁虏（改作金）才与南后相接王权退自安丰（属庐州）至合淝。又退至柘皋而中军已退向濡须（和州大江口）虞侯见事急知二将必退回遂率四五侍从。又同白宰相说王权退师已临江口必败国事诸公云：权非敢退所以道虏（此字改作金人）深入身当其冲令邵宏渊出基右李显忠出其左夹攻之虞侯率四五侍从辨其不然此权必为走计时朱杨犹不以为然（倬椿）明日和报权果渡江朝廷震骇（十七日白宰相十八日得王权申）十九日上命叶枢密（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伺命虞侯参谋军事二十一日陛辞上慰劳甚渥去卿本词臣不当遣以卿诸军事故也。二十二日出临安是日得报刘兵走至瓜洲尽弃淮东之地虏（此字改作金兵）追驰至早角林（瓜洲之前）琦之副将员琦小捷乃托病过江十一月初四日兵大败於瓜洲（刘汜之役）江淮之闲民皆奔走是时虏（改作金）主以重兵临采石已数日积压建康张焘屡遣官来催督府措置虞侯与叶枢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罢王权以李显忠代之督府诈以檄召权来府议事夜遣虞侯持檄池州换李显忠分付人马令会於采石盖权兵在采石未走初七日发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於路十五里闻鼓声振野问道旁人云：是虏（改作金）主临江昨刑白黑马各一祭天取今日过江道旁茶房酒店官军闲坐虞侯呼问之其说与道旁人言俟虞侯双问云：既是虏（改作金）主过江因甚却（只在）这里众军皆言五权在淮西每日只打锣未尝得接战我辈皆是马军却使我弃马步走过江如今已无马我辈不会（步走）厮杀随行官吏多俗回虞侯云：须要在江上看兵势盖上遣我来当进不当退有进言者云：事败至此舍与一担担何也。虞侯不听虞侯至采石诸将皆无战意公方会合诸将士诘之曰：我闻王权使淮西每日打锣不打鼓众（日果）如此虞侯慰劳曰：权不战教

汝辈不成事今汝辈半死半活至此不易众绵唯唯然王权已罗兵权管你辈不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担银犒赏你们今有节度观察至副校尉官告皆担来你辈食（官家）禄（官家）养汝辈三十年不知能戮力一战否众曰：我们也。要战但无人主此事虞侯与谂今日只办两眼随你们成得功大与你填大底官诰立得功小填小底官诰。若死於此则当同死於此。若你们走我亦随你去你们道走去甚处我便去见官家说统制以下某人肯杀某人不肯杀诸军大个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厮杀，於是方布阵摆戈船是时江北虜（改作金）兵甚厚极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绝鼓声振地虞侯即驰马至岸口见北岸一高台台上有大红绣旗黄旗各二左右立中有大盖有一人服金甲据胡床坐其上众云：此胡酋（改作金亮）也。兵号四十万马数倍之虞侯遂与诸将议与统制官张振王琪戴皋时俊盛新列马军步军为阵静以待之分戈船为五以其二傍东西岸行东护岸西拒贼（改作来）船其一驻中流载精兵待战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测摆布仅毕忽闻虜中（改作北岸）发咕虜酋（改作金主）亲执小红旗麾数百舟绝江而来顷刻闲有十数舟达南岸渡虜（改作兵）登岸与官军战公往来行闲公令时俊。

先登军皆死斗斩虜（改作杀）过当岸上（改作北岸）之虜（改作军）皆投拜战於江中列以万数天色晦亮犹（未退）会官军在淮西有溃散三百人自光州路转江而至虞侯拊劳之授以旗鼓设为疑兵虜（改作敌）果以为援兵至鼓声乃已却打梆子声虜（删此字）引馀舟遁去，或欲引水军掩其前断其归路虞侯以为不可所谓归师勿遏是也。恐或官军一伤我军少何以继之虜（改作金）万里入寇（改作深入）如此之势不止今日一战。若官军少则明日何以为敌但以强弩袭其後追射之虜（改作金）兵多伤至夜师旋计岸上之死三千七百馀人射死万户一人生获千户五人女真（此二字改作兵）三百馀人馀绵正军健者虜（改作敌）夜遁去即夜具奏旧将去新将未至决不敢引去是日椎牛张燕以劳军有说舍人乃阁门宣赞者及见枢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问之云：乃中书舍人非武官保人也。军将乃尽礼致恭至夜半体制改革令布阵再与将士待敌赋后已稍希虜（此字改作金人）至辰以来凡再鼓公举旗挥出海船五分之二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渡杨林河口诸将或问公保故遂说与诸将当时只合交船守杨林口不合放贼（改作彼）令出命统制盛新引船直下杨林河口保於江心下（泊船）度虜（改作敌）箭所不到处戒之曰：若虜（改作敌）船至杨林（河口）出即齐向射之必争於死无令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邓以克敌神臂弓射北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驻船齐力（下添拒字）射虜（此字改作北军）应弦而倒者万数虜（改作敌）见船无归路即从下流放火自焚官军亦於河口上流以火焚其馀舟凡一百八十馀只亮遵陆遁去至午闲遣一小舟令张千持书至书意似与王权有约其策似於用闲亟以已发遣王权之事报之以绝其意遣探马渡江至暮归（初九夜）说虜（改作金）主焚龙凤车（官人所乘

）斩船作头二人（责船致败）鞭梁大使一百（名求来采石引亮者）连夜往瓜洲与虜（改作金）主书意合虞侯谓显忠曰：贼（改作彼）惩采石之败控大兵往合瓜洲之兵镇江无战备我当往措画之患兵少瓴采石（下添获备二字）虜（改作敌）既吃手脚必不了窥伺。又兼长江边岸分屯防御甚多其实紧要不过数处都统能任其责辍一处兵马应付如何双须得百馀战舰方可集事显忠略无难色欣然一一应副至建康见叶枢知（府事）尚书张焘闻虞侯至步行来问劳苦甚勤曰：某真谓赖公之庇昨完颜这要初八日来此会饭不知令焘却去那裏诸公会议遣官往镇江措置张目虞公曰：冯洪。

二公参帷幄之谋不可行虞丈已建大功可任此责虞侯笑曰：去不妨然记得一笑话人得一鳖欲以计杀而食之炽火使釜水百沸横竹稍於鳖誓曰：能渡此活汝鳖知主人计以杀之勉力爬稍竟渡之人曰：汝能如此渡甚好更为多度一遭我欲观之仆之此行无乃类是诸公大笑是日泰州以急告虞侯至镇江谒刘信叔刘病已革虞侯问疾刘执虞侯手曰：朝廷养兵三十年我辈一技无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朝廷一中书保人我辈愧当死矣。先遣一将救泰州连日大风未能行侯与杨存中成闵谋曰：贼（改作敌）已瞰江经画守御之备不可缓今舟船久系岸万一临时或有不堪驾用误事柰何上率临江按试是时江船既止有战舰二十四只相继李显忠所遣船亦至先是虞侯与李显忠商量今移时俊军於马家渡辍李捧全军一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来会京口十一朋二十五日习水战耀兵命战士踏戈船上下中流如飞北岸酋长

（二字改作军）皆凭垒纵观骇愕皆曰：南军有备急遣人扬州报亮亮跨马即至列坐诸酋（改作队）长会议为必度之举有酋（改作队）长前曰：南军有备未可轻举向睹所乘舟楫迅驶如飞此甯能当之。且采石江面方此为狭甚而我军犹不利不如徐为之谋以俟以隙这震怒拔剑数之曰：汝罪当死者数矣。我不即诛汝今沮吾军事尚可恕乎！酋（此字改作队长）伏地涕泣交流哀告久之亮曰：我。且赦汝汝与诸酋（改作人）议来旦合要船百只即渡江违令者斩之诸酋（改作帅）退曰：南军如此岂宜轻举轻则送死亮凶很不容吾等说明日必杀我不如先下手为强也。遂定谋杀亮夜即基所居帐中连发三箭明射中亮亮引弓欲射已而问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万户答曰：自家人虜（改作金）主曰：我自去年煞是无道理事至今日饶我也。由你辈杀我也。由你辈不。若早早下手万户一人直入即其帐中杀之并及其帐中妃侍五人并杀梁大使郭副留（药师之子）马韩哥（马钦。韩哥改作海古勒）李参正（通）四人皆为谋来南者尽焚其尸是月初一日州签军雷政来告虞侯即日同杨存中成闵渡江至瓜洲措置後二日虜（改作金）之大将以檄来请和公是日往行在奏事两淮之民自镇江至平江见公船过焚香拜投鸣指赞叹初六日奏事毕初十日车驾幸建康明年二月十八日还临安。

归正官张棣正隆事迹记曰：完颜亮自己巳冬十二月杀兄而自立守旧都於会

甯越明年诛夷稍定下求言诏敕中外公卿大夫至於黎庶之贱皆得以书奏对阙庭是时上封事者多陈言以会甯僻在一隅官难於转输民艰於赴诉宜徙居燕山以应天地（中会）亮深然之即日相张浩右相张通古役天下夫匠百万肖京师之仿佛营都於燕山迄三年而成至壬申夏驾始幸之遂以渤海辽阳府为东京山西大同府为西京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东京开封府为南京燕山焮都府曰：大兴改元以赦告天下亮以渐染中国之风（删以渐至此七字改作有文才。旧校云：刘祁归潜志云：亮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有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之句）颇有（改作留）意於（书史）一日读《晋书》至苻坚传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又一日与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左参知政事蔡松年语曰：朕每读鲁论至於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二子皆唯唯而不对（删双一至此七十三字）至丁导春二月御武德殿吏部尚书李通刑部尚书胡勗翰林直学士萧兼赐坐（而语之曰：）朕昨夕夜已三鼓梦二青衣持牒称上帝宣朕前策小将军（乃亮小乌难马也。）腰弓矢随彼而前既行之次但如踏空转时到一门青衣指之曰：天门朕随入焉行一里之地宫极严丽朕欲纵马面临主前有二金甲谓之曰：此非人闲可下马步趋及殿垂帘如有待一朱衣曰：下拜而就跪朕绵随之但闻殿上语如婴儿令青衣持宣授朕曰：天策上将令征某国朕谢而出复上马见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无边际发一矢射之兵众以大喏而应之朕亦以喏之故惊愕而觉然而大喏之声犹在於耳朕立遣人於马厩视所策小将军但身汗如水取箭袋而数之亦的其一朕大异之，岂非天假手於我令取江南也。然而君父之语臣子毋泄於外众称贺戊寅夏五月亮御薰风殿宣吏部尚书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直学士韩汝嘉四子及庭首问吏部尚书李通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即意如何通以阿谀面从惟佞是务对以正知天时人事不可失也。亮深悦之徐问翰林承旨翟永固永固对以燕都始成未数载帑藏之匱乏未补百姓之疮痍未痊，岂可再营汴都而重劳民力况江南乃继好之邦岁以厚币礼陛下同可无名出师而重劳征伐哉！臣为二事俱不可亮曰：非老。

奴婢所知复问宣徽使敬嗣晖对以臣与李通所奏同问翰林直学士韩汝嘉汝嘉对以牙与翟永固所奏同亮怒永固汝嘉之弗意遂退及门复宣殿侧听旨二子以为重则刀锯轻则鞭笞必不能免继宣翰林待制綦戩讲晋史亮怒稍霁赦而释之明日拜李通为右丞敬嗣晖为参知政事永固知亮之罪已惧而乞解官已犯春三月遣左相张浩右参政嗣晖起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於汴将旧营宫室台榭虽尺柱变不存片瓦亦不用更而新之至於丹楹刻桷雕墙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华丽之极不可胜计是年冬遣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入覲本朝隐画工於中闲节写临安之城邑市井及吴山之秀立具图以进亮这遣

人於坐间直屏而图写之城邑闲兵火残毁於吴山绝顶写已策马而立焉徐令翰林修撰蔡作诗书其上曰：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产马吴山第一峰亮诡曰：御制亮每与左补阙马韩哥（改作海古勒）面会旁拾事迹指画其处所另白其胜概亮乃奋髯箕踞不胜其志之锐明年庚申在正月再役天下军民匠不限丁而尽起之委右丞李通提探造军器於燕山之西北隅遣工部尚书苏保衡侍郎韩锡郎中张参预造战船於通州潞河是月二十三日翰林医（乐使）祁宰奏封事谏亮其略曰：臣闻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今则北有造军器之烦劳南有修大内之重役百姓以久苦转输不胜疲敝臣愿陛下权罢其一俟一成而再计之兼来岁害气在进不利行师伏望陛下以天下为念社稷为心曲随臣请亮怒令擒而杀之祁宰神色自如而再请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惟恐陛下将来不及臣更欲语已为左右刀刺其颊以杖穿之执缚而出祁宰以朝章受刃辞色终不改刃行之次烈风大作砂石飞舞人面不可见者迨三日而止是年秋八月委户部尚书梁球先计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军不限丁而尽役之修长者为正军矮弱为阿里喜（改作伊勒希）共得二十四万以一阿里喜（改作伊勒希）副一正军而为一类为一十二万馀计中原汉家渤海之地一十七路於内除燕山中都路造军器南京开封路修大内俱免差焉馀十五路每路签汉军一万人遂委吏部侍郎高怀正兵部郎中萧彦良户部主事王修翰林修撰郑子聃登闻检院使王淑右司郎中。

王全东平转运使梁肃翰林修撰杨伯仁翰林侍制刘仲渊修起居注刘元旨御史徐之万太府少监李天吉翰林应奉李希颜殿中侍御史高公挺户部员外郎曹节银牌而出焉目曰：差签军使至冬十月签差始定合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军通计为二十七万取有唐治分为二十七军其所授正副户各有差遂以五十户为蒲里党政军（改作富勒浑）百户为谋克（改作穆昆）千户为猛安（改作明安）万户为都统至十一月委正番猛安（改作明安）所签定女真契丹奚家军内检其精锐者十取一二至都统（所签）复三取一及燕山亮自试其果能射者得五千人目曰：细军其甲各以五色绒线穿之亮每自负曰：所签者数十万但可张其势取江南者。此五千足矣。辛巳二月亮率文武并百官驾幸洛汝百姓以父行而子留泣号盈其城三日不绝夏四月驻蹕北邙自改曰：太平五月复临於汝以取牛马水草百官具法驾陈九节仪迎亮於南薰门亮入门暴雨大作仪制乐音皆不能举至内承天门雷风迅作拔云：一卜门未及开关拆击三守门吏死入门复霁秋八月皇太后谏亮不可亲征亮怒令护御将军赤盏彦忠（改作持嘉彦忠）杀母於太后宫越数日亮后徒单（改作图克坦）氏及太子光英再谏亮怒亦欲诛后与子惧隐於宫中三曰亮赦而出自母谏死百官铃口结舌无更言者秋九月亮御正隆殿宣诸大臣问曰：众多宰职不能为朕为一路统军右丞刘萼率尔而对曰：臣愿请为之亮喜即拜为果胜军万户都统越日拜特进张彦忠为步军都统以孟州防御使王彦章副之将兵十万道出陕右击剑外拜工部尚书苏保

衡为水军都充昭武在将军完颜郑家（改作镇嘉）副之将兵工万辎重随焉自海州飞棹而下拟钱塘江而出期以三旬迎亮於大江之南是月起天下签军分路请甲而人征焉西则河中说兆南则大名相州东则济南东平三军请甲之次同日反回者一十二万步军都统张彦忠止将兵三万出陕右水军都统苏保衡止将兵二万出海道右丞刘萼止将万人出汉上馀则并会於黄河之南亮领焉冬十月王友起於大名耿京起於济南陈俊起於太行乘时唵啸聚者处处有之亮首知大名之乱拊髀而叹曰：朕兵未行辄挠其後虽匹夫匹妇不可留即遣都统斜也。（改作舍音）将兵万人攻大名多与少尽洗之大名之众闻风而自溃焉斜也。（改作舍音）杀居民三。

十万口灭族者一千七百馀家是通为大都为先锋将兵十馀万亲征淮上是日亮衣橘红袍衷以金甲从新宋门而出亮后徒单（改作图克坦）氏及太子光英拜送亮为之掩泣者久之徐自语曰：天使之不自由矣。中旬度淮过项羽庙下马入谒呵责久之末旬兵临於江上是日因辽阳府签军万人叛归（策立）葛王裒於东京改元大定是时中原之民知裒虽立尚在沙漠度亮虽存驻军淮上中原无主皇皇如也。其闲豪杰辈不待本朝之命改虏（改作金）正朔为本朝正朔至亮死於淮甸裒徙於燕山方抚定焉是月虏（改作金）相张浩知裒抚定黄河迤北之地使人笔录裒赦具以报虏（改作亮）亮得之於路以鞭击而叹曰：是子福过我也。朕平昔有意俟江南平定之後取武成一戎衣而有天下大定朕欲改之此子为我先矣。徐令人取一册亮果预书久之敕南京枢密院遣先锋郭安国男端孙（改作纳丹珠）将兵数千自黄河以北州县无少长而尽洗之比至相州闻亮死方止至十一月亮以内乱所扰知军意之二三战船之不至在江之不可渡或有鸡肋之意然未形於牙齿闲。又恐貽笑万世遂筑渡江台於江之南然後作不军计是日宣威胜军万户耶律劝农语曰：尔所将军兵俟来日朕欲自较其部族擎人其数当从军法耶律自度所统军已不及半惧亮之必诛与子寝殿宿直将军母里哥谋母里哥以计弑亮上下皆从之明日乘亮未起军突於帐前集箭射之亮疑本朝掩客当鹞（改作穆昆）杀射亮仆地众执而缢之都督李通亦为乱军所杀三军遂四散而归。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二校勘记。

出蜀口欲出荆襄（欲字衍） 权申云：非敢退（脱申云：二字） 虏追骑至早角林（骑误作驰） 既是虏主今日过江（脱今日二字） 虞侯与说（一作虞侯曰：） 你们道我走去甚处（脱我字） 左右分立（脱分字） 必争与死（与误作於） 小注（名球误作名求） 修起居注刘元真（真误作旨） 取有唐制（制误作治） 诛杀守令改虏正朔（脱诛杀守令四字） 使人笔录裒赦文（脱文字）。

●卷二百四十三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三。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尽其日。

炆王港督录曰：岐王亮杀主自立改元天德都会甯府内侍陷虏（此字改作北中）每思报仇乃进曰：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帝都近矣。遂纳其言差梁汉臣允修燕京大内正使也。彦舟为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正隆三年毕工改燕京为中都择日迁都燕山府以护驾军三十万铁浮图一十万紫茸细军一万为先锋木突（改作穆敦）总管留守会甯府正隆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萧玉奏曰：陛下移燕山去白沟百里之外皆南宋故土孔彦舟郾琼靳赛王喜徐文孟斌之徒项背宋臣皆握大军尽屯中原万一有变非国之主亮曰：卿无忧也。梁汉臣奏曰：臣闻南宋讲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愿陛下无坐乐於内可令山东两路河北三路通水去处积草聚粮仍於诸路州军置造军器兼修大梁虎视江淮及造战舰以备海道征伐并依亮一日入皇后阁见棹子上胆瓶内有木樨花数朵问此花出於甚地后曰：汴京。

孔彦舟进来乃索笔砚为《诗》曰：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别有一般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着枯黄一日宣梁汉臣曰：朕欲修汴京大内时复巡幸卿为朕谋无得有辞汉臣曰：被奉圣训岂敢辞免愿陛下颁诏诸路发人夫工匠以候使唤以梁汉臣充修汴京大内正使孔彦舟为副使因谓汉臣曰：赐金字牌子与卿去处如朕亲行赐金奶钱段绢各一百仍差都统阿使多术律甯（改作舒噜甯）统骑军二十万驻於汴京城外防逃走工匠人夫工匠日支米二千半钱五十文人夫变如之贞元三年梁汉臣孔彦舟至汴城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毕工梁汉牙孔彦舟奏京城大内修造了毕。又令人催造通州战船遂起人夫抬舁木植打造战船三等凡灵敏千只委兵部尚书苏保衡徐文统押仍於诸路刷铁匠五千人打造人马衣甲军器有郢州相州青州进到铜钹刀五千口改造敲刀。又令东平府北京阅州大安军集八百万签女真渤海契丹汉儿五十万山东两路河北三路并签大军一十万诸路番汉军七十万诸路捕鱼稍工水手一十七万番汉等军共二百九十七万令分八路入南界完颜仲统兵取长安凤翔至西蜀完颜明统兵自西京至均房汴京南颍昌府方城颍县邓州孛堇（改作贝勒）统军自南颍州蔡州临汝阿鲁（改作阿噜）术律（改作摩哩）统军自亳州至城父顺昌府光州乞伏赤朱自寿州合肥和州界耶律术（改作耶律穆）自青齐至淮楚界御驾亲征兵部尚书苏保衡监修战船苏保衡奏臣被奉圣旨打造战船完备通州至定要口二百八十里陆地不通河沟无水通舟入海伏望特降睿旨行下措置帝宣汉臣来曰：苏保衡奏来称通州不通水海口陆地二百八十里奈何梁汉臣曰：起三路人夫开渠担水（作成）浮泥用夫拖船入海行下苏保衡即施行梁汉臣私曰：贼（改作暴）君无道但得一路人夫叛我宋中兴有日奈何自修燕京及大梁签刷人夫工匠三百馀万无一人是丈夫也。，岂非天哉！苏保衡起山东民夫开河担水挽舟

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人称冤道路嗟叹而无一人敢叛者汉臣。又奏西京洛阳好花宜巡幸看花正隆二年二月幸洛阳一夜天降大霜群花尽死不悦梁汉臣曰：陛下降诏催促诸路大军南取江淮无失其时天与弗受返遭其咎时至弗受其殃臣愿陛下统一天下混车书於万里，於是下诏催促马步军起行往汴京。

宣梁汉臣孔彦舟抚问修大内不意有人潜彦舟者遂赐酒之彦舟捧卮跑饮见彦舟臂上雕青问曰：何物也。彦舟曰：臣少年时不成器教人刺来曰：卿如今成器敢做甚彦舟股卞 栗命彦舟充西京留守起行至路药发而死二年八朋在汴京值中秋设宴百官玩朋忽密云：罩月索笔作鹊桥仙词曰：停杯不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断星（眸睁）煞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挥断紫云：根要见嫦娥体态翰林学士祁宰奏曰：陛下弃大国宫殿遍幸诸州败盟兴师无故举事劳力役生灵兴工动土修建西京之内开掘无用之河劳基军民嗟怨盈路太乙出现陛下转以为妖殊不惮畏臣食禄於朝焉可缄默伏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罢役通和南宋复还故都四海九州咸感圣德天下幸甚亮大怒斩之灭其族焉隆三年二月下诏小龙虎大王兵五万守镇蒙古右司虎牙卫将军大家奴（改作大嘉努）守镇上京会甯府术律（改作舒噜）侍中兵三万守燕京中都葛王兵五万屯齐郛两州兼津发粮草皇太子奉国卫将军户部侍郎张昌等守汴京御营前军高委礼管押御前射雕军一万三千并紫茸细军三千御前提举右将军达耳明威（改作塔尔明威）御前左将军赤盏明威（改作持嘉明威）御前前军伽罗明威（改作额噜明威）御前後军西道部属这兴国奴（改作兴国努）将紫茸细军三千人令分五部一部五百人每队六十人谋克（改作穆昆）一人队头一人戎芦服一人牌头二人饭食五人队身五十人五年秋九月起汴京敕天使催促八路军马各依地分入南界进发时童谣言正军三匹马签军两只鞋郎主向南去赵老送灯台九月渡淮至寿春屯驻差御前都统骠骑总管韩夷耶奉敕领行临发赐御制喜迁莺词曰：旌旄初举正是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裘翘楚气张断发争柰鼙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骇六师飞渡此去无自惜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舒卧龙韬韞果见功成朝暮问（江左）想云：霓以俟玄黄迎路韩夷耶兵南进遣千户莫利（改作穆棱）领骑五百掠地遇大宋姚兴马军五十馀至尉子桥游骑探得遂报破敌军统制戴皋戴皋请统制姚兴再率四队四百人出阵王权领众因走车采石江口是夜多张旗帜地中明火径虏（此字改作敌营）数千伏路虏（改作敌）不能前遂得渡江屯驻东采石亮。

驻军和州两岸相对日谋渡江是日淮东刘两府拥兵淮楚舍人虞允文催督张振将建康龙湾采石军船分布上下汉张振差戴皋提举诸处人船王宗海鳅二百只周荣狮子船一百只策应采石范汴战船五十只在采石河口对母山杨林口薛家湾耿下张渊将滕艚船三百只对石婆嘴三山基时俊战船五十只屯於沙洲北乌基马家渡杨选

战船三十只对放口马家渡张永战船五十只策应薛家湾慈乌基王宗水军张振王琪虞允文催督措置防守江岸时十一月八日虜（改作金）主於江西岸筑坛遣奉国大将军乞伏赤朱押战船一千馀只出杨林口沿江摆布虜（改作金）主登坛手执小黄旗招使入船敕下如先得岸者建康金银给支一万千户登舟济江虜（改作金）主台上用黄旗一刺各馀只战船摆为一字直趋东岸而进张振登山见贼（改作敌）船指东采石岸进用诸军号带旗指便诸军战船及艨艟斗舰海鳅等船出岸两势包掩鼓声震天飞箭如雨旌旗盈江咕声如雷两势掩击战士奋勇争先尘战艨艟战舰江上逆水如飞虜（改作敌）船低小尽没於江活捉番贼（改作敌兵）不知其数跳水死者千馀人虜（改作敌）船一千馀只走西岸诸军踏车船赶杀梁汉臣奏云：本国大捷请陛下登舟早达建康虜（改作金）主欲登舟赤盞明威（改作持嘉明威）将军奏曰：陛下番（改作北）船底小尽被南宋压沈大江柰何陛下乘舟欲渡是梁汉臣卖陛下於宋朝耳亮见败舟奔岸亮夺怒谓梁汉臣曰：汝本宋朝旧臣朕高官厚禄恩过朝士不知纪极而敢反朕遂命赤盞明威（改作持嘉明威）将军斩梁汉臣於江岸虜（改作金）主见诸军败回返和州诏天使催促海道大军苏保衡有海船千户韩宗愈降於李宝李宝追赶用火箭烧番（改作北）船船尽焚没尽没尽降其军正隆五年十一月亮至扬州东门外汉王庙建御寨诣瓜洲岸望在江见本朝以虞舰教水军於江心旌旗丽日器甲鲜明艨艟战舰海鳅戈船及狮子船楼子船於大江心飞走布长阵望北岸一弩箭射不到处打梆子声不绝排一字阵於浮玉亭上声喏诸船复回虜（改作金）众大骇亮谓臣下曰：此纸糊船何足道哉！遂回扬州御寨有木突（改作穆敦）总管大怀忠总管肖这巴（改作萧扎巴）众议曰：郎主坚欲渡江适观大宋战舰江心如飞甲士奋勇人船精锐我等皆北人走马射箭为上，岂可乘船与江南人战大江金星死於江中不见乡里大。

怀忠等早至御寨奏事见乐家奴（改作乐嘉努）将军云：郎主昨晚大醉未直大怀忠乐家奴（改作乐嘉努）郎主夜来有何圣旨乐家奴（改作乐嘉努）曰：昨晚与后妃饮言三日渡江不得将大臣尽行处斩肖这巴（改作萧扎巴）以蹶大怀忠脚 谓乐家奴（改作乐嘉努）曰：若郎主起来谓大臣奏事则个，於是肖这巴

（改作萧扎巴）大怀忠复回商议云：若不行弑逆我等无缘还乡必死於此大怀忠云：郎主有紫茸细军万人护御双乐家奴（改作乐嘉努）将军倾信柰何事有泄露死和无疑肖这巴（改作萧扎巴）云：晚朝奏遣细军东取海陵先请乐家奴（改作乐嘉努）将军谕以祸福使心变动事可济矣。晚朝奏云：臣等度大江必能济渡

（东有）泰州可令紫茸细军连夜进取所掠金银尽以给赐一发渡江必能济岸遂遣之行是夜诸人邀乐家奴（改作乐嘉努）将军说之云：郎主坚欲下江南今南宋沿江战艘万只冲巨浪如飞我等（尽喂）鱼鳖耳乐家奴（改作乐嘉努）曰：诸人欲何如大怀忠等曰：若不行弑逆定难回乡乐家奴（改作乐嘉努）曰：诸人举事家

奴（改作嘉努）愿效愚诚肖这巴（改作萧扎巴）曰：今夜三鼓伏万弓於暗处使人举咕父即入言南人去可寨公先盗郎主弓剑以烛引郎主出帐诸人望烛明处以万箭齐施时公当避之大怀忠曰：若事济拜公大将军东道大总管乐家奴（改作乐嘉努）许诺是夜三鼓亮醉卧帐中闻外咕声乐家奴（改作乐嘉努）云：恐人所盗臣带於身家奴（改作嘉努）孰烛引亮慌急披锦衾出外家奴（改作嘉努）弃烛奔窜万箭齐发射死亮大怀忠等引军北遁。

亮乃阿骨打（改作阿固达）长子宗干元子也。宗干生四子曰：充曰：亮曰：襄曰：亮皆为亮所诛死亮篡夺後以同谋皆讨论封拜自古讎肖王仲武乌挾（改作乌塔）大卿高景山兴国奴（改作兴国努）各赐铁券平昔善者皆沾恩赏睚眦宿怨如完颜卞曹坚之刘仲甫之徒皆贬降窜黜焉。

神麓记曰：亮安插登极惟有一亲弟梧桐亮（旧校云：金史亮本名梧桐）以殿前都点检为贺正旦使来我朝都亭驿中病甚亮以天使催督返界归国死。又有一亲弟判宗正雍王亮小名蒲甲（改作博哈）为人莅事精勤果断不私众人称赞惟亮不甚和畅即位之後徙座次上藩除西京留守大同尹有说书者刘敏讲演书籍至五代梁末帝以弑逆诛友之事亮拍案厉声曰：有如是乎！奴婢契丹人栲栳提点上告变云：大。

王谋反宣诏至燕京斩而烹之二子皆赐死。

天德三年诏门下朕临民而为父母必思安於兆民继世而为帝王必思期於万世是以定国家之计岂使止於目前承祖宗之谟不敢忘於在远昨因抚绥南服分置行台时边防未定法令未具本非永设只是从权既而人拘道路之遥事虑岁时之滞凡天下固无亲疏彼此无闲各体君上之意务尽均平。若能於公相之子孙闾阎之黎庶一体视之如朕之所喜无以加焉朕虽居人上之尊承万方之统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惟以太平为忧不敢以位为乐也。自古帝王固有酣醉嗜欲辍朝废政穷奢极侈耽乐是从虽有忠义之士犯颜逆耳一谏而有斥逐再谏而加诛戮则终杜底下臣之口无复敢言者朕非不知变非不能所以然者重念太祖皇帝艰难以取天下俗救民於水火之中非欲自尊务承先志兢兢持守虽跬步不敢忘凡尔有官君子待享爵禄於安平之时其可不念太祖艰难创业之功今朕求治之意交修不熙庶绩朕宣布百官盖有五刑著为常典小者加之责罹於邦宪实有伤於朕心故使通闻庶令天下有守法奉公无赃私之过朕所闻知必加进用自今後凡有罪者无或隐而相容凡缺望者必尽狱以取平庶共底於大甯以同享於极治咨乐有众全予到场不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诏书如右宜令尚书刑部关牒各应行下於合属去处。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三校勘记。

岐王亮弑主自立（弑误作杀） 王喜徐文（王喜应作王善） 铜板刀五千

口（板误作钺） 自寿州至合肥合州界（脱至字） 将射周军一万三千紫茸细军一万先下两淮韩夷耶奉敕领军南行（脱将射周至韩夷耶二十一字） 姚兴单骑突入贼军出没数遭身带数箭抚谕战士今日报答国家建节封侯在此一日无得退走姚兴见贼添兵数万遣骑求救於王权相拒历阳王权领众回走东采石江口（脱姚兴单骑至相拒历阳七十五字） 是夜多张旗帜城中明火抽军倒那济江贼军知觉大战於杨林渡统制时俊用劲弩数千伏路（城中误作地中脱抽军至俊用二十一字劲弩误作径虜） 虜主见诸军败绩（脱绩字） 部管肖这巴等众（脱等字） 使人兴咭公即入（公误作父） 自唐古卞萧玉（误作古卞肖王）。

●卷二百四十四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四。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尽其日。

张棣金虜（改作国）图经（旧校云：此卷以金史对舛已极无从改正。又云：但有异同似非舛舛也。）曰：一京邑金虜（改作人）有国之初都上京府曰：会甯地名金源其城邑宫室类中原之州县廡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或车马杂还皆自前朝门为出入之路略无禁限每春正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无幼皆观看於殿之侧主之出朝也。威仪体拦驾以诉之其朴野如此至邕有内庭之禁大率亦阔略迨亮弑而自立粗通经史知中国朝{六一}之尊密有迁都意继下求言诏应公卿大夫刍菘黎庶皆得以利害闻时上书者多陈京师僻在一隅官艰於转输民艰於赴认不。若迁燕会三年而始成真元四年亮率文武百官驾始幸焉遂以渤海辽阳府为东京山西大同府为西京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东京开天下京邑始定焉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焉其正门四旁皆。又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馀悉由旁两门焉其。

门十二各有标名东曰：宣耀曰：施全曰：阳春西曰：灏华曰：立泽曰：新益南曰：丰宜曰：景风曰：端礼北曰：通元曰：会城曰：崇知内在门左掖宣阳双在外焉外门榜即墨书粉地内则金书朱地皆故礼部尚书王竞书。

一宫室亮欲都燕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於阔狭修短曲尽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城之四围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如京师朱雀门）门分三中绘一龙两偏绘一凤用金镀铜双只日开一门无贵贱皆得往焉过门有两楼曰：文曰：廊之半各有偏门向东曰：太庙向西曰：尚书省通天门今改为应天府观高八丈朱门五金钉饰之东西相去里馀。又为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内城之正东曰：宣华正西曰：玉华北曰：拱宸门及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闲阁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东内西曰：西内各十六位乃妃嫔所居之地也。西出玉华门同乐园瑶池蓬瀛柳庄杏林尽在，於是。

一宗庙虜（改作人）本无宗庙祭祀亦不修（删本无至此九字）自平辽之後所用执政大臣多汉人往往说（删所用至此十二字）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若七世之庙未修四时之祭未举有天下者不可不念虜方开悟（删此四字）遂筑室於内之东南隅庙貌祀事虽具制度极简略迨亮徙燕遂建巨阙於内在之南千步廊之东曰：太庙标名曰：衍庆之宫以奉安太祖太宗晟德宗宗干（亮父）。又其东曰：元庙以奉安元祖克者（改作和卓）仁祖大圣皇帝杨割（改作杨格）至哀立迁亮父德宗於外室复奉安父懿宗宗尧於太庙其昭穆各有序。

一虜人本无之礼（删虜人至此八字）至亮徙燕筑陵於城之西南九十馀里大洪山时太庙元庙告成始（改作遂）有尊祖之间时奏议者多陈郊祀配天之事亮耻效中国旧制令别讨论之礼官进以三年一五年一乃上古之制也。当取夏四月取冬十月亮从之诏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备大乐具九奏仪从侍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於正殿次日凌晨令导从人各服五色画衣执旌幢斧钺幡盖羽扇自内城至庙夹道骈肩而立徐布九节仪从奏乐及歌者皆乘马迨御座衣元服充冕执圭乘玉辂九龙御座至庙礼毕易之金略服达游冠绛纱袍奏乐曲而回。

一山陵虜（改作金）人都上京本无山陵（删此四字）祖宗以来止（改作始）卜葬於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於燕山之四围年馀方得良乡县西五十馀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龙衔峰（冈峦）秀拔林木林密（至筑）陵之处亮寻毁其寺遂迁祖宗父叔改葬於增基之上。又将正殿元位佛像处凿穴以奉安太祖太宗晟父德宗宗干其餘各随昭穆序焉惟被杀葬於山之阴谓其刑馀之人不入。

一仪卫金虜（改作人）建国之初其仪制卫从止类中州之守令在内庭闲或遇雨雪虽后妃亦去袿蔑履赤足践之（删止类至此二十六字）其（改作极）淳朴如此（删此二字）立始设护卫将军寝宫小底（改作实达尔）怒气手伞子迨赴燕始乘车辂充冕仪从颇整肃特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导词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间问稼穡艰难苍生洗眼秋光里今日见天颜金瓜玉斧沈烟和舞蹈六龙闲歌谣道咏皆相似天子寿南山至亮徙燕知中国（删此三字）威仪这尊护从悉具。若寻常行猎观田多无定制，或以数百骑或数千骑前後皆执旌旗上绘一日至一大绣日旗曰：御坐马伞或黄或红时或排驾而出大率制度与中国等（删制度至此六字）导前者皆手伞子其人各长六尺八尺衣奇锦团花袍金镀银带簇金蛾拳脚幞头双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执旗者约千馀队旗之後曰：驾头（驾头後曰：）护卫将军皆衣紫窄袖衫金带幞头腰弓矢并马而行弓矢一绣袋覆之得数百至曲盖其形六角细曲柄饰以文彩以护军执之以为仪式曲盖後曰：御坐马左右二副点检领之御马後曰：寝殿小底（改作实达尔）衣大红乘骑与护卫将军一等止无弓矢而腰以红包袱

。又约数百及驾或乘逍遥或乘步辇或乘马临时取旨焉其上张盖表里皆黄罗柄微曲驾之後护卫小底（改作实达尔不计其数。又其後曰：马军栲栳随焉。

一旗帜虜（改作金）人以水德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寻常车驾出入止用一色日旗与后同乘加月焉三旗相闲而陈或数百队或千馀队日旗即以红帛为日刺於黄旗之上月旗即以素帛为月刺於红旗之上。又有大绣日月旗二如。

享大礼册封一一循古制旗无大小皆备焉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龙白虎朱誉玄武神凤外。又有五星连珠一日月合璧一隼二太白二近御。又张一大旗其制极广绣绘神物以猛士执之。又有数十人护之各施大绳以备风势名曰：盖天。

一冠服虜君臣之服大率与中国相似止左衽异焉虽虜主服亦左衽（删虜君至此二十四字）其（改作金）臣皆横金文臣则加鱼不待赐而许自服焉。

一官品虜（改作金）之官品本遵唐制。又以本朝之法并辽法参而用之文则郎与大夫武则校尉与将军其勋爵食邑皆同焉至二品文武混而为一亮立渐加损益如中亮改中宪奉德改朝列。又增崇进荣禄二官至哀再益中大人行大定官制焉。

一取士金虜虽夷狄中至贱者（删虜虽至此八字）初无文物自侵辽後所在处以科举取士遂有蒲州榜平州榜真定榜才是也。至天会十年海内小安下诏如契丹开劈制限以二岁有乡府省三试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时有秀士有未愿起者州县（必根）刷遣之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各一场殿试则诗赋加论经义加试策榜首与魁各分焉是年赵洞为诗赋第一人孙九鼎为经义第一人并补承议郎第二人承德郎第三人承奉郎馀不限甲次尽补承事郎科举由是而定立。又增专经神童法律三科为杂科亦设乡府省三试中选（之人）并补将仕郎迨亮杀自立甚有尊经术崇儒雅之意始设殿试。又乡试聚於州限三人取一府试分立五处河北东西两路中都於大兴府临潢会甯东京产等路於大定府西京路河南北路於大同府大名路山东东西两路於东平府（南京路於）一封府京兆熙秦等路於河中府并限四化取一省试以五百人为定格殿试日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授正仕郎馀并授从仕郎次举。又罢经义专经神童止以赋词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哀立於府省试各添策论一场将殿试第一人依旧承议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并赐绯馀皆从仕郎至今不易。

一屯田屯田之制本出上古虜人非能遵而行之偶尔符合比上古之制犹简废伪齐豫後（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治均田屯田军非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春秋量给衣马殊不多馀并无支給。若遇出军之际始月给钱米不过（数千）老幼在家依旧耨亦无不足之叹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馀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过五百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闲

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

一用师虏（改作金）人用兵专尚骑闲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改作金）人取胜全不责於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塹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後用。又有一贴军曰：阿里喜（改作伊勒希）如遇正军病即以贴军代行至兵都官曰：天下兵马大元帅次曰：左副元帅右副元帅左帅左翊都统。又其次曰：随军万户每一万户所辖十千户一千户辖十谋客（谋客本百户地。正文注均改作穆昆）一谋客（改作穆昆）辖两蒲辇（蒲辇五十户也。。正文注均改作佛甯）自万户至蒲辇（改作佛甯）阶级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闲别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阂塞之患每有事未决者会集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如有可采者不择人而用之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改作金军）有言曰：不能打一碣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

一田猎虏（改作金）人无他（二字改作之）技所喜者（删此三字）莫过（此字改作精於）田猎昔都会甯之际四时皆猎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俞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每猎则以随驾之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於围中虏（改作金）主必（下添亲字）射之，或以周鹰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刻舟求剑捕之饮食阴处而进，或以亲王近臣共食遇夜则或宿於州县或宿於郊外无定亮以子光英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哀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谏曰：饭僧曰：作乐曰：围场其重田猎也。如此。

一刑法金虏（删此字）有国之初立法设刑悉遵辽制常。

刑之外双有一物曰：沙袋以革为囊实之沙石击於杖头有罪者持而决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属惟数多焉立执政大臣多中州汉儿人始加损益首去此沙袋之制至皇统闲命下学士院令计论条例颁行天下目之曰：皇统新制近千馀条亮弑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斩刑者以上古之制一也。处死者免决重杖止令绞也。流者所犯之人无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属也。徒者非谓春秋代徒实拘执就役也。徒止五年以上死罪也。徒五年则决杖二百四年决杖一百八十三年一百六十二年一百四十一年一百二十杖无大杖止以荆杖决臀实数也。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使之杂作无用不可脚腕以铁为科兼兼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则逐便不妨依旧为百姓刑法大率与旧制不相远惟僧尼犯奸者死强盗不论得财不得财并处斩强奸者死则古法矣。。

一京府节镇防御州军京都五处上中都（大兴府）南京（开封府）中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总管府十五处平阳府（建雄军）真定府（成德军）益都府（镇海军）东平府（天平军）京兆府（永兴军）太原府

（武勇军）大名府（天雄军）河闲府（瀛海军）庆阳府（安国军）临洮府（镇洮军）凤翔府（凤翔军）延安府（彰武军）咸平府（安东军）临潢府（地名西楼）会甯府（地名金源。旧校去文懋昭大金国志作总管府十四处会甯不在其内）散府八处河中府（护国军）济南府（德兴军）归德府（宣武军）河南府（德昌军）平凉府（平凉军）广甯府兴中府彰德府节镇三十八处绛州（绛阳军）定州（定武军）邢州（安国军）怀州（沁南军）莱州（定海军）密州（安化军）沧州（横海军）潞州（昭义军）汾州（汾阳军）冀州（安武军）代州（振武军）同州（定国军）雄州（永定军）保州（顺天军）平州（兴平军）兖州（泰定军）州（静南军）泾州（彰化军）朔州（顺义军）奉圣州（武定军）卫州（河平军）蔚州（忠顺军）义州（崇义军）许州（昌平军）徐州（武甯军）丰州（天德军）云：内州）开远军）岚州（镇西军）邓州（武胜军）州（保大军）巩州（通远军）隆州（利涉军）锦州（临海军）应州（彰为军）涿州（昭德军）宗州（归靠边国）懿州（甯昌军）泰州（德昌军）防御二十一处（旧校云：防御阙一处另本蔡州下有华州二字）博州德州州棣州孟州亳州沂州清州蔡州郑州州宿州泗州陕州陈州陇州秦州肇州颍州河州刺史七十四处解州景州沃州泽州石州耀州兰州会州环州原州汝州隰州德润州涿州蓟州滦州辰州曹州淄州登州滨州潍州嵩州单州唐州祁州辽州沁州海州恩州济州邳州开州乾州磁州丹州坊州甯州易州通州顺州鞞州遂州立州安肃州信州韩州安州庆州澄州复州贵德州弘州宣德州武州滑州睢州寿州建州莫州蠡州威州献州吉州忻州营州濮州商州虢州洮州甯边州东胜州静州军十六并改作州泰安州（泰安军改）滕州（滕阳军改）甯海州（甯海军改）平定州（平定军属主）钧州（颍州军改）莒州（城阳军改）岢岚州（岢岚军改）甯化（保安军改）葭州（晋甯军改）镇戎州（镇戎军改）积石州（积石军改）来远州（来远军改）。

一地里驿程泗州至临淮县六十里临淮至青阳驿八十里青阳驿至虹县八十里虹县至灵璧县六十里灵璧县至静安镇六十里静安镇至宿州六十里宿州至斩泽镇六十里斩泽至柳子镇五十里柳子至永城县六十里就城至赞阳三十七里赞阳至会甯镇三十七时会甯至谷熟县八十里谷熟至南京四十里南京至甯陵县七十里甯陵至拱州六十里拱州至雍邱县七十里雍邱至封邱县六十里封邱至胙封存县四十进而胙城至沙店河南铺四十五里沙店至滑州四十里滑州至州二十五里州至裴家庄三十五里裴家庄至汤阴县四十里汤阴至相州三十里相州至丰乐县三十里丰乐县至磁州碱十里磁州至台城铺三十里台城至邯鄲县三十里邯鄲至临铺四十里临至沙河县三十五里沙河至和州四十里和州至都城店二十五里都城至内邱县三十里内邱至范县店十五里范县至柏乡县二十五里柏乡至江店十五里江店至赵州碱赵州至栾城县三十里栾城至灵店铺三十五里灵店至真定府二十五里真定至古县南

铺三十里古县至新县三十里新县至中山府四十五里中山至望都南七里店四十里
七里店至经阳店四十里经阳店至保州三十五里（今人改为徐州）保州至梁门四
十五里梁门至故城店三十里故城至黄村铺三十里黄村至泽伴铺三十里泽伴至涿
州三十里涿州至店三十里良乡至芦沟河铺三十里芦沟至燕京三十里燕京至交亭
至潞州三十里潞州至三河县三十里三河至下店四十里下店至邦国店三十五里邦
军至蓟州三十里蓟州至罗山铺三十里罗山至玉田县三十里玉田至沙流河四十里
沙充河至永济务四十里永济至榛子店四十里榛子店至七个岭四十。

里七个岭至赤峰口四十里赤峰口至平川四十里平川至双望店四十里双望店
至新安四十里新安至旧榆关三十里旧榆关至润州二十里润州至干州四十里干州
至南新寨四十里南新至来州四十里来州至石家店四十里石家店至隰州四十里隰
州至杨家馆五十里杨家馆至姚花岛四十里姚花岛至童家庄四十里童家庄至胡家
务四十里胡家务至麻吉步洛四十里步洛至新城四十里新城至茂州四十里茂州至
惕稳（改作详究）寨四十里惕稳（改作详究）至军官上寨四十里军官至显州五
十里显州至沙河五十里沙河至兔儿窝五十里兔儿窝至梁鱼务三十三里梁鱼务至
大河六十里大河至广州七十里广州至滨州六十里滨州至蒲河四十里蒲河至兴州
四十里兴州至银州南铺五十里南铺至铜州南铺四十里铜州至咸州南铺四十里咸
州至宿州南铺四十里宿州至安州南铺四十里安州南铺至夹道店五十里夹道柏店
四十里杨柏至奚营四十里奚营至没瓦铺五十里没瓦至木阿铺五十里木阿至信州
五十里信州至威州四十里威州至小寺铺五十里小寺至胜州铺五十里胜州至济州
四十里亦至东铺二十里东铺至北易州五十里北易州至滨州七十里渡混同江宾州
至报打孛堇（改作布达贝勒）铺七十里孛堇（改作贝勒）铺至来流河三十里来
流河至阿萨（改作阿噜）铺四十里阿萨（改作阿噜）至会甯二铺三十五里二铺
至会头铺四十五里会头铺至上京三十里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燕至东京一靠
一百一十七里自东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

赐进士出租央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四校勘记。

不。若迁燕以应天地中会与亮意合率从之即日遣左相张浩右相张通古左丞
蔡松年役天下军民夫匠筑宫室於燕会（脱弱以至筑宫室於四十二字） 曰：丽
泽（丽误作立） 曰：新义（义误作益楼观高八尺（楼误作府） 及殿凡九重
（及一作内） 殿三十有六楼阁倍之（楼误作闲） 具九节仪从（节误作奏）
金瓜玉斧沈烟和（此下应有阙文） 如五品服官（服字衍） 始治均田屯田寰
作始置田军） 左翊都统右翊都统（脱右翊都统四字） 令讨论条例（讨误作
计） 与上古之制一也。（与误作以） 以铁为科牟兼牟巢之（牟兼牟巢误作
牟兼牟兼） 徒者非谓脊杖代徒（脊杖误作春秋） 则古法矣。（应作则与古法

异矣。) 德润州 (一作德顺州) 沙河至和州 (和州一作荆州下同)。

●卷二百四十五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五。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尽其日。

范成大揽辔录 (旧校云：是卷以金史各志参校殊多抵牾无从属主正) 曰：过芦沟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外燕宾馆自馆行柳堤缘城过新石桥中以杈子隔驰道从左边过桥入丰宜门即外城门也。两边皆短墙有两门东西出通大路有兵寨在墙外玉石桥燕石色如玉桥上分三道皆以栏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栏以杈子桥四旁皆有玉石柱甚高两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龙津桥入宣阳门金书额两头有小四角亭即登门路也。楼下分三门中为御路常阖皆画龙两旁通行皆画凤入门北望其阙曰：西御廊首转西至会同馆出馆复循西廊首横过至东御廊首转北循廊{詹}行几二百闲廊分三节每节一门路东出第一门通街市 (第二) 门通球场 (第三) 门通太庙庙中有楼将至宫城廊即东转。又百许闲其西京然亦有三门但不知所通何处望之皆民居东西廊之中驰道甚阔两旁有沟沟上植柳两廊屋脊皆复以青琉璃瓦宫阙门户即纯用之葱然翠色驰道之北即端门十一闲曰：应天之门旧常。

名通天门亦十一闲两夹有楼如左右龙之制东西两角门每楼次第攒三{詹}与夹楼接极工巧端门之内有左右翔龙门日华月华门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门直左循大安殿东廊後壁行入敷德门自侧门入。又东北行直东有殿宇门曰：东宫墙内亭观甚多直北面南列三门中曰：集英门去胆故寿康殿母后所居西曰：会通门凡会通东小门北入承明门。又北则昭庆门东则集禧门尚书省在门外。又西则右嘉会门四门正相对入右嘉会门门有楼与左嘉会门相对即大安殿後门门内至幕次黑布拂庐待班有顷便殿门也。门内庭中列卫士二百许人帖金双幞头团花红锦衫散手列入仁政门盖隔门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毯可半庭中团双凤殿两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两高楼曰：东西上阁门两旁悉有帘幕中有甲士东西御廊循{詹}各列甲士东立者红茸甲金缠午枪黄旗画青龙西立者碧茸甲金缠午枪白旗画黄龙直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门下者早袍持弓矢殿两角杂列仪物幢节之属如道士醮坛威仪之类使人由殿下东行上东阶却转南繇露台北行入殿阙谓之栏子虏 (改作金) 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背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幕皆红绣龙斗夕皆有纓肃衣两楹闲积肥焚香大金狮蛮遍地铺礼佛毯可满一殿两旁玉带金鱼或金带者十四五人相对列立遥望前後殿庑矗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炀王亮始营此 (改作北) 都规摹多出於孔彥舟役民夫八十万军匠共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地皆古坟冢，悉掘弃之。虏既蹂躪中原国之制度，强效华风，往往不遗馀力而终不近似 (删地皆至此三十四字) 今虏主 (改作主哀) 既端坐得国其徒

益治文为以眩之始则大修官制见其大定二年十二月诏书略曰：建官咸则於三代分职仍总於六卿宣化迩遐服采内外卑设序名位有伦或舛差理宜增损冗散者并其任繁剧者益其联悉命有司存革从允当其新定官制令尚书省镂行所谓官制者曰：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曰：尚书省有令及左右丞相。又有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左右司郎中员外为之属曰：六部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曰：都元帅府有元帅有左右副元帅监军都监曰：枢密院有使副签《书》曰：太宗正府有判太宗正事及同。

判同签。又有丞及宗室将军之属曰：劝农使司有使副曰：殿前都点（检司）左右副都点检左右卫将军。又符宝郎宿直将军宫籍监副监鹰坊及近侍器物尚厩尚辇四局皆有使副武库武器二所令丞顿舍官诸直长皆隶焉曰：宣徽院有左右使同知同签院事判官及拱卫直客省引进司尚衣仪鸾尚食尚药官闾四局使副东西上阁门使副通事舍人供奉官都知判官内供奉押班御院通进太医院坊提点使副判官御药院都监宫苑司尚厩尚辇四局皆有使副武库武器二令丞舆论义局使直长等皆隶焉曰：御史台有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及登闻检院知院同知院隶焉曰：翰林学士院有学士承旨学士侍读侍讲学士侍直待制修撰应奉文字等官承旨至直学士带知制诰待制至应奉文字等官承旨至直学士带知制诰待制至应奉带同知司天台提点监少监判官隶焉曰：国史院有同修史编修官曰：太常寺大丞博士协律郎之属太庙郊社诸陵大乐四所令丞等隶焉曰：秘书监少监丞郎秘书郎著作局郎佐郎及笔砚书画二局直长隶焉曰：谏院左右谏议大夫补阙拾遗曰：大理寺有卿少正丞司直评事曰：国子监有祭酒司业丞博士助教曰：记注院有修注曰：大府监有监少监及丞左右藏库使副支供所都监太仓酒房市买司使副钩盾所令丞等隶焉曰：少府监有监少监丞文忠尚方图画裁造文绣纤染区官上林八所令丞诸直长等隶焉曰：都水监有监少监丞及四方馆曰：内藏库曰：法物为曰：榷货务皆有使副曰：都城所有提举左右厢官受给官曰：惠民司有令丞曰：承发司曰：管当司管尚书省当厨曰：公使酒库曰：交钞库曰：印造引钞库皆有使副曰：直省局有局长副长曰：管当尚书省乐工有名无官曰：宫师府东宫官也。有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曰：詹事院有詹事少詹事左右卫率（府率）副率左右监仆正副正长宝典仪赞仪直内郎丞典食丞侍药奉药掌钦令丞家令丞司经司藏司仓皆有副左右谕德左右赞善等皆肃清晴曰：亲王府属官有长史府掾文学。又有诸京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留守判官诸京都转运使及同知使副使判官招讨使诸府尹诸路转运使及同知副使判官诸节度使副同知使事诸府同知诸州刺史同知防御同知总军招讨都监猛安（改作明安）谋克（改作穆昆）群牧防御使诸京兵马副都指挥使警巡使判官诸府。

军指挥使提举漕运解盐司及同提举诸京诸路都总管判官京府诸府招讨节度

观察判官留守诸府推官节镇录事防御判官都巡河京府运使节镇诸州司狱知法等为在外职事官。又有诸知事主事都事典事等为吏职此其分职之离也。。又参以文武散官列为正从九品开府仪同三司崇进特进金紫光禄银青光禄光禄荣禄资德资政宣奉正奉通奉中奉正议通议大中中议中宪中散中靖中顺朝请朝散朝奉朝列奉政奉议奉直大夫承议承德承奉承直承务儒林文林承事徵事从事登仕将仕等郎为文散官自荣禄大夫以上文武通得为之龙虎金吾卫骠骑奉国辅国镇国上将军昭武昭毅安远定远大将军广威宣威建威振威明威信武显武经武宣武武功武德武义等将军承信奉昭信忠武忠显忠勇修武敦武保义进义等校保章司元等大夫授时灵台候仪司政平秩正序契壶司历司晨等郎为司天官保康保康保甯保安保顺保和保冲等大夫保全成安成全成和医正医效医候医痊医愈等郎为太蓬收中尹中侍中御中仪中阁中涓等大夫通侍郎御侍直御直司谒司阁司供司奉司引等郎为内侍官以上三以上三色官皆不过从四品亦以上柱国至武骑尉为勋官其封邑荫补皆有正法王食邑止万户实封止千户其下降杀皆准此至县男止三百户一品荫子孙等七人二品六人其下降杀皆准此至五品止荫一人。又有佩服之制文臣五品以上服紫六七品绯八品九品绿武官并服紫自天子而下有玉带玉双鱼玉鱼金鱼及金笏头球大荔枝御仙花及乌犀红呈等带皆金鱼服绯者红带银鱼武官自二品以上得佩鱼其告身有翔鸾云：鹤龟莲鱼藻瑞草（等锦）妇人（则有）云：气瑞莲芙蓉杂花等锦金鸾等罗其封国亦有大国次国小国之别头衔亦有行守试充之辨其历曰：大明历一亦遵宜忌日无二亦有通行小本历头与中国异者（删此五字）每日止注吉凶谓如庚寅岁正月二日出行乘舟动土凶拜官吉之类而最可笑者（删此五字）虏（改作金）本无年号自阿骨打（改作阿固达）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历通具百二十岁相属某年生而四十八岁以前虏（删此字）无年号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甯咸雍年盛昌六年乾通十年大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於天辅。又以其窃据之（删此三字）地纷更离合为十四路曰：中都路大兴府为首（即燕山府）通蓟易涿顺滦平雄霸安保安肃（二名）十二州总三十九县属焉曰：东京路辽阳府为首会甯咸平广甯三府浑济辰复（济川）澄贵德（二名）信肇韩十州总三十七县属焉曰：辽西京两路大同府为首天德一府云：内（二名）武丰蔚东胜（二名）奉圣（二名）应甯边（二名）洪宣化（二名）朔十一州总三十一县属焉曰：南京路开封府为首河南归德二府颍顺一军曹睢寿邓陈郟泗单陕唐汝亳蔡嵩颖十六州总一百六县属焉曰：北京路大府为首临潢兴中二府和益锦宗庆懿秦建八州总三十二县属焉曰：河东路河闲府为首蠡莫献冀深清沧景八州总二十九县属焉曰：河北路真定认为首威赵（虏改沃州。注虏改作金）邢相磁定祁洹十州部五十二县属焉曰：河东西路平府为首大名府滕阳泰安二军济恩（徐濮）开滑邳宿兗博德十一州总六十三县属焉曰：山东东路益都府为首（即青州）济南府

城阳甯海二军潍滨沂密淄登莱七州总五十县属焉曰：河南路平阳府为首河中一府隰耿泽潞辽沁孟德绛解十州总六十六县属焉曰：河北路太原府为首步忻汾代石五州晋甯天山甯化岢岚平定五军总三十五县属焉早班洋兆路京兆府为首凤翔府商乾耀华虢同七州总五十七县属焉曰：延路延安府为首坊丹三州总一十九县属焉曰：熙秦路临洮府为首兰巩陇会秦洮河七州积石镇戎德顺三军总十六县属焉曰：庆原路庆阳府为首平凉环庆泾原四州总十九县属焉凡府三十四节镇三十七防御二十三刺史七十三军十六留守四转运十四使人见虏（改作金）主之日略得其氏曰：领省太尉尚书令李石元妃之父也。称皇丈人起复左丞相纥石烈（改作赫舍哩）良弼右丞相纥石烈（改作赫舍哩）志甯左右平章完颜合喜（改作喀齐喀）完颜夕刺（改作锡喇）左右丞石傅参政魏子平完颜德受左右宣徽使敬嗣晖耶律後同知宣徽院韩纲殿前都点检完颜习列（改作锡里）左右事点检乌古论（改作乌库哩）忠弼乌古论（改作乌库哩）元忠判宗正王（不知其名）吏部尚书王宇户部耶律道礼部杨伯雄兵部高寿星刑部高德基工部张恭愈御史中丞李天工部侍郎张汝霖御史完颜德温梁肃翰林待制郑子聃秘书监杨邦基太府监兼客省使梁彬都水监耶律宝大理卿李昌国阁门使卢珙内藏库使兼国子祭酒王可。

进左司员外郎张汝弼右司张亨兵部郎中田彦皋虏（改作金）主有八子长曰：越王判大兴府其母死矣。次为太子母方宠次隋王次溥王次瀛国公馀未详宫多内宠其最贵者有元德淑丽温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数妻多少视官品以先後聘为序民惟得一妻。

族帐部曲录曰：主兵官纥石烈（改作赫舍哩）志甯字从护卫将军出身授州同知因契丹窝干逼燕山召为右翼统军既灭窝干拜尚书右丞相天下兵马副元帅为人有兀术（改作乌珠）风概。

夹谷愿（改作瓜尔佳愿）字仲恭其父先曾作西南路招讨使死袭封千户继为副点检後除西北路招讨统军。

夹谷忠（改作瓜尔佳忠）愿之弟也。甚知兵当为右副点检後除右翼都统。

乌古论（改作乌库坦）执中正女真人颇知书见知昆吾鲁神（改作乌克苏喇）部族节度使。

夹谷慎中妇真人任益都尹兼右翼统军。

纳合（改作纳哈）士举女真（女人）文举之兄也。颇能诗任冀州节度使兼弹压一路盗贼。

唐括安礼（改作唐古安礼）字仲和亮之妹婿也。自陕西总管入拜参知政事极能文知兵。

赤盏顺忠（改作持嘉顺忠）女真人任开州世袭千户兼管屯田军。

温迪罕察刺（改作温特赫察喇）女真人任东平府世袭千户兼管屯田军。

完颜狗粪元连续剧年世袭止以小名授官因而名焉见任大名府世袭千户兼管屯田军。

蒲察门三（改作富察默色）小名三门自幼袭封因而名焉任明威将军见任益都府千肩膀灵管屯田军。

完颜挾懒（改作达兰）银珠（改作尼珠）大王之孙任西北路招讨知大兴府亮死为河南兵马副元帅。

耶律执中契丹人曾为右副点检兼管汉儿军。

耶律劝农人往往不知其名以劝农呼之亮寇（改作攻）淮甸除威胜统军杀亮者。此人首为谋也。葛王立为平章政事。

萧母里哥（改作默尔根）契丹人任河闲府寻除东上阁门使右副都点检。

耶律母里哥（改作默尔根）劝农之子也。自宿直将军弑亮後除蠡州刺史。又除右翼都监。

萧五斤（改作乌锦）契丹人曾知顺昌府葛王立除河中府。

统军。

完颜阿喜（改作爱实）娄室（改作罗索）之孙自统兵至今为陕西副元帅。

萧德契丹人德温之弟曾为右监军。

萧顺契丹人右丞颐之弟为京兆府尹兼右翼都监徐文本朝旧人徐大刀是也。知莱州以控海道。

张忠彦本朝发还人亮寇（改作攻）淮甸除步军都统後除真定总管。

郭安国药师之子亮寇（改作攻）淮日为先锋。

郭瑞孙安国之子亮时为右护军。

宰执翟永固燕山良乡人事亮与葛王两作相。

苏保衡云：中府人亮寇（改作攻）淮为水军都统葛王立除右丞跛一足。

石琚字子美中山府人朝状元及第是年出君子能通人之情赋葛王立除参知政事。

魏履元奉圣州人状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参知政事。

敬嗣晖易州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时为宣徽使寻除参知政事亮死贬为庶人次年复官召为宣徽使。

赵永锡燕人葛王立除司空谓之槐林赵开者是也。任熊祥燕人辽时及第葛王立除少师。

李受渤海人葛王立以母舅常为参知政事。

侍从梁球广甯府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时为户部尚书葛王立复为户部极有才。

王竞字无兢相州人乃本朝王灾之亲兄常为礼部尚书（旧校去御选金诗王竞安阳人宋进士）。

胡勗字元化山东密州人少被虏韩虻放从良状元及第是年出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赋亮时为刑部尚书葛王立改翰林承旨。

马俸燕人石琚榜及第亮时为御史中丞葛王立除为御史大夫。

张恭愈字师韩广甯府人状元孙用康榜第二人及第亮寇（改作功）淮甸时为谋主修船造军器皆本人主之除户部侍郎。

蔡廉字正父余杭人蔡靖述古之孙松年之子状元杨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刑部侍郎（旧校去按松年真定人）。

张汝霖字仲泽辽阳人太量浩之子亮时特赐及第葛王立迁吏部尚书累拜平章政事对莘国公。

张汝为字仲宣汝霖之兄浩之长子石琚榜及第葛王立贬为庶人次年复官除户部侍郎。

刘仲山字山甫中京人特赐及第尝为礼部侍郎。

李天吉燕人体貌甚伟丰姿长髯状元胡勗榜及第复为大兴尹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高怀忠大定人亮特赐及第葛王立除国子监祭酒高怀正怀忠之弟亮特赐及第为吏部侍郎葛王立因而任之。

萧廉字和丹契丹人右丞庆之弟特赐及第亮时为右翰林学士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馆阁台谏郑子聃字景纯大定府人先於亮初僭时状元杨建中榜第三人及第出天锡勇智以正万邦赋除翼城县丞被召除书画直长至正元四年亮令再度状元及第是年出不贵异物民乃足赋亮时为翰林修撰寻迁修起居注葛王除为殿中侍御史兼侍读学士。

刘仲渊字介石燕山人朝状元及第是年出日月得天能久照赋亮时为翰林待制葛王立迁知学士（旧校云：周密癸辛杂识云：金人天会中破真定拘境内进士立试场褚以亮字茂先宣和之闲擢第至此匿不出军中知其才押赴对策大抵以徽宗无道钦宗失信为问举人承风旨极行底毁茂先诣主文刘侍中云：君父之过岂臣子所宜言耶即揖而出刘为色变後复召问愿附榜乎！坚不从时状元许必仕至郎中其清高如此）。

张景仁字受甫广甯人刘仲渊榜别试及第久在翰苑葛王立除翰林侍读学士。

杨伯雄咸平府人状元刘仲渊榜及第葛王立除翰林直学士。

杨伯仁伯雄之弟状元王彦潜别试及第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王彦洵时状元及第是年出文以足言行而远赋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綦戩字天锡山东胶东人少被虏亮特赐及第授翰林应奉文字葛王立迁待制。

刘机字仲章益都府临朐县人幼年被虏在葛王家葛王父潞王放从良应举状元

杨建中榜上甲及第葛王立授左拾遗凡事多取谋於彼其人足智略。又温粹士多归之。

孙用康字游古燕人时状元及第是年出仁为道远行莫能致赋葛王除翰林修撰。

吕宗翰字周芑燕人亮时状元及第是年出王业艰难赋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孟宗献字友之开封人葛王初立特赐状元及第解试建官惟贤天下治赋府试立政惟人不惟官赋省。

度夙夜求贤务在官民赋殿试所以临制则臣民畏服赋授翰林应奉文字同知制诰寻除右赞善大夫（旧校云：孟宗献以律赋著名学者法之见归潜志）。

任忠杰山西天成县人亮时状元及第是年出赏罚之令信如四时赋授翰林应奉文字同知制诰。

李颜献州人。又云：中山府人时因作省元下第特赐及第授翰林应奉文字同知制诰。

王堪隶州人朝经义及第葛王立为翰林修撰。

卿监毕逢吉漳州人状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太府少卿。

徐之方状元刘仲渊榜及第葛王立除少府太监燕山玉田人。

任侗燕人状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都水使者。

任侗字子美侗之弟状元杨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秘书少监。

田谷广陵人状元石琚榜及第时坐欺罔党锢贬为庶人葛王立复官除工部员外郎。

马柔德字周卿广陵人状元刘仲渊榜及第时与田谷等坐欺罔党锢贬为庶人葛王立复官援刑部员外郎。

王仲通字达人闾阳人。又云：中京人状元石琚榜及第时坐欺罔与田谷等为党锢贬为庶人葛王立复官礼部郎中（旧校去御选金诗王仲通长庆人）。

王从龙字云：卿山东密州人时经义状元葛王立除太常少卿。

孔固字德远孔子四声琥一代孙状元王堪榜及第葛王立除宣徽判官。

杨蟠字子飞中京人状元杨建中榜及第葛王立授宣徽判官。

张锡字永山燕山人。又云：燕山武康人状元孙用康榜及第葛王立授左司员外郎。

王全黄龙人状元刘仲渊榜及第这时右司郎中葛王立授左司郎中。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五校勘记。

燕石色如玉（一本无燕字） 第一门通街市（街一作御） 有监少监丞及街道司（街一作御） 见作昆吾鲁神部族节度使（作误作知） 女真人任文举

之兄也。（误作女真女人文举之兄也。）元幼年世袭（元一作自）完颜塔懒（误作挾懒）耶律劝农使（脱使字）止以劝农呼之（脱止字）常为京兆府尹（脱常字）常知莱州（脱常字）出君子能尽人情赋（尽误作通）封莘国公（封误作对）。

●卷二百四十六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六。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己亥，尽五日癸卯。

十二月一日己亥朔赵撙克蔡州。

赵撙屯於麻城也。被命依前驻军蔡州会鄂州都统制吴拱荆南都统制李道进取中原初撙离蔡州日留李询为知州而伪刺史萧德入蔡州询遁去撙取新息县拱与道信息皆不通金人游骑日相望撙谓。若驻军以待二都统甚善然旷日持久非兵家必胜之道万一虏（改作金）人增兵虽欲复取蔡州必难不如长驱而入乃率兵疾趋逼城下德闻撙至披城为寨相拒两日不出战己亥夜漏未尽（撙命）将士潜师入地德遂遁撙既再得城与众将议曰：蔡州形势之城虏（改作金）所必争。且陷伪久城无楼櫓雉堞荒榛如堤岸萧德弃之去者知其不可守也。今吾众不过四千朝廷有命使守之虏（改作金）人必再谋攻我在我者宜有以待之，於是稍加修治撙仍以李询依旧为知州。

知通州崔邦弼降官放罢。

知通州崔邦弼闻金人陷泰州去 可掠声尽。又欲弃城遁去恐百姓不从己亥夜二更後遣人入城内外纵火三十馀处乘喧闹出城渡江往福出通判赵不悔已先期而遁料角统领官盛所统人随邦弼出城因而溃去先是提举茶盐司得朝旨存留海门静海两县船为料角探望及般运钱粮而邦弼不悔占留装载宅库兵吏家属後为提举王班摘发邦弼不悔各降两官放罢时邦弼已致仕盛亦降两官。

吴拱等收复邓州。

新除湖北京西北路招讨使吴拱荆南驻御前诸军都统制李道主管京西南路安抚司公事郝黄旗走报遣发将官刘革等十二月一日到邓州新野镇地名龙鼻去 可番贼（二字改作金）寨栅杀死番贼（改作金兵）弃头不斫其贼（二字改作金）寨栅杀死番贼（改作金兵）弃头不斫其贼（改作帅）拔寨退走入邓州至十二月六日番贼（改作金人）弃城逃遁收复邓州了当革等统押军马会合忠义首领孙显等跟踪追袭外委是胜捷。

二百庚子得金国公牒报班师通好。

是日金国牒云：须金国都督府牒南宋镇江府正隆无道独意直兵以致废殒别立新主正议班师依旧通好边上知此报御营宿卫使太傅和义郡王杨存中侍卫马国

御前诸军都统制成闵中书舍人督视江淮荆襄参状来求和。

金国移牒三省枢密院。

大金大都督府牒宋国三省枢密院国朝自太祖皇帝创业开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馀年其闲讲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业不意正隆失德师出无名使两国生灵皆被涂炭今奉新天子明诏已从废殒大臣将帅方议班师赴阙各宜戢兵以敦旧好须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须牒宋国之三省枢密院照验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银青荣禄大人左领军都监开国公蒲察（改作富察）龙虎卫上将军右领军都监徒单（改作图克坦）右领军监军崇进左领军监军蒲国公徒单（改作图克单）仪同三司右领军事国都督函国公银青荣禄大夫右领军大都督开国公太保左领军大都督齐国公。

都督府回金国牒。

牒云：今月一日承来牒照验正隆废殒事除已缴奏外须至移文牒请照会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侍卫马步御前诸军都统制成御营宿卫使太傅和义郡王杨左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叶。

晁公败盟记曰：是时行府督视江淮荆襄军马而云：督视诸路者以金人称大都督来议和故我不可示之以弱也。。

三日辛丑督府发捷旗到行在。

帝曰：大酋（改作金亮）既灭馀皆南北之民驱迫而来彼复何罪今即日袭逐固可使只轮不反然多杀何为但檄诸将迤邐进师会合京畿收复故疆抚定吾民足矣。。

御制完颜亮画赞。

金虏（改作主）曰：亮独夫自大弑君杀母叛（改作背）盟犯塞残虐两国屡迁必败皇天降罚为戎狄（改作不道）戒。

四日壬寅成闵收复扬州。

禁止州郡科敛献纳之弊。

臣寮上言窃以国家不得已而用兵调度既广费固不貲陛下爱惜民力不忍一毫取之於民尽出内帑以佐国用恩至渥也。昨因臣寮援卜式故事乞令州县富民使得输财以助边因可其请而行之今州县长吏不务体此乃科敛五等人户，或以物力高下或计田亩多寡出钱作本州献纳以为己功是岂知朝廷之意哉！此风不止为扰未已臣愚欲望圣慈特赐宥旨如诸路州军欲助军兴者不得辄科於民。若上户自行献助具以名闻当议推赏以示旌劝使富者锐於乐输贫者免於横敛则天下幸甚从之。

边臣贺表。

表曰：丑虏叛（改作北国败）盟方恣行於狂悖（改作席才卷）皇天震怒俾亟就於诛夷宗社增休迺遐多庆（中贺）窃以夷狄（改作朔方）之患今古所同唯其空国而来必有涂炭之败然淝水之战才快斩於符融而澶渊之师止独歼於挾览

（旧校去即萧挾凜）至戎酋（改作独夫）之遭戮实旷古之罕闻恭惟皇帝陛下德备圣神资全勇智本大国而事小国盖自下以兼容体至仁而伐不仁果何忧於弗克岂期妖孽（改作跋扈）敢肆凭陵悉驱番汉之民入扰江淮之地毒流南北愤激人神爰假手於群凶用倒戈於元恶风驱电扫行净洗於胡（改作边）尘地劈天开期尽不於禹迹遂使车书之混一旋兴礼乐於平臣等猥守藩条豫闻边事方（阙）尚在曷胜臣子之忧今王心载甯永同天下之喜。

赐新复州军赦。

尚书省牒刑部门下朕以凉薄之资履艰难之运披图慨叹念未清九县之尘瞻仰焦劳讵敢忘一食之。

顷然而诚不足以孚强敌德不足以保遗黎致承平之故区寝隔绝於异域列圣之境未复两宫之狩莫还恨抱终天悲缠率土痛心疾首陨涕汗颜兹逆虏（改作不道）之干诛半上天之悔祸爰整濯征之旅往扬耆定之功群豪唱义以云：从列郡闻风而响应扶杖而面德化率多羸老之馀箠食以迎王师复喜威仪之见遂日劈於百里曾不烦於一兵元恶就屠馀党悉溃贾将率之馀勇尽还祖宗之（删此三字）旧疆重（删此字）念中原（改作土）之（下添遗字）民久沦左衽（删此二字）之（改作异）俗坠衣冠於涂炭变礼义於腥膻（删坠衣至此十二字下添动干科禁四字）头颅莫保於淫刑（下添横被诛戮四字）闾里悉空於重斂矧因胁从之暴岂无诬误之人宜推在宥之恩诞布惟新之令可大赦新复州军应新复州军并限赦书到日以前罪人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浑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祖宗皇后陵寝自经隔绝久失展省本路招讨使到日同本处官吏躬亲前去朝谒如法修举务在严洁以称朕孝思追慕之意渊圣皇帝梓宫及天眷尚在沙漠抱恨无穷。若中原与诸国人能津致扶护来归者赐银绢五万匹两如愿补授官资竟与推恩勘会白沟河忻代等处一带系本朝旧界仰诸路招讨使统率大军到日不得越境於戏天开地劈允臻恢复之期云：行雨季式慰来苏之望尚赖迩遐之众咸怀忠义之诚共集大勋就清四海。

林栗上宰相子乞进军恢复。

子曰：某昨日获见虏（改作金）中关牒退而深念虏（改作金）人於我有不戴天不反兵之仇今。又渝盟称兵践蹂两淮荼毒生灵暴骸满野潜师海道视我为几上之肉猖狂（改作鸱张）颠蹶亘古未闻祸极凶殫自貽屠裂揆之常理其众。若不投身归命便宜奔溃逃归今乃按兵江汜议立新主从容移檄令我戢兵以愚观之其说有二一者诸将玩寇（改作敌）之罪二者同舟遇风之势何谓诸将玩寇（伺闲隙设其国内内乱千里之外势犹可乘今相拒一江而彼有弑逆之衅仓惶颠沛之闲纵兵掩击殄其丑类（改作厥渠魁）然後可以谢两淮无辜之民洗国家积年之愤今淹留累日顾望不前使之成谋复来修好是将愚弄本朝犹以故吾待我边臣见此文书。又非降款为其受纳已堕计中传送朝廷意将何待欲辞玩寇（改作敌）之罪其可得乎何

谓同舟遇风之势亮之凶虐众怨亲离欲与俱亡固非一旅然预谋弑逆不过数。

人覆手相残势当未已。若去国未远巢穴（改作旦夕）可归纵加刑诛，岂能禁遏今已深入吾地结为死讎京东北陕西皆吾旧民久怀中央委员应闻亮之死必已倒戈所未下者特其酋长（改其主帅）尚有女真之人势亦不能久立则（删尚有至此十三字）亮之余众退无所归虽欲来降惧不免死苟相推奉以冀生全共为文移缓我师旅万一其计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死亮凶残人所同弃生亮方急与人同居为吾之患不。又多乎！此则同舟遇风势当然也。详其关牒尚有两名不书则其中同恶亦未坚定经此数日或走或降变故万端难以预度但在朝廷所以应之如何耳譬如观奕奕遇其败势不能进攻两眼既成还须自救利害之形，岂不相远昔赤眉偶入长安所过残贼邓禹西讨久不进师光武敕之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民遑遑无所依归宜以进讨禹犹执前意遂致挫衄帝乃敕之曰：赤眉无谷当自来东吾折笞之非诸将忧也。乃遣侯进屯新安耿屯宜阳敕曰：贼。若东走可遣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遣新安兵会宜阳及闻冯异滎池这捷帝乃自幸宜阳盛兵以邀其走睡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乞降曰：盆子将百万兵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特汝以不死耳及降帝令县厨赐食十馀万人皆得饱饫而已岂复有他望或愚谓今日之待女真（改作金众）计当出此宜敕诸将进军临之别遣重兵分出泗亳颍寿规取汴京截其归路勿与之战使之前无所进退无所归然後开以生还之路示以再生这信诸军但受纳降颖。若只是通好文字不得收接仍赐女真（二字改作其）军前诏曰：本朝至仁兼爱南北完颜亮称兵犯顺（改作背约）自取灭亡汝等效主苦暴君不保朝夕出於迫急实行天诛今穷困无归朕岂忍杀已敕所在军府受汝投降诏到宜悉解甲放兵自诣军门降首各给本贯公凭听汝归业。。若其中尚敢拒命听相捕斩前来依格支給赏赐如系女真契丹渤海诸国人并令有司护送出境元有官资者量高下授与职任不愿任者亦听从便。若更猜疑理无容贷诸军克日会合屠戮朕虽赦汝恐无及矣。昔汉光武受铜马之降亲行其营以安反侧朕今自往为汝涵覆勿复有疑我专为仁彼专为暴孟子有言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於天下无敌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今日之事。又何疑焉。若失此时纵其北渡是禄山薨而。

庆绪兴思明弑而朝义立中原涂炭不知何时而已也。愚者千虑不胜拳拳唯庙堂诸公垂听而择其中幸甚幸甚。

五日癸卯诏戒饬群臣。

诏曰：朕以逆（改作金）亮渝盟侵犯王略肆颁诏旨躬往视师久已戒严属兹进发凡远迩股肱之郡小大文武之臣宜体朕心各惕尔职毋纵奸宄毋虐良善无事征求无扰狱市内则辑甯於封部外则式遏於寇攘（改作边疆）共济大勋永底丕。

成闵自镇江府渡江追袭。

遗史曰：先是成闵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应建康成闵喜於得归兼程疾驰士卒冒大雨粮食不时多死於道路湖北转运使以舟船载钱粮马料差汉阳军监酒务杨某随军而军人自张家渡渡江遵陆皆不及支请初闵自行在率军马戍京西尖北也。沿路犒设之物不可胜计尽以归己不散士卒及回至镇江也。有军中子弟号康保义者因酒後曾显言於市中或告闵闵遣人捕康保义至即命斩之完颜亮之死也。闵大军犹在镇江不渡。又七日乃渡驻於扬子桥之枢密行府闵遣使臣李彪探伺金人回军动静闵令彪速回报枢密行府曰：成闵大军在扬子桥相持来日当大战矣。彪不听。且曰：必当到扬州城下探其动处方敢回闵乃止是时虚张其功绩耳路人喧传金人已归扬州空虚故闵之诈不行乃以马军司兵追袭李捧亦以神勇军追袭然不敢与金人相近是时泗州已被夏俊焚烧弃城崦南故金人先遣折民居为三浮桥顷刻而成翌日军到皆下马乘桥而过马不卸鞍皆涉淮而渡望之如云：既渡绝闵军到盱眙排列於淮之南岸声喏有一金人笑曰：传语成太尉有劳相送金人在泗州住七日有三百人长者一人告千户曰：三百人各有归心不可弹压柰何千户曰：郎主虽死岂无王法千户之弟曰：兄言失矣。郎主。且死兄何不只在扬州而须北归邪彼各有父母妻子人心难留，岂可以强绳之兄以为然三百人皆上马即时驰去由是西城之拴皆上马争门驰出不可遏俄而东城人亦去成闵知金人尽去也。乃列兵於淮之南岸鸣金鼓教兵士耀武而还闻之者莫不大笑是时龟山沿路有金人遗弃粟米山积往往是京东西路河北科配民户令赴浙西州军送纳者犹有布袋。

盛贮者各题写起发州县及平江府秀州等处送纳官粮字时军运方不继赖以给军而统制将官归己者方亦多矣。独成闵之众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不下二三百人。

差随军转运使韩彦直为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淮北泗宿州招讨使司随军转运副使龚涛为浙东西路通泰海州沿淮制置京东东路招讨使司随军转运使司向均权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寿亳州招讨使司随军转运判官吕擢兼京西北路招讨使司随军转运判官。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丰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六校勘记。

搏将士潜师入城（城误作地） 蔡州形势之地（地误作城） 後为提举王珏接发（误作王班摘发） 苻融（误作符融） 方（阙）尚在（原阙系逆虏一字）字时军运方不继（字字衍） 归己者方亦多矣。（方字衍）。

●卷二百四十七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七。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癸卯，尽十六日甲寅。

车驾将进发先约束巡幸经由州县。

癸卯已降诏戒饬群牙。又降旨曰：巡幸视师用今月十日进发已降指挥应经由去处排办程顿修治道路赞美中不得过有华饰非理科敛窃虑奉行不虔重劳民力除合行用随运钱批支驿券券贡献果木饮食之类悉宜禁止可行下逐路监司约束如敢违戾仰御史强弹劾重典究。

招抚司以贾和仲知扬州。

招抚司以拱卫大夫和州防御使贾和仲知扬州和仲单骑入城皆未有官吏渐次主管机宜文字向子廉及兵职官公吏军民有到州者和仲揭榜使人首钱窖一半给赏由是告者无虚日官司发掘不暇会金字牌委和仲以经总钱收买金人遗弃器甲和仲揭榜收买有以紫茸穿者有以皮条穿者铁叶柔贞而坚两面皆明兵将见之以为朝廷器申不如也。顷之朝廷使淮东总领朱夏卿买器甲夏卿以书扬州亲戚能判叶模模者梦得之子模遂请於和仲以买下器甲与夏卿和仲不可曰：和仲承金字牌备买此器甲岂敢作人情与总领也。模怨基不从潜於夏卿夏卿遂潜於叶义问义问以和仲不职放罢朝廷遂以向子固知扬州，於是修城之役破钱二十万缗矣。。

七日乙巳李显忠知和州。

积压建康府张焘说谕都统制李显忠曰：车驾将发巡幸到此金贼（改作人）尚据鸡笼山得无虑乎！显中以大军济江去和州三十里与贼（改作金）相持。

金人知邓州录事高通以邓州来归。

初金人以刘萼为都统寇（改作攻）京西败於光化军及茨湖也。回军至邓州驻於城北七八里闲伪邓州节度使萧中一亦挈家属出城驻於萼军之南一二里间监仓王直是夜北门有火即灭中一与十千户三十谋克（改作穆昆）言曰：今日之事如何邓州屯驻之兵皆为都统刘相公带去而城中之兵皆是土人万一为南宋之兵内应如何众皆知中一有顺南之意谩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见白千户者呈疑其走告於萼矣。乃率。

其奴婢将家属奔走中夜屡遭乡村土豪惊散中一被杀家属幸得免翌日金人皆北去录事高通闻萼之兵已退乃集官吏军兵而谋曰：今萧节使及同知节副皆已去城中生灵如何众皆言唯录事指挥是时禁军已擐甲皆有作乱意通。又问至於再三皆不应能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时不决则城中之人皆不可保众请通决之通见众人亦有顺南意乃曰：今诸军无将欲请军中最长者一人为将如何众曰：诺通即举四人皆军中职名最高者众皆听命通谓国中已有所主者。又上人绵旧部曲得基似遂以中一之命令王直权管州事众复以通权节副通始敢言曰：欲与一城生灵求生路以决今日之计如何众咸诺，於是通乃言邓州本是大宋氛今金国已弃我官吏军民矣。欲举诸公同归大宋如何众皆从之议遂定命吏人作文字未毕忽报城下有十独创性骑通令倒旗枪而问之乃曰：吴招讨下问其主将则曰：咎统领咎统领者

邓州弓手咎朝也。聚众在山中投均州武钜为忠义人知金人已退故先至城下通令放旗枪於地面报其军俄有三百余人至城下中军兵复立旗枪似欲与为相应作过者盖已有约故也。通邮其势逼即令开门以沮其计众遂入门登城纵掠不伤人遣人寻中一知其已死得其家属後归江南朝廷命其子颖为武翼大夫鄂州总管。

九日丁未武钜收复河南府。

新作果州团练使知均州兼管内安抚使节制忠义军武钜申昨遣乡兵总辖杜隐前去会合卢氏县乡军收复州县今月十四日据本官申收复了嵩州及长水永甯福昌三县抚定了当委是胜捷。又报昨遣杜隐等将带人兵及卢氏县高州等处忠义人前去收复河南府去後今据卢氏县差人前来走报於十二月九日收复河南府了当。

十日戊申车驾自（临安）府进发巡幸江上。

诛倪询应简於平江府。

车驾到平江会曹洋自李宝军中取倪询应简回令洋就御舟引见上慰劳良厚因曰：少顷令曹洋管押罪人在行宫门外听旨（上乘）辇入平江府治洋以兵卫夹道防护询简候於门下俄顷有旨倪询应简并凌迟处斩。又有活执到女真（改作金兵）等尽斩之倪询平江府常熟县人应简通州人。

十二日庚戌成闵收复盱眙军泗州。

淮东等路制置招讨使成闵黄旗走报统率军马於十二月十二日收复盱眙军了当其泗州淮河岸下摆泊舟船数千只金贼（改作兵）数万人隔河与官军相拒闵遂将夺下金贼（改作营）烧不尽桥脚小船二十独创性只并工修整及於龟山以来抢夺到贼（删此字）船十馀只并分遣统制官吴超杨钦部押人船於水路邀击贼（改作金）船。又差统制官刘锐陈鼐五公述张师颜於十二月十五日夜於泗州东城之东潜师渡淮有贼（改作金）骑数千於城东摆列前来与官军相拒闵双分遣统领官左士渊张青魏全部押官兵攻夺泗州南门入城占据闵再率官军戮力掩杀贼（改作金）兵败走收复泗州了当在到粟米二万馀石被虏老小数万口放令渡淮归业委是获捷。

吴拱收复汝州。

十五日癸丑车驾至常州无锡县。

是日边报奏淮东虞人（改作金人）已遁去淮西尚馀三万众保和州陈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非惟诸国之人虽女真一概与补官内万户许以节钺其馀视爵秩高下更超等换授白身特令入官奴婢优与赏赍示之生路奔使束手来归上曰：彼虽夷狄亦（三字改作金）人也。（删此字）比引见所捉到金人（二字改作者）朕亦悉与贷命送诸军下役使盖首恶完颜亮一人耳。若概杀之则不胜其多朕不忍为也。。

行宫宿卫使杨存中檄完颜亮一行交吏等书。

行宫宿卫命名杨檄书檄告完颜亮等一行官兵将吏等。盖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故为牙者当知逆顺之理师直为壮师曲为老故用兵者宜明曲完颜亮女真残种（删此四字）怙恃凶强肆行暴虐弑君杀母蔑乱人伦弃约背盟迷逆天道挟彼犬羊（改作边陲）之众蹂我淮甸之邦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当职恭承帝命肃行天诛念尔丑徒当思後悔东我巨海西才长淮南限大江之虞北有重兵之阻虽釜鱼之暂息顾穴蚁以何逃况葛王既立於尔邦西兵已兴於中国路途隔军马何归盍执暴君往投新主保其名节一洗污俗之羞（改作以为还善之人）乐而妻孥无作异乡之鬼或挺身而抱义亟率众以来降，庶几全逆顺曲直之宜不失享富贵安荣之利故兹檄示各宜究知。

成闵收复陈州。

成闵申十二月十五日据本司中军统制官赵搏申。

先准指挥催督结约到陈州忠义人陈亨祖乘势收复陈州十一月十七日据陈亨祖申於十一月五日将带忠义人兵已收复陈州了当捉到同知完颜耶鲁等九人。

陈亨祖以陈州来归。

陈亨祖陈州大豪也。闻赵搏已得蔡州即领民兵据其城缚其伪官属送蔡州乞归朝廷搏具奏闻朝廷嘉其忠特授武义郎兼阁门宣赞舍人。

十六日甲寅李显忠收复和州。

行宫留守据建康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李显忠黄旗走报并申契勘金贼（改作人）三万户占据和州於城外连珠立硬寨当职亲率诸军十二月六日自慈湖济渡先占北岸石跋觜依山下寨与贼（改作之）对垒虽贼（改作敌）时遣骑兵沿江窥伺岸口肆为杀掠当职措团龄分遣军马不时昼夜邀击杀获甚多致贼（改作彼）不得休息至十六日进兵酉时直抵和州贼（改作敌）寨贼（改作敌）兵畏惧至三更金兵拔寨北遁夺到被贼（删此字）虏乡民老小三千馀即时抚恤各令逐便归业夺到骡马收复和州了当。

赐杨泰真楚滁和濠庐光州盱眙高邮光化无为安丰信阳军德音。

尚书省更上一层楼刑部门下朕抚运中兴遭时多故崇七德而经武务先禁暴而戢兵收五利以和戎靡惮卑辞而屈己将使华夷（改作流离）之众永离涂炭之殃由凉德不足以怀柔致逆虏（改作强敌）辄渝於盟誓怙其戎马（改作不悛）之足（改作恶）驱厥犬羊（改作遂为深入）之群（改作谋）既亡优於中原遂虔刘於吾国第欲兵连而祸结岂知众叛以亲离宜神圣之莫容致人心之争奋奇兵鏖击尽灰赤壁之舟元恶就屠迄授藁街之首馀党奔溃四境澄清慨念疆场之民荐被兵戈之苦妻即荡析肝脑糜捐室庐成煨烬之馀田野丧耕锄之具祸胎以众罪在朕躬幸已靖於妖氛喜再成於乐土欲抚疮痍之俗爰推旷荡之恩杨泰真楚滁和濠庐光州盱眙高邮光化无为安丰信阳军管内限德音到日已前见监罪人除犯去 可杀斗杀并为已杀人

者并十恶罪至死伪造符印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公人犯枉法监主自盗贼并依法内枉法自盗罪至死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斗杀罪至死情理轻者减一等刺面配千里外州军牢城断讞录案闻奏其馀罪无轻重并行放免於戏歌鸿雁之诗务遗黎之安业法雷。

雨之解与庶窠以昭苏尚其小大之臣共体隆宽之德辅成极治永息多虞。

成闵以刘绎为修武郎阁门祇候驻知泗州。

先是刘绎在淮阴也。员琦刘汜在盱眙琦令琦汜差人往临淮县体探是时招信县横山刘绎与土豪张楫共有民兵数百人敌适在上下盱眙琦汜遣绎楫往绎楫至新店会金人亦遣二三骑往泗州探事绎楫等退归泗州出南门已见盱眙隔岸无兵马知琦汜等皆去岸下无船可渡遂驻众於榷场中俄顷金人探马数百骑入泗州楫请击之绎惧不从楫曰：金人。若知我众不多守其要便而挠於我虽一人不可生还遂率众入南门金人见南门有兵突入不知多寡即争门出循汴河路以奔时雾重有微雨汴河路皆青石石滑马不能行有坠马者楫急追之绎亦继往金人往往下马而去遂获马仅百匹而回泗馀马驿与楫两发之，於是各装载家属取天长路欲渡江楫在前行未到天长遇金人尽失其马绎闻之乃还横山至是成闵到盱眙绎遂献其马言其杀伐之功闵大喜书填修武郎阁门祇候告身授绎仍令权知泗州。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七校勘记。

据本官申收复了当（脱当字） 赐扬泰真楚滁和濠庐（扬误作杨下同）敌适在盱眙（一本无敌字）。

●卷二百四十八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八。

起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戊午，尽二十八日丙寅。

二十日戊午车驾到镇江。

上未入丹阳馆乘骑径往江下观看战船。

二十一日己未入行宫驻蹕。

时和州鸡笼山金人尚未退也。。

二十二日庚申吴奏收复秦州汉平寨。

四川宣抚使吴报捷遣差左军统制一带正权知秦州刘忠中军第五将王价等将带军马攻讨收复陕西陷没州军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未时攻打破治平寨次日措置招收军民归业及划削城壁守御闲探报金贼（改作人）万户仆悉令孛堇（改作富色里贝勒）带领千户句子罗不等甲军三千馀人在千家堡下寨要复收治平寨中正等统率马军步军於二月十五日辰时自治平寨起发至午时到千家堡照城陂望见金虏

（改作人）在山下摆作三大寨其时步军未到中正等带领马军下山迎敌其贼（改作军）一拥前来告谕官军不顾死亡与贼（删此字）血战二十馀阵至申时金贼（改作。

兵）败走二十馀里再添生兵摆拽酉时其贼（改作军）尽行败散奔走乘势追赶二十馀里斩到首级捉到活人各不计数目收军回堡当山下寨统领官王中正左腮口角中三枪伏乞照会。

二十三日辛酉张振时俊正任承宣使戴皋王琪正任采石之功统制官各已迁转阶官及遥郡矣。虞允文欲奏请与落阶官并与正任乃降旨昨采石亲与虏（改作金）主见阵保护大江功力为重并特与正任。

二十八日丙寅枢密院同奉圣旨进幸建康府用正月三日如值雨别择日。

车驾在镇江旬日择日进发。

持服秦焗秦堪奏献金器五千两银七千两米二十万石候服痊日取旨。

知安丰军孙显忠申行契丹等归朝。

十二月二十八日淮北寿春府有任契丹男三（改作纳苏）郎君天平军节度使河北路安抚制置使五任检校少保天雄军节度使河北等路安抚使王友直将带军马八百馀人前来即时说谕朝廷恩信管待劳犒讫发前赴阙。

行宫留守司榜李显忠邵宏渊等报捷淮西诸郡并皆甯静。

行宫留守司据建康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李显忠池州都统制邵宏渊等申今月十七日早亲率军马乘势跟踪追袭金贼（改作人）离和州三十里地名横山涧其贼（删此二字）连发烟号勾添精千骑雁翅摆列拐子马冲击官军当职遂分布马步军贾勇将士戮力分头赶敌及工艺品谕官兵不得砍级奔马列拥奔入贼（改作敌）阵自辰时与贼（改作之）鏖战至午时杀贼（改作金兵）败走赶杀三十馀里其贼（改作金兵）取香林荡路前去杀死番贼（改作敌兵）（并掩拥入沟涧及活捉到千户百人长并骡马衣甲器械无数除已再遣军收袭外委是大获胜捷。又报再遣统制官张荣统率全军追袭至十九日未时至全椒县界地名马村後河楚湄沟赶上与贼（改作复与）对敌杀死番贼（改作金兵）并掩拥入河不知其数收到被虏乡民老小数千人即时抚恤各令随便归业夺到马骡军器等除已跟踪追袭外委是大获胜捷。又据建康府驻御前诸军都统制淮南两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淮北寿亳州招讨使李显。

忠黄旗走报契丹虏酋（删此四字）完颜亮被杀之後淮东番贼（改作金骑）遁走淮留精锐三万户在和州为殿後显忠近已统兵收复和州赶杀番贼（改作金兵）於横山涧後河两次获捷相继遣发统制官耿卞孔福张荣时俊李福王浩统领官张渊王洪范卞元复朱进董超王宗高端志董安刘渊闵军马并续遣发池州都统邵宏渊以及显忠亲统其馀诸军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起离和州二十九日至仙踪山白陵桥

赶上番贼（改作金兵）见阵追袭番贼（删此二字）至淮河地名厥涧番贼（改作金兵）半渡统率诸军掩击贼（改作其）众溺死不知其数夺下牛畜被虏老少五千余人已即时抚恤放令逐便归业委是大获胜捷兼显忠已差人抚定庐亳等州并管属县镇今来淮西诸郡委无贼马（二字改作金兵屯驻）一路肃静商贾通行人民复业奉圣旨令出榜晓示。

张焘卒。

张焘行状曰：绍兴八年金人遣使至间求和而要我以难行之礼上亦厌兵革。且悼梓宫之未还母后之在远南北军民久困征役姑欲屈己就和以纾目前之急乃降御令在廷之臣详思所宜条奏公上疏（疏在绍兴八年十一月内）时宰相方以和议为已功力赞屈己之说以谓兹事当由圣断不必谋之在廷上勉从基仪表将有定义而外论纷然欲群起而攻之从班中有不顾节义亟俗求进者乘宰相之惧说之曰：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吉去则公之事济矣。宰相然其说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党与使君横榻除目既颂缙绅骇愕道路以目莫敢异辞公闻其议已定乃叹曰：一屈之後甯可复伸上虽不自重其如天下何狡虏（改作金人）之强非吾所敌而敢与抗者恃人心耳今主上躬屈至尊以臣事之则天下之人谁敢与抗将唯虏（改作金）命是听则吾之国不以为国矣。今大臣欲邀功一时徒为身谋不复为国远虑使人主倒持太阿以中国之（删此三字）大柄援之戎虏（改作异国）将有被发左衽之忧（删将有至此八字）。又引群小置宪纲之地意在排击忠良俾天下之人缄口结舌在廷诸公畏其凶焰莫敢救正曾鲁仲连之不如，岂不得罪於天下笔世乎！吾世受国恩身忝侍从不可自同於众人当以死争遂上疏（疏在第三十八册）上召公入谓曰：卿前所论四人者绵自相矛盾奸计败露朕皆逐之矣。微卿言几为小人所误遂命公兼史馆修撰自是屈己之谋遂寝止增岁币虏（改作金）亦不复以此深。

责於我竟归我梓宫归我弱后归我河南之地人亦高公之卓见朝廷既得河南议遣使祇祥悃悌望实兼隆者往展孝诚并宣惠泽愿宰（相曰）张某肯为朕行乎！宰相以语公公曰：上不以某不才使备驱策某之愿也。尚奚辞宰相以言入奏上喜曰：张某可谓不辞难矣。公，於是即日束装上道自陈蔡历汝颖以至（京洛）延见父老布宣天子德意民夹道欢迎争馈壶浆。且言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得为宋民虽夕死无憾鼓舞相庆以至感泣公皆慰劳而遣之迨至柏城披荆棘履蓁随宜葺治展诚成礼而还公所过辄询民闲利病及虏（改作敌）情虚实颇得其详既归入对时宰相方主和议惟恐少忤虏情（二字改作金人心）事竟不得未几河南复陷陕右州军亦多失守宰相始悔不从公言冬十二月大金贺正旦使至命公为馆伴虏（改作金）使素闻公名畏慕之一见顾其副曰：是使南宋不拜诏者也。公以语动之遂得其国之情伪密奏之。且言宜早为之备上深然其说方。且图之会公疾作力求告老遂以资

政殿学士致仕明年金人果败盟犯塞（改作南向）淮上纷扰上思得重臣镇守要害控才上流落公致仕再直知建康以时方艰棘不敢固辞闻命上道时虏酋（改作金亮）倾国以来初自合肥径趋历阳人情汹汹公以十月十九日至姑熟见南岸全无守备亟申朝廷乞发军马前来捍御仍具沿路探报事宜排日申奏二十日至建康下令区处防才事件各有条理城中初闻江上危急比屋逃窜闻公这来皆相率归业二十四日王权弃和州退保采石朝廷方罪其畏怯用李显代旬馀犹未至人情复大恐时知枢密院叶公义问被旨督师江上今大参虞公允文自西掖出赞军事十一月六日同至虞公蜀人素知公雅相敬慕公说高其气节每与论时事必击节称赏由是益相亲次夕漏下二鼓公方就寝虞公叩门求见甚急公披衣倒屣迎之虞公曰：此何等时而公欲寝乎！曰：日来人情忧惧外闲方汹汹视太守动处为去留傥不镇之以静必不安。虽然舍人何以见教虞公曰：适谍者自江上来云：虏（改作金）於和州作战舰昼夜打造不计只数期以明日渡采石约晨炊玉麟堂公何以为策公曰：某被命典司留钥但当以死守遑恤其他舍人秉义素高以名节自任今朝廷危急如此辍法从之贵出赞大幕正当出妙画建奇功以安社稷此某平昔所期於阁下也。。

虞公喜曰：此某之素志特决公一言耳明日跃马至江上而虏（改作金）骑充斥战舰数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济者虏酋（二字改作亮）方筑台刑白马祭天旗帜满野金鼓之声闻数十里咕声劝天地王权所留水军车船咸在而诸将故等夷未有统属莫肯用命尽伏山崦虞公使人谓曰：国家历禄廩竭民之膏脂以养尔辈今事势危急。若此正壮士立功报国以取富贵观察家秋而乃甘心与伏山崦以延须臾之命。又安能必保其要领乎！孰。若奋身前斗万有一胜生则取封爵死则有哀赠尔辈其熟计之将士皆欢呼曰：舍既肯向前某等当竭力以死报国家有顷贼（改作金）船济江直来南岸虏酋（改作金主）亲在台上手挥红旗催发须臾贼（改作来）船渐近我国徐出山崦摆列江岸贼（改作敌）初未知觉一见大惊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军群弩齐发贼（改作敌）在中流中箭者悉坠江中车船乘势冲撞应时沈没遂不能济次日复来方擂鼓装船欲进见我水军贼（改作其）船尽却前不敢前我以海鳅船二十馀只先往北岸截断杨林渡口用克敌弓齐射贼（此字改作金兵）充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动坐受箭而毙虏酋（改作金人）度势不可进遂自取御寨舟船焚毁而去馀舟为我师所皆尽人情遂安公立以其事奏闻。且言采石之捷虽足快一时闻虏贼（改作敌）自战败之後连日发兵东向扬州臣惧基并力以攻瓜洲为渡江之计其镇江府在今日委是危急欲望睿旨敕诸将赆协力极力捍御庶不堕其奸计有旨令枢密行府添差李捧邵宏渊同往防把仍委杨存中在彼同共措置虏酋（改作金兵）竟不能渡俄为帐下所杀淮西平诏沿江遇地条陈目今进讨恢复事宜公陈十事大率欲预备不虞持重养威观衅而动期於必胜人皆以为至论。

吴与凤翔金人合喜孛堇（改作喀尔喀贝勒）书。

书日少保奉国军节度使整吴谨致书於都统相公阁下冬寒军务良劳毕得正隆被杀大写新立谅惟忻奉新君悲喜交集。虽然福祸有几惟智者能知其几不可不虑也。。且公实正隆信臣委任至重休戚同之大定即位说必有腹心之臣为之谋主虽以高爵厚禄安公反侧而君臣之闲疏忌之意岂一日忘乎！昔东被杀正隆篡位东之将相大臣能保其身全其家者几何此皆公之目见也。纵使大定隐忍未发其用事之臣能相容乎！公提兵数万久居於外无。

功则以失律为辞建功则以强大见忌公之得罪於新主者必矣。其危如此孰不为虑今我主上豁达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牙之择主舍此安往公。若能改图来归当敷奏以咸秦王公世袭王爵元随戎旅悉付麾下富贵权位子孙无穷身名俱泰如汉之金日不亦盛乎！理之必然非为游辞以动公也。机事之来闲不容发犹豫不决终致大祸悔何可及惟公熟计之。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八校勘记。

於二十五日辰时（误作二月十五日辰时） 刘渊（一作刘源）。

●卷二百四十九

炎兴下帙一百四十九。

起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一日戊辰，尽二月二十八日乙丑。

绍兴三十二年正月戊辰朔车驾驻蹕镇江府。

二日己巳刘绎正除知泗州。

三日庚午车驾起发镇江府。

五日壬申车驾幸建康府。

上自镇江遵陆时天寒雪雨不止上乘马以毯笠毯衣御风雨而宰相以下多有乘轿者。

六日癸酉安丰军孙显踉上复寿州。

九日丙子江州驻蹕方与转运张某书。

《书》曰：方軋有少禀上冒台听方向者结约下淮北寿春宿亳南京忠义人首领措置事宜先招到颍寿二州巡检高显并所部民兵一千余人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同差去统领孙福将官王高邢进训练官郑建苗达等将带军马同忠义首领马立将官黄林王德等部押军马在门入城与金贼（改作兵）血战杀死贼（改作金）兵甚多其贼（改作帅）败走收复寿春府了当抚定居民除杀死外生擒到金人签国马匹并铁甲三千馀副马甲二千馀副箭十独创性万枝粟米二十万馀石共用布袋盛贮烧毁浮桥三座粮船大小一千馀只及招到番军王九少保王三太保三郎君一行军马计三百一十五人马三百五十八匹骡子一十四头老小三千馀口方已差统领王德迎接已

到桐城县讷兼庐州北地名瓦步见有金贼（改作兵）甚多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贼马（二字改作有）六十馀骑前来寿春南岸看覩浮桥本军捉住二人後便退至二十九日统制李贵王孝先部领军马护送招讨归正番官王少保一行过淮南岸绰路马逢见金贼（改作人）军马二百馀骑隔小河子厮射两三时辰本军杀退番贼前（改作金骑引）去方於正月初九日到桐城县才候解发王少保人马即便迤邐前进仰冀台亮。

十二日己卯令李显忠撤戍还建康。

金人已退去李显忠以建康驻兵犹戍於淮西淮西经蹂践之後荒凉无庐舍。且惊散之民犹未归也。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冻落足趾者显忠亦扶病往庐寿抚循诸军上遣中使押医官到和州显忠未还提点医药饭食卜端孺以为和州西去无人烟。且阴雪难行请止中使医官於和州报显忠使速归日。

往当涂买馔供中使等甚厚端孺扬言金人已出境矣。军人暴阴雪胜寒不易未有休息之期中使变闻其语显忠归端孺。又请比寻常倍赉中使中使喜既还建康即以所闻端孺之言闻奏上悟即日降旨今显忠诸军撤戍归寨有旨幸建康府南门以观还军军中皆踊跃欢呼显忠命整龔队班师会大雪车驾不出召见显忠慰劳久之以金瓶御酒劝盘果木脯醢之属皆浑金器就赐之。

十五日壬午赵撙败金人於蔡州金人遁走。

赵撙在蔡州初金人於蔡州乘大雪突骑五百寇（改作至）城下撙出骑迎击之金人退去众请追之撙曰：惧其诱我也。纵之去庚辰探者报金人兵势甚盛行。且至撙唯孤军。又吴拱遣踏白军统制焦元来应援合军不过数千人皆危之撙与诸将议分四壁守御。且以忠义相勉为死守计是日金人逼於城下先遣兵断撙归路黎明已列阵於城西须臾分布四隅下马鼓噪逼城撙激厉将士曰：金人虽多而无攻具将士但坚一心无恐金帅魏都监亦厉其众曰：此城卑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於是劲弓数百齐射矢著城如胃毛守者不能立未亭午从西壁坎墉而上倏忽金人登城者已溢满撙时在西壁知其不可当乃弃城而下跨马率诸军巷战金人壁立城上官军甚危皆奋勇鏖战从午至申金人败出城去方鏖战之时官军旗头与虏（改作金）之旗头战於城上移时两边众兵如山不敢动以待旗头之胜败竟杀虏（改作金）旗头城上百姓望而呼曰：赵提举。且保明此旗头做好官虏（改作金）之旗头既死即时散乱多堕城百死者官军旗头亦战死竟不得基姓名蔡州人为哀之金人败去撙遂复营葺守御之备先是有燕人七八十已与蔡州人结婚亲者根刷得之系於狱中及金人攻西门急权知州李询皆杀之。

光州牒斩州正朋二十日午时承中军统制兼制置招讨司提举一行事务赵撙鄂州统制成皋踏白军统制焦元申正月十五日以来有番贼（改作金帅）魏都监部领获背（改作和拜）太子番军人马王万馀人骑前来攻击蔡州西门至西北角靠汝河

一带约四百馀步拥并一齐上城其城壁更无敌楼女墙乘马可上搏等分布马军贾率将士与贼（改作之）斗敌尽命血战至申时已来杀败贼（改作金）众复拥贼（改作金）兵下城以落濠堑汝河不知其数赵搏等即时统率军马出城追赶。

其贼（改作兵）退走当阵重伤萧总管及杀死贼（改作金）兵刘千户与谋克（改作穆昆）等余人弃头不斫横尸横野弃下衣甲器械不知其数。又杀万户谋克（改作穆昆）者百余人委是大获胜捷。

十八日乙酉引见耿京下诸军都提领贾瑞等一十一人耿京除天平军节度使将佐授官各有差。

济南府民耿京怨金人征赋之骚扰不能卿生乃结集李铁枪以下得六人入东山渐次得数十人取莱芜县泰安军有众百馀有兰州贾瑞者亦有众数十人归京京甚喜瑞说京以其众分为诸军各令招人自此渐盛俄有众数十万是时大名府王友直亦直兵遣人通书愿听京节制京以瑞为诸军都提领完颜亮犯（改作攻）淮甸京遣瑞渡江通朝廷瑞曰：如到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诘问恐不能对请一文人同往京然之乃遣进士辛弃疾行凡一十一人同行到楚州见淮南转运副使杨抗发赴行在是时上巡幸在建康乙酉瑞等入门即日引见上大喜皆命以官授京天平军节度使瑞敦武郎阁门祗候皆赐金带弃疾右儒林郎改右承务郎其馀统制官皆修武郎将官皆成忠郎凡补官者二百余人悉命降官告令枢密院差使臣二员与瑞等偕诣京军枢密院差使臣吴革李彪斋京官告节钺及统制官以下告身至楚州革彪不敢行请在海州伺候京等到来即授告节瑞等不得已从之至海州革彪以官告节钺待於海州京东招讨使李宝遣王世隆率十数骑与瑞等同行一录云：辛巳归朝人总辖贾瑞统制官刘震右军副总管刘弁游奕军统制孙肇左军统领官刘伯达左军第二副将刘德左军正将梁宏右军正将刘威策应右军副将瑯弁漫漫白第三副将刘聚总辖司提辖董昭贾思成天平军掌书记辛弃疾辛巳正月十九日至建康府二十日行宫引见统制官转修武郎统领官忠训郎正副将成忠郎书记承务郎。

二十日丁亥王友直王任王革来归友直除防御使任革授官有差。

初郟州王任以罪亡命金人重赏捕之急大名府王友直方聚众任归友直友直得任甚喜乃假任契丹以聚众完颜亮犯（改作攻）淮南友直聚众已数万遂破大名府有众数十万亮死葛王已立乃以友直之众并放罪令归农为平民其众闻之皆散去友直乃与其党王革及任谋自山东寻路南奔比入界有众三。

千馀至建康引见上喜授友直检校少保任观察使革武功大夫友直等皆辞不敢受。且曰：向。若牙有从数万归朝廷则受之不辞今众不满万而受如此之赏不可乃授友直防御使任团练使革武翼郎兼阁门宣赞舍人。

二十八日乙未赵搏弃蔡州。

赵搏在蔡州也。吴拱以搏军孤屡有蜡书促搏回军诸军统制亦请弃城而搏以

金人围城方急。若弃城而去遭金人追逐势必败亡不如。且驻蔡州况蔡州粮食有馀候破此虏（改作敌）兵即议进兵中原乃申朝廷及申拱照验拱怒以蜡书付诸统制令一面班师擗知蔡州不可以久驻。且金人三日中退八十里矣。乃会诸统制议退军擗欲留焦元成皋守城元皋曰：恐孤军不能当金人之众擗曰：今虏（改作金）兵不远设。若我已离城而去彼探而知之纵轻骑追袭如何元请夜出李询曰：夜出恐黑夜人乱请至申刻从西门出马军南门出步人擗令晡时出门令华旺以马军自西门出摆列不动以防追袭信元以步人自南门出先行候步人行绝则马军殿後日向晡未曾传令起发闲元以步军已至南门南门不启守者不曾得传令闭门元曰：我是统制乃传提举之令也。遂相争相诟至相击相杀夺门启扉未半而争门死者已填满门道中强有力者仅能践尸而出积尸拥门终不能开後来者不知其故虽见门有阻难之状所以愈乱不能禁军民死者莫知其数元为众所拥遂坠马堕身入雪窖中称时方攀缘而出军民争路溢元无马不有行见一羸兵不从元手杀羸兵跨马而奔行三十里见擗及诸将擗欲自东路径归行在。且发火头辎重已行元曰：不可擗曰：我是马军司中军统制不归马司将安往元曰：提举听吴都统节制吴都统令提举回军即无发遣归马军司文字况蔡州立功效地土正要提举保明功赏，岂可径归行在擗以其言为然遂由南路还荆襄华旺以马军出西门不能殿乃先步军而行步人与骑兵争路而趋天气黑蔡州之居人随军而出堕坑填谷者不知其几多也。城中一空唯细民有老小之累者不能动翌日金人闻之遂复入蔡州。

右正言刘度子。

略言今日视师回銮愿陛下取亲临行阵斩馘执俘。

者方可推恩凡赏典之行皆宜爱惜以革侥幸之门。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

※卷二百四十九校勘记。

部领获背太子番军人马（获背太子一作故太子光英）。

●卷二百五十

炎兴下帙一百五十。

起强兴三十二年闰二月，尽四月二十一日丁巳。

闰二月洪迈充通金人使副书。

《书》曰：迈等咨目顿首再拜国信骠骑国信郎侍讲服德誉之久南北阻绝无缘良会下情但工钦仰即日春寒伏惟台候动止万福迈等自去冬扈蹕至建康前月被令旨迎候使节已至淮西奉候数日矣。今承泗州蒲察（改作富察）移文知大旃。且至符离有上禀事宜已令泗州守关报今。又得指挥令通书盖自古以来邻邦往来并用敌国礼昂者本朝皇帝上为先帝下为生灵勉抑尊称以就和好而贵国无故兴师

长驱涉境欺天背盟神怒民怨会不旋踵自取夷灭既已两国交兵则是大谊已绝窃闻大金新皇帝即位有仁厚爱民之心本朝皇帝亟谕将帅止令收复外不许追袭贵国师归方议遣使另修誓好乃蒙贵朝朝首拜信使举国欣幸无以为喻但一切之礼难以复仍旧贯更候惠顾曲折面闻唯界首一事旧以淮为境至中国取接今泗州临淮虹县之北迤邐迎候乃随宜排辨宿顿矣。迈等礼合至界首但泗州这北更无人烟馆舍难以容众只候近讠毛当至临淮上谒想惟高明必能洞察今遣使臣特浼记史瞻望不远预以为慰更祈保护以副愿言不宣。

金人攻海州。

十六日癸未吴克大散关。

金人既失秦州及熙河等州乃坚守大散关以拒王师吴遣姚仲等诸将攻吉数月不下仲幕属朱绂乃投子於总领王之望请科敛四川民户出财赏军关乃可下《书》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不当艰难险阻之时凡百设施莫非经济顾兹全蜀久赖绥抚虽三边用兵之际无征输重困之劳自非先生以体国爱民为念何以及此然天下之势固有不两立者兵与民是也。兵不可不费财而责其万死之切民不可不出财而济其一时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两相为用之策矣。闻蜀民自军兴之後恬然自安不知有用兵之费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绂为先生门下士岂敢自隐。且时殊事异故宜改更不可执一自虏（改作金）人九月六日叩关於时事出仓卒诸云：大军一出必遂破敌初宣抚吴公自谓可以两月为期必能克敌既而虏（此字改作金人）壁愈坚。

相持已逾四月矣。将帅牵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谓之暴露如今日事势与前日不同先生当救时之失以取必胜兹其时也。闻之诸军斗志不锐战心不壮。且曰：使我力战就能果效微劳其如赏给当在何处伺候核实保明获早宣司总司指麾往返数旬，岂能济急大率目今呈势与前时既异不立重赏何以责人於无事前宣抚吴公仅能保守全蜀盖赏厚而战士用命也。乞先生详酌事机别与措置略用敛科军须之准备赏给钱物近一二百万自部所移文诸帅明出晓示号令诸军各使立功以就见赏谓如散关一处设如当初有银绢各一二万匹两钱引一二十万道椿在凤州宣抚吴公节使姚公以上件赏给明告诸军遣一二统制官各以其所部全军一出谕之曰：当进而退则坐律进而胜捷关隘则有此重赏如是而军不用命虏（改作敌）不破灭无有也。说者盖谓方今朝廷财用所不取绂曰：不然先生体国爱民之心朝野孰不共知事固有当更张则悠久不能力济机会令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甯正在此举绂之区区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为可教则一览付之火之望读之大骇乃答《书》曰：辱示目见咎不科敛百姓异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财赋为职事应副诸军自当竭力。若是军须阙乏有功将士合赏但於王少卿取办可也。至於科敛何预哉！仆中原人蜀中无一钱生业亦无亲族寓居其不科敛何私於蜀盖以大军十馀万众

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虛空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以橫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為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從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枝梧事未可期則所責無限不。且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民日何仆之不斂於民力所以為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划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爾云：云：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何處闕草料累次給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才到本所立便給散略我留阻。若是給賞則須候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凭何。

支放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無有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豈由是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為堆塚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塚銀絹而始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堆塚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始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耶顧生民膏血不容我功而得耳假令仆重行科斂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斂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科斂與不科斂也。劉宴斂不及民何害李郭這勛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費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之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兩匹而糗糧划料與犒設賞行錢之類不與正亦不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而未得賞者何人也。朝廷有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之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改作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担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其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仆之責也。若本所担認而不能取足（下當）何如仆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听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我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荐預有懼焉。且宜勉思。

妙画谨重语言勿恤小利以败大事但得主帅成功足下复何求哉！信笔不觉喋喋幸照绂得书颇自惭悔闰月癸酉将官杨大亨统领李安攻破五鬼山同统制田统领胡江赵丰陈涛将官冯超等攻打散关正行水门御爱山贼（改作金）寨自二更一拥上山并力攻击与金人战斗至四更时克复散关占据了当分遣军兵战夺和尚原金人退走宝鸡。

三月八日甲辰寝罢扈从转官。

庚子有旨大驾视师应扈从及随逐一行官吏军兵依绍兴四年例转一官资余人等犒设臣寮上言臣闻爵赏之设先王所以待有功也。赏而当功则赏一人而千万人劝无功受赏则人人有觊觎之心将不胜给矣。故古之人君不轻以赏与人而人亦不得而虚受，岂非以侥幸之门有不可启者欤牙伏睹今月四日指挥大驾视师应扈从及随逐一行官吏军兵依绍兴四年例与转一官资余人等犒设臣有以见陛下知臣下之勤劳而欲得其欢心也。然而事关利害殆有不可行者牙不得不为陛下言之。且自临安至建康其路不远扈从官吏既预借月俸以为行李之资。又优给驿券以为传食之费水则有舟楫陆则有鞍马於沿路犒劳胥吏普沾其视军兵之驱驰道路事固不同虽往来跋履不无冲冒劳则有矣。何功之云：且至尊在途犹不得安臣子服劳亦其常分今。若例行推赏则是曲示私恩轻渎公器适彰虚授何以劝功况比来军中奏功颇多冒滥朝廷方欲痛惩其弊则赏典所加岂容不谨倘以谓绍兴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则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为淹久初未尝有赏则是当时已悟前赏之非而革之矣。在於今日，岂可不用六年之例而可蹈四年之失乎！兼军旅方兴匮乏为甚犒设士卒固不可免。。若乃其馀自应从省臣忝扈从之列亦当受赐。若自贪荣宠旁惧怨憎默默不言实负公论欲望陛下特赐睿旨追寝前件指挥以杜侥幸之门使中外之人无得而议则天下幸甚有旨扈从禁卫军兵依已降指挥推赏馀依奏。

一日上谓近臣曰：近传到虏（改作金）中赏格卿等曾见否陈康伯奏曰：见之上曰：其意如何康伯奏观其语云：边衅未息恐总兵官所请欲复取所失州县耳上曰：朕熟知金国用兵始末自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等在时军政极严不用赏典止以威刑胁制其下。

而人自畏服今赏格如此之重，必是大不用命也。康伯等俱曰：圣裁高远非臣所及不胜仰叹。

九日乙巳吴加少傅王彦授节度使。

十一日丁未大金人使入国门。

枢密都承旨敷文阁待制徐嘉知阁门事孟思恭馆伴大金人使入国门赴都亭驿安泊依礼例十三日合朝见使人以朝仪未定展十六日朝见茶酒五盏。

差起居舍人洪迈借翰要学士充大金国称贺使知阁门事张抡副之。

十八日申寅就都亭驿赐金使御筵知枢密院事叶义问押伴。

十九日乙卯使人玉津园射。

射以雨不出。

二十日丙辰就驿赐宴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押伴。

二十一日丁巳金使朝辞。

是日金使朝辞茶酒五盏退就都亭驿赐御宴叶义问押伴。

二十二日金使回程。

金使回程太常少卿王普带御器械王谦为送伴使四朋六日过界。

王宏收复全州。

王宏为吴军统制遣宏收复全州。

金人陷陈州。

陈亨祖招集忠义人收复陈州金人围之急亨祖尽力御之屡与金人战金人益增兵亨祖以孤城不可保守乃率众力击金人为流矢所中而死後五日城陷南门被焚门已埃烬而铁裹闸板落於地在中军民争门而出履闸板而过者皆烧扣其足不能逃往往仆於门外亨祖母及良贱五十馀口尽遭屠戮自此官军惟守旧境而已。

□□□□□□□。

民不忘祖宗涵养之泽相继归正者不绝（阙）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徕之意卿等可审处如有官能办者与江边诸州军差遣如士人愿入学者从便分送庠序教养及令应举其馀随宜收一如此则非惟已来者得安未来者闻之必诉然相慕而至宰相陈康伯对曰：谨依圣训当次第施行。

二十一日丁巳洪迈等过北界。

张了盖解围海州奏捷宰相称贺。

御营使太傅杨存中结局。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街道上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